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

葛士澂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皇朝經世文續編

皇清御製  
內閣編纂

王文韶題

光緒辛丑年上  
海久敬齋鑄印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為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之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為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為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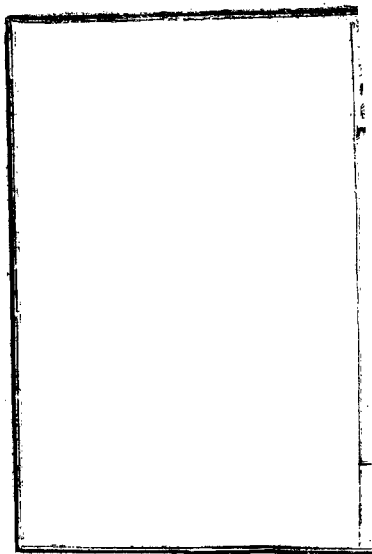
目錄

皇朝經世文續編	葛士澍輯
清列朝后妃傳稿	張爾田撰
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	岑學呂編
節菴先生遺詩	梁鼎芬著
溫侍御（毅夫）年譜及樂齋奏稿	溫肅著
陳少白先生年譜	陳德芸述
張弼士君生平事略	鄭官應輯
馮平山記事冊	馮平山記
春暉草堂筆記	張天錫著
歸廬談往錄	徐宗亮著

皇朝經世文獻編序

自寶輅執先生用前明陳臥子之例輯皇朝經世文編數十年來風行流內凡講求經術者無不奉此書爲  
樂讀無於家有其書自後江存健新學氏又有經世文續集之輯自道光至咸豐間治聞名臣奏疏家著述  
凡有涉於世道者亦略具矣然饒氏之書一循賀氏之舊而近來風會日開事變益繁如洋務爲今日一大事  
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奉天吉林新疆臺灣各疆行省因地制宜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開礦自昔有禁而今  
則以爲生財之大道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軍國之用取給抽釐非原書權酷所能盡也有輪船以行江海近  
又有輪車以行陸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中西算學日新月盛軌廷開館以造就人材且實其格以取之非  
原書文學所能盡也此純君子諒所以又輯續編乎其書凡一百二十卷爲文千數百篇其志可爲感矣其力  
可謂勤矣蓋嘗謂孟子之書言法後王一著不可編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其意法後王  
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以其類然者矣後王  
是也此法其法也愚嘗與其友獻通考其自序引荀子語以爲端然則士生乎白不能博觀當世之務而徒執  
往古之成說洵如呂氏春秋所譏癡癡而變不變矣爾云不復爲吏視已成事又云前學之不克養事之師也  
皇朝經世之文實氏饒氏柏繼編纂而今又有葛氏之書並行於世凡親覽禮聘之規治軍理財之道柔遠  
能通之筆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不可勝用於學術治術所裨匪淺而我國家規規茂矩亦  
略具於斯荀子所謂煥然者不於此可見乎光緒戊子夏四月曲園俞越序





皇朝經世文編編例言

善化賀氏經世文編成於道光丙戌迄今六十餘年世局既有變遷論議因之日積東鄉錢氏國朝錢氏皆有  
磨給錢編出於光緒壬午盛編迄今未出夫難莫難於創始之作備莫備於晚出之本古來撰述大抵若斯故  
是編之作訂諒於已往待闕正於將來萬不敢忘東鄉先路之導後或可備陽湖有非之采入編六十三目  
均仍舊編之舊惟自道光壬寅後中外交涉益繁有非海防塞防所能繫者 東師總署之設既與大官館重  
往歲廷臣甚盛 禮廟寶錄亦附洋務別爲卷缺茲師其意立洋務一編繫以七目曰洋務通論曰邦交曰軍  
政曰教務曰商務曰商團曰培才惟刑法之類雖夷法時有牽涉而其要領條目所存則視他務補闕今此篇  
律例下卷仍以隸諸刑政

賀編學術文學類於經子史學大綱暨精備論文采取略備而仍不及算學殆例言所謂務非常急人難盡通  
者歟然天文樂律實古聖治法之本原而製器測地尤近今經緯之要務非訂以一藝目之視其致用尚不止  
此國而莫敢遺憾實多蒙未習粵人爾不能妄有選輯吾宗湘鄂心水氏從事此學二十餘年別輯各篇專以  
見貽折爲三卷附列文學類備學者親覽焉

會典戶部職掌編理居首蓋周官地域版輸掌於大司徒之義也賀編以顧氏日知錄州縣界域陳氏分賦陳  
沈氏疆理分立州縣書入吏政官制類以顧氏區域立行省論入兵政塞防類始以篇目不多故未別設專門  
耳今自奉旨新編臺灣政設行省建置益繁且風會日開輿地一門成專家之學若仍舊編分尋各類非但散  
製難稽且多無可附屬茲故別輯輿地一卷冠戶政十一目之首其言攻守形勢者仍入兵政地利類

賀編著例例述之作謹工勿登然亦間有白爾其例者非止贅海各防已也夫典制爭綱之不明則議論安所

附錄黃編黃出魏氏後其 聖武之記已有專書會典提綱又詳審願憲時另編輔翼自可汰創從嚴今自道  
感以承襲故之迭更政事之變隨不知凡幾而會典重修之舉觀成尙遠平定專匪之外方略未編則斷錄之  
宜就殊往日故章程案牘采列較夥崇於黃編本旨仍不相悖至其他取舍一秉前規惟學識淺失當必多  
末由仰希垂察耳

賀編生存姓氏著作續出傳影今茲獨編自不可遺故松文清伊理總統軍略後氏履生刑宗法通政監陶文  
毅魏氏藍翠氏謹存管氏同館賀魏之文悉加搜討又如張氏穆馬氏晉華沈氏崑姚氏梅華皆與賀魏同時  
文行蓋著又如吳氏顧廷履居士德隆氏德熊寶奎黨錫之類時代并遠出賀氏之前而賀編均未之及擇要  
增入云何得已至若吳氏定全氏麗落畢氏沉張氏士元賀編已列專條姓名而是編亦闕有據及黃編所  
得未敢拘限斷而悉從割愛也又康熙中俄定界賀編已錄徐記定一碑文而是編又錄黑龍江岸紀碑出分  
界盟約清文蓋既有異同詳略即不敢遺複出之嫌也夫是編之作意在網羅遺缺後掌故較前或前或後博  
收博覽實所未遠右所舉者特偶隨所見錄之以云補賀氏之闕則看實敢

賀編所錄專條雖不而生存姓氏已五十餘家是役年代較近其難以驟本為限故所列生存著作親履編多  
至倍徒持從舊例止新住編名虛其氏字則既未必人人皆有專條而非是又無以別為誰氏之文故今所寫  
雖無稍類暫時賢均各書其姓氏不避嫌疑用示大公匪懼繁

是編聖始丙戌因月至丁亥十月而稍定自後略有增錄以戊子因月為斷伏慮風雨閱有閱訪出稿本求  
正當世爾處以來鄉里同志若姚君子應于君蘭章艾君蘭閣張君心一項君道生秦君曉陸沈君肯酌感商  
推藝例或分任校錄繕結交資俾得集成巨帙今備書閣端以附風人弗驕之義

光緒十四年六月上海葛士禮稿



皇朝經世文編總目

卷一

學術一原學

卷一

學術一原學

卷二

學術二技藝

卷四

學術四農藝

卷五

學術五文學四

卷六

學術六文學二附算學

卷七

學術七文學三附算學

卷八

學術八文學四附算學

卷九

學術九節本

卷十

治體一原論

卷十一

治體一政本

卷十二

治體二治法止

卷十三

治體四治法下

卷十四

治體五用人

卷十五

治體六臣職

卷十六

吏政一立論

卷十七

吏政一 錄圖

卷十八

吏政二 官職

卷十九

吏政四 考績

卷二十

吏政五 大吏

卷二十一

吏政六 守令

卷二十二

吏政七 吏胥

卷二十三

吏政八 幕友

卷二十四

戶政一 通財上

卷二十五

戶政一 理財中



卷二十六

戶政三 理財下

卷二十七

戶政四 養民

卷二十八

戶政五 醫治生

卷二十九

戶政六 賑濟

卷三十

戶政七 賦役一

卷三十一

戶政八 賦役二

卷三十二

戶政九 賦役三

卷三十三

戶政十 屯墾

卷三十四

戶政十一 八 廣正登

卷三十五

戶政十二 廣政上

卷三十六

戶政十三 廣政下

卷三十七

戶政十四 廣政

卷三十八

戶政十五 廣政上

卷三十九

戶政十六 廣政下

卷四十

戶政十七 廣政上

卷四十一

戶政十八 廣政下

卷四十二

戶政十九 廣政一

卷四十三

戶政一千四百二

卷四十四

戶政一千四百三

卷四十五

戶政一千四百四

卷四十六

戶政一千四百五

卷四十七

戶政一千四百六

卷四十八

戶政一千四百七

卷四十九

戶政一千四百八

卷五十

戶政一千四百九

卷五十一

禮政一大典上

卷五十二

禮政三大典下

卷五十三

禮政四學說上

卷五十四

禮政五學說下

卷五十五

禮政六家法

卷五十六

禮政七家歌

卷五十七

禮政八家口

卷五十八

禮政九家圖

卷五十九

禮政十家制

卷六十

禮政十一 祭禮

卷六十一

禮政十二 正昏

卷六十二

兵政一 兵制上

卷六十三

兵政一 兵制中

卷六十四

兵政三 兵制下

卷六十五

兵政四 屯餉上

卷六十六

兵政五 屯餉中

卷六十七

兵政六 屯餉下

卷六十八

兵政七 雜事

卷六十九

兵政八 兵制上

卷七十

兵政九 兵制中

卷七十一

兵政十 兵制下

卷七十二

兵政十一 地利上

卷七十三

兵政十二 地利下

卷七十四

兵政十三 國防上

卷七十五

兵政十四 國防下

卷七十六

兵政十五 國防

卷之七十七

卷七十七

兵政十六

卷七十八

兵政十七

卷七十九

兵政十八

卷八十

兵政十九

卷八十一

兵政二十

卷八十二

兵政二十一

卷八十三

兵政二十二

卷八十四

刑政一

卷八十五

刑政一 條例上

卷八十六

刑政三 條例下

卷八十七

刑政四 雜項

卷八十八

工政一 土木

卷八十九

工政二 河防上

卷九十

工政三 河防中

卷九十一

工政四 河防下

卷九十二

工政五 運河

卷九十三

工政六 水利通論



卷九十四

工政七 宜德水利

卷九十五

工政八 宜德河工

卷九十六

工政九 紅灘水利止

卷九十七

工政十 紅灘水利下

卷九十八

工政十一 各書水利止

卷九十九

工政十二 各書水利下

卷一百

工政十三

卷一百一

工政十四 各書水利止

卷一百二

洋粉二 譯語風論中

卷一百三

洋粉三 譯語風論下

卷一百四

洋粉四 邦交一

卷一百五

洋粉五 邦交二

卷一百六

洋粉六 邦交三

卷一百七

洋粉七 邦交四

卷一百八

洋粉八 軍政上

卷一百九

洋粉九 軍政中

卷一百十

洋粉十 軍政下

卷一百十一

洋務十一 教務上

卷一百十二

洋務十二 教務下

卷一百十三

洋務十三 商務一

卷一百十四

洋務十四 商務二

卷一百十五

洋務十五 商務三

卷一百十六

洋務十六 商務四

卷一百十七

洋務十七 商務五

卷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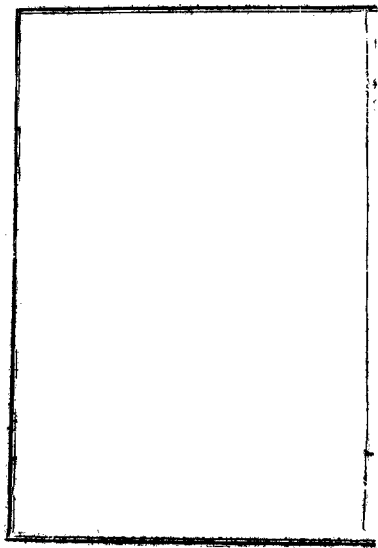
洋務十八 商務六

卷一百十九

樣式十九 四牌下

卷一百一十

作粉一十 增本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目錄

學術一類

卷源篇

與曾子植書

致劉孟容書

答劉孟容書

答劉孟容書

求闕齋日記一則

拙修書室記

求放心說

厚學

學論

移建上海縣學記

業隨職長論

論語說

答友人論異教

重修遂邑文廟序

宗禮長

劉蓉

曾國藩

曾國藩

羅澤南

曾國藩

吳廷棟

劉蓉

陸心源

葛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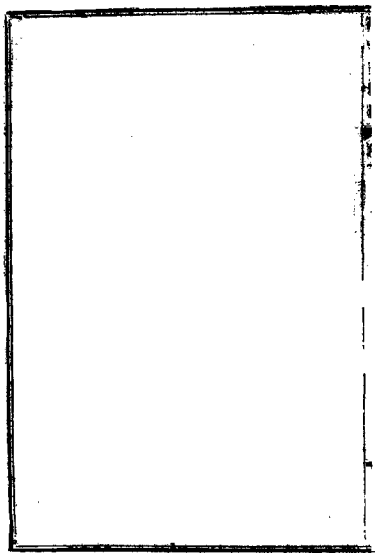
葛學禮

羅慶賢

李元度

李元度

徐慶陸



將有所源輪於天下而使得被於遠者如其近者焉流於異日者如其同時焉其志曷快乎無窮矣然而神聖之人不怖其無際而窮其有際因其有際而更窮其際之所從來則并官然若不見其際焉蓋其終大而不窮其始小而不可窮也所謂源也河漢之不涸也東井之不枯也源之出於天者固然已若夫岷嶓以上泛濫所出遂以成夫江崑崙以上泉源所發遂以成夫河以及汝瀕淮泗潁池雖潭淵沅漳貫潁漸冀膠支川萬千莫不有源而清淑之氣細細其間流浹於快游之區久而無息故源不涸不枯如天上之水是故養其源者天地也惟其然而君子之養源不可以已矣夫源之出於天地者灼然在人耳目聞而天地之養養之者仰莫見其端倪莫見其倪也若天下有大源焉存乎凡為天下國家者之先及其久而安焉人若觀而莫知焉源大者千歲而不竭源小者百年而漸消微後聖人起不能求前聖人之源之所在而充能養之乎養天下之源奈何曰仁厚而已矣仁故大而不空厚故均而無偏聖皇者洪之帝者樂之王者湯之伯也此其下薄者匪惟薄之且自剝之故有有源之天下有無源之天下有源可養也無源者烏從而養之故彼大小之國大者視此矣至於家之視國甚妙也而其家之所與與家之所由大亦不能無源源之正者要無出於仁厚源深而源深者家必茂而長源淺而源深者家亦穉而昌源淺而穉又於家宜其落而傷苟無數世之源而無一日之養是無源乎其是與而夕亡蓋國家之源本雖殊而馴致之天理同也至於人之有身身之有心親家又少也



而其身心之所由生與身心之所由成更不能無源流之上者幾不過乎仁厚源流而養之又適可賢也可聖也源未盡消而養之使適可善人也可君子也源既不流而養之復失其源則始正而終邪者有之性良而身侯者有之積念是而轉念非者有之一息存而一息亡者有之鈞是人也皆出於性皆出於天不得助之無源而稟氣受質之不齊其源之所得者稍薄後起之救所以替其覺者或難悉復其最初之長而盡化其氣質之缺則其身心之不能以自養在往然也而或感或否幾觸然而難以辨也夫天下之家之理其儲養失策處在數人在數世不啻其任者緣欲養之而無由若其身心非分外之責源可自求養可自力權在己而終然源既自棄供小人之歸禽獸之路是離胎之風散吞故尤痛言之以警世之憂源者

與曾子權書

謝 暉

別且嚴錄彼此辭左無因緣相見屢欲寄書而留觀於便欲專足相保則凡滿意斯歡宜者未始於吾前意云何也故輒囑囑開春接令兄費所以見囑意良厚比擬五七月或至省門足艱一語紙不準遭大母之亡憂而羸弱之羈日有疾病自謙意廢自治與遠其笑暇爲足下謀緣是因循遂成難圖而足下亦卒未有書問比屋學集所及志總所存莫或告語僕固聞知也然每一念及令兄屢年見囑之寬與君弟相與之情撫院慨然未嘗不呼負負願之既久義不容囑疏緣此足之便略述歸情以曉左右竊以人之爲學貴先轉其志志不立則因循委靡日以銷而月以蝕終莫幸有成焉其志苟斷然有以自決於中者其成也亦必速矣譬之丸秋之突刃之射慶之鏢師曠之善音公輸之呈巧庖丁之解牛彼非有過人之材智而卒能以其技名一世者其用力專而志先定也夫君子之於學亦莫貴於是徹志於小故爾親者亦小志於大斯所成者亦大夫小雖不同兼而要其歸者志以從之竭晝夜忘寢食以勤至於是不至其學不止者則一而己是故小人志難以技成者

君子志趣以學成德基之於一念之閒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有如操左券以責右契卒之無不償者古聖賢所以成不朽之業皆由於此矣顧論學於今日則又有辨有焉揚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三者皆傑然超出於科舉俗學之上才智之士爭趨陶焉然僕以爲是若著苟不本於道德之實則亦與彼俗學者同歸於無用而已如欲務其實而求過於用則莫若從事於道義之學其道義之學其蘊極乎高明廣大而實爲吾心吾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極乎性命天人而實皆愚夫愚婦可與知能之事其功用極乎裨贊位育而裝不越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蓋凡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顏曾思孟之所以教得於是乎在焉學者誠能勸吾志以從之其高可至於聖賢最下亦不失爲善人君子譬諸射者之於的然苟棲鵲於侯而日凝神之所向況或其一中之得哉是可爲學而志於聖賢者喻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徧其高遠而難及甘自暴棄而不求而獨於身外備來不可必得之數則趨之若鶩雖至冒廉恥捐頂踵而不惜向道若彼趨利若此豈其才之優於爲小人而不足於爲君子哉凡其可以爲小人之才皆其可以爲君子之才使易其所以爲小人者爲君子則無不足然往往勇於爲小人而怯於爲君子者非才與不才之異其志之所趨殊焉耳今斗符者流既惟利祿之趨苟其稍自立知向學者則流俗之論輒和與譁謗而於其之內慕乎富貴顯榮之遭而外畏乎庸俗譏笑之口氣無情禮而不克以自振茲士風之所以日頹也士君子讀聖賢書富識輕重明趨舍而知所好惡奈何不再爲古之仁聖賢人而慕此苟殘亡恥之業不與古之法言莊論而畏此虛謬無識者之口哉夫其之固將效之具之又將思所以悅之苟自好者其自待輕重宜居何等也且吾人斗室窮居不過一草茅士吾儕吾學獨行其志此亦何與於人顧尚畏茲衆楚之味不能自快借令一旦列朝班躋顯仕欲有所處

建而羣小騰張浮言習動則遂將城口咋舌俯仰從入而已乎胡廣漢道之流聞然竊媿夫人而矧美之及其持厥躬也不能自激勵焉窮居無以自見立朝欲以何施吾見矣人者行躬蹈所美之職而學見擇於清之術其後也茲非志不立而隨俗浮湛者之明鑒哉夫吾人一日之志終身成敗之機也機決於此而子秋之舉立焉機失於此而一生之行蹟焉使世之爲士者曰自應舉以蹈先民之矩矱由是與羣哲爭光無難焉使古之爲聖賢者稍自降抑以徇流俗之規則本與後輩並若向歸於盡而已君子之求志也不期立異於人世亦不肯苟同於流俗期仁義而力踐之不以舉世不爲而自阻礙道德而心樂之不以沒世無聞而自戚凡所爲兢兢焉較義利於毫芒之際爭得失於方寸之間惟曰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幾於成德之類而此及其成也竊與遠塵不得焉進與退靡不裕焉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夫聖賢之當爲夫人而知之矣見義之可爲夫人而問之矣知其當爲而行之不力自棄者也知其可爲而踐之不能自厭者也自貶自棄斯下愚者所甘心而志士所深恥而不肯出者也故僕今者竊顧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後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焉焉其不然者雖曰甘學無益矣足下且以爲何如哉僕早歲不學壯又放廢今夫庸之年行及三十而碌碌無所短長蓋志氣因循之過也足下之齒少於僕而聰明才力又皆過之使及此歲年力自奮勵古人不難到矣今不圖則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雖欲悔之抑無及矣日月奄忽轉盼即逝何以復爲前車鑒哉平生迂直與俗少諧其於朋友苟實愛之則必盡所以責善之道而不致怨數年來以此獲異於人人者不少願自尤然於心終無悔焉足下性篤摯令兄蓋亟許之其於僕似非無意者故聊誦言以發足下之志其以爲然將繼比而有進焉其不然亦幸有以相覆要當極論以求聖賢之歸乃不虛此荏苒耳客中佈此謹覆多悃不勝景惟足下審察

致劉孟容書

曾國藩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厚  
 實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備此開有工為古文  
 詩者就兩書之乃欄城姚郎中辭之精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  
 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源然後知古之  
 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為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默運  
 為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又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輔而成篇句與句相輔而成篇門册不能達者又  
 字能曲轉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運轉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  
 聖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物者亦略盡  
 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輔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儕所備以  
 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總字與字總者古聖之精神語笑  
 符寓於此蓋若蓬蘞以千里而身之幾念韻味之厚積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幽華  
 無知故絕諸編讀今日欲明先王之遺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上古盛時聖君賢相承樹德洽道得之精  
 洽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降尊卑之野人誦廟之游女皆含性貞婉吟詠穆伊泰周召凡伯  
 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殆已故孔子觀德麟曰吾道窮矣  
 異日曰斯文將喪於是憤然發憤修詩六經確立垂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凋心垂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  
 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黜解讀著大抵孔氏之舊術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

卷之二 學附一

三

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明是也次多者醇次簡見少者文駸焉尤少者尤駸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天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魯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東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為兵冉求為國饋禮於往史論變於魯仲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變博則能覽萬物之情然西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博文復不失古聖之說者蓋非荀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薛厚正大劉涿真薛許雖亦能深博而體訪之文或失則程朱亦且深博而指斥之語或失則以是推他若杜佑鄭樵賈質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蕪矣潛陽金訕薛胡之管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末學之分斷斷稱非一朝矣僕獨不自揆譯欲兼取一書之長是通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於無累罔阻之心不勝其慶嘗若以較而負山盲人而行焉里也亦可嘆曰蓋上者仰企於通齊正蒙其次則篤者司馬通韓愈之警謂一子誠亦深博而醇鄉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一子之體解而謂淺之書憤靡不不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問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鑿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鏗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爲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加焉使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則書籍而言猶與仁義之信反弱皆備免舜孔孟非有餘學夫愚疑非不足初不謂乎文字也即書籍而管道則道猶人心所藏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焉乎今世靡不夫夫既溺於聲律義理之末而稍知道者又則讀聖賢書嘗明其道不嘗究其文字是猶論理人者嘗觀其心所藏之理不嘗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難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觀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騰俗體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

以行越乎孔孟致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比行遠之策也善聲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  
車乎哉散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隨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友守傳之後世雖曰不逮  
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較其見道之多寡則其隨隨而動最爲於漢宋二家揆之編皆  
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儒儒崇道賢文之說尤不取雷同而苟隨隨知狂柳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  
其文過猶與柳因是下之引誘而一陳連略伏惟懷其愚而聽其遊幸甚甚

答劉孟容書

曾國藩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摘木之無價亦本超羣若此性本頑然或感於人人豈謂懷諸君子每  
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累擗日月在上難足下望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  
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感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充天之義曰陰與陽立地之義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乾坤健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聞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  
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凝滯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  
斯一氣者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育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  
實之太和網緝流行而不息人也何也聖人也何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能得其全  
而其氣質又最醇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而踐乎所謂仁義者天是之謂靈性也推而廣之凡民而準  
操誠敬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靈人性靈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賦仁惡  
不當則賦酸酸者曰盛木性曰靈靈靈之事自此明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  
格物則刑仁義之善等而格物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善之身與萬物之

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別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雖與同室殊教有殺賢有等或相信  
莛或把什伯或袖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馳焉過乎仁其流焉過乎義其流焉過生於心善於  
政其極善可以亂天下不至厭厭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審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  
人心之察莫不有知此理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  
知有類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同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  
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若屨不同位鳳凰驕驕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豈假彼人舉國執之舜  
與之懸壺洪水舜殛之禹殛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善之與施即物而隨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  
則是帶心慮想一成之知於此僕凡何了不相涉而麗乎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  
實用力務欲速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害舉善好惡以反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  
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實屬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  
之明是何其誦誦誦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習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  
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致者窮己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  
彼執聖人遺德思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寬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  
精粗行有實不實而暨否以次而爲綱絜不肖亦謹從禮樂於此身爲類之類庶幾庶幾之屬窮誠不克衷之於  
仁將必求所謂窮誠然者焉誠不克衷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精然者焉日往月來衆不加修意言愈行尤悔叢集  
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鏡奇雲無由底於達原  
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

陳敬常等不取彼說者則清而力排之者多矣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適能求先王之遺而學術之部甚盛其此真國所必以以來者也此間有太常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易言著 國朝學案一書卷一陸二張之歸附隨隨險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樹蒙古俊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驅之國藩既從微君子後與爾未論而淺鄙之資藉藉樂爲好句屬羅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存日夜以誦之不輟也故凡幾之所求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舉著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舉著生焉恥知最厚歸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達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答劉孟容書

羅澤南

所示願生持守涵養之說誠爲學者良訓士人讀聖賢書不能以之資口耳實以之範身心持守不固涵養不深雖曰誠仁義終是一場熱鬧古人之學言與行合而爲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聽而於行卽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爲言故聞其言卽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學言與行分而爲二者也蓋其議論者居然聖學之矩矱見於行亦未竟幾俗之迷亂聞其言則足簡其人則非也縱舍其行事勉難支持不至趨釋此心僅掩己不可質諸幽獨洵洵卷不深則省察不密則舉動必乖舉動必乖則言必謬其病相因而其害無窮障南每當清夜之餘彼自恠在日之隱憂少而議論多顯不可以質大庭幽不可以盟良朋夜近不可以慮良朋遠不可以對聖賢一時存養忽而一時覺懼日月流雲白髮隨入齊心自問悚於懷人恐仙言之於我心有感或為此不特諸生所宜審辨亦僕所宜悲爲對多者業業學者工夫窮理居敬直須進不居歛無以立窮理之本不窮理無以明居敬之功夫事之理至精至微向一身至於萬物晰之必先其切也自一理至於萬殊窮



之必盡其氣也其道雖盡其功願竟使於理有所未明終難必其持守之惡當於義有所未精終難期其滿溢之盡其大學教人以格致爲首務其先後之序皎然其不可亂朱子之補傳或問切切然爲學者言之其功蓋在於萬世也陸子靜不專講實學務踐履是以終陷於躡學朱子之所以辨之者既明且詳其文集雖有悔往年教人在言語文字上用功之語此無非勸學者微其即平日之講實爲身心之準繩其所謂言語文字者固即詩論玩樂之詞非如俗學之詞章在所可後也若以詩論玩樂爲可後而惟專力於持守涵養是又陸陸學窳中大主闢朝取其說之近乎是者以爲晚年定論朱子集註或謂爲中年未定之說後自痛悔至自以爲語思欲改之而未及其說之弊也辨辨之明矣後毋主其爲之說者自張其疑而嘆嘆不休聖學不明人不復尋其緒於遺經者直自陽明之書中之吾輩既知其言之大正工而析毫釐決其疑似以障莊濶於既倒不可有一毫假借權入主出奴者爲之鑿發於其間也蓋爲假服臨倉至深至堅而其力於格物致知者既已有年固將覺後邁之昏憤而使之不陷於異說今獨舉此文集中之一語以爲學者不加循守專務講說未免後其所先其所後夫不加循守專務講說固中吾人今日之大病矣而其所謂先後之義若有不甚明者僕竊懼他取朱子文集中之意再爲明示以解輪生之惑且勿爲良知家所惑也所示啓某執事郭書極陳時弊再三展讀不棄僞之造境是固吾人之所不能言亦有爲人之所不敢言者要世之心可謂深明而痛切矣然亦纏顧有費之弊他若士君子學聖賢之學助得新民莫非一己分內之事朱子稱范文正公傑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以其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何身處羣芳道在求志全一己之性天不必讓人世之是非蓋古不成就之不暇論時政之得失者憂國憂民之心不必有感時憤俗之語一部周易皆言緊位位在潛而潛者有潛之德存位在躍而躍者有躍之德存居巖以三過不入爲中顏子以單簞飲巷爲中

位在故也伏冀他學與年進德與時加合古人之體則爲一己之聰明學問中未始非隱隱之庭障之付養以驗平日之講習燭歷中未始非學問彈礮想之功以全性分之大儲經濟之略以待國家之用杜進之功斯愈遠而愈上而其所以流諸筆墨形爲簡牘者尤宜謹慎不然而出位之謀欲伸及身之災難料是固不可不爲留心者至於身體遠和運自保借養生之猶大約以除嗜慾定心氣節勞逸調起居爲要披閱經義宜乘時講究力不能繼之時不可稍事勉強以耗精血實之謂之須留此身以有用也切在知心直胸臆見以假仙之高頭當有以恕其疾時矣近作養氣論以明天人一理天人一氣之旨亦好爲論說之病特以雷伊不來微語無人聊抒所見以代講習望絕爲備訂其瑕疵其寸或有悖於古或有戾於今或擇焉而有所不精語焉而有所不詳者皆爲一一標明俾擇南得有所質證焉則幸甚也

求國體日也一則

曾國藩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國傍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戴震並稱則爲己國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震而江則爲己國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進而在上者今厚庵朱可亭秦味繆則爲己之愈多紀曉嵐阮葵豪則不免人之見者存者用力固宜於國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種得種種香得香未有根本正而枝葉發生能自芟茂者也

續修身室記節錄

吳廷棟

人莫病於拙然拙非病拙而不學乃病誠學矣非惟拙不足累學而學反轉用拙惟學以拙進者其知乃真知而行乃堅固而不流子曰至也費而契子曰以之行者厥惟曾子非著周拙何安子曰雖有上智之資亦必

用困窮之功又答南軒先生書云近日一種向外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此前輩所謂下士脫開道眼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從此補復而非庶其有日晷觀取其義以名誓願誓之定曰惟德乃修惟修化拙不拙不修而欲以巧自飾者其絃乃至播也哉

求放心說

劉蓉

古聖賢有治心之學而不闕有求心之法凡其說之見於詩書禮樂爲後世學問之助者皆治心之要也然心果治矣固可無俟於求自無放佚之患苟或失之未有不得所以求之道而能自進於治心之學者此孟子求放心之訓所由昉歟雖然人知此心遠於物欲者爲放而不知流於昏憤之爲放也知此心游於渺冥者爲放而不知墮於虛寂之爲放也知此心淪於紛擾靡蕪者爲放而不知溺於詭譎詞章者之亦爲放也夫苟不能明辨其端勢將誤以放者爲存其爲心害且有不可勝言者此九用力於求放心者所宜察也且夫求之云者夫豈以此求彼如失雞犬者然必俟求而後可得散人與雞犬兩物也故可以相求然其求之也亦有或得或不得而不可必者惟其判然一物非可恃爲吾所固有之具也夫心則一而已矣以心求心而以自視百以耳聽耳未有能見且聞者不謂惟是而已且瞶益馳騁驚於俯恍不可捉摸之域膠漆促迫無復一息之懈此佛氏返歸寂照之稱所由博誕而不可測也然則其求之奈何曰是其放之已往者既已如星飛電馳不可復追矣若其乍覺而亟在者不可不提撕警覺以冀其復存也存之道無他亦曰約之於義理之途而已是心一躍乎義理之外則瞬息千里頃刻萬變不可以方所求吾一念悚然自覺其放則向之瞬息千里頃刻萬變而不可測者固已不待驅束而自歸於虛靈之舍矣於是主敬以持之窮理以精之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約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博其趨庶吾心有所向往持循及其久而安焉惟所欲而不踰中正之極此求

心之道所以爲求仁之方也其或不獲出此而拘束操切執幸一日之存或轉有躁擾而不寧者譬之爲然思其泛駕奔騰不可驅馭也於是繫而繩之加桎梏焉非不帖然服也然情志益迫則且益奮躍踴躍而不得其安夫豈術之善者哉道交於此使之羈勒範我驅驅接響徐行於通衢坦蕩之間左捺右勒指顧千里其用力不勞而自無奔逸之患則操縱之道得焉爾是故善御馬者制之使行善持心者約之使達苟得其道雖一日之間擲斃八方酬酢萬變而神用之無往而不存也苟失其道雖終身塊坐寂守一隅吾知必背而馳蹻然則君子於此亦可得所以用力之方矣余竊夫學者放其心而不求或求焉不以其道且紛擾煩迫轉益其疾甚或墮於釋氏清靜寂滅之歸也故爲之說以愧之

原學 慎齋集

陸心源

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也三代而下有小人學有異端之學有小儒之學有大人之學約縱連橫之說也堅白同異之辨也詞賦之類於俳優也信學之說罔聖賢也西不足以治其身外不能以益于人苟以趨時好悅人主竊顯官感譽乘此奇子所謂以學爲禽獲也皆小人之學也黃老之清靜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申韓之刑名楊氏之結黨用其說亦足以立國原其心亦主以救偏而濟人然而疇于先王之教悖于聖人之道皆異端之學也研經詁訓遺像借證系物析疑同但道伏鄭是皆言孔聖非是爲考證之學文必飾詞必修皮傳孔孟祖述韓歐詭譎然爲因文見道者是爲文章之學徐言而緩步僞冠而縫衣析性命必精微辨朱陸之同異固於一先生之學不博考于聖人之遺者是爲性命之學是教者幾于道矣然而考之于古而宜推之于今而未必宜著之于言而然稽之于行而未必然修之一身而優措之天下而未必優皆不儒之學也若夫大人之學則何如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也上究今古典

襄之故中通字官利病之特下嚴身心義利之界若漢之賈生董生孔明唐之韓愈與李翱侯宋之范希文澠漢朝道橫梁考亭止齋東萊元之靜修 本朝之亭林稼書是也夫是之謂六儒之學

學論 寄村別集

高學禮 填錄

古之學者學先聖賢之行事而已蓋自其爲弟子時固已正其性情順其趨向而後誦詩讀書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及其入學則并習出征獻俘之禮而於並世之人材有一善可師者亦必求而讀之以爲行習之助故一旦任事直舉而措之耳矣即時異勢殊不可徑用所學製於古人之行事平日既好學深思而得其志則變化生心而不窮於應此真學古之效也今之學者乃不然其專攻舉業空疎無用者勿論已一二有志之士研求經義高談漢儒然其學也祇曰求古人之短思乘閒抵牾以徼一日之名而於其可寶見諸行事者固弗論也洎乎世變事起則其平日所論說與此殊不相涉而倉皇失措甚或名義蕩然與空疎者等且未古之人不特幼而學之者其於天下事若所素習雖以俗吏武夫稍知向學往往不數日而卓然有異於衆此無他惟學古人之行事而有得也識得古人數十百事而適遇淨之丕盛與古異者推以行之而功名爛焉今讀古人之書日惟求得其間一置喙以動人聽聞而博取聲譽富貴宜天下之事日壞而無克救之者也

先君子平生志行略見詩文存草自序已列學術備行類矣茲謹錄數篇有關法古訓俗之大者分列原學宗法顧問傳聞者益得因其文以考其行焉 士清謹識

移建上海縣學記 代重刊 廢書

舊學禮 填錄

上海學故在縣治東宋景定中里十番時始作文昌宮建古修堂爲黜生肄業地迨元至元二十一年既立縣遂改爲學至大中或移縣治西未幾復舊址此後增修不一而常在東今燬於火者猶是也古蹟似之學曰

鎮宮亦曰泮水毛詩鄭義朱傳俱以水榭之學宮之必有水也所從來遠矣 國朝教學加詳上海學堂乾隆三十三年張尹記略云修其舊道通池員門自屢嘉派北出方浜呼吸疏通則泮水之形尙可想焉今未百年溝壟壅塞地逼市廛濶濶積泮水至黝黑不可褫視固已失潔清之義矣今 天子紀元之三軍粵閩匪徒僥倖上海乙卯元且竟復入城則學宮被焚大半余方總理善後事宜修城濬隄外並謀所以尊之鄰人士遂以故址焦蕪闢跡移學於西城有營署基余按其圖式水脈貫注城環環拱其地遠近應應騰騰善地極善職其地在勝國爲海防道署因裁歸營今營復於東南數步得粵商前公所地建衛營基僅存瓦礫以之移建學宮固無不可既呈大府報允於是取其地十六畝並市之民者十二畝有奇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學博幸君安行及諸生買生履上等以歲孟秋始事期月而舍築焉門觀櫺星殿臨崇運神位情密察用舉修博士之屬列於垣外因地制宜不侈不陋於泮水之稱其尙有當既幸君僑生等請余爲記余維古來學說著道德能文章者爲之乃可垂之久遠如曾南望黃學筠州學朱子靜江府學鉛山縣學諸記不數其地始爲之也余不學大懼無所稱明以球時氣已不獲辭則曰移建固得所矣然所以移建者豈不亦以粵閩匪徒蹂躪時宮廢書殿不聚哉夫下無學賊民與所謂無學非必學校廢也謂章句課文字而內不能修身外不能廣俗其尤浮薄者至與商賈競浮侈乃匪人之耳而自之者因乘間求饜其飲此世變之所以憂也然則余及都人士宜各痛自懲艾亟亟誦備以倡鄉里以合情誼而由體及用至於成謀問因之故罔不究心焉庶不負 聖朝教學之意而古道復見於今與聞者遂余言因撮其要爲記而識其細於碑陰

臺垣謝長論

程履巽

書傳之序以異於凡庸者異乎其最實異乎其最耳爲萬物備舉則最隆貴有禮以破之爲東見東聘則最拘

貴有職以開之凡此籠罩束縛能脫得一分亦猶得一分脫得十分亦亦猶得十分未有無職而能脫籠罩束縛者也未有不脫籠罩束縛而不自擯者也古之人任事功有容事功之量事功當貴有容富貴之量事功當有容拂逆之量冕則天而民無能名此容事功之量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容富貴之量也顏子犯而不校孟子言特橫逆以三自反此容拂逆之量也無容事功之量者任事功未有不伐無容富貴之量者享富貴未有不淫無容拂逆之量者遇拂逆未有不忤無他此事功富貴拂逆有讓以過之財隨在見其能容讓以事之則隨在爲其籠罩束縛而不能自脫也然則程子謂量隨講長者烏容讓乎讓之至者知事功雖大皆我性分之所度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何至於伐知職位皆爲外物蓋物本我一體則富貴何至於淫拂逆何至於忤是故庸之狹者不能求之廣也當求之謙謙非一日能至故魯非一日能安也如草木然必新以長焉以遠義勝世俗之精以學問祛庸陋之見察於物理者稽則胸襟自廣關於人情者慈則意氣自平養讓以養其量之隨隨而長也固非可驟期而有出於不自知者爾是故古之人以養讓爲務物致知所以精此讓也實之以誠正充之以修齊治平皆所以鍊此讓也讓之長也無止境量之隨以長也亦無盡期學者讀古人書非不自高所見而卒不能自脫於籠罩束縛之中是虛見而非真讓也至於不善讀書雖其聰明而隨於理隨是又自繫其讓而於籠罩束縛之外又滋一蔽也不惟無裨於量且深有害於其量是又烏可不辨耶

## 論語說

李度

讀論語而知聖人之術道豈不蘊舉異端及百家九流後起之流弊而悉杜之矣所謂異端禪農之言也老莊也楊墨也申韓也釋道也孫吳穰苴尚鞅李悝皆是也當孔子時未盡出已名醫其端孔子則持辭而厲之司馬談以陰陽儒墨名法道爲六家並固益以縱橫家雜家小說深農家兵家辯賦家術數家方伎家其頗駁矣

而聖人皆預知其流弊而有以防之如樊遲請學稼圃是卽爲神農言者之見端所謂並耕而食粟煖而治也蓋後世稱述上古多失其義理猶陰陽方伎家之稱黃帝漢人之稱黃老耳孔子曰選爲小人復進以大人之事卽孟子勞方勢心之說也此明義而言神農者謂至許行始申之復爲孟子所距而其善息矣原壤母死而歌夷俟孔子老莊之流也管人清談謂禮豈爲我輩設實作俑於此阮籍聞母死仍終奔局正與壤同宜夫子斥壤爲賊也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欲同人道於牛馬亦學老莊而失之太簡者有子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皆爲自放於禮法外者譬耳以禮節怨老子者墨守雌之學也孔子折之曰何以報德而其說論矣接輿荷耒沮溺丈人廢君臣之義潔身而亂大倫已開楊子爲我之先路宜孔子早辨之也莊子稱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棺非子稱墨者之諷也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蓋以薄爲其道也其書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宰我問知喪蓋不覺浸淫於墨氏矣其間從井救人亦卽摩頂放踵利天下之指也得孔子明告之而萬世之論以定楚血朝禮受讓卒近於無父之教墨子稱帝堯土階茅茨采椽不肉食土簋噉土飴以此爲萬民之率是又韓子成質而已矣之說所自來也聖門皆有以正之豈待孟子始距楊墨乎申韓之學名法家言也季康子欲殺無道就有道其意已專尙刑名孔子既非之又言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訟所以遏申韓之說於未起也後世酷吏之謂聖人蓋憂之矣釋道之指近於老莊以清靜寂滅爲教求脫離生死而因果輪迴及丹鼎符籙雜說所禱之事出焉荀人稱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是寂滅之行也子既辨其不然又嘗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以道爲所則生死不足言也及李路聞事鬼神問死則告以其之壽久而符籙祈禱之說聞矣後世人主好佛老觀樂水長生齋醮祿嗣胎謁安冊聖人皆已滿爛於搜先至諱緯之說班史所謂陰陽家術數家也子張問子世可知已兩語此數之習孔子準之以禮而後王之信論論率亦符者可以反焉孫吳



獲其班史所載兵家也。蓋合周陳子路問行二軍皆獲通兵家言。孔子皆不與。而後世之爭地爭城者。可以反  
爲商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權機家之風也。孔子罕言利。又嚴斥聚斂之。冉有割國預有以防之。虞初齋雜誌  
史所謂小說家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者爲難。則於後世之造小說以害人心者。亦預  
有以防之。公孫龍作堅白異同之論。大約主變易。是非自孔子明之曰不壞。不逾而堅白之異出矣。不但已也。  
其曰中庸民鮮能則。逆知後世有考德行怪之徒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則逆知後世有殘古妄作非堯舜  
而洵湯武者矣。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則逆知後世有子莫執中之病矣。曰下學而上達。溫故而知新。則又逆知  
後世有金穀惡湖橫浦白沙姚江諸家之流弊矣。故曰致乎異端斯害也已。蓋皆於異說萌芽時力折之。爲萬  
世慮者。至深遠也。至其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又舉辭章率之失。而芟之。然則百家諸子。真能謂聖人之範  
而而其說具詳於論語。讀者可不盡心耶。

答友人論異教書

李元度

來書以泰西人行異教於中國。愚以多爲所惑。慮奪弄堯舜孔孟之席。謂此開闢已來。未有之變。其言深痛。若  
此。有心說有心哉。然某之隔見。觸難不足慮。抑且深足爲喜。不惟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且喜吾孔孟之教  
將盛行於彼都。而大變其陋俗。語畢。吾說以履足下之志。焉嘗覺舜孔孟之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乃乾  
坤所歸。以不敵者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人之道。以倫常爲本。彼陸天並海之夷。以千百國計。皆人也有血氣。即  
有心知。皆可以人道治之者也。特自古不道中國。又相去七萬重。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宋繇近聖人之居。而  
聞其教耳。夫誘其衷。以互市。故明遊於中土。而漸近吾禮義之俗。彼自知前者之蔑棄倫紀。不復可以爲人。有  
不幡然大變其故俗者。聖天主耶穌教。僅法蘭西一國耳。然且諸國皆播之。不使闖入其境。蓋亦共知其陋矣。

惡能加至末於堯舜孔孟之教哉。日子未讀中庸。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物之性。且當盡。混彼固人也。同在並生。隨育中。聽其自外。倫紀而終失其性。其何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乎。天心仁愛。聖人有教。無類。必不忍出此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之無不覆。無不持載。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雨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履天此正。堯舜孔孟之寶錄也。其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則以大地九萬餘里。向有舟車。人力所不及者。今此通商諸國。天假其智。整頓火輪舟車。以達其至此。聖教通行於泰西之大機括也。繼諸國而來者。後將不知其紀。况舜孔孟之教。當獨行於天地所覆載之區。特自今日為始。造物豈無意哉。且夫堯舜孔孟之教。在中國亦以漸而及也。堯舜都冀州。其時惟今山西山東直隸河南陝西數行省為中原。餘皆要荒。康也。孔孟時。吳越荆楚。尚以蠻夷。指之。宋以來。三江兩湖。漸黔。滇川粵始大盛。聲明文物。視鄒魯不少。讓謂非聖教之自近而遠。自然而漸。歟。至若唐虞之苗。三代之蠻。他。獯鬻。犬戎。漢之匈奴。晉之氐。羌。唐之吐蕃。回紇。宋之契丹。其故俗。類皆蠻。獯。倫。娶。同。姓。兄。收。弟。婦。弟。弟。兄。妻。習。然。不。為。怪。自。元。魏。設。金。分。主。中。國。其。俗。即。已。大。變。元。大。一。統。稱。尤。盛。今。之。西。北。蒙。古。部。皆。元。裔。也。世。為。一。國。家。臣。僕。醫。哲。代。生。非。復。舊。年。之。時。矣。向。使。其。閉。關。絕。達。不。與。中。國。通。不。至。令。猶。誰。昨。孫。樑。之。故。俗。邪。不。俱。此。也。我。朝。雍正。中。滇。黔。川。楚。兩。粵。皆。蠻。夷。改。土。歸。流。亦。自。開。闢。以。來。始。沐。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萬。里。則。真。大。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堯。舜。孔。孟。之。教。蓋。漸。推。漸。遠。初。無。一。息。之。停。也。今。泰。西。諸。國。適。以。互。市。來。其。必。路。用。夏。變。夷。而。不。至。變。於。夷。也。洪。矣。抑。致。元。命。運。世。之。幾。幾。時。在。午。距。不。過。四。千。年。正。中。天。之。運。也。天。地。之。氣。日。趨。於。文。明。故。西。人。之。繁。富。諸。國。乘。時。以。達。中。土。始。有。氣。機。以。感。召。之。其。舟。車。器。械。天文。算。學。亦。未。嘗。無。補。於。中。國。天。始。使。之。竭。力。以。助。中。國。之。文。明。而。即。以。鄰。邦。中。邦。者。漸。使。染。於。堯。舜。孔。

孟之教豈偶然哉王者無外聖人無外天地之心更無外當此中天景運聖教被絕域必自今日始矣孟子曰  
逃櫓必歸於憐歸斯受之而已抑何必視之若蠻貊之若淺乎吾故曰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而喜吾孔孟  
之教將盛行於彼都也若夫自強之術有國者所常務豈必因遠人之邪至而始爲之所哉偶書所見仰紙不  
覺累幅惟雅察不宜

重修遂邑文廟序

徐震聲

世故言政矣武備嚴酷最便爲儒者勿向而謀儲者乃以興學校振聖儀爲美談夷考其行上不遵禮儀院  
策精舍鎮于廟習科舉學其稱善者亦不過聚徒多人專事聲氣或疑穿鑿爲心得習考據爲淵深或借儒學  
之瑣碎或襲宋人之空談擊鼓爲鴻儒碩士矣而門以內嘈囂未平也門以外聲援相接也甲無有飽然而遇  
一經名一藝猶足補頽頽之未備後來考訂嘉道以前猶有之其下者適出膏油聚生徒月課以應制文聽語  
語所謂文者自前明以來汗牛充棟語則剽青錄紫編羅織研福語假於斯丹稟假於蘄籍以是  
授幸而擢巍科甲第以去則歸美於首事者之作養人材嗚呼稱道勿置常事且勇爲勸諫然自得也爲開昔  
之作養今之實感者授之政使之四方果達與不辱也耶抑全有領保妻子以墨賑以富貴發乎自愛天子  
建學明人倫也百官承流敦五教也論語一嘗教乘萬世開卷首言學而揭之以不憚人不知所以峻途利之  
大防也次章言務本而括之以孝弟爲人之本所以示本末之要道也必隱居以求志而後可與立功有必躬  
行以踐言而後可以勵頑懦彼所謂興學校者蓋亦反其本矣廣陞西浙之鄙人也少不讀書不能以學業顯  
志行汗下以資進身同治十有三年來客是土德無足萃才又不勝不暇自樹立也都人士曰邑大成至聖  
先師剛自前知縣宋公誠用建八十年矣將就地請新之廢陞再拜敬謝而未敢發也天以 養宮之典制

國家之尊崇士民之所戴有司之職業姑漫應之則不敬耳夫平是廣陸幾觸存思焉亦今天下甫就乎遼離之異嚙皇未定降非之壞蓋穢不治酷荼佐以食國而半天下民氣虧民財竭矣雖言邑有義兵而僻在東南隔山不深掛海不呈其水不深滋擇不達進適會世故食負倍值小民終歲勤動俯仰艱窘若土木煩興糜耗臣董那資請將死不顧之民非所以副 天子仍舊貫之仁 天子憐民如傷之體也事歲廢會當器壞 廟大成門秋又移慶隆因是不繕葺不可已屢又登焉民其樂事勳功乎於是下令於邑明告齊境使各納錄代役令下民僦趨之費錢萬兩事以濟慶隆曰嗟乎 聖德之入人深也今以區區之迹不事謀呵備後令甫下而贊取皇若取諸室中運諸左藏非 聖人之感通其孰能與於此詩曰稷之恭之更民攻之不自成之先聖後聖異轍同行是亦可以慰 夫子之嗟爽而揚 天子之賦兌矣不然與土木之役飾輪奐之觀啟述聞於壁者嗟滿成道是何異於末世神政侈營寺觀耗大本崇虛無世靡靡不報竊魁鯁厥後之百政者以興作爲有矣視審投爲恆有故宮頌學影之大原次及崇廟之不易度而齊論抑以明善志也且爲都人士勸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百餘

學術二編行

原才

聖哲畫像記

船山遺書目錄序

漢學商兌惠序

詩文存草自序

復質稿庚中丞書

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論

書學案小議後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漢學商兌書後跋

敦良齋遺書序

曾國藩

曾國藩

鄧顯樞

方東樹

葛學禮

曾國藩

卷一同

曾國藩

曾國藩

梁金鈞

卷之二十一

學術一圖行

原才

會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感戴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而智者所言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衆之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刀莫之敢逆故曰操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其風俗皆以義故道一而風俗同世教離喪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言不譽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戶於高明之地不先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謂曰無才謂之不經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善說而存之則將懷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善說而存之則將懷擇乎議其心之所爲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賊人才備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聖哲畫像記

會國藩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 朝列竊竊陳編稍涉先聖聖賢魁脩長者之精覽編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憂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讀班固藝文志及周氏經籍攷其目其所列書曰漢雜錄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如日月或濼濼而無聞及爲文器勳臣開校理每歲一月待從 宣宗皇帝入闈博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奪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壽稟書不能竟其業况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博學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身鬼子紀體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馳心博覽而斯友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畫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爲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變矣進而察其神運畫像各異其意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堯舜孤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孔與六經炳著斯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盡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未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辨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關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一周典制而好稱引奇誕文字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屬風孤憤不越子長遠其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狀煥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說者哉

諸葛公嘗覆瓿之世被嚴儒者從容中道隱微與事多疑之主取難劇之繁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駁駁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滂文同馬君寶遺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以守自持蔚成風俗意態亦甚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孟仲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欲以爲董子師

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余觀四賢者雖未達乎伊呂固將暨於孟子今以類觀之皆學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正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一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痛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國備置起訓誥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賡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常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謬焉

西漢文章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適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選淹雅無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雖取揚厲之雄奇萬變而統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員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於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抄古今詩自魏晉至 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感哀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幾百味雜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蘇窮盡天下之佳肴待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咸同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辨大愚者終身不察分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而七八入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辨不察之譏則取足於是執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千古而入書頗病其略陳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辨其會通欲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遺放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訓詁專治說文多言許鄭少談杜周吾以許鄭致先生創作之源杜周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也故並闡焉

先王之道所爲修己治人經綸萬象者何歸乎亦因禮而已矣秦焚書燬漢代賸僅之所撮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首禮者十居其六其禮也雖禮入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賈氏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說說我朝學者以顯亭氏爲宗國史儒林傳蔡元冠首吾禮其書言及禮禮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禮後漢書禮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丙泰尚書禮曰禮纂五禮通發舉天下古學禮禮禮書禮一編之以禮可謂禮大而思精矣吾屬世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禮禮前撰城城縣縣傳高謝王愈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宏通國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啓迄也王氏父子僕小學問訪之大成禮學不可幾已故以說焉

姚先生言學世之通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姚先生亦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在莊周班之才賦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高陸范廣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道范廣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周顧蔡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系於其屬爲近姚王於鄭許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者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於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益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吟吟則翔於科第錄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秘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其述未及終編輒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入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而醉喧嘩以責之資者又取楮稱之爲善獲利之不遂則微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金不得位歿而祖豆之報陳於楚舞臺觀者以相譏慰何其陋歟今天

三家之市利折鍾錄或百錢適員怨及子孫若通關貿易環貫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行則數千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貧殖同時地而或嚴或泄射策者之所榮回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回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獲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曰之不免爲釋人一息之或懷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作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爲祈無所爲懼已則自賤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場懷不遇怨怍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留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若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三子也遠甚以逾燕晉而商其繫其於利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高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楊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三人俎豆馨香隨之在上質之在旁

船山遺書目錄序

鄭嗣德

船山遺書刻既成乃借書其後曰自孔子沒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蠶遺絲燼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孔鄭諸儒始貫穿羣經鑽研訓詁其畧也難於讜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操審聖人之道晦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末世真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遠於考古遠至鞭撻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則取先儒圖落踏駁諷條之論以爲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

知之說先生憂之生平論學以鴻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原本源溯尤在正學一書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益於上蔡原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表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寂伏祁水澗邵山中流離困苦一載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庸棘始葶影不出林莽沒後四十年適嘗散佚其子致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溼滅不傳後生小子致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百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裨政會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哀憫 國朝釋解屬於廣雅所收甚屬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備大雅主謝山余存吾語文編中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漢學商兌草序 儀徵軒集

方東樹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經夏禮 詩書及至春秋後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墮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轅丘其君詰討之季氏伐顛災旅泰山則使欲止之此皆春秋之義也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率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言禮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禮之事及遠之事君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觀我舉

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有分  
六經之爲道不同而所以致用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厲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  
先生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而其文字亦於滅之矣賜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  
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滄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  
終明而毒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  
功爲世不可沒矣自是而半東京城晉以逮於南北朝梁代諸儒選相衍說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爲說亦  
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  
頓爲一新救時侯賈進範百代庶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有以明之也及  
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之心而有以得於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庶公孔  
子之真體大用如鑿鑿而諸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儒之功並爲先聖所攸績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  
然也迨歷於小或辨生於宋學教中於狂疾誕起於妄屈自南宋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  
子數輩起於世會其私智向其鑿見逞其駁難新慧小辨各私意見務反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理  
不衷於非其於道概乎未嘗有聞焉者也迨於近世爲漢學者其誠益甚其識益陋其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  
鑿割說揚其波而泯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張膽惟以詆夫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聊  
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勸奮耨耨也耕而耘之以植其禾稼宋儒  
耨耨而耨之蒸而食之以費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耨而食則禾  
稼以歉壞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棄而復種之因以笑耨食者之非曰

夜不怠曰吾將以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積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圖不獲益畢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厲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難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奮觀莊周之陳道術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繼者之治經若無程朱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大精粗六通四解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夫卿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適之洛陽南宮敬孫當是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範古今之大制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其說圖數辨其力以詆而毀皆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故余既明諸儒之有功者彼而復辨諸儒者之失者此後有作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說也其亦有不得已焉者也

詩文存草自序

萬學禮

第肆

吾平生雜文不多作蓋謂文之有神於世者至今日已大備要在擇其尤切者見諸行事焉耳少好讀書自謂苟任耳目喉舌常有以自見自年二十六中鄉舉之榜後屢試不合會海濱多故捐例大開鄉黨有捐貲以入吾名冀得一官者吾弗應以爲吾苟以贊鄒進他日何面目言事且人捐貲而我得官少有分辨豈不爲也後慮下血精力漸耗知不復堪爲世用乃始思以文傳然稍用心幾輒作而文亦不可多得矣此吾文之所止於此也詩視文微多然少作率稿本無存泊乎壯年閱人漸多且實事變往往託以風喻費吾邑多巨商

大賢侈靡成風，儻橫臨於幾過，賈是所論，嘗有一吳兒，因人丐詩，吾小規切之，幾爲所侮，自後吟咏，亦稀此吾詩之所以又止於此也。嗚呼！香德薄行鮮不足垂後，所謂魂魄一去，將同腐草，然平生所志，要無不可告人也。區區詩文，未能盡且，又拙撰少文，誰樂觀之，雖然猶恨以考見者，獨此耳，故略序，願末藏以有待焉。

復賀繩庚中丞書

曾國藩

接奉手示，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不以無木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路，坐管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約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快列平生之納源，養樹藏宿，百孔難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祖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誇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徽名之津，言之者不忤，待之者實耳。輒相欺，竊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益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靡者，莫如質樸。既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風俗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輩賢兄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肅清之，豈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辰所爲，涉覽書冊，講求業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霰，頃觀先生所爲，慨然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間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僕良家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樞前輩，至性純樸，陳俗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素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天讀書之道，博學詳識，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誠



顧不敢以浮夸歸子弟不敢以暴棄給父母之過得其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感心  
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儲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

與詒伯平論學案小議

卷一同

承承唐氏所纂學案小議開有所疑滯者輒少繙閱竊指瑕頤謂唐氏有志於道矣其書義例不敢苟同今  
條其一二私於左右君子之論人也是非功罪燦然明白猶所難言至於學術蔽之於心未易高下人非編習  
事隔時地徒憑臆述議論以相差等且班氏爲古今人表高下踴駁迥謫到今無他分晰太多不無差失故也  
昔孔子以上聖之姿操人倫之鑒其於列國公卿子產平仲文仲公綽之流祇就其人抑揚是非未嘗較分等  
列予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而對以其才不知其仁  
也再有公西華亦然師之於弟何所諱忌隱微之地誠未易爲測識也今唐氏之書橫列三等曰傳道四人曰  
翼道十有九人曰守道四十有四人綜計一代老師耆德魁艾大賢而第其上下遊選率於胸懷輕重焉其位  
置雖具高論之體實非虛己之義不可一也傳之與翼似殊高下守之與傳何別優劣昔孟子爲守先王之遺  
以待後之學者吾以爲必如孟子足以當之若三千之徒皆傳孔子之道未必人能守也帝王卿相下逮匹夫  
小家莫不傳諸子孫子孫莫不傳其先業或乃中更零落墜宗失緒緣此言之傳者未必能守守者斷無不傳  
今更顛倒其次詩曰右憑有翼傳曰輔之翼誠是輔守乃爲主加翼於守尤所未喻其不可二也蓋傳道  
之說始於韓子韓子託於孟子而顛失其義孟子懲聞見之知乃是鑿舉大概故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  
湯則聞而知之若伊尹萊朱大公望散宜生皆然且如稷契並履帝廷契掌五教尤當斯道大宗周公親承文  
謨不皆疏說古人文字宏簡不爲促促苛細韓子則不然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也死不得傳然其義例庶幾佛道傳述支派可考書家筆跡題楮口授後世儒者因緣推原而有通統之說又以爲孟軻西渡直至宋河南程氏始出自時賦後乃更流衍遞相祖述至宋歷元迭明先後相傳遺說紛如總覽上下四千年間言處迄周每五百年幾一二覓總五六傳而絕中間曠一千五百餘年至宋而復興與興六七年不絕而治不加古古之傳遺世遠向人少今之傳遺世促而人多中間曠絕不相接天地氣運不應時數乃爾惡則以爲道無不傳而傳不統正加子貢所謂文武之道未墮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承秦弊遺經既缺諸儒修明羈縻未遑繩微論小爲多末世遺經大備因藉的資乃復講求德音與義論大爲要要之是非不墮於聖人行已無懈於天地代有其人故足扶樹世教至今必標樹風旨區別形多說列三章又述經學不知經者爲是道耶爲非道耶抑不蹈道則非學學不宗經則非道遺謂門戶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言其不可三也有傳則有統有統則有爭翼翼既殊故功亦異各循從人之途遂有彼此之異說在如門子方子張之論交曾子子游之言靈子夏子游之言教遂以不合不無優細而義並兩存往者象山行尊德性之旨歟江開致良知之說軍其高明自趨簡易易學之士沿流靡波遂以放蕩要之二子未爲披揚今必斥之爲異端爲非聖無法比之楊墨之邪讓商鞅之壞井田廢封建甚以明社之屋隳罪昭明指擊之風於斯爲甚或曰錫明之徒排摯朱程聖不已於得不嚴政之不得不力君子立言期於明道不尙意氣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譽於市爭勝不已於何處極首孟子生衰周之世楊墨橫行無父無君故毅然辭而歸之不遺餘力錫明立教不無任心自便高論勸人使其立身自有本末功業軒天地忠孝感金石作人如此宜曰可矣今謂事功榮傑所爲闕道則本不知豪傑復是何人闕道又將何尉要而言之程朱之學模範秩然聖哲由之以利用中材循之以安身陸王之學

高明得之爲簡易愚頑陷之爲猖獗此其優劣乃在疏密之分非關邪正之別竊見一勝彼此鑿柄遂使吾道之因才較森立政較愷分世經日下人材至難何苦自相摧敗如此惟尋屠氏一書不過攻王尊宋用意良厚然持之過驟有一言攻擊王氏者雖有底蘊未盡可知而必加褒美或少涉出入雖以李二曲之篤實李文真之醇淡而不無仰揚孔子惡鄉原孟子放淫辭祇是生平一事未見兩親之中連章累牘盡是此言尋述如此誠所未喻三代以下有無欲之君子無無欲之君子意之一字七百年中賢者不免子張所謂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納君子富之厲矣執之惡未宏也追尋空虛之弊豈惟陸王實開其端利器示人有由來矣普聖人教人因事各殊大要則其日用之常求其燦著之迹自子貢之徒索之高深每加裁抑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下學而上達及其積久有得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固非談論之資豈是口耳所抄自宋以後言性益詳言天道益精妙義一開橫流炫出勝衣受學便講無極之精毀齒操觚已試五言少之編淺者尙欲循途高者輒思任道辨論太多不能無生得失既分遂成兩異人有人有直接心源之意而遺幾乎裂矣陸王特其甚者耳教斯之病惟當原本忠孝推崇節義從先備立身行己居官立政之大端如先賢傳言行錄之例以風化流俗標舉當世其有空文無實雖極精緻概從刊落庶幾允蹈大方亦可稍息彙論時狀無聞率其胸臆曼符遂多知不免見罪於當世足下篤道勵志必有發明惟想其任愚而蔽正之幸甚不宣

書學案小論後

會國誌

唐先生獨編 國朝學案命國諸校字付梓既學投乃請書其後曰天生斯民子以餽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一儀之真日月星辰之紀堪庶之生感

魂帥之情狀草木鳥獸之成若泥精磨對錐退之質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成自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製之以受之證吾猶且好問好察焉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國也而有事多好古彼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博義蓋欲究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類然萬殊之等則莫若節物而窮理節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獨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顛遠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宮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誰是也且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氏之知切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彼求博文而求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承物欲之累而謂公念不遏乎則其能無少謬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遠頗淫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沿博惠定字彙東顧之流鉤研詰澗本河開獻王濟事求是之旨薄末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務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節物窮理者乎名曰高語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述等於許行之並耕病末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翁興平胡陸子桐鄉張子闕波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改隱存亭嗣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該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一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致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採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暨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廢而剔之豈好辯哉夫古曰遠百家各以其適自鳴是丹非紫無能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襲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

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穢去其矜無以問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固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勸學篇末直隸士子

曾國藩

人才隨土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不然然大體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王若楊忠愍趙忠誠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捨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財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哂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墻開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姿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己溺覆之猶己飢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則其可以進操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讀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局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遇數十寒暑執不能求此四術備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且者有耳目口體心思各做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

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鼓乎其中矣程朱儲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申明德教其推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補舊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齋之可分持其施功之序詳於禮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報苦困饑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憂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致澤爾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曖昧卑奸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觀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蟬蛸之觸於日而不留不憂所加不偶而憂帝概之少貶不馳凍餒在室而恥慚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爲照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肯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著錄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詞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削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寬宥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一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海同達於海而曰奚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宮斯民倡者於其緒和者循其波傷者可俾隨而志和者又可適時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澗和者如支河澗澗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科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激之士風議得有志者導天先路不遠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擢庸而四出泉湧而宏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竊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嗚呼多取苦卓犖之行粗糲甚開以勵羣士亦冀運才碩產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祝於化民成俗之猶或無小補云

漢學商兌書後跋

聖人之百約而得其精後儒明辨諸道之言博而或失其指 國朝說經諸家兼綜博貫多曾求備苦心言性

言理之非而以請求諸名物制度爲要雖斤毫鍊而崇實學然非大學道在明新之旨矣方氏植之宗仰程朱

而思近人之多說宋祖漢也毫著漢學商兌一書凡黃太願百惠大闢竹段孫等諸說皆摘其失

而加辨駁其門人蘇惺元謂自此書出而漢學之焰漸熄以歸功方氏是固然矣然平心衡之植之所摘者自

黃顧以下括而人其於繁瑣政事水利地志之大亦頗能考覈而擇其精非徒以小學訓詁書爲獨得不傳

之精也但植儒之鑿編則或鍊救微而蹈一偏或務好勝而掩前哲耳實則偏執好勝之弊本自宋學而開彼

宗漢者之志存詭宋勢固相激而成亦不得以此爲惠戴諸家專擯漢學者咎也植之鴻解宏通書中如取阮

氏擬儒林傳序論南北朝經學語及江氏漢學師承記云云江引黃太願明人漢學持論亦得其平但以道學

言之則自宋周程張朱數大儒外固鮮語其極而 國朝經學如顧貫論江慎修系文恭王文簡等則皆貫串

百家學求真是所造又皆至大至精而無門戶異同之見此固古不刊之學又豈在有宋傳道諸儒後哉植之

乃概未之及而徒欲披瀝以樹職權耶夫立言之難非六經語孟諸書皆不能有純無疑論學者固當觀

其人於日用倫常持躬接物之間以默定吾心之取舍若植其一言之失而便詆爲狂蕪喪心則古今人之可

議正多不獨漢學之跡涉經道已也植之是實於漢學諱未之辭則羅列而備加辨折於漢學兩全之美則忽

視而不 一稱揚所謝知其失而昧其所得者非邪然宗漢者迄今不廢觀江浙間書館新漢指以是互相砥礪

與宋學分途並行則蘇氏所謂方書出而漢學熄者斯百吾未之信矣

敦良齋遺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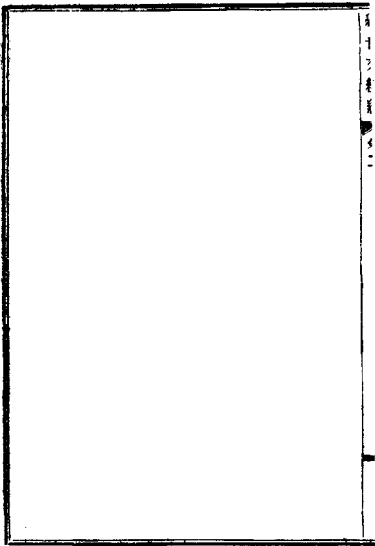
寸心知在存編

翁金鈞

人無一刻不在妄念中無論不營起而是爲妄即當起而不以時時矣而還於識解亦妄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求片時之靜不可得習靜者澈然端坐自以爲靜矣不知仍非心靜其弊也喜靜厭動遇事輒訥其備有言曰苟有欲焉雖閉調習靜心齋坐而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日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則其妄靜之難言也徐先生博綜羣書精研周易著數良齋遺書十七卷深有得於馬子主靜之復陶其源於良背默契心融旁推及通謂孔孟詩書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後儒分理氣爲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過嚴反失靜之本體明周子主靜之善之二說者最有益於後學何者蓋心修身全氣而別求所謂理則枯槁而無成也舍靜而更求所謂敬則東縛而不安也向春軒之先生言之實獲我心服不及見先生一叩良言之法終日憶懷於妄念中而不知所止展讀是編用自愧從且自勵云哲嗣繼翁余典會試所得士奉書求序謹書所見而歸之



新刊 漢書 卷之六



皇朝經世文編補卷三目錄

學術三法

與左逸民書

與左君第二書

與陳頌南書

與蔣瀛海書

遺書日記二十二則

求西齋日記一則

點言三十七則

勸誠淺言四則

脩綏山房日記二十則

省心齋言十六則

金盞醉言三則

魯一同

費一同

張穆

羅澤南

饒仁

曾國藩

劉勳

曾國藩

羅慶賢

朱樹新

黃鈞



學術三法器

與左適民書

第一回

書來推大雅明哲之義葆愛茂禮甚厚材猥知下不能盡明竊怪足下謂士人好論時勢中賈生之濇殆非明  
識所宜言也又漢文不用賈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立天地間一日蹶毛土不可不求豪毛補益仁  
賢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賈生獨爲狂惑漢興承千載之衰周雖暴秦之覆轍風紀蕩佚法制乖迕賈生一痛哭  
而明主迴心史冊所載文帝選大臣有禮先仁義後刑罰廣積儲興禮樂以化天下開梁代以制六國延及李  
武權恩分封坐制攝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因時  
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時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箕踞怒罵不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已顯矣周公承文  
武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世卽曰舜天慙年  
既久必有差忒勸頌進算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則呂公不嘗兼三王孔子不嘗論四代矣又謂  
人以才智加友必嫉之加其親父讎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議法而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  
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邪將憚其君多以才智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是而曰敬事此漢唐中主節  
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歸大義而伸小忠益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規規模大體萬世不易  
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陳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之漸故也且知本朝二百年  
來列聖相承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處出沒廢文法浸繁罕之開闢已難悉台而論者不以爲非今

沈亢官省成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變乎天下安嘗有故庸人樂其無事而不肯有所容彼自全矧與禍耳至於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諱之世爲羸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古之識究極物變汪洋其文傑目驚心惟管楨論以拯天下之惑而足下先施教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夫足下推禪讓薄世及進退堯舜揚禹文降湯武於莽操進范蠡爲知機謝太伯伯勇有心爲善此皆資周大亂之世莊惠矜慎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 聖人御宇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喜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歌詞陣陣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致周數子之學各倡明於足下也萬一遠近流傳爲爲譏諷探風之使密以上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鬪私智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隱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人議論實平實文章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緝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水菜甚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弊然易明猶軒轅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下戲法度典籍百無一存虞書家史真僞參半上聖用心凡近道絕今會當世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揅尋關之詞爲私隱之說推常人之說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譏毀首尾橫絕黑白混淆人與天地之餘氣百年則駭精爽幾何徒棄譚於無用之地使當世斥其狂愚後世指爲異學豈不哀哉推足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煨燼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論驚驚萬物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者哉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詭譎里小兒則誰然走矣字雷甚大後求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驚而驚之哉閉足下爲詩雜取子史追琢爲詞譎而爲選大才感氣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迫索娶之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足下疏淺而和深明退讓之理必受盡了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諫之友古人所賞若鄙論

可探感於心去其受術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清容適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足下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終無能相僕之靈足下進苦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借可爲浩歎又前論詩賦欲薄拍之風高柔尙之志不圖極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借以貧賤爲羞邪又浮華業皆以勝僉爲梗概誠不願時人高德效此俗懷也僕見足下文詞奇麗愛重不已至於听夕不能去懷又感教戒之意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想而賜覆幸甚不宜

與左君書一書

書一問

書未發又得來教喜足下議論漸偉皆多可探者雖然足下殆未明於今日之大勢也傳曰高言不止於寡人之心又曰法後王可也爲其論卑而高行非蓋寬饒剛直高節好犯上意王生傷之高言見規以爲數進不用難聽之昔匡排左右夫言不取高務在切時高而不切猶垂時用況於匪高足下之言曰國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濁於是欲羅烏喇探珠之輩止吉林采參之賈革三姓徵餉之官鮮棄光搜至之使卻被斯瑞之要去關市之征開魚鹽之禁絕外洋之商精心算然以風天下陳議甚高偉糾時甚直切抑足下往觀前世之失未觀今日之弊若陳此論於漢太初宋大觀明萬曆之世豈不難時務明政邇寰備士哉惜乎獻聞正之規於有過之世繩墨雖切肯容未得儻棄刀於無用之地雖不缺折亦無解爲國家 列聖相承 世德繼美 皇上御極以來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聞諸近臣 皇上御澣濯之衣御珍奇之味後宮無盛飾外戚鮮私 匪頭有華出入有常可謂恭儉矣未明而視朝既陳乃罷綱紀庶政一日萬幾可謂兢兢矣且今吉林三姓葉 瑛堯之屬昔稱絕遠悉緣販國物賈其方何有費幣勞人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聖人以操其權節其出入西教其餽關市有征鹽利有禁外項有市所以權衡百貨消息萬物歷漢唐宋明千數百年雖治不改金乃

欲引隆古迂遠之事一切罷去不知天下地丁錢糧歲入四千餘萬災荒停織在其中而戶部奏歲出至三千三四百萬賦田賦之外需取裁軍餉事體重大匪如是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補苴飽餓卒歲此真親生之狂談宜吾不敢服也古人之稅民有田有口則官九賦漢有口率唐稱兩稅所以勞遊手惟兩取也今天下之丁俸並於田法政簡捷農夫重兩遊民儲多足下又議去錢糧農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蠶橫錢之與銀流通貨物而已非可資而食之穀而衣之也不在於此則在於彼上下轉輸無悶息耗足下以銀錢爲外俸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讓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專銀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艱物力艱由農獲之累糜費之家由風俗之奢風俗之奢由百官之侈官侈於上士華於下工作於市農效於野斷機爲彫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員言之一飯之費入口數月之食也一衣之費中人一家之產也河水非金穴隄防非銀礦何由而致哉尼下謂僕師省工督爲言利欲儉嗇不肯不至爲桑弘羊鑿庭而足下必欲成此積習至引漢高陳平之事縱其出入以爲大度而專一責取朝廷以節儉之意是猶治家者聽奴僕之通竊而誅食飲水以求無食不可得也足下但觀嘉慶年間河費至五六百萬謂今日倉儲不知營其有事千萬不營其無事則兩河四百萬之裕漏卮非小吾見其長奸而病國未見其爲大度也足下又謂錢更無能爲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指職多也今指職漸少矣由科甲者未見其能勤居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於上而詳於下三代封建數千皆州縣也方伯連帥落落數千人分土而治諸侯以下卿大夫士無慮數百胥吏減少足以爲治漢法極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縣七等節觀察爲數亦少其後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治邊中葉以後浸以備設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設夫州縣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率制太多文牒太繁駁覆太密窮日夜之精神以承總督撫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憲旨而其不給又安能親民而督吏足下以

想操爲心符而蓋爲耳目州縣實手足行吏爲袖履心符不太多乎耳目不太多乎手足不太多乎於縣不太多乎存則以爲宰相心符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縣指也胥吏天也兩臂不能運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揮千犬故胥吏宜減夫第一指於兩臂尙不能得犬况爲臂者又縱犬而認其指指益困矣是下切隨州縣之弊由今之道識是下爲之疚心苦思頓產破家亦不能給又安能去弊議舉制之患深長吏之職難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處不得其處東指西斥愈紛愈亂國用則減賦額而縱官貪論治術則舉舉制而護胥吏皆由好高不由實由君子言之微國不貧先斂浮冒然吏不授先一事權浮冒駭則出入有經矣事體一則增臂相使矣是下幸留心當世熟思其宜無徒高言匡拂 朝廷寬縱臣子以從王生之戒

與軍領南書

張穆

先生以直道開天下天下仰號風采以一顰顏色爲幸即如數鶴人士蓋太強不工煙酬今且顧爲先客通刺州以爲難則誰可不力自振刷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關於世必宛轉引爲詞韻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遠之時釋策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問所謀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旨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懼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鑿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宮有藏書絕學既日施治術又不練習一旦彈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徵倖之名臣循吏也雖精微復運之達發架上升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單心益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謬他口出而宰世亦不至實買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責實舉事者過承厚愛敬歛端其狂瞽惟亦察千萬

與蔣海書

編穆南



滄海足下苔湖自湧院歸言足下近與諸友齟齬怒氣悔悟之餘欲得吾一言以相警可見足下悔過之  
道且有喜聞過之誠幸甚幸甚余意昨日之事大約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平之意久蓄於中偶爾觸動遂一發  
而不可禁不知吾人持身涉世亦惟求己之不是而已不必計人之不是也求己之不是者日用酬酢自立  
於無過之地一言未法不啻芒刺之在背一行未善不啻磨石之自陳憂懼惕厲以保无咎自檢點之不暇何  
暇檢點他人若惟以計人之不是爲心此心誠見人之不是不知人亦有是矣此心惟欲攻人之不是不知此  
攻人不是之一心先已自墮於不是矣始猶欲以己之是責人之不是繼則渾忘己之不是而惟索人之不是  
始則病以人之不是爲不是實其必出於是謂則直以人之是爲不是以掩覆乎己之不是是與不是遂顛倒  
於吾之一心而不能復辨換是衝以往處鄰鄰則結怨於鄰鄰處朋友則結怨於朋友甚至於父兄師長之  
前亦將聚長貽短負氣不肯相下小則招尤大則取禍皆由此見人不是之心以至於此極耳夫人之所以充  
乎一身者氣也他宰制此氣者理也人之於氣惟時以理制之則可成爲德義之勇是以勝天下之大任否則  
爲客氣爲暴氣爲戾氣如無繩之馬無福之牛奔放囑視而不可以復制夫壞剛以氣壞事者最多匪氣之爲  
害由無義理制之故也足下天資強健英氣勃充其才力似亦可以有爲伏惟平時讀書窮理以義理澆灌  
心胸取古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之道確乎自己身心以調和其血氣臨時又痛自省察之窮落之人是矣而  
我不是不是在我於人何尤我是矣而人不是不是在人於人何校順乎道理抑其驕戾庶心平氣和行事不  
至有失且剛大自養足以配道義而無侵矣余少時好過氣不惟行事多錯至今胸膈間常有肝氣作痛足下  
自當以我爲戒宿病初收天氣清和此際正好平心曠慮以觀義理之所在慎勿以區區微嫌芥蒂於胸中也  
惟足下禱之

世情冷暖有一毫介意便是淺薄至宜化之

寔人譏于多言既覺恍然方望一家遷善而惡聞已過悖矣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滿腔慳慳之心也不問世道人心如何這一劇與人爲善熱腸斷冷不得

試人過止終心地不潔以惡感惡遂萃其於心不去耳過豈在口哉

武侯言邊覆而得中損棄敵腦而獲珠玉惡直喜諛自怙其過無乃賢敵腦而棄珠玉耶

支持外面尙是良人愈多不到安處善樂循理地步終難不住

孔子之樂在發憤忘食顏子之樂在克己復禮孟子之樂在不愧不作不從實地上作工夫無妄思像以爲至

樂在是理賢無此學問

才看出些少道理便是己非人如何能有長進

一言不誠欲行掩護病中生病

昔人謂腹脹處原有之飲食起居不適其宜皆數臍也宜時時畏謹

機警愚閑思告以思本心官思得甚正自無謂思過抑他不得惟時以聖之賢之言栽培禮讓令義理融洽與

心爲一則俗腸俗骨變矣工夫以漸以復不可欲速助長

人能共得裕耐得躬便有幾分人品

醉方由以導之二疏爲身謀以後其君而責以伊周之事夫伊周之德之位豈一疏敢望盡自度其德與力

不足以轉移儻試如大甲成王之過善悔過則莫若移疾去位猶可以還辱而保身高節遠識亦大異乎知進

而不知退者矣何事過求乎

無堅定之力視聽持行且遊移無據更莫論處大事臨大節

疑人偏見安知非己之偏不可不察

利害俯伏不昂別有利害心則害也

旨適可而止多一句便錯字字當理言簡意盡最難

居敬工夫到至應極靜時看道理便親近

本趣不透微藉古人語言激發意興轉便衰敗了終歸無濟

雙池云視聽言動偶失其則家人已生淺易之心惡愛隨惡稍流於時家人已生怨對之心讀此思修身之道

有多少不檢之處

龍山云無事得一偷字有事得一亂字儼然惟其無事時儂所以有事時亂

交游宜慎不止比匪爲儕即一種不長不短體性浮沈朋友日與黃濁亦足損人高明之志

求嗣發日記一則

曾國藩

人必中虛不着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着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欺告人而後造偽可以專心者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謙者不欺者也了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故天下之至謙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實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



有志立品者未至純粹且須坦白表裏如一便可實實用功以去非求是不然挾助長之心強附純粹必反落著善掩不善界裏斷送一生矣聞聖人取狂狷而惡鄉愿以此

狂狷可爲社稷之臣直諫之友鄉愿則容悅而已矣善柔而已矣餘以是推之

大者不立故廉爲小廉謹爲曲謹不然君子之一介不取細行必矜又何嘗有一時不以廉謹自律哉

有益生人之用方可爲才觀高華才子高陽才子可以定才之實矣

能用才而不爲才所用方是富餘才外若有一分技藝之意淺矣

體不立則用不行而非用要無以見體觀於天以時行物生爲道則知人有開物成務之資矣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此二語通乎學問事業之本

古與今理同勢異不能貫通之是不知本不能變化之是不知用

超出一物斯能運動一物納身變中尙欲變惟我運乎

己實而能濟人之貧己實而能恤人之寡己輕而能覺人之愚己勇而能振人之弱與物爲體卽是可推君子

推舉於人引要於己小人反是

吾欲爲物計久遠物或不喻其意而反以爲苦之吾於此不可忿戔於頑致不能從容以成事焉

善操舟則風不爲患人事之可以挽回氣數何疑

隱用變化之道於人而人不知者上也若待於顯辨是非須是理平而氣不動人乃易從

謀實詳斷實約推而上之可通精一之旨

一是非顯然相形則無事乎權權從似乎爾是者而生故非有精義之學者不可言權

困於飲食男女與困於死亡貧苦皆非易之所謂亨者

心貪爲貧屈爲賤喪爲老疾爲病亡爲死若心無累塊自不能困之

木入水則浮金入水則沈浮者自浮沈者自沈水無與爲舍分量而問位置枉爲務外而已

隨時之義隨時救之非徇之也以喜驕人者不占而已矣

爲人作一事要旁人道好及要其人生感其不困人不知而觀者鮮矣抑所謂人之君子夫之小人也

道只是個常常必合對待流行者以觀之錫益謂益爲虛謂虛謂消謂消過息謂息難以知常矣

觀於藥性知草木亦秉五常之一只是不能相通故天地之性人爲貴

人之本心唯以鏡不如喻以日月能長養萬物鏡但能照而已用異則儘可知矣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舉趾而心不固內以占外以占內皆易理也

不情之理非理非理之情不情失在體變不相用也相用者須是節前和而節

### 勸誠淺言四則

立身以不妄稱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憐

好談論事者其間歷歷幾好政人短者其自抬必蹶蹶蹶之學必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必自不輕論兵始自

不道人短始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卽明也古來豪傑勳稱英雄其聰明也明有一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

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隙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

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糠之米再春則粗糠全去三春四春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好問若質顯微之鏡好學若春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爲害得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讓退而不肯輕斷及足養

福

孔子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一語立達云何蓋我妻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妻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害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慮得既得慮失之類也伎不當見每發露於名業相在勢位相埒之人求不當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僻經山房日記 二十則

羅慶賢

蘭官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又云不學牆面葢事惟煩三代以上未有歧學與事而二之者儒者之學期於明體適用今則爲治心之學者不求通時務爲經世之學者不反觀身修所學庸有濟乎無省察克治之功雖終日讀書只是虛度日子

功夫最怕外周密而內疏懈謹於人所共見忽於人所不見終身不能入道

士窮見節義特謂窮則節義顯耳實則無處不可見節義日用關於不當爲之事斷然不爲則節義之所見也苟日荷之節是節義不立

與人談論率有二病一是必欲直己之說一是苟且順人之說

勿順己意所便安勿徇人情之好尚處事方直截了當幽靜而不精善沾滯而少決斷皆導之賊

處世無利己損人矜己傲人之心則不期和而自和舍此而言和必至於流持身有非禮不動非義不取之守則不期介而自介舍此而言介必失之厲

記曰強毅以與人心中有分辨不爲詭隨是爾強毅若言行開輒露圭角是客氣也而或以此爲強毅失之遠矣

多發議論此心己不凝靜心營凝靜時神明內斂雖一語亦不輕發

就人情物理上體驗則讀書方能通世務

開譽而欣聞毀而戚感至遷就所爲以避毀譽是皆名心爲累名心不斷到底做成鄉願

與善柔者處其他損處未及見先長我自是之病自是者百損之根也

凡人知體之感不外氣質習俗物欲三者感於氣質者以己之意見爲是非困於習俗者以世之好尚爲是非汨於物欲者以心之愛憎爲是非三者膠固於中一遇事來自認此以爲是非安能見得真是非

家庭間是非太明必至口唇爭論若不至爭論而隱伏在心爲害甚甚

學本至於此聖人是蒙故當隨處虛心從善以求發其蒙

嘗太甲言王祖桐宮居堯克終允德孟子推之云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蓋覆桐之後其所以克終允德者必有此怨艾之寶境讀古人書正當推見當時寶境方有益

心定時眼前有一物置之不正必使得正而後心安苟役後無定雖有顛倒在眼前亦漠然不覺是故平天下



者欲使萬物各得其所必在欲斷止

爲善去惡此志要當自扶策日用閒涵泳義理以充養其志審察思慮以維持其志動驗過失以激勸其志皆所以立其志使不放假

遇事於難措置處正宜子細思慮求得正當道理若小有窒礙遽視爲無可奈何是此心先已懈怠更何能區處道理

省心遺言十六則

學問之道致知費心慮力行費心實

朱樹新

左傳言立功孝經言揚名功必濟世名必副實若止得第而已則但可謂富貴何功名之有俗學科第作功名誤矣

責人時須想著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律已時須想著細行不矜其累大德

孔子言樂道人之善孟子戒言人之不善聖賢俱以隱惡揚善爲心

能勘破義利一關斯全得綱常兩字世未有懷利以相接而能不遺不後者也

養氣之功重在自反而縮集義所生在於其裕耳

忠賢文各當其用是卽所以爲中潛任和各當其用是卽所以爲時

人須要自食其力從人補綴最可恥故梁伯鸞之質春王承福之藥巧皆可與僉僮之詩人媲美

朱子曰天生一個人便須管天下事關前人固不可苟息了漢然須先理會得身心事纔能管天下事也閒雜思慮隨滅隨起切要工夫或作或輟可懼哉甚

過自欲生算欲則算過

認過只須改過認之不已而感心疾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伊川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長留在胸中悔

吾人有道中之學無道外之學以道學之名加人而自甘於無道不學風說

未事不多言語臨事不動聲色既事不伐功能

作止語默無非教爲師者可不慎歟

商賈欲逐利故冠巾衣服之制多方更變而俗人見異思遷甚至子弟效顰髮以爲美婦女學妝飾以爲時異

哉

金盞醉百三則

舊約案

水香血石香骨土香肉風雷香耳日月香目也萬物香心人香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藉以手足濟心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黍之爲醴也豆之爲鼓也秫之爲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

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宜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成而終敗是棄材也

籍遠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詩慎之與拘牽簡默之與深險備備之與狠僂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屬野

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顛預精明之與東薄柱似也而符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察達

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簡默氣和深險氣沈僂備氣超狠備氣薄慷慨氣柔

浮靡氣流坦白氣真屬野氣純鎮靜氣定空疏氣寬忠厚氣寬顛預氣精明氣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

士於擇交用入之道思過半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目錄

學術四書論

天地

復性一則

儀末堂後記

明說

精說

習說

火喻

天論

皇朝詩仙中丞論通志體例書

復何補之書

積善積不善說 補註

羅澤南

孫麟趾

邵懿辰

艾 楊

龍啓瑞

劉 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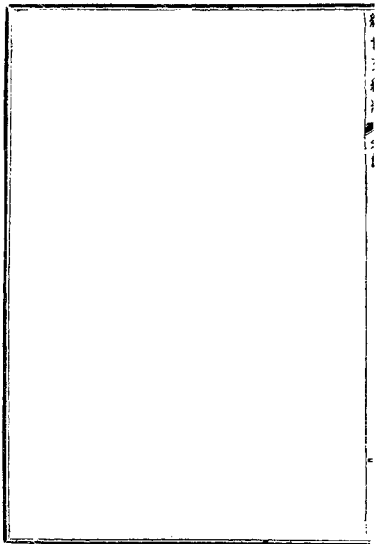
史善長

汪能謙

李元度

張文虎

湯金鉞



學術四 論

天地

論

邵子曰天地之太陰陽盡之矣其說可得而知之乎曰可太極既判兩儀以立純陽之氣性而爲大君君之色非形質也人望之而所見如是也一晝一夜周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未嘗息者所以稱爲健也現以純陽之氣凝結於天之中天之氣甚厚循環不已故常絃而不散天有以旋地得有以成之長之所謂承天時行也有形者陰也無形者陽也有形之陰氣凝於無形之陽氣如人之百骸五官各有定位精神血氣時濟輸於筋節脈絡之間也陰陽之最著者莫如日月日爲太陽之宗其光乃陽精之氣所溢日質本陰者不過如火之中間非真有形質也月則有質借日之死以爲光如水木明無日月火光以照之其中亦無所見是亦地之無成而代有終也陰氣斂陽於內陽欲出而不得則激而爲雷陰氣格陽於外陽欲入而不得則凝而爲風陰氣出而陽臨之陰不能拒陽則震而爲雲陽氣升而陰壓之陽不能勝陰也持而爲雨此一氣之交感也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潛也隱也晦也露日求陽陽生而陽且不鳴反舌感陰陰生而反舌無聲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一氣之消長也是氣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雖然布濩天地者氣也而綱維天地者理理生氣理即存乎氣也氣載理氣質統乎理也於程不已天地之所以常存覆載無私天地之所以不息而無理以主宰於其間則此陰陽之氣將游散而無紀安得發生贊始化育流行之若是哉然則天地無消息乎曰物有息必有消即天地會有盡續繼此而爲天地者將不知其幾是本惟此一理以遷變之也氣

有消息理無消息也然則天地有內外乎曰物有內即天地亦有靈處此外之爲天地者又不知其凡幾是亦惟此一理以統攝之也形有內外理無內外也是固以理推之合當如是耳人處天地之中微矣五音得其宜萬事得其理天以之濟地以之甯是以聖人體天地之理持天地之化而天地順之故曰天地人謂之三才

復性一則

孫頤臣

光明者火火無光也無明也非火之無光也無明也無以光明乎火者也積薪而焚之傾膏而然之人皆曰火之光也火之明也假而曰是薪之光也是膏之明也積薪而求光薪爲乎光也積膏而求明膏爲乎明也然而一車之薪光十丈薪聚則光聚薪燼則光燼一石之膏明百步膏盛則明成膏竭則明竭矣夫性火也學薪與膏也性無不善火無不炎也非薪非膏火燦矣非學性漓矣鑿於水者胡更鑿於火

轉丸天下之至微也蜻蜓不穢乎轉丸也而嗜之西子天下之至美也游鱗不美乎西子也而避之匪轉丸之體於蜻蜓西子之媿於游鱗也不蜻蜓不嗜轉丸必不蜻蜓也不游鱗不避西子不避西子必不游鱗也然而叩之蜻蜓蜻蜓弗知叩之游鱗游鱗弗知蜻蜓性乎嗜游鱗性乎避也人性乎善術之蜻蜓游鱗也然而點蟻不移其嗜游鱗不移其避而人獨移其性何也蜻蜓游鱗始終乎性者也人之移其性情爲之也故君子體情以復性

儀末歎後記

邵懿辰

三代之下道義功利離而爲二而猶幸道義得附功利而存何也自孔子雅言詩書禮樂贊周易因得史成春秋其後羣弟子相與揮次其言辭行誦論語而又各以意推衍爲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經火於秦論語伏於

屋壁大學中庸汨於戲記而七篇束於諸子豈經書之藏顯固有時乎何尊幕而信用之者少也漢武帝始以  
藝樞之才崇儒術用孔子六經收召當世賢良俊茂之士其後遂爲成格而史遷讚功令乃至廢書而嘆班  
固繼繼之以謂博道所由廣最利之途然耳明太祖既一海內與其佐劉基以四子書章義試士行之五百年  
不改以至於今議者又謂以排偶之文汨偉疏之體束髮小生矜口執筆代聖人立言爲得聖博道之大者夫  
一君誠不能以道義明先天下不得已而爲此制蓋亦剛於世變而其爲效亦有以陰福天下後世而人不知  
且使秦漢迄元明至今一千餘年之久固不并學不興聖君賢宰不聞出苟無孔子之六經與夫有宋程朱所  
著定四子之書在天壤之間如飲食衣服常留而不敝則夫乾坤幾何而不毀壞人類幾何而不絕滅耶徒以  
功令之所在爵賞之所趨故雖題陳僻壤婦人小子皆能知孔子之爲聖程朱子之爲賢言於其口而出於其  
心猝不知其納於義理之域是其爲效固已奢而擇天下後世固已博矣一君者以功當天下而道賴以尊以  
利誘天下而義賴以著蓋於此非甚失者向使漢不以程術取人明不以制義試士雖聖賢精神與天地相憑  
依必不至歸於泯滅無有然亦安能家喻戶曉焯然如今之盛邪不察是而尤之亦徒好爲高論而未達事實  
之過也余友蘇君厚子爲正誼明道之學而棄科舉十年於茲矣名其堂曰儀未屬余爲之記蓋既以志其趨  
向而亦以病夫世之穿鑿新異名爲漢學者夫漢學長於考訂宋學長於義理固不可時爲輕重然自明至今  
所承皆宋學也士大夫必用四書義進其身程朱之傳注重而習之既長而畔焉何異蟲生於苗而蠶食其葉  
其爲害學也大矣余於茲未暇與辨而且論古今學術之通乎世變者若此俾夫學者知循今之法猶可恃以  
安而無爲韓世取名祿變禮常之制也是爲記

明說

艾暢



齊目之明有見數步數十步者焉有見數百步數千步者焉夫此見數百步數千步者人以為遠於明者也然使咫尺之際初必於前則欲爭明於數步數十步者不可得而此見數步數十步人之所謂濶於明者也然能無蔽於前本其所及數步數十步者以遞選而為之用則環宇之濶曠皆得而周察之又何數百步數千步之足多哉是知明不俱不在目在於目之蔽不蔽也夫其蔽也固不必有若屏者若垣者若城郭之闌林之密而山之嶺者一葉之感而其明即廢矣人心之明甚不可有蔽也亦然而其易於蔽即較目為甚吾好聲色聲色為之蔽矣吾好貨利貨利為之蔽矣好朋儕驕勝為之蔽矣好饒富面說讒詭面說之人為之蔽矣方寸之明而蔽者萬端日持以塞其事之得失是非瞭然目前亦熟視真之省師有從旁為之直指而勸告者方不自以為蔽而反以責其誰又况其勢之隔於至遠幾之伏於未形而能有察哉蓋其明之奪於所蔽直與無目等更非有目而蔽者之可方也有據其所為蔽之者而明即及於其故心則不然外有蔽則內有損愈厚則損愈多譬目之病翳膜者壅蔽於外而睛即傷於中縱有名醫能以剪刀抉而去之其光之閃爍者終莫能遂復且及其根之旋即萌也則不惟抉之而已又不可無防護樹養之方其方奈何竊意以蠶其情格物以歸其理嚴詢博探以達其機此固受蔽者之所宜急藥而亦未受蔽者所宜預藥也否則終於蔽終於瞽而已矣目之瞽即其行步不能無蹉跌損傷之患況於心之瞽而有不禍其身者哉

病說

龍啓瑞

宥有患鬱癯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具其尤然而坐偃然而息日飯三盞食之盡器龍子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屬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賴吾禁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為患也而豐而食薄而色薄乃

其於松間莫之能竄也。竣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橋而形。然而心終日博博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  
微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歟。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噉齋之夫。臥之顛。屣  
之倒。尚不斷者。其神全也。要觀之子。遇殺虎。則折三尺之難。以驅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  
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晝朝作。而于子夜。腹而遂。遂無懷無思。以甯子  
居。疾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習說

習說

少時讀書。養門。靈之西。備一室。儼而讀。仰而思。思有弗得。輒起繞室。以旋室。有墮徑尺。於浮日。廣每履之。足若  
踏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先君子來室中。坐語久之。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洽。何以家國。天下爲願。謂童子取土  
平之。嗣復起旋。履其迹。蹊然以驚。如土忽隆起者。俯視地。坦然則既平矣。已而復然。又久而復安之。於是作而  
歎曰。習之中人。甚哉。足之利平。地而不與。運也。及其既久。則墜者若平。不待日與地。屬心與足。謀而自運。其  
適至。使反而。卽乎其故。則反空。趨趨而不留。豈非性隨習。易以失其故。趨故上之。布令戾於民者。始若有所  
甚。苦久乃相與安之。及其又久。視聽移而心志以淫。日視爲固然。而不之怪。是故君子務平其政。讓讓其所以  
道之也。昔者先王。讓摩序之。教使士興於學。修五禮。敦六行。使民勦於義。所以凝其心思。耳目手足。百體。使習  
於勳。作威儀。進退。俯仰之容。其法至備。凡以道之。便復其性而已。及其漸摩久。而禮俗成。則民之赴義如飢渴  
之於飲食。不必勸而後趨。見邪說淫辭之味。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蠍。不待禁而自絕。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  
所以納民軌物。而延久安長治之規也。自王莽起。而百度廢。治教之經不正。而邪說興。於是民志蕩然。始如隄  
防之決。汎濫橫流。而莫知所止。於斯時也。殊方不道之教。又隨然入吾國。而滯煽之。其窺測象數之精。既足以

睿賢智者之體而功利奢詐之說又足炫亂愚不肖之耳目而肆其志淺浮不已與之俱化雖欲使反而即乎其故而固不可得此尤古今亂轍之轍然者也然且不爲之憂夫惡知所終極哉吾澤夫足之與墮適也故審其說於篇

火喻

史普長

火生於木故得木而然始猶熒熒然既益熾燼後全起火漸熄木則灰矣木吾知其會是火者也而不可遽謂之火也煙吾知其出是火者也而不可卽謂之火也火者木之所形而煙者火之所蔽木至靜也有火以動之故明察萬物繞避不可制其光氣逆行而旁射熾熇鬱蒸夫然後聚爲煙而毒之微煙豈木之所固有哉而或謂煙緣木以助火故木燼煙歇此言非知理者火不離乎木無木則火不見火無煙火自若也煙譎亦不能離火然實足以害火火之用燦然四達而止耳外物所接徐而引之驟而張之連延而侈火之發越之至其神竭其氣虧由是煙得迷漫坳覆而無所攝是助火之甚適兆火之衰也及乎火滅煙散斷然俱盡而木之體并亡矣性木也情火也自情而之欲煙也情根性欲牽情久且迷沒溺或不知返煙蒙火而焚木之象也見故君子必先抑情以存性若管子之以食色爲性然則木卽火耶管子之以性爲惡然則煙亦木耶

天論

汪龍詩

心與頭目手足不同所矣獨在頭目手足心無不知爲一氣也故心不期徧而無不徧人者天所生亦一氣也故一天徧乎億兆人猶一心徧乎頭目手足也然心之徧也近故易見天之徧也遠故難見惟人與天均定也然後見人定期善惡定善定則轉謂爲實惡定則轉實爲罰故勝天天定則實罰定實定則別善於惡罰定則別惡於善故勝人然則斯樂顏瘠何也因斯身榮名瘠顏身瘠名榮身之榮瘠也有限名之榮瘠也無窮故天

之賞罰在名不在身身不榮名安得辱身不瘥名安得榮其身正以瘥其名也罰之也瘥其身正以榮其名也賞之也何以明之跖雖榮矣然試問於人曰爾願爲跖乎則人莫願也顏既瘥矣然試問於人曰爾願爲顏乎則人亦願也今謂天賞跖而罰顏也豈有以人所不願爲賞以人所願爲罰者耶然則秦檜子孫多富貴岳王子孫多貧賤何也曰秦檜之違爲其祖父積德而賞之也及其違而不善遺吳千載是賞之反罰之也未暇天所以賞之惡故更賞其子孫也岳王之違亦爲其祖父積德而賞之也及其違而能善流芳子載已暇天所以賞之惡故不更賞其子孫也然則秦檜之惡獨不賞乎岳王之善獨不賞乎曰流芳千載賞孰大焉遺臭千載罰孰大焉故不更賞罰其子孫也且人雖不見神欲謂天地間無神乎不敢也不敬則有神決矣有神則天福之賞地獄之罰皆有之決矣皆有之則岳王之得天福秦檜之得地獄決矣劉禹錫柳宗元論天大率謂天無預於人前既劉柳險之二人皆附王叔文柳能悔過故沒爲明神子亦登第而劉不然故終身論譴後無期焉由此觀之天之賞罰爽耶不爽耶無預於人而能然耶嗟乎人見數十年耳天則百千年而未有極以數十年之天斷百千年之天固多不驗何也未定也故論天者必待其定論之若劉柳之曉曉皆求時夜於刑雖然動於賞始爲善極於罰始不爲惡又豈有志者哉

與郭筠仙中丞論述志體例書

李元度

某穉歲從戎學殖荒落去秋僑事招入志館其特告餐尚未得請虛有阻格須浼管途再陳故未敢謝卻又聞聽其事者爲閣下某不過備寫官之列側聆緒論亦藉以耀茅塞故姑爲其問實則無能爲役也邇者議論多而成功少同事半已歸去方懼事無成局又惡敢更立異同顧愚者子慮或有一得私心見爲未安亦未敢嚙爾而息前見同人所擬體例實有不悅於心者不敢附和謹條舉而商榷之夫志爲官書自有通行體例書成

當繕正本表呈 編覽非私派著述比亦非耶色志之得獨別出機杆者比也庶庶中嘗領河南通志於天下  
爲修齊之式雍正七年 詔各直省纂輯通志亦經部頒條例今雖不可得見然各志具在河南志具在是即  
通行之格式也至 盛京通志熱河志則皆經 欽定大清一統志則奉 敕編撰四庫書提要稱 盛京志  
發凡起例一皆稟 睿裁然所分三千六門統名爲志未聞別立名目也熱河志分二十四門一統志每行  
省立統部外隴府及直隸州又各分二千一門均未聞變易名目也自嘉慶中謝繩山修陝西通志仿彙定建  
康志輒襲志傳例爲典一表四略十錄一傳入寶一百年聚十八布政司中官書之創體道光初阮文達重修  
廣東志仍而效之遂爲靈奇好古者之濫觴陳臯子壽同年志例瑣瑣全效其體統事肆之蒙竊效焉謹案  
列祖 列宗寶錄告成後例修 聖訓卽以 寶錄館爲訓典館典之義本自尙書堯典舜典皆以稽古稱  
其爲史臣治記則矣是訓典詠宜用之於 列聖而 今上之 詔旨又不能不恭錄統稱訓典於義未安轉  
不若各志之稱 詔諭者爲合也查廣西志訓典中不載 世祖定鼎建元詔凡 列聖遺詔 登極詔皆調  
瑪廣東志效之而獨於 仁宗遺詔 宣宗登極詔恭錄於篇竟似有所擇者然開宗第一義卽詳略不倫若  
此其不可從一也學校爲政教之源人才所自出世道之升降繫焉康海武功志併學校於建置中此特爲簡  
括而且保色衆點從略耳然已有語之者通志效之則可謂不知本矣考州郡志之存者以宋朱長文之吳郡  
縣經緯記周誼之乾道臨安志爲最古吳郡志爲目一千有八中立學校門在州宅亭館祠廟之前臨安志亦  
立學校門繼城社廟舍之後自宋仁宗慶曆四年始開郡縣皆立學朱氏書成於元豐七年相去三十餘年而  
其知理學校已若此自後若常棠徵水志真桐縣志四明志均詳學校未聞併入廟舍亭堂寺廟及城邑祠祀  
中也明包節陝西行都司志遺學校祀典於建置中謂一者爲建葺大端提要駁之曰自郡縣山川人物外無

一不從建章起者能至附之建章乎其論正矣 聖朝重經史藝典章大備高出未明萬兩廣志乃列學校於建置略凡典禮儀仗樂舞楨付闕是可惜也孰不可略如謂事係公典通禮會典有專書無俟贅引然則彼所謂經政略前事略者何一不具有成書而乃詳於彼而略於此乎且既併學校於建置矣而學制學田皆於無可附麗則又分見於經政略中相距三四千卷之遙不惟輕重失宜亦且首尾懸隔其不可從一也古之地志職方域山川物產而已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始及人物藝文符錄輿地推廣及之者也夫有土地然後有人民政事法當以地理爲本今以表續典表目四惟沿革地理而職官選舉封建遞以類從共爲卷八十有奇始及地輿今又增遠里表則卷益繁重提要有云末大於本與源反若附錄其間誠如所譏矣且使閱者編書二三十冊尙未見地輿於地志名義實不相應其不可從三也周官六卿分職後世六部因之凡官署皆設六曹賀氏經世文編亦以此分類鄧氏寶慶志創爲六書雖變舊例而眉目實秩然不混今其所謂經政略者爲類二十有一合吏戶禮兵工之政統出一門編緒迷茫不便檢閱至戶口總與田賦連類乃入輿地略中附以希姓尤覺不倫明黃仲昭入閩通志以戶口水利耕食負門提要議其牽強不倫創例未協惜乎未及見兩廣志也夫通志鋪官民稽考宜雅俗共賞凡通行體例人所習也今忽變更名目使閱者茫然及後所紀載仍係公家言不過分併易置以表其在見爲作聰明亂善章耳其不可從四也方志古稱輿地輿表河南源志皆有之自不可少若夫錄也略也傳也則皆與志同一義也既曰志矣而志中復有略有錄有傳非疊牀架屋乎古志書以錄名者惟宋高似孫刻錄其自有官治志山水志兵志學志反以錄爲經而以志爲緯陳振孫書錄解題稱似孫爲館職時上節使野生日詩九首皆用錫字寓九錫之意清議指之知處州尤貧其人不足道其書更不足據也以略名者惟明謝肇淛之滇略計分十門曰版圖勝產

略俗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一義相承未聞又屬入別體也此外若明任慶雲撰而略自謂本諸學  
謂提獎駁之云華略曰略語出史遷亦史志之別名非地志之名也略之義例如此則易志爲傳尤可不必矣  
又考明前所定志爲紀四志九傳十五提要識其與地志體例不合臨慶永州志爲記一志七傳五提要識  
其詳宗漢書師非志體胡松駿州志提要亦識其以志名曰史體文雖稱而義則乖是地志之不宜擬史體也  
彰彰矣提要爲 欽定之書彙甫洽亂哀諸 聖斷兩版志炫博矜奇故與相背其不可從五也或謂謝阮賦  
那頌學鉅公創例常有謹法然舍 欽頒之成式 欽定之成冊而獨從一家之臆說此豈遵遺邊路之義抑  
豈爲下不倍之義乎且十入布政司皆有志兩廣惟獨其一 廣西志在謝氏前者有郝溶李斌金鉉廣集志在  
阮氏前者有黃佐劉業禮鄭玉麟皆循遺例是謝阮特兩志中偶一爲之者耳三人占則從一人之言何必違  
衆用獨舍趨途而履羊腸若徒襲其名則各真各異豈通志之見於四庫目錄者黃宮允之德沈光祿趙元奎  
編修慎行傅翰修玉露錄檢討奎勳孫編修顧司業棟高杜檢討顧鼎庶常大文皆稱達觀慶之彥未必遂  
後謝阮二君也昔王文裕作姑蘇志以楊慎都循吉好爲諷不欽與之同局責成循吉摘姑蘇二字未展卷卽  
既爲不通文格大服毛西河撰蕭山志有警又作杭志三誌三誤辨今之爲儀部爲西河者正不乏人若循香  
章而偶諒猶可說也變通例而石體離其尸之其不可從大也凡此六端卽質之作者亦不能強爲辭至山川  
關隘反居輿地之外官積著錄另立彙請一門及阮氏編 國初收粵及削平尙藩諸事已載 國史此志  
不得書之與廣西志同例則子壽已糾其體矣顧猶欲用其例殆他見其目錄未細察其書乎編謂作志以典  
核謹嚴備掌故扶植倫常有益民風更法爲實不在體制之異也前者兩屏年文於大篆湘陰志屢欲嚴疑某  
謂邑衆例不進 呈不妨自爲一則惟通志不可執事見告亦如此云迄今並未裁示體例度未必竟以兩廣

志爲圭臬，不勝私慕。請慮或至一或不變，豈不能已於言。竊見江兩遺志，用班史例，分爲十志，以綱統目，以簡御煩。視河阿志，小有出入，而例實完備。終始統緒，加變通移職，官選舉封建世爵，略表於後，以置地志。節目未知有當否，如必以爲奇說，而觀之師，亦不敢得毋食之。續編表獻，口決不能盡其辭，故以筆談于讀，情願伏增惶悚。

復何補之書

張文虎

得書尋讀，狀甚駭，頗向不在，跡人惟補，每已始開，事數乃矣。補雖舉而無一，首益說何，舉人維角，即學爲五七言長詩，嗜之及今，惡之中無，皆得，而徒刻，不林，動，蓋，竊古人本，屋下，鬼，耳，況，莫不能，乎，並，欲以此相，擢，更，爲，國，美，孰，幸，得，名，以，數，傳，科，第，有，何，高，下，且，此，念一，猶，心，備，已，瘦，詩，以，音，志，其，志，可，知，近，日，唱，和，題，題，詞，食，均，逐，之，事，愈，繁，而，可，歌，直，是，不，作，詩，賦，幾，絕，絕，廢，翻，非，作，情，實，比，其，無，益，且，無，謂，耳，補之，天，資，絕，人，氣，力，美，說，將，大，用，力，於，詩，古，文，辭，此，辭，卷，兩，進，者，然，樂，不，自，揣，故，補之，屏，去，繁，華，專，力，於，軒，岐，之，書，君，家，累，代，名，醫，補之，既，承，家，學，又，露，收，養，會，歷，十，著，效，何，不，因，此，而，充，之，取，某，問，靈，樞，經，傳，會，匯，下，至，後，世，諸，名家，費，究，其，會，歸，而，辨，其，件，體，奪，奪，之，於，補，證，其，府，好，精，觀，深，思，而，闡，疑，多，深，古，勿，徇，今，務，強，善，以，就，我，務，求，其實，用，而已，如，此，數，年，當，爲，問，工，矣，豈，有，感，奇，而，查，靈，樞，於，世，難，難，難，歸，古，文，辭，無，用，之，空，言，也，徒，因，其，名，高，而專，之，致，矣，且，醫，問，技，也，西，可，進，於，諸，詩，古，文，辭，也，巨，續，書，自，創，其，通，善，通，之，者，研，辨，沈，之，藥，可，用，於，戰，陣，鏖，金，之，衝，可，移，之，鍾，人，傳，不，其，性，明，詩，三百，不能，外，對，精，微，如，靈，樞，不，世，補，以，醫，理，靈，之，補，之，誠，專，力，於，此，其，於，道，當，有，左右，證，源，者，傳，多，欲，算，擇，則，出，投，於，於，察，靈，樞，又，是，通，於，致，靈，律，感，之，學，每，自，念，於，斯，世，斯，民，一，無，所，濟，生，日，力



悔恨窮補之遲以爲學見德令人憐憫無地用敢抒其耿耿者責於補之惟僕之愛補之者深遂不自覺其  
舊之斯矣也幸諒之

賈善數不詳說補論

楊金鈞

世有爲善不得福而善念旋墮者有焉不善不得禍而惡念遂肆者皆未明乎積之義也積非一朝一夕之故  
以漸而成如積錢然一日一錢千日千錢其初未嘗有富名久之始成富善不善之積亦然積斯久非  
久不足以見厥偶行一善難則不能偶犯一不善賢者不免所判在積耳破積之數年數十年而後驗或積之  
致世數十世而後驗報施者不報施者大故爲一小善勿謂無益此即受慶之基特惡不報正爲一小不善勿  
謂無福即受殃之本特善不報耳嗚呼積之義而爲善者可以勉矣爲不善者可以畏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目錄

學術五 文藝一

玩易圖記

詩序匯編序

孟子要略序跋

類定詩言圖說序

今文孝經十八卷爲定本說

就度於究奇五字分韻五字說 臥觀文編

復李后生書

與宋仲我書

鳳梧通義寫目跋

沈南子荀許二注跋

大朝經師宗派并所著經注經說跋

擬說刊宋人及 詞翰人補歷代史表志序

四朝文編自序

附十八家文編序

續古文辭類纂序 附例

獨存

可學齋

會國齋

續文齋

文承齋

會國齋

會國齋

隨心齋

隨心齋

續文齋

續文齋

姚格

張文虎

王先謙

書法首後

文論 臥置文編

答東洋近出古書問

讀皇志略自序 附凡例

日本國志凡例

方東樹

姚文燾

翁同龢

魏文燾

學衡五 文學一

玩易圖記

劉蓉

六經皆載道之文然詩書禮樂或出太史所采史官所記與學士大夫所輯錄獨易爲聖人設筆之言又經秦火以下竄不焚故於六經獨爲完書其言自天地陰陽名物象數以至人事之繁賾終始無所不備何爲教之詳以蓋伏羲氏始畫八卦以著陰陽之象而已至文王周魯始繫之辭孔子又復引伸其義而人事滂于下天道顯於上聖人之心於是大著然而後之學者或誦其詞而迷其旨溺其流而不識其精何哉聖人以憂慮之心作之後世以淺易故常之心讀之宜乎日昃而不知矣昔者文王幽拘羑里周公徂東以避流言皆際人倫之奇變然所以處之無不曲當時義之宜孔子櫛櫛卒老於行而被讒於魯受厄於陳蔡羸羅困蹇之途殆非人世所嘗遇者彼三君子皆躬聖者之資又備歷屯邇如此則推人事之變遷禍福之倚伏以究天運循環陰陽消長往復迭勝之機其道萬變而不可窮靡不假易以發之故其詞艱危怵惕雖蹈常履順於時大亨而勸色致戒若深懼後世之迷焉者彼卦爻所值之時之位皆聖人所躬履而憂勤惕厲以出之故不覺言之深切而痛至也後人責或凡斯又未嘗身更其故其由之親身而不知其道者多矣顧欲窺測爻象役志冥求以達聖人之微旨豈不違哉予於此有默契焉故開於店之北陳象與辭而熟玩之嘗其觀變於陰陽也遠而六合天地萬物之情近則一身動靜語默之節其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類由縣國而達之天下無鉅不賤無微不入內而後世更億千年事變萬歧而莫之或外何其深且博也道所爲彌綸天地無間於顯微者乎及審卦爻

之位以求時義之宜常變險易各有攸當雖吉凶悔吝之從其類厥歸萬然其爲道求諸己而無整於人真吾之常以聽天之自至何其約而盡也君子所以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寧乎雖然吾觀古人所以處困而亨履險如夷者莫不以剛健之德勝之至於禍福利害或有所不遠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守善貞而吉焉道之所以行也卽其凶焉固未嘗懷幸免之心惟義之安而無所於悔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老子惟不知此是以有專氣致柔之說揚雄氏惟不知此是以有遷於不慮永保天命之言况身又下者乎嗟乎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切也垂訓以詔來者如此其反復而曲至也後世踐窮亨之途者不思忠者德以勝之窺時俯仰儒縮龍隨以倖倖一時之遇豈遂溺於老聃揚雄之教以泊其天平抑利害禍福之見深中於人心之隱微則蹈其決者不謀而自合乎陽德之於人微矣柔道之章往往從而病之此從古人心變遷之當然處知微陷沈淪之極而不知反也於摩聖人則既往矣憂勤之思更千世猶懸不釋于於易見其心焉書於簡所以誌吾憤而著聖人爲慮之遠也

詩序隱說序

詩序隱說序

詩序隱說序定諸陳庵先生所輯也其書具載序語除人人誦習之經文集傳外自漢唐以至 木朝凡諸儒之說之發明序意及雖非序意而說有可通者咸採焉先生自說則爲案語蓋以毛篇爲宗而不事門戶攻擊者也或見而哂之曰序觀經爲重耶何詳於序而略於經也余以爲不然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詩人之志在於序故博觀乎衆說而曲折推尋豁然同見作詩之本旨由是以求經之音調名物則彼此觸發蓋可以免拘牽之失而並自遠於穿鑿傳會之爲世有泥於文辭而遂失其志者矣未有能得其志而怡然於文辭者也且所嘗乎學詩者爲足 用世也故孔子之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遠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可與言詩之子高孔子亦以足食足兵民信奉使不辱君命期之豈非以治內治外兼講政事言語之才而爲詩當得其要乎哉漢初學者獨見此意故賈誼能論詩騷之說歐陽公本之以與毛鄭立異而其爲文帝策多禮節信威令移風易俗數大端其說乃一一精核匈奴患邊至求典屬國以制之雖其材有過人者亦由學之能舉其大故也今試取周威時及宣王中興詩序反覆讀之豈不發隱然有動於中而不能自已乎然則先生此編殆亦將爲有用之學而不欲溺於世俗浮薄與一切標新領異支離破碎之說以肩 朝廷教育之意也是爲序

孟子與略序跋

曾國藩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善於錄衆氏編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伏哀吾亡友漢陽劉椒武得傳於金仁山孟子便注考證內搜出復得此書之舊王氏勛一生以治朱子之彙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其體金氏書中節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卷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取事云某略注與金氏略注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椒武僅能抄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衆其辭重五經異義余思文尊孟辨之類皆濶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摭零拾遺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燕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滿嗜朱子之書網羅以彌遺闕者是吾椒武地下之靈應祀以求之者也

凡孟子書一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一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

既晉草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樂注七卷又割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猶又  
隨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源參伍錯綜而各具  
條理難以圖簿之蒙兩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銜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烈然而富於人人之心可  
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撰定付刻因頓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  
賢之旨隱顯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猶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台耶否耶死者不可復生徒使子茫然四顧而傷心  
也夫

新定魯論語編辭

鍾文滄

魯論語自夏侯誦本以來一變爲張侯論而包氏周氏據之則以魯兼齊說矣再變爲鄭本則以周之本兼齊  
古說矣三變爲何本自宋至今之所承用則且以包氏鄭之本與孔周古文之本雖然混合矣夫漢代得師今  
文之學實勝古文而今文之傳自魯人者尤爲可貴雖獨於論語味其朔焉則可乎菴稱謂何本論語其字句  
不盡與也其篇章則猶魯也就其篇章審其字句斯後儒之責已成甲戌門人沈善登請定魯論語乃詳據隸  
碑漢石經殘碑之所存及經典釋文鄭注之所出并其訛鄭本異字梁武帝說解循考而改之惟壯字卣字兩  
處不依碑本加闕以爲論語字每字存字卣字釋字卣字依字志字有未敢復改者亦雖闕其個夫字宜卣不  
則則竊以長方又旁考鹽鐵論法言白虎通論衡論天論孟子注漢書後漢書魏志吳志及諸漢碑一一摺庶  
以還魯學是書也雖未必盡如夏侯廣章之舊而大較不相遠矣易之爲亦可以料史記下之爲趨可以通聘  
禮謙之爲微可以證荀子其他如實爲讀與爲于癸爲曼讀爲志芸爲耘則皆用正字傳爲專抑爲意幸爲于  
賦爲傳誦爲悔蕩爲蕩爲試以爲己言爲說爲制爲爲選神爲身慧爲形原爲既寧爲宰呵爲何歷爲歷

則皆今文家義源借之字習小學者可以觀焉至於舊讀無可考見者悉依何本而何本之不同有正義本有傳文本有義疏本有外國足利高麗各本又有唐石經蜀石經本今各擇善而從不拘一例往往以玉篇廣韻聲韻音韻五經文字韻藻書注又選注及唐宋諸類書之屬參伍求之世有明眼人當不以專輒論我

今文孝經十八章爲定本說

艾承燾

孝經一書其出在漢初者祇有今文孝經自古文孝經出孔壁中而其文小異章數亦殊至劉向校書勅其類說以十八章爲定則孝經之宜從今文固也前得而申其說按孝經爲孔氏遺書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孝經一書實與春秋並重嘗秦代焚書其藏於民間者自非一二可悉況焚書距漢興祇七年之近古文料斗之書在秦焚絕已久以河間顏芝所藏證之長孫氏及江翁后各藏本張異等所說罔有異者如是而又何疑於今又且卽古文可信而出自孔壁之說司馬溫公於孝經指解序中早已辨之又况孔壁向書先儒或疑其僞不得以尙書同出之孝經僞信其與今說卽章法求之其割裂無理每不若今文之通順如庶人章分爲二曾子取問章分爲二而增入附門一章尤失聖人立言本意正義以爲劉炫所分司馬貞以爲近儒妄作此僞僞稱孔氏不特附門章僞僞擬卽二十一章之僞成亦爲妄分善是而古文均出附會其不足憑信也又明其夫有漢校經之始首推劉向注經之確無若康成孝經注取疑非康成所爲然小同亦衍康成之傳竊鄭既均以今文十八章爲正其爲定本固無可疑者唐開元中諸儒多撰說古文明皇親注孝經刪附門一章而古文遂庶可知白漢迄唐無不以今文爲定本者

就度聲究直五字分訓五孝說

孝經天子有五人等之孝其用各別其原不殊而備引援神契以就度聲究直五字分訓五孝以古音論



之此五字者皆孝字雙聲疊韻之字古書訓詁往往如此而其義有可推言者天子孝曰成就成也言天子既極愛敬則德澤遠被凡五勞之孝皆稱之而成非若諸侯以下其分各有所限而教不能遍及天下也詩訪蓀篇將子就之師率時昭考之道徽之篇曰就月將師上企緝熙之學孝之言就其義固屬之天子爲合夫天子在上其法度莫敢不遵而惟諸侯最近天子之光節以制履故可讓德行雖爾侯履故可質民人孝爲德之本諸侯之所以和民人也苟不率王反以承先業則其德不足服人卽社稷亦難永保故經言謹度卽以度爲制若卿大夫章曰非法不言非遵不行則法度之謹守當亦與諸侯同而云卿大夫行孝曰譽者蓋言行寬允遠近咸服庶幾無怨無教以永終譽矣詩思齊古之人無教鄭箋引曰無擇言二句以明之擇與敬通惟無教則能致譽也譽又爲譽聲卿言章善大夫曰大扶進人夫至惡惡俱泯則善聲享於天下而化人不善以導人爲善其扶持引進之功不少矣至於孝道之行人以類推而義當兼盡惟士能研究於先而知資親事君之道詩常棣是究是圖皇矣受究受履究皆訓謀有明審之義傳曰邁古今辯然否謂之士辯亦有究義夫究孝道之全不越愛敬而其事則在能養庶人行孝曰畜畜曰剛養禮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此言順於德教非專以畜養爲義也孔子言以畜萬邦畜亦謂孝然使萬邦之人踐行孝道惟天子孝治爲然又非庶人之所能及也禮則考之謂畜何以屬之庶人詩蓋取文通言之五孝皆可訓爲畜對文析言之則庶人務農力穡食節事時以盡服勞奉養之道所謂小孝用力於畜養尤切近焉孝畜古同音孟子畜君謂好君畜與好亦疊韻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孺子經篇曰孝利親也釋名曰孝好也善與利與好皆同物也古人訓詁之理此爲最著

## 復孝眉生書

按初三日手書薛審合候緩備磨修日密公餘讀書自有常以政無已事則虛實皆喻異語守門屬以破格相告者鄙人有所秘憤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快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年間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報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懋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風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秦朝勃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人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門無人闕焉者上門闕實字也下門闕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屬者破他音讀若風讀如風雨讀如風衣讀如衣食讀如食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較文之步有新船與地之瓜步遯宿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釋道也虛字也然因其虛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籠曰籠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擊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內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千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則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暨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斂石曰收斂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斂名曰斂長也虛字也而弓之謂名曰長斂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柱弦處名曰斂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爲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駘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駘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駘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駘疇疇頌之駘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駘奔管子之弟子駘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爾雅牛百葉也或作駘或作吡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

南山之天子是吮采菽之福臚腹之是取厚之義為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蓋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為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為喻也渴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為喻也公羊傳曰渴野是取急就之義為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為常語人所罕聞則為異詁昔郭景純注爾雅近世王伯申管經傳柳詞干案所易曉者皆指為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為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為大左傳之淫刑以逞則淫訓為當書之淫舍楛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為縱莊子之淫文章淫于性則淫字又當訓為贅皆異詁也當訓鄭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子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智也郭注以為解務之貌鄭射禮侯黨鄭注以為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為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為舒展此常語也節說文訓展為轉爾雅訓展為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宰幣則展訓為乘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為緣旅與詩庸展則展當訓為存省周禮之展儀性展禮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為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語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舉之各有精意運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處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為大因杜孔阜爾般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于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疇羊墳首句短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即訓之異詁也亦可閣下現說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即就通鑑異詁之字偶一抄記或他人



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盡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亦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蠱從齒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贖贖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飲從欠食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獸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于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酉部而於醴醴醴醴醴等字增曰從酒省星聲從酒省聲從酒省聲昔聲享聲高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備區胎於酉字實由酉字貸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論蓋謂鄙心慮有慮等間語朋輩疑值益半以生平于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願堅執復實其廣未以相贊證

風俗通義篇目攷

陸心源

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唐書藝文志三十卷與隋志異蓋隋志并錄計之唐志不并錄計之也至宋已無完書是以煇文總目所載惟十卷元豐中陳魏公以官私兩本互校次爲十卷卽今所行本也見訓公集詞復魏碑讀書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所載無過十卷者但風俗通原本雖佚而虞仲客子鈔馬總意林宋時尚有完書所錄皆據三十卷本此見於廣韻御製通志者所以多出今本外也竊定錢時徽始有逸文之輯仁和孫貽穀識之盧昭弓又加考訂列入羣書拾補中于應氏書逸文搜羅略備矣惟原書三十卷篇各有名今自十篇之外盡亡而篇名亦亡應以錢孫盧三君之博洽徵錄太平御覽續漢書五行志考得論數災異兩篇名其他未能詳也應以蘇魏外邊校正風俗通義序致之墓勒正朱魯續通雅十反聲音祀典神怪山澤十篇之外其餘篇名之見于意林者曰心政曰古制曰陰教曰辨政曰枌當曰起度曰嘉號曰穰稱曰博遇曰姓氏曰禮篇曰禮志曰禮事曰服妖曰喪祭曰宮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業曰職法凡二十目合之今

存十篇遺得三十篇與唐書藝文志合御覽所引論數實即數紀屬盧氏據續漢五行志增災異一目卷天必  
然也敘又引意林所載析營篇云泰山太守臣劾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安  
往于壁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缺不備至國家行事俗開流謂莫能厚察故三代遺籍事使君經  
約域探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之語耳凡九十字爲羣書拾補所遺故並錄之

淮南子高許二注攷

險心源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篇許慎注又高誘注二十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同至宋而高許二注相混故陳氏  
書錄解題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殊不可曉嘉慶中莊鑑吉重刊淮南子敘始謂後人誤合兩  
家爲一混而不分似矣至據地形訓大汾注與呂覽注異徵真訓則注與本經訓注異以證之則未知古人  
注書先後互異者甚多未可以爲證也以愚攷之高注十三篇自漢迄今無異許注二十一篇至北宋時存十  
八篇今惟存八篇何以明之高氏自序云并摺借入篇刺之會身喪遂亡不得是謗在時已亡八篇矣漢唐  
以後何以反得廿一篇乎此高法原本有十三篇無二十一篇之明證也蘇魏公校正淮南子序云是書有後  
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一家之法隋唐目錄本別傳行今校聚文舊書與劉川印本暨臣某家書  
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前賢題云許慎其首皆是開諸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  
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多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如此  
云又謂高注更詳于許氏本書又句亦有小異臣某據文推次頗以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  
其間奇字並戴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爲爲舟以槓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淡如此  
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該如總目之說互相考證夫其重覆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此北宋時許注存十

入篇之明證也余初讀淮南子頗怪原道傲與天文隱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汎論說山說林修務十三篇注何以詳且有首讀其餘八篇注何以略且無音聲標然如出兩手及讀蘇魏公集且細辨高氏序而千載之疑乃釋案原道傲與天文隱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汎論說山說林修務十三篇每篇名注皆有因以題篇四字注中咸音讀如附讀以骨得讀曰詭歌之類其夥則此十三篇乃高注也認桐齊俗道隱證言兵略人聞秦族以入篇篇下無因以題篇四字注皆相解大意且無音讀則此八篇乃許注也然魏晉以後因高書不全遂以許書補之猶范曄書無志以司馬彪補之也敬隋博志皆云二十一卷許注略於高注後人喜詳經略高書行而許書遂微宋時尚存十八篇至明而十八篇亦不可見矣獨怪孫氏星衍錢氏坫程氏敦莊氏遂吉于淮南書用功頗深但第二注之混而不知其混而實分則矜言漢學讀書不多之弊也後有枝江淮南子者於譚何八篇宜題曰許慎記上于原道等十三篇宜題曰高誘注斯乃高許之功臣矣

六朝經師宗派并所著經傳說攷

魏文母

儒者每謂漢人經學有師承魏晉以後無之以今考之斯言殊謬葛證之隋書經籍志云孟氏京氏易有書無師夫既以無師別之則其餘未亡諸家皆有師承可知矣雜者曰李延壽南北史儒林傳南略而北詳北史傳序述經師宗派斷自徐遵明魏默之若謂皆有師承則其前何以不詳曰此文誤也北史儒林傳序乃龔李百藥北齊書儒林傳序非經師本文百藥但爲北齊書儒推其淵源故事魏末大儒爲斷讀史者不得據延壽探取之文謂可據北四朝宗派正當因百藥本文推以爲例而知其餘之亦有宗派也蓋百藥溯源於魏末而魏收不能溯源於晉初沈約蕭子顯姚思廉不能溯源於漢末以來是可惜耳然散見列傳尙有可考者如由獄之上推則有程元由遼明上推則有張吾貴鄭詒牛天祐又若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張及于元規

等之授受實道力賀瑒皇侃鄭灼之傳三禮張崖劉文紹咸賓之傳三禮周宏正張讜陸元朗朱孟博之傳授  
均散見本傳惟欲上續兩漢則魏晉間相傳之緒固不可攷自正始以來士大夫崇尚虛無究理術者日以  
算朝廷既不層懷紀職因之闕略故儒林雖有宗派而兩史多所不詳固不得專咎陳齊諸人也李廷壽云南  
北所爲章句好河互有不同江左自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  
易則鄭康成論兩北宋派之殊此其大略按東晉時荀崧請置鄭易博士不果而鄭易遂微然書鄭注春秋服  
義仍與孔杜並行故宋時裴頠作史記章句徵引尙夥至陸氏釋文始稱尙書近惟崇尚古文馬鄭王注遂廢  
釋文作於陳末而曰近則鄭義之廢實在齊梁以後然春秋服義仍與杜氏並行陳書王元規傳稱自梁以來  
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雜杜凡一百八十條此其明證然則江左服義之微亦有先後也至謂服鄭行於  
河洛尤有未盡然者隋盧儒林傳於易則稱河南及齊齊間多主王輔嗣所注於春秋則稱河外儒生俱服膺  
杜氏然則服鄭行於河北不行於洛中而洛中之尊尙王杜實在江左之先且較江左爲甚固無可疑蓋厥後  
隋氏自北并南而北學於南學轉盛豈非洛中都會之地久習于杜故耶陸澄又云詩則並主於孔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然葉尊於毛詩之外別樹一幟禮禮家於王肅之義參用亦多則延遜之言亦第舉其概爾至南  
北朝人所著經注經說並見於隋書及新舊唐書經籍志文志雜見於經典釋文笺錄南北各史儒林傳志逸  
傳散見於各史本傳大抵隋志有而唐志無者十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無者十之三四西史傳及陸氏笺錄  
所載足補隋志之闕略者亦復不少按隋書作於貞觀中而唐志實據開元四部書目開元相去未遠書取  
先存而後佚或先隱而後見蓋以史傳互相校核遠足以互相補苴固其宜也數名書同異歧出頗多有卷帙  
相同而書名各別者如翟璠愚傳左氏條例十卷唐志置靈思齊秋甲先儒傳例十卷凡此之類疑多同書異



名有書名未改而卷帙頗殊者如顧彪尚書文外義隋志一卷舊唐志三十卷新唐志五卷凡此之類疑多分  
台增刪之本惟未明帝論語補遺注清志一卷唐志十卷番以陸氏發錄知唐志兼襲原書數之而隋志專  
指補注此則可考其異同之故者矣外此卷帙差池者尚夥然錢宮慶廿二史考異謂隋志毛詩義疏二十九  
卷沈重撰周書儒林傳作二十八卷今按武英殿本隋志實作二十八卷則知刊本多訛未必史文之同異  
參校博爲多事矣若其所著經注經說之見於宋以後著錄者則周易傳一卷見宋史藝文志見氏讀書志陳  
氏書錄馬氏文獻通攷任正一廿棠正義三十卷見宋志及崇文總目馬氏通攷經說春秋義疏一卷見宋志  
均史傳隋唐志所未見者闕晉至今尚存已灼乎其偶尙有春秋述義攻昧規過及杜序集解各書宋志所錄  
疑後人拾其遺文總爲一書者玩藝字之義儼或然賦手任書莫然巨噉當時何至漏略崇文總目稱孔氏正  
義單被其夢不知何據殊未可臆斷矣至其見於史傳隋唐志而復見於宋以後者錄者宋志最夥然多不傳  
於今其傳於今者庾蔚之禮論鈔崔靈恩三禮義宗兩書周作吾輯本各得三卷又非幸歟其全帙且存者惟  
四庫著錄之皇侃論語疏十卷然亦失而復得之本也至若庾蔚之喪服要記杜君卿華入逸典太叔求詩  
諸注本歐陽公得諸絳州劉瓛易義張皋文輯入別錄劉炫規杜邵氏瑛篇之持平其餘散見李氏周易集解  
陸氏經典釋文及孔宜各書者尙夥殘香讀諫亦復浩漉靡窮在嗜古者搜探而已此南北朝人所著經注經  
說之天略也夫所著各書即可攷見當時宗派之得失故王充祿賦術編顯有論列然其書既已不存惟是搜  
剔佚文議論長短未見其然茲故略焉是爲攷

擬錄宋人及 國朝人補歷代史表志序

姚文枬

昔劉知幾史通述史有大家而歸於一體然編年一體匪無作者而相沿正史獨用馬班齊式體嘗以爲疑反

復思之乃知紀傳可以賅編年而編年不能賅紀傳何官之史漢首本紀本紀卽史漢中之編年也若其事一  
朝之弊相除拜封爵襲替而經辭編實以爲之表羅一代之典章制度而使之各具本末以爲之志則其博  
釐然有勝於編年家者是則編年家之所短而史漢之所長矣獨怪後之作史者能取法史漢而仍舍史漢之  
所長如陳壽李延壽書皆無表志沈約蕭子顯魏收書及唐初所備各史皆有志無表蓋唐書五代史亦如之  
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詳略失宜讀史者病焉未時豐城熊氏始有補史之書爰及我朝作者尤盛方今粵東  
書局又有校補史志之議谷轉增益正未可量而先出者轉已有散佚之慮茲查萃各種都爲一編既以廣其  
流傳亦使究心史籍者無零星矚覽之難也嗟乎以當時所關略而出於後人之補苴其爲益也已淺顯開缺  
竅然讀史者覽之矣輒用龍門敘傳例列其目如左

西漢郡國兵制孟堅附入刑法志京師衛士見於百官表不立兵志非疏闕也錢氏撰探本書便散者舉萃錄  
云借仔陶覽於史學亦有功矣錄錢又李補漢身志一卷

史之無表自後漢始不知東觀記及謝承司馬彪諸書固如是耶要之蔚宗有不得辭其咎者豐城補史之書  
所由起也錢鶴慶屬補後漢書年表十卷

自蔚宗作傳繼起者因之故十七史自史漢外惟新唐書有表餘蓋闕如四朝萬氏悉爲補稱萬皇之石歐項  
偉矣錄萬季璧歷代史表五十九卷

齋城書善矣然悔不其壽享各條因厚科之後有作者前其現疵撫其未備以成一書抑亦豐城之功  
臣也錢錄可屬後漢書補表八卷

魏收作魏書立官氏志托克托備金史立蕃族表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闕焉是安可以不補錄錢

竹汀元史氏族表三卷

竹汀別有元史稿百卷可別有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意其各有專精及漢聖唐憲公媿美無難也況藝文一門尤饒氏所究心者錄竹汀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可慮補續漢藝文志一卷

目錄之學史志最要然漢唐宋五書外無志比者今所採錄與錢氏弟兄書相先後錄倪瑛士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侯君漢補後漢藝文志四卷三國藝文志四卷

崔鴻作十六國春秋館爲年表今久佚矣而後之作者復有斯製以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六國年表及秦楚之際月表例之雖補入晉書可也錄後漢十六國年表一卷

自漢以來言地理者宗班志司馬彪續漢志差可繼武嗣後羣雜糾紛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難而志之者之疎且闕也彌甚有能究心於此而爲其所難豈不可珍也哉錄洪雅存三國疆域志一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

正史未有志僭僞疆域之例雅存十六國一種固不可以補入晉書然爲其所難正於僭僞蜂起時見之有未可以常例拘者故因雅存書并錄徐仲嗣東晉南北朝輿地表著十卷劉孟瞻楚漢諸侯疆域志一卷

今隋書十志乃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證則謂梁書無地理志不可也然晉書有地理志而雅存東晉一種史學家珍之況梁固未有專志乎錄洪子齡梁疆域志八卷

鄧騫合續後漢書有職官錄雜探史記前後漢書管書之文紀載冗沓未可據爲三國典要況班書百官表實承史記將相大臣年表之例後世史臣付爲之志失初意矣錄子齡三國職官表三卷

李延壽南北史無表志然沈約魏子顯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爲之志矣則志固可以不補而表則必當補者

也錄周原膝南北史表六卷

嘗怪句厲彪志與服沈約蕭子顯志符瑞祥瑞而食貨兵刑之大綱焉輕重顛倒莫此爲甚後漢南齊未有爲之補輯者今錄補麟臬補未嘗食貨志一卷刑法志一卷

兵之有志始於新唐書自是樂清錢氏遂起而補漢書之闕趣數百年乃復有錢氏者起而補晉書之闕若有淵源者然錄錄衍石補晉兵志一卷

凡天人所補表一志一 國朝人所補表七志十有三合若干卷其有續出者惟當世君子共留意焉年月日某序

國朝文錄自序

姚椿

自孔孟沒而文與道歧漢唐以來離合參半至宋朱子出而始舉道與文而一之其讀唐志之文詳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有元建明大旨不甚相悖 國朝儒者斟酌乎文與道之間其言曰以韓歐之文羣程朱之理可謂正矣而或者曰是不可合且兩傷焉嗚呼是豈真不可合與抑未深究乎本末輕重之說也國初諸家治明季緒餘尙未有以盡變中葉以來文事大興然其途亦歧出矣綜而論之要不可謂非一代之盛軌也夫朱子學研究文字其用功由致知格物入而又以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是豈不足乎文者而其言如此亦可思其故矣夫形而下者謂之器今也以游藝而幾乎操德依仁以文學而駕乎孝弟此信是向稱謂知要者乎又其甚者駁雜以爲博詠以爲能而文之事益蕩然矣葉補或焉計自幼歲耽好文詞茫乎未知大道之歸也其後率挾頭師舐餘論有以知前修之不奇而向所采獲復恐有所敵失觀取而類之汰其繁蕪去其複冗其意以正大爲宗其辭以雅潔爲主間小有出入要必於理無甚悖者然後輯焉愚鄙之識豈附足以知諸

君子之大且全而永其傳嗣或任其放軼亦非迷信好古與夫不賢者識其小之意也於是台并爲書凡八十卷而以爲後之君子苟欲觀歷代之會通綜一朝之典要而求前古聖賢之遺意焉其亦將流覽於斯

唐十八家文錄序

張文虎

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既殊門徑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放漫未立間格若獨孤癡癡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呂梁氏涼本大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昆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凌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過韓多矣同時若劉賈客才辨縱橫間以古籀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刻竄議論啓闕沈下賢喜爲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爲蘇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峭要其獨至處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天皮醜美後錄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雖昭諫懷才不試好爲高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人文之後勁也予錄唐文凡十八家源流遷變概見於斯以破唐宋八家之說之固陋學者苟就其所近擇途以從則當取年集而尋復之勿以方隅自畫此外如蕭茂授李遐叔呂和叔非無傑構往往難以駢語符厚之佳處不出獨孤癡癡範圍李元賓奇偉而純以辭勝未脫綺麗之習白傅平衍而不免於冗歇陽行周氣息近古而所詣未成不能與李崑角立李衛公史論篇幅短隘蓋無意爲文故今所錄皆不及云咸豐丙辰長夏

續古文辭類纂序

王先謙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峽承之邇風遂行誠情抱棄其師傳衷心莫追蓋以所自得

推究闢奧開說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徧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肇世用正風厲涉海者謂歌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未儒言義理者情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之翹沾被百年成賦遠大逐末者不闕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十步高雷周泰漢魏漢清漢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造立教惜抑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委亂經海宇文物落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嗚呼嗚呼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弁總算儻有志之士生於其間雖與歐羅西振起之乎觀於學術披衰弁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歟昔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編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暨經焉

附例略

論辨類元六十五續四十一序跋類元五十八續一百四奏議類元八十三續無今之奏議要在明切事理古義美辭所弗尚也體既專行不入茲錄新說類元八十五續書六十四說無贈序類元五十三續二十七訓令類元二十六續無傳狀類元十八續三十三碑誌類元一百續八十雜記類元七十六續七十五箴銘類元二十四續九贊頌類元六續贊六額無辭賦類元五十八續無風雅變體取工斯備則朝諸家尤罕沿襲調有述作不復甄采哀祭類元三十八續十七

纂錄斷自乾隆以降故置梅崖與爲體傳受業遊場復與殷麟博生師海峯蓋山聚非師梅崖碩士學於聚

非更事絕傳之徒伯言異之孟滄植之最著碩士行輩楚夫伯言其年家子與之典試所得士也仲論者  
木生甫出題傳少後羅場曾孫頌甫亦絕傳高第弟子而名譽特顯不徒以文稱秋士高詭孤峻尺木其族子  
究心理學尤與靈山善子居皋文私淑海峽同披起者小峴那孫其尤也湘皋善頌甫而與星叔相先後月論  
歸籍桐城書問進於仲倫春木以所學倡於粵西其婦人伯韓子穆翰區定甫亦講樂伯言子序訓甫位西子  
餘皆從伯言講論者也石州以樸學鳴與伯言論不合思川兼顧兩人與之子小異傳父業而早卒植之門  
惟存莊焉謂湯曾文正公亟許絕傳之列之遺者畫像記以爲相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然尋其聲貌略不  
相襲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盡同斯言諒以府屏沈思孤往其適於道也與姚比無乎不合學者讀文正歐陽  
生文集序及兩屏與鶴吟論文涉費百餘年文人承遠離合遂略可觀矣

自惜抱樞方劉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尙其文號桐城派曾治峯之世有錢伯坳魯思從受其樂以師說稱  
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皋文遂棄其聲謂考訂之學而學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據陸那孫七  
家文鈔序言之此陽湖爲古文者自述其淵源無與桐城角立門戶之見也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愚未者  
仰企而不及賢知者則務爲治侈不肯自抑其才姚氏見之真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  
繩不可逾越適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  
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適謂文欲別焉耳近人論文或以相嫌陽湖雖爲一派其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  
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

昔晉病孫與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與缺自來無擇皇甫持正上嗣昌蒙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街  
不已星孫一家文集視昌黎相去何如覽者自得之來氏偶無聞焉可之自鳴非爲論也惜抱振興絕學海內

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謂師承不無謬焉孟長卿言田生枕都傳經祇以取調同門若文章之事高下繁殊開卷如得無待證明也梅氏浸淫於古所造獨爲深遠其志固不屑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維直之氣宏通之體發爲文章冠絕今古其於措措遺書篇好深思雖警敏不親而徐歸策合學者將欲杜枝趨進正軌姚氏而外數法梅曾足矣其餘諸家駢列所得洪纖各不相掩僕有恆言文士學生訪志身後之名後來者當共覆惜之苟有可取弗遺抹殺區區寸抱幸高顯者諒焉

書法言後

方東樹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備余聞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大元理漫而詞艱簡短晦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豈有之矣求有當於理而其辭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始其太學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成文尤粗顯以爲後世復有子與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與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揚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遊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焉嘗待於人而與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漢之不可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是尙得爲知言乎哉

文論 區文蔚

有學人之文有才人之文學人以學問鑄性情其爲文也與天地同其節才人以學問鑄性情其爲文也與天地同其變與天地同其節者燈景必於春雷露必於夏星霜必於秋冰雲必於冬其性情所發常得天地之正



氣故立言不特有取於萬世之功與天地同其變者春紫煦物怒而電掣風馳秋澍捲空怒而水清石瘦才人之文不必盡其諸道而天下古今之情變則固履存乎頃而有雲岫一世之神如天地之大寒暑災祥變亦不夫其正也才人爲文當去其褻嫚之詞而不當抑其激昂之氣學人爲文當務爲隸達人情之學而不可存偏執一己之心激則可挽頽波而行山欒則不至坐幽室而談道扶世立教其功必要諸此文所以爲天地之心也

答東洋近出古書問

姚文棟

中國之通日本始於秦遷史言始皇遣徐市古曰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又徐市嘗稱海中有三神山  
寶至日本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此其證也日本之通中國始於後漢范滂言建武中元  
委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所謂委奴者亦卽日本近時筑前人撰土得漢委奴國王印此其證也徐福東  
渡時謂吾與否蓋不可考彼國史稱有典墳拾因中土有此名而附會之未有人見其書也歐陽公日本刀歌  
云徐福行時曾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駭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此亦好古想像之詞耳據源光圓  
大日本史應神十六年徵王仁於百濟姪有論語千字文此建武七年十年百濟遣五經博士段揚爾又  
遣漢安茂始有五經日本紀以漢書古語拾遺曰上古之事口耳相傳而已自王仁來人始識字按日本通  
百濟其時當中國南北朝之季而陳壽志有魏吳王勅北史云其後並受中國傳命江左懸管未齊梁朝  
聘不絕則是中國漢以後頻與日本往來而未有一書出海考之彼國史而可知也隋煬帝時日本遣大體小  
野妹子隋書云西國高麗其人來聘妹子歸齊曰臣之瀛隋皆授臣以書臣船經百濟百濟邊臣奪書此爲中國書東流  
之始自後遺唐之使相望於道又類遺留學生來唐由是其國書漸漸富然彼史無藝文志無由考知其書自

及諸書存佚散之由至宋書稱日本僧好然獻鄭注孝經又詹然述其本國之書內有文館詞林宋人不知其名歸館爲觀事見宋朝類苑引補德詔苑意中國經五代之亂書多散亡轉有藉日本以流傳者矣然日本自保元平治而後武門爭權源平一氏日尋戰鬪區宇騷擾書多燬於兵燹其時編以編一錢之傳者惟僧人耳越九百餘年德川氏興而文治復盛學校書庫之設徧於各藩昌平學足利學楓山官庫伊勢松崎文原其藏書尤夥也一時學士大夫漸摩風氣無不知習重古本如狩谷氏求古樓小島氏寶素堂福井氏崇蘭館新見氏開葉文庫曲直瀨氏懷仙樓山田氏九折堂增島氏竹隱齋屋灘江氏容安書院堀氏温古堂多紀氏三松齋伊澤氏酌源堂海保氏傳經閣松崎氏石經山房奈須氏久昌院皆海外鉅鈔有聲者近世書目家前有廢佐世之日本現在書目又有令人森立之之經訪古志制足以資考證立之云彼國所傳古鈔本具存隋唐之舊爲宋元人所不能睹者蓋不下數十百種至於宋元板及朝鮮刊本爲明以來諸家所未睹者尤指不勝屈一一能徵其言頗非夸誕然其書散在各方難於搜采而明治維新以後西學興而漢籍替世蔚然而學士貧將不能保其所有其流裔歸於歐歐者趨足可待也光緒三年番禺何公使日本訪搜佚書無所獲然日人知中國之求之也乃稍稍出其所有以關於世今生使遊義黎公役搜之未一年間不啻而至者殆及二十種期將來之續有所發益未可限量矣

瀛海志略目序

徐繼畲

地理非圖不明焉非履覽不悉大塊有形非可以意爲停縮也泰西人善於行遠輒攜圖四海所至輒抽筆繪圖故其圖獨爲可據也光緒初因公駐廈門時米利堅人雅神理西國多聞之士也能作閩語攜有地圖冊子繪刻地圖詩不識其字因與某士餘幅就雅神理詢譯之粗知各國之名然愚卒不能詳也明年再至廈門郡

別編卷若零生購得地圖一冊一大一尺餘一尺許較雅理冊子尤爲詳整併覓得泰西人漢字雜書數種  
余復搜求得若干種其書俱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則皆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隔泰西人輟披冊  
子放盪之於域外特圖地形時勢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採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爲篇久之積成卷帙每  
得一書或有新聞輒竄改增補稱凡數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閱寒暑公事之餘惟以此爲消遣未嘗一日輟也  
陳慈蘭方伯鹿春如觀察見之以爲可存焉之類訂其舛誤分爲十卷同人樂觀者多德惠付梓乃名之曰寧  
環志略而記其緣起如此

附凡例

一此書以區爲綱領國從泰西人原本鈎摹其原區河通隸絡細如毛髮山嶺城邑大小畢備然不能盡譯其  
名而漢字繁瑣多亦非分寸之地所能注焉故訂道僅錄其最著者山嶺僅錄其大勢城邑僅錄其國都  
其餘一概從略

一此書專詳感外疆嶺之東外與安嶺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國家侯尉所治朝鮮歸斗入東  
海亦無異親藩而神州之扶欄不歷不入此書謹繪一圖於卷首明拱極朝宗之義而不敢贅一辭

一南洋諸島國蓋杭閩粵五母最近連隔離萬以後明以前皆屬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皆變爲歐羅巴諸國  
墟頭此古今一大變局故於此兩地言之較詳至諸島國自爾漢時即通中國歷代史記不無紀載然地名  
體號屢轉濟論方向遠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詰轉不如近時閩粵人游南洋者所紀錄爲可據此書於南  
洋諸島國皆依最近人雜書而略附其沿革於後五印度現爲英吉利屬都皆依據泰西人書其歷代沿革  
過於煩瑣且半涉傳與僅於篇中略敘數語以歸簡淨

一 西域諸部迄南之波斯天方諸國泰西人繪有分屬其意稱之西裏海之東波斯愛烏罕之北峨羅斯之南泰西人繪爲一體總名爲遠阿給斯丹 斯丹一作士丹西域諸國主乃古時康居大夏大宛大月氏奄菴諸國元史載其地又作其地 國歷代變更沿革如琴瑟近世士大夫從軍西域者亦多所撰述今止就其於官書者約略言之不敢涉考據之藩籬亦聊以蔽拙云爾

一 日本越南暹羅緬甸諸國歷代史籍言之甚詳今止就其現在國勢士俗立傳而略附其沿革於後至歐羅巴阿非利加亞墨利加諸國從前不見史籍今皆適其立國之始以至今日其古時名國如巴度倫 今土耳其波斯 波斯 即今希臘 其西土猶太 即猶太 羅馬 即大羅馬 厄日多 即多西在阿非利加北境 非尼亞 即非利加北境 之類皆別爲一傳附於今本國之後庶幾畧分畧不涉牽混

一 泰西諸國疆域形勢沿革物產時事皆取之泰西人雜書有刻本有鈔本並月報新聞紙之類約數十種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而事實則多有可據諸說聞有不同擇其近是者從之亦有略泰西人時得之口述者湊合而敷衍成文期於成片段而已取材既雜不復注其出於某書也

一 泰西人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之屬皆久居京師通習漢文故其所著之書文理頗爲順頌然夸誕僞誕之說亦已不少近泰西人無深於漢文者故其書多俚俗不文而其敘各圖裏裏事蹟繪圖繪圖可據乃知彼之文轉不如此之穢也

一 外國地名最難辨識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後駁異蓋外國同音者無兩字而中國則同音者或數十字外國有兩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國無此種字故以漢字聲番語其不能適合者本居十之七入而泰西人學漢字者皆居粵東粵東土語本非漢文正音唐轉音說遂至不可辨識一波斯也或譯爲白西

轉而爲包社巴社說而爲高聲余嘗令泰西人口述之則曰百而段又令其筆書之則曰比耳西今將譯音異名注於各國之下庶閱者易於辨認然亦不能遍及也

一泰西人於漢字正音不能細分斯也士也是也贊也西也蘇也提爲一音而刺與拉無論矣土也都也度也杜也委也突也混爲一音而撒與薩無論矣故所譯地名人名言人人殊

一泰西各國語言本不相同此書地名有英言利所譯者有葡荷才所譯者英人所譯字數同而語音不全葡人所譯語音雖備而一地名至八九字詰屈不能合膾如花旗之首國英人譯之曰緬葡人譯之曰寶內如英內今姑用以紀事無由知其孰爲是非也

一地名中亞字在首者皆讀爲阿在尾者多讀爲該加字多讀爲噶亦有讀爲家者內字皆讀平聲音近尼柯字讀如詞

一各國正名如瑞國當作瑞典噶國當作噶麻西班牙當作以西把尼亞葡萄牙當作波爾都噶亞然一經更改閱者殊不知爲何國故一切仍其舊稱

一外國地名人少者一字多者至八九字絕無文義可循數名連寫閱者無由讀斷今將地名人各悉行錄出間加圈點以醒眉目明知非著書之體姑取其便於披閱耳

日本國志凡例 甲申九月

姚文棟

一編次 全書分爲十卷第一卷總附東西兩京第一卷畿內第三卷東海道分上下兩卷第四卷東山道

第五卷北陸道第六卷山陰道第七卷出雲道第八卷南海道第九卷西海道第十卷北海道每道以國爲綱每國首綴域次形勢次沿革次郡數次戶口次田園次租稅次府縣治次軍鎮次學校次名邑次山嶽次原野



作志國十五卷 正水 實 備陽記三十五卷 石丸 實 岡山縣里程環緯圖圖錄一卷 實 備例略史一卷 實 山志料三十五卷 實 藝藩通志百五十九卷 實 日本國地方誌一卷 實 肥伊續風土記九

十七卷 實 附錄九十四卷 實 阿波志十二卷 實 讚岐志十卷 實 西廣府志六十卷 實 西條志一十卷

南條志百二十卷 實 地理算考一十八卷 實 太宰管內志八十二卷 實 筑前續風土記二

十八卷 實 豐後國志九卷 實 長崎志十六卷 實 長崎志十二卷 實 肥後國志一卷 實

豐後續風土記百十七卷 實 運要分界圖考七卷 實 蝦夷志料一百九卷 實 共九十

九部又有朝鮮書海東諸國記一卷亦實參考焉

一參訂姓氏 據本朝中根源皆御國人北澤正誠長野人柳橋悅三重人川田剛登并都之助岡木廣福

皆東京人藤野正啓愛知人鈴木大我訥千切木村信卿皆仙臺人不收自桑鹿兒島人以上諸人或歟靈方

無或雖習家故隨時考訂糾正良多

一朱條 此編之外有禮產考海陸路程考火山溫泉考皆別篇專書卷中不列一字又有年號表及注明

除舊增備為此書之輔因時日追復釐訂未就又如軍政官制刑法食貨幣制其立國之要務考處所不容

遺也後之君子尚其補闕

新譯幾何原本序 代曾文正公

象數一原序一

象數一原序二

對數簡法跋

對數簡法識

續對數簡法

論對數根

論用數

論借數

割闈連比例術圖解序

割闈連比例後序

少廣總鑿

織球解義

四元解序

對數探原序

張文虎

項名達

項名達

項名達

戴鼎

戴鼎

戴鼎

戴鼎

董祐誠

董祐誠

董祐誠

徐有壬

顧觀光

顧觀光

顧觀光



數學

顯微光

學術六 文學二附錄

新譯何原本序 代甘文正

張文虎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益入天學初函而問各較義測量法諸書其引幾何題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爲憾成豐開海甯李壬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刀續譯其後九卷復爲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爲完帙松江韓綠卿嘗刻之印行無幾而被燬於寇壬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畧于此其學家不可少之書矣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壬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竊徑而後發舒萬抵天學初函世亦稀覯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就緒實多不足貴重因并以六卷著爲校刊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爲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舉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爲絕學者無他徒詭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數而後有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觀前人已成之法形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賾索隱推原古法之所未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原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和引而成線線和通而成面面相疊而成體而轉與線面而體與體其形有相類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笑竄傲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遇事聲音問詰之於而後古書之奧旨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

用幾何原本則微子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即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繁籍者歟

象數一原序一

項名達

方圓率古不相遇也徑求周以勾股衍算不易對圓弦矢率又甚艱西人入錢妙矣求入錢秘黃六宗三要二簡法非可得求所以然者方有盡圓無窮勢難強合也自杜氏術出而方圓之率始通其術用連比例一率半徑一率通弦三率倍矢由是遞求諸率有徑即得周有弦矢即得弧有弧亦即得弦矣其算據其數亦最真顯是術也梅氏赤水遺珍載焉而未釋明膠庵先生捷法解繩焉而未扶其原當自爲一書非正釋也自董氏術出而方圓率相遇之理始顯術凡四曰求倍分弦矢求析分弦矢審定乘除法以明率數倍分率圖所以通方也析分率方所以通圓也其釋倍分率以方雜堆而方雜堆實出於三角堆並之二率即兩堆根相并數四率即兩立積相并數矢之三率即兩平積相并數五率即兩三乘積相并數四五率以下多乘積以顯真不如是故遞次乘除皆求堆積法也而即以之求弦矢弦之分有奇無偶矢之分奇偶俱全至析分率則三角堆無其數門誠倍分之率較量而反釋之可爲獨具隻眼矣所疑者堆積既與率數合何以有倍分無析分倍分中弦率又何以有奇分無偶分且弦矢稜解於圓中於三角堆何與審是疑有年丁酉歸自荅南舟中偶念此恍然曰三角堆數起於一遞加一得堆根遞加根得不積遞加不積得立積蓋遞加數也弦矢率由圓中兩等邊三角換次比例而生亦起於半徑之一半徑即一率遞加一率得二率遞加二率得三率遞加三率得四率亦遞加數也數有整必有零整整分者曰整數遞別派一式即三角堆和連兩根根相并與倍分失率倍分中奇分弦率等數起等分者曰零數遞加有無量式不可以三角堆名依式推衍倍分中偶分弦率及析分弦矢率實

參列其間不惟若是值分者一分弧之覆當以一分母析分者幾分弧之一當以一分分子今括零分則分子母不必定一任設幾分弧之幾無不可求因立此弧求他弧兩術以補所未備又不惟若是分子母既可任設則六十度通弦倍矢與半徑等諸率齊同取爲分母任設某度爲分子并諸率本數可省去不求但求邊加差數即得邊度分秒之通弦倍矢亦即得邊度分秒之正弦正矢因更立半徑求弦矢兩術以備製表之用似平於用弧約言之弦矢諸率其比例生於兩等邊三角其數本於邊加兩等邊三角尖象也邊加數矢數也通方圓必以尖故自來射圖術不難勾股而得其象未得其數取數不無繁難自有零整分邊加而後象與數會分於是定率本於是通分即邊加數之根率即通加數之積分以子母管乎外圖函方也率以奇偶通乎內方就圓也射圖術至此始無餘蘊爰采數月暇著爲圖說二卷友人王子家遂曉算術通涉中西見是術鑿之據與杜重術合刊爲一冊囑余序其大意余因詳術所由不憤辭費者亦以此邊方方圓之率非董氏理無自彰非杜氏法無自立非勾股射圖等法以爲導亦無自察象積數以底於至精然則古人創始之難其可緩哉

象數一原序一

項名遠

向玩弦矢諸率會得邊加數復析圖得兩等邊三角其象適與數會因以成圖解一冊聊自得意而謙脫其多丙午冬謝去紫陽講席筆墨就閒編定整半分起度兩種弦矢率而深悉香中丞復以繁陽大小課藝囑選解不獲遂又見阻楊細芸農都在京見舊刻刻圖捷術序中言及圖解題思一見丁未冬來杭見訪因示以所編細芸謂督未半而君年垂邁是實斷不可不成且不可緩成題期以一戲臨別尙諄切致囑余感某意爲之定書名曰象數一原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五曰諸術通論卷六曰諸術明變隨將卷三編定選誤畢復阻於病今夏始將卷四著有六紙不待續

極重感寒熱兼肝乘脾淺不可救治兩月無起色乃又重戒燥火致臟腑無不病者過飲血脈不行醫藥束手自知殘燈微焰斷難久延而是書從此拋筆矣缺而不完世間事大都如是何必發憤所歎者負細書詳呢之心耳然書雖未完而零分各版率零分遞加數卷三中已衍成其式惟逐層務以細方條詳論於卷四乘論至易率法之相當率寄分舉則論場率寄分論定率寄分皆宜分別奇偶論之而易率法舉次論衍遞加數法亦論寄分論子母論正負論奇行偶行積子母互異論直行併行積子母互異而遞加數舉次論遞加數則各形脈率而正負不同論必角形脈與被極率正負相反論併積即並矢率易正負有定法論失率按率子母全半之不同而說失率舉末乃依半分起度式分六律以明其算待被論全半此論子母異同處略一分別可也至卷五卷六皆有舊稿且經編定只須照式錄之令鈔各書聽寫一束設有不謬而編成者惟條論稍難六術則易於從事無續成者卷因作未完之書亦無不可

對數簡法跋

項名道

求對數舊法言之甚詳而數實新多初學位未易了郭士先生揭其精要而變通之著為對數簡法者論開方自濶入深而約以七術復立累除法省數十次開方用表已備極能事尤妙者捨擲而求假設夫對數折半與數開方開至單一下空多位之零數於是與數對數遂得其會通此開方所由也顯必累靡不已始得會通何如理就會通處假一數以速之這展轉相通而七十二對數之等差已備具於假設諸數中一比例而定準之數用矣以是知數之爲用帶零求整難設整御零易焉所知課所求順推而入難借所求逆轉而得易苟悟此可以得用數之方豈惟是對數一門有裨後學耶

對數簡法識

歐陽

對數以加減代乘除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難舊法求諸對數皆先求自一至九遞至單一下九空位零一至九之九十九數而求之之法大略有三先定十百千萬之對數而其間之零數則用中比例累求而得以首率末率兩真數相乘開方得中率之真數以首率末率兩假數相加折半得中率之假數漸求漸近以至適合如舊法求九之假數用中比例求至二十六次而得入位之對數此一法也凡假數之首位因真數之位數而遞加以真數遞次自乘至多位而其位數即假數首位以前之數然後以自乘第幾率除之即得真數第一率之假數如舊法求二之對數自乘至一千三百餘億率除自乘之位數四百十餘億位而得十二位之假數又一法也既定十之對數爲一乃以真數十開方五十四次三十三位以假數折半五十四次爲遞次假數列爲開方表乃以第五十四次真假兩數比例得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假數爲率於是以該求對數之真數開方四五十次求得十五空位與爲比例然後以開方第幾次之率數乘之而得二十二位之假數或真數開方二十餘次求得九空位與表內九空位開方數爲比例亦以率數乘之而得十三四位之假數如舊法求二與六之對數又一法也顯此數法布算極繁甚至經旬累月而不能竟求一數故言算者鮮不望之而生畏夫立法太繁則較算不易深慮寢久而失其真也因復詳加探索始悟求十一二位之對數開方表區須二十一一次一十四位已稱敷用而既有開方表則求諸對數可不必更開方較之舊法者算數倍且不特此也凡諸對數皆定於十之對數而實生於單一下五六空位零一之對數今欲以十之對數求單一下五六空位零一之對數勢不得不屢次開方若借一算爲單一下五六空位零一之對數轉求十之借數即可得其比例之率知累除之法可代開方而用二十一次之開方表稍屬合易求雖然是術也立法然開用意非深西士若往訥白爾之徒既能將立對數處熟有不知此者意者彼時歐邏巴人故以其易而衍其難以誇中土顯茲爲揭出俾求對數

者有取焉

餘對數簡法

魏 照

前條之款予以對數簡法呈梅侶項先生翼日謂予曰遞求數可開平方亦可開時乘方會得二術因稱求定于時而思之亦得二術以呈先生而先生亦以定稱見示其遞數皆正一術與予正負相聞者不同其第一數正而以下皆負一術則若合符節焉於是開照乘方遂有三術予思既有三術必更有一術因補衍之將呈先生而先生適以補衍一術見示又若合符節焉惟先生以乘數加一爲廉率謂以乘方第一廉與末一廉之數也而予以連比例率推之復一一踏合因以甚法用代累乘求積亦無不可通乃知廉率本生於連比例率也夫對數開平方多次以開方法至十二乘已屬繁重斷難開至億兆乘故以平方代開耳今開諸乘方既通爲一法可不必代開由是因繁得簡復推得開幾多位九乘方之法而對數之簡法出矣蓋前術用假微對數乃立天元一術卽西人之借規方但天元一可乘而不受除當奇除法爲母今須累除數百次則寄母極繁不可算不得不徑用除法既用除法則數百次之時寄累積其差甚大於難求至多位不如連比例遞求數之所差極微也至對數還原卽代累乘求積之法而變通之因亦增焉

對數生於連比例率如設一數爲本數第一率命爲方根則其自乘之積爲倍大第二率再自乘之積爲倍大第三率三百乘之積爲倍大第四率故以本數之對數二乘之卽自乘積之對數三乘之卽再乘積之對數四乘之卽三乘積之對數若反言之則設一數爲本數第一率命爲方積而其開平方之根爲折小第一率開立方之根爲折小第三率三乘方之根爲折小第四率故以本數之對數二除之卽平方根之對數三除之卽立方根之對數四除之卽三乘方根之對數推之多乘其倍大折小之率莫不皆然然倍大各率以連比例率相

應而折小各率不相應者謂二率平方根自乘一率方根除之得三率立方根二三率平方立方二種蓋倍大  
 之率率數也故求對數用乘法折小之率率分也故求對數用除法倍大不倍率數亦有率如以二率之二  
 除一率之一得〇五即倍大第二率之率分以三率之三除一率之一得〇三三三零即倍大第三率之率分  
 折小不倍率分亦有率數如〇五即折小第一率之率數〇三三三零即折小第三率之率數其倍大折小同  
 率之率分率數或兩兩反對其每率之率分率數位與第一率之一爲三率逆比例即必以一爲中率故以率  
 分除之或以率數乘之得數必同且不特此也率有整亦有零整率者如倍大折小一二三四第率非率分爲  
 整數即率數爲整數零率者如有一數較本數倍平方根則不足較本數開立方根則有餘其率分必爲二而  
 下帶時零小餘或較本數自乘積則有餘較本數再乘積則不足其率數亦必爲二而下帶時零小餘而以此  
 種帶時零之率分或率數爲首率一爲中率求其末率必仍帶時零是此種倍大折小之率分率數皆帶時零  
 而成零率矣若今所用之對數正負數之率數也非率分而其本數第一率爲一〇或一〇之對數爲一即一率  
 之一而一〇〇爲本數倍大第二率其對數亦爲二〇〇〇爲本數倍大第三率其對數亦爲三〇〇一以上  
 一〇以下自二至九不滿一率故對數首位爲〇而下帶時零一〇以上一〇〇以下自十一至九十九則不滿二率故  
 對數首位爲一而下帶時零此即所謂零率也知對數之爲連比例率數而求對數之法可得而百矣



倍大率

數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柵

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十〇〇〇

率一

方根

率二

平方積

率三

立方積

率四

三方積

率五

四方積

率六

五方積

率七

六方積

率八

七方積

率九

八方積

率十

九方積

分率

一〇〇〇

〇五〇〇

〇三三三

〇二五〇

〇二〇〇

〇一六六

〇一四二

〇一二五

〇一〇〇

〇一〇〇

## 折小率

數率

一〇〇〇

〇五〇〇

〇三三三

〇二五〇

〇二〇〇

〇一六六

〇一四二

〇一二五

〇一〇〇

〇一〇〇

一

方積

率二

平方根

率三

立方根

率四

方三乘

率五

方四乘

率六

方五乘

率七

方六乘

率八

方七乘

率九

方八乘

率十

方九乘

分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十〇〇〇

以本數爲積求折小各率

第一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小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以初商實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其所求第幾率名爲率分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正 以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加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止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加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加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諸正數得所求

按此術項氏所定

第二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小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初商實爲除法似初商實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止 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減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減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減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諸正數并又諸負數減之得所求

按此術予所定

第三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開方初商表取其較大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初商實爲除法似初商實減

有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以法以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一數負 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減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負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減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負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減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負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積負數滿第一正數得所求

按前編平方七術卽此法

#### 第四術

法檢本率乘數之前方初商表取其較大於本數者以其根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初商實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除之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分加一乘之二因率分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二因率分加一乘之三因率分除之爲第四數負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三因率分加一乘之四因率分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應求位數乃并積正數又并積負數減之得所求

按前一術于斯定與項氏所定暗合

以本數爲根求倍大各率

#### 第一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依本率乘數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本數爲除法本數內減盡去數爲乘法其所求第幾率名爲率數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加一乘之二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

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單位下乃并隨正數得所求

### 第二術

法任截大數幾位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截去數爲除法本數內減截去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一乘之一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率數減盡而止乃并隨正數得所求

### 第三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於末位加一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以截去數加一爲除法截去數加一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一乘之一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減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率數減盡而止乃并隨正數又并隨負數減之得所求

### 第四術

法任截本數幾位依前術加一依本率乘數累乘之爲第一數正 次之本數爲除法截去數加一內減本數其減餘數爲乘法乃以乘法乘第一數除法除之又以率數乘之爲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一乘之一除之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二乘之三除之爲第四數正 乘法乘第四數除法除之率數加三乘之四除之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至單位下乃并隨正數又并隨負數減之

得所求

按有本數求倍大折小各率本通爲一法非有二義其第一數倍大用率數乘者緣率分率數與單一爲三率連比例率分爲首率則單一爲中率率數爲末率故以率分除之之數即同於率數乘之之數而折小各率率分整而率數零故用率分爲便倍大各率率數整而率分零故用率數爲便也其第三數以率數加減一乘之一除之者緣連比例首率與中率之比同於中率與末率之比前四術首率內加減中率乘之倍首率除之後四術中率內加減末率乘之倍中率除之其得數必同也以下各數其第二二術與前第一三術正負各異者緣乘法雖云率數內減一實一內減率數其減餘爲負算故乘爲負乘既爲負乘則乘後之正負必變故能變逐數皆負者爲正負相開變正負相開者爲逐數皆正也其率數滿盡而止者凡算例以適足爲實任以正數負數乘除之必仍爲適足或正負數爲實以適足數乘除之亦爲適足故率數減盡則以下無數也

又按前四術可爲開方捷法後四術所求止須以本數乘乘即得而捷次尋求似乎較煩然開方與累乘但能求倍大折小各率率者前入術則凡第一數可知者雖零率亦可求用之對數爲尤要也又按每數通用之乘法除法若先以除法除乘法用爲遞次乘法則一次乘可代一乘一除若先以乘法除法用爲遞次除法則一次除可代一乘一除

論對數根

對數根者謂對數之所生也單一下無數空位等一之對數也傳法以一〇爲積開方五十四次以其方根單一下空位後所帶之零數爲一率單一折半五十四次即一先八千餘爲一率單一下十五空位等一之一爲

三率求得四率爲對數根夫以一〇爲積開方五十次即以一〇爲本數第一率折小第一兆八千零一十四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零九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四率也今有本數即可求折小各率則是第五十四次開方數可以徑求矣既可徑求則求第一兆八千餘億率不如求第一無窮數率一無窮數者云何也蓋一兆八千餘億率爲第五十四次開方數之率分其位數甚多用連比例求得率數亦有多位次開方數之數而布算甚繁一無窮數數雖爲六而仍爲一不遇一下有無窮空位耳以爲首率用連比例求末率必爲單位下無窮空位等一此即求對數我國率之二率數既爲一可省多位乘法一次且一無窮數較一兆零零爲尤密也

今定一〇之對數爲一求對數根

法先以一〇開平方五次三乘方二次者可但取其位數而已得折小第三十二率一〇七四六〇七八二八三一一三一七四九七爲對數根之用數若三十二率以後皆可爲用數不必定用三十二率也減去首位一以除用數得一四四〇三四一九二八八六八六五三九爲遞次除法用數爲位數用乘法此即餘所云以乘法除除法爲遞次除法則一次除可代一乘一除也乃以除法除單一以折小率三千二乘之得二二二六九九六九〇二四九六三二六六爲第一數正 除法除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七七二二三八六四〇一〇六七八三〇爲第二數正 除法除第二數一乘之三除之得三五六九七〇一六四九一五二二二爲第三數正 除法除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一八五八七七八一四九九八〇五爲第四數正 除法除第四數四乘之五除之得一〇三三四〇九四四二〇八三爲第五數正 如是遞求得五九七三二一七三三七四一爲第六數正 三五五四六一六三一一三爲第七數正 二二五九四一〇四六爲第八數正 一三三三二六五三〇爲第

九數正 八三二七一〇爲第十數正 五二五五七爲第十一數正 三三四五爲第十二數正 一一二四  
爲第十三數正 一四爲第十四數正 一爲第十五數正 乃并隨正數得三三〇二五入五〇九二九九  
四〇四五七七爲首率一爲中率求得末率〇四三四二一九四四入一九〇三三五一八一一部對數根也





按此則以一〇爲本數第一率依第 術求折小第一無量數率也其第一數本爲單一凡求極多率者依  
 對數例以置一下之零數爲比例而裁去首位故置第一數不用而竟以第二數爲第一數也其以三十二  
 乘之者緣用數係本數之折小第三十二率當於求得數後以三十二乘之爲所求數而以三十二乘第一  
 數其得數亦同也所異者求法故依第一術則第二數應以一無量數加一乘之一無量數除之而何以用  
 一乘一除不知求極多率者無加一之差也今試以九乘方言之其率分爲十其乘法十一與除法二十之  
 比較一與二之比所差尚大若兩位九乘方謂九十其率分爲百而一百零一與一百零二之比較一與二之比  
 所差較微若三位九乘方謂九百九十其率分爲千而一千零一與一千零二之比較一與二之比其差更微由是  
 推之多位九乘方則其差必極微而可以計矣且非特不計已也譬之割圓有大圓弦求折分小圓弦每  
 數乘法有分子昇之源差析之愈小減差愈微若求圓錐則有分母無分子并此減差而無之蓋稍有減差  
 則錐亦稍有虧損而非真圓錐矣求對數根亦然必須開無窮無盡極多位九乘方并此加差而無之然後  
 求至數百千位而無不合若稍有加差則必滯於第幾率而求至多位反不合矣即如開平方五十四次而  
 所求之對數根不過十五六位若欲增求一位必須再開三四次不能如前法之求幾位而得幾位者以其  
 滯於一兆及千餘倍率也然則一乘一除二乘三除正開無窮無盡極多位九乘方之法無以名之姑名爲  
 折小第一無量數率耳

論用數

前言有本數求折小第一無量數率可以徑求此立法也而法有所窮必須先求三十二率何也蓋多率之開  
 方初商表其數極繁惟初商單一則任折小至多率而初商實亦必仍爲單一率而求折小多率者其首位必

爲單一故用第一第二兩術其第一數必爲單一而初商實可知若用第三四術則初商必爲二而初商實  
即極繁而不可求矣然即用第二二術而其中又有礙礙今試以一〇爲本數依第一術求之則以一〇爲除  
法初商實一減一〇得九爲乘法乘餘法相差甚微而位不降位不降即不能尋求依第二術則一除九乘位  
不惟不降而反升尤不能尋求是窒礙也夫求折小多率者其本數必須單一下有空位空位後帶零數則減  
餘數小而可求今本數一〇既非單一又無零數則必假一單一下有空位帶零數之數以求之此用數之所  
由來也而求用數約有四法以本數先求折小第幾率爲用數其第一數以折小率若干乘之然後遞求此一  
法也以本數首位降爲單位以自一至九自一至九諸數擊除之爲用數求得數後以除法對數加之視  
降幾位再首位降度又一法也以本數先求倍大第幾率以首位降爲單位爲用數求得數後視降幾位則首  
位加幾然後以倍大率若干除之又一法也置本數以自一至九累乘之以首位降爲單位爲用數求得數後  
視降幾位首位加幾然後以乘法之對數減之又一法也然第一法取數不易而有奇零惟求對數後不得已  
而用之第二法亦有奇零第三法既無奇零而不可必得蓋諸數之倍大率不能購得首位爲一而下有空位  
也惟第四法既無奇零且可必得故求用數可以倍大率求者則用倍大率其不可用倍大率者則用借數累  
乘法爲便也

假如以倍大率求二之用數

法以二自乘九次得一千零二十四爲二之倍大第十步降三位得一〇二四爲二之用數

假如以累乘法求七之用數

法以七用二乘之得十四又以八乘之得一百一十二又以九乘之得一千零八降三位得一〇〇八爲七之

用數

假如兼用倍大率及累乘法求三之用數

法以三自乘再乘得二十七為三之倍大第三率以四乘之得一百零八降二位得一〇八為三之用數

論借數

借數者自一至九共八數借為累乘之數也凡諸數擇入數內之數乘之皆可得首位為一而下有零位故借數不必廣求即入數而已足但由用數求得之對數必乘法之對數加之則必先求借數之對數而借數雖有八數實止三數何也一五四入本通為一數三六九亦通為一數惟七則自為一數故有三數之對數而入數之對數已備有入數之對數而諸數之用數亦無不備矣

假如對數根求一與四與五與八之對數

法依前求得一之用數一〇二四減去單一得〇〇二四為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一〇四二  
三〇六七五六七八〇四三凡乘法在厚位下為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一除之得二二  
五〇七六八一〇七八八一三七為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三除之得二〇〇一二三八九七一  
六一〇為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三六〇二二二一五〇七為第四數負 如是遞  
求得六九一六一四七三三為第五數正 一三八三一四九五為第六數負 二八四五四為第七數正  
五九七六為第八數負 一二七為第九數正 三為第十數負 乃并結正數場〇〇一〇四二五〇六  
九四八六五六〇〇六七又并結負數得〇〇〇〇二二五二二八四六七四八八一八以頁減正得〇〇  
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 九四九為用數之對數以用數係降三位乃於首位加三得三〇一〇二

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爲一千零二十四之對數以一千零二十四係一之倍大第十率乃以十除之得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爲一之對數也

求四之對數者以四卽一之倍大第一率乃以一之對數一乘之得〇六〇一〇五九九九二三二七九六一三三八卽四之對數

求五之對數者以一與五相乘卽十乃以十之對數單一內減二之對數得〇六九八九七〇〇四三三六〇一八八〇一卽五之對數

求八之對數者以八卽二之倍大第三率乃以二之對數三乘之得〇九〇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五八七卽八之對數

用數 一〇二四

乘法 〇〇二四

第一數

〇〇一〇四二三〇六七五六七八〇四三

第二數

二二五〇七七八八〇一八八〇一三三

第三數

三六〇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第四數

九九一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第五數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第六數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第七數

三三七六四五三二一〇九九八七六五四三

第八數

〇〇一〇四二五〇六九四八六五六〇〇六七

第九數

〇〇〇〇一二五一二二八四六七四八一八

第十數

〇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九一一九九四九

首位

三〇一〇一九九九五六六三九九一一九九四九

加三

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九一一九九四九

十除之

〇六〇二〇五九九九一三三七九六三三八九八

二乘之

〇六九八九七〇〇〇四三三六〇一八八〇五一

以減

〇九九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三五八四七

單一

〇九九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三五八四七

三乘之

〇九九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三五八四七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九九七六五四三二  
九九八七六五四三

聖世文苑編卷之六 學術六

十一

假如求三與六與九之對數

法依前求得三之用數一〇入減去單一得〇〇入以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得〇〇三四七四三三五五八五五二一六〇一四四九為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二除之得一三八九七四二三四二〇九〇四〇五入為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一乘之三除之得七四一一九五九一五七八一五九〇為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四四四七一七五四九四六入九三為第四數正 如是遞求得二八四六一九三三二六六〇一為第五數正 一八九七四六一五四四四〇為第六數正 一三〇一一一六四八七六為第七數正 九一〇七八一五四一為第八數正 六四七六六八七為第九數正 四六六三二〇一為第十數正 三三九一四一為第十一數正 二四八七〇為第十二數正 一八三七為第十三數正 一三六為第十四數正 一〇為第十五數正 一為第十六數正 并補正數得〇〇三四四八二七九六四〇七〇六九七二二五二又并補正數得〇〇〇一三五九四二〇八五入三七四七五〇四〇以負減正得〇〇三三四一三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為用數之對數以用數係降二位於首位加一得二〇三三四一三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為一百零八之對數以係併四乘再減四之對數得一四三三三六三七六四一五入九入七三二一四為一十七之對數以二十七係三之倍大第三率乃以三除之得〇四七七一一二二五四七一九六六二四三<sub>七</sub>即三之對數也

求六之對數者以三相乘即六乃以三之對數加三之對數得〇七七八一五二二五〇三八三六四三六三二即六之對數

求九之對數者以九係三之倍大第二率乃以三之對數二乘之得〇九五四二四二五〇九四三九三二四

八七  
二  
即九之變數

臣上  
學術丸

十一



用數 一〇入

乘法 〇〇入

第一數

〇〇三四七四三  
一三八九七  
四四一七  
二四四一七  
一八四六一七  
一八九七一  
九〇一七  
六〇一七  
四〇一七  
三〇一七  
二〇一七  
一〇一七

十十十十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六五四三二一

并正數 〇〇三四八一七九六四〇七〇六九七二一五二

并負數 〇〇〇一三九四 〇八五八三七四七五一四〇

減得 〇〇〇三三四 三七五五四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加首位 二〇三三四 三七五五四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十十十十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五四三二一  
十十十十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六五四三二一

內減四  
之對數

一四三二二六三七六四一五八九八七三一一四

三除之

四七七一二二二五四七一九六六一四三七一 三之對數

內加二  
之對數

〇七七八一五一一五〇三三八六四三六三三〇 六之對數

二乘三  
之對數

〇九五四二四二五〇九四三九五三二四八七四一 九之對數

假如求七之對數

法依前求得七之用數一〇〇八減去單一得〇〇〇八爲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〇三四七  
四三五五八五五二六〇一四五爲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一除之得一三八九七四二三四  
二〇九〇四一爲第二數負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三除之得七四一一九五九一五七八二爲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四四四七一七五四九五爲第四數負 如是遞求得一八四六一九二  
三爲第五數正 一八九七四六爲第六數負 一三〇一爲第七數正 九爲第八數負 乃并諸正數得  
〇〇〇三四七四四二九九七七六六三九一五一又并諸負數得〇〇〇〇一三八九七八六一五七  
四一九一以負減正得〇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爲用數之對數以用數係降三位  
乃千首位加三得三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爲一千零八之對數以係一與八與九  
疊乘所得乃并一八九之三對數得二五八三六四九二〇九五二四九六五三入減之得〇八四五〇  
九八〇四〇〇一四二五六八三二即七之對數也

用數 一〇〇八

乘法 〇〇〇八

第一數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並正數 〇〇〇三四七四三五五五二二六〇一四四五

并負數 〇〇〇〇〇一三八九七入六八一五七四二九一

減得 〇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

首位 三〇〇二四六〇五三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

并三 二二五八三六二四九二〇九五二四九六五三三入

對數 〇八四五〇九八〇四〇〇一四二五六八三三二

減得 七之對數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同同同同同同  
七六五四三二  
及七六五四三

按此用第一術開極多位九乘法也。算法求二之對數亦以一〇二四為用數而以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一為一率單一下十五空位零一之對數即今所用之對數根為二率用數開平方四十七次以其單一下之零數為三率求得四率然後以平方四十七次折小率一百四十餘萬倍乘之得用數之對數夫一然之一本可省略今既開極多位九乘法其折小之率分為一無量數之一亦可省略開方既用零數則第一數亦印置不用而露以第二數為第一數也須求得開方零數以對數根乘之即得用數之對數而遞求數之對千求得數後乘之與乘第一數得數必同故竟以乘法乘對數根為第一數也。有幾且不用之第一數係第一乘可省略其求對數根用第一術而此用第一術者蓋對數根之用數係多位時若凡多位時零者除但於乘故以一次除代一乘一除其用除法則用第一術與第二術同一時零除法不如第一術之降位稱換矣若今所求之用數均位少而無時零不惟乘法止一二位抑且用第一術則除法門單一可以省略故降位稱換而後以第一術為但也。

假如有借數求二十三之對數

法置二十三以五乘之得一百十五又以九乘之得一千零三十五降三位得一〇三五為二十三之用數減去借位單一得〇〇三五為遞次乘法乃以乘法乘對數根得〇〇一五二〇三〇六八六六六二三八一三四為第一數正 乘法乘第一數一乘之一除之得二六六〇〇五三七〇一六五七四一七為第二數正 乘法乘第二數二乘之三除之得六二〇六十九一九七〇五三四〇為第三數正 乘法乘第三數三乘之四除之得一六二九二八八九二二六五為第四數正 如是遞求得四五六一九九二〇九九三為第五數正 一三三〇五八一〇二九九為第六數正 三九九一七四三一為第七數正 一一三二四七六為

第八數頁 三八〇三二爲第九數正 一一九八爲第十數頁 三八爲第十一數正 一爲第十二數頁  
 乃并矯正數得〇〇一五二六五八二三四五七一九九五八又并矯正數得〇〇〇二六六一六  
 八四三一六三五四三八一以負減正得〇〇一四九四〇三四九七九一九三六五五七七爲用數之對數  
 以保降三位乃於首位加三得三〇一四九四〇三四九七九一九三六五五七七爲一千零三十五之對數  
 以保五與九疊乘所得乃以五與九兩對數相并得一六五三三一一二五二三七七五三四三六七九三減之  
 得二二六六七一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即二十三之對數也

用數 一〇三五

乘法 〇〇三五

第一數 〇〇一五

三二 〇〇三〇

四三 〇〇六〇

五四 〇〇九〇

六五 〇一三〇

七六 〇一七〇

八七 〇二一〇

九八 〇二五〇

十十 〇二九〇

十一 〇三三〇

并正數 〇〇一五

并負數 〇〇〇〇

減得 〇〇一四

首位 三〇一四

別三 一六五三

二與九 一三六一

對數共 一三七一

減得 一三七二

乘法乘之一乘二除得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按求十萬對數前法爲學以真數無時零也若求入該對數則其數本屬時零依求對數根之法爲便矣  
大要求對數之法難於起始以後偏求各數審擇用之可耳又今所求之對數係十八位小數故須遞求多  
數若求十一二位更不必遞求多數也

### 附對數原

#### 論借用本數

對數爲真數之率數而位以一〇爲本數第一率既有本數第一率又有率數則依以本數爲根求倍大各率  
之法求之可矣然其中有礙而一〇不可用爲本數何也整率之第一數可截本數依本率乘數累乘而得  
若零率之第一數則累乘中無其數對數之爲率數皆零率也故其第一數不可知不可知即不可求矣但不  
可知之中自有可知者在凡整率之首位單一者則任倍大若干率而累乘所得之第一數必仍爲單一而不  
變零率單一而不變則零率週甲一其第一數必仍爲單一而不變無疑矣故凡零率而第一數可用單一  
者則可知而亦可遞求也第一數既必須用單一則以一〇爲第一率內減單一其減餘數大而不能遞求矣  
此借用本數之所由來也而借用之本數莫善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何以言之蓋用第二術則其首位之單一  
爲通用除法既可省略而減去單一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爲通用乘法只須降六位亦可省略而降位又易故  
以一〇〇〇〇〇〇一爲便也惟商對數係以一〇爲第一率之率數今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爲第一率則率數  
不台矣法先求得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用爲除法凡商對數以除法除之其所得數卽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爲本數第一率之率數也

假如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爲借用本數求其對數爲除法



法以對數根降六位得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一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爲第一數正 以第一數降六位  
 一乘之二除之得二一七一四七二爲第二數負 以第二數降六位三乘之三除之得一爲第三數正 乃  
 以第一第二兩數相并內減第二數得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一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爲借用本數之對  
 數即求率數之除法也

本數 一〇〇〇〇〇〇一

乘法 〇〇〇〇〇〇〇一

第一數 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一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

三 二一七一四七一

并得數 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一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三

減得 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一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

論借用率數 一〇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

前言以一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除所設對數爲率數而一〇〇〇〇〇一之對數單位下有七空位請對數  
 至小者止一空位今以借用本數之對數除之其率數必甚大率數既大則每次運用乘法置降六位置回每次  
 用率數之乘法且不止升六位則位仍不降而不可求矣故須參用舊法先求得日一至九自一至一九自  
 一〇一至二〇九自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九自一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九自一〇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〇九  
 九自一〇〇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〇〇九各對數列爲表視所設對數有首位者先去首位其餘足減何數  
 之對數逐次減之減至有六七空位然後以借用本數之對數除之爲借用率數則率數小而可求矣求得數

後再以遞減對數之真數與乘之復視首位所減何數依數升若干位回得所求之真數也

求備減表

自一至九各對數依前所求列之自一至一九各對數內共二與一四與一五與一六與一八均可加減而得惟一與一三與一七與一九須仍前求得用數然後遞求若一〇一至一〇九則原數即可遞求不必再求用數至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九則遞求各數與一〇一至一〇九相同止須逐位遞降一位并減之即得若一〇〇〇一至一〇〇〇九則再降一位并減之以後各數並同此法

眞數	假數	小餘
二	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九五六六三九八一一九四九	
三	〇四七七一二一二五四七一九六六二四三七一	
四	〇六〇二〇五九九九一三二七九六二三八九八	
五	〇六九八九七〇〇〇四三三六〇一八八〇五一	
六	〇七七八一五一二五〇三八三六四三六三二〇	
七	〇八四五〇九八〇四〇〇一三二五六八三二二	
八	〇九〇三〇八九九八六九九一九四三五四四七	
九	〇九五四二四二五〇九四三九三二四八七四二	
一一	〇〇四一三九二六八五一五八二二五〇四一七	
一二	〇〇七九一八一二四六〇四七六二四八二六九	
一三	〇一一三九四三三五二三〇六八三六七六九六	
一四	〇一四六一二八〇三五六七八二四八〇二七一	
一五	〇一七六〇九一二五九〇五五六八一二四二二	
一六	〇二〇四一一九九八二六五五九二四七七九六	
一七	〇二三〇四四八九二一三七八二七三九二七八	
一八	〇二五五二七二五〇五一〇三三〇六〇六九一	
一九	〇二七八七五三六〇〇九五二八二八九六一九	

真數	假數	小餘
一〇一	〇〇〇四三二一三三七三八二六四二五六六五	
一〇二	〇〇〇八六〇〇一七一七六一九一七五五九八	
一〇三	〇〇一二八三七二二四七〇五一七 二、四六	
一〇四	〇〇一七〇三三三三九二九八七八〇三五四三	
一〇五	〇〇二一一八九二九九〇六九九三八〇七四四	
一〇六	〇〇二五三〇五八六五二六六六八四一二六四	
一〇七	〇〇二九三八三七七七六八五一〇九六四〇二	
一〇八	〇〇三三四二三七五五四八六九四九七〇一二	
一〇九	〇〇三七四二六四九七九四〇六二三大三三八	
一〇〇一	〇〇〇〇四三四〇七七四七九三一八六四〇七	
一〇〇二	〇〇〇〇八六七七二一五三一二二六九一二五	
一〇〇三	〇〇〇一三〇〇九三三〇一〇四一八一一四六	
一〇〇四	〇〇〇一七三三七一二八〇九〇〇〇五二九七	
一〇〇五	〇〇〇二一六六〇六一七五六五〇七六七六二	
一〇〇六	〇〇〇二五九七九八〇七一九九〇八六一二二	
一〇〇七	〇〇〇三〇二九四七〇五五三六一八〇〇七〇	
一〇〇八	〇〇〇三四六〇五三二一〇九五〇六四八六〇	
一〇〇九	〇〇〇三八九一一六六二三六九一〇五二一六	

算數	算位	小餘
一〇〇〇一	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七二七六八六二六六九六	
一〇〇〇二	〇〇〇〇〇八六八五〇二一一六四八九五七二	
一〇〇〇三	〇〇〇〇一三〇二六八八〇五二二七〇六〇九	
一〇〇〇四	〇〇〇〇一七三六八三〇五八四六四九一八七	
一〇〇〇五	〇〇〇〇二一七〇九二九七二二三〇二〇八二	
一〇〇〇六	〇〇〇〇二六〇四九八五四七三九〇三四六九	
一〇〇〇七	〇〇〇〇三〇三八九九七八四八一二四九一九	
一〇〇〇八	〇〇〇〇三四七二九六六八五三六三五四〇八	
一〇〇〇九	〇〇〇〇三九〇八六九二四九九一〇一三一〇	
一〇〇〇〇一	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二二一〇四三〇八四	
一〇〇〇〇二	〇〇〇〇〇八六八五〇二一七六〇六二六三	
一〇〇〇〇三	〇〇〇〇〇一三〇二六八八〇二二八四八九三	
一〇〇〇〇四	〇〇〇〇〇一七三七一四三一八四九八〇九二	
一〇〇〇〇五	〇〇〇〇〇二一七一四一八一二四五一一五五一	
一〇〇〇〇六	〇〇〇〇〇二六〇五六八八七二一五三九六九	
一〇〇〇〇七	〇〇〇〇〇三〇三九九五四九七六一三九八六	
一〇〇〇〇八	〇〇〇〇〇三四七四二一六八八八四〇五三三	
一〇〇〇〇九	〇〇〇〇〇三九〇八四七四四四八四一六七五	

真數	假數	小餘
—○○○○○	—○○○○○○○	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
—○○○○○	二○○○○○○○	八六八五八八〇九五二一八七
—○○○○○	三○○○○○○○	一三〇二八八一四九一三八八五
—○○○○○	四○○○○○○○	一七三七一七四四五三二六六四
—○○○○○	五○○○○○○○	二一七一四六六九八〇八五三三
—○○○○○	六○○○○○○○	二六〇五七五九〇七四一五〇一
—○○○○○	七○○○○○○○	三〇四〇〇五〇七三三一五七七
—○○○○○	八○○○○○○○	三四七四三四一九五六八七六七
—○○○○○	九○○○○○○○	三九〇八六三二七四八三〇八三

借如有對數二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求借用率數

法原所設對數首位一得〇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檢備減去足減一之數乃以二之對數減之得〇〇六〇六九七八四〇三五三六一一六八三五又檢表足減一之對數減得〇二九三〇五一五五一九五三六六四一八又足減一〇四之對數減得〇〇〇二七一一八一五八九六六〇六一八七五又足減一〇〇五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一〇五七五四一四〇〇九八六一一三又足減一〇〇〇〇二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〇一八九〇三九二八四四九六五四一又足減一〇〇〇〇四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〇一五三二四九六五九九八四四九又足減一〇〇〇〇三之對數減得〇〇〇〇〇〇〇二九六一五一〇八四五六四前已得七零位乃以借用本數之對數四三四一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二除之得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二二〇爲借用率數也

一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 首位減一得

〇三六一七二七八三六〇一七五九二八七八四 內減二之對數

〇三〇一〇二九九五五六三九八一 一九四九 減得

〇〇六〇六九七八四〇三五三六一一六八三五 內減一一之對數

〇〇四一一九二六八五一五八二二五〇四一七 減得

〇〇一九三〇五二五五一九五三八六六四一八 內減一〇四之對數

〇〇一七〇三三三三九九八八七八〇三五四三三 減得

〇〇〇二七七一八一五八九六六〇六一八七五 內減一〇〇五之對數

〇〇〇二一六八〇六一七五六五〇七六七六一 減得

〇〇〇〇一〇五七五四一四〇〇九八六一一三 內減一〇〇〇二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八六八五〇二一一六四八九五七一 減得

〇〇〇〇〇一八九〇三九二八四四九六五四一 內減一〇〇〇〇四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一七三七一四三二八四九八〇九二一 減得

〇〇〇〇〇一五三二四九六五九九八四四九 內減一〇〇〇〇三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一三〇二八八一四九一三八八五 減得

〇〇〇〇〇〇〇二九六一五一〇八四五六四 以借用本數之對數

〇〇〇〇〇〇〇四三四二九四二六四七五六一 除之得

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二二〇 借用本數





六數

乘法

第一數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二二〇

降六位舉數乘之得

一一四五九一九

降六位舉數減一乘之二除之得

一一四五九一九

降六位舉數減一乘之三除之得

四三二

并本數

減得

一〇〇〇〇〇〇五二八七〇八五九〇二二二一

一〇〇〇〇〇〇五二八七〇八四六六一九一

一〇〇〇〇〇〇三五二八七一〇〇五二七四四六

一〇〇〇〇〇〇四三五二八八五一一〇一四六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四三五三七五五六九七〇三八六七

一〇〇五二四四七五五二四四七五五二四四八

一〇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四四四八

一一四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

三二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八

以一〇〇〇〇〇〇三乘之得

以一〇〇〇〇〇〇乘之得

以一〇〇〇〇〇乘之得

以一〇〇〇五乘之得

以一〇四乘之得

以一一乘之得

以二乘之得

乘零進一升一位

按此即用求倍大各率第一術也其第三數變爲負者凡整率必大于單一其派一減二皆爲正減至率數減盡而止而無所爲反減故逐數皆正今所用之率數小于單一其派一減二皆爲反減反減則爲負以爲乘法故能變逐數皆正者爲正負相間也又凡對數遞減得三空位已可遞求惟逐數用率數之乘法多位時零不免繁蕪故須減至七空位然亦爲求十八位對數之真數而設耳若求十二位則一〇〇一卽可借爲本數而對數遞減至四空位卽可求借用率數矣

割圓連比例術圖解序

黃祐誠

元郭守敬授時章用天元術求弧矢徑一圓三猶仍舊率西人以大宗三要一簡術求入編理密數繁凡遇布算皆資於表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載西士杜德美圖徑求周諸術語焉不詳罕通其故嘗欲更創通法使弦矢與弧可以徑求聚年迄無所得已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氏九術全本相示蓋海濱張先生穹冠所寫者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嘗爲之法爲某氏所秘書已不傳適反獲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蓋卽闕容十八經之術引伸願長求其衆積實兼差分之列衰而功之堆埃而會通以盡句股之變屬傳經曰圖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圖弧也方弦矢也九九八十一遞加遞減遞乘遞除之差也方圓者天地之大體奇耦相生出於自然今得此術而方圓之率通矣爰分圖著鄭冠以九術原文並立弦矢互求四術祕爲三卷辭取易明有備彙元其所未備俟有通正焉

割圓連比例後序

黃祐誠

竊聞解匠成之二年朱先生得得割圓諸率捷法因發於四祥李氏董乾隆初欽天監監正明堂所解而門人時際新所續成者其書稱連比例諸率分弦矢爲一術皆先設百分千分萬分諸弧如本法乘除之繁其時

以求合於矢之十一三十五十六弦之二十四八十百六十八諸數遂爲遞加一數以爲除法者特取其易知而便於記憶則其於立法之原似未盡也然反聲推衍使弧矢奇耦率可互通鈞隱候頓轉而不越蓋師弟相承積三十餘年之久推其用心可謂勤且深矣陳氏序百圖徑求周及弧求弦矢三術爲杜德美氏所作餘大術則明隱氏補之與張先生所得互異又僅弧借弦二術並見陳氏書中范氏所作其開台歇余以塚釋釋比例而三角及方無雜三乘以下舊無其術近讀元宋世傑四元玉鑑義草形段果塚疊藏隱隱乃知遺業遞除之術近古所有而遠西之士尙能守其遺法有足珍者爰并記之

少廣雜纂

夏駕翔

開平方捷術一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一借根除本積得一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爲三借根 以三借根除本積得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五借根 以五借根除本積得六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大者漸小與方根密合而止

此術一四七十等借根皆微小於方根 三五六八九等借根皆微大於方根

算例

假如平積一百二十一求方根

小初商一〇一借根 一借根除本積得一〇一爲二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得一〇五爲三借根  
三借根除本積得一〇九五零多則棄之以便其爲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一〇九五爲五借根  
零零故五倍 四借根除本積得一〇九五凡借根積皆然 爲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一〇九五爲五借根  
模適合方根 卽方根

開平方捷術一

大初商爲一借根 以一借根除本積得一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得三借根 以三借根除本積得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五借根 以五借根除本積得六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大者漸小小者漸大與方根密合而止

此術奇借根假數大於本根則借根假數小於本根

算例

假如平積九十九求方根

大初商一四爲一借根 一借根除本積得四九爲一借根 并一二借根半之得四九五爲三借根 三

借根除本積得四九四九七四爲四借根 并三四借根半之得四九四九八七 此已補盡六位故爲五借根即方根

根即方根

開諸乘方捷術一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除法 一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二借根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漸大與方根密合而止 或置外根除一乘積本乘集數加一乘之爲遞次除法更捷

算例

假如平積五十求方根

以四一之平積五四一爲外初商一爲外根求得一四一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四爲一借根 一借根

開除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textcircled{700}$ 四以加一借根得 $\textcircled{700}$ 四爲二借根 一借根四四九九〇  
五五六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textcircled{600}$ 六六五以加二借根得 $\textcircled{600}$ 七一〇六五爲三借根截去末一  
位得 $\textcircled{600}$ 七一〇四方根

開除乘方捷徑二

大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  
除法 一借根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根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  
減二借根爲三借根 下行如是求至借根漸小與方根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積八入求方根

以 $\textcircled{3}$ 之平積 $\textcircled{9}$ 爲外積 $\textcircled{3}$ 爲外根求得 $\textcircled{3}$ 爲遞次除法 大初商 $\textcircled{2}$ 爲一借根 一借根內減本積餘以  
除法除之得 $\textcircled{300}$ 三三三三以減一借根餘 $\textcircled{900}$ 九六六六爲二借根 一借根內 $\textcircled{800}$ 七一五五內減  
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textcircled{000}$ 一一九以減二借根餘 $\textcircled{900}$ 九六六六八八爲三借根截去末一位得 $\textcircled{900}$   
六六四四方根

開除乘方捷徑三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小於本積之積爲內積其根爲內根以內積與內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  
除法 一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根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  
一借根 加一與相同 爲三借根 下行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者漸小與方根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積五十求方根

以因之平積因爲內積因爲內根求得一回寫過次除法 小初商因爲一借根 一借根因減本積  
餘以除法除之得因〇七一四以加一借根得因〇七一四爲 借根 二借根 〇〇四六九七內減  
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因〇〇〇三三五以減一借根得因〇七一〇六爲三借根截去末一位得因〇七  
一〇卽方根

開諸乘方捷術四

六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小於本積之積爲內積其根爲內根以內根與內根加一之根相減又減一爲過次  
除法 一借根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積減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

二借根爲三借根 以下逐數皆一減一借根四 下首如是求半借根大者漸小小者漸大與方根相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積八入求方根

以因九之平積因爲內積因九爲內根求得因八爲除法 大初商因爲一借根 一借根內減本  
積餘以除法除之得因〇三四四八二七以減一借根餘因九六五五爲二借根 一借根因七九四一九  
〇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因〇〇一〇〇一七二以加一借根得因九六六五爲三借根 三借根因八  
〇〇一二三二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因〇〇〇〇一一一以減三借根得因九六六四七爲四借根截  
去末一位得因九六六四卽方根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一妙數法

用此術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爲遞次  
除法 一借根凡天元者根乘數法以借根乘得加減其數以借根乘之加減其數又以其借根乘之減本積  
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一借根 二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二借根爲二借根 下皆  
如是求至借根漸大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負積十六正方正二正滿一求元數

以 $\ominus$ 之積一因六四爲外積 $\ominus$ 爲外根求得四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爲一借根 一借根一因

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ominus$ 一一九〇以加一借根得 $\ominus$ 一一九〇爲二借根 二借根一因九六六一六

一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ominus$ 〇〇四〇二八以加二借根得 $\ominus$ 二二三〇爲三借根 三借根一因九九

九二二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ominus$ 〇〇〇〇一〇三以加三借根得 $\ominus$ 二二三〇爲四借根減去未

三位得 $\ominus$ 二二三〇卽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二和數法

用此術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加一之積相減又加一爲遞次

除法 一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加一借根爲一借根 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

二借根爲三借根以後逐數皆一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大者漸小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積一求正方四員一求小元數

以三之積三為外積三得四為遞次除法 小初商九為一借根 一借積三七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〇五五以加一借根得三九五五為二借根 二借積三九〇七九七五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〇三九八七以減二借根得三九五一一為三借根 三借積三八九九六一九九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〇〇一九〇〇五以加三借根得三九五二二〇為四借根 四借積三八〇〇一八五六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〇〇〇九九一入以減四借根得三九五一一九〇為五借根截去末一位得三九五一一九即小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三節 其用

大初商為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為外積其根為外根以外積與外根相一之積相減又減一為遞次除法 一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一借根為二借根 二借積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數減二借根為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漸小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員積一百六十八員方二十二正隔一求元數

以三〇之積二四〇為外積三〇為外根求得三〇為遞次除法 大初商二〇為一借根 一借積二四〇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八九四七三以減一借根餘二四一〇五為二借根 二借積二七四五入一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〇九四三三以減二借根餘二四〇一〇為三借根 三借積二六四三三四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三〇八九四四以減三借根餘二四〇〇一為四借根 四借積二六四

○三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七入九以減四借根餘二四○○○一爲五借根葉零得一  
四四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四

小初商爲一借根 以略大於本積之積爲外積其根爲外根以外積與外根減一積相減又加一爲二次  
法 一借根內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知一借根爲二借根 二借根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減  
二借根爲三借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小者漸大大者漸小與元數密合而止

算例

俾如平方負積二五正方向負開一求大元數

以國之區區爲外積區區外根求得區區爲遞次除法 小初商區區一借根 一借根區區減本積餘以除  
法除之得○五以加一借根得區區五萬二借根 二借根區區八九七五減本積餘以除法除之得○  
○一二五以減二借根得區區四八七五爲三借根 三借根區區九○○一二三四三內減本積餘以除法  
除之得○○○○六一七一以加三借根得區區四八八一七一爲四借根減去末三位得○四八  
八一爲大元數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五

如前四術求得元數數位後再欲增求其位則即以求得數位爲外根又求得餘法 乃以前得數位演爲借  
積與本積相減除以今得除法除之又與前得數位相加減元數可降數位如欲再求多位則又另求餘法  
依此累求滿求至數十位亦非難事

算例

假如平方百積十大正方正二正隔一已求得元數三三三三欲增求之

先用前除法因四增求一位得四二二仍為借根以借根演進借以一四九九九五六一減不積

得餘積四〇〇〇四六三九乃用前得元數四二二三一又為外根如前求得餘積四四六二於末

位加一數則前得元數應於這數轉外根得四四六三為除法除法除積得四〇〇〇〇五

六二五五五五五五一位以加前得元數得四二二三一〇五六二五為元數如再換增求則以現得十

位元數又為外根又求其餘法以除餘積此餘積是現得十位元得數又可消得九位又

按正驗乘方亦可用右術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六

方廉隅相并減以除本積得一借根 一借根步至方法步法以借根乘隅相減之數或可借根以除積得

二借根 二借根步至方法以除積得三借根下皆如是求至借根與元數重合而止

算例

假如平方百積十大正方正二正隔一求小元數方隅相減得一借九以除本積得四九〇四五二為

一借根 一借根步至方法得一四九九九四入以除本積得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為二借根 二借根步至方

法得一四九九九入以除本積得四九〇〇〇〇九乘得四九即九九

凡天元開方其方太大碎不能得初商者必元數甚不於奇數有懸絕之勢也以右術求之降位則易且無

所用其初商者方不差不大者不可用此術用之則難於降位矣

若元數與隅數同者一除而盡無畸零例如後

又算例

假如立頁方積一億正方一億〇〇十萬〇一千頁廉十萬〇一千〇〇一正隅一求元數

方廉隅正頁并減得一億以除本積得〇即元數也

右題見汪氏衡齋算學謂一與十萬相去遠矣茫無進退之限初尚何以下算而知其翻爲同名與否據此則於本法亦未了然也今以此術求之其易如此

###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七

以方爲遞次除法

除法除本積得一借根

一借根諸數加減本積

以借根平積乘第三層以借根立積乘第四層以借根三乘積乘第五層如是

乘至隅而止逐數皆與本

積同名相加異名相減

以除法除之得一借根

二借根諸數加減本積

以除法除之得二借根

是求平借根與元數駢合而止

右術亦方大者用之爲便

算例

假如平方頁積二百六十正方八十二頁隅一求小元數

以方除本積得〇九五二一爲一借根

一借根昇乘隅得〇八〇七一八加本積以方除之得〇九九七

六爲二借根 二借根昇乘隅得〇九九〇四〇加本積以方除之得〇九九九八入爲三借根收零進一

得〇爲小元數

又算例



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入

如龍諸術先求得元數數位爲一倍根 前得元數數位又爲外根又求得遞次除法 一倍積減本積餘再爲積變方廉隅一次以除法除之得次小根以加減一倍根爲二倍根 次小根之積減變積餘再爲積又變方廉隅一次以除法除之得三小根以加減二倍根爲三倍根 三小根之積減次變積餘再爲積又變方廉隅一次以除法除之得四小根以加減三倍根爲四倍根 下皆如是求至借根與元數密合而止

按正諸乘方亦可用右術

天元開方至第五術捷矣然依次累求位數愈多乘法亦愈繁求至十餘位得借積已難再求不更難乎今用此術截段求之每次得四五位卽易一式乘法不致過繁降位亦復甚易也

算例

假如本方百發一百億正方正十萬正隅一已求得元數六 入○ $\square$ 欲增求之

以六一入○ $\square$ 爲外根如前又求得三三六○ $\square$ 因爲遞次除法 六一入○ $\square$ 爲一倍根 一倍積九九

九九九一○入○ $\square$ 因爲本積餘入九一九日此所不爲初變積負倍前得五位加前方得三三六○因爲初變方正一爲正隅 置初變積以除法除之得三九八八七有奇截用四位得三九八八爲次小根

以那前得五位得六一入○ $\square$ 三九八八八爲二倍根 求本根借積入九二七四 三三一八四一四四減初

變積一四七六八二五八五六爲次變積以倍前得九位加原方得三三六○ $\square$ 因七九七六爲次變方

正一爲正隅置次變積以除法除之得○○○○七一九九八有奇截用四位得○○○○七四九八

爲三小根以加前得九位得六一入○ $\square$ 三九八八七四九八爲三借根 三小根借積一四七六六○三

三三六○ $\square$ 因七九七六爲次變方

七六八九六七〇〇〇〇四減次變積餘〇〇二二〇八七〇三一九九九六爲三變積以倍前得十三位加原方得二二二〇三六〇因七九九七四九九六爲三變方正一爲正隅 置三變積以除法除之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九四八四又有奇截用四位得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九四八四爲四小塊以加前得十三位得六一八〇〇三九八八七五〇七四八四爲四倍根卽元數按右例所得十六位元數卽理分中末錢之太分數也

截球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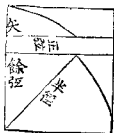
徐有壬

幾何原本謂球與圓得同高之圓困其外面皮積差幾球與幾圓困同高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挾其所以然徧檢梅氏駱書亦未能明釋之也蓄疑於心久矣近讀李鴻風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雖然以蘇東原之善讀古書而猶謂清風比注當 脫誤世矣索廣人之難也今釋幾何原本內清風之注因是以明清風月方今用圓其理則一也述幾球解義

設明徑與高等之圓困內容同徑之圓球此球必倚圓困三之二何以明之試將圓困橫切爲二則爲扁圓困內容半圓球又將扁圓困十字直切爲四則爲圓困八分之一內亦各圓球八分之一此圓困上下兩平面俱爲圓之一象其外之圓立而爲圓外而皮入分之一其滾心兩直立面本爲圓之半徑乘半高卽球之半徑自乘爲圓球在圓內球殼因直切處切成一象限是爲球半徑器內容一象限爲此體之滾心立面各一



于此立面任意橫裁則皆有  
正弦有餘弦有矢有半徑



下半截上面截成兩象  
限一大一小



于此體橫切之去  
其上截其高是餘  
弦

此下半截上下兩平行面仍為圓之一象限而上面一象限因有球殼在內界成一象限共半徑自所截之  
正弦正弦者句也餘弦者股也半徑者弦也以句為半徑作一象限以股為半徑作一象限同象限相併作一  
大象限必以弦為半徑 句方股方併為弦方句圓股圓亦併為弦圓句象限股象限亦併為弦象限以方圓  
比例推之其理易見



然則截體上面之大象限球半徑內減球殼所界之小象限正球面所餘環積必與餘弦所作小象限

球半徑等矣

立面一象限自高而下所截餘弦至不齊也上面大象限減小象限之環積亦至不齊也而餘弦為半徑作象

限必與此環積等此環積總為球上象限之積此無高無下無小無大無適不然者也

又試依圓面之底為底即球中切以圓之半高為高即球之半徑作一圓錐體而十字切之為象限錐積以象限此

錐之底兩旁之邊圓面半徑亦同球半徑也

底邊之半徑為句錐高之半徑為股是為句股相等

于此錐體任意橫截為各小錐莫不為底邊其高相等之錐苟以小錐高為半徑作象限面莫不與小錐底相

等此亦如高無下無小無大無適不然者也

小錐之高猶餘弦也小錐之底猶大象限減小象限之環積也小錐之高為半徑作象限必與小錐底等猶餘

弦為半徑之象限必與環積等也

餘弦之自大而遞小也截高則餘弦大截下則餘弦小極高則幾與半徑等極下則幾於無餘弦其長短有序

不亂今各以為半徑作各象限層累疊積必成一象限錐與十錐等而餘弦各象限同球內各象限減圓面各

象限之餘也球面之積切之皆同此知球面與圓面相較必少一錐體矣

是故一錐一球相傳與圓面等而錐居圓三分之一球必居圓三分之二矣

是故三倍圓球兩倍圓面其積必等

夫圓之求積以圓之外面皮積為底以半徑為高作立方為圓之兩倍球之求積以球之外面皮積為底以半

徑爲高作立方爲球之三倍今既知球之三倍因之兩倍爲相等則兩立方等矣又知兩立方之高同以半徑爲高則其底亦必等矣

是故球之外面皮積與因之外面皮積必等

是故球之中腰大圓乘圍徑前球之外面皮積

再就前截體觀之以球心爲心依球殼所截上面小象限弧爲界以半徑周遭割之割出一象限錐此錐以小象限爲底此象限以正以餘弦爲高是爲內錐

再依前法將截球殼外圍因所多之積割出準前論知此亦爲一象限錐此錐以大象限球半徑小象限錐球爲中徑之面積較爲底即餘弦爲半徑亦以餘弦爲高是爲外錐內錐外錐和併爲一大錐亦以餘弦爲高即原而以大象限半徑爲底即原錐此錐必爲原截體三分之一上下兩面平行積與錐體同而所餘者必爲三分之一矣

圍因既削去內錐則所餘爲圓球截積空中加外圍必居圍因三分之一

求圍因截積者因外面皮截積爲底半徑爲高作立方爲截因之倍積求圓球截積者球外面皮截積爲底半徑爲高作立方爲截球之三倍積今既知截因與截球若三與一則截因兩倍之立方與截球三倍之立方亦必等矣又知立方之高爲相等之半徑則其底亦不得不等矣

是故截球之外面皮積與截因之外面皮積必等

是故截球除弦高乘球之中周大圍即截球之外面皮積

全球之外面皮積即圍徑乘周也半球之外面皮積即半徑乘周也截球之外面皮積即餘弦乘周也上截球

藍之外面皮積即矢乘周也

球徑求積術

徑自乘再半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三分去一爲第二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四分去五分去一爲第三數 四分第三數之一又六分去七分去一爲第四數 四分第四數之一又八分去九分去一爲第五數 諸數相併即球積

球徑求球殼積術

徑自乘三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三分去一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五分去一爲第三數 諸數相併即球外面皮積

截球餘弦求截球積術

圓別得餘弦乘周又乘半徑爲截球碗積之三倍 半徑自乘內減餘弦自乘餘爲正弦自乘求其圓面又乘餘弦爲球內錐之三倍 兩積相併爲截球積

半徑自乘三之內減餘弦自乘又以餘弦乘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三分去一爲第二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五分去一爲第三數 諸數相併爲截球積

截球矢求截球上蓋積

圓別得矢乘周又乘半徑爲錐積之三倍 矢乘矢徑差爲正弦求其圓面乘餘弦爲內錐之三倍

兩錐相減餘爲蓋積

矢減半徑又加全徑以矢自乘乘之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又二分去三分去一爲第二數 四分

第二數之一又四分去一五分去一爲第三數 諸數相併爲幾球上蓋積

附錄精圖求周術

精圖求周無法可取借平圖周求之則有三術以差爲徑求大圖周及周較相減此項梅侶氏之術也以廣爲徑求小圖周及周較相如此蕭鄒士氏之術也余亦悟得一術以精圖爲圖周求其徑以求周卽爲精圖之周術更直捷便可員三術爲一術如後方

堆垛術曰一爲第一數 一乘三乘第一數四除之爲第二數 三乘五乘第二數九除之爲第三數 五乘七乘第三數十六除之爲第四數 七乘九乘第四數二十五除之爲第五數 九乘十一乘第五數三十六除之爲第六數 依次列之爲初表

招差術曰廣袤各自乘相減四而一爲乘法一次乘初表第一數二次乘第一數三次乘第二數四次乘第二數五次乘第五數六次乘第六數仍依次列之爲表根

招差又術曰以表爲除法一次除表根第一數三次除第一數五次除第三數七次除第四數九次除第五數十一次除第六數相併爲表徑較以減表爲借圖徑

堆垛又術曰三因借圖徑爲第一數 四分第一數之一二分去一三分去一爲第一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四分去一五分去一爲第三數 四分第二數之一六分去一七分去一爲第四數 四分第四數之一八分去一九分去一爲第五數 四分第五數之一十分去一十一分去一爲第六數 遞求至若干位相併爲精圖周

右術分四層卽用項氏術變通得之其圖說之詳已見項氏書中茲不復贅若用蕭氏術通之則後三層均

如舊惟第三層不同如下

招差又術曰以廣爲除法一次除表根第一數正三次除第二數正五次除第三數正七次除第四數正九次除第五數正十一次除第六數正求至若干位正數相併內減百餘餘爲廣徑較以加廣亦爲借圖徑

此師誠氏從變通得之餘三層皆同前

若移第四層爲第一層先以表求大圖局或以廣求小圖局後依初表表根及招差又術各得周較加減所得並同前環數一若術也

#### 四元解序

顧觀光

四元之術至明而失其傳近得徐鈞卿編著者請公相繼闡發始有竊徑可尋然按法求之優苦其難而不適於用約其大端實有三理天<sup>一</sup>和樂<sup>二</sup>由地人相乘並用寄位財露與羣乘推而上之幾有無方位置之處一也別消之法以一式截分<sup>三</sup>左右對正初無一定之規非熟於法者安能無誤<sup>二</sup>也次式副式通式及上中下諸式之名任意作記易變學者之疑三也經闡之暇每欲改易算式而其端無由乙已冬海甯李君秋初以所著四元解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以錢面體釋四元以錢面體之自乘再乘定算式而相消所得真命爲初消次消三消則向所難之三事均已無之作而歎曰心之神明固若是之日出而不歸乎非四元無以盡天元之變非天元無以盡少廣之變而非少廣之錢面體則亦無以定四元之位而直<sup>一</sup>發明其所以然竊爲一言以蔽之曰布堆城成廣隅而已古法置太極於中心而遺之以入又遺之以十六其遺增也皆以入堆城之式也新法置太極於一隅而附之以三又附之以五其遺增也皆以一廉隅之象也置太極於中心則上下左右動有牽制置太極於一隅則升降進退無往不宜由是四元相乘皆有位無寄位也因元爲法皆可除無別消也

且其定位之圖既化積乘方爲平方相乘相消之圖又化積乘方爲立方反證辨論以爲假象以達難知之情  
何李君之心曲而善入如此李君又有孤矢啓秘 數探原簡書皆本天元之術而引前傳之寶發前人所未  
發余竊其悉合而傳之以爲百算者一大快也

對數探原序

顧澗光

對數探原者海甯李君秋初所著也西人對數之表以加減代乘除用之甚易而造之甚難李君巧借兩乘尖  
堆以定其數又化積乘尖堆爲同高同底之尖堆以觀其形由是遞加遞除而諸對數指顧可得精思所到  
生面獨開矣究其立法之原不越乎天元以虛求實之理是故尖堆之底卽天元也尖堆之高卽正數也平分  
其高爲若干分依分各作橫綫以截其積而對數之法出之以生何也對數之首位自一至九止矣一之對數  
爲〇而百億之對數亦爲〇故尖堆下段之積不可求而總積亦不可求非無積也正以其大之極而一至九  
之數不足以名故反命爲〇此盈虛消息如瓊無端之妙也二至十之共積爲一十一至一百之共積爲一一  
百一至一千之共積亦爲一推之至於萬億無不如是也尖堆漸上漸狹漸下漸闊之理也以加倍代自乘則  
二段之積不得不同於三四兩段之積以三因代再乘則一段之積不得不同於五六七八四段之積此尖  
堆一段以上積數相等之理也尖堆之底極盡積亦與極盡而求則釘板較則所得皆爲最上一段之積以  
二十尖堆已足當億萬尖堆 西人不盡乎此所用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以求之亦繼流而昧其  
原矣易不云平易則易 尚而易 李君妙意凝思無幽不於其實有以通易簡之原而體神明之撰者西人  
見之應亦自悔其徒勞也

數學設

顧澗光

江氏數學遺梅氏歷書而作者也其於七政運行之故厥實消長之原曲暢旁通實足補梅氏之未備自錢竹汀謂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且極誠其冬至權度如彖操體之言誠三耳甚難而實非無識者往來妄之平心而論江氏之師於西法固矣錢氏之說則又即於中法而非實事求是之學也七政盈縮遲疾之原或曰小輪或曰不同心天世無陵雲仙風之人誰爲正之然使小輪所用止在盈縮遲疾之間則謂其巧算而非真象無不可也無如日月在小輪之上半廣則距地遠而視之亦小在小輪之下半周則距地近而視之亦大視徑有大小則地半徑差有損益而影行分之多寡亦由之而殊是七政之有高卑不待盈縮遲疾而後信也有高卑則舍小輪與不同心天固足無他法矣兩心起之有大小西人早已言之且體懸指併意罷歸於漢景帝時測兩心差爲十萬分之四千一百五十一九執懸推定日法分一象限爲六段計其積差五一度十四分以正切求兩心差得十萬分之三千九百江氏推測宋大明時兩心差開〇三五與意能隔所測正相近唐開元時冬至減時大於今四刻有奇則較九執懸爲稍贏耳錢氏謂兩心差古今小仍是揚郭百年消長之法不知消長以定冬至爲根而兩心差之加減則以冬至至爲根根既不同算何由合元明以來嚴實消長而消長議者紛紛江氏妙解算理因據歷應議所述丁丑至庚辰四年冬至自相乖違而知其刻下小餘有三十分斷爲長極而消之大界證佐甚明恐譽者亦難爲郭氏解也西法行之已久不能無差江氏之書誠有主持太過之弊然元嘉十三年甲戌冬至至顯懸皆得癸酉大明五年之酉冬至至顯懸皆得甲申而江氏所推獨與古人吻合元嘉十八年己亥冬至則據隋志以正宋志之顯光大二年乙巳冬至則據大建四年丁卯冬至而疑其測驗之非真此皆由百餘中參證而非徒立異向錢氏考之不審乃以爲辭窮而遺算算不足信而史又必無一字之謬外也有是理乎兩心差古今小江氏未有定率而改最專每百東行爲一分三秒則

精思所到遂與噶西尼之新法不約而同可見考諸古而無疑者實如今而自合若合於古而不合於今則其合也亦幸而已矣易不云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天有常行不以古今而異謂西人之術必不可考古是古之天行異於今也謂古之天行異於今是古與今當各有一天也而豈其然哉江氏書世無善本七政小輪諸據紛如亂絲恐其久而失傳無以爲治歷者先路之導今特詳爲校正書中精確不磨之處讀者當自知之惟無以是古非今之見先橫於中此則余所且審過之也夫

歲實消長其故有二一由兩心差有大小一由黃赤距有遠近吳江王氏晉州薛氏唯管言之今薛氏天學會通未見足本曉庵新法又脫去補遺不知其說云何江氏之說得其一而失其一蓋考之未審矣夫黃極環赤極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年而一周即歲差也黃道既退行於赤道則歲實必漸消惟是西人辨說皆以歲差爲恆星東行遂與最高行兩數混淆無從分析中法知歲差萬歲不及天矣而又不知最高之有行分宜乎歲實消長懸千餘年而未有定論也近日西人新測春秋分點每歲西行五十一秒最高每歲東行十一秒入兩心差古大今小約百年差一萬五十分之一黃赤道古遠今近約百年差四十八秒咸豐庚申最卑過冬至十度二十八分五十三秒三〇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入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目錄

學衡七 文學三冊其學

五星咸輪與伏見輪之不同

幾何原本六和六輪棧解

圓錐三曲棧記

靜重學記

動重學記

流質正學記

天重學記

代微積拾級序

代微積拾級序

談天序

談天序

聖閉八綫綴術序

綴術釋疑序

綴術釋疑序

綴術釋疑序

顧觀光

顧觀光

顧觀光

顧觀光

顧觀光

顧觀光

顧觀光

李善蘭

李善蘭

李善蘭

李善蘭

左潛

左潛

曾紀鴻



學術七文第三冊第五

五星歲輪與伏見輪之不同

顧觀光

西法步五星土木火用歲輪金水用伏見輪梅勿菴謂五星皆有歲輪而伏見輪即歲輪上星行繞日之圖象  
蔡源江氏從之著金水二星發益論獨立算繕析條分而徵之等邊等角之兩三角形以著其理一篆之說可  
謂詳且明矣余嘗細讀懸書而知歲輪與伏見輪之算其不可強同者有四款詳言之土木火次引以初實行  
減太陽實行得之是次引大小一由於太陽之盈縮一由於本天之高卑而金水二星但以初均加減伏見平  
行不用太陽盈縮差其不同一也土木火以初實行減太陽實行則初均歲為加者距日度良差而少初均數  
為減者距日度反差而多此緣上三星之行過於太陽故如此立法若金水二星之行過於太陽初均數加則  
距日度亦加初均歲減則距日度亦減而乃反用初均以加減伏見平行與上三星算同而理正相反其不同  
二也用歲輪則心在本道有升度差用伏見輪則心在黃道無升度差其不同三也土木火以正交行減初實  
行是用次輪心距正交度金水以正交行減初實行又加伏見實行而初實行與伏見實行相併之度即平行  
與伏見平行相併之度是從伏見輪言之為星距正交度從本天言之即本輪心距正交度矣其不同四也因  
此四事而知歲輪與伏見輪之用難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矣然則梅氏江氏之說非乎曰未可非也所不同  
之四事懸書均已言之曰伏見輪雖以太陽為心實以太陽本輪心為心也曰伏見輪最遠點無定分其距平  
遠點之度必與初均等也曰伏見輪最遠點距伏見輪正交之度必與伏見輪心距本道正交之度等也之三

者非微之實測未易決其是非借謂伏見輪在黃道無升度差則即以伏見輪之理考之而知其必不可通何也伏見輪之心雖行於黃道而其面與黃道斜交半在兩半在北惟正交中交二點與黃道合舉此二點過心成一直線此線必與黃道平行而其距伏見輪造近線之度時時不等或正交距最遠九十度則伏見輪之上下一南一北成偃臥之勢謂其無升度差理固然矣若正交與最遠合則伏見輪之左右一南一北成側立之勢與土木火木道之斜交於黃道者其象正同又安得無升度差乎斯時黃道如句視線如股伏見輪面如弦自黃極出綫抵黃道及星在伏見輪之右者其度必差而東在伏見輪之左者其度必差而西歷書概置不論但以本道節黃道一語了之不思經度與緯度相待而成無升度差安得復有纒緯此可以理決之不俟實測而後信也要之伏見輪之法本於歲輪自承用者逐形忘形遂至攝悟不合回懸五星並用太陽平行距無升度差最輪與伏見輪通為一注西人於土木火二星屢改益精而金水二星仍同回懸由泥於伏見輪在黃道之說而不復深思善改法者已不知伏見輪為歲輪上星行機日之圖象矣梅氏江氏之說類情純倫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古人書而死於句下者

幾何原本六和六轉經解

顧純光

大分四正方十六 小分三四六四奇正方十二 兩正方較積四其邊一與大分有等 半小分一七三二

奇正方三 大分上作少一正方之矩形與半小分正方等長三關

大小兩分相併得七四六四奇為第一合名綫 第二關 第三關

相減餘五三三奇為第一斷綫 第二關 第三關

設有比例綫入與大分有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一千四其邊四八九又奇以乘矩形之闊得八其邊一八一

入奇兩數相併得七七六奇爲合名綫自之得五九七一奇即第一台名綫乘比例之矩形兩數相減得  
二〇七奇爲斷綫自之得四二八五奇即第一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六九二八奇與小分有等以乘矩形之長得二二〇七八奇其邊四五八奇以乘矩形之闊得  
六九二八奇其邊二六三三奇 兩數相併得七一九奇爲第一合中綫自之得五一七一奇即第二合名  
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二六奇爲第一中斷綫自之得三七〇九奇即第二斷綫乘比例  
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七與大分小分皆無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二一其邊四五八二奇以乘矩形之闊得七其邊

二六四五奇 兩數相併得七二二七奇爲第二合中綫自之得五二二四奇即第三合名綫乘比例綫之  
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三七奇爲第一中斷綫自之得三七五二奇即第三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大分四二二三奇正方十七 小分三六〇五奇正方十三 兩正方較積四其邊二與大分無等 半小分  
一八〇二奇正方三二五 大分上作少一正之矩形與半小分正方等長三〇六一奇闊一〇六一奇  
大小兩分相併得七二二八奇爲第四合名綫 第五節  
六續詞

相減餘五一八奇爲第四斷綫 第六節  
六續詞

設有比例綫八二四六奇與大分有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五二四奇其邊五〇二三奇以乘矩形之闊

得八七四九奇其邊二九五七奇 兩數相併得七九八奇爲大綫自之得六三七二奇即第四合名綫乘  
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二〇六六爲少綫自之得四二六八奇即第四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七二一奇與小分有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二〇七其邊四六九七奇以乘矩形之闊得七

六五其邊一七六五奇兩數相併得七四六一奇爲比中方綫自之得五五七一奇卽第五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三三奇爲合比中方綫自之得三七三三奇卽第五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設有比例綫七與大分小分皆無等 以乘矩形之長得二十一四二七其邊二七二三奇 兩數相併得七

三五一奇爲兩中面之綫自之得五四〇九奇卽第六合名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兩數相減得一九〇五奇爲合中中方綫自之得三六一九奇卽第六斷綫乘比例綫之矩形

大分十五正方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一一八奇正方一百二十五兩平方較積一百其邊十與大分有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三八二奇爲第一斷綫 卽以較積方邊爲比例綫 卽以較積方邊爲比例綫 兩數相減得三千八二奇開得

斷綫六一八奇卽圓內容十邊形之一邊

大分十一五正方一百五十六二五小分五九九奇正方三十二二五兩平方較積 百二十五其邊十一一八與大分無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六九一奇爲第四斷綫 有比例綫二十 卽與大分有等以乘第四斷綫

得一百三十八奇開得少綫十一七五奇卽圓內容五邊形之一邊

大分十七三三奇正方三百小分十二九一奇正方一百六十六六六兩平方較積一百三十三三三其邊十一五四奇與大分有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四四一奇爲第一斷綫 卽以較積方邊爲比例綫 卽以較積方邊爲比例綫 兩數相減得

以乘第一斷綫得五千〇八九奇開得斷綫七二三奇卽球內容十二面體之一邊

大分十一一八奇正方一百二十五小分五九九奇正方三十二二五兩平方較積一百其邊十與大分無等 大小兩分相減餘六一八奇爲第四斷綫 有比例綫十七八八奇 卽與大分有等以乘第四斷綫得一百

十〇四九奇開得少綫十〇五一奇卽球內容二十面體之一邊

開錄三曲線記

顯覽光

凡圓錐橫剖之成平圓斜剖之成橢圓平圓祇有一心其周綫之距心徑等橢圓則有一心自一心出橫抵圓周二綫之和必與長徑等也命橢圓之長徑爲橫軸短徑爲縱軸則任於圓周作縱綫爲股所截長半徑之橫綫爲句股系乘長半徑羣與句羣乘短半徑羣之和恆與兩半徑羣相乘之數等其過心之倍股卽長軸之通徑以長徑爲連比例之首率短徑爲中率則通徑爲末率也股羣與所分長徑二分相乘之羣若短徑羣與長徑羣於長徑上作平圓則同句之平圓設與橢圓股若長徑與短徑矣任於圓周出一斜綫抵橫軸之兩端爲正餘一割弦則一通弦對角正切相乘之羣卽長徑羣約短徑羣之數自同周作二斜綫與一通弦平行則斷圓切綫也引橫軸與切綫相交成句股形切綫爲弦縱綫爲股則其句爲次切綫法以橫綫羣與長半徑羣相減爲實橫綫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次切綫也自切點作綫抵橫軸與切綫成直角是名法綫法綫爲弦縱綫爲股則其句爲次法綫法以短半徑羣乘橫綫爲實長半徑羣爲法實如法而一卽次法綫也橢圓法綫平分切點距一心綫之交角故切綫與距一心綫之交角亦相等矣二切綫既與一通弦平行則自一屬點過中點之斜徑亦與一通弦平行命之曰相切徑任於圓周作縱綫與一半徑平行截其又一半徑爲橫綫與橫軸上之句股比例並同故相屬徑之一羣和與長短徑之一羣和恆相等也徑端距二心綫相乘之羣與半徑羣相屬徑四端之四切綫成平行四邊形亦與長短二徑相乘之羣等若以一徑之平圓面積爲首末率而求其中率卽橢圓面積也

凡圓錐體依一邊之勢自對邊斜剖之至底成單曲綫形以此形橫置之作過心橫軸綫引長至頂點外如頂點距心度乃作垂綫與軸綫成直角卽準綫也任於曲綫上作橫綫直交於準綫必與距心綫等任於曲綫上



作縱綫爲股截軸之橫綫爲句以句爲運比例之首半股爲中率則通徑爲末率通徑者過心之倍股也折取  
其半卽心距準綫之度矣自縱綫上端作斜綫爲曲綫之切綫引橫軸與之相交亦與次切綫成句股形又作  
法綫直交於切綫亦與次法綫成句股形單曲綫之次切綫倍於橫綫而次法綫倍於通徑之半以縱綫約次  
法綫或以次切綫約縱綫皆切綫與軸交角之正切也切點距心綫交法綫之角恆等於法綫交軸之角故法  
綫之兩端其距心亦相等切點距心綫交切綫之角恆等於切綫交軸之角故切綫之兩端其距心亦相等自  
心作斜綫直交於切綫卽切點頂點兩距心綫之中率矣任作通徑與切綫平行又自切點作橫徑與軸綫平  
行必分通徑爲兩平分半通徑爲縱綫截橫徑爲橫綫與橫軸上之句股比例相同若句股相乘取三之二卽  
所截單曲綫之面積也

凡圓錐體依立垂綫之勢自一邊直削之至底成雙曲綫形以此相等之二形橫置之其一頂點之相距卽爲  
橫徑任於曲綫上出綫抵一心二綫之較必與橫徑等也自橫徑之中作綫直交於橫徑卽爲縱徑中點距心  
綫爲弦其距頂綫爲句求得股爲半縱徑自橫徑之上下截之復作相等之二曲綫形爲相屬雙曲綫引縱橫  
二徑爲二軸皆過曲綫之一心以橫徑爲連比例之首率縱徑爲中率則通徑爲末率卽橫軸上過心之倍股  
也任於曲綫上作縱綫爲股截橫徑之引長綫爲句股乘半橫徑與句股乘半縱徑之較恆與兩半徑  
乘相乘之數等設羅與句加橫徑乘句之羅若縱徑羅與橫徑羅乘自縱綫上端作切法二綫亦與次切法  
二綫成句股形其求切綫交軸之角與單曲綫同雙曲綫之切綫平分切點距一心綫之交角故其法綫亦平  
分切點距一心綫之外角任於曲綫上出二斜綫抵橫徑之兩端爲正餘二通徑二通徑對角正切相乘之羅  
卽橫徑羅約縱徑羅之數自橫徑之中又作二斜綫與二通徑平行四端皆抵曲綫命之曰相屬徑以此二徑

引而長之任於曲線上作縱綫與一半徑平行截其又一半徑之引長綫爲橫綫與橫軸上之句股比例並同故相屬徑之一霧較與縱橫徑之一霧較恆相等也相屬徑四端之四切綫成平行四邊形與縱橫一徑相乘之霧等縱橫徑四端之四切綫成長方形作對角一霧引而長之與四曲綫相近而永不相合命之曰漸近綫以橫徑約縱徑卽漸近綫與橫徑交角之正切矣任與曲線上作縱綫與一漸近綫平行截其又一漸近綫爲橫綫縱橫一綫相乘之霧恆爲中點距心器四之一引長縱綫以四曲綫爲界補成平行四邊形恆爲縱橫一徑相乘霧之一任於曲線上作切綫以二漸近綫爲界必平分於切點故切點上之相屬徑亦與切綫相等若以股乘半橫徑與句乘半徑徑一霧之和乘馮氏對數二七一八二八二以減句股相乘之霧卽所截雙曲綫之面積也

此三曲綫皆圓錐之分形其離切綫之準當以合吻圓度之任於曲綫上作圓圓形與曲綫同切於一點則圓周之離切綫半徑小者較速半徑大者較遲而諸圓形中必有一圓周與曲綫吻合無間卽合吻圓也命圓半徑爲曲率半徑則各點曲率半徑之比同於法綫立方之比法綫立方爲實半通徑之平方爲法實加法而一卽曲率半徑也橢圓二心相距之綫半之爲兩心差以長半徑約之則爲橢率置圓周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以長徑乘之爲實橢率自之爲屢乘數遞取其四之一十六之三三三六之十五以減實前橢圓周也置圓周率以長短二徑相乘之爲實橢率自之爲屢乘數遞取其六之一二十之三四十二之十五以減實前橢圓體之曲面積也法綫乘縱綫而以通徑約之於上法綫加縱綫而半之以乘馮氏對數加入上位卽單曲綫之長也以通徑約圓周率四因三除以乘法綫次法綫兩立方之較卽單曲綫體之曲面積也橢圓體積等於外切圓柱三之一單曲綫體積等於外切圓柱二之一單曲綫體所容最大長方其橫徑恆爲軸綫三之一

一圓錐所容最大單曲綫面其軸綫位爲斜距四之三引而伸之類類而長之曲綫之能事畢矣

靜重學記

顧觀光

重學之本始於權衡權與物均而衡不則左距與右距等者不不均而衡平則左距乘左重與右距乘右重等比例之法由此起矣桿之異於衡者不惟其平而惟其定直桿或不或斜直與衡同曲桿則視力綫與桿之交角其角正得九十度比例同於直桿不正得九十度則左距乘左重與右角正弦若右距乘右重與左角正弦或有曲桿之折角而求左右兩角則左距乘左重爲實右距乘右重爲法實如法而一內減折角餘弦折角正弦除之即左角餘切也求右角者做此

二力綫之引重而行也一綫相合則用其和二綫相對則用其較若不相合而未至於相對者以一力綫補成平行四邊形作對角綫爲二力之合率三力以上其理一也

引重之器有七其助力各不同桿之助力爲右距與左距之比輪軸之助力爲軸徑與輪徑之比齒輪之助力爲小輪齒數與大輪齒數之比取滑車之助力爲一與一之比連滑車之助力爲一與一依滑車數少一乘方積之比或爲一與案數之比或爲一與一依動滑車數乘方積少一之比斜面之助力爲股與弦之比劈之助力爲劈背與劈邊之比螺旋之助力爲兩螺旋距與柄長爲半徑所成圓周之比七者或分或合或視或單皆能以小力運大重其力與重皆若重動速與力動速也

獨體合體均有重心自重心作垂綫垂與地平成直角凡三邊形各於半邊作對角綫三綫相交之點爲重心其距角幾距邊若一與一也兩兩相等四邊形於相等邊之半作聯綫兩綫相交之點爲重心其距兩邊幾相與木等邊以對角綫分爲兩三邊形各以法求其重心兩重心聯綫一綫則大形垂綫與小形垂綫若小形

之重心距與大形之重心距也凡尖錐體先求底之重心自底心至尖作聯綫其四之一爲底心距重心若去其尖則以上下兩重心作聯綫全體之重心必在此綫上矣設諸面體之角各爲質點而以綫聯之又或斷而不連或動而不定亦必有此重心引重之器以力與重聯爲一綫力降則重升而聯綫上必有定點即重心也既有重心可明定理帶之定於一點者自懸點作垂綫必過重心體之定於一面者自重心作垂綫必與定點相合體之定於一點及一面者自重心作垂綫爲一邊自面之定點作綫直交於面爲又一邊面之定點距重心爲底則兩定點相距爲三角形之大分邊體之定於兩點者以此兩點引而長之必交於重心所作之垂綫也體之定於兩面者兩定點之抵力綫各與其面成直角引而長之亦必交於重心之垂綫也

凡體已定而微動之或復原處或離其原處則固定與非固定之別也設小半球切於大半球之凸面其重心假爲球半徑入之五自切點作綫與地平成直角重心在此綫內者爲固定在此綫外者爲非固定法以兩半徑相乘爲實兩半徑相併爲法實加法而一爲固定率若切於大半球之凹面則兩半徑相乘爲實兩半徑相減爲法實加法而一爲固定率

屋梁相定之理三梁杙合成兩等邊三角形加重於頂自頂點作垂綫分爲兩句股形則句爲梁平力之率倍股爲梁垂力與加重之率三梁相協以次遞降自下梁重心作直綫引中梁綫與之相遇復自相遇點上下梁下端作斜綫則與地平綫成句股形句爲下梁平力之率弦爲下梁垂力之率四梁相協長短輕重如一合地平綫成五不等邊形自頂點作垂綫則與地平綫成大句股又自下梁上端作地平綫則與垂綫成小句股小股對角之正切與大股對角之正切若一與三也

橋攬相定之理先令諸劈之大小形狀左右俱等自橋頂作垂綫以諸劈之左右切面引而長之必與垂綫遇

於一點此點即環心也各切面與垂綫之交角其切綫較爲各劈重率割綫爲各劈抵力率不合此率而又無  
面阻力橋必圯矣由劈之重心作垂綫自切面之中作綫直交於切面爲抵力綫引而長之與左右兩垂綫相  
遇必在劈行之中若出劈外而又無膠固力橋必圯矣橋之下面爲圓綫者自圓心作地平綫又以圓半徑爲  
垂綫頂至圓心之垂綫爲弦取其句於垂綫上自圓心作一復作一地平綫此綫自中至邊漸與橋之上曲綫  
相避而不相合任於此綫上作一垂綫交於下地平綫又自圓心作一斜綫乃取交點距橋頂之度於斜綫  
上自圓心截之卽上曲綫所到也橋之上下面俱爲地平面者中間必爲垂面各切面與垂綫之交角其切綫較  
爲各劈重率卽爲各劈面積率抵力綫不出劈外與橋環同

凡橋面有二阻力一在平面一在斜面光面則祇有不面之阻力也任何面體行於平面其重卽爲抵力兩面  
俱木而致平行者取抵力二之一兩面俱木而致橫直相交或兩面俱金者取抵力四之一兩面一木一金者  
取抵力五之一各以乘抵力爲面阻力斜面之阻力則監物於平面而以一邊徐徐舉起於物欲下未下之時  
兩斜面與地平面之交角其全數與角正切若抵力與面阻力也橋環諸劈之重不合於切綫較則抵力綫與切  
面斜交試於抵力綫之端作綫直交於抵力綫又於直交綫之中依斜面阻力角度左右各作一角卽爲斜交  
綫之大限切面在此二限之中環亦定矣

有小圓柱旋轉於大圓柱中其相切處亦生面阻力兩面俱木者取抵力十二之一兩面一鋼一鐵者取抵力  
七之一各以乘抵力爲面阻力輪軸帶車等皆準此

#### 動重率記

顧觀光

凡動重他力加之則方向必直運送若不若加以他力而方向異於本動者以二方向綫補成平行四邊形作

對角綫爲一速之合率力之加於物而生動也。不論正加旁加其動力恆等於抵力。故左重與右重若右速與左重一物相引則速之大者必減小者必增。各以其重乘所增減之速其數亦相等也。

凡球行於平面是生平力。二球相擊其體平而復凸是生凸力。球之無凸力者或鉛或瓦擊時。二速消盡。一球必止而不行矣。凸力有等於平力者謂之全凸力。有小於平力者謂之弱凸力。呢紗等球凸力爲平力九之五。象牙球爲九之八。玻璃球爲十六之十五。正相擊後。二球分行於二對面。各生新速。其擊前速與擊後速者。平力與凸力也。二球皆全凸力。正相擊後。小球之速必減而大球之速必增。一重和一重較爲倍大。重與減速之率又爲倍小。重與增速之率各以其重乘速而併之。擊前與擊後亦等。二球之凸力等而正相擊後。小球止而不行。其大球與小球必若平力與凸力也。若以動球擊靜球而一體相等。又皆爲全凸力者。其動靜必互相易。動球小於靜球則小者速行而大者前行。必小於小者之前。速動球大於靜球則小者之速必大於大者之前。速而大者隨行其速小於前。速三球在一綫上。以次遞小而大中。二球之較大於中小。二球之較者大球。由中球傳速於小球。必大於直傳速於小球。若中球爲大小球之中。則傳速最大矣。

自擊點過。二球心作交綫。其合於球行之方向者爲正相擊。不合者爲斜相擊。二球方向一直一橫。則擊後橫者斜行以擊前。二方向綫引而長之。補成平行四邊形。作對角綫。卽斜行之綫也。一重俱斜則擊後。二方向綫與擊前。二方向綫互爲平行。自方向綫之端作綫。直交於交綫。前後各成兩句股形。其兩句必自相等。又以擊前。二方向綫引之。相交則交角之對邊。卽擊時之兩半徑和也。

二球相距必有重心。至相擊時。重心卽爲擊點。二球相對而行。則重心恆不動。故左重與右重。若右距與左距相隨而行。而後速大於前速。則重心隨而前行。法以兩重各乘速而併之。爲實。併兩重爲法實。如法而一節。重

心行也。設一球平行於一斜綫，重心必平行於一直綫，以二斜綫引之，相交取一適之度，自交點截之，爲兩段，作斜綫爲三角形之底，則左速與右速若右分邊與左分邊，乃自分邊爲至交點作直綫，即重心行也。

凡有凸力之球斜擊於不動之面，則擊後必斜行，自擊點過球心作交綫，又自方向綫之端作綫，直交於交綫，成前後兩角，股形凸力全者，兩角股形相等，而方向綫與交綫之交角，前後亦必相等。凸力不全，則後角與前角之正切，爲平刀凸力之率，後角與前角之正弦，爲前速後速之率，無凸力者，擊後行於面邊，其前速與後速若全數與角正弦也。

凡動有二：一爲平速，一爲漸加速。長方形速爲圓時，爲長則路爲長方，積漸加速，成壘塔形，力爲高時，爲長與圓則速爲長方，積路爲壘塔形，積物在空中，爲地力所引而下，墜愈下愈速，即漸加速也。地形橢圓，長徑過赤道，徑過兩極，徑與地力爲轉比例，故兩極下地力與赤道下地力，若百四十五與百四十四，兩極赤道之間，地方適中，於一秒中，墜物之下墜，凡十六尺又萬分尺之六百九十七倍之爲一秒之地力，依壘塔形求之，速與路俱可得矣。擊之行爲平速，一秒中凡千十七尺，設投石井中，歷幾秒聞水聲，則以地力除一開平方，爲石過井率，以聲速除一爲聲過井率，併之以比所懸之時，即井口距水之深也。大小二重懸於定滑車者，大重必隨地方而下，二重和與一重較，若地方與長加力物，自對面下行，兩面皆爲光面，必相切而行，非旋轉而下，對面之弦爲重率，設爲力率，力乘地方，即對面之長，加力以壘塔形之比例，速之地力乘股，以除一，弦爲即時率也。地力以乘股，即適率也，故不論弦之長短，但股等，則速亦等，以重引重，令行於斜面，垂面之環穴，則重上行，垂面之重小，則重下行，以垂重乘弦，與斜重乘股之較，乘地方爲實，併一重以乘弦，爲法實，則法而一，即長加力也。設有圓面，直交地，平自頂點至圓界，作綫通弦，則物任行於何通弦，自頂點至末點時

刻俱等大小兩圓面之頂台爲一點直交地平自頂點至大圓界作諸大通弦中有諸小通弦則物行於兩通弦之較自小圓界至大圓界時刻俱等凡此相等之理皆由地力而生也

拋物空中上行極則變環而下其兩端恆相等是名拋綫拋綫與地平之交角適足四十五度者拋界最大其左右皆漸小而兩兩相等至九十度則無拋界矣若拋物於斜面則視斜面與九十度之交角拋綫中分此角者拋界最大其左右亦漸小而兩兩相等至九十度則無拋界矣以拋綫之切綫爲弦則垂綫爲股地平綫爲句切綫生於平速之拋力故時速相乘而得弦垂綫生於漸加速之地力故半地力乘時幕而得股以平三角之比例通之拋綫交地平之倍角正弦乘速幕爲實地力爲法實如法而一即平面拋界也拋綫交地平角與拋綫交斜面角相併爲和相減爲較和角較角兩正弦之較乘速幕爲實較角餘弦乘地力爲法實如法而一即斜面拋界也九十度之拋綫卽爲最高倍之爲平面之最大拋界又以斜面交九十度角之大矢除之卽斜面之最大拋界故平面之拋界視斜面爲大矣自地而上端作橫綫爲規綫規綫距拋綫頂之度與拋綫頂距心之度等自心作橫綫直交於心距規綫兩端皆抵拋綫此綫必倍於心距規綫卽末率也心距規綫以二拋高爲最大故末率以二拋高爲最大拋綫與平綫之交角自地平上以漸而小至拋綫頂則與平綫合而爲一無交角矣垂綫所截之地平綫爲實拋綫交地平角之餘弦乘二拋高爲法實如法而一以減拋綫交地平角之正切卽交角正切也若以同速拋各物而同一平面者應若千秒各物所到之點擊之成平面形者不在一平面成立圓形其封點距圓心之度卽若千秒中地力下行所過之路矣

懸物空中左右限以曲綫令物一往一來則與曲綫乍合乍離而此行又成曲綫是名擺綫倍徑徑爲擺長又倍之爲擺綫周圍圓爲擺綫之界綫卽橫徑也於橫徑之中作垂綫必抵擺綫之底點以此垂綫爲圓徑作



平圓形則任於垂綫上作橫綫其所截平圓之弧綫必等於平圓外之橫綫而所截之擺綫周必倍於平圓內之通弦物自擺綫下行爲地方所引其速與垂綫等以測各處地方之大小至易見也一秒之地方爲實則周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百之爲法實如法而一爲秒擺長秒擺者一秒擺動一次也設地方爲定數則擺長之平方根與時刻成正比例擺長爲定數則地方之平方根與時刻成轉比例故以秒擺長除擺長或以地方除原地方平方開之皆爲擺動一次之時刻也若以較數求之則擺長者動遲擺短者動速以擺長與秒擺長之較乘一晝夜入萬六千四百秒爲實倍秒擺長爲法實如法而一卽一晝夜擺動加減次數地形高下處處不同高則擺動遲下則擺動速一晝夜加減次數爲兩處高下差之率倍之爲兩處地方差之率擺綫之用盡於此矣

有諸質點各以堅綫聯於平面力加一點則諸點隨之而動此與獨動不同因諸質點各有抵抗力環軸時必互相感召或生動或阻動也距軸愈遠用力愈少力距相乘積等則速亦等自軸心作地平綫爲句自諸點各作垂綫爲股諸點之距軸綫爲弦各以質重乘弦爲乘而併之卽諸點之質阻牽力乘距離爲實質阻牽爲法實如法而一卽實生力也諸質點爲地方所引亦各有長加力自軸心作直綫則分諸點爲左右兩邊各以質重乘句視諸點在直綫之一邊者相加在兩邊者相減用乘地方又以所求點之距軸綫乘之爲實質率爲阻法實如法而一卽所求點之長加力也諸質相距必有重心其距軸綫爲弦垂綫爲股所截之地平綫爲句合各質重以乘重心之句與質重各乘距軸綫之句以相併者其數正等引重心距軸綫而長之卽爲擺心重心擺心兩距軸綫相乘卽環軸半徑也自重心作直綫與距軸綫成直角亦分諸質點爲左右兩邊而諸點之距重心綫爲弦直綫爲股所截之距軸綫爲句各以質重乘句其在重心之兩邊亦相等也合各質重以乘重心距

軸器又以質重各樂弦繫而併之亦與質阻率等重心距離繞與恒擺心綫相乘即環重心之半徑器合各質重乘之與質重各樂弦繫以相併者其數亦等重心為心軸心為界作平圓形任於圓綫上取一點為懸點擺次並同若以攝心為界其理亦同故懸點與擺心點可互易也

二重一加於輪一加於軸而在輪周者下行在軸周者上行輪軸之長加力各如其半徑之比三輪相聯或聯以索或銜以齒而一重一加於第一輪一加於第三輪輪軸之長加力如三輪半徑連乘與三輪半徑連乘之比不等二重加於停之兩端者一重之長加力各如距重心之反比矣凡圓體有轉動有過面動此一動常相因也以索之一端纏於圓體一端過定滑車而以重懸之設等質之質則柱則柱重乘地方以加懸重為實三因懸重以加柱重為法除之即過面動之長加力懸重乘柱徑又乘地方為實三因懸重加柱重以乘柱徑徑乘入之一為法除之即轉動之長加力若柱空而極薄則柱重乘地方為實倍懸重以加柱重為法除之即過面動之長加力倍懸重以乘地方為實倍懸重加柱重以乘柱半徑為法除之即轉動之長加力設索之一端纏於圓體一端著於定點則過面動之長加力實圓柱為地方三之一空圓柱為一之一球為七之五也圓體由斜面而下兩面皆為橢圓令圓體不為直動而為轉動則不用地方而用直動之長加力其比例並與此同不等二重加於靜滑車者令大重下行之長加力即令小重上行之長加力若加於二滑車而一靜一動者動滑車之長加力為靜滑車之一因消減半故也若加於速滑車而一靜數動者第一動滑車之長加力為靜滑車之一第二動滑車為四之一第三動滑車為八之一既得諸器之長加力用和分法推之即可知諸器之動矣

凡二體相切相磨皆能生固阻方面動速漸減使舉力與面阻方等則物之行恆為平速矣車行於石路之舉

力小者爲物重千分之十六大者爲二千分之三十九路極不平處至千分之一千四火石路爲千分之六十四鐵軌路牽力或爲物重二百四十分之一或爲三百分之一平石路爲七十分之一石子路爲十五分之一若車行於斜而其所加之牽力等於股爲實益爲法設斜面二丈最高一尺則比平面牽力加物重二十分之一也陸路不論遠之大小阻力恆同水路則遠霧漸大阻力亦漸大故車或五小時行十里或一小時行十里牽力並同而舟則一小時行十里整五小時行十里考牽力當加二十五倍也惟一小時十里以上阻力增率甚小因舟速甚而高出水面耳生動之力有大曰定質重曰流質重曰定質凸力曰流質動力曰流質漲力曰人所能方皆以力乘路爲當程功定質重之動力斜面與垂面不同設自行車路高一百尺長四千里輕車一千斤以重車四千斤下行之力引之上行面阻力爲二百分重之一法以爲較三千斤乘高一百尺得三十萬爲當程功以二百除一千得五斤爲上行阻力以二百除三千得十五斤爲下行阻力併之以乘長四千里得入萬爲當程功是當程之功比實程爲四倍弱也用於垂面則以重乘路當程之功卽爲實程之功矣流質重之動力以水言之其當程功與定質同而水中又有橫流之水互相推盪不能用以程功故水激上半輪當程功與實程功若五與四水激下半輪當程功與實程功若十與三也捕風鼠之巧機能生暫動巧傾鐘表之發條能生長動皆凸力也發條動時抵力恆有改變故以繞軸漸卸時所過微路乘各秒中所加抵力之路爲所程功風氣之力有一風皆用漲力風帆用動力水氣亦有漲力與動力其動力大小之比皆若遠立方大小之比人所能力以體積爲最大人力二十八斤又五分斤之四馬力一百四十四斤行則力必減小行至極速則力不能程功而一小時中極速之限人行六里馬行十二里故求人所程功者以一小時里數與六里相減餘數自之四因五除爲人力求馬所程功者以一小時里數與十二里相減餘數自之爲馬力各以里數乘之

爲所程功也

車以平速行於平路其力必等於面阻力若有阻物如小石類而車體甚堅阻物與輪周僅過於一點過此點時車必減速加力則速不減矣車過阻物上行時所加之力爲重阻力車行忽改方向震動時所加之力爲震阻力法以輪半徑除阻物高爲第一數輪半徑乘倍之以除阻物高爲第二數以此兩數之積乘平速乘爲震阻力率地力乘阻物高爲重阻力率併兩率以乘車重即車過阻物之加力也若阻物小於輪半徑則平速乘爲震阻力率輪半徑乘地力爲重阻力率或以薄鐵片附於軸下取其凸力令輪心漸離直綫而不震阻力可減大半也

以物擊物其受擊物之抵力由兩物相遇而生故鐵錘之力大於砂球鐵墩所抵之能大於軟枕而錘之能力消於墩之抵力其所歷之時刻又有不同時刻愈小抵力必愈大而物性受凹愈少者時刻亦愈小也鋼錘凸力率九百萬尺加以鐵錘擊鐵墩則錘高加墩高以乘錘高又以錘下行數乘而倍之爲實凸力率爲法實如法而一平方開之即錘墩共凹之路錘高乘凸力率又以錘下行數乘而倍之爲實錘高加墩高爲法實如法而一平方開之即鐵墩之抵力也若以錘擊釘入木則力爲平力而釘能轉抵力必小釘長加錘高以乘木徑倍凸力率除之即釘入木之路錘高乘平行數木徑除之內減釘入木路四錘釘共凹之路也

### 流質重學記

顯觀光

物各有質木石之類爲定質風水之類爲流質而流質又有輕重之分輕如風氣重如水汽其體皆得熱而大得寒而小而水之質獨異常寒暑衰之四十度爲極小之限更寒則反增大至三十二度而成冰表成冰之時其體增大最速故瓶盆貯水每因冰而迸裂也流質在器爲地刀所引必皆平於地平地球旋轉生離心力地

心下引生同心力二者又有併力而水面必交於併力故海面當赤道則曲於球形當二極則平於球形月  
邊處有引力又合地方而生併力必令水面改變則潮汐之理也水之小者高於平面故湖兩地高卑以水爲  
準若一處流質相通必升至於平面以法激之能令水自下而上能令水載大重而上升或不用水而用風氣  
理亦同也定質抵力惟在引力所加之方向流質抵力處處皆同設水在器中於其周圍相等之四小穴以  
短柱塞之令可進退一柱漸進則餘柱必漸退其抵力之比同於穴大小之比去其一柱器必向對邊而似以  
一邊無抵力也流質愈深抵力愈大立方一尺之水抵力六十二斤半以乘體積即水抵力之重矣流質抵力  
必有重心設上下不等正方體水滿其中重心必近於大方令大方在下則重心低而抵力大大方在上則重  
心高而抵力小若有兩器同底同高不論方斜尖直其底之抵力並同旁面抵力必在重心之下設爲平行四  
邊形則抵力心之高爲三分高之一設爲兩等邊三角形角尖在上則爲四分中垂綫之一角尖在下則爲二  
分中垂綫之一凡水間管抵力心處必多加能力以阻水也

定質爲流質所載重者必變而輕故竹木入水必升鐵入水銀亦升因等體積之流質重於定質故也定質重  
爲向下之力流質重爲向上之力二力同在一垂綫相等則物必定由此可得體積相等體重不等之率如金  
重三十五分入水中則重三十一分所少四分即等於金體之水重是知水與金之重率爲一與八七五矣若  
不合相定之理則物在水中或升或降令物升降之力即等體積之水重與物重之較也人入水中身重小於  
等體積之水重又胸中空處能大能小首昂則胸大而兩重較大且以兩手入水必不沉也若手出水則身  
重大於等體積之水重而身必沉沉至水底抵力最大身之體積愈小而不能復升矣人於橋下入水則  
深以身重大於等體積之水重也沒則體積大而復升以身重小於等體積之水重也氣球上升亦同此理其

上升之力俾球直於等溫風氣重之較矣風氣又有冷熱之分而熱輕於冷又熱則體必加大而等體之冷風氣愈重二重之較即令熱風氣上升之力張火處開煙窗令煙氣出於上即此理也煙窗高則熱風氣向上直升既高於頂致以外風不能敵之低則熱風氣亦傷或不能敵外風而適入室中矣

凡空處皆有風氣風氣漲力四面散行直至遇物攔阻而止設冷熱等則漲力大小與空體大小有轉比例如有長密圓柱兩端一通一塞以通之一端入水則柱中空較爲水所退漸小而令柱下行之力必漸加大此即風氣之漲力以漲力與抵抗力相持等也水熱至寒暑表之二百十二度其漲力與風氣等每方一尺抵力二千一百一十斤更熱則漲力極大雖至堅之物不能當之矣

地球外之風氣層層包裹近地最厚漸高漸薄至一百五十里則無風氣矣用玻璃管長三十二寸內深極小不過八分之二兩端一通一塞滿貯水蠟倒植水銀器中則管中水銀必降最卑至一十八寸最高至三十一寸其不能再降者爲風氣之所抵而風氣厚薄時時不等故升降亦時時不等也海面水銀海一十九寸九分二釐一毫在高山則必降風氣薄而輕也在深壑則必升風氣厚而重也大率高九百尺水銀降下一寸是又爲湖高之簡法矣水在器中或湧出而水不出以口有風氣抵力也虹吸內兩邊倒懸之水俱欲下行在頂點有兩分之意而頂點無空勢不能分兩邊一短一長必令短者逆流而上所以無空者風氣抵之也若頂點高過三十二尺即有空矣極大虹吸高不得過三十二尺

風氣冷熱處處不同赤道之下日光正射而熱入必多斜射則熱少愈斜則愈少故一年熱氣甲率赤道之下寒暑表八十四度兩極之下僅得四度然則赤道下之風氣暖他處熱而輕故必上升而其下南北之冷風氣入之復受熱氣上升而其下之冷風氣又入之如水之流經古不斷遂生上下二廟自上赤道流向兩極下白

兩極流向赤道而名之曰風氣恆隨地球而行地球右轉之勢近赤道者較速近兩極者較遲故上類速恆而下類遲及其轉至地面遲則與地轉相逆而北半球為東北風南半球為東南風速則與地轉相順而北半球為西南風南半球為西北風其勢正相反也蓋追下有颶風亦由於此蓋上下方向相對遂成回旋之風矣

擺用流質與定質同其動之比則於綫長平方根之比水自器中出口其速之比同於口離水面平方根之比設於器旁開二口一離水面一尺一離水面一百尺則一百尺之速必十倍於一尺之速如有少於此者面積力為之也口在器底則水向下直行口在器旁則水依拋物綫行設為徑寸平圓之口則近口處徑一寸漸遠漸小小至八分之五謂之橢圓此面距口有一定之度過此則形不變故測流質出口多少不用口面積而用橢圓積也

舟行水中阻力之比同於速之平方而阻力又有大小之不同全在水中則大半在水中則小行於淺處則大行於狹處則小若於狹處一小時行十餘里舟行愈速出水愈高其阻力必大減矣水行川中上面速於下面中流速於兩邊因底與兩岸有阻且多曲處故也曲處凹邊之流速於凸邊因各點有離心力能令水積於凹邊也上下行速不同方向或異甚至有對面者如海口潮來鹹水從下入淡水從上出以重者下而輕者上也浪乃略高之水行於水面與水行方向不同如桅上旗因風而生縉浪亦與旗行方向不同故水淨水面浪雖騰擊而水不行也浪每因風而生水闊二三三尺深三四尺很高不過三寸深二三十尺很高約尺半故可以浪之高低測水之深淺矣潮汐高卑由於日月攝力朔望時用其和兩弦時用其較而一攝力之大小時時不等因日月距地時時不等而攝力與距地之立方有轉比例也日力大小自十九至一十一月力大小自四十三至五十九故潮之最高與最卑若兩大致和與兩小較較即若十與三之比也各地早晚不同當考者

有五事一爲月線中緯差漸漲在月過中線後若干時刻日日不同大半當以朔望爲準一爲半月差月道中  
線又因距日而生差當於日月赤道緯度及地心差爲中數時測之此差半月而復故名半月差三爲滿虧朔  
望差朔之大汛不在朔望而在朔望後之三潮上潮距月過中線之平數即潮距朔望也四爲日差一日二潮  
高卑不等或早潮高或晚潮高當於各地測之五則日月地心差不同亦道緯度不同潮之高卑時刻亦因之  
而變測之既久乃知變者皆其常也有請海濱合而復分水道屢變有時成環繞之行水道變則遲速亦變是  
又當兼測水道矣

天重學記

顧朝光

日居中而不動地球環之其旋轉於本心而一日一周者晝夜之故也其循行於本道而一歲一周者寒暑之  
故也旋轉之勢依赤道循行之勢依黃道二道交角今爲二十三度一十八分交點每歲西行五十秒一故地  
行黃道一周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九秒七再加二十分十九秒九而後復於恆星即歲差也  
黃道橫闊而日不正常橫闊之中兩心差 $\odot\ominus$ 一六七八三六最高每歲東行十一秒入故地繞太陽一周三  
百六十五日六小時九分九秒六再加四分三十九秒七而後復於最高即懸周也最高差與歲差共一分一  
秒九積一萬九百八十四年而最高周於黃道則復其初矣地行於橢圓周每日五十九分八秒三三所歷之  
時刻等所過之面積亦等而最高半周角度小於積度則實行差而遲最卑半周角度大於積度則實行差而  
疾故日距地之平角與速率有反比例日距地之面積與時分有正比例也中距日漸遠三十二分三秒三高  
則變小卑則變大大小之比同於日距地之反比矣黃道橢圓而地形亦爲橢圓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二  
徑之比若二百九十九與一百九十八地之旋轉距赤道則漸疾而下引之力派近兩極則漸遲而下引之力



增故物在兩極較赤道重一百九十四之一各度別重之比同於緯度正弦之比如地徑與日徑比若一與一百一十五地徑與黃道徑比若一〇二萬三千九百八十四故日之地平視差爲八秒六各度視差之比同於視距天頂正弦之比也赤極環繞黃極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年一周爲諸星所擾動而黃赤大距古大今小約百年差四十八秒其最大差爲一度二十一分赤極又爲月所擾動而成小範圍之行長徑十八秒五短徑十三秒七四凡十九年一周長徑復向黃極故大距又有微差矣地以二十四小時旋轉一周而考之鐘表亦有微差一爲橢圓週疾邊近最高則行遲一曰轉有減分近最卑則行疾而自轉有加分一爲黃赤升度差近一分則黃道一度當赤道不足一度故自轉有加分近一至則黃道一度當赤道一度有餘故自轉有減分合二差以加減平時即真時也光行之速一秒凡五十五萬五千里而地行黃道一秒僅五十五里故光速率與地速率若半徑與二十秒五之正切是爲光行差近地恆有蒙氣能令七政升卑爲高地平視差三十三分地平以上漸小而其差又隨時隨地不同此必徵諸實測非算術所能揣矣

月繞地而又繞日其旋轉於本心與環繞乎地球皆一十七日七小時四十三分十一秒五而一周故月向地之面積古不易也月行白道與黃道斜交其角五度八分四十八秒交點退行於黃道每日三分十秒六四故月行南北一千七百一十二一而一周即交點也白道橢圓而地不正當橢圓之中兩心差最大最小之比若三與一其中數爲〇〇五四八四四一最高每日順行六分四十一秒〇八故月行週疾二十七且五五四五而一周即週疾也月行於橢圓周每日十三度一七六四亦以面積爲本行角度爲實行與太陽同中距月視徑三十一分七秒大小之比亦爲月距地之反比矣月地之行每日差十二度一九〇七五五二九日十一小時四十四分一秒八七而復合是爲一月地徑與月徑比若一與〇二七一九地徑與白道徑比若一與五

七九九六四三五以月之地平視差其中數為五十七分六秒也日月一半徑和加月地平視差其最大者一度三十四分二十七秒日月兩心距小於此數則地面必有見食之慮故日食限之距交為十六度五十八分法自日體之兩邊各作綫與月體相切引長之成尖圓其尖圓處地或不及地若以兩綫交互切月引長至地界內即生淡影人在淡影中則見食在尖圓中則見食既也月與內虛一心距等於月外虛一半徑和即月入外虛之時等於月內虛一半徑和即月入內虛之時故月食限之距交為十一度二十一分法自日體之兩邊各作綫與地球相切引長之成尖圓即內虛也若以兩綫交互切地引長之過月體即外虛也日光透過空氣則折而下其變外虛綫之角即倍地平氣差其交內虛綫之角即倍氣差與日視徑之較月入外虛為昏黃色入內虛則淺者為藍綠色深者為紅紫色也凡攝力之大小與相距之平方有反比例月距地心約地半徑之六十倍故地攝力為地面攝力三千六百之一日之攝力甚大於地而日地距大於月地距約四百倍故日攝力力僅得地攝力力一百七十九之一也白道長徑與地之行每日差五十二分二十七秒二五積一百五日入九四而復合此一合中兩心差有增減長徑亦有進退而增減進退之差在最高者較大在最卑者較小大小之比蓋二十八與二十五矣朔望前一象限切力極令速率增增則長徑變長朔望後一象限切力令速率減減則長徑變短又朔望左右各五十四度四十四分法力向外令速率略小兩弦前後各三十五度十六分法力向內令速率略大其最大差為一度四分一月而復名一均差也月受日之攝力初時距日近而略大望時距日遠而略小故日心斜交地月之綫令月增減於橢圓行其最大差為一分名月角差也地行於橢圓周最高後隨日漸近則日攝力力漸大最卑後距日漸遠則日攝力力漸小其最大差為十一分一最而復名年差也一千年間地遠兩心差恆變而小約百年差一萬五十分之一則年差亦復有不同而月之平

道位變而大約百年差十一秒九其一繞之時既久未能微積實測也二體相距必有重心其距二體心遠近之比者二體輕重之比辭日地爲一直線其公重心在日體中聯月地爲一直線其公重心在地球中故月地之公重心繞日地之公重心而白人觀之一若月繞地而地又繞日亦然因此而日之經度亦有微差一月而復因名之曰月差其最大者不能至入秒六入秒六者日之地平視差也白極環繞黃極十八年六而一周而赤道既運行於黃道又運行於白道則赤極所行方向恆正交赤白二極極較不成正圓而爲次繞繞其速率亦時大時小二道所生二差之比若一與五矣

五星繞日而行軌道雖爲橢圓與地球同其兩心差各以長半徑準之水星〇二〇五五一一四九金星〇〇〇六八六〇七火星〇〇九三三〇七〇木星〇〇四八一六一一土星〇〇五六一一五〇五距日中數以地道半徑準之水星〇三八七〇九八一金星〇七三三三三二六火星一五三三六九三三木星五二〇二七七六〇土星九五三三八七八一地與五星周時平方之比各同於距日立方之比推得五星之經星周水星入十七日九六九一五入金星二百二十四日七〇〇七八七火星六百八十六日九七九六四六木星四千三百三十二日五八四八二一土星一萬七百五十九日二一九八一七其交黃道之角水星七度九秒一金星三度二分二十八秒五水星一度五十一分六秒一木星一度十八分五十一秒三土星二度二十九分三十五秒七其交點與最高點行皆逆越故兩交點爲一線徑平分黃道焉外星之振動內星也於內道上取距外星幾等於日距外星之兩點內星自等距點至交點者交點進而後自交點至等距點者交點進而前內星之振動外星也二道相距小於內道距日者於內道上取距日與外星相等之兩點其交點之進退與外星相內星同二道相距大於內道距日者一星在黃極之兩邊交點進而後在交點之一邊交點進而前若一

星中有一星正當交點則交點不動矣一星漸相遠而攝力又引之近一星漸相遠而攝力又推之遠則交角變大一星漸相近而攝力反推之遠一星漸相近而攝力反引之近則交角變小引之近者交點退推之遠者交點進故交角之大小與交點之進退不相應也法力能變曲率向內則曲率增向外則曲率減切力能變速率則速率增進則速率減故法力向內而星近高點則長徑退近卑點則長徑進自高半卑則兩心差增自卑至高則兩心差減法力向外者反是切力順而星近高點則兩心差減近卑點則兩心差增自高至卑則長徑退自卑至高則長徑進切力逆者反是兩心差最高行互為消長而切力一方亦互為消長故五星之橢圓周古今不甚相遠也人觀五星以其忽頓忽逆忽留若無法者因地不在星遠之心而又繞日運行故也若自太陽視之則有遲疾而無留退故求地心緯度當以日心緯度為根先用三角形直角為一角星道交黃道角為一角最卑交點一經度較為兩角所夾之弧求得對直角之弧以加減星距最卑度即星距交度仍以直角為一角星道交黃道角為一角星距交度為兩角所夾之弧求得對交角之弧門日心緯度又求對直角之弧以加減交點距春分度即日心緯度也次用平三角形直角為一角日心緯度為一角星距日為對直角之邊求得緯度角之對邊為星距黃道角又求得兩角所夾之邊為星對邊又以星對邊為一邊地距日為一邊星地一日心經度較為兩邊所夾之角求得對角之邊為日對邊又求地距日之對角以加一日心經度較再加地之日心經度即星之地心緯度又以日對邊與星距黃道角為夾直角之兩邊而求星距黃道角之對角即地心緯度也土木一星之互相攝動也二星一合為七千二百五十三日四積至三合則土一周年木五周而多八度六分以除三百六十度又以一合日數乘之得三十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二日約八百八十三年然其差因積久而大故九百八十年而一周此一星速率增而周時變短則一星速率減而周時

變長其最大差土星四十九分不星 干一分二星 程度之比若一星體積各乘長徑平方根之反比也金星之運動地球也一合爲五百八十三百九一粒至五合則地入周金十三周而少二度二十四分以除三百六十度又以一合日數乘之得入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日約二百四十年而一周此一周中地運率減則日地中距離大地運率增則日地中距離小其差甚微然因此而月之速率亦有增減其最大差爲二十三秒金星據力又有直加於月者地轉三秒則金轉五秒而多二十七日十三小時七分三十九秒六較月轉幾十分五十六秒七約爲三千六百二十五分月轉之一凡二百七十三年而一周其最大差爲二十七秒四是在日地一區力之外矣五星地半徑差雖小於月測之甚難而聯日星與地爲三角形則星距日與地距日若星距日度正弦與地遠半徑差之正弦此差一年而周與光行差相似若以光行星與地遠差爲夾直角之兩邊而求地遠差之對角卽是所在之度也

彗星行法與五緯同而橢圓之長徑甚長兩心甚遠或數十年而一見其差甚多不能盡知其秘數也因格彗半長徑二二一六四兩心差〇八四七四三六交黃道角十三度七分三十四秒凡三年一一而一周迪未谷彗半長徑三〇九九四六兩心差〇六一七二五六交黃道角二度五十四分四十五秒凡五半一六七而一周物德孫彗半長徑三二五〇二二兩心差〇七九三六一九交黃道角三十度五十五分七秒凡五年二二六而一周比乙拔彗半長徑三三五〇一八二兩心差〇七五五四七一交黃道角十一度三十四分十四秒凡六年二〇二而一周瑪彗半長徑三八一一七九兩心差〇五五五九六一交黃道角十一度二十二分三十一秒凡七年一六一而一周瑪爾彗半長徑六三二〇六六兩心差〇七五六七二交黃道角三十一度一分十四秒凡十五年三三五而一周好里彗半長徑一七九八七九六兩心差〇九六七三九一交黃道角

十七度四十五分五秒逆行凡七十六年一〇六而一周又有乾隆三十五年之慧兩心差〇七八五入交黃道角一度三十四分凡五年半而一周道光二十三年之慧最卑距日〇〇五五入交黃道角三十五度三十六分二十九秒逆行凡二十一年入七五而一周又有順治十八年之慧約一百二十九年而一周嘉靖三十五年之慧約二百九十二年而一周康熙十九年之慧約五百七十五年而一周上考往古有常見而不見者必近日而常見有難見而先後一二年則爲他星所擾動也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八年因格慧已十五周每周減百分日之十一洪武十一年至道光十五年好星慧已六周每周增百分分之四百四十五增減之故未得而尋慧之類如星氣漸近中心漸厚尾恆背日蓋大虛中之薄氣故借日光而明有時隔慧能見恆星知其爲薄氣而非實體矣

代數復拾級序

李善蘭

幾何之學自歐几里得至今專門名家代不乏人專在古昔希臘最究心此學爾時以圓錐曲綫之理爲最精深亞奇默德而後其學日進至法屬西代加德立羅懷一軸綫推曲綫內諸點距軸遠近自有此法而凡曲綫無不可推故曲綫之數多至無窮而以直綫爲限一例用曲綫之法取之既得曲綫依代數理推之可得諸平面曲面積積其已推定之曲綫略舉其目曰平圓綫橢圓綫雙綫拋物綫半立方拋物綫薛菴葉綫蚌綫擺綫螺綫和音綫次擺綫弦切綫指數綫對數綫亞奇默德螺綫對數螺綫等角螺綫交互螺綫兩端懸綫爲西尼前稱割綫平行動綫而高錐諸曲綫與他曲綫統歸一例無或少異此代數幾何學也自有代數幾何而微分學之用益大微分學非一時一國一人所作其源流遠矣數學有數求數代數無數求數然所推皆當數微分能推一切變數創法者不一家理同而術異求本之者曰爾曼人也立界說曰以小至無窮之點

皆至無窮多推其幾何名爲推無窮小點法難者曰無窮小之點難積之至無窮不能成幾何解之曰但易無窮小爲任何小卽有種可推乘故其說難於難解而其理未始不合也而英國奈端造首末比例法不用無窮小之長數乃用有窮最小長數之比例而推其漸損之限其幾何變大則爲末限變小則爲首限此法係於幾何而不便於代數後造流數亦棄不用而點萬物皆自變其變皆有速率凡幾何俱可用直線顯之故速率之增損可用直線之界限之此說學者皆宗之嘉慶末法蘭西特魯勃造限法自云不過用奈端首末比例耳而蘭頓別創新法凡微分一憑代數不云任近限而云已得限名曰隨理拉格浪亦造法多欲附錄老之理大略與蘭頓同總論之微分不過求變換何最小變率之較耳家數雖多理實一焉奈端來本之同時各情思造法未嘗同謀相師也奈端於元上加點以顯流數如甲之流數是也用以推算變不便故用來氏之才號以顯之積分者合無數微分之積也亦用來氏之天號以顯之微分積分爲中士算書所未有然似當代天算家如董方立氏項梅侶氏徐君青氏戴第士氏爾尙之氏暨李君秋紹所著各書其理有甚近微分者因不用代數式故或言之甚繁推之甚難今特借李君譯此書爲微分積分入門之助異時中國算學自上未必非此書實基之也

### 代微積分秩序

博烈亞力

中法之因元卽西法之代數也諸元諸變方諸互乘積因元別以位次代數別以記號法雖殊理無異也我朝康熙時西國來本之奈端二家又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其法亦借理於代數其理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代數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已知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未知數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其理之大要凡線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系列中所增之積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故積

分派層分之厚無效。以方合無數極分仍爲積分其法之大要設縱橫二綫以天代橫綫以地代縱綫以伏代橫綫之微分以備代縱綫之微分凡代數式皆以法求其微係數係於伏或體之左爲一切綫面體之微分故一切綫面體之微分與縱橫綫之微分皆有比例而疊求微係數可得綫面體之級數曲綫之諸異點是謂微分術既有綫面體之微分可反求其積分而最神妙者凡同類諸題皆有一公式而每題又各有一本式公式中恆含有天地或兼有伏體但求得本式中天與伏之同數或地與體之同數以代之乃求其積分即得本題之全積是謂積分術由是一切曲綫曲綫所函面面曲面面所函體皆之所謂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入綫求到何強弱求入綫真數求對數對數求真數昔之視爲至難者今皆至易嗚呼算術至此觀止矣遂以加矣釋君密士合衆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數微分積分三術合爲一書分款設題校若列眉嘉惠後學之功甚大偉烈君亞力開而善之亟購求其書讀余共事譯行中國偉烈君之功豈在羅君下哉是漢先代數次微分次積分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既竣即名之曰代數積拾級時幾何原本刊行之後一年也

談天序

李善蘭

西士言天者曰恆星與日不動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故一歲者地球繞日一周也一晝夜者地球自轉一周也議者曰以天爲靜以地爲動靜動靜則遲遲遲遲不可信也西士又曰地與五星及月之道俱係橢圓而懸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議者曰此假象也以木輪均輪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木輪均輪以橢圓面積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橢圓面積其實不過假以推步非真有此象也橢圓諸者未嘗精心攷察而拘牽經義妄生議論甚無謂也古今談天者莫善於子與兵何求其故之一語西士蓋善求其故者也舊法火木土皆有厥輪而金水二星則有伏見輪同爲行星何以行法不同歌白尼求其故則知地球與五星皆繞日火木土之厥輪因



地繞日而生金水之伏見輪則其本道也由是五星之行皆歸一例然其繞日非平行古人加一本輪推之不  
 合則又加一均輪推之其推月且加至三輪四輪然猶不能盡合刻白爾求其故則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為橢  
 圓其行法面積與時恆有比例也然俱極知其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則以為皆重學之理也凡  
 二球環行空中則必共繞其重心而日之質積甚大五星與地俱甚微其重心與日心甚近故繞重心即繞日  
 也凡物直行空中有他力旁加之物即繞力之心而行而物直行之遲速與旁力之大小適合平圓率則繞  
 行之道為平圓稍不合則恆為橢圓惟歷時等所過面積亦等與平圓同也今地與五星本直行空中日之勢  
 力加之其行與力不能適合平圓故皆行橢圓也由是定論如山不可移矣又證以距日立方與周時平方之  
 比例及恆星之先行差地道半徑視差而地之繞日益信證以煤坑之墜石而地之自轉益信證以彗星之軌  
 道雙星之相繞多合橢圓而地與五星及日之行橢圓益信余與偉烈君以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立  
 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故先詳

試天序

偉烈亞力

天文之學其源遠矣太古之世既知穠穠每觀天星以定農時而近赤道稍牧國地炎熱多夜放羣羊因以觀  
 天間嘗上考諸文字之圖聲有書契即記及天文如詩約中屬言天星帝颺古史亦然而中國堯典亦言中星  
 歷家據以定歲差焉其後稷測累推至漢太初三統而立七政統母讀數從此代精一代至郭太史授時術法  
 已美備惟測器未精得數不密此其缺陷也中國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然其推應但言數不言  
 象而西國則自古及今恆依象立法昔多祿某謂地居中心外包諸天層層硬殼傳其學者又創立本輪均輪  
 諸象法甚繁矣後代測天之器益精得數益密往往與多氏說不合歌白尼乃更創新法謂太陽居中心地與

論行星之第廿四章其非然後得確證人多信之至刻白即推得三例而次氏之說始爲定論然則氏僅言其當然至泰端更推求其所以然而其說益不可搖矣夫地球大矣統四大洲計之能盡懸其面者無幾人焉然地球乃行星之一耳且非其最大者計繞太陽有小行星五十餘大行星八其最大者體中能容地球一千四百倍其次能容九百倍也設以五百地球并列土星之光環能覆之而繞行星又或有月繞之總計日月共二十餘設盡并諸行星及諸月之積不及太陽積五百分之一太陽體中能容太陽六千萬倍可謂大之至矣而恆星天說之亦只一點耳設人能飛行空中如最速戰子亦須四百萬年方能至最近之恆星故自能見之恆星最小者可比太陽其大者或且過太陽數十萬倍也夫恆星多至不可數計秋冬清朗之夕昂首九霄日能見者約三千設一恆星爲一日各有行星繞之其行星當不下十五萬況恆星又有雙星及三合四合諸星則行星之數當更不止於此矣然此僅論目所能見之恆星耳古人論天河皆云是氣近代遠鏡出知爲無數小星蓋鏡界內所已測見之星較普天空白所能見者多一萬倍天河一帶設皆如鏡鏡所測之一界其數當有一千零十九萬一千設一星爲一日各有五十行星繞之則行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意必俱有動植諸物如我地球偉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鍾真不可思議矣而謂以更精之遠鏡知天河亦有邊界非佈滿虛空也而其界外別有無數星氣意天河亦爲一星氣無數星氣實即無數天河我所居之地球在木天河中近故覺其大在別星氣外遠故覺其小耳星氣已測得者三千餘意其中必有大有於我天河者初人疑星氣爲未成星之質主羅斯伯之大遠鏡成始知亦爲無數小星聚而成而更別見無數星氣則亦但覺如氣不能辨爲星之聚散異日遠鏡更精今所見者俱能辨悉更見無數星氣仍不能辨也如是累推不可思議動法亦然月繞行星行星繞太陽近代或言太陽率諸行星更繞他恆星與雙星同然則安知諸雙星不又同

繞一星而所繞之星不又繞別星耶如是累推亦不可思議備載造物神妙至此薄薄乎民無能名矣

別圖入錢綴術序

左 濬

自泰西杜德美將立解圖九術以展乘除通方圖之率我 朝明氏董氏各立一家言以為之說而杜氏之義推關駢遺韻入錢互求尚無通術未足以盡一圖之變夫非明董之智力不能因立法以盡其變也其能窮杜氏之義也資於借根方其不能廣杜氏之法也亦限於借根方蓋借根方即天元一之變術而借根方之不能立法究不如天元一之巧變莫測也是書祖杜氏而宗明氏又旁參以董氏之法入錢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不煩審顧之勞因法入算不費尋求之苦嚮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取之以法即有不能立法布算者而其式終存則式能增法之窮而度圖諸錢一以貫之無遺法矣推其立法之由所謂比例術即明氏定半律為一率所有為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謂選擇厚術即明氏弧背求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謂借徑術即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數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數借百分全弧通弦率數求十分全弧通弦率數諸法也所謂商除法又即選擇原術之變法也是故綴術之生因於明氏而又足以盡明氏之變明氏之未能立法也借根方法取兩等數其分母分子雜糅繁重而不可通也其多變少變轉互變而不可約也欲取明氏書取之以綴術其選擇各率頃刻可求則是書也其真能因法立法而更能超越於明董之後者與書為徐君青先生所作吳君子登述而成之編詳於式而略於草惟並失矢求律求切求諸弧求割小切求大切 欲考其小切求大切小割求大矢八式有草餘術有式無草立式之原不可遽得學者難焉蓋因於顧日一一書為補草台為四卷書既成了景範先生以符習算於徐先生將以此書付諸梓因綴數語於簡端云

綴術補說序

左 濬

余既補訂徐莊愨公割圓綴術丁果臣先生復以戴氏郭士求表法術見示開解詳晰立法巧變於天地間自然之形數曲盡精微其中各式有足補徐氏之未備者如繪圖求有式同於徐術而立法不同者後先求法與四項不異也變皆祖杜宗明使割圓之理一以貫之雖各有術術而因法立法互相發明益足見明氏書之爲通術而其理固無所不賅也原書算式繁重通分化分諸法學者驟難通曉余因思綴術乃天元一之變法用以立式巧變實洵遂依法改演各草不一日而諸式立就且與書中細審諸草一一密合爰并取全書刪繁就簡手續成帙至求式各法已詳綴術草中茲不再述

綴術釋明序

曾紀鴻

易經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經天下難定之象以測於有定其數若矣在昔聖神制器尙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範圍後世者代久年遠其數學漸至失傳近三百年泰西得能推闡古法翻陳出新而中國之才人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數學之謂也中國舊有弦矢算術而未標角度入錢之名未立入錢鈔表則雖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無表可藉則每求一數必百倍其功而始得且得而非密率明代譚出察西入錢表及入錢對數表核其立法之源得數之初甚屬繁難而成表之後一勞永逸大至於無外細至於無微不至可以此表測之則其用之廣大可知然得表之後雖無事於再求而任舉一數何能較其說誤若仍用舊術則非隨月經旬不得一數此明靜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張矢捷術之可貴也向來求入錢者例用六宗三要二圖各法若任言一弧度必不能考其弦矢諸數至杜氏創立乘展除之法則但有弧徑而入錢均可求董方立解杜術先取直錢之極微者令與弦錢合而後用連比例以推至極大又考諸率數與乘維理相合故用尖錐以轉強矢而強矢之理以顯而數亦顯明靜菴解杜術先取

四分強過那十分強過並直絳之極大者用總比例以推至千分萬分強過強之極微者當其乘除之率數與杜氏原術乘除之理相合故用綴術以釋強矢而強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蓋明二君均爲強矢不說之宗無庸軒輊其間還百年中繼起者如戴郭士順徐君青有壬季壬叔善蘭所著各書雖自出新裁要皆奉實明爲師家也吾友左君壬叟湘陰相國之姪也其年稅學於詩文賦字無不深純每應試必冠其曹而於數學一道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難之題感窮力道索務洞澈其奧總而後止嘗謂方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數吾之宗中察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爲自得新法也可曾釋徐君青氏綴術又釋戴郭士求表捷術茲又釋明靜華強矢捷術而一貫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圖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謂勇矣余竊西從丁果臣先生遊始識壬叟繼與共述梁布演草圖率考其一番補得甚歡不置古所謂同方合志者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學諸人無不歎息不置況余與壬叟兩世神交能無愴切耶果臣先生爲湖南數學之領袖所刊一十一種美善籍志士林良非淺題茲又集壬叟遺書而彙刊之情形化黃君玉屏宗憲任督校之役訂正精善其疑無憾壬叟得此不朽矣若夫詩古文詞古人之門徑業已搜括殆盡則爲壬叟之遺餘則則尙爲懸異日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目錄

學術入 文學四附錄學

關率放算圖解跋

對數序

論對數根

代數術序

論四元相消之理

九減法及任用他數減試說

論海洋深淺之理

質點

極說

結譯航海通書原本

航海通書改革說

表算日食法

數法代算

中西懸學源流異同論

更定湖北極出地簡法

曾紀鴻

劉霖程

劉霖程

劉霖程

湯金鑄

沈善蒸

沈善蒸

韓應陞

韓應陞

金世楷理

賈步紱

賈步紱

賈步紱

葉燾元

胡惟德

近代文人著述記

藤世芳

學術八 文學四附章集

開率攷眞圖解跋

會紀鴻

曩讀古今人數學書莫不言割圓之經數理精蘊中所載開率與西人固靈所求三十六位之數相同皆用內容外切屢次開方之法欲求此三十六位之率不下數十年工夫亦甚難矣後有泰西杜德美特立屢乘屢除之法省去開方較舊法爲稍捷然涉水求舟小梁用其術以求四十位則率止有二十五位不誤其後十五位概行訛誤足見紛囂繁難易於淆亂果臣先生屬紀鴻等瀛心構思幸得創茲巧法儼級甚速按等推求瞭如指掌灑日深於算者窮理之功多演數之功少反覺不切於日用今左君壬夏黃君玉屏竟用此術推得各額皆其數至百位之多庶幾息諸家之聚訟而爲古之困於開率者置一左券也

對數序

劉蘇程

人莫不知對數之用世亦不乏求對數之書矣俟後有論讓顧是書之不答已於作也其要有一二則自來求對數者求一對數祇可得一對數今思得一法求一對數俱可得兩對數蓋以前冊開方第二術求大於本數之對數較易正負相間之諸數爲皆正則爲小於本數之對數較以前冊開方第三術求小於本數之對數較易諸數皆正者爲正負相間則爲大於本數之對數較以此求諸對數以備立表視前人諸法不尤捷乎此首卷之所以要也一則近來西書求對數半較其法頗捷而立法之原不詳間以開方之理推之乃知亦係開方之法但此開方與前冊開方諸法不同蓋以中方根求大小兩方根半較法也爰自平方至無量數九乘方各



以率數隨之莫不顯然一貫而開方之說可以據爲定論無疑此次卷之所以要也至是書中逐事逐節闡微抉隱於對數之理均覺似非小補然以視最要之端則猶爲餘事矣

### 論對數根

劉彝程

#### 第一問

問何謂對數根曰命單一下帶無數空位等一之數爲方根求其無量數九乘方之積爲真數次置方根零數即等一以一無量數乘之得單一爲真數之自然對數由自然對數求得定準對數卽對數根也法以十之自然對數爲首率十之定準對數單一爲中率求得末率爲對數根蓋十之自然對數與十之定準對數單一之比若以單一爲自然對數與其定準對數之比而此所得定準對數用之乘一切方根零數可得一切數之定準對數以其爲隨對數之所自出故曰對數根也

#### 第二問

問以對數根乘一切數之方根零數而得一切數之定準對數其理若何且求一切定準對數舍對數根尙別有法乎曰一切數之方根零數既爲一切數之自然對數則置本數之方根零數任以若干數之定準對數乘之以若干數之自然對數除之必得本數之定準對數顧此法須一乘一除不若有乘無除或有除無乘之但有乘無除者以對數根爲乘法是也有除無乘者以十之自然對數爲除法是也蓋自然對數單一與定準對數對數根之比同於一切自然對數與一切定準對數之比而所宜置之一率係單一可以省略宜以單一爲對數根之比同於一切自然對數與一切定準對數之比而十之定準對數係單一可以省略故以十

之自然對數除一切方根零數即得一切正準對數夫位少之數乘便於除位多之數除使於乘似以十之自然對數為除法較以對數根為乘法為位十之自然對數與對數除方根零數乃乘除於得位之後得方根乘除所借之根單一為乘根於第一數之先乘一數而後乘於後與乘除於先原無少異則與其以十之自然對數除方根零數孰若以對數根乘借根單一之為便乎此求對數者所以恆置對數根為第一數之寶也

區對數根為第一數之寶  
詳論對數根乘單一也

### 第三問

問求對數根共有幾法曰舊法以十為本積開五十四次方然後以方根為真數以方根之零數為自然對數以單一折半五十四次為定準對數實單一以定準對數乘之自然對數除之得對數根此一法也戴氏以十為本積先開三十一乘方為用數然後以用數開無算數九乘方求得方根零數以三十一乘方之積乘之即三十得十之自然對數以十之自然對數除定準對數單一得對數根此又一法也李胡叔氏以十為本數求得自然對數三因之得入之自然對數又求得四與五之自然對數驗命為入與十之自然對數核與四五十此例同故以加入之自然對數為十之自然對數然後以十之自然對數除單一得對數根此又一法也夫舊法極繁不可為謂戴李二術因十之自然對數不可求得故一則借用數以求之一則分二次以求之舊法之極差者也

### 第四問

又問求對數根別有法乎曰無論以若干數之自然對數除本數之定準對數皆得對數根以對數根乘本數自準對數即得本數自然對數然但隨數之自然對數與定準對數恆難兼而有之如二而得自然對數不為定準對數對數亦得對數根



之定準對數乃以開方術求本數之自然對數法以單一為借積即為屢次除法以借積減本數得〇一〇  
 〇六九四一七一四為較積即為屢次乘法置借根單一借積一借根一仍為一以乘法乘之除法除之得〇一〇〇  
 六九四一七一四合以一無量數除之今本除寄為母即為第一數正本係第二數因借根求方根乘乘乘  
 第一數除法為單一除與不除無異故可省去得〇一〇一三九三六一又一乘之二除之一乘二除與一乘二除得〇〇  
 〇五〇六九六五八一為第二數負乘法乘第二數得〇〇〇〇〇〇五一一〇四八五又二乘之三除之得〇〇  
 〇〇三四〇三三三三為第三數正乘法乘第三數得〇〇〇〇〇〇〇三四二六八五又三乘之四除之得〇〇  
 〇〇〇〇二五七〇一四為第四數負如是求得〇〇〇〇〇〇〇二七〇四為第五數正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一七三八為第六數負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五為第七數正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三為第八數負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為第九數正諸正數相并并諸負數以減之得〇〇九五九四一〇四五六合  
 以一無量數乘之因第一數已寄一無量數為母是此數已為一無量數與方根零數相乘之數故即為借  
 積與本數之對數較又此對數較合加借積之對數為本數之對數而借積係單一無對數可加諸數之積  
 故此對數較即為本數之自然對數置本數之定準對數〇〇四一六六六六六七以自然對數〇〇  
 九五九四一〇四五六除之得〇四三四一九四四八二即對數根也以上用開方第二術  
 一取略大於單一之數為本數求得自然對數次以本數減自再乘至比十略小或略大而止復求得此數  
 與十之自然對數較次置先所求自然對數以屢自再乘之次數加一乘之以後所求自然對數較加之得十  
 之自然對數然後以十之自然對數除十之定準對數單一得對數根

似如任取一一為本數兼其自然對數法以單一為借積即為屢次除法以借積減本數得〇一為較積即



四四入一箇對數根也 以上用

方第四

代數術序

蘊術芳

代數術二十五卷余與西士博關也傳君本精於此學余亦粗明算法故傳君口述之余筆記之一日數字言不厭其艱苦凡兩月而脫稿稿付梓經年告成爰展閱一過而序之曰數之名始於一而終於九故至十則進其位而仍以一至九之數名之至百則又進其位而仍以一至九之數名之如是以至于千萬億兆其例一也夫古人造數之時所以必以十紀之者誠以數之多可至無窮若每數各與一名則吾之名必有窮時且紛而無序將不可記憶不如概之於九而以十進其位則舉手而示屈指而記雖愚魯者皆能之故可便於民生日用傳之數千百年至今不壞也觀夫市廛貿易之區百貨羅列精粗美惡貴賤之不同則其數殊焉多寡長短大小之不同則其數又殊焉凡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必握算而計之其所斤斤計較者莫非數也設有入言吾可用他法以代其數夫誰能信之良以其乘除加減不過舉手之勞頃刻而得無有奧蘊難明之理在其間本無礙乎代也惟是數理幽深最耐探索嗚人演算務求精微於是乎設題愈難布算愈繁甚至經旬累月不能舉一數且其所求之數往往雜糅隱匿於各數之內而其理亦迂遠而不易明若每事必設一題每題必立一術枝枝節節而爲之術之多將不可勝紀而仍不足以窮數理之變則不如任數理之萬變而我立一術法以取之此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數所由作也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爲區別可知履之曲折以相赴迫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藉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獨矣誠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遂能不窮其繁乎則又不能也天人之用心日進而不已苟不至昏耗迷亂必不肯中輟故始則因繁而

求簡及其既簡也必更進焉而復遇其繁羅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由是知代數之意乃爲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爲淺近之算法而設也若米鹽零雜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爲市僧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

### 論四元相消之理

湯金鑄

四元之書今所存者以元朱漢卿四元玉鑑爲最古然四元實由天元所推原而天元則未秦道古數學九章元李鏡齋測圖海鏡益古演段邪邢濠授時歷神皆著其法今並存唐王又孝通新古算經所立諸術多與天元四元所衍得者同疑亦據此而作也攷九章算術少廣漢曰借一算爲法步之似卽立天元一所自始顧天元因借一而立然所借止於一用猶未廣故推衍爲四元而四元法則悉本方程以爲用也蓋天元卽元卽方程之一色一色而今式云式卽方程之一行二行故方程多一色須多一行猶元術多一元卽多一式四元之相消無異方程之互乘對減方程對減一徧去一色而省一行四元相消一徧亦去一元而省一式然則對減者方程之轉權而相消者實四元之關鍵矣夫相消原與常法相減無異而理則有殊蓋減則數有大小卽有減餘之數而相消必兩數參差相消後數有對者法之無對者列爲正負存之故所得必正負相當而等於無數天元四元如是方程亦如是也相消法立一元者須得相等兩如積相消遇奇左數須開平方始與又以等者四又數等於左數之平方根也故以又數自乘卽與奇左數相等因自乘必無奇審開方數常不盡故此通之也或遇左數當以某數除之始與又數等者卽又數小於左數若干倍也則以其數乘又數令大若干倍卽與左數等因如積常不受除故以此通之也兩數既等卽可消爲一行得開方式若立二元者既有兩如積相消而得一式矣然式中又有兩元之和數或數數則兩元仍不可知故必更求兩如積相消而得又一

式乃以此一式相消得開方式其法以所得一式左右列之以右式最左一行徧乘左式以左式最左一行徧乘右式則一式之最左一行必相同而相消必盡借方程之互乘對減必減去最上一層也知其必盡故不必乘亦不必減所以省算也如是屢乘屢消以消至一行止爲開方式若遇兩式中左行之數彼大於此若干倍者可以約率求之不必互乘蓋互乘所以齊同今此既小於彼若干倍則依若干倍之即與彼齊同矣遇兩式之行數不同如左式三行右式二行者即以右式移左一行消之其能移左者如以地元一徧乘之也遇層數高下不同者亦然如右式有數在太上一層左式太下一層始有數可令右式降而從之或以左式升而從之其能任意升降者如以天元一徧除之或徧乘之也若立三元則可任意升降而不可任意左右蓋地元兩元互相牽制也必消去天元或地元乃可移左在右也立四元則牽制更多升降左右均所不能必消去天元或物元乃可升降消去天元或地元乃可左右也故三元四元之法遇行數層數不齊者必用別消法取之則消之理因各式之數既正負相當則任以一數乘之或除之其相當固不變即其數任分爲二各自乘相減所得仍相當不變也故三元法遇各式行數多少不齊即將少行之式直別爲一各自乘而相消則數不爲元者可增而爲面體及多乘方可與多行之式相消矣以元法遇各式行數層數均不齊者則直別一式使少行增爲多行又橫別一式使少層增爲多層亦可與多行多層者相消矣至舊法天物相乘地元相乘得數皆紀於夾縫中式中有此則視其由何數相乘而得者即以其數除而去之若不受除則乘他式以齊之凡此皆不外通分齊同之義而能盡相消之用者也

正負和等無數則任以數乘之除之或自乘開方或開乘相消必仍相當而等於無數作者以此種相消之理良由於四元代數以微純熟故能請必破的



九減法及任用他數減試說

沈善藩

驗乘除之謬舊傳九減之外其三四六七八皆可作減試之法惟一二五不可用因乘除之誤假差一二五等數故也梅氏算書祇有九減七減兩法因用他數減試之法均同七減故用他數之減法可不俱設按九減法無論驗加減乘除之誤先以法數各位相併滿九者以九減之減至不滿九而止又實數得數併減亦即之併減過之數法仍為法實仍為實即驗乘法者仍相乘除乘法者仍除之驗加減者仍加減之所得之數滿九者又九減之必與減過之原得數相同是為無誤若不同必有誤矣七減法則稍異不能各位相併須從首位次第以七減之減至尾位不滿七而止減畢復乘除加減試驗之法皆與九減同試其理夫數起於一極於九以一加九而成十以十加九十而成百所以一與十百千萬之較數為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按此諸較數俱為九之倍數以九減之俱能盡無餘又如三與三千之較數二十七與七十之較數六十三亦為九之倍數故無論何數退下一位或幾位即與九減法無異譬如入十退下一位變為入即如入十以九減入次亦為入所以九減之法十百千萬均可併入單位而他減則不能併也又據此理九減之法可以改為以併代減更為簡捷假如入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四今欲以併代減將各位相併得四十三又相併得七則與九減減得之數同若論用他數減試觀九減法為難易則他減難而九減易因九減可併故也然九減法有利亦必有弊凡乘除之誤往往因加錯位次與減錯位次者居多乃九減不能驗出此等之誤因九減亦不計位次之故是以九減雖稱捷法誠不如七減之善善也

論海洋深淺之理

沈善藩

依重心之理而論大西洋必深於太平洋赤道以北之洋必深於赤道以南之洋何以故凡地球吸力非地心

所生是地球全體各質點皆有吸力各點互吸其力必聚於公重心猶之一重物各質點皆有重力而重心必歸於一點也凡萬物之有重力皆因地球吸力所致而重力與吸力原非二物地球吸力之心即重心無異所以地球上有物墜下必向地球之公重心而海面恆與重心至地迴徑線成正交故重心即球心也又因地球以二極爲軸每日東轉一周而生離心力焉故北半球之垂線俱向重心而稍偏南南半球之垂線俱向重心而稍偏北赤道與二極地方之垂線直向重心是以地球爲微圓形矣今聞地圓北半球陸地多於南半球若使海洋深淺略同則北半球地質多於南半球是北半球重而南半球輕其公重心必偏在北半球海水亦隨之而北乃北半球之低地浸爲海兩半球之淺海變爲陸何能成現在之形狀以觀意度之北半球之海洋應倍深於南半球之海洋故北半球並面雖少以深補之仍不爲少南半球洋面雖多以淺消之仍不爲多乃兩半球之地質輕重相等而重心亦無偏北之勢庶能成現在之形狀又大西洋深於太平洋之理亦然不知此論然否須質諸泰西測海家驗以實測方可自信如其不然必因地質有鬆密北半球地質多而鬆南半球地質少而密亦能輕重相等可使重心不偏也

### 質點

韓應隆

歐羅巴人光性論云物之微分人亦能分然不能至不可分之地變以爲人之不能分非物之不可分以幾何之理言之物雖大合之可至無窮微積分之可至無窮尺權之說也而以爲物有不可分之地者何也定質質點大水質點小水質點大氣質點小氣中各類應又分何類質點大何類質點小九與黍大小懸殊也以因虛丸以黍成黍困底穴則丸相聚下至盡困而正孟底穴則黍相聚下至盡孟而止其下之形與水之下之形無以異也顯困之穴必大於丸孟之穴必大於黍困之穴不大於丸則丸不得下也孟之穴不大於黍則黍不得

下也故丸也黍也以網盛則下布帛盛則不下布帛以盛水則下陶爲密矣以盛水久而水沁於外陶孔大水沁小也磁比陶爲尤密矣磁質較脆者以盛水水無沁於外以盛油久而油沁於外磁孔大油粒小也水粒之大大於磁孔油粒之大大於磁孔也據此而知凡物質之有點點之有原度不獨定質重流質亦有之則亦可推此而知不獨重流質輕流質亦有之輕流質之有質點雖無據豈遂不能更有他器可以測而知之者乎而今則未有其器可以測而知之者也

一 極說

韓應陸

凡可論之物有有極者有無極者有兩端皆有極者有一端有極一端無極者一端有極一端無極者數也度也數始於一 一數之至小也不可更減也故卽以是爲小極由是而遞加加之而至無窮也此小有極大無極者也度終於三百六十三百六十度之至大也不可更加也故卽以是爲大極由是而遞減減之而至無窮也此大有極小無極者也兩端皆有極者南北極是也幾何之理是也幾何之理始於點終於體點不可減故爲小極體不可加故爲大極點不但不可減亦不可加使點可加加而爲線是點雖不本大而固可使大維其不可加使大故終於點終於小也故爲小極也體不但不可加亦不可減使體可減減而爲面是體雖不本小而固可使小惟其不可減使小故終於體終於大也故爲大極也是兩端皆有極者也而幾何中線加減不離線遞減不及點遞加不及面面加減不離面遞減不及線遞加不及體體加減不離體遞減不及面遞加減不及他形也是線也面也體也小亦無極也大亦無極也是兩端皆無極者也而線以兩點爲界卽以兩點爲極而兩端可引之至無窮是兩端皆無極者也面以心一點爲心線爲界體以重心一點爲心面爲界心爲小極線爲大極重心爲小極面爲大極也面之心一而已其界之線遞加而無窮也遞減而無窮也體之重心一而

已冥界之面遞加而無窮也遞減而無窮也是又小有極大無極者也一端有極一端無極者也投物水中水之浪層層相生以至無窮投物處極也其層層相生而無窮者無極也聲亦然出聲處爲極聲漸遠而漸微者無極也光亦然出光處爲極光漸遠而漸暗者無極也地球之理亦如是也地球以地心爲極而水附於土以共爲一球氣又附於水土以共爲一大球地心吸力極大以漸而減地心吸力地質點滯力用足相反也力足相敵也力相敵故相定幾何度球面距地心一里吸力幾何則等幾何度球面距地心加一倍爲距二里其吸力必減四倍何也距地心二里球面必四倍大於距地心一里球面也則距地心二里球面質點滯力必四倍大於距地心一里球面質點滯力也夫地心吸力加於地質遞加遞進以至地面亦加於水邊及水面地水之上地心吸力又加風氣極地心吸力不加風氣則風氣之性既自生漲力能推納點四面散行漸遠地心地向心風氣離心方向相反地上氣下應生空曠今乃不然足證非是地心吸力加於地質漸遠漸減以至地面地面之上又加風氣漸遠漸減以至無窮何也地面風氣漲力有幾何重可測而知如以玻璃方器抽出風氣外面風氣擠逼立碎試問此器不用風氣用幾何力方能擠碎設云一十六兩則風氣擠力極小豈不能減於一十六兩擠力漲力名異實同非有一義地心至地面萬五千里據上所云其距倍是爲三萬里而大四倍力減四倍吸力漲力爲成四兩使更倍是爲六萬里而大四倍力減四倍吸力漲力爲成一兩其距遞加其力遞減遞加之數可至無窮遞減之數多存少去三存一終存四一亦自無窮譬如尺推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使不取半日取四三萬世之後終存四一是故地心吸力最大漸遠漸減以至地面又加風氣漸遠漸減以至無窮永無邊界地心極也其漸遠漸減而無窮者無極也故風氣盡界說稱風氣愈高愈薄漲力愈小漲力能推諸點四面散行漸遠地心其方向與地心力對面此言是也至稱漲力漸小至與地心力相等風氣諸點不復

推開而有盡界者其義非是也

編譯航海通書原本

金楷理

是書所列日月行星每日躔度悉照英國都城外之觀象臺

地名四林為志

經緯所定其地在赤道北緯五十一度一

十八分三十八秒凡日月星從午綫過西旋轉復至午綫為一日所歷之太陽平時日月星多寡不同在日則

曰太陽日

四時在月則曰太陰日

約二十五時即今日過午至明日過午為一日

在行星則各有行星日在恆星則有恆星日

二十六分

三秒中數

其命時也悉以太陽平時為宗 設太陽為不動則地軸旋轉及繞日其方向終古不變月星繞日

從地心見其躔測不一成各星日也

測算有平時其時之別按鐘表走時不分即太陽之平時日晷測時不分即太陽真時其理解見譯之航海

通書

凡鐘表宜照平時開津蓋真時由測星而得平時以意平分之謂為平時者別於真時也

平時真時之較日時差每日午正以所差之數列如表

設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正月朔一日在該處測日心正交午綫所得之午正即為該處真時查其時差為三分

五十一秒四零依號加於真時則知日交午綫之平時為午正三分五十一秒四零也

凡推算必先準定一處為起算之端如此表依英國為準移用他處俱照相距該處之遠近為加減相距十五

度即差一點鐘設同此一時在該處為午正者其西十五度之處向為午初蓋同時太陽不能分居兩處之午

綫也

行船表即度在該處開準者任至某處然知該處之時檢表即得驗諸實測尚須推算其時差以加減之凡算

家所定之表宜各照其測處之午線為準

常用以夜半子正起至明日子正爲一日而中分於午爲午前十二點午後十二點此表則以正午起至明日正午止懸二十四點爲一日常用在正月初二日午前七點鐘四十九分此表則爲在工月初一日十九點四十九分也餘做此 每月月終必多列一日卽卽下月初一之數便中比例之用也

每月第一頁所列諸數係日心正交該處午線時之數其赤道經度自春分點起日距赤道南北若干度謂之緯度

若干別時求日之赤道經緯度及時差之法當以次行所記之一點較數上求之表所列之數爲午正前後一點點中目所移之數若算別時之較取距午正折中之處而比較較中之較視下日較數之大小以別加減乃加減於本日較數內卽爲所求時每點應移之數而與所求時相乘卽得其午正後所移之準數以加本日午正

如日之赤緯度及時差在卽得所求之數也 若其所列之每點較數乃併上下兩日之行分乃運行時則減於本日午正 以兩日共四十八點鐘之卽得下日之一點較

假是年正月十六日在該處四點鐘時求日之赤道經度則檢表內十六日午正之一點較爲二十八秒七六十七日午正之一點較爲二十九秒七五兩較相減得較中之較爲零秒九九以二十四點鐘之得每點差百分秒之四有奇乃以求午正後四點折半爲一點卽其中處與百分秒之四有奇相乘約得百分秒之八乃觀其下日之較爲漸大故加於十六日一點較數上共爲二十八秒八四卽所求四點時每點應移之赤道緯度乃以四點因之得一分五十五秒四查十六日正交午線時在赤道南一千度五十五分〇五秒觀十七日緯度小於十六日則知漸減以減十六日之緯度餘爲南一千度五十三分十秒卽所求四點時之赤道緯度也

求經度及時差之法當做此

日半徑每日過午綫所懸之恆星時因日距赤緯之南北而改變及半徑有大小別所懸之時因之不等考其  
測日之過午必測日之外環相切於午綫加此半徑所懸之時而得日中心過午之時故設此表也首頁時差  
表為真時改平時之用設是年正月十六日該處真時為午後三點求其平時查正月十六日時差次行一點  
較為千分秒之八百四十四十七日為千分秒之八百十五則十六日三點之較應為千分秒之八百四十二  
法見 以三點因之得二秒二六以加十六日時差十分零三秒七五共為十分零六秒二八再加三點得三點  
十分零六秒二八即所求之平時

四月首頁時差表有加有減十五以請為加十五以後為減中有粗畫作記每月第二頁表為核處平午正時  
日之赤道經緯度此表從日之黃道經緯及黃道交角等數算出

任於何地何時算日之赤道經緯度法 設於是年三月初一日在英國偏西九十八度之處平時為二十一  
點一十分求日之赤道經度按偏西九十八度應加六點三十一分為英國之三月初一日三點五十二分也  
查三月初二與初三兩日經度之較為三分四十二秒九五以二十四點比三分四十二秒九五若三點五十二  
二分與三十六秒〇八凡四率比例者用以此若與四字括之及即一事比即二事若三事與四率下做此以加三月初二之經度 十一點五十二  
分三十八秒二二共為二十二點五十三分十四秒二零即所求經度也如求緯度亦查初二與初三兩日緯  
度之較為二十二分五十七秒六六以二十四點比二十二分五十七秒六六若三點五十二分與三分四十一秒  
九查兩日之緯度漸減以減於初二日緯南七度九分五十三秒六得緯南七度六分十一秒七四即所求之赤  
道緯也若更窮其細依前法求兩日之每點較數比例之則愈密也因各曜之運速在一日之內亦非平分感以漸而致耳 日之半徑因距  
地遠近而異夏至後十餘日在其至高故半徑最小冬至後十日在其至卑故半徑最大每日列表如測日之

高度若測其上環必減此半徑或測其下環則加此半徑或測日月相離度乃併日月兩半徑以加減之即得  
其中心之距離

第二頁時差表爲平時改真時之用故其加減之號與真時條下相反兩數有微差者乃時差中亦應移之數

即時差行也

日之多減  
緯度亦同

既有平時如號加減即得真時設於是年四月初一日在該處之平午正時欲求其真時查此日午正時差表

應減三分三十七秒七等以減初二日午正時爲四月初一日二十三點五十六分二十二秒三零即所求之

真時也又如該處偏東一百零五度之地四月十五日八點查十五與十六兩日時差之號爲十四秒七九

一百零五度應減七點是爲英國之四月十五日八點查十五與十六兩日時差之號爲十四秒七九

減故即以二十四點比十四秒七九若入點與四秒九三而十六爲當加之日十五爲當減之日其十五日

表內減餘之數只剩零秒四六少於應減之數乃以比得之數反減零秒四六餘四秒四七其號即變爲加乃

加於十五點共得十五點零四秒四七爲所求處之真時

恆星時者乃每日該處平午正時午綫上赤道經度隨春分起點之數乃日之平分赤道經度也設太陽爲不

動則地軸每日旋轉一周又兼繞日之行視恆星所居之原點已西移三分五十六秒中此逐日累之則成恆

星時矣

是書所載恆星時乃算家常用之表以明正午測望時距分點偏西之度分秒恆星時分點其差甚微故曰真

恆星時而不名平恆星時如以口有平時而欲求恆星平時則日之平經度以十五約之即爲平恆星時恆星

之真時與恆星平時之較十九年中止差一秒三差甚微細故不另列表也算家測各恆星經度其表已悉訂



正無誤是實因之倘欲變更則凡章動之數皆須改易也

凡測算以求日之平時即以平午正之恆星時爲準如用恆星時求日之平時或用日之平時求恆星時俱用五百零四至五百零七頁之等時表查之即得設於是年正月初二日二十一點九分二十四秒零四之恆星時求該處午綫相當之太陽平時

法以今有恆星時內減本日午正之恆星時十八點四十七分四十一秒餘爲本日午正復之恆星時二點一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檢等時後表即得其相當之太陽平時爲二點一十一分十九秒八二即所求蓋以恆星時一點比太陽平時五十九分五十七秒一七零四若本日午後恆星時二點一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與所求之太陽平時二點一十一分十九秒八二與表數合

又如正月初二日二點一十一分十九秒八二之太陽平時求該處午綫相當之恆星時

法以今有太陽平時檢等時而表內得共相當之恆星時爲二點一十一分四十三秒零四以加本日午正之恆星時十八點四十七分四十一秒共爲二十一點九分二十四秒零四即所求蓋以太陽平時一點比恆星時一點零九秒八五六五若今有太陽時二點一十一分十九秒八二與所求之恆星時二點一十一分四十二秒零四與表數合即加於本日午正之恆星時是也

凡測算在該處之西者其平午正之恆星時每點照加九秒八五六五在該處之東者則減亦如之

設於該處偏西九點十分六秒之地<sup>十五度</sup>求正月初二日平午正之恆星時乃以一點比恆星時長於太陽平時之較九秒八五六五若偏西九點十分六秒與一分三秒三七偏西應加以加表內是日平午正之恆星時十八點四十七分四十一秒共爲十八點四十九分十一秒三七即所求

每月第三頁列太陽黃道經度從春分點起而光行有差故所記經度真數爲平午正時之數  
設以圓爲連續半徑以四百九十七秒九八與圓相乘滿餘爲日之經度真處因光行之差其過見處較後於  
真處也

太陽黃道緯度乃自太陽中心成一弧線與黃道之面交股其弧度卽爲太陽黃道緯度也

考日之黃道緯度根於自轉日之本體想亦橢圓二十六日奇自轉一周與表內交線之率恰合因此博及  
也

帶半徑之對數乃平午正時地心與日心真影相距之對數卽黃道之長半徑

卽日距地心對數

以上諸條爲量日之準而行星及彗星之行度皆藉以推測其距日心之處而求地之經度須查太陽經度而  
訂其光行差卽可測算

光行差考見二百四十二頁黃道交角等表內每十日列一數餘詳五百三十二頁內

凡於太陽黃道經度既得其光行差數并其章動數可求曆恆星之位

月半徑者乃自月心至地心一線如半徑則月之半徑卽正切所成之角如從地心見之也

地平視差者乃自地心至月心一線如半徑則地球半徑卽正切所成之角如從月心見之也

凡測見月之外環而欲求其中心可用月半徑表至於地之各緯度望月求其視差必以月在地平時最大之  
視差爲比例蓋以地爲圓球則隨處可以測月卽高出地平之處其差亦能算故於地面測月可改爲不異地  
心見月耳

海上測月常用赤道地平線之視差表以算高出地平之視差不必以地爲圓球惟欲細推月掩及日食之數

則必以地為圓球

高出地平之觀差有太陽高低觀差表合地不觀差與觀差為一表更簡

見前法

設於是年二月十九日常午前六點鐘時在該處東十五度之地求月半徑及地半觀差數此表從午正把午  
前六點尚為二月十八日十八點鐘偏東十五度應減一點鐘為該處之十七點鐘是過子正五點鐘矣欲知  
五點鐘數當視十二點之較數為比例查十八日子正月半徑表為十六分二十九秒二十九日午正為十六  
分二十七秒三是十二點中之較為二秒以十二點比二秒若五點與十分秒之入乃於十八日子正之數內  
減之餘十六分二十八秒半即為所求月半徑數次查地半觀差表二月十八日子正為六分二十一秒六  
十九日午正為六分十七秒二十二點鐘之較為七秒四以十二點比七秒四若五點與三秒一亦於十八  
日子正之數內減之餘六分二十一秒半即為所求地半觀差數

海上尋常測月可用此法如欲細窮其數法尚未密因秒數之減率不一也惟於所指之時前後各換出兩半  
徑較之則其差亦不滿十分秒之一也法如左

即所謂較中之較也

此半徑數名地半半徑外尚有每高度之加數因太陽去地甚遠其高度愈多半徑愈大也

月半徑

較

較中之較

二月十八日午正十六分三十秒四

子正十六分二十九秒三

十九日午正十六分二十七秒三

子正十六分二十四秒五

一秒一

一秒零

一秒八

十分秒之九

十分秒之八

加秒 〇一三四六七八九〇

加秒 一一三四五五六

高弧 〇五〇五〇五〇

高弧 五〇五〇一〇一〇

以兩項較中之較相加共一秒七折半得百分秒之八十五為中較再以入約之得百分秒之十一則所較不過差百分秒之十一也

照此細推觀其差為十分秒之四

每月第四月行黃道經度緯度之數其正交分點處乃自地心推算所載表數無益航海之人黃道經度乃專為彙動而設蓋月之動也遲遲不一欲於子午兩正外測月之黃道經緯一度則須較其秒數蓋有較至三四次始得其準者月年者乃日月合朔一周之日數也如中歷每月日數月過子午圈者乃太陰中心每日過該處上子午線之平時表數僅距十分之一不更求其細依表測月可定行船經度并以推測潮信至欲求月出月入時候亦用此表而參以半弧表表中有〇此記號者乃明此日太陰不過該處子午圈也蓋月行之數較多於日太陰行一遍太陽尚未及一周太陽在月行一周之中故每月有一日不遇子午圈者

如正月三十日月行多於日行五十二分三即兩次月過午時之較查其上次過午線時乃在正月二十九日二十三點十五分六下次過午線則在正月二十一日零點七分九是知中間之一日月尚未及一周也若日月相距在半月周時每月有一日不過下子午線

三百九十頁至四百二十八頁記月相近之星表內亦記月在何時常僅過該處午線一次如三百九十三頁記正月三十一日午僅過下子午線一次三百九十四頁記一月十五日午僅過上子午線一次之類

無論何處欲求月過子午圈之平時設其地在該處之東者則以昨今過午線時相較如在該處之西者則以

今明過午線時相較乃以二十四點比兩次過午時轉差度偏經度化時與所求之較在東者應減在西者應

加在東者太陰  
必先過午線也

設於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午前在該處之東六十度求月過子午圈之平時按二十六日在午前者為此變之

二十五日晝月過該處午線為十九點三十六分三厘前一日過午時之較為五十二分九厘以二十四點比五

十二分九厘若四點即與東六十度所變之時與八分入於十九點三十六分三厘減之即東六十度所變之時得十九點二十七分半即所求

較於是日再求偏西六十度月過午線之平時則對十九點三十六分三厘與後一日過午時之較為五十四分

三以二十四點比五十四分三厘若四點即與西六十度所變之時與九分一厘加於十九點三十六分三厘得十九點四十五分四

即所求

以上算法似嫌未密然尋常用之差不無幾不必過求其細也

每月第五頁至十二頁所規每日每點太陰所行赤道緯度并緯度每十分之較數其緯數時數地平經度月

出月入尋項可由諸頁檢算至表列之數乃從地心推出

設於是年正月十一日午後入點四十五分在該處東六十度之地求月之赤道經度

法以偏東六十度變為四點以減於八點四十五分為該處之正月十二日四點四十五分是日四點表數

為三點一十七分二十八秒又五五點表數為三點二十九分二十九秒八零兩數相減餘一分零秒九五以

六十分比二分零秒九五若四十五分與一分三十秒七一加于四點表數得三點二十八分五十九秒五六

即所求

求緯度亦同此法惟有時較中之較亦不甚小故有每十分緯度之較



不足減與所求之歷時僅加於前一數之時是也

加月星相距度數與前後比例對數之較其加減同率則照前法自無謬誤若其加減異率者欲求該處之時另應查一準數法詳下

一 如前法求 二 查表內某處前相近一數或後相近一數得兩項比例對數相減而得其較 三 於第四百九十八頁準數表內傍行查時 即此處之法比其準數而以前後所求之準數也 四 視比例對數漸減則加此準數若漸加則減此準數與零時分縱橫相遇之秒數即為所求之準數也 四 視比例對數漸減則加此準數若漸加則減此準數加減于先得之零時分可得該處之平時設於是年正月初十日測得月實距飛處甲 四星四十四度十九分五十秒 求該處平時查初十日該星表所測相距度在三點六點之間則三點為相近前一數算如下

三點月與星相距四十三度四十五分 二十九秒其 比例對數 三千九百十九

今測月星相距四十四度十九分五十秒

兩距度之較為三十四分二十一秒 比例對數 七千一百九十四

比列對數表所對之時為一點二十四分四十一秒 減 三千二百七十五

查三點與六點之表知前後比例對數之較為四十九再查第四百九十八頁準數表內一點二十分與所算之時為最近而以四十九 即四十九 行下查其縱橫相遇之準數為十五秒因其比例對數由漸而減故加於算出之時上為三點以後之零時故求得該處平時為正月初十日四點二十四分五十六秒也如不算準數即差經度三分四十五秒準數之表轉列至一百三十八凡與比例對數之較有大於此者可折半以檢表查得準數後始之運本同

於是年五月二十一日測得月距飛馬甲星除去視差幾氣差外實距為三千度零八分零一秒求該處平時

查二十一日該星表數所測相距度在十八點四十二點之間則十八點為相近前一計算如下

十八點月相距為三千度三十六分三十一秒

比例 五千一百五十

今測距度為三千度零八分零一秒

兩距度之較為二十八分二十九秒

檢表之時為一點二十三分十四秒

比例 八千零零七  
二千八百五十七

查十八點四十二點之表其比例對數之較為二百五十二此數大於一百三十八故半之為一百二十六

再查四百九十八頁單數表傍行內與所算零時分相近者為一點三十分次查上面比例對數之較第一百

二十六之行與傍行時分縱橫相遇之準數為三十九秒倍之

因較數以半檢  
與較得數倍之 為七十八秒因比例對數由

漸而加故於所算之時分內減之即為十八點以後之零時分故求得該處平時為五月二十一日十九點鐘

三十一分五十六秒也若不算準數即差幾度十九分半然差多至此亦罕有也星之比例較數愈小則測之

愈易緣月之向星或離星所行加遠所測倍半且當比例對數漸減必其本數加大故對數漸減知月行漸遠

而測之較便矣如是年正月二十日午正至二點鐘時土星最易測查是日之比例對數僅二千二百七十數

較少于他星故土星表自二十起至二十六日止均易測算也又如是年七月十六日九點至十二點內以比

例對數首之其易測者序如下

第一土星

第二畢宿大星

第三木星

第四婁三



第五火星

第六太陽

第七金星

第八河鼓一

以上諸星測不易準如欲驗其準否須測數星而比較之觀其比例對數之小者無可無若按各條用法皆測得星月相距以推該處之平時其用比例對數之數求準數一表片巧而捷因月行斜距緣線漸改不可以平行取故再求準數加減之所以稱其不齊也

每月第十九頁乃符家愛里氏所定恆星準數乃用下頁甲乙等號對數及該處十二年星部算出西國算家以此法情於白水而氏故恆用之以其不用加減之號法省且便也列如表

下頁亦兼列白水而氏法各有其妙

設於是年一月初五日在該處平子正時求某恆星距赤道經度及距北極度並歲差光行差及動準數準數分點過午線之平時者乃春分起度之點每日過該處午線時之恆星時即恆星時於午線正中時分點距午線之時數即是表謂之恆星字午正中時凡已知恆星時而欲求太陽平時可用第五百零六七頁之平時表算之每月第二十頁乃白水而氏恆星準數表是表明恆星真處及其中處有方程式或出乘數不依恆星之處為眾星公共之數蓋惟憑日月黃道經度并月之交點也表內對數為公共對數算家用之計算一星可合方向照三百一十九頁之表已經於該處平子正時算合惟丙丁二號內除一式

是表與英會星曆合算可稱極原則記恆星之處凡星曆內未及之星應先算其與他星相合對數而後用甲乙丙丁號內之數取前照第三百三十頁及三百三十一頁列之表推算亦可因是表不論何星皆合也其數係從三百一十九頁方程式算出列置於左申明一表之法用星曆者其勿忘恆星赤地經度  
設於是年一月初五日平子正時在該處求其星赤道經緯一度歲差光行差及動準之準數

此星即英會星曆一千六百

六十七  
天之星

天為經度準以

武為緯度準數

黃歷日數表 是表乃其星士照失而氏添入謂有此表可省天算家查數之煩

分日平時者謂自春分後所運平時也以平午正時為則而記其日之分數是年正月初一日至三月十二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為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春分後自一十一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以後乃為本年春分年之時時因春分年為三百六十五平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四萬二千二百六十六是年三月二十一日平午正相合春分時為三百六十五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五可知是年三月二十一日又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乃春分年新時之交也自分者乃各分平日之共分期是年正月十九日平午正時為三百零三日又百萬分日之二萬七千四百六十五以此例推直至三月二十一日春分年終乃改共分為百萬分日之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一是年三月二十三日平午正時為百萬分日之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九此共分期數應加於每日春分時至明年而止

凡日到平春分時設在某處午線上此處午線之平太陽時適與春分時相合而復始至明歲春分年終日已過某處午線三百六十五次又四二二一六則春分起點又應在他處午線上矣是知春分之末每年必移二四二一六即向西五點四十八分四十七秒四六六是年與明年之開春分與過繩度百萬分日之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九即該處西五點九分十四秒四八也

一千八百一十八年行海通寄始附列此表蓋天下各處儀象畫之子午線遠近不一概以春分時則隨處皆

聖世之寶 卷八 學德入

可得一同數之日而與日行遲速亦無異同故歷家觀象論時不必更詳何處之時如是年正月初五日彗星過最卑之點在英國平時為五點四十七分在潑立司<sup>註</sup>平時為五點五十六分二十秒六而以春分時核之則俱為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二月八十九日六點二十六分三十二秒九八蓋以兩地海之則有遠近不同之數而春分年<sup>註</sup>天下公共之時也

凡已得太陽平時而求相合之春分時如於該處相合之平時內加比日該處平午正之春分時其總數即所求時如前彗星之譬潑立司在該處之東九分二十秒六於五點五十六分二十秒六內減去九分二十秒六為五點四十七分與該處平時相合以加該處正月初五日春分平午正時二百八十九日又百萬分日之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五約其分數即三十九分三十二秒九八故當日彗星過最卑點時為二百八十九日六點二十六分三十二秒九八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春分後之日時也

一千八百一十八年行海通書附用迪白而氏平黃道經度以定春分時所定之時每年長短一例俱係三百六十五平太陽日又二四二二六四以後推算太陽縱使加精此數亦無可更改嗣於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其行海通書則改用白水而氏平黃道經度以定春分時其時期每年長短不一英皇士烈失而氏謂一千八百一十八年<sup>註</sup>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sup>註</sup>間應將白迪一家之表不同之數較正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後春分年應水定為三百六十五平太陽日一四二二一六若一千八百三十四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之春分年長短其差甚微可以不計蓋其差之最大者亦不過萬分日之一也

一千八百一十八年起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止較正白迪一家表數如下

論年之日數 表列統年日數自正月一日平午正起故正月一日為零前以初一平午正為滿一日

論年之分數 此分數乃以萬分爲一年而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分日之二百四十一分之二逐日登記其數  
計日如二  
十七分半 以便天算家也

第二百四十二頁列黃道與赤道相交之角每十日記其數至明年正月六日止故於十二月則多六日爲  
三十七口此角分數常改因有中減率并地軸旋動也凡知星距此一面或黃道若干數即可依表算得彼面  
之數如從黃道經緯度算可得赤道經緯度或從赤道經緯度算可得黃道經緯度是也設僅表上未列之日  
而欲求是日之交角數則以前後所記一數求每日比例較分即中  
比例但其較甚微故平常測量止取表內相近  
之數用之

日之地平視差乃日心至地心爲一直綫地之橫半徑上再出一綫斜射日心成一最大角形如從日心見之  
也是表亦十日一記地心距日心愈遠此角愈小視差之引乃人在地面測日可改到地心推算也光行差  
光當流行地又當依軌道行故所見日處非其真處真處較在見處之前是以有差所差之數表爲平十日一  
記凡已知日之黃道經度而求其真處依表加此光行差即得如從地心推算一星之處而求日之真黃道  
經度亦加此光行差是年四月十一日平午正時所列日見黃道經度爲二十一度一十三分一十一秒一  
光行差二十秒四得二十一度一十三分三十一秒六即真黃道經度

歲差 春分點在赤道上升退之數即恆星東  
移之數 十日一記用以正平春分之經度如是年四月十一日真春分  
之日見黃道經度爲二十一度一十三分一十一秒一光行差爲丁此誤  
爲歲二十秒四春分差爲丁十六秒八反用

此說  
爲加法加此二數得二十一度一十三分四十八秒四爲四月十一日平春分日之真黃道經度減相合之  
歲差十三秒八爲二十一度一十三分三十四秒六爲四月十一日之真黃道經度但此數係以是年正月

一日平春分算起者

春分差凡日月星所列黃赤諸表俱係平春分算定但平春分點與真春分點不符故有春分差所差之數十日一記於平春分之黃道經度內減此差數即得其春分之黃道經度

若所指一星黃道經度據真春分言則將此差數反用之即得平春分之黃道經度設是年四月十一日真春分所合太陽黃道經度為一十一度二十三分十一秒二相合之春分差為十六秒八反用上法得一十一度二十三分二十八秒即為此日平春分之太陽黃道經度

赤道經度之春分差亦照此法推算即得與黃道相交然其度分須變點算變時夜星等時亦同此

月正交點之平黃道經度 六十日一記以平春分算如值表內未列之零口可用表末在表之下每日計丁三分一八每日

退行數算之如欲約算月將平掩何星亦須此表也

第二百四十三頁至二百五十頁日之縱橫綫每日列該處平午正時日心與地心之縱橫綫用因四因號記之○為每日過真春分後○為赤道面向夏至之綫○為赤道面交股向北之綫 算家以彗星雜推故別列此表變其春分○因縱橫綫而用是年正月一日之平春分縱橫綫

第二百五十一頁至三百頁乃諸大行星之表以水金火木土及天王海王分列七表其赤道經緯度皆依該處每日平午正時從地心推算列表切地之中心如惟天王海王一星每隔四日列表 又各行星之黃道經緯度皆從日心推算日星之中心如從地心見之

緯度皆從日心推算從日心望見之以平春分記之其地心之赤道經緯度有光行差故所記為其見處凡求緯度時羅盤偏東偏西即可測望金火木土四星而得之蓋能見太陽時亦能見此諸星也 內金木二星尤

易滿星

行星過該處午綫之平時亦可藉此以推過他處午綫之平時然亦有一日內不過該處午綫者因行星日較長於平太陽日也行星如月亦有不過午綫之日表以 $\odot$ 爲記蓋是年四月十二日水星不過該處午綫正日水星日之始早於太陽日一分九在十二日而其終則遲於太陽日十分分之八在十三日故太陽一周日間此星不及過午綫也若如中法于正起其亦新日不過于午綫者

亦有一日過午綫二六者則以行星日較短於太陽日也蓋行星日之始在太陽日之後而其終則在太陽日之前故太陽一周日間行星必過午綫兩次與表亦記之但與月有異因太陽日較長於太陽日行星有退行時短於太陽日者如是年六月初四日水星過該處午綫在午正後一分再於是日之二十三點五十四分九即初五復過午綫也

求行星過別處午綫之平時 查前後兩日過午綫之較爲行星二十四點中之加減率或減速率既得此率再以距英國經度而比其較比較數謂之正數或加或減於行星過英國午綫時之上但布算者宜詳細審察如測處在英國之東則所有加減率乃行星過該處午綫早於英國若所有減速率乃行星過測處午綫遲於英國在英國之西者反是

設於是年三月初四日午後六點鐘即在英國似西三十度之處求水星赤道經緯度並水星過測處午綫之平時

法例西三十度應加二點鐘爲英國之二月初四日八點鐘以算赤道經度查二月初四日水星赤道經度爲二十點五十五分三十五秒九五二月初五日爲二十點五十分五十三秒八一兩數之較爲四分四十二秒一四以二十四點比四分四十二秒一四若入點與一分三十四秒零五查表經度漸減以減於初四日經度

餘爲二十點五十四分零一秒九零卽爲所求水星赤道經度也然其每點之減率不同須再算較中之數  
見法

日滿之量二十點五十四分零秒五八爲所求赤道經度

再求赤道緯度 查二月初四日爲南十三度三十三分二秒九一月初五日爲南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五

秒九兩數之較爲十八分二十三秒以二千四點比十八分二十三秒若八點與六分七秒七加于初四日之

緯度得緯南十三度三十九分十秒六卽所求赤道緯度再推較中之較應減七秒九法見

求水星滿測處午綫之平時 查二月初四水星過英國爲二十三點四十九分二月初五爲二十三點四

十分九其較爲八分三以二十四點比八分三若一點四四三十分與十分分之七測處在英國之區且又減

還率減于初四之過午時爲二月初四日二十三點四十八分五卽得測處水星滿午綫之平時尋常測算

不必求情用此法則無大差

第三百零二頁乃水金木火土天王六行星之赤道地平視差及半徑越五日一記下載水土二星乘數爲算

極半徑之用水上二星極半徑等於赤道

第三百零三至三百二十四頁記五星及天王海王過遠處午綫時之赤道經緯度及每點較數每兩日一記

用以較算過別處午綫之赤道經緯度應推其相距之國之數用每點較數求之相所設程度在其東則取本

日表數與前一日之表數核其較如所設程度在其西則與後一日之表數核其較以四項每點較數相減得

其較中之較以兩日共四十八點歸之乃以兩處相距之經度變時折半取其中數乘之視下一數每點較數

比本日較數大小以別加減乃加減於本日每點較數爲所求時每點較數之率數以兩處之距度乘乘

之即得更差極移之赤道度

或與日圓每

日視下二日

赤道度之減退以別加減加減於本日經度得測處之





入以後至五月三十一日歲差之比例分數也既有上號應加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所記赤道平經度四點二千八分二十七秒七八二上共得四點二千八分二十九秒二零二是爲五月三十一日所求畢宿大星之赤道平經度又查赤道緯度歲差爲上七秒六二一如前法與萬分年之四千一百三十二相乘得三秒一五既爲北緯度則依號加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所記之赤道平緯度北十六度十四分四十四秒一四內共得北十六度十四分四十七秒一九是爲五月三十一日所求畢宿大星之赤道平緯度

又如是年六月初三日求帶星之赤道平經緯度查經度歲差爲了萬分秒之二千四百八十九再查六月第一十頁是日年之分數爲萬分之四千一百八十九依原表加萬分之二千六得萬分之四千二百十五此數與歲差相乘得千分秒之一百零五依號減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平赤道經度十四點五十一分六秒八五七減餘爲十四點五十一分六秒七五二一是爲六月初三日所求帶星之平赤道經度

又查赤道緯度歲差爲了十四秒七五七與年之分數四千二百十五相乘得六秒二二依號減於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平赤道緯度北七十四度四十一分十一秒二四減餘爲北七十四度四十一分五秒〇二是爲六月初三日所求帶星之平赤道緯度

又如是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求心宿中心平赤道緯度查其歲差爲減八秒三三八七與是日年之分數爲萬分之四千一百三十三見前相乘得三秒四七四因爲緯兩度故歲差之下號應反用遂加於所記正月一日又千分日之四十八時候該星緯南二十六度八分一十七秒六一共得緯南二十六度八分三十一秒〇九是爲五月三十一日所求心宿中星之平赤道緯度

每月第一十頁所載白水而氏之推方表已設管於三百二十九頁此三百三十頁及三百三十一頁所用英會星部位數定星表亦於五百二十九頁內詳其法勾陳第一星及第三星並逐日列表其餘一百四十五恆星皆越十日列一數所列之數皆以是日恆星過該處午線時之經緯度表之上面所列赤道經度之點分數與緯度之度分數因一歲之中恆星赤道經度出入之數只爭在秒故其大數總計於上端止以秒數小餘記其下故其秒數即有過於六十外者亦不便收分仍以秒計如三百四十六頁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屏星第二所見之赤道經度爲四點五十九分六十秒四二其實則爲五點〇秒四二也 又如三百四十八頁是年十二月十七日昴星第一所見赤道經度爲南十七度五十四分六十二秒七其實則爲南十七度五十五分二秒七也其不可移換大數者限于幅耳

每十日並列其經緯數便求零日用中比例也

恆星亦有一日過該處午線兩次者倘遇其日亦即記其經緯度兩次如三百五十四頁七月三十日記柳宿第五星過午線兩次凡遇恆星過午線兩次之日若非表列之日卽於經度上下十日之中間別列小字指出十日內之何日此星過該處午線兩次則太陽日十日內某星既過午線十一次則其所記之數亦應作十分一比例如三百四十八頁參宿第二星表內六月初十日與二十日之間傍註小字爲十三以明六月十三日此星過午線兩次也查表傍數爲〇秒一二作十一日分之日應爲千分秒之十一其十三日之第一次過午爲十日內第三次應用三因千分秒之十一而得其較十三日之第二次過午爲十日內第四次應用四因千分秒之十一而得其較其十四日之過午爲十日內第五次也雖差數止微其理固如是也如欲細考一星所見位數須尋一準數此準數當以代數而求之

是表記星所見之位不算淹敗者錄星之○○每率每日約二十六度所變甚大故不記也惟三百八十八兩  
頁於月之黃道經度則每度記之表末申明其法正每日光行差之方程式記在序內

第三百九十頁至四百二十八頁乃近月之星謂其赤道經緯度與月不遠凡欲算地上東西二午綫之較即觀所測見之

星與月相距赤緯經度而得之晝月如不動則星與月赤道經度之較無論何處午綫皆可一例相同惟月常

行動則過一處之午綫已自改其赤道經度所改度數加於一處之午綫較數內即知西邊午綫應移若干度

而月始至故知月赤道經度之較亦可算東西二午綫之較月明環之赤經度與月中心之赤經度在過該處

之上下午綫時表列其數均有上字下字作記號甲乙二字記月之左右二環

星之等數表即記星之大小表之左行記其日數及十分日之數

每隔一點即十月改赤道經度表即月過該處午綫時之每點較數也如月自英東七度半至英西七度半

兩處之較為一點此一點所移之數即從月之明環赤經度推測故其半徑亦常改也

凡東西二午綫之較不大謂在一二度之間可用近月之星算之若較數甚大謂相距十度以上而欲詳算其經度應以東西

二午綫之間午綫為準求得月所移赤道經度之數而推得之如欲約算月之明環過他處子午綫之赤

經度用此測之法以英國午綫與測處午綫經度之較與月所移經度相乘得數則測處午綫距英國之東

西以別別減在東者減在西方者加乃加減於表內赤經度門為測處子午綫上月明環經度

設於是年六月十八日日落英海上午綫時其乙明環赤經度為二十二點四十七分四十七秒二四其每點

數數為一百二十四秒五〇而求乙環過邊立司即上午綫之赤經度查邊立司偏東九分二十秒六化為

千分點之一百五十大與每點較數相乘得十九秒四一以減表內赤經度餘一十二點四十七分二十

七秒八二一是為乙卯年漏立司午綫之赤經度

凡他處距英國不甚遠者其月之赤緯亦可知如法約算惟地偏於東及緯度在兩者皆為負數即以前聲明之是日月過英國上午綫為南十二度三分四十一秒八每點較數為上六百二十三秒一此數與丁千分點之一百五十六相乘得一分三十七秒三此負數與緯南度相加月之緯南減得緯南十二度五十分九秒一是為月過漏立司午綫時之赤緯度

星名表備有誤疑者指此星不論在赤道南北俱可與月同時測算并以定月之視差也

月半徑過午綫所歷之恆星時 此數因月距赤緯之南北而改變時時不等凡測見月之外環相切於午綫之時而加此數即改為中心過午綫之時

第四百二十九頁至四百四十三頁記日月交食在何地何時可以望見并記其算出之諸根數

第四百四十四頁至四百五十四頁記星之交食其數有五 其一記一等至六等之恆星於該處平子正時為月所掩在該處能測見者 其二記行星或恆星自一等至五等不論何處見其為月所掩者 其三記星與月應於該處何時同一赤經度 其四記月與星合一經度時其緯度有何較數 其五記在何緯度外月不掩星

凡日月掩何星可用諸表內所記星月之數皆從地心推算故地上不論何處皆可通用惟須算其距英國若干經度變時以加減之在東者加 在東者加 即得月星相合時之測處平時

設於是年八月初四日月掩昴宿第三星在英國平時為十六點二十九分五十七秒而在漏立司平時為十六點二十九分十七秒六因漏立司在英國東九分二十秒六故也

緯限者謂自地上某度起至某度止得見月掩何星外此不見其掩是爲緯度之限也

設有自星望地而月界其中則地面幾分爲月所掩而月自西至東移過時地面成一帶形圖與月徑相等者反言之則人在地面於帶形中望月則星爲月掩在帶之上下兩限但見月與星相切而不相掩是爲緯度限在其上者爲上限在其下者爲下限

緯限表以明星在何度應爲月掩外此不必布算也

如英國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二十八分三十八秒即北極高設於是年八月內查四百五十一頁表自十六日

起查末行緯限表至十七日掩星只指一星星字星名在赤道北二十六度之處起至九十度之間皆可見惟

被掩之時在三點十一分四十四秒是在午後日光所逼仍不能見惟是日之十二點四分二十一秒月又掩

○星在赤道北十四度至九十度之間八月十九日十四點一分十七秒月掩畢宿第五在赤道南四度之處

起至赤道北六十八度之間又是日十四點三十五分三十八秒月又掩是星在赤道北六度之處起至八十

五度查四百五十六頁表知已上三星之所掩其二在英國能見其一不能見也

第四百五十五頁之表乃恆星與行星在該處地平上爲月所掩記其不見至再見之恆星時及平時并記星

於月環內始隱於某度復見於某度若以翻影鏡湖之凡穿過月之北極與中心成一大圈與月環成一交點

方近月環之星距交點若干度當從角之北點數之穿過月之天頂與其中心成一大圈亦與月環成一交點

方過月環之星距交點若干度則從角之頂點數之用此角并可測彙小星且富星之隱而復見時亦須先知

此角不然難定鏡之方向

表內月掩恆星時有在該處不得見者然雖該處不掩即能見也

第四百五十七頁至四百七十六頁是所記木星之月或食或掩或月過或影過等數皆準該處之平時并  
圖形以明其隱顯之處如自翻影鏡視之圖內之形雖舉望日之數然木星離地甚遠目力不及故其體與影  
一月內實變甚微除與日對時時形狀有異外餘則運月皆然試以兩月圖形較之便可曉然當木星距該處  
地平上入度日在地平下入度時其月之食有此米為昏明該處可以測望至木星在地平上日在地平下時  
有此十為記則亦能望見也

④者指月月星被星影所掩方隱之際也⑤者指月雖星影再顯之時也此乃月距木星略遠則然若日星對  
時時則月之食也近星之體日星對時以前月之隱見在木星之西日星對時以後月之隱見在木星之東用  
翻影鏡視之則東西相反日星對時以前隱見第一月之隱對時以後方見其顯至第二月被星影所掩時其  
隱見鮮能並見第三第四月或可並見云

凡在別處求木星某月隱見之時即以測處經度在英國之東西推算在東加經度之較時在西減經度之較  
即為所求時然亦須查木星之地平上下與日在地平上下如日在地平上光耀難見算之者應以半弧表  
至四日出入中弧也助以半地球始可定日星距地平之方向

測得木星月之食可定地上經度第一月最易測惟須詳悉測量之的確時刻此時與英國時之較即為經度  
之較法測處之時早與英國為在其西遲於英國為在其東

設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邊立司法測得木星第一月之隱平時為十四點三十二分二十四秒九乃查第四百  
六十六頁表內英國平時為十三點五十四分四秒三其較為九分二十秒六即兩處相距之經度因所測之  
時遲於英國故其在東也

凡測星月之掩本處與除表有差數外尚有別種難處不能詳定地之經度且遠鏡測量各不同若欲詳算經度須用相類之鏡并算其地面氣氣差若不嚴詳算則以測見木星為某月所掩約計地上經度如某月之

認見俱能測得則更妙矣

表內約計月食月蝕之過所以便天算家預備測量推驗此表之差否因測此二事須用最妙之鏡而海上尤不易測也 入出一字記月初謂木星環面為入初離木星環面為出

第四百七十七頁至五百八十七頁 木星兩月昆巡表內用數記之以代尋常之○號而不記其黃道緯度在上者記於上在下者記於下

表右為東表左為西即見木星之月自西向東移動時則知木星在月與地之間而月行於後半軌道故有食有掩若見月自東向西移動時則知月在木星與地之間四月行於前半軌道故有月掩與影過

設於是年正月二十七日本在英國入點鐘時平用翻影鏡測量木星月如圖其第一第二兩月實在木星之左從翻影鏡視之則在右第二第四兩月實在右而反左 表首西東二字乃月實在木星之東西方向也木星

常在該處天頂之南偏左之月應見於木星之西偏右之月應見於木星之東蓋月之倒影故遂反其方向也乃自木星中心起一直線遠近相等而左右互易以此險圖可得月之真向

表內時分皆按該處平時觀表與觀可以辨木星之諸月而亦以別他星之近木星者

第四百八十八頁至四百九十四頁 行星與月或與他行星合一亦經度及行星與恆星或合經度或合緯度皆初月一格記其日時行於當此時候最為清楚又以仰天算家考驗表之然否

第四百九十一頁 十星光環之位置中起二十日一節以明其能見與否○為光環之短軸距何赤緯度

日之影爲光環所見大小之數丑<sup>五</sup>之比以定能見與否蓋太陽與地同在一邊高過環面時其環自能測見若不能見之時則其故有三 一則環面平過日心則<sup>丑</sup>○等

二則環面不過地心即丑與○等皆不能見 三則日在環之一面而地又在<sup>丑</sup>一面亦不能見因環上無經光之面向地耳

第四百九十三頁<sup>丑</sup>月之明環約於何平時側動最大并記火星金星之環在何月中光顯後分至月之緯度側動之數則不論何時皆可照四百九十三頁計之

第四百九十四頁至四百九十七頁 係論歲時沙與中國無涉故不譯

第四百九十八頁之律數表 凡測見月距星之度數乘密氣視差等推準可求秒數相較<sup>即比例對</sup>於表內查一準數以加減之即可得該處相合之時其算之法見後五百二十一<sup>五</sup>頁內

第四百九十九頁及五百頁 表內之數算月之側動

第五百〇一頁至五百〇三頁 爲消勻陳大星若不在午線時可用此表能算地上緯度法如左

先將歲差及歲氣推準減於星之高點再照五百〇四頁改測望之太陽平時爲恆星時於此表內查得相合之第一準數爲上下按號加減於測見之高度得所求緯度之約數復以所算恆星時查第一第二三表得相合之第二準數加此二準數於上約數內即得真緯度

航海通書改革說

買步驟

是集從英國行海通告譯出考西人之航海來遊實以此書爲嚮導蓋海船既駛遠洋茫無畔岸可紀辨製說可辨方向不能測其現行何地惟藉天度可測地球之經緯<sup>數現明</sup>天上<sup>度相</sup>相當地面二百里計三十六萬尺以天度之一秒當地面一百尺此論南北



度則然若東西兩度不正當亦道下每度蓋則爲日夜湖月星輔以算術道里之距離如揆掌是以無違弗屆  
者不獨大圓之里數須依三角法算之  
故吾中國航海亦以繩圖比畫爲首務特從西士層解條分關明理數據要綱繁譯成是儀以引誘來學凡吾  
同志咸宜家置一槩朝夕講求引伸類長製備儀度隨時測量並可驗其算法之疏密然否實爲推步家特開  
門徑學者駁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 改革

考行海通書原依某都觀象臺之中線立算諸星行度表悉照該處平午正時即見從地心起算其天周以春  
分起步與中國不同今譯改時遵 京都順天府爲中線諸星皆從子正起天周以冬至起步中西同用平時  
共宗地心立算三百六十度爲一周天中法又分爲十二宮以冬至至五宮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又一日二  
十四時此書從西例以一日爲一小時每時六十分每時六十分中法又以十五分爲一刻一時爲四刻每分六十秒  
秒下小餘則隨秒不以六十遞折多帶位數不似布家結從西例不合刻

據西士實測得東西經線相距一百十六度 二十七分 七點四十五分四十八秒蓋其國午正已

爲順天七點四十五分四十八秒也故用原管之本日午正星圖再加四點十四分十二秒之星行度即波滿

二時之數爲星之經 即得明日順天之子正度也

### 中比例算法

星者算法也用星必先明算一二三四之四率比例爲西算之大宗其法以已知推未知故以原有之數爲一  
率二率今有之數爲三率位以二率與三率相乘數爲實以一率爲法歸除之得所求之四率數也

### 時差

推算所得曰平時通書說俱按平時算定如鐘表日晷所測曰真時中國又蓋時刻較宗赤道原係不分黃  
道與赤道斜交在赤道則度有窮秋日行黃道又有冬盈夏縮之異緣此兩端故生時差即平時與真時之較  
也兩數相減曰鐘其數列如表加減於平時即得真時也

### 鐘表宜開平時說

西書云一晝夜地球自轉一周則宗北極一歲中地球繞日一周則宗黃極兩極相距二十三度一十七分四  
尚有二十餘秒等數且晝日晷測時皆依繞日之軌而出故與赤道自轉之率有異細較之且逐日不同用度  
每年者行分如鐘表然晝日晷測時皆依繞日之軌而出故與赤道自轉之率有異細較之且逐日不同用度  
時表極之較鐘表者行船用以二十四時中即一晝夜甚有差至半分者故設時差加減也  
然則鐘表但能走平分與赤道同率如太陽之盈縮黃赤道之升度差不與鐘表必開準平時按鐘加減時差  
以求合於日晷測星之要率也

加先測得日晷午正求鐘表平時則將時差變反用加者減之減者加之以加減士一點即得平時

### 逐日測北極高度不拘何地

法優日晷將交午正之前後凡日晷至午正可不開地之經緯何處並設早晚器之圖皆成可一概論之惟通  
過鐘表用紀限儀測太陽高度取其最高之度為本日午正太陽高度內減蒙氣差加地中視即亦通費內  
本日太陽赤道緯度與數俱于正起球南加北減於太陽實高度得赤道距離平度亦即北極距天頂度再與  
一象限九十相減得測處北極出地度惟復原無地中視差但  
又法任於何日算勾陳大星過上午午線之時分測其視高度內減蒙氣差改爲實高度又減距極度約一  
分餘即北極高度或算其過下午午線之時分測其視高度內減蒙氣差加距極度亦即北極高度二十二

測候用時表說

凡度時表必按京師之平時開運蓋隨黃赤緯線差數俱依京師平時起算故任至何地視表內之時分與通書上星行緯度隨時配合時表實為省算之捷徑設無時表船至某處向未知其地經緯何度用何比例求星之所在必在設多處逆推求豈不費算故西人航海測天儀器而外度時表與通書二者相須為用缺一不可也

算星過午線時即中星時

置本日星之赤道經度內減本日太陽平行赤道經度即星時若不足減加二十四時減之此為視其數不滿十二時則加十二時過十二時則減十二時比例要捷子正起為本日星過午線之泛時如恰在子正即為日星俱有行如法再求明日星過午線之泛時以一日化一千四百四十分為一率兩日之泛時較化秒為一半本日泛時化分為三率求四率即泛時內應行之泛時較秒數視兩日之泛時順逆以別加減如明日之數則減於本日數少加減於本日泛時即京師星過午線之平時如算太陽過午線每時俱有刻行只須加於本日數則減於本日數有某地緯度用日晷測偏度

法以日晷按其地極高度測得時分若非午正即視京師平時表內係何時分加減日本時之時差改為京師日晷時與所測日晷時相減以時較化度法見雙即得其地距京師之偏度也所測時早於京師為偏東過於京師為偏西

測太陽過午餘偏度

任至何地測得太陽過午視京師平時表內係何時分隨檢通書本日太陽過午係何時分與所測時分相減餘為兩地所測時分較乃檢通書之明日過午時分內減本日過午時分餘化分加一日化一千四百

四十分爲一率一日化一千四百四十分爲一率兩地變午時分較爲三率求四率爲偏度時

偏東西度平於或西或東

選於東師爲偏西

查測太陽脫差多端惟其過正午時但有南北視差可於經度無關是以便於測算諸國每日過午之時

數按太陽爲最大用以比例求偏度易準者夜星每日過午時分較減三分五十六秒五六太陽平行度

得兩地過午時分較每點鐘減十秒即偏度時分西人航海常測月過午較差爲算偏度之捷後也

### 赤道經緯度說

按西書七政經緯度並宗赤道立算求其故皆因隨隨天西轉西謂地球由西而東亦謂惟赤極不動故其經緯隨地隨

時測算較易若黃極每日既繞赤極一週則其經緯尋刻異視不惟測候甚難即恐以知地之經緯布算亦不

易故西書云黃道經緯度無益航海之人考其數亦從赤道經緯度用斜弧算出又其五星之黃道經緯度皆

從日心立算故以星出入黃道之南北交終爲一周天如水星只八十八日一周金星二百用於仰觀不合故

是與止取其赤道經緯度列表若求黃道經緯度 欽天監既有七政時憲書頒行故省推算

### 表算日食法

#### 求入限

所求年干支察首朔食應表表見得年前十一月朔食應以後每朔但於月數上遞加一月小餘之滿食周十一

月七三七六五者去之此即月距交平行之餘爲所求朔食應視某月朔入食限

二月三六五二二六以外

三月一三〇〇八五二入以內

八月六〇七五六四七以外  
九月三七二四二三九以內

附求整食限

所求年干支察首整食應求得年前十一月整食應以後每整遞加一月小餘仍之滿食中五月入六入二五者去之即得逐月整食應視某月整入食限

二月五五六一一七八以外

三月三二二七〇七一八以內

右平朔整可食之限摘徐鈞卿先生法不過舉其大凡欲定食之有無須用日躔月離求實朔望太陰距交度始爲的食限也

求實朔泛時

以平朔距冬至之日數用推日躔月離法按見考各求其子正黃道實行將本日子正太陽實行與太陰實行

相驗如太陰實行未及太陽則平朔日即爲實朔本日如太陰實行已過太陽則平朔日內爲實朔次日平朔

前一日爲實朔本日不用推日躔月離法各求其子正黃道實行將本日子正太陽實行內減太陰實行餘爲

月距日度分化求對數法見註加日法一千四百四十分對數內減一日之月距日實行對數次日日實行內

餘爲一日之日實行又次日日實行內減本日日實行餘爲一日得距本日子正分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

之日實行內減一日之日實行餘爲一日之日實行內減本日日實行餘爲一日得距本日子正分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

時收之得實朔泛時如次日日實行內減本日日實行餘爲一日得距本日子正分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

子正分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

求泛時月距正交

次日月距正交內減本日月距正交

不足減如十

餘為一日之月距正交

求對數加泛時距子正分數之對

數內減一千四百四十分對數得距本日正交

對數檢表得真數以度分收之加本日正

月距正交得泛時月距正交

求的食限

求的食限

視月距正交自初宮初度至初宮十入度二十六分自五宮十一度三十四分至六宮六度二十二分自十一宮二十三度三十八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入食限為有食不入此限內者不食即不必算

觀泛時若在夜距日出前日入後五刻以內者可見食五刻以外者全在夜不可見即不必算

加泛時在日為入前後當先須

加減時差

求實朔實時

實朔泛時上下設前後兩時

如泛時為五正二刻即設丑正初刻為前時寅初刻為後時

用推日躔月摩法各求其黃道實行以前後兩時

日實行相減為一小時日實行以前後兩時月離黃道實行相減為一小時月

距日乃以前時日實行內減月實行餘為前時月距日

求對數加一小時化三千六百秒對數內減一小時

月距日

化秒對數得距前時秒數之對數檢表得真數以分收之加於前時得實朔實時再以實朔實時用推日

躔月摩法各求其黃道實行則日月必同宮同度

分秒不與力能

乃視本時月距正交入前限者為有食

求均數時差

求均數時差

實朔日引宮度察日躔均數時差表即得記加減號

求升度時差

實朔日應黃道宮度察升度時差表表見即得記加減號

求實朔用時

實朔實時加減一時差得實朔用時

求日實行

前後兩時日應黃道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日實行

求月實行

前後兩時月離白道實行相減爲一小時月實行

求實行總數

日實行與月實行相加爲實行總相減爲實行較

求半外角

置半周一百八十度內減黃白大距餘數半之即半外角

求半斜角

實行較對數凡弧從求對數化爲秒入其求三差法加半外角正切對數內減實行總對數餘爲半斜角正切對數

求斜距交角差

半外角減半較角餘爲斜距交角差

求斜距黃道交角

黃白二  
極交角

實朔黃白大距加斜距正交角差即斜距黃道交角亦即黃白二經交角實朔月距正交初宮十一宮白經在黃經西五宮六宮白經在黃經東記東西號

求兩經斜距

日實行對數加實朔黃白大距正弦對數內減斜距交角差正弦對數餘為兩經斜距對數

求斜距對數較

一小時二千六百秒對數內減兩經斜距對數餘為斜距對數較

各限距減求距時加對數較距等  
求距弧減對數較數用對數較

求食甚實緯

斜距黃道交角餘弦對數加實朔太陽黃緯

化秒  
下同對數內減半徑對數

即位所  
餘為食甚實緯對數檢表得

真數為秒

秒下必帶小於一記南北號與實朔月  
位求三差法做此記南北號與南北同

求食甚距時

斜距黃道交角正弦對數加實朔太陽黃緯對數內減半徑對數餘為食甚距弧對數再加斜距對數較即食

甚距時對數檢表得真數為秒以分收之月距正交初宮六宮為減五宮十一宮為加記加減號

求食甚用時

實朔用時加減食甚距時得食甚用時

即減食  
甚用時

求太陽實引

實朔太陽引數加減太陽均數得太陽實引



求太陰實引

實朔太陰引數加派太陰初均數得太陰實引

求地平高下差

太陰實引宮度及本天心距地

見月

察交食太陰地半徑差表

此見考

得太陰在地平時最大地半徑差約減

太陽地半徑半徑差十秒餘為地平高下差

求太陽實半徑

太陽實引宮度察交食太陽視半徑表得視半徑內減太陽光分十五秒即實半徑

求太陰視半徑

太陽實引宮度及本天心距地察交食太陰視半徑表得太陰視半徑

求併徑

太陰實半徑加太陰視半徑得併徑

求距時日實行

日實行對數加食甚距時對數內減三千六百秒對數餘為距時日實行對數加減號與食甚距時間

求食甚太陽黃道經度

實朔太陽黃道實行加減距時日實行得食甚太陽黃道經度

求食甚太陽赤道經度

食甚太陽赤道經度察黃赤升度差表得黃赤升度差加減黃道經度即食太陽赤道經度

求食甚太陽赤道緯度

食甚太陽赤道經度察黃赤距度表得食甚太陽赤道緯度記南北緯

求食甚太陽黃赤道宿度

用上元甲子列宿黃赤經緯度表列宿黃赤道經度加歲差每五十二年算至所求年察食甚太陽黃赤道經度足減本

年黃道宿鈐內某宿度分則減之餘為食甚太陽黃赤道宿度 又將赤道宿度按赤經加減歲差算至所求年

察食甚太陽赤道經度足減本年赤道宿鈐內某宿度分則減之餘為食甚太陽赤道宿度

求太陽距北極

置九十度南加北減太陽赤道緯度得太陽距北極

求黃赤二經交角即黃道赤經交角之餘

食甚太陽黃道經度察黃赤二經交角表得黃赤二經交角冬至後黃經在赤經西記東西緯

求赤白二經交角

黃赤二經交角與黃白二經交角即斜距東西同號相加東西異號相減得赤白二經交角記東西

為之謂東乃白經在赤經之東西也若兩角相等則減無餘則白經與赤經合無交角如無黃赤二經交角則黃白二經交角即為赤白二經交角

求北極距天頂

置九十度減本地北極出地度得本地北極距天頂

求半和弧 半較弧

日距北極與北極距天頂相加半之為半和弧相減半之為半較弧

望土之黃經

求正弦對數

半和弧正弦對數減半較弧正弦對數得正弦對數其號為減因與半角餘切相減數

求餘弦對數

半較弧餘弦對數減半和弧餘弦對數得餘弦對數其號為加因與半角餘切相加之是兩數九換律可同用較之蓋注用者蓋者請按數律

求本地食甚用時

暹京師食甚用時加本地偏東度時分減本地偏西度時分偏東偏西度見考厥下編得本地食甚用時

求用時太陽距午赤道度

以食甚用時午前午後時分如用時在午正前則減十二小時減用時時為午正後時分較赤道度如用時距午正後時分得用時太陽距午赤道度見滿林一先生中星表

五度一分為十五分得用時太陽距午赤道度見滿林一先生中星表

求設時半較角

半距午赤道度餘切對數內減正弦對數較得半較角正切對數

求設時半和角

半距午赤道度餘切對數加餘弦對數較得半和角正切對數

求設時赤經高弧交角

半和角減半較角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以內者得設時赤經高弧交角午前為東午後為西

西號

求設時白經高弧交角

設時赤經高弧交角與赤白一經交角見東西同號相加東西經得設時白經高弧交角記東

西號此之謂東西乃太陽在自平東或西也若兩偏相者即減或加則太陽正當自平東或西交

角設時即其時在自下一道者相加之為九十度與半周相減用其餘則口平於天頂北

求設時太陽距天頂 設時高下差

北極距天頂正弦對數加設時太陽距午赤道度正弦對數內減設時赤經高弧交角正弦對數得設時太陽

距天頂正弦對數加地平高下差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設時高下差對數

求設時東西差

設時白經高弧交角正弦對數加設時高下差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設時東西差對數

求設時南北差

設時白經高弧交角餘弦對數加設時高下差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設時南北差對數如白經高弧交角為九十度則無南北差

實錄即此律但

者高下一差

求設時視緯

食甚實緯南加北減南北差得設時視緯若不足減則視南北差反減實緯北緯南白平東或在天頂北者反是

求設時距分

設時與食甚用時相減得設時距分如以食甚用時為前設時則距分

求設時實距弧

設時距分對數內減斜距對數後得設時實距弧對數在用时如視為緯西記東西號

設時實距弧加減設時東西差得設時觀距弧

月在限東設時在用時前則加後則加

月在限西東西差大於實距弧為緯東小為緯西記東西號加減食香用時為前中時則無實距弧其東則

求設時觀距緯差角

設時觀距弧對數加半徑對數內減設時視緯對數得設時觀距緯差角正切對數

求設時兩心視相距

設時觀距弧對數加半徑對數內減設時視緯差角正切對數得設時兩心視相距對數

以上各條自大陽距午赤道度起至兩心視相距止共十四件凡食基用時近時真時及初虧復圓用時近

時真時皆名同而數異故不重列請求其實皆設時也故統以設時冠之其求三限真時並用前後兩設時

求之

求食基前後兩設時視相距和數

前設時兩心視相距與後設時兩心視相距相加為視距和相減為視距離

求對視行角

前設時觀距緯差角加減後設時視緯差角減加得對視行角半之得對視行半角

求半和角

對視行半角餘切對數加視距較對數減視距和對數得半和角餘切對數

求視行旁小角

半和角內減對視行半角得視行旁小角

求兩設時視行

對視行角正弦對數加小視相距對數內減視行旁小角正弦對數得兩設時視行對數

求視行差

視距和對數加視距較對數內減兩設時視行對數得視行差對數

求食甚異時視行

兩設時視行加視行差半之得食甚異時視行

求食甚異時距分

兩設時較對數加異時視行對數內減兩設時視行對數得食甚異時距分對數

求食甚異時兩心視相距

視行旁小角正弦對數加大視相距對數內減半徑對數得食甚異時兩心視相距對數

復以食甚異時為設時求其兩心視相距以考其合否合則食甚異時即為定異時否則再求視行以求考

定異時並如前法

求食甚定異時

設時距分小於異時距分限西為加限東為減

量食甚設時加減異時距分得食甚定異時

求食分

併徑內減定真時兩心視相距餘求對數加六百秒對數內減太陽全徑太陽實半徑對數得食分對數

求初虧復圓前設時

食甚定真時兩心視相距與併徑相加為距徑和相減為距較徑較

距徑和對數加距徑較對數半之加定真時距分對數內減定真時視行對數得初虧復圓前設時距分對數

求初虧復圓後設時

前設時兩心視相距與併徑相減為距徑較食甚兩心視相距與前設時兩心視相距相減為視距較

距徑較對數加前設時距分對數內減視距較對數得後設時距分對數

求初虧復圓真時

兩設時相減為設時較兩設時視相距相減為視距較後設時兩心視相距與併徑相減為距徑較

設時較對數加距徑較對數內減視距較對數得真時距後設時對數

求初虧定交角

初虧真時視距視緯差角即併徑白經交角加減白經高弧交角得定交角初虧在限東者緯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

北則減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兩則減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兩則減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兩則減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

求復圓定交角

復圓真時視距視緯差角即併徑白經交角加減白經高弧交角得定交角復圓在限東者緯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

兩則減南則加與半周相減緯

求初虧方位

初虧在限東者定交角初度爲正上四十五度以內爲下偏右四十五度以外爲右偏上九十度爲正右過九  
十度爲右偏下白經高弧交角大尺減交定角者雙右爲左白平氣限在天  
頂北左右相反

求復圓方位

復圓在限東者定交角初度爲正下四十五度以內爲上偏左四十五度以外爲左偏下九十度爲正左過九  
十度爲左偏上白經高弧交角大尺減定交角者雙左爲右白平氣限在天  
頂北左右相反

求食限總時

復圓定真時減初虧定真時得食限總時

對數尺以量代算

買步緯

西洋對數的變除爲加減其算必於表道之寶難而用之甚便爲今習算者所不可少近已用活字翻行  
并以單法數則得得開登了然觀事後復深思其理既可兩數相併以代乘相減以代除必能施諸量法因變  
通其術作尺一千根初根數於尺之上而妥接假數之積各讀真數於尺內以代表施之闊闊習易尋常日  
用之算乘除既可以尺取之甚爲易維婦人孺子略識數目字亦可測得春能豈非於常算之外更出一奇乎  
凡習此尺須製薄銅尺一根取牙或篋背皆可將一邊削薄口如刀以便密切尺內之數必取光滑則所記塵  
磨算並隨可拆去依書中兩根尺度爲長以官尺三四分爲闊居中刺定一線平分爲兩根凡遇乘法有兩零  
相併過一根若則將一根併入根數內用其下餘數量之理亦同或遇除法有實之零內不足減法之零者即  
可少記一根移於尺之上半為實之零數接於下即可減矣

凡初習此尺須用算盤記根數便於加減待用之既熟根數加減自能計算無需算盤矣又此尺只能以加減



代乘除之用如有幾數疊加或遞減此尺不能駁仍須用算盤凡定所求位數之大小用對數表之首位法辨之如單位之首爲○十之首爲一百之首爲二千之首爲三萬之首爲四十萬之首爲五之類如百與十乘則二加一爲三其所得應爲千數如乘法遇有兩根相併過一千根者即可減去一千根用餘數量之得數亦同惟其位數照常必升一位矣又除法遇有實之根數少於法之根數則不足減可加一千根於實內減之仍用減餘數量之得數亦同惟其位數照常必降一位矣若所求位數之大小可以意會不悞者便不須尋首位矣凡有法實兩數欲相乘者先任以一數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記其根數另用銅尺上端齊尺之上細界線量至真數所在之處卽其根數下之零數用墨線記於銅尺上再查又一數之上面根數併入所記根數上復以銅尺上端細所記之處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至又一數真數所在之處亦其根數下之零數再以墨線記其下則兩零數亦接成一直線矣爰視兩次所併之根數於尺之上面根數中尋對再以銅尺上端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其下所記墨線處相遇之真數卽得兩數乘出之數也如遇兩根數相併過一千根及兩零相接過一橫音俱依前法量之

凡有法實兩數欲歸除者先以實數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記其根數另用銅尺上端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至實之真數所在之處卽其根數下之零數用墨線記於銅尺上再以法數於尺內真數中尋對看尺之上面記其根數亦以銅尺上端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至法之真數所在之處亦其根數下之零數用墨線量於銅尺上端先將實之根數內減去法之根數視其減餘之根數於尺之上面查對復以銅尺上端齊尺內亦減去法之零數用其減餘之數以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其下所記墨線處相遇之真數卽得兩數除出之數也如遇實之根數少於法之根數及實之零少於法之零者俱依前法量之

凡算四率比例依舊法第一率與第三率相乘數爲實以第一率爲法除之即得所求之第四率數故用舊法亦以二率與三率之根數與零數相乘法併開爲實再加歸除法減去第一率之根數及零數觀其餘數依前法量之即得所求之四率數其理與用對數表同

凡開平方先以方積於尺內真數中算對看尺之上面根數爲偶數即可折半若爲奇數則少記一根移於紙上再以紙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至方積真數所在之處即其根數下之零數以爲記於紙上隨觀折半之根數於尺之上面算對再將紙上零數對齊齊尺之上面細界線量其下邊綫處相遇之真數即得方積真數須審方積之位數必加首位於根數上折半復去首位而量之始方邊之數不滑因方積兩位定方邊一位故也如方積止有單位則首位爲○即將根數折半是也若方積在一百以內爲二位數則其首位爲一必加一千根於根數上折半方合若方積在一千以內爲三位數則其首位爲二必加二千根於根數上折半方合尋求而上皆然

凡開立方積之根數亦必加首位惟根數與零數各取其三分之一如前法量其相遇之真數即得立方積多乘方依數遞推如三乘方取四分之三乘方取五分之三之類

中西歷學源流異同論

葉燾元

竊謂兩間中有萬古不易之理無百世不變之法萬事皆然於歷爲最故治歷者惟當順天以求合不嘗爲合以驗天宛命誠和歷象日月星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皆隨時考測以合天也從來開立一千古不易之法以能合永遠之天象鍾子與氏所云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然亦仍屬求合之言古今來治歷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更詳推各異而要其理不外乎曆時所定之型模歷也象也璇璣玉衡也即算數圖象

及測驗之器也此乃治曆之大經雖萬世莫之易竊其歷書三代而上誠有原原本本則師傳習之學而畢  
要於祖師之遺惟堯典僅載以三百有六旬有大日爲歲實杜預謂舉全數而言則有大日其實爲五百有因  
分日之一日應論謂漢晉諸家皆以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自北齊張子信始覺  
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隋劉焯立盈縮應度與四序爲升降厥法加詳至元郭守敬乃分盈初末四限  
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又萬分日之一千四百二十五段前代爲密至前明西法漸入中土歷數之學始稱  
美備自漢時西人多祿敵以迄明第谷則立爲本天爲圓均分其面積爲平行度又月離古曆皆謂月每日行十三度  
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較之郭守敬又減萬分之三有奇 國朝西  
人刻白爾噶西呢等更相推考又以本天爲橢圓均分其面積爲平行度又月離古曆皆謂月每日行十三度  
又十九分度之七東漢賈逵始言月行有遲疾至劉洪列爲差率元郭守敬定爲轉分進退時各不同猶今之  
有初均也迨今西法益明始知太陰共有十種行度皆因日行盈縮及本天高卑兩強弱望而生均與舊法迥  
殊惟因古時歷年既淺所差甚微非一時所能灼見迨歲月遷流積微成著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  
之智不若後人也蓋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而後人則能考前代之度分也故世愈以降歷想以明其變則  
然此歷法所以古疏而今密者良有由也考泰西歷學起於羅馬國羅編歷自奴馬至該撒爾略一年爲十二  
月乃祭司與大吏任意改定後該撒爾略繼亞力山太天算家鎮西日呢定歷始創三百六十五日及三百  
六十六日一假歲實之法以三百六十六日爲閏日之年每四年一閏與郭守敬第谷等所定之歲實略近乃  
於耶穌降生前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爲始改用新歷按史記嘗在漢宣元之闕是時歷法尚亂故史稱其年  
爲亂年嗣後儒略之令未行而死後祭司不明歷以本年爲第一閏年至第四年又爲閏年如是每三年中

一閏歷三千六年法當閏九日而誤閏十一日該撒亞古士督覺其誤下令十二年不置閏日乃合儒略之本  
意後不復改至小餘積久自生差遂爲格勃固里改之當漢僖子嬰初始元年新莽建國四年及天鳳三年等  
俱爲閏日之年歷家咸依此上推迄唐詩始有九執歷元季始有回曆統回部各國猶太等曆言之也歐羅  
巴人又從回曆加精近世曠西呢等國是爾微發與推測尤詳當時西法並宗之然而術分疏密今古殊途理  
至精微中西一轍我 國家推恩中外一視同仁遂聘西人襄理歷法此 歷象考成等書所由來也然於歷  
算諸學皆極精微惟中國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故因地球歷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  
秒而繞日一周月約二十九日十二小時一刻十四分一秒而追繞地球一周地繞日一周而月繞地十二次  
有十日有奇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有九年而七閏始合其期惟二十四節氣古時皆平分歲實故謂恆氣  
今以日行盈縮而定其損益謂之定氣而節氣一周與歲實仍同焉西國以太陽應恆星十二宮分歲實爲十  
二分彼既不以月圓爲例故無正月一月等名目俗稱外國正月一月者乃華人稱之則然爾在西國歷家固  
無所謂月也然其十二月之日數亦各不同以黃道上有高卑差而日躔即因之有加減也如摩竭宮日躔最  
專行速故二十八日而行一宮若巨蟹宮日躔最高行速故三十一日而行一宮總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  
統諸歲實尚欠五小時有奇故每四年閏一日又因四倍五小時有奇尚不足一日之數故又歷一百二十八  
年而少刻一日法應閏三十二日者則閏三十一日始合其期夫閏日乃以太陽行度紀年閏月則以太陰行  
度作歲雖月分閏法各有不同而歲序紀綱則無少差異此謂之不約而合者也中國以正月朔爲歲首梅勿  
凝望西國以日躔斗四度爲正月朔或云西國以地球當最卑爲過年之朔一者所差尙微因最卑東行每歲  
約六十二秒西星東行每歲約五十一秒儲差十一秒須積至三百二十七年有奇始差一度推今歲冬至最

卑點距冬至點後十度五十八分四十一秒

自注此點係光  
線丙戌年節

冬至後二十日內日行最速每日約一度有零故

冬至越十日而為西國過年之期即中國十二月初入日也西人恆以過年前入日為耶穌誕辰即太陽躋第  
十二宮第二十五日故耶穌誕辰在中國冬至後三日也雖然中西兩曆不同而實同然而同之中又有不同  
焉耶穌誕辰後冬至三日者在近今六十年中則然爾推原厥故並非闕乎理法之疏密而由於立法之各異  
天象之變遷惟西國總以地球當最卑為過年之期最卑又每歲東行約六十二秒約歷六十年而差一度故  
六百年之圓而最卑距冬至已差至十度矣若以日躔斗四度為過年之期大略相同如今年最卑後距冬至  
十度零越六百年而當變為距二十度零則西國過年之期亦將在中國冬至後二十日而耶穌誕辰則因之  
變為後十三日矣大凡六十年中亦有一二日參差今歲癸亥冬至節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卯初故為後三日體  
於二十六日亥時交冬至則變為後四日矣惟查康熙戊辰年禮單耶穌誕辰則在冬至後四日似以日躔  
斗四度為過年之期也考最卑與冬至同度當在宋理宗時自宋以上又差而前故上溯漢哀帝庚申年最卑  
以前距冬至約二十二度十六分所以耶穌降生之辰當在哀帝庚申年十月即冬至前二十七或二十八日  
為小寒後二三日也一千九百年之間已差至三十一日此所謂同之中更有不同者也最準最卑東行之理  
推之自今以往約歷一萬零一百四十年之久則地球繞日之軌道最卑最高將易位置是最卑點當夏至點  
而西國過年之日在中國夏至之期即耶穌誕辰在中國夏至前七日矣當是時北半球球夏生酷暑冬有嚴  
寒愈近北極而其冷愈甚蓋最卑最高所受日光之比若十六與十五比地土皆環繞北冰海波羅下垂故南  
半球多水北半球多陸水可同光故雖受亦難散陸能傳熱故為受而易散夏至北極朝日日光直射北半球  
惟地球曲當最高則相宜乃彼時適當最卑其後緯應得百度者增而為一百零七度冬至南極朝日日光斜

照北半球若地球最卑則尙宜乃彼時適當最高其餘熱應有二千度者冰而爲十八度時方能以行度之盈縮而迭相消長然暑若今日消長之自然也取曰寒暑表上升降數度在人似不大豈何苦之有曰伏暑增兩三度不能隆冬減兩三度不能不見夫赤日當空火拳方張之候竟有多掛一縷而不能者此何故歟又不見雲愁水結燈寒漏冷之間直有欲把刀剪而難堪者此又何故歟况夏至時且將增七度之熱而人有不喚苦者乎自此更歷萬餘年而仍復今日此又天運之循環而中西歲月之不同者至於最卑最嵩之根源及最卑之運行弗替則其故甚微一時不可思議雖歐洲楚精天文家亦莫明其妙惟大約其故必在恆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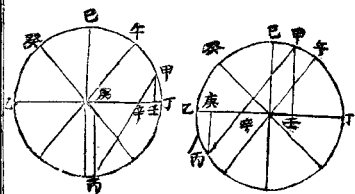
#### 更定測北極出地簡法

胡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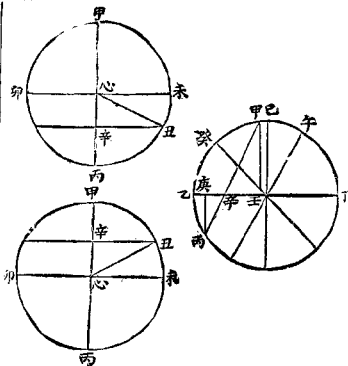
西人顧家樂測北極出地簡法見赤水遺珍噲人傳亦載之其法先於其處測一恆星自出地不至正午所懸之時及其高度以時變赤道度以其大矢爲一半正矢爲一率高度正弦爲三率得四率爲正弦查表得度內減去星距天頂度餘與九十度相加折半轉減九十度得北極出地度但此法必北極出地不滿半象限星過子午圈在天頂南赤道北而後可否則不合李氏王叔以其非適法也而改之見所著天算或問其法觀星在赤道南北不同而大矢正矢異其乘除視星之高弧或深弧南北不同而兩弧異其加減法雖略備轉失之繁故顧氏法簡而不備李氏法備而不簡學者幸難領悟今雙通兩家總爲公法購題均可一以貫之並補遺演草於後推步之家庶有取焉光緒十二年丙戌夏六月丁游瀾於滬濱格致堂

法曰於一處任測一恆星自出地不至子午圈所懸之時及在子午圈之高弧乃以時化度以其水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爲三率得四率爲正並檢表得度爲星之深弧與高弧相加以減半圈折半得北極出地度

白地半圓南一星出地最高點爲高弧一星半圓北極星入地最深點爲深一星如有過乘限者仍用水角度不用外角度



如圖午癸丙丁有依子午圖  
 割成平圓而乙丁為地平癸  
 為北極癸乙為北極出地午  
 為赤道交子午圈點甲為星  
 甲丙為星道徑甲丁為高弧  
 甲壬為其正弦乙丙為深弧  
 庚丙為其正弦甲辛為星道  
 庚木角正矢辛丙為星道度  
 外角正矢星一晝夜而一則故  
以時化度即星道度  
 甲辛壬庚辛庚丙兩句股形  
 為同式故星道度木角正矢  
即甲與星道度外角正矢即  
辛與星道度外角正矢即  
丙比若高弧正弦即甲與深  
 弧正弦比即庚此比例而得  
 深弧正弦之理也甲癸丙癸  
 丙兩弧相等並為深弧加北  
 極出地之度以甲丁高弧減



乙己丁半圓餘甲乙弧爲北極出地倍度又加深弧之度故并高弧深弧以減半周折半即北極出地度此加減而得北極出地之理也何以知星道度木角正矢爲甲辛外角正矢爲辛丙也如甲卯丙未爲星道割成平面面甲丙爲星道徑丑甲爲星出地平至子午圈所過之度甲心丑爲木角其正矢爲甲辛丙心丙爲外角其正矢爲辛丙也

於一處測得一假星自出地不至子午圈歷一十六刻二分高弧六十三度求北極出地



草曰以星出地平至子午圓時刻化度得九十八度其本角正矢爲〇三九一七三外角正矢爲〇八六〇  
八二七乃以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〇八九一〇〇六五爲三率求得四率〇六七三  
二〇九入爲深弧正弦檢表得四十二度十九分與高弧相加得一百零五度十九分以減半圓得七十四度  
四十一分折半得三十七度二十分三十秒卽北極出地度

對數草曰九十八度本角正矢對數爲一〇〇五六五八九七一外角正矢對數爲九三三四九一五八三乃  
以本角正矢對數爲一率外角正矢對數爲二率高弧正弦對數爲九四九八八〇八入爲三率求得四率  
八二八二〇七爲深弧正弦對數檢表得四十二度十九分卽前法加減得北極出地

於一處測得一恆星自出地平至子午圓歷十四刻十二分高弧七度求北極出地

草曰以星出地平至子午圓時刻化度得五十五度三十分其本角正矢爲〇四三三三三九五九三八外角正矢爲  
〇五六六四〇六一乃以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〇一二一八六九三爲三率求得四  
率〇四四〇二六六五爲深弧正弦檢表得一百五十三度五十三分與高弧相加得一百六十度五十三分  
以減半圓得十九度七分折半得九度三十三分三十秒卽北極出地度

對數草曰五十五度三十分本角正矢對數爲九六三七〇八三〇一外角正矢對數爲一〇一九四九〇四  
三九乃以本角正矢對數爲一率外角正矢對數爲二率高弧正弦對數爲〇八五八九四四七爲三率求得  
四率九六四三七一五八五爲深弧正弦對數檢表得一百五十三度五十三分卽前法加減得北極出地

於一處測得一恆星自出地平至子午圓歷四十一刻二分高弧一百二十一度求北極出地

草曰以星出地平至子午圓時刻化度得一百五十八度其本角正矢爲〇九二七一八三九外角正矢爲〇

○七二八一六一乃以本角正矢爲一率外角正矢爲二率高弧正弦○八五七一六七三爲三率求得四率  
Q三三三八六九三爲深弧正弦檢表得一度五十一分與高弧相加得一百一十一度五十一分以減半周  
得五十七度九分折半得二十八度二十四分三十秒即北極出地度

對數草曰一百五十八度本角正矢對數爲一Q二八四九三二五外角正矢對數爲八八六二二七六  
七乃以本角正矢對數爲一率外角正矢對數爲二率高弧正弦對數爲九三三〇六五五九爲三率求得四  
率爲五一〇三七〇一一爲深弧正弦對數檢表得一度五十一分如前法加減得北極出地

### 附真數對數求正天法

真數求正矢以餘弦減半徑即得如弧之過象限者其餘弦爲負故以加爲減

對數求正矢無論過象限與否以半弧正弦對數倍之加二之對數Q三〇一〇二九九九減半徑對數一Q

即得蓋首率半徑中率通弦即半徑得末率爲倍正矢故通弦自乘半之半徑除之爲正矢而通弦自乘半之

即半弧正弦自乘又二乘之也今對數倍之爲自乘加爲乘減爲除故半弧正弦對數倍之加二之對數減半

徑對數即正矢對數也

### 近代粵人著述記

華世芳

粵人傳自羅若香編後未有再續者近時算家著述序跋足繼前賢而開後學者頗不乏人顧或僻處偏隅  
遺書未顯或年多故著作未成亦往往而有欲搜訪而續輯之誠未易言矣然而最精數理者名山之絕  
業也多方蒐錄者尚友之苦心也不揣疎麻竊效管窺意在網羅有傷繁冗謹分條證次如左

儀徵阮文達公元嘗以庚子小雅十月之交在幽王六年因用時憲術士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會

清源時立權盤盤尺算法頌行各者又嘗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致擬拾史書舊章萃釋創爲噀人傳自黃帝以降竊而錄之得二百八十人綜算氏之大成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爲南鍼

甘泉縣著香士琳少時所著有比例隨通四章摘九章中切于日用者雖爲比例十二種意主發明西法後益專精于天元四元之術著撰我生室彙稿已刻石凡九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本博論等之法取句股中舊有之容方邊容圓徑益以西法之容中垂綫交互相求一以天元御之曰三角和較算例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歸入立天元一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四元玉蕊細草以朱松庭原書秘奧難讀彌補一紀步爲全草補漏訂訛申明疑義曰演元九式括玉蕊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入以正頁開方式曰臺鏡積演以玉蕊中有莖草形段果積疊藏一門足補少廣之缺爰取臺錐形引而申之曰屬無專錐銘致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宣王十六年九月既望甲戌與銘詞合曰續疇人傳以阮傳歷年已久有應續增入者因復增補得大卷曰弧矢算術補以李四香弧矢算術其術未備爰增二十七術合成四十術曰增廣新術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以求交食限內之方向邊分及所經歷之邊分其未刻者有六種曰交食圖說準隅遵現行之隋圖法于各求下綴以法解曰春秋朔閏考鏡黃帝以來六術及漢三統術以考春秋自隱迄哀凡二百五十五年總述傳七百九十九日名推演成書曰綴術輯補以祖冲之之綴術久佚爰搜括各書參以本法演得二卷曰句股較積和較算例以孔聖軒少廣正頁術所載未備推而廣之得入十四術曰淮南天文訓存疑曰博能叢話

甘泉縣著湯之瀚以綴著香玉蕊四章格于體裁凡四元之條段屢經開方之頭緒紛如悉未能指出義例因撮取渾方以及天元四元諸算例爲四元釋例一書附于羣草之後

山陽駱春池風香閣方釋例四卷于簡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贅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賈  
術足補李四香開方說所未備又嘗取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能該洽者  
溯源正誤爲藝游錄一卷

全椒江雲樵陸泰善用對數所著弧三角舉隅續陸泰簡明直捷附刻于張丹村製微山房讀書中  
影錄愈理初止變博極羣書長於考訂兼擅天算之學所著海地東田積解恆星七曜古憲四分諸論皆獨具  
神識未經人道

德清許積卿宗彥經生而兼精推步之理著太陽行度以辨王貞旭東原之誤其目曰解日本天解日行  
黃道解日經度解日緯度解求經緯度解高卑盈縮解用赤道度解日度無窮狹解日左右旋凡九篇

元和沈邦鵬欽裴嘗爲李雲門校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均輸一章多所增訂又補海島算經細草晚得秦遠古  
數書九章鈔本於張古愚家訂讀補脫歷有年所著有秦書刊誤以老病未卒業後其弟子宋勉之搜得殘  
稿數卷揆其說入札記居京師時嘗手錄徐氏所步玉鑑細草數段因欲補撰全草遺稱四冊爲長洲馬遠林  
劍所藏余師張嘯山先生曾見之其草與釋氏大同小異實不如釋之詳然四象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草方  
廉臨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沈氏所演獨與術脗合此則勝於羅草者也屬君錄刻之而未果後馬  
君殉難遺稿遂不可蹤迹矣

江陰宋勉之景昌著數書九章札記以狎鷗所校明鈔本爲主而參以李四香所校四庫館本搜衆說而折衷  
之足資後學考證又嘗校楊輝算法大程皆刻入宜稼堂叢書中其未刻者有開方之分還原術一種  
無錫鄒敬甫安堯精究琴理著琴律細草一卷屬好天元一術校讀算書每有所得輒題於眉上嘗以郁刻秦

道古數書九章詁詁出演算不易故用力尤勤而辨正爲多有沈李毛宋諸家所未及者竊擬編次其說爲數書校議一冊庶幾鄉先哲之學術可以不漫云

烏程陳靜軒杰著算法大成上編凡十卷門分類別意在引誘初學其中平弧三角數卷頗能洞見本原句股求三整數法尤爲新得之理惟以天元正負積乘方爲算家故設雜題不避於用未免爲識者所嗤下編十卷則由法而致用顧無刻本蓋未定之書也又有緝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屬義一卷刊行於世又有彗星譜一冊其弟子有烏程張南坪編禮陽安丁賢書兆慶皆明算而未成著述算法大成中錄其兩邊夾一角徑求對邊術頗頗爲明晰

錢唐項梅侶名遠其算學之書已刻者曰下學算書凡三種曰句股六術圖解變通術術分術爲六使題之相同者連爲一術圖解明晰比例精簡曰平三角和較術曰弧三角和較術極數究理於無可比例中尋得比例婉轉妙合古所未有惜其圖解尙無成書未刻者曰象數一原項氏原書祇六卷而卷四僅六紙爲未完之書後復其友人饒鄂士補之始成全帙凡七卷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等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明其線邊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說其算法卷五曰體術通證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一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董氏杜氏諸術按術證解之卷六曰體術明變羅列所定弦矢求入錢術開臨來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者也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則鄂士所補纂也其弟子錢唐王吉甫大有篤嗜算術術涉中西國家言管校刻劉麗捷術合編不知有他著述否

烏程徐壯愷公有壬著民義齋算學已刻者凡七種曰橢圓密率求柱德美董方立益屢乘廣除之法而廣

爲互求之術曰造表簡法以堠積招差之法求西人立表之根曰補圓正術因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迂同布算繁重要擇是術法簡而密尤便對數曰截球解義直挾球與等徑等高之橢圓其外面皮積亦等之理爲幾何所未發曰弧角拾遺括舊法垂弧次形矢較諸目而統歸於和較施之對數尤便曰表算日食三差以西法步算多實於表獨曰食未立步法故用新法補之曰朔食九服里差增廣時人舊術爲見食各州郡隨時測驗之準其未刻者尙有堆堠測圓三卷開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九軌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燦於兵彘不可得見矣

錢唐戴鄂士爾專雅堂選書中刻其所著求表捷術三種共九卷其一曰對數簡法續對數簡法始以開方表求諸對數繼因假設對數即納白以求定準對數即十續悟開無量數乘方法用連比例求諸對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曰外切密率用連比例互相比例借杜梅美求弦矢諸術變通之以求切割一絲割割之法乃大備此求入錢表捷術也曰假數測圓創爲算對數可舍入錢而徑用弦背入算以求其入錢對數此求入錢對數表捷術也又有四元玉鑰細草與羅若香所著略同而圖解明暢過之音分古藝二卷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體合皆未刻

吳縣馮景亭桂芬著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四香十三韻而詳演天元加減乘除開方各式意淺語詳有裨初學刻入昭代叢書中咸豐之季西人新術初入中土通其法者趁而李壬叔所譯代微積拾級一書尤爲難讀因取其書逐節疏解與上元陳子鶴揚同撰西算新法直解一書惟輕改其所記之號所代之字此正如戴東原之變易舊名轉足以疑誤後學也又有中星表按咸豐辛亥天正冬至星度立算

金山顧尙之觀光著書甚多全稱名曰武陵山人雜著其言算者有十一種曰算源初編凡一卷曰九數存

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增埒大衍四元旁駁重差夕紫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彙之曰九數外錄則囊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入錢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割錐三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文重學作記十篇曰六麻通考據開元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考證曰九執麻曰問問麻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麻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皆就時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於簡易而省其紆曲曰算臚餘稿曰雜著則身歿之後余師張嶠山先生爲之分別編次者也

杭州夏紫筌鸞翔遺書凡四種曰萬象一原曰致曲術屬解推究縱橫綫之條理研究微積分之奧竅曰洞方術探索夫遞加數尖堆庶之原可以加減代乘除爲求弦矢之捷徑曰少辰筮鑿專立捷術以開各處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數十位方根無益覆繙俱視爲坦途矣

臨川紀慎齋大查著算便覽其書以算算爲名而兼及算算術宣城梅氏之善具見簡明同治庚午兩昌梅氏重梓算經十書曾取其書附刻於後

廣州何觀之夢瑤會訂算法統宗及緝梅定九宋吟石兩家之書共爲四卷繼復鈔錄數理精蘊得入後合爲一書凡得十二卷名曰算通今伍氏刻本竊入卷蓋非其全稿也

南海露村夫伯奇選書曰學計一得以算術解經義爲治經者之助曰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三篇傳引傳注致遠詳明曰格術補述夢溪之通結爲算學之支流曰對數尺記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以尺代表製隨用感曰乘方捷筭首立開方四徵以明其理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探其歸末設對數開方詳息諸草以著其術之初於日用曰存稿則藝文也嘗繪輿地全圖其遠度無盈縮而緯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陰弦之比橫九幅縱十幅合一之則成地球球體四圓之形以圖特圖長形續會又草成豐甲寅歲前後星經繪亦通南北極

星圖一幅其未定之書尚有測量備要二冊其弟子伊善卿德齡有求強矢通街一卷刻入傳青錄中  
嘉定時清夫曰醇然於求一之術嘗以大衍一術求等約分頭緒不一撰求一術指一書晚年目已雙瞽猶能  
手按珠盤口授其子著百鷄術衍二書以張邱建百鷄一題衍爲大中小三色皆有分子之題以盡通分之妙  
每題分立兩法一取以方程一取以求一以示術理相連每題各列三答以存其概然疏略甚多若以代數求  
之則合問之答數尙不止此也

興化劉融齋熙載著天元正頁歌四則簡括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錄

長沙丁果臣取忠爲楚前絕學之倡符枝刻白芙蓉算學叢書其所撰述者曰數學拾遺多發明古今算家未  
盡之旨曰輿地經緯度里表據魏氏海國圖志以補張氏揣籌小線爲之析旗都增海國推距里惟遠國輾轉  
鉤摹所紀牽緯不足爲據而疎以推算不無毫釐千里之謬即如今實測英國倫頓爲中國京師中綫偏西一  
百十六度二十八分而此表乃云一百二十七度十分差至一千二百餘里其他各國誤率類是曰粟布演草  
其書以發商生意爲題彙輯各家術草以明開方之術而鄧特夫截算續商二法亦藉以附見焉曰對數詳解  
一本乎代數之法而闡明對數之理與用算式繁重演算不易則會乘藏之力也

梅賓李壬叔著圍卷與西士優烈亞方種譯幾何原本之後九卷以竟徐文定公未完之業又譯代數學十三  
卷代微積拾級十八卷重學二十卷曲綫說三卷談天十八卷刊行於世代數者猶中法之天元四元也惟天  
元四元之所重者在行列位次而代數則不論行列位次一切皆以記號明之故其理雖同而爲用尤廣微分  
積分者凡幾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剎那中所增之積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一切曲綫及曲綫所圍  
面曲面及曲面所圍體入綫弧背互求其數對數互求昔之所謂無法而難求者今皆有法求之而甚易矣重



學者其學分靜靜兩支靜重學所進者力相定動重學所進者力生遠遠有平遠漸加速之分而其理之大要  
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兩學所共也又有流質重學其力有二曰五攝刀曰五堆力曲綫者圓錐三  
曲綫也一爲橢圓綫二爲雙曲綫三爲拋物綫置則錐形截之其截面錐底交角小於錐底錐底交角者爲橢  
圓綫大於錐底錐底交角者爲雙曲綫等於錐底錐底交角者爲拋物綫談天者西士侯失勒所著天文之  
書也其言曰與恆星不動而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地與五星之繞日與月之繞地其軌道俱係橢圓而歷時  
等則所過面積亦等此其順天以求合而非爲合以驗天也凡此數者皆西人至精之語中土未有之奇以祀  
明季所譯始過之矣所自著者有則古昔齊算學凡十四種曰方圓關幽曰弧矢啓秘曰對數探源皆以尖  
錐立算發古人未發之秘曰珠積比類則本玉璽遺法而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於九章外別立一幟曰四元解  
指以算則改定算格詳演細草圖解術法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以李氏勗胸遲滯一法爲授時衡平  
定二差所託始因取史志所載校正而解明之曰橢圓正術解以徐所立正術俱極精深逐術爲補圖詳解之  
曰橢圓新術則又變通正術而益趨於簡易曰橢圓拾遺拾西說之遺義以究曲綫之極致曰火器法訣以拋  
物綫之法通之於平圓曰尖錐變法釋考西術之異同別用法之正變可以執對數之藩籬而無餘蘊矣曰級  
數回求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則雜紀其答問之詞單文願義剖晰入微曰考數根法數根者  
惟一可度而惟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可補幾何之未備

新化鄒叔尚漢勳與丁果臣同治算學尤研究天文推步之書著有顯項憲考其弟李深漢池亦通算學丁氏  
之度量表多出其手

長沙李督夫錫蕃著借根句股細草一卷括七十九題爲二十五術大旨與李四香天元句股細草相仿而西

法之借根卽中法之天元也固可紀附而行

湘陰左壬曼澗所著有割圓入錢經術補草經術神明經術掃滅等書一貫以天元寄分之法用以立式巧變  
莫測又有通分捷法一帙將分母分子析爲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任以多項通分頃刻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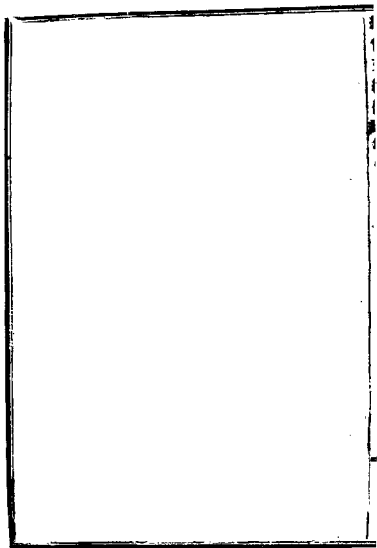
湘鄉曾栗譜紀鴻文正公之次子也著國率道致近西士尤拉之法

凡代數術二十五卷

而立新術摛得圓率百位爲從

古所未有其他算稱尙未成書卒以用心過度嘔血而卒

算學至今日可謂極矣中華之天元四元四西人代數之理但不及代數之變化代數又不及微積之盡變  
數十年前項戴所造之法甚近微分此後積世積人積智更於代微積外別樹一幟厥有其人然不能必也  
余友崔君聘臣名朝慶者初理澄澈於算學尤深入奧窔嘗與余論算曰算學自項戴諸君子出觀止矣足  
徵心得之語茲選輯二十餘人之作雖不能盡加項戴然亦多近項戴者余固實領其著述之精非同便爲  
鈔錄讀是輯者卽是文已足見一斑矣丁亥秋日湘鄉葛道殷心水氏難於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繕譯館中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九目錄

學術九 師友

座師門生辨

寄魯霖斯同年

潘四農手札書後

與樂樹齋編修書

復曾制軍書

量交

答人論先生著

送江峽樵同年歸新甯序

歐陽生文集序

友說

十三原稷校書記

湛乃心

俞德淵

朱琦

成毅

胡林翼

王柏心

袁翼

鄧瑤

曾國藩

姚文棟

張文虎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

上海華士博士源軒

學術九 師友

座師門生辨

康乃心

南海梁樂亭先生佩蘭中丁酉解元與京師一巨公號同學兄弟交好爲黨梁自丁酉選長紳重仕逸已三十餘年巨公懇招之入都令或試禮部是歲巨公選典試事梁成進士登科後梁以門生體來謁巨公徘徊微服曰吾輩老兄弟奈何旣而曰否者當先拜故人遂彼此爲四拜禮若斷前好者拜已受梁拜謝師生儀得山氏曰君臣之道重於朋友萬古之通義也然所謂君臣者禮禮曲體綱常名教之大閑耳若夫受爵公朝而拜恩私室則私也非公也至是友誼爲重矣况國家之制以座師門生稱者例有禁非有必不可解與夫萬不可逃之義也方巨公之招梁也何爲乎以其故人宿儒也而懇之款同學之雅以人事君之誠也出其門而弟子之是以朝廷之爵位爲一己之德名利之媒也且一人之不爲好友也無論矣如曰布衣同學數十年而以四拜者豈之棄置若鷲焉則其爲友也亦備矣安坐而受拜以故人爲弟子是賤友也是欺名也有所爲而招之以款是以故人爲名而植黨朋比以爲寶也無一而可者也且夫巨公之所以重梁者豈僅以門人弟子爲貴哉巨公之爲門人也亦已名矣豈曰彼名士也而吾能錄之夫與其以名士而弟子之之爲榮也無寧以名士而友之而兄弟之之爲尤重且大也汲長孺曰使大將軍有掛客顧不重耶嗟夫世風之降也罔上行私一以富貴利達爲歸巨公故稱雄傑而亦不免焉則流俗之卑鄙古道之無存也抑已久矣

嘉祿會期同年

俞樾

分承另承胡公一事簡相言之最早亦不解其何由得知簡相耳目甚寬有常情所不能及者淵源雖日貽其言而亦真名其妙想天分高人數倍不惟好問周諮已也再聞楚北傳言稱閣下有勝有讓風骨稜稜此語簡相早知之極爲附實淵再三謂欲飲臥實深願有一言竊思奉質來正誠邪固吾人之本性峻鋒傲跨亦處世之微標昔韓魏公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明故忌之者少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忌怒日至朋黨亦起官場本屬險途近世人情尤多巨測我輩自守宜嚴不妨如喬松孤立待人則當居和與介之間不宜大著迹羸羸願閣下爲韓公不欲其爲范公也淵源直性成有言必盡前在長洲四年徑情直行幸所遇皆君子未至蹉跎自道光五年首邑卸事復回思前事動輒微憤因改號默齋以自儆不意此番復出又居首都欲默不能去屢擄取呂子呻吟語湖園語一方曰渾涵不露圭角最妙一曰只氣虛而色浮便淺蓋對病之言也然雖知自名究亦不能自克常隱痛於厥心閣下英材卓越固非促促下者可比然淵以夙夜鑑之爲良友之藥石始不啻以自愛者愛閣下耳若論形迹之疏本不啻隱附知已弟叨居講末又自揣氣味略同不覺牽聽陳之以自託於古人神交之列閣下聞之應笑作更十年尙未脫吾生之氣則淵之爲幸多矣

澠四學手札書後

宋琦

葉潤臣中翰表其師手札十餘通出以示琦且曰此吾藝昔所謂澠四農先生者也先生山陽人名德與博學有筆行尤長於詩其與手書著曰生曰生云者今時師於其弟子之稱也初先生隨計北上潤臣與論詩長安風雪中縱酒歡呼相樂十餘年來往復不厭其後先生歸淮上不復出潤臣遂拜書執弟子禮先生澆然不欺居既而曰吾以存師弟子之真也昔昌黎有感於李蟠作師說貽之謂近世士大夫恥於相師嗚呼其果恥於相師耶今之時去古人之時又遠矣士大夫設設有求於人自座主及仕宦有屬拔之恩者皆謂之師其爲師

也多矣曰師曰弟子云者以勢而已矣彼座主翁以文字知者也謂之師可也在宦有官守者也而疆名曰師何爲者也且今之人既以宦達矣於其少所執業者無加禮焉其他有毫毛輕重禮之輕過其分豈其厚於古人哉蓋古之人恥於相師而師之實猶存今之人不恥於相師而師之實亡故曰勢而已矣傳云學不稱師曰悖吾未見以塾者之果能不信也先生一詩人之察者耳今其沒也有年矣人之知之已或寡矣而湖臣獨推惟於此其異於世之以勢交而終倍之者與余頗重湖臣能行古道又嘗讀先生養一齋詩知先生之不備爲詩人也乃爲之記

與葉樹香編修書

成毅

別來久未奉書匪惟疏慵亦以數載之間都無逸爲不堪告諸某自去年秋仲棲身此地冷况如冰每念古人爲貧而仕轉以自慰既不能以精神才力出膺世務但合如此安頓豈復有他望也心旣無營氣亦自靖端居無事惟取往時所書思讀而有得者時自反復私心辨正頗覺少時亦有所得惜當時未獲遂與明師益友一實難以堅所見坐此悠悠不能有所成也近頗欲以其心之所自得者舉而達之於言然條緒已多心中往復頗自了了及欲成成一說則停紙執筆便爾中礙此亦爲從前尚未闡著實地故至今膽氣不能壯王益信此事有本有末入之深養之久而後可以發之而莫禦也竊見一切文章並資根柢以此求之鑿心者少大率根柢非可以強致也自來此園亦有三學者流乘相問其意欲就時文一事引而至於道義之域每令沈澁反復於聖賢言語著實體認務有心得若人果肯於此致力久久爲之自然確有見界確有把柄則時文一事固卽可以營謀也然學者固謂此事祇爲獵取利名之計如某所言鮮不以爲悠謔而無當矣足下近司分校得士已多當其取之自不能不稍待時尙且場屋之文儻就繩尺暗中摸索不過如此惟賴以爲從此及



門已多揚鳴後學最宜著力。及鐘春鼓時與發揚中間必有英雋之才。聞言而相信也。然謂衡文相士一時之榮成就人才全在平日。近來學校廢弛都無所謂師友之誼。惟知遇之際尙相談洽。彼既奉吾爲師則固可畢生平得力。談諧雅爲相告語。是其所及爲甚。且大也。某因歐陽文忠公好與學者言。史事李文正公門生蒲朝下直之時引與講論文。蘇轍謂性情嗜好各有所主。然專論文藝不如切究實用之爲得也。范文正公是千古第一秀才。然亦惟公肯向世務上著實理會耳。若果肯理會卽中才必務實用。此事全恃玉堂諸公極力提掇。庶爲天下備。幾許有用才耳。嘗謂天下名山得教家教直省按臨得數學政館開教習得數學士如此而人才不興未之有也。蓋惟此數公者其力可以轉移而根本尤在館閣其勢然也。足下往時見贈之作時用展玩輒竊深慕。彼時慮奉酬數語。然某至本尙得感感以謂吾生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坐廢歲月爲可浩歎。故聞同輩愛好一有得意之處卽爲心喜。非爲遠願足成聲援。幸吾友有可爲則亦足以引領而自慰也。某前所云經濟一言此非腐語。書生通病。視名位爲希奇。視世務爲平常。竟希奇之物有時而至平常之事。束手無能。昔人謂富貴如草臺名德如樹木。某猶以爲才具優細半由資質半由學力。若使閱見廣博細心體練。從容無事之時精神開眼便如置身當事。具有經緯古入所謂事豫則立。蓋此道也。古來經濟名臣多於閒暇之日發爲文章。此非徒欲以文自見。蓋其操筆爲文卽若經理世務。反復曲折精詳審慎其心。始快用心既久於以取而試之。臨事卽安有不裕如者也。近時仕途惟館職最優一受。知遇卽廣重任足下已列上考。冀器待時知歎有以自矢者矣。願時幸奉所得以示。

復曾制軍書

胡林翼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誠。左右近習無正人。詎良友直言亦不能達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

爲滄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野與黃心齋魏將侯繼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奉千餘金或數百金  
數請道德忠廉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  
魏公均聽其言祖庚寄耳目於庶僚弁兵寄爪牙於虛食寄心腹於情恩絀末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  
議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賢國是進兵之路此操不失秋冬取功必有偉績不獨有益於浙江之  
兵事兼可大慰明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功效稍遲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  
境者守於境外林翼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撫局豈賢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  
功乎丈已得其綱領游夏不復贊詞

量交

王柏心

與而正義而無失處上交之道也續而不慢惠而不暇處下交之道也趨而有容和而不流處汎愛之交也善  
則相勸過則相規處同心之交也敬以進狎厚以達濬處故舊之交也開之而後達其衷測之而後入其言處  
新舊之交也交必信未有己不信而能孚於人者也交必懷未有始不悅而能固其誼者也信矣懷矣擇之以  
明權之以恕而交之道得矣易合者必易睽好譽者必好毀多同者必多異恐莫大於特密深隙莫大於求無  
已譽莫大於虛譽援獎莫大於痛繩人尙其公無尙其通交乃有功執其真無執其情交乃可成費元黃之鑿  
於色也不貴琴瑟之膠於一也貫溜瀉之呈其味也不貴甘醴之溢於醇也貫楛蘭之製於人也不貴其莖才之  
變於後也易著三人之損復占一人之同詩陳伐木之仁復戒陰雨之薄百爾君子儆儆敬敬交而後勸則必  
敗處而後交則无悔

答人論先生書

袁翼

隨下爲通家子作墓志疑稱先生爲太憲而辱而於此固無庸疑也按先生之名昉於詩記四書諸士項先  
達先達之義若雜家之書神仙之傳見於三皇五帝時者乃後人私擬之稱非三皇五帝時已有此稱也故君  
可施於臣子弟可施於父兄弟弟可施於國妻可施於夫婿可施於外舅婦孺士庶可施於婦紳庠序之彥迨遠  
遊旅可施於年齒稍長不知誰何之人黃冠有加號於其上者孝子高人義士有加諡於其上者有置其姓名  
而加以字者有依其名而加以姓者有敬其人於百世以上而稱之者有年齒卑幼遠德功業卓然成就雖間  
業之師隸服之尊長爲撰墓誌而稱之者載籍具在班班可考蓋天下之遠稱也今閣下疑先生壽喜加老稱  
尊尙狃於世俗之見而不考前明之以加老爲尊也王弁洲先生云京師稱稱壽喜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  
大小九卿皆如之二司自方伯僉憲稱壽喜曰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其說詳極不無錄中愚按 國初  
士人發膏肓者猶沿此稱康熙己未開鴻博大科一時聚集京師者半勝朝者舊人之稱之者無異詞焉今則  
惟廬主稱門生之子掌院及六部堂官稱後輩司員反曰老先生若不發往來而以是稱輪院六曹九卿則必  
憐然見於面刺然於心是竟以加老爲尊矣此風不知起於何時亦不知何所據而然也聞某氏子事親孝  
爲吏廉人倫重望孰有加於此者閣下銘其墓而尊之曰先生彼必當之無慚色矣

送江岷樵同年歸新寧序

鄧瑤

道光乙巳夏吾友江岷樵同年送其師鄧君鐵松東歸湘鄉已復湘鄉適訪余叔父國樞講院宿留館新  
甯省親瑤乃再拜敬送而復申之以辭曰方今友道不驕久矣平日申盟澆誓肝膽披瀝若可以患難與共  
死生相託及有故背棄不復顧如秦越人之相視者比比朋友之倫誰對推之父子兄弟之間皆可從薄又推  
之君臣之義尙被其忠貞靡懈臨大節而不可奪乎江君爲於友誼如此其能幸且友出而忠於吾 君必矣



絕在桐城者有賦約衡存莊素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碧任麟聚非宜與與符旋仲倫聚非之甥爲陳用光顧士顧士既師其舅又親受葉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顧士之輩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感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聚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周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與黨湖南而合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邑後吳敬樹西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粉嶺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毅伯琛鄒補舒儉伯哲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遷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吉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淵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鳴士崇尙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窺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說較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詢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攜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鏡全家殉難身亦歃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僅爲沒入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不可爬梳爾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一二君子尙得借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襟前卒歐陽生亦以瘞死者輩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殞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讀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

則葉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壽字子攷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隸善往復亦時有風靡之概莊周云逃客慮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害而况昆弟親戚之響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爾城諸老之響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管而已歟爲之序以塞小卒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俟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友誼

饒文傑

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友友者人倫之一與父子兄弟君臣夫婦並重所謂五彙道者也雖然有勢利之友有聲氣之友有文章道義之友勢利之友吾何論焉聲氣之友名流或不免然務外徇人君子戒之惟文章道義之友以學問相切劘以德行相勸勉爲得友道之正孔子論益友曰直諒多聞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皆此志也然其嚴亦有二泥長幼之節則友以年齒辨貴賤之等則友以分閭挾睦域之見則友以地屬夫爾故忘年車笠非坦世獨有其人獨至兩國人才敦睦相見既有凌說不相下之意務自揚揚以爲爾榮其於折幾求益之義往往闕如是雖結於聯交亦所謂面朋者耳文章道義之友固如是耶昔子貢問仁孔子告之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鄉子來朝孔子問官焉古聖人處矣集益不以地之遷邇而有同異之見也孟子曰一尊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善士云者其非然聲氣之謂其謂文章道義可共砥礪切磋相勸以善者也顧使有幾微凌說不相下之意則一鄉一國之見則之安能極其巔於天下然則欲爲孟子所稱天下士者固必取法乎虛衷集益之聖人而盡化流俗吟域之只盡斷斷無疑也文樓居日本三年知交滿東海而與麗澤社諸子最親今將歸國省母與諸子一尊言別不能無惓惓於懷夫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不順乎親者不信於友事親之道與交友相資焉子

路去復謂顏淵曰何以聽我顏淵亦曰何以處我子子獨取此義作友說以貽諸子諸子其必有以益我矣

### 十三間樓校書記

張文虎

西湖寶石山之半蓋有宋十三間樓舊地爲東坡守杭時治事之所云今地入鞠鞠院郡人羅君世瑛重葺樓三楹仍舊額曰十三間樓己亥庚子秋錢君然素續文瀾閣校書之役偕子兩寓於此樓前爲後湖夾岸卽錢帶橋西南表對孤山之放亭輒于詩所謂開眼看放孤山編萬古通仙共雲霧是也動止槍疑皆在竹陰鳳擊中聽應此筆終曠筆結韻卷而福與梵呶相應天未曙聞鐘聲悠然披衣頓起視羣山猶夢夢也中間出游湖上藉勝地西至天目九鎖南渡江登會稽探禹穴助蘭亭修禊處或一再宿或逾旬乃返返則仍校書於此樓時續溪胡鹿都竹邨元和陳文學頌甫同寓湖上胡君精三禮方爲儒禮正義補賈氏之疏漏陳君專治詩毛傳亦作疏以糾孔氏時時過從商榷疑義蓋讀書之樂交游之雅登臨游覽之勝三者兼之矣昔東坡居杭游跡止於洞霄宮未嘗過浙東其時幸於一官讀書交游之事能如今日與否固未可知而吾兩人以物外之身兼斯三者而有之非厚幸與錢君笑曰東坡讀破萬卷交遍賢士大夫身行乎天下而子乃以是傲之慎矣子曰東坡大矣何敢言雖然茫茫宦海名編黨籍舟車所至曾不得一日安處老窮窮愁歷歷憂患其視吾兩人同儕對策編聯山水圖安知不顧而樂之抑豈惟東坡將當世實有企羨之者錄君慨然太息曰有是數子之言蓋有爲而教也既歸館工作十三間樓校書圖遂書其語爲記

皇朝經世文淵閣卷十目錄

拾遺一錄

遠見篇

崇簡篇

論治篇一

論治篇二

說治上

說治下

復陳詩議

導俗

論讓良吏

崇儉尚勤札

禁百祥瑞疏

應 詔陳言疏

蘇省設局刊書疏

上沈中丞書

宗稷辰

宗稷辰

俞樾

俞樾

俞樾

俞樾

馮桂芬

王柏心

舒化民

賀長齡

邊葆泉

王凱泰

丁日昌

陳寶箴





治體一原節

遊見錄

宗稷辰

天下有以目視者有以心視者目視者一瞬而為耳倍其目以視一史皇焉耳倍其目以視一虛帝焉耳而師  
曠陶然亡目之人所見不下於三子何則三子者用目視有窮師曠用心視無窮也故察九淵之深者既不能  
度萬里以外悟玄邇之深者或不能揣百王之變暢四門之數者或不能居十一州之遠也今人見赤雲布天  
咸曰早時至見元纒濛濛成曰水將至此凡有見者率知之惟其近而易信也夫瞻近知近者常人之明爾瞻  
遠知遠者亦常人之明爾雖所見一方向四望迥異乎常人吾不謂之見遠焉所貴乎有遠見者海濶之初  
汎汎其久而成江河颺埃之小濼懼其久而成山岳杪忽之際虧懼其久而累城京雒之新崩懼其久而滋  
業莽蟻蟻之得勳懼其久而張爪牙是卽物而見者也噫笑之偶失懼其久而致滔天幾微之忽疎懼其久而  
致裂髮斷股之羞或懼其久而患百年方寸之績瓊懼其久而疾一世臭味之偏者懼其久而壽畢生是卽身  
而見者也故當昌熾既盛之日歌謠盈溢頌滿庭穿爲竊窺側睨相銜於耳目之前而一二老成怫然深思  
若爲異日重聚其憂不以爲赫噴而以爲泰憮憮淺夫絕眈之所未見而斯人見之迨其腐爛處影神於鑿著  
使後之人追惟往昔之盛詞至論歎惜當時不得提提覺聽之耳警私蔽之心使體贖者復生其明卒致遷變以  
至此也而若一人一物之細故其盈虛消息者自無不可知在宇宙內亦識小耳矣何足計其輕重哉板之  
雅曰爲猶不並又曰猶之不並古君子諄諄於遠之一言深致意者不重可思與作畫見

古之明政教於天下者以乾道運天下必以坤道靜天下易繫辭傳曰坤以簡能又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蓋欲天下之久安長治非行簡不爲功矣昔唐虞治惟尚簡夏忠商質皆因之至周而法制典章浸以繁焉然其洪綱巨目與百姓覓者落落可數也春秋時強國謀兵刑弱國謀經粟其上盛辭命其下著經論蓋駁駁乎勢日趨於煩矣洙泗之開聖者賢思救一時偏勝之敝而復古帝王致治之要道遂簡簡之可否雖少偏於簡如子桑伯子亦覺其大有濟於濁世而不以爲非故及門狂簡並稱是孔子所以力矯夫習俗者也顧其間有務寬釋而任率略者卽孔子所謂太簡也有務凝斂而昭省約者卽孔子所許內敬外簡也戰國紀綱弛墮秦始一切爲制坊之遠坤道之自然而以密網繩天下法極煩而天下之人已爲然其不靜漢高帝什去二秦之煩苛而開合二帝三王之簡易讀約法三章偶乎遠矣後儒多病漢以黃老爲治本然黃帝文不瀉質簡而純者也老氏儉不傷慈簡而濟者也其道元不爲天下害漢君臣略用其疏簡矚目以乂安一朝後之臣面嚮明者舍簡豈有老道哉隋初懲六朝之失刻意綜覈有追護百年舊案之事時老吏尙以抱案爲苦劉炫所言省官事而後可以望從容唯恐不簡也唐高祖石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世苛禁天下既定所修典禮皆簡明有要初政故與先漢庶幾宋祖之言首言簡下以簡明祖之訓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一事兩編更得因緣爲姦由是而等百世之王同千聖之揆其治日愈簡可知也後世政刑之煩多由條例之冗濫編始於北宋而流失沿於累朝臬行一事夕增一例積數百年遂汗牛充棟而不勝計上下其手者最衆其蘊蔽之便而點齊備法以窮官官觀備法以制朝廷吏治日趨於偷人心日淪於詐僞而簡顯是非屈抑羸弱日不知其數千百端職爲馬階履成風絲不簡之爲病似甚微孰忘其浸惑綿長乃至於此此我列聖所

以有歸併例文銷除舊案之令防爾傾搖不責再三而各部臣無言諫政行日隳其頹倒屈抑於猾吏之手而不知改是深望 主上乾綱獨攬舉支離繁雜之例文而一掃空之使廓然見刑清政簡之休也息天下之亂道無急於此矣作史論

論治篇一

孫應臣

五穀以人所恃以生也食之過而病攻其病而已病愈則復食人之常也以爲病者殺之爲而絕之可哉漢魏秦孤立大封子弟而有淮南濟北吳楚之亂宋竊稱霸制天下之兵金人黃河列郡瓦解故嘗前事之失而矯之營分別其利害權其輕重而損益之損其中則必反受其損今天吏黷之不舉財用之不足軍實之不清有國者之公忠也吾以謂皆不足患惟士氣不振乃爲足憂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是氣也養之於數十年之前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非薄吏庸財用軍實舉而修之可以處至而立效者也故善爲國者常寬而畜之不取傷諸而護之不致犯吾觀於明其士氣可不謂盛哉明自成祖而後其君臣明賢海內無事獨宣德宏治兩朝暴君代興輒政繆出強國大敵伺於邊疆臣避俸俸於外壁委委委積燭於內天下岌岌勢如纒旋譬之於人巨響擊垣屢潰屢作然而不死者元氣存焉骨體正色之區雖排斥雖健而不盡忠肝赤心之士雖放流戮辱而不衰廷杖之血未乾而昌言離爭殺戶之戶方出而謀復進用能折姦回之死賊逆盜黨之亂萌雖有梟獍之姿鬼蜮之謀禁不得逞雖厲不逾垂三百年及夫天譴誅大命已改然而閉胸斷腹覆宗湛族守節而不貳者徧於天下至於倡得時句木義不朝而以求生其遺毒殘孽崎嶇於懸絲瘴癘之邪飄蕩於颶風鱷魚之窟豈不肯背主負國死而後已嗚乎壯哉節義之感近古所未有也未蘇軾有言平居必有忘軀犯觸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人觀於明亡嗣不信與據原其由則太祖有以誘導而養成之也太祖

漢御史司糾察給事中司封駁而庶司百執事下君士庶咸奉皆得言事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不有言  
言之責耳目之所寄者廣而任言責者衆人人得以自靖而備其責故東伯而西起前際而後進靡不絕  
於代天下之士聞風慕義感奮奮爭自樹立士大夫建言得舉時以爲榮故雖折之以雷霆之威怵之以礮  
斧之刑而不爲止若太祖者知立國之本者矣論者徒見其末流之失而黨交訾謂明以言致亂嗟乎明之亂  
非一日也權使土木北狩之時勢房曼獨之曰西向體雖之際奉昌天啓繼代之年老成魁碩之不存危言正  
論之不作奸人一掃足而天下去明社之屋久矣豈至甲申龍門戶粉筆言明政難由於忠邪之匪進而不分  
白黑之兩存而不論此其主不明不斷之弊謂是以言致亂何不思之甚也嗟乎世道離而風俗衰士不知名  
節之可貴久矣天下之氣靡然漸靡不鼓舞激勸之獨藉口明季之失以言爲忌可不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氣  
則何以廢然漸滅哉嘗其初美言小數以牢籠天下而巧文曲結以奸之顯天下之豪傑不可以過釋急之則  
將起而與吾競也故常優容寬假以柔其氣調停委曲以平其心然後徐示之抑揚陰用其予奪要使天下知  
吾意之所嚮而止故士未嘗變顯職重罪而已傾首結氣而不得出聲不待雷霆之威礎斧之加而天下已  
相率望風息然返矣夫以雷霆之威礎斧之刑戮辱天下之士天下莫不傷心然而士乃愈奮而愈烈不足以  
退天下之氣也夫惟取之以機權日設月削於恍惚暗昧之中而無迹之可指然後天下之氣可以消亡而至  
於盡故惡天下之士而用機權以折之者豈於戮辱其實酷於戮辱而人不知也夫氣猶水也澍而節宜之則  
涇池瀦滄涸之而不盡積土石障之則懸壑流射潰決而爲患患其潰決知障之無益而益害也易其術而殺  
之水忠平而水亦極竭矣是何異於防疾而絕數哉殺者人所深以爲元氣者也士者國所寶以爲元氣者也  
吾爲絕殺者危是以其利害論者之說焉

天下者州縣之積也宰相者治之所由成而州縣者治之所從出不可輕也治天下者養之教之而已朝廷有養之教之之政而不及於民是州縣之過也川陝楚之變民皆以州縣爲辭州縣者民所望爲父母也今疾之如仇讐而欲劔刃焉其所由來遠矣豈鹽州縣之過哉邇之不精任之不重待之不寬夫是以教至此也州縣之途四曰進士曰舉貢曰捐納曰丞倅舉貢進士困於記誦之學而溺於科舉之文一日臨人腐儒老生低首聽於幕友吏胥如其聰明才傑之士猶必磨以歲月然後能稱習其事及其欲有所爲而更調之符至矣立賢無方捐納亦人才之隆也然甫入贊而遽出宰階級驟矣且彼之入資果何心哉求以償其欲也奈何乎其以民之脂膏而爲市乎由唐而來縣令多取丞倅然唐末之丞倅士人也今則捐納出其中吏員出其中其人已嘗毀廉恥而自屏於流外矣其技而出之者皆巧於媚其上官而忍虐用其民者也千金之璧使備守之如何其可乎吾故曰選之不精也州縣之上有府矣其上又有巡守道又其上有藩臬之兩司又其上有撫有督一吏也而靡之者五六人此一人者之性情語言動作其順逆皆足以爲利害其左右之人以至佐史之屬其好惡皆足以爲毀譽其居與行之供億皆取給焉雖公廉之長臨之固已不勝其病而况有所挾以逞其私哉利之當與也害之當去也此五六人者一不可則其事不能舉此五六人者條教之所及意旨之所向心知其非而不敢不從三年而政成課吏之法也爲地擇人之說與數徒而不安其職首尾不貫上下不親往者行取之制州縣猶可望躋清要中材可以勉強於功名今士人一縉縣符終身擯外百餘年來公卿中以州縣起家者無幾人雖俸滿大計保舉未嘗無激勵之法而微賞而升其至方面大僚蓋往往而難其老死於風塵者不可勝數也吾故曰任之不重也國家之本意以教養其民責州縣督之之深防之之密本意亡而又法勝錢

數傳書之間一毫之不如法鞭千處分故有受事數日而誅吏議歷官數十年而未得寸祿者厥滿考績誦  
黃石杜之備不能及格功罪顯膠上下於奸胥之手魯法要監必鑿乃已且夫絃急則絕法急則玩操之已甚  
窮而思過者人之情也備微不力之法重不得不移刑名失入之法重不得不姑息穢捕廢馳之法重不得  
不誠備刀筆出入休咎從之彼其心目瞶瞶濶救過之不暇而暇教養其民哉嚴祿之外加給養廉銀多者至  
千餘兩至優也然前人侵久重價後人一人遽資波及數任謂之羅賂公事無名之資例所不許州之州縣謂  
之公捐皆於養廉除之而養廉虛名矣父母妻子之養族姻賓客吉凶往來之禮安所從出平春故曰待之  
不寬也有此三者故高人之行出羣之才常薄之而不舉就而吏始同面易慮甘為苟賤不廉第求便其私圖  
而職事之修廢民生之休戚不計矣州縣積弊如此天下果何由而治者復唐宋之制丞尉以進士舉貢爲之  
考滿擢京朝官復出爲州縣則練於吏職而習知民情仿漢令長大守刺史之法州縣屬於知府知府屬於巡  
撫置按屬分理刑名錢穀之務罷司道官則事簡而易逮省苛細之文法而厚其祿則人自效而無遺其才用  
明邱濬之言凡年遇考課功一考再考平常者復任殊績就加其秩然後可以責成功采唐玄宗之謂凡官不  
歷州縣不擬臺省進取之輩遠故有爲之志興選之者精任之者重待之者實州縣得人而天下如網之在綱  
矣

說治上

俞樾

治天下者先審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求霸  
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書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  
以爲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焉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爲大憂後之治天下者求其無

事異日之天下治亂興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饋饘之未臻，望廩之未作，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後即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遊族之中，苟不至乎覆壓斯已矣。雖鷹鷂噬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吾讀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迺，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言其略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宅而懸臺臺海之作，則修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宅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吉日者，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於詩者寡矣，然其詩聽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加此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太王豈逆知其子孫之路王而爲之，締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下一大變也。爲周嗣王者，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罪，雖靡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移之，豈不足以繫王室而攝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竟置不問，天下遂有以窺周之不足忌，故雖以穆天子之強而徐且南面稱王，宣王發憤中興，而王師之敗於夷狄者屢矣。平王東遷，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繆葛一戰，王夷師燔周竟不復以一矢加鄭，於是天下愈不思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夏商之亡也，吾無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則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爲因循苟且以無事爲安日。



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疆域固嘗以爲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盡錯謀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因循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爲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爲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亂語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一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漚湖之役寇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持之議且定矣而仁宗厭兵不能盡用其謀滿軒之和而遷由是契丹益驕悍爲子孫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較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符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相讓乃獻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且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爲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事即可哉曷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耽樂求無事者歟吾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說治下

俞樾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而白矣若白晝之白與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下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品之孰爲溫孰爲涼又察人之疾病爲熱孰爲寒有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醫其所用而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項羽既破秦兵於鉅鹿遂許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

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顯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  
遠巡引去俯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  
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並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蠻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可  
當然以轉餉之艱利在速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巾幗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  
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  
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聽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剛勝人之剛以己之利勝人之利則  
將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  
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爲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其  
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  
塞尼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爲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  
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爲師望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况學人之巧以求勝  
人之巧歟察青天下之善射者也有從之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善其妙矣將射而齋素青曰子乎將齋吾爲子  
驅于是抗聲而臨聲振槩擣學驅者大驚其身不肯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而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下  
莫已若矣乃謀殺甘蠅射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嚙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蠅也學射者大驚播弓矢  
而謝之是故學於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蓬蒙也不知其將盡已  
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爲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然則  
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

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繁文剷除繁飾凡鋪張粉飾以爲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雖不急之官  
應無實之事實必副其功副必當其勞與外不相適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文  
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麗譖於簿書將帥之臣誠於發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之師  
誠於教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爲教然後士信而民敦工樸而商慤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恥重而禮讓行若  
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吾之耳目而吾不爲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則或決命  
於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人耳吾實懼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爲輩如羈而進彼秦我  
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爽  
以益中國而庶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復陳詩議

馮桂芬

如後世之言詩止以爲吟咏性情之用聖人何以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爲經謂可被管絃薦庭廟而變風變  
雅又何爲者嘗體味羣經而始知詩者民風升降之輿論政治張弛之本原也左傳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  
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曰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聖人  
蓋權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詩通之旁攷傳記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間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而  
備訊味春秋時晉文聽輿人之謠子產不毀婦捷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  
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風俗通曰周秦帝以歲八月遺輜軒之使采異方音  
選奏之獻於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輜車不逾七日四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  
所無相從而歌饋者歌者衣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言衣食之使之民四求詩聲移於邑

易移於國國以閱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無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闕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章於詩後世以爲迂闊而廢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積不能通也上與下不宜狎狎則主權不尊太阿倒持而亂生上與下又不宜隔隔則民隱不聞鬱氣乘辟而亂又生三代以下君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當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乎鸞鷟可以不分鹿屬可以妄指鴻臚可以爲清宴嘯鳴可以爲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猶以爲然不特此也今世都院大臣習與京朝官處絕不知外省情事大吏習與僚屬處絕不知民間情事甚至州縣習與幕吏丁役處亦絕不知民間情事樂生平愚直開爲大吏及州縣縱言民困疾苦多愕然謂聞所未聞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請重權官復歸職公選舉亦爲通上下之情起見今雖復陳詩之法宜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爲竹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樸蕪其原本級副隱名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進呈候 皇上採擇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學政上其名而賞之無效者無罰詩中胸係重大而祭酒學政不錄者有罰九州之大萬口之衆果有甚苦之政甚惡之人宜必有長言詠歎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結習感時觸事莫或使之猶將矢口成吟今有寬以勸其當典無罰以絕其顧忌不願主名使無叢怨之慮不諱姓名使無告密之嫌導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張睛直言無諱乎願或謂何不遲復有明舉貢生監野上書故事則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漢王成舉樞太學上下書採鮑宣陳特率諸生入承明門白大將軍無罪晉稽康將刑太學生詣以爲師唐魯僊等詣闕留陽城未陳甫率諸生請用李綱殺蔡京等百世下猶稱之然勅宗元與諸生書論留陽城事極言向時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惡言亂訟諸習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以爲時異人異周容突辛維謹厚景定之末三學橫恣至與人主抗權勸以坑儒惡聲加之賈似道作

相亦無如何惟以恩給之爲之加餐饋資科場恩例及買去上書禮美檢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時太學有書亦有獎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時脫矜假以權有不爲唐宋之爲者提希今猶許其陳詩不令呼筆引墨以啓黨授不令投匭擊鼓以近評訟庶幾無流弊乎又今制民有冤亦許明開京控願民不敢爲驚民不知爲大率奸民始爲之故慮者十之九賢者十之一迨交原審衙門覆鞫則并其一而虛之至誣而已加等而已而沈冤遂以美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郡冤浸假而一境冤於是乎驚民倡奸民從愚民爲所脅而大亂以作亦上下不遇之弊陳詩之法行即有一人一家之冤斷無一鄉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實切似閉實要似小實大者此類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雖然此猶言乎僻遠之難知者也民隱之難見者也上下不遇之故更有其至近至顯不待陳詩而通者如京師之內要路私書也職官挾優也科場關節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間或數年與一大獄釋此者居然論如法夫聖人之法天下曰平兩人同罪而異罰也已不平況千人同罪而獨罰乎此宰相大臣以下無不知所不使知者 皇上而已一似數年中觀法者不過此數人近者顯者如是遠者隱者可知然則上下之情之不遇也久矣

德俗

王柏心

俗之薄由讓道之不達倫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讓善於天臣讓善於君子讓善於親士之應讓舉也有讓受爵位也有讓下及餽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間不期而讓道達焉古者天子卑宮非食諸侯制節諸度羣臣大法小廉以達庶民食時用禮不期而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尋源於上而民皆效勸於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視錄位皆憫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辭營之無已百金之子靡衣煖食與費累鉅萬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則士大夫所以爲率之者過也讓不達斯爭競起矣忠信衰矣儉不昭斯品制廢矣財

用賈矣此蓋化攝教之大虧法敗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忿圖所以矯之耶靡之習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終極也夫所謂讓非虛崇美節也必有好善之實有知人審己之明所謂儉非苟爲儉蓄也必內檢其縱佚外酌其品式惟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觀其表而歸其流斯翕然從之已耳且是一者暴凌之隄防罷僭之衝勒也決川潰於平原無隄防以禦之則橫流彌野矣馳驅屬於交衝無衝勒以制之則奔轅僥輾矣俗之澆漓無形也然較有形之患爲尤切士大夫任風化之責既恬不爲慮又不躬行儉讓以先之欲俗之復歸於厚安可得也

### 讀讓良吏

舒化民

山東曹邑沂堯濟各屬界近江南盜匪最多大盜則盈千累百小聚亦數十成羣無非以劫掠奪資勦贖爲生計加以連年黃水淹浸蟲傷成歉濟東武臨各屬偏隅波及者不下數千處幸而高壤之地尙有收成其被淹而未涸者感莊廬舍蕩然父子夫妻離散自經溝壑者不一而足萬一再遇荒歉此種無業無食窮民既不能易子析骸坐以待斃能不聚而爲匪結而成羣所以盜徒或不盡有而土匪則無地無之設一處有藉口之端不免各處有招呼之舉烽火燎原蟻穴潰川不敢謂無其事也此非有實心爲民父母者如是羅棋布參籬其間憫百姓之瘡痍拯閭閻之疾苦而又爲之分別緩急寓撫字於信科俾民生圖計兩不相妨其何以靖巨測之心思消羣醜之穢孽哉則惟有慎讓良吏一著便之設舞奮興而已昔郝雲海中丞撫廣西嘗讀其統籌圖用全局一疏中有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爲討賊之人陷陣衝鋒而後爲討賊之軍中外大小文武各官其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此實探本之論然則有韜略者縱使聲威並著足以斬殺生擒固超羣邁衆之才尙非正本扶元之上策也夫治盜賊如治痰涎養良民如養津液善醫者不能使痰涎化爲津液

當無使津液盡化痰涎成痼甚者不事攻泄則痰涎之凝結阻隔無由而開既攻之後元氣無不受傷則或滋或補相其體脈之虛實輕重而調養扶持斯病可日就痊愈更爲治何莫不然而則所謂合理者何也當此之時迂遠之治緩不濟矣蔡襄鄆有云大約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進之欲其規格而禁之欲其廉虛民之不給也爲之保富室勸農節儉保甲勤守望得有故或請贖貨或發倉廩又加詳焉慮民之不職也爲之教孝弟婦士習息爭訟除盜賊懲詭譎講團結寓勇於農以事至者隨時剴切誨諭如家人婦子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循於外者賢守令也自當無他不體下情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爲傳會因爲利藪無才如木痺昏庸有才如巧僞柔邪貪酷之類本心既失爲民之憂殃及其身者也嗚呼由前之說則爲合理由後之說則爲不合理爲之上者準此以權衡黜陟爲地方造一分福卽爲地方覓一分憂於以挽回元氣而感召天和能無望於大人君子之鴻臚匡濟也哉

崇儉尙勤札

賀長齡

從來官聲之美無若廉明廉明之本必由勤儉何者遇事講求自不終於闒昧隨時撙節更何事乎求多是故習勤以生明尙儉以養廉在達官無不宜然至牧令尤爲切要况江蘇地本膏腴祿入較厚各州縣缺雖繁劇俗尙淳良然而間倉庫則虧欠雖多考官方則案牘全積豈量入爲出之果有不敷抑夜寐夙興之尙虞不逮我同官亦可返躬而自奮矣本司自滬吳以來逐處查詢隨時察看各牧令之克勤克儉者固不乏人而經理失宜以致不能振作者亦復不少廉明之譽豈難言之夫初登任版蕪不勉爲循良乃畏難而苟安每始勤而終怠官事竟東之高閭民瘼曾不以關心卜素之譴何自門大約無志與氣則怠玩之習乘之無才與識則因循之弊中之精力既流於弛懈神明亦失其虛靈欲再振以無由遂一蹶而莫起平昔之期許何意斯民之

仰望何心中夜以思能無汗下卽或民疲更玩軟賴艱難缺乏苦差繁補宜乏術亦當勉思職守檢刷精神別利器於盤根理髮絲而就結豈可甘心頹廢自玷官聲至若吏治未嫻斃於下問簿書未習復善偷閒謂折獄在片言並不虛衷研鞫謂下胥爲可信罔知加意防閑膠漆紛紜筆駁只聽之秉筆勾提羈押去留悉聽之原差於是民有冤而莫之聞更有奸而莫之察當前蒙蔽將舉目而不見泰山聽人指揮雖有形而無殊傀儡則是闔署皆官本員竟同流質自累累民庸有極乎此因不勤以致不明之弊也又或恃有膏脂之潤竟忘費財之虞噫寒儉爲迂拘謂奢華爲棄舉但圖適意開銷全付之家丁只快目前揭借不嫌於重利奴從則恣意貪婪竟釀酒而釀肉妻孥則媵情奢麗更囊帛而囊金用之既若泥沙取之必窮豪末遂見利而忘義且假公以濟私豈知簋豆不飭柔奴皆得而把持狼籍多端袴棍亦從而挾制會所利之無幾舉動真能自由況不節之與嗟觸處盡成窟孔遠乎膏腴飛去白璧成瑕累且及於子孫名不齒於清議所謂飲酒止渴春脯療飢快意一時貽羞乎世試念青旄故我何建利令智昏祇緣陋習之移人遂飲食泉而不悔焚身以賄可爲寒心此因不儉以致不廉之弊也况夫紛華蕩其志斷難勤力以趨公晏安儼其心豈能護身而節用連累之極振訪俱難儉之深持籌亦拙則又不儉不勤之交相爲弊也凡此數端之流弊皆足廢事而傷財所以庫款之盈虛在己未嘗預計解交之支絀臨時始費周章一逢瓜代之期不勝葛藤之繞冊開轉輒輒思朦混以占便宜參限森嚴遂忘欺隱之留後累及至僨難久假無可寬大則法細身極小則交游摺絕自誠不善雖悔何追比觀各前憲疊加整飭向時積弊定已一掃而空然而湖湘疊疊之芳蹤雖勉力而亦多憾德仰懸魚之高致卽約損而終愧清風有一事之不勤卽何以自別於闕葺有一端之不儉卽難免自留其漏卮本司忝領藩條股隸共濟既以白駒並冀交修謹與各州縣約自今伊始無論資授著事人員務本行政理財三大端力矢精勤時加



備倫隨民一日營思一日應辦之事何以受祿不課在任一年營思一年財用之經何以量入爲出每日將應辦事件登註一冊朝夕自爲考課總期一無積壓而後即安其終毀各款務於到任後即將每年徵解正項實數開列一冊捐支雜款實數開列一冊署中各項用度開列一冊隨時逐條登記每月比較一次終年合算一次俾裁長補短不日了了胸中一遇交盤即可掃鈔原冊照案清查何至逾限未完轉多饒舌本司現定備提章程將各該州縣應解銀款勒限嚴催毋許懸空蒂欠不容時日稍稽以冀挪掩無由共歸完善其各地方應辦公事亦皆趕緊札飭次第舉行第發令之初該收令必有以爲煩浩者譬如一家之中約東子弟不得濫費偷安營時非不謂繩之太急迫乎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乃知督率之嚴正屬成全之切該收令案屬廉隅有志向上幸各體本司諄諄勸誡之苦心於以力致撲素馳驅從公用彰勤儉之風聿極廉明之績其於國計民生裨益豈非淺鮮幸勿迂闊其言而整置之也

禁言祥瑞疏

邊寶泉

竊惟貢賦獻媚端必有所由開而杜漸防微機貴嚴于先見祥瑞之說 盛世不言則豐年爲瑞一語亦謂年穀順成民安其業以是爲瑞焉耳未聞有水旱癘仍民生凋敝之餘而又復陳嘉祥試瑞應者也自前迄唐鏡言祥瑞其始倡之者一二人其弊至于一草一木爭獻無已侈遂上心愚惑天下莫此爲甚臣恭閱邸抄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清苑縣暨廣平府等屬呈報奏秀兩歧並進呈奏穰以爲靈異中外傳述物議紛紛考之宋太祖乾德四年澶州廣陽縣奏秀兩歧至五六歧各數十本不等神宗時深州奏兩歧者四十畝徽宗政和二年蘇州奏一莖兩歧至七八歧近柯十餘畝遠或連野一代如此他代更不可枚舉臣少居鄉里每見麥非甚歉雙歧往往有之推原其故以地方有餘或得氣偏厚皆足以致之物理之常何異之有而以瑞應言之

漢章帝時大臣以嘉穀芝草瑞瑞以元章和當時何徵候選回責未由袁安由安懼不敢答至宋馬端臨纂文獻通考乃舉歷代祥瑞統謂之物異天祥且謂之景今以恆有無異之物而以爲祥可乎上年直隸水災之大爲數十年所未有畿輔東直畿成澤國至不獲已而築捐外省發粟京倉賑賑賑賑動勞 宸慮迄今田廬沒于水中者所在多有就今年二麥豐收得不足補上年之歉况收成多者不過五六分近聞永定河南經蘆工北岸又行潰決順天府路州縣暨保定天津各屬各河亦多漫溢秋稼並間有被蝕之處雙岐之祥抑又何取大抵邊陲詭譎乃磨劣州縣之故習遇事揣摩希圖見好上官而紳紳之無行者因而藉端貪媚拾微物妄事掄揚窮官由此現值邊省軍務未竣民困未蘇該督臣身膺重寄名建稟隆當敬體 皇太后 皇上宵旰之勞勤效何啻之公忠德未由袁安之導媚如果地方收成豐稔屆時奏報卽所以仰慰 宸廑于此等庸劣官紳宜明曉以物理之常不足爲異以絕其迎合之私豈可侈爲嘉祥據以入告原摺亦稱豈矜瑞應明知之而故蹈之抑又何歟至于漁陽舊事乃其時民殷物阜百姓樂報堪之爲政而歌之直隸災患頻仍小民流離可憫乃竟飾爲瑞應上涖 宸聽而又援據古人以爲比例陽爲歸美于 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竊恐此端一開地方官相率效尤務爲粉飾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溯查同治元年 殿廷考試翰林院庶吉士嚴風曲意頌揚當奉 旨嚴飭中外同欽夫嚴長草茅一節進耳猶且明降 諭旨以戒將來況督撫大吏信言祥瑞干治道人心關繫尤鉅相應請 旨飭飭庶各有所儆傷不致長浮夸而荒實政天下幸甚

應 詔陳言疏

福建巡撫王凱泰

竊臣恭讀邸抄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山務當共矢公忠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親政伊始孜孜求治至意臣忝膺疆寄未報涓埃常切進思退思之忱愧之嘉謨嘉猷之告然不敢以

庸愚一得竊安於城默不言也謹就管見所及擇時事之有須變通者臚列六條爲 皇上詳陳之

一停捐例以肅吏治史記司馬相如以貨爲鄙漢書食貨志令民得入粟補吏捐納之制出來已久然必家有餘財而後輸將獻納固可抒報效之私又可爲進身之路此中非無人才也乃自捐章折減以來持銀百餘兩而爲佐雜矣持銀千餘兩而爲正印矣卽道府例銀鉅萬以上今亦折算至三四千兩矣家非素封人思驟進或禮接於親友或借貸於商賈以本求利其弊可勝言哉況流品之雜捐納尤甚近聞邸抄給事中盧士杰奏河南商城縣家丁李天錫捐納冒考一案此事之已發者其他未經敗露尙不可知處今日而欲澄敘官方應以停捐爲急務或謂漢隴軍事未清戶部度支未裕停捐則經費何出且愚以爲法久則變變則通變通之方固不容緩查同治入年間戶部議覆前江蘇撫臣丁日昌條陳一摺內開京外捐輸款項果能於稅釐較旺各省籌款彌補亟應將中外捐輸一律停止京餉局捐項從中酌定每年以一百五十萬爲準等語近年捐輸已成尋末恐尚不足一百五十萬之數備於蠶金較旺之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福建九省每年酌提數萬再於海關洋稅項下每關勻提數萬以之彌補餉局捐款或可相抵至外省籌捐各局收數雖難周知而聞省現辦甘肅餉捐自十年開辦至今收銀不逾數萬他省之不能旺捐可以類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之大所得害不償所失可否請 旨飭下部臣核議施行俾經費有可抵補而吏治庶幾澄清矣

一汰冗員以清仕途近年捐納軍功兩途入官者衆聞部寺各署額外司員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衙門以內司署爲之擁擠內城以外租宅爲之昂貴實則補缺無期徒耗旅食若不設法變通京員日形苦累至於各省候補人員更較京中倍蓰向來道員候補最少近則各省或多至數十員府廳州縣以數百計佐雜則以千計每逐衙門之日官廳不勝容各省現辦善後捐釐均尙需人委用特擬瀛海肅清各局裁撤儘有例派差

使以人數計之十分之二三已敷差委似此盈千累百之員徒形冗雜臣愚以爲變通之方此時宜亟亟奏查  
例載各省試用佐貳雜職已滿一年者視各項缺數多寡酌留十分之一補過一員者取一員仍敷十分之二  
之數又大挑一等人員學定省分之後其名次在後者暫令回籍俟大挑班次補用一員該省者取一員等語  
似可仿之辦理應請 旨敕下部臣核議將京外捐納軍功各班試用候補人員視其數之多寡酌留二三  
成其餘酌令回籍聽候者取庶仕途無人滿之患矣

一限保舉以慎名器軍興以來保案層迭開捐以後花翎紛繁於是軍營之保舉藉花翎以爭先恐後各項之  
保舉又襲軍營名目以紛至沓來名器之濫至今已極夫花翎酬大功也今則不盡軍功皆保翎枝矣二三品  
榮階也今則尋常勞績亦以二三品頂戴加銜邀請 恩賞矣况 封典請至五品選保何止兩層主事不能  
保道員候補員外郎中後以道員用與保道員何異官員不得越級保舉乃知府候補道員後加布政使銜與  
越級保舉何異其餘如京官應升之缺升用外官遇缺儘先補用此中捷徑取巧良多雖經部議限制章程猶  
有未免過濫者臣愚以爲仍應變通辦理可否請 旨飭下部臣核議高明條款通行中外嗣後保舉文員只  
准保舉以應升之階加以應升之銜其餘班次花樣一概剷除至一品 封典二三品頂戴加銜不得擅請麻  
名器益昭慎重矣

一復俸廉以勸官常我 朝定制京官支給雙俸外官得子養廉自成豐年間軍用浩繁內外官俸搭用鈔票  
養廉分別減放嗣鈔票停止京外俸廉復分別成數支給 朝廷於籌維經費之中仍寓體恤臣工之意惟京  
員困苦州縣疲累情形早荷 聖明洞鑒今日秋砥礪廉隅整飭吏治似廉俸復額其一端也京官俸銀養廉  
部庫動款不能詳悉至各省文職養廉係支錢糧耗羨者同治入年戶部議覆前江蘇巡撫臣丁日昌條陳一

摺內開廉復額必須各省錢糧耗羨徵收足額始可抵放應令各督撫就各省每年收支數目詳細酌核將徵數能否加增放款能否加成據實奏覆等語現在各省已否覆奏尚未接准部咨查開省文職額廉十五萬餘兩內扣缺養廉一萬數千兩每年應支銀十三萬兩核計現年徵數本省公費支抵尚屬有盈除督撫藩臬養廉較厚毋庸議外其道府以下各員似可照額全支相應請 旨敕下部臣查核將中外俸廉改復舊額抑或加成支放俾解公方裕而官常益功矣

一 取學額以勵士風溯自軍興以後各項用費賴捐輸以接濟是以鼓勵人心有加廣中額學額之制顧 恩施則浩蕩靡涯而人才則得難互異竊思一名之大人材衆多三年一試中額猶無慮濫竽也至一州一縣文風本有不齊三年兩試學臣照額取進敷衍充數勢所必至夫秀才爲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淺陋者濫廁其間人才固不足觀人品尤不可問往者幸得一科已悅詞訟武斷鄙曲流弊不堪指數且以近日士風言之聰明有用之才或投筆從戎早膺薦剡或挾數千進本博功名其伏處鄉閭者轉多迂腐故今日之秀才愈取愈多今日之文風實愈趨愈下臣愚以爲學額若不爲通士風何由振作可否請 旨敕部核議嗣後外省捐輸各案只准照章請加中額無庸請加學額以示限制重請 敕下各省學臣酌核各屬文風將捐輸加廣之額某屬可以足額某屬不能足額分別開單奏明立案其不敷之額俟他日文風向上再行奏請照額取進庶乎士子知所勉勵矣

一 立練營以修武備爰查辦以來剿平劇寇勦靖地方所得力者湘淮各勇耳 國家歲糜帑金千百萬以養練營之兵而未嘗得一兵之力收一兵之效其故安在蓋營兵生於本營各有家月餉僅足以養一身而不足以贍八口勢必另習手藝取給以顧其力饒者有所分其人自不能常聚每逢操演之期不過奉有故事

校閱甫畢隊伍旋散設有征調往往兼旬累月始克起程治裝固難安家尤不易且暫時抽調必營不獨兵與將不相習即兵與兵亦不相識人各一心卒然應敵能操必勝之慮耶若勇則不然募自外籍子然一身厚其餉而無待他謀聚於營而卒相親習朝令則夕披隊敵當前則士皆奮夫非猶是人耶何以兵則無勇勇則有勇得失優絀之間較然易見矣且愚以為變通之方則有化兵爲勇之一法往年江甯克復以後以上書原任兩江督臣曾國藩備言江甯練營之制應稍變通以現存得勝之勇改充額兵設營分部可洗綠營舊習曾國藩未及議行旋調直隸即設練軍素亦採用且說而又增練軍之費也陳甘督臣左宗棠前在閩浙任內奏准減兵加餉就餉練兵洵爲救時良策乃餉已加矣兵已練矣而仍不敢言確有把握此無他在籍之兵終不若在營之勇可否聽 旨勅下各省督撫以減兵加餉之法以所減之餉加於戰兵計得戰兵若干著設練營若干仍按湘楚營制五百人爲一營以備弁爲哨官將官爲營官提鎮統領之擇要分款隨時互調俾卒伍皆離原籍不致散處廬市練一營之兵即抵一營之勇餉不另增兵有實用庶幾化兵爲勇而武備可恃矣

蘇省設局刊書疏

丁日昌

竊惟 國家設官分職皆以爲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自古爲然於今尤急禍自軍興以來州縣中歧途雜出流品亦至不齊雖其中固多可造之才而平日於吏治儲養曾未體會一旦身膺民社茫然無所持循凡可工技藝皆學而後能豈有親民有司不學而能無謬失者此循良所以日鮮而民困所由日深夫儲子百家之書浩若淵海如理學階級編或虛渺而憚於冥索若辨志野乘雖悅目而又病支離況士子窮經咕嚕卽員宏通之譽其益只在一身若使任優而學歐勒得失利弊之原推而至於一縣則一縣受其庇矣又推而至於一府一州則一府州受其庇矣天下者州縣之所積州縣著皆得人盜賊何從而起故今

日欲數吏治必先選牧令欲選牧令必先使耳濡目染於經濟政治之書然後胸中確有把握臨政不致無所適從且現督飭局員選擇牧令凡有關於吏治之書著爲一編如言聽訟則分別如何判斷方可得請言備科則分別如何懲勸方免苛斂胥吏必應如何駕馭方不受其欺騙盜賊必應如何緝捕方可使之消弭他如農桑水利學校賑荒諸大政皆爲分門別類由流湖源芟節其冗煩增補其未備刊刻一竣卽當頒發各屬官各一編俾實程式雖在中材亦可知所趨向譬諸百工示以規矩則運斤操斧悉中準繩庶幾士習民風因之起色至於小學爲童蒙養正之基經史爲藝苑大成之頁謹當陸續刻成廣爲流布以仰副 聖天子造士作人之至意抑臣更有請者目前人心不古奢買趨利將淫詞邪說香萃成編水滸傳奇略讀之無如探秘笈無知愚民平日便以作亂犯上爲可驚可喜最足爲人心風俗之憂臣在吳中幾經嚴禁誠恐此種離經畔道之書各省皆有應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加禁燬以懲戢人心放縱無所忌憚之萌似亦維持風化之一端耳

上沈中丞書

附錄

陳寶箴

一曰飭吏治以蘇民困自來地方之盛衰由于州縣州縣之賢否繫于上官上官者以察吏爲職者也夫考績固在詢事而官人先在知人近今撫院之於屬吏一月凡六見其所以求爲察之道者可謂勤矣然其見也魚貫而入雁行而立有執事者啓白數語則命卽趨而退其需次無職事者侍坐少頃卽趨而退上下之情不通慮於屬吏之賢否器能莫之測也夫立談之頃不足以知人乃並此立談之頃而忽之以求知人不可得也不能知人而欲用以爲治不可得也請自今定屬吏分班謁見之規先期曉示每於暇日傳見數人見必坐談良久開誠布公和顏色而導之使言因以考其材能究其學識驗其誠僞見之至再三則其材器之大小心術之

邪正亦必有灼然而不可掩者於是就其賢者能者資借而裁成之爲不肖者警傷而訓勉之然後惡之以事以讓其功發材器使以盡其用不特用得其人且使人人有踴躍向善爭自濯磨之意是辨論考覈之中兼寓鼓舞化裁之意所以挽風氣作人心而清爲治之原者莫要於此又聞胡文忠公樸切時于州縣察太深了皆有限制重禁約上僚毋得濫薦私人以擾其廉亦爲蠲本之道蓋冗費節則清俸易足中人既可適爲賢者亦無專志至於佐貳等官可裁者釐行奏裁其薦不可裁者亦請嚴加誡訪毋許擅受民詞庶吏治正而民困可蘇敷政之原基之矣

一曰賑糶民以培元氣民之疾苦邇連轉於溝壑而委命於天民之良也官爲天子牧民而坐視民之轉於溝壑而委命於天官之不良也父母之於子營其疾病垂危非其不得已則必竭智畢慮求醫藥以救之野有餓殍而不知發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凍餒之民迫而爲盜則元氣損凍餒之民守法待死不爲盜而竟不免於死則羣情渙而悖亂生天意垂而災害作元氣更損夫怨不在大感不在私一夫含冤百夫扼腕受恩感激附者涕零此感通之理維繫之原也資箴自皖城請過洋塘道經彰澤鄧陽縣境自擊田廣棧草墟蔣蕭條蕪無羅之可張草掘根而木盡猶輪散屋之中無非鳩形瘠骨垂死待盡之人奄奄懇嘆又或病婦零丁而數厥孤兒繞牀哀號嗷嗷索哺流離家口賣婦呼天野田穰屍握草盈掬觀之酸鼻言之痛心計至明年耕種無期則嗷嗷盡矣悠悠蒼天能不悲哉嗚呼我省自遭兵燹以來極毒之區未有若是之慘者幸遇上憲有仁愛惻隱之君子如執事而一隅之民卒令不免於盡如此豈有司真以告耶今日軍需尚急公帑誠不易支然軍餉以救土崩之禍賑恤以消瓦解之形緩急雖殊厝薪同慮必於萬難措置之中求一拯救之法公欸之能譚與否非資箴之愚所能知竊意救災拯溺閭里爭先天災流行何地殘有况今年賊擾邊陲而腹裏無恙者以鄱湖彭



擇等邑獨爲之勝也。我嘗郡縣殷富，雖類徑捐派都鮮，蓋縱然擇其尤爲富厚者，勸令出資助賑，許爲壽請獎，效又擇各地方官之良賢，稍裕者，規勸量捐，俟有措手之法，卽移一見在之款，以應急需，其必有濟。前閱饒郡王守統等，鄱陽賑濟牛種之費，約需制錢七八萬，緒計彭澤，雖被害甚，其丁口凋零，亦較甚，所費之多，咸亦有限，而鄱陽受害略淺，合之只敵一縣，統計四處，共需制錢一千餘萬，緒合七十州縣，公私官民之力，共籌二十餘萬之數，但使辦理得宜，當亦非無米爲炊者比。聞執事於鄱陽一邑，業已定有賑章，每丁月給米一升，具見仁者用心之苦。然寶鑑以爲賑而不能活，猶未賑也，活而不能久，猶不活也。聞聞救賑之處，地方劣紳，捏報戶口，冒領浮餉，又復從中侵漁，有一丁只受米八九合者，實堪痛恨。此後發賑宜視地方受害之淺深，爲厚薄更宜，遍行曉諭，使人人共知，每月賑款若干，又遴委賢員親往踏看災黎情形，實稽戶口，密訪侵挪，如有此等劣紳，卽嚴照侵剝軍糧例，置之極典，復飭委員校查田畝，給籽牛務，乞視爲目前最要急務，毋作因循苟且之謀。庶民沾實惠，人慶更生，使血氣之倫，咸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國家設父母之官，果能憂吾愛而生全我，也則有補於中興元氣者，當不在芟夷寇亂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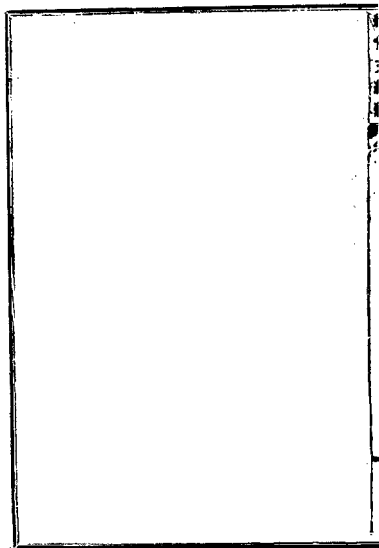
一曰明學術以育人材。江右素號禮義之邦，有宋以來，歐陽諸公以文章提攜一時，厥後理學簡義爲世所宗，大儒名臣蒸蒸繼起者，數百餘年，匡廬亂隱之靈氣，磅礴鬱發，洩無餘矣。未有如今日之衰者，繼舉自修之士，理煩治亂之材，人雖不乏其人，而求如昔日之德行，精純節義，事功華光日月者，蓋未之見。此豈山川鍾毓之靈有時，而闕哉？學術不明，則志氣餒于中，流俗薄其外，前哲流風，餘韻愈遠，愈微，雖有淵遠之材，欲自振拔而無師友淵源以開歷其志意，則亦不免自安於小就。此人材所以日絀有論者所大憂也。國家立教官以造士，設備科以選才，意非不善。然教官之權太輕，又不知所以爲教，而制科之弊，則務爲帖括勸獎，以賞弋獄，謹

日讀四子五經舊紙道德經濟其實於已無與也是故書法爲藝事之微乃求之今日俗學之士惟有此等伎倆尙可備文書案牘之用未流至此可爲浩歎夫法久則變變則通變通之權非任封折者所能自便而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寓化裁之意者莫如書院一事晉潛庵先生撫蘇州凡村里塾師皆令地方保擇重育材之本也省垣風化所基其齊院山長尤重我省豫章書院例聘郭先逸之品學德望可爲多士楷模者爲之相沿既久惟以同鄉賦閒之甲科編宦遞主斯席於是州縣山長至有以科目先後次第推任者其間賢者不謂無人然不論其實能造士與否而第以科目官爵爲重則與今日教官之或以資格或以納粟進者其弊何殊夫師儒者士子趨嚮之的也彼見其師之所有不過入股詩賦之技而儼然爲人貴重如是則其所嚮往而步趨者亦止如是而已何以激發其志氣振興其耳目設誦自今釐定省編書院章程略仿胡忠定經義治事之規拔其優者厚以廩餼而禮貌之又拔其優者而薦舉之至於山長首宜慎擇毋循納粟但求爲事擇人如實有品學德望可爲楷模者不宜拘以資位並不必泥定未嘗卽如安徽王子槐侍郎品學學術當世所稱近以讀禮南歸若能聘主豫章講席誠不愧古者師道之任惟執事裁之資箴應觀古大儒爲任之邦莫不以明教化興學校爲己任執事山斗之望士論所宗登高一呼衆山皆應設誠而致行之數年之後學術漸明人材必奮豈惟我省之幸天下國家與有神焉剝復之機培養之任雖欲不望之執事而不得矣

一曰禁邪教以消禍萌自聖教衰微人心狡詐敵愾機變故繁興於是好方之徒倡爲邪說以惑世有天主耶穌符籙紅蓮白蓮等名色當其時上之禁或禁之不力以馴至於大亂近今天主耶穌之禍烈矣而青蓮白蓮等教方蠖伏蠶布而未及發所謂伏戎之患也明之徐鴻儒于七國朝嘉慶三年之林清等皆以此煽惑人心貽害匪細邇來寇孽方急孽情自危由是匪徒乘之謂有其教可以免劫運保妻子愚民蚩蚩從之知

而湖北江右尤寒瘠。開從後中自勝之人。詢其法。極頗悉。大慨大抵。其教與耶穌。略同。而黨羽散布之盛。雖天下。教中。則日以次於東。有內四景。外四景。頂行正恩等。職略如。職官之制。約以能收五十人入教者。充正恩。其他率視其徒之多寡。爲推升。亦有捐銀獲職者。謂之修功德。傳教頭目。常糾附近習教之人。不時聚會。謂之拜香。習教之家。遇傳教者。至無論禮與不禮。皆敬之。若神明。規之若威。好每令婦女誦經。待坐闕室。謂之傳道。其教上所在。則彼亦不深。知但每。歲。頭目。發習教之家。獻錢。齋送。沿途。遊解。如置。歸。然。又。聞。教主所居之處。附近二十餘里。皆其徒黨所得。金錢。悉埋彼處。地道中。凡此。悖妄。無忌之情。不獨風俗。人心。因之大墮。且。惡徒。醜。既多。狡。爲。思。營。大。爲。將來之患。夫。禍。實。消。於。未。萌。害。每。生。於。所。忽。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顧。執。事。者。之。早。計。也。今。之。爲。邊。糴。之。說。者。皆。曰。元。氣。足。則。邪。氣。自。除。此。不足。慮。又。曰。操。之。太。急。懼。其。主。變。說。誠。似。也。然。愚。不。知。元。氣。果。何。時。而。足。耶。今。有。久。病。新。愈。之。人。醫。者。曰。予。參。苓。以。培。元。氣。而。其。人。顧。竊。竊。然。曰。尊。酒。色。而。消。耗。之。謂。將。絕。其。消。耗。之。原。乎。將。曰。俟。其。強。復。以。期。勝。此。消。耗。乎。若。慮。其。急。而。生。變。不。之。慮。是。猶。駭。悍。匪。者。懼。其。留。蹤。遂。并。其。留。蹤。而。殲。之。其。不。欲。殲。傷。人。者。我。希。矣。然。則。禁。之。當。奈。何。曰。明。教。令。以。曉。諭。之。申。法。禁。以。禮。禮。之。欲。其。不。擾。民。則。莫。如。假。保。甲。款。其。知。悔。悟。則。莫。如。講。禱。約。如。是。而。猶。有。執。迷。不。悟。怙。惡。不。悛。者。殺。無。赦。要。令。元。氣。充。而。亦。不。至。於。生。變。斯。爲。善。耳。執。事。試。熟。思。而。審。處。之。必。有。轉。圜。之。術。又。非。實。益。之。愚。者。能。測。者。倘。能。轉。禍。爲。福。則。保。全。實。大。所。謂。不。動。聲。色。而。播。天下。於。秦。山。之。安。者。此。之。謂。也。實。益。以。道。中。目。擊。災。黎。欲。以。達。於。執。事。因。類。及。此。數。端。似。皆。有。關。政。體。且。以。爲。世。之。所。賞。乎。君子。者。謂。其。仔。肩。自。任。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也。執。事。功。學。壯。行。海。內。瞻。仰。前。以。信。州。孤。城。赤。手。而。抗。數。萬。之。衆。此。其。剛。大。之。氣。幹。濟。之。才。當。夫。小。儒。罵。風。興。起。无。其。氣。而。濟。之。以。測。但。之。誠。何。所。不。可。今。江。西。之。民。之。於。執。事。愛。之。如。父。母。待。之。以。聖。賢。此。其。意。亦

通可哀矣。竊幼而失怙長而無戚束縛受責早醜然於出位之思未付之讓爾來周旋士大夫間罔不敢妄  
有說說乃今獨嗷嗷然冒嫌疑之際而爲之者亦深知執事之賢能大有造于斯土也若謂不能料其必行而  
姑聽是爲名高以欺無備又或如昔人所謂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賢靈雖至不肯尙不至是說曰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實箴願爲君子不願爲小人惟執事鑒其區區之愚留神裁察



皇朝經世文編通卷十一目錄

治體一 殿本

原災

補務五事疏

三漸宜防疏

夷陳時事嚴議疏

請求直言疏

嚴陳治本疏

條陳時政疏 附保仁陳康曾官民切事

杜漸防微疏

請進日講疏

金陵告捷請益加敬謹疏

請修實政疏

請飭廷臣直諫疏

敬抒愚忱疏

請除積弊以遂和甘疏

疏 懇恩暫緩 嚴政以整 聖鑒疏

管同

勝保

徐繼畲

陳壇

呂賢基

倭仁

李棠階

倭仁

倭仁

吳廷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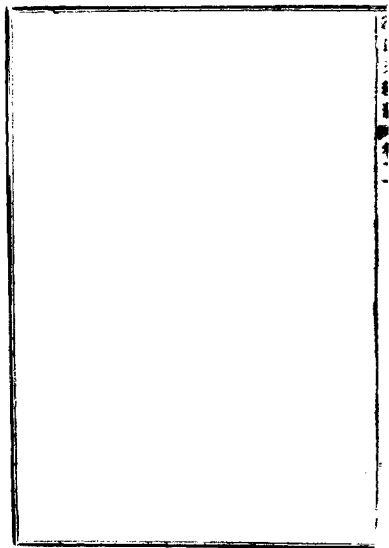
倭仁

鍾佩賢

賈學

余上華

伯彥納謨結



治體 一本

原災

管同

古初之天如嬰孩虞而少壯自漢迄今爲衰後此爲繁何由知之由災異知之何由災異知之由災異之多寡知之也古者聖人在位觀災異之來其德加修其刑加減音變而戒胎食玉帛犧牲所歸相慶備者之說曰國有失道則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聖人知夫災不虛生而欲以強其變也是以說說深自省固然而吾考之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山崩者二漢文帝時同日崩者二十有九春秋大水者九東漢一月之間郡國大水者入春秋日食三十有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夫漢唐之禍亂豈能有甚於春秋哉何在春秋則亂已極而災少而在漢唐則亂未極而災多古之天嬰孩少壯也其氣純其力厚其筋骨堅凝而豐潤聲色寒暑之變備未足以成劇病漢以後衰矣其氣微而力薄其筋緩而骨虛齋調劑以輔之猶虛不勝稍不慈焉則百病叢生而不可復治聖人曰天之病衰爲之也天之衰人致之也世不有毫釐斯頤康強而無疾病者乎當吾世而使天至於斯誰之咎也是故值天之衰愈恐懼修省而不敢失道夫豈敢曰此定數也於我無關與

切務五事疏 咸豐二年

勝保

竊臣性本顛愚情殷獻納蒙 皇上不加斥責屢賜超遷念 隨天衷地之恩難酬萬一惟愛 君憂國之個仰答 九重此心自信無他所言容有可采苟 聖明之俯納雖斧鑿以何辭諱礙切於時務者五事爲我 皇上陳之自古帝王莫不修人事以回天變我 朝 聖聖相承偶遇天變則責躬省過求言減膳一誠感孚



故能轉災爲福我 皇上天授英明聰聽 尊爾即位以來孜孜求治宜足以感召祥和乃臣觀天意一若

甚有所徵者前年地震川西傷亡人畜無數去歲河決豐北淹沒生民千萬閱去年冬月又有月食之異伏讀

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凡此皆陰威之象不得謂無與人事又曰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

人事也若庸主則詭譎氣數矣臣不習占驗竊以理論之日者君象也傳曰天子當陽義取諸此易曰坤爲地

爲陰水附於地亦陰象也宮闈遠密非臣所敢知天其威者儼爾職而戒侵官乎今春雨澤愆期多收秋薄

皇上憂轡所經實親見之自 奉安禮成後風弱特甚連日決旬寒煥不時禾稼爲損安知非 成皇帝在天

之靈欲以是昭示我 皇上乎初十日以後屢覺雲合欲雨輒被狂風吹散似天氣下降地氣不能上騰之象

洪範恆風曰彗極寒曰急意臣下蒙蔽詞飾美詞事急迫治理需人故有是應 世宗之訓曰應天以實不

以文又曰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舉首卽是勳念卽是無須與擊也 皇上聖由天誦 嗣統之日

逾值時事多艱天豈以是苦我 皇上哉蓋將以玉成 聖德懷水國受多福也廣西賊匪起事以來未嘗挫

朝晚官兵如兒戲且聞營蓄奸謀久而後殺雖云局合實已備張其始始怵 天威偶得城邑旋卽遁去自李

星沉出而賊始肆周天爵出而賊更肆襄尚阿出而賊益橫行無忌公然封僞官散僞爵任悖之詞令人髮指

日久暴師則餉用不足夫鈍兵挫銳風力竭貧兵家之大忌也賊自出永安猖獗尤甚桂梧平潯在在城廩且

以小醜戲擊乘全勝之威合天下之力不足制之將何以伸報伐而絕覲覲此廣西之憂也賊伏永安數月養

精蓄銳謀定而後出必有注意之所非 狂走如從前川楚數匪比循州一府爲兩省咽喉若賊據梧州分

掠桂平等處傳我師備多力潛結東粵奸徒再犯靈臺旁煽兩賊遠結漳泉近糾海寇則自東粵將不靖且

粵東奸徒焚然思逞者亦以此廣東之憂也桂林控連湖南平日奸徒木讎憂息若揭桂林浮湘而下盜藪

永犯長沙即唐賊雷聚蹙中原之路此湖南之憂也河決未復數郡流離所不待言而數十萬赴工之人非失業者徒留游于無賴人者以來以工代賑故亦相安今工歇而田蕪猶然巨浸窮無所歸豈能待斃現聞沿河飢民人皆相食粟之穰芻水手素非良善今歲南粟半由海運半阻河于此皆發生無賴豈免冒死犯科脫皇點之魁起而倡之指臂一呼對狼四合恐朝廷肝食南顧不遑况沿河風氣頑悍前代之亂多起於是此淮徐之憂也海遠去年窺伺山東滄遼閩浙沿海兵將未能殫其吭而熨其勢招撫之局止屬蠲摩賊心未改能保不翻然復動乎近來營伍習氣於無事則燕窩虛堂有軍則烏獸駭散水師尤甚此海疆之憂也如直隸山東山西等處春雨不時愆價頓長近聞盜賊蜂起搶掠頻仍甚至都城內外公然械劫備頓 聖主如天之福與種天之誠此後雨澤應時秋成豐稔則民心尙可漸就安帖不然從來大盜無不起於小盜者如明季張李悉屬飢民此聚輔之憂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訓防督撫無慮數字字如果實力奉行地方自有起色乃始尙畏 皇上沈毅不敢過薄後則窺測漸深泄密如故當此事勢艱難若不嚴切申儆使之各懷畏長必不能痛改澄源積習則塔營應循均無可恃臣因思廣西已成之禍猶小而各省將萌之患甚難不可不早爲之所也伏願我 皇上嚴責成以弭禍患庶初年不基造反側未安 仁皇帝冲齡踐祚是時東岸河決塞澤用兵加以三藩叛逆國險繼變其勢節節不安竊 聖祖天地之德七月之明雨霽之恩風雷之威制勝決策於廟堂之上知人善任於帷幄之中有功則賞疏遠不遺有罪則罰親貴不貸得策輒行得人親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一時任事之臣亦皆感激矢報竭忠盡誠用能撥除巨惡奠安社稷我 皇上善繼善述勳遠 成憲列聖謨訓法守當昭固無俟管窺之見仰述於 聖主之前然而發號施令行政用人似尙未有與 列聖若合符節者得非以 皇上有堯舜之貴大臣無皋稷之佐歟我 皇上孝思不貳念大小臣工皆 先皇帝

賚留往往曲加恩體此即古帝王諷之遺與聖旨三年不改之義臣何敢妄參末議然于惑者人主之大過也寬猛者取世之大機也子產治衛而孔子以爲惠蓋人知畏法則所全者多也諸葛亮曰施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施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故聖王之世賞罰不得重賞一人而天下勸者賞之罰一人而天下懲者罰之賞明罰信故臣庶畏其威而懷其德懷德則不忍負君畏威則不敢負國今如賽尙阿久任京秩清勤公正朝野共知處之按席足以儆型至於將略本非所長以致師久無功濟圍失利然已使之典兵似不宜廢軍紀若因其人可惜 國家自有權衡但使待以不死 天恩尙可仰歎

祖宗處置從前珠勒保阿桂岳鍾琪積人成法具在庶失律之軍咸惕然於 朝廷之法制而不敢輕以期

奮勉圖功迅速藏事豈不善歟上年河決 皇上特寬河員之罪原冀其奮奮知恩乃至再誤事機尙復飾詞委過此次河口不合該督等並未自請治罪以爲無罪耶抑非其罪耶末臣聞馬光上仁宗疏曰致治之道曰任賢曰信賞曰必罰伏願我 皇上明賞罰以振紀綱復讀二十一日 諭旨以兩澤懲期命察濬因仰見

皇上敬天動民恫瘝在抱之至意但臣竊觀近來刑曹鞠獄往往故爲輕縱以博寬厚虛名夫廷尉持天下之平或重或輕視其人之自取而已不與焉若意爲輕重則必有不得其平者矣 列祖聖訓諄諄諭刑部以平情執法不可存揣摩迎合之思蓋人主之慶賞刑威卽天之雨露風霆也用當其可皆屬造化之仁用不當其可非特風露足以肅殺卽雨澤過多亦足爲災害體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前年 皇上登極恩詔所赦無數果皆洗心革面乎若平時又曲從寬宥非所以儆凶頑也且此輩本係紊綱亂紀被害者不一而足其所害皆良懦也奸盜尙思曲宥而良民獨不宥保該乎卽上年曹七一案應照光棍擬決而愷照棍徒據軍光棍之例遂廢又如上年錢局賊事彼時若辦一二人自當小懲大誡乃徒欲結之以恩恐遺小人之怨誰知

愈縱愈顯今又公然生事矣與其使之無所忌憚而卒極重法何如使之有所警畏而免於大戮乎至於搶劫重案首從均應大辟乃近來僅坐首一二人餘皆以接贖開脫屢遭屢逃仍爲民害盜風日熾由於法網太疎但使情有可矜倉廩避重就輕改從寬典若果罪在不赦安可壞法亂紀以長凶殘書曰辟以止辟繩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則鮮死焉欽惟 皇上至仁至聖以德服人臣具有天良曷敢以操切之說進然竊嘗聞之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敝則備備當權輕重伏願 皇上明敕法以肅典常臣又聞天不言而日月星辰著於兩間聖不言而煥發文章炳於宇宙竊見 皇上於臣工摺奏時或留中臣亦知 皇上必有深意或留備蹇蹇或徐俟施行但此中流弊有不可不防者進言之人豈必皆公忠若逆知必留則報私恨而中傷直節而攻訐恐所不免至於天下大計反不肯切指陳意見已有偏私毀譽豈無真偽揣摩倖倖之風每由此起 皇上深居九重即能明目達聰欲求濶濶不行是非有據蓋亦難矣又見一切機務似 硃批多而 諭旨少夫果罕開機密自不可預爲傳布若尋常 訓誡之詞似不妨明白宣示以資清疑而杜私冒自古人主一言一動必天下共見共聞以成一道同風之盛 意皇帝硃批萬代模楷然明發之 旨連篇累牘四海傳誦非好名也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也伏思 國家多事之秋正 皇上百廢不遑之會然慮滿而難專者天也至慮而難欺者民也往往宮闈深秘摺紳所未及知里巷已播之齒頰近日市井細民時私論 聖德臣雖愚亦知其語出於無稽況 皇上嗣統以來清心寡欲躬行節儉 內廷無私耗之費 後宮鮮聲色之妨耳目絕玩好之營臺榭少游觀之飾斯非食子所能搖奪者然人言如此亦足見爲君之難而防川之不易也昔大禹拜言帝舜取善 列聖虛衷納諫遂成郅治 皇上日新又新遠軼 百今襟服在即正古人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後伏願 皇上以寬大和平養天下之福以英明果斷濟天下之難以任賢簡能盡天下

之才以符實必前振天下之氣勿狃於所安勿忽於所急更治日積思所以整之禍患未平思所以定之天變未消思所以弭之兵威未立思所以厲之人才未盛思所以培之財用未裕思所以生之先息乾傷之志思所以增之 祖宗功業之隱思所以積之急其所急緩其所緩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數年之內朝野氣象不燕翫日上者未之有也惟 皇上聖明俯垂 鑒察 幸甚天下幸甚

三漸宜防疏 咸豐二年

徐繼畲

一土木之漸宜防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尚儉樸 大內宮殿一仍前明舊貫無所改作惟 圓明園爲三時馳政之地 避暑山莊爲秋彌駐蹕之所兩處規模至乾隆年間而大備嘉慶年間有屢修而無增益 宣宗成皇帝夙懷儉素篤於 孝思暫停秋彌熱河一切工程悉行報罷惟 圓明園浸爽靜穆 聖性所安自正月至于十月恆駐於此然三千年中未嘗增一堵一椽其遊觀不及之地座落或報應修輒令拆毀以故內府之督前復撥發外庫者凡一千數百萬此節省之明效也昔漢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不築野臺史臣美之唐太宗因宰相詢問北門小營繕加之謂魏徵以正言爭之卽省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幾費土木爲盛德者也我 皇上節儉性成 前徵克紹卽今移蹕 園居不聞有增修座落之事凡在臣民胥深欽仰臣竊見數年以來園亭久曠可修之工必應不少一切管理之人未必咸知大體或以有事爲樂或以沾潤爲念且謂爲黜汰無華觀瞻未肅荒蕪不葺神爽未怡其或謂 先朝營構不應坐聽凋殘九有富繁不必計費纖悉方今軍務未完河工未畢人知節藏之空慮料其無暇及此將來兩事告竣內庫稍充難保無以營繕之說騙行嘗試者臣所謂土木之漸宜防者此也一晏安之漸宜防也孔子曰黜雄桀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得其性情之正也漢儒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燥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綱紀之

首王化之端也。蓋主德之或昏或明，君身之或強或弱，政治之或怠或勤，民瘼之或通或隔，揆厥本原，皆鑒於此。齊風曰：雞既鳴矣，唯既。蓋吳國雞鳴，則鳴者繩之，擊言賢見心常恐晚也。是故姜后脫簪珥而周宣納以中興，班姬辭同盤而漢史嘉其知禮。願以事涉宮闈，絕於聽睹，非外廷之所能悉，亦非臣子之所敢言。雖有折檻之忠，牽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陛之間，豈能爭是非於宮室之際？是故聖帝明王，卽以是爲修省最切之地，使清明之志氣在宮無改，於在廷肅穆之風，我在內無殊，於在外所謂雜席之上，天命流行而盛德大業，胥於此乎。善端也哉！

皇上健法天行，至剛無慾，邇者禱服禮成，精備周官九御之制，帝大雅百男之祥，精以爲聖德之日新又新。聖政之久安長治，皆將肇基於此。臣謹願往古之陳言，以當警蹙之誦，謂晏安之漸宜防者，此也。一墮蔽之漸宜防也，自古墮蔽之患，由於言路之不通。然言路既通，而墮蔽之患，轉有生於不覺者，不可不防其漸也。係此言事之人，學識不同，賢否亦異，其切中事理，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固不乏人。然亦有本無卓見，夫悉事情，拾殘說於邸報之中，論事機於已成之後，又或意在沽名，故爲激語，鼓其矜張之氣，不顧事理之安，以廷爭爲伸節，以獲罪而成名。前明中葉，此風最甚，究其用心，豈曰純臣，甚至不肯之徒，隱感欺詐，或懷挾思怨，以公濟私，或受人指彈，以首爲市。諸如此類，難保必無。天主人主之開言路，欲得嘉謀嘉獻也。所開若此，所得若彼，雖有納諫之君，亦生厭薄之意。既生厭薄之意，卽無采擇之心。縱有可用，亦將視同一律。此後公車棄滿，不過致紙相仍而耳目之事，不能不別有所寄。疏遠者不可信，不得寄之親近文墨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粗疎始則轉信而成疑，繼則廢明而用察。劇至以舉官爲徒亂人意，而無事折中以衆論爲各挾私心，而每伸獨斷如是，則偏重之勢成，而墮蔽之患生矣哉！

皇上御極之初，卽以開言路爲務，自倭仁一疏，手詔褒嘉言事者紛紛而起。皇上虛懷聽納，一言可采，立見施行。縱有謬誤，亦不深責。適因天旱求言，又復諄

諛獎誘而空言塞責受人指使激聃沽名之三弊均切實指明使之知所愧悔於淵懷若谷之中寓 教諭裁成之意凡在臣工孰不感激奮興思所以稱塞 明詔惟此臣庶之中大抵中材居多其無識之流本無真知灼見慮陷三者之弊因且緘默以自全卽有志之士欲思慷慨發舒其於三者之間亦或疑似之難免臣竊計在京言事之人約有三等其以章奏陳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陳而兼得面陳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陳而時得面陳者曰 內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優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員數衆多爵秩未崇少迴翔之意見聞較廣多參訪之途以風節相摩性懦者亦思所發起以彈劾爲職貪穢者亦有所瞻顧此其所優者也其有所蔽則前三弊是也都院大臣又在朝列既感受乎 恩知孰無効忠之微念兼明習於時務非比新進之迂疎此其所優者也然而階級既崇時虞謬誤 天視日近倍益冰兢或有所顧忌而不敢深言或過於矜慎而不敢盡言此則其所蔽者也 內廷王公日侍 禁近或處肺腑之地或磨瑣玉之尊外無私交黨援之患內無希倖爵賞之心此其所優者也然而 國家法令森嚴例不准與外人交接廷評固有所不盡聞輿論亦有所不盡曉探訪不越近侍聽睹不及幽遐其心可保無他而其言不盡可據此則其所蔽者也臣以爲聽言之道以理爲衡按之於理而是鶴莠亦有可采況於臣工按之於理而非規信亦難曲從況於疎遠因所優而忘其所蔽固慮莠言之雜陳因所蔽而廢其所優亦慮嘉言之難達我 皇上明目達聰屢下求言之 詔曲施獎勵之方而臣乃鯁鯁以難蔽爲虞此誠慮言事者之限於才識終未能仰副 淵衷致 聖主察納之虛懷不免廢然而思返惡鴉鵲之鳴噪雖有鸞鶴亦將有所不願聞歇蕭艾之纏橫雖有蕙蘭亦將有所不願采然而鸞鶴從此無聲蕙蘭從此不茁矣臣所謂言路既通而蔽蔽之患轉生於不覺者此也夫取士之道拔十得五不爲少也求言之道聞十得一不爲虛也伏願我 皇上聽納之勤常如今日則言路永無壅蔽之患而直

言補諫之士接踵而起矣日本拘廷無知識前在御史任內一知半解亦嘗妄有敷陳上年因奉職無狀自  
貶復充侍家 皇上曲予矜全改補京秩自思犬馬之齒已迫還養當於蒞禱先養無以仰酬 高厚夫才  
力由於天賦豈提錙銖非口之所能勝也愚竊由於性生拾遺補闕猶臣之所可勉也惟 皇上察其狂愚而  
俯賜采納焉臣長勝幸甚

奏陳時事雜疏 咸豐二年

陳壇

本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責者於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補佩去弊力  
圖補救之處各抒見聞直陳無隱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虛己受人博采周諮之至意臣惟竊遵陳善寶在  
臣鄰而敬迓 天庥永接德澤先時於 主德 皇上御萬以來孜孜勵治宵旰不遑固宜四時順序寰宇又  
安矣乃自上年以來天象屢異人事亦屢乖其尤可異者如上年一月中旬連日日色黃赤淡而無光本年二  
月十七日及刻日下旁側有黑子並出逾時乃滅查二月十七日正永安州匪徒竄出之日也方今廣西賊餘  
愈熾省城被圍則全省之震動可慮閩馮雲山係廣東教匪李丹係衢州會匪隔省勾結則廣東湖南之伏莽  
可慮費工荷天合體人夫數十萬游手無食則直隸江蘇山東河南之嚴擾可慮江蘇水手煽動遺散則沿河  
之憂憂可慮浙江洋匪妥商招撫則沿海之猖狂又可慮夫禍亂之生天以儆聖人亦將以問聖人也將欲紓  
多難而收羣心必自 皇上遇災而懼益深傷厲始臣復廟 皇上運沛 給首徧諭廣西廣東湖南三省士  
庶煎餉之積臣堪駭及處易窮師辦理未善現在地方蹂躪傷心慘目等情躬自引咎剴切宣示並自軍營將  
士及本省鄰省紳民如有能自相關練保衛城池者立予破格獎勵其已陷賊中或被賊裹脅除著名逆匪國  
法難宥外苟能自拔來歸或殺賊自効者仍卹予以懋賞以散賊黨而固人心在事官民讀 詔書而涕零必



當感奮圖功藉以仰酬 高厚卽別有不逞之徒亦將聞而膽落可消慮於未萌矣抑臣更有進者 皇上每日之暇將各都門九廟滿漢大臣之辦事直日者輪流召對考其所辦之事卽審其人之公私並可各詢其本省民生之疾苦吏治之舉廢參眾論以驗情僞似亦集思廣益之一助也唐臣陸贄有言曰悔過之愆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安宣暢鬱澗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癭痕此數語者似於今日時事頗爲切近惟願 皇上先定厥志開誠布公事事與天下相見此尤今日之急務而感格天人其應如響者也 再廣西擊獲賊匪偽軍帥洪大全經奏尙阿濛派隨帶司員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聯芳戶部員外郎丁守存檢送來京計四月內可到維我 朝故事凡解京正法者皆實係逆首方可示 天威而昭武功今附洪大全不過供賊煽策並非著名渠魁從前查獲逆首姓名亦並無此人嗣因賊案竄出永安於無可如何之時不得不張皇裝點藉壯 國威並以稱掩己過巨愚以爲京師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難欺此輩一聞恐將來獲賊者均不免汲汲大其詞希圖冒賞且恐逃匿聞而竊笑愈以長其玩侮之心尤可慮者各省盜賊勾結氣類原屬相通一有疏虞更關 國體應請特降 諭旨將洪大全之不值解京明白宣示 飭令沿途督撫無論該犯行抵何處卽行就地正法其押解該犯之聯芳丁守存想於軍營不甚得力聽其自行回京毋庸再赴廣西庶在事文武咸知警畏而賊匪聞之知 聖意懲儆將眞逆首洪秀全等悉數擒獲愈足寒賊膽而勵軍心矣

請求直言疏 咸豐二年

呂賢基

竊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 特旨求言內外臣工各有條奏而近來奏牘稍疏卽偶有條陳不過毫舉細故藉以塞責無聞大體復查順治年間 世祖章皇帝親政後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迭下求言之

詔康熙雍正年間求言亦不一而足 高宗純皇帝登極詔求直言後復於乾隆元三年節次申 諭五年因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因日食求言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詔求直言後於五年六年節次申 諭七年因日食求言十四年因恭閱 實錄求言十八年因邪匪猖獗 手詔罪己求言 宣宗成皇帝登極求言後道光十二年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天變求言誠以明目達聰制治之要不得不周詳詳切也今粵西會匪滋事三年以來命將出師竟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壟工未能台胞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費已四百萬軍需費已一千餘萬隨臣束手無措必至招兇戕削邦本愈搖且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於病元氣血脈朽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救藥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可挽回補救於萬一夫以天下之大萬幾之多惟我 皇上特旨訪求直言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澁澁齷齪之故習於時政願失有可以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則豈難集眾思而廣忠益哉

敬陳治本疏

倅 仁

伏見我 皇上踐阼以來敬以防躬寬以御衆求賢納諫勤政愛民 聖德威孚固宜治臻美備矣乃中外之玩愒如故人才之委靡依然寰海寧治之心猶未能暢然滿志者何哉或曰積重難返也勳弼乏人也固也而非本原之論也志不期於遠大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極於肫誠事以虛浮而鮮效則欲濟當今之極弊而轉移一世之人心亦在 朝廷而已矣 臣請進一說曰願 皇上立必爲堯舜之志夫志始於思辨於學發端甚微而爲效固甚鉅也 皇上端居淵默之時深察密省事與庸虞互證危微辨與執中允與知入哲安民慮與必有歉然不自足而皇然不自安者由是因愧生奮因奮生厲必期如放勳重華而後已此志既定然後理同心同德之臣講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窮理修身以至於治平天下此其機操之 聖心而有餘則播之四海而

無不足所謂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承繩錘之任值多事之時使非困心衡慮以激發大有爲之氣其何以安濟艱難哉志切有爲斯靡懷樂善後世人君往往耽閑已過臣下遂唯謹成風呼嘯鬱鬱不可復觀以唐太宗從諫如鵲圖得積怒於魏徵蓋克己之難也舜命禹曰于邊汝溺汝勿面從夫舜豈尚有違道之舉禹亦何至如讒陷面諛者流顯兢兢焉惟恐有違且恐禹面從者誠以人心至危修省密故惕厲深而求助於臣工者益切於是禹以儆戒益以息荒戒臬陶以逸欲戒惟當之樂聞直諫故在廷咸進謏言不然羣臣方城口之不違亦何肯以不入耳之言干雷霆之怒哉伏讀 高宗純皇帝諭旨勅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 高宗皇帝之心卽虞帝取人爲善之心也 皇帝以法 祖者法堯舜則智益大矣理財爲今日急務節用尤理財要圖比見禮部議覆通政使程懋懋行舉儉奢一摺刊刻簡明體儀預示遵行奉 旨允准誠正德厚生之本計也抑臣更有進者政貴實不貴文民從好不從令以文告之虛辭挽奢樂之積習科條雖設誰其聽之伏願 皇上以身作則力行儉約爲天下先申諭廷臣將一歲度支出入之數通盤籌畫自官府內外大小衙門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勿徇虛文勿沿故套勿避嫌怨勿畏煩雜務量入以爲出勿因出而輕入服色器用既已明示限制必須令行禁止有犯必懲使朝野臣民共曉然於恐懼修省以實不以文之意 一人實勸格恭於上庶司百億寶力奉行於下自足挽回風氣移易人心昔漢文帝身衣弋綌後宮衣不曳地遂至海內從風人民富庶況我 皇上秉堯舜之質體堯舜之德躬行節儉天下有不率從者哉至若人情嗜利靡恥道虧宜杜言利之門冀潔清之士以及學校不修人材多廢無人之患甚於無財尤宜講明正學興賢育德以儲積粹此皆政教大端所當及時修舉者惟 聖志斷以不疑斯庶績可次第而理臣身雖在外心無日不在闕廷極知淺陋無補而深然區區愛 主之心不能自己惟 皇上恕其狂愚 俯賜鑒察天下幸甚

條陳時政疏

李棠階

竊臣竊伏鄉里將二十年怔忡眩暈舊疾久未能愈而讀書日治之功未敢稍廢咸豐十一年十月間猥承恩命召令來京且有學養法方正志成之舊臣感激涕零倍深悚懼今越越 闕廷管送所及願爲我皇上陳之 一曰端出治之本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內洩瀆生民途炭誠刻苦奮勵之時也臣竊謂刻苦奮勵之實不徒在於用人行政而在於治心治心之要不在於言語動作而尤在於克己凡自私而惟使身圖自是而言莫予違皆己也欲克去之必如大學之格物而後已無所蔽此心之義理日明必如大學之誠意而後已無所容此心之矯循自定今 皇上沖齡臨陣慎擇師傅誠爲切與之圖願皇上在書房左右師傅以經書導之以嚴敬事之禮翼匡正必有所益者同宮以後游息之時倘一涉於放肆恐書房之啓沃皆虛師傅之匡輔何濟臣愚以爲 皇太后尤宜留神但使從容游衍無過拘迫以養其天機斷不可使左右近習誘令游戲以卽於匪彝杜漸防微似尤緊要至格物誠意之說發於大學末儒真德秀衍義關釋發明尼齋治理而我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於治國平天下之方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更亂之方大略無出於此現在 皇太后聽政於上似可於暇時取此二書細釋參考師古證今於時事必更有裨并求於 皇上回宮時以此書之說切身指示更足培養德性實長見聞凡此皆所以養其本心闡其放心物格意誠之效並在於此出治之本端而後用人行政可得而言矣 一曰振紀綱之實國之所以立在紀綱紀綱之所以振在賞罰賞罰者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權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而後紀綱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而罔敢踰越今天下積弊已深痼疾已甚非痛除舊習大加振作不足以起沈痼而回元氣自去年大奸既去中外翕然外夷見而心折逆靡聞而賸寒轉移天下之機實在於此從此力爲

整頓凡所爲澄敘官方整飭武備儲糧租賦捕奸盜變節儉刑獄等事 上諭之所通行者嚴加查察文  
自督撫以下武自將帥以下其實力奉行者賞之任意延擱者誅之不容含混不容因循 朝廷之德意必使  
下流 國家之法令必使徧達無中阻阻礙之慮而後一體相聯貫注決洽四維張而衆目舉中外氣象自煥  
然改觀矣不然者 朝廷第通諭使知大吏第轉行文告虛應故事紛飾具文上下之情志不迫有司之嚴塞  
日甚立一法卽多一弊增一防弊之人卽多一作弊之人紀綱懈弛人鮮顧忌欲以平禍亂而致太平且竊恐  
其難也 一曰安民之要今寇賊徧天下十數年來日言不賊而賊反日多皆由民不得安之故也夫安民  
必輕徭薄賦而非擇循良之州縣則浮費日增必不肯減徭賦非擇廉幹之大吏則陋規不去亦無由得循良  
蓋大法而後小廉官濟而後民安民不至變而爲賊賊且可變而爲民以曉諭而論至道光之間今日之賊  
皆前日之民也當其未爲賊也錢漕之浮收困之差役之繁苛困之輸捐之不已困之難派之暴急書役之誑  
索又交困之官視民如魚肉民視官如寇讐官之所爲皆驅民爲賊之事至珍匪徒殺淫掠慘不忍言官不能  
衛民又禁民結團自衛民無以自存於是皆被賊脅從苟延且夕而賊益蔓延猶獄不可制矣且竊謂欲平賊  
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擇廉幹之督撫漕已革屬裁革陋規州縣之清勤者獎之遊玩貪虐者斥之實心實力  
經戰流亡嚴捕寇盜大吏之所爲皆足以服逆匪之心而折其囂張之氣則脅從既聞而思歸老賊亦聞而氣  
靡安民之實卽平賊之本矣 一曰平賊之要古之行軍者必事權歸一而後足以舉臂指之勢必軍法嚴明  
而後足以作將卒之氣今皖豫之間多放 欽差大臣分均勢敵不相統屬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彼此坐失事  
機賊因得乘閒以肆其猖獗此事權不一之弊也至於督撫將帥平時不早嚴備臨變只有倉皇失措遲避讓  
國殃民迨至失守封疆罪狀昭著本應前軍前正法以申 國典而快人心乃僅止奈問解京就延時日又

往往倖邀 寬典旋復擢用以致督撫將帥畏賊而不畏 皇上各顧身命相習奔逃誰復肯出死力以紓  
宵旰之憂者軍法不嚴勢必至此巨惡以爲宜避 祖宗舊制擇知兵公正之大員爲將軍以左右參贊佐之  
督撫提鎮盡受節制 皇上信任不疑嚴其責成而又明頒軍令條布宜告使知如是則生不如是則死舉從  
前逃官逃將隨地察實正法無赦主帥久無功者亦卽治以軍法如此則一年之內而賊可滅卽不滅而猶如  
今日之屬望者且知其斷不然也抑且更有請者古今剿賊多誤於招撫明季可爲深戒 而宗德批迴靈於  
楊嗣余大成熊文燦等之主撫雖指斥痛切垂靈千古蓋賊未有不大大剿而肯受撫者亦未有窮凶極惡之  
首匪肯受撫者其受撫者皆愚弄我耳將帥非不知而甘受其愚以爲可遂其挾賊自重之私而非實有爲  
國爲民不顧身家之真意故脅從可撫首匪不可撫初爲惡之首匪猶可撫而後惡必不可撫近日屢撫屢叛  
者多矣此不可不痛懲而切戒者也大要事權一軍法嚴責有專任刑不逾時審剿撫之宜制臨敵之變皆無  
可推賢則將帥不畏賊而畏法士卒不畏賊而畏將帥功罪核實三軍有必死之心庶寇亂可平太平可望矣

附陳豫省官民情形疏節錄

倭仁

河南自咸豐三年以後粵匪繼以捻匪殺戮焚掠到處已徧室廬皆無蓋藏矣有爲州縣者賊來則倉皇東  
手賊去則泄沓自如積習相沿誅求無厭至稍稱完善之區則錢漕之浮收日增縣派之訛索愈甚捐輸不  
已雖數十畝之地戶皆勸之抽釐不已雖百餘千之太錢亦及之書役乾投劣紳侵蝕名爲軍餉實則中飽  
團練則官皆不顧恐其累家抗官阻節於平日及被賊擾害官又不能衛民民乃自行團練官亦無可如何  
其困良莠不辨或恃衆滋事則罪悉歸之民誅之殺之而不問官之失故官以民爲魚肉以上官爲護符上  
下相蒙倖濫無已哀哀小民何以堪之其不變而爲賊者幾希矣且本河南駐防親友之來京者自擊其事

言之僞心官民之情形如此何以定憲亂而致太平乎竊謂 朝廷不能盡擇州縣而必須慎擇督撫大吏  
嘉慶年間姚祖同爲河南巡撫盡裁規縵不取每出則自備餅餚供應全無州縣之貧劣者參劾不貸  
司道以下皆爲斂戢民間思慕至今今誠擇如姚祖同者以爲巡撫革除苞苴無取於屬員則屬員既無所  
挾以爲恣睢之計大臣法小臣自廉天良具在誰甘爲不肖之人由是黜陟必當查察必嚴錢漕之淨收去  
其大甚弊派之煩苛徹底一清有忠 君愛民之真心必有調劑中和之善術矣

杜漸防微疏

倭仁

臣等竊聞邸抄本月十四日御史劉毓楠奏請節餉屏絕浮華一摺奉 上諭逆氣肆擾兆姓流離正君  
臣交儆之時豈上下恬熙之日我 兩宮皇太后痛 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才內廷僕  
李紱已劾時節節節內外大小臣工宜體此意及時振作共濟艱難每蹈奢靡之習貪耳目之娛用副朝廷  
寶訓幸無敢廢豫之至意等因欽此中外臣工祇承 訓誡自問不力求儉約矣而臣等猶有過慮者 皇上  
沖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稱服之初吉禮舉行 聖心之儆肆於此分風會之時移卽於此始則玩好之漸可  
慮也游觀之漸可慮也興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開不惟有以分 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者且將  
從風而靡安危治亂之幾其纒甚微而所關至鉅可無慎乎方今軍務未平生民塗炭時艱蒿目百孔千瘡誠  
如 聖諭正君臣交儆之時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願 皇上恪遵 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以逸  
樂便安爲戒屏玩好以節嗜欲儉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 內廷服御一切用項稍涉浮靡概從  
裁減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書之聲迪益熾夫心思將見 聖學  
日新 聖德日固而去奢崇儉之風亦自不令而行矣

請進日講疏

懷仁

竊謂考古可以知今慎終必先圖始自來求治之君或於便服涉覽羣書或於經筵講求古訓本鎮思廣益之心爲勵學好問之節豈過爲是勞苦哉蓋是非悉昭於千古法戒卽判於一心心以有所慕而思奮舍己乃可以從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艱乃可以闡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此去年秋間京師感傳皇太后特簡廷臣進講通鑑風聲所布中外欣欣罔不以手加額曰此帝王所不數見之盛事皇太后垂念及此此誠社稷生民之福也一時士大夫同心向道爭自濯磨或謂皇太后聖明天縱猶孜孜好學如是我輩宜何如砥礪勉爲國家有用之才爭向警蹕講求通鑑所有善本爲之紙實可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若使見諸實事者爲令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見舉行自以政務殷繁暫爲停緩耳以皇太后求治之誠豈有始勤終怠之慮哉但今天下羣治情殷美意爭傳於萬口實政未舉於一朝論者以朝廷有此善舉而諸臣不克贊成其事誠可惜也或謂今日之務宜求實濟不必沾沾於具文夫實濟不存於迹而存於心心之不存雖帝典王謨皆可視爲具文而無闕體嬰心之所屬雖循詔恭謹皆有資於實濟而爲益身心免通鑑一書例詳治忽之由足定從違之準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願皇太后明降諭旨詔日進講以天聖之聰明日新之聖問不惟聖治彌增美備中外共仰精勤而我皇上好學之心日聞慈訓亦必益奮勉矣再通鑑一書卷帙浩繁似可擇其有關治亂得失者一二事以歸簡易至致治之理莫備於經著取四書五經中切要之言俾諸官衍爲體義敷陳推闡與史鑑互相發明則裨益聖德尤非淺鮮

金陵告捷請加做權疏甲子

吳廷棟



竊臣恭讀本月初三日 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卽令今日已治已安猶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  
等因欽此方今江甯克復元兇授首四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乃 聖心兢兢恐懼不自滿假諄  
戒耕兵大臣督撫等及內外大小臣工慎始慎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慮焉  
萬方之治亂在 綱政百工之敬肆視 君心事不實文實其實下不從令從所好敢爲 皇太后 皇上敬  
陳之夫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卽有乘此喜而貢其  
詭媚者矣左右卽有因此喜而肆其榮敬者矣容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姦卽有覩此  
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於是受惑惑  
聰明惡忠讜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取之此後侈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遠獨斷快從欲  
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稽諸史冊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驕而  
已軍興以來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卽倡亂之民莫非 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蹂躪 皇太后 皇  
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况旗兵之食糧本空虛新羅扶餉邊陲搖動熬之外夷偏處竊伺  
要求邪教肆行人心鬪惑豈惟不可喜而實屬可懼觀使 萬幾之餘敢有一念之肆驕 諭旨告戒而羣臣  
第奉爲故事多方且視爲具文積習相沿徒爲粉飾將仍安於怠惰惰弛矣是非堅定刻苦持之以恆積數十  
年之恭儉教養有未易培 國脈復元氣者夫上行必下效內治則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幾必始於懼懼  
天命無常則不敢恃 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精時精則諂媚必斥機權下移則蒙蔽必昭懼志易  
驕則厥侮必遠懼邪易升則夤緣必絕凡皆本於一心之敬而已蓋懼者敬之始敬者懼之宮敬則 大智慮  
明 神武愈彰 天之明命常臨於百民之怨咨加聞於耳 一人篤恭於上羣廷交儆於下羣卽知懼必昭

力以靖餘氛殘寇無難盡掃大定知懼必爲心以圖善後災黎將慶再生而 宵旰勤勞仍復其難其修曰與  
二三大臣開誠布公慎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接培養安內懷遠之要無不次第籌其萬全庶幾 聖  
誠無慮久道化成紹 祖宗富有之大業開子孫無疆之丕基是皆由 聖心之敬成而實由 皇心之慎始  
也聖之存亡決於破律敬肆肆於喜懼唐太宗身不羸雄貞觀之治賦於漢文而以顧矜致悔明皇親定大亂  
開元之治準於太宗而以泰侈召禍若天帝舜之治至於地不成大禹得戒以無傲無慢而虞書首曰欽此  
所以成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通於九夷入璧召魯魯以玩人玩物而丹書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  
喜而肆者如彼懼而敬者如此易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敬可弗以爲永靈與

明修實政疏

懷仁

本月十七日恭讀 上諭本日神武門內敬事房木庫不戒於火亟應恐懼修省官員 天威等因欽此夫所  
謂恐懼修省者非徒託辭空言所實見之實事不知 諭旨布告勸勉是說飾一時之耳目耶抑誠心感發  
實欲見之躬行耶躬行則力樂勤儉紛靡靡必捐也薄色親朝逸樂宴安必戒也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忠言  
盡納必納聞也召對臣工講者博採民情吏治必周悉也是之謂真恐懼是之謂真修省若惟是言焉而已恐  
天心難革而災變之來未易弭也人情履靡難則懼懼則敬心生慮安樂則忘意則肆心起故善始者實克終  
者鮮 皇上俯臨之初 皇太后垂簾聽政維時甫經變亂銳銳葉葉 宵旰靡盬海臣民莫不欣然慕治  
近年以來精勤之意稍遜於前矣是以月食再見冬寒愆期本年次辛 新穀烈風大作都城以內屢有火災  
此固 天心仁愛不憚殷勤示警使之慎始而謹終也伏望 皇太后 皇上常思時事之艱難無忘庚申之

要舉不以恐懼修省爲辭請之慮文而以恐懼修省行敬天之實政庶災變可弭祥和可致矣

請 飭廷臣直諫疏

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聲

竊京師自同治四年一冬無雪上年春夏秋三季又復愆期近京一帶地方寧皆未種今年九早如前歲皇上勤恤民隱屢經設壇祈禱旬月以來風雲間作欲雨旋止畿南赤地數百里旱象已形人情惶懼夫水旱爲災古今皆有而自來英君哲后因是而益加修省者誠以災沴之成由於政事休徵善徵其惡不爽方今朝廷厲精嚴治庶政修明所謂弊蠲固無其理然天下之大萬幾之煩用舍弛張豈必一無過舉彌縫匡救責在臣工應請飭下在廷滿漢言事諸臣於時政得失獻替悉意指陳毋循故常毋避惡諱言有可采立于施行庶上下之情通而天和可期感召矣抑臣更有請者治莫要於求言德莫大於從諫政令所布以爲是而行之知其非而立止此聖人之無我何損日月之至明臣伏觀近者夏同善諫幸葆親王府第 諭旨爾爾循舊章以折之倭仁諫設同文館 諭旨令酌優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此二事者在 聖心自有權衡而羣情無不疑惑謂 朝廷開言路之時而迹似杜言者之口謂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轉使有自危之心隱揣私度未能相喻誠恐敢言之氣由此沮唯阿之習由此開此臣之所大慮也伏願 皇上安翁受之屏屏除成見惟善是從則求言之 詔不徒循其名而益副其實

敬抒愚忱疏

賈鐸

從來君心之敬肆關繫天下之安危古帝王念茲在茲時儆非幾之責鳴畏入畏常憂就樂之從凡所爲好惡有必謹親聽有必厚者謹臨家承平無事猶且業業兢兢無敢遊豫而况其在多事時也伏查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年十月禱服後除 朝廷大典均照常舉行外至萬壽禮節向有貢王公大臣聽戲筵

襄著一併停止所有昇平盛時儀奉候 山陵奉安儀旨遵行其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欵  
此巨恭頌之下仰見我 皇上孝思純篤崇實黜華之至意乃近日風聞內務府又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  
緞疋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竊思 皇上自咸豐十年以來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旋以 沖齡臨  
昨宵相不基全賴兩宮 皇太后勵精圖治勤求上理現值逆氛熾擾生靈塗炭之時方將 宵旰不遑何暇  
演戲爲樂且再四諫雖或係內監人等信口誇誇任意妄談抑或內務府官員藉此逢迎爲侵漁肥己之計以  
致藉端傳說紛紛不一是傳之日久中外軍民失望所關匪淺請 旨審飭總管內務府大臣速行禁止用以  
杜漸而防微並懇求兩宮 皇太后念切時艱倍加勤庶 朝政可期整肅而外患不難蕩平則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

請取蒙蔽以進和甘疏 光緒 年

余上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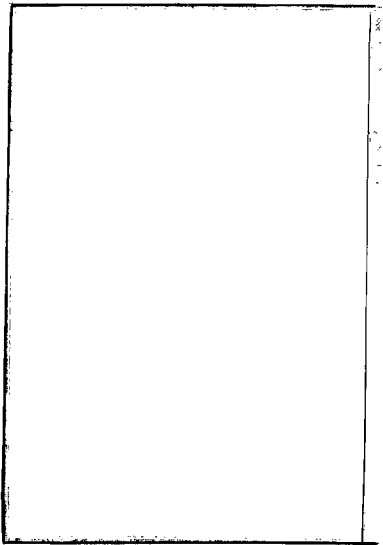
伏讀迭次 諭旨 皇太后 皇上因天災流行素食減膳 下詔自責並 命內務府裁減內用之需天下  
臣民無不感激涕零謂天災可立消也及內務府覆奏謂無可裁減天下臣民又無不咨嗟太息謂蒙蔽難盡  
祛也伏溯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懲明季宮廷濫用聚爲殷鑒力行節儉昭示來茲自同治以來尙  
圓明園額款天下以爲 內廷用款可減其半矣乃近聞歲費較之道光咸豐年間更增數倍及細詢原委則  
日傳辦過多是以歲用日甚前聞邸抄疏奏近年 宮內應修工程概未傳作亦無 特傳添辦物件臣始恍  
然於 皇太后 皇上悟道 祖制儉德彌修其用款日多消耗於 此者實皆內府諸臣之過雖現奉 諭  
旨仍令詳細查核開單呈覽惟若輩嗜利既深仍必多方掩飾凡用物內庫有存者無庸另行採辦也惟查現  
十不存一銀錢可減也其餘細項逐類可推即用款或無可裁銷數豈容浮報試看道光咸豐年間最用總數

吳近來歲用總數比較再以近年開銷物價與道光咸豐年間開銷物價比較其弊自見內務府領項司庫者向有扣三成之說上年經人參奏關係過取無扣結衆人因畏與受同科之弊驚以後當差之利無敢異官至是每遇發款遂先取結而其扣成更加矣風聞近來領銀千兩庫扣五百二十兩益以各處之需索同列之分肥本員之侵蝕開銷千兩實凡不過百兩耳雖其中亦有廉隅自好不思榮指者大率奉制於案莫可如何浮冒者衆人瓜分其受兩相甘心外人無由指實是以肆行而無忌謂文編父子專擅內務府十餘年今當可敵國現任內務府大臣及司員主要差者無不坐擁厚資輪然自得日前 諭旨所斥服用宴會侈靡勾引內監購買珍異玩物比比者率皆內務府之人若輩以千餘金納資進身榮顯得差處獲鉅萬幸得與海疆造等差則又不知所獲凡幾彼功名非從學問中來未逮聖賢之理安知君臣之義故鑽營卑污惟利是視夫侵吞國帑例有刑章若輩恃以無恐者以內府之用款事備 宮廷外臣不敢發其盈也計一年侵吞之款可全活飢民百萬哀鴻遍於道路案竄集於 闕廷人事不平 天和笑至今後痛除積習擬以幾汰冗員爲先務蓋員冗即難寬紛難遇公事則相推不肯破除情面遇私事則相引以寬多樹黨援至於款項出入擬請於內廷行走王公 特簡一人總司查察如內監索費刁難立即覈之重典總管大臣避廉潔剛直者一二人士之至司員不准兼司不用幫辦事有專責利不分分庶款皆實用所省自無窮矣 天子玉食萬方即糜費千萬誰曰不宜今鳩空虛之庫款盡飽臣下之私囊 聖明遇災修省而左右猾肆黨欺廉節臣章奏漢引蒙蔽風若爲言 朝廷深加採納謂臣責群下謂來愆風如故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愚以爲除蒙蔽而還和甘宜自內務府始先去其耳目以前之蠹庶中外臣工咸知儆懼不敢以庫款之真肆其貪竊之風將見事事核實歸利於公虛儲自新充裕何至偶偶備災致煩 督肝焦勞中外束手無策哉

願懇 慈恩暫緩 歸政以愷 聖學疏 光緒十二年

伯彥納謨帖

竊臣等伏讀六月初十日 懿旨以 皇帝典學有成 諭於當年正月舉行親政典禮 詔辭宏遠酌古準今 尊降同頌且欲且感伏思 皇太后 躬仁聖之責似嫌艱之憂創平九宇撫定四方史冊罕備之功總莫一茲當 敬聞 歸政 頤養沖和既大慰日夕期慈之心亦稍穩 宵旰仔肩之重凡茲臣庶孰不欣愉然臣等日侍 講筵深維時局有不得不修飾備陳者幸 皇太后 垂察焉 皇上 天聰聰明過目成誦大經諸史前數年即能舉其辭然經義至深史書極博譬諸山海非一覽所盡此稱省之事猶未貫徹者一也天下之體莫如章奏前者疊奉 慈諭將軍機處近年摺 奏抄綴請肄 皇上隨時 披覽亦能一閱瞭然大而兵農禮樂細而鹽關河漕四緒紛繁兼統不易此批答之事猶未得習者一也清語 國書漢 朝根本皇上紀誦甚博書寫亦工然切音聲義憤極精微固須名物靡遺尤必文義貫串滿蒙 奏頤各體攸殊此繕寫之事猶未稟精者三也爲君至難萬幾至重多一日養正即有一日之功加一分體文自獲分一之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皇太后體 祖宗之心爲心二十餘年 憂勞如一日儉食一二年後 聖學大成春秋鼎盛從容授政以竊我不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 宗社之慶也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十二目錄

治體二治法上

封建郡縣說

郡縣論

空權集議

與縣縣庭太守言新舊善後事宜書

覆潘四農書

與友人書

治平六策

敬陳管見疏

請整飭吏治疏

魯 樹

劉 沛

馮桂芬

孫 瑞

魯一同

黃式度

薛福成

歐陽雲

周世祺





治體二治法上

上海葛士濬子源編

封建郡縣說

俞樾

自秦廢封建以郡縣治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論者以爲如冬裘夏葛之各適其時耳吾謂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郡縣必以封建之法輔之兩者並用然後無弊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卽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入州之地爲一千六百八十國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則有伯凡入伯五十大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分而屬於天子之二人曰一伯此其大小相制內外相輔亦卽郡縣之法也自齊桓晉文興而禮侯以力相勝其地太其國遠則遂爲之長天下之諸侯愚而聽命乎盟主而屬長遠帥之制猶然無存自此天下之變散而無紀至秦而同歸於盡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然後無弊雖然郡縣之世亦豈可以廢封建乎哉世以罷侯置守爲始皇卓夫罷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專用郡縣而不復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諸侯不便丞相綰等言燕齊地遠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厚誥是夫使始皇取趙與斯之議而兼用之內地置守尉監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陳豨之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禦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也嗚呼宋之已事可以觀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爲中國之慮莫大乎藩鎮於是罷節度使而以文臣領郡爲強幹弱枝之計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則猶許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西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則內地郡縣而邊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長計也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

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得一漏之見而已矣

郡縣論

鄧 謙

天下之亂發於一郡一縣天下者郡縣之積也故清亂之源必自郡縣始今之郡縣當承平無事稽錢糧理獄訟雖限以文法猶得任其所爲一旦有事則又任諸將帥肆然爲之而郡縣官不得豫寸柄豈則賦之事獨於郡縣官無與耶今之郡縣官縱不古若亦豈無智且勇者第無所藉手則智且勇何由而展布之竊以爲今之時勢宜與郡縣以兵而使郡縣官專其用兵之權今郡縣之亂或教匪或會匪決無一朝能俱事者蓋謀既久必有時滋聚郡縣官豈無見聞而往往往養奸遺孽者何也漢制郡縣殺人例不待奏報尹實爲長安令捕惡少年數百人入獄以大石壓之董宣守北海殺大姓公孫丹父子其親黨數十人操兵鼓譟宣又悉殺之且郡縣皆得自罪授廟如孟卓之輩嘗從太守討賊故其勢重而權專今之郡縣無此勢與權也且本地有變官之能者乘其羽翼未成陽交其舉而陰遺其黨道其黨漸散而後斃其渠此不煩一兵之計也而或者亂形已成而陽交陰遺之無益焉兵上游尋常則日戕事不密彼先殺制人則至大兵赴援而官已受飛城已陷沒故狡黠者恆隱護其亂而嫁禍於後人以爲亂之既作而我已脫然事外矣夫此豈盡本心之無良哉亦以身無兵權不足以作其氣而堅其志耳若他郡縣之賊今日北明日南飄忽若風雨忽焉告警各路援兵此誠不濟急召募勇丁無論訓練無素心機技藝絕不足用而賊土匪或賊之間諜測勳其中而我急不暇擇是賊乘逼城外呼內應轉勇爲賊乃爲大志嗚呼此黔江成豐來鳳之所以陷也泊乎大兵環鎮又或存養寇自利之心曠日老師坐糜糧庫不然則恃其賊守之勞前而郡縣之官若民藉我俯生死而內骨也亟亟焉需索供頓甚至折毀房屋擄掠衣服殺戮牲畜而不可禁禦漢杜詩守洛陽將軍蕭廣積兵暴掠數曉不改遂格殺蕭廣明甲

科守令雖將軍以賜爵之威不能使之開城一見饋一斛米供一東錢今之郡縣又無此勢與權也兵擾民而民訴之官官以孤登之情形莫敢與抗嗚呼此龍山雖未陷賊而地方凋敝較已陷者尤甚也夫能知亂之所由生即當思亂之所以弭在在審度時勢而量爲變通已矣今郡例設之兵不過五六百縣例設之兵不過五六十年而及散置各汛各塘今賊多至數十萬人少亦數萬人突我不備東奔西突毋惑乎亡城破軍之相屬也竊爲計之今之郡縣如例有提鎮兵備道各額領重兵者無論已其餘邊防要區如湖北之施南府湖南之永順府並所屬威靈來鳳永順龍山等縣郡則一千二百名縣則六百名添設營伍歸郡縣官統領遇有寇警仍以額設官兵助其調遣而此添設之兵除鄰郡縣互相策應外例不遠調夫以本地人充本地兵姓名來應接冊可稽土匪賊蹤隨時何由滲入而且塞廬族奔近在咫尺其心易固縱寇氣未靖有不竭方而思剿除者耶其於居民非親友即鄰鄰亦安肯恣意焚掠以斂怨而速讎耶或曰郡縣皆如漢勢重權尊如尾大不掉何曰漢之分郡大如長沙武陵零陵桂陽今湖南一省然漢世守令一官數十年未嘗有爲亂者今地勢分裂幅員既狹况郡縣在任之久不過六年兵有更換而官有去來又何至私恩固結廣樹腹心如南朝范義輩之於王薏耶而郡縣官之品行純厚心懷忠厚者又何患也然劇養兵之資奚出且今勇糧多於撥捐矣通衢郡縣即以數金分撥養兵其僻陋之地或酌行屯田或在鄰近釐局撥解不足則由省庫量發之且今將帥所統兵少而勇多者以平白兵額半虛故臨時募勇以代耳以格外募勇之費爲格外添兵之費一轉移間初無增益而郡縣有兵可恃援急無虞其所保全者固甚大也夫天下者郡縣之積也誠界郡縣以兵而使得專其權輒以逞剛副練諸事成宜然後地方無寇盜之警一切錢糧獄訟皆可盡心爲之而郡縣治矣由一郡縣推之而衆郡縣治矣衆郡縣治而一省治一省治而天下治

豐權盛議

馮桂芬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曰禮權量古帝王視爲皆關國成務之大端卽商君治秦尙知平斗桶權衡丈尺贏政李斯亦以度量明登爲統統今度則有工部尺匠尺之別衡則有庫平曹平二兩平等之別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見上均其不登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登之部頒鐵尺鐵斤鐵斛通行各直省從前諸名目不得復用者以違制論凡內外官上下行文書之外如一切試卷尺寸行數字數咸宜一律以示整齊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馮桂芬太守首新甯善後事宜書

鄧瑤

新甯之役首逆平沉發就擒餘黨悉平制府 奏辦善後事宜瑤以未秩德員奉憲撥隨赴新甯襄辦其應辦諸條熟經執事與夏超亨觀察部署妥協竊尙有異裝之見願爲執事陳之一縣令必令其嚴行保甲不可稍行懈弛也新甯毗連粵西民搖雜處山深响僻匪徒易於潛賊縣官縱精明敏練何能遍訪周知惟有嚴行保甲鄉清其鄉族清其族之一法爲能行之久遠今之言保甲者特得吏紙騙之費耳烏能冀有實效此次憲令森嚴立十家連環保結法一家有罪九家連坐百姓知有連坐之罪敢族中素行不軌者不敢匿辱相縛送取自置之死且有本人自知罪不容逭負石投井沈蠲者相蓋蓋此輩之敢於猖獗由鄉族之不加約束竊族不加約束由官長之不加嚴禁故皆隱忍容默不敢舉發良其修報復之怨而被戮戮之慘也今官更稍一振作而其效彰彰如是然後狀保甲實爲古今制治良法有萬全而無一弊也雖然從古有治人無治法始雖勤後或漸弛此雖倡彼或難繼則么魔醜類仍難保其不接踵並出譬之一人之病明醫治之能竭見膏肓一豎無敢爲崇庸醫治之無所措手足百病又將叢生在用醫者之精於審擇耳太守者牧令之表率也 國家所倚

爲其理者也。以執事爲長官，屬吏皆樂爲之用，是用賢之人也。於保甲之法，宜督令實力奉行，始如一庶奸  
究無所潛蹤，善良得以安枕，而久安長治之道無外是矣。一教官宜令其嚴束士子，不可稍事寬容也。士子者  
因民之首，鄉里所最尊奉也。教官能爲其邑勸導，善士即可默化，善民使一邑咸受其福，而不知新甯郡計二  
十入材使村得端正者，成爲鄉民素所信服。秀才一二輩，日取其鄉之傑，率子弟教以孝弟忠信之道，雖以  
窮顯順逆之理，勸懲款款出，以至感而省者，必知感服悔悟，而日遷於善。此秀才居鄉之可貴也。邇年新甯竟有  
秀才爲會匪者，如已故生員陳某及兒在監獄之主，以誦過疑其虛也，形愚無知，以爲秀才亦復爲此，我輩顧  
何所憚。此紛紛入會之蠢衆也。此種愚惡滔天之秀才，原不多有。然宜責令教官嚴加訪察，如有其人，即詳明  
上官，加等治罪。庶惡者知所懲儆，善者益加勸勉，而士習端民俗自變。此居官移風易俗之微權，而教官之不  
可妄自菲薄。上官之所以待之者，亦不宜過於菲薄也。要之會匪之多，由於讀書明理者少。宜遵 奏案於各  
鄉建立義學，收召村中子弟讀書，其中而擇端正老成者爲之師，使之講正學，開導童子，以先入之言爲主。  
長成自不致流爲邪僻，雖不敢保其必無，然必寡矣。頃議者謂宜增設膏院，膏火俾生徒廣，壞廟不如多設義  
學之妙。蓋書院多存講學之虛名，義學尚有裝養之實效。但擇師不可不慎，亦令教官於本地士子中，博訪遴  
選，告之令以禮延請，每歲教官親蒞各學，講其師之勤惰，與其弟子之賢不肖，而懲勸之令以導。赴鄉亦可使  
至塾中，感勵獎勞，如是有不禮讓日隆，管仲日變，良淑鼓舞，邪惡潛消者，無是理也。一播民之宜撫，教化當  
責縣令與教官交相稽督也。縣境有入編播所居也，其地爲邑要處，遊匪前欲竄入，勾結播拒，不納是其曉明  
忠義深可嘉尚。彼時播民若爲所誘，負隅抗拒，撲滅豈易言哉。今歲編既平，宜加稽覈，示恩德，至保甲之法，播  
民多居峭窳，零星散處，難比戶編排。宜遵 奏案，責令首長播總，妥爲約束，核其功過，明示賞罰，而入編中

苟有搖生每底科試取入一名歸教官督束搖生雖不甚通曉文義然粗識字假能以孝悌忠信之道窮顯順  
道之理化導其類搖必益知馴順向化滿奸自不得輕相誘惑開搖生自結學籍後往往執身不羈學師教官  
亦以異類視之不願接見偶見之亦不屑與多言如是則望其明大義而各播俗宜令教官與搖生習處必傳  
見數次溫言與語其誘 聖諭傳之歸喻其黨其益有不可勝言者若搖生不率教立于斥革居後常論民搖  
雜處之理但定縣不能禁滿奸入囑渡虛煽動教官能令搖生在囑勸諭董戒民搖必能相安無事一旦有故  
亦可收散塊之功而絕從違之志似亦救苗至論也已上三條前在新甯時曾以醇切面陳頃復以書達臺書  
生情有所見便如村媪絮語刺刺不休知其不免厭澆然不能已故言也若會匪餘黨經此次搜辦殆已淨盡  
其中或有形迹可疑之輩加以窮求既而瓜蔓之旁引全行寬釋又愚弄類之體諒求其恩全法備使民畏威  
懷德而不敢稍動是在賢長官之善為斟酌非狂生所敢妄議至新甯縣缺經前廉部滿公查明改廉則其要  
尤在於縣令得人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驕詩曰舉凡君子民之父母故令果能視民如子實盡為民  
父母之道天下豈有以子而叛其父母者乎其議可採長思矣東漢明帝時天下患盜廷臣議欲治以重法帝  
曰吾欲擇賢廉之吏治之乃悉易置故令盜慮遂息此治本清源之道也吾郡嘗屢次用兵之後民之元氣傷  
矣新甯尤甚非得賢故令撫綏而鎮定之亂其殆已乎悠悠我里亦孔之瘠是尤不得不重其於太守長官也

覆補四農書

卷一四

枉書首尾三子言所舉六說委備曲折於天下之故如良醫視疾藍色開聲潤燥結竅腠理又善用古方出新  
意與狹窄強弱時氣寒燥相副經世之安驥稜事之老體經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試然善香方誠感音顯  
必有抄撮善草獲效者毋限溫緯統覽又歎今之病在經脈有見端矣而起居燕笑充好如常但覺筋骨痠散

善睡而惡藥此其證未甚深而特難治何則外實則腐醫不知所從受惡藥雖有國醫奇方廢格不施且天下病者多而藥相類以同自證謂人生當然不復是患苦今無故執虛強安逸之人謂且大病製方毋劑強使立飲強者必怒弱者謂此妄醫中風狂走人耳然則醫者既苦於不信病者又苦於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醫獨宜委之而去乎天下之所以惡藥者惡聞藥也其惡聞病者由於言病者少言不病者多舉世拱手相慶而一人奮臂狂呼叫號此買生所以見逐而陳亮所以不免囚也方今聖天子宵旰求治大臣兼儉在位而天下惡言病者何也天下有氣有習二者相乘鼓盪運轉一世於不自知今天下多不淑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柔不吝之縉尋尋常常演逸庸懷之中叨富貴保榮華而已矣他莫敢誰何今鄉里惡人雖其長老與其子弟暖曖姝姝若恐驚怪燥癩有莫敢規督過失卑屬對尊官謹屈無度一字不敢駭復又況對揚天子之大廷買雷轟犯斧鑕以見丰采諂當世之事者乎至於作奸犯利則敢爲之非勇於彼而怯於此也天下卑賤之於尊貴必有所自伸不伸於正必伸於邪不伸於剛直則橫巧伸焉善治天下者精神其氣於振厲激發之中而杜其旁出於陰佞之門伏見有明之世綱維法度康和豐美不及本朝蓋甚又多邪臣巨奸苛法嚴政然且支持三百年禮樂不廢文質炳然無他士氣伸也今國家太平度越百禩而所未復於三代之隆者獨士氣萎縮不振嫻拙啗啖容容自安海內昇平晏熙風烈不犯獨恐一旦猝有緩急相顧莫敢一當其衝今之隱憂蓋在於此而士大夫方容與委蛇順風波靡溫言浮說更相欺誑雖無大患苦而營衛搖惑神志憊惰所謂病在經脈骨節緩散又善睡者可一藥而醒而舉世不以爲病或輪病不敢言豈非習深氣趨使之然耶愚以爲習氣牢固於下不可破則上當有以激之風之發也伐木斷石毀山動屋及其離披渙散不能揭腐灰改氣之始盛也刀鋸水火不能



退於前其衰也張目而視之輪首而退氣倍於一二人而應於天下鼓舞盪盪久則合天下爲一氣漢末黨人明三案臧公豈必皆英豪蓋世君子哉一夫大聲衆人響應不知其勇之何從生也 國家恩禮大臣未嘗誅一言者雖大罪止黜削而人懷怨怒莫敢激發或毛舉細故無窮痛癢一違忤門終身結舌此張目而視之之說也今欲返其習一作其氣獨立勸敢言之士設不諫之刑廢上書之路削額諛之章退廢廢之人使天下明知 朝廷風旨所在示中外無拘以震動一切之耳目內至部郎外至郡守州縣吏皆得言事天子取其善者而取其失中則方直之士來矣居諫垣者不以時規切 主上究當世利病徒師小說爲巧避即置之刑典則庸庸之風革矣山野布衣之士有深識遠略者許其獻納雖未必稱旨其言多機括藉以風天下如此則耳目廣矣上封章者必取職經義陳要道其闢依違沿習陋調勿探則情理之說伸矣往律史上疏有辯直獲戾者其人至難得諱言失常投筆草野非所以獻天下也宜加甄錄始終保全之則忠藎之心固矣惟陔詞告許在所必禁以杜謗風兼閤雅道如此則大化光矣或曰 宣戶萬幾豈得人人垂省愚以爲不然自三代漢唐泊宋明盛時皆言禁疏闊不聞煩瀆 皇上聖明天縱遠聰自易日今法大吏用一丞倅讒輩斷小小一獄動輒誅 旨引條舉例千百爲詞改抹塗飾盡失本真徒費精神無裨大化而 朝廷不以爲煩若少減庶事一二垂聽獻納其爲閎益豈有際景前年一舉人論事百多迂直 皇上恕而容之後郎有一舉人條上封事言涉妄濫旋蒙黜斥此皆白面書生未悉時務宜見擯遂然天下深爲闕達之士必不憚於一試其冒險始進者獨此輩耳脫少寬此人編加顏色誘引豪傑必有通才魁士接踵而來在位窺見意旨亦將矯厲振奮以自顯善羈鳥者必設謀迂妄者豪傑之媒也天下習於庸淺見蒿目論事黎然皆笑宜導一二人以變其心漸激漸變傷骨破髓者必逐者醒滯者通人人思自守而不忍盡棄於陰佞之途議鬼手足皮腐小有病瘡

醫之言病者多惡問病者益少然後斟酌當世之利弊而來書所謂大說可得而行也天下事深遠切至者非吾輩所宜言之雖善及身親多艱難不易措手然其大端要可閉門而定臨事變通在苦持而力行之耳然使惡藥諱病不改雖言亦不必從所謂無故而製方投劑強人立飲者也丈人今醫之良者也製方善矣合古宜今一同鑄權方之意又加引焉其構說近煩駁更善定東之高階上如其施用以娛君子論快手滑瀆習道嚴伏惟訪正不宣

與友人書

黃式度

黔中維新之治需才孔殷以閣下經綸素裕知必有以大展其用者不次之選習俗之所警勸不足爲閣下類所顧斧柯得假保民如赤生聚教訓雖非旦夕所可奏功而以實心行實政其大有造於是邦者功德正自無量也人無生而卽爲亂民者聞黔地苗民雜處畛域之見不化卽主客之形不同每以被其欺陵積而生事官或更加偏抑自不免釀而成禍惟能一視同仁持以大公當莫不心悅誠服然又未可一味姑息也間有桀驁成性又不得不辭以止辟因時因地隨酌其宜寬濬猛亦猛濬寬東里有言其我師乎來誠詢以居官要義具見慮懷若谷佩服實深某十年枚令謬竊虛聲返躬自問實無一能惟堅守此清白之操視官事直如家事盡其力之所能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至於邊上信友治民道本一貫開誠布公嚴譽升沈皆可不計惟我輩讀書人守正不阿每多過剛又或失之太拘嘗讀趙廷章朱註有奉理通達心氣和平一語似宜深體玩之是故往咸宜之道也芻蕘之見未知是否乞高明採擇之

治平六策

薛福成

竊臣伏讀邸鈔欽奉 慈安端緒康慶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懿旨諭令內外大小臣工竭誠抒悃

共濟時艱仰見 聖朝博採謠言之至意海內臣民同深欽仰恭惟 皇太后 皇上勤求治理 輪音初布

郎停三海工程斥去宮中紛華浮麗之品申明 列聖家法所有不安本分之太監分別斥革定罪用御史李

安讓之 奏將內務府大臣立子革職九卿科道陳言者莫不立蒙 獎答凡所謂節用愛人之政親賢遠佞

之讓皆已曾見請施行四海藉風翁然稱頌孰能復有遺議然 皇所欲速其急倘者則慎終如始日新又新之

說也伊古聖人造謬愈高則克治愈密蓋節儉之至而仍慮及耗費清明之至而仍慮及隱微憂勤之至而仍

慮及因循惟謹之於徵防之於漸而後 聖德無纖毫之累治本既懋上理可臻若夫用人行政諸事宜莫外

才識更治恤民隱籌漕運練軍實裕財用均期有神實務稍滿時艱如蒙 聖明俯賜察覈天下幸甚

世運之所以為隆替者何在乎賢才之消長而已夫天之生才恆足 周天下之用然而賢才有盛有不盛者

則培養之道為之也曩者 大行皇帝御極之初 皇太后殷殷求治博訪賢才大臣薦舉每多不次擢用於

是頃輔盈 明勅臣輩出四方優優養袂崛起以贊 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 慮懷宏獎振古

罕有而又不拘一格隨宜器使用能光顯 丕業至今猶被其輝邇年以來獎進之賢才似稍不如前矣竊恐

數十年後老成凋謝繼起無人此事之大可慮者也夫欲賢才之奮興必先培養於平日培養之術其要有三

一曰重京秩自古設官專內經外漢汲黯出守淮陽則至於流涕唐班景倩入為大理則喜若登仙此古帝王

居中馭外鼓舞豪俊之微機也我 朝頒祿因明舊制京員俸薄不逮漢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羨歸公之後外

官有養廉而京員無養廉人情益重外輕內然其初升轉得易京外兩途互為出入故供職者不以爲苦近日

京員盼幕外放極不易得恆以困於資斧告假而去絕勝京華其留者衣食不贖鳩職經營每於 國家之掌

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講求此京秩所以愈輕也查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似宜略仿 前  
議酌爲推虛別議核數著加京員養廉籌款之法宜取隨節省之餉項方今滇黔閩鄂次第肅清勇營大半凱  
撤將來所節餉需合計不下一千餘萬應查明各省停撥之餉酌提十分之二三飭令每歲解部以備京員養  
廉之用所費於 國計者甚微所裨於治體者實大至若清要之選管課以經世之具勿專向小楷之精試律  
之巧俾獲講求實用其各部院保舉人員在 聖明鑒衡不爽隨宜超擢以勵其氣中外迭用以練其才庶舉  
世重外輒內之見可以默轉於無形百年樹人之計在此舉矣一曰設幕職伏查雍正元年 世宗憲皇帝命  
督撫保舉幕賓以彰激勵 諭旨有云今之幕客卽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皆徵辟幕僚  
功績果著卽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且謹案我 朝名臣若方觀承嚴如煜林則徐近年如  
大學士李鴻章左宗棠始皆託跡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能卓著忠勳可否略仿漢唐宋遺法仰承 世宗數  
勳人材之盛心准令各督撫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羣者許卽專疏保薦視其本職計資  
論俸一體升轉無職者量加錄用行之稍久必有闕駿之士出乎其間此亦造就之一法也一曰闕特科隨唐  
以降始專尚考試然其時科目甚多登進之途頗廣明初始專以入殿取士文風渾樸得人稱盛今行之已五  
百餘年陳文委積判說相仍而其意漸泯取士者東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而黜陟益以難滿遂使世之慕選  
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就取近科關舉擬題編以七科第前京中式舉人徐景春等不知公羊傳爲何書  
貽笑海內乃其明鑒然則科舉之法久而漸微殆不可無以救之矣我 朝康熙乾隆年間兩舉詞科一時名  
儒碩德及閎雅雋異之才悉萃其中文運之隆遠邁前古非賢才之獨盛於此時也誠以大臣之舉非閎雅素  
著者不敢妄登薦版其與其搜於場屋得失於片時者迥不侔也誠法 聖祖 高宗遺意特舉 制科則

非常之士聞風興起其設科之名或稱博學鴻詞或稱賢良方正或稱直言極諫應由部臣隨時請旨定奪庶幾才無沈抑之患可輔科舉所不逮而前此空疎之弊亦且漸以轉移或謂方今科甲人員不少而復舉特科恐益致仕途之壅滯不知特科乃曠世而一開所用不過數十人且其所舉大半亦出於科甲是未足為科甲之累而適所以劑科甲之窮補偏救敝之方不外是矣蓋重京秋則賢才賢於內矣設幕職則賢才隸於外矣兩科則舉世賢才無遺逸之虞矣臣之所願養賢才者此也

自來吏治之升降視乎牧令之賢否牧令之黜陟由乎大吏之考察大吏果賢則吏治不患其不肅也伏願

皇太后慈旨諭令各直省督撫秉公舉劾任用賢能俾煌煌聖訓整飭吏治之宏規不外是矣且愚以為方今

勸懲牧令又有兩端一在清其途一在勵其氣何謂清牧令之途國朝捐輸之例向因不得已而設我

宗文宗御極之初首停捐例當時以為美談嗣因髮捻孽熾需浩繁始議推廣捐例然收數未見贏餘豈

遂益形靡靡臣嘗考究乾隆年間常例每歲捐監捐封捐級等項收銀約三百萬今捐例既從折減以示招徠而

每歲戶部收銀轉不及百五十萬是何也名器重則虛銜彌覺其榮雖多費而有所不惜名器濫則實職不難

驟獲驟減數而未必樂輸人情大抵然也自領軍務告竣餉需大減如謂國家闕此百數十萬之經費臣有

以知其不然矣况令甘捐皖捐黔捐等局所得無幾所備實多諒省既已肅清尤宜速行停止今欽廉停捐例

宜於各省鹽課洋稅項下均勻指撥合成鉅款以抵京餉局之所入其捐輸常例但留捐監捐封捐級與夫難

辦等項概收實銀人人知名器之足貴則戶部收數亦必不至於過細國計無纖毫之損吏治有澄清之益

轉移之機非細故矣何謂勸收令之氣東漢縣令往往入為三公唐世凡官不歷州縣不授臺省宋制非備任

縣州不得除監察御史自明以後行取知縣皆入為御史及主事得人最多我朝康熙年間名臣如郭秀彭

職陸續其未賦皆由縣令人爲京員理學經濟燼燼一時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黃秉中疏言知縣考選科道殊覺太驟 廷議停止乾隆初年又以主事人多缺少凡行取知縣改以知州揀選在當日酌更成法原所以盛一時之宜然行之百年州縣無望於清華漸乏循良之積京員未廣夫繁劇取少疎遠之獻吏治與人材不免兩爲減色今欲整飭吏治陶鑄人材莫如復 聖祖初年行取舊制或稍變通其意州縣兩途並予行取凡科甲出身保舉卓異之員知州行取授御史知縣行取授主事庶銜缺亦足相當而上司操此爲激揚牧令饒此爲清貴吏治必有振興之一日或謂近日京員濫滿而復垂用外員恐愈失疎通之意不知康熙以前京員練習民事上而督撫下而道府莫不起自京員方今 聖朝知人善任若果摩勵京員俾與外員互爲出入正所以疎通京員也京外兩途無扞格不通之患而後到治可期矣夫既清其途復勵其氣然後責大吏以勤謹雖中材之牧令猶將自奮於功名然尤有宜治其本者則養廉坐支各項減成不可不復也查各省文職養廉向支錢糧耗羨同治八年部議廉俸復額必須各省錢糧耗羨徵收足額始可抵放此亦本末兼權之意惟是州縣養廉大者無過千兩重與坐支各款均屬辦公不可少之費今皆減成發給其公私之用必至竭厥欲其不妄取於民不可得也州縣無清廉之操欲其課農桑勸撫字無催科不可得也且錢糧之不足額半由民欠半由官虧與其虧數成之發款而虧無限之公帑似不如全復舊額而嚴覈官虧可以勵官常節可以裕 國計取吏之本莫先乎是若夫勸懲之具表率之資是在大吏平時之措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區之所願廉吏治者此也

天下當有事之時軍餉之不能不藉資於民力者勢也難以期辦專捨各道不得已而設局抽釐的取商賈之願餘略濟餉需之支絀以裨元明之加惠籌餉相去不啻霄壤加以我 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決體淪肌

商民踴躍輸將源源接濟故能餉數十萬噉噉待食之軍而誠方張之寇惟其如是而民情大可見矣然民力  
必休養於平日始可借資於一時今國內軍事已平臣愚以為 聖朝軫念民瘼此其時也軍興以來釐金之  
旺蓋據東南數省今賦以江蘇一省賙之江蘇久遭兵燹創痍呻吟元氣未復向已万善鉅餉嗣平諸寇今則  
戶部指畫之數各省咸協之餉悉以江蘇爲大宗計其所出地丁居其一漕糧居其一洋稅居其一鹽課居其  
一釐金又居其一每項各數百萬幅員不廣於他省而財賦備極過之民力之竭亦可知矣以臣所聞閩十  
率九空而百物昂貴小民奔走拮据墾於生計力田之農終歲勤勩尙難自給偶遇水旱卽不免流移道路其  
難堪極矣之况不可殫述也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伏惟 聖慈憫在抱似宜乘此羣寇蕩平之際與民休息  
漸裁釐金卽以一時經費未充尙難驟撤可否 飭下各省督撫察度情形或酌減捐款或歸併釐卡以爲異  
日撥款之漸至於布帛粟米爲羣黎衣食所資尤宜普除釐捐大慰民望若再因循不革恐永平無事上下視  
爲志願將有不可少之出款與爲抵銷一旦復有不虞之事將善何款以應之飯糶之所以爲異日緩急計  
也若夫釐金之外又有厲民之政則莫如四川津貼一項四川古稱饒沃 國初定賦以其莽經寇亂概從輕  
額故其地五倍江蘇而錢糧不逮五分之一厥後生殖日繁物阜民富仕宦之人遂視四川爲財藪其公私雜  
費與一切陋規莫不按畝加派名曰津貼靈流日久變本加厲取之無藝用之愈奢凡州縣供歷上司之差小  
者千金大者逾萬綜計民力所出逾於正賦之額幾有十倍不止者夫 聖主有軫念薄賦之仁而小民轉受  
苛派無窮之累按厥由來雖非一日而循是不變終爲厲階茲欲剔除宿弊諒宜大加整頓斟酌時宜明定經  
制 飭下疆臣風勵僚屬敦尚廉隅庶積習可錫而於 國朝民生兩有神矣且之所願恤民隱者此也

自元明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累代講求其法屢變元用海運患多深溯明用河運患多勞費二者得失均

今則海道便利而費省，運河梗阻法敵而費多，竊嘗綜其利弊論之。蓋河運不如海運，不如商運。請略陳其說。自前明以屯田養衛軍，以衛丁運漕糧。國朝改為旗丁，其始法非不善，其弊也屯戶不能耕而儲平民以耕，旗丁不能運而募水手以運。於是歛耗多而遊手繁，旗丁謀求於州縣，州縣暴斂於平民，其取盈於旗丁者，則有開官有弁兵，有倉警其取盈於州縣者，則有上司有豪紳，有胥吏上下又征而州縣之取諸民者，往往三四倍於正賦，其費之出於上者，則有漕艘之修，有旗丁之糧，有州縣之支銷，有糧道之經費，加以開官衙官之俸，漕糧河糧之餉，湖查嘉慶年間協辦大學士劉耀之疏言，南漕每石需費十有八金，蓋合上下浮費而言之。國家歲漕四百萬石之米，是有七千餘萬金之費也。近歲海運之法行，蓋竊極變通之便。在國家歲省浮費，裨益實多。其州縣之漕章亦經各省大吏的中釐定，明予以辦公之經費，隱絕其無謂之浮收。民情翕然，至今稱便。乃聞運者頗欲規復河運，苟非狃於故見，則必有所利於其中者也。啓中飽而便私，團就甚於是。是河運之不如海運明矣。且又聞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入旗兵丁不慣米食，往往由牛米、京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充食，每石京錢若干，合銀一兩有奇，相沿既久，習而安之。官俸亦然，領米認發米舖，或因雜糧泥沙霉爛不堪，復食則發糶坊每石得銀亦一兩有奇，赴倉認領米者百不得一。蓋涉途遠則耗益必多，經時久則折耗自易，以清運無窮之勞費，而每石僅獲一金之用，亦可慨矣。今賦新計南漕，抵倉之米每歲共有若干，飭令各省將折漕之價與其應發水腳之費解交部庫，所有甲米官俸認領銀者照漕折銀數發給，每歲部發銀帑選廉幹之員於天津通州京倉三處招商運米，宜於免關稅外，撥糧船免他稅之例，定爲運米若干石，准免他稅若干回空之船一體給照免稅，倉米既滿而運米窮於市者，亦如之。商人惟利是騫，一聞定例，則江浙之米與奉天牛莊之米必將航海而來，山東河南之米亦由運河而至，京東魯豫玉田之



米絡繹群集惟所擇之如此則有七便焉米色清潔一便也部庫充裕二便也民力久紓三便也內外支銷清  
項節省至千萬兩以外四便也甲米官俸所得有費於前五便也都門內外米商奔赴百貨流通六便也設民  
見米之易售多種稻田漸興水利七便也有此七便上下交益是海運之不如商運明矣或謂滄海茫茫一旦  
恐有不測之變招商亦難經久其不如河運之可恃不知護運道以備不虞可也慮滄海之有警因謂海運不  
如河運此因噎廢食之見也況今洋面平穩輪船迅速雖在多事之秋官商大賈挾數百萬之資致數萬里之  
遠跨山涉波艱難險阻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衝不虞不虞而運河數千里節節淺阻一有烽塵之警亦未  
必暢然可行爲今之計宜以海運與招商並舉如招商著有成效不妨漸推漸廣而略以海運輔之仍隨時保  
護運河量加修濬每歲酌行河運十數萬石務使運道毋廢而已若是而謂運道有蹇弱之虞京倉有闕乏之  
慮必不然矣臣之所願籌清運者此也

自古養兵無善政南宋之括財晚明之加賦皆爲兵多所累識者病之我朝綠營兵額五十餘萬較之未明  
業已大減然養兵之費歲三千萬幾耗天下歲入之半軍興一十餘年各省剿賊皆倚勇丁以獲事曾未聞綠  
營出一匹將立一奇功臣董營深究本末而知其弊也查各省綠營營制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  
兵一兩平時仰事俯畜尙難自給或以小賈營生手藝餬口承平日久或沒齒不經戰陣其居將領之任者亦  
復狃於因循拘於文法於是乎有老弱濫竽之弊有役使趨走之卒有侵減虛懸之餉其兵仰食縣官視爲當  
然悍者飲博無賴原者戲玩不振每遇操演之期巧飾虛飾以炫耳目一聞徵調騰寒氣沮甚者庸人頂替行  
則驅車役則需夫案案供張官民交病泊乎臨敵真能折衝致果者百無一二積弊相踵雖有豪傑之士無由  
奮興然則綠營之不可復恃者時勢然也自楚軍淮軍相繼崛起勇丁月餉倍於綠營之戰兵其得力尤在法

令簡嚴事專責自統領以至營官什長莫不情相洽誼若一家而又可撤可募隨募隨練用其方新之氣故能奮建殊勳然今之勇營已稱不如前矣若使積年屯駐不見大敵久而暮氣乘之又久而積習細之恐復如練營之不振故中外之議皆主募勇而練兵夫練兵誠急務也然使僅守幾營舊制是兵愈冗而愈弱也臣愚以為居今日而修戎備與其以一餉養一兵而十兵無一兵之用何如以兩餉養一兵而一兵獲數兵之用昔人謂兵實精不貴多其成效可觀也臣謹案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萬有奇大學士阿桂上疏力爭以歲餉驟加恐難爲繼厥後果因帑藏大絀屢議裁汰頃者海內用兵未迫乘願練營兵餉久發甚鉅自是每有戰守之事一倚勇營而練營幾同虛設近見各省整理練營如浙江之派兵加餉直隸河南之添餉練軍前大學士曾國藩在兩江任內整頓外海水師舊兵一萬餘名裁爲二千餘名以濟添給薪糧修造船隻之費節靡遺之蓋中外大臣皆已深鑒練營之敝而思有以救之非一日矣可否推行此法 飭下各省督撫裁汰練營虛額與其養廢斥退之缺病故開除之缺一概勿補仍體察各路情形或存練營原額之半或減存三分之一以其所節之餉酌加馬步口糧分隸數鎮會合訓練營制太破者歸而併之汛防太散者撤而聚之約計腹省有勁兵一萬總省萬五千人卽可以彈壓盜賊隱備不虞仍酌留得力勇營參錯屯駐有事則輔以召募藉觀守之實務行訓練之成法如是則平時無冗食之兵臨時獲勁旅之用循名覈實化弱爲強計無過於此矣雖然方今要務整理練營之外尤有培護根本之計有慎衛門戶之計所謂根本之計何也我 國家神武開基東三省勁鬪爲自古所僅見近以微調絡繹漸至凋零老者物故弱者未壯其於布陣合圍之法馳驅擊刺之術漸失其傳若不及時整飭恐斯事遂爲絕學似宜 飭下吉林黑龍江將軍挑選駐防子弟優加訓練而勁練之器使制勝妙技廣積不窮將來健旅日出北可固邊塞之防西可領新疆之用所裨豈淺鮮哉所請門戶之計何

也東南軍事以水師爲最利長江水師利用舢板長艘快船等船外海水師利用廣艇紅單拖罈等船而論今日海疆所需則輪船尤爲利器然其操演之法與長江水師截然兩途與外海水師亦迥然異轍苟非專門名家窮年累世不能洞悉其精微今中國國勢各廠雖陸續製造輪船似尙乏統帶輪船之將才則利器不可得而用也夫事當締造之初非破格徵羅不足以彰激勸似應 飭下海疆大吏薦舉輪船將才其尤異者不次拔擢俾天下知功名之路相率研求殫極舉力以備干城之用庶幾將才益臻水師益精而外侮無虞矣臣之所願揀軍實者此也

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大學平天下一章於理財之道蓋兢兢焉 且之愚策如所謂加養廉俸捐例蠲贖金皆有妨於財用者也如所謂蠲免餉簿清運減兵額皆有裨於財用者也以其所贏補其所絀原足相當而論方今不測之源則尤賴 朝廷崇尚節儉以風天下天下盡趨於節儉而財用無不足之虞故 臣又以爲理財之政不必開其源也惟在節其流而已節流之法不必廢其術也惟在甄州縣之交鑿而已謹查吏部定例州縣交代正限兩月內不能結者謂之初參展限兩月復不能結者謂之二參如舊任官虧缺正項錢糧或館無虧缺而新任官遲延不接者皆由該管撫題參革職交代未清而該上司不聲明者司道府州降三級調用督撫降一級留任此行之久而無弊者也降及晚近州縣交代不盡依限完結上司憚處分之繁亦遂不依限題參往往藉輾轉駁查若延歲月及其浸久舊任因於旅費無款可交身寄寓子孫流離苦所不免其新任以舊款未清轉相牽率於是交代不結者什有八九而上司亦遂有參不勝參之勢廢款之所以日虧廢款故也 臣聞近來辦理交代以山東爲最善山東一省自前撫 臣龐敬高申明舊例刊刻章程十一條頒發州縣並通飭各屬不得藉各項工程名目報銷正款該提其交代逾限者參革母貨同治初年每歲藩庫所收

正雜各款不過入九十萬兩近則藩庫收款至二百五六十萬以外稍支本省餉需及京協各餉一省如此天下可知矣夫州縣職司錢糧坐擁倉庫計其公私之用每歲多耗數千金未甚覺其費也然合天下千五百州縣計之是三年而耗一千萬也彼曾任州縣者亦以挪移甚便不能節縮衣食終不覺乏之虞查抄之累此公私兩損之道也若交代素嚴俾州縣豫知節蓄則國家少虧帑之廣州縣免終身之累此公私兩便之道也如巨愚見可否飭下吏部申明舊例並著取山東交代章程通行各省實力辦理又恐積虧之後驟加整頓則新舊相混窒礙必多欲杜侵虧惟有寬既往而嚴將來之一法酌復養廉以裕其力禁止攤賠以清其流庶各省大吏易於措手自茲以往逾限必參二參必革功令嚴而虧挪少虧項絕而庫藏充理財之道莫先乎此矣且之所願藉財用者此也以上六策皆史冊經見之略士民欣慕之事或經列聖創垂而著爲良法或係大臣籌措而迭見成功且不過就聞見之餘略參引伸之義冀可推行乎海內先期斟酌乎時宜錄國家大政不止此數端然苟非治術所深資平時所切究亦不敢探拾細故冒昧演說

歌陳管見疏

歌關張

本年九月奉 上諭朝廷政事得失原冀內外諸臣獻可替否宏濟艱難大小臣工務當各據已見切實摺陳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勵精圖治遇災修省至意 且初任言責罔讎忌諱但求有裨於 明聖不及自計其任墨職維宮庭爲風化之原而廷臣實疆吏之表近來諸臣言事有謂專施陽德未暇達合 天心恐內外臣工或有徇私圖便蔽 聖聰者有謂 天以賢不以文諸嚴妨廷 臣敷發天良毋存私見母徇私情者有謂樞臣不敢任咎不肯任怨者無不仰蒙 採納訓誡諄諄夫以時事之艱難如此言事者之激切如此 皇太后 皇上之憂勤惕勵如此凡在廷臣自當仰承 聖訓力求補救之方念物力之維艱則度

支益思節慎念名譽之甚重則既致致矜矜念民命之攸關則庶獄益期清理 臣竊取實事求是之意謹擬  
四條款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覓採辦 臣前供職戶部伏見上月內務府 奏請今四川採辦錦緞緝網等件一千九百餘疋查此項向由  
江浙三織造辦理四川並無辦過成案自同治四年以至十一年始行採辦六次光緒二年八月續請採辦經  
戶部奏請歸織造辦理內務府復於十二月仍請採辦已據四川督臣報解到府並據內務府 奏稱現在解  
到各款辦次用竣而放項浩繁均關緊要等語 臣竊思咸豐三年以後江南織造久廢然十餘年中尚無採辦  
及四川之事自同治四年始行採辦近則數漸增而爲期亦漸急 臣竊維 皇太后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  
先斷不以不急之需損有用之費或恐該府司員等假 宮庭之用不無支銷浮冒之處該大臣等亦無從查  
核合無仰請 飭下該總管大臣等督率司員將每年收支數目逐細查核分晰開單呈 覽以防浮冒  
而慎度支如實有不敷似可仍歸織造接大運之數補辦或經費不及即由四川督 臣籌款撥給免其採辦  
四川採辦既無定價可循又運道艱難不如江浙之便 臣亦知 宮庭之用自關緊要即此採辦之數亦屬甚  
微但尋外則臣民未知其故或疑 上用之漸增所關於 聖德者甚大用敢冒昧直陳此實事求是者一  
一慎獎敘 臣維軍興以來外省保舉之舉多矣 朝廷必令各督撫擇尤保 奏毋許冒濫實於鼓勵人才之  
中仍寓慎重名器之意僅循名核實端自 朝廷始伏讀前日 上諭前因恭 穆宗毅皇帝實績全書過  
半擬監修總裁請將在館人員分別等第奏請獎敘等因欽此 臣維翰林院諸臣以纂修爲職此次優加獎敘  
已屬格外 恩施然猶有纂修之勞也至六部司員不過分校對之任比之各衙門辦理積案猶爲較易即謂  
典禮攸關議以勞績亦應區別乃有以候補主事免補主事以員外郎無論者留選缺即補並加四品銜者

不一而足是以六品而保至四品又有中書科中書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俟選知府後加鹽運使銜者是以七品而保至三品計將來全警告竣勢必皆保至一品而後已查上年吏部奏定保舉章程內開實錄備保獎成案每一案內不能均保異常出力故獎保亦有等差又辦理各項緊要事務尋常勞績每案池保一層異常勞績不得逾兩層今以六品領補之員而保四品且以七品而保至三品無論其勞績若何已顯肯定章且亦知典禮重大惟朝廷轉移風化必有自重者始大者有制則小者自有節制朝廷有法則外省亦知忌憚近日仕途濶濶即甲班分部十餘年不能得一缺或得缺十餘年不能進一階今以一二年校對之方職等至此未免啓躁進之階可否請旨飭下吏部按照奏章分別核減並令監修總說等語此次優獎人員將來全警告成更不得優與獎敘度以重名器而防躁進此實事求是者一

一肅吏治本月初三日奉 上諭現在時事艱難全在大小臣工殫心盡職斯夕趨公以冀庶政交修日臻上理嗣後各部院堂官務當共矢公忠力圖振作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欽悚兢名微謫 諭旨之意大臣者小臣之表率率固在勤慎而懲勸尤在公忠近來仕途日雜相率以迎媚爲能一遇優差輒鑽鑽無所不至各部院大臣黽泚差便既不考其賢否核其資序甚至各存意見互相阻礙於是捐納未久者可以優差而正途資深稍知自重者視若贅竇又或以優差而得優獎遂可越次升補名曰搶缺夫搶之一字豈可形諸仕途此等風氣若不力圖補救何以勵官方而清流品誠如 聖諭所云務當共矢公忠是爲收時至計轉瞬又屆京察之年可否飭下各部院大臣務存公道以賢否實序爲定毋徒以趨承迎媚爲工庶司員有所勸懲而吏治漸可整頓此實事求是者三

一神庶職近年各省京營之案層見疊出有聲明在本省督撫司道衙門控告數次並未親提者有曾經京控

欽奉 諭旨親提而並不親提訊結者夫小民冤枉難伸既經控司按院必有牽率州縣官及吏役之處若徒發本州縣官審斷無以聽斷不公自甘平反之地而吏役之肆逞更深且官場積習互相徇庇即令各督撫司道親提訊究尙有不能昭雪之處况並不親提乎至於京控後欽奉 諭旨仍不親提訊結是不惟玩視民瘼抑且輕視 朝廷若不定以處分何以防徇庇而伸冤獄請 飭下都 區凡有上控數次並未親提及京控欽奉 諭旨仍未親提訊結者分別議以處分俾庶獄得速清理此實事求是者四

請整飭吏治疏

周恆斌

竊自軍興以來民生之凋敝已極各省籌兵籌餉日不暇給吏治不無廢弛現在中原底定而敵勇降賊猶隱伏於各州各縣之中則所以辦理善後肅政不可不實力講求也竊抒管見六條爲 皇上嚴陳之一曰重罰令以肅紀律人君之所以整飭四方者惟此令出之惟行耳或察酌時宜或修明舊制凡見之通諭者無一非斟酌盡善關係地方利弊之事若奉行者一一一致之於民夫施政之不舉亦何弊之不除乃 朝廷勸精圖治不啻三令而五申而究其指歸仍不免視爲具文空言適實即如清積案行保甲等事屢經 聖諭諄諄試問各省之積案保甲等清焉行焉否耶上以資求下以名應 區恐良法美意之莫能下逮也可否請 旨飭各省大吏凡接奉通諭事件務必嚴飭所屬破除積習實力奉行不得以一紙官文敷衍申覆仍復不時訪察嚴政仍仍延玩立于嚴參蓋上司之精神多屬到一分則屬員之精神多振刷一分額風挽斯法度行天下之耳目一新矣一曰核名實以舉人才事無鉅細得其人則經理裕如求才誠目前之急務惟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屬必覆而後知其賢良用人亦復如是也若閱其才而不試以事試以事而不考其成一系列篇章即于超擢區恐 朝廷逾格之恩適爲巧宦鑽營之計可否請 旨飭下中外大臣凡保舉人才必舉其一二事以實之

成爲堪式俗或勇足治軍或深已愛民或片言折獄舉凡操守詞章以及理煩治劇諸類必實有一節之長方授以相當之事二三年後該能實與名副不妨被格超遷若所行與所舉相違舉之者亦難辭咎庶上收得人  
之效而下無僥倖之心矣一曰惜名器以待有功品秩官階固不可以濫賜則一命之榮一級之賞亦所以錄  
微勞乃近來軍營保舉人員往往於寶官上並加升銜而州縣一途爲尤甚推原其故州縣官場雖專利權較  
重求保者欲攫其利權之重而又厭其官職之卑於是無人不求陞銜頂帶刻下各省候補官任人員不下數  
萬而求其五品之州七品之縣寥寥無幾終感其辨何以崇儉制而融人心至於佐雜微員每先謀一五品六  
品之功於報捐時填入照中實爲軍功保獎更非慎重名器之類可否請 旨飭部核議軍功之升銜如保  
保官後另案加保或自行加捐者准其隨帶若一案中官銜並得者則銜可註銷依雖之升銜如保到省後加  
捐特保者准其隨帶若未得官前之銜亦可註銷庶人知儉實之貴而交相鼓勵矣一曰減捐納以肅官方科  
甲人員雖未必悉屬廉潔而自念讀書志厭歷數十年之辛苦偶得一官一旦因貪去職則所得不若所失之  
大卽不肖者偶萌貪念亦有所顧忌卽不敢爲若捐納州縣不過費二千金得之原易一旦出膺民社無不  
肆其榨克之謀以爲取償之計迨官囊既飽卽以其餘捐升府道大員較之爲循吏而以卓異特升不更便捷  
乎雖令發覺贖金而彼已爲富家翁矣從前軍餉浩煩 朝廷實爲不得已之舉刻下軍需稍減贖金可以補  
官地方既平京餉漸能全解似宜權輕重而酌去留且查近年餉局一歲所入統計不過百餘萬兩其關報捐  
濟府州縣者尚不及半少此數十萬金於庫款實無所損可否請 旨飭部核議將道府州縣之最關吏治者  
亟行停止其餘事例不妨暫留所去者止一時之小利所持者實體治之大原固保實非淺鮮也一曰綜釐局  
以撥實數查開原鈔庫金一項曾蒙 諭令各督撫體察情形酌留大宗撤去分局零星雜項概免抽釐此數



聖主體恤商民之至意惟 恩必期于實遠政不可以虛行可否歸 旨飭令有盡金者分將從前所設之局悉數開陳等 旨後已據某局共計若干處暫留者某局共有若干處報部以便稽察所有應捐應免之貨物亦必詳細開列刊刻告示備貼各局之前俾商民共見共聞以免委員差役含混私收之弊仍不得分卡於外遊其名而在其實庶善政可期庶幾矣 一曰省差務以紓民困河南直隸山東等省差製甚重嘗有稅銀一兩而差費派至制錢五六串者緣軍興已久所有過境兵車及協濟車輛為數頗多地方官不得不借負民力也乃查河南等省酌量凡州縣官之子前親友無不擅用差車上站出一印帖或發糧單下站即如飲廳付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儼然乘傳往來相賀成風實屬不成事體相應請 旨飭令各省巡撫嚴行禁革如地方官有發印帖糧單擅用差車者濫發濫應之員均科以應得之罪至於正項差事應用車輛亦必嚴派丁役隨端多乘訛詐勒抽等弊官派一分之擾民即受一分之恩是即培植地方之一端也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十二目錄

治體四 治法下

奏請禁煙第二疏

請整飭治理疏

接辦各項緣由疏

緣陳新疆地勢民情未盡詳其疏

敬陳地方利弊請酌量變通疏

繕陳陝省利弊擬興除大略疏

變法

郭嵩燾

張之洞

查 斌

劉錦棠

劉伯俊

葉伯英

薛福成



治體四 治法下

奏請禁煙第二疏

郭嵩燾

竊臣於光緒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設法禁止鴉片煙一摺至今未奉 批諭竊惟 國家興利除弊關係重大未易輕議整頓鴉片煙爲害中國共五十年通計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廣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 特詔嚴禁至激成海難之禍而吸食者愈多至咸豐九年例禁已開更無顧忌臣於此時復爲禁止鴉片煙之議人皆知其難行而臣探之事理驗之人心顧獨以爲至易蓋使 國家嚴立科條責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擾累百姓其終必至廢禁而愈開使人民自爲禁制以獎勵其廉恥而激發其天良則動於 詔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積弊亦將自除此臣熟籌深計而決知其必然者也謹就愚見所及略具數條敬爲 皇上陳之一曰權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議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所有文武職官及舉貢士紳一例示限三年自屬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節實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驟戒者惟當責成各地方官清釐整飭萬不可投鼠竊伺及開揭告之風其紳民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無庸示禁蓋此次議禁之意在嚴絕其將來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幾人心不至驚惶即督撫大吏因病吸食亦可無憂反噬 朝廷但有覺察無難處辦至於學校出身之階正本清源端在於是自府縣試互結卽須以鴉片煙爲首禁應纂入學政全書萬不宜絲毫寬假此權衡人情之大端也 二曰嚴禁栽種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敘述陝甘雲貴山西四川等省栽種爲業情形沿西數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內而江南之徐州浙江之台

州亦皆種植粟有餘土合七七之名向皆消行內地是各省多種一畝爲粟卽民間多增一畝之害端 國家亦多廢一畝之生產臣在京師聞山西撫臣鮑源深請禁栽種爲粟出省閱兵各州縣先期拔去聯路兩旁粟一二畝改種禾稈相傳爲笑近年吏治廢弛日甚欺誣粉飾莫知爲非非得督撫臣深體 朝廷之用心切實推求斷絕根株萬不能有裨益此嚴禁栽種之大端也三曰嚴防說詐以除胥吏之擾 朝廷明示例禁督撫下其令於州縣卽授其權於書差乘勢苛擾得賄包庇其害且有不勝言者自咸豐時開鴉片煙之禁旋禁旋開又旋加禁亦復無此政體臣之愚見以爲當時開禁僅及民商官紳仍照舊禁止是今日之嚴禁與咸豐之開禁用意正屬相同而一以勸戒爲義則差役之騷擾不能不先示嚴禁但有因事生風借禁煙爲名稍事說詐應聽民人呈控交涉書差者立行拿懲交涉地方官者亦立與嚴參總期使民間實受禁煙之利而不至慮貽禁煙之害此嚴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選派紳員以重稽查之責近年廣東設立勸禁鴉片煙會臣常慮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間私議有勸導之功而無董率之責其勢不足以振發人心應飭各省督撫臣舉派在籍公正知事紳員二人使專司示禁鴉片煙之責以次責成各府州縣及學官各舉派總辦一人幫辦一三人仍由府紳總其成以達於省紳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設立公局開支經費但由地方官及各紳民捐資廣製戒煙方藥分飲四鄉實成各族族長稽查一族各鄉總長稽查一鄉督撫卽因以推知州縣之奉行與否及各府紳員之得力與否一除粉飾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惻然推以至誠紳民未有不感動踴躍自爲禁制者此舉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勸懲之義竊查鴉片煙之盛行在道光中葉以後風俗人心因之日趨於醜濁水旱盜賊相承以起貽患至今是鴉片煙之爲害不獨耗竭財力戕賊民命皆爲 國家治亂之機一大關鍵是以道光中設爲厲禁嚴刑原屬懲姦之要義立法并無稍過惟當紀綱廢弛風俗頹敗之

餘法令嚴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遠齊之令寓請從容勸導之中而人心孤法已甚其驟禁禁革之獲弊尤應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變計其法印取販賣鴉片煙之利以爲禁煙之資凡販運鴉片煙土者無論城村市鎮概准釐稅加征五倍永不傳免亦責成紳員互相稽查一由懲局徵收而酌提爲製造方藥之費其各省栽種鴉粟者亦皆示限嚴禁各視土地所宜責令改種五穀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種二十畝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者出自棄戶之意全數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責成更佃不墾辦者亦全數充公二十畝以下物限懲責其充公之田各就其地添設小學及各善舉由地方官督飭辦理有侵蝕者亦聽呈控懲辦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煙館以絕傳染之害鴉片煙爲害之烈尤莫甚於煙館無藝平民及子弟之無管束者無不從煙館吸食以半積而成癮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徹書差之包庇也聞兩江督臣沈葆楨嚴禁煙館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楨切實認真其力亦不過周及城內而已非責成各處士紳自相稽查萬不能有實際而非督察及地方官有實求整飭之心亦萬不能責紳士之奉行是以自古興利除弊尤以察吏爲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縣巡檢典史能以收受陋規爲事禁革煙館亦非難此嚴禁傳染之大端也伏查 國家興利除弊大抵交涉部務應由部擬制其准駁之權其有違犯禁令亦應由部臣添議科條編入則例惟此次禁止鴉片煙先及官紳士子本屬從前未開之禁無庸另立專條其禁止栽種鴉粟及開設煙館尤屢見之奏案明示例禁至於州縣差役之詭詐按律處辦已自有餘并無庸酌增條例各海口徵收鴉片稅則照舊辦理或另立章程稅釐并徵酌量增加均可及時開辦總從販運此次嚴禁大旨全無妨礙俟奉有禁辦明文臣即照會英國外部漸次禁止栽種販運此時開辦之始惟當從容涵泳實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以漸摩勸戒爲義示

以朝廷愛民之苦心力拯溺力除苛擾與天下相感以誠而其大要尤在責成各各士紳自立章程切實勸導求實效而不務虛文求真有益百姓而不專假官勢以冀近功人心具有天良無不可感動禁革者伏乞天恩明下臣等飭各督撫臣屬心誠體實力舉行天下臣民蒙被 聖恩水無涯際

請整飭治理疏

張之洞

竊惟近日治晉之道議者皆以培養元氣爲言然而元氣之傷必有所以奪之而始傷元氣之復亦必有所以助之而後復若不爲之扶去病根祛其所毒符其所助而徒以彌縫姑息縱託鎮靜之治坐收富庶之功無是理也臣以爲一國之元氣在戶口善意田野壘開政事有紀綱經賦無侵盜而聚斂者盡不與焉民之元氣在官吏無苛擾囚民無游惰而未富奸利不與焉官之元氣在官項無虧累上司無誅求賢否不類倘功過有黑白而濫恩曲法不與焉山西自咸豐以來釅稱完善公私積弊本多沿襲前撫臣曾國呈治晉之日饑饉游臻專意寬政多用權宜勢不能過加繩削自後守由藩司而接護撫蒙因緣爲奸壞法亂紀於是民困未起吏道益甚至衝榮光之來始漸整肅考覈程年方欲有所設施轉移蘇撫以去因以一切利病原委應舉告之於臣加以臣數月來之酌考思索灼見晉省公私困窮幾乎無以自立物力空匱人才艱難上司政出多門屬吏整不具法民習頹惰以盛其生士氣衰微而廢其學軍律日即爲弛吏胥敢於爲奸譬如延熱之霜而復爲百病請削之所攻削固非表裏兼治不可大抵晉省要務二十事一責繁荒一清善後一省差徭一除累糧一儲倉穀一禁鴛粟此六條務本以資民一減公費一裁廳捐此二條養廉以課吏一結交代一核庫款一杜吏奸一理盤金一救鹽法此五條去蠹以理財一開地利一惠工商此二條蠲惠以興利一培學校此一條重士以善俗一紓餉力一練主兵一邊整防一修邊政此四條固圍以圖強凡此皆爲衝務常之規程不敢爲功利操切

之計其前八條謹於此六分別陳情請 旨辦理其餘亦詳加規畫即當繕奏上陳要之凡百政事皆須得人而理督省偏僻陋隘官斯土者才俊之士志氣鬱遏而不伸闕冗之流微倖掩覆而苟免其致此之由尤在近年大吏紀綱不立賞罰無章不激不揚人才安出臣竊竭愚誠重奉告戒各官中有奉職無狀妨於吏治民生者已極隨時 奏果能由司道以至牧令共矢公忠咸遵法度皆以和 國利民爲務自有效可觀至於善後事件需用浩繁尤非稍留財力不辦伏望 聖慈俯念右廟廟彫敝太甚急須培補維持於督省用人理財諸端種種爲難情形 鑒察軫念斷自 宸裁稍逾常格俾臣得盡力爲之則將來民康物阜皆出 聖主之生成矣

接辦各項緣由疏

奎斌

竊惟晉省善後事宜業經庶臣張之洞摺其緊要先後備辦並已分別奏明在案臣謹就現在情形而論如修濬河工以消水患勸種桑棉以輔地利戒除煙癮以衛民生是三者亦皆善後切要之圖必應次第籌辦惟思民可與樂成難與處始憐民艱於沿舊憚於謀新若非提倡舉行董率與事則凡利害所關欲聽民之自爲勢必畏難苟安難收實效幸樞臣早經規畫已行其輪臣漸次舉行俾資其結合辦理籌辦法幾斷陳之太汾所屬文峪鐵寨兩水農田利焉自文峪東徙並入磁河沿河各村又復攪壞資水以致正河淤塞橫溢旁流上自文水縣之東西宜亭下至汾陽縣之申家堡二十餘村均成澤國幾於無處不災訟爭無已當經印委各員迭次履勘於水性之順逆民性之公私一一體訪明確繪圖貼說稟請俟款與辦前來上年五月於文水境內堵要莊莊決口所有抱河之堤設村之堰儘止擇要興修於汾陽境內築百金堡大堰疏宜柴堡淤塞其時亦因農忙工少爲急則治標之計未竟全工俟於十一月開辦上游自文水縣南北張家莊起迄汾陽縣之西河堡



止就現有河槽挑挖文整新河避濬之水不令併入聽其仍行故道則蕭家莊等村仍可同沾水利本年五月開辦下游自西河堡起迄孝義縣之霍家堡止使全河通暢以達汾不致停蓄潰決則申家堡等村自可永除水患通計上下游長共一百餘里深以六七尺爲度寬則三四丈至八丈不等此外磁窯河槽宋家莊續文瀾圍堤霍莊土壩均係要工亦擬一併修築其開挖河身兩旁閒有佔用民地酌給地價俟查明畝數另案奏請豁免應徵錢糧此文磁河工之大略也蠶桑木棉託業既正獲利尤豐曾總通飭試辦惟省城開風氣之先首邑爲百城之望自應先於省會設立桑棉局紡太原府陽曲縣辦理以求樹藝以蠶紡織並從外省雇取匠人購買機具由局試辦務期合屬紳民皆來取法其東之平定東西之澤潞南之平蒲解絳桑棉有而未盛則飭逐漸推廣毋僅團於一隅省北關外風沙苦寒桑棉兩不相宜則飭另求利民各植物不必限以一格行之數年辦有成效卽逐年數不登亦可藉資生計似亦備荒之一助也近傳戒煙之法致力最捷惟醫則延自外省藥則攻補並投食則膏粱疊進貧民無力措辦爲難上年省城次第設立三局本年添至五局各一醫分排定類揀次就治來者因藥料食品由局備具不費分毫且因去疾稍速爭先恐後相率改圖卽距省遙遠亦且終釋而來計每局每月輒起沈痾者不下一二百人固以見從前流毒之深幾於沈痾不返而現在改過遷善之衆亦可知舊染汗俗何嘗不可轉移以上三福惟河工經費較鉅查沿河之平遙介休等縣尙富尚多雖其羣力損輸不敷之款學與桑棉戒煙各局經費一併由善後款內給發但借文磁工成良田不至浸淫桑棉事舉沃土不至荒蕪蕪洋煙膏除土民不至游惰是雖動款於目前仍可收效於異日晉省大政以後興利除弊諸端似宜無逾於此應需銀兩請於善後項下動支並請援照奏准四門等處路工成案免其專案報部核候一律告竣卽由臣飭令濟源局司道核明確數歸於善後核實造銷以省案牘



察委議章核辦改設額兵將烏魯木齊提督移駐喀什噶爾亦令條議請 旨同意現入義塾讀書有能識  
習一經熟悉華語者著部給予生監頂戴議以向無成案擬請俟同意相連文藝時酌設學額遞文取進如以  
該同意等但須讀書識字不必責其文理應另酌給獎勵請 旨遵行至請南路改設道廳州縣各官均經先  
行議准令將應辦事宜會商妥協次第奏明辦理各等因詳釋部院隨臣議覆各條其於應准應緩之事體無  
不斟酌至當上慰 宸衷誠以損益之舉馳聞久遠之規使使疑無可辨得當慎之又慎然創制早開乎其先  
則變通宜審乎其後從前滇黔之改流官近如臺灣奉天吉林之添設郡縣皆時會之所趨 聖化翔洽幾若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回童如能熟讀儒書悉華語日久漸摩帖然就範既已革其舊習自當被以政教故應  
裁應改應移者刻下即須籌擬一則一氣相承因勢利導可收及時整飭之功一則遷費宜定合計從長可免  
異日虛糜之弊部臣深知其然而現未即請 旨防辦者慮俟准後之官具有規模然後分別舉行蓋即臣鍾  
麟所擬設立行省營從州縣辦起之意自准都察院即經往返函商熟籌辦法即由臣鍾棠就近先行委員往  
署詳察東西兩道邊境分之界限並各直隸州與其轄縣應分之村境各處城垣多未完固尚有應行改建增修  
之城各官衙署能否各就善後辦公局屋改作或應別築營造 聖廟倉廩監獄亦應擇要修建驛傳塘站視  
其衝要安設文員雜職置輔分司現除敘職議外其各廳州縣之照廳吏目典史應與印官同城佐理此外  
各屬轄境邊疆應添州判縣丞巡檢分防各按所屬繁簡酌添以便控制凡此要圖務為先正其名而後能實  
其事否則委員以空名行實政既無職守亦無考成難期與斯民相維繫誠有如臣鍾麟所云著臣鍾棠擬選  
部議差遣各員內分奏道員同知直隸州知州通判知縣各官前往署理醫刊木質關防鈐記給令啓用俾  
昭信守惟是該官之後文移徵收詞訟宜照官署之式南路尚無漢民鎮迪所屬自經兵燹書吏更少於前無



杜浮習未能集合成規合無仰懇 聖慈俯准俟後顧役除繪圖貼說者部外卽照實用實銷開單具報籍者  
一再游冊之煩舊賦上圖 國計下盤民生統計南路正糧每年二十餘萬石將來兵制酌改需糧較少日久  
購辦勢難多備倉廠變價又苦無從銷售漸趨堪虞臣竊冀擬飭各屬於此後科定賦役時權其輕重或有前  
案稍重者仰體 皇仁卽予酌減糧糧較多之處核計兵食之外所餘尤多卽行折徵銀兩湊充度支以爲消  
滴之助庶倉糧不至竭朽而邊備得以常充矣除屯田兵制及未盡事宜容俟會商妥籌隨時具奏外所有承  
准部覆准設新總南北道蘭州縣各官現擬委員前往試署以便詳察地勢民情陳未盡事宜並籌現辦情  
形各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督辦軍務廣東陸路提督臣張曜恭摺具陳

敬陳地方利弊請酌量變通疏

聖伯位

竊惟求治之道樂利必思除弊防慮實在未然苟其弊已形則更張尤急臣不揣愚昧謹就見聞所及者酌奉  
數端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各省倉穀宜歷久儲也向例各省建倉積穀以備凶荒乃思患預防之  
至計光緒三四年間直隸山西河南大荒各省疆臣遵 旨捐備倉穀以備不虞近年各州縣所積多者數萬  
石少亦數千石設有水旱之災洵足以備緩急惟是穀愈陳則米粒愈細久積不宜昔田文鏡撫河南時稱言  
之況南方省分地近卑窪粟易紅腐每年氣頭廠底所耗實多若不推陳出新勢必盡歸消耗然春借秋買祇  
益行商出借貧民變還不易惟有平糶一法去三存七出入循環其法似較妥善相應請 旨飭下各該省督  
撫轉飭地方官遵行此法價酌當賤之中買限多少之數由公正紳董分糶事訖將錢撥庫秋收穀賤再行補  
買足數有盈無虧且於青黃不接之時廣行平糶則憂富無從壟壟市儈不得居奇所益實非淺鮮至碎過天  
災民命繫於呼吸救拯維艱須臾必待詳請奉准始行賑恤竊恐緩不濟急無裨災黎是則徒有備荒美名而

無效其實效也且倉穀捐之於民仍爲民用似非不可通融辦理嗣後設有不虞應准地方官一面詳報情形  
一面開倉散放事後申明數目虛豐照章捐補庶幾倉可常盈穀非虛設而窮黎受澤無涯矣 一各省民提  
宜勸培築也竊惟土田之利半資乎水然過則爲災而防實可免無如愚民慮淺各惜財力所築大堤並不高  
厚一經水發即難支持近年南省被水之區不一而足豈真水勢異常無可防範實由提本卑薄不早修培故  
也夫天時難測地利可憑初盡人功必收實效臣籍隸江蘇之泰興縣其地三面臨江咸豐初年江水爲災經  
諭令督率鄉民培築舊堤脚寬四丈二尺面闊八尺身高一丈三尺沿江百里屹若長城自後山水暴發江  
壘頂冲大堤從未漫決民甚感之近年水又爲災復經現任縣令就塌入江心之處仿其規模移內補築去年  
水勢尤大各堤均皆完固感尙有秋是知多盡一分人功即少受一分水患其明效大驗固確有可見也水退  
以後大吏何嘗不以工代賑培築決堤無如新堤仍復卑薄舊堤不加修培以致凶荒屢告獨賑類仍着肯未  
雨綢繆動加培築又何至下損民生上糜 國帑哉夫地方官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昔江西撫臣陳  
安謀疏言向例農隙時令地方官將舊築民堤派夫修葺良以財力難出於民督率必由於官始免阻撓之弊  
相應請 旨飭下各該督撫於防水圩堤由民修築者皆責成地方官每歲秋成水退親往踏勘勸民培築資  
堤總長增高即四面臨水沙洲亦加高培厚以禦無虞至地方官任事尤必示以勸懲俾知振奮庶水患去而  
民生乃益遂矣 一緝私勇丁宜裁撤也查向來口岸緝私本地方文武專責軍興以後各省募勇防剿已屬  
體宜之計乃口岸各商亦多招勇丁專緝私梟而地方因以多事光緒初年革員張學醇承辦江浙各岸鹽務  
倡議募勇緝私因出贖授江北江南巡警職道經前督臣沈葆楨訪聞裁其口岸當時快之無如勇丁未去弊  
累猶存雖由上憲派員帶勇而約束稍疏恣肆如故近年遊擊劉高山於常州府屬帶勇緝私積怨已久去冬

勇丁李得林強姦童媼劉梅氏亦經事發查悉是則商人招勇緝私而其害甚鉅即委員帶勇緝私而其害仍烈也夫勇丁性本狂悍加以統兵官縱容袒護一經釀成重案非賄囑屍親即藉口拒捕粉飾了事是以胆大妄爲無惡不作其中零星小販夾帶商船受其荼毒猶可言也至孱弱良民本非販私而亦指爲販私以肆凌虐本非食私而亦誣爲食私以遂要求甚至強劫資財辱及士類民則何辜而乃橫遭荼毒若此況勇丁分布口岸不特擾害地方亦恐有誤操防且以尋常緝私猶必藉資勇營則勇營何日可撤 國計何日可紓若謂緣營緝私必多賣放竊恐他處之勇久駐其地亦皆無異綠營雖近年綠營官兵不無較弱然以之征剿則不足以及緝私則有餘如其督率有方豈真難得其力相應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水陸營汛認真巡緝嚴密稽查將各口岸緝私勇丁一律裁撤非真有大股私梟由地方官稟請不得輕縱防營搜捕似於緝私安民均有裨益矣

總陳陝省利弊擬添興除大略疏

葉伯英

竊維陝民當兵燹後彫殘不堪幸應任疆臣方團補救漸有起色前蒙 皇仁軫念黎元 兼飭裁減差徭臣任藩司時隨同前撫臣邊寶泉悉心酌議併合前兩次計算所有不下數十萬民困爲之一紓臣近日巡行井野體察情形非不日有生聚而元氣仍未全復推原其故皆由利未盡興而弊未盡除也夫民樂其利必驅之而後行民恐其弊必祛之使勿擾警警竊弱壯伐固足以戕其生暖補惡亦難速其效也臣謹臆才疏未能盡置備就目前利弊急需從新整飭者約有八條用敢分晰臚舉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一覽地宜續招墾也民倉缺餉亦正任所出陝省原報已荒營田民地共計三萬七千餘頃歷年各屬招徠已募一萬八百餘頃上年酌改章程由倉局發給斗價以紓迅速因積弊不多細加查詢知上中地均已領墾臣今仍飭各屬認真

舉辦除賦產仍照章招墾外如保邊瘠之區再行酌裁升科推行自易並稟各屬收令勤儉分別勸懲總期野  
無曠土賦稅漸次規復 一水利宜亟興修也汎漑之地應自隄防壅塞之區必勸疏濬陝省惟漢河久爲淤  
林水患築堤後出良田一千餘畝臣上年隨前撫臣籌款仿該鎮道開濬引水以便開墾龍興分撥渾高  
三德四縣爲利甚溥歷次籌備惟高陵地居下游尙未能如期受水仍當設方修治口州羅汶河夏間水汎淹  
沒墾田前防令極力疏鑿功止及半臣現派防勇協修以竟前工至籌備之利民省尙之通濟等渠均防各該  
令籌修其餘委員查勘如何興修者卽行斟酌辦理不必定復古制惟求因利而行預防旱潦 一蠶桑宜極  
推廣也關風所詠始於西北今日之利終在東南非物土之殊實人事之缺陝省惟漢中一郡向獲此利督臣  
譚鍾麟撫陝時設局勸辦並招募機匠教以閘緞頗有成效嗣因亢旱桑多枯萎臣令籌款續辦並刊發農桑  
繪要關風廣義二書訪各屬會同教訓勸導令民廣植桑株以興蠶績每年以桑之多寡課其殿最務使民樂  
從事毋令坐失美利 一義倉宜廣出易也陝省戶口稀少豐年本可自給惟穀賤傷農貧民實鮮蓋歲督臣  
譚鍾麟撫陝時勸積糧數十萬石適值奇旱全活甚多前撫臣湛譽續積八十萬石修倉一千六百餘座臣  
九年委任查倉存儲足備荒糶捐民增撥粟推小麥不耐久儲逐年出易易儲虧短遂以穀豆更換勿墮成規  
惜此種者不多未能全易臣今仍飭各屬更換如無穀豆之區准照常平存七出三養例辦理以免糜費選公  
正殷實紳耆董之不准攤派抑勒不准回寄民家事竣候查庶弊竇可戢稍濟而凶荒乃有所備 一人才宜  
廣教育也關中爲人文淵數書院造士本足補學校之不及兵旱以後生機日窘寒畯多逐末而廢儒風道  
漸不如前臣擬於書院添購書籍加修齋房以廣居業已於常課外每月在署內增詩文課一次捐廉發給獎  
賞並擇候補收令中長於經學者時時與之講論兼賜以數品植行之道務使義興學自遷關以培文風



而端士習 一爲業宜禁種植也陝省種植日久習染益深農志耕而女休織士失學而工廢秦不特此也內而家廳外而朋友小有口角輒吞食自恣大爲世道人心之害前據臣邊覽見出示嚴禁並奏明在案惟風氣所趨偷仍所不免臣擬通飭一體嚴查責成各牧令勸加訓誦曉示利害並以士爲民首於書院課時嚴諭士子不准吸食洋煙致敗品類又散給各種戒煙良方書帖令四縣編告愚氓一律禁止至於農民未種之尤一律預爲申禁不許鄉地徇隱查出與違禁奸民照例懲治州縣官倘有奉行不力者亦即分縣撤差督飭著擇尤獎勵使惡卉日少嘉禾可冀蕃滋 一糧委宜重責成也需餉孔殷抽收本非得已陝省自賦比較以來收數仍未充裕非盡闢行商之少洋粟之多也經理不得其人青農家丁互相舞弊在所不免臣今與司道酌議新章遴委必擇幹練之員收數多者酌給優差少者記過停委查役年久必須更換不准藉口熟手致滋弊端如查有弄文舞弊者立即舉辦以儆其餘庶人知愧奮發務可期暢旺商賈不致裹足 一保甲宜常整頓也丁口戶業按冊可稽奸宄卽無藏身之所陝省北山各處地方遼闊戶口畸零南山則客民稠民遷徙靡定且界連川楚時有紅黑錢教命各匪匿跡其中搜致防不勝防欲求盜賊民安非力行保甲不可臣今飭屬認真整頓其編戶稽查互稟察閱稽數等法悉照定章妥辦賭博爲盜賊之源如有棍徒開場引誘吏役尋地包庇徇隱訪舉照例嚴辦至著名賊會匪如有犯破獲照章就地懲治惟期杜漸防微良民可以安枕以上各情督科以成贖溥泉以釋田栽桑以佐農餉藉以善後課士以崇文去書以易俗理財以禱餉弭盜以安良事皆平易經常原非操切功利查誠見夫士曠人稀亟宜休養生息以培本根思欲有所廣益而爲此種種彌滿之計也臣竊竭愚誠惟有督同司道隨時參酌次第舉行嚴責收令認真辦理期收實效以仰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

竊嘗以謂自生民之初以迄於今大變不過萬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變之產明之也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上古狃樸之世人與萬物無異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相繼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宮室教之網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醫藥積藝聖人之經營以啓唐虞無慮數千年於是鴻荒之天下一變爲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訖夏商周最稱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滅六國廢諸侯壞井田大泯先王之法其變舜也蓋二千年於是封建之天下一變爲郡縣之天下嬴秦以降雖威衰分合不常然漢唐宋明之外邊不過曰匈奴曰突厥曰回紇吐蕃曰契丹蒙古地之不隴西北塞外諸部而已降及今日秦西諸國以其器數之學勃興海外屢被疑若戶所御風靈如指臂舉大地九萬里之內罔不連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而今之去秦漢也亦二千年於是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爲中外群屬之天下夫自聖人經營數千年以至唐虞自齊虞積二千年以至秦始豈自始皇積二千年以至於今故曰不過萬年也而世變已若是矣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變之尙忠始於禹殷之尙質始於湯周之尙文始於文武周公閱數百年則弊極而變或近至數十年間治法不能無異同故有以聖人繼聖人而形迹不能不變者有以一聖人臨天下而先後不能不變者是故惟聖人能法聖人亦惟聖人能變聖人之法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也時勢爲之也今天下之變亟矣竊謂不變之道宜變今以復古法變之法宜變古以就今嗚呼不審於古今之勢趨酌之宜何以救其弊且哉 國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無弊者雖萬世不變可也至如官俸之儉也部例之繁也雜登之雜也取士之未盡得實學也此皆積數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變則弊去而法存不變則弊存而法亡是數者雖無敵國之憂何稍宜汲汲焉早爲之所苟不知變則紛飾多而

實政少拘礙甚而百務弛矣若夫西洋諸國恃智力以相競我中國與之並時商政礦務宜辦也不變則彼富而我貧效工製器宜精也不變則彼巧而我拙火輪舟車電報宜興也不變則彼捷而我遲約章之利病使才之優拙兵制律法之變化宜講也不變則彼協而我孤彼盛而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諸侯黃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車以勝之太公封齊勸其女紅薇技巧通魚鹽海岱之間敵袂往朝夫黃帝太公皆聖人也其治天下國家豈僅事古法者而既庸於鄰敵之間則富強之術有所不能廢或曰以堂堂中國而效法西人不但用夷變夏乎是不然天衣冠詩言風俗中外所異也假造化之靈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風氣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將洩之秘而謂西人獨擅之乎又安知百數十年後中國不更駕其上乎至若趙武靈王之習騎射漢武帝之習樓船唐太宗駕馭蕃將與內臣一體皆有微指存乎其間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吾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復生未始不有事乎此其道亦必漸被乎入菴是乃所謂用夏變夷者也或又曰變法務其相勝不務其相追今西法勝而吾學之敵敵焉以隨人後如制勝無術何是又不然夫欲勝人必盡知其法而後能變之而後能勝非兀然端坐而可以勝人者也今見他人之我先獲曰不屑隨人後將跼步不能移矣且彼萃以百萬人之才力擲數千萬億之金錢窮年累世而後得之今我欲一朝而勝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於滎滎窮山其於覆轍佛法來自天然而感於東方算學華自中華而精於西土以中國人之才智觀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勝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變無窮則聖人御變之道亦與之無窮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猶居神農氏之世而茹毛飲血居黃帝之世而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曰我守上古聖人法也其不纏且礙者幾何也且今日所宜變通之法何嘗不參古聖人立法之精意也

皇朝經世文編續卷十四目錄

治體五 附八

士說

公黜陟議

論公孫安傅贊武宣諸名臣

敬陳 聖德三編預防流弊疏

原 詔陳言疏

應 詔陳言疏

請起復曾侍郎督師疏

致函司書

覆張石卿中丞啓

致官秀峯按帥書

變通迴避以重倫紀疏

擇吏

記獄

件作周快請免禁錮疏

梅會亮

馮桂芬

黃鳳麟

曾國藩

饒 仁

曾國藩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王文韶

王愷心

曾 同

沈葆楨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十四

治體五 用天

上海莫士溶子原輯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在蒲竹節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佳蒲竹節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辯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則思無士而害不忠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佳蒲竹節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佳蒲竹節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取也而謂用商賈取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公麟防論

馮桂芬

今試泛論取人者將重文字乎將重才德乎則必曰才德重矣則重一二人之私見乎將重千百人之公論乎則必曰公論重矣然而自漢以來取人之法亂則策試百其途數不外試之以文字舉之以數大臣豈不以才德廣而無嫌公論數而無紀不得不舍之而委文字者私見故前不知其斷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翫寶下第江東不知爲文字之不足憑夫豈知通籍後之黜陟乃雖不足憑之文字而無之白枚卜以下無非取人於容觀語言奔走之間所舉之面例用之雖各論皆知爲斗背無足算者年遷歲進無何而彭聃並無何而竊竊焉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論說從不聞曰某德可大賞某才可大賞但聞曰某命某相可大賞夫至言命言相而

其效可謂矣於乎奚怪其不能得也彼欲求變計非庸者實之散者一之不可免與曰師錫師者衆也禮曰魯人於朝與衆共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民者亦衆詞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祭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三代上國自有善取衆論之法程傳文簡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獨彰明較著則其事可意會也新書書禮極權曰宜策十舉以舉多先用卽此意道在以明會推之法應而用之又以今保舉之法反而用之令推舉重臣之實今處之於庶保保舉爲長吏之權今移之於下位齊成京官自中書以上皆保舉六部九卿一人輪流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舉多少爲先後遇應升缺列上其無舉者不得列又令監舉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應升缺用其舉多者若用舉少者則必言其故領 欽定外官則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儒生各鄉正副董耆耆老歲舉同知以下巡檢以上一人上之郡郡縣其得舉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舉與諸折衷之許測不許增造冊奏 國有缺以次備并不與上司以權而參酌之權則與之夫舉人皆好惡之未可平就人言之也至於官則未有舉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卽未有舉人皆惡而非劣員者故此法至難不易至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爲功罪以重其事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外講運籍後不得再試又議考官學政皆由公舉卽無庸考差他如詩文傳播贈長人口者宜詞苑屬詞賦重勝職兼優者宜議壇文筆敏捷記體無遺者宜 樞廷選 卽化機帶絕人者宜外任皆可隨事分舉公議所宜豈不勝於一日之試哉

論公孫宏傳賢武宣諸名臣

蘇鳳韶

嗚呼人才之興豈非以其時哉愚觀漢武奮發有爲而好大喜功之慾多故能臣倍於民臣其失也尙才而流於談雅適宜聽清調洽而求全實補之心勝故能臣與賢臣參半其失也任法而入於刻深夫上之所取下之

所鑒也上之所爲下之所希也人才興起如武宣而不能與三代比美豈育才之未得其方與抑用才之未盡其途與問讀漢書至平津侯傳賈所稱武帝名臣二十七人宣帝名臣二十四人竊有感焉夫武帝雄才大略用人即不及求賢一闕千古歎美然帝之心不盡見於是也嘗於語衛青而知之曰漢家庶事草創創奴交侵不更刷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討中國不安嗚呼帝之心可謂盛矣而其所設施則非也欲更刷度則阿諛苟容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文深小更驢治賈人不宜任九卿苑財利而今觀班氏所述如嚴朱趙張桑卜諸人何以稱焉蓋此皆當時所謂能臣也若仲舒嚴可云良臣而皆不用篤行如一石慶又備位宰相幸用矣而緣緣無所見則良臣又見縱於能臣況以帝好大喜功爲心彼嗜進貪位之徒有不伺天子之意爲嚮背歟故曰能臣倍於良臣其失也向才而流於駁雜也宜帝在位施得於高祖功臣凡三迹近寬厚又起偏陋加意民事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疾苦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嗚呼帝之存心若此漢代猶更多出於帝世有以也惟疊牒有所不解者以素有德望之大臣而爲小臣所拔擢以卓著治績之小臣而爲大臣所不容廣漢之髮斬成於魏相而廷壽之棄市復成於蕭望之是何也蓋帝之治賞必副終毀名實於是小人得以伺大臣之闕而大臣亦恐爲小臣所乘勸夫安世之謹身寡過定國之奉法承流則帝求全責備之爲可見矣向令帝非以嚴明爲治則臣下亦無所用其小智如黃王薊鄭君固可謂良臣如韓趙嚴張亦豈必以能臣見哉故曰能臣與良臣參半其失也任法而入於刻深也合而論之二帝之賢良重望者無如霍光既能正武帝之終又能正宣帝之始庶幾有古大臣風然班氏論其不學無術則當時人才其不能與三代比美可知降及中漢范史於左雄傳論凡稱順帝名臣二十人桓帝名臣十一人論五帝其不及武宣而其臣視武宣之世爲過之蓋東漢自光武救弊風節而人尙道義西漢自孝武招



致才能而人奮功名取舍不同故本末異致也才者宜何所取法哉

印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咸豐元年

會國藩

聖德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辦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蔽

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二端而二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新請爲我 皇上之

祭祀侍儀之頌仰瞻 皇上對越兩儀步必謹而尊常冰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辦之不早其

流弊爲瑣碎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體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

檢廣林以小節被逐道旁叩頭福慶麟魁以小節被逐 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皆嘗都統惠豐以微

儀獲咎在 皇上僅于禮道初無苛苛之意特恐 皇上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修謹

者行禮有儀註古今通用之制也近來迭 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之節朔望常服既經 聖部奏定矣而去

冬忽改爲朝袋 御門常服柱珠既經 聖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服以此等爲尊 君皆於小者謹其所

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

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疏未嘗妥善疎

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豈正慕辦理糧臺而

位卑則難資彈壓繼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請將既多亦宜分爲三

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宜大股西路分辦酒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 欲差大臣宜

駐紮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鎮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輪於梧州廣東往者暫屯

肇慶以次而輪於梧州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裁外間既未呈進地輿現發全勢而 內

所有康熙與國乾隆與國亦未聞樞臣請出與 皇上熟籌計至于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借濟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餉中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謀地利亦皆宜籌畫 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汝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資以謀賢誠使朕 皇上務遠遠顧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持不敢以尋行數舉自取端緒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且所辦防瑣碎之屬其道如此又聞 皇上萬幾之暇頗情輿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備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徒尙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之間有特被 獎許者 手詔以褒優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 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懶道之流是詳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墨最優之途莫如 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也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 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 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潔實而黜浮去虛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 皇上於軍務儲備之際仍奉新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難不可妄議 本朝之成憲擬不可稱述乎 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 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南脫乎小楷試律之間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掩語言圓融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 御製詩文彙錄 允許 臣 考高宗文錄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

六列聖文與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沖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焉。國家任棟樑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過如此。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逸蓋已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僭俗而身驕冷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亦皇上之意以為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已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親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為常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為當儲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為當然後為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賒直者少誠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息濡忽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禱以曹履泰前閣物議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麴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諂媚馴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銳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燹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甚香港相與補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寰尚阿諛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幣響於一發。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處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今日軍務警報迭傳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下處平西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遂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則前無

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欲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股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諂日覺其可氣流弊則靡所底止臣之聽慮實憂乎此此二者辨之於早庶在微之聞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

陳 詔陳言疏

倭 仁

伏惟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方今 宸筵初膺勵精圖治百爾臣工懼懼焉視 九重好尚爲趨向溥海內外亦莫不延頸舉踵觀 朝廷舉錯以下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從吉此其時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迹者易知類族辨物約有數端敬爲我 皇上陳之夫君子操拙小人狡巧君子恬退小人操捷君子愛惜人才小人排擠異己君子圖遠大以國家元氣爲先小人計目前以私慾刻薄爲務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依違兩可伺候人主喜怒以爲趨避者小人也謙謹匡輔爲朝廷補闕拾遺者君子也遷就逢迎導人主長做飾非者小人也適憂危之讓使勸當之之敬心者君子也動言氣數不畏天變以驚長人君之逆志者小人也多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 皇上天聰聰明動學念典孰賢孰否自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第恐 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衆 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毫辨情偽益紛愛憎稍涉於偏私取舍將虞其失當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大禹所以致欺也今欲求知人之道豈有他術故亦惟 皇上好學之心勤求不怠使 聖智益明 聖德益固耳宋臣程頤云古之人君必有訓誦箴諫之臣惟命老成賢儒俾日親便座相與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體勵治體以廣聞覽我 朝康熙年間崇儒履上 聖祖仁皇帝疏明大學衍義一書爲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願臣訪真儒講求研究務盡其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參之以歷代之蹟實體昭明默念誠

表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慎其選浼實縹衣亦擇其人非聖之費屏而弗設無益之事或而弗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地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弗備防閑此心者無弗周則君志清明君身鄙固矣且以爲一臣所言誠人君修養身心之益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實經靈惟君德成就而輔弼得其人輔弼得人而後天下治然則謂廉慎以資一履修政治豈真盡於此矣

應 詔陳言疏

會國藩

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 奏仰 見 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一著自昔相提并論獨至我 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 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古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爲我 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 朝 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于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賑庶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嚴範墮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驚竊遂故 大行皇帝繼之以警鎮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而有守者多而有缺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慎以柔靡爲恭以巨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一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折鑽謀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緊紉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剗肉補瘡不顧明日是也顛預者外由全完而中已潰爛豪華粉飾而歸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故習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一臨家

必有乏才之慮哉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年之內  
擢臬司者三人選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頹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冀求操作  
之才又恐躁進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 臣愚以為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于學術  
萬臣薛萬亮曰才須學學須靜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  
之本臣考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勵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愆 萬壽聖節不許開筵三藩用兵亦  
不停止 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聖恩敷  
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 臣之愚見欲補後二十七日後舉行滿日慶講  
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奮風 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講論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能頓之習見有才  
者則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 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于天下  
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繼  
事而擇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  
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為會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問  
不入衙門此入衙門者人才數千我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于堂官所謂培養者約  
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彈擯堂官之于司員一言褒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罰則畏而改過此教誨  
之不可緩也操練不除則臆慮愈色害風不去則驕驕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分部  
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實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鍾以主事而充翰林  
入 南齊此超擢之成案也蓋管論之人才賢之禾稔堂官之教誨積種轉軒好也甄別則去其根株也保舉

則猶濼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首與勃然也嘗嘗常到署得農夫日日田疇乃能然委務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禾苗根莖其同生同落于田疇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諭之法無開賦別之例亦豈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自碩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于前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遜一秩固已英才推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 內廷四人禮部六堂 內廷四人戶部六堂侍直 內廷翰林兩院侍直 內廷在講官隨侍 御園本雖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費稿則寥寥一面要事則寥寥數語確使才德俱優者不能兼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 天子之知說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 皇上稍爲酌量每部有三四堂不入直 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院亦須有不直 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參然學皇即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門之人才同往來于 聖主之胸中彼司員但令姓名登于 九重不啓陞官源秩商已屬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樞柄一升而草茅之精神皆振盪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一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善于言考之而 召對陳言 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何假則莫善于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 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弊者相率戢默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

考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措彈大臣之過失者豈君爲愛舜之君臣皆裂腹之臣乎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衷誠以寡愆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歐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優仁之諭臣職之至并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得爲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隨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求人才之地永不生厭敷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于攻訐者不必發抄而已此外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徑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願高懸豈能窮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大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講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恨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

請起復旨侍軍督師疏

胡林翼

竊以本年賊匪大股上犯楚邊循次痛勦幸獲肅清小池口僞城既已克復湖口縣城並兩岸夾守之僞城及賊船數百號又已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賊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者也茲於一月之內奪其所恃得



城其孤立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克復之機似有把握從此大軍建瓴東下直抵金陵擒渠掃穴此天下軍民所日夜企望之機會矣惟是水軍萬餘人江面千餘里若無總統大員節制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譬如舟行有樞艤而轉舵不得人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終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師一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觀艦船重入九百餘大小墩位二千尊江漢之師如雷如霆軍聲不為不威惟是出楚入吳風利不泊即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勦辦其應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既非李續寶楊載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續寶楊載福彭玉麟之職區則列藩藩莫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機矣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職於風塵之中自湘懷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為兩部即不能統為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在兩營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為統轄查了憂兵部侍郎曾國藩持躬謹慎早遵 聖鑒水師將弁皆其舊部吳會形勢詭密之要尤所留心前請終補蒙 恩暫准曾國藩禮家居易嘗須臾忘天下裁撤等權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必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應請 飭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粵即日督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寶等水陸各軍會同將軍都興阿長驅東下都興阿忠勤素著屬隊勇敢冠軍素與南勇將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搗金陵預換牌算抑臣更有請者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為之備我軍銳意仰攻破石所及徒損精銳積日累月壯氣潛銷悍賊乘之轉攻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竊我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是我軍之膠滯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沒無定猶是不變則兵日見其少而賊日見其多固非賊之果多於官軍亦非賊之果強於官軍也即如四年

同塔齊布羅輝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賊城旬日之間傷亡至多五年羅輝南李元度等專攻湖口縣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楊瑞福會攻攻迭次血戰因無陸師相依遂無成效其不學于之故無能兵出以正不以奇賊得以先爲之備也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將商以陸師五千人從得縣渡江而尋襲官逃竄至太而師夜渡入舟師繞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會舟登陸踞城後山圍賊其關而將其營其營內湖外江水師應戰方圍賊亦連力抗相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敢情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是役也軍是以爲深合於出不意而攻不備之兵機固非且之智慮所及驗計以陸師精兵六千人另籌營月餘銀一萬兩雇民船四百艘從水師之後仍留長天鎮鎮守一月米糧軍火過皖南皖北江南等處有賊之處固機難剿則我兵所至皆賊計之所不及防道其間營調接我軍即可迎戰抑或堅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圖兵到之後賊必設備設備之後兵可趨歸兵歸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日兵可再出計不出數月而賊技已窮賊勢必蹙矣惟是以奇兵難料在乎善機變無論南岸北岸江界皖界應隨 飭帶兵大員覬賊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顧兵堅補不爲糧省所請顧不爲賊情所牽縱動靜之機默存於心候往候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顧賊匪不能窺其機即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滯兵機必鈍矣又兵勇之敢戰者傷亡必多即如九月初入初九湖口之役水陸中傷共九百餘員名血戰之膏固近年所罕雖然傷亡過多即宜調回武漢加意休養以重軍情而養壯氣仍以精兵調赴下游調越其關更番迭戰如羆無喘則往來此退神變不窮庶不致拘滯一隅轉敵大局應請以九江爲老營根本仍以武昌爲後防並議添募根本則節權不愆而士氣常新必於討賊機宜大有裨益

政兩司書

胡林翼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走符  
馮下其手而撞觸萬端司中於循資格補換委之論只須訪披其聲名之尤美者勿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  
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所不可儲守資格要缺必須遴選賢差委例得的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就其替而  
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私以徇且嘗苦節舉人  
之所棄者則尚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圖避於  
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顧例之心  
上下之乎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時湖見藩臬某其開口便言例如某分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  
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徑其夜行營札嚴禁甚  
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每其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逾足以快其私數林  
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復發石縣中丞啓

胡林翼

一取墜酒野非用士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傾事之人然矢聘之瘠者十之九士民之  
機者十之六近年宦途頗雜收放既少英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顯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真性來請可  
激以忠義楚管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動接見決趨蔽視民如官觀官  
如民無算大小推誠相與者之以謀而觀其議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  
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  
之專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真固足以幹事也免實罰具

在董勳因時以六軍之何處不備未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昔盧忠烈公之督兵大名即謂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在規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傅重庵以礮臺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剛靡剽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唯何可信爲日已迫訓練豈一躍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毅治粵陶習參軍所領三百人皆節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曠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之人如何耳 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白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政之方此說與粵言守禦者實可互爲其用而相與有成也一聞謀爲行軍之要而此事最難其弊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矣來諭言我處之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是保甲不實證者不力之故厥之舉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間諜之妙物色此人試河容易陣平悉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叢穰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獲誠可適雖非一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一江岷樵昔年在京試其死友之權而歸一次行部鄧道上送一不會畫面浙江舉子之柳此其行誼即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己之誠左公高隱尙不知雄才大略是文才公一流人物設其真何必斷然應命今已函致矣林翼才力至劣伏維河海不擇惡壚不遺故敢祈其所知上陳座右一代偉人必能宏濟時艱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陳各條其要仍以用人爲先節一技一能亦不可棄不棄之藥幻變藉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敵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張賓符堅得王粲略皆以一二智謀之士戰勝攻取然必不拘資格然後丹書中之委豹得獻其能亦必資其文法然後怒攻主驕之誦光立擢勳德費一役營文該顯顯而舍魏蔡自古其難

作用不拘一例以奇才待不吝不加委曲於其間耳

致官秀峯授帥書

胡林翼

運日心夢歸之入蜀日夜不安旁皇無措賊前已分枝竄竄慶武岡矣近乃舍祁陽而以大股盡竄備陽新化及武岡其分陷廣東州縣者又必陸續而來既以緩水衝之追師使湘人疑畏而不得并力於資武計亦袋矣查資水發源於武岡夏漲可由安化益陽分犯岳常澧則皆舟楫萃萃之所又醜賊蹤已至洪江則臨沅水之上流河滄船料堆積如山賊得辰州常澧必造於險以毀洞庭而調屏之險必失然此猶近慮也且料賊勢必不如此師如此以湖北湖南之方向可掃除一二師不然楚邊之使不能東下其禍亦輕也愚見賊必以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無安枕之日此乃異常之大變賊曹果過必於近一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逼十年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古今謀吳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關是也賊之志在此鄂之所慮亦獨此爲大耳湖南之辰永等府前頭亦無攔阻後路道是送賊入蜀也兩撫固無此意而將帥之力不能戰者必且以入蜀爲幸事謂不欲以鄰國爲壑特大百耳中堂昨日賜函欲以水師守三峽之險此湖北切要之大致不老成忠義之遠謀惟水師守險自上剿下則事半功倍自下防上則勢逆而力勞也盛強之時水師泊於依岸之處而中流仍不可制蜀中產大木設以巨筏橫撞火船載薪乘風浪夏漲以覆我則固可危又兩岸須設師乃有依藉之勢楚師守水安得同心協力之蜀師以保陸路又遣將出境譬如遣女婦人其家自有翁姑不能事事歸我主腹設邊不知兵情之主帥則調撥乖方如安徵焦湖之失贖寇兵而張

賊勢均係可慮之軍也且賊能守於一時不能保日久之不懈即使賊不入鄂不能使其不害蜀與秦魏入蜀則國家成少二百萬之入款而又歲增四百萬之出款兵與已十年矣何堪再煩 聖主之焦念哉即以鄂之一省而論東防吳而西防蜀分兵則兵力單添兵則餉力絀且蜀之鹽斤百貨釐稅亦軍餉所關也蜀之不利鄂庸獨利乎是必應代蜀為謀已無疑義矣林翼之志如精衛而愚如杞人近日不謀竊息一策取蘇其愚惟乞中堂採擇施行江西現無多賊某德鎮不過萬人嬰壘壘而不出石逆之入蜀者至少亦必十萬念萬人若請 朝命以李定泰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玉麟守九江卽異日金陵大股因餓分竄上游金陵兵多尙可回紉其騎猶小湖南追兵入蜀將無統一湖南有鄰省邊疆疆長莫及之勢蜀督有主客相形呼應不馳之苦查現在江西之兵與湖南之兵半係曾濬帥舊部若察奏請 旨飭曾濬帥酌帶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陸精銳將備由鄂馳入蜀中限五十日可到只須坐鎮夔州而蜀中土風民風已隱然有鼓舞奮興之勢蓋由鄂入蜀可繞在賊之前面由湘入蜀則反出於賊之後路矣石逆願避濬帥之兵去年濬帥欲到浙江西石逆入閩濬帥欲指閩而石逆入粵東此亦有趨而避之之情矣一也濬帥創遣水師水師將倫尤能得情欲保蜀之不失亦非於水師得人不可二也蜀中財賦可以自贍以濬帥前往而兼總督則士民輸將爭先恐後不至卽處餉竭致呼救於司農以增 主上之憂三也濬帥忠實久在 聖明賞鑒之中共事上信友全憑一誠卽如中堂推赤心相待濬帥之感激非常并無絲毫意氣可以其必能成功且此奏爲大局起見 中斷必見採納四也四川新督外強中乾色厲內荏在於軍務尤不相宜其調蜀而又聚京者嫌於嘆災之欲欺其人而實則知其不可用也且 聖意必不令往蜀前次派往粵東雖步從容無心 國事此番到蜀必多有公署任水陸軍務亦不相合必與列省情形格鬪不通以濬帥督則石逆必不能逞志保全大局五也金陵之賊必

可漸飢饉北之賊謂人任之惟徐匪之禍甚大招降之禍必有奇變邊帥欲請馬隊意固注於兩淮然兩淮之勢尚不啻長江勢力之大且中朝尚有人能制此賊西蜀之富五倍於兩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夫蜀則急切無人能了此賊中朝亦未必即動禁旅是失蜀則購大保蜀則福大六也邊帥若得蜀中兼署總督軍務緊急必能不以外餉軍務平定必能每歲協濟京餉二百餘萬此可於秦中切實聲明必能保其不誤七也以人事君大德也保誠篤之臣焉國家之益大功也蓋賢不必受賞陸德必及子孫入也惟是正摺中或用三衝雙衝專衝夾片或用清字專衝另摺以實情密陳力請代辦總督并申明該督耶末年五月現已服滿且須聲明必有地方之責則餉項不誤州縣聽令乃於軍務有益中堂為國幸輔為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進言林翼幼年即見外省督撫惟獨又毅林文忠與鄂竹軒盧厚山先生之心術德業與中堂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閩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若人文毅深以為然事關大局安危及早補救實有大功於國家即一時未蒙採納亦不失為中堂愛之百如竟愈允則舉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矣或疑賊全窺江西江西必不支夫江西不支無礙於鄂亦無礙於天下四川不支則楚與秦均不安矣兩利兩害擇其輕重惟中堂密酌林翼人微言輕而救蜀救鄂舍此則必無良法如蒙採納一二即密傳藩村蕙生及同城大員公同密商擬稿須囑之諒生精心結撰將利害得失之故明白曉暢尤以必得總督為要著切囑其勿草草也專此密陳敬請採擇酌度

變通迴避以重倫紀疏同治十二年

王文韶

竊查吏部奏定迴避章程內開祖孫父子自道府以至佐雜各省現任及候補試用各員如非同官令官小者迴避係同官則祖孫父子名分攸關無論補缺到省先後應令其子其孫迴避等因應經覆辦在案臣查詳思

其義竊有未安夫所謂各分彼國者讀以父不可避子祖不可避孫倫紀至重初不略乎官之同異也今同官者既以名分攸圖而不論其先後之次不同官者又若名分可略而但計其大小之殊是子孫以官而加於祖父祖父以賤而加於子孫苟爲孝子慈孫必則傲然有所不忿即臣等忝膺顯寄遇有此等案件往往不無勦干中在部臣定章之始亦謂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在家則以父爲尊在朝則以君爲重國家設官大小自有定分不得盡以父子之恩掩君臣之義也臣輩權其輕重而量議其變通凡各省於操籌臬以及特旨簡放之道府大員朝廷擇人而任簡拔斷曰宸衷人臣無所究心干其間若此者以君命爲重應遵照章程令其祖其父之官小者迴避至道府以下銓選爲缺匪隨時揀發分發從前指省留省各員按班固有定章而授職非由特簡若此者以天倫爲重應准於赴部註冊之日自行陳明無論官階大小概令其子孫迴避似此酌量變通凡爲人子者庶幾理得心安于君親之間兩無遺憾

擇吏

王柏心

自古世雖極治奸民之輕愉者不能絕也不則鬪暴劫奪鬪法抵禦大則竊竊竄竄吏人莫敢誰何又其甚者倡邪術誘愚民鸞蛇弄蜂無時而忘響驚其所潛伏大抵山從俊僻及緣邊州邑所恃乎強奸於未萌銷患於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邑其擢吏視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薦擢視他邑宜最先而口之從政者往往反此置地僻則政簡壞狹則功寡才吏唯初從政或左源及疲老者始往視事最不得賴緣人不能以自給官其地者與商斥間強者則以爲大吏且棄我情廉潔勤更事終無由上聞也行善克己而已弱者即不敢肆爲糜割然民之艱苦不聞山川阨蹇險易之憂不知成戚焉以不得去此爲憂何暇治詭以弊強禦懷遠天之謀哉夫民也以儲通之故累數百年不見賢良吏縣是黠然不逞者無所顧忌從而侵暴之又從



而欺罔之乃始驚然弗即也。屬有水旱之災，乘間竊發，勞都邑不得高枕而執政者，慮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慎，固可牧不過一指搗之勞，繼也微，師靡餉或窮，歲月未能定無乃好難而惡易也乎。且僻遠之於近邑，猶四肢之於心腹也。今有人於手足，則任其拘攣，踈蹙而惟心腹之是治，豈得謂養生者哉。誠令巖疆邊邑之吏，皆擇其簡重有方略者，寬而不弛，嚴而不苛，安善其糾察，強弱什伍，禁游惰，廣聽惠以招徠之察，荒歉以按輯之操，縱設施，視便宜所在，試之三年，有異績，則屬該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劇，一切比近邑，令長爲優如此，則所選擇人，爭自奮勵，不期而過，僻州邑大治，邊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誠過好之上策，銷患之良圖也。夫淵源治渤海，李固治泰山，當在鼓君，豈獨能布威信，折衝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况使邊之於未萌，銷之於未形者哉。

記蠟

管同

管子客商邱兒逆旅童子有畜蠟爲戲者，問其術曰：吾捕得去其尾，故彼莫子毒而供者玩弄耳。索蠟之甚器，中蓄蠟十數，皆甚馴，投以食，則銜俱掠之，以指駭然，紛起竄，觀其態若甚畏人者。然於是童子大樂矣。呼持去，客謂管子曰：得是術也可以御惡人矣。夫蠟之毒在其尾，去而蓄之，彼且仰食於人，爲人所戲，弄夫天下之惡人，應竭其心，豺狼其性，爲毒豈非是蠟比哉。然其人固有異衆之才，能濟其凶而爲惡，爲君相者若能制其毒而用其才，彼且畏服以供吾驅使，而其惡何由更肆乎。昔者孔明之於魏延，高歡之於侯景，二子皆英雄，得是道矣。若他人則不然，慮惡人之難御，所用皆庸驥易制之徒，固無異才事，或非常則莫知所措，此其智不且出童子下耶。管子曰：子言誠辨，然吾聞諸士人曰：蠟之去尾者，更生則變，鉤其毒不可殫盡，是童子亦幸而未遭是耳。夫惡人者，久對於人，無所放縱，苟再發，其勢將不可復制，魏延既反，孔明而反，侯景既亂，高歡而亂，藥

武世有孔明高歡之智則可不然則楊侯堅武抑可深戒矣身葬之世放逐四凶皆屏棄遠方終身不齒彼四子豈獨無異才哉吾竊以爲英雄所見不逮聖人也遂書其言以爲用人者鑒

件作馬快請免禁錮疏

沈葆楨

伏惟三代以上庶人在官者與士同祿漢制近古往往由小吏至公卿故循良稱極盛所學其所用也自晉重門第遂爲風俗相沿至今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不問其所能只問其所出與求才初意已兩不相謀然倡優爲身家不清彼該無以自解者供役公署者雖風塵奔走勞瘁不堪究其所逐逐營營者非國事即事固天下之所必不可無者也乃不待其作奸犯科而先絕之於人類於求治之意母乃左乎况不編文釋無以爲件作不精武藝者無以爲馬快屏之於不足齒數之列而望有出類拔萃之才起而應之者乎命案觀屍傷爲準屍傷一併臙臙無由得其情洗冤錄一書其理極微又有不盡一一可憑者須以意會之在科甲及幕友入仕者日夕研究猶懼其難若再以不自愛之件作顧倒是非含冤其誰訴乎有終身不見厥之兵無終身不見厥之馬快率禁緝捕其危險與陣陣同若能救無能安望其爲鷹鷂關不皆成盜賊乎說者謂件作以命案爲市馬快以盜案爲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蒼虎而傅以鬻夫天下未嘗無包攬詞訟之生監不因此而廢士之出身未嘗無廢後閭閻之弁勇不因此而廢兵之出身賢不肖各以類分進其賢者退其不肖者而已矣若並賢者而黜之是黜之出於不肖也又何味焉其品甚卑其才甚劣而其權則甚重其不至於惟利是視無惡不作也擬希厘查各直省有一縣全無件作命案報驗借請鄰封還有應行開檢者則束手無策馬快多不足額其濫竿充數者非能通曉技擊遇有巨案亦束手無策豈無認真公事之牧分欲破格召募而相需甚殷相遇稔疏蓋稍有徵長者甚不願終身自棄兼使其子孫亦無罪而爲聖朝所棄也合無仰

懇 天恩防部核議准將件作照刑科書吏一體出身屆快照經當兵一體出身俾激發天良深知自愛整其廉恥竭其心刀庶命案盜案不厚易稽倘仍作奸犯科自有加等懲辦之法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五目錄

治體大臣職

臣事論

軍機故事補遺 節錄

老安司紀事詩序

書張忠烈遺墨後

與余小坡書

與宋幹臣書

李東陽論

奏病勢日增懇 恩賞假調理疏

奏請 開責祖臣疏

隱陳前撫臣功德在民疏

梅曾亮

姚文棟

邱 德

林則徐

姚 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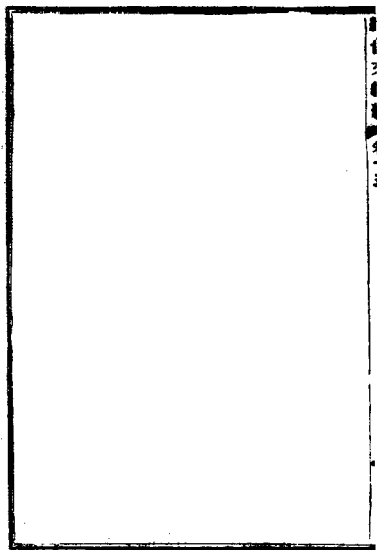
管 同

李元度

崇 實

何金壽

林葆元



治體六臣

臣事論

梅曾亮

天下之患非事弊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庸官者有小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責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異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遠其程度則又有覆轡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患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處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磨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或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國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持其文爲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天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選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

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削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尊者則一罰不可復用法如此國變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害而破壞然去之也繁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則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難其力而無豈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脂膏高位實疾顧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慮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與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視奪朴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養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十者其心終不暇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賞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屬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賞賤非如古之惟其賞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賢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賢賤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慮甚於富貴人孰不避夢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此聖人先有司之義不易之理也至有罪則法自貴者始又必視其獲罪之由以權法之輕重殿其私罪則下絕譴徇粉飾之習而上之謫蔽開明薄其公過則下無東縛顯慮之私益得執抒意氣以盡方所事至小臣之罪亦當視其所犯科之不能一律輕論非貴者罪必法重賤者罪必法輕也文

特因一時數事推究言之其謂居者有事事之心而以位爲寄此實古今致亂之源欲小臣盡職在大吏之考課嚴欲大臣急公在君上之責成重責成重而考課嚴庶無不事事以位爲寄之慮若附枯槁雖人之常情自非聖賢鮮不揆心願仕人臣當官舉職而不樂卑位者何可勝道墨而後人執近蓋無其人固厚責賢臣而賤者知止不可得之歎也特其議論正大筆力馳騁自然勳中規矩故爲難觀

軍機故事補遺

姚文棟

雍正十年二月初三日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辦理軍機處密行事件所需鈐封印信謹擬辦理軍機印信字樣移咨禮部鑄造府辦理軍機處派員管理並行知各省及西北兩路軍營今辦事軍機處鑄印乾隆初年所換鈐清漢篆其文曰辦理軍機事務印兩旁鑄刻年月字號一曰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九字一曰禮部造三字一曰乾字一百一十九號八字○滿洲軍機大臣奉 旨軍機處行走者是否學看漢摺之處應由木處繕片請 旨均得 旨其閱看惟乾隆二十五年尙書兆惠都統侯富德在軍機行走時奉有閱清字木閱漢字之 旨自道光年間以後滿洲大臣一備閱看漢摺均未繕選摺片○乾隆初年恭遇 聖駕時遵軍機大臣是否隨往皆候 旨遵行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處奏 皇上南苑大閱 臣等辦理軍機處除 謁親 皇海蓋總理 行營隨往外 聖爾爾泰張廷玉徐本訥廷泰隨 駕之處合行 旨奉 旨大學士徐本尙書訥廷泰去至 二十八日又 諭朕駐蹕南苑天氣寒冷吏兵一部輪班之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不必前往近日軍機大臣除特派留京辦事或先已出差外省及婚會典試外凡恭遇時巡無不隨往者不待奏請矣○錢南園先生請 敕軍機大臣進止仍舊尋章一摺當史館諸臣博和坤傳時徧檢不得今見於濟南采鳳錄云在陳孝廉處得之繕錄於後臣伏觀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皆奉止其中用以鎮



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紛居則情可共見內如司員咨事彙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蓋蓋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同桂一人每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 內右門內許大臣暫止之廳或卽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處之盛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尚書董誥同之尚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惟 召見時聯行而入則各處所處雖亦有時暫止軍機處而事遇輒起一切咨事彙稿司員未嘗趨步兩歧以我 皇上乾行之健雖昭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啓角立別黨之漸然行之萬世無弊莫過於率由舊章況 內右門之內相近 禁樓向來固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之事須先一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齊立是以設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出更入爲口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謂語妄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紐已多自宜及早至 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候軍機事務既畢入未爲遲若 隆宗門外直廡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視聽於外大臣於內辦事亦屬未便請 敕讀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儀蕃之誼共勳一堂其 開明副辦事亦同一體近口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兩順牆東向之盛王杰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並請 敕禁止謹奏○親王奉 旨 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者惟成親王恭親王二人成親王於嘉慶四年正月入直辦事是年十月 諭云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究與定制未符隨 命出直恭親王懋威豐同治光緒三朝疊奉 恩綸入直在軍機處領班且久 眷倚隆重正未有艾此向來未有之異數也○自乾隆以來定例軍機大臣同進見無獨 召一人者道光一年夏湘浦太宰緣事出直又秋澆大司馬出差黃左田大司農病假曹爾笙相國董獨對者匝月特稱爲異數云○乾隆時設曰修爲軍機大臣令驍道之婿某持書密囑商牛恭泰上知之 諭責軍機行走之人當以慎密防閑爲

要英曰修照無囑託之言明有囑託之意 命節日出直又軍機章京徐步雲於查辦揚州提引一事預先通  
信奉 旨徐步雲與盧見曾調爲師生此等緊要事件敢於私通信息致慮見曾預行寄頓甚屬可惡著發往  
伊犁効力 天語煌煌前事可鑒直編曹者不可不知○嘉慶四年湖史何元烜奏請酌改軍機處名目一摺  
內稱軍機處承辦一切事務與兵部之專司戎政者不同現在軍務久經告厥似應更改名目以見假武之隆  
奉 旨軍機處名目自雍正年創設以來沿用已久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係機要此與前代所稱  
平章軍國軍事相仿迥非專指選舉決勝而言且今三省鼎峙久已肅清大功告厥神海內外共慶昇平不必  
改易軍機二字始爲優武何元烜擅著擬選又十四年戶部議奏摺內將軍機處三字終寫 上惡其開詔款  
之漸 諭旨誠防此兩事皆經 諭旨駁正亦一時異聞也○向來軍機章京未定額數自嘉慶四年以後定  
例滿漢兩班每不得過八人後於每班八人之外復添額外章京一員咸豐三年因軍務較繁復添傳 記名  
漢章京四人在額外行走同治十一年停減其半○嘉慶四年奉 諭云軍機處行走章京向來俱由軍機大  
臣挑補並不帶領引見因思各衙門各旗官員卽筆帖式驍騎校醫軍校等微員無不由引見補授軍機章京  
職事該軍章有裨不帶領引見之例軍機章京之由引 見擇用自此年始也○嘉慶十年定例滿漢現任京  
官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及外官又職督撫司道鹽政御史武職提鎮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保送  
挑補軍機章京從御史吳邦慶之議也一千五年 諭旨大臣子弟有挑入軍機者藉以學習政事未嘗不可  
造就人材防弊之道初不在是嗣後著無庸迴避○軍機章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令人改辟吉士則不復入  
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御史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據侍郎亦不復入間有以資以職  
爲礙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著謂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將公炳程公燾又以巡撫罷歸京

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王隴泉司寇云○乾隆年間滿洲大員如侍郎保成松筠內閣學士博清額索琳福德等漢大員如順天府尹蔣炳副都御史胡寶瑛傅顯劉秉恬孫永清大理寺卿王繩光禮部申甫太僕寺卿程德燮補三品京堂真守銅帶等令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竊隱以來始專用司員無二三品大員爲章京者矣

老安司紀事詩序

路德

滑縣老安司巡檢竊公名斌字簡齋陝西咸甯人嶽嗣魁梧長身而勇健善騎射聞滑民聚衆作會曰種根甚嚴禁之不能止乃微服出訪至近寨聞鑼鼓聲呼其門不應僞爲迷路者亟叩之鐵匠唐姓者出公入見新鑄刀子無算不敢詰求指迷而出行數十武有地窖人視之博者數十人諸袒褐者悅其旁公問胡不博曰無錢與之錢使博博竟邀與飲飲酣徐問曰此地有讎反者若知之乎果愕然曰客何來曰吾汴梁賈也因索債至此耳果曰老安司劉公長嚴厲言若洩香情無噍類矣遠行無多言取禍公醉譎疑忠烈公克捷告以故馳赴郡告太守太守以其事無驗未之信也公返老安捕鐵匠唐姓者拷問之唐曰吾所造形模皆自林清來問清何人曰直隸教主也與吾邑謝家莊李文成暨更牛亮臣相往來久矣聞清安在曰月前已返直隸因反期既定特往糾其黨尅期內應也問何期曰九月十五日同時舉事公密解唐姓入城告強公與強入未明公率縣役潛赴謝家莊收文成與強公會鞠之文成大言不諱時亮臣充縣庫吏家城中並捕之一訊而服各加刑焉下之獄公徑往文成拜臣家徧搜之得其黨籍時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二日也公謂強公曰亂將作矣強公迭發使告急於郡不應初七日黎明城門失守賊衆入公整冠衣短纊袍握刀出時公子嘉善從拿公文推之仆急出遇賊於通衢手刃一賊尋遇警署善亦見殺嘉善乃公文繼室韓孺人所生第一子也孺人在老安

知大禍不遠先期遁窮至子贊善姪善遊維於汴梁剛得公訣別書使家人覆霖樓下四面環之是日與奉所生女巧雲子炳善善婢春梅夏蓮同登樓熱樓下薪俱燬死又入日而清使其黨至京師夾入 蔡垣幸公早擒牛李滑賊不及待先期反不與清應清勢孤捕者就其家縛之牛李受重傷逃不遠爲官軍所獲餘賊悉平賊據滑九十三日大肆荼毒比大兵克復城已墟矣方公之始告變也去反期尚隔旬餘當時即發兵臨滑按箱擒治隨飛章入奏不三日可達時清黨猶未集也出其不意分路捕之賊衆竄匿不暇焉惡得有九月十五之變散承平日久官民宴安機動難識者包藏禍心相誘以利相誑以神相譖以勇變廷數省響應成軍知者不言言者復不見信奉命起爲猝上勦 宥肝戕官殃民勞師糜帑雖劫敵使然亦人謀之不臧也事聞 天語褒獎以知既例護鄉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 子雲詩尉世職以恩騎尉世襲罔替 天恩霽矣公長子贊善襲職廢從九品迄今二十餘年補官無期困窘日甚嘗謂口四方其父母弟妹恣俱在階不得歸跡唯前賊黨謀敗露實由於公公與強公同榜賊同袍雖強公子逢泰官至監司獄臬蒙次子盛奉 賜進士入翰林改中書今官同知公一子長爲宦人同受 國恩而一幸一不幸非命與然公之功烈自不可掩德盛其久而溥也作詩記其事俟采風者錄焉

齊強中烈公遺骸後

林則徐

天下之患強則弱烈發遠則弱極當嘉慶癸酉賊兵未勦時猶借火積薪也忠烈懷骨一揮賊狀以彰風氣以破賊黨華不能須臾忍而 朝廷因得以辦賊蓋誰見夫安危之算問不容髮遂決然奮發至不惟以全家身命殉之顧常山關十門以擒安史王新建抵虜丸以疑宣耀其功竟復先相峙而於晏然無事時爲未此邇標雷冒首禍之戒開非常之原則所處更有難誇者事既上 仁廟以功在社稷褒信乎其社稷之功也庶丙

午則徐承繼三秦忠烈次君毒國司馬出還屬三抵見示受而讀之其論李公之不問謂赤心人必不能爲委曲事可以見所養之正論李公之不屈謂無愧則有保身之義可以見所學之精至於家書所言苦景不以語外人儉節足以範子弟勤安分或作尋常涉筆於古人修齊之教靡不規矩矩變按合符圖自非浩然之氣德義之功厚積有素其流露於毫翰間者能如其昭融世則徐讀公之文想見公之爲人而有感於其已事焉爰綴書俾後以誌嚮往之誠云

興象小坡書道 光乙巳二月

錢 蔭

昨過潯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區特不欲有願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柳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啻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執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選舉一旦有事卽思爲深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一疏辭官歸里所請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夫備有後悔其所爲足者不過官成名立而已不亦謬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導天子願以官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深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愠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爲顯貴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與蓋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則者爲貪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薦遂受 如吳淞灣力守所以報也其夷之獄漢和請卽欲甘心饋道以謝夷人網 上仁明供時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避與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食爲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懲其過孤行其志儼竟不履積

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  
面言未幾故奉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塞訪銘誠佳然似未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一人交淺宜不深知盤  
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間小駐旬日卽出關西行不具

吳宋幹臣書

管同

近閱閣下督官庫中執法秉公無所撓屈甚慰甚慰而閱諸道路或謂且得御史如其然則同深爲閣下重之  
蓋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諫其後乃專設諫官而百寮之敢於言事者猶不禁也今則百僚不復  
言事而彈劾諫爭之責一歸給事御史夫爲任既專則爲責愈重爲責既重則當識其大小之分輕重之序必  
實有關於治忽安危實爲國計民生之所託託者舉而陳之始爲克盡其官而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若夫毛  
舉利害不及大體雖後之臺諫習此成風矣而恐非賢者之所宜出也閣下剛毅抗直練達世務其在部中已  
卓卓有本末然則苟爲臺諫必大有異於今人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枚舉言之矣而不可行如不言也行之矣  
而無補於天下國家之事如不行也閣下處今之勢苟爲臺諫其將何以爲言同聞之世事之類由於吏治吏  
治之壞後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然而教化云者非空文而無實具之謂也以身誦人是之謂教以  
身率人是之謂化同竊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諛而嗜利夫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  
之門而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天下之事夫豈止此然必先舉一端然後人才勃興而法度可以  
漸講顯不知其言果當否而今者上推安擇焉或謂同子言則近矣然議俗之說責難於君使聽者持子言而  
得福則奈何斯言也同竊以爲悖矣古之直嘗得諫者皆其值主不明而所遣有不幸也當今 天子仁慈恭  
儉敬天愛民雖草茅之士未嘗規諫日月之餘光而不知 聖賢然近者伏讀官箴則已窺見 九重勵精之

意矣而箴於御史實曰敢諫不同忠貞常矢然則今之求言比於懸棺設鐸可也而論者手舉利害不及大體是天子欲人之言而諫官瘖不言耐而願以爲言恐得禍毋乃誣乎無求利之思無好名之見本之以至誠而陳之以愷切持之以至正而出之以和平雖在中主猶能聽受而况 聖君哉誠恐得禍則又未嘗無以處孟子曰辭尊居卑又曰有言責善不得其言則去處其難而不居其位可也居其位而稍孤其職則大不可也固於閣下相契殊深雖德相懸而亦近乎朋友之當責善者矣用敢發其狂言雖所忌諱伏惟留意省察

李東陽論

李元度

人臣之去就揆諸義而已矣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義也若身爲重臣受先朝顧命不幸新主意行爲權倖所蔽既不能爲伊霍之事卽當畢力維持以冀君之一悟而徐去其毒卽事或不濟而吾不惜委曲措拄於其間則吾之心力已罄天下亦遂受其益義不可以決去也苟第諄諄然利率去位自爲計則仁矣如君國何如先朝寄託何昔者明孝宗時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及帝大漸召健東陽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敬當勸之讀詩補爲賢主其付託亦可謂重矣亡何武宗立逆閹劉瑾亂政健等力諫不從韓文舉九卿伏闕乃爭帝擬逐瑾天洪健在閣摧案哭曰先帝陵土未乾若輩敢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時健遂登色俱厲惟東陽語少緩明日請臣再伏闕爭欲遂殊瑾瑾先泣訴帝前事大變健等並乞骸骨瑾皆聽健等歸而獨留東陽東陽恥之再疏請罷不許健等漸行東陽祖位下健正色曰何泣爲當日多發一言同去矣東陽卽是變由有伴食中書之謗侍那蘇珣上書勸退至請削門生籍易代後如王士禎輩猶紙之吾獨以謂不然夫武宗誠疎特未悟其奸耳一旦尋歸猶棄大家也後四年大監張永發瑾逆謀遂獲於市瑾非必不可去之奸也又非若移漢詐武氏移唐詐立其朝者不可一朝居也健東陽遷皆

顧命大臣與國同休戚豈一夫所能塞責璉後健聞武宗盤遊無度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其歎也與推  
案之哭東陽之泣饑其義一也健初胡爲出此言哉且其時韓文到江夏戴鼎馬文升楊一清劉忠等皆去位  
矣謂東陽必不可留則將舉國而空之使武宗益孤立璉益得爲所欲爲僞扇滅之匕首竟遂逆謀健等何辭  
以謝先帝史稱璉凶暴無所不誦侮於東陽猶陽禮敬東陽灣步獸奪保至善類天下陰受其庇璉營款建備  
遷葬其家又逮劉大夏楊一清下獄皆賴東陽力解一清卒與張永定謀誅璉璉則一清且不免璉益  
稽誅矣此外若陸熊安奎張或崔璠姚祥張璋等並以東陽救得免死至璉名書出璉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不有東陽不換無噍類哉宋青苗法行仕者多投劾去邵子曰正賢三所當力時也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但相率而去何益烏摩議東陽者其亦思此義也徵攷健遷去位後璉令焦芳王憲同入閣整頓持正不能與  
抗惟與東陽論避其間多所補救世未有營整者遷罷相後越二十一年世宗召入閣年七十九矣明年以  
疾歸健怒以不仕爲高則遷多此一出世亦未有營整者而獨苛論東陽何哉東陽果負位苟祿則立朝五十  
年宜至致蕪廢矣乃猶藉寶文駕書以給朝夕非是則設客不能具席菜清節若此而與機棧者同歸不孰  
甚焉或曰子於狄仁傑嘗論非之何獨寬於東陽曰時義不同也仁傑值革命之變義不當事僞朝東陽顧  
命元老非可以高蹈鳴潔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且仁傑薦張柬之其後柬之反周爲唐世盡以功歸  
仁傑東陽救楊一清其後一清定謀誅逆璉獨未聞以功歸東陽且加誣病焉豈非果好惡皆不察哉故曰  
人者貴折衷孔子也

奏病勢日增懇 恩賞假調理疏 光緒二年

署中將軍 崇 寶

竊奴才出關後統籌奉省大局非變通更治不足以挽頹風非綏靖邊陲不足以清盜賊營帥奏調津軍趨境



助剿仰仗 天威平靖東溝之後軍聲大振旋將廟兒溝通溝一帶多年巨匪次第擒平邊外一律肅清流民仍經向化而邊內賊首滿綱尙多復仿文武員弁四路跟蹤設法兜拿迄今年餘商旅得以暢行閭閻因而安謐然吏治若不變通則積習相沿不免前功盡棄卽如從前之賄賂公行上司取贖屬吏屬吏取于地方民竭膏脂官飽私囊人心渙散盜賊叢生懸任地方無論力不能辦官亦事不易辦也奴才性本質直材復輕庸何敢謂辦理諸事悉合機宜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雖至嫌怨交加毅然爲之亦不敢避每遇接見旗民地方官無不開誠布公與之講求治理擧去其太甚法求其可行默化潛移業已挽回十之三四下僚賢否專視大吏爲轉移風化所關卽人心所繫奴才就現辦之事已成之局詳加體察若能以是力持數載庶幾根本重地方可望敦樸如前倘稍游移遷就持之不堅弊卽日生害亦日見此奴才力疾撐持不敢稍懈勞瘁之實在情形也至于邊外善後計自東溝以至通溝編戶千有餘里歷年以來聚處之衆壘種之多不特各處流民趨之若鶩卽各旗閑散亦多藉地營生賴以爲活大有剿之不可隨之不能之勢不得已推廣 皇仁奏蒙 恩准不斲旄往戍于維新因時制宜亦祇有就地升科設官分治之一法試叩王大臣等原議與其守例而論禁兩窮何如就勢而撫綏較便也其中旗民鋪處甫經向化勢須一視同仁方昭公允未便時重時輕分別辦理奴才前奏請凡認地開墾者一律編入戶口冊籍職比之故歷經奏派候補道陳本植總邊務以知府恆泰提督左寶貴傳之復遴選各員分路清查逐一編丈兼以抽水稅清濬塘設斗租以及山貨各稅分局徵收事事均係創舉在在必須得人地廣事繁現在文武用至二百餘員之多始足以資分布駕馭倘有未協則人心渙散亦甚可虞况邊氓久居化外一旦令其入我範圍更非易易使不經權互用匪特已安者恐其復萌故態卽潛伏者亦恐其再事騷擾此又奴才晝夜焦勞事日繁而病日重之實在情形也現據總辦邊務道陳本植稟

籌餉一切如安官設兵建城分治各大端籌辦均有規模年內即可劃清界址而昌圖試辦檉米水辦至一萬一千餘兩現擬添設三廳州縣劃界分疆以資治理已飭籌邊局各員妥爲籌議不日亦可具奏且改練旗綠各軍改汛分防酌定營制等事均須悉心籌度當此肅務竭瘁如治夢寐之際思慮稍有不周辦理即虞遺漏此尤奴才病日重而心亦日瘵之實在情形也但奴才精神有限事機之緩急宜籌備有不測奴才一身固不足惜而大局攸關何堪設想奴才受 恩深重圖報維艱自顧病軀惟恐貽誤台無倚懇 天恩賞假兩個月選 簡軍臣兼程來奉以便接辦庶 奴才得以安心調理一俟病稍輕減即當銷假以竟 奴才之志謹 恭摺 奏聞

奏請 訓責樞臣疏光緒四年

何金壽

比以災荒不雨 皇太后 皇上下詔自責哀痛懇切稍有人心者讀之皆爲感泣願臣伏思 皇上幼沖兩宮聽政雖 樞衛自上而蜩螗則在樞臣凡用人行政語大端必資商榷而後行樞臣曰可則 旨以爲可樞臣曰否則 旨以爲否豈今日之 朝政固無不自政府出矣去年晉豫固屬鉅災其餘水旱風蝗被災者將及十省總由官無善政以致 天降奇災及成災以後疆吏諱災而養禍部臣屯膏而殃民試問內外諸臣之進退樞臣豈得無援引保護於其間能盡護之於 皇太后乎考之往代遇大災則飭免三公三公亦自請罷斥今新邇不則樞臣受賞腹含災而樞臣獨不受罰且坐視 宮廷下詔罪己尚不引咎自陳請予處分又不於 旨時懇請 切責災譴請 天過譴請 上於心忍乎竊謂樞臣亦非必有心諛 國也但外譴勸職中少血誠各省之年穀豐則聽其豐荒則聽其荒各省之人民生則聽其生死則聽其死各省之疆吏賢則聽其賢否則聽其否行下之 詔令奉則聽其奉違則聽其違部臣之議奏准則聽其准駁則聽其駁不知痛

痿疾自然時局之壞實由於此今山西死亡過半骨肉相食析骸而炊河南市鬻人肉行旅斷絕盜賊蠢動  
畿輔赤地數百里道殣相望流民數萬關隴京師聲殺之下奸民乘亂結隊擄物此後何堪設想萬一飢民  
激爲則李之流販微特權臣等謀 國不忠卽自謀亦拙矣伏願 訓諭權臣責以忘私忘家認真改過庶可  
上格 天心不然雖 官廷萬分焦勞刻責而臣下泄沓如故則感格仍恐無期也

歷陳前撫臣功德在民疏 光緒八年

貴州巡撫林葆元

竊原任貴州撫臣黎培敬於七月初五日在籍病歿聞省紳民聞而悼歎感泣甚有以首搶地申其哀慕者旋  
據在籍二品銜分省補用道冷超備按察使銜分省補用道錢登選候選運司運同楊潤章前雲南鎮沅直  
隸同知高國鼎五品銜思南府教授莫庭芝五品銜鎮遠府教授周之冕等以該撫臣功德在貽願列事蹟呈  
請奏建專祠等情前來臣與該撫臣患難相從始終黔事知之既已甚悉言之不厭其詳上冀 逾格之酬庸  
下慰斯民之愛戴臣查黎培敬湖南湘潭縣人人生一展父卒十九歲母又卒刻苦讀書願場有志二十二歲補  
弟子員卽以母宋氏節孝請 旌道光己酉舉於鄉咸豐庚申 恩科會試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名得膺

同治元年壬戌散館授職編修甲子八月 簡放貴州學政時貴州苗教各匪亂正劇四路梗阻培敬繞道四  
川遇臣於重慶相與至合江營次遣湘勇二百人衛之由畢節水城安順入黔乙丑三月始達省會時附省賊  
蹤竄忽資陽嚴科試亦屢停培敬曰士心不固無以安民也文教不修無以弭亂也乃檄首郡防屬縣緘童送  
考同官多難之置不顧考棚諸費悉自備補取數屆生貢六百餘人士氣一揚黔人大悅於是出省考安順關  
試營安順文武生以次至營勻時都勻守移駐獨山州卽以州爲試院未至而賊圍城都勻守遣使問道諸援  
期培敬益前行賊亦旋遁試畢告都勻守曰州城僻甚何能守度若等力亦不能修吾捐 一百金爲儲教官倡

得千金矣可伐木就城高而大之守感而督役木城成而賊陷荔波獨山以有守護金假道粵湘試黎平屬縣永從苗故有學籍苗亂不就試者久矣前撫臣張亮基又以永從貢生黃仁統等具控苗民阻考移核辦地微日久不應考阻何爲此蓋苗學籍不樂爲漢民侵占耳卽出示安苗召試苗亦欣然就試因取苗生楊嘉相爲拔貢以款勸感化之苗民爲萬民率以獻自是永從熟苗亦不復再反按試錫仁甫至而荆竹關大股賊匪亦至湘軍統領周洪福戰歿距城十五里馬脚巖砲聲震城內官民一日數驚錫仁府縣請緩試地畝特就城外禹王宮爲試院以安人心仍促試日與教官數人監試論文含笑自若應試生童亦倚而無懼這試畢終無一賊敢薄城且有自賊中逃出雜髮以應試者人以是服其遠賊者亦以是感其誠於是懸試鎮遠石旣思兩遠義以至大定各府九十餘年學臣輟車所未至者無不徧懸所至每策一騎挾書更僕從數人與諸生童百忠義宣 國家培卷恩釋使以風示亂黨與地方官論戰守事宜每捐金助餉以激發其忠奮丁卯秋奏報試竣回省東裝領代乃初奉仍留學政之 命再奉會同該省巡撫辦理勦撫屯田事宜專摺奏事之 命三奉 賞給四品頂戴著理貴州布政使之 命惟時臣以權儲道同范新任培敬語且曰某以文學侍從之臣竊朝廷特選之知界以理財用人之任處此艱難困苦之際惟有竭力盡心以冀圖報萬一同心共濟豈稱臣朋願期相與有成也當是之時黔無尺土之安庫無百金之積寇賊充斥將卒飢疲培敬內匡助於故撫臣曾燧尤外而略於故提臣張又德日籌局事夜登陴守每晨且周懸各門粥廠親試稀粥就食雞民存活甚衆戊辰春開州匪首何正寇來投前龍里實定巨匪潘名傑斬陣場旁做場附省四郊無休息培敬竭得銀三千金與臣所捐得米三千石法道撫臣率軍解開花砲擊之不五旬而兩城悉下潘名傑棄城遁生擒其弟潘浦亡偽知縣王滿亭等五人副潘名傑亦逃歸偽文散沒自是省垣乃無烽火之驚軍勢始爲之一振奏入奉 旨

黎培猷總理軍需局務悉合機宜著卽補授貴州布政使驗自軍興停郵試丁卯開科士子應試者減千餘人  
出入荆棘半途遇害者比比也已已乃特請補行三科道路稍通行釐無恐先是在學政任內密陳記名提督  
林自清窮兇極惡請張狂甚拿獲正法未行是至商請撫臣密遣提督川軍統領阿希祥設法誅之兩首省城  
奏報得旨賞戴花翎旋獲拿匪首陳壽生定審軍務平上下游苗夷回逆響應始斷壬申大軍平牛角坡苗  
巢獲逆首包大肚金桿桿吳傑起林賜侯文開等俘省伏法貴州全省肅清特旨加恩賞給頭品頂戴光緒  
元年乙亥補授貴州巡撫培猷始擬黔藩庫儲藏入十金在任入年招徠流亡墾治蕪穢以次開墾丁糧賦稅  
節縉度支交代所存乃糧十萬金又查提難款以時修葺書院加增膏火並增葺尙帝堂酌添穀局各領復葺  
棺木局以恤貧而無葬者其勇於爲義百廢俱舉也類如此是年平定六洞逆苗戾寅定番苗民吳琴高等謀  
亂又討平之其奏命 陛見以言已革雲貴總督賀長齡開復處分事詔該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時北上  
行至保定始聞 命愾然自責亦抑然自安已卯夏奉 旨補授四川按察使起千家趙 朝之任辦理秋審  
新案二百八十餘起舊案六百數十起設立發審投到所以免勒索保費裁減鋪司款目一萬六千餘兩輯刊  
故大學士臣陳宏謀理刑又徵額發各州縣使有所宗法庚辰補授神運總督十月抵任親勘鹽字河增墾情  
形南巡水深四丈寬三十八丈南北遊四百數十丈擇要下捕是年臘月竟得合龍創辦十七八集石丁向來  
屛丁屠順慶製造多改爲丁順順省銀萬兩仍以應得款數捐修湖北堤七廟並各營兵房三十四所籌賑  
洪湖水陸保甲者遠東海鹽城領江入圍戰船以防海口採辦桑秧四萬株分給鄉民領種沿堤築柳柳十  
數萬株以設堤根設官煤局由浙江上海運煤定價平糶以利民用仿揚州借錢局章程設利濟局以加賑貧  
民裁革雜餉皆釐清弊竇日夜以爲之未嘗稍自暇逸辛巳五月奉 旨補授江蘇巡撫以勞致疾來感風塵

之症遂中若鼓囊癘奏請 實收一月調理又續假一月病仍未痊願懇開缺回籍調理壬午正月行抵長沙  
獻履就醫屢藥不效延至七月初九日病卒長子錦纓以光緒元年貴州巡撫任內例得二品廕生各部次子  
錦纓三子錦堂四子錦績五子錦約六子錦慈長孫澤潤次孫澤澗皆長子錦纓出均蒙備該撫臣性情純摯  
神識開朗在官惟拙與學校維持風俗爲急務其考終吏治勤求民瘼一出之以至誠惻怛期於事歸舊際故  
所在著有政績而其扼要以圖獨出奇儉不計死生鄙福所至亦無不心悅誠服尤在爲學攻詩故太常寺卿  
臣石贊清稱其深得民心以故渾蒙 聖恩異常寵遇其激昂感奮之氣與馳驅國報之心直落寐飲食未之  
暇釋而得矢在所不顧也母與 皇言時方多難吾輩受國 厚恩勤精圖治惟日不足以期稍裨匡扶惟無欺  
而後能無倦 臣資其益亦遂成身心學問之交共事十餘年無一日不相晤然無一事不推誠商榷及任川  
臬任漕督亦無一舉動不走函相告蓋欲臣體感與起共報 朝廷意良厚也以病經年語言塞礙每言及病  
勢日深 國恩未報輒至哽咽流涕忠孝之韻實由性生而年未六十氣體素稱強實一病屢撲遂至不起生  
平事功與其志業豈多有未盡發掘者 臣始與同列後爲屬僚深知其所學所行與其政績之所效著與情之  
所迫思謹據臆臚奏 天恩俯准於貴州建立該故撫臣黎培敬專祠並 賞飭將事勳宣付史館至可  
否 予諡以表勤勤出自 皇上殊恩非微 臣所敢擅請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十六目錄

吏政一吏職

厚養廉議

許自陳議

州縣養廉難扣太多請酌量變通疏

條陳東路情形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

復張石卿中丞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勸誠州縣四條

勸諭委員四條

杜絕苞苴示

整飭官常示

教習獨豆一則

馮桂芬

馮桂芬

賀長齡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張樹聲

張樹聲

張煥綸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十六

上海葛士澹子源編

吏政一吏論

厚養廉講

馮桂芬

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其今日之謂乎外官自晉德以至與史某錢肥蔣顯若干其缺瘠處賄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酒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情不爲怪誠聞之錢疑官名爲市肆之名吁可歎也余友無錫王大令思校曹聞一江蘇官論山陽秦與之望帝晉蘇有三陽諸國幸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紙腐破冰徹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僅足不廉者有餘小官則皆不足不足則拍債借十萬三其子子復爲母十年外賄數已鉅萬債家相隨不去猶覺其潔情自好乎選人亦然選人在西尤無一概念在然則非本性之貪國家迫之使不得不貪也而猶且嚴爲空虛不用之律例凡修祿外祿罕有取皆坐枉法論職以按核名實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暴不知邪抑知之而故縱邪天王道不外人情十徒田園來寒士居多雖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養妻子之屬宮室與馬衣裘饌從之需親戚故舊之賙郵官愈大則用愈多外官機軸較尊加以廕幕友吏役費用數倍於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都曹展需千金遞加之至一品堂萬金外官養廉本數較厚牧令視本數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撫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數惟如數以與之而猶有假法營私致干應典者斯真貪人矣於是可敢爲厲察京官取外官一錢上司取屬員一錢官取所部一錢殺無赦夫而後吏治始可講也或曰數得母太多乎曰此聖人之法也周官司祿文侯無可考王制孟子猶存其略以體詭疏稱大國卿祿食二百八十人計

之大國君祿食一千八百八十人三萬二千畝之入也次國君祿食二千四百六十八人二萬四千畝之入也

國君祿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萬六千畝之入也今之州縣古小侯也小侯之祿殆不啻萬金何贏之有漢制

太守號二千石實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實食一千石王制天子大夫諸子男孟子元士士子男觀三代已

減唐始薄而終厚未始實錢神山堂考索○陸游詩年俸百萬以注病窮窮元初不備祿世祖時定太師俸

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貫以下有差祿薄無甚於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鈔三百貫極又

定正一品米入十七石以下有差國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廩折米折鈔之目雍正二年耗羨歸公加給養廉

乾隆二年增京官恩解法夏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復三代之舊也或曰費得毋不支乎曰另譯廣汰冗員人

數已少俾漕運減河工所省千百萬已不患不足況吏治既肅百弊皆捐中飽一除積欠自少數年之後所得

必有餘乎所費者矣又文獻通考修祿下有職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職官志諸路職官皆有職田所以養

廉也即養廉之名所自始日知錄稱明初尚存今議厚給養廉議復職田縣若千畝紳士徵其祖供本州縣

養廉次上司次木籍京官亦古采地遺意也

許自陳議

馮桂芬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天子稱之左氏傳以遇事爲非後世動以私意度人遂不

許人自擇官非三代聖人開識布公之道也夫選舉固不可用違其才亦不可與其用違其才不如選舉京官

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無之惟進士出身之主事中書許改歸班選知縣則又何也外官自願內補自知其

不宜於外耳其中無他而功令亦無之至開例則無所不可又何以說竊以爲進士引見之先願就京職

者宜聽其陳明而刪去改歸班之例至於難進易退君子嘉之概以爲惡勞好逸忘致身之義不亦過乎無與

稱疾古人所有不以爲欺罔也卽承平數十年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爲首 國家而自 國家言  
之則此等德性圖章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賢者路安用東縛馳驅坐令竭誠懷事者冠帶罔住不復效用足  
矣法過重尙恐其巽機誤各也其不許辭者惟煙瘴及一切苦楚煙瘴官用地近年壯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  
分一二遠爲節力之苦宜專同年壯者爲國受之苦 國家宜顧之使不苦亦仁至義盡之道矣

州縣養廉攤扣太多請酌量變通疏附片

賀長齡

竊恭頌欽奉 上諭直省各州縣經管各倉庫實成該管上司府府稽核如果實心查察遇有虧空各知  
畏懼何至任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等因欽此仰見 訓旨明切洞見弊源臣敢不實力奉行以期一洗網習  
嗣查近年以來參辦虧空已不下百餘起各牧令亦豈罔知警戒全不愛惜功名然臣究不敢自信此後遂無  
虧空者何也則以致虧半由於攤捐而東省之攤捐又較他省爲重也查東省州縣素稱困苦所得養廉本不  
敷用加以例不準銷各款常年攤扣辦公益形竭蹶又有支帳不符核減老民實費及曹工三成軍需一成已  
蒙 恩豁免其六年六月以前未攤廉銀尙須補扣而上年盤查案內之無著虧缺及懸抵各款并墊解墊完  
錢濟等項又須於本年起該扣一成發後廉歸補計州縣所得廉銀卽全數坐扣尙多不敷而各牧令辦公有缺  
購家煙酒里親朋又有費供給過往差使又有費不知該牧令如何取辦况盤查虧空皆非現任之事以從  
前懸缺之項攤扣之於事後無涉之人撥之事理本未得不在定議之時亦豈不籌計及此特以 帑項不便無  
著耳臣則謂攤扣太多不但無補於 國計且於吏治民生大有妨礙蓋州縣既有此財補於彼者必絀於此  
是特教之挪新掩舊耳其實舊虧未補新虧已增於 國計仍然無益卽於嘉慶八年東省清查無著虧缺係  
按缺分大小派提節省彌補計自嘉慶八年起至九年止共提解司庫銀一百十餘萬兩迨後盤虧尙未補清

而十九年盤查及專參新虧又積至六百餘萬兩之多此其明證然僅挪新掩舊而不敢於分外取財備州縣之醉者也更恐公事方殷費無所出不肯州縣遂於錢漕取盈矣且於詞訟索賄天錢漕浮則民力疲詞訟失平則民氣鬱其爲害於治道者良非淺鮮尙何國計之能裨益乎當此功令森嚴該牧令豈敢以身試法良更何敢姑容然竊恐執法從事而犯法者仍不能止何者州縣例得之項爲數無多餘則非侵各帑卽剝民膏其勢固不能逃於法之外而該牧令苟扞目前之急遂亦不顧而甘蹈之也臣所謂不但無益於國計且大有妨於吏治民生者此也臣之愚見竊謂凡事當核其實與其名爲補苴而實則暗損何如緩補蓄欠而力杜新虧也凡事當務其本與其操之太蹙使州縣惟利是圖吏治微而民生亦微何如寬爲之地使州縣不費慮民百姓足則國用自足也臣與現署藩司鍾祥通籌計除常年捐款由臣酌量酌派并將最苦州縣覓欸外尙有官需一成仍應補扣曹工三成尙未撥完若再加以盤查案內之二成一時并攤則爲數過多州縣實力有未逮合無仰懇皇上格外天恩俯准將盤查案內之二成緩候曹工三成撥竣後再行陸續撥次第歸補如蒙 睿允則時日稍緩帑項仍歸有著辦公不窘州縣均得從容既不能藉口挪移更不敢無端苛徵從此講求治理禁止侵虧民庶獲安倉庫漸裕儻有貪劣之員聽敢恣意虧空則卽嚴繩以法亦足以折服其心似此量爲變通不但無損於國計實於吏治民生大有裨補

再東省州縣養廉因須攤扣各項捐款并撥還司庫歷年墊項經前撫臣奏准提解司庫以便攤支指撥惟查常年捐款係按上中下三等之缺分別攤派其下缺州縣尙不分攤卽開有酌攤之款臣已全數刪除所有提解養廉現皆無款扣撥仍煩飭令具領不特有領解之煩而該州縣等缺本清苦未得隨時支廉辦公實係支絀與現署藩司鍾祥悉心酌議除上中兩等之缺州縣攤捐較多仍將養廉提解司庫隨時扣撥外所有下

缺最苦之甯海福山海陽壽張昌樂高苑臨濰嘉祥定陶魚臺臨朐文登鄒野濰陰海豐新泰招遠棲霞濰化等十九州縣解司養廉現無借墊扣撥應請仍各該州縣自行墊支所有曹工三成及盤查一成并懇 皇上格外 天恩俯念該州縣等缺分大青辦公實多不敷一併免其攤扣以示體卹在 聖恩寬濶之處不過十餘州縣爲數甚微而該州縣等以積累之限得此調劑則所益實多更當激發天恩倍加感奮所裨於治道者不少矣

條陳東路情形

胡林翼

敬稟者下游情形殆哉及及姑卽愚陋之所及知者而言之已不下十數事麻陽船戶辰沅水手皆強悍有力鎮遠以上驛路脚夫亦游蕩不羈兩三月來客商裹足不前無所得食人心皇皇殆不可支夫以官養民不如使民自養爲盜而死忍餓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除死忍餓則將立斃可慮一也各府各廳之棄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連年盜劫穰蓄一空爲良則畏盜而又畏官畏差爲盜則一無所畏是將迫之使爲盜可慮二也良苗終日操苦爲食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種所入遇青黃不接之際借穀一石一月之內還至一石三石不等名爲斷頭穀借續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積至多時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其酷者則怨憾所積引羣盜以仇之而漢奸終不自惜方且失之於盜劫而取償於盤剝可慮三也苗產盡入漢奸而差番採買仍出磨戶當秋冬備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者蒿目痛心莫此爲甚各廳并無錢糧庫餘專恃差番採買一切酒規以爲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絀官事日多卽令如數收納呼聲苦何能禁令而強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徵一概停止則苗民脫身化外不及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難而縱之而任其多取乎則窮愁怨嘆苗民日見其盛將更法而歸於受田之漢民乎則差番採買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賦役之正

供苗粟本無錢糧漢民豈肯領受許告紛紛上下其手可慮四也官敢於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敢於苗者十之七取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獸聚之資合掛丹江古州入苗境平其鬻尤深可慮五也漢奸惡鳴苗民無所不至卽如上年十月倡言某人帶兵見黑便殺雞大張曉諭開誠布公其逆言惡鳴之人卽平日盤剝之人卽異日倡亂之人欲藉以快其私耳人心思亂無理可喻可慮六也官兵數萬已成廢器卽令千人爲營而賊一破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屯軍九千餘名布置各堡木極層密然虛竊徒存實政無補數十年之積弊不能一旦掃回今日之食屯田者半是刁生劣監一旦繩之以法則捏造黑白勾煽愚苗其禍且益甚焉之太急是曩績喻直之弊委心任運是胡庶中庸之謂可慮七也邪教之興隨地皆是根柢既深萌芽已發惟大臣持正而不阿小臣奉公而潔已則無隨可乘尙可不卽舉教諭中近年大憲競競業業察吏頗嚴然在上有賞勳格華之心在下有恃過且過之章未稟憲難不知恐懼公憤所到寓目已忘可慮八也天下治亂之機不外義利二字人心嗜利而亂人心嗜義則治近年嗜利之人豈惟官哉凡在官之人皆然也卽在野之人亦然用人而不得所養而堯禹之善勤不能以治天下則養人而耗財多慮已亂將亂之時則實不得不重罰不得不輕故耗財尤多慮支已竭仰屋空壁可慮九也禍積於潛纒勢處於危急而不能不資成案兼籌例緯候之乞憐於臆背竊尙之耳屈於刀筆吏古今同愆必至於決裂不可收拾例案一無所施而後節日疎闊則事已不可爲可慮十也勤王事者食於官舉義旗者食於民舍穡事而割正夏湯是也孰敢不稟食豈冀以迎將軍聽聽之旨是也南陽太守稽留義師斬一守而人皆奉命孫堅是也天下非歸吝之人不能聚財非抑勒不能散歸吝之財明懷宗之勸諭而不助軍餉李自成之驅逐而盡數以獻叔季人心大抵類是專逆入邪括取民財計逾千萬設官爲董勸則十萬亦難不至此時不知悔懼人心又大抵類此黔中官兵仰給於藩庫應慮又仰

論於軍者特選則有所不能抑勒則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勢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慮十一也兼弱攻昧取亡言道學者疑之而其君賢相之方略實不外此自強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範謂之極帝王馭世之微權必取強梁之人預爲駕馭爲我用而不爲人用世湖蘇武力絕倫之人令史相國統領駐防豈爲駐防後所以消天下之英傑而不覺耳統啓聖督浙閩粵中庶費以百萬計不數年而海澄公旋侯歸於麾下今秋鎮撫邊陲必須日練兵實東一路輻輳至大非挑練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戰且守則不足以善奸而實防範一年之憂又將安出可慮十二也黔帥設令不繼則兵民皆困窮不旋踵將任其自隳而自已乎抑將養壯士而去老弱核名實而察空曠也非常之短禦民所懼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驛卒之奉行而善是商鞅變法之事成者爲愚府敗則爲講階可慮十三也保甲團練實救時之善政委員之舉準其時甚賢愚民不肖其勢相購恐民不親則非攸令不爲功矣然而萃虛文者無實察小害者忘大利太靈之靈戒不實稍禿而昏焦各屬之奉行惟有稟覆與告示可慮十四也大江東去望風瓦解刺背奸細反來黔地即是遠匪之說亦恐勾欄之禍可慮十五也以上十五事姑即東路而言之然而言易行難病多藥少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說剿所能補救約而言之則亦不外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事耳已亂易治也未亂易治也而務亂難治林業之愚陋即便稟請竭力亦無補於萬一况一人之精力幾何一人之才識又幾何則石換海即數貢山固自知其不堪矣

敬陳湖北兵政更治疏

胡林翼

查湖北軍務不訪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驚接仗卽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



貪使詐之說不知己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含既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  
勇目之點察者糾合無賴結營投效以一糧百以百糧千胃領口糧交核卽造所投不合又賴之他 國家之  
芻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慾怒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轍勢必不可至遺散不得其方則相繼爲盜耳  
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  
兵而並不擇將營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網者不挈其綱是夢之也將自斃矣臣言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  
兵勇力加整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補知府懸解久  
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 臣言文派充總理營  
務仇直明決知無不言營則營趨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驅以職守惟  
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戢自焚後舉方大急應裁汰浮偽簡  
練精銳可否 欵下魁聯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曾任三品大員應否 賞  
給三品牌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 聖裁非 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滿浮軍政營制務  
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著提督楊職福才識雖明如可保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可無  
專委之員容 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 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麗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  
南北之關鑿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鄂疆震蕩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既搖四年之中武昌三  
陷漢陽四陷 國帑因而靡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若尙守征淮師出江  
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沿江而下陶侃之勤儉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爲重  
建策之要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編者必坳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

鎮剛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寒顛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不臭之氣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府而漢陽則可通入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挂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警不探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水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患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懂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慮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廩私儲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以爲非是妨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兵之要湖北蕪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案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勸令首戶編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惟徒縱投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細數分別斷繩之法然而收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千餘州縣吏惰民疑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仗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略州縣乃成報災縱臣嚴斥在案六年大飢州縣不報災又縱臣迭次嚴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臣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皆於臣國計又

查稔年以來每遇缺缺官吏私收而 恩旨編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控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務名目無一非竊 國病民飽丁荷之繁重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疑指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該之幕友而言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該之門丁而言不問詞訟案牘病在積匿盜賊奸究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販即異日之大販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河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才帖盡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誣黨費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盤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取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 恩旨俞允在 國自有刑章在 臣亦甘爲 府惟深忠利弊之原勸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繼舉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厥漫之地官缺久懸懸望不前所在皆是 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習羣吏更始崇尙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則下可自贖資以廉潔而無辭風尙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即羣吏所趨不恒廉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 敕下都臣暫勿拘 臣文法賞格地方更治是 臣專責容 臣次弟清理分別委署卽來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 奏請試署以期質實而利民生此更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 臣隨時 奏請 恩訓刻下武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 臣之所憂方大加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收復二次矣况江西贛西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儘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匪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軋橫出又不惟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 聖訓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 聖主之前可否 敕下廷臣核議准行

復張石卿中丞高書

胡松雲

聞某帥左右無一正人無一謀士其驕傲嗜香煙是貴遊中習氣此誠不可與爭盛裝於烏都漢江樓樓之皆不用而設過於隨泉卽知其無能爲矣不如姑示寬誨待其自敗以敗事計之當在此時矣竊見閩粵之深無如仲紳某帥一日不離粵西仲紳卽一日不與粵西之事例以古人忠義之至固未有未協然委曲求全保身卽以保國如操縱得宜指揮若定能如胡梅林之龍聚趙文華亦行軍之長算也至緊要清野非用上用民不能濟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僨事之人然兵將之務者十九士民之僕者十六近年官途頗雜牧令既少真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濫可激以忠誠是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見決聽嚴視民如官視官如民無衆寡大小推誠相與者之以謀而觀其誠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在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竊欺一事不能欺事事欺一時不能欺時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况賞罰自在寬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  
有注意於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昔盧忠烈公督兵大名鄆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某樹勝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傅重庵以福盛制苗而練了千五百人因問離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好已  
追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調製較治粵而陶魯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卽因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戰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  
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人如何耳 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與專言守禦者實以互用而相與有成也予聞誠爲行軍之要  
而其事最難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嚴習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來諭言我師一舉一動賊必知之

則是保甲不實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圖謀之故物色此人誠何容易乎不思軍具付以多金而不疑野利廣德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警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義舉誠可通難者一二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矣

###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會編

#### 第一條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

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日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面算辦事但求財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延擱不補錯者是也各省均難免此習氣而直隸則似更甚據司照轉督院之文有數月未轉行者總局奉飭核議之件有禁嚴不詳詳者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槓往往經年不報飭縣錄案詳復亦或經年不復備提錢糧則曰另文批解備提人證則曰傳到即解若過數次上司亦遂置之不問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前此猶有軍務可議本都堂當釐清之復不得不力挽積習爲諸君子會營籌新以公事之勤惰視同官之賢否除尋常文牘外如催解銀解犯之類均須酌定期限分期功過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冊限期送省懸榜官廳至飭道府先查大槓之事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亦將限期懸榜官廳違者記過不過積至六次大過積至三次者撤委不盡司道有積壓之文本都堂必面加詰責督署有稽延之牘亦違僚友立進齋規通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雖不專爲獄訟而精訟之道必自此始

#### 第二條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

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總督轉摺其綱而兩司與

首府分任其責若不能詳慎速結則積案日多弊端百出國家控發交到局委員往提人證問有得錢贖放之弊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華詞捏稟辦鑿此一弊也案証提到省城分別保押隨候審辦有被交清充賄保者縣役任意說案有發交縣門取保者府役與門丁任意說案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捐等肥而嗜此又一弊也每過堂時必有差役承陪案證而承帶之差往往五日一換換差一次需費一次該求無厭此又一弊也期三者全賴首府認真防範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提犯則罰除閒人專提要證意少愈好札飭本地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輕率委員前往取保則再三訪察嚴禁說案承帶則一案一差始莫不准更與尋獲稍逾一分之心認者少受一分之苦及發交局員審訊每案只派一員承審一員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時正副一員將卷宗細看過堂一二次尋出端倪開一節略其末即稍判曲直五日之內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臬本都堂與之商論一番名曰議獄其應由藩司主稱者則兩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議獄議畢再行審訊要工夫差在議獄一次及初訊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與末過堂之先不妨詳慎訪竊既過堂則須求導了息訟則真情易露愈久則幻態彌多其弊已淹滯者尤須設法催辦上可以嚴札催之首府以說官催之局員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記功過訊結之後取保者防令速歸督押者立于釋放即及禁者亦時加檢點惟恐獲窮首府之滯獄一清過省之風俗立變造福造孽只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

### 第三條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

牧令爲自古要官百姓之所託命非才德俱優難言稱職然天下安得許多興黃卓魯萃於一方吾輩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爲本事事必躬必親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且幕友玩之習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狀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門丁積壓數日送交幕友幕友攪批

挂榜而本官尚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閱稟時任聽丁費主改核照呈內姓名全數差傳不敢漏減一名甚至經年累月未嘗坐堂訊問兩遭破家蕩產求息訟而不能此小民所以兩窮案所以滋歎也今與諸君約有六事宜躬親者放告之期必須親自收狀能斷者立予斷結不能斷者交葛藤批必須親自細核分別准駁准理者差要傳人必須親自到滅命盜案件以初起偵供爲重必須親自勘驗愈愈妙承審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詳結必須親自計算監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視每日牌示頭門每月冊報上帶必親親自經理六者皆能躬親則聽訟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肯躬親者記過不懲如兵職字太少不能躬親者嚴參不貸

#### 第四條禁止濫傳差押頭門懸牌示衆

凡小民初涉訟時原被告彼此忿爭任費潤寫多人其中妄扳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拿人呈內者累上之傳人愈多費差之索費愈甚名曰叫點所謂堂上一點該民間萬點血也嗣後自理詞訟只准一原一被一千證或證至三三人爲止不准多傳傳到人證非命盜大案不准輕於管押只許當堂取保候訊馬不得已而羈押則須隨時親到班館查訪有無殘虐私押等弊仍製造大粉牌一面懸掛頭門之外將在押人姓名逐一開列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書明牌上傳衆周知倘書差舞弊私押准家屬喊稟嚴究本部當當派人查如有並未懸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數不符與月報之數不符者記過重懲

#### 第五條禁止費差索錢

凡一呈詞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則差役勾串門丁買此案差誤又或丁將納賄簽結原差之名於某尾據官標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拍差簽此種賄賂無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徇差差役日方來喊控以爲朋比詭索地步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門引賴呼朋叫幫徵逐婦女出理聲大不安本

家之搜索該家嫌疑或因而受累及審訊時有坐堂之費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兩項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一字到官百端需索拆壞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凡差差皆擇謹厚者分路酌派不准了署黏簽指請一切規費酌量核減視民家有差騷擾如吾家有差未退視民家有訟料難如吾家有訟未結官長設身處地則民間受福無窮此在良有司寸心自謙自修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然訪察得實亦必隨時嚴懲

第六條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

直隸向來章程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約有五種一曰新舊各案已結未結開摺呈報二曰監禁之犯開摺呈報三曰管押之犯開摺呈報四曰監禁病斃者具稟呈報五曰竊賊未獲者具稟呈報每月報此五事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呈報之縣甚少即或偶報一月又復開斷數月以致無可稽查今欲清嚴獄訟須將此四種章程認真行之本開部堂定一格式首日積案上月按者為舊管本月按者為新收審結者和息者注銷者為開除未結者為實在次日監禁次日管押皆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為四柱又次日逸犯無論強盜竊賊土匪逃軍凶犯要證但係逃逸應緝者概名之曰逸犯分舊逸新逸在逃為四柱其逸犯名數未定者則添註曰又應緝者幾起每緝每月填寫格式一葉而四種期然在目矣其每程各開人名事宜清單仍照例開寫但宜略不宜詳耳州縣每月初一二三等日辦齊四柱冊四種由縣遞省其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者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齊院司查對數目釘成總冊存於三處官廳大眾閱看其未報者報而不實者立予記過其已報者視結案獲犯之遲速監禁管押之多少定該員之功過有過有功者另編一榜懸於三處官廳此皆本省舊章前督劉公曾申明之本開部堂與諸僚友當力行之



第七條 治盜賊以弭惡

近來盜案迭出搶劫頻仍勒贖難比之文書不絕而罕見破獲之犯初三參之奏杏不絕而終無降調之官即真正強盜斬犯而再三勒贖供駁回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爲從者更遭違法外毫無畏懼是以盜風日熾邦畿重地萬方輻輳而行旅皆有戒心從前烏匪教匪搶奪降衆餘氛未殄一夫煽動羣盜恐以此直隸之隱慮也欲弭大患先除小盜州縣一遇盜案無不責成捕役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運賊木不願於破案一經破獲之後經府解省往返贖贖費用半出自捕役捕役應得之工食木官久擱不發解案之費資該役無從措辦此捕快所以藉竅賊爲生路視獲賊爲畏途也嗣後各州縣皆宜厚養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餉悉其所爲譬如良將厚養死士不問千日之過但責一朝之效及至捕案之時購練募人等費官爲給發重懸賞格少者數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捕而不獲則又釀刑獄比血濺肉飛大利在前峻法在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寡矣既養捕役以治其標又擇剛長以治其本選明幹者數人立爲團長優加禮觀酌給薪金之繁辦捕務約東鄉鄰首告者有賞懲匿者連坐禁賭場以清其藪萃窩家以絕其蹤專辦捕盜之實政不尙會緝之虛文既獲之後分別兩種辦法一種嚴少而情輕者仍照例招解勸轉一種嚴多而情重者稟請本部堂可否照軍法從事本部堂審擇與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審明確立正軍法刺盜之首速梟羣賊之膽自破而巢穴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除具奏外仰各屬實力遵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標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記過撤參其果能認真捕獲者懸賞之銀每名百金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即雖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事事相諒相助莫不使屬員有彰府處耳

第八條 懲案久懸才結核用註銷

鄉曲愚民每因一言參高致起訟端追事過氣平或經親友勸解又復怨釋悔生彼此情甘罷訟而衙門衆和  
應發文線以掙辯因而難潔遲久不到案此案懸不結之一端也又有刁民憑空誣詞涉訟或挾仇或漁利  
造作影響無據之言誣告多人但求准狀不求審理遞呈之後永遠不敢到案此案懸不結之又一端也直隸  
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若任其經年遷宕則被告干證受累無窮每逢新年開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換票  
一次恐嚇傳提徒爲書差衙丁謀利之券實可深恨查例載各衙門告言人罪一經批准卽令原告投卷若不  
赴審輒復逃脫及並無疾病事故兩月不到案聽審者卽將被誣及誣證釋放所告之事不與審理擊獲原告  
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原告兩月未經呈催卽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將案註銷  
並將差票查繳以清積贖一面將註銷緣由稟聞一面彙入月報冊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

第九條分別皂白嚴辨誣告認棍

直隸民情樸厚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而健訟逞刁者亦復不少或貧民挾仇說詐確詞上控者屢獲真寃  
民或勢民聚衆相謀動以錢糧差需控告官長偕大頭爲斂錢之計或認棍扛幫不勝復以詐贓窮命控告書  
差借延認爲鋪張之計種種幻態不可言狀一經批飭提省則奸計得行而無辜受累嗣後省控之案院司不  
可輕於批准情節支離批詞卽宜斬截不可用姑准飭府查復等語少准一疏狀卽多造一隙功其必須准理  
者不可輕批提省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訊或委聲明之員前往會訊其提省審辦者則須劃分皂白實究  
應坐理無兩是勢不兩存近來直隸京控省控之案一經發交據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事則一味含糊會官  
得資者承審官迴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答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則改情節但科以答杖及除名之  
罪其控告全係虛認者則又曲庇奸民惟冀其憐但以懷疑查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案交之案十著九

虛刁訟之民十虛九故問官皆自命爲和事之人認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皂白不分莫此爲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卽當確究虛實審實者卽治被告以應得之罪虛誣者卽治奸民以誣告之罪黑白較然不稍含混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認棍之積習玩法者除照律科斷外再加嚴刑以痛苦之本部堂發治他犯格遵律例獨至治盜賊認棍則當格外從嚴冀以救一時之弊有轍者尙鑒焉

第十條獎借人才變易風俗

嚴懲認棍邪氣雖除而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敦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古者邦大夫貢與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趨頹頹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急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收令卽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與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婣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入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收者該收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饌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會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聽請學使量加獎掖或召之來省肄業俾得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迹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羸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鋤而自斃蠹鼠在境醜臭不逐而自滅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勸誠州縣四條 上面道府下面佐雜以此類推

曾國藩

一曰治署內以編本

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爲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檢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與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一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爲是以前有爲非子產治鄭時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又安爲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榮人之氣非虐也除弊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爲寬和實屬益耳斷情耳縱姦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

軍興以來士與工而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爲困不耕軍無糧則必投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然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商之錢可取疾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舒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用設法疏濬要使農夫有生聚之樂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

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尚可公私兩全節用之

道莫先於人少官現少則無需案牘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當民佃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淫靡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業委員四條向無缺現存職事之員皆藉此類

會國藩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

觀於田父農夫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兼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雜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險遠之路身往該之艱苦之境身親勞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日手勤易棄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寮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清談所至金石亦聞苦思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

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營差並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試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雜民得地餼學則香壁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何差珍哉不特富廉於取利并富廉於取名母貪保舉母好處舉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

三曰勤學問以廣才

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

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應字催科聽訟處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撥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修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習學於今則多集榜模閱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徵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怠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慎重有惰氣者亦必務督傲惰之所起者益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率屬于墮自雄矣一人委起將率屬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勳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 杜絕苞苴示

附廣總督張樹聲

照得本部堂在任後節經諭禁致送門包及私行饋納等事並與本署巡捕門印簽押納法三率概不許收受珍貨禮物張示客座想已週知特恐日久懈生或致有蹈前項等弊合再切諭以後凡遇三節兩生日及各屬員謝委社任等事如昔年所稱巡捕敬禮家丁門包各名目一律禁革至本署文武各巡捕及家丁人等當差請若自宜體恤其私已由本部堂酌給薪水以資辦公俾不致有身家之虞除已嚴飭該巡捕家丁人等謹遵節次諭禁如有私相授受定即嚴究不貸外凡我僚屬務當共體此意毋得有所與致負誼誼之木衷是所大願本部堂服官二十年宦遊南北每念德薄能鮮叨矧非分常愧上無以酬報 願思下無以表率俸屬惟此說說介節願與諸君子共勉之本部堂或稱藉免於茲尤焉

#### 整飭官常示

張樹聲

照得廣東官場風氣，獲下本部堂蒞任之初，即經張示客座深惡，躡進贊登自謀自炫之徒，告以無論何處，審問何人說項一概拒絕，弗受本部堂諄諄告諭，亦深切著明矣。本月初四日，忽有候補鹽大使卓景瀛親持請託書函來，稱投遞按閱之下，說異實深，該員在省候補業已有年，本部堂不論煌煌並非來自田間，尚無聞見，乃胆敢覬覦請親自擲投，視上司禁令直等於弁髦，逆其悍然罔顧之情，本廳立舉放流之法，姑從寬典，以策將來，應將候補鹽大使卓景瀛記大過一次，俾委三年，嗣示小懲，以為大戒。除札飭運司註冊，並行東莞縣，二司查照外，合再揭示，成使聞知，凡我僚屬，務各痛除惡習，修身立名，勿為不可必得之干求，坐失不可不顧之廉恥，倘有復蹈前愆，斷難仍事姑容也。勉之。

教時對官一則

張煥綸

粵省民既豪侈，官吏化之，故實不飭者多，廉隅自勵者鮮，以貪墨之吏，隨強悍之民，宜乎民則挾制而無復忌官，則陰謀而不致聲矣。說有稱知自好者，矚目為怪物，必排去之，而後快。故今日治粵要務，急宜獎清黷貪，以風靡有位，而其本在於崇儉。

粵督之惡莫甚賭博，賭博莫甚圍錢，其始以鉅捐餉大吏，大吏或之，其焰遂熾，近來屢加嚴禁，而餘焰仍未熄，風聞粵中賭館林立，街市中熙來攘往，半皆為賭，奔馳實則護肥起家者，百無一二，槓蕩家產流為盜賊者，所在恆有，而民競送而不悟者，蓋由歷來官吏，強禁其外，而未嘗曉譬以利害耳。曉譬宜先紳士，又須嚴防官吏，胥役私受，網規為之密蔽。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七目錄

吏政 一段選

斐行儉知人論

陸錫熊

免遞遊議

馮桂芬

請禁書吏相保知縣疏

于凌辰

職官不准報捐流寓省分疏

駱秉章

請道府州縣四項無庸減成疏

閻敬銘

暨 旨整頓吏治緣由疏

岑毓英

請御史保送升遷暨 飭部的改章程疏

烏拉喜樂阿

奏為知縣外補應懲懇 恩墜于變通疏 附錄

張之洞

請 飭議改詞改選縣缺疏

何兆燾

酌議補署各缺章程疏 附錄

劉錦棠

敬陳管見疏

剛毅



第 三 十 九 卷

吏改一於

裴行儉知人論

陸德輿

古聖人之所謂知人則哲而不失天下士者非但決之於富貴禍福而已也亦觀其心與齋而己故有辨德之心而沈淪寃塞於下者則必思所以引之引之不得則又必表而出之曰某某棟梁才也然匡時之需而唯偶乘時竊祿位者則必思所以退之退之不得則抑之以明風天下曰某某食粟而已不足任大事也此無他不以祿位衡人而後我之心乃公而後人之真意出唐高宗時進士王勳成陽尉疎味道皆未知名獨吏部侍郎裴行儉知其必當銓衡託以弱息而王稱虛駭四子方貞時譽行儉法其不合然後果僊選以死行儉以是稱知人吾甚嘉行儉之鑒衡不爽而獨惜其所挾以論人者之非其本也何則我之所以能鑑人者以其無我之見者存也古人君繫囚臣僕皆可置之上位而晉之神奚且舉及其仇彼豈習以有利於我而後薦之哉而其卒能不貢所知而天下服其識今行儉之於勳與味道也意必勸之以得位行道之所宜乃復阻礙焉託而已則是行儉意中初不必有辨別賢愚之真識也彼不過思得一身都遭顯者以庇其子孫而實歸於下俸則其人尤為易感適見一子者駁毀有說進之才知其將貴且達矣於是外託知己之名而陰遂其私願此特保守祿位者之所為而初未嘗及於其人之才與器也不然者當時人才輩出如狄梁公張漢陽魏諸輩等皆有撥亂反正之才行儉苟讓其一人引薦在位豈不足以扶將衰之皇而弭未然之禍計不出此而沽沽於一一模稜唯諾之小人亦安得為大臣之廉哉且行儉之於王稱虛駭也斥之以浮議淺闇似矣而以爲非

祿之器則其言尤有可議者夫使士而果以享爵祿爲貴也則古今來天如顧子窮如夷齊亦可以浮蹤淺履目之乎庸碌如張禹無恥如馮道亦可以其去浮蹤淺履之習而許爲端人乎且也景夫弱之在漢王融之在齊信所稱浮蹤淺履者矣而亦能致位公卿領助一世四子者特不幸耳又烏足執以定天下士也且夫四子之文采照耀豈得盡以無行疑之哉當武氏專朝義節東起賈至王能草檄以聲其罪卒死於難亦有合於見危授命之義以視味道之身相僞廷詔媚女主者相去幾何又安得以非享位之器而謂遂足以相勝也果如行儉說則凡懷才抱德而終身祿祿者皆可謂非享位之器而引庸才以讓國者且得自附於知人之類矣豈足以謂天下哉雖然學者苟執先器讓後文藝之一言以求違乎浮蹤淺履之習進不肩雖阿在處退亦不顧以文章名世則行儉之語亦未嘗無節取也夫

免迴避讓

高桂芬

事有顯背三代聖人之旨釐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沿襲數百年墨守之爲金科玉律而不知變者莫如官員迴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華輝俱任於其國維楚有材晉實用之鑒也非常也漢之守以臣元魏之舉安敬山堂肆考卷四世爲本郡太守唐之張萬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定爲迴避本省不關明之治勝於古之治也爲此設者不過曰官於本地閱說之徑路熟悉之嫌疑多養蒙之取焉使而已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賢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家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去矣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也則以爲官於本地裝之他端倍宜自愛自重亦人情也至於遠任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車虛糜人夫之費其給之也非斥產則其費其費之也非結怨則民骨到官之後首語之不通風土之不諳利弊則咨訪無從獄訟詞難無術不得不倚奸胥爲耳目藉給歸以步趨於國計

民生損乎益乎况乎國體之徑路雖通則弊多因藉之乘矣愚然之嫌疑不涉則端無忌憚之心矣囊橐之取  
滿不易則更益竊送之費矣人果賢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無以禁其不肖無益於國有損於民  
莫此爲甚今制惟規者近爲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爲條日有年歲之限有次丁有無之別稍不合即謂之  
規避遠者曾亦思 國家之設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法乎慎選甚焉且又何以處夫勾通書吏選就以  
求合者乎矧以爲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 時簡者不論外府縣州縣各官用宋政和無過三千聯之法 三條  
一 無論有規無規皆於近省縣丞以下不出省復古鄉亭之惡應速參古制今 國民交益矣 星十

簡發書吏招保知錄

通政使于澆辰

竊惟知縣一官刑名錢穀實有專司燕字律科皆宜嚴考我 朝設官置吏以來首嚴茲選非科甲官廳明經  
正身出身者不復濫授因卑體活煩暫開捐納一途原屬權宜萬不得已之計復恐其賢良錯雜有害百姓  
故立甄別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至於書吏該衙門當差十數年後而始得充程承程承投滿後其能幹者備  
得從九未入職銜而亦不能即選其已登仕途者非永無升轉之例或經督撫保舉亦必其曾任佐雜佐鳳論  
資計俸著有能聲方准升轉世未聞有以尙在木衙門當差之書吏並未充過程承亦未選過從九未入而即  
驟選知縣實缺者有之實自近來之保舉過加始查時吏源充各項差使非必事務繁多轉勢於木衙門也亦  
非必自備資斧甚苦於木衙門也赴差有口費住差有津貼散在木衙門已偏得多且又非若軍營差使並  
無所用其奇才異能試問所司者何事亦不過供奔走營營記耳以書吏等趨之捷徑即保以佐雜佐貳已不  
爲不優矣而保者竟選保至正印選者即銓選一實階殊與慎選名器之誼未甚允協且各衙門書吏久慣作  
奸作偽非指助上司聽不聽其術中是以每差逢 恩詔調租減賦賑災救荒凡有賑民病者 天顯煌煌必

切誠母仕吏習舞弊仰見 朝廷洞燭靡遺刻防杜至憲若一旦而令若輩驟膺親民之任故暫復萌勢必多方拉克以謀飽其私竊何暇爲國何爲民書吏縣令斷非小民羸屨况當此兵燹之後地方半多凋殘何堪再事股削全賴爲司牧者廉明公正愷側慈祥以與民休息至如何安撫如何撫綏更加何而姑可以爲民父母在書吏平日既未討論講求亂時必至錯置顛倒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固愛惜功名者亦所或有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竊恐官方之日壞而民生之日蹙也縣令一官所關實非淺鮮可否請 旨飭下該部按冊逐一檢查將書吏由保舉層層遞加至銓選知縣一條水行禁革其已選知縣實缺並已經指省分發試用知縣或由得保舉知縣後加捐者概行撤銷另爲酌核獎敘更難請嗣後除個別捐輸軍裝保舉外凡保派書吏差使永不得層層遞保至正印官階以示限制而杜冒濫庶於 國體官方兩有神益

職官不准報捐流寓省分疏

四川總督 駱秉章

竊查捐例內載各省分發一條原以俯順輿情而廣登進所藉之省其捐生並非該省之人於官當原無妨礙且入仕之人必先呈明原籍並服官省分不准遷賣田產均例有明文所以杜漸防微之意至爲深遠乃近來各省有自其祖若父流寓數十年託業是邦寓居眷屬其子弟生長已與土著無異乃貪圖便利竟以原省籍貫報捐內指捐流寓省分是曠爲客民已在部民之列一旦混入寮案與地方官相抗甚或所捐官職較大居然以勢分相凌不惟遇事諸多窒礙且曠使之隱民其平昔同居里巷之人必生藐玩而其親戚故舊多保本省衝絲請託既難破除情面且寓居既久閭閻瑣細無不周知藉故搜求挾嫌無纖尤所不免求其本公深己裨益地方百不獲一是與服官原籍者理實無殊而較置買田產者更多流弊現在川省不乏其人他省諒亦不少臣愚昧之見擬請嗣後指省分發之員先合呈內申明並同職官出具印結亦添註所指省分並非回來

流寓及其祖父並非託業斯士方准分發俟到省後仍由督撫確查如係隱匿從前流寓隱匿指捐卽行奏參嚴加議處至前此指發流寓省分各員悉令呈明改發別省毋庸另繳指省分發銀兩以示體恤

請道府州縣四項無庸減成疏

關敬銘

竊惟捐例之開藉以籌餉京外餉情原爲朝廷萬不得已之政而行久弊滋不但無補軍情抑且貽虧國計伏見我皇上御極以來時以澄敘官方爲念於大學士祁爲藻順天府尹蔣琦齡之奏下疏通正途之議於給事中郭祥瑞之奏嚴甄別捐納之條於湖廣巡撫保世臨之奏加寬交免保之例仰見聖明洞鑒至悉至詳但流品之雜名器之濫請臣等詳切言之而流弊之極至於使國帑病民生者則言之未詳夫國家立賢無方正途出身者未必皆賢輸納出身者豈盡不肖然捐輸原爲籌餉計臣等即以籌餉言之外省自道府以至佐雜等官皆准捐納水佐雜職尙無民社之責道則巡察數郡府則表率一方州縣一官則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審以城池府庫寄以錢糧征收責任尤重自古未有不慎選收令而能治天下者也卽以納資階進亦不宜視之太輕今計各省捐輸減成章程合以籌餉定例直東兩省舉京不遠報捐章程與鑄局相等豫省以餉票折收加一成現銀約居十成之二湖廣川浙約居十成之三江西兩廣約不及十成之三雲貴約居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餉票約居十成之一其餘各省均無過於三成者計由俊秀捐納州縣至指省分發不過千金至捐免保舉一成長收實銀亦僅增數百金耳持千餘金之本儼然爲數萬生靈託命之官宜其只計及州縣之有榮槿未必計及地方之有百姓以臣所見收納錢糧而計山東一省大縣五六萬兩小縣亦萬餘兩不等彼以官爲貿易者屬於其間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數卽令嚴查重究參革查抄而所侵之項已歸無若國家所賴者惟正款之錢糧捐輸不過補助於萬一若如此明效輸將暗虧帑項通盤籌計是得於捐輸者少而

失於幫巧者多，向爲籌備計，亦不宜減成，輕予人以州縣也。道府爲督率州縣之官，州縣既照例加成，道府亦應歸一律，惟有仰懇 皇上飭將道府州縣四項官餉，仍按籌備定例減一成，章程呈繳寶銀均在京銅局報捐，不得以鈔票現錢變算，庶數補備而於京餉亦大有裨益。或謂現在釐定章程，凡捐納人員到省後均由督撫甄別立法，慎密察吏，不胡亂之責也。不知巧宦行徑，每善窮縫到省之初，臨能謹慎一經受籤，自見可欲，適易其揆，迨至上官查出糾參於事，已爲無及。卽於此項人員到省嚴爲考覈，得予停委，停補既非朝廷示人以信之義，亦無以激輸公報效之忱。且停者此輩安必後來卽勝於前待之太輕，人不自惜，棄置若遺，致體非宜，且愚以爲徒齊其末，不如力竭其源也。或謂同一捐資，未必捐項多者皆可用，之才捐項少者盡不肖之輩，不知從前捐納州縣一官不下萬金，非家道殷實及自度才器尙堪任使者，必不敢冒昧呈捐。其父兄亦不令其子弟覬選，卽任官後經手錢糧，思欲染指自攝，身家甚重，不肯嘗試爲非，所以我朝屢開事例，權濫一時，均無大弊。獨至今日不然者，實因捐一州縣所費無多，有力者子弟相沿爭爲懇斷，無力者借資而至，易於取償，官不安於末秩，士不安於顯習，眾志紛然，遂趨於利，欲其自愛其可得耶？非開捐之爲害而減成之爲害，昭昭然矣。或謂各省軍務未平，需餉正殷，京師入旗營餉特用尤急，應議加增，或謂捐生親軍致餉項無出，不知現辦軍務各直省均不吝捐輸，直東豫晉之餉出於地丁，江皖湖廣之餉出於地丁者半，出於釐稅者半，粵閩之餉出於地丁，鹽茶陝甘之餉出於地丁，協濟川浙之餉出於地丁，釐稅惟雲貴兩省無所出，稽覈於此，於各處而計，所入無幾，究本無益軍費。今擬將此四項官職改歸京局，其餘仍許照例減成報捐，則各省均可補苴，毋庸過爲崇京餉所需甚急，何不擴加計置，在農官詳知銅局每月所入出於封典職銜貢監生者十之七，出於實職官階者十之三，此四項在實職官階中實不能及三分之一，卽使上免者少於捐務。

原無大損況擬收新章照例定銀數收納實銀以多補少捐一名仍可抵從前之三四名且外省不得報捐則此項必盡歸編局京局亦一律不准派成則捐生無所希冀人知名器可貴自更樂效輸將京餉日見其增而無所損此是所以急請變通辦理也前准部咨議覆湖南撫臣懷世臨之奏擬俟軍務稍平再行更正部臣綜計盈虛實爲慎重軍餉起見之所請非敢不利善兼善實見此四項官職減收捐項無益於軍餉而反有礙於國計故敢冒瀆 聖慈妄獻末議

謹 旨 聖朝吏治錄由疏

岑毓英

竊 臣因察省人員擁擠流品混雜請仿照前福建撫臣王夔奏條奏酌量裁遣一摺已於光緒五年九月二十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後聞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已悉該省吏治廢弛酌量定章詳請與整頓務須酌量善實導求是以期經久可行等因欽此伏查貴州領設府廳州縣七十二缺佐貳雜職九十三缺現在酌省人員凡實缺候補府廳州縣合例人員連正途出身暨勞績捐納兩途共有三百五十一員合例之佐貳雜職運實缺共有三百零七員其未整引 見不合例之府廳州縣共有一百二十八員又未奉部核准驗看不合例之佐貳雜職共有三百五十七員以瘠苦之省聚千餘之員不但人浮於事位重無從卸且各員在省守候坐困終年稍不自愛者因處約既久一旦得差得缺難免臆削於民是欲整頓吏治必先遣散冗員俾仕途濟而考察亦易 臣往返省商督臣兼與藩臬兩司詳籌擬請先將不合例之府廳州縣暨佐貳雜職概停差委其先有差使者即行撤換勒限半年內飭令各員自行稟請給咨送部引 見驗看後方准來黔補用概不得逗遛黔省者有逾限即行遣回候俟請員時咨明原籍督撫給咨送部引 見驗看後方准來黔補用概不得逗遛黔省者竊差委至於實缺候補各員中有本宗外姻同官一省與會經營藉商置買房產及有身家不肖者本係例



應避斥革亦限一月內自行檢舉稟明辦理若隱匿不報別經發覺分別參辦按計裁遣冗員已將及五成而合例留省運實紳人員亦只有五成以缺而論職形擁擠而較之從前已去一半且留省各員中如有官聲平常貪鄙浮躁及才具庸劣文理不通者容臣再行隨時察看甄別斷不敢徇情姑容以期仰副 朝廷選數官方之至意

滿御史保送升遷請 飭部酌改章程疏 光緒九年

左都御史馬拉喜儀疏

竊查科道職司風憲為 朝廷耳目之官定制滿漢相維齊重其選 國初以來類多忠履惟滿漢御史由宗人府內閣六部理藩院保送其明白曉暢之員各衙門堂官備為指臂率視入彀為冷局狂途未肯保送而一庸劣或積弊近念年或累資至數考舊衙門名次在後者已遞錫九列薦懸封折而科道則未得一階未獲一職遷等地峻終寔且資旁觀者有滯竿之嘲久滯者有積薪之歎於是葦院自視為無足重輕之地不甚愛惜之官始則稟曠苟容繼且縮規縮矩即一二推拾毛舉勉效數陳往往未體其衷身自好者至以誠默為嫌拘謹為稱職殆非設立臺官本意矣且等深維其故以為不清其源不足以塞其流不補其不足以補人才似保送升遷條例有不得不得量予變通者漢御史以編檢及院部正途出身之特顯那中員外賜保送仍 欽派大臣考試酌量 記名而滿缺則不保正途皆得保送不經考試皆得 記名其中官學生則並本茲釐革帖式或才工兩廢在署並未嘗差公事且不甚諳習欲其指隨天下之利弊倘上 國家之便宜亦已難矣應請嗣後保送滿缺御史先儘 京察一等及科甲出身人員如一等及正途不敷姑准以文理優長者筆帖式官學生出身人員保送仍明定章程正途十之六七雜流不得準十之三四以示限制俟保送人員彙齊准漢御史例請 欽派大臣考試分別甲乙引 見酌予 記名如此則滿漢史之選例較與夫漢科

道有載取而滿御史無之歷經臣工諫及 諭旨均不准行現在選送落者將滿科道授例在其載取遺缺道府只有此數徒使滿御史有載取之名而滿御史及部曹轉失載取之實此通彼滯臣等不敢爲此徒善之致也惟登滿員銓選則例庶子一官准以科道升轉近以滿科道正途人少此例幾廢即臣等議行將來滿庶子輪用外班時請將進士出身之科道一例入擬以符舊章至直隸熱河口北山西歸綏各道缺例由大理院院一二等人員內保送引 見而獨科道不得與未免偏枯請嗣後遇此項專歸滿缺之遺員准臣衙門一體保送列名於部員之前以昭平允如此則滿科道之任途較寬矣夫宗室滿蒙氣既厚權性尤純又選武達之英彪炳史冊近則世臣遺澤大雅舊風稍稍凌替而內而朝瓦外而邊方需才孔亟正不獨臣院爲然亦知羣彥不羸之才非必盡由科目忠直敢言之士亦不羣爲榮名顯立法本爲中材而積弊宜除太甚誠使峻其選以別人偷竈其恩以勵忠讜而 朝廷復以聽言觀行之意揚清激濁之權操縱而鼓舞之將見大察之額網可振亦八族之機俗可效矣

奏爲知縣外補題請懇 恩營于變通疏附片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臣接准吏部咨議覆前給事中戈靖等條奏內閣嗣後各省知縣革革一項缺出概令歸部銓選並將知縣終養與降補二項所出之缺暨修墓等項比照終養之缺一併改歸內選不得指留外補等因奉 旨准行自應遵照辦理惟查定例知縣班內即用候補兩項遇有升調病故休所遺缺於各按輪次序補又知縣終養改教撤回降補迴避遺缺以即用候補兩班相間酌補又知縣丁憂參革遺缺專以軍功候補人員酌補原以即用候補兩項班次最優軍功人員勞績最著而即用候補軍功各班人數亦最多是以較各項試用人員於輪補外更有酌補專補之缺原所以區別而優異之也溯自軍興捐廣捐保人員接踵而至而即用大挑人員各班

故自簽發如期近年因疏通選法各員資裁取孝廉方正教習教職各班復皆得呈請分發班次以多輪補原  
滿升選二項爲各班輪補之途晉省缺少人稠數十年尙未一轉其中卽用候補兩項自光緒四年七月分班  
請補以後非數年十致生不能輪到病故休三項每年雖出數缺然以卽用候補大挑三項並正班之員及分  
缺先前分缺間前按班序補卽用候補所得不過十之一二歷年以來惟恃有終養等五項等缺以疏通至  
軍功一班以丁憂參革之缺併歸此班專補自同治七年都議將丁憂一項擬歸部選後缺數已去其半茲以  
疏通選班續將專補軍功之參革卽用候補應補之終養降調修墓等項之缺一併改歸內選則外省卽用  
之補班益隘而候補軍功之補班殆將無期矣在部臣所議以降補參革終養修墓數項擬歸內選以撤回改  
批迴避數項留爲外補以欲使內外各得其平無可時重然撤回與修墓數則修墓略少撤回略多降補參革  
終養與改教迴避數則降革終養出缺甚多而改教迴避者往往經年無一焉用意雖欲持平核實太形軒輊  
方今捐餉商龍雷項仍多濶惟吏部古號銓曹今日亦言銓選銓者稱也評立法量才各稱之平也且愚以爲  
外補難期官方內選添則困寒峻選補並重斯爲大公且卽用一班乃 國家取士掄才爲民社擇人之上  
擇軍功候補兩途皆由歷練辛苦而得濫字雖不能免每自幹練爲多若事急則優其階資時平則扼其仕途  
亦無以昭大信而勸將來因查保升捐升及大計勳本爲內選之班升調病故休本爲外補之班均可無庸  
更議其爲外補之丁憂參革終養降補修墓葬撤回改教迴避各缺擬請統改爲一者一留於者報開缺時  
隨案聲明再行照例該缺自可無虞膠葛卽使一時一項略有出缺多寡之不同而選補各不偏枯自無缺並  
既以昭平允之定法亦以示易簡之宏綱其遇留留外補之缺按班請補一如舊例無庸更張合無仰懇 天  
恩俯准 飭部核議施行 再知縣丁憂起復選缺極難是以言官建議部臣改章查此項人員以禮去官非

有滿考之選魏以來棄官行服者史冊稱美今若知吏部所稱應補者冊逾百員百年不能選舉則是一潭大故水遠沈淪譴辱者自無怨尤寬濶者諒思取巧現經部議增入盟月五缺後插選一條具見力籌疏通特插選有限幾無大益竊思外省丁憂起復人員自以仍回原省歸候補班序補毋庸另捐分發捐省補班加成各紳於理爲長於事爲願雖非舊例所有當此選法踴躍 廟堂百司事事整頓何不可因時變通至於戶部所慮竟交銀兩有碍常捐是則同一無過之官有用之才有力者選用清貧者投閑似尚未極平允我 皇太后 皇上奮然停捐 聖政卓越知必不措此區區也大抵外省收令奇士罕觀中材居多要在洞悉一方民情多識本省政案則駕輕就熟其信易孚其政易成古語有之六巧精於熟習若起復者仍歸原省候補於吏治亦有裨益夫俾有限之常捐而可以全無窮之政體此亦厚風俗惜人才之一道也且原係此省有缺之員即使得缺甚易同登不得而忘之如此至歸外補不占選缺於他項選班疏通多矣此外由府州下至佐雜事理相同似亦可類推酌議附陳管見伏乞 聖鑒

請 防議改調改選缺

何 預光

竊准吏部咨開省 奏蒞田縣選缺改調欽奉 諭旨交議除暫停銓選外應於類要各缺內改一簡缺互換到日再行辦理等因當即飭赴去後伏查蒞田縣知縣原定沖煩二字中缺今則號稱難治其故約有數端竊田西北枕山東南襟海縱橫皆百餘里幅員之廣甲於通省在順治康熙間猶爲地廣人稀百餘年來生聚日盛村落遺墟現在既有人滿之虞撫綏殊非易易此地僻民聚而難治者一也蒲邑額徵糧銀六萬一千五百餘兩屯米一千一百餘石賦課最多近以民情疲玩保歷委員督徵仍難足額業戶產產率未權收遞欠疊疊習爲故常此賦重民疲而難治者一也蒲邑海口林立而以平海蒲船渭州南日爲最要數十里外卽深水外

洋輪船可泊平海衛日館附近之福江或須處海濱或孤懸海島近日建設教堂時有交涉事件海舶出入又易被奸遇有中外船隻遭風飄沒動輒乘危搶拾防禦尤難刻緩此華洋雜處而難治者三也黃邑民情健訟好鬪近年尤其涉訟也必有把持包攬之人從中漁利名爲制黨蓋取挾制公堂之義竟有兩造相惡而制黨不獲其款不止者其糾鬥也率起於爭山水賽無案遽追警隊已深辦絡鄉里分頓搶掠相尋又有因訟不直門以洩忿制黨仍爲之主謀辱辱報復攻擊不休查辦稍遲即釀巨案此爭鬥紛乘而難治者四也以上四端均與昔日情形不同部派人員人地生疏深恐不能勝任臣等與藩臬兩司悉心熟籌擬請將興化府莆田縣知縣改爲沖煩疲難四字要缺由外總員調補庶職人缺相宜治理較有把握仍將措置較易之兩平縣兩缺改歸部選以資互換

酌請補著各缺章程疏摺

劉錦棠

竊維爲政之要在得人立法之初責乎因地稱職著名堯疇自經兵燹彫敝尤甚懸壺擬接悉關緊要而漢阿難處語言文字隔闕不通非習知其情無從求治故從前各項差委皆以隨營辦事人員擇能而任現值嚴省之始亦應酌立定章新疆北路實缺人員向由關內調補以後甘肅人員應准於新疆酌量委用擬請凡甘肅候補官紳引見驗看領照到省以及實缺人員如熟悉邊務調赴新疆差遣遇有人地相宜缺出准予分別請補請開毋庸先行奏留若留甘尚未引見驗看先經隨營差擬即查取履歷分咨部籍無論正雜亦擇人地相宜之缺准其酌補其現在隨營人員內有分省候選並他省候補各員從事有年於邊務亦多熟悉擬請照依變通章程分別奏咨無論曾否委署地方均准留於甘肅新領照章補差若向未領照者仍不得概援此章以示限制至請補各項員缺除南路經臣奏准仿照吉林章程由外揀補一次外北路邊改各缺

事同一律不應先行由外撥補一次均於外撥一次之後與北路均有各缺一體按照雲貴甘肅等省章程補缺候地方事務大定再照向例辦理以歸畫一惟新疆各缺例進備調升內地原以設專人才於邊缺特示優異現在新設各廳州縣有距甘省在七八千里以外者各該員率數馳驅不辭勞瘁若僅恃此二十餘屬以爲升調顯爲鼓勵之道有時而窮且此二十餘屬又多瘠苦尤不足以廣激勵查新疆北路各缺例限三年五年分別俸滿南路程途更遠應請比照辦事文員三年期滿例均作爲三年俸滿屆期由藩司察其在任實心任事出具考語詳由撫臣驗看咨送甘省照例升用再實缺人員例准保送卓異甘肅州員以上定例六員教佐一員烏魯木齊都統所屬同通雜職果有實係出色亦准保薦一員每屆計典新疆向由甘省辦理茲既改置行省增設郡縣可否從寬酌定額數分別核辦應請 飭部併議示覆以便將來擇尤保薦如不得其人任缺母濫倘有庸劣不職仍隨時查明參劾如此分別定章庶於變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

再查定例各省文職官員除數職外俱選辦本省又例職銜省距本籍五百里以內之缺應行迴避務應離向籍甘肅管轄而相距甚遠即哈密最近之區亦離甘省三千餘里其南北兩路各城遠至四五百里或七八千里不等車馬馳驅極多煩費與東南各省舟楫四達朝發夕至情形迥不相同且甘肅與新疆人民居處風俗亦無姻親族黨之嫌現在新疆改選行省添設道員以下各缺可否仰求 天恩飭部核議凡原籍甘肅人員准其分發新疆差委與籍隸他省人員一律按班序補毋庸迴避俾滿後仍由司詳撫臣驗看如果任事實心循良有積准予加具考語送部引 見由內升調他省與籍隸他省人員俾滿調升甘肅者略不迴避似可健行不停該員等距家稍近民情較易諳習即到省盤費亦可稍從節省如此一轉移間於邊外吏治不無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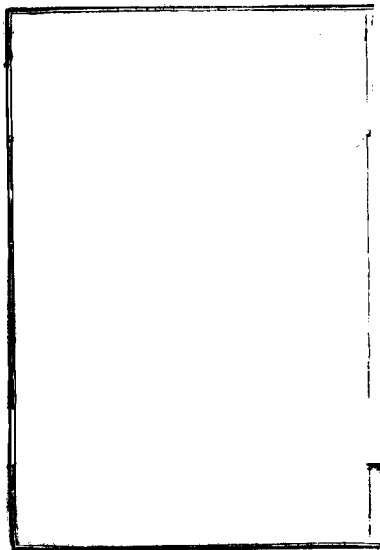
徵陳管見疏 光緒十三年

山西巡撫 魏

竊臣接准吏部咨開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近來各督撫往往將特旨開放及由部選補各員  
奏請留省等因欽此咨行到督仰見 皇上澄敘官方剔除積弊之至意伏思 特旨開放人員或以年老或  
以功望或內而宣勤部院或外而著績循良我 皇上為地擇人權衡至當若竟聽詞留省或委署別缺與非  
體 國勸材之違詞後遇有奉 旨開放人員自應恪遵定例即令赴任以重職守若部選州縣各員大半初  
入仕途未經民社之任要途既廣人類不齊其中才識夙具有志上進者固不乏人而庸劣迂拘疏於吏治者  
正復不少人材既有短長地方復有難易以長才屈下邑則難盡其能以委地毋庸才則必負厥職在攝臣職  
業銓衡止能按格擬註憑策掣揆不能預計其入地之如何倘以未經歷練之員遽膺銜委即令才具稍優者  
不得不假手幕友丁胥以致長奸業弊迫至劣跡昭著始干撤參而公事之廢墜地方之貽害已不可勝言夫  
當官蒞政庶務紛紜客有學智而不免偶失者斷無不習而反臻上理者與其參劾於員棄之後而補救  
無及何如預籌於未至任之前而保全實多是以臣歷任各省必以開館課吏為第一要務每日傳集在省館  
補及部選初到各員分班到館教之以忠愛勉之以清勤舉凡居官辦事之法到任交鑿之方命盜案件如何  
審理保甲社倉如何勸辦正雜錢糧如何徵催書役家丁如何約束監師土棍如何懲罰一切漏弊如何革除  
無不反覆講明使之漸臻領悟臣復開舉一案使之判斷故作一問之使裁答案指一事使之條陳慮謀一語  
使之剖晰而又撰錄收令須知秋諭輯要諸書刊印編給俾使尋繹以佐口舌之不逮是以年來課吏館中各  
員履歷一經補著無不感發龜勉駁駁向上是可見欲整頓地方必先培植人材欲培植人材必先講習吏治  
固末可以不諳吏治之員輕於嘗試也臣愚以為實扶必令到任所以重選政勸人材而到任必先講習即以  
培植人材者補選政之不及而善其後應查我 朝新選進士曾有嚴政三月之例雍正年間張寶督臣鄂爾

察等省有分省人員先派滄桑道府衙門學習之案以擬參酌仿照請 旨飭部明定章程通行各省督撫除  
特簡人員即飭赴任外其餘選州縣各員無論何項出身到省後均先交滄桑道府各衙門限三個月會將  
地方應辦一切事宜悉心學習一俟限滿即令飭赴本任如此略為優渥在實缺人員不過到任拘纏三月而  
於人地兩有裨益且為慎重地方體統人材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





皇朝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八目錄

吏政三

汰冗員疏

復鄉職疏

變捐例疏

請免河堤總督疏

安撫就應陝回請增設平涼通判都司疏

酌擬新設廳營應辦事宜疏

變通奉省吏治章程疏

擬變通奉省官制片疏

新設各官廉俸役食疏 賞給實銀疏

國場事宜辦理完楚擬請設官分治疏

謹擬變通官制改設郡縣章程疏

據實直陳請旨斷理疏

新疆省會請改設各官以專責成疏

新疆南路擬設佐雜各缺疏

邊要員缺亟宜裁改疏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左宗棠

第 一 二 三 號 表 單 ( 一 )  
的 號 各 級 回 官 並 應 實 給 出 力 回 目 頂 錄 疏

劉 德 榮

上海萬士藩子線錄

吏政三官制

汰冗員議

馮桂芬

屬設官分職弊註謂各有所職而重舉有是官始能舉是事無是官即不能舉是事而後是官不可廢不然者官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祿之人即多一設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僨國是之人亦何苦而設此累民累國之一位哉今之冗員多矣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闕冗於要不冗於一二冗於千百試備官之一漕運衙門夫商漕三百餘萬石耳彼富商太賈挾數百萬之資致數千里之遠踰山涉澗糧難險阻有數倍於運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衛而不患不達朔煨燼然天庾正供耶脫漕漕督以下各官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莫非王臣將袖手而歸其不達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賈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於理不可通者此類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開府提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爲也放漕營始於明隆慶開漕壘方廉爲備倭患而設厥後因而不溯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轄備弁三百標兵二千綾衣飽食安坐無事將約束水手耶萬艘綿延千百里曠長不及將樂備不虛邪不足以驚險盜竊之盜劫其大者復有旗丁一項然則糜費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是爲一最大冗官至漕道一官於公事無絲毫之益處一臨倉資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爲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爲陋規之酬所謂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而已今河運不可復漕督漕道更無所用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督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河

務衙門兩河成修五百萬費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剝而豆分之閘循諸河員常以十之三四工食官者過派甚有非玻璃不使一錢者夫既不辦工自以并歸地方爲便至河兵之制創自 國朝初設時其人皆諳習水性持土石與波濤爭勝合龍下掃不失尺寸故辦工不調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無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各關監督糧餉與督撫均糜費繁多故祖道府兼管之關糧收借補織造公事更闕故諺謂之喫飯官至各口監督稅課更少能如另議核撤各關大善卽不能儘可歸督撫委員兼理 康熙六年 王熙奏 此監督織造之必宜全裁者也一鹽務衙門鹽鐵置使由來已久運使節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等官或有成無毫無深義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兩歧鹽務中尚須守官之必宜裁者也一督撫司道致郡縣之始守令而已令準古大小侯守準古方伯運帥其官重矣後世始設監臨官守權漸輕至有違有司有督撫而守令等於與盡非重親民官之道也督撫始於明不常置後乃爲專官總督多至十二人巡撫多至二十九人 國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撫或兼設或備設或設者不必治備設者不必不治是督撫可省其一 大名督兼撫如直隸等省小省撫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爲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過視成例按劾久無其實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在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資堯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設一員兼兩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爲限制此督撫司道以下各員之必宜重裁者也一京官六卿九列後先奔走備員品而壯觀瞻 常者上備固不能概從簡陋且從古已然宜仍舊貫惟東宮不設安用官屬處事府可併歸翰林院以副名實利道爲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入十人之中伏爾寒蟬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減

額之半而許科甲出身之中書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入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遺補闕之攸資焉可采耶亦詢學考首之一法其餘開曹亦減其半內務府糜幣更多必應大減康熙二年苑馬寺三十七年上林苑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都曹五年內不能補缺者槩令回籍充山長一以廣教化一以示體卹爲兩得之術此京官之必宜兼裁者也一內外武職王公將軍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一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都回部新羅各官亦太多率多養尊處優恩勞好逸能糜幣不能效職宜無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內外武職之必宜兼裁者也蕃使會典內外武官共一萬七千餘員其編檢庶吉士待衛以及準都回部官無定員者不與焉我朝設官於古不爲多而大官之多爲漢以來所未有國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雍容揖讓無形之算人所不覺今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蕪者而節費固其小焉者也

復部職議

馮桂芬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分治則不能進一以及乎億萬而天下亂柳宗元封建論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台之說也封建之合不如郡縣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縣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不能獨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獨治一各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獨治一郡任之縣令縣令不能獨治一縣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說也顧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蓋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數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顯少矣縣令儼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廣馭千百萬戶之衆其能家至戶到而周知其循勞勩俯飽饑甘苦哉自令以下各官非貴選節吏員流品既難志趨多庸加以開闢跋涉千里萬里而來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屬於富民魚肉乎貧民視令以上尤其甚

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則今之小官如顧氏之說更多其數舉不瀕甚耶不知顧氏之意固欲復古鄉亭之職也政屬制鄉大夫之下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下有縣正師師鄉長里宰鄉長以鄉人爲之皆官也以今十萬戶之州縣計之常有鄉遂大夫十州長縣正五十閭胥里宰五千比長鄉長一萬五千此今日斷不可行之事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耆夫游徼三老掌教化耆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以鄉人爲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縣計之當有三老耆夫游徼各四十亭長四百騎則已大減然病之多也隋又始一切罷之蓋亦一時矯枉過正之舉乃遂爲萬世定制唐六典漢氏縣丞尉多以州縣部及陳氏平四五人限二三人分治各鄉至郡國所有地保地隸司本鄉人爲之三輔則兼選用他郡之人今州縣設佐民事其佐品在平民之下論者亦知其不足爲治也於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長百家一保正一鄉一保長然率視爲具文詔書憲檢終縛旁午而卒不行開行之而亦無效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民勇有團董有總董大同小異顧行之轉視保甲爲有效然則其故可思也地保等殿役也甲長等猶之殿役也皆非官也團董紳士也非官而近於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遞進之法不亦買椟而還珠乎吾甚不解論保甲者謂得周官遺意則何不徑師周公乃必以隋與爲主而周公爲輔也茲爲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漢之法縣留一丞或簿爲副駐城各屬兩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牒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彙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皆以諸生以下爲限不爲官不立署不設儀仗以本地土紳祠爲公所民有爭訟副董會里中耆老於神前環而聽其辭副董折中公論而斷焉理由者責之罰之不服則送正董會同兩造訊正公聽明罰又不嚴送巡檢舉至五刑送縣其不由董而送巡檢或縣者皆謂之越訴今州縣門前懸鼓五百十聲指鼓是也州縣人務設一巡檢全乎爲官如捕窮止過董指引而不與責成徵收由莊兩董勸導而不與涉手滿五千家之縣置減一巡檢全乎爲官如

今制惟以編郡三三百里內無山川阻之地結生幕職廉者爲之丞簿由巡檢升除丞簿月給養廉三五  
十金巡檢半之正置許水月十金副置半之正副置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功勞在闕里者許入薦舉有  
過者並時黜之見令丞簿尉用紳士禮文用照會有罪即與凡民同如是則其能親民與能治民大小相維遠  
近相繫庶幾賴氏所謂小官多者乎無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責實之功有事而行闕裡更得借作同仇之力  
風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變捐例議

馮桂芬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鳳鳴叩闕進所爲尚書題論 上溫詔褒之其任官惟賢一語頗稱獨衷師  
有曰 國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參半也用捐班則專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義爲招特假以爲名下以列  
市三倍爲券將務求其實又曰捐班遙迎必工賄賂感享交結必廣趨避必熟上苟必愛悅部吏必護持又曰  
與其開捐不如勸派富民百十家之勸派其害偏開捐則將爲貧民億產家之勸派其害善與其開捐不如知  
賦有形有限之加賦其害近開捐則將爲無形無限之加賦其害遠扶開捐之弊可謂至矣平心論之寶符論  
也 國朝捐班亦有李公世傑傅公麟諸人安得謂專用小人乎願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於千百！  
難矣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觀君  
觀之遺出居今日而論治誠以停止捐輸爲第一義 國朝自招民知縣以來時開捐例皆暫行而非常行道  
光咸豐兩朝 御極之初卽首停捐例厥後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請始又舉行固知開捐非 列聖意也顧今  
軍務未竣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尚轍屬民督爲要名器之漸滿盡結從而輩財甚於缺矣主人贊極吏創於漢  
武濫於東漢及晉誅建於唐宋元而幾絕於明景泰元年始命輸納者給冠帶二年令世襲武職四年令生員



納粟補國子生如是而已然則必欲爲權宜之計無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貧者得買與人流時亦有民得買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證今捐輸之推廣無孔不入獨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獎有買與人之寶而必證爲中表至戚之限明導以欺何貧者至耶中適員之貴一縣令得坐堂皇以母之安望抗體是亦一閱也應詔留封典虛銜一者倍蓰其捐數許於若干年內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與更仿令丞抗體之制明定禮節以榮之韓氏葵曾有此議實行之無弊者彼請夷以利爲國富商輒與大晉敵體而絕無入仕之路一犯法則朝爲坐上客夕爲階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體無弊之一道其官職升銜加級及賞監一切停止現任有政績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屬舉其餘無論實缺候補選皆視原輪報數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曉然知非在時甫停官開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無所竄倖無所竊特將羣然湮周鼓舞於王途斯官方可以浴教人材可以奮興矣

請裁河道總督疏

河督喬松年

查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一缺從前事體繁重因黃河經由河南山東兩省所轄黃河堤工共十四廳而又有運河六廳且至漕數百萬石船船船皆歸北上人夫家多寄小易於漏卮濟甯爲山東門戶亦須大員彈壓是以設此總河駐於濟甯以其專治兩省黃河又治運河兼備漕運事固繁劇非總河所能兼也迨咸豐初年河決備五廂之後河南黃河工幾去五廳山東黃河工全行裁故是黃河工惟有河南現在之七廳其黃河工惟以補河所屬自戴廟至張秋鎮一段最爲最要因彼時河臣防河駐於豫省批河運道改歸山東撫臣就近派員隨同運河道辦理循舊成案是運河之事亦大減于昔年矣河運之米不步千萬石視從前減二十分之一船小而人亦無多無復有匪徒成盜其內則彈壓亦不須大員矣是以河臣當駐開封誠以黃河工爲重也然黃河

臣在開封城外距城只二十餘里河南撫臣極可兼顧且應臣本有兼理河務之責若將河南河工交河南撫臣兼辦山東河工交山東撫臣兼辦於事理極爲允協不至有瞻長吳及之慮臣初履任時即思惟及此時因東省方有治河之議果其興工則事關兩省誠須有大員督辦是以未敢遽即請裁此缺今既未舉大工再三度度地河實非不可少之官莫如裁汰以期省費省事臣披閱舊版見同治元年御史劉其年卽有請裁總河之奏二年親王僧格林沁亦有此奏奉旨交議經前河南撫臣張之萬以詳加體察再行奏請覆奏以至於今臣揣張之萬之意亦祇因山東河勢未定據臣或不能兼顧耳今又閱數年臣詳加體察自前東省臨黃皆保民饑已無官工並運河皆可歸於巡撫兼管豫省黃河距省極近亦可由巡撫兼管山東撫臣丁寶楨署撫臣文彬皆在山東多年於河工極爲熟悉河南撫臣錢鼎銘請求河務利弊已及三年與臣同心併力克奏安瀾以之兼辦運河黃河皆綽有餘裕斷不至於貽誤夫總河雖不爲冗員然分併其事於撫臣而不至於貽誤則亦不必定設此總河之官縱慮山東仍有黃河工程或非巡撫所能兼管顧其事尙遠目前總可暫裁但嗣防不必銷毀封存儲庫如果數十年之後情形又復不同仍設總河亦甚易也臣去年曾有添設泉河通判之請今乃請裁總河兩事似爲不類因泉河分隸十七州縣故而無紀必須有專員以責其成是以增設通判黃河運河本分兩省公事少於昔年改由兩省撫臣兼辦洵爲簡易是以擬請裁汰總河皆係酌度時宜不敢逞其臆見可否仰懇 飭下戶工兩部會議知臣百可探荷蒙 允准施行所有河工候補人員應如何分撥河標各營應如何分隸及未盡事宜容臣另行會同兩省撫臣妥議具奏

安插就撫陝回請增設平涼通判都司疏 同治十年正月

左宗棠

竊陝回著疑就撫程且馳報欽奉 恩旨允准維續三品卿銜卽選道劉節棠陝安道黃鼎等分起押解陳林

一起男婦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屬振江一起男婦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肯通一起三百八十三名口屬化源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余產慶蘭與善余兆臨拜萬江金田堂安傑等各起男婦大小五千五百五十餘名口內除挑出壯丁四百名交安傑藍明太帶隨官軍征剿外餘俱陸續解赴平涼其老幼婦女無親屬夫男者五百七十餘口病臥不能行走留養候武營歸其痊愈擇配並途除病斃外復收領從前敵匪東西兩山餘衆五百餘名口比齊抵平涼且兩次親臨點驗實共一萬有奇內除前安插平涼回民總領親眷五百餘名口外實發化平川安插者男女共九千四百餘名口察看丁壯不過一千餘皆老弱疲病而已化平州地在華亭縣西北一百七十餘里東南距平涼百里南連崆峒西北均阻萬阜巖環峙兩水築饒一爲化平州一爲聖女川合流入白面河入清水縣界中橫寬五六里長三十餘里似亦前代安置降人之地顧其詳不可得知且前委記名道馮邦棟前往相度改聖女川爲聖諭川爲宣講之所白面河曰北面河示拱極之護防千總李春陽帶土勇二百四十名分紮關山三才鎮各口調記名總領喻勝榮帶所部平江營扼紮化平鎮以同稽查馮邦棟帶同委員於化平鎮點驗之後按口復給賑糧丈量地畝接戶分撥房屋繕洞大致定妥購給附近該處土宜種子酌發耕牛囑導督其開墾播種察看回衆情形於九死之中得此生路其不敢再萌異志固在意中惟閱俗畏所管領自設漢民畏官尤甚而後教誨經新編之師名爲阿澤又時以異說轟惑衆衆爲阿僧所信奉以致一夫倡變亂者四起從前道光年間張橋嶺以回教阿澤和卓擄亂者此也按阿澤阿教名阿爾圖與洪音近漢民呼爲阿洪今之馬化蓋則新教總阿爾圖也和卓即阿教所稱教師後裔貴種在阿澤中尤尊明史所稱火者即和卓之音訛馬化蓋之等其父墓碑稱爲教父蓋驕和卓實種之意耳款變其舊格同我華風亦非先王不易民而治之理惟於安插伊始於編審戶口中隱寓保甲之意十戶一長百戶一百家長

令其於東敵戶而設官董之凡一切戶婚詞訟均取決焉乃可散回自之勢而以其權歸之官庶幾政令行而統紀一同一民鮮讀孔孟之書故不明其理因而不知趨向今欲其誦讀服省一從儒教事有難行然日前奉到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書義蘊精深詞片易曉而大經大法畢具於此上年會徵羅刊印頒發陝甘各州縣教官胡某宣講令漢回土民有所遵守今復發化平川回民俾知不易其教者朝廷偉大之施不鄙夷其民者聖化軍敷之義長治久安或基於此如蒙 念允添設化平川通判化平川營都司則屬屬各員營屬各弁亦應添設客當續行陳明

酌擬新設廳營應辦事宜疏

陝甘總督張之洞

竊查前督臣左宗棠籌辦甯夏金積堡善後事宜奏改甯夏府屬水利同知為甯靈撫民同知移駐金積堡並添設甯武營參將各缺同駐鎮撫奉准部覆令將屬屬文武員弁應需俸廉等項及一切未盡事宜規費妥協奏明辦理等因當經飭行妥議詳辦去後茲據署藩司李愷善後局司道會詳准甯夏道轉據甯夏府詳稱查甯靈同知駐紮金積堡不隸靈州屬境其應管田賦原由靈州分撥山水各堡共田一千四百三十二頃九十四畝一分五釐內除劃撥平遠縣田地九十九頃一十畝六分外實應歸甯管田地一千三百三十三頃九十三畝五分五釐除應繳地丁銀糧草束另開清摺者部核辦所有劃撥地畝應分別發給執照由司頒發現呈其應納錢糧並商商各稅照例徵收應解新設甯靈同知一員擬給俸銀八十兩養廉銀八百兩典史費銀十二名按例考職不支工食額役六十四名共成支銀三百八十四兩兩遇開照例加一 設同知照磨一員該演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一分養廉銀六十兩撥典史費一員按例考職不支工食額役四名成支工食銀廿四兩遇開照例加增添設教授一員歲額俸銀四十五兩撥典史費一員按例考職不支工食額役八名共歲

支工食銀六十七兩三錢三分二釐滿開照例加增廩生六名每名每歲支銀糧銀六錢九分五釐共銀四兩一錢七分春秋二季致祭各一壇廟祭祀銀一百零三兩三錢五分二釐添設備武營參將一員歲支養廉銀五百兩俸銀三十九兩三錢三分六釐蔬紅馬乾等銀二十二兩八錢倉斗料四十三石三斗草二千八百八十束寸備一員歲支養廉銀二百兩俸銀一十八兩七錢八釐蔬紅馬乾等銀八十四兩倉斗料二十一石六斗草一千四百四十束寸總一員歲支養廉銀一百二十兩俸銀一十四兩九錢七分六釐薪乾等銀三千九兩零一分四釐倉斗料一十石八斗草七百一十束把總一員每支養廉銀九十兩共銀一百八十兩俸銀一十二兩四錢六分入釐共銀二十四兩九錢三分六釐薪乾銀一十九兩零六分四釐倉斗料二十一石六斗草一千四百四十束寸總外委五名每名歲支養廉銀一十八兩共銀九十兩又照例該支入個月折色每名每月應支銀二兩共銀八十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四十四石馬兵一百九十二名照例該支入個月折色每名每月應支銀二兩共銀一百六十一兩五錢共歲支折色餉銀一千一百八十八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五百九十四石馬兵一百六十一名照例該支入個月折色每名每月應支銀一兩共歲支折色餉銀一千二百八十八兩應支四個月本色倉斗糧六百四十四石經制外委騎操馬匹歲支乾銀一十五兩倉斗糧二十七石草一千八百束兵丁馬一百九十二匹歲支乾銀五百七十六兩倉斗料一千三十六石八斗草六萬九千一百二十束又支放廠例馬乾銀一百五十二兩新設參將營制撥照花馬地差將缺分每歲製造鉛藥開辦祭祀紙張工食等項額設公費銀二百十九兩一錢八分四釐按年由甘肅供支撥設馬匹每匹定餉銀入兩減三成由司庫期合款內勒支其軍械庫總等處由營酌量情形呈請核辦該處廉

漢回民人命盜竊圖等案均由該同知隨時隨事分別輕重核核審辦由甯夏府核轉申詳添設在城一驛  
編設驛馬四匹夫一名每年應支本色谷斗糧一十二石工料銀一百一十七兩一錢一分在該驛額徵地丁  
項下借支可否照依平羅縣經管夫馬例擬支外備估借銀一十三兩七錢九分六釐由司庫建驛款內支銷  
倒馬照通省十分倒一之例合算每歲額准倒馬入分例價六兩四錢照章核三成以七成除扣皮藏在於司  
庫候撥兵餉款支造等案將守備應刊額行關防已經頒發並千總經制應用木質鈐記亦經由司刊發所  
有照監教授等官印記應候部頒改設同知兼併照桃州同知添設陰醫僧道等官四員俟准部覆遵例分別  
選舉領札建修土城一座 壇廟入廩衙署入所倉廩監獄軍器庫火藥局教場各一處以及兵丁每名兵房  
一間廬棚一處均俟奉部議准委員勘估興修此外如有未盡事宜應由該文武隨時察度情形次第辦理等  
情由該司會詳請奏前來臣等加查核所擬均屬周洽除將繕晰清摺隨摺劃分地界擬設分送六部外謹恭摺  
具奏

變通奉省吏治章程疏 光緒元年

奉天將軍 寶

竊奴才自著任以來履奉 諭旨諄諄以奉省積弊太深急宜變通以期整頓復於七月初四日接到軍機大  
臣字寄奉 上諭該省事體不一從前將 府尹往往各存意見以致政令歧出遇事愒愒怯處公事文寬因  
何不能彼此聯絡勢成掣肘著崇實將實在情形久的定章程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膺茲鉅職踴躍難名  
設恐稍有政度無補萬一故於初到奉省時隨查辦事件頭緒紛繁而地方情形繁雜隨時入會不敢略避嫌  
恐致涉欺諒凡所敷陳久邀 聖鑒又督飭司員會同本城滿漢首領各官互相討論復於其間博採眾議  
不厭精詳在深明大義者急崩更亟而務顧私情者未免疑阻以才統籌全局體勢再三與其案道謀不如

臨慶立斷實事求是漸有端倪竊以興利不難難於除弊弊之習於下者易除而弊之仍於上者難除故設防  
官當必由大吏而始伏查奉省將軍之設迄於地方各員 國初至今說有增易在 肅廷因特創官原無歷  
久不變之法惟是 陪都重地根本所關若使建置規模不同各省殊不足以重維繫而未嘗不自習染所  
趨未便再拘成格才曠轉思惟惟有仍存五部之名以應體制兼仿督撫之列以一事權故弊補偏未測已  
立然後籌經費以資辦公則餉賂之屬可息專責任以防維護則盜賊之源可清諸將現議章程條分隸漸啟  
爲 皇太后 皇上籌陳之一 肅軍事權宜變通也奉省積弊由於旗民不和而惟其本原曾歸大吏之先  
存意見將軍於地方各官向不兼轄遇有會辦公件呼應往往不靈溯其建基之初原與五部際相兼攝故至  
今公積多年會銜後將軍威望漸墮而五部權力遂重其中兼尹歸於戶部與將軍更易抗衡旗民兩途各  
不相下雖有會稱等於虛文近年輿論且謂奉省大員既非京而非外將軍名位雖有繼而無繼因此風氣所  
開僚屬亦各立門戶有爲者轉多顧忌無能者不免贖徇而公事遂不進謂想矣夫將軍鎮守地方何如將軍  
朝廷飭議所在無不首專責成今則珍域各分何以統持全局且既將辦事務於兵刑禮樂皆當並舉而  
將軍向仿京員印信亦存公署每辦一事繞手多人往復稟鈐斷難機密 才近朝印信文移因奉使出京帶  
有刑部預印空白得以紙加封璽方免窺探之私若拘定章必多誤舉機密 旨將成京將軍一缺改爲管理  
兵刑兩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即仿各省總督體制例加兵部尚書銜另 頒總督奉天旗民地方軍務關  
防一顆屯兼理糧餉字樣以便管帶金銀庫印鑰且可稽核戶部出入其餘公事悉仍其舊如此則旗民文武  
全歸統轄機密重件亦易防閑印糧餉兵刑悉有總理之責而 三陵內務府原保本職所司惟 永陵離省  
較遠今既添設副都統則責有攸歸其餘各部軍務皆令與將軍和衷商辦此維持通省之治表實擊領提綱

之先務也 一府尹事權宜專通也察吏安民府尹最重本與兼尹相助爲理惟兼尹向屬戶部而旗民交涉之獄又須由刑部會辦定案近年民多於旗輻輳最甚府尹雖設有獄局審斷每不得自專往往一事而上制於戶部之兼尹旁牽於刑部之會訊稽留往復清理良難各州縣申詳此等案情亦遂紛而無主甚至舊章等納運寶互開多一兼管衙門即多一需案地步此弊之在上者健訟成風意存拖累原告方控於府尹被告又控於刑部而部中司員復不遵定章任意收呈隨處提案問官亦有偏袒胥吏因而作奸審結無期互傳不到其中命盜重案竟便待質圍多至一二十年被論覆死紛紛無從呼訴而挾仇勒索被害尤深至於會驗屍傷母以索費久稽動輒數月此弊之在民者也擬請 旨將奉天府府尹一缺加二品銜兼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庶民各務悉歸專理便與將軍相承一氣不致兩歧以此安民先免株累以此察吏方有要承通省紀綱斯爲樞紐 一五部事權宜變通也奉天及吉黑兩省餉需匯於戶部其任匪輕不宜再兼府尹反增枝節而三陵典禮 大內工程禮工兩部各有專司皆於民間無涉至將軍雖管理兵刑而該部堂官責無旁貸五部侍郎庶仍其舊須移勳俾免紛更夫刑部之弊前已略陳相應請 旨申明定例亦如京中刑部體制嗣後惟旗民交涉罪在犯徒以上者方准該部按律定擬其餘一概不得干預該司官等如再有違例收呈提案及相驗逾限等事經由將軍指名嚴參以杜侵官而紓民困至兵部儘管驛丁事原簡易惟文書任意私拆漏洩太多一言未上而通國皆知一令未頒而浮議先起甚且機密釘封往往破損此外尋常公積積壓遺失不可勝言竊思陳奏機宜軍尹兩處多於各部今以將軍管理即可一手整齊更擬請 旨將地方同通州縣各員兼理驛務所有向設驛丁准其會同兵部所派之驛站監督隨時察核沿途驛站皆得其人文報故國重宜並議 一奉天府治中一缺宜變通也奉省大吏太多而下僚太少未免足輕首重是以政令不齊查兼尹府



尹以次少一承上啓下之員爲之關捩備有承德則失其屬之際太覺不倫治中究係京員外官勢不相洽而通省清查虧空督辦案情頗有專司方資表率擬於奉省中添設首道一缺名曰奉天驛巡道闕省驛站及新設捕盜營之通州縣悉隸其下俾得稽巡道增修衙署招募胥役繁費殊多猝無所出擬即將治中一缺加一道銜兼行首道事務另 頒奉天驛巡道關防一顆餘仍其舊如蒙議准則廉俸亦須隨後另籌事權既不參差體制較爲完備查治中本係漢缺向歸捐選嗣後應將正途出身人員改爲諸 旨簡放以昭慎重

一旗民地方各官宜變通也旗民交涉之案各州縣與城守尉等官會同辦理查其列銜之處應將軍則尉縣雖署粟府尹則有縣無尉同一公版任意紛歧遂致守尉目中獲無府尹營私挾詐何所不爲且於地方尤有數弊旗界同居非親即友官中公事但論私情其弊一也會辦各員未能和衷彼此留難案久懸滯其弊二也命盜軍件遇有旗人則借強宗爲護符託本督爲說情之地抗拒客隱不服查拏其弊三也捕盜不力州縣官處分某隱而城守尉佐領等官尤有專責乃盡委罪於驍騎校之身及領催微末諸員指名堵竊劫掠橫行致無忌憚其弊四也上分其肥下受其毒曲直無從申理州縣亦遂因循是以奴才前次請照熱河定例將地方同通以下全加理事等銜片奏在案今更擬請 旨嗣後奉省地方一切案件無論旗民專歸同通州縣等官管理其旗界大小各員只准經理旗租緝捕盜賊此外不得絲毫干預其緝捕處分自城守尉至路記佐領必與州縣等官一律輕重不得以屬弁隨時壘責而本城旗人尤須再申定例不許做本界武職如此劃清限制自無包庇牽掣之虞至各處城守尉本係宗室專缺官階同於道府責任亦遂不輕詞後請 旨簡放時擬擇宗室中諳練政事之員方能稱職如其才力不勝應由將軍隨時甄別方不至貽誤地方其餘民界各官升途太隘設有 京察計典奉省均屬具文是以吏治毫無振作擬併請將奉省道府同通州縣由吏部推廣升途

力加鼓勵庶幾有所激勸百廢可興是亦為根本諸才急務也 一各大吏養廉宜變通也奉省賄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論出於貪黷者猶少迫於窮困者實多查將軍養廉雖名八成而官票每兩折銀只以二錢五分入算此外一成停止一成實折廉額二千兩實數僅五百餘金推之府尹府丞又當四成遞折實數不過一百餘金矣借此從公高難敷衍不得已設為名目取給下條有節壽之賀儀有月費之團款自兼尹刑部忘於府尹府丞凡涉詞訟之官地方無不餽送變本加厲實為故常甚至民間訛傳委決必酬到任必謝而營求囑託又無論矣節有清潔自好之員迫於時勢亦姑擇受一二不敢矯異鳴高夫上官既資於下條下條必較於百姓追呼培克激成事端是以官習為不廉而極之於縱殺分贖民亦習為不廉而極之於殺人放火典章罔顧教化不興此陋規相沿實幸都第一大弊也竊思與廉不難在於善養若以鳩騙辦公之力復有衣食內顧之憂不惟區區人材亦覺有傷政體 國家原情之法本不苦以所難擬情 旨嗣後奉都各大吏養廉與其遞折但立虛名不如另派歸於實濟 軍既照總督例即以至少省分計之養廉當一萬八千金府尹既照巡撫例養廉至少營一萬二千金然值此時艱必須力求節省因核各處用度將軍養廉至少非實銀八千兩不可府尹養廉至少非實銀六千兩不可而府尹內有幕僚外有役食六千之數仍屬雜費查各地方官向有攤派之款 才細加分別凡涉私規悉行汰去尙留公用三四千金擬即令其匯解府尹衙門以補公用之不足府丞既兼學政亦係外官今既裁撤陋規其養廉非實銀一千亦難有濟以上各款可否即由海關道徵收贏餘及新增贏餘兩項下接年支解作正開銷並懇 天恩格外俯恤所有奉省督撫學政養廉自給實銀外餘如副都統五部侍郎廉俸原額本少皆滲入成實放不必迭為折扣而將軍兼轄事繁支用尤鉅雖議養廉入千仍恐不敷所以 才另有津貼公費之籌具詳此下條款亦知 國用未充可減則減豈容別生枝節徒事

虛糜惟願外情形迥殊各省既欲力除積弊便營籌及通盤汎乎宅錫留豐自古不難優異力培根本分所當然外舍 獲際豈容並論在部項所支經費而大局所全已多苟可補苴何敢遷就自經此次議定章程後凡奉省向來各大吏一切全分半分隨規概行禁革倘蹈前轍立于嚴懲在小民可稍寬苛求而墨吏亦無所藉口清源正本莫切於斯 一倉差陋規宜變通也奉省各旗草豆自折色以至實徵最不一數則任意增減田則任人歸併宗室未完之款或徵取於平民官紳應納之糧反強派之貧戶浮收包攬百弊叢生而正供之外尚有贏餘謂之倉差規費每年收租例由將軍專派督備協領一員由各部分派正副監督司官一員其奉派之員每年納規費於本管上司始而每人不過三四千金繼則五六千金近來增至八九千金本屬私供遂無定數往往承辦各員借貸墊賠致招物議甚或藉此說索其患仍受於民 才洞悉其弊現將各旗草豆章程改爲一律無論宗室平民上中下戶酌一適中之數核畝交收以此貧民同聲感戴所不便者惟包糧之土糧及不法之豪強耳如此力加核減仍有贏餘約在一萬五六千金竊思此項雖非正供尚於地方無礙必欲概行裁撤未免竭澤而漁與其任作私規茫無限制不如改充倉費免再核求惟五部尚係輪派司員計必遞推三年始受規費一節任有久暫事必不均 才擬於贏餘中先提一萬金作爲五部侍郎公費每歲各分一千以資貼補而派員督辦仍循舊章餘數千金即充軍署公費所取有定事較光明查前任將軍都與阿曼稱清介始則力卻此款後亦藉以資生及其身後仍復頹頹仰瞻 恩賞千金始得扶柩歸里亦可慨廉吏之難爲矣 才此次與賊元出羨幸荷 恩施准給口分從公平裁方可支持故於地方毫不沾染一俟養廉增定即請停支是知規費潤餘各員萬非得已番再多方隱飾終有玷於官箴惟以臣子苦衷上求諒於 君父冒瀆至此俟仄難安然既化私而爲官節非損下以益上或亦因利乘便之一端也以上章程均係奉省緊要關係

且才壽時度勢倍極焦勞既不敢稍事彌縫尤未便過於操切欲與一利必預計其能行欲剔一弊必先去其  
太甚總期上維 國體下順民情隨臣具有天良敢不力圖補救其餘文武各屬上行下效勢易動慾但須舉  
動得宜便可隨時觀感已往之愆姑略免究後來之咎必予嚴參至其職所當爲皆有成憲可守無庸粉飾上  
澆 宸恩大局挽回略具於此伏思古有治人原無治法况奉天重地屢經 列聖貽謀猶不惜增改再三經  
權互濟如蒙 才學熟諳昧何敢謂變通之計即可持久遠之圖惟是事以窮而始遇法必求其可繼此則目前  
之整飭固難而日後之防閑宜尤慎者也夫 國家勸求上理專爲民生政不出於多門乃實受撫循之惠雖  
不行於上下始無傷衣食之原用恩於立威之中施教於既富之後庶幾盜風可絕元氣漸培今則建議之初  
最宜詳審而根本所係久屬 聖懷 才一得之學未敢自信惟有仰懇 皇太后 皇上俯念事體重大  
飭下軍機王大臣六部九卿迅速會議以便請 旨遵行實於奉省地方大有裨益

擬鑲通奉省官制片節錄

臣等謹將軍機 摺

一府尹行巡撫事體制未備應爲更定也查光緒二年前署將軍崇實以奉省將軍府尹事權不一動多掣  
肘 奏請兼仿督撫之例以專責成議將府尹加二品銜兼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所以隆體制而重事權也  
惟近時道員遇有保獎皆准加二品升銜現今驛巡東邊兩道均有一品銜堂屬一律殊不足以示優異且府  
尹所辦公事應題應 奏例得專遠本與巡撫執掌相同無須再行分別致涉重複在當日變通新章原欲兼  
仿巡撫職任因府尹係三品京秩是以加二品銜而行巡撫事以期合乎封疆體制然二品虛銜論職既不  
足以示優崇行巡撫事與自來執掌又涉重複究不如加一巡撫銜除去行巡撫事字樣庶免名實相符轉爲  
得體至近時各都院府尹行文或用咨文或用劄文殊不足盡一且一部之中咨劄互見尤覺參差未齊查定

例六都察院與奉天府行文原係罰文自更定新章奉天府尹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自應改用咨文符體制惟當日漸未議及是以各部院行文均無定式凡明悉體裁者皆改咨文而相沿舊式者仍用罰文殊於體制未協自應 奏明一律均用咨文以爲定制應請 旨將奉天府尹二品銜改換巡撫銜仍兼右副都御史毋庸再加行巡撫字樣嗣後各部院行文均一律改用咨文以擬體制而重事體

新設各官廉俸役食請 賞給實銀疏

盛京將軍岐 元

竊查 奴才等前因昌圖府屬之康家屯地圍墾積案多奏請裁撤經奏添設康平縣知縣一員典史一員並在鄭家屯添設主簿一員以資分治曾經酌擬章程會同具奏奉 旨該部議奏單開併發欽此嗣准部咨以康家屯雖係昌圖府所屬惟新設康平縣知縣一缺原單內稱係屬繁雜中缺與懷奉兩縣沿邊繁雜緊要之缺不同缺分既有繁簡之分養廉辦公等銀未便援照沿邊繁緊之缺支食行令酌量核實刪減以示區別等因 奴才等查新設康平縣地處邊疆幅員遼闊本係蒙古地面並無經徵錢糧實與懷奉兩縣事同一律因該縣所轄地方瘠苦不如懷奉富庶是以定爲繁雜中缺其爲蒙古代佃地租辦理命盜各案與懷奉無異所請廉俸役食等項擬發實銀原爲養其廉隅俾得盡心民事若令酌量刪減使其辦公竭蹶內虧多虞何能勤求吏治惟有仰懇 天恩俯念新設康平縣地方瘠苦正佐各官應支廉俸役食辦公等銀仍准援照懷奉化兩縣章程擬行給發實銀免其別派實於吏治民情大有裨益

圍場事宜辦理完竣擬請設官分治疏 光緒五年閏三月

盛京將軍岐 元

竊照奉天圍場與東邊昆連前據總辦邊務東邊道陳本植以該道行場所至私墾圍地流民環聚一體行竊聚賭前署將軍侍郎崇厚總派委員周應履查實因圍地遼闊防範難周流民帶入私墾爲時既久戶衆多

如那丹伯十口子梅河等處以及大沙河一帶墾地居民阡陌相進確有直東難民陸續前來搭蓋窩棚者概行驅逐擬而走險所關甚重不得不急思妥插是以 奏懇 皇仁寬其既往已墾者鑒予查丈升科未墾者劃清界限應撥遷者撥遷零星散戶擇地安插歸併辦理寬留大園場以便講武照舊舉行墾蒙 恩准並因東邊道督辦南路事務繁重未能兼顧復派 記名副都統兵司協領文緒總辦開場事宜帶領滿漢各員旗綠練兵前往妥為辦理奏明在案嗣據該協領文緒稟報查看園場山水形勢劃分界限體恤民情艱苦相地擬遷應留大園依山者挑挖長壕就河者設立封堆計留大園地畝周圍千有餘里擬將那丹伯等四臺所管圍段私墾八戶均全遷出在柳河南北兩岸現挖大園壕外擇地安插鮮園場原有私墾流民就地升科統計開墾地畝自十口子起入東大溝斜向東北至色力河舊封堆止長三百五六十里南北寬一百餘里至四五十里不等南與新設通化縣接壤北界以現挑開壕及五石封堆輝慶河南為界與經前署將軍侍耶崇厚批准亦在案茲復據稟稱大園內流民墾已遷出鮮園內流民就地升科除山河樹木外共計撥領乾熟各地一百零二萬餘畝經總分各局委員查文完竣收押乾東錢一百一萬餘千照東邊章程每畝徵正額銀一分耗錢銀一分擬於本年秋後起徵按年納課繪具圖場圖說稟請酌議善後事宜前來奴才等伏思鮮園每畝抽鮮大園以備講武均係封禁之地從前防範不嚴以致流民私墾仰蒙 聖恩浩蕩俯准升科萬戶歡呼窮鄉得所既經委員擇地安插查文完竣若不教養生聚難期長治久安且大園地畝千有餘里尤當妥為保護仰仍專賴各臺兵看守地遠山深日久生懼恐不免仍蹈故轍而現准升科地畝縱橫數百里處處與大園接壤流民又係甫經安插良莠不齊亟應設官添兵加意撫綏嚴守圍山藉杜僥倖奴才等再四會商悉心核議官事易籌餉為難按升科園地百萬餘畝計歲收正課銀一萬餘兩耗錢銀一萬餘兩以耗錢設官計可敷餉

以正課添兵斷斷不敷邊地民情粗野禁禁難剛尤非重兵難資鎮懾惟有抽調原義州等處額兵一百名由省挑募蘇拉三百名撥往巡防分別酌加口分訓練經費始堪敷用即可不必另行籌款重擬添設總管一員督辦全圍事宜設位領一員分爲左右擬長防禦四員曉騎校四員筆帖式一員分司其事設撫民通判一員管理副巡檢一員專管監獄內開禁地方以海龍城地居上游最爲扼要總管通判酌于該處駐紮以資控制兩佐領分駐朝陽鎮西山城子亦能策應並以東邊大致而論尚有東邊道北有 興京副都統兼有圍場總管星羅棋布互相聯絡仍復分兩副界各有責成若能任用得人可期漸臻上理即大圍果能認真保護於數年後孳生蕃息冬圍亦可以照舊舉行奴才等力圖整頓實事求是總期流民安業圍地肅清以仰 聖主綏靖邊陲 惠愛羣黎之至意謹將圍地分界繪圖貼說並定官缺額支廉俸建城設署請官增餉以及設圍撥蓋兵房封禁圍場嚴懲匪犯善後一切事宜詳繪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祈 飭下部臣核議施行

議擬邊通官制改設都縣章程疏 光緒四年

吉林將軍銘安

竊維強盜之方固在整軍講武而端本之治尤在察吏安民誠以吏治與軍務相爲表裏未有不講吏治而清盜源者也吉林盜賊充斥師久無功夫豈賊勢難平而兵威未振哉蓋流賊之蔓延此拿而彼竄愚民之染習憤而性成不端其本而僅治其標徒恃武功未可以言勝殘去殺也奴才自前歲冬間查案來吉回奉會同前署盛京將軍崇厚議奏辦屬賊禁賭博設民官查荒地四條一奉 諭旨詳譯以吉林地方積弊甚亟亟力釐整頓 命奴才等理吉林將軍將所籌各節節節厚交慎籌商奏明辦理仰見我 皇上宏懷廣聖慮周詳奴才具有天良敢不竭盡忠忱以副 勳 勵治之責到任後邊疆地方情形細心體察博訪周諮查吉林省西自威遠堡門東至俄界不下二千餘里北至黑龍江交界南至鴨綠土們爾江源又不下二千

餘里湖維羅初甯古塔所屬各城惟我旗人聚族而居自道光初年將軍富俊屢議開墾內地蓋流如水歸壑數十年來吉林民人之多不啻數倍旗人良莠本自不齊梗頑因以成俗甚有窮鄉僻壤聲教不週土習強豪自爲家長其間強弱相併大小相陵殺人放火既成爲故常拒捕抗官遂成爲積習蓋以司牧之官惟省城西北一隅設有三廳三廳之理事間知通判向由京秩旗員揀放雖間有長材而初膺外任歷練未深往往難鉅乍投茫然無所措理但假於幕友丁胥之手繼或刁生劣監要挾把持而莫能制至阿勒楚喀三姓甯古塔等處命盜戶婚則就理於協佐衙門協佐等官但習騎射不惟不諳吏治且多不通漢文悉憑委筆帖式司違等任意軒輊歷任將軍止以武事爲重吏治多未講求所以民怨沸騰鋌而走險近年以來民愈窮而愈悍賊愈夥而愈狡噴法嚴刑人無畏志是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清其源而塞其流也現在大股賊匪已平金廠集魁授首通逃餘孽尙多潛伏深藏而遍地探捕捕獲各項游民非內地遷流之戶卽亡命不逞之徒若不亟設民官劃疆分治政刑以化其頑梗教養以遂其生成專恃武功權馭失宜不惟重煩兵力且恐若火燎原益難撲滅又況甯姓所屬密遼邊陲更宜安集籌措稽查奉省官制遼東著將軍崇實奏請增改舊章後吏治民風大有起色是因時立制原無歷久不變之規而正本清源乃見俗美化行之效奴才與崇厚體察情形迭經往返函商意見相同并據所屬文武紳耆悉心討論皆以爲地曠人多非有地方親民之官不足以資治理奴才再四思維與其拘守成規循途而覆轍曷若權宜時勢改絃而更張擬請以所屬尤爲衝要之區酌中設立廳縣佐雜等官並將吉林廳升爲府治長春廳通判改爲同知使資治理將來民地錢糧旗民詞訟專歸該廳州縣管理其協佐防校等官止准管理旗務防剿盜賊不准仍預地方詞訟以示限制而一事權惟添設廳縣則創葺城垣修葺署倉庫監獄等項及官員俸書役工食所屬不資當此庫儲支絀之時斷不能另請撥款貳



有就地興利以本地所籌供本地所需但吉林地瘠天寒庶物本不豐阜商賈亦甚蕭疏松花一江不通海船既無船稅可收復無鹽課可辦較之奉省尤爲枯窘且當凋敝之日正宜與民休養若操之太急祇圖濫徵於目前或致貽弊於日後是以生財之道必須因地以制宜不敢峻民以斂怨現已派員前往糧粟廠馬延河阿克敦城一帶查勘荒地照章改收押荒並飭各屬依照奉天章程試辦斗稅擬以斗稅荒價一欵作爲添官一切用度將來廉修工食餉各項用款亦由斗稅荒租項下動支惟試辦斗稅查丈荒地必須明幹廉潔之員方能有利無弊現在吉省辦理軍務及地方各事才力前凋之員不敷分遣亦不敢多調人員致糜經費茲務稅務兩可由近及遠以次興辦所有擬添之官須俟款項得有端倪方能陸續添設一二年內恐難設齊謹先擬定大槩章程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聖裁至旗民衙門應辦事宜並府廳州縣歷定界址及各官廉俸書役工食添設綠營兵額口分一切詳細章程俟奉到 俞允後才遵派通曉政體之員前往各屬查明戶口地畝數目相度地方形勢詳慎斟酌奏明辦理其各廳州縣員缺應候何處地畝斗稅辦有成效即先奏派委員前往該處試署並照擬城名隨時奏請 飭部頒發印信以昭官守再吉林三廳向因專管旗人戶婚各事皆用理事人員今既民戶衆多政務殷繁與從前情形不同應隨與新設之同通州縣均照奉天新章加理事銜滿漢兼用以廣材路其甯古塔理春一城距省較遠應否設官分治及吉林將軍應否做照奉天將軍加兼文銜並省城地方應否添設巡道之處容才隨時體察情形再行奏明請 旨遵辦

據寶直陳請 旨斷理片

劉錦棠

再哈密以西各滿營旗丁亂後子遺僅存舊制萬難規復即以古城局營木齊兩營言之前此古城領隊大臣勝安由京西來道出哈密且談及古城滿營房屋久已塌爲茂草該處旗丁總共不過十數人勝安自以補

授斯缺原應即行赴任究竟古城無降可領無營署可住進退維谷殊形狼狽臣比囑其與金順壽體熟隨自處之道悞然除天山北去臣於光緒二年夏秋之交率師克復烏魯木齊其時滿城傾圮五機荒涼未見旗丁一人嗣臣進克南路各城始將旗丁之被賊擄者陸續救出者送烏魯木齊安插然爲數亦屬無多故以恭錄之精明強幹世受國大恩銳意欲有所爲以圖報稱然所管旗丁只有此數雖都統有兼轄鎮迪道之責而政務亦甚簡少不足以發舒其才氣他如哈密辦事臣明春所部健銳威儀各營現已奏明全行裁撤其所轄回務亦經左宗棠奏准歸哈密通判管理欽遵在案竊維國家建官分職原各有分內應辦之事現在新疆時事變遷都統暨辦事領隊各大臣兵少事簡機無異投閒置散此不但非朝廷設官之意亦請臣心所不安也如蒙聖明體察臣言准照擬設甘肅巡撫之議則烏魯木齊自須設立撫標官兵南北兩路均宜另設鎮兵添監總兵副將兼遊都守千把等官以爲永遠防剿之計烏魯木齊提督應移駐喀什噶爾城以扼要客吐番番駝南路舊有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員缺固可一律裁去即自哈密北至伊犁所有都統暨辦事領隊各大臣員缺亦宜酌量裁撤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拉烏蘇等處所餘旗丁如目前之零星分布於恐無濟實用不加併歸伊犁濟營生靈教訓以期漸成勳旅查承平時新疆南北兩路係歸伊犁將軍總統局烏魯木齊都統亦兼轄鎮迪一道如設巡撫不但鎮迪無須都統兼轄即將軍亦無庸總統全疆免致政出多門巡撫事權不一其伊犁濟營似應改照各省駐防將軍營制從新整頓務求精實可用庶於邊防有所裨益總之新疆不復舊制便督緊照行省辦法若一者並行則一切夾雜軍混之弊難以披棄焉茲伊犁已還界務將竣大局急宜定奪臣恭摺欽符既有所見不能不陳實直陳

新疆省會請改設各官以專責成疏光緒十一年

劉錦棠

續新編改進行省治迪化省城所有省會廳設各官自應分別添改除臬司仍照原議無庸專設經臣奏請  
加欽迪通按察使銜兼管全疆刑名副傳事務外惟省會廳有首府附府應有首縣以期指臂相使大小相維  
臣前奏設甘肅新疆巡撫布政使摺內請改設迪化府縣等官詞經部議應俟兩路入城應應事宜辦有頭  
緒再行酌量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伏查南路建置諸務隨時舉辦漸有規模臣與藩司魏光燾業  
經先後抵任籌辦一切需員贊助會各官未可再緩應開迪化直隸州爲迪化府設知府一員治迪化城  
增設迪化縣一員爲附郭首縣與迪化州原屬之昌吉綏來阜康奇臺共五縣均隸迪化府屬屬事由該府核  
轉其迪化州原管之戶籍田賦刑刑考試及地方一切事宜擬歸迪化縣經理此外藩司衙門首領各有職司  
擬擬設布政司經歷一員又庫大使一員專司工務擬請名新舊至鎮迪道既兼刑名應設道庫大使兼按  
司獄一員迪化府首領應設府經歷兼司獄一員查迪化城舊有巡檢一員爲稽查彈壓而設現既建置省會  
情形不同擬請卽裁該巡檢赴部府擬應迪化縣應設縣典史一員專司監獄督捕擬請改迪化州吏目爲  
縣典史學官則迪化州原設學正一員兼管所屬各縣學務今升州爲府擬請設府學爲府教授照舊兼管各  
縣學一俟將來學校大興再擬添設以省經費以上各缺應定爲何項缺分俟釐定後再行擬議辦理仍懇照  
吉林新設各缺酌補一次成案由外揀補一次庶於地方有裨據藩司魏光燾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查無異合  
無仰懇 天恩俯准 飭部核覆以便遵循

新疆南路擬設佐雜各缺疏 光緒十一年

劉錦棠

竊查南路各廳州縣應設照應吏目典史及各屬轄境慶固須添佐職分防經臣等奏明承准部覆令由臣等  
隨時體察情形會商妥議奏請辦理在案茲據署喀什噶爾道員黃光燾護理阿克蘇道員陳名伍等先後詳

稱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所轄庫州縣額徵錢糧通應報道綜核估撥彙報銷並有頻量爲折變者擬各設道庫大使一員專管收支事件該庫大使衙署應修於道署儀門之側其庫房則於道署大堂側起造以便主守其溫宿荷車和闐疏勒四直隸州議立吏目各一員拜城于闐葉城疏附四縣設立典史各一員喀什沙爾庫車烏什英吉沙爾瑪拉巴什五直隸廳各設立照磨一員兼司監獄緝捕以上各廳州縣佐雜衙署均緊接監獄俾專責成又阿克蘇舊城地當衝衝五方難處擬添設巡檢一員稽查匪類彈壓居民其餘各屬轄境較廣戶民隔居窳遠者擬於喀什沙爾所屬之布吉爾達中地方設立巡檢一員葉城縣現擬移建哈里克其舊庫車同城擬設巡檢一員責其就近彈壓詳請核辦前來臣伏查新疆土曠民稀佐雜各員原未可以多設惟邊遠遼闊長途戈壁曠有鞭長莫及之勢自應酌量添設藉資控制該道員黃光遠等察省情形細心商酌所議尚屬妥協應懇 天恩俯准設立南疆入城佐雜各員缺俾有專司而資治理至此項立之分防巡檢各缺均擬作爲要缺由外揀補其同城佐雜各員缺照例整歸都選仍懸照吉林新設民官各缺成案設統歸因地擇人由外先行揀補一次又臣原奏葉城縣治設立葉爾羌同城于闐縣設立哈拉哈什現據黃光遠詳稱該兩縣治各應改設所轄適中之城擬將葉城縣移建哈里克地方于闐縣治移建克里雅地方庶資兼顧且免添設分防佐雜等情且復查無異批令照辦相應請 旨飭部核覆以便遵循

邊要員缺亟宜裁改疏

劉錦棠

竊查庫爾喀喇烏蘇舊設領隊大臣一員管理庫城精河土爾扈特游牧及屯田事宜設庫城糧員一員精河糧員一員由部揀派司理戶民糧務軍興以來糧員暫行由外委署查庫城爲西路衝衝東距迪化城六百九十里距喀來城三百五十里西連伊犁至精河界一百五十里北通塔城至塔城界三百三十里幅廣國地

方扼要軍務初定游民商旅離出其途兼有土爾其特游牧民人稽查彈壓悉關緊要現在領隊員缺裁撤糧  
員既無地方之責竊恐難資鎮撫臣前奏設南北兩路驛站請將庫城精河兩處改置為驛該員經管調  
奉部咨覆准地方情形體制均與曩時迥殊自應變通籌辦改設官員以期有神但欲裁歸緩來則相距較遠  
驛長莫及因查庫城舊設縣丞後以同知於乾隆四十八年裁改糧員擬請仿照舊制裁汰糧員仍改設庫爾  
喀喇烏蘇撫民直隸同知一員兼理事銜管理地方戶籍田賦刑案兼管土爾其特游牧事宜並轄精河屬  
境精河西與伊犁接界相距一百二十里東接庫城界一百七十五里舊設典史復改糧員所管四驛轄境亦  
廣擬請裁糧員缺設分防驛檢巡檢一員管理戶糧驛站緝捕等事仍隸同知管轄遇事由同知核轉其間知  
仍隸通屬以專責成又鎮道道舊轄喀喇巴爾噶遜糧員一員地在迪化南一百八十里原管戶民本由迪化  
分撥兵饟後員缺久懸戶民均係由州縣管臣前奏請升迪化直隸州為迪化府增迪化縣為附郭首縣該處  
距城較近一切事宜縣中自能兼顧其原設糧員一缺亦應裁汰庫城精河原額戶民屯兵及徵納額糧房租  
圍租等項均應有成案可考現在戶口凋零兵屯未復一切徵收雖屬寥寥然為撫綏彈壓起見似亦因時制  
宜莫要於此官制既定得人而理數年之後自必日有起色其改設各官應定為何項缺分俟議定後再行擬  
議辦理仍懇照吉林新設各缺酌補一次成案由外先行揀補一次據藩司魏光燾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查無  
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邊疆員缺緊要量為變更以資整頓實於地方大有裨益如蒙 俞允應請 飭部  
核議示遵所有擬請裁撤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喀喇巴爾噶遜三糧員改設同知巡檢各缺緣由是否有當謹  
會同伊犁將軍臣全順陝甘總督臣譚鍾麟署烏魯木齊都統臣升泰恭摺具陳

酌裁各城同官道懇 賞給出力回日頂戴疏光緒十一年

劉潤棠

竊臣於光緒八年七月間奏請將阿奇木等伯克裁去仍准覓用頂翎經理藩院遵旨議覆各城裁去伯克體制是否合宜未敢率行議准請飭再行體察情形悉心妥議覆奏嗣臣於委署新設南路道屬州縣各官摺內聲明擬將伯克分撥爲吏戶禮兵刑工各書復經部議係爲隨時變通期於兩有神益起見似應准如所請惟伯克各有專責從未議及更章一旦驟加增改回民能否相安似難遽計請飭酌度情形妥議核辦等因先後奏奉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各在案竊維回疆民事從前委之阿奇木伯克等官原以約束部衆乃該回目等往往倚權藉勢魚肉鄉民爲所欲爲毫無顧忌總回語言文字隔閡不通民怨沸騰而下情無由上達繼遭安夷之變該回目等苛酷尤甚微蒙敕廢制廢選民命不絕如續幸賴皇威靈囑天戈所指莫不開風披靡舉一萬餘里之疆土盡歸版圖使邊民重視天日臣義年規復南疆每於進克一城則咨商前督臣左宗棠揀員設局辦理善後招集流亡籌給牛籽農具疏濬淤渠使之盡力耕作轉爲薄賦與民休息數年以來荒蕪漸闢戶口日增地方漸有起色其大小伯克額缺雖亦揆委署理究竟地方應辦事宜均責成各該員員察看情形稟稱遞辦但藉回目倚賴教令利未嘗假以事權現在南路新設道屬州縣各官委署已歷年餘規模漸具不乘此時整爲變通則適此以往又恐有積重難返之勢況阿奇木等承充伯克多係三品四品州縣官階尙居其下鄉愚無知恐啓玩弄之漸而與州縣儼然並立於體制亦不相宜在部院隨臣以事屬更章自應長思熟慮而微臣見聞既確計非裁去回官實無以蘇民困而言治理上年通飭南路各屬州縣傳集各該城關阿奇木等伯克剴切開導諭以在所必裁之故准其各留原品頂戴仍視城關事務繁簡分設總約專司稽查卽於裁缺之回目選令承充並視品級之崇卑分送道廳州縣衙門充當查更總約酌給租糧書吏酌給口食以資養贖不願者聽其尋莊地遠驛雜戶曉發有之伯克暫仍不裁遇有額缺亦不另補以期漸服城

聞一律改設軍約現據各屬稟報自武我城國伯克後經年以來善覺相安毫無釁端同民去其惡感意亦漸與官親若更需以時日語言相通則疾苦可以自陳而弊竇可期永絕矣容再由臣督飭各該地方官隨時察看務令措置得宜不敢稍涉因循俾於改易亦不敢過於操切致啓事端以仰副 朝廷瞻顧西陲至軍機各城出力回前以軍務方殷正責驅使或派令勸導或委辦軍機願能不辭勞瘁若不立于獎勵無以作其奮勇向義之心當經 與前督臣左宗棠前辦軍務臣張蔭桓時核酌與以擬保翎頂行知俟彙案奏請 獎敘現在歷年既久未便設其前勞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回自等效力疆場 允照 臣等擬保行知 實給翎頂以昭激勸出自 逾格鴻慈謹將擬保各回目錄頂繕具清單呈 御覽所有酌裁回官並懇 恩賞給回目錄頂各緣由謹繕摺具陳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十九目錄

吏政四 考 疏

密陳司道府考語疏

擇尤善劾以圖整頓川省吏治營務片

密陳西藏情形請 旨權宜疏

請 救貴州撫臣將劣員撤省查辦片

請 嚴旨詳申京察舊章疏

請整頓八旗人才疏

請將現任候補衛官仿照文職章程分別考察疏

酌擬奉天未盡事宜疏

酌擬河工出力人員保獎並預防流弊疏

林則徐

駱秉章

駱秉章

駱秉章

寶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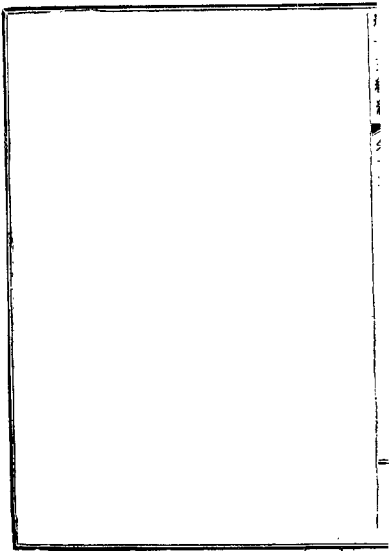
寶廷

吳元炳

慶裕

鄒珍





吏政四考

上海葛士澄子

密陳司道府考語疏

林則徐

竊照司道府各員賢否例歷於年終出具切實考語密奏一次臣仰蒙 昇任封圻察吏是其專責如有庸劣不職之員卽應隨時參劾原不必俟及年終若同在循職之中而才具互有短長器識各有深淺非時刻留心察看未易周知查上司所以考察屬員者非於公牘中觀其事理卽於接見時詢以語言然各屬稟謁之時誰不能飾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備應對卽公牘事件有實在自費心力者有專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觀之鮮不被其掩飾臣竊謂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員之盡心與否蓋物人者浮任己者實凡事之未嘗悉心籌畫者縱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覆推究卽粉飾之伎立窮若上司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偽則表率甚不易言也臣聞誅無能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與屬員求其實際半載以來隨時考察雖不敢謂灼見無遺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尙可陳其梗概除揚州徐州二府甫經請補尙未到任未便註考外其餘各員謹就臣管見所及出具切實考語于總清單恭呈 御覽

擇尤參劾以留整頓川省吏治彙稿片

陸秉章

臣荷 聖恩昇以兼圻重寄現川省當慶備之後急圖補救之方當以振興吏治整頓營務員簿餉需勦除販匪四者爲要而振興吏治又爲籌餉之本整頓營務又爲剿賊之本財因者之中尤當以此三者爲先蜀省吏

治務之壞積之已數十年至今日而無以復加臣率師入蜀已逾半載習聞官紳士民之訟愈爲吏治壞於  
邊司尋查營務壞於督標中軍張定川不急去此兩人則諸事無從整理臣伏查詳查不識政體又以貪鄙濟  
之願任六七年賄賂公行聲名狼籍不肯守令相率出入其門鑽刺貪誅無所不至由是州縣優缺署理者屢  
其大半軍興以來餉項乏缺輒借口軍需以供其屬索於是缺分之委署有費軍功之保舉有費防堵之報銷  
有費復讐信幕友家丁肆其誣案川省近年每地丁銀一兩加津貼一兩詳查因軍餉支絀又於津貼之外每  
兩加派銀五兩名爲按敵捐輸地方官既奉嚴繳日務敵撲追比百姓怨痛既深輒復聚眾相抗而渠縣廣安  
達縣巴州營山東嶺南江通江各州縣遂至圍城大國數日始解卽此任意苛派激成事端亦實不稱藩司之  
任况州縣旣以賄得收令多與私交欺期吏治澄清何由施其懲勸此吏治之病在木源者也張定川狡獪刁  
詐復以柔佞濟之由督署巡捕保至副將署中軍缺十餘年前任督臣鮮不受其賄蔽遇省武官多受其籠絡  
省城要職非其義子門生卽其親信厚善之黨督署內外遍置私人一動一言皆所屬悉由是勢傾幷輦運  
一時始或通徑寶以獻其佞諂且倚權勢而行其要挾歷任督臣因其黨羽之盛亦遂熟視而莫可如何故  
年已七旬猶復疊獲軍興以來兼管製造軍裝礮糊礮礮火礮各項諸多不實宣事者明知其侵吞而莫敢指  
言其非既相容隱以燭其熾更加保獎以悅其意今該副將既加總兵銜其子張廷奎亦保陝西候補知府如  
張正倫等起超劉華之類皆其私人均任城守遊擊都守各要缺聲勢赫赫家資鉅萬此乃營務之憂在腹心  
者也臣等 聖主特達之知當西陲艱難之會若仍稍事姑容則蜀事決無起色若欲力期振作保此富饒之  
區非先去此兩人實無從下手反覆籌畫既歷旬時用敢疏陳竊一頁才疏伏求 聖斷布政使司詳查應  
請 旨卽行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儆總兵銜署督標中軍副將張定川應請 旨革職拿問所有川省吏治

心務廢弛先亂竊竊緣由理合附片密陳

密陳西藏情形請旨核宜疏

駱秉章

臣等前以西藏匪因刻布施塔登贊汪曲結布藉端報復等結李玉剛等暗中煽惑釀成禍端爾時微呼圖克圖尚未離藏與布賽網等執正相持臣等非僅據糧員嚴清榮等稟報兼得西藏營差之滿營駐防旗兵家信既經訪聞實情不敢不上陳宸聽以彰是非迫時微勢不能敵撫印營行李玉剛等復德庫滿庫混具奏以汪曲結布掌辦藏務界以大權汪曲結布既遂私願揮力牢籠人心復藉剿辦賊對爲名大張聲勢滿應並有請旨將李玉剛破格錄用之奏其爲李玉剛煽惑主使以爲邀功掩罪地步顯然可見臣等以汪曲結布其勢已成與時微尚未去藏情形迥異復密陳請旨先將藏兵撤回並調李玉剛赴京實証以去其主謀之人乃滿慶李玉剛汪曲結布既以將微到京稟訴復知嚴清榮等稟報所有真情不免敗露乃復益肆欺詐滿慶中既盛稱汪曲結布之功爲衆人所歸向而汪曲結布等奏費中復力剖滿慶李玉剛之冤非此一人無以保全藏帥此已可見其互相固結隱露不可動搖之勢其尤狡者以瞻對爲名藉可市惠土司形容內地之不爲講兵剿辦使各土司以此缺暮日與內地饒舌甚至撤站要挾殊不知瞻對之患非始自今日自嘉慶年間用兵之後迨前任督臣琦善大集兵力應餉至數十萬迄未得其要領蓋以瞻對僻處邊關之外地險關壁山徑紛雜內地徵兵既不熟悉地勢兼以天時水土異宜糧運更屬維艱萬難持久兵進則彼伏而不出兵撤又復乘間煽發而附近各土司心志不一自強每遇瞻對侵掠非甘心依附即要求內地派兵而坐觀成敗此在內地無事之時雖有磨兵巨餉尚難必操勝券刻淨根株又值此內患未平安有餘力以及邊遠之區乃滿慶李玉剛等明知內地無兵可撥無餉可籌故以會剿費之內地使之種植爲難所調土兵名爲由

藏等給四月之餉此後即須見者極解官則沿途搶掠前在巴塘已有明徵既逾四月之期前可精索餉向  
地群峰俾臣等爲之任這如云實爲難辦騰對起見十餘年來贖對無厭不計累費投何以未聞藏中派撥一  
兵此次獨不待 奏謂亦未經與 臣等預商已令李玉圃統案前來况贖對早已業歸歸難保其不復出擾亦  
祇宜嚴防察生不使閑入藏地何以必期內地派兵令劉且欲川省供給藏兵之餉是非徒與 臣等爲難直欲  
挑動要其居心何等詭已難逃 聖鑒更可異者以 臣所咨滿慶公文竟敘入奏書之中不特藉端相爭  
一語謂失閱藏僧俗之心欲以撻勦 天聰聖將史政康與建昌道鄂惠會稟之詞誣府引述伏查 臣路秉章  
所咨之件保知會滿慶無須派兵非便其將所咨之件通告閱藏僧俗況者件係屬漢文非經繙譯汪曲結布  
何以通曉其駐藏衙門一切公事皆爲李玉圃等與汪曲結布串通一氣卽此不難可知至天主教自弛禁以  
來各省既已聽其傳習西藏亦難必其不往且羅勒罕於道光年間既已入藏爾時未聞藏中馳逐何以弛禁  
之後此時轉欲禁止若謂羅勒罕干預公事並假傳 詔旨及謗惑巴塘正副土司投赴贖對等事 臣等既未  
據各臺文武稟報有案亦別無所聞此滿慶李玉圃明知弛禁傳教乃 朝廷因和議成不得已而顧全大  
局滿慶等故以此刁難且其摺中何以不敘及此事特借奏書以爲無所顧忌遂敢大放厥辭並查達賴喇  
尚在沖幼既無呈遞奏書之理其餘僧俗尙無呈遞奏書之例滿慶敢爲汪曲結布等違例呈遞者正藉此轉  
所欲言以逞其惡愾要挾之私且請 旨飭備滿濟景教甚嚴查辦以此察疏 朝廷意旨其與徐之銘之在  
雲南屢備新任督撫赴滇同一機括福濟等勢既不能統帶重兵長驅直入若竟輕進卽使中途無阻一入藏  
地手無寸柄不能不爲滿慶李玉圃汪曲結布等把持挾制必使附和以強其從前之勢則是非愈以混淆若  
福濟等不肯俯從一經澈底查辦敗露其奸難保其不更相圖結以謀效尤漢省使節不測之禍不但益損威

實且得新贖囚或以爲查辦之人波成事變以此等過於內地之辦理不善技節欲生惡難收拾是此時欲令  
履險等社藏賊真查經而李玉圃江曲布陽奉陰違實語百出其變故更難逆揣李玉圃現已行抵何處是  
否盡 旨赴京抑或仍自統帶賊兵數員從無一字稟報到臣等臣數月以來察作以西各藏賊匪聚結不週  
節賊中營差駐防旗丁亦無家信到川聞係藏中沿途設卡盤詰惟滿慶播報可以轉達其營公文私函均須  
拆看知遇官及藏事及旗兵滿文家信概行銷燬此後藏中實情愈無從究詰 臣等營面至再惟有儘宜辦理  
無待查辦生將前徵之案暫爲消弭以釋藏中之疑而離其心竊以西藏屬在羈延但使僧俗相安無警示羈  
縻 臣等愚昧之見可否請 旨宣示藏中以稍徵失察堪布恩扣布施不能無過或將阿爾安插別地或暫遷  
京師俟李玉圃到京折服時徵定行重懲並汪曲結布知曉不復回藏所有藏務仍遵前次 諭旨即訪汪  
曲結布協同達賴喇嘛等辦令其繼續僧俗務使各寺相安永息爭端不准區分黨類恃強凌弱再生端端倘  
能全藏安定尚可破格 加恩則汪曲結布即不慮查辦前案釋其疑懼且知于等出自 宸斷無須滿慶爲  
之要求羈小之驚可散庶免狼狽爲奸並請 飭令糾緝兵調回祇防藏地毋庸疑慮會剿所有滿慶等種種  
欺詐之端督稟宜雪請 旨飭令回京並催李玉圃迅速進 旨來京俟兩慶等到川 臣再將李玉圃押解赴  
京請 欽派大臣秉公嚴訊與時徵實對不難水落石出如滿慶等果有朋比爲奸之罪既已到京 朝廷治  
以應得之等情札批辭狡藉藉西藏爲藏身之固亦得以伸 國法而爾效尤其嚴密於設法之案亦俟將該  
員撤回內地再行查辦至曉對前已回某史致康早經前赴總城惟明正裏塘各土司藉欲辦對要求內  
地兵調發餉因此不肯安站伏查暗差既未出某此時萬難勞師糜餉以勘邊略史致康現派阜和協兵五百  
名先赴河口查拏夾堵以次疏通道路所有邊陲西藏情形暫籌權宜辦理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由驛具

奏

敕貴州廉臣將劣員撤省查辦片

歸奏章

廉義客屬南親就撫必得地方官體恤民情妥爲安輯卽或從前援兵未到被隊圍攻無計自脫罄其家資圖全靈命愚民無知其情固已可憫夫兵一到相率反正亦應貸其已往予以自新俾得各保身家仍安耕鑿田畔多一農夫卽行間少一盜賊若賊來之時地方官不能設法保衛賊退之後地方官惟知藉事誅求或訛名董賊按戶加徵或指爲通賊轉相扳引賊削不遂窮禁嚴刑是民非死於賊卽死於官弱者轉乎溝壑強者流爲豪盜一城稍報克復一城旋即淪陷大抵官軍跋亂於前貪吏激變於後此黔省之賊愈剿愈多積痼痼地固不獨遵義爲然也茲查善遠義縣知縣馮澍齡人流寓川省者會稱其性本貪婪在地方惟事搜括民間無不者恐現復藉招練爲名不私橫加苛派究之所招之練以之禦賊則不足以之擾民則有餘倘復激成事端又將重煩兵力可否仰懇 敕下貴州廉臣將劣員撤省查辦另委賢員接署俾甯安撫之民得以各安生業

請 嚴旨詳申京察獲章疏 光緒七年

禮部右侍郎張蔭桓 廷

竊本年又屆 京察之期十月間有 旨通諭部院各衙門詳詳 訓誡仰見 聖朝澄敘官方至意然而才竊以爲諸臣仍將視爲故事具文何也積弊已深非空言所能改變也近年風氣日壞一日每屆 京察掌司各官上下受譽舉劾若狂瞻徇情回徇勢之輕者賄賂潛行恐亦未必無之不諱才守不論資格並不論例案不論文理所保非實近子弟卽浮華少年但得當差勤奮一番掩飾耳目其實平時點派差使大半由請託而來豫爲一等地步並非熟悉部務實有勤勞以黷陟幽明之大典作權操勢利之捷徑舉不能公劾豈能嚴

浮腫不識之員所在皆有此輩皆善營求每爲堂官所喜不惟不劾且欲舉之歷屆 京察所保才長政勤者半是此類又安望舉劾適當哉夫守之清濁曖昧不易知也不之真偽倉卒不易見也而資格之淺深例案之生熟文理之明昧則易知易見也居今之世內外大臣求才守兼優者能有幾人何況司員分之所謂才者不遇奔走動應對捷耳若此者何足爲才且每無守習俗移人人人才難得漢司員例案文理尙不至不讀而氣節操守未必盡能剛正滿司員則例案未必盡明文理或甚至不通守清尙許有人才長殊不易覓方今滿漢司員中求才守俱平者已未能多得又何論兼優乎伏讀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聖諭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硃諭詳諱誠訪以資格例案文理爲言仰釋 聖訓蓋知積弊已深非且夕所能挽回任狹勿濫徒託空言有舉無劾已成積習全材難得與其求全責備適至以偽亂真不如核實簡取可收得人之效今欲整飭 京察非詳細申明舊章釐定處分責成權臣認真考察不可伏乞再降 嚴旨通諭各衙門堂官格遵歷次 聖訓以爲考察各備一冊密職暨否公議同覽用憑舉劾首取潔守兼優之員以備擢用如不可得則取資格較久謹厚樸實之員資格過淺者苟非才猷特出不許藉口差使越行濫保文理不通例案不明之員不許濫保觀似有才輕浮淺薄之員尤不許濫保如有此等弊端一經察出或被參濫卽請懲 聖訓照例實降不貸聞近來 京察堂官多不備冊密職應令 京察後將冊封送軍機處備察以觀各堂官棄取之公私偏正 皇上尙在沖齡 皇太后垂簾聽政保一等者開門之後雖有引 見可竭其年力 召見可考其語言而俄頃之間豈能考察詳細其應劾不劾者更無從周知當責成權臣博採時論秉公考察乞 防下樞臣將保列一等司員分日傳至詳細看詰問如有不符卽參 奏撤銷一等原保堂官謹遵 聖訓照例實降如此核實舉劾認真考察庶有忌憚少除積弊不敢視爲故事具文矣然而此猶其



小焉者也。部院司員之京察不可不公不嚴內外大員之京察豈獨可不公不嚴甄別之權雖皇太后皇上操之而實權臣替之劫一不職司員不加劾一不職大員才驕恐瞻徇情面之弊不專在各部院堂官矣。權臣果能精自乃心破除情面不特能考察各部院司員之賢否並能考察內外大臣之賢否若夫不免瞻徇無論不能察出也。縱使察出亦不能表公甄別試問上層各部院京察果皆公且嚴乎內外大臣京察果皆公且嚴乎各部院瞻徇之弊果皆察出乎所察出者果能嚴辦乎是權臣先以京察爲故事具文矣又何責於各部院堂官乎更乞嚴飭權臣豫將內外大臣才守聲明孰優孰劣孰當舉孰當劾孰當照舊供職兼公詳察開單進呈毋得瞻徇庇護應劾不劾尤不得徒以衰老無過與官職較小者休致數員塞責即不公不嚴經人糾劾惟權臣是問而考察權臣之功過則在皇太后與皇上權臣夙夜在公均有微勞而其中優劣亦頗不同若無所區別概予議敘是朝廷先以京察爲故事具文矣何以倡率羣下乎是在聖明獨斷非臣下所敢妄參也

請整頓入旗人才疏 光緒八年

寶廷

竊維本朝制度滿漢並用從前入旗人材輩出凡漢員所不能辦者滿員往往每能有功今則大異於昔矣夫外省尚可不分滿漢京官滿漢並列不能通融合十八省漢人而取之猶未必人盡稱職旗人之數不敵一府亦必勉強備員豈免濫竽之譏此時如此日後可知近年入旗文風未見大進於前何以消乏如此推原其故一由於官學廢弛教育無法雖不乏讀書應試之人而專攻舉業所學皆非所用一由於開捐以來進身太易捐一筆帖式謀入檔房但能奔走掣提雖目儘應了不十年即可富貴總有聰明可造之材沾染陋習亦漸趨於輕浮卑佞故有謂檔房爲沼人之淵請雖近激非過論也今欲培入旗人材必自整頓官學與筆帖式始

整頓官學前已有 旨交議至筆帖式則尤不可緩之關入旗就此途者較他途爲尤多必當亟加整頓整頓如何惟教之習例而已查考試筆帖式定制極嚴今則檢替傳遞無弊不有清理非易既未能週清其源似不可不亟疏其流近來堂官親筆帖式如吏役往往不屑整頓印有心整頓者亦不過嚴察考勸簿冊就令筆帖式日日到署迎送堂官所習仍奔走伺候於公事何益乎於筆帖式何益乎是仍導之爲輕浮爲卑佞也考試難於核實不如核之於到部擬做外省分發佐雜佐貳到省考試之法變通試之凡筆帖式到部不論實缺候補補納考以一律試以滿漢文必大致通順方准作爲到部其大荒謬者駁回令自學習三年再赴部考試如仍不通仍駁回學習一年再赴部考試必能通順方准留部學習三年期滿奏留亦必遵例認真甄別不准虛應故事如到署考試與奏留甄別不認真者堂官以贈銜論各部立學例館簿司員之深於例者派充教習不分滿漢合一署筆帖式皆使習例漢文淺者先教之習漢文每月堂官考之分別優劣每季再考年終大考優者酌予烏布劣者酌開烏布三年京察以例案之生熟並差使之勤惰分別等第題升主事其不願習例者縱經降情通差使食餉謹保一等但送別項差使不准題升主事主事者員外郎中之階行將主稿掌印安有不通例案而克勝任者近來滿司員中半皆備員公事但恃滿員與書吏主持不習例故也聞直隸按察使嗣設在部時專心習例從學甚多及官外任甚有政聲則習例之效也果能認真習例不十年六部當添許多幹練滿員異日府道封疆何至有乏材之慮哉或謂滿之有筆帖式如漢之有書吏無須習例但重滿文天使其身但爲此官固不必深求如欲爲司員則不可不習例矣而況種費累俸內可以正按席外可以領兼折乎習之法某司行走即習某司之例異日精通即可掌某司印主某司稿如才力有餘願兼習者聽之其限於才力不願習例者亦聽之或慮因此恐有權譚廢弛之弊不知漢文不通未能有通滿文者從前筆帖式重滿文

者恐其求工文詞而致整滿文非韻不必通滿文不必諳例案也今責以通漢文諳例案則曰習滿文及考以滿文則又全不通曉竊不知其何所習也三年考試之法具在但能認真甄別又何慮繙譯之廢弛乎伏願乾隆二十九年 聖諭近聞各部院辦事惟司員認真查覆而各司筆帖式經年不得常見堂官其所熟悉者不過跟班數人而已筆帖式將來俱可陞用司員若該堂官未經諳面遇有保調陞用之處止以司官之言爲憑於理未協該堂官自應於筆帖式內留心察看遇有堪以造就尙能辦事者時加訓導以期有成等因欽此又伏願雍正五年 聖諭各衙門筆帖式俱係辦事將來陞用堂司之人雖經考取必當慎重揀選人材補用方於部務有益等因欽此仰見 列聖培養人材至意足徵筆帖式非但習滿文而必講求部務矣夫造就之方揀選之法亦惟是教之習例而別其能習不能習而已八旗人材所關甚大培養之理在此二者而筆帖式積習過深尤當亟加整頓伏乞 飭軍機大臣詳酌妥議斷自 聖衷如可采擇卽乞 嚴飭實力施行不許虛糜故事似無庸更下部議六部堂官差務殷繁多此一舉未免更增勞劇然諸臣皆受 國厚恩滿員固當以培植後進爲己任卽漢員亦不至有驕視之心想皆以是說爲然也

請將現任候補衛官仿照文職章程分別考覈疏 光緒十一年

吳元炳

竊照衛守備雖係武官而其經徵錢糧編查丁口大致與州縣無異衛千總錢丁押運事亦類重州縣各蹄各省便於考核衛官分隸數省多與漕督相距甚遠總漕之耳目難周備弁之行爲易肆外補之員賢否猶能悉加甄選之員而且不諳安知其深沈光緒六年前漕臣黎培敬通飭各糧道將所屬衛守備按半年出考一次初行之時頗知儆懼惟未經奏明立案皆有畏蕩貶竊恐相沿日久寢成具文查各省實缺候補文員以甄別降革者處不乏人且前在江蘇巡撫任內亦曾 奏參有案誠以甄別不嚴則人不知奮原非好爲苛刻擬請

嗣後現任衛守備千總無論實缺署事均責成各省糧道督同該管府州認真考核仍按半年一次出具切實考語密爲彙陳臣於平日察其政事訪其聲名與該道考語互相印証倘有庸劣不職之員卽行奏參其部選人員自應飭令遵限赴任設遇未甚諳練之人度其難以勝任似宜留標察看學習以定去留分別奏咨辦理此現任衛官所當考察者也查定章文職各員必須到省一年後甄別奏留方准奏署序班立法甚善衛官各有文卷不識字將受胥吏之欺升途例入標營不習武何堪以日之用擬請嗣後衛守備守禦所千總衛千總均照文職甄別之例於到標後試用一年令其繕寫履歷習練弓箭槍砲一年之後果其明白公事才足有爲再行奏咨留標各技原班名次補用未經留標以前不得著事補缺庶可杜僥倖而免誤公向來候補文職皆隸藩司武職由中軍將領鈐制惟衛官程隸漕督別無層遞管轄之員需次人多易成習氣衛官缺例皆屬於道府豈其候補之時遂可漫無檢束查准揚海道駐紮清江堪以就近管轄令其認真考察因材教導臣仍加意訪察設有劣員隨時甄別奏參不稍寬縱此候補衛官所當考察也

酌擬奉省未盡事宜疏 光緒十一年

慶 禧

竊查光緒二年前著將軍崇實因奉省積弊太深急宜變通以期整頓 奏請仿照各省督撫之例更定新章迄今已歷十年吏治民風大有起色是變通新章固有成效 才渥承 恩命昇以將軍重任抵奉將及一年留心體察其中尚有未盡之處似應因時制宜續爲變通以期仰副 朝廷治益求治之至意謹就管見所及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奉省道府宜照各省年終加考用示勸懲也查定例各省藩臬道府等官均由督撫於年終出具考語題列政績密摺具奏伏候 聖明 採擇所以表彰賢能儆惕庸懦以輔 計典之不足法至善也奉省未改新章以前僅止錦州知府一員別無道府是以例未及此現今添設驛巡奉輔東鹽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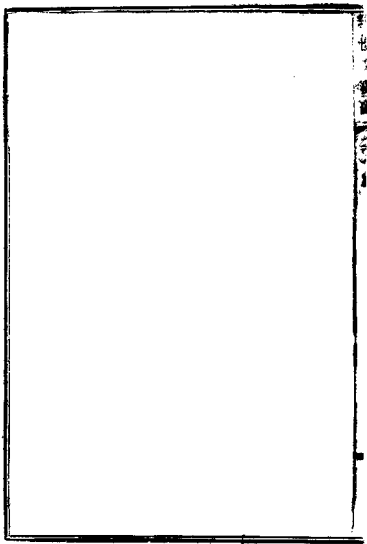
道員圖一府一直隸同知一應公事均照各省督撫行事獨於各道府年終密考未經舉行似於整飭地方之道尚有未盡查道府之有密考專以視其才具之短長居官之勤惰按年考績勸懲兼施編錄考核屬員才品故事之得失要在平日隨時糾察未可取信於一時或言清而行濁或始勤而終惰誠偽不一趨向各異惟年終密考之例得以頻年考察使才能者不敢懈弛庸庸者知所奮勵各勤職守造就人才立法之善莫要於此各省歷久奉行奉天未可偏廢應請仿照各省一律辦理屆時由劉軍府尹公同商酌密摺奏 閱用示激勸實於鑒衡人才澄清吏治之道均有裨益矣 一推廣薦舉卓異以符定制也查奉天所屬各官除教授經歷司隸向入 京察考核外其道府丞倅州縣等官均歸 計典黜陟定例各省道府至州縣十五員內准其舉薦卓異一員奉省從前應列 計典考察之實任官僅止十七員是以每屆舉荐卓異一員厥後陸續增設道府丞倅州縣共計十三員已滿三十員之數而舉薦卓異仍照舊額並未奏明推廣加增似屬闕略且與定制未符請自下屆 大計為始如有才釐出眾俟滿合例堪以舉薦之員遵例保薦卓異一員設一時不得其人任缺無遺與各省一律辦理以昭平允俾應舉之員知所激勵爭自濯磨官方可期日進矣

酌擬河工出力人員保獎並預防流弊疏

吏部尚書 謹

查定例河工防汛兩年疊保一次均照尋常勞績核獎又奏定章程河工大工合龍搶辦險工窮屨危險搶護穩固者始准保獎翎枝嗣於光緒九年六月初四日奏定嚴核保舉章程內開河工搶險不准保獎翎枝歷經辦理在案前據巡撫陳士杰奏稱承辦要工需員經理與尋常防汛不同擬官紳並用於事竣後照異常勞績保獎提工必須勞績堅實尤當明定賞罰示以勸懲如有優柔不堅之處即將該官紳分別嚴懲懲辦等情經臣部會同工部議准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亦在案此次河南鄭州決口欽

奉 諭旨工員有始終勤奮異常出力者准其從優優獎破格施恩倘敢草率偷減藉端牟利即著分別嚴行參辦按照軍法從事等因 朝廷慎重河防勦懲互用臣等公同商酌議擬從優准獎預防流弊各節伏候聖裁查工部例京河工防汛及台龍搶險均照尋常勞績給獎惟近年因山東河工緊要經會議奏准照異常勞績給獎今鄭州河工關係甚鉅全賴在工各員認真經理以期竣事既經欽奉 諭旨准其從優優獎所有在工各員果有始終勤奮異常出力者擬比照奏定山東河工章程於工竣後准其從優照異常勞績保獎以示優異而資鼓舞其出力較次及非始終出力之員仍應分別等差按尋常勞績保獎並令該督等將在工各員銜名及到工日期先行咨部立案選有要工需員經理准該督等先期奏明調往一律造具名冊並到工日期者部倘非該咨印委及未經奏調之員概不准濫行保奏至山東河工章程保官紳並用現在該處工程應否酌派紳士亦令先行奏明辦理再查山東前次奏獎之案堵築告成列保者每案百餘人及隄防潰決參罰者或僅一二員旋堵旋決勞費無已而獲獎者已置身事外恐不足以示懲儆應令該督等於工竣列保時分段酌定保固年限隨摺奏明如限內有缺口情事即將承辦之員獎案奏明暫行撤銷責令仍赴河工趕緊搶護俟修築完固然後奏明給還原獎其有業經補築及改官他省人員礙難擬令解任回工應令該督等按工程之大小分別參處酌量結似此明定賞罰彼旋堵旋決者不致更番請獎且令在工各員皆知倖邀獎敘將來仍不可恃必求工堅料實以期永固庶人心思奮勉而整頓不致虛糜矣如蒙 俞允請 旨飭下督辦河南鄭州大工事宜大臣河東河道總督河南巡撫及山東巡撫一體遵照辦理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目錄

吏政五大吏

名實說

奏請核實疏

與曾澤生侍郎書

復吳竹如方伯書

上皖撫王清苑中丞書

奏爲故撫臣忠勤謀瘁緣由疏

議東故督臣忠勤謀瘁大略疏

密陳革員捏控以歷年辦事本

嚮爭難緣二則

書張振之節遺事

宋琦

熊友麟

劉蓉

舒化民

胡林翼

曾國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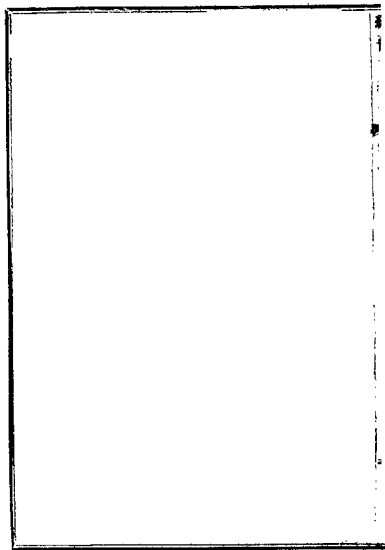
李鴻章

丁寶楨

禮親王

李元度





吏政五大吏

名實說

朱琦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嚮曲之行有大人之行嚮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嚮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邊必隳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知謙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慮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德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職定恭補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天利害搶攘無措銜口稱吉而莫敢言而所謂謙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謙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吝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雲主之威而惟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蒙榮樂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肆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憚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醜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騶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觀爲不食不燧不肆而詭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嚮曲無譌矣然豈無草茅召誦而憂天下其人

者乎而去之在高位者他他眼現會歸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歸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  
歸曲之行者辱

奏請核實疏 袁豐沛 啟

庚友麟

臣惟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力行者務求一實之謂也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明乎君臣交儆  
上下相需豈有徒責難於君而望下轉趨豫太平者乎誠如前奉 聖諭云緒臣當知爲臣之不易至哉 皇  
言所以惕厲臣工者盡此矣庶司百職孰不當愧悚交乘以求仰副教育之至意況幸逢 皇上宵衣旰食  
庶求才當 肅新初政之時正臣子補過竭忠之日乃臣伏見此時吏治民風仍未仰慰 宸懷者夫在京  
圍都院諸臣依 光切近其贊襄者外固不得與聞至一切大小事宜無不面領 提撕督導成憲繫四方之  
觀聽器百度之綱維若外舍督撫藩臬或位崇節鉞任重封圻或宣化承流明刑弼教一官各有一職一人各  
有一事事事振起則天下立見強固精明之象稍有偷安苟且則廢弛必多 臣親從來癩習痼根約有數端或  
假詳慎之名以備誣卸或飾持重之意以藉委靡或畏阻於營前或避諉於事後或圖小效而爲粉飾或慮大  
事而少擔當總之事無大小幸無細察則悠悠以取便安迨逢 際諭始張皇以求塞責我 皇上總覽萬幾  
豈能一一而體察之則廢弛者不其多歟臣復見今日者積貯虛而民少進藏教化弛而俗多澆薄盜賊充而  
緝捕不力邪正混而教匪漸熾牧令以權利了事而民之休戚無關營伍以侵剝爲常而兵之訓練不講漕運  
隨時棘手河防亦虞慮驚心凡茲積弊之相仍該難逃 聖明之洞鑒尤可慮者粵西賦匪 臣聞其萌動已  
在十數年前乃至養癰貽患糜餉勞師况近年來四川之囑匪河南之盜匪湖南之齊匪湖北之痞匪山東之  
兗沂曹萊稱奸狡安徵之慮鳳頰不少頑民凡此未靖之根株責在地方固不可擾民饑事而當此前車不遠

並未聞善爲整頓以冀消患無形也。臣復見世宗憲皇帝時曾有旨令各省督撫將應行禁革應行整頓之事宜確查條列具奏次第舉行並令年終將某事與舉若何某事禁革若何某事整頓若何據實上陳以備述職所以當時如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楊名時諸臣多能實心實力整頓地方治行卓然班班可考伏乞我皇上申明雍正年間事例便直省大吏各振精神盡掃積習因循之痼習以成上下相需之治天下幸甚仰且更有違旨廢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州縣所親之民所辦之事則大吏所應統治考察者也今日州縣惟以錢穀簿書爲重而於興利除弊禁暴安良農桑學校人心風俗諸務漫不留心官之於民照例文告之外紙無餘事民之於官解館納課之外了不相知爲大吏者每年亦取糾劾數員其所劾者不過舍對狼而問狐狸詳德科而略堪字科條徒窺考課偏僻安望其蒸蒸日上耶應請一併飭下各督撫酌量州縣之繁簡屬員之大小分別子限令各就地方情形凡屬前項一切事宜體察確實造冊申報上司次第與舉每屆年終及三年典職據此爲考察分別功過彙摺奏聞如有日久視爲具文虛應故事者督撫不行糾察別經發覺除將該州縣嚴處並將該上司一併處分使羣曉然於聖朝實循名孜孜求治之意則上下絕其欺誑言民並無隔閡卽錢糧樂於輸將辭訟不致繁多而薄罰司省爲政益覺游刃有餘彬彬然三代之隆不難復見於今日也

與甘肅生待郵書

劉 著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安圖頹運昭陳天下之大計者乎魯論之智不出豆草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宏論攻執事之短而補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鑒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諫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職責其言大

且深者不欲適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爲殺其編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誅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等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易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於所蓄陳賢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迨喪而文微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既已違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尚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更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積弊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轍而期爲之駕哉大疏所陳勸關至計是固有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 國是未見其益而關望因以日墜庶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欷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遠然匡主濟時之略先受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終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區區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承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爲直之詞雖以自安此亦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頌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謂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一語則執事自持之志爲敢亂海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蓋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哉貪夫之徇利也如螻蚋之競逐於糞壤理首領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其節皎然大利害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親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於果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遠以自惟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騷亂方與士氣彌奮欲驅天下有勇材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飲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田千戶封而壯士而陳豨授首則羽

印初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儔而客賓則抑無以擊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復吳竹如方伯書

舒化民

二十八日接奉手教獎譽過當慙感交并滄浪孺子豈真知道惟聽者自有會心耳往見白帖萬士嘗謂欲使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才喜士之心未死僕亦謂形體已悴志氣已衰獨憂憫生民疾苦之心未死所以幸遇大君子之前不自覺其言之所至有當於事理否也乃不鄙爲迂腐尙欲誘之使言寸草有心何敢獻歎彌惟閣下清操介性律已甚嚴而和厚謙沖復千人可近韓魏公明足以繩人之奸而未嘗形於詞色且懸留人以容身之地此求之古賢中何可多得所云端本善則之實夫何愧焉而嚮移默化之未臻者誠如所論近日仕途積習沈痼挽回人心非易易也偶憶二十年前僕爲縣令時鍾雲亭制府程月川中丞俱尙爲方伯李復齋廉劾初守秦沂兩郡旋未泉事其時每遇切要之件於文札之外另加以函所以與屬官書如保甲如緝捕如聽訟如書院倉儲等事諄切結誠不一而足且俱刻以訓飭各屬而寶耦耕制府爲方伯時彙經世文編內亦採輯數條其時爲縣令者如羅楚薊中丞之尹嶧縣徐樹人廉訪之尹泰安宗小堂大京兆尹樂陸王英齋觀察之尹清平類皆於遊辦稟牘中自行議論間亦附以條陳而上憲又每加之宏獎或且遵飭照行稍著聲望固莫不願以長見即中平材具亦無不爭濯磨而供職分當其時並不知有銜籍請託之路亦無所爾揣摩風氣之術誠難得之遺逐也而此風實自李復齋先生開之至今流風餘韻尙著人口而冷人心誠以屬吏幸有惡兩每覺倍形振奮花廳兩東勝官文書十倍矣讀陸清獻公手輯莅政摘要一書中載王陽明劉忠

宜公數事不覺暗合總呈附覽焉出行前舉例有肅靜迴避一牌亦行辟人之義也國明先生騰撫南嶽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肅靜故使無言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其不見通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聞以先生爲憂體但覺肅靜布公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剔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劉忠宣公撫兩粵凡有奉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誅監當堂開拆但照同輩往來例則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撰四字云大夏頓首當時亦不聞以公爲憂體而下司凡領公對感激涕泣盡心奉行如嚴譴之何其後德威惟畏豈不信歟近者太總王公撫江西守令來謁不循舊例屢參邀入後堂每一人一見左右列坐身自北面烹茶藉談間所治利病觀其人之心事誠見議論年力俟出即政其大略復邀一人入亦如之不厭煩勞不嫌降節委聽數日之間通省官吏賢否思過半矣人見公體心如此賢者益勸否者易節蓋有化枉爲直之靈機焉此三事皆爲撫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於居高者之美意苟存其意推而廣之各隨其時各隨其地美意無窮則良法無窮化民隨按居商位者陶鑄官民各有性情各有措施原不一轍恭端明長於政事與客專言文章不言政事歐文忠長於文章與客專言政事不言文章各能造就人才包孝肅治濶封尙嚴明歐陽公拾開封尙寬厚各用其長而不相悖但能開誠布公隨時隨地以精力行之卽化枉爲直之機焉此矣惟言教不如身教之易從法令不如德禮之易感此又良法美意之本原而潛移默化之妙用也

上疏撫王清苑中丞書

胡林翼

饒舍爲滌履屏蔽江界要衝士秀而專利民逐末而倚於農大江之北刀劍以燧然不靖故河難治自豫河再決鄰國爲憂難以消歟之視越鄭公之守青猶恐民氣大傷瘡痍滿目則求治更難然而君子不更法以治者何也法因人而立責審其宜事因境而遷賢當其可夫以今日之天下學校衰而下無實學科舉濫而士無

真才真取之賢得乘君子之車六部之賢無異宰相之柄衣食忘農桑之要而野鮮力田之民政事爲財用之源而止無端本之治凡此久之大之謀固非一手足之烈與且暮之功所能擬而正之也卽目前之所謂武備緝捕刑名詞訟亦甚鮮微矣試爲吾師一一陳之以備採擇焉一武弁宜意注也 國家設立官制武轄於文而文管輕武近日裙督師之敗於湘以文武之不調和也急而求之驟而趨之其無濟固宜惟先得以恩信則體觀之間無損於威權師之勞無傷於財而下之身心變爲之用此平勃之所以安劉也一標兵宜拔其尤也 本朝以營無將軍卽將軍之制也夫行軍之法必有左右親兵然後可買不測之鋒而作一軍之氣驍騎之費鬼軍是也卽明史所載如楊洪家查頭王越之遊騎士黎震何卿馬永康芳等均以親兵百餘人克立奇勛而滿桂之處孤城叛兵憚其家卒成梁之著健兒異日皆爲將帥此藩委之力然藩饗則質費不易惟有簡拔兵丁優以餼廩如戚繼光藤綸遺法則可以收練兵之效矣一州縣之疲玩宜作其氣也公文絡繹大抵絕不關心付之幕友書吏之手卽迫於程限亦且含糊上復耳惟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資以稟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瞞視之心嘗見一老吏言生平所畏惟此明相張太岳之鼓動人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亦惟此耳一捕盜宜定以日程也先以手諭令有案者開報姓名無案者訪查巢穴冥已往之罪嚴諱飾之科復自置冊登錄分日分起責令擊獲敘功月計嚴計而賞罰定焉卽有不肖而怙於別案發覺大憲訪查其不用力者鮮矣一親兵可選捕盜也有所訪聞約道里之遠近而給膏餉若干到第一驛開二驛之封以次至境可無漏洩彼恐中途改委必不敢預拆到境之封而地方閭大憲專緝不敢不效協擊之力且遇事觀才默授以方略之要獲功得賞復可爲簡拔之階若輩職小卽到州縣所籌幾何設有犯罪之人卽有制罪之法天下固無無弊之政惟視用之何如耳



漢書其發盜掘伏雖不免鉤距之譏要非無補於治術也一謂訟刑名宜限以日程也案牘之起一人投獻十家爲破官揣其肥瘠而食焉膏脂幾何徒飽衙齋其或優柔寡斷遷收於前而積懸於後有案懸十數官而不結者是宜嚴立課程限其冊報別置書記掌之分日分起札追結報與捕盜同一胥役宜嚴懲也此輩狠吞虎噬爲禍最烈就省某縣差役號稱豪猾一案到官差先納錢請票官以爲肥而差役之家侈肆虐甲於他省此皆在所宜革也一懲貪污以厲節也國家之敗皆由官邪近日風氣似乎大法小廉矣而實不能然巧避其名而陰取其利而於事前而償於事後大約與者雖強出而不能怨受者直以爲禮義矣卽如我朝之臺灣西域川楚教匪皆因官吏貪婪熾爲厲階我朝承前明之制其有亂民而無叛官雖百世可知矣然民亂起由官貪使早効類貧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哭耶一勦接見以厲耳目也日坐廳事門無留賓專意詢訪錫思廣益卽使縱橫說士射利營私而明鏡在空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而廢食也凡此皆卑卑無甚高論以老天子之德聲誦古經冠冠時而林翼願沾沾爲此者十壤不擇泰岱之高和流不捐河海之大工賈進規矚視願祝林翼之受知最深者乎直隴無文伏乞鑒察請訓

妻爲故撫臣忠勤盡瘁緣由疏

曾國藩

竊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游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挑勇自江西撥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稱息肩矣胡林

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遠徙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至方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剿年餘相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竄鄂隨王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固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斬馘或分遣諸將驅督院豫卒能克復九江各賊匪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得功甫蘇復奏明以至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擊賊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督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精銳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固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圍皖是時臣國藩有奉入直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敵天之公憤論數十張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辦本年五月間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綏陳勿撤皖圍刀剝挖城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舉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冷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以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與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資財以慰其室家寄珍贖以慰其父母前臣請軍求前求援竭蹶經晝夜以繼日間者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捷胡林翼皆不具奏臣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說說以推讓俾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咸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愧昔時之不遠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糈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罄盡之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荆州推壘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查吏之法咸

豐三年都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淨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設減漕賑荒費 先皇帝殊批該議謂其不顧情誼駐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二十一萬餘兩利 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輩向來各衙門陋規專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徵收正課不准淨收毫釐亦不准借備科政細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幾幾千言以爲取民贖軍使飭買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固所以教忠多又少出使局員皆知避亡而奉公是固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京餉之後體實亦重故湖北漕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遑東救日繼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頭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頹湖廣督臣王文奏請將胡林翼 勅部優卹詔蒙 聖慈矜鑒 旨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良十倍近年遇事請誦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請特諡故撫以死勳事大略情形據實覆陳伏乞 俯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之勳覆書懇懇可否 加恩之處出自逾格 鴻慈

疏陳故督臣忠勳奏陳大略疏 附代擬

李鴻章

竊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幾經欽奉 恩旨軫念忠貞歸終典禮至優極渥伏讀 一月十二日

上諭稱其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 天誥褒許允爲千古定評至其生平戰功政績昭昭在人耳目並有歷年奏報可稽無俟 臣之贅述惟 臣昔忝佐闕藩戎幕數年邇來共事亦爲最久知之稍詳其前後所歷困苦艱難之境慮微曲折之情與其夙昔志行之所在有外人所不能盡知者謹爲 聖主敬陳之伏

查咸豐初年粵賊蔓延東南各省分黨北竄葦蕩和之流毒殘禍海內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綠營將士既未得力各省辦團練者尤鮮成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出治鄂兵於舉世風靡之餘英傑獨奮不主故常雖無尺寸之權毅然以滅賊自任奏請仿前明戚繼光東伍成法募勇訓練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於敵刀鎗之模式帆檣槳躡之位置悉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製以極其精初次出師援岳州援長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侮謗是時勢力既不行於州縣號令更難信於紳民蓋不特籌餉籌防軍事創府已也曾國藩忍辱負誣堅定不搖尼材調士奮兵復出相置岳州連戰大捷遂驅粵賊出湖南境遂克武漢斬黃蕭清湖北咸豐四年秋冬之間長蘆千里席捲無前湘勇之旌旗遂爲海內生色厥後各路之發厥立功者咸倚爲重以一縣之人而徂於十八行省以捍衛疆圉之舉而終以底定四方說古未嘗有也湖北既濟遂率水陸諸軍循江東下駁駁乎有直搗金陵之勢無如事機不順遂圍九江不克而督臣楊霽之師潰於上游取復窺臨武征伐漢曾國藩以孤軍困于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將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結粵賊乘間竄至曾國藩兵分餉絀又無地方之任事權掣肘一如在湖南之時疇岫數年僅支危局然其所規畫設施非備爲屏障一方之計乎宋隱然覽天下矣咸豐七年丁亥登回籍三疏懇請裁制 文宗顯皇帝鑒其孝思朕切准令暫守禮廬既復奉 命視師廬清江西進圖安慶旋以蘇常淪陷 授鎮東征弁以兩江重任當此之時賊勢如飄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兩省糜爛尤甚曾國藩於無可籌措之時多方布置奏瀕左宗棠襄辦軍務募勇湖南徵餉超於皖北調蔣益澧於廣西定計不撤安慶之圍自帥所部萬人馳入鄱門甫接院防而徵寶復陷諸路悍賊麇集鄱門前後左右疊進環攻淺有應接不暇之勢曾國藩示以鎮靜激厲諸軍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羣賊望風授械喪膽皆遁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

橫矣迨安慶告克沿江各城要隘以次既定而全浙復陷吳越之民接踵告急會國藩以賊勢浩大定議分道進兵其弟會國基統得勝之師進薄金陵攻守並施盛兵運屢楊岳斌彭玉麟專率水師掃蕩江面鮑超以羅軍東西馳擊外此則左宗棠援浙之師爲一路且鴻章援豫之師爲一路其淮穎一帶則有袁甲三李紱宜多隨阿麟軍分途亞時將帥聯翩羽蓋絡繹會國藩維持全局會商機宜折衷至當數年內軍情變幻奇險環生風波疊起其籌兵籌餉調議防憂勞情狀始難縷述 朝廷復屢屢延訪凡天下大政及艱更之能否無不殷殷垂問會國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聖明鑒其忠悃每有論奏立見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頻奏讀者以爲戡定專逆之功惟會國藩實倡於始實總其成其沈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卽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觀也方且之初蘇淮勇也曾國藩授以手訂水陸營制巨披玩數四覺其所定人數之多寡薪糧之隆殺皆參酌時勢簡要爲設允爲久遠不敝之規又酌設婦勇以資傳授觀摩練習且抵蘆之後橫無訓募實以此軍爲發軔之始迨金陵既克稟兩囑巨勿徵淮勇以備剿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間會國藩剿捻齊豫雖未見速效然長瞻國制之策實已得其要領且得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創始之勞實不可沒且于七年七月曾經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辭也致治之聖莫先察吏會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爲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會國藩築思廣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勸懲課業修文興教振弱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間民氣大蘇而官場浮滑之習亦爲之一變其在直隸未及兩年如清積訟減差稽籌賑政皆有實惠及民前後舉劾屬吏兩疏尤爲衆情所翕服其法於莅任之始令會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放語開導欲進以備校數一面留心訪察偶有所聞卽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真候賢否昭然具疏舉劾固會黨以爲神官民至今稱頌會國藩平生未嘗專諸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兩淮總務白兵變以後被滯極

矣商本既虧引片全廢加以營弁把持票法全壞曾國藩自駐安慶即將淮南北蘇綱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運商運糧到岸弊在爭傳則立督銷總局以整頓規場商收鹽入垣弊在搶販則立瓜洲總棧以保牌價以商本宜輕方利轉輸則定緩釐以紓商力以正課所入練臺爲重則定奏報以務稽查計自同治三年春初至九年冬杪共收課銀至一千萬兩以外釐錢至七百萬串以外近來湘淮各軍餉項及解京之餉皆以鹽利爲一大宗而商民樂業上下獲益則其平日用意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大變於往昔曾國藩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不校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譏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居後以隱慮方長爲慮謂自強之道實於鍊積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遺輪船方言館之鑄譯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兵幼童出津時業無非求爲自強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編練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臣於曾國藩忠勤之跡諒略舉其大端若此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恆者則惟曰以克己爲德以進賢爲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爲學術之差繼爲事業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卽與故大學士倅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爲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裏於外立心甚忍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總乃不輒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聞所管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爲衆所共見其素所自勵而勵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爲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人任勞

則引爲己責感德所感始而節曲化之繼而同察諱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安  
濟艱難者亦在此曾國藩素性謙退受寵若驚從戎之始即奏明了憂期內雖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獎概不  
敢受迨服闋之後戰益功著 寵命迭加其弟曾國荃累以戰功晉秩亦必具疏懇辭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  
遠避權勢恐防外重內輕之漸故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 命辭之尤力非矯飾也臨事則懼大功之難成  
終事則懼虛名之難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欲然不足之思前歲回任兩江 朝廷許以坐鎮聞曾國藩仍力  
疾視事不肯少休臨歿之日依舊接見屬僚料檢公牘其數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絕筆續  
股股焉以曠官爲疚戰兢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強不息之學亦無以過  
之也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衆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選遊於風塵之中一  
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雖然許爲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  
維持故其接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登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  
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 詔胡林爽以臬司統兵蘇曾國藩部下  
卽奏稱其才勝已十倍一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勳曾國藩經營軍事本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  
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慶或聘自諸生或拔自職取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傳獲各盡  
所長內而幕僚外而邊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  
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遺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設之列將之中即可揭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  
然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械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瑣事備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  
獎借量材錄用將吏來關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詢訪或有難辦之事雖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爲籌畫別後

則劄書告誡有師弟誦讀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爲之用雖其業繁食詐若李世忠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禮遇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遺棄絕此又其偏才之盛意與這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綱管綜敘會國藩之爲人其臨事謹慎動應編馬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儲嘉亮然遭過一 歲時建樞宏圖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肅盡事理似唐臣魏徵然涉歷艱難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殿殿爲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臣於會國藩事近三十年既確有聞見固不敢阿好溢美亦何忍令其苦心孤詣溘沒不彰反覆籌思義結詞聯慷慨大略續實演陳相應請 旨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

此合肥相國擬而未上之疏也先是相國閱文正公之喪亟欲具疏題陳事蹟請付史館惟以相隔較遠於近事未能周知乃馳書金陵幕府屬令就近致核擬一疏稿無錫詩君屢成實疏是直南北往返輾轉稽遲候逾兩月時則著兩江制軍何公湖廣制軍李公暨安徽撫軍英公皆已陸續具疏表彰

朝廷恩禮優渥至再至三相國以爲若再上疏近於煩渥因擬之而未奏矣西春瑛獲信是稱職之其中敘述諸大端有出各省奏疏之外者爰錄一通付諸附文正公奏疏後亦攷證事實之一助也

密陳革員捏控與歷年辦事本末片

光緒六年

丁寶楨

再密陳老竊未大查捏 臣以該革員有教令王余照賄串官將其提省監禁一節 臣現已據實具奏惟思該革員所以如此捏控者其意在陰使 臣與臺諫構絆成互相攻訐之勢奸人用心可謂狡極查四川官方之壞編織至此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各衙門苞苴之盛本爲他省所未有州縣窮民以媚上刁紳結官以分肥上下



交征遂至互相劫脅道狹法守踴然無存州縣終年不理案件不講緝捕政以陋成盜賊充斥民間生靈憔悴  
終歲勤劬寒糶無寸縑无飢不厭賦稅失職無告之民盈溢街巷患氣已萌可爲憐懼臣自到任以來晝夜  
焦思設法整頓州縣漸知畏法亦知講求辦事外面已似大有改觀而隱微深細之習中於人心則仍牢不可  
破似非徹臣薄德所能轉移變化臣竊見川省民生困苦經費支絀到任之後首裁撤各州縣夫屬以恤民而  
固根本繼革除各衙門陋規以恤吏而杜貪婪又裁減各處蠶金清釐窮挪以裕庫藏而供支撥又收回鹽務  
自然之大利以爲他年裁減本省常年捐輸之漸此皆官紳所不便怨謗所由起蓋川省各上官無不食滿堂  
紅之利其利悉取之於州縣而州縣則又悉取之於夫屬局州縣取之於夫屬局則又必勾結紳士以脅制羈民  
而阻其控訴而鹽商王余照歷年私抽展釐并蠶各款并釐之人咸謂悉悉借名抽收以供京師揮霍之用是  
州省自上可至州縣以下並該地方在籍在京各紳士或食鹽務之利或食夫屬局之利損上刺下君民交  
病微臣收回鹽務中飽之利每年約百餘萬歷經奏報在案革除將軍總督兩司道府各衙門陋規每年約六  
七十萬而無名之餽獻不在此數裁撤各州縣夫屬雜派每年約一百六七十萬而無形之勒索不在此數統  
計數端此二年中凡上墮之國者約在百餘萬下墮之民者約在三百餘萬以外此該國省官紳歷年固有  
之利微臣不敢隱掩盡數盤革稍昧古人水清無魚之戒凡與臣有平生之雅者無不貽書勸諫爲臣悚懼臣  
亦自愧非負重之器知終顧路終不敢昧初心以負國而病民乃聖慈矜憫謙微臣迭干吏議而如  
天之仁苦心鑿原曲爲寬解 諭諭勤拳無微不至臣身受之下固不勝感激涕零即四海以內亦莫不爲臣  
榮幸以爲同歡 高天而微臣獨蒙被 恩膏至此實爲古今之所希有矣 朝廷諒臣愈深人情朕臣愈甚  
蓋緣疆務夫屬頗視三天端盡奪官紳之鉅利仇怨已不回復解臣初蒞任時川省京員至有屢次函請微臣

代備規費之事及初議開辦鹽務復有京員馳書勸阻此議並臣前在鄂中時川人又有以羅商王余服託臣任用及上年春夏之間聞臣有查辦該商之意復有函致臣之幕友僚屬請其向臣調說臣既一切拒絕積時甚深川省與京師瞬息相通言官摺稿外間輟能傳誦此等情狀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謹臣以持守大體尋主庶民爲職若遇外間傳論卽速爲軒發以快睡背之宿怨必開攻擊之風啓朋黨之漸非微臣不敢輕爲禍首嫌疑萬伏並願 朝廷默運機宜預消隱患臣受 恩深重刻思國報雖獲殫身碎首亦決不敢稍自顧惜但心力固屬有餘而此中辦事端厥情形實不敢不陳陳於 君父之前本年正月以來浮議煩多所有微臣經手事件幾至一切毀壞非獨鹽務一端而已臣悉力維持願此遺彼僚吏存觀望之心公事多牽掣之勢雖 朝廷任臣至專責臣至厚臣尙動形棘手神智俱困卽如成都各屬盜風最熾自臣到任卽認真辦理保甲痛加密辦三年四年冬間劫盜幾於絕跡現據本年秋季各州縣稟報劫案雖不至如往年之甚然較之前一年安靜光景則已覺不及此類皆早經辦有成效至此忽漸形費手蓋對中官民皆以微臣風稜日播不復可慮州縣因循於上刁民煽動於下人情靡定事故叢生此皆與臺臺諫劾各屬絕不相涉而無形之中已獲事多變遷應接不暇以後若再有 國利民之事必須剴建深恐成效未觀先貽口實竊思古人之義或有與臺諫不知則惟乞身引退以避其鋒臣不敢蹈此悻悻小節背 君父之 厚恩亦不敢畏聲勢譏諷平生之素志仍當殫竭直誠知無不爲終始一力他之播陷百端非盡以 國事爲意伏惟 聖明俯賜主持隱弼密授攻訐之習不任企懷屏營之至近蒙 恩諭以規復准岸引地責成一手經理查驗邊疆務本年上半年幾致決裂自五月欽奉 諭旨以後商情既定銷路大暢本年年行運各引幾與上年相等明春二月奏銷到部卽可考核此殆非意料所敢及現在復准讓楚撥勢漸成候趕辦奏銷後再行妥議具奏惟非常之原案

民所備川省時奇不明大局備國有復淮之舉必且巧據說言險阻其事不勝振揚所有徵臣歷年辦事本末  
並近年崎嶇情形附片密陳

噶亭雜錄一則

體親王

黃文襄公廷桂督陝時西境用兵投誠之虜酋既宜撫按其驕發叛逆又應剿捕兵出萬里糧運維艱公以爲  
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轉輸致內地有事則所係者大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  
值許帶什物買窮民踴躍爭先又以凡事豫則立權待盡而後運則士飢困待缺而後補則戰輒乃命安西至  
哈密沿路開池蓄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羸站有缺米者曰吾撫關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  
東西正爲此耳蓋公久知 純皇帝之欲西討也 上倚任如左右手以鄭侯劉晏之加太保封忠勤伯賜  
紅寶石頂因贈前補辦公案略與既理軍務中夜甦起或張自遠且致積勞成疾疾劇時囑語猶以馬馱糧運  
進剿擒賊請務喃喃不絕官更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泣下上以其未及預飲至之禮深惋惜之

黃文襄督師蒞州設一公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等司軍旅事者皆寓其中公鎮日危坐中堂其郵騎至直入  
館院公啓封視之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鈔稿鈐印畢即以名覆故應付愈速從無滯滯軍事得以息  
嗣司軍事者宜以爲法也

齊張振之師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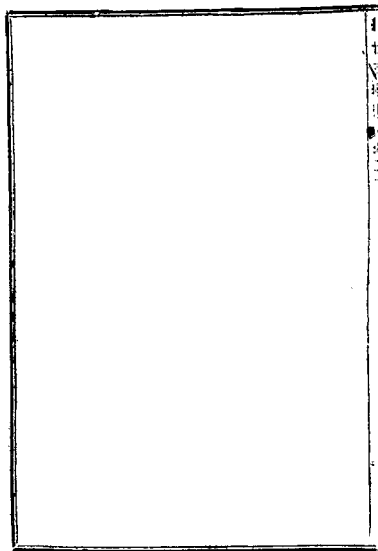
李元度

吾師南皮張公督學湖南愛才如性命尤以申士氣爲務平江有縣胥某由刀筆致富訟案屢比級賴士紳二  
十七人名冒舉孝義庶得請建坊邑十大駭一十七人中與知者二人耳乃公揭其劣蹟擬名狀訟於憲  
使者下岳州府察治訟一載竟直齊舉人某某恩貢某某廩生某某皆坐誣擬遞進士某以病卒姑免邑人憤甚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公按試岳州生童千數百人燕喜迎十里外各具糜飯冤郡守及學官怵以危言不爲止  
各停職收震震曰講學明倫堂論師生曰訟非若等所宜預也然昨所呈牒實非得已事爲名教所關諸生不  
力爭誰其爭者我當磨礱軍力任平反否則據實奏時郡守暨學官侍側聞言皆變色卻步觀者數千人憤擊  
雷動乃馳書抵巡撫具陳偏抑狀巡撫檄按察使親訊覆得職銜等 旌典賜其坊而邑紳皆免議士氣大伸  
咸豐二年秋公以奉天丞兼督學政時 宣宗升附驥成故事凡恭上 列聖列后冊寶必齎送 盛京 太  
廟尊藏 寶錄 玉牒修竟亦如之其齎送也除道千七百里具警蹕如儀寗宿皆建盛慶殿隨扈官校數千  
人例發帑金十四萬下各州縣治供帳有司陰以應領之帑賄上官而自斂於民數且倍蓰上官爲所餌弗能  
禁也於是上下交征視大差爲利藪民用重困曾有 詔以明年三月及日恭送 冊寶入陪都公出關適歲  
饑奉 詔查粥賑所見饑民僅存皮骨公太息曰是尙能供大差耶且 寶錄將告成胡弗展期至秋間併爲  
一次 圖計與民殫皆有奇也時元度從行公繕草疏冀興營事合詞入告疏略言歲三月關外方化凍道泥  
塵不可行若草率將事不足昭嚴徵查寶錄秋初可成若改卜八九月與 冊寶一同恭送彼時秋高氣爽聲  
路修防庶無滌草患且發帑辦供帳仍不能不借資民力今關外餽方奉 詔賑繼以大差民力竭矣若併兩  
差爲一藉恤窮黎實足仰慰 列聖在天之靈摺志述章真善於是或謂併辦可省帑金十四萬於軍需不無  
小補此則見小之論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臣愚不敢計及此也疏具公稱善抵陪都遂徧謁當道約會奏當  
道皆掩耳不樂聞強臣之勉然見詞色侍郎某副都統某與公同編館公勸以大義強諾之出爲衆所咻復堅  
請公憤甚遂自縊割將碎 閱某侍郎方榮府尹率來力阻矣且言曰事係循例君亦無所不利焉詞堪爲公  
引座翻語拒之曰孟德乃欲以盜賊餘孽汚我耶侍郎拂衣去公氣結不能言元度進曰某有一策可解紛李

得御輪年者籍關東師門下士也若告以故且專俾寄示疏草使代陳上必立允公亦無爲與衆爭矣公大喜從之翼日治中某來謁求寢其疏公若爲不得已也者而許之未兩旬 特詔改期秋八月與 寶錄一起恭送當事爽然失然皆心知公所爲也未幾有平反復州書院冤獄事初道光十六年復州章牧議建書院閱金數千筮日興工以署吏目孫亦堂董其役州民鄧某與族孫計值五千金歲租約千金捐入書院族產例禁斥實故曰與然族人任耕所受田皆以售民雖與實繁也亡何章牧卒亦堂以憂去亦堂浙人性貪狡見章牧卒書院事廢遂以鄧氏所捐產私租諸人納租金入已凡四年族人與其利嗾舊主與佃爭訟於州以亦堂故得直佃越五年慶生胡不緒等懇請追還復書院并許亦堂食納狀亦堂不得已倡言族產歸族遂以半價售歸舊主前與佃認者也不緒等以鄧既捐產入書院即係官地書院無分族漢不得以族產歸族論且族人前得鄧價法不當重賣即賣價應歸公亦堂遂收租金四載又獲獲半價請追繳庶書院可與復訟積年不決州上其事奉天府府牒據京刑部府尹某故嚴亦堂部訊孫仍得直繼稱十六年復州捐建書院孫董其役十八年州大領委明捐賑孫雖宅憂仍理賑務會領賑者多費弗給不得已向市肆貸銀數千竟其事既而無以償遂將鄧某所捐地掘歸市肆徵租抵其息嗣因族產歸族許舊主願即以其佃還市肆亦堂無所染不緒等挾私誣許法當縱以同稟數人長質迭應候歸案雜治於是亦堂被囚十二載前學政知其屈莫能援亦堂至是以府經歷代理遼陽州矣公之赴任也李侍御具言其事屢月不緒等來認冤公移奉天尹取原讞數之幾無可議乃飛檄復州調賑案察核道出遼陽爲亦堂所遇專差往索始得之察賑案則是年復州饑共賑銀二萬三千兩捐賑者而人領賑者而人司事者而人賑後餘貲六百兩委學政設局資遣饑民還鄉並無亦堂借市銀充賑事乃嚴奉天尹使登臺批牘門抉捕不遺餘力是日不緒遞出獄會甄別書院生即以不緒冠

其偶且以事闕學校擬疏 聞當事大懼下承德縣覆訊仍令治中某來言請命入告追亦堂前後所焚金蓮書院勅令明疾去不結等均免廢 一惠元度親爲草疏創釐故事其詳前一事燕香禪訴者元度其一也受國士之知自是始感公剛正章達書之公體鍊字振之道光乙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太常寺少卿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一目錄

吏政六 守令

不瑤臣傳書後

渝州縣親民札

整吏治以清政本札

州縣宜照例久任以專責成札

上各大憲請留溫太守啓

政廣賴但雲湖 明倫 十二朋

札麻城吳令

復溫邑宰書

清本源 副論 十條之一

今之牧令要務策 代書

到任地方形勢

覆本府信陳積善來

繕陳整頓捕務並勸開墾備邊

梅曾亮

賀長齡

賀長齡

賀長齡

徐 應

胡林翼

胡林翼

劉 蓉

葛士遠

姚文枬

徐慶陸

徐慶陸

宋之樸





吏政六

石瑞臣傳

上海萬子漢子錄輯

梅曾亮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諸國未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河其幾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繡令何易子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則容易彰而卑困者寡遂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節艾杜元凱之流其與利與名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也則守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瑞臣號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後出爲同知自大吏往友檮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館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念焉僞焉矧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嘗大饑錢粟未墾而飢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徵石令石令至萬粟皆遺伏覲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緩天堯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財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洵洵便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復衣之推食而復食之也而言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故竊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言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即書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其不復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備者乎故自號曰民備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口爲備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漳州縣民札

賀長齡

國家設官與民而州縣得曰：民今該州縣米能與民相養乎？夫政必因地以施行，不知則何以行，且恐貿然以行而扞格，何其矣。事必於之而後知，不及則何由知，卽或略有所知而誤已多矣。然則欲致其知，必先親民而談，欲親民，則必日坐堂上，窮民所困而後可。夫堂上者，政事之所出，而阡陌者，政事之所說也。民之赴訴，必於大堂，此官與民相見之地，特恐深居簡出，則小民欲訴無門，吏行卽從中舞弊，堂上遠於百里，應時失千里，應敵之害，何可勝言。微獨有冤不能訴也，或訴矣而不卽審，審矣而不卽結，大則滯產傾家，小亦廢時失業，卽使曲直分明，已守僕之爲苦，若復是非顛倒，更屈抑之，難堪在木人固瀆死矣，而讞證尤無辜受累。若州縣平日坐大堂，則小民又安有此害？况大堂乃萬目共視之地，如果慮訟明允，則斷結一案不獨兩造慚服，卽觀者亦無不傾心，是折服不愠一案之人，後有訟事俱可迎刃而解，更能於斷結之後，窮案情之曲直，是非反覆，譬院則言尤易入，而令易行，是不推累者，卽所以爲益，而善曉諭者，卽所以爲教，但能動坐大堂，便已百廢俱舉，果以民事爲心，則亦何憚而不爲也。然此特有事入城者，始得見官，而終老鄉里之編氓，仍不讓本官之憂，有笑爲何似，而官民之情，仍不通，則猶未能舉斯民而親之，卽未能舉一州一縣而盡知之也。其尤必躬親阡陌乎？州縣之地，小或百餘里，大亦不過數百里，盡東西南北，爲四鄉，每月必到一鄉，四閱月而一徧，寬廣頗可三編，間或有事不能時歷一歲之中，總可再徧，誠能輕騎減從，以父母自任，而以子弟視其民之親之，未有不如父母者也。至於民皆父母，其官則復何情不輸，何事不辦，由此而察看情形，以爲措施，則措施無不當也。時詢疾苦，以爲補救，則補救無不周也。因事而宣講，聖諭必指其敝俗，以爲戒，則教化易行也。隨地而抽查保甲，必不使奸宄之或容，則稽察易密也。舉凡賊盜地禍及一切習教，結會唆訟，窩賭窩娼之類，咸釀

然於本官之耳目甚遠而又不時下巡視必無政試是其處且為甚而自新矣或有小爭認即可立于錫訊而民不必入城矣或錄獄發批問可摘傳欠戶立而懲處而輸將無敢後矣是州縣但能時巡戶陌與民相親則聽斷糾捕照字催科以及教養保甲諸善政無一不舉果以民事為心則不何憚而不為也而其要不外一勤而勤又必由於寡嗜好就使一意趨公更復何暇旁務始或不無勉強久且習而忘疲行見名登上考譽滿神君州縣之樂無大於是矣而或且諷曰無暇夫今日當事諸大吏惟謙公事不喜趨承苟無要事稟簡辭衙門可以不上何有於省門之僕僕何有於迎送之勞勞是今日乃聚精會神努力做好官之時也該州縣其各立堂事按月據實稟報以備查核所冀共圖實效幸勿徒託空言若知府直隸州之於所屬亦宜於因公遠境之時應衷采訪屏隔從以毋檢稽政事之所宜詳查更而親民即親民以察吏與情之向背官聲之優劣也廉訪之稀繁治具之修廢也軒蓋所經必勸勤而警惰風聲所樹自吏畏而民懷此乃至近切實之事並非迂遠難行倘能持之以實心必克著有成績

整吏治以清政本札

賀長齡

照得安民之要察吏為先本部堂前次撫諭即開演說事甚悉近復蒙 恩命蒞任以來無日不以各屬同做好官報。國愛民為望及體察近日民風似不如前此之鴻維由吏治未能齊心振作民情無所感日以顯肆古人風草之喻確乎不易收令為親民之官果能正己正人矢勤矢慎斯民養少良多其忍負請正廉明之父母官而甘為惡者曾有幾人查現在各屬收令盡心愛民者原不乏人關冗不職者亦所難免有一於此本部堂即無以報。國惟是遵行參勤心有未安合亟宣布腹心為通查收令申戒大凡為收令者莫謂官卑職小須時時玩味親民二字去貪去奢最為先務官吏舞文弄法科斂民財固食之尤即民間平常調認

多少得數金先收帶案費後收結案費演省多半貪賄所得權倚民間已說此官不清家了書役結官之名必取數倍恐歸官甚惡不值奸民因此誣陷甚良但欲該官領家不必原告理直且印官不清則屬官汎弁及雜保人等皆得欺之而備有恃無恐又或因生辰以收分藉苦差而告幫民貧且各徒權官聲勢強難刊控告旋至民將仇官親於何有深居高臥玩視民瘼者聞情之尤即如懸斷緝捕稍存憐恤呈詞到限付之幕賓數日不批書役便索買慣猶又隔數日無票書役便索出票費又隔數日不審書役便索升堂費一堂未結改日再審又須守候民間原破爭執舊案改爲新案一案添爲數案小案變爲大案章大則恩難結遂有拖至十餘年者演省民情雖悍不刁其呈詞有何難批虛衷細問有何難結事或細微全家鴉盡命案尤甚這孽何窮至於海省盜賊厚難除淨盡然多半係四鄉人一案報官數日而後出票差又破費始行賊已遠去無蹤難免隱匿不報因之賊黨愈大盜案口多民知官不擊賊見賊亦不追問賊知官不恤民形問又來劫劫究之賊少民多官不與民一氣便覺賊多難制民將棄官親於何有執持性成恣意暴珍固吝之尤即如日用此居不知節儉儉恩親友家丁差役從欲媚官翠色裘屬肥甘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士庶漸染成風喪祭婚娶皆增浮費演省瘡痍雖多而官場局面甚侈再不更改變本加厲負債日多終爲民累民將鄙官想於何有汎演省近年氣質尚有甚於此者或因案需索不遂立斃杖下是爲既貪且濫流娼有打伴琴之名出入公館衙署者中候委各員有公然賭賭者各屬在任之員有官幕系丁同賄者又或吸食鴉片暗進禁例俸畫作夜闖署實屬是爲既惰且昏縱酒任情喜怒不時飲食宴樂多品相贈到者之初無論有缺無缺有子無子先置姬妾填庶不分一到實任官親察者或兼外髮撥亂是非侍護優缺依利更迫踴休無盡遂成寄籍初爲贅婿後爲鼻祖傷天害理相習爲常是爲既昏且濫以上各條雖不明指其人名收令當有見聞本部堂可曾道著實慮想不言

而喻也本部堂由詞垣出爲府道府折甚淺各牧令得與民親造福最易似此玩泄豈不可憤可恨至在省候委各員正宜請水公事立定脚根如果清勤首府縣樂得相助本部堂亦喜其將來責任定是好官即令查監查街名爲閒散也要精神若如以上各條豈能堪其盡職官無大小同受 國恩并託民命本部堂求賢若渴疾惡如仇聞有好官喜而不寐聞有劣蹟恨之甚深各牧令念本部堂一片苦心孜孜求治相與圖除積習力矢清勤則與本部堂皆同寅之誼必當隨時懲刻勿用 國家倘仍執迷不悟置若罔聞則是負 君負民本部堂豈能姑息自失本心前此接見各屬業已諄諄調囑但恐各牧令未能共曉除防各該管上司嚴密查訪外爲此特再推心置腹反登申戒務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省候委者莫淫莫賭莫蕩莫游戲留心地方公事勤當現派差使多看前賢治謬及例案諸善得委後幕友有吸煙縱酒不明公事者婉辭慎情酌量寬少帶家丁驍禽夫屬亦免冗雜生事到任後聞民疾苦去其太甚收呈隨到隨提案隨到隨審得暇時巡察鄉里教民以孝弟驥良及守望相助之法署中居家務循倫理儉約自奉埽除一切浮華嚴察舞獅丁役亂士嚴勸獎勵不令出入干預大略不過如此已是正本清源至於因地制宜全賴存心做去難以盡述總之少一分耗費之才力即多一分辦公之才力少一分耗費之精神即多一分辦公之精神言雖淺近所以移風易俗答 君父之恩積子孫之福者實不外此果能同心振作行見吏治日清民生日厚本部堂不慮此言豈非厚幸若此番申戒之後仍蹈前非一經發覺是傷本部堂之心定于嚴參照例懲辦其母後悔

州縣宜照例久任以專責成札

賀長勳

照得設官所以爲民州曰知州縣曰知縣未有知之不真而能行之力者即未有任之不久而能知之真者其或明敏過人雖履任未久而四境情形已不啻瞭然在目亦未嘗無其人然使任之不久則或知之而未及行

或行之而未竟亦於地方無所裨益况其人未可多得哉九載六年之設雖難行之今日而三年大計則現行通例也自調劑之說起於是爲人擇缺日事紛更而黔省又有過冬之說得缺者知其不能久也則但思亟肥囊橐而不暇恤民生其瘠者又以爲上將調劑我也則且營競窺探更無心於民事蓋一過冬而皆播弄有去志矣卽有實心任事之人而胥吏意其將去亦且呼喚不聽匪徒以無能爲更或肆行無忌則皆調劑之說誤之也夫爲民設官原以利民非以自利也今乃以市買之心待其屬而各屬亦以市買之心望其上此念豈可以對士民詎非兩失之道歟本部堂歷驗九年悉心體察其不給於用者不過三數缺耳餘皆足以自贖但使諸身節用自能到處寬然且非獨爲地方計也卽爲各屬計亦無便於此何者黔省不運舟楫每一糶移其費屬僱從至少亦須百十夫役統計頻年往來之費不知密耗若干而風霜之苦跋涉之勞尙所弗計則何如久任安居一無耗費計其所省不猶愈於優缺之所入乎該司歐歷已久此弊自所洞悉整飭必有同心爲此札飭該司會同藩臬司確切查詢某某缺實係入不敷出應另行詳定任滿二年公事無誤者量予調劑銜途各缺總察看差事繁簡經理是否得宜隨時酌辦若衰廢貽誤並劣迹顯著者亟應撤參或其過稍輕及在任絕無善聲者罰令出差皆不能拘以三年外嗣後無論正雜凡有地方之責者均以三年爲斷知府方面大員不在此例劉知幾云候來忽往蓬蓬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上各大憲請留太守啓丁巳六月

徐 肅

竊署六合溫守自奉 旨留任辦理防堵以來三年之中旣境無恙頃因偶感風寒稟請札飭部遞奉令到任辦理地方事件溫守仍辦防堵奉前憲批準李令前署如臬官聲大著士民遠矚忻喜復何滾求惟是六合與賊接壤兩則金陵江浦東則瓜州儀徵西北則爲皖省拾匪出沒之區四面受敵本邑旣無額設之兵亦無

庫存之儲蓄以捐給團練爲生而捐輸團練之得失與地方事務相表裏合而爲一則兩益分而爲一則兩損散爲閣下陳之夫小民惟知利己而已而捐輸團練之舉惟印官之命是聽而不敢吝者豈真爲公義哉蓋有不得已之情也一邑之人仗印官爲安危印官喜則利及之怒則害隨之故印官一舉一動一笑一蹙小民窺伺之以爲趨避雖有大憲之令而印官不令之行不行也雖有大憲之禁而印官不禁之止不止也尺布斗米之吝惜而捐輸動輒盈千舉手徒步之憚勞而團練皆親鋒刃者以其爲印官也骨肉至戚較饋餼而此捐輸之銀聽印官一人之支銷不敢啓口問也肩挑背負必酬直而此團練之勞聽印官一人之舉動不敢攬臂爭也故能指揮如意顯其才能事半功倍也即如溫守未必熟讀鎗鈴未必能視矢石數年以來亦未必事事盡合人心而九十七堡之人趨承恐後者以其爲有印之官且歷年之久事權一而不分威勢積而愈重百姓除溫守外無他人之可倚賴無他術之可息肩也今交印於李令則士民將以李令之喜怒爲趨避不能以溫守之禁令爲行止矣夫以李令之賢不難降以相從齊心戮力而士民則惟印是視非復前此之歸心矣就使家雖而戶曉之而非旬月之久不能一百姓之心萬一此旬月之間人心未定事變已來呼吸之間已成變局則禍豈忍言哉若謂另給團防與印無異則各省之勸捐委員皆奉督撫札委何以報捐者寥寥也各營帶兵之官皆保統兵大員何以鄉民助陣者寥寥也何如縣在木籍亦係奉 旨辦理勸捐團練之人而三載以來未能展布四體者固由才具不逮亦以非印官則呼應不靈也蓋官所望諸民者事在勸捐團練之中而民所望諸官者專在勸捐團練之外蓋所謂軍務地方事件合而爲一則兩益分而爲一則兩損者此也伏乞俯念江西北地方緊要防溫守照舊供職一俟軍務稍竣卽率同紳民迎請李令到任俾召父杜母相得益彰

致廣順但雲湖十一則

胡林翼



一貴州知府有自理地方則詞訟案件首當盡心盡心之道莫如使憲役無所藉手擬放告日當堂收呈或准或駁即時批明榜示已准者具呈時兩造均到即諭令批呈事畢本日即爲訊結無庸差喚一被告未到查非顯然犯法不致逃匿之案卽於呈尾批令中即約轉飭被告定於某日某時自行赴堂以免差傳並聲明逾限不到立即差傳原告不到卽行銷案一必須差喚之案分別道里遠近人數多寡事由難易限以到案日期收呈之日卽時出票差詞訟案件一票一差逾限不到將差分別懸處仍自立號簿每日稽查一中議不干緊要卽行罰除名姓仍標明某某不必到案字樣於差票中體求少喚一人卽可保全一家中國有未盡到而案情已無遺憾可結卽結不使拖延至呈詞已准者翌期必審不准和息一差票內擬粘連章程數條如不準鎖練不准私押人證多帶白役等弊使憲愚一目了然則棍徒之恐喝訛案庶可少戢人到不問何時立卽稟明不得在外羈押致礙勸案且免在城憲師代爲設法如差人不如限到城及到城不卽稟到者如何盡法懲辦准被審人鳴鑼喊冤當堂由稟卽能明察無遺一貴州白役最多石旰一府最僻最窮白役尙數千人此外各府已可概見似可約留十餘人及數十人并榜示縣城城明榜上無名均非官役留者籤分名次以次差遣仍令五人互結取具連環保狀以免逃匿其裁汰之散役不致別滋事端否有緊要大案須差之時不致爲差役所動搖否一命案之投書關閱其職尤烈擬命案到後卽刻查問初候不分風雨早帶帶件作刑書皂役各一名輔夫四名馬一匹路遠或袴袴及鹽菜飯食一肩近則刪去共不得逾十名每名自發飯食錢文家人差役一概不帶一切陋規概行禁除所帶夫役件作卽隨身傍可免在外滋事兇手彷彿差同鄉約鄰誼拳送酌量優賞自盡及希圖拖累之案酌予懸處似於地方可免緝獲推拏兇手如何而能迅速無誤程限尙須隨時審察一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除之惟恐不盡然民恨賊

而每畏賊非畏賊也畏官耳送賊需費之不卽理苛求細故問是虛費復傷制轉語法又或賊口溫樂事後謀復種種刁難恩賊仇民則除害而先受害惟有裹足不前忍氣吞聲而已矣誠能予民以制賊之權禍察民隱力除陋習仍嚴防扶掖妄擊誣陷等弊則盜風亦官少息一昔人言長不畏死奈所以死長之況我 朝深仁厚澤大德曰生內外調刑衙門均以民命爲重殺人且不死而盜賊更無言矣彼強被案而罪不過如此則其體益壯昔漢帝治盜便盜自相捕斬而紀文達訟部中載一婢主使工作片綴後盜返則返盜行即行天未明而盜已委棄所劫贓物此誠知盜賊之情狀者矣可否仿其意以偵察竊頓一保甲團練第一良法亦可爲第一弊政何以使城郭軍民不費一文不見一役而自能成功一苗民之刁詐者須加嚴處而江西四川湖廣客民之百端盤剝實爲大害何以兩得其平共知感備一州縣公事有廢弛闕茸不攝者何以作其氣其例設循環簿向歸巡道提查知府可否一并提查此外有何較詳款勸之法如何而可其期催結照例邊行以上各條皆入什淺陋之說總之勤快耐煩而民之枉費錢文者必少或疑如此則煩雜瑣碎不知官果能剴刻以懲蠢民爲念則期月之後獄訟自然少息煩雜瑣碎正以求簡便法門耳

札麻城吳令咸豐十年

胡林翼

所言以休養生息爲實心以團防緊壁爲急務願見心思而尚未精實休養生息之道須先嚴禁書差及兜惡棍徒刁健訟師舉凡擾民生詐民財之人必期雷厲風行明勅刑法然後民生得所養民乃得少息也官長必須日夜勤効心力交瘁視民事如家事視民困則思當查盜賊詞訟之小事如創添痛鉅附骨剝膚之大事官勞而後民獲吏瘦然後民飽乃合於休養生息之本若尤必勞民乃能愛民必教民乃能養民乃合乎休養生息之精意古之從政者率作興事日昃不遑不爲俗吏之曠廢時日亦不爲名士之清談高遠若以廢事爲省

事則懲以千里矣。稱卡已及盛禮之法，已具梗概。惟在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士心，乃能得民心。應日夜訪求正士，隨時接見，諮詢地方事理。余昔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推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爲圖，殊張本自朝至暮，口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盡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爲讒毀，失體耳。夫公事，在直，阿私，則讒毀必百。私何難立，破其奸坐堂，是以申法律，至褻會失體之說，尤爲鄙俗。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實職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今日官吏日與役處，以差智爲腹心，爪牙其果自實也。耶該令心地質直，口舌本訥，其器遠迥非俗吏可比。惟德懸仁，徇辦事條理，尙須努力自勉，精思刻意，以自淬厲。至守關卡，應以鄉兵守城池，應以官兵戍我，且簡派官軍來矣。

溫邑宰書

劉蓉

月前備聞旌從將浚，色深爲民士慶。幸以爲六七年來，浮囂乖戾之習，得賢者以儒術坐鎮，其間庶幾煥然。改觀還其故步，比誦惠雨，果勤勤以堅防，學校移易，風俗爲先，信乎儒者之言，深明治教之本。其慰幸不可言。傳敢因下問之勤，復粗陳其略。色風俗素號樸樸，農氏務勤，稼穡士子頗勵，雖間故自軍興以來，文職武弁，崛起莠莠，實能爲國宣力者，頗有其人。而遷流日久，則從倖濫學者，亦殊不少。以利祿爲得，而爭事繁華，變後厚之舊風，而萃趨於鄉材，每有爭訟不問理之是非，但較勢之強弱，及其呈控到縣，亦復以是爲衡。由是有勢者固皆侍以橫行，其無力者亦多方借貸於有力之紳，矜以張其儀，而求一勝。此民風所以澆漓，人心所以壞壞之由來也。咸豐一年，湘邑舉行團練，於縣城永豐，莫底分設三局，又於四十七里地方分立都總局。紳專辦團練，都總兼管錢糧，營其立法之初，妙置廉正紳士，以充其任。上下之氣，既通，官民之情，大洽。迨斯邑

者但無偏黨之私卽著循良之譽迄今沿習既久流品猥雜團練虛名詞訟別出捷徑不肖者又或藉爲奸利巧擄事儘前任懷庵守君宅心非不仁厚律已非不廉潔無如長厚太過一惟局士之言是徇致外間物議沸騰謂事由局而不由法權在紳而不在官上控紛紛聲名大損此固由局紳不肯致然然而當官自有職守今或不自振作專務唯阿則亦過矣弟以同治丁卯選歸里門去鄉僅六七年世風已覺大改蒞居深念私竊多歎謂自粵匪倡亂以來東南各省蹂躪殆遍而湖南獨獲安全湘鄉尤際盛會文武傑起幾於千載一時然而天道忌盈物極必反如不惕厲修德時懷持盈保泰之思正恐暑往寒來福過災生前日之廣社彙休冠於他都後日之遺殃宿禍亦且烈於他邦此古今盈虛消息之常理非釋氏因果報應之空談每舉以語朋輩款語詳詳聽者雖頽面從退則或相迂笑人心陷溺末加之何茲幸軒車辱臨慨然攬轡澄澆之思庶幾竊擬末俗振起頽風使一邑億萬生靈免墮塵劫斯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尤區區日夕所冀向者也來教擬於秋涼後遍歷各鄉訪察民情整飭鄉校以冀潛移默化之習此誠立政之本庶惟湘邑幅員遼闊地方四五百里非得一兩月之暇勢難周歷而積案之守數待決者又極紛繁久出掩留虛致延閣竊謂暫就聽斷之餘士紳旅見之會常舉五教六行諄切誨誡以爲其善之心并隨時咨詢各都士紳耆老人品邪正行誼賢否分別善惡而籍記之每值公事臨鄉卽擇其善人端士夙有孝友睦姻任卹之實行者親往禮於其廬而召其不肯者面加戒飭令勿復然或并札飭戶族嚴加管束勿許再生事端擾害鄉里如此則人情感發交相勸戒不待大厲威嚴而風聲所播雖在窮鄉僻壤莫不凜若神明迨至半年期滿之後齊俗丕變政簡務閑然後巡歷鄉校勉以學行多士承風將益共敦實行以副盛望至於旅費所需亦不難共籌津貼之法矣惟籍記善惡一節難保進言者不徇愛憎之私或致枉直相混然但能隨時考覈公聽並觀要不難參互以得其實不獨其

人之是非真偽人莫能逃即進言者之明昧公私亦可借以相鏡此在俗吏爲之或致觀聽惶惑而以陷下明敏精察之才臨之必能使物無遁形應如桴鼓備者之效所以待人而行此亦其一端矣前平生常感不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謂其去民近而政教易行也曩者備員黃舍承乏秦中皆苦於層累困憊不下宜至今常用爲媿閣下獨得損抑陪資小試牛刀之技固屬敵邑氓庶之福亦未始非閣下生平之幸事矣夙託知契敢布腹心秋復如蒙便道經由獲承緒論藉慰大七年契闊之懷尤所翹企舊在陝西有贈賀微士序文一首偶與尊意相符輒錄一通附呈

清本源 附錄十語之一

葛士達

從來禍亂之起由人心之壞實由吏治之衰至變端已肇擾攘紛紜歷有年數頑悍成習莫知法紀不得不藉加剗洗以殺止殺固人所共知而饑生不無杞人之過慮夫以數十萬之厥幾經百戰飄忽善走窮力追之如廣場得免勞而趨功姑且勿論即使出奇制勝日有斬獲能盡十數萬之賊而盡誅之乎卽盡誅無遺類矣而人心之頑悍自若也能保其不復囂聚而起乎黎庶之獲獲遍天下矣財力之匱乏非一日矣假令賊不遽滅誠而復燬賊兵變之餘豈有不稔將何以處之且夫拾遺之起不過一劇盜耳大河南北地瘠民貧素多盜賊兼之頻年河決吏不恤民遂至蜂聚此時苟續有賢守令幾人如朝歌之虞謝離海之鹽遂不難折鑿平之乃因循畏葸至愈聚愈衆攻城掠地前之督兵以辦之者復不知推究其源以法誅捕以衝解散兵士又到處驚擾至民甘助賊不願助兵燹於斯亟矣變至此幾不可收拾而若守令者得昔之守令也而長吏之所以察守令者不過曰某僅科得刀某僅稅無節其俗之悍競者則擇一二武斷嚴酷者毋之曰非重典不足以震懾是猶治洪水而塞之以息壤其與能幾何語曰得良吏一勝強兵十萬蓋民可勝之以德化不能勝之以殘殺

爲今之計欲開辦賑先開治民急於擇將尤急擇吏吏之途三科第軍功捐納捐納中非盡無材然未嘗讀書不知學問出自膏粱執事未知稼穡之艱難爲識民倫之疾苦下及市井無賴借貸質僕俸得官方且權子母之利安能存保赤之懷戶儲所關不能閉例宜改從開官牧民之任不可輕試至科第軍功亦宜細加探擇必有才略而廉慎有守者界之取於二者不足則長吏各舉所知試而後任假以威權許以便宜毋掣其肘毋懷以私時循行各境察民情之順否爲去留以清廉勤慎爲上等懲污貪酷爲重罪三年之後政蹟卓異破格遷擢則賢者固得選行其志無所顧忌中材之士亦怵於法莫於籌盡心竭力以幾於治昔陳仲弓治太邱仇季知治蒲亭無他施設惟勤勤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有限雞犬有數其馴輕恣遊者皆役以農桑嚴設科罰俾邑無閒人孤寡皆得其所遂臻大化今之所謂盜者獨非民哉孰不有田廬墳墓父母妻子而默挺焉寔不懼死亡者豈其本心耶苟得賢守令教之育之矜不顧投戈歸傷而必用重典也雖然是在長吏之責心爲民社爾耳否則若仲弓季知其人者僕諷少文動輒得罪即有如虞翻譴逐者設科召募應自縱令得毋以爲數奸弛備與若是且兢兢焉虞羅網之不暇而何暇圖治也然則已亂在乎吏治而吏治之興廢更視夫督撫之居心何若督撫能時以飢溺爲心則才望不特簡而自至甚更不待彈而自去奸民不待誅而自亡郵治庶可復觀豈獨治流寇而已哉夫欲止鴻管抽其薪欲孽流必清其源況乎救變強亂哉

今之牧令要務策

姚文枬

自來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也而分疆守土之官未有若牧令之於民至親而至切者也我朝更治清嚴而牧民者爲尤重 肅皇帝頒行訓防州縣上諭樹切深至至州縣事宜一書亦經奉 勅頒布邇年以來 朝廷屢念民生鄭重牧令之心屢形於 詔旨爲牧令者思欲利濟一方上副 德意固貴以實心行實政而其措

施之迹亦不可不察。請也。夫牧令者治民者也。治民者必有以教民。養民。教民。養民者必有法制之立。條教之頒。願有時立一法。欲以興利也。而弊竇叢生。下一令。欲以革弊也。而騷擾百出。何哉。聖人有言矣。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謂天治其近者而後可推以及遠也。是故治天下者。必先肅清官府。而後及於吏治。民生治一省者。必先整飭官常。而後及於兵刑錢穀。治一州一縣者。必先整肅公門。而後及於地方利弊。昔臨川李氏嘗言之曰。居官大戒第一。蒙蔽壅蔽之在內者。有門幕壘蔽之在外者。有胥吏官之受其壘蔽也。人以爲官之不明也。天此豈明之所能爲功哉。然則奈何。曰。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門幕者。胥吏交接之樞紐也。若日與民相見。而胥吏無權矣。吾日與胥吏相見。而門幕無權矣。是故昔之循吏。禮紳士之賢者而請訪之。巡懸繩縣以逼察之。見不善則訓誡之。其有諷恩而力田者。則慰勞獎許之。若不及焉。以事至者。因而論諭之。又加詳焉。使百姓見我之行事。知我之心。信我之深。而不惑於胥吏之言。則胥吏不得售其欺於百姓。其於胥吏也。公薄以處之。嚴明以察之。使之服我之教。知我之心。信我之深。而不惑於門幕之言。則門幕不得售其欺於胥吏。如是則政綱既立。乃可與言措施之大要矣。夫牧令措施之政。不外教養一者。然必先握其綱領。而後可則諸先之以編查保甲清釐田賦。夫保甲之法。丁口繫於戶。而尤必使附註其業。與產焉。惟編查最易。後民政莫若法汪龍莊之治甯遠。黃成里長繪簿填註。最爲簡而周。至一縣田賦亦宜詳知。今串冊一切俱付之各都。隨莊胥吏之手。雖公然飛灑。而言不能察。政體尙何在。乎宜令將魚鱗糧戶等冊。清造一分。不時存覽。則田之荒熟。戶之良玩。亦可隨時察知。二者既行。則一邑之大綱已立。而教養之政。乃有所措矣。然則教養之政。奈何。請條陳之一。曰。勸農桑衣食者。民之天力作者。民之常也。然導之之責。則在牧民者。必也。相土宜以教之。察水利之應修者。而修之。勿因公而擾農。勿延訟以誤農。又於春秋巡行阡陌。從而勸導之。至於蠲荒尤爲急務。我





捉之案而弱者尙不與較也迨咸豐季年有會鄉之風起而弱與弱併即可化弱爲強於是境內紅羅旋械鬥紛然四起迨逾稷連田野荒蕪又值紅匪逼近郊圻當時內肛外驚守土者無所措手而政教竟不行矣詞值方提憲在瀾新任內奉委查勘畿厥渠魁大彰明勅民氣始爲一靖比年以來雖風氣已見轉移而忿戾終未鴉沸是以乾餼之失動起爭端言語之間立成大釁故械鬥會鄉之事聞亦有之若共毆傷人及賭人鬧禁比比而是不特異姓相讎並有同族相殘卑鄙之愚以爲大門之案咎在於民所當痛予剿除以掩習小門之案咎在於官所當修明刑政以定人心何則大門之案連鄉百十村聚衆數萬人聞其起衅之由實無難堪之事不過一二刁狡劣監逞其桀驁鼓煽愚民因而邊忿私斂錢濟忿核其情罪實與亂民無殊尙不究其主謀立正重典僅將總率械鬥之犯准門殺擬抵是得治懸不拔其毒草不淨其根也應請由縣核明案情聲其罪狀稟請乘提憲辦鄰之日親臨督辦稍假便宜從嚴懲創至小門之案大郡州縣因循敷衍致之蓋兩姓肇衅之初不過因緣假境山細故尙爲隣審隨結則是非已判冰釋何難卽有過究抗斷之徒則情罪既明拿辦亦易所患者一呈到縣差傳者幾何時候審者幾何時卽令革率一訊或又添傳人證或又拘繫多人以致積念未伸小費又起官方侵游於簿領民已殘殺於郊原僑使內無多怨之心外有動民之實本慮公以行其剛決更慈惠以迪其類愚小民各具性天未必終形隔閡也其在士習則因讀書人少義利不明雖習修自好之士尙不乏人而一列膠庠武斷鄉曲尤所習見閭閻口角細故投其排解名曰公親如果秉正持平原可甯人息事無如以順逆爲喜怒以同異磨猜嫌始則激怒其人唆使與訟繼則默持其柄噉令忿爭彼則騶居理事之名陰作謙肥之計賞其衅端乍起則假官之勢以勝讎讎愚及其鬪難則藉民之頑以快制官長近年頗開捐例凡豪強不逞之徒無不捐納徵名居然與薦紳爲伍出入衙門甚至辦局紳弁擅受民間派



米爲一件所謂原米者乃昔年舊額包銀米而概言之也實則原米一石內分丁銀二兩一錢一分民米五斗五升四合現在舊征原米一石價至十兩與入九兩不等以前撫憲所定米價四兩入錢較之其征幾至一倍當經嚴加詰究據稱米額甚多用費浩繁小民既不踴躍輸將則設站有費站書有費站差有費區差有費一遇刁抗之惡必須官往親征則夫價役食勇糧無非取給於此往往致千金而征百金之糧其苦累亦有不堪彈述者卑職之愚以爲錢糧爲一國家正供若任令書役浮收尙復成何政體若輕率更變萬一稍形掣肘征收不前尤非慎重錢糧之道擬請寬以期限由卑職彙核總數如與額征有贏無絀然後明定章程予以程限令其自封毋假小民趨利若鶩但期較前省費或者樂於遵從第事屬煩雜實非且暮所能責效也卑邑詞訟訟控者多睚眦小嫌動以搶擄具控訟連禍結輒自傾家故始以一朝之忿藉訟以逞威靈則因訟之釀孽殿以覆復終且釀成警怨寺或以殺人考其起釁之根其端甚細動爲聽斷以息禍機是又有司之責卑職歷任以來均係親自收呈當批判初詞不多准理准則立即簽差詣道里之程途定期限期之久遠大約尋常之案限以一月半月此中調處緩和亦即免其深究誠恐差役延壓則文按限比追誣告則必于重懲假命則尤加嚴創但期面質不假詞察以啓疑似之門但理現呈不准羅織以開株累之漸巡典綏繫人犯則立即嚴提警訊理問民詞則不稍遷就如此清理數月或可認獄止息盡力耕耘以上大條謹就卑邑情形據實陳瀆

覆本府條陳積弊稟

徐廣陞

前奉憲諭並鈔示督憲札稿一紙訪將札指詳差匪羅訟棍盜賊催科五項稟弊查因或有或無呈候探擇彙核稟覆切勿模稜影響等因奉此仰見督憲求民疾苦扶輦根源大人謙提公明不恥下問際此正論得伸之日宜無含茹難顧之情惟細繹札文類係歷州縣積弊他州外郡或不盡然第其中卑邑有沾染一二而現

已滅除者有毫無此習而毋庸查議者謹逐條登覽另備一摺上憲明問請命鴻裁惟思督憲以明達公溥之才  
有鑒思廣益之感窮蹙可厭理固宜於直陳布露所懷言或不以人廢議就平日見聞所及於五條之內推  
原致弊之由略陳管蠡之側謹陳憲聽並求裁正而上達焉夫古今無不弊之政善治弊者不亂救弊之方先  
探致弊之本不立杜弊之法先求除弊之人盡探本以塞其源則弊可立絕求人而不任法則弊自徐除今之  
官州縣者大抵皆科甲軍功捐納三途耳未仕之先吏治皆非素習雖自好者偶聞前人牧令成書略窺門戶  
然而何者爲切中肯綮何者爲扞格難行何者爲俗見所拘不可覆蹈何者爲出治本務欲力行胸中固漫  
無定見也至若律例集解則又卷帙浩繁謂可委諸幕友而不知累朝之大經大法典義微言固已囊括其內  
卽州縣之臨民雖認撫字催科亦無一不詳載其中諱而明之刑政皆德禮也馳而背之舉動皆荆棘也夫既  
束置不觀卽亦茫乎未解迨經到省困之以蠲旗則復累重而靡恥之念消束之以趨逢則攜合工而氣節之  
念淡一朝捧檄既內念退步抽身之無所復外虞投閑失職之難堪重以百事紛陳又爲殺兵刑而不一非其  
所習欲措施剖決而無從於是奉內幕爲指車而實之愛主重於官之愛民故指陳之言必先趨避而後事功  
更不問民生之休戚資門丁爲替相而怵以危懼又復誘以利賈故積習之重必樂因循而沮振作更不顧敵  
政之肅清用是胥吏知官之不明而相率矇混焉差役恃官之不察而公然恣肆焉訟棍劣紳且伺官之短長  
而要挾詐騙焉盜賊未獲者固無緝捕之方已獲者亦無審辦之實則盜賊安得而不多錢糧之欠在平民小  
戶者雖鉅錄而累及數家欠在士族豪強者雖千百而不敢過問則催糧安得而不結天收令者爲 國家除  
弊之人也今乃因其人而轉生諸弊此吏治之所以日頹也愚以爲察弊於既往而代爲之謀不如求才以預  
儲而早爲作養作養者何養其廉恥氣節之良示以學問辯習之法而已何以言學問辯習也爲政莫大乎體

故必通經史以操出治之綱爲政要自有過故必明律例以詳出治之目今使通訪所屬務令研究儒書讀律令事必躬治贖必親裁素請者勿假手於人未嫻者宜力學以副而候補人員待次者藉此優閑之日堪資講習之功討論得朋既勝酒食之歡遂研究實學庶無虛擲之光陰如此數年則仕途必人才輩出然後布之郡邑數政優優積弊何慮不除綱紀何虞不肅此之謂先探致弊之本與先求除弊之人也然論治弊於今日則更有說夫官司之弊固莫大於州縣矣衙門之弊固莫重於州縣之書差矣然在上者不知收令之難爲而強使除做作收令者不知書差之苦狀而強使無弊是猶復覆窰而使赴千里之芻豆而使收牛羊也故必知其難而拯之節其苦而繩之夫而後可以圖更始今公家之用除例得支幣外凡土木頓遞膏秣一切公私不足者無不取諸州縣州縣額俸已入參罰窰窰已入捐攤所剩者惟此平於納規爲上下津補之用然而不敷者十居五六有餘者十值一二故不肯之員雖貧劣四圍而仍少厚蓄自愛之士則鑽符一握而卽羅網羅此明證也慮之民風素稱犷悍拒捕毆差賈嘲強抗之案無邑無之緣合族惡居鬥命之案所仇皆異姓別村故木村之怨卽不逃亦無人舉發且不甘賡抵也則相戒以拒拿不甘折屈也則相率以頑抗重大案件其請命大府者原因勢力之不支然候奉批行自上下下近則匝月遠則十旬而事變之疊更固已幾莫能及迨奉批到縣亦不過以移營撥兵數語循例資成然營兵之行糧并目之薪水其費且浮於募勇而且兵民異轄文武分途呼喚不靈調派不服非但不能得力反難於其驛騷故撥兵雖多要不過飽食以飽調資戰聽仍無裨事機也無可如何於是自有自行募勇之舉募勇數百辦理最旬幸而租完費已盈千累百姑無論已而事後之審擬招詳層層而上又必削足就履務合於本省成案而後可若一逕直輒格不行倘值罪因狡健而多資更不難上下勾連顛倒出入故以張清恪之持正監鹿洲之剛方亦有裁以嚴私加以縲絏之事况其他乎徵賄常

習故以粉飾爲強，義身處優，以沉隱爲績。前者固無恙也。此州縣之難也。至若費差，本皆無祿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奔走而甘鞭扑者，皆以利來，以家口待哺之身處，本無利祿之地，受不啻辱賤之刑，而其甘如飴者，固明明以弊爲活矣。然書得自供，紙筆受役於官，每年例申無闕，緊要之冊結，無慮百十起，每起通牒大僚，必六七份，而尋常稿案，稟詳不與焉。故事繁之區，貼寫清書，實非百人以上，不敷繕寫。事簡之處，亦必數十人，以供鈔書。倘有零星，僱寫計字，貼錢乃副。程限者，其盤查秋審等冊，尤必加送上司衙門。房書規費，方免駁換。否則一字勝之說，一年月之誤，則全案駁令另寫矣。甚重照抄之案，而忽稱不符，已到之文，而忽稱未上，刁難之苦，粟賸官而官莫如何。則惟有遇事納錢，以省煩擾矣。差則解犯，遞文支更，護送領給，公食萬不能敷。沿路舟車，皆須自備。甚至死已到省，並解役而禁入省監，必許給重資，始能釋出。文已遞到，守待批遞，必賂以例規，始得銷照。此書差之苦狀也。今欵資以辦公，倘其苦累，捐貲則力所不及，廢置又勢所不能。將如何而後可耶？夫弊亦去其太甚耳。書吏之經理銀錢，有正項餘羨者，陋規取令，尙或無妨。惟書吏之經理案牘者，致送兩規及差役之規，卯費皆剝膏剔髓之袋也。必蠲除之，毋使藉口。詞訟之事，應俾人證手足，而不假送稱，自奪其上下之權。應出之票刊板，而當堂立填，自杜其延阻之弊。至差派差役，每案不過二名，不虞過少也。兩道驛則一傳而必至，兩道抗則多差亦不支，且一差而得兩帶，即敷路費而有餘，而民力實不加損。若十差而共分五傳，則與者已極難受者尙不足理。本至庸無難曉也。總之書差之弊，可作與否，其規費皆在於官，有弊可作，故皆連袂而來，無利可圖，自見紛紛而退。而又有犯必懲，有缺必補，半年以往，自無多人。此制書差之術也。監羈之設，所不能無。然禁命盜罪犯，誘賂徒土棍，而不輕押兩造之人，又輕裝假服，不論晝夜，白晝不時親查，察其矯辯而詰，以有無口糧入，以溫言而探其有無凌虐，而下情有不達者，平時親查，則自無酷待之弊。不押兩

造則自少勒索之虞然則訟案之必須傾軋限追錢債者奈何曰交差看管而必擇謹厚之差交保領回而必實之當之保而已訟棍原肉鄉里顛倒是非固應究然訟棍所仰以活者官也蓋訟棍必揣官之性情而達其喜怒然後其術可售人乃信從故官其察則中以疑似之詞待其根究推求而怨家已入株連之內官庸暗則入以張大之說使其旁皇無措而小事亦無割決之期而且略明例案故罪名一有出入即遞爲上控之端深悉土風知俗尙在所必爭卽引爲挑唆之柄此大較也讀大學至大民民志此謂知本問管反覆推究而知訟棍之來皆官自召也蓋訟棍亦民也至於志有不異非官之咎乎故爲牧令者必先憂己之長知己之短於所長則不可自恃而任性於所短則不可自欺以欺人然後平其氣以察民情準乎情而考例案一答一杖不出入乎定法則外間無可挾持一證一據不探拾於無稽則虛詐不難立辨此總訟棍之源也呈詞祇准一告一訴則後來之枝節自不橫生案卷必須存放內亦則後至之訟師自無把握詞據一面則批語不可過嚴案未到堂則體訪徒受欺詐此塞訟棍之流也例辦訟棍必須起出詞稱確有實徵夫訟棍乃奸狡之人豈復肯以明讎確據爲官所持則審出實情亦惟有量加枷責以折挫之彼名敗則技自窮不必定問放流之罪也至若衣冠之族在外則招搖包攬入署則闖說人情歸休大停假旋清曉問亦有之何懼舉實生監哉是在爲州縣者內無懸避一官之念外無微疵半肯之私據理直言從容謝絕風塵中固多俗吏然亦豈無強項者耶廣屬盜賊之審其原半出於賄徒私梟然有祖孫父子家世其業者亦有一村之人出外行劫回村後於宗祠之前明寶贖物得財而合姓依分者又有土豪巨猾富逾萬億而盈千累百發作本錢分給散賊自作米飯主者又有低莊窮節散給各村插認名曰保護村莊實則一年之中講定規禮密成夥黨勿犯因而斂財者此等大盜其平日亦與土族酬酢往來其狀觀亦趨厚彬文不顯暴客故捕之實難而民憐被劫頗不報官實亦明知

官不足以制賊而徒費訟費也甚有士民報盜其詞曰報明立案懇恩免勘覓許云云更可噴笑蓋呈請立案者愚迷獲而案無可稽致被倖脫而請免勘覓許者蓋其夫馬之擾與書吏紙筆之需也民之苦盜與民之畏官何至此極哉其弊有二一曰捕盜不知變通一曰審盜多所縱釋也今一案報而令受申斥矣兩案報而令摘頂戴矣倘將到任一月之內境內盜案悉數報聞則庶不暇燬而撤參隨之矣故官無論智愚皆相率以律不知盜案一經認報則文武伴作不知置諸度外其無兵差緝捕可知盜賊又安得不肆今盜風如此固非州縣所能了辦矣若令稍寬例文特飭文武將民間盜案不論據報與否按月彙冊報聞不加斥詰一面令將境內何鄉實爲盜藪巨魁係屬何人黨夥共有多少設法詳查確白揣本管兵役是否可制抑須加獎勵拿切實具報必待一邑之盜源來蹤去跡多寡強弱何處可以圍拿何處是其歸路瞭如指掌然後鳩一二月之經費力圖大舉務使捕則必獲獲必巨魁罪大者立予誅誅餘黨窮貨其死收作勇丁責令捕盜仍擇真心悔悟才智出眾者寬充頭目令將別股盜情逐一指明巢穴及何地首盜何人賊主何人設謀定計者何人拿獲成冊將行所在文獄以次捕拿如此預定規模實心實力勉而行之但期一二邑得有要領次第敷施必能窮盜根株著效於數年之後此捕盜之責有餘索也次則審盜審盜之難倍於尋常詞訟事非親經日觀必不能洞其隱微案無證據推勘則尤難偵諸方寸偏於刑鞠者周慮冤盜之多狃於哀矜者又啓寬縱之禍然冤抑之弊上官得而察之冤縱之弊上官不得而知之而況卑途之說詐千態萬狀有敢言尋仇與事主互毆掩其盜情者矣有賄通顯貴官請大吏指爲盜知冤訟者矣有營員不肯生監辦名公保以消惑耳目者矣有串連開役播散謠言嘆其枉屈者矣問官又執不審釋釋之文承審一二堂無所得實旋即縱釋竊見粵東巨盜有屢獲屢釋者矣釋多則懲惡黨愈聚而勢且至於不制謂非問官加之厲乎此尤在有司熟知其弊有定讞定



力以維挽之也。徭科之政古無良法。然在他省則分圖設甲。平日過戶推收。尚不難於清理。而粵則戶立一名。歷數百年而不易。一姓之內互相買賣。則從不過割。即出入異姓而買主既不願立戶。賣主亦不願割戶。輒以甲私收乙出之糧代爲繳納。又有食增田價田資而糧不賣者。又有兩姓互有買賣。各不割戶。屬納糧之期。則互相抵除。而找清尾數者。又有祭產實租。糧租等項。名目分數。則舉族齊來納糧。則互相誣卸者。爲雍正之初。前巡撫楊中丞文乾疏中。已極言其弊。迄今按之。弊有增而無減。法愈用而愈窮。夫以楊中丞之勵精圖治。一代名臣。憲皇帝之燭照無遺。聖謨廣運而又君臣一德。世際隆平。考其所陳。亦不過曰責令改用。的名逐村清理。遇有隱匿。遠抗查出。充公而已。然至今而隱弊如故。可知當日亦並無成效也。夫民間田畝。與贖買賣月異而不同。疆差所知的。了要儘得其大槪。其中逃亡故絕。無可根尋者。正復不少。惟紳耆自行查開。其弊難欺。其法甚捷。特恐紳耆憊國念少。肥己念多。即使自開其糧。恐已難免隱匿。况復事非己得。無有不肯任怨。而含糊者乎。受賄營私。因而飛洒者乎。如果發覺到官。回不難加。以懲。但恐互相朦蔽。居官者未必能察焉。明江陵相國志切救時。其經國大謨。首舉清丈之法。蓋必就田間賦。而後欺詐乃窮。然今日公家困於財。民積於玩。其勢亦莫不能辦也。封詞抑割之習。實傷政體。然弊政之興。蓋亦有其故矣。粵東祖祠祭產。其爲田必數十頃。其爲糧必數十石。營其收租之日。人人皆其子孫。及其完賦之時。人人皆可推讓。即有管理公營之人。願替一年一更。又必多方躲避。期改議而別責他人。若姑寬之。而糧額實占其邑之半。若追征之。而逃匿又無可捉。換於是力竭計窮。始有封詞堂銷紳主之事。蓋至辱其祖先。然後讓書明。禮者方覺心有不安。乃糾集合族之人。查追納賦。此封詞之所由防也。又老戶之下子孫。散分其田。並未推收。過割開明。某丁應納若干。一經官催。其中貧富不齊。必累富者代完。貧者之錢勢也。道官課已完。向其收償。貧者又必多方延欠。

者亦情也富者誅官仰究官念其急公而爲之拘追拘追押繳仍不能完於是查其田畝派差押繳田禾之事此押劑之所由防也今欲破其積習必先不以良圖使我憲美法區則有司亦有天良豈肯肆行故習愚以爲祭壇之田必須示以限制限制之法必令一嗣之產止許存百畝爲祭費餘則各按支派悉數均分宗祠之田必令預報田畝所在年段分明若欠糧而積至三年則將田入官永遠不准另置而民間所爲老戶者必令州縣復過割提收之法各執花戶的名實田而不過割者查出入官賣田而不推收者查出編杖然亦非一文告所能改革也尤必奏明定例徧行曉諭一面督率州縣歷三年之精力竄在奉行務使詭習悉除推賢舉絕稍有違抗卽量加清丈以澄其源而懲徇之法尤必加嚴然後糧額清而積弊絕矣以上數條明知非一漏萬無裨高深然春平則孽島自鳴雷震則百蟲皆滋有相感於不自知者特是歐治之大原在風俗風俗之大要在人心我朝自聖祖仁皇帝開明性理尊道隆儒故北有夏峯南有梨洲西有一曲相與講明儒術濶濶闢實開二百年來太平之盛今正學日衰矣咕嗶之儒於邪正之分義利之辨人禽之界概乎未聞故居官者不知分職授任爲萍風之時而以食稅衣租爲安婚之日爲士者不知射利營私爲可恥之事而以機械變詐爲見才之繩則官吏安得有實心士夫安得無取類世風如此非風俗人心之大可憂乎人必無自私自利之見而後可以濟艱難士必無欺人欺己之心而後可以化頑嚚今日圖治之要可與吏民更始者其必崇廉退以開風氣敦氣節以重儒修乎卑職一介瑣儒未嘗學問既無心得率意放言誠不免坐井觀天自遺妄誕之咎伏惟照察垂教誠焉

錢陳群頓首粉地勸限蠲催粟

朱之桂

竊維教以化民刑以防奸相實爲治不可偏廢自改封建爲郡縣民命所繫胥付儲牧令等而上者不過受取

事鈐制而督察之昇平之世百僚舉職下無作姦犯科者有法範之也然則法爲治具違之無以首治明矣某  
司行省之執法者也木司額名思義竊傷刑法漸弛猶陳狀蘇省鴨具跨江南北八府三州一藩風俗各殊  
強弱異粟徐海之民剽悍好鬥習與性成威望之初乘橫池弄兵搶擄諸匪相繼蹂躪迄今盜案亦一屬獨多  
若准若揚若逸則次之若留若竊又次之若蘇常松大之俗氣習質脆門狠習盜著身故各屬明火執杖之案  
靡不常見若舟行被劫或行竊有強情者則具報不約今濱海濱湖私梟出沒勾結行劫習在日甚而竊之丹  
徒溷陽常之宜刑武進殺與淮屬相埒至持掠婦女則又南北回風該收令平時不以教化是亟追盜劫類仍  
又怠於緝捕甚者虐格參罰如例賊盜案因參處分原所以警收令治盜之不力詎至今日百計規避匪不開  
送者比比矣上年閏五月奉衛撫憲札查卽經許升司轉行已逾一載杳無一答稽習相沿牢不可破本司披  
檢舊卷推究情偽大抵近來州縣舍催科檄若緩國或遇盜案察實調練費資不實復各於出捕役等亦勉庸  
應故事謂盜遠颺無蹤據事人員本視官爲傳舍餘暴安良之舉漠然無動於中雖有四參處分之嚴每屈瓜  
代以不復回任談結矧又匿而不參者乎且各屬覆盜定讞之弊如出一轍非云臨時因病卽畏懼不行或云  
不知強情諸者謂有心開脫其實半非此案正盜捕役殺供藉以塞責倘按以上盜之罪該犯斷不承認卽獲  
正盜人情畏死樂生亦必狡供避就冀得逍遙法外竊盜習知同行得財不分首從而辦法有死有不死縱一  
二心存畏懼知寬政之可邀亦將逼其凶暴俛倖於不死況懲不悛法之徒更何憚而不爲盜設刑既不足禁  
暴此賊盜之所以日熾也該收令之捕盜既如彼辦法又如此誠恐毫末勿焚將尋斧柯見微知著理有固然  
漢陳忠云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止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道成之間粵匪洪秀全踰垣張樂刑  
始賊一盜設當時牧民之輩不必上希古人苟如嘉慶中涪縣知縣強忠烈者能廉得其隱先發制之構餘黨

爲慮不至橫決故大奸之未萌一令之方足制死命及勢成燎原窮天下力幸而克之天下已被其害得失難易之不位真有毫釐千里之判太司豈好作無疾呻吟耶審考往年徐海等處事主因護財物而拒傷致命此猶常情今則部擄洋槍乃棍入門卽縛事主用火燎炙拷詢盡藏焚燒房屋層見疊出是乃攻盜之權輿其往劫也動輒成羣具器則少其數以掩之傷斃事主十常八九事主未傷而不報者又不知凡幾事類叢隱憂方大何不一察毗連山東之兗沂曹皖北之類悉認爲古來羣盜起事之區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必爲亂階所觸牧令以刑輔教消譽未形其所矜全自多正不當姑息貽害也夫愚民犯法奸胥玩法猾吏執法則國家之法安得不嚴以今之場情不可不察法不可不行欲求治盜莫先飭吏吏不飭則盜不治要惟信賞必罰而已本司學識迂疏乏濟變之才廣籌方略第念治盜無一定之規可泥之迹在視其時而斟酌之漢世才吏若趙廣漢張敞虞詡凡所莅止盜賊屏息擬其安輯綏靖之術不外寬猛兼濟後之善治盜者爪牙之任耳目之寄悉營其選令行禁止如臂使指境內清濶外匪末由托足雖鄰境騷擾而一方獨治該牧令等有心想治盜酌古證今師其意審其宜會同防營通力合作盜風其稍戢乎本司更有請者爲政之要必曰除暴安良暴莫重於盜賊之爲害譬莠在田不剷則苗不穗農夫之長吾稼穡首事勸勞厥義一也伏讀近年內外臣工薦舉牧令之疏罕及治盜論循良之政無所不賅固不必一一指明第魚目之混珠礙缺之類玉裝皆似是而非庸吏之默默無爲頗肯循吏之不嚴而治暴言觀行初無以辨治盜當官前而利鈍始別故能治盜者必具果敢之氣庶貞之節迥非紛紛飾異者所可蹈襲當茲海上多警散勇遍地教匪之亂不軌又時有之內境方克外攘則發奸捕伏窮剽勦芻實爲今日急務擬請嚴申捕盜課程通飭邊疆該牧令等果能拿獲著名盜首有案必破疏請 逾格褒擢樹之風聲以勵有位我 國家以牧令治盜著聲績若周文忠去今未泯人猶稱之前

乎此者若干情端李恭親均蒙 朝廷不次錄用爲世名臣今該收令等得沐甄陶自然名重於利爭趨漢唐  
追躡前哲或因循不革甘心曠溺則請勅不終日傳臬咸知感與警惕屬法自行矣至盜案四參逾限未開送  
者遵照衛操嚴札飭自光緒三年起迄十一年止共六百三十九案或僅開切二參或開至三參而止或印捕  
闕而訊身未開參差不一若併疏防未曾開送惟銅山宿遷一縣其八年以後未屆四參而疎防至三參題未  
開報不預也其三年以前約有若干亦應查明補參不預也本司受任卽趨檢卷開送承等心懷觀望託詞  
案牘山積查開非易致不時送督責月餘遠獲此數歷年既久案牘既繁或有遺漏在所不免或未開除亦所  
不免除抄單分飭各府州確切查復按照單開如有遺漏卽行補入及光緒三年以前各案倘因單中所無遂  
思抹殺一經查出併治其隱匿之咎或案已議結而單未開列亦應據實聲明除凡此數年之中各府州縣  
遷移更替強半已非承緝之員則有久任未去者均不得稍事遲護應請物限三月趕緊分別澈查將應參文  
武職名稱送惟四參處分定例甚嚴而遺匿之已查出者計六百三十九起之多同時補參恐千部詰因而不  
亟清理則日積月深伊於胡底擬請附片陳奏寬其遲延之責發其振作之功情法兼盡該收令等亦無從藉  
口倘敢仍前玩愒不將應參職名依限開送再行詳請嚴參以肅功令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千二百餘

吏政七 吏著

胥吏論一

胥吏論二

胥吏論三

胥吏論四

胥吏論五

省則例議

易吏胥議

致鄂垣司道言差役

請懲治貪殘吏胥疏

敬陳清苑差役需索之害疏

請 飭嚴禁書差肆檢疏

魯一同

魯一同

魯一同

魯一同

魯一同

馮桂芬

馮桂芬

趙炳麟

游百川

田翰壇

譚承祖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千二百餘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吏政七 定奪

胥吏論一

卷一 問

天下之斷然自棄於惡又不能不用之則卒有害必無善者在內爲宦官在外爲胥吏當宦官之廢也經天下士大夫嚮相與疾首痛憤遠而無策而表 國家二百年來頭首眩耳則旋宮掖外廷寂然不知誰何者誠神之得其道也今天下之於行吏蓋亦疾首痛憤遠而無策矣果不可制乎抑御之者非乎今之制胥吏者曰嚴刑以威之額數以裁之一端而已人果覺瘡痍願脫羈必不爲胥吏胥吏之不畏刑明矣而胥吏必不可少何也法密也法密官不能盡知必問之吏吏安得不橫法安得不枉乎法密何也事多法不得不密也事多何也官多也官少爭逾乎天下之惡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州縣長吏丞簿尉治事之官也州縣以上皆治官之官也天下事無毫髮不起於州縣若府若道若布政按察使若巡撫若總督其所治者卽州縣之事也州縣者既治事而上之府矣不足信信道又不足信信布政按察又不足信信總督巡撫又不能一信也而兩制之自府道以上益尊且貴不足分州縣之辜矣爲州縣者必以公文書徧達之不合則遞委而仍屬之州縣故一縣之事得府道數倍得布政按察又數倍得巡撫總督又數倍縣令一身兩手非有奇才異能而常身任數十倍之事勢必不給不給不已胥吏乃始縱橫而出乎其間自州縣以上莫不有胥吏凡文書皆胥吏治之胥吏受之非胥吏而官不勤也吏治而吏受州縣之事已夥而不可理矣故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自知府以上少其治官之官自州縣以下多其治事之官少則事少治事之官多則



事皆自治後賢吏者能撥賢而奪之觀如此則得吏數大寡少而事得理矣

得士論一

卷一

所謂少其治官之官者何也曰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去道與按察使布政得詳察所屬專達於天子其權清軍政興革之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搖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贊貴州縣州縣之事減夫總督巡撫之並設以爲相制乎以爲大害乎而分任之乎其人果才且能一人足以治天下其人果不才兩人一心也又何足以制夫巡撫之與總督弟之與兄也區夫小家兄弟若弟交治之其家必亂權疑地轔雖皆君子有意見焉况乎其不然也故宜能去道與按察不已甚乎曰以其事屬之府其以權歸之布政使布政使不已則乎曰州若縣治之府統之布政使總其成何病於劇昔漢之盛太守上有刺史以六百石而刺一千石遊於小加大今若仿州牧之法赫然伸其方伯之尊府有不稱職若不法者升者降者皆主之其有疑即大府所不能決然後上之小者勿聽爲輕重爲國利所歸納之勿改知府不已重乎曰今天下之敝盡在於知府雖其虛名以容與於屬吏上官之謂其實無所能爲法令之不行官治之不去若此之由也知府者羈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長吏又其統轄不甚濶闊耳目易屬特爲悉實罰與奪明發而奪全門籠未啜百姓愚民呼號而易達佐實示嚴罰而足知君德其人委以效百里之地師事必舉又有大吏鎮撫其上以專治於部如此府之去部一階之間耳天子一旦下詔責問賢否瞭然立見孰有枉格之苦合於古重二千石之意於法誠便而制得其宜也

得士論三

卷一

治官之官少則州縣不擾於無益之事得賢以當督吏然則而得吏猶未可遽減者何也官不親事事不

在官也。今自縣令以下若丞若簿若尉者事何事乎。備問胥吏刑獄問胥吏法賦問胥吏今且倉監驛遞皆問胥吏矣。彼丞若簿尉之權乃不如一樸吏爲州縣之備以其權與吏不與丞簿尉其意以爲丞簿尉易習者尉而胥吏惟吾然爲丞簿尉者亦自視不胥吏之若平居相爲首尾仰面取意旨飲食驅呼兄弟而弟畜者比此也百里之地知府一人耳目精神紛擾倥傯獨坐窮山與羣狐爲伍莫若求二三兄弟輩而共事庶有濟乎且法令刑名錢穀盜賊之大者民辭之重者佐貳不得一問意將以一州縣之權不知反散其權於千百虎狼之手爲今之計莫若州縣之中量增佐貳二三人少分以權左提右挈而長吏輩其成其州縣胥吏佐貳得以指揮驅使有不自尊重與交通者立與錮奪胥吏事佐貳如長官呵責鞭笞惟所欲爲上下清肅門戶同進官皆親事事皆親官彼州縣者上無上官駭責番覆之煩下有丞尉戮力同心之助文牘少衰綜覈有餘然後胥吏之數可得而減也成周之時閭閻得比長鄉長里宰以及掌囚司隸之屬皆中下士爲之舉非吏也計閭官一書吏之數不能十今日千百至於無算焉豈不懼哉或曰丞尉果必賢乎曰丞尉未必賢要爲賢於胥吏者吏易辱而無恥丞尉故官也愛名求進之心視胥吏當重奈何此之不爲而彼之久行誠使一縣之中長吏以下常有十餘人親民聽訟偵盜判姦長令可以暇學勤農與學稼穡而有餘彼胥吏者留今日三分之一制爲定額足以集事如此則有宋以來七八百年積弊執政一旦更易根株絕矣

胥吏論四

係一同

有官則有吏不能相離也多設丞簿尉吏不逾多乎丞之吏令之吏一聞耳曰不然吏非能害人也必假官以害人官薄則吏橫官卑則吏弱以今言之州縣之吏病民而止爾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撫之吏病大吏去其大病則小病易治今天人讀書取科名親受天子之簡擢宰宰之銓選寄以百里龍之羣庶乃與上官之奴隸分

庭而抗禮此誠士大夫所悲憤而庸吏所以苟且而無恥也彼爲州者豈不知此之爲辱而爲大吏者曷嘗不申飭而約束之哉然而不能者更假官之尊譟發令無如何也今使督撫不歸州縣而委重於布政使布政使又不越府而訪責焉府之體重則上足以抗司之吏州縣去府近必無畏其督吏之理且夫州縣之吏與督撫司道之吏其勢必相爲首尾交通固結姻婭而往來故裁道與按察而減督撫之權者非徒省官而少事也所以播發彙胥橫吏之巢穴使州縣之吏舉皆失其所恃而後可以獨斷而有爲然則誠去督撫司道之吏雖州縣小體吾已不畏之况乎佐貳之徒隸耶彼承尉者其官甚卑其所用吏役不過鄉里愚民欲少而易滿才豐而易儲亦得制之尉得制之縣令得制之府得生殺之其能爲患者亦鮮矣十丞尉吏不當州縣一十州縣吏不當司道一尊卑之勢然也天下莫患乎以至重之權朝管暮隕指而氣使其人固已輕矣而其榜乃能操縱固綱一昧之事故作奸易而與衆難今既設爲州縣佐貳胥吏更多寡之定額而共待之之方不妨稍存寬大無輕督責重其顏面其有不道不法罔上作奸赫然告之太守請於方伯殺一二人以殉其餘則內外肅矣

胥吏論五

卷一同

曠曰夫道與按察使並督撫而以權與府州縣爲派胥吏則得矣如此則州縣專行自恣法令必顛覆民必多磨刃曰民之所以多冤者州縣冤之乎爲大吏冤之乎必曰州縣民冤於州若縣則往訴之府府仍飭縣則往訴之道司若道若司仍訪府則往訴之督撫督撫仍飭道若司轉訪之府府乃親提而鞫訊之其審判必與縣斷略相等民於是不得已控之都部訪督撫督撫者不得已使省會州縣難治之地方州縣又先往爲之地隨徇饋餼何所不有民冤之獲仰者數百而一二而當事之身家局外之梓連護險之旁逸奔走道途經年累月

千習寒暑死穰相繼財殫身冤痛入心髓故能免民亦能不冤民亦不能冤民冤者督撫也一案下可勸數千數轉相研駁髮髮皆病賄賂一到纖悉胞合徒傷吾民之肌膚而傾州縣之囊橐案一盡又將窮民其大好巨賈州縣畏到司之費固不成案不在此數何取上司之鑒彙名爲詳慎實涉吞舟且州縣冤民與否本心自然必非大吏所能檢制太守耳目最近喘息必聞苟畏上司莫此爲甚今不責之府而責之司道何以天下之府皆不肯而司道皆賢此輩所謂外者也誠能使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州縣莫敢爲奸天下不過須數十輩 聖天子詳察於侍從公卿之間親擇其可倚風裁素著寬重有體者付以一面之專久任而責其成功其詞督撫司道叢治一方者功相邁也嗟乎上寄其地方於方伯下寄其民於州縣以知府轉輸其間吏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俾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方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請明治吾吏必將公務修舉耳目清明文法簡易然後久任之法復代時之制使民庶滋養三代之法不難再見豈徒談文景唐貞觀之間云爾哉

賞則例議

馮桂芬

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狹所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夫例何以設曰爲治天下也例之大綱尙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靡生不相及其終則嚙聲譁語不知所云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試以吏部言之丁憂服闋稽覈月日是也命官親供之不信乃以之里鄰之結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喙之文劉文清開到京命督辦於原籍文未對驗之 後許學近午擬理人外實社濫更用本該驗者以顯外官赴選更用本籍驗看之條嚴闕者亦然其理安在猶是人也三年中非職能衰老若謂衰毀減性舉動改常說有其人會問之流也方將施之以風厲天下而驗看何爲者如有甄別豈非冤

抑既無類別易取具文及近府縣開引是藥則以爲以禮去官正宜優加禮節實功開缺候補勿扣資

賜歸社官自遞親供卽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開缺扣資其餘案文一切可刪又如親老告近是也顧

親年六十五以上準告近則年六十四之親不向隅乎家無次子準告近則有次子而或篤疾或遠出或不慈

雖有如無者不向隅乎且選養在寓有別迎親送親假有別告養告近而服闋者有別辭斷可詳情矣而於人

情動多窒礙惟有一切以欺應之始可無事設有老病之親而年歲不合例又不得無疾稱疾至誠無欺者處

此計無所出將廢者滿漢以杜官邪方寸已亂讀官據職曾何益於國家也然則非以防其欺所以導其欺

也不特望其欺且以瀆其欺也其於治天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惟於胥吏則爲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爲

之也朝廷爲之也朝廷亦何憐於吏而必爲之濫利源哉偶舉一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大凡治病者必

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後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若果書非一編營一乘軒拉雜摺繞之則天

下不治宜爾諸習吏事大小員數人納籍會典則例等書雖存其要名之曰簡明則例凡則例書皆歸部編錄

不可辨確此書每部不得逾二十萬言齊冊存之舊例舊案無論遠近一切燬之以新例頒發大小官員惟獨

敢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兩可者和瓦督撫以理斷之傳曰用人勿疑疑寬督辦大官而必東之以例案

且東之以無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轉信吏也俱窮甚慮至者移詳私實敘處無可備略其首尾覆述套語

皆刪之並頒一成式無論上下行文書呈狀紙長闊若干寸格長闊若干寸葉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

裝爲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報一類爲一冊據行續寫文從極簡以不能損一字爲導運葉用騎縫印板心署

年月日又各署皆創一公事表仿諸史表式別類分門事經月錄如目錄然使易於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萬

言不過兩帙縱中材暮齒不習吏事亦能通曉凡戶工一編紀銀錢之書皆胥吏舞弊之書也卽謂蘇松重賦

數倍於他郡二三十倍於他省未嘗不載於賦役全書而賦役全書具在縣閱之但見款項之繁多名目之舉  
積分合雜糅之難奇非老於此事者無從得其每畝徵稅之數尙書特郎其宋文史不習會計雖過閱全書亦  
不能知其數倍三三三倍者安在此何理邪必宜改定體例但某某縣田若干畝一畝之稅米若干銀若干以  
大目週曉爲主他可類推卽用吏更已無攤况可不用今日之吏也如後議

易吏督議

馮桂芬

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矣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矣卽府子孫唐元和  
中於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進士與虧禮教被科詔皆謂之不入清流明友誼資緣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  
試吏之賤舊矣至近日江蘇州縣書聞人更送爲之衣冠不與齒其賤也如彼而勢權之盛則又繁盛於今  
日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聊試督撫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天子曰可  
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天所謂不可不可者都費之  
到不到也漢書云所欲生則與生比所欲死則與死比專指廷尉言今則轉於吏戶兵工四部爲甚無他利之  
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粟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均於王侯內外交結賄賂郵費往來勞牛犂金  
暮夜蹤跡說種莫能得其贖私都數嘗與一婦與人擬議吏部四司歲約三百萬兵部官少而費更鉅戶部有  
鹽漕工部有河工計四部歲不下千萬外省大小衙門人數尤衆變贖更多吏不啻千萬竄窟所從來 國家  
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亂誰爲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爲甚顧氏炎武謂之養百萬  
虎狼於民間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繼以噬 國家無足怪獨怪 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正  
名定罪非游說不可然非一殺之而卽已也殺一虎復養一虎復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復用也明

矣攷周禮太宰陳其殷蓋其黜錄紐服冢也謂冢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輔非執簡之名又與士同列知古不以吏爲賤後漢武帝時卒吏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考滿者令試一經吏宜通經古之道也元時小吏可致名執臺諫明亦有吏員累官擢試者況鍾爲郡尤有賢名中興以後始戡吏不用非初制也錢氏大昕曰元時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賤待之而吏更無所用皆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國計民生全付之奴隸盜賊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日吏之賤中於人心驟尊之清流猶不就也竊以爲既如前議改例之後案牘減大半外官可并其事於幕而名之曰幕職略仿唐制與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閒之人爲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應三試不中式者送郡縣充彙兼准感試九年無過敘承辦官候選始試幕承依佐等官於郡縣分聘一人大吏及郡院皆由郡縣擇其尤上之今制惟軍機處不設吏以京治文書雜拉俸供奔走之役故流弊較少亦部院可以幕職代書吏之證也此幕職一途與科目萬舉一途並用惟不得入翰林及爲大學士稱示區別其餘濫擢無稍漸輕又薦舉可不由諸生而幕職不得不由諸生著爲令如此則人知自重稱文顯貴之風庶幾少衰息乎

致鄂垣司道言幕後

胡林翼

林翼泛舟黃州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覯應釋爲羣羣觀鏡曰羣脂無內食衆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羣場啄架喻今日之善習則國民居所在啄食之人也交交喻羣黨之義羣脂喻貪賤之狀哀我墳寡宜稟稟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卑獄爲宜其忠厚排側哀而不怨亦可傷矣呼長上而冤不可仰則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爲沈痛管見所及錄呈望正或亦嘗歎陸通之一得

請選治貪吏胥疏

衛百川

平子衣不致用政費安民乞國聘各府州縣以時省費而垂戒巧書姜良庶之風庶少斂百姓受賜無窮矣  
臣竊惟盛衰大於私弊先夫其大甚 國家建官立政類設府史胥徒詳實辦公不過取其執簿書供奔走而已乃自若輩盤踞把持遂成積重難返之勢議者謂天下大機歸於胥吏此誠沈痼之疾不能遽除而實不可不除者也夫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營私之官而鮮有不營私之吏大抵上司衙門之胥吏有病於官庶司衙門之胥吏有害於民其工於取利也率多曖昧不明其敢於逞奸也實爲悉數難盡而如吏部職司銓選仕路之所納以清也然聞外省每有缺出書吏即懸以餌人或多引例案以遂其招搖或賄致符函以行其舞弊保舉之或准或駁處分之可重可輕既已軒輊在心無難上下其手吏部如此其他可以類推憂成案既多援引各異書吏先深入其中以操縱之司員始泛從其外而糾察之已屬不及之勢而況有縱之者乎此在京各衙門胥吏舞弊之大概情形也而外省胥吏之害更有不可勝言者州縣爲親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額乃或賄竊或樹名大邑每至三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夫此數千百人者政之蠹民之蠹厥也百姓含冤呈訴其待長官理申不啻赤子之依父母而吏胥乃從而陵侮之剝削之逼勒之顛倒播弄率以財之有無多寡爲事之曲直是非總之吏胥視民如魚肉民畏吏胥如虎狼然民且甘受搏噬而不敢告務者嘗前因投鼠而生忌既恐其力有不敵日後或假虎以逞威又恐其心有不甘也臣每恭讀 朝廷恩詔必曰母任吏胥舞弊不得假手吏胥 詔誠至懇切矣第恐有司奉行不力以吏之捨使令也直付爲爪牙以吏之工趨承也而引爲腹心以失察吏胥有關於己之考成也而且巧爲彌縫尙爲袒護不曰吏胥狡猾而曰民偷刁頑何其不仁之甚也臣愚以爲今日者甫離兵燹之禍民幸有其身家若再遭吏胥之侮何以完其生



聚相應論 旨諭令中外大臣嚴飭所屬拒刷精神破除弊習一應文案悉心稽覈定即結廳吏之名數過多者務加裁汰吏之情弊既繁者即行痛懲開人告發之端毋蹈徇庇之習善善政者吏也而足以治吏者官也官誠得人吏自斂跡至於逐丁之串通書役紳衿之包攬訟詞並 飭地方官概行屏除毋或寬縱庶妨政之弊漸去而民困可稍紓矣

微陳清苑盜殺需索之害疏

田翰燾

州縣需索之案往往爲盜殺需索之資直省皆然而保定府屬之清苑等縣爲尤甚 臣錄錄直隸見聞較確謹就清苑需索之弊臚列四害爲我 皇上敬陳之 一曰買票查州縣出票傳案按衙役名冊輪流遞派此定例也今財民詞甫遞該役擇原告之殷富者賄囑門丁僱募買票以網其利門丁貪其賄即將該役違例擄派該役遂明目張胆公然以買票自居其取償於小民有倍蓰什伯而無厭者是以詞訟爲利藪也其害一 一曰車錢向來衙役下鄉傳案向被告者索賚謂之鞋錢近來妄自尊大改乘高車氣勢炎炎原積已極小民畏差人如虎狼不敢不厚給車錢冀其稍從寬假比驛站之供應長官尤有甚焉者其害二 一曰差帳兩造傳齊未經過堂先請使費者爲空帳差帳不滿其欲欲見官而不能款回家而不准多方留難甚且有幾旬累月守候向不發過堂者小民乞劍吞炭不得不如鯨以齒是過堂之權官不得而操而衙役操之也其害三 一曰和息錢小民控告到官或自遞呈詞不關涉訟或經人調處兩家和好各同遞呈謂之和息賢有司愛民如子遇有回還和息者無不立予開釋本無所謂和息錢也自不肖州縣一味調停門丁不准當堂回還和息問或爾與某求親納和息呈概之於地而門丁之權從此愈重和息之費則必取盈兩造畏其拖累有破產傾家而求其息者甚夥以上各弊皆係向來清苑盜殺之惡習肆行無忌魚肉鄉民雖需索不盡於此此則需

案之尤甚者而爲民牧者方且形同蠶蠟道若罔聞率獸食人此臣所目擊心傷者也一縣如此一省可知應請飭下直隸督臣嚴飭清苑暨各州縣嗣後遇有稟傳詞訟之案務須按冊輪流派役查照村莊距城

明立限期屆期卽行開單過堂勿令差役延擱需索違者責革其尋常和息一經擱與呈遞卽於堂允准勿許門丁把持刁難一切買票車錢差帳和息錢概行禁止如查有前項情弊將州縣立于顯臺或被入告發及風聞參劾並將該管上司嚴議庶憲役知所儆戒而民害可以納除矣

請 飭嚴禁書差肆擾疏

謹 陳 承 祖

竊維安民之道必先除害今天下之害民者莫甚於州縣之書吏差役其貪奪之性酷於虎狼其狡詐之情黠於狐鼠假威倚勢變幻無窮專務害民不遺餘力而其害民尤甚者莫如設緝徵以圖厚斂借傳案以撻飛鄰任意追索無端嫁禍窮兇極惡其害實深凡州縣徵收錢漕地丁均應該戶自封投櫃完納然必有經手書差遂往往從中作弊或肆行包攬而藉以侵吞或先爲墊完而取價數倍甚或已輝調免而俟經年以後仍復帶備或既已緩徵而俟輸納將齊始行告示弊端百出已極難防乃近時如江西之吉安贛州建昌等府屬徵收之時則書吏將糧粟裁去令其子弟及其親友等攜票帶領圍差分赴各鄉設立公所催徵錢糧案齊解縣謂之鄉徵於各戶應完之數每斗每升加錢若干文每戶粟錢每張索錢若干文易知單每張索錢若干文其鄉民之家資稍厚者雖所應納錢糧概已完清而本姓或本村有欠糧者便勒令包完必得重賂乃竟否則誣以把持扭送管押又於其間因事嚇詐魚肉鄉愚情弊多端不堪枚舉至於詞訟案件書差孝票傳人輒向兩造需索差錢多者至數千百千文若有命案前往相驗書吏役總差役等動卽百數十人蜂擁而來責令預備飯食供應夫馬器用食物恣意掠取又勒索檢驗經費往往至數百千文又借傳訊鄰証之名擾及同村居民

以邀厚賄若有殷實之家但在數里內者必百計株連指爲鄰右名曰飛網而因以恣其說案苟非有以滿其欲而給其求則誣賴多方濫行拖累以傾其家今之民困極矣尙能堪此殘害乎凡此皆書差之弊恐不獨江西爲然若不認真禁止予以嚴懲將積弊無由除卽地方無由靖可否請 旨飭下江西撫臣及各省督撫查禁嚴辦以安民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三目錄

吏政八 幕友

幕友說

幕學說

擬策七 以別各條擬補編屬

致左季高

請查禁謀薦幕友片

請 飭嚴禁查拿片

覆督署某幕書

陳必甯

宗稷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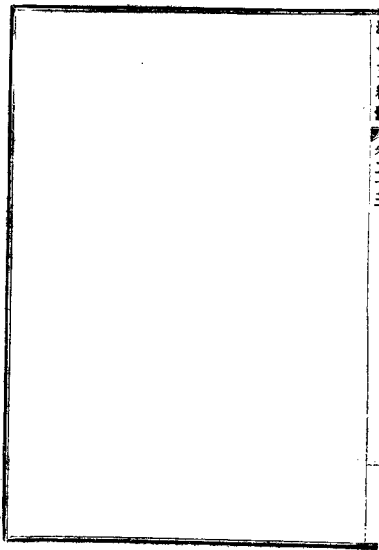
楊象濟

彭林淑

何桂芳

何桂芳

徐慶陞



吏政入 幕友

幕友論

陳必雷

入幕之衷自古有之所以補裨政術匡救闕失其次亦以子墨客廊司飛書勅諭之任皆以佐治也然古人學古以入官通經以致用不但洞悉治術以期好惡之洽於民心卽六曹庶務皆宜諳練而刑法爲尤要故昔之官人法身年之外兼取書判後代試士法制之外亦用表判書表所以觀其文理判所以驗其聽斷也今時則不然揣摩入彀惟在入股試律亦且不必兼工焉論治術入股求之時墨先正且不及涉獵何論經史泊夫弋獲以登仕途則錢穀刑名一切資之幕友主人惟坐聽密語而已然而幕友中未嘗無學識之士也其稱名幕者大抵天資高讀書多洞悉時務而又能立品不可輕屈非隆禮厚幣不能致故業此者常挾其具以臨人然其具猶可挾也及其敵也子弟不能讀父書學徒不能繼師業人以其出自匠門而又得有刀者爲之推轂其具無可矚而驕自在也迨館穀既豐飽煖生欲妻妾之奉官室之美往往缺官而上之官有顯赫幕無顯陟官有賄權幕無賄權故官多拙而幕多贏也然則幕之可爲不甚於官乎曰非然也張子不云乎富貴福澤所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憂戚非憂貧傷賤之謂謂憂勤惕厲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任世事也豈有持尺一之本墨守死法以畢乃事巧者工爲避就狂者妄操生殺玩視生民愚弄屠俾而欲以是康其身養育其子孫有是理乎其早揣摩貫不旋踵而困窶寒者比比然也然則幕之不可爲不甚於官乎曰非然也幕與官一也能學古通經以磨其始持盈保泰以善其終官可世幕亦可世也若其未嘗從事詩書授受

捕抄律本以爲遵守不復更事推求又復性耽飲食宴樂其於民事以隳治之而已若是者則未見其可爲也

慕學說

宗履辰

故人吳寶之有子以增及余門可以爲庠校弟子而厯令司舞以貧遊北平習名法家三年能佐郡邑治矣因來乞言誠之曰古聖賢之爲治也尙有師友與處至七國而天下之士賢者言王才者稱其賢容多預國事漢代多以廉孝茂異爲掾史唐宋遂徵辟名士爲參佐謂之幕僚雖登高第者亦爲之除陽初重科目而輕官領官非滿學不肯屈就于是幕僚卑卑罕有人才而帷幄中各經通儒彙彙至於今不改百年以前類多引經斷獄據理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誦乾隆中尙有其人自抑揚之詞有禁而入幕者不必言學矣然亦思佐治者天之民所擇者天之法所以生靈之者天之理理長以營法易以平民易以服非學大人之道者不能與生靈之其可廢學乎哉其可舍學而徇俗習乎哉

疑冠七以刑名錢穀補縣

楊象濟

今縣令之難爲者以一縣之大盜賊水火錢糧獄訟兵刑差役應供迎送之繁政之一人財事之不舉者必多是所值使然非人材之拙於古也攷之前代郡縣皆得自辟所屬丞贊治而掌農田水利士簿掌簿書尉督盜賊故令不大勞惟主其教化風俗之端而已今令與其屬不相往來則不得不增多其吏其所與爲腹心者獨有幕賓於是有所謂刑名錢穀之目夫令以千里遠來之人民習風土非所素習而寄其權於幕賓之手宜其事之不怡其縣佐既無所事則不復露其責則相率爲不肯之行昔宋時以進士及第者補尉令士人恥爲蓋朝廷不復以其官爲意也久矣今欲令民事之理莫若使縣令各選其被於所屬欲其不驕傲莫若用久任之幕賓爲之皆用本縣人年久有積考得加秩爲令則吏不能欺民間之事總屬必知而令亦有餘力矣蓋

今於刑名錢穀二寶嚴儲必得三千金官之委靡不以此數其他日用不在此內蓋以令不能無費而今亦人  
人不欲爲令且獄訟之失寡實例不同坐者分以責任使之効力彼既爲本地之人則必休戚相關不敢爲暴  
虐奸邪之事何則人各有私心而規其子孫所與共之人也西漢時亭長喬夫三老游德皆本地人爲之故漢  
亡不在下觀曰吾之說封建議不可復其亦致理之善術乎

致左李高

胡林翼

閱勞神案版宣庭一總說例案之刑名幕考皆名題文案而自司例外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  
慧更大諱設更定而有餘刑名法律泰漢已然即論曹名將相亦以文無害見長絳侯將百萬兵而不能爲  
獄吏續背自古如此何況今日大抵天下亂則法密法密則吏操其權而必亂天下治則法疎法疎則人易守  
法而必治無如胥吏之天下不可挽惟在司事者神明於規矩之中爾目今辦事必須知今知古知今者可與  
言循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先生可謀可斷而法律大繁則恐精力或有不及大清律易遵  
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夫疆吏殫竭血  
誠以辦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短氣乎

請查禁謀毒友片

何桂芳

各省州縣到任院司幕友必薦其門生故舊代辦刑名錢穀該州縣不問其人例案精熟與否倚願厚出束修  
延請入幕祇因上下通聲氣申文免駁詰起見而合省幕友從此結黨營私把持公事弊端百出不可枚舉近  
來各省習氣大率如此不獨上年左宗棠所查江西多幕高麗譚一人爲然也願請 諭飭各省督撫嚴行查  
禁認真整頓如院司幕友有薦引徒黨徧充各州縣幕友者立即驅逐回籍不准在該省逗留並將有意謀請



之該州縣盜匪庶可挽轉風而清吏治謹附片具陳

請 飭嚴禁查拿片

何桂芳

刑部辦理各省案件全憑解部招冊核議 臣風聞各直省州縣辦案凡係犯人原供其中有情節可駁者必經刑名幕及刑改妥協始行錄冊送部是以解部供招多有不實不盡部中憑冊定擬竊思枉殺無辜在所難究請 旨飭下各督撫督同臬司嚴密查察如州縣幕中有濶改犯供一字者立即拿問從重治罪並將該州縣職行參辦庶各犯真情可全行上達而部中議罪自不至失平矣

覆督署某幕書

徐慶隆

慶隆半刺浮沉十年慘倒仰荷振帥特譴風塵之外披讀首善之區知遇之恩非同常格故奉檄以後戰兢悚惕惟恐身名玷玷上辱國士之知當此斷精圖治之時尤當以易俗移風爲酬知之地不能以依草附木爲固應之求也明矣乃奉檄之始先生兩函推薦門人昔之婉辭以謝者非畏先生也蓋善全先生也乃先生屢請不已始則中以投鼠之忌繼則臨以揅使之辱終且以順手二字爲虛聲之恫囑先生亦知振帥爲何如人乎如果坐轎是問甘受先生之激則某亦何敢不懼若剛毅明決自有權衡則先生又安能使某必不順手耶且先生爲振帥之友更嘗以振帥之心爲心振帥下車之時即嚴檄有司毋得濫收家人幕友則居其幕下尤當謹受約束爲風氣先乃振帥則禁之而先生則違之又何以使振帥昭大信示同官乎法行自近即振帥終不預先生先生不得爾不預振帥也況及之遊賞席珍以待聘不自傳以炫人錢子芳聲名如何姑不具論即此百計貪婪萬端要挾其品何在甚矣可知不圖先生之門而有此高足弟子也某與先生一面之交耳署中延友何煩代等即事多而棘手幾歷堪虞大吏既能用之大吏自能罷之某尚不自慮而先生轉爲慮耶先生

之言曰如此則拍手錢歸丞之言曰宜平心細思須先生與錢丞之意不過以某事得失耳殊不知士各有志利祿足以動小人而不能惑君子無論失之不足憾即先生至非之使不得安其位吹求之使不能免其罪某固甘之雖殞首殺身亦惟命然恐先生未必能操縱自如也顧先生熟思鄙人之言善體振帥之意毋恃勢以脅下吏無樹黨以植私人則先生之期望當與振帥之勳名蔚然並美矣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千四百目錄

戶政一 題附止

鑄國用議

務本論自敘

務本論啓辨篇第一

務本論啓辨篇第二

務本論啓辨篇第三

務本論啓辨篇第四

務本論啓辨篇第五

務本論啓辨篇第六

務本論啓辨篇第七

務本論啓辨篇第八

務本論啓辨篇第九

覆奏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詳核疏

懇陳湖南籌餉情形疏

與陳秋門論練論軍餉

督辦粵鹽疏

馮桂芬

徐蔭

徐蔭

徐蔭

徐蔭

徐蔭

徐蔭

徐蔭

徐蔭

徐蔭

林則徐

賈秉章

顧林震

曾國藩

請停東征屬疏

請報軍需款目錄

奏撥一成洋稅疏

曾國藩

曾國燾

曾國沛

上海萬士壽子源

戶政一 理財上

鑄錢用銀

馮桂芬

古不以銀為幣唐時用銀不過鑾市則用鈔用錢禁用銀中葉後銀始通行顧氏炎武著論用錢廢銀意在復古余往時見銀價日賤農田出穀而 國課徵銀準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嘗不以顧氏之論謂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從此以銀為幣之勢已定雖五帝三王復起不能改也已蓋今以合地球九萬里為一大天下中國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銀而其一不用銀猶之十有七省用銀而一省不用銀行乎不行乎義嘗謂市易之事貴徵賤賤徵貴勢之所趨有莫適為主而一成不可變者即如鈔幣一法誠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嚴刑峻法會不足勸其毫末徵諸古而皆然驗之今而益倍且夫鈔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則銀且盡為諸夷所有一且有事鈔幣無從支銀百萬資財俄頃片積而銀之重中於人心權勢遂漸移於有銀之諸夷幾何不為閩省前年之事行鈔今下閩省發銀若干萬立官店以出納凡以鈔文錢者皆歸日趨毀支銀者雖至不給即淘淘滋事乃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餘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糖原軍與之僅以無事此亦行鈔幣之一變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餘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糖

既北以地多曠土蘇江蘇人教民耕之明洪武三年徙蘇松嘉興杭州無業者田墾墾凡四千餘戶於中民輒墾實墾以遺之三年不征稅墾者亦如是當是時墾民最多

曰必爾始得食甯餓死耳噫何論東豫哉是宜勸之重之務有以變之俾無曠土而後已且也東南諸省兵燹之後流離死亡所在皆是子遺餘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墾即米稻必有變其觀者

是宜以西人耕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或曰我中華向來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備者無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論頗非地窄民稠之警則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暫用也又中國積歲兵燹經而減十之六七而甯船所購數倍往時故蠶桑之利近年更晉往嘗謂古無棉布以麻葛為布故老者非帛不燠而桑與農並重至拔茶樹桑傳為善政更由當時以絹為幣之故自木棉入中國似蠶桑非貧民急務矣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並為富國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千萬而絲茶為大宗彼以雅片洋貨相抵猶不足慈以銀補之假使彼有雅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勸桑亦具前議至茶宜於山石起燒不能生他木之處若推廣種茶其利不可勝計開礦一事或疑礦稅病民曠徒恐民且礙風水不知風水渺茫之說非經國者所宜言開礦非利其稅即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為藏富之道曠徒非賊比在駕馭得人而已諸夷以開礦為常政不聞滋事且夷書有云中國地多曠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相戰而去將若之何又夷書勸言雅片害人宜禁將來和議既固理曉弱夷彼禁販運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斯之警令亦未嘗不可徐議之也禱 國之道不外乎此

務本論自敘

徐 應

辛丑之夏嘆夷犯廣州御史某請開礦助餉議者或憐其蠶之不行蓋以為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特銀以為用之弊也擬上諫開礦封事其略曰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重農桑必先買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耕織之人眾而後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後銀錢賤銀錢賤而後泉貨之源通議者廷之肅惟邱甲刑書規於叔衢井田世祿非駘關陵夫東條之往來莫幾僦伴涉泗之紹述莫過孟荀而猶分茅而設藉也如是況諸章土下士而歎吾一人之舌信天下之

心其亦實矣願以人之不信吾說而吾遂無以自信則是時妹流雷之學重以突梯挈壘之情易傳曰中心處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蓋願惡焉因就前說釋其辨條其法爲務本論上下篇蓋以守業者舉棋之戒且以備適人木鐸之術焉

### 務本論駁辨篇第一

或問於補曰國家二百年來 列聖相承上自河工邊餉下而民間交易恃銀爲用近嚴銀出外洋公私始遜此銀少而國用絀之符也子則謂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爲用之弊者何也補曰直省州縣產銀者不及十之一不產銀者十之九可農可桑之地不啻十之九而不可農桑者亦不及十之一此其多少難易之數相懸萬萬矣今求利而舍多取少棄易就難其亦悞矣况國帑之入取之民也一尺之土皆可耕一寸之絲皆可織取之於民而民有以應也銀非耕之能出織之能成者取之於民而民無以應也民賤售其粟帛而易銀輸官有數石之粟數捆之布不足完數兩之銀者銀愈貴而民愈困矣且非獨常額之銀取之民也官不足於奉私慶酒稅爲勒折費不足於批解名火耗爲罰罰以南石米折銀至五六兩江以北石米折銀亦四五兩弱者傾產以輸賦強者聚粟以抗官追呼鞭扑之既窮則捏報災荒以圖缺額備科不力之有罰則隱移公項以濟然眉在官則十縣而虧空者有九在民則十戶而抗糧者有三於此而欲國用之不絀也得乎然則何以知用銀而有是弊也曰今督撫查參州縣虧空之案銀數居十之九而倉穀則間有之花戶抗匿不交之數亦銀數居十之九而米穀則間有之嘗見州縣開倉收米糴米倉外坐臥守之米入倉則欣欣有喜色嘗聞諸縣冊籍故庭宕筐恐米之來不數日即閉倉勒民輸銀民囊米歸家愁歎催租更至其家持串恐輒輸銀倍其米價之三向使徵收本色吾知民之輸將果獲矣何至官私交徵若此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曰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特銀以爲用之弊也

務本論終辨篇第二

問曰今試持穀帛與人人取穀帛又試持銀與人人則棄穀帛而取銀銀之貴於穀帛明矣子壽壽國用在於重農桑者何也蘇曰人人以銀爲貴者謂有銀而可以得衣食也有銀而無以爲食無以爲食銀何補焉夫求衣於銀不如求衣於衣之爲得矣求食於銀不如求食於食之爲得矣今者南漕缺而有捐米之實海運之議河南荒而有請賑之奏招商之令向使倉有積貯戶有蓋蔽何至一方偏災至動 聖天子宵旰之憂蕞蕪一楹椽於淺商船沮滯銀積如山恐無濟也往者夷船犯金陵金陵城高池深調集之兵五六萬宜可以固民心矣而士民出城避亂奪門號呼攜老幼以入荒郊無人之地者非棄安而就危也則以城中無一月之米人人不慮死於寇而慮死於餓也是時藩庫存貯暨紳商捐輸之銀不下百萬兩富商大賈之藏銀亦不下數百萬兩無有守銀而不去者肩負手攜自織襪絮襖而外亦無有持其藏糧而出者固慮其啓戎心亦以呼嗷存亡之秋不足活人命也然則無衣無食雖有銀亦無用之物矣古有云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人耕而天下無飢者矣人人織而天下無寒者矣故曰善國用在於重農桑也

務本論終辨篇第三

問曰重農桑必先實粟帛者何也蘇曰今使人治其事而獲其利雖掘之不止也治其事而不登其利雖斂之不前也江蘇產穀帛之地也近者富民以田爲累貧民以織耕爲拙樸者苦之而巧者濫誇何也富民以其田受制於佃戶有田之害無田之利貧民又累於國賦終歲勤動而利己者十不獲五故蘇州鎮江兩郡有以棄其田爲幸者矣江北則又不然墾踐而不傳民間積穀在倉而無從得錢至典當以完國賦償私逋於是亦以

棄其田爲幸矣雍正乾隆之間松江以織布富甲他郡後奪於蘇州之布而松江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蘇民亦失其利蓋自穀帛賤於銀而農桑之利奪矣農桑之利奪而織絨之人少織絨之人少而穀帛之所出亦少矣今誠能朝廷之租賦民間之交易一出於穀帛則農不至有餘粟女不至有餘布人人知穀帛之利而農桑之利將不動而自興矣故曰重農桑必先貴粟帛也

#### 務本論器辨篇第四

閻曰貴穀帛必先禁淫侈何也蘇曰麻布而帛最素而華則綉繡之事與而紡績之人少矣朕撫而治康常而珍則口外元狐海龍百獸之皮外狎羽手大呢哈喇之屬布於中國而棉絮綵繡之利微矣朕尋常撲掘之物而玩好之求則明珠寶石文木雕竹皆足耗吾民衣食之資矣粟米布帛捆載之多不敵拳石顆珠之價農夫蠶婦終歲之勤劬不能比奇技淫巧一日之所得則舍木運末之人多而農桑之事不講矣故曰貴穀帛必先禁淫侈也

#### 務本論器辨篇第五

閻曰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可也蘇曰今試選五郡之市值一二而索十者奇技淫巧之屬也值三四而索十者銅文珠玉也值五六而索十者銅錫竹木之器也值七八而索十者皮幣酒食也值九而索十者粟米布帛也緩急無用之物其值必費日用必需之物其值反平者何哉人人必需之物人人知其情僞無所吝其欺詐也故曰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

#### 務本論器辨篇第六

閻曰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衆何也蘇曰民之所以樂商賈而不樂耕織者耕織勞而商賈逸耕織之所

獲少而販買之所獲多也勞而獲少則人思去之逸而獲多則人爭趨之以故今日之民盡愚無用之男始歸於耕其巧而慧者弗爲也稍自給而坐食者弗爲也貧窮無告之女始歸請織其巧而慧者弗爲也稍自給而坐食者弗爲也十男而耕者不過三四十女而織者并不及一二彼其所以得食與衣者固不恃乎耕織也誠使淫侈禁而奇技淫巧歸蠶繅之事有所不行則彼之不耕而食者無可恃不得不從事於所以得食者矣彼之不織而衣者無可恃不得不從事於所以得衣者矣今天下通都大邑商賈輻輳之地民不事耕織而偏州下邑商賈不至之地民多事耕織焉亦其證也故曰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衆也

#### 務本論終辨篇第七

問曰耕織之人衆而後穀帛之所出多何也應曰理固然也一人耕十人之食一人織十人之衣不可得也且耕織雖常事然必材力聚而後事業給斟酌乎天時之陰陽寒煖適乎地利之蠶澁高卑其事顯非蠢蠢無識之人所能備其微人人治其事則其間聰智之人必能濟乎天時地利之窮而收倍蓰之利屬有上農之夫獨有刀田之科始其人歟且以今天下言之江以南蕪田養蠶之利淮涇之人則不知矣楚蜀播粟蓄洩之宜燕齊秦晉之人則不知矣夫北方號稱地寒然怡親王水利所興之地歲收且數百萬此可知天下無不可農桑之地天下卽無不可教耕織之人無曠土無遊民孟子所云成粟如水火者豈虛語哉故曰耕織之人衆而後穀帛之所出多也

#### 務本論終辨篇第八

問曰穀帛多而後銀價賤何也應曰穀帛之少也富商大賈又得乘時射利運穀帛之短而囤積以居奇發帛愈短銀價亦愈高此展轉相因之弊也夫有銀而無穀帛而銀不能代穀帛之用者以銀不可爲衣銀不可爲

食也有穀帛而無銀而穀帛可代銀之用者有以衣而無賴乎銀有以食而無賴乎銀也今穀帛多而上所以使下與下所以奉上皆可以穀帛爲用而利權不歸之於銀銀爲得而不賤故曰穀帛多而後銀價賤也

### 務本論駁辨第九

問曰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何也蓋曰穀賤而農病銀貴而商亦病其始也商不病人樂爲商而有損於農其繼也商亦病商苦爲商而又無益於農何也日用必需之物以銀計值有常價也商人以錢易銀兼置貨物銀貴而錢賤仍其價值則價不變雖加其值則其難售於是賤貨就售以權脆薄劣之物行其欺農人以難得之錢而受易賤之貨商人又以其不售之貨坐耗其巨積之銀展路牽引而泉貨動滯商民交困矣今以穀帛代銀之用即以穀帛分銀之權銀之權既歸則銀之價自賤如是則用穀帛不用銀之處固不難數之少且用銀不用穀帛之民亦不苦銀價之昂以穀帛爲主以銀爲輔銀不至爲騰踊而穀帛得以流通吾見銀之便民而不見其病民矣故曰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也

### 慶雲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詳駁

林則徐

竊准戶部咨稱議奏陝甘捐輸咨案經准給子餘限兩月扣至一千七十七年二月底一律截止所捐銀兩原爲籌案而設撥令湊足七十萬兩分貯陝甘兩省藩庫備賑時貯以資儲備其所請提銀四十萬兩礙商生息一節原因常年股卡遊巡豫爲籌計但發商每年輸息亦祇發息四萬兩設遇急需而所發本銀難以短期收用似宜實存在庫提用較爲便易應令該督撫等查照現議將該省緩急情形通盤籌畫詳加酌撥再行奏辦其十一月以後所收捐銀及餘限內續收銀兩均應報部撥用藉資周轉所有歸完減平銀六萬六千七百兩已部委員批解相應存稿稽遲又附片奏稱陝西第三次捐輸收銀六十餘萬兩除現經議令歸陝甘兩省

籌辦外計款儘有盈餘擬即以此項內提銀三十萬兩以充收買商米之用立即委員解赴天津道庫交納精  
母過誤等因具奏奉 旨欽此欽此者到 臣等欽遵辦理除陝西省已委試用同知韓載慶等二員督辦精  
餉銀十萬兩分作三起均已於正月起程赴天津道庫交納不敢稍有稽遲外其議定以七十萬兩分貯陝甘  
藩庫一節查甘省捐局三次奏報共收銀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除應解部歸完原借減平銀數尚不敷存貯  
之數自應即由陝省撥解甘肅陝西藩庫封貯之項均各專案報部仍照 臣等前摺所請遇有重大事宜必  
須專摺 奏明方准動用以重公項而備不虞惟現准部議既令 臣等將緩急情形通盤籌畫詳加酌核再行  
奏辦通即往返商從長計議不敢僅顧目前將原實實竊以番務爲甘省最一 端自古至今不知辦過若  
千次試果有一勞永逸之法前人早慮其根株豈不肯將就一時仍貽後來之累無如該番果等族頗既不  
可勝數插股又並無定居且無恆業以養生計皆擄奪爲長技捕一處則一處膏爲墟遂辦一年廢一年備  
諸強如有關顧不到之時防範未周之地彼即狼奔豕突無惡不爲即如前年鉅案養生上年賊蹤竄此中  
無他諛巧機惟嚴防卡隘勤擊漢奸賊未則分兵遊邏賊既至則合兵剿擊賊不能盡期破獲究不敢稍任  
空虛然如此辦理則須有常年額支之經費有臨事急需之經費所謂臨事者如遇大股抗拒必須多用兵威  
若上年剿辦黑龍寺之類即部議所云存庫提用較爲便易亦即 臣等前摺所云必須 奏明方准動用者是  
也若常年扼要防卡防河及分派遊邏之弁兵執其認真嚴守不敢鬆懈虛報則不得不另給口分使之果腹  
有資始能勇奮從事以是計之卽終年安然無事亦須一萬兩上下方數給發以無已之支發若取諸藩庫封  
貯之項自然日見減少且該年之中又難保無亂事亟需奏請動用之款則年復一年不久卽歸局有 臣等苟  
但顧目前此款年內未必不可敷衍而爲久籌之計似生息一項勢不可無卽如前摺所請於捐項提出四十

萬兩發商生息經部臣核明每年祇可獲息四萬兩原係烟照數計再不能斷有加多然若以一萬兩為藩防及遊巡舟兵口食之需仍以二萬兩歸本則二十年後本已歸足息仍長流較之全由封貯款項支日見消耗似為久遠之圖查陝局捐輸自第三起具奏之後又有續收銀二十九萬餘兩據計截至三月底止陸續呈捐者當復不少數數總有盈餘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邊境防番在在皆須設備所有臣等前請提銀四十萬兩生息一項仍求 恩准辦理庶兩藩庫封貯之款可期永遠存留不至日久消耗實於邊務有裨現據兩省司道稟稱查近年陝甘商力亦甚疲乏或須將生息分數酌量減輕之處客臣等察看各屬情形再行分別核辦總期有裨公事無拂輿情其自十一月以後至餘限期內所收捐銀除發商生息外自應遵照部議全行報撥但查甘省地連關外每年所需兵餉四百餘萬悉由江浙豫東等省及長蘆兩淮撥解前來程途既遠陸運維艱若將捐輸條款抵解他省協甘之餉似可稍為輟轉解運之煩而他省應行解甘餉銀又可另覓就近措注如此一轉移間於 帑項並無出入盈縮而運費節省實多似一舉而數善備焉

總陳湖南籌餉情形疏 咸豐八年

精乘章

竊湖南地方山澤多而平原少地多饒薄素非財富之區民務耕農并鮮經商之利合通省錢漕計之儲抵江浙一大都貧瘠可知尋常無事之年除漕米十五萬餘石起解外儘本省人數數本省調銷絕少存留待撥之款軍興以來湖南首辦防剿除二年逆賊竄擾湖南重兵鉅餉隨同協濟外此後內剿本省之賊外禦五省之賊復越境而興授鄂援江援黔授粵之師頻年襄權從征迄無虛日且時須協濟江鄂黔粵餉需統計每歲須銀二百萬兩內外而本省額兵之餉不與焉入項如此其少出項如此其多念時局之艱難既未敢以苦累情形上聞 聖慮亦未嘗以協撥鉅款望之鄰封所冀以接濟者勤輸捐輸兩其一端矣然湖南富戶無多捐輸

至再至三粵雖爲繼且鄰省如湖北江西廣西均開有在湖南收捐之事臣以時艱所值彼此同之亦未嘗盡  
縣都文檄捐禁絕是湖南軍餉繁鉅并非全恃捐輸也臣與係屬於籌餉一事頻年竭蹶籌維所收收實效者  
兼有兩端一在戶剔錢糧宿弊以郵農而輸將較前踴躍也一在杜絕盤金投累以通商而抽收較有實濟也  
請爲我皇上極陳之湖南各屬錢漕科原爲輕減近時民間艱於完納不但雜項年清年款並有逾大數  
年未能完納者臣訪察各屬情形雖受弊之輕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與銀價之翔貴而  
已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漕規規稍資津貼缺分之優瘠卽視隨規之多寡焉銜此東南各省廣開  
不獨湖南一省爲然湖南亦不獨近日爲然也沿習既久遂漸增加地丁正銀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  
一石民間有致至數石者數日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逐一清釐一聽戶糧書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  
不慮不止每遇完納銀米整數之外尙有奇零則一併收作整數如一分一釐則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則收作  
二升之類名曰收尾小戶窮民尤受其累未完納之先有由單由單有費既完納之後有串票串票有費其完  
納補起者糧書先時帶帶計息取費多至數倍官爲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鄉則一鄉爲之震聳此  
弊之原於官吏昏及於民而小戶爲尤甚者也官吏既貪漕爲利敲刁科劣監卽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  
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清白少不盜竊則阻撓紳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翻詞控告甚至  
糾聚多人圍署毆吏騷成窮端州縣於開征之時必先將此輩詭語安置而後可期無事此弊之原於刁科劣  
監官吏受之其害仍及於民者也從前銀價乾隆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銀一兩尙止  
易錢一千三四百文自後漸次增長至一千三五兩文農民以錢易銀完納錢漕暗增一倍  
有餘之數咸爲元二三四年年錢糧之多民欠實由於此迨五六年秋後收成稍裕每畝一石僅值錢四百餘文

尚苦無從銷售農民以錢變錢以錢變銀須碾穀五石始得銀一兩計有田百畝可收租穀百石非碾穀二十石不能完納錢漕農本良困桑管海狗區與司道熟商議防各州縣將錢漕宿弊大加裁剔諭以事理應以利害嚴禁吏胥刁棍擾索把持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俾陳疏弊設局稽查民情翕然稱便惟各州縣缺分不同錢漕章程不一如必盡革州縣隨規錢毫無許多取則辦公無資廉議者無所措其手足其不肯者反將以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爲國計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計其每銀一兩每漕一石收銀若干又恐官吏視爲定章久之或於定章之外更有增加等因今等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設刁劣士民本其挾持官吏之心執難辦之新章指爲滋弊之創舉則告許日繁其勢不至胥官更以取償於農民不止如不盡定征收之額又恐鄉民無所適從征收未能盡一弱者必仍爲胥吏所欺強者或且藉此以遂其刁抗之計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覆圖維不難於立法以救一時之弊實慮於救弊之法復增一作弊之端正臆隨聞雖各縣士民紛紛赴省具呈自礙款目以爲征收之準臣察其官民相安者準之未協者駁之候其確中而復準之數月之間大致略定復察州縣之不能切實遵行者撤之不法吏胥及刁劣士紳之阻撓者責革而痛懲之其不安本分士紳仍舊懲罰宿弊之舉爲臣建圖勸石希圖破費者亦嚴斥而痛絕之自五年以來湖南錢漕始稍有起色而元二三四年民間積欠率皆騰躍輸將國課不至虛懸軍儲不至束手州縣辦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農民則歎忻鼓舞舉數十年之積累一旦蠲之稍獲蘇息矣現在各屬田價漸增農安賦歛無復時勢之意向之錢漕濟聚果熟餽餉署殿吏者自釐定新章以來絕無其事此蓋剔錢漕宿弊以濟軍餉之實在情形也抽釐之舉且於試辦伊始亦深懷疑慮恐其率在不善適以擾民惟念重農經商載諸在訓今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獲利最薄而錢漕一切均於農田取之商賈挾資營營變遷有無獲利爲德無力作之苦而又見甚歎



之稅當茲多事之秋稍取其贏以佐 國計其亦何辭況盤金之爲數至微百貨長落隨時本無一定之價以至徵之數附隨無定之價官取諸商商取諸貨貨價取諸時如果經理得宜亦復何虞擾累所難者水陸卡局之建設各有其地以水路論有水漲宜設此處水落又宜設彼處者有水落暫宜裁撤水漲始復增添者以陸路論有已設卡局之處並無總匯可扼不能不分設子卡者有未設卡局之處商販繞越爭因趨不能不另設移設者兼之賊蹤瀰漫途途塞驟常或因客商繞避賊氣幽僻之區反成遠道或鄰封道途偶梗通行之路反類遐荒苟非因地以制宜豈能推行而盡利百貨銷數之衰旺會有其時各處市準情形彼此互異有旺在春夏而秋冬漸形衰減者有旺在秋冬而春夏忽形冷寂者上月收數較之下月每有參差此處暢行推之彼處又難一律苟非隨時以通變豈能斟酌而成宜 且惟盤金一事本屬創行收支款目既無定額之可憑臆揣情形實難一概以相例卡局既多事目又雜各執一成之法嚴爲稽覈綽綽多更增一切之法預爲防維慮俱轉甚古云任法不如任人詢爲破的之論但使所委官紳各以實心任事上念 國計之艱難下體商情之畏累將平常衙署關防習氣概與剔除事必躬親數簿核實庶不以練毫飽奸棄亦不以苛細失人心而商情自然帖服所有卡局需用之費及在事官紳薪水之需 巨妨總辦局務藉酬悉心斟酌稍令寬餘俾得潔己奉公無虞拮据亦已養其廉恥杜絕侵欺仍不時訪查商旅公訴時申憐憫其客貨經由之地水次分泊師船陸路派撥練勇令其就近往來巡護其商賈輻輳之區專駐水陸練勇以資鎮壓俾知出盤金以少佐軍備即可藉盤金而保全資本自設卡局以來商賈安心貿易踴躍如常軍餉得資接濟此嚴防濫金擾累以濟軍餉之實在情形也伏思古今利國之道要在利民以恤民爲心若除弊即以與利民以爲利乃國之利也百姓孰足與不足所以爲治平之遠猷以罔民爲事者立法徒以斂弊民不以爲利終非國之利也利未見而害已鉅成

且練安全之本計就湖南現在情形而言雖局勢狹小儲備為目前敷衍之資而訪費農商情形尚無不潔廣有辦理情形謹據實陳 奏

與陳秋門論陳 光字論軍餉

胡林翼

宿松途次奉二十一日手教反復思議尋旨大有所疑若置而不言轉失待人以讀之意緣漕者處用之常經也湖北歲入正供不滿百萬尚須請撥部款三十萬以養刑州及各營官兵此百十年之舊章也今正供不能加多都撥久無所出每月加增征兵月餉三十餘萬去年攻九江師費七八萬三河桐城師費十三四萬加以船廠駁房軍火歲需數十萬是正支之外所需凡三百九十餘萬從何取辦自漢以前商賈之征倍於農民至後世及國之者王者節宣天地之宜以為正供已足給用可以與民休息耳世亂軍興則百戰并舉非有所獲於民勢不得已也今之釐金與漕之籌辦唐之除官錢宋制之頭子錢其名而國實漢唐宋之季所取於民者名目繁多今特行其一耳不為病民所以行之約而有濟軍餉惟在用人不用法而已矣竊思所以得理財之要在引用士人一語此所以與漢唐未之季世商而病民者異也閣下反以此為疑不取之國賈將取之農民乎吾弗能知也欲養兵不能不籌餉故寬其意於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源而致力於兵事商逐未取利厚攤算亦何不便農勸力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閣下又何疑焉漕事前函已明漕折不儘利民亦實利國河運果通尚須官為買米以運太倉也不盡之慮客函達之

派員督辦粵釐疏 附 池元華

曾國藩

竊臣維東南寇氛蔓延日久皖南池甯二府十室九空人爭相食皖北颶風等處白骨蔽野田地荒蕪蘇浙兩

省隸嗣亦復相類生民之塗炭深矣 聖主之憂勞極矣爲封疆將帥者孰不思竭誠遠寇一解倒懸尤足膺  
燕艱鉅委任尤重豈敢稍涉推讓更分畛域無如版之占地太廣股數太多 臣之兵餉兩絀才智太短受 命  
兩年至今無一兵遠于蘇境隴院年餘迄無一旅進攻甯國分內之事不克自效清夜以思愧悚汗下至浙江  
軍事左宗棠苦戰獨任其難 臣不克分兵往助趙景賢固守湖州堅貞蓋世 臣不克設法往援徒有兼轄  
之名並無統籌之實前此欽奉正月二十三日 諭旨仍令 臣節制四省毋許再行固辭本不敢曉曉演說茲  
因御史朱瀚奏請六七省兵事責成一 人 臣既懷大名不祥之懼彌觸隱微抱款之禍竊計效抗安欲糜爛若  
此以一人而辦一省之賦無論如何大才如何竭力但見其不足不見其有餘況以 臣之愚陋承乏兩江時虞  
曠越安能兼顧浙江安能更及兩湖福建該御史朱瀚所奏徵省兵事責成一 人之處固無庸議 聖主  
鑒 臣愚悞並收回節制四省之 命俾 臣專力本職稍釋神魂之驚懼尤感 聖慈之曲盡矣至朱瀚所請因  
川廣東協餉派大員一 人督催催運等語其事難以盡行其議實有可採上年侍郎宋晉五省會剿一疏亦係  
兵餉運籌與朱瀚大致相同 臣查四川內患未平本省支絀自難協濟外省即將來蜀賑務平尙宜先協賑兩  
之餉不能運及江浙之途惟廣東最稱殷富財力爲東南之冠其地勢亦宜供江浙之餉天下之大利除了清  
正賦外約有四宗曰海關曰鹽場曰富戶捐帛曰市鎮抽釐他省既據其一或據其二三惟廣東兼四者而有  
之粵鹽一宗行于江西湖南者浸難淮南之引地佔粵江蘇之大利卽樂桂卑商孔廣倍一戶七八年來飽賞  
百萬他商之殷實可知巨項之贏餘亦可想見而淮課因之全失粵課並未稍增釐金一宗卽佛山韶關慶慶  
等處著名繁富咸豐十年間巡撫香齡于韶關後設一新卡未及一年收稅至五十餘萬壽司因起釐課于肇  
慶府河設卡每年亦得四十餘萬此外鉅額大卡不一而足至于海關一宗粵海稅項遠出各口之上捐輸一

宗廟東宮室本非各官所及中外所共見共聞者若使經費得宜但于四宗之中揭其一宗可養數萬之兵  
鄉江浙之賑湖查庚申五月臣奏請以江西之贖金充臣營之軍餉兩年以來臣軍餉此無涸滴之慮似可援  
以爲例合無仰懇天恩采納朱翰之議特派二品卿一人馳赴廣東駐紮辦理運省贖金專撥蘇  
浙安徽三省餉項乾隆年間新用兵曾派大學士黃廷桂駐紮蘇州綜理兵餉此次江浙軍務較新疆尤爲  
重大卽派大部卿或街命使專督督餉亦不爲過如蒙俞允臣當奏派賢員熟悉經務者隨同星使前  
赴粵東設卡抽辦船關距江西甚近臣營與該使臣往返兩尚務使籌兵籌餉一氣呵成或織或織隨時斟酌  
廣東官紳有設立私卡者俛臣會同臣處奏參州縣有暗中阻撓者亦卽奏者參撤凡蠶絲所得之餉先解浙  
江軍營左宗棠新任浙撫無尺寸之完土無涸滴之餉源藉益禮等到役尤覺無米爲炊若以廣東贖金濟之  
則前此奏准協浙月餉十萬兩卽在其中抵除其次則解安徽軍營臣處卽總題一軍欠餉八個月曾國星  
一軍欠餉九個月徽州各軍欠七個月有奇急思早得專餉一濟積欠幸續宜添募新營亦當另籌接濟宜  
甲三欠處窮困亦應盡爲津貼方足以駁強將而撫餉軍又其次則解江蘇軍營隨上海出款太多虧累甚鉅  
鎮江揚州兩盜軍須另籌餉其廣東應解紅軍餉船之費亦可于此中抵除由臣咨商船關使臣察各軍之  
緩急定撥解之多寡其運解之法或由蘇州運至江西轉解或由輪船搭至上海轉解均聽詔關使臣察酌辦  
理其廣東本省應用之項與夫京款協款該省除正賦外尙有海關鹽務捐輸三大宗儘足以資周轉不許挪  
移各卡贖金以濟界限數歲以來部庫空虛徒無京餉解軍之事今若特簡京師督辦專盤則與自京解出  
者無異實惠及于士卒利權操自朝廷疆吏守其土地不得私其貨財于諭旨挽救覆轍之道或不亦無

小補

請停東征局片 同治四年三月

曾國維

再成豐十年長法創立東征局于本省蠶金之外重抽半釐本屬商賈積不能平之事當時曾不諳之名而堅持定議者黃冕一人之力爲多其局即設于黃冕宅內是以百口譁議多方阻撓且有揚言焚燒黃冕住宅以恐嚇之者其所以幸而辦成全賴撫臣駱秉章主持其事臣于十年四月奏請江督之命建駐節門正值蘇常新陷全皖糜爛無片土可以籌餉甚盼東征局成借湘餉以剿吳賊因閩物議紛熾不敢遽奏該局于八月辦成請乘京于十月赴閩臣于臘月始行具奏乃湘省商民不怨駱秉章之主持亦不甚怨臣之妄取而專歸咎于黃冕之信漢蓋籌餉本爲愆府本省之餉專供越境之軍尤爲各省所無之創舉衆口鑠金勢所必然同治二年欽奉十月初二日 寄諭以黃冕貪橫恣肆聲名狼籍防軍查核臣查黃冕前官江南兩府縣並無劣跡後隨浙江軍營獲咎甚重然皆在二三十年以前近年黃冕大遭物議則惟東征局一事而其事實大有益于巨處是以未及覆奏蓋既不敢辨人言之無因而又不欲以征局之遽罷也咸豐十一年安慶垂克之際糧餉罄盡賴東征局解銀七萬立懸軍心厥後進兵雨花臺孤軍深入時慮飢潰臣統軍太多不能專顧金陵一軍每營萬分危迫之際臣弟曾國荃飛書乞餉于東征局無不立時應付外間不知者但覺該局籌餉如實在通省商民之心以謂金陵早克一日則此局早停一日并心一志以助其成功者非有餘也求速停也迨至去年六月金陵倖克湖南人民舉手相慶謂今而後東征事竣物力可以稍紓矣臣亦早思力贖初議棄于三年三月十二日先行陳奏一次途金陵克後又于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八日兩次具奏議定今年夏間議撤東征局并先期函告楊岳斌傳世臨黃冕及湘南各官紳其湘人來營及公車過此者均力請早撤此局臣堅訂而悉許之湖湘之間俾播始徧今楊岳斌略改東征之局專供西征之餉張亮基林鴻年又奏分東征餉項協濟

滇黔留蒙 皇上允准 臣伏念五年以來湖兩一省糧加半釐不已偏枯 臣奏停廣東江西之釐而于桑梓獨食其言 臣實用湖南各卡之釐而令黃楚代被其誇均有不安于心者竊一一條陳于 聖主之前候四月間 臣即專摺請停東征局俾湘民同感 高厚之恩而 臣亦稍釋隱微之疚至于楊岳斌餉項 臣已與訂期自五月起即由金陵協解三萬適符東征局解 臣之數又加官文李鴻章沈葆楨周新貽等處協款甘餉十餘萬不患無著滇黔之餉 臣同日另摺具奏矣

遺報軍需款目疏 同治六年二月

曾國藩

竊 臣接准部咨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內閣 奉 上諭軍需報銷一事 臣自咸豐三年帶兵以來統轄日廣 條目太繁曾于咸豐七年十二月酌擬報銷大概規模陳奏一次十年四月奉 命署理兩江總督即于五月 帶片奏明擬自咸豐三年至十年五月分作三案造冊報銷并先將咸豐三年九月起至六年十二月止作為 第一案專摺具奏照例造冊咨部在案 臣初出帶兵並未奏派大員總理總查敢放各款隨時遴員經管咸豐 四五六七年以今湖南撫臣李瀚章前任守令時經手者居多入九兩年以江西 鍾補知府張紹南經手者居 多十年五月委任江督以後始奏明于江西省城設立總糧臺派委江西建昌府知府張紹南經手者居 經理至十一年秋克復安慶圍攻金陵又于安慶立臺名曰江外糧臺調隨張紹南管理而以江西 鍾補知府王 延長副之其留于神門者支應皖南諸軍名曰山內糧臺其時張紹南物故派安徽候補知府李興銳給其 事其隨 臣弟曾國基在安慶金陵者則有江西 鍾補知府李作士等員別無臺局名目但在舟次支應而已 臣 統軍甚久人數甚眾款目甚鉅而委員稀少前後十餘年大小委員不滿四十人以故浮費較少願結易清此 臣營應支年放軍需大概情形也同治三年七月奉到 諭旨所開簡明清單即札行各省臺局開送歷年所

解領總數彙核辦關准各處陸續送齊卽于四年十一月在安慶省城設立報銷總局派安徽江西兩省  
布政使總理其事仍令王廷長李興銳二人專司勾稽以資熟手又添派安徽候補知府彭嘉玉幫同查核其  
江西總彙案卷則由江西布政使派委候補同知直隸州陳長吉肅至安慶會同清盤一年以來各該員等遵  
欵稽查悉心核算開單則期于簡明底冊則歸于詳核茲據安徽布政使吳坤修江西布政使孫長拔前署  
安徽布政使調任湖北布政使何璟會同詳稱自咸豐三年九月起至六年十二月月底止前經具奏者茲亦重  
開一單列爲第一案共收銀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一十九兩五錢有奇收米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八  
升有奇共支發銀二百六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有奇支放米三千七百九十九石五斗八升有奇  
所餘銀兩及餘米變價等項共計存銀二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四兩一錢有奇其自咸豐七年正月超至二  
月二十日丁亥回籍之日止陸續支放及各項雜款未經列入初案者另開一單作爲第二案共支發銀一  
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四兩一錢有奇自咸豐八年六月臣由原籍起復帶兵援浙之日起至十年四月月底止  
開列一單作爲第三案共收銀一百六十九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兩一錢有奇收銀一千一百一十九兩有奇共支  
發銀一百六十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兩八錢有奇支發銀一千一百一十九兩有奇自咸豐十年五月臣接任兩江總  
督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克復金陵止開列一單作爲第四案共收銀一千六百八十五萬四千五百九十九兩七  
錢有奇收錢九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二串有奇共支發銀一千六百七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兩有奇支  
發錢八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三串有奇以上四案均就實收實放之款逐一開報其各軍欠餉及協濟各路  
銀錢等款另行分析開單具詳請奏前來臣查向來軍營放款緩急多少糧案委員得以主持其事臣覺則十  
餘年來無論支發何款無不親自裁度雖有不合例之供支從無不核實之款目同治二三年間統軍至十餘

粵人欠餉至十五六個月從未有兵勇向糧臺索餉儲隔者一由于糧臺之銀隨到隨發從無留存一由于發餉之際概由粵局解的不與委員相干因是免差于浮冒之弊而即以取信于將士之心此次彙辦報銷爲時閱十二至之久用款至一千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且復加查核均係確實可據除自三年六月以後至四年北征之日止且督飭各員接辦照例報銷外所有咸豐三年九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軍需款目分爲四案開列簡明清單恭呈 御覽謹專摺具陳

奏摺二成洋稅片 同治六年四月

曾國藩

再臣同任後通計餉需款目一年入數較之出數不敷甚鉅且有萬不容緩之事須另行籌款者約計數端如製造輪船實爲救時要策上海開設鐵廠在滬及洋商購買機器兩副大致已屬全備而造船一事則以無款可籌尚未興辦臣前在安慶曾試造一小輪船不甚得法李鴻章苦心經營獨得製領現在江甯上海各局製造洋砲洋槍洋火等項均用內地匠人能學外洋機巧以必應速辦之事又有可乘之時有可用之人而坐困于無可撥之銀殊覺機會可惜此一端也劉松山之師如劉松山一軍例支月餉六萬兩入奏以後因添料米價運費將近七萬今年僅解去兩關該軍孤懸西陲日與捻回寇接戰深恐餉項不繼或生他變准勇諸軍人數較多糧軍湘軍上年均發滿餉准勇皆恃力糧臣寸心抱歉久欲略爲增添而計無所出近則蘇局釐金天派運量亦遠不如前籌務則久無起色似此情形并不能足關之數目下三四兩關即難濟齊夙夜憂懼深恐無以維繫軍心此又一端也捻逆竄突無定臣常謂北以黃河防務爲主東以運河防務爲主南以大江防務爲主能守定此數處不使賊蹤竄過一步大局尙不至決裂而長江上下數千里僅恃水師絕少陸兵北岸沿江最要郡縣安慶僅有兩營揚州亦僅兩營餘以和州無爲疍並無一兵臣思添練數營布置各城爲忠慮預防



之計免致如二月間賊竄江濱上下千里紛紛遷避亦以無款可籌迄未舉行此又一端也運河自清水潭以外處處卑窪險工林立前月漕臣奏修堤壩又另片奏挑張福口引河修復新堤三案分別勸捐撥款辦理臣親過淮揚察看商民太苦旋經咨商停捐而各工均不可緩銀款又無可撥此亦一端也且在營十餘年每謂疆臣自有籌餉之權從不敢以支絀情形上瀆宸聽今江南雖已肅清民力實尙窮困入款祇有此數出款常有加增卽京餉及協濟陝甘靈軍之餉義亦不可少減至製造輪船等事福建尙奏撥巨款新立盛康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再四思維實有萬難周轉之勢查江海關洋稅一項自扣款清結以後提解國成另款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之款未敢驟用細查惟現營餉需萬分喫緊合無仰懇天恩傳諭將提解國解額之四成酌留一成以濟要需如蒙俞允且擬以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以一成酌濟軍及添兵等事其餘一成仍隨時支給解俟輪船辦有就緒各軍餉項稍裕卽當奏明仍按國成全數解部以符初議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二千五百目錄

戶政一 廷尉

請禁鹽務河工修鑿鑿習疏

請除近日流弊疏

請將外省陋規名目分別裁定疏

陳明湖南辦理盤金照舊章疏

遵旨釐定章程以除積弊疏

奏請設局辦理清查疏

辨款裁抵攤捐疏

請助支盤金抵補鐵價片

設局辦理科場裁免行戶支應緣由片

裁減公費禁止水禮各緣由疏

請派大臣查辦片

統籌新疆全局以規久遠疏片

賈應勳

孫毓汶

黃體芳

毛鴻寶

徐宗鑑

張之洞

張之洞

張之洞

張之洞

張之洞

張之洞



戶政一理財中

請禁鹽務河工侈糜蠲習疏

賀熙齡

竊惟整入爲出籌國之常經崇儉黜奢保邦之要務欲惟我 皇上躬行儉約爲天下先 御極之初 恩免各項錢糧不下數千萬之多歷年偶遇災傷蠲賑兼施至優極渥現在河務軍需數費孔繁我 皇上不惜糜發帑金以期衛民生而安 國本部臣酌籌經費自可贖乏無虞惟是國儲於豐必崇崇管理財制用尤重節流臣伏查康熙年間大學士張玉書所紀 國初錢糧數目云順治八年開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歲需諸路兵餉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出浮於入者凡入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歲增餉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款項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餘萬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亦云匱乏矣而我 世祖章皇帝愛民如子惟汰冗員抑繁費軍需浩蕩無一不取給於節省之餘則儲蓄節流之明效大驗也今歲入之項有常而所出之數或難預定有不可不爲深長之計者謹就 臣管見所及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財用之最鉅者除田賦兵餉而外莫如鹽務河工二項而鹽務爲一次入項河務爲一大出項鹽務之壞由於商人之奢河務之壞由於聽員之奢夫奢生於有餘而流弊必至於不足查各省額餉引係康熙初年計口定今額戶口之增無算何以每年常有缺額之引以致拖欠最繁卽以兩淮而論 臣聞其虧欠竟至三千餘萬之多固由於私梟充斥額引難銷而若非商人舞弊行私奢靡妄費何以缺額遂至於如此夫阻滯官引者有商人之私有商船之私有私販之私官鹽一到口岸先賣商私船

私則實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舉私則隨地充斥計此數項之私勢且數倍於官引而究其來源總皆不越於場鹽查場鹽照額煎鹽大使親驗按月開報運使如有隱匿以通同治罪又孳獲私鹽承審官不究其買自何地何人者照故縱例議處是清查鹽私之法本為詳備而私鹽之放恣自若者固由場員之奉行不力亦由聚商之承買無督查商人逐鹽辦課必係身家殷實極知自愛者始能承辦無誤近聞或則初本有餘而花銷散夥仍然為商或係赤手無藉之後復登頂充惟圖自利而為總商者又惟知按引派費剝削散商以致雖有殷實之商引多則派費亦多不肯加本行鹽而一無資本之商且虛立門面揮霍為常吸食起居窮極奢侈往往因已到口岸之鹽尚未變價而便行出爐之鹽又須接運不得不重利借貸賠差一時利少費繁已形支絀兼之口岸貿易假手夥商任其浮銷不知清理於是夾帶重斤之弊生商則藉引以行私而官引漸銷矣官商收買之本少則場鹽不盡歸商買而私販日熾矣課額積虧實由於此是 國家之一大人項已壞於奢而日見其少也河工以礮料為先以辦工為要近聞河工所堆料場多保空器全不堅實蓋礮員購料之時多係包辦於人所給料價已多侵減因之工友門丁巡兵營役處處分肥居后剩餘料未到廠早已剋扣不實遂至虛貯花壇惟以遠飾耳目此實河工通弊詭譎非輕 河南料價本多於黃河而料場較小於東河且風潮河兩每料一藝即辦荷至足已可獲贏餘四五十兩不等近則偷減益甚侵蝕逾多惟飽私囊不顧 國計河務日壞職此之由至於辦工之要全在冬勘春修每年霜降水落之後應汛派員能於所管境內詳細履勘悉心估定一交春令次第興辦逾期做足料資工堅人伏糞秋必鮮失事近聞到處工程往往不於春修做足時留為險地步蓋以一經搶險則事在倉皇尤易侵蝕故三汛搶修之時一切浮冒更難究詰而該員等又惟知雙色自娛耽於逸樂但逢玩好之物不惜沒得千金一入飲博之場聯樞漉連旬日別項既多所屬糜財

工料必益多偷減是以挑河築堰概無不浮估冒銷防險辦工一委於家人幕友以廣入有限之金錢徒供河員之浪費糜 督誤工伊於何底是 國家之一大出項又壞於奢而日見其多也當此而欲鹽務之有起色必領革退乏商另食股實力除浮糜加本行鹽務便煎頭不至浮備場而盡歸商買庶幾較漸肅而課可常充矣當此而欲河務之有起色必須整實料培督驗弄工率勵効能力整著修定鹽道分貼之限暨應營考覈之條庶河防益重而 幣不糜糜矣應 勅下鹽河諸臣務須以身示法一力挽回則入項不致積虧而出項可期斯竹不惟鹽務河防兩有神益兼可裕 國計而阜民生

請除近日流弊疏

孫毓汶

一各省籌捐重宜變通也釐捐之設原因軍務未肅暫濟餉需非以專利權也故設是局者緣於運都大邑商賈輻輳之區遴選公正委員斟酌權宜按章抽收算上不至於損下乃近來捐納出身人員百計鑽營視為名利兼收之地如蠅逐臭如蟻附羶甚至外省無恥官親本地不肯生監亦轉相援引慳夫斯選並有游手之徒賄選局員給照認辦分置卡監雜算歸錄仍有訛詐不遂胥役人等悉受私規皆其羽翼倚勢肆法任意欺誑以致窮鄉僻壤搜括無遺負販肩挑苛索不究物價日昂民生日蹙爲害匪輕其實實軍餉者十之二三飽私囊者十之七八夫釐與稅固輕重相劑者也往來維道既設稅局即應分設爲局已足以便抽收如慈港汶枝路節節稽查釐局恐民偷漏稅局獨不恐民之偷漏乎如必多派委員各項人等紛紛辦釐豈稅局之人足敷驅遣釐局之人反不敷驅遣乎委一官即有一官之薪水增一役即有一役之工食將盡取之於釐乎抑不盡取之於釐乎論 旨飭下各省撫擇實官員經管限定吏役人數無得過多俾情屬者易於稽查其外省親幕及本地生監領包釐認辦之人概不准充數除水陸埠頭市廛遠鎮地方照例抽收外所有小徑分設之

屬盡行裁撤以絕官盜而順輿情抑巨更有請者各省釐捐章程不一大約釐之正耗被常稅加重其中飽於官何如稅富於民且漏額之弊可除即財用之源不匱應令各省釐酌減章程條分縷晰特貼通衢示民有信使商端需索侵吞入己磨弊無所逞其奸庶易知易從而民樂於愈公好義矣

一各省捐例宜分別停止改歸在京銀局辦理也銀局捐例開張布公故報捐者源源相繼外省則官與民不相信文其名曰勸捐按其實則勒捐也區籍該閩省餘知從前勒捐時每開一例即逼傳股賣之戶及家儘小康者派定捐款始猶施之以禮繼則嚇之以威因之無力報捐者賄求竟捐有力而恐多捐者賄託少捐捐款既登簿籍仍有無力全繳者於是佐雜委員及官親幕友以五六折三四折抵換移甲就乙額之買報捐現在福建候補人員半由買捐來也且小民之具捐亦有故今日勸捐明日即被捐戶之名勒借藩司給與借票許其悉局實銀搭交治釐局委員收買借票時不克抑其價值是民既虧於捐又虧於借積怨在民而得意盡在官矣捐款之外另有捐費票本例每銀一兩費一分三釐防剿例每銀一兩費三分二釐一毫隨官監每名費十二兩約計捐費不下數十萬兩報銷之日悉而分肥何益於軍需少有益益乎夫富者斯民之元氣也千金之家可養活數十人百金之家亦可養活十數人自捐無遺力而田產墾棄舖戶關閉致貧民亦無以養生關恤之詎表廉恥之良氓巨資痛之近聞廣東屢行勸捐富民遷居陝西府州縣以辦捐修城紛紛擾民各處用兵省分捐例亦未盡停止想民力已疲豈容再行勒派而官場惡習大都假公濟私身處膏腴者斷不能無所沾潤欲遷其弊必清其源前恭閱閣抄見山東巡撫閱敬銷所奏道州縣改歸京銀局報捐一摺內稱現辦軍務各直省均不專備捐輸直東豫魯之餉出於地丁江皖湖廣之餉出於地丁者半出於發給者半粵閩之餉出於地丁豐泰陝甘之餉出於地丁協濟川浙之餉出於地丁於稅惟實貨餉無所出稍資於此該總辦

悉情形自必確有所見。竊思捐輸既無大益，何妨一俟悉停。至各省應交設省督撫詳議，可不必另行具奏。請旨。願或謂各省捐輸均搭餉，果用前氏止餉，勢必不流通。且再四思維，又有變通之一法。聞各省近日情形，報捐與應銜實監生者居多。報捐實職官階者尚少。擬請所有封典職銜實監生仍准聽民之便，就近報捐。照例派成收捐。此外實職官階統歸在京銜局報捐。庶關閩不受抑勒。章程悉派差，而其補鑿應屬京來捐者，各見名器之實，並徵賜履之誠矣。

請將外省隨規名目分別釐定疏

左春坊左庶子黃體孝

近來屢因言官條奏，諭令督撫將各項陋規革除。仰見聖主澄敏官方之至意。竊惟外省隨規，原非一致。惟取之屬員者，最爲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節壽到任禮，或名季規，或名薪水，或名敷項。早年督撫頗有收受節壽等規者。今日督撫尙少。此事節司或有或無。各省不同。至臬司及道府，無不仰給於此。近年惡習，卑留州縣則多，迭見奸求。勝前人貪橫大吏，則額外誅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地由無而有。而屬吏狡黠者，即以。此挾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劣員不能揭。況藩司專升調補署之權，臬司爲刑名生死所繫。一受其饒，適則委撤，必至賄術招解，不便翻駁。更事民命，尙堪問哉。此各省所同正。不獨河南爲然也。然歷來言官彈奏者多矣。屬員許告者有矣。從未聞督撫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有而不爲，則疆臣豈盡皆醜。蹟祇以軍興以來，廉俸減成，加以攤捐坐扣多者，得牛少者，僅一二成。辦公實有不敷。夫伯夷原思古今有幾。故大吏亦或聽其自然。沿襲成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簿贖則力辨，而餘屬相對，昌言不諱也。居局外則詆斥陋規，而及其身為外吏，則收受亦得前人也。有本心者，縱於究非義，取舍姑而從時。強有力者，恃其稍異，厥私求多而無忌。今者仰蒙聖諭詳詳，果能從此認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屬極美盛舉。特恐大吏處此勳多。



憲釋仍不免謂爲具文隨奉除遣藉屬員不便之詞爲自己濫收之證據日勞 申儆而厲禁屢屢斷非  
朝廷實事求是之意也 區愚以爲 聖明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贖餉曖昧之財亦不受辦公  
竭蹶之累貪暴者無從多取潔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規之中頗有區別院司之處在平上宜加增道府之舉在  
平屬員挾制若實廉廉俸本厚藩司皆有平餘用度綽然此斷不可稍取於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爲變通  
明定限制者也伏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費爲糧道州縣明定數除從此漕弊一清官民兩  
利 文宗顯皇帝手詔批答謂其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會國藩督兩江沈葆楨撫江西時核定錢糧漕運  
省陋規裁定名曰公費州縣用公費分解至令江西吏治肅清上下稱便左宗棠督閩浙時亦將閩省陋規裁  
定立案近來安徽亦將省衙門陋規裁定解可轉發通省均分名曰律隨國歌館雖山東時力裁難捐寬撥垂  
支州縣虧空遂少此諸臣皆近日所稱急忠體 國運運清體者也而所辦大率如此何敢高致對於體恤之  
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即所以救廉也事求其樂令易行法期於中人能守而不以矯情無實之語欺飾  
朝廷是即所以救忠也此有舊轍可循成效可考擬請 勅下各省督撫悉心核議奪取江西廉潔安徽及蘇  
體察本省情形酌量採擇仿照辦理轉向來節壽等陋規名目未盡裁革除督撫藩司無論昔日有無執行禁  
絕外爲臬司道府酌定公費其數以二三十年前舊規爲準過多者應加核減取足數而止尤不得以近年  
加增者爲憑令州縣用印文徑解各衙門奏明立案數於定章外多受一銖者以貪贖論管撫治以刑歷之  
罪至於擬捐各款未必盡歸公用多人藉著私囊前已有 旨飭令裁減並請嚴飭兇加罰汰令酌裁兼幾何  
勒限覆奏立案以後許滋而不許增庶幾廉者有養貪者有制下知懲儆上愛風幾夫 國本在民民命在州  
縣必使州縣不重累而督察州縣者各舉其職則州縣治矣方今民生日艱吏治日偷若不爲之分別裁定賦

恐道府以下之忍恥收受者自若而兩司以上之挾勢加增者將無厭止倘察嚴旨訪議法在必行正名核實一洗百年之積弊則吏治蒸蒸日上雖也

陳明湖南辦理釐金照舊章疏

毛鴻寶

竊臣接準戶部咨開奉 上諭釐捐之設雖爲兵餉起見窮民受累實深且恐將吏奸胥藉端勒勸俟香舞弊除各省奏明通商要口設立釐卡其偏僻地面小商零販經過之所從前設有釐局者概行裁撤并著各該督撫查明分別應備應撤各釐局咨報戶部以杜侵民而嚴稽核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各直省勸捐抽釐時充軍餉疊經明諭旨戒嚴禁投累至再三惟地方大吏派員經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有頂戴處銜皆可充佐良秀既屬不齊增減無從深致以致營私獲利流弊滋多實堪痛恨嗣後各該督撫於捐釐委員概行裁撤統歸地方官經理並按月申報釐捐各款實數由該督督撫按照例限報部其通挪之違預釐事繁州縣未能踴躍即著該督令該管地方道府等官分頭辦理毋得以不肯委員充數至抽釐大法並著各督撫按照部定章程隨時條款分晰開載榜示通衢俾商民一望而知不致使猾吏奸胥從中舞弊等因欽此遵查湖南辦理釐捐創始之初將軍撫臣路秉章參稽輿論體察情形仿唐臣劉晏引用土流之法不歸衙署不假手吏胥力除關卡陋習湖南地方瘠苦本非富商大賈輻輳之區是以歷來並未設立貨關與湖北江西等省地大物博者情形迥異而綜計每歲所入運衰旺不同大約總在百萬內外頻年保境疲羸支持危局深冀其力良由用人立法權衡悉當收解得昭核實商民久相信從用能有裨餉需無傷政體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創辦北省釐捐一皆仿照湖南成法臣十一年履任之後留心查訪其中節目或尙須隨時變通而大綱實爲盡善今若裁撤分卡專歸地方官經理則窒礙多弊端愈甚請爲 皇上一一陳之湖南辦釐之始原止就長沙湘潭常德益陽

買賣較大之處設局試辦迨後各客商遂有改向未經驗地方貿易者商民紛紛稟請一律抽收以昭公允而杜趨避於是始於沿河各口岸次第添設其鄉村小市不通舟楫者則至今未嘗舉行也又湖南擬籌餉而洞庭以南港汊紛歧設卡處所無從控扼扼要勢不能不設分卡春夏水漲之際總分各卡復多未能扼要勢又不能不設稽查卡分卡爲商船往來之地稽查卡則防木勢之漲落爲撤留此皆擇其必不可少者始行舉辦仍隨時察看情形如無裨補即便停撤凡過卡貨物核算清楚收明盤金立即填單放行毫無阻礙在此卡業經完釐之貨經過彼卡查驗貨單相符並不取抽辦湖南運省卡屬不過數十處相安已久商民俱無異言倘一律撤則坐賈或從而遷移行商必因之蹙縮不獨總局總卡恐成虛設而釐金之有無不同卽物價之重輕互異好巧者每納利以自私良懦者或向隅而受累是有損於軍餉而無益於商民此湖南釐金分卡碍難裁撤之實在情形也釐金一項取什一於商以款目繁多事務冗雜過客之去來無定抽收之多寡難權非若地丁錢糧垂爲定額官有冊籍可稽民有籍可守也湖南辦釐章程官紳並用凡收支稽查以及審寫算貨等事皆於生童中選派由督辦官紳逐日收存所收數目按月撥示通衢有目共睹不獨商民俱能見信卽前年洋商因茶稅一項赴長州卡局亦稱湖南釐事之有條理既已成效可睹矣今將委員委紳概行裁撤而惟責成地方官辦理比而價之其弊有四委員委紳專辦釐務又有兼辦紳士分任其勞精神一則照料易周耳目多則箝制更密但屬中材便可勝任地方官苟留心民社則一邑之公事已覺日不暇給誰長材肆應亦難以餘力及於釐金田是吏胥伺間以營私奸商適同而舞弊收數必立形其拙軍餉所取資其弊一各卡局每日經過商旅不下數十百人委員委紳常川在局收錢算貨無不躬親督辦隨到隨行偶有爭執亦可立時了結無所拖累地方官深居衙署若任聽客商出入稽問未免太繁且一縣之中市鎮不止一處相

留縣署署者或一二百里近亦不下數十里萬難日日親歷其弊不能不假手於了哥上下之情不通斯爾索  
留縣署署無從而究詰虧挪侵蝕了哥相倚以爲奸既尋飽私囊而損公家尤慮操商情而礙事故其弊一設  
卡處所皆有地方官督轄委員委紳無權整頓之可藉收支帳目人人可以縫閱稍有積弊不獨地方官得而糾  
察之卽地方之紳士商民亦得而舉發之倘察地方官經理則銀錢應入縣庫簿帳應存署中一切收支細數  
外人莫能盡知知之亦莫敢置議在自愛者固不至任情揮霍然難保不因公移挪倘遇任滿卸事列抵流交  
勢所必有寒獄因之轉輾款項必至虛耗其弊三抽捐撥金事非得已當此軍餉支絀故不能不設法補苴將  
來大局稍清固不可不隨時停止委員委紳由省局札派以往幫辦紳士亦多從異地遴選而來收發之權自  
上操之執行卽行欲止卽止無牢不可破之懸也一授權於地方官則吏胥練爲利藪目前已無實濟日後且  
成陋規卽至軍務完竣札飭裁撤而陽奉陰違把持盤結勢必不免以朝廷權宜之創舉供吏胥久違之私圖  
其弊四兼是四弊又有一雜委員委紳奉委辦釐所辦之事未善卽可因事撤之地方官總理一邑所司不備  
釐金有廉靜之吏與民相安而於釐金時形廢弛者有明幹之吏辦公無誤而於釐金未暇兼顧者未便執辦  
釐之能否爲殿最斯釐金仍無責成則考察功過之難也道府所轄地方遠者或千餘里其本任有表率之責  
職位又較尊崇因辦釐而曠職守既恐莫肅官常因辦釐而僑伍商民更覺有乖治體且道途往返州縣之  
供億徒繁甚率稽查局務之兼承終隔則道府分辦之難也夫錢糧定有科則捐相率勒折浮收帶私刊貼釐  
黃納時或私征入己而謂地方官經理釐金卽可弊絕風清此勢之所必不能者也且固不敢信委員委紳之  
皆賢亦不敢疑地方官之皆不肖獨以爲天下無無之弊法惟貴有守法之人得其人則辦委員委紳可也歸地方  
官亦可也不得其人則委員有弊地方官亦有弊而地方官之弊更甚於委員云爾書相形則取其輕爾利

相形則取其重此湖南釐金得難歸地方官經理之實在情形也。且查湖南從前防剿竄賊分撥四鄰支用之港黨籌餉之竭蹶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受事以來李秀成阻餉於江西張高友等騷擾於黔粵而石盡開大股又狠奔豕突竄投邊陲轉餉徵兵幾有岌岌不支之勢。幸釐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勻散放藉免饋濟而策成功兼之各營兵勇行資以及軍火器械應接不暇實爲東南諸路一編提臺亦全賴釐金支此危局。況兩粵黔鄂江皖數省皆與湖南唇齒相依當此軍情喫緊之時曷敢不竭力維持爲先事預防之計。湖南民氣剛強御兵較易籌餉則萬分艱難近因鄰氛四逼商賈裹足釐金已日形減色若再更改舊章設有窒礙則購務皆將束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湖南釐金辦有成效準仍照舊經理毋庸另議更張實於大局有濟抑且更有師者軍興十餘年東南財賦之區概遭蹂躪節流兩窮於衛旣不能徵兵以謀餉卽不得不籌餉以養兵籌餉之法以拍捐釐金爲最善拍捐之法用地方官不如用委員用委員不如用紳士蓋情形艱難則處置自能合宜耳目較親則利病易於上達他省之光景且不得知第就湖南而論自咸豐五六兩年先後設立釐金鹽茶局助餉積成巨款而農安於野士安於家商賈亦相與安於市百物價值初未騰貴民間無所謂病也今議者動稱抽釐爲弊政果使別有生財之道夫孰肯居聚斂之名但爲局外之空談未究局中之情事則聖門恥於言利凡人皆若可疑舉一以概其餘將因噎而竟廢食。且竊觀天下大勢不舉餉而惟舉資抽捐釐金當現時必不可已之舉祇須責成各督撫俟於用人務期國計民生兩無妨礙用人既當立法自平匪特補救時艱亦免留貽後患否則防弊以法弊卽緣法而起法愈繁勢逾巧轉得特法以事其強盜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竊觀古今得失之源得人者興特法者敝凡事皆然而釐金特其一端此又且度勢審時管見所及伏冀。聖慈之垂鑒者也。且於各屬辦釐官紳認真訪察尙無不肯之徒濫竽充任倘查有私私情弊卽



所屬州縣內除苦缺不計外核其平餘多寡酌量派提銀兩卽由該州縣按季徑解該管道府不必再解司庫以免領解之煩所有銀數均係按照該司道府開出款酌定計尙足敷公用其一切納規悉予裁革並將撥捐各款核明解餉盤費秋審實耗各府辦理發審案件庫料考試經費文武鄉試費差盤費臘冬粥廠醫院渡船監獄等項工程京省各提摺報費津貼各衙門衙吏飯食紙張等項皆保每三屆備之數仍舊存留分別扣廉捐解其餘原定清查軍需催辦各局經費候補通薪水道府到任印契執事司房銀封揭張等項全行裁汰各衙門書吏冊費一體裁四留六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頤規一項上官取之州縣州縣取之百姓上下相蒙誠求無厭卒至官民交困除害靡窮臣素性迂拙視此陋習痛恨實深自登仕版以來惟以涇涇自守節門包等項亦經一律禁革從不准收受分文且於接見僚屬時時警告勸務各深已奉公以朝吏治日有起色風尚豫屬循規向有節壽季草禮規等項名目到豫後卽欲一併革除茲經委員陸續查明實屬虧缺千水違禁革並將撥捐各款核明實係必不可少者酌量存留餘悉裁汰各衙門冊費亦經裁四留六統計裁去各項每年共銀九萬餘兩臬司道府各按摺詳開出款分別酌給公費通飭一體遵行俾各辦公有資無所藉口經此次大加裁減各州縣節省已多如再不知自愛敢有虧空官帑誣劾民財及私相饋遺情事一經覺察定卽與受同科從嚴參辦以除積弊而肅官方仰副 朝廷澄清吏治之至意

奏請設局辦理清查疏 光緒八年

張之洞

竊惟晉省忠實至今日而極然非匱乏之患而弊混之患何也自咸豐軍興費廣用急紛紜牽補不爲限斷以至於今蓋上距道光二十九年未經澈底清查者三十三年矣外困於供億之繁內困於墊款之鉅虧挪掩覆無有窮期藩吏以希維爲秘局有司以拖欠爲得計若再不爲之所譬如上填下漏雖休養數十年歲入數百

萬無款於貧一由於軍需報銷之案歲月過陳一由於善後之案挪移過鉅一由于交代之案未結過多而三案之盈絀虛實則相爲勾連隱互於其間三案不清遂生五弊一曰濫墊第一案軍需案墊者十三萬搭於次案第二案軍需案墊者五十萬搭於三案第三案軍需案墊者四百三十三萬有奇懸宕至今其墊欠之上名正雜商捐兵差生息無一不有卽如廣底造送軍機處戶部常年落庫實存冊尚列舊管實存銀一百五六十萬大率皆款濫道充以來正雜各款之尾數凡已用未銷確係有著者例報實存夫案用備之籍則日實存多金檢軍需之案則又曰濫墊巨款報盈忽謂矛盾已極難辦諸款大率類是囑思既係部核准銷之案若當日報銷時卽爲據撥清楚豈不徑直分明今擬檢核司冊查對部案凡在核准數內軍需例得動用者卽將所借之款各就本款開支毋庸虛立墊欠名目徒多摺還文案其有本款現須應用或本款墊撥軍需又借他項以轉供本款之用必須報轉歸還勢難開除者分列簡明確數從容查還如此則應報銷者眉目分明雖欲侵挪無從影射故以劃清案墊爲第一義一曰濫支查案墊諸款中當日因係實在動用度經詳核然歷年久遠有此項可就現款支持陔款無須歸還者有前案早已渺茫欠款無人承領者存單在任時于此等款項放手濫發縱客家丁書吏聚領者核成朋分倒扣三七二八糜費無算今雖類波不能復還而覆轍不可不鑒擬卽確切查核如有此類卽予勾除不准再行隱匿庶免以有限之正供飽無涯之妄竄故以劃除濫支爲第二義一曰撥抵凡州縣墊辦兵差核准未發者則本員以抵解款辦查成豐之季同治之初軍需旁午供項浩繁且其時上司執法督務謹嚴風尚亦多厚核賠累誠所不免近年巧僞萌生開報已難深問甚至本員局是長餘用之不盡並可借與他人賤售得價于是州縣欠解實銀化爲空帳從此人人覩覩交代誰肯清完後爲難署了得之利藪病國長好莫此爲甚查從前已經撥抵賠案者不可勝數碍難追覓今日所存者尙多且已嚴



飭司局造將兵差懇款已抵未抵確數查清截止除本員外不准再行借抵俾州縣不致效尤故虧故擲故以禁止撥抵爲第三義一曰借勸司庫遇有急需難免權宜備放然未有如晉書屈帳之案雜者或零星彙集並不專借一項或轉轉填補並不隨時歸還如甲既欠乙乙又欠丙丙或復欠之甲雖有算士法家弊難窮其端緒遇有動撥之款坐聽書吏指揮吏曰據甲則甲吏曰據乙則乙此皆司吏幕友故作紛糅以爲居奇之壘索費之門以致司庫存款執應實州縣欠款孰完孰否並無確數今擬層遞撥正從流湖源務令本款之有無多少一一披覽以後各支各款不許紛紛借勸其有必須移緩就急者宜整勿散刻期歸還內札庫借撥之條註銷如此則可以得存款欠款之實而舉入爲出之策有所施故以盤正借勸爲第四義一曰隱匿實書近日法紀廢弛迥異他省往往入款出款至數十萬而漫收漫放不奏不詳撫臣並不與聞必待他年報銷而後知則已時過人非虛實莫辨卽如但六月十二日所奏查出善後餘款兩起共三十七萬有奇此款從何而來以前臣衙門頗無筭字案據實屬駭人聽聞此外牽涉之處尙多現仍以次清理又如光緒六七兩年撥解會同星山海關防餉四十八萬之內有一十三萬兩直待光緒七年十二月會同各撤防半年而後補詳請奏四十八萬之外又有十萬兩直待本年五月會同星來者造銷而後得知種種參差多不可解鉅款如此何論其餘現飭司局將各案通盤澈查開報並銜按月詳報收支其有動用鉅款及不在例支之內者隨時詳核庶幾一切均有限制以爲核際原爲第五義蓋懲罰則度支之數確矣濫支除則侵盜之風息矣權抵禁則州縣之虧少矣借截止則書吏之權衰矣錢幣奏銷以察新虧除免攤捐以省司墊爲清浮費以節案流皆與清查庫款相爲表裏除隨案分別飭辦外統於此大一律清理夫繁碎紛繞者吏之所樂而官之所苦也混濛牽搭者落臣之利而國家之害也能去以上五弊則簡易明白盈虛在日廢弛過久積案如山首尾二三

十年款四百餘萬而其事又爲作弊老之所不便必將百計推宕而阻撓蓋此實爲軒輊欠之所礙而礙  
敵漸危之所在若不於此著手督省統無理財節用之方且於上月奏設清釐局此項庫款兵差交代撥捐情  
款撥款各案清查統歸一局辦理庶可通盤呈露查藩司方大湜起家州縣利弊素悉且到任未久無所用其  
選讓且即責成該司會同臬司覈實道並添委補用道高崇基督飭局員迅速辦理限以五個月於年內將各  
案一律清查完竣相應請 旨嚴戒督省大小官吏勒限辦理庶各該員知所儆惕不致廢弛總期於斷焚經  
而挽宏綱塞旁流以弊正派 區賦性迂直不敢違勢恐而不爲候辦有規模再行詳請 閱並開單者鈔查  
核

籌款爲振賑捐疏 光緒八年

張之洞

竊臣甫入督境竊聞民間之甚苦因賑官之環苦則命以撥捐爲累對撥捐凡屬第一者公舉用度而例不納  
第財科之于州縣者也督省自設賑以來州縣解交兩司暨本管府州之撥款通計需銀十二萬兩前經前  
撫臣成格飽餽深會同某先後議裁撥抵時有增減至今尙存常年撥捐十七款一不好總不敷償却賑餉  
費等項一諸綱不敷例價盤費一農桑絹不敷例價盤費一毛頭紙不敷運脚盤費一京餉津貼差費一科場  
經費一歲科考糊經費一兵部科飯食臬司兵部奏銷印紅飯食一秋審經費一臬書飯食一省城臬廳三  
監經費一土鹽公用一各府州縣科考經費一交代繁費通計約銀十萬兩實爲官場第一鉅款入率上錢所  
撥一千餘亦數百金州縣無從取貯或移甲就乙暗虧正供或刻肉補創苟且稱貸即使批解如額固已力盡  
筋疲亦難言私徵勒派受賄歸獄以取償於百姓臣以爲欲濟省省吏治必先盡去攤捐之累使州縣之利寬  
然有餘而後下不至以虧挪者累國督省地瘠民貧卽所謂脂膏之區本已遠遜他省

奏上 光緒八年 奏 八

廉俸額扣以來辦費竭蹶益以攤捐之累於是自披者少而自聖者益稀且交代難移多因攤捐常有官屬大  
七任來數十餘年而清算者僅糾纏不已致令自斯土者幸得保然有遺留身計之憂如茲無累身事職之難  
此不特有虧清級之方恐亦非 咸明照牌之世所宜者也數月來督訪兩司以下各官屬詳請議決除此弊  
使可期者徑行驅改可節者極力增節必不可彌懸不能節者就本去籌撥開款抵補現已議定辦理通商  
行專設一屬辦理義抵攤捐以清吏治之類名曰清理局惟不好辦一端事重而款鉅難以全籌擬超五項自  
繁而累深即使代為籌款而仍有糾紛淹滯之苦請另片奏明請 旨辦理如蒙 命尤願六項之費可以變  
遷俾省其不足者仍由本省籌撥尚可就為督省牧令苛索一劑無可藉口緊吏之令可以彰行忠良之政可  
以下達矣抑 且更有進者攤捐欠解不能參追往往急需已至而本款不來惟有於司庫移款墊付遇有急款  
極累之員欠者其欠則歸司又取他款以掩補之夫攤捐待用之款不能暫停而攤捐應解之銀十欠其五然  
則司庫年年挪墊無慮數萬金計是何物窮其所歸不侵耗正款而不止其始則病官吏其終則害國儲此亦  
無形之漏卮也臣察督省懸屆清查瑕疇各底案正雜各款皆易尋求獨至攤捐一項煩瑣難挽交代之後石  
司庫之撥抵優轉統算新舊牽綴大約奸胥作弊之窟穴積吏取巧之伎倆盡在其中將此葛藤剝盡一一披  
露於庫款交代均有裨益

請勸支數金抵補鐵作片 奏摺八中

張之洞

再查省攤捐之最爲官累者無如平好鐵每年應解平鐵一批入萬四百九十八斤好鐵四批共二十萬斤例  
支銅價銀一萬一千三百餘兩尚不敷價銀及部款部費運費等銀三萬九千餘兩由司庫撥給各官若之充  
補六年前據臣會同奏督有例支者免扣三成不敷者由支數金之奏官經戶部議駁在部且自爲尋常教尤

籌見迄今又閱兩年，及熟考利病，實有不得不申籲于 聖朝之前者。查例支價，約定自百年以前，議案 國  
初至雍正之世，百產豐盈，物價輕賤，百工庶役以及轉移職事之閭民，價值無多考之。本朝掌故及前人文  
德筆記大率其時每銀一錢，抵今日三錢之用。自偉納大福與夫一切工程料物價值，當日皆綜核而出之。故  
同一銀數，昔則常有餘，今則日形不足。凡涉例價，無不皆然。百年來物價，人工日貴，而浮費耗盡，日益多承。屬  
官物者，由此困矣。趙代爲九州產鐵之區，今非缺乏，自滿安平，定被災戶口凋傷，工匠略盡，粗工則因民流，而  
關采者稀，細工則因民擴而學製者少。故今日不患無鐵，而患無工。鐵之出，實不足以供鐵販之取。求出鐵  
能艱，鐵貨本貴，駝畜既少，運費亦昂。價脚日以增，而州縣日以苦。自經六年廢設以來，雖有攤捐此項，鐵斤之  
名而處屬經欠月，月催迫至今，並未清完。仍歸司庫籌墊，且列任以來，考求鐵政，將官鐵局章程詳加稽核，派  
員親赴各外，鐵爐訪究利害，事即求督求節從前糜費，浮銷居奇，鑿斷之弊，全行掃除，運廉正精，密之員，總司  
其事，計每年可省銀一萬六千兩，然尙短銀一萬三千餘兩。雖設法籌補，苦於爲數太多，除會國帑所請免  
扣三成一節，有碍定章，不敢申請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督省地貧官累，略序補苴，所有前項不敷鐵價，鐵  
脚等費，可否比照例價脚價之數，准其暫於本省釐金項下，動支銀一萬一千三百兩，稍資津貼，以五年爲限。  
俟五年後，物力漸裕，再由本省籌發其餘不敷銀一萬二千餘兩，由巨擘款抵補。至督省釐金，有由各島卡徵  
之行商者，近年收數甚微，無非藉口，攤捐賠累百計，枝梧如葉。聖恩明于體恤，稍減積累，該員等具有天良，  
巨竭力整飭，必能使州縣每年收數較前漸增，足以敵此項而有餘。鐵款既無攤派，則通省攤捐之害，可以廓  
清。

設局游理科場裁免行戶支應緣由夾片 光緒八年

張之洞

再山西省文武鄉款向歸縣廳承辦所需食用各物皆由城行戶及附省州縣民間支應總行科之於軍餉  
豐長效之於農工濶派有追呼之煩交納有纏留之苦甚至深山極僻之野樂供錢千里以外之蒲州傷販行  
戶藉口支差從中漁利科場之年百物騰踊不止三倍因以累及赴試之士在省之居民首領每遇科場輒稱  
隨眾騷擾臨提調監試以下文武各官位皆出首惡之上各衙門之家丁吏役百端需索勒取使費承辦者不  
理難求以致食物乏差爾令餓滿疾病叢生故承辦之知縣支應之工商農民入關之官員士子皆以為苦而  
市情所趨則利焉計文武場一次費用不過一萬餘金首縣賠累至三四萬金騷擾奔命者省內外十餘州縣  
此時晉省官民交困必應優恤本年壬午科鄉試督防司道另籌公款將民間各項支應一律永遠除免禁止  
行戶藉口抬價查江南浙江湖北諸省既定以來科場事宜皆屬設局委員經理其法甚善茲特設科場候給  
所差派候補知府周天麟為總辦並正佐數員幫辦差委百端必求豐潔價值必求核實浮濫糜費痛加禁改  
各色陋規全行裁除應用各物刊單定數鈐蓋監臨揭揭調關防張貼各所額外勒索者徑稟監臨立即懲辦惟  
節司司吏及勸曲驛買等向來據為利窟最難撥比次改革已極優予津貼難保不意存無髮焉端挾剔已  
竟成藩司屢查各缺吏如有勒索該各者從重懲辦老實歷年久失修圍牆庫下屋宇傾圮實不足以重誠典  
現已議擬修理務令整潔先固乾於大門外創建廟廊七十餘間以備士子止息所有設局辦理科場幾克存  
戶支應各緣由理合附陳

崇減公費禁止水禮各緣由疏 光緒八年

張之洞

糧糶外省集司道府直隸州等官辦公每慮不足廉俸扣減益形支絀不得不仰給屬吏其風時饒送向有三  
節兩奉規到任禮程儀購目各省皆同山西亦然大吏之講求吏治者知其足以累州縣而又無以處司道

府州於是乎別籌捐款明定公費使上無匱乏下無挾制故近年各省遵 旨議定公耗之案屢見羣奏然其款必有所出如三江閩粵諸省或取之釐錢或取之漕折或取之鹽平餉別無可籌亦必增加裁減然後著爲定數凡以意在恤下而已自光緒六年王定安任甯甯道時懲於督省官吏之貪吝日見視不能剋期如故因懲愚葆守巧立裁汰陋規之空名改立公費以便其私舊日止送水禮者一律改爲寶銀並妄稱裁去一二三成混飾奏州縣由此重困人人嗟怨物議沸騰 臣抵晉後案考其實則皆明減暗增甚至自無而有自少而多原奏所謂核減三成者僅止兩縣其餘僅減一成半成而合以加不加色較倍以百爲過之且向來致送規禮每年五六次之中必短欠一二次不等至水禮一項厚薄有間斷受無恆即使收納不過數色今則化私爲官轉拙爲贏公然委員專提公費於餉款坐扣以致歸綏道屬向無節壽陋規者藉口新章一律添收橫徵巧取敗壞官常莫此爲甚矣 臣除督省苛政首將原議 臣衙門公費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兩供支卓饋六千四百兩暨此外一應查庫門包等項規全行裁禁旋將通省公費就光緒六年原定數目體察情形分別裁汰泉道府州所收公費除河東道全裁外其餘酌量核減其著名瘠苦原有解送公費者如永和壽縣大寧平魯吉州汾西和順榆社寧鄉甯武偏關沁源屯留沁水靜樂五寨天鎮五台右玉定襄左雲霍邱廣靈蔚嵐風縣等二十五州縣全行裁免著名瘠苦原無解送公費者如石樓應州山陰垣曲平陸等五州縣申明水禁口外各屬新增解送公費者如歸化城接遠城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城和林格爾等六廳仍存裁革其餘尚有解送公費尚非瘠區者六十四廳州縣概行減半各屬中如屬平道暨朔平汾澤五府澄沁臨三直隸州或地居瘠苦或刑獄較多不能不量予補苴即於 臣衙門所裁各費之內酌提津貼綜計裁減之數除津貼各屬外爲兩司各道節省銀六千二百一十一兩爲各府直隸州同知通判處省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九兩爲州縣

慶省銀五萬五千一百三十七兩通計爲合省屬官處省銀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六兩督省餉運上司水禮之風亦爲巨費實與節籌無異越時開募持票新餉優缺每年五六次統辦所值極濶餉門豐者二三千金約者一二千金以下衙門遞減存差廉者不收收者罕留其半一年所費亦復不貲今一併歸甲厲禁刊印章程以本年四月爲始通飭遵行臣不心善核此次所定固一本於損上益下之義然實亦足敷辦公絕無礙人以所難之事此後倘有於裁減之外振竅巧取者當卽劾治其罪

請 派大臣查辦片

奎斌

再爾旗界一事業經臣專摺陳明至土默特蒙員應撥旗務皆累兵丁更有不能已於言者聽就訪聞所及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歸化城土默特 國初定制官員兵丁均無俸餉每戶按地四頃作爲養贖原足贖其身家途後支派繁苛地分兒少治生乏術糊口維艱其絕戶地糧往往被該管官從而乾沒兵丁原不准互相交產亦准該管官得以膠混兼併積年既久受毒遂多兵日以貧官日以富該旗幼丁年至十六卽須編入了冊按春秋二季每丁派制錢一千數百文名曰撥差錢選輪查戶口之時科派尤甚兵丁散居鄉里向無差操雖有向上之心苦無進身之路信窮者困於饑寒強悍者流爲盜賊該旗戶口之所以未幾蕪庶者職是故也圖旗設參領十二員無一錢之俸然莫不高居大廈坐擁良田並非世襲之官儼然相承世世則其把持旗務專事培克損下益上可概見矣該旗例定於春秋二季調撥兵一千名操演一月每名日給藥費銀五分共需銀三千兩另有公費銀四千兩均由歸化關按年支撥聞該旗每季調兵僅數十名操演僅三五日不知此項領款作何開支無怪兵丁情極自安相沿成習原無鞭撻又無器械伍列行陣之不講武無論衣營威暨同治年間土默特迭奉征調該旗有知許兵丁不思整飭訓練坐視共領等官剋扣收撥而不顧軍可憫爲供

思士獻特之厚雖不自創都統奎英始惟該副都統在任最久不免有見好屬員之心以致各營領專擅營私無所不至升任撫臣張之洞於去晉之時密陳該副都統不識大體人地未宜亦實有見於此比來蘇丁困苦甚甚於前而參領恣睢有加無已若不早爲之計竊恐貽累邊方將有不可收拾者當此之時倘得明幹大員盡心區畫漸慎廣支嚴杜虛耗酌加練費實力勤操儘可於整防旗務之中寓優恤之意緣該旗歲支練兵經費並公費七千兩有各廳徵解生息銀四千六百餘兩各項地租銀二千餘兩備買穀價銀一千五百餘兩另款穀價銀入百餘兩咸共得銀一萬六千兩在當時立一款必有一款實用今則藉名開銷亦惟圖飽私囊而已此外該旗煤廠牧廠房基地基皆有進款爲數甚鉅倘能一一清查胥蹄核實必能籌銀若干爲添練經費不惟武備日修即窮苦蒙部亦可漸有生路於邊地籌維洵有神益

#### 統籌新疆全局以規久遠疏 戶部

竊理財之要在聚入以爲出考之禮曰財用足故百舉成又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是知財用窮乏則苟且之法繁與卽天下之大患潛伏非小故也我 朝用兵之費未有如今之多且久財用窘乏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軍興以來近三十年用財易止萬萬迄寰宇底定而甘肅新疆餉孔多除明春一軍業經裁撤不計外以現在調撥而論劉錦棠譚鍾麟兩內外之師是撥銀七百九十三萬兩是爲西征軍餉若西甯撤撥之一萬兩甯夏撤撥之十萬兩涼莊撤撥之八萬四千兩尙不與焉金順一軍并統榮全景廉舊部歲撥銀二百一十八萬兩都整三十六萬兩是爲伊犁軍餉若巴里坤專餉迭次提撥之四十萬兩不與焉錫輪接統英廉所部并新募諸軍歲撥銀三十三萬兩是爲塔爾巴哈台軍餉長順接統恭鐸所部歲撥銀九萬六千兩是爲烏魯不齊軍餉若張曜所帶豫軍歲需銀六十餘萬兩向由河南供支不與焉以上西路各軍每歲共需銀一千



一百八十餘萬兩。滇閩加銀九十餘萬兩。軍需而外。善後經費。又每次動撥數萬數十萬兩不等。事權本未盡一。故勇無定數。餉尤無定額。通盤計算。甘肅新疆餉耗。近歲財賦所入六分之一。各省關或括庫儲或向商借。烟肉補撥。法籌解已屬不遺餘力。而各路猶以餉不足用屢請於朝。臣部不得已爲之提撥積欠。各省關解欠。則停月餉。解月餉則停積欠。蠲疊奉諭旨。令統兵大臣將欠解之藩司監督指名嚴參。而各將帥深知經費情形艱難。參劾公議。既窮不得已。私面婉託委員守催提解。倘有不前飛章告愆。咸謂敬收待哺。奏請部議。臣部無可指撥。不得已於封儲洋稅項下。勸撥數萬或數十萬兩。以救其窮。此處甫行。額完彼處告急。又至事同一律。本難歧視。不得已再撥庫儲。所有歷年部墊餉銀。各省關未能悉數清還。出款暗增。入款暗耗。臣等以部庫關係本儲。積無多實難輕予外撥。而各處領到部餉。甫濟舊欠。又有新虧。不得已另向商借。或將浮報勇數。暗地賒借。或將應協餉銀。明借抵補。一款未清。又借一款。重重計息。愈累愈多。近來所借息款。將近千萬。上損國帑。下竭民膏。懇察情形。日甚一日。查光緒八年分。各省關管借西路餉銀。尚有五百八十萬兩。則還洋款銀二百一十六萬九千餘兩。部墊銀四十八萬兩。部庫另撥銀八十一萬兩。各軍共支協餉銀八百五十三萬餘兩。夫協餉必出於庫。今則庫款空虛。矣從前因軍餉不敷。務求節省。銀紅率等項。久已悉停。應俸兵餉役食。莫不減折。一切支款。又須減平。總計數省之數。悉以供軍。既供本省。各營又願各路協餉。預備來年錢糧不足。填補上年舊欠。羅更則以羅掘一空。類登奏牘。臣部亦以庫款支絀。屢請上年籌辦海防西路協餉。頗難兼顧。各省奏請改撥。臣部最無可改。各省奏請停解。臣部何敢據從。各省奏稱萬分艱難。臣部猶謂務當籌餉。不量其力。徒託空言。天下無大患難之時。猶且拮据如此。萬一海疆有警。威入更減。各省自顧不暇。西路之事。何堪設想。且協餉究出於民。今則民益困窮。矣查咸豐初年。始行抽釐助餉。於關稅之外。復

設嚴卡道近取糧大吏滋民以時時抽收中後被減小民均切謂仇之無効強派將其後嚴卡撤消法網愈廢  
所及秋賦販負俱不得私皆因軍餉不足迄今未能調撥計每年報銷收盤數目千數百萬至外銷之款與夫  
吏員所侵蝕書役所索取又無論已層層剝削竭澤而漁而實成謂事竣不裁久誦而累貨物昂貴終歸累民  
至於田賦所出俱有常經軍興既久供億不恆接應總督如四川之按察律貼指撥已近加賦各省遊賊蹂躪  
城池首領遑事徵收兵饑子遺靡得喘息本年之錢糧既須完納歷年之積欠又須帶徵餉需緊要不得不嚴  
其考成考成甚嚴不得不出於徵辦至於州縣之勸派胥吏之虐求尚不在其中而民間捐貲以應差番攤派  
以辦團保又無論已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數十年來海內疲弊戶鮮殷實田多汗萊率以此故近年如山  
西河南一省迭遭大旱死亡枕藉陶里爲墟竭力以救之愜有存者至今元氣未復生計蕭條上年山東黃  
河潰隄橫流千里沿河之粟牛付波臣輓轉流亡以皆萬計雖蒙 聖恩撥濟發帑恤此災黎猶有居無室廬  
食無藜藿窮男賣女窮民既衆隱患方深於順天直隸湖北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省水  
旱傷災又無論已大亂甫靖又遭奇災一切苟且之法皆未停罷 聖恩矜危之伏查我 朝釐定準酒關都舉  
全疆一萬里隸之職方其時府庫充溢當世猶不免耗中事西之疑今則庫款空虛如此民力困窮又如彼而  
西路軍餉倍借於 國家全盛之時悉索以供靡所底止若不預爲籌畫仰屋徒嗟倘蒙 聖明垂詢空虛之  
故臣等毫無補救實難裕答即 聖慈不加譴責天下萬世清談其謂之何 臣等再四思維耗中以奉邊禁非  
長策但西陲要地非內地爲之調撥亦不能支是用稽考傳章旁參衆說不揣冒昧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  
陳之 一曰定額餉甘肅新運歲需撥餉千數百萬斷難供億且斷無全解之理徒使應需者任意挪移盈虛  
難考受協者藉口欠解借墊類仍皆額餉未定之故查道光年間額兵尙未裁減 臣部估撥甘肅新運歲餉等

項四百四萬兩或四百十五萬兩有奇除留抵外實撥銀三百餘萬兩咸豐年間陸續裁減裁扣每年計撥銀三百一萬兩除核減折放留抵外僅備撥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餘兩迨回逆擾亂攻剿之師另撥月餉額餉久已停解光緒四年西路漸就肅清前督臣左宗棠覆陳新疆情形摺內請於三年之後都撥甘肅新疆的餉每年以三百數十萬兩爲度臣部議覆屆時再行奏明辦理迄今已逾三載之期所有甘肅新疆各軍餉應照左宗棠奏每年調撥的款三百數十萬兩不准各省帶欠之木處撥入留抵之款已在四百萬兩上下嗣後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請都儲經久之圖莫要於此 一曰定兵額查關內減兵裁勇已有規模惟關外統兵大員太多均得專摺奏請招募兵勇迄無定額現查劉錦棠所部馬步一萬三千餘人張曜所部六千餘人烏魯木齊古城兵勇八百餘人巴里坤官兵九百人金順錫倫所部約二萬餘人綜計全疆兵勇數逾五萬較承平額兵四萬之數已多一萬有奇力分於將多財賈於兵衆且等竊以爲新疆既改設州縣時勢變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古城庫爾喀喇烏蘇等處自遭回亂旗丁所存無多宜歸併伊犁即以伊犁將軍專轄旗兵內地駐防之例應令劉錦棠等通盤籌畫就餉數而酌留兵勇應併者速併應裁者速裁合南北兩路滿蒙漢兵勇總不得逾乎舊額四萬之數現在防營無事口分尚給行糧若有事之時加餉則款愈難籌不加則何以示勸臣等擬仿成法量爲變通暫以二萬人爲勇改行極爲坐糧出征外域始照行糧支給再於客勇之額留關外者加撥精壯萬數千人規復制兵照土勇章程支給其駐防及臺站卡倫各項官兵口分有裁士勇少者毋庸議增以節餉項惟各路兵勇餉章歧異約有數十等應令劉錦棠等查明各路章程殫心籌畫力任其難將兵數勇數餉數妥議定章奏明辦理 一曰一軍調查新疆南北兩路歲需兵餉等項向由該將軍都統參贊大臣核明確數預先在甘省兩撥仍由陳甘總督將需撥各款歸入甘省長餉內於年終造冊具報臣部於

冬撥案內彙總撥給至今成法蕩然募勇則各節專餉善後則各立章程餉則各自運場浮開盤費局則各自添設經費尤多至無勇之員亦復強顧待哺一官之費耗十數勇之口糧官階無可清查虛冒更難考核即如前烏魯木齊都統恭鑑所部一千餘人開報差員至一百七十餘名羨於數勇一官紛紛濫支薪水尤出情理之外良由事權不一無所考核以至於此雖有督辦軍務大臣而各將帥位敵勢均究不能如內地督撫可以節制全令今誠調撥餉給總發給必須得人總會其成俾各營章程一解到之款專歸一處分撥各軍各路差員儘可裁撤以裕兵食原等所議三事旁參遠證理在不疑病處有阻臣等之議而擱臣等之說者或曰西事孔棘今昔情形不同撥餉千萬銜若不支乃儘以三百數十萬兩爲額西陲瘠處入有限爲邊計者不已疏乎不知內地根本也邊陲枝葉也公私墮竭則根本傷根本傷則枝葉將安所附夫天下之舉不在於外常在於內史冊所載具有明徵今自通商以來震盪之內皆有敵人蔑於無處不防邊事虛聲恫喝使我常爲之備師老財賤以驚乘間一逞方今要策在蓄財力以待時斷無偏重一隅之理新疆距神京萬里而耗萬中原子人以曠非計之得也溯查同治初年各省辦防未罷額餉每年調撥新疆經費僅四十萬兩尙未解濟此後若有缺乏客勇剽悍豈比驍潰堪慮欲求加旗兵之甘心竄賊誠不可得能不爲之寒心哉即謂邊備不可不修而籌畫必時久遠故額餉宜復復額餉當裁勇以復兵屯田以抵餉所議額餉原係左宗棠奏案其時甘省尙未裁兵也查左宗棠奏甘省裁兵節餉案內稟咸豐年間調撥一百四十萬兩之數已減去銀四十九萬二千兩有奇是調撥應減爲一百九十餘萬兩今照左宗棠原議以三百數十萬兩爲額實已多銀一百數十萬兩此外尙有本地租賦雜稅藍金等款可資抵放誠如左宗棠前奏新疆利源可開流亦可節就地取資之說將來調撥尙應照咸豐年間成案核減若徒求目前調撥之多而忘日久難繼之患豈出意外

恐非淺鑿所能窺耳或又曰逆曾勾煽同衆俄人潛蓄陰謀縱使益兵猶慮疎失裁客勇則軍威不軌漢勇則口分不敷所慮得毋未周不知自古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顧謀略何如耳若處處填塞兵勇則備多力分善用兵者必不出此方今養勇太多浮冒居其半老弱居其半而西陲各軍日虞敵至不敢遽裁坐致罷敝久皆無用殊爲失策夫用兵猶弈棋然巧者嚴審全勢置數子於要害足以制人拙者昧犄角之方即布子滿局不免於敗現議汰弱留強合全疆兵勇以四萬爲額一半列戍爲防守之局一半居中爲游擊之師苟將得其人軍無虛籍平時屯田以勞勦之農讀訓練而整齊之必大可恃擬俄人啓營遊首竊邊悉衆征行不難調關內之兵防固後路固不在多養無事之役耗 國家有限之財也議者以爲兵多足恃譬之千金之家常慮盜賊日需數十人以防之盜尙未至不終歲而千金之家已爲竄人矣勇餉不敷之說謂爲關外糧價昂貴今查關外糧價與關內不殊且有比內地稍賤之處前據劉鶴棠奏稱嶺有殺戮傷農之慮況楚軍坐糧已罄土勇爲優土勇章程較之制兵額餉已加二三倍亦不爲少遠考之軍需則例出征加給鹽菜事竣回應住支近考之劉鶴棠張隨所議亦以改行糧爲坐糧招募土勇規復制兵爲諸臣須嚴禁剋扣軍餉口分必無不敷至各城回民雜衆同是血氣之倫緩之斯來虐之則叛疆臣仰體 皇仁幸甚風化豈豈之誤未有不沾然服者間有慮糧之蓋不難諒又何勾煽之足慮謂竊據衆流所議略盡於斯臣等亦非敢爲高論漫相窮詰至於用人者 皇上之大權臣下所不敢言而籌兵籌餉更與 臣等當共體時艱勉圖久安長治之規以維 國本劉鶴棠身居軍機洞悉機宜尤當以此一贊之功恢宏遠略相應請 旨飭下督辦軍務大臣劉鶴棠等會同陝甘總督曾國麟統籌全局就左宗棠原議裁撥三百數十萬兩之數會計所有甘肅及新疆南北兩路某處酌留若干兵勇某處資需若干錢糧賦稅指抵若干制餉俸款若干屯田抵餉若干一切經費若干無論

何區盡繼應照例徵餉數量入爲出一條遵奉到後臣部卽於本年秋季照新定額餉將十一年分餉項擬爲  
撥擬款大抵務宜力次措節慮始圖終庶免牽動大局且等幸甚天下幸甚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二十六目錄

戶部三則附下

奏陳開源節流章程疏戶部

開源節流事宜二十四條戶部

查明勘礦厥情形試行開採疏

皇 飭核詳稿

請開粵西礦利條陳

閩省請開辦鉛礦疏

請開禁出口硫磺片

籌議礦務擬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疏

遵議濟河金廠開辦事宜疏 總署王大臣

林則徐

程嗣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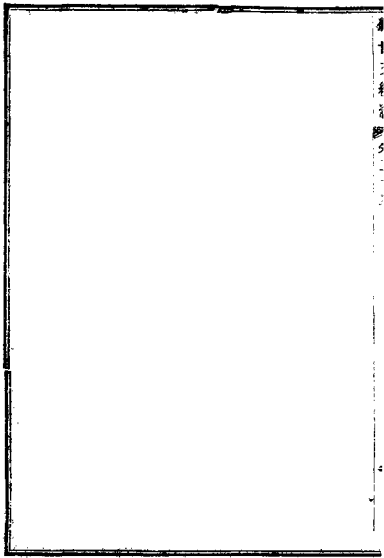
謝光綺

楊鳳濬

劉銘傳

唐 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戶政三疏附下

奏陳開源節流章程疏 戶部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現在軍餉緊要應如何預爲籌畫之處著軍機大臣戶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妥議具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欽此 戶部等當即會同議議伏查本年六月戶部會同軍機大臣有通籌籌撥接濟餉需之奏令各省裁節用款專供海上兵精銳令各省於兩個月內將某項裁減若干每月籌畫若干迅速籌備開單奏明又本年七月戶部於奏請添撥部庫邊防經費摺內陳明等餉緊迫此後凡有戶部指撥各項海防餉需無論各省藩運司道監督等如能照數批解毫無貽誤由戶部半年題奏一次照軍功例請給優獎其有支吾推諉遲誤者由戶部隨時嚴參嗣經各直省迭次奏請撥餉均經戶部或准添餉部餉或許裁留京餉或停應撥協餉或令改解原餉隨時嚴辦一出於移緩救急爲一時周轉之計而於其何以持久俾無缺乏之虞切慮亟當妥籌今欽奉 懿旨復令戶部會同籌議臣等竊以爲國家理財一政行之無事之時較易行之軍興之際實難行之小有緩役之世尙易行之大亂初平之後尤難自成豐同治以來粵匪亂起海疆滋事中外用項日增月益彼時籌餉卽難然各省廣開捐例初議抽釐各軍每自謂供餉之方未全勞 廟堂之籌措兼之改幣行鈔大減放款勉爲敷衍京省之需髮給平後西路海防兩處用尤浩繁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之出又十五年矣戶部前於光緒二年奏擬釐度支六年奏籌備餉需深視大亂初平民生彫敝新增入數皆有占定支款舊例賦稅鉅款未能滿徵非及早綢繆

無以爲自強之基無知內外臣工因循成習情面未除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實恭查同治九年欽奉 上諭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途禍愚略不則又泄洩成風爲目前自安之計即使防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譴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慮宵旰焦勞無時或釋等因欽此 臣等平時敬讀此 旨深懷愧憤今茲法人橫難戰事未已目前時艱敢不同竭愚忱力圖匡濟竊維自古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一事今謹將 臣等商擬開源節流各事宜另繕清單恭呈 鈔覽一俟 命下由戶部分行中外一體欽遵照辦迅即施行並由戶部再行申明光緒六年所奏籌備餉需及本年六月會奏籌畫各路餉需各原議嚴切催令各省於此次接奉 諭旨後分別勒限四五個月一體認真分別舉辦如再觀伺具文遲延不復或竟空言搪塞實無整頓於來年六月底限滿之日仍應由 臣等會同切實考察具摺奏參

開源節流事宜二十四條 戶部

現因海上防務喫緊餉需支絀請即奉 皇太后懿旨會同總理衙門戶部擬定開源節流章程十二條入奏奉 旨允准已飛咨各直省大憲照章遵辦實事求是至明年六月爲限令各覆奏各省奉行不力具文搪塞者由戶部指名嚴參今將章程開列於後

一 領票行鹽酌令捐輸查同治年間前兩江督臣曾國藩於兩淮運行票鹽條奏清水源案內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銀四百兩光緒六年戶部奏令兩淮票商以一年一運爲斷每年每票除除繳正雜課額外仍按年捐銀一次作爲票本分上中下三則上則捐銀一千兩中則捐銀八百兩下則捐銀六百兩合所銷引數計算每年約可收銀五六十萬兩嗣據著督臣吳元炳奏以兩淮票商等公捐銀一百萬兩請免年捐奉 旨允准實收

在案今籌辦海防等擬酌中辦理查淮甯五百引每一票每年約銷四十萬引上下淮北每百引爲一號每年應銷二十九萬六千餘引茲酌定淮甯每引捐銀四錢淮北每引捐銀二錢合兩淮以七十萬引計算每年可捐銀二十二三萬兩爲數無多不致累商如蒙 念元臣部四州者該督轉飭運司鹽道及督銷局員自按奉此次部文之日起接引收捐作爲每年永遠定額並於應徵課銀外分別造報戶部查核勿任牽混從前如有私行核撥攤捐之款先後一概革除其餘有請將各省應令各督撫體察情形能否一律仿照辦理迅即妥議具奏毋得遲延推諉此項銀兩應專備部提督部不准挪移擅用

一茲頓緩務查各省鹽務例定按年銷額部引行鹽結課道光中蘇兩淮始改行票自粵匪竄擾各省創辦抽釐濟餉兩淮躉行票鹽兩浙福建節次亦奏行之每票仍按引計算但不赴部領引兩淮課釐並徵淮鹽楚岸借銷川鹽川鄂兩省分抽釐銀兩浙課釐並徵釐課耗釐三項並徵是各票商雖未規復緝引實與引商無異此外各省引商票商官運民運辦法或有不同近年歷經商官條奏加抽釐戶部均議令鹽務各省實心整頓九年御史桂霖條奏鹽務戶部分別省分繕具清單奏令各省興利除弊本年左中允崔國因條奏又學士陳寶琛奏請督加鹽釐戶部議令抽釐各省議奏覆據曾國基奏請加抽川鹽三文下寶第奏請加收川鹽三文外再加一文餘皆久未入奏今又奉 旨籌餉應再催令各省迅速妥籌定議酌定二三成之數或照課額加收或照釐數加收或照每鹽一斤酌加價錢幾文刻期奏明與辦以濟軍食仍將加收各數分別咨報戶部備考錄其事與宜原難強同其要惟在嚴杜蠶戶侵漁私販偷漏而已若各省能再將成數同治年來抽釐辦法一體查覈各尋終其抽釐最旺之年由何而得抽釐不旺之年由何而失更將其日增月益試款開除斥項實力除除情面認真釐定總期減少一分冗費自可多濟一分餉需續一二處實有未能加數再抽之

鹽釐豈天下真無可設法整理之趨政如四川鹽務督督臣丁寶楨不避嫌疑一洗積弊釐入鉅款他省果能認真釐實必有增益切勿糊塗若徒空言搪塞而於籌餉毫無實際

一就出茶處所徵收茶課據總理衙門單開光緒九年出口茶數多至一萬九千餘萬斤查道光年間英國所收茶稅約計每百斤收稅銀五十兩而我之出口稅僅納銀三兩五錢不及其十分之一今擬設法整頓茶課或照甘肅茶封之例每五斤徵銀三錢就關戶徵收增課甚多而洋人無所藉口或照甯夏延榆綏等處茶引每道徵銀三兩九錢之例於產茶處所設局驗茶發給部頒茶照每照百斤共徵銀三兩九錢經過內地關卡另納釐稅驗照書載放行不准重覆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部請領原領執照一年之後作為廢紙如此徵收亦與洋商毫無窒礙或於產茶處所驗茶發給部頒茶照既完課三兩九錢再倍收銀三兩九錢前後共收銀七兩八錢將向之一切雜費均予蠲除惟於各海關及邊卡凡應納洋稅處仍照向章完納若在內地行銷販運無諸藉口何省何處嚴卡關權均免其再完稅釐則改釐為課改釐成總既便稽考復得漁惟關戶及販商若何稽查可無走漏應令各省督撫參酌定章稟奏辦理

一推廣洋藥捐輸查廣東省光緒初年籌備海防由藩司招商黃近源包抽運雲洋藥捐報每年認交洋銀四十二萬元五年為滿每年認捐一萬元嗣於光緒七年經兩廣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緒六年接辦每年包抽洋銀九十萬元仍五年為滿各省如能仿照廣東辦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萬兩不沿海各省以數十萬兩為率酌可得銀數百萬兩惟各省水險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辦自應另籌辦法查運商於後條約內開洋藥止准在口銷賣一語港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運送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是運入內地之洋藥如何徵稅按照條約洋人原不能于預今擬不分洋藥土藥發給華商

行坐車票按票捐銀以助軍餉其行票一項應填寫商人姓名籍貫按年請領每票足以十斤每斤捐銀一錢  
經通關卡查驗另納稅釐並由各關卡于部票內填註該商經過年月日上印蓋戳爲憑以杜重複影射無票  
者將貨充公並行懲辦其行店坐票填寫鋪戶姓名字號住址無論資本大小按年令執銀二十四兩每年仍  
換票一次如無票者不准開鋪售賣並行懲治惟洋藥一類口岸散漫難稽且私帶私販如何防杜應俟各省  
議覆定章一律舉辦其未經離口之洋藥仍照條約辦理不在此例

一推廣沙田牙帖捐輸查光緒六年廣東省籌辦海防奏稱每沙田一畝捐銀一錢是年該省撥過海防經費  
沙田捐輸銀二十餘萬兩沿江沿海有沙田者原不止廣東一省如江蘇安徽江西等省產沙田最多多係  
富紳豪民購爲沃產廣東既有此項捐輸他省亦可照此仿辦應令有沙田省分按廣東辦法酌量辦理又查  
同治二年六月間准江蘇巡撫咨請勸商捐輸牙帖請由部頒發經戶部按照湖北江西章程奏明頒給部帖  
並將條款十六則隨帖開列查條款內開各商人捐領新帖係爲報効軍餉其從前各衙門隨規一概劃除  
酌定江蘇上海地方上等捐銀五百兩一等捐銀三百兩二等捐銀一百五十兩下等捐銀五十兩偏僻等處  
方上等捐銀二百兩一等捐銀一百五十兩二等捐銀一百兩下等捐銀五十兩應令永爲定額以裕經費等  
因竊維從前籌備軍餉江蘇既經請行今尙闕年赴部備領牙帖此外惟湖北陝西有牙帖捐款他省有無似  
此舉辦無從詳考擬令各省一體查明生意較旺及偏僻地方能否分別定則捐發牙帖裁免陋規各省即以  
萬家計裁長補短每家銀一百兩計或可得銀百萬兩上下於餉不爲無補

一煙酒行店入費給帖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兩江總督曾國鴻奏稱江北糧臺進款有統捐及花布行  
棧捐名目竊以從前軍需緊要江南省會辦行棧鋪捐湖北巡撫胡林翼亦有抽收行店月釐辦法後以軍務

稍平部議停止現在軍餉緊要擬收行店銀款以濟急需惟查各項行店若一概抽收又恐物價騰貴惟煙酒兩行棧店最多獲利頗厚若稍有抽取究於民生日用無大關係然月釐鋪稅又似漫無限制易滋中飽不若仿照牙帖辦法預給煙行酒行部帖核其成本大小明定科則按年交納課銀一次應由各省督撫查明除資本徵求舖戶不計外每省煙酒行店大店各實有若干處所某某字號住址某處核定課銀數目造冊請帖定限解款以杜欺隱之弊

一匯兌號商入資給帖查農民力田皆完納丁漕販商富商亦納釐稅惟京外各處富商分設匯兌票號毫無交官之款憑空罔利坐擁厚貲即以錢鋪而論查刑部定例不准私自開設不准私自出票如違照例治罪律有明條乃近來票莊紛紛任意添設全無限制奸商設為騙局始則揚厲鋪張繼則使使開閉流弊益多上年胡光墉所辦阜康及胡通裕票號倒欠公私款項極多尤為可惡嗣後京外匯兌票號應令請領部帖以便稽查擬參仿牙帖辦法如有匯兌票號由地方官查明實係殷實富商責令各票號出具連環保結申請承領部帖方准匯兌紳民私款每號每年應令納帖銀六百兩各省於前一年八月以前造具簡明清冊將商人姓名籍貫及開設票號在何州縣互結商人姓名一併詳細詳派員赴部請領票帖以杜漏弊影射務須先請後帖不准絲毫藉欠如無部帖私自開張銀號即照私自開設錢鋪例治罪加地方官格外勒索嚴懲私例嚴懲

一劃定各項減平減成查嘉慶年間川楚軍需一案奏銷彌補虧空陝撫畢沅始劃定減平之議至道光二十三年戶部奏定章程各員省減平銀兩酌令按年解部並造冊送部查核此項常例減平銀內每年應解部七十四萬餘兩近年各省支發勇餉等項大半按湘平支發就湘平一項而言或每兩扣平三分六釐三毫或每

兩扣平四分九釐三毫或每兩扣平四分款數參差一收一支最易弊混惟如各省之洋銀折合紋銀價折合錢價亦漫無定章從蘇中飽運各省滿成支放各款始於咸豐三年光緒六年間曾經戶部查核即各官減成養廉一項應解部庫者每年亦有銀九十餘萬兩奏令自光緒六年為始半年批解部庫一次年清年款不准裁留無如各省仍不遵案起解應令各省嗣後除常例支銷各款照舊核扣六分平仍行解部外其非常例支銷款項如練餉勇餉薪水以及一切雜項均照湘平每兩扣銀四分之數一律扣平支放其扣出銀款另行存儲備報部候撥本不准再有牽混擅自挪移如有將扣平銀數仍行列入收款作正開銷亦必另款詳細聲明其折合洋銀錢數亦宜開有定章至各項減成銀兩亦應由各省一體查明照章減扣遵照奏案趕解解部各省即於接到此次部文後各將其通省應支兵餉勇餉協餉京餉及一切放款某項扣平某項不扣平扣平之項如何扣收數目分款核定詳細全行開報一次再由部彙齊逐款查核畫一定章

一嚴提交代徵存未解銀兩並嚴定交代限期查徵收款項例應隨時解交代時尤應查清結報奏各省州縣交代每將前任短交之款列作徵存未解名目彼此通同將無作有以致各省徵存未解銀兩或數年或十餘年尚未解司多者積至數十萬兩少者亦有數萬兩之多近經戶部行催積釀累無如各該上司一意瞻徇深恐屬員挾制不敢隨時作速嚴提必俟虧空之員或故或參始行揭出虧空庫款已面虛攤查抄徒有空名茲擬截至光緒十年十二月底止令各省督撫查明應年道府廳州縣等官交代案內應解司道各庫徵存未解銀兩共有若干案分年分款分任逐一開具詳細清單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內飛咨戶部備案一面通行各屬趕緊批解勒限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內一律解清該督撫即於六月初旬詳細開單奏報某年某員某案徵存未解銀兩於某年月日解司訖入於某年某冊內造報列收其未完及欠解各員亦於六月初旬奏參



職提省查辦照例治罪若該省並不照此次奏定期限奏參或率請展緩希圖延宕卽由戶部按吏部則例所載程途日册扣算將該督撫藩司隨糧道均照例展參以昭炯戒至光緒十一年正月起各案交代應照道光年間安徽巡撫陶澍奏定章程凡前後任交代務將現存銀兩埔數批解冊內不准開列存庫未解名目嗣後該督撫藩司如查出交代案內有徵存未解銀兩卽應照戶部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案參辦如不參奏卽照新章將該督撫藩司等一併參處再查各省交代往往多年未結並不將文冊送部或僅報初參不報二參卽有徵存未解一切虧空情弊戶部亦無由知或偶送部亦多逾二參定期文內皆稱交代已按限算清因冊結外錯往返駁詰致延月日萬曠一律百端回護收令不足言該管上司無事不代爲彌縫是誠何心迨至積累數年又以舊案新案爲詞紛紛延宕無非不敢開罪屬員之隱衷嗣後若逾二參限期該省若無文冊送部或送冊而仍稱外錯遲誤者戶部照入月間奏定新章核計程途日期概照交代逾限未清例奏參並將該管上司一併照例展參議處至州縣陞遷補署日期本年八月戶部奏令自光緒十一年正月起兼咨戶部奈各省近來於交代一事每甘認遺漏之愆決不與部中以確查之據事似微未實爲一切欺飾之本此後交代文冊卽依限到部查無厚報到任日期文履者仍專將藩司嚴參降級以挽頹風數十年來財賦之虧實由於此未可以薄書期會置諸不論繩之欲村虧空尤在該管道府州隨時親查屬庫必令有收卽解無可虧挪戶部本年八月奏案各省尤當實力遵行該上司更能核減攤捐省部供應寬州縣之力守例定之法庶虧空可杜庫款可足矣

一嚴催虧空應繳應賠各款查各案虧空應繳應賠款項例應嚴催初不關等餉辦理無如各省積習玩延與不贖道雖著名富族實家竟敢結報家產盡絕呈請免賠目前前等餉急迫則追繳宜嚴若仍復空言搪塞自應

從嚴辦理將光緒十年以前虧賠各案除已經戶部奏定追賠關稅一案仍照前奏辦理外餘均仍照追賠  
辦理辦法凡因公虧短光緒九年以前核定有案未經奏准帶免扣抵完結者擬減免五成賠繳五成其事非  
因公情節嚴重各案以光緒五年為斷光緒五年以後之案仍全數追賠一切應得處分姓名均仍照定例辦  
理毋庸置議其光緒五年以前核定之案未經奏准帶免扣抵完結者擬帶免一成賠繳入成均限定自此大  
奉旨之日起限一年繳清其虧缺賠完或仍應究治罪名處分或例應減免罪名處分之處亦均仍照舊  
例辦理倘一年限滿仍延不清繳以及雖完繳尚不足此次所定應繳成數均應由承追各衙門於屆限滿之  
日切實彙參再行分別核定監追查抄治罪議處辦理完結其實係人亡產絕無可著追以及查抄估抵復尚  
不足數均按照此次所定各應繳成數核明其實短數目照例著落擬賠分賠完案以重公帑其光緒九年以  
前尚未數結以及光緒九年以後因公虧缺各案均仍照一切舊例舊章核辦不得入此次新章辦理相應請  
旨飭下在京入旗都統及各省將軍督撫府尹等一體迅即詳查一面將此項應照新章賠繳虧缺人員銜  
名成數限期開具清單備案由限令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底一律奏咨送部一面嚴催各該員依限按數清  
完毋稍延宕其不應入此次新章辦理虧賠案件亦各當認真分別查追仍應遵照戶部定例所載一切賠項  
其力能完繳者無論本身子嗣所賠係屬何款但由戶部行追均應令其依限完交無乃完繳者分別有官無  
官有官者無論本身子嗣官職大小但係現任均不得濫行請免照定例辦理

一入官產業物限價償部查入官房產例應認估招買價銀解部如果無人認買即交內務府查收取租  
近來竟有十八九年未賣未交之產走入官地畝例應勘報報租無如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約此項地租歷年  
盡飽胥吏之囊查戶部簿記乾隆年間未結地畝現在尚復不少擬由戶部一面查催一面行令各省將所有

入官地畝房則如係應原佃承租或應原戶承租自應經縣令其升科納租勿庸另議若係應另行招佃者即一律出示按租定價招買若原租無可查考亦即比照四圍租數定價招人承買仍照例升科至已變價價房產即通查共有若干勒限半年變價補數解部亦可收獲銀款

一酌提清糧清規鹽務規餘款查本年七月雷慶湖南巡撫龐際雲奏稱該省有盈務撥私經費可以移作軍需復查山東糧道每年清糧奏銷冊內有數十年應解部庫扣存輕辦並裁減船隻未解之款積累至一三十萬餘兩之多除鹽務餘款本年八月間已令各省將軍督撫酌量如有似此經費可以移撥就急者奏明辦理等因各省欲遵辦理外至清糧清規餘款除山東省應解未解一項即行催提外其別省糧道仍有無餘款應令解部應由戶部一面查明一面令石潯各省迅速奏明辦理提充餉項

一裁減局經費查各省撥捐扣留經費有扣五成扣一成扣一成不等且有不入收數先按每兩扣收八分更有不報報經費履經查請迄不咨覆或不開報各局處所及應支細數一筆開銷銀十數萬兩或數十萬兩又有既扣經費更復以錢折銀再扣銀折成數種種任意開支殊不盡一應令各省將釐局經費分別裁汰將應支各款逐款開列於四個月內報部由部核定支數一律照支倘不依限據實報部即行奏參

一嚴派各關經費查各關留支經費有撥入分留支者有按五分留支者有按一分零留支者有毫無一定留支分數者殊不盡一應由戶部督飭司員調查酌量除開涉外洋經費仍照原條約辦理外餘均定以留支確數其從前留支太多之關即可查提歸款備撥且查各關解款有既支補平補水又支傾餉火耗既支隨費又支水脚亦應酌量更定以免濫支應令各省查明裁併奏覆再由戶部分別辦理

一嚴定各省局員額數銀數查本年六月間恭摺御史齊壽齡奏請裁撤各省各局等因當經戶部會同吏部議

清查各省散置各局已報部者於軍需則有善後總局善後分局軍需總局報銷總局籌防總局防營支應總局軍裝製辦總局造製總局鑄總局收發軍械火藥局防軍支應局查辦算局軍械轉運局轉餉局副防局支發局收放局特選局控選局軍需局軍械局軍火局軍裝局軍器所等項名目於洋務則有洋務局機器局機器製造局電報局電線局輪船支應局輪船採辦局等項名目於地方則有清查藩庫局營田局捐局官苑局交代局清源局發審局候審所清訟局課吏局保甲局收發幼孩公局善濟堂廣仁堂鐵線局桑絲局戒煙局刊刻刷印書局採訪所採訪忠節局採訪忠義局等項名目其營務則有各處總局運局督辦局其益卡除牙廠局外則有百貨釐金局洋藥捐局暨兩項各處分局更不勝枚舉其未經報部者尚不知凡幾且有事應責成司道廳州縣者亦必另設一局以爲安置閒員地步有地方之責者反可置身事外各局林立限制毫無究其實事一無成效該督上司不過覓好閒員公款盈虛在所不計種種消耗何所底止時 旨飭下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等詳議章程議定局數員數並各委員銜名先行造冊備文咨報以後設局均須詳酌其事可相因而理者或總設一局將各項應辦事宜統歸其中慎派委員分股辦事以便稽查易於得力冗費藉可節省調查設局之始咸豐年間各省未悉收復地方不能不設局辦事且爲設局以破衙門官吏窳白奈故事相延各局亦復久成窳白大失本意本年十一月已令各省督撫將該省局卡裁併酌定員數薪水破除情面嚴定章程實力整頓並限令三個月將辦理情形及各局員數銀數據定具奏一面報部查核等因已由戶部行知各省辦理如不趕緊於三個月內報部將來部查照例案刪駁即著舊章行派委之上司全數隨補並行參辦

一體暨文武分別裁汰及酌定額數銀數查近來各省勇營實爲養贖開冗之藪偶移調一營游勇臨之冗官

額之其知名者無論如上年局魯木齊都統莊維報銷一案該員僅統兵勇一千六百餘名差員竟有一百五十五員之多獲於十勇一官一官耗十數勇之餉彼帶勇數千數萬者其分潤開官又烏可以數計者謂大軍所隨護理類副統領營哨各有專責必須籌辦差員方資清理不知統領營哨各有公費且督撫司道政治繁要其分理佐治皆自懸私友亦足有裨是各省隨營文武員弁一項不過為酬應親友調劑開員而已現在征調各軍餉銀數少者所用文案委員照章由公費內自行開支不應另給薪水外其督領營數多至十數者應令仿照光緒九年戶部行令河南省覆准辦法所有隨營文武各員以當時奏調有案之員酌留差遣分報吏兵部

一停止不急工程查光緒六年戶部具奏現在籌備餉需應查照同治八年奏案請將各衙門一切工程概行停止三年等因今光緒十年已滿三年之期而值海防籌餉緊要若各衙門因停限已滿紛紛請修工程則部庫實屬無款支應茲擬援照前案所有京城各省各衙門及地方一切工程除自行籌辦不動正款者毋庸議外其餘興修一切尋常工程應支庫項者概行停止三年至 壇 廟 陵寢各工務保軍大其實在萬不可緩者應責成勸估大臣詳細查核力求撙節毋任稍有浮冒

一各項欠發餉限清釐各項預支分別覈辦查上年查算光緒七年一歲出入通計各省列入餉冊補發欠用款共有銀四百餘萬兩之多各省豫行支撥下年用款亦共有銀三十五萬餘兩之數至各省常年兵餉額撥數多而實支數少其餘剩之款每年皆稱補還舊欠尤屬漫無可稽今各省一歲收款者詳其平日糜餉之各實難詳實查甘肅最為瘠區新邇最為遠地督臣譚鍾麟廉臣劉錦棠尚能按土勇章程每月月餉不過銀二兩其各省腹地防軍無事坐食可裁則裁若實不能裁不辦急仿照支抑或照絲營兵餉量加支給若實

保臨敵出征自宜厚其餉情以勵戎行應由內地各督撫趕緊查辦報部核覆一律辦理

一酌減內地防軍長夫查光緒七年戶部會同兵工二部議覆都察院代奏教習王開選候陳義海勇營各項人夫一摺經部議覆奉令各省實力減裁原以各省防軍安坐無事並非出征之時必須隨同搬運輜重可比在各省亦知長夫原無須此數特多留夫數爲事後報銷地步故積盜久爲利藪本年二月間據河南巡撫龐傳習咨稱各營長夫裁減每營只准用長夫一百名現擬除邊河各軍應用長夫仍各照定章辦理外至腹地各省防軍每營五百人只准用長夫一百名不及一營者卽按此數攤算檄令自光緒十一年正月始一律隨辦報部查核其有向來不用長夫者應照舊辦理毋得因此轉行添設

一防軍有營房者不准再領帳棚折價查王開選原奏又稱前敵行軍不得不攜帶帳棚以免野處露宿且轉戰無定易於損失風雨之中尤易朽敗不能半年一換周年一換若駐守防軍必修營房以圖久何需帳棚又何至隨時更換每營每年折換帳棚價銀至六七百兩之多此不過徒多浮冒等語經工部議覆各省防軍帳房一項如修築營房之處自不准重複開支應由各統兵大臣及各督撫嚴行查核知意尚節毋得率請更換致干參處應令各省於四個月內迅速議覆

一核定內地各省兵勇餉數查各省制兵皆有定額會典所載各省旗綠各營兵額共七十七萬餘人而京師入旗禁旅十二萬有奇尙不在內果一兵得一兵之用何須各省添募防勇卽使一兵實得一兵之用亦當有可用之兵四十餘萬則各省防勇豈不大可減裁泰平時本省舊有綠營兵丁爲無用既不教練又不酌裁餉既不足又須酌給一任其若存若亡差遣緝捕皆賴防勇平時兵勇兼養此萬不能久之勢稍有事變應其向有防勇酌分佈不敷一似臨事非從新添募不可果使臨事必須添募則無事之地無事之日正宜裁定

管制備存餉項以便留備臨時有事添募之需現擬請 旨通飭內地未新防戰各省定限查核各將制兵空額及老弱之兵認真裁汰將實存數目實支數目報部並令各省各路防戰勇營一體將現有勇營練軍營數人數餉數詳細督律奏定一次由戶部會同兵部審酌其現有旗綠制兵酌定兵數餉數立案嗣後即可節省餉項以爲一勞永逸之謀

查勘礦廠情形試行開採疏

林則徐

竊准部咨奉 上諭前因戶部奏籌備庫款一摺當派宗人府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妥議具奏茲據另議章程五條無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損益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議立定章程具奏等因欽此臣等跪誦再三仰見 聖主睿慮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復查新定章程五條內如河工漕務本爲滇省所無鹽務則向有定章並無懸引贖課自應聽 旨無庸更易至錢糧年清年款各稅總收總解均無虧欠除將應造清冊飭屬依限據實造報聽候稽查以昭劃一外計滇省所應辦者首在開採一事敢不詳慎籌維復思有土有財貨原惡其棄於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於民果能經理得宜自可推行無弊考之周禮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柱云升之官礦也其曰爲之厲禁以守者爲未詳開採言之也曰以時取之物其地屬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卽明嘗開採之法爲後世所仿而行焉者也以時云者註疏但釋其大意今以臣等在滇所訪聞者證之似指冬春水潤之時而言蓋金爲水母五金所產之礦皆須瀉水而後取礦故鑛例有水洩之費銀鑛亦然夏秋礦鑛多水宜洩倍難往往停歇若水過多而無慮可洩則美礦被淹亦成廢礦乃情以時二字古人固早見及此也物其地屬云者亦如今之覓礦先求山形豐厚地脈堅結草皮証或引苗透露乃可覓其成礦礦中鑛云一山有礦千山有引引之初見者曰子鑛漸而得者正鑛乃可進山獲礦鑛形成片者謂之刷礦刷礦者

謂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爲旺廠者土石夾雜則謂之鬆境旋開旋廢易虧工本甚至下開上壓演謬謂之蓋被則非徒無益矣故認勘必須詳細所謂物其地屬者正以此耳巡其禁令云者誠以開採人多須有彈治之法如今之廠內各設課長客長嗣長鑪頭鑪頭鑪頭皆所以約束礦戶尖戶及錫丁砂丁之類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濫課並禁奪底爭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遺意時開礦之舉不獨歷代具有成法而周禮早已明著爲經况滇省陡步皆山本無封禁而小民趨利若鶩強旺則不招自來礦竭亦不驅自去斷無盤踞廢爾甘心虧本之理其謂人衆難散非真知礦廠情形者也況人生計維艱除耕種外開採是其所習近年因錫斤產薄唯恐京運不敷但有能覓子廠之人廠員無不重令試探若輩行山望氣日以爲常於地方之衰旺盈虛大都能知梗概見有可圖之利或以紅單而報商引或以食單而請山膠當其朋儕鳩資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據本地人所言開而能成而能久者尙實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論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數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數百人之利無利之處人乃裹足故凡各屬礦廠衰旺興閉地方官皆不能隱瞞惟設法經理之人能使已開復興轉衰爲旺者實難其選耳案查嘉慶十六年開戶部議覆雲南銀茂十六處抽收課稅以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兩零爲每年總額准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不必分廠核算務期總額無虧如收不足數著藩分隨遇有盈餘儘數報解迨嘉慶十九年白沙一廠衰竭封閉奉旨開除此後定有課額者共止十五廠年應抽解課銀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零載在戶部則例其奏准蠲收儘解之廠則例所載尚有丹鳳太和慈宜白羊四處嗣又據報永北廳之東昇廠東川府之嶺山廠新平縣之白達母廠此內惟東昇一廠歷年出產較多所抽課銀尙可以補各廠之缺若嶺山白達母一廠則皆於鉛礦內抽取殊不當事其已定課額之十五廠內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鎮雄州之銅廠坡



會擇縣之金牛永平縣之三道溝管皆懸年成款因課執早定不敢短絀或以未成之子較先行劃補或由經管之有司自行照解檢查歷年 奏銷冊內均與開化府編慶州永北廳之金廠四處一割核額解課總數並無虧短除課金廠餘無多不計外其報撥課銀每年贏餘自一二千兩至六七千兩不等此等款項於未奉 諭旨之先因欲整飭廠務即已分別查明之實在情形也茲蒙 諭令於所屬境內徹切查勘廣為曉諭酌量開採自應先於舊廠之外加意稽查妨礙司選擇理事委員分路訪覓諭以金銀皆可採取不必拘定一格即或有人互爭之地前因難事而未准開者今不妨由官督辦抑或草皮單薄之礦前恐未成而不放棄者今不妨據實報明且仰 諭諭詳諄不准游移不辦如果開採之後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 聖明俯體下情如此開誠布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慮乎况查滇省課金或以株計或以票計例定課額甚微其課銀章程本係一五抽牧民閒探得十萬兩之銀納課者僅一萬五千兩可謂優從其薄於民誠有大益將此明白開導似民間皆已踊躍倍常當據委員會同臨安普河文武稟稱查得他郎通判所轄坤勇管地方匪城九十里右土山數重山頂全係碎砂不能栽種故無民居前因土內產有金砂遂有外來游民私挖淘洗致相爭鬪稟經前督臣奏員會同他郎元江廳州前往查逐該游民各即逃散遂將該山封閉但金砂仍不時發現挖淘稟易難免游民旋復嚮來如竄 奏明開採雖難以遠定究足以裨公課而杜私爭 臣等聞復批飭各員親詣該山勘明實在情形旋據慶州山頂寬平周圍約七八里掘土尺餘 見細碎金砂閃爍目官員到山游民先已聚斃劫有私掘四口詢訪附近村人云挖取金砂取水屢淘復以木板為牀竟日播盪一人之力日可得金幾釐多亦不出一分又離該山數里有名爲三股樹及小凹子二處亦有草皮銀礦散夾金砂現亦有人偷挖但未進山成砌等情 臣等當即批准將此三處試行開採但先期既因私挖致釀鬪爭此次官爲督辦重

應選擇殷實良善者作爲監人責令招募砂丁逐層約束前此偷挖鹵事驟逐復來者亦當訪拏究辦以示懲儆且必須先派員弁多帶兵丁始足以資彈壓容臣等斟酌調遣一俟佈置定局再行繕折奏 聞又據鎮沅直隸同知暨文山廣通二縣先後稟稱前因奉文廣覓銅廠屢將示諭民人訪尋子廠呈報嗣有鎮沅廳民羅梓鵬等報有距城百餘里之興隆山麓蘘銀礦引苗當令招丁試探該廳時往覆覓其礦砂忽接該縣來能定學如數月內堪以接採擬卽酌定課程又文山縣民萬雲龍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礦苗該民等已各出備油米呈縣附探經該縣報府委勘山勢豐厚惟因原包欄不甚緊密所出草皮皮礦成色較低兼以時有時無不免旋作旋廢請加察看可否抽收銀課儘收儘解又廣通縣民李榮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礦可探擬從該縣准令試辦嗣探得門礦所出無多遂經指歸分計無如銀礦色低唯將所出黑鉛礦作底母之用尙須再行積蓄量請抽課各據實具稟前來 臣等查該三廠開採雖尙未見成效然極須該地方官激勵廠民奮勉從事不可任其半塗而廢現已札令速將礦砂取樣解驗應抽課銀先許儘收儘解俟試辦一年察定情形再將抽解數目入額清撥至此外更令廣爲督探有苗卽力求獲礦有苗卽務使成堂如能採辦數多應先遵照 朝議商給優獎官請歸欵以期率作與事感奮爭先至舊額老廠雖據逐細查訪實係衰歇者多然習於廠事者必能明其消長之機以籌修復之法或拉龍扯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計如鉅手背失及攙鋪下單之人所見較多諒亦能知補救卽或需費工本但能先難後獲亦當設法爲之倘實保嗣產全枯徒勞無益則名是實非之廠似應變賣開除卽於儘收儘解各廠中 奏明抵補總須比較原定舊額無絀有贏方爲核實整頓之道不得因廣採新山而轉置舊廠於不問至於官辦民辦商辦及如何統轄彈治稽查之處仰蒙 恩施不爲過謂凡在官商士庶無不感激倍深自當按地方之情形籌劃久之善策查

辦廠先須備費油米柴炭資本甚鉅廉井一人之力所能供用官備呼應難繼而在行久暫無常恐交代無存滋甚倘或因之虧空多辦則有所藉口籌補則益致尤況地方官經營事多安能親往廠中拊脈手足於必假手於幕下胥役弊竇愈多似仍招集商民歸其開辦廠則加嚴禁亦不違則官有督率之儀而無督辦之責似可常行無弊臣等與在甯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員下連兩族民人無不重哀懇請以此次認真整頓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約有四事一曰免銷禁食銀礦權炸礦為上為其塊頭淨潔出銀多而成色高然廠中似此之礦自不得一其習見者為大花銀礦細花銀礦其實皆銷礦也銷礦百斤則得半即為好礦而好鉛十斤入爐煉成其土者得銀六七錢次者僅二三錢除抽課工費之外只數半本其裏出鉛計名為銷礦鉛浸灰內名曰底碎皆可溶成黑鉛以此售賣始獲微利須省向因無銷位開軍火射有比照私賣硝磺罪之案故爐戶所餘底碎皆為藥物斷本愈多臣等查無鉛一項或鑄造錫薄或炒煉黃丹則料所用亦廣原非僅為製造鉛彈之需律例內並無無銷不惟通商之文且貴州之柞子廠四川之龍頭山無鉛均准售賣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將底銷出售以補廠民成本之虧庶不至於退歇況實底銷必有行店其發運若干令廠員驗明號數給照票俟運至彼處即將照票赴該地方衙門繳銷既可杜其走私於軍火無所妨礙藉資商有利於廠民查 補辦宜一曰減浮費查臣等前辦無時五金之廠皆有限規其頭人分為七長每兩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私刑愈甚查原辦東各廠銅戶實繳按所得價值每百兩官抽銀十五兩商之生課運西各廠銅戶實繳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兩不等謂之熟課每批解造報之正款 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謂散者頭人書投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謂火耗馬脚嗣主湖分水以及西岳兩功德合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運籌增 添費雖不能盡裁亦必須大減現在出示曉諭務令

痛刑無益之規銀以辦必須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一日嚴法令查向來廠上之人股實良善者什之一而  
獷悍詭譎者什之九又廠中極易燒香結盟之習故演謠有云無香不成廠其分也爭相維長其合也併力把  
持持家欺民漸而抗官抗法是以有礦之地不獨官懼勢成並紳士居民亦皆懷然防範今與利必先除害非  
嚴不可即如所用鐵器除鐵鑿鎚菜刀准帶外一切烏槍刀械全屬廢淨方許入廠其駐廠彈壓之印委員  
弁皆准設立柵杖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責或插耳箭遊示期於小懲大戒若敢匪膽敢結黨仇殺多命鬧成巨  
案或持家強姦盜劫險害平民責令該府州廳縣會同該員立即究拿務獲審明詳定之後請照現辦通西匪  
綱章程就地請令正法俾得觸目警心庶可懲一儆百一日杜詐偽查礦廠向係朋黨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領  
頭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見有好惡而復合夥漢省有一種詐偽之徒慣以哄騙油米為伎倆於礦砂  
堆中擇其極好淨塊加假名烏綠及硃砂礬粉之類作為標標示人略以重利惑愚出賃承攬既多身先逃避  
為者以此受累點者以此詐財良民不敢開採多以此故又廠上賣礦買礦之時復有一種積蓄插身說合往  
往私拍蓋頭為之裝善民面頰倒好餽為貽害廢粉之尤茲先出示諭禁嗣後訪獲此等匪徒皆即加重懲辦  
庶可除弊棍而示勸懲矣 臣等在滇未久於礦廠情形本不諳習仰荷 聖慈委任且蒙 訓諭周詳謹就察  
勘實情先籌大概雖成敏尚未能豫感而任事斷不敢畏難此外續查利弊情形當據實直陳以仰副 宵  
旰哺者於萬一

運飭核詳稿

徐州英德道程國熙

案奉順台批職道稟請礦司探驗鐵質試辦情形由奉批領山利國聯土產煤鐵應准開採以盡地利惟礦  
務興廢雖有其時而人事不可不設洋鐵所以加於土鐵者由於燧化之精足以至其真液耳西人獨擅其長

實亦無他。乃茲據稟稱職員胡恩燮集資試探延礦司巴爾勒復購覓機器以達其成似有把握仰節督飭妥議章壽詳候核示其交涉地方事件會署守自當妥爲照料共觀厥成再銅山鐵冶懸代採鑄既有成案可稽嗣後可即呈請核辦等因到道奉此遵即行府並飭承辦職員候選知府胡恩燮爲議章呈核去後據稟據職員胡恩燮稟稱徐州利國礦務現擬參酌開平湖北貴池等處礦章仿效西法集資採煉惟煤鐵相附而生而鍊鐵需煤尤多前據礦司巴爾勒視利國一帶煤鐵並埋非探則開煤鐵廠所需機器洋爐必需一律訂購購於五月下旬前赴上海在瑞生洋行議求機爐款式論議價值據稱鑄化生鐵大洋爐一副配用熟鐵爐二十餘座並拉鐵全副機器以及採煤坑下開井抽水提燈通風各項機器共約需銀三千餘萬兩現候稟奉轉詳督憲批示後即與訂立合同交兌銀兩期以明年夏間運送到滬惟煤鐵爐已需銀萬兩來轉送到山建造爐廠機房加以製買地基人工食用計一年之內即須籌有現銀五十萬兩方可迅速奏效職原議先集資十萬兩候試辦有效再爲續招展下察酌情形亟應一氣呵成不宜因循望職既請承辦未敢拘泥前說長難苟安業經現有現銀十萬兩並即廣招商股務將所需經費銀五十萬兩統招齊全以濟要需而速工作倘再不敷臨時稟明續招股分股銀未齊亦由職設法籌劑不使貽誤工需查洋爐全副每日可出生熟鐵七十噸每處可出鐵二萬餘噸煤礦稱是倘辦理得手似可作敵洋鐵洋煤惟此處礦務不請官本一律由商集股辦理開辦伊始亟應籌議妥章以資遵守奉札前因除釐稅章程擬酌仿湖北貴池等礦現行新章另稟籌詳請奏咨外謹將籌議承辦利國一帶招集商股探煉煤鐵章程十二條繕摺呈候詳詳示遵等情並呈章程前來伏查徐州盛利自漢已興而於宋代漢書地理志彭城沛縣有鐵官新唐書地理志徐州彭城縣秋邱治有鐵夫史地理志徐州監一寶豐監鑄制錢利國監主鐵冶樂史寰宇記以爲利國監在

漢屬滄縣界監本秋邱治岳是也宋史食貨志既治鐵鑄以徐爲首方輿紀要言銅山在州東北八十里古  
稱銅山鑛之鑛在銅山在州東北九十里山之陽有漢河宋所鑿也同治徐州府志山川攷云銅山今  
在水中中岩皆鑛跡之得名以此銅山之東爲鑛馬山山產鑛俗名馬山又銅山之東南二里爲鐵山山有懸  
石活者引針山頂有大坑數十其建置云利國驛皆在銅山縣三縣賦言其地自古爲鑛冶商賈所聚其  
民富樂凡三千大冶冶戶皆大家鐵鑛元明以還鑛冶始廢數百年來地瘠山荒民生重困今據泰西礦  
司勸視利國一帶仍復煤鐵深慮探取不盡是考之前代礦利既卓著明效參以此勸驗復舊實旺盛誠如  
憲批督憲批示已有把握該職員胡思燮本擬集費十萬由漸而進現因購置外洋煤鐵全副機器招集土夫  
開採需費甚鉅復擬廣集商賈俟足股分銀五十萬金一氣呵成應即飭該職員胡守切實講求妥慎籌辦  
以開利源而裨實黎洵亦地方養民之助惟事關創始不厭詳慎除俟議呈彙稅章程另行詳請奏咨外謹將  
呈到開採煤鐵章程十一條繕錄清單具文詳送仰祈憲臺察核俯賜主政逐條批定以便轉飭遵辦再徐州  
利國鐵冶歷代採鑄成案實因事違年遠無從檢査謹將同治徐州府志山川建置古蹟各致有轉鐵冶分別  
摘錄又蘇文忠公言利國監鐵冶文一篇一併錄附附呈

請開辦西礦利條陳 光緒十一年

謝光綺

竊惟制敵之要首重練兵懷外之方先關支內練兵莫急於練胸安內莫切於除奸近來各省大吏多方籌餉  
靡計不施務期興成效時調惟廣西礦地頗多尙未奏明開辦取自然之利事屬堪爲藏未發之奸藪尤可  
慮在廣西礦地五金百價不減鑛兩就中以潯州府實縣平天寨之鑛稱爲最著鑛事爲最久平天寨山勢斗  
絕其上寬平道光年間設處土民山黨私採草皮淨礦百斤之後可出銀數兩鉛十三斤至是起事鑛徒

悉被勾結竄往江南爲亂咸豐年間十匪黃三煽其餘賊嘯聚無窮復行開挖樂家山頂黃以山頂之礦出銀較厚黃三等益踴日久兇勢愈張官軍圍攻累年負隅不下同治初年前任廣西藩司劉坤一督兵剿辦誘賊黃三始毀其巢穴後濬聚私挖者仍不乏人調利既多趨之若鶩爭占尖口往往斃斃數十命亦不報案地方官意在省事名爲封禁實乃空言同治十年署貴縣知縣張家濟密勸山頂共劃有礦口一百零三處每礦聚有十餘人取鑛礦質潤潔精良惟係礦徒零星開挖未能遽獲大礦涼鐵之鑛既小取汁之法又粗若使逐礦併力深挖改用大爐烹煉成效自必不同於是稟請開採事不果行時潯州府知府魏萬仍遵舊章派勇搜捕礦徒疊被拒斃多人束手相斃後經右江道王善材順道履勘甫入其境亦稱礦徒開鑛出旋即回省至是當事始屬意開採探派文武員弁前往試辦一時未易得人辦理亦難無弊疊經撤換事乏端倪費用不貲遂爾中止現仍爲礦徒私挖且復有土豪包庇坐失利源未免可惜此廣西潯州府實錄平天寨鎮礦鑛開迄未辦成之原委也夫封禁既託空言開採又無良法然則聽此礦徒羣聚於深山大澤而不相過問乎前此之議禁者鑒於黃三耳抑知黃三之禍由於私挖非由於官辦設當日官爲經理何致踴爲匪聚且平天寨山路綿亘內連龍山大墟及貴宜桂平賓州各境界外距鬱江四十里對岸卽橫州等處毗連廣東之霍山北海蒼遐遼闊前所勘礦口已有一百零三處今又十餘年尚不知應增減許可礦以十餘人計之已不下二三千人近聞游勇散練亦復相率入山若不早爲之所不但爭奪此役易離事端尤恐各屬兇盜藉爲避逃設有賭築如三者煽誘起事縱橫數百里間鄉村市阻斷道斷鐵路截軍火則其害有甚於當年者矣現甯上思太平等處漸近越地紅河教黨日多或有奸宄誘彼無厭靡之則利權遂失拒之則盤踞旋生爲今之計惟有急議開採以資固結而杜覬覦勿任觀望遲疑養成他患第開辦非難難於除弊而尤難於得人不得其人焉

得爲官商合辦之法擇一總商出本招股力或不足更以官本益之延請諳練礦師參用西法機器開防營  
吳勇彈壓邊派坐鎮深已委員率商設廠開辦督同地方府縣聯絡公正紳耆募礦徒爲礦丁攬土豪爲董事  
給以工賃則礦徒不致失業而爲匪沾以礦利則土豪不致掣肘而藉口正款歸公徑充餉項災黎得拯兼助  
賑需如果山靈效順旺礦運開則都原有需亦可通籌隨解此外如臨桂縣擄江義甯縣礦平樂府屬江  
金礦賀縣富川縣煤礦錫礦慶遠府河池州思恩縣銀礦錫礦鐵礦砂礦橫州博白縣等處金銀礦百色奉  
議州等處硝磺礦膏華久潘漢霜時聞應請一併分投開採或賣園府之錢取易行商之利似於近時邊務不  
無裨益光緒一介儒生孳穢請納祇以自効隨任廣西先後二十餘年內地邊疆足跡幾遍地方民俗大概粗  
知關政志書亦多印證上年冬道出廣東首將此事大略陳於兩廣總督張之洞暨兵部尚書彭玉麟又以廣  
東巡撫倪文蔚前撫廣西留心此事有年甫申曉諭時值邊情喫緊總督等論兵集餉餉弗遑未及再陳旋  
亦北上茲者到部銷假側聞和局大定中外解嚴惟是敵情須防叵測邊事宜早經營不揣冒昧竊縷言知  
蒙奏請 飭議招商開採更請仿照雲南於廣西邊中之地設立通省開採五金局並由戶部暨兩廣總督廣  
西巡撫察覈光緒所陳從長計議奏明辦理至將來督率承辦之員如何礦勘驗砂如何定課納餉並當年先  
籌官本或按月收繳息銀因勢變通相機措置另擬詳細章程務期斟酌妥善總之擇要先行試辦各礦次第  
並開收利權而靖邊圉

閩省請開辦鉛礦疏 光緒十一年

楊昌濬

竊福建省城南離海岸百四十里有西洋島城北百四十里有石竹山低臨沿海西七十里有十排山亦產鐵  
鉛先據閩籍候選通判丁權以營伍用鉛不少皆向外洋購辦知鉛礦一開按例輸課先儘官買利 圖利民



莫善於此已招僱商驗擬次第試辦礦師即延船局學生開具試辦條款繪圖赴津稟經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以西洋島等處鑄礦應否開採或准試開一處將圖摺咨閱核辦程前督臣何璟訪發善後島侯防務稍鬆酌核辦理旋據該辦了擬稟請將石竹十排二礦先行試辦由臣等行局轉飭署侯官縣盧慶雲伊委領補知縣朱聯陞會同勘覆茲據該印委等會稟勘得石竹山在萬山之中並無樹木墳塋亦無田園廟宇山前有坑錯苗散見山左有瀑布流泉山右約半里許有居民兩家該山古坑保陳姓公業經該紳等價買年納租錢凡該山產鉛之處悉應開採山下有溪名後溪寬十餘丈北流十餘里入前溪西至連江縣轄之江南橋可通瑄頭共計水跨一百八十餘里若溪澗修峻能通小舟竹筏以山左之瀑布淘洗苗砂由溪運至瑄頭設爐澆鑄銷於海內且與西洋島相近將來便於兼顧除十排山礦該紳請俟石竹試辦有效再行勘辦外繪圖註說稟覆等情臣等查五金礦產乃天地自然之利開採如法經理得人因民所利而利之裕國通商兩有裨益光緒十年十一月間戶部會議都察院左都御史錫珍等奏開礦事宜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參酌妥議若有奏擬開採成效如何一併詳細奏報並將一切章程咨部備案等語是開辦礦務業經部議奉旨允行他省歷經奏辦有案今閩省侯官縣轄之石竹山鉛礦既經委員會同地方官勘明蘊蓄已深鉛苗甚旺並無妨礙田園屬墓擬送章程復加酌改應請准由候選通判丁樸鳩股開採擇地設爐先行試辦水陸運道亦准其設法修理其鑄廠需用礦師匠工舟筏器具以及鉛斤銀錢出納各事概由紳商自任嚴禁書役索賄惟夫匠雲集仍責令地方官隨時照料彈壓免滋事端所出鉛斤按月據實報報提一成納課運銷照章完釐應任用鉛若干由司局照市價向該商購買餘該商自行銷售成本藉可周轉俟此山辦有成效十排山西洋島礦務再行接續興辦

續開禁出口硫磺片 光緒十二年

論海運籌劉銘傳

再臺灣產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熬私售每多械爭訟事經內閣學士臣林維源道員林朝棟等籌商收歸官辦以助辦番經費且查硫磺一項歷由已革浙江候補知府通商委員李彤恩兼辦飭令該委員商同候補知府丁遠憲將樟腦硫磺籌辦章程以收自然之利錄李彤恩等稟浙樟腦一項近來日本出產甚多香港腦價日落若粵官辦每石可獲利三三元產產每年可出樟腦萬石硫磺產產最佳經前兩江督臣沈葆楨奏請開禁采辦官用歷年辦有積存每石成本洋一元官買每石價洋三元每年出產六七千石上等硫磺每年只出口千石均解歸官用其次積聚三千餘石官既不用商禁未開不能出口日久愈積愈多不獨廢費棄置可憐且香港年銷硫磺至萬餘石運至江南天津一帶薰炙蒸餾草帽蒸炊餅製煙炮竹鎗路甚廣臺灣所產甚佳奸民私煮販運出口不一而足以自探之磺禁不出口既歸日本暢銷又不能禁止奸民私煮若設法經理獲利無多於辦番經費不無小補等情前來且查臺灣樟腦硫磺兩項民間私熬私售每多械爭訟事歸官收買出售發給執照出口就目前情形而論每年可獲利三萬餘元以後若能出產多銷路暢達理得日人漸推廣以自有之財供無窮之用實於國計民生兩有神益惟硫磺一項雖沈葆楨奏請開禁採辦官用尚未准商運出口相應請旨一體開禁以暢銷路而免堆積

籌辦商務擬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疏

督辦雲南礦務局 炯

竊臣於三月二十六日在貴州省城會恭摺叩謝 天恩專丁齋避因感受風寒調理數日即行赴滇沿途接見紳耆詢訪利弊聞四月初一日到雲南省城連日會商督臣岑毓英署藩司史念祖查詢招商局知府全楨續辦情形現已起運七起一批京餉五十萬交開能否再運入起頭批尚未可定伏查滇省現有銅廠三十

餘處年出銅銀四十萬軍興停辦已數十年如東川湯丹等廠礦雖老而山不空此外曲靖昭通及毗連四川會理等處未開之廠尙復不少而招商局兩年僅能起運京銅三批辦理艱難拮据如此推求其故大約有一則庫帑支絀商本不厚從前開辦皆係川湖江廣大商巨賈每開一廠率費銀十萬二十萬兩不等其時各延礦師能識地脈之資旺引路之淺深結堂之大小礦質之佳劣相度既定然後施工一經開成歷數十年取用不竭又能煎鍊得法分汁甚易故獲利既厚招徠愈多卽有折虧亦不中止自軍興後此等礦師死亡殆盡現在招商局商股僅七萬餘兩承領帑本止十一二萬兩也顧京運卽無餘力開辦新山不過就舊有之老廠洗滌淘洗零星湊集開或開辦子廠又因山深炭遠搬運艱甚或礦不分汗剛柔不和既無礦師調維但只任憑運氣絕少把握難望有成一則缺少沙丁人力不足開鑿皆運悉賴人工從前大廠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今則停辦太久廠利不豐外省民無所團本省丁口零落難經招募來者甚稀凡此皆辦理艱難拮据之實在情形也竊以招商局設立三年招發甚菲固因近年股眾倒騙亦由前撫臣創設五金局強欲官理民財其勢不能相信以是來源日絀辦理尤難督臣旋會後商同司道會將五金局 奏明裁撤今 臣又將招商各分局或撤或留酌加整頓 臣前在藩司任內深知漁民瘠苦除開廠更無生計 臣謹開廠章程以招集商股購辦機器爲兩大端蓋非商股不能輸官本之不足非機器不能濟人力之匱及任巡撫會議礦務仍持此議今奉 命來滇督辦博訪屬省體察情形舍此別無久遠長策現擬招股一事則委天順祥商議該區品銜候選同知王熾等分赴川廣漢口甯波上海等處招股其招集之法則按照商規以出股之多寡管廠事之重輕周年六釐行息三年結算再分紅利皆於天順祥商號彙摺支取三年後卽准提本其願自攜巨本來滇開辦不入股分者亦聽其便至機器一事查日本自變用

西法以來一切製造皆用木國之人先整雲氣次驗水土石三項相符然後相度應用何等機器次第施工故能確有把握現擬先聘東洋鑄師俟其到演察看形勢應如何等機器即行購辦庶免虛糜工本仰懇 敕下出使日本大臣轉飭隨員候選知縣于德赫代聘東洋上等鑄師一人議定三年即令于德赫伴送由四川敘州府入滇于德赫視察東洋言語於開廠鑄幣事宜亦隨時求以之伴送沿途既便照料到滇方易任使惟是機器須預備詳購招股非且夕可成展轉需時豈堪坐待 臣仍當一面督飭招商局知府全權籌辦現有資本盡力開採并廣設紳民寬廠試辦以憑採買斷不敢敷衍致悞京運抑 臣更有請者自來久大之規不能碎辦況當此時勢艱難庫帑支絀演民凋敝商信未孚措手極為不易 聖主高厚再生之恩素環錄用何敢不盡心竭力任勞任怨向求 皇上假 臣以歲月部臣寬 臣以文法俱責其成功不期以速效庶 臣得勉竭駑庸仰答 鴻慈於萬一所有籌議礦務擬招集商股擬聘東洋鑄師以規久遠緣由會商督 臣岑毓英意見相同理合遵 旨專摺由驛具奏

○ 遵議漢河金廠開辦事宜疏 謹 奏 王大臣

竊臣衙門於光緒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准軍機處抄交黑龍江將軍蒞璉奏派員查勘漢河金廠一摺又十二月初七日抄交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奏擬定漢河金廠官商督辦詳細章程一摺均奉 硃批該衙門議奏單併發 臣等查漢河在黑龍江省屬墨爾根城之西北界於額爾古納河旁烏河之間地勢背向興安嶺面黑龍江南至墨爾根度斜距烏河約八百里紆道計一千餘里距齊齊哈爾省城經度約一千五百里由水路達愛琿一千五百里北距俄國新設之博克諾付克屯及阿勒巴金城僅一江之隔其地創近年新設之博羅哈卡倫也內與安嶺向有東金山之名國語謂之金阿林別乎阿爾泰山之為西金山而言也該處金

苗匪旺而地處邊荒外來匪徒在彼偷挖金砂出沒無定經前任將軍文緒派兵驅逐布置卡倫邊境始得廓清然地不愛寶蓄久必發利之所在人輒爭趨況當邊遠之區防範亦難周密前有俄商薩比湯在出使大臣處呈請欲租魯海圖地方設廠挖金其地即在漠河之西彼蓋以中國未經官開辦故有此請嗣經臣等與李鴻章恭維等願在案往來譯商辦法屢經該大臣鄂軍等先後遵奉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諭旨派員查勘並議辦法臣等查閱李鴻章所奏章程十六條頗為詳明竊思英之新金山美之舊金山俄之悉畢爾莫不淘挖金礦以為富強之計中國雖有產金之地向來不事開採所出無多又經西人收買以致金價日昂況黑龍江地方自與俄國畫江分界情勢又與往昔不同自來謀國遠預不外興利實邊一策漠河礦務若果興辦得宜則利源日溥人民漸聚富庶之基胥由於此現就原議章程逐條詳議應如所請開辦惟事屬創始經理匪易既據李鴻章奏稱道員用候補知府李金鐘血性忠勇不避艱險應請旨即派該員督理黑龍江等處礦務以專責成至其中如何造輪船開運道招流民一事極添護勇各條於邊防均有關係且於中外交涉尤應處置得宜並請飭下黑龍江將軍督同該員審度辦理不可稍涉大意此外未盡事宜仍由該員隨時稟請北洋大臣黑龍江將軍核奪咨送臣衙門備查謹將原議李金鐘所擬漠河金廠章程十六條詳具清單恭呈御覽一原奏統籌設局一條查開礦之始凡購器蓋屋造船開路及疏濬礦師派設護勇等項需用經費先須籌定非招集商股無以濟事現已由北洋大臣借用商款銀十萬兩黑龍江將軍勸撥庫款銀三萬兩自可先行開辦一核商股招齊即將前款歸還應如所請辦理

一原奏招集商股一條查招集商股西洋名為公司原屬聚易舉近年如輪船招商局及開平平等處煤礦皆賴商股以資周轉但經理未能盡善無以取信於人今擬招集股本二十萬分作二十股於上海天津吉林等

應設立分局支付息銀及運金銷售各節務須核實辦理俾出資者得有利益庶足以感招徠

一原奏定地開辦一條查金脈自額爾古納河西山起經奇乾阿勒罕直至阿木爾河下游計長五百里凡稱金穴漠河之元寶山溪邊向有金匪挖挖之跡現擬先從此處開起俟礦師探得苗旺之處次第辦理應如所擬先在該處擇地設廠作為開辦根基檢辦有成效然後由漠河以至奇乾阿勒罕河等處逐漸推廣

一原奏委延礦師一條查各處礦局每為西人庸劣礦師所誤其真正高手礦師甚為難得據稱魯河礦師看爾者山東平度州礦師阿魯士威皆有本領此次擬定礦師必須訪求確係可靠之人合同內亦宜詳加聲明免致虛糜款項

一原奏事權宜一條查漠河距齊齊哈爾省城陸路一千五百里若繞愛璦璦水路尤為迂遠遼上游係俄之士帖列省下游係海蘭泡者時有輪船往來開辦以後難保無交涉之事若無辦事之權往還稟商誠恐緩不濟急現擬責成李金鏞督理礦務所有一切交涉事件即由該員一面相機妥辦一面稟報如有事關重大者仍分別稟商北洋大臣黑龍江將軍核奪

一原奏製造輪船一條查咸豐八年愛璦條約訂明黑龍江只准中俄兩國行船不准別國行船光緒十二年四月間該將軍用兵漠河嗣運金匪每借俄輪以濟糧運請多不便嗣購買俄商輪船一艘又復讓而未成茲擬在吉林機器局代造小輪船二隻以便拖帶運糧船隻並造小長龍船四隻梭巡江面應如所請辦理至卡兵砍儲木柴以備輪船賊用應由黑龍江將軍運飭遵辦

一原奏購買機器一條查淘金必先汲水人力殊不易施若用外洋機器則事半功倍且漠河產金之處庫地面深不及丈所用機器較簡應即選擇購辦以資應用

一原奏慎選用人一條查漠河爲邊遠苦寒之地人皆視爲畏途金廠興辦需人非尋常編務可比若非破格優獎不足以示鼓勵應如所請在廠經辦各員俟三年後如果實效昭彰准擇其尤爲出力者照異常勞績從優酌保數員其出力較次之員照尋常勞績保獎不得概從優保以示區別仍應查照定章將各該員到廠日期及經管何項事務先行者節立案不著者不准入保至將來保獎員數擬臨時察看情形按成效之大小定人數之多寡勿涉浮濫即將出力稍次及在事未久之員酌量刪減庶於激勵之中仍寓核實之意

一原奏招回流民一條查從前盜挖金沙大率皆山東直隸游手傭工之人由海參威恰克圖度徒至彼自經官兵驅逐渡江流入俄境者頗不乏人此次招工開挖如有自願來歸者自可酌量收用惟其中如有已入俄籍之人卽不應濫行收留以示區別此事務宜妥慎籌辦不可孟浪從事

一原奏開通運道一條查自齊齊哈爾至愛琿復由愛琿至漠河水陸計程一千三百五十里據李金鐘探得由齊齊哈爾徑達漠河旱路僅止一千四五百里照向來程途可近入九百里惟山深林密向爲人跡所不到擬請撥兵二千人倪木開路除匪餉外集給犒賞係爲速趨便捷起見應請 飭下黑龍江將軍會同東三省練兵大臣卽行酌派練軍前往俾資調遣其安設電線卡勇分布卡勇汛守各節應俟工竣後次第辦理

一原奏募勇保護一條查新設之羅博哈達卡倫防兵只五百名以之彈壓礦廠兼顧防秋尙嫌單薄既經稱另募一營餉由金廠籌給卽歸該員統領俾收指臂之效事亦可行手勇營編成後應仍速籌詳報該將軍以備稽考

一原奏分舉司製股友助理節令粉用預計盈虧各條查以上四條皆係參酌公司辦法應資成該員隨宜辦理

酌量明該管上司核實辦理

一原案均派餘利一條擬照所請辦有成效之後除將倍款陸續提還並將官利及員司礦師薪水局費勇糧一切開支外酌定所有盈餘作爲二十成計算以六成爲充軍餉四成作爲該局花紅其餘十成歸商股均分俾得均沾利益將收支款目按年送部備查免其造冊轉錄累求金砂果旺規模日益擴充應如何開拓變通以爲餉源之處屆時察看情形再行酌辦





上海萬士禧子識

戶政四 養民

救貧民賑

雲李寅廉大令育嬰堂碑記

籌民來局求贖酌擬情節申請賑撫總局轉飭辦理并乞通飭請示由

辦理收養幼孩片

咨行沿海各省招工章程 總理王六區

戒粵民出洋謀生示

酌裁橋米雜糧撥捐片

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婦孺分別救養疏

請嚴禁種植鴉片

萬桂芬

鄧 瑤

金福會

曾國基

張樹聲

吳元炳

李鴻章

龔之洞



戶政四 養民

救貧民議

馮桂芬

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嘗博覽與書而得一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一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一局設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病入養局屨之而已少壯入改局有職師又絕有刀氣其所能爲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後已國人子弟有不率者輒曰逐汝汝且入教貧局子弟輒變爲之改行以是國無游民無饑民一瑣語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一事皆見米人韓理哲所著地球說略中余又屬及門管生嗣復詢之夷士益得其詳於乎善哉所謂體失而求諸野者其是之謂乎以三代聖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資之之法州黨有相關相救之誼國家有振窮恤貧之令乞人之名見於春秋以復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黨庠衍序徧於郊野野人士女咸知學問安所得不學之人而刑之一國之事猶揆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後世而言則可謂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頗有善堂義學義莊之設而未徧制亦未盡善他省或并無之另臨推廣義莊更宜飭郡縣督建善堂與義莊相輔而行官爲定制擇紳領其事立資老室煇煌室育嬰室讀書室殿教室一如義莊法以補無力義莊之不逮嚴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雜朴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頑梗凡民間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賭博鬪毆竊賊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滿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屬保領者鄰之別設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嫗感懣者教之紡織三年保釋亦如之期於境

無游民無憐民無奴女乃已夫民間爲匪亦不敢不懲使然耳及陷於刑辟治之者盡法而不復過問而爲  
匪者如故也坐竊賊以流徙卽爲遠地之竊賊逐娼妓使出境卽爲鄰縣之娼妓何如索之數之使不竊不奴  
之爲盜善也豈堂禮義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強民入塾中國所難行惟責成族正稽察族  
人有十五以下不讀書十五以上不習業者稱其有無而罰之仍令入塾堂讀書習業亦善法也或曰貧民且  
難至何以給之是不然此舉實禁錮耳衣食之器縮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惡詭苛暴之不畏可憐憫  
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棄也且吾知其爲數之夥不甚多矣

壽寧府廉大令百嬰堂碑記

鄧瑤

邑舊有育嬰局內江李侯奉隨之來客也以邑多鬻女韓裕局中曾費令民間生女不能舉者昇局買之童輩  
厚雖然瑤以爲侯效舉但能育貧家女不能禁富家之不舉女也何以言之貧家固多不舉女然憐憫自劫  
抱養於人今又增育嬰費是貧家鬻女之風當少息至富家之民侯雖設育嬰局無濟也富家之所以鬻女  
者非百之數乃嫁之麗耳矜俗嫁資日侈從厚恆至廢產不厚則爲夫家厭薄且有困之棄其婦者婦人之見  
以爲異日使其女不見重於夫家或至鬻鬻以死不若卽死於隨地之初爲尤得也坐是相習成風往往貧家  
尤甚吾故曰侯慈舉但能育貧家之女不能禁富家之不舉女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則惟有令富民娶從  
儉定以準式使之無所矜耳矜禮凡嫁女娶子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宋范忠宣公娶婦資送禮備分命燻於庭  
曰無壞吾家法孫覺知福州其俗厚於婚禮費無藝覺戒爲中法使貧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裝以百數夫民  
聞之習爲奢侈豈其本性濫亦病於習俗相沿不能以一人矯之耳有寧守令備禮立制嚴爲之禁無論貧富  
悉皆歸養從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順民心故也侯愷吾邑鬻女者衆既募資以育貧家之女矣誠大吾邑

人於庭而諭之曰：婦女無得過侈，且宅其制爲三等，稍富無得過百，稍貧亦不過三百。得違令則以所過之資入書院爲生徒，膏火著爲例，娶婦之家有爭論，濫財者無當勿隨，訟之官則無敢如是。則嫁娶從侈必止，而婦女惡習可不禁自息矣。不佞因李侯孜孜好善之心，推廣言之，以復於侯，且以說邦人。君子庶幾思所以廣好生之德，而無枉於婦人女子之謬見，因以絕其殘忍之習，庶幾有言曰：喪葬之禮，約則寡者掩藏矣，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夫嫁娶之禮，儉豈但婚者以時哉，且以免母子相殘，逆天違道之惡，患上者顧何憚而不令於下，爲下者又何所忌而不從其令哉。

粵民來局求贖酌擬情節申請賑撫總局轉飭辦理并乞通飭請示由

金福會

竊洋城代賑局近日鄉民紛紛來局求贖者甚多，擬由粵局擇尤申請賑撫總局轉行各地方官移辦。業經面稟憲臺在案，伏查災荒以後，夫賣其婦，父母賣其子女者，所在皆是。如係出於彼此情願，本無別項枝節者，斷難准其回贖。致糜粉更甚，擾之端，惟有非木夫及父母所賣者，或被旁人拐帶，或爲販棍轉賣，又如逃荒窮迫受人欺斗，糧食或入房販未清，隨將婦女扣留一家骨肉，相作路人，飲恨吞聲，飽離莫訴。更有父母年老或孤孀無依，或貧難再娶，只生一子，飢困之餘，得錢無幾，將子抵賣，與人在得之者，不過添一傭奴，在失之者，遂致絕其宗祀，百之實可痛心。又有幼年閩女，早經許配夫家，流離顛沛之中，或以欠債，被人扣留，或因貧急，將女再賣。此在主婦者，原有應得之矜，其女如年長失身，自屬無可追道。倘在十四五歲以下，則異日，前夫執罰具控，深恐又難案贖之繁。以上各節，大致均甚，應請章程，婦女不願相從一條，爲準。粵局現於粵民求贖之中，擇其事理確直而情尤可憫者，逐起申請賑撫總局酌核轉飭各州縣辦理。由局酌給該鄉民等川資，飯食分赴各地方官衙門，聽候傳訊。惟事屬災民，情應矜恤，非尋常詞訟可比。擬請酌定期限，道訊速結，庶免鄉民守候。

粵東之難再現在歸德周家口兩局均救活民求贖之案各處皆有倘擬核定准行可否并乞通飭各州縣遇有窮民求贖者一體遵照參酌辦理以恤窮黎而完骨肉

### 辦理收養幼孩片

山西巡撫曾國基

晉省上年被旱成災哀鴻遍野省垣五方難處饑民過果南北關外分設飯廠三處力圖賑救第大設之後瘟疫流行染病倒斃者比屋皆然所孺子女多失怙恃擁有人如野及成丁赴廠領飯尙能藉藉殘喘而乳哺赤嬰猶可收入育嬰堂撫養不致夭傷其年在十二歲以下四歲以上之男女幼孩既不能令其赴廠覓食又不獲收入育嬰堂孤苦零丁毫無依倚非乞食於街衢即呻吟于破屋日擊情形深堪憫惻若不設法拯救轉瞬同作餓殍現在省垣設立收養局一所議定章程派委候補知府蘭仁博並遴委佐雜十員分定段落檢閱稽查遇有此等幼孩無論男女凡查係父母俱亡又無本族戚友可依者一律聲明住址收養局內每幼孩十名雇派老嫗一人看管月給工資銀一千文日給米五合以作口食幼孩每日給米二合五勺以收養之多寡酌量飯夫專司炊爨惟恐老嫗飯夫有欺扣飯食情弊添派佐雜二員常川駐局查照定章認真稽察以杜弊竇而專責成所有局中一切經費及委員薪水均在捐輸項下動用已於七月初七日開局收養俟午報覽登再行查看情形酌請停止等情由捐輸局司道會詳請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訪該委員等認真經理因不得觀視民依亦不准虛糜賑款務使實惠及民以期仰副 朝廷惠鮮保赤之至意

### 咨行沿海各省招工章程 謹署王大臣

南洋大臣咨准總理衙門咨查英法兩國續增條約內均設有招工出洋一款本衙門現與英法兩國駐京公使公同酌定章程二十二款均各遵押寄譯於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恭錄 諭旨抄錄原奏並附錄

章程二十二款者行查照希即轉行各省督撫大吏並各口該管各員詳細密查如非通商口岸一體不准受僱出洋如有華民私誘民人過洋承工一經查出立即正法等因查招工出洋一事現在既經編定章程應先抄錄轉飭南洋長江各關照辦仍由江南海關將此項積定約章照會刊刻成本呈送本大臣蓋印以便通行各省及分送各國領事一體遵守同治五年四月 日咨沿海各省

### 第一款

一中國通商口岸凡有商民欲請准設公所開辦招工既擬與該工人何以立約所內華工何以治理各等節應將合同底稿並在公所治理工人章程各紙稟請領事官查閱又因各處搭船之例不同恐有該商已經按例遵辦實據領事官始能查明

### 第二款

一該商稟請前來領事官查其官屬股實妥當之人即將所呈合同章程各紙查該的情刪改方可轉移該管地方官查閱俱屬妥協立給印膠准設招工公所領事官即將印膠及合同等件一併在本所抄錄存案

### 第三款

印膠既出不能無故註銷其有改者必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議如果意見相同該所方可關閉罷招工商自不准追請賠償

### 第四款

一合同章程等件該商須於招工公所門外房中書寫懸掛以便工人均可知其詳細合同章程等件及經理地方官簽領事官查明准辦該商嗣欲刪改均可稟明施行惟各該官尚未批准不可擅自進行至於該商或



欲遣人代覓承工准將合同章程各件抄單稟請領事官及地方官用印發給執照方准遣人分赴該省籌備等處代爲宣布

第五款

招工各商既立合同與該華工定議務須按期逐款盡守凡有負約之處惟該商是問俱按伊國之例傳案究辦

第六款

招工各商欲遣華民代覓承工此項承遺者經由地方官先給蓋印准單方可前往後或干例無論故遺願犯惟本人是問俱歸地方官傳案究辦

第七款

凡有招工事務中國專派委員協同監理華民有欲承工任便赴所設商議同委員註寫姓名於簿註畢該工任聽回家或在公所候搭使船出洋

第八款

華民承工出洋或係獨身一人或係攜同家眷所立合同字樣必須逐款詳載一指定何處何處承工年限多寡一限滿回國計其人口約保水脚路費若干一在彼作工預定日期時刻一在彼承工應受衣物工食並各等利益一遇有疾病醫治醫藥不用該人工值一俟身出洋或有眷口留在中亞意欲按年計月撥給養家之費應扣若干一所有今定章程第八九十以及十四二十一等款盡須開列以上七節之外不准更加形似工人容竟全行之條倘有擅加理應嚴勿廢議

第九款

一合同所定承工年限不准逾於五年期滿如欲回國彼處必將合同所註水路費若干數備全交付便船送回中華如或限滿不欲回國其法有二一則聽憑該處官憲准否留住准時即將合同原定路費一項全數付給便用一則聽其復行承工另立合同即將原約所定銀數付給一半聽其自用而此次合同仍不過五年為期期滿仍照前次合同原數付船送回設若離工至彼處後患類不能作工該處不俟限滿先行按數給錢送回否則准其赴官稟請申斷

第十款

一承工工作日期時刻定准七日之內必得休息一日一日之內作工不過四時六刻前外開九點鐘至二點鐘如足所定日期之數不准強其工作過時至於休息時日之開和果正工之外該工乃能別有操作抑或另承工讓准向本主酌定酬值惟牧畜以及日用常事仍屬正工不礙因係休息時格外讓酬

第十一款

一華民年不及二十者或欲承工出洋必須取具本身父母准往憑單蓋用地方官印信方准承招如或無從取其父母確據亦應取具地方官蓋印憑單如無此單不准前往

第十二款

一所有華工姓名既已註簿自是日起至少扣至四日方准在監理委員面前將合同念與該工聽明問其是否願往伊寶嶼去立即令其蓋押

第十三款

一合同既已選擇該工自應經由招工商人准否離所不能擅自出入將次下船之日監理委員至公所各該華商當面聲明查押合同是實領事官即將合同抄存備查該船未出口之前一日海關監督發領事官或行機往或派委員赴船將華工按數點明核對清楚將單繳到監督領事官各署分別查押抄錄存案點明以後該工內有要約知不肯前往即准查明住居公所之日每日追出飯食之銀一錢如該工無款歸償應交該管官按例治罪

第十四款

一華工未完之先該商如有預交銀錢皆應以為承招官需之用不准追還惟因支用安家之費准商預支每月扣銀一元以清欠款其數亦不准過六月工值此項銀兩該領事官必須設法實令安家不得別用其餘支情各項一概不准又以華工或在船上之時或在彼處之後有借銀錢等物約明期滿後作工找還一併嚴禁如至期滿將款回國之時或有債主伸訴藉此情節請為扣留華工亦必不准因此欺騙

第十五款

一所有招工公所其中如何辦理領事官與地方官既經會議定章華民承工居住總須遵照奉行

第十六款

一華工居住公所或有滋事各等情弊立即鎖禁俟地方官委員查收按例審辦所有商賈人等不准擅行治辦

第十七款

一所有該口招工公所俱准兩國委員隨時任便出入傳問華工所中房內均歸該員查管以期分發華工

眷屬人口得以團聚免其雜混又以各房必須治理清潔方足怡養精神秉公查押合同以及下船之時該委員等亦常在場監視如見所下之船似不妥協恐礙於人准令華工暫覓下船俟覓醫生抑或熟識船隻之人勘明裁奪船內華工內有現患傳染症人即刻令其離船上岸

### 第十八款

一華工下船委員點明開單該商按照所招之工每名出銀三元交付海關銀號收存以備監理委員經費

### 第十九款

一犯法華民或在逃或逃獄承工地方官查出照會領事官交出領官事立叻移付地方官計期該犯居住所中之日除將每日價銀一錢以補該商虧欠外所有所中簿上註明付給該犯銀錢衣物等項亦應一體償還

### 第二十款

一各國運載客民之船所有布置客寓膳房預備火食俱其整潔俱有定例招工之商欲聘華工通往外洋先須稟明領事官查核實有符於定例方准運往惟於領事官既經批准或有委員以該船尚有不妥情節稟明地方官以爲不宜出口海關暫准不發紅牌俟能確切詳查轉報該國大臣會議後定奪

### 第二十一款

一華工下船點名開單應備兩本分別存留帶往該船到前指定某國口岸該船主先將兩本邊沿註明華工在途或已死亡疾病各等情簡呈上伊國領事官並該處地方官等請爲分別查冊以備送回俟該單至中國之時招工商人必呈領事官即令轉移地方官查核

第二十二款

一華工出洋到彼夫孀不能分派兩處作工幼兒不及十五歲者不准令離父母至於華人在彼承人招工不分鐘戶莊田其後舖田轉付他人該工亦當奉爲招主如或原主仍在舖田或因別故欲使另投他主該工自願方可否則不准強行更換

以上各款合同酌定之外又經言明除華民不待承招自行出洋中國官廳毫不阻阻外若有意圖招工不聽章程另行設法招致華民承約出洋作工此爲例所嚴禁查出另行重辦更有華民不肯離國有人阻敢私行驅往強強發從即照刑部奏定章程立予正法以招工事務既經明定章程通商各口均准設所仍須地方官與領事官會謀監理方爲接例照辦設若某口內外名官無從會理該口理應不准開所招工等語以上三節核定存案中外官民應與前項二十二條同一遵守奉行今於同治五年正月十九日將章程等件各繕三分蓋印登押以昭信守再查澳門一處多有內地奸民拐騙即勒承工沿海附近民人深受其害該處現在尙未設有中國官員駐紮實屬無人照料所有澳門一處未便遽准華民由彼承工出海應請貴大臣、轉諭各商此件章程一併諭知各商不准在彼承工並貴國商船亦不准在彼裝載承工華民出洋以期周密是爲至要

勸導民出洋謀生示

兩廣總督張樹聲

照得粵省貧民多有搭船出洋自謀生業如果本人情願出外並無別情原可聽其自便但至章民人出洋必須自備川資者其中用意民間未必深知今特爲爾等一詳言之查民人由粵出洋遠途遠處川在所必備現在每有華商洋船搭客至檀香山等凡華商租船之費用即出自搭客之川資若爾等果能將應給川資備

足交清然後上船出外則抵埠後我朝設有領事官一切下情不難吐露而借趁營生均可自由已便不敢受制于人倘不能自備川資因而租船之華商立單借貸約期以償在商等以為到埠後設法回國可清還借項不患窮等在中國梓桑之地尙無力自備川資豈遠涉外洋數萬里之遙人地生疏轉能等價欠項勢必受人挾制還令當工寫立合同分年還欠又將人作押轉揭銀兩扣還所借川資爾等遠涉重洋身難自主或聽其轉賣他處或被其勒當苦工雖有中國領事官無從查悉必將異地稽留痛宰家之遠隔且其終身淪落歸鄉國以無期去就死生皆無逆料矣是以定章民人出洋川資必須自備者職是故也近日省城有等奸商租賃外國船隻搭客出洋往往借與川資議立期單於到埠後當工償欠又慮稽查委員查詢究出弊端則誘令搭客混認川資係由自備島民無識往往隨其術中該奸商等擴張狡誑各搭客因為所欺即外國洋船之船主人等亦只知其租船搭客不知其以搭客影射招工此等奸商設陷愚民實屬罪無可逭本部堂已札飭地方官嚴拿究辦以警將來至華民出洋向章應由各舖戶出具保結聲明各搭客均係自備川資並無被人拐騙情事並不許濫保保人各該舖戶人等如果訪查明確各搭客委係自備川資情願前往並非被人招誘拐騙平日亦屬安分之人自可仍照向章出具保結不致無端被累惟受材連倘該舖戶等並未查明輒將借貸川資之搭客及不安分之匪人率行濫保一經告發或被查出定即一併查究決不姑寬

酌減糯米雜糧撥捐片 光緒元年

江蘇巡撫吳元炳

地方兵燹之餘以培養民氣為要臣察着江蘇各州縣湖陂大基戶鮮蓋藏清濟已逾十年而元氣未能盡復推原其故良以釐金之重甲於他省物用無不賴資民間生計因此日艱但籌餉抽釐事非得已目前支應浩繁豈能驟然易轍惟有酌量裁停以寬紓紓民力查百貢釐金內稷種米穀業經前撫臣張樹聲奏明停收卡

捐在案臣思民爲國本食爲民天稷既已停捐而糶米雜糧同歸民食爲數寬屬不多且雜糧各種又係窮苦小民換飽充飢之需若仍照常抽取未免偏枯且與當局通運盤籌計內惟黃豆一項本省所產無幾大半運至關東山東專爲碾取豆油之用其豆餅亦係培壅種植所需似與民食關係稍輕而捐款較鉅仍令暫行照常辦理外其餘糶米雜糧每年所入本非大宗自應援案一律停免以昭平允此外籌捐各項臣督飭在局承辦之員隨時核實抽收悉心釐剔總期寬紓一分民力卽培養一分民氣以仰副 聖主子惠元元之至意除將前項停捐日期檄飭蘇運兩局通行蘇松甯鎮太倉五州州屬各局卡一體遵照外理合附片具陳

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嫠孀分別教養疏 光緒八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嫠婦往往無以自存情甚可憫必須創設善堂兼籌教養前於光緒四年旱災後據南省勸紳士前署陝西藩司王承基候選道鄭官應主事經元善等集捐洋銀一萬元經臣商屬前督辦河間賑務今大僕寺卿吳大澂候選知府李金鏞先於津郡東門外南斜街暫設廣仁堂收養天津河間兩府屬遺棄子女貧苦節婦一面倡勸捐資多多益善飭道員咸宜懷等督同紳董籌經久之策嗣因經費僅有成數遂於西門外太平莊下地建堂共蓋屋二百八十餘間將南斜街原收嫠孀歸併太平莊於堂中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男孩初收則爲滌疥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養養所設義塾整齊擇賦俊者延師課讀三曰力田所於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木棉稻黍莠蔬擇饒於若尾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種者令習編織藤簾刻字印書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爲之擇配六曰戒煙所廣延醫藥安置方藥療治鴉片煙病俾吸煙者有自新之

路匪煙禁不致徒設各所均派誠實司事專督其做節所保婦女終日扇以慎關防飯食等項悉由轉補出入公舉年高有德之節婦在內管束俟守節年例相符由在堂紳董出結彙錄轉請 旌表現計開辦三年屋宇一律竣工章程亦皆妥定耕讀紡織成效昭然而戒煙除癮者亦有一千餘人實於風俗人心大有裨助嗣復慶黃成紳董遵照定章實心經理以垂永久湖查道光年間保定省城創設全節堂其時只收養婦女五十名今津郡廣仁堂名額七百五十名之多各所收養窮民亦眾咸需教養費用生息之款無幾誠恐未能持久除督官紳隨時設法募捐接濟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設廣仁堂經順天府尹奏奉 諭旨每年賞給米三百石欽遵在案津郡創設廣仁堂實為北省應辦善後一大義舉與京城等堂情事相同相應奏明 勅部立案並撥案額 天恩准自本年起每年賞給南米三百石於江蘇海運漕糧項下在津就近撥領以廣皇仁

前嚴禁種植鴉片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晉民好種鴉片最盛者二十餘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儲粟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然而屢轍相尋不知迷復誰者或持不宜禁之說大率一由見小一由畏難然區謂以地以時有不可不禁者四晉地磽瘠產種無多早年本恃外省接濟自為鴉片所毒蓋視益空即加前此大礙垣曲產煙最多積弊亦最重近日種煙之利以交城為最盛而糧價亦以交城為最昂賊民害稼確有明証此時若再不遏其流設有偏災豈堪設想此必禁者一也晉省山農多水利少種植鴉片之功倍於莠卉偶有山溪水滂可資灌溉悉以歸之鴉片此物最耗地力數年之後更種他穀亦且不蕃倘有此區區難得之水利而養此害民之物此必禁者二也晉省吸煙之毒官吏士民并兵得投以及婦人女子雖皆沾染大率鄉僻居其



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恣蕩家學起怠惰頹廢毫無朝氣在官者不修其職食力者不勤其業據此不已貧者益貧弱者益弱數十年後晉其危乎惟種之多者故吸之便此必禁者三也洋藥稅爲海關大宗今日方議重徵藉禁外販以爲坊民正俗之觀若內地不禁雖其藉以關遠人之口此必禁者四也查晉書高梁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於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於官吏之視爲利源關收賦稅此一二弊必有成效可觀且愚以爲禁之有方行之有漸先膏腴而後磽确先腹地而後邊廳賁之於鄉保母徒付之於吏胥過之於播種之先母徒毀之於揚華之後方禁苛擾嚴定者成感民以誠未有不動雖不能遽絕根株而少一畦之爲粟則多一口之餘糧矣至於官生將卒且已多方勸戒現仿李鴻章天津所設之戒煙局延醫購藥以冀漸起沉痾屬官中有嗜好廢事分別撤任停委勒限戒斷許令自新并勇勒限戒斷不悛者汰黜學校諸生由學臣隨時董戒察以漸摩觀感徐收移風易俗之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八目錄

戶政五 運核上

興安州升府疏

繪地圖議

論貴州境插花情形啓

請環補築城設官疏

察北擬建一府三縣疏

酌改土司夾片

奉省邊務南北路均應添設地方官以資治理疏

昌麗廳擬請升爲府治添設廳縣教佐各官疏

請細設民官暨升改各缺疏

擬請仍舊改設協領片

畢 統

馮桂芬

胡林翼

沈葆楨

沈葆楨

劉長佑

崇 厚

崇 厚

銘 安

銘 安



戶政五 疆域上

興安州升府疏

畢 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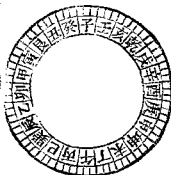
奏爲陝省興漢二屬暨終南山一帶地方險要請改設官屬以資控制以重稽防事竊照陝西興安直隸州濱臨漢水背負終南屬秦屬之關鍵亦荆襄之門戶萬山重疊實係四塞奧區形勢最爲險要該州管轄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六縣通計地方四千餘里從前俱是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年以後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竊民就食前來旋卸棧谷依崖即壘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歸地開墾絡繹不絕是以近年戶口驟增至十數餘萬五方雜處夏莠錯居邇來風俗刁悍訟獄繁興命盜案甲於通省兼有外來無業匪徒因地方僻遠易於匿跡潛蹤出沒無定兼之該州向有總兵同城駐劄近復添設重兵號爲鉅鎮矣民交錯庶務殷繁舊設知州一員巨細察情形並與司道等詳加商酌該州品秩稍卑辦理恐形掣肘必須將興安州升爲興安府治改設知府方足以資彈壓至現有之州吏目即改爲府照廳兼管司獄事務原設州學正改爲府教授訓導改爲府訓導又府城內應設知縣一員即將州屬之漢陰縣改爲附府首縣查興安係古安康郡地應請卽名爲安康縣將州轄地方歸併管理其原設漢陰縣典史移爲安康縣典史原設漢陰訓導改爲安康教諭至漢陰舊治在興安西一百八十里未便之員應另設興安府通判一員駐紮其地專司捕盜緝匪及查拏地方私販鹽茶私宰私燒賭博擅釋等事再興安境內西南輒平地方距州一百四十里楚蜀人民雜處實爲蔓隘此地轉來歸併安康首縣管轄應另設分防縣丞一員又興安

陝西平涼等縣西南之一州距縣一百八十里與川省太平縣連界平利縣東南之鎮坪距縣四百八十里與川省太平大寧等縣及楚省竹谿縣連界懷遠犬牙相錯確密林深兩地均屬緊要應於一州暨添設主簿一員副州西安府知事裁改移駐鎮坪添設巡檢一員同鎮坪所設縣丞俱令專司緝捕再查漢中府屬之西鄉縣南之大池壩距縣三百里與川省通江縣連界又褒城縣南之寶官嶺距縣一百三十里與川省南江縣連界該處俱山路荒僻最易藏奸應請於大池壩添駐分防縣丞一員黃官嶺添駐巡檢一員俱令就近盤緝奸匪其黃官嶺之巡檢即將該縣之黃橋驛縣丞裁汰改移此與安漢中應行改設官屬以資鎮壓防範之情形也至秦城連界之終南一山綿亘西安鳳興各府州屬圍約計數千餘里崇山峻嶺俱係鳥道羊腸路徑阻絕先時不過土著居民樵采為活近來四川湖廣等省之人陸續前來開墾荒田久而益眾處處俱成村落而遠方遊手無藉之輩亦借以雜插其間即如去年川楚囉匪每有竄入漢興沿山境擾害村氓雖經堵截嚴拿不放再至但溪山重繞煙戶零星距本管州縣本城近則三四百里遠至七八百里不等地方官見關阻隔難以防範稽查一滋生事端未免往返需時曠長莫及其為可慮臣再四籌酌必須於山中要害處所添設丞倅等官分管山內地方就近治理專司防緝事宜方為妥協查山以東自成甯縣之大乙嶺由藥王營堡關南至興安州北境約計七百里而舊縣邁西地名孝義川為扼要之地應添駐西安府分防同知一員至山以西自長安縣子午谷由江口西南至五郎關直抵漢中府北境約計七百餘里其五郎關為扼要之地應將西安府水利通判改為西安府分防通判移駐五郎關并照從前漢中府屬之鳳縣地方分隸留壩廳之例將山以內尚隸成甯之地方煙戶俱歸移駐之通判管理所有各分管境內凡人命盜竊及一切案件俱令該同知通判審解民賦錢糧亦皆劃歸徵解并請於同知通判各駐紮之城添設巡檢兼管司獄事務各一員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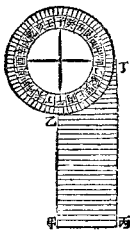




# 反羅經式



# 定向尺式



爲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羅經居于午對所欲量之地視經線所指即爲何向此用反羅經之巧用數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轉然處止即轉羅經某向共若干步是爲一節翻轉他向皆如之凡一轉爲一節清丈田畝逐坵四面皆用此法馭之其簡注又有三一日人行計步先較準本人行步若干當弓步丈尺若干則計行步之數爲準一日車行計輪先量準輪周若干尺任於輪之一轉作記但以輪行若干周計之三法中此一日舟行計勝先較準行若干節當若干步惟風水順逆所差甚多宜隨時消息之此法止能當直線不能測弧線過弧成句股形入以算術此不具載大抵止繪地之三法已足清丈田畝則必以弓步量量數始密至畫圖之法先於紙上占位作一定點爲起手之地復於定向尺首畫圓上取所記某向綫移指中綫甲乙並將尺邊丙位移就定點上仍畫上層十字綫上子下午地圖本上與紙格勿稍偏斜乃循尺邊於定點上丙位起按分繪量甲乙經丙丁綫取甲乙是爲一節續繪次節即於前綫之末找起從綫以下皆如之即圖成矣



論貴州境插花情形啓

胡林翼

竊以貴州境內地多插花安順尤甚林翼妄不自揣思欲逐一察清委擬章程彼此移易歸於至當詎先陳愚  
 管仰祈訓示如蒙允準再行繕祈繪圖陳說呈懇各部故擢以正經界以便官民查貴州所謂插花地者其情  
 形約略有三種如府州廳縣治所在此而所轄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遠或數百里之外即古所謂華隸  
 之地也又如一壤本屬一邑中間為他境參錯僅有一綫相連即古所謂犬牙之地也又如一綫之地插入他  
 境既斷而復續已縷而又絕縣縣延延至百十里之遙即古所謂駭脫之地也而貴州所以多插花者其故又  
 有三賈州之郡縣一因乎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劉煥蒙苗所得之土田明之衛所太以屯田  
 為寶壤而屯田亦有星散四出之地 國初諸公徒取其城治相近者即并為一邑未暇一一清查所以州縣  
 地多插花其弊一也土司之壤或承自唐宋或歸於元明歷世既久彼此侵奪本非一之規及其獻土也則  
 舉其所有而歸之於州縣不暇一一為之分析所以州縣又多插花其弊二也征討之法或用雕剿則不一姓  
 而兼平數姓之人招降之利必懸族類則降一案而兼降數寨之人當其創置州縣輒以一時所獲印土歸之  
 一邑所以插花愈多其弊三也三者之弊皆出於定亂略之時未暇深考而其流弊乃百出而不窮姑即弊之  
 切近者言之插花地有離本治二三百里而離他治未百里數十里者民之輸將也不於其近而於其遠期會  
 不時資斧既為遠來負米勞費可矜士之應試其弊亦然命案籍遠地而遲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姑無論矣  
 卽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者十之四五輟轉轉移百無一應官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所謂大事竊便日久既無  
 以恤其貧財證佐不齊又無以剖其曲直懸數年而不見一官懸數官而不得一審往往釀成大案此其不便  
 於民也附錄之下俾他境之民臥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懲防應修明應捕逐者皆在數百里

之州府屬州縣號爲親民之官欲其出入可見者詞易及耳乃所親者在遠而所不親者在近縱有留心民瘼之良吏亦限於聞見而莫可如何追呼不使公事掣肘此其不但於官也然亦有所甚便者則刁劣之生監與擾害之棍徒耳而盜賊爲尤甚盜賊成羣結黨必於插花之地糾察之所不及撞殺者於所難吏得以免境爲精鑑之詞州縣以轉移爲遷延之計卽有任事之員違奉道光二十一年申明 聖訓不分畛域而平日之耳目不習卽臨時之呼應不靈戶口既繁非其所知鄉約寮頭非其所轄則越境捕盜之難也其狡黠大盜甚則結交各屬吏役此邑見捕歸於他邑理情奢脫賄弊多方漠不關心者既涉因循因爲利者更慮祖縱是又公文轉移之無益也凡此各弊相沿已久而不敢輕言更張者則恐吏胥之因緣爲奸更恐州縣之肥瘠不定耳然使官不擾民自爲經理就疆域之形便而籌長補短卽銜權之會計而益寡衷多不更易州縣之名不增減權賦之數則民情當必帖然而吏治實爲大便姑卽安順而論之安順領二州三縣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爲五屬實入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鎮甯安平居府城之東少北鎮甯居府城之西中隔府屬及善定形勢本不相連而此一州縣之壤割裂錯差無整段略而言之蓋一邑各離而爲三其與安平城治相近者則爲五所及柔東三排五所者明代平壩衛之故地也柔東三排者明代柔遠所東偏之故地也五所三排聯聚一處東西相距九十里南北相距八十里東北一綫接清鎮之蘆荻哨西南一綫接善定之石板房爲驛道近旁之地而環其南北者皆鎮甯插花地此安平之正壤一也柔西三排在安平之西北七十里北負思羅河之南數里有齊伯房城卽明柔遠所之故城也三排所亦卽明代柔遠西偏之故地也其地東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相距三十里東南西三面多爲鎮甯插花地所環北又質筑羊鵝塘茅草寨及大河十三寨環之自柔西至安平必出鎮甯插花之境此安平隔越在西北之壤一也又有

西堡十二枝者本西堡土司之故地原屬善定康熙五十五年始改屬安平其地在安平西北一百里東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六十里跨沙家大河之南北一在河北十枝在河南沙家大河者謂思疆河之上流也是河自臥岱之黃沙渡流入西堡之六黑枝為陰麗蓋員十二枝之北境行三十里至樂東歧出西堡境又隔二百里至邱哨渡始入柔西之境復為安平地其間蓋為鄭份善定鎮甯平遠之地所隔越也若自西堡入安平必假道善定之定南里及鎮甯之蒙楚隨枝此安平西北絕越之插花三也至若鎮甯州之三壤則附州城隨枝一也安平以北隨枝二也安平以南隨枝三也鎮甯附州城之地為東屯枝為西屯枝為鄭洞枝東西相距約五六十里南北亦然此為鎮甯之正壤又有木岡壑水阿破三枝在其北東接善定之定南里西接鄭份之郭別汎灘為善定之辰鋪水母塘所隔而阿破枝之北古寨越在沙家大河之北毗連平遠以其大致尙與鎮甯治所相接續即可謂為鎮甯之正壤此其一齊伯房枝居安平柔西之東而各具蒙楚一枝又居其西其南三枝大勢環接然在善定定南里之東不與州北之三枝相連又橫梗安平柔西之中為鎮甯隔越在東之地此其一上九枝中九枝下九枝居順州之東安平之南而南驛歸化隨西則本州之隨草枝東則本州之華楚枝隨枝大勢相聯圍聚一處為鎮甯隔越在東南之極境此其三大抵一邑之大壤或數寨旁出或半枝隔絕非親履周詢不能遽析也其他若府屬之興善定則府屬之五起十三枝與善定之五里九枝往往交錯大約歸化居北及西南而府境在東及南縣境自城而北直屬於三岔河則本州明定南里之故地又自城而西南直接乎歸化則五枝之地本甯各司所改也其四里居驛道之旁者則善定衛之故地也大勢尙相連接然又有東出二百餘里遠在鎮甯離平枝之旁而介乎黃筑廣順之間者則為烈坐場府屬之五起本為安順府州之地其餘十三枝則安順府軍民府之地也十三枝參錯勻布自東南而西漸乎縣屬之甯谷五枝而北

然又有水西社在鎮甯之西南三十里錯處築踏出安平最其爲之東錢所堡踏出安平藉糧之東亦府屬之插花地也耶魯歸化一屬地頗遠馬蓋書圖在雍乾之際其時司事者留心疆域故無遺議清緝雖併聚在東北一隅而實獲之穀上穀下一里五六七里廣且百餘里有羊鵝塘澤人麥茅草寨若絕若嶺與之橫貫其中居二穀之北者爲鎮里安里明故鎮西衛之地居二穀之南者爲清里定里明故威清衛之地亦甯雖界處於西南之一隅而其地水偏寧州城及打罕一馬涉營頂營募役三司六保阿果二枝皆居北盤江之東綽號樂樂舉入大朵萬播西區便區田八十石石灣寨下寨役十一馬寨又在白水河之東惟江外金井之地則居北盤江之西外界貞豐地復荒廢爲盜賊聚萃之區凡此皆請屬括花之情形也又攷西堡去安平遠而去鎮甯近齊伯房公具稟楚上九中九下九隴革雜楚入枝去安平近而去鎮甯遠若舉以相易實爲兩便他若穀上穀下之官路清鎮江外之宜併貞豐則又事關外郡不敢輕議也又查齊伯房之應納正銀凡九十二兩八錢七分七釐原糧入十石七斗四升八合三勺公具枝之正銀一百四十八兩一錢一分三釐原糧一百九十一石零九升零楚枝正銀二百一十一兩三錢九分二釐原糧一百六十三石六斗五升二勺上九正銀二十五兩九錢八分五釐原糧四百九十一石一斗中九正銀二十九兩四錢五分八釐原糧五百七十七石二斗九升六合下九正銀一千四百九錢三分原糧四百零二石一斗七升原草正銀一百七十三兩五錢四分三釐原糧一千三百四石三斗四升三合華楚枝正銀三百八十二兩一錢九分五釐原糧三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五合統計入枝共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九分三釐糧一千三百三十七石一斗一升四合三勺又查西堡秋糧米共四百十二石七斗一升七合三勺又諸色銀共七十兩六錢一分九釐七枝之米多西堡且六倍多西堡十五倍此爲不侔之數而實則西堡肥而七枝瘠一邑恐不能從也仍當察核地界酌其相宜

一一比較方爲適當此林環所爲欲逐一家清妥議章程者也

請環築城設官疏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沈葆楨

竊臣等於本年十二月初五日將臺地招籌開禁情形奏明在案臣查核前據該道謝治稍愈遂於十三日帶同臺灣府知府周懋琦前署臺灣鎮曾元福由郡登程十四日抵鳳山閱准軍城西入營城更三營結構橋墩上樓下滾周方因角突起敵臺分哨扼守外賊曠如內平礙若屹然偉觀入營接見統領營官各加獎勵並躬奠其病歿將士之墳而去十五日南行宿東港十六日宿枋寮地本均壤迨光間有鳳山令曹瑾者開水壩以通泉派遂爲膏腴至今民食其利時已殘冬麥穗秧針苜蓿相間則內地四月間景象也該處尙爲鳳山壤則之區過此以往則皆詩社居民寥寥矣十七日過刺桐腳鄉民泣訴先後爲獅頭社番戕者五人而王開俊營長夫遺者番疑爲民亦斃其一論此臺之根柢直而民曲及其仇殺斷難縱番以殃民且營夫又何罪也夕宿風港適王開俊移營至臣查核則令派汛弁郭占龍至社飭交兇犯懲辦如敢違抗則不能不示以威風港倭營俱在四無牆壁草屋數十高僅及肩王開俊嫌其散不可守擬合案而加磨濠焉十八日抵瓊橋宿車城爲前大學士福康安征林爽文駐兵之處接見夏獻綸劉燾知已勘定車城南十五里之猴洞可爲縣治臣查核親往履勘所見相同蓋自枋寮南至瓊橋民居俱背山面海外無屏障至猴洞忽山勢逼環其主山由左連趨海岸而右中處平埔周可二十餘里似爲全臺收局從海上望之一山橫隔絕有巨壑力無所施建城無關於此獨慮窳習堪輿家言經畫審詳現今專辦築城建邑諸事惟該處不產巨杉且無陶瓦屋材曠費必須內地轉運而來匠石亦宜遠致城垣所用已屬巨田不能不給償以卹貧民未免繁費惟有囑委員等核實估計不得虛糜縣名謹擬曰使春可否之處伏候 欽定如蒙 允准擬先設知縣一員審理調訟俾民番有所憑依

界之界勇一旅以資號召其餘武員學官佐貳且置爲緩圍以一事權而節糜費車城外西南地曰後灣名倭人發覺之址也濱海當風水泉又極當時後居之病亡相繼且船上礮彈可及故進軍之至棄而不處一營繁車城附近以衛民居一營紮統御地以壯壯各出入之道混男與番家均屬相安惟倭人善營雖只保草屋然收後不數月今無一存或云火焚或云風燬因竊鑄現已仿至實在情形築覆當在孫積自撥洞回軍城時總將將馬哥嘉吉德中德壽等四人到車城據稱林德福於總仔角左近創建盤樓扼防周懋琦與之同往相度俟歸後定議臣保以還回軍城總領等於二十日乘輪船歸郡長下啟蓉暫且緩工開春劉墩營赴瓊瑯督辦營建商務夏款輪船中地主游開山事宜臣保稟請恩給政累年功績銀百兩方紡辦報銷又爲臺事所關乘此稍暇之時擬於本月二十四日由特內政司番文數具奏事呈再至臺灣續行經理茲先將履勘瓊瑯擇地建設各情形詞恭摺由輪船赴滬交上海縣付驛六百里馳奏

臺北擬建一府三縣疏 光緒元年六月

沈葆楨

竊惟臺灣始不過海外荒島耳自康熙年間收入版圖乃設府治頭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諸縣即今之嘉義嘉義以北未設官也都西北各一百餘里極制守乎有餘厥後北壤漸闢雍正元年於彰化一縣輒設淡水同知主北路捕務與彰化知縣同城蓋明知非一縣政令之所能周特以創建城池費難覓貼稅宜從事焉已耳雍正九年割大甲以北刑名錢穀商務淡水同知改治竹塹自大甲遠起至三貂嶺下之崑崙坑止計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嘉慶十五年復以沙望坑迤北而東至蘇澳止計地一百三十里設噶瑪蘭通判屬人事隨時地利爲轉移欲因陋就簡而不可復得矣然由噶瑪蘭上抵郡城十三日始達由淡水上抵郡城亦七日始達而政令皆統於臺灣府當淡水設廳之初不特淡水三貂等處採辦口塞間淡南各社亦土墾人稀今則

村社毗連荒埔日開濬志稱東西相距僅十有七里今則或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六等廳應建治以後由三  
窮續繞至遠望坑復增地數十里有奇其土壤之日闢不同有如此者臺北海岸前僅入里全一口來往社船  
不過數隻其餘又港支河僅堪漁捕今則八里全淤塞新添各港口曰大安曰後龍曰香山曰滬尾曰蘆藕而  
蘆藕滬尾港門安敵舟楫尤多年來夾板輪船帆船林立伴樓客棧闐闐喧囂其口岸之技出不同有如此者  
前者臺北幅員雖廣新墾之地土著既少流寓亦稀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前年統計戶口除噶瑪蘭外已四十  
二萬有奇近與各國通商南洋雜處匪皆之怨即啓聲端而入里全一帶從教者漸多防範稽查尤非易其  
民人之生聚不同有如此者臺地所產以菸煤茶葉樟腦爲大宗而皆出於淡北比年荒山窮谷栽種愈盛閩  
宋原繁洋船盤運客民叢集風氣浮動嗜好互發淡南大甲一帶與彰化毗連習尤犷悍同知半年駐竹塹衙  
門半年駐鹿耳門公所相去百二十里因奔馳而曠廢勢所必然况由竹塹而南至大甲尚百餘里由鹿耳門而北  
至滬尾雞籠尚各數十里命盜等案層見迭出往往方急北轅旋憂南顧分身無術枝節橫生公事之積壓巨  
案之諱飾均所不免督撫知其缺之難必擇循吏能吏以膺是選而到任後往往警發頓減不副所冀則地爲  
之也其駕馭之難周又有如此者淡蘭文風爲全臺之冠乃歲科童試應考時淡蘭六七百人蘭屬四五百人  
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無非路途險遠寒士難於資斧裹足不前而謂訟一端則因民由受其害刁健者  
詞窮而道捏情控府一奉准提累月窮年被誣者縱昭雪有期家已爲之破產其弊者因噎廢食槩不准提則  
臨案爲胥吏所把持便無可控訴而破爛之紳萌蘗乎其中至徒流以上罪名定讞後解郡時帶費繁多掩  
覆歲月賄累不貲則消弭不得不巧官苦之民尤苦之其政教之難齊又有如此者所以前者臺灣巡夏獻綸  
有改淡水開知縣直隸州改府爲縣爲知縣添一縣於竹塹之請臣編年臣劉泰等正紡議試辦臺事旋起因

之暫停臺南騷動之時卽有潛窺臺北之患經夏獻輪馳往該處預投機牙狡謀乃息海防猝務瞬息萬變恐州勢尙不足以當之況法軍以來自福琉蘭之謀漢起經提臣羅大春撫番開路至新埔二百里奇至秀姑巒又百里有奇倘山前之布置尙未周詳則山後之經營何從藉手故就今日臺北之形勢策之非區三縣而分治之則無以專其責成非設知府以統轄之則無以享其利便伏查臺郡當益龍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衝市蔚成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坌瀨尾兩口並有觀音山大屯山以爲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非特淡蘭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樞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臺北府自彰化以北直達後山習師控制仍歸於臺灣兵備道其附屬一縣府則中樞以上至頭重溪爲界計五十里而臺北劍遠望抗爲界計一百二十五里而近東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方圓折算百里有餘擬名之曰淡水縣自頭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此南北相距百五十里其間之官廳則淡水廳舊治也擬裁淡水同知改設一縣名之曰新竹縣自遠望抗迄北而東仍隸瓊瑤廳之舊治興城擬設一縣名之曰宜蘭縣惟雞籠一區以建縣治則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後養成都會且煤務方興末技之民四集海防旣重訟事尤繁該處尙未設官亦非佐雜微員所能運籌若事事受成於臆懼則又官與民交困懇請改鴨塢道判爲臺北府分防通判移駐雞籠以治之臣等爲外防內治因時制宜起見是否有當伏懇 天恩飭部議覆俾有遵循其建設城署清查田賦及教佐巡汛應裁應改應增容俟奉 旨允准後再由臺灣道議詳核奏期疎周密至蘇澳以至收業現特懇 聖爲固將來田賦開墾商民輻輳應否設官容 臣等隨時察看情形請 旨定奪

酌改土司夾片光緒元年

廣西巡撫劉長佑

士田州岑毓英等匪糾黨肆行劫殺經臣咨行左江鎮道及統領防軍候補道趙沃就近酌撥營勇剿擒



並奏補用道梧州府知府徐延旭前往督同各營會商署恩府知府梅增秀分別剿撫於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奏報聲明如應改土歸流臣與司道及在事文武悉心商議隨時具奏欽奉 諭旨著即督飭徐延旭等設法剿辦毋任貽害地方俟剿撫事竣再行體查情形妥籌具奏欽此欽遵在案羅士田州在恩恩府境內西界雲南土高州地廣俗悍賊藪成風世襲土知州岑氏係宋時隨征有功承襲土官世守其祀自前明以來叛服無常明臣王守仁討平仍以岑氏爲土吏日後復升爲土知州賴給銅印其命盜等案歸百色同知承審乃岑氏族衆支分爭襲仇鬪屠見迭出嘉慶年間岑氏兩次爭襲至咸豐五年土知州岑乃青病故無子爭端又起於是岑裕基爭襲岑鉅岑鉅又爭襲官族結黨構詞土目乘勢殘民騷悍性成終難丕變署土知州岑森又與岑鏡結黨仇殺土民沈離轉徙日不聊生當以岑森不職撤任而岑鏡等招黨未散仍復肆行劫殺自徐延旭等前往督勇剿撫岑鏡懼於兵威與其黨麻坡聖潛逃檄飭東蘭州文武在鳳山一帶兜緝無縱餘匪亦紛然逃散第土民橫被焚掠其困苦情形視遭賊最久之區爲尤甚 臣諭飭徐延旭宣布 朝廷德意隨地撫恤該土民等得見漢官凡軍行所到秋毫無擾遂陸續來營泣訴苦狀均屬踴躍漢官管轄不願復爲岑氏土民其望切改流甚進水火自應及早定計以救民生迭據徐延旭及該管道府稟呈情形臣與藩臬兩司悉心籌商土州既迭起爭端互相仇鬪自岑乃青病故後又無近支合例應襲之人如立遺支一人即可無爭亦何樂岑氏失其世守但一岑立諸岑必爭土民不免仍罹於難其煽亂將和等不已現據稟察與情稟請改流自是故本塞源之計查土田州地方內外共分十里每里分三部每部分四團每團之廣十里二十里不等多與百色廳奉議州緊相毗連今請改流擬於燕川險要之地設立知縣一員作爲首領衝鋒調缺俾令兼飭化導一洗從前土官科派陋習其餘各里附近百色者委請百色管帶將百色同知升爲苗苗五練廳以新設之縣

屬之附近奉議者接踵奉議管轄卽將奉議州州判升爲簡缺知州以資控至李氏一族其構誦逃亡者現  
訪密娶德新餘皆陳遠之族應如何處置俾免遷徙失所及此外添設官員建立學校移添營汛并兵修建城  
垣衙署與夫清查田畝地糧編查煙戶各事宜應徵飭徐廷旭等就實悉心確查稟呈次第籌辦據藩司文格  
署臬二院樹森先將擬請改流大槩情形會詳請奏前來臣維粵西屬遠府屬之東蘭州鎮安府屬之小鎮安  
通判恩恩府屬之那馬通判均因地方多故承襲不得其人先後改土歸流今土田州爭鬪械斗地方糜爛甚  
於他處而查其親支又實無堪聽之人自可撥案辦理以安黎庶除仍飭羅羅岑鎮麻景翠及附勢助虐之人  
務獲分別懲辦外相應請旨將土田州知州革去世職其地改設苗疆知縣一缺並請百色同知奉議州判  
二缺酌量升爲苗疆直隸廳簡缺知州就近分撥其地以資治理

奉省邊務南北路均應添設地方官以資治理疏

光緒三年

盛京將軍崇厚

竊查奉省東邊外南北延袤千有餘里東西相距亦數百里至數十里不等上年風嵐邊門外東溝一帶丈清  
地畝之後隨經前署將軍尙書崇實奏明設立安東一縣委員試辦迄今一年之久地方公事漸經辦有條理  
民心尙爲帖服上年擬徵錢糧俱已掃數完納其在安東以北暨雲陽城既旺濛二縣門外並鳳凰城沿邊以及  
遼澤各處地畝續經總辦邊務領補遺陳本植知府暨泰提督左營贊督飭各委員分路設局逐段清查現據  
旗民各戶赴局投報者可增至七十餘萬畝合之安東縣上年升科五千三百餘畝及前數年已報升科之  
五十餘畝通計熟地不下一百七十餘萬畝此外尙有未經清丈之其甚多所有安東一縣元年已收押報者  
一年起徵錢糧其前此已經升科之地則照章納糧勢難再辦擬此改行丈出之地則先收押報再行繳  
徵錢糧以每畝徵銀三分計之以一分津貼各州縣辦公統俟一律丈完升科之後每年約可徵收正款三萬

數千餘兩此外蓋場爲數無幾山貨雜糧程石斗租及燒燭各稅甫經試辦亦雜約計成數至木稅一項元年因東海賊匪甫過其多年堆積木植均行下運商賈雲集徵收較旺共收東錢九十餘萬吊一年則木植下運漸少商販亦極極收東錢五十萬吊有零查此項木植來源現離水路較遠下運漸難稅自漸少歲入確數勢難預定奴才愚庸奴才愚庸到任後節錄陳本植等稟報前情正在核辦間奴才崇厚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恩合奏東邊新墾地畝請添設旗署招佃旗丁無庸添募勇營各摺片著崇厚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奉 上諭恩合奏東邊新墾地畝請添設旗署招佃旗丁無庸添募勇營各摺片著崇厚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奉 上諭恩合奏東邊新墾地畝請添設旗署招佃旗丁無庸添募勇營各摺片著崇厚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奉 上諭恩合奏東邊新墾地畝請添設旗署招佃旗丁無庸添募勇營各摺片著崇厚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皇仁奏辦升科納稅等事以爲化私爲官之計而邊境甫經向化著必區分旗民畸輕畸重又恐不足應服人心所以奏請但凡屬地開墾者一律編入戶口冊籍以示旗民一體之意仰蒙 聖明洞鑒原准在案而所編冊籍復經前署將軍尚書崇實飭各委員等於本戶名下分別註明旗民字樣以杜改旗爲民之弊是該副都統所慮旗人隱匿於民間報地者前署將軍尚書崇實固已早鑒及此也至此次投報升科安戶或數十畝或數百畝不等且各管各業尚無套報情事該副都統所稱一人任憲指報極多可以分段出免招佃旗人此事或指從前而言與現在情形又不相同其所稱邊外添設旗署一節查奉省邊內前此木堡旗多於民間則旗民聚處所以各城設立城守尉協佐等官又設州縣官以便旗民分治邊外民多於旗且旗人不盡民人十分之一二奉省州縣各官業經奉准不論滿漢一律請補均加理事同知並判現在設立州縣縣署加銜補即可旗民聚處或才守察若邊務所最要者上年試設之安東縣僅管遼南一隅之地遼北一帶編員空闕現經查清該處委有或改設若不即行添設州縣委員試辦而無紀不足靖黎人心當經札調陳本植來查西

加訊問逐細籌商且下應應擇地設官修築營堡建軍衙署兵房以爲經久之計因在於六甸之寬甸邊設一縣名曰寬甸縣六甸河添設一縣名曰懷仁縣頭道江添設一縣名曰通化縣分疆畫界委員試署並於每縣各設巡檢一員管典史事但此三縣所轄地面較廣尚須臠擇地添設分防佐雜各官以資襄理其寬甸縣卽與已設之安東縣及邊內所設之岫巖州統歸鳳凰廳管轄懷仁通化兩縣則歸興京廳管轄地方有所責成既免人心渙散之虞尙有未盡丈完之地亦由各該縣會同委員就近查勘所有各處分局當卽酌量裁撤歸併以節經費惟先後既經改設二廳一州四縣則前署將軍尙書崇實原擬於鳳凰城添設邊關兵備道一員亦應及時設立派員試署俾令提綱挈領巡視東邊第邊外地方南北相距遙遙才等體察情形公同商酌夏初江海之交南路帆船雲集該道應駐東邊一帶稽查水稅慎重海防秋後水潮冰凍北路邊防緊要又應馳赴頭道江以上彈壓督催徵收一切迨至冬末再回鳳凰城清釐公件一年之間南北分巡周歷始能彼此兼顧至於邊外扼要之地甚多且北接吉林防務尤關緊要現時東邊駐紮本省並客兵各隊已有兩千數百名之多將來邊外非領重兵不能鎮攝才等再四思維惟有將奉省議准滿漢練軍酌撥數營撥防駐守若無統領之員實不足以資控制查興京副都統係駐旺濟門內離邊較近所有邊外各軍統歸節制現任副都統色楞額道員陳本植本係奏派練軍翼長應卽仿照各省鎮道體制與興京副都統及邊關道會同辦理東邊防務仍兼充練軍翼長至邊關道南北分巡若無親兵不足以備緩急減酌前設大孤山步隊及邊外新添各兵設立道標馬兵一百名步隊五百名作爲兩營以便該道親統所有該副都統節制之兵亦准該道調遣庶文武和衷共濟始足以綏靖地方除繪具邊外地圖貼說咨呈軍機處備查外其餘未盡事宜才等當隨時察察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請 旨遵行

區縣擬請升爲府治添設廳縣教佐各官疏光緒三年

崇厚

查奉省北邊外長圍廳所轄幅員一千六百七十里漢民雜處盜賊出沒無常應屬朝陽城地方會匪匪徒抗官拒捕同治四年經欽派原任大學士文蔚帶兵蒞剿始獲安穩該廳木保蒙古地界邇來流民日多耕種殆徧城闕命盜之案層見迭出誠以同知獨任其事分設經歷照應各一員襄同佐理地大事繁實有曠長莫及之勢曾經前署將軍尙書榮寶統籌奉省全局以該廳亟須添官增兵籌資治理而廳屬地租向歸蒙古自督無緣可籌因請試辦河稅斗租以爲經費奏明在案旋經榮寶飭派委員前往會同該廳趙受璽妥定章程試行辦理該處商民以此款爲設官增兵之用亦甚樂從計自上年六月以來河稅一項因河水淺涸船隻難通未經開辦所有斗租試辦半年業已收有一萬七千三百餘兩除去委員盤費尙存九千九百六十餘兩就現在試辦每年可以收銀一萬一千餘兩雖不能作爲定額以之設官增兵尙敷支用目下地方甚關緊要所有應行新設添設各官自應及時議定請旨遵行查前署將軍尙書榮寶原奏擬將昌圖廳同知升爲知府再於梨樹城增設通判一員入家鎮增設知縣一員並於廳屬西南康家屯地方增設知州一員分設佐雜各官相助爲理等因現在奴才等察看情形康家屯一處離昌圖較近似可毋庸添設知州擬請將該廳升爲府治仿照熱河承德府之例仍管地面詞訟各事卽康家屯地方亦可歸其自理移設入家鎮總廳於康家屯分防更移梨樹城照廢於八面城駐紮均照傳請加六品銜分司緝捕土匪並勸諭命盜各案凡有地方詞訟戶糧田土緝放准其就近審理徒罪以上送由該府訊辦並將該廳巡檢一員升爲府司獄訓導一員升爲府教授既足以重地方亦可以符體制比奴才等現擬升設昌圖府之情形也入家鎮梨樹城兩處原設經歷照應各一員分防佐理該兩處均係扼要之區政務殷繁措置非易該經歷等職小權輕勢難整頓今擬將梨樹

城改爲新治添設通判一員名曰奉化廳另添巡檢一員管理監獄入家續改爲縣治添設知縣一員名曰懷  
德縣另添典史一員管理監獄並均添設訓導各一員以興學校該廳縣應照章請加理事而知府以便榮民  
兼理所有昌圖府自理詞訟徒罪以上之命盜各案應申詳詳巡道審轉以昭慎重至奉化廳懷德縣自理詞  
訟徒罪以上之名盜各案則應詳由昌圖府審轉總辦此後辦此等項擬添設廳縣教佐各官之情形  
也似此屋梁棋布既有區劃望領之人藉責表率亦得畫界分疆而治各專責成但使竭力慎選得人不能從  
容整頓惟是該處地廣民頑盜風未息東北直隸吉林邊防尤難鬆緩現在三盟及吉林各客隊在彼駐紮馬  
隊四五百名之多兵力尚覺寥寥邊外情形實與內地不同若非多設兵弁非特將捕難期得力且亦不  
足鎮壓地方現擬於該府廳縣另添捕盜營馬兵二百名交昌圖府分撥調遣以專責成所需餉乾照章給發  
卹由此項斗租支銷以該處之所需既免另籌餉項即可操節儉矣此爲便至於學校之事  
風化較薄現既升設符學教授位於奉化廳懷德縣添設訓導各一員若不增廣學額無以鼓勵人材自應酌  
量議請以廣教化俾令地方有所觀感庶幾變化遷移民風漸將敦樸以副 朝廷綏靖邊陲之至意其修建  
衙署監獄各役即在上年秋冬兩季所收斗租項下應用如有不敷仍在本年所收斗租開支庫俸工食捕盜  
兵餉餉乾除存項下次第興辦以上擬請升設添設各員如蒙俞允相應請 旨飭部頒發印信關防以昭信  
守奴才等爲因地制宜起見所有清界址定缺分並一切廉俸役食以及文武學額弁兵餉乾應行詳議各事  
宜詳繕清單並繪具擬升昌圖府改設廳縣全圖貼說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部臣核議施行實  
於地方大有裨益其未盡事宜容奴才等再行籌議隨時奏 聞

臣等謹將改設各缺疏 光緒七年

官制軍路 安

竊取才前以吉省應設民官甚多因本地籌款維艱勢難一齊舉辦先高添設賓州廳五常廳教化縣三處正印欽佐等官當於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專摺具奏奉旨防部核議並由才委員試署在案現在收取寬價勸辦斗稅又歷一年積有成數所有應行添設升改各款自當及時擬請旨遵行查雙城地方距省四百餘里爲省城東北之門戶界外均有民官治理惟該處與拉林地方公事仍係旗員經營未免向隅才札派姜委道顧登照前往查勘何處可以添官建置當飭令繪圖稟咨去後旋據該道稟稱查雙城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本屬拉林舊地自嘉慶年間移撥京旗設立村屯劃歸堡者東西相距一百三十里南北相距七十里四面仍皆拉林界現在堡城商賈繁集戶口繁多較拉林更甚自應在該堡城內添設民官以資撫輯立林但設分防足以佐治惟地界則當併拉林所屬統歸雙城管轄方覺整齊東面本與阿勒楚喀以古城店分界古城店之東今屬賓州廳界店西應屬雙城東兩本與五常以莫勒恩河分界河南今屬五常廳界河北應屬雙城南面西面均與伯都訥以拉林河分界河南河西爲伯都訥廳界河東河北應屬雙城北面本與黑龍江以松花江分界江北爲呼蘭廳界江南應屬雙城如此劃分雙城地勢實居拉林之適中爲省北之屏障形勢宏敞庶務殷繁將來建立密署監獄以及巡檢捕盜造城垣廟均有隙地足敷布置東南距拉林一隅有遠在百里以外若尚恐驍長等及兼顧雜崗應請於拉林地方設立分防衙署將捕之驗稽查佐理等語並具地圖稟覆前來才前請在雙城堡拉林地方添設撫民通判分防巡檢等官並擬將堡城總管一缺裁撤改設協領一員整頓附片懇陳仰蒙諭允在案既據該道稟稱雙城堡商賈轉運事務殷繁亟須添設民官以資治理請仍照舊在雙城堡設立撫民通判一員咨曰雙城廳另設巡檢兼司獄事一員管理監獄訓導一員振興學校拉林分設巡檢一員卽歸雙城廳統屬其雙城五原設總管一缺卽

請錄兼改設協領一員專司緝捕及一切應務除雙城拉林土稅一項照新設賓州五常各廳均歸旗署徵解之例仍由雙城拉林旗署徵解外其餘一切租稅均歸新設民官徵收認認命盜案件均歸民官審理以一事權此雙城拉林擬設廳官數佐各員之情形也又查伊通省一百餘里為省西最喫咽喉向歸吉林總管轄地方邊疆治理難周必須添設民官劃分治方能盡善教而戢人民才札派差委道顯筆燕本任吉林廳同知著屢前往詳勘何處可以添官建置飭令繪圖稟請去後旋據該道等稟稱勘得伊通河在省西一百八十里至威遠堡門一百七十里係奉天界北至長春廳一百餘里南至開場荒地二百餘里為長吉兩廳之門戶吉黑兩省之通衢前山後河中有大道勢極扼要當衝商賈業集居民攬比履勘崗圍東西五里南北三里館於此修城建署並設倉庫監獄學署祠廟確於地理相宜民情協洽至於勘分界址正南至小伊通河七十里河南屬奉天界河北屬伊通正西至威遠堡門一百七十里門西屬奉天界門東屬伊通東南至蘇爾呼嶺三百四十里嶺南屬吉林嶺北屬伊通西南至黑龍子首嶺三十里嶺南屬奉天界嶺北屬伊通西北至一十家子邊嶺嶺北屬奉天界嶺南屬伊通正東自距伊通五十里之石頭河子分界河東屬吉林河西屬伊通東北自距伊通一百三十里之小河臺邊嶺分界嶺東屬吉林嶺西屬伊通如此劃分似屬整齊惟伊通河設立有司衙門距圍苑三百里難期兼顧今勘得遼南一百六十里之廣靈山東西寬三里南北長五里前通營石河至輝發河入大江後靠椅子等山局勢寬平居民稠密之適中亦宜添設分防以輔其治伊通既擬添設正印官則所分界內舊有租賦自應均歸新設之員經徵除俟開荒取錢後照例升科報部歸伊通徵租外所有石頭河子小河臺邊西遼南現擬與吉林府分界之處應徵地丁銀米約數在一萬零五百兩有奇均歸伊通徵繳以期撫字維科資政重惟吉林廳原徵賦額不過五萬兩有奇今邊劃出少半亦應設法籌補查



圍場邊荒前於咸豐同治年間先後放荒墾十餘萬畝大萬七千二百餘畝現在該處正當墾丈併浮多墾之約在十萬畝此項地畝每畝向收大租錢六百文小租錢六十文由戶司羅徵而地屬吉林廳管轄遇有佃民嗣訟事件均歸廳官管理如將大小租撥歸吉林府徵收實屬官民兩便等語惟論具地屬廳管前來才詳核該道等所稟各節均向妥協即請在伊通設立知州一員名曰伊通州該州舊有吉林分防巡檢一員改為吏自管理伊通監獄添設訓導一員振興學校屬盤山分設巡檢一員即陪伊通州統屬至勘分界址及程徵租賦審理詞訟自應悉如所稟辦理此伊通廳盤山擬設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夫新設各缺既已措置咸宜治理可期一律而舊設三廳亦應變通盡利政教庶免兩歧湖查又才前奏變通官制增設府廳州縣一摺奉到部咨內開該將原領將吉林廳理事同知升為府治改設知府原設吉林廳巡檢改為府司獄管司獄事伯都訥原設理事同知改為撫民同知原設孤榆樹巡檢兼管司獄事長春廳原設理事通判改為撫民同知原設巡檢兼管司獄事農安添設照磨一員靠山屯添設分防經歷一員屯據奏稱吉林三廳向因專管旗人戶婚各事皆用理事人員今民戶眾多政務殷繁從前情形不同請與新設之同通州縣均加理事衙門兼兼用等語臣等查該將軍所奏添設各缺改請加理事衙門兼兼用之處自係因地制宜登頓吏治起見惟添設改設各缺總期官民相安方臻妥協請旨飭令該將軍體察情形通籌全局詳細分別奏明辦理等因奏奉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伏思吉林廳理事同知駐守省垣樞員遼闊管轄本屬難周且邇來荒地日闢民店日密戶婚詞訟命盜之案倍多於前只以同知獨任其事權頗貴重地廣事繁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虞擬請將吉林廳理事同知一缺升為府治改設知府名曰吉林府仍照熱河承經府奉天昌黎府之例仍管地面關營糧各事新設之伊通州歸其轄屬並將原設吉林巡檢一缺升為府司獄管司獄官學正一缺升

爲府教授以符體制其吉林府應分界址東至張廣才嶺爲界計一百里外至敦化縣東南至 樹林子爲界  
界外至官山西稍至太勝川爲界計一百餘里外至伊通州西至石頭河子爲界計一百三十里外至伊通州  
西北至小河寨爲界計一百一十里外至長春關北至法特哈邊門爲界計一百一十里外至伯都訥東北至  
舒蘭荒松字四牌爲界外至五常關如此則明照界各專責成庶免互相推諉至伯都訥副理事同知一缺照  
原奏改爲撫民同知加理事銜長春廳理事通判一缺毋庸升爲撫民同知請改爲撫民通判加理事銜農安  
地當衝要生聚日繁隨照原奏添設分防照磨一員歸長春廳統編盤山屯地方民戶無多該廳可以兼顧毋  
庸另設分防經歷酌量裁撤三廳提督升改各官之情形也惟本年十月十一日接準吏部咨開以奉天現  
無理事同知通判員缺准用揀發曾任正途不分滿漢酌量補用明文該將軍請將吉林理事同知德仁廳仿照奉天  
章程由揀發會任實缺正途不分滿漢酌量補用之處應毋庸議等因維時吉林設三廳尙未奏請升改均  
係理事同知通判格於成例是以吏部奏駁查奉天昌圖廳司知改爲知府請由外揀員升補與京理事通判  
改爲撫民同知亦隨不論滿漢兼用均加理事銜照例將揀發人員請補均經部議奏准在案現在吉林廳理  
事同知升補知府應照仿照奉天昌圖府之例由外揀員升補伯都訥廳改爲撫民同知長春廳改爲撫民通  
判亦照仿照奉天與京撫民同知之例仍由揀發會任實缺各員不論滿漢酌量補用庶與新設各廳縣統  
歸一律資於政治有裨以上添設升改正印教佐各官如蒙 俞允應請 旨飭部鑄造防印信鈐記迅即  
頒發以昭信守其實缺分籌廉俸修城垣延衛署學校設弁兵廳行詳議章程議另辦酒單恭呈 御覽並  
繪具雙城堡伊通各處地圖貼說者呈軍機處備查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迅速議覆以便以才奉到部文即  
行遴選委員奏明試辦試署候 一三年後如果辦理需加再請實授各官應發廉俸衣食勇糧及修建各項工

程仍請照故才前奏照數發給官銀以重地方而求實濟其餘未盡事宜故才當再隨時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恭候 聖裁除甯古塔三姓琿春等處應設民官由故才致函督辦甯古塔等處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就近體察情形妥商定議再行另摺奏 閣外所有邊 旨續設民官暨升改各款緣由是否有當謹會同奉天府府尹督管提督學政事務故才松林合詞恭摺具陳

擬請仍舊改設協領片 光緒七年

吉林將軍銘 安

再查雙城堡設協領一員駐守辦理庶務迨咸豐元年前將軍固慶等以該處丁戶日密公事紛繁奏准將舊設撤改為請 旨簡放副都統銜總管一員總攝其事以專責成近年該堡生齒益繁商賈輻輳戶增田土詞訟滋多必須添設民官明刑弼教庶庶有裨地方今就雙城堡拉林兩處地勢而論其正北直抵松花江過江爲黑龍江呼蘭界其西北西南均與伯都訥縣接界其東南則與新設之五常縣接界其東北則與新設之賓州廳接界是界外均有廳官治理獨該處未免向隅故才於札派差委道員赴雙城堡訪查總管清瑤被參各款隨該道就近體察情形據實稟報茲差竣回省稟稱該處商民聞有設官之說帶詞極爲欣慰等語如於雙城堡地方添設民選判一員加理事務並於拉林地方添設分防巡檢一員俾兩處商民皆得就近治理且與界外各廳疆域相接亦不致致教兩歧現已派員前往查勘應如何設官建署再行另摺奏 閣伏思雙城堡既擬設立民官地方一切事宜藉其經理仿照伯都訥廳長春廳舊章稟由故才衙門核辦而總管無所司事且其職分較與廳官同城辦事亦多窒礙照五常縣之制仍於該處改設協領一員專司緝捕及一切旗務以昭畫一而免掣掣現在雙城堡總管清瑤因案避 旨查辦自有應得處分所有總管一缺可否暫緩 簡放故才委派協領先行護理之處恭候 聖裁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二十九目錄

戶政六條城下

會勘奉吉兩省圍場荒地界址疏

邊疆緊要寺添設道府廳縣以資治理疏

道 旨擬設新疆南路郡縣情形疏

請將併省分以垂久遠疏

伊犁屯務防務均關緊要請陳擬辦情形疏

擬請添設移改疏

臺灣戰難改設省會敬陳管見疏

籌議宰州郡縣分別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

劉錦棠

劉錦棠

劉錦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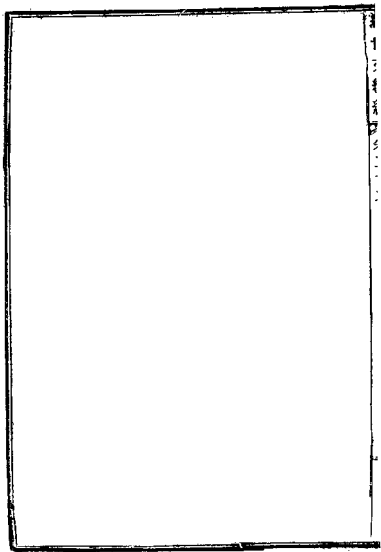
劉錦棠

劉錦棠

劉錦棠

劉錦棠

劉錦棠



戶政六 疆域下

上海葛士澐子諫稿

會勘奉吉兩省開墾荒地界址疏 光緒七年

欽定  
錢安

轉查奉天所轄之東北吉林所轄之西南開墾荒地前於光緒四五年間兩次派員會勘因吉林所有界圖既被火無存委員皆不悉舊址該處墾種之民奉天圍場業經准放荒吉林荒界仍在例禁故私改地名遷移界石紊亂舊址以遂其墾種之私而免受遷移之苦致兩省委員循山沿海無從分辨惟有按照冊案所載地名劃定疆界考其名則如舊核其實則吉省西界之地變為奉省東界之地者亦已多矣前兩次勘丈後以前前界圖尚多互異終恐有不實不盡茲於本年三月由才鏡安等商才鏡元等籌派澐帥城總管協有利協領訥欽才鏡安等遴派澐帥差委卞府李金鐘等之員復加履勘當經才鏡元等遴派澐帥城總管協有利協領訥欽才鏡安等遴派澐帥差委卞府李金鐘等領至福會同勘驗去後旋據稟稱該地山重水複實無舊址之可尋草密林深或爲人跡所不到初亦但憑村長指點確立之界石復爲官據可憑該委員等會議如不竟委窮源終難水落石出遂稟擬分投交界附近各山細心踏勘費十餘日之力始尋得一二未盡就淹之界石復鑿詰三五撲拙無獲之老民細詢其舊日之地名山名互證旁參略得故址往復勘驗始具端倪然後會同議定除光緒五年原勘腰水泡子沙河門兩處會立石碣無庸更易外自五石封堆而南應由其東南山頭向南望大泉眼再至西亮子河流入當石河匯入輝發河作爲境界西南爲奉天東北爲吉林至輝發河之南參山界址以色力河西報馬川之西海圖爲限因山若石封堆處以圖西爲奉天岡東爲吉林其小伊通河係兩省入圍鑿道河北營房一所作爲吉林卡倫

河南再建一版爲奉天卡倫從此兩省界址可復昔日規模質之居民無不折服按請由小河口至橫頭山又五石封堆至大泉眼及報馬川西南岡三處挖立封堆重界石以垂永久由奉天副吉松荒地居民懇種有年應由吉林另行派員查明給放以安民業等語請開稟請核辦前來 奴才等伏查兩省圍場界址在昔本無民人何至私相更改一自山禁廢弛偷墾漸多無業流民難悉驅逐因勢利導惟有開荒而兩省又未同時舉行以致移地改名滋生流弊在 聖朝天下一家又何分於地之屬奉天而查辦各員並不詳考界址遺跡途說人云亦云因卡倫之傾圮致地界之混淆且非一年官非一任未便遇事追求經此番委員所勘尋流源澈底根究於從前之所以侵佔齊址之所以就掩木末根由昭然若揭自應即時劃定立爲案據後之守斯土者庶可稽已往而信將來 奴才等往返者商意見相問批飭委員授立封堆重界石各將卡倫官房趕緊興造繪圖立案以備稽察其奉省割還吉林之荒地應由 奴才銜安等另行奏明辦理除另給界圖咨送軍機處備查外所有派員會勘奉吉兩省圍場荒地交界議定界址各緣由請會同恭摺具陳

邊疆緊要請添設道府廳縣以資治理疏

光緒八年

吉林將軍銘安

竊奴才於前歲奏准添設黃州廳五營廳教化縣三處復於上年請在省城添設道府及雙城廳伊通州各缺均已奉邀，聖鑒在案夫腹地分設官布置可期周密而邊疆內務外攘治理尤賴靈能充實古語稱地當衝要爲省城東南門戶去縣僅循尤不可緩其三姓地方地廣民頑盜風未息而且甯軍兩營附隨漢民辦理屯墾三姓亦旅閩荒人煙日密政務較繁命盜戶婚仍就理於各城副都統衙門該處漢民各官吏治未盡維期整頓竊維自強之計固在講武整軍而求治之原要在安民察吏亟以吏治與防務相爲表裏者觀今擬在甯古塔城內添設巡道一缺名曰分巡甯姓地地方兵備道俾令提綱挈領南北邊要均懸分設彼

以新設地方查奉天東邊並未當官軍領長官等營務處設有道標兵二百名步兵五百名作為兩營均歸巡道統現在吉甯餉項支絀者擬照奉天章程設立額兵應發餉乾為款甚鉅經督辦等現擬作權宜之計飭令該道兼充防營以長酌撥防軍數百名作為巡道標兵以備緩急如此辦理既可節省餉需亦可聯絡聲氣實於地方防務均有裨益俟將來裁撤防軍再行 奏請添設巡道制兵再將古城城內應請添設道

縣撫民同知一缺加理事務管理地方各事查元代名流處為合蘭路現在新設同知即名曰合蘭廳理春添設知府一缺名曰理春府仿照三河承德府奉天昌圖府之例仍管地面詞訟錢糧各事三姓添設撫民同知一缺加理事務名曰三姓廳均歸分巡甯古塔地方兵備道管轄又查塔城東南五百四十餘里之萬鹿溝地方距三岔口僅四十里該處地常要衝必須添設縣治以資佐理當即札派差委軍府李金輔前往查勘何處可以修城建署飭令給總粟粟去後茲據稟稱勘得萬鹿溝地方北山下有平坡一處周圍約八九里中含隴大山水環抱當海參崴赴塔衝途前臨經芬河後當萬鹿溝口於此處修城建署分設市廛不但可轄該處人民而可進可退戰守亦足無資至與琿春如何分界之處則三岔口以南有分水大嶺為限水歸接芬北廳縣水歸洪梁河北廳界址分明無須再劃等語並繪地圖稟覆前來 才等詳核該府所稟各節均尚妥當應請在萬鹿溝設立知縣一缺加理事務通判銜名曰接芬縣歸合蘭道直隸撫民廳統轄惟琿春府現無屬縣查敦化縣分屬之南崗地方距離較近亦係衝要之區前經奏請設立縣丞時曾聲明該處居民僅有四百餘戶只宜設一縣亦分司其事俟數年後隨察情形改設正印即以哈勒巴嶺分界等因一俟將來該處地廣人稠商賈輻輳民戶繁多再行 奏請改設縣治即歸琿春統屬以符體制現擬在琿春府另設照磨管司獄事一缺合闕監三姓廳各設巡檢管司獄事一缺接芬縣另設巡檢管司獄事一缺均係管理監獄惟邊地荒寒村



屯較少各該處有一民官足資治理嗣後生熟日繁再行購擇地勢設立分防至教諭訓練各缺亦可毋庸添設各該處文武生童仍以舊章考取如將來文風日盛請另設學額以上添設各缺如蒙 俞允應請 旨鑄造關防印信鈐記迅即頒發以昭信守其定缺分籌俸廉修城垣建衙署募弁勇設馬廠應行詳議章程謹另繕清單呈 御覽並檢核芬縣地置所說者呈軍機處備查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邊疆緊要亟應設立民官 俯即迅速議置以便 才奉到部文即行遴選委員奏明投辦試署俟一二年後如果辦理精如再請實授各官應務備廉役食勇糧馬撥及建修各項工程仍舊照 才前奏照數撥發實銀以重地方而求實濟其餘未盡事宜 才當再與督辦甯古塔等處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隨時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妥議具奏再前所新設之敦化縣擬劃歸珲春府統屬現查該縣距琿春六百餘里若請隸於該府屬下不惟遞送一切公饋殊覺紆折且審辦冤竄往返派差解送路途山多並無旅店難免疏虞尤非慎重之道該處本係吉林廳舊地仍將敦化縣歸吉林府統屬較為簡便至此次擬設之三姓廳係屬邊疆要缺原擬分巡甯姓理地方兵備道管轄惟由姓至塔一路本非通衢崇山疊嶂涉無人煙此次隨請添設屬擬一併恐難齊備文報不通不得不為權宜之計請將三姓廳暫分巡吉伯阿地方道兼轄俟一二年後該處馬廠設齊民居漸密彼時再請歸分巡甯姓理地方兵備道管轄以符體制

奏 旨 擬設新疆南路都察院情形疏光緒八年

督辦新疆軍務總政使劉錦棠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 光緒八年三月十七日奉 上諭 劉錦棠又奏籌度新疆南路情形一摺所請酌度七城廣狹繁簡設立丞倅收令一員更於喀什噶爾阿克蘇兩處各設巡道一員如鎮迪道之例著 劉錦棠體察情形會同該督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謹 旨寄信前來仰見 朝廷睿斷西陲勦規久遠之至意跪聆之

餘莫有欽感伏念新疆當久亂積罷之後今昔情形判若霄壤所有邊疆一切事宜無論拘泥成法於時勢多不相宜且承平年間舊制亂後蕩然無存萬難再照規復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固舍增設郡縣別無良策種種情由經大學士前任陝甘督臣左宗棠迭次奏明有案仰蒙 聖明洞鑒在因時制宜在事體臣先後稟承 宸議籌辦善後諸務罔敢稍涉踴憚現在地利日闢戶口日增各族漸知向化諸事均有成效郡縣之設時不可失茲奉 旨命臣等會商妥議久安長治之基實鑒於此自當思慮所及熟籌善度以期妥協而垂永久謹按經野建官之道必量其地之民力物產足以完納 國課又可供給官吏胥役而有餘然後觀其形勢之衝僻繁簡擊之以治之非從寬預爲計齊則官困而民必受其害故新疆添置郡縣設官未可過多此必然之勢也惟南路各城人民較多映區較廣其精境之最遼闊者縱橫至數千里少亦數百里若設官太少又慮鞭長莫及難資治理不足爲經久定制臣鍾麟原奏內有一城不過數十莊不及東南一小縣七城各設一官足矣等語經臣錦棠就近體察情形此說蓋亦不斐然又臣鍾麟原奏將吐魯番作爲南路城池因有七城設官之議臣錦棠查吐魯番現不在八城數內自吐城以西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是爲南路東四城葉爾羌喀喇沙爾英吉沙爾和闐是爲南路西四城應統入城通盤籌畫一律改設郡縣以上各節均經臣錦棠臣鍾麟往復商酌意見相合謹公同酌議除自哈密南至吐魯番北至精河應暫照 臣鍾麟原奏無須另設多員外回疆東四城擬設巡道一員駐紮阿克蘇該道以守兼巡爲兵備道督防所屬水利屯墾錢穀刑名事件按取彙部頒布布魯特稽查卡倫作爲衝繁疲三項要缺喀喇沙爾與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地方犬牙相錯每有交涉事件擬設直隸廳理事庶民同知一員治喀喇沙爾庫車擬設直隸廳撫民同知一員治庫車城阿克蘇爲古溫宿國擬設直隸州知州一員治阿克蘇城拜城縣知縣一員治拜城溫宿直隸州督轄烏什

警備布魯特維特爲邊面要隘設直隸廳歸同知一員治烏什城以上各廳州縣廳統歸東四城邊通管  
轄回疆西四城 備邊道一員駐紮喀什噶爾同知城該道以守兼巡爲兵備道管理通商事宜督防所屬水利  
屯墾錢穀刑名諸務 備邊道一員駐紮喀什噶爾同知城該道以守兼巡爲兵備道管理通商事宜督防所屬水利  
直隸州知州一員治漢城疏附縣知縣一員治回城疏附縣知縣一員治英吉沙爾城葉爾羌爲古莎車國擬設莎車直隸州知州一  
情形與烏什略同擬設直隸廳歸同知一員治英吉沙爾城葉爾羌爲古莎車國擬設莎車直隸州知州一  
員治漢城葉城縣知縣一員治回城歸莎車直隸州管轄葉爾羌所屬瑪喇巴什一城爲回疆東西咽喉要地  
積年河水爲患必須置員撫治擬設直隸廳水利撫民通判一員治瑪喇巴什城和闐爲古干闐國擬設和闐  
直隸州知州一員治和闐城于闐縣知縣一員治哈拉哈什地方歸和闐直隸州管轄以上各廳州縣廳統歸  
西四城邊通管轄凡茲建置大略較之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奏擬設立各官稍爲簡要較之巨鍾  
原奏七城各設一官之議略爲加增酌損益務適於中冀免流弊而成永固至於佐雜人員應俟郡縣設定  
由道員暨各丞倅收令就近察酌地方情形酌其必不可少者詳請奏設其各廳州縣廳廳廳廳廳廳廳廳  
再行奏咨各處地方暫時資成請軍統帥督率營勇駐防候兵備議定再行奏請設立總兵副將參遊都  
守千把等官其餘未盡事宜統候陸續籌議隨時奏請 睿裁

請歸併省分以垂久遠疏 光緒八年

劉錦棠

竊查光緒六年大學士前陝甘督臣左宗棠奏稱將來議設行省必以哈密副都統新疆形勢始合哈密及鎮迪  
一道所屬文武地方均應歸劉錦棠統轄所有開調補考考核及一切興革事宜均可就近辦理分別奏咨陝  
甘總督兼兼管等因光緒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請將哈密鎮迪道歸劉錦棠統轄等語

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伏念新疆改設行省之議左宗棠嘗始發之查本年三月十六日陝甘督臣譚鍾麟奏籌度新疆南路情形摺內亦有設立行省當從州縣辦起然後遞設督撫以統轄之等語茲新疆本秦隴之屏障燕管之節輔亟宜經營邊蕃以固圉考固始舊制既不可復自不得不另籌善策左宗棠譚鍾麟所議改設行省固無非維持永久之謀至且為慮所及則與左宗棠等不能盡同有不容不及時陳明者臣自龔張出關辦賊泊於今已歷七載熟度關外情形求所以長治久安之道固念設郡縣易舊制別鮮良圖此區之所見與左宗棠等相同者也惟將新疆另為一省則臣頗以為不然現在臣等擬設之南路各廳州縣合之哈密及鎮迪等處原有各廳州縣總共不過二千餘處即將來地方日益富庶所增亦必無多查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覆陳新疆宜建行省開設郡縣摺內所擬擬設及原有各廳州縣亦不過三千處考各省中部縣之最少者莫如貴州廣西等省新疆則尙不能及其一半其難自成一省情形亦已明矣且新疆之與甘肅形同唇齒從前左宗棠以陝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凡籌兵籌餉以及製辦轉運諸務皆以關內為根本其勢順故其事易舉臣之才力資望萬不逮左宗棠而自受代以來兩年之間雖無功過足錄然未至僨事者皆賴譚鍾麟楊昌濬趙篤為公忠力顧全局故能勉強支持向使甘省大吏猶存畛域之見則邊事已不堪問若將關內外劃為兩省以二十餘州縣孤懸絕域其勢難以自存且後路轉餉製械諸務必將與甘肅分門別戶以清眉目所需經費較目前必更浩繁其將何以爲措故新疆甘肅勢難分為兩省臣所見與左宗棠等不同者此也又臣閱譚鍾麟原奏籌度新疆南路情形摺稿竊謂北路張迪等處變遷設南路郡縣皆歸 欽差大臣統轄謹按 欽差大臣本非 國家常設之官且哈密及鎮迪一道原係奉 旨暫歸微臣統轄現既議設南路郡縣必川熟籌可久之道不得仍作權宜之計以稀絲設定後諸事須照各省辦法而言例章則臣從無舊案

可稽言用人則軍中無合例堪以補署之員至於錄職刑名升遷調補諸事又無藩臬兩司可專責成似茲盛  
疆難行之處未可枚舉微臣之愚擬請將哈密鎮迪道等處營務處南路各廳州縣併歸甘肅爲一省惟歸甘  
督遙制竊恐瞻長莫及擬仿照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一員駐紮烏魯木齊管轄哈密以西南北兩路  
各道廳州縣並請 賞加兵部尚書銜俾得統轄全疆官兵督辦邊防並設甘肅關外等處地方布政使一員  
隨巡撫駐紮營有鎮迪道擬請按照福建臺灣道之例 賞加按察使銜令其兼管全疆刑名轉修事務改迪  
化直隸州知州爲迪化縣添設迪化府知府一員治迪化城管轄迪化昌吉綏來阜康奇臺五縣似此辦理實  
較另爲一省稍免繁費而於新疆時勢亦甚相宜如蒙 聖明准行仰懇 迅簡巡撫藩司及擬設之南路兩  
道員以便及早措置豈是現在伊犁既經收還分界亦不久可以竣事沿途無警防務能撤如設巡撫則 欽  
差大臣儘可裁撤臣擬俟巡撫西來當舉關外一切情形詳細告知並將經手事件交其接辦再行呈繳關防  
仍候臣足疾醫治全愈復卸當東裝北上以伸累戰懇 關之忱蓋新疆不經六年之久此時軍務日趨急  
宜定大局以修政理臣於吏治獨少閱歷關外郡縣諸事宜多係創始斷非軍旅粗材所能了局區區愚悃實  
恐貽悞曷能非意存規避此不能不預先懸陳者也

伊犁屯務防務均關緊要謹陳擬辦情形疏 光緒十二年

劉錦棠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劉錦棠奏伊犁辦理屯田應派員督辦一  
摺等因欽此伏查伊犁爲北路輿區土膏沃衍泉源潯洳處處可通豈平時於九城之地分置旅屯兵屯屯屯  
回屯以資耕種邊氓和勸利莫厚焉邊後地畝繁曠耕者不及十分之二且聽兵民自沾舊時經界無可憑循  
現經錦給派委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王壽安按敵稽查以期集事惟委員之與印官其勢不 相統屬誠難

原奏請將各處同知均歸督辦之員管轄究係構宜之計良以爲欲厚民生須由郡縣故增郡縣須設監  
司況新疆北路向設有道廳州縣現在全疆改設行省南路經營建置亦已三年各該地方官奉法順流與民  
更始其效較然可觀伊犁及塔爾巴哈臺等處原屬新疆北路喇嘛車相依不容觀視擬請仿照鎮迪道之制增  
置伊犁道一員駐紮伊犁兼管塔城事務改伊犁漢民廳爲府改塔城通判爲撫民同知加理事銜兼管屯田  
水利庶營官事有聯而市政亦因之具舉當與錫齡詳議並函商明春均以爲然可否施行伏候 聖明采擇  
如蒙 俞允其道府以下等官應如何增設容臣與譚鍾麟錫齡明春等籌度情形詳細具 奏抑臣更有陳  
者伊犁幅隕遼廓地處極邊該處增設旗兵屯地當時 諭旨有謂新疆重地武備最爲緊要此項地畝底可  
專交開散旗丁代爲耕種不當令官親身力作有妨操練等因仰見 聖謨廣運惟懷永圖實百世不易之至  
計今則邊事日多附近哈薩克又時有勾結游匪搶劫殺人之案若不從嚴懲辦加意操防竊恐民不聊生而  
屯務亦將廢弛是欲興屯以足食必先設防以衛民否則利少害多民將不至也該處營勇現經臣與錫齡會  
商裁併汰弱留強餉項照章發給誠使各統領營官激發天良認真訓練自可漸成勁旅前奉 諭旨錫齡到  
任後與劉錦棠和衷商辦務將各該營移習悉力剪除毋稍懈弛致貽後患亦不得操之過嚴別滋事端 聖  
諭周詳無尚弗至此後宜如何策勵俾免虛糜是在銀輪隨時體察慎以行之者矣臣 奏任到折自不容置身  
事外愚見所及理合恭摺具 奏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均悉伊犁營勇現經劉錦棠會商銀輪汰弱留強照  
章給餉自應隨時訓練俾成勁旅即著該大臣會同該將軍督飭各該營官激發天良認真操練以免疏虞所  
請增改道廳各官係爲因時制宜起見著該部妥議具奏欽此

擬請添設移改疏光緒十年

國新編官制  
編譯通編光緒

竊匪北棟前因渡盜巡閱條陳應辦事宜擬請在水沙連另設通判將羅漢門巡檢改移澎湖奉 批旨知道了所有應辦事宜即著該署應督飭屬員詳細查明妥爲籌議會同何璟奏明辦理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茲備據臺灣道劉淑詳批由落泉兩司會同善後局司道聲明請 奏前來臣等伏查臺灣水沙連在中路之後山未經開墾以先祇爲荒埔近以田園日闢漸成要區其界內之埔裏社地勢迫平民番雜處尤爲後山中權扼要前議鹿港同知改爲中路移紫水沙連會於埔裏社地方建設土城官廨今鹿港同知未能改移應應另設通判一員駐紮埔裏辦理撫番開墾事宜名爲埔裏社庶民通判凡有民番詞訟俱歸審訊將來升科等事亦由其經理如遇命盜等案仿照澎湖通判之式由該通判勘驗查緝移歸彰化縣招解仍先由海防經費項下酌給津貼辦公一俟田園墾升將養廉授食等項次第籌給其與彰化縣如何劃界容新設通判到任後會勘定議至於澎湖島嶼縱橫文職祇一通判控取難周是以有羅漢門巡檢改移媽祖宮之議現經劉環覆加查勘距澎湖廳治九十里之入軍地方較媽祖宮更爲緊要該處居民以漁爲業良莠不齊每有海船擱淺乘危搶奪情事屬員既疎長莫及汛弁把總又不足以資鎮壓擬將臺灣縣羅漢門巡檢移紫入軍地方歸澎湖通判管轄附近將軍澳等嶼歸該巡檢分管內地制宜洵於海疆有益巡檢俸廉役食悉仍其舊應需衙署委員勘估額防經費撥款妥辦除咨部查照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添設臺灣埔裏社通判一員將羅漢門巡檢改爲澎湖巡檢移紫入軍以資治理而重巡防如蒙 俞允並請勅歸埔裏社權民通判關防澎湖入軍巡檢印信各一顆頒給領換俾資信守羅漢門巡檢舊印俟新印頒到鐫字改銷以上一缺照臺門向例均作爲調缺候准部發分別辦理

臺灣縣改設省分議例管見光緒十二年

新編通志卷之四

鑾臣於十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開武選司案呈內閣抄出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旨海防後事宜摺內奏稱臺灣要隘宜有大員駐紮等語臺灣為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隨時變通以資控制著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即著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辦理欽此等因行文到臣查臺灣一島孤懸海外為南洋門戶誠如 聖諭關係緊要自應隨時變通不能不改設巡撫以資控制欽此到臺年餘情形稍為熟悉其中委曲不得不隱陳於 聖主之前以臺灣所出財賦較之貴州新疆則有餘惟沿海入縣之地所有土地番屬其六民居其四遠隔海外有事之時全恃閩省為根本聲氣聯絡痛癢相關以助孤危之境知上年法人之亂當督臣楊昌濬未到任之時何璟已罷官之際前任藩司沈葆楨尚能力為籌餉接濟誠以本省軍務義不容辭即沿海州縣文報往來尚通聲氣亦以本省不敢實視若改設臺灣巡撫與閩省劃清界限以後即督臣顧全大局一視同仁司道以下各官則畛域分明勢必毫無聯絡不相關顧即以餉項而論以後仍須開省賑常接濟方能養兵辦防現在籌餉艱難除不得不用之款則不可省於稍可從緩從減者即須力求撙節惟視事之緩急輕重次第分辦臣前奏陳辦理善後事宜摺內以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為目前急務現既奉 旨臺灣改設巡撫必須先將生番逐漸招撫歸化消除內患據開拓墾土瓊人民日漸寬庶方足以自成一省臣查生番情形與雲貴苗民甘肅回番情形迥異臺灣生番不歸統屬各番社所佔膏腴之地高山宜茶平地宜穀一旦歸化教之耕種皆為富庶從前招撫虛糜款皆由舉辦未能認真一撫之移置之不問如延南番社降者正多聲氣仍然隔絕仇殺如故以臣度之若認真招撫示以威信五年之內全臺生番計可全行歸化然後再議改設老會土地既庶財賦自充庶可無須仰給於內地刻下內辦防務外撫生番已應速款難籌一經改



設巡撫者謂省城必須定造彰化非直中之地曾經前撫臣岑毓英察看形勢核計建造城垣衙署廟宇之費又非百萬不可臣目疾沈重稟理乞假調養如蒙 恩准無論何人接替若外辦防務內辦撫番清賦又造城垣衙署等事草創雖使經費有甚亦恐才力不濟但臺灣真地經醇親王等悉心籌畫為大局起見宜派大員駐紮依照江甯江蘇規制添設藩司一員巡撫仍以臺灣為行臺一切規模皆無須更動所有臺灣兩府兵政吏治由巡撫主政內地由總督兼管此分而不分之分一俟全臺生番歸化再行改設省會既有數年之期從容籌辦且下又可節省鉅款騰財力先其所急此 臣審度事勢擬從緩改設巡撫之情形也如蒙 聖主採擇可否請 旨飭令王大臣等公同會議以期妥善至臺灣辦防需款經 恩另片奏請借存俸款核計以後餉項惟仗閩省協濟應請 旨飭令將軍古尼音布督臣楊昌濬自十二年正月起每月由廈門海關撥濟餉銀三萬兩每年協濟銀三十六萬兩俟三五年後臺事辦有成效或停或減再行核議

籌議臺灣郡縣分別添改裁撤以資治理疏 光緒十三年

閩浙總督楊昌濬  
臺灣巡撫劉銘傳

竊臣等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會奏臺灣改設事宜摺內聲明彰化等縣地與太廣亟須添官分治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旋經部者議令酌度情形奉明辦理等因伏查臺灣疆域南北相距七百餘里東西近者二百餘里遠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釣連高下從前所治不過山前適南一線故備設三縣而有餘自後樟林日開故展增濶洽而猶不足光緒元年沈葆楨請設臺北府縣以廣北路又將同知移治卑南以顧後山全臺官制粗有規模然彼時局勢未開擇要修聚非一勞永逸之計也 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建置之法特險與勢分治之道費持其平空查治理視內地為難而各縣幅員較多於內地如彰化嘉義鳳山新竹淡水等縣縱橫二三百里三百里不等倉卒有事廳長莫及且防務為治臺要領新境太仄則耳目難周控制太寬則聲氣多阻

至山後中北兩路延袤三四百里僅區段所設銅堡並無專駐治理之員前署潘虛亦難逾制現當改設伊始百廢具興若不量予變通何以定資成而垂久遠臣銘傳於上年九月親赴中路督剿叛番沿途察看地勢並據各地方官將境內扼塞道里田園山溪繪圖貼說呈送前來又據撫番游賦各員弁將撫塞地所陸續稟報謹就山前後通局籌畫有感添設者應裁撤者查彰化橋孜地方山環水覆中隔平原氣象宏敞又當全臺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議就該處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塊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府縣曰臺灣縣將原有之臺灣府縣改為臺南府安平縣嘉義之東彰化之南白濁水溪始石圭溪止裁長補短方長約百餘里擬添設一縣曰雲林縣新竹苗栗街一帶扼內山之衝東連太湖沿山新築荒地甚多擬分新竹西南各境添設一縣曰苗栗縣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廳四縣均隸臺灣府屬其鹿港同知一缺應卽裁撤淡水之北東控三貂嶺番社歧出距縣太遠基隆爲臺北第一門戶通商建埠交涉紛繁現值開採煤礦修造鐵路商民騰集尤賴撫按擬分淡水東北四堡之地擬歸基隆廳管轄將糧餉河判改爲撫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權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後山形勢北以蘇澳爲總隘南以卑南爲要區控扼中樞厥惟水尾其地與擬設之雲林縣東西相直現開路一百九十餘里由丹社嶺集集街徑達彰化將來省城建立中路前後脈絡呼吸相通實爲臺東鎖鑰擬添設直隸州知州一員曰臺東直隸州左界宜蘭右界恆春計長五百餘里寬三四十里十餘里不等統歸該州管轄仍隸於臺灣兵備道其卑南廳舊治擬請改設直隸州同一員水尾越南改爲花蓮廳臺熟田約數千畝其外海口水深數丈稽查商船彈壓民番擬請添設直隸州同一員常川駐紮均隸臺東直隸州屬此後路添改之大略也臣按臺灣疆土曠役日增月廣與舊時羈縻備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難再緩況年來生番歸化猛獍之性初就範圍尤須分道拊循務收實效輯遐屬意在需

員等身在局中既不敢遇事紛更以紊典章之舊亦不敢因循就簡以失當厯之基損益酌中期歸妥協如蒙俞允等擬先委員前往作爲署任主辦畫界分治事務並請前部分別換鑄關防印信先行頒發俾昭信守俟全局勘定再將四至圖冊及作爲何項缺分詳細奏咨請旨定奪至教職暨沿山沿隘佐雜武弁並屯地等官應添應改亦擬於郡縣設定後分飭各員就近體察詳誌奏咨其餘未盡事宜統俟陸續會商隨時具奏辦理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目錄

戶政七 賦役上

邑侯王公編審碑記

黔記序

稽戶口議

均賦稅議

改十貢議

革除漕務積弊並減定清章審議

辦理漕務大概情形片

札各州縣論給漕吏胥

請革除湖北錢糧積弊片

酌擬徵收錢糧各條片

請減杭嘉湖三屬漕糧疏

會奏杭嘉湖三府的減漕糧分數疏

核減紹興屬浮收錢糧疏

核減漕南浮收並革陋規疏

請 豁免嘉善縣攤賠銀米疏

李 達

梅曾亮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屠仁守

屠仁守

左宗棠

左宗棠

馬一貽

左宗棠

馬一貽

馬一貽



戶政七 賦役上

邑侯王公編審碑記

李 建

粵自拜登受藏之典肇於周禮而歷代相因著爲聚令編審之設由來尙矣 國朝稽古定額請天下郡邑五年一編審以五年之內田產之興廢不同編役之多寡宜異均勞逸權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幾滿十萬每補其時盡人懷畏變之私念而奸盜胥書復從而焚滅之於是墾墾業生遂至於莫可禁如賦役既有定額而戶之大者非苞苴之私役則請湯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派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放富差貧古患之矣弊之一也二門九則原爲貧富不同而設無如操縱於長吏筆端之上下其所賦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其所賦下數丁而無一丁之費况吏緣爲奸無由窮詰弊之二也板地作丁朝邑之定法然當官既以地畝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限稍有更卸輒執院牘之律以繩之俾有地者脫籍而籍無地者劍肉以補苴樂不均時從而問焉弊之三也審紳科稱及府史警探自維與齊民同數而無田照例豁免一丁因其宜也乃有無地而暗包他粟以濫屢異此非貽累窮瘡之源乎弊之四也至於常住有地寄莊有戶稍流黃冠之徒託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邨之張特在隔鄰而不之承嗟我朝民能無代輸丁徭之苦也耶弊之五也有此諸弊而卒莫之慮正者異民爲之耶抑或官爲之也夫朝固素多良吏策議不足者未免藉習習故而不知正即知之矣而才不及者又未免憂長論而不敢正致使拜登受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歛之役嗜嗜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邑侯王公則不然侯漢南名儒也流朝五載其美政洋洋隨更僕亦未易數適值編審

之期戶走復以善例嘗候而汝弗善也知國賦役各冊早已得其原委與夥所由疏本持違之議出揭斷之才立畫一之法定以有地七畝坐以一丁爲則絕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之前榜陳夙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流血及隨署之條條益益杜巧營邑門之內悉散于三尺而賄免者是取富差質之弊無矣照地坐了注以實數且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行縱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開是挪移門則之弊無矣徧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了少皆自了然而豪惡巨奸無自虛其欺罔是私家飛騰之弊亦可以無矣如登落免累累之弊則清查占役而嚴禁包攬懲代輸備苦之弊則坐了常住而分審密莊此其意何莫非爲我縣之者亦計哉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避心血幾乾專精其念慮以爲之卽聲聲流聞謗說起候亦陸忘之耳事竣日盡歡於行宮於於市士歌於學宮下至白叟黃童婆娑紅女莫不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有造於我朝矣而侯且逡巡不後曰吾何知有造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爲爾曹立一均平之法以不負吾生平之學問而不知當乎否耶有味予言之哉於是閩邑士庶斬石鑿碑以誌德意而更慮侯治行彪炳上大夫必列之簡刻猶旦夕捨我還去後此編審復何所賴焉然不聞夫甘棠之詩乎愛其人則愛其樹侯而去而美意良法具在其爲甘棠者大矣第願留侯而來者還侯之意守侯之法則吾儕食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又何懸乎侯 韓兆釐字東柱號曲江嘉南甯州人庚午科亞魁素講於師崇州其來朝邑蓋由特陞云

黔陽序

梅曾亮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蘭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焉甚時時巡撫費國賦史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

修乃檢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縱置書金石歌謠涉駘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較之事遂駭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鑿時且以匿前議不奉請公即公無辭某公曰吾不意苦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憲方徵學官時惟欲納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問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墾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惟割其膚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代也而黔之民得至今晏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尼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揚之而有取焉

積戶口議

馮桂芬

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意在均其役而已蓋田則稅之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初爲算賦爲後世地丁銀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賦二十而傳給徭役是既稅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於田賦南省徭役亦并於田賦取諸民也固不可謂非今勝於古於是墾戶門牌則以意造之遂無從周知戶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遺逃爲數名捕闖提十不獲一是謂有利卽有弊另議復宗法復鄉職以族人而屬知本族人數以鄉董而周知本鄉人數事必不難宜由部頒一照式人與一照鄉董造冊州縣鈐印男女一律貫錢一律如謂曰委相子亦在成造之令蔽非之若資單捐照然然生物故調鄉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極老死不相往來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鄉可執禁以講奸究游民庶幾少寔息



乎或疑案牘之煩曰康諸藩所省案牘不知凡幾所增亦僅耳且古法也無可疑也

均賦稅議

馮桂芬

曷百乎繪圖以均賦稅也賦稅不均由於經界不正其來久矣末熙甯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稅

宋史明萬曆八年度民田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裁補

履畝清丈山東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為畝今照民地核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盈縮之禁部議惟直隸奉天遼東弓尺並無參差至山東河南

尺八寸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九十弓為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畝皆令各省均以部定

之弓為畝倘大於各省舊凡之弓勢必田多缺額小於舊用之弓勢必須履畝加征一時驟難更張應無庸議

嗣後有新漲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仍用本處之弓

時創臣深明大體有如此惟是舊田新田截然為一絲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當時不期各省田畝一切度

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吳田一畝多不敷二百四十步舊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

公疏稿所謂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者此也蓋自宋以來所謂清丈者無非異文矣皆由不知前議難整

定向因陋立柱之法為之範圍有畧數無細數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絀甚或隱匿百弊叢生

十畝特為二可成十一畝特為二畝特為三畝特為四畝特為五畝特為六畝特為七畝特為八畝特為九畝特為十畝

一畝之丈地數一畝之糧科

廢鹽課五十年永不加賦之 諭旨不得藉口田多經荒增額如是則衆強無欺良懦無賠累矣又舊例各  
縣稅則至數十等之多於 國無益於民非徒無益而於吏有弊射利換則大有益門成之後地形高下水口  
遠近迥然在自應請各州縣就境內用未法分五等定稅亦稅弊之善術又曰知縣所列州縣有去治三四百  
里者有城門外兩端境者有經境臨越加屬疆所謂難治之地者按圖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謂平天下是之謂  
天下國家可均

改土貢課

馮桂芬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有專弄國不盡民官吏轉率民以盡以者然兵也河工也鹽務  
中諸色人等也有專盜民不盡國者錢糧也近蘇省年年災饑正供減而浮費增則亦兼蠲有國與民交盡者關也貨也海關之弊  
難除貢之弊易除夫任土作貢古之制也爲貢周官所紀詳矣我 朝定鼎之初 特詔蠲除故明各道額解  
物產戶工一部則例稱歲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購解不責之民間良法美意百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  
不能不盡國盜民而歸於中飽者所宜亟爲變通矣夫貢之弊大抵藩庫給有餘之價內外書吏多方折扣需  
索以使之不足則斂衆商錢以濟之謂之貼差其有例價本不足者亦令衆商賠貼或令著名脂膏之員賠貼  
然賠貼於本務者微賠貼於中飽者鉅此其大較也而自監督織造承辦者藉以侵民其弊倍甚試以一事言  
之蘇州歲貢絹衣一堡額支千金用萬斛舟具儀衛由運河北上日行數里聽民舟圍之索錢以舟之大小爲  
差民船遊之如窩賊逾江淮則民風得稍斂跡值水涸舍舟而陸則盡棄儀衛擱載小車下但曳小旗曰 上  
用而已然則前之鉅要揚厲何爲者耶又余往蘇興慶西試撫都詳符周公之琦屬寄撫吏與部吏書一元寶  
一詢之則曰廣西土貢麩粉糜額數斤質下故遺糧數變但改印紙屬吏講京麩月完進之以元寶充各費成

以爲常余聞之喟然曰一細事而欺罔斷駭無不至大者遠者何叩也今遠變通之法京師爲萬商淵藪發價購采何物不有故會典所列口工二部土貢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蘇之錫歸木料桐油之類有不賦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馬及米廣西之馬之類皆宜罰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師又不時有者始由其地進納可由本省引見各官及不籍病痊服闋各官帶解尙何前弊之有哉

革除漕務積弊並議定清寧密疏 咸豐七年

湖北巡撫 胡林翼

竊惟湖北通省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二額征北漕正耗米十五萬石有奇南米十二萬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兌運京倉南米由州縣解交鄂州滿營及各標總統咸豐三年因湖廣漕船停運部文令變價解部每石折銀一兩三錢各州縣仍照舊徵收時因省城失陷未及辦理且自咸豐五年三月蒙恩擢署湖北巡撫卽訪聞各州縣徵收漕糧多所浮勒大爲民病每思有以變易之適以軍事方殷無暇及此上年武漢克復楚境漸次肅清今歲雨暘時若年成頗穰豐稔漕糧可望開征若不於此設法清釐舉積弊而一更張之則計民生將何補救惟是楚北漕弊洋壯之所富由於冗費之多使非先察積弊之由是將止漕者不去其薪聚田者懼畧其憂也臣竊爲皇上密圖之查湖北各州縣額徵米數多者一萬餘石少者二千石有或數百石北漕南米台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其年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數折色者其徵收折色每石折收錢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徵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額米錢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搜伺其能堪此兩州縣則有版籍口也向來漕運道通時不無濫貼方能運入藉而丁錢藉此需索兌錢爲數甚鉅者固無

論已即現在停運免兌實費可省而糧道有清規本官等府有清規亦係各官俱有清規院署有房費司  
署有房費糧道署及太常府等處更有房費此元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弊取於小  
戶者置其營交於官倉者徵民謂之曰蠲蠲更有扶州縣浮約之短分州縣浮約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  
或聚眾哄官名號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財也官謂之蠲蠲數種蠲蠲盈千累百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  
南米者釐定後由州縣自運交州府衙門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尚需運費銀兩  
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或二兩或三兩不等要之費未交足米故過以此冗繁之在兩米者也夫州縣既  
多冗費勢不能不向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  
價日增土糧糶料多方抗欠猶吾盜從中欺侵各州縣雖稱折浮收聞有所得半皆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  
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數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庶攝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來日甚一日東  
南數省積弊相同而湖北則投有不可挽回之勢矣湖北現當兵燹之餘若蘇有漕州縣仍照前此之每石十  
餘千收取必至民困難蘇有負我 皇上軫恤凋殘愛養民生之至意 臣自九月初旬由九江旋省日與省中  
司道武漢二府晝夜籌商立志減漕以蘇民困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州縣  
體察情形除破情面分別開減設立限制明立章程榜之通衢俾窮鄉僻壤一律周知貪吏猾胥無從欺隱取  
中飽之交以分益乎上下務期積弊盡除民力藉以稍紓而 國賦得歸實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  
其時也然積重難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得而爭之一旦發其病疾窮其利藪取而還之於民疇之於公  
將必有疑之怪之且從而譏毀之者 臣愚以爲苟利於國苟利於民即孰發之款在所不恤 臣臆封折重寄錢  
漕保 臣職守漕弊一日未清 臣職一日未盡除俟辦有端倪再行另摺陳明謹先將湖北漕務積弊稟當清釐

情形續附密陳

辦理漕務大概情形片

胡林翼

再臣於十月十四日將湖北漕務積弊已久現擬革除冗費減定漕章情形密摺具奏奉 硃批所奏實屬切實能不顧情面祇百年之積弊甚為可嘉俟辦有端倪再行具奏欽此欽遵 臣與司道武漢兩府日夜籌商令各州縣將向來浮收數目及漕規冗費據實開陳痛加刪減從前每石浮收錢十六七千八百九十或二十餘十者今減至六千數百文或五六千文浮收八九千文者今減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腳費一併在內共由單串票樣米號登及雜項名目一概革除統計有漕州縣民間共刪減錢一百四十餘萬千文此向來官吏丁差虧之於民而今還之於民者也州縣照原定章程徵收後北漕每石解正銀一兩三錢耗銀一錢三分南米每石解正銀一兩五錢耗銀一錢五分其較北漕多解銀二錢者緣南米係供滿綠各營兵食遇有災祲不敷由藩庫籌款撥補今藩庫款項支絀不能不就款預籌統計北漕南米正耗銀兩實應解糧庫銀四十一萬餘兩此向來以幾程益以徵為欠不還歸公而今實歸於公者也南米例支滿綠各營兵糧應均照例價每石折銀七錢尚餘銀八錢荆州滿營生計尤艱屢於每年例放二百日本色之內酌加銀二錢每石折銀九錢尚餘六錢計共餘銀八萬餘兩撥入藩庫應備補兵米及滿綠各營正餉又漕南水脚銀每石一錢五分計共銀四萬餘兩向係各州縣開銷修倉補墊水陸脚價及漕南帶吏飯食等項之用願為浮冒今改徵折色各州縣毋庸開銷應酌前解糧庫亦可補直兵餉此則於節省之中寓籌備之意於民無損而於公有益者也從前兌運北漕運船旗丁水手於直運例款不敷之外州縣向有津貼名為兌費今若一併裁革將來河運疏通勢必有礙兌運擬將此項兌費暫提充餉俟開兌北漕仍照丁船津貼約計提銀七萬餘兩此則因其所固有留其

贖不可無於目前有益而於日後無損者已又願撥錢給軍士安家並發資役等款改折存送俱毋庸支又可提存銀十一萬餘兩凡此漕務情形經臣通盤籌算竭力減除爲民間省去錢一百四十餘萬串場 國帑實得銀四十餘萬兩又得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以今視昔漕務利弊較然可觀至於州縣胥差備徵飯食辛工紙張原雜費以得厚從公然又何至如此之十倍百倍漫無限制即現在收數既已痛加刪減而道府漕規及上下衙門一切冗費又復悉行革除計州縣尙可稍資辦公斷不至藉口賠累別開浮勒詐索之端臣既已訪察核奪去其太甚取一百餘萬之中飽以分益乎上下已往之額尙可不究後來之弊法必從嚴萬一不肖州縣託名冗費恣意浮收必應從重懲辦以厲其餘此則目前之整飭非難而日久之防閑尤所宜慎者也現自減定章程之後通省周知小民踴躍歡呼輸將恐後歷年漕務開徵至次年七月脩事追比甚至一二年後尙煩催促本年漕務經此整飭因民所欲必能提前數月按數催解藉以上紓 聖慮除州縣之陽奉陰違仍前浮收者另摺查參並俟辦有成效再行奏 閱所有辦理漕務大概情形謹附片陳實密奏

札各州縣諭飭漕吏得 咸豐八年

胡林翼

國家正供度支所繫者成甚嚴查湖北近年錢漕徵解多不足額各州縣因循怠玩任聽奸商私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而上下兩忙錢糧及漕南正額置之不顧甚有昏庸州縣形同木偶徵收大權一寄諸總書冊書里書之手書冊曰散失無存官亦曰散失無存於是賄其額倒戶名而不知完欠之爲誰矣書冊曰板券頗重雖積於是聽其改用活券而不知備比之何據矣欺侵蠲截百弊叢生官不過稱分其餘潤而小民之脂膏遂盡歸書役之中飽而 國賦轉致虛懸書役等得肆無忌憚於是有逞災枉濫之法在謂某區某境水衝沙壓應宜緩某名某戶逃亡故絕難得官包廬其糶成不得不受其播弄憤憤爲之籲粟不知其所謂水衝沙壓

者固皆成熟之區其所謂逃亡故絕者實盡已完之戶迨至災已釀成而猝恐敗累則又有挖繳之名以混之則又有預徵及急公之說以掩之其甚者更有係災名目謂某鄉民情梗頑自來無完納錢漕之事每歲必藉災以爲藉端種種提傳下以欺吾民上以欺吾君 君殊堪髮指本部院於上年查辦秋災時告誠顯屬詳而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漢陽沔陽鍾祥天門潛江京山荊門等州縣所辦災緩區境究多不實此後再有提報災緩及徵解逾時等員本部院惟有從嚴參辦決不曲爲寬宥也本部院精思博訪竊以爲欲除其弊有數法焉一曰清丈徵冊雖失田畝自在通計湖北州縣曠長不過數百里其中必分爲幾鄉又其中必分爲幾塊幾里今若出示剴切曉諭就各鄉各塊中選派公正紳士親身督率按畝丈量不經保正書辦之手民知丈畝既定而其每年所納之賦無不絲毫歸公不致再爲商賈所侵他將必和盤託出彼此相稽而徵冊可定是無冊者皆有冊而書役無所行其挾制矣一曰自封投櫃查錄檢定例不准胥差包徵必花戶自行完納法至善也唯花戶距城或遠守候困難或多未便今若推誠曉示小邑設櫃據中州縣之火者於四鄉添設分櫃只准保正糧書糧差等換印換戶催令花戶自行赴櫃不准代花戶完納以杜包徵之弊其零星小戶准其彼此附帶銀錢上櫃隨徵隨即交券票利民必踴躍輸將而從前包徵墊完之弊胥絕矣一曰嚴催收查湖北惡習往往買田數年或數十年竟不赴房應收過期只證赴里書處問一戶名私用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數主變產已經數世而還名未換仍在舊戶下完納者而包與糧書皆昏然不知始意不過欲隱匿稅契耳久之而飛騰詭寄之弊生矣久之而私收欺侵之弊作矣豈知田在某里某堡某區某塊某會某鄉一有買賣斷無保正不與聞之理亦無鄰佑不知情之事今限定期限如有買田之戶隱界交借以後限十日卽赴州縣房過割投稅不准推收房刁難倘墟戶仍前遊玩不肯將糧推收清楚有意弊混一經察出或被告發卽將其田一半

入官並科以隱匿之罪保正鄰佑知情不舉同坐無論差保鄰佑糧書緣差有意廣縱者加等治罪有保舉報者由州縣自行獎之則政優之露可杜矣一曰清戶柱至到有田在田籍而糧在湖鄉者有東鄉之人買西鄉之田而糧仍撥入東鄉者有一糧戶而數十花名者有一兩縣糧而分之數名者其意欲混入糧簿之冊希圖蠲糧也欲避大戶之名而巧卸差徭也更欲避糧項之舉而深畏租稅也更有田已典當而未杜買過戶及催收錢糧問之田主曰主曰已典當則某問之當主當主曰並未杜買仍須田主完糧彼此相推穢乎無可捉摸種種詭辭皆逃亡故絕之源也豈無戶名即可更變而田地絕不能撥家執田以求人執人以查糧未有不懸懸入扣者今將某大戶共若干花名條分總斷歸併於某大戶總名項下糧名可按籍而稽矣某里某團某區某坊某會某鄉共若干田若干錢糧若干住戶土著之主田若干外來買之客田若干某田係自種某田係佃種成實於各該地方紳耆保甲細查一遇填註明晰取每年收青苗錢之簿而驗之取每年做堰墟修堤圩之冊而對之其典賣田畝之戶責令實絕過戶否則仍歸田主完糧則一切鬼域之徒無從使其伎倆而照糧之弊可漸祛矣以上數法專書役糧之於官而不使書役得以分官之權是在爾州縣體察而力行之

請革除湖北錢糧積弊片

光緒十年

屠仁守

再求治之方除弊爲急且籍隸湖北有訪聞其確者謹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湖北錢糧積弊自成豐年間故庶臣胡林翼革除冗費奏定章程刊碑勒石垂諸久遠江漢之民感戴 皇仁莫不歡欣鼓舞乃官吏日久生玩夙弊潛滋其爲害民間最甚者有二一曰催役一曰耐書催役者皆以錢買或高缺開徵之時揭票下鄉向糧戶催收酒食供給外每票勒索數百文甚者數千文稍不遂意輒以抗糧報官鄉民畏懼不得不飽其慾壑求免拖累獲利既夥其勢愈橫耐書糧收銀兩鄉民數十里或百餘里城投納悉聽糧書核算盜額



取盈米則等升直以斗計銀則數錢竟作兩論有所謂銀腳之費有所謂票號之費任意浮收無敢詰復不當時給票鄉民竊便領票或且終不得票被催重納有此兩害是致三農憤懣百室怨者剝肉醫瘡無所控告 朝廷有輕賦之名州縣有重斂之實良法美意壞於奸胥蠹吏而莫之省蓋 臣竊傷之查定例有輸糧之法簡閱甲以滾單分限遞催未嘗任催役魚肉小民也有 印票以給納戶體信未嘗許橫書勒增小民也今當詳稽定例貴州縣實力奉行尤要在預給易知由單按照糧戶冊名依定章抄算賬明耗錢若干徵收之時納戶持單照數投糧換給印票倘橫書任意刁難准納戶即時稟請州縣袒庇不卽徵治者上司隨時勸察嚴行查辦聞雲夢應城等縣有行由單者他縣則惡其害已率爲蠲書沮格非原定處分以整齊畫一之不可至若不任里甲濫設催役必當永遠禁革違者治罪如此則 皇恩得以下究民困可望稍蘇 深仁厚澤惠及窮黎莫切是乎

奏酌擬徵收錢糧各條片

屠仁守

再查前奏湖北錢糧積弊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欽奉 諭旨著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飭令各州縣查明定例按戶除給易知由單核算明晰納戶持單投糧換票不准濫設催役名目橫書如有刁難情事准其稟請懲治倘州縣心存袒庇即著嚴行查辦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軫念黎元剔蠹懲奸之至意莫名欽感 臣竊維除弊之法要在詳明而作弊之情利在朦混徵收一事豫給由單水屬易行特官吏惡其害已遂委定例於不顧 臣嘗見州縣隱匿於極升撥合字樣皆故作大草使人不得辨離以爲任意浮收地步不爲辨文數字而各省一律則其欺取於小民者不知其幾千億萬利歸官吏怨歸 朝廷莫此爲甚故 臣前奏欲令由單嚴明給發若干係屬要圖體伏查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特諭錢糧一項窮民有折交錢文者若竟行禁止恐小民不

諸銀色度受資吏易弄各督撫務於開徵之先按時核定保退上庫之數每兩徵銀大錢若干文出示曉諭聽民自便毋許絲毫浮收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仰見 睿皇帝愛民之心實爲曲至今湖北錢糧既經故撫臣胡林翼奏定章程銀米兩項悉體察各州縣情形定數折納銅錢自應於由單印票照數註明徵收方爲核實之道其詳引俾酌擬詳明條目具列於左

一州縣上下忙開徵之先刊發易知由單接各里花名繕造冊使納戶納數與一甲總額相符其由單內按照胡林翼奏定章程核算載明銀錢兩項錢該納銀若干文米幾升幾合該納銅錢若干文水脚票錢雜費一併在內納戶即依錄數持單赴櫃投納倘由單內不載明錢數若干即屬有意弊混將該州縣損差一彈給由單若令花戶自領未免紛紜若防役敢給又復增擾均爲不便查州縣各鄉悉有科算費又各冊書專管民間分單過割等事其於花戶應納銀米之數無不周知應責令彙領由單換戶給發或由單核算錯誤花戶但與該冊書較計稟官更正倘冊書有妄行需索之處輕則究懲重則責革

一徵收之時照例於公衙門首設櫃若地大戶煩即須多設櫃數以便極戶分投完納不致擁塞竊慮擾越外錯錢兩由區交納無須比時科算只核對印票無誤即行發給歸農倘印票內未註明所納錢數及不當時給票准納戶將櫃書稟官嚴究

一革除催役開徵之時照例設立滾單逐逐糧冊於納戶名下註明應納之數給發單內首名接次滾催行自赴櫃完納如滾到之戶風單不傳著挨次之戶稟官究責

一法既便民自無不踴躍欣然良莠不齊若有惰農自安抗不赴櫃完納者則有催催之法查傳的戶正身嚴行追比既不因一二頑戶任法以須獲鄰民亦不爲欲女善良廢法以姑息頑戶懲一戒百於政爲宜

一水旱偏災錢糧蒙 恩蠲緩必令州縣報明某鄉某戶破入由單免其完納若本年先已徵收者准其抵次年應完之數倘州縣含混重徵查明參處

以上六條於成法初無變更特就成法之中切實整理冀得剷除積弊宣囑 皇仁錄錄無遺負之虞而百姓有來蘇之慶至於胥吏人等果能奉公守法該州縣亦宜增餉食俾得贖其身家州縣官果能實惠及民該督撫亦當裁革浮費俾得寬舒於財力如此則上下相見以心官民聯為一體斷料不擾然後教養可裨而施其於化理之原裨益當非淺鮮

議減杭嘉湖三府漕漕疏

國華禮督左宗棠

竊臣欽奉 諭旨 年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浙省疊遭災饑小民流離失所殊堪軫念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以示公溥之仁著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應徵漕糧稅則詳細確查各按軍糧分成酌減奏明辦理欽此當因杭嘉湖三屬均未克復戶口流亡盡冊燬失應俟地方肅清各屬各地情形分別裁減於上年十二月覆奏在案本年八月湖州克復浙西一律肅清初與布政使蔣益澧糧糧總辦楊昌濬商議於省城設立清賑總局悉心規畫期於周妥查杭嘉湖三府漕額之重與江蘇蘇松太等縣松太既議減三分之一則杭嘉湖亦宜仿照辦理就杭嘉湖三屬徵糧料則言之又以嘉湖為重杭州次之就嘉湖兩府言之又以歸安烏程羅善嘉興秀水為最重平湖海鹽兩縣石門德清次之長興武康各屬又次之杭嘉湖臨安於潛昌化新城等縣山多田少故較之嘉湖糧賦固輕田產亦遠遜也等因查杭嘉湖三屬賦重之由始於宋季價以道之官田元代因而增之明初張士誠據姑蘇兼有嘉湖各郡明祖平張士誠遂用其祖籍收糧已而又括官田之糧均之民田層遞加增民困億莩我 朝定鼎以來康熙中免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又減嘉湖一府

額賦十分之一計銀八萬一千餘兩中間偶逢水旱偏災無不隨時蠲緩 厚澤深仁有加無已故民力得以稍紓至乾隆嘉慶年間家給人足倉廩辦全漕運光矣未辛卯以後兩次大水民間元氣大傷賦重之處未能全漕起運極報災歉蠲緩仍然 朝廷雖屢沛殊恩而小民未盡活實惠一縣之中花戶繁多災歉蠲免悉據經書冊報世家大族豐收者亦能蠲緩編氓小戶被歉者尙或全徵且大戶催完繳正額小戶更任意訟求起至滿版停收卽須改徵折色每石價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不足官吏徵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詞故關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然州縣浮收亦非能盡徇私竊也從前河運之馬旗丁需案幫費如咸豐初年每兌漕一石除給報部漕截銀三錢四分六線外尙須由州縣貼給費幾千文幫費一日不清幫船一日不開州縣惟恐有誤遲期不得不浮收以填窟窿而小民苦於苛徵弱者日受追呼築者或從中持之因而竄入大戶以致小戶日少大戶日多旗丁之案費日重州縣之虧項日積民以完漕爲苛政官以辦漕爲畏途積弊相因官民交困咸豐二年改行海運每石連商賠水脚及南北用款統計約需銀入錢有零曾奏准以給幫漕截抵支水脚其不敷之項按各州縣幫費重輕酌提解省津貼自七錢至四錢不等較河運之時已爲節省茲奉 恩旨飭議嚴減漕糧將舉數百年積困而紓之 崇朝圖三郡羣黎所呼籲祈禱而不得者處等躬逢 成世若不能博訪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參酌衷臚至當以規永久不獨無以副 朝廷曠古未有之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蘇之至意謹就現在漕務處行籌辦大槓情形列爲匪條俾爲我 皇上呈之一曰派正額浙省杭嘉湖三屬額漕自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餘萬石徵糧之別大小不同而浮額之數亦多寡不一現須分別量減自應先去浮額之甚以餘糧重不均之弊擬各按上中下賦則分別定數如每畝徵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爲上則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爲中則不及六升者爲

下則核科則之重輕分別緩減總期於額徵數目的減三分之一庶科則定而派數因之而均也一日派浮收向來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視花戶貧賤強弱以定收數多寡今漕額既減定則浮收之款豈可任其因仍惟州縣辦漕有修倉搭篷紙張油燭之費有倉夫斗級酒稅差役飯食之費有內河運米交兌夫船耗米之費有交米書役守候之費一切用款甚鉅且收漕交兌相隔一二月風塵跋涉折必多不能不於正漕之外的留遲費以資津貼應俟查明各州縣用項由外撥實辦理其向來加尖加備折銷弊自釐定之後概行裁革紳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戶小戶之分庶穀糶平而公利因之而溥也一日籌還實漕省向辦海運每石需費約銀八錢除向給幫丁漕錢銀三錢四分六錢抵支外尚不敷銀四錢五分零現正額浮收概行分別撥還自未便再由州縣議提津貼擬請將海運運費每石定以八錢爲額除支漕額外不敷之款另行籌足查漕漕加照舊減三分之一每年起運之米不過六十萬石上下漕截不另撥減計可餘銀十餘萬兩又節少給幫本折行月經費食米可得銀十二三萬兩又屯田租息及節各款并廉價可得銀數萬兩統計將及三十萬兩足抵海運運費至所勸正款入錢按年撥動用款日臻漸奏結應請再將冊報歸以歸簡便並不得逾入錢之數以示限制庶運費而上下因之而利也一日裁漕規向來州縣收漕一切規規極爲繁雜此次釐定新章應令各州縣據實查明呈送分別裁減庶實漕而漕政因之而簡也嗣後非實在旱潦不得再報災款卽實在民欠亦不得再報蠲免而近數十年相沿陋習亦可除矣至應減米數須查明料則方能釐定現地方新復冊籍無存已飭令各屬轉報限速除白蠟梗檳榔于原正供供仍照舊辦運糧減之數應統於漕糧項下註扣此外南糧行月匠糧等仍各歸各款按成扣減至抗漕三屬漕糧稅則慢重不同自應查照各縣科則爲滿再併計總徵共減若干伏查各處被擾情形如抗屬之福安新城於德昌化埔屬

之長與武康奉豐安吉皆路通衢曾受害尤烈室廬盡成灰燼田地久已荒蕪開墾以資墾之寥寥可數從前道光年間及咸豐初年辦理漕運每屆督不逾七八十萬石及五六十萬石不等現擬照杭嘉湖全額統減三分之一如能辦理全漕與懸屆尚不相上下惟刻下三屬情形照減三分之一明歲新漕亦斷難如數徵納而欲爲經久之計又不能不通計 國賦盈虛以爲定則可否仰懇 皇太后 皇上天恩俯准將杭嘉湖漕糧統減三分之一明歲新漕再酌量辦理之處出自 聖裁至浙運經費每石向議支銷漕數銀三錢四分六絲此次請以入錢作爲定額與部案不符惟查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費每石實需銀入錢其餘不敷皆係各縣津貼此時不將津貼一項裁革則雖有變減之名仍未得變減之實故不得不據實懇請 聖恩准予漕糧並行月屯租各項下照數動支庶漕弊可以盡革又通省地漕銀兩及浙東各屬南米或調保餉需或抵支兵食除正額毋庸查減其浮收之款亦應分別裁革現甯波紹興溫州三府業已定章處州亦經減定其餘各屬應即一律變減以昭公溥

會奏杭嘉湖三府酌減漕糧分數疏 同治四年

閩浙總督左宗棠  
浙江巡撫馬新貽

案於同治一年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浙省疊遭兵燹小民流離失所殊堪軫念自應將該省漕糧量予減免以示公溥之仁著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將實在應徵漕糧科則詳細稽查各按重輕分成次減奏明辦理欽此經 皇宗業於克復湖州之後飭令司道設立清賦局悉心規畫妥爲籌辦並於上年十月間將該三屬漕糧積弊及籌辦大槪情形據實詳細具奏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嗣准戶部議覆請將杭嘉湖三府漕糧仿照江蘇辦法統按原額於二十分中減去八分白糧梗糯准於漕糧項下注扣確查賦則各按重輕量爲變減開列奏報其南阮米石收支相掙並無贏餘併補減所需運費宜於漕務項下寬爲籌辦俾數應用不得於漕

項之外再勸別項正款所有浮收陋規兩項覈實減明定章程嗣後收漕州縣再有陽奉陰違卽行嚴參懲辦本屆新漕體察情形酌量辦理嗣後非實在旱潦不得再報災徵卹實在民欠亦不得再報災免總期有弊必除有犯必懲庶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文到浙 臣宗棠先已統兵入閩 臣新貽接奉後細繹部議爲 國恤民兼籌並顧而於公私用項亦均計及實係斟酌至當邊卽督飭司道確覈妥辦去後茲據總辦清賦局布政司蔣益澧籌糧道薛時雨詳稱查浙省額徵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十四萬七千三百餘石內除南匠正耗米十三萬三千八百六十三石零白糧春游米一萬三千二十九石零均不議減又白糧梗概爲 天庾正供應照額運所減之數統於漕糧項下注却外今按額徵漕白改漕正耗行月等米二百萬四百石零照部議三十分之八爲率覈計共應減米一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五石格遵 諭旨分成糧改各按各州縣田地山園料則重輕以分多寡額重者減數宜多以蘇其困窮額輕者減數宜少以示其均平仍於上中下三則之中再分五等如上則之一斗六升至一斗九升酌減十分中之三分上則之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酌減十分中之二分五釐中則之九升至一斗酌減十分中之二分中則之六升至八斗酌減十分中之二分五釐六斗以下之則統減十分中之一分均按原數減時著細數不再瑣扣通籌合算適符前數則殊而重擊有別分數定而多寡同然等語造冊詳請具 奏前來 臣等伏查杭嘉湖三府屬糧額之重起於前代 我朝二百年來業已 殊恩疊渥減之又減而販之他郡徵數尙屬懸絕民以賦重爲苦官以積繁爲累在平時已有積重難返之勢當此大劫之餘戶口減少物力彫殘正當極變通之會仰蒙 特旨飭令按則覈減以昭公溥凡在臣民莫不欽感現經 臣等督同司道確切覈計除正南匠等米外計三府原額漕白行月等米一百萬四百石零按三十分之八分共應酌減米一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六

五石有奇木應照部議分縣照冊紳耆奈因兵燹之後各處冊籍蕩然無存現據各州縣開送清冊等冊皆仿照殘佚志乘及遠年賦役全書所造雖大致不甚舛錯而時審尚難準確須俟各案查鈔齊全另行覈對分造冊冊送部覈覆定案今就各州縣開送冊地山蕩頃畝額數及分別擬減米數按照府總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如數減免以示博仁好敷代相濟之民困實懷古未有之 誠慈行見率土騰歡定必踴躍恐後踴目前窳窳未復尙難照減全徵而他日元氣漸充即可核行起運嗣後非實過凶荒不准聽議蠲緩以資倉儲而重 國用至 皇宗業前歲蕩浮收應運費兼賠規均爲理漕要領各官等督飭司道將兌運經費徵收章程週盤籌畫悉心駁議另行奏報總期上下交益歷久奉行以仰副 聖主惠愛黎元之至意謹將杭嘉湖三府屬田地山蕩塘灘原額暨分則分等擬減米數繕具府總情單恭呈 御覽

杭州府仁錢等九州縣

額田二萬一百一十五頃二十四畝零

額地六千六百五十一頃三畝零

額山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八畝零

額蕩塘一千五百八十八畝零

以上共原額米一十七萬八千一百八十九石五斗零今擬減米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五石四斗八升八合零除減實徵米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四石一升八合按則採算台減十分中之一分四釐四毫四絲嘉興府嘉善等七縣

額田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二頃八十四畝零



額地一萬一千五十七頃

額山一百八十頃六十畝零

額蕩灘七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

以上共原徵米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七十五石一斗零擬減米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一合零除減實徵米四十四萬二千五十八石七斗九升九合按則採算合減十分之二分四釐七毫五絲

湖州府程安等七縣奉聖一總向不籽米請免覈減外

額田一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頃三十六畝零

額地五千四百二十九頃七十一畝零

額山七千三百九十四頃七十三畝零

額蕩一千五百三十七頃一畝零

以上共原徵米三十八萬一十四石八斗零擬減米九萬五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四升三合零除減實徵米二十八萬四千四百石九斗五升七合按則採算合減十分之二分五釐一毫六絲

以上杭嘉湖三屬田地山蕩塘灘共一十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九頃一十三畝零原徵米一百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九石四斗零擬共減米一十六萬六千七百六十五石六斗三升一合零統採算合減十分中之

二分三釐一毫八絲

計實徵漕南等米八十七萬八千九百一十三石七斗六升八合除南糧及白糧春秋兩款不計外計實額白漕行月食正耗米一百萬四百石五斗五升一合四勺擬減前數以符部議三十分之八分理合聲明

杭嘉湖三府屬田地山蕩塘灘

上則科徵一斗六升至一斗九以上

田地共三萬五千八百七畝零原徵米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九石一斗四升零擬減米一十二萬九千一百九十七石一斗二升四合

上則科徵一斗一升至一斗五升以上

田地共二萬二千八百三十畝七十三畝零原徵米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四石二斗一升九勺零擬減米七萬六千九百一十一斗九升

中則科徵九升至一斗以上

田地共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七畝九畝八分零原徵米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三斗零擬減米三萬五百九十石四斗七升八合

中則科徵六升至八升以上

田地共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一畝一十七畝原徵米一十七萬二千九百一十三石八斗一升三合八勺零擬減米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七石四斗八升三合

下則科徵不及一升至五升以上

田地山蕩塘灘共三萬九千五百九十四畝七畝零原徵米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九斗六升三合零擬減米五千七百七十九石二斗五升七合六勺

核減紹屬浮收錢糧疏

左宗棠

鹽浙東各屬地丁兩米經 上年奏明應一律核減並准温州府屬先行議定在案查浙東入府錢糧征數以紹興爲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紹興爲尤其山陰會稽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國家雜正之供而有紳民重疊之別以閭閻奉公之款徒爲吏胥中飽之資官司以賠累爲苦民戶以偏重爲苦若不明定章程賄除浮費弊累日甚其何以堪孟子論治以經界不止井田不均殺賊不平爲深憂者此也 臣於上年核定溫屬地漕後即飭奏調來浙差遣候選知府戶部郎中顧菊生前赴紹興會同該管道府將歷年官征民納實數及向來流攤各款逐細清查分別裁減茲據顧菊生等稟稱紹興入縣六場正雜錢糧有照銀數完納有照錢數完納殊與定例有乖現擬統照銀數征解其一切攤捐名目及道府各屬陋規概行革除並擬於正耗錢糧之外仍視各縣舊征多寡每兩酌留平餘以爲各該縣場海公之用開送征解備用數目酒榷前來兵細加覆核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紹興入縣額征地漕等款並蕭山公租總計銀五十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兩零除新昌一縣征數業經勅右毋庸議改外其餘七縣共實減去錢二十萬五千一百零六千文南米額征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米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七石零減去本色米三千六百六十一石折色米一萬二千零七十一千文六場額徵額征銀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九兩又蕭山收租額征錢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千文實減去錢四千二百四十二千文計共減去錢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二百餘石但能永遠遵守大小戶一律完納以十年之數通計之民間即可多留二百餘萬千之錢三千餘石米矣 臣無須損上以益下民力自見其有餘亦無須哀多以益貧貧戶不要其不足官之征收有定章則上下之交肅比之完納有定數則得吏之弊除此次定率之後 臣當飭令各屬一體遵守毋得如有官吏陽奉陰違於定章之外添設名目多取分文者定

即立干撤參加大戶不遵定章完納致官有賠墊之虞民有偏重之苦若亦必核實懲辦以昭敬戒所有核減  
新興府屬錢糧緣由理合恭摺具陳再紹屬錢糧減定後戶部郎中張菊生已飭令前赴甯波一律查辦合併  
聲明

嚴減清南浮收並禁革陋規疏

浙江巡撫 周馥

竊照浙省正漕分成嚴減整奉 恩准詞匾部議以漕項籌抵運費復經 臣具 奏蒙准在案漕額既減運費  
亦籌軫恤民艱有加無已而額外浮收若不痛加裁汰聚費酌留仍無以蘇民困查從前浮收之由姑則河運  
之貼幫俾則海運之貼費浙省自改辦海運以來津貼之多寡即視運費之輕重而定每運漕米一石日三錢  
至七錢不等統算約計五錢有奇以銀合米每石須加米三斗以上以至漕九十五萬石計之計約收米三十  
餘萬石方敷海運津貼之費加以州縣辦漕用款名目紛繁內有神祿大戶正賦之外顆粒不加甚至有把持  
包攬等事勢不能不取盈於轉曲之小戶以為過茲注彼之謀其中木折單收或以米加耗或以錢合米大小  
戶長短不等最重之戶正漕一石竟有完米至一石七斗以上者此究漕之不均浮收之所自來也 臣與藩司  
儘道訪查各州縣徵收漕南錢規從嚴釐剔除酌留托餘以爲辦公之用照現改新章徵收計杭州府屬共可  
減浮收米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三石嘉興府屬共可減浮收米一十八萬五千三百八十七石湖州府屬共可  
減浮收米一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石三府共減去浮收米四十八萬六千餘石又漕南統徵分解米款向  
以徵贖漕米歸南多係發玩小戶悉來折錢完納亦有浮收今一併嚴減杭嘉湖三府南米共可減浮收錢二  
十四萬七千餘串此從前漕南收數過多規擬嚴減之大槪情形也所有原奏內州縣辦漕即修整倉廩香役  
辛工剩兌守候等費皆屬萬不可省之用並有漕倉新船各處折耗爲數亦多現在酌留托餘備令儘數辦公

從前一切納規浮費概行裁汰將留裁各款目造冊存案並明白曉示勒石永禁濫權概完本色紳民一律徇收不得再有大小戶名目其有情願完折者按照市上米價隨時收納悉聽民便至杭屬之新城於潛昌化等縣完納漕糧向收折色官爲辦運應仍照舊辦理按照市價徵收如敢仍蹈從前勒折浮收一經發覺嚴參治罪惟大戶向完漕米並不加耗此次改定新章酌留漕用既云紳民一律自不得再分軒輊恐各大戶仍以從前完數藉口不肯加耗起而與地方官爲難一縣之中大戶居其半若小戶有耗大戶無耗必致復事浮收否則不敷費用於漕務新章大有弊礙嗣後倘有紳衿恃勢把持仍前包攬短交自應一併從嚴參辦嗣據該司道具詳前來臣覆覈無異應俟收漕時嚴督州縣正己爲先除酌留耗餘外不准顆粒浮收仍沿積習庶民心悅服照章樂輸至大小衙門一應規規等項概行禁革如敢違犯官參吏處以杜弊源而肅漕政

請豁免嘉善縣漕銀米疏 同治五年

周新貽

據嘉興府屬之嘉善縣傅斯懌轉據閩邑紳民呈稱於前明宣德五年分嘉興縣之思賢等六鄉爲嘉善計區二十計額田六十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畝有奇因與嘉興秀水二縣壤地相接故舊境嵌有與秀田畝區隔雖別冊籍無稽僞歷十年善令於是延倉互推之法康熙十年善令莫大鈞有查丈之舉而查丈率未能清賦額各仍其舊至康熙二十八年紹興府通判吳家瑜核敵清丈計畝缺田二百三十九頃所有丈缺田畝應徵糧粟率前任巡撫張 題請於丈實數內按敵加增均攤補額四十二年奉部查四十二年又委杭州府 題請陳忱日復行丈於四十三年前任巡撫張 題明該縣地屬水鄉被漕商沿河沿日漲爲患即申其前朝制以致缺額再奉部駁因十七年飭令嘉興秀水二縣隨同丈量復經前任巡撫王 題明該縣合算丈實至缺額丈缺各數均與從前兩次丈量之數相符並無欺佔隱漏等弊經部定議均照原額以符原額等因是年前任

通撫處以貼補銀難 題請豁免宋榮彭准迄今一百數十年歷久撥賠萬分著案查全牛項職善邑田六十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畝有奇每畝額徵米一斗九升三合五抄銀一錢六分三釐九毫七絲復因查虧缺按田每畝加徵米七合九勺九抄一撮每畝加增銀六釐八毫六絲七忽是以實田而計已增米至一斗一合一勺增銀至一錢七分二釐七毫不特較同府各屬爲較倍多較之通省各州縣亦所備見當承平之日小民安居樂業踴輸將竭賦尙可勉力支持自變販據擾三報於茲顯連困苦不能備運克復以來商賈稍復業而農民無以爲生所恃者惟此田畝庶村絕戶歇壘壘填田之廢棄者無論已卽有可耕之田苦無能耕之人兼之農具既不皆備耕牛盡被宰傷往往數家之中置器一分而彼此通用一村之內蓄牛一頭而先後遞更播種既不同時收成必多偏歉加以傭工有費貨牛賃具又有費竭終歲之勞所得不償所費身家不暇計而先籌天惟正之供衣食且不資而更困以公權之款民力幾何焉能不遑幸矣 蔡恩特沾滑糧統派三十分中之八分合郡士民同深感戴但減賦原所以恤民而恤民莫要於除累而言賦難減而缺田未除將來按畝起科仍須於減定新賦之外每畝加攤銀米方符減額查原又缺田二百三十九頃應賠米四千六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貽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七錢五分再以減額遺數仍應賠米三千二百五十一石五斗七升無論兵燹之餘民力苟有不逮卽以衝市而論康熙三十八年以前缺額已如此之多距今百有餘年坊間又不知凡幾而遊民之流漸開善地漸荒而豐缺者更不知凡幾若舉行丈畝則勞民傷財曠時失業流弊不可勝言若仍前賠補則虧外尚有虧累中復多賠累遺患更不堪設想民千於萬不得已則弱者逃而強者抗於官有礙於民不從嗚呼官至無可如何則轉報款而重報災在上仍須籌緩在下未沾實惠是徒有補虧之名究無補虧之實既起補虧之實則薛強乎原額而費無濟於倉儲於 區計民生兩無所益際此

皇仁雖高豈宜再三濫請惟念舊田墾墾可待來年缺額撥賠遂無了日以重賦之區當大亂之後益以二萬餘畝之區糧困以百數十年之積累此時救死不暇治生甚難實田稻是糧荒歉何堪科派減賦尙難羅掘加攤何以補苴顧將善邑從前文缺額口二百三十九頃攤賠銀米並請豁免等情具詳到臣管經批司嚴議去後茲據升任藩司蔣會同請賦局司道具詳請 奏前來 臣查嘉興府屬之嘉善一縣本係嘉興縣之東北六運前於有明宣德年間盡分爲縣其開田地會就盡分之界按畝彙別因奸民取巧隱匿有司屬縣推收遂致彼此互攤竟成畝田解政嗣因賦多缺額轉屬難請又復以攤徵補課之額賠糧道後議請清丈共丈缺田地二百三十九頃有奇復將缺田應徵銀米按畝勻加改明科則以免有虧 因議于乾隆年間屢請蠲除攤賠無著銀米未經議准查嘉善境內官田最多賦額本重加以攤賠之糧更屬累上加累在承平時民力尙紓或可竭力輸將今則亂離之後元氣滿復無水旱偏災額賦已形竭蹶賠糧實有難支況小民終歲勤動得不敷用抗欠疲玩勢所必至轉使每年錢漕不能全完徒有攤賠之名仍無輸納之實 皇上軫念民依所有杭嘉湖三府屬應徵永定之漕額尙蒙 恩施逾格著于蠲減此項勻攤缺糧尤爲嘉善縣獨有之積累何忍置之不顧且統計歲入之數銀米兩項均不足四千卽使毫無拖欠所補於國用者無幾而小民之苦累無所底止合無仰懇 天恩邊沛准將嘉善縣丈缺田二百三十九頃有奇應攤繳銀三千九百六十餘兩米三千二百五十餘石一併豁免以紓積困如蒙 俞允並乞 聖降 諭旨俾得悉刊標榜徧行曉諭以廣皇仁而杜流弊至前項丈缺田地原畝因代逐年漕文案燬失無憑分晰稽核地畝 飭部稽查原案按浙核應准豁免銀米確數另行著報作爲該縣徵定額其未奉減定以前仍暫照原額徵解

皇朝經世文緯編卷三十一目錄

戶政入 賦役中

均賦說勸官

均賦說勸紳

均賦說勸民

均賦議

請減蘇松太浮糧疏代

代臣歸併料剩片

擬請再減賦額疏

致姚衡堂書

江甯減賦記

核定錢漕料則疏

江甯縣熟田地酌減科財疏

擬請撥寧甯漕沙

代邑紳請減漕項銀兩稟稿

會奏酌減漕銀二錢漕米疏

擬奏酌減漕米疏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馮桂芬

丁日昌

李宗義

沈葆楨

吳元炳

周保珪

吳元鼎

鄧鈞培





上海葛士瀚子源朝

戶政入賦後中

均賦說物官

馮桂芬

今試語於人曰吾願爲若役爲若牧責將取贏爲所願我得十七八若得十二三人必怵然矣又曰三三之名若固自戶之七八之名若并爲我戶之雖愚者亦怵然矣又曰取贏之政我爲之取贏之咎若任之雖至愚者亦怵然矣獨江蘇省漕州縣之於丁胥差役不但無怵然之意且無不推心置腹愛護若頭目關體者可怪也已夫清賦民所出之數與官所入之數恆相懸絕何以言之全欠與極地賠累州縣者不數戶耳其次短債中稍長之大戶其次或完米或注荒或丁胥包欠或紳衿包完之小戶其出數迨多其次實完入九千長債之小戶其出數更多又其次包欠包完包費門路不真事差官又逼令專完長債之小戶其所出倍多是其戶之所入所謂長債入九千者本亦無差而又有害欠差欠彼欠多方以占之至完費民所出四五千文不等而官所入率與紳衿之不出費者併計影射轉換無可究詰約不過一二千文至紳衿免逐各費浮銷不可億計非所謂十得二三者乎州縣浮收勒折者於人口不聞及中飽之人非所謂戶其名者乎爭涉漕務一切皆丁胥主之領銀唯命聽串唯命提某戶襁某衿唯命忽持之坐堂且忽騙之誘長吏皆唯命非所謂我爲政者乎叢怨於紳衿肆虐於平民小而許訟大而鬧漕身敗名裂官實益之非所謂任其弊者乎然則州縣之益蓋也而引之爲爪牙州縣之仇讐也而奉之爲師保以常情按之實所唯唯播原其故不過因仍宿弊入若輩殺中而已穀中不一術繼以設持長債爲第一義有長債斯不能無短債州縣方利其無一定之數則上司不能窺其虛實

而可爲我焉而若輩亦利其無一定之數則不官不能窺其虛實而適其所爲大河之濁塞汗流之弊遂百出而不可問今行均賦撥弊之水落石出者已大半故均賦不利於若輩而未嘗不利於官何則就一戶言之所得似頓少合萬戶言之所得必轉多蓋縣若盡一無所用其包攬則向之包攬費入於官一也攤攤之外無幾可注無所用其趨避則向之注攤費入於官二也又丁徭之持以欺州縣州縣之持以欺上司者動以無長價則無以彌民欠爲詞其實吾吳糧戶除無主賠耗千分之一外從來不問民能欠糧所謂民欠卽前所謂丁徭包欠民之出錢特稍少耳一行均法與其出稍少而欠何如出稍多而完斷無不轉欠爲完之理至於紳欠矜欠官罰之欠彼謂之甚今明定攤攤則無解於欠亦未必敢欠況無暇者可以戮人不患無法以治之暴向之清尾亦入於官三也以此約計之均敷雖少亦未嘗無贏餘但每石餘五百文則徵糧五萬之縣而有二萬五千串之贏以之致富則不足以之辦公則有餘所願聞不甚豐紳民共見共聞無可側目權務中可刑措不用上司亦必從而體卹之將來滋撥款裁隨規皆意中事何樂而不爲哉僕母隨若輩言謂均賦不利於官也

均賦說勸紳

馮桂芬

今江蘇州縣言漕務輒曰我非欲浮收勒折也鋪倉無費起運需費上下清規需費我自何出不能不取償於糧戶而紳矜大戶有正額外所餘無多者有權及正額者甚有顆粒不完者則又不能不取償於小戶大戶債愈短故小戶債愈長非我爲之大戶爲之也夫漕務之受弊大端在丁徭其次在官又其次乃在紳矜此可爲知者道尋常大吏日與州縣處習聞州縣言遂以爲誠然奏牘中往往有剝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之語充類言之謬云江南必反於漕浮收勒折天怒人怨將來學生不測又有如嘉定青浦故事者吾紳將戶其終於乎此其名豈可居哉況大小官吏積怨深怨時耽虎視以伺我隱一頓失勢可爲寒心近年常然一案卽前車之

鑒夫計田供賦知交州縣之浮政並非短交 國家之正供於理不爲過然同一桑田同一完糧人何以宜多  
我何以宜少我能保子孫之爲紳不爲兵乎能保子孫之有田無田乎更能保子孫之有無乎天道好還富貴  
無常易地而思吁可畏已夫澆滑之弊不全在不均而收滑之弊則皆起於不均不均之端起於紳而後浮收  
勒索之局最衆最短一一百兩以爲賄賂甚鉅之資設若輩其陽怨之謂陰德之怨固不可任也德更何可任  
也我之所者奈何坐令官吏了役藉口以肆其煎吞糜噬之威小民無辜亡身破家敲骨吸髓血肉狼籍恐我  
紳不能不爲若輩分十一之過至於有田若干畝應完若干糧注若干荒是爲本分分外少完則此少完之數  
官不虛騙也小戶代償之小戶以每石八九千之價代償之是民少完若干即有若干小戶竭數十百千之脂  
膏以奉我一家尤損人利己之至顯者也清夜思之忍乎不忍乎且亦思均與不均之相去果有幾哉驟改一  
兩數錢之短價爲四五兩之長價田之所入實不足以給之今則所出者均價而非長價見定每石四千合銀  
二兩相去正自無多力能有此田即力能出此糧不覺其不足也夫冒難處之名沽多方之怨釀將來之禍造  
無形之孽而僅獲此毫末之利稍有識者必不爲此矣吾吳以好善爲俗救災卹貧之舉中於天下顧凡百善  
舉出一錢人止受一錢之惠若此事則我所損者數十金數百金止耳而人之受惠者不啻游河沙數香馨力  
薄正宜行此不甚費錢之功德捨小利而積大善計無便於此者竊願諸公共勉之矣

均賦說勸民

洪桂芬

吾吳民氣最剛不特他省所無亦他郡所無自昔以來號稱易治比行均賦羣賢暨父母沐恩輿典固宜下令  
如流水之源而亦有涸級深癩之疾所賴與者鄉民痛除之者一在不知足一在不自量加以喜聽浮言恐又  
成徘徊觀望之局自貽伊戚而已往年每石八九千本年每石四千往年求注荒而或不得一二成今年不必

求注蓋而自得四成正數既其懸殊浮費又復淨地平心論之奚啻霄壤而入於無聊者之心將求更少於四千或并省此四千求之而得必且馳於之求之斷不得而轉有所夫亦且嘗試而冀倖之此蘇民之大病也至於國則吐柔則茹久成爲習俗官吏叫囂衙吏如狼如虎輒俯首聽耳政惡而不散言故開濬拒捕之案他郡縣多有而吾吳無之謂非良民得乎特恐止知畏威不知懷德及於寬典轉生玩心正謂村巷頑徒夏楚聲絕費聲不隨之而絕吳諺云不喫飯酒喫酒此又蘇民之大病也於是乎一種丁胥差役習知其然因其隙而乘之相與造作浮言以爲別有良法或隱匿逋欠或賄買災荒可以更減於四千頃者以相抵賦之案卽用此術以蒙惑鄉愚聽從者不少今行均賦關係更大阻撓必更力勢必竭盡伎倆使輸納寥寥明年不得能行得以藉口爲復舊之地而後已在若輩固應爾獨怪吾鄉民積年習之一旦忘之惟若輩言是聽隨其術中而不悟也則不知足不自量之心誤之也須知有田卽有糧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鄉民具有天良值此非常善政宜如何感激報稱踴躍輸將況乎數既無多新穀方登取攜良便早完 國課弛然高臥爲人生第一樂事若復因循坐視轉騰故事百需米直已散逋賦未了悍吏登門請求需索將甚往時一不得當控楮隨之悔之晚矣如聽若輩之言人懷觀望明年必且復舊是貪一年之小利而貽百年之大害孰得孰失不待言此雖非一人一家所能主亦願吾鄉民交相勸勉一唱百和雲集景從毅然不爲邪說所惑而若莽無如何矣

均賦議

馮桂芬

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爲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卽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多折銀最少者約一石二三斗營一石多者或增最多者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富一石弱者完米二石有餘富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 石富一石

如元和縣國庫糧賸之額向來完米極少去年開漕之後不過一石六七斗富一石而紳與民又各有全荒

之戶

官之所貯欠稅戶之所  
謂不能盡與欠字

紳以力免民以賄免而其爲不完期尚於是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

至百數十千者不均孰甚焉今既不能全辦清而議補救之法非紳民一律不可非強利弊亦不可以定

一律之價論者謂紳有短債而不知完米窮戶之亦短債也紳短債中之最重者大  
約如紅日完米之類窮戶短債中之最重者完米也

管波而不知完米短債之尙當減也何以言之向來博濟賑倉之案多不在勒折短債之窮戶勒折之戶必欲  
最弱者不

而轉在完米短債之窮戶此等恃強之民今年萬不能照舊徵收也是紳紳於非紳良可與此輩此

輩首肯無不首肯矣惟選增短債大議長價更稱乎窮戶完米二三石有餘之價大約一石不得徵二石以一

石數斗爲斷而一律徵折米價在二千兩不得至四千文米價在二千外不得逾則千文此其定率也以此數  
額今年樂戶情形呈明減租三四兩加以三限所試即無欠亦止徵得六斗價數完納銀米幸有餘銀之三分

如銀欠不及二三分便可無累若再增加何從措措此爲民父母所必當知者○數以銀計不可以銀計以銀

計必至如條條之便二細核州縣海運開免各議不但斷無贖累而且寬有盈餘匪足供本著及本道本府一

切辦公之費至了得以下千百無賴之徒則一筆勾之可矣惟此法行之折色則可行之本色則不可一經開

倉必至有一律之名無一律之實將見米數一律米色不一律矣斗斛不一律矣當場一律暗地不

一律矣今日一律明日不一律矣以積憤舞弊之人處最易舞弊之地而謂區區文告可令弊絕風清吾將誰

欺於是刁生劣監挾制更多小戶遇氓怨恨更甚其害與不變法等且本折兼收將便本色與折色相當也則

本色有溢耗折色無溢耗人必願折不願本徒致舖倉之用恐少納米之人將便折色稍浮於本色乎是又開

不一律之門勢必又以貴賤強弱爲本色折色之分太纒均漚而紳衿借米色米價爲通融之端是其明證將

使一律本折各半乎無論多一名色即多一利孔且斗升小戶從來不知完米不堪繁擾勢必偃手包攬始而

差役擾而矜盜此略一開弊有不勝言者矣況乎今年之不便開倉者更有三焉此時定價既少自以香浮費

爲第一義開倉浮穀勸需三萬串攤派每石不下三四百文而民間上倉私費更屬不貲無非金鏡虛耗况向來倉米徵收之後往往發賣官倉間於牙行追交運則又令牙行包辦何苦多一曲折坐耗此無名之錢既宜歸郵小民又宜歸郵州縣一也向來州縣每以下忙移鑿鋪倉今年捐抵之後資無所出必致嚴刑追比舊欠或重利挪借丁胥非損民節損官二也開倉之日鄉民踴躍千百成羣當此官日仇民民不畏官之時差役人等既不肯洗手從事又不肯降氣平心誠恐口舌變爲鬪毆鬪毆變爲拒捕拒捕變爲毆辱外侮未戢內訌可虞三也固不如一律折色之易簡而無弊也或恐市僧把持臨兌無米不知近地之米止有此數不交官倉卽在民間且各縣同時徵錢不徵米則中戶爭思賣米市僧安能把持況以本年情形論之室多懸罄恐無開糶之家迭在於垣更少居奇之賈米價有賤無貴可操左券也方以利官不利民爲慮豈慮無米可買但取錢饋私月耗至來春糶保市價不昂此不能爲立法之善惟有嚴飭州縣一面收錢一面買米不准挪作他用此不易之法亦於民間有益或曰招縣中數百石以上販賣大戶不論紳民俱准認辦本色取具認結先行給串隨免交米如運數而止此亦簡法但有利卽有弊且或啓不一律之端未敢輕議也至其餘防弊條自詳擬入則如左

一大堂設櫃徵收不准私交丁胥也銀洋隨時作價大者高揭每日一換不准私毫增損各花戶持錢并易知單或新舊銀米串或白開都割戶名斗石細數一體呈納立時截給板串不准過本日如有留難擄給等弊准卽鳴鼓訴官

一串粟不准發這也向來州縣裁串發給差役按戶追銀按限繳還始猶先用而後繳還則或預而零劫終且九用兩一繳半則嫖賭浪費半則赤手起家差欠役欠爲千累百弊答復信公事何積不知益出於民入於

官何苦多一假手之人而減其數惟概不發串不令經手銀錢則差欠役欠之弊自絕

一欠戶宜仿詞訟之例任簽縣差協保拘人也向來欠戶由本屬糧差書承辦但得多行賄賂約視應完之數倘半便可永不到官此近年莫大之弊惟任簽他差仍押本人到縣赴櫃親完亦不准該差經手銀錢則藩籬自破矣

一清總及錢漕家丁名目一概禁絕也縣有戶房庫書自能經理文牘宅門以內銀錢簿帳房房事均歸簽押稱案亦不准有前項名目違者嚴參治罪不持此也若釐久倚爲專門之業其著名凶惡者州縣爭先羅致非取其辦公熟手實取其造孽辣手每辦一漕課以數千金爲雉謀而訖有三三萬金之獲殃民禍 國此實罪魁卽不明正典刑豈宜任聽安飽應審札各州縣查明上三屆清總門丁先期拿到看守清查欠款倘新漕仍有清尾罰令全數賠款以贖從前罪惡如此從嚴辦理庶不致暗中設法撓我新章

一嚴核徵數不准以完作欠也應令於例設堂簿之外另刊完糧徵信錄將某日某人完糧若干戶計若干石簡明其詞隨時刊入刷印一二百部備送紳士許完糧而不入錄者呈明上司與以重賞亦絕弊之一法

一易知單費亦應紳民一體也定以每畝七文刊明單上不准絲毫多取其糧書遲誤不於開徵前交到本戶者不給又過戶紙筆費照此辦理需索者准各戶於完糧時請官嚴辦該戶毋庸償質

一釐分宜均攤也定例辦荒必將都隸比數應勘確實勘准註冊此皆所謂官話止以便查役之上下其手也蓋聞有藥田數百畝而佃戶指畝爲荒業主無從辨認者矣况一縣之大乎惟擬荒一法不失爲公卽實有賄絕之區止宜留一二畝不攤以通其變太鎮荒政極公可以通行各郡本年所辦按戶統免四成可謂第一善政此外尚將續辦拋荒似亦宜均攤爲允



一紳於後天宜絕也各縣紳紳有連肝累陌從不知完糧爲何事者官吏口慢而心甚德之以其爲數無多而  
可作墊入之明證明方伯札內所指某某等姓抗賦結巨棍之類實漕務之大害惟有節田入官積完日給  
糧者爲定例庶可知所徵糧或謂前田入官轉可說累不知從不完糧本無累何云說乎

是議中派區稻善兩政方在某某公辦頭亦採用惟所議原係按照海運起數乃定議後數日又以餉運  
改爲徵折按之當時銀價實已稍多且恐來年辦運將以不能照數萬辭則事機之深可惜者也又定議  
後太守喬公出示有不諭有無易知單一謂高絕弊極善之政乃三縣糧善見之大憲夫糧善挾單舞弊  
書中已詳言之尤有甚者則改串廢徵之弊也糧善於造冊之時先於真戶之外虛造一同圖同名不同  
數之戶謂之鬼戶如真戶趙大完米一石卽再造一鬼戶趙大完米一升開後該糧善代完一升稅串  
以升字改作石字悉串向趙大取一石之價趙大不知也而此一石之串遂永成實欠在民矣有指抵局  
查出吳縣許春圃一案可證此弊惟不論有無易知單但開細數卽准完糧一法可以絕之宜糧善之大  
患也久之三邑竟以難於稽考空調詳請批准悉單完糧 何可言哉 又記

請減蘇松太浮糧疏代作

馮桂芬

竊惟大學論理財之道於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貢九等太宰九賦不外平均今天下  
之不平不均者莫如蘇松太浮賦上溯之則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證之則比毗連之常川多三倍比同  
省之鎮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磽而論則江蘇一熟不如湖廣江西之再熟以寬窄  
而論則二百四十步爲畝有精無孽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爲畝而賦額獨重者則佃於沿  
畿前代官田租額也夫官田亦未嘗無例矣伏查 大清戶 律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二合五勺民田每畝三

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入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一升是官田亦有遺額得江蘇則不憚考宋紹熙中朱子行經界法吳糧每畝五升耳厥後籍蔡京韓侂胄等莊爲官田又買似道廣買公田元代續加官田明祖平張士誠又沒入顧家莊田皆據祖籍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汎鍾奏減蘇松糧百萬石疏中稱蘇府秋糧二百七十餘萬石內民糧止十五萬餘石餘皆官糧是一者未嘗合併官糧自七斗六升民糧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縣悉括境內官民田實益之分攤定額長洲縣官田最多故額最重他郡官田遞少故額遞輕今蘇州府長洲等縣每畝科平糧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實糧米多者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或過乎律載官田之數此蘇松大事賦之源流也自明以來行之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縮則因時而異蘇州府志稱明臣周忱奏令輸布一匹準米一石輸銀一兩準米四石又稱課吏以催科六七分爲上考終明之世無微不至八九分者 國朝康熙十三年前撫臣蔣天顏疏有曰無一官曾經徵足無一縣可以完全無一歲偶能及綱雍正中奏准江蘇漕米折徵每石銀一兩其時銀價每兩易錢七八百文以此觀之前明及 國初賦額雖重大都逋欠準折有名無實而已嗣是承平百餘年海內殷富爲曠古所罕有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於寰區當是時碼擔負之夫蔬果之備亦得以轉移執事分其餘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餘力棄田不闢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稅故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成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氣頓耗商利減而農利從之於是民漸自富而之貧然猶勉強支持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後始無歲不荒無縣不緩以 國家儲蓄曠典遂爲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緊已以後則無年不歉且鄰境皆不歉而蘇松大獨歉此何理也謂爲州縣遇災此三十年中督撫尙道更數十人之多豈無一二不肯黨回欺妄之人而且 聖主不加斥戶部不加駁廷臣利逼不加糾此又何理也誠以賦重

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部臣職在守法自宜一切不問堅持不減之名疆臣職在安民貧困萬不得已爲此暗減之術始行之者爲前督臣陶澍前撫臣林則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必謂減額則永不能加災緩則後不爲例原冀民氣漸甦難復舊初不意年復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竊惟前辦全漕之時開過水旱辦成災者一辦帶徵者九帶徵之後依然全漕故以年計爲減成以十年計非真減成也今則年年辦災永無帶徵之日乃真減成也又官墊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數糧分糶糶已以後嗣至一二成夫所謂墊者豈有州縣之果能墊成不過移難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將來或豁免或賠賠同歸無着猶之未完也故歷年糧冊必除去墊欠虛數方得徵收實數以此數民固未嘗完也伏查蘇屬全漕一百六十萬畝後積漸減損蓋自道光中年始於今三十年矣禮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綜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後可知也今試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豐十年止三十年中運數分計之辛卯以後十年共數一千三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七八成辛丑以後十年共數九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五六成咸豐辛亥以後十年共數七百餘萬內除官墊民欠得正額之四成而已白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遼炎四年庚戌金阿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劫臣某等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又各賊不能相統比賊所踞難免彼劫劫掠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遲阡麥陌一片剝榛凡田一年不耕便爲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廳縣冊報拋荒者居三分之一畿寧郡縣壤亦復人烟寥落向於額垣斷井之旁遇有居民無不鋤面鳩形奄奄待斃傷心慘目之狀實非鄰依流民圖可比已復之松太如此未復之蘇州可知而欲責以重賦責以數倍他處之重賦向來暴斂橫征之吏所謂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無骨可敲髓髓可吸矣臣上視民如傷未傷者猶且如傷況已傷而傷又至重者乎斯即糜情瀆請全行

編覓三五年在 皇上如天之仁必蒙 諭允惟是 天庾正供停運三年軍需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濟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監田召種有順治年間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舉廢既繁升科更遲現報監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請議未荒者請減將所存僅止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至於辦災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感豐三年間營塊免僅止二三成若稍存苟且彌縫之見搜理荒之案減而又減約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責但前督撫臣之所以爲此者尙或就其復舊今則明知無復舊之望而狃於積習不以直陳是全無爲國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細核歷年糧數感豐十年中百萬以上者僅一年八十萬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墾民欠十餘萬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實數不過九十萬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積弊之難備重之中求兩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強爲取以損爲益之一法比較歷來徵收各數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賦額不許捏災不許挪墊於庶額則大減於實征則無減窮變迫久於此時爲正辦或者謂據此定額未免過少不知減餘之數仍通省莫重之數尙非末元舊額不得謂少且不自今日始也感豐十年以前歷年如是未嘗於歷年 國用有減也彼時兵革未興生聚未改田園慮舍未有損非猶是完善之江蘇乎夫完善之江蘇僅有此數即殘破之江蘇不應仍有此數今臣等於殘破之餘除照完善之時定額且不接近年最少之數不假借墊欠虛數誠不敢謂必有把握若仍執久置不用之虛額銜量多寡欲求轉逾乎完善之時 皇上聖明洞鑒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無卽刑法所必窮恐賢如劉晏李巽不賢如裴庭勳李齊亦且束手無策矣又或者謂數既猶是何不仍夫舊貫尙有冀於將來不知祝嘉之江蘇實千歲一逢之盛會不可爲例竊謂自茲以往如天之福東南無事休養生息三三十年冀可復感豐及道光末年之江蘇更三三十年冀可復道

光中年之江蘇而懸此虛額數十年以待之無論無此政體恐異日之利未必能復目前之害已不可支蓋  
等今日之所辦所謂以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方將借減賦之名爲足賦之實所以能照完善之時定額者其機  
括全在減賦二字中也何以言之辦災辦緩權在胥役防弊雖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產不  
減額之弊在有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  
既沾實惠各家亦有實濟是爲轉移之善術一也吳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鄉賦重墾而生民尋常獨  
緩不足去重賦之名招之不來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聞減賦之令必當爭先復墾豈爲勞來之善術  
一也往者歸城被陷官吏一空鄉圍抵死拒敵聲所達萬衆爭先小股賊匪見輒都走即以三者懸言洞庭  
香山金市各鄉有相持至十 月之久者固由 朝廷恩澤之至深亦徵墨賤天災之未泯此時減賦令下彼  
見 皇上於經費匱乏之時尙有此度越尋常之舉有不感生望外踴躍輸將者乎是又激勸之善術一也大  
抵以事理而論殘破之視完善必應遞減而有此三者可以彌補此遞減之數則又以事理法之 且等所謂以  
與爲取以損爲益者此也現在蘇郡何陷賊中聞各鄉多爲暗圍之約待時而動以應官兵即如常熟反正鄉  
民數賊卡殺賊目者凡十餘處崑山京復沿湖居民被殺竄賊無數是其明證一聞減賦之令必當感激涕零  
望風增氣他日軍糜所指帶矢之臨必更奮軍盡之運必更誠又未始非固結招徠之一法 且等伏查順治八  
年三月奉 上諭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處加擾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隨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欽此於  
是江西袁瑞等府明初因陳友諒抗師加糧倍重布政使莊應會奏復舊額袁松獨未及上請又雍正三年三  
月十九日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旨錄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宋詩考常履 皇考聖祖屢欲施恩  
蠲減今怡親王等悉心體察酌酌奏請朕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成心在實蘇州府額糧銀兩免三十萬兩松

江府十五萬兩欵此又乾隆二十一年奉 上諭江省糧額尚有浮多之處着再加恩免征銀十萬兩欵此都文  
照雍正三年例辦理仰惟 列祖 列宗當東南李成之時撥復 軫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況今日之兵燹  
子遺流離瑣尾至於此極也乎漕糧爲惟正之供而蘇松獨曰浮糧曰浮賦見諸 列聖諭旨及郡縣志書不  
以爲嫌是知實有浮多應減之處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願恩 聖慈鑒察特誦 殊恩  
俯准減定蘇松太三屬糧額由 臣等督飭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準折奏定  
數總期與舊額本輕無庸議減之常額一屬通融核計仍得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  
萬石以上著爲定額南米丁漕照例減成辦理即以此後開征之年爲始永遠遵行不准更有墊完民欠名目  
似此核實辦理不待歷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較固無所雜卽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遠至官墊民欠本屬  
弊政新復之地百款皆空無可墊而欲其墊弊更百出必宜永遠禁止又嗣後非大旱大水實在荒歉者不准  
捏災著爲令典伏願 皇太后 皇上俯念蘇松各屬爲十八省未有之重賦非他處被陷州縣可比又爲七  
百年未有之大難非歷年被災例案可比去無益之虛籍求有著之實征下延億萬垂慈之生上繼 累朝未  
竟之志民生幸甚 國計幸甚如蒙 俞允欽遵核蘇屬清一體辦理先自松太創行由 臣等設局擬定章  
程其漕糧一切瑣屑款目的定歸併汰除以省煩文而昭實際續再議晰具 奏謹將歷年起運數目繕具清  
單又蘇松財賦考一書曾收入 四庫館於重賦始末言之頗爲詳盡一并恭呈 御覽

代擬鑄併料則片

馮桂芬

再蘇松各屬田畝科則繁猥頭緒紛如蘇州府崑山縣五十九則元和縣五十三則長洲縣五十二則松江府  
雖不過四五則卻於各則內又分每若干畝準一畝多至數等故華亭縣亦五十六則其中有數畝一畝或數

分獨占一則者萬無此田必應完此糧不可增不可減之理徒滋費吏影射飛洒之弊乘此 恩准減賦整頓漕務之時擬將各種積弊一槩芟除此亦積弊一大端應請酌量歸併查各縣惟崇陽南隨止六則吳江震澤止九則可按照辦理總以至多不得逾禹貢九等之數為限惟五六十則併為九則現以減賦並行不能無小有窒礙之處擬先將舊若干則相近者并為一則以舊若干則應徵米石通攤得數為新一則未減之數然後以減分派入為新一則已減之數其餘入則皆然仍悉心核算務令各田俱有多減而無不減使與減賦毫無窒礙方足以溥 皇仁而昭平允

擬請再減賦額疏

馮桂芬

竊臣等先後准軍機字寄戶部奉 上諭云欽此臣等詭譎再三具見 皇上如天之仁舉數百年之積弊數十萬之額徹一朝而蠲之非常曠舉亘古未有尙復 軫念遺黎有加無已減額之外准蠲免一年又減免一兩年臣等所不敢違請者猶蒙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凡在血氣莫不欽承臣等具有天良亦知 國計民生必宜兼權並重處此時勢止能去過以就中不能全乎損上以益下何敢再有濫請惟是部臣所謂減十分之六者就虛願言也 臣等所謂的十年之過者就實運言也竊查部議所定一百二十萬之數是光二十一年以後二十年中惟二十四年運米一百一十二萬二十七年運米一百四十四萬為空前絕後之數除去官墊民欠惟二十七年一年尙數一百二十萬之數又咸豐中藩司王友齡心精力果實拮据敏之名而不惜乃先後三年所得總未逾百萬事勢所趨民力所限彼時猶然矧今日大難之後乎至於地則之重墾立疏土田之肥瘠蘇省蠲以官田多少為差原屬有明稅政查錄常備糧壞相錯天時地利一一相同東南宜稻之地以無錫常熟並稱出松太斥鹵之上論者每謂蘇州宜鹽常州起科實足以示均平之規仍不失為上等之賦乃相沿

贖額蘇屬每畝起科一斗九升有奇一斗七升有奇不等以較常屬每畝七升有奇六升有奇起科換及三倍至續屬每畝五升有奇起科更不止三倍其懸絕如此臣等明知常屬贖額較他省爲重且亦被販踴躍不宜向隅惟有最重之蘇松太相較遂未敢相提並論不得已姑從想設非厚於蘇松而薄於常鎮也茲蒙 皇上特旨一律優加體恤實出 天高地厚之恩 臣等不勝欣服特是常鎮本係三分之一者舊數既輕少減之而更輕蘇松太本係三倍者舊數太重大減之而仍重所重尚皆一倍以上 臣等亦不敢遽請比照起科并不敢固執減去五六成之說但減分既不能到五成若仍用按畝均減之法恐體重尙或相懸計惟設法變通分別各州縣原額最重者多減次重者少減令最重者亦在每畝一斗以內起科不過半倍於常州一倍於鎮江既與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而減分整可從少惟有再懇 皇太后 皇上逾格 恩施於准減蘇松太賦額三分之一外再行量減定高減去四成分別科則編徵其兵行局惟各米地丁清項各銀均以蘇松太六折常鎮九折照應屬辦災成案一律定減其如何分派之處容 臣等督率司道秉公核議具 奏准此核計四府一州約得米一百十三萬石聲明不准墊欠則顆粒皆歸實在不准提災開遇水旱豁免少而帶徵多以十年計之不特可逾乎最近之十年七百五十萬之數且可逾乎稍遠之十年九百五十萬之數名爲大減實轉相增止就其力能施剛者而行之可冀有利無弊若欲於破破之後取完善時二十年中之一年以爲準是仍與官民以萬難措辦之數且又不准提災不准墊欠舉從前之所謂出路者一一斷絕之病惡勢所難行顯此失彼而當此立法之初又斷不宜開苟且彌縫之漸 臣等函商再四左右思維無策以善其後止有據實直陳於聖主之前尙祈 俯鑒愚誠破格 俞允將久不能完之空數悉予劃除斯亦以爲例之實徵較有實際 臣等無任悚懼屏營之至



致姚衡堂書

馮桂芬

清丈之爲弊數前人備言之安石方田固已明張江陵清糧時士有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止餘滄海共青天世閒安得阿洲諸帝語沙鷗莫浪眠其釋騷可想然亦有行之無弊者子產伍田囑孟子正經界不必言朱文公之於澤洲海湖峰之於瓊山國初李公敬修之於我長洲至今猶稱之然則清丈非必弊亦視行之何如耳顧從前之所謂清丈雖有弊有不弊而某固不敢任之也朱子經界無可考兩峰之法令民以灰資墾六尺爲一限即一步當時便以爲算後人又有創條網之法一格爲一步亦算之類也李公魚鱗而方尚之不分長短之不別有并零爲整之數無由整化審之法清而不清者也大抵古人無真知清丈之法者故地理無準置土田無實數行清丈則耳目尋之得吏斯會及於農佃證佐又旁推之里管糧長而百弊叢生矣昔年李申者先生爲某言前宰鳳臺欲清丈而不得其法近始知用羅經之法以不及用爲憾某法蓋受之申翁繼又嗾心竭慮變通之便加精潔可謂制前之所未有此有利無弊之清丈非猶夫從古一切之清丈也約而言之有七利焉按田科糧而有田無糧田多糧少之弊絕利一荒區廢家樣予額除而有糧無田糧多田少之弊絕利二高低家業科則至公無從上下其手利三貧田富戶富糧飛酒難施詭寄易折利四土田爭訟按圖可斷不待履勘利五高下有度旱潦易裕利六高亢者取厚水之源低窪者籌築隴之法按圖易驗水利可興利七及今行之更有一利此法行之平時免糧之額彌補基辦增糧之戶怨者必作今適值恩旨減賦之時不特免者無遂即增者亦終於有減無增不爲民厲此又千載一遇之機會於此舉尤宜者也至近代論清丈之害者無慮十數家莫切於楊氏自西之疏陳氏存亭之論以今法核之楊疏言七害一倉銀之害今由局自丈自檢不關幾個無所謂倉銀一供給之害今經審限以再畝四十文無所謂供給三遺冊之害今總在四十文之

中無所解遺冊四差役之害今一切由局經理無所謂差役五弓式之害今局董自袖一鞭步弓無所謂弓式  
六比較之害今圍成而事蔽無所謂圍長比較七覆丈之害今一丈無不準無所謂木官覆丈陸論言四弊一  
縣官無才今不問縣官一吏胥作弊今不問吏胥三豪強橫肆四小民奸欺今悉由得數無可增損橫肆奸欺  
技無所施而陸氏論末則云惟立大小標準之法簡明無弊陸氏不知用羅經之法而此一語先得我心此法  
若行起陸氏於九泉當亦撫掌稱快矣是議為某四十議之一姑妄言之衰病之癡憊於從事者能言而不能  
行陳子晉茂才精通算術謂確有把握遂有款行之議某則終恐其不能成蓋未有能成而反以為弊者洵貴  
郡官紳不甚顧然撫臺屬某赴郡面論以釋所疑某已許為一行既而思之成之於某何加不成於某何損何  
必觸譽權以冀必行故趨趨者月餘特先將章程寄上但細審規條便知此之清丈有利無弊並乞傳觀諸  
君子或習閱從古一切之清丈而不知今之清丈耳知之度可釋然如有發我隱者因所願聞也

江蘇減賦記

馮桂芬

蘇松重賦源流余代合肥李公鴻章調疏中詳言之大抵一畝之稅蘇松太最重者幾及一斗輕者猶一斗視  
常州六七升鎮江五升相懸絕先後議減者明經文詒敢稅不得過一斗尋為成祖革除厥後屬公忱況公繩  
奏減秋糧一百餘萬石 國朝韓世琦瑤詒嚴沈五繼飛吳正治蘇天顏湯斌任辰且各疏民人陸大猷等屢  
先後請減皆格於部議雍正間怡賢親王以米尚能完銀多運貨請減銀而不及崇乾隆間減銀案循之自來  
言減賦之害尤痛切者諸疏外莫如蔣公伊流民圖周夢熊蘇松財賦考務疏不可得則書則采入 四庫有  
刊本余生長田間深知其苦先淑人家為催科所破嘗謂桂芬曰汝他日有言實此第一事也棄養以來益用  
欺狀願乞不得言實且以為內發不如外發之捷欲求一覽實撫言之而按時度勢不可輕動故遲之惟三十

年來官中一言一事涉漕賦者必求其詳手錄之又漸成帙蓋以道光十年以後無年不災通率賦不過五六成竊以爲此可減之機而所見督撫尙非其人無何而有粵寇之劫余避地上海州陰曾公勳藩奉 詔東征介鏗君鼎錫招余往辭之而以減賦節略相寄曾公首繼之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鴻章督師至滬又有幕府之約見卽說以減賦欣然相許余無求於李公而以此事故曲意赴軍回事權道湘陰郭公爲舉引爲同志李公遂以此事付我兩人先爲郭公草詳續爲李公草疏稿累旬始成傳訪過人讓讓詢度於金布令甲名於時者若李君友琴郭君雨平諸人無異詞顧由後思之則有四憾焉初稿運 漕常額不減蘇松大減半令重額減爲一斗稍浮於常州輕額減爲五升略同於鎮江有人言漕文正請減一二分不得今驟請減半得毋河漢其言不如先進三十年比較單但請酌中定額進准之後始明言之余深體其言改如今稿初不知 朝廷寬大運請亦可進准此一憾也又吳君發言宜照常州起科余以爲驟請減三分之一驟減河漢不敢下筆然猶詳言蘇常天牙相錯天時地利人事無一不同而賦額一倍爲不平均之尤甚日又以篇幅過長顯此一段既見郭文屢有不得其平語絕不知蘇賦之三倍常賦始悔不從吳君之旨此又一憾也又至數以災歲比較立言故余手稿請減米數下有兩米丁糧一體核減入字郭公不知穀穀以爲實句繁衍請稍省去入字余竊校竟不覺死發始覺之此又一憾也初余有片稱言各屬科則百十等爲胥吏醉藪請一律照江蘇例九等定則詞郭公別作均賦片稿語固係較重宜置余稿從緩余頗然之孰知後此一切皆方伯某公爲主與所見運糧反前稿遂不行此又一憾也舉事不愜悔莫能追已議既定有候補道某自江北郵上說帖謂減賦不宜多蘇松太一成當減一成足矣但改考成例十分爲七分計起運米仍可得百餘萬貫與民兩利其詞甚辯某公力主其議以爲不易之法議院贊成之李公以付余余誌之云從此小民完十分之賦 國家收七分

漕包欠之丁胥償欠之詞矜捏欠之州縣永享此三分之利。竊道創此異論，諸政二百年各直省通行之例，若遂開一絕妙方便法門，不知居心何等，且不惟不可行，亦不能行。漕額有一分斯有一分之用，應何人何款彌補，何以不籌及公見之。昨舌曰：弊至此，寧君言是也。此余與某公齟齬之始，余又以周夢麟財賦考卷首論國最勤心自宜附呈。乙賢購之，議上不得，慈藏數萬卷，寄太湖中衛山寺。已三年，遂遣信取以來，以臘月朔，二十八日而厥。至寺，燬余書，獨完。遂請李公加跋，悉進一切備具。時官軍已復青浦，嘉定常熟，將及蘇城。會公與李公約，俟紅旗尚上一日，郭公議指江北沙田，謂吳君鑒體其事，往請之。君曰：江南北捐事始無遺利矣。此不足煩公公有意。蘇吳民盡請減賦，且糧道曠也。郭公以會李紅旗之約，告之。君曰：雲以為過矣。官賦猶私租也。今茲無租之時，設有佃戶求業，戶漸租其事，虛而易城。既復月徵租，而求減租，其事實而難雲以為及今行之時，故不可失。郭公大然之。返幕，邀余偕。謂李公遠發，乃以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上之。十四日抵京。詔從之。先是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公祖隨二十三日，御史周君壽昌交章言減賦事，皆下。邵未覆。六月三日，覆奏請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鎮減十分之一。詔從之。邵文既至，余與郭公議蘇城完善之先，嚴運七八十萬蘇城殘破之後，嚴運轉一百二十萬，勢不可行。徒蘇百弊宜請再減一成。晨夕為李公言。李公許之。厥辦稿稱成，以萬會公亦許之。未幾也。一日，曾公愆以余稿繳司道會議。意在速行。初，郭公之具詳，也不會某公銜同事，索觀察。湘樂曰：口舌自此始矣。某公果大愆。至是，郭公已遷去，遂欣然以為已任。欲盡翻原議。凡七事：一、常鎮勿減，請收回。或命一蘇松太勿再減，一五井以下，額勿減。一、海鹽別定分數，勿援災緩。一、常鎮一體減銀一科，則概仍其舊，勿改。并一減分酌用等語。勿減三分之一。先以紅票言於曾李。一、公皆不許。遂嚴詳文不上者數月。而李公統兵薄蘇城，城且暮，且下。余已辭。李公陰囑思吳君，言先後三致書，請還奏母。

待司詳李公乃屬幕府錢君恩榮將成行發與某公自羅手蘇筆之力辨之疾聲必難乃歸於是所謂一成十數萬者永留於江蘇矣而餘六事尙不許積數月某公固執不已李公噤笑怒罵開說萬端不爲動詳亦迄不上逾年李公令某公赴省謁會公定之會公亦曲從其議惟數去常額不滿一條條悉訂某公指詳乃上疏稿即出其手李公以疏中的酌定等差一節詞不達意仍節余前稿改定上之未幾會公督師豫中李公深總督某公護蘇撫矣等得部覆不準減額顧駁渣項詞重駁地丁詞輕於法可更請而余於減賦外又以清丈津貼兩事與某公積竹字公在金陵以同郡殷闊學兆輝疏請免蓋語侵之遷怒蘇紳有後言度致書無益同縣潘君會璋數爭於某公不省減賦之案遂定清丈者余所爲校郊應抗議中有繪地圖法某公見而善之請李公際余丈川沙田中未半某公忽請罷之李公愕然屢余酌進止惟余亦不解也詳見致李公書中既歸一葦友云某公習聞民間有隱匿之說欲清丈以發之清丈者求田多耳今聞丈得數稀少故罷之初余之赴川沙也某公與以上海縣弓度之與蘇弓同以之益田平視原報田數稍少余議用朱子條奏經界狀所謂通縣均紐願亭林日知錄所謂一辨通攤之法以所少之數均分於合縣田中之減賦時尤旣然無差某公則大駭先後兩詳斥爲大拂輿情蓋不諱朱子亭林書也某公於是謂上海弓不可用博求他弓屬吏迎合者或以蕪亭縣烙印舊弓進計十畝可得十一畝則大喜州縣以弓請者改與蕪亭弓余疑之告李公者諸部不都弓至則與蕪亭弓合時某公已譟撫益大喜札司通飭遊部式余益疑之乃詳考 皇朝文獻通考 大清會典戶部則例皆載部尺五尺爲步一百四十步爲畝此正例也江蘇等省舊有田畝准用本地舊弓不用部弓惟升科田畝始用部弓此變例也又聞長元兩縣殘木魚鱗冊積數皆用六蹄以六尺爲步與部章五尺爲步顯異尤爲難證始恍然於部弓蕪亭弓皆不謬而以部弓量舊有田畝則誤會三縣將清丈遂詳致三邑侯齊長元乃改

作六尺弓某公聞而不喜吳縣不敢改亦不果文獻後太倉以落弓滿水舉多田數萬畝一州大隸乃議擬輕各田之糧以符原額大吏贊從之官紳以問余余曰攤重則不駭攤輕則必駭不知用申算之法官紳然之時某公已以想夫愈曰某公在者太倉加賦然各縣用某公所發步弓如故不步而得後已稽之案民苦之六年夏丁方伯日昌履任始偕同人呈請申明條例亦不行同治十年會公同兵蘇州余乃言之公會商中丞兩月張公之萬公尤切斷遂咨部臣復以宜專奏迄未定案律賚者初道光丁未河陽職公建德縣吳行海運議以河運停減銀米充公而水脚經費取銷州縣時余以母憂家居荷公延訪余曰移河運數爲海運費此正道也公曰君言固然顧海運試行耳明年且復河運今年由重之輕易明年由輕之重難俟河運果廢如君言余無以難之既而浙江行海運如余言江蘇則因循者十餘年減賦之初余以此昌言於諸公某公亦附和之余以爲早在改正之列矣一日吳觀察文生自浙來過余曰比見某公爲言今年議大小戶均賦每石津貼運費錢一千雜費錢一千頗贖君助我意甚快是將奉旨停收勒折矣此種難大事君不言誰宜言者時減賦事已大定余以其公故與李公約絕口不挂漕事乃邀潘太史遊祠顧廉訪文彬四人公致減賦局員陳觀察慶博等有奏加津貼稅政流毒等句詞頗刻擊陳君以示同列某公聞而索得之大怒來余家氣滿如山爲言詭無奏加津貼事余應之曰然則稅政流毒等語公不任受謂余誤聽可也某公又曰蘇清移漕項糧變各銀爲海運費實不足資以贖軍田息始足履請宮保不見許故有取之州縣之說余曰果爲此一事耶是誠在我聖日李公來贛聞余與某公離隔將排解之也余詳述願末且以田息請李公坦然許另奏於是乎劃除津貼之議以成其後某公護照甄別陳君及吳觀察女夫某去官知其事者冤之是年某公遂行均賦法區官於粟每石時價外加八百文泊定數之日時價石錢三千二百漕價石錢四千五百其次年某公以艱去旋

自益中丞郭公柏蔭方伯王公大經主漕議米價減二千二百漕價四千二百遂與不制津貼等矣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可慨也減賦既定倉謂粗以俟賦減賦自宜減租是秋議定每畝一石以內正數減為九七折一石以外零數五折仍不得逾一石二斗是為減賦之終事云是舉也其善者則曾李二公為之其不盡善者則某公為之或以余為有左右之刀閥之殊內愧故為之繕述始末以見余於此事心力交盡卒之無功有憾而不能發出疏中所叙八字尤憾之大者或謂此其中有天焉財非余所敢以此自解也由余論之常額三十年來亦皆年年辦災後豈能轉辦全漕減一成亦宜惟米價益少銀即可不減此外蘇松太嘉湖五郡宜更議定一畝之稅米不逾一斗銀不逾一錢則至均至平之道也願以說天下後世之留心民事者

#### 核定錢漕科則疏

江蘇巡撫丁日昌

竊惟州縣為親民之官必一言一動皆可使百姓共見共聞內外既不隔閡齊澤方可宣布蘇省田地科則多至一百有奇業戶只知田畝多寡不知科則重輕甚至征收地漕費差據為利藪又花戶完納銀米所費於糶穀實緣往往以所得之洋銀銀文零星酌撥書差陰持其柄洋銀可以短估銀價可以高擡而且正供之列尚可勒索串索脚費小民之賸骨有限書差之欲還無窮種種弊端殊難枚舉去年在蘇藩司任內曾經通飭各屬州縣於易知由單之外刊刻簡明告示註明某項某圖科則幾等每銀一兩折錢若干每米一石隨耗幾斗不准淋尖剔斛洋錢每元時價若干其冊串紙張房役卒飯一併註明由官給發不准絲毫需索如有於告示未所不載之處浮勒分文准其控告於開徵前數日轉告不得阻礙等語便愚夫愚婦一目了然書差不能高下其手並飭將示式通強查考實足以杜弊端而禁欺賄故上年收成歲末皆登稔完數尚稱踴躍本年上忙糶

征閱各屬縣張貼前項告示者固多而匿不貼者亦復不少皆因此項告示一經到處張貼則書差無所施其浮動之技是以從中阻撓則該不為爲所疑或經督飭疎濶司嚴飭各州縣遵照舉行並一面嚴查如係一時疏忽先行記過倘若有心玩誤則分別撤參仍恐各州縣始勤終怠日久玩生合無仰懇 聖慈俯念此項前明告示係爲杜絕浮收起見准 旨通飭該省各屬州縣嗣後永遠定章庶窮鄉僻壤長篇 聖仁而符更奸胥無從中飽矣

### 江甯縣熟田酌減科則疏

兩江總督 李宗義

竊查江甯府屬七縣田地自兵燹後科則無考於同治七年經前督臣曾國藩仿照皖省章程無論民衛丁漕酌中定數仍分上下忙折徵錢以一半提歸司庫以一半買米起運奏蒙 允准歷年以來均經奏明循辦在案是准部文備辦徵銷經徵司嚴飭府縣先將熟田分造區圖冊籍開辦了漕體察情形議詳去後茲據江甯布政使梅啟熙署江安督糧道薛書常會詳稱江甯府屬各縣賦役全書均已燬失前經詳請咨部頒發亦已零爛無存祇有嘉慶年間重訂江甯府志賦役一門載明七屬田地山蕩科徵銀米各額數尙可依傍據該地漕銀米各款則有部頒道光二十七年奏銷冊可以爲憑查江甯府志內載民田上元縣十二則江甯縣十則句容縣七則江浦縣十四則六合縣四則溧水縣八則高淳縣六則衛田上元縣三十二則江甯縣三千七則句容縣七則江浦縣四十七則六合縣三十四則究竟某則田地若干科徵銀米若干並未詳載各縣追溯舊志詢訪耆民老吏百計搜求惟句容縣田地山蕩各自一則猶易分晰此外各縣民田大小科則不啻一區一圖之中亦分幾則某田某地係何等則則無從周悉卽請原業主亦屬未能盡知又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六合五縣均有屯田夾雜民田之內科則與民田各別大率米多銀少除屯田最多之六合縣並最少之句容



縣屯田尚能區分堪以各歸各則徵收其餘上元江甯等縣皆民屯錯雜莫可辨認屯田爲難貼運丁世產  
例禁典賣然私相授受隨處皆有自知違例每多隱諱乾隆嘉慶年間屢次清理卒未得實兵變後物是人非  
更難按究按其科則銀米併計與民田相埒何田爲民何田爲屯既難確指自宜仿照民田田地銀米一則科  
徵以歸畫一而杜趨避惟現據該府縣轉據耆老紳民稟稱開墾荒田完繳抵繳實已勉力今開開辦丁漕銀  
米並納不勝惶恐實緣今日情形大非昔比從前人物富庶務農之家父子相承無不盡力於南畝賦額雖重  
無敢異議今則本地農民無多招人代種工本倍費而荒蕪已久失於培壅收穫不及從前一半若仍照舊則  
完糧恐未墾之田無人敢領已墾之田又將復荒開墾蘇屬平定後節經奏請減額漕甯屬被兵最久漕餉常  
形較重於蘇屬悉一視同仁或酌減科則或普減賦額等情一再具稟伏查上元江甯句容高淳等縣熟田  
地按照原額繳過五成深水一縣則不足五成六合縣熟田最多亦僅得六成半之數其故由於田多人少賦  
重息微節遇全熟之年每畝所收租籽除完納正賦之外僅餘數斗倘遇水旱偏災竟無顆粒餘剩若不酌減  
科則不獨留科爲難該縣農戶無利可圖棄之蒼溟荒田無人敢墾而熟田將以荒 國家賦額有常原不  
敢輕議改減然與其照舊科徵而民力未遑徒求嗟呼何如酌予減輕俾易輸將轉收實效茲與該府縣再四  
商酌所有熟熟田地分別肥瘠定爲上中下三等擬請將上元江甯六合深水四縣最重之上等科則減去一  
二成旬各縣賦額最多科則尤重地方瘠苦擬請將上則酌減二成半江浦縣地瘠民貧被兵又久擬請將上  
則減去二成半中則減去一成下則減去一成其餘草場墾同各縣下則田地完繳較輕者悉仍其舊無庸核  
減又高淳句容徵折色銀兩核其科則較他縣爲輕毋庸改減惟該縣大糧田地本係六升六合一則起科前  
明因開城浚浚田墾荒派於高淳故有八升六合起科者有八升起科者有六升六合一勾零起科者較前縣

志可考該縣民賠納至今不堪其累查浮糧例准諸豁日應將比加攤一斗一升四合及一勺零之浮糧准予除通境田地一律按六升六合起科仍徵折色以廣 皇仁而蘇民困嗣後七縣擬歸成政田地悉照此次減定科則分別徵收似與舊額賦較爲核實等情詳請具奏前來 臣等查江甯府屬被兵十有三年受災最深同治三年克復後豁免錢糧三年蠲緩一 皇仁不愆他處爲尤艱小民完納正賦具有天良苟非萬不獲已何敢率請議減 臣等權衡收放各款下顧民生尤慮上 國課亦斷不敢輕議更張惟參酌時勢博訪輿情仰體 聖朝愛民之意細核從前原收之數查江甯各屬原額田地共六萬三千九百一十二頃八十畝有奇科徵銀二千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兩有奇米豆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七石有奇各縣現在蠶熟田地共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三頃四十一畝有奇照原則應科徵銀一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七兩有奇米豆九萬三千五百一十三石有奇今就該司等所擬酌減科則計之應徵熟田銀一十四萬二千七百九十六兩有奇米豆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二石有奇通盤核計蠶熟田地原額僅及十成之五而減成收數則較原額尙有五成減因所科熟田上則居多其無避重就輕可知至所減科則少徵銀米僅居原額十分之一分五釐有奇於正賦無大虧損而小民受益無窮非但目前催科不致棘手此後農民聞風歸耕或者莖田漸蠶賦額日增實於 區計民生兩有裨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 敕部核覆施行

擬請撥案減漕疏 光緒三年

沈葆楨  
吳元炳

竊照江甯府屬熟地蠲清減則徵收一案迭經前督臣李宗棠等 奏陳均經部臣議駁嗣著督臣劉坤一會同吳元炳額請暫減三年部議光緒元年丁沛准予減徵二一年按元年所減數目在減一半三年查照原定科則徵收等因在案 臣等查該案係前任後因各屬荒田蠲催未蠲而江甯府屬轉多蠲而復荒者驟聞

之不勝，疑再四訪求，會稱江甯賦重，亞於蘇松，而地確饒於餘海，以十餘年感耕之土，責諸數百里子，逼之民，倘錢漕照額徵收，曷忍年復一年流亡多而荒蕪更甚，旋據前兩廣督臣鄧廷楨之孫，優貢生鄧嘉福稟稱：祖遺田地二百四十餘畝，無從招佃，情願充公言之甚痛。臣派員履勘，有個承佃耕者，尚一百七十餘畝，撒荒者僅七十餘畝，緣恐非上稔，佃復續逃，墾完既苦乏資，積逋可勝，負疚夫以累代督理之缺，尚因無力賠贖，棄之如遺，則窮樵小民，困於追呼，何堪設想。國家大利在農，若不培其本根，恐蕪字催科二者均無從下手。藩司孫衣言到任，正值上忙奏銷之際，迭經通盤籌畫，以爲利農必在勸墾，而非減漕，則無以利農。茲據詳稱：從前江甯府屬權辦抵徵，上則田每畝徵錢二百五十文，下則田每畝徵錢一百三十文，爲數甚廉，似應毋先開墾趨之若鶩，乃求之汲汲，應者寥寥，實由兵燹之餘，鄉民自種自食，每戶不過十數畝，而止。餘地招募客民，於以資本應募者，來自江北七姓，異宜加以強悍，難馴，費資多而交租少，大約從前每畝收米一石者，今祇收稻百斤，或七八十斤，概米不能四斗，稍加催索，車馬搖搖，逃牛具田租均踴爲有而田已報熟，賦無可歸，辦抵徵時辦已如此，今復丁漕，陸額綜計上則田每畝須完錢四百五十文，緩之抵徵，較幾倍之費，賦先墾之則無以爲生守之又不敷償，觀良懦耨耒，狡黠揭竿，上年六合開漕，雖借屯米爲計，實則希圖減戶，都職在密圖原難輕言更張，第恐國必先番民，必欲使兵火之餘，生靈納承平之井，稅情既不忍治，且難行萬一別滋事端，竊恐所失甚巨。目前雖遵部議上忙，勉強整徵，現局六月各州縣報解不前，加以亢旱，禾旬難望，故對近辛艱，當雨澤插秧已遲，適宜及早熟，備儲社後，慮因思地，了一項不敢再請減徵，惟有援照同治二年恩蘇蘇松太三屬屬糧之案，將江甯府一屬除高淳溧水二縣向完折色不計外，其上元江甯句容六合江浦五縣額徵漕糧等米一律減免十分之三，查該縣田地熟熟併計，應徵原額漕屯兵郵等米共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九石。

有奇以十分之三核計減米四萬六千四百六十六石有奇就現在登糧熟田而計以徵原額漕糧等米九萬二千九百九十五石有奇共請減三成米二萬七千八百九十八石有奇尚應徵熟田米六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石有奇將來繼熟熟田亦照此科徵不再加重斯民具有天良幸沐 皇仁優渥如此斷無不踴躍樂輸者有田之家既得田之盈餘豈肯無棄其業無田之民不具田之賸累更當體趨於耕十餘年後民田增數十萬之熟田國家節多減十萬之正賦等情詳請具奏前來 等伏查漕糧開墾正供不容輕議增減蘇松等屬同治一年調免十分之三此破格之 恩豈尋常所當援例然江甯府屬淪陷之久倍於蘇松茶壘之酷甚於蘇松田土瘠而墾墾無從與蘇松比較同是朝廷赤子何忍聽其既登祿席者馴致流亡蘇松太減米五十四萬餘石之多爲前古未有之隆施所以鞏萬世無疆之 寶祚今於江甯府屬再減米一萬七千餘石僅及蘇松太二十之一於 國計似無大損而 聖主矜憐之隱周浹彷彿其以人情爲田一闕百獲者何可數計惟前此所請減者有二一成半一成半之分今則統減三成似乎寬俸過甚然前次米糧一律請減今者不減銀而減米相繼不甚懸殊哉 國家 列聖相承皆以愛民爲本幸逢 皇太后 皇上勸求民隱迭沛 澤綸父老捧誦 詔書莫不感涕霽零奔走相告 等不能 奉宣 德意使地僻遺利家有餘糧絕無致富之謀祇有乞 恩之詞捫心清夜何地自容然實出於智盡案之苦衷非敢蹈釣譽沽名之陋習惟有願 慈諭格 特旨准照蘇松太成案核減上元江甯句容六合江浦五縣漕米三成俾民無以納課爲畏途而以墾荒爲利藪 等不勝感涕屏營之至除飭該五縣按三成米石均勻攤派某則某田減免若干另行造具冊則畝分部備查咨外理合會同漕運總督臣文彬恭摺 奏

代邑紳請減漕項銀兩稟稿 續編卷之三

周保桂

竊職等繕錄江蘇補定寶山一縣同治二年前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大學士前江蘇巡撫李會奏請減蘇松太三屬漕額經戶部議奏統按原額減去三分之一六月初三日奉 上諭著曾國藩李鴻章核照戶部酌減分數各按上中下賦則一體分別議減以昭平允等因欽此旋經督撫飭司查議前蘇州布政使劉始有輕則不減之議時總督曾議主暫減紮以總司堅持前議酌定五升以下輕則不減重則照辦故蘇松太三屬各廳州縣皆按則遞減而嘉寶一縣以合境田畝科米在五升以下獨不得與後以沿海區圍地多瘠薄量予優減故常昭華亭金山南川太鎮等各廳州縣於按則遞減外再加核減而嘉寶一縣素稱沿海最瘠之區以業在輕則不減之列仍不得與至常鎮二屬督撫原奏謂總額本輕毋庸議減旋經部議奏准統減十分之一故該二屬內每畝原額輕至三合零者亦得暫減而嘉寶一縣每畝一升七合零者又以蘇松太輕則不減與常鎮分辦仍不得與統計江蘇五府州減漕案內獨此一縣未減分毫是卽科則果輕已覺向隅特甚況乎米少積多名輕質重有非蘇松太各屬之輕則可驟論者嘉寶地不產米自前明萬曆以來漕糧向完折色歷經 國朝蠲改入地丁今額徵條編銀內有漕折銀嘉定一萬四千二百餘兩寶山二萬一千二百餘兩此雖歸地丁併徵而實爲漕糧正款也漕糧既完折色則與地丁並加打脚銀當不復另有漕項而嘉寶向編蘇州太倉鎮海三衛軍儲等款加以白糧糧稅共解蘇糧道銀嘉定一萬餘兩寶山九千餘兩此中已代包鄰邑漕項矣而又有隔屬加派之漕項順治十一年江安糧道傳作憲以江寧等衛行月糧折價不敷遂加派於折漕州縣因派及蘇無道所結之嘉定驟加漕項銀五萬三千餘兩經御史馮廷等奏劾奉 旨該部嚴察具奏經部議核減尙留加派銀一萬數千兩雍正四年分設寶山一縣按額均編今額徵條編銀內有解江安糧道加漕銀嘉定一萬三千餘兩寶山一萬二千餘兩此雖非漕糧改折之正款而實爲折漕加派之錢糧也據此二者總

計嘉寶額徵地丁漕項以外每畝各改折加派銀三萬數千兩此皆他州縣所無考故蘇松各屬地漕以每  
年米一石極重者派至三錢六分零嘉寶獨派至四錢五分容其明證也折漕之後惟白糧完本色乾隆二  
年以白糧之一半改徵漕糧並其贖漕項及各項米石共現糧米嘉定一萬七千餘石寶山一萬四千餘石  
館縣民折官漕接敵計之三斗則田應徵米一升七合一勺等此漕折所剩之餘糧非全漕實徵之科則也以  
改折加派三萬數千兩之銀合現徵一萬數千石之米計之實與常額之額則懸殊而與蘇松之重則無異乃  
當時徵現徵米數概歸之五升以下之輕則是未累於折漕之本末矣夫漕之本折則米之有無而無關  
於賦之輕重嘉寶米非土產當前明未經改折以前民困於漕大半逃亡幾至廢縣故不得已而徵折色非數  
百年來獨享其利而一朝可偏斷其施也伏查雍正三年乾隆二年兩次 詔蘇蘇松浮糧嘉寶皆於漕折項  
下一節蒙 恩蠲減又乾隆三十一年 上諭前經降旨將各省漕糧分年蠲免一次但漕糧款內有例徵  
折色及民戶輸銀官爲辦漕者雖徵收銀米不同其爲按田起漕之例則一著再諭辦漕各省州縣內有徵收  
折色者一體概予蠲免等因欽此我 國家 列聖相承勸恤民隱之意蓋如其至也即同治二年減漕原  
案部議固云統按原額三分減一矣欽奉 上諭固云一體議減矣誠以兵燹凋殘之後必疊加休養生息之  
恩當日 兩宮皇太后及 穆宗毅皇帝軫念瘡痍一夫不獲之心又如是其公而溥也乃平均之惠出自  
天恩而輕重之見執於司議又以舍銀而論米並至混重以爲輕遂使海濱偏隅同居高厚之中獨抱生成之  
憾此嘉寶一縣之民所爲彷徨抑鬱而急思呼籲於 九闕者也惟是款案正供事經奏定苟能劫餘生聚民  
力可支幾等世受 國恩亦何敢以區區兩邑之私遽干 宸聽乃自咸平以來十餘年矣田土之汗黍未盡  
墾闢閭閻之生計轉益艱難農田一畝之入上地不過錢一千文下地不過千文而每歲條漕之折錢完納每

敵必四百三四十文事審之資日形困乏租佃既年年遞累客民又往往濬逃加以土產木棉連遭災歉從前田畝價值二三千者今敵值十千猶求售而莫之應也歷年荒田新墾地方官報熟起科者今熟田或至復荒臨補錢糧且欲墾而無力也似此竭蹶情形計惟仰乞 恩施方足蘇積困而增元氣若復遷延隱忍不特無以抒羣野向隅之隱亦非所以彰 朝廷一視之仁伏思嘉寶二縣折剝漕糧廢蘇各屬爲數本少此不致請減者也其折漕之編入地丁者實則漕而名則丁此又可以請減而未敢率行請減者也惟願治年間江安道加派漕項一款現議定實徵銀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二兩六錢一分三釐寶山實徵銀一萬二千五百八兩三錢七分六釐本非原額正供當可乞 恩寬免雖同治四年光緒元年兩次改撥蘇屬舊解江安漕項已將此項盡歸蘇省司道衙門抵充海運經費而光緒元年督撫奏加運資漕內本請於司道各庫漕務款內酌提部議於改撥抵充外亦並准將漕務未提之款夫漕款既有未提則此項非難於添補且歲等不敢覈額中之減而且當裁額外之加似於政體民生均有裨益倘荷 聖慈垂鑒俯念江蘇太倉州屬嘉定寶山二縣漕糧名額實重對於五州州屬舊減案內未經減及准將舊解江安道原加漕一項 飭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核議寬免抑或另行的籌備儘以符同治二年一體派 諭旨兩邑各黎幸甚

會奏酌減漕錢二縣請米疏

吳元炳  
陳均培

竊准戶部光緒五年九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都察院奏編修廖壽等請抱以本籍漕糧未獲減呈請代繳米免加漕銀兩一摺據稱江蘇嘉定寶山二縣因賦則較輕於辦理減漕案內未減分毫而統計應解漕費此屬名額實重民力竭蹶請飭將應解江安道原加漕一項核議寬免抑或另籌撥補等語江蘇舊減漕糧一案出自 特恩何以嘉定寶山二縣未經議減該二縣漕米合之各項漕銀於賦則輕重較各屬究竟何

如道廣加漕一項能否寬免感如何另籌體恤之法善惡在慎吳元柄的座情形聲明辦理務期穩妥無妨而民力不致拮据方為允當欽此抄錄原奏原呈鈔咨核等因仰見 聖主垂念民瘼一視同仁之至意且等莫名欽感遵即飭行司道查明詳辦去後茲據雲貴州藩司管應鑾核撥糧道王葆燾會詳稱該省同治初年查辦減賦一案經前督撫臣廣鈞奏准太二屬極重浮糧大加核減上中各則及沿海瘠區漕糧分別遞減優減仍不減五升以下之輕則亦不逾部議三分減一之數嗣當續二屬則不分斗則輕重者減漕糧十分之一其渣項地丁銀兩先經奏請並准部議未經核准嘉定寶山二縣田畝因本色科則之最重者每畝減漕米二升七合有零俱係在五升以下輕則當經軍入高豐聲明不減漕糧因併盛地丁折徵未經議及各在案茲該編修廖壽豐等以當時徵賦案內該一縣獨未沾沐 皇仁未免向隅請將盛縣江楓道庫加漕一項核議寬免經都察院奏奉 諭旨該議違原呈所稱江道加漕銀兩一項繫因順治年間倉衛運軍行月口糧改折不敷奏明增編於高漕安東興化泗州嘉定等州縣并核准均派漕水一縣嗣嘉定寶山分縣後除坊糧減免外各額編銀一萬二三千餘兩不等減入條銀徵解早已湮抵不敷沙船水脚及轉運經費款有專柱待用孔殷現在運費萬分支絀方且節省浮濫設法補苴向虞不濟一經減免前銀不特與運務關礙匪細即同增之高漕等各州縣恐難免紛紛藉口詎且與從前不減條銀 諭旨亦大相違背是此項加漕萬不敢輕議寬免者也至漕折一項因該一縣地濱海關米不產米未能全徵本色是以將應徵漕糧每石折銀七錢六錢歸入地丁徵收始於前明萬曆年間沿迄於今歷達 恩旨庫地丁一體扣銀一萬數千兩之多現正嘉定僅徵此項折漕正銀一萬四千二百兩零寶山僅徵此項折漕正銀一萬二千二百兩零雖鄭寶已周楚况當減賦之際該一縣紳民前次漏未陳明刻下定案業經十餘年亦未便率更奏案也第蘇省減賦前案實為千載



一時之 曠典該二縣議以有此滑折致現額本色料則極短未能與各縣均邀 恩減論當不免向隅且查蘇松太等屬各縣錢糧每畝最上科則徵銀每一錢稍零而該二縣因滑折併入每畝最上科則須徵銀一錢四分零本較別縣獨多以折銀與額米合計其間亦有在五升以上之則者原呈所稱名額實重似向不爲無因兼之該二縣自兵燹後十室九空承平雖已有年元氣未能盡覆民爲邦本上全 國計尤須下恤民生是經該司道等反覆等商以加滑一項既難議免而現在所徵本色利則已輕又不在定章應減之列惟有於無可調劑之中謹遵 諭旨另籌體卹之法擬請將該二縣前項滑折銀兩照原折銀數仍舊復還本色該畝除分加入現徵米內合算科則如在五升以上者仿照常額各屬之案的減米額十分之一仍在五升以下者不准核減所減之米將來統在現徵本色米內扣除因原折每石僅利銀七錢六錢爲數已輕不得援蘇松太等屬三分減一爲比例如此辦理是所減仍減在米而不在銀與減賦原案及折滑本意似均相符在各縣既不致藉口而京倉亦尚無大礙並據聲明約計兩縣所減之米俱繁一千數百石其白米米石攸關 天庾玉粒照例仍與滑糧項下按數撥足起運惟瓜米石爲計授費需亦於南米內撥補其餘減開米石各就本款扣減毋庸另行籌補等情酌核定議會詳前 奉前來 臣等復查嘉定寶山二縣田賦既據該司道等查明滑銀與滑米合計亦有在五升以上之則自應准予酌減因思所徵滑折從前若非因地不產米自應以本色起徵是此項滑折本係滑米故滑折名自爲係以本各縣所無而爲該二縣獨有賦役全書附註明晰班班可考況銀米蠲屬同源如金銀論米斯實固不應議減若比較銀米總數財源適向可從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該二縣滑折銀數仍歸本色核入現徵米內併算科則如在五升以上按照常額一屬酌減十分之一仍在五升以下者毋庸核減以順輿情而廣 皇仁

按察蘇州府屬金壇縣田未盡墾復逐年奏請展辦抵徵節准部咨行令開徵本色均經轉行遵照在案

開地一  
開地一

茲據著蘇州布政使許應舉會同著江安糧道德壽江蘇糧道王毓藻詳據金壇縣紳士吳炳照等呈稱該縣地瘠民貧甲於通省卑逆竄陷該城時仇邑民拒守之久屠戮蹂躪較他處尤爲慘酷請清以後戶口凋殘約計存丁不足三萬是以由書荒蕪蕪屢經設法招墾而客民就墾寥寥收復已十餘年墾田尚不及半歷年展辦抵徵每畝僅收錢二百文若開辦丁漕民力實虞不給雖鎮江府屬會蒙於派賦案內奏准蠲減一成而新科米則重者尙有五升二合零以錢漕兩項核計較之抵徵增至一倍有餘查同屬之溧陽縣則每畝四升六合起科丹陽縣則三升四合起科該縣壤地相連科則獨重租不抵糧入不敷出客民則避重就輕勢必他徙土著則計窮力絀亦漸流亡招墾催科兩皆束手查江甯府屬被兵較重民力艱難會蒙奏准減徵漕額三成丹徒縣沙壩田地昔被今瘠於蠲減一成之外亦會奏蒙恩准蠲減今金壇一縣糜爛等於江甯礦瘠倍於沙壩擬請比照陽澄一縣科則酌中核減俾不致輕重相懸庶幾輸將稍易等情經該司道等飭據該府縣覆查明確按照丹徒縣沙壩准減之案請將金壇縣米額於前次蠲減一成外比較丹陽陽澄陽一科則酌中核議酌五升三合一勺零民地墾荒學田三項及四升四合零民地照額各減十分之一分四釐計應減米五千七百六十餘石又閏月米三石等庶規復徵小民困累稍紓荒田逐漸墾復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金壇縣應徵漕米前于派賦案內已奏蒙恩旨蠲減一成此時方議開徵何敢率請再減惟是該縣被兵之慘實與江甯府相同而地土尤著名瘠薄迄今休養十餘年戶口百不及三荒田墾不及半連年展辦抵徵亦屬事不廢已然抵徵係權宜之計終非常經丁漕爲維正之供勢難久緩無如該縣新科米則較重若令按

則開徵後察情形實有未達今據該司道等公同酌議詳請再乞 恩施核與丹徒縣沙田田減剩科則再請  
減收奏准成案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金壇縣減剩應徵漕米五升三合零四升四合零各別照額各  
減十分之一分四釐以蘇民困而旌 皇仁如蒙 俞允 聖鑒卽飭令該縣查照減定科則核造徵冊開辦丁  
漕一面查照科則等差派減米數各冊咨送戶部查核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三十二目錄

戶政九覽 後下

清查江西徵收丁漕疏

確查江西丁漕徵弊並設法整頓疏

晉省瘠壤難復趨墾目前切要事宜疏

勘陳川陝差糶苦累亟宜變通恤農疏

上當事書

奏減五路差糶情形片

口外各廳稽查戶籍無礙蒙古游牧疏

勘增清丈諸暫免田房稅契片

蘇省續辦沙洲清丈現已完竣疏

論辦臺灣地方清丈章程示

續陳丁漕利弊戶口耗傷情形疏

晉省錢糧遵照部章並徵信冊呈為變通舉辦疏

新疆通省田賦戶籍清冊咨部立案疏

劉秉璋

德馨

曾國昌

陶敬銘

熊祖詒

張之洞

張之洞

張之洞

左宗棠

劉銘傳

王邦慶

剛毅

劉坤堂



戶政九 賦役下

清查江西徵收丁漕疏

江西巡撫劉秉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御史歐陽雲奏請將江西省議入錢漕內之節器陋規釐餉革除一摺等因欵此當經轉行司道欵遵查辦去後茲據布政使李文敏署督糧道王嵩齡詳稱伏查江西丁漕未經改革以前徵數不一地丁每兩銀一兩七八錢徵錢三仟數百文漕米每石折支錢七八仟或銀七八兩不等蓋以州縣辦公之費無出捐攤之案過多不得不積責於民刁劣監徒而欺凌小民包漕抗糧挾制官長其弊不可勝言浮收有無無已官民交困沿襲多年前督臣曾國藩自肇局形力圖補救於同治元年先將江西泰州縣捐攤各款奏請豁免聲明設法減徵丁漕另籌餉款永禁捐攤欵奉 諭旨允准一面會同現任督臣沈葆楨前在江西巡撫任內督飭前藩司李桓確核妥議裁減浮收自同治元年為始定以地丁每兩連耗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折收銀一兩九錢大張曉諭一律遵行所徵地丁除完解正耗一兩一錢外另提銀一錢漕米除完解部價一兩三錢外另提銀二錢以為本省各項實在需用之捐款共地丁每兩餘銀三錢漕米每石餘銀四錢分別酌提存留作為司道府縣辦公之需明定限制各有遵循所有捐攤各名目悉予裁停各項陋規概行禁革官無賠累之苦民感薄賦之恩刁劣監無所施其伎倆官民稱便吏治一清此會國藩等裁減浮收酌定丁漕應徵銀數之原委也至同治二年復經前藩司孫長絨因銀錢匱乏稍加增運會同前署糧道吳集禧稟經會同藩沈葆楨批准自同治三年為始每銀一兩作錢一千六百

又地丁每兩徵銀一兩三錢者改收錢二千四百文漕米每石徵銀一兩九錢者改收錢三千文萬安樂平一縣視各屬每米一石多錢一百文一律折收制錢由官易銀解兌並聲明以後如遇銀價漲收銀收錢由官酌定行之數年亦復相安經縣長於同治四年護理江西撫篆任內會同前督臣曾國藩前署督臣李鴻章據實具奏接准戶部議覆該省丁漕兩項自應均令照章徵收本省辦公藉資丁漕若不吝錢悉多收殊非經久之道所請除地丁完解正耗銀一兩一錢漕米完解價銀一兩三錢外其本省在實需用之捐款公費每地丁一兩另提銀一錢六分每漕米一石另提銀二錢七分在於漕定丁漕收數內供支之處應請准如所奏在於解部款外撥歸丁漕收數內供支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此孫長絨接照初定丁漕銀數變通收錢之原委也嗣因錢值大落州縣收錢易銀不敷解支經前藩司文輝於同治七年詳經前撫臣劉坤一會同前督臣曾國藩將丁漕重加釐定查照同治元年原議一律改收銀兩奏准戶部議覆江西漕米自改折色以來每石止解部銀一兩三錢為數較微若不准其酌量加收本省辦公場廠且恐規復漕運舊制諸多窒礙茲請以向徵制錢三千文者改收現銀一兩九錢向收制錢三千二百文者改收現銀二兩一分五釐按之原定價值不甚懸殊且奏明一律收銀與州縣私自改革者不同地丁收錢不過一時權宜改收銀一兩五錢連餉火耗等項在內除完解正耗銀一兩一錢外餘為提補捐款公費並州縣辦公之用均請准如所奏辦理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此劉坤一仍照初定章程丁漕改收現銀之原委也旋於同治九年前侍恩胡家玉奏請飭督撫通飭各屬徵收地丁錢糧每銀一兩奉例加收銀一錢所有另立名目永禁禁革以蘇民困等語欽奉 諭旨著劉坤一詳酌情形妥議具奏欽此又經劉坤一詳敘丁漕改革原案請將地丁錢糧仍照定章辦理奏奉 諭旨准行復於同治十二年於左都御史胡家玉又以江西省額外加徵地丁銀兩奏奉 諭旨裁革經 臣前

在藩司任內會同前糧道王必達悉心查議地丁每兩收銀一兩五錢實屬難以彌減惟藩司衙門因革除辦  
差供應增添一分公費當於無可裁減之年擬將藩司一分公費刪去以後地丁每兩祇徵銀一兩四錢九分  
此外徵收漕稅加價均難寬更詳請前撫臣劉坤一繕請覈陳欽奉 硃批覽奏已悉仍著照所議辦理仍  
隨時認真稽察倘有浮收卽行從嚴參辦該部知道欽此是年九月內左都御史胡家玉仍以江西違例加添  
奏奉 上諭著戶部妥議具奏卽經戶部就江西現在情形悉心酌擬請按照原定每銀一兩運加一耗及  
折收錢二千四百文之外再按現在銀價酌加錢數由官易銀解庫所加之數每兩不得逾二百文以示限制  
如此辦理民間所增之數均增於銀價之大非增於州縣之浮收州縣辦公之費仍取于額定之中無取于民  
間之加派一切私立名目俱不得藉口其漕折一項江西省每石解部銀一兩三錢徵之於民以一兩九錢爲  
率核與河南安徽等省折價支解章程尙屬一律惟該左都御史慮及徵銀不便亦請卽令該撫查照同治四  
年原定數目每石收錢三千文及三千二百文之外酌量加收錢文其所加錢文卽視地丁每兩一百文之數  
核計徵收不准再有浮溢先行奏咨在案俟銀價平減卽照原定錢數折徵又經劉坤一飭據司道遵照部議  
核定地丁每兩連耗羨火工除減藩司一分公費外實收錢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連留支公用收  
收錢三千四百二十文萬安樂平一縣各加收錢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官收錢易銀上兌漕米年外完納者仿  
照江蘇章程每石加錢五百文至銀價低昂無定知日後銀價大漲大落隨時確查專案奏辦於同治十三年  
二月奏奉 硃批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出示曉諭通飭各屬一體遵辦各在案此劉坤一遵照部議核定了漕  
收錢數目之原委也是江西釐定了漕收數係屬由多減少前督臣曾國落深以捐款頗重規規難以致州  
縣浮收日甚官民交困是以奏免攤捐革除陋規定以地丁每兩收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收銀一兩九錢嗣



經改徵錢二千四百文及三千文均係按照原徵銀數折收並酌定捐款公費確數以爲正本清源經久無弊之計迨後因銀價日貴州縣徵收不敷報解前撫臣劉坤一按照會同藩臬初定章程奏准徵銀而降調左都御史胡家玉擬以爲官復遼東議酌定錢數改收錢文誠如戶部原奏民間乃增於銀價之大州縣仍取於額定之中係屬平允確論況江西丁漕合計收數較之蘇浙遼豫等省均原有減無增迄今年久官民相安今御史歐陽雲奏請仍照會同藩臬定錢數徵收殊不知會同藩臬原定本係徵銀若仍改徵銀兩勢必復以爲口實如照孫長絳按同治一三年銀價甚賤時所定丁漕徵錢數目辦理現在銀兩依然昂貴核與同治一三年相等自未便遽議減徵查明使州縣徵錢易銀僅敷一正耗之銷數則前督臣會同藩臬曾經釐定必不可省之捐款公費一無所出州縣廉俸無多費用本繁何堪賠累勢不得不藉丁漕浮收以應支銷以十餘年累次奏定官民兩便之舉一旦驟棄會明示限制而不遵必徒博虛名以爲快濟弊從此復起必至重困閭閻是恤民轉以害民不但更改良法深爲可惜而歷年欽奉 諭旨及部議皆成具文亦於政體有礙該司道等悉心斟酌江西丁漕應仍照同治十二年遵奉部議奏定章程地丁每兩連耗滾火工共收錢一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應需支公用共收錢三千四百二十文萬安樂平二縣加收錢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州縣收錄易銀上兌以免不敷而杜流弊仍俟銀價大漲大落再行隨時稽查專案詳請奏明遵辦不准州縣擅自改革亦不得於定章之外絲毫多取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臣覆加確核均屬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江西各地丁漕折仍照同治十二年奏定錢數徵收以杜流弊實爲官民兩便至請將等項規程同治元年奏明禁革之條迄今或違或仍當隨時詰誥各守成規如有私送私受情事或違丁漕於定章之外浮收絲毫即行從嚴參辦不敢稍事徇隱

稽查江西丁漕積弊設法整頓疏 光緒十一年

江西巡撫 譚 麟

竊臣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江西丁漕積欠甚多等語丁漕係維正之供閭閻該省除災緩不計外懸共短徵銀五百餘萬兩何竟積欠如此之多其弊安在著德馨破除情面認真確查據實具奏不准稍有含混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慎重利科力杜積弊之至意跪聞再三莫名感悚於上年十一月抵任稽核各屬完解丁漕徵數遂不如前地丁截至年底為止有完不及五分者漕糧九月開徵甚至年內尚未破白者當以軍餉緊急需用浩煩卽札司道嚴飭各屬實力催徵限於次年二月以前完解六分以上餘限 奏銷前完足如有不及前數者卽行撤差倘能照額全完者卽量予獎勵以期懲勸兼施挽回積習數月以來完數稍有起色欽奉前因伏查江西丁漕積欠數目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九年止通共丁漕兩項除災緩不計外實在未完民欠銀四百七十餘萬兩現在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緒五年止未完民欠丁漕已奉 恩旨豁免所有光緒六年起至十年止丁漕兩項截至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止除去災緩不計實在未完民欠地丁銀一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三十二兩一錢一分四釐漕折銀八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三兩七錢六釐一共短徵銀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兩八錢三分按其致短之由曠者有前花戶之疲玩或云紳富之包抗但急公奉上小民具有天良踐土食毛紳士尤明大義何至以應完正賦抗不輸將愚尚未洞見撥結之切論也江西省歷年積欠之多亦在於地方元氣之未盡復查通省徵數之疲積欠之鉅南昌府屬以南昌新建進賢豐城等縣爲最饒州府屬以鄱陽餘干德興等縣爲最南康府屬以星子建昌都昌等縣爲最撫州府屬以崇仁樂安等縣爲最九江府屬以德化湖口等縣爲最臨江府屬以新喻峽江新淦等縣爲最吉安府屬以安福永新吉水永豐等縣爲最以上縣分蓋均連年迭次

受傷之區閩閩困苦異常其田之處高阜者每苦乾旱田之在低窪者又病水潦卽如本年四五月間雷雨兼旬河潮並漲各縣田畝又多被淹經且於月摺內先後 奏報繼年年辦災賑歲歲無如地方遼闊賦額煩多地方查勘災傷所辦緩徵遞緩統計縣率算約計不過一二分及三四分爲止故詒災緩外稽其歷年欠數尙復盈千累萬陳陳相因是其積欠之多半由水旱頻仍地方彫敝所致也 一在於州縣簿書之不講求在江西州縣其數多假少及以完作欠者尙無此極惟身任徭利必頻講求簿書深悉欠極的戶然後摘欠比追辦理始有把握江西自辦軍務以後循例事件未能實力舉行如推收實徵等項冊籍皆未認真查造書吏得因緣爲奸上下其手於是賣田者不知插糧置產者並不立戶欺隱逃竄窮閭薄甲無從究詰每有田在此而人在彼者亦有田已賣而糧不除者戶書圖差無從催追暗虧 國課每以不少戶糧之不可徵收何由得手乎訪臨州縣下郡備徵往往不知糧戶所在且不識何者爲已完何者爲未完惟每至一村擬出地方紳士數人請其向有糧之家勸發完納令各莊戶俱立限狀或報完三四分五六分不等求其掃數完納十不獲一該紳士以對同備徵非其分內應辦之事公正者或有煩言狡黠者轉讓包庇地方官果平日留心簿書各郡各屬清查糧戶完欠分明則稽查可裕若毫無從舞弄強戶無處隱避道自不致力何至積欠纍纍他納無從此其弊在戶糧之失於清查也 一在於五區之未盡立查江西從前完納丁漕民間向有義團之法按鄉長隨各自設立首士查地方公巨歸者公舉給充且有編海濱備戶頭各縣名目不同完納期限不一嚴立條規互相稽覈隨時掃察完清鮮有黨誣兵變以後惟靖安高安新昌隴川宜春萬載玉山豐城瑞昌安遠贛都定南等縣均有義團是以丁漕每年或全數報完或及九分以上皆由義團尙存之故此此外各縣義團十廢八九至近年枚數遞形顏色欠日多上至前縣臣所以有飭屬聚辦義團期收成錢藉社丁漕積弊之請

也。一在於漕糧之無三限同治四年 奏明釐定漕糧改折章程分限加價自九月或十月開徵起第一月  
爲初限第二月爲二限過此均爲三限凡過限完糧者二限每石加價銀五錢三限以後每石加價銀一兩促  
使早完民間無不稱富一經收稅莫不及時變價先其所急竟免加價之多而省追呼之擾爾時漕糧九十月  
間完解業已過半再於冬臘月催完下忙地丁民力自舒同治七年部議改爲二三兩限每石各加銀三錢已  
不及前時踴躍同治十三年又改爲仿照江蘇辦法年外完漕每石加價銀五百文從此州縣催徵毫無把握  
盡民間以九月完漕與十二月無異徠德望和率因循始則收發待價繼則變價圖利兼以變價取給別用  
挪移未納漕糧消耗殆盡下忙地丁更屬無籌處暮歲感迫有法無濟一至年外次年之上忙徵期又屆新舊並  
納股戶且形力絀下戶更屬何能徵欠愈多完清無日專待盜免以清積遺漕糧無三限其弊不淺在漕而地  
丁亦因而短絀光緒九年江西省查明丁漕積弊情形請復漕糧三限曾經前撫臣奏陳旋准部覆令仍守年  
外加價舊贖暫免更章致未規復舊制現在京協各餉及籌辦海防善後事宜用款浩煩似此丁漕欠數日多  
悉何籌解惟有認真整頓飭屬培益民氣整飭簿書興立義團規復三限以期徵收日有起色藉以挽回積弊  
據布政使劉瑞芬著實糧道陳志培會詳請奏前來臣查徵收丁漕自以培養民生爲重江西水旱類仍民情  
困苦雖歷年查辦緩徵而徵欠仍復甚多臣現惟督率司道實廉能收令實心實力籌撫字於催科務令轉  
維正之供年清年款踴躍輸完以裕 帑項而挽積疲至江西近時州縣尙無徵多報少及已完捏欠情弊惟  
身任催科整飭簿書是其專責乃於催收官徵等冊漫未講求每年丁漕暗被蠲戶欺隱不少臣已嚴飭各州  
縣將民間買田地務令彙戶催收過割清楚開報的實戶名造冊存查不准再有脫漏隱匿一面按年查造  
徵糧冊按都按圖按甲酌完糧銀米細數及糧戶的名查清據註以杜稱隱寄匿簿書有據完欠分明補欠

比道有條不紊事不煩而民不擾於徵收可期起色至設立義園原係小民急公奉上之意洵爲法良意美倘能勸諭與復足補有司徭科之不及仍飭各屬察看地方情形因地制宜稟覆辦理期收實效至漕糧三限立法之初不過促令趕完之意本無利其加價之私現在江西漕糧完納過遲積欠日甚臣悉心酌核似宜援照江蘇年外加價章程略爲變通改爲年內按限加徵以期先解迅速凡民間完納漕糧自開徵日起初限一月內不加第二月爲一限每石加價錢三百文過此以後均爲三限每石加錢五百文核與現辦加價數目並無出入惟江省年外加價開辦有年今仍請改復年內三限舊制不敢謂徵數必能暢旺第與將來規復本色免冬開之義較爲符合其徵收米數令各州縣於開漕後按旬摺報務須界限分明其加價錢文毋庸再歸州縣辦外統令隨解運庫存儲冊稽查江西民田大半以堤工爲保障每苦培修無資此項錢文擬專爲提充修堤公用似於國賦民生均有裨益如蒙 俞允所有本年冬漕擬飭各屬照此辦理

晉省瘡痍難復隨目前切要事宜疏

曾國呈

竊微臣籍隸晉縣已逾一載上年四月履任卽值邇者奇荒本地錢糧既無涓滴之入而出款反數往歲爲增倉皇補苴朝不謀夕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凡遇中外臣工爲民請命無不立予 恩施甚至臣下忠慮所未及已蒙 矜憐深蒙於幾先 敷天厚澤曠古無倫用是感荷 天和挽回浩劫且憂灼之餘彌深悚惕獨居默念運籌時值 帑藏之罄藉藉民氣之大傷恐仁政有時而廢則善謀不可不豫謹就管見所及目前切要事宜約有三端請爲我 皇上陳之其一爲清查荒地也此次大慶之後丁壯轉徙他鄉老弱填委溝壑災重之區十室僅存二三次亦不及五六條田廢地無邑無之急宜招徠開墾免致額賦虛糜惟直隸陝三省陸封皆絕亡之戶或客死而不歸接壤之民多自善之不願招徠既非易事而開墾亦徒託空言臣擬徵所州

縣先就有主之田酌給籽種假貸牛力其力能自餉者無論矣此外無主地畝即責成地方官督同公正紳耆  
按畝清查另立冊簿一面出示鄰境勸其來耕如實係死亡絕戶及寄居他處者待至今年秋後不歸准令本  
戶近支承種次及遠族或支派遠近相同則以輩分年齒長幼爲序本族無人方准同甲同村或因同村人少  
亦許外村外縣外府客民領種其承佃之法由鄉約社首稟明地方官給予印票交佃戶收執或值本戶難來  
當年新獲之糧除納賦外悉予承種之人應俟明年播種之時方許認回倘耕至五年本戶不回卽由該族或  
村甲承爲永業蓋管地多曉諭人工牛力所費不費若竭力以芸他人之田而本戶坐收現成之利轉使承  
種者工本無著既失持平之義將生畏阻之心者不能不設法招致者一也其二爲編審丁冊溯查明制魚鱗  
冊以田爲經以戶爲緯地丁之糧不分爲一地則永無消長丁則時有減增我 聖祖仁皇帝特施浩蕩之恩  
諭令天下丁冊以康熙五十年人數定爲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世宗憲皇帝又以各邑丁糧攤入地  
糧自雍正四年迄今百五十載率土無田之民永免追呼之累獨山西一隅辦理稍歧乾隆年間經前撫臣覺  
羅石麟鹽臣吉慶鑾御史姚成烈戈壽等先後備奏請併丁於地屢次推廣猶未能改歸一律按之冊籍有全  
未歸併者一千餘州縣有盈虧十分之二三著三千餘州縣應任牧令因賦稅之額有常考成之典極重遂不  
復計及丁口之盛衰但論額徵之多寡循例徵收小民迫於催科始則賣妻鬻子以供口賦者有之繼則逃入  
無何有之鄉官衙以無丁可徵畏舉更議其禁賭者或攤甲村之糧於乙村之丁亦有之其循良者則德代賠  
丁糧厚受公私之累遂致一蹶而不可復振比比皆是然則吾民有無田之課州縣有賄糧之缺官民交困行  
之變年俯受其禍處此凶嚴更何以堪持久不變殊非承宣 聖化之道也 臣擬飭該州縣等另立科丁細冊  
按重按甲分戶稽核查明原額丁口若干現存丁口若干其缺額之丁無丁之糧應乞 天恩准予核實酌減

至於有丁之糧則歸之於地以定永久之賦庶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如蒙 命允卽當派委員會同該督道府詳細確查專案奏明辦理統候 聖訓遵行其三爲均減差徭也溯查滇制民丁二十而傳給衛役唐立租庸調法一年之中一丁出力二十日未設雇役差役歷代互有得失惟念北方差役之重由來茂矣晉省右輔 畿甸西通秦蜀車餉差徭藉於道州縣供億之煩幾於日不暇給車驢既資之民間役夫亦資之里甲其不能不操累者勢也竊維舊出於賦賦重則徭重賦輕則徭輕而各屬辦理名有不同有閩蘇里甲週年撥認者資衆力以應役其法尙爲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輪認者初年攤之一甲一里次年攤 甲一里各年之差徭多寡不等卽甲里之認派苦樂不均至有豪猾刁徒恃有甲倒累甲戶倒累戶之弊將其地重價出售而以空名自認其糧迨三五年乘間潛逃卽本村亦莫知其蹤跡本甲旣代賠無主之糧又代認無主之差貽害無窮控告無路如此而流於窮乏無依者不知凡幾官督土著莫不知民間疾苦由於差役之重倍於賦也而無以蘇化此次若不廓清蠲習以紓殘黎流毒伊於胡底特是大差固不致貽誤積弊亦不可不除爲今之計惟有減差均徭之一法尙堪略爲補弊 擬檄飭州縣除各項大差持有傳單勘合須照常例支應外其本省養餉差委員向無定例者均應遵照訪條款辦理其餘概不准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軍餉者卽將舞弊之人照例治罪並將該管官吏參劾至於虛糧認差之弊擬卽乘此大赦一律廢止通除核派以後仍令屬縣按糧均攤不許分里分甲此弊彼枯亦不准飛洒詭寄等冠字戴匪規事理得平稍合前要因賦定役之義或亦補偏救弊之一端此三條係就現在急宜擇要興辦者舉其大概以備 聖防採擇至於應辦善後事宜千頭萬緒多無經費以招填流亡預備銀款以堪定若設局酌裁務以充者課稅裁減餘餉以贖卷勤軍皆今年所必不可緩之事但非有財不能使百廢具舉亦非得人不能行軍策兼資除隨時奏明外 臣惟有督率司

道府蘇州縣共馮恩誠酌緩急次第辦理以期仰副我 聖朝子惠元元之至意

閣敬銘

愚陳川陝差徭苦累亟宜變通恤庶疏

竊查山西撫臣曾國基於上年五月與 臣會奏管政切要二端奉 旨允行本年二月續奉 上諭給事中郭  
從矩奏大稜之後賦役艱難請飭認真變通辦理等因欽此郭從矩所奏與曾國基上年會奏大略相同內惟  
差徭累民實甚北省悉然山陝尤重前此軍興征調不能不藉民力糧銀一兩派差銀數倍不等然此猶曰兵  
差也驛路處所也近年兵差已少只有流差不惟驛路差費未能大減即驛區仍形煩重現在糧銀一兩率派  
差額入九百一串餘不等明無加賦之名陰有加賦之累錢糧或有蠲緩差錢款歲仍攤 臣爲陝西土人又熟  
聞山西老吏老民確知二十年前實不如此近歲兵差僅有而流差爲害極甚財盡民窮何堪日久曾國基  
與臣多次函商辦法陝西撫臣譚鍾麟數年前亦會派查奏由奢入儉大有積重難返之勢近如四川督臣丁  
寶楨銳意裁減川省夫馬局費遂致怨譁煩與臣謂此非細故急應核減既非兵差之難已又值歲歉之可危  
忍令驛路驛區增益加派山陝地勢高燥田利本薄農民終歲所入納賦應差牛力籽種外實無所餘甚且賠  
累戶鮮稼穡盡行罷賣以應追呼民困如斯復何樂利一遇旱荒死亡無數實皆仰賴 聖恩加意拯濟未至  
大亂然亦幸矣論者謂上年旱災爲二百年所無其實道光丙午丁未山陝同此旱災彼時未聞死亡未多費  
帑小麥市石貴止白金入兩肆市糧販各處堆存何上年死亡徧野費 帑千萬糧價較道光時加貴四五  
倍幾至無糧可買推厚病根一由爲樂流毒一由差徭煩重爲樂之害已甚奉 諭旨勅令剪除差徭之累尤  
不可不設法輕減就 臣愚見謹擬辦法入條

一裁減例差借差也補補人員盈千累百各有眷口奴僕非商非農悉以營求差使爲事如查驛站燒餉小錢



緝捕名目頗多謂之例善其有回籍私事他往各予以咨道海捕催餉各樣印札藉省川資謂之借差一十年以來百事墮落各委員並不出省出府遺家了執持印札四出向州縣索取差資銀向地方折收車馬錢雖以調劑窮員實則苦累農戶官農相駭應機重輕此當由各上司斟酌裁奪勿事濫派其或要事派府廳正印查辦公事派了役外出亦必定以車馬限制予以查驗憑據勿得浮濫

一由臬司給發車馬印票也各名州縣所用馬車牌單多由臬司印發差車差馬即可仿行臬司印就連二差票頒發通省院司道府州縣如有須車馬事件即於印票據明事由人名車馬數目指定行走州縣路途截留票根季末繳回臬司查核州縣所用車馬數目凡有委員餉納人犯公務過境必持有上司委札或州縣印文及臬司印票一者俱全方給車馬票內註明如有折錢等弊無論予者受者一人首告由所控衙門審實立照折數加倍重賞凡職官幕友家丁書役藉口辦公肆意索車者概行禁革如何衙門濫給印票由上司查參外省委員前來辦公先期由外省知會一體給以車馬印票無者概不支差但恐臬署了書又索印票使費則又歸咎立法不善矣若謂此涉煩瑣有何長策由各省自定

一喇嘛來往須有定班也喇嘛差使甘肅四川陝西山西四省官民同一苦累懷柔番人不能停止或可減少且多任意隨時零星行走真假莫辨向有勒索運費向民折取車錢其說詐伎頗多由通事伴送者數唆分肥稍不滿意非曰賈件被竊則曰官物損壞非稱多端官民洋畏生事又包攬商賈貨物箱包扣賊無數詭稱官物多索車馬折錢勒索非惟偷漏稅課大省虧空並可索取銀錢俟以後喇嘛來往必由理藩院四川總督先期行知指定一班共若干人役暫共箱包若干實用車馬若干擬為一處一班一時行走尤必照樣填寫印票開載一切無遺令其自執每至一處必由州縣驗明印票如數支應倘或分起零星先後錯出隨身未執印

異者概不支應通事件送人員查有通同私弊立爲懲處又陝西撫臣譚鍾麟光緒二十一年者行四川山西喇嘛  
過國章程八條似爲妥善議另繕清單應請 勅下理藩院議奏頒行如有未盡應由甘肅四川陝西山西各  
督撫繕請以清各省之累

一奉使辦事大臣宜禁濫索也西口領隊辦事赴藏迎送往來及 欽差查辦事件在本官察自知檢束而家

丁多倚爲奇貨昔人所謂朝出國門便作威福需索供應屢斥府傳事誠有之尤苦折夫折事漫無限制巧取

豪索明爲禁止暗仍刁難可否 飭下兵部限以折夫車錢定數准由州縣報銷餘擬請以後或減少爲換班職

加增履給或酌與川資但能少爲撥累即以由體民生從前 欽差查事或僅據派信臣一人隨員亦少事權

歸一辦事亦有實際大臣出使各知自重擇人而用 朝廷自有法度權衡

一嚴除衙蓋地痞也差務固煩亦多中飽衙蓋地痞交相擷摺用一報三官可知而不問彼此含糊食糞牧令

謂爲理應或團使用或邀擊過客或欺縱丁役聞聞疾苦視若秦越山陝地痞無甚伎倆亦無多黨與官墨嚴

正卽行畏服各處侵食此錢者不過刁詐丁役惡劣鄉愚一經嚴懲必能斂跡應令各處嚴查用帳廣貼本家

淨收濫派定治重罪

一令民間折交流差錢文由衙門自辦也此無可如何之計耳 臣本籍陝西朝邑縣不啻大道十年以前糧銀

一兩攤差費數千百文至同治七年極次將撤事變 臣函告督臣左宗棠前撫臣劉典同治入年力改差章彼

時尙多兵差近六七年歲接糧銀一兩派錢二百提錢若干交縣自行辦差官用已錢請從節省並不假公種

爲是用了役費差酌付津貼行已十年官民尙便嚴考帳目原有餘錢買積義倉去歲旱荒卽用餘項應差一

無派錢此亦苟且支吾例外派費但明定限制圖救一時曾國基與臣函商先將蒲解歸路向派糧車之樂河

夏縣虞三縣照朝邑辦法每編銀一兩派派錢百餘文不等交官管理一應科派修行盡除在臣實懷非法農民盡謂大減陝西催臣請鐘際令同州府知府饒應斌亦試行屬縣然臣終不敢以此爲良策必賴治人至歸路州縣差使無常能否照辦殊無把握因等臣知原奏謂臣辦理本籍差務未有事官細爲詳陳

一關費騎馬是屬備用也差務例有驛馬本不累民奈差費賄出例外州縣實多賠墊驛馬不足上司亦難查究果能如前大條官在行之則州縣之力可寬厥查驛馬使之足額民間車馬乃可以少派若徒空支責成難期有實效

一本省征防各兵給予長車由營自辦也前七條皆言涉差若遇兵差亦應計及查補准營制各有長夫且在山東仿行本省勇營酌改長夫爲長車仍開行及尋常轉運差遣由營自備車馬省費省事將頭勇丁均以爲便州縣兵不給兵差請少撥軍餉有外省軍境兵差不能不支亦爲奏立定章至勇撤勇丁則差將弁如須支差應隨印札印出其勇勇投營一切雜項私事來往頓持各營官本職記進無得支者概不支給以上所陳不惟各省向章不同卽州縣亦各殊異因革損益應從地宜總期無悞差務無累官民河前一省未能周知河陝各處如寧夏數年前以差軍雜費亦同陝之累應請 勅下四川陝西山西河南各督撫分別查辦差改派明正委員破除官署濶察民隱請責問省定章必有無名科派必應悉除嗣查差務出於了口自前明行一條編法已將差務入丁銀差先後仍且加重軍馬額增加增土今民不堪命橫行禁革事或雖行且感際奉陰違明去暗加積弊日深變通宜亟因災救極思無虞以固邦本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

上營等事

肅祖詔

撫督思寡少爲理否極泰來困極亨至承平既久泄沓相安必至奇災殊禍決裂糜爛之際然後人心漸動而天心乃轉法不窮不變弊不極不更前史所載往往然也豫省荒歉億兆塗炭幸得執事移節南來汝不怠之徵除無名之費中州子遺如獲再生此固豫中生靈一大轉機而亦豫中政令一大變機祖詒分保客紳明知被擾纏冠古人所戒是以地方公事從不妄干自抵新安每遇鄉之及老成謂公等意良厚然吾民厄於歲向不及厄於役之爲苦萬萬倍也縱給多金一焉差衙行復警耳及其言之懇切雖水州捕蛇之說石壕老杜之詩無以過之目擊心傷何忍坐視現又值新政振興實事求是之會失此不言後河何待不揣冒昧謹就新安一區見聞所及試備陳之查新邑僻處深山所有著籍地畝大半從荒廢絕壑中據石剛棧開闢而出其田之等有以一畝爲一畝者有以五六畝爲一畝者編戶懸殊生息略同賦收所入不足給居民一歲之食常恃他處贖易耕博微利以資其生地瘠民貧亦云已甚而地當古漢函谷之首爲秦晉豫三省要衝衙役浩繁倍於他處相沿成習又無善章遂使奸胥益役盤據成窟稱租額竄莫可窮詰聽其大略蓋有三端一曰兵差凡遇客省本省之兵移營換防及採購軍械裝運勇餉車一輛東至洛陽錢三千五百西至潭池四千五百馬一匹輾去一千西去二千五百解回游勇用護送一名每名東去四百西去六百著解馬一匹折錢三百者解差一將一千二百此項銀兩在地丁項下均可攤派當同治時軍務繁興差役甚重地丁一兩派錢至十千以外嗣於同治十二年兵差局改符辦爲紳辦按季開具清收張貼示衆似乎民困可以蘇矣而積重難返陋習依然除舞弊使海外每年定規種案發稿錢糧雜務諸門曹各用錢六十六千用印十七千執帖十八千跟班四十八千去年季冬正值奇荒之際尚每季每兩派至七百餘一項如是其他可知此一弊也二曰流差凡星使往來及本省客省官員奉公差遣及並無公事而持有差信者支應車馬與兵差同皆由衙役代雇鄉民出錢五

十一 海關流鑄差價 鑄一在通商會設局定章而後集者而人亡則政息法久則弊生其爲新邑漸危仍復如  
故此又一弊也 三曰雜差驛站馬費 舊有九十二匹由五十二牌公同喂養馬匹時有倒斃而喂養水無裁減  
每交草一束 五斤 折錢一百三百不等 一斗折錢五千六千不等 約計大牌每年出錢一千千小牌九千  
千糧行交料每年共三百石油坊每月共支滿四百斤銀鑄每年共支錢千只肉肆每月出肉百斤以四十斤  
爲官價斤四十文以六十斤爲民價勸令肆中出買以其質價官價外同獲贏餘城北十牌倚山而居民藥  
燒燬每年兩次各納窖口錢四百餘千新令在任加納一次五十二牌每年支正票煤車四百八十輛每票二  
百四十輛雜票一百二十輛每輛折錢二千三千不等 牙行每年出官驛折銀二百四十兩新令位任亦如之  
夏季支涼棚杆數百根冬季支木炭萬餘斤句炭攤與年炭無定數雞廿隻鴨四隻爲一票五日一支每隻折  
錢七百餘文每逢過差出水塘痢子林椅器皿各數十要之衙署內外起居日用無一非取之於民而又實用  
一分出費多至四五分差役下鄉又多逾分 錄求刻下各舖聞風不敢復業而行役之敲骨吸髓仍是慄不畏  
死此亦一弊也 茲三者皆無事之時相安已久尙可勉力支持自去歲大遭災歉苦瘡萬分饑寒方仰體 朝  
廷德意散錢給種郵優加乃正供可減而再更之儲規如故也 國賦可蠲而衙署之苛派依然也 自前百  
餘歲稍有起色然田畝蕪蕪者十之五戶口死亡者十之六慮差之濫日蹙而派差之流日來民亦岌岌乎殆  
哉夫 國家定制南則賦重而役輕北則賦輕而役重支應差使與完納錢糧同爲小民維正之供踐土食毛  
諒無可議 國賦有定額而役無定章有定則額重亦難驟收無定則得吏即易爲弊民非改良差謂差而無定  
則上不能入 國中不能入官而徒飽吏胥私恣耳 律州縣衙役不得過五十名現新邑冠快壯各分頭二兩  
班每班約數百名此數百名者既無生業又無田產而額日巨飽食授衣試一思之果何所從來乎 閩里長

六十餘名地保五十二名每當更替之際里長出投認錢十七八千地保四五千而牌中殷富之戶私將差役求覓點充往往有費至數百千者以上各條如差便不能不應必須明定章程科派不能盡除必須大加澄汰衛役特勢橫行里長投充鉅費尤宜急爲裁革其究應如何釐訂之處執事折衷至著自有權衡局外書生何敢妄參未諱祇以目覩民艱不忍不據實以告伏候采擇一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再新邑函屬驛頭設局五十二匹現缺額與否尙難熟悉要之不敷供給前此尙有宜陽腹地州縣津貼車馬現此項銀兩久已裁革無米之炊履吏難爲其能不取之於民者幾希茲擬由局捐銀二千兩於新安瀾池兩縣購買車馬以備支應如蒙俯准再當擬章呈鑒

寶湖五路差審情形片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再晉省州縣虐民之政不在賦斂而在差審所謂差審者非易民力也乃斂民財也向來積習每縣所派差錢大縣請錢五六萬緡小縣亦萬緡至數千緡不等按糧攤派官吏朋分衛途州縣則設立車櫃追集四鄉牲畜拘留過客車馬或長年抽收或臨時勒借一驢月斂一百一車勒索數千以致外省腳戶不願入晉外縣車驛不願入省遠近行旅目爲畏途疾首痛心非一日矣西南路州縣差審備關徵銷減數定章民紓而官亦不困將貪吏無厭難保不日久復故臣嚴飭西南路州縣恪守關徵銷成規不容稍缺每月收支錢數一面榜示差局一面將原榜照錄詳送備查然而行省所治以及附省數百里內外縱橫四達大驛衛途差累未除怨咨未解大抵中路之陽曲首縣東路之平定州並所屬孟縣壽陽西南路之靈石南路之榆次北路之忻州皆爲最衝冠蓋及午或車櫃驛拉扣勒索或小甲差班無票橫段或城鄉設局任意攤收居者行者均受其患前撫臣亦嘗有意籌辦無如官吏既不捐利又不任勞膜視民艱枝梧不辦臣堅持定見甘爲憲府陽曲責成陽曲

縣知縣錫良平定靈石派知府馬丕瑛檢次派朔州知州魏官澄忻州派代州直隸州知州俞廉三分投前往察度核議各就情形多方調劑現已定章舉行一洗苛政開曲則爲籌款生息官設差局自養軍驛如數不敷臨期自行顧備並飭將驛屬買補應定應差章程不准差員濫支糧之不取民間一錢不擾過客一車平定驛屬辦理亦同孟縣令其津貼上下兩站代爲接遞自四月以來陽曲平定孟縣壽陽等處宋門一拉車扣驛之票驛石則將官署應酬浮費痛加裁省令其買補驛屬自支差務永除車櫃之弊爲靈石木驛民間感省差費制錢二千餘串兼爲鄰境汾西等縣民間感省幫貼差費銀四百餘兩檢次差錢三次核減爲民間感省制錢七千串忻州物舊日四鄉總局南北車局弊章廢正革除冗費爲民間感省制錢一萬串爲行旅感省制錢一千餘串目前衆情歡欣任職絡繹南北商旅四鄉車畜度匱霍而趨并門者聯鑣接軫漸有坦蕩之樂以上五路乃通省差務最繁疲之區今已一律廓清此外支墊下邑如有積累未除者即當以次推行隨時整飭並懇聖恩明降諭旨所有本省及外省經過管境之文武員弁兵勇需用車馬務遵定例不得例外騷擾如有額外需索且當確實參奏則有驛州縣不致受累而民間可以永蘇夫憚其傷者所以不奪民之時而勸其盡力於南畝也薄其斂者所以不竭民之財而督其併力於正供也此且所以爲民計而不僅爲民計者也至官署用物里甲支應詞訟買票魚肉富民事皆省費年之惡習藉名與工修志按政捐賑事皆省費後之貪風並已嚴懲革不許稍溢民累所有裁減晉省五路差餉情形理合附奏

口外各廳編查戶籍無礙蒙古游牧疏

光緒十年

張之洞

竊臣接獲綏遠城將軍豐紳歸化城副都統奎其來咨具奏土默特界內歸化五廳番屠編籍勢必占礙該旗游牧擬請各廳儘量寬勿編民籍一摺抄奏咨會到臣當即飛飭布政使奎斌歸綏道阿克敦春詳切查覆

去後蘇豫緝獲盜匪七盜。竊戶籍原以稽地客民生齒日繁故就外原有民人編戶立籍原在田地清賦立冊既非招內地之民添移邊外亦非傳界外之民是占蒙地清其根柢定其法創將未增了六日有籍可稽尋地逃糧有冊可考可以詰奸宄可以籌復估不使如前之漫無稽查於游牧何礙前謂有戶籍實與該將軍等所引雍正十二年理藩院奏准設立牌甲之意正相符合今該族以民家雜居則相安編籍則有礙豈難居足以然侵佔盜買一經編籍反無以禁之如此持論誠不可以理測窺其不願之隱所謂憤憤者非懼客民占其地官催蒙官失權耳從前歸化等五廳蒙民交涉命盜重案及有闕從罪以上之案例有土默特蒙員會審尋常詞訟向歸廳員自理並無會審明文近來無論地土錢債細故一經在廳涉訟蒙古即赴副都統衙門具呈該衙門不問事之大小向委蒙員會審其與訟也多係典章熟逐佃增租有利則徇徇無利則騷擾恣意營私已非一日今知改設廳制也難施其故智此不願之在蒙員者也各處副都統於地方事例不干預而歸化五廳向有交涉事件儼然悉歸管轄遇有商民事務副都統亦出示曉諭一經改制慮失權趨之懼此又不便之在副都統者也軍興以後五方游民鄰處其間強悍漸形土客混雜殊非所宜其前編籍清賦實足核邊疆慮乃庸常淺識見不及此上下謂執殊難理解該藩司去歲奉檄查邊悉心體察各廳編查戶籍係屬地方要政且與土默特蒙古毫無妨礙該蒙古安居自適初不知改設為何事焉有無故懼懼之理此不過無知蒙員造言生事意在阻撓合將從權以非出自蒙情編籍不致有礙游牧各情形查明稟登等語又據阿克達春稟稱查歸化等廳之在土默特地面與直隸張獨多等廳之在察哈爾地面情形稍有不同者察哈爾蒙古在 本朝已編籍入旗而土默特蒙古自命外藩私分土故邊備更難於措手湖查土默特蒙部明季時實已為察哈爾林丹漢所襲滅其部人或役屬於察罕或逃匿於他處我 朝天聰年間大軍征破察哈爾



准師歸化城林丹漢山歸化城西遁土默特頭目等始得接家投誠我朝與減糶稅令其仍居土默特游牧復其前明順義王封爵未幾設蒙人有與明邊將通謀叛載大兵踏路逐執其王削其爵因分土默特爲兩翼而以投誠頭目世襲二都統分統之嗣後裁併爲一副都統又改爲由京簡放當土默特投誠時地已非其所有而試參領等尙謂帶地投誠一若不知其地爲我朝實還之地觀其所稱我朝定界邊疆各守各土不容越古等語殊有乖於皇上土之義至其所虞民人一編戶籍卽成土著必致占蒙古之牧地礙蒙古之生計則有必不然者查土默特部附近邊內其服食起居竟與內地民人無異漸至墮成性有地而不習耕耘無畜而難爲孳牧惟樹民租種其地彼縱有糧有食有租可用故現在該蒙古以耕牧爲生者十之二三藉租課爲生者十之七八至該旗所謂游牧地戶口地者自康熙年間以來久已陸續租給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於茲矣該民人等久已長其子孫成其村落各歸民戶何止煙火萬家此等寄民卽不論籍亦成土著歷年既久寄民漸多迨同治年間因陝甘回氛不靖口外剿防喫緊各軍有在此駐紮者有由此經過者迄今遺勇尙多在雍正年間寄民尙少之時僅止設立牌甲已足稽查邊氓而近來寄民之久居之益多若僅設立牌甲而不爲編定戶籍則人無定名籍無定戶土客混淆而莫辨賦役散亂而難稽欲施治理該難措手現定編籍章程亦無非就各廳原有之民人查明戶口編之冊籍且所編既名爲戶籍則籍內亦只編戶口本與地土不相關涉况蒙地例准民租不准民買民人雜編定戶籍地土則仍屬蒙古嗣後蒙古所留爲牧廠者蒙古若不租給民人人民焉能借及牧理且民之編戶籍亦與蒙古之比丁冊無異蒙古比丁有年初不開生齒日繁將民人擠回口塞民人編籍以後亦何半人稱地空將蒙古擠往後山况舉外寄民若不編定戶籍則現在者既漫無稽考未來者更漫無限制不但有人滿之慮且草益賊竊發蒙民械鬥豈皆由此而起若一編戶

籍良民之有業者方能編收入籍游民之無籍者亦即可驅逐出境並將後來客民定有入籍年分則起來者亦有限制庶客民不至靡集壤地亦無慮鳩居而且戶籍既編則客土分而良莠易別盜賊息而蒙民皆安乃反謂不編籍則郊居尚可相安一編籍則闕籍無不慌懼此理甚不可解至於著籍之戶或有贖事之人則查明退回管束重則徒流軍遣國有常刑當不慮贖事難逐一登 天府之版圖即成莠民之淵藪也至若邊外懸如晉省之保德河曲偏關等縣亦皆有會著蒙民交涉事件該州縣不但印文內並無管理蒙古字樣即官衙亦未必有加理事衙明文然蒙古不能不服其訊斷者以國家自有成例也況我 朝制度凡理學官員皆能管旗民蒙民各交涉事件並不在乎印文內有無管理旗蒙字樣即如綏遠將軍印文並無管轄駐防旗人字樣歸化城副都統印文亦無管轄土默特蒙古字樣若必管轄事件逐一繕入印章恐數寸篆文殊難一一賦載矣總之屬員建政撫民印文雖經改鑄而撫民同通仍請加有理理事衙業經奏明在案該蒙古若格還 朝廷定制 皇上諭旨交涉事件斷不難於辦理等情先後稟覆請奏前來臣查口外七廳因歷年吏治不修邊政廢弛深恐蔽匿養癰蒙民不能緩轡是以奏請改爲撫民同通事 旨允准復飭藩臬兩司歸撥屬平兩道籌議未盡事宜因阿克達春久任塞外奎斌熟悉邊情特飭該道詳擬條目該藩司親往體察奎斌周歷回省後據稱目前改革整飭案情怡然欣欣望洽且覆加察核兼考結歷任邊外各員始行陳列十二條於上年九月二十九日奏請 勅諭施行茲閱豐紳等摺奏實深駭異查戶籍三等之外里甲不具保結者卽行驅逐逐等並議編造牌冊分別良莠此臣原奏之第五條也清界限查蒙情使蒙無失牧之憂此臣原奏之第六條也臣仰體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擬邊疆之規現在辦法皆民蒙兩益之事編藩一條正是原本雍正年間奏准設立牌甲舊章辦理既非疆內地流民以實邊方亦非使現有客民另占蒙地夫大青山以南歸化

城以東以西延斜數千里西漢元朔以來久爲郡縣卽定襄雲中五原三郡之境况以 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士農工商數十萬戶斷無懸遺口內之理著籍與否於蒙古生計何干若如所奏則是土客淆雜誠可相安法制井然反生疑慮 臣愚慮之良所未解竊惟遼瀋以北吉林以東及 聖朝龍興豐鎬之地今皆編有民籍版冊蕃庶學校葢萃豈上默特一區便應自爲風氣至滑尾請體制復舊一條尤近枝蔓謹考七廳規制祖宗以來屢有變通無非因時制宜日臻美備土默特初設蒙古世襲副都統繼改爲由京 簡放副都統並設常駐將軍七廳初設協理筆帖式繼改爲逆例 又或改爲同知繼又增設歸綏道若必復舊而後可然則將蓋能將軍副都統一切文武各官仍復世襲副都統蒙部乃能安居乎茲據奎斌阿克達春先後查明蒙疆各節甚爲明晰淺顯總之因編戶籍而侵奪牧產實無此理因改撫民而蒙民慌懼實無其事相應據實奏陳仰懇 勅部仍照 臣前奏各條迅速議覆以便遵行

勅辦清丈請暫免田房稅契片

張之洞

再督省徵收向無魚鱗冊過割不清輟轉移易或耕無糧之地或納無地之糧祖孫相承莫窮原本州縣備征但知責之戶頭甲長弱者扑責包賠點者隱匿飛避於是 有戶倒累甲甲倒累里之害加以小民惜稅契之費常有百年恆產但執白約並無紅契災荒以後迭遭亂益多倘不窮源核實而貿貿然務管戶甲驟急催科凋瘵窮黎更無生理此一事爲晉民之大害今欲去之斷非清丈不可昔賢如宋之朱子明之海瑞呂坤甸朝名儒陸世感皆汲汲以清丈爲言夫豈得已徵之目前晉事高崇基行之於介休而效屬丕墻行之於解州而益效以故解州亦係被災極重之區而至今一無畧地且無荒地成效昭然現據曲沃縣紳民呈請清丈已飭該縣認真舉辦此外如陽曲縣則因圍糧爲累復有缺額錢糧數千金太谷亦有累糧數千金由官賄勢紛騙孝義

於民間自願清丈因經費未集尚未開辦。且當督率司牧因地制宜籌款辦理惟丈地必先查糧查糧必先查契方不至有墾田缺賦之虞若清丈之先明示糧戶令將所有契據概行呈驗登簿鈐印覓其此次稅契之費省其從前漏稅之弊並須與民相約取足賦額而止設有圭腹之溢之懸亦不增糧則一縣之契自然歡呼其集一縣之地自然懽懽無遺魚鱗之冊啣啞可辦然後再行清丈執契求田必無短絀訪之習於督省吏事民情所首皆同查齊省州縣田房稅契每處釐糧不過百餘金至數百金仰懇逾格。天恩此後督省州縣何處能辦清丈者由省委員勸助舉辦於清丈開辦之年暫免一年田房稅契計一年所辦不過數縣其於賦入所減不過毫毛而小民踴躍從事田賦可以澈底澄清責糧於地不必求賦於人所損於上者甚細而所益於下者甚宏此亦培養元氣之一助也

蘇省續辦沙洲清丈現已完竣疏 光緒八年

兩江總督左宗棠

竊照江蘇各屬淤生沙洲經前督撫臣曾國瑞丁日昌奏奉部議改爲十年一丈光緒六年屆當續丈之期經前議撫臣譚鈞培會同前署督臣吳元柄附片奏明派委候補道朱之榛會同蘇州藩司參照上屆成案議定章程先將蘇屬之江陰等七縣坊漲沙洲分委幹員會同印官次第逐加勘丈分別升留催繳價銀補收花息及墾于轉則仍將控案逐一訊結所需丈費均由司庫於洲價本款動支不准稍有需索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即經轉行欽遵在案茲據蘇州藩司各屬蘆州田地除無坊漲之處按照上屆成案概免重丈靖江一縣據報亦無續漲應免查辦惟有咸豐七年同治七年兩屆丈出更刻一萬三千餘畝尚未升科則歷年課銀自應酌補但係歸入漕田應行另案辦理外其餘江陰等處沙洲林立坊漲屢常漲則任意單估坊則經石不報加以咸豐七年同治七年承買之案冊結迄未查都應升者仍未入額啓徵應需者每以空糧賠累沙場從而把

持書去因之裝案控案迭出百弊叢生小民受累無窮悉心推究蓋緣按戶分造關冊事繁費重各該廳縣未免畏難且須層層結轉尾零稍有未符即干駁詰數數往回蓋置高閣未周查辦既分先後若待通案彙報更需時日是以議定辦成一縣先行造具簡明清冊咨部隨時升需以期取信於民前將江陰武進寶山丹陽四縣各冊詳咨奉部奏明行查彙經詳細查覆又查上海南匯一縣均有新漲灘地向未查辦隱匿甚多亦經委員往勘飭令一併召買繳價川沙廳橫沙地方孤懸海外前經議定該處萬商船避風守潮之區亦為請船煙洗放哨之地永遠不准承買即由漁戶佃種此仍歸召佃以符原案惟令按畝立繳佃價並按年完納草息俾免覬覦而絕爭端計自光緒六年三月起督令印委各員先從江陰一縣辦起武進寶山丹陽三縣次之丹徒常熟上海南匯川沙五縣廳又次之將新漲各處履畝勸丈確數價銀並查明圍築成田收有花息及上兩屆承買即未升科之地分別酌量補課一體給單城築遇有坍塌勸明請節總年控案亦為訊斷聞時兩畝有餘先後據報完竣細加查核統共應升科灘地三十五萬五千一百四十二畝畝特承地七千二百八十六畝每年共應徵糧銀一萬七百八十八兩零內先已啓徵銀三千六十七兩零場沒地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畝畝共應徵銀一千一百四十八兩零又未定案未圍築地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四畝畝應請暫緩升科共收存司庫田佃佃價銀一十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兩零又補課銀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六兩零內除撥各公所經費及丈費等項銀一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兩零統計實存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六十三兩零較之同治七年收數多至兩倍有奇固由沙民踴躍輸將亦由各印委催迫得力前項銀兩應行人揭造報至丹徒當錄上海南匯四縣簡明清冊彙詳咨川沙廳承佃之案毋庸查造應由司飭取頭畝料則圖形冊結分別照例詳辦並將此事出力各員詳請具奏給獎等情前來等伏查清理沙洲本非易易今屆自備辦以來

司員等督飭印委各員認真經理應升者升不准留補以逃課嚴密者發不致空糧以貽累勸文秉公則經界  
期止積案了結則訟牘亦清並將應升課價及補課銀兩體察各處情形酌中議定分別等差嚴禁員董費差  
人等不許需索分文卽咸豐七年同治七年未定之案亦已通冊詳辦各沙民仰沐 皇仁從此咸沾樂利所  
有在事各員不無微勞足錄擬照前屆成案除出力稍次者由 以等酌獎外謹將尤爲出力各員繕具清單敬  
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獎以示鼓勵

諭辦臺灣地方清丈章程示

福建巡撫 劉銘傳

照得臺灣地方自乾隆五十三年續丈之後至今開闢田園數倍於前久未報丈升科從前海字昇平 朝廷  
視臺灣一島不足重輕期無內事不虞外侮於賦稅一項屢奉 恩詔格外從寬以示綏遠安邊之意現在海  
上多事臺灣係海疆重地久爲外人所窺伺 朝廷特設巡撫以資控制本爵部察該屬斯土應爲地方建大  
之謀故招撫生番以清內患籌禦海防以禦外侮清查田畝以裕餉需不憚勞瘁慘淡經營一時並舉以爲長  
治久安之計爾百姓等當知隔海遷來創業不易亦須爲子孫立百世之業官民一體一心供保嚴疆同享樂  
土查臺灣系稱沃壤近年開闢日多舊糧轉形虧短皆由業戶變遷無定種額尙不據收故絕逃亡莫從究詰  
或由田園冊籍先毀無存戶無確名疆界混淆土業得以隱匿霸佔奸民從中包攬控爭或藉防番抽收糧租  
或稱完糧自收大租強者有田無賦弱者有賦無田更有近溪田地水冲沙壓小民無力報墾田去糧存種種  
弊端有礙 國計民生若不及早清查貽害伊於胡底現經本爵部院奏明清文全臺地畝委派南北二府設  
立總局剋日舉辦爾等田園一經清丈編立字號某字某號之田爲某處某人之業糧戶何名冊籍昭然遇有  
買賣田產立即過戶權收可免侵佔冒爭永杜構訟之虞籍其水冲沙壓之地亦可隨時稟報領種積累之重

自將來清丈之後分省分治權額既添文武學額亦必奏請加廣是於 國計民生兩有神益台行測切曉諭  
爲此示仰各屬紳民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各屬一律辦理清丈無論官莊叛產營田一體丈量從前隱匿之弊  
寬其既往不追以後如有劣紳土豪從中把持違抗或包攬隱匿或造謠阻撓卽行嚴拿究辦本爵部院言  
出法隨決不寬貸所有清丈章程另列榜示

一清丈之時委員會縣於三日前出示曉諭定於某日清丈某保某甲某幾戶諭令該業戶將歷有契據查帶  
到莊守便委員丈量後查對契據如果界址畝數相符照發聯單契據仍歸業主收同如有不符之處卽在  
契據上註明照新丈畝數填發聯單不許委員藉口刁難說案違者准業主指名稟控

一清丈後須發三聯票單一歸清賦總局一存本縣一歸業主收執另立清冊兩部一在局一存縣目前清丈  
只查畝數界址至於該田地應完糧多少俟候清丈事竣再行奏請部議

一清丈田地須分上中下三則以長流水灌溉者爲上查圳塘水者爲中其山田與露天雨者爲下惟園地向  
無分別等次卽在聯單上註明如有業主願託委員紳士以多報少以上則報中下則無論何時查出該田  
產充公委員紳士從重參辦如係業主朦混隱匿一經舉報查獲或稟官查出卽將該田產一半充公

一此次清賦已經奉 旨 在事官紳照異常勞績請獎該官紳等所查何保何甲須在聯單上註明係何官紳  
精丈某戶如丈量出力稽查最多准予優獎如有掛名官紳并不幫同清丈或懶惰偷安不能耐勞隨意敷衍  
卽由地方官撤委不准列獎以示懲儆

一清丈時官紳均由總局發給薪水不准在民間稍有需索如有陽奉陰違一經查出絕局並同事委員未會  
先行稟明總局照天察測或違礙情事俱不准請獎

續陳了清利弊戶口耗傷情形疏 光緒十年

翰林院侍讀 王邦彞

竊維了漕乃 國家維正之供百姓蠶土食毛相安耕鑿急公納賦分所宜然我 朝二百餘年 厚澤深仁 淪浹已久 皇太后 皇上愛育黎元超越前古闔閭感戴莫不有捐糜頂踵之思試觀軍興以來繼以災歉 一三千年之中饑饉叠暇無不藉資民力凡諸紳富商旅均能踴躍輸將同股執効矧於了漕正賦有不歛及時完納者乎雖疲戶之玩延劣刁抗向亦間有不免然此等情形究屬無多而徵收所以短絀之故實不繫乎此臣嘗竊觀博訪察目前之情勢考積欠之來由而知了漕一節蓋有五弊三難五宜三不可州縣弗肯推求疆吏未加體究徒使戶口多無形之消耗 朝廷有辰入之短虧治本弗探而僅科是責詎有富乎謹為我 皇太后 皇上繕晰陳之

一利於錢漕之遠完者官也利於錢漕之多欠者差也一縣之中承催錢漕之差名目甚多有總頭有總總頭有都差有圖差有保差有賭辦之差有墊辦之差有比較上堂代受枷責之假差如此等累皆指望百姓積欠了漕以養身者也圖保差下轄催徵預先飽索賄賂名曰包兒錢包兒到手公項即可交錢其有豪富職窮之戶積欠較多則總頭親臨強取華服乘轎隨從多人勒索包兒動至數十千而公項亦仍可交錢迨期限已滿完納不旺堂上官照例比較則以錢屈債無賴之人上堂領摸或枷以警眾而總頭圖頭等差無恙焉且更挾枷責以爲索詐之具其弊一

一開徵之初書差觀擇中上家產能自完納之花戶代爲裁串完糧然後持票向本戶加倍勒還入己名曰代要其稍貧之戶無肯可唯者則不肯代也地方官明知其爲民害而利其墊解亦不之禁其弊一

一書吏徵收錢糧必先索房費而後開票如此一圖之房費未即交清各甲花戶有持錢完糧者概不收納一



稽既聞其錢或因他事用去不能再行措辦遂致拖欠其弊三

一紳衿恃符抗欠不過自占便宜且願他人及早完納藉以抵塞即限其無故挺身爲一村包抗者尙無其事惟有一種刁狡武斷魚肉鄉里之人交結衙憲包攬丁漕每向愚懦花戶騙經入己不爲完納而差役仍向本戶追索者真使賦皆民之窘徒然非與胥役通同作弊欺壓誣弄其勢必不能行地方官每爲所障蔽未能詳察而嚴究也其弊四

一徵收漕米本色之處及今改折色前收本色之時無論每石加耗至一倍有餘之多更有永遠不遵定章之州以每年祇開倉三日或繼日爲止花戶之強而有力者爭先交米往往擁擠踐踏傷人過此卽行封倉粟收折色每石定價七八千有多至十餘千者而百姓之完納愈難腰酸削愈苦矣此弊之在官大吏從未有覺察者其弊五

一花戶急公向多立有協團又謂之義團每年輪一甲充當總催擇本甲勤幹之人爲之名曰現年按戶糧多寡派錢數十百千不等交給現年作爲辛餉並打點善善之用名曰甲費有現年之團甲差役不得上門祇向現年催取現年恐所領之錢不敷差賄不得不勒加額追而花戶亦各體貼現年儘其受累不得不極力措完比協團所以少積欠也嗣因疑逆隔城分設營官無完糧之事而總催輪充一定之年分遂紊如乙年已輪之二甲今停歇一年論戊年應輪五甲接充而五甲以三四等甲實未驗接理應補充彼此推諉而協團遂多廢闕不行其難一

一承管糧藥之家其地畝多係佃與農人耕種皆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損傷無算更兼生計艱難丁壯及歲往往不能婚娶產生子女寥寥多尚處童以閭閻生齒遂不逮從前之繁庶約計一村之中向有

百人業耕者今祇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鴉片惰於農事者又約有二三十人其間晴雨不時農力不足收成本多歉薄而世風日降人心亦未能返古糧戶收取租穀甚爲不易所以臣等而論自咸豐以後所收或七八分或五六分或三四分三十年之中雖逢稔歲從未聞有完全租者瘠瘠之田竟至白送與人承種而不肯受此種情形推之他省何莫不然其難一

民間光景既形蕭索幸遇豐年穀石又苦不能得價期有出百畝計應收租穀二百五十石按今土風時值雖大稔之歲至多不過收租入分得穀僅二百石如逢穀價極賤之時每石止能羅錢四五百文除穀金外得錢不滿百千完納丁漕需其大半所留餘以事父母蓄妻子者幾何不必有胥役之苛索而急公已覺吃力其難三

乾隆嘉慶以前民俗直樸丁漕戶口均係本身的名近來率多別開字樣一人而有數戶差役得以無從查傳爲詞若有人充當現年卽能逐戶清追亦可備官傳問協測之所以爲良其無現年者謂之漢圖又謂之爛圖協圖之花戶有巧取者往往別立戶名隱寄於漢圖以冀拖欠又協圖輪充現年必派甲費其糧少之甲派費較難有取巧者亦往往別立戶名隱寄於糧多之甲以圖規避比則近日民情之謫也地方官若於協圖一法廢者能爲之與換者能爲之茲巧者能爲之設法以杜其弊則於催科之道惠過半矣其宜一

差役得錢包繳總以不令欠戶見官爲秘密前上元令袁枚有百擇民欠糧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未有其花戶到而糧不納者又前盛陵令楊曉昫著安福家時催徵必令花戶親對比較必令總頭受責其圖保差下鄉離賸以錢而不敢受一時風動四境卽極疲之戶亦無不爭先完納此已著之明驗其宜二

一向例徵收非上忙滿半下忙全完概不准納錢給票小民錄積舖累未滿一票之數而催糧之役至索賸以

去耗其所積之半如此屢積屢耗賂役之費往往多於正供數倍而糧終不能納聞昔有一令准其分兩次完錢完錢先給小票為據依限完滿換給串票民間因大稱使徵收更有起色此亦講求催科者當知所變通也至一人而分數戶亦恐糧數過多一時措錢非易若准其分票完納則此弊可除免至戶口紛煩茫無稽考其宜三

一前有一令於民間呈遞狀詞除命盜倫紀重案外如因口角錢債細故與訟者先令開明本身花戶錢簿若干查核按戶清完方與准理此與考童互結聲明並無抗糧方准與考同一辦法一可以清頑戶之欠一可以遏濫訟之風似為一舉而兩善備其宜四

一收納錢糧必用官板大錢市間日用常行之錢概不准收花戶率以市錢一千向鋪商易大錢九百迨完納後署中以此錢易銀每串可加錢色數十文愚民不無吝嗇致多延欠地方官既任聽境內通行市錢何不可通融收納以本處之錢於本官原無所損似不必拘定大錢致令徵收減色其宜五

一鄉閭之有殷實官民均可恃以為緩急宜保護不宜擾害近來地方官聽信丁役惡惠輒將木甲或木村積欠勒令股官代完了役又復從中索詐富民既苦役則頑戶更多拖欠從此徵收愈不易辦其不可一

一州縣以催科為考成坐署治事之日少下鄉催糧之日多所到之處輒傳喚在庠生員寫立限狀責令每卯催完若干動以詳革為嫌不知寒士輩耕為業家無恆產者十人而九本身既不欠糧又無總催之責何可強以不應為並不能為之事且反令欠戶置身事外趾趾玩延其不可二

一近來各州縣更有委派官親家丁帶領勇役下鄉分催錢糧倚勢作威異常擾擾聚眾架誣明勸暗索甚至逼斃人命捏飾編造本官受其欺蒙鮮能覺察其系丁並擅用名片投謁紳衿尤為不成事體其不可三

以上所陳十大條各省互有異同。臣籍江西較為詳悉。丁漕之利弊不盡於斯而戶口耗傷情形略可想見。擬請 諭飭各督撫臣悉心體察。督學所屬州縣實方輿除去其害而適得其利。使於民而不損於官。總期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夫 聖字心勞。催科政拙。千古傳為美談。方今庫款支絀。丁漕一項原不得視為緩圖。但能寓撫字於催科之中。使賦課當登。竊固不授官吏全挾燭天之弊。小民不虛獻曝之忱。而施善政以培養生機。顯官當以挽回風氣。多行實事。勿託空言。則所以裕 國用而固邦本。探源之治不外是矣。

督省錢糧遵照部章通徵信冊案為變通舉辦疏 光緒十二年

山西巡撫 剛毅

竊臣於本年二月內准戶部咨議覆御史劉恩溥奏清釐民欠整頓正供錢糧各摺奏奉 諭旨行令欽遵辦理。並准頒發章程及徵信冊式到省。當經行司道飭各屬一體遵辦。並轉檄遠城將軍遵照去後。伏查部議定章山西各屬州縣民欠錢糧等項。限十二月底截數。次年三月造送底冊。六月由司刊發各該地方。八月彙總奏咨。具見立法精嚴。果能實力奉行。洵足剔除積弊。又以此冊專為考查欠糧若干。限過追則欠者衆。而冊愈多。反形煩瑣。難舉故特寬予限期。俾錢糧掃數之區。免其查遺。其未完必須續帶者。自己寥寥。無幾。庶期簡易。易行其用意可謂周至。督省民俗。循良應納錢糧。向均年清年款。絕少拖欠。迨大祲後。元氣大耗。農田力微。閭閻虛納。正供異常踴躍而下。忙尤多零星貧苦無力完納之家。追比較難。遂漸不免延緩。計遺者僅滿解絳三府州屬錢糧。間有遵照例限年內掃數之處。餘皆遲至次年正月二月間始行完解。且有遲至三四月者。若必限章於十一月月底截數。則未完之州縣。丁居八九。可免造冊者十之二。且此等欠戶。不過稍延月日。並非始終不究者。比前稍定限章。必一律開作欠戶。未報而欠者。續即全完。愚民無知。但見已完之戶。冊內仍作未完。轉恐羣相譁然。致滋款議。況口外七廳地勢高寒。收成較晚。應納銀米。必俟次年春夏方能徵收。而大朔一府

屬應徵米豆穀七廳尤遲向來九月開徵必至次年年底始能掃數相消已久熟難驟議更張是以歷屆奏銷  
即與通省錢糧分案報部今若勒限概於年底截數恐其中窒礙甚多因思徵信冊之設為核實計非為勒限  
計但令照章查造毋違毋舛其期限遲早仍不妨於子從權擬請將通省民欠錢糧等項改限次年三月截數  
六月造送底冊九月由司刊發十一月彙案奏咨口外七廳錢糧遲於內地未便另定期期亦應據前一律  
照辦其大朔應徵之米豆錢糧再加展緩另案於次年十二月底止截數第三年三月造冊送司六月由司刊  
發八月內奏咨仍由部隨時稽查如有遲逾欺隱等弊即行據實嚴參如此分別變通辦理較之部限雖覺稍  
遲而因地制宜尚不失 朝廷慎重正供實事求是之意至積年帶徵民欠處所較多花名煩瑣礙難併造一  
冊現擬分別年分各登各冊以免牽混又各處老荒新荒地均應內於冊內註明錢糧數目年限用便稽核其  
餘部章各條均極詳明已飭各廳州縣一併遵照據布政使張煦詳請具奏前來除咨部外理合將各省錢糧  
遵照部章冊式舉辦仍備查地方情形量予變通緣由恭摺具陳

新疆通省田賦戶籍冊咨部立案疏 光緒十三年

新疆巡撫劉錦棠

竊照新疆軍興以來地方荒蕪收復之後漸次招墾不特青年民屯兵屯廬租地畝不能悉依舊地即各屬原  
管地畝亦有非復舊制者如昌吉縣舊管該屯所地畝早經撥作迪化屯喀喇巴爾噶提員舊管地方亦歸迪  
化管轄是事雖因舊不實良新現在清理田賦以期丈量地畝投畝科糧若必率合舊章轉多窒礙經前陝甘  
督臣左宗棠暨臣迭次派員清查迪化昌吉阜康綏來奇台土魯番濟木薩呼圖煙各屬均按上中下地畝分  
別開科土地每畝科糧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三升照章概不徵稅。續西哈密庫爾喀喇局舊精河仍照舊章  
科則辦理迭據各屬清查科算除去兵屯荒蕪併計應徵糧石均與原額。等惟土魯番科糧數多於原額

科徵銀數少於原額而銀糧相抵有盈無絀此北路清在田賦情形也南路徵糧前准部案或有地畝科則並有徵收銀斤替補錢一切章程不同且從前分駐大臣經管此時改設郡縣劃分疆界情形大非昔比不能不從新釐定前督臣左宗棠派員辦理此後徵糧各局暫按付一徵收調。查照各局員詳稽畝額等則酌定款辦以輕重間有失平復覈酌派各按地方情形上地每畝科糧五升四升不等科草五斤中地每畝科糧三升科草三斤下地每畝科糧一升五合不等科草一斤耗料不另加徵其折徵訓斤金課地畝向章無論是否樂輸粟金戶民但僅領徵銀金之地則須交納銀金於民殊多未便臣現酌定章程委員嚴辦職務凡舊日額徵銀金地畝一律改徵糧石所有銀金各礦所民間開採納課路官又各城伯克向有養廉地畝自改郡縣伯克多經裁撤廉地歸官招佃承租額糧照則收納其未裁伯克廉地又撥作義學燈廟香火各官地均到額糧歸入此項田賦案內至額徵糧石以小麥六成包穀四成交納亦間有搭徵稻穀之處其距城二百里以外完納本色不願者則准完折色按時估酌定每小麥一石折銀一兩包穀一石折銀六錢算倉儲為官食所關自又以多徵本色為是現定需糧較多之區則率徵本色或僅折三成或准折五成或量准五成以上惟草東需用較少折色較多每百斤折銀五分統於此次一律核定作為永額此南路清查田賦情形也統計通省南北兩路三道屬共查丈各等熟地一千一百四十八萬一千九百九十九畝四分五釐共額徵本色糧二十七萬六千五十一石三斗一升四合一勺額徵本色草一千四百九十萬二千七百一十七石七分額徵糧草折色及地課銀五萬九千一百四十八兩四錢一分一釐四毫四絲七忽內現變熟地每年應徵本色糧一十萬三千二十九石一斗三升八合一勺應徵本色草一千三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一十六斤一十兩一錢八分應徵糧草折色及地課銀五萬七千九百五十二兩一錢六釐一毫一絲七忽其荒地已經招墾者并科之年再列入

熟地核算未經開墾者飭令隨時墾墾照章科糧以昭核實又糧由戶出田賦或均戶口即可併計現飭遵齊戶口清冊通省漢回雜民及入籍安民共計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五十九戶男女大小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三丁口逐加查核內以北路戶爲最稀尙須極力招撫撫輯以期生齒日盛課賦日增等情據藩司魏光燾詳稱具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將彙齊田賦戶口各冊咨報查核立案外謹會同陝甘總督臣譚鍾麟等物具奏再新疆各屬徵收銀糧皆於每年秋收完開徵無上忙應徵之數以後應將考核各案應請免造上忙合併聲明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三十三目錄

戶政十電

營田總局章程

清查荒地議

上左季高中丞論清場開荒書

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民開墾記

籌辦湖團疏

籌辦大東善後事宜疏

甘肅墾荒民戶請遷通入籍應試疏

請核實徵額片

奏委員查墾荒田緣由疏

派員查丈荒地緣由片

查明朝鮮貧民占種邊地擬請一律領照納租疏

各省未墾荒地尚多請寬起徵年限疏

辦理皖省墾務片

籌辦開墾呼蘭所屬通肯地方事宜疏

籌辦新疆屯墾及清查隱賦各情形疏

劉蓉

劉汝璣

劉汝璣

戴震

曾國藩

吳寶

左宗棠

丁日昌

劉長佑

杜瑞聯

銘安

吳大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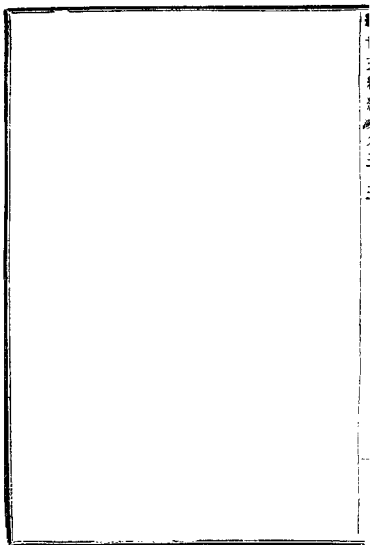
張之洞

裕祿

恭鏜

劉錦棠





戶政十屯題

營田總局章程

劉春

一 遷通條章以順民情案查同治一年前著撫部院張曾將西回二府叛絕各案辦理大概情形具奏奉旨此項地畝與其招佃認墾不如作為屯田可以絕徭民之覬覦兼可節省兵餉寓兵於農如能作為旗兵之產尤屬合宜等因欽此並經酌議屯田養兵係為經久之計但陝省軍務正殷喫緊未暇撥械歸農滿城弁兵日事操練逆氛未遠方輿與撫標各營同壯聲威亦難遽令其出規未相應俟軍務告竣酌酌辦理當將酌擬章程訪行在案查甘省軍務未平陝省界連要隘在在宜防存城滿綠各營均應勤加操練以備不虞屯政斷難興舉各州縣所報情形不一均無實效強者隨意墾種貧者竄望不前縱使少良規勤黎維期安鎮與其急墾贖兵存者莫如於閭閻而餉需莫濟不若實以待民使樂趨予墾畝而餉源自充茲復檢取舊章詳加核議併將始辦法條列分明牧民者果能實力奉行不為券言所惑妄行更張行之必有成效

一 劃清畝落以定地畝凡丈畧田地先將鄰境本境有主無主地界查明田近及遠親身周歷躡偏僻荒蕪之區不得徒令書役勘報按四鄰各里分別地段用官定弓步丈量今之二十五畝即古之百畝一夫授田以二十五畝為率共有一夫之力能種五十畝者查明實年包攬區占准其承領又墾時仍以二十五畝為一段用大木錢編列字號標題某里某字第幾段每五段決一小溝將土作埂十段作一大溝將土作埂壟可寬其餘地毋庸計及分釐其田地左近有閒地可以搭蓋蘆舍者毋庸另給地段若無閒地無可居住者一

夫酌給一二畝丈量分段之外邊有所餘不及一十五畝者作為餘地如有不願領種多畝只領餘地或承種之戶有願將界邊餘地一並領種者均於執照內分別註明領種餘地若干畝併領界邊餘地若干畝均一體按章輪納租糧

一授地宜循次序以杜偏枯丈量之初既分段落授地之時即按標題次序分別先來後到給領如有數人同日投結認票即按人數分出地段製籤不得任其揀擇讓越以昭公允而免紛爭

一招墾宜清來歷無論土著客民報明姓氏年貫取具甘保各結俱准承領係土著取具親族保結係客民取具同鄉鋪商保結如隔邑隔省起有印票查無詭託情弊准其一體給予執照按地段次序授田若勾結多人妄圖自立村寨不與本鄉聯絡恐貽土客不安之弊者不准行

一編保甲以資稽查遠近之民雜處其間良莠不能盡悉保甲之法不惟稽察便易而且情誼相聯今於授地之初既以五家十家分段即就五家十家擇長各帶其散戶而籍於里長凡里長不必定以百戶只按其里分之大小如一里僅三四十戶或六七十戶均設里長一人若百戶之外酌人民多寬設長二三人其近廣集戶口繁多之地分東西南北各設一長凡設長俱係新招之戶即於新戶內選擇若係新舊錯雜仍按煙戶擇立只選公正不分新舊一體編立以聯同溝共井之情里長約東十長十長約東五長每歲交租納糧里長按期催齊報明地方官同日交納一里之中如有勾結匪徒拖欠租糧等事惟里長是問里長有奇案平民把持地方等事准同里開列實跡報官究治另行擇立凡里長半係官人有籍匪從從之責敢於授地之外的給地畝以贖其勞所管百戶酌給六畝不及百戶酌給三畝一體納糧

一給執照以昭信守現由總局頒發連三執照一給認領之戶一存該州縣衙門立案一繳還總局備查照內

填寫姓名編號以次給發不准積壓致有高下其平之弊

一設分局以專責成各片縣選擇公正明白紳耆二三人戶工書吏各一人書手二人設立分局將丈量地段願徵數目整頓執照等事各設印簿逐日登記明晰隨時稽考每月以某幾日收結管即查明於次日發給執照先行出示再使遠近之民守候無期書吏紙筆之費酌定每畝令認種之民出錢二十文此外不許索取分文其設局經費官爲墊辦俟於田地交納本租之內按畝提出二升以濟公用墊款不得於租外別立名目向百姓索取至招種齊全即行撤局官紳辦理妥實著有成效查無別項私弊准其呈請由總局核其勞績多寡詳請獎勵其有劣紳奸民勾通地保書役私相授受刁難苛索甚或把持地方阻撓局事以致田地久荒糧餉無著即照規例懲辦地方官申報不實或借端漁利一經發覺亦由總局詳請查辦

一定限制以息爭端查前定章程漢疆難處之地互相營盤與舖戶交易抵押之地令各州縣勸明另造清冊漢營攤藥者如果文約中證可憑准其暫行耕種俟軍務完竣再行估核贖價即由當主找足交官田歸管攤無力找價即由官核給原價價值田產入官其攤當漢業如漢民存有老契准其贖價贖回無力贖贖暫行發佃承種如無老契即將田產入官不准贖取等語今詳加復核應將良田與漢民至今相安無事者其地田房屋互相典當毋庸查辦外分別實係叛產絕產斟酌辦理凡屬絕產如漢營漢藥而原主或絕或逃漢佃漢業佃存而原主未歸或原主僅存孀孀有契據而不能指認佃戶能指認而無契據又有花名冊籍無稽其人久居鄉井知其鄉產親族無人託言契據遺失妄指田地官爲己業或冒認姻親並無確據或原主希圖省事俟他人開種後始報復業又或本係遠鄉隔邑之人探知該鄉既種之後遠近人煙斷絕相

興成羣結黨冒稱保該鄉失業之民冒指田地互相保結種種弊混不勝枚舉均應立定限制以昭平允如漢堂漢業其原主親丁已絕准其找管業儻有同族在服制內者情願繳出管價取具親族切結亦准其管業當主不得與爭其原主逃而未歸者另行記載准其暫行耕種俟扣滿三年原主不返無同族服制以內親丁取贖准其繳價管業若只系同姓併非宗族以及異姓之姻親均不准其繳價管業其存孀孩有契據而不能指認者照契內所註地段畝數訪查確實准其領回招佃若契據證據俱無鄰佑已絕暫存孀孀雖確能指認地界另行記載准其招佃耕種不准領質俟三年後實無別故准其管業以上各項情由不一而其應交租糧均應按章輸納以杜借故取巧之弊至原主於三年限內歸來契據人證據切查係上下兩忙未經播種以前到者准其接收管業播種以後到者俟收穫後始准接收仍給承種者開業之資如蓋有應令均悉中估價給還不得借口措交承種者官爲按照上中下則另行核給地畝更換執照亦不得以遠近肥瘠挑難其原主或因無資給資情願另給地畝耕種取具兩造甘結將契紙呈官批明蓋印毋庸另給執照若三年內原主歸來確有契據領還原業承種者已費開墾厝舍之資而該州縣境內叛絕各產均經招墾有人此外更無閒地可給應令兩造悉中估價或原主補還費用承種者作爲佃戶交租或承墾者有刀價買原主情願收價另置俱聽其便凡遠鄉隔邑之人無契據人證可憑妄指某地爲水業誣互具保結不足憑信只准照招墾之民一律辦理凡墾開地畝既經一段丈量其間或一段畝主或數段一主無從查考原主頭內歸來其地尙無人種查係確有證據應准其取具切結領還若已有人承種其畝數業經劃分不得因一人牽亂定章應查原主契據畝數與承種者相當仍照議定未播種辦理其畝數少者另行給地多者先將無人承種者給還餘仍另行給地補足不致割裂紛更至有主之地畝於被產稅產之

開丈量之時，申通鄉保吏皆屬隱侵，古無論遠年近月，一經發覺，地畝歸官，追繳歷年應輸租糧，照例一體科罪。以上外指絕廢而言，至於官係叛產例，歸官母府再認，房屋地基以契據為憑，無契據而有保鄰佑可證，俟准收還，如有隱占當實及冒認已業，起蓋舖屋，或將曠地地基平作地畝，均另行罷繳，被廢原主，誠劣人舉發，將所蓋房屋不准拆還，仍治以欺隱之罪。餘皆照前辦理。其栽種果木之沙地，照現在同州府辦法，變通折銀，每畝查照糧銀加倍征收，如糧銀五升，租銀以一錢為率，按畝給予執照，願為已業者，令其按畝輸納十年，俾准其永遠營業。

一定租糧以資軍食，招墾地畝，所以綏輯遺黎，亦借以資軍食。查從前比照嘉慶十三年與安辦理章程，水旱田地分上中下三等起租，郵舍莊基有搭蓋房屋棚廠居住者，照上地起課，正項錢糧另行按照輸納等語。年來各州縣稟報未能畫一，顯係情形不同，其間任聽鄉保吏胥乘機，漫不經心，以至荒地甚多，其未免者多係豪強佔占，流亡者仍無所依，上它勤求安撫之意，未能下通下民，亟謀休養之情，未能上達，或水規摸未備，致多差謬，今無論叛產絕產皆屬官地，其酌征租糧以濟民艱而安國用，自與尋常額征正糧不同。查戶部例水田旱田起科有六年十年之別，由官招墾以田疇佃次年起科，又雍正六年諭旨小民甫經安插公私兼顧為難，著寬限二年起科等語。陝省軍興以來，倉廩無餘，軍食不足，非曠時充務，可比茲分別水田旱田寬立年限的定租糧，係水田每年免其交租，只納正糧，次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三四等年，每畝上則輸租二斗五升，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五升，五六等年，每畝上則輸租三斗五升，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二斗正糧，均照定例輸納。六年以後，合計過年所輸之租，上則每畝補足五石，中則補足四石，下則補足三石，准其作為已業，換給契紙，永遠營業。其或不能補足，每畝仍照五六年定章輸納。

俟交石數正糧無虧仍許換給契紙准其永遠管業係早田初年租糧俱免次年上則輪租一斗中則七升下則五升三四等年每畝上則輪租一斗三升中則一斗下則七升五六等年每畝上則輪租一斗中則一斗五升下則一斗正糧均照定例輪納六年以上後合計所輸之租上則補足三石中則補足二石下則補足一石五斗准其作為已變換給契紙永遠管業不能補足照亦則不能補足辦理北路山多地寒收成較薄其上則照中則輪租中下地均照下則輪租正糧仍照例征收以示區別如種至三年願將四五六等年每畝應交之租補足石數亦准換給契紙永遠管業凡種起未及年限不願種者准其報明頂給他人仍取具里保各結換給執照頂種之戶其應交租糧仍按畝據計准其按年接算不必另起年限村鎮房屋地基有起蓋舖店房屋者按所占地每畝每年輪租二斗均於五八月交納不准遲延仍照六年為限其願作為己業者每畝補足三石換給契紙永遠管業倘有奸豪物無主房基搭蓋棚舍或月磚瓦圍砌或撒種各種糧食與無主承認冒為己業此等詭混最多尤應實力清查隨時究辦

一勸股實以廣招徠地方富紳夏買樂善好施之士有願捐助牛種搭蓋棚舍捐資撥銀出借口糧籽種薄取利息或並不取息等情皆屬勇於為善地方官宜無事利盤剝私情即將其捐助若干開具姓名年歲有無功名種局詳請酌量優獎

一明定限以覓參差凡交納租糧照舊例俱用京斗春糧自五月初起截至五月底止秋糧自八月初起截至八月底止里長率領佃戶裝運赴常平倉交納成長明縣令赴廣備倉交納隨到隨收嚴禁倉書戶吏蠲延浮收弊該管官不得於先期私行收支散戶逾限不交或交納不清儘儘里長不得仍其延延每畝征收租糧照常申報以憑查核業主復業定以三年應自該地方被擾之日起扣算租種之民定以六年交納租

撥歸自給養地之日起計算各州縣辦理情形應自奉到此次新章起至同治五年三月止趕緊設法招  
齊俾得仍前延玩每月初十以內將上月招種某處田地若干開報總局稽查其辦理妥速或草率了事或  
藉故推延嗣經總局開單詳請分別勸懲

一 載定章書以防紊亂查未定新章以前各州縣招種丈量既非規懸頃畝未必劃清認種之民多寡聽其選  
擇其認爲己業者或未深究其由來只圖目前之符收舉凡官侵欺中飽等弊置而不問此時遽難概令  
更張嚴定新章之前已經承種有人者趕緊清丈分田地段先行造具清冊聲明某地某人於何年月日  
認種水旱田地若干畝有無搭蓋舖店房屋占地若干畝申報總局酌示遵行如已奉新章故意稽延覈將  
未經墾種地畝混入已墾承種之內乘便營私一經委查確實由總局據實詳究

清查荒地議

劉汝璣

大邑之後荒田日多逃亡之民未能復業或有全家均亡無人認種則召募開墾誠爲急務荒地之多費如曉  
北中亦一帶除蹠類年數十里人煙絕迹現雖屢令開種而地勢遼闊非旦夕所能奏效浙江全省獨平  
獨中亦一律肅清則此邦所墾之田真可承爲世業矣蓋招種之法有六端曰有主曰無主曰無主曰有  
主未種曰有主變而爲無主曰無主變而爲有主知斯六者可與三戶招稅矣至今上官激勸凡縣令募民開墾  
至數萬畝不次獎擢可謂至矣而猶有難言者民情多詐勉強度日內有意惰之心官雖董率置若罔聞雖爲  
己業任爾荒蕪其有實係絕產有人認墾及其成熟時有無賴之民認爲己業涉訟公庭雖經訊明而認墾之  
人一尋係業即不至破家立能一無所費況控爭之難多係健訟之徒其視官法不知畏故稍有身家而畏事  
者斷不敢爲墾荒之事是雖有墾田之令而仍有行有不行也然則如何而可必須明定章程知此六端按



狡詐之徒官爲軍率則不知畏法而從事者亦不慮其有後患矣近見保定等處新開墾地至有數百頃爲西北開荒之明證元虞傑東京水利之策不行於當時閱數百年至我朝而始收其利故曰愚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今浙江十一郡所在多有乾田而湖州等處尤爲膏腴誠能募民盡墾以裕生食之源將可漸復其元氣而以時收養壯健之夫亦息盜之一法日今盜案浙西尤多勸曰游勇而亦不盡然無業之民率之歸農何所爲勇何所爲盜此亦亂後蕪撤兵勇之大策策也

上左李高中丞論清糧開荒書

劉汝璈

兵與以來百姓之失業多矣 國家之賦稅隸天衢州隸爲完善然而所保者僅一城耳其四鄉之被害者不可勝觀也去歲署理金華蒙蔣方伯詢及飢饉因亂後情形未能周悉未敢以對嗣今署金衢嚴道顧道又以清糧之事囑爲擬議亦未有以對也迨六月間蒙大中丞復以清糧開荒之事下問竊思凋敝之後復蠲昇平正 國家隨精圖治之際地方守令皆兢兢以圖計民生爲念此甚盛事汝璈到浙三年之久本地情形亦已頗有見聞若不獻其芻蕘以備採擇何以對上官何以對下民乎是以就其所知略具數條呈請顧道斟酌可否不意顧道即據以上述且感且愧茲聞大中丞批令再詳悉妥議務於清釐之中寓恤民之念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誠大君子爲國爲民之盛意不特汝璈之所瞻望惟恐弗及凡此地方百姓屬在研燠孰不以手加額哉竊以清糧開荒事雖一端實爲一理固不可離而之也夫凡事必察情形就浙省大槪而言金衢固不同於嘉湖就金衢而言衢又不同於金衢衢州而言西安之與龍江常關亦不可以一概論也故凡辦事者章程條目不過舉其大綱其間因地制宜之道亦視行之者何如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請以西安之情形做爲大中丞陳之西安上簿水浸百姓藉田爲藥非若嘉湖藥石救桑之利也自乾隆四年清丈以來迄今

百數十年其久而必敵之勢有胥役分疆加減輕重傳舛轉讓而莫能辨者有若奸民以智欺愚占田多而收稅少挽合朋比售日少而增稅多者有若急爭之難堪蔽日而久而始覺者有若苟免差徭備齊吏之需索以己之業寄於他人者有若妄封子弟不知稼穡課賦食瓜分田去糧存而茫然不知者有若巨川瀉海無窮無田而莫知紀極者此在未遼兵燹以前固已不可勝原而既遷兵燹以後其弊更有出於此數端之外者則有若素封之家連阡累陌後而者老無存子弟不知生產徵其稅則尚有千百而闕其家則饑寒交迫不能圖存言有若寡婦孤兒任人欺誣而莫能過問者有若絕戶所餘逃民所棄奸徒因利乘便田則歸爲一己之私稅則遺爲里甲之害者有若典押之業無力回贖家有田無稅安坐而享其成貧民有稅無田貽糧而重其累者有若業主未能病疴刁佃買耕人已此間則以爲彼樂彼間則以爲此業者有若外來遊民十百成羣欺騙主人丁徭少而恃強動者諸如此類或究詰而無從或申訴而無路論鞫之未能踴躍報此之由由今察之西邑之田其逐漸開墾者已十之五六卽其荒蕪未墾者尙有十之四五而此十之四五中非盡由於人力之不足蓋由於產業不潔者實居其半也然則以今日而言西安之開荒與他邑之全種招徠者固判然不同矣嗚呼清糧開荒雖有二事實爲一理不可離而一之也夫所謂不可離而一之者何也蓋制賦以地制地以人不開荒則賦懸無著箇也然不清糧而但言開荒則豪強者皆得藉開荒之名以爲侵佔之地勢必爭鋒起訟獄繁頭強者獲兼資心者再食其膏將無所厭是欲恤民而反以投民也若清而開則賦既有著而民亦可以無爭矣議者或謂現在荒田無數未開之先無人過問既開以後耕賦者皆其苦安坐者享其成焉開荒者之不甘也以爲此餽不濟而開之弊也若清而開則自無此弊矣不然則開荒者不過費數日之力而卽慮其不甘彼服先賦之賦賦者以祖宗數代之積累一旦而奪以與人其又誰

甘之耶且夫善天幸土之職特操理而言耳然王道本乎人情，國家律例亦有人戶以籍爲定之條是土著之與客籍固微有分焉是故以理而言則有分土無分民也以情事而言則士食舊德之名氏應服先疇之賦也且此非異視乎外來之民也亦非不欲博徠也該以事必謹始不得不先清而後開以爲他日主客相安之計耳孔子曰無欲速欲達則不達今議者必見開荒之弊而未察不測之弊母乃近於欲速乎夫隨清隨開固亦未容不速也議者或曰此就無主之田而言耳然不測則此以爲無主者彼以爲有主未開荒之先視爲無主者既開之後則忽又有主將釐之不勝其母母乃啓氏之爭乎且所謂無主之田其情形亦不同矣有業主流亡而親族爲之經營者有業主流亡而現在無人經營而確知其人之未絕第一時未能歸者有確知其爲絕戶無人者汝等竊以爲有親族經營者即責成親族開荒納稅確知爲絕戶者則當召領由領種之人開荒納稅惟現在無人經營而又確知其人之未絕此等田業若歸令以主測既無以說將來之爭端若留地以待人則賦又繁而無著再思惟不得已而有暫存諸公之一說夫所謂暫存諸公者非謂以此田竟歸諸公也蓋據現在而言可以由公召佃而田不致聽其荒蕪後日而業主來歸可以向公呈領而不致別啓爭端至數年之後無人來領則另行召人領種無不可矣然此數端亦非先行清釐則固無由而知也故釐而觀之似乎開荒急而清釐緩細而察之則清釐本而開荒末外本內末則爭民地奪是誠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穆故曰開荒清釐實爲一事不可離而一之也是以今日者曰清釐之說莫不廷頌公瑾願觀德政之成而胥吏之儀奸猾之雄務欲阻撓其爭搗說不根翁翁是己是無他故若不持則可以恣其肥己之欲一清則不得肆其侵佔之謀耳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列不患貧而患不安若清釐之舉行則均且安而荒田不墾其不開矣伏查康熙年間收逆之亂西安龍河同被其災西友保三讓手道以取盡無可如何

能游有虞令者銳意爲清糧歸戶之法立科條明疆界核名實抑浮議甚感聖國非之不願卒以告成於是舊  
 法以次就緒而新糧唯唯立辦無他均故也均則法紀明爭訟息事簡而功集民樂而糧完也後西安令陳公  
 騷年立舉行清糧之法而西安百餘年享其樂利至今民傳誦弗衰是其前效矣嗚呼於他府州縣之情形未敢  
 周知若爲西安之賦計則莫如清糧之舉今若舉行清丈之法則西安百四十二莊之錢糧復何患其有缺額  
 乎且夫缺額之患非盡由於荒田也一由於吏胥欺詐分潤奸民假冒侵佔則人心之弊也一由於大溪小澗  
 漂流獨濬則天災之故也若所謂荒田者特兵燹以後未能墾種者耳而其土固依然無恙也夢以爲若舉行  
 清丈之法則不特奸民胥吏之欺蔽假冒無所施其伎倆即天災之漂流淹沒者亦不至終歸于缺額也何也  
 天地之道此盈而彼絀有漂流而淹沒者有開而未升者以開而未升之田與漂流淹沒之地相權其多寡不  
 甚相懸也若不行清丈則此無田而賠糧彼有田而無糧苦樂不均也若一行清丈之法則其漂流淹沒者爲  
 之開除民固感悅其開墾而未升科者爲之丈出畝分給與清單執照無人更與之爭民亦未嘗不樂從也以  
 羨補不足此又清丈一行而無慮缺額之明證也譯者或謂清丈之舉功繁而費鉅曠日而持久慮其事之難  
 行而取效之不速也譯謂又無慮此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以民生切己之事而用民之財力固未  
 有不顧也其不難者特恐辦事之吏胥紳董坐食侵欺而事無實際耳若使公正之人董其事而財無浮費事  
 有成效小民又何所不願乎且譯意此辦事之紳董不必他擇也即取之糧戶耳公正區長不必他擇也亦即  
 取之糧戶耳同此管業之糧戶其秀而文者爲紳董其樸而質者爲公正區長弓手隸色此無異以己之財力  
 辦一己之事而游手無業之人初不得冒充入局也至於莊書人不過令其造冊勾稽查算而已每日給薪水  
 工食而已此外無他浮費也又何所侵漁乎若曠日一節此等大事誠非數月之期所可告成然以此一莊之

糧戶辦此一莊之事以彼一莊之糧戶辦彼一莊之事同時并舉此莊完而彼莊亦必將完是雖一月辦一莊之事而兼有數莊之事也又何慮其曠日持久乎故凡不欲清世奸民猾吏強有力者曰捷之說也今情不清而但使之開則彼奸民猾吏強有力者固皆獲開荒之利且以開荒之名應上之令誠爲得計矣而無知安分守業之人其不甘受人欺者忿爭必所不免其甘受人欺者則日積月積不知其困之伊於胡底甚至無以謀生委頓溝壑而莫之救也豈不痛哉璆故曰開荒清濁實爲一事不可離而二之也大中丞抱務國裕民之盛心爲通省紳民之所瞻仰而十一府七十二州縣之情形不同大中丞示以大綱務在 國無曠賦民無曠土而已至於據悉之章程條目或可行於金甌而不可行於嘉湖或可行於嘉湖而不可行於金甌似宜責成地方守令及本地紳士議而行之若必一一而悉之安若保無此通彼壑之患乎汝璆嘗詳良法美意苟有見聞敢不獻其狂愚之一得惟大中丞擇焉倘以爲事在可行或猶有未盡呼之庭而教之幸甚幸甚

定嚴屬墾荒章程並招棚民開墾記

戴 魁

浙省自兵燹後田畝久荒各甬鎮悉成焦土遠近鄉村亦復人煙寥落連阡累陌一片荆榛辦理善後事宜墾荒其第一要務也余洩任後查該郡各屬田地荒蕪人民稀少較他郡情形蹂躪更甚甚爲憂之今欲招墾必須外來之戶樂於耕種墾戶日多一日則荒田日少一日庶糧賦不至久懸無如外來墾戶由江西者則有膏之荒田可耕由甯紹來者則有枕麓之荒田可耕惟嚴郡居中且有鄞州一路徽嚴交界地方皆係荒產斷不肯舍此逾彼惟查有棚民一項向來以種山爲業地方農民不與爲伍自成豐十年後粵匪蹂躪棚民僻處深山未受大害現較農民尙勝一籌昔日無田可種而不能不種山今日有田可種而能改種山爲種田田之出應究勝於山各棚民非不願種實不敢種須設法招之使種此所以有棚民開墾之議也嚴郡收復以來迄今

數畝田既久荒蕪本較大種山之民聚族於斯其招墾也尚易他種之民遷徙於斯其招墾也更難若非明定章程格外優恤難期踴躍從事非特他郡之民墾足不前而即其亦多疑畏竊恐荒田日久不墾皆成廢地何以使權不虛糜哉今查各屬田畝或墾戶具完錢糧不肯述種或佃戶私自墾種不即呈報其中更有因田畝墾熟假冒認甚則齊差舞弊藉端勒索以至日久爭執種種弊端不一而足且支河又港種田者必資水利開墾各戶本地農民不准取水所有委堰等費又欲外來之墾戶承認不肯按已種田畝均攤是必嚴行禁止以廣招徠蓋弊既除而後利可興也余閱善後局頒發章程聲明各屬有不能強佃之處應由地方官隨時隨地酌量稟辦以期盡美盡善余不敢謂所擬章程咸臻美善而因時利導因地制宜因人成事悉心斟酌謹列府見因條如左

一宜令墾墾隨報也本地荒田外來墾種各戶無論本籍寄籍須先報明認墾不准隱匿遲延近年來田畝荒蕪已久墾本較大三五年內如有原業主來認墾分租息作為墾本不准分租亦不准遽行收回俟承墾之人稍得利息三年後再行退還其有借歸來人佃種者悉聽自便報墾到縣不准勒索墾戶分文並准免完錢糧一年須以原報畝數為憑三年內業主承認既不分租一年之後應完錢糧即暫令墾戶照出佃未新墾之田佃戶照舊完租由業主完糧不在此例其有私墾而不報者查出作私佔論照隱匿不報之弊可除

一宜令墾三年後即行執業也限定年分須照到縣報墾日期為憑扣至三年方准呈辦三年後如無業主來認准墾種各戶作為已墾過戶完糧既得利息復有原業主自願踴躍從事所有溝港取水本地農民不准阻止如有築海蓄水之事亦必按畝均攤毋令墾戶多出錢文庶墾戶樂從而日久爭執之風可息

一宜令原業主早為呈報也荒田有人墾種如實係自外間回來者方准照數收回到籍三月內即須稟報倘

係在籍之戶不卽行報明延至日久後田已墾熟再行呈報願係有意取巧詢明地鄰卽將所種田畝對半歸墾戶執業至於業主之親族不得濶行爭執庶業主不敢久匿田畝可以逐次清盤

一宜嚴禁冒認也近田墾熟後本籍奸民固有藉端假冒甚則衙門書差串出鄉民冒認藉端勒索其實有印契據串可憑者自當退還如無確據必須本莊地保紳董代爲出結方准執業如有非業主前來冒認並憑恣匿造假契認明情節嚴行懲辦衙門書差勾串勒索尤爲地方之害倘有此弊更應從重治罪庶墾戶無所延畏田畝可以漸次耕種

籌辦湖團疏 同治五年

曾國藩

竊臣於上年奏復軍情摺內附陳銅沛境內有與劉拾相國之湖團一案亟宜查辦以杜後患今年正月復將通賊之王刁兩團勸諭驅逐安分之唐趙等團仍留徐州先後具奏在案查湖團者山東曹屬之客民墾種沿齊交界之湖地聚族日衆立而爲團也該處濱微山昭陽兩湖西岸南迄銅山北跨魚臺綿亘二百餘里寬三四十里或一三十里不等其在魚臺之團有一曰魏團在銅沛之間有八曰唐團在王團北趙團曰南王團兩趙團曰干團魏團侯團均以首事者之姓爲名昔之侯團卽今之刁團也魚臺兩團以東民居東境人數寡而墾地少一經官爲處置漸以相安無事惟銅沛之入團人致衆而墾地多主客構訟機成不可解之仇湖查咸豐元年黃河決于豐工下游沛縣等屬正當其衝凡微山昭陽之湖地銅沛魚臺之民田均已匯爲巨浸一片汪洋居民流離轉徙以爲故鄉永成澤國不復顧戀矣厥後咸豐五年黃河決于蘭儀下游郟城等屬正當其衝於是郟城嘉祥鉅野等縣之難民由山東遷徙來徐其時銅沛之巨浸已爲新濶之淤地相率寄居于此墾荒爲田結棚爲屋持械器以自衛立團長以自維前任徐州道王夢齡以其形迹可疑飭縣押逐回籍

繼而來者日多復經沛縣稟請以東民實係被災困苦擬查明所佔沛地押令退還其湖邊無主荒地聽令耕  
租納租稅前河臣庚辰長批准旋該勘丈湖荒分爲上中下三期設立湖田局招墾繳價輸租夫餉又妨於沛屬  
交錯之地通泰長堤名曰大堤以清東民與土民之界限遂得創立各圖據爲永業此東民初至留住湖圖之  
情形也銅沛之土民嘗豐工初決時流亡在外迨後數載還鄉觀此一片汗地變爲山東客民之產固已心懷  
不平而官長議定所佔沛地押令退還者又僅託諸空符并未施諸實事且同此巨浸新濶之區孰爲湖荒孰  
爲民田茫無可辨沛民之有產者既恨其霸佔卽無產者亦咸抱公憤而闖民恃其入衆置之不理反或欺侮  
土著日趨鬪爭遂有不能兩立之勢咸豐九年侯圖爲匪搶劫銅山之鄰家集經徐州道派兵拿辦並將該圖  
民驅逐出境另行變賣招墾轉吏置是爲今之刁圖同治元年又有東民在唐園邊外佔種沛地設立新圖  
屢與沛民破鬪爭控至三年六月遂有攻破劉莊寨連斃數十命之事經情臣吳棠飭派徐州鎮道帶兵剿辦  
平毀新圖此咸豐六七年後客民擅遷迭釀巨案之情形也新圖既毀漸斬至千人之多並將圖地退出謂可  
抒沛民之憤而折其心矣乃沛人貢生張士浦張士舉文生王獻華等與劉莊事士劉際昌先後赴京以新圖  
一案唐守忠主盟指使情同叛逆將各舊圖一概剝銷各情在都察院呈控欽奉 諭旨交吳棠等密查  
密旋經吳棠以唐守忠來圖最早其名特著核隨所控各辭毫無實據且與原呈不符不過欲將新舊各圖一  
概驅逐而奪其成熟之田等語奏復在案而沛人紛紛結訟仍復不休臣博探輿論青年銀沛受害之家被水  
而田產盡失水退而田復被佔其懷恨明記自出於情之不得已近則榜記之人并非失業之戶不過一二刁  
生多設局斂錢結黨煽惑不特圖民苦之而土民亦以接戶派錢爲苦而主訟者多方構陷或以強客壓主  
激成案怨又以乘譴大利動衆心官長或爲持平之論訟者輒曰爲受賄各圖豈無安分之民訟者緊指爲



通賊初至有領地之價後來有輸地之租而部者不問後贖之原委必欲盡逐此數萬人而後快此又新團既剿以後沛民僥訟不顧其安之情形也上年八月臣駐紮徐州鍾沛紳民赴臣轉控告各團呈詞累數十紙臣以案情重大實兆兵端未敢遽為剖斷至九月間捻逆東竄遠近探稟均稱湖團勾賊試練生擒賊供亦稱南王團有人兩約賊來百口一詞雖反覆研究未得主名而平時該團為匪搶劫積案疊疊實可信又刁團平日窩匪與南王團相率此次賊退之後臣飭徐州府縣親赴各團察看情形旋據復稱以給首牛賴各賊日均住刁團之中該團房屋糧草器具完好如故其為縱容賊黨亦無疑義又稱唐團練董唐守忠其子唐錫彤其叔唐振海帶練擊賊力細被執脅之以降厲不絕口同時遇害除王刁兩團外其餘六團或遇圩寨賊或圩破被害遭賊焚擄殺掠之慘狀懸懸在目其為并未通賊亦屬確有可據而沛縣上年京控湖團之王獻華等一聞湖團通賊之語復行連名多人指控各團無非賊黨仰祈嚴懲甚烈之唐守忠仍加叛逆之名稟請一力剿逐臣覆提請說原情既多捏名供情亦多支飾其為刁團生事亦屬無可置辯臣乃剖別是非平情論斷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其有契串各據產案為團所佔急求諸證者是土民之良者也無契串產案但知斂錢構訟激眾怒以興禍端者是土民之莠者也其平日安分耕種如所團之拒賊殉節受害極慘者是客民之良者也其平日凌辱土著如王團之勾賊刁匪之客賊是客民之莠者也遂於臘月下旬通行曉諭飭令王刁兩團勒限正月十五日以前運回山東本籍派劉松山帶兵前往彈壓頃據各州縣稟報該兩團已全數徙去安靜回籍臣酌定著後事宜三條檢訪徐州道督同府縣次第經理一日酌給錢文以卹已遷之團王刁兩團平日之窩匪去秋之通賊眾所共知然首犯王長張罪在不赦外其餘眾犯未能指出姓名應即全數赦宥以安反側之心此外無事之處尤應酌加憐恤同沛朝廷之澤現定于郟城縣設局將兩團原繳地價照數

發還其兩園已種之麥現派徐州織兵在彼屯守待至四月收割估價若干以一半給屯田之兵一半給兩園之民直東民回籍者不至流離失所矣二曰設立官長以安留住之屬兩園既去尚有唐趙等六園留居餘境擬請設立同知一員俾客民有所依歸或令徐州同知移駐該處聽斷詞訟稽查保甲籌辦湖田一切事務俟二三年後安置既定仍將湖園地畝分歸銅浦兩縣奏明核地升科給租納粟以歸盡一各團所築大隄酌量平墾以期水利之通暢亦免畛域之太明團中如有窩匪通盜稟請官爲查明小則拿犯該懲大則派兵剿辦視之同於土著水不再言驅逐之說亦不許土民妄控自爲窩匪字樣盡消爭訟之機同敦睦鄰之誼三日量田畝以平土民之心昔年東民開墾湖荒雖不免侵佔民田然爲數要不甚多今王刁兩團退出之田六百五十餘頃以抵侵佔之數有贏無絀此項田產先儘失業之民凡有印契糧票者准其照數掛還無契票者稟不准撥以示限制而斷葛藤其次則培植學校凡銅浦兩縣書院之膏火小考之卷價鄉試之資與費會試之公車費各准撥田若干以爲造士之資縱使民田被佔契票無存私家偶失有限之田通縣共享無窮之利其餘則撥充官田派兵屯種兵或不足召民佃耕在銅浦可解積年之公債在東民可免窮佔之惡名所有罵賊之五品頂戴州同銜前平陽屯屯官唐守忠其子文生唐錫彤其叔衛于總唐振海三名同時被害尤堪痛憫應請旨交部從優議卹並建立專坊以爲草莽殉忠者勸誡油縣激眾構訟之文生土獻雖應請祀革衣科以示褒勸王長振現尚在逃俟緝獲之日盡法處治以爲通匪者戒未盡事宜除分咨江蘇山東督撫及漕督隨臣妥籌會辦外合將湖園一案擬結緣由恭摺馳陳

籌辦大東溝善後事宜疏 光緒元年

奉天將軍崇 寶

竊奴才崇寶於光緒元年六月初九日奉到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大東溝一帶自流民屯聚

以後抽水斫葦壘苑爾利全爲各匪任意收盤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洞悉地方情形無微不至才等跪懇之下欽佩莫名查大東溝一帶各股賊匪雖經大兵勦除淨盡而流民私鬻多年不無疑懼竊縱經筵更樹得人茲查有直隸候補道陳本植精明強幹勇於任事在籍知府恆泰老成穩練熟諳民情候補知縣張雲祥耐勞勤幹因於一律肅清之後卽派該委員等前往會辦一切事宜現據迭次稟報民情均已大定業經在穀子山各處設局開辦升科納稅等事所有木稅一項適值秋令商賈雲集之時數月以來稅徵頗旺現經抽收木稅小數錢七十萬串有零地畝一項亦經該委員等妥議章程先辦壓租預給執照一俟秋後再行文量如與所報相符卽自明年爲始按畝徵賦令其永遠承種出示曉諭民甚樂從聞有番圖包抱之徒從旁煽惑暗中阻撓隨即訪拿亦遂斂跡現在呈報升科只就壓租而論業有六千餘戶已收小數錢一千餘萬串尙有已墾未報之家十之六七才等初亦不料邊外流民如此之多所以此次用兵只有剿撫兼施難以化繁爲良仰副 朝廷領袖邊氓之至意現經大兵懲創之後該處流民亦思樂業安居共享太平之福業有商民人等請在沙河子地方選擇地基蓋造鋪屋以爲經久之計可見民情漸化尙易撫循惟風風靡門之外朝鮮往來黃道最關緊要原定寬臨壓留十里乃歷年以來流民逐漸佔墾幾無曠土且已耕種多年均成熟地若拘定舊章概行驅逐反恐小民失所意外堪虞現擬寬留十丈立定限制不准稍有侵越以便往來至葦塘一宗現在尙未查清應俟刈割之後再行估價科徵另籌辦法查前數年廣議屢遲究未認真查辦因循遷就迄至於今此次才等繳訪該委員等妥籌辦理既不可撻塞了事徒顧目前亦不可竭澤而漁不留餘地現雖試辦之始未能預定數目而約略計算地畝木稅葦塘三項每年所入當在十萬兩以上實屬不無小補但風日久弊生若不設官駐兵稽覈難保失牧之民嗣後不再肅賊爲奸仍循故轍才等體察情形相

度地勢大東港及六旬一帶似應添設同通或州縣官二三員清理詞訟徵收錢糧再於鳳凰邊門添設監司一員並加兵備字樣以爲控制另選精兵分段安插庶足以垂久遠而靖邊陲查奉省內地旗民分界所有錢糧歸地方官徵收者不過千之二三歸旗員徵收者反居十之七八每縣地面管轄數百里而旗入錢糧無幾所以地方雖甚遼闊勢難再議添官至大東溝一帶不係邊外屯土並非旗員駐劄之區現在所辦升科無論旗民但凡任地開墾者一律編入戶口冊籍將來此項約徵儘可統歸地方衙門管理以地方徵收之數爲地方建置之資既足以清盜源亦可藉弭邊患庶幾一勞永逸不至別滋事端奴才等爲因時制宜起見如蒙俞允祇便 命下奴才等即當督飭該委員等詳細籌將何處應行設官何處應行駐兵妥議章程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請 旨遵行

甘肅黎民戶籍墾試疏 光緒三年

陝甘總督左宗棠

竊臣准甘肅學政臣許應麟咨開據隴昌府知府顏士璋稟稱隴昌所屬州縣地畝荒蕪急應廣爲招徠以資耕墾惟入籍應試年分若不稍爲變通誠恐無人應募因就領地承墾之多寡分別入籍報考之次序開列條款呈請核辦前來查該府所陳各情核與例載康熙十年題准安插墾荒武弁永駐入籍均准應試之例尙屬相符等因咨行到臣當經飭行甘肅藩司核議去後茲據藩司崇保詳稱甘省自經兵燹通省田土率多荒蕪節經飭令各屬認真清查廣爲招墾限年升科以符舊制今議將各屬州縣招墾新戶就所領之地扣算承墾在一石以上者卽以領照之日作爲入籍之年按冊內註明之兄弟子姪准其一體應試領地承墾在四五斗以上者按冊照內註明之本戶及子姪卽於下次科試准其報考領地承墾在二三斗者按冊照內註明之本戶及子姪俟下次歲試准其報考並行文原籍扣考如無原籍可歸及有違碍事故仍只准領地承墾不准應

試後地方規復仍照例非入籍二十年不准報考如此變通辦理庶廣招徠等情核與康熙十年恩准安插蜀  
苑武弁水駐入籍納糧當差其子弟均准考試之例相符並稱甘省如平慶涇固道屬之各廳州縣蘭州道屬  
之狄道河州金縣渭源鞏秦隴通屬之隴西安定會甯秦安清水兩當寶慶道屬之甯靈靈州鎮迪道屬各州  
廳州縣近來招徠墾荒之戶除土著不計外尚有安插兵勇以及外省商賈流寓之民均應一體照辦以昭公  
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核無異相應請 旨飭部議覆謹會同甘肅學政營事府少詹事臣許應聯合詞  
恭摺具奏

請核實徵額片 光緒三年

丁日昌

查臺灣府屬於百十年來抄封逆匪翁雲寬林爽文等各案叛產年額徵收租錢銀五萬四千九百九  
十餘兩內除先後奉部准撥澎湖水沖無徵銀一千一百六十餘兩外計實向應徵錢五萬三千八百三  
十餘兩均撥充澎湖各營戍兵如餉歷經辦理在案臣到臺後詳查前項叛產分隸各屬或近於海或比於山  
其中曠野水田固堪樹藝稼穡亦有旱園埔地只能栽種雜糧肥瘠既屬不同徵收向非易舉矧數十年來未  
經覈查佃戶逃亡故絕不堪枚舉且臺灣多屬沙地遇雨沖瀉熟地即變桑田其附近海濱者偶值暴風則海  
潮湧入必待數年鹹味去盡始可耕耘各佃散處窮隅艱於稟報各縣因無屬冊礙難具詳因而租額虛懸田  
畝日短有額則官不能不傷無田則佃斷不能不納追呼既苦必致於流亡流亡之餘必均之隱保差役則於  
其間誦誦詭詐或在官誣無賴粒之收在民仍有餘索之累其舊案所充叛產世遠年遠有無冤抑無從查考  
若如近年逆首戴萬生案內所充叛產竟有毫無干涉之人亦一律抄封在內情同瓜蔓實可憫憐小民呼籲  
無門惟有散四方而填溝壑臣此次巡查北路有賴與老婦繫訴及此不禁為之泫零至原充佃首近皆倒退

死亡無人承應或由府選派委員或由縣選舉紳翁名爲總理分段催餉核賠數均不過七分上下幸自同治八年裁兵以後各營加餉減少現徵之數尙敷支放惟時閭閻既多貽累 督項又復虛懸若不設法清釐則陳陳相因官民俱困貽累伊於胡底計每年田蕪之場場佃戶之故絕者固多而新墾復墜墜不獲升與夫侵佔欺隱者當亦不少必須認真查辦方有裨於國計民生現除淡水廳所轄年額尙無短缺外其餘分隸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嘉慶八年以前本係各縣轄近分徵若仍由府派撥委員紳董前往清查徵繳不特稽查難周轉恐益難流弊查各廳縣於每案熟租之內均有徵收供穀餉銀總該嗣後即由各廳縣徵收折解庫庫並將扶徵田額逐一登查如係坍塌拋荒實在無著者詳請商除其在近年例行抄封的有憑據可查者准由地方官妥傳的戶親自領回不許藉差肆董從中舞弊若有新墾匿報以及欺隱侵佔查出分別歸補倘能遵符原數面宜照額造銷其餘歸補以外或有盈餘應應據實具報不准稍有欺混所有未經清查以前儘徵餘報造冊奏銷俾免延悞當飭臺灣道夏獻綸給臺灣府張夢元分飭各縣妥速查辦並具詳前情聲明奏請前來臣爲核實起見是否有管理合會同督臣何璟附片陳明

奏委員查辦荒田緣由疏 光緒四年

廣東糧督劉長佑  
雲南巡撫杜瑞聯

滇省山高土瘠阡陌崎嶇往昔生齒浩繁野無曠土每年正供所入尙不敷大省一府之多軍興以來抽糧開練民之死於戰陣死於飢寒者不可勝數僅此幸免之餘生早失力耕之資業同治十二年全省蠲納款奉恩蠲將歷年積欠餘糧概行豁免此後徵收成數飭令分別熟荒奏明辦理 皇仁浩蕩 聖慮周詳邊鄙遺黎莫不同受懷感前准臣岑毓英奏請丈量熟田酌減原額定爲六成入分之數方爾休養生聚十年之規復無難登期瘡痍復滿地之流亡相繼蒼蒼如故新墾轉多各屬官民遂紛紛以前此丈量所定成數未能完

納爲詞迭經批飭屢查情形屬實災方將賑政備措於備科民未加多地何由而致闕此節撫臣潘鼎新所以  
有一時難辦開墾之業也伏思則壞成賦經邦首重夫任應以食爲天因利莫先於恰地況滇省凋殘景象觸  
目難堪蕪田畝所在皆是若復因循姑待不思早事招徠則難特正額僅權永久欠欠缺核減或收亦必至  
於難派包賠坐困官民而無已不惟此也竊理未復無以杜侵隱之端倉廩未儲可以備歉荒之虞甚至戶口  
不足徭役難均游惰不懲奸宄莫辨則其爲患民生尙可盡言乎是善後之良圖不一而足於墾荒之急務者  
甚多也且劉長佑到滇之始訪求民隱即欲開辦於先而軍務未平日不暇給且杜瑞聯由藩司忝任今職凡  
畝入之盈虛民間之實耗時艱內念實不容辭窮慮舉事非輕籌費爲難奏效非難得人爲難且等固不敢因  
難以見阻亦不敢操切以求功查蕪蕪之地迤西爲多東南次之本年春間曾委道員鍾念祖前赴迤西近省  
之楚雄府屬先行試辦相有條理適該道奉 旨補授鹽法道回省履任未能兼顧茲復改派道員劉鳳苞接  
辦迤西一帶加派道員翁壽鏞由迤東證江府屬以次開辦並督同司道酌定章程遵防守令隨同委員先之  
以清查繼之以督察倘如貧苦貸以牛種之資地匪骨腴緩其升科之限禁豪強之占奪與胥役之苛求總期  
因勢利導日異月新以仰副我 皇上加惠邊氓之至意至於天時之豐歉無常人事之利鈍莫必能否一勞  
永逸所不敢定也等亦但憑其心力所能爲求於地方有濟而已

派員查丈荒地緣由片光緒四年

吉林將軍銘安

吉林地方盜賊管轄帶局各處墾地均經流民私墾以才銘安前於議奏四條內擬請查放荒地嗣後奏明俟  
賜城清平次第興辦均已仰蒙 皇太后在案查阿勒楚喀所屬屬延川地方兩面大山橫貫十里自北面山  
口直達南山長二三百里其中土地沃饒墾墾無復從前以險峻難通在官兵役從未查禁墾逐政民人等

聚愈多近年公舉頭目名未士信議立條款眾民受其約束均以墾地補住爲樂無敢爲匪各處逃賊亦無能入其邊境但該民目等雖未擾害地方而聲教不遠竟同化外若不妥籌安撫養癰成患甚屬可虞自故才等派兵搜山該民自恐于查究頗有畏心會赴統帶吉勝營勇隊副將哈廣和軍前呈請丈地升科彼時故才以該處民人獷野性成必須示以兵威方能服其心志諭令嗣同剿匪贖罪自効前據署阿勒楚喀副都統富和咨稱該民自願立職功復請委員查丈地畝按則升科等情前來查烏廷川民自未士信等既無擾害地方情事亦無爲匪案據自應一視同仁乘機化導又阿克敦城一帶亦有私墾地畝前經派員履查據該旗民各戶呈稱領票升科並願補交整價等情現在版氣漸息亦應將私墾地畝查丈升科妥籌善後事宜故才等現派便選知州書瑞總辦馬廷川地畝事務督同各員將荒熟各地逐段勘丈熟地給原墾認領荒地招民承墾均卽編造戶口清冊以憑查核並派副將哈廣和督率吉勝營練勇前赴該處會同書瑞相機撫馭妥爲辦理如有抗違不遵者立即嚴拿懲辦另派分省補用知縣趙致誠等前往阿克敦城一帶亦將旗民私墾地畝查明造冊均令分別整熟限年升科領地之戶自赴公局由委員按名給照不准費領包領以杜把持而免侵蝕先於各該地方張示曉諭傳令各安生業驗便委員設局查丈其應收整價核該委員等察看情形稟酌酌定再行奏明出示遵辦至稽察墾地之期前已奏奉 諭旨准民認領現在委員不敷分遣應俟查辦墾地之便選通判王經元將裝荒按照章程各事辦竣口飭就近帶同各員前往稽察會同展勘立封堆再將所墾之地勘丈給照一切章程亦按此次定章辦理以期盡一再故才鈞安另摺請設廳署各官以資治理如蒙 聖裁允准將來創葺城池建立衙署及一切未盡事宜應設善後局所有各項經費並查地委員薪水車價地局費用需項浩繁尚須另籌鉅款此次放地所收押荒專歸善後局動用核俟善後詳竣由故才等專案奏備以



查明朝鮮貧民占種邊地擬請一律領照納租疏 光緒七年

吳大澂

竊臣等前經奏派三品銜調吉林差委知府李金鋪辦理春招墾事宜茲據李金鋪稟稱前運四十八處開荒精樹內有土門江北岸由下嘎牙河至高麗嶺約二百里此次前往查勘由下嘎牙河起身騎嶺度越數嶺查至高麗嶺北岸止計有開荒八處前臨江水後擁鞍山荒僻深奧向無人跡不到之區即本地農民亦從未深入該處與朝鮮一江之隔該國邊民屢遭流歎或被江水淹沒無地耕種墾渡江開墾現查已熟之地不下二千畝該國窮民數千人賴以餬口有朝鮮破鏡道刺史發給執照分致註冊並該國環城府兵官趙秉稷函稱沿江之民半多仰給於北岸彼民自知越界墾種但求格外施仁等語事關邊界出入不敢不據實上稟應如何清查安插之處稟請核辦前來臣等查吉林省與朝鮮毗連之處向以土門江為界今朝鮮貧民所墾開荒在土門江北岸其為吉林轄地無疑邊界曠土豈容外溢任意侵佔該國破鏡道刺史發給執照殊屬錯誤現經李金鋪查明該處實係鞍山阻隔為中國官民所不到該國寄居之戶墾種有年並有數千人之多薄海窮黎莫非天朝赤子若照例嚴行驅逐出界恐數千無告窮民同時失所殊堪憐憫臣等仰體聖明檢來請願一視同仁之意擬請飭下職部咨明朝鮮國王由該國派員會同吉林委員查勘男婦劃清界址所有該國民人寄居戶口已墾荒地合無仰懇天恩俯念窮民無所依歸准其查照吉林向章每畝繳租錢銀一千一百文每年納完佃地租錢六百六十文由該國安插司給領執照限每年冬季將應交租錢就近交主理春由放荒委員兼收納或由該國派員代收一併繳交以歸簡易或該國窮民不能出現奉令以牛抵租亦可備吉省墾荒之用其破鏡道刺史所給執照應即飭令收回銷毀免致兩歧相礙 諭旨後由

派員會同朝鮮委員秉公核辦詳議章程妥爲安插以清界址而示懷柔

賢省未墾荒地尙多請寬起徵年限疏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惟爲 國家理財之道莫如核經賦是經賦之道莫如無曠土開曠土之道莫如養民力若視同秦越但急  
僱科土著無力客民不至地之不毛賦於何有溯查光緒五年查勘荒地其時上司責令委員及州縣草草  
事屬吏迎合意指往往以荒報熟其實真正新荒不止所報之數故至今紛紛呼籲種種棘手以後備徵事體  
爲難尙多至於當日辦理招墾全不知稼穡艱難一味換切一味惜費有名無實現飭後局查開已報之有  
主無主荒地未墾者共一萬頃有奇據彙年餉半過半流亡不歸比年雖稍稍來歸而丁少工艱蕪深貧薄復  
畏賦役之累墾稅之微相率割莖查光緒六年三月原奏查明新荒地畝共一萬二千七十六頃七十畝等有  
主者三年開徵自光緒五年爲始光緒七年爲滿無主者四年開徵自光緒五年爲始光緒八年爲滿竊思例  
定升科之條當以開墾之日起限原奏統自光緒五年爲始不問其已墾與否但以三年四年爲斷一律升科  
辦理殊未盡善此時若不亟爲聲明將從前奏有案各州縣荒地畝請 特沛恩綸則小民怵於催徵期迫必  
致仍前曠足數年以後寔爲豪民隱占鄰里侵沒馴至即陝晚江浙已事清查之官吏無從清缺額之正賦終  
於缺 博采羣議今日墾荒之道惟有先化無主爲有主一法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督民困苦開墾難明  
降諭旨所有陽曲等五十四州縣荒地除已墾者仍照光緒五年奏案分別有主無主於光緒八年九月上忙  
開徵外其未墾之一萬一百八十三頃六十四畝零自此次奉 旨之日起無論有主無主荒地均以實在開  
墾之日起限三年後起徵且一面督飭善後局司道趕緊開造清冊送部查核並嚴飭各該州縣此等新開荒  
地升科以前概不得派及差徭其實在無力者稟明酌給牛種之資所有給發圖章執照紙印紅等費由局

發給不准需索一文將來該民人執此印照卽作爲管業契據無庸另給稅契州縣勒墾數多者優獎獎勵  
蕪者重懲如此緩其賦役杜其擾累資其物力小民灼見墾荒之有利無害必將踴躍爭趨競圖占墾一二年  
間可盡化無主之地爲有主田土既有著落正賦自不終虧此則稍寬目前之追呼而實所以裕久長之本計  
者也其實係已墾者仍當督飭藩司責成地方官認真稽查依限起徵不容里長隱匿私收匿報

辦理皖省墾務片光緒九年

安徽巡撫裕祿

省皖墾務臣前與督臣奏明會委准補江蘇徐州府知府桂中行前往接辦該員尚應查勸稟明先自宣城  
縣按縣分圖逐戶清理已將該縣東南兩鄉田畝查清造冊臣查此次清查墾務惟土民認田一事最爲糾葛  
詳查原議因令客民認主交租墾實難行始有土客買賣之議蓋自兵燹之後該處土民百不存一而外來墾  
窳客民則十倍於土民而不止田畝經界變改舊形客民擇肥而開務成片段致有一家而兼昔時數姓之田  
數人而分舊日一家之業紛雜錯亂莫可究詰果使現在認田土戶皆是當年真正業主確有契據可憑則客  
民無可執爭在官亦不難判斷無如現查之田土民皆以空言指認毫無証憑冒濫詭託情僞百出若但執凡  
係土民之田卽應歸土著爲業之說萬不足以折服客民在客民不遠數千里扶老携幼而來墾數年耕墾之  
勤始獲隱成沃壤孰肯俯首聽命讓而歸諸無據冒認之田主且以一人而作數家佃完數姓之租情非所甘  
必致懦弱者棄田轉徙強梁者構絆忿爭縱或在官勉強承順亦必仍前抗欠土民以有認田之名而無收租  
之實租既無收糧亦無著終必課賦虛懸逋欠催徵官民交受其累此令客民認主夫租勢有難行之情形也  
衡量時勢揣度人情惟土客買賣一層尚可兩得其平客民買田以承墾與土民舊業水斷其業可完當官  
立籍編冊啓徵課賦亦無由隱匿而土民買出得價別營安寓之田可免客民刁難抗欠之累如此則土客

均有裨益是以前擬章程本無隱竊之田不計外凡有土民指認之田如查係原主五服以內者無論有無契據皆准其承認其族中或有祭田學田恭係宗祠向在子孫禮費有人者取有契據切結亦准酌留以示矜恤此外每熟田一畝定以木律一元四角熟地七角荒田三角荒地二角遵照此條由業戶承買有主者借皆給主無主者以僧歸公其已經田主認明業戶立過租約者不在此次買賣之列亦不准以現章藉口稟經 呈核准批飭照議查辦現在五華兩縣善良之民甚屬相安而土民狡黠之徒藉唆訟以圖漁利兼強之族挾勢力而竄美併仍不負盡款適患多方煽誘或於水道要口或於肥饒田畝指為祭田學田認請酌留客民因之疑慮於承買繳價之事觀茲抗延事多阻格擬經委員等具稟 呈恐前議尚有未周批令再加詳察如有應酌量變通之處不可固執前章務期事歸至當

籌辦開墾呼蘭所屬通肯地方事宜疏 光緒十三年

黑龍江將軍 奏 謹

竊查黑龍江省邊遠之區初無民墾咸豐七年將軍奕山查勘呼蘭所屬蒙古爾山等處荒地一百二十萬畝堪以試墾惟恐外人慕墾濫越不能預探把提當經奏請封禁十年將軍特督欽因俸餉不繼防範疎懈奏請招民試墾稍裕度支奉 旨允准在案此為呼蘭民墾開辦之始同治七年已放毛藍二十餘萬畝將軍德英以新荒曠領未能踴躍擬請暫行停放厥後因政慶督辦邊疆御史英俊光熙內閣學士尙賢等條奏開墾俱經 歷任將軍定安文緒等籌議呼 所屬克哲州肯地方荒地有礙邊疆仍請照舊封禁各在案奴才等伏查黑龍江精蕪全在呼蘭一隅地氣和暖土脈膏腴為關外所盛稱然詳稽所以封禁之故略有五端論地脈則恐礙麓山珠河論牧場則恐妨旗民生計而且墾民營則盜賊潛入挖頭出則販賣架空更恐奸民易集勾結堪虞奴才等反覆推求知其中情節萬無一可慮者溯查原案呼蘭從山自乾隆時試探一次稍見獲苗久經停

探布雅潭羅等河自嘉慶二十二年試探一次亦未得採具見奕山奏中況球積之與珠寶孰輕孰重 聖朝  
取舍自有權衡不待預計通背地段介志莽莽而特哈喇爾提呼蘭北崗林子之間縱橫量數計約有三十餘  
萬餉較之前吉林將軍奏開伊通圍場十餘萬餉畝狹大有不同計將通背應開地畝之內酌留圍場牧地寬  
然有餘即使生齒日繁斷不至稍有窒礙若慮民擾轉傳虛仿照吉林章程革去塊頭名目每民止准放一二  
十畝至大七十畝為止不患不均至於盜賊有無則視守令勤惰巨兵勇怯不在地畝之變與不變此又理勢  
無待深辨者也且吉林興凱湖等處最美沃區徒以土曠人稀不能自守向使人民聚庶材糧相連彼固不能  
無故窺覷此亦不能甘心退讓代備邊以閉屯爲上策者曠此之由卽如雙城堡伯都訥經松筠高俊傑奏開  
邊營時或議其難奉天東廳邊關舉實亦力排衆議而行不一十年鴨綠江鳳凰城等處屢備田熟蔚爲沃  
壤此尤近今之明效大驗矣 才恭維在都竊嘗考論東省根本大計首在興農治任之初曾於燕陳本省積  
困情形摺內聲明地曠而利不能興各節德陳其端近更傳動廣者亟查考深詩正舒赫德羅斯安寺條奏及  
特著欽所籌與 才疎彭詳細參酌開墾之舉實 聖朝江第一大利做爲我 聖主備細陳之本全額餉三十  
七萬呼蘭祖賦已抵至十餘萬否再擴充餉可漸節此利 國帑者一也齊齊哈爾圖爾根黑龍江各城皆特  
呼蘭轉運接濟收穫愈廣儲積愈豐此利民食者二也盜匪之恣皆由守備之疏若於放寬時的定并戶修築  
堡寨嚴行保甲緝捕之法盜賊自難容足此利保衛者三也湖內外失業閒民趨聚東省或之他邦一定土著  
庶免流移富者力田貧者傭工各安其業此利安輯者四也擇租繳價或仿舊章或仿吉林章程酌量增加以  
補公項此利經費者五也開墾既廣後升科後查照奉天章程每畝酌定徵銀額數以濟餉此利徵收者六  
也呼蘭糧食除接濟本省嚴行東府將來收穫豐盈轉輸定案此利購買者七也身稅燒鐵稅捐亦實小補賦

役日多敗捐必有起色此利稅務者入也通肯地段與齊齊哈爾等城相連戶口漸增人煙日盛貧瘠荒蕪之區可變殷實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恆產地有村營內守既固外患不生此利邊備者十也惟是十利之說人所共知而如才等竊念封禁五端內旗民生計一條關係最重尚須詳查博考因先飭派委協領常德等馳赴通肯查勘地方圖收情形頭據常德等繪圖貼說並稟稱通肯荒田南北約長一百四十餘里東西約寬七十里距北圖林子五十餘里呼爾巴彥蘇蘇二百餘里且隔呼蘭一河於旗人原有牧場毫無關礙將來擬成立糧庫留牧場餘地亦多等情前來並據總辦呼騰稅務道員陳寶善就近查訪開墾一切利弊大致相同事關黑龍江省兵民大計才等職任所在不敢拘泥成案坐視膏腴之產久棄荒蕪而前准戶部咨稱奏准黑龍江省籌辦事宜摺內亦有開放荒地體察時勢舉行等語用政據實上陳仰求 聖明採納如蒙 俞允才當儘簡能員妥定規條務期利興弊絕以仰副 聖主宵旰足邁之至意

籌辦新疆屯墾及清查隱賦各情形疏光緒十三年

鄂廷廷卿劉錦棠

竊照新疆地方幅員遼闊戈壁之外不乏膏腴兵燹以來雖為茂草澤經平定招集流亡加意撫綏興修屯墾南路墾民繁庶荒地尚屬無多北路鎮迪各屬已墾熟地不過十之二三田賦缺額既多闕闕亦形影敷衍每各戶率皆貧乏非由公中酌借成本不足以廣招徠且前防據藩司魏光燾體察情形悉心籌畫酌擬章程每戶給地六十畝由公中借給籽種糧三石製辦農具銀六兩修葺房屋銀入兩耕牛兩頭合價銀一千四兩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夥結伴均按照二人為一戶並月給鹽菜銀一兩入錢口糧鈔九千斤自春耕起按入個月計算通計每戶銀糧盡算約需借給成本銀七十三兩一錢定限初年還半年次年全數徵收收查明酌展繳本之後按畝升科將徵額擬自第三年起徵半年次年全徵仍做營田之制十戶派一屯長如營中什

長之制五十戶派一屯正如營中百長之制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員管理凡請領成本督察農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責之委員委員責之屯正屯正責之屯長仍十戶出具連環保結互相糾察層層鈐束以免領本濫逃耗費墾工及滋事不法請鄉其屯正屯長每名仍准領地六十畝借給成本一如戶民之例惟每月另給屯正銀四兩屯長銀二兩仍按入個月計算銀免扣還以示獎勵前於覆陳安插助墾人犯摺內逐一聲明在案茲查迪化縣安插三百六十六戶奇臺縣安插一百戶昌吉縣安插一百四十四戶阜康縣安插五十三戶綏來縣安插三百二十戶清水縣縣丞安插六十六戶呼圖壁巡檢安插七十四戶哈密通判安插四十五戶精河巡檢安插二十二戶總計安插土客一千九十九戶除籽種口糧由倉糧項下借發外共領過成本銀四萬九千八百餘兩另由公中籌給修渠經費銀四千八百餘兩均於善後經費項下開支其舊戶中有隱匿正賦者亦定章飭屬清查各戶自行首報即於具報到官之日按畝升科姑寬既往如不行首報查出嚴懲仍追應年隱賦已據各屬查報隱匿一千三百四十餘石均自十二年起徵此上年定章與辦屯莊並清查隱賦之各項情形也惟新開屯地向資渠水灌溉亂後墾多墾廢開辦之初擇其易於爲力者先加疏濬經費尙屬無多以後續籌安插此次必須增鉅現值安插遺規需費不貲即以收回成本周轉能否招墾民戶如上年之數慮俟察看情形酌量籌辦以期戶口日增荒蕪日闢賦額日加漸臻富庶至南路各屬亦報新墾地一萬九千餘畝分年啓徵均係報明不備經費台供查明除咨部查照外請會同陝甘總督臣譚鍾麟恭摺具陳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四目錄

戶政十一 八續七計

肥武隆阿秀齡入旗生計疏及雙城堡屯田始末

旗戶分居議

請鑿費移屯兼行國用疏

請鑿通移民交產章程疏

請量爲變通滿宗支疏

撥照成案擬請撥給旗員墾地畝片

請將別入旗積弊疏

請飭會同籌議疏

續陳安插移撥旗丁並請加兵額疏

孫鼎臣

李祖陶

沈桂芬

劉長佑

戈靖

鈞安

英煦

文緒

文緒





戶政十一 八旗生計

記武隆阿秀孽八旗生計疏及雙城堡屯田始末

孫鴻臣

我朝入旗以兵政寓民一屬甲月給銀三兩護軍四兩月米皆四斛於京城內外接旗分給房屋於近京五百里內選給地畝衣租食稅恩至渥也雍正中每旗發帑十萬生息以爲婚喪之費乾隆四十四年戶部議開入旗入官老弱地二萬七千餘頃責成直隸州縣徵租解部於年終普實各兵一月錢糧嘉慶十年又節省巡捕營馬乾銀增養育兵額十一年復發帑銀七十萬交商生息再增兵額所以爲旗人謀生養者無微不至然歷年既久生齒繁而衣食維艱列聖時以爲憂宣宗登極初元大學士伯麟奏調兩旗人生計詔入旗都統副都統詳議以聞於是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武隆阿等增大臣秀敏等直省綠營既有滿官亦不妨有滿兵請將各將軍督撫提鎮標綠營兵酌分十之五爲旗缺以駐防入旗編甲養育兵就近送補無駐防者以附近之駐防兵往補三年補足其額差操錢糧郵費與綠營兵同千總把總外委缺出較其優劣一體候補其在各府州縣照商籍寄籍例編爲旗籍戶婚田土命盜賭務賄地方官管理生子隨時呈報督撫年終據咨部旗族雍子的願補綠營守戰馬糧許一體考補并許應府縣文武試及鄉會試應補試者由各咨省送入京其欲預赴各省候挑兵丁及自謀生理者是明給咨赴州縣入籍駐防兵補綠營兵後分滿營兵缺以其一二補本營駐防閒散旗人以其入調取在京閒散旗人往補由京旗都統核數選派所以應補之缺截贖銀糧計數支給爲道里之資官給車船送逐其馬甲養育兵額赴駐防者許許京缺前往應補爰投補而子爲閒散者得

攜其子撥補而其父辭缺隨往者亦餘兄弟叔姪亦如之京族中顯宦外任義成或願赴各省謀生者皆呈明都統給咨補赴所往之州縣人籍如此則京外旗人生計充矣歎入 上命八旗集議事格不行一公出是襄陽營 昌陵之季年議開奉天吉林等處荒地移駐京旗於是富俊侯為吉林將軍首尾經營十餘年雙城堡之屯始於他未遑及而一公繼設矣先是乾隆御史舒赫德范啟戶部侍郎梁詩正請於盛京黑龍江甯古塔沿邊開屯議者多以爲不便至嘉慶十一年 諭曰京旗戶口日增生計拮据乾陞開以八旗人衆分撥拉林地方給田蠶種迄今甚寡其利今若將在京閒散陸續發遣吉林以曠地墾給或自耕或召佃取租足資養贍乃命松筠富俊與盛京將軍和瑛會勘議行會吉林酌量發遣阿奏秋收不豐而止十九年富俊爲吉林將軍乃始奏於雙城堡設中左右三屯爲移駐京旗之計雙城堡者吉林轄境也南北七十里東西百三十里西南爲拉林河北爲松花江地勢平衍上沃泉甘其地俗以陶器一日可掣之地爲一兩大兩十畝得糧四五石多者七八石一石準倉石二石有半四年十月富俊奏挑派吉林奉天旗人三千戶爲屯丁官給耕牛農具籽種分中左右三屯爲百一十屯每屯鑿井二每井給銀十八兩每戶給蓋窩棚銀四兩撥荒地九萬數千畝每丁給地三十畝先開熟一十畝五年後徵糧二十石移駐東旗到日撥給熟地十五個蓋棚五個通一十畝餘十個煮熟各半給屯丁爲恆產不徵其糧道光三年松筠奏改高爾戶屯丁原分二地六十畝內熟地十畝爲恆產每屯屯丁三十戶京旗三十戶中左右三大屯屯丁移駐京旗三千戶每屯移駐二百戶蠶移之戶皆官建自道光二年始移駐二十八戶三年移駐三十一戶四年移駐五十三戶五年移駐七十七戶時熟熟之地已三萬三千一百餘畝

四年十月富俊奏挑派吉林奉天旗人三千戶爲屯丁官給耕牛農具籽種分中左右三屯爲百一十屯每屯鑿井二每井給銀十八兩每戶給蓋窩棚銀四兩撥荒地九萬數千畝每丁給地三十畝先開熟一十畝五年後徵糧二十石移駐東旗到日撥給熟地十五個蓋棚五個通一十畝餘十個煮熟各半給屯丁爲恆產不徵其糧道光三年松筠奏改高爾戶屯丁原分二地六十畝內熟地十畝爲恆產每屯屯丁三十戶京旗三十戶中左右三大屯屯丁移駐京旗三千戶每屯移駐二百戶蠶移之戶皆官建自道光二年始移駐二十八戶三年移駐三十一戶四年移駐五十三戶五年移駐七十七戶時熟熟之地已三萬三千一百餘畝

聖者不能無憐東旌安土重遷往者益少其後協辦大學士英和爵以爲言以爲經始維艱宜推廣以寬成功而任事無其人矣方變城堡之輿屯也當後欲推其法於伯都訥園場以爲募民開墾可得地一萬餘騎較變城堡事半功倍前後奏至六七上廷議以變城堡屯務未竣且經費不足不能更及竟疑其事而松筠於道光三年任吉林將軍亦請開養什牧及大凌河馬廠皆嘉慶十七年故所勘地也良法美意雖未果施行而老成謀國之心傳諸區處之密與營奉之在金城何異若夫成功則豈人之所能爲者哉

#### 旗戶分居議

李祖陶

入旗 國家之爪牙也我 朝龍興東北虎視中原一時附風雲而依日月者有滿洲之入旗蒙古之入旗漢軍之入旗其人爲天之所生人所遷之以爲疏附後先奔走聖澤之用類皆汗馬功高旗常績著以視漢祖之豐沛子弟光武之南陽宗親唐家之大原義從明代之徐鳳英賢有過之無不及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酬庸實功列五等之爵而不分三等之土爾環京五百里之地以居之以爲居重馭輕之勢亦較漢之徙郡國豪傑以實關中明祖之取江南富人以居鳳陽其義爲更有進但五百里之地雖盡膏腴而上則不能加翻入旗之人雖皆食祿而丁則逐代增添漸達 神功聖德累世承平休養之餘漸生奢侈馴至雍正末年入旗生計漸窘于是 聖天子時著於上諸臣建策於下類皆淵謀遠慮爲十世百世之計而不在取濟於一時者所以爲之救也以予所知乾隆二十二年監察御史舒赫德即有密陳崇慮之疏謂旗人之額以爲生惟有房地別無他項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非久遠之謀惟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益伏思 咸京黑龍江甯古塔三處爲我 朝興隆之地土脈沃美開闢處甚多雖入旗滿洲不可散處他方而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適移居住務使家有恆產人有恆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則根本綏固久遠可計矣但須料理

于數年之前然後於入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困者爲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則各欣然贊道矣此一說也至乾隆六年戶部侍郎梁詩正復有軍國大用不敷敬陳變通之法疏謂臣蒙恩簡任計部詳查每年經費所入不敷所出蓋以入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營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設有額外費用卹不免左支右絀矣查入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羣聚京師無農工商賈之業類皆仰食於官我皇上其仁如天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而旗人猶窮苦自若以不使人自爲養而常欲以官養之也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世宗憲皇帝欲於黑龍江甯古塔等處分別旗人住居耕種而未及行我皇上海極以來廷臣屢有以此言進者若慮其難行而不及時早爲之所數百年之後旗戶必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贖無數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開支不足供開散之坐食旗人之生計必日蹙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之常額斷不可加而國用所必需又無可給卽竭度支之力不足以供不將上下交困乎惟有的派了口散列邊屯使自食其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則旗人有生聚之資國帑亦無匱乏之慮矣此又一說也至乾隆十年山西道監察御史柴潮生復進籌理財之長策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開散二曰給數年之俸餘以遺漢軍何也臣聞宋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止十六萬迨英宗治平之間多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明之宗室不士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鑿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千不得嫁何者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入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時蓋一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則親戚照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變通者也臣竊以爲滿洲開散及漢軍入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請遣有幹

略之大臣前往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立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營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並前往居住所種之田卽爲本業分年扣還工本此外再不隱科惟令其農暇操練則數止之後卽成勁旅此安置滿洲開散之法也至漢軍入旗已罕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出者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皆得出旗其見任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無官者給以六年之俸餉其家產許其攜帶任其自便則貧富皆不失所五年之後國帑之節省無窮此安頓漢軍入旗之法也此又一說也三說大同小異而柴說并籌及散遺漢軍尤爲踴躍雙絕夫漢軍皆中土之人其初開風景附著有勳勞蒙養二百餘年爾公爾侯報之厚矣積久蕃衍而生計日蹙則與其坐困無聊何若放之江湖任其浩浩蕩蕩之爲得也子觀魏叔子封建論後附及明制之失謂君子之禪五世而斬雖宗室亦應有頃制開創天子之子爲王嫡子世世襲王庶子則每代遞降至五世之後爲庶人繼體天子之子爲公其降殺亦照此例五世之後並爲庶宗各執四民之業禮樂於國而免其徭其言曲有條理夫以天潢之親猶尙爲之區別不使盡食於官况滿軍可散與漢軍之附屬者乎此誠救貧之長策不僅救國兼以救人也

誠如是也黃河改而北流順其故性不致年年告決雖可省宣防之費數百萬兩准鹽直賣與商人私鹽盡化爲官鹽軍可增課數百萬兩糧隨地屯糧官與民之困皆蘇而國家亦無治河建關造營軍餉費虞所省者必不止於數百萬旗戶分居自食其力大倉之米仍復充盈所省者亦不下數百萬台所省與所增約近二千萬去歲聞邸抄見卓中堂會計戶部進出之數經費歲入者四千四百萬出者三千八百萬使所入年年不多所出年年不增自足支應但水旱天災荒歉不免入數豈能年年不減大兵大役承平時亦不免出數豈能年年不增是必有大道焉以生之省之使府庫長充倉廩長足則倉卒遇減遇增之時亦

綽綽乎可以支應而不致行瑣屑之政沿苟且之例爲他日史家之所譏矣

請鑿費移屯兼紆國用疏

沈桂芬

竊維我 朝定鼎燕都居重取輕入關禁旅悉入遼衛每歲糜金錢數百萬兩以贍其身家計至深也無如二百餘年來戶口日繁縱使軍旅不與歲入如故隱銷坐耗上與下均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應朝謀國諸臣已逆知經費之難繼與旅人生計之日艱屢次條奏寶已准行者如清查入官地畝分撥拉林地方移住雙城堡屯田外官准帶親族隨任所以調劑之者至矣而屯墾之法旋以安土重遷事難不行近復准出外謀生而去者寥寥固由人情憚於跋涉亦以各旅兵丁之難去者欲貿易則無本欲耕種則無具欲遷徙則無資也 臣官京師時親見旅民生齒繁庶不盡不商除仰食錢糧外別無生計之策自國法變更南漕不絕一丁所領之糧不敷供一丁之食其嗷者惻然爲非每陷刑網弱者坐以待斃轉於溝壑我 皇上視民如傷四海之內一夫失所猶深軫恤矧以入旅世僕勳舊子孫近在輩輩忍令饑寒顛覆不爲之計乎從來以一人養天下設若其不足使天下自爲養常覺其有餘 臣竊以爲今日安插旅人其上兩在移屯邊方中策則馳往各省而已夫移屯於豐盈半享之日人情孰不好逸而惡勞移屯於凍餒交迫之秋人情又莫不辭讓而就飽此今日移屯一策較之昔人事半而功倍也 臣論先言馳往各省之法前就從前武隆阿英和諸臣所奏而推廣之無論馬甲養育兵團散其驅出外謀生赴各屬州縣者准其徑呈本旗都統前往照商籍軍籍例編爲旗籍戶墾田土命盜案件歸地方官管理生子隨時呈報督撫年終彙咨部旗縣守戰馬糧及各營將弁亦令一體考拔並許用旗籍應府州縣文武試及鄉會試欲應編譯試者照各省駐防例凡降革休致官弁及舉貢生監與各省駐防願移者均聽之此移之內地人所樂從其資給擬從其省也至若移屯邊防之法 臣請 欽派滿漢大員爲屯

田大臣隨帶司員查照營壘於奉天吉林一帶及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等處與張家口外之興和新平等城昔年富饒孫家檢諸臣所勘定舊地底計可開若干頃並建造房屋城堡添製農具牛種及軍器器械酌定成規宅中駐紮始發經理其事再出入旗都統劉劬諭屬戶願移口外者照道光初移屯雙城堡舊例由戶部常費發給治裝銀三十兩沿途官給車馬到屯後每月官給房屋四間農具牛籽皆備三時務農之際講武刑罰教養之事皆屯田大臣主之十年以後地畝墾下則升科征收之糧糶進於口內而積銀於屯所每年即以屯糧所贏為次年京旗移屯與屯所各項之用無事再勸庫帑此移之設防事極艱難其資給不得不量從其優者也然議者必謂口北寒冷不宜粟麥瘠瘠無出流離遠徙易傷臣僕依戀之心不知昔年迭次移居雙城堡及拉林地方旗戶至今長養子孫稱爲樂土若非耕種以自存至孫家淪劫地原奏亦謂地方之寒暖穀種之所宜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處處之無役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條分縷晰非徒託諸空言況人氣口聚地氣亦開天氣卽爲日暖旗人不逃一塗徒之勞亦可豐衣足食饑之株守在東饑寒無策告貸無門相去遠矣也所謂恤旗民者此也議者又必謂邊屯太多禁軍單薄恐非強幹弱枝之道不知聖朝開國之初人心甫定不得不藉資勤卒鎮輔京畿今則渤海黔黎皆歸天籟自軍興以來收復郡縣移除渠魁大都除盜兵勇及蒙古與東三省兵力居多加入生長京師習於養餉有調遣未聞得力若今移屯口外揀督風霜耕種牧養生資勞苦氣體必見充實再能官帥得人訓練有素無難上復 剛初曉曉之風十數年後環邊之地東西開闢縣戶不斷北可震懾強鄰南亦以拱衛京邑設有征調緩急更爲可恃也所謂足邊防者此也特以移屯諸費昔年猶以爲難今日督藏空虛更安得此開款巨資私心計之入旗軍放身創除一成大錢外實放銀固成人口噉噉朝不謀夕各省軍務告竣必應循例照入成舊幸以裕兵食稍節救入旗



一時之窮困其患小貽入旗無窮之贖資夫利長富未減之時而忽議減其勢迫而難行迫已減之後而量爲增其勢順而易辦於定復入成兵餉之年暫給六成酌留一成每年約可得銀一百餘萬兩治裝銀兩庫房屋器具每戶以八十兩計之加以屯所修城堡製器械及一切費用每年至少亦可移數千餘戶俟屯田升科後移屯有資京旗兵餉仍復入成之舊如此則目前經費毋庸另籌日後正供亦無不足所謂舒國用者此也昔以佐理度支護之至再而軍旅方亟未暇上陳今雖出爲疆吏不敢越職自安所幸僭僞前平東南漸臻底定寰宇民生皆蒙休息似宜及時預籌本計勿責且夕之效冀開樂利之源 國家億萬載之不基可於是而益固矣

### 詔變通旗民交產章程疏

直隸總督劉長佑

竊照同治二年四月准戶部咨議覆御史奕禮俊奏請仍准旗民交產一摺抄奏內開咸豐二年會議令順天直隸等處悉准旗民交產照例稅契升科奏奉 諭旨准行嗣因畿後各州縣請報升科者是屬寥寥而盜竄隱佔之案層見迭出雖有升科之名並無納賦之實復於咸豐九年奏請規復舊制仍禁旗民典買旗地遵奏在案茲據御史袁德俊以旗籍生計艱難請復旗民交產之例應請准如所奏順天直隸等處無論老圈自置亦無論京旗屯庄及何項旗人俱准互相買賣照例稅契升科一切章程照案辦理庶旗民有無均可相通於入旗生計不無裨益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 戶部經防司通行各屬並辦在案嗣據調任布政使王榕吉呈稱據前任清苑縣知縣朱溥稟稱遵卽出示剴切曉諭並傳集鄉地干限查報如各村旗民買賣旗產互相捏飾匿不稅契升科聞有屯田莊營業出某村某戶隱匿旗地欺畝或數十畝若據稟紛紛傳買人欺弊多不免擾累咸豐二年弛禁後查辦升科一無成效此次准令旗民交產奉文日久查辦仍無價值其藉端生

舉之輩反得有所藉口而肆其指控案牘日繁見多糧租毫無實濟利未能與鄉不堪舉與其任法而不能行  
易若無窮辦理使農田粉讓而有裨益悉心酌議不必責成鄉地人等按畝查造盡清地界冊籍凡有置買旗  
地無論遠年近年即以同治三年爲期按村出承曉諭諭令民人自赴州縣呈明地段畝數有原契者檢同原  
契查核相符立時查照章程分別酌定應征錢糧數目卽自同治三年起征粘納旗產契尾給領收洗毋庸等  
保糧勘再議科則以湖迅速既不許差役下鄉藉端勒索亦不煩弓手人等赴地勘丈所在糧課按季造報俟  
一律報完彙歸旗產奏銷冊內報部如其有違故違逾限延不呈報一經查出或被被告發卽將地畝入官兼治  
以隱匿不報之罪如此的嚴懲通既與原奏章程並無窒礙且可速收實效至咸豐一年查辦案內開有已經  
報出地畝尙未議定科則旋卽奉文停止此時若仍令按年補征未免向隅況九年以前民欠糧銀曾有奉密  
明文此項事同一律應請卽以此次查辦爲始統自同治三年起征以紓民力等情由司具詳經 臣查部核覆  
旋准戶部咨覆此案章程酌量變通應由 臣奏明辦理等因卽經飭據前署布政使李鶴年覆核詳請具奏前  
來 臣查民人既准置買旗地自應照例稅契升科未便任令隱匿延不首報該司等所議變通辦理法係爲稅  
契升科不致有名無實起見擬請准如所議分別辦理

請量爲變通開齊宗文疏 光緒五年

戈 晴

竊維 恩由近以及遠法因時而制宜我 朝篤念慈親教養之典遠過往代 列聖相承有加無已咸覽年  
間復開道府之例近奉 恩詔軫念開故宗室覺羅人等生計維艱 加賞兩月錢糧凡所以爲宗室謀者周  
且備矣惟是椒衍蕪餘日益繁盛固係功德垂蔭之慶長而枝分派遠不免饑寒實深 祖宗在天之隱痛誠  
以開故宗室錢糧則限以歲時仕進亦定爲專秩既不如覺羅滿蒙漢道路甚寬並不如士農工商得以自謀

生理是登 聖朝親睦之本志故格於成例未有以變通之計為 國家策久遠者 臣目睹情形難安誠欲請

於常例之外最為調濟俾天潢支派均得仰藉 實惠謹擬七條為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

一宗室二兩錢糧宜請復舊章也向例宗室十歲即給二兩錢糧所以養贍之並欲其及幼學之時使得就傅讀書耳自改為十五歲始補二兩宗室子弟有力讀書者甚少此五年中經費所省有限養養伊始竟使不學無術良可惜已今請仍自十歲即補二兩錢糧以資教養

一宗室官學生宜請增入咸安宮國子監也查費羅滿蒙漢子弟各有官學然後挑補咸安宮國子監官學所以成育而造就之著意至美法至良宗室子弟止有兩翼宗學關係宗族未足以相觀摩不出家塾未足以廣聞見擴觀有教無類請於兩翼宗學外酌入旗章程增補咸安宮國子監宗室官學生以廣陶成

一宗室筆帖式宜請分補各營院學習也查宗室筆帖式惟有宗人府一途外衙門並無缺額但宗人府缺少人多補缺實形壅滯而各部院筆帖式之缺尚寬即擬各處滿缺二三名作為宗室專缺照宗室郎中員外郎主事之例以於滿缺不致有礙則宗室筆帖式補缺可疏通矣

一宗室舉人宜請酌補中書小京官也查旗民文學人會試三科後有揀發知縣及大挑之例宗室舉人非會試中式每多廢棄雖有選宗人府筆帖式一途而得選匪易因係舉人宗室則報効無由實為可惜請將宗室舉人三科後的選中書小京官以遂其向上之志

一宗室讀祝官暨禮部宜請增補 殿缺也查例宗室有京讀祝官暨禮部各缺並無 殿缺今止有贊禮部一缺近來文武兩途皆形阻滯致令有材能者於邑不伸轉生枝節何若將各 殿讀祝官暨禮部旗缺改增宗室專缺似於旗缺不甚相妨並請仍添京讀祝官則宗室登進之途稍寬矣

一宗室武場鄉會試宜量爲取中也查宗室文闈鄉試每取中六七名會試每取一二名獨至武科尚有榜於騎射技藝者不得與試未竟向例應請仿照文闈鄉會試例酌量取中數名以補干城腹心之選

一開散宗室請學遊幕屯居也前山西巡撫今大學士沈桂芬條陳入旗准出外貿易及在外寄歸等因曾經議准在案今宗室生齒日衆食三兩者現支領每月不及二兩自養多不能足現在經費支絀兵餉難復舊章宗室何能盡加與其使之坐困京師何如使之自求生計如有願遊幕屯居者准其由旗報府給以執照註明何方倘在外歸寧即准該地方官詳解宗人府嚴加督束如此則宗室不致困苦矣

穆照成案擬請撥給旗員墾地畝片

光緒八年

吉林將軍銘安

吉林爲我朝根本重地協佐以下各官皆係滿蒙世僕或爲勳勞後裔職營差或曾効力軍營同旗揀補湖自咸豐二年征調類仍官弁兵丁効命疆場者十居七八生靈故里者十僅二三其戶口之夥零室家之窮苦有不忍形骸與眼者若以昕夕奔馳之苦復有衣食內顧之憂不惟政體有虧抑且廉隅難防即如協領應領俸銀一百三十兩扣成折放每年僅得銀六十五兩佐防以次遞減一切公私費用均在其中寔保人不敷出難免踏累奴才曾任盛京刑部侍郎時詢知奉天旗員兵丁均有墾地畝分防協佐向有優缺足資養贖即在省營差輪派河倉亦可均得餘潤而吉省地處邊陲異常勞苦旣無優異之缺亦乏調劑之差是以從前派令旗員等查丈荒地繳收錢糧及一切雜差無不掣累地方藉端需索追呼措克習爲故常以致民怨沸騰累累控告光緒二年奴才奉命來吉查辦事件半由於此然原情而論出於食糶者稍少迫於窮困者實多自奴才抵任後凡有差委辦費開款酌給川資不准藉差科派若藉前數立于嚴邊近來旗員等尚知奉公守法較前已覺改觀但每月僅得俸銀數兩該員生長斯地各有室家一身之用度尙屬不敷數口之飢寒更

雖難顧因窮所迫難保不見利忘義故應復萌現在吉省添設民官劃疆分治廉俸辦分均已奏准開支而旗員等除俸銀外毫無別項津貼與民官進項大相懸殊以致辦公竭蹶未免向隅當當支絀之時萬難兼給公費惟查嘉慶豐年開經前將軍富俊固慶等先後奏准雙城堡自總管以下官兵量給隨地地畝道光年間經前將軍倭什訥奏准伯都訥自副都統以下官兵撥給隨地地畝其三姓地方才會同督辦甯古塔等處事宜太僕寺卿吳大澂於光緒六年十月間奏請自該副都統以下官兵撥給隨地地畝業經仰蒙 聖鑒在案其餘省城各旗員均未奏請撥給同一當差苦累而隨地地畝或有或無殊覺苦樂不均現在伊通等處奏明派員開放生荒上中之田人等呈領下餘近山曠薄之地恐難保租一時難以招佃若將此項地畝撥作餉缺官田雖收成歉薄亦可略資辦公除各城副都統等前經 才奏准蒙 恩賞給津貼足敷應用及伯都訥雙城堡三姓等處旗員已有隨地地畝均毋庸議撥外所有吉林十旗烏拉伊通額穆赫素羅甯古塔琿春阿勒楚喀拉林五常盤等處旗員擬請援照雙城堡成案撥給隨地地畝每員八十晌佐領每員五十晌防禦每員四十晌驍騎校每員三十晌筆帖式每員五十晌領催前鋒每名二十晌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吉省旗員辦公費絀准其一律撥給隨地地畝以示體恤而資養贍之處出自 聖主逾格鴻慈如蒙俞允請候各處放荒竣時查明未墾地畝共餘若干應如何分撥再當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至額設甲兵應領錢糧照章折放本屬無多而各項差務尚係疊派苦累情形尤屬可憫若一律請給荒地兵數太多恐不敷撥客棧荒地放給再由 才設法矜恤以舒兵困

請撥入旗積弊疏 光緒九年

大理寺卿 吳 服

竊維入旗之設二百餘年其始人心樸厚立法屬詳該管大臣亦皆實心任事不容絲毫弊端所以乾嘉嘉慶

之時入旗兵丁賦額勤派至今日而壞法亂紀其弊不可勝言謹就臬才見聞所及臚列四條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混入旗籍宜清查也入旗年終編立戶口冊檔原以杜虛附人口冒食錢糧之弊尙未慮及有民人混入者茲則入旗兵丁半屬民人充數詢以姓氏而不知卽以清語而不踐推原其故皆由各旗民役編立戶口冊檔將其子弟漸漸混入且稱某孀婦之子或某孀婦之孫其後遂報捐報考儼然以入旗世僕自居罔有其父尙爲某民殺其子卽爲某旗官兵若不澈底清查勢必至無差游民冒充功勳之後將來或受 恩封或驟官爵流弊伊於胡底擬請該管大臣認真清查並責成入旗族長按月呈報有無混入情事倘所報不實官則嚴參旗則重懲並將混入之人咨部治罪庶旗籍自清矣

一侵扣俸餉宜稽核也自庫款支絀修餉減成官員兵丁已形拮据而俸餉房承辦人等又復假虛虧以爲名層層剝削甚至俸銀一分短少數兩餉銀一分短少數錢卽有一二整頓旗務大臣違支領俸餉之日進署回平而承辦人等詭譎多端預行核應領數目實足平每另備一分以爲回平地步迨至官員兵丁支領入手仍是虧短甚多該管大臣亦無從知其底蘊入旗官員兵丁幾何而不困苦耶擬請該管大臣認真稽核遇有本旗支領餉條之日親身進署抽查並令參佐領等官監放倘有前項弊端卽行查辦則俸餉自然實領實發矣一頂替挑缺宜懲辦也入旗挑補兵缺向章領催以職字爲上屬甲以中箭爲優非逾十六歲均不得入選乃近來應挑人等多因年歲不符以及文理不明弓屬不熟之故遂覓他人頂替一經補缺卽將應領庫銀作爲酬謝之費參佐領等亦扶同隱匿贖徇私情若不從嚴懲辦恐相沿已久入旗兵丁無一成材豈不虛糜帑餉乎擬請該管大臣每遇挑補兵缺令參佐領出具並無頂替印結先行呈遞仍親身向本兵盤詰倘年歲三代

與牌冊不符即將頂替人等咨部治罪參佐領等官指名嚴參庶兵皆適用餉不遺糜矣

一私賣甲米宜禁止也入旗兵丁按季支領甲米原爲養家口計乃近日赴倉趁領等官先向該倉花戶串通舞弊任令縱雜土塊不堪食用米局商人亦得高下其手互相爭買致使領米石各兵甘心售賣無可如何參領花戶等遂從中漁利彼此均分俗呼之謂成事夫成事之弊入旗皆然右翼尤甚若不嚴行禁止恐朝廷養兵丁之意轉屬有名無實擬請該管大臣親身赴倉督飭參領等向該倉支領潔淨之米分放各兵毋任私自變價倘有攪雜土塊不堪食用等情即將該倉花戶赴倉參領等從嚴參辦似於兵食不爲無益矣以上四條皆入旗積久之弊或才平日確有見聞可否請旨飭下都統認真查剔妥議具奏

請 飭會同籌議疏

攝政王將軍文 緒

竊京城入旗人丁生齒日繁家計日窘諸臣屢有條奏曾經前任將軍特督欽於招民開墾之初在所屬漢河北呼蘭河南留勘平坦荒場一段約可酌撥京旗人丁三百戶嗣因附近居民漸有侵佔復經調任綏遠城將軍豐紳奏請由該處旗營有力兵丁內先撥三百戶代墾建房屋具爲數不盡擬請俟地成熟京旗丁到再請領款安插每戶撥地五十晌以三十五晌限七年後開齊交京旗管業倘時不到即令各該代墾之戶升科以三十五晌歸代墾地戶管業至五年後以二十晌照章每晌交納官租錢六百六十文其餘十五晌作爲代墾之戶已產於光緒四年派員按照留圖內分安二十五屯編爲兩白兩紅正藍旗四旗每旗安設五屯每屯撥駐京旗十五戶代墾十五戶所有京旗與代墾旗丁共六百戶均歸北團林子委協管束等因奏明在案今前項留撥京旗人丁之地經代墾之戶已逐漸開齊明年即到交領年限其代墾之戶地畝本年已屆升科之期自應先期奏明核辦查原議從減每戶蓋房穿井置備牛具銀一百五十兩有零以三百戶計之當需六萬一

千五百餘兩其由京起身沿途資斧尚不在內查江省素鮮出產惟有租稅兩款爲數無多全數抵充官兵俸餉每歲不敷尚須外省撥接是係無款可籌地租微租之年又未便延緩<sub>奴才</sub>等再四籌思惟有請<sub>旨</sub>將下戶部與入旗都統從長合議如能撥款酌撥旗丁前來領地安插應將銀兩先行發給以便購料建房屋置辦一切再行詳細據實疏奏以免臨時貽誤如事屬空礙難行亦卽知照<sub>奴才</sub>等以便將前項酌留之地照章起租庶免有空地賦

續陳安插移糧旗丁並請加兵額疏

文 緒

竊<sub>奴才</sub>等前因呼籲代鑿京旗地畝屆限曾經奏請移糧調准戶部咨稱會同入旗都統議奏備賑黃等四旗十戶願往行令建蓋房屋置備牛具等項應需銀二千餘兩由該將軍籌款給發作正開銷等因咨行前來當經委員會同北團林子委協領總辦理候該京旗到時無誤安插格外優待等因聲明在案茲據呼籲副都統咨報原撥京旗十戶內鑲黃旗護軍保興一戶二口據稱在京未來外其餘九戶用車接替於十月初五日已來北團林子旗營距地所不遠時值隆冬新蓋房間寒冷經該委協領代爲租房暫寓由官籌發價值俟明春天氣和暖再移新屯等因<sub>奴才</sub>等體察該旗丁等均係寒苦初到地所一切購辦無資自應覓爲籌備他新到者相安續來者踴躍卽於每戶並籌給小米一石高糧米一石粳米五斗秣糧一千捆足供半年之用俟開春到屯後卽令代鑿之戶將熟地三十五晌交其查收自行耕種不准出賣以基永業歸入該處旗管轄第鑿種之事究非該丁素習必須日月引使之漸習操作兼不廢弓馬騎射方爲妥善若移屯後任由開闢自屬安逸不求上進勢必仍屬困窮殊非仰副<sub>聖慈</sub>於體恤旗僕之意<sub>奴才</sub>等再四思維該丁等既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歸旗當差庶可奮其心志將來蕃衍之餘悉成精銳以資邊防現已咨覆該副都統轉行委協領



查此項旗丁內有成丁子弟遇有該管甲缺卽行揀補其在京會充驍騎校設軍年力尙壯堪以當差者迅  
速呈報該管以該管相管缺出按照旗分挨次改補則生計益覺寬裕惟北團林子僅有兵缺二百分該處旗  
丁甚夥除本管將家三百戶到齊更變丁多甲少若不因時制宜稍爲增益勢必踴滯擬請在該管加添甲  
兵一百名錄公一體挑取庶期兩有神益第管轄既重職分須崇重擬將該處委協領改爲三品協領原有兩  
白等四旗防禦佐領四員改爲正任佐領原有驍騎校四員再加添佐領四員加添驍騎校四員分爲入旗  
所有新添佐領四員驍騎校四員作爲該處滿蒙漢分缺應需俸餉爲數無多卽由地租項下動用毋庸另行  
籌款惟代變成熟之地尙有一萬零一百八十五晌該旗丁前來沿途既有地方供應糧不過一往之勞較之  
在旗已得米運糧亦又有進身之路自必有樂願前來者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戶部與入旗都統再行妥議  
移撥若干戶先行知照以便豫籌備辦免致有誤



清早讀

勸樹桑書

論桑草

廣種桑蠶兼教紡織情形疏

勸民種桑勸說序

種桑議

試辦蠶桑漸著成效疏

馮桂芬

馮桂芬

李東沅

賀長齡

管同

劉汝璣

徐宗瀛

上海葛士滄子源賦

戶政十一 風政上

務本論條法篇第一

徐 憲

問曰何以重農桑曰法有六廣開墾開西北水利講樹蠶麻教習澆器節酒何以資穀帛曰法有五酌徵收定支銷立市法易關稅核姦僞何以禁淫侈曰法有一辨窮卑抑奇巧

務本論條法篇第二

曩曰廣開墾者何河以北多平原曠野惟沙磧之地五穀不生餘皆沃壤也江以南多高山大川惟巖峯峭壁洪波巨浸人力莫施其山之阜麓旁隨江之洲湖之濱皆餘利也上地種五穀中地種菜蔬蕎麥瓜菜芋積蔬葵桑柘木棉藍草紅花之屬下地種榆柳雜樹荻之屬今宜下任地之令無主之地聽貧民開墾爲業五年而溝澮成阡陌開收穫多者爲上農上農有實無籍者子孫占籍與考有罪降一等八年而溝澮成阡陌開收穫多者爲中農中農子孫占籍與考有罪論如律十年而溝澮不成阡陌不開收穫不多者爲下農下農有嗣子孫上著三十年占籍與考有罪加一等上地種五穀者十年後均丈起科中地十五年後量收穫而下起科下地永不起科

務本論條法篇第三

曩曰開西北水利者何今河以北田無溝渠旱澇無備產稻之地不及一二故京倉之米仰給東南水性逆而河患興漕政繁而民力竭此西北水利不興之故也夫禹貢等九州之田荆揚塗泥之土居八九等今爲產穀

之鄉者水利也西北土厚壤美黍稷麥粟以及粟粟瓜果之屬所產過於東南今誠能以河工屢修之款與西北水利大開稻田則怡親王已成之效具在也其或去水太遠不宜稻田則濬畝澮池堰以潴旱種所收必倍西北之饒功既大東南之民力亦蘇蓋今日之急務也或疑其事不效告之曰周官匠人溝洫之營草人土化之法稻人下地之律所治者雍冀梁塗之地非吳越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四

蕭曰講對藝者何周禮以上會辨五地之物生山林植物宜皂川澤植物宜膏邱陵植物宜藪墳衍植物宜萊原澤植物宜澮以土宜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地稼穡草人以物地相宜而爲之種司稼辨種種之稱屬知其名與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夫天無物不生也地無物不養也得所宜則事半功倍而不動自從矣失所宜則事倍功半而不提自止矣今欲勸農桑而使民不樂爲國胡樹焉古農家尹都樹氾勝之之書既百不存一齊民要術之九十一篇兆人本業記之八十事又不能家有其書於是知其義者不習其事習其事者不知其義始廣徑以簿收而莫獲厥利遂舍本以趨末而去而之他此不講樹藝之故也竊輯古法刊示農民較今督撫之隨刊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者孰爲切近有用乎蓋不以彼易此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五

蕭曰廣教習者何揚州塗泥之土古稱田下下今江浙之收穫倍他省慈感嘉湖之收穫又倍他郡雖者巧於農也蘇松嘉湖柔境之婦女不逮西北婦女作苦之什一而蠶桑之利甲天下者巧於蠶也今教民以古人農桑之書愚民懵然不知也故以古爲師尤不若以人爲師比年江浙大水貧民失業轉徙四方宜厚其直蘇之

分布各省以爲教習稽其勤惰以爲賞罰第其遠近以相傳授不過十年而海內享農桑之利矣聞近年既有司有施此法於一鄉一邑而獲效者推而廣之在司牧者矣

### 務本論條法篇第六

竊曰設爵賞者何人情莫不好貴而惡賤好榮而惡辱民之秀而慧者既以能文章擅科第富商大賈又得捐銀入官以異於齊民惟農民胼手胝足承租稅以食上而驅役不少假借拙者安之巧者厭之矣遠利力田者與孝節同科唐有田正宋太宗詔精道州府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植之法補爲農師董督古人勞農勸民意也今宜備其法察民之力田倍穫者第其高下設爵職給頂戴其力田而又能文章擅科第則別注冊籍加等錄用以示優異亦重本業而趨趨尙之一術也

### 務本論條法篇第七

竊曰煙酒者何奇技淫巧之害農事銷穰算組之害女紅古今所同也鴉片鼻煙之耗銀智愚共知也習見而羣不以爲非者莫如煙酒長老言數十年前吸煙者十人而今則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吸煙十口之家終歲所費不貲且種煙必膏腴地則耗農桑之土種煙必厚糞則耗生穀之糞種種必流頭流尾蠱惑業穰釐則害農桑之人工古人酒以成禮非此則謂之荒酒今則糟坊酷於市士庶釀於家遠郊野必有酒店歌哭笑罵無非醉人所以所耗計之釀黃酒一石耗米七斗釀燒酒三四十觔膏粱大小麥均耗一石中人飲黃酒三四觔燒酒不及一觔然已一人耗數人之食矣今欲嚴禁之則勢不行宜立法以節之咸豐元年以前民二十歲者吸煙不之罪未及二十歲者則罪之以年遞算寬已往而禁將來如此則十年後吸煙者必少矣龐賀澂會外士大夫之羣飲者罷其職庶民之羣飲者罰以發帛歌哭笑罵鬪很於街衢者嚴以刑如此則中才

自好耽於酒者少矣此亦養民而寓教民之意也或謂其法已苛告之曰周以忠厚立國羣飲拘誅者豈淡巴  
菑之始入中國吸者有刑皆成憲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八

辨曰貴穀帛之法首在酌徵收者何今國寡庶之於民者自州縣額貯倉穀外惟漕糧四百四十九萬一千二  
百三十五石有奇漕米六千二萬七千九百六十五石有奇糧為正供米則於糧艘民以穀納其地丁耗羨漕  
項漕米而外又有漕項銀者辦稅關稅鹽課釐課各款則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九十五兩  
有奇徵銀之數幾十倍於徵穀就使州縣不浮收不勒折而窮鄉僻壤商賈不遠之處民肩負其穀以市銀  
已不得不貴穀已不得不賤矣非酌而改之則其勢必窮邊省近礦穴之區地瘠穀少得價不難照舊徵收無  
煩改也至有漕各省產米之區納米不難納則賦宜變而通之則關稅鹽課釐課皆取之商賈而於納糧之  
人則徵銀地丁耗羨清項則酌徵其穀穀稅如學租正當則酌徵其錢賦布帛法以銀為律穀  
一石準銀若干布帛一端準銀若干錢一石準銀若干律物產之宜以定標準數廣之通以定價額必酌物之  
盈虛而開闢便輪則價不隨市為升降而行政吏無侵冒則便民而不損於國之法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九

疏曰酌徵收繼以定支銷何今國家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兩有奇而內外支銷已及四千七百  
七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兩有奇改其所入而不計其所出無惑乎論者之笑其妄也今核計之內支銷之一  
千四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兩有奇大者成京入旗之餉小者亦各衙門庶務薪水之需京師既不產穀帛轉  
輸萬不可改移此支銀而不可改者也至外支銷之三千七百三千七萬三千八十兩有奇如邊省酌撥河工

咸將新羅經費塘站驛站差兵盤費暨錢局之銅鉛價薪水料價非銀不可者計千二百萬有奇其他大而文武長廉公費兵役俸餉濫項小而察院紅白郵費零星雜支之款某省某款可全支銀某省某款可全支穀帛與錢某省某款可幾分銀幾分穀帛幾分錢核其物產察其與情適其成數其始也穀帛可以代銀之項十不過二三久之穀帛流通銀幣日絀因遞減支銷之銀而酌改徵收之穀帛法不驟易效可漸收實便於民而國事伊始民不及知也勿以駭俗自阻也實不便於民而任事太銳上不及知也勿以己見自用也以實心行實政是在司牧焉

####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

論曰定支銷繼以立市法何徵收者下之供於上也支銷者上之達於下也下之供於上上之達於下其穀帛可以令行之而民間交易之不用則民不便則并徵收支銷亦不可行今設市法宜以錢爲準穀一石準錢若干布帛一端準錢若干銀一兩準錢若干價之實賤升降聽民定之而言不爲之制做古均輸之法京師暨省城支銷多款之地設一官肆京師則戶部司員外省則藩司副使擇一人爲正副司其會計民間穀帛有漕而不銷者官以市價糴之願買者以市價糶之歲之十月冊報所司以爲支銷之用三年中民間穀帛流通而官幣不絀者優敘或以勢凌民稱不便者則降斥如此則穀帛可以流通而奸商無居奇之權矣或曰官擇算而與民爭利可乎曰官肆所出入穀帛與銀而已百物之行於市者不與也

####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一

論曰立市法繼以易關稅何民間交易之樂於用銀而不樂於用穀帛者銀便取攜而穀帛有舟車之費銀無折耗而穀帛有關稅之輸今欲賤銀而貴穀帛法宜易而置之稅銀而不稅穀帛穀帛過關險無夾帶私貨則



放行有盜劫則地方官追捕如例銀過關則稅如百貨例一人持銀百兩者謂之旅費免稅其二人同行持二百兩十人同行持千兩者視之一人持銀過百兩者則計銀納稅關給路引有盜劫則執關引告官請追捕如例無路引論傳漏如例捕獲銀入官如此則穀帛有舟車之費而無關稅之輸銀有關稅之輸而不能悉無舟車之費銀有耗而穀帛無耗銀之利屬而穀帛之利伸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二

竊曰終之以核姦僞何酌徵收定支銷穀帛之行於上也立市法易關稅穀帛之行於下也夫民間交易往來物有好醜則價有等差潮溼蟲蛀之米臚經短幅之布帛市不售也則姦僞不可行惟徵收支銷之間其事不得假之吏胥則姦僞所由起也今宜以法核之核米之法如今倉場驗收之法實行焉可也核布帛之法某地某布某地某帛本色不加染稱之得若干兩以官尺量之得若干尺以爲鑑定其輕重長短之程中程則驗收否則揆易有收不中程者則罪其所司及其支銷也某項可布某項可帛某項某地布某地帛第其高下定其成數有增減及偷換者許受者告所司論罪禮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師其法以核之可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三

竊曰禁淫侈之法首在辨尊卑何今白腳士大夫以下逮工商皂隸衣服玩好之無別豈特無以明等級哉亦非所以節奢物力也杭之綢蘇之縐江甯之緞口外狐鼠百獸之皮人人得而衣之而布帛之利奪矣布帛之利奪而蠶桑之人少矣翠石瓊玉珊瑚瑪瑙琥珀之器人人得而玩之而商賈之姦僞行矣商賈之姦僞行而力田之人又少矣今宜嚴之以禮世人無頂戴者夏葛冬棉婦人首飾用骨角不得衣皮飾銀生監以上入品

官員以下夏細葛冬羊皮婦人首飾用珠琅玕不得衣狐鼠皮飾金珠玉石七品以上三品以下官員夏紗羅冬皮婦人首飾用金珠瑪瑙琥珀不得衣海龍水獺狐之白黑色者飾不得用翠石瓊玉珊瑚大珠違者論如僧律私藏被盜者官弗爲理如此則等威明而物力亦不太耗矣此亦教民而寓養民之法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四

蘇曰繼之以抑奇巧何夫厭故而喜新者人情也而好賈而惡賤者亦人情也洋布之易朽敗羽毛大呢之易蟲蝕不遠吾中國布帛之堅久也而人爭衣之者厭故而喜新也黑色之耐污泥不似朱綠之易敗也而人少衣之好賈而惡賤也今欲禁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其弊既不可行且行之而人人以爲奇巧難得之物職什伯其價以求售是禁之而適以張之也法在因民好惡之情而抑之庶民以下至人役者得衣洋布羽毛大呢之屬生監以上則罪之匹婦以下至常人役者得衣洋貨花繡及一切豔冶之色命嫗以上則罪其夫夫人之衣奇巧者欲自炫也今不足自炫其姿而反以自炫其賤非特士大夫羞之即僑優隸卒亦何樂以章身之具爲標識之旗哉如此則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不禁而自不行而吾中國布帛之物貴矣錢桑之利興矣無嫌更法令之苦而有潛移風俗之權則條其法者之微意也

杵臼經 非序

翁廣平

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後之人易之以石仍以木爲杵以手舂我鄉墟土爲臼以麻爲杵以足舂夫杵臼所以成米也成米不獨杵臼也而臼杵白者猶之陸魯望之序山器而曰耒耜也因仿其意作杵臼經

凡貯米之所曰糧棧之中有礱坊有碓坊礱以脫米甲

俗名礱

礱以杵臼去米糠也礱以木爲之有大者焉有小

者形大者膠九寸之木數十縛以竹而兩之廣八尺下者爲雄髻上者爲雌髻雄髻中立鐵莖入寸雌髻中空尺有一寸中以堅木木中鑿一竅以鐵鑿竅底以當純熟之懸榜以堅木爲髻耳以木之此者爲髻枋歧處小以八尺之袖中空之上束以無底之筥以受穀枋之首綴以徑寸之鐵以貫耳然後執其袖而旋轉之而米甲脫矣其小者穀大者三之一製與大者同大者五六人執之其刀齊米不損小者一人執之刀不均則米損米既脫甲而米與甲尚難也且尚有穀也分之者有風車風車以木爲之有四足前一足長五尺後二足長六尺有六寸前東板爲方箱形四方從各三尺橫二尺而空其前旬後東板爲圓形徑四尺有八寸與方箱通圓之中設機卸車輪屈鐵爲枋著於機而穿於左後足方之上有縫以機水啓閉之架無底之斗以受米下有漏斗以瀉米旋其枋而風發啓其機米穀自漏斗瀉而甲隨風去也甲既去而米與穀未分也分之者曰綳籬綳籬以竹爲之折竹編加布而設其孔以瀉米被大竹環爲邊廣五尺橫以木而懸於梁以覆籬之而米穀分矣去籬者有枋白燒土而成形如盤宮五斗而亂曰磨白枋以木爲之曰白牀白牀有四足以六尺有六寸之屈木枋爲一如兩股相背徑以二機相去尺有六寸斜立爲前足前足之後立尺有八寸爲後足股上立兩柱三尺有五寸人長七尺而柱半之故三尺有五寸也上橫尺有一寸以爲式股之後以三尺有三寸之板平之著於柱柱與板之凹以堅木爲兩極以堅木爲尺有六寸之機以聯之機以於踏板之中白夾於兩股之前踏板夾於兩股之中長六尺有六寸半三尺有三寸上於白前之端如下垂尺有六寸是爲枋之端裏以鐵重三十有二兩曰白嘴白嘴以石曰白腳重三十斤增之一斤則損米滿之一斤則不去糠也枋入於白口中有小板三面隔米而夾枋曰接後半三尺有三寸與平板平者一足立平板一足踏於後之環以起石而春之而糠去矣糠既去而糠與米尚難也分之者曰撥風撥風之製與細篩同而小三之二以兩手撥風之而難

與米分矣米之碎者曰細仍與糠尚雜也則非風車不能分也如是而米可以食矣若夫蒸米以爲冬春者則有甌甌以木爲之實一石而縮甌上於甌揚沸湯以熟米甌中氣上升而米熟矣若米百石則以十石蒸之而雜其中或貯於倉或貯於園倉甌以筥籠覆以蔭蔭或以篾織如蓆曰棧條而圍之或稻草而圍之覆以稻草與米甲百日後氣上升而色變爲淺綠也香則變爲沉檀也味則變爲甘美也如是而冬春成矣冬春者言冬日春之故名冬春也其他器用如盛米而傾於臼者曰踴恐白米溢而阻之者曰撥米梅驗倉圓之米色者曰撥筒單米者曰升斗曰斛運米者曰筥斗曰三筥曰撈佬句筆從筥盤所以涼米也卸米卸米所以曬米也車俗作擗所以翻米也又谷所以養米也至於掃米之帚春米之箕平米之盤看米之盤區其類不可悉數也其大者略備於斯焉

### 稽旱條議

馮桂芬

曷言乎增圍以稽旱潦也州縣一遇冰旱吏胥卽有注覓費之目有蠶卽荒無費卽熟官卽臨鄉覓勸四顧茫然教縱指示一聽語吏雖勤如不勸也前議繪圖之法所謂石柱卽今水則碑之製與江垂虹亭有水則碑二並不徧布各鄉又無比較之率則其用僅列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驗石柱據地圍今日不雨則若干圍將旱明日又不雨則又若干圍將旱水加一寸則若干圍將淹水又加一寸則又若干圍將淹坐廣而細辨之上固已了然於胸中舟輿旣出勸一水而百水可知勸一鄉而四鄉可知脫有不合則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難隨時修濬尙何前弊之有

### 勸樹桑議

馮桂芬

西北稻由之利前議詳矣宜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簡至易之事則豈桑是西北植者千百里彌



詳察水道源流疏濬設開專事蓄洩俾百澁激遇有旱澇不憂荒歉此鄭白等渠之所以利賴無窮也雍正時怡賢親王與衆大臣等大開畿輔水田漸欲推行於直隸與西北各省情功未竟耳然畿輔水田至今民猶賴之可見水利之興無地不宜若各省大吏能於有水之地盡開水道而於無水之田復講求溝洫遺法令民於每年農隙之時疏通水道深溝滌池則大水可免淹沒之虞亢旱可無乾涸之患其事甚易其功甚多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之至平原之區可仿秦西風車之法以代人力之勞遇旱則掘深井以風力汲水灌漑田疇遇潦則開水道以風力辟水導注江河工程既省晝夜弗輟尚何偏災之患慮乎其用水惠又若何若此法盛於東洋余聞之東瀛游客曰東洋種麥獨有妙訣其農人暇時均於村莊預備糞池俯砌堅固不使稍有滲漏所有人畜糞溺一切垢穢之水傾注其中以備糞田之用其田穰穰狹窄皆同一式開溝深約寸許及翻種麥農夫播種已畢將水澆灌往田間用長柄巨杓挨次澆灌漉漉俾得停蓄澆盡土脈此後天縱不雨麥亦萌芽迨麥苗出至二三寸高如前澆灌一次吐秀時復澆一次結實時更澆一次由是農乃登麥東洋麥田所以無患天旱者大半恃此至於分秧種稻必賴甘霖與中華無異惟田家互積水糞利益多端凡癘疾之興由穢氣中人所致果能將污物盡投郊外則城市中俱得清氣調攝以時疫症何由而作比有益於居民者也盛夏之時污水不蓄於街衢自不至臭穢曠途行人觸鼻而癢疹可免此又有益於行人者也且凶年飢饉倉庾空虛生民乏食若用水糞多種宿麥雜麥以備不虞即使亢旱頻年或不至民無粒食此東洋所以有不懼三旱之說也今西北各省宜於種麥無如屢逢亢旱民無蓄積亟須思慮預防等之於早則水糞之法非當採用者乎其種樹之法又若何西人謂成國之田四圍須多種樹蓋樹之發榮自下而上其所以發榮者資乎土脈而土脈之所以能培養樹木者以其有水氣耳樹根入土不用竹管插地上施巧力可使水由本蓬末暗長澗

繼其地勢不衍去水峻遠之田既無時雨沾濡之培植灌溉惟有樹以吸水則枝葉固茂且陰森之氣又浸淫而生水自上而下流於地中土脈含潤上下呼吸長養不窮雖值旱乾猶不至於逆槁倘忽然得雨將此未盡之水氣合後來之雨濛接續滋榮尤爲神速若無樹之田水口製造不能平地引入即時雨降而水性就下首根入土不過數寸之多水已入地尺餘吸引其資潤可立待故古者井田之法必於兩旁種桑一以養春蠶一以衛五穀也乃後人習而不察罔知種植從事西疇反不若西人之卽物以窮理矣在上者果能廣爲勸諭令民於畝畝之旁有樹者增益之無樹者補種之將雨澤雖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夫種樹之義似乎刻白西人實切師乎古制亦何樂而弗爲哉故曰與其遇患而始圖補救何如未事而預切綢繆謹獻鈞言未始非千慮一得之助也

廣種桑棉振救紡織情形疏道光二十年

賀長齡

竊本年春間臣奏試種桑棉事宜欽奉 硃批實力勸導不可中輟勉之欽此臣惟桑棉爲衣被之大利而貯倉向不多種者一則土棉之種不佳但能織成粗布惟安賴義黎平三府及貴陽府屬之定番州間或有之著細白布則皆販自他省路途遠昂故民間謀衣報於謀食一則種植未能如法以致木棉或花而不實桑條雖長而不茂輒謂土種不宜因而畏難中阻且自澳黔以來自贛資民賸穰情形常以此爲地方一大缺陷惟權備道任樹森在黔年久熟悉風土人情又肯講求農桑之事因委感道專心督辦方種桑之始黔省皆係插條而蟠蠶不堅枝葉未能暢茂該道因於省城附近之處治地兩區令以樁子試種頗覺根固枝繁易於長發計十七年至不共成活三萬餘株貴陽府亦於署後隙地表活一萬餘株均陸續令民移種於宅畔山邊以普其利此外於石阡思南等府各種活一萬株一萬株不等惟綏陽縣自四川移來桑秧六萬餘株均經栽植成

清辦理尤善今將檢法通飭各屬需以歲月桑多蠶事可興矣該道又以土棉之種不佳因於楚豫兩省購回棉子散給各屬擇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種並於附郭地方是人種植教政以按例勸治之法數年以來開花結實與楚豫等省無異可破向來土地不宜之說若他處實有未宜者仍令自種土棉以盡地利並豫黃陽安順道憲等府及各廳州縣具報棉花收成雖多寡不齊而所收之種既有留選即可漸次推廣矣該道又督飭黃陽府實筑縣於省城南門外設局雇匠教民紡織並令及幼堂之幼童一體學習俾將來餬口有益其尚節堂之慈孀則另延女師教之該道又不時親往稽覈現在織成之布較之販自客而者價賤而易售小民趨利若鶩省城紡績者已不下數百家各屬亦聞風興起而惟思兩府及所屬安化慈川兩縣勸辦最為踴躍可見地方無不可興之利但須實力行之耳臣惟有督同兩司暨該道任樞森詳飭各屬悉心經理務使民鮮游惰利溥蠶桑以仰副 聖主區念邊氓 訓飭股肱之至意

勸民蠶桑詩說序

管同

古之時男耕而女織天下有不耕之男而天下無不織之女詠於詩著於禮見於左氏國語敬姜之論至於今可考而知也織則必蠶其蠶也自王后歸侯夫人皆有親蠶之事蠶則必桑其桑也則凡五畝之宅無不植之而宅不毛者有里布蓋古者男自農夫而外賈則爲天子諸侯大夫列士賤則爲百工商賈與庶人之在官者彼皆有事而不能耕而嫗女則雖后妃之尊不與外事舍蠶織固無所爲而況於民間之卑賤乎聖王在上所以裕民衣食者教之以自力杜之以外來率之以躬行嚴之以法彌絕其飢寒而杜其淫惰世之所以家給人足而風俗貞淳者由此其致也自戰國以後井田墮壞而樹桑之制隨之不桑則不蠶不蠶則不織由是機杼別爲一工而婦織移於男子士庶之家苟有帛必購於市肆而富貴者披綺羅曳綿繡亦無一取諸宮中也夫即



是民安得而不窮俗安得而不散哉而論者不深維其本末或曰蠶桑宜東南不宜西北是太不然高賈言青  
州桑土既蠶太史公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是以齊織冰執流冠帶衣履天下今則齊齊惟產蠶  
布其一切執績之屬皆由吳越而來而絲織不能自辦也若是者可謂地利之有殊與可謂東南宜而西北否  
與亦民之勤惰不同而世之居官者未嘗明以導之也襄陽太守周公勸民植桑著詩說其考據經史以  
爲九州之地無不宜蠶桑示之以種植之方告之以飼養之法治蠶數年而民以殷富如公者可謂今之循吏  
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時上爲民蠶而後世蠶民之自謀夫爲蠶則不得不去遠而就勞自謀則往往舍勤而趨  
惰貴富之不圖實由於此抑又有說焉古者農桑並重桑則公之詩說備矣以農言之有蓄水之利有播種之  
宜有用器農田耕耨之理今東南之民雖知事此而西北則布種於田視雨陽以爲豐歉而已此財賦所以有  
偏而饑饉所以當害者也使西北之爲官者皆如公輩用其所以勸蠶桑者而更勸農田則江淮大河以北田  
與吳越同矣不尤爲生民之至幸也哉

種桑議

劉汝璠

農桑之利非紙上空談但須經理得人財法不厲立乾隆中督撫徵民種樹多收其利其事雖以枚舉姑就近  
事論之杭州屠蘇鳩太守始爲儉徵縣令舉行農桑至今民習其業又乾隆初立典徐君階平官貴州正安州  
吏目顧其地瘠民貧無以謀生偶見橡樹中野橡子兩自以携來糴具糴成網定令民製織具而令其妻教之  
其地遂成市築大獲其利至今所謂川網者皆從貴州而來土人名曰徐婆網階平沒後謬貴州民思其德爲  
廟祀之其孫孫由翰林官御史出爲廣西鹽運別子分居長沙貴州一者論者謂循吏之報道光中賀尚書勉  
督撫黔奏請從祀名宦夫以一命之吏猶能興大利於數百年況有監司守令之責者乎今金甌三府地曠

齊沃可種桑樹種亦易查分水建德浦江東陽江山武義桐廬遂安等處均有桑種凡桑被掘地師姑詳阮張樹園先生補農書內而所費無多收其利甚效可立見者地方學董踴躍民物踴躍必須官爲之種大蠶鉅款三府設局又須訪求公正紳士協同辦理再蘇嘉湖之人教以機織致牛之後卽成富庶矣齊蘇桑絕無所費資費之法亦極容易兩月之內事半功倍獲利甚博蓋民生衣食之謀無有急於此者矣現在湖北荊州等處均能養蠶出絲皆觀後浙人至彼倡始所產頗多洋人往販會至其地採買亦向來之術無也

試辦蠶桑漸有成效疏

徐宗鑑

竊維天下大利首在農桑漢省處四方之中地土沃厚糧饑五穀之外儘可栽植桑株藉興織事乃惟中僅有土桑野蠶蠶通揚桑家備南陽等處亦開出綢綾究非通省善行之利甚甚指之况植大蠶之後年穀雖漸順成生計仍屬蕭索臣曾於上年通飭所屬勸辦蠶桑總署協司本任臬司隸山自與余攜來自刊蠶桑蠶要一冊頗爲精備當經檢飭在省司道並委候補道魏給先會同設立蠶桑總局由隸山魏給先首先倡捐銀數派員前往浙省採買湖桑二十三萬餘株蠶種三百六十餘張雇覓工匠二十四名並各煙器具多副又購買本產土桑二萬餘株一併飭發各屬散給民囑認真勸辦復在省城附近荒地購園將發蠶湖土各桑悉數試種以爲倡導現皆茁茁又於本省外省分募善織機梭機匠在省城添設機房招政廳慈幼孩暨外縣土民來省預備學習不敷經費動由現任道府廳州縣量力資助不動司庫正款迄今將及一載辦理已有端倪各州縣奉行尙能實力講求內如永城縣知縣陳夢運著榮澤縣知縣羅葵於去歲夏間收買桑蠶種出子桑各數十萬株辦理更屬認真代理祥符縣事試用知州饒拜慶當創辦之始卽捐銀一千兩助買桑蠶種且勸諭鄉民領種湖桑至四萬六千餘株其勸懲愛民爲通省之冠據現任藩司成孚會同各司道詳請具奏前來

臣查教民耕織本屬良圖况據現在踴躍情形似可善循久遠大學士臣左宗棠前在甘境辦理既著成效則豫境亦可類推倘能日益興作俾小民咸知趨就相率成風洵為中土非常之美利用敢繕摺上奏 宸覽以副 聖主敦俗教民之至意

皇朝經世文緯編卷三十六目錄

戶政十三 農政下

重修德功屯利民渠記

臨州宜鑿井記

金德嚴三府疏濬根塌敗塘并設立商車記

捐助新安運池水利銀兩業已開工試辦并擬章程請示

致金蒼人觀察書

覆謝君書

東沅水道清理完竣疏

請 飭籌款開井疏

遵 旨禁種鴉粟請將查禁各員參撤疏 附原

查禁各省鴉粟各項請分別勸懲疏

省垣重地宜籌足食之經疏

請禁作踐農粟

張璠

張璠

劉汝濤

金福曾

謝家福

金福曾

李鴻章

夏問善

左象業

張之洞

李用清

秦榮光



戶政十三 風政下

重修慈功屯利民渠記

強望泰

曩讀永壽縣志知城在山巔居民悉以弗能鑿井爲苦末嘉祐中呂公大防爲令於城北八里分不嶺鑿山爲渠引水入城百姓德之名渠曰呂公泉曰惠民厥後金太和元至大間主簿邢珣邑人甚器之先後疏濬其利至今不息余心竊之惜未親往其地以爲憾道光己丑春三月余由成都水利同知奉憲檄量移慈功入其境見重山複嶺無半里平坦可翻水田心已憂吾民之食比至署見城距山腰竊以爲與永壽縣無以異卽詢民取水遠近民曰地高難掘雖百勿不及泉城內外千餘家率下山汲水人倚馬馱轍也甚矣余聞之又復憂吾民之飲卽欲師呂公故智以甫抵任公務蟬集未遑也驗歲庚寅春三月以清齋之暇諮諸民和乃聚農商謀之曰父老苦遠汲久矣曷履勘城南三十餘里山之陰有泉一泓水勢瀟然前人引之以供汲今誰壞壞溝淤壅渠疏之以繼前軌衆曰奈山勢紆折民力瘠苦何余曰聞堪輿家言凡輶轉處必有泉比紆折者卽龍轉也查衆疏之以繼前軌衆曰奈山勢紆折民力瘠苦何余曰聞堪輿家言凡輶轉處必有泉比紆折者卽龍轉也若令決渠必湫清液况明明認額活水是局可舍其易而難是圖爰首捐銀一千五百兩慈功屯務鄭捐銀十兩益以農商所贖錢四十兩付公正著聞之約民董其事而教之曰爾尙仍舊買順其旁而流通之其或厓壁斷絕則架木槽以聯屬之使之關遠城內暨城外新街場俾各砌兩池以時蓄洩上池使人汲下池使畜飲始於三月二十日至五月竣事則見數十年苦無涓滴者今則挹注徧城郭矣諸父老語爲記以勸貞珉俾後之人悉顧末余曰否否昔呂公永壽縣渠以瓦筒聯屬入九里上覆以土俾水潛行入城內營日之費鉅故後日之

流長今日論重修比之呂公則不可比之邢公或庶幾然亦如歸於河海奚必記若夫擴而大之使如呂公之再三疏濬則不能不藉後之守此土與生此鄉之賢者此又不可無說以豫厥之是則余樂爲記之意也夫

蔚州宜鑿井記

張璉

蔚州古鎮州故城在永樂川宋元雙九年西夏破鎮州城之河東轉運使孫覽額兵吐渾河爲進討計於是另築蔚州兼帥令城也固一時權宜計耳豈意迄今數百年無所更改哉夫建城邑必曰可守而可守之道首在便民民不便將何以聚民不聚將何以守王城雀會之地必有巨嶽名山爲左右輔翼非重拔其巔也其城必擇瓊山平原之地於是舟車可通財貨輻輳推之州縣何獨不然今蔚之左有大令坪右有南河底皆寬敞而平衍而不建城邑於茲者蓋當日西夏兵逼惟恐不得其險耳擇其險與若今之地故以爲城然險則險矣城中乏水絕地也今自城中盤旋而下山之麓或十里或五里磊砢屈曲人不能並行少失足則墮崖有力之夫不能負五十鎊而上下汲水必於黃河於蔚河斗大之筒日不能十往返擔水價至一二十文或費至三十文故有背背子矜者力不能買水則自擔水民非水不生其不便民也已若是豈不寒心孫覽察案以後因其地改名晉甯軍獻後金人莫宿載藁草漚支流城中人屬皆渴死守將徐松言孫昂被虜城破遂則流賊起亦以絕水致地復古之事豈非炳戒今欲移城就水力所不能然雖井豈遂無泉穿井可以固守今蔚州高擢亭頂四圍峻峭直下百萬筵至此束手固千古之形勢也然城內或有數月之糧斷無隔日之水無水則鬼國有水則雄關豈止倉卒生靈安枕無恙且於五原屏藩兩陝噴噴也則官斯土者當教鑿井屆斯城者當鑿井今城內近二千家家用水一擔價至錢二十文二千家則日需錢二千文月六百千夫石工人日可鑿圍

徑五尺者一尺深每工口給錢百文則錢三千文可鑿一丈三百千可鑿百丈以一月之所需錢六千可鑿二百仞五十仞之石可穿四井則居民共捐此錢不過預出一月之水值耳過後其利無窮永不需錢其事當易集也今國家承平日久斷無意外之事然兵不可一日無備有所以保城池安室家全性命之道不虞之事預籌於安居承享之日豈不從容暇逸民何憚而不爲哉或曰城內多鹽鹵不可食梁曰梁曾從戎擊數郡守大成塞之水視兵飲馬弱甚甘至受饑蓋人之饑可耐數日渴則不能過一日者酒尚可飲况鹽鹵水乎且居民用水之處多鹽鹵所不擇也食水少平居仍可取之於黃於腹也所省錢多矣或又曰石高數十丈欲其得泉不亦難乎梁曰惟在人力之堅與不堅耳泉之深淺所不計也宋神宗嘗判鄆州築城以防西夏城卽今之濰縣也無水築井深至九仞大石橫百議者皆以爲難神曰不然竟有有石而無水者乎令能築一春者予錢百於是人爭築之又多日泉湧井成故縣賜名濰理自愧空乏官錢不敢私用請於上非例所允行故勸民捐資耳其視種公務跡而行之地不愛寶必有以副家人之志也梁爲邑長所見及此故以商瞿士民

金衢嚴三府疏濬聚陂塘并設立儲車記

劉汝璣

治民之道農事爲先而治民於大亂之後尤以養民爲急官不能養民要在使民自養而民之所以能自養者尤必須督之以官經界溝渠之互爭籽種牛力之不給必得官爲經理而後訟端息責本充使地有餘利民有餘力備以地瘠民貧事難創舉束手乏策則 國家設官爲民之謂何故今日政政所以爲農民計者誠以興修水利爲當務之急甯缺之水從天日運鎮而下直注徽河金衢嚴三府以爲經流沿江陂塘往時亦皆修築自經兵燹人民散亡遂多圯廢水利既不興修則水旱不知所備而農事益荒設溝畝厥其將何以爲計汝璣任金衢嚴道時曾歷三府目見所在陂塘尚未全壞及今補修設易爲力如金華永康之長壽六十里毗連處



州自明初塞至今未能開濬十鄉荒蕪之田地竟不能墾開汝導乃倡捐廉銀二百兩紳民踴躍爭開不一月而工成又衢州西安之桃枝堰源自福建來蔭注田地不少堰口上有深溝爲礙頭山梗阻山邊有澗深不可測溝道既爲山所阻乃從澗邊以石疊成溝引水繞溝而過山足懸崖壘石無根壓重自坊屢修屢圯明初有王君者本西安典史督修此堰三年未成憤極投澗以殉馬亦躍水死馬駭湮流里許不動卽成馬駭堰人德之立祠以祀汝導稟請開山計寬一丈高四十八丈長三十二丈閘六月而功竣以開山之石壘築溝源溝與堰相輔浮濤以備旱澇自此江西辰信等處來西安開墾者不下數萬人此外三府應修陂堰仍復不少如桐廬之白水湖建德南湖浦安高壩浦江文堰義局窰陂金華東藕塘凡此均關緊要刻不可緩者也金衢嚴三府地勢高曠每多旱災江邊之田有陂塘灌漑所不及者自常山以至桐廬官程六站堰壩既修更能設立筒車吸大江之水以注高旱之田尤爲便利每造一車需費三十千文若以三府分任其事需費無多而收效卽在目前無論智愚皆可曉然知其利害所實賢守令實心董勸人存政舉觀我卽所以觀民也

捐助新安瀾池水利銀兩業已開工試辦并擬章程請示

金福曾

竊神等在新安查賑見湖水溢流長巨縣境東西七八十里雖非巨川而自發源瀾池東流入洛中開小水之入於瀾者凡二十有五夏秋暴雨成漲數丈常時則涓流不絕蜿蜒如帶其南北兩岸沿灘地畝寬狹不等每逢山脚衝犯水流環轉之處皆可開渠瀾地水高地低天然形勢純是土工則用力甚易若亂石堆疊挑潑難或高岸側阻必得穴地通渠或山脚環繞開須沿山峻鑿則施工更費舊時廢壩遺跡在在皆有紳等因卽會商河南府太守偕往勘視西自鐵門東至慈潤原有帶瀾湖頭兩渠上年大旱之時該處村莊竟不被災已有明效此外可以引水開墾者如尤彰羊嶺上桃源麻山等處尙多而總以青龍渠一渠爲最大工費亦較鉅

紳等議定捐銀二千兩由府諭派本地紳董會同局友分段估工先行試辦已於三月初二日開工現趨春雨稀少麥田乾旱如趕緊築夫開濬一月之內先有一二處工竣便可引灌各地至沿河高岸渠水所不能及者查現有舊井不少大都缺少水車器具已由紳等囑令紳董告知各該業佃赴局報明代爲購辦水車水斗等器具分別給領并由局覓到工匠做做南省水車爲沿河車房之用將來並擬逐村給發如有可結添之處一併查勘估開以資車機惟是澗水來源不旺雖有各小水會合入澗下流稍形舒暢而再開一渠究屬灌地有限且恐開渠過多更或不敷灌溉倘遇澗水暴漲沖決渠垣又易於淤塞此中蓄洩之法再當講求辦理再澗池水源更小現擬另捐銀一千兩如能的開渠工或多開沿河井利之處即當逐一勘估舉辦但別辦一分有一分之利施之目前更得以工代賑之意議會同朱子約議章程數則開列其送再者新開渠井工程所費不多詢之本地農民據稱向時旱地得畝收麥一斗如得水灌兩次加之糞壟可收四五斗不等每斗四十八勒每頃約多一百千文秋收尙不在內核之經費所需每開一小渠不過一二百千文至少亦可灌地二三頃竟不止十倍之利以故近日甫經開辦人情卽十分踴躍

#### 渠工井利章程

一 工費不可過奢也往時開渠引水凡得沾水利之地皆須借資民力今議災荒之後本禹以工代賑之意無論本處村莊或外來農民一體備雇應給土方工價酌中估給固不能概從寬濫亦斷不肯過事節省以示體恤

一 水利不准龍斷也往時每遇天旱土流有渠之處就河中築堰將水截斷專注本渠以致下流無水可灌爭訟之端亦由此甚今派傍渠必領中開一欄但能東水緩流而不准全行壅斷以期上下流通均沾水

利

秋麥宜酌抽儲備也此次工程既全不借資民力每年麥秋收穫必預議定每畝酌抽數升由木村公正村耆會同經理先儘挑運挖廢之地償其租籽次提作逐年歲修之用有餘則存充本地社會遇有災歉卽爲木村貧戶備賑仍逐年報縣存案備查

一開井可不論磚土。往時開井磚井或百千數十千文土井不過千八百千文今在湖河近岸掘土不過數丈即可得水如舊有磚井圯以儘可赴局請款驗明修繕者現開之井或磚或土聽民自便其費由局給發總不過十千文爲率若須再添工費應令本戶自行承貼庶有限制且新掘土性堅硬既填井面砌磚已可經久濳州大率通行土井至每年秋麥收穫亦酌酌定抽存若干以充社會公用歲修仍應歸本戶承管蓋井爲一家私利渠爲衆戶公同原應分別定章也

致金哲人觀察書

謝家福

豫晉並災大都有廣狹之殊而無輕重之別前聞晉重於豫頗疑未確此次子翁往勘竟言豫災於晉亦恐未加詳察福之適齊也領虛而過黃灘諸邑有滯如灑石肉如林罕乎見聞之不俾涓厯窮鄉僻壤則雖覽餘生依然待斃始知通都大邑不恃農工爲生活者不足險災區之情狀子翁於旬日間歷七州縣而見市面都好深恐所見者市面所未見者窮窶還望詳加探察幸而無常適遇甚妙萬一蓋言適中仍請俯照前函一函儘數移賑一面詳示災狀揚過兩處已爲代呼將伯浙蘇則將進趨越欲言強帶也渠井一泉好極好極水利爲荒政本原救旱災於西北尤以水利爲木原中之木原新之渠溉漚之井那宮大渠之甘露泉也人事盡於下天心應於上甘露源沛千里聖治恭公此舉人天嘉許矣惟渠利極溼地工極難修護更難平地高燥

濱河垂沙淤水皆足以礙溝渠工不識此次工程修濬與抑竟新開東堤墩抑惟開挖壩開有無木石何具寬深若干修護護費井養之利尤足通渠工之窮惟北方土厚土井不深不得水深濬又易淤塞一磚井可沃五畝田然非三四十丈不辦執事爲豫中開百世利必能斟酌萬全便乞詳示前函所云當水石淤泉渠工似宜循舊疏濬斷不可自費開闢於處地勢崇高下流淤急急不能有利而無害還祈細察爲要抑稽史不諳者聞嘗考究中西歲鑿有種樹一法謂可吸引地泉上蒸潤澤地脈下洩積滯於水旱均有極大裨益又有稟旁種柳可培渠堤傍樹開井必有泉源請說是種樹之利又與渠井相維繫誠得大君子廣勸栽植亦不費之惠他時喬木萬章憩樹林而閒話者必曰昔庚子年間奉湖金公鎮江嚴公教栽我植者也數十年無水旱災我豫已實利賴之召棠柳黍水永無極矣

覆謝君書

金福會

新開渠井並非大工湖水築百數十里因於利導每開一渠長不過數里寬七八尺深五六尺名爲渠實則溝也瀾河築堰無用開壩挖淤溝內之泥以填堤上之土無用木石每渠工費數十千至數百千文不等有青龍壩渠可溉二千里之地從山脚開通引水而下計費八百千文已爲第一大工厥修最關緊要議每畝提水三升農修之外代還挖廢地租有餘則積社倉粟糶章程向商面奉井口砌石以下皆土每井不過十千文少者七八千議一畝地者給費一千文瀾池亦有堰較新安更小溉地不過三四頃費不過一二百千文現擬開之洛渠規模大矣自洛陽縣南歸至宜陽交界之瀾河口苦有渠形可引洛水沿南山脚至龍門四十里入伊河兩岸約寬十里計可灌地十五六萬畝以水地較旱地每畝約多收麥二斗每斗四十八斤可得錢一千文通計每年麥收約可多得三十萬串秋收尙不在內實爲莫大之利惟經費非萬餘串不辦因會商趙松翁

應須籌備漸次專注此用并約定薛慶翁嚴子翁秋開來此與梨軒共任之梨軒血性辦事而才足以濟其  
繼英俊無比風聲中未易觀也會承副帥諒鳴秋開同來辦理裕集此辦法不敢允蓋不赴山右而留辦裕集  
則輕軍失宜既歸里中而重游洛下人且以爲藉此出山借他人之捐款而隱自己之進步會雖愚斷不肯出  
此也積樹一法記得經世文編中亦有此說而尊示更明切確暢借接信已遲不及試辦已將此說陳之中丞  
請出示勸種事在必行

東流水道清理完竣疏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

竊查東流爲大清等河尾閘落洩之區關係至重前因附近鄉民逐漸侵種百數十年來竟已佔去大半溝壑  
密茂彌望無隙不特難容多水即從中蘆有河道亦因而淤塞軍煩官款挑挖旋旋旋節節淤滯上游各河遂泛  
濫爲災必須及時清理惟侵種之地相沿已久愚民不知例禁或囑轉價買衣食所資亦未便一律禁絕經臣  
派委分發直隸候補道金福曾會同天津道督飭沿沿蘆州文安大城等海四州縣妥籌斟酌勘辦議定章程  
四條 一曰定界址凡有礙水道及現在水深數尺尙有定形之處應留出以資蓄水永遠不准栽種蠶桑其  
中有完納葦課水泊等糧者查明奏請豁免若稱礙水道而久被淤塞難收回者令於地中多開溝渠俾水  
至仍可流貫 一曰設倉船從中須辦蠶船秋失務泥挖淺凡礙水之蘆葦麥草隨時刈以期日久見功應  
就所收租息多寡以定餘數 一曰議租息凡不其礙水道地畝有轉額者就糧核地照舊完納無糧者從輕  
議租上等以每畝三分爲率次則遞減惟流中漲潤無定無庸升科此後若礙水道仍應停種免租讓地於水  
所收租息卽作蠶船經費 一曰均差舊淤地皆在水濱升科尙且不使何況差舊乃州縣苛派書役需索大  
戶則隱射漁免盡累貧民應體察分別裁減均不以昭公允會於光緒八年正月會同府尹具奏奉 旨知道

了飲此者行飲邊在案開據該道金福曾會同前署天津道萬培因清理完竣繪造圖冊詳請奏者前來。查東流有礙水道之地已據迭次逐佃履勘凡水勢較深尚有淀形可驗者自靜海高家三分地西南邊起至柳行地東北邊止共長三千八百八十弓自大口子地東南邊起至高家四分地西北邊止共上寬一千二百四十八弓自大王家地西北邊起至楊家地東南邊止共中寬一千五百六弓自中亭院起至隔口隄止共下寬二百八十四弓方圍台二十七入里即留以蓄水明立界石永遠不准侵種違即嚴懲界內有民間無糧之地及王府地畝本無糧賦均讓於水外計為畝所佔民糧地一百四十頃十九畝八分二釐入毫額義租地十畝五分四釐應徵正耗銀兩另行查明取具冊結請徵其無甚礙水處所棄經估墾之地水小之年仍准懇稟照章分別開挖溝渠並由盛船流通水道內除原有糧額者就糧核地外文明文安縣無糧地五百一頃五十四畝八分五釐三毫大城縣無糧地十三頃五十三畝二分靜海縣無糧地三百五十五頃九畝六分文蔚地處上游收成較厚每年每畝徵租銀三分大城縣海地勢低窪收成較薄每年每畝徵租銀一分五釐計文安縣應徵銀一千五百四兩六錢四分五釐大城縣應徵銀十九兩五錢新州應徵銀二十八兩五錢九分六釐靜海縣應徵銀五百三十兩三錢九分四釐四州縣共文出無糧地八百七十九頃六十七畝六分五釐三毫共議徵租息銀二千八十六兩一錢三分五釐六毫自光緒九年超按照此數令該四州縣分上下兩忙徵收解完爲管經費前議設軍船六十隻杖夫一百二十名由該道等督飭委員經理係自入年辦起督令杖夫自備船隻每船運杖夫兩名日給船價工食俸錢九百文每年三月開工九月停止如遇水勢浩漲隨時變通辦理所有支用款目及開工停止日期按年造冊報部此項流地租息中稔之年照常徵收若值災歉應將被水失收之地勘明段落領前照安州東北並地成案分別豁免

徵其每年徵收銀數是否全完應於次年專案造冊者銷無庸附入入項拮据之後以歸簡便而示區別九十  
十一等年租息曾飭按期開徵惟九年因災議停十年十一年亦有停緩之處歷候此次定案後酌飭將各年  
用過堡船經費分年補造送部滑從村莊各項無名徭役私費概行革除河工剝船等差徭亦分別酌減不准  
官役絲毫浮派大戶隱射取巧以恤貧民除將清冊圖說咨送戶部外所有清理東流水道完竣緣由理合會  
同兼管順天府尹臣畢道遠順天府府尹臣沈秉成恭摺具陳

請 飭籌款開井疏

夏同善

竊惟東兩多水西北多旱地勢然也補救之方自宜於西北廣興水利而開井灌田尤水利之爲力易而見效  
速者臣曾任順天學政失觀 畿南各屬土地平曠苦乏水利以資灌漑惟順德定州間有以井灌田者詢之  
居民以昔之官斯土至力爲區畫故至今猶食其利餘則歲之豐凶悉聽隨天不能以人力稍爲挽救督臣李  
鴻章莅任以來屢次檄飭各府州縣勸民開井而應者寥寥固州縣官之奉行不力亦由民間瘠苦無力及此  
秋也今 皇上慨念災區爰及直隸河間府屬 飭查籌緩綠恤事宜待斃之民胥有更生之慶矣惟賑濟者  
一時之惠也水利者可久之規也查河間一帶地皆宜井挖至二三丈即可得水當此亢旱爲災鴻嗷遍野倘  
於籌緩恤恤之外另籌款項給令開井既益以備口之資並予以灌田之利維彼窮黎有不樂於從事者乎臣  
嘗閱諸鴻臚云土井易起再費大惟下磚上土之井可用數年需費五六千文將來加磚其上仍與磚井無  
異今擬撥銀四萬兩易銅錢六萬千文每井給制錢五千可開一萬二千井以一井灌地十畝計之可灌地十  
二萬畝以每畝添磚一萬計之可得磚二十四萬石夫以四萬金得二十四萬糧已逾十倍之利況井豈不窮  
又不做爲目前計也擬請 恩旨飭下戶部籌撥銀四萬兩令李鴻章分撥賑災各州縣給民開井而飭地方

官實心總理遴選公正紳耆分董其事毋得假手吏胥以杜侵漁庶款不虛糜民沾實惠既利賑濟之不足並使口功之可與似於濟賑利農兩有神益

諭旨禁種鴉粟請將禁各員分別參撤疏附片

左宗棠  
謝

竊裁種鴉粟非肥沃地畝不能滋長繁茂而愚民無知貪圖重利遂將宜穀腴土栽種鴉粟靡耒而植罌弁不但流毒無窮且復後耕墾無多民食軍糧尤慮不節臣宗棠入關度腹自觀情形深為憂慮迭次示禁前經刻四字額文頒行郡邑編村廣為勸誡數年以來稍為斂戢然鄉村僻靜地畝偷種者尚多共種罌粟開以免查拔者尤復不少光緒二年十二月准吏部咨奏嚴禁鴉粟明定考成案內由部的定處分奏明奉旨允准行令欽遵辦理臣等復檄飭藩臬兩司嚴督各府廳州縣禁種鴉粟文繳分馳並令各防營分途查拔布政使崇保按察使史念祖復遴委委員四出會同印官別懸鄉村本管道府督同廳縣營汛隨時輕騎赴氣搜奔月凡數至溫整段地畝一律翻犁灌水其雜植豆麥間者亦且鋤且拔俾無遺蘖於是已種鴉粟之地花苗淨絕復種豆麥糜穀頓改前觀矣據平慶涇固鞏秦階蘭州西甯甘涼安肅各道府按月彙報及各廳州縣具報相同惟甯夏一府沃土之民狃於惡習廣種鴉粟視為利源地方各官一加查禁則羣以錢糧無從交納為詞隱相抵制馴致宜穀之區廣種罌莩較金積堡未復之前殆有甚焉緣同俗忌煙鴉片久懸戒律方逆勢披猖時民心猶有所忌故種鴉粟者少迨甯夏克復肅逆掃除積弊漸多而鴉粟之潛滋暗長翻數倍從前矣上年陝西大旱成災臣因兼籌賑餉微行甯夏道府令民間悉出存糧供陝探運方謂該郡本產糧之區連獲中稔儲時必多取其所有金穀互易事本非難乃迭據府廳州縣稟報存糧堪以備賑者為數無幾按察厥由來實因種鴉粟過多宜穀地半已化為罌弁放出糧日見其少臣等與司道熟商通飭各府廳州切實查禁先



之以文告繼之以履險責之以罰約督之以防營而尤爲注意於甯夏一府六屬之地因思愚民貪種黨衆者食其利耳則卽以利勸之凡宜黨粟之地最宜草棉棉之利與煙土相若時植大旱成災糧價異常糶糴百穀之利亦略與煙土之利相等種穀與棉可以獲利且不犯禁種黨衆則犯禁必遭查拔並將所種之利而亦失之民雖豈然利害相形較然可觀因其明而屬之尙易爲力此勸戒之微意也開辦以來至今臣等與司道一心貫注遇印委各員查拔不力者隨時撤任撤委或從嚴申飭其趨事勤奮者隨予存記以示激勵庶幾并力一向克盡全功此督責之微權也查得儘先題奏甯夏府知府李宗實任在任已久於轄境廣種黨衆漫無覺察迭次奉文查禁並不遵行且以積重難返爲辭妄思抵制飾衆因另案撤任應請旨暫行革職併案查辦便補直隸州知州代理甯夏縣知縣胡韻蘭確種穀黨衆最多未能切實查禁該員請補賸州直隸州知州尙未接准都察院擬撥任應請旨飭部備銷請補之案由外察看酌量另補靈州知州孫承澍卸署平羅縣朔縣知縣賀昇廷失察縣境被種穀黨而民於互難逃畝私種者尤多業經札飭撤任該員旋卽周歷四鄉并隨同甯夏副都統切實查核淨盡應請免其置議開缺另補現據藩臬兩司會詳甯夏一府圍墾黨衆根株一律勦挖淨絕又幸時雨霽霽渠流暢注改種雜糧均極煩茂豐稔可期並據通省府廳州縣及委查各員據實結報前來臣等覆核無異疏俗不絕世官一新但使此後地方有司時加申嚴此舉必可永除匪特闕關備時新豐民食軍糧均有攸於商民生既厚民俗亦漸長治久安之效其鑒於此矣至陝西一省前經臣等會同撫臣譚鍾麟出示禁查現據各府廳州縣稟報已著成效應由譚鍾麟具奏合併聲明

再鴉片流毒最久從前議禁之初法令過峻勢有難行不得已而議禁私種黨衆如其令行禁止則內地販賣

之徒日見減少庶可漸張其禁令於沿海埠頭除此異舉亦治源之一策也而禁鴉片爲易者鴉片一摺兼金價重實爲易於隱匿吸煙之徒閉居密室難於搜尋查辦疏固無異於鴉片查辦密又通關需索包庇之端本觀其效而苦其擾非若鴉片種於曠野爲家日所共見由下種出苗開花結實以致歸於取禁需時甚久勢難固匿深藏詭詐之弊難施詐密包庇之弊易見也惟地方官耽於嚴禁鴉片難收鴉片之說各存一得過且過之心雖嚴懲痛催而聽之藐藐亦且無如之何甘肅所產之煙名爲西土與廣土兩土並稱甯夏糧河渠之利地木上賦所產之煙較別省尤多查禁之難較別省尤甚臣等此次遵 旨辦理專以切實兩字爲謀更與諷心之要幸有成效可稽惟因地因時張其禁令按之部章實有未能一一符合者要之施於官吏者不過撤任查辦其已因案撤任者亦不過暫行革職與併案查辦施之於民者不過杖責枷鎖緣非此亦不足以照懲戒而肅官常挽頹風而收實效也

查禁各省鴉片各項請分別勸懲疏光緒十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維我種實業耗民元氣各省患之者爲尤甚欲振 中國之貧弱必以此爲大端臣於上年六月奏奉 諭旨嚴禁當經通飭各屬實力奉行刊布告示開陳利害禍福行之以漸勸之以誠與農民約今年不得再種即以栽種之有無定地方官之功過痛切告戒至再三惟小民嗜利忘義習於積習難以從前未禁非朝令夕更旋禁旋輟即地方官吏賄庇優容以故官民習慣視爲具文今欽憲歷年鑄習非痛加拔除不可欲使通省肅清非首先攻堅不可查各省種煙最盛之地南爲交城北爲代州交土代土之名聞於鄰省而交城尤爲之冠於是法飭印委員弁先赴交城分查互勸窮數月之力復應踏谷不避幽險其開東西兩處地如其名素爲種煙淵藪民俗較悍馴難治止復一葢不留其資代州亦如之各屬民戶以交城代州之多且難猶禁禁斷

每有闖風自毀改種秋禾者各改令亦俱踴躍奉行順流而下並令地方官各視土宜教之種桑種棉種麻種藍種稻種菜子種花生以敵其利其極苦貧民婦老無依者酌給糧種以濟其窮其特懶豪民刁頑之戶紳庶吳包者嚴提責懲以儆其餘其紳士社長勸導有方者匾額花紅以旌其善屢次明察暗訪考之紳商士民合適省計之南交北代一律淨掃其餘餘州縣南濱黃河北抵邊外或知其八九或知其六七通省多少稟實已禁除十分之八查沿邊各營務外來鹽稅較旺於前則以進貨之多可知土產之少省城戒煙局就醫購藥紛紛不絕則以吸食之少可知禁除之多果能從此廣績而約大吏有司同心協力持之不墜三年以後可期此害永除醫考向來倡爲爲業不宜禁之說者不曰憲抗禁事即曰錢糧難完甚則曰於民有益勿奪其利今且行之一年但有偷庇絕無梗抗但有官吏所不到絕無百姓之不從兩忙錢糧輸納如故至交城產煙最盛之縣經印委謝開導鄉民咸謂歷年有煙無致每村必有客民開設小鋪轉販外來錢糧以備本村賒貸收之縣印委謝開導鄉民咸謂歷年有煙無致每村必有客民開設小鋪轉販外來錢糧以備本村賒貸收製以後盡數取償且極易吸多係此德監釋利歸外販害中本鄉此次禁除深知於衆小民有益悔恨感發至於泣下可見民雖愚而可動習雖久而能移所以向來不辦者不過大吏畏難有司好利天下與利除弊爲難之通患大率類此現屆冬令又值雜時播種之候已由軍重頒告示嚴申厲禁以期逐漸廓清由過強而馴至自然查督辦重大事務出力例將獎敘資查禁鴉片爲奉旨防辦之件關係通省民生風俗且力破難習辦理尤難不有勸懲何以責效除私受畝稅之前署石樓縣知縣汪恩瀾另奏奏外所有光緒九年分督查鴉片彈心竭力膺平道廣降感請旨交部議敘其地方情形難辦查禁尤爲出力著有成效之交城縣知縣賈成發河曲縣知縣徐永吉代理寄風州知州馬汝良感請旨交部從優議敘其辦理得法著有成效之署屯留縣知縣張應功署興縣知縣艾紹澆陽曲縣知縣錫良汝高平縣知縣李義翰朔州知州魏官澄應請

旨交部議敘其否辦較緩經本管道督查旋經刀禁之署代州直隸州知州余振芳應飭司記功一次其承辦不力之永甯州知州賀樹恩靜樂縣知縣李鳳鸞應請 旨摘去頂戴勒限明年認真禁斷如有遺折卽行嚴參報禁不實之垣曲縣知縣趙錫恩趙斌縣知縣王禮章絳縣知縣劉斌失察丁役獲庇之五台縣知縣王步輝應請 旨撤任責令對同各縣查禁如仍不出力卽行開缺其玩禁捏報辦理不善之故支村巡檢朱惟篤應請 旨卽行革職其餘次等出力及有疎懈各員由 臣分別給予外獎防司記功記過以示勸懲

省垣重地宜籌足食之經疏 光緒十年

署貴州巡撫李鼎浩

竊查黔省上游鴉片積習最重糧民最多禁種之法宜按照區分限年章程漸次辦理下游松桐思石一帶栽種日淺總民尙少宜及早禁止苗疆七廳暨黎平一屬尙未栽種宜先事預防三種情形業經奏明在案伏查省垣居通省適中之地局面狹小產穀有限倘有災荒不惟關省無從接濟並附近三二百里地方山徑崎嶇肩挑背負亦難於轉運北之開修東之貴定皆萬山叢壁西接清鎮地頗平坦而區蕪最多均未易接濟惟南路定應一屬土地平衍而膏腴鴉片積習較之龍貴開修彼善於此實爲省城米糧來源大宗每當夏秋之交陰雨兼旬定應之路澗阻省垣卽有米貴之虞 臣體察情形非乘此積習尙淺時早爲料理倘有不慮於省垣局而大有關係自上年奏明禁種後手函諭防定應兩屬地方官不下十餘次今年三月 臣出省巡閱先赴定應查看情形定番州附城一帶平原數十里鴉片絕少詢之土人已去十之七八廣順州已去十之二三又查 臣省城數十里地名青庄該處土田最爲膏腴爲定廣慶資筑分屬之地從前苗教倡亂時省城被困尤恃此滋燃眉之急以其產米最多距省最近轉運最便近年來專以種鴉片爲事查有文舉人趙秉乾武舉平和黃均極有鴉片照奏定章程開闢充公近已漸知斂跡 臣非不知置之不問可以省事可以見好目前惟大局

攸關不得不預爲曲突徙薪之計蓋必倉垣米糧先儲不涸之源而後可以收居重馭輕之效臣在黔年餘不能消息未萌深以自咎又查煙癮流毒不比酗酒賭博可以勒令改悔一經沾染多成附骨之疽早一日尙易於回頭遲數年則難於下手現當交卸之時深維居安思危之意彌切綢繆未雨之懷所有省垣軍地以之贖爲養命之源宜早爲料理毋令積習日深於大局有碍之處理合恭摺具陳

請禁作踐妨農稟光緒八年上疏也

秦榮光

竊生等籍隸治下耕讀兼資稽事艱難知之最悉兵燹餘生仰荷 聖恩減賦方冀民困漸蘇效珠富庶無如屢屢歉收民間寅食卯糧財力大絀本年五月六月間風雨過多棉禾多被淹死平田早歉無收惟一二高田或可指葉少獲然計鋤耘工本較常倍費此後官糧私債深慮入不敷出共切躊躇乃近來地方風氣最多煙賭子弟游手無賴動輒魚肉鄉農作踐田畝窮儒善長勢力不敵告訴無門飲恨吞聲匪伊朝夕矣生等目擊情形不忍坐視敢噬身受其害心實不甘爲亟條列八款逐一開陳上願鈞鑒

一棉花開時鄉農必週旋一二日養使力足則色白衣重售價可豐今不論月明黑衫每被偷捉一空俗名捉露水花田宅隔鄰較遠者被害尤甚此宜禁者一也

一棉花自十月後積有零星小朵鄉間孩伶一聽地方孤寡採之木葉戶不復與較俗名捉棉花亦古者遺棄薄穗意也近乃未至重陽強壯男婦十百成羣硬行採摘並及青鈴冒充捉棉花此宜禁者二也

一近蒲藪田中高因低俗號場岡但宜植棉環綠木棉價賤銷場開有鋤梗者然澆高嶺低資本倍大今於稻始熟時乘夜偷割其種勸植盈畝復實多此宜禁者三也

一棉其拔後有資本者墾地刀任草生田俗名早荒地然特十中一二分耳下戶貧農多種粟麥稻接買

今有縱牧牛羊名食荒田之草宵并莠麥而燕鷲之既冬種之徒拋復夏種之無者窮樵生計賴純其牛此宜禁者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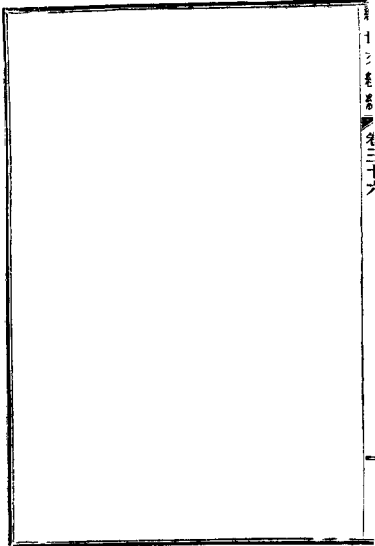
一植棉之田每於低陸或腰深間無種赤綠黃豆芝麻等物均民食所需也今於熟之時縱令潑種頑童連根拔取實不堪食止可爲柴於己無益於人已損此宜禁者五也

一水濱蘆荻在官河則爲課有征在池溲亦準田起賦自應由該糧戶承管近乃春芽始生便多無籍間民四出痛碎賣充牛食始及道旁岸上縱并茅海而潑灑之名曰砍青柴公然白晝作賊莫敢誰何此宜禁者六也

一鷄鴨本民間畜畜然五母雙雞數有數限近有不耕之夫多畜此物動以百計不如關東鷄鴨田無論棉禾意麥自苗至實逐節受害此宜禁者七也

一總壤相錯田形多類犬牙然曲折循塗類判此疆爾界今則貪食便捷者不但度阡越陌甚至橫驚別趨蹂躪鄰田罔知妨害偶與理論一味恃強反肆毆詈此宜禁者八也 以上八款均係作踐妨農實在情形生等伏思王政以足食爲先民生以務農爲本無論棉穀一種田產大宗不準私偷硬捉即壹麥雜糧亦藉佐民食用今縱牲畜啄飽便屬率獸食人至藪塗之性一年砍青數年不茂故禮垂方長不折之經詩著敦昨勿踐之詠今縱非時妄詐在彼之獲利無幾而此之所獲實多暴殄天物此亦其一 生等伏乞恩准備諭四鄰立將前項情事嚴行永禁如有犯者許該農衆會同地保掘送到案從重責處庶於重農實粟之中兼寓扶弱抑強之政矣

第一卷 第三十



朝鮮世文續編卷三十七目錄

行政十四會條

續市監政

擬添積貯書代冊

請京師辦積穀片

酌議整頓倉務章程疏

奏請定撥款及時買穀還倉疏

奏查明存款銀兩悉數建倉積穀疏

奏各處捐建社倉已有成數疏

道府稟撥廣仁倉各條批

震澤鎮積穀記

重建長沙倉記

積穀章程

黃式三

管同

沈葆楨

黃百川

曾國基

張之洞

馮譽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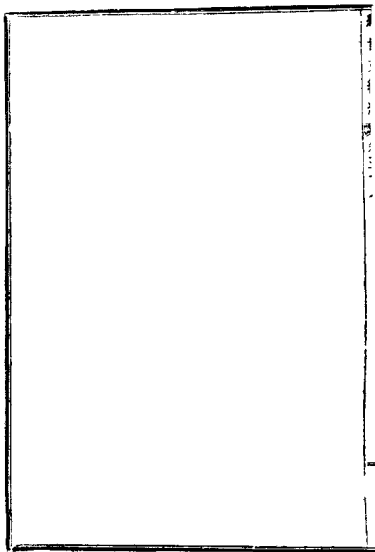
胡林翼

莊慶椿

徐宗濬

魁聯





戶政十四 倉儲

讀市糧考

黃式三

糧糶古法也北宋王氏青苗法行之而大弊南宋朱子乃議社倉李公穆嘗爲之議曰奉行得人青苗亦社倉也奉行非人社倉卽青苗也式三謹其言而惜其未盡朱子之議立社倉也不願置立之處官司不得抑勒置立之處人戶不願賸貸不得抑勒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行之也必以憐恤忠利之心不用聚斂蠹疾之議議固甚善然熙寧初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至抑勒也給以金也聚斂亟疾也法立而弊生弊漸流而漸大法之所以不能盡絕使人主舉社倉之法雖天下以通行之其弊亦然朱子社倉之法云職以鄉人不以官吏而觀其集中所載社倉事自每年五月下旬十月月上旬自縣申府差官一員與鄉官支貨收納則謂社倉之事不職於官吏者其未必然耶產錢六百元以上衣食不闕者不得請貸則請貸者皆極貧下戶而收納之時不鞭扑而能得之耶十人結爲一保逃亡物故同保均納納足如貸者皆貧戶其何以堪之耶如謂同保中有富者則十人中貧富相間矣令富者貸粟而出一分之息又令其償逃亡物故之穀非抑勒之而富者甘爲之耶初爲青苗之弊云富者不願取債者以多故爲功一切刑配悉其類以必令朱子之友魏元履于建甯府建陽縣長灘立社倉歲發以濟民而不收息朱子憂元履之粟積久儲遠慮慮既狹而事亦不久然元履亦病朱子祖王氏聚斂之餘謀朱子作長灘社倉記自言之然則社倉之立或收息或不收息皆不能無弊者耶朱子又謂社倉收息乃一時苟以便事之說魏元履不收息之言雖疏而蕪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賸數

年復免其息然息果能免也耶諒以崇安社會言之米六百石每石收息米一斗行之十四年得息米三千石  
擬此後每石祇收息米三升此朱子擬而未行之策耳倘依此行之實三千石之米既得息米九十石其中每  
歲有定之費如官吏費用米六十石四斗蓋瑞買藥薦米九十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而未定諸費如鼠食雀  
耗風乾雨溼銷縮相腐之米徒役奔走出納之工不在此數九十石之息米能給之耶如盡捐息米此數復何  
出耶然則牙子行之學安而人以爲德何也曰是僑王氏行之鄞縣而無大弊者也李公所謂崇安任事之人  
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朱子集中所載社會記建昌軍南城縣之社倉吳仲異倫發私穀四千斛爲之裝  
州金華縣之社倉潘叔度出穀五百斛爲之是倉主之富而好義者也意在濟人不求肥己無各戶之勒貸無  
逃亡物故之索償少倉穀出入之費省官吏監察之責事之所益者大而行之可久此朱子所以尤樂爲之稱  
道也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強行之則弊百出矣或曰熙甯行青苗之法駁議者但言古今異宜而已意者國服  
爲息固本周公之典歟曰賒貸之法見於春秋傳當時未罕氏齊陳氏猶能行之豈惑不取息乎但泉府所言  
祇因祭祀喪紀之乏權以賒之以役事償之而又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謂貸入於泉府用之者取於泉府  
非謂取於所賒之息也因官本經其義甚峻賒貸收之法行之通國貧富等戶咸有常例此謀利之術耳安  
得援用官以自解也宋即奏謂而但百計則與知同義或曰官古亦與宜通不於禮文則折或曰泉府做市貨之不售者以待不時而買錢仲李  
惺亦有做散糶糶之術古皆行之後世或不行之而政弊何也曰無仁民之心而懷利以相接法無不弊  
泉府之法幸不行耳不然泉府言貨滯則賈之後世必非滯而賈之矣泉府言待不時之買後世必定之以時  
抑勒分配矣管仲李惺之法逼糶做散祇行於發甚殘傷廢甚貴傷民之時臨時而行非常法也法有可  
暫行者不宜執爲一定而概以施之後世行此術者定爲虐例羅不於賤之時羅不於貴之時羅則抑價糶則

昂價存商賈之意居官吏之尊以官吏之尊奪商賈之業民畏商賈之貪刻則逸之而已於官吏不能還也則惟坐而待斃爾

擬海被貯書代作

管同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大本積貯者國家之大務今海內飛芻糶粟糜至京師意京倉所積穀多備數十年少亦宜支數歲而以臣所聞不過僅支一歲而止臣甚竊之記曰朔無六年之畜曰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以國家之全盛積貯止此設不幸東南有水旱漕不克繼或淮徐兗濟之間有大盜如王倫者阻於途俾不得達或畿輔倉卒有事用穀倍常時三者有一焉雖有研桑不知計所從出矣且夫一州一縣之大倉虛空虛則事至而無以辦況於煌煌帝都宗廟乘輿之所在者乎以國家之威皇上之仁聖靈所云三思固萬萬不當有然而思慮豫防勢之所及也臣既至而後爲之所勢之所不及也此臣之所以大憂也且竊惟國家富強本踰前代嘗乾隆中歲京倉之粟陳陳相因以數計之蓋可支二十餘歲乾隆之去今時既未遑加以數十年內未聞一州未損一縣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備二十歲而有餘今則僅支一年而不足論者皆謂邇年以來苗賦迭起水旱開作高宗皇帝屢施蠲免之恩皇上數沛停徵之惠坐是積貯虧缺不能復舊臣以爲是固然矣而抑猶未盡伏查京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兵糧二者去通漕不過十分之六其一養工匠屨賜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當時去京倉所放米之今則人數百倍於前而米去京倉十分之一矣其一國家定鼎宗臣封親王者六曰豫魯禮鄭肅莊封郡王者二曰順承克勤世宗皇帝之弟封親王者一曰怡賢此九王者皆世襲罔替七親王之世子世封親王其他子則封鎮國將軍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他子亦封鎮國將軍凡鎮國將軍之子封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子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子封奉恩將軍凡係親王

萬斛郡王五千公一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孫不過數人後則愈衍愈繁至於今枝繁葉盛蓋其人已數倍於前矣而 國家封爵賜米必一一如其人數是以 國初恩米去京倉不過百分之一今則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漕十分官俸兵糧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歲之漕減數一歲之用漕一不足則必抽舊積蓄者日絀而新者無積然則京倉之粟日減日虛二十年而大變於前者無足怪也夫 國家之大所賴以辦事者官所賴以捍生者兵官俸兵糧勢不可減而我 朝於滿兵盡人而養之自乾隆時論者已憂焉無善計耳至於工匠則事不同矣經曰既屢稱事又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然則古之工匠食稱其事初無虛養之時今之匠役無事而食者蓋過衆爲今日計莫若裁汰散遣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興造然後及時召募計其工而賜之食如此則下無游食之民上無虛糜之賜而所謂匠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九王之子孫爵祿豐厚此自 國家追念前勳恩德至渥然臣聞之親親有發尊賢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 皇昆弟 皇子之封其酬勳已至極而其他子孫又人人食王公之禮則待之母乃過優乎 國家享祚億萬年諸王子孫日衆海內物力必有不給之時人臣與國同休戚 主上匱乏而私室豐盈諸王之靈抑恐未安於地下也爲今日計爵則仍之祿則減之彼其人聚才賢自可爲國當官別受在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嘗叨厚賜如此則宗室皆知奮勵而所謂恩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復減如前則京倉所積歲已有餘以數計之蓋三年則可餘一年之食九年則可餘三年之食然則不出十年而京倉之積貯已多矣論者或謂匠米可減也減恩米恐非 聖上所宜行也請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王昆弟五叔乃無官則其子孫豈宜不辨別賢否而概以王公之祿予之宋相王安石石渠議宗室恩例宗室伺其出羣譁馬首安石厲聲斥曰祖宗親盡則誰何況賢輩諸人遂無詩而退至哉言乎不可以人廢也臣愚以爲此事也行有五

利焉京師積貯有餘一利也匠民散於民間幾輔發賤一利也諸王子孫不驕惰三利也積穀有餘則徑可停運一二年而用其閒以大治河工四利也旗丁但予坐糧則所云積穀者省而州縣之虧空可彌矣五利也雖一事而興五利補救之謀無加於此若夫興水利議屯田裁減滿兵糧額等體臣大非且夕所可行也今未敢議焉

請京師辦積穀片

沈葆楨

都臣所爲倦倦於河派者原謂海上設或有警留此一錢運送尙可爲臨時轉漕之資用意至深遠也臣以爲事期有濟則議不厭詳運河徑南北二千餘里其東去海均不遠二三百里謂河氣方熾而濱海之地均能帖然晏然未見其確有把握即使擬更鎮撫有衝緩鹽不動以十萬石之米計九閱月始達所裨於京師軍食者幾何矣未雨綢繆似非積穀不可米過三年便朽不足食而穀之曬乾扇溼入倉者可五十年巨守厥信時見上饒縣倉被毀嘉慶年間物也迨同治元年奉 命撫江右以浙江軍營採辦積穀廣信米價爲之賑費臣發倉穀平糶數萬石一日而盡其所賑之米色稍糲耳質則如故蒸之成飯每升較新米可溢半碗此穀穀耐久目所親見焉而值其不輕者也誠能由部慎選賢員於津門設局收買利之所在人趨如鶩商舶必聞風奔赴勻年遞積款不甚鉅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粟支十年之效不難逐漸而成技籍可稽人心大有所恃備邊款最推陳出新與閩閩平價交易市僧無所施其居奇伎倆貧民之受賜無有已時較之費無數帑金以治不可必成之河等不可必通之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酌議整頓倉務章程疏 光緒十一年

沈葆楨

本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交出本日面奉 諭旨給事中洪良品奏倉務積穀請防整頓一摺倉務積穀已

深慮應請該給事中陳各條著倉場侍郎悉心酌核妥議具奏欽此並將原奏抄交前來臣等竊維倉儲積弊日久且深亟求整頓必先究其致弊之由未有不知弊之所在而漫言整頓者也臣等自受任以來隨時隨地無不銳銳以去弊爲心有因時制宜漸收實效者有核重難返蠲除者請卽該給事中陳各條明辨其是否可行並就臣等思慮所及顧慮悉述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原奏謂各倉偷漏由於封鎖不嚴查存米各處懸經臣等於完漕後發給長封嚴密封固其未經放錢之空版例由都統御史封鎖然每歲大雨時行監督例得啓封查看俾免米石因滲漏侵溼又新收之米不無因熱回潮該監督亦應察看分廠挑瞭歷辦章程如去夫嚴密關防固爲慎重倉儲要事然查從前倉虧各案動輒盈千累萬而謂偷漏之弊鑿乎封鎖與否則實不盡然若如該給事中所議各倉鑰匙或存倉場侍郎或存倉御史住址遠近不同隨時請鑰不但往返稽遲且臣等自春懸夏經秋遠駐通州各倉分隸都城內外與查倉御史住址遠近不同隨時請鑰不但往返稽遲且恐諸多牽制實有未便擬請仍照常責成輪班值宿之監督一手收掌由臣等嚴飭監督於收放之際逐日親自封鎖不得假手花戶其有不遵定例封鎖或挑瞭查看不行報明臣等衙門者卽由臣等查參庶事無旁貸而實有攸歸矣又原奏謂土米存倉易腐穢和之弊查各倉存糧土米久未查辦當從前至漕不下四百萬石倉儲之米隨陳相因故有分年糶變土米之例自減漕折徵以後收徵僅三分之一雖有土米而不能發糶者一因收倉年分未久旋卽支放係不准揭除氣餽廠底一恐倉役藉便夾帶好米出賣故三十年來未嘗見糶而米質已變者按例不准揭除各旗不肯領額歷年既久積而愈多損傷折耗實爲各倉之大累臣等惟行嚴飭該督查各廠於現在收存之米勸加挑瞭毋使稍有變壞庶米色不致顯有差池而歲和常辦可期漸除矣又原奏請米色以該收數一條據稱近來入倉之米間途中有被水浸沙淨碎及每石短少一二升等語查

各省運通米石巨等親臨查驗必須乾潔方准解收起運其由通至橋派委員弁節節防查至由橋運倉亦有武弁押送何來攙和情事或有起運之際驟然遇雨者亦必札飭該監督在倉風晾乾燥再行入廠其米袋到倉例准抽掣如有短少歸於車戶名下應賠於倉儲實收並無所扣原奏所稱攙和短少或係傳聞之說至於放米之時御史例得在倉稽查聽由臣等通飭監督每逢收米之日先行報明御史以便隨倉查察並如該給事中所述各倉支應收放人役均以己正齊集不得稍有遲延以免貽誤又原奏估修廠座一條查京城各倉自光緒元年擇要興修其未經修理之廠誠如該給事中所奏現有坍塌日甚情形前經臣等咨明工部查勘嗣準部稱雖有應修各工惟經費支絀暫擬緩修等語既經該給事中指陳臣等自應嚴飭各倉監督查看應修廠座分別輕重情形據實詳明由臣等循照辦議造成案籌款奏明與修總期工歸實用 帑不虛糜至如何辦法方臻核實臣等另行附片奏請 旨遵行又原奏嚴制防以馭花戶詳考察以課監督查各倉花戶有頭役有散役額設雖有定數而其實多寡不同散役人等無非著名花戶所援引非其戚黨卽其友朋總屬通同一氣該給事中請令花戶分廠督領意謂各有責成而有無弊竇仍不能出頭役之圈套所議之法恐未必得力該花戶之良莠視監督為轉移苟監督得人則全倉可以終治如不得人則諸務逐漸廢弛此中情事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於所屬各員密為體察遇有庸劣不職者立即撤回才堪造就者勸加訓練其辦事勤慎之員無不按照章程奏留奏保是監督之勤懇已極詳慎計惟有隨時嚴飭實力防維以期倉務日有起色並請 飭下戶部轉行各衙門於保送倉差時慎選明幹廉正之員庶有治人乃有治法矣總之倉廠之隱患在於虧短虧短之情弊在於偷漏而偷漏之原由有出於私者有迫於官者前聞匪徒私行偷竊並不由廠門出入名曰掉扇盜米數十百石猶是暗偷其最甚者竇由不肖監督與飭法之花戶勾結串通私行開放



權此弊花戶不能自作未有監督不知情者等語任後刻刻嚴防監督中有素行不謹聲名平常者不待顯有劣跡卽登時撤任者固原衙門當差計已六七員名現各倉監督似皆有警畏之心不敢妄爲臣等仍時嚴密訪查不敢稍涉疏懈此弊之出於私者防之務盡也其弊之迫於官者按例充當花戶皆係殷實良善平民相沿既久則良善者絕少而作弊又盡非無因查定例各旗開放甲米先儘存倉較陳之米書照嚴名公同圖製閱近年關領甲米時往往不按圖製衙倉挑揀偶有攔阻卽聽聽立下監督稍涉庸懦率行畏避貞待花戶向跟隨人等私用使費說合始行竣事而運往內務府交米亦不免需索抑勒花戶之錢從何而出無非取給於米石此弊之迫於官者也然此等弊風花戶隱忍而不敢言監督畏葸而不敢秉事屬曖昧弊實難除相應請旨嚴飭各該衙門嗣後領米務遵照定例按圖製廠座支領筒米質霉變不堪食用準各旗據實糾參如米質尚好亦不得任意挑剔藉端說案庶圖嚴成法不復覬覦具文臣等如聞該倉不認真辦理有前項情弊監督則立予撤參花戶則從重治罪此澄治本源切求整頓之愚慮也

奏指定撥款及時買徵還倉疏 光緒五年

山西巡撫曾國荃

竊臣欽奉諭旨於部庫撥銀二百萬兩山東等省撥銀三十萬兩俟陸續領到後卽酌量撥善後語大端督飭各屬認真籌辦務須實惠於民等因欽此當經奉同合省官紳士民叩謝天恩並一面委員赴京請領部款一面分咨山東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各督撫迅籌撥濟約計本年秋冬之間應可陸續領到伏思善後事宜頭緒紛煩卽如清查荒地發給耕牛散布籽種招徠開墾均非有人有財不能興辦幸賴各省批解尾捐銀兩略爲分潤點綴粗有眉目惟邊遠乃設實爲通省經費之大宗尤爲目前切迫之急務查各省九郡十州所設常平倉穀百餘萬石自光緒三年遭遇奇荒外省轉運之米一時驟雜入境全仗本

地倉先救眉急道存發取盡於是兩滑東滑絡繹而來故論賑務既興之後則以外來糧米爲本省活命之  
源而當賑務初興之始則以本地倉穀爲災黎託命之所蓋臨時轉糶於隣境既難路費費多不如先事儲發  
於倉廩可以移緩就急也本年六月間臣奏請將晉省出借倉穀之實欠在民者無論終年近年懇 恩一律  
豁免奉 旨允准在案值此大疫之後即不能將此項應補倉穀向民間捐辦升斗而儲備久空萬一災過不  
早備災閭閻更失所恃因思帑款至重欲杜虛糜之弊必求實際之功此次奉撥五十萬兩自宜遵照 諭旨  
擇其實惠及民者認真籌辦力不負 聖朝仁育萬物之至意惟晉省三年奇災庫空如洗旗綠兵餉州縣坐  
支每遇萬分緊急之時不得不於賑捐項下通融挹注今慎善後需用孔亟無術點金又不得不議定司庫所  
收兩忙倉穀之數陸續撥還賑庫臣與善後局司道熟商必須設法再湊五十萬兩合部撥之五十萬共成百  
萬兩專爲買發填倉之用至餉何項緊要一經奏定之案不許移挪分毫又慮同時採買騰境抬價若希有妨  
民食仍令察看境外切款情形分批次第採買現經藩司養享札飭各州縣修葺倉廩隨時將穀價低昂及來  
源多少按旬稟報以便由司酌發銀兩買撥填還總期倉穀可以漸實糧價不至高騰仰副我 聖主撫恤災  
區有加無已之至意再查原撥倉穀百餘萬石茲僅以百萬兩買補尙難齊全應俟年習順成限定三年籌買  
足額

奏查明存款銀兩悉數建倉積穀疏 光緒八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維山西善後事宜端緒錯雜款目糾紛難清理臣到任後察考故贖遺圖甚多迭飭司局詳晰開報臣按  
款勾稽現經查明有所謂善後節省一款爲數甚鉅問所從來大略有六一報銷既畢難違局原領經費繳回  
之款一四川捐局應支局費一併解晉之款一天津補解捐項尾零並津貼解費之款一各省解項長出餘平

之款一各州縣繳回原領牛馬傳之款一蒙古指馬變價運糧口袋變價之款通計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以上諸款或事款尚存或因事借動今飭局員分查統核得有此數均在光緒六年善後報銷第一案奏報司庫所存積欠善後正款之外該員等原擬俟善後卅款完竣再行歸案附報現經善後局司道查明詳報前來惟此項存款雖係餉餉節省而或溯其所出當日委皆爲周恤貧民而來今日當爲補助貧民而用查督省奏患役缺仰食兩路經費所截與今日情事無殊固本之計莫如積穀積穀之道莫如多儲而專登聚之費則稽核得實儲之多則能禦大患督省各州縣倉穀雖經會同呈發款項補現在通計止實至七成分散貯籌備一區無裨全局仍非有大宗積儲不可聞徵銘過太原時與臣諄切言之考之古事漢置故倉於成皋隋置黎陽倉於衛州唐置洛口倉於鞏縣集津倉於三門皆於適中水次儲蓄饒以備有事時取給無窮轉利便督省產穀之區無如墜外陝拉齊廳所屬之包頭鎮其地濱臨黃河商賈雲集運穀萃焉其價常賤於內地什之五浮河而下千一百里達於磧口磧口爲汾州府通判所治東距汾州陸行一百八十里南至蒲州中徑輻王趙起剝易舟共水行千里惟包頭入內地則無大船受載有限運費不輕現擬派員在包頭設局視察賤時收買存倉視發賣時以舟運至磧口計賣發一石可運三石磧口居民多墾石爲窰以居米商卽以之屯糧最爲穩固擬於磧口多建石倉以儲之穀盈於倉卽行封鑰可無侵盜之虞所付磧口運例典守並獲遺附近弁兵防衛惟此項發多款結得人爲難且發買則停蹄久駐則費多查編著大同鎮總兵張樹屏年來統軍常駐包頭宜律整肅共得吏民之心該鎮廉正密實勇於任事本年四月來省臣與往復議論知其胸有經緯議及此舉規畫若然擬派明幹之員前赴包頭會同該鎮察度情形辦理大端責成該鎮臣決其必無侵蝕浮冒之弊該鎮所領例定足供任而有餘可省展員費無算而且以靜待動收買發運操縱因時見可則行知難則

止期以兩年爲可集事有此存慶以儲萬一言者遇有急需東由汾平可達者垣而下備津可及邊鄙亦何至  
救朝飢而糶數千里之遠運一不而需數十鎊之費糜財曷時致誤事機哉此策發之於開破鎔而餐之於張  
楨屏該兩臣一爲老成更事之論一爲熟悉邊事之人言之鑿鑿理當不謬且愚以爲備豫之道無逾於此且  
使鉅款安置得宜此時不致糜爛而將來可收之用統俟善後正款用竣一併彙案報銷

齊各屬捐建社會已有成數疏 光緒八年

馮譽職

竊惟救儲之法自管賈以後論其繁矣至宋儒朱子本賙長孫平義倉之制設立社會行之十四年而條目始  
備議此謂其要在地理人人習其事在城之專爲備不若在鄉之多所備制莫有善於此者後世時地異宜因  
其請而變通之本其意而進衍之思合足食之常經卽爲救荒之良策臣前供職京師習聞光緒三四年間陝  
省旱荒賑發多購結外省泊五年蒙 恩簡授巡撫於 陝時卽陳明力籌積穀備荒之略六年二月履任  
後吃吃兩年始於殺殺建倉一律就緒所以久未具奏者良以其事本欲便民而易於擾民必有實心以貫徹  
乎事之始終一切委曲煩瑣劑合其宜而又以實力持之俾弊端胥剔成效涓涓庶稍可自信否或浮荒虛名  
率開虛數相欺粉飾非臣之所敢安也臣前查陝省各屬倉糧業因事務散歧流離之後民少蓋穰其地皆高  
原大陸土脈鮮澗每遇饑旱即成災歉是倉儲之設宜視他省爲亟矣幸值是年夏禾豐稔易於舉行經臣酌  
立簡易章程出行司通飭遵辦其法諭令富戶多捐中戶少捐下戶免捐不准按糧投畷攤派致啓苛勸所有  
糧色無論稻粟麥豆隨其土地所產均許捐交其指數若干均暫存各鄉附近公所其收放均由公正販賣紳  
耆經理不准假手吏胥仍責成地方官年終辦驗一次以相勸察各屬有一隅偏災者被災各村俱令扣除不  
捐仍量受災輕重在附近所存積穀酌量接濟加勸者一年紳民樂從各屬頗有捐種蓋富民稍減酒食

燕省之需即預爲儲蓄感黨之助貧民仍得自謀衣食不困酒漿則哀益得均也水鄉多稻田之利疏湖有豆  
菽之饒則取揭亦易也無分散之患而人得以安其心無轉運之勞而人得以省其力則私計悉便也紳民自  
爲經理可無盜賊之侵漁官司相與稽覈亦城地方之責任則公義益明也災年藉資散放常歲仍藉指輪以  
一籌濟一壩之家以數歲救一歲之荒不重求取數之多而期於積累不驟冀見功之速而要諸久長此且舉  
辦校補之初籌思備至者也惟是有發而不歸其地則溼變可慮有地而不因其方則取求難給故勸捐必須  
建倉建倉必須尚社查陝省各屬向此間有社以廠舍悉爲捻回各匪燬無存隨於七年續捐糧項下  
出三成變價由該紳選中擇地各就人煙稠集有堡寨可守之處或新建義倉或購置糧石六七兩年九十一  
蘭州縣共捐存京斗糧粟黍豆八十萬六千石有奇計修建社倉一千六百餘處由司委員分得查驗結報  
係實儲在倉並無捏飾情弊六七兩年各屬被雹被水各村莊窮黎大小人口均得撥發口糧紳民營樂倉儲  
之有益本年夏收中稔仍頗輸將一俟捐數較豐緩急稍足特來年自可暫停俾得休息蓋至社倉遍設民  
不以爲官事而直以爲家事且不藏於家室之私而藏於里社之公其容易除其效亦易見臣仍出示勸行節  
儉禁止奢華各存積業於家以防匱乏至納借取與守時瞭各事宜嚴防各屬州縣督紳耆各執土司所宜  
妥議奏報臣仍細加查訂分飭照行俾災水遠以期合乎朱子社倉事自之遺意通行之章程宜始始無煩後  
之虞分立之條款宜詳始無掛漏之慮由是儲蓄越年石增規畫隨時新擴倉廩實而禮義與讓奉之勸諭精  
仁讓之風漸起以期仰副 聖主惠保無疆厚生正德之意是臣所當次第籌辦而不敢自限者耳

謹附粟糧廣仁倉各條批

胡林翼

慮察天下形勢之要險刻下武昌省城應儲粟石以備城守外至要之地莫如荆州襄陽此所以顧舍一成之

歷而期爲襄陽三年之蓄也細閱情原酌擬各條均有可採亦有可疑惟所擬廣仁倉存穀石議定由府一手經理宜入交代以垂永久一條在從來常平倉穀一入交代則經年累月盤查無期或或歷官數任歷時十數載仍事陳腐者比比皆是現值立法之始固不敢蹈此惡習然恐防其漸自宜責成經管知府遇交卸時專案移交由後任官限十日內盤收報如有虧短責成本管官賠補不得隱之經手書役致歸無若其盤積之數卽由前任官認捐以免推諉又所擬廣仁倉應委員經理裁差派書役看管一條查委員書役既分別酌給薪水責成專管卽有主守之責如有偷漏各情應先責令知府賠繳再於經手官吏名下著追仍照臨守自盜律科罪庶使錫自警心不敢故犯共相給經費一節亦應酌減以初有常又的世後仁倉存穀石宜仿照州縣常不等倉由陳易新以免日久霉爛一條查出陳易新清弊就大此法行之於民間尙多弊竇他非所論也蓋一出一倉權卽操之經手之人試問經手者果皆公正殷實者乎竊恐有出無人以鍊積寸累之穀徒託於假公濟私之人由因循而寢成侵蝕法令亦有時而竊此條斷不可行應毋庸議又酌擬出糶倉穀直就本地糶賣一條查穀典生息名曰留備買穀贖倉之用誠恐臨到買穀之時地方官已藉口急需全數提用矣楚省穀典生息之款何止億萬此時全歸爲有即其明證此節亦無庸議又酌擬探買倉穀宜選派公正紳耆承辦不準假手官吏丁書一條查新設賑廠儲穀約三萬石以豐稔之年價值料之每倉石需錢八九百文約計銀一萬六七千串儲設應多經理愈難卽將來交卸盤量亦多需時日不若定以限制單以一萬石爲率其一成糶金除買足設一萬石外仍全充軍餉解省不準該道府扣存分文以免虧糜再此案專爲城守禦備起見應歸督撫籌集襄陽道衙門稽查支放其如何明定章程互相稽核以杜侵蝕之虞仰兩司逐條稽核妥議

廣濟核發倉記

莊慶椿

皇上卽位之二年江南救平先是曾文正公方率師南下奏請減吳中賦額 謂減十之三蓋江南被亂幾十餘年以死傷垂盡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此如天之 恩所以爲吾民計者至深遠也後五年豐順丁公來撫吳條議以設章程下所屬州縣盡行之凡田一畝帶徵錢一升所在建倉儲之以備水旱不時之災蓋吾吳既爲賦最重之區然民俗不節於用農夫無終歲之積一遇歉歲弱者終斃強者肆橫勢固然已大吏深察民隱而預爲之備又如此顯克復後江震漕收未有倉民之輸納皆以錢故敢徵積穀所存亦錢而已其後來宰吾邑者徐侯政和復捐廉錢一千六百緡存以買穀後至者踵其事積以湖緡及市肆販銅爲積穀捐凡五年又得錢二萬緡今邑侯李君慶雲既於城中建倉將買穀儲之因念震澤鎮距城遠復於慈雲塔院之隙地分建一倉凡屋若干陸續始於癸酉春三月落成於閏六月凡用錢五千餘緡至是而穀始有倉可以備水旱待賑發此宰吾邑者大有造於民者也余郡民也年老矣不屬觀斯倉之成也考乾隆中沈先生彤所輯邑志載常平倉一例穀倉一社倉三常平例穀二倉均在城北門內社倉一在城一在平望鎮一卽在震澤鎮此修志時所存者也今去沈先生僅百餘年粵賊未亂已無所爲常平社倉者人但知漕收之有倉今則并無之矣道光三年及二十九年吾吳皆大水其時賑發之資皆集於富室之捐輸遺亂以後物力人情又非復昔日之盛歟斯倉之設尤不容已也夫以 朝廷休養生息之仁大吏獨懷在抱之念宰吾邑者又皆視民如子不惜分其贏餘推法外之仁以惠我民猶父母不樂己之飽暖而甚憂其子之飢寒者邑人士互如何仰體盛心以規畫久遠母令倉中實而不奉者乎抑又念之斯倉所以爲吾民水旱而也而 國家雖正之供米也非錢也漕收之錢豈也非常也當今百廢具舉之際營制尤不可不復此尤願爲當事者焉季侯湖北監利人初宰江西有能聲至吳奉徵督修沿塘橋費一百七十餘所不一年而事皆舉徐侯浙江德清人首事者也列皆得書

賢生有百穀貯者天下之大命也。糧重而敵散之其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愷管仲之意兼爲富國李愷之意專主濟民。蓋以農人服田力穡之版餘割之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心。然漢五鳳中仿之爲常平倉而劉般已言其弊。豈不以去特於人人待於時乎。國家子惠元元各府州縣治皆有常平倉。其在粵者則謂之社倉。又有預備儲備等倉以爲之補助。農恤民可謂至矣。而歷久不能無虛耗之弊。前或儲糶發以相當亦管子所謂以幣藏之者。然歎厥無以應難。弊亦與庸耗等余奉命旬宣。楚南每念民食之重。嘗檢令各屬請所存積易穀實儲而省。會長沙府倉。曠久廢。復具失其基址。長沙善化一縣之穀。寄貯清倉者。存不及半。屢多朽壞。乃慨然曰。廢典之故。豈非時哉。蓋自軍興以來。饑饉之需。借資倉廩。而交替轉輾。以虛數上其籍而已。其倉與之全廢者。興復尤難。於力比。軍務告竣。類皆有年。修廢舉。遂爲吾民計。長夕而圖。關繫於豐者。時哉。勿可失已。同治十有三年甲戌之秋。適年停。屬數府倉之舊址。而復之。鳩工庀材。落成於光緒紀元乙亥秋九月。厥庫堂宇皆備。約可儲穀六萬石。而一邑之倉數者。正之。圯者。增之。亦同時峻工。總以糶垣。皆砌石。甃既周。既固。則移沅州軍。設益以采購。共增穀五萬六千餘石。舊存者四萬餘石。合之共十萬餘石。其義倉之不領於官者。又四萬餘石。於是省垣之內。可貯儲穀二十萬石。有奇。庶略得有備無患之慮。願都縣事繁冗。不能不假手胥役。久之。且有弊。因略仿朱子用婦人勸募。用土人法。而變通之。於佐貳及橋次人中。擇識悉者。專管其事。而以一鄉人。妻之。司中則。厥考其成。規模亦趨備矣。雖然。權輕重。時敵散行之有利。而無弊亦存乎其人耳。昔朱子建安。社會得常平穀六百石。以終始數年。乃三千石。因請以是行於司倉。其後蔡文忠師長沙。亦仿行之。然則視民事如家事。以實心行實政。亦何有在鄉在官之異耶。惟願後之人。勤奮而力。據之。穀



貴則減價而糶以利貧民毀賤則增價而糶以利農以常平之成法參朱子社倉之意積之愈多行之愈遠其利益豈有涯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

### 積穀章程

魁 聯

一按畝攤捐 十畝之家每畝出穀一升以次遞增二十畝一升三十畝三升至百畝每畝一斗而止其田逾百畝者每畝一斗以上不爲限制聽其樂輸

一照例議敘 田多則捐穀亦多亦有不按田數慨然多捐者總以捐至二百石則照例詳請議敘品級職銜捐穀愈多議敘加優既以利濟鄉里又邀 朝廷褒寵尙何顧惜不爲

一慎擇首事領管 每都所捐之穀分作二十起擇公正殷實首事二十人分領分管一年一換稟官商給印簿或明所領穀數憑衆車馳淨盡斗斛多少實數每年冬月約日憑衆算量移交不得換充別指時需貯私倉三年後將息數變價擇地起倉一切出納不準書差干預

一嚴定收放程規 每年夏至前後分三期發借每石二分收息借者照煙戶牌冊所載家口需穀若干應歸里股戶的保親書借券秋分前後三期用原斗量還歸倉不得以私帳抵賴其違者保人照還否則鳴官追究

一預限撥發定數 積穀太多難於收管且易起侵蝕之弊今通計一都上中下貧戶大抵之年約需穀若干俟預備其數後每歲算明除留存此數仍舊收放將所贖餘變價置本都義學義塚及造橋修路視所當爲之舉憑衆估計算動用另行起息歸下年估用但不得以作僧道寺觀一遇荒歉將所貯本穀按上中下貧戶照牌冊所載家口或概行賑貸或酌量賑卹所存無幾下年仍照前次按畝攤捐如法積貯收放

一推廣各項公積 查所屬氏族有祭田墓田初甲有文昌會有團總田又有燈會醮會茶亭田其類不一皆屬義舉然其動用或亦不無過費今特勸諭各各節省妥為掌管總覽嚴一族所貯可濟族中之貧一團所貯可濟團內之貧此與前項積穀可並行不悖又足以濟其所不及者尚願推廣行之總在得人得法耳

第十一卷 第三号 第三頁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千八百目錄

戶政十五 更正上

費山籌賑事略

吳惠善的減鹽張麗譚

備覽議

酌察平糶量撫極貧疏

綏陳蕩省連年災歉地方凋敝情形片

覆奏查辦災賑情形疏

書張武昌救荒事

與尙色侯論收蝗蝻書 附收捕蝗蝻章程

晉省被災現在籌辦情形疏

嚴禁窩粟辦法片

請暫停晉省東南各府州縣應徵牲畜稅片

請 旨嚴禁就近採買平糶米石疏

請將順直王莊遇災酌減分數並佃租歸官徵解疏

國緩 恩旨地方官任意延擱賑陳麟疏

遵 旨會議疏

章謨存

鄧嗣黼

陳庭經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楊士遠

鄧 瑤

曾國基

曾國基

曾國基

張觀華

朱以增

鄭訓承

榮 祿

贈 仿燒戶摺頭片

李鴻章

上海葛士澤子源稿

戶政十五 苑政上

寶山賑賑事略

寶山賑賑事略

一曰緩征乾隆六十年災不重於今其時邑宰但請緩徵災田而熟田則徵如故又以重法繩之及至民間死亡相續復行捐賑之令於是甯田宅以輸賑鬻子女以輸捐者至今父老官之術垂淚如無辜也極歎之年窮民入口之資已無所措況輸賑乎即富民略有蓄藏既輸公帑焉能更有餘力出資以濟人此易明之理也今王明府獨出己見分毫不徵其時有美之者有阻之者余時病足不能出門獨聞之而歎曰得主細矣乃敢與羅斯役也

二曰行糶買早糶法宜精七月以後本地之產既盡而常恐崑山一帶陳米尚多過之不使出糶之風橫浙之長安皆上江秬米輸糶之處而沿河地糧復藉端索詐於是市價日騰嗟乎小民兩番籽粒兩番工力所未盡者皮耳骨耳安能食此糶米待至糶費放賑而皮骨皆盡矣故行糶不可不早也寶山社倉糶糶無善惟常平一倉約米五千石本不敷一縣十一廠之糶運行派糶則轉運不繼何以支數月之久於是擬請各鎮庭儲紳富量力出糶依原價行糶 步三十 給之印婚行文經通州縣增疊輪運而市價因之不昂然而糶久則其本必虧船脚工價亦不勝無累至十一月二十日議捐局面已見大概於是發常平五千之米於十一廠 其價 大 使貧富之力兩舒而議益為有據向使徇紳士之見 其 捐不必議糶正恐捐費未集民生已不可問向使先公體而後義糶則公糶減價於先義糶不能勸使減價乃增價於後豈知由重而漸輕則民心安

由輕而加重則民志惑惟先義驕價不貴於他所民心安矣次公驕而價大減民心更安矣然後給賑以故牛  
糞以來菜色不形和氣洋洋如常年盜行事次第屬宜如此非朝三暮四之術也趙清獻公之起州府米價又  
澗公在成都則減其價曾子固兼用二公之法其通判越州令所在富民出粟視常平價稍增民得從便受粟  
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今則參三法而用之君也劉晏云善救荒者不待賑法得焉耳

三曰細糧災分災輕則貧口少時日短重則貧口多時日長必然之事也嘉慶二十年之災尚有三四分收成  
多者五六分第以米價高踴人心惶亂耳石米銀五勸成之數三萬有奇賑期三四十日而止今因川巖純熟  
米石三千錢有奇因以然而本地之產分毫無有矣本地有出產則米雖貴而有轉運之資且以其資糴大麥  
番薯皆可以充飢不必盡食米故米貴而災反輕本地無出產米雖賤無資以糴米并無資以糴大麥之類且  
寶山無米竊於他處常熟崑山一帶禁米出境地棍藉此沿河索詐其船脚既有費而索詐又不寬設米估之  
米不得不貴兼之一畝田功兩番工力盡被兩師風化席捲以去以故核其災分較二十年前三倍且四倍矣以  
至三四倍之災而不有三四倍之捐數則藥不及病與藥不對證者相去幾何然寶山非饒沃之地欲成十餘  
萬之大局非有二三人以一萬入千爲之首倡則通邑富人之心不動事易由濟故曰酌量災分實賑捐之根  
抵也大費不可以再舉故人不棄於半途與斯役者其詳之

四曰察量鄰界寶山之度福鄰議定其辦理有章程無足慮感爲六國災重而富戶少又鄰鎮邑之劉河月浦  
人察知其情不欲與之合敵是以調劑三百石之米又添設粥廠約米百餘石以故人皆安堵真耶鄰上海其  
聲亂尤甚相鄰市同心協力賑賑行賑數視他處更厚使本地之人不爲鄰邑慮民所感其功甚健雖曰  
饒俸成功然任斯責者不可不察也

五曰勸力勸勸流一萬勸米入千宜其難矣人以爲口舌之功而不知非也其財名著者其心固自知非有此數不足以服遐邇之心而保家業況與錮尤招妒之謀懷懷危懼固有之情也特不經官勸捐雖有此情既不肯自官以招貧民之禍又不肯倡首以招富人之尤極力勸勉極力推辭而針芥已相投於不言之表此局一定則遐邇富人其數之依次而降者其多寡皆自了了於心矣是故察見其情無不易也所難者恰當其分耳一則與多於田凶年雖有虧忌終不大虧一則田多於典雖曰連年之蓄積多而本年則虧者大此一萬入千之所由分也向使皆一萬皆入千其事不成是故酌量身分與酌量災分等也又本年花價春夏包三千秋後包十千積花之家多者數千包少者三四百包每動十分拍一故人不苦而事易備嘗有同定同田一有花一無花捐數則若天淵要在無意時勸得其寶耳門弟子有請余者曰先生志厚長者而亦用策士劫人之術乎余曰是行仁之術非劫人之術也相與一笑

六曰勸賑賑災分較軍之區屬本地中人之產可數者落落十餘戶併入一典總捐一千餘金已力盡筋疲矣而貧民無業之民不下六七千口每日約一千文四月計之約短三四千金又本年成橋有閭等六圖被災更重向與月滿同賑月滿人計其災分輕重捐數必不敷六圖賑放於是欲推入羅店羅店已成之局必不能更加六圖彼此爭控余不得已別約六圖之人到城急計悉索以貧口與捐戶細爲較量約少三百餘石之米此皆不能不藉他處之富賑通賑調劑者否也首羅店次真如次大場次江灣或提一千或千五百或一千通盤籌畫以歸均平然此惟奇荒極難行之若尋常災款又在臨時酌量輕重多寡進退與時消長不得執一例例之也

七曰主張劣紳頑民之類品行不端之人不得與董事之列無從插手分肥捏造流言貽害董事此風江灣大



楊最感向年控案累累使董事疲於奔命是以稍知自愛與有力者多避賢惟地方官與身任勸捐者明白曉諭言凡勸捐係官奉上誨辦理並非董事之責有以苛派勒捐等詞控董事者悉官爲承當不使董事一大到官又駭動身到政杜絕一切供應不使有浮費訪查董事之中加有徇私包庇及事外勸派者嚴行禁止或徑斥退其人以杜禍本

入曰賑廠分人情別立總董以收人心捐數之大者不得不任以董事之權何也自出已財自爲經理較不知寒熱者相去有閒然人倚產雜登一或因已捐數稍大竊幸後手有餘以爲退還之計於是有輸繳不勇之弊有苛刻散捐之弊或董事偶有事故不能每日到廠一日如此日日因之一人如此人人因之加之度歲收帳歸帳竟可無一人到廠就使廠差得到捐戶無人與之說合總甲催到捐戶無人與之收錢而廠內有渙散之弊廠外有流言之弊加意整防終成棘手他廠之有條理者固無慮此當察某某廠人情多推諉無慷慨任事者須訪得公正一二人主持其事專其事權則號令一而人情定矣如真如之姚劍方捐數多而董事力善之善也江灣盛果序以館爲生不捐不預愚強之而出任事之後自書告白貼之廠前云其奉父命派任總董如有絲毫虧庇定遭雷殛火焚觀者爲之悚然廣福須籌切亦然明林念第著救荒宣言首列一難一曰得人難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九曰貧口捐廠陸誠賑貼日期以定貧口一名該若干錢米此易事也但貧口有初不在家團聚來歸亦有款內自以爲力可支持城外勢難勢必領賑者或有編總漏開者此三等入其應補無疑也而編總每乘機冒濫十數開數千戶數百戶挾制董事董事不款取怨於小人如數入冊以致原捐之數不敷賑放此弊在今年亦頗有之明林念一難曰審戶難是已惟有將初查貧戶白土審門照廠貼出其有續增一戶一口由董事稟

官查驗分別應培與否隨即行貼出如此則冒濫口數之弊自當稍清而捐數之不能遲貼者其故有二一則早爲貼出恐散捐之人核對貧口已足敷衍于是大勢遲遲而貧口續增必至竭蹶一則大捐戶身任董事冀幸散捐多將來後手贏餘可以撥派捐此董事者之居心也今有續貼之法原捐之數先貼與原貼貧口之數相核較密既已人人共見而續救又相比約約半月一貼則此無藏匿之弊而流言亦無自而起即已捐者亦不能託詞不繳矣此事責成勸敏嚴苦一人每三日一報城中立總書一人隨到隨核隨報嚴差須勤幹一人督率編總備捐備繳今番亦未能各廠如令因勸捐稍遲協助太少未免顯貽失彼程有參差無流弊日久反多費心力耳後之從事者宜鑒於此

十日嚴禁廠中浮費此番於役一切雜項夫役皆由本官自發即火食亦係自備不許以緣至現廠本學以東門生陳請云老師下體門生輩不備一餐之儀臉面被悶於是許以一葷究不能食其台口菜蔬仍係自帶至於寶山書差惟捐賑一節尙知畏懼不敢妄爲其飯食皆由本官給發固妙而不能廠中開辦甚屬無幾若夫貧口無蠶火之光而廠局則難煙燻貧口無一餐之飽而廠局則酒酸流酸豈惟體制不符亦且居心何等今幸各廠皆聽教條要知此皆流言之本構誑之根不可不諱也

十一日勸捐必用敦官凡事氣味相近則語言易入知縣爲一縣之主紳士中之高品者不肯交接倉卒相談扞格不入其卑者趨趨嚙嚙何能傾吐肺腑一言耶又其下者欲藉此以取悅悅其言豈復可信惟敦官常與士大夫相接其言之是者進之其言之非者退之一無忌諱後此得以盡情天下未有其情不達而足以立事功者若夫嘲笑怒罵而人不怨或曰此在平日居心行事以信相孚非敢給臨時者是說也余愧未能也然何其言之近道乎

十二日貧生分別文或錄厥給款其文生則令總甲代領以養士氣武生則須查其安分與否分別給與與赴學報名俾知各廠辦理

十三日十一廠之外當添四廠總行向與廣福合廠多所抵借二十年分之今已見效矣城隍廟向與吳濠口會廠雖不抵借而貧口不便今亦分之矣惟大場一廠四十五團統額數十里江灣一廠西南一帶亦總廠十餘里恃其曠曠不受節制成家橋六團與月浦人情抵借特甚當於彭王廟立一廠以收江海西南兩各團收大場東南兩各團真如東北隅各團陳家行立一廠以收大場楊行相連各團胡家莊立一廠以收蘆蕪南北各團總之廠面宜小小則指戶不能避而貧口易於查惟器店四十四團有怡善堂爲之總且蘇和洽似可以無庸分斷其當分者曰彭浦廠曰胡莊廠曰陳行廠曰成家橋六團廠今未及行以告將來

十四日各團還多少以贖各團今川沙縣民司屬小轎一乘書一人役一人按團立單書捐查貧口其團之捐款多者多給錢文團之捐款少者少給錢文人情俱服此後有某某團分立意翻餉者官爲經紀此法可用也

與鄭君約減彈弭亂議

孫國鳴

道光十有一年歲在壬辰湖兩省盜劫金甌作亂邑浸侵賊實石粟值錢二錢所在聚衆擄卒搶劫良倉肆者日行醜惡烈日中屢歷村落彈壓擒治焚掠者敢與官抗四鄉洶洶香村幸安堵如故且相誦曰母國露先生也嗚呼余德不足以服衆而鄉之人願乃愛重信服如此豈平日真能修德於鄉有以感化之邪亦愛其於懷而已先是余亟約里中存教家與貧民之待錄者同日起近村之十里鐘而先召存教者密語之曰天災流行何國發有鄰援邊疆尙中阻督切同德并忍坐視其爲俄殍填溝壑乎以情理諭之閉關不祥夫四鄉之所以洶洶者以富家保守蓋藏盡死不肯減借其意以爲奇貨可居乃不崇朝而倉廩一空此禍罪在富民實爲

富不仁者之有以自招今邑中若此擾攘諸君尙欲按粟以贖禍乎以時勢論之禍在眉睫閉關尤不利儲者  
顧所不及此御何愚也爲今之計宜減糧以恤災且以息禍請有殺者皆唯唯乃出語貧民曰富民之踴躍  
求賑固不容辭然運聚米劫掠與白晝殺人老何異 朝廷三尺法在罪不容赦且數數十百人而劫一家  
人獲幾何以升斗之粟致令全家受桎梏之苦極慘之過甚且不能保其首領亦何自戕其身之慘也若等  
悉夏百姓我爲不測以給且夕之需能從吾約可乎粟皆唯唯方是時余家貯穀無幾爰與從子琳計口糧糧  
劣供饋粥資餘悉減價贖之或有背負稚子手持百錢求易粟斗許者則哀而予之不計值於是里中稍稍存  
慶者皆不歸一鄉皆帖然無敢倡爲亂者嗚呼當饑饉薦臻之虞余家存穀僅麥耳而一家老幼婦孺皆賴  
以活一鄉顛連困苦嗷嗷待哺之衆亦得余爲倡而膏糶以存此可見練糧惟寶餘九餘三之式宜籌之於早  
亦以見吾鄉地雖貧瘠俗尚淳厚爲極可憫可憐可愛之至矣然鄒使余家不有薄積首先出糶亦難以  
口舌爭然則世之足穀翁何憚不爲積善之行而必以身殉財邪是亦愚之甚矣洪範五福次言富而申之以  
攸好德言乎既富則必好德而後長保其家亦言既富則易行德而非慮有其顧夫貧人子矜言利濟有其心  
而無其具惟富而好行其德者乃可以暢然滿志故蒼以爲天下之患不在細民之窮而在富民之窮善治乎  
下者務使富民實然有餘斯窮民得所養而不致失所假如一郡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則一郡之窮而無告  
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便之相繼相繫不致流爲盜賊而馴至於寇亂一郡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則一  
鄉之窮而無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繼相繫不致流爲盜賊而馴至於寇亂故富民者窮民之  
命國家之肝朝野上下元氣之所關匪細故也願無知世之爲富不仁者比比也不亦重可感歎

備荒

廣庭經

從來救荒之良法多矣然有運有塞必視其地有利有弊必視其時又或行或不行必視其人蓋無定法也善治天下者籌當事之策必等先事之策先事之策莫要於開水利而立養倉次之設警築堡又次之背異之治水有三始洩之以去害則導川入海縱蓄之以興利則瀦水爲澤紮又之以拯種則濬畝及川故夫子稱其盡力乎溝洫焉溝洫之法卽周官遂人之法也今之江南水利也有合於遂人之法矣三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塘之兩旁又有港汶港汶之兩旁又有溝渠而凡江浦溼塘之上莫不有岸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橫塘浦也滄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池橫塘也池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汶也港上有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則溝渠也遂上之徑則陸圩也此卽遂人之法也按禹貢揚州之域所稱厥田上下而至今皆成鏡沃者得水之利故也屢以滄之壩以壅之堰以東之圩埭以衛之閘以時而啓閉之水至有以池橫流之漚水退有以漚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有秋而財賦甲於天下然而東南水多而不盡得水利西南水少而置不覓水督者何也則溝洫不修故也是故滄池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尤甚考西北諸郡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以發水勢其流之最下者皆可留以瀦水浸之稍高者皆可卽商人成圩之法水利興而水害亦除矣大抵天下形勢近山者在乎關梁吐瀦濱河者在乎空運引流至高山平原水利所窮之處在乎多開池塘水埭多鑿井以資澆灌隨地制宜或論之使通或停之使阻或濬之使暢或障之使澗不限方圓不定多寡不拘曲直惟窮因地勢而利導之因古法而變通之繼以水之蓄洩爲度旱澇均必可虞也夫西北地廣人稀而農人無多家無蓋藏惟水利興則饑饉沃無異東南大利一也東南地狹輸一石與至數石昔人謂西北有一石之收則東南省數石之賦大利一也河南防河隄湖濬防江隄南直浙江防海隄有溝漚

以文之強，彼不憂衝決，隨岸培築，屢費漸次，可成大利。三也。軍政莫甚於屯田，漢通利，牛開疆，悉可耕種。因此召募，開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大利四也。邪教之起，多由游民百姓，皆從事於麻，故風俗自靖，大利五也。溝塗縱橫，戎庶不能踰越，足資阻固，大利六也。以此推之，豈復有堯災湯旱之虞哉？雖然，義倉之法，不可以不立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倉人糴粟，遺人委積，皆預爲先備，以爲散利之地。故朱子設立社倉，所以保富安貧，與王安石青苗，有異爲法，至善。後世行之，有病於轉移者，有利於豪強武斷，而不及窮黎者，有出息而強欲，厥則其本雖實，而非立法之弊，行法者之弊也。其法在每鄉勸諭爲之，或一鄉自建一倉，或數鄉共建一倉，紳耆有願助者，不拘定數，以濟其施，豪富不肯助者，視所應出，以重其罰。登記有司，戶口有冊，出入有掌，開閉有時，散領有簽，斛斗有式，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少，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全荒則貸，貧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大荒則蠲捐，而賑其窮，必計粟而均分之。雖有公事急需，不得轉移，以致耗散。如有豪強強種，不得寬縱，以起紛爭。日月積之，歲歲積之，期民無大飢之慮，矣。董官之爲民計，不若民之自爲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則吏胥無由蠶蠶，城之惠爲備，不若鄉之多所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則敵敵可以隨時，其法可久行而無弊者也。雖然，邊疆之制，則又不可不設也。周官救荒之政，除盜賊居其末，後世備覽之策，防盜賊居其先。義倉之置於鄉，無城郭足恃，或有劫奪，驛投則義穀蕩耗，斷難復聚。是以固守禦者，正未可少也。往時北方居民，恆葺葺而柵，柵爲固十里五里之地，三家五家之村，併入團居，互相捍衛。的團既固，外患不侵，計無有善於此者。大抵村鎮之有牆濠，猶州縣之有城池，挑濠之法，一宜深使不易填，一宜闊使不易越，三宜暗，猝使不易渡。濠內所取之土，便可築牆，形勢宜險要，某址宜堅，修築宜厚，牆濠之外，柵門以扇之，角樓以巡之，瞭臺以望之，弔橋以開掩之，無事則刀田與作，有事則閉門守禦。至其中清查戶口，則於

保甲專其責成督率工程則與水利同其築浚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積貯可以行濟野之法以困敵所謂一舉而衆善備者也此皆備荒之大要也然而最者可以樂成難以圖始此議一出必有難之者一則笑其迂蕪而不知成大事者必不可求近功也一則慮其費大而不知有大利者必不可惜小費也一則畏其煩雜而不知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也爲長上者與其焦慮於征賦無從罪歸將至何如集父老而謀於先時爲富室者與其苦嗥於租課弗登送送愈熾何如消鄙吝而屬其長策爲小民者與其濫竭無辜呼貸無門轉徙流離困濶靈靈何如悉筋力於春鋤忍疲勞於井里乎此三者之宜講昭然可觀者也至於禁濶糶游民數他往贖銀數多者別種隨其時其地而善用之則存乎其人良法具在可拔而行也

酌籌平糶撫恤貧疏

林則徐

西安同州高郵乾州等府州屬本年夏秋被旱收成歉薄業經臣將咸寧等縣州屬應納錢糧倉穀酌請分別緩徵 奏蒙 恩允在案惟此次受旱之區二麥多未播種即其已種出土者亦因久不得雪未能穩固盤根來年生計所關難免人心惶惑是以日前特 奏明先撥酌辦平糶查西安等四府州屬現存常平倉糧共有十一萬一千餘石向因久貯在倉恐致霉爛故有推陳易新存七出三之例每年冬春酌量出借秋後收納還倉今歲此秋年撥各屬應儲推陳易新存七出三之數多爲借給以劑民食有資但臣細核情形竊以爲出借之例止宜行於常年若秋歲則須改出借爲平糶於貧民乃有資濟詳陳省常年出借惟糶素有恆產之戶秋後有糧收入者令其吞借秋歲若臨時買食之貧民則恐其力不能支不肯借爲借給此懸辦之情形也茲值歲歉價昂此等貧食貧民正虞食費亟須爲之調劑不應轉將倉貯糧食借與素有恆產之人恐竟借給貧民又恐有借無還徒致積爲民欠故與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糶之爲宜也第平糶有應嚴防之弊竇亦

有應變通之章程如例嚴奸商牙盜並各零買囤積射利本應按律治罪然給之於担買之復何如社之於未買之先臣與司道熟商正領備查保甲之時即責令地方官統轄戶口確切查明分晰註冊凡應准平糶之戶核其大小幾口填給印單一紙令其憑單買糧每次准將五日之糧一併羅回歸於單內蓋戳仍交該戶收執為下次買糧之據仍分別各鄉排日勻糶通而復結如此辦理可免擠擠之虞而囤財射利之徒亦不能希圖冒混矣其章程有應變通者如出糶有額減價有敦固釐示以限制又糶價錢支應由州縣易銀先解司道存庫隨後發還買補亦屬層層稽核之道但辦理若過於拘執恐更得轉得因緣為奸查地方官惟在得人如核州縣本不可信即不可令其辦糶其可信則既委其經手平糶應即責其一手買糧無論糧之多寡價之增減能收使原額倉糧顆粒無虧為止似不必節節請示以及一解一還徒勞往返轉為滋擾之端且該州縣果能經理有方則初處糶得價錢尚可贖向別處極賤之區再行購買儲蓄待運所濟更多是倉糧既能供一次平糶之需而轉運更可收數次平糶之益其要端於擇人妥辦而已至此外極窮之民以及老幼廢疾即使減價平糶彼亦無力買食其為顛連困苦尤可矜憐 國家經費有常何敢遽行美賑惟有官為收養俾免餓殍在途現在西安省城收運者已有三四千人市廛悉皆清靜各屬亦令一體酌量收動有力之戶量出錄米各濟各村使其受者知情于者見德則郵費即所以保富而地方亦藉獲安甯以厚兵源 聖主彰彰廟察之至意

遼陳蘇省連年災歉地方凋敝情形片 謹奏 光緒十三年

林則徐

江蘇連年災歉民情嗚呼異常慘虐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欠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皆悉倒窳以江南之額補江北之細蓋本省清賦在江



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保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透花偏  
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書則霧氣淫淫夜則霜威寒重  
稻已結式顆粒僅得半粟鄉農傳說暗荒區稱不信於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處所結多屬  
空桴半粟之禾變成焦黑實先期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稔不意十月以果傍注不止迅雷閃  
耀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隨如一區率屬虛糜體體悚懼深蹙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敢違  
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硬無從亦多發牙碧爛鄉民烘焙勸賑粟而米粒已酥上粳  
粒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 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  
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暨聲明如有逾期贖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卽以才力不勝立于  
參撤不使糧機貽誤各屬特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譬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  
屬沙地區宜種植木棉男婦繅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適歲棉荒歉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  
鈴尙旺如得時暹天氣猶可救之榮榆乃以雨霖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俾棧坐  
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鑿種麥藉恐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疇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  
形窘迫此在 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保守定  
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驚聞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費  
山鄉民因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拿提審外其餘情節輕例不應 奏者亦當隨案照例  
懲辦以戢刁風惟據報徵收情形助明屬實不得不照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核覆具 奏聞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災于無成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

一年賑爲相沿成例並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重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藥藥大吏詭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欽悉臣跪誦之下兢兢惴惴莫能言狀伏念臣愚蒙 恩仍任瘴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爲賑恤儲緩之備撫衷備省已無時不汗背颯颯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調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 臣受 恩深重易敢自昧天良若邀無沽名不以 國計爲重則無以仰對 君父師爲覆載之所不容 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卽如上年 臣到豫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尙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爲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敷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鑿推提賑緊亦于奏銷前埽數全完彙經專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爲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屢支接貯無一不出於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德 國計所關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成漲係由黔崗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漕等處原不止上元六縣 臣所請撫恤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粟感輸肌體踴躍官紳捐資賑卹臣卽復行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項項已有五萬餘兩值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干災分較重又艱碎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 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雜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撙節勸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卽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續查道光三年大災遇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屢步勸諭愈難然觀此情形得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

解軍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觀官紳富戶響應義疏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觀不啻州縣垣與  
胃贖地方刁生劣宦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指責助賑至再至三且極災而轉自捐廉  
似亦無比貴顯之市謀也至展護之舉誠能緩其目前仍須徵於異日非和議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於經  
濟未有不顧微而顧難者若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  
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洵於決裂時刻可虞且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  
大倉四府一州之地產米僅五百餘里袁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  
石又漕贖行月附屯局價等米二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  
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增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  
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府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困熬成劫亦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餘數  
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完留  
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即虧空之一端會稽 區纘晰 奏昭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 臣上奏督漕漕務將新舊一  
併交對窮困災澤絲販亨商濟漕運 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  
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勢甚需餉之老農云現在縱能開晴畦慶糟朽之穀比  
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領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省短少之  
米有不堪設想者民仰秋款已久蓄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  
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強強其完款即追呼敲詐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  
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貧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整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出于百

貸之流通挹彼往茲尙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成歉即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絳綉銷售日少襁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難係動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州縣將漕務設法臣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尙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當鎮幸處亦已紛紛稟臣核共情形略謂者無不先行駁防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豈不能豫料盡見陰霾之象自省臣尤宵聞風雨之聲雖安枕席並與臣督臣陶澍書兩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糧價易反饑饉籌措粟之閒聲淚俱下從此即能晴霽款象尙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我 聖主子惠黎元 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嚴務廣但民間困苦顯違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臣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末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懇求 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督被屢屢緩和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

覆奏查辦災賑情形疏

林則徐

竊臣承鴻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給事中俞應鵬奏稱積貯之利無窮補救之利有限被災地方窮民最苦而豪棍最強富戶最憂而吏胥最樂有權和樓稅短缺升斗私飽已饑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鋪戶令其幫助者有將紳家丁佃戶混入了冊希圖冒領者有將本署貼寫皂班列名影射者有將已故流民乞弓入冊分肥者有將紙張飯食車馬派累保正作爲攤捐者有將經紀貿易人等捏作蠟民代爲支領者甚至將已經報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種以待州縣履勘名曰指荒地數百姓漸至逃亡而奸盜之

徒以災荒爲得計囉囉我乎須復隨乘拔號本境已完旋即改店他邑采船過境設卡截留與鋪未開運人應  
搶生監世持婦女喧嚷種種惡習不可勝言州縣略加懲處吏胥串同土棍圍索銀兩上司慮生事端予以  
撤任於是相習成風冊籍付之煨更銀米委之劣紳今歲已賑明歲復然真正饑民全無實惠加以疲瘠州縣  
魁扣賑糧補補虧空病國病民尤堪痛恨從前乾隆嘉慶年間捏災冒賑之案屢不誨法處治今十數年來各  
省督撫未有參劾及此者豈今之州縣勝於前人乎總緣各上司憚於舉發故雖百弊叢生終不破案實爲近  
來痼習嗣後各督撫府尹務當激發天良力除積習於稔收處所積存穀石不准僅留例價於款收處所訪查  
各弊不得稍事姑容倘不能實力實心認真查辦再有前項弊端經派員查出或別有訪聞定當從嚴懲處  
決不寬貸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切念民生 澤必下究惟恐一夫不獲務期百弊盡除以跪請再三莫名  
款源伏查災賑之舉悉數難終而致弊之由非一端即舞弊之人亦非一類若但統謂之弊而未經分別推求  
則雖極懲剔除是於情形隱隱即如該給事中臚舉各弊有在土棍者有在生監者有在吏胥者並有在州縣  
者請分斷陞之士惡之弊在於悍潑如該給事中所稱拔號喧嚷截米起搶等情皆係實有之事然猶其淺  
者耳其兇惡橫形則在強索勒索不許委員檢查戶口如不遂欲則拋磚擲石滾水澆泥翻船毀舖甚至將委  
員擁置空屋扇其耳以爲要求必得之計並主使村莊婦女百般凌辱尤爲莫可理喻其於殷富之戶則恃  
衆圖圖名曰坐飯又曰併家而統謂之喫大戶公然悍單糾約助勢分贓不獨設立災賑並有督曠包廚等名  
目如十一年 奏辦之陸長樹王玉洪等案即皆土棍之尤屢經嚴拿痛懲近雖稍知斂戢而惡習總未盡除  
當茲災歉頻仍惟有寬籌兼施隨時懲處若指此爲辦災之弊則弊在民而不在官緣此種兇徒不但州縣疾  
之加伏吏胥尤畏之如虎似無敢與串同之理也生監之弊在於包攬平屆無事橫爲災呈一遇晴雨欠調即

約多人赴官呈報若經有司駁斥輒聚民瘼大題榜名上送及聞查縣則各推高戶口糧數勒索賑票自稱力  
能離離以要遂伊所欲便可無事否則挾制官吏許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履爲之吏胥之弊在於冊冊實  
報荒之始卽造具災形冊詳載區段斗斛册之註荒並給賑則有口冊賑票飯食紙張在在需改吏得卽借  
災費爲名於荒荒時索錢實單查賑時捏名入冊先藉口於暗鑿而暗達其弊欺此等或愚弄本官或賈囑委  
員或勾結生監尙書事時有曾經懲辦有案若窮其串同土棍則彼此判若兩途拒之惟恐不嚴辦之惟恐  
不遠未必引而近之以自取累也凡此三種舞弊之人欺詐萬端不勝枚舉尙不止如該給事中所述然扼要  
總在州縣州縣廉則人不致陷於法州縣勤而且明則人不得售其奸所慮災賑之  
區難得許多良吏誠如 聖諭登今之州縣勝於前人此 皇所以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爲最重也幸賴我  
皇上遵敕官方首以清廉爲重近來江蘇州縣雖其才幹未必果勝前人而辦災一事實係清賑不能更有侵  
冒之事亦非必其人之皆清而實有不得不清之勢也蓋放賑總以稽覈戶口爲第一要義如道光十一年江  
蘇災重且廣維時督臣陶澍與升任撫臣程祖洛先後 奏定災賑章程力除積弊責令委員戶飭曉填人必  
而驗票必親給查完一戶卽以油灰書其門首查完一村卽將戶口榜榜通衢俾人人共見其違查通數村  
疊開口數清摺先由委員申報司道仍將花名底冊移送該管州縣其賑票之上蓋用委員銜名額記便驗票  
卽知何員所查是委員查報之後印官若欲添一戶口而印票底冊榜示清摺四項總不符合卽欲作弊而勢  
不能至印官之稽察委員祇須携冊下鄉抽查如其有冊無票有票無榜或票榜與冊不符卽將委員票摺又  
有各上司層層重查如印委通同捏護有弊不揭察出一併參辦其委員吏役薪水紙飯皆由督撫司道捐廉  
撥給俾免累而杜需索彼時印委各員頗知惕然遵守復蒙 皇上軫念民艱 欽派大臣朱士彥白鏞

來督辦一時官吏更加震聾生監地棍人等亦知敘迹積弊爲之一清道路傳言皆謂之清賑嗣後查辦災務卽以此爲定章區又督剴切札諭各屬以地方官辦理命盜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卽予抵償然猶不過一人一事若積弊有所侵蝕是直向千萬垂斃之民奪之食而遺其死卽使倖逃法網天理必不能容況江蘇詢有由陽縣王仲漢冒賑之案府縣皆陷重辟大吏亦干嚴譴尤時指爲刑戮問者莫不股栗令平心論之如王仲漢之貪婪殘忍不惟現在州縣不至如此數十年來亦所僅聞且查王仲漢案內山隴一縣所索賑銀至九萬九千餘兩之多今十二縣衛賑通共諸撥十三萬兩值此連年災歉餬口繁多因經費有富不得不刀鐔措節減之又減幾於杯水車薪卽有貧民亦已枉其浮買地步且例賑之外無處不賴捐輸備濟若有司以賑銀入己而轉令民戶書捐則必爲案所切齒一日不能相安豈肯勉其勸諭而刁生劣監虎視眈眈如州縣稍有營私則詭詐分肥人人得而挾制縱將所領賑銀全給詭詐之徒尙不足填其慾壑安能有餘銀入己况災民嗷嗷待哺豈不慮激成事端州縣卽不結聲名斷無不惜其身家性命似此受制於人而仍無利於己之事雖至愚亦不肯爲而自督撫以至道府皆職司糾察災賑重務孰敢徇庇姑容是今日之州縣無從籌賑旣爲法令所限亦屬時勢使然該給事中所奏或係從前習弊而非近來事端嚴實之情形也至積存穀石原係備荒善政惟近年連遭災歉穀價昂昂即鄰省亦非豐稔不惟向存例價不敷買補抑恐官爲謀買民間食費堪虞仍應俟年久除收後糧價稍平再訪各州縣買穀倉以爲有備無患之長計總之民生凋弊之際官斯土者無不懷手焦心惟矢此一片血誠上以宣 皇仁而下以結民信局中之苦不敢求諒於旁人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也 臣惟有恪遵 聖諭察賑開賑不敢市惠以沽名亦不敢因噎而廢食總望有司畏 朝廷之法則積弊去而吏給清小民感 君上之恩則元氣培而本根固庶以仰副 聖主寬更安民圖誠

薛君之至意

晉陽武邑故縣事

楊士通

道光戊申楚北萍水爲災武昌外江內湖災尤酷知縣張君惻然憐之諄勸富人輸資出粟賑賑民十區萬其明年災益甚富人力不繼乃請賑先事屏符請訪公正紳耆以禮致之暫往村莊接戶體核其能自食者除之奔走領村八十日而周錄狀白上官得語遂分陞歸於城鄉依市價以銀易錢人給錢二百八十小口得其半男女異日病者給以藥復大書戶口姓名錢數榜於衙使共睹聞以杜侵漁宛扣彈危勢形與臣同處計賑才六萬三千人錢事帖然俾 督不慮糜惠昏下逮者張君力也其接壤災區帶淹而例不許報災者出私錢捐給之所領帑太守核減二千饑民賑票已給不可中止復貸錢補給之其賑金雖耗支領平色俱絕亦由秋錢糶其窮事峻張君賠累且萬金是役也廠分人散故疫癘不生男女排羣故謀踰無慮親勘災區故老窮靡遺佐以紳耆故耳目難欺則其游惰故習皆可免一舉而數善備焉至多出私錢補公帑之不足尤入情願難自釋其身而仁于物者固已溥矣我 國家紀綱嚴肅庶政悉躋核實于荒政獨寬故救災之善度越前代近日立法美意寔失上則司農告匱下則紳富凋殘有司奉行惟務節省敷衍事而已是故墮災之原曾賑浮震之與遺海等弊也今則州縣多困於賑災大吏但防其浮濫災黎所以重困也故萍水旱皆先勘災區由蠲府覆勘核轉乃給賑楚北則不然戶口之數戶長造冊呈送州縣則據所報任意割之務從其少一切經費出其中或濫如所用或竟有盈餘而有無遺漏不計也何者應賑何者不應賑不問也至有贖工之州縣則皆移賑歸工矧將老弱婦女散發餘銀盡爲築堤之用而堤工所費仍非本邑災民古之以工代賑者所以佐賑之不足今則奪其賑而歸工故有堤工州縣流亡獨多安得勞心撫字譬如張君哉張君名隴孫居官多可紀皆



不審特書其救荒之善而附著是北賑災之略凡愛民良有司苟不幸偶遇得災可因余言有所折衷焉

德商邑侯論收蝗蝻章程

邱瑞

軍中無如入境適生蝗。所在養多。幾經大府嚴檄。揭揭父母亦慮。諒令紳民實力辦理。現在縣城設立收蝗局。並於各鄉酌設分局。迅即籌捕。以期遺孽淨盡。業經費維艱。亟宜通盤籌畫。查見蝗蝻。但即各捐錢三百。將執事亦捐錢百緡。以為之倡。惟為數無多。豈可勉敷。局支用其各鄉分局。則難得給。爰與邑人會。會海縣寶。匪董而請。應擇公正紳耆。給與印簿。勸諭各鄉富戶及農個人等。酌量捐貲。以資經費。凡有蝗之處。固宜踴躍輸將。即無蝗之村。亦必籌辦。以濟不宜。各分畛域。互相推讓。警備賊在他省。不得謂我境無賊。即不肯捐貲。而河可容袖手旁觀也。即湖南一省。見在未有兵災。而相輸金各郡。奉行惟謹。故能群屢軍餉。總獲感。此士民所共見共聞者。今日以蝗亦猶是也。台通邑之力。捕未生之蝗。其力易施。而為惠甚溥。今日多捐數一石。明年即可收無敵稻。樂今日多搜蝗一斗。明年即可活無數生靈。其效明且易見。民亦何憚而不遵行。至各鄉所設分局。宜復擇廉明殷實一鄉信服之人。筭司出納。使鄉民知費不虛糜。功收實效。大抵我輩作事。須先存一不為利之心。與百姓開誠布公。相見以天。斯百姓亦必以誠相應。則長官非以是慮已。而事可速成。管此天災流行。我官民其各激發天良。消災弭患。庶幾則。該邑之大幸矣。捐貲印簿。須有小引。或即將此書所陳發明言之。其收捐蝗蝻章程。別條於左。伏乞察覽。

附錄收捕蝗蝻章程

一新化蝗所遺種有多者有最少者。亦有蝗所未至者。蝗蟲嗜口是材。無端即不肯出了。場搜彼此。推誘貧富一律不知。蝗一蠢動。災徧四鄰。悔無及矣。今節擬貧為政。買蝗蝻之費。新化都計一百一十

入村各鄉或合七八村或十餘村酌選中則設立分局每村量刀捐費就派分局擇廉正紳查照凡送  
縮至局者升給銀十貧民薄有所限搜捕益勤且衆男婦壯孺彌山塞禁爭以獲多爲快既可除合邑  
生蠶之害復得濟小民窮冬之苦一舉兩利善莫大焉其收放錢文購買蝗蛹限十日披報城局并將所  
收之蛹彙送以憑報明邑尊督同城局紳士稽察始行焚埋庶昭嚴實至送蛹入城應按路之遠近給以  
脚力

一各村有貧富大小之殊蝗蛹所遺復有多寡不一之處所貴通融部著毋分畛域如此局所收捐實不足  
敷用卽報明城局移提他局存項撥給總期週潔淨盡無俾來春發生函有一處未盡遺害詎止一鄉一  
邑凡屬同事宜各激發天良盟心竭力除此大害以旣庶祥此搜掘蝗孽之大略也

一此時距立春不及兩月蟪子如未盡盡至春暖則必出矣蟪子初生形極微細色黑蠕動依草根團聚成  
堆三數日躍不甚遠以足蹶之則驚散旋聚旋躍最易除淨及成形後狀如蚱蜢短不能飛起宜趁此  
時亟撲治撲之之法或撲戶派丁或酌價雇夫總團長等因地制宜各行其便每村令多備竹枝纏成長  
把一獨蟪生間督人夫四處搜撲後用火把燃燒又法用布或麻張之空一面用竹把或大柴扇驅入聚  
滿卽撲之其法最善都陽行之捕獲盡我邑卽可微行無味須擇勤謹忠實之人督之庶不致苟且塞責  
其捕孽初生在高山峻嶺人跡罕到之處宜遣人徧覓出報關由城局酌給賞錢以昭激勸

一蝗虫能飛卽難捕治北方土壤平衍可用掘溝驅埋之法南方編草壅水田又多高山深林不便開溝較  
之北地捕蝗尤難施力惟每日侵晨蝗被露水沾濡不能飛動及日午交對霧曉停落之時亟督人夫趁  
此時候儘力撲打每日止此三次於農功無大妨碍而獲益不可勝言百姓自顧身家何憚而不樂從

遇大雨之後蟥不能動尤可乘機力撲又宜於夜深月黑時積薪置火蟥見火光驚飛從如飛蛾撲燈自取燒滅此亦捕治之一法然總不如早捕初生之蟥爲勢甚易

一蟥性畏金鼓聲槍炮聲如遇飛蝗至境即可用此震之且令男婦大小齊聲吶喊使之驚懼遠颺不敢停集又燒所不食者豌豆莢豆豇豆大麻苗麻芝麻粟積及芋桑等類若將桿草灰石灰二者合爲細末或瀉或儲於禾稻之上蟥即不食其性又畏油入口即死用油和水灑於禾上蟥過之即飛去有田之家各自備餅亦足少全禾稼再訪聞鄉間有種雀鳥成羣飛集啄食蟥蟥鄉民多用鳥槍傷害宜嚴行禁止

一鄉民多言蟥爲神蟲不宜傷害一人言之衆人信之此種謠言深堪痛恨詩言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又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捕滅之法古人已諄切言之而去秋奉到 上諭嚴防地方官吏認真撲捕或付之烈焰破壞之深溝總以不遺餘孽爲要煌煌 天語極爲嚴切自後加有妄言蟥不宜捕謠惑鄉愚者許各團長捆送到縣治以抗違之罪

晉省被災現在籌辦情形疏 光緒三年

山西巡撫曾國荃

竊臣于九月十五日據署山西布政使河東道江人瑞按察使瑛盛冀甯道王溥詳稱賑照管省山多地瘠素鮮蓄藏去秋收成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後雨澤愆期糧價昂貴貧民老食草根樹皮情殊可憫當經飭屬出放倉穀接濟並勸諭紳富挖資助賑或各開各村以救任值向來省城每年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設立南北賑廠賑活貧民本年人數眾多經費不敷經前撫臣鮑源深率司道府縣先後捐廉並勸紳商人等踴各捐助於省城南北兩隅各添粥廠數座委員夙夜辦理每日領粥貧民世三四千人而開賑踴躍來者絡繹不絕省城一處如此其他可知截至六月初十日止所有省城官紳捐助銀兩購米之資業已罄盡自六月十一日起勸

用賑銀接辦事竣報銷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麥收無望省前年早九甚奇商奏准開倉賑濟飭屬查明糧次貧民戶口核實散放復蒙 恩允劃扣京餉二十萬兩並撥天津捐賑成案勸諭紳富捐輸藉資辦理賑機又直隸督臣李鴻章籌撥海防經費銀十萬兩奏經派員領回八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本屆起運江安漕糧著截留四萬石運解山西以備賑濟之需欽此欽遵旋准李鴻章咨以江安漕糧已驗收入倉奏請提撥來年江鄂新漕五萬石等因又復欽奉 上諭前諭戶部李鴻章各撥銀二十萬兩以三成撥歸河南現在該省亦乏現糧所有部撥之二十萬兩著全數解交山西其河南總分六萬兩一併改由直隸一十萬兩內劃撥統作該省購糧之用欽此者行到仰見 朝廷軫念災區 恩綸疊沛三晉臣民莫不聞深感激查此次辦理賑務先經派員分往奉天及歸化城包頭銀產米之區採買提石並委員分赴各州縣會同地方官數勘紳富竭力輸將趕緊交納以濟急需一面於省城設局由本司道悉心經理刊發冊式飭屬遵照往以期妥速因日久無雨禾苗日就枯槁又飭令改種蕎麥雜糧滿擬雨澤溼潤尚可稍資補救無如自夏徂秋各屬稟報每遭陰霧密布旋為大風吹散或僅得微雨或一二寸不等天乾地燥烈日如焚補種蕎麥雜糧出土後仍復黃萎收成缺望茲據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縣徐溝交城文水臨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岳陽曲沃翼城汾西祁寧吉州長治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汾陽平遙介休孝義臨縣石樓永甯襄陵懷仁山陰天鎮應州朔州右玉平泉鳳臺陽城陵川沁水永濟臨晉猗氏榮河萬泉虞鄉榆社沁州孟縣代州解州安邑平陸芮城絳州稷山河津聞喜絳縣垣曲霍州趙城靈石隰州大寧蒲縣永和歸化城和林格爾清水河離拉薩托克托城等七十六屬州縣先後稟報秋禾被旱乾雹成災到司即經委員分往會勘被災分數應行請賑錢糧米豆並查明應賑戶口應需款若干妥議由該管府道詳咨核辦本署司等查晉省地方所產之糧本不敷民間之食向賴陝

省及省北一帶商販賑濟本年陝省荒旱尙赴越豫各省買糧省北地方亦被旱成災以致糧價奇昂時在屆臨霜降透雨未霑宿麥難以播種省城每銀一兩僅易入三錢一千三四百文而斗米須銀一千四百文省南地方較銀一兩易錢一千一百多文元絀則止易錢九百餘文斗米須銀一兩有零竊思救荒首在糧運本年災區既廣爲日又長省南災重糧缺不特無樹皮草根可挖抑且無糧食可購哀鴻遍野特請救道糧相望樓不可言歸爾冬令國寒交迫立見禱乎溝壑窘迫情形實非筆墨所能殫述亟應廣籌糧運以資賑濟業經奉札派委候補知府張勳督率正佐委員前往直隸獲鹿縣設局轉運糧石一面飛催各路買辦之員趕速採運又飭屬廣爲招商採辦米糧源源接濟務使糧無缺乏其地瘠災重情形迫不及待地方先行酌發賑銀俾得早沐 皇仁而免失所如能得雨可望種麥之處農民無力購買籽種者亦酌撥銀兩委員俾交會同地方官查明核實散給其餘未盡事宜本署司等惟有勸籌粟向安速舉辦多盡一分之心冀可多救一民之命除被災分數及調撥錢糧米豆各數日俟委員勘到日再行彙案請奏如有糧報被災處所應歸入詳報分數案內彙總辦理等情會詳請奏前來 臣覆核無異職任督辦理應循例輕騎減從親往被災異常之地則跡勘惟成災之先後不同被災之早遲不一且 臣係四月下旬由晉之東南馳抵省會經過千有餘里雖時景象已覺慘目傷心嗣後百有餘日未得透雨前夕悚惶不知所以爲計謹率屬吏一體認真籌辦不敢稍涉疏虞除各屬被災分數及應行賑恤事宜與戶口名數例應彙編錢糧米豆一俟州縣備報齊全另摺附單陳報並恭疏具題外所有晉省被災已有七十六屬州縣呈報院司業經查勘分數先將被災處所及現在籌辦大概情形理合循例據詳具奏

嚴禁爲業辦法片 光緒四年

曾國基



示曉諭廣招牲販糶紓商買之力藉濟農民之窮

旨嚴禁就近採買平糶米石疏 光緒三年

張觀津

竊維京師爲天下都會官商輻輳戶口繁多日需米糧不可勝計卽遇豐年本地之糧亦不敷本地之食故朝廷屢屢卽款轉運南漕百萬餘石此外附近各省有河運可通者所產米麥雜糧莫不販運來京以供億萬食指本年 畿輔地方收成愆可中稔而直隸山陝等省因旱災歉無糧運京售賣以致秋成之後糧價未能平減貧民覓食程維仰荷 聖慈軫念窮黎令直隸督臣李鴻章妥商輪船局委員朱其昂等購買南省大米運京設局平糶此誠維持根本之至計也乃此議甫行市中糧價不加少而轉加多且利亦不解其故謂即風聞直隸委員竟有赴近 畿一帶肆出採購並聞有購及京中倉米者以致市肆來源愈少價值愈形其增夫平糶之法或發現存倉穀或編織於遠方俾聚米日多則糧價自減若即以本處自有之米多方購納何異於奸商囤積居奇使市價日昂因而減俾以險獲其利也如此行之於民食大有妨礙於市價亦不能平可否請旨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嚴飭委員等不得在近京州縣購買米石一面遴派忠實監司大員於天津海口設法稽察必得米自南來始准給以照票運至通州仍核其米數是否相符並飭委員於設廠後按原購實數定價平糶不得加增與民爭利匪語 旨飭令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總派委員於該管地面平糶米局同往監視如有以京倉米糶賣者立即查辦庶劣員不至受粉而糧價可期稍定矣

請將順直王莊馮災酌減分數重佃租歸官徵解疏 光緒六年

朱以培

竊直隸近年旱潦仰荷 恩綸無論民田旗地均經分別蠲緩 皇仁所被感泣同聲惟各屬內有主員勒索受莊田以係屬私租爲 諭旨所不及各府仍派人徵收不肯莊頭恃勢恣喝迨令發佃一律交足否則押送

地方倉庫或以臣所聞安州一帶各佃有因此逃匿無蹤者有變產完租者甚至有賣鬻妻子者際此災饉漸臻小民迫於饑寒歛死不暇力不能遂又從而驅之溝壑中殆非 盛世所宜有也並聞各府員弁下鄉徵租自稱管家大人內所服用極其奢侈糜妄禁莊頭爲其羽翼得肥而噬婪索無厭及歸報私租數目則雖豐饒之年並不如額其爲侵吞中飽不問可知王員勅中有年湖幼小及差使較少者被其欺罔把持生計益形貧窘此種弊端在小民深受其害在王員勅並不得其利矧體民生均屬有損無益不可不嚴加整頓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順天府尹通飭成災各屬地方官如有貧儒佃戶送官監比者務須持平辦理不得任意侵逼並令各商戶部妥議章程嗣後直查如遇偏災所屬王莊租額應查照災分輕重酌減成數以示體恤或將王員勅所受莊田佃租由地方官代爲繳解則不獨小民獲免追比凌逼之慘卽王員勅各府亦永除隱匿侵蝕之根似於 國家優待木支軫恤民瘼之意均不相背

鑄錢 恩旨地方官任意延擱陳陳端疏 光緒十年

聖諭御史鄭訓承

敬維我 朝軫求民瘼子惠元元凡遇水旱偏災一經稟吏奏 聞無不立沛 恩施准予蠲緩 深仁厚澤薄海涵濡無如不肖州縣未能實力奉行往往延擱 恩給私徵入己弊端百出挾權難窮聞浙江州縣每遇蠲緩 恩旨發帖贖黃竟有遲至半年尙未張掛迨收清將竣始於城市張掛贖黃四鄉並不遍貼小民未及周知照常輸納而災黎活命之 恩膏盡入於貪吏登私之宦囊矣且其初報災歉卽豫爲私徵地步並不詳細開列某都某屬某莊某圩但以東鄉西鄉片詞渾括督撫據以入告 朝廷卽由此 施恩小民緣贖黃未能踴躍而捐吏奸胥從中舞弊甲紳赴縣納糧詢以應緩若干則告曰緩在乙而非甲乙之鄉詢以應緩若干則告曰緩在甲而非乙移形易步巧變不窮小民固不能取州縣之底冊而據以相爭所以煌煌 恩詔 闕



擇豈敷而閭閻窮民仍未嘗減輸糶未致有實買實學以償通賑者積弊相仍民生日形凋敝浙省如此他省恐亦不免擬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嚴定贖苗限期令各州縣於奉到省文後限三日內四鄉編貼逾限卹子以處分各州縣申報地方災歉詳細開列都園莊圩第幾十幾號查撫卹據州縣之申文分晰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頒發 諭旨並將清單一律刊刻贖苗前知愚一顧瞭然奸黠吏胥無從弊混而額租減賦之 殊恩 農民咸沾實惠矣

賑 旨會議疏 光緒四年

步軍統領榮 疏

光緒四年二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劉恩溥奏京師外來貧民日衆請飭妥爲安插一摺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會議具奏欽此據原奏內稱五城地面向設收養貧民之處不一而足近日外來貧民日多一日粥廠雖多而領粥之人太廣每日不得一飽馴良者沿門告乞桀桀者拾街搶奪聞近來老幼雙婦女輩凡街市行走者其負戴物件輒欺其不能追捕任意肆搶其卑可惡其情亦可憐若不速籌安插恐警報之下白晝卽有戒心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各擇寬大廟宇或關閉舖房分撥收養派委員當川彈壓稽查其地距粥廠近者責令領粥後卽赴原處棲止距粥廠遠者另行設廠籌款添放不准其無故赴街市行走 飭民可以得所聞閣議以安謐等語 臣等查京師地面向有警濟堂功德林留養窮民及五城官飯廠隨處賑濟近又迭荷 皇仁添設六門四鎮等處粥廠其資善堂崇善堂百善堂等煖廠及朝陽關長春寺等粥廠亦均蒙 恩賞米石俾資接濟此外民捐粥廠尙不下二十餘處小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近因外來就食人數逐日增加粥廠所給不敷餬口以致沿街乞或竟乘隙擄奪若不早爲設法誠恐日蹙日累釀生事端該御史劉恩溥所請擇地收養自係爲撫輯窮民起見惟是關閉舖戶有數且保民間房產斷難令貧民賤

野至所屬廟宇除開設粥廠等廠及勇局公所業已占去大半外其餘空閑廟宇無多且其地距粥廠近者固可就近食粥距粥廠遠者何能隨地添廠況既須赴廠領粥即不能禁其不向街市行遊或領粥仍難充飢必以沿街覓食又安能令其即回原處棲止若必從而督責之禁餉之是名爲安輯翻形苛擾臣等查現在外來窮民或覓親或投戚友其一無依倚者或赴燒廠居住日則就近領賑藉以謀生是粥廠廠之設雖無收養之名而有收養之實所以安插窮民者固已不遺餘力矣惟查各粥廠除資善堂朝陽閣等處每日早晚放粥二次外餘皆因經費無多止能日給一次外來貧民尙難果腹臣等再因籌商惟有在外城永定左安右安廣備廣渠等七門外左近添設粥廠先行酌設五座每日早晚放粥二次俾外來窮民在彼就食不致紛紛進城其已進城者聞彼處粥較多亦恐出城就食庶貧民既可全活街市亦稍爲安靜合無仰懇 聖恩賞給粟米二千石經費銀三千兩防部札倉照數撥給一面由臣等建製擇地設廠定期開放所有一切支用等項悉照六門四鎮粥廠章程辦理並照向章核實撥銷至廠內事宜不准胥吏人等經手擬由五城各筵訂公正紳士二人領取銀米認真經理仍照六門委員之例量給薪水以便常川住宿並請每廠、欵派三四品京堂一員分駐監放臣等除不時輪查外仍各派兵役赴廠彈壓勿令擁擠滋事以期仰副 皇太后 皇上軫念窮黎救濟地方至意如早晚雨澤均霽窮民漸可儲耕彼時酌量裁撤或設法資遣再當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 請 飭燒戶捐賑片

臣 禮部 李鴻章

順直今年水災較重各屬燒鋪本應飭禁以裕民食惟盧州縣禁令不齊私燒仍不能免而吏役需索弊竇叢生且燒戶千數百家全行閉歇亦恐坐失生計飭據賑局司道遵照光緒九年奏案免其停燒而以資本之

大小副等捐輸每戶多至五十金少亦三十金公歸順直助賑不惟彰射巧謀除通飭各屬遵辦並咨部查  
照外理合會同來督陳天府榜尹臣薛福辰附片陳明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三十九目錄

戶政十六 荒政下

籌辦陝省荒政情形疏

遵籌豫省賑款擬撥濟利源以備歸補疏

致南中書 戊寅三月

致南中書 戊寅五月

致南中書 戊寅六月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

致南中書 戊寅十一月

豫行日記

晉豫賑荒末議 以圖文著

荒政全策

恤民示

備荒說

譚鍾麟

袁世凱

熊其英

凌澂

熊其英

凌澂

熊其英

趙翰

凌澂

熊其英

潘小慶

彭世昌

于蔭森

趙元益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三十九 目錄



上海葛士崙子諒輯

戶政十六 賑款下

籌辦陝省荒政情形疏

陝西巡撫譚鍾麟

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年九月十六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籌辦陝甘賑務一摺等因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仰見 聖慈眷念災區軫恤無已之至意伏查陝西荒旱情形原於採買米糧請催欠餉展緩秋徵各摺先後詳陳在案數月來時與督臣左宗棠太僕寺卿臣劉典往返函商惟以豫籌賑款多購米糧擇人辦賑爲亟賑款先於司庫百計騰挪繼以督臣撥還借款三千萬爲各處買糧之用而轉運之費則恃協餉與捐款各省欠餉已委員前往函贖交還請 臣力顧大局當不至遠視目前富紳所捐但能各縣由紳士買糧私賑大約能自顧一邑者不過數處欲提以爲他處採買之費勢有未能購糧一節 臣於覆陳摺內聲明擬以包頭所購賑北山以平慶勞購賑西路以湖湘之米賑河北各屬嗣聞山西已向包頭採買因改向甯夏採購而慶陽亦歉收復委員分赴鞏秦一路收買護道運費繁亦不暇計湖米購買甚易惟襄河淺阻漢水可以從涉丹江久濶不能通舟約計別業闕漫川兩兩處一月所能運六千餘石現復委員赴秦城雇車試運至鞏關若暢行無阻當由各屬賑民價雇車往運以濟同州各縣運費倍半於米價初意不料至此也賑事以河北爲亟七月中委員携銀前往諭令各屬先儘倉糧散放繼以富紳捐款購糧接濟俟南米到時再行分給辦賑以紳士爲親因前經通飭各州縣訪求正紳造屬被請並刊告示勸諭正紳出而襄事不必以干預爲疑同急桑梓之難放賑之法城廂則設廠煮粥鄉間則計口授糧而要以稽查丁口爲第一義蓋少一分浮冒則多活

一窮黎也北山旱災以楸林之懷遠蔚州府谷綏德之米脂清澗吳堡爲重神木靖邊本有秋又爲嚴霜所侵次則延安所屬又次則鄜州既無存糧又鮮富戶福此兇災情殊可憫已先行發給銀兩由府縣就近買糧散賑買米則當在解凍後矣漢中水田尙收四五分麥河雖旱可以分濟興安之平利磚坪洵陽秋收五六分不惟漢陰白河石泉紫陽早甚將來以湖米運往分賑較近現領款赴鄜縣購糧往來亦便鳳翔倉糧尙多可支數月邠州所屬民間尙有存糧倉存亦可支數月乾州存倉糧萬石據報現在平糶貧者以錢賑之商州秋收多少不等該署牧黃照臨已捐銀從河口買糧賑濟西安所屬甯陝盤屋鄜縣藍田秋未收四五分不等可稍糶三原涇陽富平捐款可自贖一邑惟同州大荔捐麥較多合計倉糧可支至來年四月其餘各縣有僅能賑至交臘月者有能支至正月者俟購糧運到分別撥濟現各屬稟報均已放賑雖辦理不一要各就地方情形散放未能強同省中粥廠七處就食者已三萬餘人同坊居民及安插河南山西流民三千餘口均謂口散糧不許混入粥廠以示區別境內自中秋後一律安靖無搶掠之案亦無藉飢搗糧之處卽食粥飢民分起部署均各安貼不至擁擠滋事然目前所籌款項糧數但計接濟至來年四月若一麥未穫麥秋無望尙須寬爲籌備昨漢中興安兩府均報九月初九日得雨麥已全種西安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得雨不及二寸南山一帶麥亦有出土者邠乾各屬居民播種於乾地冀得數寸雨以避長日來陰雲布護氣候尙暖惟視甘霖連沛庶有生機耳且委任疆圉責無旁貸惟有殫竭血誠督率屬員聯絡紳士悉心籌拯惟窮黎以慰皇上子愛元元之至意

通籌豫省賑款擬濬利源以備歸補疏 光緒四年

袁保恆

竊臣於奉 命督辦河南賑務後當將災廣民衆需款浩繁據實懇撥借各省存款款項並息借商富銀兩

統指豫省開徵後於地丁正款提撥奉 旨交由戶部議准訪令河南撫臣督飭藩司通盤籌畫每年除奉  
汀工兵餉及京協各餉能勻出若干歸還借項奏明辦理在案查豫省田賦額徵三百餘萬兩歲收僅能至一  
百餘萬兩而京協各餉撥借甚鉅庫藏不敷在常年已難支持今邊裔災照例緩徵及奉 時旨豁免外進款  
益少緩令蒙 恩准將京協各餉一律停解除去本省用款所餘無幾綜計通籌非將京協各餉停解十年不  
足補因災少入之正供而清因賑多出之借項按時度勢萬無久行停解之理此籌還之難也至被災以賑民  
困日甚一日餘流亡不計外仍有五六百萬災黎無論如何核實節節非 三百萬鉅款不能救垂危之命俾  
獲生全爲目前濟急之計非向外省商借別無他法然不能指定確切可持三二年可望之的項則歸還不能  
預必與商借臣竊踴而不敢輕諾商富亦觀望而不能勉從一有虛糜屬望皆虛數百萬生靈何能以空言果  
其補履此又籌借之難也臣仰荷 聖恩再以此教民重任但使心思智慮之所及安敢不盡力籌畫自到豫以  
來與憲撫臣李鶴年屢疏籌款望懇 逾格鴻施俯如所請非敢故爲繁瀆祇以救荒如救焚拯溺事不可以  
片刻延即款不可以旦夕匱及今不救稍緩時日有不勝救不及救者幸逢 聖恩之主而捐贖遲延阻滯  
不獻露懇 朝廷不惟上憐 君父抑且內疚神明此臣之區區苦衷不敢自安誠懇求 天聽俯察也無  
如 國家經費有常在都臣統籌全局量入爲出不能不慎權衡臣愚地而處亦嘗深諳其仰屋持籌之苦日  
夜焦思籌畫再四當此財力艱難求於全屬無礙而於還款又能見信者惟有於川鹽行楚暫緩截止並加抽  
鹽餉備抵賑需爲兩全之至計查楚岸行鹽川淮互爭相持日久迄無定局徒令梟販乘機得利正課虛懸款  
關兩利轉致兩虧夫川鹽成本既輕運費亦省民間又喜其色味益佳爭買便食利之所在民之所趨總刑所  
不能止故川鹽運糧直下官真能禁人之所知淮鹽成本既重復代課川鹽價實銷運勢所必然故淮商復岸



不能復引結爲口實。雖既漕餉不惟代認之川釐不足深恃。卽全岸之淮課亦必絀虛情勢顯而易見。辦法當早變通。臣愚以爲政貴因時。難以強和。與其爲淮南爭復楚岸。不如就楚岸重取川釐。俾川鹽資本。盡於淮南。卽以爲漸復淮鹽之地。區近接兩江督臣沈葆楨來函。謂川商獲利三倍。淮商巨獲。嗣後川鹽入楚。除照向例抽釐外。爲豫賑加抽十文。或入文。先以一年爲限。倘川鹽不禁。自止。則淮綱立可規復。倘川鹽暢行。卽故則再試一年。統將加抽之釐。爲豫省擴鹽償項。若以後川仍暢銷。是絀不可禁。邊淮綱雖力爭。亦慮無益。應俟豫欠抵完。卽以加抽全數。撥抵淮課。定爲常例。似此變通辦理。一可息兩地爭端。一可清豫中積欠。並可爲淮課取償於國計。終無虧損。京師各衙亦不致久停利莫大於此者。伏冀 聖明採納。飭議速行。

致兩中書 咸豐三月二十七日

熊其英

某案華自二月十八日抵京。浦會學漕緊差。並發車輻一時。歷覓不到留滯十日。上巳方過徐州。初八日抵歸德。聞汴省糧食而兼饑荒。恐難銀前去。無異食草。甫而適遇凌礮生孝廉。因偕同事一人。先輕騎馳往。察看有此曲折。計在末收。聞凡十有一日到汴。已三月二十三日矣。皖北乞糶之說。曾作罷論。旋擬放糧及籌給籽種。仍循原轍。礮生由歸德赴穎。籌采辦去後。一局遂分兩起。其在汴都署定當。卽北渡往懷慶一帶。再看情形。然後開局計合。并當在濟和兩乍。時至此。縱得一滴到口。待賑者有眼欲穿。而放賑者無從能稱。屆撥餉行路。倍維既愧。馳救之義。又無以仰副諸君子。軫念急切之意。此心欲欲極爲焦灼。尙自哀欲使痛哭。陳書爲民。請命撥款。稍稍而操。惟是荒區連片死者。十四五流亡四塞。已成一往不返之局。各路接流日增。月益。災民皆憂不繼。若欲截留黃運。該何容易。故現雖得雨。而秋種一關。尚無把握。天下事履之而後。艱平日讀。書抗論。當以移民易粟爲末策。今則欲施一末策。下手亦莫厚其難。龍戴大山。蟻欺一粒。每與同事論此。惟有盡

其心力之所能爲他非所計也自過彭城入豫境一路見聞無非慘慘之狀噉噉之聲道殣相望爲狐爭食則爲鼠殘形之操棄孩在路哀號失母則怕見乳燕之飛回念我鸚鵡局視呱呱者真若子孫而又在春令掩骼之時能無驚心動魄耶至於鴉絮一墮不知何處不幸作女子身豈能兼顧所難堪者悲莫悲於生別離耳種種情狀流民間所繪已可想見及目擊之轉覺無涕可揮豈姚江所謂不宜重爲爾悲者耶汴城物價食費衣服此等不終日之計更非尋常控肉補瘡可比其尤棄之如泥沙者古今嘗竊乃知彙彙之中殆不乏我輩人也此外襁褓嬰孩等物往往以糶糶之視柴價爲昂昂珍如端視玉佩輒值一二百文可謂賤乎然聞陝州有一婦賣八十錢一客往贖則已懸刀俎間矣然則人命爲最賤而此猶貴也凡汴之西北人相食之境其其孽此時尙未厭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豈地獄真有十八層耶家鄉雨暘調否當此暮春菜花油油粉榆結社民氣和樂聞插二三蕪心參玉版神爲踏青之游此等風景向來墟度初不知自愛春光及今憶之宛然天上神仙因聊爲知福得福者有味言之途聞軒中承繞道荆襄居民望之如屐此聞十習民風泄泄齊資有天變不足畏之惡經此薦飢大疫死者無算而胥吏中乃有忍心害理侵漁賑款者籌備局方向民間借款月加息一分當道之錫鬪甚矣而爲富不仁之戶仍緊握雙拳不施一粒甚或清歌濁舟痛飲焚屋由是觀之奇荒之來雖曰天命亦人事有以釀之然豈量果何罪也耶彼鳩待郵支持敗局獨爲其難看來高而無位大有曾文正起手辦團光景大局如此末如之何其英等協局唯有筆定不瀾小做及豎做而不橫做之一法如何下手獻策者甚多各有見地事機移步換形既不可舉棋不定亦不能膠柱鼓瑟徒費唇舌分總領之言曰無論如何辦法要在滴滴落在飢民肚裏一矢破的最爲確論統儀繞道漳縣晤見蒞芝觀察後商定一切當以章程郵報其開辦能持久與否全恃後路借籌年來我省協山東西又協中州凡在輸捐之列均屬高義可風亦知用屬

者不啻盡馬之力。念此次奇災實爲二百年來所未有。而中州垂斃之民向來貧瘠大半混沌未醒。聞其姓名年歲。輒有不了了者。逢年穰擄。忍饑甘心一死而絕。不爲亂尤可憫。慨以是引。謂東望發棠之請。尙有驚虞。總期多集一分。即可多救數命。施恩當厄。七級合矣。是所期於仁人君子。再整款須立定章程。墓而用之。沿途急切。零星用之。俯拾卽是。儲有一二百文錢。實可買得一命者。感完人父子夫婦切心爲之。皆所費無多。同事在歸德之日。曾各解私囊爲之。而惜乎區區之易罄。有起而相助者。其英等當爲之代。福田贊之用兵正兵。外須別募一枝。游擊之師也。沐省食物向以麥爲大宗。此時食糶者少。腐穢豆餅之價極昂。每鈔三十一文。豆餅二十八文。餅如牛莊而食。黑不知其味。何如也。尤可憐者。白人甘芻食而草料大貴。每斤十六錢。所有牲口都飢疲不堪。每一攪糞見。遑顧施之。俄鹽未嘗不動愛物之心。然念災黎有畜之不如者。則有所不顧。願耳。明日草餉已齊。當發糶無聊。拉雜布乞。轉抄數紙分寄亦藉慰諸同仁之懇懇也。

致南中書 戊寅五月二十五日

凌澹

此次辦賑先從濟源下手。殊覺事倍功半。濟源距汴梁實有五百餘里之遙。出西門三十里卽是山麓。盤旋曲折而上五十里爲王屋。又三十里爲仰源。又二十五里爲西陽。又十五里爲蕩字。又十五里爲白鶴。接山西界。此百餘里乃被災極重之區。地方寥闊。甲於河北。諸邑山勢險峻。奇峰聳天。非腰脚輕捷者。斷難從事。人家又零落散處。窮一日攀躡之力。所查無幾。非得瞿星五張松筠二君之奮勇。此地文章如何。交卷呈五張。寫手兩三名。三日卽皆疲歸。僕人顧福一病。幾殆。小隊數名亦畏縮不前。加給口糧。方聽指揮。刻下西陽已放畢。即原放過三分之二。王屋尙未開。放月杪約可告竣。統濟源之全境。論之東南。近水。較備原之災爲輕。北鄉一帶。現得宋霞翁將所領東濟查賑。發翁人極明白。辦事認真。現既賑款不多。不能不先贖。贖原惟濟源。愈查愈遠。人

手費十五日熊純翁率領大幫入山後局中只剩任之清卿師八還錢歸銀照顧小孩煇煇已極且下人無一不病反須以上事下塗本擬稍遲一二日馳赴武至今亦無可說身又因脩武有違言是以改候濟源事畢竟將全局移至原武原令高雲帆懶懶無華狀明村學究給其子論條理井然非世俗所謂迂夫子惜凡爲邑令者不能盡如高君也派令趙鶴翁設局收孩新鄭令胡雲翁設廠收女靈寶令方慶翁辦賑一年不遺餘力翁髮蓬白湯陰令楊亦翁爲民請命至爲急切孟縣令李珍翁官聲甚好了憂同病災民攀翁竟不成行現仍寓孟嶽樓戎李芬不但倡捐鉅款極爲留心賑務此數君子又皆能盡心民事者熊純翁初來濟源時晝則躬親瑣屑夜則悲天憫人幾無一日不哭精神頓減形容頓瘦今甫復原又復入山勇談談任翁仁厚長者雖孩之慈母也與塗商榷款於原武設福幼撫教局仿青卮之例而變通之擬請南中籌款之外募化弟子規二十四孝學堂日記小學千家詩以備課孩之用鏡請趙松翁劉際同辦團松翁將到獲器已函致嚴翁矣抑澆更有請者大荒之後寒士最苦書院停課富家耐節日來賣男鬻女士族轉多僂於局中見三孩舉止異常急命之來前一則姓王名錫履年十四歲住牛舌村父名鳳儀號石坡孝廉也病故已三年家有祖母年七十餘婦於三月賣與河南縣皇甫家繼其家世贈米送還現始由劉紳作伐嫁於士族矣一爲李福印十一歲讀詩經一爲李福翰九歲讀孟子乃同年李慶昌號世香之子也住栲栳村詢知其父於去夏病故大哥繼發大嫂撫兩姪在家以榆皮度日二哥名福榮年十六在西鄉讀紫以養母母病月餘矣且泣且語塗亦下淚亟送還其家各贈銀數兩兩孝廉皆邑教品積學之士我輩甚足寒心今日接公函中有激溪漁人來銀五十兩欲救衣冠中之不能自存者與鄰具相符做堂照辦惟激溪漁人究係何人請明以告我塗此行除捐款外另攜銀二百兩專辦此等事早已告罄能否備告同人另籌此項捐款由塗與純翁佈會經手訪查確實決不

稍有冒濫將求另行造冊報銷學校中善士尙多倘能設法最爲近切亦免死傷悲之意也承詢帶來不飢凡吳福堂兄曾試食一丸飽悶異常因之以病至今方愈久飢之人腸胃淺薄斷非所宜萬萬不可再來江浙得免水患雖子不至爲害未始非善氣挽回可喜亦甚可危嚴佑翁處自當有無相通同辦此事豈有嗟感可分澆與諸同事幸皆和衷共濟不致稍涉意氣之私幽莽之見或失之遲鈍則時勢限之無可如何已

致南中書 戊寅六月二十五日

熊其英

一原議備武查賑原稜拾籽自嚴竹君孫嶼芝來此有給發勘地錢文之舉遂改派清查雙管齊下並行不悖查原邑沙域之地廣而不廣居民於樂歲尙維和樹葉爲食比歲大飢死者什七其災狀視濟源尤甚非查戶營賑不足以起涸澮月之十一日人手取齊其時曲輿所購之糧從趙莊折回馬渡口陸續運到頗分四路開查戶口計一萬有奇現尙有兩路未查竣故其數不及眉列奉聞原邑之糧之區定議備原高糧不足則接之以錢自念一日開放至今日每日自晨至酉唱籌之聲不絕大口給高粱一斗小口半之際此山窮水盡乏時施頗當厄據高靈翁云無此一賑當再死萬人此皆後路接濟之方其未放前半月奄奄而不斃者則嚴孫之功不可沒也

一修武北連太行山巖災分極重爲必辦之作先因多所顯慮擬別辦一縣繼仍前議從事惟摘賑山中而不辦山外曠收近效而參活著副作霖卜之於神全賑吉遂分蘇甲款一萬六千兩查賑山外亦分亦合更得機勢途已發念一日力疾偕星翁尹謙臣自原起身往脩查辦與其英等分起仍作東上起下之格備武情形俟有眉目當由浚作霖具函奉報

一河濱北岸有犬牙相錯地一片計三千莊分屬河北之武陟河南之鄭州榮澤瘠苦萬狀嚴孫在原高靈

翁以此爲言兩君有志焉而未果此等三不管難離之地無人顧問殊可憫念現擬局駐原武不移帶查確辦賑票亦用借印以別爲了計算村莊不多戶口寥寥總於月杪月初了此

一河北災區連片非一手一足之烈斷此失彼前作霖到豫檢籌糧以爲伊然濟源距獲三百餘里不即合井亦其勢然也備武一先局後定謀遂有山內山外分辦之分分有分之妙合有合之影脩原事跨擬台辦經律林縣等處識將收場脚色轉多賦亦好看也

一留養難童爲賑務中應辦之件要不失信與之本意濟源開局文柄主之後皆資遣備留六名在局當差編國糧係專辦此事而來不能不極力爲之惟賑局不常賦居而此項須立一有定之局以收無定之孩現擬設局懷慶府城凡各路無家可歸之幼孩總以此爲歸宿其必在懷城者有葆芬軍門照應使

一河內賑富近日後可就地籌款以爲退步便二一切醫藥物件易謀地局寬展便三念二日淪轉開車取道解武抵都都著定妥密擬將近日所收百餘名解去此論國操并心壹志專辦此局矣其隨賑局暫爲留養者仍歸文炳照料費由賑款開除甄別入懷局後乃由慈幼項下支給以此事爲日較長四竿之數須留地步也如此布告未知當否

一前來藥件除交同善廠外計共十三箱可謂富矣豫省自頻年薦飢死氣積而爲疫幾乎十人九病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得此布施配合既適地加以施者救人之誠心服之靈效無比尤以太乙丹正氣丸爲適用即以十丸收一丸之用計之不知活多少人局中施送概用散之又散之法除查戶便帶親送外分給幾處備打包則紙爲之費復倍則脫爲之脫續來數箱當仍以舊法辦理

一屢次得雨臨耕有望矣不知溝壑餘生皆是鳩形鵠面待斃不暇力田何望資遣歸里者甚無半棧可託又

無一餉可耕，以墾荒難乎不難，有力耕種者十中亦有一二，然荒區方謀下子，收成尙無指望，小米現市十二千文，一挑生計真岌岌矣。其香香子弟，庠序寒儒，子不能提費，不能負足，不能奔涉者，此時苦況，齊民尤甚。賢男鬻女，此輩爲多，死狐悲，將奈之何。

致南中書 庚寅八月初四日

後 禮

七月念五日，淪與星五諸君馳往武陟，急欲懷德，被水難民，在李芬軍門亦率隊數十人前往，意欲至老龍灣搶險原村，在南岸老龍灣在北岸相踞三四里，恐此處一決，脩武、獲嘉、新鄉、道當其衝，行不二十里，聞老龍灣於二十三日三更時，漫口百餘丈，屬武陟者共淹二千餘村，是夜宿王順次日五更起程，登武陟，適純翁由原武亦至，遂同商議，純叔回原移局來辦，南岸淪與星翁先辦北岸，岸口只有渡船兩隻，一瀋難民一備我們往來，李翁撥善澗者十人爲拉船之用，淪與星兄渡河先查中封村水勢急，溜船不能近岸，遂率用水夫負而趨岸，村中水衝之後，寸草全無，泥淖漫野，查該村房屋向有六百餘間，今僅存一百餘間，尚有六七百人飢疫死者三百餘人，今存一百七十五人，房屋存者泥土充塞，皆都毀壞，亦不能住，難民盡在高岡上露處，雨霖日炙，殆無人狀，婦女幼孩啼號之聲，淒然絕絕，斷帶錢數百斤先行給發，點查戶口，不論大小口，每給壹兩，若青者倍給，或三四倍之賑粟不收，回以備將來，續放即擇村中誠實者來城，餘糧食鈎子席片帶往村中，次日查李梧欄村情形亦復如是，計大小口一百三十一名，念九日查岳樓村，傍晚原局陳春倫鄧文甫至，初一日移居水陶店，信星王姓家宅，今日查梧欄星翁與文甫往此目前辦理北岸，被水各村之情形也，淪念六日由王順而來，聽過蘇橋地方，帥大紅橋有居民數十人跪道旁泣求云：「淪處之隄危險異常，數十村莊難以活命，急求拯救。」云云，李翁與淪偕往隄上，察看聞水聲如雷，岸上已塌十餘丈，正在指撥間，忽一聲震動，又塌去十餘丈。

我兩人行走之處亦不過丈餘令人膽裂又行六七里至五叉口水勢更狂隄上塌去過半大樹隨波而去遂與純翁星翁定議謂與其焦頭爛額何如曲突徙薪於是用以工代賑之法即招原村一帶難民百料運土爲之堵築虹橋囑張如鸞尹謙臣司其事昨又囑張春翁往五叉口請陳少蘭司馬書紳司其事李翁派熟悉隄工之王守備在虹橋而自己親往五叉口督理約十日可以告竣兩隄備我約計共五千餘金至原村老龍潭堵口工程由官經辦我局概不與聞此以工代賑備築兩隄之情形也林縣一節我局勢不能兼顧且水不驟退道路難行現撥鎮局侯敬翁在輝縣滄擬請其就近往辦已亟致矣趙松翁仍在修武尚未移局饒慶昨晚早友翁來函云備武水淹九十餘村東南較重新鄉城四面皆水獲嘉惟南門可通往來刻擬專足至備探聽確實佑翁現辦延津日上未通音問常州潘孝廉振聲於前月到原武往林縣勘災回來云雹災十餘村甚苦餘秋種尙好昨日來局人甚樸實且能耐苦今晨同星翁查戶去矣

致南中書 戊寅八月十五日

熊其英

連接公函所以爲豫謀者至懇至悉无諸君子好善之量竟欲出纒黎而裨席之大款源源挹彼注茲惻隱所發蒸爲風氣此南省之祥其應主和風甘雨翹首海雲東望飛舞惟是後路前驅一氣呼應諸君子既竭盡心力以謀之如此兩弟等承乏者或有貽誤其責疚於神明底何如以是顛覆前後此心欲飲然益切力弱弓垂之懼計自七月來原脩了手方冀河朔一隅秋收在望休養之責當道任之協局可從此漸作收東豈料事機萬變林縣之雹廷封原武之蝗沁河之決口層見疊出念彼災黎七零八落窮途定思痛之不服雪上蒼猶其何以堪弟等自移局木樂教早之局忽一變而爲行水哀鳴嗷嗷集於中野慘矣哀鳴嗷嗷集於中澤慘更不可言大波爲輪小波爲瀾有此一折水局擊而冬局亦從此長矣弟等自顧菲材力小任重秋風動處歸思颯



然承諸君子之委託又目擊河以北慘慘之狀無所控告思歛息肩而不得所有現辦情形及九十月開布  
署議一一陳於左右伏希公鑒核奪不厭往復幸甚盼甚

一現於前月念七日移局武陟之木樓店開查北岸老龍灣洪口頂衝各鄉隨查隨放不論大小口給銀壹兩  
次重仍當分大小計共放銀一千三百兩有奇一面南口原村一帶方次第清查未畢其慘苦之狀一言難盡查戶至  
此真覺天地爲愁泥塗肝腸所不暇顧矣

一洪口後沿河居民待盡須與搶險之舉刻不容緩因思以工代賑儘可保全民命遂即興工搶堵五車口之  
虹橋兩口經費約須五千金出入均我局主之現各下過十餘堵非在軍門之力不及此有此工程飢民藉資  
薪挑土以全活者無算尙有兩險口一大樊一桃村惜其半途之廢擬即續辦

一各路賑賑退回者自七月來不絕於道其不由官道自來自往者尤仇離可憫弟等前在原武會擬從河口  
截郵而未果今設局在工次其山西陽城及濟源溫孟一路災民必取道於此現察看酌給每日二三十千不  
等刻資字號小票將來彙核

一林縣自潘振翁到後即馳往察看比其返而接有水局函致輝縣局候敬翁就近移賑并於月之八日借  
驛星翁尹蕪臣帶二平以往台前擬發局餘贖之一平凡三千兩擬放被雹之區藉了此心願

一此次洪口被災以修武爲最重計九十餘村離居蕩村特賑孔迫趙萬翁設慈幼局於此每日捐銀一千個  
下轉給發果是活命之寶其急可想昨劉大令來招呼明日議由其友一人先往借議任翁即天翁乘船開查  
一俟此間了事途即移全局就之

一新鄉發募水亦波及前函致佈翁請其自延津折回就辦新發俾弟等得專力修武頃聞其先願發邑即日

開辦矣

一 暨團一起獨爲其難可稱後勁近由麟策抄示小翁璞翁來函知新安瀾池極苦而勢不能回嗣弟等未  
有水局之前亦會議及於此徒託空言南望負疚現擬俟金君翁到後分與人手會合朱九翁一起前往有此  
一枝與靈巖局呼應大妙也

一 慈幼局一節總以懷慶爲歸宿趙翁爲主辦張步翁合而離之得之自擊袁子翁離而欲合之得之耳聞  
皆周旋爲難七月來其局設修武條曰收養遺孩所木需用慈幼字樣水退當即移取懷矣

一 收贖事忽起大波想見諸君子精心結撰但後時爲之極費周章俟有眉目再說將來或遂成成一氣未可  
知也

一 張裕翁昨日到來悉沈離翁獨樹一幟伊有信來招程福翁去因遂留裕翁補福翁之缺其來辦湯陰邪押  
遂留天津邪福翁到彼會台當有端倪

一 撫卹水區一關難了計算當在九月之杪此後留冬之局極難措手以舊制新病相迫交乘屆時又遭癘  
相蹂欲設大斂乎數百里爭趨及至不能容必示以限制是號召之來死於廠外也欲分段各處平安得有許  
多人手許多經費滄與美再三商酌忽得一極笨之法其法如何現所給票放過概不收回八月武勝 九月修  
武畢後十月再往濟源加賑一次十一月往武勝十二月修武正月又是濟源二月打回帆黃歸來此數月中  
認定最苦之三處如環無端庶盡救人救世之義原武亦極苦所以舍卻源武者以有賢令高雲帆在此尙有  
四千畝米可敷衍至如上三處目擊情形不如此辦理不活零外提出一分作爲游擊之師隨所見零星給之  
其法如是可謂宏矣然以簡御繁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斃之疲於奔命者轉有把握甚實不厭百回讀此其引

證也

一人手少固不可多又有運腫之患冬局當有一番出入所謂強莫大於裁兵也俟去留定後奉報

一購糧苦於轉運狼不易辦前後曲與事仗頃查得衛輝至修武一水可通而糧價錢價相懸因采從李翁之

議試買三千兩由陳春翁去我亦有旨藩亦以禦冬比帶辦之一事也

一沁口由官辦者現已委潘萃翁勸估將來興辦實民有推土經營亦可藉以餬口而土車大半賣卻現由我

局打造數百輛擬給於房屋毀淹之戶以營生計此變通給農具之法采之賢君矣高者

一棉衣已從懷郡買洋布新料發製計需五百文一件僅能擇老者施之其餘周郵寒士等事儘隨地留心設

法不及一一具陳

致南中書 戊寅九月初三日

趙 翰

疊奉賜書領悉種種弟自五月下旬抵豫奉寄一紙渡河後東西奔走屬事倥傯未獲另函奉申疏懇之衍尙希原諒茲幸略得坐定憶及沿途所見并開局後開辦各條率陳於左伏希鑒核幸甚

一河南被災情形陸續由凌巖請君詳報不贅惟弟所目擊者計自五月初八日由清江起車至汴見流民尙

逐隊南下大半鳩鵠其形化離可憫一日午後開車輪聲獨囑願異揭簾看視輪乃從枯骨上聲過

一路歎歎散布無人顧問有整戶橫於當路者弟以銀車負重不敢迴道掩埋之法苦無所施 六月初七

日由汴運錢渡河至獲嘉河北遺尸曾有人掩埋惟其地沙土甚鬆入土不深仍爲犬殘者不少尤慘者棄死

飢民隨風吹倒氣息未絕亦被犬噬此真目不忍觀而今親見之 六月十五日由獲嘉至原武其時賑局自

濟源移來開辦查賑其地沙礫瘠苦四境一望荒蕪弟到原後每赴瓦村王祿營一帶收留難童與試任翁分

任其事所至杜莊房屋十拆五六人忽稀少遂犬不見偶遇王壽登一破廟內有一尸數日無人掩埋臭氣薰  
里許雖出戶外地鼻入視其尸將化水急隨人埋之竟無人應者本村零落十戶九病又時方酷暑惡臭不前  
不得已竟往鄰村雇人許以每名給錢二百文得三人焉先令其飽飲燒酒以蒜窩房然後從事靡一條繩兩  
頭寬之大戶王姓掩鼻挑水數担將屍洗滌一遍臭乃少減如此類者時或遇之乃知疫氣之來皆由屍氣積  
成卽一端之荒象亦概可想矣

一自六月二十一日開局至今合獲原修三處共收五百八十餘名除各縣就近資助外現存二百八十七名  
每時長領十人爲一號計一百三十六名當差者卽從其開挑取輪襖嬰孩號二十名四五歲至六七歲女孩  
號二十八名均歸老婦管領與嬰孩同義塾讀書者三十七名局中延塾師二人教習四書五經并課神童詩  
局外寄養七十八名係一歲至四五歲局中萬難收養因嬰童有此一例或木婦或其戚與姑有送局者查  
實給一腰牌每日給錢三千五文五日一領此例一開其父母極苦藉嬰以活者不少局例早晚放小米兩粥  
中午給餅餅碗年歲大小氣體強弱爲多少統計人數並不爲多而照料已形竭蹶幸局運託鹿尚好天札及  
病者不多是則可慰遠慮者耳

一開辦之先與同人熟商以爲當先立有定之局然後收無定之孩以懷慶府爲歸省此舉議食問者所以必  
在懷慶府者有崔軍門在此登嵩之呼既資照應而河內又股實將來或可設法就本地籌款爲脫手地步數  
月來局設修武大王廟原係暫羈不久擬遷會以沁河口決道路不通就題做題遂留不動方水之波及局門  
外一片汪洋小米騰貴無市局中煮粥幾乎絕糧此七月杪之情形也此時水漸退可以遷矣而局事方有端  
倪兼辦各項枝葉無不關吾人生計一旦變動恐失望者不少且備武爲荒區河內爲沃土兩者相衝備

武之局似以留過冬天春融北遷爲便。若善舉惟在極寒之區。俯拾卽是。邇彼樂郊。便少見聞。比又不能一時遽移之情形。同人兼商以爲當變通辦理如此。

一施衣一節。北地早涼。木局嬰孩所用。已購備新料。招近地窮老嫠。婦早來晚去。在局裁製一針一縷。均親自檢點。非敢好爲煩瑣。是區區者。或以工代賑之意。至冬令施送。以無禍者多。及購辦之艱。殊無把握。近見外函有代向輿賸一語。極佩其妙。用如此辦理。一衣之費。可收兩衣之用。當卽設法。道辦惟數局。統籌費亦不少。一運孩南下云。弟由揚起行時。同鄉偶有此議。祇因款少。難以持久。姑備一說。及渡河後。得悉集有鉅款。專辦留養。前說作罷論。況豫省飢民死亡十六七。幼孩乃人種極爲喫重。爲忍帶往他鄉。來函云。就地安插足徵。高兒但安插二字。談何容易。必須議定。南友四人分兩班。瓜代能三年之久。庶幾有成效。可觀否則。後顧彌長。前功亦可惜耳。

一福幼圖之刻。用心微至。寫作俱佳。尤其餘事。前惠寄之一冊。傳觀未徧。尙望封寄一二。十本此圖爲恩局本。題局中不可少之書也。其餘訓蒙善本。若小學韻語之類。并寄尤感。

一局條曰。收養遺孩所用。木鐵慈幼二字。中州民教之辨。最嚴。凡有血氣。正宜鼓舞。而作與之。豈敢觸犯。以取罪戾。然周行邪路。淵然。截然。此時辦理。不敢盡說。添足而亦豈能因噎而廢食。前函所論。要當相喻於無言耳。一政體事。固寄來章程。周備已極。仁人用心。亦良苦矣。惟本題文章。甚少。弟處自六月至今。僅回贖得婦女數名。所費不多。學未足以充諸君子之量。因而商議三策。附正。

一慈婦弱女宜撫卹也。水災後。秋收絕望。其房屋毀塌者。哀鳴。集憐。情更可憐。若不隨時周濟。嫁賣在所不免。現遇此種。查實後。到局領照。照寄養。嬰孩。例每天給錢數。十文。五日一付。路遠者。十日爲期。

一備接其厚卹也其法請得耐守節之婦實一無所有困苦不堪者或有田產當賣已盡查明代贖回由  
縣內存案俾安故土以資餬口刻已試辦一戶崔李氏子女各一代贖地四畝計用錢五十九千此款由另友  
所捐百金內開支

一施棺宜創辦也河北瘟疫大行鄉間十戶九貧交秋後死亡甚眾或做下寡婦孤兒既無力掩埋又無可度  
日雖欲不嫁不賣者恐有所不能更有夫婦俱死僅存子女者同莊親族乘此時或將女子出賣名曰代辦喪  
事實以藉此漁利此種情景實屬傷心慘目現於收贖款中的提一二百金除施棺外更儘其喪其數察看情  
形的給以上三條雖非正面文章亦足清厥習之源是否有當伏乞裁定至局事實頗誤任翁之仁慈篤至包  
養翁之老誠坐鎮乃祖立定想早蒙公鑒躬力小任重惟恐不克免於罪戾未審愛我者將何以教之

致南中書 庚寅九月二十四日

凌 塗

重陽風雨自初六日起至十八日始止沁水大發較前決口之時更漲四五尺新修四處隄工大塌衝去其一  
小塌衝去其五十六之夕五車口來電險工潘振翁與羅星五諸君晝夜冒風而往覈實下大樹數十株始能  
擋住振翁查原村一帶偏歷各鄉以原村日子水雖退出而下遊數村莊尚有積水三四尺能節節疏通逐漸  
放出則行葦不至溺涉麥子亦可補種遂與潘翁商議定奪於最低之方陵村開二尺許口門澗口噓其口  
門旁安排土袋木椿麻繩等物預防黃水暴漲倒灌而入也初十日至十四五間水已退去過半詎風雨之際  
沁河仍從原村決口漫溢而入較未放之前更高尺餘塌場房屋無算事機不順非人力所能挽回老龍灣地  
方水勢順流而下平地波濤洶湧橋等處大受其害就目下情形論之實有不可收拾之勢純翁佑翁崧翁  
俱發公函告急懇意以我地既糜如此鉅款本非不竭之源且去歲新春塗亦曾經募勸深知出錢諸君實保

誠心爲善，勉力備將，且有剝肉以補瘡者，轉轉思難，殊不知計之所出，爲德不終，塗等固難，斷理不善之咎，然亦時勢使然，無可如何。天乎！人乎！謂之何哉！純翁本屬查戶，備嘗可憐，振翁憂形於色，時而夜不成寐，逾時勸解之，恐其致疾也。若翁回汴後，中丞派往周家口，辦收贖事，聞販子正法一名，救出婦女四十餘名，歸孫仍在歸德新選之行，葉君梨軒嚴君子平與若翁令弟選青兄任之，會同浙局，并辦兩邑，經理翁昨有函至云：陝靈關於十月抄可以竣事。

致南中書，戊寅十一月十七日。

熊其真

一、潯鎮內黃民氣強悍，其被災與僑獲，略同，助以一賑，足消伏莽，應憂此不容不辦者也。惟未接公等今日來信之前，核算款項，辦濟財力不及，黃辦黃則不能及，滄會約嚴佑翁各據一縣，佑公任事最力，日上有聞音，必投袂而起也。

一、代贖冬衣，費不多而衣被甚廣，總運翁教我辦過，乃知其妙，獲局佑公贖七千，裝棉色贖六千，裝有奇濟源於初六日開辦，今晨來信亦已贖得四千餘號矣。一號有數件，費乃僅扯三百文，一號何樂而不爲此月底尚擬分一起至新縣開贖，斯亦冬賑正面文章也。

一、省中官設查遺局，昨有丹徒同鄉奉委到來，知爲數尙多，春融不了，官中所定每名給銀六錢，現已贖入粥廠，不給遺而不資道，運狼狽情殊可憫。自十二月朔起，擬於汴西門裏路開一助遺局，凡各處有局者，籌給以票，請各局領錢，憑官票的給。此項前已錯過，此回做兩三月好賣買云。

一、收贖事隨時有得其一，家完聚，喜氣實足以弭災，祿而召祥和，內有數起作婢妾被嫡凌虐，身無完膚，從火坑中拔出之，尤爲得意。既開手四處求贖，紛紛一日紅粟，遺局有數十，此是細膩文字，方將以辦賑，孩餘力。

細細爲之惜乎省局既撤懷局勢孤不能辦矣所有各段情節少暇當按名記之將來并身契呈覽內用華李聖勳兩節極風雅令人聞而喜悅有田姓買同村張姓田房都盡其一兒出四百五十錢與上寫世世爲奴字樣大戶之無人心如此大災之所由來也聞此事又令人髮欲上指刀劍齊鳴矣

一孩局自第二次被水後名數實多合寄養不在局者千名以外局中近又添設兩塾先生頭腦冬烘而讓任公以一人爲家孩無乳之母尤爲辛苦非常明年移局其難無比只好辦到那裏是那裏此和尚撞鐘法也脫卻漚布衫談何容易

一此開孩局三人一刻不能脫離懷局僅留四人亦在左支右絀幸月之十三日陸瑞峯衛守廉兩君從天津繞道而回後路文字乃不覺寤慮月初已定一起新鄉一起濟縣一起助遺居然三路分辦

### 豫行日記

潘少庵

三月初五日隨熊純叔處孺生李玉書羅星五陳少商程福田江清卿諸君自徐州開車見災民陸續南下皆失人形食樹葉若甚甘宿王家店 初六日陽山東門外尖宿難民廠中病者十人而九給太乙丹長效在西關理戶一名 初七日一路見死者甚多夜宿馬牧同瞿星翁夜行遇一修武縣病孩張姓年十四歲父母兄姊均途中病故商託茶室中張老柱者代爲收留許其重酬夜半遂斃張家卽託埋葬 初八日午刻至歸德府途中見鳥啄死尸甚慘災民南下者行數步輒撲地或竟撲地而死哀呼救命之聲呻吟垂斃之聲不絕於耳熊純丈題壁云春自南來我北征車輪轉處客心驚河東聞說人相食訪古愁過穀熟城十里長亭更短亭帆鴻哀叫不堪聽詩人萋楚傷心淚灑作垂楊一抔青流亡道殍想過客皆見之當厄之施惠而不費題詩旅店尙冀仁人君子之惻然動念焉 初九日入市易錢探悉汴城有銀不能換錢有錢不能換糧并謠言災民



聚眾城門已閉等語於是進退兩難凌礪丈同陳少翁輕車冒險而前囑我等在歸守候遂卸車舍家店同諸友散步見路斃五十餘人飭勇王士剛等管理埋葬 初十日進城將各友自帶零銀換錢給發未收入廠之災民埋尸十七名熊純文題壁云磨屠橫刀氣逼雲十年關外去從軍也教手荷劉伶痛絕龍場瘴氣文嵩武軍小隊王士剛從行見儀孳動心買一鋪歸來爲前途收埋之用特以紀之 十一日同熊純文題壁至到北門粥廠并各廟中見難民垂死者無數各給錢藥下午同星翁至西門警濟橋給路過災民錢埋尸六十六口熊純文題壁云在寓見災民逐隊南下餓者滿君子以錢病者江君子以藥斯亦無濟之施濟也祇幾須臾死傷被續命錢空存舊皮相無淚落君前大藥太辛酸嘗來備我肝飢民何足病要服不佩丸 十二日同程福翁至警濟橋發錢遇懷慶災民王姓賣入歲兒於本地人言明二千文其孩在乃父身邊大哭不止問何事賣兒則因母病不能南下廠中人滿不留也卽以二千文贖之熊純文題壁云路有鬻兒者同事程君贖之父子復完一掬分離淚三春大地寒 一天何處藏真當子孫看埋葬路隄七口是夜有一揚州客帶有十六歲以下女子五人云自陳留買來價共十二三千文 十三日同星翁到白雲寺給邊路災民錢見風陽客由汴來帶女六人又見紹興客帶女三人自睢州來內有四女號哭不止客皆用鞭撲之余等從詰再三知因二女已配天家一女父係秀才一女念夫誦客身位不肯實告我等欲代贖則一云是河南候補府買婦一云是紹興官場所買無可如何也埋尸五口熊純文題壁云鬱鬱商邱道中州第一程假途來下邑考古得新城楊柳弄春色醜蛇嘶夜來連不寐轉輾爲飢叱 十四日同星翁至白雲寺西路給錢西刻回寓途見販女者數十人在橋與兵相鬪因兵不放行用刀傷兵一手兵少不敵于等更不敢開口代爲氣悶而已埋尸六口十五日雷雨後同星翁到松醫館給錢見病者給太乙丹無不應驗埋尸十一口街中災民將衣服搭鐵橋

出賣者無數 十六日同星翁到普濟給錢埋尸八口夜來一風陽客販漳縣女子五人又哭了一夜純丈聞之亦哭了一夜我等亦幾乎哭了出來熊純丈題壁云寓有丹陽客買四五女郢以來是夜比鄰陳客方招歌兒度曲見聞恆憾而成謠有女來大槩車驅車臨轉他鄉飛絮一箇不知處楊柳不築雙鴛鴦一顧遠兄弟再顧別耶曠眼枯忽作兩人笑天涯海角長相望君不見前村嬌然姊妹花薄命風摧兼雨賦十年愛情掌中珠一日淋漓几上肉我聞此語較長唉夜深沈沈起徘徊新月自圓歌自壓此心要使如死友有猶不飲何爲哉縱聲咽竹聲裂酒唱子夜歌莫唱無家別是日市價乾麩四十二文小米三十二文高粱三十六文麥豆二十五文均小秤 十七日同純丈星翁江清翁至普濟橋白雲寺給錢見死屍二口被犬吞食所存者一身枯骨其頭在百步以外卽將犬打開訪寺僧對埋不肯余卽自行動手葬訖卽歸熊純丈題壁云苦乏點金衝愁過普濟橋飢民都在眼春雨咽蕭蕭招得白雲侶來尋白雲寺惟佛最慈悲可下蒼生淚百刻碑丈少翁自汴回來儘只能辦一二百石銀只能兌五百兩一切聲音影迹無蹤定見于同碑丈少翁赴院辦糧請公赴濟源先行查戶是日埋尸五口 十八日等餉文袋不至東城散步見一獲嘉災民賣女已成交計三千文其人一家共七口輪在睢州已賣一女十七歲今賣者十三歲卽爲代贖仍至白雲寺給錢埋尸六口 十九日到普濟橋發錢因錢乏入城兌換見街上出賣田器者無數因思卽使得雨如何歸耕可歎之至埋尸五口又袋車到 二十日守車同碑丈到北門給錢埋尸十四口 二十一守車埋尸八口四刻汴梁來太車輛車五乘共裝婦女二千名探知是睢州販來婦女如此販賣日後河北災民盡無家室奈何 二十二日車到膠病不能運很無可如何仍到白雲寺給錢埋尸十四口 二十三始開車宿亳州五香鎮麥苗青綠 四月朔一日任曉翁到亳始定見兌換錢文運汴 初三日碑丈雇車回汴少翁赴皖于至西門外見牛車十餘輛

載女四五十名哭聲盈道聞河北人居多 初七日辰刻開船運銀赴壽同日開行七舟均裝婦女共四十三名 初八日至北龍王廟見有武弁賣一婦年二十四五歲係河南修武人能工書算身價八十九千文其夫文質彬彬大約讀書人其別離之狀余見之肝腸亦斷此後余病日甚勉強抵壽後卽歸

晉豫賑荒末議 以重文德 戊寅三月 奏

近歲災荒遍及燕秦晉豫燕境水繼以旱饑饑類仍晉豫奇旱已歷三載草根樹皮剝食殆盡弱肉強食同氣相殘尤爲數百年未有之慘自客歲及今 朝廷發帑截漕頻請巨款減膳節用共艱 皇仁軫恤災暴民之臣下罪己求言之 詔哀痛惻怛可謂至矣而議諸臣或推本 君身杜逸豫以祛邪佞或嚴責權紳甘厲視而少恤其爲將來久遠之慮則與水利墾荒出積倉穀等事無不達諸 九重爲目前賑濟之計則籌探運籌捐借懲貪蠹諸條亦莫不效其一得況外自查賑大臣各直省協濟臣民均竭誠從公專責成而廣勸助乎救荒無善策要在得人賑荒有專條難拘成法今晉豫閩李諸公已先後奏調各員派同地方紳士且查且賑防弊至周又酌刊古來救荒章程俾境內遵行豈尙待芻蕘之獻言者然而京員所陳有言之未悉而不克舉行者有雖準而未克實行者雖吏所陳有但務補苴而未塞漏卮者有慎東倉儲而實溢流弊者事不能悉數請試舉其一一如辦武部之請借洋款是也而爲將來歸還之計曰取諸地丁捐項嗟乎晉豫邊此奇災民之死亡過半牛種耕具百無一存卽日後稍有轉機豈遽能如額徵收以償數百萬之巨款至各省賑捐零星涇繁數本無多又有局費運費諸項存餘幾何乃不亟拯溺而爲籌款計乎宜 朝議之不從所請也愚謂爲籌款計不若停蘇杭織造及各省製造機器各一二年 欽派出洋大臣將行未行者亦宜布告外國以令值賑災費巨不暇通使僑好暫緩遣行其他不急之務浮冗之費概令中外大臣核實裁減如數奏 閱如此行

之數載所節之費卽可以償洋款而有餘何患其事之多所窒礙也張侍講所陳誠所值民省刑三事實少司成所奏察糧稅開糧捐購洋米增糧局四事 聖旨既已允行然而內之庸劣公卿 朝廷或恃爲老成而無失外之巧猾員弁長吏又謂爲練達而多能任此庸臣猾吏之所爲我 皇上良法美意又誰能曲體而力行之乎故京師行平糶而米價益賤督撫查水利而累月不聞卽此兩端而大小臣之觀玩 王法不待探求而得之矣豫省庫空如洗固宜多方籌借以救燃眉然此外亦有不忍忽者如崇侍鄭客嚴查辦豫省糶糧後奏交李著撫沿途豫民慰詞該撫仍未將所指各州縣確實查參黨粟之害督豫所同而閩星使奏定督省申禁章程剴切詳細豫省亦未聞仿照施行專爲挪東移西之計而絕不審釐奸刷弊之方此謂務補苴而未塞禍原也蘇撫覆陳豫省籌借江蘇倉穀一節以蘇松太存穀共減三十餘萬石萬難借據爲言原爲通省命脈起見不知今之倉穀大半虛名既據藩司查有三十餘萬石何不奏請如數借出迅解豫省則此款之應實顧越不待考而自明顧者獎之繼者黜之一省守令之賞罰卽可爲各直省守令之懲勸蘇省倘有急需卽由豫撫轉運穀石於互相通融之中真互相查察之這數撫乃以未能酌撥爲辭此謂重倉儲而實難輕貸也凡此數者皆由反覆參考而知或可補近日荒政所不及乎若洋米可救南糧之窮銀捐不加糧捐之額及以工賑窮之當通變宜民稍有識者皆能辨之無待愚之贅言惶惶之誠固甚願 皇上明賞罰以勸臣工百倍矢精白而從 王事則以誠格天而天災自弭但請目前補救之方盡猶其外焉者矣

### 荒政全策

彭世昌

臣謹察政者 國家之仁政也有豫備於未荒之前者有補救於已荒之後者全在大小官吏因時制宜多方籌辦庶有神於民生然非博採旁詢確有成見則布置難期其周妥且非準今酌古都爲一編則查考恐疏於

紛歧用不揣冒昧謹遵我 朝成憲庶取古今之說悉心融萃期於精確不繁而綱目悉備輯爲備荒事宜十有四條救荒事宜四十有一條另繕進 呈恭候 欽定擬請 飭發各省循照辦理不但已荒之區宜方圖補救卽未成災地方亦宜先事豫防有備無患固非止爲一時計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備荒事宜十四條

一曰重農事 自古爲政莫先足食足食不外務農我 朝念切民依重農實粟應頒 諭旨蓋一帝三王之用心而萬世兆民所永賴也有司牧之責者凡夫勸課之方允宜實力奉行並購求區田代田諸法以厚民生毋得徒事虛文此爲備荒第一義

一曰勤開墾 生齒日繁待食者衆向之所耕田畝可食千人者今以之食萬人或慮其不給矣欲求充裕之法不若於各省閒曠之處令民擇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爲貸給牛種而不遽行升科則民有所利而願往者多既歲可增百萬之粟且無人滿之慮亦一舉兩善之道也

一曰興水利 水利之興所以資善洩惟早潦變歉厥爲樂歲也各直省大吏宜飭查各屬境內形勢細加籌度何處可以疏渠何處可以築堰何處可以穿井開塘 勸民自爲或動用公款官爲辦理務期事在必行則效有必致豈止一時之利哉

一曰急補種 昔人謂地方遇有水旱種植必不得時卽須先察地利如水多則急以不旱者種之旱久則急以不畏旱者種之失彼得此尙可支持其半此誠備荒之急著也

一曰備雜糧 鮮糧如豆蕓菁麥芋薯等物其種甚多不論南方北方皆宜廣爲之備隨地氣取有不齊但能

即時徧種多寡必有所獲其足以資接濟一也大抵南人以稻穀爲大糧北方以粟麥爲大糧此外往往多  
不留意一遇歉歲遂不可支是宜預爲之籌也

一曰治菜圃 民不可有菜色不可不兼治菜圃葢蘿蔔高蔞菠薐蔥韭瓜瓠之屬平時可以佐食荒歲亦足  
以充飢其法以數畝之地緣以短牆或限以棋籬先種長生韭三十畦餘時時蔬一二十種惟務勤加澆  
澆每種菜一畝入口之家四時皆可取給若近城市其利尤倍

一曰廣樹植 樹穀之外可以供食用備饑荒者莫如樹木雍正二年 上諭會旁田畔及荒山不可耕耘之  
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桑葉可以佐食棺槨可以資用即榛楊雜木亦足以供炊爨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地方官宜責成鄉耆里長廣爲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勿視爲不急之務

一曰建倉儲 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常平之制善矣此外如義社各倉並宜一律興舉凡立倉不論若干家  
若干人總以鄉村附近聯絡者公設一倉如鄉村零戶有難於聯絡者或每族各設一倉或一族中每房各  
設一倉均聽其便如建議之初倉廩未立或神廟或公祠或股實之家倉屋有餘者暫行借儲一俟積穀稍  
充便可另自置倉又募穀不拘一法總以無抑勒無假手爲要宜於秋熟時州縣官設立印簿遣紳耆老  
數人轉相勸諭離捐戶自註姓名穀數多寡各盡其力銀米悉從其便出者毋吝勸者毋勒或每年一捐或  
數年一捐或一捐不復再捐均酌度情形隨宜辦理捐數既有成數即赴地方官呈明立案更有推廣勸募  
之法如稱壽開筵酬神演戲等事節其糜費捐入義倉此祝壽酬神之上術亦即備荒之長策也又司出納  
宜擇老成股實者一人總管再擇一二人逐年分管仍設立四柱冊登覽明晰互相稽查不縱官吏之手州  
縣官核實轉報而已至遇是歉即以本地所積之穀散給本地之人先儘極貧次中貧至家計稍可自支者

不愆散給仍以歲之上下分別贖貸賑賑濟又積穀尚未充盈不妨變通辦理創置穀法於東作方興之時聽農民以物質押資其工作秋後加利清還於倉儲有益於民亦使臣父大析道光年間曾做此法捐穀千餘石於族並置倉廩一座擇人經理今行之數十年積穀頗積不但本族可無匱乏之虞且逐漸可以及鄰矣至於日積日多數不勝用又宜劃分若干為郵筒育嬰等會以廣任郵此亦計慮之所及也

一曰禁種鴉粟 栽種鴉粟大為農田之害例禁甚嚴民間倘有仍前栽種者歷從重懲罰以備里社之禁並責成該族長里長立令拔除改種五穀如有頑梗不聽者該族里長稟究盡少一畝穀之地即多一產穀之地不得以積習難除致妨民食

一曰戒浮靡 諺云富家一席酒貧家半年糧此言奢靡之盛也不獨富也即家無擔石之糧往往亦染於習氣有效尤者此輩雖在豐年已不能給一週餬處立候死矣地方官宜剴切出示勸諭富者務宜量入為出貧者無益之費為有用之地貧者愈當量入為出力求節節庶幾家給人足可恃無恐也

一曰酌禁遺囑 禁囑固非善政昔人謂收成之方仰屋而歎瓦餘之地雖足而呼是也然以本地足穀處任四方多難則本處之糧必盡資民不免於飢死亦不可不慮今有一法凡地方豐收及舊存足支三年者酌留兩年之穀自備其餘一年之穀任其遠隨若利其價高任意多購致本處之糧驟資且盡者准人舉報錄其穀分存義倉

一曰預籌他糧 凡事豫則立地方遇有水旱若待其成災之後議賑則價必騰踴且恐緩不濟急須於災象甫兆時通盤算扣木燒戶口若干需穀若干現存倉穀若干不敷若干預於他方穀多處買存以待不時之需亦備荒先著也

一曰安插游民 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游手好閒生計無出往往三五成羣藉端生事一遇餓饉多爲盜賊是宜設法以安插之或勸其學習雜藝或貸以資本使之謀小生理或令充當閱役或令看守廟宇皆無不可

一曰保全富民 保食六條終於安富良以富者貧之母也一邑有富民則一邑緩急可恃一縣有富民則一縣緩急可恃若富民凋敝貧民何依設遇災歉更何所恃乎是在賢有司於無事時加意體持而後有事時得傾其力如平糶助賑施粥結舉是也

救荒事宜四十一條

一曰勸災 勸災務在規履田畝勸率分數輕重如入九十分五六七分等輕重已確將來核賑及錢糧錢穀等差節以此爲張本但事變無定有現勸得本屬輕災及十日半月之後竟成重災者此又不可不察也至災區有勸宜特遣大員往勸者蓋爲慎重災傷起見非遺官不足以專責成又有謂遺官無益且多一供億之煩不如令地方官自勸者皆未可就爲定論竊謂中荒之風被災止在一方一隅則儘令有司自勸爲便若遇大荒之風赤地數千里飢民數百萬則必特遣大員會同督撫辦理方可期其有濟惟巡歷所至須是自携資斧輕騎滅從然後能不擾也

一曰報災 賑災者罪無可辭矣即經報聞而或稍涉遲延哀此窮黎朝不謀夕尙可少待須臾耶地方官於踏勘之後務宜直照例限詳報上司上司立即准題如有遲報逾限者照例扣算月日謹處伏查乾隆六年上諭向來各省報災原有定期若先期題報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題報乃指其本而首至於水旱情形爲督撫者察其端倪早爲區畫隨時密奏則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亦得以有備若遲拘成例則未免後時矣敬



釋 聖訓是即依題題報且恐後時況任意遲報乎

一曰停徵 地方遇有水旱災象已成卽宜一面停徵一面力請督撫具題請蠲如奉准蠲免卽刊刻曉諭爲百姓明白禁除倘或不與禁除稍贖私徵是使貧惠不得及民且重以流亡之苦也尙得謂之司牧乎

一曰審戶 林希元奏政首言審戶難良以戶口不清則百弊從此起也然辦理亦自有要宜做保甲之法按門逐戶查驗了若干口作何生理有無殘疾及田糧等項編排的實然後散賑之時大口小口極貧次貧皆可按籍處分無遺無遺豈止弭盜而已哉惠士奇謂蠲戶之法當做照韓琦河北救荒政而擇甲戶之以資爲官者憲司體請之屬以計口均戶而分五等每縣若干都每都五人親民居稀稠而增減戶數復受之粟而屬以親至某鄉庶民均給人日一升勸小半之十日一屬終而復始至至熟止仍分屬粟之所給粟之所均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此法亦可採用

一曰發倉 各省常平倉穀原以備歉歲之用時當大饑地方官宜申請發倉以裕民食其有義倉社會之處並令一律開放至發倉之時或出三存七或出四存六或儘數發貸或儘數賑濟均酌量輕重情形隨時辦理務期實惠及民

一曰截留 大饑之歲倉穀不敷除停解本地糧米外如有他處官糧經過不妨權宜截留一面報閱卽一面賑濟救飢如救焚稍緩須與恐無及矣况 朝廷念切民瘼必蒙 允從上年山西河南奇荒經理各大吏奏請無不立沛 恩膏並有不待陳請而 施恩至三四者洵亘古以來所未有也

一曰擺籩 萬口嗷嗷截留之糧又告罄矣此時欲賑則無米欲籩又無銀計惟有暫擲公帑擇誠實能幹之人急往他處採買循環周轉以資接濟俟豐歲設法補還此亦權宜之策也

一曰招商 地方偶遇偏災全賴各商運販米麥源源接濟謹按乾隆元年該准行令暫緩轉飭管理關務各關凡有米船過關即詢明該商如果前往被災各邑羅賣者免其納稅給與印票責令到境之日呈報該地方官鈐蓋印信以便回空核銷如有免稅米船偷運別省並未到被災地方先行羅賣者將寬免之稅加倍追出仍照違禁例治罪其所以鼓舞招徠之者至矣有子民之責者尙其早爲之計哉

一曰不抑價 商賈輻輳市價不期平而自平矣若米方大賈強令抑價則上戶之有蓄積者既不肯羅而商販聞之亦懼其虧折而不來故古人有遇例增價而米反賤者其識見誠過人遠也然亦須審其時勢如何倘我方增價而商賈未知卽知之而一時販運未到嗟彼貧民何堪食此賈米乎不若於產米之區張示增價榜文以招商而於本地之價仍聽其自漲自落爲無弊也

一曰禁閉糶 收成歉薄米價昂貴舖戶因而囤積居奇富戶因而壟壟專利在所不免是宜嚴定章程舖戶除流運外國積在三百石以上富戶除本家口食外存餘在一百石以上者許人舉發借穀賑饑違者反坐則閉糶者有所畏而不敢又不聞人藉端報復之端也

一曰禁強糶 閉糶有罰矣而強糶者亦宜嚴其法蓋時方大饑民易生亂強糶雖爲索食起見而亂心已萌若不嚴爲之禁勢必愈無忌憚從此而搶掠而擄殺矣故昔人行荒政者有榜於通衢曰強糶者斬今雖價其可原然立法豈不可不嚴也

一曰禁燒鍋 燒鍋以酒爲藥耗穀甚鉅在平時准其開燒猶曰虛謀郵商也若遇奇荒之歲萬口待哺自宜暫請停止以裕民食

一曰開捐 災傷過重雖 朝廷迭沛恩施不敷尙鉅且正賦既已蠲免恐亦無帑可發是必力請開設捐納

一途不拘糶米輸銀或半米半銀總期於賑務有濟又須輕減數目推廣章程然後應例者可期其多且速而百萬生靈全活不少也

一曰勸捐 人皆有不忍之心當地方大燬豈無樂善好施者是宜剴切勸其量力捐輸以捐數之多寡分別獎勵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難爲者則專案具題請 旨格外旌獎勸捐並宜先出資以爲之倡又勸捐宜先訪與股戶相善之人令其往勸股戶樂助則已確實有蓄積而不樂助或樂助而數極微末者有司官始難往勸茲必以禮循循善誘喻以桑梓補助之誼勸以陰騭獲報之說不可強勸又有零捐之法無論在城在鄉勸令各戶每日捐錢或四文六文或捐米四合一合積少成多亦可稍資賑濟蓋爲數少則人易從而辦理甚易其錢米或一日一鏡或幾日一鏡均聽其便可也又近來有塔捐圖式其法以京錢五千爲一願或捐一願或捐數願以至千百千萬願各隨心力多寡不拘願捐者將姓名捐數書明塔圖內錄成卷亦簡便易行

一曰請賑 地方大燬本處實形支絀即不妨移書於鄰省之成熟者借撥銀米以資協濟救災卹鄰古之道也各省果有贏餘斷無有彼此疆界之理况今 皇上有令各省協濟之諭乎

一曰定期 不論賑貸賑施賑銀賑米均當先期出示傳諭的於某月某日開賑不可失期致令窮民空勞往還其備放之期的以五日十日爲限蓋一日一給則太煩若總給之又恐飢民領賑到手不知措辦也或謂旬給升斗官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其地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木壘可無傷生理又謂凡城市每給五日鄉落三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此則在乎因時制宜也

一曰榜示 辦賑最忌懸額百弊由之而生宜於賑領地方稠人廣衆之所張貼榜文領到 賑米若干截撥

若干收過捐輸若干各省協濟若干放過若干實存若干一一揭明俾共見共聞交相考核庶散賑者可無侵欺之虞受領者可免冒領之弊誠良法也

一曰設廠 凡辦賑必設廠設廠必擇本城及四鄉適中之地使領賑者道里相均辦一舉一廠相應仍舊辦宜添設一二廠庶老弱不難赴領雨雪可以無阻也若能男女分廠尤善

一曰賑貸 稍貧之人宜賑貸卽所謂借用倉穀是也然亦有木非貧戶資緣多借轉轉糶實以圖利者不可不察宜照善戶之法查明應貸戶口若干每日需穀若干准借若干核實辦理若難貸不貸或自出糶助富民出穀接濟皆宜推而行之也

一曰賑賑 次貧之人宜賑賑卽所謂減價平糶是也然須查得實保貧民方許減價之米仍示以限制以印票憑票給領若富民望家計稍能自支者概不許領如此則貧民得實惠而富戶營利之弊可免矣或謂文產得知益州時減賑不限以數何如按此須持有數多乃可否則不如限以升斗之數尙爲穩著

一曰賑濟 至於極貧之民則財無錢資財難備非賑濟不足以資全活或賑米或賑錢或賑粥另分條於後夫賑濟不難於飢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飢則飢者未必括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胃必不濟也明商學前常有此隱然亦無他妙法仍不外隨門逐戶查核實無使不親者皆屬財銀者之受惠不少也

一曰米賑 賑濟之法莫善於穀米昔人言之甚詳蓋給穀則小民未必家家有糶米之具且升斗而糶之會合而糶之亦不勝其煩矣散米則無慮此又小民得米和野菜度食一日之賑可支兩日一人之賑可供二人此法不但可行於賑濟且可行於賑賑今 朝廷已行之有效矣

一曰錢飯 缺米誠善矣備扣算米石不敷賑給又宜酌量變通或先錢或錢米分配或全以錢代均無不可或謂賑銀亦有數便益以銀代不知銀質堅厚毫釐難於分析又秤有低昂色有高下易滋弊端且貧民得銀又將易錢轉轉之間傷耗不少若用錢則無以前弊弊又三五零錢取用甚便亦法之善也

一曰粥賑 粥賑之舉議者謂煮粥多壞和石交非活人乃殺人又謂壯者得歎而不能及於老弱殘廢之人近者得飽而不能及於遠村僻壤之境又謂聚萬千饑民於一處氣蒸而疫癘易染家室而奸盜易萌又謂司事者多剋扣民無實濟此數者誠不能無慮但在乎辦理得人耳若就近多設廠所擇誠實紳士屬以錢穀資賑之事不准吏胥嫖手粥熟必先親嘗放粥之時專立一人監理一在廠外一在廠內鳴鑼一遇令領賑者魚貫而入男婦一處女婦一處訖鳴鑼一通按人次第勻給得粥者即令散去不准停留明日復然多備煮艾葉等物隨時煮燒並不時稽察饑民出入戒其無得滋事如此則何諸弊之有又張伯行有擔粥法每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隨處散給粥盡則已明日再煮擔粥者寡則全活者多且無爭濟之患其法亦極簡便又久饑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即死醜釀分次給粥之法可酌用也饑民至廠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以次挨坐已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兩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定後單槌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第輪散有凍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槌一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即前法三次即止又陸世儀謂久饑之人不可食飯即糜粥亦不可多食因思得施米湯法朝夕炊粥飯時少增勺米湯沸必担取數盞大甕中多多益善明晨以甕再炊參入麥粉少許使成稀粥更以水蘆三四塊搗碎調和各就門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一次湯盡爲度用以少潤饑民腸胃

一曰展賑 展賑者 聖朝有加無己之仁愛也或加賑口糧或添設粥廠或展限月分固已其有貧獨老疾

之不能自存者尤格外厚卹以及感寒無衣者爲給棉襖醫宿無屋者爲謀棲止疾病爲給醫藥病故爲備棺槨法良意美凡爲司牧者可不實力奉行委爲經理乎

一曰止流民 饑饉流離何以使民不輟去其鄉拋棄生業乎地方官宜遷嘉慶七年之 諭先期出示各鄉村諭以卽有賑恤令其靜候不得遠徙一面設廠平糶以定民志良以輯之於既流之後不加撫之於未流之先被饑民既知本地可以餬口又何樂於蕩析離居耶

一曰應流民 至若本鄉無可覓食不得不轉徙他鄉者所至之境地方官應不分畛域加意撫恤擇寬曠寺院或空閒房屋分別安插每處設一人經管稽其出入官爲計口授糧並嚴明約束不得藉端滋事其有親舊可依者令依親舊有健壯可傭工者令其傭工

一曰收養遺棄幼孩 饑民遺棄子女於路如有願收養者具呈報官某日某處收得幼孩幾人官爲給以印票日後長六一歲養主役使若有父母及親屬繼翠而來者收養家酌給錢文立字一紙聽其自定限期何時領回並開明如有病故逃亡與養主無干一與該父母親屬收執一存收養家倘限滿不領至兩年以外者卽由養主安遺仍報官存案倘或無人收養地方官卽宜設局撫育俾孤兒得免於饑餓而死亦少者懷之之意也

一曰禁止買賣爲賤 最值奇貨至鬻賣子女爲生慘已極矣而娼優之家乃有乘危貨買仍習賤業者此宜急行禁止也在饑民計窮路絕原出於萬不得已而爲民父母者獨不思所以矜全之乎應卽出示曉諭凡鬻戶不得再買良家子女犯者治以應得之罪其已買者設法代爲贖回方是仁人君子之用心

一曰禁搶奪 饑民搶奪止於食物猶曰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也至搶奪非止食物則其情亦難恕矣若一概

給資發將爲竊爲盜而向來爲孳益之人請保不潛入俄羣掠取財物是宜不時巡察如鄉城之間有白晝任意肆掠者卽照例究處懲一警百亦荒政之所不得已也

一曰資回 向例春初耕種之時有願歸本鄉者卽資送回籍願資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間或黠弊有已去而復來者有去東而適西者若必拘定成例轉多混冒虛糜於災黎無益是以乾隆二十八年 上諭流民故鄉既無生計四出備檢卹揆之古人無常職轉移執事之條未始不可傳之並生並育又何至東縛馳驟強以勢所不能狀以爲與其資送無資換不如加賑濟之期俾民獲實惠之爲愈也然法貴因時適在變通故光緒四年我 皇上又有將各處饑民妥爲資遣回籍之 諭蓋時而移民就粟時而移粟就民總期於實惠及民而已

一曰給種 食爲民天小民終歲所仰全在及時耕種饑饉之後顆粒不存縱有田可耕而無糧可種坐誤耕期晝所在多有地方官宜遵歷年 諭旨將州縣所存倉穀酌給籽種俾資耕作或勸富有力者於本國內貸給俟秋成之時許其加利收買查額穀一石可得新穀一二十石借者雖出息仍獲利十倍兩益之道也

一曰興工 救荒之策莫善於以工代賑如開墾築堤修葺城垣等事酌量舉行令小民得力役之資爲備口之計其不能赴工之老弱殘疾者仍給以口食至民間土木應興各工亦宜勸令及時修舉彼此兩有神益

一曰清庶獄 東海教孝婦大旱三年地方大饑得非由於冤獄莫伸耶不然或承審案件任意積壓以致拖累無辜上千天和急宜及時分別清理除罪重者或獄卒無得凌虐仍依限訊結外其稍輕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若審係無干之人立卽釋放以消戾氣而召和甘

一曰贖罪 除罪大惡極外重罪准其納贖蓋粟者候民所仰以爲命也犯者能出多粟以救饑是所冀者

止一人之命而所活者且百十人之命罪足相抵。朝廷納其粟以賑飢是因卹千百人之命曲以至一人之命法亦非枉權中有絕夫豈漢之入粟贖罪所可同日語哉雖永港爲令可也其章程擬卽照呂刑酌定每錢折穀若干

一曰弛禁 饑饉海臻之時流離滿道乃有宴會爲樂及搭臺演戲者於心何安周禮十二禁政懲萬民九日暮變律云閉止樂奏也此等自應嚴加禁止惟工作力役之人仰食於此者甚衆若一概禁止不慮絕其生路乎昔範仲淹守杭值歲大祲縱民競戲張宴棚上自春至夏富民空巷出游蓋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此救荒之得其權也今更有一法凡歲荒有仍前演戲宴賽者計日令其出穀若干以賑飢民不禁之禁似更平允又山林川澤之利流民可資爲生者暫時宜弛其禁

一曰暫贖 大貧之虞貧民有持衣物易食者往往千錢之值止傳得百文十文不等饑饉不免而又寒無衣炊無釜矣此時地方官宜暫挪動錢糧總民質押俟秋後贖還即可補數並廣勸富民各出資本開設質鋪許其取利如千錢之物於質五六百文貧民雖加利取贖不至受大虧而富民亦不無微利

一曰擇人 有治法尤在有治人之人之賢否不易知總以平日存心爲斷官吏存心於愛民則爲官吏之賢者紳士存心於濟人則爲紳士之賢者官吏賢宜加意委任以專責成紳士賢宜優禮延請以資助理此爲最要著

一曰訪察 得人矣又須不時訪察吏胥有無剋扣濫混戶口有無遺漏重冒斗秤有無低昂米錢有無短少辦理是否得宜始終是否不憚今日東而明日西循環周應隨時將窮民艱苦情狀及古來救人濟人帶應故事與之談說俾各動其惻隱之心此最緊要至於出動之時宜微服而往出其不意勿使人得爲備



一曰勸懲 訪察之後則賢否自見而勸懲可施也司事者果係廉能公正實力奉行在官吏則分別獎誦獎敘在紳士則分別給以獎勵如有剋扣侵漁等弊無論官紳亦即隨其輕重或予嚴懲或令罰贖務期實足以勸罰足以懲

一曰集思 言寬政者自古及今最為詳備周禮荒政十一聚萬民外未蠶燭救荒全策有人主當行六條一曰恐懼修省二曰減膳撤樂三曰降詔求賢四曰遣使發廩五曰省奏章而從諍諫六曰散積藏以厚粟元宰執當行入條一曰以滿變為己任二曰以創禍為己責三曰啓人主敵畏之心四曰慮社稷顛危之漸五曰進寬征固本之首六曰建散財發粟之策七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官路以遇下情監司當行十條一曰察鄉路豐熟上下以為告籩之備二曰視卹內災傷大小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通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寬州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備七曰毋崇過福八曰毋啓昂價九曰毋嚴奏請十曰毋拘文法太守當行十六條一曰稽查常平以賑糶二曰准備義倉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饑而為之計四曰視鄰郡三等之豐而為之備五曰申明過糶之禁六曰寬弛抑糶之令七曰計州用之盈虛八曰察縣吏之能否九曰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十一曰差官祈禱十二曰存恤流民十三曰早檢放以安人情十四曰預措備以寬州用十五曰因所利以濟民饑十六曰散藥餌以救民疾收令當行二十條一曰方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旱則一面申州三曰告縣不可違阻四曰驗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糶六曰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七曰勸富室之發粟八曰誘富民之與賑九曰防接濟之奸十曰戢靡文之弊十一曰聽客人之懇糶十二曰任米價之低昂十三曰請提督十四曰擇監視十五曰參攷是非十六曰激勸功勞十七曰旌寬孝弟以勸俗十八曰散施錢穀以救民十九曰寬催征二十曰除盜賊

是皆留心荒政者所宜備探考詢報收並審既臨事時確有把握可以次第舉行也

一曰通變 大饑之時既已胸有成見不至束手然或拘於一格刻舟膠柱仍屬無濟昔人所以必戒拘文也  
蓋時勢不同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者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是必隨時立法因地制宜期於災黎有裨  
荒政之能事畢矣

恤民示 光緒十年

兩江總道于蔭霖

現在天氣亢旱經久不雨北鄉禾稼大受厥傷皆由本道府率屬無狀不能整肅吏治下恤民艱所致茲擬現  
行八條以期為吾民略紓積鬱速解倒懸此外應行事宜尚多有須查明及密飭辦理並須訪察重懲者本道  
府亦即次第舉行不敢少怠虞以上逐天和稍蘇吾民之獲困聽耳八條列左

一散牛價值一槩寬免牛隻仍照舊輪用違者指告拏辦

昔聞縣縣員至兩兩買牛千餘隻散給  
四鄉約以換戶輪用俟冬麥播種中領

一土費二兩限至十月二十日為止為吾民大寬之復力有不逮特此格外從寬體恤

一保正進局局中書差有苛索見面禮錢參費看錢費並簽差汛差清書總書稅役餉數名目均屬大干法紀  
即行一槩禁革隨舉出示勒碑

一禁本處虐卡禁犯人私勒規費至有快樂床椅私刑誦名目一槩嚴飭裁革違者經犯人告發立置禁卒於  
死鋪堂站班編輿打杵等費一槩示禁大班堂稅騙夫有勒索推被索人無論遠府縣衙門鳴鼓喊冤

一南門外布行繡米行棧和小錢最為苦累貧民並外來船隻販賣私錢並干例禁錮出示禁止如有指告姓  
名起獲私錢者酌予賞賜

一屠宰耕牛前已示禁近聞違禁私宰加被訪汛員同紳優等賊盜登攀獲者有實受賄隱庇者與私宰同

罷再祈雨期內禁止屠宰閩有勾通差役私賣等弊實屬勝玩准行指告示懲

一煙館之禁即差役案詐之處着以後仿十家牌之法鄰右不舉者連坐告實者有實草市及各汛煙館防城內查街委員並汛官一律仿照禁止

一北關哨夫勝敢收小船已免之稅俟查明嚴辦如再遇有案績之事即到關委員喊告必予重懲

備荒說續

趙元益

備荒之策有入一曰備藝夫所謂樹藝者不專在粟也苟宜於種植者皆可作粟觀也屬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園圃種草木三日虞術作山澤之材孟子教惠王於農時之外卽進之以誇池山林謂大政古語云不奴千無凶年誠以備荒之法宜廣而不宜隘宜全而不宜偏雜糧借以輔穀則卒歲無憂而粒食匪艱也巨木鬱爲茂林則地氣上騰而天氣下降也今天下木訖言務木矣然南方習於種稻菽麥次之穀種則未多也北方難於種粟麥次之水田則僅見也又說言重農矣然內則闕陝襄鄧許洛外魯多沃壤也棄而蕪之倍禮鄰境胡爲者外則遼方五原雲代遼西皆耕地也委而曠之專仰輸稅助爲者豈地利之不足果有不可通變樹藝者歟抑安於始惰而不願苦舊謀新也或曰山多田少之地其田硠瑣功費大而利息薄其沙瘠不堪樹藝者豈能強之使爲膏腴耶爲是者持不知轉移土脈之法耳苟能講求樹藝則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土也要在格物者之善察其性耳英國挪佛一郡昔爲荒地嗣善其土宜廣植蘿蔔居民以之牧羊而獲利特厚俄里司白蠶平原土木礦薄自肥以鳥糞而百穀滋生伊里島田向苦卑溼後用機器竭其水土脈特肥他如栽樹引兩植樹防荒西法與古制相通實多可採將見樹藝之學日精旱潦必因之愈少而果蔬草木皆可以資民用此備荒之要事也一曰繪圖水旱之災成於天者顯而可見成於地者散而難稽可見者無不求免於意中

雖稔者無不取資於度外今北方之地旱則千里沙磧澤則一片汪洋必俾雨水調和乃能成熟時而失地利果何故哉蓋不明地形之高下水道之源流膠於成見不能因勢利導耳然則欲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者非先繪地圖不爲功成法具在其利勝海巡行阡陌按視形勢每苦閱歷難周心自易昧有圖則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地之高低何蓄何洩水之原委何去何從不出戶庭已得要領利一凡興大工辦大役必博稽衆說擇善而從然恐輿論紛紜莫衷一是有圖則其說一一可證不能託諸空言利一水旱報荒縣令下鄉踏勘四顧茫然即欲分別等差亦恐無從下手該之書役需索混作弊繁多有圖則田疇道路村莊無不悉數何處先旱何處先傳如示諸掌無所隱亦無所飾利三履畝清丈所以均賦稅而蘇民困也然畫用之弓與都定之弓參差不等或盈或縮百弊叢生有圖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按畝均收分守定稅豪強不能欺隱利四繪圖必用計至開方之法測量精詳悉心定準有總圖有分圖凡細港支河以及地勢之高卑水流之順逆潮行之通塞皆須實事求是一一備載則地利不失矣此備筭之善具也一日農學古者設農官親行田畝教誨農事月令王命布農事善相師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農乃不惑命有司趨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三代聖王養民之制保民之意猶得於載籍中推求之今 國家以財用委司農而四方貢賦掌之戶部凡諸部諸寺諸監皆得按其盈虛以至爲存留爲起解爲撥補皆得操其贏縮自軍興以來邊鎮之疾呼司馬之督遣主兵者動以課餉之罪責司農主財者且不吝以出入之數衝民力矣更何論乎百姓多寡虛實之數農民補助贖恤之事乎名實之不符非細故也或曰州縣爲親民之官其責至重凡先王撥備之政農部所不能行者州縣應體察時地因勢而利導之然而何可得也今州縣之吏惟知苛錢穀之出入而已有能致意於濟之施之耕之蠲之者乎司催科之緩急而已有能致意於食之用之節之積之者乎幸

有其人所用非所長卒不得志以去爲今計莫若擇精敏仁惠之大員加以轉督農務之權如漢趙過官以搜粟都尉元統糧官以勸農使專於教民耕種寬以歲月委以便宜則責有歸而效有屬或仿泰西農學館之法藉化學之理查究地脈何土與何物相宜借植物動物之學俾栽培種牧者各順其性情則不但原有之物出產較前豐美且可博採萬方桂種萃於一室散於通國而農務因農學而愈盛矣此補荒之本政也一日鐵路探買米穀爲賑飢之用路近則易爲力路遠則難爲功欲使載米之器良便而運米之價又廉宜仿造鐵路之外別無善法昔人云千里饋糧民有飢色又云備荒需糧別無奇策惟有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運米糧之有無而已夫以粟置財竭之時而運濟米糧必相道路之遠近爲便否則近者幸而遠者不幸矣又況亢旱爲災決月不雨內河淺涸舟楫不通數十里之內皆資擔負稍緩須臾民困益甚諺云救荒如救焚救焚者感靈水速而且多方能滅火救荒之道亦然以此有餘補彼不足有鐵路則多而不費遠而不勞誠莫大之利也竊曰方今國用支絀若勉籌鉅款以造鐵路誠恐所得不償所失且沿江海之省已有輪船往來運載亦甚便矣是亦不可以已乎嗚呼爲是議者蓋未嘗綜計其利耳欲成不世之功者豈可爲浮言所惑耶考西國初創鐵路之時議政院中皆以爲不可甚有謂之爲病狂者逮後行有成教人皆詫以爲奇人之難與圖始中西一轍今中國創造鐵路已先擇要道小試其端俾民習於見聞知其利甚然後逐漸推行無往不效水道有輪船者內地則有鐵路以輸之且與電線互相表裏此備荒之新政也一日保商古時人占百畝以自給後世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個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而郡邑富民安坐而食其租大半務爲蠶織操其有餘之勢以規倍稱之息而農民於是益困救其弊者欲使墾井授田各得其分勢必有所不能欲務勸分積粟以損有餘事又有所不便前人所以有安富救貧之議爲通變之方者師重農積穀之微意也願吾以

爲今之富戶大半在貧賤而不在農田平日積貯倍息換其奇贏藉有資財要結營路有尋常富民所不能爲者富商毅然爲之當道卽藉其力以成大功卽如前年左文襄出師西征餉需不給藉富商胡道設法接濟克底於成推此以論水旱偏災暫借富商之力辦一方之賑亦復何難苟得秉政諸公誘掖有方獎勵有法安有不以爲榮而裹足不前者雖然富商之慷慨者豈易得哉不孚以情而操之太嚴則怨者交作矣不量其力而索之太奢則虧固其財矣此保商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聞歐洲各國以商務爲本上下一心盡力保護並設商務大臣專理其事立有商埠要區俱設領事屯泊兵船以資翼衛而壯聲威所以商民踴躍日臻富強今中國於商情尙多隔膜亟宜以禮貌相待以信義相孚以紛華相戒以忠悃相勵既培植於平時卽可效指臂於臨事此備荒之微權也一日治河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非人力所可挽回若夫歷代河決之患其故不由天而由人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行所無事人固無不知之者水性就下不能強之使順吾意人又無不知之者乃何以今之治河不因水性之自然而惟藉人力以制之狂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害昔漢買鹽治河下邳云繕完故隄增卑地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當今治河以此爲上策竭天下之脂膏給河工之煩費國病而民亦病焉更可嘆者官員藉河務而升遷更習藉河決爲利藪故輒使水患之類興而不顧民生之大計功利之中于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居今日而深水患必求至當不易之策爲一勞永逸之計度地勢之高卑尋求水所歸宿山陵當路者鑿之城郭受衝者遷之宜洩積滯拆決歸路不與水爭咫尺之地而後民安其居水歸其宅然此未可貿焉從事也必用測繪之法徧測近河各州縣廣輪高下合爲一圖應請照前議繪圖對於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五省詳細測繪平面圖又輔以直剖面圖則河道之分合水面之高低上下曲折之形勢顯然可睹而河工亦有所藉手矣此備荒之大計也一日蠶桑買子論積儲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漢景帝詔曰農事備飢之本也女紅寒之原也古人論備寒者未有不觀寒並計農桑並重也吳中田賦之重甲天下夏秋二稅之外加以漕糧之費民無餘蓄幸有蠶桑之利實佐奉養之資自海禁既開西洋番舶運何啻百萬吳綵衣被天下其利無窮遠道光已酉蠶豐丙辰水旱迭至之時吳越之民未暇盡蠶勢已岌岌不旋踵而已安定者曠者謂蠶桑之利實有轉移之力焉顧香考古人所言蠶桑之利如香詩孟子及春秋傳所載皆在鄉衛齊楚齊魯之間未嘗及吳越也而何以今昔之情形不同若是則地無適利耶則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原任其荒蕪何多也謂人力不遑耶則今江北惟通海尚知紡織耳至淮揚之間婦子與日遑嬉仰一人而食者比比然也謂其事之不習耶則鹽運相整止須備蠶並種樹之工曠丁勇軍女爲之初無南北風土之隔也欲興其事宜官爲倡導擇地之稍高宜桑者募嘉湖人教以種桑育蠶並仿製蠶具給民蘇江南人教之織紉一人數年之後民稍獲利將不待勸誘而趨之者多矣此備荒之兼務也一曰蠶織屬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又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竅五曰百工紡化入材古聖王興造事業爲民開衣食之源則工與農又並重也蠶書考三代以後工雖居四民之一而視農爲尤輕惟考工記一篇專補司空事官之屬其後管子首定民之居工立三族後世營造之書寥寥罕觀豈非以工爲末技而賤之乎然而未可畸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貨聚其棄於地方惡其不出於己百工者能飭力於五材辨而用之與農夫之飭力以長地材無二理也中國與泰西交涉以來見其鐵艦輪船槍砲之利設廠製造以圖自強而製造洋布開礦鑄機器無暇講求不得已購自外洋漏卮莫塞識者病焉或又謂中國生齒日繁小民藉各藝以謀衣食若改用機器製造必致奪其藝業轉以病民不知創行新法皆中土本無之事與尋常之工作無關況洋布羽呢本係外洋進口之貨仿之可興民利

開礦則取地之寶藏以供人用如疏通水道則有挖泥之機船平曠之區可用風車等法以代人力之勞曩草則掘深井以桔槔取水雖溉田礮澆則開水道以汽機屏水導注江湖此各項機器如能專力精思不惜工本自行製造則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又泰西定例凡能別出新法製造奇器實爲有益者則必給以保單限以年數准其獨造期滿之後他人始可仿製創始者名利兼收故不惜苦心孤詣門巧爭奇中國能隨而行之必有才智之人出乎其間此術苑之寶藏也按此入者宜與古人成法相輔而行古來如農務食講苑政惠郵諸大端皆有寶效可收惟能深備於平時卽爲後日之補救計而臨事之補救大半從平時之豫備而成所可恨者古人良法美意多敗壞於因循廢弛之人耳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四目錄

戶政十七 漕運上

折南漕議

漕糧開屯議

籌濟清務疏

嚴禁旗丁刁難示

復吳仲宜漕師

江省新漕仍難改徵本色疏

會議漕運交米疏

漕項無從酌量輸運難以議分疏

借黃濟運徒耗經費擬請暫行緩運疏

籌抵海運經費疏

籌備運道以利漕行疏

官制船戶苦累仍請照前貼給疏

馮桂芬

李祖陶

林則徐

賀長齡

曾國藩

沈葆楨

曾國藩

沈葆楨

沈葆楨

周新貽

吳元炳

李鴻章

葉  
三  
卷  
第  
一

戶政十七 漕區上

折南漕議

上海葛士藩子源編

馮桂芬

為真百里賦納總一百里納錢三百里納積穀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聖人轉輸之法也宋人詩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誠哉是言蓋不聞仰給於數千里之外而無百一之節阻者然則東務京倉莫若與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計年糞積也惟有於天津通州京倉三處招商販運米事轉運而令東兩路省折解銀兩俟有成效並停東豫糧運最為簡法京倉支用以甲米為大宗官俸料十之一耳入旗兵丁不備食米往往由牛兼京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充食每石京錢若干合銀一兩有奇相沿既久習而安之版圖九年有以某牛兼扣米勒折控部者以歷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兼得從薄懲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額領其餘額票輒賣給米錫石亦一兩有奇赴倉覓領者百不得一然則南漕自耕種徵呼駁運經時累月數千里為多少脂膏招多少為盜買多少艱難險阻極而得達京倉者其賄宿為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可為長太息者也且也嘉慶中協辦大學士劉燾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費銀十八金不日二十金而日十八金必確有新見魏氏駁駁之謂止四金其說甚謬

魏氏云每船裝米六百石實費洋千元不過每石一兩有奇不知六百石內支倉至船費有多至貳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兩也又云漕項運行月銀米每石一兩也此皆從白兩散行月給丁苦楚一切米價及一兩銀兩在外魏氏誤算并謂漕項無一毫處以今計之浮收

漕項也各費在內漕項之浮收也給了耗米行月米五米貼運米給運米等也將軍田租也漕河之費也漕督糧道以下員弁兵丁公私費用也雖不能得其確數大約去漕不遠乃其歸宿為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

又可爲長太息者也。則何如按照成案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解京發餉直截了當有增無減兵心必大喜惟是領折買食可以相安者仍以歲有兩糧二百餘萬石流通而中之故善市中驟少此二百萬石實米則一切雜糧實兵丁領折之後何從買食計二百萬石可食六七十萬人是大七十萬人無所得食矣此宜爲之地者也今議京通天津三處招商運糧宜於免門關稅外撥糧船帶免他稅之例定爲運糧若干石準免他稅若干著爲令仍以時查報糧數務合近年兩漕糧白米之數不足則設法招徠或用得稅倡導故事以足之語云彼高招遠客都門百貨所錫卽川滇閩廣之產尚可咄嗟立辦一旦兩糧不來米價實卽雜糧隨之而貴又有帶免他稅之例近議雜糧運糧擊較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飽米多難繼同歸一飽且玉田曹漕等縣產米不少近更有牛莊米南運上海者本不慮無米況近來商賈路窄一聞北地價貴必趨之若鶩更不慮無米但令市中有米卽不憂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籌一年之蓄按年體陳雜糧爲有備無患之計則轉勝於從前之年辦年款而成萬全之策矣如是則南民所究之數卽北兵所得之數國家無憂之損國儲蓄之賢而且所謂漕項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計之筭實千萬兩大利民大利國何憚而不爲哉或曰漕運行之十餘年有效益仍舊莫不知一行漕運不特多出運費且上倉運漕一交涉於官吏之手百端折耗雖簡於河運仍復不少兩湖江安尤鉅雖出自民間而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又何苦令萬家膏血多擲虛耗耶至於前議稍復河運豈尙何言哉 文翔聖明得疑其盡意外之幸也

漕糧開屯議

李祖陶

禹貢田賦之制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孟子亦云有布縷之

征有粟米之征則漕運以供京師其來尚矣然至於今則其敝已極有田者自應輸粟且踴躍爭先惟恐其後而州縣乃堅不收米惟收折價折又高極其價欲上來者非并力上控奔走數年者不能登米得上而其費已不貲猶復內有扣除外有津貼數皆甚鉅若是者其困在民輒運沿前明之舊以屯田之軍充之田久荒亡而船仍須造了仍須發富戶不能自行一任舵工水手浮開用費貧丁借貸說索遺累累加加以沿途規例逐年加增欲逃不能欲充不可若是者其困在軍州縣收漕貲爲金穴薦書疊至皆思染指上官同寅皆有一定規例數不可缺鄭豐特衆持桶爭廠甚至廠役辱官罪不可較及至兌軍尤十分繁以爲費尤鉅如是者固尤在官故昔以有漕州縣爲美缺今以有漕州縣爲苦缺昔以管糧多者爲富戶今以管糧多者爲窮民長此不變其何以堪昔唐文靖公于元至順間有畿南可開水田之議而不能行明徐貞明作潞水客談能行矣而不能就我朝康熙年間靳文襄公欲於鳳徐淮揚充五府州沿河之地開屯行之已有緒矣卒以中議而罷雍正間適皇帝命怡賢親王偕宋文端公經理畿輔農田水利賜還一百萬爲經費已開田三百餘畝矣而賢王薨宋丁艱卒寂寂而終 睿皇帝平定教匪之後亦思經理以蘇民困屢命大臣相視程月川中丞以天時地利人和證之謂不可行于嘗試而疑之北方立國者自元以前若金若遼若元魏皆不聞仰食於南而稱強國使必仰食於南則他口江淮之間有饑發者中梗漕運其何以給特經理無人如李文貞所云明代雖經太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即整理亦未得其法耳近讀包大令慎伯所著中衢一幻中有畿輔開屯以省漕漕議不覺諷然謂雍正間欲遍畿輔之地通爲水田固難若只於近京數百里之內擇近河可通舟楫相地脈開濬渠招集江浙老農擇嘉種分試地方但得三四十里可開畿區四五區計其所入卽足以抵南糧數百萬石之漕其事尙不甚難并可省一切繁費然必拘拘種種稍似不合時宜惟海鹽朱尙齋太守在吾郡時嘗作文請少

種稻而多種麥黍實足補包說之偏而救其失今略節其文于左以備覽爾自來教北人種稻者若漢張堪說劉靖北齊裴延儒宋何承矩元虞集明徐貞明皆徃於其鄉土之利沾沾惟稻是種豈知西北之人慣食麥黍不厭食稻以北方麥吐花在晝其性陽食之足以養人也且舊稻之功倍於他種雖尤在水人情畏難易麥黍既足養生何肯舍易就難此直北稻出所以難興亦不難興也今京師入虜及豫齊兗徐雍冀之人仕在京者皆嗜麩食其祿以糶米且將易麥爲麩而食之此外荆揚之人不過十之二二居京日久亦能食麩則授祿之可改米爲麥而兼以黍也明矣惟大倉廩出之外須有積貯米與黍麥皆難經久則稻穀亦不可缺今議於天津河間二郡濱地四區一區百萬畝但取十之一登歲水田以種稻其入穀倍米可一百六十萬石以備秋貯其入先種麥後種黍徵取麥入黍一以充廩祿四區爲田四百萬畝以開方法計之但爲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萬畝而濬池墾壤倉廩屋廬每區各加地方五里總計一百里而已是一區設一官秩如知縣以司其厥入實諸神倉以抵南漕四百萬石之額于是軍運可改輕漕清船運了可以不用漕運倉場兩督與坐糧廳官皆可罷計一歲經費屬可節省五六百萬金設載斯言可以補慎伯之偏而圓其說矣于讀明史徐貞明傳至潞水客談中所陳十二利可謂詳說言矣而卒不能行者伍袁恭謂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故爲頗言以阻之也若用慎伯開屯之說則與民無涉北人可無過慮而有煩言又如尙齊之說少種稻而多種麥黍則爲功差易又足以台人情而寬土俗予詩所云漕糧隨地堪屯種者實本此二文以爲據也且開地可屯則亦不必拘定天津河間二府如慎伯集中所舉隨處可行而新文襄公所舉沿河之地尤可行倘能行之食不慮其不足而省費亦不可勝算矣

漕糧清議疏

林則徐

編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金應麟奏請將漕運事宜量爲變通已有旨交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等妥議具奏矣著陸建裕卽將原奏內所摺各節體察情形通盤籌畫仍俟林則徐到任後再行會商務臻妥善據實具奏將此案令知之欽此因奉差在粵未見金應麟原奏請候江蘇省將原奏交到卽當體察籌議先於八月內附片奏 閱在案嗣據江蘇巡撫布政使臣裕祿抄錄金應麟原奏移者到粵臣細閱奏內所陳查辦六條處分一條皆辦漕切要之舉自應大加整頓刀挽積疲而甚附片採訪見聞亦不得已而求變通之法惟是漕務勢成積重醫家之治久病見醫易而用藥難查他端政事或求官與民兩相安而已獨漕務則樞戶輸之州縣州縣兌之旗丁而旗丁領運於南解交於北則又有沿途需餉與通倉程耗其短長故弊常相因兩事難備卽論病根所起南北亦各執一詞以北言南則謂州縣浮收以致旗丁勒索以致到處謀求而以南言北又謂旗丁既被誅求安得不勒索而州縣既被勒索安得不浮收每以反唇相稽鮮能設身處地於是官與民競丁與官說卽官與官亦各隨其職掌以顧考成而無不相競而凡刁生劣棍棍包戶奸賈蠶役頭伍尖丁走差釀委之徒亦皆乘機挾制以衣食變處於漕本圖私也而害公矣木等刺也而交病矣原奏謂近年州縣隨漕規避挾制上司莫可誰何此亦難免之罪蓋寬之固不責教既升水則嚴之亦不過掩耳盜鈴各處顯然而蘇松爲尤甚蘇松之漕果治則他處當無不治臣前在蘇省聽歷五次冬漕疏求無誤正供實不敢言無弊茲奉 諭旨切實籌備往時所懸情形原奏互相參酌分擬四條或正本清源或補偏救弊或爲補救外之補救或爲本源中之本源近則先計一時遠則勉副經久不致固陋謹逐條另繕摺摺恭呈 御覽伏候 聖裁惟差次未帶案卷竊恐記憶舛訛如蒙 聖明採擇可否 竊下著兩江總督臣陳廷著江蘇巡撫臣裕祿嚴對案據並將本屆冬漕有無疑以照辦之處斟酌具奏 旨定奪是實有當



繕繕履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謹 奏 請將漕務四條繕具清摺恭呈 御覽 一請正本清源必使自  
南至北皆無例外苛求然後可以杜州縣之浮收絕旗丁之勒索費不能苛禁一處故其事極難然果法在必  
行則亦不敢因難而阻也且竊擬一簡便之法曰縣督督收綠州縣一經開倉則逐日用度不勝枚舉不獨對  
費繁重已也與其進倉出倉時日就延耗費無算何如合收兌爲一事就糧船爲倉廠登每年重運過後本水  
總有滿歇及屆造之船先令依限修造一經開漕先以此船收米回空到後速催修驗接續貯收完一船即取  
一船開結先開離次州縣於岸上搭蓋篷原令花戶斛米交船丁與民相授受而官監之務便平斛鑿鑿顯粒  
不得浮加其米色之高低胥由州縣持平不任旗丁欺壓蓋在官既無需索則理直氣壯即禁止令行不但旗  
丁無刁難即案規包抗之徒皆可執法從事而小民胥免浮折徵收可決公平矣惟就中窒礙者有三一則春  
節白糧採買糯米一切夫工折耗口袋糜爛向由州縣津貼一則逃亡絕戶廢地老荒向由州縣整補一則票  
冊紙張夫役飯食錢廠薪燭向由州縣措辦一收新漕皆無從措注但能責州縣以潔己不能責州縣以解囊  
卽經費不花一錢而虧漕課運之專巨者沉重船不能不脛而走又人所共知者乎不得已仍依成法而變通  
之溯查丁代民勞之始每石原有耗米六斗六升辦運極爲充糶嗣將耗米盡出四斗起運歸公其餘二斗六  
升折徵銀一錢三分由糧道批解倉場衙門以充支放公用故有二六輕辦之名而丁不與焉又有隨時耗米  
一款每石給一升七台有零專以貼丁嗣則奏准米歸通倉其貼丁之款由縣折銀支給復有漕贖一款正耗  
二米每石贖銀一錢改兌之米每石贖銀五分原由糧戶津貼旗丁故謂之贖迨後此款內每石盡出二十七  
文分給北場名曰個兒錢又於雍正七年前大學士尹繼善奏准革除江蘇漕弊每米一石津貼銀六分半歸  
旗丁半歸州縣近聞此款專歸丁收凡此皆貼漕之大略或載全書或見部案班班可考今果力辦漕清似須

統核倉場經紀以及旗丁州縣每處應得漕務款項實有若干其用度萬不可少者若干徹底查明通盤籌畫凡有可以取資之款各支各用彼此不許侵蝕其實在無從設措者即不得不量酌成法仍著糧戶貼銀蓋完米飯顆粒無浮則糧戶受益不少而縣幫辦公掣肘之處糧戶亦無不周知從前中外條陳每有人折收漕之議事多流弊自不可行若仿尹繼善奏准章程參考歷來成案比較現在情形則每石酌貼銀三四錢似亦不礙於正可否責令各府州細加察看由局道議詳督撫分別 奏明予以限制將大小戶一律徵收比之目下完漕定可減輕過半如蘇幫再有婪索糧戶再有抗延以及後手之尖丁白規之生監惟有儘法肅辦而已雖然疲幫軍船不得不裁汰也查江淮興武二幫因無屯田疲名久著然尚有遺費貼息其最不堪者如太倉後幫除蘇幫太河二三幫依積巨萬船壞八九不調劑不能出運即調劑亦無完膚且孤寡廢疾之流皆其債主沿河彌索以累百計故津貼到手即罄而開行數里即停索債者謂船不認人事之艱艱船夫然後債去雖定例各幫領船不許缺少然負重繩帶募買補與夫加一免雇亦例內所許通融者與其強留之而各幫效尤何如酌減之而米絲糧帶抑或減疲幫之額以添殷幫之船似一責成糧道體察辦理勿以原額辦之庶可悉端完善矣雖然開場關稅不得不酌減也查重運挽漕清江浦向稱三關五壩每船關稅夫錢不逾千餘千至一千餘千爲止嗣因清江一關亦擬撙放而臨黃各壩復有加添道光二年前漕臣李鴻賓所定木檢則稱四關九壩近年復加至十四壩每處關稅皆以額二三進爲差年增一年每船既黃需錢百餘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固由水禁濶急而天頭之乘危勒索委員之暗地分肥涉人於險實爲可惡欲除其弊先須大減委員留一二實心者專其責成以每日所放船數分勤惰以所放之有無失事核功過其蠲免設法減少關稅夫錢悉定其數刊榜曉諭此外沿途各關亦皆照行如有說詐立置於法似可以杜其弊雖然候補衛弁不得不甄別

也捐納衛官分發到淮鹽差使者無非圖規費耳從前自南至北清委不過二十餘人迨道光七年奏定重鹽不得過四十員回空不得過一十八員至十六年又有不得過八十員之奏繼由候補人宋錕合空閒然與其滿劑而累丁何如酌留而汰冗或量其勞力改補營職或按其捐數量改佐雜似亦可以疏通矣雖然通倉使費不得不核實也查通倉經紀藉以爲生凡米之好醜斛之贏縮俱難隨手改移故費足則稅稱亦疎贖費不足則益儲營升合不獨旗丁惟命是聽卽各省糧道恐亦莫可如何惟賴本管官爲之裁制而已查糧船有帶北存公一款本係從對費內劃出以爲備災聞近年存公款銀每不敷用以致蠲債愈多則累丁之故可想似宜准令各幫旗丁於抵通交米後將經紀有無勒索稟知該管糧道卽由道籤取了結運揭部科一次如有指出贖款准予查辦按實者實之重典或可互相鈐制至賦出於田理宜清丈頃畝以除寄莊飛鹽之弊丁處於屯理宜稽核衛地以稽貼造贖運之費此亦本原之所應治而不能期諸旦夕似當從容理之者也 一議補偏救弊漕務已成積重若一時不能驟改亦須補救有方金應麟陳奏所陳本已詳悉臣所議有於原奏中融會者有於原奏外推詳者在縣在對各有六事一則核節章以去太甚也查蘇松糧戶向分大小而收數因有短長大戶愈占便宜則小戶愈受苛刻彼此相較有數十等之差於是小戶效尤亦流於大戶而辦漕愈難矣今雖未能遽令盡一斷不可過於偏枯該管府州耳目切近應令確實所屬州縣歷年收兌舊章據以爲準不及者曲在民太過者曲在官隨地隨時持平核辦至近年詞堂公產假託者多卽業義息田亦屬善舉之名以遽短漕之計應令散歸各戶照業徵完以杜影射有揆制者罪之總以去其已甚爲主一則治經造以除弊臣也查近歲完糧不但徵新且多帶舊其中分年分限各屆完數不同民間要見由單始可照數完納而闕縣糧戶多者數十萬少亦十數萬一切完帶之數瑣碎瑣零官吏難以周知不得不假手於里甲莊差統名謂之

遷。而若輩居爲奇貨不以官徵戶冊與官不以易。由單與私折暗包以完作欠迨至兌漕緊急硬將短  
改交官而加貼之多早經飽已遲悞把持莫此爲甚應令州縣於開漕之先遺料由單散給並將給單日期出  
示通諭各糧戶如五日內單未到手許控經浩若單到手而不完給另差查催倘已由經造折收區不稟官者  
一經發覺立辦重罪一則清訟米以杜抗延也查收漕之事固少持平而告許之人總非善類無糧而上控則  
索規可知有糧而上控則躲避可知控案固須審明正俟登客抗應將上控之糧戶由赴訴衙門押令到倉  
交完本名下米石始行准理一則稽了得以悉懲蓋也查漕書記書倉差斗級以及管倉管廠家人皆不能不  
用若輩秀多良少非魚肉百姓卽侵盜本官飛串濶米撥戶掛等弊難以枚舉甚且結尖了而分肥洋蹤莫  
捉應先責令州縣將此等的實姓名年貫住址並其家屬親丁詳列冊內送該管府州覆查一有弊端卽卽提  
究如查造不實提察不到惟該州縣是問至總運廳差亦須裁派並永禁坐倉以免勾結盜弊一則嚴截串以  
杜漁虧也州縣隨其之員備有漕前充截板串或挪解下忙錢糧或整辦修倉餉庫其串或給書差或付錢歸  
無非明虧暗損挖肉補窟至漕漕而無所措手矣更有不肖之員暫時營事將值交卸趕轉善區美戶截串先  
徵此爲營私謀公之尤必須重辦一則消漕尾以實庫貯也江蘇漕額之大有一縣而可抵湖南北一省者漕  
船僅備緊急斷不能守待闕疲戶一律全完故州縣整漕萬不能已所謂漕尾是也惟其特有現存未徵之  
串得交後任接徵而後任又以新屆錢漕爲慮未遑兼顧一輾轉間書串流交久之趨成廢紙應責令州縣按  
年分月帶徵一成徵不足者著隨則躉往復來除總額五年以外之漕尾四庫款庶免虛懸至有一種取巧州  
縣將短縮太甚之大戶故意不繳留作漕尾移交者緊出特參與大戶一同懲辦庶可示儆此在縣之六事也  
其在對者亦有六事一則復冬兌以符禮限也查漕給例應冬兌冬開詞因節節爲難不能悉符舊制近年疊

諭旨統限四月初十以前全數運至清江浦黃北上定須檢過 欽限不得刻逾但冬間若不多兌春間必不能早開而旗丁慣以米色為詞停兌議費且其意欲令米石在縣倉發熟過後始行上船故兌愈遲而費愈重漕亦愈遲嗣後冬間須儘縣中所收之米全行兌幫不得任了刁猾庶來春祇須找兌差可漕濟矣一則按兌米以給津貼也幫費即不能遞減而類歲疊加何以爲繼惟當欽遵嘉慶二十二年九月所奉 諭旨統以米石多寡按水次齊章酌給津貼作爲一定限制如再格外需索即當治罪而給付之法總惟兌一石之米給一石之費如兌多給少不依州縣給多兌少不依旗丁有逐日兌單爲憑自足以昭公允至於未兌以前實任州縣既兌以後實在旗丁應奉 諭旨嚴明定須敬謹遵守若兌竣之後勒掙過關及空船先開隨後糧米皆旗丁誤漕大弊必須重治其罪一則別虛船以昭核實也查加一免磨及輪減存次之船並不受兌出運而仍給與行月甚蓋已屬格外從優豈得復爭津貼應查照從前奏案此項虛船不准混索幫費致全幫延緩開行如違卽當嚴辦一則實行月以防正虧也查旗丁行月米糧皆計口授食之需升合不容短少乃近聞縣幫串台折乾每船有折米數十石及百餘石不等獨不思沿途食米不足致虧正糧誰執其咎嗣後水次如有此弊縣幫一體治罪一則整水手以節身工也糧船水手有額雇在船者有遊幫短弄者總之皆兜袋之徒或師傳盤踞老堂或頭船轉薦夥黨偶遇風水阻滯卽藉端勒加身工甚至敲丁折船大爲幫累近年疊經嚴辦略見斂戢嗣後如有勒加身工之水手卽於所在地方儘法懲創不稍姑息毋使旗丁被累方免誤公一則定輪開以濟防兌也蘇松等屬向有講幫章程原使酌劑均平而船數米數不能恰合故一縣之米有查兌數幫者一幫之船又有跨兌數縣者與其按縣全開不如按幫爲便應飭糧道排定日期每縣先輪一幫開行週而復始其跨兌者合輪數悉爲一幫以免跨縣似亦可以漕濟利遠此在幫之六事也 一議補外之補數查原

奏片稱兌費斷不能減南糧恐不能來有謂宜於糧船大修時將船改小以一分二即免撥費開致有謂宜於  
淮上建廠貯米即令小船運京有謂宜於蘇松常鎮杭嘉湖等府逐年試辦海運仍將兌費提存藩庫此三者  
皆不得已而求變通之法也且查中途建倉以利轉盤與古之落口倉相仿本係成法但核計一廠貯米約五  
六百石大者亦止千石以南漕四百萬石計之每廠貯一千石即須廠座囤千就令減半轉運二千廠亦不可  
少經費殊覺浩繁且淮上逼近河湖亦恐難以擇地若糧船以一分二裁開風聲驟震又免盤剝誠利運  
郵丁之善策然查南漕起運之船約有四千隻其中木已區分大小江廣之船最大浙次之蘇又次之蘇江廣  
重運直下長江小船雖禁風浪若江浙之船改小兩江廣不改則開河磨淺起剝仍費周章且即江浙之船所  
載正漕照例只四百石此外則爲加載負重而又有例准攜帶土宜不能強小船以受大船之載若因改船而  
船數驟加一倍是欲去累而累轉增矣且大修較之折造例限向隔三年領項亦少三分之一當大修而令其  
折造丁必藉口抗延尙有未屆大修者尤不能一律勒改是一幫之船有大有小既難稽核而剝蝕亦所省無  
幾是以臣未敢輕議更張也竊謂三者之中惟海運會設辦尙有成案可循若按餉放洋得乘南風北駛春  
夏二季中一船必可兩運如以沙隴爲慮則沙船往來關東每歲以數千計水緩風信皆所精熟祇令裝載六  
七分已合糧船之數可風無慮也如慮米石出港易礙影射查南北皆爾沙船馬船各有所宜本難越駛倘  
恐荏苒轉輸自應設以舟師且每歲沙船所運關東豆不難稽不知凡幾竊獨於載米而疑之海運若行或以  
官運或以商運或運正供額漕或運採買米石尙當細的情形另行從長計議惟原奏有將兌費提存藩庫以  
資庫項之議查道光六年辦理海運應募沙船每石給價七錢若免費另提則應資安出且既明提兌費又奚  
能禁止浮收加調輪年提費補虧正恐一年提存難補逐年虧缺若提者自提虧者自虧於事仍恐無濟大抵

海運尚屬可行而所以行之者不同禮或規費漸增亦與河運奚擇惟現在河運甚形棘手未卜日後如何而海道直捷易通亦不敢不豫留地步如蒙 飭令議行容臣到兩江之任再與江蘇撫臣及司道等詳細籌商會同具奏

嚴禁旗丁刁難示 道光七年

賀長齡

照得東省漕糧向分開內開外州縣皆係冬兌春開時日甚寬各州縣從容收足運赴水次無須買米交幫旗丁不能行勒勒索故兌費尙不甚多開內州縣因運河歲頒冬挑皆係冬兌冬開時日甚迫各州縣相距水次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三四百里或因糧多收未足數或因車少趕運不及勢不能不在水次買米墊兌而旗丁遂藉此多方索詐始準買補免交並勾通米店棧舖居奇或勒折運價代爲買兌漁利稍不遂意輒肆毆辱米駁斥不收復自開船出關轉以該州縣議兌粟揭該州縣惡蹟濫漕之咎祇得另雇船隻運赴開外趕兌需索日甚兌費日加而濟甯前幫之任姓各丁尤爲豪橫訪聞任振權任驥化等挾贊巨萬恣意妄爲一經幫派頭船則違官總其指揮州縣資其魚肉若非百計刁難何能飽其慾壑開內州縣兌漕因之甚爲苦累查買米兌漕固屬例不準行而向來零星小戶升合之米鄉民每以不便身歛情願折色交納該州縣亦因數大零星恐辱手斗級人等易於高下賤前鄉愚亦遂準其折交代爲買兌其距倉場遠之糧戶路途遠費重運送本極艱難若值陰雨連旬米石更易傷耗故鄉僻小民尤願以銀錢折納該州縣亦不能不變通以宜民誠以 天庾正供所重在米米若不佳卽實係糧戶之米亦準幫丁駁換令該州縣買補另交俟期米粒乾潔並未嘗以買補爲不可行東省關內三十餘州縣計自開廠收米以至兌舉開行爲期尙不及一月若以數千至萬餘石之漕糧期收足於旬日之間揆時度勢既所斷斷不能又爲高趕運不及而必泥於不準買米上兌之例徒供旗

丁說案之費若更相沿不改其勢必且日增當經本議院按照江蘇成案專摺具奏將關內有漕州縣如屆期未收足數並趕運不及者準令於各水次就近買補墊兌以免旗丁挾制並將不法幫丁斥革查實辦理欽奉 諭旨交部議奏茲經戶部覆準並令將旗丁挾制需案之處會同本部堂出示嚴禁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奉會前來除檄飭司道遵照辦理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幫旗丁知悉自示之後務須守法奉公應得兌費均遵糧道核定之數取數辦公而止不得藉端多索恣意挑剔尤不許勾通米店操借居奇勒折重價偷取故違或仍如從前之徑自開船出關轉以州縣誤兌集揭及橫索辦事別情定卽按名議法懲辦

復吳仲宜清師

會國編

漕漕概改海運自是天時人事窮變推移之勢承示江北各漕及皖北之由洪澤湖北運者免辦河運以免紆途運出洋而舊制亦不致全廢具見卓裁斟酌妥善前雖主海運之議而亦不敢竟廢河運蓋以北運河一本經數百年勢臣經營而成巨川豈宜以停運之故墮昔人莫大之功惟修造清艘船意不欲太驟不欲太大不欲以例價實成旗丁自造太驟則無此巨款太大則難於浮送或者千里深通一節膠淺又增無數漕河之費實成旗丁自造往往一丁造給舉族數費能飽吾兄任內革此慮政爲幸將願全此三者則江廣三省似不無不以海運爲主而河運備堪爲輔芻蕘之見仍求切實指示

江省新漕仍擬改徵本色疏 附片 二 年

沈葆楨

竊臣接准戶部咨議覆臣等奏請飭令各省將額運米石趕緊運京並御史丁壽昌奏籌備京倉各摺議令本年開徵新漕酌定成數改徵本色體察情形先期奏明辦理又准咨稱現在九林洲彙經克復奏令將本年新漕如何酌徵本色以及起運事宜妥選奏辦各等因查江省漕糧礙難借運輪船及採辦米石運



京師多難 情形程臣先後奏明奉旨允准在案茲准前因自處竭力運籌何敢拘泥前奏藉詞推諉伏奉  
漕糧爲天庾正供原應徵收本色惟是行之日久百弊叢生道光年間洋收者或二石以上勒折者或至  
七八兩之多非盡飽州縣私囊也數千里饋運經一人必有一人之費需一物必有一物之費隨事逐增遂積  
重難返有非禁令所能止者自上兌後以至京倉節節取之旗丁旗丁不得不取之州縣州縣乃以旗丁所索  
值上兌以前一切需費責之于民當時物力之豐民情之厚迥非今日可比然關漕之案已層見疊出矣咸豐  
三年復運道中樞變價無餉較兌運年分輕減已多自是兵燹連年農民失業花戶不堪苦擾以抗納爲常規  
官吏求免處分以報災爲長策始而官民交困繼而官民相爭窮則變變則遷湖北因有折徵之議江省隨而  
行之因洋民氣未蘇不得不因時制宜姑就力之所及而利導之也今歲春夏陽雨偶愆災不甚重而各屬米  
價騰貴至四五兩有奇饑民以東並無米可購蓋連年之兵燹耗之水旱耗之歲饑浙軍營之採辦輪船之販  
運又耗之無力者朝不謀夕有力者稍能蓄積既慮資賊又苦趨捐礙素糶產米之區絕無蓄藏有事則立應  
日家秋稻已穫米價尚三兩上下接濟微米浮於原折之數已多焉能令其再完運費乎海運雖駁倉於河運  
據署九江道蔡錦霄稟稱海船水脚每石約銀一兩江省地非濱海其由內河出江印江津線由天津入京暨  
製備口袋下河過船入倉挑卸官吏夫役飯食等費必一二倍不止限以成例官無可賠准其實銷費無從出  
且各縣倉廠蒸燻於版修復尤難未能酌免運收輪將必增苦累分徵本折額萬難多增更奸商藉以上下其  
至此且與各商道再四商酌細核積弊未起總難規復特奏誠恐無益京倉轉應酌設京餉台無仰懇 天恩  
備准將本年分新漕仍徵折色源源委解以備餉需

會運總交米疏

擬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海運交卸一節該部擬請按照河運章程改由糧道赴通徑交係爲掃除積弊起見著會同藩李鴻章吳大澂張兆棟張之萬楊昌濬斟酌情形詳細妥商會同該議具奏原摺片均著分別抄給閱看等因欽此 臣國藩當即飭飭江蘇糧道英棧會同藩司核議詳覆臣昌濬亦即飭飭浙江糧道如山會同司道核議詳覆旋據浙江糧道如山等會詳稱海運章程始自道光六年由滬運津實成南省委員由津運還責成北省委員爲然判而爲二各有專責奉行既久法非不善而弊即叢生今欲大改章程不外除弊節費二事然運通之弊全在剝船若改由糧道委員押運以隔省人地生疏之委員稽察隔省積慣作弊之船戶恐呼應不察其弊更甚至海運經費係按照米數備帶赴津力求撙節方可敷用向來北省押米員弁多至一百數十員今若改由南省帶員赴北薪水既多川資更鉅即此一項已形糜費其餘各款亦必驟增恐於事未必有濟而所費更屬不支又津局以起卸爲重通糧以交卸爲重糧道專駐津局則交米之事無所專責先赴通糧則起卸之事又只屬延宕而沙船在津等候太久耗費更多尤慮長累遠避有礙於下次之招雇種種窒礙未敢擅議更張等語由臣昌濬實商 臣國藩察核所陳各節均係切中事理並非意存推諱即據詳會奏矣竊又接江蘇糧道英棧稟稱邇來海運弊不在商船之運津而在剝船之運通剝船弊固由積習之相沿亦由水腳之過少該船戶既虧累於平時復需用於臨事偷漏操和無弊不作致令乾圓潔淨之米一交剝船米色頓壞殊爲可惜今欲力矯前失惟有邊照部議由南省糧道徑運交運自津道剝以後慎選委員以押運舟分設卡段以司稽查嚴定偷漏罪名以鈐制之節省經紀等費以優恤之實可一洗剝船之弊至封僱彈壓等事仍由直隸地方官妥爲照料南北通途恩威並用滯務當有起色現已草創章程十四條雖不能十分周密請試辦一年等語 臣國藩以該糧道英棧在浙江辦理海運一次調任江蘇又辦

九年分一次一切情形久爲熟習既肯力爲其難勇於任事果能除漕米攙水壟雜之弊豈非大有裨益惟經  
國商臣之薦臣昌濬酌核辦理臣昌濬旋又覆函以爲運通之弊果能改設更張實爲中外所共願惟改革而  
仍用額數之經紀向有之刻然則從前額習牢不可破若欲重立新章另行僱船另行派人則事屬創始勢須  
通盤籌畫確有把握方可試辦擬准閩浙督臣其模來函亦深慮驟然改革諸多窒礙現在米船將次放洋爲  
期已迫擬這如山議請俟下屆再行試辦與其倉猝改革不如從容集議臣之萬望國亦稱直隸督臣李鴻章  
覆奏海運事宜摺內業已聲明今年新漕只能照章在津驗收 諭旨允派倉場侍郎一員赴津會辦若改爲  
徑運赴通驗收則南北辦理兩歧奏者商改多費屬章殊覺不便 臣國藩參考案論酌度時勢本年海運應仍  
在天津驗收江蘇糧道英煥既有創辦徑運赴通之志浙江糧道如山續行嚴議亦有下屆試辦之請 臣等妥  
同定議敬祈其候如山於馳抵天津後先將本年糧米查照向章辦理再將下屆糧米運通改革之處面稟李  
鴻章應將經紀若何更換剝船若何整頓各項經費若何覈實動用一一籌度不厭精詳俟下屆漕糧驗辦由  
臣等先期議定新章奏明辦理以昭慎重

漕項無從酌量海運難以議分疏

沈葆楨

竊臣准戶部咨會議倉場侍郎桂清學道請修治運河一摺請 旨飭下該督撫體察情形核實恭錄 諭旨  
並覆奏原摺行令欽遵辦理前來竊以因轉漕而治河因治河而籌費沿流溯源意至善也 國家軫念河務  
原爲漕務起見從前修費不惜糜數百萬倉食以 天庾正供非河塞不行航海風濤難測故也今整頓難  
萬非昔比不得已而取資於漕項又合數省之款以濟之誠爲各省力所能建亦必有一勞永逸之計而復費  
不虞糜費修河以供庶民無貽費無從困也愚慮受病日甚有求如目下之河形而不可得者敬將

原委交議各節爲我 皇上旁斷陳之原表有漕分應酌提漕項若干一節查甯屬起運光緒元二年分交漕以漕項開發運費因俗迭起鉅額途挑滯處周折各短款萬金數千金不啻惟光緒三年極力節省一萬金撥充督糧賑需則 恩准暫行海運之所致也詳省運費亦逐年不敷甚鉅全賴藩庫挪款墊用若再令分撥數成無論河運海運均將束手河未修而漕先完矣安徵係折漕省分宜有漕項及餘而京餉出其中協餉出其中本省軍餉出其中以盈補絀尚難相抵並非有提存的款以待不時之需今若取之於民民不堪命若將京餉協餉停解等處隨之提彼注茲計惟有裁勇之一法夫設防如故又值年穀順成伏莽尙不時伺隙而起倘一旦蕩靡盡撤良醫無所依附胥小因而生心雖智者不知所以善其後也原奏江浙兩省能否將海運糧石各分出十數萬石辦理河運安徽省下屬漕糧能否起運本色若干並運米船隻能否多備一節查蘇省辦理海運已苦經費不敷再令令易趨難更從何處挪款安徽之窘甚於江蘇力不從心不言而喻徵本色銀可塞木色甚難本屆江北漕船六月尙未齊心機黃回空更不知何日即舉竣僅令兩運盤壘守凍盼朽過半或冒險求速颶海散失各船戶前鑿具在下屆欲勉符舊額勢須多方勸勉招集方得成行更於此外求多募百呼而無一應者矣原奏運河宜如何設法修濬將全河形勢一併詳細查明謹擬一節查全河詳細情形臣未親履其地無由臆斷但以大勢揣之前人之於運河皆萬不得已而後出此者也漢唐都長安未都汴渠會河運別無他策然屢經險阻官民交困卒以中道建倉何便轉餉而疏失差少元則專行後海運故終元之世無河慮焉自明而後汲汲於河運遂不得不汲汲於河防運方定率河忽改道河流不時要徙漕政本固爲轉移我 朝因之費既踵事而增而繕禔遊食之徒萌蘗其間所謂膏皮黨安清道友者引頸呼羣特舉把持成固結不可解之勢前兩江督臣陶澍奏之乃創爲海運之說明以節省經費暗以消息無形變 宣宗成皇帝

允行而漕政於窮無復之時藉得維持不敝迨髮捻起此輩潛入其中南北蕩平治磨殆盡離關市鎮  
尚有此等名目然無大裨誠以容之偶或什伍成羣良有司足以治之矣是河運所可慮者又不僅在經費也  
原秦運河以通南北漕艘藉資轉運兼以保衛民田意謂運道存則水利亦存運道廢則水力俱廢然無漕省  
分水利亦闕民田命脈未嘗敢任其廢弛且竊以爲舍運道而籌水利易兼運道而籌水利難何則就下者水  
之性也必使貫通南北不能復聽其就下矣不聽其就下則事事皆以人力爲之費用不貲利亦大減且民田  
之與運道尤勢不兩立者也兼旬不雨民欲啓涵洞以灌漑官則必閉涵洞以養船於是而挖堤之舉起至於  
河流斷絕且必奪他處泉源引之入河以解燃眉之急而民田自有之水利且輸之於河農事益不可問矣運  
河勢將漫溢官不得不開減水壩以保隄婦孺橫臥欄頭哀呼求緩官不得已於深夜開之而隄下民田立成  
巨浸矣東境河道經撫臣隨時飭風挑濬地方官何必全無天良其所以旋濬旋淤者則借黃濟運之害爲尤  
烈前淤尚未盡去下屆之運已連橋接軸而高下懸殊勢難飛渡於是明知借黃之非計而舍此無以資浮送  
又百計逆水之性強令就我範圍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屆之淤復積部臣所謂歷年興修均以隨時挑挖逐段  
疏濬爲權宜補直之計者誠詞見繳結之論不可不思慮豫防者也議者太息於經費之無措軸轡之不備致  
此舉之不成且竊以爲使道光年間所修之銀與道光年間官造之船至令一一俱存以行全漕於借黃濟運  
之河未見其能達也查江北所雇船隻其大不及從前極艘之半然必俟黃流泛漲且竭千百勇夫之力以挖  
之過數十船而淤復積今日所淤必甚於去日而今朝所費無益於明朝若使船大且多有所慮其技乎且像  
乎其不可犯者大河之性也近因西北連年苦旱來源不旺遂乃狎而玩之物極必反徵令因濟運而奪淮北  
趨則 畿輔受其害南趨則淮徐受其害如民生何如 屬計何伏願 朝廷師元人創行海運之成法體

宣宗成皇帝賦游海運之深心以收近日輪船自然之利照念時局孔棘萬不容作無益害有益實事求是  
濟艱艱臣自知盡測管窺無當萬一第既奉 旨飭令核實籌議慮慮所及萬不敢強不知爲知以自欺於  
君父之前也

借黃濟運徒耗經費擬請暫行海運疏 光緒二年

沈葆楨

竊且等接准部者江北各州縣漕米仍飭辦理何運等因光緒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查江浙  
冬漕及江西兩湖採辦京米均係海運獨江北十餘萬石部臣堅持定見以爲漕運不廢河道賴以長存且有  
借黃濟運之方但使黃汎不至斷流則漕運終無窒步所籌至深且遠苟非迫於時勢之萬不得已臣何敢不  
殫思竭力共濟時艱惟本年河運困阻情形迥非昔比不敢不以千慮所及爲 皇太后 皇上極晰陳之從  
前何運愆期中途改而陸運曰開兌遲延致誤黃汎耳本屆漕米於正月起至 一月初十日止寶汜水次一律  
開行是月二十八日悉數挽過三關備禮不爲不速乃楊莊以北淺不盈尺非特無水濟運且須蓄水淤船嗣  
得甘露又經上游啓橋逐層套送隨地起剝其淤慮難剝船亦僅半裝方能浮送挑河之費打壩之費灌漑之  
費應剝之費車絞之費所慮深者不知凡幾然黃汎之期固未誤也乃較黃後察看河運之底高與大河水面  
相埒黃流無從滲入遂議築壩與挑自口門至 句秋九百餘丈挑闊三尺挑深三尺縱能暢行無阻兩省所費  
豈不貲矣夫運河之底何以高至於是則膠脰借黃濟運所淤者也借募自之力以濟之儼累月之力以挑之  
猶可言也及秋汎一到漕船銜尾爭進未及半而運口壅則昨日所挑者又爲今日黃流所淤餘糧欲不出於  
廳運不可得矣借黃既不足以濟運徒使山東河道年年受淤是河道未嘗賴漕運而存且將因漕運而廢水  
失其本然之性商賈之舟楫農田之灌溉從此交病而愚臣總總慮竊以爲無形之慮又有甚於此者何則

就下者水之性也。大可挾泥沙而行，停則淤淤，則決。故治河者有逼隄束黃之法，又有借清刷黃之法。蓋其  
備得之性，使挾泥沙疾趨，不稍停留，庶不致淤而旁出。今黃汛方苦微瀾，未嘗逼隄以束之，借清以刷之，轉復  
驟之旁行，舒其滯悍之性，上游急，則下游愈緩，所挾泥沙無力東注，中道遺積，數年之後，河身高與隄等。北  
漢則，靈輻受其患，南濱則，淮亦罹其殃，而東省之首當其衝者，無論也。臣愚以為水宜順其性，政貴因乎時。  
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江北漕糧暫辦數年，海運俟山東運道一律通暢，再議的復。舊章至推徐一帶運河所  
關於農田買舟者，甚艱幸，准再引地全復，有款可籌，斷不敢以河運暫停置水利於不顧。愚昧之見，誠恐無當。  
萬一謬合詞，恭摺附陳。

海抵海運經費疏 同治四年

浙江漕糧屬新贖

竊照浙省杭嘉湖三府漕糧米石前奉 恩旨減免額徵經臣等查明應減成數奏奉 諭旨各按科則輕重  
分別上中下則一律永遠減免以紓民力等因。欽此。欽遵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在案。所有該籌運費一款，先經  
督臣左宗棠具 奏接准，部覆內開：查浙省海運向只支銷漕費銀兩，其不敷之數皆由州縣酌提津貼，並不  
動用庫款。是以准免報銷。今該督以正額浮收，概行覈減，請將津貼一項裁革，自保為虧。漕糧起見，但所需  
運費總宜於漕務項下寬為籌備，俾敷應用，不得於漕項之外再動別項正款。至一切支銷，如有應裁應減者，  
亦宜分別裁減，力求撙節，不得即以入錢作為定額。應令該督撫從長計議，量入為出，將籌備款項及應用數  
目再行據實覆奏。由臣都覈定後，方准照數動支。如有盈餘，報部候撥，准免造冊報銷，以歸簡便。等因。當經轉  
飭藩司核道通籌妥議詳辦。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詳稱：查浙西漕米除照額撥款外，共存正耗米七十萬三千  
餘石。內海運新章每石給商船耗米八升，以全漕起運而論，應扣去五萬餘石。無須運費。所有起運需費之米

祇六十五萬餘石每石以八錢嚴計約需銀五十二萬兩按漕漲一款例應給贖改行海運以後彙經 奏准  
提解每石三錢四分六絲今擬全數動用計正銀二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九兩零耗耗五千三百二十九兩  
零又白糧經費項下查出積藏銀一萬三千一兩零此外自應遵照部議 奏准之案於漕糧項下酌提不敢  
動用別項正款以減存之行月等米既不給幫自應變價擬照經費食米定價每石作銀一兩九錢現除減免  
外仍應共收米二萬四千二百五十四石零計銀五萬一千三百八十一兩零又查兩月米一項此時亦應給  
幫共收正米七千一百石每石作銀二兩計銀一萬四千二百兩折嘉湖三府行糧折徵項下共銀一萬一千  
四百五十二兩零隨耗五百三十八兩零月糧折徵項下共銀五百四十八兩零隨耗二十七兩零經費食米  
折徵項下共銀三千八百四十一兩零隨耗一百八十一兩零以及甯紹等府本色月糧項下共銀五萬九千  
七百三十一兩零又耗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零折色月糧項下共銀六萬八千七百二十四兩零又耗三千九  
百四十五兩零合之漕藏銀兩已共銀四十九萬七千六百八十九兩零以全漕起運之年約需銀五十二萬  
兩計之所耗無幾如有不敷之處再於漕項下設法撥補所提各款皆係河運年間給幫之款今河運易爲  
海運之費雖抵仍係以漕辦漕未動正款等情詳請具 奏前來臣等伏查從前海運經費不敷皆由各州縣  
酌提津貼每石自七錢至四錢不等此項津貼銀兩該州縣豈能自捐廉俸無非取自民間雖款不淨收而不  
可得矣今正額既蒙 恩減浮收更應禁絕所有海運經費一項除動支漕糧而外斷不可再令州縣津貼以  
致重累吾民惟有遵照部議於漕糧項下覓爲籌備今據該河道等請以減存行月兩月各米分別變價以  
及批嘉湖三府行月食米折徵之款甯紹等府本折月糧等款抵備海運經費以昔年給丁之項爲今日運米  
之用以參辦公不動別項正款尙屬妥協此外漕糧項下尙有二未提之款萬一經對不敷亦可隨時撥補



固不必另提正款亦毋庸再議貼也其部議每石運費不准拘定入錢之數查原奏所爲入錢者不過約計之詞以示限制之意原難作爲定額惟海運自以及津保船政局用費浩繁不得不寬爲籌備以免臨時掣肘等仍當督飭該司道努力求撙節經費支銷如有盈餘存於道庫聽候撥用並將動用數目按年奏給免其造冊報銷以節簡員至從前辦理河運用款尤多將來如果復行以此入錢之款作爲給對之用是否相宜尙難懸揣今但就海運而言辦理自可裕如矣

籌辦運道以利漕行疏

吳元炳

竊惟江北運河上年底水本小入春以來有消無長河道益形淺涸上游邳宿一帶深者尺餘淺者尙不盈尺漕船噸水一尺五寸萬難浮送若一律與挑不特曠日持久工費浩繁且來源太微徒深無益惟有豫蓄水勢撈挑淤灘所費不多而事易集查徐屬各關皆有越河向係水大則啓水小則閉現因署徐州同知王宗幹已將河清河成匯澤利運濶五關越河先行堵閉截其旁出之流以歸正河自可操爲水勢不缺舟行上年徽山湖濶水小於九年分數尺則少鋪不下注亦得藉此收束不致宜洩太甚其各關上下多有浮沙淤灘分別擇要撈挖務使通暢並多備閘以備提挽之用至清江以下亦慮水小已札飭兩淮運司增堵歸江各壩並將裏河應屬之清江越關先行堵閉以資節省刻下江北漕船業已齊對開行臣隨督飭道關隨時察看情形相機妥辦以期漕行無阻款不虛糜

官劉船戶苦累仍請照前貼給疏 光緒十二年

李鴻章

竊臣前因官劉船戶窮極瀕臨例正工食銀十五兩備領一半不符購家餉口贖自今年起每船由蘇浙漕項內酌貼工食銀五兩奉旨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業經咨行欽遵在案茲准戶部咨開定例封河守凍內

每船工食銀十五兩又每船每年給油貳銀五兩三年給小修銀二十兩又每運米百石給船價銀八兩四錢  
零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同治七年請議給耗米同治十年請每百石加腳費銀五兩應已咨外局惟今請加每  
船銀五兩應無庸議等因臣維部議船戶既領工食油餉修費又有脚價食耗米統計爲數似多故謂無須  
再加然逐項分計所得實屬有限且此次係酌復工食辦法亦非例外加增購得而詳陳之查油餉修費係爲  
補葺官剝之用非船戶所得自私況軍中以後人工物價皆昂又將十年清料改爲十五年船身歷久朽敗修  
費益重餉例銀兩不足尙須貼補並無絲毫餘剩至同治七年籌給耗米每百石一石五斗七升五合迨奏明  
歸南省自行運通亦與船戶無涉此皆應剝除未可併計者其所得惟工食脚價食米三項從前封河守凍  
期內實領工食銀十五兩而於蘆商捐款東瀾生息項下勵支本無折扣凡運米到通係由經紀承交既不賠  
米更無浮費所得脚價除去沿途用項儘有盈餘且商民暢行漕後獲利是以尙不爲苦嗣因長蘆山東  
網情疲業商捐生息收數無幾將工食減發銀七兩五錢而交米並賣之船戶遇有短缺與經紀各半分賠查  
內糧由海運洋辦免略受潮氣沙船行期遲緩米久儲倉鹹水外漬尤慮間有蒸糜是以剝船受兌到運往往  
須下地風踉蹌拋擲並有附近窮民爲此中傷耗不少既須補貼其船上添置繩纜器具鋪席片杖費  
沿途加雇譯夫前過搬卸米脚力爲雇人工及一切守領意外之費尤屬不貲每斛米百石槓例領脚費銀入  
兩四錢零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實不符賠補傷耗及各項開銷幸有同治十年奏加腳費每百石銀五兩補  
運費之不足然每年運米三次所餘三項與工食併計約不過十餘兩每船水手養口七八人一年衣食悉在  
其內焉能足用又值連年荒歉商貨稀少販運寥寥遂致啼飢號寒貧窘日甚臣目擊其困憊情狀又據紛紛  
苦求勢不得不對予高劑查從前每屆短漕米至數萬石之多運押船戶至數百名之家津通阻礙逐日迫

比血肉橫飛亦夫有實濟送經法登額顧飭南北運員實力稽查不准偷竊又加給津貼若干去今兩年竟無虧短實已著有成效該船戶既不敢作奸犯科而又明知其實生之術若不稍示體恤無以得情法之平難保不復萌故智商之有過待貶及蘇浙糧道意見相同遂有酌貼工食之請亦據例定工食減至一半據計七兩五錢實發之數太少不應復額或以直詳款可籌蘇浙漕項恐難多撥故謹議貼給每船銀五兩官糧部議每船例給工食銀十五兩之數仍派銀一兩五錢既未規復原額更非格外加增且必俟該船最後一次運竣如無顆粒短少始由蘇浙局員查明自行核給否則扣留不發酌計每年每省不過分發銀數千兩應此以爲實劑之的俾可觀感督與仍嚴飭運員實力稽查以冀不再虧短如敢抗違盡法嚴辦南省既無籌補之策正供固免缺乏之虞實於漕運大有裨助是前摺已聲明嗣後不准於此外再請增給請示限制亦無虞願行不已相應仰懇 天恩俯念此係酌給工食辦法實較部議例定銀數有減並無格外加增 敕部仍遵則奉 諭旨自今年起每船由蘇浙漕項內貼給工食銀五兩以裨漕運免累船民再今年銀兩已據蘇浙糧道詳報於奉 旨後毋庸撥給斷無再向窮苦船戶通籌之理理合恭摺覆陳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四十一目錄

戶政二十冊運下

請復河運對旨附地畝八冊

復河運議

海運河運議

丁 廉

龐 本 禮

李 慶 恆



戶政十八 漕運下

請復河運鈔言附漕運八節

丁 駁

自古治國家者未有以運道爲緩急者也。虞都冀州，桀也。賦於王畿，而貨物經行，卽爲運道之祖。漢興卽位，關中始引渭渠以濟山東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漢中之穀。初不過歲運數十萬石，及其成時，歲益漕六百萬石。順由河渠，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漢，備安洛陽，然猶專任鄧艾開廣漕渠，以達江淮，代魏者晉也。其時五胡亂華，勢成割據，而武帝猶鑿陳南山，以致漕米，懷帝猶修千金碣，以運軍糧，宋齊梁陳，遞都金陵，米粟饒多，不煩轉運，而西魏則僻處長安，道險人弊，車牛之費，萬分艱難，猶賴刁雍舊策，造船於陳岷山，河水之次，自是國有儲糧，人稱安樂，及隋開皇引渭鑿渠，運倉粟，百姓稱便，煬帝不遵發百餘萬家，開永濟渠，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雖積粟至二千六百萬石，而勞民傷財，不旋轉而離叛隨之矣。有唐一代，其轉漕稱善者，裴耀卿劉晏也。而晏視耀卿尤稱最，其法緣水置倉，節級轉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民不疲勞，而米無遺，兩隸國家，建都長安，其勢不能不爾。而晏之囊米載舟，勝於耀卿，而晏之歇婦支江，勝於耀卿，應船駁運也。宋都大梁，有因河以行漕，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歲運粟五百五十萬石，黃河不久卽能惟汴河達漕爲多，且久其制江浙荆湖之米，輸真楚泗洲，轉輸汴，汴入汴，以達京師，此外自廣濟河而運京者，僅京東之十七州，由惠民河而運京者，僅陳州許蔡等六州，嗣因轉般法壞，又改爲直達，綱以致沿流，轉輸時出，縣擾公私，橫資靡有紀極，元都朝燕，伯顏獻海運之策，始備漕，膠萊故道，旋以沙民，朱清張瑄羅盤，能顯施。

漢試行有功遂爲一代良法然考之元史仍使壽張尹韓仲暉開會通河歲運漕米數十萬石以實京都防微杜漸俱有精心明之永樂雖行海運而江南之粟且由淮河運入頭岐別以大車載赴黃河轉輸金臺及會通河成海運悉罷而東南四百六十萬石漕米全由河運矣 聖朝鼎興亦主河運道光六年間因清口淤礙暫行權運一次次年卽罷乃自咸豐初年蘭陽決口汶爲黃運而運道一大變同治四年試行河運臨清以南全行乾細船抵張秋藉黃浮送屬淺起制開便塞秋高水落難望回空此一千餘年京倉米石均仗蘇浙本色浮海抵津而河運之行不絕如縷於是中外大臣各獻嘉謀有請全行海運者有議引衛濟漕者有謂東昌一百里陸運轉般者有以折價採買爲便者有 奏挽黃歸故者有議築隄東黃者案案道謀言人人殊請分晰而詳言之爲海運之說者曰元行海運中外稱善 聖祖 列宗簡欲試行況今洋船駁集海若獻蘇浙之漕轉運十年風濤之險未遑盜賊之氣悉靖積憤而出大洋非若元人之沿山求嶼也則徑熟經旬而抵京倉非若河運之終年交兌也則朔撻水脚有定價無恤丁修險之費也則費省開洋有定時無修河守閘之擾也則法優與其竭蹶向干藉黃而紮金虛擲曷如聯關洋河招商而 天庾充盈則全行海運便爲引衛之說者曰大洋之險非可以久懸也汶爲黃隔黃挾汶行清水涓滴不能送濟會海運而新是價則盡引衛濟運衛水之距張秋相去僅一百數十里而由元城以注該鎮亦勢如建瓴誠能不惜經費濬開引河則衛水咸漲卽可萬注臨濟復於張秋建築水櫃儲存清水並引范湖游張兩水隨時傾注冬春則閉閘蓄清夏秋即啓閘離運昔白真濶汶濟漕亦此法也杜藉黃之淤引汶之策法未有善於此者則引衛入運便爲轉般之說者曰航海濬新稍賈險而傷財也漕船阻過不過東昌一百一十三里轉般輪運費亦不多或仿董博費員米更運之謀或循舊章帶置倉轉輸之法仍由臨清以運天津江淮之船不渡河則免回空守凍之粟津途之船不入關

則無參墟守汛之憂王念豐轉般私議蔡繼漕徑轉運疏古人有言之者矣則陸運轉般便爲探買之說者曰  
之數者均當於運也今有不需於運而自能足國者探買是也儘令各省照米折銀運京庫特派大員於就  
近豐稔府縣探對米穀則居奇之徒不招而集關東田地肥饒巨運其有餘以赴江浙開廣探買到京才屬易  
易況今輪船裝載經旬萬里川米湘粟購運不難酌量探買商販即來矣運糧於各繁支兌而舟車雜銷其勢  
紛購米於近省交易而商賈駢臻其政豈則不加探買便爲挽黃歸故之說者曰今之議改運者以黃河專濟  
挾汶入海今如挽黃歸故則河運似可復舊矣故黃河故道雖由雲梯關入海自成豐初年備瓦廬決口遂改  
由牡蠣口經行今欲挽之而南首濬灣身數千里分段修補長堤以次塞決合龍總估銀二千六百萬兩分省  
籌派分年舉辦似易爲力如此則海口糧艘自有淮水浮送而張秋漕米仍藉汶水運行則挽黃歸故便而籌  
築隄東黃之說者曰否否航海糧課也非懸久之策也引衛變例也非常易之圖也特般探買可以暫試不可  
以爲國典也挽黃歸故勢需緩斷不可以爲急設法也近年黃水散漫決口太多不獨汶水之清未能濟運即  
黃水之濁非際伏秋盛汛亦不能貫註強秋今惟將各口堵台收東長隄則黃水搔高自能抵接臨清雖明知  
逐年清淤似非良策然以 天庾正供保根本要圖卽萬分爲難亦不能不極力興辦則築隄東黃便此數策  
者均各自存偉論早有議刀舉而行之種偏救弊亦足爲達變之方救時之術矣然以顧默揣天時達接地利  
籌審人心細察水性竊謂全行海運有當慮者四引衛入運有不便者六轉般爲糧變之方而又有五難探買  
保暫行之法而亦有二害挽黃歸故復舊章也而有不足恃者七築隄東黃急先務也而有可議者八購舉其  
說元行海運成數具在覆轍極多者僅至元二十三年每石漂沒三斗四升尋而分年核算視何運之短欠比  
較仍優卽明永樂初年王宗沐小蘇廉遊門傾覆七舟亦因溟渤初行徑道未熟致有此患非海運之弊也風



善之險似不足爲海運憂不知天恐難知海程驚遠萬一如咸豐二年淮安五月十二日之颶風飛舟披覆光緒五年海州四月初四日之颶風拋石移莊其傾覆之數豈可逆料卽託 聖朝洪福漕米挽行百靈何獲斷不如斯要之老成謀國勳田萬全似貴存慎以弭事之心斷不可出疑而走險之策此海運之當慮者一也聞粵南洋或有海氛而由吳淞以達大沽沙礮水淺賊寇全清卽有萌蘗蘇松則有提鎮登萊則有總兵隨時巡緝斷不懼以綠林盜船劫掠黑水軍精加以海防久撤萬國來賓商舶星羅輪航兩捷藉藉不辱盟好水竄方將同與 帝京讎敵恐陵壘惘然以今九瀛難處難保不一旅尋仇備或燧齒買胸互相啓釁程龍耀日肆千戈鵬蚌相持橫截要路賊鬪兵臨水而十微之糧艇不來成角勝燕臺而百里之津門運梗安山之河運久懸停淤沙艇之海根又復隔絕京倉暫竭良可慮憂此海運之當慮者一也然此猶人所易料者也更有人未嘗料而其勢將來必梗塞不能行者則大沽口日久淤蔽之患也元行海運以來洋道之變遷昭昭可考元之漕米均由劉家河入海卽古之塞江舊稱口寬二十丈水深一百尺今則口門之外淤爲平陸矣明初運艘例由崇明膠角嘴轉灣浮海今有該處淤淺與巖臺沙相接海舟不能出入矣登州成山爲漕船微道之區曩稱水深千尺船不可近今則與勞節諸山巖峙沙洲矣安東雲梯關漕船間或經行黃河本由此入海今則海口遠徙濼淤成田升科起稅且逾二百里口門之外並有沙梗五條矣大沽口距鐵門關祇二百八十里黃挾沙行爲斜射之形勢漸浮送近年輪舶赴津秋冬水小業經起剝待潮而行不數十里而牡蠣口淤遏又將如歐梯關外移築長隄沙梗漸接築不能不驅遣大沽江浙漕米又復未能抵京問諸外洋機器或將濼通而積沙將去浚沙旋來日積月高斷不能按期交兌此海運之當慮者二也更有甚者海河全盛時艘船之水手河岸之蟻夫爲蠶之器黎籍此爲衣食者不啻數百萬人自成豐初年河徙漕停粵氣猖獗流離將民聽其遺散時

篤成羣生無術勢不得流而爲賊拾遺擬投淮和徐宿之人居多往年賊黨籌謀未始非漕運之礙阻激而爲此也表 朝 聖 聖相承二百數十年來不改河運顧道光六年論運試行其行徑之熟兌期之捷用費之省立法之優未嘗不可爲長久計而 聖諭煌煌一則曰此係一時權宜之策再則曰來年仍由河運方爲妥善 聖諭廣運烟照無遺豈不以 歷朝良法未可變更億萬民人難於位置明知耗費良多而河運歷年即故亦謂成大事者不計小費爾運略者不務近功遠慮深謀實有越出尋常高萬者今則軍務肅清四方既定疊奉 諭旨營勇以次裁撤糧運分釐者幾安務多仍易防檢料來大股支處非謀位置之地難保不別釀事端此等間民率由召募均係強悍無賴之徒一旦撒手歸田毫無約束有舊費揮霍立窮迫迫饑寒復萌故智小則明火竊多大則揚竿擊逆禍端險又不能不預兵力款以禦兵而轉致喪兵其害豈有已時哉計 國家各務惟河運復行安置之人極多全漕起運船數非一萬數千隻不可以每船二千人而論水手緣夫此中可容數十萬人加以沿河小木各鎮居民藉此營生實繁有徒靡屬奸民苟能溫飽亦誰肯自作不靖設以長行海運遠廢河運而地方不能安定其若之何以知河運之廢與實論 國運之治亂此海運之管窺者四也引衛濟漕糧爲良策而利之所在即爲弊之所伏由元城縣開新渠百數十里不能不遷移鎮鎮挖廢出時設或抗違威迫勢迫隨隨難操不可勝言此引衛之不便者一也經行之地豈少墳墓移葬遷移及枯骨背河師張欲於盱眙泗淮套等處鑿山引淮 聖祖仁皇帝南巡欲閱且因塚骨雲臺卒寢其議今由元城節節開河難保不遷移邱墓此引衛之不便者二也衛水夾漈本清而盛漲碎碎濁漳輒復挾心側激怒溝潭浪一發難收遷之則水勢仍微險之則泥淤又壅款避河變而卒與河巒相同此引衛之不便者三也蘆障入豫由衛運行今欲障之東流即不能不關河設關一經閉運糧糧致多梗塞 國課有虧此引

衛之不便者四也源糧來往本由衛河東運兩岸民田尤資灌溉今欲引以濟滑勢必建閘閉壩從此商賈難  
雙停欄不行沿岸農民石田致慨滑粟雖能運通而民生格礙良多此引衛之不便者五也汶水關引東省各  
泉舉行清註支流甚多衛水勢源本弱即極力蓄儲設法展寬斷不難汶水之旺隆或伏秋大汛水勢有餘而  
上流容受不多溢漲消耗亦易如今十數幫之船不難乘時蓄送設行全滑春往秋回周年不息誠有易竭  
之時僅運押空刻可慮此引衛之不便者六也轉輸之法行之於古則爲權衡而行之於今則多梗滯本牛  
流固之經轉較括囊之法亦因水程窳遠萬不能不行此法即唐之緣水置倉宋之易船漕運均由河運經  
行亦未嘗不挽數百里之遙也今如東昌之道水梗而僅恃轉般以入御河車馬周馥不絕於道夫百萬多  
費帑金一難也道阻且長經管匪易一經險阻覆壞尤多而奸民之盜竊霖雨之漂洩防不勝防護不勝護浮  
沉虧耗誰爲補償一難也置倉設官又增帑項不獨薄賦紛煩亦且書差需索多一番交割即多一分開銷出  
納轉移更多周折三難也民夫運價定例雖嚴而胥吏持權多方舞弊一隙稍疎小則短扣額價而威勢相凌  
大則勒派民夫而絲毫不能稍沿沿成習變爲差衛莠告無門民遭荼毒四難也御河以東劉船無多增之不能  
增之不易補運接連歲月稽延久積臨濟亦難流弊軍餉官俸未能如期五難也探買之法少則易行多則難  
購今以百萬漕糧欲探買卽在南省購辦而搭附輪船與海運相等一害也近畿探運數逾百萬太倉之  
粟安能足額卽當豐歲價亦高昂抑之則商賈不來聽之則閭閻食費一害也派員購辦非不廉明而勒限購  
批愈如星火勢愈急迫亦不能不徇行逆施或以京倉要餉而禁民戶私藏或以官所成交而勒市僧贖有加  
以奴隸分肥若不案實督授凌虐轉以累民三害也無已則抗苗離故而亦有不足恃者若修築決築絕估銀  
二千六百萬兩此等鉅款 國庫支絀之秋豈易勻撥而自專於監擾地方大戶幫助軍餉藏積俱空今再捐

勸水固寥寥都議分派各省逐年攤辦而思近年大局海防未增長的方殷難以添費誠恐水旱浩蕩之饋靡底不接如再協備治河能保其源澤而來乎此挽黃之不足恃者一也二千里之河身高者二丈者淋凝結飛沙及填海撥帑金豈易開它此段暢而彼段仍淤其功不成今歲開而明年又塞其功亦不成創全河治矣而或有數十里之梗數千丈之塞其功仍不成此挽黃之不足恃者二也就隄二千里之遠逐年風雨大段毀壞加以築圩費拾副隨為滾塌僅以東不費數千百處遞加修補未易彌縫稍不如式一經汎溢處處可決決於南而錫陽雖桃魁為洪湖之患決於北而曹單豐沛仍為運道之憂此挽黃之不足恃者三也黃河遷徙天寶主之今僅五廂口寬逾十里跌塘五丈東趨利津實有歸壑之勢勉強堵塞豈易台甌設防而復決千萬金錢又成虛擲歷攷 國初以來黃河決口僅僅四百丈猶且屢塞屢決閱數年而不成豈口初決費帑五百萬而迄少成功馬港改灣耗銀入百萬而仍由舊道近代覆車可為明鑒矣昔河始奪淮百法挽其北行而不能令河復奪濟恐百法挽其南行而不能此挽黃之不足恃者四也且勿謂其不能台甌也即使後以時日倍籌鉅帑強而挽之南行而清口套塘之法今日亦不能行歷年淤漲黃高於淮而自七集一決洪湖高仰引河們口淮水不能暢出四附阻滯涓涓細流維持一練之強臨口惟弱黃強安能浮漾道光末年百法補苴且有節屆孟秋而楊莊之熱始報警者是以前迭次 奏行海運查知河運有及及不可終日之勢也今日淮口之淤更勝於昔引河未開湖水不高黃即復故而惟黃過勢亦不能啓壩泄黃河不歸故而運道之梗在張秋黃河不歸故而運道之梗轉在口莊此挽黃之不足恃者五也不獨此也匯野石隴本多殘缺即或估修豈能保固而洪澤平湖形勢如礫一經填堵體壅淮水捺高經臨破汎湖不能容高堰即不可保如再潰決則高堰東岸又將有清水覆荷花塘之憂兩運梗塞更在淮揚此挽黃之不足恃者六也且淮揚之憂亦不

僅在運道已也往年黃河奪淮 潰並行洪湖之水全以裏下河爲窳深沒田廬淹傷禾稼幾於無成益之今  
幸黃河漂徙大亂 齊儲導淮民慶再生功幸能成而河又歎噫之昏墜之慘又如昔時黃與濟合塔堰而由  
東即引水與黃並進行入汎而淮南永爲澤國非惟民庶吞聲亦且漕糧減額此挽黃之不足恃者七也築隄  
東黃固屬今日要圖而僅恃築隄東黃卽爲河防賊政往年清釀七千按時浮送水猶有餘今以漕糧僅十款  
幫運船僅五百隻尙且十分危險待汎而行敢起全漕卽或東黃亦難終年接送此築隄之有可議者一也邇  
日漕艘歷年難餽非際大汎經臨卽致束手無策幸而秋漲未消尙可按時抵次不幸而天寒水落卽難置策  
回空僅恃東黃交兌回船不能飛渡此築隄之有可議者一也運糧船價本自不多而每年溶淤糜腐轉甚更  
加添綻剝淺在在需銀 國家力顧京倉斷不吝此庫款而以易窮之鉅帑填難盡之漏卮殊爲可惜惟議東  
黃淤漫更甚年年耗盡日谷加增此築隄之有可議者三也臨清以南官河綿遠不惟米糧轉運亦且商賈往  
來今僅築隄東黃勢惟伏秋盛汎浮送漕船帆檣隨集而秋冬水涸舟楫不行坐使兩岸市廛仍然減色此築  
隄之有可議者四也萬里漕河有歸 國運地脈泉源豈可中斷今僅築隄東黃而不引汶水實註致使河滾  
朝宗轉等溝塍涸潦而水不來民廩更弱此築隄之有可議者五也張秋關壘爲蓄清次第磨除良爲善策  
今僅東黃濟運而未有清水來源挾入浮沙關關兜東漸且爲患於御河此築隄之有可議者六也黃不南徙  
自須向築金隄以爲保障加倍民累以遏洪流僅議東黃竊運而上下遊卒歸緩辦倘補宜滂移尙可致使  
黃河之患一泮於候家林再決於石莊戶頻年漫溢建磨山渠設再因循隔設東河處處可決只將爲害於  
帶誠此築堤之有可議者七也僅以黃水助運近年大汎猶可設法提高長堆漕米然查荆門各關沙泥凝結  
較之昔年樂高似只運送一年卽高仰一年人力無多帑需益安能去此日積月累之沙壅卽今年高一尺

者來年卽高一尺矣今年高五尺者來年卽高六尺矣浚假而河渠壅高與開齊汎漲卽臨運送漕糧糧患求如今日而亦不可得此蓋隄之有可議者入也引衛濟漕如彼其左而挽黃甯故又如此其難轉般豈枯涸之方採買非經邦之策居今日而議漕運邇反覆思維亦仍不外以河爲宗以海爲輔以築隄爲要著以製黃爲首圖是在設法以引導之相機以修築之隨時以疏濬之擇地以儲蓄之可改者改之當因者因之而已矣且夫黃水由大清河入海是 國家之福也河出利津乃係漢唐千乘故道經行千年迄少水患咸豐改道以來南河每年省帑修銀七百萬兩豈非明驗而關陽以東濱黃濱濼濼岸又復涸出良田千百萬頃增利起稅國賦加多而且大河雄闊萬里來源環抱 神京尤據形勝身給四出劫掠露跡迄無樂成而臨流輒反卒未能飛渡黃河天塹之險不異長江濁浪一壘勝於雄兵十萬矣近今要策勢惟有將齊河濟陽利津當化接築邊堤而南岸本爲泰山舊足酌加沙壓卽足屏障千秋其中流仍須如南河往年設混江龍十數具往來疏刷則沙淤水不涇漫懸觀乾隆嘉慶之時名臣輩出吏部尙書孫長洲相國福均以改河入大清爲請咸豐初年安徽巡撫福以口決關儀 奏請河由利津入海實有一利四便此外豈辛楣文榮孫淵如奏稱魏默深德河篇孫淵深治河流均謂河入利津爲今日之急務河未嘗涸猶望其遷徙以減東南半壁之災今河自奪濟此乃 朝廷轉輒爲治之樞關閻易危爲安之日而將轉輒遷徙宛南流甚非長治久安之策也顯聞披經世之篇習聞名賢之論豈稽掌故於歷朝近訪泉源於數省遂指管境間有論說其謂設法引導相機修築諸大政非託空言惑而行之安在河運之不可復乎請終其說所設法引導者奈何分水一口卽南旺引水爲水脊南高轉莊百十有六尺北高臨清九尺該口有東來汶水挾以百數十泉沿沿溝注障以石壩邊以斗門其派極多其勢極旺分流漕運極爲靈便濟船由安山巽荆門轉衛河道歷四百里地經十九關均藉汶水拯

漸浮送 國朝以宋末開鳩鵲而自蘭陽一決黃河貫運汶水抵濟黃俱挾以東行以致汶水清流涓滴不能  
駛入張秋而貫入臨清以南運河者僅有汎漲濁沙逐年淤積日積日高且黃河歷年決口水勢漫溢伏秋之  
時面寬數十里毫無約束引衝不能禦黃不可是以漕米經行萬分艱險始猶仿行壅塘近則淤墊太高將欲  
蓄塘壅送而水難之又難爲今之策欲行漕米惟有仍引汶水而汶爲黃隔欲引汶水計惟仿淮安楊家廟創  
修地洞之法傳汶水之清仍由河底地洞伏行以達張秋庶幾濁浪不再湧淤而清水如初支送策雖創而實  
因創議新而實舊也其策創修雙孔地洞六百丈各高五尺六寸寬三尺一寸建築兩堤口寬以五百丈爲準  
兩堤之中各建一壩一爲臨黃一爲欄黃兩壩之外復建兩閘一爲導清一爲復清酌建金門以爲漕船出入  
地步開鑿這橋均騎地洞而地洞之設又須南口稍高入口配藏廟閘出口配平水閘方能勢如頓送如此則  
堤中之五百丈可容黃水經行而堤外之一百丈分爲運船屯隔船到安山一如南河套塘之法因利乘便是  
亦計之善者按古證今成規具在其大者如淮南臺河脈設立木洞而河西數十里積潦行於地中俱以東鄉  
爲壑其小者如杭州鹽陞寺套竹爲筒挹泉於湖光而水可引於五里之外其成自天者濟水伏流千里迄山  
東海兩澤而爲釣突泉其成於人者金陵寶院以洋鐵爲管周圍旋繞激引江水而試場數萬人之飲食藉以  
不竭卽僕知深因近悟遠安在清水之不可引導乎所謂相機修築者奈何黃河運東以高隄方能以海爲  
壑否則沙灘停淤灘邊更迤且東昌運道汶水由兩濟運尤須以隄障黃流不使泥沙挾入而自蘭陽報決  
黃水全注張秋歷年大溜南趨又將洪川口壻家橋新興屯等處次第衝開遂致伏秋汎漲數十里地一片汪  
洋而沙河及趙王河反行乾涸漕出艱劇無岸無隄插標繞坡十分艱棘矧以濱河兩岸疊被奇災小則漫溢  
出槽逼近田廬全歸水國大則衝崩阻口當衝傾盡付洪濤特安山逼近昏墊罹災卽陽穀以東十數州

縣亦復... 河流... 不堪言狀百姓奚辜受此困厄率因東省紳耆時以挽黃歸故爲心而不爲之策長久歷年  
大吏... 款惟艱有劫湯止沸之謀無釜底抽薪之術滑運之憂亦地方之劫也殊不知黃河遷徙人力難回頻  
年毀裂累已... 堪設再因衙害將易極今幸蠶家檢張家去門各處均已流沙積新... 門計惟有審度地  
勢迅築長堤... 帑夫力期鞏固而青... 濟兩岸以次增修... 堤接連... 隨庶民衆同慶安庶而滑運不憂  
梗塞此外... 製汶石... 蓄水... 關... 湖岸之傾... 數斗門之... 尤須一例... 修... 舉辦不此之務而猶以築隄爲  
緩國焉非裕國安民之策也雖然... 引以... 黃... 將來之沙可不來而已積之沙... 猶過也可奈何  
則惟... 時疏濬之可乎... 東... 黃... 運沙日積而日多引... 沙... 日去而日少此乃一勞永逸之方一費久省之  
術特以... 臨清以南沙堆如山地段太長程功匪易非分年以漸濬則急遽而不能成非積日以累功則... 驟而  
不可... 遠... 該河... 積有年... 開... 兜... 動... 置是... 殺者... 曾在... 濶... 中... 深... 觀... 平... 各... 開... 俾... 十... 數... 萬... 之... 糧... 魚... 買... 而... 入... 然... 後... 以... 次... 開  
寬... 逐... 年... 掘... 挖... 務... 使... 丈... 尺... 寬... 深... 復... 如... 舊... 制... 則... 行... 十... 萬... 之... 濬... 可... 也... 行... 百... 萬... 之... 濬... 可... 也... 即... 行... 四... 百... 萬... 之... 全... 濬... 亦... 可... 也... 設  
以... 帑... 金... 太... 鉅... 不... 易... 措... 施... 則... 又... 有... 藉... 助... 兵... 力... 之... 法... 昔... 岡... 治... 八... 年... 東... 臬... 劉... 佑... 濬... 張... 秋... 河... 身... 因... 駐... 紮... 銘... 字... 各... 營... 而... 酌... 撥  
津... 貼... 光... 緒... 六... 年... 舟... 相... 李... 以... 大... 關... 天... 津... 海... 口... 合... 三... 千... 四... 營... 兵... 力... 而... 另... 加... 備... 賞... 軍... 可... 杜... 其... 寬... 開... 帑... 不... 恐... 其... 告... 竭... 矣  
而... 行... 之... 是... 亦... 通... 權... 達... 變... 之... 方... 也... 其... 餘... 鹽... 課... 當... 辦... 者... 恐... 滯... 山... 泉... 則... 派... 員... 搜... 剔... 紆... 回... 山... 湖... 則... 設... 法... 爬... 疏... 管... 泉... 各... 職... 亦  
須... 實... 力... 資... 心... 隨... 時... 疏... 導... 東... 省... 之... 運... 道... 安... 處... 其... 再... 有... 停... 滯... 乎... 然... 吾... 故... 運... 河... 數... 千... 里... 極... 易... 淤... 澁... 若... 首... 在... 東... 昌... 次... 即... 在  
家... 與... 今... 東... 昌... 之... 地... 擬... 請... 設... 洞... 引... 消... 按... 開... 疏... 濬... 則... 變... 秋... 之... 運... 河... 治... 矣... 而... 東... 昌... 之... 運... 河... 仍... 患... 水... 小... 則... 又... 奚... 說... 此... 其... 勢  
非... 擇... 地... 以... 蓄... 不... 可... 轉... 莊... 以... 東... 壘... 備... 徵... 山... 湖... 水... 以... 裝... 船... 箱... 運... 以... 南... 例... 資... 駁... 屬... 湖... 水... 以... 濟... 運... 今... 則... 駁... 屬... 一... 湖... 屯... 爲... 實  
田... 壘... 沂... 之... 水... 不... 復... 備... 蓄... 俱... 由... 尾... 閘... 洩... 入... 大... 壩... 王... 閘... 二... 閘... 於... 爲... 應... 設... 近... 來... 滑... 運... 俱... 藉... 山... 東... 湖... 水... 賈... 注... 桃... 南... 時... 而... 東



湖水旺或能開閘分涸縱其運行設際東湖水微接濟本扒猶憂不足安能再顧有餘以濟下流勢不能不閉  
障蓄清以保木分桃宿以東運屢閱光緒二年癸酉四月蠟艘陸續猶在楊莊觀此之故今縱不能合駱屬  
全湖水接運亦宜相擇該湖卑窪之區圍以圩堰逼以開壩以爲漕船復行之地廢田不多而卽能源源入  
運是亦降格補救法也不以此爲當務樂沂泉觀聽其弊洩而催特鄰省之水以徵幸於萬一十數幫船掛受  
膠滯設行全漕其何以濟至卽漕政之當改者亦甚多多矣會典開載淺船定式稟額不逾一丈入水不逾四  
尺邇來江豫輪船稍符定制而江浙湖廣等船雖私貨深有至七八尺者遂致運水稍小守板甯水遠限愷  
期況今各湖淤墊儲水不多越式大船安能行運而且一船赴津糜耗良多有造船之費有修船之銀有屯田  
之租有月贖之錢一石之糧數倍運之而州縣之賠累黎庶之加徵官民交困更有積重難返之形尤其者今  
日之了卽明朝之軍始因稍寬民力暫令支運循行日久遂改長運淺假而輪之造船淺假而坐之編冊其歷  
年之賠墊積成之漏殘患已不可勝言此中或有虧欠照例監追罰有股丁押提金換斷以頂運責以賠糧百  
姓朝親即穽湯火破產傾家不知凡幾而強有力者又復藉以漕米刁勒州縣挾制關卡買賣百弊叢生  
知漕糧耗米本有定例邇來逐漸加增橫立名目於是有賄耗糜米有糶商銀兩有貼補定額有通關例費州  
縣虧挪遂不能不加加民賦億萬者豈堪受此浮收之累若此者均河運之害也船式不改則妨漕運法不  
改則妨幫軍丁不改則妨民漕費不改則妨政蠹因昇平日久積習相承固結牢籠更難更易今則弊端疊剔  
漕政一新有可改之機又處能改之勢千載一時會逢其適是在大憲因時而裁酌揚水漕運之急務也而其  
所當因者亦自有在漕米冬兌冬開立有則例而向察運各有限期斷不容一刻遲緩近因水次就延應檢  
欵限漕途阻而在在展期以故漕冰阻滯積歷年年今欵往還迅速自須查照限期且今之長運卽宋之直

凌綱也本少轉漕之費又免耗竊之虞畢挾土宜足爲津貼即交兌稍遲較之支運接運猶爲簡便再議改革轉漕紛擾便民而不害民利固而非病固非甚不得已亦何妨心因勿替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於成憲永無愆此之謂矣總之策實酌其精微必審乎正變統籌全局乃能扼要以圖功探筌聲言始可折衷而立論際神政陵夷之日爲寬宜旋幹之方以浮海與達河較海危而河安也以導衝與引汶較衝紆而汶捷也挽黃之與爲清一逆而一順也築閘之與設閘一塞而一通也輓粟長行即可免轉般之煩挽也抵京无審並不賴採買之紛更也應船有額價以視軸板水脚亦不甚懸殊也漕法可改革從此積慣弊端亦可以裁汰也 聖朝軍政以外首重漕糧部議疊頌不廢河運誠以根本要圖須立經常良策頌狂瞽之言雖未必確有把握而審時度勢似易圖功倘詢於芻蕘而擇善以從焉庶幾東省運道清濶淮河渠一無阻滯繼以江浙以江淮晚豫米穀先行起運暫時河未展寬蘇松全浙漕糧仍行海運一俟疏濬經年河渠復舊然後以蘇浙大幫全由河運即湖廣運省亦卽次第徵收本色陸續而來則速退儘自我操運河不爲人制從此遠服輸將米仍承於入省 太倉堆積粟可支平十年不獨 天庾充足積饒嘉亦且貢物駢臻治佐虞夏豈不懿哉

#### 附埭洞入辨

干擬請復河運稿成或有難之者曰子欲設洞引汶其想可謂幻矣惟黃河水勢極濁秋冬水涸之時尚深一二丈地洞安能設乎顯曰此其時可爲也查張秋以南爲沙河河再南爲趙王河再南爲老黃河黃河源從靡常幸隄向未築自可於此數十里地揀擇乾涸卑窪之處將閘洞造成然後因勢築隄移河就洞不獨事半功倍且功料堅固可以持久或又難之曰黃河濁浪力能拔山今雖將洞造成一旦黃水經臨不慮其毀裂乎顯曰是非可以苟且爲也洞底揀排梅花水塔其洞每丈須以二丈六尺長較橫橋以鐵欄圍定天礙

打入地中其東面係下流以鐵絲船滿裝石屑厚堆定再製鐵牛十座以資擊托其西面亦堆碎石毋須鐵船每丈以十二尺長粗鐵索鋪正一節繫於另外鐵樁奔入河底以爲扯拉桐面間丈覆以長大鐵瓦取卸製造鐵洞如此洞大溜卽臨既幾不患衝突矣或又難之曰如此製造可免衝突然洞式太長不慮其淤漏乎黃水浸入奈何顧曰是又非以草率將也其洞須以江廣大木做成四寸厚板縫口合槽俱以原線漆汁鑲嵌接頭之處間有不合須如練船不使有一隙之疏然後外鐵槓槓裏加滿漆如能不惜蓄金以起爲磨更能持久如是亦不致於滲漏矣或又難之曰地洞高以五尺六寸寬以三尺一寸爲準其式不大鉅乎顧曰是蓋有通焉汝水之清雖不如黃水之濁然山礫之沙礫隄岸之泥土難保不隨溜捲入洞中一有淤過亦須隨時疏濬如此寬長吞揚之往來人夫之出入方能容且一經溜船牽塘亦須汝水全註方不掣肘更可以宜洩感法有餘之水其平日僅開一洞仍須收小口門以爲蓄水之地或又難之曰地洞須六百尺其式不太長乎顧曰予亦嘗之燕吳兩隄之中須能容納黃水感漲兩隄之中須能容納四千隻方能轉有餘裕然兩隄仍須各長十里方不擔擔防火患或又難之曰製造地洞之法照此亦須銀數千萬兩再加築隄之費又須蓄金數百萬兩今估引衛功程僅需銀七十餘萬兩而設洞之費加數倍焉不太糜乎顧曰引衛之銀儘就河言之也夫嘗談及築隄也引汝則須築堤即築衛亦須築隄不能偏廢也且衛水之弱終不如汝水之旺導衛而徵倖成功浮送全漕仍無把握如能引汝進入張坎則往年成案具在勢不難浮送全漕也或又難之曰西設洞浮送全漕黃河再淤又將若何顧曰汝水之清足以刷黃水之濁且以灑江龍逐日起梳斷不憂其淤墊而河之壞以能混江龍而始日即停淤也此物運之則不覺有功能之則立形受害果能不惜蓄金則黃河水無停滯之患或又難之曰黃河源從廳定說相度地勢未能移河就

洞欲於水既施功其亦可乎願曰是本難矣然可以設法爲之其法須擇河固極寬水勢極淺之處據以外  
伴機器將該洞處河底掘挖配平兩階次以積水水機打入然後密排鐵柱以一半穿入河底一半浮出水  
面配平橫欄跟隨洞勢河心搭架開防夫匠齊集水而橫搭鐵欄就勢迅將地洞造成一俟齊全同時以天  
礮夯入水底惟東面之鐵船鐵牛須預安設方獲舉托之力其結合鐵索之格則同時夯入徐履極其惟繫  
灰不易施功耳地洞安定陸續築隄四須俱騎地洞一如船尾之式其地洞首尾俱出隄外各功齊全隨將  
洞中沙淤剔出則放水亦可引導送濟特幣金須加數倍耳

### 復河運議

范本禮

天下事有一定而不可變者理之所在是也有一變而不可復者勢之所趨是也二者似相反而實相因河運  
者非一定不可變之制也既變焉則不可復虞夏之世冀州田中中賦上上總種粘粟米皆賦於甸服故上無  
仰食之病下無轉輸之勞今三代培養本原之道而專取唐宋以來苟且目前之計自棄其食以仰食於人  
非所以重根本也故以理而言欲爲天下計久長河運固在所必變者已河運之變爲海運也因非能爲根本  
計者徒以活口淤澱滯澁通勢迫使然耳勢之來雖聖人無如之何故既變焉則不可復議者徒見近日中  
法之役和議速成未始不由於海運阻滯因欲規復河運謂河運復而後海運有事乃不慮受制於人而不知  
其勢之不可也夫欲復河運必先治運河考間治十年會文正疏陳河運艱難如蟻之大泛口勝之鄒山口皆  
穰淺窄自撤山湖至袁口間更處處淤淺或數十丈或百餘丈十餘年來淤也嘗更其治之也嘗水更難且無  
輪治運河之難也雖治之亦終無益何也黃河穿運以後波不能越黃濟運安山以北益懸乾涸同治初年大  
溜全趨張秋尚能灌運嗣穿運之處日徙以南自安山至入星廟五十餘里運隄節節穿斷黃流橋急漕舟難

行運河可治黃之穿運者不可治也況道光六年始行流運緣於清口淤墊清口淤墊緣於引黃濟運當其時黃未北徙也故黃無論南北行運河不能不爲所穿運爲黃穿運道必不能無阻滯故曰河運之不可復者勢所趨也夫議者亦未見河運之害耳丁夫之騷擾有司不敢詰風水之阻滯人力不能施當其時蓋公私苦之矣五十餘年後忘其前不慮其後颺錫孫以復河運爲急務何見之淺也且河運果復萬一海運有營豈真能不制於人哉何也河運固不能越天津而抵通州也而得以河運爲萬全策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因勢利導救時之務也務農足食立國之本也直隸水利所以屢興屢廢者非地不可耕也民情而不見其害也今海運一阻糧食匱貴民亦知仰食於人之不足恃矣及此時而道之浚溝渠給田器教樹藝力田者有實而賦不加征行以漸持以恆務使根本之地不仰給於人此理之正也雖虞夏之盛何以遠過於此哉

#### 海運河運議

李慶恆

國家定鼎燕京承前明之舊歲輸東南之粟令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輸載之費歲率二三倍行之二百年道光季年天子念元元之困惻然憫之乃下大臣議復海運行之至今數十載矣東南指漕之復得以數浮費稍稍與民休息蓋其效已顯議者猶深謀遠慮防海道梗塞之患欲並款河運請得借筭以籌之當元之時伯顏以河漕繁費令朱清張瑄通海道由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萬里長灘經清水黑水二洋至成山過嶼島至之罘沙門一輪放萊州大洋抵略河口終元之世獲其利然深瀾無虞無之而季世終以不給明成祖遷都北平鑿元之弊命疏會通河以稅漕是時南直隸蘇松常之粟浙江杭嘉湖之粟送至淮安鎮江屬鳳漕均之粟送至徐州徐州之粟山東兗州之粟送至濟甯並以惡河船運送至京師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乃改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謂之兌運民猶以爲不

堪復改於本府縣階近水次發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於是乎定長運 本朝國庫損益知明例之未可  
輕廢故不敢惜一時之費而此二百餘年之弊然而法久弊滋漕卒之需索官司之浮冒紳民之艱重不齊至  
至 宣宗成皇帝之世而東西重困矣河運之改而由海固其勢不得不然而亦因以蘇斯民之困也大抵海  
道速旬日可至輸挽之費又省效可且夕覩然一日海禁不靖擾害阻滯倉卒不可救而深淺澎湧之患猶小  
河運雖無此慮然三四千里不三月不至所費既鉅重爲民生困二者各弊是以 國家非甚不獲已不輕言  
變法蓋其慎如此今海運行二十年漕大便利當事者復議欲復其舊豈不以 朝廷二百年之法子孫萬世  
無窮之利不可以遺廢且自停運以來漕卒無所得食山東河南諸省盜賊蠹起十數年而始滅中原之元氣  
實傷於此又以逆夷窺伺畿甸萬一有變以舟師載我之得道事尤有大可憂者夫此誠不可不爲之計然第  
防海運之害而不知今日河運之未可廢復而使復之而亦不能保其有利而無害蓋河運一復所費必鉅所  
費既鉅勢不得不取之民間小民無知不以爲勢之不得不然而以爲上仍不恤民之困至於官吏之藉端加  
派而浮冒侵漁之弊又將不可勝言夫民者邦之本也孔子與子貢論政甯去食而不失民之信聖人豈爲是  
迂論哉誠以無民而有食不可以立國也 國家承 列聖深仁厚澤漸漬於人心斬木揭竿之徒旋起而旋  
滅亦以民之團結者深故根本固而外舉不足以搖之今東南甫定又蒙 毅皇帝加恩減江南之漕可謂勦  
恤民隱矣使復以河運之故而小民重受昔日之累是爲德不卒甚非有國家者久安長治之策也然則如之  
何而可曰漕運無得失漕運之多寡乃其得失漢初漕山東粟以給中都歲止數十萬石其後則歲六百萬唐  
初歲不過二十萬其後三歲七百萬宋初亦不過數十萬其後至五百五十萬夫其後之所以不得不多者裝  
卒之太多冗員之未去西北之水利未興不去其不得不多之原以馴復於不漕自給之法區區講目前之得

失抑亦治其標而不知治其本也爲今之計亦惟汰饒卒裁冗員興水利而已矣夫 國初養旗丁以拱衛京師比於漢之南北軍誠得內重外輕之勢然二百年來生齒日繁使皆仰食 天庾必不可以久今若定以額數隨其精銳別爲一軍其餘並令各尋所業與漢人等一轉移間而 國家之所省多矣至於去冗員則非閉捐例嚴保舉不可夫今日外省之官科目不及異途之半而京師各官自員郎以下亦皆可以資入至保舉之濫自監司至守令佐雜更不知幾千百人此其人卽小有技能然非讀書稽古又大率躁進之徒使之踞於民上不惟虛糜 朝廷之廩祿而亦重以剝小民之脂膏今若永閉捐例保舉上途申連坐之法令大吏不得濫予前此捐職保舉人員在京由各部在外由督撫嚴加甄別除才績卓著者奏留外餘俱聽其回籍如是則國家之所省愈多矣其尤要者則在乎興西北之水利夫土無瘠沃水利之興廢卽其瘠沃今日西北之石田皆三代膏腴之地夫誰不知之而水利終未能興者以費鉅而任便又難其人也夫慮其費鉅而無所出則莫若漸以行之令地方官得便宜從事募民修陂塘築堤岸墾盜田而免其起科小民易於趨利必踴躍從事苟得各州縣捐率爲之庶力衆而事可辦若夫任使之人在各大吏之衷心盡傾誠其實罰一事權久其任使天下豈無鄰國鄰艾其人者乎行之有效然後盡折東南之漕輸銀 天府不特東南之民力以紓於 國計亦永永有賴焉其與斤於海運之得失者奚可同年而語乎願以告天下之有心經世者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二目錄

戶政十九 鹽課一

駁長蘆鹽價改用銀檢疏 道光七年

會同兩湖督撫條議楚省鹽務疏

敬陳兩淮鹽務積弊附片

再陳兩淮積弊疏

會同 欽差擬定鹽務章程疏

覆奏課歸場籠之說未敢遽行疏

附奏獲私變價接引提課片

敬頓修務疏

疏通鹽引疏

鹽不設官議

呈賀偶庚師

上賀偶庚制府書

再呈賀偶庚師

賀長齡

陶澍

陶澍

陶澍

陶澍

陶澍

林則徐

林則徐

賀熙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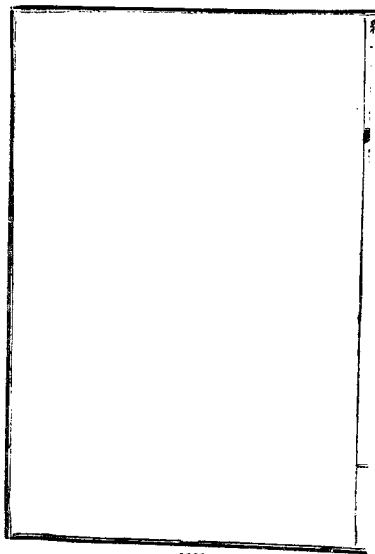
李祖陶

俞樾

俞樾

俞樾





戶政十九 雜錄一

上海葛士孺子報稿

嚴長蘆應徵改用銀楮疏道光七年

賀長齡

本年十月二十日 欽奉 上諭前據那彥成等奏長蘆商力積疲虧欠日增由於錢價騰貴易銀交課成木虧折所致請將鹽價改用銀楮並將加價三文減去兩相抵計不致有礙民食當交戶部覆議茲據奏覆說現在最賤之錢價計算除將減去加增三文抵算外尙加實至一文有奇究恐民間因此有食貴之虞等語長蘆鹽價前議加增原爲體恤商情藉資補劑乃歷年以來錢務毫無起色虧累益增該督等所奏易銀交課致虧成本情形固屬事之所有惟遽改舊章是不民間不致食貴此後先改後引即可年清年款再無挾延必須體察情形詳覈定議長蘆引鹽行銷直隸地方山東與長蘆事同一律該督等所奏亦未嘗及異同著楊國棟琦善認真訪察運務商情並將各該處易銀市價擬計鹽價務期於民食毫無窒礙詳細稽查據實具奏並著那彥成阿揚阿照戶部所議將商人成本內支銷各項凡用錢支發者悉令剔除另行數計不得概以易銀賠折爲詞如果改用銀楮先課後引是否實能經久每年奏銷是否實能全完積欠課項是否實能歸補較按年可補若干通盤詳數逐一切實稽奏毋得諉飾旨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恤黎元矜者博采之至意臣備員羸職凡有管見所及亦不敢不效其一得之愚竊以爲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改用銀楮之議如果於 國課稍有裨益亦未嘗非通變權宜之法乃一再四訪察竊恐有累於平民有損於帑項而並無益於錢政實有不可輕議更張者請爲我 皇上陳之查直隸總督那彥成等原奏內稱現在秋銀一兩易制錢一千三百文應

請引地較近例價每畝在十七文以下者以一千二百五十文爲斷引地較遠例價在十八文以上者以一千二百文爲斷等語經部臣計其核定之數除將加價三文抵算每畝尙加實至一文以外謂於買販窮民不無食責之苦自思之食責者豈獨窮民但受其累者實惟窮民爲最甚蓋許以加一文則商人所加有斷不止於一文者卽如天津縣屬每鹽一勸例賣一文五毫其價最輕且因係公共口岸尙不加價乃現今該縣市買鹽價每勸需制錢一十六文較定例已多實至五倍有奇一縣如此他縣可知夫以例較一定之數人所共知者商人尙敢不遵若改爲按銀核計則並無明定數目該商等更可操縱在手任意增昂勢將何所底止伏惟我皇上蠲租貸賑每不恤千萬帑金以加惠閭閻豈肯因謂商人反致累窮民之口食且從前之加價尙不遑暫時權宜尙有停止之日今銀格之加價則將著爲定例永無望減之時臣所慮有累於平民者此也又督臣等原奏所改綱改定銀格後成本活動轉運迅速卽可定爲先課後引新歲年清年款斷不致於再虧等屢所得餘利儘數勒限交官約計可得數十萬兩彌補積欠亦可漸清等因似係爲懷重課款起見殊不思舊歲十七年加價一文一半津貼商人一半彌補積欠而部臣查出彌補之數至今僅有十九萬餘兩仍屬欠項疊疊毫無實際况道光五年壞工加價一文三年後亦係以一文解部充公以一文彌補積欠其充公者豈能謂無裨於帑項卽補欠者亦豈能謂無益於商人如果按數催徵年清年款何嘗不可漸收實效今一旦將前知之價盡行減去而充公補欠者悉以之惠商人是將來商人之完款尙在虛懸而目前現徵之加價已歸無著名爲德謀實則使帑其理甚明固不得再計而決也且臣聞該商等藉引行私由來已久計其每歲所獲之利何可數計而猶然虧課欠帑屢乞 聖恩蠲納豁免不已繼以展緩展緩不已繼以借墊不但舊欠不清續欠又積至一千數百萬兩之多是該商等之頑抗欺混實已習爲固然而猶云一改銀格卽能裕課

其謹慎之且所謂於幣項有損無益者此也若以整飭長蘆錢務會此別無長策則漸礙於嘉慶年間改用錢  
錢何以近日加之整頓遂有轉機並未以易銀賄折爲累兩淮向用銀錢常有盈餘何以現在疲敝情形仍難  
籌款是知鹽務之衰旺匪不係實價之分別銀錢果其經理得人自然日形充裕且復查兩淮即係先議後引  
而引令虧欠乃積至三千餘萬是皆蘆鹽改用銀錢即可先課後引亦屬空言無關實濟且臣聞早議之改用  
銀錢惟總商爲甚願散商並不樂從蓋總商惟圖專利而散商則因一經加價凡一切浮雜派費無不增加益  
受總商之掣累是該商人中藥已累心不一何能務課項而杜尚虧該督臣等所謂試行二年即可年清年款  
彌補積欠原未嘗真有把握不過仍問之商人在總商等惟知苟利目前欺混乃其價計愚試行二年以後虧  
欠依然徒爲奸商等伺其漁利行私之計而已臣所謂病民損帑將來亦終無益於總政者此也且復查戶部  
鹽課摺內指駁各情節亦以請改銀錢爲不可行特因該處鹽務原屬拖欠課項日多故請 勅下河南山東  
應臣再加訪察俟其覆奏到日恭候 聖裁而臣審察情形委稽輿論既確知此事有礙民生無裨 國計亦  
不敢以會經奉 旨飭查即行緘默致蹈知而不言之咎

再鹽務至今百弊叢生臣向聞兩淮鹽政運司兩衙門每年商人均有例送規費其數正復不貲雖間有不愛  
者亦甚寥寥至遇有攤解之款鹽政運司又因庫貯空虛不得不向商人挪借以致總商有所挾持故鹽務一  
切陳奏有多出自商人之意指者兩淮即此長蘆恐亦不免前此長蘆請改銀錢積交部議奏之時外間傳聞  
商人赴京謀幹希圖議准道路之言固屬無據惟該商等惟利是圖慣於鑽刺此言亦未必盡出無因 國家  
大計豈容商人暗爲營謀是關於釐務者小而關於 國政者更大現在綱紀肅清該商等雖未能售其技然  
不可不防其漸且既有所圖理合附片具陳

會同兩湖督撫籌議楚省船務疏

陶澍

竊臣聞欽奉 諭旨派赴江西安徽一帶校閱營伍 奏請順道回籍修墓並乘便會同 臣 酌辦經額 臣 屬之琦 臣 裕泰 德商准鹽緝銷事宜仰荷 聖鑒所有湖南經額 臣 陶澍前過長沙曾經晤商 臣 裕泰茲由湖南順顧東下於十一月初七日行抵鄂地與 臣 酌辦經額 臣 周之琦會晤復將經務彼此悉心籌議緣湖廣北兩兩省爲行銷淮額最重口岸每年額引七十七萬九千九百餘道而細載之儀徵老河引距貯鹽之漢鎮相隔幾及二千里長江險阻風信靡常挽運本屬不易加以船戶水手之夾私盜賣中途節節巡邏稽察更屬難施且楚省係水陸通衢界連川粵豫皖等省四通八達鄰私最易侵灌防範或稍疏即致貽害腹地內如湖北宜昌府屬之官渡卡緊接川江從前銅鉛船自四川裝運北上一路收買川私入楚備賣經由卡隘並不驗餉查驗以致宜昌一郡盡食川私並濫及下游荊州各屬與荆門之遠安當陽湖南之澧州石門等處大爲濫竊之害即經議定章程奏奉 諭旨飭令宜昌鎮總兵親督卡運各員查驗催運並雲貴四川各督撫飭令帶運各州縣嚴禁售給該船戶鹽斤自奉行一載以來宜昌一帶水道川私嚴行堵截銷數日有進步又隨州麻山切連豫省信陽州等處多被濫私侵灌黃安麻城切近光山固始及皖省英山等處多被濫私侵占接近淮北要鹽之處亦有闖入皆因小民趨利若鶩貪賤食私緣山越嶺轉售實前經 臣 陶澍於淮北英山等處嚴卡號派六安營參將趙承恩率帶兵以時巡歷查拏復經 臣 酌辦經額 臣 周之琦派令湖北鹽道于克襄親往黃州各屬勸明要隘分設卡座據緝近來銷數已有轉機又襄陽府各屬與豫省開陽各處犬牙相錯豫省行銷遊鹽之淮鹽價值賤惡殊堪據本易而豫省奸商又復逼近楚境廣開子店甚至包運到楚轉賣以致占額濫額大爲官引之害現於奉 旨飭奉匪犯嚴關運案內究出私販多名均獲究辦以示懲創應俟會同河

兩權巨議議茲章程另行具 奏又湖南郴州所屬之永興縣係粵鹽引地粵商開設子店行銷生鹽與淮界熟鹽本有區別距粵商新海輪船底沙泥運其煎熬名色多設熬鍋將生鹽煎熟侵灌淮界以致楚省引額短絀道光十一年經前任湖廣督臣盧坤奏奉 諭旨必應嚴定章程令各守地界的酌定熬鍋額數水定限制毋許私增多設等因欽此盧坤當即欽遵飭令兩省委員核議嗣經盧坤核定每子店一家準其留鍋一口咨商粵省而粵省總以熬鍋不能定數為詞及盧坤調任廣東 臣訥爾經額頻年文移往返咨商而粵商又紛紛具呈蘇不肯酌定額數以致迄無成議影射多熬充贖准引在所不免伏思粵省來者以粵鹽係通省餉銷若將永興子店限定熬鍋口數該省引課即有阻滯兼以楚省所議擊獲販私人犯例應訊明來歷如認係永興子店所賣者提究辦乃為楚人自犯之罪與粵省子店無涉不應妄拔拖累等語伏思緝私扼要必當澄本清源惟不稍存畛域始能各固疆維粵省融銷分數未必全在永興一縣何以不能定額行銷且熬鍋係為煎熬海船載底泥沙而設為數甚微何能藉此課課其必欲廣設熬鍋無非藉端影射將生鹽煎熟混雜侵灌淮界是粵課固可容裕而淮引即被侵占剝內補瘡於公何補且查湖南省頻年詳辦販賣私案件不一而足雖各犯罪由自取而多留熬鍋為奸商開偷漏之門陷愚民蹈販私之網於理似屬未便事關有礙准引若不定以限制誠恐愈增愈多無所底止查永興縣現存子店六十五家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督臣將永興子店六十五家每家只准存鍋一口永為定額不准私自加增及添設子店鍋口尺寸亦不准稍有寬大總期於粵引准額兩無妨礙至於學獲私鹽須照例究明買鹽來歷行提審辦粵商更不得規避發卸失察私鹽出境地方文武各官亦應照例議處庶可各知儆戒以國儲儲此外疏銷事宜前次立法已詳如有應因利乘便之處隨時斟酌辦理不令窒礙 臣等惟有隨地隨時同心協力認真經理以敷課務引暢仰副 皇上整飭鹽綱之至

意

## 徽陳兩淮鹽務積弊附片

陶澍

再臣查鹽務紛繁弊端不一如印本實票貼息套搭皆弊混之尤者不肖奸商巧立名目借端開銷以致庫本全空課項日絀竟有積重難返之勢卽如商人辦運所有引課場價運腳使費一切併計謂之成本內有商人缺底一項名爲根窩每引取票銀一兩每年按引卽須銀一百六十九萬有餘歸於縣商先 國課而坐收其利其餘則浮費居多每由總商開銷取之數商名爲辦公而實不知其名目盈千累萬任意攤派此類甚多成本安得不重成本既重則售價必昂而私梟由此起矣如漢鎮爲銷鹽第一口岸鹽價每斤需錢四五文迨分運各處銷售近者六七十文遠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其實鹽務成本首重正課其次則場價計每引配鹽三百七十四斤僅徵正課銀一兩至數錢不等其餘雜課亦僅徵一二錢不等計算場價每鹽一斤不及十文而轉銷各處竟至數十倍之價且有攪和污泥雜入皂莢蛤灰等弊鹽質更差以致江廣之民膏血盡竭於鹽資家小戶往往有兼旬強月堅忍淡食不知鹽味者而鄰私乃乘機灌入此非私販之銷售能勝有官實由鹽價太昂有以致之也至於儀徵一帶爲捆鹽之場奸商與商賈難免私行夾帶江輪水手從而效尤而私梟亦因以罔所顧忌其實私梟所販之鹽卽係場窰所產之鹽如果商人能收買餘鹽何致有私鹽可販祇因商不能收而窰戶竊困偶有透漏以資朝夕遂致轉輸積少成多而無資本無身家之匪徒悉而成梟幸此輩多係烏合見利則趨聞擊則散現在知縣王用寶署游擊金萬全皆隸於緝捕之人梟徒警畏自六月內黃玉林指擊各犯以後紛紛逃散地方尙屬靖謐惟鹽務根本塞源必須革去奸商另招股實而販賣之商又必須明定章程剷去浮費使不受總商攤派之累然後肯來前與運司詳切言之當可次第整理合併附片具

陳

再陳滬鹽積弊疏

陶鑄

竊照兩淮鹽政關係 國帑巨額年在蘇已聞其疲敝情形日甚一日但不料山窮水盡竟至如是之極隨由  
 院司屢易漫無責成因循詭卸各顧目前而陳貯貯既空奸商遂可咀嚼遂成潰散臣細加察訪其來有自亦不  
 起於近日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貸營業不皆自己資本更有以商為名網數無  
 本之利並不行鹽者以效利我引滯回保兩年三運今乃一運兩年愈遲更款月利息虧餉商人習慣淫靡肆  
 多醉生夢死之徒不知自行經理惟任商夥商廣編撮作弄股混侵吞以致日形竭蹶其岸引所以滯銷者一  
 由成本積漸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迨甚查成本之輸於官者為科規有正項雜項外支帶款等名目用於商者  
 有引窩鹽價摺場運費辛工火足等名目此外應徵雜支各款尚多而外銷活支月摺厚費等款皆總商私立  
 名目假公濫私詭混開銷種種浮費倍蓰正課統名為成本歸於鹽價以致本重價懸餉匱無備轉運愈滯積  
 引愈多不得已而統銷一年運出本額地步作為分限攤補且每綱支解之款不能停緩復將上綱下綱徵收  
 之銀通融借墊轉挪用屢統屢徵更於科則之中帶帶補補逐漸愈增此成本所由積重也私鹽充斥固應  
 首重緝私然岸銷之滯不盡關梟販其商運官引之重斤與裝鹽江船之夾帶實為淮綱腹心之藪在商人於  
 正鹽之外本有耗滿無課之加斤即無異官中之私而又有包內包外之私其包內者係運商捆出場多帶  
 重斤向商夥亦復如之且又短發江船本脚以鹽斤私抵船價其短發所給之價復被商夥串頭等勒扣遞  
 半甚至船戶不領脚價轉以重賂向商斯單頭等圖謀裝鹽下至商宅之婢役亦月有餽賚彼江船何苦為此  
 無非藉公裝私而已聞江船裝鹽每捆解放私鹽謂之買碼每船裝官鹽十之五六餘船盡以裝私謂之跑風



船既裝辦將全引一船之鹽分爲三四船過有一船遺風英淺即趕報全引淹銷將並未失半之二三船亦請  
補贖既得照例免課又得遇網津貼到岸之後并得提前先贖謂之淹銷補運是以一引而換數引明目張膽  
之私也及抵漢岸商人接價后存停船按贖謂之整輪以空徑自贖而私販時得暢行迫窮守守候售無期  
於是在後之船續營以提前其點者將待論之鹽偷賣候輪到時買私補填謂之過龍蒸糕甚至鹽已贖盡仍  
報淹銷將船鑿沉以滅其偷賣之贖謂之放生各種弊竇皆起於整輪不但採價實便售私此又結官行私之  
爲害也引既不能年銷年額課爲能年清年款從前章程未爲虛立而且虛稱報効無非分攤課派之爲虛報  
奏銷更起贖墊挪移之漸前網整墊後網復難攤補解無措於是濫掩彌縫有預納減納貼色貼息之名或  
折減若干作爲正數其貼色貼息亦於正數內少完若干作爲加色加息之數商既巧占便宜而庫貯因以短  
絀與州縣之虧挪何異其少納之數雖云分攤帶完然積欠以至數千萬前次清查或分十五額帶徵或分三  
十額歸補李代桃僵傷枯救甚以致股商裹足不前正課益懸而無著矣至於報効一款原係因公抒議得沾  
讓敘自應各出己貲乃亦先由運庫墊解分年帶繳積欠纍纍是庫存正款徒爲商人騙取讓敘之用而商捐  
之名適足爲消耗之目而已以上數端弊起於商而利不在商商既自敝而課因以敝現在己丑之引行銷甫  
半庚寅年尚未開網課細商刁浮僞百出造謠輿誇不服稽查與百及此可勝慨歎然錫弊既深不得不亟求  
補救之法臣之愚見謂宜計船裝鹽不留空輪則受載有定數而夾帶易查矣實發水腳毋許短扣則船戶不  
得藉口而腳鹽易清矣遺風失淺之船準其補鹽不准免課則淹銷無所利而提報自少矣嚴查水程停銷似  
有準而無引之私自刷矣更宜大派浮費節止流攤以輕成本而恤運商以上各條應請 旨敕下鹽臣督同  
運司鹽道妥籌籌辦實力奉行臣亦隨時稽查以資應助至於收買餘鹽派價繳私皆正本清源之上策而現



私購此之故儘不禁以鹽賭垣商亦必無實究課此垣商納課之亦難遵行也一由場官收稅試各場產鹽引額擬定課額商販先向場大使領明買斤數照額納課赴各鹽池買鹽斤如此官爲經理似覺核實無如計算產鹽最多之任站等場照引定課應徵銀六十餘萬兩卽僅而下之如襄陽等場在鹽池銀二十餘萬兩雖准許等關疎松各縣錢糧不及此數鹽場徵員豈能任此巨額况試行之初額難驟定若驟其條收儘難保不匿報侵欺賒之場者多在渝清既無城郭之防又乏巡汛之衝徵解亦恐致疎虞此場官收稅之亦屬難行也至於就井抽稅滇省雖有成效但兩淮情形與滇省不同滇省鹽井二千四區課額三十餘萬兩計歲局課程亦易足兩淮場地袤入百里水陸交通非滇省一井一官卽能查竊可况且商運先課後鹽額亦十倍滇省未易仿照辦理茲據司員及委員等各以查勘場壚苦異情形陸續稟覆臣等以事關斯始必須計出黃至連日公同籌酌場設彈思期於變通盡利而利之所在弊卽因之卽使先爲試辦而清釐尙商改官變法非一二年規模不能相定小民難與圖始雖廣爲曉示亦恐緩寧不前卽商販通行又恐南侵間浙綱鹽稅幾盡濫額鹽若不統各省鹽務通盤籌畫不免此顧彼絀之虞况此一二年中課額未可常懸場壚未可停攤各岸食鹽更未可久缺假令試行查善固可掃除積弊設或稍有未協卽難再復舊章伏思我朝淮鹽定額社稷關係有垣鹽之稽查防摺夾則有壩所之製制絕船私則脚價毋許折給通綱引則口岸無事輪編至於鹽庫核自運司無占墊通挪之弊緝私責在弁汛嚴游巡堵截之方逐層防範至周至密果能實力奉行自不致有流弊無如相率因循積重難返此非法之敵人實度法請卽准鹽弊之大者論之一日浮費嚴徵正雜各款以產鹽分數核算行銷盡屬有餘乃外解外支各項復有數百餘萬兩之多其中扣鹽政之弊貢辦公及漢口之岸費揚州之活支乏而之月摺等項甚至一切官私酬應均列入成本開銷似此積習相沿無怪成本日

形喫重一日夾帶兩淮正引三百六十四斤現在各場摺鹽多者幾至加倍此商人引鹽之夾帶也其餘商夥商賈耗工本乎無不各有重斤私抽蠶絲多裝是以沿途則有買祖飽風名目到岸則有造籠蒸糖情弊并有糧船影帶之食鹽西巡報獲之功鹽無非假公行私將無課之鹽先儘售賣網食各引安得不帶三日私販淮南之老虎頭及深江孔家涵淮北之錢家集古寨及新墩龍直城等處向爲梟徒盤踞馬頭鹽務中雖有緝捕經費之名而汛兵巡役往往得規庇縱且淮鹽行銷六省地方遼闊如湖北之荆襄一帶則有潞鹽之私江西之南贛一帶則有粵鹽之私倘若河南之鹽私安徽之浙私皆由各省越境邊漏占據濶網其害又不獨在梟販此皆准網受病之處而推求致病根源實因視成法爲具文久之遂渙散而不可收拾誠非區區補偏救弊所能轉機惟有將舊章大加整剔現計革除浮費銀二百六十萬兩成本既輕鹽價自減儘可敵私民間亦何樂蹈買私之罪將私販不緝而自除而且清版款革總而以杜侵漁之漸定秤桶編船號以絕影射之萌挑河道於輪規以暢運銷之路酌帶銷緩積欠以清委墊之源使射利者無可借端欠課者無從藉口似較課歸場審之法確有苛轍可循詳分爲十五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 臣王鼎 臣寶興經此次釐定條款之後 臣聞湖原有兼轄鹽務之責隨時專力加整頓儘仍有透私潛課各情弊立將玩誤之官弁商人盡法嚴懲不寬斷不致偶涉姑容如此行之數月定有起色查現在已丑綱未銷之鹽尙有三分庚寅全綱並未啓銷應自辛卯綱起卽照新定條款辦理第不劃清界限仍易啓妄搭之弊應請前項未銷之鹽隨時帶銷如遇銷數通暢卽撥照從前辦理成案儘數補銷毋任積欠再淮南各場存積之鹽甚多數月以來商不收運以致場窳積課支絀此時已屆年終辛卯立應開編應嚴飭商人趕緊買運交課如有積欠延宕則立予參革軍則嚴行治罪總期弊去甚法在必行仰副 聖主訪網裕課除弊便民之至意

鹽課場額之說未敢遽行疏

陶澍

竊謂次承池東機大臣字寄欽奉 諭旨特將講學士顯菴奏請課鹽場額光祿寺卿梁中清請就場收稅各一摺 防交臣悉心籌畫核議具奏又前後遇到太僕寺少卿卓秉情請仿照王守仁發關立廠抽稅一摺江西巡撫吳光悅請撤商歸鹽徵其課稅一摺均奉 旨交臣與湖廣江蘇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各督撫悉心妥議具奏各等因 臣查諸臣所請變通鹽法其說不一皆主於化梟爲良無官無私立意誠爲甚善惟臣再四籌畫通盤合計仍有未敢遽議更張者兩淮鹽課甚重三倍於江蘇全省之錢糧非通泰海一隅之場地所能歸入若移之於鹽則沿海窮民家無長物卽河鹽墾丁賣不盡其資而一池一灘獲利幾何豈能以數百萬之銀數散而資以完納若就場收稅則又毋費易道差鹽之爲物與布帛穀粟同均而不同用布帛穀粟兩處所有成本重而課稅輕然且不免於透漏若鹽在場鹽每斤僅值制錢一二文一經收稅則價賤課長等其利者必多海濱斥民窳雜處池以桶鹽凡有箕帚者皆可掃錄以煎鹽凡有鍋竈者亦可煎將比戶皆私課稅且因之而更難至於設廠抽稅或試於一隅若行之於各省則與就場收稅之法地不同而流弊同緣各省道路四通八達凡鹽所從入之地安必處處皆有隘可守繞越漏稅轉恐比場額爲更甚總之無官無私必須無課無稅而後可謂經有稅有課卽屬有官有私如謂一歸場額一設鹽廠卽可上稱 廟帑而下化梟爲良竊爲有所未能且此數說者皆本於唐臣劉晏聽其所之一語故請 臣仿以爲化梟之良策其實劉晏權鹽卽今商運之法所謂亭戶鹽商人是也晏建常平鹽倉數千商運不至則誠價以糶蓋巡院十三以摘私鹽姦盜爲之哀息是晏恐遠省缺鹽及商權漏私已於聽其所之先大有布置並非僅聽其所之而遂能化梟爲良也晏當日係撫天下之鹽而權之故能聽其所之今則某省食某處之鹽各有口岸若推鹽任其所之必

至兩侵浙閩北侵於滬兩淮未收其利而他省已受其害矣儻因此遂改天下之鹽法盡歸於場鹽則紛更愈甚關緊亟大利權不操於上必移於下恐豪強兼并之徒得據為利其患有甚於私梟者是以上年冬間臣與尚書王鼎等通盤籌酌藥酒課歸場鹽及就場收稅種種窒礙之處詳細聲明會同具 奏在案至分地銷鹽課歸商辦原係 國家成法第因日久弊生洋費愈增而愈多錢糧亦愈加而愈重即如每年應解之帑利七十餘萬其借本早罄於前人彼時雖似猶堪敷衍又有此一十餘萬之借本供其揮霍是以中枵而仍能粉飾於外今則各項賦課無本可借而轉須為別人償其利息此外節省之款又於四十餘萬兩亦係沿襲於昔年而加徵於此日以致負重難勝沈痾從此而甚且於萬難措手之時力求補救自接印以來疏濶積引懲辦私梟現據湖廣督臣函稱漢岸碎鹽銷完新鹽業已開秤即糧船水手索稱強悍而本年阿空亦未敢仍前來帶債再能多辦新引似可望漸有轉機無如自三月開引以來始有章程初定商情不無觀望繼而被水成災場鹽又多漫淹加以商本乏竭力能辦運者不過十數家設法支持勉圖接濟此等情形總辦從前之受病太深故此日之復原非易也且自維愚昧實不敢謂計出萬全惟有殫精竭慮認真督辦并札催運司諒訪各商乘此旺銷之時設法趕運俟木瀾限滿之復債能得有起色則 本朝二百年來之成法即無庸另議更張萬一無可挽回再行據實奏明另行籌辦總期於國稅實有裨益斷不敢稍存成見亦不敢推諉卸責致負 聖主委任之意至

附奏獲私債價按引提課片

林則徐

再疏引莫先於緝私 茲查後督防各屬印委員弁分世堵緝數計月餘之內已報獲私販三千入起私鹽一萬八千一百七十餘斤人犯八十六名分訪密辦仍密查各路卡隘務令認真緝拿不許稍涉鬆勁惟是未獲

之私鹽固有礙於官引卽已獲之私鹽仍暗佔於銷數何以言之緣獲私例應變價分別給賞充公而各地方向來民食祇有此數多銷一分變價之鹽卽少銷一分額行之引故有州縣緝私甚力鹽課甚多而該地方額引轉見缺銷者初聞之似不可解及徐察之而後知變價之鹽所佔礙於官引爲不少也然既獲到私鹽者不准其變賣又斷無別項出路而因變賣轉佔正額是緝私與疏引勢且兩妨然非盡善之道且思鹽之分別官私惟以有課無課爲斷變價給賞之例祇以鼓勵獲鹽之人卽一半充公亦備資各處開銷經費於國課仍無裨益真若變通其法將所獲私鹽變賣之價先按引鹽課則提撥正款錢糧聚計此外贏餘已足敷給賞充公之用卽獲鹽之兵役亦皆不致向隅而變價可補官課之虧卽獲私足抵官銷之缺似亦疏引裕課之一道所有應納課銀由各州縣會同管卡員并彙繳道庫轉解兩淮歸入該年額引數造報如蒙 勅部議准卽將本年報獲各案私鹽一律遵辦

整頓鹽務摺

林則徐

竊臣質本庸愚鹽務尤非所習仰蒙 聖慈委任先經署理兩江總督旋復擢授湖廣總督於總政皆責無旁貸不敢不加倍講求因講求而愈知籌辦之難因難辦而益矢轉移之力其中曲折繁重情形有非盡常階故所能收其實效者故必倍加整頓不敢稍避怨嫌現雖積弊漸除猶恐久而生玩謹將一切辦法爲我 聖主繕陳之伏查兩淮引額除淮北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廣行銷外其淮兩年額應兩整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十引內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額銷之數儲居四分有零而湖廣銷額僅及十分之六以每引四百斤計之每一萬引卽合鹽四百萬斤積而至於七十七萬九千九百餘引之多共爲鹽始不可以數計此湖廣所以爲淮南最重之口岸也然楚民並不盡食淮鹽如湖北施南一府六縣及宜昌府屬之夔峽長樂一

州絲均屬食川鹽淮南兩桂一河屬并衛州府屬之鹽共十一州絲例食粵鹽是楚省境內本有川粵引地則凡犬牙相錯之處皆不能無影射遂為正不獨湖南永興一縣藉煎粵鹽以滋淮界久為粵省之所必爭也至歷食淮鹽之地亦有隴淮較遠則准借食鄰鹽者如宜昌府屬巴東等州縣之借食川鹽永州府屬道州等五州縣之借食粵鹽等類皆屬之借食川鹽皆經宣諭令甲雖定例不許過十斤以上但一人可買十斤合眾人計之即不知凡幾矣論者謂行鹽之額定自國初近來生齒日繁何至歲銷鹽斤轉不能如原定之數此言殆未深考耳查西淮鹽法志載國初淮南歲行綱鹽只九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引迨後綱食遞有增加至嘉慶七年始符現在引數是淮南現行額引比之國初原額實多四十三萬四千八百引有零又國初每引運鹽一百斤至雍正年間定為每引三百四十四斤嗣後累次加增至道光十一年始以每引四百斤為定額較之三百四十四斤為一引者每七引溢出一引以此科算是湖廣所銷之鹽比前又暗加十餘萬引而不覺也竊思原定鹽額每以民數為衡近數年來湖北湖南兩省報部民數細冊約共五千萬人有零除例食鄰鹽之處至少亦去十分之一其應食淮鹽者約有四千五百萬人以每人日食三錢照例科算是每引四百觔之鹽足供六十人終年之食即以所報民數與應銷引數互相比較已恐有絀無贏且生齒既繁則食鹽之人固多而賣鹽之人尤多民間生計維艱故凡有鹽利可圖之處貧民無不百計挑選四出售私其近川近粵近湖地方與兩淮場廛相距皆遠淮鹽撈運到岸自千餘里至二千里不啻而鄰鹽不運即到成本既輕賣價自賤欲令民間舍近食遠舍賤食貴本係極難之事且以鹽課較之則鄰省皆輕而淮獨重即如川鹽每包一百三十五觔在大甯雲陽等廠僅納六分八釐一毫即最重之鹽每包亦只一錢三分四釐若淮鹽一百三十五觔即該納銀一兩三四錢比川鹽加重十數倍又在鹽課每一百二十引為一名完正課



課銀一百兩若准鹽一百二十引即該納銀四百八十兩亦不啻倍蓰雖粵鹽課則臣未深知而審其虛數不遠准課十分之二其輕可知夫以重課之鹽而與鄰界之輕課爭售即彼此同一官鹽亦必被販此輸末又加以無課之私販紛紛浸灌其勢之不能相敵更不待言且不特此也濶鹽之行於陝西有應從湖北勸墾府經通者川鹽之行於貴州有應從湖南辰沅等處經過者以淮網地界而為鄰鹽必由之路雖欲禁其私賣勢必不能唯因引地既定於前若不保衛藩籬則浸灌更無底止是以嘉慶年間中外臣工均有奏請以助墾改食濶鹽荷永改食粵鹽辰沅改食黔鹽者均經駁斷不准是楚省邊境名為淮界而實不銷淮鹽之處又去十之二所恃以行銷者惟在腹地數郡耳然自黃州以至武昌漢陽凡鹽船經由停泊之處其為夾帶即私所估者久已習為故常又商民各船由江浙來楚每有船戶水手帶鹽私售且近來淮北票鹽盛行更由安徽之英山霍山與河南之光山商城羅山等縣攔入荊州德安漢陽各處故雖腹地數郡亦愈見其難銷更有一種練手情形則以商人完課買鹽發給運脚皆須用銀而市上鹽斤無非買練從前銀價賤時以千作兩照案集鹽每包價銀三錢科算不過實錢三百文近因銀貨騰賤三錢庫銀即合錢四百一三十文縱使市上鹽價較前有增而以錢合銀實已暗減岸商水販皆惟利是圖豈甘虧本則招徠愈難今試將高低之鹽一律牽計每引只算銀十四兩湖廣每年食鹽按額即須銀一千餘萬兩以錢計之則銀一千五六百萬千文共為繁重甲於各省是強鹽納課雖在兩淮而輸納發運之費大都出諸兩楚此臣所以夙夜籌思而兢兢然惟恐貽誤也臣自上年三月到任因正二兩月售鹽稀少亟籌設法疏銷凡所陳奏督屬緝獲各路私鹽及嚴禁鑄鉛船買帶川私與夫襄陽等處撤退鄰境三十里內鹽店並荷永一帶責成道員督緝各事宜幸俱仰蒙 訓示並諭令四川河南各督撫一體稽查俾得以嚴防各屬加倍信懷謹將堵率如宜區一籌為川私滋集之藪則委

錢補道劉鑾紳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程家驊查擊究出弁兵縱私分配情弊從嚴懲罰又襄陽府屬久被濫私侵佔絕無水販惡蹟臣親至其地相度機宜責成襄陽道楊以增改立章程並將施南府金石聲奏蒙恩准調任襄陽該道府一同出力籌辦籌梟漸見斂退水販即源源運行又衡州一帶亦久不銷引自臣親到該處防擊私鹽多起並將卡座○奏改遊巡責令衡永道張晉熙會同湖南鹽運李禧堂督辦近日每私差少惟距武昌甚遠尚須隨時察看又黃州武穴一帶為鹽船入定停泊要口船戶水手與岸上好販串通賣私日甚一日臣派委試用知府但明倫駐劄該處凡有鹽船入境親行催費並將水痕風色察驗報明如有水跡不符及無故逗遛立即究辦聞船戶奸販皆懼其嚴凡此遠近印委各員分飭籌辦仍責令湖北鹽運于克襄督同漢岸總卡委員武昌府同知陳天澤綜司其成此外各府州縣皆有緝私疏引之責雖楚省向例准其嚴計銷數而且惟恐各屬互相觀望會同撫臣周之琦飭令鹽運于克襄按月按季彙計各州縣銷數分別功過先將短銷之黃安縣知縣劉坤琳據任查辦於是州縣始知儆懼執忠設法督銷又經該運于克襄捐貲密遞竊丁分路緝私尤多起獲是以統計上年兩省所獲私鹽竟至一百餘萬觔之多且獲一觔之鹽即提一觔之課不特神庫項並向來捏報邀功贖漕摺塞請弊舉無所施此皆仰賴 聖主洞燭無遺 允臣獲私提議之奏始得欽遵督辦感懷尤深 臣又思鹽務事宜仍須臆慮並用若一味嚴緝恐處亦多故又剴切示諭紳民曉以利害大意以為每人每日食鹽僅止三錢所費不過一文即官鹽不如私鹽之賤而按日分計所爭亦僅毫釐民間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而獨於此不能已之食鹽計較毫釐貴賤公然犯法食私在紳紳應革功名在平民應受滿杖明於利害者當不至若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比之江蘇稍重及數分之一 聖恩高厚賦額永不加增若於鹽課正供尚相率而背官食私天良安在除既往姑寬免究外嗣後責令紳紳大戶以及

鄂團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小民見此示諭俱向聽從又挑賣私鹽之窮民許其改悔投充肩販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挑赴四鄉賣完繳價如此則肩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為良而偏僻村莊皆有官鹽挑到不得藉口食私於銷引似有神益查向來民間匪類大半出於鹽梟即襄陽之搶匪紅騎為害最甚他因逼近豫省以越販私為事遂至無惡不作今自整飭鹽務之後襄陽絕無搶劫之案並將隔省盜犯擊獲多名是所辦者鹽務而其效即不止於鹽務也又各處水販在漢岸買鹽向給水程一紙運到後須由地方官彙繳巨費胥役藉端勒索致水販裹足不前是以變通辦理俾省浮費以示招徠因事屬細微不敢瑣屑入告乃准兩江總督臣陶澍移咨欽奉 上諭林則徐曾署兩江總督其於鹽務轉運交關之處熟悉情形現經酌定道里遠近限期由水販交付鹽行該局關道不准由州縣備繳可免需索留難辦理甚為合宜等因 臣跪誦之餘益當欽遵妥辦水販因此稍沾微利願見踴躍買鹽惟此縣之水程轉運別縣皆賣者恐致漫無稽考仍稟令其送縣呈查此又隨後續立之章程與前議兩不相悖者也又宜昌府屬例食川鹽之鶴峯長樂二州縣歷由兩淮委員駐劄萬戶沈地方代川辦運原為保護淮界起見而兩淮鹽政相習甚通倘有借官行私無憑稽察經臣咨商兩江督臣陶澍改飭由楚省委員駐劄以便約束並只許就近運鄂四川巫山縣之大甯鹽已足以敷民食不准遠赴數千里之健為縣裝運花鹽以致下侵荆州等處擬准陶澍咨覆意見亦極相同又從前楚省歷因襄陽宜昌衡州三縣領引不銷陸續奏明官運商鹽前往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此意未嘗不善而於利弊未能洞澈不免似是而非是以歷辦並無成效蓋淮鹽成本重大即減之又減總不能賤於無鹽之私鹽若不認真緝私而欲以官鹽衡其絳是商本徒虧而鄰私仍不能敵且商人本為牟利必抑價以虧其本則商運應不前而私鹽愈充斥矣况又訪有一種奸販轉買減價之賤鹽以灌匪售之引地是為藉端資盜無異劉

肉補膏以將此三處之鹽一聽不令卸價以杜流弊現在各屬水販運鹽已多宜昌亦已通取衡州則官鹽乘  
經運往水販尚未前來既須隨時察看情形加水販銷路大暢則官運固可無需卽有必需官爲倡導之處亦  
照時價發售務令鹽色純淨秤足味佳不宜抑勒漲價以致虧本鹵弊其揚商向因減價賠墊立有三鹽名目  
按引拒結茲由臣等明兩淮既行裁汰不任藉口賠累致礙政現聞揚商險誤情形踴躍而楚岸售得價銀  
巨復不時催解赴揚不任花銷糜費本屆所報銷數有一引卽解一引之稅務使計孔相符胥胥實在不准如  
前之漫無憑證要之銷鹽之暢滯上之視乎天時下之視乎地利而人力總不可不盡臣竊恐無可操之券而  
斷不敢有未盡之心惟願 聖慈福庇長使年歲豐登堤防鞏固則民力寬裕而肥贖之奉旨書之供俾鹽自  
當更旺此時所屬各員雖有籌辦出力之處臣均不敢遽行保 奏政啓易視之心務令一力奉行姑蘇無辜  
庶幾暢益加暢至私鹽現獲固多然有私總不如無私之爲妙果使將來銷引愈多而鹽稅轉少更足以見化  
奏爲良之實效臣惟禱祀以求不敢稍有懈忽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責成於萬一

疏通鹽引疏

黃鳳鼎

竊惟兩淮鹽務自道光十年冬 皇上洞燭情形法設當變 欽差大臣前赴江南會同兩江總督陶澍籌議  
釐革舊弊更定新章自是以來淨費裁而成本較輕庫款賸而出納不混計凡九載奏銷入綱且擬帶乙未己  
亥購綱引數十萬較之從前十載僅行六綱且多預收空本者已有區別惟是兩淮奏銷正項緣先納鹽後  
行鹽與他省之先鹽後課者情形迥異故雖奏銷入綱實非已銷去入綱之鹽緣運司每遇奏銷屆期卽派商  
趕納雖有存岸未銷之鹽存庫未銷之引而新綱限迫不得不按數分派各商如期完納商人成本止有此數  
口岸多積一引之鹽卽估攤一引之本近聞兩淮奏銷雖過入綱竟有積存兩綱未銷之引如江西湖廣雲貴

綱食各岸截至去年冬月止已運未銷鹽共一百六十餘萬引約計一綱有餘以到岸成本每引十兩有零計算卽估攤成本一千數百萬兩又運庫中已納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綱未運之引又一綱有餘亦估攤商本二百餘萬兩通計估攤商本一千萬兩而現在揚州各商已實實不過五六百萬其餘皆係出利會借每綱岸鹽非兩載不得銷會同課而此兩載內又添出兩綱派納之數此淮南轉輸不難之實在情形也且淮南綱食引鹽額完正雜帶款課銀五百餘萬兩近年奏銷則止完正項其餘雜款緩納之銀需候運岸銷會始行補納每一綱之課非數綱不能全清故目前雖奏銷入綱實未能徵足入綱之全課以致各省應解各款不時湊備無由應手若但以正項奏銷爲事雜款何由足額此又淮南徵解各款新陳積壓之實在情形也且訪求所以積壓兩綱之故亦非由於辦理之不善祇緣道光十年更定新章之始前督臣陶澍任事過嚴代銷辛卯以前滯鹽殘引一百三十餘萬引又代徵還未銷印本積欠棧價等引殘課三百數十萬兩皆以後任代償前任之積久共估一綱引額加以江漢水災滯銷復積一綱因此積壓兩綱至今總無疏運之策臣思鹽務不過在場經不在岸速銷一端現在淮南裁減浮費以來每引正雜餘糧四兩實難再議輕減而漢岸銷鹽止有此數卽使湖廣緝私認真整頓亦止能銷足本綱正額若欲以溢額加倍提行兩綱恐必無之事然則淮南常年積此兩綱未銷之鹽空估商人之運本作何銷納且引愈積壓則愈多課愈估攤則愈難倘一二年內竟有竭蹶不能輸納之商復致倒歇若彼時奏銷又將如何辦理正項且不能支雜款又將如何徵解臣詳加訪察皆因淮南目前之患在於中梗若不亟籌全局及早疏通卽恐有難於措辦之勢惟是鹽務繁重非他人所能代謀應請勸下兩江總督督同運司徹底確查通盤籌畫務須先事圖維將前積兩綱引目如何設法疏通之處據實入告勿徒徇目前前直至奏銷不前始爲臨渴掘井之計再者淮北要鹽近年因販多驟少創爲驗費折扣

之法而險貨銀幣歷年遞增開本年竟多至一千餘萬兩其實崇鹽應收錢糧場價不過百萬其餘九百萬萬一程核定折額之案仍須發還各縣收同徒以隱漏不無所用而每當淮北險貨之時正淮南奏銷之日一時集銀千百萬兩悉赴淮北險貨而去遂致揚州銀短價昂雖重利無可借貸是險貨之法於淮北無毫髮之益而適翠淮南奏銷之肘應如何是為變通或官運到場發販或發商認引認岸或歸場定額售賣於此數策中酌行其一即可無庸險貨以累奏銷及將淮南無著懸引如何酌歸淮北之處應請一併飭交麗江總督督同運司詳籌妥議以期有利無弊且因訪聞淮南雜務漸陳積壓不能轉輸一二年內懇請奏銷而淮北票價驗費十倍有累正體不得不豫籌疏通之策為此恭摺具陳

鹽不設官議

李祖璋

鹽為天地自然之利於海鹽於池取於井皆可成鹽為民生必不可少之物權之以為軍國之需實足補田賦之所不及故漢以來善治財者非必加派田畝及若唐之開架陌錢宋之青苗市易也大都取足於鹽耳然或慮處販官設吏以牢籠之則利不歸于上亦不及於下而盡中飽於官與得故子欲鹽直賣與商人也唐劉晏之為轉運使也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鄆之四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度支之晏以為鹽更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賣之鹽轉賣於商人任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源亭林日知錄引松江李燾之論謂鹽商于場猶殺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此蓋以天下皆私鹽即天下皆官鹽也謂其言鑿鑿可行今日鹽利之不與正以鹽吏之不可能也且云行鹽地分有遠近不同遠於官而近

於私者民不獲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與販之徒必多于是盜賊盛而刑獄滋矣予少居崑山嘗熟之閩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稅官鹽爲善及遊太原所食皆虛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可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其言如此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繼此以來賢士大夫以此名說各疏者不可勝計總不能行至道光初年陶文毅公總辦兩江兼辦鹽政始本海陽李侍郎習元之說奏行票鹽然止行於淮北而不行於淮南江南以食鹽利者眾把持而阻遏者多也然私鹽愈多官鹽愈濇課不足額官疲而商亦疲劇至湖北塘角火災漢岸鹽船被燬幾盡天變于上人怨於下雖欲不變其法不可得矣於是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檄陳准兩鹽務恤災必先與利與利必先除弊謹酌擬章程恭摺奏 聞大意謂淮南鹽務之疲壞實由口岸之不銷其不銷之故則在官價昂於私價官本重於私本而成本過重之故又在銀價日貴浮費日增爲今之計無場銷必先敵私敵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輕本必先裁省浮費攤派則則額謂今日大弊莫大于利不歸國亦不歸下而歸于中飽之人淮南引地首尾匪多仰食于鹽者官則文武印委等員吏則大小衙門胥役以及白夥商賈商船不可備計一議整頓則必羣起而撓之造謠捏案尋滋事必使良法中止而後已臣受恩深重不敢以幣項正課商民脂膏爲遊譟養奸竊之計謹將淮南全局通盤籌畫以稀課之法爲賑災之方酌議章程十條云云都議有准有駁飭令覆奏而卒從之一時鹽價大減一包之錢錢可得兩包之鹽四野騰歡額手頌 聖天子恩膏暨陸制臺德意遍東南數千里之裡如出一口嗚呼可謂快矣第按其章程仍處處間以官吏與日知錄所云不問其所之者不同又大致做票鹽而鋪不名票鹽大意謂票鹽散不可稽核此則操縱在手可以自如也然前人有言凡立一法必待其人而後行者非良法也必入人可行而後可稱良法今法

如陸君長在兩江尚能堅持不變否則官窮乘間隨規裁者可復少者可增稍之漕運本有餘米月糧可供一切費用乾隆年間即奏增腳錢數十文今則隨增至數百文矣且浮收勒折習以爲常 朝廷雖明知之而亦不以爲怪也天下之事類皆如此可勝嘆哉

皇賢馮庚帥

俞德淵

承詢江兩有無姦商可以懲辦此事非悉數所能終謹略爲言之岸商代人賣鹽以他人之財供其揮霍久爲揚商之害去之不足惜也若揚商則挾本求利其從前之作姦犯科者久皆歇業衣食不能自給雖置之軍興於事亦復無濟現在稍可支撐者不過一二十家多係借貸行運自數年以來風波屢作虧折漸多人人有保家遷客之思前因星使臨江謠言四起草木皆兵大勢幾於渙散自滬上春到此待之以至誠示之以無畏人心始稍安帖茲驚魂甫定而遽欲齊之以罰不但將現在之商驅之使去彼聞風者誰復敢挾巨賈而蹈不測之險乎且懸來鹽務之壞鹽政運司實難辭咎今皆置之不問而惟商是求是猶舍彼軍之帥而歸過於士卒非公論也即今日之不能整頓非盡商不用命乃官不恤商所致耳各省岸費以數十萬計各衙門陋規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計以至開墾之刁難書役之需索地匪之誣詐無一不取諸商而官視以爲常置之不問商力幾何既輸庫款六百餘萬之課復供各省各岸數百萬之費安在其不日就彫敝也而且以庫款之挪墊爲商罪其罪實在運司商不能主也以江船之帶私爲商罪其罪實在船戶商不能禁也以鹽價之昂貴鹽色之攪和爲商罪其罪實在水販鋪戶商不能與聞也去歲爲極敝之時猶收二百萬之課若以 國初之鹽課而計已屬逾額今因科則太重僅足三分之一然已倍於中省之賦矣矧此二百餘萬之課即出自一二十家疲乏之商若不培植之而復交夷之將併此而無之矣即如裁費一事揚州辦貢辦公之費減存三十三萬萬岸



公費減存三十八萬江西減存十七萬今計上年用項揚州用二十四萬有零視源減之數又減矣漢岸則用八十餘萬較原減之數多至四十餘萬矣江西則用三十餘萬較原減之數多至十餘萬矣商人獲利幾何減鹽價則身受其實減浮費則徒存其名此中委曲情形安能人人而告之大抵天下有可行之權者未必知之果真而知之真者又未必有可行之權運司之權督備商運謹守禁衛是其職也其他則呼之而不應維揚咫尺之地權雖不能及尙可以情理通之若外府外縣則無可措手矣制軍之權善用之第可及於本省不善用之卽本省亦陽奉而陰違而況能及於外省乎淮鹽行銷大省上下各衙門不知凡幾凡與鹽務有交涉者無不於鹽有沾染安得合數省之官常齊心協力而爲之今欲有利於商必將不利於衆奪衆人之所利而逞其所難此不可得之數也然衆之利不去則商之利日微 國家之課亦日絀此亦相困之理也在昔極盛之時未嘗無弊行之百餘年鹽課遞增其弊日甚一日沿至於今已成積重難反之勢於此而欲改弦更張非大有權力者不能測何人敢敢希冀其萬一乎治鹽務者不能爲商保本祛弊而徒爲夫商之無良猾之治地方者不能與民興利除害而歸咎於民之不善試思國家設官之謂何而以牛羊之放牧倒斃謂牛羊實自爲之非求牧與鴛者之罪抑亦巧於自贖矣淵自知力薄任重不自爲之圖亦終必得罪而去不過姑存此說以自抒所見已耳然斯言也聞者必謂袒護商人爲運司之通病幸望吾師秘之勿宣統候吾師來年出山時淵如尙留未去當將一載以來所揣摩而知之者爲吾師傾囊倒篋而陳之卽從此永入山林於人世不相聞問亦無所憾矣

上賀揭庚制府書

俞德淵

前函尙未封發頃復接奉內書伏承教誨殷拳曷勝銘感兩淮鹽務之難絕無深文奧義只私鹽充斥官引帶

第一語惡之辦鹽務者止辦得能銷足矣運司之權不出於運不銷則何由運國生齒日繁無業窮民衣食於鹽鹽不長法如江船腳私糧夾帶以及川蔗閩粵各私其估與官鹽銷路者豈止數倍以致官引到岸累年不售成本估攔愈估攔則愈難流通商本日燬轉運愈難商困風谷形裹足此鹽務之所以弊也減價欲私之說言之似覺可聽其實終歸無濟蓋官鹽成本重於私鹽者不啻倍蓰其何能敵如欲以官私則必國家不徵課而後可即如今春敵輸以後楚岸鹽價雖賤而商人成本太虧情形漸即危瀕論威不能重即恩亦無可加從前所屬均多隔膜自到此三月細意講求知此事無本源之可言昔管子擅魚鹽之利一遭字中原有利權獨攬之意今法令不行民心積玩合數省之強悍桀驁無業游民起而爭國家之利官引安得不撻商刀安得不疲爲今之計宜以得私爲第一義然非合數省大吏之權大加震動又合地方營縣廳成一家不分畛域斷不足以收得私之效若舍此而別求探本之論雖彈竭慮實難期捷效之功也現奉宮保奏委王竹嶼前赴楚岸查辦一切此行所關不小鹽務聘機在此一舉然揚楚兩地意見各殊未知果能有濟否顧恐曹云不翻清查無以懲奸商不復窩債無以招新高此乃傳聞之言非真知此中關目者清查本無可翻即從而翻之亦與現辦事體毫無裨益至所謂奸商者此時俱不在場且窮乏已甚辦與不辦均與大局無關至於裁減窩債正爲招徠新高商之所以不來在官鹽無利官鹽無利由私鹽日多全與窩債無干窩債減財成本輕於新高何不利焉爲此論者乃局外人耳因承垂問用敢緣陳伏祈指示

再呈賀耦庚師

俞德淵

再啓者吾師出山之舉躊躇不決自因時勢多難故不能不迴區卻顧以淵思之出處之機亦自有數焉存於其間有非可以意爲趨避者要惟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將憶章師於道光四年初到吳門時奉教伊姪瑞蘭香

師之言曰：熱腸一字卽是仁字。彼時深味師言，謂仁字道理際天極地，熱腸一字足以盡之。其語簡切，而包括無窮。及觀吾師由蘇至東，至甯凡所到處，孜孜以振起地方，救授民生，爲急務。其惻怛無己之心，奮發有爲之志，氣無非從一片熱腸而出。蓋仁之發於天性也。今值民生日蹙之時，艱窮端居不出之想，將使熱腸變爲冷念，以性所故有之仁，強而銷之，使不得遂其心，必有所愀然難安者。心所不安，卽形神亦爲之不暢。來書所云體中時有不適，未必不由乎此。若然，則吾師雖欲優游田園，自樂其志，恐抑鬱無聊之情，轉不若夢皇四境者之得所寄託也。在昔陳圖南謂張忠定公曰：譬如失火，家望君救，火安得不赴。此爲熱腸人言之也。使此心一冷，則將謂人家失火，何與己事，而仁道或幾乎息矣。仁生理也，斷無可息之時。此古今世道之所以不敵也。方今生民彫瘵，國計日窘，凡有封疆之責者，措施誠非易易。倘幸有大君子數人，衆力齊擊，或可補救於萬一。而凡現在塲面，稍有世道人心之慮者，亦願有人爲之壯其膽，而作其氣。庶幾有所恃而不恐，若惟是獨善其身而已，則潔身遠避，從古不乏。高人要皆天性孤冷，無意於人世者之所爲。與吾師所謂熱腸爲仁，亦殆如水火之不相入，未可同年而語也。以淵思之，吾師亦行其心之所可安，而勿強其性之所弗欲。則出處之機，不奢然而自決，水問粟鹽何以無補大局。緣兩淮每綱科則應徵正雜銀六百萬兩，淮北粟鹽廢止徵銀一十餘萬兩，不及過綱一十分之一。是以計之無補大局。願此一十餘萬兩之課，從前商疲運細已歸烏有。今辛壬兩綱實已全數入庫，且帶征錢引，銀十餘萬兩，就淮北一隅而論，已屬大有轉機。外間傳言謬論紛紛不足爲據。至有販無鹽乃地之所產，止有此數，非闕辦理之人不善，而綱額已足於國計民生有益無損。其造作浮語者，皆因不能使其私圖耳。大抵天下事有利不能無弊，苟利大而弊小，斷不能懸弊而坐失其利。淮北粟鹽保千百年創始之舉，甫行一二載，縱巧於立法者，豈聖能盡善無遺，惟權其利之輕重而已。且鹽課與他政不

而非身入其中不能悉知歐要從前名人立論著書尙多影響近時道路之言更何足道卽如淮南商人能去  
儀徵改捆固於成本所省實多然此事言之若易行之實難移步換形與淮北局面大有區別蓋未易一二更  
僕數也糧船帶私固亦滿洲蕪丁之一端然於國家體政不可爲訓且因血丁而害蠲必至鹽法必壞而後  
已兩年以來辦理粗有眉目人心幸得相安今歲費紳師獨出心裁幾成決裂非官保師大力挽回則所損者  
不獨在淮綱矣茲事體大不及縷陳附呈官保奏稿三件亦可知其梗概吳門之事大有可憂少糧師授於履  
食俱廢茲有夾片稿錄呈足知其難係寬陳之件且勿宣示爲幸現交臘月以後仍復兩處連旬森松皆無  
交倉之米時瞬立春竟不知如何爲計自吳至浙省有盜賊滿途死屍徧地之露時勢如此官師閱之當亦代  
爲感頌也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四十三目錄

戶政二十 鹽課二

復趙菊言方伯

復陸心蘭方伯

諭淮商

致前徐州守張丹村

與王御史論淮鹽第一書

與王御史論淮鹽第二書

變鹽法議

論鹽二

論鹽三

利淮議疏

採買淮鹽濟食分岸酌議濟餉疏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恭引張疏

俞德淵

俞德淵

俞德淵

俞德淵

楊士璠

楊士璠

姚 瑩

孫鼎臣

孫鼎臣

馮桂芬

駱秉章

胡林翼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戶政一千 鹽課二

復銷菊言方伯

查隨題

昨奉憲城以豫省南汝充一帶例食准鹽淮商久不運鹽到岸以致私梟充斥百弊叢生去年揚海梁中丞移  
咨大府議令改食蘆鹽嗣後復查蘆商兩因該處運鹽成本過重均不願添設口岸現據該處工民具呈改  
改課歸地丁鹽民自便至安徽潁州一府亦應照辦且官可行中丞特屬閣下詢訪致擾可否也承示近蘆食  
蘆近銷食銷鹽意亦復相同具見體恤垂照指示周詳殊深感佩切躬身常斯局敢不悉心體察謹實稟陳以  
仰副海梁中丞暨閣下垂問諄諄之至懇查康熙四十二年河南汝陽縣曾有改食蘆鹽之議欽奉 諭旨未  
行禁止雍正年間上蔡平西等縣屢請改行蘆引亦未准行乾隆二年豫撫譚將上蔡等十四州縣改歸長蘆  
當經兩江總督會同鹽政議奏以去淮改蘆鄰私更易侵越南北兩淮並受其患復經戶部議令仍照舊章辦  
理是汝光一帶改食鹽鹽前入業經等及後時雖格於羣議迄今又已百年如果今昔情形不同原不妨酌量  
變通以救時弊惟該處民間所食全係蘆私潞私從前節次奏請改行長蘆官鹽尚恐於防私有礙此時如經  
民自便在立法之初固慎愷行於疲累口岸而地勢犬牙相錯隣近之區以將任意充斥難欲保守旺銷處所  
以全力專辦亦恐勢有不能以淮北現在情形課食全虛本可置之度外第汝光潁毫實為淮南門戶刻下蘆  
務雖當極敝之時淮南去歲課銀尙徵收一百餘萬兩若一旦撤去恐難讓出南汝光三屬並特潁郡之阜太  
等縣劃出另辦則蘆鹽之鹽從此層層侵入不特淮北引地日蹙即淮南亦保障益難淮鹽行銷六省悉皆微





手無一論習之人致公事益覺拮据又衙門積弊儘在吏書稍不經心弊混卽由此起若欲條分縷晰又苦於  
案解無從似此竭蹶之形如臨驚馬上千里之坂顧謂因收可計日而待耳至鹽務大局有無轉機目下尙難  
預料蓋因商人無本轉運專望岸課回領新綱接命之源全在於此頃聞漢岸銷價減跌各商資本虧折已多  
雖欲急公自效其道無由商如此新高關風生畏誰肯冒險而來此幸卽新綱所以難察其踴躍也且己丑  
納課之額尙有十餘萬未經到岸亦不能不讓令先銷俾言漢岸將來有缺鹽之慮恐未必然且卽使入九月  
間新鹽抵岸若私鹽未盡則官引仍復帶銷十餘年來鹽務破壞之由總坐此病若不用力於緝私而別求利  
運之法此事勢之所必無謂到此遂加講求知此實爲第一義潮查從前袁任相循其機括均不出此前言緝  
私爲塞流而以敵私爲正本清源者亦止得半之論管子擅魚鹽之利此擅字中卽寓無窮杜私之意若令今  
人爲之則利非 國家之有矣此不待辨而明者也溯於此事知之而不能行之蓋一出於才之短一由於權  
之輕且事關各省非通力合作迄難見功爲今之計不過盡一分之心冀收一分之效爾至今冬明春仍無一  
毫起色惟有據實自陳知難而退以無貽贖職之羞足已素叨知遇故敢絮絮尙祈俯賜惠言俾知遵守尤深  
懇企省垣公事想都順手惟貢院工程所短經費尙多上下江各屬民捐官捐之項本係分作兩次行文未便  
混成一事其已未解繳俱有底冊可查如札催不應或委員守提庶不至謬至官捐之項或求者商謀安爾處  
於養廉中扣解以濟要工亦無不可從前府中上詳時本有此議五畝園奇院府庫存銀一千八百餘兩足敷  
工用此中有王竹嶼措銀一千八百兩將來未可泯沒王鴻漸先生未知曾否到署聞警啓一席疊經更換尙  
未得人未知此時已定否麥秋甚薄下河一帶低窪之處受傷尤重聞各處有報災者未悉如何辦理籲下  
丁匠苦尤甚折價催納不前各場官俱極革職處分似不能不從權詳辦也承委之事容當開送然身已在局

外而聽爲臧否之論於心其有未安耳

諭准商

俞樾

爲明白曉諭事照得前因船戶不得水脚夾帶私鹽影射銷售蒙 欽差大臣會同督憲深明此後應將水脚例照實核發回空船隻或照到日先後挨次編號不准仍蹈買裝舊習所以必須編號者原以杜大船而裝少引藉以稽查引數起見查原奏內並無輪號挨裝之說商人以成千累萬資本編總上載行走五面千有餘里自應聽其擇選船隻之堅固寬扁老成可信之船戶攬載而行以昭慎重況船之大小不同引之多少迥異若必照號挨裝既拂人情更多滯礙總之專用單頭則買裝之弊難除添設幫手則把持之弊又生督憲洞悉情形深以挨裝之事爲不妥是以檄飭另派公正辦事商人一名專司編號及督發水脚事宜俾除積弊以示公允茲本署司到任後檢査案卷不特該商人並未前往查辦而自上年七月間奉文編號起迄今並未辦定轉於單頭之外另添幫首董事名目殊堪詫異試思單頭之把持勒索弊已顯然方期力加整頓何堪又添幫首董事反起把持壓裝之漸多一事則多一事之周張多一人即多一人之費用更與奏定刪減浮費案文之意迥不相符且本署司訪聞添設幫首人等竟敢私出揭帖意圖挾制並應嚴行禁革以儆刁頑除詳明督憲並札令鹽運同知暨儀徵縣訪拏仍另行委員前往專司編號等事外合行出示通行曉諭爲此示仰商人及單頭行船戶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所有委員添派幫首董事人等概行禁革商人毋得上載聽其在於編定四百六十五隻船內自行應覓報知監製並委員人等能合引數上載總須將船裝滿不准留有空艙致多夾帶如所請之船不載前編數內即由委員已接運編之船挨次添入仍將自一號起至幾百幾十號止某號裝引暨若干註明船戶姓名先造總冊二本申備以憑另委大員抽查核裝後量明水跡加烙火印開行按

五日造冊報明督憲發本署司查考至總發水脚卽查照前委員票定舊額同商人準頭原裝給發如有短扣平色及準頭商夥尚虧仍有需索情弊許該船戶赴鎮城稟定行從嚴究辦該船頭人等亦須各知自愛遞跡嚴懲倘敢仍前捏造謠言妄生事端一經監製同知及儀徵縣解到案本署司惟有執法從事爾時噤聲無及宜各凜遵毋違特示

致前徐州守張丹村

會德淵

驟違愈久音問隔絕去臘接奉手書又以俗務冗無暇致覆且遷湖山中起居超然塵外時作天際真人之想每一執筆覺林泉猿鶴之思長觸於懷自問塵客俗狀有不堪爲世人告者遂至日月遷延久稽修僕大率由此想明愛素深久耐神交之契能自諒於筆墨外也承詢辦務情形此事頭緒繁多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但所云小人伺隙一層誠所不免並蒙示以謹小慎微思患預防之道尤徵爾愛情殷瀦承乏於此忽忽五年於難履疲傲毫無補救惟兢兢自守約已不敢不嚴待人不敢不恕邇來揚郡紳士商民幸得相安無事惟此地現任候補各班共計百餘員向狃於鹽務積習大率不拘繩檢澆於蒞任之初未免稍加整頓後有東謬之慮近亦咸就安帖偶俱無猜其中激勸爲善者頗亦不少卽最下者亦不至蕩檢離間然防微杜漸未嘗不以身先之仍不出來諭所云謹小慎微之意而已至於不禁商私不裁官費不懲國用此等浮議乃遠方隱度之辭本署尚無此言蓋亦竊無此事兩淮商人身家保重向之敢夾帶私鹽惟商船夾帶在所不免船戶獲帶私之利商人受帶私之名此向來寬案非身履此地未必知之自宮保兼督數年所孜孜講求者惟商船夾帶爲第一要義近雖未必全清然已去七八詎意船戶之夾帶漸少而商鹽之耗折愈多蓋船戶失帶私之利其治涉浪費誘取之商鹽盜賣偷爬無所不至此則去一弊又生一弊外人所不知者也至於鹽規一事有在

口岸之鹽規如湖廣江西安徽河南各省上下衙門之岸費是也有在揚地之鹽規如鹽政運司各衙門之月費供應是也今楚西各省岸費雖奉星使裁減究屬屬奉除盜依然如故緣地隸隔省不惟運司之權不能禁即總督之威亦無所施且商人行鹽豈能不仰借州縣若地方官毫無所得則商人之魚肉更多此其所不能盡去者勢使然耳至於此地兩衙門月費供應其銀數十萬兩向係商人支送一概裁除淨盡月費是星使奏裁其供應一項名目甚多保測到任後自爲裁革止留巡費一款是向來緝私實業之用不惟鹽政運司即漕河二帥府驛費并皆有之但數目微分多寡耳此款由鹽提用用印文具報數年以來甚私支用皆取諸此此外與商人毫無交手計測每年所得之數官吏商民無不周知所以能與此邦人士相安無事共諒無他者蓋有由然非倖而致也不然衆人之習潤盡去一己之脂膏獨存縱使陽爲矯飾欲蓋彌彰能免於衆喙之交集乎且非獨漕一人已也卽此地首領書差以今視昔均有滄桑之感每談及十年以前無異天復盛時其炎涼之態亦可想而知矣天下談經濟者閉門造車出門皆可合轍鹽務一事其中曲折非局外所易知淵自親身其事覺從前見聞皆屬隔膜固無怪言之者之紛紛也去歲當道有與鹽務爲難者密偵數月而後以全力攻之亦止言鹽引短絀辦無成效等事究未切中要害溯每撫膺自思處此疊荷叢積之地公罪或不能免惟矢此愚誠止期得免私罪不至貽譴吾黨卽投之瀛之亦將歡喜承受無遺憾芥蒂於中也

與王御史論淮鹽第一書

楊士蓮

屢經軍機會滄諭仰見閣下先憂後樂之盛心無任傾折惟所論准上鹽政極言弊之可杜而杜弊在緝私雖屬正論然於外間情形未悉敢貢其妄焉閣下其鑒之夫弊之所在必求所以杜之固盡人知之矣然不杜弊而盡其流則流必隨而弊轉益公私上下將交受其困今兩淮鹽務之當杜弊者滯引是已杜弊且以益

弊者私是已。竊私國法也。而以爲谷弊。此固有說也。蓋官引缺鈔非得私不力也。得私不善官擾民之端也。准鹽行第六省類引。一千萬。今請引額至百萬。官而論。其故而歸於私。收懸任鹽政。輒以網羅不銷。由緝私不力入。告故各省行銷。准引之虛。於要隘設卡。悉文武員弁帶兵。役掘堪并得施放烏槍。自嘉慶十九年。江督百公以江西鹽運缺額。奏請賑安池太等府一律參處。緝私遂愈峻。而各省佐雜員弁。因以爲利。往往率領鄉卒。持軍器伏山坳水曲。伺貨鹽人過。悉所獲鹽斤不歸官。而以充私。家有私販。正號河關。風竄至落水溺斃。及願鹽潤谷而死者。亦有中檢隨幣者。又有肩挑數斤不在私販之列。而橫遭竄奪者。緝私之官。弁不可謂不嚴。私販之嬰法。網不可謂不慘。似宜官引暢銷。私販屏跡矣。然而合銷准鹽之郡縣。計之不下千萬丁口。以食鹽計之。應銷億萬斤。而官引猶苦壅滯者。非天下有食淡之軍民。而所以疏鹽之源。未得也。推原其故。一由商人加銷額外之引。賣私而不忌私之名者多。一由從前鹽政。屢爲變而請增餘息。致鹽價日昂。蓋私有數種。私特其一耳。有官商夾帶。改捆加餉者。有岸商巡捕。獲鹽名爲功。強作官售。買而不按斤配引。輸謀者。有鹽艘售私於中途者。其各有商私功私。船私之殊。其借引以行私。則一故私之在民者。雖引尙微。私之在官者。雖引甚大。至鹽價遞加。數至成案。可證而竊疑。十二年奉鹽商成本。視前數倍。此後不得續請加增。致鹹民累商力。納諸卽行奏減之。上諭。仁宗之洞悉民隱。至矣。盡矣。至今奉減。未奉明文。天下產鹽之區。有人。遂以准價爲獨昂。長蘆鹽運最難。而鹽價僅及准引之半。官價既昂。私給鹽者。復難以沙礫。商意不可食。故民間樂於食私。而私販愈不可禁止。其始官吏持鹽之短。長而浮費日加。其繼商結數官吏。求增餘息。則成本日重兩弊。相因積而難返。爲救急之計。莫如減額外之引。正引自可疏通。且酌減餘息。則鹽價平價。不引自銷。官引暢銷。則私販不禁。自絕。查道光十三年。閩福建光澤各處鹽田。淤於水私。鹽價昂。鹽販不至。撫州建昌

一府屬官鹽遂暢消至引不能繼及墾田復而官引不消如故也非其願誑欺舍是欲以缺消賣私販以緝私  
貴州縣其不公私交困者幾何哉頃聞湖督復請添設卡座堵緝私販竊謂徵未員弁得賄買放初無緝私之  
實多一卡多一費利於候補員弁而無濟暢引實務以非計之得也至於買販之人無地獲有其於山川險峻  
智懸周知川陸交錯在在可通深宵豪竊僻徑尤多以不習之兵役察察悉之私販兵役寡而私販案固已不  
勝又況貧貧弁員借將公以營私棄棄不充則雖私私竊過際不問欲其私私之不充斥勢必不能且私私亦  
難言矣宋張詠知杭州值歲饑首禁販鹽捕獲數百人詠悉寬其罰更執不可詠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  
鹽禁益嚴而爲盜患益甚矣善乎張忠定之言也今東南類遭水旱富者漸貧而貧者益困所謂窮販惟川私  
鹽私及淮北鳳穎泗之人耳其餘皆貧難軍民無田可耕資本營生妻子嗷嗷待此以活更有肩挑數斤給一  
月之食例不在私私之內者而卡弁每所有而私之又裁嚴以誣陷之實無折服其心且兵役借國法以便私  
視人命若兒戲劫貨殺人與盜何殊流貧難軍民橫遭冤苦計無復之使急而生心似非地方之福也昔蘇慶  
聞粵盜譚阿招自稱平波王閩盜蔡牽自稱四海王並殺傷官吏擾害數年其始特販鹽之竊徒耳捕急遂流  
害至此此往事之明徵也夫桀驁不馴之敵有深山大澤以養之則帖耳弭首伏其中而不出必藉其山而茂  
其草木彼無所得食必走城市而噉人風聞江南洲渚深阻之地鹽梟成羣爲首者有大仗頭副仗頭之目雖  
經節相蔣公捕其渠魁而餘黨至今未解若是者誅之而不勝誅也將使之弭首帖耳乎抑使之走城市而索  
食乎此督撫之任亦言臣之責也閣下留心民瘼其審所可焉毋忽

與王御史論海鹽第一書

楊士達

謂私販果不必緝乎非也設法疏通暢銷官引而積弊遂除乎亦未也官引滯滯則私不可不緝者 國體也

亦事勢也設法通商所以救一時而非計之全策之上者也欲歷久無弊上不虧國課下不病民生則非斟酌變通不能夫鹽在天地間無論有禁無禁皆國有也自區之爲官於是鹽之產於私場者官反不得收其利鹽之出於官場者利亦不盡歸於國不歸於國則歸於商而與民爭利而民病官又與商爭利而商病商且與商爭利而商益窮商民交病其患何極且夫鹽產於地也穀登而官徵其糧鹽繁而國稅其利甚便也後世善治鹽者莫如劉晏晏但於出鹽之地收鹽繁於商不問其所之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弊前明嘉靖中嚴辦二十一萬四千鹽引一引納稅十分減至八分六分御史汪縉奏不必禁私鹽但請官抽其稅而始照加實推一公之意皆欲公天下大利於民蓋民利未有國不利者也爲今之計莫如仿汪縉之法去官鹽之名不復設商置引任民間自煮自鬻而官爲定其出鹽之額計額多寡爲抽稅之準以度終上於戶部一稅外官不得與如此則大員無剝商權取之弊而官方以竊商人無借積欠之弊而虛繳可充兩淮無浮費納規之弊而財用可節鹽無滯引凝銷之弊而國課自裕舉天下皆私鹽實舉天下皆官鹽所謂富藏於民者此也又雲南等處白黑鹽井各不一處又有屬於子井者設官置井近日法弊頗爲民病議者亦謂莫妙於隨民所便而食之官卽隨其地而稅之不必置官設井其稅自充足是否照鹽之在淮者一律變通以歸畫一亦策善之此實裕國足民之大計昔賢早有見及者而封章無以入告之人得非以積欠未繳歟商欠有名無實莫若酌其輕重多寡而稍蠲之然非財隨時所敢言也將何以仰酬聖天子勤勞宵旰孜孜求理之德意言之使可行焉則在閣下矣

### 變鹽法議

嘉慶道光間兩淮鹽法之敝極矣淮北無商陶文毅力行票法而轉成獨淮南未及變法僅奏酌數端減輕課

### 疏 整



本以恤商而已當時雖云恤商而實未去淮南鹽法仍未有弊也病根奈何一日出鹽之場鹽一日銷鹽之岸店一病不除鹽法未見其可矣道光十六年文毅嘗問鹽曰有勸淮南並行票鹽者可乎鹽曰淮北課少而地狹淮南課多而地廣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販之束縛而民便之也有票販有水販票販納課赴場銷鹽運至西壩而止為時數月行內河數百里耳水販則皆淮北引地諸府州縣之人至西壩買鹽而歸故售於州縣食鹽之戶謂之水販官惟責課於票販而不問水販票販惟售鹽於水販而不問食鹽之人地近原而易從此其所以善也淮南不然其引地遠在楚西三省且有長江千里之險若行票法則票販斷不肯赴場銷鹽且冒險千里運至楚西其遠者運及儀徵而止耳楚西水販亦斷不肯冒險售鹽於淮南如此是楚西無准鹽也三百一十九州縣之人能淡食乎惟願使食獨粵之私耳淮南鹽耗無所銷售課將十去七八國家何賴焉文毅乃止然至今日文毅之法又窮於淮南矣昔者鹽筴再變運司庫貯寶銀常三百六十餘萬歲解京外歸餉未嘗告缺今司庫存銀幾十餘萬京外購餉積欠又數百萬官與商皆爛額焦頭相顧束手矣淮南額引一百四十餘萬僅徵收捐底常七八十萬滑以為少今頻年催餉僅三十萬招工數萬人礦者大半環監製紙呼乞活而無以應之殷商運鹽能行二三萬引以上者不過十餘家新網每引幾於無商可派積引如山復多懸而無著運司計窮惟以率由舊章四字藉口藏拙大府籌議補救又阻格不行商人困極無如何矣十一月十九夜楚北停鹽忽被天災焚去四百餘艘逃存不過三分之一淮南鹽本一炬而去四百餘萬眾商聞之魂魄俱喪同聲一哭相與會呈告運司計淮南資本不及千萬今一炬失其大半救責其運行千餘萬金之鹽以輸國課應加以嚴法而不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更甚於道光入九年間矣尙能無變法乎變法奈何曰法半節者猶可補救課全今餉十之八九如病者僅存一息耳非大瀉大補之不可大瀉大補者誠經私之費

以收場權之彈撤楚西岸店以免阻費之弊而已夫緝私之途不自臨私外以江船夾帶之私場隱透賣之私爲大江船透賣七八出於場權其竊由垣商相時謀利不能多收鹽戶之鹽鹽戶不能得贖以死也勢不能不私售於梟販例禁雖嚴而無所用若清查場權實數每鹽出鹽若干分爲四季垣商收不盡者官爲收買使鹽戶得以生資何必犯法售私乎垣商之鹽以備商運官收之鹽以應官辦口岸較之用銀買自垣商者資本不更省乎官辦鹽本既省何致復有欠課第收鹽之費不齊可慮不能復籌此款則莫如減得私之費以收鹽計無善於此者蓋竊私一項歲常費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不過委員稍分梟販之利益其私窳耳無益於公久矣今大加裁汰窮存扼要之所數區及總督隨時賞備委員之用可省其費之半飭淮南二千場大使責令按季收鹽確明備用如有短欠不實嚴定處分官選口岸之委員無須鹽本但須運岸之費是去緝私之虛名拔梟私之病根而益官岸之實用此其爲大補者也楚西岸店其弊無窮始爲商人賣鹽收課本而設既乃爲地方文武取用不窮之府院陸中卽有阻費之名屢經裁減迨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錢以銷鹽之數計之也而不肯有司則不計銷數而定爲歲額楚岸七十萬西岸四十萬不問費所由來第以額定賂規爭取之而已近十餘年楚岸日增至一百餘萬差名爲歲額而有軍支有豫借習以爲常是無增額之名而有加費之實也復有往來遊客隨時抽釐不能定數蓋自總督鹽道以至州縣委員無復念商情之苦者矣楚西岸店之人無非淮南親友復借有司之培克貪求而浮報用數分潤入己此所以嚴至一百餘萬也夫以銷鹽一引輸費四錢計之楚西岸費年備當數十萬耳而遠例妄取加增之數及於百數十萬試思國家歲課幾何尚年欠百數十萬而入有司之腹者反經毫無久且重支豫借過於其額今中外度支如此之絀 聖主日夕憂勞大小諸臣食何人之祿不能爲 國分憂而相與營私遂耗於公如此其能無愧於心乎楚鹽因岸店所在漢口

人煙稠密地建倉又時有火患是以皆船泊倉會由鹽道給發水程聽各縣水販子店分鹽散售然自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一區二十餘州縣皆坐視鹽船之過而不能買商鹽仍須自倉運回價值安得不增是以人情不願皆爭買船戶之脚私而鹽為例所拘轉不許開船售賣此成何理耶法令皆自相東縛以困商民及其敵也 國家本所受其害而不知夫為法而病商病民以至病 國猶斤斤守之而不改議此非愚也私耳昔陶文毅原奏本有餘高於黃州等處認運口岸之議而楚鹽道詳稱設店即有應用經費恐不肯商夥影賣脚私致漢岸水程無從稽查西鹽道則稱所食之商新置店屋鹽倉以及岸店辛工日用核算店販浮於水販赴青山銷鹽水脚商力難賠仍必增入鹽價似多窒礙遂格不行夫添店食商誠有如一逼所云者然實則假為公言以陰遂其就近魚肉商人之計且既有省店又於中途添店資費皆須重出故不願行今不食商添店但令商鹽船至九江姑塘即准其開船分給水販子店運售或自至各府散售其楚西岸店皆撤有留者官不必問但令赴兩鹽道請領水程一如淮北票鹽西場以上官為稽查西場以下但給水程其餘聽之則官民皆便火患齊除兩省陳案仍遵定例按數由淮南完納運司委員批解交兩鹽道分給如此則岸夥無自浮開不肯有司無從重支豫借遊客無騷擾可省押費百萬設本商願在青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帶立店者聽之可也楚西接界卡要之地緝私文武照舊設立其費亦令商納司庫備文批解鹽道不許私取於商蓋鹽法本為國課墾下收其餘利以資辦公可也然亦止可十之二三今正雜課統三百數十萬而岸費已一百數十萬是三分而及其一或時猶為違制況濶壞至於今日咸完正雜課不及二百萬而岸費猶一百數十萬有加無已雖舉案為諱置 上無嚴疆其如商力不支何哉今以淮南之姑塘九江當淮北之西灘姑塘九江以上既處處皆查嚴密姑塘九江以下之開法網夫其東縛總商售鹽但約以水程邊卡仍設官緝私地方官毋庸責成銷

鹽分數則文武不能額外多取店夥不能影射浮開遊客不能抽豐嚴擾然後岸費之浮增可節而正雜課之輸納可盈蘇商之困下利民而上利 國中不失辦公之資楚西文武衙門及委員店夥俱有人心宜亦無碍此其所謂大瀉者也誠使大府原議諸條額行而益以大補大瀉之法是雖不行票鹽而實半歸其意淮綱其猶可立乎

論鹽一

孫鼎臣

治天下之弊當究其弊之始終得其所由生與其所終極去之而利自見天下產鹽之地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福建曰廣東曰河東曰甘肅曰雲南曰四川淮南歲引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有十課銀五百八十餘萬兩淮北歲引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有二課銀二十七萬二千兩有奇兩浙歲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七有七課銀二十九萬兩有奇長蘆歲引九十六萬六千四百有六課銀一百五十六萬兩有奇福建歲引五十四萬五千六十有一課銀二十萬二千六百兩有奇廣東歲引八十一萬四千五百有十課銀六十四萬七千五百兩有奇河東歲引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有一課銀五十八萬一千六百兩甘肅花廳池歲引七萬一千六百八十有六課銀一萬四千五百兩有奇雲南無引歲額以餉計者三千九百四十二萬七千一百課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兩有奇四川無額視一歲所售之數請引於部而備餘引凡五千董鹽課居天下財賦四之一兩淮最鉅其弊亦最甚為鹽之策者亦獨繁要其歸則韓私也慎鹽也務商也為緝私之說者天下無不食鹽之人生齒之息今倍於昔鹽之售及於於昔則病鹽者皆私鹽也彼塞則此通矣其說語是也然私果安出乎私之途非一船私者出於商船之船戶漕私者出於司空之軍船漕私者出於鄰境之商與私者出於所之私販以其標鬻也而謂之梟功私者出於商所捕得之私鹽而莫感於商所自販之私而斯吏而以消耗

爲名過於縷引者倍於鹽也先私而後官私無課而官有課也雖然商之販私非商之故課重使之然也鹽之重非課之故吏顯使之然也順治初始定綱數淮南之引一百四萬一千三百九十淮北二十二萬九千一百二十有二十淮南之引增三十五萬三千百有一十淮北之引增六萬七千八十有六矣引自既增商未受鹽而先輸課輸課之外歲有實貢之數五十萬在公之費又七八十萬其間大工大師旅利有加倘有加勸商又觀獻銀以佐 國家之急常一二百萬產鹽之地自場吏以上行鹽之地自卒役以上至於文武之大吏莫不有賂而又實之貨矣船戶以造船出財募人以捕私其爲用之繁且廣如是定制凡引課銀入錢三分及一兩一錢七分而商非銀二三兩不能運一引其後向之二者增而四三者增而五鬻一綱之鹽纔得三百萬而所費殆二千萬歟不販私得乎故雖販私而吏不問也商私行而官引帶矣地船私漕私私私私之數不敵商私船私漕私私私私可以法禁而商私不能禁故辨私之說掩耳盜鈴之說也夫鹽產於場場不私窺私鹽安出禁其所販之地不若禁其所產之地清其源而流自絕於是有議稽火伏以禁場私者矣火伏者所以稽窺鹽之數也一罈爲一罈歷一晝夜一罈之得鹽若干有定數起止皆場官監之然諸場所產數百里火伏之時有先後逐鹽逐鹽而視之不能之勢也且夫計口授鹽度天下之丁制爲引之數引之數有限而鹽之產反有餘積有用之鹽於無用之地欲禁朝不給夕之鹽丁使母私窺禁嗜利之商與梟使母私市可乎禁之必收餘鹽以恤丁丁有餘力場無餘鹽私不緝自止此緝私先恤鹽之說也雖然是餘者委之無力之場商收之乎委之強困之綱商收之乎課通帑緝欲仰於官而官又不能故恤鹽之說亦併併以止兇啼也不收餘鹽無以恤鹽不行商力則不能收餘鹽然則裕商其恤鹽之本乎於是權鹽之使司計之臣談蠶 王貢矣詭託種運矣請帶徵課課矣請加價加勸而免其課矣又有封輪散輪之法以劑其私慮又借原屬之法以資其轉運凡

所以爲商計者無弗至而商之困不蘇頓入之覆巢成而可道官吏之實依時而無爽故商之說亦朝四暮三之說也原其所由始而極其所終其利弊之所在瞭然矣往者陶文毅督兩江當淮北積弊之後綱商遊散乃更其法爲民運官給票而收其稅命曰票鹽行之而效獨一切之冗費其費則視商運虛損三之一而運鹽者已獲厚利積年之滯鹽頓空亦未沈立裁官估而成額轉增之證也後十餘年淮南之商益困鹽海陽以文毅爲之而效也如淮北之法行之而法始盡散未幾東南用兵兩淮之引地或屬交納鹽法益掃地無餘而弊亦隨之獨然委矣數窮理極向之鈎帶縈結室如蠶山紛如積縲數百年 廟堂之上勞心焦思以鹽之國儲之十萬智慮以謀之屬而不可排障而不歸者一旦決去如轉石於千刃之陣而鹽之源也雖人事爲之抑豈非天哉

論鹽三

孫鼎臣

往者牟林顧氏善劉晏之法而稱李慶之言牟林之說後人習聞之舉之盡於朝論於當事之吏尼而不行則所謂鹽利之不可與由於鹽吏之不可罷也當道光之九年御史王鵬芳書以鹽場壟斷矣慶平莊精關與鹽政獨森聚之越一年華陽早相國太僕寺卿梁中涓翰林特講學士顧菴又以是請安化陶文毅駁之今觀其駁論之言則虛場地之廣而漏稅也隨戶之貧而逋稅鹽之隨稅增價也商之爭競居奇遠地之不得鹽也場不能置庫而場官之聲運煩也場官之職卑而稽察不能周也隨地之被災而病稅也根窩裁而失業者多也根窩之說後卒裁之亦無甚害懼隨地之不能無災則制田賦者亦豈能必天之無水旱哉是數說者皆未嘗就其事之理而熟思之爲之說而詳慮之也誠若爲法以場商之有亭池自製鹽者爲鹽戶予以執照編之册共有亭池煮鹽之鹽丁願爲鹽戶者告官一例予照編册其貧無力以亭池製於富民而自爲鹽丁者聽命

督撫舉廉能州縣官爲場官而傷其品秩稅銀之徵解考成視地丁錢糧例運司總其餘官皆罷其稅則通  
嚴一風舊徵正課之數與各場一歲產鹽之數均之而酌其中每百鈞定稅若干必登一冊時時查其舊徵  
之雜項勿計鹽戶自貢鹽成告官開市場官稽其數而監其買賣按所賣之鹽依稅則納銀稅場官給稅  
票販商運鹽出場關津驗票而行不問所販之地販商不問何人先於所在州縣領照赴場買鹽無照者禁州  
縣每月具其數上之運司鹽之價官定稅則必盡一者均輕重以絕趨避也勿計羨者有鹽卽有稅鹽盜  
稅亦途鹽無所爲餘則稅無所爲羨許貧丁以亭池窰之富民者通貧富以重鹽戶賴丁之情勿強也舉州縣  
爲場官者吏選慎然後選政清劉晏用土人之意也罷除官而總於運司者一事權塞利孔也場官給稅業者  
利商旅論盜習也販鹽必領照而具其數上運司者稽匿漏防侵欺也鹽無定價者產有羨任物有高下市易  
之道不可以法齊也天下無無稅之鹽而私販不必提鹽關出稅額入捕課不必督大商小賈入人得出財自  
運鹽而鹽無地不運鹽斷不必慮淡食不必憂官少而費名價輕而售易鹽之利盡歸於場不必優恤而鹽戶  
自餽不必慮其多取而嚴人自倍諸弊去諸利興因利利民而國亦賴焉者此也道光之初綱法猶未甚壞食  
鹽之利者衆稅徵於場國利民利商利而官不與焉故舉以養卒之忠安化之才不能不撓於衆多之勢時之  
未至雖賢者無所用其力歟兩淮之綱既廢引地之禁亦盡弛東南民之食鹽莫可究詰其真不派於官之編  
鹽民不食鹽而國失數十萬之課利權旁落皆中飽於奸民鹽法之更宜莫便於此時矣於是當事之吏始思  
往者之言謀徵場稅而不立法不擇官自咸豐五年至七年七月稅銀止入萬六千五百餘兩偷漏雙漁皆所  
不免或者遂謂海濱隨地爲鹽不盡受場吏約束勢必戢兵重刑而彼亡命無不遁盜雖賢能有難制且鹽官  
之不能盡罷猶河吏之不能盡裁以爲場稅果不可行信能從吾言鹽戶立矣倘有不受約束者乎鹽利盡歸

於場猶有通盜習私者乎定場官之考成而杜其濫猶有侵欺者乎傳有之疑事無成建非常之原而歸膏腴之見率於中以此而實成功也難矣哉

就場徵餉之說牟秋先生亟稱之其實必不可行海濱遼闊隨地可覓隨處可銷孰得而禁之果行此法誰者自鹽運者自通不過聽利而歸之場官耳陶文毅晚悟其非斷然不行試諸處也劉翰清誌

利淮雜議

馮桂芬

顧氏炎武據李變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官鹽矣謂其說擊鑿可行又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句又以崑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鹽爲掩耳盜鈴之政其意蓋欲撤一切疆界以實其不問所之之法似亦深本窮源之論余少時讀而善之迨後修鹽法志於揚州又明履鹽場始知李壽生之見也淮南鹽價每斤約銀五六釐課約銀一分淮北官定鹽價每斤銀一釐五毫課約銀六釐是所願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一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願經此一稅者利之所在人人趨之鱗戶商戶船戶受役百執事等無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況官亦庸足恃乎濱海數百里港汊百出白蘆黃茅一望無際尋常場壘零星散布於其間不瀾於近著瀾於遠地矣不瀾於晴巖瀾於陰雨矣不瀾於白晝瀾於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時可禁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國初雖無裕利而課額已不少其時百物皆賤鹽價必有賤無實情事宜相李氏乃爲此說母乃俟乎累鹽之始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山商每百斤納稅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浙江鹽法志則稱嘉靖中兩浙巡鹽御史李憲行票引於黃巖等場每張照鹽三百斤置票九萬張又稱厥後漸廣是不不止九萬張之數計九萬張已得銀二三萬兩所開廣者山東猶不與明史所載殊未盡聽氏源票鹽記僅引明史則考之不審也此近於就場定稅特不能不問所之



爲折中之法陶公辦行之淮北而大效陳公建議於淮南隨行之亦兩綱全議悉舉爲數年所未有而曾毀蜂  
起則綱領是而條目非也今議法合是更無畏懼亦與票鹽中求其善斯可矣其法有四一崩清氣白也  
凡事委曲繁重皆弊數也票法已從簡易然尙有可議者試引而轉帶乙也挽上六關也僅徵改抽也相城等  
江運入岸仍歸粵商也宜一切割除之於三江營一帶相地立局爲交稅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之所每綱仍  
用舊額一百三十九萬餘引加入岸七萬餘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兩包就場定抽以後經卡製驗永不  
改抽酌定正雜課稅費一律定額其湖運淮北大長一岸亦宜歸并淮南照高寶食鹽辦理運商凡招三種一  
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論官紳軍民皆準承運凡舊商整引概不認帳一平減賦則也票  
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絕取稍  
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之有焉若相刊權課目斤稅幾及一分實已過重辛  
改軍亦以其過重每引加帶一二百斤然則仍不能以爲今之計莫如奏及審利參價一欵幣本早沒於舊商整引轉賣之新販舊商稅  
整可以分參若干兩新商稅等不能參若干分徒使備出商資參隨官室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順而整商稅  
餘萬數更鉅實帶銷之原必應兩難以輕成本一製法洋船也擬造容五六百墩可容數千餘墩二輪船十安慶九  
江漢口三處筆算月得往來三辰得往來三十六凡額銀七八十萬引更用舟尾整舟之法即全綱可舉又回  
舟可帶安一二百萬石統計往來舟值視江船常倍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輪船質堅力猛所遇輕  
糜碎海口捕盜往往見盜船四前胸之輩可定以私之用計無便於此者一廣辦鹽倉也向來運鹽舟笨而運  
到岸已須累月守實動輒經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費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輪故輪船  
相爲弊且今議法船運鹽工食更難有不可停泊之勢一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饋更少於舟且可時其實難

酌其緩亟而多算其運數令各場各地永無多鹽之患凡鹽一年之後質堅不得淋澆而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則久儲倉中虧折僅等三江營安慶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甚便乃從來不問試及何耶或又曰鹽課中有預丁加斤之目則鹽課之數原準丁數今以各省地丁三千萬鹽課六百萬計之鹽課當地丁十之二徑於地丁中加十之一爲鹽課亦謂易之法不知賦稅之事減順而加逆非萬全之道且累行之異日度支稍乏必議重徵鹽稅是適爲稅政之地未敢輕於立論也至兩淮引地課額居天下大半兩淮舉而餘可勿論矣

探買淮鹽濟食分岸納課濟餉疏 咸豐五年

蔣秉章

竊自逆賊竄湖廣擾江皖而陷金陵長江梗塞淮鹽片引不抵楚岸者三年於茲矣湖南一省例食淮鹽州縣十居七入從前無事之時商民販運穀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紙鐵及各土產運赴漢口銷售易鹽而歸分銷各岸計淮南之鹽銷數多者惟湖南爲最每年正引之外尙繳銷湖北之引十餘萬論者每謂淮南引鹽行銷西岸漢岸而其貨湖南從漢岸分銷幾敵淮綱之半誠以江西有粵鹽浙鹽閩鹽之浸灌湖北有川鹽辦鹽淮北鹽之浸灌湖南則距產鹽各省較遠而川粵之私又有三峽五嶺之險爲之阻隔浸灌較難故行銷淮鹽較江西湖北兩省爲尤暢也自江淮道梗淮南片引不到兩粵多故粵鹽亦不時至而鹽價日昂四民重困湖南爲產米之鄉近年稍稱豐稔穀賤如泥又武漢疊陷米糧無路行銷農民買穀一石買鹽不能十斤終歲勤動求免茹淡之苦而不得如是而農困商販實遷阻滯生計蕭條向之商賈今變而爲窮民向之小販今變而爲乞丐如是而商困兵勇出征嗷嗷銀鉅重既不能辦鹽自隨勢必隨地購買近則據市焚餉購買維艱南人數日不嘗鹽味則筋力疲乏甚或重驗成疾如是而兵勇亦困此患之中於湖南者也淮南各場表海爲業丁鹽而

外窮民賴以營生者矣。止數十萬粟，類年片引不行，各場鹽素山積，鹽一斤僅易一錢，尚苦無從銷售。生  
理日窮，坐以待盡。上年兩江督臣怡良曾經據實陳。漕急以恤丁爲請，其竭蹶可想。此患之中於江南者也。  
國家兩淮鹽課正雜各款，每歲共銀六百餘萬兩，爲經入一大宗。三載以來，兵餉增數千萬之出，鹽課失一  
千萬之入，兵事方殷，餉源早涸，用兵各省均抱隱憂。武有七德，豐財居一財，不能豐且日憂，國潰主兵之臣以  
乏餉而號令難行，負戈之士以乏餉而壯氣易挫。兵勇之應裁者以欠餉而不能裁，事機之應辦者以欠餉而  
不能辦。盤糧清折，追呼急而民力難支，捐輸釐金括索頻頻，膏脂已竭，日復一日，何堪設想。此患之中於國  
家者也。且自古鹽筴之利不歸於官，則歸於民，賄賂於民，賄賂於賊，何以徵之。淮甯片引不行，轉運之路已斷矣。而民購買  
食之鹽亦有產自淮場者，謂非許民與賊販，易此鹽荷自而來，風聞各處並有販運穀米，確磧密趨下海，爲備  
洲清撤提轉，堪與賊易鹽，獲利之事，盜民習死，細利本爲法所難防。小民方虞買食雜糧，豈遠聞其所自，官軍  
明矣。淮鹽之利而餉無可籌，逆賊陰操淮鹽之利而購以愈烈，以此言之，則採買淮鹽之舉，不獨爲籌餉計，存  
所必先，卽爲剿賊計，亦刻不容緩也。明矣。歷代籌邊，添餉之策多出於鹽，誠以鹽之爲利與地丁漕米同一取  
之於民，而小民誰知買鹽不知納課較之地丁漕米尤無追呼繳比之煩，但令成本輕減，足以徼私小民盡食  
官鹽，卽小民盡完。國課是有益於國，國有益於民爲朝廷收自然之利，並爲國銷無窮之患，莫便於此。  
明代開中法及王守仁添鹽濟餉之策，所爲隨時要著行之有效也。兵部侍郎鄭銜臣曾論銷鹽會處及此，而有借  
撥浙鹽之請，已蒙 皇上俞允。第所請三萬引爲數甚少，濟江西民食尙且不足，更何能波及湖南。曾論議非  
不知浙鹽三萬無濟江楚兩岸之需，亦非不知淮鹽運銷成木更難行，第易暢特以淮鹽運銷楚岸，感機道

濱河浙中官戶方賄僅淮南引地爲浙鹽壟斷之區必將時准鹽人浙浸滲浙江引地爲首危詞舞聽其勢甚  
扞格而難行不如加借浙鹽納資軍需之接濟且愚期以浙省所產之鹽不足敷江楚民食而於軍餉裨益  
無多不若採買淮鹽於民食有不虞之源而於勦賊最宜及各省軍餉尤有裨益且湖南既例食淮鹽之地淮  
鹽又保行銷湖南之引浙鹽可借淮鹽豈反不可行應請 勅下兩江督臣轉飭運使郭沛霖監製同知許博  
爵運列馮國柱鹽大使萬啓彬陳本鎮等設法倡導勸諭各場有鹽之商先運一寸萬引赴湖南俾全念兵  
民得免淡食之苦其應納之課以一半由兩淮投納以一半歸湖南投納以充兵餉在戶部以失課之鹽抵餉  
無俟仰屋而籌在江楚以濬銷之引鹽銀不至束手待盡不獨江楚兵民商賈兩有裨益且於數省軍務大有  
轉機至淮鹽由浙河轉運湖南經過江西亦係淮鹽引地原無慮其浸滲惟由蘇過浙必經浙河係浙鹽引地  
然程途僅止三百餘里實成領運之商督運之官限以程期亦無難杜其浸滲且楚岸鹽價倍昂於浙商人惟  
利是趨豈肯以實銷楚岸之鹽賤售浙岸以人情物理推之似可毋庸慮慮如果試行有效湖南所收鹽課漸  
有成數則東征水陸兩軍亦有可指之餉戶斷不敢稍存畛域置大局於不顧當此時局艱難萬狀之將及家  
之利豈可知而不爲若身任封疆而徒顧一隅私計政所慮者小而所謀者大是何異於鹽商各設引岸之見  
乎並懇 諭浙江撫臣及鹽務諸臣毋爲奸商私議所脅持則東南大局幸甚臣一得之愚謹錄實直陳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 咸豐七年

胡林翼

竊照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以來鹽法遂無章程惟藉鄰省商販陸續運到以濟民食此暫暫時權宜之計非  
可恃爲久遠也查浙粵各鹽成本較昂運販北方近邊不能行恐惟川鹽一水可通成本較少是以近年兩省  
食鹽實以川爲大宗儼與淮運相埒咸豐三年前者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撥川鹽引張派員督運著有成效因

粵匪上竄遂未續請嗣後兩楚食鹽皆係私商運販經川省之變因楚省之宜昌沙市提提請稅後即准作爲官鹽任其所之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每月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一千萬斤上下此項鹽斤固未定有額數亦未給有引票惟視楚省鹽價之長落以卜來鹽之旺衰正月間宜昌有襄匪之警商販一月不前兩省鹽價大昂民間幾於淡食鹽之來楚與否其機皆操之商販不終於官鹽法謂國之大政利權下移無此政體萬一姦商欲操奇贏相率一月不至民間即鮮食鹽一旦和隨廢壞先到者倍獲後利後到者又復蕪蕪堪虞大非便民裕用之道巨等自省恒克復後節再四等商擬仍援張亮某借撥川引之案而稍變通其法改爲官運官銷仍不奪商販之利以每月銷鹽九百引計算擬按月官運用鹽水引二百餘引七百引仍歸商販自運由楚省派道府大員至川會同川省委員按月督運仍照川省章程完稅引課到楚後另派公正委員勸限督銷其運鹽資本即由川省協濟餉內按月發交駐川委員承領運解通四月報銷一次其所銷鹽價並所獲贏餘一併解赴大營作爲軍餉似此通融辦理其利實有數端楚省引地蓋延數千里之大民運其旺不常官運源源不竭價值不虛饋長即有缺乏隨處可通此一利也川鹽成本較輕僑經理得人則贏餘頗厚以資軍儲不無小補此一利也川省清楚軍餉竭力供支尙虞不足茲查作鹽本在川省所籌仍不過照向月之數而楚省所獲較豐是不增餉而有增餉之益比三利也南省米多而缺鹽北省鹽多而缺米即令委員運鹽易米以作軍食此四利也民運七而官運其二既非占民之利且商販得隨官運可免痞徒搶之虞此五利也升江之於金陵風利不過五日可到是東征之師不僅目前之挹注必以鄂爲根本即吳日之糧糈統轄即爲轉輸鄂省一閱之地民力凋殘餉項日絀凡有官軍餉之事務於搜索殆竭此尤使長而不和商官可萬全無算如蒙 俞允開求 飭下四川督臣每月撥川省富順廠鹽水引一百張交楚省委員承辦就近將濟

送戸部

イランの政治的変遷

...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四目錄

戶政二十一 鹽課三

請整頓鹽法疏

整理淮北泉鹽疏

整頓淮南鹽務疏

條陳長蘆鹽務疏

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疏

與劉星房都轉書

請收回淮南引地疏

復李少冬中堂論輪船運鹽書

收歸淮南引地應遵部議迅速舉行疏

兩淮鹽價仍擬議增疏

淮南遵完川鄂餉銀懇立限收復楚岸疏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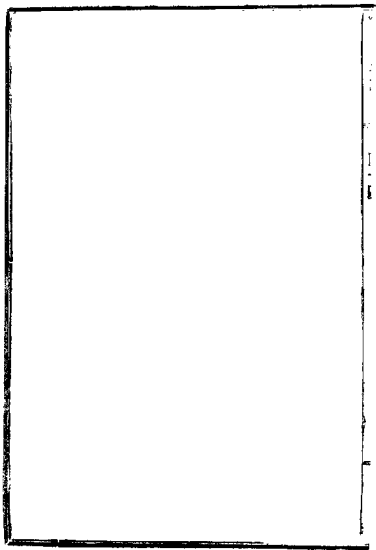
李宗誠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戶部二十一 雜錄三

請整頓鹽法疏

劉統楠

竊兩淮鹽課爲皖省軍餉大宗統營現當攻剿喫緊之時全賴北鹽暢銷課銀充裕方資接濟查淮北票鹽額行歲銷四十六萬餘引加江運數萬引在收正雜課銀幾逾百萬奏銷年清年款良由立法精用人當也近年歲銷不過二十萬引或十餘萬引乙卯丙辰兩綱尚未運情票商則完納無資場鹽則晒掃失業漸成浸散之勢堆其改皆由該管官吏經理不善誠知牟利營私不知恤商招販以致引滯鹽絕皖營守提軍餉累月經年貽誤大局所關匪細是以前任運判許惲陳照均經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奏劾去任奏鹽官積習相沿專尚貪緣奔競更多圖冗庸劣之輩求其正本清源實心任事百不獲一淮北潰敗已甚必得有爲有守之員方足以資整頓而籌餉查運使兼轄兩淮現蒙 皇上簡放新任必能破除情面任用賢員惟淮北利弊所在恐難周知區區以爲得人則法自立除弊則利自興謹據平日聞見所及酌目前因革所宜敬抒管見六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裁釐捐以裕引課也查西燭爲淮北票鹽總匯之區湖南由塘運經各岸途經高良湖正陽關楚淮關三河尖等處現俱設有釐卡每處按包抽捐制銀六七百文或一千一二百文均係各營弁勇管理交納稍遲應答立至商販畏懼裹足不前引課日涸實由於此且釐捐向無定額不肖營弁往往征十報一各營仍有缺餉之虞是釐捐有名無實已可概見擬請裁撤釐卡招徠商販以期額行全復軍餉日饒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一禁私鹽以嚴銷路也自來整頓鹽法首重緝私而官中之私尤宜嚴加禁止淮北提鹽抵課

以來登并捆運偷買私帶運包疋葛取滿卡陶關一引餉數引私鹽其勢不可以窮詰且業販赴場買鹽經漕運總督委員每選一引於例定鹽斤之外加帶二十餘斤俟零成引運交漕局不征國課名為餉鹽實則私鹽且令場商賄鹽斤票運肥包索紅行賄販餉百端騷擾恐涉瀆州糧臺例鹽向在西藏探買今則海州運列親屬代辦赴場買鹽刻減價值拘拿車船夾帶私包莫敢如何庭請將營鹽夾帶諸縣認真剔除並刑漕局徐運之鹽概行停止一汰冗員以免掣累也鹽官之設各有專司淮北從前運行綱鹽過淮改捆是以設有淮北驗掣同知一員專司改捆同知一員淮北投驗所大使一員白塔河烏沙河巡檢各一員專司改捆等事迨改革以後北鹽復運西端出湖舊道全徒官行徒成同知等員有官無職罔不謀著他缺應即裁缺以資俸廉再鹽運改革之始板浦中正臨興三場設立四局新開大伊山五丈河順清河等處各設一卡均由運使委員稽查乃日久弊生竟有挂號請押查驗裁角諸名目每引照費輸至制錢數千該委員等勒索規徒為商販之累應將局卡各員即行裁撤所有秤型查驗事即責成三場之官實心經理一減經費以輕成本也淮北票鹽舊有經費一款隨同正雜課銀征收為數甚鉅嗣因轉輸不及改運四成鹽包核計正雜課銀不及三成經費等款已在一成以上凡經費所堪鹽包存壩應借官民互市搶售勒索殊屬不成事體又壬戌年請選缺旺海州運判於例提鹽包之外每百引加征現銀數兩是年請選二十餘萬引加征銀至一萬餘兩是否稟詳上司有案應令嚴切根究以禁苛派並將經致應提鹽包速行停止酌留舊制經費十成之一征收現銀則官吏無分鹽爭售之弊有現銀辦公之實票販成本較輕亦足以廣招徠俟壩銷暢旺能將鹽課提包章程停止仍征現銀以杜弊端一定鹽價以恤鹽丁也淮北改票以後丁隨鹽價販借每引例定九錢嗣後屢減屢復變更不已每一票到任必先詳請遞使核減鹽價恐嚇商民迨至賄賂滿堂始行詳復該商是以前任各運

刻捐覈減復數假有案暫減則產廢產廢則鹽缺鹽缺則課課課則餉虧弊之相因有如此者况淮北廣運  
鹽區焚掠亭鹽池并大半流蕩丁廠流離晒掃失業亟宜保固池鹽以裕課源應仍查照票鹽定章每引定爲  
鹽價較價九錢永遠遵行該管官不得擅行核減致礙投書一疏河道以利挽運也海州運鹽河道漸淤時通  
常患淤塞而販書有河費捐款每引捐銀一分足額年分捐銀八千餘兩向例存儲濰州運判庫內以備隨時  
挑河乃自咸豐元年以來從未與挑現在河身淤壅日高乾涸時形挽運多阻近來銷數雖絀十餘年之久捐  
款已逾數萬商臣屢請挑河該運判輒謂留存無款豈若閭閻屢令確切查明速將捐存款項發給與挑以利  
福運又聞淮北商捐全係官爲經理乃捐倉穀則義倉如流捐勇糧則練勇無多應令一併清查以杜侵蝕以  
上六款皆與淮北鹽務利弊且訪聞較確不敢隱於 上聞應請 旨飭下兩江總督遴委清正大員會同該  
運使徹底清查毋得隱徇隱飾以清積弊而裕課源

整理淮北票鹽疏 同治三年

曾國藩

竊且伏查淮北鹽務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鹽意美法良商民稱便果能率由舊章行之百年不敝無如軍興  
以復運道之滯塞靡常銷數之暢滯無定鹽既不能如額運售課亦不能按額造報掩延委搭已覺年不如年  
然未辦餉鹽以前票販雖日形竭蹶而尙能勉刀從公池商雖難免偷漏而未敢任意私售違軍營提鹽抵課  
變易違規營員自出於其途商販遂闕而都步李世忠部下赴省領鹽尤屬桀驁一不遂欲百般恐嚇甚至因  
棧鹽不足下場自縊一層開端各營效尤設私夾私之弊遂至不可窮詰現在李世忠棄經開缺回籍其部下  
兵勇亦皆遺散當此淮甸澄清自宜恪遵 聖諭將餉鹽截停招集新舊票販照常請票運鹽完納現課出辦  
銷傳且旁者博訪參考成法覈議新章約有必須停止者二急宜整理者四請爲我 皇上陳之潛臣以清淮

防費支絀先令場商每包捐鹽五斤每引共一千斤旋因逐包捐鹽多未便由海分司詳改每運鹽百包帶  
鹽五包其應完課銀及售出鹽價雖經吳棠奏明作為清淮軍需而但銷錄而取之積層而派之殊非政體所宜  
此必須停止者一也徐州係山東引地前因怨氣梗阻東引未能到岸經督辦徐宿軍務田在田奏准借運北  
鹽暨收東課原係暫時權宜之計行之日久流弊滋多探買則私自赴場售銷則旁侵曉界劫下東引業已通  
行徐民無慮淡食不能再託借運之虛名貽侵銷之實患此必須停止者一也北鹽向有淨鹽毛鹽之分已改  
編者為淨鹽未改細者為毛鹽皆須納課方准出湖近來私梟勾串營弁朋販毛鹽結隊橫行連橋過越堵之  
嚴則營員出而包庇緝之疎則官引盡被占銷此必須停止者三也夫據鹽之法革其弊而利自興倘辦停則  
強劫害散之弊除捐鹽停則科斂納商之弊除借運朋販之鹽停則引界混淆營私充斥之弊無不除且所謂  
商理之四端蓋亦就諸弊既去因勢利導耳淮北綱引前係癸丑戊午綱為止今於五月初八日移開已未新  
編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之數應循照近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二引每引例收報部正課一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四錢倉穀河費鹽捕營各一分此外如團練  
蠲工經費號項等款名目太繁一概剔除以紓徵力此現籌整理者一也近來軍餉皆由鹽盈撥濟勢不能驟  
行裁撤而長路處處設卡高取稅為畏途且從前各卡總計每包約須完釐錢一千餘文為數過重自應大加  
核減今擬仿淮南總收分解之法歸併兩處自西關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運赴上游再於  
正陽關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他卡只准驗票不准重抽統由臣選派委員駐卡經理蓋非減額不足以輕  
本非裁卡不足以卸商此現籌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餉原案向以十成分撥臨淮軍營分四成歸州李營分四  
成安徽撫營分二成今臨滁兩營業已分別裁并自可將該兩營舊有之餉改撥金陵一軍稍解燃眉之急惟

漕臣停止捐鹽亦慮墾于撥濟以資貼補嗣後所收課鹽臣已審明吳家喬松年應仍以十成分派臣等議五成辦鹽款四成漕營款一成給兵數則小有裨益論條例無甚更張此現籌整理者三也北鹽每引例定正鹽四百斤分細四包每包運耗耗重一百十斤近來稅額出湖皆在西場改細大包重一百二十斤動不勝以省運脚及接包抽盤之費換包後鹽票不符滋生弊竇臣已嚴申禁令不准改細大包並於例給大票外將每船裝鹽包數亦仿淮南之例標明湖口清單庶歸舉舉可行杜就重而避輕不致以多而報少此現籌整理者四也以上各條係就戶部原奏及御史劉毓楠之條陳悉心參酌力挽近年之稅政悉復曠昔之成規而又恐積弊已深一旦改收現課各做不甚踴躍更議囑以官運則商販一律辦理以示倡導准北近年以來綱法紊亂開網既無定期奏銷亦無定限目下新章既定臣嚴飭運司督同海州分司廣為招徠源源運仍限一年造鹽奏銷以符定制但例銷北鹽口岸迭被苗捻蹂躪之後不但煙戶凋零人民稀少且未經開網之前存積餉鹽捐鹽販鹽為數不少膏鹽之占壓太多新鹽之售銷難遠勢有必然又皖之穎六屬鳳豫之信羅光固運近捻氛軍情變幻刻可危課項能否如額收足奏銷能否依限造報未敢信有把握其五河正陽關所收鹽監將來自當隨同正課一併報部以重款項惟因餉需緊要此時所收鹽課只能支應軍需未能先運京餉私衷耿耿抱疚良深臣惟有督飭著運司忠廉彈壓加寬實力辦理以仰副 皇上整飭鹽綱之至意

整頓淮南鹽務疏

會國藩

竊臣於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設奏京倉需米摺內曾將籌辦南鹽情形略陳大槪在案伏查淮南鹽課甲於天下自長江梗阻引岸廢弛法經前督臣於成豐四年奏辦就場抽稅販戶下場開鹽收課甚微又於七年奏改設局征稅令水販就棧採買稍有成效但每年所征課額較全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一總因楚西引地未通鹽

無去路是以譟然來諫現在江路諸清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自應趕緊設法運鹽售力圖整理而籌辦之難大端有二一在私鹽之侵權太久西岸則食浙私而兼以四私楚岸則食川私而兼以四私引地被占將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濟食官亦藉此以抽釐積重難返久假不歸勢不能驟行禁絕一在釐卡之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備徵而金柱關而荻港而大通而安慶而華陽鎮以達楚西層層設卡處處報稅均以鹽釐為大宗請軍仰食性命相依勢不能概行裁撤且博訪衆論核定新章按切今日之時勢仍做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請為我皇上相陳其略自認鹽價估淮界本輕利厚淮鹽不能與之相敵江楚百餘州縣徧地皆是查之不勝其煩堵之且恐生變計惟重稅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為官淮鹽亦得逐漸進步現已者明湖廣江西各督撫將鄰私釐金酌量加抽聽鄰鹽與淮鹽並行不悖譬之田產被客民佔據田主初歸姑與客分耕而食待至淮運日多銷路日暢然後逐佔田之客甲鄰私之禁此疏銷之略也近年楚西之鹽每引完釐約共在十五兩以上所分濟者下游為郡興阿之餉馮子材之餉李世忠之餉上游為臣與官文部下之餉皆萬不可停者臣與各處商鹽釐不能全停未始不可暫緩除均領兩防官照舊額外其餘未始不可少減酌定新章前之邊卡抽收者今改為到岸傳銷後釐總完釐分解各軍前之收卡稅五兩有奇者今改為楚岸每引抽銀十一兩九錢入分西岸每引抽銀九兩四錢四分皖岸每引抽銀四兩四錢既減釐以便商人先售而後納此輕本之略也商販挾資求利無不靡靡常昂保而勿失然不由官為主持往往見小欲速跌價搶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販似求卸貨而先銷不肯守日而賠利其後彼此爭先愈跌愈賤如風捲殘雲欲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與商俱受其害現於楚西各岸設立督銷局派委大員駐局經理鹽運到岸令商販私局掛號照牌定額揀次輪銷時而鹽少小民無食實之虞時而

銷帶而買無虧本之慮此保信之略也鹽法首重緝私大夥私梟明目張膽猶不難派兵捕拿最易偷漸者包丙之重斤船戶之夾帶所誦官中之私查禁尤難現擬改復道光三十年章程每引正鹽六百斤分緝入包每包另給油耗七斤半包密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發大票隨時添給並於大勝關大通安慶等處派員驗票截角如有重斤夾帶立即嚴加懲究提鹽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鄰鹽者亦必另給稅單苟無單而販私卽按律而科罪此杜私之略也茲因者均就日前之要務及道光年間之成規參酌而損益之無論官運營運悉照商運一律辦理至學完課銀因鹽廢爲數太重未能據添增加仍照咸豐七年奏案征收向來鹽課按半年奏報一次今擬將各處徵收之鹽水分上下半年開課並報以便部臣有所稽考惟兵燹之餘戶口大減以今日之民數照承平之引額恐運銷不及一半加以私充斤挽復非易股尚絕少招徠尤難能否漸有起色殊無把握臣惟有督飭署運使忠廉實力講求以期國課軍需兩有神益

條陳長蘆鹽務疏

會國藩

竊臣於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奉到 寄諭前因給事中陸鴻燾奏請整頓長蘆鹽務當經降旨交戶部議奏茲據奏稱陳鴻燾所擬各條或係申明成例或係現辦有案或款項外銷向未報部總之蘆綱積弊在引岸虛懸乏人認運因而交款日趨浮費過重商力難紓正供遂致時虧請飭迅速整頓等語著會同籌核按照部議各條督飭長蘆運司將應辦事宜趕緊修舉應汰陋習實力掃除如有未盡事宜值著體察情形的擬章程具奏等因欽此當即恭錄札飭運司復慶據實詳覆以憑核奏旋據該運司將鹽捐錢文津貼剩船一條先行詳請者覆其餘九條亦於六月間詳復臣以其中利弊未能詳細盡勘所陳尙有不實不盡批令再行確查具詳九月初間又經另委候補知府李興銳馳赴天津按照原奏各條明查暗訪悉心考究據實稟復茲據該司及



委員先後查復前來，良參觀互證酌擬辦法分條具陳如左：

第一條 認辦懸岸宜定期查釐商認辦引地向例於具稟之後飭緝查明是否家道殷實仍由本商自覓啟商聯名出結具保由緝總循例加結始由運司轉詳署部更名一面給發行知領引辦運此等層折原爲慎重設法由來已久其中緊要關鍵重在出結之保商不在加結查押之總商其或商本實不充足或外來人地生疏緝中無商承保則往返查訪稽延時日亦非勢所常有並非設商總等有意刁難弊端需索也惟新商認辦之初辦引者向令先交商課銀一千餘兩不等名曰書商以驗殷乏又認運租運捆運之外另有試運章程試之二三年果不能辦准其稟退有寄庫則資本之證據早明有試運則本商之進退務如在緝總不必過於慎重徒落煙塵之疑不以爲因循廢公而以爲新借美岸述近把持情同勸捐嗣後新商具呈但有款商聯名具保者即令緝總酌定期限於二十日內加結查押運司亦迅速發給行知庶眾商可資鼓舞

第二條 保結商人宜專責成查長蔭向例新商入緝取其聯名商保保其家道殷實如有貽誤課運願甘分賠甘結惟各商因通緝向有隨引帶交參課銀兩遇有參商拖欠課款除以查抄家產變抵不敷外均在商交參課內彌補是以從無保商難賠之案迨至道光二十九年引岸參懸無商認辦課過多參課不敷彌補通緝添捐懸岸課一款隨領引時每引交銀四分專補懸課之用無如懸岸日增賠補愈難所有領參商課雖逐案飭令分賠總未竣完交寶銀日在蔭緝尚人多因誤運誤課其本商名下自能保全出緝者甚屬稀少若再責令分賠代人受過並不于以年限難免不紛紛畏累遠避則蔭引地從此有參無認殊於全局有礙自應量爲變通擬請仿照保固三年定期如果三年正課之內認商賠課被參商將應交正課除抄查備抵外其餘參欠課銀分作三成在於參商名下追交一成出結之數商加結之總商分賠一成如逾三年之期認商案

經完過奏銷引銀可稱家道殷實即與保商無涉以示限制似此酌核辦理於課款分賠有著而於各商亦不致有畏累不保之虞矣

第三條督催總商宜先完課查產商完課無論總商散商均照通額一律辦理近年奏銷後所欠勒限課銀委係累商欠交之款綱商名下應交正課均經依限催完惟向來章程每屆上課之期運司派委委員候補數員率同綱商督催委員平日與衆商情誼不洽於鹽務底蘊不明督催無權慮故事每屆額統完至八分以上爲率而此入分中孰多孰寡孰先孰後無從稽考是總商之拉勻揮算從中取巧其物議亦由此而起嗣後惟營道照部詳數令綱總首先完納每屆奏銷特總商名下課款是否清完之處附案聲明仍由運司將總商另立簿冊散商亦立一簿將已完課成未完課成據實登註隨同銷冊詳文送鹽院衙門備查綱總無從牽拉累商無從朦混開誠布公共見共聞征收亦當日有起色

第四條摺運懸岸宜交全額查長蘆懸岸前於道光二十八年經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案內將無商州縣五十五處除有州縣自行運銷者十一處無容更改外其餘四十四處之河南懸岸二十四處于限半年責令各州縣或招商准北成案外課後鹽無論資本多寡一經交課給票護運直隸懸岸二十四處于限半年責令各州縣或招商或招販一律整理倘商敢無人責成各州縣領運如州縣實不能辦理之處仍由鹽運司派員官運等因今查直隸各處懸岸除陸續招有新商具課外尚有餘屬之新鄭太康扶溝長葛直屬之咸安開州並先經曾有商認辦復又奏懸之豫屬寧陵沈邱項城洧川又二十八年以後續經奏懸引岸除陸續新商核認外尚有兩岸之祥符許州禹州臨潁鄆城直隸之永清邢臺鶴澤隆平鉅鹿衡水唐山曲周統計二十三處內除衡水現有新商稟認試辦外其餘各岸疊經該司出示招商屯運飭各屬一體廣爲招募迄今無商認辦引岸虛懸民食

堪虞自不得不照案飭令官商販招運藉濟民食以補課款惟抽運多寡無定原包額認辦不同若釐權利是隨能多抽一包之課何多獲一包之利亦未嘗不願多運多銷而卒之所運無幾費亦有故或因資本微薄無力多抽或因岸地滯銷有虧成本以致未能按額抽運現在既准部議自應遵照飭令抽運之各官商如果情願包額認辦限一年之內出具認款保結詳請者部更名一面由司另行募新商稟議妥辦如有實在銷滯無商認辦之處每岸專案詳者不復以籠統浮詞搪塞查該岸為中外所同慮抽運乃維政之弊端本無所容其掩飾也

第五條長蘆綱總宜令更代查山東綱總雖係按年更換第山東先課後引長蘆先引後課綱總之責任兩不相侔換期太促必以甲年應完之課款責成丙年之綱總督惟恐此推彼讓之弊必且層見疊出且綱總為通綱領袖要在遴選得人非其人卽一月一換無裨實政得其人卽累年不換亦無異情蘆商股實者少股實而認款辦事者尤少年更後恐中選之人無多而引之志甚現經運司於舊綱總四人之內挑留楊俊元華恒斤退高凌漢等四員於本年六月具奏稟論尙屬允協嗣後綱總擬不必限定換期為案而所翁股者酌留接充如其不然隨時撤換詳請者部查照

第六條代銷融銷宜行分別查長蘆滯岸積引例准融與轉岸分成代銷當辦理融銷之初原為蘆商疲累信多銷路又滯每至奏銷屆限雖引地積有存儲而課項無措力不能完勢必紛紛參追各商以融鹽與融引同一律稟請該部照案分別商銷會以所得之鹽價卽交庫抵課惟復價一項歸買商完交其餘一切課款仍由賣商按照原額仍舊完納參奏議起見同治三年前任督臣劉長佑奏覆河南撫臣張之萬奏參蘆商把持案內特融銷引這一層案卷詳細聲明有案可稽檢查近三年案卷亦係疲累之商或因正課無措或因復價

到限無力措交不得已將所運之鹽融賣與別商運赴嶺岸銷售其所得價銀由官商呈出交官以濟目前之急是實商得價融銷即與自運銷售無異在買商既經按包交價並非得無課之鹽在賣商處已收價亦非上無鹽之課融賣融買事出兩商情願並非買商圖得便宜致有弊竇且代銷與融銷稍異之處代銷則賣主奉貼銀每引三錢五六分至四錢不等其正雜課復價等款概歸買主完納融銷則買主代交正課六錢復價五錢解費二分一釐其餘各款仍由賣主自行完納代銷則賣主出津貼之費融銷則賣主有自納之款其辦法不同而使累商得稍資周轉則同賣者買者彼此扣算定價兩相情願則亦同所有各商融銷引鹽除期過之商仍遵三年奏案飭令一概領引運鹽不准融銷外其行商融鹽應請照舊辦理免其禁革以保鹽綱而重帑項

第七條歷年積欠宜令代交查路補庫整稅欠一項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共計銀一千三百四十三萬一千四百餘兩每年議定庫整銀六萬兩積欠銀十一萬兩分年按引攤交每引攤銀一錢四分零自同治一年起因商力拮据改為外引撥出銀一錢一分京引撥出銀八分領引時引完納其餘銀兩仍照案按限攤交嗣於同治五年因綱情愈疲稟請外引減交銀一錢京引減交銀六分自道光二十九年起到至順豐八年止除已完現商淨欠交銀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餘兩業經奏奉部覆准自咸豐十一年奏銷後分作五年代完又自咸豐九年起到同治七年止續應征銀一百七十萬兩內除鈔懸著銀四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餘兩永平七屬官辦暨天津公共口岸未抵銀四萬四千二百三十餘兩現商應交銀一百十五萬六千五百二十餘兩內已完銀三十五萬六千七百餘兩連前審計現商共未完銀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兩其已交銀兩均經彙撥各餉動用按季冊報在案其欠交銀兩雖屢經嚴諭飭催無如各商會稱因近年引地減

據被災領運失時額引潯銷商力拮据運贖已屬萬分踴躍前項積欠交代前商盈累之款一時無力賠交委屬實情且近來參商迭出長蘆縣早已屬不少若以此紛紛參辦通融無商不欠損至無學不懸全屬舉動所關非細核准部議除將欠交銀兩趕緊設法履行催交以清積欠外所有隨引兌交之款按每年歲廣乳數核計應完數目適入春秋撥冊總領部權至於欲紓商力必須減成本且當另案陳奏

第八條報災補運宜再詳查查各州縣詳報被搶被水各商引鹽有詳運司已經委員會訪尚未勘覆詳報者是以失鹽數目即院司兩處案卷已覺未能相符茲據該司逐細詳查除奉部覆准補運五六等年被易匪變逆總搶之甯晉臨城杞縣七年被搶逆焚搶之定州南樂清豐大名開州東明臨漳等州縣商人益德裕等被搶失鹽一萬六千零二十九包不計外實在據委員勘復陸續詳報之清苑等處商人被搶失鹽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包又新城等州縣被水衝淹鹽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一包又已委未經復勘之濟源等州縣并未經委勘之安平縣商人被搶失鹽一萬零八百五十六包又因案情未符批飭覆查未備詳覆之溫縣等處商人在途被搶失鹽三千二百四十六包除由司核明照例分案敘詳並將未經通詳之各州縣分飭另行補報以昭核實外所有州縣商名鹽數分別另造清冊呈送備查核將原冊封送軍機處并分咨戶部以備考核

第九條加餉抽銀宜行禁止查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每包加鹽一百五十觔合計北鹽重五百六十七觔有奇南鹽重五百七十二斤有奇查者即以私論各商赴地委贖向由批驗所大使驗明秤量按包編號之後始行飭商裝運前奉部飭即經該運司明查暗訪出示嚴禁并親赴關所查照鹽包按次編列號數按包抽提當宜秤製均屬相符訊據各商會稱伊等赴地按引築包均由批驗大使查驗秤製編號有一鹽必有一引造關時按號抽提過秤既有官司稽查又有部批斤兩案目共隸非商等所能行私驗混且伊等深知例禁甚嚴

亦當自顧身家何肯犯法取利至違例時裝載備卸者即係批驗所過秤編號之引驗此外實在他無另有私築號鹽意圖夾私加斤情事復飭緝小直沽批驗所大使王鳳岡以查明各商赴埕築運均係遵照部破斤兩一律辦理並無夾斤加帶另築號鹽以備製抽情弊出具印結詳送到司該司恐尚有不實不盡復經連日逐細查訪僉稱如一此後惟有嚴益加嚴督飭委員暨批驗大使認真秤製不時密查倘有奸商夾私加斤情弊立即照例從嚴懲辦且亦當不時由省委員赴津密查取驗事宜斷不敢稍存姑息以杜流弊而肅鹽政至隨引每包抽收津貼錢五十文乃係同治六年海運案內各商公議捐作津貼濟餉民船之用並無浮收抑勒情弊業經另行詳明咨部遵准在案

第十條題祭科則宜加裁並查道光二十八年 欽差王大臣查辦鹽務核定科則曰正雜課曰平飯曰補欠曰歸補積欠曰王范潘坦租息曰領告雜費曰得費曰各項解費曰內外幣利共九款係引攤交銀 三兩六釐刊單通行飭商遵照此木板之則也後有續增商捐款項因年限多寡並無一定一經捐足即由各商隨時稟請停止並非作為定額是以向用墨筆添寫刊單之後同治三年河南撫 臣張之萬奏於釐商把持運使受其朦蔽案內指稱墨筆私加私用經前運司克明查出墨筆添寫者曰懸岸課曰捐補參價曰欽天監生息曰歸補緝費曰口岸汛工曰籌補津貼曰還鑿辦公曰酌增領告曰朝袍冊費曰修署曰報效軍需曰隨引復價凡十二款當將墨筆原委逐款造冊由前督臣劉長佑奏覆有案可稽嗣將朝袍冊費六釐修署一分報效軍需二分三款先後停止同治六七年間因送奉內務府奏派長蘆辦緝案以及蘆勇口糧並捐築金堤挑挖府河等項增添一款初曰寄照課款改曰金提課款其餘均照前奏之數並無絲毫加增此外又有兩場各商稟添大河口運費一款南引各商捐添課效俾省協餉一款係不在通綱科則之例皆墨筆之則也至所稱領引

時外加若三款查有津貼辦費一款因前辦探賈殺商人張慶歷年賠累各商公議情願每引津貼辦費銀三分五釐又津貼辦公一款因總商辦公一切費用出自自己籌集商公議願每引幫貼辦公銀六釐迨因舊商星散新商心力不齊完交寥寥本年已將此二款停止矣至巡費津貼一款係承辦青靜濟鹽因處引地絀費幾減不敷通綱公議每引撥幫銀四釐此為保誘引地而設應仍其舊斯三者外交幫貼之財也據該運司造具木板料則一冊額增銀一冊外交幫貼一冊並將領告料則款式呈送前來理合封送軍機處並分者戶部備齊至部議以浮費通重行令認真蠲剔分別禁止 旨亦深知蘆綱之疲由於成本太重銷路太滯而來商亦稟訴苦累情形呈請拯救頃至天津與運司面商一切即日將各項料則酌擬裁減具奏以輕成本而據額綱以上十條就部文所指者逐細登覆至於引滯商波全綱不振別圖補救之方容即於酌減料則案內另行具陳

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疏

曾國藩

奏為楚岸淮南引地業經會商定議暫與川鹽分界行銷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楚省引岸被川鹽侵佔太甚經 臣國藩於同治十一年三月間總辦具奏嗣准戶部奏覆應由兩江會同湖廣四川妥議章程奏明辦理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恭錄轉咨前來 臣等伏查行鹽各有引界今以川淮兩省之鹽同行湖北一界之內此幅則彼滯勢有必然近年淮南銷數日減存鹽積積無幾統通皆由川鹽到處擠賣遂使淮引之界幾被川鹽占盡論鹽斤則色白味鹹川貨本甚於淮論繳運則下水順流川路較近於淮論民情則楚人食川習慣而已成自然給官事則川販窺楚熾禁而恐生事變故川私侵佔淮引地雖屬大案紀綱之事而有萬難遽變之勢今欲於積重難返之後挽回一二仍當暫分疆界為徐圖規復之計湖北淮引之

地九府一州此 國家之大法終古不變者也就川私侵淮之地而於其中收復數府專行淮銷酌分數府准銷川鹽者此目下之權宜四面兼顧者也等語嗣往來等商再四就湖北九府一州計之現定將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先行歸還淮南專銷淮鹽其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仍准川鹽暫行借銷議定淮分之界不准川鹽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由淮南就中酌設子店擬借零引以明本保准引地方不可喧賓而奪主一劃而永塞前於沙市所設配銷局既於川販多所未便而淮銷亦並無成效應將此局裁撤移設新堤改爲分銷淮鹽局至武漢黃德四府內湖北所設抽收川稅水陸局卡亦一律裁撤禁止川鹽不得顯較侵銷四府地界此會議分界之大略也淮鹽滯銷之由固由川私充斥而銀價日昂鹽價日貴亦屬有礙銷路初定章程湖北每銀一兩約易錢一千五百餘文今則增至一千八百餘文居民買鹽則用錢而局中售鹽則收銀水販成本因之賒增不能不量予酌減查楚岸定章本定每引售銀二十四兩厥後遞減至十九兩二錢現擬每引再減售價一兩二錢每正引六百斤定售銀十八兩所派之價在於應解鄂淮鹽釐內各半分扣將來銀價如跌再將鹽價隨時酌提以昭平允此減價之大略也地方州縣本有緝私疏銷之責若不加意整頓深恐完稅之川鹽雖申禁令而無稅之川私勢更蔓延加以緝私北私交相侵濫名雖定界仍無補於淮銷除湖北飭派緝私各兵勇照常布置外所有武漢黃德四府擬擇扼要之地設卡分堵凡緝私北私及川鹽越界漏稅之私仍由臣瀚章通飭各州縣不分畛域幫同局卡實力緝拏每年年終由督銷局會同湖北鹽道覈銷數之暢滯定州縣之勤惰開具清摺送由臣等會同考核酌量勸懲以收實效一面由臣國藩責成運司督飭各場講求煎煉之法務使淮南鹽色白潔期與川鹽相敵倘有以醜劣低鹽運揚立將場員記過撤委此又講求緝務整頓鹽色之大略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各岸應銷之鹽較昔年額數已屬極少而運鹽而謀食



者人數日衆場井之產亦日多。臣等不敢期銷數之極旺但求墾淮漕者不至因銷路被奪而遂絕生計。案川漕者不至因銷路被奪而引出事端是即兩全之道。此次分界之後如果淮益有贏郭蘇日耕即當補貼。鄂餉期於勻分餘利而止。如果淮銷仍舊川餉大暢即當嚴堵川私期於不侵新界而止。若其軍事大順派黔甯清川鹽自有本管之引地則今日分割之五府一州仍當歸還淮綱淮南引地行之數百年不刊之典。臣未敢輕於疆割也。總之隨時體察川淮情形補偏救敝務在不戾時宜不墜憲章。至湖南堵川之法前經臣國藩奏明候湖北酌堵川鹽稍有起色續行奏辦現查湖南省祇有岳州常德澧州三屬行銷川鹽岳州係遠省會之門戶常需保入長沉之要津均爲淮鹽緊要口岸亦經議定專歸淮銷惟澧州與荆州相近川鹽運往路途價廉應暫分與川銷其餘未盡事宜俟開辦數月再行酌核核陳。

與劉星房都轉書

曾國藩

頃得讀閣下所寄鹽法節略一紙仰見聖畫精到籌謀深遠敬佩無已。去歲變法之初規模粗具亦容有未盡善者。今茲復款小有變更以期保此大局此密益求密之道也。第試行未久謗議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說適足以快饕餮之口。此次小議改撤要須周詳慎不復少留滲漏以期十年廿年永不再改而後有以自立。第等雖未諳鹽政亦欲免竭管蠶以相佐助搜尋繇漏以相詰難謹就節略中所載及其所不載悉心研究竊以爲不足慮者有二。未深斷者有因宜熟計者有三。焉伏惟分別而詳示之。辛丑五綱之殘課及清查扣留都府各款從前奏案每引加解銀五錢有奇此舊商之殘欠本與新商無涉戶部不能執中所負之債而取償於乙孰綱商之帳而追呼於票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時此項欠課業已奏明停緩豈甫經年餘忽從而追索之此其不足慮者一也。活支外款本無成數撥節一萬即報一萬以候部撥撥節十萬即報十萬以候部撥假使外

間動用已盡無分毫可供指撥戶部不能持議以相問執簿以相責此項銀兩係兩淮額外樂輸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其操操自營處戶部不得爲政此其不足慮者二也節略中言此時鹽課皆當復還舊額方爲正辦不知所謂復額者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每引四百餘之額乎抑鹽勛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之舊而仍照新章併爲六百餘大引僅存九十三萬引乎由前之說則由六百餘而仍改還四百餘是成本據加課額增辦理牌大致踴躍想智者必不爲此矣由後之說則較戊申綱之八十九萬引僅多行四萬引雖勛數暗與會典定額相符而引數究嫌短絀此第等之未深晰者一也節略中又稱俱復舊額照料則每引須加繳五錢有零不知尊憲以爲此項宜加乎不宜加乎以爲宜加則一年以來每引止費六兩一錢有奇業商已慣見而價聞矣忽增五錢亦恐其因而裹足以爲不宜加則國家課額自有定數去年議增二十萬引業已撥讓而之輕今年議減十六萬引亦宜攤讓而之重倘復裁讓額則人言藉藉豈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價之長跌非官吏所能爲力錫價之貴賤則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陸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場價不得過二兩四錢不許按價居奇今節略云錫鹽每引加費七入錢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祿行一百九萬餘引滿額卽止以防積稅乃節略中云改票以來已運正引三百餘萬是兩年而行三綱之引矣其果應滿耶則於百九萬引額滿之時卽應停止不應自背前奏溢額外自誇銷引之多而受稽檢之害其果未滿耶則此時不應忽有改關減引之議此其未深晰者四也乙未綱之鹽從前陶文毅奏案本請分年帶運鹽既分十年帶運課亦分十年帶徵聞此綱至今鹽未運畢課亦未徵完去年陸公奏章乃稱爲乙未綱以納錢糧未運之鹽以與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審疑於心矣惟力籌郵商輕本之法不得不思加勛比思加勛不能不指此項乙未綱爲名以爲所加之勛初非無課之鹽有鹽君子亦當深諒任事者之苦心第每引配帶二百餘兩

年以來行引至三百萬之多則乙鹽全額配帶已畢且溢出乙鹽之外矣此後每引仍加二百萬又將指何項鹽爲名將來淮南票引亦以六百萬爲定例乎抑仍有改運四百萬之時乎吾不妄明必爲言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計者一也去年議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于千引止厥後儀徵設棧乃改爲自十引起以便小販從前淮北試票所以從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販甚小且淮南則縱橫萬里交錯七省其淮北退不俸矣近聞江廣各岸小販充斥規趨微利爭先跌價大販守候不利則折本賤售一撤既覆相戒不復再舉蓋大販之受擠有小販亦猶官鹽之受擠於私鹽似應禁革小販仍從百引起票否則巨商長輪實於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計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災齊商凡以運新鹽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如舊商無力情願自置新商代運者亦准配補二百引第若竊以爲此條邊矣每引六百兩內既有二百兩無課之鹽以千引計之因加勸而無課者三之一因配補而無課者五之一是無課者占五百三十餘引也無課之鹽太多成本太輕岸價稱得而不膠新商焉得而不虧場產焉得而不絀往者綱商取巧之術有所謂淹銷補運者有所謂加帶融楚者淹銷云何於被水淹之鹽准其免課補運好商則鑿沉無鹽之船而希圖報淹融楚云何食岸輕課之鹽通融行於楚岸奸商則與閩應運之引而鑽營融楚二者之免課輕課其害較私鹽而更甚今日之配補無課其害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項則新商行票既受擠於小販又受擠於配補賤價賠本虧是之由此其宜熟籌者三也凡此數者前等未經身履或莫悉其機要十年以來國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氣閣下與陸公之忠盡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雖多紛議亦鉅其初規有未善者此次小議變更不可不詳盡屬至務使目前無遺議日後無流弊庶足安濟於艱難耳

請收回淮南引地疏

曾國藩

竊照楚省本係淮南引地定額最多銷鹽最廣從前淮綱成時歲攬各岸課銀甲於天下徵隨蘇省者不及十之一徵隨江西安徽者不過十之二徵隨兩湖者則居十之六是淮綱之興替全視楚岸之暢滯爲轉移軍興以後長江梗塞淮鹽不能行楚岸楚官督撫奏明借資川鄂原路補宜之計良於同治一三年間整理鹽務維時淮南即以收復楚岸爲請亟因引地被占十有餘年行之既習爲常察之未便太驟是以暫將鄰鹽釐稅酌量加重原冀川私木重而日衰淮源漸進而日旺不謂川販巧於濫辦百計漏釐每運兩引之鹽僅完一引之稅良訪知其弊上年會派委員至宜昌會同楚省委員公同稟驗本年又減淮鹽之釐期收釐私之效非不多方補救乃查鄂湘兩局於限淮鹽不下十餘萬引存數極多銷數極滯而川私紛至沓來較前尤感推原其故總由鄂省利食川鹽雖有製險之名而明鹽斤兩近聞宜昌推收川稅仍不過六七折以致川販成本太輕來源愈旺是前此繞越而偷行者今更肆行而無忌川鄂官商幾忘引地之應屬何省請舉淮之受害於川者數端爲 皇上陳之淮鹽逆流上駛歷長江洞庭之險每船至少須裝千餘包船笨載重計自瓜洲開行非四五個月不能達鄂非六七個月不能達湘偶遇暴風山礮立時淹沒巨萬本銀悉歸烏有川鹽則自川江順流而下勢等建瓴雜用小船便捷異常計程則淮遠而川近論舟行則下易而上難此運道捷於淮者其害也淮南之鹽以餘東呂四兩場爲通場之冠俗所謂餘呂真鹽者也從前雖許楚岸其鹽色之潔由於商力充足本年所產之鹽至次年始行開銷堆積久則潮愈淨近年垣斷幾乏賸收鹽傳鹽色不無納減川鹽則自行楚以後廣開井竈其色甚白其質甚乾川販因之而居奇淮岸因之而日廢喧賓奪主莫斯爲甚比鹽色之勝於淮者其害一也惟鹽定章以五百引起票係有鑒於道光末年改辦票運不拘引數聽商稟認應後承辦數千引之大數皆爲一二引之小販偷運所誤故新章定以限制一以杜無本冒充之弊一以驗有力承運之責

計請鄂湖引票五百引非現銀六七千兩不辦川鹽則計斤不計引值實數百千兩可辦運鹽皆散裝既官私之莫辨釐不預納亦來去之自由此弊運之巧於准者其害三也鄂湖兩局備鹽皆以到岸之先後定出售之遲速雖不到輪不准搶賣近數年來銷路極疲商未跌價深得整輪之益當在船守處抵岸守輪計一權之鹽非一年之久不得脫銷川鹽則到處可售得價即實銷路廣則窮鄉僻壤遍地皆私賣信輕則銷戶行家非川不習此弊銷之便於准者其害四也有此四害准何能與川敵川鹽一日不停准鹽一日無錫銷之望諱者謂川鹽停止於川省業鹽人等有礙殊不知准兩通壅一十場垣商煎了以及鉤攢細忙人等不下數百萬戶兵燹年久困苦頗遲爲從來所未有滿望江路通行規復引地徐圖轉機不料鄂湖最暢之岸盡爲川私所占西岸亦爲粵私開私所占場商倒歇之家固衆而煎器各役失業之人尤多比之川省業鹽者何止數倍凡屬淮引之商屢赴 聖 衙門呈遞 詞請堵川私機無虛日督之家有田產任客民多年估價爲贖長者忍視子弟之啼號寒而不爲之救有是情乎至湖北軍餉原以川釐爲大宗刻下髮捻俱滅軍事大定鄂省存儲極少餉項足敷周轉况准鹽內亦收鄂釐准銷果錫鄂餉因之而增此時堵止川私核與前准部文俟准運暢行應卽申明舊章嚴禁私私母任侵占等語相合相應請 旨敕下四川湖廣各督撫停止川私行楚以復昔年之舊制而收經久之利權 臣職司釐權歷有年所復謀銀因軍餉緊要未能多籌解京私衷抱歉耿耿於心今雖交卸彈劾猶思懲異日之有餘補近年之不足我 朝鹽法沿明舊制盡分引地係大經大法一成而不可易今南北軍務告竣而不力爭以圖規復則二百餘年之憲典自 臣而墮其掃逆商情數一日之怨厥咎猶懸敗壞成法貽後世之譏厥咎更重用是繕晰具陳如蒙 諭旨准禁川私應如何分立限期漸減漸停如何選緝粵私濬私濬私濬私不復抽收 章程由新任督臣馬新貽核議章程奏明辦理

復李少星中堂論輪船運鹽書

李宗義

頃奉小除夕手書擬將鄂湘西皖淮鹽酌分二成交招商局輪船裝赴各岸交卸等因仰見碩畫周詳無遺弗  
周招商局果能得此大宗水脚即多一層餘利洵是善策惟於淮鹹大局頗有關繫不得不博訪周諮細加計  
論其中窒礙殊多釐爲中堂維新之准鹽定章以船到之先後爲賣鹽之次第輪船行走極速凡較點運而  
自必樂於應運以爲先到搶售地步已恐有棄輪棄其自置江船及向有結實船戶攬裝者又必以輪船明包  
起駁搬運尤甚且每票五百引分撥二成不能同日開江同時到岸另須派友照料費用尤增按諸案情未能  
盡愜況何商應裝輪船何商應裝江船分派難均徒礙爭端其窒礙一也近年鹽運到岸守候輪到速則一年  
運則或至十七八個月不許商鹽上倉者居多或即用紅船久守亦聽商便輪船到岸不能停留必須將鹽勸  
全數起岸江楚各鹽倉前已均有盈滿之患深恐輪船承裝之鹽猝然擁到無倉堆儲其窒礙二也尤有甚者  
淮南鹽祇此數裝鹽船隻日見其多各岸銷數並未能暢以致船戶生計愈流現在儀徵棧前停泊江船少則  
千餘艘多則不下二千餘艘以每船十二人計之約水手二三十萬人竟有一兩年不能攬載者或將船隻變賣  
或拆船板零售世香三皆目擊情形馬端敏公仔內因運前週扣水脚江船船戶歇業數年幾釀巨案前事  
不遑可爲殷鑒今江船之困苦如此若再酌分二成撥給輪船各幫船戶一聞此信難免怨認不休其礙而走  
駁料果難開更在軍中其窒礙三也洋船不准裝鹽載入通商條約近年間有洋船裝鹽駛赴江楚均經關道  
查辦謂若中國輪船一准裝鹽洋人勢必效尤難責成儀棧關道鈔東不准外國輪船裝載准鹽但洋人有  
所藉口倘竟裝運代鹽及別項私鹽漏入長江貽害何可勝言其窒礙四也有此數層似覺礙難照辦事關推  
兩全局謹就管窺所及願縷縷陳中堂燭照如神統希鑒而原之

收回淮南引地應籌議迅速舉行疏 光緒二年

沈葆楨

竊維古今財賦之源自丁漕而外以鹽權爲大宗淮南額課甲於天下乾隆年間兩淮每年解部正款極一時之盛每遇大政如掃蕩伊犁平定金川淮南捐輸餉銀自一百萬兩至三四百萬兩不等 天語褒嘉載在典冊此固 列祖 列宗締造之安規亦亘古不磨之良法也自粵逆倡亂長江梗阻前署湖廣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掘川鹽行楚而鹽法一大變咸豐末年兩淮總辦瑋璋荒商逃匿困蹙蹙然矣同治初年前兩江督臣曾國瑞克復安慶奏定淮南新章迄今十有餘載第因奏復引地迄未果行兩湖銷鹽尙不及定額之半而通商一十場產浮於銷遞年積壓幾無隙地以容之且於上年十月蒞任疊據場商運商聯名公稟請復楚岸值此滇黔廣濟川省自有木管引界前所借銷淮界不應久假不歸且正與兼署湖廣督臣翁同爵者商會商擬開接准部文議擬御史周聲澂奏川復淮一摺並安置川商整頓淮綱之法酌議章程五條奏奉 諭旨准飭臣等實力奉行伏查部臣統籌全局就盈虛之數酌損益之宜實屬一秉至公規畫久遠昔漢臣司馬遷之傳貨殖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今以淮鹽固有之楚岸仍令歸淮因也以川鹽應銷之滇黔廣成川運利導也令川省查封私井令楚省復設巡卡令淮南講求煎煉各杜其弊而整齊之也且所謂開釐 國家大計者漢以裕 國利民兩事爲 皇太后 皇上繕悉陳之查楚省抽收川鹽湖北每年報部一百五十餘萬串約計合銀不足九十萬兩淮岸銷楚岸一引從前奏明可得釐銀六兩三錢有奇嗣於分界案內減收一兩一錢實收銀五兩一錢二分七釐加以課銀每引由督銷局收銀一兩一分三釐共收銀六兩一錢四分復引地俱每年約以銷十五萬引而論可收銀九十餘萬且擬令淮南每年包完票餉銀九十萬兩相銷足十五萬引即以發還至鄂鄂釐萬一銷不足數另由海商按引撥賠必使鄂餉收足九十萬而後已幸而溢銷其數

亦能滿察餉地者致一分羨銷之力即獲一分之銷之謂由督餉局隨時隨解不由運庫轉撥使鄂省無藉欠之虞其湘省茶川後淮銷必暢所增淮釐每年既不止四川釐收終三四串毋庸另議津貼是於楚省餉情必大有裨補非僅毫無所省已也准商自定新章運商獲利頗厚前此招之不來者今聞收回引地之信趨之如鶩將來增引時必須收這製鏡方即公元幾者認運各商均如清水潭直省賑濟本會工賑均已繳過捐項數次始准常年號運今新商市同一律楚岸引價尤昂此項捐輸以每票收銀數千兩計之必可鎮成巨款藉充中外緊要之需所謂祿國者此也豈爲民生日用所必需少則淡食多則鹽滯故立法之始必先計戶口之數以定額銷之數計額銷之數以定額產之數場與岸呼吸相通首尾相應方持久而不敝乃淮額未復而淮產日增無怪場鹽有發及不可終日之勢前數年非不急圖規復淮界其如滇黔不賴川鹽亦無出路何是以湖廣督臣李鴻章四川督臣吳棠交章陳奏川鹽不可遽停湖廣督臣李瀚章刀主淮引未能驟復並非存畛域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表現在情形則與前迥別正當乘此機會移侵楚之川引轉而復滇黔之舊額譬如客民初因無籍可歸不得已而賃田耕種一旦本籍自有可耕之田斷無舍己耘人之理倘不此之圖恐再閱數年如雲南之昭通貴州之貴陽等屬例食川鹽口岸其民斷不肯如淡劑另爲他鄉所占彼時川淮交受其困惟淮則川民生計之絕祖則川則淮滋虞險之虞煎丁徭役以及船戶人等兩省奚啻億萬同時怨聲保不旬串巨萬激而生變御史周聲爵原疏部臣慶奏皆有見於淮商今日之病卽川商前車之鑒欲求兩全之策必於此時急圖收復准商引地並復川鹽引地庶川淮商民各得其所源源運視爲世業所以息目前紛離之爭利猶小所以徂日後無形之患利獨大所謂利民者此也或者謂淮鹽不如川鹽之白鹽強楚民羸美而就惡卽知食鹽者以鹽味之濃厚爲美不以其色也販鹽者以鹽質之乾燥爲美亦不以其色也蓋味濃



厚則一勺之鹽可抵兩勺之用質乾潔則行遠無消耗之虧。自到任以來鹽戶場商環訴哀籲者殆無慮日。謂上策莫如自洽求人必先反己周諮博訪咸謂淮鹽發勝於色臘月醜物交春不變本爲楚省所重年來場商以資本占攔不暇精求場員以泄沓成風不復過問鹽丁只圖多煎爲利火候不齊煎成委之於地與鹽泥爲伍由鹽而場無所適感沿途風沙兩層入之收垣後爲其不銷也愈不知愛惜踐踏爲飛濺漏出運後又有船戶之攪和子店之作偽並有參以石膏者而鹽味不可問矣場產向有定額嗣因有產不及額者乃改革以現產之多寡爲配運之多寡所以勸溢產而戒短額也各場垣遂相率虛報彼此效尤拙者積年老堆據塞不靈巧者隨收隨運餘油未乾水販領一包之新鹽逾旬而僅得九折而鹽質不可問矣卽如餘東呂四所產向爲淮南各場之冠其白與川鹽匹敵乃因儘收儘運隨新而清耗多湘鄂水販交乘之騙取其色低次而質既深者則爾楚民偏重勝色此耳食之言也實則淮鹽累年帶銷無力加意講求失其本來面目耳。臣竊念積弊已深莫可竊詰不得已寬其既往派委坐補江西督糧道段起江蘇候補道龐際雲帶同廉幹委員令赴運察二十場逐堆清丈丈量而虛報之弊絕虛帶地而鹽之等差方按簿可稽該道等不避勞怨破除情面兩月之力躬歷各場一律查竣。飭取各場樣鹽親自查驗其積年老堆既深純淨質味均佳者亦復不少已令先儘老堆派運不使新堆踴越老堆恐後隔止之新堆又成老堆則水販轉輸無滲滴之耗資成場官嚴飭鹽戶場商多購廉席凡煎鹽堆鹽之地均令下有覆墊上有遮蔽卽由鹽而垣中途亦護以廉席俾禦風雨此後出場之鹽仍有鹽味淡鹽質雜及多滴耗者商革官參夫而後再嚴沿途之攪雜泥沙並禁到岸之減扣斤兩實成淮南總局儀徵鹽棧及各岸督銷局層層鈐東覈損折年之弊端以便兩省之民食平川鹽行楚售價本賈於淮以籌重也今據據卡停釐嗣後川價益難保川私不抵隙而來多方侵灌湖北之平楚實爲川淮

爲運扼要之區必須專派大員調集砲船實力扼堵此外何處宜設專卡何處宜設分巡且斷不敢以湖北有督銷之責稍存推諉一切巡緝經費亦當由淮商籌措資成現辦湖北督銷局廣西補用道程植生憑熟悉地勢之委員前往各該處相度機宜妥議通稟會商川楚各督撫臣和衷妥辦李瀚章翁同龢王文韶皆素抱公忠心存 君國接到部臣此議必能力破羣疑協遵成法蓋鄂省所慮者餉項之不足耳今則餉有來源矣川省所慮者鹽引之未復耳今則鹽有去路矣是規復淮引在川楚並不難行於淮網萬不容緩相應 旨欵下湖廣四川各督撫臣遵照部議從速辦理俾淮引早復一日場鹽早紓一日之困 鄂家早收一日之利大局幸甚再湖南平江所食鹹鹽並非土產仍由淮南運銷凡煎鹽廠底結塊者曰鹹鹽各路均以下等視之而平江專以爲美其味苦而有力其質堅而不耗其價廉平江非此不食各私無從灌入故銷路獨暢該岸於同治五年據湘商專認請票較早不隨湘網家商給運所收課銀係彙入上下半年奏報合併聲明

兩淮鹽價仍難議增疏 光緒二年

沈葆楨

竊前辦西征糧臺戶部侍郎袁保恆奏請各省酌加鹽價一案兩次接准部咨令各督撫專案覆奏等因先經前署督臣劉坤一劄飭運司及各鹽道體察籌議因未覆齊是以未經覆奏現經戶部催據各司道先後詳覆前來伏查袁保恆加價之議意在裕餉關軍西陲需用之緊待餉之急無有過於今日者 臣責司鹽務苟有裨於度支何敢不竭盡心力冀効涓埃惟淮務大綱首重疏銷而疏銷莫急於便民便民莫急於輕木三者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兩淮地多鹽廠但係產鹽之區而非銷鹽之地其引界淮南則重在江楚淮北則重在皖豫販私例禁固嚴而隔省則呼應欠靈地廣則耳目難及况兵燹以後各引地久被鄰鹽占銷至今未能漸復緝無票之私非易緝有票之私尤難淮南近年造報鹽釐日見其減淮北部限以入個月爲一綱從未依限銷足至遠

亦須十個月方能辦竣一綱又因統計綱分尚短四綱故縱能稍稍提早亦即技辦新綱並無以四個月帶銷  
導引之說竊鹽路近而價賤淮鹽路遠而價貴避貴趨賤人情之常若於鄰界區運之處高推准價而欲舖戶  
水販舍賤就貴雖法令亦有時而罰此加價有礙疏銷之實情也鹽爲民間日用所必需減一分價值即紓一  
分民力從前鹽法祇徵鹽課不徵鹽釐軍興以來各省苛待鹽釐以濟軍餉始則分抽摺歸統解淮南繼迭次奏  
減而湖南湖北江西各岸每引尙收六兩有奇至入兩有奇不等淮北五河正陽兩卡每包收釐銀五百文已  
靡有年所課釐鉅計比較曠昔僅徵課銀爲數已重楚西等岸又因銀價日昂錢價日跌民間以錢零買價已  
賸增日求減輕而不可得此加價有礙便民之實情也商人辦鹽必先計算本利是盈是虧盈則不招自至虧  
則招之不利原奏先請每勛酌加三四文嗣減酌加二文夫曰二文至少也殊不知兩淮引額重於他省淮北  
例定每引四百勛淮南例定每引六百勛即就每勛一文計之淮北每引須加入百文淮南每引須加一千二  
百文無論就場徵收或隨課並納其須歸入成本核算商力實有未逮且前運商運鹽到岸場商收鹽入垣皆  
因積壓過多非守至一年有餘不能脫售因之有滯耗之累住日之累銀利之累轉輸愈滯折閱堪虞與初定  
章時情形迥乎不同此加價有礙樞本之實情也以上各層臣就各司道之所詳證以近日之商情參以曩時  
之成法周諮博訪家論僉同兩淮課釐所入雖未能復全盛時之舊而每年淮南北統計已在三百萬兩以上  
歷年報解京餉全恃兩課西征各軍如老湘一營專提淮北之釐此外淮軍月餉江南留防各營軍餉又特撥  
之萬年吉地 惠陵等工程繁餉皆取資於鹽釐邇來江皖滯銷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各項撥款支絀不可  
言狀統疏自守猶慮失其舊觀萬一因增價而缺銷因缺銷而誤運必致課釐大形短絀竊恐所益於軍需者  
徒有其名所損於 國計者深受其實臣固不敢稍涉臆卸存畏難苟安之心亦何敢輕易更張致得不償失

之患

准商運完川鄂餉銀懇立限收復楚岸疏 光緒二年

沈葆楨

竊收開准鹽引地一案欽奉 諭旨令 等委速會商先期奏定等因當經分咨各督撫臣一面飭司督同准商籌議去後茲據運司歐陽正瑞取具各商切結加結詳覆前來臣查准商額重課繁取資於兩湖者居十之六兩湖引地以蕪竄蕪了所託命亦千古鹽法之常經今通泰二十場山積塵封以無隙地隨情之急迫如彼部議之嚴切如此司准商者居今日而不開規復引岸上無以循 列聖之矩矱下無以拯窮海之生靈清夜捫心可勝哀疚頃禁川復准前督臣曾國藩馬新貽均奏荷 飭部議行而迄未就緒者演黔軍務未靖川鹽無所歸宿各省籌餉同一緊急爲准計無暇爲川鄂計顧此則失彼此川鄂兩省所以不得不交章請援也現在川省運路邊引運經四川督臣丁寶楨籌借巨款官運商銷在川且存讓准之心在進敢吝貼川之費傳曰以款從人則可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欲復准必須事事爲川鄂設想方合同舟共濟之誼臣博采羣議擬思廣募熟籌三事敢爲 皇太后、皇上繕晰陳之一曰包餉宜信就淮南餉事而論每年部撥京餉四十五萬兩向未能解足入成他如出關緊餉賈州甘肅烏城東三省等處撥餉或酌量解濟或經案未解支絀至此豈有餘款可支然既經戶部議令包完論成本未免驟增論公議實無旁貸在謀鹽票不得者聞有加引之說輻輳而來該勸以重捐亦其所甘然讓夫孔多未必能守此大信矧思商循世族之所習甘苦備嘗所籌必遠與其招新商終不能爲萬眾無遮之會不如保舊商可以繫百年不拔之基 臣督同運司傳填衆商許儘鄂湘原認之引循環轉運不再另增新引以擴其權而奪其利名該商仰體 朝廷德意情願每引捐繳銀二兩鄂湘兩岸近年不可銷准鹽二十萬引楚川以後以增銷十五萬引計之共可銷三十五萬引每引一兩可得銀

七十萬兩加以原奏課釐九十萬兩共合一百六十萬兩擬以一百萬貼鄂六十萬貼川鄂省向收川釐分正稅加稅公費三項加稅內有分解淮局之款統在此百萬兩查照向章分別抵扣每年包繳之銀由督銷局按月分解實成淮商於年終報數統計則如數包納溢則留備滯銷藥與各該商堅明約束取有切結連部將來淮商短繳絲毫微巨願當其咎此恪遵部議開辦布公先示大信之辦法也一曰定限宜准南場鹽引地之復有年矣一旦議禁川鹽不啻久旱之遇甘雨朝發令而夕奉行荷苦其緩情也亦勢也惟川鹽運鄂所以辦准者淮收現銀川收期票歷時既久帳目益繁非寬以歲月無從清理即川省修復鹽引亦斷非一蹴而獲之舉夫趨利每敗於欲速而用志尤貴其不紛川鹽自井次起運以達宜昌完稅後分赴荊襄等府若先禁其出則積積者何由歸本若先禁其入楚則已運者勢難折回臣悉心酌議應以此摺奉 旨之日起立限一年截止川鹽出運以清其源自截止出運之日起再限六個月一律運竣自運竣之日起再限六個月一律銷竣而其流亦清倘已屆限期而川鹽尚有尾數存岸或由川商核算存本歸淮商收買搭銷以充軀軀亦兩全之計截止川鹽起運之日即平善驛設卡之始設卡後限內有崇川鹽由卡驗明仍歸鄂省照常抽稅放行淮南應於鄂之宜昌樊城湖之棗州等處酌設督銷淮鹽分局仍歸總局統轄俟到岸川鹽售銷過半方將淮鹽運往各分局先行儲備全數封存俟川鹽限滿銷竣方准接售淮鹽加比寬以兩年則川商務欠可陸續收回川井新鹽可陸續減運彼時開辦鹽引官運商銷必已著有成績此直部議不求速效次第就理之辦法也一曰用人宜慎既禁川鹽必停川鹽川鹽既停販則利其本輕民則食其價賤雖免私梟不乘間抵隙而來引地既經收回資商包餉准商命厥所繫在此川鄂餉源所繫亦在此關係既極重大籌畫不厭精詳大概以不擾民為第一要義而關鍵在乎用人用人當則緩急弛張悉中肯綮自能民懷德而梟梟咸為擬權運廉明精

編力持大體。須臾先行商酌。湖廣督臣。務求必求彼此深信。再行會同奏派。在不善。擬設立緝私局。總理其事。應如何派。這。礙難。如何。批。調。早。陳。如何。設立。分。卡。如何。據。湖。委。員。統。由。該。員。屆。時。妥。議。通。稟。會。辦。與。廣。一。帶。為。露。私。貨。極。盛。之。區。亦。應。派。員。前。往。辦。理。地方。官。力。辦。緝。緝。以。治。湖。北。四。川。州。縣。協。同。推。南。緝。私。為。推。出。力。與。為。川。鄂。出。力。無。異。三。省。合。為。一。家。隨。時。會。商。勸。者。獎。之。惰。者。汰。之。此。聖。部。感。用。人。得。營。私。淨。官。行。之。辦。法。也。至。淮。商。鹽。色。自。去。年。清。理。場。垣。先。儘。老。堆。細。運。日。日。與。場。各。以。加。意。謀。求。未。嘗。片。刻。懈。弛。現。在。運。鄂。之。餘。販。呂。四。石。港。金。沙。伍。粘。各。場。鹽。餉。滲。洩。漸。可。與。川。鄂。相。敵。向。來。色。次。為。分。現。署。奏。分。司。許。實。務。飭。取。各。原。清。川。灰。風。淋。一。次。調。換。隨。入。試。煎。呈。驗。鹽。一。律。潔。白。如。霜。所。加。工。本。每。斤。不。足。一。文。究。既。精。整。顯。尤。易。為。力。且。已。仿。分。司。換。煎。如。法。煎。煉。兼。以。鹽。色。之。高。下。定。售。價。之。低。昂。別。場。員。之。勤。惰。數。舞。而。督。責。之。以。切。鹽。色。蒸。蒸。日。上。斷。不。任。其。以。低。次。油。重。之。質。自。取。滲。銷。夫。運。鹽。者。商。食。鹽。者。民。從。未。有。不。便。於。民。而。商。能。獲利。者。倘。禁。川。之。後。淮。局。以。氣。鹽。充。數。致。鄂。民。有。食。貴。食。惡。之。苦。且。願。受。湖。北。督。撫。臣。參。劾。不。敢。置。詞。且。以。二。百。餘。年。固。有。之。引。地。費。百。數。十。萬。各。商。之。血。本。披。肝。瀝。膽。求。助。鄰。封。豈。好。為。苟。雜。哉。實。有。鑒。於。祖。制。必。不。可。違。都。議。必。不。可。擾。國。計。必。不。可。誤。爐。戶。必。不。可。無。以。為。生。萬。不。獲。已。之。苦。衷。當。為。川。鄂。所。共。諒。且。一。面。具。奏。一。面。咨。商。湖。廣。四。川。湖。南。各。督。撫。臣。將。所。議。各。節。是。否。允。洽。未。公。妥。議。是。否。適。逢。災。厄。著。明。臣。處。以。便。會。同。次。第。開。辦。仰。副。聖。主。整。飭。鹽。綱。之。至。意。再。再。隨。任。銷。湖。岸。應。俟。川。鹽。禁。絕。後。另。再。擬。酌。情形。奏。請。辦理。合。併。陳。明。

卷中

文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五目錄

戶政二十二 鹽政四

澤陳闕省經務積弊請改行票運籌議並抽稅

閩省鹽務改行票運籌議並抽章程稟

益順場務官制章程稟 附 鹽課監官制籌辦章程

查復下游各縣場產鹽額數并設卡各要隘稟 附 詳

變通海運以及分別擴私船抽釐議稟

海陳開鹽試行票運情形疏

請免現商帶輸銀兩疏

會奏減免兼徵蓄息疏

會奏票運一年期滿征收課耗釐等項銀數疏

裁革餉費稟

請由道籌給西浦二關薪俸工食稟

左宗棠

吳大廷

吳大廷

吳大廷

吳大廷

左宗棠

左宗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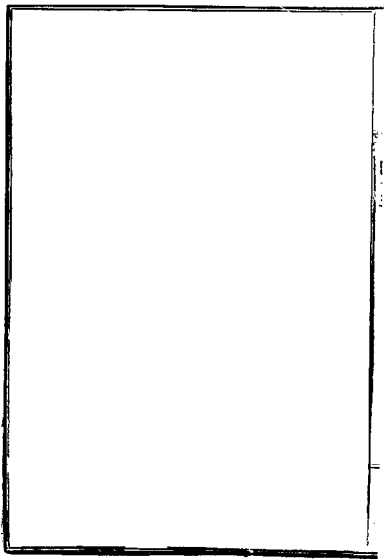
左宗棠

左宗棠

吳大廷

吳大廷





上海葛士濬子源編

戶政二十二 鹽課

經陳閱省使務積弊請改行票運鹽課並抽疏

同治四年

國新編督之宗宗  
類編巡撫除宗幹

綱查福建鹽課自 國初定制歲僅征銀入萬五千餘兩雍正元年各場委官監督地方官隨處設卡委員收稅先完課而後給單聽其配運售賣至乾隆七年 奏定盈餘銀十四萬一千餘兩較之原額增至兩倍後因歸商辦理劃地分售即以常年所收稅銀作為引額此法一變商之浮費遂增曠之行銷遂墜後人補偏救弊朝令暮更於是分而為官幫為商幫為縣澳官銷引漕則責令各商代銷商欠帑則勒令新商攤補迨道光年間一變為倉商再變為試辦三變為官運而鹽法之敗壞極矣就西路商幫論之一商倒幫分派各商代課課額愈多成本愈重又加以規費之需案流交之帑息接海之險阻虧折坐耗不數年而資產蕩然倒罷相繼此商幫之積弊也商幫倒懸帆額無人認配則又變為官運試辦之始銷路尚覺疏通迨其後官視為利藪固銷挪墊虛抵搪塞游運者扣費以入私囊督銷者賣私以取盈餘比課額太懸則又捏報失水搶毀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遂致所領成本逐漸銷磨此官運之積弊也縣澳各幫距場較近收私賣私習為固然其始地方官姑為隱忍久之官勢浸衰私梟浸熾遂於壘私場私包私船私幫私引私之外復有糾黨持械明目縣監之攬私與官爭利與商為仇到處皆然無從捕治此縣澳之積弊也福興漳泉各府二十一二縣縣謂之官幫向皆歸縣征收毋論已未征收存均應按日計算責令完納久著定章奈州縣畏難苟安任人包辦名曰積戶積戶者即館辦之別名也其因地方民情刁悍不敷征收者有之而獲有盈餘者亦不少乃因甲年所收之錢必待

乙年 璦鎔遂相率以二三分抵兌落庫軍需買銅無著之款避免革職處分其餘則悉飽私囊據爲已有雖  
歷任鹽運賑札頻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積習此官制之積弊也各場員有督鹽配運之責有緝私修坎之勞今  
因場署大半無存官坎莫考遂不駐場經理借寓省垣遇有海私進口商人收買運銷各場員則買認場分指  
私爲官裁角收費藉圖漁利以致埋坎全廢遍地皆私濱海愚民久不知場員爲何官配鹽爲何事肆無忌憚  
糾衆橫行此場務之積弊也夫鹽爲天地自然之利統計閩省全年財賦以四分計之鹽居其一惟利之所在  
弊卽叢之雖軍興十餘年閩省被謁較他省爲輕閩省鹽課較他省爲少而積弊相沿竟至日引月長全額不  
可復闢此臣等所以亟議通變之方也咸豐元年戶部奏閩省商費引帶請仿在於就場征課按包抽稅一條  
詳細妥籌擇一可行之策另議章程據實具奏已奉 俞允嗣因上下游軍務繁興未及查辦奏覆至咸豐三  
年又據御史蔡徵藩條陳閩省鹽務請修復收稅舊章按照現商完課數目改收場稅關稅一摺又奉 勅下  
詳悉妥議切實具陳後經前任督撫臣 奏請將積倒額額七百五十餘帆試行招取辦運行之未久成效  
閩綱維兩淮改票之案在承平之時一經變通課額較莊卽近年皖浙被兵之後商散民窮舉行票運釐課並  
抽亦復有裨軍餉閩省僻在海險山水險阻雖非商賈輻輳之區然各屬地方被擾較輕西路各幫商猶在  
其間官幫課戶藉此營運者又復不少誠能改行票運仿照皖浙辦法釐課並抽其餘冗費概行裁革節飭各  
場員駐場督配各府州縣分設局卡重抽私販開設官行勻配銷數下游濱海一帶產鹽地方酌撥師船梭巡  
以杜擴私船私偷漏或可稍事補苴據福建鹽法道吳大廷稟呈條款請 奏前來臣等查閩省鹽務積弊相  
沿已非一日全綱受病亦非一端茲據所稟洞悉源計惟改行票運釐課並抽庶可藉釐整防除現定條款  
甫議試行尙有未盡事宜批飭隨時妥籌稟辦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省鹽綱疲壞准予改行票運試辦

一年限內各臣等督令該道徵征徵解免計分數考成俾得力籌整頓察看一年限滿如果行有成效再行獎勵著爲定章

閩省鹽務改行票運釐課抽章程

福建鹽法道 吳大廷

一釐課抽以濟軍餉也查閩省西路額徵每引六擔七十五兩應徵課費銀二兩八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六忽東南路并各縣額徵每引一百兩應徵課銀一錢五分東路知鹽每引一百兩應徵課銀七分五釐漳州府屬之龍南海長平並龍巖州暨漳平甯洋入州縣每引一百兩應徵課銀一錢三分二釐重既多寡不同課額亦輕重不一今擬改行票運自應酌中定擬釐課并抽以昭平允查西路各幫距場較遠運道艱難每引擬抽課銀二兩八錢四分加耗銀一錢八分四釐再抽釐金銀一兩四錢一分釐課兩項共合抽庫平銀四兩五錢四分四釐其東南路并各縣龍巖及漳龍各州縣每引擬抽課銀一錢八分加耗銀一分八釐再抽釐金銀一錢四分釐課兩項共合抽庫平銀四兩四錢四分八釐如此分地定數變運抽收則商販配運銷不致時重時輕俾歸劃一

一分別票額以利轉輸也西路定章以三十引起票東南路并漳龍各屬縣均以一百引起票以期易於周轉其應徵課釐讓令買票時先繳一半其餘一半到地銷售由局收繳

一分設局卡以便稽查也查向章商販請引均須就場抽配近年場務廢弛任聽海船裝鹽私相買賣名曰便海流弊益多今擬重整章程除嚴飭各場員分赴本任核實配運外凡有商販請票均須按場抽配以示均平現於南京設立鹽務課釐總局凡鹽由海運到省先於銷頭閩安等處蓋卡查驗進口再由浦下關按摺操驗上倉卽隨時報明總局如有夾私多帶查出重罰或係無票之鹽將船照扣留押送總局照西路例

加倍抽收一律清繳再議指銷引地補票起運其各府州縣一體照辦

一票兼辦以冀暢行也聞省商力疲之不得不變通之法以恤商艱但各商承辦有年因課費太重引岸滯銷虧短成木者固聞有之其中善於居積獲利倍蓰者亦不乏人現在改行票運并裁革冗費專顧課釐各該商具有天良更宜踴躍轉輸以期日有起色今擬票岸兼辦先查明某商年課某岸課引若干仍責令照舊認岸買票運銷該地應開設官行亦先儘認岸之商捐請若該商票明無力承辦再准他戶捐充其無商認運地方委招新販若有力之商情願兼辦別岸者亦聽其便如將來行銷暢旺額課銷完准其額外多請但均須請領新票不准以陳引混濬其有坐擁厚費巧爲趨避者除查明有無欠課分別追繳重懲外仍從重勒捐運本以爲取巧者戒

一開設官行以資考核也鹽不歸行則漫無稽考夾私拾售有礙銷今擬於省城內外及各府州縣地方勸諭殷商捐請牙帖開設官行凡官鹽到地須先投行掛號准其酌收行用每兩一分該官行卽以到地之遲早爲配銷之先後若兩戶之鹽同日到岸者應以掣籤之先後爲準俾免濫濫所開官行每遇鹽船進口一切繳照差驗等事均由該官行代爲經理俾臻迅速

一裁革冗費以紓商力也聞省輪納名目甚繁費耗甚重再加以各衙門酬應向章如鹽運到任有填衙門包及三節兩壽之規禮其餘各場署及幫地文武各衙門所費不貲積習相沿商力益困今自本署道姑凡一切陋規概予裁革俾各商販專顧課釐別無浮費自應急公報效設法疏銷

一嚴清存引以杜影射也各商遠年存引例罷之後往往抵給有力之商賤價售存遂得運無課之鹽而舊欠之課仍歸無著今擬改行票運一概將陳引暫停均須買票起運以歸劃一其各幫地已運未銷之鹽仿各



爲定章其現議各條內或有未盡妥協者卽隨時稟候核奪辦理撤摺存等因奉此伏查職道於五月十五日  
特稟復督卽商同藩司并會辦官運局周道委議舉行刊刻告示運單等件於五月二十二日設立附臺鹽務  
課盤總局選員駐辦月餘以來西路南路各商販均各遵章捐請牙帖開設官行先做一半課盤買票行運并  
查明未會對他舊存鹽勸數目免課完盤所有停引一概裁清以分界限幸維憲恩覆布商販均尙踴躍遵行  
惟查出產之源首在於場所運銷之地莫近於官幫除已分飭場員赴任供職札飭官幫廳會同各稅盤局  
設法招徠分別抽收外惟兩臺既設課盤總局下府情形又與西路不同自應斟酌變通以期並行不悖茲又  
悉心參酌擬定整頓場務官幫章程開具清單呈請憲臺察核批示以便募入票運章程內通頒曉諭俾知遵  
守至各場地皆濱海區地私梟久矣懲不畏法自非少示兵威似難速求整飭且泉漳一帶外寇雖已肅清土  
匪仍未絕跡亦應次第搜捕以安善良可否仰祈憲恩俯賜酌撥朱道張部鄭楚軍於泉漳兩府每府駐紮一  
營遇有土匪劫掠私販橫行准由各該場及地方官稟請派隊緝拿庶於場務地方兩有神益

附籌議整頓官幫場務章程

一各鹽場產有定額配有定數全在各場員督運配運認真辦理方有起色近年以堤坎失修私鹽充斥各場  
員均不駐場以致日形頹廢本道莅任以後嚴飭各赴本場次第整頓現在改行票運除各商販在省購票  
之鹽保先完一半課盤仍由道給單均勻坐配務令赴場購運外其有由該場肩挑船販者亟宜嚴加稽查  
如係無票之鹽必須就場徵課以清其源本道卽以產鹽之缺定場員之勤惰信實必罰毋得仍前玩愒  
自蹈愆尤

一各場向有倉館爲收配之所近年大半坍塌無館可儲以致走私愈多亟應查照舊章會同就近稅盤局委

員核實估勘請款修理併由道派委員幫同舉辦務令工歸實濟俾復舊觀

一各場緝私之法應就私販出入各由之地設卡巡緝方資周密准由各場勘明地方稟請札飭該縣文武員弁會同認真緝捕再查各該場黃山濱海道沿路特尤須於總匯之地扼要設查現在洋面海私業已准由吳軍門派撥紅單師船檢緝查擊其甚屬私鹽進口則以石碼關為要隘現已委員會同該關大使設卡稽查督押嚴課察屬私鹽進口則以金門為要隘亦即遊員會同南水關大使仿照辦理該員等務須力加整頓認真查驗如遇無票之鹽定即按章重抽盤課方准過關倘敢抗違即行拿辦

一各場抽收盤課無論海販陸販均須一律給予印單單再由各該場加蓋場印填發以便稽查而杜弊竇所收銀錢按月解交就近之稅釐局由稅釐局亦按月給解道庫各該場於月終一面截數具報併執單單根送道備查至租秤餉兩自應遵照部頒砵碼概以庫平一百兩為一擔係由道製造較準格號頒發以免參差

一縣場應徵耗課向歸各場養蠶收曬收倉候配嗣因經費浩大各場員包給隨戶自行收曬限額定課近年各幫多不到場坐配各處堤坎又間有潮水沖塌之處無力修理以致應徵耗課未能足額查此項保解額充餉之款現值京餉支絀均奉按年指撥必應照額籌解疊次訪追坪訪縣會同清盤毫無起色刻下漳郡收復各縣場務須逐一查明清理嚴催徵解如實有荒蕪坍塌之堤坎亦應得備經費核實修復倘有違丁把持刁抗立即嚴拿究辦庶年徵耗課得以按額征收堤坎歸公得以稽核實數再有倉館存儲則商幫年應引鹽無虞缺乏而濱海亦不致徧地皆私矣

一場員經徵盤課以徵解之多寡定考成之優劣如能課盤旺收立即酌予優獎倘復仍前懈弛分別記過撤



任倘敢心存不肯罔上行私填報賬單以多爲少一經察出定即詳請參追決不寬貸

一縣澳各材應徵鹽課向歸各該縣皮在任月日攤算繳解查各該廳縣於到任之始卽有積戶包辦其包辦數日雖有盈絀之殊而限繳現銀實受其利迨至奏銷期迫始摺解二三分以爲避免處分地步餘則任意虧挪現在改行票運擬飭令各稅釐局於附近各縣招徠積戶包辦按月繳數繳局轉解道庫所有從前一切陋規概予銷除或有包數少而銷數旺者亦應酌量加增如無釐局之處委員前赴該廳縣會同地方官飭令積戶包辦按月由委員催收移轉地方官簽差解道仍飭令積戶之有力者捐帖開行領票運銷一面查勘各委隘處所應否設卡堵截私販或卽照新章過卡收抽釐課化私爲官以裕課款而使民食之處卽日具覆核轉俾該地方官意存推委坐視不管卽照情徵例詳請參處

同治四年七月初九日奉督憲堂左批據東各條均屬妥協其經派各幫團練飭令各該廳局于附近各縣招徠積戶包辦按月繳數繳局轉道一切陋規概行裁革尤切中時弊卽即實力行之至漳及福州等處私鹽充斥以私爲最應於何處總口設卡撥船梭巡各場以何場產鹽最旺船私攔私由何處偷漏地方係何營管轄俱應逐一查明稟候核奪備查

查覆下游各縣場產鹽額數并設卡各委隘稟

吳大廷

奏奉憲批批職道稟整頓下游官幫場務章程并請優勇彈壓由奉批據稟各條均屬妥協其縣澳各幫鹽課擬飭令各稅釐局於附近各縣招徠積戶包辦按月繳數繳局解道一切陋規概行裁革尤切中時弊卽即實力行之至漳泉福州等處私鹽充斥以私爲最應於何處總口設卡撥船梭巡各場以何場產鹽最旺船私攔私由何處偷漏地方係何營管轄俱應逐一查明稟候核奪等因奉此仰見憲臺整飭維綱之至意欽佩莫名職道先於未奉批示以前遴委候選從九吉星燦際用縣丞單理抗馳赴下游周歷履勘據實稟覆以憑酌辦去後茲據吉星燦等將履勘各縣場情形開摺稟報前來職道悉心參核各場產鹽額數向以蓮河爲最旺

莆田下里前江福興江陰次之福州博美等場又次之近來場官並不到場埕坎之公私未清故產額之贏絀難定至於船私出入雖以泉州之廈門金門漳州之石碼三處爲最而同安之鏡子口嶼頭澳頭晉江之廠口莆田之江口平隄平海福清之柳厝口漳浦之石龍尾海澄之海門等處亦屢走私要隘其餘小路紛歧肩挑負販者處處均可偷越更屬防不勝防非如福州之五虎口甯德之東沖口可以扼要設卡者比也所幸洋面一帶已有吳軍門廣艇分段巡哨可以帶緝船私如遇商船雙裝載私鹽查無與據擬請就近解交石碼委員彭光藻泉州委員韓承垣等照章分別究罰以重課釐其零星捕私迭據彭光藻稟稱已有辦辦積戶自設哨捕逐段巡查當更得力何則資本攸關則思慮自密路徑既熟則防範易周理固然也萬一大幫聚匪聚眾走私現在漳泉各營均經憲臺選派將弁重整營規擬仿積戶稟請附近營汛據時隨應以壯聲威竊匪當亦斂戢其廣艇及營汛等獲私販所收罰款仍仿石泉兩局委員照章二分歸公一分充賞以示鼓勵是否有管理合開具清單求憲示如蒙俯允并乞咨行吳軍門與泉漳各營遵照辦理實爲公便

附各場產額數并設卡各要隘摺

一福州府福清縣

福清場年產額銀四萬六千五百兩

羅興場年產額銀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兩

江陰場年產額銀一十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七兩

該縣三場產額頗多道路亦極叢雜其要隘惟柳厝口爲最官私皆由此過可設卡稽查再行派勇分巡源

擬更爲周密

一 興化府莆田縣

莆田場年產額鹽七萬四千六十五擔七十七斤

下里場年產額鹽一十七萬五百四十八擔八十斤

前江場年產額鹽一十二萬八千零八十八擔三十一斤

該縣三場出鹽漢口極其散漫惟江口平海兩處稍可稽總宜派水師巡緝陸路則塘岑海江兩處爲要隘若於江口等處設卡復派勇分巡郊上珍頭槐厝前沁椿林後湖各地方則水陸均可扼住矣

一 仙游縣

該縣惟楓林市一館又因兵燹廢去遍地皆私民復刁悍所以私販充斥不獨仙游一邑直運興寧二府其私鹽均從斗門雙溪兩海口而來但必經過楓亭市若於該三處設卡不但仙邑之私可化爲公卽鄰封官幫亦終日有起色矣

一 泉州府惠安縣

惠安場年產額鹽入萬四千四百九十二擔三千二斤

該縣一場鹽館俱近海口出鹽頗多惟崇武棚窟小岞黃崎數澳最大宜多派戰船於沙格欄川吳塗一帶及青龍港兩橋往來巡緝至於旱路之洛陽橋已設有釐卡可以兼顧

一 晉江縣

晉江場年產額鹽七萬四千八百擔

晉美場年產額鹽七萬九千四百擔

該縣二場漢口頗多極難稽查惟南門外廠口館賢扼其要安海鎮亦係總路該兩處可以設卡兼須師船再於河市深瀾丙州井尾祥芝蚶江東石西塔等處宜派礮船勇丁往來巡緝再有要口必須巡查之處且俟委員察看情形妥籌稟明辦理

一安溪縣

該縣五節惟詳雲浮屠兩處近海爲最要之區現在盡係私買私賣若於該一處設卡稽查銷路可期起色一同安縣

漳州場年產額鹽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七擔五十斤

連河場年產額鹽二十六萬八千八百一擔四十斤

該縣二場俱附近金門亦與同安晉江南安交界出鹽甚廣其間如東石井大華小盤等處均不遵官辦而私巷爲尤甚若於圍頭澳頭草嶼缺子口馬家巷等處設立水卡屢查復派礮船分巡石碼等三江地方早路則設卡於江頭河厝將軍祠育亭等處私巢必當嚴緝

一漳州府龍溪縣

該縣鹽之來路水則石碼旱則同安之灘口後溪烏嶼等處其東門之新橋爲石碼來船必經之路宜設卡其江東橋三岔河鎮門等處現經石碼關派有礮船往來巡緝惟海澄縣門距石碼四十餘里係大海要口如同安私販名扁底船者船上帶有檢礮器械必須多派礮船方可彈壓黃庭亦宜設卡稽查陸路之三公宮等亦須派勇巡查

一長泰縣

該縣官商向由石碼起運其私鹽均係同安沖入旱路必經由同安交界之朝天白帆二嶺該私梟等均帶  
有較礮器械水路可通石碼必經三改河宜於朝天嶺白帆嶺近處設立早卡三改河河口設立水卡私梟  
可期斂戢

一南靖縣

該縣私販之來皆由文昌塔道中頂洪瀨深渡溪又龍溪漳浦海澄三縣交界之九龍嶺山口橋等處而入  
必由此數處擇要守隘至與平和交界之山城館水陸可通均食廣東之大埔并漳浦雲霄沖來私鹽又須  
於東勝二門外用巡船一二隻沿河梭巡

一海澄縣

該縣白水營浮宮埔海門等德均與同安連界惟大舟口最爲要口同安之馬底船窰雖其閉必須多築砲  
船往來巡邏方資彈壓餘如東西旱路之厝口橋漸山龍徑各處均與漳浦南靖連界亦須派勇分巡

一平和縣

該縣山路極多四通入達民食鹽斤均係隨境肩挑而來西路由廣東饒平兩縣交界之大埔沖入者尤多  
是宜設卡其東南北三路當由毗連之縣扼要稽查每須設卡以節糜費

一漳浦縣

浦南場年產額鹽三萬一千七百零四擔六十九斤

該縣一場十五舖糧坎在東南饒饒一百餘里皆出鹽之所欲除私梟必須整修官館嚴緝俟收而後可實  
稽查石碼尾爲漳江要警一處要路必須設立水卡往來巡緝

一 雲霄廳

該縣兩館六澳口其鹽均從梅安等澳運至必經石駝尾可與漳浦間一水卡早路派勇巡查

一 詔安縣

詔安場年產額鹽六萬五千九百八十八擔八十三斤

該縣入館一場以備山館為最大出鹽館在湖山館之五都署必須訪令場員責重巡丁接收鹽課一面在官澳地方派勇巡查成效可期同治四年九月初五日奉督部堂左批所屬下游各處鹽課數及開辦井查明本鹽兩場軍鹽行各情設水險各卡情形甚為明晰應即飭辦札飭與泉永道汀漳道連分飭各該廳督一體遵照辦理繳清備存

變通海運以及分別抽私抽收課稅票

吳大廷

竊照閩省離網倒疲已久自議改票運即倡絕學於舉世不為之日幸汰類應假以便宜寬嚴并用甫逾數月上下游官商各幫竟能踴躍遵行征收日有起色惟整頓場務一事雖經酌擬章程呈憲鑒一面通飭各場實力奉行迄今仍未就緒竊以海運日形稀少幫地鹽運短絀若不早為變計將來必至有票無鹽有岸無銷此中關係良非淺鮮將按場分配種種艱難為憲詳陳之夫整頓場務以到場角為最要而到場裁角則斷非整頓收鹽確而倉儲不可從前商木充足風災災溢各有經費隨丁可不賣私而又請有場辦隨時收鹽上倉是以海船引照到場隨即搬裝場員既無難分配海運亦不致稽遲本正清源法未有善於此者也其後海潮屢漲堤坎日塌兵革敵與商力益耗繼無以養則賣私既不能除倉已無存則儲鹽更不能預積漸因循遂至場員以到任為苦海商販視到場為畏途一變而為上朔再變而為便海數十年來場官猶不知營配為何事商販亦視分配為具文治習既久恬不知非一旦欲恢復舊規當此商販疲敝之際票運鹽已

形吃力若欲資其養備丁請場辦備倉儲實屬力有未逮此其難一也既不能蓄積收倉場鹽即不能悉數時官是各商持票到場必須現買現配倘遠值場產缺乏無鹽可買非守株待兔浪擲金錢即往返空勞貽誤食此其難二也即使場產極旺可以隨到隨裝而海船每裝數千擔按場捆配一船必三五場始能配齊往返數百里積延數十日經費益多成本益重此病就本領而言若西路縣漢各代額竟有一票數場一場數引者每配一船幾於週歷各場瑣屑繁冗於國賦無甚裨益而於商運實有滯礙此其難三也況場產在袖今昔不同十三場中近惟運河海美產鹽最多貨色極白西路銷數亦惟恃此一場所產方能暢旺所以運鹽之產數銷數均較濟額多至倍蓰而他場則不及舊額者有之若必責令按場捆配勢必至運轉有鹽而無銷他場有銷而無鹽此其難四也又運票即屬成本現今課益并抽成木益重每裝一船不下數千金自下海盜猖獗風汛靡常萬一中途遇盜半路遺風此票一失資本全虧此其難五也夫知其難而姑任積弊之相沿不可也知其難而不思變通以盡利亦不可專至於蠱敗壞極矣而易於蠱卦獨詳事治爻與局員商販悉心講求礙製道印護照由該商販等到局買票時一併請領轉給船戶收執以憑持照到場採買場員驗有護照即許裝載局卡驗有護照即許放行均不准需索留難以利輸轉至於鹽勦之重輕關係課鹽之多寡除東路對七縣由東沖口接撥抽收課鹽外其西路則有浦下津龍各屬則有石碼泉木各屬則有雨水此三關者前人設立鹽關專派大使嚴盤實為扼要之地撥撥鹽船到關先將護照繳銷其無護照者仍就鹽道詳定章程分別究問有護照者隨即呈明販單由各該廳盤驗截角按月造具場分引數清冊併載存單角分別移送各場由各場員自行彙報以符舊制似此通融辦理匪但可以避免險阻亦可以別官私便商裕賦似亦未始非因勢利導之一端也抑職道尤有請者閩省引鹽以西路為大宗現在節節稽查私銷似可盡絕而下府地勢散漫偷漏

仍多不免擬請分別抽私餉私酌量抽收蓋撥私皆近場窮民取之太急必至別生事端且鹽價最賤每動僅值錢一二文若照章抽收課鹽每動約增錢六七文未免強人所難抑恐於事無濟應請格外從寬由各局卡每桶酌抽課銀一百文以示體卹其廣浙兩省海船最為走私大宗與其禁止而徒託空言不若從抽而有裨實用擬製銷印三聯運單發給運籌各場海防局員遇有無照船隻到場抽運或經過局卡即由該局照西路章程酌加五分之一抽收課釐以衛幫地而裕國課似此利歸公家私發不禁自絕然此皆因時變通補偏救弊之計若欲復歸舊章必須軍務收平庫款充裕商力漸紓概從違本著于方為美善

認陳開鹽試行票運情形疏

閩浙總督左宗棠

竊臣接准戶部咨開議運開鹽試行票運一摺同治四年九月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摺飛者到臣竊維前奏福建試行票運一案實因經務積弊相承漸至不可收拾致國家自有利源盡供中飽因檢閱舊卷見咸豐元年戶部有就場征課按包抽稅之奏咸豐三年御史奏撤藩有修復收稅舊章按照閩省現商完課數目改收場稅開稅之奏皆奉 敕下詳悉妥議切實具陳維時督撫諸臣皆劫於浮言不敢獨執其各圖循至今全綱頹壞良用愼然因與廉臣會商毅然有改行票運試辦一年之請初不意遂有成效也旋查自本年閏五月起試行票運截至十月底止甫及半年鹽庫實支解司庫暨臣營軍餉已一十五萬兩一切照例轉支之款亦一萬數千餘兩尚有各商在幫應完未收之一半鹽釐約計亦可十餘萬兩查同治元年報收銀一十一萬兩有奇實支解京餉及司庫共贏入萬兩有奇二年報收銀一十六萬兩有奇實支解京餉及司庫共贏六萬兩有奇兩相比較試行期內半年之久所收實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數此明效大驗一覽而知者臣初亦疑上有所益則下必有所損謀釐並納民或有食費之虞乃詢諸市價則無所增也竊維相



形商或有偏累之苦乃察之商情均以爲便也 臣方說爲始願所不及即當利議之謂想詳而編笑之者亦爽然若失不敢妄持異議茲聞郵部臣亦知以開釐數項爲可慮亦不以票運爲不可行而特以慎重更張預爲詰責於是四可慮之議如原奏云在前嚴定考成尙有挪移之弊此時免計分數能無侵蝕之虞又云現辦各商一經裁撤萬一新收補少課額虧短再欲復歸舊章勢有萬難一節不知臣所以請免計分數考成者以開釐病弊最深職議改革難求速效是以援照兩浙成案懇請試辦從前考成雖嚴每屆 奏銷僅以五分審責其中虛抵虛收尙復不少現在試辦票運實收實解方且一洗從前挪移陋習從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無侵蝕之事可見臣商只令照額認辦分別買票認銷完繳課釐不准掛欠一切浮費則概行革除並未裁退舊商至招新販向之疲滯口岸自試行新章漸有商販認辦視前此倉殷富充商以行強爲勸捐之計者迥不侔矣此不足慮者一也部議西路商幫額大課重招徠小販力不能勝又苦陋規太多必致相運無人則不但虧讓而且病民夫陋規不除則由昔之道由今之選均一虧課病民豈有力求整飭而不革除陋規之理今西路世業大商仍任其認岸奉游此外官運亦歸一律而自 臣衙門至大小鹽務衙門規費一概革除計所裁之數每年不下七八萬兩又停收一切雜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謂以陋規太多爲苦者一經釐革淨盡竊情欣然則沈痾之爲於方且於歷完正課外輸費金捐牙帖開設官行一以彌補雜款一以接濟軍需無加額之名而有裕課之實此不足慮者一也部議開場濱海民風強悍梟販繁多抽釐更難措手商船彈壓萬一辦理不善得不償失 臣查此次試辦章程釐課出皆取之買票商販並未沿海散抽商販既完釐課成本較重必須官爲緝私銷賭乃暢商而所以贖課也數月以來並無私梟拒捕之案如果奸梟結事則執法意之豈有慮民遷而廢法之理乎至謂閩省從未報解鹽釐遂謂無從措手則未知從前閩事之積玩有非憲恩所到者

沿海州縣多係懸饑官督平時包與種戶官且坐收課款以充私囊而報官銀者寥寥正賦尚缺迭云抽顯今設局招徠不假丁胥之手新賦就認口岸與西路商督無異無不交相感奮以冀暢銷現在縣鎮各幫次兩處照新章完納課釐該局隨收隨解並無帶欠童孺向時官吏私擷之款涓滴歸之公家名雖取之於商實則變私費爲公帑益上而不損下此不足慮者三也部議開鹽積欠不下數百萬兩雖未能依限清完而軍務肅清可期漸有起色一旦全議更張欠款未便置之不論如票運僅能保完課額前項已無著落現充各商一經裁撤責令如數完欠恐亦甚難臣查開鹽積欠已至四百餘萬兩之多此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始於軍興之時蓋其積疲也久矣票運僅能保完課額前項固無著落然若不早議變通日復一日前項豈得有著乎即軍務肅清如從前無事人物滋豐之時而利孔百出難行銷日旺亦祇利歸中飽於國計有何裨益未改票運以前求保完課額而猶有未逮都臣不之責也甫試改票運力顧課額而都臣尚欲求多是舉數十年所不能辦者資望於一時恐管學竭其才桑孔盡其術而亦有所不能譬如力舉百鈞者加以百鈞之重責其負荷已覺不能日中其程者再累而增之其不致顛蹶者幾何況現雖試行政票專顧課釐而舊欠仍未嘗不按期催繳自四月至十月官欠商欠已收回銀五萬餘兩視前此百呼而不一應者亦覺迥異惟開商資本素微又值凋敝之後資其趕完課釐又資其清完陳欠恐陳欠未必能清而舊商日益倒罷是以積將積欠帶輪等銀分別減免總期商力稍紓漸能照額買票趕運暢銷或可以盈補措此不足慮者四也至部議以先清堤坎次查戶口出入兼權可得大概議臣原奏未之及一節竊謂清堤坎查戶口本是鹽務常談非敘時急務開省官擬官坎倒廢築止百年所儲存者多係濱海窮民自行修葺非次第清理不能挈私而鹽諸官若驟奪私修之理坎而歸之官事必有所難行必致如都臣所慮辦理不善得不償失謂不若抽釐之款爲得實主戶口是故

核轉屬海濱拘水成鹽人皆食鹽之人即人皆嗜鹽之人必欲計口授食不但徒託空言轉恐益額損故原  
奏未之及而但以抽絲權其轉販之鹽也部議務期毫無礙確有把握再議試辦果如部臣所言臣能預知  
毫無窒礙確有把握則管徑奏改票不必以試行為請試行云者原欲詳察利弊決其可否對的行止以俟  
旨定奪今必謂試行亦須俟部議而後可則凡外吏遇有試行事件均必先咨部臣定議而後入告亦似  
與定制不符從前部臣知問難之日燮奏議改革若前任督臣肯不計身家利害毅然為認家長久之計則  
現在新獲之效早行之十餘年以前計所獲已不下二百餘萬兩何至積欠至四百餘萬兩之多乃從前積欠  
至四百萬兩不問部臣參辦賈賠效力排羣議奏請試行而部臣轉持苛論事關國計臣安敢緘默不言  
總之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政斯舉則利不如除弊弊盡而利自生鹽務為風理之場為奸弊之藪見效最難  
政辦則易苟無潔已奉公獨立不懼之員即改行票運臣亦安能保其必無流弊惟據現在而論臣雖不自斷  
不敢計及身家利害重負君父鹽道具大廷尚知自愛又正當感恩圖報之時斷無背公營私之理試行  
期內雖部臣責臣與撫臣鹽道以參賠並稱如該督等不候命下已竟撤商行票將來讓額虧短全賴撫數  
部臣惟有從嚴善辦並將虧短讓數實成率詳之彈道與率准之督撫分成賠繳以肅功令而重維政臣與吳  
大廷無所媿亦無所愧也若後此兼管鹽政以及鹽道不得其人則此時試行之章安知非從前相沿之弊是  
則非微臣所敢任而亦非部臣所能議者可否飭下部臣將開鹽改改票運應止應行通議具奏俾微臣  
得免意外吹求不勝感悚之至至願政原督臣兼管旗撫臣無涉鹽道雖係專司之員然主行票運實微臣一  
時昧愚之見並疊次補陳責令毋避嫌怨詳議核非鹽道所能專似可一併無庸置議所有此次覆陳由  
軍銜拜發之摺合並聲明

請免現商帶輪銀兩疏

竊照前當應商歷年積欠核限帶輪一款內除應歸補司道庫墊款銀二十六萬二千八百六十五兩外其餘銀兩會經臣等奏請減免奉旨飭部議覆嗣准部咨飭將此項積免銀八十七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兩認真釐剔自定案後實在倒革無著應於現商代完若干另造清冊懇恩請免統以報部有案爲據方准列入冊內其或新商認完舊商欠項舊商以備埋器具贖包作抵此即與現商應完無異不得朦混列入其現商應完銀若干兩應仍照案依限帶完不准再行請免以示限制等因臣等細詳部議重在分別造冊准免退商仍追現商自係核實辦理慎重款項之意然臣等前請減免帶輪原欲額全現商非以庶脫倒商何也商既倒革必已產破家傾雖使追比類仍亦於國課無補歷奏帶輪積之既久而爲數過鉅者姑弗具論卽此入十七萬餘兩之中退商約欠四十九萬有零現商約欠三十八萬有零自是現商欠少退商欠多而應歸司道庫墊銀二十六萬餘兩其中退商無著均責現商勻完又是現商欠多退商欠少如照部指仍追現商則退商得邀曠典而現商轉抱向隅徒有豁免之名仍無豁免之實况今行募之商多卽昔時行引之商如此時易於追完則從前不至積欠從前既至積欠此時何能追完續令勸比監追固有完納亦無非挪新賦以完舊欠帶輪一分薄欠卽短徵一分新賦是新賦無全繳之年舊課卽無清完之日也上年甫議改革之時首先請免帶輪蓋以輕舊速卽所以重新賦紓商困卽所以保利源留商改票俾得專顧課釐庶幾年納年款可爲一勞永逸之計耳幸改革以來甫及期年成效大著使從此經理得人將來逐年盈溢之數積微成鉅卽以後日之贏餘償從前之欠款亦尙綽然有餘是各商既沾逾格之恩國家亦收無窮之利一時觀之雖若見絀適盤計之實可取盈也若必謂新商帶輪不可盡豁則商力既未能紓恐累還翻多窒礙臣等

督同司道再四熟籌若不一律請審殊與全綱大局故關合再應情奏懇 天恩俯鑒萬代 曲賜允准即將前項撥輪銀兩除應補司道庫墊款銀二十六萬一千八百六十五兩照案依限帶完外其餘銀八十七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兩無分退商現商風一律豁免俾紓商力而顧課盈

會奏減免兼徵幣息疏

左宗棠  
徐宗幹

竊照閩省鹽對疲敝已近百年司趨務者設法挽救不出緩征借幣兩策究之緩征徒額考成而帶輸每多拖欠借幣不無折扣而籌額仍屬虛懸名爲設法挽救實則暗肆侵欺如此而欲務賦便商譬猶倒行以求前也夫閩商資本雖微但使完課辦運亦何嘗不收微利無如終歲經營半耗於陋規之需索半迫於幣息之虛賦商力幾何其堪此層層剝削而不倒罷相踵乎上年試行票運等即督同該運道吳大廷悉心稽察裁革陋規歲約入萬餘金故改票以來課廢並抽徵額較前加重而數十年疲敝尙能拮据趨公踴躍輸納茲經試辦期滿酌欲 奏行票運著爲定章而於虛賦之幣息仍事追求非惟不便於商抑實無益於事嗣查各款幣息始於雍正年間迄今已百數十載皆額本之初雖或不無折扣而尙有現領之銀可資周轉且完息僅止一分不覺其爲累也迨原商倒罷轉流交現辦之商未必皆領本之商而積欠幣息無不盈千累萬商既倒歇豈尙有益千累萬現銀交完欠息之事其所存抵者無非倉儲器具及未運之陳引且有並倉儲器具陳引而亦無之者新商接辦不能不驟忍認賠則司趨務者亦明知虛賦之幣息斷難如數催徵惟既無從取償於倒歇之舊商不得不移累於接辦之新商新商既不能不爲認完即不得不挪動正課故幣息未見取盈而正課轉因以大絀也頻年短徵數至四百萬兩之多受敵之由此居其一然未改票以前尙可執運陳引希冀夾帶偷漏且可停引不領將二三年所得之錢數元一年應完之款而 奏銷仍展之又運資以繳完幣息後尙

無可藉詞。改票以後立將陳引截清不准執運積年影射夾帶之弊一掃而空而後額科票課釐項抽計自上年五月二十二日設局試辦起截至一年期滿已收正雜各款五十餘萬兩較之懸屆奏銷徵完正溢課帶額裕息等款現銀十餘萬兩已增三倍之多今日行票之商豈非即昔日行引之商乎可以昔比今盈懸殊若此蓋以改票之時首先剔除上下陋規繼又酌免帶輪並又將裕息項下應發之款設法籌墊不爲無益之遺誤紛其心志故各商始得專力於課釐籌款而新賦自裕耳於鹽釐見正課之有餘但使能將庫儲即裕息暫不取盈可爲以廣補細之計於試運見票章之已效然非稍輕積案則商情難於持久仍多顯此失彼之虞且等再四籌商不若將裕息銀兩分別核免實未足以紓商力而顧課釐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商困未蘇力難兼顧准將軍標屬價盤費欵工督育職峰等六款裕息歷年官商欠完銀一十二萬六千二百餘兩數予豁免並請將年額息銀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九兩零遇開加增銀一千一百七十四兩零概予停止惟軍馬盤三息若累驗較他款爲鉅但有關旗庫支款難容全廢應請增減三分之一此外欵工爲支造戰船之需督育則孤貧餉以養贖贖率則人才藉以作育準理度情均難偏廢擬請按照每年支解寶銀數目在於鹽釐項下提解支給於奏銷時造冊咨部查核至於各項帑本未便置之不論請候商力稍紓察看情形按照風災奏題之案責令各商完息作本陸續贖還欵其風災奏題二欵經前督臣慶□於咸豐九年十二月間 奏明停息五年之後完息作本扣至同治三年年底止五年限滿三年即應償還迄今屢加催迫並無完數皆因商力未紓難以兼顧請再展限五年照案飭令完息作本似此變爲變通可以恤商艱可以顧票運而年額帑息亦較有著應以視積年追繳徒爲商累而於庫欵仍無絲毫之益者此固於分別減免之中轉得實際矣

奏票運一年期滿征收課耗釐等項銀數疏 同治五年

左宗棠  
餘宗棠

竊臣等於同治四年六月十五日會 奏開省鹽務全綱倒壞拾遺宜設法變通改行票運課處並抽請先  
試辦一年限內懲征盡解免計分數考成一摺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是年十月十三日准到部咨請以開鹽  
改行票運全議更張恐虧課病民應再妥籌期於毫無窒礙等因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嗣 臣宗業於十一月  
十六日恭摺覆 奏懇陳開鹽試行票運獲有成效情形請再 勅部議覆欽奉 上諭前因宗業 奏開省  
鹽網疲壞請試行票運一年當交戶部議奏嗣經該部以開鹽改行票運全議更張恐虧課病民咨令該督妥  
籌期於毫無窒礙茲據奏稱自本年閏五月起試行票運甫及半年所收實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  
之數向之滯滯口岸自試行新章以來漸有商販關所各衙門一切陋規所裁不下七八萬兩羣情翕然且益  
陸續出皆取之買票商販並未沿海散抽數月以來亦無私梟阻捕之案從前縣澳官幫坐收課費以充私囊  
今則挈向時官吏私擲之款涓滴歸公至開鹽積欠數百萬兩現雖專顧課釐而舊欠仍未嘗不按期催繳  
仍飭部將試改票運行止進行議覆等語覽其所奏於開省鹽綱之積弊及現辦票運之可行實為洞悉原委  
總之鹽務為國課大宗亦為奸胥利藪惟在得人而理斯能力挽頹綱票運之行雖不能保其必無流弊倘所  
辦之員均能潔己奉公不為私計自足以除從前積重難返之弊而與為更始該督既稱商情既便市價無增  
無加額之名而有稽課之實即著照所請先行試辦一年俟有成效即行奏明著為定章以肅鹽政而裕課餉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本年五月十八日復 奏會 奏懇陳同治三年正課一年試辦原請分作四年  
按限帶完福因商幫向係先完課銀後發引照前項帶徵正溢各課前鹽道潘駁章任內單未開征亦未給引  
察看商情又難先行墊完請將三年正課一年試辦免其分年帶徵並同各年舊欠課款歸於票運案內統收  
統算應如何按年分別制收俟 奏銷造報時聽候部臣核示辦理其票運案內徵收撥兩案已統收統算節

從前經費及接徵分數亦無從核計並請覓子查各在案巨等伏查閩省鹽課自 國初定制歲徵銀  
入萬五千餘兩雍正元年各場委官監督地方官隨處設卡委員收稅先完課而後給單據其配運售賣至乾  
隆七年 奏定盈餘銀一十四萬一千餘兩較前幾增兩倍然視兩淮課額不及十分之一即較之浙江粵  
東各省亦遠不如推原其故蓋有數端開省除汀州府屬向食粵鹽外臺灣一府遠隔重洋無從兼顧西路各  
幫則橫嶺迂迴深河險阻轉運極艱其限於地利者一也地處海濱僻而且瘠富商大賈不屑措意樂輸者僅  
止本地商人貨不既微營運又抽其限於人力者一也迨其後僉商定地以當年稅額作為引額此法一變商  
之浮費盡增鹽之行銷亦隘積漸因循至同治元年報收銀二十一萬兩有奇實止支解京餉及撥解司庫共  
銀入萬兩有奇二年報收銀一十六萬兩有奇實止支解京餉及撥解司庫共銀六萬兩有奇至於三年正課  
二年溢課迭請展緩查已及及乎有全調倒歇之勢矣 臣等推求弊源力圖挽救於該鹽道吳大廷到任後即  
紡痛裁陋規裁清陋引舉百數十年之宿垢概與掃除自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留商改票設局試行是時  
下游官幫各廳縣軍務未靖先從西南路各幫辦起官運商販幸均遵照新章力求整頓課釐並完行之數月  
漸有成效迨至閏歲清七八月之間先後派委員馳赴石碼泉州一帶招徠販戶改行票運除莆田一縣尚無  
販戶認辦仍歸該縣官辦臺灣一府暫行的酌量抽釐東路一幫仍復按辦抽課永德田兩幫保屬官代商運仍  
飭道選委委員開幫舉辦外其福興泉漳各官幫均已設法招販試行票運所有未經招販以前仍分別正溢  
課雜等款另行附冊者部以示區別而昭核實以上各官幫改招販之遲速不同故造報之日期不一現已試  
辦期滿自應一律截清統作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為止以歸劃一庶下屆期滿造報各冊易於稽核茲查自上  
年五月二十二日改行票運起至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止試辦一年期滿共收新鹽課耗釐銀四十萬五千三



百七十二兩五錢四分九釐一毫四絲磅鹽金銀三萬八千三百七十二兩五錢六分九釐勸捐牙帖子店  
運捐共銀三萬七千六百二十七兩二分八釐帶征未改票以前正溢課雜帑帛帶輸運本等項共銀一十二  
萬二千六十七兩九錢六分三釐一毫九絲統計共征銀六十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一錢九釐三毫三絲開  
除支解本省同治乙丑等年兵餉武職養廉解送內閣庶吉士四年分費用銀兩支給俸廉役食家祀等項支  
銷製造器械工料價銀併牙帖子店鉅捐鹽運本等項撥充軍餉辦解軍標屬餉費龍峰辦造金州戰船  
孤費口糧籌開貢院開侯兩縣發賣出旗貧民口糧掩埋棺槨義倉經費丁憂場員經費等款同撥還各款原  
墊銀兩統共除銀四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三兩三錢三分四釐一毫實在應存庫儲耗盈併正溢課折等  
銀一十六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兩七錢七分五釐一毫三絲據福建鹽法道吳大廷分別造冊詳請一奏者前  
來除將各冊者送部科查核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

裁革陋費案

吳大廷

竊念天下大利之所在大弊伏焉惟無欲始能祛弊而大利乃出聞省雖務自道光年間成法屢更於是官皆  
認爲利藪上下交征假公肥己至今日利孔百出浸漫乎不可救藥矣職道材質驚下深懼弗克稱職有負恩  
知計維有以除弊者興利以正己者正人或有可補救萬一伏查職道衙門自到任境衙及節節引費上倉船照  
驗盤船工津貼門包隨封等項共計救銀七千九百六十兩番銀一萬九百八十元錢五千八百餘千此可預  
定者也本道接送差使按道途之遠近派送經費與夫內署鋪墊傢伙等項約計每年亦不下數千金此不可  
預定者也凡此浮費皆取於官運商人道運本日虧商力不繼而浮費則不能減 國課安得不虧所有前項  
浮費銀錢價計約近三萬金左右今本道到任起概行裁革另開清冊酌量整頓至平餘一項向來各省溢

司以及州縣各衙門徵收錢糧正額之外均有此款以備官署辦公之用與浮費究屬有間現在職道衙門凡官課上庫每百兩隨繳銀二兩四錢入分商課上庫每百兩隨繳銀二兩二錢入分前任每年約計銀二千五百餘兩爲在任之員所得現在浮費既除計職道養廉薪水除照部定扣減一成暨各項攤捐外歲餘剩銀一千四百二十三兩九錢一分而核計職道署中伙食及文案帳房薪水一切什用緣至皆自己出辦使損之又損不敷尚多又有下平餘一項凡官課上庫每百兩隨繳銀九錢三分五分商課上庫每百兩隨繳銀四錢入分五釐前任每年約銀五百八十九兩零向爲門印跟班人等所得職道所用隨從雜不及各前道四分之一然抄寫簿定不可無人不能不雇子辛金俾免需索加以轉班執事各項人等除由本道自給工食外每遇出城均由商人給發點心酒錢今已裁去概由職道自行給發需用益繁整頓匪易計自職道到任已逾五旬未動公款一錢皆向稅局挪借此可暫而不可常再四籌維所有前項上下平餘可否仍歸職道作爲貼補辦公之需抑應作爲公款另行存儲謹擬之處合肅稟請仰祈憲察核批示遵行

請由道籌給西浦二關薪俸工食粟

吳大廷

竊照閩省場員共一十七缺其中惟浦下西河石碼三關最優每年約收私費均在萬元內外從來官斯缺者大半以鑽營賄賂得之何則官商販戶無不利在夾私然非勾通製驗隔以多報少則不能恣所欲爲是關員之規費愈多商販之夾帶愈甚而國課之額賦益虧卒之關員所得半耗於上下瓜分半耗於應酬揮霍入己者能得幾何而庫藏屢入之常經日糜月削駁駁乎不可收拾矣職道莅任之初以石碼密邇賊氛未遠暨及而西路行銷最旺鹽之進口必經浦下出口必經西河皆係省垣扼要之地是以遴員接署一切私費紛令概行裁革嚴禁書哨不准串通舞弊以多報少再蹈夾私陋習三月以來該大使嚴籌才汪保駒均尚清苦奉

公勤慎無諛惟恐一闕竄險用肥公事紛繁丁哨晝夜勢所必需私費既裁辛工飯食等項不得不酌量給發而原設各役薪俸工食爲數無多委實不敷辦公自應由道籌給俾免枵腹致若輩有所藉口茲據該一關大使開具清摺請給前來查西河關月需津貼晝役工食香燈油燭房租等錢三千九百文浦下關月需津貼晝役工食香燈油燭等錢三千七百三十三百六十六文又兼管福廠月需津貼晝役匠人工食香燈油燭等錢六千五百八十八文三共錢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文一年總計共需錢一萬七千一百八十八文職道現擬在於鹽收鹽課耗銀項下按月照數提給庶幾公私可以漸耗而辦公亦不至無資似乎整飭與體卹兩得其平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四十六目錄

戶政二十三 鹽課五

晉省官鹽滯銷私鹽充斥請照舊章辦官運疏

澤州川省鹽務積弊疏

擬請仍照前奏 紡部緝額關防疏

現擬整頓鹽課片

遼海權鹽私議

川引餉兩過重請 飭部減川配淮疏

邊查部議指詢各節據實覆陳疏

爲酌漢官運局還清原借帑項及四綱支存各款作爲還本疏

兩淮咸減濟楚川鹽引張事多窒礙難行疏

鹽務積弊太深宜妥籌良法疏

粵省潮揭鹽務廢弛量委潮郡守兼辦片

致陳孝廉書

鄧應麟

丁寶楨

丁寶楨

胡厚

胡傳

劉坤一

劉坤一

丁寶楨

徐家誠

彭鳳翼

桂霖

張之洞

徐慶陸



戶政二十三 鹽課五

晉省官鹽銷私鹽充斥請照舊章歸官運疏

鄧慶麟

竊維山西九旱成災國境錢糧蒙 恩概予蠲緩地方維正惟賴鹽課爲一大宗而山西各州縣辦理鹽務未能盡一有暢銷之區亦有滯銷之區因有私鹽充斥而官鹽干以帶銷亦有領運官鹽夾帶餘私過多充斥正鹽以致引鹽不能暢銷此其弊在地方官招商辦運不得其人故也查山西運鹽舊章向歸官運官銷以濟民食蓋鹽歸官運則價的其平必不肯與民爭利致滋爭端而引有定地方官自願考成萬不肯任私鹽充斥致正引銷不足顧此官運官銷 國便民之最善也無如各州縣履任後因政務殷煩勢難兼顧往往招商領運官則坐擁虛名盡由商人把持舞弊而鹽政於以大壞緣辦運之商非地方刁紳劣監卽市儈奸商濠鏡資本夥謀朋充勾結鹽場各官聯爲一氣漁利分肥弊端不勝枚舉其承運正鹽每引三萬斤應加餘鹽三千斤以爲銷耗之費此定章也而鹽商舞弊弄手眼每引加帶餘鹽七八斤不止正引愈多餘鹽愈廣其甚者餘鹽夾帶較正鹽則有三分之一鹽商先賣餘鹽希圖利己而正引之鹽所售無幾則謂之滯銷此餘鹽充斥有礙正引之病官也每鹽一斤割錢三十五文而鹽秤始則十四兩爲一斤近則十二兩爲一斤加以泥水攪和實則不過六七兩百姓忍氣吞聲無如之何此泥鹽短斤以病民也聞近來山西州縣中惟鳳台縣知縣賴令到任卽循定章官運官銷乾鹽足秤不假商人之手百姓頌聲載道亦無私鹽充斥情弊又著陽城縣知縣胡令因紳士呈控鹽商短斤泥鹽出賣深爲民害並查明領運正鹽有夾帶餘鹽等弊將鹽商徐得瑒革責督令書

差以乾盈足秤售賣每日銷鹽不下萬斤聞屬感額而額引予以暢銷所謂有治法尤實有治人也夫必將私鹽例有明文而各州縣之私鹽仍是鹽場之官鹽奸商設計取巧充斥正鹽匿課既已其弊伊于胡底相摩請旨飭下山西巡撫查照舊章仍聽官運官銷不准招商辦鹽庶引鹽不致滯銷私鹽悉歸正課而官民亦不至交困

擬陳川省鹽務積弊疏

署四川總督丁寶楨

川省鹽務積滯引張之多積欠羨截之鉅爲他省所未有且詳細體察在同治七八年以前尚可藉口於虧鹽摩久未疏通迨同治九十年以後邊岸既漸有時機而廢楚引張定爲五邊一計銷行亦暢何至引積羨懸轉甚於前十倍且釐金亦逐年遞減推求其故始知前任四川鹽茶道傅慶貽在任時創爲撥蓋作羨之法自此羨蓋兩項頗多含混以致收數愈形短絀隨飭清查局司道督飭委員檢查同治九十年以後鹽署權案切實核辦茲據詳稱傅慶貽任內創議撥蓋作羨保於商人應完釐金項下准其每引一報撥出羨銀二兩抵作應完羨截二兩收庫計自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傅慶貽定章撥收起至光緒三年冬間奏改官運停撥止前後五載有餘備收過撥蓋作羨九七平九九色鹽釐銀一十四萬七千三百七十一兩零折實淨收庫平色銀一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五兩零復按引分算其各任欠收羨截銀數自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起截至光緒二年年年底止除撥蓋填羨外各商實共欠羨截銀三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九兩九錢零其光緒三年十一月以前短少銀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兩有零尚未併計在內綜計自咸豐九年起到光緒四年止前後共積欠鹽羨截銀一百四十萬一千一百八十五兩六錢零該司道查近年奏銷冊籍比較各年欠數同治十一年以前未經撥蓋作羨每年積欠羨截不過四五萬兩至同治十二年以後業經撥蓋作羨每年積欠羨截較多至入

九萬兩及光緒三四兩年奏改官運停止撥羨每年鹽運衙門計引積欠又不過三萬五千餘兩此中得失較然可觀是傳慶貽創爲此法名爲撥羨作羨實則那蠶減羨耳且稱撥羨之後解羨尋令找清一似於蠶無損而於羨且有益者一時疎視詳准豈知商人趨利隱懷離網不但應找羨不肯找清且比上年解繳之數多寡懸絕即如富順縣因商人不交新徵羨截額稟請將本年撥收之蠶抵解本年新徵之羨一案經傳慶貽嚴批申飭責其抓抄抵水一面詳請嚴催撥羨之款原爲彌補舊欠不准抵抵新徵今若由縣挪抵每屆新徵商人則專恃此項撥羨作抵新徵之羨必難備收舊欠更何從籌補等語可見撥羨作羨實屬貽早已洞悉如肯即時據實更正截然停止其時虧欠無多尙可設法彌補乃因循不改年復一年坐使國家數十萬之正供化爲烏有實爲可惜當日如果爲恤商起見但將一切陋規浮費稍加裁減已足相抵何改挪減蠶羨正款如謂減羨蠶實出於萬不得已則與其減羨二兩不加減蠶二兩蓋每引減羨二兩不過二兩而止其未減之數猶可照常徵收也此蠶撥收他引之羨又以此蠶抵放所撥止一引之蠶遂使兩引之羨並歸無著此傳慶貽詳詳時所慮及者也至於已減之羨既經抽登抵補而未減之羨亦應將蠶撥密撥一引之蠶遂使一引之羨全歸無著此則傳慶貽所未慮及者也夫羨截固屬正供而蠶銀亦關軍餉同一庫款原無彼此之分何必多此周折遂至得一亡十數年之內商欠羨溢積至四十餘萬兩派收之蠶尙不在內鹽務積弊至於無處不壞向非奏改官運則此撥蠶作羨之弊虧欠正款尙不知伊於胡底今計自開辦官運以來邊計羨均均由官運總局核入成本照數徵收符先課後鹽之意絲毫不能拖欠而邊引應納蠶金又均滴漏歸公無復挪此填彼之弊一年之中一出入挽回正款不下十餘萬行之十年其數不下百十餘萬川省鹽款盈絀即此一端已可概見惟傳慶貽當日既知撥蠶之舉有礙正供並不據實更正停止以致虧欠蠶羨各款如是之多實



難處身外現查咸豐元年起至同治十一年未經撥釐以前應收羨欠款容查明官欠商欠引欠分別核追外至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一日以後撥釐羨之釐一十三萬有零至今無從攤款積欠羨錢三十九萬有零至今亦無從撥收據該司道等造冊會詳請核前來臣查傳慶照創為撥釐羨之舉各為撥釐實保籌盤名爲撥釐實保誠恐事後或明知其說又不急爲更正以致頻年羨釐兩項短收愈甚其賒誤要需傳慶賒亦無可置辨但此時若責令原辦商人每引補繳羨錢一二兩各州縣商人必以遵照賒項從前定章辦理並非私自撥項爲詞藉口不補且事隔多年商人欲棄死亡者亦復不少追呼實覺無益查上年官運一辦邊岸之挪抵早停現在清查已將計岸之挪抵亦從此永禁以後別無可作弊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各前道撥釐作羨之一十三萬入于八百四十餘兩照數開除毋庸飭令再補用值商力其歷年積欠羨錢兩項仍由臣督飭新任鹽運另行設法催繳以重公項至傳慶賒辦事歸撥釐川省鹽法既據該司道等查明具詳何敢因其已經解省代爲隱飾惟核其情節究與扶同恣人作弊者實有區別可否懇 恩從寬予以革職免議之處伏懇 聖裁

擬請仍照前案 飭部鑄額關防疏

丁寶楨

竊臣前因川省邊岸鹽局款鉅事奏開涉數省責任甚重奏請由部頒發銅質關防俾昭信守嗣准部咨查無辦礙成案未便率准等因茲查瀘州設立官運總局已逾三載始創辦時全岸嗣得添辦津庫並將毗連瀘州之各屬州縣計岸及湖北例食川鹽計岸共四十餘州縣一併請入官運統計於川省禁固省地界均飭該總局委員設立分卡頒移文告招募商人配發引張分收稅款嚴禁販私明定界限時有票移郵省督撫司道府縣互商事件案牘之煩曠曠道邇至倍蓰而僅現各分局發額身糧公費及批解款省餉餉每年共百

數十萬兩途長治險關係更形重大若僅用木質關防文書通行數省地面當墜案牘歷年久之後事多創行  
沿途郵驛及隔省官民不免疑信參半慮有貽誤而總局離省尚遠若每辦一事必候移商關道蓋用印信則  
往返周折動形遲滯勢實難行數年來詳細體察該局事煩款鉅規費久遠現在奏銷辦三額共收稅釐等項  
三百數十萬兩實為西南數省另開大宗餉源以後但能恪守定章即成 國家久遠之利迥非尋常公局止  
辦一省一時之事可比不能不格外慎重况木質關防摹刻甚易行之日久難保無以偽亂真之弊似未便泥  
於成案致廢遠關再四思惟惟有仍照前議請 旨飭下部臣鑄造鑄質滿漢蒙文四川辦理滇黔邊計關務  
局關防一顆頒發該局應用俾得永昭信守

現擬整頓鹽釐片

崇厚

查東三省自 國初至今從未辦過鹽課其中窒礙難行之處節經歷任將軍奏明在案所以同治六年原任  
將軍都興阿因力籌練餉奏請辦鹽釐亦未議及鹽課今若按照各省配引徵課誠如 聖諭奉省鹽斤向未  
徵收稅課創辦思亦不易 勸令體察情形 才悉心籌畫當此練兵籌餉之時雖不能遽辦鹽課亦必頻籌  
額鹽釐查東三省及蒙古各王旗所有食鹽均仰給於奉省沿海各鹽灘是奉省產鹽不為不多銷鹽亦不為  
不廣第創辦之始立法本未周密以致日久弊生偷漏侵漁均所不免且原定鹽釐數目大徵計鹽六百万斤為  
一石抽收東錢一吊文現以省城時價而論每石係售東錢十四吊四百文銷使酌量加釐不致有礙民食營  
經 才崇厚奏委委員前赴各灘逐細詳查酌核擬議現於省城設立籌餉總局並派旗民各員分往產鹽各  
州縣設局整理每鹽一石抽收東錢一吊四百文仍以八成充公二成作為局員薪水以及灘長書手局丁巡  
役工食並心紅紙張一切之需並准灘戶每石加價東錢六百元以恤商力雖較之原定數目不無加增而核

計每鹽一斤所收鹽盞仍不及制錢一文似此酌量變通於終餉既少有裨益即鹽價亦不至驟昂惟從前雖有每石六百斤之說均係私斗私秤每石加至八九百斤不等實不均平現擬仍照原定六百斤爲一石之數額給官斗養成斗紀於舊鹽時按斗過驗免驗流弊至嚴杜偷漏等事現已設立三連鹽票蓋用奉天監督關防發交局員無論何項買鹽人等均令到局領票照數抽釐方准持票赴灘買鹽並遴派得力員弁帶兵巡查倘或無票運鹽及鹽票相離者一經查出即照私鹽辦理並令各灘戶公舉灘長以便隨時驗票發鹽及按季將時價妥議報官定明以免任意低昂藉詞公允現擬擬擬章程派員試辦尙須隨時體察情形酌度定議庶候辦有成數再行報部查核以立定章而垂永久

遼海稅鹽私議

胡傳

鹽筴之謹始於管子歷代因之遂爲理財之大政我朝每歲財賦所入鹽課尤爲大宗軍興以來天下產鹽之省抽釐助餉莫不沛然而有餘鹽之利軍國豈淺鮮哉然天下產鹽之省如直隸山東山西兩淮兩浙四川閩廣莫不有課惟奉天沿海各州縣處處產鹽未嘗有課非遼海之鹽不可權也金時上京東北二路食鹽州鹽運類路食鹽皆征其稅元時北京路徵收遼陽鹽課立隨車隨引賦鹽之法史有明文我朝以東三省爲滿洲邑世世無所與所以惟旗民增根本也然吉林黑龍江之旗兵往者以精銳聞天下咸豐以後積弱不振俄羅斯無故取盟要割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數千里之地不敢與校遂拱手而畀之甚且地方盜賊竊發亦不能剿捕其故何哉東三省賦稅少兵餉皆給於京師咸豐間內地兵事日亟軍需浩繁戶部之帑不能如願以給東三省兵丁之餉幾幾虛弱故遂不復可恃同治以後內地之寇漸平於是加練餉以剿盜近行俄患迫切奉天嚴防則食河南之餉吉林設防則食戶部之餉黑龍江爲吉林北方屏蔽地尤緊要以餉

無所出至今尚未設防夫東三省爲國之根本重地苟有外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爭之朝廷固亦不啻然必海宇昇平中原無事內地各行省之賦稅以時貢於戶部而後戶部有帑以給東三省萬一內地用兵戶部乏帑則咸豐間之覆轍奉吉現殷之防兵必復蹈之此事勢之顯而易見者也近年地方營事大員有鑒於此孳孳汲汲招民間墾闢荒搜求百貨釐稅皆欲就地籌餉以給軍食而獨不知鹽鹽幣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其無濟於用也明矣夫山澤之利莫大於鹽古之善理財者莫如劉晏其爲鹽使也初年歲入纔四十餘萬繼至太慈末六百餘萬繼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夫晏之權鹽豈有他術哉加稅而已矣考唐時鹽價天寶至德間鹽子價只十錢晏領鹽使時已加稅十倍每斗爲錢一百一十故經理得法一歲能增五百餘萬繼之多近時曾文正公之權淮鹽六百勛爲一引自淮南運至湖廣其初每引抽釐銀十兩三錢其後減定章程每引抽釐銀六兩三錢夫以六百勛之鹽而抽釐銀十兩三錢是民間食鹽一勛官收稅銀一分六釐有奇後減至一分有奇也今奉天沿海各州縣之鹽市價每勛不過制錢一文誠能遠效劉晏之法近接曾文正公權鹽之例奏請朝廷設官於產鹽之地以制錢一文收買鹽加釐銀十八文每斤爲錢二十以需於商縱其所之遼東之鹽運往承德以東南內地各廳州及吉林黑龍江等處遼西之鹽由錦義運往蒙古各部悉引地長廣銷路必暢如每月能銷鹽百萬斤便可得釐銀錢一萬入千千每月能銷鹽千萬斤便可得釐銀錢一十八萬千權遼海之鹽以助奉吉黑設防之用使三省通力合作軍儲儲裕邊防益固永紓朝廷東北之憂匡時急務似莫切於此矣第我朝自開國以來遼海之鹽未嘗有課民情難以圖始士大夫溺於政尚寬大之說觀國計之盈細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關喜戚於其心聞權鹽之議必將斥爲苛政詆爲剝民恣騰謗議阻其事或模稜兩可請少加釐稅先行試辦者此皆迂諛之談不知利害之輕重者也奉吉現雖

設防常有地關兵單之慮黑龍江尙未設防宜切細繹未雨之思一旦有警欲分防則無兵欲添兵則無餉皆  
意中事也其宜就地籌添餉款以厚兵力不可緩也自今海宇昇平中原無事 朝廷之財力尙難兼顧吉黑  
廣設邊防如內地有變俄夷亦乘機煽發當此之時中邊交警前必益絀軍賦虞餽亦慮中事也其宜就地籌  
添餉款以蕃邊儲尤不可緩也此利害之在軍 國者也民間食鹽每人每月不過一斤以每斤加釐銀十  
八文計之每人每歲不過多出錢二百一十六文民雖甚貧易爲力也湖廣江西安徽之食淮南鹽市價每斤  
制錢六七十文遼鹽現運吉林市價每斤十五六文運於甯古塔市價每斤二十三四文縱加釐課錢每斤十  
八文其價尙輕於湖廣等處十之五十之三也此利害之在閭閻者也東三省旗地無賦民地之賦輕於東南  
各省數倍十數倍不等而東兩鹽之價又重取東南之財以供東三省之餉一百餘年矣未聞東南之民怨及  
朝廷以爲苛虐也東三省之民沐 朝廷之深仁厚澤二百餘年而不知感激圖報者此鹽釐小亦自同化  
外哉凡事兩利相較當取其重兩害相較當取其輕居今日而爲東三省深謀遠慮非就地急籌鉅款無濟於  
事然則鹽釐之權卽授准引初章以定稅則亦不爲過况從輕則裁如慮釐課既加官價較重小民嗜利販私  
者衆繼之則虧設嚴緝廣捕則廢費辦理不善正課所入仍不能多則清查各場每日產鹽若干盡數官爲收  
買使民間無從得私以清其源如應立法之始商販恐官鹽價重難以出售或裹足不前則做到是當平鹽之  
遺惠及近時各省官運官銷之成案先行官運民間不能淡食不得不市官鹽數月以後價值盡一官鹽通行  
商販亦可不招而自至渡鹽章程既定吉之琿春三姓黑之艾輝鹽有從俄界來者照各國通商不准帶鹽條  
約杜其入境可也因地制宜設卡抽收釐稅亦可也要在當事之人主持大計實力舉行以爲東三省深謀大  
之翰源而不爲浮議所搖耳

是議也於光緒七年冬月其時鹽課每車已加稅東錢兩吊四百文其後每車復加稅兩吊四百按東錢一吊僅得制錢一百六十文前後兩次加稅并鹽木計之每鹽一斤已值制錢一文半矣白記

川引餉兩過重計 飭部減川配淮疏 光緒七年

兩江總督劉坤一

竊維兩鹽務額重課煩鹽產自場引銷於岸全楚引地爲淮網命脈所繫前督臣如曾國藩沈葆楨于淮鹺討論最精著有成效屢次上疏請禁川復淮終梗於川楚迄今未行上年十一月臣接准部咨議覆四川督臣丁寶楨將濟楚川鹽按月酌定七八百引並以減運川鹽徐圖退步即當增運淮鹽力爭進步令照湖廣督臣李瀚章原議由淮商提取淨鹽酌配引數運赴鄂省現分川銷之五府一州試辦並銷限一個月專摺覆奏等因臣查川鹽銷楚岸難時運橋下駛累萬盈千漫無稽考今議定以限制足爲復淮根本惟給銷以疏引爲先而疏引以籌銷爲急川淮同此銷路必須川鹽能減一分始淮鹽能進一分否則徒有減川之名而無銷淮之實當經咨商鄂省擬由淮商派員前赴平善壩設立稽查川鹽局每月除額銷川引外餘均作爲私論以符部議嚴杜明減暗增之弊一面咨詢川省月銷川鹽七八百引是否照淮南六百万斤成引計算抑川省另有科則滿費川鹽斤兩與淮鹽不相上下便可提鹽配銷即或礙於淮南但使所贏之數不甚過多尙能逐漸進步茲准四川督臣丁寶楨覆稱川省 奏定章程每水一張配花鹽五十包每包連皮計重二百二十六斤每引連皮其重一萬一千三百斤等因以淮鹽每引連皮耗包索六百八十八斤計之是川鹽一引抵淮鹽十六引四分有奇月銷川鹽即以七百引而論已抵淮鹽一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引每年共抵十三萬七千餘引川鹽一引較之淮鹽一引曾至十六倍有餘無怪淮商聞風裹足湖查湖北五府一州從前皆言每年可增淮鹽十五萬引保按六百引正引計算臣運油耗包索細加覆核並確查宜昌川鹽總局歷年呈報加稅數目袁旺不

一大致相同光緒六年分僅合淮鹽十三萬三千餘引川省減定之數比實銷之數已屬有盈況緣越偷漏之弊尤難保其必無五府一州祇此銷路已盡被川鹽所占淮鹽運費經營既不獲盈尺之地焉能圖得寸之功即甘心虧本亦無怪可銷此數年以來所以絕無一商認運也部臣謂其中必有窒礙難行之處可謂洞見癥結但楚岸引地上年臣蒞兩江後即派員前赴鄂省與李瀚章詳細熟商一時仍難遽復而淮南場產日增岸鹽日積若并此魁餉亦不能辦不特無以慰眾商望之冀並有負李瀚章代淮運之初心了懷板抑川續准之美意臣督同運司悉心妥籌淮南目前未敢遽存奢望但求每年實減川引若干淮鹽得有銷路無論路途之險成本之重經營成鄂湘兩局額內各商力任其難酌提淨鹽前赴鄂省五府一州及湘省澧州武銷此項款銷之引李瀚章原議雖令暫免攤派而川引既減鄂省月收川稅未免稍絀且李瀚章來文業已允准設局所收前項課釐不敢留存經奏擬即全貼鄂餉俾收餉解庶幾川商不致驟行失業淮鹽或可循序漸進鄂省餉需仍歸有著合無仰懇 天恩 敕部查照楚省每年可銷川鹽合淮實數重加釐訂酌減川引若干配銷准引若干行知各省恪遵部議和衷會辦以仰副 朝廷鄭重淮綱漸復舊規之至意

專查部議指詢各節據實覆陳疏 光緒七年

劉坤一

竊准部咨議覆給事中戈靖條陳淮南鹽務指詢各節行令詳查覆奏等因臣伏查兩淮鹽務甲於天下每年數百萬兩餉源每場數千垧命脈胥是賴焉果有當除之弊可與之利臣亦何敢畏難苟安惟淮鹽新章行之近二十年所收課釐逾六千萬歷次所捐鉅款尙未在前而各商猶復踴躍從事以有餘潤可沾其裨益於公私不得謂非續有成效 臣督飭運司洪汝奎體探輿情詳稽案卷始知人言之有由來而所陳多不足信立論殊久持平兩月以來經 臣督飭運司洪汝奎體探輿情詳稽案卷始知人言之有由來而所陳多不足信

亂蕪湖若觀火貨令外間官商佩服不忘除減川配淮藥由臣專摺具奏外其餘不外增新引包鄂餉疏岸餉  
裁捐費四端竊就岸務商情悉心參酌爲 皇太后 皇上緣斷陳之治處無他專重銀之一字銷果暢商雖  
少而轉運亦靈銷若疲商愈多而出售壅滯此一定不易之理而官銷之暢滯則視私鹽之多少淮南自被川  
鹽久占鄂湘引地徧地皆私漫無稽考該給事中稟奏亦謂川私山積淮南以現有之商運已認之引抵岸後  
已須守輪一年或半年之久查鄂岸現在請運丁升上半年之引湘岸現尙請運丙子上半年之引而兩局已  
存鹽各十餘萬俵且有十七萬餘引之多上倉有費住日有費辛工官息又有費成本占獨之術疏運舊引  
之積壓如此若再另增新引其取可立而待燬之治水不問去路之通塞而專事濬源終浹決口治病不問病  
人虛實而漫言峻補必致傷身部臣不達頒引而又許將窒礙情形據實陳覆可謂洞見癥結此新引斷難  
增之實情也包餉之議創自前督臣沈葆楨原奏許應鄂湘原認之引永遠循環不再另招新商以撻其權而  
奪其利舊商所得足償所失故人人踴躍具結乃至取結達部其確有把握可知臣抵任後該商僭復稟備  
並無異說現在復准尙無定局將來應否增引增商亦難懸揣今昔情形既不相同辦法不能膠執臣愚以爲  
鄂中不以引地歸准則已果以引地歸淮無論舊引新引舊商新商亦餉斷可無虞短絀蓋銷川鹽則完川稅  
銷淮鹽則完淮鹽但使鹽有去路卽是餉有來源鄂中每歲所收川稅以錢合銀均在九十萬兩左右有案可  
稽擬以淮南包餉爲不足盡式將鄂省尙在川稅項下籌解京外各餉奏請改撥兩淮由臣督同運司妥籌解  
濟鄂餉既賸有著卽復淮應亦有成一轉移間鄂淮皆無所用其提撥至於入境川鹽既停之後到岸川鹽未  
盡之先所需鄂餉准商自應兼顧應俟復淮定議由臣商酌督同防司局設法籌維不至因此貽誤此包餉  
係屬可辦之實情也課鹽之盈虧惟視銷數之旺淡當此度支拮据首宜講求疏銷然查兩淮鹽色不如川粵



之佳釐不如川粵之嚴疏銷之法惟在緝私自湖北之荆宜等府州及湖南之澧州借銷川鹽兩省門戶盡失在在邊釐爲難節使隨處設局督銷恐亦徒糜經費他如湖南之衡永寶三府方爲粵私所佔浸灌以下府州前督臣曾國藩與臣籍隸湖南明知該三府戶口數百萬進鹽片引不行而未嘗委員前往設局督銷者以該處山路紛歧民情困苦得私不能嚴密設局水屬徒勞祇合留爲籬籬以存限制至江西爲日久宜之區深悉粵鹽一入設甯四運入建堵截無從與湘鄂情形大略相似皆因私鹽多而官引不行非爲官引少而私鹽始至否則卽無官局商販自可行銷該給事中謂鄂西不多設局分銷以致停滯者非也上年綜核各岸銷數惟鄂岸與前相不相上下其湘鄂西三岸均屬短銷而湘岸爲甚該給事中謂湘岸溢銷至倍於鄂岸所不及者亦非也夫鹽務實變通盡利尤資斟酌合宜以兩淮引地久爲湘鄂所占以致淮引滯銷詎可不圖規復然非步步踏實必至有始無終有損無益現在湘鄂西三岸號號保守腹地各府州不使私鹽攔入而於積慣行私之處逐漸經營以冀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臣復督同運司力行重淋之法務期鹽色乾潔以敵川粵私鹽而於局卡文武督緝之勤惰廉污分別撤留賞罰並添撥水陸精銳之勇以壯聲威凡此目前整頓之方卽爲將來擴充之計至於掩飾一節實爲鹽務一大弊端然自會國籌設立章程課鹽重不特補運之鹽令完全盡卽被掩之鹽亦充半盡已屬無可取巧又須州縣嚴緝出結商人亦俾煩難區嚴飭各局於報掩可疑之案立派親信密查以杜虛捏此則疏銷不敢稍懈之實情也派捐最屬病商當此際鹽滯積積困未紓誠如部議必須休養商人以期漸復元氣區接據各商開呈請將體列現捐名目分札司棧各局務將一切冗費分別酌裁其中以局用爲大宗鄂西等岸所以不敷多設分局者以此餘則在局候委各員薪水爲款亦匪巨區遊訪各局以後不得多取委員卽係熟悉業務堪備差遣之員亦必遇有缺出方准派委至於地方善舉必須察酌事宜

千銀兩不得一味見好濫開濫支此浮費現在裁汰之實情也臣查兩淮鹽務近來口舌紛紜無非爲改章引引起見願者幾時鹽法屢變屢更初立一章無不尋先爲後不數年而良規中廢大率前鹽兩暢後引遞增以爲引增卽課充多多益善不思增引而不增額年復一年積遠成困百病從此而生乾隆嘉慶年間屢有統籌帶徵之奏無非爲積引難銷力圖補救究之挪新掩舊遞彼注茲於課項有何裨益前督臣陶澍創行淮北票鹽意美法良初行盡善厥後加引至四十六萬不特淮北銷流甚至浸銷淮南邊界而兩淮至道光末年幾於不可收拾前事之失可爲殷鑒會國藩初定新章之際設局招商道商認之引足符岸銷遂有撤局停招與李鴻章商定循環轉運之法嗣增湖南辰州鐵鹽二十四票轉輸不清久之始定又以協賑天津楚西加引四萬岸商漸形支絀會國藩願款於懷經前督臣李宗義奏明有案以復從無增引之事至今楚西各岸銷數蹙滯而守輪待售尙有什一之養各商恃爲恆業局外欲變處而無從遂遂乾耽乃爲把持壟斷之說以撼舊商而請新引甚至本無辦運之資亦無力運之志欲以新引轉賣漁利始於運司繼於鹽政終於戶部撫拾浮言更端營試光緒三年曾有商民信成和等赴部遞呈請增楚引十萬道捐銀四十萬兩淮南奉文日久並無一商來准一錢繳虛經沈葆楨奏駁在案茲山該給事中奏請由部頒引可見伎倆層出不窮咸知國利營私不顧攪亂鹽政臣聞此次若葉併力一舉事在必行幸荷 聖明燭照如神部臣維持大體准細縝以保全否則大局一爲動搖不寒設想矣臣職有專司責無旁貸深知會國藩所定鹽法一乘至公歷久不愆故各前任莫不恪守舊章今該給事中以改引地加引案責臣不知二者可合而不可分加以制鹽等六府之地躋入兩淮或可酌增新引至於現在引地於現行引票尙未全銷安得再增以遠其敗臣之區區但期稽課不敢存彼我之私但欲便民不敢有恩怨之見然復准與增引則事在並行能復引地不必如沈葆楨所奏不增新引欲增新

引則必如沈葆楨所請收回引地此外成規具在斷不可輕涉紛更且惟有督飭運司維持整頓以冀銷路日暢仰懇 朝廷重念維政之盛心

為黔滇官運局還清原借帑項及因綱支存各款作為還本疏

丁寶楨

竊查黔滇官運局自光緒三年開辦後借撥濟庫銀五十萬兩嗣山東解到借款銀入萬兩當由司庫扣收銀七萬七千兩總計官運局祇領到本省借撥鹽本銀五十萬三千兩原議分作八年歸還前經奏報在案茲據官運局新授雲南藩司唐炯詳查官運局前借本省東省鹽本銀兩已於光緒四年還過司庫銀六萬兩五年還過銀十二萬七千兩七年還過銀十五萬兩本年還過銀九萬三千兩共計解還過司庫銀四十二萬三千兩又六年還過東省銀二萬兩七年還過銀二萬兩本年還過銀四萬兩共計解還過東省銀八萬兩所有官運局原借本省東省銀五十萬三千兩均已悉數還清至丁戊己庚四綱徵收稅羨截釐各正款銀兩除每年撥解滇黔兩省協解抵捐及北洋鐵甲船價總共銀八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兩外實存銀一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兩九錢零均經發殿購鹽分運各岸引銷惟查每綱額引據計各引並帶銷積引約共計引三萬道每配一引鹽價水腳須一百數十兩不等以三萬引而計約須銀五百餘萬兩據局鹽本向保隨發隨收邊岸途遙每年僅可周轉一二次通計每綱各岸局所解亦約有五百餘萬足敷購運固可無庸加多實亦不能減少辛巳綱以後所收正款除撥解滇黔兩省銀二十五萬一千兩奉撥撥濟畿中公費銀一萬二千兩現又奉撥漢餉總二十萬兩尚可餘銀二十餘萬兩應請將此款銀一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兩九錢零永遠存留局中作為還本嗣後所收稅羨截釐各款除撥解滇黔兩省外每年支存餘款應存儲聽候撥用即自光緒元年為始按年照辦再山東解到借款銀入萬兩當由濟庫扣收銀七萬七千兩

仍係在五千萬之內未經列入撥用以免重複奉混等情詳請奏者立案前來臣查官運局撥借本省東省裕  
本原應分作入年虧定項計四年之開即將所借原本悉數還清及該局此後即無官本而撥局仍須請運以  
利疏銷所有丁皮已庚四綱撥存正雜各款銀一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兩九錢零自應永遠存留在  
局作為運本以資購運而裕徵收其自本年辛巳綱以後所收稅款截彙各款應妥為存儲以備指撥而重督  
項於鹽務庫儲兩有裨益

兩淮議減添楚川鹽引張事多案難行疏 光緒八年

湖北巡撫彭祖賢

竊兩江督臣左宗棠擬復淮南引地禁止川鹽入楚一案前經臣親賢於時署長最任內繕奏明欽奉  
諭旨令臣等悉心會商妥議具奏等因當經恭錄者行欽遵辦理即准兩江督臣左宗棠咨以四川既允每月  
酌減一二百引以讓淮銷自應以川鹽滿退之處為進鹽兩進之處至湖北復收釐稅本向湖北粵主政仍照  
舊章或請交戶部酌議兩淮鹽政毋庸參議等因臣宗棠以四川增准必應遵照部議先由兩江咨四川督  
臣袁封并致袁引請即並知例酌立限期每月減還若干引議定所減實在數目者鄂備查方可照辦然川鹽  
既經減運則湖北短收釐稅為數甚鉅凡奉撥京協各餉以及本省籌辦水陸防軍各口糧向來取給于川課  
者緣少此款除該場度節省歲入丁漕釐稅皆各省一定出款別無生財之道若謂准引可以加抽釐而鹽  
勸能否暢銷尚難預計餉項必致虧短不得不請兩省籌撥的餉按照鄂省減收川鹽數目照章包賠解濟要  
需者請核示並將引銷川鹽實有益於國計民生情形詳細聲敘於九月初一日咨覆續准督臣左宗棠咨以  
准四川總督咨四川惟有每月減一百引之一法會此無可再議查鄂省應議之處以餉項緝私一事為重川  
鹽入楚抽釐原入鉅款若驟然議止無以應部撥餉各項本係實在情形查四川擬減濟楚川鹽每月一百

引照鄂章每餉扣釐錢十八文計算湖北每年應短收釐錢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六十千文約合銀三千萬兩但准加引湖北亦有坐抽釐稅銀兩此次擬於四川減二百引減至十二個月止由各局核算湖北於收獲准釐釐稅若干除去此數再由湖北較上屆抽收川稅實短若干由兩淮補解足數此後四川每年再減若干引卽照此辦理至鹽務以疏銷爲貴疏銷以緝私爲先川鹽入楚之平善壩一處擬設局稽查樊城沙市各要地擬添設督銷緝私局武漢各屬應由兩江添撥勇丁協同湖北嚴緝應請查照核覆等因復經臣等會同商酌細加體察以四川雖有每月允減二百引之說但釐鹽井數會否查明封禁並未議及伏查前奉部議減運之法必須先由川督查封井數按引計煎煎有定數而後運之源清今不限其煎運第恃四川減剩六百引之說爲憑限其銷數則限外之鹽勢必盡化爲私等語此乃洞燭隱微誠爲破的之論今不與川省議定煎運數而先議設局緝私是則不傷其源而欲絕其流事多窒礙難行仍請咨商四川查明井鹽能否封禁每月煎運兩運餉餉計若干引者鄂備查方免私梟充斥之患然後減引之舉鄂省方可照辦宜昌川鹽釐課爲鄂餉大宗中外皆知楚軍式爲益及感紳商既惟湖北以給於川鹽各項要餉均係按月撥解不能稍遲時日今議四川月減二百引則宜局應撥收二百引之課餉否俟十二個月止再行比較上屆收數實短若干始由兩淮補解則此年內每月應解應給各項餉項先已贍給存貯難歸此係鄂中全局所關實不敢輕諾者也至廣高設局查緝緝私各節應請統核四川井鹽引定有準數兩淮包斯鄂餉議有的實款項再當會議辦理等因於九月初十日會銜咨覆在案乃十一日忽接督臣左宗棠咨開濟楚川鹽既准減二百引應請自本年十月起每月抵還六百引一年之後再減二百引每月抵還四百引以後每年每月照減二百引至第四年止

總辦濟楚川鹽除行湖北督銷局宜飭驗局查照辦並咨密四川總督會銜具奏外相應咨明查照

等因前來臣被問之怪不勝說吳伏讀奉光緒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寄諭川鹽濟楚行之已久此時議復  
准引嗣爲規復舊制起見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明鑒萬里欽佩莫名是此學必須三省會商意見齊同始能  
定議即以減引而論亦必先由四川查明額井立限封禁核數煎運方無流弊今督臣左宗棠既不查照部章  
者指四川封井限額又不候臣等覆而於鄂省餉項要需亦尚未確籌議定以本年十月起按年減運似此  
操之過蹙無論鄂省餉源所關萬難照辦即四川商民未見出示曉諭亦必羣相驚疑不肯遵行若強令每月  
減運六百引則未運之鹽勢必遷化爲私縱使在於湖北不善壩設局派兵堵緝而巫峽水流鹽船順流下駛  
瞬息百里人力難施兵少則力不能制多則又恐激成事端准鹽能否暢銷爭未可必而地方已先受其害此  
尤不可不防總之欲減川引非先從川省按引計煎不可川引既減非兩淮包貼鄂餉不可左宗棠此次來咨  
臣等再四等商諸多窒礙實難輕允抑臣等更有請者查准鹽舊章以六百觔爲一引每引收場地錢糧及課  
銀共銀六兩九錢有奇川鹽入楚每觔收鹽課錢十八文照准鹽六百觔一引計算每引收錢千千零入百文  
以錢合銀六兩二錢六分四釐加以川省每引收銀三兩零六分一釐二毫兩省併計每鹽六百斤共收銀九  
兩三錢一分五釐三毫湖南花碗關所收雜稅尙不在內臣等比較准鹽一引較川鹽一引實少收銀二兩七  
分有奇是銷川誠有益於 國計者也且兩湖安襄鄖荆宜五府及荆邊二州居民食價川鹽誠以川鹽味鮮  
質美一斤約抵准鹽兩斤之用准鹽色味俱劣故皆不願買食小民好惡本有性情勢難以日用細故強所不  
欲若竟勒令舍川就准必致閭閻騷擾民怨沸騰是銷川亦有益於民生者也今若減川增准不特下拂輿情  
抑且上虧 國帑徒爭引地之虛名輕棄有禁之實餉通盤籌畫似屬不值惟有仰懇 天恩飭下左宗棠循  
順向京將各場提淨之鹽酌配引數運赴襄陽等五府一州鹽斤鹽一體行銷暫免繳釐不准在武漢黃德一

帶私行鬻賣致侵正引准鹽果能尋求煎煉色白味佳其價較川鹽爲輕民間自必樂於買食川鹽價高難與相敵自可漸推漸廣川鹽將不禁而自絕矣卽或欲然議減川引亦應遵照部議先將四川查封井鹽限定煎運斤數若需備查一面將票省短收川課卽由兩淮籌備的餉按月如數撥解濟用再由臣等體察情形辦理緝私庶幾餉需不致貽誤商民亦可相安楚省幸甚

鹽務積弊太深宜妥籌良法疏

桂霖

綱維度支所入地丁而外鹽課實爲大宗 朝廷不惜繁費設官置吏督護緝奸良以大帑所關期於 國計有裨民生無擾而已自軍興以後綱紊商疲 國課虧敝近年各省鹽政諸臣雖力求整頓而口岸轉輸曩匪搶攘大吏各持己見成效半屬空談及今若不亟思變通則積弊相沿不獨維正之供日削且恐隱憂所伏有不可勝言者竊就管見所及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夫私鹽之禁法甚重矣然奸宄之徒之敢於抗明禁冒嚴法出死命而爲之者以獲利多也私販之所以獲利者以售價賤也私鹽何以賤無官府之冗費也無吏胥之齷使也取直輕而銷路易卽民間買食者亦多不利於官而利於私做壞至此雖日就嚴刑峻法以督繩之無益也然則欲挾其弊道將奚由若悉裁鹽務之官仿唐臣第五琦劉宴之法就山海井鹽出鹽之地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官不過問惟盜鬻者以法其去鹽轉較遠之地則轉官鑿於彼以待不時之需取商絕鹽費則減價鹽之使鹽價常得其平官民兩收其益無官私之參橫無引岸之糾紛民食各就所宜商販各安其業地無遺力人無倖心私梟之藜亦何處於抗明禁冒嚴法出死命而爲之乎如是則 國課豐收一善也匪徒解散一善也利歸實際虛無形豈非方今之亟務哉昔劉晏之權鹽也初歲入錢六十萬繼末年所入乃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天下之賦斂利居其大半 宮闈 服御軍餉官禮皆取給焉鹽法之善無以易

此奴才亦知財利之說 聖朝不取更張之舉事所難行然以 國計所關民生所繫至愚一得不敢不詳細披陳可否 飭下戶部通盤籌畫核議施行

粵省潮橋鹽務廢弛擬委潮郡守兼辦片

兩廣總督張之洞

兩廣鹽運分司運同錢晉翔塗歷用欠課甚鉅前經臣之洞 奏奉 諭旨暫行革職留任勒限還銷在案茲據署廣東布政使蕭紹著兩廣鹽運使蔣澤春詳稱潮橋運同一缺引地行銷廣東之潮州嘉應福建之汀州江西之贛州甯都地畝三番路隔千數百里額引八百二十一程場課餉項二十三萬有奇自成豐同治年間各省匪擾引地疲壞卑商倒歇每年 奏銷約在七成以上其銷路有大河小河之分行銷嘉汀州者爲大河行銷甯都者爲小河大河官代商辦小河商仍準舊官辦者鹽價運脚悉出於官無重資不能周轉商辦者運脚舊商願價由官亦非重資不能接濟每年旺銷全在於冬魚鹽菜鹽百倍口食全在資本尤藉於春秋天氣潮晴之時將一年冬銷預爲儲備官運商運源源往來若既無餘資又貧重息不及冬季場單以少存鹽魚菜大宗半飽私販且船戶不加鼓舞挑販無術招徠亦難一律疏暢流通往來鹽務盛時運同印票商號極爲珍貴以故借易息輕運速課足十數年來銷之七成有餘已形竭蹶至該運同錢晉不請稽核又多耗累因其虧欠日鉅商號貧復不肯運標以致運則無費應則無本雖有可銷之路亦無可傳之鹽現查該運同自 奏參勒限以後僅將六年分 奏銷正餉解足其七年課餉甫經破白未完尙多似此疲累日深必致虧帑無底應請 請鑾督撤任勒限嚴追照例參辦惟揀員接署實難其人各鹽員深知此時難於措手無不視爲畏途竊思此時欲籌補救之方惟有令潮州府知府兼署運同則鹽價運脚尙能籌墊巡丁船戶呼應亦難必能自顧考成功力清濶項查潮州府知府朱丙壽公事穩練情形熟悉於上年八月委令協同該運同籌運督銷尙能悉心考



求陸績備解應即委該府朱內譯兼署潮州鹽運分司選同責令將以前滯引設法疏銷並飭查明錢管任內有無遺課未解及存鹽未銷詳覆核辦庶免增儲課餉愈久愈誤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等查潮橋分司為粵鹽課餉之大枝其官商兼運章程於通網大例之外自為風氣去省遠違亦非選同之所能代課大率鹽之

鹽運皆資於官銷之旺款惟視乎資本近年以來官本久未充藉加以錢督之昏庸敷衍虧欠尤多若僅將該員差追而不另籌一變通之策必致漕額大壞不可收拾雖任任差追無益於課餉司等議令潮州府兼辦實

為因時補救之宜除繳飭遵照分別敬任嚴追督飭籌銷外謹合詞附片具奏

致陳孝廉 書 奏

徐慶隆

天下之大利莫溥於鹽州縣之撫民莫大乎養孝 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書曰資富能嗣聖人策術必富庶而

後教古今循吏必從事於水利農田訟獄刑罰抑末夫 廣陸鹽課事年餘矣竊見四鄉羣盜如毛動陷刑法

細察其故一由於民貧一由於士少民貧則愛生之心輕 士少則濡染之習壞然而讀書人少要皆因乎民貧

是非廣開利源無以培原固本統一邑論之資源者十四計 農者十六從前產穀頗饒足以接濟鄰郡近則

出口漸少農病矣猶賴花生荔莖以補之然地皆破墾無河渠雨 水常缺尚有利益九陽二十日赤地無餘

人人作債天翁何可恃也然興水利於康乾乾嘉之際 國帑儲蓄得大吏 一言蠲懇 恩綽遂來其勢易迄

今軍興之餘部司無蓄萬無上請 國帑之理而籌餉資瘠之民與此大役無論以為 屬已也即各踴躍輸將

水鳩織悉無濟實用此水利之難復者也至於探海之徒刀劍以嬉等門素習好勇疾貧之手 已覺可虞況有

以探海為名以劫掠為實乎惟鹽田 便民通商其利最溥東海濠鹽者亦有數村然不敢公然販售也 無巨賈

遠來一遇盤查則船鹽兩失商單挾以行私必賤價以收買兵役挾以搜利必索費以放行其事既私其行不

既不從白永東諸大埠貨物華好概帆如雲何以東山一墟蕭索若此露意地呈其實所當因以富民今擬運粟上遊准令沿海人戶有願開墾鹽田報官立案所出之鹽准其運赴省河暨別埠銷售與別埠官鹽一體交餉並准各商到地採買價值比照電博兩場如果此利一開採捕勞而鹽鹽遂居民競趨乎鹽則棄漁者少而海盜亦稀利一東山爲商賈往來有市舶之利則民間可備船工可作擔夫消無斃之游惰利一市埠既開則銀錢流通生理亦因起色利三既作官鹽百姓可無兵役之發累而價值亦得多增利四舉數十里之關底可獲數萬之銀錢以資補苴民戶漸可豐盈利五有此五利實足以轉瘁爲饒然須地方之人有倡率以開其先者則民趨若鶩不煩詭譎而自來矣但利之所在弊亦熾焉尤必須計久遠防違害以免民困乃可大而可久閣下生長於斯曾亦熟籌之而有說否願賜教焉至官中如何稟陳試辦如何應恤民艱如何力杜流弊弟雖不敏敢自任之幸乞憐議以家



皇朝經世文綜編卷四十七目錄

戶政二十四條略

罷關征議

蕙酒酌議

酒課考

南宋浙江酒課考

召見恭紀

酌禁直境燒鍋片

酌將案屬各項雜餉分別籌除疏

會商整頓餉務疏

會查稅課酌擬章程疏

酌擬崇文門稅務章程疏

查明枋湖禁商實情並查剔一切弊端疏

請飭禁抽收賭款疏

馮桂芬

馮桂芬

陸心源

陸心源

吳廷棟

李鴻章

丁日昌

穆鳳善

慶祿

寶瑟

張之洞

鄧承修

卷之三  
卷四十一

戶政二十四條略

罷調征議

馮桂芬

謬云爾無善政今險之而情過而不備散而無利主闕者不能一一臨視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請其值之不別隱匿轉換之不可知誰視猶不視也於是乎審耳目於一切之人自備從而吏胥而差役而拉雜人等不相識其以固人曰拉雜千百輩之身家妻子饋食於一闕矣聞粵海故事司關一人月支薪水各八百兩籤押西人半之餘執事及各小口長隨以千數有差此固非他闕所有然浮費之多莫甚於關亦可想見至完稅之法試以所關滯繫則一蠲言之運米百石者關吏教之報三十石驗過則云實米四十石應倍罰作入十石仍少完一千石若實報百石所費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賦之數民之所出者一三而國之所入者一關稅之數民之所出者十而國之所入者一然而州縣浮收往往儲事而關稅則否者農心齊商心不齊也農不可他適不可徒棄商可他適可徙業也農不能增其種以償賦商能增其僱以償稅也農之所謂一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謂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關之弊不甚病商而轉以益國承平既久生齒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廣以理言之關稅宜倍增焉數十年來徵數日耗虧空日多轉不及曩時所定戶工二部四百六十萬之額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嘗聞英國財賦志略咸豐二年歲入四千八百餘萬內關稅一千八百餘萬又云六年歲入七千餘萬不言關稅者十一通事云七千餘萬中關稅之增最多夫彼國通商增歲固不止中華而中華實大宗彼增而我無增不惟無增而且益減何哉不實徵不實解也夫彼之能實徵實解者吾見之江海關矣貨物

進口彼鬼投持帳來易我單卽憑單令我投運岸不問運單中所無之一物亦不問自運一物亦有奸商騙夫稅當討論

以今日之夷銀若以吾吏吾商處之必十漏七八我亦無如何而彼不爲也於我關如此卽於彼關可知往嘗

謂洋錢重七錢三分實收六錢五分餘納入分中國行用輒當銀入錢以上其中國仿造者雖無鉛亦不行何

則鑄其爲夷製卽可信其有實銀六錢五分若彼難以鑄鉛亦非我所能鑄別而彼決不爲是以通行候官林

文忠公造銀餅初亦使用未幾卽質雜市中折之爲零銀餅遂廢又今夷市我購彼貨先銀後貨彼購我貨

先貨後銀甚有寄販名目與貨後輒揚帆西去一年爲期贏縮惟彼戶命者要之彼小能信我斷不敢與之交

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雖蠻貊可行不謂蠻貊能信我乃爲蠻貊所行可爲太息今觀於關務而

益憤然於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夫我之不能信爲隱微深積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雖欲其洗心革面斷有

所不能莫若舉各國而盡撤之京門則復關而不征之法以稅額入諸關捐以代各關責成地方官會同紳董

治之籌捐立法尙新依爲盡盡者宜少即亦散而無犯向非過而不留脫有弊竇有蹤跡可尋有人證可指比

之關政猶彼善於此特不得多設卡權招引關蓋無關之名有關之實而已且籌捐者市征也王關市虛而不

征關滿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有關市之征是其法必始於殷之衰文王之屬公

又行之春秋戰國無改管子稱形開關譏而不征市孟子欲復文王之治以復古雖以周公之法而不謂然也

卽今制固亦有關征無市征也管子稱形開關譏而不征市孟子欲復文王之治以復古雖以周公之法而不謂然也

產國之總制錢流奪無窮擇一而廢之又曷可緩哉

### 釐酒酌議

釐禁由來已古禹疏儀狄酒誥懲肇飲農官司敬禁以屬游飲食於市者漢初釐飲者罰金武帝時桑羊始

馮桂芬

權酒酷而酒禁廢惟武侯治蜀禁酒嚴道無醉人餘不聞焉王應麟謂權酷之害甚於昔之初稅敵無他食爲  
民天酒爲食蔬統五穀約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爲率統萬民約之以十人而一飲飲亦一斤有半爲率是  
十人而限十一人之食也億萬衆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饑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間日用飲食  
起居貿易一切細故相沿已久習爲故常者一旦欲反之雖臨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終於不行  
不考古事不采近聞不達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智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適所以擾之而  
滋無以禁之雍正間嘗禁御先定三品以上準用銅器嗣又改爲一品乾隆初尙書海望疏以禁鑄不效請弛  
禁亦嘗嚴酒禁乾隆初孫公嘉淦奏罷之疏中言直隸省一年中被繫者千數百人不勝其核累而釀酷如故  
世宗朝嘗鼎盛之時整齊嚴肅中外嗣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昔前事之師也又何  
論近年燠瘁乎馬糶以爲如酒者止宜重酷以困之嚴捐本抽百分之一獨酒可令釀酷十之零酷二十之舞  
弊倍其謂經三四釐捐而酒值倍矣使貧者不能不節飲尤貧者不能不止飲但得減釀一分即多若干米亦  
即多活若干人有利無弊者也至取捐有效宜量減五穀棉布之捐尤宜廣戒飲之議加醴酒之律宴饗之事  
爲之節制沈湎之人勿登薦剡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遠乎至孫疏有云不釀酒則聚粟棄地  
轉以病民猶之言賭場妓館貧民轉移執事賴以得食成何讓論都是無足辨

酒課考

陸心源

武帝天漢三年初作酒權

唐德宗貞元二年每斗權錢百五十

按杜詩遊宜柏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今抽百五十則十分抽五矣



末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寶龜銅四十八萬餘貫

天禧末權課增銅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寶龜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

按會要鐵錢十當銅錢一

慶曆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鹽課利錢每升添一文謂之王福部一文添酒錢

皇祐中歲課合得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九十六貫

熙寧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務每升添一文

崇寧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監酒務上色升添二文中下一文

四年十月置添一色酒價錢上色升五文次三文

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諸路依山東酒價升添二文

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會紆申議權添酒錢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

紹興元年令添酒錢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

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

按自慶曆至紹興共增一百一文而曰作一百五十文足則錢課當得五十文矣

五年閏二月每升各增五文

六年二月權增升十文

八年六月令兩浙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鹽酒增添六文足

九年以都督府中儲權添十一文

又有發運使造紅添酒錢每升上色三文次一文提舉司釐添酒錢又以上下色升一文不知所始

按酒之有課尚矣而獲利之厚無過於宋南渡後四川一省歲收至六百餘萬貫故能以江南半壁支持強敵黜虜士飽延百餘年其生財之道善矣蓋酒爲嗜好之物而非日用所需不飲者雖強之而不能嗜飲者即禁之而不止故雖加價十倍亦不致有累於民較之加賦於田抽錢於了相去不亦遠哉

南宋浙江酒課考

陸心源

杭今杭州府十務三十萬貫以上

越今紹興府十務

湖今湖州府六務

秀今嘉興府七務

婺今金華府十務十萬貫以上

明今甯波府五務

溫今溫州府七務

台今台州府入務

衢今衢州府四務

睦今嚴州府七務五萬貫以上

處今處州府入務三萬貫以上

此宋史食貨志所記慶曆以前未增酒課之所入也其時每斗課錢不過五十文而所入已如此則南宋時增至百五十文每歲當得三百萬矣考文獻通考記南宋浙江戶口四百餘萬我朝承平二百餘年滋生日衆親南宋約增一倍而贏此千萬人中飲酒者當得十之二以每人日飲一斤計之每日可售酒二百萬斤每斤加錢五文每日可得錢一萬貫一年即可得三百六十萬貫地不改闢也民不改聚也果能參古今之宜得廉幹之人而經理之其於國計豈但小補而已哉

### 召見恭紀

吳廷棟

咸豐壬子臣廷棟由刑部郎中京察一等時在部堂官為滿尚書恆公春左侍郎全公慶右侍郎寶公元漢尚書周公祖培左侍郎曾公顯右侍郎彭公穎蓋先是曾公兼充崇文門副監督奏獲長興店私酒三十六家人犯數十名交部分司審辦其酒五萬餘斤悉付總役充實各堂官知案情未密曾公執為漏稅欲加嚴懲承審者擬人于滿杖書公猶以為寬縱適案犯呈訴問官枉斷各堂官以控涉本部問官應行迴避奏請 欽派大臣審辦奉 硃批以先存成見有意推諉嚴加申飭不准迴避堂官乃改派 廷棟等滿漢八人覆訊究出書公家人藉查學札酒遠至城外詐隱未飽所欲始行送部等情先行具奏大概情形並請 旨特飭監督將委員及家人交出歸案質訊奉 硃批嚴斥昏愴糊塗顯存成見又 諭以城外片壤皆國家之地何分遠近飭委員聽候傳質家人送部踏案等因欽此 上意嚮善公疑其孤立問官故為立異旋調全公吏部書公轉左侍郎以某公傳者右侍郎問全公吏部彭公工部以呂公賢某著左侍郎陸公應發署右侍郎嗣三月京察引見 廷棟 恩記名以府道用初九日 召見仰瞻 天顏微含慈意首曰汝承問私酒案乎奏曰臣是微振聖訊 上曰案情何如奏曰此案不得謂為私酒也長興店隱彰僅門四十里歸宛平縣管理初不歸崇文



獨獨則崇尚程朱之學人人奉為法守故能培養一代人心廉恥而節義最著楊大洪節義之士也程朱非  
 無節義只是自喪其性分之常而不得備以節義名若節義之士深以酒養亦即程朱之學但其至性勃發迫  
 於忠愛每近激烈非容納直言之君不能諷其心 皇上深取於楊大洪是崇獎節義之士也而人心將自此  
 振矣 上曰汝職曾國藩否對曰曾國藩曾署刑部左侍郎 臣實早與相識其人勵志不苟亦是楊大洪一流  
 人材雖進言逆激而心實無他 上曰汝職後仁乎對曰 臣亦早與相識是篇守程朱之學者平日專在身心  
 檢點日自記載以為考驗 臣尤佩其篤實其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體 上曰其記載所著是何書對曰是非  
 善書乃每日自省課程蓋學問不從身心上講求則根本不立其用處即不能無弊昔宋臣程頤進說於君有  
 三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志不立則規模不定 皇上高居九重天下之所瞻仰意有所嚮莫不知嚮斯應若  
 此志一定何為不成志在堯舜斯為堯舜矣初無難也任不專則大臣得以謝其責 皇上以乾綱獨運  
 之隆稱自處於奉令承教而得失兩無所預天下事雖與 皇上分其憂古所謂君逸臣勞正惟各受其任即  
 各專其責也天下事無大小首在得人不在於求賢則無與共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難本於人  
 心之一心 皇上讀書窮理以審知人之職而又清心寡欲以養坐照之明深宮寤寐旁求則輔相得人輔相  
 進賢待用則內而部院外而督撫得人部院督撫各擇其屬則內外司官州縣無不得人斯賢才出矣 上曰  
 知某才亦可爾對曰小人無才不足以負其欺 上曰是其敢於欺 皇上之驗昔道光年間 上曰  
 上曰是其敢於欺 成皇帝之驗 成皇帝敬其重罪罪以重任復敢問 上行私其才何所賴乎 上聞  
 奏默然延機乃悚然而退 延機已離部至十八日始具奏所結私酒案奉 硃批嚴斥竟懲堅執成見著再行  
 細心審訊等因欽此得 嚴旨後部中駭情悚懼惟呂公賢基謂此案無可再訊謹申明案情實已確鑿無可

再啟仍照原擬於二十一日具奏始奉 旨依議欽此此善辦私酒案奏結之原委也越日廷樞往謁彭公  
告廷樞曰 上嘗垂詢軍機大臣今之留心理學者祁春圃相國以倭仁及君名對子亦以曾國藩對君昨  
召對後 上告我等曰吳某學問結實 廷樞聞公言爲之悚惕無已竊念疎致小臣一念愛 君之忱發於不  
自知不覺言之過分乃 聖主不以爲忤反虛懷開納諍之善言得邀非分之 知正不知所以圖報也然則  
吾 君之聰明天啓難言如韓愈尤獨留心正學豈羣下所能窺測哉苟欲稱神 高深當知所先矣己未仲  
冬月臣吳廷樞 追憶恭紀

請禁直境燒鍋片光緒四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直隸疆界增昂固由秋成歉薄亦因耗費太甚通省燒鍋約計千餘家每日需用高粱國萬餘石每月共需六  
七十萬石卽以每人日食一升而論該燒鍋等一日之費已佔二百數十萬人之食境內及外來之糧經往被  
其購用遂致民食缺乏屢招接遠近而取源源運糧價不能平查永平宣化順天各屬燒鍋最多其在永遵者  
並用海船自赴奉省大宗採買今直晉災區皆指奉糧接濟勢難任其爭購夫酒可終年不用日不再食則餓  
輕重原自有別該燒鍋等每歲應交課銀統共不過三萬餘兩所益于厘款者有限而佔奪窮民口食貽害於  
閭閻者實深自來荒政本有禁酒之條山西近已奉 諭防禁燒鍋直省爲 畿疆重地際此糧價日增民生  
困苦更宜舍緩就急應請除熱河承德縣茂豐糧驛可毋庸設議凡直隸各屬燒鍋自明年正月起暫行停燒  
以濟民食俟秋成豐稔後仍准開燒依舊納稅如蒙 俞允卽由 臣出示曉諭禁止倘有限內私燒照例治罪  
並通飭地方官秉公查察不准投得規包庇或徇端按案違則從嚴參辦分別重懲

請將案屬各項雜餉分別豁免

直隸總督丁日昌

竊惟我 朝深仁厚澤薄賦輕徭前代所有弊政無不概予删除凡可以紓民力之艱難培 國家之元氣者  
 雖在田賦正供不惜減之又減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惠澤浹浹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實足超軼曩古豈獨  
 雖屬重洋遠隔海外一隅然百姓生計之盈虛無一不關 宸衷之念慮茲因該處所徵雜餉尚有相沿舊氏  
 舊轍未經釐定者謹卽據實陳仰乞 聖明宗澤查臺郡管鄭克塽歸併時備有臺灣鳳山嘉義三縣地界  
 其彰化縣淡水噶瑪蘭兩廳皆係後歸餉員東至內山西至海地皆淺狹惟南北袤長計臺灣鳳山嘉義三縣  
 合長二百九十里共額徵供穀十三萬餘石而後歸之彰化淡水噶瑪蘭三縣縣合長五百八十里僅額徵供  
 穀五萬六千餘石核計彰化之地比臺灣風嘉幾多一半而所徵之穀比臺灣風嘉反不及一半何哉蓋由臺  
 灣風嘉三縣開闢較先所徵稅則皆沿寧成功之舊而彰化蘭新闢之地則由朝廷新定科則故賦稅較輕民  
 皆樂業墾者或慮時輕時重然有田而後有糧百姓勉事耕耘尙不致缺虧正額其尤爲民累者則莫如雜餉  
 查雜餉名目繁多內如歸化生番不種稻麥無區畝可計無田糧可料僅知捕鹿種麥按數納餉卽以鹿皮小  
 米爲名至所謂蠶餉者則徵於畜魚之所所謂蔗車糖蔗者同類異名係各就田園設廠雇工營作按作則徵  
 餉如此之類雖爲苛細然因其稍有贏利的取一二以益正供不過如四川之有碾權稅直隸之有榛果稅於  
 民尙無大損他如海水支流曰港港深積水曰潭凡可養魚之所卽與塢餉一律徵收日久地勢變易或填成  
 田畝稅項仍不能減若有水道可通之處無論竹筏小船運載貨物卽按照抽資又如草厝瓦厝卽市廛建屋  
 之基牛厝卽磨麪之場旁及瓦厝菜園橫徑番樸莫不徵餉其徵諸漁戶者則曰罟曰罟曰罟曰罟曰罟曰罟  
 曰網曰網曰魚旗更有採捕小船水徵稅餉折及秋宰吏役藉此勒索橫徵窮民苦累實甚且所徵雜餉備  
 戶魚民均皆去來無定官役不能盡悉民顧則必驚熟悉情形之士家以爲包攬先須於地方官預納承支之

費然後斷浮收紙據及米輸於官者十取於民者百臣到臺後查悉各弊即擬稍爲蠲而各項名目大爲瑣碎影射牽連非盡蕪蕪縣稅其弊廢除番社所輸鹿皮小米尚有任土作貢意望民間呈納直轄節其弊尚易罷別應仍其舊外所有港澗等項雜餉統計各屬共有五千二百一十三兩九錢六分五釐均應豁免以除民累其港澗有浮糧成田者另行勘明升科飭據臺灣道夏獻綸轉據臺灣府知府張夢元查臺灣單具詳請奏前來伏以臺灣府所屬臺灣三縣正項供糧徵收既重而雜餉名目尤繁小民終歲勤動所得糧何而一鄉胥吏磨突叫囂逐有枷棒在戶雞犬無驚之歎民困何由而蘇元氣何由而復乎此項徵收名目本因郊成功開墾同爲內地所無之舉若遂 聖主至仁如天與民休息雖江浙數百萬漕糧猶蒙裁減况臺地此起雜餉每年所徵合計不過數千餘兩且各項皆係就地繳納支發歸入奏銷臺灣近年出產茶葉樟腦等項釐金關稅均屬新徵之此起雜餉多至數倍而臺北現議開礦務則地利更可擴與前項雜餉爲數無多擬即查列清單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單開徵收雜餉各款自光緒三年起永遠一律蠲除如蒙 特旨允准即當據請覆宣示 恩德務令僻壤周知以杜吏役藉詞需索規費庶期實惠及民至各屬縣有應支之款當飭該道府另籌撥補亦不至有所窒礙所有詳據臺灣雜餉緣由謹會同閩浙督臣何璟恭摺具陳

會商整頓關務疏 光緒九年

福州將軍 裕祿恭

竊思糧餉善法准戶部奏著行遵奉 諭旨整頓關稅設法稽徵務於足額之外力求溢解等因深愧庸愚總聞報稱與臣何璋臣張兆棟遇事會商和衷共濟竊維徵稅之法在於擇地以設官相時以稅卡扼歧路以杜奸商之走漏循成憲以稽盡吏之侵源前因甯德縣轄開羅案坵稅 臣等奏將稅關移置東沖改白石爲驗



卡建議之初人情難與謀姑外諱不免異同堅持定見行之數月商舶往來一按稅則毫無例外取履咸稱利便蓋皆實焉 朝廷 恩德邊守戶部定章因之納輸自有起色此移關之驗也查原設關稅口岸十九處皆德白石為北路之二甯德關移設東沖僅於白石填給照單於稅課猶多疏漏至以茶葉為大宗實屬白石一口向有徵收茶葉渡稅長徵福安所出之茶始因該處探辦內多茶壓茶棧體恤商艱每擔折收餉錢六十文彼時出產有限類皆附入貨稅造報迨光緒初年所徵漸旺始行彙合折報按則科徵每擔徵銀一錢列冊報部有案自白石改為驗卡福安茶葉不由東沖經過致有漏稅且查北路產茶逐年增旺非獨福安一縣就計甯甯所屬五縣處處皆有茶商運茶按其地勢蓋屬海濱港汊紛歧易竄繞越與西路延建等處絕無海口者不同非擇獲移卡不足以杜偷漏 臣 穆爾善書夜焦思與臣瑛臣兆棟往返籌商務求 國課得有裨益飭據東沖口委員佐領金生會同甯德縣知縣朱寶書察看海汊勘得摩福甯府二百二十里之稱覺地方為北路茶商進省必由之路將從前白石徵過茶葉渡稅就該處設立總卡稽徵實足扼五縣要衝查照常稅則例從其輕者不論粗細每擔徵銀一錢其餘雜貨亦照稅則減成折收經 臣等聯銜示諭分飭各該地方官轉飭遵辦並防福防同知王冕爾傳諭各茶商毋許推延觀望 臣等覆查卡由移置既非創設稅亦循舊並非重徵况屬扼要之區易別漏私之弊當茲持籌支絀固不敢專求科徵罔恤民艱亦未便任聽奸人私營利藪相應請 旨勅部核議示覆以便遵行

會查稅課酌擬章程疏 光緒十年

奉天將軍 慶 禧

竊查接管參內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准 欽差吏部尚書徐桐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來咨奉 命查辦奉天事件奏稱察場以稅課盈餘為每年辦公之用舊章相沿已久勢難一律裁革惟市賣牛馬等稅每價僅五千

作銀一兩收市錢五百文按照時價係屬十分稅一以及每年派差分赴鄉屯查稅名曰海查既任聽旗民舉報濫稅往往奏傳十餘家儘止二三家應罰未免過于擾累誠恐他城亦所不免等情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奉 上諭著該將軍府尹會同盛京戶部將各城稅務章程詳加釐定奏明辦理等因欽此欽遵知照到奉 才慶壽長到任後當即會同奴才啓秀據派委員分赴各城將各項牲畜稅務確查具報旋據先後查明分款開單彙覆前來奴才等按款覆查所有漏稅罰錢一節現經查明各城均無勒罰情弊海查一節現經查明各城或於每年年底派差分赴朴中備令報稅或隨時派差查催均無海查名目惟遼陽城守尉衙門於每年秋後查照向章派差分赴四集鎮油粉豆腐店查催牲畜稅課該商民等按照歷年包納之數呈繳是否與置買牲畜實數相符稅局從不查問是即所謂海查遼陽稅課與各城不同之情形也其買賣牛馬驢頭稅課一節現經查明廣甯益本牛莊鎮嶺南州錦州熊岳復州金州等九處均以買價東錢五千作銀一兩收稅銀三分餘另有票錢牙紀多寡不等與遼陽之以錢五千作銀一兩收錢五百不收票錢牙紀錢者不甚懸殊開原以六千作銀一兩收稅錢四百文岫巖昌圖甯遼鳳城新民廳中前所中後所均以買價十千作銀一兩收稅自三分至六分不等另有票錢牙紀錢亦多寡不等統計此項稅錢以遼陽等十處爲較多至於豬稅則以岫巖甯遼復州金州中後所中前所爲較多羊稅則以甯遼中後所中前所爲較多此遼陽收稅與各城或同或不同之情形也檢查戶部則例奉天一名獨無稅則爲衙門所收牲畜稅課有始自康熙年間者有始自乾隆年間者有不知始自何年者年久相承各有定章於此而欲勒歸一轍如准其最少之數恐此後各處徵收必難足額加款以酌中爲斷照向來少收各款均須加增法愈改而弊愈熾自不知仍令各循其舊以免紛歧卽如斗秤釐捐各城收支數目均有不同當日創辦之時原屬因地制宜不獨稅章爲然徐捐等查辦稅

務並未議令改爲一律想已見及於此此項稅課除照額報部外盈餘藉以津貼辦公並開支薪水工食房租心紅紙張等均爲必不可少之款徐桐等摺內聲明稅課盈餘爲每年辦公之用葢查相沿已久勢難一律裁革自保確論至稅課十分取一以及派差稽查並源稅罰銀各節徐桐等奏奉 諭旨飭令詳加釐定奏明辦理才等亟應欽遵會核以籌定章而免濫弊伏查各城收稅既無勒罰情弊亦無海查名目應請毋庸置議遼陽稅局向有海差雖非核實納稅之法惟每年納稅一次較之勤限上稅紛紛稽查者尙覺簡易商民相安已久無關弊竇且遼陽所屬之劉二堡南北兩堡商民數百家每逢單日卽有集而買賣牲畜每年固不下百餘匹僅包納東錢一百七十千台銀不過十七八兩油粉豆腐客店均餉孳積每家每年多則宰豬百餘口少亦七八十口僅包納東錢十千台銀不過一兩錢之核實納稅甚爲輕減若嚴禁止海查不准包納不惟恐嚇煩擾且稅錢轉致加增商民感受其累似不必遽海查包納之名而貽增稅投民之患惟遼陽所收牛馬驢頭稅課以買價東錢五千作銀一兩收東錢五百係屬十分稅一爲應行的減之款其廣甯等九處亦以東錢五千作銀一兩雖每兩稅錢不及五百而另有牙票等錢與遼陽不相遠庭亦宜一律酌減以昭公允查奉省自屬稅銀內有按照東錢六千一百合銀一兩解部之款才等公同商酌擬將遼陽等十處收稅折銀章程通改爲六千一百合銀一兩每兩照例收稅三分其驗交錢者准按時價折錢投稅各從其便等以銀兩解部均須庫平庫色且解銀運費亦爲必不可少之款而薪水辦公又宜等及擬令於正稅三分之外酌收稅銀二分以一半添補平色一半作爲飯食公用此外一切名目悉行刪減永不准再收一文免致變本加厲其各行牙紀在市取用應聽買賣各主酌給未便官爲隨課徵收仍將辦理瀾稅章程照例申明以杜得役借端滋擾至岫巖等處所收牛馬驢稅向以十千台銀一兩開單向以六千台銀一兩按其每兩所收稅銀均較新章

爲輕請仍其舊如蒙 俞允奴才等即會同出承曉諭使各城永遠遵守倘有額外多取案件拘訟即行從嚴  
懲辦庶稅務均有定章而濫徵可免流弊

酌擬崇文門稅務章程疏 光緒十一年

武英殿大學士寶 鑒

臣等奉 旨詳改崇文門章程已將尙寶劉恩溥所奏各節遵議具奏竊維崇文門徵收稅課係 國家維正  
之供正額盈餘均有定制京師爲萬方輻輳之區地稱首善惠商便民尤屬當務之急近來劣員猾吏氣役奸  
商因緣爲奸遂至上虧 國課下累民生爲害不可勝言亟宜設法整頓以重稅務而除積弊 臣等謹於尙寶  
劉恩溥原奏內所未經議及者酌擬十六條恭呈 御覽

一 嘉慶五年欽奉 上諭各商稅局如有託案投累等事從重治罪等因又道光二年欽奉 上諭嚴禁崇  
文門稅局需索盜竊等因應令該監督將 諭旨一道撤繕繕寫懸掛該衙門大堂俾資永遠遵守一奏派宜  
擇本屬也向來正副監督到任後事皆責成派委員總理一切文則用印稱司員武則用印務差佐其人率  
以明白幹練心地端直者充選故能上顧 國家正課兼可鈐制驗貨家丁免滋流弊近來或參以親故等人  
以致堂官家丁狎熟牽掣種種弊端在所不免正本清源必自奏派委員始

一堂委宜戒濫派也奏派向止二員恐有別項差故則堂官派委員以佐之此項委員亦當以一二員爲是緣  
原正撥實之品本不多觀而人多則牽制亦多近聞堂委之員多至十餘員或二十餘員不等非浮薄少年酒  
食徵逐即稟奪末吏或喜生風實於公務無益重宜裁汰以端淳潔而杜撓亂

一 各口宜擇委員也崇文門向有分局例設於蘆溝橋東環海淀牛房店南口穆家塔張家口等處派員駐守  
以慎分司需人既多勢不能悉取本局明幹人員悉派稅差致曠本職故向來監督每擇素識之人城材器使

然亦不容純用情面以私廢公且張家口東瀾兩處中外商人紛錯於途查核甚非易事奸巧搶商藉端影射運常詳請明白曉事之員常用駐局中外茶商交涉倘有疑竇即稟明監督迅速行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察辦理不得漫任冗員有妨稅務

一蘆溝橋東壩半壁店糧家歸海淀張家口等處口岸向設委員分駐稽察近年監督所派委員未能一律在局駐宿一切公事悉由家人書吏經手致鹵滯弊亟應申明舊章由監督飭令分司稅口委員輪班駐宿督同書役家人認真辦理以除積弊其各口委員每處祇需四員由正副監督各派二員庶免人浮于事

一京城十二門向來監督但派家人書役分駐巡查惟各門距務較繁委員耳目難周致有勒索留難等弊擬請嗣後安定東直朝陽東便廣渠左安永定德勝西直阜成西便廣安右安十三門均由監督遴派廉勤人員每門一員輪班住宿稽查不准曠候違者參處所有十三門委員應需飯食津貼銀兩由監督酌量籌給奏明辦理

一海運宜調營弁也海運向用家丁世家大族世僕老練或不致恣肆妄為近來仕宦之家儘多招募派

一海運惟知藉端舞弊得財賈放比比皆然未革偷漏之弊徒嚴勒索之端營弁究保官屬儘可行文步軍統領衙門調取來署嚴密門運役清冊點交該弁亦得海運津貼當差並可勸奮矢志倘仍不得力即由該

監督自行參懲

一光緒九年給事中韓譽晉奏崇文門海運請按名給發號衣服牌詞經該衙門奏稱若給予號衣服牌詞恐恃有官物四出招搖流弊更甚且於密查偷漏甚多竊礙等語竊惟該運役無號衣服牌則恃無查考肆意妄為有號衣服牌則奉官緝拿被擊者既不敢拒捕往擊者亦不敢詐擾至巡役藉詞密查實在搜求擾取無所

不爲仍請 俟下該監督將巡役每名各給號衣一件並各給印花腰牌均寫明某門海巡姓名有訛案者准商民指名稟究庶幾真偽可辨而楊徒盜盜不得冒尤如有偽造號衣腰牌冒充巡役者嚴行究辦其製造號衣腰牌經我准由盈餘項下開銷至巡役向無額數散漫無稽其可究詰擬請 飭下崇文門監督將巡役酌定額數每門若干名務上及十二門共若干名造冊咨報戶部查核嗣後每屆年終造冊咨部遇有更換隨時咨報

一例裁各門徵稅科則責令該管官詳刻木榜懸立關口街市並責令地方官將稅則刊刷小木每木作價一分聽行戶領發遵照倘該管官將木榜不行設立或書寫小字懸於僻處希圖高下其手者查參治罪又例裁已革之稅概行刊榜曉諭各等語現在崇文門未將稅則及已革之稅刻榜懸立地方官亦未將稅則刊刷顯發以致商民無從得知應申出舊例略加變通所有徵稅科則應由該監督認真詳刻木榜其例應免稅之貨逐款開明另刊木榜一併懸挂稅務衙門門外及十三門暨各稅口並由該監督將商稅則例現行比例增減新例及免稅各條刊刷成書於每年八月初三日監督到任後發給各行戶經紀一本使商民共見共聞其刊榜刷書經費准由盈餘項下開銷

一例嚴駁乾隆四十九年奏定丁梨屍聚最下之物不過近京所產卽有與販亦止於肩挑背負嗣後應需免稅銀兩近京小民不無所補等語嗣後除水梨係屬客貨仍照例收稅外至近京西山等處所產丁梨母論是否肩挑背負應一律免其送務徵稅蓋薄棧及各門亦不准私收稅錢飯錢違者嚴辦

一例裁名關商民輸稅填寫收稅紅單二紙一給商人收執一送部查察其有不給紅單或納銀數多給票數少及私將紅單撤回多徵勒索者許商民首告究擬嗣後崇文門收稅擬請用三連票根一給商人一存該衙

門一送戶部以備稽查如有前項情弊一經商民首告照例究擬

一例嚴崇文門稅課令本商自行完納若貨到而本商未至准店鋪代報納課等語惟往往有數家之貨該行到務呈遞驗片只寫一家字號易滋弊端嗣後貨物報門無論數家共一貨車總須各分各單不得數家併作一單備寫一家字號致涉牽混至各門每日送務手本亦須將各鋪字號一分寫不准籠統以杜行戶影射漏課及巡役朦混誣攀等弊

一行次重古版也商賈納稅必由行次原為事期簡易責有攸歸乃日久相沿竟成作弊之首平日串通本處書吏臨事賄賂貨家丁賣放營私視為故事而該衙門所辦漏稅不過偶擊一二貧民或買私酒或賣鷄蛋者反為徵據以示官威行次弊端反置不問是當飭奏委司員隨時逐行詳查備款仍前作弊立于嚴懲毋稍輕縱

一崇文門擊獲漏稅客貨該委員過堂時並不言明罰銀數目輒先令盡供認罰追盡供後委員於原供內批罰銀至數百兩數千兩之多交坊礙押勒繳悉屬不成政體據請 飭下崇文門監督嗣後遇有應罰之案除按照例定倍數批罰外務須先將應罰銀數示知該商並於內供寫明令其輸服盡供不得刑逼勒罰所罰既有限制庶商民力能呈交罰款亦不至虛懸無著每月督收罰款若干分列貨物款項案由分駐本稅銀若干罰款幾倍銀若干明示稅務衙門首者明戶部庶幾偷漏並有稽核

一崇文門照例驗貨納稅放行不准留難勒索嗣後每日各門送到行李貨物到務無論天曉必須當日驗完不准押送客店延至次日方驗違者即將委員監督參處

一崇文門差官到任向係出示曉諭嚴禁官店至每日務上未經驗完之行李貨物押送店內有押至數日之

久者其學獲漏稅貨車有押至數十日之久者無官店之名有官店之實該店串通差役藉漁利商民受累不堪爲歷年未除之積弊嗣後崇文門附近客店如敢容留務上交押之車准被押之人赴城喊控即由該城御史將委員查明參處並將該店勒令封閉店商從嚴懲辦 以上各條或參核舊例或酌擬新章總之立法必先防弊任事尤實得人應請 旨飭下崇文門監督隨時督飭委員認真辦理實求是切於 國課民生兩有神益所有的擬崇文門稅務章程緣由謹恭摺具陳

查明梧州病商實情並發刷一切弊端疏 光緒十二年

張之洞

竊臣之洞於光緒十年六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有人奏廣西梧州四稅加費過多請飭永遠全裁等語又有人奏廣西稅弊大深亟宜剷除一摺等因欽此當經臣之洞咨會前廣西撫臣潘鼎新據實查明會奏迭次札飭西布按二司會查各在案潘鼎新迄無一字咨覆西兩司覆稱潘鼎新於光緒十年奏明梧州公費解交省局久未准抄摺咨會臣秉衡在臬司任內以專事緊急奉 旨駐體辦理後路事宜旋蒙 恩命暫換撫篆又奉光緒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上諭據體奏廣西被水成災擬籌賑款一摺等因欽此經臣秉衡先後提充賑款一面恭繕轉行署廣西布政使慶愛著按察使沈康保查辦其梧州一案經臣等迭次委員密訪西省委知府黃宏藻東省委直隸州知州陳占龍通判徐致貽降補知縣楊銓光墾大使周志端從九品張祖恩先後分別密查並會委奏留差遺河南候補道朱壽鏗覆加確查會同西藩臬兩司核議稟覆去後姪據覆覆查原奏內稱梧州府關稅自成豐七年後加抽經費爲招鎮鄉勇保衛地方起見凡往來貨物於正稅銀一兩外加抽銀一兩每年合計約加抽銀四五十萬兩均收銀而不給票肆意侵漁無從查考加徵過多請飭永遠全裁一節查梧州加抽經費實係成豐初年經匪土匪肆擾前任梧州府知府陳瑞之稟勇



剿捕經費無出鎮商籌議按貨抽捐以供勇費竟有稅費相等者有費多於稅者嗣後既不勇少而經費如故  
 商人屢以為言乃減去舊數之半先設分局十二處陸續撤撤光緒六年復將木薯分局裁去或由粵東會館  
 糧局抽收或由水旱兩局帶抽茲經委員改裝易服前往向來往商民分投密訪或伴作商賈赴關納稅或  
 帶搭貨船觀其收費並傳訊該局司總梁寶理等暨平碼頭商董東茂興公昌惠豐信全昌等謂集水旱兩暨  
 各領海巡等私濬互相參核計該府每年所收經費約銀十萬兩有奇實無三十萬至五十萬之多該州自  
 兵燹後正稅未能足額即以經費撥補又廣西巡撫藩臬鹽道衙門辦公不敷歷年於梧關經費項下撥解公  
 費此款早年出自稅餉後因兵興稅抽改在經費內動支從前係每年三萬兩此外雖有節壽之說收與不收  
 視乎上司光緒十年減為二萬二千兩裁去節壽餘作該府路勇兩營及護關扒船之餉費惟查歷年經費之  
 數官收雖不過十萬有奇而商人所費實不止此吏胥巡役家丁地棍船戶浮收包吞皆所不免雖無指冊可  
 稽追出書巡分銀底帳及船戶木商充經費底簿按月核計全數約略可知約計每年大率收銀十七萬兩實  
 為商民巨累此外尚有因頭一款為原奏所未言及此款係由書吏算船估稅而起定例權算米數豆麥各船  
 之法以長一丈廣一丈深五尺為五因一因五千斤五因共作一萬五千斤他貨二三因至七八因不等皆有  
 定則書吏欺愚商賈如米則謂例應七因今私讓為六因應納稅費若干故曰因頭商人惡嗎陶吏不令報足  
 十成甘于稅外私納規費名為讓讓一因實已暗增一因先則商人利其隱讓權則吏隨事多求既屬病商  
 亦兼盜稅計暗加因數每年約銀二萬兩私得因頭每年約銀五萬兩係書巡幕丁所得又有外費一款係書  
 巡府差人等所得每年約銀六千餘兩又有現費一款乃上下水零星貨物若釘瓦掛碎燻竹彩鑿鑿竹木梢  
 等款皆例不交稅之物係查船巡丁所得每年約銀五千兩又有柴火銀一款乃無稅無費之物每柴一束收

錢一文保充該廠日中每年約銀一萬三千兩合而計之正稅尙屬有限而商賈於正稅之外所費至二十餘萬商民愈苦實不能堪竊思該廠人思桑指借弊之深至斯而私查該廠經書七名算房七名銀房十名卽官總近巡役四十四名內正總四名亦稱簽子手亦稱尺手書巡皆五年一換經書算房銀房及正總更換時各納充費一千兩上下不等此條最爲醜弊之根查梧州一區既有例設稅廠又有釐金總局又有發費局一日之內三次徵徵百金之費完至什一實爲病商苛政且經費一局商民費至二十餘萬兩國家並不能用其分文尤出情理之外况徵徵愈重商賈愈困趨避走漏勾串影射愈多省西稅釐大局將不可問自應將經費一項卽行裁免抽收以蘇疲商而保正餉並將該院所募勇丁兩營全數裁撤以節糜費由西省另派防營駐梧巡查彈壓令該府於經收正稅自行竭力稽徵不得藉口缺額別圖彌補從前該廠徵稅項係前後遞推牽搭滾旺不均或淡月而所解極多或旺月而所解甚少應改令按照定額計日攤解以免藉口賠累此後該廠徵稅俱按定則估算不准浮加一因其除吏役私收之因頭分費現費等項一律嚴除永免商累並刊給三聯印票分別存檢緝查其廠書巡役充規概行禁革惟根蒂不除弊端決不能斷應將廠書算房銀房簽子手尺手等名日年限一概革除廠中查船核算辦寫記簿俱改用司事鈔手尺手改募巡丁現無額部額缺充滿年限卽可隨時另募隨時革換庶可杜賄充婪索之弊惟向來各項人等仰給此廠者不下數百家此次裁除太鉅若不酌籌飯銀限一定數必致另開需索刁難之弊防不勝防甚至包串漏結轉虧正款擬令按正稅之數每兩止許收飯銀五五分給司事巡丁一切人等統在其內不准多取分毫亦不准別立名目查梧州總局向有商捐三江緝捕一項及鹽包小蓋一項以養護商扒船每兩五分每年約銀一萬二千兩現經臣秉衡飭將此項緝捕委員勇役扒船概行裁撤另派水師扒船巡緝捕黃鹽包項概行免交計以此爲抵稅

廠飯銀之處每年商民尙可少納銀七千餘兩此外貨船一隻有紅印銀一錢有掛號錢上水一百文下水二百文有收旗錢三十文皆散役差糶所得爲數甚微應准均仍其舊又查上項所開柴火銀一項銷路甚廣取之甚微積之甚鉅無稅無費尙不致爲商民之累此項一萬三千兩卽道 旨提充公用查西省各屬經費例銷止一千九百餘兩不敷甚鉅尙係由各州縣撥捐銀一萬四千餘兩其餘由外籌補各屬辦苦難支應卽於此項內按年提銀七千兩解存司庫備支料場經費以後各州縣應開費立案永遠免派至舊日院司道公費二萬二千兩原係辦公之需臣秉衡及司道等均未提作私用惟現既停抽經費不宜累及該府惟有極力撙節擬裁減一萬六千兩卽以柴火銀餘款六千兩分季解交差後局分充巡撫 籌果鹽運各衙門辦公之需並將此次裁革減定各項數目榜示該廠十里內外並勒碑水陸通衢人人共見永遠遵行計稅費均按例定因法徵收一項裁減約二萬兩經費一項官私裁除約十七萬兩因頭一項裁除約五萬兩外費現費兩項裁除約共一萬二千兩再捕獲劫盜包小輩兩項限抵充飯銀外裁減約千餘兩通計此後商賈過梧州府水年約可省銀二十五萬兩若有浮收勒索逾於定章之外者被人告發或經查出嚴行懲辦並嚴禁梧州府永遠不准饋送上司節審如有私送私收者與受均一律懲處又原參內稱廣西藩司衙門有吏一房吏一房向係廣東肇慶府黃姓充當而作弊惟吏一房尤甚盤踞日久覓缺分之肥瘠索取規費一節查廣西正佐各缺原有詳定輪委酌委章程前藩司張夢元謹小慎微在任日每有缺出必詳核輪委超委各冊照章辦理現署藩司應鑒一本定章間有人地未宜改爲酌委者隨時稟由臣秉衡酌定始行懸牌詳委傳到各員面給委札不經書吏之手官場並無閒言似無隱摺案規之弊至補缺本有定例無論酌補輪補之缺均詳由臣秉衡悉心核定分別 題奏辦理又官員繳憑例廢於到任後扣明程限有無逾違具結列批送司按季彙繳其間有

賢明外錯駁查更正以致稽延亦事之所有他無半年後始行繳還之事簿署吏一房書吏前總司張夢元於到任時查閱冊冊見係黃姓居多且籍多華陽者業已分別更換吏一房書吏查無黃姓之人署藩司慶豐隨時訪查各書尚無弊竇其有承充年滿者概行撤換一有弊端立于軍究又原奏內稱廣西釐金各卡自桂林順流而下省垣上下兩兩卡陽朔縣城一卡平樂府城一卡昭平縣城一卡梧州府城三千自梧州府城兩卡又上則至藤縣一卡濠江一卡平南縣之白濁塘一卡大馬墟一卡桂平縣之大陸江墟一卡潯州府城兩卡又自潯州府分南北河溯流而上其南河則橫州之南鄉墟一卡永瀉縣城一卡南甯府城三千宣化縣之三江口一卡右江平屬墟一卡百色城一卡其北河則至武宣縣屬之濁水河一卡柳州府城兩卡融縣長安墟一卡古宜墟一卡慶遠府之懷遠鎮一卡皆大河船隻所常經其餘窮鄉僻壤私設之卡尙難盡悉各卡有督辦有幫辦有委員司事有尺手巡丁除耗費侵漁外報解不過十中一二餘則商民趨於府城舊設釐卡酌量裁併其外卡除擇要者酌留一二處其餘概行刪汰一節查廣西地瘠山多舟楫可通之處乃有商賈聚集是以開設釐卡皆在濱河口岸而四境多與雲貴廣東湖南等省連界支河歧出並無扼要隘口塔以歸併抽釐不得於桂平梧潯南甯百色柳州慶遠等府屬沿河市鎮設立正分各卡或管抽收或司查驗設卡之數雖似較繁實則杜絕漏卮非節節重徵蓋西省釐金章程凡商民運貨發行時抽釐地釐金一次販運貨物由鄰省入境則抽入境釐金一次由本省運赴鄰省者抽出境釐金一次無論舊地入境出境均止抽收一次經過各卡驗票放行概不重抽辦理多年歷久相安水陸設卡之外陸路福泗城府屬一卡一處稽查滇省繞道入粵之貨其餘僻遠之區實無一卡歷來設卡之所必先詳由撫臣批示大張曉諭方無抗違更不能任意私設卡至各卡有督辦幫辦委員司巡等名目則係屬釐物之繁簡分別酌派其應支薪水等費尙有定章不能

任廳虛耗歷經查察整頓將行爲連廳名平常之試用縣丞蔣錫熊吳桂森從九品尹璽典史葛深徐鴻試  
用通判程欽先後革革並將開報含混之通判陶用中加平漁利之司事丁憂湖北巡檢孫新原卽孫仲英  
革究辦在案近年釐數每年總在六七十萬之間廣西貧瘠者分貨少而稀抽數尙不爲難似無侵蝕之弊如  
果報解不過十之二三則每年收數當在四五百萬從尙有此鉅款所議裁汰嚴卡一節查前次給事中劉曾  
戈炯先後奏請查辦均經澈底查核凡有可裁之卡已欽遵諭旨裁去二十餘處無可再裁經前撫臣覆  
奏有案臣等亦知抽釐爲不得已之舉如能隨時裁撤以愷商艱原屬善政無如邊防孔殷餉需緊迫廣西  
別無可籌之款惟有仍循舊辦理嚴飭承辦各員倍加謹慎力杜煩擾客候時務漸緩再行體察情形酌  
裁併又原奏內稱州縣案件株懸太多倒買之人概行監押書差私行拷掠停給粥飯必索詐得遂而後已反  
暑薰蒸禁卒又不打掃圍圍以致死於餓餒拷掠瘟疫者累累該管官定按月報限期各州縣多空文回覆其  
時案仍延擱不辦一節查各州縣辦理一切案件先經升任撫臣張樹聲照直隸清訟章程酌積案監禁管押  
逸犯四種分別管收除在四柱按月冊報粵派委員將各屬月冊逐案詳核隨時飭催訊結分別功過自理嗣  
訟一原一被一証或監至三三人訂止令頭門外懸掛粉牌將在押人名案由月日及有無刑具逐一開載倘  
有私押私刑准該家屬喊冤並由各屬隨時委員密查如並未懸牌及開報不符者懲處臣秉銜起家州縣於恤  
民一端時統論以此爲意前在臬司任內深恐各州縣有名無實復經通查各屬未結各案應辦者依限詳辦  
應辦者取保開釋各州縣陸續稟報遵行雖才具短長不一尙不至延擱不辦其倒買之人分別取保候訊並  
非概行羈押並嚴飭各州縣清查監獄勿令禁役勒索殘虐會經委員密查分別懲辦尙無十分弊隱情  
弊至著臬司沈秉保到任後仍不時嚴加查催惟州縣斷不能人人勤明差役更不能忘情僞詐惟有隨時密

訪隨事重懲有獲格及查出者決不寬貸或可減少竊民此又非章程文繳所能爲功者也據該司這等先後查明詳辦分別稟請前來等語查此次飭查各節以梧州經費爲最要此事前曾經言官論及此次奉發片一摺皆論此事其爲病商厲民亦可想見此次區之洞委員往查書巡等許以重賄加以恐嚇該委員堅拒不聽因遂遭首領阿希賢撤回臣等竊知狡謀不爲所動然則積弊之深澈查之難更可概見現經裁撤經費局革除賄賂手裁減公費禁止節壽改革之案勒石永遠當可於恤商保餉均有裨益了登梧州府知府梁俊未能禁止書役多取病商迭經飭查復不行據實稟明查禁節費充公答無可辭惟經費局歷經相沿弊端積重已久未便專責一人致有偏枯且該府平日居官尚能辦事似可量予從寬相應請旨將梁俊以同知降補以示懲儆其嚴禁書吏更盤踞把持以及整頓鹽務清理訟獄各節均係實在情形至光緒十年梧州解存公費臣秉衡與西藩吳兩司鹽道俱係存公並未移作私用臣秉衡上年先已奏明提作賑撫水災之用在案十一年臣秉衡等公費亦已盡旨提解再此件因區等大次委員密查始得查核詳實且須察度情形會商定章是以覆奏較遲合併聲明

請飭禁抽收賭款疏

鄧承修

竊廣東賭風最熾向有闖姓飛揚白鶴票花會等名近年則番騙白鶴票花會竊實據臣明濤疏未能盡絕根株尙不致設局開場抽收經費即闖姓一事者查闖姓之賭起自機房小民漸而相率效允行於省會經前撫臣郭嵩懸罰款項以資津貼奸民因此竊端案抽趨輕巧立榜花名自每局創會科期及歲科兩試之先設局投票每票限寫二十姓以中姓多少爲贏輸其投票之資則自一分一錢以至盈千累萬其投票之處則自會會以及各府州縣窮鄉僻壤其投票之人則自紳士大夫以及農工商賈婦孺走卒莫不習其所有

各存悔心希圖一擲以致傾家破產歎棄帶逃甚而服毒投緘賣妻鬻子凡此之類難以悉數尤可駭者每遇  
利年嘉言四起或云某姓已通關節或云某姓已託人情其處利兩考百計錢營有姓字未登票內或經取錄  
則算以多金悉墜不行赴覆或尋其親隨激同大聚眾攻否則有賂之故犯場規甘遭擯斥者至武關鄉試賦  
額編名其監射等弊實更難縷指以 國家掄才之典爲市僧賭博之資阻寒士登進之階啓官紳貪污之漸  
立心之險設局之奇有如此者伏思粵東素稱富庶自紅匪構亂以來迭經兵燹實肆蕭條民生凋耗該督撫  
臣留心民瘼各賭具已行明禁獨聞姓未經裁革其始則借詞款爲名繼則以抽收成例在該督撫之意不過  
以用項支絀藉資津貼耳豈知其爲害之至於此哉夫番攤白鴉票花會各賭率皆市井無賴之尤稍知自愛  
者猶不肯爲若聞姓則公然設局明目張膽博博官長爲護符即父兄何能束其子弟傷風敗俗病國益民莫甚  
於此日賭博之禁 朝廷固有科條今則官爲抽收更復成何政體誠令有利無害 臣愚竊以爲不可况爲利  
無端而貽害如此若不早行禁止恐科場因此而廢事必至釀巨變百姓由此而並窮必至流爲寇盜其弊  
更有不忍言者何以仰答我 皇上愛民取士孜孜求治之至意相無庸 旨飭下廣東督撫臣將抽收賭姓  
賭款迅行裁革出示嚴禁以肅政體而杜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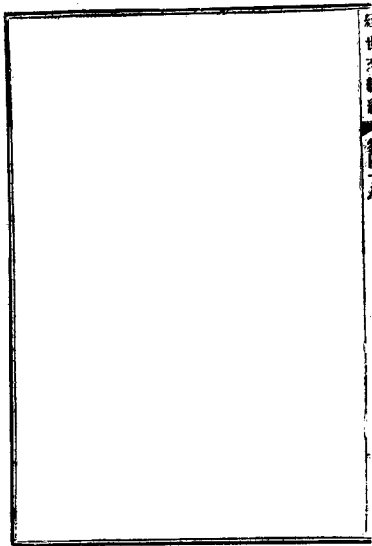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八目錄

戶政二十五

勸業

王





戶政二十五 續幣上

鈔幣議

王 鑄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無足君之事必百姓足而後君足猶子孫富而父母未有貧者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後百姓足猶父母富而子孫亦未有貧者也夫欲足民莫如重農務穡欲足君莫如操錢幣之權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權者何也蓋自鑄錢爲器起於工匠而利權一失矣鉛錢私鑄歸於姦民而利權再失矣外洋錢幣行於中國而利權三失矣銀價低昂操於商賈而利權四失矣錢票會券出於富戶而利權五失矣今欲操錢幣之權莫如禁銀而行鈔而又盡去其弊則國用常足而民財同阜矣請綜錢幣之源流論之後魏高謙之曰堯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夫古者分國而治資於粟帛者重而資於錢幣者輕故非水旱要可不鑄後人或以珠玉龜貝刀布爲幣未嘗專以銀與錢也鄭司農釋詁抱布買絲云周人以布版二寸長一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爲民間貿易之幣此卽行鈔所昉漢武帝造白鹿幣唐憲宗用飛錢又爲行錢之漸至宋張詠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內帑金帛易楮幣藏於內庫一時楮幣重於黃金沿及金元皆用紙鈔明初亦行寶鈔至英宗有米麥折銀之令弛用銀之禁由是有出無入而鈔遂不行迨煇禎十六年生員蔣臣奏行鑄鈔帝意欲用紙鈔因流賊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鈔四五百年 本朝順治中亦嘗兼行鈔幣苟其有害無利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按明戶部侍郎倪元璐嘗欲行鈔其時省臣條陳十便一日造之本省二日行之遠廣三日鑄之也輕四日藏之也簡

五曰無成色之好釐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鑄造鑄器十曰鈔行而銀不行其銀盡實內幣此十者惟末一條立法尙未盡善蓋鈔可用而錢不可廢也銀錢可廢宜仍散之民間爲器飾而不宜盡實內幣也其餘皆至論名言無可疑者而宏細推行鈔之利其實不止此如凡以他物爲幣皆有盡惟鈔則無盡造百萬卽百萬造千萬卽千萬則操不竭之財源其大利一也萬物之利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則尊國家之體統其大利一也外洋不得以其幣行中國則動遠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姦民蠱惑翹皆以財利要結人心國家財用不竭則消姦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銀有白銀元絲洋錢之不同行鈔歸於壹一則齊天下之風俗其大利五也鈔法既行收銅以供鼓鑄則極錢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鈔直既有一定商賈不得低昂之則絕民心之詐僞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銀歷久不用銀益見少今舉而變之悉出易鈔則去癰癩之惡習其大利八也鈔式宜變從前分爲七等大鈔書孝經其次書印先正格言傳民識字則萬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務河務鹽務皆有積弊當釐人不敢議者思經費不足故也若行鈔無難更定章程矣則除萬事之積弊其大利十也國計大格捐例永停卽捐衝亦可無庸則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從薄予民者從厚則行千載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夫天下無不弊之法而當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圖天下之大功必先破衆人之論人徒見宋金元明行鈔不能無弊遂以爲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言試其弊之大略一則單紙易壞而不知裝潢糊表也一則式印苟簡而不知宜鑄版精工也三則鈔文但書刑律無可觀玩也四則印章不多難於辨別也五則中統鈔自一頁至十文分爲十一等大號版也六則中統鈔止於一頁民猶不便也七則鈔直一頁者止費錢三四文資本太輕紙幅狹隘程式不精也八則有司以出鈔爲利入鈔爲讎也九則民以舊鈔換新鈔必增工墨費每頁三分也十則

舊鈔行用每至簡闊也十一則鈔法屢更使民疑也十二則不鑄錢而錢日少也十三則仍雜用銀也十四則專利於上而不能行惠於民也十五則屢設嚴刑而未盡防僞之道也今誠能一一悉去其弊則行鈔者未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鈔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豈非理財之善策哉嘉慶年間翰林學士秦之定曾奏請行鈔然徒言行鈔而不知去弊之方則無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議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過師弊法而去其弊所謂勝者所用敗者之謀也嗚呼觀載籍循勸過人有言行鈔之利者必與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鈔之害者必與之反覆辨論而窮其故實見鈔法之利及百姓而非止國家也利及萬世而非止一時也故爲考證八條目四十問答二十以破累人之論竊竊之愚後有言賣者擇焉

原鈔之始

元何異孫曰卿司農釋詩抱布買絲云周人以布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爲民間貿易之幣此用鈔之始按司農此條見周禮注余初得之謂可以證鈔法後檢舊本十一經問對則知何異孫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經解所刊十一經問對刪去此條

漢武帝時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縑縑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按一皮而直四十萬其值太重觀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與民間無預也

唐憲宗行飛錢令商賈至京師委錢給券裝趨四方台券取之

按飛錢合券取錢卽交子之權券

宋太祖置使錢務許商人持贖輸錢左藏庫以贖州錢給之

按此亦稱錢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忠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一十一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爭訟不息轉運使諷山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說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按商賈憚於重贖交子之設正以便民今民間自行會票則交子之用隱操於富戶矣

造鈔之法

宋史云景德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咸淳四年以近額見錢闕子賈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濫者官以贖論吏則罷經五年復申嚴罰子減薄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會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輸送每歲以一千萬作四綱

宋高宗二十四年命使以交鈔庫金以鑄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煇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貫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豫隱隱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道中統元寶文鈔立互市於灤州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一貫文凡十差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鑄酒鈔鹽鈔等禁

按金元用鈔之初皆見其便逾行之久而其弊漸生於是議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鈔初止十貫而其後乃有一百貫至千貫者元之鈔始止一貫迨桑哥造至元鈔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

每一貫視中統鈔五貫文是方尺之紙直錢五十文也武宗造至大鈔凡十三等每一貫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紙直錢五萬文也先後輕重不倫無怪乎視爲虛券而不可行也斯固由聚斂之弊而亦創制之初未能斟酌至精也然則欲行鈔者必立法之始詳審精密先求盡善一定之後更不改造而後鈔可永行矣金史云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各一員都監一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捺印合同之事 又曰交鈔之制外爲關作花紋其上橫書貫刺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衙門下曰中都交鈔庫准輸幣戶部符承都當對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或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量過工墨錢若干文庫指撥司庫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捺印支錢處合同用印依常例

按金之鑄鈔法亦備矣惜其尙未知裝璜精工使不至易壞也至於命善書者書先正格言其上富民而兼高教民不尤善乎

元史云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一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至元十二年添造銀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銀易之元至大四年能行至大銀鈔鑄錢法曰法有便不當親立法之人爲慮置鑄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按以鈔爲不可廢以錢鈔爲宜兼行自是確論

元順帝十年款夏鈔法吏都尙書僕哲篤理合宰相脫脫意請以鈔一頁文書權銀錢一千文鑄子冬額思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應換實也今歷代錢風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蔽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保哲篤曰至元鈔多傷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耳至元鈔人得贖之交鈔人未之識爲將滿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鈔爲母以錢爲子鈔數多而錢數少鈔以便權統之用錢以便零折之用此法未嘗不善第當於立法之初先定其規而慎守之元世先廢錢不用至順帝時鈔法極弊之世承仁宗罷行錢鈔銀錢之後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使哲篤未達時務而呂思誠之言亦宜極至之論耶

陸世儀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乃布今之三幣白金銀鈔古之爲布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耳粟與械易持移算有屬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與器械之窮也唐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蘆毫市易則金文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銀不如等也千里彌持盜險阻則金與錢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錢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

按此論三幣甚確知重不如輕則知鈔之不當廢矣

高斯云鈔法亦可救急若大權商稅非鈔不收則鈔法立行上獲利權出不盡而用不竭又安用宋提爲乎唐法爲租爲國元明開船之初皆以寶鈔濟用不專重金銀也

究鈔之法

宋史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仿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清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請新會有限期估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

宋沈括曰鈔法數易富家不蓄鈔而蓄錢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爲錢引新交子一千當舊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壞

金趙彥文曰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廢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漢汴以來廢河易務臣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運市道者掌之

金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之

按前朝行鈔皆在開國之初而行鈔無弊尤在一朝極盛之時元始順明太祖皆開基之主也未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極盛之時也宋孝宗亦南渡後之盛時成祖亦當明之盛時故鈔法通行無弊明莊烈帝皆末年危殆之時方思行鈔向何及哉所以雖有倪元璐之才終於不可行也

本朝順治八年行鈔貫之制是年始造鈔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爲額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期於銅錢之外皆兼以鈔爲幣 本朝始專以銀爲幣鈔惟順治年間曾暫行之後以國用充餘遂行停造論者謂 國初制鈔甚少故暫行無弊然苟斂散有術制度精工雖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無弊也 防鈔之僞



宋史趙鼎宣撫處置使司就通鑄引民以爲便宜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張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罪  
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相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願其徒使治贗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  
人之死沒禍善惡如閉言

按此亦權時善處之法然僞引加印爲真則當時立法之疎可見矣國不若多爲印特造佳紙尤使之難於  
作僞也

宋孫甫監交子務或以僞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鑄可以私鑄但嚴治之不啻以小書廢大  
利

按甫之言可謂遠達國體若因有作僞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僞造會子法犯人處斬告者賞錢十串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從中及覈實者能告  
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

宋史高宗二年宗正丞韓祥奏頃補幣者只緣變更致幣幣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補幣相定不至折閱者  
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贛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補幣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  
官印之破雖損而僞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原  
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僞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悉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爲僞尙或  
難之迨十七界之便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  
爲僞者雖今之爲僞者易人心術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卽加者乎臣愚以爲抄摺之增添紙料寬  
假工程務極精細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

按此論防偽之法極精切

金史曰前汝勵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各僱務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買銀給一錢買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通聞

按教防偽則必爲民間立辨偽之人此法決不可廢

元史林興祖至治中知滑山州滑山素多偽造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友文奸黠得驚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卽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偽造二人并贓者乃聽之歎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獄具逮捕其黨悉置之法

按鈔之利厚民必思僞造雖立嚴刑以禁之而僞造者猶冀其事之不敗露也若非立賞募告則人以爲首告者損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誰肯爲之乎興祖之治滑山善矣竊以爲僞造者既重其罪凡親族鄰里知而不舉者皆當緣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賞凡官長能發覺逮捕者必立予重賞卽是聞人皆畏法悅賞而僞造之弊自絕矣

重鈔之術

宋孝宗以內帑金帛易楮藏於內庫者四百萬行於民間者僅二百萬一時楮幣處於黃金茂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統用會子一爲免稅一爲省脚乘三爲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葉衡奏今請處會子甚難得宜舉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尙來止緣所出數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按孝宗謂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是誠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數有虧則鈔亦流轉於上下而無窮矣至於多而輕哉

宋史云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  
禧熙七年以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尙書省曰民間交鈔流轉當限其數勿令多於見錢也

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間所以難得錢者以官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過一千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

按唐制過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錢謂之足矣鈔法行恐民蓄錢而不蓄鈔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墨工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未拘買例每張收入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雜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錢買可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

按工墨費錢愈少則民愈便宰臣以爲有妨鈔法者謬也若一貫之鈔而權作一貫一百文使民樂於用鈔則可行

金高宗時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繁不偽亦可收納未都邑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緡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緡鈔如此則緡鈔有所歸而無滯矣

金泰和時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擬違從兩例一貫以上用交鈔不得用錢  
又孫師首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正色外亦令收鈔不拘實例農民知之則  
鈔漸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說皆所以使鈔之必行 或問行鈔可決倍民之樂從否曰可但當圖之以漸而加之有術則盡鈔  
之利厚必分散於官與民使各享其利然後行鈔可常久不殆此能使鈔必行之術也

日知錄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濬民間不得以金銀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貨論之其立  
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嚴解稅讓錢鈔有違是  
險違難致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有相鈔  
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銀所以重鈔也而未幾即許民易金銀以進是自壞其法也國奉林先生錢糧論謂不收錢而  
收銀則河北之響屬必多矣此可知用銀之弊易長盜賊輩發貨重實盜賊所取無多則因而止者多矣若  
用鈔則又輕而易竊盜賊既不能知覺又可多為標榜財賄之必易於敗露亦竊盜之善術也夫以鈔之虛  
為之毋以錢之實為之子子母相瞞民已甚把又何為而必用銀乎明初親於用銀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  
知其長盜賊之風啓謀財害命之端本至開墾殃民而國用益以不足此計之失也

#### 論鈔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懷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盡為私便之事豈可能去

金史曰濬王守純以下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間朝廷以小鈔誘愚民賣身而後禁用錢小民堪慮

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盡用之唯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舉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虛轉而卽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能且恐新券之復同舊券也

按量其所支復斂於民自是善術第愚奉行之不力耳

金宣宗問鈔法如何而通劉炳對以斂散相權則鈔法通

元世祖嘗問太保劉秉忠錢幣之法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沙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傳子孫世守之若用錢不合於宜于是絕不用錢

按用鈔自有便處然何必廢錢劉秉忠不以正對而爲此穿鑿之談何也

### 鈔幣條目四十

一鈔分爲七等曰五千貫曰千貫曰五百貫爲大鈔曰百貫曰五十貫爲中鈔曰十貫曰二貫爲小鈔大中鈔當今會票之用小鈔當今錢票之用

一二頁以下無鈔更鑄當百當十大錢以便民用錢爲三等

一紙類甚多造鈔務選佳紙潔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鈔卽禁民間不得買賣此紙以防作偽竊擬高麗紙佳者卽可造其劣者聽民間行用

一五千貫鈔用紙三丈說尺一寸千貫用紙二丈五尺五百貫用紙二丈百貫用紙一丈五尺五十貫用紙一丈十貫用紙五尺一貫用紙三尺大鈔命善書者書孝經其上寫皇篆隸俱可中鈔半書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銘之類小鈔用木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語之類務極精工

一大鈔中鈔特釐成卷小鈔亦稱紙行用以防易壞

一大鈔中鈔行用時或以金石木革爲函小鈔以絹素爲函

一以金玉水晶銀銅情好手雕爲五印各掌官有之又分三等大鈔用大印五中鈔用中印五小鈔用小印五以硃砂好印色印其上遠者舉之

一造一貫之鈔尤資精工必費本二百餘文鑄大錢必極工巧以防僞鑄

一行鈔先從京師起以次漸及於各省約數期年然後遍及天下

一造鈔發於各省禮政司爲印記發於各府又爲印記發於各縣又爲印記發於錢莊錢莊又爲印記然後行之民間則易於辨僞

一以大鈔中鈔發與各銀號即禁其不得私出會票如領一萬貫鈔者半年之後懸其換銀若干如已用完則收其銀如鈔十千貫之數以一分之利與銀號

一以小鈔及當百當十大錢發與錢莊即禁其私出錢票民以銀易錢即以小鈔與之如銀數不備一貫有零者則以大錢與之半年之後懸其所入銀數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與錢莊

一民以銀易鈔在下令半年之內准加一分之利與之一年之內加五釐之利與之一年之後照時價不加

一民以錢易鈔以鈔易錢錢莊准取百分之一不許多取

一鈔之出入經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於民如有勒索嚴治其罪

一隨在設立辨鈔之人官給以祿

一鈔既各分省分易於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設立官局民以他省鈔者驗明准其換本省鈔行用



一書鈔之人予以重祿如有官爵者紀功遷秩造鈔出力者立予議敘

一行鈔之初必加惠於民蠲免逋欠優卹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

一地方官能奉行鈔法無弊者必予加級紀錄

一令學中稽察實士給鈔周卹

一民有饑饉孤獨及遇水火凶竄之災皆發鈔賑給

一地方有水利害興及墾土可耕者皆發鈔修治

一行鈔之後關稅田賦鹽課務減

一商人與外洋交易准以鈔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銀去及還准以銀易鈔出入之價如一銀易不准載入外洋

一外蕃貢使入朝款市中國之貨者准以銀易鈔行用則外蕃亦重中國之鈔矣

辨當問奴織當問婢錢幣當問商賈于鄉里多富商大賈故與精於會計者參酌事情思其興利防弊之法

略備於此非敢據史冊陳言徒侈養生之論也

附鈔幣問答三十一

或曰國家之法不可改答曰 世祖章皇帝入年嘗造鈔每歲十二萬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停止則用鈔正所以復 祖制何嫌於改法且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今行鈔視用銀豈止百倍之利乎

或曰天下方處全盛之時若行鈔則示民以貧矣答曰苟財匱已極之世雖欲行鈔而民不信正惟當全盛之勢而生齒日繁經費浩大王儲所謂積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爲之計耳此乃所以開富足之源安得謂示民以貧哉



或曰鈔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錢務至仁宗時立交子務正末極盛之時金元兩朝皆開國時用鈔金世宗有小錢弊之稱其時亦盛行鈔明太祖開基之主亦造寶鈔至崇禎時款行鈔而不及行非鈔之有害於國也而論者以爲末世之政豈不寬哉

或曰恐偽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紙多爲印信鈔直重者又令善書者書之則作偽者必先造偽紙又刻印信再摹字跡有一不肯其森立破較之私鑄錢偽造銀其難數倍而又隨處皆立辨鈔之人重法以誅作偽之人重賞以獎告偽之人則偽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樂行鈔答曰今京師民間貿易皆用錢票遠方商賈皆用會票已不異於用鈔矣間有錢莊款閉而票不能取錢則民受其害而民終肯用錢票者以便易故耳况國家所用之鈔有數有以永保無虞錢可易鈔鈔可易錢便易之極而民翻不樂從乎

或曰今錢漕一經胥吏之手卽有浮收若行鈔則弊更不可測答曰錢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縣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權若換鈔則所設官局錢莊甚多隨地可以換易胥吏安得持權且錢漕不許包完故胥吏得以勒索小民若以鈔納稅儘可託紳士代納胥吏又安敢勒索之乎又按錢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藉口也曰米色之釀也解費之重也若行鈔彼又無所藉以爲名矣吾正恐胥吏之無可作勢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

一以予之豈懼其後流乎

或曰銀與銅乃區剛不壞之物而鈔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鈔制度苟簡故易於毀壞今之造鈔程式精工紙料堅厚大者裝潢成卷藏之於函可數百年不壞小者散糊行用一頁以下仍用錢則不至於甚繁雖小鈔亦可十數年卽有尋壞仍准其納糧完稅解部焚毀可以免倒換之累於民無損若慮水火之虞則以皮木爲函可

以入水不濡以金石爲函可以入火不熱何易壞之有

或曰以楮爲幣是以無用爲有用近於欺民之術答曰銅之爲物寒不可衣服不可食聖人制爲錢以奔走天下是亦以無用爲有用也設令三代上有紙安知聖人不以之造幣乎若必以有用爲幣則有用莫如帛然國不可以爲幣明也

或曰恐物價騰踊答曰物價之所以貴者以物少而錢多也今以鈔易銀錢不爲之多而物不爲之少物價何以騰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偽造既難則犯者自少至於民之換鈔既獲一分之利彼自顧從朝廷未嘗強之使換也蓋立法但禁偽銀不禁藏銀何犯罪之有且從此而鉛錢偽銀之弊絕盜賊劫銀之風亦絕則獄訟可省而論者反慮犯罪者多謬矣

或曰用鈔但利國耳於民何預答曰國用既足則官加俸吏增祿田賦可減關稅可輕賦寡孤獨皆養之由是興水利墾荒田積義倉修學校使將天下無一夫之不獲豈止利國已哉

或曰何不銀鈔兼用答曰苟欲兩利而俱存之則銀與鈔必互相低昂而其價不能盡一也明之已事可證矣明初禁銀不用而鈔行其後自弛其禁而鈔漸不行故必廢銀不用而後鈔重也

或曰何不並錢廢之答曰既用鈔則用錢之處自少若必并錢廢之則鈔必瑣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銀盡收於上民間不慮其空乎答曰銀既收於上上亦無所用之則當減價仍散之於下使民間得爲器皿但當嚴禁其爲弊耳如是則銀價必甚賤而鈔益寶貴此本齊高帝金土同價之意而善用之者或曰宋孝宗嘗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今準天下銀而制鈔無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論銀之行用本虛其少

則以銀易鈔適如其數雖倍加之尚未至於多而輕也且必二十年後添造自不慮其日多也

或曰宋富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積錢爲本今行鈔而不以積銀爲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時勢之不同古人以鈔代錢相輔而行故必積錢爲本今則以鈔易銀廢銀不用安用積銀爲本哉百姓有萬慮之銀國家造萬億之鈔以易之民間所有之銀卽國家用鈔之本與宋之時勢異矣

或曰馬端臨言用鈔則下無犯銅之禁今何以用鈔而復禁銅答曰必禁銅爲器方可絕私鑄私毀之兩弊又不違禁銅而以鈔買之則民亦樂從矣較之賈誼七福之說劉秩五利之議更爲便易

或曰銀可分用而鈔難零折答曰鈔既分爲七等又有錢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煩擾未免駭民答曰今天下簿書出納律例科條其事甚瑣不開厭其煩擾豈以操天下錢幣之大權而可慮其煩擾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駭

或曰中國既不以銀爲幣銀必入於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國之貨必先以銀易鈔彼之銀有盡而吾之鈔無窮則外洋之銀且入於中國而中國之鈔且行之外洋矣豈慮銀之入外洋哉

或曰萬一國家復用銀而不用鈔豈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於行鈔之利後世必無廢鈔之事正不必過慮也或曰國家何不徑自行鈔而必易民間之銀乎答曰以鈔易銀非貪天下之銀也蓋徑自用鈔則銀歸無用而富家之藏銀者受其害矣惟以銀易鈔則民之貧富適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鈔應銀實難藏銀而不易鈔則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銀者爲鈔有時不用耳今若明示以歷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現用之鈔而藏不准爲幣之銀乎

或曰恐富家藏錢而錢少則如何答曰宋金元鈔法屢更故富家不蓄鈔而蓄錢若一定不移則藏錢繁而藏

鈔簡民又何變爲此乎且國家可做唐時設立限額使錢不得過多自不至於錢荒矣

或曰設民以數萬之鈔盡欲易錢則錢莊何以給之答曰大鈔惟准易小鈔小鈔方准易錢且民間藏錢不准過一千口又豈敢其難給乎

或曰顧氏日知錄云極言鈔法不可行通人之論似不可違答曰顧氏見鈔之廢以爲帝王之權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於錢糧不收鈔之故也且顧氏所惡者宋金元明之鈔耳今能盡舉其弊而去之雖亭林先生復生亦必以爲可行矣

或曰鈔行而財用足則風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以教既富方毅亦易爲善豈反惡其尼耶

或曰如此不幾於聚斂乎答曰所惡於聚斂者爲其剝民以利國也若鈔法則並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豈可與桑弘羊之平準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語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雖良法豈能無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盡善而後行至其小小利害又當隨時變通之而大體卒不可改但得賢者一二人操其權則其下奉行之人又誰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豈別無足財之策何事行鈔答曰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損上則益下損下則益上故計臣言富國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馬公所以言不加賦而國用足必無之理也惟行鈔則取之不盡而非取於民也實爲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尙未能盡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骨方換而收數無術出多入少民獲輕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鈔大病鈔之所以輕也况更有出而無入耶至於鈔輕而議更造則民病而鈔益輕矣金宣宗貞祐三年齊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於鈔盛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實不及工墨之費巨是謂宜權禁見錢自是錢莫不用富家內困藏錢之限外變交鈔屢弊皆至窘敗爾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寶易於江淮錢多入於宋矣

按錢與鈔當相需爲用欲重鈔而禁富家之多藏錢可也竟欲禁錢不用過矣

金史曰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行先造一千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數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繼綾印造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詔無定制而金詐訛矣

按金之末造在於用兵雖使財山積亦必不足於用矣而急急屢更其鈔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囑於鈔之法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論也按在官利於用大鈔在民利於用小鈔此亦金之時勢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賈流通則民亦甚便乎用大鈔也今之會票或萬或千何不使之有乎

元史劉宜言原交鈔所起運唐以來皆未嘗有未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辦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尙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變弊

明史云憲宗令內外課稅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

貫銀一分五釐民以大因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爲率錢一銀九嘉靖四年令宣議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寔益專用銀矣

按宋金元用鈔皆與一代相終始雖其間不能無弊然未有廢鈔而不用者獨明至中葉鈔竟不行何也以銀幣盛行故耳而銀幣所以盛一壞於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銀而九年復許以銀代輸租稅所以兩浙江西閩廣之民重錢輕鈔至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而物價翔貴也再壞於英宗卽位收贖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餉鈔者而以米銀錢營鈔弛用銀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用錢而鈔雖不行也邱濬云鈔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信哉

明史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啓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擬爲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按崇禎時國勢方殆卽欲行鈔民安肯信之哉所以當時議者皆追咎弘正間之廢鈔法也使鈔法行而不以銀爲重卽萬曆時礦稅之害亦何自而興哉

韓文公策問曰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獲者不多而帛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錢荒之弊唐人用錢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銀能無錢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鈔也

日知錄曰唐末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宋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不爲幣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尊卑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鑄礦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開鑿初

惟京師及三吳荆鄂江湖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難以製幣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積聚狀言自嶺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以外亦以鹽帛爲交易貽巫採用水銀朱珠綵繪巾帟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一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更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藏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一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十五又以綉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比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按銀之用始盛於金末至明中葉而益盛物莫能兩大此鈔法之所以壞也唐以前無鈔尙不用銀則既用鈔用錢又何爲必用銀哉

日知錄云議者但言洪武開鈔法通行考之寶錄一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一月甲寅命倭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奸惡之條充實之格而卒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輕熟易敗之物宜其弗賴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閉後世興利之巨懷無言此可矣

按此一條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蓋金銀可禁銅錢則豈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惡鈔法者不過以其昏爛倒換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紙製造大鈔應天下善書者書之裝橫縱稜行用時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爛倒換之虞乎小鈔必自一貫起則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爛亦少唐宋人字畫傳至今者有

矣豈以紙賈其易壞哉又鈔之昏暗者准其納錢糧則陰用倒換之法而無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鈔見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質斯論也

日知錄云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米折鈔以銀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鈔之弊後人所宜鑒也

文獻通考云歷代多即抗治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置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薄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轉提無策何哉蓋直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楮錢耳然鈔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盡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待不用且自一貫迨至二百則是明以之當現錢矣又况鹽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旬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成廢或用錢令反覆民難疑惑乎

按此見前人行鈔分地之弊

### 行鈔之功

宋張翥字伯誠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勳王翥飛輓運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票鈔以便商旅不獨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翥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稍指諸掌

河間府志

按此見行軍時用鈔之便

宋陝西河東瀕鹽舊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轉運任其私



實得錢以實塞下者數十郡搬運之費皆歸

按此見行鹽用鈔之便

宋高宗時錢端禮知隴安府建言楮幣已行累月合支官錢遣會子詔入奉茶場置會子務錢端禮爲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

按鈔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禮亦善於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劉光祖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楮幣二而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於朝添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

元劉詭洛水人擢正定宣撫使中統新鈔行罷銀鈔不用正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竊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按此官吏之能慮其民者行鈔先以利民爲主其次則不累民可也

### 廢鈔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錢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錢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銀山澤之利富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

按文獻通考云上無搜銅之勞下無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爲行鈔之利然行鈔亦豈能全不用錢乎既用錢則必防私鑄私毀之弊是銅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鈔之利豈止於此

李紱嘗於禁鑄疏云錢文入銅鑄之想則化爲銅而未化之前原係制錢不可得而擗也既化之後已成廢銅又不可得而擗也惟禁鑄於造銅器之銷則銷毀亦無所用而銷毀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現在功令止禁黃

銅未禁白銅與紅銅也議者以白銅非制錢所用不知今之所辦白銅皆黃銅也議者以紅銅非制錢所也不  
知今之紅銅皆黃銅也銅爲錠鍊費以藥水可爲假銀豈不能爲白銅嘉興洪爐以藥水染之作古銅色豈不  
可充紅銅故臣謂今所行紅白銅皆黃銅也臣請自鑄錢及樂器而外一切搬運黃銅白銅紅銅之銅盡行禁  
絕犯者務充邊遠則國寶流通矣

戶部尚書海望奏言錢又爲民間日用所需近年以來鼓鑄無缺價直昂貴建議者莫不多求禁鑄之法而奉  
行不善乃蠹弊竇夫銅器久布民間一旦禁之勿用則其情不便官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說傳得賄則買官  
法不得則入人罪搜括難盡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隱既難上聞有司未必皆賢民間交納銅器或有侵蝕扣  
剋猶得半價者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者名爲收銅實爲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銅質本極粗雜加之銷壞一  
經錢局銷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償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黃銅乃係紅銅白銅配搭而成是以百萬斤之黃銅器  
皿其中卽有紅銅五十六萬斤今禁黃銅而不禁紅銅是較之未禁之先錫又多費而適以昂其價直其私  
毀故既禁黃銅之後白銅甚多皆姦匠銷毀制錢處藥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銅之令自古行之漢賈誼以爲七福可致唐劉秩有五利之說考之前史並申禁令若我朝鑄產豐  
饒礦冶之利自足以流轉而不窮原無藉民間所有之銅以充數鑄然欲絕私鑄私毀之源不得不嚴銅器  
之禁雍正四年嚴禁造用黃銅器皿是時每銅器百斤官給價銀十一兩九錢而廠鑄錢除工料外以每串  
爲銀一兩計之實止得入兩四錢有奇故同一禁銅也古者專欲爲利於上而我朝之暫行於一時者專  
欲止弊於民海望請能銅禁焉其揭累於民然苟能嚴飭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數年銅器收畢胥吏亦無  
可騷擾矣至於黃銅能變而爲白銅自當并紅銅白銅而禁之不當因此而并黃銅罷之海望李紱一疏論

者終以李疏爲是

邱家種鑄鈔法之所以難繼不行者非其太簡而失之重卽是其過繁而失之輕也要存儲爲母子之制而簡以統繁繁以分簡傳其輕重兼行以相爲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錢大半準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而無前代甚輕甚重之患然猶慮其勢自趨於輕而不足以爲重者以其一文僅當一釐之用繁而不簡分兩無統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竊見自漢武令諸王侯製白鹿皮爲幣而後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會子寶鈔之法皆自一貫至百千貫以代現錢之用究其爲製不過方尺之紙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數千百錢之物其費省於錢十倍而利用無疆又不曾過之櫃檯之爲鑄也用勞而易毀質薄而難全而其上刊有定式專視區區之印文以爲照驗卽使製造者極其工緻而傳染未幾已歸於斷爛而不可以復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屢取而更造之而新陳出入之間動多詐僞抑勒不可禁止卽前明行寶鈔法每一貫準銀一千銀一兩會未及中葉而已漸輕漸減其後一貫之鈔不足低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跡漫滅濫惡不堪而罷置以累朝數百年之永利而終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竊謂鈔法之廢久矣苟欲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襲紙幣之虛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鑄以文字圖曰廣展寶鈔背曰準五釐十之類以至準百爲止而其孔中則別之以圖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意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毫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之弊用是雜行於散錢之中有鈔爲母以統錢之繁有錢爲子以分鈔之簡既不若前明寶鈔之易爛而又可收宋元交子會子之用其亦庶幾古人作輕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錢法之弊也歟

按銅鈔與古人之鑄大錢無異此法非嚴禁銅立造僞之賞給不可行也且至於當百而止則民猶未便登

若紙鈔之無應乎彼特舉焉耳不知易於竊者因其製作苟簡而行用多也若鈔值既重則行用較少  
然可裝成卷藏之以函又豈舉其易弊哉且既行紙鈔又可兼鑄當百大錢也

鹽世儀曰今朝廷用錢每便於致不便於收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愚謂今後官民交易均當  
用錢者小錢難於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 又曰官於各處布政司或大  
府州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銀券令客商往來者納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賒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  
之虞朝廷有贏收之惠似亦甚便

黃珩曰鑄當十當百之錢則可以輕濶而遠行矣

按鑄大錢設銀券皆與鈔法相輔者也若既行鈔而復鑄當百之錢則鈔可自一貫起而一貫以下悉用大  
錢百錢以下悉用小錢不慮於零折之難矣又造百貫以上之鈔即可當銀券之用而得古人飛錢之遺意  
以鈔收買民間之餉而鑄錢極其工巧則私鑄者無利而自息鑄大錢者尤必選最佳白銅鑄為龍鳳文寶  
本與價直略相當則私鑄無利禁民間行用鑄器則私毀者無所售而亦自息此誠利國足民之要務也財  
用既足則仁政可以次第舉行矣 盜警倥時務策十數篇觀者願不以爲非後閱諸書則前人多有先我  
而言者特所論有詳略耳因不欲存惟鈔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論及此者陸中丞切問齋文  
鈔製方伯經世文編備載銅鈔之說而於紙鈔之利則未之及故詳考諸書反覆思維求其有利無害之方  
著爲此編以就正四方有進焉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四十九目錄

戶政二十六 錢幣下

籌議銀錢出入陝省礙難改易疏

陸見恭紀

平定州專用鐵錢流弊疏

銀幣論一

銀幣論二

用銀利弊論

請 派大臣查辦疏

請將年終應解物料變通辦理疏

請將晉省例解綢緞紙張折價解都片

奏陳整頓滇省銅政事宜疏

請鑄通鼓鑄疏

請開爐鑄錢疏

閩省試鑄制錢改由機器局籌辦疏

林則徐

吳廷燾

黃輔辰

周敬之

周敬之

姚文枬

張楷

張之洞

張之洞

岑毓英

張之洞

楊昌濬

楊昌濬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九

戶政二十六 錢幣下

上海葛士藩子源載

籌議銀錢出納陝省礙難改易疏

林則徐

竊照前准都咨奉 上諭穆彰阿等奏遵旨會議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畫一章程一摺銀錢並重本保制用常程果能隨時酌覈不使輕重相懸藉國便民兩有裨益未可輒稱窒礙不思設法變通著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詳細體察悉心妥議具奏務使法立可以推行不致滋弊毋得任聽屬員巧爲推諉稍存畏難苟安之見儘以一奏塞責欽此又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內閣傳讀學士朱博條奏實錢濟銀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並抄錄各原奏咨行到陝當經前撫臣轉飭司道暨各府州酌數籌議 臣到任後復經詳飭細加體察設法變通不許畏難推諉去後茲據司道彙聚屬稟會議具詳前來 臣思銀錢相輔而行利散於民而權操自上果能廣用錢之路自足持銀價之平惟變通本以濟時而制宜首須因地查部議章程四條本以陝西列入陸路六省之內固已知其非比東南各省一葦可抗而仍議令查明有無內河水路原冀一處能通舟楫卽於一處先令試行無如陝省七府五直隸州所屬九十一廳州縣之內堵處於南北兩山者計已五十九處重巒疊嶂車轍尙不能通此外三千二處雖屬平原之地亦無內河水路可達省垣是以行旅往來非車卽馱並有馱或亦不能通之處則須雇夫背負脚費愈繁此費若出諸官則恐難虧空之端若取諸民又恐增添累之弊是陸路之難以運錢實係限於地勢似不能勉強而行也且陝省銀錢市價長落無常有時竟與別省迥異如本年七月內 臣甫到西安省城每枚銀一兩可換制錢一千八百餘文迨至九月間每兩僅換錢一千三百文



不等數前兩月額減錢五百餘文之多衆人皆以爲詭異訪詢其故則會稱歲被糧資之時銀價忽然跌落其理亦不可解如果此後銀皆舊價似亦相宜然又忽低忽昂不能豫料且當陝省銀賤之際鄰省銀價仍昂而未聞有市儈販錢來陝買銀以圖獲利者可見陸路運費太大不能取贏若以市儈所不能爲者責令有司爲之其勢自更不易查內閣待讀學士朱燾原奏請將各屬銀錢視省垣時價爲準今以陝省銀之卽有難以作準者如省城現在銀賤而各屬之銀偏貴則領錢而回者不能與該處銀價相敵州縣不甘賠累卽難強以遵行且缺分衡僻不同錢糧多寡亦異有此屬之所解而爲彼屬之所領者領錢之人非卽解錢之人稍有差差遂避爭執似亦非上司所能強制若論常年稅課原可銀錢並收但查陝省額徵商稅以及地產牙當鹽茶應繳各課每年共銀六萬八千五百餘兩內除鹽課項下支給西安將軍養廉銀一千六百兩外其餘皆應報部候撥此正部議所云撥解之款應照舊徵銀不能改議者也以工程言之近年應修各工概因經費短絀未文停止卽開有剩不可緩奏准辦理之工亦係爲數不多週年無幾或因本有息款始准支銷與其改用錢文仍不加意籌備之爲有益也惟陝省留支項下有可以變通用錢之處如文武各官養廉公費並各屬額支夫屬工料及各屬局額支收稅書役口食等款俱可搭放錢文查道光二十三年覆奏陝局減列開備案內卽已議准凡養廉等項每領銀一兩內搭錢一百文抵作銀一錢每年共搭錢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三串三百六十六文共扣回庫銀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三兩三錢六釐按季報部現仍遵行無異是變通用錢之議陝省所辦已在他省之先其未經搭錢者現扣六分平頭計每年扣銀亦在一萬兩以上若再加搭錢文則減平一項轉覺扣不如數且卽使此等款內再令減銀添錢亦不過杯水車薪於大局似仍無濟至兵餉項下未便再搭錢文則前撫臣李星沅先已奏荷 恩俞自毋庸議當此機密制用上座 宵旰憂咨臣但有一得之愚斷不敢苟安之見

惟就陝局情形細加體察實有難以改易者亦有業已變通者歷請仍循舊章庶免轉生詭礙

恭見恭紀丁巳

吳廷

丙辰歲黃河潰決大名之開東長被水成災請賑奉 旨派 臣廷 稽查賑務仲冬蒙 恩升授山東藩司時農部以大錢鑄造不行籌善直責不肯發通行使奏奉 諭旨飭下直督自明城上忙為始兼收三成大錢三成鈔票完納錢糧合省皆仰勢不能行 竊案礙因 諭旨嚴切有知不奉行私收實銀以耗法嚴誦之語嘗臣不敢上陳懼干誹論之罪合省人心皇皇迄無補救善報延擱於丁巳仲春 陛見直督因奉部又疏遞大錢之條陳於現行大錢一或奏明推廣行使三成臨歧諄屬 廷 稽西奏情形 廷 稽至京二十一日進見 上問賑務及河決情形一一據實陳奏二十一日再進見 上問問直隸能否行使大錢對曰直隸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錢一成今若復推廣行使三成小民謹奉公令原屬行使其實市中買賣價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錢一成即案價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錢三成即案價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錢不計 臣不敢一言欺飾竊謂此雖名為行使實不得謂為流通 國家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行現奉 諭旨直隸自今歲上忙為始錢糧四成三成大錢三成鈔票是十成實銀已遞減去六成在百姓似宜歡忻鼓舞急於奉行乃反懷疑觀望隱生顧慮者必有所不便不信也直隸計二百餘萬錢糧若收三成大錢以京錢四串抵銀一兩計收二百餘萬串大錢民間安能驟得如許大錢將來私鑄必由此充斥恐錢之不再勝誅如不收私鑄則可指為阻撓或折收高錢又干枉法姦民得以挾制其上矣倘謂既收大錢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賈自然疏通將大錢由京運直隸謂商賈所關者利耳今以十文制錢買一當十大錢運至直省仍賣十文制錢初無利息空增運費川資謂自多與險必無是理設有與敢定是私鑄而影射官錢其弊何可勝言至各屬所收

大錢運交藩垣其運費又將何出臣駐開州以一州而論應收錢糧及八萬以三版大錢而計合二萬四千兩以四串京錢抵銀一兩合九萬六千串每車運大錢六百串計車一百六十輛至省十一站每車四串一站計一車四十四串共需七千串有零此費取之民則爲浮收出自官必無力贖罪況由藩庫支放又需車數此亦墜礙難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如此上忙錢糧恐難照常輸納臣竊恐乃變輔重地寧靜足以拱衛京師前此所收銀七票三支放則銀票各半藩庫多此二成實銀方足以供周轉卽去歲大賑及今春展賑計用實銀十九萬有零皆賴此二成實銀撥發否則豈能鈔票六錢分給災民乎今年黃河決口未幾直隸水災必重若議驟郵費將何出又 鳳陵差借資民力必先由藩庫整發方不至贖不及事倘無款可撥必將預取於民操切太急恐抗糧抗差翹敝事端必所不免外省情形各有不同在因地制宜酌量辦理督撫大臣受 恩深重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如大錢可以疏通豈肯不盡心籌畫臣非謂大錢必不可行似宜以大錢爲母以制錢爲子必子母相權而子多於母方可漸次通行尤必禁令嚴一不致朝更暮改取信於民 上始而靜聽繼則連聲相應曰據此無論官運商運仍是不行劉曰若能行自然流通不待顯溼情事實是如此臣不敢一言欺飾各處行使大錢城內行使城外卽不能行使如何得謂流通今市中但見大錢不見制錢小民實是不便窮民日用零星之物價值數文卽物價亦必有奇零而上只有當十大錢並無當一制錢豈非不使今百物騰踊實由於此蓋官以一錢爲當十民以當十爲一錢欲救此弊只有添鑄鐵制錢俾鑄大錢以平其勢 國家用鈔票大錢原爲每月搭放兵餉起見惟多搭幾成制錢放散則多一成制錢自能平一成物價今戶工兩部不肯多鑄制錢臣曾訪問其故據云工木太貴須兩文錢鑄一文以是物料工價底本太貴臣在直隸見寶直局所鑄鐵制錢雖無大盈餘不致如是之費 國家錢法惟無餘利則私鑄不禁而自息其利權可操之自

上今市上不見制錢非是無制錢乃是市僧告奇銀一兩換大錢八串換制錢四串 朝廷多方疏通大錢立  
 一法即增一弊皆爲市商所假借以遂其操縱伸縮之計愈欲重大錢而大錢愈輕實由科條太多朝更夕改  
 民無適從之故 國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於民前聞順天府出示不准挑別大錢錢徒因故持破爛大錢買  
 物有不收者即勾通差役以阻撓大錢向其說詐順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不准挑別破爛大錢不用遂有  
 借挑別而不收大錢者民間遂訛傳不行使錢大錢而鐵大錢竟廢而不用此禁令不一之一端也現在市上  
 並不見有當十鐵大錢則民間不用可知乃戶工二部猶日鑄鐵大錢何也 國家設法疏通報捐則收鐵大  
 錢一成今方平糶又全收鐵大錢將來大錢盡歸於官只有搭放兵餉一途兵持鐵大錢無處使用貧民小賣  
 所得鐵大錢亦成棄物是兵民交困矣且御史條陳各持一說固有自擊時艱爲民生起見者魯或因 皇上  
 意在疏通大錢揣摩迎合附和進言議論紛紛然徒足惑人聽聞亦所不免若因之多立章程流弊愈甚即如銀  
 票鈔票本係一例頒行乃無端自分輕重欲廢銀票而專用鈔票又准以銀票而換鈔票無怪銀票日輕也  
 間曰直倉物價已騰貴否對曰收三成大錢之騰貴初張物價實已漸長直省錢糧舊章似未可輕改或於三  
 成銀票內有願交大錢者當聽其便其零星小戶銀不成兩者亦聽交大錢似不宜限定成數致有窒礙今歲  
 上忙錢糧若不早定畫一章程必多觀望臣竊謂三成大錢章程未免操之太急人見 諭旨嚴切懼于阻撓  
 之罪勢既難行必至隔奉陰違諸弊叢生 皇上問及臣臣實不敢一字欺朦 上頷之臣遂擬退出詞至  
 朝房見大農翁協揆問及大錢可否流通謹以所奏對大農亦以爲然先是戶局日持大錢入成制錢一成即  
 因是易爲制錢入成大錢一成權見少農沈公兆霖時管理錢法堂 廷議亦進言如前少農稱快囑 廷擬具摺  
 上陳 廷議以現爲山東官 皇上問及故不敢不直陳究不敢出位具摺陳直隸事少農復親至嵩詳切言之

廷議謂可候新任直督陳公廷襄奏止之。廷後復謁權庭穆公蔭微述奏對之言穆公亦擊節劇胸中鬱氣今爲一暢。廷因問曰公旣以直言爲然當日與農部會議時何不阻止公曰諸即力持此議余力不能察耳。廷後至東省後即以所奏對寄書直省錢方伯忻和方伯亦深稱之謂制軍將蒞任可以奏明挽回後制軍陛見與諸邸會議遂得停止收三成大錢之議而民心始靖足徵時政之弊特患無人上達今 聖主從善納言雖 朝議意在必行之法但能明損其弊無不立節 備從而舉朝每以 詔令已行遂駭爲不能補救何耶己未仲冬月 臣吳 廷 謹 追 憶 謹 紀

#### 平定州專用鐵錢流弊

黃輔辰

查省平定州設立戶部寶泉分局原係移鑄鐵錢運京以濟銅錢之乏繼因錢質過低復令就地行鑄除工本外將每歲餘息解部咸豐七年據分局咨稱每年鑄錢十九萬餘串平定一州難於行銷請各府州縣一律行使鐵錢不分成數當體察輿情擬難更變咨部在案本年添設三邊鑄錢愈增十月間平定紳民呈請漸次停用銅制錢由院批飭在案而分局部員總以阻遏爲辭查省鐵錢難於暢行實因各鎮鑄銀幣尙敷周轉民間行使不願更張咸豐五年奉准部咨行令搭放鐵錢當經王撫憲率屬捐資於省城試鑄鐵錢復經分局陸續解到鐵制錢一萬串由省城試行搭放一成當時民間雖無阻撓而行使究多勉強至省城數十里外商民仍不收用是以分局解到之鐵錢一年有餘始能放完而省城試鑄之鐵錢則始終未能搭放若布爲號令以數十萬鐵錢向各州縣市易必至高擡銀價貶賤錢糧正供此查省鐵錢擬難通行曾經咨部之情形也嗣後平定壽陽五縣等處因鐵錢時價較銅錢甚賤商民致於小利凡以銀易錢者均取鐵而棄銅奸商更將銅錢藏匿凡各商過往有易銅錢者得借此以居奇因是銅錢日少鐵錢日增而銀價日貴矣據分局前者每

版幣錢十九萬餘串之多即使此外無分文私鑄行銷已屬不易况復增鑄鼓鑄有加無已直隸兩省以爲平定錢錢暢行紛紛載運入境鐵錢愈多而愈帶銀錢遂日少而日昂小民逐末所得鐵錢不足償本則百物騰貴貧民無以聊生必然之勢也查從前試行鐵錢原未禁用銅錢現以銀價日昂民間仍請銅錢並有不遵欲借銅錢以減銀價并非棄鐵錢而不用實因專用鐵錢則無從得錢而生計日蹙此文民間呈請銅錢並用之實在情形也查分局所重惟在餘息易銀計每歲解部從前不過三萬餘兩而鑄錢則無有限制將欲行布於通省則征收錢糧必至錢多銅少難於易現擬解近年以來平定銅錢解鑄錢多鑄固分局所自鑄管會錢糧爲數甚鉅幸據京協各餉全額丁糧接濟稍有通滯貽誤應以收萬兩之餘息致廢數百萬之止供利害相懸固屬不值若止平定行使則一州之用銀有限而分局之鑄錢無窮鑄錢者即欲嚴法重刑或強行使其勢有所不能在分局之意以爲不費幣金坐獲餘息豈知利害相因利所在則與爭趨之害將至則衆爭避之爭趨之而利固難久爭避之而害更可虞且平定轄境皆在萬山之中平時稽查巡防已屬不易自設鑄以後匠作夫役并挖鐵運鐵及外來趁利各項人等日聚日多難免匪徒混跡其間久則易聚難散是處由之利甚微而流貽之害甚大此更不可不慮也

銀幣論一

屬敵之

天下之大害曰飢寒天下之大利曰菽粟曰布帛菽粟極圭布帛極分寸權之以鑄幣交易始也銀幣者權錢幣者也利宜與錢分行明中葉國賦額徵銀錢 本朝銀幣遂成乾隆嘉慶間陝西廣郡培喪之釀飲窳友之惠貽匪錢幣意若囂天下之幣乃立出於銀乃以錢權銀今置數者其前銀所欲也錢所欲也菽粟布帛所欲也然菽粟布帛提挈繁頓即以今制錢準之將若重七劬一人所勝至二十鎰而止或數百緡數千緡則非

舟車運般末由致逸奔走天下惟銀幣乎銀幣生錢幣病救粟布帛死貧銀債賦東局鑄錢徒爲使官吏便商賈便盜賊官吏商賈盜賊便吾民吾民不便今夫不便而銀幣而已得銀幣可說也抗治之說向兼采銀賦今永行禁閉市舶之總向資乘銀賦今反慮透漏禁閉鑄錢薄絕透漏多絕流決而又斂銀銷錢去其一杯箸鑲嵌去其一堆箔研泥及雜物塗毀去其一足故銀幣耗農夫織婦畢成勞動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錢不可輸賦更進而權銀近日補中并未日復一日錢并現於商賈不能得銀目不能得錢金之用珍於銀天下不憂金之耗者國家制幣在銀不在金也錢之用浩於銀天下不計錢之耗者錢未停抑供億所運在銀不在錢也醫隨身救粟布帛心腎也錢血脈也銀指爪毛髮也醫議家救粟布帛父母也錢子弟也銀備婢妾也先指爪毛髮備婢妾而後血脈子弟吾兒心腎之壅礙父母之軒蓋而已矣以錢權銀救粟布帛益錢銀益難得天下之人駭駭乎苛棄闕井驚爲商賈必至危至劣者自念屏儒姑隱忍諱臨刑而旬圖圖而氣固囂然其不靖官吏則貪冒橫城府盜賊則搜奪橫江湖運之數十年恐釋末而倚市投杆而刺文者尙良民爲耳易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運則久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處極敝之時而不思變通之術節制之經至令上虧帑藏下毒黔黎有志之士所欲披擊而抵掌也宋熙甯中張方平疏言比年公私交困并苦乏錢農民皆變轉發帑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窮民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方今天下豈不謂之銀荒者與

銀幣論一

屬敬之

救銀幣之耗不在不用銀幣也天之所施地之所生凡濟於用英君商相方將報許計創起宜權之期乃銀幣天下不廢銀幣斷矣譚者顧隨沼糧云古未嘗以銀爲幣魏源氏近之達者也其軍備篇亦云未明以前錢不爲幣此惟述書食貨志稱秦并天下幣爲一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實非飾不爲幣爾太師始鑄金禹湯

鑄歷山莊山之並不必其銀不必其非銀矣判揚黃金三品梁州銀鐵并貢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銀  
不必其幣不必其非幣矣漢武帝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少府多銀錫又造銀錫白金其後官鑄赤爪白金  
納賤民弗實用貞島上諫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王莽卽其銅信圖議忌劉金刀乃罷錯刀  
契刀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其銀貨一兩則朱提入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  
流直千晉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如今通典梁初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奏  
五節買賣一以銀元積湊狀自嶺以南以金銀爲貨幣雖遐僻壤兼之市舶銀未通行固爲幣矣源又曰銀  
錢開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而下篇引周禮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  
其地國而授之巡其禁令謂冶坑開閉禁令之始唐當時獨遺銀邪後魏宣武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  
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兩其色潔白有逾上品詔并罷  
常令采鑄云從無其事何邪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勢采之屢可得數百萬緡帝以幣言  
稅銀之利黷萬紀一時蠲意千古經制乎哉適不變者也法世變者也變法以牟利害卽墮變法以斥利害卽  
詐錢子也菽粟布帛母也母可權子子可權母例錢於銀銀子而錢母錢幣不可權銀幣錢幣銀幣錢幣  
輕菽粟布帛論輕管商把牢盆蕭留典會計不能使務矣而汎材管鑄量斗符詰以大計勢強厲一二時幣  
覆士閉動事勢之宜與否矯枉偏持務仲己說徑行其說其不害天下也後希舉初所聞可以開其口而毒之  
氣也

用銀辨論

姚文枬

古之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器械而已上之取於民亦粟米布帛而已至不得已而後以錢權之



而又未嘗專用錢也降及後世泉貨交易因時遞變而日趨於難至今日之用銀而極矣蓋管論之銀之爲用  
行之一方則可以之通行天下則不可行之一時則可行之以爲久遠之計則不可聽民之自爲交易則猶可  
征收支給上下通行則大不可何言之唐時嶺南買賣一以銀見轉愈元稹奏狀通典亦載粟初交廣之域至  
以金銀爲貨蓋地瀕南海抗治多而海舶利也宋仁宗時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一廢易以銀蓋亦因之此則  
行之一方有餘而無不足者也夏有水患再發懸山之金作幣以救民商有旱災發發莊山之金作幣以救民  
此行之一時有利而無弊者也自元以來銀竟通行濶不可救至明初禁用甚嚴乃未幾而通行如故漸至賦  
稅俸工無一不銀積重之勢極矣當時議者極陳用銀之便行之既久吏民亦尚相安然而征收支給上下通  
用行之天下垂之久遠曩茲以爲大不可者何也夫人心風俗國家之元氣也食貨者天下之元氣而國與民  
之所賴也銀既通行則銀貴而粟賤粟賤而田輕於是天下皆棄本而逐末夫務本則安於儉厚逐末則習爲  
黠詐其勢然也民務本則田野日闢食貨自饒而人皆飽煖民逐末則田多拋荒食貨日絀而人受飢寒又其  
勢然也黠詐之甚流爲姦惡飢寒之極踴於盜賊而銀者輕而易贖又適足以便奸惡之侵欺而使盜賊有所  
勦於是循環相生世變日增而靡所底止天下之元氣日耗一日此其不可者一也古者民有恆產朝廷制之  
故天下之利權皆歸於上後世井田既廢遂不可問然錢之行也猶足以權食貨之輕重至上下通行一皆以  
銀則粟帛賤而民困窮錢滯而國困獨所謂黠詐之民逐末致富起而爲豪商巨賈者稍貨則重利剝民居奇  
則厚質積滯銀錢輕重之權出其操縱官民拱手而聽之夫朝野交困而豪猾擅其利已不可言朝野交困而  
豪猾擅其權尚可言乎此其不可者二也銀之出也非由於海之各廠卽來自番舶然銀廠之設不耕而食者  
約有十萬餘人漢賈禹所謂一歲受銀且七十萬人者昔人指爲根本切實之論銀廠之置何以異此且近廠

之地食貨必貴盜賊必多又煎煉之煙燻萎黃菽豆洗礪之溪水割田苗至若供億一切尤種種雜蓄是實於課者無多而害於民者實甚非計之得者也若專恃希船則棄國中本有之貨而轉仰給於外番常變其不可知漏卮已所難塞抑尤謀國者之所宜深念者矣此其不可者三也銀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平時視爲至寶歲遇干戈水旱而粟帛無可得易銀亦廢物而已故在給用銀無論通賦愈多度支愈絀也卽能府庫充盈亦非至計前明正統間以官倉儲積有餘令所在出積滯變輕廉乃自折銀之後不三二年水旱頻仍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謂復其家然空虛已見而相沿相沿未議改既而郡國大稔倉無見粟民思從亂 國隨以亡豈非百世之鑒歟此其不可者四也夫合此四者言之則是銀之通行授權豪猾日耗元氣於不知且所出之途隘而積之府庫又緩急不足恃然而數百年來征收支絀上下通行用之天下垂之久遠而未嘗廢然返者何也曰用銀則軍民省稅運之勞倉庾免紅朽之患其爲利也顯顯固不可者嘗雖中於本原其爲害也隱顯者其利淺顯者其害深庸人見其顯不見其隱是以數百年來官民受困數倍於前而不知其由於用銀也卽有一二見及者又畏難苟安一誤再誤可勝歎乎夫物極則變變則通用銀至今日可謂極矣前此竟未議改或者變通之舉將留以有待於今日誠能詳考昔人之言務無改法征收支給不用銀使制錢流通食貨飽裕俾天下後世知 盛朝之所爲超出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請派大員查辦疏 光緒六年

張 楷

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此次戶部盤查寶泉局庫當十大錢有無虧短是否未將制錢查查著戶部據實覆奏欽此十一月初四日戶部覆奏奉 旨將回治九年後歷任各該監督大使分別說處等因欽此及見該部原摺所 奏盤查當十大錢尙爲明晰至所 奏宙宇所制錢未能盤查情形則避罪諉過含混模糊尙

多不實不盡之處如原奏云錢質輕小多不叫式夫式由部定豈有本部鑄錢而不如式者既不如式何以懸任監督交代時絕不驗明是非於等止盤查後陸續抽換斷不至此又云字樣模糊重六七分不等查係咸豐七年以前所鑄夫字樣模糊僅可以備數者私錢也豈有煌煌某府預藏私錢之理此中情弊不問可知且字樣既已模糊矣安知非七年之後以私鑄而必斷爲七年以前之官鑄耶其抽換與否部臣何無一言及之至云此次奏借經費二千兩費用過半若全數拿出費用仍多不敷等語則愈不然夫錢質輕小不適於用一見了然不待穿出入六萬餘串而後知也乃約略其詞謂大數不甚懸殊豈果爲經費起見乎抑別有難言者乎在部臣以事隔多年無從深究而不知關係大局非淺鮮也 幣項係該部職守此錢既不可用自當即時舉發究詰其所由來而原奏乃云不值以可飾之詞盤無用之錢徐圖設法變通辦理若爲不甚愛惜也者是未經盤查以前該典守者憚其發覺尙思彌補既經盤查以後竟以無用入 告該典守者直可置身事外矣此風一倡異日銀庫中設有一鎊銅換者亦將謬爲某年以前所收據此例以邀免追究耶各直省庫款設有如此類者亦將不之問耶是葉此項儲錢事猶小而將來榜空 國幣不可究詰貽誤事機慮更大也竊惟今日事勢其所最棘手者莫如餉項而餉項之盈絀自戶部始戶部之核核自庫儲始當此 幣項奇絀積弊至於如是猶復支吾避就何以專責成而警慢藏相應請 旨另派大臣認真嚴查有無抽換情弊再行辦理庶政體益肅流弊可除矣

請將年終應解物料變通辦理疏 光緒九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惟各省額解之物甚大竊有五曰錢曰緡曰紙曰項每年例解不絕一批共入萬四千九百八十五斤四批共一千六百斤大錢緡一批共三十疋小錢緡一批共五十疋銀兩緡一批共三百疋生漆緡四批共

二百五十四走呈文紙一批共四萬張毛羅紙一批共一萬張破紙一批共十萬斤各項物價運脚例皆動支地丁然借關之不敷者數倍例款有限各官攤捐不敷行戶幫貼雖然煩費官民苦之臣於上年六月具疏懇陳晉省苦累情形請覈撥捐項將平好鐵一項議給津貼均蒙 恩旨允准在案至綢緞紙三項前請折價解部題戶部工部內務府酌量仍令照舊造辦並准工部迭次催解破紙前來查以上各宗物料在物產豐盈之時價廉之省尚以帶資無度以致累年均有積欠大祿以後官吏工商無不大困欠解愈多自臣抵省極力經營籌款設局選擇廉幹之員嚴剔弊端盡除冗費甘爲怨府力任其難計自上年正月至末年十一月共籌解平鐵一批好鐵十六批大綢緞二批小綢緞二批農桑絹二批生絲絹入批呈文紙二批毛頭紙三批破紙三批除臣任內兩年所解已足兩年之數外更爲補解破紙十批論者之物力實已竭盡無餘通計從前積欠截至光緒九年除戶部議免光緒三四年五年平好鐵十五批外尚有未解平鐵一批好鐵四十四批大綢緞四批小綢緞四批農桑絹十一批生絲絹三十一批呈文紙六批毛頭紙十三批破紙三批就此次欠數合而計之例價例脚之應納地丁者共需銀十萬六千六百餘兩習價幫脚之應出攤捐者共需銀三十萬七千六百餘兩若必一一補解不惟攤捐已裁對費無從取辦即例應正動地丁之款爲數已逾十萬庫儲未免太傷伏思以上數端但使年額無虧自可不關於用而各物又皆由庫款購辦而來非如官民逋欠錢糧多追一分於帑藏有一分之益今當度支匱乏之秋若耗損重金以求府庫充牣積此繁費不急之需轉輸致此陳陳相因之物似爲非計况攤捐所有自來自府州縣以至佐雜無不有之查欠此攤捐者遠近二十餘年大小五百餘員或已物故或已萎弱或已離省在晉者十不存一凡欠解攤款於例不能盡追即使追呼亦終無濟至於工少而疲行戶之怨更不待言如此時而欲追集此三十萬之攤款竊恐難以劉晏之才商

勢之法必亦有所不能徒令官民愁嘆文牘煩雜亦非所以修吏治而存政體也。是審度時勢綜核益處惟盡分新陳區別緩急查辦。典禮之用硫磺乃軍實所絀無論管省如何竭蹶亦必新陳並辦。擬自光緒十年為始每年辦解本年大小滿綢硫磺各一批並搭解舊欠各一批至紙糊紙三項實既取需致更浩繁。實重則轉運艱難則工費大正款既難貯尤多今方仰沐 聖慈埽除積弊官民交慶喘息稍舒若此三項亦實以新陳並辦舊難現不能追收新難又不便利派如此鉅款籌措何從且懸來部繳款催實舊則移新實新則遺舊以致貽此鉅累。塔塔延水無廟清之日此等辦法原可掩飾一時但事理既有所不可徵臣愚拙之性亦有所不為不得不潑誠呼籲冀請裁免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晉省彫敝之區公私交困准將同治七年分起至光緒八年分止欠解各批平織好鐵農桑絹生素絹呈文紙毛頭紙概予免解俾臣得以專力於額運年清年款斷不至再有所虧即按年認解之辦綢硫磺新陳各一批亦可兼籌無誤庶庶庶既節額運亦清官累既舒民困亦減種種皆有裨益出自 逾格鴻慈

請將晉省例解綢紙張折價解部片 光緒八年

張之洞

晉省常年例解大小滿綢八十疋生素絹一千二百疋毛頭紙一百萬張呈文紙四萬張上項諸色為物甚非而累及官民甚重所役賦載甚多滿綢並不出於潞安邊民但能養蠶不習機杼向在澤州織造或雇匠到潞織辦或寄絲至豫省織辦大綢以後桑植不著機匠寥落如澤州機戶約千有餘家五年前三十餘家今存米山鎮劉氏一家此不惟災餘之衰亦足見地利之遷移餘則外郡解絲供匠舍城織造近年欠絲甚多解匠者十一州縣今有九州縣皆報故絕招募無人通計絲價織工運脚雜費解絹一疋費銀十兩紙戶向以承運官差為行價寄吏所擾而蒲州紙戶流亡失業尤為困苦屢次呈訴求免絲計綱浮子例包五倍綢紙浮子

例價十倍又各項價脚不數錫之通省一縣不齊則全批停運臣到任後多方督催甫於四月內各解一批網解至光緒四年止網紙解至光緒元年止此就解多者言之其餘各府積欠尚在十年以上查各省土貨鹽課產產備蠟水色沈闊繞染無方織爲衣料不惟非江浙四川綉緞之比亦遠不如南陽鄧慶之綉緞備與雲南所產粗等並無足實若生素農桑等絹質地尤爲疏薄略似京師羅底稀紗至毛頭呈文等紙裏粗色縐卽京師市肆通行之皮紙而潔白甚之類考山西地產他無可稱惟煤鐵兩端利於民用其出最蕃而其質最良甲於他方鐵之爲物既爲農器家人日用海疆機局之所必資而平日本爲窮遠竟豫江淮以南商賈轉販之所及所宜尋求推廣招徠工商以爲足國富民之計故平好鐵一端臣此次疏中但懇津貼不請折納以其非他省所產之可敵故也若夫鹽地皆有之物又不精良宜無關於任上作貢之義但使可以備用似不必輸之遠方按網緞紙張皆以江南所產爲勝近年華商輪船暢行江海絲貨紙貨充切律法遂干 聖下由其轉輸輕利故物美而價廉都市之中何求不得卽如毛頭紙一百萬張皇文紙四萬張合計包裹繩索箱篋屨席解役行李共重三四萬斤膏地山路艱難任載有限用大車五十餘輛用驢羸則須三四百頭再加以他項網緞勞民重役抑又可知至省之中驟然煩費而運致此粗重之物此固因時制宜之制道所當斟酌者也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督省積累物微運艱予變通可否將此項網緞紙張折支價例脚解部此外再由督省籌款按照例價脚解部現已行減實銀之數津貼銀一千七百一十圓零一分三釐並督章部飯一併附京餉之便搭解戶工兩部就近採買應用如此一轉移間內府費司不顯需用不煩催迫而督省承辦之民戶攤捐之州縣委解之佐雜微員均免賠累之苦共戴 皇仁實無涯涘伏查諸網一項乾隆中葉以前額解大網一百疋小網三百疋乾隆三十四年減爲今之數旋又復舊嘉慶十一年工部奏准停止至嘉慶十五年始又飭令

續辦遂演定爲今日之數額足一項咸豐一年戶部有籌議備用之疏奏准停其續辦至咸豐六年復善毛頭紙一項乾隆三十九年戶部奏准停辦折價解部至乾隆五十一年始又飭解本色呈文紙一項原額一萬張乾隆三十四年增至今數嘉慶五年戶部奏准停辦嘉慶八年復舊咸豐三年戶部奏准停辦折價解部以節帑項至咸豐六年始又飭解本色又如晉省原有辦解高錫黃蜡之例於乾隆道光年間先後停止此皆先朝舊典屢有變通可見核減有會奉之恩給而折解有可稽之故事 聖人時中所謂化而裁之與民宜之者矣

奏陳整頓滇省銅政事宜疏 光緒九年

雲貴總督岑毓英

竊據藩司所稱滇省承平時額運京銅及各省採辦本省數萬不下數百萬厥務之盛抑此軍興後遂爾廢弛同治十三年奏請試辦無異創始歷年以來加木脚免抽課鑄錢經費體恤調劑不爲不至而每年湊運五十萬鎊復拮据非必洞老山空其故略有三端一則砂丁招集不易從前大廠動輒十數萬人小廠亦不下數萬非獨本省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功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滇黔所謂丁由利使銅由丁出也自經兵燹加以疾疫戶口凋殘僅存十分之一而商賈不能流通田土又多荒蕪凡百生計艱難外省客民遂爾裹足砂丁既少雖有美礦無憑攻採一則爐戶虧折太甚向例錫砂煎出每百斤僅課十斤耗錫四斤一兩餘錫歸官收買乃法久弊生於是錫本則扣減平色留難守候收錫則私製大秤重兌浮收加以看錫改煎種種需索每錫百斤爐戶獲利有僅得錫四五兩者不敷開銷勢必填在挪新日久積成巨欠而本省市價每百斤值銀十餘兩鄰省二十餘兩小民趨利罔知犯法良善歇業狡黠走私而廢務日形棘手矣一則民間資本不厚向來辦廠見功遲速不能預期而分尖洩如置備器具修橋開路以及油柴柴炭需費甚鉅從前頗外省富商

挾糞來澳開採百物流通民間生計藉以裕饒至於本省戶鮮殷實不過零星湊集期充夥辦軍與後常年衣食多不給更無餘資以謀厥利各廠爐戶既無資本以開新山又不忍舍舊時磚礮但陶甃洗燥磚領官項圖溫目前而承辦之員大都見小欲速不謀久遠長此不過敷衍額運恐竟無期一則地方官辦理弊多從前定章本有駐廠委員原以地方官事務煩多不能親駐廠中勢必假手親募丁胥官商情隔徒礙弊竇自前署藩司倉景倫請改歸地方官辦理東川永北等處爐戶虧折拖欠日深不獨民間視為畏途不肯與官交涉即其餘有廠各屬地方官亦皆畏累部顧率以嗣老山空一稟摺塞此時若不改併更張勢必江河日下以後益無從整頓該司擬任以來凡遇官紳商賈稍知廠務卽向其諮詢利弊各令條陳並派員弁徧歷東昭永北各廠就詢熟悉廠務老民既得悉受病之源因考求補救之法咸謂鑄非了不出了非利不獲現在蜀嶽人多漢嶽人少宜先開辦附近川邊之東昭永北武定各廠以次及於曲靖楚雄順甯開化臨安庶便招徠惟人情轉徙無常必使其謀生有資然後視為樂土相率而至是宜復遠運道俾商賈流通口岸日開謀生路廣遠近窮民移家就室生聚滋多不但目前廠務有益而各屬田土亦可驟次開墾此實事理相同有必然者至於裁革使費以絕弊端預借底本以示體恤寬于年限以資調劑別開新廠以圖久遠官商並辦以期合作得以順協人情鼓舞興作一年之間必有起色三年之後法著成效該司非確有把握萬不敢遽議更張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覆查滇省鑄務開辦已將十稔迭經督同各任藩司竭辦幾於饑食俱廢法經屢變而效尚難期推原其故求循法之人易求核實籌畫善於行法之人難茲該司視力既堅體察亦均真切所議各條經臣等逐加商度意見皆同立論已具端倪辦理當收實效自未便稍拘更張之見致悞整頓之方謹將詳到章程五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並請 旨飭部核議立案以便遵行其餘一切事宜容飭司隨時體察情形再行酌議



辦理

請變通鼓鑄疏 光緒十一年

兩廣總督張之洞

黔省督辦局設籌事宜向保在于貴陽大定兩府設局興辦軍興後因工本無出停鑄略已二十餘年其京鉛一項陸續運存四川永渡兩局積至二千餘萬斤雖奏明變價濟餉而銷路阻滯計先後委員運銷不過百餘萬斤迄今未經售竣現并除去撥濟之鉛斤所餘尙多臣嗣以需費愈繁軍事甚棘協餉不至羅網俱窮艱窘情形至斯而極當萬無可籌之中爲瑣屑體宜之計舍銷鉛則無生財良策第賣鉛必須與鑄錢相輔而行而鑄錢又非寬籌工本不可當茲庫儲加洗之時萬難有此鉅款因查前雲南撫臣林鴻年前因滇省銅廠久廢奏請在於東川府屬招商鑄本開辦鑄銀欵奉 諭旨允准在案黔省與滇省同一艱難採銅既可招商鑄錢自可興辦湖自雍正年間滇省運錢赴漢口交易曾經辦有成案茲值黔餉支絀似亦可仿照變通辦理且設官局之貴陽大定兩府賊氛未靖道途多阻亦非商民所樂趨臣與軍需局司道悉心籌議查得仁懷廳界連川省商賈輻輳舟楫可通買銅運銷較爲便捷當將鑄錢章程賣鉛價值妥議條款委員前赴該廳相度地勢設立鼓鑄局出示曉諭招集殷富商民由永渡兩局領買官鉛赴局興辦凡建造鑄房雇覓工匠及製造一切器具之資皆歸商民墊本措辦官鑄錢一釐完納釐金錢一百文其鑄質之輕重乃銷路之通塞所關即成本之盈虧所係該商因地制宜酌量配鑄亦不限以制錢成法該商所領官鉛并鑄出錢均准其運往川省等處爲銷售鉛斤仍照舊章按例繳納銀水陸運資概不另作開銷所有應繳錢鑄價責成委員隨時稽查備收彙總報省以濟軍餉不得任其拖延現在各商鑄架均照進行布置已有端倪不日即可開辦仰懇 天恩俯准與辦俾商本以鑄錢即用鑄錢以銷鉛非惟成法不致久廢於茲軍需亦均不無補助 臣并咨雲南四

川湖南湖北各督撫臣查明通飭各屬遇有商民買運鈔鈔及領辦錢文過境一體驗明放行免其完納釐稅勿得留難阻滯外臣爲籌餉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請開爐鑄錢疏 光緒十一年

閩浙總督楊昌濬

竊查閩省市廩制錢缺乏各錢舖盡出錢帖零星以小錢雜雜行用屢迭赴江浙購錢接濟俾因多虧折而且杯水車薪隨散隨盡上年海防吃緊錢帖更難取信致紛擾曾經奏明提勸公款暫借各錢舖以銀折支始獲穩定是閩省錢法關係甚鉅不能不急籌數鑄也查錢文輕重本無一定大約錢重則私錢必多錢少則盜鑄更熾補偏救弊貴乎因時損益伏考 大清會典順治年間初鑄每文一錢副加鑄一錢二分至一錢四分康熙年間改鑄一錢副又鑄一錢四分雍正年間改鑄一錢二分乾隆以後皆以一錢二分爲則迄今制錢日見其少由於舊錢銅質較重私毀盜鑄逐漸消磨欲除其弊莫若輕質使毀之無利可圖不禁自止否則法律雖嚴仍難禁絕是議辦錢鑄不能不酌改錢鑄也省垣原設寶福局本歸藩司糧道會同管理需用銅鉛委員分赴漢黔辦運遵照部頒錢模按卯開鑄工本尙須籌貼自咸豐年間改鑄錢鈔錢之後停辦已二十餘年匠工流散爐壚傾圮所剩屋宇改鑄軍裝款項舊制雖難復是鼓鑄之地又不能不變通另籌也同治四年間前督臣左宗棠在閩奏請製造輪船聲明輪機來後若可鑄錢因製造之初鑄辦船工一時不能兼顧現在錢價日昂百物因之俱貴竊思船政廠屋有餘添爐滿匠無須另行建築船料出洋採購順途附運銅鉛亦較便捷在廠員紳本以考工爲事併購求算學化學兼司監鑄測算尤精廠員之上設有提調就近督率稽查自無流弊通盤籌畫較之城內專設一局辦理尤稱簡易經費亦可節省至擬鑄錢文必須先計工本官辦無虧私毀無利方能垂久遠據船政後學堂監督刑部主事鍾大燠確切核核以紅銅白鉛各重一百斤入爐

一五火耗應除三十斤可鑄成錢一百七十斤以枚計之得三十二千文東洋紅銅每百斤連運費共合錢一十八千二百六十文白鉛每百動運運費共合錢七千三百四十文工炭每千需錢一百文共應錢六千四百文與鑄出新錢數目相準試鑄之錢每文重入分五釐民間堪以行用似此變通管理係爲嚴杜私廢利益民用起見據福建布政使沈保靖會同兼署按察使督糧道劉瑞麒善後局司道詳請奏明請旨如蒙恩准卽在辦防經費內撥銀三三萬兩作爲成本在船廠設爐募匠照此數鑄按月將出錢新錢照價發賣換回銀兩再購銅鉛轆轤周轉毋使間斷毋使虧耗其應行酌貼餉紳丁役薪資及製辦模範自定局費二百兩另於外銷款內籌支以免侵用成本等情前來臣等竊維歷代錢文法以滿之五銖唐之開元爲最善昔賈誼有言錢重則利深盜鑄起重刑不足以禁之前明釀輪謂國家鑄錢以濟銀之不及就使鼓鑄之費與銀相當而多備一萬金之錢卽多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是藏富之術也近來各國通商金銀流出外洋每歲以千萬計各直省利源漸竭惟有推行錢法尚可補民用之不足閩省民貧土瘠地不產銅一紙相沿歷年已久去歲屬江失事各錢鋪支取爲難紳民始知鼓鑄之益若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民之政莫大乎是據呈錢模輪廓頗似開元雖分徑差小而體質殊厚經日訪諸紳耆均稱尙可適用惟事關更改舊制錢法處分甚重臣等未敢擅便合無仰懇天恩俯念閩省制錢缺乏民用維艱准予籌款變通鼓鑄以杜流弊而濬利源地方幸甚再現錢輕重既與舊制略殊銷耗三項價目亦與例價稍有未符惟利本鑄錢並無賄賂之處應許免其核計合併聲明除咨部外謹會同署理船政大臣黎蔭森恭摺具奏

閩省試鑄制錢改由機器局籌辦疏 光緒十二年

楊昌濬

鑄照兩省前因制錢缺乏原設寶福局停鑄已久屢難復設議請在船廠設爐鼓鑄借資輪機以省人工酌改

錄兩以杜私燬等情當經前福建布政使臣沈保靖會詳具 奏詞奉部覆准在辦防經費內籌銀三三萬兩作爲成本其購辦銅鉛各價及運脚錢文核例無浮亦准照辦惟每文鑄重八分五釐分兩通經行令查照咸豐二年京局鑄錢分兩辦理又銅鉛折耗工炭局費與例未符鑄出新錢如何搭放搭皮妥爲籌辦等因轉行憲照在案現在船廠工程緊急廠員不及兼顧並無餘屋可騰原設寶局改儲軍裝不得不另行擇地委員辦理查省城機器局向有空屋隨地堪以修建該局委員候補知府張寬辦事認真兼熟考工當經札飭福州府張國正會同妥籌試鑄並於辦防經費內先行籌提銀二萬兩飭發承領據報將局內空屋修葺完竣並添建房屋設爐五號每號五爐石匠製模購買銅鉛添派委員監工巡督於本年六月初四日開爐試鑄惟前准部議每文鑄重一錢以杜盜鑄而盜鑄之徒意在牟利現鑄入分五釐僅敷工本非特私鑄無利即仿照鑄造亦無利可圖若鑄重一錢則工本虧折必多且恐錢重利深旋鑄旋燬不數年而仍前缺乏應請仍照原鑄重入分五釐以期經久至銅鉛火耗定例每百斤准銷折耗九斤內配演銅五十四斤白鉛四十六斤合銅鉛百斤按一五折耗雖較例耗有多惟係銅鉛每五十斤勻配較之例配斤數銅少鉛多且東洋銅質不及滇銅折耗加增實毫無浮冒工炭一項即係工料定例每發淨鑄鉛一百五十兩准銷工料銀三兩一錢二分七釐今鑄錢一百七十兩需工炭錢六千四百文銅鉛酌數有則工炭自宜增益潔來匠工炭價昂於昔年以錢合銀多亦有限局用一節前舊月定銀二百兩保擬船廠兼辦而言在廠員紳提調就近督率稽查毋復另籌薪水現在船廠不能兼顧改就機器局啓鑄所有創設爐座製辦模範以及監工委員丁役薪費一切較前又復不同仍月定經費銀二百兩委難再減且在外銷款內籌支不動成本工款應請准予照支至新鑄錢文向例以錢一千作銀一兩搭放兵餉等項其時銀價每兩不值一千是以人皆樂從迨嘉慶二十三年銀價增昂每

兩換錢一千三百餘文即經奏請停搭現在銀價更昂於昔著照向例搭放兵情急未必願從稅課等項收款向係收解銀兩間有零星搭繳錢文因閩省山高巖險運載維艱由各外局易銀解省現查各府缺錢與省相等若令收錢起解此盈彼絀似亦非宜此項鑄錢文原因銀價日增各錢鋪缺少制錢以爲救敵扶偏之計應請仍照原議將鑄出新錢發歸承領按照時價繳換銀兩收回成木一俟銀價低平新錢充足再行籌議搭收搭放章程以臻妥善除將新鑄錢樣另送併飭地方官訪私鑄私燬棍徒從重治罪一面嚴禁行使私錢以重國法據福建布政使張夢元會同善後局督糧道詳請奏者前來臣維歷代錢法以五銖開通爲最善都議咸豐三年奏定之例適與相埒洵不刊之良法也然定例固當遵守而時宜尤貴變通是以元嘉四錄民稱其便天聰祥符重俱一錢以外而鹽榷兩所得祥符官錢有輕至九分者 國朝康熙年間開鑄制錢至重一錢四分亦兼鑄八分九分以濟行用當時謂之小制迨乾隆四年重錢日小而小制遂尙存前湖北撫臣晏斯盛開源節流疏內亦欲再從輕減使銷者無利自止現鑄入分五毫臣再四等而先令照樣試鑄一俟鑄有成效再行擴充辦理至工耗局費籌款以及一切收放情形仍由臣督同司道隨時考察分別運籌總期民用無滯宮帑無虧於錢法稍有裨益以仰副 聖主興利除弊至意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五十四目錄

禮政一

辭侯論疏

辭恩虎記

復會相國書

復翁中丞書

軍記一則

豐儀禮輝宮後

禮理說

經義雜說一則

燕履攷序

四禮雜疑自序

侯仁

對郡

劉春

會國誌

會國誌

會國誌

會國誌

會國誌

會國誌

會國誌



禮政一 禮論

請崇儉疏

倭仁

本年二月內務府行知各衙門恭查 大婚禮節敬謹預備等因伏思宮廷係四表觀瞻節儉始於躬行斯風化及於海內上行下效理固然也昔漢文帝身衣弋絺罷露臺以惜中人之產用致兆民富庶天下乂安明帝馬后服大練之衣史冊傳爲美談此古事之可徵者也我 朝崇尚質樸 列聖相承無不以儉勤爲訓伏讀 世宗憲皇帝聖訓朕素行不喜華麗一切器具皆以適用爲貴此朕捐節愛惜之心數十年如一日者人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 宣宗成皇帝御製慎德堂詔亦諄諄以作講益有害益示戒 聖訓昭垂尤足爲法萬世近聞內務府每年費用逐漸加增去歲借勸部庫百餘萬兩 國家經費有常 宮廷之用多則軍國之用少況內府金錢皆闕閭胥血任取求之便雖事增華而小民徵比編敝之苦上不得而見也者嗟愁嘆之聲 上不得而聞也念及此而痼疾在抱必有惻然難安者矣方今庫藏支絀雲貴陝甘劉氣猶熾直隸山東河南江浙等省髮捻雖平民氣未復入旗兵餉折減衣食不充兼之他疾偏處尤須預備財用以備不虞此焦心勞思之時非豐亨豫大之旨也 大興典禮繁重應備之處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圖中飽必有以銷毀體面之說進者所宜深察而嚴斥之也夫制節謹度遵 祖訓所以檢身心崇儉去奢惜民財所以培 國脈應諸 防下總管內務府於所有應備之物力爲撙節可省則省可裁則裁總以時事艱虞爲念無以粉飾靡麗爲工則 聖德昭而天下實受其福矣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聚，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于禮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厚宗服食之敬，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諭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閱其外，有道德仁義之端，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縮衽，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於邪。故成康之治，稱爲至盛，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積久以成風俗，豈一朝一夕之故與？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寢微。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國干戈之際，猶必誦說先王陳典禮，以決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斯卑俯仰之容，威微其度。君子猶以躬行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凝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微意蔚肆，尚警動於不自覺，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詳也。漢承秦燔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煨燼，存什一於千百。微言幾於絕矣。歸有廟治之主，愾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無以備制作之德。卽其刪製前聞，緣飾經術，亦駢陳而義失，未合而末離。唐末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觀矣。由是政治隆替，特隨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無與維持於不敝者。治術所以趨於苟簡，民俗所以歸於澆薄，曾不百年，威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歟。昔之君子，蓋有憂之，而納諸舊文，列爲經，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綱維萬事。後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達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矣。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竭拱而致也。卽或聖伏神徂，曠絕千祀，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毀，固將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好禮書，遺詩多艱，蓋難蔽位，馳驅缺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歸休，竊覽諸遺，過千古，纒契于懷，於是始作釋禮

之堂取周官儀禮傳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禮書綱目秦蕙田氏之五禮通考陳諸凡案朝夕軸  
緯而詠歌之上窺往聖制作之原下較百代修廢之迹莫旨宏綱曠然心會以爲善讀者挾其精微綜其條貫  
則以進退百王權衡萬變而莫落乎鑒則後世事變紛紜文質異尚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綱之昭垂莫易  
曠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德爲學嗜古欲崇德而廢業必於此會其發新學小生詳其品節服而習之優  
游矩矱之途淪爽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之樂此而不厭也舍此欲奚適乎當春融和萬景畢會天  
穹然其上地隴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植蕃毓其文粲然其序秩然於以仰思聖王肇修人紀經世宰物之  
意先民有作庶幾且魯遇之至若較屬鄭之異同探名物之繁賾增奇綴瑣以資證附則近世小僑有好之者  
非予志之所存也

復會相國書

劉春

鑿補苦旱吏事廢廢該賢者勞心焦慮之時雨中乃患水潦楚鄂江皖所在皆同陰陽乖爭各相偏勝世局殊  
可念也弟自還山後困居無事頓復出門日取先聖昔賢之書端坐而誦之夢寐與俱膏肓相接意趣所至動  
與古會自疑身在兩漢周秦以前非今世也古之去今遠矣人之爲類繁矣或並處此字促膝談笑而曠涉遠  
隔抵死不相關知或世網代殊懸隔千載而神明往來如共几席故莫遠於並世之士莫近於遠古以上之人  
爲其精神志趣之載簡編者曠千世而相感也隱書自周官儀禮諸記下逮儒先所述並得相讀一過近世江  
慎修氏篤志研討白首一經可謂勤矣綱目一編具見條理惟守康成頗疑緯書之謬其於禮之大者往往  
昧所由來秦樹遷氏網羅舊章別爲五禮歷代掌故燦然明備可謂博矣然亦特類書之較有倫序者其所錄  
以折衷頗泥古禮之迹而莫適其意但取器數之術而不揣其情不可謂非蔽也蓋先王禮制之大備不盡傳

於後世其僅存者又願爲傳記載亂迭失本旨學者非能究觀義理之原精思而默識之固無由達其意儀法  
度數之等跡頗備具然非德積於躬誠溢於外亦莫能稱其情故不特知其義者之難而識其文以行之者之  
尤難也執先王之禮不審其時度其德而強後世以必行不可也取後代沿襲之似塗飾膠附以謂能合古人  
之轍不可也蓋凡一代之興必有其禮禮之興替視其德厚者禮從而隆德薄者禮從而污上者神台  
焉次者文具焉其下則苟而已故善法先王之禮惟其德之肯而不必其跡之同也後世倘有王者得禮經之  
精意化裁變通以成一代之制而摺厲家之威苟協於中何必古人如非其人雖在文武成康之子孫循規襲  
矩從容以適進退之節亦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況於漢唐以後之紛紛乎然且膠執成憲懸一軌以較轍軌  
之離合期不失於尺寸何其陋也區區之愚竊思取禮制大端若祭祀朝聘燕饗冠昏射喪紀之屬據經授傳  
蒼蒼羣言而願抉發其精意爲禮經發微一書以著聖人所以禮性達情經世宰物之大經大法巨萬世而不  
可易者至若周之叔季及漢唐以來傳竊苟簡絳飾塗附疏漏雜揉之制與夫秦漢間傳記雜述及後儒論議  
失旨繁碎支離乖戾悠謬之說所以惑壞人心蕩快風教之故亦皆糴析條辨爲或問以附之期以羽翼聖經  
扶植人紀延歷緒以詔諸無窮後聖有作庶幾取而法之於以建中立極挽末俗而還之隆古意在茲乎蓋天  
地之運無時或息則所謂天秋天斂正彝倫以協中和之極者不容抵絕於人心雖時有晦明道或從而升降  
要必有聖者起承其後雖前哲之隆規復三代之盛治此天運循環之自然數往知來剝極而復其理未有或  
爽者也弟今年五十有四顧毛凋落餘髮者蒼大半白老矣然心感志強殆逾壯原方思追古人千載之上而  
躬駕以從之若吾生固未可涯吾志終於必酬者衡者見謂許當逾趨心知其謬言然頗自喜且意其誠然  
以謂天尚歛使斯人有知固當錫之大年以覺後世之昏昏者其不忍遽奪之也至於又享之事常自病弱於

才度終不遠古人如司馬氏韓氏皆所謂天授非但人力之爲次則歐陽氏曾氏王氏固亦能者然歐文之盛者不能過二十篇曾與王不能過十篇皆有轍跡可尋未嘗絕人攀躡之路努力爲之殆不難到去歲試作五七篇謂願賢於曠昔及取三子之盛者較焉猶似遠遜之者非學識論議之不逮其機趣氣運之得於自然者未可驟而幾也彼積其功與力之勤勳於其天而謂力過與之會莫知其然而自至者也然且不能皆然則功與力其所自致而天不可以常遇也嘗自度欲與之並非更十年一十年殆未可期願生平志願又有大於此者馮十年二年之心與力僅以文人自名尤私心所弗屑以是屏去不復爲今一年矣然時用往來於心公憂我者謂當決然棄之邪抑且羈縻勿絕兩利而俱存之邪惑之至者不兩能播種多者抑無求而不獲公將何以教之兒子鴻業實地拙魯困又委以家事遂廢學次者以後季弟貧亦中人文義淺者粗能省悟而已遠近來問學者數輩類非傑特之才近日湖湘間人材稍替有高資者又好爲闊大自肆之談論說西京而薄視唐宋以下文章經學大抵皆然亦風會之一變也兩屏致篤好古儼然塵壘之外南中殆罕比倫惜其憾然老矣困約秋涼來訪並相攜爲衡疑之游不卜能否必踐雲仙成縣志後又任通志之役敝精力於考訂而身心少所資裨屋月滔滔殊可念也其他朋游中少相益者年歲漸增雅不喜與浮華少年相接人亦不樂近之孤陋岑寂願以寡聞自弔此其醜耳先人之葬越十年形家多不謂吉且疑其水權不可以久託乃復躬自營度已別卜地於六月改厝矣久思乞銘閣下慮事冗或不暇爲遲遲至今然終不敢以屬他人以夙無相知之雅徒飾浮詞以誣先德非心所安也謹具行述大略徵求賜之銘章以光泉壤世世子孫感幸無似撰成時並乞鈔墨書寄已下期臘月修墓文到便上石也

復劉中丞書

曾國藩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經禮堂祀敬承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物深窺秘看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迷甚盛甚欽企何窮國藩亦嘗祖涉禮經之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廟而郊祀禩獻之節宗廟時事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脩補而疎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儲侯大祭森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威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憲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難可詳考又筭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爲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風儀默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樂於不顧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麻算之學有闕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窮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缺無幾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管蒙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于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闕雖闕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芣采芣詒時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識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職局自冠禮後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墀曰房內戶東曰堦明世固無此宮室也然稍節儀禮之

法則堂屋後廊必有懸階而難行者。講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法亦不輕徇俗好乘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  
率然有當於人心國落於昏喪祭三禮亦願思損益深本書儀紫陽朱禮纂訂一編以展宗族鄉黨行省之本  
守官少暇不克斟酌時俗之中卒未能徒客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躬爲禮經發微  
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種撰著鴻篇使品官庶士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  
殺之情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整而與之並而願有大子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  
兩利而俱成就鄙人而下取舍國權轉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  
事與禮樂不可不台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國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  
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孫豹所謂立德  
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即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言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勸一世  
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同符朱子作讀  
廣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關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  
無命雖大聖學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命居其七秉質之濟薄厚薄亦命也前世好  
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  
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者  
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又法  
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濂則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  
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期取上哲有然恐未

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相廢井，兀憂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嗣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適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其游術疑之說，果臧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調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家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幾類粗遺，惟自光日蒙于花錦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尚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九旱去秋未種，菽麥今歲夏收，失望極矣。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兩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闈下一船襟抱也。

筆記一則

曾國藩

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全體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苟鄉張敖就，就以禮爲粉，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弼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太原秦惠田氏駢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鐘入爲範，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圖入爲體，國經野門於蒼霄之義，例則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爲失也。

書儀禮釋官後

曾國藩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屬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 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粗爲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

注得是宰夫者之非司宮門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之失左右正即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馮僕詩之  
馮僕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嘆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矣至於曲禮  
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  
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一篇所言向人管人覓祝而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  
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史周之諸侯邊  
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於君既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右家人  
骨肉情則綽綽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皆禮之  
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備考核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共戾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迭相駁  
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福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彥敏休習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  
縣金氏榜凌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慚前修先生世居歙溪與黟隔地相比時相接宜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  
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壘又能新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著羣經言表於至嘗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  
固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綿延無替亦足使篇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禮理說

俞樾

禮出於理乎理出於禮乎曰禮雖先王末之有可以義起也是禮固出於理也然而聖人治天下則以禮而不  
以理以禮不以理無弊之道也且如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是者何也禮所不得爭也禮所不得爭故以無獄  
絕之也使不以禮而以理則固有是非曲直在矣君臣父子而論是非曲直大亂之道也是故聖人治天下以  
禮不得已而以理何也天下之人而皆從吾禮則固善矣不幸而有不合乎禮且大悖乎禮者不得不以理曉



之此古治獄之官所以名之曰理也禮者治之於未訟之先理者治之於既訟之後也然而遇君臣父子之職則仍不言理而有禮會禮而官理是使天下多訟也且禮者天下無一人不可以遵行而理則能明之者幾矣孔子曰麻冕雖也今也純儉魯從萊此在聖人隨可耳使齊天下之人而使之辨酌乎理以定是非則魯有魯而有失矣幸而從純之儉可也不幸而從齊下之舉將奈何固不如一概繩之以禮為無弊也夫天理之說已見於樂記非宋震靜尊之然聖人治天下以禮不以理理也者不得已而用之於治獄會禮官理是治獄也治天下非治獄也以治獄者治天下而人倫之變壞矣今夫婦人從一而終屬委其文于易理固如此也及其制禮也則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是又許之再嫁矣然後知聖人之于人繩之以禮不繩之以理也故中材以下皆可勉而及也後之君子以理繩人則天下無全人矣嗚呼是司空城旦書也

經義雜說二則

俞樾

禮之不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吾觀曲禮一篇無非戒人之不近人情耳並坐不橫肘共飯不擇手毋踐履毋踰席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搖對上堂變必揚君子欠申侍坐者請出矣如此之類其於人情委曲周到學者能留意於此馴而至於動用周旋中禮不難矣若其繁文曲節古今不能通行者皆禮之末也非其至者也

儀禮十七篇而居一為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之世所以士兼文武也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焉蓋聖人以強矢威天下故欲人人習之而以禮樂為之飾氏可絕由之不可使知之此類是也若夫樛夫笑危冠之飾與衰既短後之服此則後人高論而非先王之教矣明初取士之制中式者復以五事獻之而首以騎射於後此制然而專以帖括取士於遂就人才之道或猶未盡乎

四禮攷疑自序

顧啟馨

禮之端起於微渺而冠昏喪祭所以筦人事之始終不由其道則百度無承而放僻邪侈隨之風俗人心日益以不古昔方君子春嘗廣與廣譽言之是時廣譽適究心大清通禮旁及徐氏秦氏禮書遂諸任此事不辭積年餘之力成家行四禮一書其體皆先儀節各擬撰說而以附論於後道光戊子三月開事也丙午夏奉臨禮禮因出是編參覽所見已不盡各時有更正蓋禮也者先王疏有因革而錫其成者周公孔子經世理物深微曲至惟漢儒猶有遺意而禮時為大一執古義以概近今其施禮事也容多裕闕而難通故嘗謂禮成爲禮學大宗溫公朱子則久絕復續之別子書儀家禮功不在高將注經下變通者法守之善則也居恆默持此意又一折衷於通禮之書以明當今之所尚凡得若干條自斷學殖無幾未敢出以問世在年冬右目失明朝禮遂不見天日乃去儀節填說附論所存而更增益之詮次爲四禮攷疑又嗚呼子春不可作矣用正之四方知禮君子幸有以發其心之隱焉若夫勸推交還益擴所未備請以續諸異日

燕饗攷序

張文虎

自鄉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備紛然辨雜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燕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鄉也惟聘禮賈退負右房而立異說以爲正客館案上又有司人諫注云賓入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賈辭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鄉射於大夫室台賈蓋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半饋食禮有司徹一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鄉事論禮於食大夫禮宰夫筮出自東房鄉注天子饋俱有左右房此非明刻大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妻禮于室正極于兩禮開注云象向戶牖也戶牖開得與禮開相向其室必正中似鄉君亦以士廟爲有左右房公食大夫禮注

偶失檢耳案特性饋食禮豆蓬錫在東房住云東房房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土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說以東房西室專廟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使饋於下而退杜注下東西廟東西廟爲左右房之制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則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爲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爲顛致之於經而不合當別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耳續胡竹村鼻部甚深經術尤富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非意造續斯千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君注禮時概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箋爲正文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尚書大傳而知自昭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燕寢攸一室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凡後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廢都爲歛懼凌次仲教授入室弟子教授室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都又以賈君淺略撰儀禮正義猶未脫稱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之意於此可見一頃矣歲己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攸錯亂鄭示原稿歸爲校訂錄錫之通守爲編入指海甲辰冬復寓書屬序文虎學黠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校錄揭君密書大指于簡端云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一目錄

禮政一 大典上

懸朝郊祀分合攷

豐議大禮疏

謹獻 升祔大禮議附片

續陳會奏未盡之意疏

遵 旨覆議 升祔典禮疏

以一死泣請 懇旨豫定大統之時疏

關明 聖意疏

遵 旨妥議疏 附片

遵 旨謹陳管見疏 附片

總文冊

曾國藩

嚴佩齡

鍾佩賢

李鴻章

吳可成

翁同龢

徐 桐

潘祖蔭

寶 廷

張之洞



禮政二 大義上

歷朝郊祀分合攷

姚文枬

案歷朝郊祀分合稽之各史惟前漢未明三吏紀志具有本末其餘多須旁搜參證而得之今分代詳考如右至其是非得失前人之議論詳矣不贅

秦并天下而三代之禮亡故南北郊至漢成帝時用匡衡之議而始建其前雖有甘泉汾陰之祠而創制之初不由稽古故論郊祀者必以是爲始焉案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正月始郊祀長安南郊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此分祭之明證也郊祀志載王莽奏定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此合祭始於王莽之明證也本末具詳班史茲其大要云續漢祭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采元始故事爲園壇入離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則合祭無疑也又中元元年初營北郊本紀作二年創立北郊此以初營時故建元年一至之祭不廢可知也禮儀志稱正月上丁祠南郊禮學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而不言一至之祭豈以非親祀而不志耶本紀自建安元年外未嘗書郊祀志亦無之豈東漢諸帝皆未嘗親行郊祀耶抑常事不書而建安以因襲得書耶屬臨臨亦深以爲疑要之東漢承王莽之制而合祭與分祭並用則可無疑也

陳氏三國志不立書志三家祀典不可得詳惟於蜀志先主傳載章武二年詔營南北郊於魏志明帝紀載景初元年詔定郊祀祀典如是而已於祭之分合遂不可考未嘗禮志稱一漢郊禮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據



以地配者中夏天地位其上一謂乃鄭氏引司馬彪郊祀志之文執巧爲牽合有類舞文蓋不足信況執書禮志云其後冬至祭上帝於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牲幣之屬與二郊同若景明改制史志豈得但據初制而言乎是伊水圜丘亦斷非合祭之明證也至高齊宇文周據隋書禮儀志亦均有分無合隨開皇議定祀典天地分祭史志尤明無待考矣

唐時郊制一定於武德再定於開元皆有分無合武德定令之後至則天冊萬歲元年親幸南郊始合祭天地新舊唐書志皆特筆書之則其初恪遵定令並未合祭可知也其後長安一年不祀亦書親幸南郊不知合祭與否惟考音樂志有則天大享昊天樂章既但以昊天標題而詞中言穹蒼極言乾儀言上帝而未嘗及地其非合祭之樂可知則疑武后合祭天地亦惟天冊萬歲一次而已至景龍二年樂志亦有視天樂章太極元年即舊唐書之景龍三年賈會之妻不行是中宗睿宗亦未合祭可知也開元新禮之後至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禮樂志稱終唐之世莫能改按開元二十年是年樂志至天寶元年中間九年考諸志未嘗行郊祭之禮然則開元定禮以後有合祭而無分祭也夫武德定令以後雖有武后之合祭而卒未嘗改開元新禮乃未嘗行而及於外府之亦可異矣

宋初合祭天地元豐詔罷合祭繼六年一祭而元祐七年仍合祭至紹聖詔罷合祭繼元符元年一祭而建中靖國元年又稱權合祭是年仍詔罷合祭自是祭天者入祭地者因而紹興十三年復合祭遂終宋世合祭此有宋郊祀分合之大略載在本史紀志者也據禮志有圜丘方丘零祀祈禱明堂感生帝神州凡七祭是分祭之禮仍在但非天子親行故當時諸禮祭臣獻典皆不及此茲亦弗詳列焉

遼合祭天地於木葉山未立郊額金自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



史載在明亦無特考元自憲宗之二年合祭昊天上帝成宗大德六年始合祭於南郊九年始從羣臣之議專祀昊天而祭配志載文宗時壇位昊天上帝位中少北皇地祇次東少部皆南向則仍合矣據春明夢餘錄知合祭之復行始於泰定中而史不之及其疎也又志載文宗時儀注仍專祭昊天而舉祀儀注則合祭天地蓋北郊未建故於兩端如此然則泰定以後親祀則專祭攝祀則合祭固無時也明初立國巨方三分祭天地洪武十年建大祀殿於南郊合祭天地成祖遷北京如洪武創嘉靖九年建國丘方澤復分祭遂終明之世本末具在明史茲撮其大要如此

自漢元始合祭至魏景初始分祭自唐天寶合祭至宋元豐始留能合祭自紹興十三年合祭至元大德九年始議分祭自明洪武十年合祭至嘉靖元年始分祭此歷朝分合大略也然其中又有辨特主合祭者漢之元始明之洪武而已不主合祭而徑行合祭者則唐之天寶宋之元祐紹興是也天祐萬歲數教不相相故不口不徑行合祭而猶權合祭者東晉初及宋之建中靖國是也并不權合祭而仍未罷合祭者元之泰定以後是也罷合祭而仍未盡分祭之禮者魏景初至西晉及南梁北齊宋之元豐元符及大觀以前元之大德以後明之嘉靖及萬曆以後均未親祀地祇是也必罷合祭而仍親兩郊者乃為盡分祭之禮則惟漢之建始晉之建元南朝之宋齊陳北魏之天興太和周之建德隋之開皇唐之應和宋之政和宣和明之洪武一三年及隆慶元二年足以當之

秦尚書五禮通考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後元豐至順嘉靖固特主分祭開元二十年以前之不台祭蓋沿漢至二十年以後則未嘗分祭然因其新禮定分祭而遂目為特主分祭

雖非核實尚屬有因至北魏北周史志本無合祭之文安得有太和建德特主分祭之事耶反覆考之秦氏蓋沿春明夢餘錄之說而春明夢餘錄乃譌讀宋陳襄等疏也按文獻通考載元豐時樞密院陳襄等上言有云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據此則襄等本但舉五月祠北郊者故非惟不合祭而不親祠北郊者不舉而祠北郊而不以五月者亦不舉及春明夢餘錄誤襲其文以爲由漢及唐分祀者惟四祭而已已爲譌誤而於唐則以並未分祭之開元易碯係分祭之先天尤爲極謬大抵自唐以前史書所載率無要領可尋故明李善長等言王莽奏以正身台祀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與魂言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漢以後亦間有之均凡明語均復稜然未有如春明夢餘錄之說也秦書卓然成家特恐學者復沿其偶然之誤故附科之如此自禮記自禮記及春秋開元惟東晉初合祭也天明高談誤也

經議大禮疏道光三十年

曾國藩

奏爲遵旨敬謹議奏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大行皇帝殊諱遺命四條內無廟 郊配 廟祔二條命臣工詳議具奏 臣等謹于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鉅鑠 郊配斷不可易 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混此天下之公論也 臣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詳詳諱誠必有精意存乎其中 下仰謂 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陳其說備 聖主之採擇擬以爲 遺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遽從無庸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所謂無庸 廟祔一條萬難遽從者何也古者廟廟之說乃爲七廟親遊言之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于 皇帝爲嗣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

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蒸嘗禮別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況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違從者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一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整頓頻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蒸民后稷所以配天也

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誠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台塋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誓天臣民之心熱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攷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李屬琬奏請外此繼統之 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符 昊眷下憫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 大行皇帝

帝德威化神卽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况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抑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 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禮壇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磚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

之不可今則每幅之內僅容豆筭七幅之外幾乏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 於禮或議裁狹乎幅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世世可以遵行今論者或謂西三幅之南尙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也今日所不

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經此次 殊論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尙不肯決決變行後之人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始改其址理運籌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開元十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

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真宗並配嘉祐七年從楊敞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殿後亦罷其祀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

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不可不預爲之防故 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一經 斷定巍然七轡與天常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體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 朝孝治天下 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顯于遵化州 孝陵近地安厝 臣工皆謂遷化去 太宗昭陵千餘里不合耐葬之例 聖祖仁皇帝不敢違 遺命又不敢違成例于 孝陵旁近建 暫奉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敬謹殿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命廟號無庸稱祖我 仁宗睿皇帝謙遜 遺命故雖乾隆之豐功大烈 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殊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于卑屈處 列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讓自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榮之徵怙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 聖德歸之 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 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不奉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嫌謹奉升配既有違 命之嫌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缺也一經 大智之機衡無難立列乎輕重 聖父制禮 聖子行之默取精微不待 臣僚擬議而後定 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時上願 遺訓下顧萬世或者悚然難安禮 臣無所辭特是以專摺具 奏干冒 宸嚴不勝悚慄戰栗之至

謹啟 升祔太廟議 附錄

張佩倫

竊臣恭聞抵抄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奉 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惟親王奕劻等奏遵 旨相度太廟中殿位次請飭廷臣會議一摺據稱我朝自順治初年創立

廟制迄今 列聖廟享中殿龕位已與九間之數相符等語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位升神供奉位次雖  
與攸嗣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諸儒 太廟撤謹相度後會同博親王莽齡等妥議具奏欽此  
仰見我 皇上詳求禮制博采羣言之至意 謹案 本朝之制與歷代異屬代賢君諱時或數世一作或間  
世一作故親盡而祧我 朝 列祖 列宗 聖 聖相承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欲酌古準今垂諸久遠非  
立 太宗文皇帝世室不可伏考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  
祖三宗是殷之特廟蓋有四矣朱子序殷武之詩曰高宗中興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列此特廟  
廟成而禘祭之詩劉歆曰周懿王時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諸儒多是其  
說由此言之殷以一祖三宗有功德特立廟周以文武有功德特立廟我 朝 太宗文皇帝有功德特立廟  
實至當不易之經也說者慮特立一廟兼於近誘顧可憐有言武丁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七廟中及親歷  
毀之日乃始遷其祖於新廟與七廟同享祀不與詳說等列然則在七世中則祔於太廟以明有親在七世外  
則創立新廟以明有功廟有定數宗無定數家語引孔子曰瞻見祖宗者皆不毀可爲明証至廟宜立於何所  
考劉瓛之說謂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旁今同堂異室與古制少殊若於 中殿  
兩旁建世室已居詳昭穆之次不足以示尊崇且中殿於後既非古式即相度規模亦體未稱似宜展  
後殿兩旁通垣左右各建世室既居 昭穆廟之上仍在 太祖廟之旁與文世室在西北武世室在東北之  
制相合地非 神路所經儘可鴻規大起將來世室告成奉 太宗文皇帝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神  
牌於中殿 世室一切禮儀悉視 中殿其 中殿龕位則自 世祖章皇帝 孝惠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  
神牌以次遞遷恭奉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神牌於第九室按之古今體制無礙謹加彙 飭下王

大臣等詳核定議請 旨施行庶上慰 列聖在天之靈下誅萬世無疆之祚我 朝制度直與三代同風矣  
再事關 升祔大禮原宜博采詳議考証異同但傳說不一所執各殊若不剖別是非無以折衷至當或疑展  
中殿爲十一室憲禮歷代增置具有成規事既易行工亦較省不測天子七廟一壇一墀定爲九室無可議  
增自晉人謂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至元帝明帝皆十室至穆帝簡文帝皆十一室唐宋金元沿爲故事  
或多至十八室然詳釋當日增展之由則皆以兄弟相及者合爲一代下則世次等倫相分昭穆上則高曾未  
盡難卽祧遠故躉狹小其制猶得以室逾九間數仍九代爲解倘今日遽而行之不獨與古人立廟之制未符  
亦且與後世增室之意未合况因陋就簡本係叔季衰風設當重熙累洽之朝則自十一室後以兩遞加必至  
無地可容鼎俎六展太廟爲十二室孝宗升祔而東室尙虛朱子以爲非祝廷壽展之意深不然之酌理徇情  
無適而可國家數修祀典當準萬世不易之經不當爲一時權宜之計若苟且遷就但顧目前度 聖人謙禮  
之心當必不願出此也取又擬於 中殿旁別建九楹將中一間爲 穆宗毅皇帝新廟意謂 前殿爲廟  
中殿爲寢似乎父子異宮不失禮意而歲時合食亦與古義無乖然禮名升祔不入太廟尙得謂之祔乎在昔  
殷鑒庚時陽甲別出爲廟漢光武時孝成別出爲廟晉主賀循議惠帝別出爲廟唐主陳貞節蘇獻等議中宗  
別出爲廟是數主者本無功德於民當時建議別祀禮家猶且非之歛惟我 穆宗毅皇帝削平大難承列顯  
諫他日當定爲功德之廟百世不滅今甫當 升祔豈宜因 中殿九室已盈擬建新廟轉類於殷漢晉唐舊  
事乎我 朝經學高明禮儀詳慎王大臣等欽承 懿旨必能斟酌盡善仰副 聖鑒而臣竊總慮誠恐衆  
論紛紜於疑似不得不亟爲之辨

再昭穆之次自漢以來紛如聚訟何洵瓊璣之論朱子之圖詳且盡必然皆爲都宮異寢者言之若同堂異

室而拘於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必至于居父上曾在孫先極其流弊實有如馬端臨所慮者惟未陞佃爲周以后復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土爲昭昭王爲穆至穆王入嗣王季親盡而遷則文成昭宜居昭位武康穆宜居穆位其言著於禮志最爲明晰再四尋繹如佃所云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爲父則稱昭取昭以明下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慕上實昭穆定名之說爲長佃所云同堂合食穆居父行則宜爲昭昭居子行則宜爲穆又較昭穆定位之說爲長況壇立於右碑立於左以周制考之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埋王季親盡去左禭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倘以佃爲不足據豈昭必越壇而經理穆必有壇而無埋乎我朝郊廟位次東西互殊實與陸佃之說相合誠使中興僉位以次左右遷遷並非創爲新論仍係率由舊章應請飭下王大臣等一併核議以垂萬世之式

續陳會幸未盡之意疏

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

本日會奏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升爵位次清內一切規制業經議陳恭候 欽定惟制既臨乎時宜事必規諸久遠歷代廟制太祖而後有功德者則不祧實爲古今通義共 朝 聖 聖相承功德巍巍以故 三祖 七宗俱爲百世不祧實古鑠今登乎莫尚已顧尊親之意無窮而禮制之行有限功德之在將來方興未艾 廟室之有定位非可屢增此非臣子所忍言必待 聖人之定論伏查 郊壇配位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六日欽奉 諭旨以 三祖 五宗爲定永遠遵行以 文宗顯皇帝如天之 德升奉 郊配誰曰不宜然而 聖懷沖抱慮後世或有窒礙是以 垂訓煌煌俾見 大聖人謙卑恢宏迥非尋常所能擬議臣敬念 廟祀不祧與 郊祀配饗均屬盛典事異理同今 穆宗毅皇帝升祔 太廟 三祖 五宗百世不祧固炳然爲不刊之典以後於萬斯年不祧之禮是否永行無礙恭候 皇上春秋鼎盛 聖心自有權衡

若崇 特降諭旨使他日聖子神孫欽承恪守則 廟制得 聖旨而永定與當日 文宗顯皇帝欽定 郊壇祀位異世同符矣

聖旨覆議 升祔典禮疏

李鴻章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欽奉 慈安端緒康慶昭烈莊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奉 日據禮親王世鐸等奏查 咸豐宗親皇帝奉哲親皇后神牌升附位次一摺又據醇親王奕譞詹事府少詹事文治鴻臚寺卿徐樹錚內閣侍讀學士薛儀賢鴻臚寺少卿文碩國子監司業寶廷另行陳奏各摺片已明降諭旨令醇親王奕譞奏親王奕訢親王奕誼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大學士侍讀翁同龢夏同善禮部太常寺卿王大臣等所奏各摺片詳細閱看再行妥議具奏矣 廟制關係鉅典必須考核精詳方足以昭慎重著再派李鴻章悉心妥議具奏禮親王世鐸等摺一件醇親王奕譞等摺片九件並侍讀寶廷等說帖五件均着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仰見 皇太后慎重鉅典聿求厥中之至意臣查禮親王等議增龕座志在斟酌時宜請臣請改廟制志在考求古禮要皆出於尊崇 祖宗之忱未易折衷定論以臣所閱禮文殘闕古制難詳七廟五廟之文漢世已無定說都宮別殿與同堂異室昔人亦互有是夢即宋子宗廟圖騰屬端臨邱濬等皆病其過拘且考周官匠人營廟世室明堂皆止五世鄭註五宗並在一堂據此則朱子所圖世室親廟以次而南似亦未必盡合古制至於特建 寢殿增修方殿等說更爲古制所無禮親王等奏稱侍講張佩倫請建世室事涉更張應毋庸議等因 宗廟事宜未便輕議改作請親王等所奏不爲無見我 朝廟制定於 國初 祖宗神靈協會一堂已二百餘年一旦遷改 神明必有不安 大廟重垣周二百九十一丈 殿陛庭墀各有定式皆一成而不可變今欲就增數室位置必難得宜又 升祔吉期禮不宜誤



記所稱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者也。漢古的令改。廟實有難行禮緣人情可以義起因時立制自以儆服。奉先殿成案增修。龜鹿爲宜議者或以簡略爲嫌。臣考古禮耐廟法蓋亦止改塗易構並不更大舊廟今之龜鹿略如晉宋以來之坎室晉太常華垣建諱廟室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厥後王導溫疇等往復商榷增坎室未增入室安襄爲圖此皆違禮君子反時之宜以成一代之典彼豈未聞世室親廟之說亦謂禮樂不相沿襲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今之增。龜鹿其比例或又謂。奉先殿乃古庫廟之制與太廟事體不同查會典所載雍正十一年奏准。奉先殿。神牌供奉與。太廟理應畫一。是。太廟如。奉先殿制久有成憲可循不得謂。奉先殿可以增。龜獨不可仿行於。太廟也仰維。列聖家法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今日提案增。龜之儀事屬權宜意從儉樸未必無當於。列聖降鑒之心廷議旣已允諧似應無煩疑慮至就遷之禮雖古之常制而獻主之室則禮無明文鄭康成禮經大師其言周制祧主藏於太廟及文武世室是已孰之主與不遷之祖同處一廟故廟亦名祧晉代之制藏於西廂夾室當時已疑其非禮後世竟沿爲故事儒家每謂祧於夾室爲古制始聽度之詳廟旣與古不同祧亦未宜輕議惟。太廟規制有定。國家統緒無窮醇親王議請。明降諭旨曉示天下自今以往親盡則祧並請以。後殿東西一稍間水菴祧主此則尊。皇上以太廟廟制以從宜禮費因時讓爲美德非天子不讓禮。臣等。允行自應一秉。聖裁非臣下所敢妄擬矣。

以一死泣請。歸旨釐定大統之歸疏

吳可讓

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憂於。聖明爲不祥之舉竊罪臣前因言事忝激自甘或斬或因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先皇帝曲賜於全

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聽息觸怒而死。凡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折。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又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請。反覆思維。竊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語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我。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親。萬世應無間。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當詩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首爲心聲。豈能僞爲罪。臣隨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僞王聞臣有此奏。未怒不怒。臣之妾而僞。臣之愚。必不以臣首爲開離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末初。宰相趙誓之賢。猶有首肯。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養人。猶以苦諫。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憂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邊聞不肯。僭人如此。奚資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有仰乞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情是。本朝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緜緜。相引於

萬代者皆我 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 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諱者此也 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摺由都察院轉進呈底 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雖已辭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親臣重臣大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疏臣遠臣小臣則爲干進希名又思在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治罪臣以查辦廢員內懷 恩圖出引 見奉 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御史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 廷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遂

我 大行皇帝永遠奉安 山陵恐遂漸久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 瞻湖之

仙駕瞻戀 九重望 弓劍於 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 先皇帝上乞 慈旨

數行於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暫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

一摺一二辯竊又不能狂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

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爲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

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詳

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大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 朝廷

受未然之言不可使 罪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 罪臣之不暇使天下後世笑 罪臣不暇異日 罪臣之

或險使天下後世謂 罪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較分奴史黼之尸諫詆盡忠罪臣尤願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體 聖祖 世宗之心問則寬猛 養忠厚和平之詞任用老成母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

母制 祖 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 罪臣學於斯順事於斯命學於斯再罪 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

摺以陳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 臣部堂官代爲上 進罪 罪臣前以 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擇派及

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鑾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鑾所不及料想寶鑾並無不應而派誤派之咎時營 威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難不情之事所以我 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蒼天闔拉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冒昧謹自稱罪臣以 聞

關明 聖意疏

欽同 欽  
徐 桐

潘祖蔭

閏三月十七日 發下主事吳可讀一摺 命王大臣等妥議 臣等議於四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公同集議 吳可讀所陳釐定大統此意雖不可行者也我 朝 家法不建儲貳此 萬世當敬守者也 臣等恭捧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諭旨於 皇子承嗣一節所以爲統緒計者至深且遠 聖諭煌煌原無待再三推闡今吳可讀既有此 奏而 諭旨中復有卽是此意之語 特命廷臣集議具 奏若不將 聖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轉未能深喻 慈衷 臣等以爲誠宜申明 列聖不建儲之 彝訓將來 皇嗣蕃昌默定大計以 祖 宗之法爲法卽以 祖 宗之心爲心總之紹膺 大寶之元良卽爲承繼 穆宗毅皇帝之 聖子 按諸 前諭則合準膺 家法則符使薄海內外咸曉然於 聖意之所在則 論議久遠 億萬世無疆之 休實基於此矣

遵 旨妥議疏附片

寶 廷

閏閏三月十七日吏部代 奏故主事吳可讀遺摺請 皇太后明降 諭旨釐定將來大統之歸奉 諭旨 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卽是此意者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

等因欽此仰見 皇太后慎重統緒博采羣言至意奴才竊以爲大統之歸固已早定本無異議無須再降  
懿旨詔命 皇上惟當引伸前 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禱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懿旨之意蓋言 穆  
宗毅皇帝未有儲貳無可承繼將來即以 皇上所生之 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非首生 皇子即  
時承繼也言嗣而統貳焉矣引伸之蓋言將來即以 皇上傳統之 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也因  
皇上甫承大統故渾涵其詞含意未伸留待 皇上親政日自下 明詔此 皇太后不忍屏視之 慈心欲  
以孝悌仁讓之休歸之 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盡喻也廣安不能喻故生爭於前吳可讓不能喻故  
死爭於後既可讓遺摺意亦如此而詞意未克詳明可讓不自云臨命之身神智昏亂乎不然我 朝夙不建  
儲可讓豈未之知耶 奴才竊痛可讓死殉之忠而又惜其遺摺之言不盡意也可讓未喻 懿旨言外之意而  
其遺摺未達之意 皇太后早鑒及之故曰前 降旨時卽是此意也且 皇太后之意亦卽 皇上之意也  
孰令無當日 懿旨 皇上親政日必首降將來傳統之 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之 諭況明有  
懿旨在前乎 皇上天生 聖人入承大統豈忍負 皇太后 撫育深恩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而自私  
神器致遺摺以忠佞不齊異同不一爲慮此固可讓之忠心而實過慮者也夫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廢太  
子見深雖因臣下妄進邪說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昭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  
鑑竊覽謂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見深之立旨由太后至於廢黜之際則不復請命東  
朝是并殘視其母 聖智深遠燭見隱微推而論之明世宗之於興獻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亦  
不得專善張桂騰臣也我 朝 聖 聖相承遺摺前仁縱有趙普黃瑛之輩 皇上仰遵 祖 宗彝國遠  
鑒末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況 兩宮懿旨懸之於上孤臣遺疏存之於下傳之九州載之 國

史 皇上者實信佞臣諂媚之語遂背 慈訓棄置忠音何以示天下後世背義自私之事鄉黨自好者不爲  
而爾 聖人爲之乎此固可讀之忠心而實過慮也此次廷臣議上 皇太后降旨時但請將同治十三年十  
二月初五日 懿旨之意詳爲引伸俾天下臣民永無疑義我 皇上孝悌仁讓必能以 皇太后之心爲心  
無須諄諄 申命詔將前後 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與議諸臣 奏議存之 統慶宮俟 皇上親  
政日由 統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 御覽自必明降 殊檢宣示中外將來傳統之 皇子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俾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 家法遠越宋明 皇太后至慈 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讓且  
以見 穆宗毅皇帝至聖至明付託得人也豈不懿歟如是則綱紀正名分定天理順人情安倫常骨肉無嫌  
無疑又何至違我 朝 家法蹈前代釁釁遺憾於母子兄弟君臣之間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內閣會議因意  
見微有不合事關重大未敢遽就另議摺具陳以備 采擇

再王大臣等所議亦非不得體惟未盡妥前降 懿旨因詞意渾涵致有吳可讀之請此事不議則已既下廷  
議豈可仍復渾涵其詞廷議謂將來 穆宗毅皇帝繼統之義已早賅於 皇太后前降 懿旨之中將來  
神器所歸 皇上自能斟酌盡善固也然 懿旨意深詞簡意存言外苟泥於其詞難免害意不及此時引伸  
闡斷異日 皇上生有 皇子將即承繼 穆宗爲嗣乎抑不即承繼乎不即承繼則何違 懿旨若即承繼  
又嫌跡近建儲就令惟言繼嗣不標繼統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隱然以儲貳視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 皇子  
賢也固 宗社之福如其不賢將來仍傳統乎抑舍而別傳乎別傳之 皇子仍繼 穆宗是亦不廢立之廢  
立也豈太平成事乎至此時即欲 皇上斟酌盡善不亦難乎廷議之意或以 皇上親政 皇子應尚未生  
不難前酌一盡善之規然國君十五而生子設 皇子誕育如在撤簾之前又何以處之乎與其留此兩難之

局以待 皇上何如及今樹的善善乎且 皇太后懿旨非 皇上所當擅改此時不引仰明晰將來 皇上雖能斟酌盡善敢自爲變通乎請諸臣既奉 命會議當將前降 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預定擬一善善之規以備異日 皇上御覽即以釋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乃運而取其詞何取此盈廷一議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議又謂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似也然 列聖垂訓原言嗣統之常今則事屬創局可讀意在存 穆宗之統與維故建儲者有間文義之殊不待言矣乃廷議不分別詞意漫謂於我 朝 家法未能深知則日前 懿旨卽是此意之謂何天下聞之不更疑疑四海九州莫不謦聽立言似未盡得體此未妥者又一也故才非有心立異因廷議實有未能詳明允協者不願煩瀆附片陳陳

遵 旨謹陳管見疏附片

因于聖德張之洞

閏三月十七日欽奉 兩宮皇太后 懿旨以吏部主事吳可讀適有密摺請豫定大統之歸前降 旨時卽是此意 命諸臣妥議具奏稿謂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卽是繼統此出於 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卽爲我 皇上之所深願乃萬古不磨之義將來必踐之言 且敬吳可讀之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於所當慮者而未及深慮也恭查 穆宗繼嗣之語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 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子孫凡言繼嗣者卽指繼承大統而言天子儲侯雖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爲體儲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爲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縉紳以至 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爲嗣卽是紹封襲祿故繼嗣繼統毫無分別 經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爲兩事者乃前明張璠桂萼之怪妄謬說 高宗純皇帝 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闕之矣今 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籙何待傳求設有逆妄小人舞文詭案則廷臣中凡讀書

繼子者皆得執而爭所謂不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誠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一而論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姪帝王得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其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子也若 皇上以皇子嗣 穆宗名曰 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繼振有可疑者以 皇上仁孝之聖賢受 兩宮皇太后 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 神器必不忍負 皇太后必不忍負 穆宗且夫遵 穆宗也 天昭友也便 是子庶孝忠於不廢也 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 先帝讓也無損於君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為之況 聖主乎所謂不必慮者一也該主事所慮趙普黃琦之輩謀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之虞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世宗素大統而晚私親者以竊獻王已漫故得藉口親恩恣為越禮棄臣不能抗也假使與獻王在必尚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親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該主事既知其賢為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親王受 累朝之厚 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而竟知該主事所請明降 懿旨將來大統仍歸 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嗣則未悉善也 懿旨 懿旨附生有皇子即承胤 穆宗為嗣 若參以該主事之說是一生而已定為後之義即一生而定 大寶之傳合併為一將顯弊儲我 朝 列聖以立儲為大戒 高宗九降德音萬分剖切今若建之有違 家法所謂未及慮者一也前代儲貳於攝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和統之高名而以承繼之形法較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尚非其弊之最甚者也 天位授受簡在 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為 宗社計也 帝堯多男非止一案 聖意所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非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承 命集議伏懇此次 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極至確天下萬世謹敢不遵無可移易者也獨是 聖意宜遵 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一說淺之為 穆宗計者則但知納臣之議而請



一渾涵 懿旨略謂厥次 懿旨俱已賅括 皇上孝友性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繼  
卽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選託諸文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儲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陞 皇子 命承  
繼廷臣中爲公私不可不預必躬親 祖訓以爭之則承讓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說不能  
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統之 旨不能宜是令 皇上詳多難處矣然則深之爲 穆宗計而卽爲 宗  
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爲承嗣一法 皇子衆多不能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穆宗承統者卽承繼 穆宗爲  
嗣此則本乎 聖意合乎 家法而 皇上處此亦不至於礙難伏請 兩宮 聖裁卽以此意明降 懿旨  
皇上親政之初衍覽 慈訓感佩 天懷自必仰體 聖意再頒 諭旨臧告 郊 廟宣示萬方則固已  
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約有五利守 彝訓一也待 宸儲一也無嫌疑三也無更變四也精 擇賢五  
也至於情 擇賢而其利宏焉在 兩宮 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  
之人而後慰卽 穆宗在 天之靈當亦願後嗣 聖德永綏 洪祚文豈必斤斤焉早擇一嗣子之目而後  
安此固爲我 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卽使專爲 穆宗嗣子策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闕名  
義由此以承統爲承嗣之說安俟日後無能古聚訟者則 臣請得條舉其說而揀辨之一曰禮爲人後者爲之  
子三代人君凡繼先君之統者卽爲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禮 皇上承 穆宗之統矣何以  
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且 皇上承繼 文宗嗣皇帝爲子已有明文 文宗有子則  
穆宗無子豈豈有 潤字十三年功德薄四海之 先帝而不爲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日禮嫡子不得後  
大宗不知此爲臣庶言之非爲 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大統則本宗不致私其嫡子尊尊也若  
嗣君爲 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蓋 嗣君與 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

家大統者既承 累朝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爲繼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立別嗣者也 謂君既爲大宗則雖以子爲 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將來 皇子難爲 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爲 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 皇朝律令對承緒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 聖心自有權衡 兩宮以聖而行禮 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 賅焉義協而禮起何爲不可其不足辨二也 一日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轉授受每難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疊障若 皇子承 先朝但存名義豈判親疎其不足辨三也 凡此皆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之以撓夫 國是佞夫藉之以文其莠言 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 惠陵永闕 帝 后同歸既無委裘遺腹之勇復鮮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 穆宗在 天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 兩宮 繫閔之 恩且悌 皇上友于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脫謫小臣耳尙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許何況 子道第道兼盡之 聖主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梁王非有壓嗣之分者也末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閱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孫孝宗爲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 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在責成 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 天性開陳至道 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 兩宮上慰 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論其決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 皇太后與 皇上名分已定 恩誼日篤 皇太后視 皇上所生 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爲己孫 皇上視所生 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爲己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 宗社之福而臣民之願也 臣謹 奏旨

中卽是此意妥議具奏一語文義是者是其將來大統宜歸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總統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游詞貽廟堂他日之籌慮是以謹竭愚悃專摺具陳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再此次 慈旨中卽是此意一語乃此議之緊要關鍵天地神祇實所共聞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諸臣心知其意而苦於恐涉建儲不敢發揮故不便述此四字之文而專駁吳可讀之摺以爲如此便可不類建儲矣豈知 聖意已經宣播若不善爲會通乘此時畫一良策突其事勢轉專終必類於建儲而後己且 慈旨上旨檢定下旨卽是 聖意相連今不爲之疏解分明以妥議具奏始以無庸置議終傳之四方實駭物聽雖其所謂無庸議者係指摩摺而言誠恐迂儒以文書辭誤疑兩宮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譏倭附會正藉此議爲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語病甚大竊謂此事關係至重伏望 兩宮聖裁熟思權衡至當再降 慈旨臣愚不勝大願

恭讀四月初十日 慈安太后 慈禧太后 慈旨略謂 皇帝受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護生 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繼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 穆宗毅皇帝之嗣子守 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 皇帝必能善備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蔣銜銜游復廷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暨本日 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儲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支卹蓋略用竹坡學士疏中語意而可爲天下萬世爲人臣者勸矣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五十二目錄

禮改三人卷下

奏定 文廟祀典紀

文廟祀典私議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節將漢儒許慎從祀疏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疏配享孟廟疏

遵議先儒從祀請 旨准行疏

稟南都院

續修會典事例請 飭妥議開館竄程疏

俞樾

俞樾

俞樾

汪鳴鑾

鍾玉庚

潘祖蔭

薛福成

廷煦

卷之三十三

奏定 文廟祀典記

俞樾

咸豐六年十一月河南學政臣樾旨昔孔子周流列國同時賢大夫其克協聖心者於衛則有伯玉於鄭則有子產而論語所載則於子產尤稱道弗衰蓋孔子在鄭嘗以兄事之及其卒也爲之流涕今文廟從祀有邇境而無公孫僑非所以遵循聖心修明祀事也臣比因校士再至鄭州登東里之墟浹漆洧之水緬懷遺愛想見其人夫附庸益顯非必及門衛鄭兩賢事同一體現既從事僑胡獨遺臣愚以爲先賢鄭大夫公孫僑宜從祀文廟大成殿兩廡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論語稱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記弟子列傳有孔子兄子孔忠蓋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無所表見然既爲孔子之兄則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爲帝王萬世之師京師郡縣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孫而獨缺其兄按之至聖之心或者猶有憾乎臣愚以爲孟皮宜配享文廟崇聖祠位西向第一詔下其議於禮部僉曰宜如臣樾首奏定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聖祠位西向第一天子俞焉於是上自國學下至郡縣學咸奉行如謂書禮也其明年樾以人言免官自惟奉職無狀不稱朝廷遣使者之愆惟此一祀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議實發於先臣蓋先臣有獻古詩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無失墜念漢世卽乙瑛請置卒史韓勅造立禮器成刻石勒名垂示後世作而不紀後無述焉爰著本末以移方來乃爲頌曰英英子產君子之風兄事勿替尼父所欲宜祀於廡以尊孔心扶彼邇民爲聖作朋孟皮弱足不良能有聞

必先實惟聖兄所求未能聖心悲傷配食先代祀事孔明

文廟祀典私議

俞樾

咸豐六年樾在河南學政任 奏請援邊爰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 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樾旋以人言去職歸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然念 文廟祀 典尙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固所職也茲雖放棄敢默而息乎諸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 詩故訓傳者大毛公序所爲也謹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孫慶云子夏授尚行子尚行 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傳魏人李克傳魯人孟仲子 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 而爲箋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兩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昔唐貞觀一 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雖於國冑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 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名者其途之顯 晦有殊矣乃 文廟從祀有小毛公其而無大毛公享禮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之禮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 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乃飲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而後海之禮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 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訓詁也無訓詁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尉內 閣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說更正文以矚於世博學於賈逵後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 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敘款文合以古樞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 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著說散失無傳

者賴其書猶存什一卽庶放注禮嘗徵引及之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鄭所刺取慎又著孝經孔氏  
禮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  
是奚由哉伏念我 勅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 文廟慎不得與配  
享之列無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一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俞樾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今在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赤之上說苑  
載孔子弟孔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既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  
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庶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並孔子弟子宜從祀  
大成殿兩廡而今人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  
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越於成豐六年奏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  
君子焉

請將漢儒許慎從祀疏

汪鳴鑾

竊惟聖人之道垂諸六經而經之義理非訓詁不明訓詁非文字不著周公作爾雅雅者正也所以正文字也  
古者曰文今世曰字孔子論政必先正名且極之禮樂刑罰然則文字所繫顯不重乎漢太尉內閣祭酒許慎  
生東京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矚於世慎於是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二  
文敘彙文合以古稽古聖人創造書契之意得不盡泯乎慎有此書之存後漢書儒林傳稱慎性篤學博又  
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其爲當時推敬亦可概見伏讀高宗純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於說文一書稱其推



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然則士生今日而緣因文見道全是奚由夫說文之學至我朝而始大顯如惠棟朱筠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臧霖孫星衍嚴可均阮元桂馥等諸家撰述各有發明稱極成矣而春秋有事文廟未有議及祀享者臣愚以爲兩漢傳經之功莫大於鄭康成而鄭康成註禮嘗徵引許書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刺取其臆臆可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兩漢經學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善其津涯聖訓煌煌尤爲千秋定論許鄭並稱無所軒輊雍正二年已復康成從祀士林會稱盛舉而許慎大儒事同一例則慎之應從祀者一也訓詁之學首推毛氏而善承毛學者惟許慎故說文之義往往與毛傳相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定詩傳爲毛亨所撰同治二年允御史劉慶之請列祀毛亨于東廡而慎獨未與則慎之應從祀者二也漢人說經喜用讎緯雖大儒猶或不免惟說文一書不雜讎緯家言其稱易孟氏書孔氏以及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者猶存什一於千百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以不墮邇嘗以來注書者奉爲律律往往單辭片義引用者多至十餘家他傳注所未有其有功於經訓誠非淺鮮則慎之應從祀者三也宋子楓起南末躬行實踐上承孔孟之傳而四書集註引用說文者不可枚舉朱子語類云讀書不理會字畫音韻都枉費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甚害事也是宋儒之講求義理非本訓詁文字而亦無由以明說文解性情一字獨主性善之說與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裏則慎之應從祀者四也經其網羅古訓博采通人天地山川王制禮儀靡不畢貫實足爲聖躬之羽翼示後學之津梁核與咸豐十年奏定章程均屬符合應予將漢儒許慎從祀文廟之處合無請旨飭下都臣集議

請升先儒鄭愈祀位疏

鈕玉庚

竊惟自古帝王聖方訓俗無不崇學爲正人心顯示備宗寧報之隆卽醫社邪說謬民之漸是以孔顏曾孟歷

明視典與孝道及門弟子後世皆備有功聖教者悉皆從祀兩廡若者祀賢 明廷用意至深且遠况逢 列  
聖相承修明文教咸登十年大學士年儀大憲遵 旨定詞後從祀 文廟庶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為斷  
近歲以來如許慎強伯行等先後增祀固已有美必彰無遺不舉 伏念孔孟之學於明於宋俱是以於教隨  
等特預先賢入祀 孔廟兩廡所以朱子升列荀悅自宋以前不與五季師老雖行追跡幾絕尚有唐韓  
愈刀焚其後躬任其難所稱孔子之道楊孟氏之傳得其宗名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又曰孟氏醇乎醇  
者也其原道一篇推本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正學賴以昌明誠聖賢一表陳善則邪引君當道凡所  
著述皆有闡千古世道人心與孟子思邪說距駁行放淫詞以承三聖者遙相授受孟子亦嘗以能言距楊墨  
為聖人之徒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二百年韓愈距佛老乃去千有餘歲時代愈遠儒術愈歧其間匡扶世教  
之人尤不可少是孟子以後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當以韓愈為最其振興歷緒先於 孔廟西哲之朱子授受  
心傳匹於 孟廟東配之蔡止 旨奉 命祀學山東按武充都鹽課縣 孟廟恭宣乾隆三十一年奉 旨  
飭下禮部更定從祀坐次十九人先儒韓愈孔道輔各居兩廡之末在部臣與習制禮已知以食報馨香為重  
而盛世禮隆洵勳尤必以有功名教為尊實為聖賢繫桑梓重地亟宜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軀非異  
端壞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是上拔洙泗以繼之宗傳下開禮法以闡之正軌獨守先後後於其間其功  
德之隆者僅從祀 孔孟兩廡百態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請擬朱子升列 孔廟哲位之例將 孟廟舊設  
先儒韓氏祀位升列由配祭正子之次而稍先賢韓子為亞聖西配並列 孔廟西廡舊設韓愈祀位先儒改  
稱先賢按代序次升列既原宋先賢之右以示一律崇崇之虔應略 飭下禮部會同大學士九卿國子監詳  
議具奏請 旨字奪如蒙 命允由部臣通飭各省省做議遵行俾薄海內外臣民咸曉然於 聖朝崇正黜

邪維持世教之至意以居後之學者誠能私淑聖賢不惟升堂且可入室假於世道儒風不無裨益謹就管見所及會同山東巡撫臣應懷斌繕摺具陳

謹議先儒從祀請 旨准行疏

潘祖蔭

竊臣等准禮部咨以前任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以故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 文廟欽奉 諭旨命臣等赴內閣會議臣等謹按從祀之典古無所自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辨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凡始立學必先擇奠於先聖先師鄭元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傳可以爲之此爲首從祀之始漢魏以三門爲未舉唐貞觀二十二年詔左邱明等繼二十一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繼遂以周公醜成王而以孔子爲先聖此爲定從祀之始推原事始蓋本樂祖誓宗之義凡從祀先聖者皆博士弟子所從承學轉相授受之本節義則各以其師附祀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証之古禮斯爲最合兼符諸賢 生宋代卓然爲大白元明以來迭爲增祀亦因士習其教故以崇德爲報功追契始初並非相悖厥後請祀紛紛無所裁議我 朝禮教昌明勸循古法道光九年 特旨不准李宥從祀蓋懼空談心性者冒越其間實與唐人創始之心若合符印臣等遠追其義近懷 聖謨謹核黃宗羲顧炎武之生平及素所履習該故傳之遺書精詣宗義文武皆有傳經之功衛道之力崇正弭邪之賢效敢舉其合於從祀之遺者條例上 聞不厭煩讀一一爲我 皇太后 皇上聞之我 朝文治日明經師輩出諸經各有專家各有疏義精研小學淹口羣經者尤極指數蓋自三代以來經學至 國朝而極盛而上溯漢晉並推至黃宗羲顧炎武而此向至辨書古文之傳教古訓之微立通天文博稽地理凡探學之專門皆一備之遺緒迄今著述炳在人寰傳授既繁淵源有在是凡讀其書習其言者當以該一備爲轉相授受之本師故道光年間京朝各官轉趾

顧炎武謂於京師春秋祀事直令學者感爲執事迄今不絕蓋亦本有之制舉夫臣等以爲人心廢在節定論所憑各省名臣違臣實不乏人何以區區獨祀故放備此卽所謂將習其道必各察其師皆發於人心之不自覺臣等準之古誼以爲黃宗義顧炎武當從祀者此其一然僅合古誼而掩衆今刻且等亦不敢查詳伏願道光九年 聖訓先儒升祔學宮配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以俎豆馨香用昭崇報又咸豐十年議准從祀先儒應以關明聖學傳道統爲斷臣等查黃宗義編定明儒學案綜二百年學術升降之原會通融貫雖出自蕺山而於姚江未派潘子斥絕故河東姚江兩得其正制修末元學案條分派別只斥邪而扶正不伐異而黨同其稱朱子謂致廣大盡精微緣百代推迨可云極至顧炎武不立講學之名而有躬道之實其論學之旨謂聖人之道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又謂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論語五經而但費之歸謙不知本矣故所學一以唯篤精實而無翫張之氣門戶之私至推崇朱子其所著曰知錄皆可覆按夫亦足以當學術精純之目矣然猶未証緒實效也明季心學盛行顧山農何心隱李贄之徒標目狂瀾無嚴法細行不講東書不觀學術既壞運隨之黃宗義排斥其根株顧炎武痛絕其支蔓自一傳而兩學息矣禪學息而後學起矣絕續之交固由 景運之隆亦該故備教澤之力所覆關明聖學傳道統者非歟至於經綸卓越之稱謬一儒皆以經綸交推特以身丁末運心在辟朝自不能奮身 昌期各梓偉略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載正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而蘇州之轄三百三萬八千石正定止一十萬石王書則壞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之不同若此者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郡縣則土壤以起樹科乃平天下之先務此卽列聖派定蘇松浮糧及增設直隸州改併州縣之釐其他聖明人之失關我 朝之法者不可枚舉而舉域志宅京師諸書具有深意尤非徒與地之學蓋與宗義明夷待訪錄同爲經濟家必費之書矣夫宮官雖能

欺一時而不能垂之後世至流傳二百餘年而讀者猶思取法則其非空言經濟可知矣吳等準之今簡以爲黃宗義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凡若此而無一列聖欽定之評猶未敢遽定也黃宗義顧炎武經 四庫著錄之原書案已詳詳列提要裏許之語學者無不周知吳等毋庸復爲引效惟 欽定國史儒林傳於黃宗義傳內稱其上下古今穿穴筆言自天文地理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又稱宗義之學出於披山開闢誠意慎獨之說雖密不實於顧炎武傳內謂其敏華就實扶弊救衰又謂 國朝學有根柢以炎武爲最至精未嘗不謂其在舉除於墨臺觀側建朱子祠則隱然以紫陽嫡派歸之矣如謂 四庫提要中有一二糾正之語遂即疑其在此不然提要爲敘錄之體意在解題係專爲一書而發非是統論全書譬如詩有正統書有其傳而聖今謂此正不然提要爲敘錄之體意在解題係專爲一書而發非是統論全書譬如詩有正統書有其傳而聖今並竊爲經末嘗有所偏原違者無論矣臣等即就 國朝之得列從祀者言之如陸世儀思辨錄提要則謂其不免迂闊之失陸隔其間學錄提要則謂其過於主持孫奇逢因書近指提要則謂其不免高明之弊至聖伯行所著理學各書斥人儒者存目一字不登向使當時禮臣必據提要之辭以爲論定諸情之案則陸世儀等卽不應俎豆於兩廡矣湯斌 國朝從祀之儒之至純至正者也而推黃宗義之詞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其與顧炎武書謂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茲數語者苟非宗義炎武孰敢當此苟非湯斌深知宗義炎武亦何能發此况湯斌在史館得讀宗義一書謂宋史之道學傳乃元人之所述承於衆而卽去之其志同道合略見也 聖君之評如此賢臣之評如此殆幾乎無可致疑矣此 五等第之 成憲以爲黃宗義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以上三議客有未盡之語而初無溢美之詞俎豆歸香洵無愧色乃者禮臣具極力從較議臣等實不敢苟立異同亦不敢隨事附和卽如陳寶琛疏中有宗義倡於前炎武繼於後一語查 人生既同時初無先後之分學又異派更無倡繼之說設學政措詞偶誤 臣等

亦不曲爲之禮然因此而遂謂其不明學術而並斥其所請之人則固不可也且等稽之古謂求之輿論以爲  
諒故儒之從祀實順人心而不違成例況我皇上揖異典學正營務學衡以風示天下將因以求所關師  
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以爲平治天下之本是該故儒從祀之典似亦繁乎時政而非徒前議論者已臣等  
公同商酌擬請 旨准將黃宗義顧炎武從祀 文廟倘因 祀典重大未能驟定應請 旨飭下大學士六  
部九卿輪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栗撫部院

薛福成

竊惟崇德報功神道所以設教禦災捍虛禮經列於明禋浙東沿海各郡自去年法人偷盟發覺馬江臺北迭  
經開戰警信頻聞羣驚駭駭道本年正月敵艦撲犯鎮海口門與我砲臺兵輪相持數月之久而甯紹一帶衆  
心帖然相安無事若忘大敵之在門者屢聞民間傳言有朱將軍爲將軍顯著神靈保護郡邑謂固境必可安  
全獲寇斷難逞志兵民流播異口同聲是以砲聲隆隆而市肆不驚敵氛環逼而士氣益壯每當事勢危急之  
際若見狂風異雲由西而起倏將海隅者或云陰兵無數助戰卻敵云夜見南北岸砲臺神燈有萬字朱字  
敵中遙望我軍常隔煙霧以致測量莫施砲無準的職道初聞此說曾發書馳訊營務處杜丞鎮海縣令旋  
據先後兩復杜丞則稱與將領指揮禦敵往來於砲彈如雨之中無一受傷敵以數百磅重之炸彈日對口門  
轟擊多不開花該不可謂非神助慶令則稱詢訪紳民招寶山等處神燈萬目共覩事實非誣職道伏查葛將  
軍卽故定海鎮葛壯節公諱雲飛道光二十一年與故壽春鎮王剛節公錫朋處州鎮鄭忠節公國瑞同守定  
海血戰六晝夜敵刀劈公面去其半砲洞胸穴如盤傷手刃十餘人而死世所稱定海同日殉難三總兵者也  
葛公原籍山陰祠堂所在忠靈布漫庇及一方理固有之職道已於核轉恭頌武字等條成守詳文內籲請憲

據分別 奏者將定海三忠祠列入祀典春秋致祭以順輿情在案朱將軍卽故 詰贈武顯將軍金華愷副  
將朱公諱實方英吉利兵船之颶甯波也將軍率陝甘官兵九百名扼守慈谿之大寶山敵衆由大西壩及丈  
亭水陸進逼將軍親執大旗麾兵迎敵自辰至申殺傷過當會長溪嶺大營忽自驚潰勢孤援絕將軍怒厲斫  
陣手斬敵十級身中兩槍馬蹶復躍起奪敵矛左右邊決最後一火槍中要害乃仆其子昭南同時戰沒部下  
弁兵猶力戰不退死者二百餘人敵亦與尸衆數相與痛哭驚悸謂自入寇以來未有如斯大創者自是大寶  
山上常有雲氣隱隱聞鼓角聲夜或見火光上徹旌旗往來敵之在郡城者頗皆驚恐亦遂遠遁去此道光  
二十二年事也既奉 優旨賜卹慈谿士民聞實建祠以申報讐迄今四十餘年廟貌常新靈應不著客歲夏  
秋之交附近居民夜聞祠中搗鼓若治軍然連十餘夕祠前有流丐棲宿聞人語行聲絡繹孔道或如身被屬  
足踐踏遂致疾病是時法儀方張感謂將軍鬱忠憤於地下且當敵愾以佑海疆遐邇爭傳民心大定職是之  
故茲者 國威遠播強敵受戮氛祲潛消封圻靜謐立功將吏旣蒙 殊恩晉秩有差職道亦豈叨非分之榮  
豈敢貪天之功俾神靈顯赫湮沒不彰除將府縣送到冊結備文轉詳外理合據實具稟擬求憲臺察核 奏  
請 敕加封號抑或與定海三忠祠同給匾額列入祀典庶表忠靈而答神庥

續修會典事例請 仿安讓開館章程疏

延 殿

續 會典一書肇始康熙二十三年續修於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慶六年康熙四十七年成書雍正朝九年  
成書乾隆朝十八年成書嘉慶朝十七年成書蓋制作愈詳攷訂愈密雖書成遲速相懸然大要以十年爲率  
未有不開館進書者也自嘉慶朝以至同治相距五十餘年承 列聖之詒謀合 四朝之閱見大方小節尤  
宜窮爲一書以昭法守是以醇幾王有重修 會典之請旋經內閣等衙門會議按照嘉慶六年舊例先令在

京大小各衙門將嘉慶十八年以後案件檢查編次事繁衙門予限三年事簡衙門予限二年再行奏明開館辦理盡一等因於同治十二年正月具奏奉 旨議在案現今距奏准立限之日已閱十年限期久滿各都院新修則例清已編次者有未編次者若聽各衙門之酌宥而不向專館以定責成深懼歲月虛糜汗青無日殆非所以重 典章而隆述作也查嘉慶年間所議章程雖有例案分辦之議而慎擇纂修酌定館局酌經同時具奏旋經 簡派總裁開館辦理其原奏大指以 會典爲 朝廷憲守之書爲期幾五十載倘不勒限趕辦勢必曠日持久難於藏事此次閱時已六十餘年所有斟酌損益議禮制度之事較乾隆嘉慶 兩朝爲繁至今總裁何人館局何地尙未議及日復一日案牘不無散佚文獻不克詳徵始蹈因循禁跡外泐伏思 穆宗 毅皇帝 實錄本紀 聖訓均已次第編輯刊成應及時敬遵 前訓舉辦續修 會典事宜可否請 旨飭令大學士九卿等再行議或將 會典館正副總裁等官查例 簡派酌定開館章程以掣綱領而使編序以開館日爲始再立年限勤核功課修明憲章使大經大法罔或失墜亦 聖人繼 志述事之基也





皇朝經世文緯卷五十三目錄

禮政四學校上

說士上

說士下

軍儒官議

戒諭學官

江甯府學議

舉行鄉讀議

勸置學田說

請定鄉試考官核閱章程並助十字刺發請弊疏

請陝甘鄉試分闈並分設學政疏

奏設味經書院疏

請整頓宗學疏

1880

禮政四 學校止

說士上

管 同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爲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爲詩文者繼古人之前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立功業無其心也至若營貨財則輕者乘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敢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聲譽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論者憫焉或曰教之無其具也或曰養先於教今士無以養雖善教若之何是一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今夫士之爲物也其名甚貴而其品甚賤其名貴則其實不得以多其品賤則其選不可以濫三代以前茲不具論考諸漢史太學之士及所謂郡文學博士弟子員者合海內而計之其爲人蓋無幾是以十風之美莫如漢世至唐太宗增廣生員沿及宋元其人益衆循至有明遂開以貨入監之例迄今日而府州縣學開歲所入少者十餘人多者至二三千人蓋不待十年而一縣之號稱爲士者數百十人矣嗚呼何其多也山有金水有珠其爲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數而求之不問精粗不論真僞則砂石之來必有倍於金玉今取士者間歲之間一縣取增數十夫一縣之大安得間歲驟有數十人足以當士名而無慙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則下混混而應之士之所以雜出不倫無所不至者由此故也而世之人不深維其原本輒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嗚乎取砂石以爲金珠不中用則曰金珠非寶彼金珠其負屈矣取非願以當真士既爲惡則曰士習之衰彼真士抑含冤矣故爲今之計莫若寬取士裁其額達其期使一學不過數十人則士尊貴而其風必變士風變

而益於國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願陛下十年不行科舉則天下太平曩嘗疑其過言以今思之蓋信哉  
曰今取士者考之以無用之言定之於一日之際雖裁其額而遠其期彼賢不肖亦何由知耶應之曰誠不然  
知也雖然有國家者多獲一賢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與其廣額而賢不肖之皆多不若減額而賢不肖  
之皆少

說士下

會同

廣士之額不惟多收不肖而教養皆廢士之額不惟少收不肖而教養皆廢教之虛實為常別論諸先以養  
自之今夫為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領認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然則為士者舍童子之師蓋無可為  
者乎童子之師一縣至數千有非士而為之者有士秀之而不足自給者然則為士者將使閉門而陳饋乎士  
固有守死之道而聖王不以守死責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賢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 國家知之是  
以養士之法有廩膳有學租有書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復議而天下之士則俯汲汲營營財無所不為如  
前之論若是者何哉曰人衆故也一縣之士得廩膳學租者二十人得書院膏火者七八十人合之僅及百人  
而號稱為士者則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給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今之諸生號稱為士而其資十九皆民耳以民之資  
冒士之名而使無恆產以自給是以輕者兼商賈者兼吏長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放僻邪侈  
一如孟子之論也嗚乎分五人之食以飼十人而十人皆餓不若減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飽廩膳膏火學租  
之屬養十人數百人則不備併而養數十人則可當中人之產也然則養士者與其廣額而人人使不足不若  
減額而人人使有餘人人使有餘斯養歸於實可以責其不為非矣周之時士有士田蓋豈人而養之故其時

士貴而多賢至於戰國而士有無恆業者縱橫捭闔之流以譁起而不可復禁孟子以爲有恆心指其賢者言  
之耳沿及後世士類益多則擇人而養夫擇人而養不惟無以敦士風而實足以壞士習蓋宋胡瑗在太學  
制士每月有試瑗曰學校禮讓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所以成就人才也於是改試爲課更不差別焉下有不率  
教者召而教之而已夫有試猶恐其爭況於虞黷膏火或予或不于而使之爭利乎哉鄧志宏言崇實以來蔡  
京蓋天下學者納之費舍致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錄幽學者不以  
爲羞且逐逐然貪之學校之壞自崇實始嗚乎是法也蘇京爲之也

軍備官議

馮桂芬

先儒言師道立則養人多師備之感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暗生以百數僅觀  
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陋而臨時敷學租候同學使者按部爭新生之賢暗生獲譴爲州縣典守如欲據此外無  
事絕無所稱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師道之不講久矣無他位既卑權亦微流品近益雜漢成帝詔所謂爲下所  
輕非所以尊道德者也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爲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  
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賓禮禮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羣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獨惜  
其所習不過舉業不及經史所治不過文藝不及道德而楚兩多才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  
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蓋書院也厥後因其制爲學校然則學校之初固如是後  
乃陵夷衰微以迄於今也朱子曰須是能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陸氏世儀曰教官不當有品  
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  
無常品惟德是視顧氏炎武曰師道之凶始於赴郡候選又曰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

昔賢論說如彼今時情事如此愚以為惟合書院學校爲一而後師道可尊人材可振也移書院於明倫堂備建精廬可容一二百人郡縣主之省會則督撫學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學政試事歸州縣出納瑣屑領以城紳合適學之人而教之學貢顧至者與焉同其甲乙董生則簡其尤者與焉異其甲乙擇師之法勿由官定令隨生各推本郡及鄰郡鄉先生有經師人師之望者一人官擬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論官大小皆與大吏抗禮示尊師也厚貲生廩儲居院者爲內課使足以代副蒙不能居院者爲外課半之月官課一親詣以重其典有事則改日師大課一小課一家遠又不能居院者爲增課季一課不給餼非游學連三季不至者山長告於學政而黜之有政行亦然小過釋董舍朔而復之篤疾殆冠帶愈而復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積分法而變通之法以大課名次并計以得數少多爲先後造積分冊隨課升降最終簡其積分居最而品行亦優者數人送學政參定之以次貢入太學經歲科十試凡十五年而出書院顧留者仍聽行之數年文風不日上士習不變者未之聞也或曰文風固進矣士習何與焉曰亦在擇師得人而已師得其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芳吳氣澤之所及有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者夫閭風猶將興起況同堂乎且夫觀人之法不惟賢惟常不惟顯惟微不惟矜惟忍而能見於常於微於忍獨有朝夕異居之人責之以保舉其有遷焉倖焉者鮮矣豈與夫一人之厲版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語哉於是太學中人皆天下之選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諸職必極天下之選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諸生公推翰林官請 簡例屋以容千人爲率應之如郡縣居監讀書三年與之官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彬彬乎盛矣哉

戒諭學官

士子爲風化之原而教職實士子之倡導司黜課人心風俗之本係焉將相牧令之才基焉所關甚重故按月

李棠階

議定例甚嚴乃者因循故事職多不舉而書斗等又或借爲勒索之資名存實掩士奚由進本既奉 命視學學校是其專責觀士習之未端文風之未純惻然痛心然遇當地遠人多勢不能周知而遍教之不得不仰重各學以分其責而叙其教訓且各屬皆言教職等桑梓之地士子優劣與有榮辱豈得漠焉視爲無關痛癢之事夫來學有費廩所不廢近聞諸生入學延玩者多雖屬伊等無禮然亦必實有迫於饑寒者究而論之我輩亦未必無滿蓋師之受費將以教之也清夜自思士子之品行果由我教否士子之學問果由我進否設其能腕腕勸課視知子弟雖無良心方將致敬盡禮之不暇而肯故爲玩延乎必無是禮矣今與各學約本業新生及在學舊生按定人數分爲一月四課屆期彙領明倫堂先教以敦倫立品及履勸諭然後命題面試兼彙甄錄將所取優等每一課解數本每三月呈解一次其餘每課二三等但清冊呈送其文理通順履取優等者本院量加獎勵劣者反此如無故三月不解卷子本院定行查究至武生亦於每月定期傳德默寫武經一段及 聖諭廣訓一二百字伊等更宜究訓戒或與之講 聖諭一二段令伊等掛聽久亦可化其桀慢之氣如有三次不到者照例設傳戒飭無故終年不到者詳請斥革誠能實力奉行認真訓課激勸之方無不曲盡則諸生即間有不肖而守分好學之士必多本院按隨從優獎異決不辜負苦心若仍視爲具文諸生等毫無進境本院定行嚴懲亦不能格外寬貸也

### 江甯府學記

會國編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廳規制備六年國請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廣績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字入年七月工竣董共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既救既周初終無懈治城山巔蓋朝大宮埭址第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



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結時而懼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毒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汞煉采藥飛昇符籙祭咒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靈樞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舞吐成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袪除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進士及浮屠道士並見據誠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覆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專賊覆天以傾羣神而奪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寇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廣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款黜邪慝而反經是操何道哉夫亦曰禮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幼齒已立制防洒掃沃盥有常儀奠食有儀有定位成禮而佩有制度既長則教之冠履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覓以講讓明觀以勸忠其在暗則有三物以興警入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違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翠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斯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感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沒魯中諸陽得肆歸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而不絕又烏有疑其寔妄之說清亂民聽

者乎。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將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與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 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闡異端而迪吉士蓋鳳凰乎企禱聖賢之城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巴哉

舉行鄉課議

劉汝璣

今課士之法可謂密矣科場之外又有書院學官之課然鄉居之人或不能肄業書院而學官月課近已視為具文不知設立月課之意原期學官與士人朝夕相見訓迪時親不徒知其文並知其業行故 功令於學政試文之外別令學官報其優劣以憑黜陟誠以風靡寸草之中不能猝辨其文又况能盡文以見行哉然學官之職輕不若守令之權專足以興起人心磨礪士習是以舉行鄉課誠爲教士良法讀書者皆樂從而好學能文之士又得以其名上達即場外作文寬其程途假以詩刻得以從容研鍊其器課不凡者可以自矜其抱負與長民者借筆談心或值課期兼可詢考時事剖切詳對陳民間之疾苦俾長官得悉下情相其緩急而張弛之固不備以一詩一文第其優劣而云畢乃事也且爲士者知官與民親而後不甘於暴棄爲民者知讀書之可貴而有以自愛不獨認獄可清即人才亦藉以興起也至於花紅膏火等項就地籌備無須勸支公帑此尤易舉之事其收效甚大然欲正人心厚風俗必自教化始現在金衢嚴等郡均已舉行不可緩也

勸置學田說

張之洞

養民養士經傳恆言不養而教未之前聞夫養民之道豈能累濟人悅惟在上者不奪其生理不擾其生計斯卽養之之術也養民固爾養士亦然今日士多而貧卽使書院養學資與之屬百計培植倘權不濟况忍惠剝削之乎川省學校事體更者於所當爲所得爲者竭力圖之獨有一端萬目疚心寢饋不遺莫如新生覆試計

較東脩一取義年川省風氣新進調師贊幣豐腴實緣生理富饒學額矜貴沿爲成例動必取盈常有一朝進  
學毀家大半負債終身雖甚孤寒亦案常例結費之券未割扣除之牌已懸通省習貫而視爲固然使者少見  
而駭爲怪事每至覆試之日終日旁皇如苦在背若操之過蹙則恐發黜生童藉詞挾制若聽其遲緩更恐貪  
惡奮斗逼勒孤寒操縱皆非無從得法故使者不以晝夜考校不廢不食爲勞而以覆試日爲苦由衷之言有  
如敵日試思童生應試臨場擔筮三旬九食欲謀一館艱如移山飛廉俯哺不供事落甚者寄食無門飲履無  
下俸而獲精女得多金卽或饋粥根給而博一青衫進資其破家棄產亦可謂忍情拂理傷心慘目者矣特是  
廣文一席自唐代以來卽號冷官東脩自行尚非在禮法之外若必并此禁絕何以自存送考辦公資糧用度  
於何取之其富而好禮者自願致敬亦將不許乎且將令其藉案說詐句結劣生屬託公事因爲利乎夫校  
官子弟亦豈遊庠諸生之家豈無司鐸何乃不平不想惟務責人使者按部所到不憚嚴切禁戒多方督催今  
日諸校官固多能砥厲廉隅自甘刻苦然不肯書斗造言劇謾謀串陷變怪百出又豈人意料所及尤可慮  
者由今之道書斗利弊弊倖進者之一切從豐必致包庇串合無所不爲而陸續送覆閱帶覆單身補覆下  
屬補覆顧弊終亦不能禁絕頂替欺取百弊伏焉試事安益澄情真才安冀吐氣此川省積年之痼疾已然之  
明事皆士類所自擊之身受之蓋腕指心而應聲言之者也若不思一兩利經久之方仍爲本省師生共古之  
累今日止有一領汝等可自爲之川省尙稱殷實各州縣各局義舉數目甚多士民樂善急公捐施恐後夫四  
民以諸生爲翹楚地方以讀書人爲元氣此之不講好善何爲若得各處紳宦糧民感發集議公捐一欵或買  
學田計其三年收穫之租足敵兩考東脩之數各學數不同須就本處懸照情形酌議之分年勻給送考時酌加資斧如此則進  
即不爲過也亦  
不至困窮取進復限定以千錢爲費一切書斗小費認號轉案補覆幫增出貢舉優報丁復復錄遺請

費取辦於此陋款擬爲消除士民定議於下然後稟請長吏督率行之

實吏勸捐則由本州縣詳明立案  
士民勸辦則可行

立石永永不得變革若不能得此貢田巨款者或每年仿照他項公事之例酌議定數按年捐助或別籌他款

取息給用惟地所宜不必一撤其瘠土狹鄉不能辦者聽之不辦辦者聽之倉卒不能辦者徐圖之通省辦則

通省之士林利一縣辦則一縣之士林利斯則貧士不病冷官不饑諸生寬然無累然後可登心而讀詩學師

廉介無求然後可抗顏而訓士豈惟序之樂抑亦化導風俗之源也夫川省公舉之費亦多矣然飽枵飽

衙蠹不如飽寒賤之爲得也三費局之設誠善矣然恤捐衙蠹汎官不如恤學師之爲要也

三費大局皆政司  
不可不備也

或言財惜費則更有說以喻之衆知富室大戶孰無子弟孰不望其成名既有公款則異日子弟入學不致受

無名之抑勒費無益之督叻就云自謀亦復甚善縱使家無儒士可決其後必昌既擅樂施之令名兼獲濟物

之美報况此日之孝秀卽他日之縉紳此日獲助於鄉人他日必思造福於桑梓無往不復更非他項捐資所

可同年而語者也如校官者雖非本縣人士要是同省寒儒卽云於彼有益亦是楚弓楚得並非波及局外此

舉在他省則甚難在川省則甚易在他省則可緩在川省則甚切比者南川縣令文昌黃君際飛卽持此議設

法勸捐有志竟成置買學田千有餘石計其所入足與往歲相當章程皆與右所說同前年歲試招覆時師生

同歡確有成效黃君之賢能愛士南川士民之好義知本使者敬之獎之願通省百六十州縣效之

若欲查照  
南川縣辦

法者准赴本衙門抄案語云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使者庸愚不能別畫一養士之策敢以此一隅小補之音進

可乎

請定鄉試考官校閱章程並防士子剽竊語弊疏

林則徐

稿臣欽奉 上諭本年壬辰科江南鄉試著派林則徐入闈監臨欽此臣到蘇接篆後已近闈期當卽遵臨科

場條例將監臨辦事宜預爲布置伏查本年四月內欽奉 上諭二載寶興爲掄才大典各直省主試親朕特加簡任宜何如濬虛洗心認真校閱務求爲國得人順天同考官及會試同考官俱係翰詹科道當該員等甲第本高又凝朕親加校武尚無荒謬之人充選所以得人較盛各直省同考官則年老舉人居多勢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閱卷卽有近科進士亦不免經手簿書錢發文理日就荒蕪各省督撫雖照例考試嚴官仍恐視爲具文全恃主試搜閱落卷庶可嚴去取而拔真才嗣後各直省督撫務將館員認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謬之員濫行充數等因欽此又上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著各直省督撫將書肆小木板片概行銷燬其貢院左右如有公然售賣小本文策者即責嚴辦倘士子尚有不知檢束懷挾倖者即著斥革其恃眾逞強不服約束者枷號示衆治以應得之咎士子中式後除策學援引經史語句相同毋庸諱外其四書經文有全篇剽襲謬文者一經磨勘官發出立即斥革務期永絕此弊以肅士習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掄才清釐積弊之至意竊查江南爲人文淵載入闈士子多至一萬四五百人額設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約須校閱八百餘卷稍有草率卽恐遺濫交謫 臣聞近科房官每有爭先薦卷之弊以爲薦早則獲簡者多薦遲則中額已滿難於入較故於頭場分卷到手輒將首卷中幅略觀大概謂之望氣其合意者覓爲一束以備加圈呈薦稍不稱意卽置落卷之列不爲下筆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薦完再將落卷覆加細看以決去取乃頭場薦卷未畢而二二三場試卷已陸續送入內簾因又趕覓已薦之字號連經文策問一併加圈重閱頭場呈薦卷悉別房之薦卷三場均已齊全而該房僅有頭場不能早供考官比校則所中卽不及別房之多是以相率敷衍尤絕以趕早薦完爲分房之捷訣直至三場薦卷俱已畢事然後將先前略觀大意之落卷批點審責彼時中卷已定意與關辦縱或見爲佳文亦難隨其人之命於是候分段落卷者有之候讀破句者有之雖有文非竟時僅點首卷聞

講啟句而卽擴棄者其批駁之詞不曰欠精警卽曰少出色此等批語竟可豫先書就不論何等文字皆得以此貶之似此校閱情形定棄取於俄頃之間判升沈於恍惚之際誠如 聖諭迴思末第之先與多士何異乃於落空漠不關情設身處地於心何忍臣前任京職曾充鄉試考官二次會試同考官一次自揣學疏識淺惟  
有細心勤閱庶少屈擲人才懸在闈中刊刻批語板片刷成批紙分別首藝次藝三藝及時凡頭場四篇逐篇皆有批語被黜之卷必將如何疵累之處分篇批出自諒庶不使有一篇批語相同者此次臣職任監臨除  
考試考官必擇文理優長精神振作之員不敢以年老疏庸濫行充數外竊擬將臣逐篇分批之章程責令該  
考官循照辦理除二三場批語不拘外首場四篇必使逐一批出凡泛而不切字樣如欠精警少出色之類概  
不許用蓋三藝統批往往藉口賅括轉不切當逐篇分批則於此一篇之得失利病非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  
口該考官受此繩束不敢草率了事於衡才似有裨益至揭曉之後臣仍將落卷復加查核如首場文藝非有  
大疵極點敷衍而止者據實參奏予以處分尤足以儆惰心而免物議惟思頭場三文一詩每卷約有二千餘  
字如果認真校閱則窮日之力只能以四十本爲度每房差缺八百餘本約須兼旬始可了一首場查例載大  
省於九月十五日內揭曉不得匆促催辦等語近科揭曉之期往往趕早此次欲遵新奉 諭旨主考官須將  
落卷全行校閱江南卷帙最繁則揭曉之期自應照例以九月十五日爲斷如臨時尙虞匆促或再仰懇 聖  
恩寬展數日總不出九月中旬之期庶主考官均得悉心細閱真才自不致有遺矣至士子數品自愛者固  
多而希圖倖獲者亦復不少科場搜檢自當從嚴惟人數至一萬數千之多難保全無遺漏且往往因搜檢而  
愈形擁擠因擁擠而不免磨擦查嘉慶癸酉科江南鄉試因首場封門太遲奏請議處是於認真搜檢之中又  
須不悞日時方爲得體臣查英帝之弊約有三端一則專帶文典故以及經解策料雖有所取資而尙須靈

用一則坊刻小木成文之類明知不可抄襲只圖探擬成篇一則分僂多人將四書題文全行製就揭帶入場見題前抄不費思索閱近科以此倖獲者頗不乏人是以平時官館地者教讀之外別有作文席面每掛一篇自二三百文至洋錢一圓不等文名愈著之士攬作愈多則眾人爭託其名以售又藝大半脫胎繆竈並非獨出心裁而一篇或售賣兩家一稿又傳抄數手如斯之類必犯雷同但察官眼力不齊雷同者未必均在一房故有通篇一樣之文此中而被黜者甚前在江西典試取中之文已經發刻及搜閱落卷竟查出許多雷同將已刻者復經刪去隨彼時未被倖獲而事後無所示懲究恐不知自愛之徒仍存僥倖萬一之想查錄錄錄中例有斥革之條但聞舉祇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後即已解部未必人人得見即聞有錄錄雷同之卷而事無左證孰肯壞其已成之名是以剿襲倖傳仍無忌憚惟於場內閱卷之際對出雷同即記檔冊於撤閱後加以微儆庶可杜其惡習且本科欲進 諭旨別落卷通行校閱雷同剿襲者更無所逃 請移行主考官官記其字號揭曉之後移 查辦除策學援引語句庸議外其四書經文語同至三行以上者正途貢監生員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罰令對讀若係俊秀監生以後不許應試至全篇雷同剿襲者毋論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如此則士子皆有畏懼之心不敢錄舊而僞人作文者恐其無益有害則懷挾之弊似可立除而真才輩出矣

請陝甘肅試分闈並分設學政疏

左宗棠

竊維甘肅地處西北邊荒舊隸陝西行省統轄康廓年間拓地日廣始設甘肅巡撫駐紮臨洮乾隆年間又改臨洮爲蘭州府後設總督駐之兼管巡撫事地當西陲衝要南北界連藩服荒蕪漢蒙回番雜處其間務俗異宜看尙各別漢教備循回習天方案崇崇信佛教自古至今未之有改置省以來諸凡建設或創或因於武備

尚詳而文治獨略其異於各省者兩大端各省除壤地曠遠一水可通之安徽一省試斷併江南取中士子久習爲常此外均就全省選中督撫駐紮處所設立貢院屆期考實入闈校閱照額取中獨甘省距陝道阻且長而鄉試必須赴陝陝甘學政竊駐陝西三原三年一度按臨甘肅舉行該科兩試均與各省不同故自政建省治以來甘肅士人經明行修能自淑其鄉里者尚不乏人至巍科上第以文章經濟取重當世者概不多見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爭自濯磨甘肅士人獨安固陋不求聞達也計甘肅府廳州縣距陝近者平慶涇鞏秦階兩道約八九百里千里蘭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遠者一千六七百里蘭州迤涼州甘肅西甯道北甯夏道或一千餘里或二千里至蘭州安西一道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鎮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邊塞路程爲遠又兼駝砂亂石足礙馳驅較中原行路之難笑矧倍蓰士人赴陝應試非月餘兩月之久不達所需車款僱僕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參費小者數十金多者百數十金其赴鄉試蓋與東南省舉人赴會試勞費相等故陋生附府廳州縣學籍後竟有舉生不能赴鄉試者窮經皓首一試無葆覆可慨矣軍興以來學臣不按臨甘肅者已餘十稔幸前學臣許振聲不避艱險以次按試生童踴躍呼迎拜馬百計補行各屬歲科隨試取入新生不下萬人而從前取進生員尙不在內徒以資斧無措不能遠行加之夏秋霖雨水潦縱橫有無從問津者有中道滯邇致候場期廢然而返者有資斧耗盡抑鬱成疾以致者其得抵陝完試事者不及三千人然則甘肅士子之赴鄉試者合新舊生計之不過十之一二而已臣自肅州凱旋歷甘涼各郡途間見諸生避諱道左初疑其秋試被放者比詢以試事則愈稱無力赴陝不知其詳言已歎歎不絕慰諭道之前核准學臣許振聲者送甘省赴試士子公恐分闈呈詞當行關司議詳昨由肅凱旋後又據紳士前刑部主事陳煇道員曹烟及漢回士紳等聯名呈稱捐建貢院擇定補川門外地基籌備磚瓦材木已有頭緒請援照湖廣雲貴



試分關取中前來並稱甘省武試本係分關文試宜可做照懇求具 奏臣惟湖廣武貢等省轉試道路險遠歷蒙 列聖恩旨分關取中士林感頌至今茲甘肅讓陝轉試道路險遠較各省數倍有加 皇上一視同仁軫念士人赴試維艱 恩充分關取中俾遠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應試則投戈講藝士氣奮興 文治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惟是分關取中額數應定若干難以擬議查陝甘兩關向係合兩省取中從未分析茲甫議分關取中若將兩省額數平分各占一半則陝省應試人員向多於甘省現已有增無減甘肅如占額一半致陝西中額頓形減少殊非情理之平若照 臣度臚之初奏准甘肅取中二十一名成案計算無論當時因賊氛正熾赴試人稀一時權宜酌擬本非甘省定額況當隴境肅清應試士人自必增多數倍而中額僅此翻致向隅亦無是理若按照永廣中額都章計算甘肅軍興以來各府廳州縣派捐糧料餉需均值人物影殫市價翔貴之時謂該各廳州縣歷年案卷稽核捐輸之數為數甚鉅而又限於部議示廣中額不得逾十名定章無從推廣此擬議中額鮮可依據之實情也竊考從前兩省合中時道光丁酉己亥咸豐壬子等科甘肅每接會取中三千餘名同治九年庚午科鄉試 臣接陝西撫臣蔣志章據稱主考評場中試卷甘肅獨優殊堪額滿本年英西科鄉試據陝西藩司韓鍾麟稟主考所論亦同是陝甘文風無客軒輊而甘肅分關後人文日新月盛尤在意中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逾格 特准比照各省中額最少之貴州每科取中四十名滿營應試士子每科取中二名合共四十二名作為定額遇 簡放主考學政之年另 簡甘肅正副考官各一員甘肅學政一員俾合省士子得以就近鄉試而廣科拔屆舉行學臣得免跋涉之勞生童得以時親承訓迪者舊學而啟新知不獨邊方士習文風可期不振已也 臣自西征以來自觀民俗陵夷泯誓日甚不但劫殺爭奪視為故常動輒囑聚多人恣為不法而民間倫紀不明禮教久斁千名犯義之案誅不勝誅雜地雜種疢疾皆俗漸染日

正正夏變爲夷靡所止極不得已設局鄂省刊刻四書五經小學善本分而各府州廳縣師行所至酌設立  
通國義塾分司訓課冀耳濡日染漸移陋習仍復華風邇來漢民敦崇儒術誦習六經同民亦頗知齋慕爭  
成立義塾延師讀儒書前學臣計振麟次第按隨多方激厲回生得附學籍實成均者所在不乏益欣欣然  
以得附官場爲意外榮幸食桑豔而懷好音斯其時乎若荷 皇恩尤其分闈就試屆時簡派學政按期檢閱  
則經正民興邊氓長治久安之效基於此矣 臣亦知聖賢之學不在科名士之志於學者不因科名而始動然  
非科名無以勸學非勸學則無讀書明理之人望其轉移風化同我太平無以致之固非謂科第文章足以歡  
勸庸耳俗自兼可博取名譽也愚見所及謹以附陳

奏設味經學院疏

陝甘學政 許振麟

竊惟風俗之盛衰視乎人才而人才之隆替由乎學校學校者教士之地實養士之地也士人有廉恥而後鄉  
里有風化庠序有秀異而後在官有循良其始惟奉句誦讀之爲其究則生民休戚之寄故一人爲之衆人從  
而效之方正邪僻分類殊趨諱之風氣一人倡之衆人遵而行之學問議論先入爲主謂之師承其源甚微其  
流甚大不可不謹也夫欲有所出以收得人之效則必有所養以爲儲才之基 臣伏見 國家作育人才府縣  
設學復聽所在舉行書院法良意美得人稱歎惟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視爲具文平時因循居半這學政按臨  
所駐不過旬日而又不逐日校藝卽有所啓迪亦不過布條教舉大綱至於教士之賢竊以爲莫如書院若書  
院山長得人而謂不能挽迴風氣振興人才者未之有也伏查近日書院之弊約有二端一由山長爲紳士退  
休之資其延訂也或論名位或徇情分官場以爲一旅之應酬紳士以爲一家之取給評語甲乙苟簡從事而  
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如是者不得謂之教且經費悉隸官吏凡印官兼轄書院往往虛領其名而未查其實

其款項生息支發一切皆書吏主之積年既久侵蝕失計日見支絀士無所藉難以棲止如是者不得謂之養  
且自抵任以來因查西安有闕中宏道兩書院培植兩省規模稍大闕中督撫主之宏道學政主之惟自軍興  
以來士多苦貧不能自食又不能從師雖欲聞經明行脩之要其道無由况甘省流寓於此者殊不乏人且愚  
以爲似當添一書院以收兩書院之所不能容因擇兩書院適中地方於涇陽城內設一味經書院其規模與  
闕中宏道相等且捐廉爲之倡而各屬紳士好義急公者大率皆釐金襄事業已設立講堂開課舉行其定章  
有不同他書院者三他書院專課詩文味經之設則要以實學爲主令諸生逐日研究欽定七經及通鑑史  
漢大學衍義文獻通考等書引之體義理稽故實手抄口誦日漸淹貫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大略其  
設課也則合制藝論策經解詩賦法戒錄分課一一爲之使知學古之爲貴他書院除開課外師弟不常接見  
今則山長日登講堂傳集諸生經史大義及小學諸條講其要其課程閱其札記別其勤惰嚴其出入令其  
由嚴憚以生清明本講員而得服習使之知積品之爲先他書院屬之於官官有遷移則法必中變官有職務  
則事難兼涉即如宏道書院歸學臣董理如且終年在外按試相隔千里何能稽覈今味經之設且悉擇一方  
之望以之共理一方之學雖始由且而日久經理究以責成紳士爲當蓋權不歸官則延師可免徇情敷衍  
之弊非物望素孚學品兼優者必不能居此席費師實用則經理可免侵蝕支絀之虞非廉介自持鄉里推服  
者必不能與其學力維持思培子弟使之知成法之可繼此且倡建味經書院之初意如此也且徧查陝甘  
人望所歸得保升同知前平利縣教諭史兆熊學有本原體用兼備延爲書院山長訂期十年而以城固訓導  
姚勳陝城教諭王賢輔協理購席兆熊品端學粹遊其門者多所成就前在興安勸辦一府堡寨一千數百  
餘所賊匪興安不能逞志全活甚多歷經大吏保薦兆熊每爲學徒舉留不能出仕其淹泊而有實用如此則

識長於經學志在誘迪賢明澹然無欲留心風化此皆關中多聞之士正學之選置之詞迪必有可觀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臣之責以十年者亦滄斯經如達士無效臣請受詔舉之於其承管經費課程膏火資成紳士顧遠知縣怡立方教職張樞楊珍吳乙東謝洪猷從九牛與宗等立方廉正勤懇才識素優歷年廉衝地方久著成效其餘諸人亦皆物論推重以之經理書院不備培養人才自有起色即義倉蠶桑諸事亦可次第舉行不勦公家糶米之款而又與地方無窮之利似教養可收實效臣觀諸人俱皆心竭力願任培植不求保獎不居成功良由關中風俗之厚士習之美以之責成經營實足垂久遠而無流弊合無恭懇 皇上天恩飭下陝甘總督學政臣各立案嗣後督撫學政及各衙門分月輪課其山長堂課規條即乞照臣所擬辦理一并責成紳董承管

請整頓宗學疏

王榕吉

竊維 國家設立宗學所以爲國儲才亦以明親親也學分左右兩翼每翼宗學額設教習官四員總管一員副管一員復有總理之王公統司其事又欽派科甲出身三品以上之京堂一員專司稽察法至密意至深也誠以宗室子弟生長富貴派衍天潢必使之入學肄業操其聞見以免固陋陶其性情以化融於通志時敏破除世習習氣乃可以長保富貴也教習官三年俸滿須查有實在功效方由稽察大臣加具切實考語送宗人府帶領引 見諸 旨施恩錄用獎其勤勞即以嚴其督課 國朝宗室代有偉人莫不仰荷 列聖之所教育迄於今而宗學幾成虛設矣臣自同治九年奉 命稽察左翼宗學當向該管官切實致囑課程務須認真初次入學尚有教習數員肄業生二十餘人在學接晤此後時復前往則口形疏懈到者或無一人稽察教習者難得與宗學生晤面出題課試交卷亦復寥寥詰其何以如此據該管官倉稱宗室之廢學大都爲貧所累

糊口無資實有萬難認直者緣宗學肄業生向章每月給米三斗紙筆墨按時給銅夏季以冰冬季以炭自經費不敷以米裁減又改爲折色向之領米三斗者今領米不及二分其他更無論焉每月所領僅數兩日之食欲責令常常入學讀書作文勢必有所不能是宗學之設有名無實矣其充褚之家亦或自行延師課讀然力能延師者十之二不能延師者十之九誠恐乃逸乃諉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得詩書之進益坐談聰明大爲可惜在各學教習不遵敷衍成月藉爲出身之階而職司稽查者扶同隱忍實覺疚於中且在順天府尹任時於金臺書院考課之期遇有宗室子弟應試者必酌予獎勵或置一二等傳稍分膏火之資愛其才又憐其貧也伏思我皇上誦萬親親推恩錫類之仁無所不至獨入學讀書之子弟月米未復舊規似無以示優異而昭激勵且兩翼宗學每年所掣節者不過粟米五六百石地方水旱偏災一經奏報朝廷不惜裁撥十萬石二十萬石立予恩施卽京師之普濟堂功德林及通州之王愨園每冬尙蒙恩賞米五六百石及三四百石不等豈以宗室子弟培養所關而稍有新惜耶可否請旨飭下宗人府王公妥議整頓章程肄業生月米應如何復舊勸學與不勤者應如何分別勸懲教習官應如何專責成備節滿並無實效應否再留數年以觀後效獎勵警惰庶教習專心以納誨學者崇德而象賢將見宗室子弟經明行修大可爲拔幹之才小亦不失爲虫璫之品則聖朝之恩明誼美歷久彌光矣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五十四目錄

禮政五事校下

會辦整頓 咸安官官學章程疏

請願學增設舉監疏

請 恩准職官入監片

請停武備片

請陳結丁不准考試可疑可憐情形疏

請 飭酌加海門廳學廩增各額片

請添設張獨多三廳學額疏

續陳苗民改裝暨整頓義學情形片

口外七廳取進學額請按案辦理疏

請遵冊送考疏

新設縣治請立學校疏

改建船山書院片

寶 鼎

王先謙

王先謙

沈葆楨

王家璧

黃體芳

李鴻章

林堃元

李 斌

呂 斌

文 緒

慶 裕

彭玉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五十四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禮政五 學校下

命籌整頓 咸安宮官學章程疏 光緒八年

禮部少詹事寶昌

竊 咸安宮官學創自雍正七年教習學生定爲員額以內務府大臣管理學務而選滿漢翰林稽察之立法之始既稟稱事品課有章高選經師橫全闡溢自餘年中 列聖恢儲右文深沐推化學官益淳誨以遠藝士食齋德支乘蒞齒彬彬稱盛自道光以後用度不足例支稍稍省併亦會戎馬方殷木遠庠序之事師徒意散進趨途僻博士僅有虛名學生遂寡成業失今不治舊典兩淪等伏念 咸安宮官學隳材夙衆 恩例獨優遠固下庠西序之規近亦上臺東宮之制際茲 皇太后 皇上崇儒重道籲俊求才方屢下 詔書意在整飭官學臣等稽察課程同有綜理之責謹與督學大臣吏部尚書廣壽兵部尚書志和反覆籌議食謂齊室未和徒屬相備振衰拾廢宜及是時輒參稽舊制酌以今之便宜分別條上伏祈 聖明鑒察

一 慎挑選咸安宮官學學生例選入旗及內務府三旗滿洲舉貢生監管學生及閑散入內充補嘉慶十四年 議准 皇學體制較優若學生年歲太幼極責以背誦經書不足以觀成效嗣後凡由官學生及閑散人等挑選者定以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內入學至十年限滿不能考中生員卽行出學舉貢生監三經正科蠲會 試不中者加之是 皇學學生必文理精通材堪造就者方能入格非如入旗 景山向以幼童充數者比且 數習期滿例以名下學生中式進士舉人取列生員筆帖式爲考課若準十年就博之條恐無三載週經之 效按之明理勸懲實多此次擬定學規應將學生傳齊面試校藝著年一准成例加不及額卽者取各旗俊



秀子弟續加遴選惟向章由督學大臣取定選舉比族憲志和謹以 臣等會同挑選稽察尤屬具見該大臣等無分畛域之意應俟得 旨允行 臣等與閣選政仍當於拔尤選類之中一材必庸一舉必錄以安樂育而感聖鑒

一分課程官學生額缺一百十名向例習漢文者七十七名習清文者三十三名乾隆二十六年改歸清書者二十名今學務久廢不但清書全不通曉即文藝亦甚空疏近年讀書房經應酬復月課尙有甚精可尋至於繕譯清書殆乏專門難成孤學 臣等公同商榷擬仍以七十七名學習漢文以三十三名學習清文旗員營以圖書爲根本而繕譯實以漢文爲權輿如果敦邁有方諸生敬業樂羣親取友將旁通藝事舉所習十二字頭三合切的實無難兼綜條貫應俟數年以後擇學中書材異等數十人清漢並習亦不必預爲定員以免愛博不專之弊

一復公費查戶部例載 臣學教習共十五員月給銀三兩季米五石三斗官學生一百十名各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一十二石一斗道光咸豐年間以次核減教習月得銀一兩八錢學生月得銀一兩四錢米皆每季一石有餘在今日教習具官學生額業尙復月支奉稍亦近於苟廉著從 臣等的復月課兩次教習小課六次既懇情逸宜恤濟貧報 恩施將 臣學教習學生月銀季准米均實支無以減成給鈔計每年增銀千餘兩米千餘石在部庫倉儲所耗無幾而冷官寒賧所獲已多倘能始終共責成衣食既周始能奮其志慮學務持久之基實在於此至教習應給衣裘學生應給紙筆各費督學大臣已經籌給無俟 臣等瑣陳

一嚴密成 臣學教習期滿由督學大臣出考者部照例引 見例用自學務日馳該教習等功課無憑考核期

編撰都流弊孔多之將視教習一官徒爲舉貢入仕之階徑殊失論定後官初應管學大臣與臣等詳行定議擬於到學以後將該教習名下分教各生註冊存案其間或有事故改派加派者均隨時登記期滿將臣等所定課簿咨由該管大臣出考並冊送部以憑稽核其不能實心訓課教法平常者仍照例分別差處駁回教習之考成準以學生之功課則學業玩愒必不肯曲與通融子弟梗頑必不顧仍爲掩護斯視公事如私事自能以身率教收循循善誘之益矣

編學術臣學課試久廢試辦之初不得不就文取士漸與黨陶但整頓官學本期造就人才若不深探木源毋於俗學久之學中但得數十工時文精試律擅書法之士不足見國家厚待入版甄陶品類之至意伏考乾隆元年臣學恭奉諭旨令學生學辦稿案及繕錄嘉慶年間諭士人讀書法以用若但知從事文藝而置聖賢正修齊之學於不問卽倖獲進階級官登仕其於修己治人之道懵無所知何以副興賢育才之意至尙儉黜奢尤爲與廉善俗之本官學子弟榮養初廷著管理官學各大員嚴誦教習人等務與受業各學生發明四子之書剖析五經之義有心性淳雅與服侈肆者隨時嚴加戒飭欽此是知經行實於交修體用宜於兼備臣等既酌復課試於稽誦詩文之外當漸試以經史策論觀其志識至先儒性理之書本朝掌故之學亦擬令教習等隨時講求因其資稟成使通明其常行書籍由各生自行購置惟臣等苦之秘藏善本宏編訪求匪易所有列朝聖訓御纂七經御批鴻鑑輯覽以及御定清文錄及補編總綱補總綱御定清蒙漢三合清文與武英殿國子監等處所有官刻書籍及近年各省局刻書籍應懇恩準臣學擇要者取俾諸生肄業之似得以縱覽異書研究實學斯教化宏而學術正矣

一請恩試臣學學生向例五年考試一次由吏部請簡大臣分別等第一二等錄用闕有賜給三等

學四等革退乾隆間改爲三年一試二十三年改爲不定年分考試繙譯中書筆帖式四十一年復准咨送吏部考試庫使臣等查近日侍駕錫珍館整頓官學侍駕寶廷請教導六部筆帖式均奉 諭旨允行卽今事例停而繙譯中書各部筆帖式庫使亦實有乏才之慮若申明舊章集各學之良以爲各衙門之用仍酌予年限並將各學學生請 旨考試分別錄敘則子弟有進身之階都吏皆明經之士似與學務政務均有裨益是否有當應請 勅下吏部妥議具奏 以上六事准舊制定新章酌時宜除夙弊似亦敦養兼全情法互盡如蒙 俞允 臣等卽當詳定條規嚴立程課時選諸生而調迪之以期徒衆嚮風相觀而善 臣學近隸 禁垣較四姓小侯一品士門七營飛騎尤爲優厚入旗子弟又頗多開敏高明仕路既寬穎異之資騰上區適者童年收辨志之益幼學定育德之基較之鄉貢進士州郡文學困於科舉習非所用等當有事半功倍之益以 國家治理之隆誠使實事求是久道化成或有二環備之士出於其間以副 聖明振興學校之意此固 臣等共爲入旗子弟深殷期望者也

請國學增設舉監疏 光緒十一年六月

國子監祭酒王先謙

竊維臣監六堂向以各直省貢監生彙送考試入監肄業而舉人例不與焉推求立法之蓋以 國初仕路疏通儒生一中之科卽登官無不應更廝身太學致妨貢監生甄用之途康維以靈科目日盛銓選因而擁擠伏讀乾隆七年 聖訓已有舉人日積日喪需次多年不得一官之 旨至今日而勞績捐納充滿天下銓法愈滯士子名登申榜始爲筮仕之期舉人非由 大挑教習得官賸錄錄敘及齊藉他途出身者鮮不始首一經困窮終老此亟宜加意者一也舉人既列賢書已出貢監生之上進擬糶科則內廡朝班外成民社其非爲國任事之人正當及尚未尋禡之時使之肆力磨礱磨成器識乃以限於成格轉不得與貢監等侷 聖

主之教思既無當於育才亦非所以勸學此亟宜加意者二也明代學校之制人國學者通謂之監生有貢監有廩監有例監有舉監即舉人也洪武初擇年少舉人趙惟一等人學水樂中學人會試下第輒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嗣後遂爲定例 欽定明史選舉志可考按也今舉子春闈報罷其欲留京者不少貢生之衝覺館維艱無不願應事上庠一費歲餼以爲奮志潛修之地若不加以收錄實不足作士氣而順羣情此亟宜加意者三也如一體入監肄業賦有三便自捐例減成掣監日盈天下於是太學重地僣貢少而監多其潛心問學者固不乏人而射利者流惟圖竄名入籍得以露潤直隸山東兩省監生重名代替寔繁有徒每值考錄住學幾於防不勝防詰不勝詰舉人則皆係本身凡入監者取同鄉官認讞印結爲憑可無假冒之弊考選既得其真稽察尤易爲力便一監生多在本省應試無事來京雖有通材何從廣爲舉政舉人則三歲計借舉萃輩較拔尤安慶易收英才樂育之效便一明初應科進士多出太學洪武朝成長幸未廷對第一者皆太學生擬題名記立石監門進士題名碑由此相繼不絕 國朝進士立碑尙沿故事而其出來無復深考矣誠令舉人入監則明經仿行孰不爭自濯厲貢舉之年必多成就人才鼓舞之機端在於此便三且等伏惟成法貴於遵循而時宜必當參酌矧立教培才之道不厭精詳果於學校有裨敢不權衡變通上副 聖主作人之化爲此合詞具 奏懇 恩將 監肄業生增設舉監名目准以各直省舉人入監肄業即於貢監生員額內通融錄補以廣甄陶而資鼓勵出自逾格 謹施

請 恩准職官入監片 光緒十一年

王先謙

再向來 臣衙門無職官入監肄業之例惟近日捐例減成樂輸頗多士子戎行著精剗章牛列齋生幸邀頂戴之榮弗與膠庠之選求仕不得願學未能揆厥情形允宜矜恤擬嗣後無論舉人貢監生除由捐納勞績得有

正印職官投供候選者卽係已入仕途無庸收錄外其非正印職官未經投供仍情殷向學者懇請 恩准入監肄業至舉貢考取教習傳到需時者請一併入監肄業以廣甄成

請停武備片

兩江總督 沈葆楨

籌辦經費各省情形不同而就大局言之曰節無用以裨有用而已 國家文武並重論求才之道原謂取多則用寡然文職以科甲爲正途而武職科甲升階獨居行伍軍功之後則 祖宗立法之精意不可不深長思也歷科武備報部經費每省已數千金而不合部例又不能復裁歸於外銷者不與焉其院試部試縣試則爲收令虧累之一大端果所拔者爲 朝廷折衝禦侮必不可少之才卽所費雖多亦不當吝惜願自軍興而後竊計 國家所以收得人之效者多半由額兵練勇而來科目之榮遠不逮焉卽以京旗論人才輩出者首推火器營健銳營今則神機營出色當行矣何者習其所用也 臣到任日武舉擊街票訪投營後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焉憫之然詳細察者其曉暢機務實不足與行伍出身者比其奮勇耐勞實不足與軍功出身者比何者所用非所習也夫歸標効力者尙能東身自愛勉就範圍而無事家處者往往恃頂戴爲護符以武斷鄉曲蓋名雖爲士實則游民有章服之榮而無操防之苦故以不守隊簿註劣者文生少而武生多則又非徒無用也誠奉 廷旨飭停武備例銷之款提解部庫每科合各省亦可得數萬金而綜計州縣所省虧累尤屬不少爲州縣省一分虧累卽爲民間留一分元氣其有志向上者或戍或勇任其所托早得窺見行陣真際以自奮於功名機厚者歸農無從沾染習氣則財與才均化無用爲有用矣可否請 旨勅下部臣通籌定議出自

奏

請停武備片 光緒四年

王秉燾

臣恭查道光二十四年 欽定禮部纂修條例內開盛京兵部所屬站丁係吳三桂戶下逃丁及偽官子孫充入旗戶下帶地投莊頭與家奴無異本身及子孫均不准其捐考等語臣查旗民家奴尚有伊主放出後扣足三代所生子孫與平民一例應考之條而此項站丁節經歷任盛京兵部侍郎永福兆惠富德花尙阿書敏費元戶部侍郎保順等奏請照戶禮工三部所屬官丁一體准其考試均經部駁在案在部臣屢議而屢駁者固守先年之例案而謂臣屢駁而屢請者實察歷久之情形且詳查歷次成案考証乾隆嘉慶年間部額欽定學政全書及近時續增科場條例見其中有可疑者三有可憫者三請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永福兆惠富德花尙阿書敏四次奏請見於 欽定學政全書者皆在嘉慶十九年以前部駁皆以驛站緊要恐准考則有力之家盡以讀書為名規避差使致誤驛務並無一語謂係吳逆逃丁也至嘉慶十九年將軍和寶與書敏不合始有係康熙年間招安吳三桂戶下逃丁四百四十名編為一站之語此可疑者一也永福初次奏請在雍正八年其時去吳逆平時未遠欽維 世宗憲皇帝聖明英察無事不在 聖鑒之中臣恭查雍正五年杭州織造孫文成奏事奉 硃批凡百奏聞若稍有不實恐爾領罪不起須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係四十年閱歷世情之羅親王也 聖諭嚴明莫能欺飾若此乃永福此奏惟奉 上諭事雖應行但此途一開俱各染於漢習而於漢仗武藝正項差使恐不無懈弛之處等因欽此若站丁皆偽官子孫永福隱飾不奏復為陳乞天語有不諱責及之乎此可疑者二也和寶謂康熙中招安逃丁編為一站亦未指明何站其實盛京兵部所屬二十九站皆設自順治二年人數既多歷年又久生齒自必蕃衍今日皆吳逆逃丁之後豈原設二十九站各丁竟無一丁有後乎且逃丁但編二站即陸續投回隨拿獲者及偽官等家口亦擴其中必不至合二十九站全額一律換盡也此可疑者三也不特可疑亦實可憫原設二十九站站丁世受 聖朝養養例准考補驛

丞何敢必希上進但因一二站編有招安投回之人遂使二十九站站丁祖父子孫同受不韙之老亦準上進  
必非其心所安其可憫者一也且又查咸豐四年部駁費元所奏內稱若因其情殷報効遽准代懇 恩施破  
除成例是但爲數子餘兩之微資墮二百餘年之大法等因 皇敬思卽和寔所委編管一站係在吳逆初平之  
際其時去明亡未遠或因頑民尙多不得不嚴爲之法以一人心今海內涵濡 聖澤二百餘年勳業逆擒逆  
回逆迭起終不能動搖人心况隨吳三桂入滇兵丁初本非逃幸沐 聖祖仁皇帝寬大恩施招回 根本軍  
地迄今時歷 入朝七遠 大赦罪由緣坐愈遠愈輕例文所云本身及子孫若過始初編管之人扣算則除  
去原丁及其子其孫今之站丁早在四世以下矣其望 澤之心正不敢自外 生成之心也其可憫者二也  
且近自軍興以來 朝廷義正仁育其肯從投回者出力則賞績之數隨財安插之並未錮其子孫罰及後世  
莫不感戴 皇仁而該站丁等但以 國初至今年代久遠冊籍難稽二十九站中莫能分別無以自明以近  
年脅從投回仰沐 天恩浩蕩比較未免向隅其可憫者三也 皇恩以爲留都寶 根本之地家養本予以自  
新現今站丁生齒益繁驛務不至懈弛披其秀傑於移都移遷之後正以昭 列聖教化之神育才之中卽以  
固本且不敢以繁經屢駁誠獄不言謹擇見聞所及並考證前後 欽頒諸書隨陳 聖訓可否准照莊類及  
旗民家奴放出例除去始編站丁本身及其子其孫外再扣尼三代所生子孫旂檔有名入旗籍考試諸檔無  
名人民籍考試其服官限制亦查照辦理出自 皇太后 皇上逾格 天恩伏乞 聖鑒訓示奉詞 咸京  
根本實地屢駁之案似應 廷議會同以昭慎重如果 皇言可採伏請 紡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  
道持平定議會奏施行

請 紡酌加海門廳學廩增各額片 光緒八年

江蘇學政黃懋芳

江蘇設立海門廳肇始乾隆年間嗣通州崇明靖江沙洲別爲沙縣嘉慶十七年撫臣朱理等以該廳屬鳳廉  
考區百五十餘名奏請頒發文生十五名武生八名廩增各十五名經部核查續稱該廳童生在通州考試者  
一百六十四名在崇明考試者三四十名請設文生六名廩增各四名部議以前後人數不符且據學校按應  
考試就試人數不過二百照循化廳例取進文章四名廩增各一名期於核實取材實缺毋濫惟海門轄境  
橫百餘里自乾嘉迄今幾及百載近十數年來每屆聽試視年豐歉與試者或六百七百有差同治三年部議  
紳民捐餉准加學額一名七年部議紳民續捐餉准加學額一名各在案而廩增額數仍各一名有半世窮經  
兩屨精未逮右屨廣首選而揆補無期且以遺典一名之廩生保六七百名之童生識認殊難爲力據署海門  
同知汪承福呂賢彬先後詳報紳士陳子鵬等以考試人多廩增額少等情呈請奏懇加廣廩增額數前來臣  
查學政全書所載各省廩學如江西蓮花廳額進八名廩增各十二名定南廳額進八名廩增各一十名浙江  
玉環廳額進八名廩增各八名湖南鳳凰廳額進六名外額進一名廩增各六名乾州永綏兩廳各額進四名  
外額進二名廩增各四名甘肅循化廳額進四名廩增各一名四川石柱廳額進六名廩增各十四名理番廳  
額進六名廩增各十七名雷波廳額進三名廩增各六名雲南蒙化永北兩廳各額進二十名廩增均各四十  
名貴州仁懷廳額進四名廩增各八名普安廳額進十名廩增各二十四名松桃廳額進四名廩增各一名在  
案時因地制宜原無成見多士循途守轍豈有他求惟現在海門學額多於循化雷波理番仁懷松桃等於蓮  
花定南玉環鳳凰乾州永綏而廩增額數僅與循化之循化松桃相埒同處 右文之世均爲新設之區彼此  
情形不無向隅興歎若謂數多無據則近時並無跡考之風若云額定難增則入學已有加多之例卽如同治  
十年歲試廩生一名相繼丁憂時保結祇有增附擇人既貴周章按例亦形歧異且上年歲試該廳考童已逾



五百以外現屆科試密爾秋闈人數必衆廩生難於保認自係實在情形伏乞 國家取士自有限制以設廳目前進額而論迭經加廣原不能接人數文風之訖再乞 殊恩但學額既至八名而廩增額數未與並增合計僅得半之數無論童生或增或減察弊總有所維周師師生愈積愈多進步亦傷於太溢倘蒙 飭部核議於廣增原額外各酌加數名庶幾鼓舞士林共樂榮名之寸進稽查童試俾有責任之分可既廣 皇仁亦符 慶制

請添設張楊多三廳學額疏

光緒八年

李鴻章

竊查臺北之宣化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三廳地面本係塞外荒區從前經商種地之人皆自他處遷往戶口甚少來去靡常是以向無學校近年荒地日闢生聚日繁白草黃沙變爲阡陌莖衝對宇漸有市廛巨賈欲興清查墾地升科請詢民間疾苦其民之秀良者亦有志讀書蒸蒸日上已奏准將該三廳理事同知改爲撫局要缺並於多倫移駐武職大員添設三廳捕盜兵弁保護商民在案惟學校缺如土子尙乏進取之路且塞外民多強悍尤宜澤以詩書誘以禮教俾可化粟質而格愚頑錫蕃甸崧駿口北道奎斌以因時制宜設學誠不可緩的蒙慶辦事宜詳請核奏前來 臣查熱河承德府屬之平泉豐寧灤平建昌赤峰朝陽六州縣初無學校嗣於乾隆四十一四十三等年議准添設漢民學額每州縣歲科考試各取進文童四名歲考各取進武童二名平泉豐寧文風較盛各設廩生四名增生四名灤平建昌赤峰朝陽各設廩生三名增生三名一年一貢因未建設學宮教官統歸承德府教授兼管其先在密雲等處原籍入學各生改歸寄居平泉等州縣管轄內有現係廩生令其各保寄居州縣童生如該州縣中現無改歸廩生暫取地隨保結收考等因今張楊多三廳擬設漢民學額與撫河情事相同擬援照成案即自光緒八年科考爲始每廳歲科考各取進文童四名歲考

件取進武童二名如佳卷不敷貼缺無添該三廳亦比照擬平建昌等縣之例擬各營設廩生三名增生二名  
二年一貢現值經費支絀勢難建設學官教官擬將張家口廳考試事宜歸附近之萬全縣教官兼管權石口  
多倫兩廳考試事宜歸附近之赤城縣教官兼管府試事宜歸歸宣化府知府教授管理該三廳本不少土著民  
人多係他地流寓應春明已在該三廳屬寄居二十年者准其改歸如該廳考試其先在宣化等州縣原籍入  
學各生令改歸寄籍者亦不准再回原籍應考內有現係廩生令其各保該廳董生如該廳現無改歸廩生暫  
取該生地隣保結收考候補有廩生再由廩生保結仍擬杜原籍寄籍兩處跨考及附近州縣居民赴該三  
廳習考之弊如此分別辦理庶邊外文教振興漸知孝弟忠信之義殊於地方風俗有裨其有未盡事宜容飭  
該道隨時稟議詳辦所有張獨多三廳擬請添設學額緣由理合會同順天學政臣孫詒經恭摺具陳

原領苗民改裝暨整頓義學情形片 光緒九年

林榮元

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將勸化苗民改裝情形恭摺具陳五月初五日准兵部火崇遵回原摺奉 旨知道  
了欽此欽遵在案臣當即恭繕行知該地方文武遵照飭仍舊為開導毋許稍有勉強擾累嗣於六月間復據  
統帶練軍委用提督陶茂林會同地方官將鎮遠黃平清平施秉凱里各處改行改裝苗民三千一百五十二  
月丁口一萬二千九百零六名造冊呈報前來臣查該無異伏思化苗固宜改裝以革其陋尤宜設學以革其  
心必使之讀書明理陶染漸深變化自易現經派候補知縣梁寶壽將臣所刊苗義學章程功課暨籌備  
族譜樣本婚娶禮聘明儀節並多購小學應讀各書指往苗寨各屬會同地方官實力勸勉隨處整頓持之以  
久冀克有成以期仰副我 聖主教澤覃敷一道同風至意

以外七廳取進學額請接案辦理疏 光緒十年

慶在晉省時該道屬之歸化薩拉濟和扶植爾克托清水河與現在奉准改隸之豐鎮甯遠七廳地面邊界戶口繁增民瘼救荒不之優秀可造之士咸歸該處向未設學士子進身無路未免向隅上年升任撫臣張之洞奏請設立各廳文武學額理應請以各省未設設學之區經各該督撫奏請設立專學者向係查明應試人數若干有無附考他學取進有人報部定額酌量添撥光緒八年直隸張獨多三廳設學成案即係照此議辦今山西歸化等廳上著及寄居合例人民亦應查其現在應試人數並向來會否附考他學有無取進之人行令詳查辦理等因正在飭議間欽奉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王廣榮奏邊民服數有年請添設廳學一摺着山西巡撫山西學政綏遠城將軍會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分別咨行併案核議去後茲據署布政使高崇基詳稱七廳寄居民人多在百年內外儼成土著無籍可歸即或本籍間有親朋亦以離鄉日久勢成隔絕冒昧赴考必致阻攔而阻攔之人所以嚴防冒越即可以藉端訛賴有如該御史王廣榮所云查原籍如此附考他籍更無論矣既無赴試之所即難計其應試之人惟歸化廳舊有書院查其現在赴院考課者計數業有三四十人今若准其就近應考自必聞風興起人數日增各廳亦均有奮志讀書之人更必同斯踴躍因查直隸張獨多三廳設學事宜係按應試人數查照宣化府取士規模酌量取進於光緒八年經部議准有案查七廳情事相同特即擬案自下屆歲試爲始七廳文章由各該廳就近招考一俟學政接臨大同府屬時擬案錄送附欄應試仍由學政按其實到人數多寡比照大同府現在取士規模酌量取進取名均逾三五名擬案錄送附欄應試如果人文昌盛再行議定學額以及應增名數奏明辦理其現無學生之先照章暫取地保保送等此後續有寄居者仍須照例扣滿一十年方准入考免致跨冒武展試一體照辦惟查獨多三廳附考全亦城兩縣學本係均隸口北道屬兼管自易今歸化等七廳均隸歸綏道大同府分隸屬不遠不相

附大同縣學兼行未免諸多窒礙自應酌於歸化廳設立總管七廳學校事務教諭一員即將臨縣教諭查照原奏裁缺移改該廳本有文廟無庸重建應置學署俟奉准部覆後再行勘估工需銀兩即在新徵豐甯押荒項下動支至接遠駐防處隨右衛考試今歸化既有專學自應即予改歸原奏請設上既特繕譯學額現在漢學既歸專設是否一律舉行應候部議此外如尙查有未盡事宜隨時報明立案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該等查邊方頗要之區本應導以文教况復七廳地面生聚日眾延誦日多自非擇以詩書無由振興士氣惟是事屬創始應設學額一時既難遽定自應因地制宜酌籌通變可行之法覆核該司所議均尙切實易辦亦與直隸成案符合等詳細籌議意見相同所有七廳學額現擬酌量取進按案辦理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請造冊送考疏 光緒十年

文結

竊照黑龍江滿蒙滿入旗館水師營官屯人丁二百年來向讀清書自經吉林設立考棚准其一體附考各項子弟均知雅誦讀經文近年考中文字生每遇歲科不下三三名文風日漸蔚起以才等前因延師不能核實恐爲純盜虛糜致壞心術曾經捐設官學奏請擴發大教習前來啓迪培養業經奉旨交部議准咨行在案查入旗滿漢人丁戶口清冊向送京旗遇有鄉試到京慶驗驗射自應由京旗差佐加結詳送毋庸再議外其水師營官屯兩項人丁向未編股榜分應遇審比之年戶口冊送戶部存案茲據水師營總管海台詳稱前經送歸合字號考中文字生李成章等二名壬午科進京鄉試詞據該生等稟稱蒙發咨文到京投交值年旗始知除帶領該營官缺引見外向不保送考試不得已折回原籍呈懇該管總管以既隸旗營考中合字號又生不得入場鄉試情形敬懇陳轉詳請前來以才等防司詳查據水師營人丁保勘定邊界時由吉林探報前來康熙二十三年將軍薩布素奏設缺分立營駐防專司船務如升營內總管四五六品官向送值年旗帶

領引 見有入衙門各司効力貼寫練達公事者亦准與入旗滿蒙漢人一併挑升無品級筆帖式升授官屯站官年滿以本營六品官用官屯陳丁亦係該將軍於二十七年由奉天官莊人丁內撥來屯田設有領備缺分管轄莊頭約束莊丁種地交糧以備接濟口食其後添新官莊人丁係乾隆四十四年因發遣子弟及另戶旗丁家奴在軍營得力放出共四百餘名經將軍溥玉奏准安設新莊給與牛隻與舊官莊人丁種地納糧一體挑選領備等缺本年奴才等又將該官兵由軍營撥來幼丁無籍可歸者五百餘名奏准一併歸官屯管束作為壯丁等因各在案奴才等伏查奉天水師營人丁係招撫海洋島人編為鑲黃正黃正白三旗設有佐領防校等官奉天官莊原有兩項錄 盛京戶部六品官管下者係為鑲黃旗滿軍隸錦州副都統所管官莊衙門管下者屬京內務府漢軍營分謂之大糧莊頭均准與入旗漢軍一體考試合字號懸登仕進者實繁有徒越江省水師營查明原係康熙年間由吉林隨大軍前來駐防於此立營設缺又與入旗滿蒙漢一體升授及職現在奴才等衙門各司官差者實不乏人官屯陳丁係由奉天官莊撥來無論何處均係有旗分之人其後添莊丁內除家奴放出外雖有遺犯子弟亦係無罪之人根基均無不清之處查我 朝凡隸旗籍者莫不均有旗分今此兩項人丁既隸旗署充當旗體差使並未編旗撥賦由來邊荒地方飛俗樸厚只知與入旗一體營差而未計於此也現在該生等既經值年旗駁回不為保送此外又無京旗參佐加結不得觀光若從此掩投阻其上進之路不特有所向隅且失我 皇上拔取人材一視同仁之意奴才再因詳核新舊官屯人丁內有家奴放出者雖經納糧營差已過數輩若遽准登諸旗籍考試未免過優應請照旗權無名之王公府下人丁一體歸於民籍投考仍另行記檔存查以免弊混外所有水師營及新舊官莊正項人丁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生等誠志讀書可否照依奉天營莊頭分將江省水師營亦編為漢軍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官屯新編

爲漢軍饒黃旗將丁冊分送 京旗存照以備該士子進京鄉試該監有所保結用登上述以廣 皇仁之處 恩典出自 鴻慈

新設縣治時立學校疏 光緒十年

李天將軍慶 禧

竊查昌圖府屬之康平縣自設縣以來已逾三載考試人數漸多文風日有起色該縣地處邊疆民情強悍若非設立學校不足以資教化前因規章草創應試人少暫附府學考試現在該縣應試文章已有一百五十餘名之數其中文理通順者固不乏人武童弓馬亦多嫻熟可觀自應設學定額以勵人村經康平縣紳士楊鑑東等聯名稟縣詳府由昌圖府知府趙受璧轉詳請奏前來奴才等伏查治民以教化爲先掄才以取士爲重從前改設昌圖府治添置懷德奉化二縣均已奏准設學定額在案康平設縣在後學校尙復闕如既據該紳士等聯名稟請自應按照懷德奉化二縣設學成例一律辦理以順輿情而符體制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於康平縣地方建學設官定額取士以興文教如蒙 俞允擬請添設訓導一員歸部銓選並請 飭部鑄造康平縣儒學棧記一顆頒發該學以昭遵守額設文學一名武學二名外撥府學一名應請在於舊撥府學額內加廣文學一名共計府學七名除添設履壇額各二名五年一貢從前附府考進各生均令改歸康平原籍不准踴考以清籍貫至修建 文廟學署備員經費暨膏薪食月課等銀均照懷德奉化二縣在於斗租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即在河稅項下撥給循例造冊報銷

改建船山書院片 光緒十一年

彭玉麟

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學臣朱道銜面諭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主講已閱一年因隣地逼近城市淤阻寬闊殊不足以安絃誦復由臣捐資改建於湖水中之東洲查船山爲前明道臣王夫之墓爲地在湘陽蒸

水左岸夫之爲崇禎十五年舉人逃亂未赴會試明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追得士類從亂不降者投之湘江夫之走匿南嶽賦其父朝聘爲贊以索之夫之因自刺胸有作重創昇往易父賊乃俱免之順治三年明桂藩子永明王由榔稱號肇慶其大學士羅式邦疏薦夫之於桂授行人司行人屢疏勸王化盜等竄蹟不測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僞號於衡竟夫之作勸進表夫之潛逃去後乃隱居石船山遇士素著書其中學五稱結山先生 聖清大定巡撫鄒繩開夫之曾拒僞命又爲我 朝貢士屬郡守饒榮昂請見夫之受粟返席辭不見年七十四卒所著書四百餘卷其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尤神吳張說之說作正義釋義與所著思問錄內外篇互相發明論者謂我 朝鉅儒蓋出或攻良知捷徑之說取辨易圖之鑿取詳考名物訓詁者謂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製爲卓絕而夫之皆已發之於前與後暨若合符與不愧命世獨立之君子臣案夫之當時海內碩儒北有孫奇逢西有李中孚東南則黃宗羲顧炎武雖皆魁躋自甘力辭徵辟然風紳多從之游著述亦行於世名稱彰灼夫之固隱節聲不款身隱而文著故世亦鮮知之者及後四十年督學潘宗洛稱訪求其遺書道乾隆中 匡廬館開而夫之所著易詩書春秋禮釋義始稱著錄 聖朝闡幽崇賢設列夫之儒林傳於是天下始知其名學臣夫道然既倡立書院期講明夫之之學兩江督臣曾國及復將家藏所刻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一卷板片捐置書院又捐助膏獎銀兩嘉惠來學臣與夫之生同里門親讀其書私淑其人敢不馳鳩綿薄力在章羅書院之舉惟是該書院係德衛永棉莊府州所屬舉貢生監肄業其中則凡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院規給發膏獎皆應歸衡州分運道主持其事其肄業生先由運道札飭各府縣及各學公同詳慎舉報出具切實考語送部應試每年期定一月初旬由道甄別一次覆試以定錄取理分超特一二等限定額無多或在章程內核實預備再行推廣至書院掌教山長應聘何人不可以借

才異地爲嫌及外省籍員皆可惟擇學問高望素優者由本籍士紳商請巡道開聘仍由巡道轉達學政不得徇私由人濫荐亦不得蒙教不到院致送說帖以昭慎重而節虛糜當此洩氣不靖異教窟窟補救之術惟在扶植人才出膺鉅鉅而人才之賢否端賴學校之陶成臣以諸生遭際 聖明忝爲踰分無階時得所望二三豪俊景仰師範乘時奮勵養具正氣儲蓄選才是 臣區區之私心所竊願者可否仰懇 天恩飭勸南撫臣學臣札行甯永道實力將船山書院一切應辦事宜妥議定舉行實於 皇上因學育才之道不無裨益其南城書院舊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粟主其中可否請 旨飭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觀感而昭激勵之處出自 逾格恩施除將所擬船山書院章程咨部存案外所有微 臣改建船山書院及明遠臣王夫之事跡緣由理合附片具陳再船山書院延師獎士勸用經費由甯永柳桂士紳捐集書院則由 臣買地改建糜卹告成未支公款懇請 恩免造冊報部合併聲明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五十五目錄

禮政六事法

為人後者後大宗說

與子敦論宗子不必有爵書

上湯尚書論兼祧服制書

答陳仲虎為小宗孺後立還服本生書

再答仲虎書

復宗法論

宋澠讓論

灑溪大宗支裔零陵青山譜序

郭氏族譜序

南邑唐氏續修族譜序

雲賈丈湖山展墓圖記

者湖南撫院

提督出後異姓疏

據情代奏疏

已故大員子亡無嗣請準令擇立賢孫疏

吳定

張履

張履

張履

張履

馮桂芬

張鶴恭

宗履辰

楊煥珍

葛學禮

葛學禮

胡林翼

曾國濟

靈桂

龐裕



禮政六家法

爲人後者後大宗論

吳定

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此定論也雖之者曰小宗子之繼父祖者父爲之斬而  
忍聽其絕乎大夫之庶子爲嫡兄弟不降而忍聽其繼祖父者之絕乎嗟嗟是未達乎先王不輕以子後人  
之旨也今夫風之不解者父母也易父母而伯叔焉易伯叔而父母焉君子以爲此人道之大綱也孝子處此  
必有隱忍痛於其身者先王雖憫小宗子之絕然絕之者天也而顯令後小宗者曰抱其離棄父母之傷則  
先王亦爲之戚焉而不欲強矣大宗則後之者何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蓋自其先世繼別子以來  
世孝宗廟之靈族人稱焉如魚鱉之依大水深淵也久矣今無後而遂絕之非所以尊祖也非關德大宗以固  
宗盟也非惠答諸父昆弟之道也酌輕重之義而權起焉先王曰是可對夫爲人後者矣且孔子曰宗子爲  
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何則義處於無可適離大宗亦其倫代之況小宗乎或者曰代之而不後之別子之爲  
者母乃不血食與應之曰不必後之而祀之此先王未言之禮也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何如而可爲  
後支子可也先儒謂以次適無次適則以妾子又無則以長適候其生子適爲所生後夫長適可後人則傳不  
可從矣如果俟其生爲所生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乎吾謂大宗無後後以昆弟之支子昆弟無支子則後從  
昆弟之支子又無則由族昆弟廣推之奚必適長乎或者曰設別子傳未及五世而大宗絕取適過五世而世  
世孤傳或一一昆弟相間以傳而大宗絕小宗惟適子無支子將奈之何曰大宗未及五世而絕雖有大宗之

名而其功猶之小宗也無支子則以其倫代之而已若傳之已久而大宗絕後以適子則絕小宗不後則絕大宗準以宗子薨死庶子弗後之例意者亦代之以其倫乎嗚呼權者檢之精瑤者也則母因立孤而嫁則不絕其服仁也大宗之視不嗣義也非大宗而讓後是不忍無子而忍無父母也不忍於人之父母而忍於己之父母也豈非人道之大變也哉

與子敦論宗子不必有爵書

張

讓尊著爲人後者爲本生服讓大篇深用嘆服履往年上壽尚書書論兼禱服制亦刀破不瓦斬一禱而於今人以小宗爲大宗之謬不甚蓋辨也得尊著乃無遺義矣下篇論宗法引孔穎達云服制有爵及它國來仕者若子孫祿位不絕卽爲大宗周則百世不遷之祖獨別子耶已又別子若身無爵至子孫始有爵及宗衰而復與者皆但爲小宗不得爲大宗服按大傳喪服小記但以繼別繼禰分大小宗鄭氏注王制謂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是謂太祖必始爵未嘗謂宗子必有爵也蓋別子始爵者及非別子而始爵者其得爲太祖也定於其身其爲廟也立於其子自是以後其世適爲大夫爲士與得立祖廟禰廟免小記正義不立會而此太祖不遷也爲下士與得立禰廟而此太祖不遷也至無能而列於庶人不得立廟而此太祖廟將廢之乎抑不廢之乎廢之則祖非不遷也宗亦非不遷也不廢則有百世不遷之宗不必有百世不遷之爵也王制曰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正義曰雖有大功乃得世而太祖不皆有大功也則宗子不皆世爵祿也喪服小記注曰宗子去國以廟從會子同正義云謂無罪者去國則位絕仕它國未可必也然必以廟從使舉族而去則猶將宗之也會子問曰宗子有罪居於它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屬其常事宗子以罪去自然則宗子在國雖失爵猶當宗之也謂神道禮也云惟其有疾不肯祭後易之據史朝禮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又謂其好阿諛亂會禮則立

其次○案以無庶爲庶人非奸同淫亂比郡以謂矣又曰宗子表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墓墓而爲禮以時  
亦稱其母何如不得庶廢其宗也故曾子問云然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注云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高辭至子  
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正禮後復宗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注云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高辭至子  
可以稱孝夫無爵之庶子其子不必有爵也而稱孝則已代爲宗子也祭於宗子家祭明稱孝喪服小記又曰  
庶子不祭廟者明其宗也注宗子庶子皆爲下士得立廟廟雖庶人亦然正義曰若庶子是下士宗子爲庶人  
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曾子問於墓而後祭于家注云祭于家者無廟正禮前說云是祭于庶子之家皆  
禮安得無廟無廟安得爲宗子○案然則宗子有庶人鄭氏言之孔氏亦言之矣又何子孫祿位不絕方爲大  
宗及中衰而復興者不得爲大宗乎說抑屢又有說鄭注大傳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正義始來在此  
國謂非君之戚或是異姓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據此又似凡始遷者卽爲祖并祖亦不必始爵  
也今令甲凡聚族而居者得立始遷祖廟民則爲之宗詞是宗法人人可立凡族之所出之祖而始爵始遷  
立之廟而置之祭詳求其世適主之如古大宗禮可也世適久絕無可立則近人魯氏仕職爲宗詞主祭議以  
有歸者爲主而廢其宗子爲庶人者屢曾爲駁議一篇於宗子不必有爵一說尙未詳復因曾嘗敬之是否等  
不吝往復

禮又案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而遷雖有定制然又嘗有別宗之法如古之諸侯比者起家爲卿大夫如  
古之始爵比者賜專祠者從祠文廟及入賢良昭忠名宦鄉賢祠者其子孫皆當世世祀之雖本支庶得尊  
爲祖其世適別爲大宗而仍宗其所謂百世不遷之宗此節大小宗而參其變妄意如此未知當否自能  
漢梅福云諸侯宗廟父爲士庶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奉宗廟主祭祀也禮典禮○案今自親王以下至  
侯伯子男五等爵宜竟依古諸侯之例奉宗

編見禮部議錄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均服大宗三年爲小宗期小宗子兼祧小宗爲其父三年爲所兼祧期若小宗子後小宗嗣以本宗絕改爲兼祧一依爲人後例降其所生今議若未爲所後持重服宜還服其父三年惟已爲所後服重則爲其父其期隨不貳斬履恭稱以爲體不貳斬爲支子後大宗者言非爲今之後小宗而還承本宗者言議者之說猶爲未熟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執後後大宗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不貳斬者爲支子後大宗者言也今法目長子支子爲大小宗在古皆屬小宗而兼祧之與爲人後也又異爲人後者重在所後兼祧者重在所生惟小宗兼祧大宗則大宗重耳今以小宗後小宗本宗絕已還本宗其爲兼祧仍以此兼彼非以彼兼此重在所生而輕在所兼雖已重所輕者於前變不得輕以重者於後今以還承本宗之宜重而不使得與爲人後者比是輕重失倫也以今後小宗而還承本宗而執古支子後大宗之不貳斬是名實遠與也蓋不貳斬者緣義有輕重非爲並隨者言也並隨則並斬子爲父臣爲君父爲長子妻服傳女子一並人若下疏云夫容有貳斬故有爲五子皆斬近則子爲母爲繼母是也非獨此也婦人亦有貳斬婦女子已嫁者爲其父母期傳曰婦人不貳斬也而賈疏謂天子女嫁諸侯諸侯女嫁大夫爲夫斬仍爲其父母不降是也夫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如既還承本宗而偏同降服遂無人爲爲之重服若亦人安賴有子人子之心又何以安焉且古者小宗無後絕今則有以大宗後小宗者矣使大宗絕而還承將亦謂已爲所後服重而不爲所生大宗斬耶大宗禮不可絕雖孤不嫌爲叔將孤子已服父斬而後後大宗亦不爲所後大宗斬耶故有未及爲所後持服亦不得爲所生服重者所以明爲人後之義也有已爲

所後持服亦必爲所生服重者所以明還承本宗之義也然則爲母如之何曰母猶父也其爲所後母已服斬無論未服則爲之期可也此係禮制之重而夫子方以事出使未得主讞故不掃器而獻其誓說如此是否伏

後制酌

又見禮官引刑部則例爲人後者之子孫於本生親屬祇論所後宗親屬服制獨子兼祧非出繼比獨子之子專承別房者仍依爲人後禮爲本親降一等至其子孫爲本親宜一如刑部例履謂如此則所後在五服之外身爲父母服期而其子遂卽無服矣按禮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舅姑執服且不再降豈祖之正服而再降用王制之實謂繼室將○鄭注以不貳降降文降一本作繼室說記云考文引宋本作繼室且注重繼室以不貳降降非不再降降而不再降之繼室經言中所且至於絕爲人後者與女子子之嫁者具重爲人後或在五服外而妻爲舅姑定以大功非不再降而何同以出降女子子嫁他族其子猶爲母黨服豈爲同宗後者其子反不得爲本親服○且古者族人爲宗子齊衰三月使出後者之子繼爲宗子其祖當以宗子服服其孫豈孫獨不服其祖猶以爲人後者之子孫也其本親雖無明文要卽統於爲人後者從降一等禮官引例似所宋安或謂五服之親有犯刑以服定既重所後不絕本親則罪名兩重恐非慎刑之意履謂刑以強禮禮非以徇刑恐刑之重而預輕其禮則禮適以啓人犯刑也刑適以啓人犯禮也刑禮兩乖進退失據鄙見如此乞並賜裁酌

答陳仲虎爲小宗禘後宜還服本生書

張履

承宗實且屢生某丁本生憂學師欲其開缺詳某爲禘後未曾服斬今本生子已亡不應無重服之人隨令某持三年服而尊意謂次房子嗣長房而本生絕或以孫承長房身自歸宗或以所生次子還承本生令某之木生有孫承重服斬未便禁其監服惟降服期當與服官一例開缺而據學政全書無開缺例以是疑履屢竊謂



隨下所疑是也至爾某之當降服似有可商不自按淺陋輒抒鄙見幸大雅裁之蓋立後者宗法也宗法明則  
後服制之輕重可得而徐辨案古惟世適為大宗餘自肅祖以下之適並為小宗今則概目長子為大宗是大  
宗之名與古同而小宗之實與古異也古惟大宗立後小宗無後則絕今則長房必立後一依古持重大宗之  
例降其本生為女則立妻亦如是立後之義又與古異也然世俗之所行功令之所許沿襲已久良難遽正則  
既為之後雖本生絕身亦不得降宗或兼承其統或以次子繼承無不可者若本生不絕則固降服無疑也雖  
然此固為後成人者言之若為孺後則又有說禮焉無為人父之道曾子問云宗子為孺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是也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為孺為孺後者以其服服之謂在孺而蓋冠為之後者即服  
以三年之服此漢失禮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是也是則古之孺不孺立後不立後娶乎冠與未冠古及冠之  
此事即年今密冠禮行於昏而律未昏不立後惟喪亡及聘娶守志者得立後又獨子天亡則族中是今之  
求及冠者不立後娶乎昏與未昏是皆指年已過冠者則試探古法之大小宗禮之  
孺不孺立後不立後娶乎昏與未昏不立後娶乎昏與未昏是皆指年已過冠者則試探古法之大小宗禮之  
其為大宗與謂世雖未及冠之年而既冠且昏立後宜也已及冠之年而未冠未昏立後亦宜也今既冠而  
昏則娶當以其為小宗與謂長房○若父在未及冠之年而既冠且昏立後可也則既冠之年而未冠未昏  
不立後可也小宗則娶以今某之為孺後豈世適大宗管如小記所云以其服服之者耶殆亦小宗之孺未冠  
未昏日月已過待其弟之子生而為之後者也此於禮與律並不當立後為之後者適然則為本生之降服與  
否亦從可以意斷矣為大宗後也者雖未及為所後重服亦不得為本生之無後者服斬即為孺後亦然以承  
宗子祭祀之重不得顯其私親也為小宗後也者苟未及為所後重服且當為本生之有後者服斬誠為孺後  
者又不待言以與持重大宗者異不得薄其本親也然則如某者探情禮不生雖有後胤當為之服斬今學

編款爲之開缺而徒以本生無人服斬爲辭某又不自諱爲本生服斬而待學師之說詳其意各有所爲不  
禮教之不明已也隨下以爲何如民間一子承雙祧兩家各爲娶妻卽爲正室此豈禮之所有某身任都督  
下同草野之俗以波夫婦之倫閣下議之誠是案嘉慶十九年禮部議及常州劉體部逢祿禮無二禮屬辨之  
已詳雜錄以奉覽

再答仲虎書

陸履

前奉答屢生某誤爲小宗竊後當還爲本生之有後者服斬來書本蒙駁難想不以爲謬也又承問實屬長沙  
太守之伯祖有子某年逾冠未昏以不才被逐不知所終太守爲伯祖後服重古有以孫後祖者然功令二代  
不能無父故仍以某爲父既請封所後祖因並封其所父而以本身之封贈封其本生本生自有後太守當仍  
請歸宗爲本生服斬否乎又云某雖逾冠而未昏既以昏不昏斷竊不竊則某仍爲竊太守雖爲祖後並爲竊  
後似當還服本生斬矣然某既邀封典今太守又斷宗以奪其嗣是某既爲父逐又爲其父所後之孫逐將有  
衝軀以子担父之嫌履案某非竊也然父之而請封非也而太守固不當歸宗服本生斬也曷言乎某非竊也  
蓋鄙人所謂古之竊不竊整乎冠不冠今之竊不竊整乎昏不昏者據年未及冠者言之也若年已逾冠雖未  
昏不爲竊故曰某非竊曷言乎父之而請封非也今律未昏不立後則某雖非竊而實同於竊況又以不才被  
逐不知所終乎割贈實生親豈雖不子其子輒不可不父其父者太守之於某非其所生不得以割贈比太守  
爲伯祖後而功令二代不能無父則當據實請於有司有司不能決則當咨於部都議當依古間代立後法直  
以從孫繼伯祖而嗣其父其官而請封也例封及祖則兼封本生封不及祖亦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雙例  
以封其祖而以本身之封贈封本生斯爲得之今乃以未昏被逐不知所終之某爲父謂他人父可如是其苟

且乎而又爲之請封 朝廷之 恩典可如是其濫逾乎且幸太守官高封得及祖耳假令封不及祖將邇其爲後服重之禮而顯加於未昏被逐不知所終之某按諸禮不己償乎故曰父之而請封非曷言乎太守之不得歸宗服未生斬也據喪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雷氏次宗云不言所後之父以其所後父既卒今所後者或後祖父或後曾祖父未諡謂古有以孫後祖是也然則太守既爲伯祖後即所謂爲人後者既爲伯祖後而服重即所謂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者 今既概目長子爲大宗白靈孫非世孫亦如此 本生無後亦當依今兼承祧爲小宗服期之例況本生固有後乎故曰太守不得歸宗服本生斬且服本生斬亦與歸宗不聞歸宗者去其所後而歸本宗服本生斬者所後非世適大宗苟未及爲重服則還爲本生服斬以盡其情如的書所云非必歸宗也太守固不當還服斬者非獨不得歸宗已也或曰然則三代以某爲父其幣在官且請封矣是可以更正乎曰此非鄙人所敢議也論其禮之失及不當還服斬而已閣下以爲何如來論又云一子承兩祧不得並娶禮制昭然毫無疑矣若夫子嗣支子原娶卒無子無力更娶本支欲廣嗣育爲續娶可乎以爲前娶而所娶既卒則無並娶之嫌矣以爲止宜納妾而所娶既卒則不必守納妾之條矣續娶生一子一爲本支後又以一爲承嗣支後爲承嗣支後者固以前母爲母矣其爲本支後者將亦以爲前母乎子封典及之乎不以爲前母則不當封以爲父之前妻則當封夫封典可及續娶非妾則當給封非承嗣支所娶則不當封兩門並娶先後不同時與部文微異禮有疑焉履按無嫌並娶及不必守納妾之條固已若謂非承嗣支所娶而子之封典不之及則似不然何則妻之義從夫未有夫屬彼支而妻得獨屬本支者也故原娶而在也本支但可爲之納妾而不可爲之娶妻原娶而卒也本支雖可爲之續娶而不可使自別於夫續娶所生子還爲本支後者以父前妻爲前母與否當先問此子仍以所生爲父乎抑別以本支之世叔父爲父乎仍以所生爲父則父前妻固即前母也若別

以世叔父爲父則卽同出後之義而以其父爲本生父母爲本生母父之前妻爲本生前母封典之不得先及又豈獨前母乎然以義度之則固當以所生爲父何以言之假令本支之世叔父而無子則當父其世叔父以祖其本生祖世叔父而自有子則雖選承其本生祖而仍當父其出後之父今本支但以欲廣嗣育之故爲出後之子續娶而以其所生之子歸宗是本支固未嘗絕也歸宗之子仍當繫於出後之父明矣此又於來書之外推說之如此幸有以正之抑鄙人有聽見古者小宗無後絕今疑自長子爲大宗爲之立後又有爲支子後者又有以長子之子後支子者此古所無也又小宗子兼承大宗說者爲大宗服斬爲小宗期大宗子兼承小宗說小宗子兼承小宗說者並爲本生服斬爲所兼承之小宗期似斟酌盡善矣而所謂大宗要非古之大宗也鄙人前書所謂今既自長子爲大宗則爲之後者本生雖絕身亦不得歸宗或兼承其說或以次子選承又謂爲之後者苟未及爲重服且當爲本生之有後者服斬及此書所謂既爲伯祖後而重服則不得選服本生斬而封典先及伯祖支子嗣支子所生子選宗苟本支之世叔父無子卽當父其世叔父云云猶皆徇今爲說竊意小宗無後絕之義斷不能行於今而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之禮亦斷不可冒乎古除世選大宗官一如禮經而外凡今所謂爲大宗後爲小宗後又凡所謂小宗子兼承大宗說大宗子兼承小宗說小宗子兼承小宗說者官製爲本生服斬爲所後所兼承者期而爲所後及所兼承大宗者之期宜爲之杖禭丁憂以異夫凡爲旁期者其官而請封也槩先及本生而以本身之封贈封其所後所兼承三代直若本生爲父而兼書所後所兼承之大宗爲嗣父大綱子承本小宗及小宗子承本小宗者三代爲嗣本不以所兼承之小宗爲父若本生絕則出後者概行歸宗而以所生子後之亦仍以本爲重惟自幼被撫養以至成立者則爲所後服重而降其本生如此方爲義之至當而情乎世必不能行也聞下通儒語更以質之是幸幸不吝往復

劉勰禮運書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案爲妾母後者賀揚曰雖有子道服於慈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愚對今世爲人後者不必皆大宗而輕降其父母之服甚無謂也嘗舉此例雖爲後不降本生麻台聽意

復宗法議

馮桂芬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屬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 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平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魯劉立國之始即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齊執戎蠻子以界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魯劉詩相表裏蓋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合也彌固或政并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通等純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漸滅不可復故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知立國諸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以至宰相領國諸事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 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一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即立一莊爲醵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貧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病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

又有宗婦死夫無母在爲之御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深三年則既不可行矣

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

桂林陳文恭公

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職之者以他職  
連及嗣戶滿一律於內追請與公息相正反族  
正以貴貴爲主安國許先進士次舉貢生監實同則長長同  
則序齒無貴者或長或短暨族約以賢賢爲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爲之  
嫁娶喪葬以告人塾習樂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以告分居徙居置產斥產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  
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人爲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  
寓有刀者亦許立壯無力者擇所附如吳則同田泰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爲近之類無可附者  
則合數百人爲一總莊亦領以莊莊約期於德萬戶皆有所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賡詞也有謂取人無  
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教勸德資令經理充贖另讓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止可爲獎勵立莊之用夫  
宗法既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 國家甚大勝於上實不爲過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  
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  
寒而已宗法既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顯民炎武爲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洽其族  
罔被兼於庶獄而民口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顯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  
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特王政之施而謀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  
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抵竊此二  
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狂目前之利陷於時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誰不  
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鬪之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  
聚族而居強宗豪族築點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橫行鄉里小則糾訟乾隆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械鬪大觀遊  
大則械鬪近歲尤甚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無資閉戶不與聞而已

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機有貴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卽有一一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保甲社會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歸爲主是德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易於離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者謂三代以上之民庶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并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願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不可行缺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卽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酷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之先也向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德萬家爲治平之始而已矣

宋漢議論

張錫恭

宋其宗以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孝不爲濮王立廟京師稱親而不稱帝酌尊尊親親之中應經義而協典禮此固其宗之盛德亦由中書持議之正也按禮經喪服斬衰三年章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全乎尊尊也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蓋以不貳斬者全所後之尊尊而以稱父母者不沒所生之親親也喪服傳又曰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及尊焉較報之也然則其父母之報之者蓋亦以旁尊自處雖存父母之名而不分所後者之尊也先王制禮之意其益矣哉其宗之於濮王也不於京師立廟蓋以己嗣仁宗不得復調濮王卽傳所親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之義也而國立廟令王子孫奉嗣而已不與祭焉蓋推濮王之心旁尊不足加尊且以事奉祭之

誠於仁宗也太后詔懷王宜稱皇三天人宜稱后而其宗辭免則又非漢唐所及何論明世宗設嘗是時主此議者固公亮公然此數事者亦無以異於溫公尊無一上之議也中書爲臺諫傷矢者相親一事而已夫固其父母也不立廟不與祭不追尊則尊尊之義既不分施於彼矣而必沒親親之恩使不得稱爲父母非惟典禮無據亦非人情所安以人情所難安強天子以必爲激則望矣曾魏公亮公而爲此乎且禮總爲其父母之降服何爲也哉向使父母之名可沒則降服亦不必爾善乎曾子固之言曰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而同宗者皆可爲之使嘗從所後者爲屬爲服則於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與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爲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可得而易矣子固勢明禮經親親之意詳且盡亦當日中書之議所未申者哉夫中書於議親親與尊尊可謂並行不悖矣而或以英宗稱親謂爲貳本干統不讓英宗所貳所干者安在乎亮公懷議惟漢魏五君爲其言偏激而失當其他皆酌尊親之宜而無大拂乎經義者此所以能與魏公成英宗之盛舉歟

澠溪大宗支裔零陵青山周氏講序

宗履辰

今天下明德之後莫盛於山東孔顏曾孟四子繼四氏而與其盛相埒者惟澠溪氏之宗耳履辰在江浙聞見周氏多祖澠溪謂之皆派出道國公長嗣及前歲修永州郡志撰世家道州五經博士承宗以澠溪志來讀之知大宗從官他徙以小宗嫡裔爲後世其官職故其譜詳小宗而略大宗初未知大宗仍有居澠溪者今年夏零陵青山周氏士琦戒途兩茂才持其宗譜至澠溪書院訪匡其謬誤且爲之序按其系始隨息國公歸仁爲一世祖四傳至道州將軍如錫又十一傳至道國公昔居道州道國移家江州長孫履昌命處仲遂奉和元孫汀州丞時奉會墓春陵遭州宋兵亂喪寇臨武及陽留妻子居之自此八傳至元時支孫名九十一者始分



遷葬陵之青山爲始遷祖自息國至青山爲世二十有九自遼國至青山爲世十有二廣昌汀州實爲遼國大宗青山以上則皆支子也然則徽宗一源固亦審析於詩邦昔之謂大宗在江左右者猶所見之末庶矣夫世之談譜學者大都如推源忠孝侈陳勛閩與時盛衰君子所弗尙若忠孝之子孫誠貴矣然究不如聖賢之家貴古今而不做人幸而爲聖賢遺育天地之所佑相山川之所降鍾分枝析葉於深巖絕阻之鄉而元氣深厚其生無窮非徒恃流澤長而食福永也宜奮然緝其家學篤行敬宗以嗣前哲之休美精見譜學明而宗法可行宗法行而三代之禮教可復也茂才纂修是譜庸但以出濼溪爲榮其譜繼承之君必因是而重任之豈可作尋常族譜觀哉以宗法論之濼溪之小宗世爲後來大宗之事則爲大宗大宗流轉天下其宗孔蕃而世居江州守道國墓者分最尊爲世居濼溪之亞其餘各守其遷祖之墓雖大宗夷於支庶自不得執長次爲尊然其先固大宗也今不得復爲大宗亦不得稱爲小宗故定其宗曰大宗支裔也今體先聖先賢子孫世官之外其有遷居別祠者許舉宗長一人世奉其祀零陵自宋以來故有濼溪身祠視私祠較重青山之宗祀此爲合他日大夫師長引禮以修祀典儲賢裔其發基此譜乎若夫孝弟忠信之大綱道國所得於孔顏曾孟以教萬世者爾宗人敬聽而服行之優優乎其備矣稷辰不綴又何述焉

郭氏族譜序

楊森珍

昔蘇明允爲族譜引云情見於親親見於服無服則親親盡則相視如途人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此譜之所爲作也意蓋謂以一人之身分而爲兄弟又分而爲兄弟之子再遞分而衍爲不可紀檢之支屬其中豐悴不齊勢每播遷故處多茫然不能悉其世次遂至喜不慶慶不弔且不惟喜不慶慶不弔或兩匪皆之覺故不相能離制刃於其頤中而其怨讐猶不可解何天性至於是之忍哉蓋由服屬蕃則勢日離

情日疎常不母綢繆則終始復用苟過以各必其私故忍而至於斯極也由是百之則欲維繫時散乖異之謂莫善爲之譜以紀其世繫便之日取而省覽焉知若者爲昭厲若者爲穆屬等而上溯之其初皆一人之身也以一人之身循其趾至頂少有所創則痛必徹心其全體亦皆爲不適若欲引刃以自殘其肢體是雖獯悍狂勇如賁育成癩之徒有斷然不忍爲此者匪惟不忍爲此苟猝遇水火盜賊之變與夫狂鯨毒螫之戾近於前無不亟引手捍蔽之使無災及其體也然等體也豈愛同體不如愛其體故曰觀於譜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謂此也桃色郭氏久爲方雅之族其隴生孝廉又族望也夙懷末俗宗法之嚴嘗以輯睦之義勸其宗人茲因修家譜成開序於余余因取月允之旨發明之以升於首使郭氏之宗人覽之益奮油然而生孝弟之心也

### 南邑唐氏續修族譜序

葛學禮撰  
填錄

南邑唐氏之有族譜也始於乾隆乙亥成於庚辰補於壬午言不崇華事必據實具見於鄉先達序文中同治建元之三存其所譜始編之十一世孫善培以七十二歲之老語生宮兵燹之餘續而修之而精序於余余惟譜所以收族續修之志與姆始同而所遺有雜焉者然此猶一人一家之事無庸余言也夫自周道衰而姓氏不體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有世數未遠而通昏姻者矣文中子云任薛王劉孫盧爲昏非古也何以觀譜夫任薛同出黃帝王劉同出唐堯崔盧同爲姜姓則氏別而姓同者爲昏古人猶非之况姓氏俱同而可相與爲偶邪取妻不取同姓禮有明文律有大禁而或且貿貿以犯之甚至有讀書能文章而亦朝朝此失者彼獲意先世非同出耳使家有一譜而以時修之以時視之豈復有此失邪若夫合族屬治際會長幼有恩親疏有別此尤觀譜者所當知而無俟余言者也然則族譜之修其有關於世道豈不大哉余故不辭而爲之序

雲霞山展墓斷記後

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旗墳墓孟子之論井地亦曰死徙無出鄉夫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故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曰宗以族得民而享林顯氏以爲宗法之存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也若唐河中解之柳開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符堅割隸之際而未嘗一化其朝倚氏之變王舉義兵以抗帝敵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何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詩陳吳之俱盡至於五代之季大族高門降爲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蓋由土之人不能復封建之治而又不重氏族故也夫封建之不可復不待言上歛重氏族而不能以禮教使士大夫家冠昏喪祭人倫日用之間咸遵定則而無有踰越以倡異人而成禮俗則奢儉貞淫各行其意雖有賢者力明禮法而乖忤末俗易致族人之疑甚或憎其異己反援無稽之說以相詰難張聚盛之勢以相劫制使之心孤自遠而後已如是則氏族逾大爲害於風俗亦逾大而氏族亦何益於人國哉且北方土重而氣厚南人則輕而易欺苟無禮義以實其好尚固其心志雖一姓數十百人聚居相整睦事則各去而不相顧耳何則蓋者既多貧力不足以相及富者又多庸驕不足以相統故也雖然散者時也勢也散而不忘聚者情也何則蓋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蓋先王制禮之初實因人情之不忘其本故唐以前之禮俗雖不復見而水源木本之思往往發於牽車服賈之子况嘗學問知義理者乎向爲賈文雲陪其先世本浙西之錢塘人自家於海上以貧不省湖上墓者三世矣往歲余表兄王君慶勳攝職郡篆會試事引君自助旣過武林客燕遂繪圖作記而寄示余於海由余今之無家可歸者也爲書其後如此

例裁無子承繼先繼同父周鼎六及大功小功絕嗣如無許立繼房爲嗣又無子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尊卑又無子立嗣族中勒令承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懲治仍將所擇賢愛之人勸令立繼又道光九年禮部通行內閣大宗子可承詔小宗小宗子可兼承大宗各等語此特爲尋常立繼而設若保軍營陣亡尤應原情酌辦副將銜優先參將驍勇巴圖魯周清元前因克復省城受傷身死本部院專摺請卹奉 硃批照副將陣亡例議卹內聲明伊兄子總周致厚已爲撫立一子取名繼成是周清元立繼之事盡釋上呈 天恩況久立功勳打仗陣亡之大員自以其胞兄周致厚及其妻周柳氏之所擇立爲嗣豈容親族妄生覬覦現聞其族人爭繼等情實屬刁詐卑鄙夫男子之承繼猶女子之出繼設女子自欲嫁人必爲人所允笑況軍營陣亡無論已成婚按例均應立後卽如嘉慶年間提督李壯烈伯陣亡後其姓撫養子爲李提督夫婦所鍾愛奉 旨特准撫立爲子可見陣亡之承繼繼以其夫婦所鍾愛者爲定不准外人干預查詢周清元之妻柳氏稱立夫堂兄周家明之子繼成爲嗣立有承禱字據唯無繼立周南汀兒子爲嗣之語則周繼成自係周柳氏擇定賢愛之人核與昭穆倫序不失其卽持服承襲世職以符奏案而杜爭端並將原存銀三百一十一兩七錢及現送來銀五百六十七兩又本部院另發銀一百兩共計六百六十七兩擇傳公正紳耆代置田產明晰立案并祈嚴防湘陰縣將周南汀爭繼之案嚴行懲處俾令周柳氏撫孤守節以慰忠魂而垂久遠

提督出後嗣姓疏

會國藩

再江南提督李朝斌本姓王氏繼孫中爲李氏父母撫養教育至於成立迭遭艱虞王氏木生父母隔絕不相聞問李朝斌初不自知爲王氏所生也本年三月間有善化縣人王正儒來粵處事稱李朝斌係所生子自幼

育於李氏請飭復姓歸宗等語臣當卽詢之李朝斌究竟是否有因李朝斌茫然不解卽寄書至家詢其族叔李傅成等始據詳告顧末蓋李朝斌末生以前王氏本生父母已有子三人世俗之見以多子爲累王正儒與李朝斌之父相讎故指腹訂定墮地後卽任聽李氏攜去王氏父母固已棄之如遺也事隔四十三年認有呈請復姓之請李氏族人爵王氏恩誼已斷寄書詳論極陳不應歸宗之義其言亦頗中肯臣覆加查核此事關係綱常名義未可憑空臆斷查 本朝言體之書尙書秦蕙田所纂五禮通考最爲精核其於異姓爲後之事反復辨論一以原情爲主所引金史張詩一事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閱三十年始知之初議歸宗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秦蕙田稱張詩爲李今王氏本生之父母有子三人而李氏庶養之父母別無立後正與張詩之事相類伏查定例出嗣之子歸宗亦以所繼父母有無子嗣爲斷若令李朝斌歸宗則在王氏本生之父母不過於三子之外又增一子而在李氏庶養之父母竟至斬焉不祀撫子者必抱恫於九泉爲子者將難安於舉世核諸古禮參以今律李朝斌歷於李氏別爲一家但得其庶育之父母而不祭其以上之祖宗於王氏則不遵婚媾一以報顧復之深恩一以別族屬之大義其於王氏之父母則未盡教養自難責以子道該提督天性腴豐未忍自決巨爲之參酌定議詳晰批示遍諭宗人情義既可兼盡果論亦已會同惟以提督大員異姓爲後必應奏明立案以昭鄭重而垂久遠用敢詳陳本末上達 宸囑

據情代 奏疏

禮部尚書 龔 柱

據前任工部尚書李鴻藻呈稱鴻藻之父兄第三人本生父爲長房嗣父爲三房鴻藻胞兄一人緣嗣父自幼癩疾多年不痊嗣母過門未久嗣父旋即身故本生父母因命鴻藻出繼爲嗣本房胞兄既壯頑強無子以鴻藻長子兆麟爲本房胞兄後以奉十宗祀歷五年本生父病故時有北瀛爲承重孫改繼遵例降服期

年同治五年嗣母姚氏病故遵例服三年不幸迭遭禍凶本年九月十三日本生母姚氏病故 應服喪  
存沒尚結爲長子兆瀛先於同治九年既娶而天又無子息長支承重遂無人鴻靈現雖有次子煥遠若令其  
再繼長房則兩嫡並立既無以處家婦若爲兆瀛立嗣俾作承重曾孫則五服之內猝無倫序相管之人痛念  
本生母 孟然棄妻抱恨終天若使鴻靈均守絳服之文則是本生母身後竟無一制喪三年之人有子有孫而  
與無子同既爲情之所萬萬不安且本生寶係長房目前之喪主既嗣日後之祭主亦慮厚小宗而薄大宗尤  
爲義之所萬萬不可泣血摧心焦灼無計伏思 本朝定例原許一子雙祧查禮部則例內載長房兼承次房  
爲其所生父母丁憂三年於兼承宗祧之父母持服期年學政全書內載嘉慶十六年禮部議準長房獨子而  
繼次房者大宗爲重於長房本生父母自當持服三年又載例準一人承祧兩房亦應俟生有多子始分嗣兩  
房爲似續之計各等語按情論事正與鴻靈今日所處之境相同在當日原係專嗣三房而今日本支無人嗣  
不得不歸大宗而爲兼祧在當日有胞兄而今日兄故姪亡無人承重則昔日爲次子而今爲獨子惟有續斷  
聲明願作爲長房三房兼祧擬擬擬擬擬都則例並比照學政全書各例案爲本生母姚氏持服三年至嗣父  
母已故在前均服三年其時因大宗承重有人胞無妨礙俟日後次子煥遠得有子息再行出嗣兆瀛以繼胞  
兄之後既幾此時母殯有主喪之子虞日兄支亦有繼繼之孫反隨寸心稍可自盡惟情事紛歧與成例成案  
皆原意合勝異不得不呈明辦理伏懇 聖鑒情奏等情到部謹抄錄原呈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已故大員請準令擇立賢愛疏 光緒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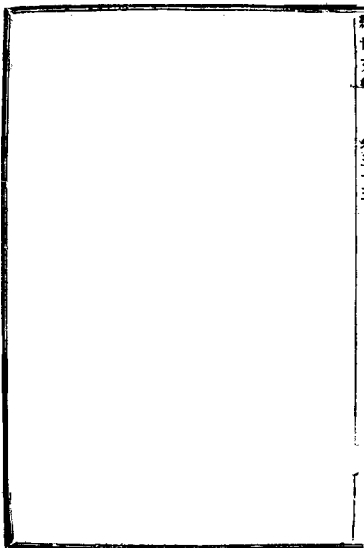
盛京將軍慶 禧

竊查原任大學士文祥之子毓分 盛京戶部員外郎世襲騎都尉熙洽於光緒十年五月十一日病故其妻  
瓜爾佳趙氏於六月間結稱氏夫逝未生子亦無同胞兄弟嫡堂兄凱肇凱元均已去世伊二人僅遺一子尙

有氏之胞孀母在堂例應承重惟同會祖從堂兄卓麟之子瑞昌乃氏夫妻所親愛應照擇擇愛之例將瑞昌過繼爲嗣以承宗祧而讓世職並據卓麟結同前因該佐領取具各甘結加具印結並聲明伊等係京正紅旗滿洲德恆佐領下人由該協領轉呈經才等者行戶部查核辦理嗣在戶部者稱本部辦理族人細嗣案件如有世襲者向由各該處給發護官印譜送部今此案並未給發該署協領景祥亦未出具印結再查瑞昌係屬獨子是否情願承承兩房文結內文未聲敘至伊嫡堂兄凱榮元僅有一子係何名字曾否與結內列名查押本部無從查核行文者并到平當經轉飭遵照該協領呈稱據嫡姪瓜爾佳趙氏呈稱嫡堂兄凱榮元均已去世僅有一子取名英華現年入歲氏之孀母在堂例應承重惟有同會祖從堂兄卓麟之子瑞昌現年十歲乃氏夫妻素所親愛情願依擇擇愛之例將瑞昌過繼爲嗣前已呈請在案茲查氏從堂兄卓麟尚在中年且現有胞弟一人不致乏嗣情願將伊子瑞昌過繼爲嗣並非承承兩房實無違背諱情弊復據卓麟以前情來案呈明英華長永祥等亦遞到聯名押結惟英華一人名下未畫花押正在傳喚即據凱榮之妻瓜爾佳宗室氏呈稱嫡堂弟照治之嗣前經族長永祥調處過繼卓麟之子瑞昌屬嗣氏未敢畫花押現聞到部覆查氏不敢購置氏子英華現年入歲情願出繼嫡堂弟照治名下爲嗣專承長房等語旋據瓜爾佳趙氏以擇賢擇愛例瑞昌過繼爲嗣並非族長永祥等調處過繼等情遣抱呈明並據文祥之親女喜他拉瓜爾佳氏遣抱申訴聲聲明胞弟趙瓜爾佳趙氏患病危篤勢甚增劇不能執筆畫押囑令該氏代畫等語以才等伏查原任大學士文祥之子照治病故無嗣亦無同胞弟兄其嫡堂兄凱榮之子英華與係近支惟凱榮其弟凱元現均病故兩門只此一子視母在堂尙須承重本非可以出繼之人且凱榮元曾經文祥將祖遺家產全結承領並將自置產業分給一半又分給現銀一萬兩相待極爲優厚迨文祥病故後凱榮

因伊前凱元勳故遂咬今凱元之妻侯氏回照治索取銀五千兩光緒四年前慶的署將軍崇原稟實 奏參  
上諭新凱並革職追繳始將銀兩置出其永不敘授甘浩與照治已成嫌隙照治之妻瓜爾佳趙氏不  
願再續伊子呈詞未明言而爲難情形亦可想見卓麟之子瑞昌爲照治之從堂姪趙氏之妻瓜爾佳趙氏不  
惟瑞昌爲照治夫婦素所鍾愛其本生父卓麟亦願出繼且卓麟向在中年又有胞弟二人無慮其子嗣查例  
載無子立嗣若繼繼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則於昭穆相當親族內擇賢擇愛協其便若族中希圖財產勒令  
承繼或與遺孀擇繼以致涉訟者地方官立即照治仍將所擇賢愛之人駁令立繼等語是瓜爾佳趙氏之繼繼  
瑞昌不繼其華原與定例相符且族長永祥等均已具供查押惟因案關世職經戶部行文咨查而凱元之妻  
瓜爾佳宗室氏不令伊子承繼查押以致瓜爾佳趙氏迄今未能立繼現在瓜爾佳趙氏業已病篤此次具呈  
已不能執筆囑令文屏之女代爲畫押具呈實有岌岌可危之勢若待其筆畫押再行繪請呈請各部而英華  
之母現經爭繼何肯令其出具押結一經提訊轉轉需時瓜爾佳趙氏病疾垂危萬難久待倘或繼嗣未立而  
趙氏歿後以歿無以慰其孀望嗣之志且文祥子亡無後亦大頁 朝廷篤念盡臣之 恩奴才等再四思維  
竊深焦灼惟有籲懇 天恩俯念原任大學士文祥感受 四朝恩遇公忠體 國勳者所當爲我 朝社稷  
之臣身故後僅遺一子照治又復病故無嗣孀媳孤獨無依現因擇立賢愛被族人藉詞爭執往返經年未能  
辦結該氏命在旦夕待立嗣以瞑目情殊可憫且卓麟胞兄弟三人尙可生子不致多嗣合無仰懇 天恩特  
沛 恩施准令等立賢愛以卓麟之子瑞昌爲嗣毋庸拘守常格先送宗譜甘結以慰遺靈而恤孤孀出自  
逾格鴻慈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六目錄

禮政七家數

劄子瑣言

送弟之江甯序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筆記十一則

與王叶庭書

與瑟庵從弟書

與培基培璣

家書一則

遺訓八則錄二

與子書

甘節婦傳

書楊氏碑

牛作麟

莊履樞

姚 盤

曾國藩

曾國藩

劉 香

劉 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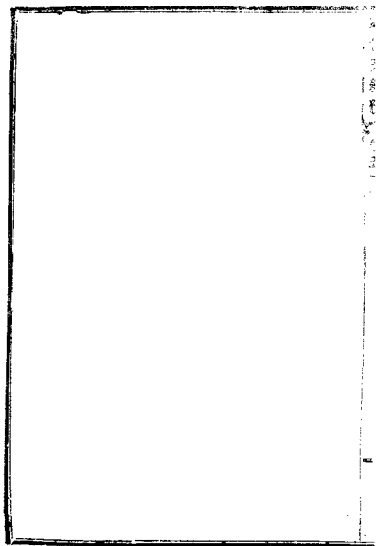
吳廷棟

張兆熊

賈履上

管 闈

梅曾亮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六

禮政七 家數

上海高士濬子源編

閩子瑣言

牛作勝

士之以文詞見者恃有才學以投世人之所好然吾嘗讀古人書見其忠孝節義有大過人者不自知其何以重於人並重其文以取大官名爵則以薄其人者並重其文而亦薄之嗚呼以余一人之心繫天下後世之心亦概可知矣士之欲以文詞見者抑亦知所不取

不妨二字最害事今人喪品敗家其初非不辦事之是非但動於心之所喜爲而又以偶一爲之稍稍爲之爲不妨遂駭駭乎濫觴而不可防矣雖策射之靈豈知其必壞心而故爲之哉其初亦必以一字自恕而其後遂至於不可救嗚呼一念之動一事之舉凡有傷於身家名教者但審其可與不可耳豈可以不妨自寬哉

程子教學者必曰敬此字台久暫動靜而無間者也顧體便曰一生做人要讀孟子一句道盡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又曰古人教人語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三者處心處世接人之方也及於接人語言處不厭兒知其是便言之欲而不從庶兒知其非恐拂人情而勉從此便是吾前言柔弱處遇此等處須要觀愈和而心愈剛不可易其所守也昔唐太宗與魏徵言或有不當徵皆不言不輒應語况平人乎

歐陽日馳千里苟有所誤其失必多人家子弟亦猶是也故天生庸才無能爲善亦無能爲惡惟大有才而誤用者務外必行不軌應代亂臣是也務內必壞天常歷代邪教是也故父母之生才子者可喜而亦可憂

送弟之江甯序 松陵文誌

莊慶椿

王君某將寧江甯邑廷香弟於幕中弟且行矣吾可無言哉昔范句對秦客知馮子擊之惡其掩人也掩人者人亦掩之故告之一曰願無伐善遂生麻中不扶自直棣非雜蘆隨風俱靡故告之二曰勿狎浮朋學問之道無窮椰子厚所耐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入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出故告之三曰凡事責自擇而善取資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懷安非獨能敗名亦能敗性君子尤惡之故告之四曰在職當思其所司吾先人世有冠冕子孫乃不振如此衣食奔走甚重槁項黃馘名不出里閭故告之五曰孝莫大乎顯父母夫富貴聲名人所同欲知欲而不知足則失所欲弟其慎之抑吾重有感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則何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今吾與弟方奉府君喪然母孺人沒已大駭慢葬之罪其何以文忍告吾弟哉惟交勸之可也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姚 鑿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間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 今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一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者不載焉茲獨次其科自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然而長者也過癸之起起微顯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即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爲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而后稷慶厲祥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爲大也其次衰如立法教世故親之王亦六百親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間嘗有興者而後諸所載而後後族

其名聲莫能考厥後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爲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貞自守其登仕者百數 朝有賢良之褒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日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繩纒所載古蹟人偉德起家微賤衆矣方其崛起驟興分茅胙土實爲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滅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太行之山縣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槽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氣而長其委者甚衆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蟻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云而月息之不傷其木不窮其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危或際附危位思發憤自振起雖彼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宦顯功立才兒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學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勸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爲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廢削雖有盛德之爰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況士民之家乎故爲子孫者必有勸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密衆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興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邇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著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

其有餘者拜翁未得其道也以是說說乃次其先世以還今茲與此選者爲之記貽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遠被爲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澤記十二則

曾感德

士大夫之志趨厚術果有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於家必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講禮王吉傳經周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曾亮白謂其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粹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爲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謙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閭閻風陳粟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旨之近世張致復之恆產瑣言張揚嗣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藉以爲稼穡之澤祝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藝藥懿哉至訓可爲萬世法已

吉凶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仄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虛得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園齋思以滿盈致咎也人無賢愚過因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

甚獨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善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害尤有一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  
有過之心

論語兩穆敬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贖給錢決如流此不數數觀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子己干習動不  
顧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費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疲憊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  
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弢甫騰虎嘗謂余信緩不及事余亦樂以儒服自愧左傳齊人賈魯君不答穆首因  
擊之曰魯人之卒數年不覺使我高翔惟其儒書以爲一國憂言魯人好儒當重失之早茲故一國與師來問  
也漢書朱博傳齊郡舒緩蓋名博奮其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皆斥龍節吏門下掾軼逐若老大備拜  
起舒緩博謂賴老生不習更禮令主簿敬之拜起開看又以功曹官屬多襲衣大冠不中節度敕令掾史衣皆  
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德涼騎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邊城事處於臣但恐儒緩機事  
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真儒而失之被擯則從政多  
積愆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可以驅退  
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模宏大言辭談論爲本如居宏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  
庇者衆歸宿則密趾甚固結架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修辭立其談所以居業謂誠信也大程子曰道  
之清濁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修者自靜便是要立得道忠信若口不擇言違事便說  
則其值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即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



信道不篤，船爲有遜，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隨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也。亦不可是則終身無可居之驢，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古之其難，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詞誦子弟，恆有恭謹敬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教太子曰：勉之，勿以器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嵩，字令威，語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實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勿使左右，構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德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晉位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逆警，夕委心，普應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私，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入州，賭軍事爲書，賦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陸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福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我抑衝，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劉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穉，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威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一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千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隨究辭，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詠歌，多法，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說曰：慮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慎不可妄，以假人，昵近，得賜允，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實，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爲違事耳，聲榮嬉遊，不宜令過，補酒，流穢，一切勿爲，俱用奉身，皆有節度，奢服，與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故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次教誡子弟，則約旨，專思，敬抑已，甚伏，被鷓軍，應接，亦曠代，其難





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澗下才卽其或物漑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樓臺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食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誇語鑿其愚耳

謂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鳴士豐功偉烈麗華異典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因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尙巧僞惟忠者可以羣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遠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顧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而於忠勤二字自愧不逮一吾家子姪倘將來有出任艱鉅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自者則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遺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遺庸流梁颺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羶牛不可以捕鼠蟻蟻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二代之鼎以之爨田則不如稻甯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鋌錮而終無所成故世不忠無才忠用才者不能器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取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成德亦無所用之余生不好用忠賢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

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覺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強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  
威名可強立中庸曰成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  
不可信祖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運莫大乎此

與王叶庭書

曾國藩

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  
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與慈庵從弟書

劉蓉

來書言邇來家中用度較侈固知內外大小無能守儉樸務節省之人然何以遂增至什伯倍蓰之多我所增  
加者惟先生修脯一事蓋竊某堂雖能取服名節之敦謹仿儒雅稍知修身持己應事接物之道則於居家涉  
世皆當有以自處不至浮慕乎世家執衿矜盈之習則一時之所贊雖多將來之所省益大故於此獨所不惜  
此外惟囑於聲威外家饋贈加厚至於家中用度則屢書囑弟一循舊章不宜稍事浮華世局益壞而人情日  
變於奢不惟非惜福之道抑慮其召災遺禍而致瑣尾流離之變慨十餘年東南邊鄙舉凡衣冠又物競逐紛  
華之區無不殘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遺巨賈豪商之所積累莫不蕩爲灰燼化爲瓊燼子女化離乞食道路獨  
湖南亦然無恙吾鄉又因此躋致名位廣積金錢當時聚井耕田之子推牛屠狗之夫皆高才大器美衣華屋  
以自豪於鄉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智者見禍機於未萌凡無功而享厚報  
無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視爲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極於難吾鄉獨蒙其康其於盈虛消息倚  
伏循環之理亦已灼然可見願吾弟時以此說之某堂並母事華侈以重吾不德而務尚節節遠讓積善修身時

存或儉修省之意異時桑梓或致禍災尚可倖免於難爲祖宗更延一錢之祀不同歸於淪沒大道禍淫昭然不報斯言痛切幸勿忘之比聞羅氏新婦入門妝奩甚厚輜重之外又有黃金三百兩之殊不慳吝我與吳忠節公道跡至艾麻爲姻姪其所期於子女者非欲其原習履厚爲富翁富樞亦冀其守禮敦倫垂家範以歸世傳耳今存流俗之陋習厚致奩具非所以仰承忠節之遺意古人有百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見世家之婦恃有厚儀而驕傲則姑壞家法者多矣今羅家所以贖遺其女者如此吾懼夫新婦之長其微而培基之益其過也且羅氏亦非素封者侈泰如此豈保家之道培基如體吾意當舉此項還之並傳遺新婦家有弟妹尙未婚嫁不宜先取此以自益且吾家衣食粗足蓄此亦無所用新婦如能婉婉吾言庶於羅氏爲賢女於吾家爲佳婦耳吾與同邑曾雅一公神明至交起家儒素三人者經術深學問大小不必盡同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三語則皆毅然有以自立滌翁名位冠一時然覽其書疏皆藥說說常懷憂國奉公持盈保泰之意羅忠節公積苦兵備固未嘗一日自適其適書教誡子弟尤爲切至今三家聯爲姻好子弟往來要當率由庭訓交相策勵庶不失故家勳範豈可競爲奢靡自驕家風若於勤儉持家之道或不之講其於居亂世而圖自存之意或未之及此吾所私以爲憂者也兩明允吉皆樸茂亦未染世家習氣昨者隘其或出於堂上愛女之過培基營以吾意曉之彼此皆以道義相處乃不失先人結納之意亦所以綿世澤於無窮也家中穀米儲蓄有年當可次第發贖得餐文切不可浪用浮費將來置買巽形山讓填田畝即可取之於此者去歲在愷府處所餘募餉向千餘金入月當以付回卽圖另購先祖父公讓填田宅此外卽不能另謀家計將來歲入仍不獲何非節儉無以供朝夕日用願吾弟守吾屢次誥誡之言一切悉仍其舊除先生情誦及壽歲饋贈外不可稍增繁費基堂壁讀書稍進甚荷饒翁先生誨導之力惟其志趨未定根基未立擬

請鏡身先生預定五年之約俾渠久資陶鑄之益蓋吾弟早以吾意告之免致秋後又復紛紜亂我心曲也吾邇來於家事百不關懷獨於其屋兩兒讀書一事時之甚切冀其發憤竊勵爲端謹備禮之士守備素家風以延世祚他非所望也近來仕宦之家好以官爲世業此開藩臬道府莫不爲子姪輩捐州縣者自以爲光耀門戶而不知祿以斷喪元氣中材之士一涉仕途外誘日多根器日壞卒至落魄愈條不可名狀不如令業壽壽守寒素之可綿世澤也去冬拜署理藩司之命自以服制未闕不肯貿然入仕僚友中多勸之者謂一赴任卽值皇上登位草恩可應一子爲七品官如待至服闋援篆則在恩詔以後不能膺茲盛典蓋世情皆以子弟得官爲榮故所見往往如此不知子孫能賢卽不蒙廢襲亦自能振起家聲如其不肖卽幸而得應職爲辱耳吾前嘗言爲基兒納監亦不過藉此爲激勵之助非欲其具冠帶以夸耀世俗也培屋年既長亦嘗爲議婚事比來官場相讎多約聯姻者吾意殊不欲卽諸女亦不願使適富貴之家蓋朱門子弟之貧者實不多得而一種執務習氣令人憎厭不如鄉里詩書家子弟之循謹少過耳弟前次來齊尙託吾爲請妹擇婿不知官場中實無佳選也劉藩向稱優裕每歲所入節餉規可五萬金吾悉卻之以此冀用頗裕之吾不能取非義以肥吾家望吾弟諸從節省慎守先人舊業度他日罷官歸來尙得飽暖蔬食則充然無世累之憂吾懷矣

與培基培屋

劉蓉

比屢接湖南友朋信多稱同謹仿退讓循循弟子之體吾聞之甚以爲慰凡宦家子弟往往趨於驕淫矜夸一路彼不知父兄之勤苦艱辛以爲富貴吾家所固有侈然自得以放佚其心志而漸墮於浮薄其見之者又往往以爲貴況子弟而異視之賢者誦深惡不肖者或加趨奉由是子弟之過日聞而爲父兄者當不及知卽爲之父執者亦惟有私相囑款而不欲遽以相關以吾生平所聞見往往皆然故屢書誠誨而兄弟弟爲爾擇師師以

廣朝學之益望爾歸於謙謙一路又奮舉寬厚和平四字爲諄切言之今各處來書所稱如此果爾之能憂吾  
誠乎抑友朋之姑譽詞以慰吾意也然吾即明知其未盡然而私心不能不以爲喜爾如能時體吾意而時以  
自食爾所謂悅親順親之謂孝者不外夫此矣

心術好自是長厚一路惟言語無度往往令人生厭亦是大病凡有大福者必有客人之度犯而不校觸而不  
怒則人自服其量而不相忤豈得動與他人口角爭勝吾前嘗教爾常學喫虧常肯退步讓入亦是此意人品  
何常但能反躬責己者卽爲君子開口責人者便爲小人人何嘗無見爾何嘗不善談論但其見識議論專  
用以責人而不自責此所以墮於下流而不自知耳此吾切至之言近常以此爲觀人之法歷歷不爽爾與  
培堂當時以吾言爲戒凡事反躬自責至要至切

屢作書寄爾兄弟計陸續可到所囑竟師讀書各事不次詳諄言之計亦必悉吾意所重遵命而行惟西垣先  
生不審究已聘定未甚以爲念鄉村中實難得良師能教時文不落後蹟者已是好手能教人教品行務正學  
者已覺難得至於學問有淵源有家教於義理考據詞章三家之學皆能窮其源而竟其委使後生學子聽其  
緒論有門戶可入有階級可循不至迷於所向而不至泯沒於俗學之陋以爾其靈明隨其志趨若則固未可  
以望爾吾鄉之人而以爾兄弟之天資學力亦尙未足以語此是以姑就本色之賢者聘請而教之爾兄弟果  
能立志講求盡一師之所長又更一師則將來自可更擇有道術經術文章者爲之開導而誘進之但恐志趣  
卑陋略有一知半解便覺自足則終身無復長進日子耳培基今歲在子壽先生處講大學衍義歸家後曾否  
細讀培基近日願入理否凡人不學問任是好實質終不見有長進誠是混然與世俗之人相游處同一般見  
識而已吾從前年少時在鄉村間時俗所稱文人談論心中總不謂然以爲讀書人所見所期何止於此其後



往長沙住熱癩取友亦少當意者其中傑出之士不過數人雖學尚未成而志趣曠曠實能超出流俗不肯與世擇況今果皆卓然有樹立爲 國家棟樑之臣可見士人總以志趣曠曠不落庸俗者爲可造就爾兄弟不可不自勉也

家書一則節錄

吳廷棟

某居官惟自刻苦生平不妄拜一人有先施者以禮答之亦必擇而後交故無因至前不敢妄受人一錢至平下求諸爾尤所深恥常守孔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之節不怕餓死不稍存自私自利之心而已

遺訓八則錄二

張兆周

一世俗兄弟嫌隙皆起於爭些便宜不知兄與弟爭弟當思曰兄我同父之兄也我失便宜只得之是猶父母得之也何較焉弟與兄爭亦當作如是觀兄弟間苟能一念不忘及母則然爭自平利益莫大於是但家門之和古人尤有要訣所謂不聽婦言是也

一士人一動衆所屬自行止不容不謹慎賭狹邪尤宜深戒毋自恕曰暫暫即常之語也每見世俗子弟不知戒此不旋踵而辱身敗行者多矣汝輩無論讀書生總當持重戒輕無失古人守身如玉之旨不可以小德出入爲藉口也

與子書

賈履上

汝擔任大通後兩過家書咄咄通爽暢適之甚慰民風土俗切實講求隨事方有把握不徒書玉之見亦不聽俗吏之爲因利而利擇勞而勞辱五美屏四惡官箴已備所學求治太急與之爭耳漢土番回魚類雖殊性情則一愛子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個心甚易感信斯言也何爭之有聞邑生惠應試不過村人文風安得興起

宜設書院義塾培植之而書院義塾須從讀書入手弗徒作時下帖括工夫乃可造就後進吾鄉文風日盛而士品日衰豈非習俗陷溺邊地天真未鑿故墜汝之敝用此民也田中樹藝五穀不生雜糧中有穉子考本直云大麥卽今稗麥是亦麥也又莞豆春回關豆名豌豆唐書作畢豆豌豆是否傳說但如豈豆一物農政全書極言其利又云張騫使外國得沙豆種以歸西人用豆麥和麩作餅餌食之甚美何陝右不聞用豆和麩至蠶桑之利現由侯中堂通商惠工廣開織作爲國省萬年之利益駭洵沙鑿鑿奚啻倍蓰

### 甘節婦傳

管同

節婦金氏江甯金智洪女年十七歸同縣甘元勳五歲前勳所生惟一女節婦忍死養其姑立族子文陞爲嗣文陞娶婦劉旋卒亦無子節婦守義二十八年年四十八卒當卒時女已適人矣而寡姑猶無恙婦疾革謂其子婦曰吾命將終不能終事爾祖姑春死不瞑目矣歿後五年族人福遠爲請旌而述其事乞予作傳婦人孀居守義其事比比相同不必具述節婦所異者家有田僅二十畝能以十畝養寡姑而以十畝入宗祠爲祭祀費夫先王之制卿以下必有圭田而士無田則不祭所以尊祖敬宗緣血食於長久也今豪富之家市買膏腴動連阡陌而罕說祭田何者市田私子孫而祭田必公諸宗族迨其久田入他人而家益困則祖宗之靈有不血食者矣嗟乎棄根本而欲肥枝葉豈可得哉甘節婦者於荼苦困阨中獨能知此義可舉以風今世士大夫子欲樂爲之傳或曰節婦及後常見形如生時蓋既死而猶念其姑也其事怪予不論云

###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妻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

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約不行後將嫁其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  
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綬子也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五十七目錄

禮政八條

與朝鐵甫論昏禮書

周官媒氏說

昏問

昏問

霍病納婚論

再答陸秀才書

霍勒霍屯氏守義論

歸葬於女氏之黨議

書劉貞女紀略後

書歸震川貞女論後

書清芬傳後

書應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張士元

黃式王

錢儀吉

林柏楨

鄧瑤

鄧瑤

李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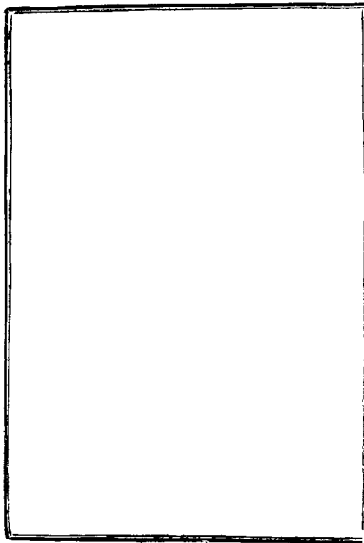
袁翼

方東樹

王廷植

張文虎

俞樾



禮政八卷

上海葛士澐子原稿

與張鐵甫論昏禮書

張十元

蒙惠手書并示歌詩雜文反復讀之見足下用心與時人迥異文亦雅馴有體矧幸鄉里知識中有足下斯道未爲孤也獨昏禮問答一節與鄙見有未盡合者謹陳其大略士昏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主人皆迎賓入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請廟孔穎達曰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大禮必皆告廟不從下而已此昏禮告廟之明文其不言婿家之告廟者以女家惟之而可知禮文固有互見者非闕逸也婿家告廟當在醮子命迎之時醮子在巽而命詞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告廟可知也左傳鄭公子忽先配後祖杜注禮逆婦必告廟而後行此亦告廟之證也以爲昏非入廟之時則時未昏也婚既至則不復告廟至三月而後舉行蓋告廟命子之後祭行之前無容澆告也文乃云告廟當在質明見男姑之後恐非禮意也謂三月廟見爲男姑既沒奠菜之禮與三月祭行不同誠是也然必俟三月者以三月一時人之善惡可得而知此與留事反屬之禮相合白虎通義之言亦未可盡非也若以七出擊之則又不然蓋婦之出乃家庭大不幸之事而廟見之禮重則戒之於始雖以此戒之而不聞於未廟見之前儼於婦行之惡違使乘車周而歸者此以見先王制禮之意所以防患于未形而非爲是刻急之法也至謂白虎通義言娶妻不告廟顯背經義則通義固未嘗言娶妻之始終不告廟也通義云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辭意蓋謂婦至不告至于廟耳或其中有脫誤未可知也至士昏禮篇首云下達納采用雁鄭注賈疏於下達之義已明言之朱子復釋之云大夫執雁

士執燧而士昏下達用雁言士庶得通用雁也此解甚明不必疑其有闕也

周官媒氏說 駁唐集

黃式三

周官媒氏禁鬻者與嫁者依鄭君注釋之通葬者謂生時未葬各葬一處後議鬻之爲夫妻是無論其未成人已成入皆禁之也嫁者謂生前有婚議女未嫁而先死而歸葬于男家必禁之也有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婚也夫女既娶近三月夫妻已成矣未廟見舅姑雖成家未成婦主旣不祔于皇姑亦不葬于夫家彼鬻葬嫁者墓已合葬之將主亦祔之乎主不祔而合葬之合葬而主亦祔之禮之無一可者也漢葬始魏武之王倉舒嫁婦始魏明之于女淑徇一己之私廣悼先王之法禁此所謂喪世之由意似從厚而禮密焉矣近時鬻葬之風行而立繼之規蓋藉子貴而醜夫寡女晏然受遺贖之典固爲失矣甚者爭繼認起汚吏上下其手莫之誰何其弊甚大嫁葬之風行而惡葬之次案使元配之妻下夷于繼配固爲失矣否則元配不從則女家認之于吏吏不言嫁葬之失禮而反言葬禮之不備可恥孰甚焉名不正則禮不與刑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不可不辯

晉問 何石 雜記 事類

錢儀吉

道光十一年山東兩縣令約爲婚媾已爲前後政爭官毀婿父戕女父死焉女不忍事也自縊死 詔旌其孝或謂女不死當離婚致問

曰是生民之至窮而王政所加閱也夫親誓之復門不反戈海外之避官爲和難吞秋子沈子曰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誓非子也今以嫁還孤女街痛立墮乃使離并而朝執葬而祝忘親事誓生理益矣又告期諸吉必稱先人此說辭窮於何成禮或謂誓婚與之齊終身不改又謂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又以先儒謂夫有

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是女也雖爲終身之哀亦將無所遇命不知女子無專制之行有三從之  
道當其未嫁不制於夫故喪服之制在室爲父齊衰三年未嫁夫死既葬除服本無三年之恩非有貳斬之嫌  
也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若然終身不改施隨同牢也外其本親責之成婦也若乃妻之車夫猶子事  
父臣事君也彼所天之失德必襲諫之是資誠怙過而弗從謹號泣而維絕抑所謂至親無去志在感動者與  
故趙阿自預情嫌於適中廟難嗣仇世稱其純孝是則夫怒之與親譽權其輕重又非等倫已案離婚之條前  
史多有昔在曾劉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夫黨兇刑又有隨姓之戮時則有特離離婚因而貸命者夫親家  
告絕繫於其君警家告離繫於其父平時則資權是同臨難豈在心取與白虎通義嫁娶篇曰悖逆人倫殺妻  
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唐律戶婚章云諸凡獲絕者離之又云諸違律爲婚當條稱離之  
正之者離會殺稱離之正之義絕者長探無忌等注謂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  
自相殺離會赦皆爲義絕然則斷罪之文罪有當赦恩義之絕絕不復還也且尋漢詔唐律之文皆屬語已嫁  
況某令女猶在室誓不戴天若不離婚曷由數奪孀謂某令之女以死成名無缺評議後有此比有司治獄宜  
請離婚

昏問

林柏棟

竊案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二姓不好則不合矣父相攸而歸之婦人謂嫁曰歸內夫家外父母家承父志耳  
若乃親傳刃於其父之腹而與其子偕老事仇爲翁世安有是人乎春秋公羊傳曰禮仇誓不交婦謂殺梁傳  
曰仇誓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夫魯仇齊而使主王姬歸齊之禮猶見惡于春秋況可事仇乎穀梁又曰不使  
齊侯得與吾爲禮也仇國不可與吾爲禮仇家斷可與吾爲婚乎其當離婚似無疑義謹對或曰許婚父命也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父志也父生而命之于父死而背之乎曰禮有常有變父命適人終身不改常也先婦後  
繼非父所遺料則變也推父之志必不許事仇推女之志且不共戴天傳曰不若于天者大絕之也不若于人  
者人絕之也禮雖而相殺不順已甚不絕何爲或曰禮婦人不貳斬故爲夫斬義而爲父別夫則重矣又可離  
乎曰女子在家從父既嫁而後從夫故在室之女爲父三年親迎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女未廟見而死則歸  
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爲處子者安得以既嫁例乎或曰賊女父者壻父耳非壻也曷不念此乎曰文姜  
于魯桓與聞乎弑耳非手刃之也而公羊有曰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于其念母既不與其念母也母與聞乎  
弑不許其子念仇與成乎哉獨可使未成婦者念乎或曰晉禮者千古公義也不事仇者私恩也無私恩非孝  
無公義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在上者主之其可曰魯主王姬之婿周王命之而今羊所云以我主書者其  
意在惡周然則有命之者尙未可公義不謂是也或曰臣子重受命父死矣其離婚安所受乎曰魯莊公娶于  
齊夫人姜氏入穀廉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娶仇人子弟以禍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又況以先人  
遺體家仇人子弟其何以辭于宗廟乎以此義通之其受命有在矣或曰然則離糾之妻慶舍之女當離乎當  
死乎曰彼皆爲人婦也宜有補救之道焉善其道而兩全上也不得則死之無待離矣女則知有父而已仇誓  
非所願見也是不同或曰女不死猶可改適乎曰婚未離則壻也婚既離則仇耳雖改適無嫌焉獨痛其父  
之非命而怨此生之不已不事仇亦不化適縞素以終身君子必深悼之以爲無惡于志也

羈病納婦論

鄭 瑤

親病不得納婦不待知者婦之矣然俗家有疾病輒令其子迫逼成婚意以婦新入門病者見之而喜冀其速  
痊也士昏禮請期之辭曰懼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婦往不虞謂卒有死喪此卽世俗迫娶婦之意

顧云三族者就主人言謂父昆弟已昆弟與子之昆弟也主人子值父母有病特樂求醫顧天所代之不賜而乃重運納婚婿有不虞此豈人子所忍耶故言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者蓋受命往迎時父母本無恙中途驟聞大故非父母已歿適恐行聘遲之禮也然則親病之不宜納婦豈待辨哉於是或有戚某母病母言於父欲爲子納婦極令將事者其子以侍疾倉皇極弗從母因至少增客過而問曰將從其母乎抑從其子乎余曰子之不肯娶也亦禮也親其母之必欲納婦者蓋自料不起猶冀倖於感續之先一見新婦視其容止動靜以下能宜事家與否而後甘心瞑目其意重可哀矣人子事疾苟可以求順其意而少紓其病者無弗爲之卽權宜娶婦未爲不可第第特湯藥不得執親迎之禮漢侯子弟之嫻於禮儀者致命女之父母告以病姑迫欲見婦之意卽曰就途請女之母及親兄弟送之來如微福先靈新婦入門姑旋旋愈實爲兩家之福儻遂不諱則投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臨棺趨喪之文入門號哭隨家人治喪禮也或曰女時服者以躬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聞婿父母死而趨喪也今考不親迎儻在途聞變必責其趨喪乎答之曰父母無恙自不可親迎大禮此則母殉在牀忍死以待爲之子者猶且委蛇寬與爵弁纓裳藉乘輿車往迎之子之門爲之御輪始歸乎不親迎女在途聞變將遂借其母中道而返乎此非禮禮之論也或又曰女既奔喪矣旣葬將卹之何禮經未有明文意者隨其母將葬除喪而後成婚乎則又答之曰婦人以夫爲家既入婿門無庸歸卹若今之童婦執縫紉浣濯井臼饋養之役以事君舅三年之喪畢主人乃治酒食大召鄉黨僚友爲其子成夫婦之禮蓋昔之以母病納婦倉卒不親迎者蓋禮也今之以父命成婚儀重而台卷者所以厚別也如此則於禮甚宜而於義亦協客退遂書之以質該禮之君子

再答薛秀才書

歸 鳴

承示賢配有母喪逾月思召之歸恐於義理未安愆愆下問善哉足下之間也禮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瓜斬也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乃婦人爲祖父母爲兄弟之爲父母後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從人既已易所爲期矣若更不令其在家持服薄情豈甚故有既練而歸之文所以達其私情也朱子門人葉味道之婦喪母既葬而歸味道後續喪大記乃知其誤令反將其月數置古人用情之厚如此足下之婦新喪母逾月即促其歸準諸古制未免過促宜足下之心有未安也願婦人有主中饋之義且足下有父母在婦事舅姑之禮不宜久闕必責之既練始歸勢亦未便無已則以三虞卒哭爲期不猶慮於踰月即歸乎昔者味道亦有言矣以爲婦在母家久彼此多未更欲不待練而召之歸朱子語或有未便歸而不擇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論未爲害理足下其鑒行之雖然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婦人遭父母喪若遇舅姑有病或夫病且亟則不俟踰月但已視舍殮宜卽適歸所謂權也如夫家幸無事酒食之役有婦能代而舅姑又許其循古禮以達私情則歸之夫者又何必不使之既練而歸而必令其銜恤蘊憤匆遽離父母几筵乎蓋觀他人之父母甚重然後視己之父母不致或輕而謂人之待親無庸過厚者必於己之親待之至薄者也風俗之偷久矣有識者能勿思所以矯之使之曰禮於厚乎

霍翰霍屯氏守義論

李 燾

蒙古正白旗護軍校蔚隆阿之女霍翰霍屯氏字於縉生員瑞祥未昏而瑞祥沒女欲以死殉其家防之嚴不得死乃以奔喪請父母哀其志許焉至婿家則撫棺大痛瑞祥之父母泣觀者皆泣徐出袖中刀截其髮誓守義以終此道光十三年事也金純甫太守爲瑞祥之叔父余蓋聞之太守云或曰霍翰霍屯氏貞女也余曰

霍勒霍屯氏節婦也。或曰婦人之操從一而終未爲人節。而守婦人之義非禮也。余曰：禮之所在，禮之所在，霍勒霍屯氏之守義也。禮也。今夫禮與取於君臣父子夫婦父子以天合君臣夫婦皆以人合。以君臣論爲人臣者，無有厥心。至未委賈，名則似乎分之所不屬。然而古之節士不幸於國家之變，而不必捐軀以殉，而匿跡銷聲，身不出彼其心，恆若有狀。以歸老妻，豈不謂君臣有君故。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執非王臣而得謂其未爲人臣乎哉。然則爲人婦者，可知矣。女子未嫁，是未爲人婦也。未嫁而已許嫁，不得謂非人婦也。禮言女子許嫁，纓緦之義，取乎禮身有所歸。即義無可絕，義無可絕，而絕以其未嫁也。而寬之義無可絕，而心有所不忍，絕轉以其未嫁也。而前之夫以守義者，豈非禮也。豈無可絕也。絕之者，之有當乎禮耶。禮乎義，義不關乎嫁與未嫁，而能乎能。不能守余，以曰霍勒霍屯氏之守義也。禮也。且人苟志乎其責，則不當斷之以名未爲人婦，而無愧乎爲人婦婦之可也。春秋之法，可進者進之，則即以霍勒霍屯氏爲節婦也。亦宜。雖然，有奇節者，必有盛名名之所在，好名者趨焉。世家大族，而稱相，尙其未嫁而守義者，或爲勢之所迫，而非其心之所安。夫即使其心未必如是，而其跡如是，論者猶不能不以節子之而況霍勒霍屯氏之毅然決然，初非有所迫，而然其至性爲何如也。於感可以風矣。余固是事，不勝嗟歎而又恐天人之好，其奇論而適以便其苟且之私也。因力辨焉，以祛世俗之惑，卽以爲天下之爲人婦者，而天下名教之所繫，有賴乎爲人婦而較重乎爲人婦者，其亦可以自決也夫。

歸葬於女氏之黨議

袁翼

曾子問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于黨，讀而疑之。及反覆於漢唐宋明諸儒之說，而愈疑也。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復漢書百官志曰：凡有學子，願孫真。

女義婦皆忘其門女之所謂良者貞其所以從一無二天也故昏禮既納壻之父母死則停昏不葬致命於女氏曰有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嫁也既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嫁之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蓋男女有三年之喪嫁裝徵期可以易偶而女猶弗就嫁者纔有所繫繫之於一爲正也請昏之始納采者被采擇也問名者知名字也納徵以皮幣者徵之可成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親迎之日父親壻子欲以上事祭廟下繼後嗣重之至也主人受禮及醮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亦重之至也昏之厥明壻乘廟脩賢見舅姑入室壻饋舅姑同日一婦禮以一獻舅姑降自阼階婦降自阼階示付之義亦重之至也不幸猝然窮匱不及廟見而不遷不耐歸藉焉何前之輕重若是而後之想置若是歟買服曰禮婦至不成昏無嗣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祖廟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爲非禮未配則未成婦死而歸葬奚爲不可買之言是矣然爲以斷爲不可先配也士昏禮合昏後得往婦席在西殿社席在東皆有枕北跽墀入親視婦纓纓出禮待於戶外當夕壻與相共儀禮綱有明據而三月未配之說經無明文夫女無二天已得壻即爲新天豈所天而不便同兆乎況廟見與未廟見其間僅有相去數日者廟見而即死得以舅姑先廟見一日死遽令歸葬此豈近於人情乎且前之昏禮雖如是既昏之後執席之久又如是而成婦不成婦必定於入廟投地區區之一奠又豈非理之至悼者乎晉江雁元疑之而不得其通強作成壻成婦之說 國朝毛奇齡從而附和之彼但知子婦廟見之非孝而不知女子以身屬人名節大綱有夫而不得同兆之尊至痛也班固曰廟見必以三月則慈慈可知夫義者固疑見矣惡者將不廟見而出之耶禮有介乎善惡之間者將場見耶抑不廟見耶不廟見而食禘豈已交矣舅姑樂已事矣婦人非祭不得入廟三月之中一旦有斬衰之喪不得復行告廟之吉禮或遲至期而婦死遲至再期而婦死則亦以未廟見而歸葬耶如曰某氏來歸祖廟之靈未接風廟

不知有是婦也故不遷不祔則不得葬於夫之黨然始至之時埒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矣此廟非即祖廟之廟耶祖廟之靈豈必待三月廟見而始知有是婦耶且曾子問篇又云親迎在途埒有齊裝之喪男女改服於門次即位而哭除哭不復昏禮夫不復昏禮則不復廟見不幸於三月中婦死又將何說以處此耶 國朝身定因援儀禮易始已及三月奠采之文以爲不遷不祔者未見祖廟也歸葬於女黨者未見祖廟也若婦始歸亦已葬葬見始則雖未見祖未見姑先王必許其葬於夫之黨而持不遷不祔也疑經而遷就以聞其說可乎最愚考古禮有傳之於今而當時未行者有行之數十年而旋廢不行者禮之近人情者聖人弗禁則廢不近人情之禮又安得而禁之乎六經燬於秦火戴記皆漢儒補綴成篇魚目混珠纍然不少非若儀禮之尙爲聖人完書也晉時虜三月廟見爲三日之期溫公書儀宋子家禮並從其制三月中必無不克廟見之事而女子以身事人之義至受全歸矣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婦風是詩爲衛夫人而作夫人至城門而君死入持三年之喪不遷於齊此事在夫子定禮以前矣婦之報夫者如此其夫貞之報婦者如彼其恕吾故曰非夫子之言也

齊劉貞女紀略後

方東樹

嘉興錢侍御儀吉言其巡視西塘之年平谷民婦某氏自殺死下指揮驗狀無他傷民之及婦之父母列辭皆曰婦以舅怒其夫遽而死死惡也無冤余察婦所以死者甚可疑日訪於其旁近祖得其願末幾召民受辭一如其父言問諸鄰人亦如之乃獨引婦之父母及兩弟反覆導之卒皆如民父之言董婦恠怨而畏事鄰人懼訟之及而不以實情余雖顯然明白而終不能引道路之言證成於訟廷惟自疚身有土塊之責而不能爲區婦伸理冤枉因書其事以著某氏之節節侍御後遊廣州因以語於郡中丞竹軒中丞曰是獄不窮治則死者

之心安因尙論夷齊衛樛事曰求仁得仁此婦亦是心耳待得所讞獄在道光十三年而十六年又聞劉貞女事劉貞女者儀徵人許字某氏年十七爲歸妻於其夫家而實未卽成婚是年歲暮自歸誓不再返父母驚而歸之泣不肯既而亦喻其有難言之隱不卒詢而聽之女動針黹探苦役爲父母服勞未幾而父沒臨年而母又罹喪支侍疾亦湯藥不解帶者百餘日弗憊父母沒女哀毀欲以身殉不飲食數日嗣請親勸勉始能其哀自是以後代其兄經營家事兄本貧窶幾遭大故兼頻年水患自隨相仍家一歲而數遷衣食不能衣不溫曾無糲飯愷惠至十六年某月日夜忽自經死女兄留實爲文以紀其事而曰妹不死於初歸之日懼以死備父母心也不死於父母沒之日不忍以事重累兄弟也不死於飢寒播遷之日恐人謂其不堪貧也及今家稍裕而卒以死是妹之善其死以至其貞也方子曰女未嘗一日忘其死而願以死不得其宜不遽死文信國至樂市之殉而心始畢王炎午乃欲早追之非但不能知信國抑由於義之辨析未精也嗚呼毒敗之妹能顯其弟貞女之兄能孝其女弟豈非賢哉豈非賢哉若不谷民婦之兄弟雖愚而卒得錢侍御郡中承爲之表其徽炳如日星矣又何國婦余敢爲牽連晉之以著其義

書歸雷川貞女論後

王廷極

此歸氏雷川貞女論也雷川屬有明一代文人言古文者多取法焉幸哉貞女何因而得有此論也貞女之事不著於古其姓氏亦不顯自歸氏之論出而辨之者多矣而貞女遂傳於千古矣其訂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是則以改適者爲禮矣其於禮引弟之父母死與女未顯見而死兩條而不引夫死一條何也曾子問曰娶女有旨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夫死則女亦以齊衰往弔或又曰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經已稱言天死矣既令其服又令其弔謂非夫婦乎其

爲夫死或終身不改適又何非禮之有若以改適爲禮則弔者一夫改適者又一夫而可爲禮乎先王制禮不強人以所難言言既葬而除而不言嫁與不嫁禮實通而行之也除服而嫁禮也除服而不嫁亦禮之至者故曰禮順人情又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彼女子有貴賤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必以一例繩之則非天下之通禮矣歸氏以女子在室惟父母爲之許聘而已無所與焉又謂女子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焉又曰一禮不備將不親迎無父母之命猶爲奔也非禮也是則以改適爲父母之命矣夫娶女有吉日女年已二十矣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禮皆行皆父母之命也所未行者惟親迎耳豈女子尚不知其身之屬於何人乎孟子以親迎爲禮之輕者親迎則成夫婦此婚嫁之常禮也今不幸事變不能親迎而天卽死去死矣而於女遂無所與乎以前父母之命皆無有也又將請媒妁寫庚書塔塚親迎以俟父母之後命乎禮所謂齊衰往弔亦以女雖未嫁而於夫之死不能忽然離棄之必行服之除也今之未嫁而夫死者有齊衰往弔者乎不齊衰往弔而卽改適其於夫亦薄矣何歸氏不責其非禮乎夫天地陰陽之氣在下爲河嶽在上爲日星女子之貞烈者其氣自足以壯山河而光日月豈垂之傷之之云乎彼改適者徒以陰陽之氣之有待於調和而非是則不改適則未免言之太刻矣歸氏又以此爲廉恥之防焉夫以未親面之夫哀其死而殉之而守之此禮義廉恥本於性生純乎天理絕無一毫情欲之私其往歸夫家是聞喪而捐生赴難並非私逃爲誰氏之妾也而竟誡之爲奔豈不賢夷齊爲篡乎何其言之背謬至於如此乎天地所絀以立者三綱而已君臣之位無敢干犯其委贖爲臣者皆名籍吏都者也及至國破君亡之時樞臣則開門矣宰輔則勦進矣百官有司則投名授職矣天地身位何有君臣而名達禮部之請生乃以一矜之微誓不共戴與匹夫抗節効忠者不可勝數其得不謂之君臣乎父子之親毫無假借必有生育而後有子女今有誤人男婦不存嗣已絕矣而後屬爲之立後其爲後



之名某字某而族人生前不知也而爲後者第於神主上書其奉祀名字祝告祠宇而爲之子孫則族人之子孫其得不謂之父子乎有婚嫁而後有夫婚至於勢窮事變未嫁而夫死者其女來歸夫家則其夫猶爲有婦是以女子而守夫婦之義也於俗人之已婚有室而死者則爲立復其無室者則否以子立繼不能有父而無母也今夫死是舅姑無子也夫死因未嫁不能有後是夫絕嗣也女哲曰吾姓氏年月吾父母書之綵帖輕篋約送之夫家矣委禽窈窕雁卽是聘禮而又受夫家之首飾衣帛是吾之夫父母命之也有夫婦之名焉有夫婦之義焉今夫死吾無夫也吾可以無夫而夫不可以無婦有女歸夫家則夫雖死而有婦舅姑無子而有子雖夫無後而可以立後矣其得不謂之夫婦乎夫崩地傾之時必賴有爲之柱礎者而乾坤始得以不散君臣之義絕而隨生守之父子之義絕而嗣子守之夫婦之義絕而女子守之國亡矣家亡矣身亡矣而皆有以使之不亡此以人事救天命之窮者也而其事之至苦至難則莫如女子其間計自經或見妻自盡則舍生取義者在母家終身不改適則明哲保身者也至於歸夫家持喪服事奉舅姑備一尺之孤障柱夫家門戶則立大節名大義孔子所謂君子人也於至難至苦之事而爲至中至庸之行其間喪哀痛仁也不改適義也爲夫持服禮也矢之以死確然知此是而非非智也盟誓在前生死不貳父母不能奪其志舅姑不能阻其來歸不告而娶未婚妻不告而嫁君子以爲得告也信也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斯言也惟古今之貞女絕以當之矣歷觀書冊所載類皆秉性溫良知禮法專以貞白自砥雖境處艱難而甘之若飴履之若素舉凡世之富貴貧賤禍福利害歡戚憂懼忠難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而矢之一日即持之百年可以赴刀兵可以蹈水火可以感天地可以泣鬼神宜乎與忠孝節義同爲國典所褒志乘所錄文人學士所傳述而鄙薄頑嚚之夫所感奮而興起三綱立矣五常極矣雖聖人亦許其爲天地之完人也而歸氏且曰

先王之禮不必以此斷世也噫婦女而不以貞節顯也亦安有所謂先王之禮也哉或曰今之改適者非禮歟曰禮也父母以其未嫁而嫁之則嫁之是已禮並未言嫁之非禮也不改適者重在以身許人說許之不必有夫婚之事要必守夫婚之義也改適者重在以身嫁人必嫁之以行夫婚之事而後成夫婚之禮也夫婚之義無可逃夫婚之禮亦不可廢也但改適者其事多有曲折而亦不免有所忌諱其女嫁庚時必向夫家收回其定婚首飾儀物必退而還之夫家其改適之家必與前適之家非戚族又不親厚不如是則不免有隔礙而於心有所不安也而以爲非禮亦不可也

書清芬集後

張文虎

明歸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爲過禮近世江都汪容甫復作議以佐其說甚說二君之不知禮也古聖人緣情以制禮度夫中人所能行者著之而不責以早絕過高之行此禮之所以適於天下萬世也然其中有隱微疑似之間不能顯著之令者則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擇焉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嫁人之道推此則禮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喪禮也世有著者割象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常居墓側者君子不以爲非也不能食酒食肉禮也世有著者數杜楛樹之不食鹽菜其毀傷生者君子不以爲非也師沒心喪三年禮也世有著者子貢之三年以外築室獨居者君子不以爲非也汪蘄蕩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喪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爲非也若如二君論則茲數子皆可議矣且二君所執者曾子問之文也其文曰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許人而重之也壻弗取

而後嫁而不責以堅守者所謂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後嫁者難辭也又曰取女有言曰而女死婿為妾而弗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斬衰何服也服以斬衰則儼然其夫矣而不責以守節者亦度中人所能行  
也設於時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願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許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齊楚之君死魯衛  
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為狂易失心之人嗚呼是何言也皆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上右几注曰將以先祖  
之遺體與人故受其禮於廟廟曲禮女子許嫁纓注曰女子許嫁纓纓有從人之端也許嫁之初其重如此而  
比之魯衛之臣於齊楚之君其不為狂易失心之論乎昔者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  
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弟立諸同庖女不聽衛惡於齊齊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凡列女傳靈又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  
肯歸終之以死凡樂府詩集引此二女者豈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禮哉矢志不嫁而著于載容甫又將比之魯  
衛之臣號呼而自殺乎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  
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外傳此即所謂卓絕過高之行不可以責之中人者也以卓絕過高之行而謂之  
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為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夫己身父母之  
身也以己身許嫁者父母也父母許之而已無與焉此復成何說乎且夫禮非強人而東搏之馳驟之也亦  
求其心之所安而已蓋箕比干皆為仁伊周夷齊各成其是孔子聞孔懼之難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而無  
所憂貶於其間此所謂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禮三代不相襲今古異宜安在為母婦為舅姑設皆期而今則皆  
三年一君其能執古禮以反之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甯戚以今世俗波靡日趨浮薄苟有  
卓絕過高之行實足以激厲人心而一君者又從而非議之其亦異乎孔子之論禮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

過故於張氏女貞節節旣旣之舉三仁天齊爲況而容甫遂沾終焉奉賢徐母吳孀人未婚夫死在守志十  
五年聞姑病泣請歸徐事姑撫嗣子得厚成立事聞於學使者旌其廉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得法彙刊爲清  
芬集乞言於虎處續臨川昆明兩學使序辨熙甫之謬引而未發又未及容甫所議故爲推而詳之不自覺其  
辭費也

豐懋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命機

余同年生應敏觀察出所記張貞女事示余大書奇貞苦節四字於其卷首或問余曰未嫁而爲夫守節  
禮與余應之曰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諱而除之夫死  
亦如之鄭注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正儀曰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夫婦人不一斬在室  
爲父母已嫁爲夫今固增死斬衰往弔是固以夫之服服之也惟是聖人制禮本乎人情使必斬衰三年終身  
不嫁則是強人以所難行而中人以下之人其不能仰而跂者衆矣故爲之制既葬而除之而女得嫁于  
他族斯禮也所以至中人以下之人而使天下可以通行也世之儒者執此以繩天下之女子見有未嫁夫死  
而爲之守者輒以非禮誣之嗚呼過矣士昏禮鄭注曰婦人年十五許嫁拜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是許嫁  
之後此身已有所繫屬矣故必待成昏之夕夫親爲脫纓今不幸夫死此纓孰脫之乎轉遞不脫而又繫於他  
族乎是一繫再繫也將自脫之待其許嫁他族而又著纓乎是繫而不繫也是言之設有壻死往弔而遂不  
歸奉舅姑撫嗣子數十年如一日者聖人必深許之也必不以非禮誣之也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  
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聖人錄其詩於鄘風不以爲非禮明矣且夫聖人之禮豈獨未嫁夫死可以改嫁乎雖已嫁夫死

亦可以改嫁也是故禮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便執此而謂夫死改嫁禮也可乎不可乎或據曾子問篇昏禮有吉日婚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詰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是婿之父母死且得改嫁況婿死乎是固不然夫禮經之晦久矣此經兩曰禮也具有深意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此禮之正也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此禮之權也曰婿弗取而後嫁之可知婿取則仍歸此婿矣古人昏禮自納采問名至請期而成禮爲時初不甚久非如後世之論昏於鬻亂之年也故舊父母之喪待至三年之後已爲曠日持久聖人知久要不忘之義非可概責之也以下也故其制禮委曲如此本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立謂女必改嫁乎余所著羣經平義曾詳言之世儒不達禮意遂謂昏禮成於親迎未親迎之前猶塗人也改嫁不爲過嗚呼豈有塗人而聖人爲制斬衰之服者乎推不一斬之義女已爲婿斬衰矣設婿未葬而已之父母死必降而服期乃既葬之後又還爲父母斬衰聖人制禮有如是浮游不定者乎夫斬衰之服三年之喪也聖人既爲制斬衰之服必欲其終三年之喪苟不欲其終三年之喪必不爲制斬衰之服是故既葬而除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禮不祔於壘姑將不祔不次葬葬於女氏之黨未成婦也是未廟見且未成婦泥未成昏乎是又不然婦者對舅姑而言未廟見故未成婦非謂其未成乎妻也妻之道成於親迎而實始於許嫁許嫁之後已有夫矣傳曰六禮不備其女不行此因夫在而然若不幸而夫死則固當奔赴矣且其斬衰往甲也見舅姑乎不見舅姑乎既往甲矣其必見舅姑可知也既見舅姑矣其已成婦又可知也是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壘姑未成婦道也未成昏而夫死斬衰往甲示已有妻道也聖人制禮或遠之或近之豈可執一而論乎昔暨陵季子一劍之細不困生死易心況女子以身許人而忍負之 國家定制凡未昏守志者皆旌如例考之

陸鏡則有順表之履藉之功則有姓表之典然則子於貞女何國焉余既以是問若則次發其詞而書其後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目錄

禮政九

湘寧日錄一則

喪禮論上

喪禮論下

雨不克葬論

貽某縣令書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論

喪歸宜入家論

請禁停喪粟

東安禁金權示

復會澤生侍郎書

墳墓禁步應遵 定制疏

丁憂定制疏

請旨仍飭丁憂道員回籍守制片

請嚴禁火葬積習疏

禱哭補錄

李文昭

雷士俊

雷士俊

張士元

李祖望

雷士俊

鄧 瑤

舒化氏

翁 馨恩

鄧 瑤

賈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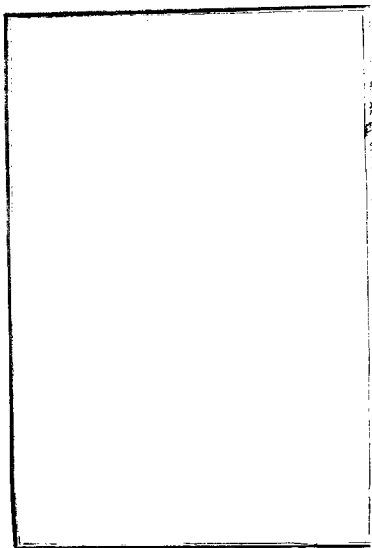
吳元炳

周瑞清

錢寶康

湯金釗





禮政九要

溫亭日錄一則

李文昭

親親也長長也貴貴也賢賢也此天地之常經雖越宇宙而不可易者也聖人之制服緣是以爲差而已矣第  
親親長長之服自古行之貴貴之服成周明之而尊賢之服則未嘗勅之爲粹獨於孔氏師弟子見其略耳記  
曰孔子之喪纓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情厚則哀重不較其材也又曰顏淵之喪備祥肉孔子出受  
之入嚙琴而後食之是再期而哀素以嫡長子方之也而結之於弟子做焉而準矣記曰門人喪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文有所不敢備也又曰孔子之喪三子皆經而出情有有所不敢忘也孟子曰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  
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則哀無已而制有所限耳而弟子之於師做焉而準矣記曰  
朋友應去其纓服以別於三黨同其經帶以別於常人禮之經也又曰朋友皆在他邦祖免歸則已同族則用  
族編之制既歸則反弔服之常禮之變也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其師雖經而出可也  
於同道之中而復有所差焉所謂稱物而不施者與而朋友之相爲也做焉而準矣蓋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體其學之大小情之厚薄而莫不有的其達之於苟爽相驚之於阿苗優薦舉之恩尙爲之制服而况  
於教育之者乎其兼有五服之恩者則月數終而服除心喪免而經去伊川之於明道期年之外猶經也勉齋  
之於晦翁三月之外仍經也倘一時而賢聖並生幸而皆以義之若蘇李明呂與叔之於程張雖各爲之服可  
矣若夫朋友之交居五倫之一輔仁責善莫不責之必俟處耐之後乃釋巾服而脫經帶焉其在師友之間者

當更餘數月然後爲安耳號叔之喪闕天奉顯散宜生兩宮適皆爲之服故老晤曰朋友之服古之墓禮者爲之也

喪禮論上

雷士俊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肆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爲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袋直經杖殺帶冠絕繩管履居倚廬經苦枕塊飲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而窮屏杜杼疑有席疏食水飲既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既解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即是則喪三年者可知矣夫稱練之爲麗也而被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爲甘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爲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錫繡戒羊豕屏家室定以爲制今之人無不奪其錫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噉噉矣奪者不察而奪之者亦不察先王斷嗜禁欲創爲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爲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經杖帶冠履不廢而飲食居履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親章甫遂掖以與履質或采祿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爲怪人非不愛其親也始於一二個儂狂讓之徒放言高議直借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己也而相與效之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爲耳目習慣狂爲當然雖有孝稱者頽頽不安亦懼世之指訾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甚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忘乎哀戚古文繁其事難此夏殷之盛也三月不違仁淵淵之學冉閔而下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強勉比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末而視秦漢魏乎遠矣而禮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間於工商

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禮文公言喪止於心跡研窮一大者而已歸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冠履杖帶冠履既未盡意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是而練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家不拂理儕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笑爲不可敬德之盛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王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取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懈自恣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濳循其性之所近僥焉擊擊自勵於此可也喪禮設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蒙書易以紙而尙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則豪傑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喪禮論下

雷士俊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嘗於河朔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葬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宮室也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隨風而心志搖撼以生摧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以外必有其冠婚嫁之禮既有冠婚嫁之禮則必有絲竹燕喜之節以喪在殯而能之是爲冠婚也禮冠婚而不能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孟卒於燕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副趙人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樂爲疾故也君之聘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膳削稍有譴況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雖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

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子貢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親之生而事死而諱已矣儻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貴富者非儒者之所向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爲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感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葬祖奠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期小祥小祥之祭再期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莫約略無文陳饋的酒而已猶未及乎二獻與脩食也自虞逮禫三獻以脩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餼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脩食而受胙而餼形情備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爲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爲祭之禮也而世俗於居喪不常吉祭而遽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剛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殯葬則相親相親則冠婚必告死必計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疏遠如路人平昔殘狠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爲訟以爭錮錄之利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猶可痛也

雨不克葬論

張士元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有五年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及乃克葬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氏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二子之說不同將何所從乎吾嘗考之禮矣士喪禮栗車載喪豈鄭康成曰備雨服也雨服備則葬固有行于雨中者矣王制記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喪禮而擯之曰庶人蟻封葬不爲雨止獨言庶人則士大夫以上得爲雨止矣說者曰當在廟未發時疎庶人亦得爲雨止及其已發在

路及方葬時則不爲雨止此鄉大夫士庶人之所同也若天子諸侯則無論在廟在路及方葬皆爲雨止其說美矣然亦不可泥也經言貴喪諱之謂甚詳而獨於雨中之克諱不克諱別言之頗略何也以其事難預定而貴賤之等不可以天雨別之也天子諸侯之葬也禮儀多則固當爲雨止士庶人之葬也禮儀少則固不當爲雨止而雨亦有大小時亦有蚤存其行之者亦有貧富豐儉豈可一概言之哉然則左氏與穀梁氏之說果孰爲得春秋之旨乎曰吾有見于曾子問矣曾子曰諱引至于棺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巷黨及垣而日食老聃曰止禮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問之曰夫禮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止之過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棺不蚤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在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夫日食不可以緣葬雨獨可以愈葬乎以此言之則左氏所謂諱不懼者允矣

贈某縣令書

全祖望

祖墓於乾隆三年十一月遭先君大故四年十一月接丁先太孺人憂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一喪各應有一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祖窆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入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足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律律之所無故以心通其窮不然何以謂之心喪也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文成不以爲然以爲三年之喪本於心之至痛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慙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是矣但祖望以爲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伸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宋史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下太常禮官議太

常應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康成賀循杜預說謂無過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而除是卽文成之說也乃寶元中王格以父母相繼不祿乞持五十四月服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盡泥也喪禮大事變處至多宜以參考今執事雖聞而駭之權爲大部所詰不知不足禮也大部果詰其罪亦詰祖望而罪之耳於他人無與也且祖望守律於服則已察之而心喪則未除喪末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容礙儼以爲有犯定律則卽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侯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無所發替也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雷士俊

崇禎十三年五月丁未余弟淑度沒六月己未余生口也余於是年三十矣廣駿之俗雖三十週還必尼屬豆承筐篋以爲壽如入九十者是日人感壽余不以有弟喪而止余力部之七月庚子余繼祖母春秋六十家君以其事問余余請龍祝而於來年行焉過國之士咸陸商駭余曰是不讀乎故不晚也乃援引古今以爲議先王之制喪禮自三年而外有期有大功有小功有緦麻非以飾觀也蓋哀動於內而服其服因以懲其飲食變其居處哀之有餘者非此無以安哀之不足者觀其服而勉以致焉所謂以故與物也而哀有不同服亦有差哀之重者其服重服何準乎準於哀也三年之外期爲尤重其服在尊者不論卑者若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妻皆準倫至戚而不能忍者乃死亡之際金石管絃不輟一家之中而胡越隔視一人之身而吉凶殊類恣雖錯亂猶可謂之禮乎今三年之喪世之失多矣或猶知其禮而不以爲然也而期之喪未數月而壽辰或從而婚嫁卽黨宗族往賀之禮喪者受賀恬不爲怪是事也尊者於卑者尤甚雖粗有見識之輩莫覺其謬者其意但曰家統於尊者之慶不當以卑者止也吾謂其不可者也期之喪次於三年一等其冠履之式衣裳之儀皆酌於三年之喪而稍輕焉既葬而始飲酒食肉矣而終其喪不與宴會今於其不宜飲酒食肉之時而

適宴會其不可一也飲酒食肉與宴會禮有其限而無分於尊卑也而期之喪更重於父之服子何也父與子分之相去雖遠而其義則一父之於子如子之於父也子於父悲痛者累年父於子方死而嬉笑猶無是理也故古禮父服子有三年有不杖期國朝之禮長子衆子皆以不杖期依古之通推而祖之於孫亦有然者今以父而屈其子之喪又或以祖而屈其子服子之喪皆是臆說其不可一也賀似備音聲招賓客以爲歡禮鄙有喪者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父子之親非鄰里可比音聲之設論於相款其不可三也鋪几筵以招賓客而作音聲以悅之將服衰麻與而娛耳目快心志是廢其實將喪衰麻而不服與是又廢名也服與不服俱爲舛乖其不可四也晉知悼子卒殯未葬而平公鼓鐘樂杜預揚柳絮之祖父雖尊子孫雖卑不過君之於臣數月之喪殆猶瑤瑤喪禮而樂是謂樂哀其不可五也禮爲殯服降有長殯中殯下殯無服之殯非殯則服不降服不降則其執喪之禮可知也今冠而有室年踰二十不謂殯矣而殯於短折之嬰兒但服其服而已是謬乎死者其不可六也會典別年喪服不許守制凡律之所禁者其必有爲此者也先賢期喪之月某尚乞守制以伸其哀今禁守制矣禁之所不及而猶違禮以伸其私是何今不如古其不可七也則賀與受賀之非禮昭昭矣而婚嫁者其失又不在賀與受賀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若殘忍刻薄而率意徑行幾何不爲禽獸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人之所以生者以其有禮無禮者當速死也

喪歸宜入家論

鄧瑤

世俗有狃於舊習忍心悖理絕不爲情者喪歸不入家是也夫幽明雖隔情理無殊今人離鄉井遠出或數年十數年始歸而其子孫舍於宅外不使入家己之心安乎遠歸者許乎則不幸以客死喪抵里門爲之子孫者乃不遵請入室遷送之祭郊墟隔閭猶有鬼神其肯許乎子孫之心又能安乎吾知死者必不許子孫之心亦



必不安也然而終不能改者則亦狃於習俗無以古義責之耳禮會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禫從君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樞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雖記諸侯行而死于館喪至於廟門不毀階遂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至於家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皆喪歸入門事死如生之明證聖人準情定禮至當不易之道也又周禮殯在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亦不忍遠之也蓋死於外者尤有加禮古人用意之厚如此左傳載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爲淮柎所弑諱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此則死已三年以其先殯不成禮猶從郭外出而遷諸路寢爲之改殯齊人卒無所忌以爲必如是臣子之心始安也今之爲人子者不幸親死於外奈何不援禮治喪使其親魂魄寧謐竟不得一入家門少紓客死之慟耶今制以王事死於外者許入城治喪都邑之有城門猶人家之有大門也 朝廷於臣子之喪曲加恩卹許令入城子孫於祖父之喪乃不許其入家門者此宜慮諸父昆弟之有違言乎且諸父昆弟不令以喪入問心亦豈能自安耶蓋有喪戶入門其家不利之說據於中遂相率待禮雖孝子慈孫不免爲所惑豈不大可傷歟夫世俗之說固已然有未嘗與戶入門而灑灑第宅不數年轉鬻他人且或夷爲田園者又何解耶夫家門之與數闔繫豈在於此仁孝之心未嘗故利害之見得而濟之也抑近時閩百詩在京邸易贊時語其子曰汝扶柩回淮到則位我太宅葬宜速莫子從之以是知客死者其魂夢固眷眷家門游魂之所必以親至爲懷而歸土無遺憾也嗚呼世之忍死其親於數千里外不迎喪入門者抑何薄耶慘謫之俗不可不易因投引禮經以明其惑世有讀書守禮君子尙其敬念之哉

請禁停喪

舒化民

竊維俗尚示敬禮貴稱財耗地瘠民貧風俗日趨頹廢昏交際行祭則喪歸一事尤甚惟夫競事奢華而力有不逮遂有停喪不舉停柩不葬或數年或數十年甚有終身不葬者訪諸城鄉比比皆是似此習俗相沿伊于胡底某富於三月間出示並傳集地方莊長酌所管保屯查明未葬之柩共有若干開單彙齊呈報去後嗣據各地方稟報城隍內外共有停棺二百七十一柩凶惡三十四保共有停棺一千九百二十六柩各衙屯所共有停棺二千七百二十九柩查閱之餘不勝駭異遂復剴切曉諭定限三個月內一律埋收頃定期已屆現據城鄉稟報已葬者二千三百餘柩其有實因山向年月不利者懇請展限以爲期四自十餘柩實示限之初士庶之家中之產多有以爲不便者迨催促再三諭令紳士作倡百姓遂多觀感興起者某該爲紳士中相沿向來僻外之窳穢難破除門面之習先於一應檣杠執事及吹手擡夫人等咸禁其平減受值毋許多求簪履寶蓋概從省節家有無隨宜辦理則又慮以爲便計城鄉停喪之家此時已葬去十分之九矣因思此種風俗各處皆然如某翁曾行長清懸城等處詢悉民間俱不免須茲積習則他處可想而知矣無粟諸憲臺賢馮遇訪各屬頒發告諭凡停喪之家俱示以限期一律埋葬其無主暴露者飭令地方官給掩埋之責該地保人等亦無不樂於從事者嗚呼此則無論家之貧富時之久暫在亡者皆可以得土爲安而生者皆可

以挽力救事似於人心風俗均有裨益矣

翁晉恩

東安禁金鑄示 按東安縣屬閩南而水州府  
照得 朝廷立法首嚴不孝之誅人子事親當終無違之旨蓋喪葬惟期乎盡禮而墳墓尤冀其永安此實禮所同然而習尚所固有者也乃聞此間風俗於其祖父之死即存一將來改葬之心豫以薄材瘞之汗墮故令

水淹蟻姓以遺其朽且化而後還同族家眷鑿棺借發家劈棺取骸檢驗其尚有枯節纏絡血痕潰潰者則以刀鏗刮剔之以鼎鑊糜煮之傾置盆中混加洗滌然後請之入葬其喪與常製異上下相合如缸高廣俱不盈尺底鑿數孔以吸地氣有專門業此以濟惡者美其名曰金罐礮此只餘金罐中舉所謂三百六十五節骨殖者無論首爲足爲面爲背羣焉顛倒錯亂於其中而人子之心於是乎大變矣是乃邀地師購求吉壤遷時擇日重奠牛眠戚友親鄰咸相走送鮮不以爲發福發祥可計日待迨至久無佳兆甚或轉見衰頹則又將此金罐再發再剝再洗再埋並聞有一歲履葬卒至拋棄而不敢聲張者蓋以金罐取掘甚便費用無多可以爲所欲爲不若昇培遷葬之難於舉事也然此猶不過感於風水之說罔知禮義之厚將其祖父之枯骸以爲子孫邀福之具耳又有貪人吉地謫謀僥倖私將骸堆偷附他人墓側以盜其吉及被主家知覺投控告官受罰受刑仍然斷令遷葬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亦何樂而爲此然此猶不過意在吉地成此陰謀而非有詭詐勒索於其間也又有奸狡之徒或因貧困難堪或因詭詐不遂特挖祖骸一具葬入他人墳山騎頂當胸故礙風水勒索財錢改葬方肯遷回者並有用蠟燭取豬狗他骨暗埋入墳誣人換易者亦有埋一穴蠟誣人拋棄者且有預埋破掃盆人髑髏棄骸者種種虛誕不堪枚舉然此猶不過捏詞詐案非真有毀棄換易之事也豈意焚吉之徒因見無人守墓竟於昏夜挖冢出骸投貯水穴卽以其祖之骸易置墳內修築完好主家不知猶時時拜祭他人之祖父以斷福禍而不效且歸咎於此地之無靈又復挖出再遷更求吉地而此盜葬者之子若孫方藉幸積計之獲售而亦卒無一效甚且不轉瞬而同歸滅絕斯尚焚吉者之棄人祖父以便私圖自必難逃天譴而竇由主家之自用金罐自毀祖骸自貪吉壤有以啓之也向使有封有墓有棺其能容盜葬者之得所藉手耶又有盜葬之續被人知覺密爲挖出其骸遺之數則或與牛骨同燒而暗以豬狗他骨仍藏續

內照該掩埋而此繁蕪之家竟無遠效亦復再挖再葬竟以結狗之骨爲其祖骸又爲主家所竊笑而稱快者本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又天理之可奪乎地理者也他若懷仇挾恨怨毒難伸而暗棄其仇之風骸以爲報復之計者尤不可以罄述何莫非自用金罐之所致耶然此猶不過隔路仇讐傷天害理爲此凶狠忍毒之行而非有水涼木末之患也尤可異者則以一服之親互相殘賊同一爰也而有利某子不利某子之勢於是長忽誘誘東仲忽遷諸西叔與季忽遷諸南與北而母之爲嫡爲繼爲庶者更無論矣至若支分派衍子姓繁多聽信形家之言酌此地於某房爲利於某房爲害於是以長房之祖骸盜葬於次房之墓側又或以三房之金罐竟易以四房之祖骸而水火之投糞廁之遺以及雜儲牛骨之燒又皆所弗計者矣嗟乎此金罐之害之祖可舉似者也其中情弊詭譎萬端有非人情所能擬議以故此爭彼拒殺伐相尋認樹土榮從而構訟禍延鄰里仇結子孫累月連年傾家蕩產而猶鯁鯁焉抱此金罐以爲奇貨可居而至死不悟然則金罐之害可勝言哉所以 聖朝制律備極周詳不孝之誅至嚴且密而鄉愚無識竟行殺然爲之毅然認之亦若分所當爲而略無妨礙也者今若驟竊以法未免陷於不知合行審釋律文明白曉諭爲此示仰閭邑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有從前已用金罐未經入土者限於一月以內趕緊安厝以後不得再遷遷者重究其自出示以後再有執擬調交屍骸改用金罐者卽行照律治罪其有製造金罐傳賣與人者准人捉送到官一併嚴究茲將律例分列於後庶使一目了然知所儆戒無自極於極典以力挽夫頽風則仁孝之心隨爲和氣是則守土者之厚望也切宜體遵毋違特示

復會濼生傳耶書

鄧 瑤

五月十四日接手書敬悉先丈電報已於近宅覓得安厝之所天佑巨孝必能速遵吉壤奉爲先靈此理之所

必然也。承示復吳尚屏學博賢於奪情大事，反復詳言，具見孝子仁親忠臣愛國至意。而讀至欲守制則無以報吾君高厚生成之恩，不守制則無以報吾親三年鞠育之懷。語尤不禁感喟。泣下兩次，奪情從古所無。閣下不幸遭之，設身處地，實難自懷。故自得書以來，月餘未報，非故違緩，誠慎之也。奪情之舉，史不絕書。在唐已有世俗，其薄士以奪服為榮之福，至明代益難枚舉。羅一峯所云朝廷以奪情為常，與摺紳以起復為美談也。茲事誠非仁人孝子所忍言。然以今日時事與閣下遭際論之，則若雖固執，禮經徑行一己之私也。閣下自壬子冬，詔起督辦團防，并奉統率水師，肅清江面之命。任重責隆，優眷無比。而閣下在軍中首尾六載，竭誠盡瘁，以忠義鼓舞眾將，以威感撫戰士，卒故能刀支危局，漸有轉機。朝野皆倚於辦賊，重臣謂不可一日不在軍也。今奉稱歸里，軍中亟冀勉勵，統帥遠珍，乘寇閣下必泣守疆，至不出自是守職之正。羣議所不能奪。願二三知好，必欲促之使出，屢以遲禮之言，強辱屢苦。就田者之聽，蓋其意實出於萬不得已也。昔者子夏問金革無時，孔子氏所為從其利矣。顧又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鄭庄云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然則魯公以三年之喪起而急王事，孔子固未嘗以為非矣。即前代李文達奪情視事一舉，先王極疏勸之，未乃云脫有金革之變，亦從盡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則羅先生亦未嘗禁人羣經從我。但大臣無故起復，則斷不可耳。閣下傾此滄海橫流，中外俯仰之際，勢既不可不出，出亦必難免。物勢如來，書所云因不肯深嘗而曲為之諒，至孔子所謂從其利者，則為至不肯者。百之閣下謙道數十年，忠信久孚於眾。四海之大，無智無賢，不肯斷不忍以此婦吾。潑生先生者也。昔先友江忠烈公居父喪，嘗舉追令從軍，及以功敘，薦剋忠烈知之，則泣辭曰：吾潑生曾侍郕，屢被戎我，即有勞必不可受。保薦貽譏，清議忠烈嘗手書，備告知交。其

書尚存香燭可共白也雖然閣下至性純孝不幸兩次奪情吾知必不肯遽應輕出無已則固請終喪 朝命必不許馳泣告墓以行事平之日請於 上塚屆心喪三年少報生我朝育深恩庶幾忠孝兩盡而於義理似爲不悖閣下其采摭之江忠烈之友 朝廷既命於江西湖南各省建立專祠頌商之邵樵山太守於寶慶瀘溪書院爲忠烈特立一祠申韓里私祀而以新化縣叔績觀察漢勳都陽周光庭副將雲龍及忠烈的汝舟觀察忠愍從弟誠甫副將忠信附祀此今日滋揚忠節庶禎立儔之舉當爲大賢所矚聞故敬以告

填整禁步應遵 定制疏

四川總督駱秉章

竊臣於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准廣東撫臣蔣益澧咨准戶部咨行會議廣東督撫等奏官山疊嶺請照山標升科一摺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抄錄原奏知照前來竊臣於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五日具奏粵省填山禁步應遵照例定丈已不宜以省章斷案六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填整禁步自應恪遵定例辦理若概用本省章程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 諭旨煌煌自當欽遵辦理不意郭嵩燾固執已見復理前說日本粵人見聞有素竊陞升科固足昭覆載之公而禁步仍應遵 皇朝之制不宜舍定例而用章程 臣祖登被郭嵩燾延竊詳之案已結非敢屢以私事冒瀆 聖聽第以前署廣東臬 臣郭嵩燾陳奏各情涉於迴護矯強既會 朝廷向來通行之定例而未經奏定畫一之省章則官吏無所遵循可以高下其平民則愈多佞佞不免爭鬪口繁有聞通省大局且因 臣一人祖登之案恐當廢定例俾粵民受無窮之累 臣不敢緘默微積爲我 皇上修材補之却原奏請專摺例定官民禁步特券券佔地方官至不能成繳乾隆年間詳定橫直一丈穿心四丈之章程不論紳民統以橫直各得一丈爲限其前次來者又稱粵省穿心四丈章程計由填心數至邊每面實止一丈與定例原人墜理九步穿心十入步之說不惟丈尺迥殊即當

日如何用此穿心二字已無可究詰等語是郭嵩燾故以穿心一字爲不可解強就其每面各得一丈之說不適欲爲待諱者開脫罪名遂以穿心四丈前後左右應各得一丈者臆斷爲每面實止一丈固執省章以府定例料以例定墳壙丈尺卽所以杜強佔地方官按照例定丈尺斷案何至不能成獄豈以朝廷之定制而敢不遵以本省之章程轉相辦服者若謂粵省地處列官山與別省情形不同詳請例定墳壙禁步正爲官山而設如係契買之業則凡在四至之內無論前後左右若干丈尺皆非他人所能遷葬又何必以禁步爲限耶故定例於有主墳地切近墳旁盜葬及止於田園山場內盜葬論罪各有等於是契買之業不必限以禁步可見禁步專指官山而言郭嵩燾於例意未免誤會原奏又稱以省章爲斷丈尺多少出價承受紳民猶可適應辦理以例定禁步爲斷則直授豪強以兼併之資等語查例定墳壙禁步蓋示以一定之限制而後爭端可息若謂斷以省章則丈尺多少出價承受猶可適融是富者力能出價卽可踰越於省章丈尺之外貧者無力出價必須拘守於丈尺之中是以貧富爲強弱而不以曲直定是非也卽此通融一字實授豪強以兼併之資勢必至大啓弊端無所禁止何如有定例可循官民皆知所遵守也事必察其虛實例定墳壙禁步額行已一百餘年薄海臣民無不遵守不聞別有豪強藉此兼併向來粵東一省亦不聞有藉此爲兼併之資豈朝廷之制反久已通行寰宇今獨格於粵東耶原奏又稱近年捐例廣開一命之榮皆得捐請封典按照品級授例爭論禁步則富強有勢力者其侵佔倍甚於從前貧民復何所措其手足等語查墳壙禁步官民各有例定天尺可循探請交爲土子爲大夫葬以士葬以大夫之義總以殮者之有無官職爲斷豈得稱捐之封典爭禁步之丈尺而過佔他人之地界耶原奏又稱粵東紳富有勢力者頗多若皆據例定禁步爲制則墳壙附近遷葬者皆可投例實以侵葬其已葬者亦可呈請押遷許當將無已時等語查歿者若無官職其墳壙

步應照原人九步爲斷備被人侵葬於禁步之內自應控官押遷照例辦理至近年所葬墳墳彼此已相安於無事亦無人混請押遷設有過刁妄控者官可權之以法亦何至訟無已時現今奉旨升科既經升科者嗣官山塚爲己業自無乘強侵佔之弊至無力升科者其禁步仍應遵照定例庶人傍地九步穿心十八步爲限以昭公允而息爭端不宜以省章定斷益難侵佔盜葬之風致釀發掘毀棄之獄總之官山固應升科禁步須應定例省章流弊孔多必至紛爭不息有妨大局終不可用郭嵩燾所報省章不過迴護一己之偏見且請仍遵定例實關緊通省之風俗相應請旨飭下嚴東撫臣體察輿情申明定例妥議覆奏則全粵軍民幸甚且不勝悚懼屏營之至

丁憂定制片

吳元炳

再各省丁憂人員從前因軍務奏留在營或因道路梗阻或因無籍可歸准其在服官省分廣募守制服滿就近咨報起程嗣於同治八年吏部議覆御史王師曾條奏摺內軍務肅清省分丁憂人員均令回籍守制並申明回籍起程限期等因奏奉諭旨著行通飭在案定例何等嚴密無如官場積習相沿往往有資缺候補各官丁憂後逗遛省垣鑽謀局務各項差使延至服滿時儘遺家屬回籍呈報到籍並起復該咨到省始購備有一二繼則習爲故常且已飭令藩司與各局司道逐一查明在省丁憂人員一概勒令回籍不准委派差事本在各局當差者亦不准藉口留差現在道路通達試員等並非無籍可歸不過希冀差事食懸薪水難匿喪之名而有忘親之實此等屬員本陳既請辦事必無實心遂其流寓不歸之日無非爲銜錄奔競之觀而於仕習官方尤有關係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一體嚴查所有資缺候補各員呈報丁憂後如有在省逗遛者遵照奏定章程勒限回籍倘查有遺屬虛報到籍請者起服者立予嚴參以肅官常而符定制



旨仍飭丁憂選員回籍守制片

關瑞清

再臣伏讀本月二十四日 上諭御史李桂林奏請將丁憂選員破格留用一摺前任直隸天津道丁壽昌現在丁憂開缺既據奏稱該員潔己愛民輿情感戴著後百日孝滿後准其留於直隸交李鴻章差遣委用該部知道等因欽此竊惟孝情非盛典不孝非美名該御史于丁憂例應執制之員暫備仍留本任不知大體顯背常經此端一開則克親貪位之徒皆將百計夤緣藉詞彈聽于人心風俗關繫匪輕欲奉 諭旨備准留直差遣不准仍回本任原所以示限制抑 臣更有請者軍務省分差委需人會將丁憂人員留營以資熟手揆諸疆疆從戎之義尚不大背直隸現無軍務天津並非軍營 畿輔多才豈尙乏人差委未必多了壽昌一人魯事始濟少了壽昌一人則公事皆廢也名雖止於差委顯終近於奪情丁壽昌果係賢員必感為不能終日壽其貪戀榮利思炫己長則李鴻章亦將謂其本原既薄必不仍前任用所損者少所損者多應請 旨仍飭該道照例回籍毋庸留於直隸差委以免效尤似于吏治倫常大有裨益至李桂林應 詔陳言首以違例留直之詞上激 宸聽嗣後有似此冒昧陳奏者伏乞 嚴旨申飭以杜莠言亂政之漸

錢寶廉

請嚴禁火葬積習疏

竊維 聖朝之治世教孝為先人子之事親慎終尤重自世俗創為火葬之法竟有燬墓燒屍殘忍其親而不顧者此風 臣雖習聞而未得其詳近於同鄉公車中訪之則情形更慘習染更多誠為殘倫悖理之才不可不速行禁止也查火葬之習浙江杭嘉湖三府皆有之而莫甚於嘉屬之石門桐鄉等縣彼處民多業蠶以其不便於種植乃於中元至兩節前後相率而為火葬之舉其發家開棺而不燒屍者謂之明葬其發家燒棺而不見屍者謂之暗葬舉先人之遺骸而付之一炬火初發則柩之中嗚咽有聲火既息則骨既煨燼問有年久

屍傷者乃以斧斤支解之仍復投諸烈燄傷心慘目所不忍言而爲之役者方且延僧索召親朋飲譟呼金  
錢揮霍得民門之而不顧官長禁之而不悛冥冥荒誕舉國若狂實是風俗人心之患況由冥屬而推之他府  
由浙江齊之他省河漢效尤其貽害伊於胡底查例載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墳墓燒掃者杖一百徒三年燒  
屍者杖又載於他人墳墓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總麻以上尊長杖一百流二千里有例木爲嚴密但鄉愚  
無知不諳例禁而地方等官又以爲不急之粉玩忽縱之遂致積久成行釀成流俗若不嚴行申禁恐頑梗  
鄉民間知悛改可否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巡訪所屬各州縣嚴諭嚴懲並責令紳耆地役人等分段訪查  
多方勸諭如有仍前火葬者無論父母尊長以及卑幼他人均同報明按律治罪至實在無力殮葬查各省州  
縣中向俱置有義冢兵燹之後廢弛尤多每經紳富等捐建公阡應由地方官再查各鄉中拋荒絕產添設義  
塚聽其報明附葬其有不願附葬者有地則諭以及時安居無地則儘宜檢骨坎塚均不准私行火化以挽流  
俗而勵孝思再 臣查嘉興府各屬更有一種刁惡棍徒往往遇有葬事糾約無賴多人攬取物件訛索阻撓致  
令貧富善長皆以葬親爲難事而停柩暴露莫可如何此等阻葬刁風尤爲地方之累相應請 旨一併飭令  
地方州縣官嚴示查獲重懲俾鄉邑良民得以及時葬葬似亦教孝施仁之一助

鄉哭補錄

湯金鈞

哭從即主聲不主涕也泣從水有涕而無聲也故泣曰泣血言加血之出澗而無聲也哭則號之而已哭泣兼  
則聲涕俱有尋言哭則不必盡有涕孔子遇齊簡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說驗婦之曰子鄭者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是初不意其出涕也是不出涕不審其爲哭也孟子以哭死而哀爲性者之理是  
非至聖固不能自然而哀也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前吾哭諸朋友之友吾哭諸朋友之外

師吾哭請疑朋友吾哭請疑門之外所知吾哭請疑於野則已疏於疑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請疑氏聖人從客中道不可得而知若論常人之情聞赴時擬議如此未必一哭使出涕也陳莊子死赴於得魯人欲勿哭縣子曰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哭有一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於是哭請疑氏夫既欲勿哭矣焉得出涕畏之故不敢不哭焉得有涕然而君子不謂之不哭也此哭不必有涕之明徵也古之人弔喪必哭聞喪必哭情有緩疎雖有厚薄固未必其欲涕斯涕至即執規之喪自始死而小斂而大斂而感服而朝夕奠而遷窆而奠遺奠而葬而反哭而處而卒哭而祔而小祥大祥而禫哭不知凡幾始而無時權而有時行之無礙歸於有節安得人人出涕節節出涕然而君子不謂之不哭也不謂其不如無哭也嗚呼之觀禮者吾恐焉見哭無涕謂之僞哭矣者亦慮人譏議且自憤其哭之不以情也慚與虛分其衷心而涕愈不可得而發遂不敢出瞞口即哀至涕下亦忍不發聲於是乎禮當哭而不哭而喪禮或幾乎熄矣不知哭主齋不主涕退不必論其有涕無涕也猶之膏杖而杖不必其果身病體羸也當衰絰而衰絰不必其果果不安美也當食粥而食粥不必其口果不甘味也當居倚屬苦枕由而倚屬苦由不必其果果親之在外在土也故人可也若以涕資哭是兼泣以視哭也是猶調飲而兼食調衣而兼裳也是不通之論也或曰然則不相率而爲僞乎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賢如子張猶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於是中焉旁焉周旋固不能望之大賢以下也而責人人將畔而思去矣是不可以不辨明也

墨軒理世文續編卷五十九目錄

禮政十里前

父在爲母斬衰三年論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辨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議

獨子兼承兩族孫爲祖父母服議

獨子兼承兩族服制論

論獨子兼承之服

論爲棄子婦之服

爲人後者爲出繼姊妹報服期議

服問

服問

服問

妾服或問

再離不得爲繼妻論

張編者

沈登

沈崑

馮崇華

張履

張履

王人定

金樾

金樾

張耀任

錢儀吉

林伯桐

李能定

沈白富

王廷植

藤不常立後讓  
與源生辛木書

沈 症  
願 廣 譽

禮政十服制

父在爲母斬衰三年歲

張錫蕃

律子爲父母俱斬衰三年按禮經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在爲母齊衰杖期父卒則服齊衰三年唐上元中武后表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後代因循旋革旋復明洪武中定爲斬衰三年之制國朝因之永爲成憲敬按禮時爲大周公制禮因時以定爲制度後世人心日偷風俗日薄聖皇捐益因革正以維持其衷不可妄以非古爲疑也古者父在爲母雖以厭降而期然喪服傳又云父憂三年然後髮達子之志也是則子之喪於志者因必以三年矣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三年喪而兼舉父母者明爲母雖或降期而心喪則必三年也善哉草廬吳氏之言曰喪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古人父在爲母杖期子服雖除而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見口嗚呼此古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不以私恩害公義情之至而禮之極者歟世道衰微人情異於古矣方其持斬衰也而飲酒而食肉而處內視然無愧色雖曰三年而心久已不行喪矣乃降其母之服爲期而實以三年之心喪此必不能然者也且夫服章於外者也能測度誰得而顯斥之窮其歸天下將有喪其母於世叔父母者矣聖王知末世人心不可遽復於古也故沿其三年之制庶自好者觀其所服有以隱觸其衷而因其文以致其實此所爲損益因時小大共由者也

何生乎今之世蓋議反古之道禮備者多疑爲母嘗從禮經者因推律意而作此說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沈 亞

自唐以來輕重服制屢變先王之舊獨於爲人後者爲所生之服則持不貳斬之說相沿不革蓋編以爲遠矣夫禮緣義起制隨時變立後之意今古絕殊古者惟大宗立後今則無人而不立後今所禮不可絕者古所謂可絕者也以可絕之宗而亦服後大宗之服是過禮也非受重於大宗而亦降所生創鉅痛甚之服是奪情也子孫之不當莫此爲甚然則編今人以古禮而亦使不立後乎曰此必不能何也古者喪有無後無無主有後而喪子幼亦使人主其喪主喪者爲大功之親則祥而退小功繼麻練而退朋友虞祔而退今無有爲人主喪者不立後則喪無主矣古禘與無後者祭於宗子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親者共其牲宗子主其事今宗法久廢無從祖祔食之禮不立後則祭薦無人矣古者大功之親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今則人人各私其財有積貲而不立後則爭鬪紛起而亂獄繼登矣故不當立後而亦立後者後王之所不得已也夫欲正近世立後之失則必復宗法宗法既復則喪祭有主而爭競自消然宗法與井田封建相維豈近日所能遽復者哉不能復宗法不得已而徇情立後以止人之爭則不當仍援古人復大宗之制以妄傳於不貳斬之義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爲尊祖故不絕大宗後大宗以敬宗尊祖故必降小宗今意皆曷是而引以爲比其於禮不亦比擬失倫乎故愚竊謂所後非百世不遷之宗則所生亦不妨重而再服三年此則禘之於義而差安反之於情而較順者也所謂異居股周禮隨而變者此其類也曰古者婦爲舅姑期後世加至三年論者以爲非不貳斬之義今之所議得母類是曰婦爲舅姑從服也從服則服除於情不當加者也不貳斬之謂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降服也降服則情餘於服有所特重

而不得申者也苟非特重而可以申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也又何貳斬之嫌乎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

沈 澹

宗法既廢士大夫無對邑世祿可以庇後嗣而又無古人家法子孫克世其家者蓋鮮當世所推爲茲門甲族猶有宗法遺意者海內不數家然此數家固有不襲宗法之名而陰合宗法之實者矣夫古之宗法原行於士大夫非行於庶民也有爵祿故有宗廟故有宗子宗子主收族故孤寡廢疾者得有以養焉焉與無後者得有所祭焉無能而列於庶人者得有所統焉所謂以族得民也若夫蚩蚩之氓則不但無廟且有不知其姓者矣又安可以宗法部分之哉孔穎達曰殷制始有爵及宅國來仕者若子孫祿位不絕卽爲太祖周則百世不遷之祖獨別子而已又別子若孫無爵至子孫始有爵及中衰而復興者雖別子亦不得爲太祖夫不爲太祖則但爲小宗不爲大宗矣然則周之大宗蓋算於殷矣惟天子儲侯之子孫世有爵祿保宗者得爲大宗則得立後而降所生之服者一國之內有幾族哉今宗法雖不行然特不襲其名耳未嘗無其實也何以言之周之宗法非封建之天下不能行後世當以殷制爲準今之親王猶古之親王猶古之同姓諸侯也今之有大功受封爵者猶古之異姓諸侯也以無分土故次子不得爲別子而長子襲爵者則大宗也若夫身經百戰以死報國天子嘉其忠節子世職傳子孫承襲者亦古世祿之遺也海內豪傑起應敵至大官以才識幹略自見於世舉世推爲名公稱者卽古始爵之比也令子孫能世濟其忠長爲 國家效奔走製備之用卽其祖爲百世不遷之祖也豈非不襲宗法之名不能不有宗法之實者哉夫有大宗之實而爲之後者不如復大宗之制則悖於禮矣故王公貴人凡有官禮適長相承者其立後當仍用古後大宗不貳斬之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古之不貳斬原爲士大夫家言非爲庶人言也王公貴人適長相承而立後則用不貳斬之例雖爲大官而非適長相承



及庶人以止爭而立後則用嫡尊嫡斬之例庶養兩不相悖也夫

為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辨百久禮書文抄

屬禮

子雖俗凡爲人後者之子不爲本生祖父母服期謂服制固有降服子無降服孫則嗣祖父母之孫也嗣祖父母在亦必心體力爭不使其孫服其本生之祖父母于誥之曰父之木生受母子竟同於從孫再從孫三從孫可乎或曰按之服制屬例無明文是今制固無服也禮之喪服傳本末之載是古禮已無服也夫春秋有比事之義今律有比例之文獨不見夫女子乎女子出嫁爲其父母服期爲其祖父母亦服期其例可比也或曰爲父母服期爲降服爲祖父母服期爲不降無別則奈何夫女爲父母降服者禮不貳斬服夫斬衰故爲父母降期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期其義同也爲祖父母不降者無貳斬之嫌故不敢降其祖也出繼之子生子爲其本生祖父母不降其喪一也今竟悍然不願同於從孫再從孫三從孫之服豈非悖禮傷義之甚者乎是不可以不辨

于作此辨於嘉慶中以例無明文也道光四年部議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大功爲本生曾祖父母小功爲本生高祖父母總爲伯叔父母兄弟之子大功議釀於此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議

張履

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之服自禮經及古今喪服諸書俱無文徐氏禮禮通考載宋崔凱議謂當大功而在氏中述學謂小功兄弟之服不可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服本服無疑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曾祖祖父母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此其例矣其嗣子戶部孫孫力持此論以余座主大宗伯蕭山湯公方主禮典謂余宜請於奉準此定制爲萬世明法余以女子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

爲父後者

此指鄭中謂無禮喪期略曰其兄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強爲人後者持重大宗降其

小宗與歸宗義異以於昆弟之爲父後者無不降之文則爲本生祖父母亦未可以女子不降其祖爲例然服

以功服實義所未安止當深求比類未易以謬見言也粵日諷公於鄆第遂以戶部說進并陳所疑公曰然宜

降其月數而不變其服若得齊衰九月之例則察濟情而安協諸義而協可以折禮之中矣退而考之禮記

大傳庄曰公子不得宗若君命適臣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孔氏曰以君

在厭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以禮喪服不杖期章注文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

大宗疏大宗則五服外皆齊衰三月五服內月算如邦人亦皆齊衰無大功小功總麻案此則齊衰三月五服內月算如邦人亦皆齊衰無大功小功總麻

亦自與大德注非嚴存考案此則齊衰自期以下三月以上並有九月雖於經無文而經師推校所得自足依據禮可義

起爲曾祖服齊衰三月後世始爲五月未有非之者也今如注疏說既有齊衰九月則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祖

父母可援以爲例無疑矣既以復於公遂私存其謬如此

釋易略答段若膺論爲人後者服其本生親降一等書云爲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期而降當爲大功爲其

曾祖父母本齊衰三月而降當爲總麻沈果堂集沈亦云爲祖大功九月爲曾祖總麻三月又云還爲本親

自曾祖而止○案曾祖父母無月算可降則不得已降總麻可矣後世既爲之齊衰五月則降當齊衰三月

自記

獨子承承兩祧孫爲祖父母服議

張履

乾隆間山東單金蓮及凌雲以獨子兼承兩祧生金龍兄弟六人遂分承之金龍兄弟上請爲凌雲作何持服

凌兩房祖父母又作何持服部議獨子之子分承兩祧皆獨子親子無降服之文應各爲其父母服斬衰三年



獨子兼祧尤非出後之比乎今世所稱獨子兼承大宗者雖於本生有降而實非所宜降則獨子之子無論其分承各爲本生祖父母不杖期可也獨子死嫡孫一人爲兩房祖父母俱服爲祖後三年之服亦無不可也無重可承圖爲祖後者舉自歷三年是降與不降一說一可施於兼承大宗者一可施於兼祧大宗而言非大宗者而兩家之爭可以息矣曰然則不貳斬之義如何曰不貳斬者爲持重大宗降其小宗而言非今之爲後及兼承者所得授然則兩房之祧果至何代而分曰至曾孫可矣且履寧則竭則亦無不分者矣然則獨子之後又獨子如何曰是猶之獨子也兼承大宗者重其所兼而輕本生兼承小宗者並重可也

獨子兼祧兩房服制論

王人定

鄉人有子二弟死無子以次子繼之子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踰數年長子大已亦未再生子而身死其族謂大宗不可絕仍欲取其子選以承祀其弟後別擇他房者爲繼然子年已十六禫後其弟婦爲之娶妻且報捐填墓所後父矣乃堅執不可於是議以一子兼祧兩房議定又疑所服請於予予曰我朝自乾隆四十年欽奉特旨准以獨子兼承兩房宗祧所以補古禮之缺濟人道之窮曠古未有之令典也而兩房父母服制具載禮部則例至嘉慶十八年又載大宗獨子兼承祧次房者本生父母故丁憂二十七個月次房承祧父母故治喪一年次房獨子兼承祧大宗者本生父母故治喪一年承祧大宗父母故丁憂二十七個月嘉慶二十年又載同屬小宗而以獨子兼承兩祧自當以所生爲重爲所生父母服三年爲兼承祧之父母服其葬內不准應試出仕其平日考試報捐應填墓所生父名道光九年又載小宗子出繼小宗如已爲所後父母丁憂持服嗣經兼承兩房者自應照禮不二斬之義爲本生父母服其葬如雖出繼在前尚未爲所後父母丁憂持服應兼祧兩房者應仍以本生爲重爲本生父母服三年爲兼祧父母服其葬今此子爲大宗兼承祧次房應兼本生父

母三年而此子已爲所後服矣謂已爲所後父母持服丁憂服本生父母墓而此子又非同屬小宗者然出繼與兼承兩說有殊此子初有兄而已出繼次房顯屬大宗之子自應爲所後服三年至後而兼承大宗之說雖以本生爲重而禮無一斬亦不得降爲本生服期然則喪禮之狀則不可書孤子乎子曰然曰書降服子猶是書出繼子也何以見爲兼承兩說者子曰禮無明文又律例所未及無已則降服子上書明兼承兩說孰未識世之議禮者以爲有當否也旋又以其本生母擬於服滿後別爲之娶各以繼之所育者爲後問子曰可此又有例也獨子承祧兩房只應娶嫡妻一人其置側室以處嗣育例所不禁不得兩門均爲娶妻

案道光十八年秋南昌張子畏太守丁生母孀陳情自請歸宗以其父同產四伯仲無子叔有子一孫三季則一子太守其長也出繼仲爲子次弟亦出繼伯爲子季年未四十自謂必又有子以自爲嗣繼乃竟老而無出太守亦未生子次弟更無子而卒不得已以叔之次孫繼伯爲孫復以叔之三孫自繼爲子卽繼仲爲孫矣仍自請歸本生父母上其事於大府詳者更禮一部准其兼祧禮部議其既爲嗣父母持服三年本生父母應持服期年吏部議其既爲嗣父母持服三年本生父母亦應持服三年部議兩歧第禮議本照禮不一斬之義具載則例者太守則專從吏議以遂所生爲重之請

論獨子兼祧之服

金 樞

一子兩祧爲 國朝乾隆間特制之條所謂王道本人情也所謂禮以義起也此拘足補前聖所未及而爲後世之所法守矣道光間議定服制大宗子兼祧小宗則爲所生父母斬衰三年而爲兼祧父母齊衰不杖期小宗子前祧大宗則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而爲兼祧父母斬衰三年禮重大宗固宜爾也然於人情則似有未愛者夫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斬衰三年古今之通禮也小宗無子而以大宗子後之未聞有所降也徒以

大宗亦止一子以此子兼祧小宗乃降而爲齊衰不杖期於禮則允洽矣而小宗父母有嗣子之名無嗣子之實仍無有人爲持三年服者小祥之後凡筮猶在而服制已除在人情得無未變乎然此猶未變之小者也其尤未變者則小宗子兼祧大宗而於所生父母改服齊衰不杖期也夫大宗不幸而無子小宗固幸而有子也祔祔以于大宗而使小宗之父母有子而無子則小宗亦無子矣夫爲人後者於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固古今之通禮也然其父母猶有他子在非無人執三年之喪也今此小宗之父母則獨子也無他子也設使父亡而母在則小祥之後其母猶新焉在衰絰之中而其子若婦已衣緇而食稻矣顧視其後孰無一人與己同凶服者有不靈然傷心者哉此實於人情尤未變者也夫不曰爲人後而曰兼祧兼之云者齊等之謂也然則獨子兼祧者於所生父母所兼祧父母並宜服斬衰三年或亦禮之所許歟

論爲衆子婦之服

俞樾

古者爲適子斬衰三年爲衆子齊衰不杖期重通也夫古今異制爲適子斬衰三年行之於今則爲已重矣明會典改爲齊衰不杖期至今循之古者爲適婦大功爲衆子婦小功唐改適婦爲齊衰不杖期衆子婦爲大功亦至今循之夫古者適子之服如此之重而爲適婦之服如此其輕此古制之可疑者唐改爲齊衰不杖期則從適子斬衰三年等而下之得其宜矣適子適婦既有區別則衆子與衆子婦亦宜有區別衆子之服齊衰不杖期衆子婦之服大功九月等而下之亦得其宜矣乃自明人改適子爲齊衰不杖期則適子與衆子同也適子與適婦亦同也於是適子也適婦也衆子也同爲一科而獨此衆子之婦不得與之齊等夫降則俱降明人既降適子爲齊衰不杖期則衆子與適婦宜降爲大功而衆子之婦宜降爲小功然明人既未議及則相沿至今不可復降也夫禮原其失之薄也不如其失之厚也婦爲舅姑之服自古至明遞有增加至明制舅姑同

斬衰三年則卑之至矣以重服服我亦宜以重服報之且子之於父母無適子衆子之別也婦之於舅姑亦無適婦衆子婦之別也古者世爵世祿故重適以絕覬覦之心今則無復是嫌矣父母於適子衆子之服同則於適婦衆子婦之服亦宜同父母於適子之婦與適子同服則於衆子之婦亦宜與衆子同服然則舅姑於衆子婦改服齊衰不杖切或亦禮之所許歟

爲父後者爲出嫁姊妹報服期議

張權任

考之禮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服期處氏世佐曰爲父後者父之適長子也不云適昆弟而云爲父後者容立庶子及族人爲後也應降而不降重其繼世故也 本朝通禮及律亦皆載此條聖人制禮其精微周密如此惟昆弟之爲父後者於姊妹之適人者亦應服期以報之而禮與律俱未有明文教氏繼公以爲此昆弟不言報亦爲之服大功耳夫教氏之說非也傳載姑姊妹適人無主者齊衰不杖別姑姊妹報 欽定義疏謂憐我而厚我不可以徒受也然則重我而厚我獨可以徒受乎夫之昆弟之子世母叔母爲之服期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夫夫之昆弟之子其分專矣其情疏矣而猶爲之報服況於同父之姊妹乎教氏之說非也且教氏嘗論姑姊妹適人無主者之服及姑姊妹之報服矣其言曰姑姊妹出適者降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於降服一等而爲之期其姑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加者服之據教氏之論一報不一報何也不過以一則傳有明文一則傳無明文故耳不知經傳所言往往彼此互見如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大功而不杖親據不列在堂服期云云蓋以爲已嫁服大功則在室皆期可知此鄭氏微之說也由是論之無主之姑姊妹既爲昆弟姪報服期則兄弟之爲父後者自不容不爲已嫁之姊妹報服期矣其不言報者舍文也亦互文以見意也是豈猶禮爲然哉又嘗稽之律矣律載喪服各屬與服制總類多有互異故服制總類內卷末有

云考服制者必先後參看方無錯誤又如出嫁女爲本宗降服祇言兄弟而不及兄弟妻服制總類亦然而  
講禮者訓律載妻爲夫姑姊妹無論在室出嫁皆小功則出嫁女亦應有報服且云出嫁女爲本宗伯叔祖母  
堂伯叔父母已列服制總類之內此外可以類推夫言類推則所該者繁在乎辨而明之矣今出嫁女爲本宗  
兄弟妻亦服小功舉世行之無舉律以相詰者蓋得其意於律所不載是謂善履律者而亦知禮者所難許也  
然則出嫁女爲兄弟之爲父後者服期禮與律既有明文則兄弟之爲父後者於出嫁之姊妹亦必報以期也  
斷斷然矣今者于無兄弟則爲父後者也故于於姊之喪探禮與律之宜而爲之服期或問子曰子殆寡兄  
弟而弗忍除乎是固予之心也而所以服期者則在彼不在此也兄弟爲分形同氣之人故古人曰兄弟者左  
右手也姊妹何獨不然出釀而服不得不降者義有所限也其心固無窮也有可以不降者則爲之加服焉是  
孝子弟弟之所樂聞也昔昌黎韓子勸於嫂鄭氏嫂沒爲服期以報之夫以嫂叔之無服猶引而近之如此況  
姊妹乎卽以爲過靈所謂賢者之過與

服問

浙人有生數月失父母爲它姓子長爲縣學生乃復姓然其居猶所撫育之家也迎養父母終事焉已而所  
撫育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爲之服宜何服取問

曰其齊衰期子其齊衰三年乎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孺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貧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  
是則繼父之適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鄭君曰天不可一此以恩服耳賈疏謂子家無大  
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貧爲此子築宮廟使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爲同居關一爲



異居子則謂繼所育者非三事也蓋古之人重祭大功同財斯禮也下于庶人同財則其死而無後者於祭也宜明故子有大功之親雖從母適人而其先人之祀可不絕也所適者有大功之親則繼父又不得私有其財以其妻之前子築宮廟也是以經曰百無大功之親者明宮廟之所由築耳妻嫁子幼又無大功之親則視其絕矣授之宮廟而使之視有父適焉故曰繼父雖視而妻不敢與焉父之云者非由母生也故凡不同居不得有繼父者有曰不同居繼父者末流之失經無是言也昔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穆子問於子思曰魯何不服子思曰禮不得也臣而去國君不歸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於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故服繼父者其亦祭在衛之義與今某生於其撫育之母自有生數月以至於今恩篤厚矣又有其貧財使之養父母守祭祀比於同居繼父築宮之恩且無嫁母之憾今使沒而不爲服不可也服而不及於期亦不可也是不卽於人心而薄於行也已或曰有由進焉爾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實父之命也鄭君曰此謂大夫士之妾而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孔子言君命又言昭公故鄭以爲國君是也然則慈母不爲服者惟國君今某生士也其育於它姓也受父之命與否不可得知也雖然父有子數月而無能撫育之者有能撫育之者而請於其父其父命之必也以視子之無母而有妾無子者卽不命而妾猶宜慈之也卽不慈而猶有父在也其命爲母子也彼尙可已而此尤急是則某生之爲母子假未有父命卽與有命同可也且其居猶撫育之家也是且使常守其祭祀以傳無窮非特一時築宮廟而已恩以加隆疑難從重雖爲之三年其亦可去若夫祭祀之體如前賢因孤之論取實或棄而成於它人田璉王嗣之徒皆謂異姓而與爲祭斷

生於門外是但知成我之恩而不悟天性之無絕也若某生已還本宗自宜別築宮廟祀所撫育者善乎庚府之言曰神不欲非類廟會已廢而取宅人之族爲後者也若已族無所取而養宅人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乎觀近代仕宦之族多有承其先人撫育之姓體官不斥其非神明亦甚其類矣安朱文翰論異姓爲後亦云苟所養之家無後則世祀之別室若某生者必有別子庶厚爲所撫之後使常有祭祀庶幾無憾不報而卽於人心也已

服問

林伯桐

論案人之有生必資孺養若數月嬰兒失其父母雖有賢智無能自全有收之者轉育而後推燥居溼恩斷斯是爲再遺且其數論通以成名因其室家得以迎養婦人之力仰己之情其與尋常爲人後者迥不同也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而杖所生罔工木信之條兩事皆漢董仲舒氏論語仲養猶生古也有志當爲之服宜放禮文伏讀通禮曰有本條齊衰期年所宜遵守即從所養家性氏強者出仕者及養父母之服也雙命抑人亦有寸未省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數月失去父母望絕矣則節嗚嗚恩移撫育矣且所生二老既得終養所撫之家莫說無人恨生以死伊誰之責場服雖畢心喪三年禮順人情固莫之甚與臨對感曰齊衰期年禮也但子既復姓則非一家奈何曰禮許改姓不欲亂宗也而其歷考固從所養之姓矣且古人不必修姓魏田瓚曰既足必死之人宅人收以養活竊以長孫于裏便稱曰與姓無常也云云又漢秦嘉早亡其妻徐淑資客姓爲子徐淑亡後子選所生朝廷遷徙會鄉邑錄所養子謂籍秦氏俱見今安得藉口復姓而降其幾乎或曰爲人後者受命父母而往也此安所受乎曰未處府之有言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其子之活進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如此則與受命後人亦何異云云然則昔人亦有定論矣或曰雖爲

之服神不歆非類奈何曰本有族人而取之七姓謂之非類今則不得已也東野之曰若已喪無所取後而養  
宅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承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慕其功乎云云是則禮之變也或曰繼父同居者視此  
何如曰繼父之志在妻不在子其子之志在隨母不在繼父今則父母以爲其子子以爲其父母其志如一非  
繼父所得同也然儀禮爲同居繼父且齊衰杖期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妻孺子幼與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貧財  
爲之爲官廟象時使之祀焉則繼父之道也今迎養父母于撫育之家視儀禮所言有加多矣其服期何疑焉  
或曰其父母待於迎養必無宅子矣謂可於所養心喪三年得無少過乎曰此子既失其父母無子久矣苟無  
操養者子必攝溝壑父母安有迎養者乎庚寅之曰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視絕嗣者便當認其本宗服所  
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一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魏王嗣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  
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以上所引各條見杜氏通典然則古人於此皆欲從厚禮以節情不敢過也若不爲  
心喪則莫之禁而弗爲矣

服間

李能定

受人之恩不可不報也而喪服之制則斷不容於或素養之詩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指我蓄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人子之所以報德罔極者報以此也人子之所以喪服三年者報以此也然則大凡能  
鞠我育我養我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者其皆可以生我鞠我者一視之乎是又不然子夏喪服記子爲父  
服斬衰三年父卒則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爲母杖期古禮不以母懷安厭於尊也至開元時不分父存沒  
子爲母仍齊衰三年至明會典始通改爲斬衰繼母如母慈母有安命亦如母如未得安命則服庶母慈己之  
服爲小功服至出爲人後則服本生之服期年而爲所後之父母三年誠以名分不家落而喪服有定制也昔

子游問於孔子曰：喪慈母禮。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及共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違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夫慈母爲父之衆妾，雖極劬勞，鞠育而未得父之命，則猶爲之小功。而慈母之外，概可知矣。浙人生，數月而失怙恃，爲宅姓，撫養及長，執事其本生之父母，而撫養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爲之服。夫服制，準隨先王，不容或紊也。撫養者之服，未之有聞也。無已，而必欲爲之，則檀弓記有云：寧師無他，無繼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夫子謂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若所撫養者，慈母類耳，與慈母類，卽與傅類，是當心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

以慈母無服爲例，謂當爲撫養者心喪三年，心之喪與否，不可得知，但如哲人之生甫數月，卽爲宅姓，教育以至成人，以迎養父母，其家忌義亦至隆矣。及撫育之氏，母沒而竟謂禮不爲，跟雖欲準之先王，顧恐非情之所安也。姑存此以質世之知者。

### 妾服或問

沈曰富

或問妾之喪，其子宜何服？曰：子律也。與父母同孫，何服？曰：與祖父母同。曾孫元孫，有服乎？曰：律不。以子若孫推之，當曾祖高祖同矣。曰：父亡而生，祖母卒，有加服乎？曰：有何由知其有也？曰：例有之。雖微例有之，律所不禁，律於禮而爲之，加猶可也。其準于禮奈何？曰：經言慈母如母，記以爲庶母。後爲祖庶母，後繼之夫爲頑庶母，後得喪之如母，則親爲其孫者，之得加固也。然則何以別于君祖母？曰：例無君祖母，無嫡子，嫡孫加之可也。無君祖母，有嫡子，嫡孫則不加也。無嫡子，嫡孫有君祖母，則不加也。然而加之，得可也。何以言加之，猶可也？曰：古者父歿，母嫡不厭庶，故父在爲母期，父卒，祖在不爲，祖母三年。庶子爲父後，爲其母，不爲後，亦爲其母期，父卒。

雖君母在猶爲其母仲三年今既比而同之則是父且不厭況於君母乎況於君祖母乎君是以云加之猶可也曰嫡不厭庶既聞命矣敢問宗不厭支何也曰宗何由而厭之夫庶孫不繼祖而繼禱禱而加厚於禱之所生義係于禱而不係于祖也于宗乎何嫌宗何由而厭之曰庶昆弟之子既相率而宗于嫡昆弟之長子今又相率而宗于庶長昆弟之長子不歸于二宗乎曰妾之喪其子主之子雖衆爲主者必一人于其孫亦當然我聞爲主而已不聞宗也况庶子有同母弟則同母弟主之其子不必加也王氏廷相之說可探也惟無同母弟而後其子加之則與嫡長之承重其體異矣烏得謂之一宗哉曰王氏既爲書以辨庶孫之不承庶矣若近世柴氏紹炳張氏篤慶馮氏浩又各爲說以論之今子必斷以爲三年其于古亦有所據乎曰儀禮經傳通解子朱子之書而授勉齋黃先生以成之者也其于五服沿革列祖父母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之目而引漢薄太后東晉太后李氏及宋集賢校理薛紳之祖母事以實之未嘗議其非也子之說亦竊取于此焉爾曰薄李之事皆帝王之禮者其之祖母則固已膺封典而許加者也可得而通行之乎曰惡是何言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視士而已矣矣焉有帝王而反加隆哉如必膺封典而後加是子孫之服其父母有議賢議賢之條矣不亦悖理之論乎且今之辨者必以受重爲加尊而以施于妾爲奪嫡夫奪嫡之嫌在乎廟之配墓之祠而已服之重所以順生者之情聖人所謂三年之愛也非以加增于死者也曰如子之言然則彼皆非歟曰未見其概非也顧彼之說執子禮之正而于之說通乎禮之變彼之說準乎古之制而于之說酌乎今之宜子之不敢附於彼者亦爲其勢不行也敢問何緣不行曰今之喪非獨與無後者凡筮必再期而奉週而易吉是凡筮爲虛設矣不將并凡筮而撤之乎夫庶子爲父後不爲其母三年者不敢以私喪廢祭也不爲後而得仲者以不祭也庶孫雖祭所祭者父母乃死者之子婦今以子婦之祭而撤其生母少姑之凡筮揆諸父母之心大不安矣

况服之制至今時屢變禮之所當厭者今皆得伸不容庶孫之獨屈其祖生祖母也且子以爲朱子禮書之言禮視王業張湯之言禮果孰可據哉曰使妾惟一子爲父後子亡孫已爲祖父母承重矣更爲其生祖母三年可乎曰例之所言正指此矣以爲說之既爲祖後則已服其本服而使其弟加之可也此記所謂爲祖母後之義若有二子而俱死長子之子爲祖後則使次子之子加服而主其祭若無次子而長孫又無弟然後加之而于一期之後遇祖父之祭又當釋服以祭既畢事而反喪服于其祭則以正祭之次日或別擇日以祭之而後恩義兼盡焉曰子亂妾服于其子孫既詳矣而其餘亦可推而論之卒曰凡我所以言者固爲其子孫其餘則于義宜若可略姑由今制推之律言長子果子爲庶母期其喪而仍長家孫爲庶祖母小功則視伯叔祖母也然則庶曾祖母亦可視曾伯叔祖母而爲之縗矣禮君爲貴妾繼而無女君之服鄭氏以爲報之重而降之嫌解者以爲嫌者嫌若姑爲婦服然然夫所爲服而妻從者多矣情所不忍從君而服總可也傳曰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則喪之如婦服婦而無服不可也若君之父母雖不必爲制服然傳曰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若其子在父之室則亦爲之變服不祭不賣葬以終三月可也

再醮不得爲繼妻論

王廷植

再醮之妻所以異於娶室女爲妻者以不能受夫與子之封也其所生之子服制同也妻死續娶再醮之婦爲妻所以異於娶室女爲繼妻者亦以不能受夫與子之封也其所生之子服制同也惟前妻之有子者是爲嫡子其服制則不能以不辨春秋胡氏傳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隱公三年君氏卒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耐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再娶之不得爲繼妻也如此禮記喪服傳曰繼母如母家禮爲繼母義服三年今律云繼母服斬衰三年繼母之同於

親母也如此 大清律例母出服期繼母出則無服母嫁服期繼母嫁則無服又婦人夫在破出及義絕不改嫁者親子有官一體封贈又父母嚴殺子孫者杖滿母嚴殺子孫擬徒嚴殺前妻之子致其六親無子嗣者照律擬絞監候繼母之不同於親母也如此然此所謂繼者皆男子聘在室之女而一姓好合六禮咸宜如初婚者然女家有嫁禮男家有婚禮父之繼妻所以爲子之繼母也爲繼母者與親母嫡母尙有不同而况不得謂之繼母者乎再繼之妻古人亦有生子而賢達者迺千百中之一二此不可以例常情也其醜惡者則不必言說合之初多係下賤謀娶婦與夫必先面見相與母家或姑家利於錢財只得身價並無禮書必俟夜深避人而行不准在於境內上轉見者以爲不祥或在媒婆家出門此各省習俗自然所謂貧賤及私奔賤莫賤於此矣而竟稱之曰繼妻其嫡妻所生之子有服官在仕者亦使其生而母之死而丁憂持服斬衰三年而喪之乎古之再娶曰復妻其於子也爲後母大孝如庶母與會子閔子養輩皆事後母而孝者惟事後母乃可謂之真孝吾知其所謂後母之非再繼無疑也或曰爲子者知尊父命而已父以爲繼妻子固不敢不以爲繼母不計其爲再繼也不服三年孝子恐傷父之心也答曰先王制禮道者俯而就不至者鼓而及酌中定制所以合天下而遵行之申生孝已作奇之行不能以爲常例也且今之所言者正爲天下之爲人父者言之也明乎再繼不得爲繼妻之爲禮而爲父者不敢縱情而犯之爲子者可以緣禮而抑情矣如是而其父猶必令其子服三年之喪其子敢不委曲以從命乎此乃事之至變立法者止言其正而不言其變也或曰有生而母死而爲後母所撫育者雖再繼其子不服三年不忍也答曰母死父命他妾撫養者爲慈母律應服斬衰三年也曹續祖之議曰娶再繼之婦而又無子者止當以妾論不得使其子喪之曰繼母蓋據封典不及再繼婦之例而謂喪服之與封典不宜兩歧噫孰是說也又何以處夫再繼之有子者再繼不能受子之封若親生之子卽不能不爲

之服其不能受封者失節之節所以重夫禮教之防也其必爲之服者懷抱之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故雖下賤淫婦其親子必服三年而豈可以概之嫡子乎况禮不二續續妻死再娶宰女爲繼夫之封典亦不及焉雖准稱請不在應封之例而謂再醮之妻嫡子應服三年或有再繼三繼或三繼四繼者又將何以服之其婢女爲妾生子尚可請封再醮則婢女之不如愚謂再醮之婦是否得爲繼妻體經本無明文其不言及者其不必言及者也但此等失節改嫁多係夫喪未滿律應離異如被搶奪或被強姦則照犯姦之婦材斷其不得謂之繼妻也明矣京中八旗家法凡失節之婦回堂不准附主祖塋不准附葬此如何懲戒也然此以觀其不以爲繼妻也又斷然矣前夫有子是其親生止於期服何以前妻之子應服三年予得而論之曰凡再醮之婦家無嫁禮夫家無婚禮無論初娶再娶俱應以妾論如有嫡子及庶子應照是否生有子女之父妾持服父妾之有子女者爲庶母庶母例准醮封嫡子與子皆服期年無子女則無服吾鄉有孝廉某娶再醮逾年而獲其嫡子不報丁憂人有議之者因作此以答之以備護禮者之採擇焉

獨不當立後議

沈翹

乾隆時有爲孀請立後者授領禮喪服小記注爲證大吏據以入奏禮部失攷遂准其請且甚爲令夫獨無爲人父之道陳請住禮多誤此則謬更顯然不可爲嗣宗子孀死但爲大宗立後不爲此孀立後喪服記曰宗子孤爲孀大功喪小功喪皆三月歸康成曰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記又曰親則月算如邦人鄭康成曰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期而長孀大功喪九月中孀七月下孀小功喪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與受以大功喪九月長孀中孀大功喪五月下孀小功喪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與受以小功喪五月其獨與絕屬者同總麻之親成人及孀皆與絕屬同然則宗子爲孀族人皆以爲服服之矣曾子



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勿爲後也鄭康成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敘昭穆立之嗣孔穎達曰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不以父服服此殤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康成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穎達曰族人後大宗不得後此殤者爲之子以殤者之父爲父而以兄弟之服服此殤然則爲殤後者爲殤者父後也爲殤者父後則與此殤爲齊喪兄弟之親長殤服大功衰九月中殤七月下殤服小功衰五月矣以其服服之者此之謂也若謂爲殤後卽爲殤子則與曾子問之言不合宗子殤吉祭時性不舉藉無所俎不告利成以無尸故無元酒以禮降故若謂爲後卽爲子則子無殤父之義何不以成人體祭父而但爲陰厭也陳氏於曾子問注專用鄭義而於喪服小記忽創爲新說前後乖違其謬本不足辯然貽誤後人類不小矣夫孔疏謂爲殤者父後誠恐人之誤解然卽謂爲此殤後亦不得如兩瀆之說蓋爲後卽爲子者指昭穆相當者言也爲後不爲子者指昭穆不相當者言也不爲子而服子服者天子諸侯之禮也雖子行不服子服者大夫家後大宗者服殤之禮也天子諸侯繼統不繼世孫繼祖兄繼弟皆爲後非爲子也或以謂父繼從子或且以謂祖繼從孫亦爲後非爲子也雖不爲子其服則斬而體亦如子以先有君臣之分而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它服不獨受重者必服尊服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是其證也雖不爲子本宗則絕天子諸侯爲所生之服無明文或亦服期或練冠以燕居如庶子王服母之制皆未可知而斷無加尊於所生之禮則可以義斷者也卿大夫有田邑者亦繼世不繼世春秋列國大夫有魯見諶或出亡其先祀未可滅則皆得立後而昭穆不必盡相當宗子爲殤而死假令兄弟行無可繼主宗事者得不以子行爲後乎又無得不以孫行爲後乎又無則大宗究不可絕得不以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乎子行而爲後則服此殤如服叔父之殤孫行而爲後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殤父行而代主宗事如服昆弟之子之殤祖行而代主宗事

亦如歸屬者服宗子之殤所以然者後大宗以承尊統義亦非繼世也子行孫行而服此殤之母則服何人後之重服爰存於此殤之母則嫂也祖行於此殤之母則昆弟之子之妻也服窮矣常亦如他屬者服宗子之母之服而於所生之小宗則降此亦可以差斷者也喪服經言爲人後而不言爲人子原宥昭穆有不相當故也然則爲殤後者雖子行亦不服子服矣豈得如陳氏服卽子爲父之服之說哉夫爲殤後而不嚴重服則仍後大宗而非後殤矣讀書者豈可以辭害意使小記之言與曾子問相戾乎陳氏之誤徒以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因謂不爲殤則得立後不知禮正不如此也不爲殤甚多而得立後之人長少年少而爲殤大夫則不爲殤然不立後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亦不爲殤然亦不爲立後也鄭康成曰未驗年之君爲子般子惡皆不稱公書卒車駟不成於君也不成於君則不立廟敘昭穆凡無廟者爲壇祭之夫未驗年之君爲子惡未冠然不得廟祭則得爲大夫而卒死雖不爲殤禮亦必有所降者是大宗雖得立後不必與此大夫爲子况不爲殤之大夫不必曾不可絕之大宗乎又安可謂不爲殤卽得立後以爲子哉夫記明言爲殤後而陳氏乃言不爲殤則得立後陳氏言不爲殤得立後身雖爲殤而亦獲陳說以立後於是無父道之殤居然有嚴重服之子而貪利喪心之徒公然棄其父而受此無父道之殤也不可謂非陳氏釋經之誤有以啓之故君子立言不可不慎古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言未成婦也今則有未婦而歸女抱於夫氏者矣古者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喪而吊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言未親迎之未定爲夫婦也今則有婿死而女歸其家與鬼婿爲婚者矣一生一死非禮相接潰亂陰陽媒人鬼嫁殤靈葬古謀氏所禁今則相習成風莫顧其非或不如此反以爲無情不義其故總緣禮敬陵遲風俗衰敝或情緣於溺愛或意起於防爭有整頓風俗之心者方當禁之不違忍辱其流而揚其波也夫爲殤立後固與冥婚濫諱之事相連者也陳氏之說不合禮制當

請於 廟憲加刊正

與 聖生 辛木書

劉廣譽

日昨見詢令姑母服制與兼祧孫名帖所當稱僕續已陳梗駁嗣又考之詳以奉告世俗於女失所特隱在父母家歸以在室女言之此大非也女子在室禮文有二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此未適人之在室者也又云子歸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周氏謂犯七出適在父母之家鄭氏謂遭喪後而出者一說微異歸氏爲允而以其反在父室爲被出則同故今制直云已嫁被出而反在室者此既適人之在室者也令姑母秉性淑慎琴瑟和諧得早喪所天有子不育歸依父母親兄暨族內政其與此風馬牛不相及也明矣唯齊衰不杖期章帖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帖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今制略同此於令姑母情事爲近足下於令姑母似得服齊期然自乾隆中創有兼承兩房宗祧之制而無後者得以變通其法令姑母雖無子而有夫兄之子若孫兄子大宗法無出繼允以其子兼承兩祧則有主復矣足下服大功可也又案道光九年禮部奏准爲承祧祖父母齊衰不杖期令姑母之兼祧孫名帖謹據此文稱承祧齊期疑某爲是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十目錄

禮政十一條

來應題

何堂記

答汪孟慈書

與張淵甫書一

答祭外祖父母問

答陳仲虎雜論祭禮書

答陳仲虎論壽祭書

題主說

齊必雙合說

羅存南壽駁氏支詞配

謝漢書

屈樹華

屈樹華

沈一

王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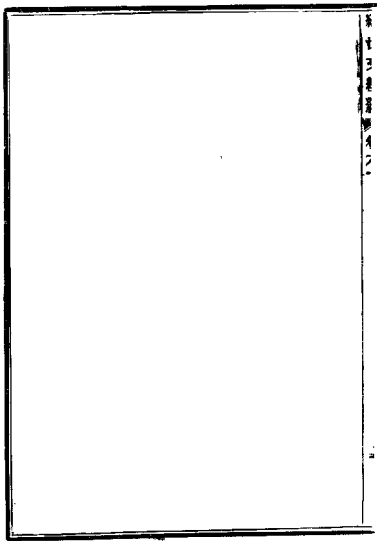
夏

夏

李

夏

張文虎



禮記十一 祭禮

家廟記

禮記

禮將登宮室示廟為先大夫三士一季家自曾祖以下幸沐 歸恩皆為大夫然先世本土漢也故止立一廟

一廟者考廟也不再考者為曾祖祔在也其廟三廟有堂無室五齋中一齋統始祖堯舜公以下五十七代本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支世次隨其旁左高右前又其旁在祖右廟考妣同齋設兩門以兩始而東廟惟向南而推殿廟可考也

夫之祭疑者

或問文昭武穆似有一定不易者曰已死者百世不易而自后稷迄於以下太王文王昭王季武王穆其子孫亦以爲序昭之子孫即穆穆之子孫則穆穆比太祖廟次之昭穆工史家之者也夫死者一世一易以主祭之人爲主昭主祭不易穆主祭則昭易此四廟廟次之昭穆宗祀奉之者也

廟堂記可久處祭文飾

廟禮論

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見於禮者有五廟三廟一廟一廟之典禮禮元中會定其禮宋大觀中亦有更定之制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祖考而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蓋祖自是士大夫多遵用之而朱子不祭如祖明初仿朱子祠堂凡家廟皆祀四親成化中令特立一廟以高曾祖考爲主廟中定三品以上五廟以下四廟猶是同堂異室焉而五廟述大聖之體諸五世祖考以爲未嘗固不若燕取別子爲祖之義近依程子以本乎祖之義奉祀始祖之爲差也而統祀四親中奉始祖文不若專廟奉祀合乎百世不遷之義且使族有所終而不渙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得祀始祖此其明證朱子不祭曰舜干僖或謂其僞爲子而族在豈源故不祭程子則有考宗之說謂己之官法得立廟也 前朝會典品官皆祀高曾祖顯而士大夫之族多有始祖祠其功亦不復爲之程方望溪侍郎謂人情所安不可強抑是也吾祖自祖永樂朝更廷居初十十有八世而未有合食之廟購族之固先大夫每慨歎之歲己未樹華自汝南乞養歸樹華於汝南汝南有先大夫之志意乃購城西地更費財興工闢十六年而告成前其奉一世祖之學府而一世三賢四世五世祖從祀後其奉六世祖次僕府君而七世八世祖從祀九世以下仿鄭積壽全氏齊魯鄭氏廟例凡賢而有極能而有功賢而有文者從祀焉夫始遷之祖





禮皆即不特教必宜恪恭與禮昭顯等語

通禮家祭先祭三日主人及在事者咸致齋前一日主人率子弟戚屬入廟齋潔掃拭設供案備香具設祝案於香案西設舞筵於東序設盥盥於東階階前牲辨祭器之實 日五鼓主人側服與祭執事者咸服入廟執事者陳饗於供案南陳尊爵於東序案陳祝文於祝案實水于盥盤洗巾贊明子弟之長者置諸各室前晚一叩與奉主以次設畢贊禮立堂東檐下西面隨執事分立東西階相向贊就位主人禮中揖拜位立族姓立東西階上皆北面贊參神主人入堂左門詣香案前跪執事二人一奉香盤一搥屏酌酒詣主人左右跪左進香主人三上香右進爵主人酌酒於地以爵奠於案與退出右門復拜位及族姓行一跪三叩禮贊利獻薦匕箸醴酒于案北適人解性贊實於俎執事者奉以升各屬于供案主人詣案前執爵者率爵主人獻爵奠於正中晚叩與分薦者備獻記退立於拜位贊讀祭文主人跪族姓皆隨祝語祝案跪讀祭文曰維某年月日歲世孫某謹告於某考某官府君某妣某氏之靈曰氣序流易時維仲夏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庶品粢盛醴酒敬薦厥成以某親某氏等耐食備饗讀記與以祭文復於案前主人以下一叩與贊亞獻應人和羹實於饋實飯於敦薦於案及饋肉炙載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左贊二獻薦餅餌粢雜主人獻爵於各位之右分獻者復獻以卣和獻儀贊受獻祝取供案酒酌降至香案旁主人詣香案前跪祝代祖考致嘏於主人主人呼酒爵食長器於祝後以與主人一叩與復位贊送神主人以下一跪三叩贊祭殿祝取祝文由中門出送燎主人退避東階下東成降階主人詣每位獻饗畢祭者出主人率子弟納神主于香行禮徹祭器傳於燕路者備饗之圖門各退日中過饗

族中行禮長有未便序立次所贊同行贊者則贊祝祝事諸人亦未能隨問行禮按會城大祭有爵

儀一員祭前行禮然後排班講仿其意定于奉主設馮焚香獻茶後門先序立行一跪三叩禮各退然後贊就位其後堂左室前祀貞烈節孝諸位後祀無嗣諸位議定是日前堂後堂祭畢父兄各一人子弟各一人分詣致祭跪上香奠爵叩與陳俎餼敦籩豆訖行一跪三叩禮各退

近世大族家廟有不爲婦人作主者有夫婦共作一主者吾鄉宗子分居卽仿其制考妣共作一主不書神主而書神位是也按穀梁文公一年作僖公主孫慶宮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粟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廣厚三寸左傳昭公十八年疏引作左主七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也汪中容甫述學婦人無主客問應引華詔裏服小記者婦人無主婦與妾於何而附王母何以得專其祭是不爲婦人作主實爲非禮必不可從至考妣共作一主於古雖無可證而係體少年饋食禮筮尸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殿事於皇祖伯某以某祀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尙要差夫與婦共筮尸也周官司几筵鄭注用禮禮合葬及同時在殯皆與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孔疏引祭統篇禮設同几以其精氣合故也準同几同尸之體考妣共作一主尙協於義且廟堂合食異於四載之廟今謹用之

吾鄉吳氏祠堂左祀崇報右祀顯揚而有文者不與鄧至氏祠覺祀有德有得而有功者不與今謹定四者館列凡沈潛學問身體力行著有忠節孝弟之行者是勳賢而有德凡正途京職九品外官八品以上授例京職八品外官知縣教職以上武職都司以上及封贈如其官者是爲貴而有爵凡力保先塋捐修族譜捐祭田義田租粟三百石以上或白金一千兩以上者是爲能而有功凡有經學史學著成子部成書詩文專集足以傳世者是爲才而有文均得作主一體附祀准有爵有文而無行者亦不得祀其有原配繼配者遵用朱子之說跪以配食

會典命婦因子孫受封加大字受贈則否若夫在亦不加蓋婦不得以尊臨其夫之義姚寬鳩先生筆記太皇太后升祔備皇后止此義也世俗府君太君並備祭然今定配爾封號無封號者則用邱文莊公說亦得稱人

答汪孟慈書可久處世文鈔

馬樞華

日前語及劉學博玉麟所著經說略疏其概逾客至未及詳言遷寓後旋待手費股股垂問藝見劉氏之論多從說文生義非愚淺所能盡知惟士大夫廟無主辨明暢闊通又愜其實亦未暇祭法釋注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侯乃立主古制實然劉氏據祭法大夫三廟適士二廟曲禮措之廟立之主謂有廟斯有主據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特於少牢禮皆有尸雜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謂有尸斯有主非所謂應斷者郡其據左氏傳孔悝反而於西園杜註疏藏主石函許叔重曰新宗廟主也謂大夫有主之證不知此特季世之事他經傳無可證也其據公羊何注引士虞記喪主不文吉主昏刻而證之謂士虞士禮既吉凶皆有主是士亦有主之證不知何注下言蓋爲諦哈時別昭穆明此記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於士無與也古今損益多矣度數與章比則降則制恩盡後世廟皆立主誠善於古先然安得以後世之等疑三代之制乎憤抱軒渠有答其詞辯遂引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聘禮賓介所館皆廟爲士大夫廟不設主之徵且引公羊何注及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注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運於卿大夫證何杜皆與康成同意其說最爲精當吾兄嘗歎當翁文章純粹經史當深世俗顯爲空疏者殊妄論哉斯論蓋先生四顧之精迥非聘博以爲觀美者所可同日語也

與張淵甫書一

沈 澂

承示大著三篇交卒爲母服論及變葛辨精當惟駁廟論私心賴不謂然士喪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禱廟之期也設梁傳曰作主壞壇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稽可也改塗可也壞廟之期也廟壞後即遷與否傳無明文鄭康成雖皆以壞廟卽遷廟有練而遷廟之說服虔注左氏傳謂特祀於主在祫三年喪畢遷祫登則行祭於廟見士虞禮而不言遷廟在何時杜預則謂三年喪畢乃遷廟楊士勛疏說梁并謂壞廟在三年喪終朱子雖遷廟禮君臣皆元服疑遷在除喪之後足下因謂於練壞廟非遷廟於三年遷廟非壞廟豈復謂遷則禮而歎鄭說之未可非也遷廟禮曰君升視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與說聲三曰孝嗣侯某取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係成廟於徒放告至於新廟說奠幣于几東君及視再拜與說聲三曰孝嗣侯某取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於新廟放告再拜君就東箱西面視就西箱東面如食饋君反位視從在左視聲三曰孝嗣侯某認爲而明廟之享案吉祭凡辭無噫歎皆神之禮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及生子見殯皆祝發三士喪禮將啓而祝祝執功布升登三啓三命哭然則噫歎皆神之禮非吉禮矣遷廟禮曰贊者置升適舅奠稱值君盟酌奠於西反位孔疏森曰聘禮釋奠于廟無尸猶一人舉爵此奠不舉者未問吉也昔者傳昭外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然則遷廟不舉爵與曾子問練不行酬合矣十三月而練一十七月而喪畢改塗易楨不稱日遷廟禮一則曰成廟將遷再則曰成廟將遷是壞廟卽成廟成廟卽遷廟相去必不遠若成後遲至歲餘始遷與遷廟禮文不合杜預三年喪畢遷廟之說不足據信至以君臣元服爲疑則古人居喪固有釋服時矣檀弓曰弁緇葛而葬與神之道也鄭康成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是葬時冠服有變也喪服小記曰練筮曰筮尸視遷行變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鄭康成曰臨事去杖似也夫三者皆祭前事而猶去杖則祭時可知矣是練時有變也小記又曰大祥者服而筮尸吉服者朝服也鄭康成曰凡變除

者必服其吉服以朝祭事不以凶臨吉也是祥時有變也然則以安神之故擇凶服而服元服豈足怪哉且以禮差之大夫吉祭朝服故祥祭朝服謂侯吉祭朝服則祥祭亦當從服祥祭與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弁服而禮辯以未卽吉略同得弁服解元服下請候豐朝禮亦君臣元服而禮若請侯祥祭不朝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元婦服故孔廣森以冠元婦解元服而爲之說曰吉事之始故假吉服易衰經也不申祭服者未純吉也夫元服之爲得弁與元婦雖未可定而服元服之不必得除喪則固可斷矣鄭說安可非哉足下據殷標而附周卒哭而禫遂謂練時壞廟猶殷禮周於卒哭已壞廟而以檀弓舍故譏新爲卒哭壞廟之證則差精而舍故譏新未見有壞廟之實據而練時壞廟亦未見其必爲殷禮也已壞廟續廟合爲一事遂謂壞而祖主升升而新主禫則雖稱謂禫廟于卒哭壞廟于練繼然兩事不可混合也又據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說取祭廟之主臧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遂謂禫者因而遂藏禫者因而遂升事不再舉則莊稱謂孫從祖祭故謂之禫若祖主已升則所祭者但新主耳不得名之爲禫矣惟孫從祖合食故喪服小記士禫于大夫則易牲若祖以升而但祭孫不必易牲矣士虞記曰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濟附于皇祖某甫尙饗明日以其班禫曰遺爾皇祖某甫以濟附爾孫某甫尙饗鄭曰欲其禫合兩告之若但祭孫而不祭祖不必兩告之矣古人禫經皆本師授又璋璽思左右致數而後定一說新說不易創也創一新說初似可喜細按之全經皆不合矣足下以爲然否幸再賜教

答祭外祖父母問

王人定

鄉人黃某學者也有外祖父母木主立於家堂龕上清明冬至家祭時亦設祭焉其族人有責其非禮者某乃以告子曰此吾母命也母無昆弟運養外祖父母於家以終其天年喪葬後立木主祀之今吾母已沒而外祖

父母之配未廢者不忍背吾母愛敬之心也且聞伊川禮亦有之而彼乃以非禮責于何也子曰外祖父母之祭經傳所無而惟程子行之第伊川集有其母上谷郡君行狀云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吾在宜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朱子嘗舉以告門人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何氏燕泉云上谷初年不復祀一語是謂此祀止於身身卒後可廢此禮也今人未考程集細審上谷臨終之語遂以詩詩家祭同一日祭外祖父母爲伊川禮殊失之矣汝非學者則已耳汝學者汝族責汝以非禮汝其奚辭而汝不忍背母心者即宜以上谷郡君明年不復祀之語戮之母致終失於非禮也某唯唯而退

答陳仲虎雜論祭禮書

張履

承示古祭禮以貴賤定世數今通禮士庶亦祭四代履按士庶祭必及高祖程子已云然近萬氏充宗論之尤詳蓋證以小宗法五世則遷自見禘廟云云亦理在不疑至謂支子之子後長子承祖重則常主祭其本生父當在陪祭之位是嫌履於此情誠若有所不安者然嘗之尸君所不臣於祭者爲子行而父北面事之由禮爲祭配不爲尸鄭注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孔疏似特牲注大夫身孫之倫於尸言倫則非已孫皇侃用雖祖孫儀以大夫用已孫公非也此云子行亦非已子然要是不身尊卑爲據比例又譬之斬衰三年乃子服父之服而父以服其長子此並似情所不安而古人安之今支子之子既後長子此並似情所不安而古人安之長子以承其祖則宗子也雖本生父亦不得先之矣古者長子不爲人後闈下以長子後伯兄非也既爲之後以祭而曾祖禪者是承高曾之宗可祭高曾非爾即闈下之兄闈下不當與若每代爲一案可不與與祖節闈下之考也既宗子祭之闈下與之而又別設祭考妣不及於祖以通禮言既異祭及四代之文以宗法言又非支子不祭之義似兩失之今闈下雖以長子後伯兄而未嘗異居度祭之品物皆闈下所具是於考妣既有以自盡又何煩別設一祭乎古者天子諸侯始禪之祭雖不在冬至至乃祭天闈已耳士大夫冬至



婦女孀與適同服不與適同祭涼天聖人經禮之意蓋以服以飾哀祭以追養也適所生則死亡之戚無異非將傳重則獨育之恩有異然而適與否既位別室使其兄弟主之管子問宗子孀者禁持性不嫁新社無特厥也元帝曰此婦夫曾子問凡婦嫁於子之家此從禮附食而元帝不肯利威注戶及所略也凡適所歸了主之者庶幾之也與夫○文意是考祭無說不拜一節而止此亦緣情之爲而聖人所不禁者乎或曰子論非宗子不祭始祖而大夫不禱主禮如此其微也而於庶孀女孀之祭獨循俗爲說何與曰不然也上祀主廟主徹者皆必備故嘗守其分之常下祭主惠主恩者禮從略故可通爭例之變質隨有道以爲何如部又引例載獨子子就兩及所嗣係大宗準其兼承不得並行三年喪其木生父母仍服期者正謂爲所兼承之大宗三年而木生父母仍同出移降服之期耳此大宗未必世適而服猶如此未嘗與壽禮合來論云云似誤讀例文幸更詳之杜頌首

曾子問庶庶氏云孀與無後者唯時食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唯據禘與除服也庚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庶庶氏云孀與無後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闕焉變服小記疏廣云此孀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惟一度因時而祭而祭也履合曾子問小記禮之皆無以見其不與四時吉祭且有父母兄弟而唯時與除服一祭即止亦非人情孔疏於小記仍引庚說而無駁固不敢以其說爲非也若何時休止之疑如近儒惠氏謂所禘之祖禘則止夫禘親過高祖獨與無後之祭必至是而始止似又太濫又不知三禘如何分別仲虎據通禮載附以伯叔之成人無後及其長孀兄弟成人無後及其長孀中孀謂下孀之祭終父母之身中孀之祭終兄弟之身長孀之祭終兄弟之子然通禮言子姓長孀中孀不言下孀則似下孀不祭仲虎所云下孀之祭終父母之身亦與通禮未合

題主說

李棠階



世俗題主皆虛王字一點臨時補顯者點之復考語實皆無此說明儒臣新吾及 本朝劉山爵皆闕其諱今  
年仲冬張紫階先生葬其母以尊翁主已用朱點此時用題一題一主朱墨不同於心不 命某題主仍用朱  
點紫階先生某父行也何敢有違但其援唐宋題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爲據則有疑通典所載乃天子禮宋  
朱寫引之亦天子事非士大夫之禮也唐宋士大夫禮不可考而今世通用朱子家禮朱子固前宋士大夫也  
家禮只有題主并不言點主若用朱則必如通典特言之不容概言也據家禮則宋之士大夫不敢援光漆重  
模之說可知矣至 本朝通禮品官止言題主卽闕喪 止言大學士題主若用朱則亦必如通典特言之不  
容概言也以墨筆其常朱其變也宋之士大夫不敢採用當時大喪之禮而今日乃用之今又不援時制而援  
唐宋大喪之禮無乃不可乎又謂尋常素書過給勅字用朱書示敬誠然必至書其字豈有止用一朱點爲  
尊敬乎止用一朱點則實係以上行下牌票告諭所用此外無有此山爵先生之言似未爲謬也今題主止用  
一朱點果出於尊敬否乎抑僅隨俗沿用乎俗固不可違變一人亦何能變俗但考之於古今皆無據問之於  
心則不安果宜何從乎

### 齊必變食說

國慶譽

世以茹蔬不肉食爲齊朱氏編地作釋齊辨之一引周禮膳夫王百一舉王齊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曰舉證齊  
日仍肉食且有加一據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而孔子惟酒無量證齊日并  
酒亦飲之夫以齊戒茹蔬不肉食其法蓋始於韓迫朱氏正以周禮明文允矣若必黨分節朱子不從注疏此  
有卓見衣服飲食人生不可一日而缺衣服則每事詳之至於飲食乃專詳於齊而盡遺平素可乎齊舉朋友  
奉饗食舉遷居事皆平列而於食獨悉數之乃爾無此文法也昔僞徒見下有祭於公祭肉之文遂知而盡歸



祠堂則一室而已不可以廟例且古無廟之鬼有廟則爲壇以祭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禱及其高祖然則無廟者非常祭耳非常祭則無主今何以有主曰自任不世禱而宗法凶廟制廢於是祠堂此古今之變也禮緣人情而作喪服父在爲母及婦爲舅姑皆今重於古而合於人情則制禮者因之程子言高祖自有服不祭蓋非今會典品官皆得立家廟庶士庶人則爲龕於寢北自廟以上皆得及其高祖從今制有主宜矣曰古者左廟右寢朱子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今立於墓側寢與曰權也唐會昌開敕百官京內置廟者但準於所居處置然居處偏狹鄰里無可開廣者卒不能如制蓋勢有所格不必盡繩以制漢人多建祠堂於墓所仿而行之不亦可乎曰記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禮特牲少牢一篇無祭樂之文作樂於天不已盛乎曰禮樂樂非樂也大夫判士特絲纛著經又餽食禮文不具耳栗仲之對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有其舞斯有其樂豈徒虛身而已乎夫陳於階下則藝雜於堂上則選此亭之所由作也是故禮者違上下之所違古今之變殷周損益各因乎時從宜從俗行之而無所窒礙者也世俗不知禮意觀執古制以相稽乎較其凡於此若張氏源流世系與其樂代國德周君記詳矣故略之云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一目錄

禮政十一 正俗

文昌宮禱陰錄

鬼神篇上

鬼神篇下

衛武公殺共伯辨

士庶昏喪選 制正俗議

與友人書

與計一田書

精 飭學政整飭士習疏

訪舉隱逸疏

金山張彤鎮義塾記 代作

送王季年學博之任崇明序

請飭屬延師訓課回族各邊片

敘時錫言一則

傅 敬

周元鼎

周元鼎

汪能韻

李德騫

鄧 瑤

顧廣譽

黃德濂

胡林翼

張文虎

張文虎

劉爾棠

張煥翰



禮政十一 正條

文昌宮碑陰錄

謹啟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焉者祭百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禋泰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曰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方士之言效佛氏爲說謂西宏景遺書之甚光庭謂人妄構風靈祀官募職復舉中土方臣之名遂及靈詞淫鬼歸入祀之其說至後世益乖戾無可信考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始在鴻後秦魏姚其國楊安侯河至梓潼始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其姓張氏曰張惡子也後據秦穆帝則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志版祠一名惡子民廟上雷杆十枚璩志終於永和三年在葭梓潼前五十餘年是葭之前已祀惡子矣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開化文昌司錄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神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說布滿天下道士悉剽取之以意牽合錄爲化君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矚其妄說捕聲附影贖謬警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爲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聖神之祀凡以爲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綴接諸生之所誦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應爲徵驗捍禦水旱兵革爲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狹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 本朝承平度久上下以休養爲福無堪積備遂迭兵戈今全蜀就不楚映亦靖 聖帝以文昌帝君爲蜀之神降功厥定証闕其祀有司考定禮樂頌之因稟意以天下之樂則則士

之實力不假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歸然於天人之交際百神之呵護則國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爲奇國屬州縣下吏無以仰輔 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陋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宜如里巷恭祝祝鬼遙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豈足信哉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思爲大禍從取其大者者條辨之列於左方便天下知 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後鑒伯夷之倫所是許焉

王氏見附錄編州越書以張翁奇說令飲殺之一夕雷電驟陷爲巨蛇蛇爲陷河神張翁子謹按梓潼縣卽七曲山華陽志五丁迎秦女見鏡推之山崩卽其地也因五丁之說附會蛇爲梓潼之神遂以邛都地陷之說益之卽是隔鏡所傳是也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初置邛都縣無染而地陷爲污澤因名爲邛池無陷河神之說邛都至隋始改爲梓潼縣見附錄之百其出隋唐間野人傳又明一經志稱神爲越蜀人報警避居梓潼蓋始以神附會爲蛇纏復以鏡附會爲人化書又謂之戚夫人趙王如意皆可謂無忌憚也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翊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通考從之謹按華陽志元和郡縣志俱無晉人戰死之說是後人以秣陵尉蔣子文墮死爲神附會之無疑

路史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於張爲張氏詩傳張仲賢臣也鎮吉甫之友也化書以張仲著於詩附會神爲張仲且以爲張宿之精謹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膳客晉書天文志張大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於張氏何與耶於張仲之孝又何與耶西陽雜俎大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大翁白龍爭元官易百官劉大翁失治爲太山守是張角謀代漢之妖言也備神姓張名堅有六女皆名堅以張爲耐故能歸張姓張大星敬神六女皆妖言不可從

晉書天文志文昌大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祿司中司諫實功進與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大曰司祿不同星經又曰六曰司法蓋古之言天者以四獸配四時而生靈其間天權者皆曰官廷命名  
價險取近是而已化昏既以文昌帝君爲禱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否誠欺欺天乎蓋唐末之時士  
大夫及進士過梓潼祠得送者皆爲宰相得殿魁如鐵關山叢談所記多矣若者遂有司祿之說其尤妄者  
繼以星之司祿並母以星之下相以相稱動而不知二星之不相屬也 本朝宋鶴鳴氏求其說而不得謂  
文昌祀蜀之文翁何其益誕耶

說文載夬斗也從斗鬼聲臣謂斗首爲魁柄爲標也蓋獨名耳星象之取北斗南斗小斗中斗間名皆  
以首爲魁柄爲標於是得謂爲首者爲魁漢書里魁爲魁是也復轉謂試名之冠其帶者爲魁老學菴筆記  
宋元迄夢大魁天下揮塵錄以文樞等以大魁至鼎席是也令乃以斗倚鬼爲魁星之神復以文昌在斗魁  
之前而祀之於文昌宮大可歎也其他如化書所言以白蠟進備宗乃因明皇青蠟八蜀而附會之宋衣紳  
則因歐陽文忠公前附會之不知侯麟翁所言乃刺爾節者皆以經文忠不可謂也

鬼神篇上

周元龜

鬼神者何陰陽也陰陽者何氣也氣之所以爲氣不可名則名之爲太極耳陰陽之所以爲陰陽仍不可名則  
名之爲鬼神耳蓋既爲氣矣其在於天不得不開也日月星辰不從不東出而西沒也不得不晝而夜  
而復晝也春夏秋冬不得長生而收斂也凡萬物不得不以枯以榮以化以育也是開也出也晝也春夏也  
生也榮而育也皆神也是斂也晝也夜也秋冬也收斂也枯而化也皆鬼也而其人在乃有時有吸有動有  
靜於氣爲血爲魂爲魄爲胎爲寐爲生爲死皆氣之陰陽於之也則皆鬼神之爲之也又稱而言之心太極也  
其其固也爲鬼情其用也爲神耳目其體也爲鬼能視能聽其用也爲神四肢百體無一非氣之爲陰陽之爲





祀之祀其先祖則由七廟五廟三廟一廟至祭於寢廟有等焉有制禮有數祀有時凡皆所以治鬼也夫非以鬼神之果有而不得不治也亦非以鬼神之果無而或可以不治也所以盡乎人之道而末於人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快者何也人之施於人也不必望其報而人之受於人也則必思所以報不報而其心不能安也夫受施於人且若此而況藏者天覆者地乎況其照臨之所被雨露之所濡草木貨財禽獸之生類以利用乎況其始爲之播種以養我乎況其屬毛離粟以生我乎彼其爲鬼爲神不必望報而人之報之容可已乎禮尚往來者也聖人之所以治鬼神者本於人心而盡其道則亦以禮治之已耳夫以不望報者待鬼神是待鬼神之厚也故謂其未嘗有可也以不可不報者待人是亦待人之厚也故謂其未嘗無可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其敬也以鬼神之未嘗無也其遠也以鬼神之未必有也且善既思報之矣又不之遠而有求於鬼神則卽親施於人且不可也是無厭之求也可乎哉後人之事鬼神也不以禮其所敬者則必有所求其所遠者則必無所求且嘗有所求則敬之及其無所求卽遠之充其求之心名爲鬼神者益多而所以事之益大倍於禮卽使鬼神果靈亦不至任人之忽敬忽遠而給其所求也可不謂大愚乎且夫鬼神之非吾之及奉事者多矣卽吾之先祖不及奉而事亦已多矣人之所及朝夕奉事則莫如父母吾以鬼神之道事之於廟於寢何如以人之道事之於堂上於膝下父母豈望報哉人子之報其愛日之誠可得已乎所以守身思顯揚之志可不力乎此聖人之所以勸孝教人以孝治天下之意也若天生無以養死無以顯乃求求遺澤於爲鬼神之時肆者歟也至數十年而弗獻或曰狐埋之而播之其非子也夫

諸武公殺共伯辨

汪能齋

史記曰懿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侯入釐侯自魯衛人葬之懿侯旁曰

共伯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案隱曰和殺共伯自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九十有五矣猶嚴誠於國恭恪於朝作抑自繼至於沒身衛之報聖又詩序衛世子共伯蚤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兒而立豈可以爲削而形之於國史乎肅以爲共伯先薨侯卒無疑也春秋左氏之例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既稱君成爲君也蓋侯既有墓矣是共伯成爲君也何衛人猶曰共伯詩序猶曰衛世子共伯耶史記武公立凡五十五年而卒國語武公作抑詩時年九十有五是其卒時當及百歲其立時當及五十歲共伯長於武公其被殺當及五十餘歲何詩序猶曰蚤卒耶蓋著人子事父母之飾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髮蓋侯既有墓共伯既成君則脫髮久矣何柏舟詩猶曰髮彼鬢髮耶且以弟殺兄而代立此天下萬世所大不平者也季札國語豈得不言詩序豈得不言柏舟詩共姜所自作尤當故其不平矣何皆無一語刺武公而憫共伯耶毛傳鄭箋本不引此以解經則孔疏亦不應及之及之則力辨其非可也乃反曲伸其說豈以逆取順守無害武公之賢隱爲太宗文過耶然太宗之誅成元吉以惡意先殺於彼也使成吉無誅太宗意太宗亦未必肯出此況武公耶案隱傳其實矣總之以正史記并正孔疏聽嗚呼使天下之人薄於兄弟君臣者史記孔疏之說也始雖殺兒弑君而終終爲報聖則人何憚而不殺兒弑君矣以殺兒弑君之罪尙可以政事學問之善沒之則何罪不可沒矣季札國語詩小序其肯以此爲誦哉其肯以此爲訓哉

士庶皆喪禮 勸正俗議

李德鑑

考儀禮喪之禮尙存士昏士喪既夕士虞禮篇然士爲有爵之士其禮不下庶人後如溫公書儀朱子家禮皆有爵位時所作其執節猶驗亦雖懸施於庶人也恭頌大清通禮酌古準今於品官紳外更制庶士禮庶民禮俾家家知禮而隨之人人循禮而行之典禮善矣但載在官府民間罕見故闕里誦而奢風究

禮能挽等威未辨而禮分實不自知其有志世道者援儀禮書儀家禮諸書欲以婚時而未免反古茲議

禮 大清通禮及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所制士庶之昏娶以正邑俗之僭侈庶幾率由有準而民德歸

厚民俗俱淳云

大清會典云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用執事庶民婦女不得用執事大轎而邑俗庶民迎婦悉用執事大轎此僭而違禮者也 大清通禮云品官昏請期備禮物三品以上羊酒四品以下鵝酒庶人昏請期用鵝

四品猶備一鵝而邑俗乃用入鵝八鷄十鷄十鷄此僭而違禮者也通禮云男姑娶婦婦送者足娶者

者必先娶婿而後及耳兩娶亦一日耳且娶婦其儀詳娶送者則略以送者即布壻席之設耳腰亦二人耳

禮云禮布壻席於東注云禮婦家送者而邑俗送者男女十餘人甚至數十人而娶送者肆筵設席必大宴至三四日五日之

久此奢而違禮者也通禮云諷日婿以贊見婦之父母主人醴婿此亦一日事耳而邑俗婿家必備禮物送婦

黨而婿黨亦各家宴壻必延二十餘日或月餘之久此奢而違禮者也繼自今酌禮俗之宜前期紳士祇雙鷄

庶民祇雙迎駕婿庶民祇小轎送嫁婦女祇二人娶送者祇一日婿家宴壻祇三日齊之以禮遠則有罰庶幾

僭奢之風可革也且邑有不明女父母因婿家貧送聲言語期必備入鵝八鷄迎婦必具執事大轎明知其力

不能辦而藉此難之以致男年當娶而不得娶女年當嫁而不得嫁甚至延之多年陰為毀婚之計者良可憤

禮誠能以禮為防匪特僭奢可革更能婚如以時矣斯杜離婚之漸也況邑俗溺女亦原嫁娶之牽蓋因婿家

送者必男女多人非裝極盛不足為送者光又因婿家娶送者必問延數日非裝極盛不致為娶者喜又因此

女異日將送人嫁詞美飽多服飾必強為求備非裝極盛不能滿其女意

邑俗送者女客十餘人服飾極其粗易服十數次若一次不齊

形若一人不齊則送者且熱數日必附給送嫁女必預備之以此嫁女裝極不得成因求盛不得不良債窟產因慮嫁女窮謹故邑多溺女若

送者婦女不返一人送送者不過一日則女之服飾無須乎多嫁女亦無慮其難而祭女自無庸謂矣斯清廟

女之源也惟望民之父母饒以定制正其習俗效典則民知禮崇儉則民知義保赤則民知仁行一物而三

善皆得者此之謂也 大清通禮云品官喪初祭大祭一品官羊五二品官羊四三品四品官均羊三五品大

品七品官均羊二是品官喪祭用羊猶不敢兼用豕而邑俗親賓之服用絢投為親獻此奢而違禮者也若未成

服後親賓各以其服巾具酒果香燭厚則加財賁而邑俗親賓之服用絢投為親獻此奢而違禮者也若未成

嫁娶之生親家是無服之親不宜計不宜巾者而邑俗喪主必計生親弔儀必重尤奢而違禮者也邑俗已成

於親喪巾恒相往來若未成嫁娶謂之生親則存不相親而強反相計相巾已不合乎情矣且謂明者各以其

服甲生親無服而甲又大德乎禮矣況邑多禮親結親親家親家親父母及夫妻喪皆給帶巾有累計累

甲之被或男亡則女另許人必女沒則男另通禮云擇宗親善者一人題主而邑俗必筮官紳點主俗謂主

待官紳加之前張筮宴客族戚咸吉服如慶賀此奢而違禮者也通禮云凡喪三年者百日薙髮而邑俗三年

備已辨其詳喪者四十九日薙髮即除喪服是違禮且忍心也通禮云喪過音樂 大清律十惡條七曰不孝居父母喪作

樂而居喪喪事用鼓吹以哀為樂是違禮且罪重也請自今凡民有喪禮律可嚴禁止一牲政用羊喪母用帛

薙髮限期音樂蕪華乃如題主必宗親是擇且夫喪禮之不講氏德所由薄也嘗見人家有神靈而無神主者

矣推尋其故則以為力不能延官紳也力不能飛族戚也夫宗親題主資亦優為顯何以拘於俗見致令先人

之神無所妥而蔑於禮之甚邪若大豐裕之家以官紳點主為榮以鼓吹燕會為慶以絢投饒帳為光而初祭

大祭屢祭耐祭祿祭禱祭之禮會未一行焉豈知所為費金錢竭人力以行之者究越於禮邪凡此者皆積習

相沿而未見通禮士庶變觀之故耳為民上者誠撥 定制以正之出示以曉之有不爽然失慮然返乎雖然

猶不能無并感於其聞者邑有阻喪惡俗或人父母沒則族屬生事或婦人沒則外戚生事挾嫌挾勢刁難多

端不用音樂弗已不用羊豕弗已不張延宴弗已不多給白衣弗已通云後說各以其說事是白且其服而  
服那者費家食稍未遂意輒肆阻撓不許大殺不許引致令悅產之家因是廢費而破產請賜之士因是支  
力何能治邪吾而失體尤宜察此惡俗嚴戒重懲庶幾禮教得以運行也然則喪禮之議明聽狂謂於既傾海寧始於無禮  
豈非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哉

與友人書

國瑞

日前足下爲瑤言有愛女早寡無子擬俟賢郎生子令寡女子之既又言太夫人存時嘗有是命故不忍遽且  
稱近時謝濟世梅莊示與給子遺令詞甚美欲仿行之嗚呼君固讀誓守禮之儒者也既稱儒者則有一事之  
不合於禮則爲世病瑤又烏能默然無一言然瑤初聞足下言唯唯不之辯者以足下意甚感恰故亦效婦人  
女子之仁嗟無一語今乃咎其非以誠待人之道也烏可執無言證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從夫之族人  
主喪妻之黨驟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望尹主之聖人制禮之嚴如此妻黨既不宜主喪  
其不得以妻之姪爲嗣則矣又晉太常博士秦秀曰昔晉晉外孫晉公子爲後春秋書晉人滅卻謂立異姓爲  
後滅亡之道也春秋之義甚嚴宜熟審之罪不孝之罪莫大於改姓若欲愛其寡女而使繼之者冒不孝之名  
賢女當有所弗受執事亦能所以愛孫之道非兩全之策也梅莊以幼子嗣其蔣氏寡妹亦受命母氏又雖美  
德者病之其言姑親其姪夫因其壽祿應享之似也顧不以兄弟之子或族子爲嗣而嗣顏因其婦享此一輩  
奉飯鬼而有知其肯欲耶又言姓從蔣郡仍名陳留自爲一家無亂人之宗夫既爲蔣氏子夫尙謂無亂人宗  
乎至云蔣氏產甚薄因以田三十畝益其出繼者之子而明之曰汝爲姑後無所利而爲之者也不知舍利之  
罪小害義之失大其咎尙不在於利人之產與否也謝氏昧於婦黨雖親不主之義故有是舉足下不宜爲囑

氏之續歸忌謂宜令寡女求其夫家親子庶之無以姪爲子使夫族有亂宗之嫌而繼者更改姓之舉若實無可嗣則昔者子朱子嘗有說矣其門人葉賀孫有姑無子而寡依母家以居賀孫以他日既無所嗣又不忍其神之無歸爲問朱子謂古禮既廢鄰家里尹必不肯娶也人之親則從宜視之別室其亦可也此論得從權之正賢嗣者生子卽令其姑育之視如己出他日私視之別室并及姑之夫以慰苦志守喪且以報撫育之德斯足下父子之情無憾而於義理亦安且可慰太夫人於地下而無遺憾矣足下爲續書守禮之儒於焉又有久敬之雅故不欲足下以恩善義輒敢負其禹枕書不盡言伏惟亮察不宣

與許二田書

顧廣譽

前承狂駕詳諄以令先考此誌猶見命懷惶愛似念虛意不可虛辱謹草就呈覽恨才力凡弱無能闡揚潛德惟是行文體例不敢自我作古亦不敢徇俗苟非庶以仰副孝思於萬一惟垂鑒焉夫婦合葬敘事皆以夫爲主篆蓋標題亦止書某翁而不及配王止仲然家史黃梨浦汪堯華以來已成定論及見徐健庵讀禮通考王錫甫碑版版例持說又異焉是朱氏文亦行亦通加暨元配某氏字廣譽竊以爲此非統於一尊之義也且徐所據者乎林金石文字記所載淳王后主海梁府君并夫人唐氏榮陽鄉府君博陵崔氏合葬二碑止耳而王又益以洪氏絲繡數事夫自唐及宋其誌銘何限而捨拾止此已見其不足爲異變况叔碑者時與韓柳互後先宜不昉於古文之義法乎抑或行而其文已盡廢後此垂千餘載復從陸空變之復繼得其殘碑斷碣輒據依之以與韓柳相標榜何弗思之甚與諸家所鑿稱者以其時之近古風聲則當古莫古於漢依漢碑之例且略婦氏不一見無絲并篆額標題而書之顧當論其是不是勿論其古不古耳文中不書子婦亦然乃名人集所同而版例中引漢唐雜碑亦開書之王氏論古時出卓見而概不加辨正何邪陽湖傅氏又謂昌黎例

不書孫固是然此說理難執一故歐陽已開通融而在府君尤不可不書何者以非此不足以彰爲善久遠之報也足下慮懷若谷兼熟於唐宋大家之書數者定當釋然無疑而廣譽辭繁不殺者爲酌書方流布於世易潛觀聽教信筆辨駁非謂足下有疑於此而爲是觀總也

請飭學政整飭士習疏

黃德澐

竊惟治民之道教化爲先而欲興教化必先端士習各省督撫司道以及守令固皆有訓課士子之責然或簿書錢穀棘掌未遑至於各省學政則專司教化之事自宜董率各學教官盡心化導以風俗人心爲己任且恭查嘉慶二十一年欽奉 上諭各省學政皆慎簡儒臣毋以教化之責且按試州郡遠近必周於該省風土人情無難察訪周知奸民僞爲邪說顛覆從而習之或誘於財利或溺於淫邪各有受蔽之由若該學政各就接試之地察其人民所易惑者作爲論說剖切化導至士爲國民之首該學政於接見士子之時尤當諄切訓誨使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倡率其鄉閭身以先之言以喻之由寡以及衆由親以及疏蚩蚩者俟耳濡目染有所觀感而興將日用飲食羣黎備德久之遷善遠惡翕然成風斯邪說不足誘之矣等因欽此仰見 聖諭煌煌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且切各省學政果能敬謹遵行自可收經正民興之效乃近日愚民之惑於邪說者如山東之大乘教兩廣之添弟會及白陽天主等教誣法律盜賊猖獗復轉相傳習且漸蔓延於鄰壤省分此等匪徒左道惑衆法所不寬但與其懲之於既犯之後而莫淨根株不若導之於未犯之前而使之悔悟夫鄉愚縱屬無知然各有身家當其傳習之初若該處士子有能明斥其非怵之禍福者亦必惕然改悔董士者民之表率與民復相近雖窮鄉僻壤亦自有一二胥衿果能敦品勵學以式化其鄰里親戚自較之官長之禁令尤爲親切無如近日士子能表率其鄉里者少不自檢束者多或武斷鄉曲或把持官府架詞上控者有之相率



罷者有之甚至如山東省所辦周添明案內貢生劉島於孫文治等傳習邪教猶爲之書寫綾額儼然不知其非士習如此愚民復何所觸感其爲累風俗人心者不小相應諸 旨防下各省學政於案試州郡時實力整飭如生童中有不守學規武斷把持等項情弊者一經訪聞立加懲戒其東修自好者卽文理不通亦列之優等以昭獎勵併於接見之時將尊親之大義明白開示俾各知束身名教以轉導其鄉里期於比戶可封奸邪悉化且飭各學教官平日實心迪厲不得視考課爲故套尤宜自端模範以身設教使諸生無可議其短長如此則懲勸既彰坊表復植庶賢良蔚起而民俗日淳矣 臣更有請者道光五年卽係選拔乃十二年始一舉行之大典各州縣皆例得拔取一人非同鄉試之通省台校可比且不糊名易書正可將文章品行二者體衡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州一縣之衆豈無行館敦篤素爲鄉里矜式之人乃近來取士者往往比較文詞之高下與字數之工拙而不以器識爲先甚非所以勵士習也況選拔貢生一經 朝考取入一二等者卽得以小京官及知縣教諭等官分別錄用其登進之階視他途爲最捷尤賞核其畧守不得專恣文藝亦應請 旨飭該學政等屆期慎重考取務求經明行修才能出眾者以充是選卽於現在舉行歲科兩試時預爲察訪亦不得輕聽教官之言致起奔競營求之漸所拔取者果得其人則各學之士有所激勸而入於善各屬之民亦有所觀感而驗爲非於士習民風均有裨益

訪舉職選疏

胡林翼

竊惟郡居天下之中水陸四達平時富商巨賈往來聚擾說尚繁華閭閻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變本加厲儻者實隱憂焉途經兵燹迭擾民氣凋殘淫播流離四民同困此固循道剝復之自然亦天心人事轉移之機會也臣維移風易俗教化爲先願官之於民候告或視爲具文刑章亦倖圖苟免不若其鄉之賢士大夫朝夕與處

容易通而言易入者亦勢使然也特以儻然不不求問遠當道者又不搜羅汲引任其淪沒巖阿無益乎涸  
涸皆足提倡無人而浮僞之士且以爲積學立品如某某者卒亦無所表見甚至河漢終老人亦何樂爲君子  
而恥不爲君子哉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人才之所宜亟舉也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逆匪頻年噴噴  
蹂躪特甚處士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註誦不輟賊亦不敢逼自相引去平日以朱子  
小學整思錄爲宗尤精研大學衍義並性理諸書家貧性孝取與不苟前學臣龍啓瑞杜翰將拔爲秀才遂  
不應試延主崇正書院講席深紳士林其弟子未幾鄒金粟均布衣不求仕進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  
矜式巨徵之不肯出復加採訪輿論翕然稱以造物生才原闕氣數 國家選士不願雲泥當效力挽頹風  
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可否仰乞 天恩准將興國州處士萬斛泉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宋崇鄒金粟均給  
于翰林院待詔銜庶幾觀感奮興頌廉嚮立共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實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

金山張燠鎮義塾記代舉子胡大介

張文虎

古者闔里之塾設之。官由是以達於庠序既立之師矣自閩甯以至州長又各以其期屬民讀法考其德行  
道藝善則書之惡則糾之而又於庠序之中行與賢厚賓正齒位之禮使人知尊卑長幼之誼衣冠揖讓之文  
誠以爲化民成俗莫先於學也後世制不如古而義學之制猶近於古之里塾然貧人所求數與方名而已而  
或者猶譚入塾學忍使其子弟日游教以入於不肯夫徒以貧爲諱而不知不肯之可恥此俗之所以日墮也  
昔原伯豫不說學而閩子焉知周之將亂不學之弊一至於此嗚呼鎮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賈羣萃而  
處蓋二百年於斯晚近俗靡敝習日甚往往有棄其僂棄而嬉於浮博者頹頹之徒攘臂市肆以強凌弱童稚  
習於聞見效爲醜浪亦遂有羣聚叫罵睥睨自雄者於乎不有以維持之其流失敗壞未有所底止也感聖五

年錢廣文熙泰創置義塾延吳江徵舉孝廉方正董君兆熊爲之師凡貧無力者皆得就學又設立質館以示  
勸勵廣置經費以備成材者觀賢意使編戶之子稍知字義易於就學而不爲游手好閒其有可進之材則亦  
不至於湮沒廣文之用心可謂厚矣抑于有進者鄉飲酒之禮尙矣郭官講約卽農體屬民讀法之意今既久  
不行宜略放其意而酌減其儀節以時行之於點傳有所觀效又約凡往來於塾者衣冠詞賦言行必擇如是  
耳潘目染恍然知尊賢之可慕而禮節之不可失奇裝之可恥而刑罰之不可冒其能讀書爲士者於此始基  
或龍而爲農工商賈亦不至入於不肖則一閭里之變而轉移風俗之幾在是矣記有之君子尊讓則不爭聚  
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而無暴亂之禍夫事固有作于數十年之前而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廣文  
其有意乎廣文介海甯季善蘭茂才屬爲之配余老且病而胸中忤忤時有不得已於世者遂略言之若夫究  
其端緒則茂才其間之矣

送王季平學博之任崇明序

張文虎

晉友王廣文季平將攝任崇明行有日矣或曰季平與子厚古人臨別贈言獨默爾可乎予曰固也凡校官之  
職督率士子佐有司教民整風俗而已故其秩不高而任與令等其見於上官也禮貌有加焉吾吳俗尚浮靡  
他郡不暇論蘇松所屬爲州廳縣者二十有一區肥瘠不同而皆不免於敵太倉嘉定少減焉惟崇明孤懸海  
中力田務本俗尤樸儉雖富厚者亦與他邑甞人等豈成色在後風氣未開與抑產於是土者秉質獨醇與  
國家功令校官除搜不出省惟辟本郡自粵寇內犯迄十餘年江以南郡邑無完境搜粟宛然無恙蓋隔於黃  
故也或曰亦由其民樸厚富者不暴殄天物貧者循業守分耐艱苦苟免凍餓幸矣故不生盜心其見於遠宜  
也季平遂慨然曰不亦善乎此固言桃花源也予曰不然蘇松之人辟地於崇者多矣以爲桃花源可也子則

非徒辟地而已固以正士習移民俗爲職守者也崇之俗信善矣吾不知辟地於此者能欣慕而從其教機乎不然崇之人將轉相摹效而長其浮靡以漸漬於嗜色之敝俗則官斯土者病也風俗之興倡於士其壞也亦始於士子且以身督率而論喻之由士以及於齊民俾保其善俗而不至於敝其庶幾無負此行與此善所以期季平也乃書之以爲勸

請飭屬廷師訓課同族各塾片

劉錦棠

新羅各城向設阿奇木伯克等員其職銜有三四品者現議建黃郡縣擬設丞倅收令各員官階既非甚崇若回官仍循舊章殊有枝大於本之嫌似宜預爲變通以歸妥善詳擬設定後擬將回官各缺暨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業行裁去各廳州縣另行酌設頭目領數略如各省辦公紳士不可以官目之遇有缺額卽行就地選舉出具切實考語詳由該管道轉請邊疆大員發給委牌惟須照回官向例撥給地畝作爲辦公薪資免貽需索侵吞諸弊又南路經回愚儒者居其大半彼教中所謂條勒阿羅往往捏造邪說肆其誘惑之術人心易爲搖惑禍亂每由此起纏頭語言文字本與滿漢不同遇有言詞微收各事件官民隔閡不運阿奇木伯克遇事人等得以從中舞弊是非被以文教無由除彼癩習自全疆既定以來各城分設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學習華語其中儘多聰穎可造之資授之以經韋能背誦學寫楷書居然端好爲之講以義理亦頗能以會足見秉彝之良無分中外應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已有可觀此時建置南路郡縣教職等官暫可不設惟宜設法鼓勵使回族爭奮於學庶教化可期漸興所有原設各廳州縣應由各廳州縣延師訓課以小學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易經春秋教各回童擬每成令各廳州縣考試一次有能誦習一經對讀華語者不拘人數多寡卽送該管道衙門覆試詳由邊疆大員按照保舉武弁之例咨部給予生監頂戴待其年已長大卽准充管頭

目如有勳學不佞能多智一經或數釋者無論已未充當頭目均准各廳州縣考送由道覆試請獎再行遞換五品以下各項頂戴仍不得逾六品以示限制惟曾任三四五品阿奇木伯克者裁缺後仍應准其照舊戴用翎頂充當頭目其各項頂戴頭目人等如果承辦差便異常出力仍隨時酌量保奏懇 恩賞給三四五品頂戴用昭激勵

教時錫言一則

張煥繪

粵民最信鬼神故淫祀遍地寺廟之鉅靡僧道之喪富群與爲儷因之銷耗民財窟穴奸盜禱祀之費急於醫藥巫覡之命尊於教師國殃民莫此爲甚前時大吏鮮有悟其非者反從而崇奉以邀福此固習之所以愈深也又粵人最信風水往往停棺不葬及爭地起鬪甚有夜半掘人祖父之墳而易以己之祖父者惡習尤宜早除惟公博學能文宜爲文以開導之立法以風懲之民當有幡然悟者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六十一目錄

兵政一 兵制上

伊犁駐兵書始

入藏兵制攷

閩練軍實疏

論直隸添設六軍疏稿

答劉雲仙茂才書

整頓營務疏

簡整頓額兵疏

松筠

姚文棟

曾國壽

倭仁

江忠源

龍汝霖

沈葆楨



兵政一 兵制上

伊犁駐兵書始

松筠

新疆滿洲綠營官兵分布南北兩路有駐防換防之分駐防者攜眷之兵永遠駐守惟伊犁及烏魯木齊古城  
巴里坤滿洲綠營皆然土魯番滿營兵亦加之北路之塔爾巴哈台滿兵則自伊犁調撥南路之喀什噶爾英  
吉沙爾葉爾光烏什阿克蘇滿兵則自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調撥其綠營兵則自內地調撥皆輪班更替非  
常駐者也伊犁地極西徼又爲將軍帥府故駁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兵有綠營屯兵有錫  
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積衛森嚴所以靖邊圉而資控馭最爲整肅溯其始駐之年各有不同惠遠城滿  
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熱河涼州莊浪移駐惠寧城滿營始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由  
西安移駐錫伯營始自乾隆三十年由 威京移駐索倫達虎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黑龍江移駐察哈  
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張家口外移駐厄魯特有自乾隆二十九年由熱河移駐者爲達什達瓦厄魯特  
達什達瓦者準噶爾台吉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爲其汗喇嘛達爾札所殺屬衆戍誠安插熱河事在準噶爾未  
滅之前有自準噶爾既滅於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或由哈薩克布魯特投出者又有沙畢納爾人等  
於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歸順安插伊犁者此外綠營屯兵則自乾隆二十五年以後三十五年以前由  
陝甘兩省陸續移駐至四十三年始改爲攜眷者此各營官兵先後駐防之大畧也

附官制兵額



南北路疆域底定參贊大臣阿桂於乾隆二十五年由南路帶兵至伊犁鎮守開屯爲辦事大臣

二十七年設伊犁將軍總統新疆南北兩路

二十八年設領隊大臣一員管理察哈爾營官兵事務

二十九年設領隊大臣一員管理索倫營官兵事務

三十年設領隊大臣一員管理厄魯特營官兵事務

將軍統轄外夷營務處派協領佐領等官總理其事沿途卡倫驛驛私行出入如本管某營領隊大臣巡查所管卡倫由某卡至某卡各該卡倫侍衛隨時具報營務處稟知將軍雖領隊大臣亦不得擅出卡倫凡應出卡倫公幹者俱由營務處請示將軍傳檄爲憑除照例貿易者外如有外來夷衆卡倫侍衛立即具報營務處稟知將軍定奪至各營官兵缺出其應選者營務處查其功過稟知將軍揀選挑補所有將軍閱操一切事務俱歸營務處

滿營糧房派協領佐領等官總司入庫官兵一切事務印房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一員專管一切日行事件及吏兵各部應行者墜者俱由印房承辦檔案內由京派來司員一員本處保陸主事職銜一員撰奏處印房兼管派本處協領及保陸主事職銜併筆帖式等專司其事

功過處印房兼辦專管入旗官員功過登記檔案

糧餉處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三員專管錢糧支發文案及年終造冊報銷並關涉戶工二部事件一切稿

案俱由糧餉處承辦內由京派來司員一員由京府員官給職銜派來者一員本處保陸主事職銜一員

駝馬處掌關防司員一員幫辦一員專管各部落牧放孳生牛馬冊籍及哈薩克貿易牲等事由京府員官

給職銜派來一員本處保障主事職銜一員

時倉庫員四員分駐惠濟城四門札管定城塔爾奇城四處專司各倉收放糧石或請由京慶員實銜派來更換或由現任伊犁糧餉駝馬等處當差之已實職銜慶員酌奏請調補遺缺仍請由京補派以上共十二員由京派來者九員年滿時請派京員更換本處保障者三員缺出仍與本處筆帖式揀選奏請補用本處如不得人仍請京員

管糧同知一員由陝甘同知官內調取管理倉庫錢糧緞布疋各項收放等事三年更換

筆帖式四員內印房二員糧餉處一員駝馬處一員俱由本處筆帖式內挑補三年期滿願進京者以部缺用願留本處者以驍騎校用如本處筆帖式內保陞主事職銜委署章京及七年期滿願進京者引見以部缺用願留本處者以防禦用其由主事職銜保陞本處同知者七年期滿送部引見開缺另行奏補委筆帖式入員內添給處一員滿營糧房一員印房一員糧餉處一員駝馬處一員南北驛站七員俱由本處滿兵帖窩內挑補報部准給六品頂五年期滿保列一等者以驍騎校用二等者撤回本營當差卡倫特衛十五員餘在城營務處酌留一二員餘俱分撥卡倫即帶各營官兵駐守俱係由京侍衛章京派來三年更換

撫民間知一員管理九城牲畜煤礮稅賦地房租地租錢局廠工及一切商民雜營命盜詞訟案件

理事同知一員管理兩城滿營各部落回子等一切命盜脫逃各案及旗民交涉事件

巡檢四員內惠遠城一員專司監獄惠寧後定霍爾果斯三城各一員俱由陝甘現任內調補三年俸滿調員更換俟新任到後協辦半年回至本地候陞

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調撥河涼州莊漢滿兵蒙古官兵攜眷移駐惠遠城

協領八員 佐領四十員 防禦四十名 驍騎校四十員 內空虛 領八員

世襲恩騎尉一員 催總四十員 領催一百二十名 前鋒三百二十名 內委金 內虛 領前鋒校 由佐領內選委前鋒領長二員以爲前鋒又由馬甲一千八百名 內八族共委 總手四十名步甲六百 佐領內選委前鋒隊八員各帶一隊前鋒 前鋒二百名

名 匠役八十名 養育兵二百四十名 五十五年將軍保衛奏明添爲檢步甲四百名

乾隆三十五年起三十六年止調撥西安滿洲蒙古官兵攜眷移駐惠遠城設領隊大臣一員專管

協領四員 佐領十六員 防禦十六員 驍騎校十六員 內空虛 領四員

世襲恩騎尉三員 委領帖式二員 催總十六名 領催六十四名 前鋒一百六十名 內委 金領 前鋒校 十六名小旗十六名由佐領選委前鋒領長一員以爲前鋒 馬甲一千四百五十六名 內八族共 委前鋒四 十砲手十六名 匠役四十八名 養育兵六十四名

乾隆三十年自 盛京調錫伯營官兵一千戶移駐設領隊大臣一員專管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八員 驍騎校八員 委領侍衛四員 由領隊按甲內委 筆 帖式二員 領催三十二名 兵九百六十八名

以上錫伯營官兵現在伊犁河南駐牧屯莊自食隨時操演爲槍騎射

乾隆二十九年調黑龍江索倫邊境官兵一千戶移駐設領隊大臣一員專管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八員 驍騎校八員 委領侍衛四員 由前鋒領隊內委 筆 帖式二員 領催三十二名 兵九百六十八名

以上錫伯營官兵現在伊犁河南駐牧屯莊自食隨時操演爲槍騎射

乾隆二十九年調黑龍江索倫邊境官兵一千戶移駐設領隊大臣一員專管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八員 驍騎校八員 委領侍衛四員 由前鋒領隊內委 筆 帖式二員 領催三十二名 兵九百六十八名

以上錫伯營官兵現在伊犁河南駐牧屯莊自食隨時操演爲槍騎射

乾隆二十九年調黑龍江索倫邊境官兵一千戶移駐設領隊大臣一員專管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八員 驍騎校八員 委領侍衛四員 由前鋒領隊內委 筆 帖式二員 領催三十二名 兵九百六十八名

二百名

以上索倫官兵在奎屯薩瑪爾地方游牧種地自食達虎爾官兵在霍泉爾斯科河一帶建蓋房屋居種地自食隨時操演為騎射

乾隆二十九年自張家口外移駐察哈爾入旗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將軍阿桂奏明分入旗左右翼每翼九百員各設領隊大臣一員總管

左翼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八員

驍騎校八員

委監翎侍衛三員

由領催拔甲內委筆  
由補給住卡倫

帖式一員

領催三十二名

兵八百六十八名

右翼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八員

驍騎校八員

委監翎侍衛三員

由領催拔甲內委筆  
由補給住卡倫

帖式一員

領催三十二名

兵八百六十八名

前因該營開散幼丁甚少不敷挑補甲缺於乾隆三千八百四十五等年奏明由厄魯特營開散內二次撥入察哈爾營四百二十戶

以上察哈爾左右兩翼官兵現在博羅塔拉哈布塔海賽里木淖爾一帶地方游牧種地自食並分司官屬牛羊牧廠隨時操演矛桿鳥槍開習騎射

乾隆二十九年自熱河攜眷移駐達什達瓦厄魯特官兵五百員名編為左翼除設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設領催兵丁五百名

乾隆二十五年起陸續招撫厄魯特及由哈薩克布魯特陸續投出厄魯特編爲右翼除設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原設領催兵丁七百名

乾隆三十三年將軍阿桂奏明左翼列爲上三旗右翼列爲下五旗各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每旗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管轄自二十九年移駐熱河厄魯特後三十年設領隊大臣一員專管

乾隆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言投誠土爾扈特內安插伊犁之沙畢納爾人等共八百六十七名歸入下五旗厄魯特添設副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管束欽奉

恩旨伊犁厄魯特生齒日繁又有隨土爾扈特投來沙畢納爾人等著加恩給賞錢糧以資養贖等因欽此經將軍舒赫德奏明上三旗添給五錢錢糧一百九十六分下五旗添給五錢錢糧二百三十八分沙畢納爾添給五錢錢糧二百六十七分

乾隆六十年將軍保寧因伊犁厄魯特開散人等出差鞍馬等項俱係自備不能官爲辦給奏奉 諭旨上三旗加添錢糧四百六十八分下五旗加添錢糧七百六十分沙畢納爾加添錢糧三百零四分  
上三旗

總管一員 副總管一員 佐領六員 驍騎校六員 委監翎侍衛三員 此缺在兵數內 二兩領催

二十七名 食一兩五錢披甲三名 食一兩披甲四百七十三名 食五錢披甲六百六十四名

領催披甲共一千一百六十四名 內有軍站式一員 又世襲驍騎尉三員 頭等察吉一員 四等察吉

三員

下五旗

副總管一員 佐總十員 驍騎校十員 委蓋翎侍衛三員 此缺 食二兩領備  
食一兩披甲五百名 食五錢披甲一千零七十七名 領備披甲共一千六百一十七  
名

又世襲武騎尉一員 現存拜唐阿一名

沙畢納爾登 此項官兵俱屬下五  
該總管副總管所轄

副總管一員 佐領四員 驍騎校四員 食二兩領備十六名 食一兩委領備十六名 食五

錢披甲五百七十一名 領備披甲共六百零三名 又土爾扈特三等章吉一員

以上厄魯特官兵上三旗在特克斯察林塔瑪哈一帶地方游牧種地自食下五旗在霍爾淶喀吉爾一帶  
地方種地自食並分司官馬牛羊駝隻牧廠臨時操演矛桿鳥槍開香騎射

乾隆二十五年起陸續調撥總共三千名駐守伊犁屯田披甲更漢四十二年將軍伊勒圖奏明將屯田  
兵改爲滿營移駐額缺三千名以一千八百名種地一千二百名當差隨時操演設中領總兵管轄  
總兵一員專理屯田及兵丁操防等事

中營駐紮定城

游擊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經制外委六員 額設外委六員 馬

步兵各三百名

左營駐廣仁城

游擊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二員 把總四員 經制外委六員 額設外委六員 馬

步兵各三百名

右營駐瞻德城

都司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四員 額設外委六員 馬

步兵各三百名

雷爾果斯營駐拱辰城

參將一員 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四員 額設外委六員 額設外委六員 馬

步兵各三百五十名

巴彥營駐懸春城

都司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一員 額設外委三員 額設外委三員 馬步兵各一百五

十名

塔爾奇營駐塔爾奇城 額設外委三員

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一員 額設外委二員 額設外委二員 馬步兵各一百名

乾隆五十五年署將軍永保奏准設北關汛稽查盜賊派撥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二員兵丁一百名駐

北關汛地

嘉慶十年將軍松齡奏明惠遠北關汛原派兵一百名不足以資巡防請於中左右等六汛抽撥差兵

百移駐北關汛一同駐守原設守備員弁照料巡局並請於額標左右營內添設把總一員額設外

外委各一員移駐彈羅泰 硃批知道了欽此

部額設兵若向例由涼州西各鎮選派三年期滿者調更換其餘事會勉者再留一年移者陝督以經制  
外委補用副將將軍伊勒圖奏明准照部院繁缺書吏年滿免考以各項官員選用嘉慶五年接准部者准  
照新編書吏五年役滿者部製錢未入流職銜給執照令其承領如遇該書吏辦事勤謹留駐一年於年  
滿時出具考語各部請照新編議敘書吏年滿之例歸於雙月曉選十缺之後選用駐冊若再留二年始終  
奮勉別滿者部照例即選嘉慶五年將軍保清奏明伊犁印房糧駝屬三處原設額缺書職十四名向例由  
內地涼州西甯二鎮營調派六名作為三年更換其餘八名俱在伊犁屯田兵丁內挑派頂補伊犁自乾隆  
四十四五等年移駐鎮標營兵丁以來迄今二十餘年該營幼丁習學文字者日漸增多書算頗不乏人  
況由內地撥書職自本營起程例得騾價安家羊項銀兩及至出口又須乘騎台馬支食鹽菜口糧殊多糜  
費今本處兵丁既書算得人其內由內地調撥書職六名似可停其書調以前糜費倘日久遇有缺出伊犁  
一時實在頂補乏人再為照例由內地調派等因遵行在案

#### 入旗兵制攷

魏文棟

國家龍興之初初立入旗入旗兵凡六萬人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天疆間分蒙古為入旗兵萬六千八百四  
十崇德間又分漢軍為入旗兵一萬四千五百自後歸附日衆生齒日繁兵亦日增無定額順治元年 世祖  
章皇帝定都燕京各入旗兵從龍入關者不下二十萬其時都統準塔在山東英王征陝西豫王征江淮每路  
兵各五六萬而京師宿衛之兵及內大臣和洛輝留守 盛京者亦各數萬蓋不啻再倍於從前矣天下既定  
乃別入旗之色而定其方位於所勝之方正黃鑲黃位北方正白鑲白位東方正紅鑲紅位西方正藍鑲藍位  
南方位藍於南方者以藍代黑敬也今攷乾隆嘉慶來入旗之兵制大略有二編曰禁旅曰駐防京師禁旅分



隸於入都統入都統者入旗各一滿蒙漢都統所統曰驍騎營其驍騎營者曰屬甲屬甲之優者選以司槍  
冊傳餉曰領領備馬甲之外掌治軍器者曰匠役凡滿蒙漢領備馬甲共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七匠役名目  
不一有弓匠鐵匠教匠鍊匠鑄匠及箭匠鐵頭匠之別共千三百九十一皆屬於入都統其不屬入都統者曰  
前鋒營曰護軍營又有 圖明圖 護軍 前鋒營曰火器營曰健銳營各隸於統領及總統大臣與領侍衛內大臣所屬之親  
軍皆向宿衛風營御焉前鋒護軍入旗之精銳親軍惟上三旗有之健銳即雲梯兵亦爲前鋒火器亦即護軍  
所屬有戰甲有馬槍護軍統計親軍前鋒各千七百七十護軍萬五千四十五健銳二千戰甲馬槍護軍六千  
一百九十五之萬七千七百十人者皆滿洲蒙古兵漢軍不得與而漢軍驍騎營所附設之戰甲三百二十人  
驍騎兵入百人昇鹿角兵一千一百六十八人亦滿洲蒙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營領備步軍二萬一千一百  
五十人則合滿蒙漢以爲營與驍騎營同而別隸於統領他如虎槍營兵六百人善撲營勇士三百人各隨大  
臣以統之此入旗禁旅之大略也入旗及之駐防在外者其制與禁旅不同禁旅滿蒙漢各爲營而駐防則合  
滿蒙漢以爲營也駐防之地設輔臣二十五東三省各城凡四十四各省凡一十新疆等處凡入大抵受治於  
旗守尉防守尉而統之則軍都統及副都統其新疆之伊犁烏魯木齊則以領隊大臣治之如城守尉防守尉  
之領東三省盛京吉林黑龍江以及福州廣州乍浦皆於騎步外別設水師營吉林黑龍江又有火器亦別爲  
營凡駐防護軍兵入千七百五十八新疆兵萬五千一百四十東三省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各省兵四萬五  
千五百四十此外則有守陵護守圍場守邊門之兵二千九百七十總計邊地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奇與禁  
旅數略相同焉若夫打牲游牧之隸入旗者除吉林三姓城打牲壯丁不編佐領外黑龍江打牲九十七佐領  
及察哈爾呼倫貝爾游牧旗百七十佐領共兵萬五千有奇此入旗駐防之大略也夫聞 國以來涵濡休

養者二百餘年大應傳領了壯當愈增而兵則有定額故嘉慶來會典所載 京師滿洲傳領六百八十一  
古佐領二百有司漢軍佐領二百六十六駐防佐領八百四十七千佐領之數有壯丁三千萬駐防佐領  
之外又有防禦所轄者亦不下數萬而中外禁旅駐防額兵常不過二十萬人此外惟蒙古兵二萬七千有奇  
著有定額計旗人固數無口繼者尚不啻十萬有餘其人不能爲農工商買而朝廷又無以給其欲而達其求  
則其率皆無資備仰皆窘固可舉見官事者所當慎爲變通而汲汲然謀生計也若夫入旗左右翼之界限  
上下包衣之次序不詳者云安海海軍志云記在道光年間滿洲八旗兵二十萬而成豐元年計文武官員入  
旗兵三十五萬兩入時代甚近則所習各旗兼會領佐領官員之而統率兵額實數

簡練軍實疏 咸豐元年

會國藩

且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貪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圖  
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給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憤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靡無朝  
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 諭旨屢防不能稍變編習至於財用之不足內  
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  
己以後泰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僅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  
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誠宣途之登雖海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  
國家處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  
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撥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爲之今雖捐例  
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

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 本朝綠營之兵制編自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總一大概關諸卽爲我 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編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入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買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買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 臣所謂餉項虛糜一大轉閱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 高宗規模闊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論以爲 國家經費不加不覺其多或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騎毋庸整增旋以廷臣詐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觀帑藏之大越思阿桂之遠慮愷增兵之仍無實效 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千有奇 宣宗卽位又 謂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大萬五千 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 國家經費耗之知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 臣今冒昧之弊嘗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職而裁之或恐生變懼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爲無一失醫者之治癘癘甚者必剋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量爲醵汰以剋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一途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因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愈多則國愈貧北末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百二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千八

萬而騁白莖我 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助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實精而不費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入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朔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 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卽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較之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攝乎古今蓋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二千土兵一萬四千閱竟無一人足用者毋寧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 臣聞各省之兵殆有名者如湖南之鎮寧江南之壽春浙江之處州天下不過數鎮裁汰之法或精強之鎮不動而多裁劣營或邊要之區不動而多裁腹地或營制太破歸而併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審督撫之體察未可鹵莽以從事耳誠使行之說缺出不補不過六年五萬可以裁畢以一周一步計之每年可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十年以外於經費大有裨益此項銀兩不輒動用督撫歲終奏解戶部另行封存專備救荒之款永塞開捐之路養兵爲民也備荒亦爲民也塞捐以濟仕途尤愛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 天子無所私利於其間豈非三代公心賢於後世搜括之術萬萬者哉若夫訓練之道則全視乎 皇上精神之所屬巨考 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蘆溝橋玉泉山 天弧親御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陣之事又不見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然伏求 皇上於三年之後行大閱之禮明降 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省營伍勢難遽偏求 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爲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爲長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 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

在我 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龐籍汰廢懸兵入萬人遂以大蘇邊儲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爲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抄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派兵三案進呈伏乞 陛下九廟科道詳議斯道甚大且鮮閱歷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

論直隸添設六軍疏稿

倭仁

前閩戶部尚書羅傳衍以直隸添設六軍有十可慮一疏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臣不知該衙門如何議覆惟事關軍國大計雖不與議不能默然以直隸練兵以捍衛京師誠至計也然利與害相權與其藉外援以資聲勢而流弊幾多不知練京兵以固本根而緩急可恃練京兵約有數利請爲我皇上陳之軍興以來餉情折減靡靡兵艱苦異常若月益五萬之餉得資養贖不至流爲盜賊利一 加惠旗僕可以困結其心益知報上之義利二 近在畿輔之下倉卒有事一呼可至利三 旗兵各有身家不比招募游民易聚難散利四 技勇操演之外仍可在家休息別作生理并非長年戍守或擾居民利五 外省撥項或有缺乏亦可輸流操練不至恃衆鼓噪別儲軍餉利六 強幹弱支無尾大不掉之慮利七 京師歲得數十萬餉銀既可以實庫儲蓄可以濟民生利入至於兵得實用餉不虛糜要在乎得人而理否則有練兵之名無練兵之實折衝禦侮仍不足恃京師與直隸其弊一也

答劉霞仙茂才書

江忠源

停來接奉手書驚悉太夫人於夏間棄養忠源遠在戎行未及稍致生芻歉甚歉甚并悉五月初旬曾承賜書至今並未奉到竊仙亦無音信想道途均浮沈也忠源冒火不遑舉經從戎又復戰陣無勇致賊擾及幾梓遂攻會垣深愧進退失據乃承垂詢賊情不棄語不可與言之列則命之下悚惶萬端竊惟逆屬自儲事以求莫

延兩省展轉兩年非賊寒而我寡賊強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將不知兵兵與將不相習則與將又各不相下遂至潰爛不可收拾至於如此今年六月解至桂平新墟時忠源方在烏都護幕中力主圍賊之議都護深聽其言因請將各懷意見其後遂有官村之敗自賊據永安以東路空虛爲都護作書請吳十七而說不行遂有古東之敗賊自桂林竄田致陷全州忠源先軍橋頭堵其西竄新甯之陸路並釘塞河道斷其北竄零陵之水路請於河東紮營以爲合力攻剿之計時都護因傷不起向軍門臥病未幾諸將無所統紀互有增設賊來從河東小路竄出鑿取兩晝夜奪進賊船三百餘隻賊之精悍者無幾矣斯時粵楚者稍有防堵前後夾攻何難聚而殲之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會匪之入竄日以千計而地方之文武又皆望風先逃一至道州勢遂復熾惟時和鎮軍初統諸軍忠源與之熟商其可以集事因請將不用命以致江華永明相繼失守道賊至七里江竄走定議以萬一千人圍鎮九千人追尾無奈都頭之師遲延不進而所進州縣又皆開門揖盜無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陽郴州賊皆入無人之境賊又知我兵之不能圍頭也而以後隊敵追兵以前隊攻城池由是而永興安仁竹門一帶遂不保且漸漸逼近省垣矣然其首逆大隊尚在郴州也忠源以前無堵擊恐省城有失則爲禱愈烈遂請和鎮軍於九千人內挑選千餘人並自帶楚勇五百名於初四日自郴起程是夜行至油榨墟接省中來信始知賊之前隊已於二十八日逼攻省垣遂程前進於十三日申刻抵省軍於小馬門外一早繞城而入周懸各城防堵雖不盡如法然賊勢尙單逼攻不甚緊急十五日督兵進剿小挫兇鋒十六日賊遂不敢復出惟於周圍高築牆壘我兵進攻賊從牆隙施放礮礮不能得手十七日移軍蔡公墳一帶逼攻賊壘晝夜用礮轟擊賊船風靡土兵移紮河西以堵賊匪西渡十九日向軍門自桂林起病來省父老留 城中省垣想無顧慮二十日我軍奮力進攻賊數十百人二十一日探

報郴州賊匪竄到我軍迎擊於仰天湖時賊果我軍騎兵稍部勢甚危險忠源帶勇向前衝擊短兵相接賊受矛傷落馬軍士殊死戰將賊擊退扶救回營日來創口漸合惟尚不能行動耳見在賊之後隊一萬餘人已陸續到齊屯聚南門城外湘水在其西會垣在其北忠源現和統領軍其東間後路追兵日內即可趕到再軍其南而該逆四面受敵可以一鼓成擒惟各營鎮將除和統帥外實無可靠之人未必能如願以償也忠源營料賊之詭計總思北竄貴邑既有湘水之隔對河又有重兵似可無虞但恐擊敗之後四處分竄急何能擇耳然賊亦無他伎倆不過未到之先遺奸細以虛詞恐嚇之將到之際遣前隊以甘言籠絡之既而則殺戮淫掠無所不至愚民至此始知被給而已悔不可追也至於賊眾雖稱萬人敵其實能打仗者不過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異常驍勇我前彼乃鄙我鄙彼乃前借各營精備不能忍此須臾耳忠源身經數十戰所歷險不爽者務望宣示勇將臨陣須有把握又駐紮地方必須先築營盤深溝高壘賊初來時即在營中用槍礮轟擊俟賊勢既竭然後出而擊之靡不勝矣願選擇曉暢軍務熟悉地形刻下實難其人但於賊勢緩急必當隨時奉聞也

賊類營務議

龍汝霖

某議案體察省防務情形一疏奉 硃批著即實力整頓毋得稍涉疎懈欽此伏思整頓營務之法首曰練兵而其要領一曰選將其機括一曰除弊而已近來各省營伍積習日深牢不可破即如營員之補署不考技藝賢否以奔走應對為能而錢刺資緣亦聞有之及挑補兵丁除虛冒糜糧稽延虛曠外又復以老弱與吸食煙者充數而各署之伴當以及雜色夫役占侵不少復不入伍同探加以程節月餉本屬無多而無名之攤派一一取給焉兵丁所得益微不得不兼營別業以餬其口於是視訓練為虛文即按期應操不過飾為美觀

之具甚且因平...駕馭無方兵丁換制千把千把挾制幸避瞻顧因循苟且由此而生虛強因此而甚雖經大吏隨時整頓而相習成風浸有積重難返之勢近年迭奉部咨蒙 奏准防剿之事武員行踰文員濶道緝拏搶劫重案不准營弁捏報編獲挑補兵丁亦由營員報明地方官揀選等因原於調遣轉移之中寓整飭戎行之意即從前頒行中樞以考各營所以蒐軍實者條例亦悉備具倘今欲除積習而提額募本等語請飭而申明之由都察院西樞處之事即期其可行弊亦去其太甚但能行以實力益務當爲改色諸提舉其節曰慎補署課材略嚴考察是爲擇將之法除雜派籌備官禁浮濫是爲郵兵之法和文武聯兵勇合設防是曰化散爲整之法原名糧核虛冒稽遲贖是曰化貪爲廉之法勤得捕賊縱恣斥干預是曰化暴爲良之法挑精銳習技藝繕器械是曰轉弱爲強之法然自古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是在將領得其才擇縱得其術耳抑更有師者時竄固不妨補直法制以收時而法儼又當損益時宜而變法竊竄山西額設兵丁一萬二千八百五名咸豐三年裁兵案內兩鎮共裁去兵一千一百六十六名於省城添募精兵一千名實存兵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名除備標及兩鎮標額設標兵外分爲四十餘營再分爲各州縣之城守塘汛以爲防守城池監獄及查拏盜賊護送糧餉巡緝人犯傳送營中公文之用立法之初原以承平無事一則散強悍之徒使無尾犬不掉患一則塞空虛之地使無照頭不及之虞其用意至深且遠無如日久弊生事事皆同虛設轉爲額額影射之弱充數馳步及一旦有調往往於各營汛零星抽撥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識隊伍散漫心志離離在朝廷養兵原欲收鳥悍之輩以衛人之生及其用兵不啻鬪局合之衆而散人之死以故額額之兵無益不得已而用召募召募之資太繁不得已而行酌減廉帑日既賊勢日熾未必不由於此竊以爲無事之日兵制台不如分有事之秋兵制又不如合擬請仿明于忠肅五十大團營之制於通省營汛中抽調精壯者一萬三



千人以爲總隊一千名爲一營立爲十三團營統以副參大將分布四邊要隘劃擬而守酌量滿州天津滄州各置一營相聯之地歸其控馭東遼瀋安孟壽靈師新平各置一營北則得勝以殺虎口水泉營西則保德磧口吉州各置一營以附近之營兵併之不願遠戍者總於防所另募平時聯絡一氣每年冬間與左右鄰營會哨一次其訓練之法用實德不爲虛按日由總統官校閱習熟勤慎者記名分別補實缺補而嚴重缺額役使之禁火關之年以巡各營其營務特以不次之實必行之罰期年以後可以成勳旅則一旦有警即賊來中路以本路之團營出城命近至之團營爲領近市之營以特角以佐之而南北鎮師更率銳師以爲後援賊來他路亦知之逼留步師因而失事者糾以法俟各省肅清之後仍歸舊制如此則再營兵弁朝夕相依平日易於稽查臨陣互相捍衛其利一十人而練以惟有所激勵陣伍亦能驚其利二安心營所卽同土著水土漸服疾病不生其利三駐守既久路程習無顧此失彼之虞其利四賊去則守賊來則戰無調撤奔馳之苦其利五門戶既固腹地安穩不至一方有警全局危之震動其利六衝途州縣少供帳軍需之費官民之困以蘇國帑亦可節省於大局尤有裨於其利七特思建立新營事事創始非得廉明素著有膽有略之將不足以資統練而收實效況昭義軍得李抱真而進山東明之四衛得周遇吉黃得功而亦稱健卒故謂練兵其要領尤在於選將也且查常例馬兵月給餉銀二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近又遵章扣去一成縱本營無一前派已屬不敷隨營資糧之卒伍秋令常川操練城守疲乏雖日繩以軍法勢亦有所不行故再四籌思練兵必須選擇選鋒必須加餉非奏請將每年籌防經費仍舊由外截留厚其糜給卽以防兵之損在練兵之費勢必仍舊粉飾鋪張徒有紛更改制之名絕無起死扶衰之效以言乎戰則不足以言乎守亦不能轉不如循照舊章補遺拾漏尙可相安無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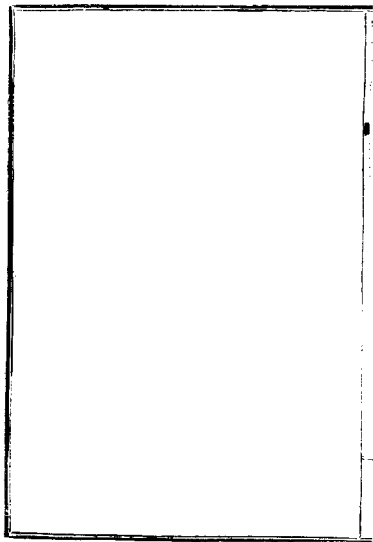
請整頓領兵疏 同治元年八月十二日

沈葆楨

竊臣承准護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御史華祝三奏江西福建情形喫重亟宜訓練土兵以資戡守一摺沈葆楨在江有年熟悉地方情事該省何縣鄉兵最爲得力其紳士中有謀勇兼備者卽著該撫實力訪求激勵而鼓舞之令其召募勇敢鄉民數千人統歸該撫訓練俾成勁旅以備緩急所需餉項並著甘肅委籌酌撥等因欽此伏查江省頻年被擾向藉楚軍之力爲之驅除凡結銳營頭多在煎敵緊要之地一經擊動必費許多幹旋災黎甚致情殷每以復于爲憾臣自入江境接見官紳咸以留本地之財養本地之勇衛本地之民爲請設御史所奏可謂體恤食同其法有三善聞警卽發不煩遠調一也兵民有桑梓之誼不致十分騷擾一也土著之人事平易於遣散三也然有困難一曰籌餉難資勇入千口糧夫餉馬乾薪水軍械船藥之費歲計六七十萬江省民力竭矣兵變之後災疫開作方拮据之不暇豈容於丁漕蠲金之外再事請求饒浙諸軍以江省爲餉源解款逾期各營皆欠至六七個月不等若再割協濟之數以募新集之兵萬一前途稍有參差匪惟大局不堪設想卽江省西面受敵此七八千人者豈足以自固藩籬強分畛域坐失事機非計也二曰擇將難爲萬人之將必其才膽器量超出萬人之上人不易知以一技之長一言之合授以重任鮮不僨事古今名將皆由偏裨游騎統帥蓋經事多則才智愈出成效著則威望日隆所統之人信之而不疑而後萬衆一心如城山之不可動今著名將領營前敵者旣不便改置閒散之地而紳士之公止者多以未臨大敵不敢自信其少年喜事抵掌談兵者又多不足信江省前此非無土著之勇旋招旋散效用無成其明驗也三曰選募難鄉兵在鄉休戚與共故令不必嚴而心一賞不必重而力齊聲勢驟發勁輒敵所恃在衆山川形勢生長其間所恃在熟若調之他往其殷實之家旣不願輕棄本業其機野之性亦不能遽就範

團紳士以鄉里等夷感令有格不得行之勢雖曾經小勝以之獨當一面猝臨大敵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四曰訓練雜練技練刀可教之平時練膽練心必試之實境凡新募之卒必參入老營隨行打仗方能漸成勁旅蓋勇怯無形惟於生死呼吸之場如錐處羣中其末立見勇敢之士有起家卒伍不數年而騰提鎮者相與觀感慕思自奮其怯懦者知非偷安之地不待戮汰而無敢自容若於該地設一大營虛糜歲月其急欲自見所長者倦而思去而甘於坐食者只以排練惡操爲常例乘墮守堤尙能勉強從事冀其揮鋒陷陣難矣常見得力營頭移置閒散之地一二年卽廢弛不可收拾況未練大敵者耶臣愚以爲謀江省自立之策莫如先練額兵議者慮額兵不可用以目前而論兵之與勇強弱懸殊然兵不可用又不可裁則國家養兵費將奚取夫兵不可用非兵之過也其月餉不及勇糧四分之一其升途有執身求拔一外委而不可得者名利俱窮無怪稍有所長者皆辭兵就勇司兵柄者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而濯庸行任者亦甘爲人下而不辭誠能鼓舞而奮興之人間此心豈有不可振作之理江省地處腹中額兵較他省獨少然連省計之亦萬二千有奇臣擬嚴汰老弱增補精銳分作兩班一班調省及兩鎮操演一班留本省汛彈壓半年一換除在本營汛者照舊領餉外其調赴操演者酌加練費以資津貼較募勇之費不及其半練熟之後責成兩總兵輪流帶赴皖浙助戰俾智勇出衆者得以及時自效萬一江省有警自拔而歸則士卒皆曾經戰陣不致畏縮不前且竊以爲有五便焉所費少而所成就者多一便也尺籍伍符按戶可稽將備千把本有常職節節相生鈐束較易一便也營汛可恃土匪不敢生心稍有萌芽立即撲滅銷患未然三便也一人學藝教成十人臨是重兵力太艱責成每兵募一精健餘丁給以勇糧其事易舉此項餘丁有兵缺可補無煩遺散四便也行伍精強將來軍務肅清敵勇有所憚而不敢窺擾亦杜後患五便也惟近來賊數動逾十萬遇有大股非本省兵力所及仍不能無藉督臣之援

臣才識之短時勢之難均不敢諱飾只求腳踏實地盡心力爲之以仰副 皇上軫念東南之至意除調操及  
練發章程外臣繕析函商外合將遵 旨籌議緣由會同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臣曾國瀚恭摺附驛具陳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三目錄

兵政一 共四中

會議長江水師營節疏

長江水師事宜三十條

長江水師營制二十四條

續陳長江水師未盡事宜疏

用擬大節仍稱小疏  
片并未盡事宜十條

酌議江蘇水師事宜疏

酌議長江水師事宜疏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

彭玉麟

樂世ヲ名置ルニ

兵政二 兵制中

會議長江水師營制疏 同治四年

曾國藩

竊臣曾國藩同治元年二月覆奏安徽省城仍建安慶案內請設長江水師提督及總兵以下各官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旋經吏部等於五月二十三日定議具奏准其設立長江水師而於總兵副將以至千把應設幾數暨分汛修艦各事宜令臣體察情形再行詳核議奏三年四月奉 旨以游揚鎮總兵黃焜升補授長江提督之缺六月克復金陵濱江五省戰事大定即應將前募之水勇改爲經制之水兵核定章程會議具奏特以勇丁之口糧依多額兵之口糧極少相去懸絕難於酌中定議展轉籌思是以覆奏稍遲臣曾國藩於咸豐二年冬初招勇雜時長沙甫經解圍各路兵勇往來湖南絡繹不絕臣獨查向章參差不齊惟強弱懸之勇每月五兩四錢江忠源之勇每月四兩五錢該兩軍最爲有名於時遠三年夏間勝保奏請招募勇月餉四兩五錢戶部議准江南大營循而行之遂定爲餉額之常例臣於三年冬間招募水陸兩軍陸勇酌減爲每月四兩四錢而親兵什長稍有增加水勇酌減爲每月三兩六錢而戰手舵工稍有增加厥後銀價日賤米價日昂咸豐十一年楊載福等請將水勇每月加爲三兩九錢至今未改臣復詳加詢訪除山東河南餉章漸少外其餘楚閩浙等十省勇餉均係四兩有奇目下各路招募陸勇紛紛未已若將軍餉鑿爲大減則人皆去爲陸勇誰願復充水兵故臣所議章程於兵餉一案暫從其便俟軍務告竣再行酌量減審時度勢有不能不出於此者非敢與陸勇較守糧餉故本懸殊也自古養兵才無善政南宋之招財晚明之增餉皆爲兵



多所累蠲者病之我 湖綠營兵丁五十餘萬較之未明已極少然乾隆四十六年增給額名糧大學士阿桂會上疏力爭 區國藩亦於咸豐元年疏請裁兵五萬戶部初未議准後乃通行各省酌游湖自洪楊倡亂總回摺變軍興十餘年惟向榮和春大營用兵稍多其餘皆倚勇丁以集事 國以養兵之費歲論二十萬當此多事之秋乃未加綠營立一奇功出一良將今各省勇丁合計約在三十萬以外而昔年經制之兵仍未能盡裁減且守戰各兵在營之坐糧雖少而出征外省加以鹽折夫價餘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兩上下平日有糧少之名隨事無省費之實百年受養兵之累急無破寇之效統籌全局殊非長策 臣愚以為軍務全竣後仍當綜覈名實裁減陸兵其必不可裁者即當增加糧比又因今日設立水營而節預為異日陸營之地也謹議事宜三十條營制二十四條分繕二摺恭呈 御覽計裁給七百七十四號除提督已額關防外新設總兵四員撥出兼轄之總兵一員副參游三項營守二十四員都守千把外委等哨官七十四員兵數一萬二千餘人兵餉酌節廉俸雜費修葺之費約計每月五萬有餘凡選將練兵餉項捕房暨考覈教演之設莫不嚴定章程冀垂令典請 旨防下軍機大臣會同吏戶兵工等部暨總理衙門核議施行所有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緣由謹會同漕運督臣吳棠護江廣巡撫臣劉郁齊安徽巡撫臣喬松年江西巡撫臣劉坤一湖北巡撫臣鄭敦謙湖南巡撫臣李瀚章恭摺由驛具奏

長江水師事宜三十條

第一條提督建衛撫湖

長江水師提督駐紮原議在於蘇湖建立衛署查蘇湖內河甚小冬令水涸不能安泊戰艦若泊大江之中則洪濤巨浸其患莫測查江南太平府河外連江內 湖可紮戰艦數十艘右遠統歸甯國府南潯固城鎮

湖左邊江蘇高潛深才兩縣石臼丹陽諸湖兼可扼東甯之要隘擬以提督駐紮太平府設立衛署

### 第二條提督立行署於岳州

長江水師提督管轄之地上自荊州岳州下至江蘇崇明兩岸支河內湖均歸統轄計程近五千餘里分列五省若僅駐紮太平府恐其照料難周擬於岳州府設立行署該提督分月輪駐以半年駐下江太平府以半年駐上江岳州府每年周歷巡查駐上江則巡閱至洞庭湖荊州止駐下江則巡閱至狼山止

### 第三條提督權衡奏事

長江水師提督統轄遠責任甚重擬請單銜奏事以專責成如遇有與各省地方公事及陸營交涉之件則會商該省督撫分別奏者辦理如地方公事及陸營有與水師交涉之件該省督撫亦會商長江提督分別奏者辦理提督之官其初本係文職明天李如松始以武臣而為提督初向文武兼用後乃專用武職惟力門提督一缺尚是文臣兼領江皖管轄等名提督之缺尚以巡撫兼領略存舊制今長江提督一缺擬請文武兼用蓋緣長江通商處處與外國交接朝夕相見必須提督平日稍有威權乃足以資彈壓該提督仍歸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節制

### 第四條長江共立六標

長江水師共立六標提督駐紮太平府所轄提標五營岳州設一總兵所轄鎮標四營漢陽設一總兵所轄鎮標四營滿口設一總兵所轄鎮標五營瓜洲設一總兵所轄鎮標四營狼山鎮總兵兼轄長江所轄鎮標一營通共二十四營

### 第五條長江與各省水面分界

一 江水師與各省河湖交界之處應即畫分界限各有汛地以專責成湖北除江面千餘里全歸長江提督外其自荊州以上至宜昌巴東漢陽以上至漢口襄陽鄖陽及各支河湖設應白湖北另行設防歸湖廣總督湖北提督統轄湖南除江面及洞庭湖歸長江提督外其湘沅一水應由湖南另行設防歸湖南巡撫湖南提督統轄江西除江面及鄱陽湖歸長江提督外其吳城以上省河及東支河應由江西另行設防歸江西巡撫統轄安徽除江面與傍江之湖歸長江提督外其淮河自正陽關以下至洪澤湖止并接連蘇屬之支河湖蕩應另設淮揚水師歸淮揚鎮總兵統帶兩江總督漕運總督安徽巡撫兼轄江蘇除江面歸長江提督外其自鎮江以東凡江南之支河湖蕩應另設太湖水師歸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江南提督統轄其舊設海口之狼山福山蘇松二鎮除福山蘇松二鎮悉仍其舊外併以狼山鎮兼轄長江提督標下仍隸兩江總督江南提督節制

第六條副參游沿江建衛

副將參將將擊各有專營自應設立衙署惟長江水師各汛其責任專重在水面并無防守城池彈壓市鎮之責其立汛建署須擇有港汊內河可收泊戰艦者庶免風濤覆溺之慮諸孤洲野岸亦可修造衙署宜距城市稍遠乃為妥善

第七條都司以下不立衙署

水師官兵皆宜以船為家不准登岸居住如違例住岸上者官即革職兵即革職自營以下皆係有官即以前船為辦公之所不准建衙署居住至長江提督除例給坐船外各給督陣舢板一艘每船額設守備哨官一員兵二十名內挖兵一名礮兵一名礮兵十六名凡提鎮衙門巡捕跟丁執事人等皆輪流派

此船之人值班聽差下班仍以船爲家不准在岸居住副參游擊陣船板各一號悉如之

#### 第八條營制船數

副將營制戰船四十三號內長龍船二號軸板船四十號督隊大軸板船一號參將營制戰船三十三號內長龍船一號軸板船三十號督隊大軸板船一號游擊營制戰船二十三號內長龍船二號軸板船二十號督隊大軸板船一號其雖係營制而用船三十三號者准岳州漢陽二營凡專立之營皆以都司一員督駕長龍爲領哨其各散哨員弁均受約東左領哨專管本營其糧石領哨專管本營船廠軍裝及一切差遞巡查諸務其軸板之以守備充哨官者爲副領哨每守備率領船十號

#### 第九條戰船人數

長江水師額兵副將營制戰船一號兵二十名長龍船二號每船二十五人共兵五十名軸板船四十號每船十四人共兵五百六十名稿帶營制十四名共額兵六百三十名共哨官四十三員參將營制戰船一號兵二十名長龍船一號每船二十五人共兵五十名軸板船三十號每船十四人共兵四百二十名共額兵四百九十名共哨官三十三員游擊營制戰船一號兵二十名長龍船一號每船二十五人共兵五十名軸板船二十號每船十四人共兵二百八十名共額兵二百五十名共哨官一十三員其游擊營亦有用三十三船者至做壽騎營之例稿帶營均不在內

#### 第十條都司於本船之外另有打仗船板

領哨都司除長龍戰船一號有兵外另給無兵之軸板船一號如遇出兵入小河港汶登長龍遲滯則由長龍撥兵歸此軸板乘坐領哨出隊以期便捷

第十一條設立實吏

長江水師提督用稿書四名書識八名總兵用稿書一名書識六名副參游皆用稿書一名書識四名都司用稿書一名書識二名守備用書識一名千把各用書識一名

第十二條兵丁糧額

咸豐四年初立水師之時較陸軍勇糧稍減藥手每月三兩六錢挖工四兩五錢頭工四兩一錢不等厥後因銀價日賤米價日貴藥手加爲三兩九錢令將水勇改爲額兵而各處陸營紛紛招勇著速將水兵口糧大減則人皆去爲匪勇雖復肯當水兵自應酌量暫從其便長龍戰船額設兵二千五百名內挖工兵一名每月給銀三兩六錢每日一錢一分管總兵一名頭工兵一名藥手兵四名每月給銀三兩每日一錢藥手兵十八名每月給銀二兩七錢每日九分船板戰船額設兵十四名內挖工兵一名頭工兵一名藥手兵一名藥手兵十名督隊大船板額設兵二十名內挖工兵一名頭工兵一名藥手兵一名藥手兵十六名月餉均與長龍戰船同稿書與挖糧同月支三兩六錢書識與藥糧同月支二兩七錢俟軍務大定各路并無招募之事再由長江提督江楚總督專案具奏請將口糧酌減乃爲定額亦須優於陸兵庶不至似今日綠營之廢弛

第十三條哨官額缺

長江水師副將營協標哨官額缺應設都司一缺守備三缺千總七缺把總十二缺外委十六缺參將營哨官額缺應設都司一缺守備一缺千總八缺把總九缺外委十二缺游擊營哨官額缺應設都司一缺守備一缺千總四缺把總六缺外委十缺以上各營哨官皆以各員所管之船爲缺不設衙署

第十四條另給座船

長江水師提督給座船四號總兵給座船三號副參游給座船二號各營哨官都司守備以下直至外委官無銜者每哨各給座船一號以抵陸營衙署馬匹之費提督每座船月支價銀十六兩總兵副參游每座船支價銀十四兩都守以下每座船月支價銀十二兩

第十五條出缺遞補

長江水師哨官缺出都守千把外委五項應全歸長江提督主政酌就長江水師中選員遞補其營官缺出副參游三項擬以七成歸長江水師中題補以三成由兵部就各省水師中推補至總兵缺出由長江提督兩江總督副廣總督三人各保堪勝人員平日開單保奏屆時恭候 特旨簡放

第十六條餉項出入報銷

長江水師上下五千里分防五省者向五處藩庫領餉分歸五省報銷殊覺散漫無紀戶部難於稽考而各省入款出款俱有常額若添此項兵餉殊覺別籌維艱查沿江嚴卡皆係水師恢復之地水軍以守口糧多取駭此令長江既立糧制水師酌定永遠章程凡係廉價餉船餉子藥一切費用應酌留嚴卡數處在沿江境內者跨江甯鹽道經收在兩湖境內者歸武昌鹽道經收每年屆領餉之時其在楚境各營造冊呈明湖廣總督長江提督赴武昌鹽道庫支領其在江境各營造冊呈明兩江總督長江提督赴江甯鹽道庫支領江楚兩總督每年各自具本題銷不彙入各省藩庫奏銷案內以免牽混

第十七條三處設藥局

長江水師職位大者千餘斤次者亦數百斤所需子藥最多須當設子藥局以資採辦而備不虞查湖北省

城安徽省城造藥均有牛廠最爲穩便該三省應各設火藥局常川製造江蘇江西應辦硝斤協濟安徽藥局湖南應辦硝斤協濟湖北藥局至生機產於湖南應在長沙設立子彈局常川製造封門大子熟鐵藥子分解湖北安徽兩省所有楚境各營均赴武昌領子藥江境各營均赴安慶領子藥至三局造辦子藥之費由武昌江甯兩鹽道庫於釐金項下撥給

#### 第十八條 三處設立船廠

長江戰船大砲震擊最易朽壞議定每屆三年修理一次十二年卽行更換應於湖北之漢陽江西之鄂城江南之蕪湖夾三處各設船廠排定子丑寅卯等年某年應修整某營某哨之船某年應更換某營某哨之船輪流興工江境兩廠由兩江總督暨長江提督委員監修整楚境一廠由湖廣總督暨長江提督委員監修所有船廠經費亦由江甯鹽道武昌鹽道兩庫撥給其風篷一件三年卽須更換一次桿索纜繩等物每屆修整之年亦須酌量添換均准在於船廠請領

#### 第十九條 雨篷旂幟等費

長江戰船並無竹篷木旂惟以布棚遮避雨雪霜雪名曰雨棚最易朽腐又如鐵木繩索纜繩旂幟紅油白油等項均須時常修換不能待三年之期亦不能赴船廠請領此五者名曰雜費酌定長龍戰船每年費銀六十兩輪板戰船每年費銀四十兩交該哨官採辦修飾以壯軍容江境之船由江甯鹽道發給楚境之船由武昌鹽道發給

#### 第二十條 廉俸兵米

長江水師提督現擬文武兼用其養廉應卽加重每年支銀八千兩其餘俸薪疏菜燭炭心紅紙張等項均

照陸營提督之例支給自總兵以下直至千把凡養廉俸薪蔬菜燭炭心紅紙張等項均照陸營之例發給外委准食從優雙分仍每年支養廉銀十八兩惟陸營之例應改為水師之庶船其水師官兵應領之米照各省綠營之例定例每人日支八合亦由江甯鹽運武昌鹽運兩衙門于鹽卡項下購米按季支發以上子藥局船廠雜費於洋菜米四項均彙入正餉案內題請

### 第二十一條禁約三事

長江水師舊日營規甚嚴近來日就鬆懈今立為經制水師應申明定規三條決不可犯者一曰不許營岸居住二曰不許吸食洋煙三曰不許賭博如有營岸居住吸食洋煙者官則革職兵則革職有犯賭者由該管將領察核情節稟明嚴辦

### 第二十二條疎防處分

現在髮逆肅清長江水師各分汛地專以驅逐清匪嚴防劫盜為重倘有水盜劫掠搶巨案逾限不獲由長江提督專案參劾不得以陸營尚未開參文員尚未開參稍涉推諉遲延以重江防而絕盜風

### 第二十三條已保官階大者借補小缺

長江水師設立營汛待部議覆准後即須補放實缺在軍興十餘載水師員弁所保官階提鎮居多副參將亦不少所設營缺有限難以保舉較大之階借補較小之缺由臣等會同長江提督開單奏補其現在員丁營制俟部議覆准後應即陸續遣撤一俟另營撤畢即照新定兵丁餉章發給

### 第二十四條不准私借戰船

長江水師各有汛地不得私離且長龍船板均係官物非同私物可以借用凡各省文武出差人員雖有緊



急公務非奉有長江提督及五省督撫專札派坐戰船者不得私借戰船乘坐以圖便易違者照不應驢罪  
妄行馳騁例議處各營哨官非奉有專札而以戰船私借客官及朋友乘坐者照私離汛地例議處

### 第二十五條 船式砲數

長江水師修造戰船式樣長龍應長四丈一尺底中寬五尺四寸軸板底長一丈九尺底中寬三尺一寸將  
陣軸板略加長大長龍設大砲前後左右六位軸板設大砲前後兩位左右設東輪小砲兩位小槍短刀長  
矛噴筒宜配用

### 第二十六條 海口添造大船

狼山鎮總兵現改歸長江提督管轄該處江寬百餘里洪濤浩瀚海風不測長龍軸板船身大小有風即不  
能出港獨鎮所轄均係洋面近來甯釣沙船帶有砲位槍械每以捕盜為名趁風行劫擬每營造大軸板一  
十號並造大船數號如紅單拖罟式樣多安砲位巡緝內洋以壯聲威又擬造輪船數號分布狼山崇明等  
處於江海防務更資得力

### 第二十七條 不准私設戰船亦不許水師干預鹽務

戰船為江中利器然可以禦暴亦可以為暴如准商民私造戰船則強盜亦可造戰船以行劫鹽梟亦可造  
戰船以護私假名偽旗萬難稽查此後既立長江經制水師應將民間私造戰船一概禁革雖文武官員亦  
不准私設戰船以杜奸民影射難於查察如有私立戰船不立時稟報者惟該汛之水師是問至巡緝私鹽  
本以戰船為最便然亦只准於瓜洲漢陽兩鎮標下奏派戰船若干號巡緝某處其未經奏派之戰船概不  
准干預鹽務尤不准包庇私鹽如有包庇者由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嚴行參辦

第二十八條建命經費

長江水師提鎮營副參游駐紮之處均須設立衛署軍裝局其經費由取餉酌留撥卡一俟部議核准即由  
臣等會同江楚總督長江提督派員勘估次第建葺事竣核實報銷

第二十九條沿江營日水師改隸長江提督

江南之京口狼山等營江西之湖口營湖北之漢陽營湖南之岳州等營凡向有水師之名而無戰船之實  
者令各該處均立標營改從新章應悉歸長江水師提督節制以昭畫一其向無水師名目者不必更改

第三十條考糧考練操演章程

水師以使船爲第一義善放礮次之凡考糧糧額令一人駕一小划渡江一兩次凡考礮糧額令連放五礮  
無走火遲鈍等弊凡考應升應補之缺須令數船於無風之日過艇逆行三十里驗其迅速其哨官仍考試  
技藝以定等差至校各額之優劣每年春季長江提督會同兩湖總督調集岳州漢陽二標在於武昌江面  
或武漢各湖演習一次秋季會同兩江總督調集湖口太平瓜洲狼山四標在於黃天蕩等處演習一次閱  
畢會摺具奏優者酌量保獎劣者分別參辦

長江水師營制二十四條

一岳州設立標兵設中軍中營游擊用船三千三號仿參將營之例分防自陳陵磯起至鹿角壘石鐘陵潭  
湘陰一帶

一沅江設立參將風岳州鎮左營分防君山西湖及常德龍陽軍事等河出湖之處但不進防內河其沅湘  
等水應由湖南另行設防

一 荊州設立副將屬岳州鎮後營分防自荊州以下江面石首監利一帶至荊河口止

一 陸溪口設立遊擊屬岳州鎮前營分防自荊河口以下江面螺山新堤及倒口以內之黃蓋湖

一 鱗洲設立營將屬漢陽鎮後營分防自倒口以下江面至沌口止營防金口以內之斧頭湖

一 漢陽設立地兵設中軍中營遊擊用船三十三號做參將營之例分防自沌口以下江面至團風止並防省城兩岸御青秋等湖其漢水上通樑城一千餘里及各支河汶湖應由湖北另行設防

一 巴河設立遊擊屬漢陽鎮右營分防自團風以下江面黃州蘆漢至道士墩止並防樊口以內之樑子湖

一 田家鎮設立副將屬漢陽鎮前營分防自道士墩以下江面淞源口斬州武穴至陸家嘴止並防淞源口

及陸家嘴以內之湖

一 湖口設立總兵設中軍中營遊擊分防自陸家嘴以下江面九江十八號至老洲頭止

一 吳城設立參將屬湖口鎮左營分防自湖口以內姑塘南康堵磯一帶

一 鎮江設立參將屬湖口鎮右營分防都昌彭澤陽康山一帶其彭澤湖東通廣信樂平浮梁各河南河省城

鎮江均由江西另行設防

一 華陽鎮設立遊擊屬湖口鎮右營分防自老洲頭以下彭澤香口至東流止並防吉水灣以內各湖

一 安慶府設立副將屬湖口鎮前營分防自東流以下江面黃石磯李陽河一帶至樅陽止並防北岸鹽河

及樅陽以內之湖南岸通股家匯之河

一 大通設立參將屬提標後營分防自樅陽以下江面池州土橋一帶至荻港止

一 蕪湖設立遊擊屬提標右營分防自荻港以下江面至蘄溪口止並防灣沚清戈江等內河

一裕溪口設立參將屬提標左營分防江面東西梁山至金柱關止並防運清巢縣無爲州各內河及巢湖百餘里

一太平府設立提督衛署設中軍中營副約分防金柱關以下江面至烏江止

一金陵草鞋夾設立參將屬提標前營分防自烏江以下江面至通江鎮止並防江浦六合之內河

一瓜洲設立總兵設中軍中營遊擊分防自通江鎮以下江面至焦山止並防內河至揚州止自揚州以上

高郵寶應諸湖應由淮揚鎮總兵另行設防

一孟河口設立遊擊屬瓜洲鎮右營分防南岸各夾江自焦山起至江陰口止其南岸各內河應由松江提

標另行設防

一三江營設立遊擊屬瓜洲鎮左營分防北岸各夾江自焦山起至靖江口止其北岸各內河應由淮揚鎮

標另行設防

一江陰設立副將屬瓜洲鎮前營分防自江陰口以下江面至鹿苑港止及常陰溇興華沙其鹿苑港以下

由福山鎮標接防

一狼山鎮總兵酌舊日所設者應添設兩營水師兼轄長江水師提督管轄查狼山鎮原統中左右三營總

捕揚州三江泰州泰興掘港六營共九營今擬一切悉仍其舊惟於通州設一游擊名曰緩通營分防自

靖江入圍港以下江面至通州止其船用長龍一號督陣三板一號二十人之大三板十號十四人之軸

板十號仍酌添紅單拖等船

一海門廳設立副將名曰緩海營分防出狼山至海門一帶北岸江口海汶其船隻用長龍一號督陣三板

二號大軸板二十號仍酌添火輪船並紅單拖苦等船至崇明一帶南岸海濱則歸江南提督分防

以上新設岳州鎮標四營漢陽鎮標四營湖口鎮標五營提標五營瓜洲鎮標四營添設狼山鎮標一營

共二十四營內副將六營參將七營遊擊十一營

續陳長江水師末盡事宜疏附辦大衛借補小缺片

會國藩

竊長江水師營制事宜臣等會同定議於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欽奉 諭旨敕下軍機大臣會同  
該衙門妥議具奏嗣於五年八月初七日准兵部咨門 逐條會議具奏奉 旨允准又於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接准兵部咨僱長江所設各缺均未奏補有人飭令迅 巡揀員請補以專責成而符定制等因先後行文到臣  
查各路水師以臣玉麟所部內江水師及前陝甘督臣楊岳斌所部外江水師閱時最久人數最多楊岳斌赴  
陝甘之任將水軍調改陸路者居其大半留江人員為數已減此外又有葛翼升所部准揚水師李朝斌所部  
太湖水師而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水師中亦各有資格較深功績較著之員臣等公司商酌以各軍立營之先  
後分此次得缺之多寡以照奏定章程以大衛借補小缺各加遴選開單咨送 巨國藩臣玉麟以加補核其岳  
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總兵擇其功績最著足資調寄者擬定四員請 旨簡放其副參遊三項營官二十四  
缺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缺擬定員名分析開單呈 御覽伏查定例武職自守備以上選補各缺均  
須引 見補摺此次設立長江水師百事創始防汛地廣定議難離以久募之勇改為經制之兵似若易於  
就緒而裁撤各軍以此營而歸併後營配補各缺以江境而互調差境實覺頭緒繁多非數月半年所能定局  
相應奏明 旨暫緩引 見數即先行頒給摺引以昭信守仍俟立營停妥各歸本汛後由部中分年分起  
調取引 見乃可從容料理稟奏所議事宜三十條經部臣核復允行立法已屬周密惟創立水師浩端宏大

不厭詳求茲將未盡事宜續議十條另開清單奉求 訓諭湖查成豐三年衡州試辦水師之始初非有舊例之可循亦非能一辦而即妥大抵試展變漸推漸廣前月所立之法後月覺其不備而又增之今歲所行之事明瞭覺其不便而又改之即如因船中無主而始設哨官因復止不便而始加雨篷因巨艇不甚靈括而全用軸板因弁勇不可陸居而另給厝船若此之類皆履之而後知試之而後改變規模之粗定遂習慣而成常新舊所擬事宜四十條皆就習慣者而著為令典在目下已不敢為立法之善將來時移事異更宜有靈變難行之處且法待人而後舉苟非其人則雖前賢良法猶或易啓弊端況臣等才智短淺創議新章深慮弊竇之叢生致煩後人之譏議夙夜兢兢不勝謹懼所願數十年後濱江之督撫提鎮隨時損益以補今日之闕疎遇事講求以冀材之輩出庶幾有舉不廢歷久常新則臣等所瞻視以求者也其贖鑄開防清單請裁各缺清單一併開列恭呈 御覽 旨敕下各衙門議復施行所有擬補長江水師各缺並續陳未盡事宜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李鴻章漕運總督臣張之萬江蘇巡撫臣丁日昌署安徽巡撫臣吳坤修江西巡撫臣劉坤一護理湖北巡撫臣何璟湖南巡撫臣劉崑長江提督臣吳翼升恭摺具奏

再武職各官大銜借補小缺臣於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欽奉 諭旨允准在案嗣准部咨以同一軍營出力官職大者補缺之途太廣官職小者補缺反致無期不足以服軍心而作士氣仍應照章議駁等因咨會前來臣等此次奏補長江水師各缺甚至以提鎮之銜而借補千把之缺未免駭人聽聞然勇丁出身入營之資格極久列保之次數較多而家中貧寒如故情願補一小缺為終身衣食之資此亦人之常情臣等既不忍拂其意而又取其入伍多年可收駕輕就熟之效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議准以從衆願仍遵照兵部原議將來此項人員用竣不准再行借補以示限制至陸營人員臣近來奏者大銜借補小缺者均經兵部議駁在兵部之

十一  
十二  
十三  
意一則恐銜缺懸殊名實不符或有礙於體制一則恐千把微員永無升階或屈抑乎人才此等苦心臣亦能曲體而深亮之惟查軍興十餘年凡綠營弁兵略有才力膽識無不奮跡行間但有德倖隱保者斷無屈抑未保者是人才本無沉淪之患若慮未弁永無升階則請暫於此二十年内准以大銜借補小缺截至同治二十七年為止以後仍照舊例按班序補亦即兵部所云此項人員用竣不再借補之意也至於名實不符有礙體制之說查崇階而退居小缺在補缺者已覺得不償失在獎功者尚恐賞不酬勞上下雖不滿意究無損於政體若崇階而永無補期則功績最著者轉得各占實缺勞苦最久者反致長抱虛榮是歛望更深所損更大矣統計各省軍營保至武職三品以上者不下數萬人將來軍事大定各路撤兵此項有階無缺之員豈保不繼生事端同治三年沈葆楨奏請安置此項人員自提鎮至都守均照實缺之例給予俸錢米石 諭旨頗以為然訪令臣等核議臣以糜費太鉅未經議准若大銜借補小缺則毫無糜費雖不能安置多員而要可略安整缺者之心相應奏明 旨將陸續借補小缺一案一併飭部核議如蒙議准臣等仍隨時察看或每年將借補者酌補六七成序補者酌補三四成總務眾志交孚不虛偏廢

總督長江水師前奏未盡事宜續行定擬開單恭呈 御覽

### 第一條頒發關防條記

一請鑄關防於官銜上銜冠長江水師字樣如四鎮總兵岳州鎮曰長江水師岳州鎮總兵官關防漢陽鎮曰長江水師漢陽鎮總兵官關防補口鎮曰長江水師補口鎮總兵官關防瓜蒞鎮曰長江水師瓜蒞鎮總兵官關防狼山鎮仍循其舊副參游都守等官請鑄關防條記字樣另開詳細清單恭呈 御覽各款均用本汛地之名如荊州則曰荊州營陸溪口則曰陸溪營皆就府縣口岸之名以為等名其款鞋夾地

者太俗改名曰金陵營惟提標中營不割汛地之名至原奏所擬之緩通營統海營茲亦改名曰通州營海門營使人易曉其子把外委等官卽由外刊刻鈐記以昭信守

### 第二條酌留蘆卡充餉

一原奏第十六條內戶部議酌留沿江蘆卡供給水師製造軍火器械船隻以各處商貨暢銷時地不同經收數目難以懸定多則中飽少則貽誤餉需不可不預其弊應如何酌盈劑虛俾垂久遠妥籌章程奏明辦理等因臣等查長江水師兼轄五省所需餉項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應於五省各留蘆卡一處湖南卽留岳州一卡湖北卽留漢口一卡江西卽留湖口一卡安徽卽留大通一卡江蘇卽留瓜洲一卡岳州漢口兩卡所收之蘆每年每卡各提十餘萬兩解交湖北鹽道衙門供支水師之用其餘入款仍歸兩湖藩司收用湖口大通瓜洲三卡所收之蘆每年每卡各提十餘萬兩解交江甯鹽道衙門供支水師之用其餘入款仍歸三江藩司收用歸水師用者由江楚總督報銷歸藩司用者由該省巡撫報銷檢水勇裁撤完畢經制水師立定之後此五處卡員卽由江鄂兩總督會同該省藩司委員經收自此五卡之外各省蘆卡俟軍務大定本應全行裁撤倘有願留一二卡添補永遠經費者由各督撫體察專案奏辦

### 第三條裁撤水勇日期

一原奏第二十三條內戶部議江南軍務大定所有各營勇丁自當陸續遣撤酌留水勇改爲經制水師應令將遣撤勇丁數目何時撤盡糧額何時起支一併奏報等因臣等查長江水勇向分內江外江兩軍除留補缺額外所有內江一軍水勇已經臣彭玉麟陸續遣撤其數目業經咨報兵部在案其外江水勇此次奏定補缺一案卽將勇丁次第裁撤俟撤盡再行者報此外尚有淮揚水勇一軍太湖水勇一軍原議



第五條內另設准揚程制水師太湖經制水師現已將大概規程擬定且國藩擬於一兩月內會奏定議  
伏經制水兵之案奏定後即將准揚水勇太湖水勇遣撤陸續具報

#### 第四條派船巡查私鹽

一原奏第二十七條內戶部議船爲長江利器以之巡緝私鹽固最便利而包庇私鹽實難稽查若不嚴  
定章程將來弊竇叢生礙政因此而壞營制節節因此而弛關緊實大應令提督會同江楚總督公同遴選  
師船委派若干隻另立旗幟字號仍令兩淮鹽運使及湖北鹽道會同各營嚴密查訪其未經奏派之哨  
船不准干預鹽務如有包庇私鹽官則參辦兵則比照尋常私梟加等治罪其如何明定官兵處分罪名  
應令悉心酌擬奏明定案等因查前奏由漢陽瓜洲兩鎮輪派船巡緝私鹽疏定瓜洲鎮派巡鹽船三隻  
一年一換歸運司警瓜棧委員稽查其餉卽由瓜棧支發漢陽鎮派巡鹽船三隻一年一換歸湖北鹽道  
警督銷局稽查其餉卽由督銷局支發所巡不過上下四十里不准太遠以防流弊此外戰船一概不准  
干預鹽務至弁兵包庇私鹽或失察或知情或受賄或通同鹽販各有本例將來應按照情節開擬毋庸  
另立處分罪名轉序擬辦之漸

#### 第五條酌定戰械旗幟

一原奏第七條內工部議戰船應配旗幟位等項應令查明各船應配何項戰位旗幟器械若干卽將名  
目件數開冊送部查核等因查長龍戰船頭戰二位係洋莊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總戰四位係洋莊各  
重七百斤槍戰一位係洋莊重七百斤軸板戰船頭戰一位係洋莊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槍戰一位係洋莊重  
六百斤七百斤不等兩邊轉珠小戰一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洋槍馬槍刀矛之類隨宜分配至戰船

旗幟悉以桅旗並槍旗爲主凡桅上用方旗長龍船桅旗長一丈二尺寬七尺軸板戰船桅旗長九尺寬六尺上半節俱用紅色下半節俱用白色或畫北斗或畫太極圖或畫如意之類提鎮各標各營一標以示區別船梢用尖角旗長龍槍旗長一丈一尺寬九尺軸板槍旗長九尺寬七尺均寫明某標某營某哨字樣此外各標各營哨或桅上添一小旗或船頭設一立旗或寫姓號爲記顏色制度各標其便

#### 第六條更換缺額官階

一岳州漢陽湖口瓜洲四鎮中軍將營制惟岳州漢陽兩鎮用船三十三艘其湖口瓜洲兩鎮中軍備用船二十三艘、兩營地營衝要不敷分布瓜洲又有應徵巡邏之船尤嫌甚少查原奏第七條長江揚鎮例給座船外各給督陣軸板一號以守備爲哨官本應設立守備十二缺茲將此十二缺裁去撥六缺歸湖口中軍營撥六缺歸瓜洲中軍營改爲守備各一缺千總各一缺把總各三缺共成十二缺之數與原奏七百七十四哨總數相符而四鎮中軍船數亦不致多寡懸殊所有提鎮督陣軸板之兵丁由中軍派員管轄

#### 第七條嚴懲數日額缺

一原奏第二十九條京口狼山湖口瀟陽岳州等營凡向有水師之名而無戰船之實者今各該處均立標營應改從新章悉歸長江水師提督節制以昭畫一其向無水師名目者不必更改等語查原議之意濱江舊設之水師仍不裁革不過改歸長江提督節制而已近來細加講求舊營不能與新營相合舊制雖名水師而無船無戰官員各有衙署新章則水師專以船戰爲主自都司以下卽無衙署以船爲辦公之所營制水兵口糧不過月支一兩至二兩爲止新章則水兵口糧月支二兩七錢而官員之俸薪養

廉船價亦與舊制迥別營水兵不習使船放炮等事新章則專重使船放炮若將舊營與新營並存則規制驟殊必生缺望著令舊官補新營之缺則舟楫不慣必難得力再四審思迄無善法惟有將沿江舊日水師酌量裁去如湖北原設之荆州參將營漢陽副將營湖南原設之洞庭水師營岳州水師營江西原設之鄱湖南湖九江水師營均應裁去所裁之缺副將參將守備都司等均請兵部另行調補並營實缺守備千把外委等均由該省督撫另行調補陸營實缺其未經調補以前仍在原省支食未缺廉俸其兵丁則竟行裁去無庸另募茲將應裁各缺開單進呈 御覽至長江水師西平荆州爲止其目前州以上浙江至宜昌巴東原奏事宜第五條聲明另由湖北設防所有宜昌鎮標水師三營應仍其舊但歸湖北移撫提督統轄不歸長江提督節制又如江南舊有京口水師副將三營及狼山以東各水師舊營現議將江蘇水師認真整理或裁或改由臣開藩另案奏辦

#### 第八條各省督撫節制

一長江水師跨以提督爲主而在五省境內應各歸五省督撫節制調遣應將以下歸本境巡撫節制兵並爲總督節制即以湖南而論去太平府提督衙門蓋遠若該省有土匪竊發須用戰船剿辦者即由湖南巡撫檄調境內水師往剿岳州鎮總兵接到本檄立即發兵不可等俟長江提督回文致誤軍機湖北江西蘇皖四省巡撫皆然至總督調度轄境水營尤屬通行之舊例平日無事之際督撫偶調水營演一校檄文立即前往應操不可藉口等候長江提督回文致誤軍機或長江提督不得其人則法皆不行口擬既恐虛糜船費亦恐糜費若督撫中有一省認真者則一省之水軍不致廢弛有兩省勤操者則兩省不致廢弛自調兵調操兩事而外凡水營政務各督撫仍商之長江提督總領主持

第九條核定疏防處分

一原奏第二十二條遇有劫盜案件卽由長江提督率領參辦尚未酌量分詳嗣經則查武職疎防搶劫案件向例查明濶汛里數分別參處有五里以內五里以外之分又有專汛協防兼轄統轄之別今長江水師分布江面自都司守備以下卽以原船場衛營本應隨時上下檢巡不能指定汛地五里之起訖確在何處擬以哨官爲專汛之官營官爲本轄之官遇有搶劫案件專汛哨官係何職名應由沙營營官指出初參仍照定例四個月限滿過疎防專汛官住俸本轄官罰俸六個月三三兩等參向例一年限期者酌量加重改爲各下限八個月一參限滿專汛官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如汛守內有一夜連劫數次情事仍照舊例候一級留任因參限滿專汛官加重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如汛守內有一夜連劫數次情事仍照舊例候三個月限滿犯無弋獲卽將專汛官降一級調用本轄官降一級留任無庸立協防外委名目亦毋庸議統轄官之處分倘於限內逸犯過午獲獲盜首均准免其參處尋照原奏由提督查明時專案參辦如提督遲不開參卽由督撫參奏以示江面劫案較尋常尤爲慎重又有應請將水師處分既已加重則江中漁船應概歸水師稽查管轄向來江中水盜均以漁船爲窩藏出沒之所嗣後魚稅仍歸州縣經收漁船則歸水師編查以清盜源而一事權

第十條各營輪流更調

一水師所重者以船爲家不准登岸居住若永遠駐紮一處則經年累月戰船全不動轉甚至廢弛朽壞相率私造屋宇乘舟楫而住室廡不可不防其漸定江楚各營每歲半年更調一次副將與副將之營互調參將與參將之營互調遊擊與遊擊之營互調每於調屆客汛一次計紮一年又准調回本汛一次駐

數半年其五調之或遠或近聽提督隨時酌量不令其廢弛安是依懸時而日惟哨官之有疎防處分者不准調動以杜規避

酌減江蘇水師事宜疏 同治七年

會國藩

竊臣等酌改江南海水師營制緣於本年四月初七日附片陳奏大概在案伏思釐定新章必須參稽舊制查中樞政考所載江南海水師向分外海內河兩支外海兵六千七百七十六名官一百一十八員內河兵入千零一十一名官一百三十三員其船數則無可稽考道光二十四年前督臣盛昌奏稱江南舊例營船二百七十五隻業已破毀不堪另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隻大舢船十二隻等語約而計之其船不過裝載二千數百人額定之兵尚有萬餘人無船可載有水師之名無舟楫之實不能不大為變遷講求實際竊謂水師之多少宜以船隻之多少為斷無船則兵無用武之地官營廢設之具氣定水兵之額數必先籌口糧之入款藉籌修船之經費即如外海船隻須用磨盤紅單拖罟之類每造一艘動費數千金夾底者或萬餘金加以大小修整繩索器具子藥礮械所費更為不貲上而火輪兵船用款尤鉅下而舢板小艇需費亦繁竭江蘇之物力不過辦船百餘艘裝兵三千餘人而止其不能不大裁舊營之兵酌減舊設之官者勢也至於養兵之餉舊制水師亦照綠營之例有馬糧戰糧守糧三名日平月或小費營生或手藝糊口尚不足以自存今既責令常住船上不得不稍從優厚故長江水師兵糧月支二兩七錢粟三兩不等較戰糧已加一倍較守糧糧加二倍今議江蘇水師亦宜仿照長江之例外海則尚須增增自軍餉以來綠營之兵無功各省之勇若積兵丁亦難以平素餉尚為鮮今欲一兵收一兵之用不能不酌增口分者亦勢也惟既增出款即須籌入款長江之餉五省各留撥卡一處係出於常賦之外且尚以太多為慮江蘇水師則經費出自司理斷不能於正額之外添出無著

之餉尤不可狃抽釐之說留一永遠之卡湖查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萬有奇其時大學士阿桂上疏陳論以  
軍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臣國藩於咸豐元年任內奏請裁兵卽引伸其言歎爲遠  
慮今日整理水師豈肯盡行裁削言江蘇水師嘉慶道光年間每歲用銀若干蘇省無案可稽此時約略計算總  
不欲使新章之銀浮於舊制之外如其不敷更須酌裁陸兵以補救之不獨江蘇爲然也卽沿海各省整頓水  
師均須核算餉項如使新餉果浮於原數卽應兼裁陸兵以酌濟水餉蓋水師久無戰船非修造兩三年不能  
從事陸路練兵額兵苟募勇兩三月卽可成軍陸路則有事招募無事裁撤水路則製器於多年取用於一旦  
權衡緩急海疆似以水營爲重其他省之但有陸兵並無水師者縱不遽議裁撤趁此中原大定之際亦可將  
出缺之弁兵撥至二三年後再議募補將來募募之日儘可做浙江之例大減額兵酌加口糧此又因節省經  
費而兼籌戰費之計也詳議江蘇水師事宜十四條恭摺十六條繕具清摺恭呈 御覽伏乞 敕下各衙門  
詳細會議歸於至當凡爾臣奏事每畏部臣駁詰水古來之恆情獨至此等大政則不畏駁詰且惟恐其不取  
惟恐其少駁目前多一詰難日後少一撥尤不特東部臣再三駁詰卽江蘇前後各任如協澤大學士湖廣督  
臣李鴻章在蘇省用兵最久洞悉水陸情形兩江督臣馬新貽丁日昌各抒所見將江蘇水師船政妥爲核議務使外  
日昌素有捍禦外洋之志並請 勅下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各抒所見將江蘇水師船政妥爲核議務使外  
防與內盜並謀舊制與新章並顧 臣調陞兩江儘有所見仍當續行防護期於利多弊少不特江蘇爲然卽長  
江水師亦乞 敕下沿江五省督撫隨時察看如有不妥之處三年以內儘可奏明斟酌損益 臣斷不因係初  
議之人稍存迴護之見 臣之微意不過欲使中國兵勇以舟楫爲家以海洋爲坦途庶幾軍以屢試而漸精  
人以押水而漸壯至於船式如何而後善營制如何而後強自當博採羣言不敢略執成見也一俟江蘇水師

定章後沿海粵各省均可參酌辦理大局幸甚所有酌議江蘇水師事宜該山蘇會同兩江督臣馬新貽江蘇撫臣丁日昌恭摺具奏

酌議長江水師事宜疏

彭玉麟

竊臣奉 命查閱長江水師所有參劾各員及應補各缺業經會同各督撫隨時具奏外臣竊思應以一介書生隨同前大學士臣曾國藩從事戎行十有餘年自維才識迂疏生平未嘗學問於古人取將治兵之道未能窺見一二徒恃一味模談激勸士卒以此稍得其力倖立戰功茲奉 簡命查閱長江仰維 聖慮實屬整頓江防爲東南久遠之計而臣智慮短淺深恐無以上副 聖懷伏查長江上自荆湘下訖海濱以南北論之則天塹之險也以東西計之又連頓之勢也而水師一軍據其要害可左顧右盼雄視四方惟是地面遼闊將卒賢否不齊爲統帥者非有深沈大略而又出以兢兢小心忠誠爲 國則一時之利或爲異時之害是以會國藩無恙時每與 臣論及水師卽謂宜隨時變通以防流弊不可株守成法官係確有所見臣此次隨閱所至竊見此軍改歸經制甫及五年而弊端已伏不可不急謀整頓俾無失設軍初義以仰副 聖上顧慮東南之至意管見所及約有四條用敢分晰臚舉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曰將才宜慎選也長江水師管轄五千餘里而提督一人爲之統帥必其精神智力無所不及而刑賞號令實有不出戶庭坐制遠近之勢乃爲勝任非徒一年一巡循行故事而已也故將材端賴其人臣竊謂能當其任者約有三等智識洪遠天資忠亮其上也秉性剛方威克厥愛其次也持守精廉敬慎畏法又其次也前明武臣中如戚繼光又臣中如王守仁若不獨水師可用而實水師之奇才至技藝之精熟情形之熟悉則微末而不足道矣此等人才若不預儲於無事之時而倉卒以取之則必至於貨事商莽以用之殆無異於樂師深

可慮也。今自軍興以來，謀臣猛將以及中外文武大臣，才守兼優者，皇上所真知灼見者，自不乏人。發縱指使，惟上所用，而臣以爲尤宜責成。統兵大臣及各省督撫，皆隨時保舉，若才無論其現爲將帥，現爲偏裨，但視其志趣才略，果與前三項略能相應，即行密疏保舉。皇上再博加詢問，或遇事訪令來京，召見其所舉，不認隨時不次擢用，而又假之以便宜之柄，臨之以不測之威，務使有才者得以自盡，其用不才者不得承乏。其間擇爲御將，道無過此。至於各營弁勇，如有心地，儘宜管感，迫人者，卽責成各鎮將，隨時甄錄，上之提督及該督各督撫，亦卽隨時察看，視其可用者，次第擢用以儲異時統帥之材。庶幾人材日進，而折衝禦侮，可以惟我指揮矣。

一曰稽習宜力除也。國家設立水師各營，所爲者殺伐之事，所持者勇敢之氣，所服者勞苦之役，使其無勇而畏勞，則將何以行殺伐乎？臣每見前史所載，凡在開創之初，用兵不多，戰功獨偉。至於承平既久，兵日益增，而益不可用，故粵逆之變，至拾兵募勇，者豈兵弱而勇獨強哉？兵有習氣，而勇無習氣，故臣與曾國藩初起義旅，湘軍所向有功，其時自將弁以至士卒，大抵非養生習農夫也。不知有衣服玩好之娛，不知有功名勢位之樂，不知有趨踰應對之文。當時湘軍所以勝人，不過兩端：曰僕日勤，乃十數年來時事漸平，鎮將則狂於富貴，士卒則習爲恬嬉，於是樸者以漸而澆，勤者以漸而惰。是今日之勇，又將化爲昔日之兵矣。豈不可慮哉！則居今而欲整頓水師，亦在統帥之先去積習而已。臣查閱所至，所見鎮將以下樸實者尚不乏人，而亦有修飾廚傳，講究應酬者，均經臣隨時戒飭。甚者至於參劾，類聞每屆巡閱，該節繫釋沿途迎接，開放大轎，甚至合隊排隊，初攻大敵，是但知聲威之壯，而不顧火藥之虛糜矣。業已由臣通飭禁止。所到處，須支搭五色棚帳，敲擊鑼吹儀仗，甚都是徒飾觀瞻之美，而不知撥派之難支也。且此習一開，則佞巧者必因此，而見長椎者必因



此而見細喜惡愛憎隨之而轉移即是非賞罰隨之而顛倒其與承平年間綠營習氣又何以異乎臣於辦派一節業已嚴札申禁其各營紅白慶弔及祭祀禮費時有萬不得已之時商之湖廣兩江督臣略籌開款俟實辦公此後再有擬派名目應門照例扣軍餉例從嚴參辦所有無名費項徒飾外觀而有損軍實者應請嚴旨飭下縣爲厲禁務使上行下效無失機誤之藉以養勇致之風庶水師可以久遠無弊

一曰軍政宜實講也臣據據慎選將材既可以收賢者之用力除積習又可以儆不肖者之心而鎮將以下中材居多則利弊所在必持有成法以制之此軍政之所以宜講也查水師定例用人甚詳原以風沙綠舟掛器械非熟悉江海情形難期得力長江水師原奏第十五條兵部議定水師缺出不得機用別項水師人員是長江用入之法必須須長江水師人員方可補用自曾國藩創立水師以來十有八年除已充營哨官外其勇目以戰功保至參遊都守千把外委者人數甚眾現議改爲經制額缺則該參遊以下名雖爲兵其實皆候補人員也臣前與提臣再三定議即以此等兵中之官作爲水師候補遇有缺出擇其人材可用者酌量拔補不得濫收外來人員乃此次查閱各營提標中軍所收外來候補人員至二百七十餘員之多各鎮標或三四十員或五六十員詢其來由在提標者皆曰自各處薦引在鎮標者皆云由提督防送按冊點名則有向在水師各營因事撤革者有向在陸營儘於履歷中聲明曾在某水師效力者並有儲於冊上註一銜名並無出身履歷而點閱之時並無其人者可謂冒濫已極而一經收得即須津貼薪水糜費尤甚日復一日數年之後長江水師必盡雜出不倫而營制不可問矣惟此項人員收標既久一時難以盡遣且擬限以定制提標只准留三四十員各鎮只准留一二十員其有不安本分即別有嗜好者隨時駁加沙汰此次嚴定額數俟隨時用竣以後即不准再收候補人員如有出缺專於長江水兵中拔補以免外來別項人員紊亂務使水師人材歸水

師拔取以符定制其各營額兵以前類多遊勇查各營水師兵丁向由本地招募以生長其土情形較熟今擬凡在水師地面漁戶水勇人等如有才力精壯心地樸實諳悉風水沙線者皆可酌量募補且使湘軍土軍主客並用以杜勾結妄爲之弊於軍政亦有裨益至原奏二十七條不准私設礮船所屬最爲深遠而近來民間礮位未能禁斷其行劫巨案往往有假冒礮船之事長江各營礮船但有旗號並未按照沙船濬船定例於船梢兩旁大書深刻標列字號盜船私船無可分別以致登龍之攬私闖卡匪船之假冒行劫漫無稽查官民均被其害屢飭令各營所有礮船均於船梢兩旁大書某營某哨第幾號礮船務使旗號收卷之時猶可一目了然遇有攬私賊軍即可按號查究則營船不敢妄爲而盜船亦無從混跡矣

一曰體制宜復舊也查水陸各營設提督爲總轄卽設總兵爲分轄提督固有節制各鎮之權而總兵卽有操縱一鎮之責是以定制提鎮相見用實主禮文移往來一切不行蓋重總兵卽所以輔提督也茲查水師提督與所轄各鎮公牘初擬用札既而改用照會經臣再三商論始用咨至各鎮之於提督則駁用申文實非國家舊制至提督出巡所到各總兵必須迎送出境掛刀謁見尤爲體所未見雖苟自專類出於不肯之逢迎而妄爲實倨亦何以存方面之體統况提督之體愈尊則總兵之權愈奪遇有大事能望其引義以諍乎用人失當能整其秉公與同乎又長江水師原奏十五條哨官出守千把外委五項應全歸提督主政原以專一軍機委署一層未及分別聲敘長沙分汛地段每哨所管汛地或二十里或三十里不等該汛官遇事故出缺若必由提督委署則如湖南岳州鎮標出缺提督選在江南太平江兩州鎮標出缺提督選在湖南岳州上下數千里懸遠久待往返需時萬一本汛出案勢必無所贖成難汛出案亦將巧爲設卸關係軍機實非淺鮮提鎮皆係統兵大臣卽皆有用人責任總兵用人失當提督秉公參劾可也豈宜總兵竟不預聞若補缺

既由提督主政而聽兵不得恣著一缺則弊重遠甚流弊頗多且亦非提督一人精力所及於營務尤有窒礙  
應請 飭下提鎮體制仍遵 國家定例一切平行其各鎮將弁出缺即由該總兵就近委署再行咨明提督  
請補其提督敘補非人各總兵團行者明更正則提鎮有相維之勢即提鎮有相濟之功矣右 臣所陳四條係  
就今日水師已見之弊而言而其弊之未形者防微杜漸尤賴隨時整頓 臣與曾國壽創立長江水師之意原  
以十數年苦戰賴此一軍奪據長江之險俾賊束手待斃而百戰之士棄之可惜且東南有此軍居腹心要害  
之地一旦有事可以無貽背受敵首尾損決之虞此微意之所在也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六十四目錄

兵政二 兵制下

新設輪騎標營制疏

請改臺地營制疏

會籌甘省邊通兵制疏

擬請挑練大同馬隊五旗疏

新疆局勢大定敬陳管見疏

奏所部請軍改營爲旗疏

擬添練兩旗馬步營疏

議陳酌改營制藉節餉需管見疏

會辦吉林練軍事宜疏

晉省綠營就餉挑練事宜疏

奏設瓊州練軍籌餉項採練章程疏

木邑兵防芻議

李永發

沈葆楨

左宗棠

衛業光

張曜

劉秉棠

奎斌

卞寶第

穆翼善

陶鈺

張之洞

賈履上



兵政三 兵制下

新設皖南鎮標營制疏

兩江總督李鴻章

皖南鎮總兵一缺前於咸豐五年經前總督臣怡良奏准添設營制事宜當因軍務喫緊未遑議及迨同治四年前李督臣李鴻章奏請分成招補安徽各營兵額案內聲明皖南鎮標下除統轄徽甯池州鳳蕪至五營外應不添列裁撤抽就中的改撥之旋准兵部議切當此 國帑支絀之時未便再添營制以糜餉需應泝其就中的改增定等因奉 諭旨依議欽此當經轉行皖南鎮道會同藩臬司查議去後茲據安徽布政使裕祿等議詳前來等因伏查皖南四府一州地廣山多最為緊要從前設立徽州甯國池州鳳蕪蕪至五營兵數無多頗形單薄今既添設重鎮自應仿照壽春鎮營制設立鎮標左右兩營查皖南地方以甯國鳳蕪中之地帶浙徽江通衢因建總兵宜駐甯國府城居中控馭管轄改設之鎮標左營添設之鎮標右營及原有之徽州池州蕪至五營德甯營兩江總督安徽巡撫節制其鎮標中軍擬以甯國營作為鎮標中軍左營原設弁兵毋庸增減惟甯國營係屬參將改為鎮標中軍似與體制未符查蕪至遊擊與徽甯道同駐蕪湖該處為七省水陸要衝商賈輻輳巡緝彈壓亦須體額稍崇之員方資控御擬將涼設甯國營參將改為蕪至遊擊將額缺其蕪至遊擊調升甯國改為鎮標左營游擊兼管中軍事宜添設之鎮標右營體察情形擬設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馬步戰守兵三百名惟通省各營無可裁撥查有安慶營副將所屬之防江游兵二營本係專轄江南兼管兩北兩岸陸路支河汶港現在長江已設水師專顧江防該二營係北岸屯防省城

暨和舍一州縣城守與臨外所餘不備。支河及沿江築鎖汛境既少額兵尙可稍減擬於游兵營一百一十名防江營抽兵九十名共成三百名撥歸右營以行增設之數所設千總一員把總三員亦於游防一營內裁撥其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備查安省各營實無可以抽撥改移之缺擬請添設以重營伍再游兵防江一營原駐大江北岸前因統轄江面設有哨船是以兼管江前汛地今既無江汛之責又無巡哨船隻若仍兼管南岸汛地勢難聯絡擬將該一營原管南岸汛地撥歸皖南鎮標分駐池洲蕪采一營管轄門於防江營內撥留和悅洲把總一員守兵四十名歸併池洲營游兵營內撥留守兵二十五名歸併蕪采營原設關內內設外委一員添派設防又防江游兵一營有原管之江心洲汛若歸長江水師兼管該官兵等稽巡查爲名棄舟登陸致啓陸屬之漸自應仍歸陸兵分巡惟聞該孤洲地處江心四面皆是水師時有砲船梭巡形勢今昔不同撥下各該洲汛在皖南境內者統歸池洲蕪采兩營兼巡在江北境內者仍歸北岸之游兵防江一營酌舊巡防遇有案件汛洲地居民失事者檢歸陸營開差行泊船隻失事者歸水師開差如比就中增改各營兵額不甚懸殊足敷巡緝而增餉尙屬無多於差匪巡防亦可藉資周密其徵州馬德二營悉仍照舊毋庸更張謹將添設裁併各營及增減餉項數目分繕清單呈 御覽仰懇 敕部議覆施行

請改臺理營制疏

沈葆楨

臺灣營伍原係節選次奏陳上年府城挑練兩營毫無起色並將營官林英茂等參革在案府城如此外汛可知其積弊之深尤所罕見况弁則干預詞訟劫案規規了則巧避差操屆名頂替班兵皆由內地而來木保各分氣類皆有匪習之惡立節聚衆鬧殿且禁將利弁兵之規費弁兵情將爲護符兵民涉訟文員移提無不曲爲庇匿則有文員移營會辦案件又必多方刁難索案而匪徒早聞風遠颺矣種種積習相沿已久皆

由遠隔海外文員海棧較輕，弁不復顧忌，非大加整頓不可。且等體察情形，計無逾於裁汰併練者。分汛按撤制驕詐擾擾，不與自餘併營換練，則仗弱補強，將有三臺地除澎湖外，尚有十五營，擬仿准楚軍營制，併供以五百人為一營。營臺南淡嘉義一營，滿州府城台府城三營，安平二營，為一支。粵師臺鳳嘉三縣其北路協副將所轄中右兩營，合鹿港一營，為一支。粵師彰化一帶，延平滬尾噶瑪蘭三營，為一支。粵師淡水一帶，均各認真訓練，扼要紮營。邊境地方，有事接准，割調移撥，立時拔隊，不准延宕。其兵丁換班，固多裁制，而就地招募，亦利弊參半，尚須詳加察看。願立法，惟在得人而事，尤宜歸一。現既巡撫來臺，營伍似應歸統轄，千總以下，即由巡撫考拔守備以上，仍會同總督提督，擬題補臺灣鎮總兵，應請撤去掛印字樣，並歸巡撫節制。明賞，益充伏罪，飭部另行，須以該總兵官關防，以昭信守。值此整頓伊始，將弁之營私執法者，固宜隨時參辦。如有才具，出家人地相需，亦應立予拔擢，著補各缺，暫請勿拘成例，俾收得人之效。臺地袤袤一千餘里，處處濱海，皆可登岸，陸防之重，尤在於水而臺城以安平為屏蔽，安平向設臺協水師副將一員，所轄三營中，右兩營都司駐安平，左營遊擊駐鹿港，現擬均改為陸路，酌城巡撫董率，且有道員隨同辦事。總兵擬請移紮安平，向將安平協副將裁撤，以鎮標中營遊擊隨總兵駐安平，其臺協水師中右兩營都司改為鎮標陸路，左右兩營都司原設鎮標左營遊擊改為鎮標左營遊擊，隨巡撫副臺其標標原設兩營，仍行駐紮，改為左營為中營，而以中軍參將領之原設臺協水師左營遊擊改為臺灣北路左營遊擊，歸北路協副將管轄。守備以下弁兵缺額，均仍照舊至巡洋艇船萬不及輪船之便利，應將酌廠現這輪船分撥所用，添設各營現備存拖管船入號，俟下加修時，應請裁撤，撥廠變價以節糜費。

會修甘省變通兵制疏 光緒五年

陝甘總督 左宗棠



海甘肅地處邊要軍政爲先時值肅清應裁防勇以復制兵減額兵而節餉項臣等前在閩浙辦理減兵加餉一案頗著微效兩省營伍漸有實績去冬臣昌濬度臨時臣宗棠酌將甘省兵制應變通情形附片陳明請由臣昌濬咨商主辦奉旨俯允在案竊維制兵之設所以備緩急而固疆圉弱攸分所關甚鉅國家發兵二百餘年糜糜不盡此大軍興未能稍收制兵之效者由於餉薄而額多夫兵在精不在多兵之能戰視夫練之精否兵之不能練視夫餉之足否若餉乏之卒內顧不遑不得不聽其別營生樂心志因之而紛精力因之而懈技藝因之而生兵與將兩不相習無論不能隨以禦敵卽訓練亦難投時入操名爲制兵實與惰民無異徒爲地方之蠹而已各省戎鼓喧騰而不一而其要皆由於額多餉薄不能勸督精練初以費餉無可措多兵之用不知兵不練與無兵同練不練同雖名爲節餉實則並此薄費而亦覺虛糜臣宗棠於同治五年閩浙減兵摺內言之詳矣甘肅爲材武著名之邦其風氣固勵習苦耐勞本非他省制兵可比乃此次孤軍列郡淪沒均賴客勇之力本地無一技勁旅殺賊立功而譁噪之事且數見焉額兵之數非不多也原定餉章木添加以層層剝削馬兵差堪自給步守各兵未免過苦難得其力甘省賦少兵多軍食尙資他省餉源稍絀動輒事端惰兵驕騎由來已久非亟議更張望其轉弱爲強不得也久留勇則費不支全裁兵則恐無備仍循舊制則難期起色別議加餉則無款可籌臣等再區商酌亟宜按照閩浙成案量減可裁之兵以節餉項卽以所裁之兵餉加之所留之兵庶兵力較紓可責其勤練將弁各予以津貼革除虛冒應差挂名辭伍諸弊庶帑項無增軍政可期其精實甘省在昔爲邊要重地雍正中定額較內地爲多後雖陸續裁減而合一提四鎮並督撫陝西提督所轄駐甘各標討之尙存周步守兵五萬七千四百餘名新疆撥防兵九千餘名一併在內尙需兵餉馬乾銀七十八萬六千六百餘兩上色倉斗糧三十五萬五千四百餘石馬料一十一萬一

千一百餘石入百萬三千五百餘東公費銀三萬一千三百餘兩其大較也原設兵額之多緣地處邊塞北連蒙古南雜番回西路新疆更番戍防範圍兵力不得不厚也若就現在情形而論新疆各城漸臻底定方表另立營制甘肅已屬內地調撥新機察古王公台吉列成邊防編滿教化悠久而馴順有加北路無須重兵鎮壓即兩山番族時有伺釁劫殺之事然非無要可扼如果布置周密亦保無虞竊以等處以河套爲慮今秦唐久銷沿邊一帶且資其接濟西甯河州等境與敵對番諸處情形稍爲岌岌然回務既平小股匪番無須大隊時時放殊兵固有可裁者現擬將提標標路各營酌量地方今昔情形分別輕重仍按照馬步守三項名目分成核減甘省馬兵額數較多邊地難宜用騎而應敵布陣必步兵多於馬兵乃可制勝是屬兵固有可裁者現查關內各營馬步守三項兵數參差不一多寡懸殊章程未能盡一當初隨時增損自非無因而據現在情形番之應變海以期其盡利至於糧餉擬將減存兵數量加折色以資飽騰等數月以來周諮博訪往復商酌兵增餉章程甘肅實宜仿照辦理除加增兵餉外尙可節省銀六七十萬兩以之撥充新疆設省經費於西事亦不無小補據藩司崇傑詳請具奏臣宗棠詳加覆核無異除將未盡節目及疏漏之處隨時咨部辦理謹將擬議甘肅省變通兵制事宜列爲十條會同甘肅提督臣周達武陝西提督臣雷正綸合詞恭摺具奏

擬請挑練大同馬隊旗疏

光緒七年

山西巡撫 衛榮光

竊照晉邊之歸綏包頭控扼神地毗連大青山靈後山一帶形勢遼闊南抵殺虎口六百餘里西逾邊金八百餘里東接得勝口亦數百里均與獨頭蒙獍犬牙相錯溯自軍興以來征調因官則來去無時勇則招遣莫定其中游惰之徒僥倖伏匿恃此爲據逃避嚴又其地多屬蒙古游牧近年赴口開獵者往往謀擄牟利仇

殺相尋日久失衆亦遂勾結匪類其擾害從前因卓將軍扼紮皇甫川包頭一帶爲之屏蔽自三年卓軍西去即經前撫臣曾國公招募湘毅軍駐紮該處地方稍以安靜上秋湘軍東調雖將樹軍裁剝右營擇要布置而屬步四旗砲隊一哨爲數僅止一千二百餘人責令分巡千餘里之防此往彼來疲於奔命以故上冬與本年四五月間邊口地方頗有騷然不靖之勢迭據大同鎮張樹屏以地廣兵單難於兼顧非添派防營不足以資實備等情咨商前來臣查口外地方荒野非如內地有村鎮城池可以阻遏亦不如內地有敢汛兵役可以稽查而且居無四鄰人皆野處卽白晝劫奪何所忌畏况游惰各匪積年混跡其間此拿彼竄習爲常軌食強吞已弄一日若不犯卽懲至此輩賊膽日肆馴至如奉天吉林兩賊大肆騷張其結夥蒙古生計固屬可虞而瞻察日多當此邊陲未靖之秋尤堪養成巨患是添派防營一專實屬當務之急所難者處餉之後司庫支撥萬分旣不敢率准增雇又求便置爲緩圖再四思維惟有就大同額設馬兵揀派七百八十名查照營章練軍章程編作前後左右中五旗由張樹屏派員督帶俟成軍後撤助左右中三旗分紮口外三舍必嚴整素爽大余太等處前後兩旗擬飭分紮口內之關高岱岳等處劃定汛段聯絡巡防藉輔樹軍力所未逮至所以專款馬隊而不挑練步隊者蓋以平原曠野必以逐捕爲先如教練得法將來樹軍裁撤有此項馬隊馳驅奮擊旣可張邊鄙聲威亦足開綠營風氣似於邊防營務兩有神益倘蒙 天恩俞允 營撥飭張樹屏揀派營官認真訓練務期捕除醜類保久地方仰副 聖主綏綏邊陲之至意再此項馬隊五旗除應領底餉外每大建月計增餉練銀四千四百四十八兩三錢小建月計增餉練銀四千三百六十八兩七錢八分此外應領城軍火各件當飭查照章程節節支不准稍涉糜費將來統歸省省軍需項下核實造銷以示限制

蘇疆局勢大定敬陳管見疏 光緒八年

張 頌

竊奴才接准伊犁將軍金順泰贊大臣升奏各國本年一月初四日伊犁藥已接收從此保境息民謹信修睦  
雖所慮誠憂少安此 堂陛之良區邊庭之幸事也論者謂新疆局勢大定今日之先務在於裁汰勇丁以  
節餉項奴才則謂裁汰勇丁即可規復兵額變通營制方能永固邊防也營制之宜變通者有三曰增騎兵曰  
重火器曰設遊擊之師各省綠營定制步多騎少扼要防關戰於山谷步兵之利也出奇制勝平原蕩決騎兵  
之利也新疆各城廣川大原間以戈壁滅步增騎宜亟變通者一也軍興以來多尙火器愈講愈精以他器敵  
火器則他器鈍而火器利以火器敵火器則舊者鈍而新者利故外因水師非特兵氣惟恃  
器精而又勤於習練減養兵之資爲購器之費宜亟變通者二也至各城營汛設立制兵爲數不能過多此城  
有警彼城設防各類器械力難分救故南北兩疆宜設遊擊之師居中駐紮統以知兵大員此項兵丁不供他  
役規模嚴整以期士氣常新設遇各城有事風馳電掣而赴之無事之辰南北兩疆各於邊界定期會哨振武  
揚威應戰好究宜亟變通者三也所謂營通營制方能永固邊防也至於各城兵額督辦新軍務劉錦棠陳  
明體誠關外現裁營勇選其精壯耐勞者編成餉兵改行餉爲坐糧實爲良策蓋關外營勇有籍隸陝甘去新  
疆最近風土相似者有籍隸東南各省幼穉被賊掠輾轉投營里居氏族不能自知者有原籍遺兵田廬已空  
親屬已盡不可復歸者有感亂之日樹怨於籍以異地爲樂土故里爲畏途者此屬者選爲制兵久經戰陣可  
期得力一利也參用屯田之法兵食兩足一利也關外多一精兵關內少一游勇豈無數事端三利也所謂  
裁汰勇丁即可規復兵額也邊城費地治兵爲先兵強則邊固邊固則民安民安則事理矣

梁所部諸軍改營爲旗疏 光緒十年

劉 錦 棠

續臣部馬步諸軍暨烏魯木齊提標十勇裁至九年十二月底止共存五十一營旗開砲隊三哨小馬隊五哨藥經遵照部議奏明立案其自十年正月起經臣再三籌度先於行糧馬隊內飭將蜀軍呼敦左右二營楚軍定邊一營兩軍定邊小馬隊一哨裁併改爲定邊行糧馬隊一旗呼敦行糧馬隊二旗定邊坐糧馬隊一旗又於行糧步隊內裁撤兩軍定邊中營一營並將軍字左右二營定邊左右二營蜀軍正副二營楚軍安遠左右二營建威一營裁併改爲軍字左右二旗定邊左右二旗蜀軍正副一旗安遠左右二旗改建威營爲安遠前旗以上兩步改營爲旗照章共留員弁勇夫五千九百一十五員名額馬六百三十五匹外共開除員弁勇夫二千九百六十二員名額馬一百二十一匹其各營遺勇口糧結算至三月底不等由臣極力體卹並將分收上年息借陝商之款添放清楚又喀喇沙爾地方險要因就所轄蒙部內挑選蒙古馬隊一旗照依土勇馬隊章程開支以資防衛其阿克蘇通標土勇一旗經部議准現已挑募台之楚湘蜀軍前烏魯木齊提標土勇共五十四營旗開花砲隊三哨小馬隊四哨通共額設弁勇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員名額外營哨官一百一員額外火夫長夫馬夫九千六百一十一名額馬一千七百八十八匹此臣部諸軍截至十年三月底止現存實數也茲據行營糧臺開單詳請奏咨前來臣覆核無異計屬隊改旗者共三營步隊改旗者共九營又伊小馬隊一哨較之上年營旗之數雖多三旗而實在弁勇亦併不少論邊地之遼闊防勇未敢議裁論欠餉之遞增必須及時清理似此設法的改減一勇卽省一勇之糧兼之汰弱留強挑一勇真得一勇之用於防守賊害之中力求裁省以期上副 勅廷綏邊節用之至意

擬添練兩鎮馬步營疏 光緒十年

署山西巡撫奎 斌

竊維晉省綠營疲弱積弊已深非改絃更張艱期整飭經升任撫臣張之洞遵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

諭於本年四月間奏請酌改兵制減額加俸奉 旨該部詳奏欽此竝已先期分咨大同太原兩鎮於所屬各營兵額內裁汰老弱壯類旋據大同鎮咨報共裁馬步兵三百三十六名太原鎮咨報共裁馬步兵一千一百三十六名節省餉乾存司原原擬俟接准部覆再行分別選練成軍惟平省幅員遼闊兵額本不甚寬今裁額既已酌裁新兵未經添練冬令駐屆備禦空虛亟宜先事圖維以期固圉查晉南各屬地處荒蕪無人煙寥落客民來晉備趁良莠不齊編插積互不容稍懈北路沙漠荒遠游匪散勇潛虜其間往往伺隙而動雖年來迭經捕治伏莽未能悉除耕匪較極關緊要張樹屏所統樹軍營大同練軍向聚包頭等處及邊境內外前途恐明備調一經恭逢 諭旨即當抽調啓行是預籌北境設防兵力尤宜稍厚 現兩鎮裁節餉乾通盤籌帶擬挑練大司鎮步隊五百人爲一營馬隊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太原鎮步隊五百人爲一營扼要駐紮分段梭巡與原有樹練各軍聯絡聲勢以期得力通計 鎮戍兵三千二百七十餘名飭司查核餉乾原估之數計每年可節省銀五萬九千四百四十餘兩此次添練馬步隊二營接升任撫臣張之洞奏明章程步隊每營每月大建薪餉銀二千八百零馬隊每營每月大建薪餉銀二千一百二十一兩零計每年共需銀七萬一千五百餘兩尙不敷銀一萬一千餘兩惟添練馬步兵丁係就兩鎮現存兵額內揀選每年尙可扣除底餉銀乾二萬一千餘兩以裁節之餉爲添練之需既屬有盈無絀亦與前次奏改兵制章程相符一核裁改兵制之案接准部覆後再行照章分別舉辦辦理清源局司道詳請具奏前來除分咨大同太原兩鎮於各該營存兵內照數抽調選派得力將領教練成軍另將節存餉乾應需餉數咨部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並請 勅部將首省裁改兵制原案逕爲議覆施行

謹陳酌改營制籌餉需督覽疏

都察院御史十寶第

國之財用至今日而愈艱統計歲出大宗莫如兵勇之費設查直省缺綠各營兵額七十七萬餘人每年薪糧計銀一千數百萬兩養兵不爲不多費餉亦不爲不鉅在朝廷規模遠大原不惜財以備兵無如兵額多則力愈窮餉則國愈貧專逆自全田起事初不過一千人廣西額兵一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乃以二萬七千之兵不能擊二千之賊廣西兵不可用他省可以調推其後髮捻回苗等匪悉賴湘淮營勇剿除勘定綠營戰績無聞大觀前平伏莽未盡兵不得力勇難盡裁撤於是歲支勇糧又在千餘萬兩賦入有常何堪如此耗費說者謂裁勇補兵足資節省不知勇糧較兵餉爲優孰肯背井離鄉就此數錢兩許之餉勇之不願爲兵有必然者今氣化弱爲強兵皆如勇勢非裁額併糧變通營制不可變通營制非漸次辦理不可何者營制不可變通則今日所練之兵仍是舊染之習變通不漸次辦理則驟聞裁汰之議未必不啓軍衆之疑所爲變通者綠營制每月屬兵一兩九錢戰兵一兩四錢守兵九錢零月餉無多必藉小留手藝以謀兵畜既不能兼業別業則不能責令專操無論技藝之生疏也而其分歸鄉里各謀生計遇有調遣或製造器械或整理器械或安頓家口或房脩頂替非數日不能成行軍情瞬息萬變何可任此遷延從前削平大難各省用勇不用兵者正爲倉卒不堪以應變也且擬請裁額併糧以兩個挑養一兵以其屬雜俾無皇家之累仍仿勇營規制如額兵一萬分作二十營以一半駐守以一半巡防南營至北東營至西互相選戍令習辛勤仍復按時更替以均勞逸無事則計日操防有警則隨時接應申明紀律不准再蹈綠營習氣所有營官於現職兩差遊中遴選曾經戰陣謀勇兼優者任之都守以下充當哨弁現時新疆設立提鎮各官奏請照楚湘營制者卽此意也所謂漸次辦理者兵現額原設哨弁亦應隨之核減綠營將弁統領廉俸馬乾薪紅銀兩職分大者一官可抵百兵之餉小者亦可抵十餘數十兵之餉故大學士臣曾國藩請議安徽綠營奏前將零星屏劄

之兵一律裁奪。派將弁督隊序補。誠以裁汰兵丁。須先裁汰將弁。乃不練。手蓋綠營。積弊固深。密攔扣月餉。以及左右役使。非額兵裁汰之議。與將弁不便。故多設辭阻撓。希圖仍舊。稽習之牢。殆不可破也。臣擬請先裁將弁。以併營則所併之營兵。已見多以後逐漸裁兵。仍與所部原額不相上下。斯時將弁。身不致藉詞。硬阻各營兵丁。過有故革。及老弱裁汰。法法出。暫停招募。俟通省出有千缺。即將現兵挑補。壯五百人。補之。給與雙餉。總營精壯不足。即以營勇。撥補作爲練軍。一營均照勇營章程辦理。庶幾兵際實用。勇可漸裁。或亦節省餉項之一道也。

會辦吉林練軍事宜疏 光緒十一年

欽差大臣張蔭桓  
吉林將軍 奏 元

竊吉省已練之兵。存城無幾。餘皆分防各城要隘。未便調歸校閱。惟值防務稍鬆之時。可於兵力稍厚地方。查照海軍衙門會議。抽撥馬步隊三二成。歸於練營。稍節餉需。以希元自應量爲抽撥。以符原奏。茲將所撥防軍右路步隊一營。左路馬步各一營。練軍馬步一起。共一千五百名。隨帶馬匹槍械。測撥現食月餉。以清界限。以才穆爾善查該省所撥馬步練兵餉數。稍有多寡之殊。應照新練章程。支發俾昭澄一。又於食餉未練之兵。及八旗臺站西丹內挑選年力精壯者一千九百七十名。加入撥吉教習二十五名。正藍旗練軍統領俊恆。領等奏。准調營兵丁十名。編入歸伍。合已練馬步四營。添練步隊六營。共足原議四千五百人之數。每日先發小口糧。暫行租住棧房。照議立爲吉字營。分爲左右兩翼。仍照奉省門按入旗分定營制。以才穆爾善前據特派之正藍旗練軍統領俊恆。領爲吉字營總統。乾清門一等侍衛三品頂戴富林布。爲幫統。專任督率其餘統帶各官同。以才希元會商。查有一品頂戴花翎協領霍隆武。巴圖魯穆隆阿。久歷戎行。堪充左翼統領。記名副都統花翎副都統富爾丹。副都統穆爾善。均堪充右翼統領。復於吉省八旗各官暨。以才穆爾善調營。隨員內詳加遴選。



派定馬步各營管帶營官開列銜名清單恭呈 御覽茲於八月初一日一律點驗開練成軍起支正餉各營  
旗幟統衣均已製辦齊備約計吉省執練馬步十營除由吉省抽撥已練之馬步兩起步隊兩營隨帶現食月  
餉銀九千八百九十七兩零不計外新挑步隊六營餉乾將領員弁各營各局薪水每月實需正餉銀一萬九  
千五百七十三兩零其餘修葺營房製辦旗幟統衣及各營購備器具照章支銷各費均在月餉之外至於營  
營基地已擇定東西門外即飭該總統等督率屢步練軍趕緊修築營壘使兵早日歸營專心操練並飭將未  
盡事宜遵照立定規模妥為經理如遇緊要事件應由倭倭領等隨時咨請 才需元酌辦 才穆圖善於辦  
理就緒之後即赴黑龍江開辦俟該省成軍仍由吉回奉揀次校閱逾期成爲勁旅一兵得一兵之用所有現  
辦吉林練軍練員挑兵成軍支餉緣由謹合詞由驛馳陳

官省綠營就餉換練事宜疏 光緒十三年

山西巡撫剛毅

竊查光緒十年四月間升任撫臣張之洞以綠兵積弊已久建議分立三軍四軍旋准部議以餉鉅難籌令照  
例定停廉餉等項免扣成平全數動用儘此例支銀米另議餉章再行會議復經前署撫臣奎斌遵議仿照  
直隸章程就餉練兵並屬陳沙汰老弱簡練精壯酌裁官員開併塘汛規復額餉綜核盈虛六條奏奉 諭旨  
該部議奏欽此經兵部戶部會議覆奏十一年十一月核准者覆行令照辦並以原議節省餉乾銀數稍有  
符裁汰員弁底冊間有歧異各營公費數目亦有可減仍令詳細查覆等因者行到晉省到任准移營即分者  
太原大同兩鎮刻期舉辦並飭清源局司道確稽餉數分別核議去後查晉省兵氣素弱庫藏無餘既議練兵  
復籌餉餉二者併舉計之兩全前署撫臣就原有餉章設法增節爲抽練之計固已然矣然營營營營營營營營  
拘兵力所限欲求處處周佈營亦勢有所難惟 臣竊以此舉有關晉省兵制全局雖非盡善盡美然就額餉以

執主兵原欲策自強而規久遠若留練滿於此日必費補直於將來故擬暫爲變通務使各臻精密論全晉形勢原屬北重於南懸前無位固詳言之矣且以此爲不刊之論是原定北鎮應設各營旗實已無可議者擇屆中權之地既不臨邊又無分汛之責原正設親軍馬步台隊一營步隊兩營處隊一營至於一城一城一城一城以日於抵晉之初即將省標原有親軍馬步練兵一百五十人 奏明全數裁退原營抵額概不募補通年計可節省底兩原銀二千七百六十七兩零並將原定此數募兵案內應設之親軍馬步合隊一營一百人全行開除通年復可節省薪公練餉銀一萬二百餘兩東路潯澤一帶控兩太行界運糧道邊臨林立山徑分歧原議備於潯安府設步隊一旗沿邊千有餘里不免有地廣兵單之虞擬於潯州府添設步隊一旗計通年應增餉銀八千六百八十九兩零仍於蒲州府原設步隊一營五百八裁去一百人改爲一旗計通年可省練餉銀五千七百一十六兩又原議於運城設馬隊一旗平陽府設步隊一旗汾州府設步隊一旗此三處皆爲省南扼要之區然運城居平陽之南汾州居平陽之北運城既設馬隊則平陽宜設步隊汾州宜設馬隊應請將原設平陽府馬隊改設汾州即以汾州府原設步隊改設平陽庶幾馬步相調聲氣和聯而於原定兵數餉數仍無出入統計此次就餉練兵撫標挑練馬隊一旗步隊兩營太原鎮挑練馬隊一旗步隊四旗大同鎮挑練馬隊七旗步隊一營改之原設親軍馬步合隊一營一百人開除蒲州府步隊一百人添設澤州府步隊一旗三百人除均與原設相同其營制餉章一類處所亦悉如舊制 奏由各該鎮照數編立均於十二年正月初一日一律成軍原有各營營應支餉銀亦均於是日截止至應裁馬步各兵自光緒十年正月起至十一年二月止共裁省標平鎮馬步額兵四千三百六十名且接辦後續裁省標馬步兵一百五十五名太原鎮各營馬步兵一千名大同鎮馬步兵四百名均從共裁馬步兵五千九百一十名官屬三百一十三

匹通正節者其兵餉地米以百銀七萬九千三百兩零裁改守備以下七八員實裁都司六員守備一員千總七員把總一十二員外委十二員共五十五員例屬八十八匹均於十一年十二月底與新裁舊汛各兵一律停支俸餉通年當省裁官俸益應備銀五千人八百三十一兩零自減總營公費銀八百八十八兩零台之額准規有成平銀一十萬六千八百二十五兩零通計每年節省規費可備練兵之需者實共銀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四十六兩有奇今就所餘各營旗牌支薪公練餉練軍通年官帶銀一十六萬八千四百七十兩有奇並酌量分統公費銀一十五萬兩每年尚餘銀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兩有奇其餘雜支應以軍火爲大宗歲修營房次之冬防煤炭又次之酌量正項一成計算每年尚可餘銀數千兩以備修造軍裝飾賞等用亦應有盈無絀應隨時核實支銷如有盈餘報部候撥由清源局司道核核各項細數詳請具奏前來臣查綠營調弊頗屬成風至此時而已極今創始加餉整軍之議擬於安海兩團之功若一任情虛因循必致墮弊蹈厥屣比度支於式備仍極實際自當暫選特領嚴督長防務使兵氣日強儲氣漸振庶緩急足恃而成效可期如查有廢弛營伍任令委了技藝生疎以及濫給名糧虛糜糧扣等弊卽由該將營哨各官從嚴參辦並將分統之員一併參辦所有北軍馬隊五百人樹軍馬步一千二百人皆係客勇部議原限一年後遣撤當此經費支絀之時但有可裁之兵可省之餉自宜力求撙節現已另片陳明將北軍馬隊五百人先行裁遣其樹軍各營分業北路緝匪巡防深資得力現在各營甫經續練未能一律精強統欵一年後再出臣酌量情形奏明辦理

奏設瓊州練軍籌餉項操練章程光緒十四年

瓊州一島爲海疆第一衝要亟時大律逼近越境內緩急容外警備防在在對其兵力而勇營籌餉治案殊非

附錄 練軍之圖  
廣東巡撫吳大澂

經久之計迭經督辦欽廉防務督馮子材本擬督方耀署陸路提督劉紹忠署瓊州鎮道往復詢商而  
 等督飭司道參考羣言覆加酌核權款瓊州原有之餉兵餉較練軍加足練餉一洗積弊窮庶可化虛糜而  
 爲實用瓊州鎮標裁存額兵二千零九十九名擬就瓊州鎮標左右兩營崖州協萬州營儋州營海口營海  
 安營共七營每營抽練陸軍一旅營計二百五十名昔議護令親兵紅藍旗俱在其內七旅營共一千七百五  
 十名先將馬兵營數歸款不敷之數以守兵補足又瓊州水陸額設崖州儋州海口海安等營拖船十號  
 現擬先行整頓七號分撥崖州一號儋州二號海口二號海安一號共配撥練二百五十名連前陸軍共二  
 千名陸軍不論馬步戰守每名均給月餉實銀三兩每練兵十名設副長一名月餉三兩三錢拖船正兵月餉  
 三兩每號設正副舵工各一各正舵工每名月餉六兩副舵工每名四兩五錢陸軍每營五哨中哨營官自帶  
 拖船每一號爲一哨陸軍哨官二十八員拖船哨官七員水陸哨官均於本營千總外委內選充不拘實缺候  
 補每月給薪水銀九兩所有新編均不扣建營官七員餉以本營現任副參遊等官兼充無論官階大小每  
 員月支辦公費銀一百兩如遇有剿捕擄要並防爲日甚久督帶之將官未便常年在外應每營各設幫帶一  
 員以便更番而資兼顧卽於本營現任都守酌派兼充幫帶官七員每月給夫馬費十五兩以瓊州鎮總兵  
 爲號統領自支辦公費銀二百兩統計練餉薪水公費每年共需銀八千八百四十八兩各營除拍練之外尚  
 應存守兵一千零九十九名以充看管城門局門腰牌人稅各項餉差及勾提各處緊要塘汛以存傳制此抽  
 撥練軍酌定練餉之章程也查此項拍練之馬步戰守各兵原有底餉銀三萬三千餘兩又原有本色糧米七  
 千二百石每石按照部章六營均折銀七錢海安營折銀五錢共銀五千餘兩又馬炭原有馬料米折銀五百  
 六十餘兩一律由藩庫道及高廉雷瓊各道分別捐出移交海防善後局添撥練餉既餉盡一旦免延欠共抵

銀三萬八千五百餘兩尚不敷支銀五萬餘兩擬即就瓊州現駐防勇十底營中的裁五底營每年計裁銀八萬一千餘兩除撥補此項不敷之練餉外每年計可節省銀三萬零二百餘兩遇閏之年應加月餉薪費共七千三百七十八兩有奇除原有餉米外較之閏年勇餉所省仍多俟勇營報裁之日即爲練軍起支之時其挑對之守兵二千餘名應支餉米仍照舊章此節勇營撥補練餉之辦法也至抽練之兵悉按勇營規制一律挑選精壯足額臨時派委大員點驗向來處伍攤扣散換驕惰等積習嚴行禁革其有革退事故門由練營募補不得沿襲缺底頂充之弊革退者將積欠餉米清給本人已故者清給家屬其底營之本營守千記等官不得干預但不得以別省之人充補應專募廣東本省之人毋庸拘定瓊州一府之人餉項每月支發一次隨軍七底營務令一營合紮一處朝夕操練不准散處城市兼習工商海風猛烈支帳難以耐久均令搭蓋營房居住即以每年應領帳棚經費抵作工料修理之用所有軍器仍由軍需局照章核發拖船責令住船勤操巡洋會哨練習區海沙淺水路均由瓊州鎮督率考校認真奉行至支發練餉責成雷瓊道切實稽查按季稟報如有缺扣稟明查參此挑練成軍屯紮操練發餉稽查之章程也以上各條略仿直隸練軍章程而月費薪水及火夫長夫等項節節甚多至統領管帶各級將雖係有缺人員而廉俸無多又經減成萬萬不敷用度以致難扣百出難期整頓況海外瘴癘尤須優加體恤方能專心盡力且本營各有將官統帶之總兵不能照別省章程自帶一營別無薪公可資津補自宜一律籌給以資辦公而免流弊由海防善後局司道局核議會詳請奏前來以等查瓊防勇營分布黎嶼及郡城海口地方巡察鎮壓爲數不能過單若非酌設練軍則勇營斷難籌辦而經費無憑整頓原有之底餉銀米徒結虛耗今加餉抽練提彼注此一轉移間營兵可爲有用勇餉亦多節省似於瓊州不無裨益

英志載本營兵額屬步戰守兵七百五十七名馬兵五十名戰兵一百十名分防八十九名步兵在營者二百十四名分防二百九十四名除未分防實計在營戰守兵二百一十四名馬兵與另派隨從巡查兵五十名數足相抵不計外在營勤旅實屬無多查分防內城汛駐城中派兵五十一名中浦汛駐城外派兵五十六名此雖各有職司各分地段而城廂內外指臂相聯視北浦汛南汛泗涇汛北韓山汛之隔浦寫籍者週別是合城汛中浦汛計又益兵一百七名合前在營兵數共計戰守兵四百三十一名卽有老弱虛糜大約戰兵一百二十名守兵二百八十名可資實用夫 國初立法將原爲巡洋城守乃專備境設有土兵備城守謂之城守後因駐調無常以提樞右營全軍移駐遂定令額現在在營兵分隸參將守備麾下多寡未詳大約可分可合然水師不巡洋陸兵不備境徒充伍籍於民何賴焉今議請以參將一員統帶中浦汛千總一員外委千總一員駐紮小東門外新中浦署 舊中浦署在天后宮舊署今新建在北界保官署原基改造地力較大 撥派水陸戰守兵二百名當川防堵其地素係匪徒窩頓之區中浦千總不足彈壓率以重鎮庶絕奸萌且東北控黃浦東薄西北扼吳淞黃渡其北浦汛北汛各有哨船趨邇來往不遏片時聲勢甚爲聯絡至海洋船隻進出例有巡查附近大關挂號尤便著畿北界逼近英國租房則英國自遼和約以來與民從無衅隙況今該國兵船聯 守口如得互相應援正足爲助此防海寇遏流匪力爭上遊之策也其城內應分兵二百名隸守備城汛兩營守備有者在南門外汛汛無署可於九畝地美倉安置或易守備居此以便採訪以資屯衝設有盜警立即發號開城整軍成列外可接內內可攘外正無事團練壯丁招募勇而一兵得一兵之用於 國初立法之意似不相懸殊若所請裁撤補盜島改歸水師之說又有故焉夫本營水師管內洋外洋非其熟悉然考之軍政內洋卽陸外洋所恐本

地兵單不能兼任若欲添設又恐經費難籌今捕盜局本係各號商捐貲核計雇募勇隊當開費不下一二  
十萬金段之兵額所需養一兵幾及十兵之費若移歸水師統以將弁募勇可爲營勇雇船可備師船陸隊有  
階賞賚有格而調兵之有用必不及廣艇漁船者不敢信也蓋近來海運調糧鑄江殺賊捕盜局勇賦屬多功  
但自來召募之徒皆能強不能收可聚不可散卽恪遵號令任受驅摩天下究無終日招兵連年捕盜而可云  
安享太平之理惟准以 朝廷體制統以將帥威權紳商助餉仍可邀 恩士卒服勤自堪報 國錫爵末議  
是否可行伏候 采擇焉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六十五目錄

兵政四 屯備上

伊犁興屯原始

略於南路墾募民苗與

松郡民團經久紛囂

裁屯田議

奉 旨籌撥甘省糧臺暨新開餉項疏

松筠

胡林翼

賈履上

張蔭桓

蔣良騫





兵政四 屯餉上

伊犁與屯京始

松 德

新疆各城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而無旗屯惟伊犁皆有之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民之屯皆創自乾隆二十五年時初設兵駐守 高宗純皇帝以武定功成農功宜舉 特命參贊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敦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爾達巴罕至伊犁鎮守辦事搜捕瑪哈抄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即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與屯開渠墾蕪是為伊犁屯田之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陸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一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以五百名差操一千名屯種四十二年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為撫卷定額三千名以五百名差操一千五百名屯種分為一千五屯仍視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吐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至三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產齊回子亦名普爾伯克品級之回子三百一十三戶種地所生之麥大小伯克及挖鐵回子六十戶養贖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為九屯於因爾札達爾達城居之設阿奇穆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請客民莊世福等四十八戶以無礙屯工之隙地請撥令開墾即於本年陸續承為土著此戶屯也以上兵回戶屯等項行之有年其來已久惟旗屯一項則前此所未有至嘉慶七年而始與先是乾隆二十九年奉 高宗純皇帝諭旨伊犁田土肥潤如數多人耕作莫若令滿洲官兵分種既得勤於力農而於籌贖

家口饑苦因也均屬有益著明地畝俟滿兵到齊後酌量分給耕種欽此某時將軍明瑞覆奏以附近伊犁二百里以內可種之地甚多俟官兵到齊再爲妥議辦理嗣於同屯之東開築新墾因地勢較高未就緒而能三千七年又設法引水爲土爾其特屯田不一二年亦罷道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疊奉 諭旨駐防官兵隨口築而國家經費有富伊犁地廣而肥著賞給官兵地畝佃人耕種用資生計欽此歷任將軍皆以灌漑之水未及籌辦嘉慶七年將軍松筠相度地形親爲履勘始得導水與額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一溝一道遠逾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院岸開支渠引漑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製解寧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經營裁撤之屯授惠遠城入旗官兵均令開畝餘丁代耕應雇佃種亦爲世應得 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之渠連名通惠渠並於其東河齊烏蘇地方濬大渠引不里沁山前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又旗屯之所始也

#### 附市務成案

乾隆二十五年辦事大臣阿桂奏伊犁增添兵丁及種地回子並修築城垣等事一摺奉 旨着軍機大臣核議具奏欽此當經按款核覆一摺奏內稱伊犁種地回子現有二百名宜於次年再添七百名以足千名之數適逢舒赫德奏派回子五百名令其攜眷於來年時每名應備帶小麥大麥籽種各五斗穀黍籽種共五斗應具馬匹牲畜等項俱照本年移來回子之例辦理令其於正月初間即由阿克蘇等處起程以便一月初間抵伊犁種地除著舒赫德外尚應添回子一百名俟伊犁接收後再行撥發前來等語查伊犁地方地廣而肥若畝種地回子等多爲撥給實屬有益但移駐種地回子所需口糧籽種馬匹牲畜若令一時全行辦理各城回子等設措不免拮据自應陸續撥發應如阿桂所奏飭令舒赫德等妥爲辦

理斯講事收後撥發二百戶回子若能同五百戶回子於正月內一併發往其善備不能一併發往冬收復種地之時已過與其抵彼徒糜口糧留俟秋收後再行撥發不但由阿克蘇起程不至拮据而伊犁至彼不久即屆春季種地亦不致糜費口糧應請將此項二百名回子於來年秋李落雪以前即令起程撥往一厚奏內稱伊犁地方外畧哈薩克布魯特本年三百名回子始種三百石籽惟除養贖伊等本身妻子應留籽種外回子五百名合此回子三百名每名若令種一石五斗籽種十五分收穫可得糧二萬八千石二十分收穫可得糧二萬四千石雖至少亦數一千戶回子一千五百名兵丁一年口食伊犁現有兵丁九百餘名請於來年再添撥一千五百餘名現有滿洲索倫察哈爾兵八百餘名外再添馬兵六百餘名除現有總營兵一百名外再添總營兵九百名此項增添之兵舒赫德應先添馬兵四百名於來年春間應撥五百名回子起程之際一併發來照本年春間帶來官兵之例辦給米粥羊隻其餘兵丁俱俟麥收後起程或辦給沿途口食等語查伊犁駐防兵丁宜雇回子等所種地畝收穫數用再為陸續增添駐防本年三百名回子所種地畝收穫之糧約數千餘名兵丁口食來年若再添回子耕種可得二千五百名兵丁一年口食請即所奏由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等城調派滿洲索倫察哈爾兵六百名總營兵四百名由烏魯木齊調派綠營兵五百名添駐伊犁不惟口糧易得而於防守地方有裨此項往駐兵丁於春間護送種地回子之時先令撥百名起程秋季撥百名起程所需口糧等項如何辦給之處應請令舒赫德行文與阿桂商酌辦理一原奏內稱來年回子足數千名耕種所收之糧於壬午年即數三千名兵丁口食來年秋季撥駐綠營兵千名抵伊犁後即先令耕種秋季壬午年春季再令耕種小麥大多撥發計一千名綠營兵丁一千戶回子耕種所收之糧足數六千名兵丁口食察看此地情形尙毋庸許多兵丁若有兵四五千名即足敷用

但伊犁地處邊界連外夷若駐兵五千請駐滿兵二千名綠營兵二千名若駐兵四千除一千名種地綠營兵丁外該再撥綠營兵一千名前來令其蓋房築城俟換班之際再行酌定數目等語查現在固爾札海營克察罕烏蘇等處令回子居住耕種地畝於哈薩克布魯特邊界之處安設卡倫防守地方需兵較多若駐兵五千部伍成而威勢威但駐兵必裁度該處分例不使糜費內地帑項於事方有裨益今阿桂雖稱年來一千名回子一千名綠營兵丁所種之糧除留存籽種外可數六千石兵丁口食熱必須耕種一年得實在此種數目方可裁度定擬駐兵之數莫若於來年秋收後裁去秋收後實收石數目如數駐兵五千俟奏到之日將出派何處兵丁如何擬定年限換班之處再行定議一原奏內稱伊犁名勝之地河北無過固爾札河南無過海努克若論田地肥沃無過察罕烏蘇其出努克地方現有回子二百名即令其居住不使移動海努克地方請建一小城駐兵數百名以邊哈薩克布魯特等所通之路至察罕烏蘇地土肥沃種地一千名綠營兵丁即在察罕烏蘇居住建一小城池以邊哈薩克布魯特由伊犁河北所來之路請將來年春季起陸續前來之七百戶回子俱令駐劄固爾札建一大城所有大臣衙署及倉庫房間俱修於此著馬兵等於芻青之時擇水草善處牧養馬匹牲畜以便各路遠出巡防俟草黃落雪以前各令回城附近度冬但目今穀尚未積不便即調築城兵丁俟壬午年夏季所撥一千名綠營兵到來專令資成築城蓋房等事其種地兵丁回子等亦令其暇時幫助便一年限內完竣等語查伊犁種地駐兵宜於形勢之地修建城池以邊外夷今固爾札海努克察罕烏蘇雖俱係形勢之地且固爾札野柴稀少若修建大城令多人居住不得薪薪兵丁不包括掘應於芻青百里克察罕烏蘇哈什喇吉喇伯勒密爾等處廣有耐木之地或近產煤之處多駐兵丁方屬有益請令阿桂另行詳視定議其海努克地方修一小城現有三百戶回子不使移動

仍駐兵數百名以防西通哈薩克布魯特之路察罕局該地方建小城池令種地一千名綠營兵丁居住以  
防哈薩克布魯特出河北所來之路馬兵於苴青之時擇水草善處牧馬以便各路遠出巡防俟移營旋回  
等款均如所奏辦理再修建城池雖據阿桂稱於壬午年夏季撤綠營兵一千名令其專修并令種地兵丁  
回子等暇時幫助一年限內完竣但現在伊犁駐兵俱係裁度該處收穫糧石數目方能定議若因築城復  
多派兵一千名該兵丁等到彼並不種地豈不糜費口糧計現在該處所有綠營兵丁地回子及來年滿  
撥綠營兵丁種地回子既有一千餘名應令於種地餘暇漸為築城其一千人之力亦與一千人之力相等  
築城須定年限亦毋庸一時完竣應請令阿桂通融酌辦一原奏內稱現議來年秋季增添一千名綠營兵  
丁種地而牲畜在所必需為魯木齊所有揆獲哈薩克兵六百餘匹雖經舒赫德奏備伊犁之用為數尚有  
不敷嗣後再有換獲馬匹於來年草青之際令安泰等一併措辦千餘匹送來應用外哈密巴里坤上年撤  
回兵丁有無回交馬匹亦令行查鄂吉永甯處令所需用再由阿克蘇等處至伊犁有一千餘里兵丁攜移  
前來必須馱載牲畜雜糧舒赫德具奏由烏魯木齊駝隻內調取三百隻但回子地方不宜駝隻秋季倒斃  
更甚現今烏魯木齊尚有駝七百隻請由安泰處擇五百隻於來年草青之時委員運送之便回將一千名  
綠營兵丁所需農具一併帶辦載戰前來將駝隻回在伊犁收放其阿克蘇等處應撥兵丁如需用駝隻即  
將此項駝隻送往應用等語茲來年伊犁添駐兵丁必需馬匹駝隻應如阿桂所奏飭令安泰等現有馬匹  
委員送往來年伊犁添駐九百名綠營兵丁等語得應由阿克蘇派四百名由烏魯木齊派五百名託經  
舒赫德將局魯木齊駝隻調以三百則由阿克蘇派出四百之兵起程時即著用此三百駝隻外烏魯木齊  
既尚有駝七百餘隻亦如阿桂所奏擇五百隻令馱載一千人種地所需農具即交此項五百兵帶往調後

添撥伊犁種地兵丁卽就近由烏魯木齊等處現有兵丁內調充可免由內地派出之煩云因奉 欽批帶領烏魯木齊兵丁前往時著派安泰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將軍阿桂奏言新墾地方種地兵丁每名收錢十一石以上額糧數官兵其數者原因初墾地畝之際示以優獎現在可耕之地漸形狹窄不一亦不甚懸至全墾地引水動力耕作累功勞多收者加倍獎勵收穫豐盈而數年以來漸次增加增有收至細糧二十七石有餘者烏魯木齊等處每年每兵不過收至細糧十四五石雅爾即今塔爾巴哈台地方去歲每兵始收細糧十一石三處收穫分數懸殊而官兵議

敘繳毫無異今各處官兵俱經住定不比初墾地畝之時宜將獎敘之例更定永遠遵行每名得細糧十一石除本處食用外計每名每日應得入台二勺尚不敷三人之需嗣後請仍止議敘每名若收細糧十八石除本身食用尚可食養五人請照現在議敘之例給予議敘每兵若收至細糧二十八石除本身食用儘可食養八人請由現在議敘外再加獎勵給予議敘如此不惜重勸極地官兵益壯鼓勵而不甚會墾種地官兵亦知奮勉實於官兵籌備均屬有益等因奉 旨軍機大臣議奏欽此經軍機大臣議覆歷如所奏嗣後種地兵丁每名收至細糧十一石者仍止議敘每兵收至細糧十八石者仍照現在議敘之例給予議敘收至細糧二十八石者由現在議敘外加倍議敘等 旨依議欽此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將軍伊勒圖奏言從前因伊犁地方未有積貯糧石曾由屯田總營兵丁三千內除各項差使五百名每年令二千五百名種地積糧數年以來積貯之糧現在五十萬餘石足敷三年支放每年雜營兵丁并民人回子等所交之糧約可得十八萬石一年支放外尚存餘二萬有奇以貯時石太多以至糧變傾圮無益而兵丁等者不為積貯亦屬無益請由屯田總營一千五百名兵丁內撥出一千名

令一千五百名種地一千五百名操練技勇如此每歲更換一半操練技勇新羅駐劄兵丁技藝嫺熟而一半兵丁每歲種地收穫若豐所得糧石卽敷支放倘遇歉之年積糧既多儘可無虞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將軍保甯奏言查前任將軍伊犁倉貯之糧五十餘萬石積糧大多以至霉變似屬無益請由一千五百名種地兵丁內撥出一千名裁減十屯會一千五百名種地一千五百名操演技勇今數年所收糧石分數二十三四五分不等計每歲所收俱以二十四分爲準收穫四萬二千餘石再發交綠營種地爲民遺犯等交糧一千餘石回子等交糧九萬六千石及各倉解面浮出之糧三千石一年共可得糧十四萬三千餘石現今伊犁一年支放共需糧十六萬六千餘石尙欠不敷糧二萬三千石俱由倉貯五十餘萬石糧內陸續填補現已剩糧三十餘萬石雖尙敷添放數十餘年但伊犁地處極邊若不稍備存貯餘糧倘遇有歉收或有需糧之事倉貯糧石不能接濟實有關係理宜預籌辦理由現在各差行走一千五百兵丁內留入百名照舊操練技勇充當各差外以七百名增設七屯令自來年種地計一年二十四分收穫可得糧一萬九千餘石此項糧石併現在回子等請添交糧四千餘石卽敷每年支放所餘倉貯之糧三十餘萬石每年出陳易新自不至於霉變而倉中可得永遠備貯之糧如此酌籌辦理一年收穫足敷一年口糧其餘換演入百名兵丁亦敷充當各項差使奉 硃批好事知道了欽此

嘉慶四年三月將軍保甯奏言綠營三千種地兵丁內令入百名操練營差二千二百名種地納糧如許來年仰賴 聖主洪福俱各豐收每歲除由綠營兵丁民人回子等所交穀石內支放官兵外尙餘糧一萬石有餘計現在各倉所存貯穀三十六萬石有餘足敷一年支放雖極邊之地積蓄官兵口糧益多益善但按



年積累過多以致零變亦似可惜理宜稍爲變通籌辦伏思極邊之地兵丁技勇所關緊要伊等雖更換種地乘暇操演究竟不能熟練今各倉既有水貯支放二年餘糧請由現在種地一千二百名兵丁內撤出四百名令一千八百名種地更換操練技勇再添兵四百名不惟每歲所收之糧支放仍復有餘而兵丁技藝亦可嫻熟奉 旨甚是著照所請辦理欽此

嘉慶九年二月將軍松筠奏言據署總兵納爾松阿呈報該十八屯所種地畝尙照原任將軍伊勒圖所辦停歇章程仍令種十五屯地畝之處請示前來查此處地畝不似內地用糞各屯地畝俱係耕種一年停歇一二年耕種始得肥沃豐收起初將糧倉共耕種一千五百屯後因替換停歇不敷於乾隆四十七年經前任將軍伊勒圖奏明倉中貯穀既多必至腐朽而邊疆地方操練兵丁亦屬緊要派去十屯撤出兵丁操演止種十五屯地畝一則爲操演兵丁再則因地畝久種不能肥沃欲使輾轉更換停歇是以如是酌添辦理嗣於乾隆五十四年經前任將軍保甯以多貯穀石亦屬緊要奏准增添七屯共二十七屯耕種地畝嘉慶四年又經保甯以貯穀既多的量裁撤兵丁令其操練奏准復裁減四屯此仍係因時籌辦今據署總兵納爾松阿以現在所種十八屯地畝請仍照從前替換停歇等情合而計之倉存穀石四十萬有餘其所請裁減者雖亦與從前伊勒圖定擬耕種十五屯地畝之數相符但停歇地畝亦不可不定年限從前經伊勒圖定擬耕種十五屯地畝後隔七年該經保甯奏明添種應如納爾松阿所請令暫裁三屯照舊耕種十五屯地畝嗣後不許停歇七年應令五年停歇限滿仍酌添種或撤三屯兵丁照舊操演限時令其修補各該城牆垣務使完整奉 旨批著照所請辦理欽此

嘉慶十三年將軍松筠奏言前於嘉慶九年爲按照舊辦章程歇種地畝奏裁三屯內管經聲明歇屯五

年限滿自十四年爲始卽應再加三屯耕種和使秀助對行屯鎮總兵團與阿白十四年爲始照例加種三屯奉旨知道了欽此

嘉慶十年將軍松筠奏言伊犁塔爾奇地方向設水磨一座係綠營各屯攤撥并兵輪流應役該弁兵等由倉領麥每年磨約十餘萬斤以爲出差官兵及各項常差遣犯口食應用每年磨納運糶不獨常川占用弁兵車輛而所磨之麪新陳相接夏熟之際不無發變每遇官兵等支領多致不堪食用竟磨兩無裨益查此項糧石本係伊犁回戶每年交糧十萬石每石加納三升斛面餘糧從前每年出差官兵及各項差役應支口糧原屬有盈無絀自乾隆五十年前任將軍保甯奏添惠遠城滿營馬槍步甲四百名每年應需口糧支放以來皆係歷年積貯回餘糧至嘉慶八年舊石餘糧俱已儘數支放所有步甲月支口糧自嘉慶九年不得不於正項糧內支給如此年復一年必致存實正項虧短實非慎重倉儲之遠因思裁撤綠營磨納運糶并兵儘可分撥在屯加給籽種耕種自明年秋收爲始每年共可增交小麥六百石所有回戶交糧每石既有斛面三升而綠營屯工不交斛面殊覺偏袒應令屯工一體每石加交斛面三升每年又可增交小麥九百餘石合之每年回戶斛面餘糧三千石三共餘糧四千五百餘石通計每年足敷支放馬槍步甲及出差官兵各項差役應領口食之需仍著糧餉處按年查明報部備案再查回戶交糧不獨每石加交斛面三升其每斛足數七十斤外尚有鼠耗手練營各屯交糧從前止交鼠耗並無斛面而其每斛斤秤竟至不如回糧斤秤足數支放實於官兵月支有礙今擬增交斛面共所有不敷斤秤仍應補交以足民食而歸實貯奉旨據松筠奏酌減水磨加增屯糧一摺其所稱裁撤水磨銷耗磨餉是動兵丁分撥各屯就地納糧於官兵等較有神益所奏似尚可行惟令綠營屯工於和糧時一體加交斛面並補足鼠耗斤秤之處雖係

比照回戶一律辦理但亦須體察綠營各屯是否力能加納並稟開辦勸募淨收之保留伊黎有年於該處情形素爲熟悉著將松筠事宜悉心詳核妥議具奏欽此當經保留議奏奉 上諭前據松筠奏酌裁水磨加增屯糧一摺因保留而在伊黎年久熟悉該處情形發核應從嚴保留詳覆奏伊黎塔爾奇地方向設水磨派撥弁兵輪流磨運麥粉以給各項應差兵役口食今因麥粉漸積應變該官兵等請願領奉易勇自保實在情形且撤出此項兵丁仍可分屯耕種增交麥石於倉儲亦有裨益著即照松筠所奏行其請令綠營屯工交納糧石時與回戶一例加交解面三升並補足斤秤之處綠營兵丁派撥屯田仍須兼習操防厚與回戶專事種藝者有別所交糧石但應令其照原定解額交足斤數若責令加交解面三升恐丁力不免拮据且倉員等或藉詞勒索淨收尤爲嚴弊松筠所奏不可行至惠遠城滿營添設馬槍步甲每年支放口糧現於存貯正項倉糧內動用恐致日久短絀據保留奏稱伊前任將軍時因倉貯過多曾親奏准於屯田兵丁二千五百名內撤出四百名輪流操演原撥於數年後察看增石盈繼再行酌辦今舊存餘糧既虞全數支取莫若於原撤屯兵內再量爲派撥分屯耕種每年所收糧石逐漸加增不惟官兵口食足敷支給倉貯亦可日臻饒裕等語保留所議較爲妥協著卽照議行欽此

嘉慶九年將軍松筠奏言伊犁種地回子六千戶從前每年每戶交糧十六石通共每年交糧九萬六千石迨後生齒日繁墾地畝於乾隆五十四年奏明又共續增交糧四千石是六千回戶四十餘年生齒倍加阿奇木伯克鄂羅木雜布懇借厄魯特游牧地暫給回子墾種以資生計現在仍自備麥種水設法開渠畝幾戈壁曠土殊屬急公因查遺屯地畝極多與其屯種有名無實莫若撥給回子耕作俾應納官糧盈餘卽可養贖家口庶於回子公私均得實惠詢之厄魯特總官等稱將本年回子借種之地一併撥給又春種

地方有田二千餘畝亦准回子耕種羅木雜布及伊什罕伯克等咸稱情願每年交納小麥二千石以供  
銅鑄廠夫口食奉 旨著照所請將哈爾河前遺屯地改撥伊犁種地之六千回戶耕種仍將本年回子  
借種厄特之地一併撥給其香積地方有田二千餘畝亦准回子耕種每年交納小麥二千石以供銅鑄  
廠夫口食欽此

請於南路屬募民苗粟壬子

胡林翼

受蒙以來夙夜思惟思維防堵外匪宜先清除內盜奉行保甲團練之法建設卡房四百三十五處派民夫四  
名十名至二十名不等分駐輪守逐月委員及老成紳士分帶練勇百五十餘名備悉各鄉勸諭巡查周而復  
始迄今半載有餘所費不過四千六百金業已自行捐辦盜首楊浪子等次第翦除分別懲處居民稍為安堵  
行旅稍為無慮聞近日懷遠融縣羅城土匪或百餘或二三百不等水陸搜塞大年河以下行李戒嚴誘之遺  
發回營兵丁往來探卒劫奪之案不一而足如不及早裁備賊一得勢驕在門戶固不待洪逆一股竄入黎平  
始為可慮也現今洪逆竄入昭平而楊瑄之波山匪黨又復停泊戎墟一帶勢頗猖獗賊匪屯已成流寇伎  
倆其西則潯武一帶所在村莊上年劫掠一空糧食已竭必不致復投營寨其南則順流而下與粵東逼近兩  
廣徐制憲已極重以於高州賊其竄路其東北自延慶瓊兩湖程制憲已調兵紮守衡州新舊兩提督分駐永  
全交界扼要處所汛汛亦靖迫早已移駐靖州分兵扼守四泰通道交界之大信屯以壯聲援惟西北一隅守  
禦尚虛不獨非黎平無事四粵之警常虞寇警等州皆皆無備也粵匪零星股較甚多總不出流剽故智目  
前之小股則習習之大股則習習之小盜則異日之大寇為今之計籌兵籌餉其急務矣願兵不能戰又不能守  
恆於公戰勇於私鬥粵西軍餉西北大工內務虛勢將不繼而黎平與粵西各要隘交界快甚一百餘里漢

黔兩省調往兵丁及往來文報均由此經過實爲往來通衢視他處尤爲緊要卽調兵一千尙恐不能分布防守每兵一名例支行裝銀二兩日給口糧米入合三勺鹽菜銀三分隨行帳房鐵鍋鐵鑊茶鍋衣服鞋襪軍器等物歷次新章令自雇長夫每名每日給銀五分而仍不自雇夫役一概取資於地方查三十年黎平防堵調兵三千名爲期三月有餘每兵每日給長夫一名折銀五分外尙用夫役至六萬餘名其時民苗疲苦怨嘆有兵家不如賊來之語加以帶兵遠糧文武員弁隨丁官役月支糧菜薪馬等費銀兩尙屬不支此外稿房備弁方且耽耽然日取軍需舊例百方求索雖不堪地方官因辦兵差軍需請領帑項復任意列款濫攤又不下數千萬兩計調兵一千名每月口糧米價銀二百四十九兩鹽菜銀九百兩兵丁長夫銀一千五百兩加以暫支之行裝一千兩文武員弁銀丁月支銀兩共丁例外備賞各費初次一月總須六千兩有奇二月以後除去行裝亦須四千兩有奇而需案夫役每名仍須用至一名一名不等巡徼於十里一千里之外非官爲覓夫聽役卽一步不行尙且不過虛張聲勢徒守空營不能設法築壘屹立天險真有所恃而無恐也韓子云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計惟有於南路與粵接壤之鄉寨中雇募精壯民苗一千名擇諸紳士統之與以鐵鎗套掘擇緊要隘口如入架篔梅坳水口雲洞等處築立土堡守之每日抽一二時仍編成行伍課其技藝使知且戰且守之法民無憂脇之虞賊無闖入之勢堡成之後聲威既定民心益固彼時每堡只須三五十人守之疎丁尙可酌量裁減不必定須取盈一千也大率鄉兵一名每日須給米一升工價錢四十文合銀三分五厘用鄉兵一千每日連米價合計須銀三十五兩每月需銀一千零五十兩如倉穀可以撥動或於古州下江水脚利便處運則除去口糧米價銀四百五十兩每月只須工價銀六百兩又造製器械旗幟備竹木炮窰及委員紳士薪水並盤查奸細備賞等費至多不過二三百兩每月所用總不過一千兩較之調兵一千實省四

分之三而功效倍之而又無徵調遺發之煩土著之民保護軍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節浮費而收實效計無有善於此者

松郡民團經久鈞議 咸豐十年七月

賈履上

夫軍伍墮而招募勇婦勇壞而練民團此皆權宜苟且倉猝不得已之謀未可以爲經久也欲圖經久計惟舉國家兵制修而復之無如增兵難籌餉尤難十餘年來頭會禁餉江蘇一省歲幣入百萬緡曾不敷南北大營之用今蘇松失陷州縣殘破殆盡矣極且不能給何論乎餉餉既不能支何望乎兵於是擇費之暫者而爲招募又取其費之無者而爲團練且以團練較招募則可數可聚能發能收井里相依非招集流亡之輩身家各保非騷擾城市之徒苟衆志成城自然水固雖然未可以爲經久也夫民生去三代遠寓兵於農之法誰復知之今急而相求爲上者勸諭之不遑爲下者支持之不力卽有一二紳商捐貲首創亦豈徒爲保守計哉特爲將來減免錢漕地耳欲團練而不減免無以號召人心因團練而竟減免無以輸將官賦求其萬全而無害莫如屯田或曰屯田者開墾之官田也今田在民而不在官屯於何所竊謂四封之外不少閒田正供之外不少私畝請就松郡廳縣而論之松郡東南濱海西北沿江濱海沿江皆有沙洲漲出舊例止憑業戶報稅升科前年始奉 旨召買田有肥瘠值有多寡更胥上下爲奸於 國課未益毫末而買戶已投累不堪何若以此沙洲悉數入官召屯耕種卽爲民兵屯不取賦兵不給糧有事調用而不用命治以軍法并奪之田使之趨利而不避害自然足恃此沙洲之可屯者也外若鹽場沙磧內地之漲灘不能召屯而利轉厚則計所入以養游兵兵額亦可增益再若漕運軍屯舊以給運丁者今旣無需易弗計畝籍兵與屯田一律照辦如此則閒田私畝之在官在民悉無虛耗而增兵籌餉兩得其宜矣或曰古之屯田以兵爲民也今欲以民爲兵而配不成團

練不成練安見其可稱謂屯田法立以時訓練自有常經第就目前豈無可使卽如多賢境之私帛南疆境之  
湖民上海境之草場固率皆千百爲羣勇於私鬪苟能出力打仗許之世守其業彼亦何懼而不從乎或又曰  
屯田始於漢之趙充國爲邊防久遠計也今之流寇所在焚掠一空孰忍悉散非邊防比何必舉田賦軍額而  
更張之設更法立弊生營將安在稱謂 咸朝承平二百餘年文恬武嬉營爲疲軟以致盜賊蠱起所過爲墟  
其到蘇松拒守者獨上海一縣耳猶且額外援爲助則訓練經久焉可不講求哉且賊卽退矣而逃兵携勇  
其從販去賊反覆百端者又不知凡幾此後雖除醜類搜捕土匪非固練屯田兵之是位而安恃況有屯田以  
抵兵餉則正額之兵餉亦可酌裁以抵屯租 國家經費有常要在因時制宜期於實濟而已見聞所及輒擬  
鈞訂以備當事者之采擇云

茂屯田議

馮桂芬

夫子論道曰節用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所謂政事者用所營用節所不當用而已比者軍興十餘歲  
常賦不供雖 上方服御所需亦多停罷不可謂不節矣而各路徵兵召勇餉糧之數日增月益在事者相與  
旁皇憂念不知爲計營此艱難支絀之秋豈有以 國家自有之財轉棄之冗散無事之地黃金虛擲數累鉅  
萬而不少加愛惜哉竊於漕運弁丁支款以及屯田租息而不能無疑也衛所之制創自前明今之運丁卽前  
明之軍始以有罪遣戍者稽防守月給資糧非爲漕運設也厥後各軍糧糶荒田令輸籽粒於月糧內扣抵運  
糧爲屯軍與營軍爲二無事則資糧運亦非專辦漕運 國朝屯軍次於裁汰屯田歸併州縣  
承佃耕賦惟有漕運之粟練衛所知故前之購運屯田於是乎衛弁運丁屯田始專爲漕運而設當時 國用  
充盈雖大物博但資其飛挽之力卽亦不肯細微迨後日久弊生習焉不覺至今日前番斯粟聚約而言之可

疑者迨非一端運丁於田租養贍之外每屆兌運行月耗贍銀米列入正款者每船糶及米二百石銀二百兩之多而猶以爲未足輒向州縣勒索討費致過於商賈阻運貨物之廣州縣藉口浮收勒折以給之司倉人等復利其厚獲選租魚肉慘入慘出皆聽丁爲之關鍵坐令漕務敗壞決計可疑者一也守備千總亦武職不令之操演不令之管帶濬標各兵乃令守備徵糧理訟參詣州縣之間以分其權又令千總押運而運事轉以丁爲主王氏苗孫有云其強者與丁爲狼狽其弱者受丁之指揮場之漕督而漕督相轄數千里屬之樞道而糧道相轄數百里屬之所在知府而知府又以武職外之既無考核又無鼓勵此可疑者二也聽丁之始卽水手也康熙三十五年定倉單之法特以爲水手之長耳何以既有運丁又別屬案點無糧有款之徒充當頭舵計與民苦之數年始息此可疑者三也糧艘所容不過數百石與中號江船等而船身之重萬行走之艱難無出其右此可疑者四也因思舊制以衛領軍以屯養軍而以軍接運法非不善今則漕事專費之運丁安用衛爲費用盡取之州縣安用屯爲挽運別付之水手安用丁爲名實全乖舉非其薄以不支不武之巨額不農不賈之民別樹一幟天下冗員游手莫甚於是蓋不待今日而論者莫不謂欲清漕務宜革衛并運丁矣蘇省自道光二十七年停運以來不特衛弁薪俸按年支領而苦蓋月糧初亦照例減半發給屯租更如常徵收在有司例與之而不以爲嫌在若輩例取之而不以爲感劇中粵匪難作而後已矧計數年中弁丁安坐無事靡費圍帑殆不止千萬之數卽以上下兩江屯田租息一項言之江淮衛等凡二十三衛額定六十餘營營三千八百餘隻惟江淮與武二營坐落津貼船並無屯田著名瘠苦此外江蘇之蘇州衛等安徽之新宜衛等皆一千一衛計屯田二百三十餘萬畝此項田畝康熙八年湖廣有清釐之案二十三年江西有清釐之案均輾轉典



賈或贖回或助穀分別辦理似已有強韙補苴之意這今年代更遷弊必益甚嘉慶間松江府志稱我併與田頗緒繁多而坐落鄉圖具在足爲運丁身家之一助卽現在豫省各屬多有屯田散布境內各衛時因保租之案與州縣交涉是屯田非盡無著之謬湖廣江西情形想亦無異但將已無者既免究現所有者盡數交納或召變或徵租十得三四尙不失爲巨款於度支不無小補現在海運行之十餘年尙爲利濟自難盡去更擬卽使漕漕之後謂海運非久長之策重議河運或招商或採辦或轉駁或改造駁船雇州民船以所省漕項銀兩給了各米益以屯租何事不可辦斷不難重造前此笨滯船隻重招前此驟漲水手重任前此不諳轉輸專爲奸利之弁了此可以理決者旣已不可復用似宜早爲之所蘇省被難以來弁丁輟轉流離無復生計一程克復勢且以求調劑安得開款給此開人若不及今裁汰直 國家一大累天夫使注一足支存之無損於毫末不裁可也而經費如此其絀又使爲數無幾去之無關於重輕不裁可也而爲數如此其鉅又使弁丁於漕運雖不能無弊尙有不可無之一說不裁可也而弁丁於漕運非但可無直不可有然則爲今日計惟有請將江南湖廣江西各衛裁撤其守備千總各官調營另補銷除屯丁冊籍查明現有之屯田總數歸官俾 帑藏不致虛糜綜核名實之道實在於是至漕督亦在可省之數惟考漕營始於明隆慶間漕撫方廉爲備倭患而設今情事正同淮安一帶距省會率二千里自須督撫大員率領候補北詣再議歸併督撫爲便

奉 旨鑄鑄甘省糧臺暨新餉項疏

駱秉章

竊臣於同治四年八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諭駱秉章將原擬新餉餉銀二十一萬兩解交陝甘總督就近轉交成慶辦據等應用此項餉銀係該提督等出關剿賊急需之項駱秉章素顧大局諒必刻日飭司批解以濟要需等因欽此八月十一日又奉七月二十一日寄 諭駱龍格

請飭四川於地丁項下或津貼項下每月指定徑解慶陽糧台餉銀五萬兩卽著該省督飭藩司竭力籌撥酌定數目按月解慶陽糧台以供支取不得以協甘餉銀牽混統解等因欽此竊惟西陲疊次告警甘肅同逆未平但使川省力能接濟曷敢不殫精盡慮伏查川省地丁祇征六十餘萬兩合之課稅釐項每歲所入本不敷每年例支之數向須外省協濟軍餉以來自成豐四年始於今丁之外加收津貼每歲所入亦僅五十餘萬兩迨至本省用兵餉項更形支絀復辦蓋金仍不敷用不得已而連年勸諭民間捐輸至再至三民力已竭現在腹地雖漸肅清邊防仍形喫緊勇不能撤餉卽無可裁減以致各營積欠甚鉅兼以撥軍越剿黔匪此後籌辦滇事兵餉仍恃川省接濟前派轅帥帶川兵一千五百餘員名赴甘每月餉需七千餘兩亦由川省按月撥解羅掘既空所款已毫無儲蓄徵求無已皆取資於民深有竭澤而漁之慮此川省款項竭蹶之情形也以甘省軍事而論既餉既多人人可以專摺奏事事權不一各自成軍自行請餉此督指撥者未嘗發覺告急者復來或請提摩金或請定專款或請每月按數撥解不惟應接不暇亦幾無所適從究之甘省既無總統大員轄軍漫無節制進止機宜無所稟承倘有勝負功過亦未能核實賞罰難期必當彼此既不相轄祇能自顧一隅未遑統籌全局此師久所以無功也懸彼往弔凡兵禍不歸主帥隨將各自爲謀未有能集事者卽如唐時九節度之師不能制勝於相州似此者更不絕書可爲鑒戒況各營勇數太多旋集旋散隨招隨散林雷正緒之遺勇竄擾陝境至煩兵力究剿其闖入川界者亦紛至沓來剿賊既難期得乃散憂且贍累地方以前之餉撥歸庫慶新填之衆又待支給現在用兵暨防各省自籌餉項已屬力盡筋疲卽使勉強湊集甘之餉各營勢難週贍慮幾罄辭濟爲今之計亟宜先裁無用之游勇以節冒濫之餉需然後簡練精銳併歸統帥調度以專責成所有餉項皆由糧台總司支發酌其緩急以資飽騰自能所向成功回氣以次掃蕩甘

省可冀底定至再調警俄至 朝廷固不能謂之度外然按時度外實有禮長莫及者調查道光六年新疆南路四城之役其時不但內地無事各案庫儲未裕且關外哈密烏魯木齊等處皆係完善之區自順州以至阿克蘇沿途節節設立糧台山西省各州縣動撥倉麥進採買民間糧價購備馳驟轉運出關源源接濟用餉至一千餘萬兩之多自今安能謂此巨款無論川省指撥之款萬難一時湊齊兼以自川赴甘沿途散勇搶掠不免時有梗阻即使短期加款解到成難程提等山甘並請轉戰而前竊計尚未出關而軍餉又已告贖矣即或河西無阻得以長驅出塞再加以山西撥解之餉不減餉銀數十萬兩斷不敷數千里行軍之費縱有額際之馬杯水車薪於事無濟求之甘省遍地應酬民間括括已空且前接陝甘督臣楊岳斌函稱所部勇丁甫入甘境預派委員攜銀各處辦糧竟不得食以鼠子之家在甘省內地且難覓宿飽況關外情形沙漠阻絕有銀無處購糧雖有勁旅亦難恃腹遠征是以征調之師如絕趙蔣瀛學等所部一聞河西新縣中途輟即潰散即現在甘省各營亦難保不憚於出塞潛懷觀望未肯速將甘省腹地肅清藉此以爲遷延地步更慮外請餉甚急屢奉 諭旨 各省悉索無遺內地有事轉致束手則貽誤更非淺鮮是回疆不靖隨敵仇必待各省肅清始能籌出關餉餉必待甘省肅清然後可以辦運軍糧此又事勢所必然者也此時各省凡經賊擾之區防堵未鬆似宜先顧內地不可分其救竭之力以故本省不能自支即使稍爲挹注師未成行餉已糜費劑內並不能醫瘡於西睡兵事實屬無益固不獨四川力有未逮也惟伏讀寄 諭有借俄兵助剿一節臣雖未悉其詳竊謂俄國爲外夷之雄長現今坐視各國羸弱其用心正不可測若向其借助兵餉不但於 國體有關更不可不慮其後 聖明自能遠慮固不待臣下喋喋激陳臣知識樞耆老疾浸尋何敢侈談兵事惟念深荷 殊恩清埃未報芻蕘之獻冀効一得之愚用敢冒昧陳陳於 聖主之前川省現已籌解甘餉二

萬兩因沿途游勇搶掠尚須設法匯兌遵照諭旨解交陝西濟康又籌銀二萬兩設法解交陝甘督臣收存以爲西番用兵之費此後惟石塢刀魁等實難預擬定數所有奉旨撥充新縣縣屬陽柳台銅項綠山恭摺由驛遞奏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六目錄

兵政五 屯田下

礦政

條陳時事六則 條陳開中第一節

諸撥給濟營弁兵餉缺地畝疏

請試開煤礦煎茶抽釐并

奏推屯於練並籌糧餉情形疏

籌議晉省口外屯墾情形疏

奏為餉款艱難新疆南北急須屯田以裕邊儲疏 附新疆屯田事宜清單

戶部

薛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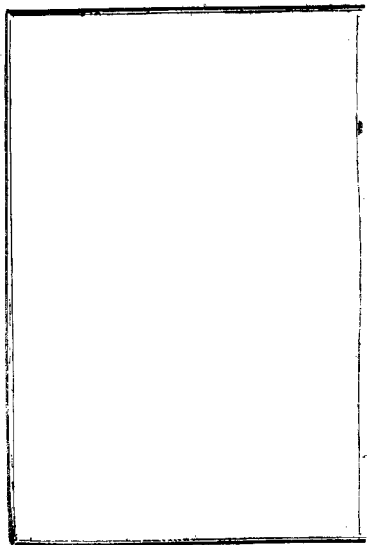
葛士達

恭 鏞

王 鈞

林 璧

剛 毅



英政五電錄序

礦政

薛福成

今天下日趨於貧之故大端有二則商務不盛利輸於外猶水之漸淺而人不知也一則礦政未修貨棄於地猶水之漸涸而人不知也蓋天地生人養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轉移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勢也中國於取煤之法雖研之未精而民間窮或務之其取五金之法則廢而不講久矣周禮邦人一官掌金玉錫石之地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而授之知古聖人經緯天下所以爲斯民利用厚生者鑿之蓋詳焉地理志州郡有銅官鐵官者凡數十處迄於唐宋未嘗不採取五金其事時見於史傳自明之晚季以礦稅爲厚斂之厲官監四出徵求無藝有司因之苛派百姓薄內騷然當時既受其弊後進遂相戒不敢復議此礦政所以不修也近數百年來天地菁其之氣鬱而不發窮曲土豪與無業遊民遂敢糾黨開礦作奸犯科抗拒官吏而逐之當事者慮其易激難敵不得不封閉礦壩垂爲厲禁而礦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說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漁利而並無其實固不啻因噎而廢食也由後之說弊在委棄寶藏故玩法者欲起而鑽之則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難違於法之外也然而猶有疵於故見而成疑爲多事者亦可謂不審於時與勢之宜者矣夫民於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無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銅鐵皆仰給外洋至於金銀如英美所屬之新舊金山每歲出於礦者數千萬鎊曾取之如泥沙中國無生之道儘以古昔所有互相轉輸又已用之盡鐘鐵通商以來僅三十年而外國口富中國日貧復數十年



則益不可支矣。是不可不籌所以振之。且中國礦產之鑛甲於地球。儲蓄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爲之。實也。而論採取之道。則官商分辦之外。惟礦屯一法爲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額設設營之外。每省各有防營。無事而坐食既糜巨餉。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銷萌。益示弱於鄰敵。是以新疆之豫軍。魏輔之淮軍。莫不經理屯田。以裨軍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礮臺城垣。諸工亦往往借助於各營。此誠持節財用。酌劑盈虛之要道也。竊聞西南滇黔楚粵。礦產五金。並產寶氣。充積。礦苗最旺之山。每省先選一二營試行採鍊。於以創開風氣。逐漸推廣。有六利焉。向開礦工開礦一人。所獲每數一人之食。如得佳礦。卽有贏餘。營勇開礦計。每丁終歲所獲。卽不能抵所支之餉。卽或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營餉之半也。若礦屯漸多。卽所節甚鉅。其利一。勇丁游閒無事。浸至習成。願情。略動。閭閻今於操練之餘。謀以礦務使之勤動於山谷之間。猶得葆其樸勇之氣。其利二。礦產皆在窮巖絕壑。羸廓之區。於此分屯。各營則首豐有饑廉之心。客匪絕佔。翻之望其利三。官商開礦。本最艱本之難。悉尤以工費爲大宗。營勇有額支之餉。是始之初。亟須購求機器。延訂機師。成本既輕。事乃易。其利四。礦務既興。則運送必有舟車。淘鑛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謀食之資。其利五。無論金銀銅鐵。中國之所出。漸多。則外洋之來者漸少。一年計之。而不足數十年計之。而有餘其利六。有此六利。則礦屯之舉。尤勝於官商之經營也。審矣。若夫選將領。擇官吏。聯民情。定規制。則恃乎各省大吏之體察情勢。訪求人材。觀其意之輕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商紙治徐州。以利國。爲鐵官。商賈所聚。凡三十六冶。治各百餘人。探礦伐。此多強刀黨。忍之。民欲使治戶各出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樂教之。擊刺。每月。庭。而。閱。試之。以待大盜。此高。強於官之術也。而礦屯之說。則足以寓富於強。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警。猶。導水者之引其原。將。復。而。不竭也。而豈有消。之。患。也。哉。

條陳時事六則 雜補中圖一則

葛士達

一開中鹽運軍市以諸西餉也新編甫得遂回尚多俄邦何費博雜用兵正無已時萬里懸軍冰天絕徼非飽騰無以養戰士之氣非重賞無以得奇異之材當此度支不裕防務喫緊東補西殊非持久之計誠議將山西河東鹽池及甘肅花馬池蒙古阿拉善王鹽池近於西邊者概令做未開中鹽法令商納業邊餉計發給引任其販賣由陝西西安甘肅蘭州置於收發西安人穀一石五斗給引一紙肅州入穀一石給引一紙或能捐助軍械及應丁於塞下墾荒亦視其所捐之數及納租穀數酌給鹽引既省輸挽之勞精實邊軍之食再考戰國時李牧守邊軍市租皆以輸士不積出入故士皆用命 國初前大將軍年經略西邊往往道其所親販賣各貨至彼銷售以其取餘爲軍餉實之資故其帳下能羅致奇材異能之士得其死力卒以成功邊墩用兵非寬宏博大無由展布今古皆然擬請飭令 欽差大臣左招募委實富商運環互保酌給資本令其販運茶葉大黃布帛及民間軍前以至口外各相所需貨物至彼銷售一路關卡由大營給予切實路票免其舊稅既售之後酌提其餘息以充餉餉實之資以上二者果能實力施行俾萬里孤軍不至顧前慮後即臣得舉志以經營軍士皆忘身以殺賊必於防務大有裨益

請撥給滿營弁兵餉缺地畝疏 光緒七年

蔣 燾

竊查烏魯木齊各屬向係綠營屯田完糧租糧以供滿營食用詳推立法初意原使滿營弁兵專練藝以成精銳無如日久弊生該弁兵等不惟黷糞農工漸亦不嫻武事是子以寬閑之日正長其懶惰之心轉不如兼辦屯田尙能練習勞苦也坐食租糧每年止有此數設遇餉項缺乏不免陳餒之虞若自行屯田但能實心經理不懶勤勞收穫尙可倍蓰實有神於生計局城滿營存弁兵及奴才由南路招填弁兵尙均不諳稼穡屢勸

贖贖佐防校等督率兵丁認真屯田以除坐食積習當可漸收實效惟思此項地畝非倒爲定數不足爲久遠之謀非分給本人恐易啓推諉之漸近來餉項支絀滿營拮据似應酌量授田以爲務本之計查奉天及吉林之雙城堡滿營弁兵均有隨地地畝近日三姓地方亦經吉林將軍銘安等奏請照辦實爲根本至計局城滿營事同一律自可仿照辦理除都統領隊處經另摺請加公費毋庸再撥地畝外才擬請擬給協領輕車都尉隨地地畝每員二百四十畝佐領騎都尉每員二百畝主事每員一百八十畝防禦索騎尉每員一百六十畝驍騎校恩騎尉部缺筆帖式每員一百四十畝前鋒校委筆帖式每員一百二十畝前鋒領總領每員一百二十畝馬兵每名八十畝砲手匠役步軍養育兵每名六十畝均於舊滿城內外暨新滿城附近地畝照數撥給現在弁兵無多所撥地畝固屬綽有餘裕將來遷移巴里坤等處弁兵數族而居如兩城附近地畝不敷卽於五年秋間奏明新開南山富順渠地內量爲添撥仍不至侵佔民田將來備辦之時畫定界址設立封堆水爲定制並嚴禁與民爭水爭地免滋事端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員弁兵丁等駐防蓬塞困苦異常尤令撥給隨地地畝俾得於騎射之餘兼勤稼穡藉以津貼辦公似於旗務有裨

請試開煤窯照章抽釐疏 光緒九年

五 姚 安

前因吉省經費支絀擬請試開煤窯抽釐藉餉當經酌議彙章 奏明招商先後試開石碑嶺大石頂子等十處煤窯鑿酌改竇有煤鑿三處從前課辛與新添煤鑿一律派員稽查抽收釐稅等因在案茲據商人劉振東尙宗錫具呈稟領荒山子長嶺子二處煤鑿均原有煤線堪以開採等情當即派令暨丞繆誦芬佐領花哩赫遜勳察荒山子候補巡檢高會麟騎都尉德凌阿勳駱長嶺子等處去後旋據稟稱該二處煤線均經勘明以開採與泰山風水實無關係取具山主四隣備勘商甘結繪圖說加結具報前來 欽此等因仰祈總理煤鑿事

務副都統銜花翎協領富爾丹掌工司關防二品頂戴花翎協領李福等的核招商茲據稟稱續招商民劉振東承領崑山子向宗翁承領長嶺子等處煤窰均係土著殷實商民取有切保等情稟據前來以才等詳查各該有煤窰三座先後續煤窰十座內有陶家屯商人張福水呈報無煤另行照例具 題外連今新添煤窰二座共十四座所有舊有續添試探煤窰稽查抽釐等事仍照前擬成案一律辦理

奏推屯於練設法開墾並籌樹藝情形疏 光緒九年

林益元

黔省前辦善後營將逆絕各產一律清查招墾迄今十有餘年生聚尙未盡臻繁庶土地仍不免有荒蕪闕畝僻在邊徼資用維艱亦因地資高寒招徠不易查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前辦津沽防務並令撥弁兵等練練餘閒在於駐札沿海一帶開墾田畝播種稻禾成熟至數萬頃大學士前陝甘督臣左宗棠財賦騰清開墾而後自涇州以至玉門沿途屯戍之兵悉令就地耕耨兵食以足且思黔屬寒瘠利之所在田土而外尤在山林不得不於開墾之中並籌樹藝現同善後局司道再四籌商擬推屯之法於練凡練軍駐札之處操防巡緝是其專責暇則直成管帶官弁督令將附近荒地設法試行開墾其有不能開墾成田之地即令分別土宜畝以桐桑棗棉麻葛煙茶等類酌定年限效驗藉以課統軍之勤否所有一切章程俱參酌津沽開墾成法審時度地權宜試辦至亟亟規則陝西前辦營田刊有條目不難酌的仿行一俟辦有端倪再行詳細奏者以備考核所有推屯於練設法開墾並籌樹藝試辦情形謹附片陳明

籌議督省口外屯墾情形疏 光緒十二年

關毅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巴爾魯特領隊大臣長庚奏稱西北河勒素山宜早防守願金等處宜開屯田等語該大臣於邊疆地勢向稱熟素所稱各節不無可採著劉錦棠體察臨

付其剛毅按照該大臣所奏標察地勢情形詳細規畫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諭到臣伏查贛金保屬晉應所有與屯田事宜自應由臣察度籌辦當經鑄泉兩司暨歸綏道遵照一面委令薩拉齊同知秋麟往履勘茲據稟稱贛金即奈吉地屬河北外委保伊克照盟所屬之達拉特杭錦兩旗牧界西至烏拉河東二百五十餘里東至烏拉特地界一百八十九里北至黃河舊道南至現行黃河自二百餘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不等坐落西北斜向東南袤長五百餘里平川廣漠一望無垠正北狼山迤西紅山即黃河舊道由南北行折而迤南迤東之處則東大余太什拉千馬拉前山後山峯巒接氣勢迴台嶺而不斷由西而東漸就收斂北贛金一帶山勢地向之大略也奈外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低湖查廢厓以前河行北道並無水利自改行南道蒙古始分索與交易之商租種分佃即就黃水沖刷低窪處所因利乘便修成渠道西則贛金計共五渠東則土人名爲後套計共三渠行週約二百里中間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數而餘水仍可退至河之舊道由東北折向西南繞過烏拉前山之西山嘴歸入兩河土本套腴壤又順利奉谷粟稼種無不宜以故山陝直隸無業之民從前承佃到此均能自立生業此套外一帶水利土宜之大略也蓋拉旗牧界內塞吉波羅塔拉地方道光八年會奉 諭旨准其租給商種五年抵還價項等因欽此欽遵在案嗣後續接相沿奉鄂文而承種者有之由塞吉而私放者有之由各喇嘛吸而公放者有之開墾甚多至同治初年甘肅邊境夏聽金附近各商分立仁義設智信五社辦理團練以資安輯並復防剿各軍駐紮防堵或設寨轉輸各商分辦運糧致苑本藥業道旋壞不復疏濬輾轉廢止存一二老名巨商不忍拋棄基業刀耕自給而土人所稱後套地方商人其時尚復不少道光緒二年遭馬賊蹂躪不特聽金之僻東西睡者牛場商號不過數家即後套左右亦不過二百餘家賴垣墻堵觸處皆然該處土本紅爐利於燒澀現在失所既久土質堅硬紅柳及鐵樹草栢樹等茂然成

林漢無路徑聞咸豐年間該族歲收租銀不下十萬近歲所收租錢不及三千串文其空乏已可概見此拉特  
旗套外地界今昔衰旺懸殊之大略也今若於該處議設屯政則除變藉以扼地利藉以復蒙族藉以贖誠如  
原奏所云於時局不無裨益等情稟請察核前來臣伏念臨盆一帶地近黨城軍堆京畿形勢所關不獨為  
晉省緊要身防貨亦中外喉重圖維誠能及時籌議屯政無事則固吾藩圍免為邊患漸敷有事則防敵何據  
便於控緝軍機強至善第該族牧地懸經奉旨油其租種抵債以及養育開創備辦公費等項與他處蒙  
古無著開田不同臣聞伍至薩拉齊之包頭伊克昭正盟長固山貝子札那吉爾迪來見面與籌商據稱該盟  
薩拉特等旗聞有是議舉皆懽忻鼓舞無非私冀開屯後上可以急公者報答朝廷之深恩下可以沾利者  
稍裕身家之生計惟是辦理之初仍當明示各旗俾曉然於此舉固為彈壓地方亦為體恤蒙古無論如何辦  
理必因其俗不易其宜斷不使該族牧界日久歸於民人蒙無可疑且有所利既一切不致窒礙至目前該屯  
先務其要約有三端一曰分段套外西則顯益和永牛壩上下東則後發沙恩廟左右均屬適中之地於此分  
為三段撥兵一千應金正款三百一曰通渠渠以西分紮二百沙湖爾廟止紮三百西山嘴而哈爾台少北分  
紮二百且耕且練西可以聯絡甘涼陝秦之聲氣東可以聯絡余太理紮之肅營每兵一名給田九十畝計需  
田五百頃惟給牛種先就易開之渠營兵挑管通暢以後兵農兩便兵則耕種自食由營官經理其餘地畝悉  
由蒙古商人按照向規辦理以仍其舊惟兵屯地段如西山嘴哈木爾台少北等須就近借撥烏拉特地其餘  
各就近借撥杭錦達拉特地以資分撥一曰修渠套外渠垣達拉特杭錦二旗為最多此外則烏拉特中旗界  
內大余太陽有山水一道向來引水澆地寬窄不過一千里兩旗界內西山嘴南有勝湖湖河道無庸另開大  
渠此須於濶之東北建築一壩多開支渠則烏拉前山之前全可澆灌西口界內有烏拉河渠一道保藉黃河

北流溝道之口引水機地係商人自開各旗領租若開商屯應別議並後委各渠官爲修濬通利其各處舊  
商界內支渠仍責成各商修理務臻一律順暢以利灌溉如此則商既易於招徠業又多舊租價將來或再於  
尋常租價外的加商人一成又官名曰地糧以資公費其租佃多寡仍由蒙商自行定價不准抑勒一日設官  
於外地方理馬拉特三旗牧界合算東西延七八百里南北斜寬一百里至三百六十里不等蒙地界址  
商民不能深悉向年租種者往往此招徠逐政聲爭嗣今既開商屯魁則事務日繁該處距離  
顧候辦有過促使另設文武官各一員駐紮廳金專理兵屯商屯事務其設官經費酌取於地糧一成免耗  
公帑獨有屯兵雜事卽會同營員辦理如商屯欠租經家人逐佃官爲分別訊理免致攪擾以上一端不過將  
見聞所及擬其大綱至屯墾詳細事宜必俟奉命開墾時再行條議具奏但其間尙有爲難情形亦不能不先  
時預計者是舉也事以創始需用浩繁墾之積儲經費無出則營款難開可必自兵屯始自外地方邊疆現有  
之練軍均駐要隘無可抽調則撥兵難設處係邊疆拉統馬拉特等族牧地必須籌畫一方以通融屯墾則  
借地難區愚以爲欲於此數難中勉籌辦法計惟有裁撤軍另行屯練屯軍以所節之餉爲開屯之資庶毋  
兩得查樹草產需餉銀入萬四千餘兩現者照大同鎮總兵張樹屏查照遺撤軍章程原於資糧分起發  
送回籍計原省銀入萬四千餘兩撥仿練章於大同鎮屬兵內挑兵千名作爲屯軍逐給薪糧及加練軍餉  
乾銀一萬八千餘兩尚餘銀五萬六千餘兩卽作屯費尙可無庸別籌如將來屯務得手屯餉等項均有所出  
卽將節省樹草全餉報部備撥若夫應信蒙部地段及招商納租辦法應請 旨飭下伊克昭正盟長並局關  
察布昂長轉行達拉特杭錦一旗暨烏拉特等三旗遵照遵議果無窒礙或先試辦三年如有明效可証卽行  
相地審官酌量損益著爲定章無失商兵於農之意然事體重大所議是否有當謹將題金一帶形勢繪圖帖

觀恭皇 御覽仰報 勅下戶部理藩院核議施行

奏爲餉款艱難新疆南北兩路急須大興屯田以裕邊儲疏

附新疆屯田事宜清單

竊維天下之患常苦於兵多而餉不足兵少則國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史冊具在可考而知也自軍務平定以來邊疆未復官已困矣釐金未裁商已困矣京協各餉定有考成追呼急則農亦困各處欠餉累千百萬積欠多則兵亦無不困夫邊疆括賦省之術而猶不足以養兵比且等所爲夙夜憂惶驟知所措也以現在兵餉之惟新疆一隅較各省養勇爲多餉需亦較各省爲急每年軍餉不下七百餘萬各省則頻年協濟竭蹶不遑偶有不敷動請部墊都庫關係根本且全倚外省解款支用繁多時虞不給萬難將鉅款屢行墊出致誤要需以現存營勇餉之新疆尚有因萬餘人不裁則終年並無戰事議裁則又恐疏虞長此不已坐耗資糧其慮何所屏止況目下各省水患頻仍海防喫緊假令協餉提解不前軍心搖動在臣部既無可指撥之區各路統兵大臣又將何以爲籌後之計乎營此時事艱難巨等疆深焦灼範圍稍寬救官之良謀惟有於新疆南北兩路急爲大興屯田爲當今緊要切務藉人以盡地利即藉地利以養人是有益于疆新軍糧向由內地運至哈密分運各城或於各城設探運軍餉局分運各處山谷阻深道路遙遠核計運脚所費不資必與屯政就地收耕種之利內地無轉餉之勞其利一各路請餉太多墊款難接期撥解者與屯政口糧無憂缺乏且該處所收糧食即可割抵該處餉需每年當可節省銀數十萬兩足以紓餉力固軍心其利一新疆現收民糧每年約有三十餘萬石皆以供支各營相抵兵餉者與屯政寓農於兵所收民糧即可改徵折色用備度支其利三兵變之後戶鮮蓋藏若與屯政數年之內必有餘資糧價因之而平邊儲亦因之而實其利四凡兵以勞而強以逸而弱各軍無事坐食飽骨博馳騁恐師老財殫緩急俱不足恃若與屯政勞其餉骨將來驅赴疆場必更勇



使其利五且等反覆思維雖富強之效不能期諸且夕而屯墾之事殊難緩於須臾且修屯政以實邊陲非自今始也古人嘗行之矣新疆開辦屯田亦非自今始也乾隆嘉慶年間已行之矣歷代屯政難以縷述我朝自開辦新疆以來舊有旗屯兵屯戶屯固屯成效昭然週規具在可仿而行豈空言哉查臣部於上年十月會議新疆善後事宜摺內曾請將屯田事宜由該大臣等明定章程奏奉 諭旨行知遵照在案迄今一年有餘仍未據該大臣等覆覆臣等竊揣其故必有二難一則慮邊地苦寒西成難必一則慮軍卒驕惰不習墾犁一則慮心力不齊難歸一致臣等以為無足慮也新疆地廣闊有戈壁然北路自本壘何起西抵伊犁地皆肥潤種一石可穫數十石南路入城索綯饒沃各營駐札處所即不能一律大抵可耕之地居多不難擇地開墾前閱俄國山諾爾地方產糧甚多曾代楚察探運夫以山諾爾偏隅之地尚有餘糧售賣新疆地大物博果能勤事耕作儲蓄自必豐盈是邊地苦寒不足慮昔唐臣郭子儀封汾陽王自耕百畝以勵軍士於是穀麥充贖軍有餘糧該大臣等若嚴加督課以身先之該管弁勇何敢告勞是軍卒驕惰亦無足慮所可慮者心力不齊耳心力不齊坐食者任意優游力耕者轉扣抵餉人情既有所不甘各營或因而敬望相應 旨飭下新疆各路統兵大臣速議章程限期一律興辦屯政並須明定賞罰以示勸懲嗣後該管營官以本營收穫之多寡為殿最各統兵大臣即以各營收穫之多寡為殿最庶幾士皆用命餉不虛糜一俟開辦稍有端倪臣部即為籌撥款項續行奏明辦理所有屯田事宜 臣等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

附新疆屯田事宜清單

一各處屯田地方宜豫行籌畫也查新疆於三年冬收復前管臣左宗棠即有就地取資之論邊疆委員分投請丈地畝迄今當已天峻此次開辦屯田或因昔時荷屯或同人叛塗以及零星荒地皆可種植該大臣等

應將某境內可墾田地若干畝迅速查明報部備核

一各營承種田畝宜分任責成也查新疆從前開辦屯田之時每兵一名種地二十畝至二十餘畝不等現在各營承種必須分任責成該大臣等應將某營認種某境內某處地畝若干每勇一名承種地畝若干分請報部查核

一興修水利以資灌溉也查南北兩路河流甚多百餘年來水利迭興尤以故督臣林則徐所修伊拉里克水利爲最著前伊犁將軍甘奏請開新賦二十萬兩今查其地在吐魯番托克遜之間水田甚廣故屯田尤以得人爲要應由該大臣等揀派熟悉水利之員徧勘地勢或引河水或濬山泉若著有成效准其擇尤保獎並令久於其任以資熟手而竟全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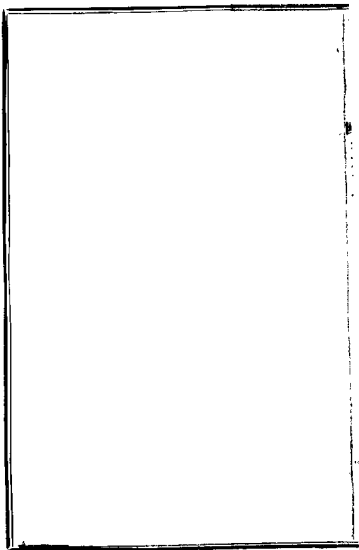
一農具等項應分別購買修補也查開辦屯田所有農具以及籽種牛隻皆需經費或招工匠製造或由他處購買或就有存籽糧撥給由該大臣等查明某營種地若干應用各項若干報部查核嗣後添購修補或動餘存籽糧或將收穫餘糧變價津貼隨時酌度情形辦理

一收穫糧石應分別扣抵存儲也查光緒八年烏魯木齊都統咨稱巴里坤屯地初年耕種除口糧及籽種外尚餘各色糧數十石二三年即餘二百餘石巴里坤係著名寒苦之區必須歇年耕種收穫向能如此況各處膠高甚多若每營以一半應差採一半事耕作約計每人種地儘可供數人口糧一俟收穫之時該大臣等將某營某處實收某色糧若干除籽種外扣抵各營兵餉若干餘存若干按年並報查核其餘膠高石擇據高燥之地建倉存儲以免霉爛

一分別賞罰以示勸懲也查光緒四五等年伊犁將軍派官兵在塔爾巴哈台等處屯田將出力官兵奏請獎

勸其質所種之樹無多且有貧無罰何以示懲屯田各營耕作不無勤惰之分勸懲宜有賞罰之別嗣後各營中如有收穫最多者准將該營官保獎升階以示優異收穫較少者係耕作不力者將該營官嚴行參辦以警效尤該大臣等均視各營收穫多寡分別議敘議處能總辦各營大臣果能盡心盡力每年實能以糧放兵抵省餉銀數十萬兩者仰懇 天恩特予格外優賞其爲數實多者 特恩錫以世職以爲廣饗兵貧者勸非 臣下所敢妄請均俟該處開辦定章再由 臣郵奏明會同吏兵二部遵照辦理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六十七

上海葛士禮子錄

兵政六 馬政

變通有驛州縣夫馬報銷疏

胡林翼

竊據藩司周秀儒臬司羅遵殿會詳咸豐二年以來湖北有驛州縣多被賊擾致將驛馬劫失號令焚燬嗣退後均仍照舊安設修理接遞文報差使查馬匹一項例應詳司照戶部稟票出口購買始准填補上站雖時軍報絡繹若遵定例買馬遞送緩不濟急必致貽誤該州縣在附近地方各按例價額數買馬補站或後額數屆滿應差即完善各驛日咸豐三年起至六年止每失馬倒馬或因道路梗塞難以專丁赴口或因臬司遠在軍營本能照例請票即在附近地方按年按額買馬填站其失驛州縣未設以前具係雇夫代馬均經運稟有案辦理係屬權宜所有未經奏銷之歷年支用驛站銀兩自應遵稟報銷擬請將咸豐三三四五六等年各驛在於附近買馬者無論填補失馬倒馬准照出口買補倒馬之例分年支銷馬價扣解皮張銀兩仍不得過年額存七例三之數如係雇馬應差者不准支銷馬價應以咸豐七年為始按照例數逐年請票補買俟口馬買倒若干即裁去雇馬若干並俟屆滿裁竣始准接報倒馬不許兩項併支其被擾州縣未失驛站以前及失後補設並完善各驛無論買馬雇馬查係實在夫馬足額者歷年額支夫馬工食工料加開支應稟房駁雇夫價健夫工食等項銀兩准其一體照額開銷不足額者按數核減其失驛州縣未設以前雇夫代馬此項健夫工食銀兩應請比照襄陽穀城均州鄖縣四州縣添設王政橋等一十七站之例按日按名支食如雇夫較多亦不得不過原額馬夫之數等情請 奏前來臣等查楚省州縣近年驛站天馬事宜實因限於時勢未能

循例辦理該藩臬兩司酌擬變通銀錢章程爲核實節力杜浮冒起見惟是事關勳支驛站錢糧且與成例多有不符未便擅專相應請旨勅部議覆施行

選籌全局仍請添練馬隊疏咸豐九年

會通籌

竊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安徽軍務最厚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界一湖兩路賊勢臣前疏已詳晰具奏近聞福建之賊尙踞連城江西之賊竄入南安贛州戒嚴定南崇義相繼失守以臣愚見連城之賊閩省兵力足以了之南贛之賊人數尙多悍者較少非一枝客軍所能猝辦必須本省兵力輔以圍練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賊衆其氣甚盛其患方長大凡官軍與賊此消則彼長彼消則此長斷無中立之理我能進而剿賊則賊將竭力與我不能進而剿賊則賊將乘隙犯我旁出四溢皖南無進剿之師則賊必南犯浙江皖北無進剿之師則賊必北犯齊豫故就一隅觀之則江西之南贛福建之連城均是賊黨均須兵力不可舍近而遠遠將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根本設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則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固可紓浙江之隱憂剿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即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方今湖北全省肅清然與皖省處處緊接防不勝防者莫如湖北據賊上游之勢能制皖賊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與官文胡林翼等熟商就現在之尤宜稍加恢廓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與阿平續宜鮑超等任之中法現有水師萬餘人橫截福彭玉麟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等請發江蘇總辦等任之三道兼進夾江而下幸而得手進占十里則賊懸十里之勢進占百里則賊少百里之糧卽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勢低重下游之賊不得不以全力襲我其於金陵廬州兩大營均足以抽益展之新而增軍外之輔此籌一旨通籌全局宜併方大江兩岸之

微意也。至臣處近日軍情蕭啓江一軍自石城拔營南赴粵都據果南贛各屬賊蹤蔓延勢難截斷。臣批令專  
救贛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顧。包處張漢蘭一軍自臘月十七日馳赴景德鎮十九日吳國佐小挫一次二十七  
日張運胸大勝一次開仗情形由臣力摺具奏贛州居江西之極南景德鎮居江西之極北相距千有餘里。臣  
駐建昌距兩軍各五百里調度不靈轉運不便且兩處皆孤軍深入賊衆兵單日夜焦思無兵可濟。臣前次  
摺尾聲謂蕭啓江之軍或留防南路或隨臣北行客棧續行具奏近日詳加體察顧此則失彼則失此與  
其懸心兩地不如專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撫臣耑齡請其調動旅以荆南贛兼辦團練以散脅從。臣即專辦北  
路調回蕭啓江一軍歸併饒州彭湖等處在江西則臣管北路耑齡督南路在皖省則臣攻南岸都與同攻北  
岸地有分防斯職無旁貸師有定向則軍無二心免致到處牽掣一無所成。此臣處近日軍情擬調蕭啓江并  
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日在軍未則賊匪能用臣謀近聞賊匪常以馬隊衝鋒搃匪則馬隊尤多李標實三河  
之敗即係馬賊數千爲湘軍向來所未見昨吳國佐身帶鎗之挫亦爲賊馬所眩今欲整頓陸軍不得不添設  
馬隊東三省馬隊勁旅根本所在不敢多爲奏調。臣與湖廣督臣撫臣城銜擬由臣文等奏調察哈爾馬三千  
匹隨臣首防上驢院押解來南潁一帶。有善騎之勇可募名曰馬勇應即添設馬隊二千餘騎與都興阿之  
舊隊相輔而行于九江湖口等處擇平地曠野馳騁而操習之惟以南人而騎北馬以勇丁而學弓箭非倉猝  
所能奏效。臣酌端數月之力朝夕講求徒容訓練期于成熟而止練成之後以二千匹交江北蘇都興阿麾下  
以五百匹交江南蘇臣麾下以壯步軍之氣而寒賊衆之心餘願馬匹將牧于黃州教習等具設局于九江以  
備隨時更換之用仰仗皇上威福前事若行曉諭節省軍務可期起色。此添設馬隊臣誠自任訓練之微意  
也。溯自咸豐六年洪楊內亂湖北肅清武漢再克臣方慶幸以爲大難計日可平不謂遷延歲月逆未盡掃



逆復與餉項有不支之勢約士有久疲之心若非奮發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人所謂憤氣歸氣者不得  
不改絃更張亟思所以振之區區愚忱謹就近三省軍事邊 旨統籌全局恭摺覆奏

故邪而仙太史論賈扁

胡林翼

得復書議事有領學冠絕時輩同環讀不忍釋夫冀外侮莫如自修譬之治道者先固正氣乃可漸逼邪  
毒不使上犯而內侵也西洋之夷不過謀利外強中乾人固不察其賊夷則窺伺黑龍江已成根本之患近年  
財力與人才均非急切可謀因英人之恐喝而逃竄上讀 聰聰又豈能以口舌爭回耶欲用兵力非側身修  
行博精壯志訪學人才不可期以十年或有成功今倘非其時也鄂中馬隊極爲賊所憚然願賊單與其日久  
而不能成功虛糜軍餉不加及早多謀馬隊與其添募無足重輕之南勇不如乞請黑龍江甲兵千名則費省  
而力可厚賊已習騎非此動旅不足以制其死命也月初探師已奏乞黑龍江西丹千名擬即復奏請自練馬  
勇三千以二千歸皖北隸都直夫以五百名歸黃州以五百名循皖江南岸隸於騰師林翼之愚南人之舟北  
人之口各擅所長大定之也即河北河北之騎射亦不如東三省東三盟之精勳而黑龍江之騎射又較吉林  
尤精其服習較東三盟爲便欲乞借歸於天津撤防之日飭令以黑龍江甲兵千人撥入鄂省分募各營則皖  
南皖北可計時成功楚軍瘡痍之餘猶較各省兵力爲精實林翼竭力籌措馬隊之在皖北鄂邊者近三年實  
給之無稍缺愛之切故不忍使之緩也求使中統陳撤防之日必乞再准資較召募勇丁奏請西丹事半功倍  
惟是兵之強弱因路轉移尚乞以忠勇善戰知兵略之大員二三人分統來鄂則異日成功必速行當由官接  
師奏者辦理耳

義吉林添買官馬撥照驛馬定例疏

黃致錫

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據署吉林將軍保以添設官馬每請按照驛馬倒斃定例酌減報銷等因附片具奏  
本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查例載吉林烏喇金珠鄂佛囉等站額設驛馬每年十分准  
倒三分等語今該署將軍原奏內稱近年盜風日熾驛馬持械百十成羣派兵剿辦必須給與馬匹方足以資  
追捕而期得力前任將軍景煇會於同治元年間奏明添設官馬一千匹分撥各姓旗營餵養以備緝捕巡  
防之用應時既久倒斃漸多向由兵丁著賠買補足額臣等任以後據各著陸續呈報疲斃前來伏思捕盜固  
以馬隊為利養兵尤以足食為先吉林原設額兵一萬餘名差操之餘往往散處田間務農食力軍興以後徵  
調絡繹存營數不及半餉餉既絀而支絀差使又視舊較多操口難支枵腹從事如再因其乘騎馬匹積  
久疲斃責令賠償則苦累更殊殊非體恤之道又不便任聽缺額日久空虛糧餉思惟湖查驛馬定例每年倒  
斃准其報銷十分之三所設前項馬匹據請按照驛馬定例酌量從減每歲倒斃准其報銷十分之一仍行隨  
時買補所需經費先由庫儲籌款墊給統依盛京戶部積年欠款項下領到歸補如此變易庶兵力既可稍  
紓而虛糜亦不致缺額等語臣等查該署將軍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若比照舊例不准報銷於邊防兵力得補足  
徵調皆有妨礙應如所請按照驛馬每年報例酌量從減每歲准其報銷十分之一仍責令隨時買補足  
額以重邊防而紓兵力至買補馬匹價銀應按照該省前次添派一千匹每匹價銀八兩其倒斃之馬皮臟變  
價每匹銀五錢應比照該省驛馬辦理至所需經費先由庫儲籌款墊給等語戶部查驛站買補倒斃馬匹價  
銀每兩係減三成其餘七成按實銀票銀各半放給此次添設官馬每年所需倒斃馬價銀兩應按照驛站買  
補倒斃馬價銀章程開放每兩減扣三成其餘七成除一半實銀照舊發給外一半官票遵照新章每票銀  
一兩折實銀二錢五分除皮臟變價外所需銀兩准其在於庫存項下先行動支按年進入官兵俸餉彙銷冊

內題報查覈印蒙 命允 臣等即行文該將軍自奉 旨之日爲始照議辦理再化糧保兵部主稿合併聲明

呈張中丞論晉省招募北方屬隸書

萬士達

自去年以來蛟騰水溢災告東南，蚩尤彗星墜見西北，假山之麓地震而鳴，十月初九日等日，狂大復穿月，西流俯察人事，仰觀乾象，禍患之萌，固計不遠。雖 朝廷百旰憂勞，勵精圖治，感格朕兆，斷無意外之虞，而安不克危，備禦之具，正自一日不可少懈。晉省西控朔漠，事敵神畿，邊陲設有動靜，正當其衝，前見吾黨人秦鏡鏡以兵備單薄，民氣巽懦，爲慮深矣。北方吊隊以開風氣之先，誠未雨之綢繆，先獲之卓識，而蠻猶有鈔鈔之說，致爲左右陳之，竊維天下之事，無鉅細，情相皆可以勉強，攻之習學成之，獨用兵則不然，不特將帥之智勇才略，隨機決勝，出於性生，非可學焉，而得卽士卒之勇性，強弱亦由地脈風氣，凝結鬱勃而成，不能以人力變化，移易。當天下大亂，羣雄競逐，如戰國，獨漢六朝五代之際，日相尋於兵戈，民習見於戰鬪，雖方隅所限，強弱不同，苟訓練有方，猶可隨地成軍，殿之以戰，若積承平日久之後，民生駭惰，膽力疲驚，苟非地氣勤悍之處，其人萬不可用，故當咸同之間，胡曾請師，專募湘淮之士，卒以成功，而同一楚也。將士皆出楚，南楚北竟，無一人可用者，其地使然，項籍之江東子弟，入千人橫行天下，漢朝二祖從龍之士，皆起淮北，下至羅紹威之牙將，八十屹爲重鎮，感元微之劍，募台勇立功一時，蓋皆審其地，因其機而用之，非微幸也。今已息兵，十數年湘淮之舊伍已老，其地氣亦已發洩無遺，且南人不利於北，吾憲之欲募北兵，別開風氣，自是不易之論。惟直東遼三省地勢廣衍，其人雖似機魯骨力壯健，而其氣不銳，其聲不宏，其性卷面多詐，故古之論者謂燕齊之人勇於私，而怯於公戰，敢於剽劫，而怯於行陣。查昔年辱在戎行，轉戰於直東皖豫之交者，前後五六年，時常變捨，猶歎中州徧地塗炭，居民流離死亡，其遺禍之酷烈，日習於兵革，不爲不深，謬議屢欲激勵以用之，佐南兵之不

遠同治五年曾說帥府籌募開長郡漢則率勇五百人爲先鋒訓練數月比一接仗臨陣頗皆日馳手戰幾至  
敗沒故髮拾之魄將二十年直東敗省絕少豪傑之士崛起殺賊建功且賊至圩寨往往獻糧納款兵至反閉  
關絕餽仇殺爲難爲覓以爲此三省之人未必可用必欲募北軍直隸惟天津爲最勤悍其地濱海性直而慤  
志奮而齊爲北省之冠昔謝忠愍公用以殺賊庚午焚燬教堂一呼百集至死不悔而自感同以來未出人物  
地氣之鬱結尚未發越募練成軍駕馭有法必能得其死力特起募軍其次河南兩淮汝光一帶亦尙健銳可用  
惟該處素多猾賊巨盜雖而不純能用則爲勁兵不能用易於變亂現在所募止數百人與其雜募數省而心  
力不齊不如專募天津一處爲愈此選募之說也至論軍制馬兵爲遊奔奇兵步兵爲根本正兵馬兵利衝突  
馳驟步兵爲中樞後拒馬步不能片刻相離並須一氣聯絡有步無馬陣腳立穩尙能以騎有馬無步一有挫  
輒敗無餘地晉省口外雖屬遼曠四境大半山險益宜步以輔馬乃能制勝既募北方馬隊兼宜募北方步兵  
庶能情義相聯急難相顧如身之指臂互相保護現在省垣練軍步隊左右兩營雖成軍日久將卒皆編於旅  
習粉飾觀瞻徒糜餉項且其卒伍多係外省遊手好閑不主不客設有緩急烏駭散撤萬不足恃宜漸加訓練  
另募北人充補一并訓練以期軍政一新馬步一氣此軍制之議也若夫練兵之先務擇將善慮自有權衡毋  
庸費及達官擊時艱悉佐幕府忘其狂悖略陳一得惟部商裁擇焉

代民捐辦新安瀾池兩縣車馬應差并捐銀存窩生息以充經費擬議章程請示稟

金福曾

竊以等在新安瀾池兩縣查覓見其地當孔道差務殷繁現值災荒之後民困不堪驟處更屬稀少力難支應  
河南朱守每與紳等談及深切踴躍瀾池周令亦屢以爲言紳等因議捐於車驟代民支應前之本地紳董聚  
情俱洽現已分派局友赴周家口買到騾馬六匹於前月下旬行抵新瀾又另發車價錢文在本地

購齊車輛計新濶每縣應各派得驢馬三十四車十輛又上年江浙兩地等捐給新安車馬局銀款內買成驢馬十五匹車五輛專騎新色貼差之用又續添瀾邑驢馬六四車二輛合計新安共得驢馬四十五匹車十五輛瀾池共得驢馬三十六匹車十二輛業經交由本地紳董轉發附近城關之殷實農民具領并取具保領各款議定承領之戶自行喂養有差則領價應差無差則聽留耕作至逐年車輛器具必得修葺驢馬倒斃尤須添補現由局捐銀二千兩交存洛陽縣當舖生息專爲前項修理添補之用并經會商朱守德議章程另開清單呈送憲覽所有代民捐辦車驢分交農戶喂養應差并捐銀存典擬章辦理緣由合肅稟陳

### 捐置新濶兩縣車馬章程

一 紳局代新濶兩縣民戶各捐驢馬三十匹車十輛上年新安有江浙民捐銀五百兩已買成驢馬十五匹車五輛又續添瀾池驢馬六匹車二輛計新安共得驢馬四十五匹車十五輛瀾池共得驢馬三十六匹車十一輛

一 驢馬現已購齊發交新濶兩縣車馬局紳士竟到近城殷實農民承領喂養取具領狀併切實保人保狀一俟車輛購齊即將保領各狀移送河南府朱守發縣存查

一 領車之戶自備喂養遇有差事新安縣東去發給錢一千文西去給錢二千五百文瀾池縣東去給錢二千五百文西去給錢五千文如無差事聽留牲口在家耕種

一 開車之日如遇大雨泥濘視日之多寡酌量加價尋常微雨不在此例

一 驢馬皆須烙印車輛亦應編號輪流調用屆而復始不准任意越調每車由縣發給對牌驢署車戶各執半面以昭信守如違差事須見對牌方准支應以杜架買雇用之弊

一車輛驢馬恐有損壞倒斃必須預籌添補經費茲定每縣再捐銀一千兩發鄂填兩當按月一分生息遇開加增典中立有合同手續發交紳董收存如支取利銀紳董到府稟明批官照發一面行縣知照若不奉府批但憑手摺該當無須付給領回之後發給車戶包費亦須官紳同場照驗此項本銀稟防各處立案存當無論何項公事不准挪用將此載入摺內以便查閱

一驢馬既有倒斃車輛亦須修整車上器具尤應隨時添置茲議每車每年各結包費銀十兩在生息項下動支按半年給發比照驛站倒馬之法無論添置器具若干驛馬有無倒斃既經給領包費遇用則照貼節省則有餘皆歸本人自爲官不過問惟承領驢馬年久體老難任奔走自應按時作價茲於給領之日俾牙戶估價驢馬某匹現值若干酌於領狀內逐一填明日後如不願承領數頭驢馬仍由牙戶按時估價所短若干卽著領戶照數酌還由局紳隨時代爲貼換齒標牲口另覓領戶承領

一新湖兩縣支應差車向有兵差流差之別今既捐置車馬自應不分兵流一體承支向時所設兵流兩局亦應歸併一局以節糜費

一車馬按月由局董驗視一次每半年送本官驗視一次如有喂養失宜趕緊回去另派委人承領每驗一次驟頭卽爲打繫馬匹則打牛繫馬易辨認而杜駭混頂驗之弊驗視車馬不必先定的期如逢差事少而存車多卽行送驗有一二車不齊俟回日補驗

一局發驢馬皆有烙印如有遇病倒斃該領戶雖願賠償亦須由保人報明車馬局董請官按冊驗視不准隱匿以杜抽換

一凡遇大差滿境或各差兼領局車全發尚不敷用應由車馬局董照章在各里均勻添雇惟車價宜量爲加

給

一局董每月將用車若干輛用錢若干千榜示局門一面造冊報縣存案惟此項紙張雜用及每年局董赴郡領取息銀川資尙無所出准以逐年遇閏典息動支雖爲數無多概須掙節此係爲因公息民此見本地紳董各關桑梓誼無可辭

裁撤夫馬局議 旨立案疏 光緒九年

四川總督丁寶楨

川省自同治初年本省鄂省軍務緊急各處征兵防剿地方供給兵差始創設夫馬局由地方官委紳設局按糧派錢預備支應其初專爲防剿緊要辦理兵差而設原爲萬不得已之舉迨後軍務肅清兵勇大半潰撤而各屬州縣積習相沿仍借支應兵差各色任意苛派夫馬盈千累萬有數正供浮多加至數倍地方官以此爲應酬入私之具局紳以此爲迎合流利之階小民脂膏半入官紳私囊一千餘年視爲固有民力幾向豈堪長此剝削雖前督臣吳棠查明分別裁撤酌減而各屬仍多藉口差使大都陽奉陰違且於光緒三年到川民間具控夫馬之案層見迭出民情嗟怨困苦堪憐營營通飭一律裁撤惟查南路之雅安邛州上至省城由省至北路廣元出境十八州縣爲藏善喇嘛學差試差往來要道例有支應不能不稍爲酌留以資津貼仍飭由臣親爲核定於向派錢數大加刪減以杜侵蝕而紓民力其餘各屬均自光緒三年六月起一律全撤不准再派民間分文如違嚴參懲辦嗣據各屬州縣陸續稟報裁撤復經委賢員分赴各屬四查陪訪亦尙無巧立名目影射私收情事至今數年以來民力稍紓應供之差亦無貽誤現在各屬州縣均尙恪遵辦理第恐歷久弊生不肯官紳復萌故習仍藉詞添設夫馬局亦不可不預防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 勅部立案以垂久遠以後如有不肖州縣擅自開端私行攤派一經發覺除將該牧令嚴行參辦外並請將違行批准及失察之總督

據司一併遞報示察俾川中士民長獲休息上副 聖主軫念民艱之至意除將酌留夫屬之十八州縣另繕  
清單恭呈 鴻覽並咨部外理合恭摺陳奏

請酌添寶坻驛驛站夫馬片 光緒九年

寶坻縣知縣張樹棠

據寶坻縣知縣劉枝彥 稱該縣向無驛站僅止遞馬入匹遞送本處尋常公文本可將就敷用自同治九年  
舊臣駐札天津兼辦洋務公文逐漸增加近因海防籌防同時舉辦如奉天青島等省各將軍府尹山海關道  
新設甯古塔等處督辦奉天驛巡道東邊吉林道駐札營口一帶之毅軍駐札甯河董臺之淮軍練軍駐札山  
海關之練軍以及奉旨 處防綠各營皆與北洋大臣衙門並津海關道海防營務處支應局機器局製造局  
軍械所暨各統營官時有往來文牘較從前多至十數倍且悉關防務重要在外排單飛遞限日行四五百里  
實屬向來所無東三省及山海關等處至津雖有薊州三河通判武清驛路但須繞道數站是以均由玉田武  
清徑送寶坻玉田在寶坻之東由東三省及山海關等處至津公文則由玉田送寶坻而達武清武清在寶坻  
之南由天津至東三省山海關等處公文則由武清送寶坻而達玉田計寶坻至玉田陽樂武清陽村驛各  
九十里加以地勢低窪夏秋大雨時行積載途次繞行三四十里是寶坻一站之路足抵正驛兩站之遠玉田  
武清均有驛馬尚無出入寶坻既無驛馬而地面適當其衝海防邊防係久遠之計為期甚長實屬力難賠累  
應請添設馬匹並准府尹臣以該縣所稟係屬實情自應會奏添設以重郵政函商到 臣仍據藩臬兩司查得  
吳橋至天津前因文帶絡繹於途有遞馬不敷周轉已奏准各添馬三千匹至六千匹夫十五名至三十名不  
等並因吳橋等縣額支夫馬工料銀數太少請務節實不能敷用均照天津縣額數支給在案現在寶坻差務  
煩重勢非添屬不可應請酌照吳橋等處成案添馬三千匹夫十五名自本年夏季為始照天津縣工料銀



數由河庫地糧項下支給作正開銷其馬匹亦照例價由司撥款採買等情詳奏前來查該縣既成冲途若不酌添馬匹設縣固繫於賠墊亦慮派累民間應請照議添設以資馳遞而免誤差謹將

酌辦甘肅驛站事宜疏 光緒九年

陝甘總督譚鍾麟

查甘肅驛站軍運原額續增合計關內外共設馬六千三百五十餘匹夫三千六百餘名又所牛五百餘隻有牛夫拉車馬一百五十匹有馬夫每歲需工料站價銀一十五萬七千餘兩糧料草束在外軍興以來地遠驛驛前營後左宗業飭各屬陸續安設夫馬不及三分之一各州縣咸謂不敷供差時請增添而所需工料俱兩有由軍需項下發者有由善後局籌餉者自留支者有從司庫領者大約所領現銀有限而未領之項各屬仍照舊額作為墊支列入交代以抵解款紛紜驛驛不但款目混淆抑且苦樂不均且去年飭令各屬均由該庫請領以節費一並防兩司體察現時情形酌留夫馬底期驛遞不至貽誤餉項不至慮虞茲據秦鳳兩司詳稱自應康款交與辦總復舊制且軍務既平驛遞較簡無須預領多設夫馬現在酌量增設驛路遠近差務繁劇合計東西大道甯夏西甯兩府酌留驛馬二千六百八十五匹夫一千三百四十二名此外如安西玉門軍運驛兼秦隴慶陽所屬僻驛驛站並新設之甯陵平遠硝河城打拉池等處所設夫馬無多姑仍其舊所有東西兩路所失所牛拉車夫馬久已無存徒資糜費竟可從刪除哈密巴里坤各路軍營仍由軍需項下支給外統計關內驛站及安西玉門軍站夫馬站價底需銀十萬六千餘兩糧料二百四十餘石草一萬九千餘束此復各屬向由地丁項下留支者照現定之數留支有餘則解司庫向由司庫領者照現在的酌留之數核發如此酌中定議事體劃一不致偏枯等情詳請奏者立案前來臣查該司等所議酌留夫馬之數較原額固屬減半額各驛現存馬數尙有增加於驛遞法無貽誤而每歲節省銀十餘萬兩於庫款不無裨益謹自光緒九年

正月起照規定之數支給以便可庫浩報他日庫款充溢不難復照待領或營有事之秋必須添設夫屬仍可隨時酌量請增此舉保爲目前所款支利核賢將節起見並非變更舊章似屬可行除將酌留夫屬數另開清單摺者部外謹繕摺具陳

新疆南路改設驛站章程片 光緒十一年

劉錦棠

再臣奏新疆南路改設驛站並請酌量變通支給各驛經費銀兩等因奉 諭旨允准欽遵在案茲查葉城縣治前於提設南路佐雜摺內奏明移建哈里克該處原設驛站應請改爲葉城底驛其原在葉爾光固城准設之葉城底驛即毋庸安設于闐縣治奏明移建移克里雅該處距和闐州四百五十餘里應請在於多羅白石頭界勒早崗及于闐本城各設一驛以資轉遞所有該五驛現設書夫馬匹經費銀兩應飭悉照奏定變通章程支給以歸劃一



皇朝經世文緯編卷六十八目錄

兵政七 保甲

請實行保甲疏

上稽撫軍論防禦事宜書

粵西團練略序

尼言一則

答某友書

覆文任吾書

上督撫憲督與事宜請入善後籌圖五條

團練說

黃特軒傳

現飭通行保甲守助之法並請 飭部詳定就地正法章程疏

通飭順天畿東各州縣編查保甲本

民團論

保甲論

漁團條例示

救時鈔言一則

宗稷辰

楊士遠

龍啓瑞

李虛陶

熊少牧

會繩藻

魁 聯

朱孫詒

吳敏樹

張之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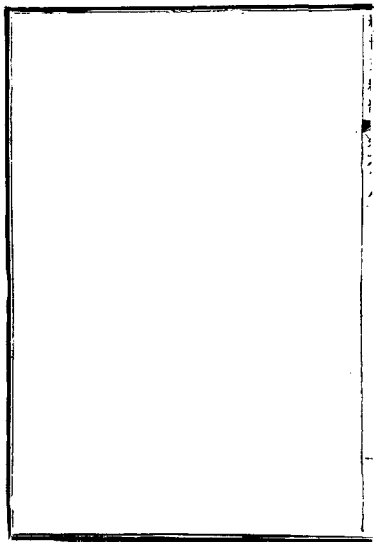
周金章

葛士清

葛士清

邵友濂

張煥綸



兵政七 保甲

請實行保甲疏 咸豐元年七月

監察御史宗禮長

竊臣伏見 皇上命中外奉行保甲要政各直省奏覆者惟閩浙暨兩徽釀 申諭諄諄所以端治本於伍版者至明且切使上官選良有司無地不得其人無人不盡其心力則此事可以必舉其成不致如向來年終一奏沿爲具文從此儻兆之勦靜不欺而守令之彰瘡易指信爲致太平之基也 臣自嘉慶年間蒙雅之日隨任讀書時 臣父原任湖南知縣 臣宗禔正於華客零陵等縣力行保甲見按戶親查接牌標對按簿考稽種種煩重而隨地隨時旁參互證之處極用周詳華客牌冊經兩年餘而始成庶 臣庶厚且通防各屬仿照行之道詞任零陵行之垂成而以勞瘁沒於任所迄今四十年此中宵旰 臣知之甚悉念之朱敢忘也茲幸逢 皇上勵施良法策勵庶官之際藎言並進不棄芻蕘伏念諸臣所陳保甲章程法已備矣而行之曲折變通或未盡晰 臣初膺臺職何敢語譴言同惟舉趨庭所聞於此時循行保甲者可補神毫髮者願不自量妄爲疏列十條恭呈 御覽可否 聽下各疆吏循循探擇出自 聖裁

一保甲宜久任州縣爲之以收實效也四境之內大者數十萬戶小者數萬戶必令家至戶說非數年之功不能徧達膏地廣之區尤難徧歷設該牧令辦有規模忽令調任他缺抑或因差公出數月輟功著實無驗爲此卽本員同任已覺接續多疏所以行保甲必先得賢牧令既得賢牧令便須使之久任不可輕換辦成之處又須擇一好官接接接牌冊皆實民隱事呈而董戒漸摩次第可以施布然所費乎良有司

者必須耐煩耐勞有威有愛其心曠助周至惟恐費民錢粟荒民功夫使民不忍不從不從於是行之有效近日州縣其劣者多事觀望其賢者不推處分錢糧命盜不悞已為循分而欲其一心力於保甲探善政之源非上司知人任人盡去庸劣請寬處分者乃濶調則所謂保甲者仍恐徒飾其名而莫其寶也故重牧令之久任實保甲之要端也

一保甲未能限定時日宜寬其期以致實力也他政可以勒為定限督令一律完竣獨保甲有所不可曾見大吏剋期辦義穀義學不一年申報已齊迨去任而所辦皆廢可見責之太急必人盡為欺欺飾者之整齊迅速較實行者有百倍之易上司喜其能事受欺者多轉病實力緩成爲無用此在通都劇邑尤坐此弊儻有覆奏言催令早完或保速成之員以爲式者必爲草率從事未嘗真心於此中甘苦者也故期限之從容乃保甲之寶濟也

一保甲於填寫時宜加意嚴對以杜虛捏也州縣於編保之初先令鄉保草開各戶了口生理然後填寫門牌及編聯底冊與循環一簿此時最須詳細嚴對蓋初填一失其實則此後全屬子虛不可不慎也至循環更換之時須看其一保一甲中往來增減有無捏造全在週便抽查非持之有恆鮮克有涉若該保該甲內有非常之事原許隨簿密呈善於辦保甲者往往有匪必擒不疾而速如左輔之治粟縣姚學之治龍溪皆近人所傳備若初填任疑復查罔嫌雖欲稽察將不知爲誰何故期保甲之有實功必飭查填之無訛謬也

一保甲宜不拘時地隨在稽覈以致精詳也州縣與民相親在城則後士講費收詞審案日修保甲中人往鄉則勸農備糧勘山相驗日履保甲中地遠人誨其家口與其隣右則牌冊之慎者可以悉更隨地辦其

族類與其里居則循環之僞者可以立見始而一隅爲所洞察漸而四境靡弗異知由此而憚民游兵非爲之民時加密訪不離爬梳而剔決之革陋俗以此銷亂萌亦以此故求保甲之實效尤在牧令之真心也

一保甲宜先籌經費以杜濫舉也州縣辦理編查聽保多不知書寫又未諳條款必須紳士協導之書吏分任之然紳士書吏往鄉同一不能毋護其飯食與刷印紙張筆墨所費不少牧令當先籌捐此款不使董事及胥役爲人到門分文累及百姓則必人人信從鼓舞謂此事真衛民而不以累民可經久而不敝故責保甲之所由成必首問經費之所從出也

一保甲宜酌用委員以資襄助也北省民少而壤地狹則編保較易南省民衆而政務煩則編保殊難若山陘僻壤一牧令之耳目可周至於衝途大缺日給不逮則勢不得不借資寮屬以分稽察水簿本少應辦公事該道府慎選廉勤之員以助州縣或擇教職中通達事理年力尙強者贊之皆由牧令乃給薪水如能辦有成效酌予獎勵儻稍有弊案不難垂撤如此則不至地大者保甲轉虛民衆者編查失實矣故查保甲之始有時非獨力所能爲而考保甲之成要必得賢員而共理也

一保甲宜先查巨族再編小姓以爲聯屬也各省巨室每以門牌爲編氓小民所難多不從實書寫有司忽於巨室而專查散處小姓何能使之勤守望睦井里乎臣聞江右閩粵民多聚族而居其族長鄉正誠待端人爲之一族中匪類有所不容地方官勾攝人犯常賴其協捕是以詞譴修明之處其人民皎然難欺不特一方之民族無可假冒而一鄉之良莠無可掩蔽惟先勸導大戶樂於遵從而後推及單門最得稽覈故欲於保甲皆與確必當視紳民無偏私也



一保甲可與坊里並稱以杜欺隱也凡民在城分坊巷在鄉分都團各州縣舊設保甲冊實與保甲法相為表裏里黨確知其定在則兼混已絕於平時人民習見其名則浮偽可杜於他日遇有偏災歉歲小調大恤臨時無事周張衛報若盡無所施其技爾果使保甲魚鱗一冊皆秩然可考州縣乃易治矣故保甲之利一與而坊里之弊亦盡去也

一保甲能實行而讀法之典可編舉也從前各鄉鎮皆設申明亭教誨鄉民近日亭多傾圮惟有地方官選得鄉約正副宣講一舉論廣訓一事聞有奉行者且值嘉慶十六七年間臣父且宗耀知華容縣時於力行保甲之中即為申明化導之憲避一鄉中端正紳耆有人望者為約正副加以禮聘率之分教歲時設宴如鄉飲禮屢其勤而獎之三年不怠許上官給匾獎勵會詳經臣臣厚運飭各屬一體照行迨十入年以後續有條陳定制更為詳備然至今或行或不行良以查保甲者不清則貞邪未辨而教化亦無由而興也故以爲整讀法之書必先嚴保甲之實也

一保甲能實行而兵食之足可兼寓也昔明臣王守仁巡南贛時創行保甲而民盡知兵遂得痛除盜藪又明臣劉宗周奏議謂備禦自保甲法始內分修練備備為四事且寓社會法於其間皆得周官遺意今楚粵皖三川黔之交徐兗蘇湖之界在在有匪徒出沒而患先見於廣西及今於無事地方清編保甲司牧得人一面選其丁壯時其糧糧守望既嫻加以訓練農隙訓入城中合操庶使良民隱然成為勳旅不但可以備禦本境兼並為方州豫養緩急可恃之材推行盡利莫善於此且以為得保甲之道更可收團練社會之益也

上務撫軍論防禦事宜書

楊士達

昨承詢地方利弊以關機事宜上兩章有未詳請暢論之江西東連閩浙西接荆湘北控淮右南通交廣蜀川陞一大都會也然而僻在出版川谷環繞峻嶺萃致孳孽易萌防禦之道當豫庶消患於無形且夫思慮預防之道城可恃者所以守城爲安城不可恃者則以四鄰爲守江西當吳楚閩粵之交萬一有事腹背受敵郡邑城池不皆可恃是莫如守四鄰保甲者鄉人所恃以無恐也今雖獨省不行保甲其文近者海氛不靖幾於遠近騷然宜整頓以收保甲之實效整頓不必拘十戶爲牌十牌爲甲一甲爲保之護但隨其村落所在設立村長村長之多寡視村莊大小爲準立村長由公舉不由官務使各相董率又發給印牌按戶書其姓名習業申禁令嚴稽察是雖未足以弭盜實足以攝土寇之萌則盜賊入境必恃內應猶必先知而後生果能嚴行保甲按戶編籍出必稽其所自往入必詰其所自來其內應無由生奸細設由匪窺案既除雖大盜亦不敢輕入此保甲足以守四境之大險也若夫江南沿浙閩粵之法宜就其地勢所便合數村圍爲一總而於各村中設立總長特長以村長充其人必公舉有威望且公正服衆者以專責成至郡境接壤之處又必細察情形某地爲要害處所某鄉某水某山爲出入往來必經之道則於某處設一大總而使附近各村應之一村有警首尾策應鄉自爲守人自爲防無徵發之勞有敵愾之用既省軍糧尤爲捍衛未足以破賊固可以作官軍之鄉導壯官軍之聲勢矣行團練不許蓄大砲以杜奸萌但戶出一丁授之器械使習於家以時日練而教之觀藝之高下爲賞罰迄至則閉寨登陣而官出精兵以牽制賊勢寇攻則救寇退則追俾奔竄而不得反襲俾相援而無所得食然後因敵之勞而以逸勝之假賊之匿而以飽勝之此團練之益也雖然未可恃也左氏傳曰鄰人軍其郊必不成兵法自陳其地爲敵地蓋自戰其地則室家妻子之戀尼長其怯而餒其氣餒且怯未有不僕事者今試行團練之法於四鄰而鄉村之中游者出距一二里者數十數里地

隔力分非若兵弁之萃於一營亦村長者皆導曲交游非若弁員之臨其屬有政法重罰之可鼓其氣且遠近之來觀者無定或夜深以發或分道剽掠鄉村不習金鼓聲氣未堅各顧其家易乎潰散散則力朝如鼠無尾昔嘉慶間川陝團勇死於教匪者以千百計職是故也故欲行團練莫如於該寨寨寨保之築常嘉慶初教匪雲集秦蜀楚行之頗著成效今試言其利州縣城垣廢壞不同其必不足以容一縣之人則同且距城遠者雖欲入保寇至有莫及之勢惟四鄉寨堡一立則室家皆聚鄉勇無內顧之憂人心自固不憂潰散其利一也盜往往因糧於我故以掠地爲能惟聚鄉村之老弱婦女貨財米穀收入寨堡則敵野掠無所獲其勢易餒不能久掩其利一也一邑之民捐輸修城則鄉居造爲城郭無與於鄉之說則望勿前惟隨所在和鄰與築寨堡又不假胥吏之手則軍必易集其利三有此三利何憚不爲且夫練兵費練其膽數者練腦之方也膽堅則志奮志奮則事濟矣然築寨非團練已成則始事之防禦不備團練非寨堡已固則臨事之呼應不靈寨堡非團練有方則未事之渙散不一相其宜酌其通率此以往庶其有功抑又聞之世俗狃於習故難以慮始非以威制之則令不行而臨事制變先在乎賞罰嚴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儲賞之費不可不豫願富人多吝未肯輸貲破其懷實損其有餘勿事姑息以成大防是在良有司迂謬之見惟願下採之

粵西團練略序

龍啓瑞

今天子初元廣西竊盜之起蓋數年矣其芟夷掃滅大小以數十計比其訖事優得力於民間之團練於是朝廷命順天府尹無錫鄭公鳴鶴巡撫吞臬鄭公因奏留令升布政使前廣西按察使曹任甘肅按察使吳公鼎昌偕令升河南布政使前廣西右江道嚴公正基總理團練而以在籍紳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朱琦翰林院侍讀龍啓瑞聯屬其襄之人使歸於率先是琦啓瑞嘗受命於前中丞鄭公祖璣電辦本色團練至是始設局

會垣遴擇紳士隨同委員周歷各郡提點勸諭凡數閱月而通省之團練肇成於是章程冊籍咨省局啟編擇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其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團名丁壯義烈事實可備他日掌故者分以四門彙爲一編名爲團練輯略委執筆而爲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廢而衛民者專恃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於民間之團練團練者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也然考諸古自晉寇常大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宏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圻習循帶皆以薦紳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黨石冰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裴駿魯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開元後府兵法竄梧州始團練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士兵多爲武夫俾卒所誦笑開嘗推尊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人倡率則敗威令之迫於上者鮮效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備於外郡無所強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政何哉被盜賊之慮深保室家之情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自道光二十一年後夷務起粵東粵西鄰省昆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將黠之徒相聚爲盜煙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場曠土番招粵東客民佃種畝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強弱互易其健者或倡爲西洋天主教以蠱惑愚民用是黨滋甚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粵生他變欲陳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具干時忌遂釀成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治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亦不遷徙數四弱者或流離轉死山谷強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與賊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蓋粵僻處荒裔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糧不相及師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爲借助爲其嚮導比比而是然還是而富家巨室捐貲以助餉者丁壯冒白刃骨塗原野者紳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破賊屢屢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壯剿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 聖天子矜念邊隅嘉與粵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殺賊立功者立予甄賞實過其勞

殆爲吾輩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由然則所以爲難之故豈可  
繙矣凡團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賊多處也不然則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  
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實之尤以賢有司爲急蓋有司賢則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  
治而一方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  
已成之團練可以復壞夫民經流離散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吏之力始可動底於成至不幸有司  
不賢則可以壞之復歸於弊夫家有苦刃人知戰鬪用以殺賊則可愛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事之弊則爲  
吏者有以藉口而斯民適受不韙之名又豈今日始事之所及設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  
法待將來也既以復於諸公遂贊之待御而弁誌卷首

卮言一則

李祖陶

咸豐二年于家居無事遊行至沔陽人譚湖湖間兵事賊氛甚熾言人人殊時楚督爲新建程晴峯先生有問  
當如何自處及江西省宜預備與否予謂晴峯稱謂以後自部員而至總督督帶帶時別除頗規聲名噪甚使  
得久於其任可繼清江楊勤恪公到今年論七旬精力亦已衰矣當道光末年由雲貴移督兩湖任當自陳衰  
老力請退閒如浙閩總督劉公當無不允即適有粵匪之警萬萬不宜規避則當長蘆都統顧大廉方略聘請老  
儒傅古通今者以參謀謀收召壯士總團扛鼎者以爲爪牙甲令提鎮參遊各選麾下士卒之勇健者用威繼  
光束伍之法以訓練之節制分明器械犀利金鼓有節舟楫有章去歲適當警即可鼓行而前與 欽差大  
臣兩面夾擊不徒坐守自守以老我師則此爲台之策自可一朝剿滅何至粵西糜爛轉而被及湖湘既入湖  
湘則士民商賈望風逃潰永州衡州自難堅守師或左次理亦宜之猶張巡由雍邱而退守睢陽也但長沙之

守必須牢固外有救援當必無志備或不支則與城存亡知必有道以處此矣蓋於江西地方論者以爲賊必不來將由偏庭東下長江或由湖北漢水以向宛洛則僕竊不以爲然夫江西爲魚米之區不惟自給兼足資人倘如司馬錯伐蜀之策先取江西爲資則強而且富有何不可況兵法乘虛有聲東而擊西者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鄧艾走陰平七百里無人之地皆其遺策此時武昌岳州必有重兵堵禦倘賊探知江西無備命一旅由宜吉而來則臨瑞震驚兩轍隔在上游南昌必至坐困況穿江西之境由鄱湖以出大江其道尤是偵直犯安慶池和以下唯皆風聲賊踞金陵以爲巢穴稍稍被阻淮陽運道購即不可勝言故審度地勢懸揣賊情江西誠當先爲之備然爲備而但謀築省城而沒其濠尚爲下策夫江西之地環列十有一郡贛州臨其上游九江爲之門戶宜宜一郡貼近湖南今贛州九江皆設重鎮袁吉邊界亦皆調兵以守卡矣然承平之兵實不足以當賊而其騷擾反過於賊萬哉盧翰坡太守之子近自桂林回來言粵西之兵全無技藝臨陣惟恃砲火遠見賊影卽將砲火放盡賊近則棄砲而逃屬制軍躡手勦之而不能止且中鴉片之毒者多能披堅執銳者絕無其人粵兵如此湖兵可知而吾江西之兵更可知無已則團練鄉人實爲古法然致之於未韓魏公之義勇王介甫之保甲皆有其名而無其實近人之說亦徒紛紛吾意省會之地當先選將以練兵爲五人十人之長必才力過於五人十人者爲百人千人之長必才力過於百人千人又有智謀者練兵則悉照紀效新書之法以精神面貌選人而分別授之以器由隊長以上節節制之令士卒自皆譚雄辯之色耳皆知金鼓之響分合進退一惟上之所令而不敢少梗於省會練兵二千盡成勁旅復擇其尤者分布各要都要地令其以一數十以百數百以百數千如此則不惟省會有兵各郡亦皆有兵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習賊必聞風不敢入境而亦有以待之矣但欲練兵必先供餉欲供餉必先料費欲料費必先設局宜於省會立

一總局裏知大憲公儲擇大夫賢而有才者爲之主人賢而有文者爲之輔佐而又旁羅俊乂或善謀畫或工書寫或負勇力或精技藝或善走鑿或工開探並皆收而養之以爲吾用省局既定即預其式于各府府又頒其式于各邑郡邑有警省出銳師以授之賊或由縣而下至九江則省兵出鄱湖以截之于以紆聖天子一隅之憂而賊可爲東南數千里應援之助豈不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綉繆牖戶若待臨旱而後掘井晚矣世有知道之君子必不以予言爲早計也東五選兵之法其說甚長予別有述茲不具贊

選縣包慎伯鎮中有鄉兵對一篇謂練鄉兵有七病一恐藉民爲兵種難撥給二恐操閱鈍弱則不可勝三恐強要之徒欺濶爭鬥四恐率長恃衆挾制官長五恐奸民煽之戰至不測六恐兩軍據調遇敵則潰七恐事端當難人無所歸欲去七病而收其功須用己說其說謂州縣親民之官須減從下鄉喚集各鄉紳事矜耆賜坐與食面諭以盜賊之害團結之利使鄉民曉然共信官長籌備保全而無調遣陣鬧之患其法于巡鄉時一面給門牌查戶口以二十五丁爲一甲立其素爲民所服者爲甲長甲附成乃議派兵古法三丁抽一今州縣十六以上五千以下之丁壯常過十萬五而派之邑可得一萬人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置長據甲首點充兼督教閱不附兵額憂患相卹善惡相保坊郭工商一律編派兵法四兩爲卒鄉兵恐人多雜制故相卹相保至兩而止一兩立一師擇兵之能者或武生及邑之有材技充當優給餼食教以技仗部伍貧富必均其役不入伍而願學者聽古富者出錢貧者出力之說斷不可用其有好義願輸兵需者從優獎勵不願者勿強各兩置冊呈令據總冊劃爲幾鄉鄉各千餘人各度曠地爲演武場每季就閱其輪流應閱之人兩長呈單備點師名填于兩冊之端閱時不精技仗坐歸不遵約束坐長傳等多者師與長有賞閱法比營實法加厚罰差薄行之必信其兇橫滋事者兩長白于閱時按律重懲聞有出衆之能數閱後即申請

褒異拔于營標收用以明收效技之益險除驚悍之害閱舉照文課例標示優等子總蓋兵有常數而無常人則無逃籍與無事而食之舉而有人皆習兵兵皆可用之效令閱兩敵之後守于仲冬就縣一閱實則知縣縣閱于甲日發乙縣解乙日發丙縣解府閱于縣閱一日離城遠者往來不過三日公堂發飯食錢二百四十文每里所需歲不過三千文捐公自辦不經吏手動論慮不甚難也夫家結爲伍伍結爲兩比戶相爲保保無網羅棧所向而皆遇其敵流匪爾之勢必遠窺來則人自爲戰據險拒之易易耳包說如此與威說不同蓋威之法精練官兵以破滅寇盜者也故用東伍之法以嚴其節制包之說團結鄉勇以保全地方者也故用保甲之情以密爲聯絡節制者將軍督撫之事保甲者郡守州縣之事合兩法而用之天下幸無事矣于故節錄之以備用

答某友書

熊少牧

嘗至承詢保甲事宜知邑侯舉行保甲閱足下賢能具禮屬爲保長此周官黨正閭閻鄙師縣正之職與州縣相助爲理者也保甲法自成周迄兩漢後魏威唐明初皆循之勳善良詰奸匿譏作息謹守望以鄉人治鄉人耳目近而情誼親洵政之至善於民有利而無害者然行之或恐其擾而弊且滋甚則董事不得其人耳廉明公慎如足下既嘗取于清端陸清獻張清恪王伯書諸儒先之論研究其理隨時制宜矣迂疏如不佞亦動焉就而商之抑何慮畏效氣乃爾邪因辱下問敢舉所目擊而忿然私憂者與參末議焉吾鄉距行臺省百里川原明秀田壤沃饒居氓業耕讀頤知自愛無奢靡皆寐僂僂之習乃厥久齒繁俗替濡染滯深其不軌有三端及今挽之或不至江河日下一洋煙之流毒也鴉片製自外夷肆以重貨罅爲煙膏僅臥卽煙燭力吸之熱蓄五內成癮按時必吸斷之則疾垂死面羸形槁萎不任操作始爲棄有力者能改浸假中下戶皆就之



老少男女食嗜無忌津亭郵肆設館爲困士籌積農糧未歸休盤微道卓錫無地頗誇特增點而寧齋賤而倚市權罪罟棘棘倫勢不至轉棄溝壑不止嗟乎狡夷造此以厲中國其深靈譎算豈僅在囊括內地之財貨而已哉乃閭者不悟甘以身殉此輩原無足惜其隱禍豈有極耶一神祀之詔淡也星行社蜡大蠶報司當宣時氣禮也至若民所瞻仰民所取財用暨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累大賞并大忠在祀典請神則天子請侯建國置部設廟祀壇壇而祭之以爲民祈福非閭閻所敢擅祀沿至近代祠宇所在多有謂忠孝節義兼錄故好瞻禮足以興發其志齊猶之可也卽祈禱以昭忠信君子亦嘉子焉願今之奉神不然廣廈文棧球閣輪奐雕塋土木魁然鬚眉環并褒衣金輿繡幔又或輝髻芬目或觀飾仙姝咸幻變有生氣倏仗之盛併踰無等歲正月朔吉天暇日中秋節必出行香鑿旂辟塗蕙蕙簾列鼓吹風曳鐘磬噴遠近結綵龍旗護有長至十餘丈者烏槍鏢厲禁木盈千累百響雲山谷都者舉國若狂抵迎祀之家牲牢備勞瘡殮之費衆視其豐齋爲喜怒每行香一次綜計所耗不下三百餘萬錢展展有賴無雜神聰明正直其能罔怨恚乎他如爭道忿鬪斃賞乾沒以致置訟牽連在所不免尤可咤者村人寒暑遊戎輒騰神夜纏縛一豕膠以病者褻服釘聲角聲封豕齋巫師唱唱聲交作比鄰亞旅乘炬火躡駑馳驅豁海呼神歸神歸疾者呻吟牀褥如拘牢夢幸而遇醫醫把推功神佑往往有禱未畢而奄逝者余一燈兀坐幾於無夕不聞噴神耶赫耶人爲之耶又烏爲從而知之蓋鄉愚惑於石言葦降臯冊可徵而曾望復侈言因果誤應以投其好而堅其信列子謂楚人鬼班固謂湘沅之間重淫祠錄此鄉之信矣右一編皆足下禮親所及蓋神之令長令長因達之大吏嚴加法禁庶將可去其大甚歟願警究提其故要緣於不明理不明理緣於不讀書不讀書緣於不擇師故吾終舉一編則塾師之靈恣也古者家塾黨序序爲經鄒大夫之賢而老者王之凡入大學選升俊選士者百自小學植其基觀漢之尊師才之

大體初必循循焉小學是講所謂登高自卑涉遠自邇也卽今制以科目取士求工帖括其師類能則古稱先訓門下士精深大經四子書之旨發而爲言因文見道故常成就偉才明體達用爲國家棟幹詎意教術流失以來小學悉廢村夫子冬烘頭腦授受庸猥甚乎層虧小販方外飢寒無賴之徒茫不辨少儀內則弟子職爲何語亦抗顏號召童蒙以資餬口所謂別有俗本說言破句譯傳不倫彼田翁潤粟利其僮隸而禮簡使子若孫從之游卒之貽囑二三年仍一丁不識或稍長知自振勵時過無及且童時先入者爲之恒心吾日豐夫何怪其習於所處不審其義之當爲不當爲哉然則塾師之弱繫良非淺鮮天下事有似輕而實重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足下周旋梓里所接晤諸父老可將擇師之道懇切申明將教修經正經正民興前一輪亦不待懇誠而媿悔自生他日采風使童領吾鄉爲小鄆者矣以外若武斷鄉曲開場縱博訟師士痞私習天主教保甲條約已詳不贅

#### 覆文任吾警

會國藩

團練之事極不易言鄉里編戶民窮財盡重以去年枯旱十室九傾與之言斂費以舉團事則情不能感說不能動威勢不能劫彼誠朝不謀夕無錢可捐而又見夫經手者之不免染指則益含怨而不肯從事故國藩此次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團者卽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客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必製器械造軍械請教師挑了壯或數日一會或一月一會又或厚築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興舉非多斂錢又不可方今百姓窮困無生可謀治之者當如養久病之嬰兒攻補溫涼皆難驟進風寒飲食動輒爲勞故鄙意重在團不重在練抑且不遑軍在團而先軍在練土匪我不能有利於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而害民之中又擇其尤甚者如尊書中所謂會匪頭目搶案首犯斬刈無赦其餘可宥原者皆行保釋最爲得體舍尊匪而求脅從舍豺狼而

問狐狸此近來大不平之事也。勸捐之說若無簡明條例，不足取信於鄉人。條例必須自戶部乃可據為典要。此間亦無判定要例，不若就鄉人所願為之官，願得之封典，告知名城主持此事之人，然後較量多寡以定從違。其可捐之戶亦須擇其尤富者，至少亦須大錢一千串，乃可起捐。庶小戶無勸派之弊。而國帑有尺寸之補。李筱泉年兄醇厚明白，僕所深知。若得諸君子相助，為理必有可觀。足下所代作告示，都為妥善。惟第七條，蓋戶出了到處揀義，尚與鄙見不合。鄙意各鄉但行保甲之法，固而不練。惟城廂則換練一二百人，以資勦辦土匪之用。待歲月稍久，民心信從，然後層層引入，庶費不多而事易成耳。

上督撫密鑒要事宜歸入善後籌議五條

魁 鼎

謹將寶都目前緊要事宜，就卑府管見所及，有當歸入善後章程一併籌議者，酌擬五條，恭呈鑒核。

一、善後章程應通盤籌畫，以期一勞永逸也。寶都轄一州四縣，幅員遼闊，民猶雜處，匪徒連粵西自藍正博會如灶等迭次滋事之後，刁悍之風日甚。一日比年，滋事雖俱在新甯，而寶都所慮實不止新甯一縣。訪聞武岡一帶，痞棍稱保地方民食，為名私立關卡，沿河阻搶，與淑浦黔陽交界之區，尤匪徒叢聚，若不乘此通盤籌畫，徹底查辦，不特患等養癰，並恐憂在肩睫。

一、地方痞棍請大張告示，俯准就地懲創也。痞棍惡不畏法，田來已久，若拘泥成例，一一辦案，不特訟獄繁，困累充塞，而且慎重法輕，稽延時日，惟有擊獲審實登時處死一法，方足以快良民之心，而厲莠民之膽。擬請恩賜大張告示，俾地方官有所遵循，而匪徒稍知敬畏。此亦先聲奪人，以止辟之意。

一、慎重緝捕，疑酌籌經費，俾資召募訓練也。痞棍之多，由於地方官捕擊不力。其捕擊不力者，半由無人，半由無費。訪聞此等痞棍多有軍械呼嘯成羣，約盈千百，斷非差役所能捕擊。若輕易會，不特傷實難，難而

且事多舉制且營兵衛役之中帥大半與痞通氣縱仿照苗匪練勇最爲變通前於鄉勇中選募五百人配給衣糧器械府州縣分領隨時訓練專司捕擊痞棍匪徒不准承辦差票各縣所領春秋二季送府考驗寶慶府所領由長寶道考驗若地方官督率有方認真訓練其收效可觀鎮守練勇相等以之捕擊痞棍較之兵役亦易得力惟寶慶屬痞棍窟穴與苗防有間若歸部議必格不行而整頓地方似非此不可且此項經費雖爲數不貲然一二年間果能匪棍絕跡即可徐議裁汰較之頻年竊發重煩徵調所省較多惟目前如何籌措應否歸於善後案內核議辦理之處伏候鈞裁

一各縣城垣宜修葺完固以壯保障觀瞻也新甯城隍上年兵勇圍攻時放火燒燬固應趕緊修築即寶慶郡城週圍查勘亦坍塌過甚不符保障所查仰且觀瞻所係或籌款興工或設法勸捐均屬目前要務再新甯番營及千總營房考棚多被匪徒拆毀均係棲止公署且軍須開考似應請飭其迅速興修歸於善後案內辦理

一各縣保甲應認真稽查以備荒政核手也保甲之法本爲弭盜安良之善政惟地方官奉行不善假手丁胥差保則無益於民而徒滋騷擾寶慶地方最慮旱災當此豐稔之時民情尙易浮動若稍值偏歉大勢洶洶匪徒從中播弄尤易釀成事端假乘此大兵甫竣將各境匪徒盡法懲辦之後即督飭各牧令教編查保甲先訪每鄉公正紳耆交給牌冊告以清理地面保護身家之意其十家之中互相查核出結一鄉造完即將簿呈繳地方官便道抽查量加獎勵倘一家之中有不安本分之人其劣跡昭著者准紳耆送案懲治若劣跡未著紳耆但不敢保結即令其九家互結此一家另自出結隨時察看辦理寬其期限不許在官人役干預愚民雖難與慮始易與圖終但得一二鄉辦理妥善則各鄉自踴躍從事一半年之間果能次第辦竣

則丁口之多寡戶族之強弱孰貧孰富孰善孰良可以按冊而稽驗如指掌匪徒固無所容身而荒政亦有可藉手者矣再戒令籌議善後章程內開撥贖改食粵鹽一條查食鹽口岸奏案恐難遽改惟是離高路遠淮鹽從無運到新邑而小民苦於食淡不能不藉買粵私痞棍藉私爲名私立關卡糾眾阻搶利之所聚衆爭趨之此弊一日不除新甯之患一日不了至應如何辦理之處并乞鴻裁

團練說

朱孫齡

咸豐八年戊午七月客有謂於余曰粵自秀民倡亂十有餘年其始未嘗略地攻城迫洪楊請進占臨水安後雖棄城北竄而相繼而起者踵相接也近今饑歲失陷城池難以枚舉今水陸之師克復數郡中丞勞公奏調晉子總司善後將以何者爲先余曰團練客曰僕在此有年矣具悉民間疾苦困於賊者難堪困於團練者亦甚借團練以科斂殺者無論已有名爲團練而實通賊者不惟鄉閭仰其鼻息以團保身家即地方官亦聽其指揮以苟全性命有藉充團練而大獲重利者其始將微物以徇地方官其後遂挾制地方官以魚肉鄉民甚至自相雄長生事忿爭文或率其黨羽公然爲盜種種流弊莫可名言吾子千餘里衝 命而來而但言團練何也余曰此皆未嘗經官辦理亦辦理不得其人之故也客曰苟得其人當講求吏治何專言團練也余曰今日之廣西任團練固不能致治廢團練亦無以已亂吏治應以團練爲先也客曰何以言之余曰自五月抵粵居會垣者已旬餘駐紮那者候兩月所見所聞與吾子之言大約相同然各府州縣莫不有團賊來或順從或驚走毫無所用賊去或科派或財凌殺害不堪此等情形豈能收治若竟廢之則械器山積手所便攜猜警督成目所憤視不逞盈郊逃遁遍野去不可恃勇雖長養此等情形豈能已亂惟有遴選人材實行團練竭力整頓仍不外因勢利導用心督率要必使若網在綱無團練者使之有團練以便稽查有團練者使之就範

團而歸約束但團練之患率有五等一患經費難以持久二患恃衆恣其橫行三患有事未終可離四患官民難免紛擾五患伏莽未能悉除蓋團練固資經費今團練無薪水團丁無口糧則經費無維持久矣恃衆橫行客或有之今每縣團總不過數人團長十餘人團正數十人兼立百長什長使其遞相管束以人分路管領以是日悉聽地方官指使團總命於官其官統其權也可謂自強也無虞其橫行矣有事難靠匪惟團總恐藉端而遂不行是因噎廢食也今凡城市有店舖之處暨販賣之家令添資練勇賊來練勇當先團勇對峙一方有恐悉調各城市之勇聚於一處分途防剿久之不獨團勇可靠團男皆成勁旅矣官民紛擾乃歸者不得其法今歐敵不曠其工作商家不罄其蓋藏官惟勤於督責民自樂於聽從行所無事何紛擾之有伏莽不除最足爲患今二人會團必令稽查匪類窩家是兼行甲保也外匪固不能來內匪亦突由匿何伏莽之有無此五患則以暇時授其技藝齊其隊伍逐層團總團長團正伯長什長訓練使之輯然和睦有勇知方行見民與民鄰里相親絡以友助可期也民與官州縣通呼吸而應援足恃也豈惟盜賊不生亦且禍亂可復而吏治民風駸駸乎日上矣團練顧不重乎今所定團練條規皆力矜團練之弊而宵旰團練之效者子曷不詳閱之客乃再三緘緘反復思慮不覺勃然而興曰有是哉吾子之所言團練如是之詳且善也曩者吾子在楚所至之處共聞取效於團練長沙十二屬惟湘鄉至今完全九府四直隸惟寶慶未遣兵燹不意初來憤懣獨能洞悉利弊而嚴密其法以簡易其行也由是觀之非團練斷無以已亂且非若吾子所言之團紳亦必不能以鷹干戈而冀安黎庶也客既知其然也爰書其說以告閩省各府州縣之舉行團練者

黃特軒傳

吳敏樹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髮黑長樂爲岳州走長沙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間下入湘水成

豐四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剿賊賊復自安慶上犯昭武昌岳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髮變鬚里中率錢糧輸賊黃君爲里富室家去已而饑米大集發者皆自取之衆怒曰此僞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察長者謀之皆尤衆人莫爲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有圍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我辦之衆大喜即日戶同壯丁具器械立櫓於門別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衆南上而巴陵土賊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衆劫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爲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零川開長髮獨執殺其黨首倡圍練欲乘其未定破之零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團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即呼召其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匿各不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間卽刺斃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卽其渠陳某也因大呼遠近皆應羣賊遽失魄痴立不能動勇益奮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歸零川不能半卽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牆市土賊卽時皆散於是黃君名赫然聞數縣開省府盛獎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黃君與其團人常爲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衆出巴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槩其勇他鄉聞警爭赴之僅二萬人賊至巴陵團士橋距二十里圍殺數大起卽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陽逼城窺湖南爲衝我心腹計我軍入擊破之旋復合聚黃君嘗以團勇隨官軍剿賊通城賊先遁長樂人自是頗輕賊而團事既久質拙不給糧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警備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踞復犯長沙卽趨岳州行走長樂練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通出勇以關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盡水入南山賊亦不敢偏其

明曰賊將渡水由古驛以長流水而地屬平江與長樂合圍其人復相聚鹽之水上賊克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圍賊城伺隙賊乃掠東境由醴陵歸去蓋長樂圍以省城北敵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掠也書邊鄙以爲恨年餘遂乘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能知其團事始末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爲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察於民者未察其實也嘗賊初起常以誑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思禦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爲富民衛雖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卽迎之耳故凡爲團練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聲譽而苟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醇樸習部分戰鬪氣力精專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爲團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僅保全其鄉雖及其壞散之時賊終忌之不能逞其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蓋其所懷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者也故余嘗謂團練之事獨宜聽民之所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善將以爲法令而聽之使樂則民苟以其名相應而聽將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侮賊而殃人矣團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論之即此黃君早歲讀書嘗以例貢生應以場既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 賞戴藍翎奉時年五十一

現飭通行保甲守助之法並請 飭部詳定就地正法章程疏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維督省一十年前稀有盜案非無盜也本省民情雖弱不能爲盜藪年殷盛之時聚賭稠密屋宇堅完游民頗少村規甚嚴流亡亦不容橫止匪蹤更無敢窺留外來之盜既無引線又無窩家自然無從託足自同治年



簡設防河之三客勇數十營紛紜累年而後能以後屢駐大枝營勇正言不盡還鄉於是皆有遊勇邊外七廟  
土地至關亡命潛蹤自行羅用兵大軍出塞皆以歸後爲轉輸屯駐之場秀民望焉於是皆有思賊自丁  
戊春飢戶口大減墟落蕭條村規稍弛貧民誘於小利漸有勾賊窩匪之事此緣一開趨之若鶩於是皆有外  
來糾夥劫盜比年日盛橫肆光緒五年通省劫案凡四十九起六年劫案凡二十一起七年劫案凡五十七起  
本年十一月以前劫案凡二十九起最甚者莫如去年三月滿縣漢福關有盜匪直入汛署劫奪獲犯殺殺把  
總王樑一案今年十月奉義縣有盜匪多人白晝入城開放洋槍劫奪銀庫門逃逸一案解州有盜匪十三  
人圍城而入開放洋槍劫奪錢鋪旋於五日內連劫陝豫境內拒傷弁兵一案各盜大率皆直東隴三省界上  
游匪平日冒充賣布賣帶小販分股入境混置城市伺便而發蓋直隴兵力較壯未嘗大逞稔知晉省兵單而  
民懦輾轉招引踵接而來此據各盜供詞與諸路採訪一一相同加以今年大青山後麓旱流民尙從就食者  
靡鎮雖設多方彈壓時中辦事而請次驟增通省文武防營將領講求緝捕協力擒拿調派馬步兵勇於南北  
路分段梭巡惟是兵役之力僅能及於城汛要衝非集勸民間自謀守衛不可因防適宜地方官力行保甲勸  
諭居民群守助約查齊俗每一村爲一社若一村有三公廟則一村爲一社社各有長村民悉聽指揮  
因令所以社長爲約長仿古人連村罷鼓之法令其鳴鑼鳴鑼相聞平日則自濟富饒聞警則互相救援協助  
兵役緝捕追捕優獎詳定條規不令造冊點名以免吏胥鑽擾如將來辦有成效飛匪安民其勸辦有效  
之地方官捕獲巨盜尤爲出力之約長可也古由民自明奏懇 恩施酌予獎勵庶可以鼓民氣之積儲輔官力  
之不屬惟查歷任撫臣奏定章程皆以南北盜風未息迭請將就地正法章程覓覓停止而查辦過放案於  
料夥持械搶劫兇暴來著者亦多有的量情形比照土匪應賊游勇辦理實所以力懲奸究俯順輿情本年

四月准刑部咨酌議就地正法等因奉旨各省實係土匪煽會匪游勇案情重大情形同前報達之地均暫行就地正法隨時具奏錄供者部其餘尋常盜案統限一年一律規復舊制實係匪窟窩藏地方長途也  
有疏虞人犯解赴該管巡道訊明詳由督撫分別題奏等因查核所指六項既見執法之儼仍不戢暴之嚴極  
爲明允惟除議語意渾括不得不再請明斷定章以資遵守蓋劫盜中多有五七無匪稔熟聚會糾夥多人執  
持刀械火槍出沒各省界上攔路搶掠迭劫多次逞兇傷人公然拒捕復有窩盜招匪作緣分藏謂之匪賊則  
仍係徒行謂之游勇則未著號緝謂之會匪則不肯供出會黨姓名謂之土匪則非籍隸本境而其爲害則較  
之匪賊游勇會匪土匪僅止一三人者而有甚焉其人數既多器械既利則擒獲不易其行藏既難則追捕無  
蹤卽如目前解州盜案幸而兵役促之河干始克陸續全獲若在平原必已大半竄逸而悍盜兼爲高主之姜  
汝榮就縛以後依然遁去歸綏道温圪齊等處盜案頗有大隊樹匪防營籌搜山後始獲數名然盜首張均等  
向未弋獲著囑禁嚴勸既難免疏虞且不在劫所行劫亦不足以四顧戒嚴嗣後各省盜案如有執持刀  
械火槍者聚至三人以上者糾劫三次者糾劫致傷事主者拒傷人者入城行劫賊數較多者窩藏分藏等  
二次者有一於此卽由該州縣緝獲通票無從查核情形批飭該管道府前往提訊以証其實暫准就地正法  
如距該管道府較遠者由省派委道府大員前往提訊候証實亦卽就地正法均卽時將著錄比七項實  
與部議匪賊游勇會匪土匪等情重大諸條情節和等則辦法亦應一律設過事拘拿不致因噎廢食俾盜風  
止息再復舊制如不在部議原定語條及此七項之內者仍照例解勸其尋常盜案而距省較遠者仍照此次  
部章辦理如此明列條目則奸暴既可知儼而州縣亦不致含糊濶就上下其手與部章防匪殺重人命之憲  
正相符合抑或遇有糾夥持械搶劫兇暴著者暫准酌量情形卽比照土匪匪賊游勇一律辦理無庸分別

條目統候軍臣張漢夫弭盜於既兆不如防患於未然以晉省近 輔臨邊而沈陽日熾若不極力懲遏則南  
路爲他害匪徒所垂涎皆將以晉爲盤北路誘引朔漢陽都雜居尤多隱患發於非 巨實懼焉竊謂應良民  
則以熙熈寬平爲治懲亂民則以剛斷疾惡爲功地方官果能於訟獄賦斂存懷德之心不以徵撲拖累使良  
懦困斃於無形則一省之中一年之內全活者已不下數百十人正不在稍緩此數十強禁匪徒之死而後爲  
慎重民命也

通飭順天畿東各州縣編查保甲示 光緒十年

周金華

本道奉督尹憲札委督辦順天畿東團練業經通飭東路各州縣遵照在案查團練與保甲相爲表裏保甲既  
就即團練亦成自來除暴安良之法莫善於此畿東各州縣學近海濱現值敵氛未靖河凍將開雖各海口防  
守已嚴無慮敵舟攔入但當風鶴說傳難保無遊勇奸民乘機竊發凡爾各邑紳民亟應編保甲以成團練內  
以保自己身家卽上以慰 九重宵旰今與爾紳民約無論在城在鄉除家無長丁者不計外戶出一人人備  
一械每十戶爲一牌設牌首一人藍旗一燭一燈一十牌爲一甲設甲長一人白旗一燭一燈一十甲爲一團  
設團總副總各一人紅旗二燭二燈二無事則晝夜邏察嚴絕窩藏匪類之家有警則遠近同心聯爲衆志成  
城之勢一處鳴鑼萬家接應有警必獲有匪必除如是則保甲就而團練亦成可以助官軍之威可以禦敵人  
之胆而仍是爲爾紳民各保身家其城鄉股實之戶只須酌量費資在本團內添製槍械銅鑼爲數無幾此外  
並不另有苛派強令爲難又何憚而不爲耶爲此示諭爾紳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果能實心實力將保  
甲團練迅速辦成庶械一律整齊技藝各皆嫺熟歷久罔懈愈練愈精除由本道於巡閱時酌發犒賞外更當  
詳請大憲分別賞給匾額功牌其尤爲出力功績卓著者并請定優 奏獎決不沒其勤勞倘敢此推諉廢日

久無成或隱奉險違應故事甚或違抗官長欺壓鄰本道惟有執法從事分別懲究決不姑寬須知此次  
團練保奉 旨舉辦如有違誤厥咎匪輕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附開規條

一團總副總甲長由地方官給諭頒擇察行端正身家殷實者為之牌首由團總等派定開單送官備案

一城鄉各團皆用千字文編列字號各從宇宙日月字編起

一團總副總用三兩紅旗寬闊七尺前書某州縣某城鄉某字團中大書團總或副總姓氏甲長用白旗寬闊

大尺牌首藍旗寬闊五尺書明某州縣某城鄉某字團第幾甲第幾牌某姓字樣

一黑夜有警各舉竹練高燈用長竿與掛團總副總之燈團圍五尺甲長四尺牌首三尺兩面皆大書某姓字

樣

一各牌有缺少鐘鐃者由本團內贖當之戶捐給旗燈須費無幾器械不拘何式應歸各牌自行公製如富戶

能捐備火槍礮公者分別多少記獎

一各牌內互相查察不准窩留匪類徇隱者連坐誣陷者即以所誣之罪罪之

一各牌內盤獲奸匪交由團總副總高送官不准擅加刑訊

一僧道寺院及寄籍之戶一律編入保甲

一飯店客寓各立專簿按日將款寓各客姓名籍貫年貌行樂登註明白就近送團總或副總甲長處查核該

團總等隨時親往點驗果與簿載相符在本客名下加戳准留如有身帶兇器形跡可疑並無護照保人者

即時屏逐仍於簿內註明每屆月終將簿送官備查

一地方官將團總甲長諭定後向實成分查戶口造冊送署該地方官即日親詣復查一面刊刷十家牌填註蓋印致各牌首門口懸掛一切胥役人等不准向各戶索取分文如違立提嚴究

一團練操演每月由團總甲長各看一次隊首須朝夕團練不限日期

一團副總甲長牌首人等由官諭定後限五日內將旗械燭燈一律備齊呈請地方官稟請本道巡閱

以上各條一體遵照如違嚴究

民間論

高士清

團練總勇四字每字各有實義辨此者能名副其實乃有利而無害團則聲勢氣誼皆宜固結練則進退擊刺皆宜講求感則取士著之人而客籍流氓不得與勇則取壯健之士而老弱疲弱不得充否則練而不團臨事將各顧而不足恃團而不練臨事將亂次而不足恃感而無勇必至遁逃恐後而不足恃勇而非感必至游勇客匪肆虐而害更無窮夫臨事各顧臨事亂次臨事遁逃無益於捍禦無濟於時難耳至游勇客匪肆虐其間是直掛盜而登之堂宰殺之器械害則有不可勝言者幸外患之未至則若虎狼酣餐於臥側暫且馴伏一旦有警而肘腋變生噫嘻悔無及矣故四字中團字尤亟願而團勇必團土著投充必得的保然猶有慮焉比年來人心好亂樂禍到則皆然即土著之民亦尚未足深恃必擇結實可靠之營勇穿插其間如團勇三百人則兼以營勇一百人平時團練既有所取法而其中有桀驁者亦遂得所鈐束而不敢萌他志至統帥衆者有分有總亦宜就營員中簡任之俾申明紀律嚴定賞罰以兵法都勒蓋取其與營勇相習得以檢制營勇者檢制民團也若夫檢巡布置則地段不得不分呼吸仍須一氣是在知兵之營員按法教之而已

現就上海城內團練可略仿營制而變通之每十人爲一隊洋槍四人長矛一人大刀二人短刀一人每隊

隊長一人每五隊爲一團設團長一人書寫一人團長親兵四人書寫隨從一人巡吏一人置備二匹馬夫一人以供團長乘坐一以備探報之用集成五團分前後中左右號衣上標明團前營團後營團中營團左營團右營並於左方標明槍隊矛隊大刀隊短刀隊右方標明木勇姓名放分五色中黃前紅後黑左臂右白屯紮之處就城內地段之前後中左右分之中營在縣署前左則近大東門右則近西門前則近南門後則近北門中營設團總一人五團均備節制嚴密總親兵四人添設團總坐馬一匹馬夫一人每日午後統至空曠之處演包抄分台之法夜間每鼓每團抽隊輪巡卽以此法行之其團勇名籍當註明年歲面貌居處及保人姓名團勇應募時試以刀石并傳齊各段地保證明居處籍貫確係土著然後入團其雜用營勇鈴束可執現在駐防湘軍統領暫掛每隊多則四人少則二人檢訓練有成效可仍歸原伍

### 保甲論

葛士清

民國之設所以防內有好尤也而好尤之來必有窩藏之地不絕其窩藏而徒恃民團以巡之將我東而彼匿於西我西而彼匿於東巡者自盡其却好尤自在何夫塞水必於其源故木必於其本保甲者所以塞好尤之源而拔好尤之本也地謂地方除著名紳富及世家大族外凡居民戶皆當實力清查其茶坊酒肆及煙館則更當於夜間行抽查之法或早或晚勿拘其時俾不得窺測而趨避蓋時按照門牌如多一人卽行拿訊如此則奸無所容而內憂庶可絕乎其有不得按門牌以清查者則該地之潛藏是也如上海城內西南隅固多賭地易生伏莽然果能實力稽查亦不難使之絕迹道在按段責成地保而密遺親信之人謁之如有伏莽立卽擒治而坐地保以贖罪之罪度奸宄亦無所容矣

城內茶坊酒肆煙館不一而足宜預先出示限以每晚至幾點鐘一律關閉屆時可先查其已關與否再關

一二點鐘即抽查其人數多少核門牌若何以知其有無窩匪

漁團條例示

蘇松太共備道邵友濂

竊奉兩江督閣督部堂左札開照得江蘇沿海沿江州縣漁船甚多捕魚爲業於內洋外海風濤沙線無不熟諳而崇明十激尤爲各海口漁戶爭趨之所其中技勇兼全熟悉洋務者所在不乏故洋船進海口駛入內江必僱雇漁船水手引水乃免觸淺觸礁之虞從前將才如壯烈伯李公及王提督得識近時如貝鎮鴻泉輩皆出其中左爵閣部堂察着蘇松大通海各屬川沙太倉鎮洋寶山崇明嘉定華亭金山奉賢南匯常熟昭文上海江陰靖江通州海州海門東臺鹽城贛榆阜甯二十二廳州縣濱臨江海所有內江外海漁船不計其數漁戶水手除婦孺外不下萬數千人每百人中挑選健壯三十人計可練團勇四五千名餘則編成保甲各縣擇適中之地設一團防局惟崇明地處人多應設兩團防局而以吳淞口設立總局每月各團操練二次每月入操不過一二日每名每日應准酌給口糧團練及教習甲長等按月給予薪糧牌長團勇按操期給以薪糧以資日食並不苦以所報甲長牌長均先行賞給功牌頂戴俾資鈐東操練槍礮技藝嫺熟行水泅水超躍登岸果有材藝出家者挑充水勇練成水軍益習水操及泅水伏水等技則沙之飛走水之深淺風潮礁石無不熟悉於中曾獨於捕盜緝私稽謀安商諸事有益已哉江海關道職重海防於所屬府廳州縣事宜實無旁觀應即委令會辦沿海漁團蘇州城守營參將熟悉洋務探明方略兼耐勞苦堪以會辦並刊發關防一顆以昭信守至漁團之設全恃地方官力爲襄助凡汰陋規痛除積弊始期日起有功該地方文武倘敢仍前玩愒一任雷差弊混不卽確查實數遇事隱卸卽會稟撤參等因奉此道府擇於七月初六日於吳淞口設立總局開辦開防並委委員馳赴各處分設團局會同廳縣實力編查舉辦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處漁戶水手人等

知悉沿海沿江一帶漁船爲數極多船既行泊無定人亦良莠不齊若非實力清查勢必稗草不除則嘉禾難  
獲遇有奸宄混跡其中則良善難於托足矣况保甲團防法良意美實取寓兵於農之意原爲保護百姓身家  
宜體大憲愛民之心俾免爾等牽連之患一經委員到縣卽宜聽傳編查趕赴縣局報明人船實數勿存畏葸  
勿得欺瞞尤不得聽人唆導瞻顧不前若其中有技藝出來善於泅水行者由印委挑選給以優薪其技藝  
稍次者亦選充甲長牌長之任法不沒其德長再次撥充團丁按每月初二十六兩日赴局應操並酌給薪糧  
以供日食餘則編爲保甲分給門牌或聯五船十船爲一牌互相保結各安本分體恤民情實爲詳盡爾等應  
如何激發天良以屬自行拔擢無事仍以揆捕爲生有事亦獲守望之助皆有知識宜所樂從自示之後倘敢  
故違或停泊他處或盜探不歸藉端推故及不聽編查者一經委員查出定即嚴行懲辦決不寬貸各宜深遵  
毋違特示

救時芻言一則

魏煥綸

西人言兵者謂沿海之地須用漁人爲探哨引導之助近年江督奏設漁團其法甚善惜奉行者不能體會上  
意或致擾民其甚者又以違礙了事遂爲繼任者撤去甚可惜也生愚以爲漁團是海防一好題目如文不工  
只宜改文不必改題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十九目錄

兵政入 兵法上

控制鎮守兵勇並察看各提鎮優劣片

與于尚書書

與吳中翰論時勢書

復戴孝廉書

再復戴孝廉書

條陳軍務疏

答曾侍郎師督

與駱蕭門中丞

啓陳剿盜十三條附廣州判勦盜匪疏

林則徐

魯一同

魯一同

魯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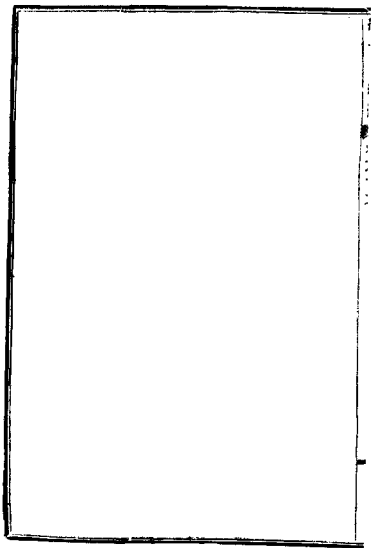
魯一同

江忠源

江忠源

曾國瑞

胡林翼



兵政八 兵法上

控領鎮守兵勇並察看各提鎮優劣片

林則徐

再臣此次親駐鎮守體察情形酌籌控制有正摺內所未敢盡敘者謹再繕片爲我 聖主陳之緣鎮守地方在萬山之中其人習力剛強而性情剛悍用之於制敵實能奮勇爭先寡乏於平時難免恃強生事視敵之法本較別處營伍爲難又自苗匪設立屯防以後民間田產丈出歸公專靠營糧以資養贖所以風風靡一隅之地而兵丁練勇合計有五千餘名之多視他營不啻數倍在當時原爲籌賑苗起見今苗兵久經安貼而營屯轉成積重之形明知兵勇太多而擬裁減若輩聚集一處苟勝爭雄偶有轉端則此倡彼和若不遂意即逞忿忘生臣已智爲固然恬不知怪此次經 臣扶其病根大加剷防曉以利害禍福尚知感激涕零但易感者其心而難移者其性是以控馭之法不厭求詳 臣檢查上年挾借案內欽奉 上諭有人奏苗匪善後事宜一摺著勸兩程額達泰楊芳會同詳悉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原奏內有將練勇分撥三廳安置以散其勢之語此論本極扼要惟因紛紛移駐轉恐戾其疑懼之心而攜帶家口盤費尤多更無所出是以酌量經額等仍舊暫備其舊 臣竊思分散之法與其勒令移駐強以所不甘何如隨時差遣予以所甚願蓋該處人情坦蕩以有利爲喜以有事爲榮其支病在此其得用亦在此卽如徵調出師在別營視爲畏途而該處趨之恐後若尋常差使於庸得錢糧之外加給薪水盤費其踴躍更不待言又其一家父子弟兄同在行伍者甚多經 臣逐一查明審記底冊凡一家有數人食糧者俱暗抽一人出外差遣使之各有贍顧仍不明示章程如各卡堵緝私鹽

各屬訪察匪犯之類皆其所優爲者此往彼還絡繹似箭無形之移駐而自然之分散也現已試行派遣  
皆甚樂從且仍隨時嚴密查察如有未能安靜情形生事者立予重辦不稍姑息似亦控制之一道其在  
木處則專恃復會廣道約東有方且在被詳細稽查鎮軍鎮總兵楊芳長沈道王爾爾辦營屯事務皆能秉公  
克己其洽輿情默目下觀之實屬十分安靜且仍詳囑該鎮道總須恩威兼濟而不失之刻寬而不失之嚴  
始可常服其心至該處山田疏瘠者多收成木薄而又路途險阻與別處米穀不通今年雨水調勻堪稱樂歲  
倘值年成歉收各兵勇事畜無資即難保其盡能安穩查從前該處儲備銀數歷因屯田及租賦各項經費  
不敷遂致逐漸借支無多存貯經調任撫臣稽奉 奏請清查綠款自紛繁尚未結報現在飭備該道趕緊查  
明不許稍有含混其應如何籌補之處容再會同撫臣酌辦經額設法籌畫另行 奏辦又查該處民人近日  
傳揚謠言謂嘉慶初年民田豐令歸公原許於三十年之後仍還民產此時年數已過應請歸還並有欲餓臣  
到之時聯名呈懇者且一得訪聞即先防查何人倡議嚴行拏究於是其風寢息且復於放告之時將此事廣  
爲宣諭以從前苗匪四出焚殺伊等田產多爲苗佔即未佔者亦不能耕種非四散流亡任其荒廢若不圖  
練丁勇何以戢定頑苗豈不均出屯田又何以養贖丁勇豈可於安常處順之後頓忘同仇敵愾之心轉歎自  
撤藩籬甘尋覆轍以民人等皆無可置喙惟是此等謠言易動鄉愚之聽且仍防該鎮道嚴密查禁倘再有  
以此誘煽惑平民者即須嚴拏究辦總之鎮軍爲苗疆最要之區而距且所駐之武昌者城將及二千里邊防  
關重實有樓長莫及之虞惟當時刻留心他責成該鎮道務將一切情形隨時據實稟報以憑察奪至該鎮楊  
芳原籍貴州松桃廳距鎮軍僅百餘里於該處民情土俗洞悉無遺上年鎮軍兵勇戕害委員蘇清阿楊揚芳  
在籍聞知即赴交界防範所全顧爲不少此次且軍鎮軍接見該鎮據稱年老耳沉恐不足以副 聖慈委任

臣見其精神步履均屬健旺並未衰頹惟聽言稍多之際閉有一二聽得不真不過再與述說一番似無妨礙其於湖南全省營伍皆曾統轄而苗疆尤資得力自在 聖明調禦之中此外兩省提鎮臣巡閱所至皆已屢經接見存湖南提督薛瑄久歷戎行雖年逾七旬而精力極健在出師自屬老手若論平時營務固不至廢弛亦未見振作似不及湖北提督羅恩舉之認真羅恩舉出身雖非正路而在湖北提督任內歷十二年操守甚清能自刻苦地方文武異口同聲其所教演雜技皆有裨軍營實用而製造傷藥療治瘡尤爲著效士卒民人之疾皆手治之故感激者多該提督自去冬病後差瘦於前然見其上馬登山仍極輕便詢知常時在署兩脚尙繫鐵條其習勞不倦如此似營務不至廢弛至羅兵中如湖南永州鎮崇福年力正強辦事頗有才幹可資整飭或靖鎮明海外貌似扁銳拙而營務都甚認真現雖六十六歲精神尙能負注此次 臣考校湖南營伍該鎮所轄之兵技藝最見出色是該鎮洵堪勝任惟此後精力何如仍須隨時察看又湖北鄖陽鎮滿德坤本年進京 陛見回任未久其人材本屬出衆雖年逾六十而勇銳之概未衰辦理營務大段不差尙須細爲考察又宜昌鎮珠蘭抗阿在楚省三十餘年情形極熟惟宜昌爲川江入楚門戶該鎮於督緝川省私鹽前此似未能盡力近日經 臣嚴飭務令於銅鉛船入境之際親往督查究竟能否改觀尙須於冬令嚴計功過再行錄實具 奏

與子司馬齊

時江會失守  
信與未至

卷一

日昨奉詔執事遽聞勇於安鎮局不獲一見翼日見存又相左也時勢孔棘非可坐論制敵故不敢敷數煩瀆然私心有所歎效愚款或神補智勇萬一講徵於左右逆賊東掠省垣困迫清淮民庶無故驚擾自相煽惑一夕數變非人情好亂生於所不見而動於所猝也譬如羣居密室乍見鬼魅人各自孤便若赤髮星眸森

列左者非徒民不見賊也乃至兵不見兵平日訓練如戲劇符檄之下面色灰死未望塵而肝膽迸散豈有所謂行列都伍坐作進退耶夫以如是之民情如是之師律厥行數千里皆出空虛之地其爲潰散非爲不幸旬日以來清惠百端日益危逼然而鎮江之師不西瓜儀之勇不南皖脚響易捷符離之兵而不進坐視金陵之危勇備一轍環而相顧欲俛俛於犯寇之未必至豈可得耶清河葛爾河垣寄重地小而衝民多而敵前無可枕之險退不能據河以爲固聞聲聽息荷擔而立明府吳君以寬勇之資久獲士民之譽重撫此上下車之日驟憂雷動人情固少踴矣又得當事諸君子提挈而翼導之護餉日益籌練勇日益習以此坐鎮必無他變僕豈憚也迨遠其間喜託身之得所然意少有所未愜者竊謂當事之簿置善矣所可議者國客多而軍容少夫院道府縣相承賤有體客服有章請謁有度文體繁重傳呼而後進拱揖而退此國客也將帥備率伍相統期時而集金鼓爲節坐止有方分合有都裁減小體體靜耳目此軍容也國客主於詳雅軍容貴於簡實慮文足以費日被禮足以隔情應請大師自今以後皆至總局公見上下不隔耳目交通其三五八十之期悉免司總局者日一至府道閱日至大帥三日至此爲率惟縣令至無時或疏或數惟其時而已此之謂省事以惜日夫客觀所以變視聽肅心志應請自今以後大官乘馬出入不得緩步肩輿佐貳統領改用戎裝結束嚴勁與士爲伍章服既改耳目易觀此之謂變容以作氣局委十數總統各勇十羊九牧都分不明應請以若干人爲一隊每隊領以佐貳官體閱之日分隊領赴編諸冊籍無事相與講說恩義撫摩痛疾使隊各自親其主此之謂分細以明分簡閱之日大帥屬止必有賞罰勇與兵異賞優以禮觀罰止於聲色昔路文貞練勇一萬大閱三百手懸賞罰士皆感泣此清河往事也情義既聯勒以兵法賞加財帛罰及鞭笞漸以增重十日五日備養羊酒勇士固多狗龍一槍之德報以七尺此之謂推心以收威練勇各於寺觀棲息非可當此卽安感

請築立壘製備餉帳分番駐守漸與之習燧數百人官爲統領同止共作亦以番代使平居無事常有嚴戒之意此之謂變節以防猝木邑十入坊煙火三萬戶諸家自爲守分爲三等各簡壯丁製備器械報名歸籍已與吳明府言之矣憲諭一出地方之人欣然踴躍此非能用之戰也所以陰爲都勒呼吸靈便每當簡閱兵勇獨取數坊尋刻舉集排立左右觀習陣勢開闢編入率以周巡察齊行次少緩旗隊攻戰之意久爲親押所以重固根本鈐制暴桀此之謂練民以歸兵總此數端皆以軍容改易當關逸者漸而趨勞脆者漸而趨堅紛者漸而趨一恩勢固結腦氣自倍然其大要又有進焉聖人曰好謀而成蓋子曰設誠而致行之吾不知儲君子之練此勇也將以備非常而報 國家邪將貼爲聲勢以鎮一時之人心已邪將知其必至而全刀以待之邪抑微倖於不必然而驟與之試邪以蒲垣之重儲君子之仁武苟堅意必行無所回惑則當思四郊多虞枕戈待旦汲汲服御與士卒同甘苦傾身養士不以名位自異破險意見以收雄桀之才召詢父老以聯上下之脈夫江介之士去妻子家室上誓下溲尊食不飽都臣節將辨冒矢石之地而數百里外寄金寄弩人自擇便離離交於川濱緞帶鞋於衢路豈惡忠義而不與軍壘之士共主哉一鳥飛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一夫敵足則千人臂掉矣夫去者有與倡而守者無與從雖斬刑之法弗能禁而虛文祇取侮矣仁者在上所以率之伏惟儲君子自堅而已

與吳中翰論時勢書

魯一詞

流賊之禍其起於郡縣之世乎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其勢數倍於今日而卒以掃除者漢州郡之勢盛唐節鎮之兵悍故也至明之季州縣積輕而鎮侯之權不如一監軍道尊貴相壓非復初制寇之在楚豫秦晉如瀟水平地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雖以虛象昇孫傅庭之忠勇曹文詡父子之曉健隨撲隨燬無他大帥有攻剿之兵



州縣無堵禦之力且官家之兵有朝廷之節制有文書之往來有侯領之警報有驛站之啓遞有支給之浩灑  
賊則不然行如飄風止如蟻鎖一切取之於吾民民不動而輸兵不調而擄行不贖命戰不寇期野塚所獲自  
肥其私上無吏議功罪無所管惟盜之是驚狂悖暴虐而其心乃齊一堅定故不可制也以古况今亦略相同  
矣自正月以來粵賊北犯漢黃不守據長江之勢恣其驚駭破轄橋下金陵踞鎮揚又分其羣醜涉汴入晉襄  
擾潁輔 國家典師十萬南北攻圍曠日持久兜鋒未損十二而力已不支矣夫賊無定勢衆多而散行疾  
無方此非尾擊之兵所能制也制之以吾民民各守其家室統於一令令各守其城垣統於一郡民不墾賊愛  
一賊則少一賊四面而擊之賊無所走則窮矣 國家休養二百年兵且畏賊奈何責之民曰不然夫賊即吾  
民非有奇才異狀也民去而從賊則勇民居而捍鄉里衛家室則怯此其故可思也賊無紀律法度而能用其  
權今之守令無權非獨無權以東西南北之人強之爲父母焉爲祖爲焉或三月而去或半歲一廢而去其視  
民與民之視之也萬不能如賊與賊之親則不能用其權亦明矣或小有建樹監司制之督撫制之臺省又制  
之萬不能如宿賊與新附之賊之能必用其權亦明矣苟能用權以狂虐無賴數千之醜徒橫行入九省而不  
可制苟不用權難以 朝廷之威德賢士大夫之聲望不能使一城一鎮之人臨變而不去爲今之計獨使天  
下之守令各私其郡縣郡縣亦各私其守令則賊無所乘而入如之何而能私令不十年不遷終其職者卽削  
其故籍而居焉守不十年不遷終其職者卽削其故籍而居焉令之加官可至四品而仍令守之加官可至一  
品而仍守守令之上獨留一總督以主軍事而民事兵兵全付之守與令城垣其鑰字也倉廩其困窘也四境  
其田里也民知守令之爲吾守令則忠義有所效守令知民之爲吾民雖欲虛用濫借而不忍竭力欲苟且而  
後顧所無贖贖而權乃能行乎其間今天下州縣慮無不言圍練比如圍沙腳之而不固擲之而仍散非權不

能爾非久且規爾亦不堅久且親矣民之榜勳白漣餐於十萬師可也久任而制其效略用顧氏語論之  
 也今夫天下之大慮蓋莫如貧矣與十萬日費萬金軍與四年所用不下一千萬籌餉之累固非意外事也

誠重守令關鄉兵則可省客兵之半夫以西北之兵而救東南遠者數千里動經旬月兵未至而賊已去賊未  
 見而幣已竭矣凡兵行糧人日三百錢若以守令督率鄉兵人得百錢便有飽騰之效又無道理之費驛站支

應之苦愛其家室知其道路家出一丁雖小縣可得二三萬人當賊未至小村並大村小堡並大堡勤其長老  
 私相董率官與族幟凡旗幟如令私遣既重且悉且權之所在不可假也以時訓練而約束之賊至百里之外然後支用官錢勒成隊伍

追賊不出境邊徙不出境出境有誅凡支官錢動用地丁正雜准開銷正雜不足私相揭輪極登簿籍報都  
 而獎之凡本縣民疇許一府之內外有股官相為輪將仍不得仰勸凡輸錢業於墮境獎有加凡錢之與粟相

為低昂錢出之官粟出之民今年以來粟價頗低凡富貴捐粟加二三成入冊鄉兵得粟便可坐飽粟有所洩  
 其價必平凡一縣之鄉兵與四鄰分日而會於境凡賊至一縣則四縣交出兵而會於境凡賊至一府所屬之

縣各分三之一交出兵而會於府惟此不在出境之例凡出境者糧有加凡用鄉兵督視府凡督撫提鎮以下皆不得調  
 用鄉兵如此則遠近相聯村與村團練與鎮團練與縣團練如手足之捍頭目不呼而境兵無遠涉之苦國無難

餉之艱賊之平也有日矣額兵不足於是有招勇勇須鄉也鄉須勇也今之招勇大槩募兵昔人有言奪去其  
 鄉安其其勇旨哉言乎招勇有一非飢餓無賴即暴桀不逞苟錢粟豐裕賞賜優渥可激使一戰亦混戰無法

乘勝爭利易賊主將脫或支用不給小不如意睚眦而疾視沙行而偶語一旦有急疑而走險不能有益曷足  
 為禍夫無故費數十萬之帑招募無賴不遇而養之以待一旦之變失計無過於此前勇既散後者復招拾人

之餘轉蹈覆轍甚無謂也古者招勇不出其鄉用勇亦不出其鄉故曰鄉兵或有山陬海涯兼與屯田自昔行

之成效尤著諸君多以東南之民柔脆招用西北之勇於是山川勇楚勇魯勇徐勇時或用之得力亦必強宗  
豪姓素蓄滿養自成一隊多則千人少則數百固非臨時烏合取濟又苦大帥統之無方馭之無術良者頭首  
而就法強者長嘯而遠引此不足喪素傑之心開禍亂之門乎古之賢將多蓄牙兵握手親暱與共生死衝鋒  
強威雖有客兵降將力能鉗制今之法制隨敵命將素無爪牙猝與之以大隊之勁勇本輕未重上疑下貳彼  
皆各爲其主焉無相能之理亦非大帥之智勢使然也故莫若各用其轄自戰其地得賢守令撫而練之使耕  
戰相維一隊之中便成勁旅何必遠徵輕滑自取駭散昔劉裕稱京口爲勦兵項籍用江東之子弟豈有東南  
之人不可用之理乎夫頑寇素稱強悍漢黃古多曠然而賊衆一至大股裹脅乃反而爲之用近日揚州清  
勇漢酒居先至於六合一黑子之地丹徒爲文案之鄉雖逼近賊巢而民氣自固釋兵若此招募若彼明效彰  
彰矣

復賊孝廉

書一同

桐城再陷牧庵以屢勝之兵一蹶不振方進兵之前三日有書見告心常耿耿道路阻絕傳疑百端足下身在  
人間所見既真又無所庸其憎愛當有確證書以示我足下初意就曾侍邸不果而就袁都憲今侍邸駐兵何  
所都憲被謫入都足下一身將安之乎海內雖重兵持節鎮者不下六七公其才氣志量果足以當大難之衝  
固難圖於磐石提斯民於水火者不過三人又皆更事未久獨恃其志氣以馳驅於倉猝受命之際根基未  
立籌略未定兵分而無統勇驕而難馭詢於而不給直欲以乘機蹈會舊掃蕩氛蓋亦難矣此江帥之所以死  
而曾侍邸之所以遲遲而不得舉也今賊欲掠漢湖武昌旁趨廣饒死守廬皖九江之師不能進尺寸以擣  
江左綜覽天下之大計決非歲月所能定比如一人之身形迫流注先嘗壯其元氣使心腎支體之聞血氣壯

固轉壞不生然後可聚一身之力以攻其毒昔王逸少謙深源北伐謂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誠此四言深明大略所謂讎時之倣傑活國之良方而英拔之士乃欲取成一戰僕未之前聞也今天下不被賊之者尙有八九被賊而未剿者尙有三竊謂深謀老算之士當先注意於此須近賊之邊各自有守軍守令之機勦耕戰之務復一城則一城守得一險則一險固夫會帥擁數萬之精卒乘新勝之全勢故江東下而豫章不能窺其南皖桐不能恃其北是謂孤軍單進勝則旬月可以成功敗則進退失據此智者之所共知而曾無一人籌萬全以善其後可爲長太息也來書謂江帥赴皖時邸以僕與足下薦薦幕府資商大計惜哉不見此各一拊掌也足下若決計北行者試以此言誦讀當路天下非無注功業難幸成非智深勇沈之士不足與共事亦不可與共言古之報讎復仇者不期早定期於石成惟顧忍而固之以待事機之至吾屢試不中則鋒銳消亡虛壯之氣慘痛之情不可復追惟足下忍之而已

再復戴孝廉書

魯一同

當今禍亂方始非有出羣之雄乘藉勢力扶倡名義財足以結州郡之豪義足以勸遐邇之心苦身力戰以樹基植藥勢不足以抗拒羣兇辟敵方域至於隴上之夫太息俟風雲暮下之英指揮分楚漢要是腹背之毛須憑藉乎六鵬豈不能憑風而獨往已嘗試題五指而計之今海內長者誰爲憑藉乎昔者張陳之交驩分身流水曹呂之親密閨門並命今之逢者無古人之僥快而環擊之聞勳相什伯故有武夫鬻刃莽起兩柱之下銀章白簡爾陳溫室之上積愛生信賄信生畏積長生猜積猜成政難復流涕動三軍撫孤感行路又安能以不質之身取償日暮之一悔乎足下國仇家恥並在一身疾首痛心思有所藉以恢大業惟願慎其所悉而已來書又以僕所陳根立勢舉得滅賊之本而未免迂緩請更得而申言之專事初起僕在京師誦言當路以爲演

池小醜何勞大師但復土司敗姓資以成功其人宗姓崇強山溪環繞徑途熟習跳足趨捷長技皆同復一州  
鎮便以相假得一蹶洞永許鎮歷昔時改土歸流今仍改流歸土不費京幣不勞征調期屆之間便可大定先  
時泗城黃姓土司之後宗黨頗盛賊犯泗城董率子弟守城幾其黨羽殆盡此其成效昭然可觀假令此輩遂  
行何至勞師五年流毒海內至今爲梗哉當時朝士不能遠慮謂爲迂談故計有似迂而實切事有似緩而實  
要此類是也賊在樽梧初無遠計及翻然度嶺便有長驅江漢窺伺河洛之心故長沙先未下投鄧岳武昌一  
破順流東趨金陵彭蠡遂窺東汴逾太行之嶺叩臨洛之關得授畿南迴翔於右如狂風直雨驟息驟滅賊之  
言曰不怕殺一千祿要走一天不怕死一萬祿要破一縣其用兵大略可以想見獨於金陵盤踞三載似有規  
爲根本之意而另兵沿江死守厥院屢殘漢黃三破武昌窺賊之意初欲出奇竊發畿輔以震動天下北略之  
不行然後橫踞長江往來策應巨天下之腰臂斷南北之襟喉此其志不在小曾待颶起湘南之冢下巴陵之  
船一戰而復漢陽再戰而奪江可乘勝長驅有破竹之勢然而兵阻於九江船艤於湖口賊效死扶傷死守不  
下羅大綱石達開之黨悉銳來援者攻其所以必救也假令以此之時以一將纒金陵一將纒廬州技兵不動而  
獨命一上將將水陸之師捲甲疾走不攻一城不接一戰直造一賊之背而面以爭湖口之利則九江必下從  
此以東便無堅壁剽寇久鎮臨淮留討諸塢而僅遺忠壯營之二千人行攻城邑即無稱城之挫亦理不得  
違何者兵少而勢輕留戰不足孤進不能逆賊生心反用吾術以擄會師之後曾慶所將皆三楚輕俠聞賊走  
其上游勇氣自然挫折凡用兵如布棋先後輕重之間不可不察也備聞 朝廷已命大將率北方新勝之兵  
專救武昌以壯東師之氣然而建鎮金陵皆攻圍數戰征輸浩竭誠求從海內晉陝之富室吳越之商賈兩淮  
之鹽菜陵削括骨髓枯耗奉行之更不能深固根本謀求鉅款以敵怨於下於是楮幣之法行重錢之局散

抽遷之令下其近賊之邊深各有募勇募勇百餘人嚴耗千金官吏因緣爲奸利故索仰助起接疏橋關津坊市百餘千難民怨深矣故今日之憂不在已破賊之省而在未破賊之省不在已殘破之州縣在未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在已從賊之民在未從賊而及及思爲賊之民故爲之計以爲今日經營天下之大勢當先注意於此

首重州縣之權自漢河以下東至海門州縣百數賊一日不平州縣一日不得升遷調移貪酷者革之甚者殺之賢者進秩平時勸農練勇支動正課要以積穀多而傑勇勳戶口實開墾修者爲上考考之令加秩進秩凡賊涉縣境力戰卻退或圍城日久堅守不下皆爲首功許給子弟其有臨變寄孳心懷去就藉財越境巧避賊鋒者一繩之法夫戰勝則子弟邀其榮譽至則骨肉不得保其於愛民勤職不期自奮民便久職自親其上寇至出戰用素練之民出必死之地有如手足捍頭目家人衛覆長纜不百勝其與今之說若傳舍固相萬也其城池已爲賊踞民心去就未定者吏當且停其選縣有強宗豪姓能復一城卽權縣事復一鎮者與以權必薄尉之職需待賊平編入流官人情劫於久感易致翻然須令常有所警又其本土族姓恩威易洽強者希觀富貴而安居其鄉殺賊必力繼以名器則常爲我用予之分地則上下協力盡力入賞餘遷之途使近賊之郡仕途必出於武功如此則沿江數千里皆爲賊敵凡賊所守不過一城之地過師枕席之上駐軍蹙離之中何有長江之不能斷金陵之不能拔哉

次講耕戰輔順以行其於滅賊可期且夕然其施之也有方而攻之也有序賊之初起數千輩愚妄人耳脅從既多遂出梟祭又有精神科目之無恥者開扉其開指使引導於是其教則參以泰西其軍制略仿明官軍師卒旅其官雖取漢未詰自色而其用兵之法令嚴而法簡行遣而多詐既得金陵志意稍滿僭立制度然而未

有立國之勢也自古戰伐之朝有立國之勢者則先攻其本桓溫之直走成都王鎮惡之拆舟水輪擒虎之順流三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無立國之勢者則宜先翦其枝張角死而飛燕隕山熾仙芝殛而黃巢尙騷橫迎難滅而自成獻定狂皆蘇賊基未立東西游走合散無常曩歐真魁則各自雄長益多樹敵翦除黨與首舉自孤夫賊猶蔓草寸寸而斷之隨地長根枝葉轉茂爲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備收秀郡豫帥壁信陽收蕪黃皖帥仍壁麻收舒和江帥壁廣儲收宜欽蘇帥壁江南北帥壁江北仍同收瓜嶺皆觀釐擇利而專責西帥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復深駐大軍營繕耕戰益具舟船練習水師以觀變待時而以會待郢九江之圍爲縹賊之勢西師旣盛出其不意順流東下直踞安慶突出九江之前號召南北使羅石之黨外舉於會塔之師急不得返顧沿江諸賊必當同時解散入穴金陵則成功可望若不論先後之序不權輕重之宜曠日持久而勞我不休軍民若怨蠶生難割萬一先破金陵使賊分而勢散帥首逆就擒蔓莖之弱未知所底此僕前書所請宜待提立勢舉籌全局以善其後也若夫將有能否時有利鈍兵勢百變難可造度要之先翦枝葉再圖根本重州縣之權聚牽樞之心急屯種之務振盜殲之略夫苟細之政收捐助之實他時決勝必由於此足下有濟世之大略而志存仇恥不怙於利害不震於功名抱節皇皇必有合也大著草茅一得及續得前後數萬言富有英謀秘計開時成務返王路於清平聚鯨鯢爲京觀僕意遠才疏老加庸散久欲充耳不聞世事因枉來指故瑣言及之以版足下之所未備而不覺云云之多也

條陳軍務疏

江忠源

自逆賊竄事以來用兵數年糜餉至一千餘萬人無固志地望塞城巨寇披猖久稽 天討非賊來而我算賊強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肅謀之不臧貽誤至今宜思變計徵效力軍前出入矢石鋒鏑之於

今三賊兵勇強怯之情形事功通蒐之機會苟有所見何忍不舉誠其忠諸將兵事大略有踴得失者舉舉八條爲我 皇上敬陳其一曰器軍法法者將之所以聚衆使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畏法是謂無兵軍中以來法玩稱矣全州以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福州以棄城陷而望風先逃者接踵劇于岳州預設防範不能爲且夕之守九江厚積兵力不能遏水陸之衝文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亡爲長策皆由畏賊之念重畏法之念輕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貪生而軍令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者誠以百人決死萬家莫管一才備逃千軍自廢誠使將士知 國典之不可幸逃自不得不併心一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死於賊之心而勇自倍是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萬人也宋仁宗嘗承平之餘假智高反官軍屢失利攻陷名城無數最後狄青至軍斬逃潰將校二十餘人而軍威始振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之變經略額勒登保平之其言賊遇官兵條條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賊條條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兵轉畏避其鋒利銳之機已決於此卽如粵逆與官兵接戰每臨新附之賊在前而以死黨監督其後名曰排刀手遇有部額輒行擊殺以故匪黨不得不爲之盡力賊之督衆也以嚴而我之馭衆也以寬賊之退也必死而進猶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進輒易死其誰不望風先靡而預遁一走也誠欲反性而爲強則莫如易寬而以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避者有誅臨陣不互相救援者有誅不奉令而遽先撤隊者有誅堵禦不力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卒氣自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一日撤提鎮提鎮而下爲副參遊副參遊而下爲都守都守而下爲千把以次遞相節制而提鎮之位爲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宿將之以功名業者多就影射今之提鎮頗多積資較停滯至高位非盡論功閱勞績而得之者也 朝廷以虛名使之未慮



擇其才略其中老於戎事深悉戰守機宜者置尙有之而闕其无位無足短長者正復不少權尊則意爲趨避而偏僻不敢與爭位重則法難驟加而大帥不敢擅決夫人情苟儲壯官卑之日每思奮發有爲致身通顯及至身居高位則顧恤之念重而進取之念衰其志驕冒險踰險肆逞以致事機凝矣且軍營體制副參以下俱聽命於所轄之提鎮其臨陣也必提鎮先退而後副參隨之副參退而後都守隨之都守退而後千總隨之千把退而後士卒隨之提鎮不得其人卽所屬之副參以下均難期得力是以姑容一二庸妄之提鎮致可用之將弁兵丁同歸無用也又軍興既久籌餉益艱提鎮薪水夫價之累及役使護衛之人均較參遊數倍計裁一提鎮之費養精兵二百而有餘亦奚取以有限餉情奉此無益之提鎮爲哉副參以下任重敢戰者未嘗無人其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遲疑其擢拔方始則臨事易爲感奮誠擇提鎮之久歷戎行膽略尙優者以資統御其餘概行撤遣副參以下量才委用務盡其長斯軍政雖尚軍食亦裕此時幸有珍寇之資異日仍獲趨桓之用矣一曰汰弁兵選兵之道體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技藝嫻熟次之巧猾儒怯爲下有武藝而無膽氣則臨陣忙亂並其平常演習之技而亦忘之故常有力敵百夫懸高卒卒而臨陣一揮卽仆與未習技藝之人等者戰陣之事與神騎異兩軍相持旗幟矚目金鼓震耳膽怯則心易動心動則耳目手足舉失其常也質實耐苦之人軍令易於服習性情易於調劑令進則進令退則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勞懸夏經冬不知其瘁故果可得而用至於巧猾怯懦之流無事則應對隨給務爲觀美臨陣則趨避選擇便宜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譽遇敗則巧爲提議求仁私因附弁如此不足以整軍兵士如此不足以禦敵徒糜金粟無補絲毫此兵弁之壓汰者一也軍興既久徵調頻煩有從軍數年漸形委頓者有老益充數不堪驅使者是謂疲乏之兵又如曾經戰敗曲潰散敗爲急節裝面得生或事後潛逃而就伍歸餉首定料戰何堪苟取充兵雜期再法是謂

殘敗之兵當益餉導不繼之時豈容若輩更儲虛耗比兵弁之虛汰者又一也誠防各營於此數者嚴爲淘汰  
選其膽氣充壯者爲一隊以備攻剿之用其次備守營圍塔之用藥品既備攻守乃神爪牙既強聲威自揚斷  
亦當今之急務矣一曰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夫人知之矣誠然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真勝也則不知何賞敗  
有罰而所罰者非真敗也則不知何罰焉賞無罰人猶冀有賞罰之望實非一功而罰非其罪則人知其賞爲  
主帥私賤之人其謂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懸斷之聲起而軍心不可問矣軍興以來得一勝仗有功  
者固賞饋之而左右隨侍之人先明獎導遂得獲四年燧燭六省未嘗一失律之誅獲一縱竄之罪勝  
敗本兵家之常去兵者每言勝而不可一戰論也戰而勝固賞矣然或雖然旅進則取他人之首級以冒功  
則懲勸而分三軍乎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也戰而勝固賞矣然或雖然旅進則取他人之首級以冒功  
或當追擊幸要之時不思乘勢掩殺祇顧奪取財物器械屬匪以致大勝變爲小勝者又當罰戰而敗固當罰  
矣然或當勇前驅後援不繼或大眾卻走而一軍獨前者又當賞且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迥別  
當視其功罪而等差大帥惟求營主之稟報營主又付諸左右之品評功罪之實既非揀訪所能知又因襲  
而多求其繁密至營報營合乎人心難矣自非親歷行陣開誠心布公如何慰士卒之憤而振積疲之習  
乎一曰戒退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制於人能避厥之長而後可用吾之短專逆後悍兇  
頑頗有盜賊之習且謂軍自粵西至湖南與賊大小百數十戰亦嘗備戰其結營置陣之詳疾行徐止之狀  
矣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以深濠結厚數尺府障敵賊濠數丈密釘竹籤其置陣也或分三路或分兩路  
正兵應敵奇兵或分路後或直搗中堅其止也過賊陣當四出窺探伺吾虛實以覆其謀其行也遙張虛聲  
嚴認候多乘吾倉皇以逞其毒我兵併力攻其堅壘每至損傷精銳其新兵未曾與賊戰者不謂然壘濠濬之

式將卒無所恃以爲固往往爲賊所乘陝西征兵之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諸軍之失利皆由於賊知結營之利而我不知也賊分數路我每以一路營之即或數道並發而臨陣彼此不相顧或左進而右退或後都而前行賊得以旋其奇正鈔伏之術處西湖南諸戰之失利皆由於賊知布陣之訣而我不知也賊之止也宜扼要以斷其接濟賊兵以堵其逃竄賊之行也宜預擇精兵宿營關頭要擊以遇其鋒沿途設伏以掩其勢乃我之圍賊也不務扼要設防專以撲擊逐利爲事其追賊也不務攔頭要擊專以跟蹤尾擊爲能小有挫失將卒之氣先餒又須資之經旬始堪一戰逆賊得以長其兇鋒我軍終莫操乎勝算此兵變不可不察而豫戰所以宜戒也一日察地勢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師地利云者非據圖史所載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蹊而先爲之防禦賊分合之勢而適爲之制亂漸車之潰歟勿之圖苟形勢在所必爭即機會不可偶失贖以近事明之全州黃衣渡之戰賊鋒已徑宜運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樓扼賊東窺長沙之關賊路俱窮宜駐龍回潭土驛頭堵賊西潰之路他如道州雙牌蓮花潭六十里之奇險賊入死地而糧之使生湘陰之陸資口岳州之城陵磯皆水陸必爭之隘而放之使遁利害昭然猶堪覆轍事前所未慮心體諒預爲綢繆一潰難收悔之無及計自逆匪竄事以來要地之疏防機宜之坐失似此者實已指不勝屈顧軍咫尺流毒千里人謀未臧贖成巨慮此正宜引爲前車之鑒者也一日嚴約束賊所以安民安民乃可以殺賊將出令而兵不敢離兵奉令而民不知擾則有備之師也粵逆所過之處橫刀耀馬肆一空人民遺其孱弱子女遺其孀婦財物遺其搜括室廬遺其焚毀慘酷之狀固已觸目心傷被害遺黎孱弱飲恨然市井愚民罔識大義亦常有謂盜賊之害猶愈於兵者何也明逆志在擇肥而噬下戶窮瘝搜求不暇且或以時詐示仁義愚弄吾民買飯求漿多給市直至於不法兵勇罔知禁令方其攫取姦污則饑寒苦之家亦鮮得免

於是民不想賊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盜賊而詭稱小惠民於盜賊宜有起詞以官軍而行圍逐賊兵於官兵無隱憾若不隨時嚴按軍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者嚮勃之言將有難於盡詰者軍中兵勇而外有長夫有驍丁有隨營貿易之人兵丁舊服營規管轄甚密果令嚴爲約束無難一律肅然竊勇多係四方無籍之民較兵丁殊爲難管然稍名隸籍伍有犯自可按籍而稽至於長夫及隨營買賣之人則均游蕩性成不安鄉里名雖貿易營生實則不堪問其所自候來候往蹤跡靡常甚或偽造兵勇腰牌假其裝束時赴近營各鄉村掠取各物轉賣營中肆行無忌聽民譏爲兵勇不敢格殺且畏其勢橫人衆真敢誰何此輩久處營中熟視騷擾之事輒生嗜利習爲固然將來事竣撤遣散處民間必多不靖從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經既定而搜跡餘匪及不法夫之嚮聚者又至兩年其明證矣應飭各營於所管轄兵丁長夫及買賣人等嚴明約束遇有干犯除兵勇分別治罪外長夫及買賣人等尤宜從嚴懲處其有逃匿他方者所在地方官一體嚴密察辦隨時懲辦重囚處死斯亦結民心而後後慮之一端也一日寬宥從粵連起事死黨存者實不過數千其餘則新附之匪與聚脅之衆也會匪盜賊與兇惡痞棍粵楚州縣所在有之平時作奸犯科擾害鄉曲官軍每苦支絀之煩曲從寬貸一旦有警遂卸羊其醜類從亂如歸又在亂軍流及被賊劫放應禁各犯乘亂得脫爲贖贖此皆甘心從逆執死不問寬之而無可寬者也至若村市良民被賊騷擾本無從違之情但因賊中禁創其難末由自拔又或以全家被擄勢難兩全依違其間遂歷歲月比鄰已加長便與老賊無殊款留則違其歸順之心撤去則恐膺不測之禍低徊無計進退維艱此等苦衷殊堪軫念賊匪自武昌竄去時黨衆雜聚得逃者亦已無數卽其中長髮之賊爲居民懇訴被裹之由往往悲感無端深淚俱下可見小民具有天良終非左道所能煽惑也宜飭各營多寫簡明示諭射入賊中總諱於旁近豎立投誠免死大旗令其來官軍與賊仗仗時棄械奔赴

部下僅設一雜糧公局發給免死執照責還回家儻如官兵連受大勝非獨不甘從逆者以死而得生即心持兩端者亦將去逆而效順既可只讓以探賊之情復可用開以搗賊之黨黨羽既已披靡羣魁何難殲滅其於剿賊機宜豈亦不爲無補也

大學問大經濟其策一係兇手辣譚卓洲陰匿相樵湖時先正某督與刑司謂英雄之見同矣公發後一年 太宗猶下其疏軍中用集賊助大星雖沈貽謀效公其朕自啟 尹照錄

答會侍郎師書

江忠源

九月二十四日奉八月二十三日衢州一書館寄示與王樸山兄往來各函具言兵之不可用欲再招勇六千以爲滅賊之具初七日從吳鶴甫先生處寄到一書又以南昌起勇求實一事處勇亦不可用忠源竊謂兵勇皆未嘗不可用應將兵勇者不得其人也夫兵之不可用者勇於擾民甚於仇勇敢於犯上而獨性於殺賊既盡於吾師前書所云矣然使得一廉明之將統之視兵民爲一體則兵不敢擾民勇爲一氣則兵不敢仇勇將之愛兵如愛兄之愛子弟則兵之衝將亦將如手足之衝頭目而無把持揆制之患將有敢死之心則訓練必勤兵有可以殺賊之具則磨氣自壯而無畏避遲延之禍今之爲將者一切反是而謂兵不可用兵亦不任督也若夫勇之難用則更有甚於兵者竊勇違勇無論矣君婚賊黨劫之長勇幾川之勝勇勞氏子之魁勇在長沙皆能殺賊其後歸鄧紹良統帶駐鎮江府城外淫掠殺戮至歡吾民慈濟於賊甘心爲賊向者頃刻之間全軍潰散稍和鎮軍接統之整齊訓練稍成軍然聞其欲懲治一二人竟以不密逃去爲賊竊賊兵之爲害尙不至此竊勇之中惟楚勇最馴無從前數者之弊然南昌求實一事亦大不成事體香舖所聞不爲無因筠仙既歸里間之可得其類末雖由小人數之忠源未能先事預防然其頑梗亦可隨見湘勇較楚勇尤馴

然斗山所統八月二十六日爲案質項獲於讎譚寧所統在德安一聞而散勇之雜帶其略如此然而斗山  
之勇無是仗山之勇無是卽忠源前此之楚勇亦不爾有是不獨此也廣勇最稱勝豎營散之張石卿請軍  
收之以援江西忠源非所願急既如此不收豈去從賊姑令營營城外而留心覺駭之卒乃大得其用楚勇  
相親已久置之不經意至有求官之事可見忠源營於所忽不可不同警也由此觀之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  
在勇而在用勇之人夫兵之弊由國承承平日久市井游惰之徒無所得食以爲生求肥其身養其妻子不  
知打仗殺賊爲何事有游惰之尤者工於語言趨路以騙其上哀之上者喜兵則已也而予之官彼以是術而  
得官則必極是術以進退聚兵滯至高位則又操是術以黜陟衆官相沿已久積重難返若安得不壞軍政  
安得不亂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則募於有事之時皆山野樵樵之夫其樵樵之性何爲可用然從征  
日久得錢易申習於奢華殺人多則果於殘忍事平之後散處田間則賤矣日熱窮之顧故論目前搏擊之用  
則不如勇而論異日遠散之難則勇不如兵然忠源終不欲以兵爲勇者兵之患在忠源有卒而難拔勇之  
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則治標今日之時勢暫取其勇情搏擊之用而後日遠散之尚難可求其人求其  
法以治之也故忠源甚體吾師前書之論而願不以後者所難言阻遏多求而由山其人者以爲上將則收  
勇一利並可弭勇之害而賊不難平矣方今賊首有長江之險非多道禦符成製破位訓練水勇先務肅清江  
面竊恐江南江西安徽兩北各省無安枕之日然竊謂海內人才能得此者惟青口一人能管駕船勇與狂  
賊相待於波濤險隘之中而不懼者誰不肯與賊爭山棧山散人賊在武昌時接青口師前營欣幸慶幸次日  
遽發報而附片陳明諸方師應派船勇從湖庭駛下並請楊提督帶船以從則湖西水以剿賊堵昨奉諭旨  
隨隨營計實已上聞天心而竊慮青口或以後書所難言阻遏多求而由山其人者以爲上將則收



聞吾輩恐隔置化外豈不痛哉以是反復籌維又不得不出於援鄂之策蓋鄂省存則賊雖分窟來而長沙  
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分窟來而長沙亦無獨存之勢特少駐數月耳特齒利害之謂此不待智者  
而知也特前所謂要務三端者城內堅守止須四千人城外紮營亦止須四千人非謂四千遂足禦賊也但使  
有一路可通不使賊兵合圍則戰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萬餘以待賊之至也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待在此  
與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爲措置如省城外內儲留兵勇入千則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  
千按派望鴻與提軍及司道諸公熟商王樓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見極是蓋多則難精卽招至三千已  
恐其不精矣

啓陳賊盜十二條 咸豐三年

胡林翼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晦日奉帥討苗匪用兵千七百人營於險要令其毋擾動毋挑戰用革夷附近之團練  
萬七千人環而鎮之搗其巢穴復以計誘之賴辦事文武士民之力得盜頭多卑府於二月十七日又在黎平  
堵獲匪矣三十年十月逸盜二十餘人殺寨頭阿賈以逗阿賈者卽是年春助官縛盜之革夷寨苗也願知大  
義識漢文於是歲遠黃平合拱清江清平丹江凱里施秉各官吏再會於巖門駭成事以圖續剿自三十年十  
月至於元年三月乃賊事而盜固逃竄於荒山密菁中正犯無一獲也然則刻舟可求劍乎膠柱可鼓瑟乎必  
當知所遷計矣近日臺拱清江丹江施秉之盜又稍緩矣約而言之昔年之事利用圖攻今日之事利用追剿  
昔年之事賊可餌誘今日之事當以力擒昌黎韓子慷慨有大志陳說十四條至爲精當請另錄以呈復思其  
節目之未備者附陳十三條惟密探而留意焉

一辦盜先須寬吏議也王夫之言自古盜賊之多無若東漢光武先後所降幾至二十萬莫適論宋論津津



其言之考漢史建武十六年郡門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則解散去復屯聚乃詔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搆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更難逗遛迴難轉以論討其效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人上之用意嚴而用法密則下之避罪巧而貽害乃愈深倘能捐棄一切特參之條寬以時日責其擒討在下者感寬大之恩惠而不必出其欺在上者有切實之舉功而不煩虛其詐如此而後事無繁礙督捕之員亦不致貽同官之罪戾否則上下相蒙終歸歸飾而已矣

一捕盜莫善於諷刺也給盜要巾扛敵情罪與逆匪無異以不選不諫之兵剿之則盜必拒兵必潰以精兵精練剿之則盜必竄矣然則當從竄處善誘矣田山翼書歷陳平當之往事以分而勝以合而敗不惟深明兵法亦已洞悉苗萌竊謂川練兵五百訪委幹以將參平之精練挑去百名於鄒勻鎮遠兩府標式招募二百名必於其地招募者固應鄉所謂生其水土服習其道也於營兵標式挑選百名或二百名古州湖廣中每處十八以五五人或其兼用營兵者必於團情然百人之怯豈無一人之勇處尤文收集潰卒致功於交無人可與而不可也采石勝國逃潰之兵入本朝而爲龍興勳旅仰比忘也凡事後不煩安插卽不虞後患

一標式以選精銳不可專用火器也宜長短相備長兵者槍礮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鏢棍是也叔世人心怯懦備重火器謂可殺賊於百步內外無蹙躓搏擊之危非特賊刃難加我身并賊血亦不待污我衣何便如之日隱計於百步內外開礮若見勢頭不好手棄槍礮逃去賊追不及又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強亦因火器弱蓋然誠然明季偏重火器而兵益弱議者欲改其制而莊烈不允遂亡於流賊自嘆夷人犯中國見其以火器勝我亦竟因而偏重之每營刀矛手少火器手多刀矛手自大操三銃之外未有練習者所練習不過火器而已然十日或數月始一操一操只打三槍命中者十不得一是有偏重之名究無偏重之實也以

此素無可恃之技臨陣未見賊氣已懾矣既開仗心若惶手足戰矣於是或裝烈志極下子或先下子而後裝藥或裝藥下子而忘卻發藥或開放百步外一二槍不中則相與棄槍反走又何怪每日必敗乎昔冉子用矛入齊師孔子稱其義焉其奮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烏枝鳴所創敗華氏謂用少草如強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一事乃兵家之秘後世得其秘者岳忠武之背嵬軍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屬兵三十六人楊昭武長槍手百人皆是也邇來軍威不振極矣總以火器不可當爲詞司兵柄者亟宜審計矣大約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每日操練以備戰鬪火器當前刀矛繼之火器精可壯刀矛之先刀矛精則火器有恃無恐精火器之人尤須銳精刀矛則膽氣愈雄神氣愈定而打放不空勝已七八矣況又以精悍刀矛衝出如兩驍至賊焉得不奔潰哉故今日標式以火器四三成刀矛六七成爲要

一用兵實審形勢也委員選兵募練於二府之地者可留意地輿度其險要鄭侯以圖志而知扼塞之要亞夫因趙涉而搜殺颯之盜自古將帥類然此行兵之至要也

一多用委員不如兼用士民也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曹霸狐城功成長勺此用士用民之說也且鄉游以上不如用千總以下智勇困於所溺仕宦怠於已成此鄉游以上之說也能與士卒比飲食可得士卒之死力能耐飢渴奔走然後能與盜相追逐此千總以下之說也強之在轄也飢則爲人用飽則不爲人用夫中人之性亦若是焉已矣惟士民計并功勞不可淹沒不得以與例不合而舍是曹王文成之征南贛征粵西所用皆門下學究書生功績甚偉然死必有卹功必有賞是司法也

一離刺宜實行保甲團練也韓子可主征討之任然任於此不能分於彼保甲團練不精不嚴不切實認真如一身一讓之事則征討之事亦窮投戈而混入寨中則如人入羊羣見羊而不見人畏我而匿於荒谷幽僻

則如以曉捕鼠於井靈之露反不若跛龜矣蓋殺之不可稍緩之即逝故必精保甲團練然後可以收難剿之功

一保甲團練須用士庶民也近年保甲團練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煩實政無補牌籍空設良莠不分其交給上司差役分發各鄉者徒資誑索尤爲浮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爲我師一邑之中豈無二三明白正派之紳士虛心訪之實心求之委令下鄉帶同冊籍每到一村先於此村訪彼村之正人才人有衣食有頂戴人到後村又訪前村之人廉得其實加以委任官爲給札註名於冊責以保固鄉里之義諭以分別良莠之機付以防捕救援之法隱之以禮尤必須董之以威雖欲不肩其任不可得矣彼鄉正團長到城繳簿一册存官預囑家人門丁隨時傳人不得稽延其冊中良莠密加訪察密爲記載不可即其書其所請防捕救援事宜分別可否立即施行不使羈縻於城中其性懦退讓者即時斥責其迂腐不曉事者反復開導委曲求全其公正明白者待坐賜茶食卽權營之苗草廢之民待立於側切實講求苟有知大義者卽不必苛以尋常官禮其下鄉委員紳士所帶書差官爲給贊擾及分文者杖之不赦如此而後保甲團練之事十得三四然猶不敢謂其已成也而奈何易言之也

一保甲團練須官爲士民作主也賈子言治天下至難至悉其保團之謂矣監司以上大體可宗其教而勢不能理其事理其事者其牧令乎然而才具各有所宜不必盡能其事亦不必實行其事無已其擇州縣樸實精明講求此道者由大憲札委或專司其事或隨知府督辦予以貲財寬以歲月務求訪察至精奉行至實或有濟乎然擇官專辦或係在省候補而久勞於外或本有實缺而奪其所有均非俗人所能堪亦恐室人之交絕凡委員之督戰既解保團者月給經費百金便爲至厚的半亦可計委員不過數人委任不過一年

慎其內顧之憂而彼乃不能紓大憲之憂忍乎敢乎

一保團縛送之賊非通善遇實不可也賊到而不立審則邪以如重負在身方以送盜爲厲己矣粗審而不細切則必不肯通實實避而民氣愈矣不計功不謀利非可責之蚩蚩之民使其送賊而在城守候至於一日二日之久其愁怨當何如耶何以勸後故實通審實通實

一審盜實專精也委員捕獲之盜及鄉民緝送之盜到案即詳訊其案情多寡行止聚散一飲一食至微至細之處並其同夥行蹤牛鬪逐一筆之於書隔一日再審三五日又審其不留慮慮其細縷處一一符合則盜

真矣凡盜供之狡賴者無同夥之案供以指其瑕且官亦無諱以發其私故善訊者不惟形常凡被誣而妄認者受人教誘許以錢物彼竟不知供伏以亂刑加以恐嚇凡藉實數供實符竟有自認不諱隨口妄攀

他人詳悉筆之於書異日再訊即其直認處必有自相矛盾之隙注以此與丁亦然可得開矣此中惟黔苗受審最多其愚適人也故審案實情在外委員將犯供逐一稟之臬憲尤須委能幹核實之員臬署設局臬憲辰入西出交

供呈核督如風簾扇試白卷者少否則剛應徵逐日復一日抑且年復一年案以久而不了犯以狡而愈疑故審案實專

一提解斬殺可便宜也凡盜就獲除委員格傷格殺外令其逐一詳訊開列同夥年貌案犯日期無論遠近年已報未報多獲少獲槩不爲罪以申文露甲而實供則密稟臬憲回轉正犯就近交地方官押解從某處至省城止均係沿途文員親自派押遞交臬憲復訊後諭令正法結地再正法彙至事竣始入奏則法網既無窒礙限期亦屬從容可以實盡心力矣

一經費宜寬等也精兵精練五百人約每人日食一錢月須一千五百兩加以委員紳士薪水與夫價差盤費

發餉帳夫役又加倍探賅此後要數不可勝大約用卅月費懸在三區千金一年肅清則四五萬兩可以足用惟須由大憲簡派二人專司其期於核實不欺而已

一委任宜專也交員如韓子者腹有詩書豈足以聲色加人私欲求人然以卑官辦他項之事非克伐怨欲不行之地方官不能同心協力越境攻盜之難彙固疑之今日驗矣然使大憲深信無猜則事必有濟近日人心怯餒中無所有即便詭譎播於都會蜚語傳於京師而明鏡在空流言自止豈然什余玠以獨師委陶晉以响賊懼之所屬威遠重焉不待斬壯買鐵揚干然後令行禁止也虎印以聽誰能犯子而東里因得志於粵國非明徵歟

以上各條數之無甚高論愚陋之識知無不言大抵常人之情當燬火未然則諱言兵及赤眉黃巾安史亂起則曰此乃天數非人力所能挽回然亦患樊崇張角等果天殛之乎抑人誅之乎究竟是幾箇有志之人將狂氣掃盡耳一謀國者又勸以無財爲說竊念鄭敗守鳳臨韋臬鎮川節督伍國步程難物力不足之時而動敵當前悉案敵賦何不聞以區區撥大計又況明季國窮守都城兵至於米薪不繼乃一木朝定鼎之初天下入版圖輸租稅者僅三分之一何以用兵數十年不致告匱不聞往遼東飛鴉揚粟不聞議推廣秀才舉人之例此無他天下之財本無不足視其政事何如耳

附韓州判劉益臨說

經書何儒不讀可以爲文好醜各殊者切題與不切題也古方何醫不謂用以療疾生死不同者切症與不切症也兵法何將不知用以降敵勝負各歧者切時勢與不切時勢也方今會匪猖獗土寇蜂起粵楚杭滬不安而黔地惡苗運不欲因風縱火非速加懲罰禍固不可勝言非妥爲安插亂又爲知所底是在門賊與

我之時勢熟籌而審慮焉耳苗匪亂潯苦者無所畏避且止輕便無行李負餼包大可供數日食上下峻坂捷若猿豕又習用火器從禽逐獸日以爲常曲左臂架槍其發多中此其所長也性多疑忌貪利無陣法疑則易謀以多方忌則易誑以鬼神巫師貪則易釣以餌局合而無陣法則易制以節制之師此其所短也至我員弁兵練習薄技疏不諳戰陣遇敵則退後論功則爭先有短而無長方儲乾隆嘉慶間已遽不相及何論 國初然則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將剿苗匪其何道之從乎謹就管見臆測十四條條陳左右一明賞罰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固非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實有罪而使無罪者受其罰尤非甚至有功而反受罰有罪而反受賞是非顛倒更不足以服人心惟賞罰當乎功罪則賞一人而三軍勦罰一人而三軍畏乃知所趨避焉耳

一謹約信鼓之而弗前金之而弗退呼之而不至限之而故違雖雖白捧吳不能操勝算矣夫收信之效在臨事而致信之效在平時平時不輕下令有令則不更不苟相若有期則必於古人千金從末三日去原約信不棄毫釐三軍所以用命也

一勤操練近今弁兵怯懦見賊卽逃雖有不遇亦未聞直前截殺賊此固由志氣弱亦自顧無保身殺敵之能不得不苟且圖免耳則操練安可不勤乎然尤貴因地制宜也昔秦再雄鐵甲屢水傳車旌提重登山皆度地練兵所向無敵今將剿匪於黔省多山之地我兵技藝行陣必向多山之地爲之方有實用拳柄之徑雖登故身宜輕也檣燭之閒多礙故陣宜疏也如此則將勇兵強戰勝攻取矣

一簡趨捷苗匪山如履平地漢人弗若也一旦相角逐則彼急我遲彼暇我忙優劣分而雌雄判矣此宜用沙囊之法練習升高涉遠高其趨捷者別爲一軍或用以邀擊或用以跟追或用以繞道別出此剿苗匪之

必不可少者

一選員弁一將豈能獨理則協理之文員武弁在所必需雖然熟者不可用諛諛者不可用胸無實際大言欺人者更不可用選其反乎此者則庶乎其近焉已

一擇士民官來自遠於前境之山川風土未克周知豈若士民之生於斯長於此故此宜擇其有才能而心地可靠者不分漢夷使之效力軍前以供指臂之用

一嚴保衛保甲團練爲守禦之規近年大寇已三令五申特患奉行不力耳諷以督之未行者成能遵依已行者益加振作村村自守不獨難於竄奔從賊者稀抑且困於糧糧呼庚者衆況能各出鄉兵隨處截殺其有神於剿匪更爲何如哉

一精開謀善用兵者凡敵境之險夷敵衆之多寡敵意之趨避敵黨之離合敵將之性情嗜好莫不灼知故能批卻導線應手而解然而甚難其人也必其沈密勇敢又有妻孥之繫然後予以厚貨俾混入賊中以察悉其纖微若能不用漢而用苗不用民而用賊則言語相通氣類相投更爲得力耳

一務分攻苗性通疑不決我分以亂其耳目則方寸益濟苗性專一不歧我分兵以致其紛紜則氣力必懈至於力不能支或且潰亂四處招集散亡以再肆任氣又當空闕一方層層密伏使之惑而難辦也

一防伏却自來苗匪聚其兵法有一理伏與衝夜斫營而已我軍行走宜竊以搜伏之軍戰勝追逐宜用或南塘防伏之法至每夜伏路與瞭望者尤宜加意

一勿妄殺爲賊者該餘人不用若波及無辜甚或欲絕其種類則好人得以煽動必至蔓延

一勿輕撞人心思亂已久加以遷來粵楚不靖更思效尤其真正爲賊者未至十分窮蹙而遽誅之以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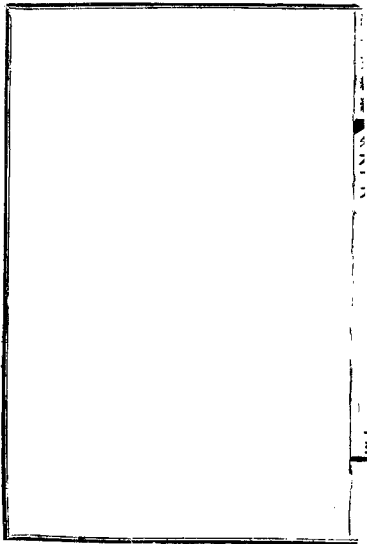
生之名且或以爲易了之計則禍心未死轉瞬復張此宜痛剿靡遺方足杜萌芽而昭鑒戒

一、愛捕亡剿辦得乎之餘其著名惡匪必有漏網逃匿者倘以黨與既散了然無復可冀竊恐不數月間又將招集其徒再圖舉事此宜迅速搜捕罪人斯得而後不慮其復然也

一、緩敵與兵事費用浩繁早敵一日則省儉一日所以一得神仗便思抽撤賊勢將次平靖便思全撤後來之糧而復蠟軍需益不貲未之計也試思一費未成乃不肯及時竣工致令全山頽圯再思平地爲之果孰過款勞孰省孰費乎此其宜於緩撤也審矣

此十四條自嚴保團以上從已作事自精閒談以下從彼著想皆切時勢以籌之者也而操練閱歷一條尤爲緊要誠非不中迫於事機不旁撓於羣議精心果力徹始徹終於網辦苗匪何有敵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七十目錄

兵政九 兵法中

兵計

致官使相言立小統額

復多都統書

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與本省司道書

致衛靜瀾侍講書

與 曾中堂 即將軍 論兵事機宜書

與李幼泉書

與袁小午編修書

上各憲請武場添試火器刀矛簡

勸誠營官四條

書破地雷事

預籌三支水師疏

通籌全局疏

何邦彥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曾國藩

曾國藩

徐 燕

徐 燕

曾國藩

李元度

曾國藩

曾國藩



兵政九 兵計四

兵計

何邦產

昔岳飛將有事必召諸統制與謀議定後戰故有勝無敗旨哉武聖也故滅天下之大寇必計防守過絕之所必知衝殺攻圍之所必熟策應掩襲之所至於大害利走利守利分利合皆瞭然心目之間故曰治軍之道爲計三千有一一曰和二曰息三曰量四曰忍五曰弱六曰強七曰致八曰畏九曰防十曰需十一曰久十二曰激十三曰斷十四曰然十五曰說十六曰信十七曰讓十八曰開十九曰內二十曰變二十一曰僞二十二曰與二十三曰蓋二十四曰魯二十五曰假二十六曰名二十七曰辭二十八曰備二十九曰法三十曰同三十一曰本三十二曰保

何剛和上下一心是也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未有將相協和而敵不破屢者大將在外權貴在內斯時也稍與權貴忤彼將肆然射敵不可推故權其輕重則君父滅敵爲重臣事權貴爲輕吾輩貶小節以行滅國之舉也然承平無事則必名節爲重爵祿爲輕貶節權也守正經也昔者杜預行之後備談之未嘗不爲之悲悼不已也

何謂息民而用之是也吳夫差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是以滅於楚秦隋已得天下用兵不息底於敗亡故息民者善守國者也

何謂量知己知彼是也敵強而己足抗之則可以勝敵強而已之謀臣不足敵之則可以不勝不可

以勝敵實而備之者勝敵弱而攻之者勝敵勇而計困之者勝敵之所利吾則害之敵之所長吾則避之吾之所利吾慎行之吾之所短吾善濟之故漢之曰君主敦明將帥敦賢地守敦嚴士卒敦精先於君將驗之次驗之地利驗之天時驗之軍令觀政而廟堂聽決矣此孫子論計也

何爲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故能大忍者可大有爲於天下觀忍之大小以決英雄大小而已風輔之智無耦者也司馬懿以不戰屈之至受巾幘而不辭於虜蜀轉瞬爲晉滅矣夫非忍之爲功也歟至身抱杵杓或髮陽狂行避草野甘心不化者知時也知時則保身保身則韜晦忍之爲功大矣哉弱者強而示之弱以驕之文公退三舍以驕子玉是也繆伯比前無髮帥以張隨匈奴匡壯士健屬而漢高被圍之三者示弱之道也

強者弱而示之強也行軍之運變幻不測有以我之敵卒驕敵之健卒者以我之健卒驕敵之敵卒者始雖一敗繼必一勝

何謂致敵所不暇致而戰之是也攻敵所必救據敵所必趨裸體以辱敵辱書以激怒佯許以相誘佯札以相覆拘使以激忿佯誘以來救之又者激敵之道也

何謂長隨事而擅好謀而成是也恃強者敗戒強者勝恃勝者敗畏敵者勝恃險者敗保險者勝敗而畏者勝敗而忘者敗隨時隨地無不設防者勝隨時隨處不致畏謹嚴故將帥有三道焉一曰才大小二曰膽勇怯三曰心機愈

非兵而如兵之謂防水軍防火陸軍防圍軍行防變軍追防伏書報防密戰防劫敵降防詐險防失退軍防追遠襲防截進行防飢久攻防援戰防劫塞困防死戰臥防列客飲防下對守城防敵則必每操一軍

一主外驍敵軍敢有回顧者斬攻伐防敗則必有截有伏有誘有援有夾攻有奇兵有止戰敵有違軍者截未已也大敗勿藥大勝防禦軍乘防潰軍少防圍大風雪大雨霧防掩入鑿詔書飛羽檄防偽致一地不防爲敵所留一刻不防爲敵所算之四節者軍志之總

遲而待之之謂需德不足則增修德不足則積儲軍不足則修補此需之己者也羣雄各起必有傷者吾俟其疲而攻之敵人遠來利在速戰吾深溝高壘以困之遇敵可滅不滅之兵可乘不乘之舉夫事機貽國家害此需之失也何生曰需有利有害急而乘之爲疾敵援未至吾急攻之險阻之地吾先據之有輕軍赴敵一日馳二百里者有潛師利兵一軍而襲國都者有乘勝擊之使不得合謀者有席捲乘威而剿滅後繼者有乘勝急進而敵不知備者有先需而後疾者需爲疾輔疾爲需輔宜需則需宜疾則疾

久者何持久以要之是也敵外援敵無降志必度我之力足以制敵可爲之不然鮮有不敗者

激者何自激以作怒是也速扼之役季梁請下之以怒楚師楚伐庸閻叔曰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蓋激將必稱敵之勇焉激士必辱己之名焉

斷者何決也好謀無斷每戰必取得領輒行每戰必勝蓋斷者必合彼之利害衡之必合己之長短衡之計之已決不爲小敗沮不爲君命止不爲羣言惑或誘或載或伏或援或迫或逼是之謂軍司營斷不斷反受其殃不當斷而斷亦受厥咎奉詔班師中原不復君子曰惜哉岳飛之無斷也

何謂聽集思廣益是也聽於衆則受諫聽於賢則謀決聽於能則謀勝聽於貴則令行聽於私則大敗聽於讒則軍離聽者必以萬勝萬敗計之半勝半敗計之不勝不敗計之計之已熟乃行之豈中心無主者可儼哉說也者行軍要道也故齊東則擊西擊西則擊東班師則備進急戰則備退敵畏吾強則示之強敵欺吾弱則

示之弱者詭道也敵畏吾強則示之弱者亦詭道也知己之所以詭人而不知敵之所以能我一勝一敗知己之所以詭人而知敵之所以被我詭者而我別行所詭每戰必勝知人之所以詭我而知敵之所以防我詭者而我別行所詭每戰必勝不知己之詭人而人之詭我每戰必敗迂儒治軍而曰吾以詭道行之吾弗屑是欺滅君父天下也

何謂信治軍誓將賞罰必信信之在己也不誅降卒不掠婦女義者有此言矣而反之天下將不信而叛我也帝王之軍有詭有信殘賊之軍有詭無信迂儒之軍有信無詭余曰治國者信爲重詭不可用治軍者詭爲賢信爲輔

至於國謀何爲哉有仕於其國陷讎以圖之者有領其臣僕漏言於我者有離其君臣調相之交者有使人入其境謀其事以相告者是謂用間秦穰孽孽而晉知之子元伐鄭謀告曰楚幕有馬是謂用謀謀者軍之耳目也鬪者軍之心腹也吾有謀矣數不能間機密也故行軍之道心腹有所未知臨戰有所不漏其神哉

何謂內奸之在內者也樂於之入晉也因魏獻子伯有之入鄭也因屬師頗葛發婦紡焉以度而破紀鄭楚子建之得吾吳人而啓之以入郢今夫謀人之國而使心腹爲之內焉國必敗故金人之用秦檜以相宋而未遂滅吳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何謂奪取以內亂或以外侮或以年飢或以遠蹙

何謂備孟獻子請城虎牢諸侯成焉以備鄭晏弱城東城以備萊邶城墮之而傳於燻以入蔡是知備之爲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何謂與與國是也漢武欲厄匈奴而攻西域取車師以斷匈奴之臂可謂能軍矣敗遠交而近攻或左交而右

攻或謂之卑微弱或謂之使狐驚或取所惡以取入

何謂善以國雖衆吾能操縱之也何謂不善借敵之兵強我有餘則爲噫矣

何謂善於伐也孫伐晉以救鄭宋圍曹鄭伐宋以救曹此攻其國者也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晉伐鄭楚侵陳侵宋以救鄭此攻其與者也魏質徐庶之母而徐庶降楚質太公而漢兵返若是者魯之道也

何謂假假於意假鬼神吉徵假物象瑞應以收天下之人心是一箇也

何謂名權統不利正位矣放伐者利一罪矣草澤利安民矣名不正未有能成者也成之未有可久者也

何謂辭作爲明示昭告天下敵苦稅斂則曰薄征敵苦尹虐則曰除暴敵苦軍興則曰息民於是覆之以修天下感之此辭之大也至於說敵亦曰禍福譬之利害敵之而已雖然恃辭者敗有辭者勝

何謂備未戰備戰將戰備敗已戰備敗軍行備戰軍止備敗敵地備敗險地備敗何子曰無時不備敗無地不備敗有備無患無備有敗太公復起不易吾言矣

何謂法法莫急於講習法莫大於賞罰法莫大於實舉能而罰敵能法莫大於任將

何謂同一曰與士卒同甘苦二曰與君生同憂患

何謂本修德息民是也知本者知天下蠶桑莫不貪生惡死故遇敵則攻之遇民則生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矣故治亂世者以殺爲輔以不殺爲本

何謂保既以武略定天下矣而不修文德以柔之未易保也昔故攻勝易保勝難取國易保國難知其難以圖其易厥聖哉

何邢彥曰不嗜殺人爲得天下之本鑒別智勇爲選將帥之本爵秩尊卑爲取英雄之本賞罰必信爲軍政百



司之本清心寡欲爲修身出治之本應化廉潔爲天國殺運之本先才後德爲平亂世之本文武並重賢能各任爲收人心之本內外相制官民遞授爲保天下之本懼失人心不得罪於天下爲萬年國基之本能知此者可謂王佐於康猷之說

致官使相言立小統節

胡林翼

近日與希庵面議以二十餘營分立前後左右中五軍每軍派總管一員所轄或三四營或六七營每一總管另設總幫一員仿營務處之實而避其名其體勢調遣大政仍歸統領如此則綱目顯舉事理專一而大權亦不致旁軼其美利不可勝言分統有人則責成易專約束易明其利一平時相親相習性情既已融洽臨事則左攻於左右攻於右隊伍不致紛亂其利一營官如州縣設天下有州縣而廢道府則鉅細均歸於營務殊失相權相制之義是猶治絲而葦之也今有總統又有分統則事以分責而自理不致一一請示統領致費屢於前雖解於後其利三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艾兒鹿藿之下其子弟安暇不知搆支門戶之苦軍事亦然繼以總管四五營則用心必專可以練習兵政之大事如其才也以磨練而自精其不才也以試用而其伎之良否亦不能自匿未始非甄陶人才之一端其利四大寇入境非分枝抵禦不能得勢款翼營論兵事如手足之分枝足分枝短故僅能行能立而不能作事分枝長故萬事萬物皆一手造成故兵心以善分枝爲妙用若并於一處則億萬人出隊只數人居前隊者其餘均在擁擠雜亂之列實兵事之所深忌預先分派乃免臨事頭昏其利五小寇入境豈可一概坐視不理分統有人則防剿均便其利六希庵母病已久性既固執情更醜薦旣當喜懼之年又處撻逆之說若子不盡人之情也如分統得人萬一有優遊之召以大事歸之營總以小事歸之分統自理尙不致分裂於一時其利七也而重三月之久希庵至今夜乃能定局足見用心之苦而軍政

之舉奇質之高明皆以爲然

復多都統書

胡林翼

用兵之道全軍旅爲上節得土地次之殺賊爲上窺破援賊爲大攻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無賊然後圍城又兵法十則圍之今則兵少於賊不止十倍下游數十郡皆賊也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弱者居守而以饋驕悍賊旁賊橫擄乘我於兵力不及之處又或四面來援腹背受敵我不能制賊之命後即將蹈我之覆也此聞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五萬人之力僅復一隅而賊已於下游連陷數十郡詎意日今之局不徒以得城爲喜而以破援賊爲功老兄智識過人敬祈隨時示復爲幸

致李方伯多都護書

胡林翼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官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江西亦將應接不暇萬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傷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隔江南大帥遲疑者備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鎬鎬也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乃得乘間抵禦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弊也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攻賊其餘遣作戰兵援兵離剿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緩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敵援賊則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守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佈縱橫或縱橫不可即得則於縱橫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一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離剿之兵則滿盤皆活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律案以賊

兵歸矣以誠信之才而李左軍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審商定

與本省司道書

曾國藩

奉到二十五日各屬總勇督署轉發意欲不敵從惟弟將此事規畫大局已盡布於連日寄中丞各書矣茲復陳其區區求歸君子等之巧省城餉項及煤米等具尙可支持數月城內守隊之兵及游擊之兵亦經早爲籌備賊匪若來尙可堅守無虞弟所慮者不難於堅守一二月而難於驅之使去不難於城外禦之相持而難於河下有以攻其船而奪其所恃賊此次來湘必於近河安營營盤與河下之船聯爲一氣賊則乘便進攻急則退居水次以舟爲巢圍分數百號船遊奕沿湖上下湘潭常德衡州等處皆將分設據以城外之兵勇縱使接師日須求與之一戰而不可得不過三月城內乏餉門成坐困之勢鄙意未曾被圍之前先謀解圍之法須籌所以攻毀其船者無使其揚帆鼓棹來往自如而後可冀其逐去也刻擬趕造木牌與之水戰其法編杉爲排寬約七尺長約丈有五尺刻其兩頭以便劈水疾行前後安放兩輪如翻水車旁施兩槳頭尾置舵順逆皆可駛行置大鐵釘於頭以便衝擊逆船上置帳房一架如京師所謂西洋房子者頂及四圍皆用夾布每日三次澆水以禦槍礮彼船高仰我牌貼水槍礮仰攻則遠而勁箭放則子易在其利一也解身噴水此透帳房亦極潰濺賊之火彈火球燒我不能燃烈我之火箭火礮近船即可焚放其利一也我勇在陣退則落水賊若登岸不得不盡刀死戰可救奔潰之積習其利三也每牌之費不過二十兩造牌百架工不滿一月費不過二千工他俱省其利四也每牌僅雇一舵師一槳手餘皆用尋常兵勇蓋傷身體實不慮蕩搖不必習慣之舟師皆可驅之於水要其利五也弟日來籌思專在此事誠使嗚呼辦此可用火箭火礮燒其船可用槍炮大

擊其人可以爲翻小船可以穿穿大船但能擊被賊船數百號彼失其所恃或可少近水州縣四出據船之患省城亦有解圍之日愚見若此伏求各位大公祖深思熟計如其利一而害十則不必與辦即詳示備或害少而利多利求迅速示復俾得是夜趕辦一月以內弟可統領此師順流而下必且與此營鏖戰一場也

致衝靜湖侍講書

胡林翼

貴省近年以來百姓之身家性命其爲搶逆所傷殘兵勇所荼毒者不堪設想雲浦中丞奉 旨督辦防勦事宜查 帝念中原長城倚重誠能改絃易轍一反從前大帥所爲或可稍蘇民困自古未有小戰而能寸不勦而能防者也弟前此賢才之舉會列旭初大名二人同升必不難宏濟艱難及時神救惟閱練可以濟兵力之不及而不可與言摧陷廓清之事以額兵所無能爲力者而責之不教之鄉愚以糜費數十百萬之餉所不能有成者而責之不名一錢之民捐民辦此則私心所未安者也近探賊寨分布和州蕪湖兩岸勢已西趨前諸閣下代募虎士百五十人如力不能及則卽募百人亦可自成小隊購馬一百匹並備鞍轡等件秋高來鄂以資征勦茲奉上銀三千兩惟閣下便宜行之不勝感企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取其所長而用其所習約惟日盼鐵騎前來如何選法如何操法諸候尊裁非弟所能適度亦不責兄以程限也

與 官中堂 都將軍 論兵事摺宜書

胡林翼

兵事以攻城爲下策得一堅城破數十巨壘殺賊不多賊氛仍熾而士卒傷殘元氣不復非用兵之至計也又當邊城攻壘之時如審之伺隙志在於啤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後攻堅不克志慄刀疲他賊旁接往往謀事此尤近年之通弊鄂軍謀略已懸一年而未能得勢以兵禍一路也七年賊畏黃梅之馬步而閉道從斷川龍家坊內犯已繞黃梅之後八年我軍力扼宿松以家坊復設重兵賊又閉道由在山繞麻城黃安乘虛以犯漢

陽德安之邊境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賊之乘隙抵隙固宜然也又八年麻黃之賊以迪薩昆季之精兵并劉  
省營二三千人又調宿松一郡河靈營三千人幸而獲勝勢尚洶洶今度吾軍之方能如往時否統兵大將之  
調度能如往時否三河之敗迪薩固非不知兵者一分於彭湖再分於蘄黃三分於桐城四分於舒城地帶之  
勇亦攻堅之餘創殘之遺耳其忠心義氣可感其分防分守之苦心亦可憐然則謀皖之事若再枝枝節節爲  
之可逆料其必無所濟無論現在之兵力不能如入年秋後之計卽令力攻而得太湖得石牌得潛山徂桐城  
事事如前而分防分守仍不能如前是終不免前車之覆況其必不可得也說者曰急攻安慶得安慶而鄂  
可保竊慮安慶未必卽克而賊之踞石牌者方且修城濬壕爲久拒計必不急與官軍交戰攻城無良策自昔  
已然是說也心疑其曠日持久而又慮他賊之從霍英以襲我後非完計也說者又曰以全力攻太湖攻石牌  
然後以一枝循安慶作圍兵期以二年之久如壽陽之四面合圍斷其饋道一枝循潛山作戰兵伺賊來戰隨  
機策應是說也較爲得力惟英霍一路尙嫌其虛六安一路無人守禦從英霍可侵而蘄從六安可達光固而  
後麻黃徑襲蘄黃賊不得退於此必轉計於彼以期官軍之卻顧而回勦仍是七八年故智耳唐余二將可守  
於蘄州而不能分守於麻城羅田蘄水心尙危之且石牌太湖又豈易得耶似無實在把握或謂以唐以余以  
阿以蔣分守蘄州英霍作守局而以希菴一軍遠進石牌林翼隨之以多與鮑進太湖都公統之作戰局其說  
然與或謂以蔣道扼荆橋異日可進石牌以多鮑唐進太湖異日可搗潛山不必設關卽閉置不出而攻不  
足者守有餘是黃梅一路已無他慮若以黃州之勇七千人從羅田英山出潛霍之天堂專主於戰不主於攻  
深入虎穴則各路之賊必麤集來援如其布置得宜接應有法大戰數次十數次賊氣自餒而各城守賊靡無  
聞志是說也其計頗奇蓋以兵出潛霍之境是已據羅田蘄水蘄州之外藩則內地之防不勝防者禦於戶庭

之外可以無慮其侵軼其得力一也不走太湖石牌之正路而以折其背者蓋其所前而太湖石牌安慶之賊已屬自驚而且必糾聚而求戰較之逼近城壘與敵不為仇者不同其得勢一也惟兵出於潛雲之交山徑崎嶇地勢較險米糧軍火轉運最難非親自督辦則呼應不靈非多設委員招引紳士則轉運必誤且賊所必爭必有大仗非強兵能力戰者不能奏功此則必須籌的盡善者也總之非二路分進終是頭頭冒雨痛癢脚枝枝節節爲之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陸將領精力盡疲其華衰歎是欲速而反遲也昔黃勳海戰駐兵於賊所必爭之地使賊欲不戰而不可得則一半年之後城邑可盡復是似遲而實速也更有奇者昔東吳督宋之際分礦土行均以舟載陸師登岸殺賊洗脚下船比東南地勢如北自昔已然若以另枝由江流登岸築壘伺便進勦兵來之先賊必無備賊備之後兵又他徙兵退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後兵可候來不過一年賊已爾多力分疲於奔命此申公巫臣教吳之至計也又宋世領驥將張與世以軍入橫浦所討奇兵數千潛其上山因險而覓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遠進疑阻中流既變糧運自艱此亦制賊之奇也似可於一萬水師之中挑選將領兼習三四千步兵如舢板十六人以八人兼習步兵口糧須於水師本分應領外酌議加增以水師之半習步則登岸之後乃有虛難相依之情若以陸師改水或借船以渡陸師則情意不孚難期共事此計果行賊無不滅之理此又兵事之平奇而至當必乞選善者蓋行此則又不僅三路竟可變化不測頭頭是道作爲無數勝著也以上各條乞公議而酌行之軍事重大安危所係不敢以一人之見貿爲從事也

與李幼泉書

曾國藩

僕本力誠閣下不可分兵分將實軍現作守局即稍分亦尚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

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勦諸將一說畢環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事有與初議不符者陣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得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或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都將故一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陣下於軍事回懸尚凌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季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啓等必有獨得之秘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也

與袁小午編修書 乙卯十月

徐 灝

聞下爲國爲民允文允武昔希文之在陝州堯夫徇議諸將魏公之設幕府南軒冠絕實偉以今方古幾以加茲敵邑兩敵以來大小數十戰仰荷 國家威靈士民用命彈丸之地得以瓦全然六邑官瘠之區耳養勇謀數千人費銀日數百兩羅掘已盡供億維艱裁撤之則渴於危仍舊員則難爲此巧婦窮於炊餽之勢也肅思今日之務非實行保甲團練不可以裁募勇非裁募勇不可以避民困取前賢已定章程實心奉行之而勢有不可強同者請爲陣下陣之成少保之法曰選丁劉公察之法曰派丁選丁則鄉勇不聚入選或親爲無知或當場揀選器械無從稽察也派丁則老弱充數無從分別也今擬選派並行戶兩丁者選其一五丁者選其二七丁者選其三勤爲教習嚴定勸懲庶無偷差之弊矣虛忠宣以下諸人皆言築堡必擇三面陡絕之地築柵亦須臨涼六合東南潞大江西北多平衍陌相連茅檐錯處無險之可扼也今擬擇衝要來路挑挖深濠設吊橋以通出入築牛馬牆以備衝擊築堡似爲何矣築樓火器之費前人屢擾民曰官爲給費今官之費無所出也取之捐輸則又累民今擬擇樹以當樓鳴鑼以當鼓角備石子灰糞以補火藥之不及製竹槍狼

經以助機械之所需無費不鉅而易辦矣其餘因革損益令不出乎齊章效必期睹見在芻蕘之愚千不及一伏惟閣下趨庭講習必有新定章程可以補前賢之缺漏而屬下士之愚蒙者剖析而詳示焉則閣下所以光家學而報君恩者豈惟敵邑之福云云也

上各憲請武場添試火器刀矛箋已未守備會

徐 藩

竊以 國家鄉試武生院府縣試武童皆場用馬步射次場用弓刀石不更試以火槍雜技者挽強命中之材束之志正體直之事原於講武之中示不矜武之意法良意美何可更議顧察之近日情形似宜變難以濟急務也夫弓矢利屬金行而槍礮用兼火力為害烈而奏功亦殊前史述戰功言神臂每克敵弓連發；近日軍營 奏報凡我將士之殺賊及不幸死於賊者則槍礮十居其七刀矛 三至弓矢幾無聞焉黑龍江三姓吉林之兵皆調東勦旅黑龍江習弓矢吉林三姓習火槍今關東矣之在江南北者吉林三姓屢有功黑龍江則無聞焉蓋鐵騎勁弩馳騁注射利於曠野不利於險阻其斐然也我國省無處無山無山不噴數里之地向背已殊數步之中高下不及賊之乘我者每伏處巖谷突出相搏而我之拒賊者亦利於居高臨下鞏固難犯此則騎馬不能行彎弓不相及也愚以為利用火器較他省為更切也顧當此經費支絀之時添製火器增募諭手月費數萬金勢必不能竊謂因利乘便有益無損莫若就武場試士之法少變通焉其便有二三最為大人陳之福甯五屬除鄉試武生不計外武童幾及千人漳泉各屬倍之計通省不下萬餘人宜可以備爪牙一遇有事轉款募別項之人者彼之所能非今之所重也生童之分優於兵勇而兵勇之技切於生童故無事與考試之典禮事反成冗費之才今若於屬步射外試以火槍旁及刀矛中用者與選不中用者不與選則彼急功近名之心爰以督之子師以傳之第一二年後可得數萬精練火器之人彼武事本素業非強以不願也衣食本



自給非特於鑿鑿也。補買本可稽非外來紆綳可置充也有增置槍手之益而無其弊便一也且增置槍手必增製火槍無論需費不貲自來官置器械必不如私軍之精火槍或礮不通門或一二次即炸裂今彼特為考試之具則製造必極其堅好試畢必詳於收藏是增數萬管火槍而官無鑿製之勞無庫存之憂便一也前年粵匪來犯各屬以募甲保衛而聞有鼓風潰散者有易聚之人而無拒敵之技也今此與試生童無不有亦無甲不有第令地方官善為倡率擇其技精而行匪者授為隊長團長定期日以相演習稽勳情以為賞罰則人自相師家自為嚴并募甲之人亦相競勳以次裁撤兵勇節省糧餉便三也凡此三者皆因科舉便有益無損雖於科場條例有未符而當有事之時似可通融辦理

勸誠營官四條 上面說下面增弁員是願

曾國藩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

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劫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擄奪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一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為營官者先禁此一事更於淫搶擄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煙賭以激惰

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充足方能做憤不敗洋煙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早起不能守夜斷無不變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惰則皆暮氣也洋煙賭博之人渾渾渾淡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翻而不敗者客或有之久惰則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煙賭始

三日勤訓練以禦寇

即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三曰練技藝四曰練軍法點名偵探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嬉賭戒游惰慎語言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家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才能保身劍刺人槍礮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退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難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儉以服眾

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國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裁贖而後議之也營官好多用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甚麼餉銀也難免兵勇議論欲服軍心必先向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伏矣

營破地雷事

李元度

粵寇之陷全州也穴城窺火礮潛燃之聲若迅雷破地出城塌十數丈守陣者雜磚石擲空中賊隨以入號地雷及離嶺涉湘道都桂掠藥煤礮者數千人益咄咄立辦隨名城不可勝紀發而未破者惟長沙南昌一城耳若武昌贛州吉安杭州及義甯諸城主者明知賊用此技不能坐坐於死亡死數十萬人局庫堂劫數不可謂數咸豐八年七月余以平江軍三千分守玉山廣豐常山三縣賊自建甯出二杜關猝犯廣豐守者幾五百人聞警奔歸千人往援賊圍之三市我軍堅守不能下賊謂知援者率自玉山來王城虛可讓也十五日賊二萬掩至守卒僅七百城外民區橫比日七里市三里衝百貨所輸余親逆戰十里外斷賊浮梁以步隊驅我

軍騎賊趨上游跳水渡將薄城余急入拒守賊踞西門外市廛爲窟穴急火之燔三千餘戶賊撲火熄燬殘甃爲罅穴壁施穴隙平擊城上人我軍堅守兩晝夜賊忽罷攻疑銳聲雖作有老卒驚曰賊今穴地以鉞鏃掩動響聲耳昔破吉安義甯皆此術也乃襲責令壯士縋城破賊畢余立埤堦開督戰甬轍中左頰仆流血升餘幸斜擊得不死時十八日日既候也越日軍士來告地道已逼城計安出余驟刺巡城知縣袁君翼相顧失色余忽悟拒之之法急下令起小西門訖北門計城百丈最受敵每一丈挖洞一廣二三尺深五尺許橫出城根下勿傷其址土皆內墮城以外勿透風每隊穴洞一計洞五十限半日成違者斬采未喻其法也逾時工竟問且何爲余曰每洞選壯士持短兵晝夜誘伏其中飲食浚溺皆更代賊穿隧至勿驚衆以短兵可立斃衆如法行袁君猶疑畏余諭之告衆曰賊之爲地雷也必緊貼城根忌偏斜偏則不相值忌旁洩旁洩則力殺計鑿隧必橫長十餘丈我先伏隧以待賊是賊隧十丈而與吾遇者五其尙能還乎衆皆譁曰善十九日日晡賊穿隧迫將及城親卒來告戒勿聲塵刃以待俄斜穿及洞衆應起立殪一賊隧墜爲賊屍所覆不能出追乃擣以水隧道破越日賊渠登南門外塔山隔江蘆城中新土壘疊如蟻姪知衛敗又三日竄德興玉山圍解系上其法於鄂撫胡文忠公公稱善報曰子法信善矣然我軍亦用此制賊若武昌若吉安九江皆著成效今方搆安取法爲賊得則吾術亦敗矣其秘之余遂絕口不復道其後安慶及江甯卒用此法下巨懸懸焉在服公之遺識也嘗循閱兵家言古法鑿地道止用以攻城基或出奇兵掩敵無潛納火礮轟城者故備禦之法於古未聞竊度中王師平滑縣地雷法始大著粵寇竊其精餘所過多殘滅然卒以是自斃天道誠好還哉是役也余情急智生千慮中偶一得以所守至約故立談破賊而不勞今粵賊已盡殄反覆思之無以易此法也學之以告當事

預籌三友水師疏 咸豐十年五月

曾國藩

竊臣自開蘇州失守之信即以京倉無漕爲慮及奉 命署兩江總督海漕係職分中事日夜焦灼卒無良策  
會於本月初三日附片具 奏在案迄今又逾旬日不知江漕運撫 商於何人駐紮何地其方能設法辦漕  
以濟京倉否無從詢問查淮揚之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若改爲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之近  
年所入可多餉銀百萬以外如果政松久窮不能辦漕或於裏下河時米貯京或於鹽課中籌巨款資銀解京  
專供京倉買米之用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欲保下河之米場鹽之課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  
有岌岌不可保之勢昨准淮安撫臣耆到奏稿亦以保裏下河爲言湖北撫臣胡林翼七次寄函皆勸臣等辦  
水師以保護鹽場淮揚二郡自古稱爲澤國北有長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運鹽串場人字  
苦陷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灣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艘多購洋礮精銳將弁則不特可保下河之米  
場鹽之課亦且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敢北犯臨淮之陸軍師川陸不致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  
辦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爲護衛衛湖之南有臨城石臼南潯丹陽諸湖  
上則通於甯國之水陽江青弋江下則止於東壩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懸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  
中壘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制之則難是以五十年血戰不能得手而黃池灣淞成次失利皆  
以全無水師之咎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一支水師備布固城南潯等湖之中甯國  
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復此甯國水  
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逆匪堅忍義守各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從前武昌九江臨安等處之披實亦舟師之  
功居其少半倘聞紅單師船體質笨重非大江狂風不能起舵又不能接應陸戰不能巡哨汶河金陵所以久

而無功。水由水師一面始發，不得絲毫之助。今蘇州既失，四面皆水賊，若阻河爲一陸軍，幾無進師之路。城外  
幾無焚營之所，臣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事，亦宜於孝豐  
等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湖西可一甯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而陸師亦可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  
急宜籌辦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及甯州二支。如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  
一支。蓋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復，僅留下河之米場。鹽之鹽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棄矣。臣白燮燮三  
年奉旨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所管轄之地。鹽漕皆臣應辦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償。頃已專丁  
至欽差大臣袁甲三軍營，函詢淮安等處尙有木料，可以造船者否。其甯國安吉木當派人前往察看。木料  
之多寡，船工之難易，至礮位一宗，擬即派員齎報至廣東購買。洋礮五百尊，由大庾嶺過山，達江西而出湖口。  
又由英霍等縣過山，以達周始，而出長淮，計往返須五月。有奇程途雖遠，而限期必覆。撥運雖艱，而志在必行。  
是否有當，伏乞聖慈詳明指示。屢據探報，逆首陳玉成欲由徽州竄入江西。臣進駐徽境，與一軍聯絡  
防剿。埃隨趨成運，關及左宗棠新募之勇次第到齊，將皖甯布置稍定，立脚粗穩。或從赴淮安監辦水師，或  
奏派大員赴淮辦理。屆時再行奏明。請旨遵行。

通籌全局疏 同治元年二月

曾國鴻

竊臣於正月初二十二兩次奏報，亦已相陳梗概。惟以聖主信任之專，兩宮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  
章奏寥寥，屢於月餘，一至疏遲之罪，夫復何辭。臣忝列戎行，歷年以來，奏報甚稀。其所以逕遵自守者，蓋亦有  
故。一則不慚奏報傳之旨，邇近日質臻奏，處州克復，食甲三奏，葉味克復，皆因無稽之探報，以爲入告之實據。  
又或賊蹤未近，豫州震蕩，輒以十萬二十萬具奏，尤足以惑軍心而誤大計。臣處向不憑探報入奏，不欲以竊

傳之言播 朝廷之耳目也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賊之來其始常危隲萬狀能堅忍支持而後漸  
臻安穩如去歲黃文金之內犯攻陷七縣堅持三月臣僅倣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圍苦戰九次堅守彌  
月臣僅倣作兩次入奏不效以未定之狀始 朝廷之憂慮也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兵事成敗難以逆料咸  
豐八九年間江南屢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間浙江屢奏嘉興指日可克厥後皆不能踐言臣初督兩江之  
時奏稱由甯國進兵可邊蘇境厥後甯國失守至今不能踐言臣深以為恥至近日內臣章奏彙抄示臣處若  
或稱援浙之師可由嘉興直搗蘇州或稱揚州之師可由常熟進攻蘇州皆不遠兵餉兩窮之苦而預擬萬不  
可成之計臣不欲以預計之說入奏非特慮大言之難踐亦恐紛亂 朝廷之規畫也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  
心轉蹈遲延之咎前此 又宗顯皇帝御宇分任其責於封疆將帥臣猶得以碌碌隨請帥之後循愚拙之常  
態值 聖皇臨阼之初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 延訪更殷欽奉 諄諭自當變更前轍隨時飛章入  
告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緊具奏所有此次 諭旨垂詢之件及正月歷奉 寄諭垂詢諸事謹分  
條一一詳奏

一去年攻克無為運漕新開等處本可乘勝直搗巢縣梁山進圍金陵近日袁甲三一軍攻克天長六合江浦  
口尤有直薄金陵之勢方今東南靡爛臣等莫不思直搗老巢乘隙掃穴惟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  
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師老無功而後退何如先清後路脚根已穩而後進所有進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計  
之多隆阿一軍應俟攻克蘆州而後進 曾國基一軍應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後進袁甲三李世忠  
一軍應俟會克廬州守正六合而後進都興阿一軍應俟守定揚州浦口而後進彭玉麟楊載福之水軍應俟  
攻克褚溪口西梁山而後進欲拔本根先除枝葉仍須計算各路游擊之師數倍於金陵圍城之師庶幾無撤

同之虞擬即以區議商之袁甲三都與阿等是否有當恭候 訓示謹行

一 穎州圍城之賊聞係捻匪與苗黨勾結志在必得須都與壽州霍邱爲犄角之勢李續宜業經奏派或大吉蕭麗行兩軍赴穎救援一報於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繞道始計程四百七十里十途次無米可買恐到穎不能迅速求穎城堅守月餘勝保救之於北成大吉等援之於南必可立解重圍李續宜所部之兵留三支駐守湖北分防襄陽德安麻城等處以兩支赴援穎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練兵帶來安慶者亦無幾矣

一 蕪湖之道保廣信之糧路以守蕪州保徽州之後路以攻嚴州舍此二者別無良策且已兩次具奏在案自下左宗棠駐紮開化境內正月十七日在蘆岸獲一勝仗二十日在馬金嶺等處獲大捷一次即日進攻遂安等縣係從嚴衛之間下手惟徽州歙縣一縣羣賊又復煽聚我方闖入浙境賊乃剽犯江皖春夏間必戰爭不休湖州海甯久無信息鮑超團攻青陽未下不能遽及甯遠之境又豈能適通湖州之信昨奉 寄諭垂念趙景燾防赴福建疆道之任 朝廷愛才之心薄海臣民聞之生感無如音問難通徒深憂灼

一 江蘇軍務自奉賢南隴川沙失守後上海已岌岌可危至本月餘歸然幸存蓋髮逆畏忌西洋不敢驟樹大敵而目下情勢倉借助洋兵亦別無良策且於二十一日會經附片具奏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爲要區論用兵則爲絕路使無洋人相助難匪以長國裏我官兵若少而弱則轉瞬又成坐困之勢若多而強則不宜置此無用之地再四思維不得不所以保全之法擬仍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將來果派何軍協同防守之處應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 辦理

以上各條均係近日 諭旨下問之件有業經具奏者有未及詳詢者理台一并題舉仰慰 慈廑

結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十一目錄

兵政十 兵議下

公啟會協探

書袁端懿公年譜後

專責成 勦擒十難之二

辦民奸 勦擒十難之三

揭賊黨 勦擒十難之四

重間諜 勦擒十難之五

習長矛 勦擒十難之八

拒屬纒 勦擒十難之九

選營兵不宜分疏

統籌新疆暨各省用兵緩急情形疏

覆陳川省兵力不能會勦黔匪疏

籌議練軍事宜疏

再議練軍事宜疏

官軍出關分起次第行走疏

上沈相國書節錄

馮桂芬

孫衣言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沈葆楨

駱秉章

駱秉章

曾國藩

曾國藩

左宗棠

李有棠



具陳臺北情形以明是非疏

繼 旨督辦新疆軍務啟陳籌費情形疏 謹 奏

劉銘傳

左辰 奏

吳政十 兵部下

公啓曾協探

馮桂芬

天禍吳民陸沈一旦焚燒夷戮之慘遂接未建皮四年金阿朮之禍爲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阿朮自南而北五晝夜卽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踞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先帝聖明 於江南天下之羣舉而昇之執事是天未絕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謀碩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敢輒以浮詞輕瀆清聽近診錄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肅清前驅已達蕪湖閱者無不額手稱慶總首跋足於旌旗之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所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瘡痍之惻怛凡茲及傳膺受之新執事心知而欲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有備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蔽爲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相賊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瓊黃土橋馬安瀾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首熊國基約盟而暨臺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爲邪計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日檢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齊其始弋虜鷺爲鑿鑿爲開賭演花鼓戲之淵藪官不能捕軍與轉受雇防堵吳江陷其製沙鍋陶四者死難次襲致玉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規賊各船分往龜忽 爲賊忠賊畏

而招之許不蓄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竊持兩端而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實委心於我  
大軍一至必可爲驚刃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爲用而羈縻之彼亦明知賊之不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  
日必且中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日內閣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爲質春間李  
大舉來犯先期而漏師交臂而旋遁宮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爲倒戈之助遲之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  
復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慮者也請言其實者其數亦  
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鎮軍子材所統多強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輒大敗  
今揚邇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北路一  
面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日兵單餉乏之杭州兩郡爲賊所  
注意之地兩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歸然百城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西面一  
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而老仰給過餉久而賤比關嶺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敵又復不通湖州更逼賊  
氛四郭瓦礫幾無人煙若無援師終於潰散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日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  
爲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以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東路一  
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扼葑湖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馬雖多或爲近地  
游民選黨而不能前驅或爲大營潰勇竄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吳復生亦不能爲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偷安日  
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即歸黜選散槍船歸賊內閣  
無聞不礙其爲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既下賊且待待南徒自兩浙而皖南而西江繞出上游甚且  
蔓延江北以臨大軍之後而執事自西北趨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羅風沐雨正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

大而登狂磨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俯答等之及今三月之內可乘者未盡潰散處完者未盡決裂俱請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關道而來旬日之間蘇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郭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翼後悔必矣聞大軍以一軍圍蘇湖以一軍趨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巖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疾雷迅霆從大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師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圍鎮江兵南攻丹陽內次高資撤揚州兵截江要擊徽艇師沿江助戰爲北路之軍一面破寶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爲東路之軍一面趨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爲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游各敗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瑄道之景前誘嘉興焚燒幸賴伯超力拒之乃退奔松江而死明祖平吳廖永安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通常馮存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奉制之印出一轍傳所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捕之與晉捕之是也敵陣對說顧執事選擇至師行以糧食爲先執事拔營有日卽鳴札吳方伯預爲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既不貽誤非已歸陳大略嶺之 聖主其有棄贖所不能盡者觀樓如右特遺錢戶部鼎銘呈願以包胥秦庭之事願將執事兵衣之賦頭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書袁喻政公年譜後

張衣言

嗚呼自 宣宗皇帝之季至於咸豐庚申辛酉二十年間軍旅之禍可謂亟矣洪秀全教難廣西以妖神鬼鬼之教驅脅死黨數出桂管順流而下不半載破荆鄂據金陵南極關嶺北驚帝轡而首括雲張隆服樂行以進

北七入無顧挾郡星羅不測之徒執官劊劫贖亦掩於齊晉齊魯兩犯畿輔營賊之熾踰據江表建立名號  
盡有財賦之地幾成割據之勢疑非淮賊之所敢望然金陵窟穴用兵十年遂無喘類而苗張遺孽後七年乃  
滅而成功之遲遲殊耶則所以治之者有不同也昔者聖王之於民盡心焉爾矣爲之田里以哺之爲之庠序  
以教之爲之禮樂以養之其於吾民者惟恐掃其性而傷其生也而其不率我教則刑亦隨之故有五禮以章  
德則曰天秩有禮有五刑以討罪則亦曰天討有罪皆所以奉天行事而非吾之有所私也兵者刑之大也刑  
以禁奸邪兵以禦強暴所謂天之事也後世教民之法一切盡廢固不知所以爲禮又其甚者至於刑不足以  
示警兵不足以示威天至兵不足威則天之于我以權者幾無所施而天子奉天之事廢矣嗚呼其將何以振  
哉嘗專賊之變台吳楚數省之兵竭天下之財力以攻一賊其於三代之用兵不知何如而志在戡亂則猶先  
王用刑之章也至於淮賊之亂始有撫之一說而刑罰之權弛矣夫撫之爲說古人有用之者用之外國漢文  
帝之於匈奴宣帝之於呼韓都是也用之中國張奮祝良等之在交趾是也文帝之時漢之始興宣帝之時武  
帝兵威極盛之餘也張奮祝良之定交趾非頑民之好亂迫於州縣之虐而欲自救其生者也方興極盛之時  
徭區知我之兵力足以威之而有餘而民之逼迫於州縣則如嬰兒之見苦於婢僕號呼以求慈母此固可以  
一應定也使其爲天下之亂民方謂我法之不足畏而夷狄方有輕視中國之心乃欲苟且以出於撫之一說  
則其禍必不可救靖康建炎之際李綱宗澤趙鼎韓岳諸將相皆可以有爲而未之徵欽高宗爲女真所脅遂  
出於和明之流賊蓋亦極端而厲叛此其效亦可觀矣無他漢之不肯用兵者一愛憫隱之心也未徵欽高宗  
之讓和熙文編等之用撫良莠苟且之計也出於仁愛惻隱其用心可以用夷狄感異類而出於畏葸苟且則  
五尺之童矢之夫豈徒知此而已哉忠義之氣君父之仇與表亂之極而其結於中者不能泯也吾不能測

其所不能抵而以畏葸苟且之說倡之於上則於懷忠義以報君父者必百計以挫之民知其氣之無可伸也斯亦已矣一旦有事而有求於久受折挫之民則勢必無及更少磨以一成之旅而中興宗徵欲席累世之業撫萬里之坤社稷移於一朝此何故哉嗚呼豈不可危也哉夫粵賊之亂今日已無事矣使其當長陽樂勝王師屢挫之時我兵不動偽爲求撫當時必有隨其詘中者則粵禍至今未已可也苗沛霖之初起卽威兵以折之其誠於威豐三四年間亦決也治粵賊知其必出於贛而於沛霖冀其或可以應故其成功之不同遂至於此皖北之亂吾所目擊也張隆張樂行之徒當時將帥皆謂苟且可撫而賊不能隱忍以誤我旋撫旋叛幸而速滅沛霖以除移之竹介於官與賊之間者將十年當時之議且有以不能急誅沛霖爲公者及見公之奏章則知當時皖中兵食盡採於某帥之手公孤軍遮之方固有不得爲而其苦口以言於上及密謀於楚帥以誅之者固領沛霖之必叛也其後沛霖果叛果卽死蓋惟知賊之必出於叛則吾亦不能不真出於贛真出於贛而後天下亦遂無不滅之賊嗚呼兵者劑之大也天下事固有必出於贛者而謂可以畏葸苟且之見行之也哉

專責成 附論十國之二

葛士遠

論逆之起十有餘稔矣所蹂躪五六省矣請所以剿且撫之者非一日矣斬獲散遺積十數萬矣而賊數不加少且浸而盛焉將師不武臣不力耶責成不專也夫不能剿而撫縱受驅磨還復叛去撫之無成效已可概見卽所謂剿者不過限東亦東破豫亦豫賊秦楚亦秦楚往來逐北旣難得當卽得一當力疲氣怠僅僅自保已爲幸事假使捷斬賊數百於數十萬之賊豈不損其毫髮而我已疲於奔命其在賊則勢皆致我在我則勢皆致於賊安在其所謂剿也故曰今之辦賊非專責成不可然議者必曰賊蹤飄忽驟定忽東忽豫忽秦忽楚

將誰責成而不知賊之飄忽靡定其目前所竄之處卽爲定處加竄東卽爲東境之賊當責之東撫竄豫竄秦楚卽爲豫與秦楚各境之賊當責之豫撫秦楚撫其入也竄不能扼而盡殲之既追之出當防之使不得入再入焉卽不得窮其責東豫秦楚各守其疆使不得入而賊將何所容身議者又必曰中州地勢平曠無險可扼卽欲各防其界非增數十萬之兵不可增兵不能增餉秦何不知所謂專責成者一省則責之督撫督撫責之邊界各府州之若東之南境曹州等邑豫之東北境蘭考虞永等縣西南境南汝一屬西境靈鸞等處楚之德黃秦之華陰華州蘇之豐沛蕭縣徐邳皖之宿毫英六等屬皆其出沒之路責之各屬地方官使各守其境以無兵無餉爲慮則倣唐李抱真守澤潞之法籍戶抽丁給以器械調其租賦加以訓練一邑之租賦不足則調近邑之租賦以助之每邊邑約兵三千擇有膽略才識者爲之守令俾統其衆加以本省夙練之軍賊來則互相聯絡勿得浪戰但擊退勿使入境卽爲首功如有疎虞律以軍法。朝廷責成督撫督撫責成邊邑使賊無所容身而湘淮軍踵而遊擊賊可剋期掃跡而定而撫可徐議矣。

必絕其回竄之途而後可以嚴緘賊令堅守將帥力擊各專責成賊如釜魚阱獸矣

聯民圩助辦十條之三

葛士遠

南北用兵地勢互異南方地窄得動旅數千足以盜扼一路北方地曠難於扼截計須聯絡民圩協力剿守步步爲營既以收犄角之效得以結不逞之心東豫兩省圩寨錯立始則結寨以禦寇繼且據寨以抗官寨長既非病入膏肓中藥良不一往往賊至則獻糧納款兵至反閉關絕糧若任其漫無鈐束久必生變明季李際遇沈萬金之輩不可不慮意謂當於邊境賊所往來要路各寨預爲布置每大寨擇一將統兩營兵駐之小寨以一營兵駐之約束不得投稟辜疑寨中嚴爲清釐一寨男女總立一冊籍其強壯另造一冊五家爲伍伍長主之

二番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隊隊長主之連班互保編其無餘誅其黨惡擇有才藝勇略者爲之長隊定刑例  
酌立賞罰配給火器軍械無事則統兵者教之操演有事則留一半爲守技伍登陣以一半隨兩營兵爲觀視  
賊舉動相機出剿明舉無疑鄰舉援應邑中兵亦出而繼之或擊其中賊聽其前後或衝突其左右如當山麓  
首尾相應如隔焉入陣是無杖布繩處爲首賊決不敢深入退亦無所掠於野又絕獻糧納款之弊乃以大軍  
隨而扼之其勢自困矣

兵擾民則民與兵誓兵衛民則民更樂爲將用其要在駕馭有道耳

擒賊黨略十端之四

萬士通

賊數雖多局合蟻聚不相統屬急則相合緩則相離豈能同心協力莫若廣爲招徠以擒之秦觀云盜賊不是  
深慮所慮者其中有豪傑耳當做賊國七科虞諷三利之法即召募東院豫之人不論殺人劫盜苟有藝能皆  
得應募能十人者卽爲十人之長能百人者卽爲百人之長應之以不測之威予之以非常之賞激以忠義結  
以至誠彼盜中自負其能或與賊有讎不自安者自必聞風而來得其一二傑聽肯効死力專令誘其黨  
與或命爲內應或令爲嚮道剿辦乃有把握矣昔岳忠武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竊以爲難後得賊  
黨黃佐令誘其心腹遂入日克之用是道也今賊之長技在屬而我之所長在步理必捨所長有所短不特  
南北性殊不能細習而彌年累月賊勢發疑乎將不可復制況能有待耶自來聚夷之策莫妙於以夷攻夷而  
剿賊亦莫善於以賊攻賊捕者以鷹鷂搏兔以狡犬噬指使者人而不盡恃天人力者物各以其類相創也假  
令雀能飛鷺善走必強人以智雀之飛習兔之走而后捕得之吾見雀鷺不能得人且先斃矣

以賊攻賊如以毒藥攻毒瘡取效最速



兵法云凡兵者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兵出於正勝敗若乎兵出於奇十有七勝兵出於正戰無不勝又曰無道  
填填之旗無擊堂堂之陣蓋兵者詭道戰者危事是籌計出萬全豈容輕於嘗試夫奕小滿也其攻取劫奪  
必避賢擊虛擊東擊西乃能勝偶敵小技也其臨陣必暗設坑阱埋伏器器乃能有獲自來用兵者不  
下數十百家未有不出奇制勝即遇小敵亦務以計取之非不敢出於正也出之以正即使能勝亦必互有損  
失故知者不樂為此漢高祖曰吾嘗鬥智不願鬥力其意深矣況處困遠之地欲與數十萬善走之賊搏而  
用奇安能取勝哉夫出奇非必在山水之險也平原曠野豈非險阻到處皆可埋伏賊夜中住宿必疎村舍  
可乘便掩襲火器爲我軍所長然亦必出之以奇其見猛烈用兵無定法總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爲主而今  
莫敢出此者豈恐怯懦無能不用間諜之故古者軍中召募有能日趨數百里烽火絕倫出入城郭無差  
雙言結伶制機巧者皆重賞厚收或有以用之也今誠能招致若輩散佈賊中俾其隨賊之動靜凡賊之多寡  
分合出入路徑及夜中賊首住宿之所時時偵報雖未見賊而賊之形勢洞悉胸中自能隨時計慮事不致  
倉皇昔廣武君見韓信欲下井陘請以奇兵襲其輜重成安君不聽信使人刺曉知其不用乃敢遂下夫廣武  
君之謀必甚密非成安君左右不得知信信兵未入境已有入伺敵之左右宜其用兵天下勇敵也宋劉鄩守  
順昌夜遣百人口吹竹籥直入金營絕電所燭兒辨變者盡之金兵大亂是亦必探明其營中門戶及出入路  
徑故敵以百人掩擊數萬營之入山嶽見岩石險巖避道暗囑離勇亦必色顧心博有山中人爲之引道口  
講指畫雷夫坦然行之無疑矣知與不知也至用之之法則孫子用開一縷縵之表與在陷之以破格之實  
之以至誠之心而已

用間爲用兵之要古人多感奇功

習長矛 動槍十圖之本

萬士遠

兵法云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曲道相伏險詭相薄則利刀楯敵乘端端直逼陣前倉卒難支則利巨斧平曠相距遠在百步數十步則利槍礮至若十步之內刀楯不能及而槍礮將又不及旄我進則退賊退則逼我勝負之分全在此刻則莫利長矛長矛之用比他器爲難非精習不可意謂練之之法當如智射立一木表高與人等分爲四都上部爲面次爲胸次爲臍次爲足令足上裹鉛持槍去表一千步而立命之刺某都則飛步刺之不得略滑刺無不中矣則稍遠其表至五十步爲度如是則一練其眼光二練其手法三練其脚步躍立實距五百一考數月之後技可略就臨陣自能擊刺如飛比他器尤爲得力

近之練矛專習刺擊空勢此立表分部之法較有實際

拒馬繩 動槍十圖之九

萬士遠

地曠無險賊騎衝突不設藩籬陣脚易動用偏車恐其轉掉不靈用拒馬木又恐取攜重笨對的變通以繩結網橫長一丈寬則半之四寸之自中貫緯其緯稍粗繩量其中網之兩邊繫乎中央用棊九根釘著於地棊頭著刺鐵三其棊梢稍尖俾易入土兩邊棊長五尺爲度中棊略短三分之一使網下凹如撈魚然每網一具刀斧四人伏於網邊以斫馬足每一隊兵攜帶兩具卒遇賊來分層布地相繼進退隨地方圍麥秋森嚴亦可埋伏賊器何名曰拒馬繩

與鐵表豈可相輔而行

選營兵不宜分疎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沈葆楨

竊臣准提督鮑超者奉 上諭准假兩月假滿後出關剿敵以所募分勇增兵協餉各事宜請 臣切實代奏等因伏惟行兵莫先乎善敵用人必盡其所長臣查回部自唐迄今千有餘年雄視西域種類流入中土與華民雜居雖數百年不改其俗其天性之悍讎生聚之蕃行心志之齊一遇非他部之比關外平沙曠漠敵騎驟風馳以十數營步卒當之勇者無所施其銳謀者無所傳其巧雖勤必折其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馬隊車營相輔而行始克有濟此用東之地也汪海洋李世賢鬼蜮伎倆變態萬端其羽翼尚十餘萬皆百戰之餘懷必死之志尚粵土匪從而附之關地山重水複千溪萬壑此擊彼竄防不勝防稍涉大意便隨衝中其必戮賊士意士驕將心呼嗷相逼首尾相顧始克有濟此用奇之地也鮑超之治軍也算定後戰度不中不發雖倉猝遇敵必深溝固壘偵探四出務得賊情躬率諸將親禦戰地凡敵營之前後左右山川向背徑途軒折瞭然於心歸詢諸將之願戰者飭取軍令狀乃於臨事盡地爲感疊令諸將各以所派進兵路徑次第按行使人人如處在目中次日乃決戰號令一出悄然無聲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奮正分合使萬衆如一身稍有卻者雖續將立按軍法身臨前敵將士能否一一周知故措置營哨各官必稱其職以爲室家近則有所戀欲人人有致死之心故不甚用土人衆故多則有所恃欲人人有畏罪之心故不甚用鄉人其戰必克楚軍見而信之其罰必行楚軍習而安之故樂用楚人此鮑超一軍之實在情形也前者鮑超到省 臣與往返熟商竊以西陲如此其急宜統全部西行再於川省添調額兵甘省多購良馬方可獨當一面謀出萬全誠以此軍繫天下之盛衰不容更少有蹉跌者也迨接關中軍報林文察軍破漳州劉典先勝後挫退守連城關事大棘江防亦警東南之禍仍未有艾竊以露軍遠征何如近剿但將康特請逆殲盡先奸 朝廷前顧之憂乃以天下全力肅清西陲剿撫兼施自然就範然欲近剿康特亦須遷盡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非酌抽十數營所能竣事且

恐新舊交接之際將領兩不相下彼此去就之際士卒互有違心人數驟分軍容頓改也詢鮑超來咨之意第以恭須兼顧姑作調停實則出關必得一萬人方能收有一握且愚以為與其數顯而兩無足恃何如專顧而必有所成現鮑超以定步未安幸蒙 實似無論出關入關均必先回籍台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疆緊要敕鮑超假滿後仍即兼程由江入閩其全部先由宋國永委委慶會統赴汀以慰長黎鄂省軍情稍緩價格林沁忠勇謀略卓越藝倫獨外情形尤廣請悉如可出關督辦必奏膚功由豫赴甘取途較捷閩省肅清後儘楚豫檢匪向熾鮑超亦可就暫移師加以回籍所繫匪輕非鮑超迅即出關不可應請 敕鮑超全統所部前往俾得盡其所長並懇 諭如所請 勅下各省寬籌餉項源源接濟專委任以責成功且前以江省軍餉萬分難支裁撤精捷繼果仁右鼓舞等營兵力立形單薄應撥後必須另募勁旅以固邊防其靈營入江以來欠餉約三十萬尚須分月清理俾資行費總之早奏一路循平之績即早釋一分 宵旰之勞

統籌新羅暨各省用兵緩急情形疏

駱秉章

竊臣於同治四年正月十九日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鮑超請假回籍辦理營務降 旨賞假兩個月 諭旨假滿後即行由川起程出關督辦回匪其該部兵勇及得力將弁准其酌量帶不飽著挑募川勇帶赴關外該隊沈葆楨交發准鮑超咨稱擬帶所部八千三百名另調川兵四千募川省步勇數千酌添川隊統計新舊各營月需餉十餘萬兩請飭各省酌撥協餉等語新羅各城變亂甚猖獗非有內地大支勁兵出關難資剿辦鮑超勇略過人聲威素著必能立功邊境迅捕逆氛該邊督以塞外用兵必須厚俸擬帶萬餘人前往方能制勝自係實在情形惟籌兵必先籌餉庶幾士飽馬騰所向克捷新羅邊境沙漠餉項所出從前用兵均由各省轉運接濟此次鮑超所帶兵勇月餉計需十餘萬須

台各省之方協濟俾免缺乏著官文會同海都興阿駱秉章毛鴻賓李鴻章吳昌壽俾世臨劉岑閣欽銘沈桂芬郭嵩燾恩麟體察情形每月可以協撥若干均各酌定數目奏明辦理即按月叩數撥解不得宕延此係緊要兵精案繁事該督等總須顧全大局寬爲籌備毋許稍分畛域藉口推諉也特此由五百里諭知官文會同盛都興阿駱秉章毛鴻賓李鴻章吳昌壽俾世臨劉岑閣欽銘沈桂芬郭嵩燾並傳諭鮑超恩請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沈葆楨甘肅福建軍情均極喫緊需兵不宜分道將鮑超恩者抄錄呈覽一摺所稱關外平沙廣漠利在用家開地山重水複利在用奇西陲軍務緊需鮑超恩統全部西行方可獨當一面軍閫事大隸江防亦勞若欲肅清康符各逆亦須靈悉全部兵力方能招廓廓清等語尙屬實在情形惟新疆自庫爾喀喇烏蘇失陷伊犁被圍情形萬分岌及都興阿穆圖善雷正綰華分期甯夏固原之賊正在得手未能遽爾分兵非另撥大支勁旅迅速西行則出關剿賊之說幾成虛語況閩省餘氛已由左宗棠三路接勦鮑超恩又分兵萬餘人交龔雲慶等統帶會勦關賊兵力不爲不厚自可無須再留鮑超全部致增朝廷西顧之憂著會統籌沈葆楨傳知該提督於假期一滿即日率領所部未到永等各軍山川起程入甘肅節掃盪早日出關相機進剿龔雲慶等軍俟關賊殄滅後仍將鮑超軍營聽候調遣鮑超請撥川省餉兵四千名並由川中招募步勇數千名之處著龔雲慶即日妥籌辦理毋稍遲誤致誤師行沙漠地方平原曠野非駐軍營相輔而行不克有濟區何添設馬隊及入甘隴屬之處著鮑超咨商會同籌辦酌量情形實力籌辦鮑超一軍每月需餉十餘萬兩本日已咨諭官文等各就該省情形酌定協濟數目以源撥解等因欽此伏維新疆迭回倡亂自庫爾喀喇烏蘇失陷伊犁被圍勢甚岌及自宜擇將出師大張聲伐惟查關外用兵與內地迥異平沙廣漠利在馳驅道光年間克復新疆四城擒獲首逆張格爾之役著績以吉林索倫馬隊爲最次則招集伊犁等處遺犯用作

頭敵立功贖罪此輩強悍之徒久成邊庭風土習慣且有生還之望是以臨敵思奮委捷尤速其各省所調在兵疲於遠道不過藉壯聲威長以南方地境既不能耐西域嚴寒且騎馬馳驅非其所長奔走絕漠動輒千里雖有健者尚未臨敵而已疲憊況川楚產米之區人非穀食不飽師外偶有雜糧人衆尚且艱難經過沙磧之中往往以牛糞馬肉藉充饋餉風土異宜飲食異俗用違其地不能盡其所長此川楚兵勇遠征西域甚非所宜也內地用兵祇須籌給餉項兵勇有資隨處可以買食卽或偶有乏糧之區裹帶轉輸尚易籌辦關外則人稀土曠戈壁水草不生尋常行旅往來尚須預備糧糧道光年間新疆南路之役於關州肅州暨口外節節設立糧臺派員轉運並由內地多購駝隻以備沿途駝運麥麩源源供送大營尚開偶因途中稍有耽延軍中卽不免枵腹以待雖時甘省無事麥麩既易采辦關外哈密烏魯木齊亦皆安靜尚可轉輸今則新疆各城屢報失陷搶掠已空而甘肅賊氛逼地半遭蹂躪蓋藏既罄播種失時雖河西甘涼肅三郡尚稱完善而欽日供數萬軍之糗糧轉輸不絕誠恐繼繼且關外自哈密而前中途不能復回一旦糧運不繼非同內地尚可擇近就食門懸絕漢進退維艱雖有勁旅不戰自困此用兵西域運糧更難於籌餉也且飽超所部萬餘人每月各省籌解餉銀十餘萬兩若在內地副取支用既出關外所費不貲無論各省現值籌防籌勦款項皆非充裕卽使勉力湊解遠途滯塞無定難期隨時接濟而飽超行營每月縱有十餘萬兩所有糗糧行裝皆須於關內預爲購備沿途轉運所費甚鉅出關後卽無處可以采辦師無宿飽何以言戰欲再增餉力更不及此關外用兵非餉項充足不可也至於前調川兵四千名飽超前赴新疆現在川北上自龍安下至城太皆雜糧防川東則西秀彭涪綦南江合皆與黔境昆連羣寇如毛竄擾無虛日建昌則西防會理鹽源東剿越爾夷匪時勞征繕松潘則各營新復番務未平峨嵋夷匪時萌蠢動省標尤以根本爲重前抽調餉兵一千五百名交張繼統

帶赴甘已屬勉為湊集此川兵所以再難抽調也竊更通籌大局以用兵緩急次第而論僞侍逆康逆等以殘  
敗之餘遁入關嶺兜圍復熾若不大大合兵力及早撲滅則浙江江西廣東皆虞慮越籌兵籌餉東南民困仍未  
能蘇餉趨少難字營辦此股前在江西既已屢挫逆鋒賊中間風喪膽似不宜遽行抽調正可藉此以增餘  
逆且髮珍大股股後鄂豫之間往來飄忽附近各省均須戒嚴亟宜添調勁旅面面兜圍除此腹地之患至若  
滇南叛服靡常貴州全省糜爛川省介居其間沿邊在在設防日久師疲百密倘有一疎黔境羣盜數十萬迫  
於飢驅日謀來川掠食設被關入邊界蜀中固不堪設想是川中先將甘境階州岷遠窮除少紓北顧之刀即  
宜抽調各營由東南分道越勦先將黔界肅清並將西南會理一帶密佈嚴防方可進規滇南而無回顧之憂  
至於新編各城淪陷固宜早為收復竊維廣漢之外非內地之寇可比即或稍稽大討所肆掠者儘止回蹕  
不至裹脅愈聚蔓延愈廣日久寇心自懈且分踞各城勢已渙散此時西路祇須嚴扼藉絡關斷其勾結之路  
回部絕不敢輕窺內地至於北路本有蒙古為之屏藩期廷加意撫綏沿邊藉資保障逆回曷敢侵犯一俟  
甘肅各路回匪盡平之後即於現在所調各省兵勇內選其精悍加以重餉預備機緘統帥出關節節掃蕩其  
兵勇在甘從征日久於西陲風土漸加習慣自能得力兼之爾時內地餘逆概就剷除聲威遠播外城震響而  
各省元氣漸復籌餉較易轉輸不竭土馬飽騰鼓行而前以擊其解懸回衆曷能抗拒 天戈所指不異拉  
朽摧枯新疆立見底定矣此內惡既平然後從事西域方可操其勝算也

覆陳川省兵力不能會動附議疏

特奏章

顯臣等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八月初八日奉 上諭李瀚章奏彙報接  
哈勝仗屯添勇籌防情形請飭川省會勦一摺江外教匪上抵邊義殺楊桐梓正安下抵瀘瀘龍泉思南安化

黎川賊巢甚多俱將竹園股匪處處皆可接應該處與川省昆迤必須川東合力會剿方可斷絕內江接應著  
崇實駱秉章即飭分防邊之師由秀山酉陽一帶建鎮而下將外江各匪實力掃蕩與李元度聲勢聯絡以期  
迅殄逆氛毋稍延誤因欽此伏查雲南撫臣劉嶽昭自上年由川督兵入黔攻克正安綏陽關剿撫遵義四郡  
各寨賊威既振爲江南聲援臣股賊股已落網值嶽昭 簡任雲南巡撫 等體察雲南情形自督臣勞  
崇光入省之後駕馭得宜飭岑毓英劉嶽昭一帶股匪屢獲勝仗迤東道路現已安靖並籌撥餉項責成  
屬如龍專剿逆西并逆且勞崇光入省數月以來並未著催劉嶽昭赴滇 且等擄度滇省局勢劉嶽昭督率楚  
勇遠赴滇省不惟無如龍等復生疑慮且滇練楚勇日增懸殊不免觀望推諉勞崇光時形掣肘而劉嶽昭在  
遵義一帶正可與湖南接黔之師上下夾擊使賊首尾莫覓黔境可望肅清是以貴州撫臣張亮基奏留劉嶽  
昭與勦辦黔匪 等亦具摺陳請暫留劉嶽昭與湖南接黔之師會勦先定黔疆然後整旅入滇誠以貴州機  
不可失乘此掃蕩羣寇則兵威遠播黔匪未入滇而滇省懾於先聲不敢遽萌巨寇勞崇光亦可因勢利  
導使之就其驅策是暫留劉嶽昭在於滇事於礙而黔省大有起色嗣劉嶽昭奉 旨由黔西大定畢節一  
帶節節掃蕩迅河赴滇 且等因應劉嶽昭所部果後各營披發之後邊郡人心未定頓形空虛何逆大股及附  
近各匪復萌窺伺則新撫各寨又將淪陷於賊是以札飭道員憲副抽調安吉忠字三營前往遵義扼紮兵力  
已形單薄實苦於無兵可增不能分投應應現在川省惟湘果九營暨武字十二營爲大枝動旅湘果一軍分  
防敘南現值岑毓英攻勦滇邊各匪川省邊陲正形喫緊既難抽動而武字各營又因甯東回氛肆竄督轅頗  
屬其中間雜滑勇行經川省者居多川北時時匪賊因敘水時有滇黔苗教各匪分番迭擾武字各營分扼  
川北之廣元川南之大城暨連三處以備往來馳剿此外防兵無多東南一帶已覺不敷分布現在劉嶽昭既



由仁懷黔西轉戰而前則川省之敘永合江江津等處萬難疏防而湖南之師復由下游進攻則川省之秀山酉陽南川綦江等處又形喫重上下二千餘里處處皆與黔界毗連節節皆可伺隙奔竄且黔省糜爛殆遍羣寇無不垂涎川綦兼以劉嶽昭之軍披赴雲南湖南援黔之師步步進逼賊勢全注於川省現在仁懷縣城復失黔西仁懷各股賊匪石逆及張儀元帥鄭德元帥等各料衆數干涉淺渡河屢撲敘永邊隘雖經兵團屢次悉力擊退旋去旋來防不勝防並據襄陽衆散何逆勢又猖獗瀘遠郡道有股匪竄近正安漸逼川界兩梓油羅口之賊又復勾結建擾血江津南川酉陽尚乏兵力防堵時慮賊鋒突犯策應不及不免蹂躪腹地若再遷移防兵越境深入兵少既不能制敵倘有徑失轉致引竄入境若蜀秦各營專謀荆竹圍一路則川省邊隘處處空虛我由此進賊由彼入未及直搗賊巢先以自襄險要竊以川省連年以來時有轉氣肆擾面面撐住籌餉徵兵實已筋疲力盡貴州尤屬驚瀾川黔黔寇一日未殄川省一日不能安枕但使力有可圖機有可乘臣等何憚而不爲無如遵義既恃川軍鎮壓若再由西秀出疆會剿實無兵力可分臣等固不敢稍分畛域亦不敢自撤藩籬況查湖南援黔之師已有二萬餘名現既屢獲勝仗並添勇籌防軍聲不爲不壯川省防兵實屬無可抽撥臣等用敢據實稟陳仰 聖等更有請者黔省賊氛逼地民不聊生較之雲南浙省及遼東一帶民尙安樂商賈流通者情形迥不相同例應西杜越樣守一隅伏而未動督臣勞崇光已派馬如龍馳辦不至如黔省之四面皆形危急劉嶽昭由仁懷黔西大定畢節赴滇必須節節疏通方能前進現尙未出黔境可否請旨飭令劉嶽昭先約會湖南之師上下夾擊必不黔寇再行赴滇實於三省大局皆有裨益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仰懇 聖明俯察施行 臣等現飭川東沿邊防軍扼要截擊以遏黔匪竄川之路使賊無緣奔軼湖南接黔之軍得以專力攻剿庶可次第掃蕩所有奉 旨派兵會剿黔匪現在川省兵力實難分撥緣由謹合

籌議練軍事宜疏

會國藩

會國藩

竊臣去年十月初六日在江南接奉 寄諭直隸營務久經停軌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兵部議定選練六軍以根本重地當爲自強之謀迨拾匪北竄直隸官兵打仗仍不得力雖云訓練未精然國家庫廩鉅萬帑金豈此無用之兵實堪痛恨此時賊匪既平亟應將前定練軍章程從新整頓會國藩等酌戎事應如何因時變通之處著於到任後詳慎妥籌悉心經理務期化弱爲強一洗從前積弊以衛畿輿儘因直隸甫就教平毗連東豫一帶屬督撫勇隊以資彈壓一併由該督撫酌奏明辦理會國藩未到以前官文務飭各員弁照常訓練不得稍有懈弛神機營原習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迨臣隨正兩月展觀 天顏仰蒙 聖訓周詳亦以直隸練軍爲要務臣於二月抵任檢閱六軍案卷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當此全境教平若留大枝勇隊駐於近畿窮年累月窮無可剿防無可防不特於居民難於和洽卽於事勢亦同贅疣是以諸臣之議多主練兵而不主養勇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僅有良法美意爲此開練軍所當參用者臣請略言數端一曰文法宜簡勇丁帕首短衣橫腰佩帶但漢實際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此外別無文告管轄只論差事不甚計較官階而挖濠築壘日而告成派米撥柴崇利而集事兵則編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卽有一種在官人役氣象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營務公用民夫油滑偷惰徵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條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瞭然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造冊統領或欲招軍馬器糧餉械調步將弁防剿進止大師有長必應從不掣肘近年江楚大將爲統領時卽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行

由事出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總督兼轄前往下屬長分其任上有  
統轄提共全統領無進退人才綜管兩項之權一旦臨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  
層鈐制雖良將不曉前驅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日情意宜洽勇  
營之無營官由統領挑選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聯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勇營雖出自公款  
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意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忠館相字臨陣自能忠難和顧今練軍之兵雖其木營木  
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揀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僕拔健卒之柄  
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所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兵皆有冒  
名頂替之弊防不及防蓋兵丁之常態口分不足以自給每兼以小習營生手藝營生藉神事畜之資此各省  
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餉餉一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木營支  
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正身仍留木處特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與受僱者  
名之人一遇有事調取遠征受僱者又不肯行則又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  
過半尙安望其得力耶臣兩月以來博采衆論參以愚見就目前練軍之規模即使力加整頓亦難遽化弱爲  
強將欲倚爲干城備禦強寇殊無把握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令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即  
將本營額缺裁去練軍增一兵底營酌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卽由練營募補庶  
營不得干預募所練者皆爲工身或可少變積習此外尙有須酌改者如馬隊不應增至一十五人應仍爲什  
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未擬定一簡明章程更整練軍練足萬人以副 朝廷殷勤訓練之意  
乃近者節逾夏至九旱如故二麥雖已歉收秋禾多未播種深恐歲饑民困藩厘入款太減不能不長慮卻顧

虧銀與辦查直隸司庫本庸入不敷出同治六七兩年收數尤少而欠發各款除東協各餉及文職應領之款共欠一百五十餘萬外專就本省武營官之欠發綠營及駐防俸薪養廉三十二萬餘兩欠發兵餉二百七十餘萬兩欠發米折及公費銀十三萬餘兩近來武營俸餉本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折之後又欠發三百餘萬是以各將士紛紛訴苦衣食無資辦公無費卽令六軍選練極精而各底營存餘之兵已廢雖不可救藥矣通盤籌算本省可撥之銀斷不能撥濟練軍之餉若於現存四千人之外增練六千或八千仍須由部另撥的餉一萬兩按月解直乃可應手久辦徐圖功效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略爲料理未可聽其困窮墮壞臣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卽以所節之餉項彙發歷年之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旌幟之屬庶足壯觀而作士氣數年之後或將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實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卽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可漸有起色而觀補練兵之議亦不至廢作廢擬事向兒戲至贖出裁兵所省之餉補練軍練所增之餉多寡尙難預定要亦少有裨益耳

### 再議練軍事宜疏

曾國藩

竊臣接准部咨會奏直隸練軍事宜一摺令臣迅卽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等因咨行到臣臣竊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致勝之方異日沮之而反敗惟知阿述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卽就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亦成爲粵匪所破既而高其壘深其濠先圖自固之道旋卽用此以制敵厥後進勇諸軍繼起亦皆以高壘深濠爲自立之本善營者卽稱勦放直至移師北來改剿拾匪每日計行路之遠近分各營之優劣會

無委壘挖濠之暇而營壘之成堅或否於勝敗全不相涉即詢及陝甘剿回貴州平苗亦不以委壘挖濠爲先務至天津捍禦外洋雖堅壁亦不足恃卽此一端已知陳述之不可狃兵勢之變化無常矣然安營支帳埋鍋造飯一則不擾閭閻一則自固壘壘斯乃古來之常法并非勇營之新章終未可棄而不講也且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裝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設寨躬親奉養以習勞勩不坐差車以慣行走至運米搬柴則勇丁不過偶爾爲之如今年近事老湘營之勇由綏德州運米至花廳池鎗軍之勇由濟甯州運米至張秋是也論平日之常例則採薪等事每勇百人照章有長夫三十六名兵丁百人舊例亦有夫役三十名并有報銀四十名者臣意營軍旣拔營行動卽須添募長夫百兵給三千名雖所費較鉅似亦不可吝之項有長夫任備設負重之事則兵丁可不任搬運之勞旣以稍示體恤又以見營壘挖濠等事必須躬親寬於此者正欲其嚴於彼至部臣所議兵丁宜穿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儘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宜帕首臣衣以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謂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之事權不一則臨陣之指揮不靈臣在南中嘗見有藩某衙門募勇多營平日之統領拔跌騎獎等事皆由衙門主政至臨陣之際則另派武員統領率之打仗致指揮不克如意卽巡撫及大師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量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之死力而江楚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委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卽係平日發餉挑款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是以前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會逢其適幸遇塔齊布得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臣部或隸他部皆假重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驟施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拘爲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統領臣管

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選中材則隨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耳部臣復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爲強不必借才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亡之以土著爲主以保狀亦憑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而客勇亦無庸補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直至提鎮皆准服官各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待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問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營之額將練本營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而已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營額將爲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於因受無振作之氣用南人以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於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基本營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察其慷慨擇人而換之債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校場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二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博振邦老於戎行交詳勤慎一於正定議費練千人該總兵譚勝遠勇於素著志氣方新一處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平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與中軍冷原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察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習而擬目前添練之揣計也部臣又令等定簡明章程再行按月給餉并查明直隸未經遣撤之勇飭令回籍妥爲安插一查直隸勇丁上年經著督臣官文奏留十二營今年撤去余承恩三營其後夏麥秋禾疊遭亢旱常有匪徒竊發因當散勇無所歸聚而滋事是以遷延未及續撤俟秋末安靖再當遣撤數營卽以裁勇之銀添作練軍之費并准勇營單乃臣所奏爲拱衛京畿之師其大隊紮於張秋分設營駐紮保定擬營駐紮臨清目下不擬裁撤另行附片覆奏練軍規模臣擬仍以四軍爲斷一軍駐京以北二軍駐京以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酌添至四千五百人其餘常行章程已詳具於部臣及前督臣劉長佑所議條款中臣昨或續詢底餉一併支領馬隊不調步隊之中一

初以十人為率亦經部議允准此外如頂名目替是前此之積弊未知將來能否革除費用南將是前此所  
已行未知此後能否漸洽此次所議添募長夫每月披營亦未知有無窒礙斯三者一有未妥則全局皆須變  
更區不敢遽定章程恐不久仍須更換也可否請 旨一面及各衙門覈議區一面先行試辦其餉需暫用江  
南協款核定議後再出戶部撥發依試行果有藉端然後刊頒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

官軍出關分起次第行走疏附治十二年十二月

左宗棠

竊謂州克復大軍應即乘勝出關遠圍掃蕩人皆知之而能言之微區始亦謂巧理不知迅速及嚴察軍情  
詳審局勢竊有不敢輕議者請為我 皇上敬陳之一在籌出關之兵宜審也通計攻諸各軍全賴宋慶徐占  
彪及 區節次調派馬步各起共六十餘營可謂多矣然攻堅既久損折尚多受傷成敗若本不下數千之眾皆  
所稱精銳之選也徐占彪所部兩軍馬步十三營前後陣亡將士五百餘員名帶傷者一千四百有奇宋慶一  
軍亡傷之數近千名而染病物故者亦數百計令順所部軍向胡世英之軍脫十營本非佳選又由智夏披赴  
涼州時逃亡不少雖幸金順隨時補輯得以成軍每戰身先作 勇氣然陣亡者數百名受傷殘廢者亦數百  
計此區在肅時所深悉者肅城克復後區與諸軍熟商非從新整理難收實效金順宋慶徐占彪均以為然比  
防隨帶之總兵戴洪唐余起立提督金應元副將歐陽吉等帶頭品頂戴四名提督以上統統領併成五營  
益以原隊三營駐守肅城徐占彪城後復成堆積防肅州前哨兵宜詳移統帶後部馬步均營及馬步小  
隊駐肅城重修邊城以嚴鎖鑰並撥馬步小隊分駐關外以通玉門之氣其玉門一帶邊防亦應委副將總兵  
銜副將陳南波署理安西副將蔣委副將營提督吳次漢署理康輝沙州營提督副將營副將副將田管理  
各令挑汰存心屏弱兵丁而募山內散戶補之各足一營五百名實數照內地勇章程以月的責其防守本

境兼設運道緝捕勇直由觀成結軍回請即撥換占領地步營分別回籍挑留精壯併成馬步六營於關城外擇水草便利處紮營或日操練亦便其養傷壽愈耳時因出關期近諸軍整理需時奏調張曜為武軍由鎮番涼州赴肅而嵩武軍到肅後軍食日增甘涼訂買糶之糧不敷接濟各軍之用不得已而請卡慶回涼州整理兼以就食未暇又以嵩部在徐者多疎補易於壞而金順出關在即擬以所部現存精壯聽金順挑補額數俾期捷便一取其刀額大局深知危急亟亟懷旋直撥副將馮桂增馬隊一營布洛那螺絲後騰開花大墩一尊防總兵部增帶額駙手隨金順出關以從其欲計此時整理就緒暨一軍馬步十四營隊伍盜諸士飽馬騰堪擗勁旅以並益以新製連架勇山墩十尊布洛斯一號螺絲及瞻墩一尊七響後敵帥十桿其涼州副都統額爾德額馬隊除自挑涼州滿營百騎外移營交吉於一百騎黑龍江一百騎臣慮其單紡總兵德錫濟帶所部馬隊一營一連約四百騎歸其統帶計金張額三軍出關馬步共一萬數千幸皆青馬可用數月而後仍可調撥勁軍陸續繼進如此士氣當新而不竭糧運常裕而不飢以之制關外客土邊回自操十營之算一在籌出關之糧一宜審也肅州安西共隸一道而牽糧糶各屬攸殊肅州及高臺鞏地也安西玉門頗多砂疇而燧煙為上隸軍所以來民困於邊回之擾披復苦於軍營之捐擢久矣民人存者不過十之三西地敵荒居其大半官軍藉輿屯之名先給領籽種牛價甚算探買糧糶搜括抽勒戶口流亡白白逆巖出關外官軍復沒國莊被陷安致玉彫地之狀較甚從前聞在肅見雜民稀時餘糧出關則外荒地無人耕糶銀一萬兩分給三州以並撥寒衣萬金賑之冀留此災黎盡力屯墾庶異時餘糧出關則外各軍可就近採買稍節省也然目前軍食不能取給安西則固不待言甘涼肅所裨地極窄戎馬被害最酷自徐占魁偏師徑搗肅州肅回糧道斷絕走河湟甘涼道路漸次肅清農民得安耕穫倖獲中飽兩年以



來尚供官軍採買然死也既多川原耕種不過十之三四其旱地更無返問者原山蘭到該處開墾土民紛  
紛遞呈求在官買比經再三調停除開民食及籽種外餘其悉數出贖勿住居奇幸三郡民情憤懣又知官軍  
督辦此賊且能不擾得渠有政數通計涼甘肅三郡訂買市斗軍糧十六萬二千餘石按照額徵倉斗則三  
千餘萬石獲敵通省常年額賦雖優羨價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餘斤給銀四兩而民間繳納不市市價驟長  
每石竟至六七兩之多據甘州府縣吳福福從喬良廷門喬舞李太和造謠煽惑阻納官糧以致市肆擾攘居  
奇貧民餓殍無出軍民均困且察訪得寶立訪將喬良廷李太和杖斃並以著甘涼肅宗幹辦理贖預撥任  
查辦訪聞局員候選知縣杜輔仁甘標後營都司林長興有侵欺情事交調署甘涼肅黃慶章賦實詳參自此  
民間交傳乃漸踴躍然以訂買糧料總數供金瓶張耀額爾德額三軍食用及運糧車駝駝雙防營所需食用  
算至明歲六月新熟尚短糧料市斗一萬餘石現擬盡括額徵本色及各標營季糧陸續填補尚未知能否足  
敷且甘肅地氣高寒麥秋雖在六月而民間割麥完畢必應堆積成垛俟其糞糜積脫始便碾打上市且此次  
七月十五日由蘭州啓行八月十二日始抵肅州沿途村舍多塚壘雖多而市官上市者少明歲節候雖早計民  
間繳納新糧必俟八月間陸續尚應寬籌兩月庶新熟之交得資接濟此籌糧甘苦實在情形也就轉運言之自  
涼州至肅州共九百里又自肅州至嘉峪關至玉門三百六十里玉門至安西又二百里共一千四百餘里  
路多沙石用駝爲宜惟駝隻非農所蓄向來民間所蓄惟驟馬牛驢以供農事藉應差徭所有木輪大車不耐  
負重行遠累年賦回役掠牲畜極少差車無供上年歲時出關強拉差車數百輛甫至玉門車夫棄車逃回打  
騾馬亦拋置不顧自是更無從措手又於夏初派弁三路出口採駝三千又備值家古駝少價昂採辦尙不及  
一千二百隻報到者僅祇六百餘隻臣聞甘肅時道府諸軍價雇用民車每運糧百斤行百里許給銀四錢

其應出差車許給銀一錢計四十餘日之久民車差車運糧局尚不滿三千石幸臣前調鎮各營官驛一千六百餘隻先後到齊起運馳資周轉而前用民價在蘭州平涼所雇高民車駝駝隻及查保役在河居辦車輛亦陸續搭運軍裝軍火抵甘於是轉運稍旺肅州乃有存糧以後可不須車價雇民車然通計由涼州甘州探糧運詣由肅駝運至安西州合計民運車駝駝隻脚價及官車官驛官駝官弁人夫薪糧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費一切攤算每糧百斤需銀十一兩七錢內外其勞如此其費如此夫豈此時財力所堪者非預籌節而勤言用案恐官軍之餉不繼情臺之儲時早空不但後時不能保此不竭之源即目前出關之師亦且時憂飢潰此轉運艱難之實在情形也竊維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方全盛時需用兵即先籌芻粟如漢趙充國古稱名將其駐軍酒泉即今之肅州治敦煌即今之安西州治所等兵重屯田而罷騎兵留步兵萬人藉省大費三秦刀諍行之卒效至今言西北兵事者莫能外也乾隆間先臣兆惠苦守伊犁數月雖時北路兵阻不前其深入者備精兵數百卒能方解重圍宣威絕域約計當時北路士馬多亦不過數千然則道遠運難不能用衆即古今承平無事官私充足時亦無以異可知也今擬出關之全順張隨額爾等額所部馬步已一萬數千合之員弁丁役人天將近兩萬值哈密解嚴賊蹤向吐魯番一帶竄走師行二千里尚未知能否及賊若遇擬以大軍接踵而進雖承平無事官私充裕時猶或難之矧當禍亂未平人物彫殘財用匱絕之日乎臣在肅時商之各軍汰渡之冗雜弁丁以求精實遺備殘成廢弁兵以省累察張曜一軍銳氣方新作焉頭起金順一軍次之額爾騰額又次之末慶一軍整理需時軍裝駝隻均須增添購辦請俟明年秋後繼發臣并擬於所部營擬足特請軍內再精選數千屆時慎擇統將率之同行如天之福甘涼安肅明威豐稔西師飽騰再分起層遞而前行在席庶邊塞肅清可操全算計期不過稍遲數月而局勢變矣否則師行荒微既不能因

機於敵復不能謂地靈糧土竭苦於長征求一飽而不得正恐未及遇賊軍情先搖於局勢無益而又害之且  
戰陣之事最忌於前突後場行軍布陣壯士利器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  
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洩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乃危道詩云蘇蘇與與稱波竭我盈蓋皆注意後  
路之說況出關之師所應加意者不惟哈密以西客土客問似成效不在欲速取威不惟一戰也區區之愚所  
爲不能自釋者以此至關外軍事除景廉每年尚有減續往來餘則并未接濟隻字即鎮迪一遺名遊隸陝甘  
總督管轄而實則由烏魯木齊都統及各大臣就近督率公事一切由其主持數十年前卽是如此區無從過  
問所有哈密以西糧運事宜應由出關各軍到地自行籌畫臣固未能懸揣亦勢所不逮非預爲諛謝也

上沈相國書 附錄

李有榮

蓋師夷人之長技以制夷魏君諒之說也魏君撰海國圖志稟夷之法甚備然亦未必一一皆是也我師其長  
技卽以制夷安知夷不敢留餘步以爲他日制我之地是自敵也制夷之法惟漢羅諾百之最善其說曰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必出萬全則避其所長攻其所短無不如意如今之洋人利在航海我則  
拒之於陸利在攻城我則擊之於野彼善火攻我則戕爲禦火之計彼難久候我則力爲持久之謀避其所長  
彼卽難避其所短攻其所短我適獨呈其所長從古名物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此道得耳若徒取夷人之長技  
而置之邯鄲學步黠者所譏固未知其所利何在也

具陳臺北情形以明是非疏 光緒十一年

臺灣巡撫 劉銘傳

竊臣於正月初一日接准大學士左宗棠來者具奏抵閩詳察臺灣現在情形一摺恭錄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奉上諭左宗棠奏詳查臺灣情形妥籌赴援一摺據稱八月十三日基隆之戰官軍已獲勝仗因劉銘傳營

務處知府李彤恩駐紮滬尾以孫開華諸軍爲不能戰三次飛告告急堅稱滬尾兵單將勇萬不可靠劉銘傳爲其所動遂拔大隊往援基隆遂不可復回李彤恩不審敵情虛詞搖惑擬請卽行革職遞解回籍不准逗遛臺灣等語前敵軍情關繫極重必須確切查辦不得含糊了事李彤恩所稟劉銘傳各情入奏藉果係因此貽誤敵營甚重非速籌所能收事前途楊岳斌迅速赴閩授臺卽著該前督於到臺後詳細查明據實參奏李彤恩著卽行革職總領查辦等因欽此知照前來伏查基隆退守情形已於上年八月十四日奏明在案無庸滾陳謹將左宗棠所參各節略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臣渡臺時隨帶親兵一百二十名其次孫開華三營曹志忠六營每營精壯只三百餘人當由臺南調來軍高元淮勇兩營其時臺南疫癘盛行兵丁多病僅米五百人嗣又添調巡緝營一營合之劉朝祐百餘人張李成士勇一營統計基隆滬尾兩處共只四千餘人左宗棠疏稱基隆各營數且萬萬不知何所見聞自七月杪基隆疫作將士十病六七不能成軍八月十三日之戰九營僅挑選一千二百人內尚有抱病勉強應敵者當孤拔未來之先初九初十兩日 臣接香港上海電報知其全股犯臺其時滬尾孫開華三營劉朝祐一百餘人並張李成新募士勇一營甫到到防敵臺向未完工又無 聖地勢平坦無險可扼危迫情形不待旁言臣早已憂慮及之曾函致孫開華李彤恩如果敵犯滬尾臣卽撤基隆之守來接囑令堅守以待一面派員赴下游趕雇船隻將軍火舉動之物先運下船十一日孤披率大幫兵船進口 臣料敵兵必由仙洞登岸當同曹志忠等密商卽敵兵明日戰後卽紮仙洞則不致遽攻滬尾如戰後全隊下船卽須預備回援滬尾以保後路十三日圍刻敵以收隊全行下船當接孫開華李彤劉朝祐先後來信俱稱據法船五隻直犯口門升旗開砲 臣同孫開華李彤恩已有成約無用李彤恩虛詞搖惑左宗棠疏稱李彤恩三次飛告告急卽係孫開華李彤恩劉朝祐三人三次之書非李彤恩一人之書也 臣

常卽傳令拔隊惟四十磅大礮二尊不能運動埋於山下其餘軍裝器械以及餉餉勇丁毫無遺棄若果因李形恩三次飛書告急倉猝拔隊退回軍裝焉能毫無遺失基陞退後敵兵上岸住營兵勢已分往攻滬尾不足千人若不撤基陞之守敵必全隊攻犯滬尾無兵往援雖提臣孫開華驍勇取戰器械不敵寡寡懸殊何能保其不失一十日之捷左宗棠前據劉璣稟報奏稱孫開華所部並准軍士勇三路迎戰獲勝此次又奏係孫開華數營戰勝不獨於臺事未加訪察卽奏報中亦自相矛盾不如斟酌所陳臺北距滬尾一十里如果危殆地方官當慎重過於他人等語查基陞至滬尾水程只八十餘里頃刻可至臣五里安設一站來往通信尙屬警後應不及若候地方官稟報必至滬尾失後敵至臺北城下方能回援臺北府知府陳星聚屢次稟稱進以基陞並有土著之人願告奮勇往攻基陞者皆有其事自滬尾捷後似以李彤廷所募張李成士勇得力提臣孫開華費志忠蘇侍防柳泰和各請添募千人臺北知府陳星聚等聯名稟請基陞通判梁純夫招募土勇一千候補知縣周有芝稟請招募一千俱告奮勇進攻基陞其時記名道朱守謨請假尚未銷差信言多招土勇迭攻基陞至於餉項軍械之有無不計也忽有臺北府書識陳華聲稱招募土勇一千五百名自備槍械包取基隆每月每勇需洋銀十二元需糧兵哨官奚松林來說當經臣申飭不許多事朱守謨聞有包取基隆之語卽私許陳華聲招募及臣知之業已成軍臣以淮楚營制每勇只有餉銀四兩一錢陳華大言輕敵不知能否得卹卽給如此重餉何以服老勇之心堅執不許添增口糧設勇俱知臺北府無兵械臣親兵數十名卽聚眾喊鼓環攻派弁往看陳華所募皆城外雇解可井之徒器械毫無當傳陳華來見諭以軍餉不能增加如果能克基隆文給賞銀一萬兩先發十日口糧令其帶赴水轉崗聽候會志忠調遣朱守謨經臣嚴加申飭令領而去陳華至水轉崗後會志忠見其勇多器械毫無不能見敵不肯節制臣今蘇侍防親至曹營與之審

商將陳華士勇先行挾以兵威截去五百名復調三百名至觀音山瑞柳寨相裁併其餘隨即一併裁撤數餉一萬餘兩周有某募勇尚未成軍聞餉鼓譟已募四百餘人欲歸柳寨和節制梁純夫見土勇不遵約更屢次滋事不敢招募此節左宗棠營中所稱各將領以及土著之人願告奮勇往攻基隆者係九月初旬事也紳士陶假林等廣言內山禦番土勇常行兇仗可以挑募臣告知各軍前往內山選募一面令工匠連夜修理各營所繳槍分撥應用地查餉項營費月餘各軍招募有尚未成軍者亦有成軍尚無器械者時值疫氣染至臺北滬尾一帶軍民俱病提臣孫開華督率海軍高元總兵柳泰和等俱抱重疚曹志忠六營營官無不病者臣隨從文武員弁日發數人自封日後內地音信不通兵單援絕土匪因起臣日夜憂急無所措手臺北府知府陶星聚每見必催進攻基隆臣因其年近七旬且諸軍務詳細告以不能進攻之故奈該府聞言隨忘紳士陶體誠並淡水縣知縣劉晉明白曉暢見將士多病土勇尚未募齊器械缺乏俱知不能前進陶星聚除函催進攻外復稟請臣攻臣手批百餘言告以不能遽進之道該府得從通明志忠進攻並以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時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捷幸傷人不多未損軍銳敵於十五日即渡河趨去七堵陶星聚奏言此節左宗棠稱稱陶星聚言謂曹志忠退走上船故曰備進攻自十五以後該府始自言不請軍事不再妄言此節左宗棠稱稱陶星聚言謂曹志忠退走上船故曰備進攻自十五以後該府始自言不請軍事不再妄言將兵單器械不能進攻情形疊奏在案基隆宜靠海岸敵船人口則不能為我有故於六月十六日之捷並未奏報京復曹志忠所守營壘逼近海邊如法人添兵添船則須退守山後亦經臣附片密陳我之所恃者山險敵之所恃者器利彼來攻我我得其長我攻彼彼得其長且營壘山傍海兵船聚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輪出口徒竭陸師之力攻亦徒攻空得小克如果果為攻現在兩軍俱在疲乏之際王師正統帶勁旅三千不日

當可奏功以免臣抱憾於株守之咎治軍十餘年於戰守機宜稍有閱歷惟事事求實不慣鋪張粉飾若老  
言大話縱可欺罔於一時能不遺失於中外臣實恥之臣渡臺時軍務廢弛已極軍裝器械全不能用砲臺營  
壘毫無布置撥戰於倉猝之間所部多疲病之卒應盡艱難支持半載臨敵應變大小十餘戰幸無挫失若雖  
局外大言輕說浪進上月初十日孤拔添兵大舉戰無策應之師守無可歸之險必至一敗不能立脚軍事曠  
息千軍其中勦止機宜固非旁觀所能盡知亦非隔海所能臆度也至浙江領補知府李形恩本係滬尾通商  
委員臣到臺北提臣孫開華稱其辦事勤能熟悉洋務現因身弱多病決意乞退臣商之提臣現在用人之際  
不可任其乞退託其致書慰留六月十二日同臣提臣並滬海道劉璣至滬尾察看砲臺地基李形恩扶病出  
見瘦弱不堪臣令其趕緊調養不必請假當委兼辦滬尾營務六月十五日基隆開仗以後李形恩稟請買船  
填石塞口時值秋茶上市英商阻撓李形恩聞英領事往復辯論始將口門填塞隔日法船即至英兵船告以  
口門封塞隨即駛回七月二十日臣滬尾查看砲臺孤拔親坐三號兵輪亦至滬尾查探水道並託英船代  
覓引港之人若非李形恩先期塞口法船混入一隻臺北已不堪問紳士陳霖林等每臨談時輒稱其功臣到  
臺北有招募土勇者臣因其所用土槍不能禦敵不肯採練未曾招募李形恩力保張季成打仗奮勇請募五  
百名發給後門槍二百桿令其操練防八月二十日之戰張季成包抄得力官紳共見共謝十月初臣因餉  
項支絀札令李形恩來城同福建候補知縣鄭建中會同官紳辦理捐借餉事該守到後即回因霖林等議向  
城鄉殷戶借用銀票二十餘萬元毫無勉強現已辦成如果李形恩有貽誤大局之處紳民當共切齒焉有聽  
其分派捐借者該守不領薪水未邀優獎究其所辦數事有裨於大局皆非淺鮮左宗棠甫到閩一日不加防  
察遂以劉璣之東並失守讓挾嫌傾陷請歸是非之有率行奏參臣若誠默不言使出力有功之人忽遭不白

之冤當此孤島險危之地軍務萬繁之時何以用人增一慮選 天恩將已革浙江候補知府李彤恩開復原官並請心寬查辦 候軍事稍平請 旨飭令楊岳斌 專款大員旋至遠刺訪查如果在宗棠所委情事屬實 臣妄用匪人辦理不善貽誤軍機懇請 旨一併從嚴治罪以昭公允誠如 聖諭劉整楹重非李彤恩革職邊籍所能敵事慮久則是非愈明 臣無任惶愚待 命之至

奉北遠隔軍洋兵機之遲遲利鈍或非局外所能懸揣而公論所存當亦有不待辯而自明者姑存此以志當日處理防守之疑

遵

旨督辦新疆軍務敬陳籌畫情形疏

光緒元年六月補錄

欽差大臣左宗棠

竊臣於四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已有旨令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調補烏魯木齊都統仍留辦軍務景廉調補正白旗漢軍都統同京供職費廉著候金順行抵古城後將各營兵勇儘餉移交金順接管再行起程回京新疆軍務孔殷必須速籌進兵節節掃蕩金順本有自帶各營營員以資應所部兵力已不單薄著即督率各營親臨前敵相機進剿為收復烏魯木齊之計所有進兵機宜隨時會商左宗棠的辦責保擅已令回京供職西征糧臺已諭左宗棠責成陝西藩司經理應行奏催及者行事件呈陝西巡撫嚴辦關外轉運事宜門在哈密巴里坤各處設立糧餉分局由左宗棠派員經管責保擅將經手事件逐一交代清楚後起程回京見在關外兵事餉事并轉運事宜均歸左宗棠督辦關州相距遙遠驛長莫及該大臣當統籌全局酌核辦理關外軍食務當源源運濟以副士飽馬騰毋令停軍待哺末慶一軍該大臣已著令回欽此欽此本日亦諭知錢鼎銘商令該提督擇要駐紮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悚惕實深竊維新疆之事從前兵力因餉事未能兼顧遂至叛回轉變強敵窺邊土宇人民不可殫言於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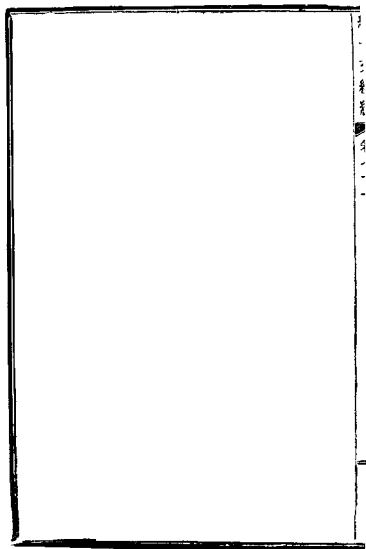


欲力圖恢復一萬里戎寇之舊疆之職方最爲千族殊俗之民漸以聲教正信資區前靖財力久殫內患雖  
平民勞未艾其難誠有借於拯艱之始者欲以庸朽非才才值衰疾侵尋志願錢竭何敢不自付量謬以自承  
顯念臣子之義感重匪躬馴錫使司責無他既自從戎伊始而矢盡瘁馳驅豈頭白臨邊忽易初志謹將所籌  
情形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廣籌軍糧也師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糧不但商費亦免耗糧臣前於已詳之南  
路籌局既有見於又軍馱駝多可以濫運自宜嚴切督飭以廣儲峙北局設於歸化分局設於包頭  
所開州府前籌撥地直隸州知州陳瑞芝提督銜總兵顧德元司之屬民駝糧計自二月至五月據報陸續  
運糧四十餘萬斤至巴里坤每百斤奉合銀入兩內外袁保校前奏甯夏採運臣前著甯夏鎮總兵記名提  
督譚拔萃甯夏知府李宗賢等詳見據報已駁駝數百先由察罕廟試行如果此路通利再爲加辦察看漢  
北索高住駝又便草當久未照運倉卒應募者少又駝戶每以拉差爲苦疑阻不前臣見尙巴里坤鎮總兵  
迫於倉卒與風馳至運道纒行厥餉可通亦收節省之益正辦理關道俄國游歷官索思雷福斯齊等  
到關與之談言及事索思雷福斯齊自稱俄國天山諸地方提產甚多駝隻亦健距中國古城地方不遠如  
中國需用糧食仍可代辦運至古城及收由俄起運須運兵均由在山諸國派撥其兵費一併輸入糧脚  
價內每百斤需銀七兩五錢如年豐糧多駝脚不費則價尚可減也比前與定議費立合約計年內可運古城  
糧二百萬斤明年夏可運足三百萬斤索思雷福斯齊已專兵入瓦勞伏前待告知其地運糧稱稱不致誤  
且見委辦前甘肅候補同知丁鶴等赴巴里坤又委布政司銜甘肅候補道陶兆璠等赴古城辦理探糧開  
鑿及收支事宜此北路籌糧情形也南路籌局存見糧三萬餘石安西局存見糧一百數十萬斤哈密局除販  
糧各處存見糧一百三十餘萬斤見正起緊運糧糧在哈密中額水利事必躬親不惜勞瘁殫竭盡流

地一萬九千餘畝可獲糧數千石見據甘涼肅各屬州縣稟報今歲夏雨優渥冀獲豐稔將來新糧市價有減無增車駝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轉運較從前稍易此南路籌糧情形也臣因歸化包頭探運巴里坤較涼甘肅探運巴里坤價脚大減而糧則實裝實卸無虛耗故決計於北路開一運道陸續撥兌寶銀已四十餘萬兩備夏已發銀三萬兩計秋高駝集運數可增南路由甘肅由肅運安西均用車駝由安西運哈密運巴里坤均用駝役節設廠局潛水泉刈草薪以利運道一切經費統於現辦探運項下開支計購驢轉般運數可倍此合南北兩運籌巴里坤之糧也俄國在山諾爾地方緊接我布倫托海邊界距古數百里俄人代運探爲二百萬斤送古城視巴里坤運古城路程較近實屬緩之意外計需銀十五萬兩此於北路之北籌古城之糧也就目前局勢應前故急需事之所得爲者爲此歷代之論邊防莫不以開屯爲首務戰辦之用兵之計以倉轉饋或辦之事定之後以規久遠要之得人則益軍儲不得其人則虛糜經費且西北治地開荒尤資水利就窪澇水停之令深引灌溉田疇之令替既需人工尤資器具而哈密土質善鑿土工石工外別有毛氈包裹之工爲他處所罕既須多備器具又需廣備匠條開墾之先所費即巨臣於張曜由安進屯哈密時已津貼過運脚等銀五萬餘兩購辦條條價銀約九萬一千餘兩張曜躬率所部彈力經營而後得著成效計以後墾而行之因此與區保綏戎備而成數百年無窮之利見復經雷巴里坤收召餉兵一千三百餘名每月給餉銀三千兩配以矛桿槍礮子藥俾其復成勁旅復委甘肅同知丁鶴壽勸導市墾事務兼收包歸寶庫所解軍糧惟巴里坤地當天山頂峙氣候凝寒舊設天時地利人和等廠久已荒廢屯務雖興尙難供客軍坐食也由巴城而西北七站地勢沃衍天氣漸和由此而古城通西一帶更得膏腴土壤景廉所辦公屯私屯外餘荒甚多著兵民盡力墾不問乏食臣見委布政使銜甘肅補用道陶兆典揀帶員弁前赴古城驗收俄人代辦軍

糧支發價一面察看古城一帶情形應由疆事宜隨時馳稟核奪此等哈密巴里坤古城糧運市糶情形也一日兵事宜早爲整理也西事稽延至今未睹成效由於冗食多而戰士少耳綠旗營兵不足額就近各省無勤兵應調於是取土著兵民及各處就食兵民授地耕墾一備軍食一備戰守無事則驅其盡力輸敵有事則調其效命鋒鏑謂之且耕且戰事非不勞謂之節兵節農名非不美然調赴期會則彼此觀望數日不能取齊應令節編則勇怯雜氣勢不能完整其何以戰且既挂名武籍又令其從事耕耘臂弱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兩者相兼必致一無所就巨贖之兵不能戰且耕之兵不暇耕也茲宜盡兵農爲一擇其精壯有磨之兵宜屬者屬宜步者步束以營制一如內地軍營其會著戰績如徐學功帶用之爲管帶當督帶其才能辦事如孔才輩用之爲幫辦凡督帶管帶以及所部哨官什長酌給薪水辦公銀兩散人給餉糧糧按照客軍營制減給其頭弱不任戰者散之爲農按照戶口指餘荒地畝令其承墾由官酌給籽種農器耕牛收穫後繳歸本倉外不取息所種糧石由官照時價收買庶簡其精壯營伍可得而賞散其羸弱屯墾可得而增兩利之道也關外各城所駐大臣有辦事領隊幫辦之分所駐之兵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厄魯特沙畢納爾及綠營備管兵換防番戍兵之分亂後舊制不可復按而辦事幫辦領隊大臣於本營存兵外兼帶馬步各營各營各餉所稱馬隊步隊既罕能戰之兵而辦事幫辦領隊各員又非盡知兵之選徒糜餉無實實用都統及各大臣因慮產餉未滿其豐饒更形其細力士費地自封閉關謝客之議以護官私屯糧不顧兵事利鈍金順進駐古城張曜進屯哈密遲回不前而後隊向進還原防者以此見在巴里坤古城已辦探運哈密已開營屯金順張曜兩軍留後之隊應即變精騎放兵力既增則屯丁可減總維此時必分別兵農宜兵以嚴訓練以耕而後餉事可命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駐各大臣就見在旗營核定額餉用款以多准照舊額馬

步就地招募丁壯補數但責其保守城隘不必責以戰事脫屯丁伍籍散之歸農則盡力配畝民樂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畝收穫糧糧准照時價發糶民益得其饒不俱分駐各軍可資接濟調發續進馬步沿途就地採購毋須裹糧以趨於兵事更以順利較之見在辦法兵農兩益不啻愈乎如蒙 聖明鑒允應請 飭下金順文該道照辦理庶於時局有裨此籌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兵事實在情形也 諭旨國外兵事餉事並轉運事宜均責 臣督辦而蘭州頭前敵數千里糧餉轉運雖可總其成至悉預我機則調度指揮不能發當其可自當商率大軍親駐蘭州相視辦理惟師行糧餉事則立當此新穀未升駝馱歌歌轉運難期嗚呼之時不先將前部各軍食糧海運充裕備其留後各營陸續開行而運大軍進發致占前敵軍食以後彼此兼顧更費周章督 臣兼司關藩疎遠遼南移節肅宜距關內腹地太遠又苦轉長費及調集各軍所過營壘均是扼要地方非權其緩急移其糧於建威消萌之計亦形疏略見在一面督飭西路各局以駝馱起廠之前履使車駝層層遞運一至八月即斷駝駝分駐安西哈密各處分段層遞轉輸而調回車駝撥運新糧一權建安西糧局一運供 臣部軍食庶期會從容審力舒展於事均便一面調集各路將領商議出關酌留後防守各事宜及移營分紮一切務臻周妥 臣之進駐蘭州未能求速者此也至景廉所奏關內運糧至古城應以十萬石為度以斤計則三千餘萬斤非竭四五年之力不能辦到金順城開所有會銜減額余未與關所需軍糧合留後十餘營并計每年以市斗二萬石為度尚只六百萬斤然此皆金順未調補局魯木齊都統以前就彼時局勢言之也合併聲明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七十二目錄

兵政十一通刊九

南北兩路卡倫總敘

與會節相論東南形勢書

長江掣要十三則

鄱州論

永州論

答客難

浙江輿地扼要說

復張制軍書

致賂蘇門宮保書

大清一統輿地跋附凡例

察看福州海口船塢大概情形疏

設險守國論

松筠

鍾澤南

馬徵麟

黃仲馥

黃仲馥

黃仲馥

鍾文杰

劉蓉

劉蓉

嚴樹森

沈葆楨

吳曾英



兵政十一 地列上

南北兩路卡倫總敘

松筠

新疆北路之塔爾巴哈台與科布多毗連以額爾齊斯河爲界河東卡倫地名和尼邁拉虎譯科布多河西卡倫地名輝邁拉虎譯塔爾巴哈台自輝邁拉虎至塔爾巴哈台夏季設大小卡倫十三處冬季設卡倫七百餘里此俱哈薩克游牧塔爾巴哈台西南一帶卡倫入處界連伊犁卡倫以外亦哈薩克游牧伊犁東北七百餘里與塔爾巴哈台接界之處由哈布塔海沁達爾一帶而南設大小卡倫二十三處係察哈爾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俱哈薩克游牧又西而南尾至伊犁河北岸設大小卡倫八處係索倫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俱哈薩克游牧自伊犁河南而西設大小卡倫十六處係錫伯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隔河與哈薩克接壤其錫伯屯牧西南固有圖子屯所每年夏秋設卡倫於達爾達木圍以資巡察由錫伯卡倫接連迤西轉南而東大小卡倫十七處係厄魯特領隊大臣專轄卡倫以外西北係哈薩克游牧西南係布魯特游牧又厄魯特游牧東南設卡倫入處界連喀喇沙爾之土爾扈特和碩特游牧亦係厄魯特領隊大臣專轄至伊犁城北塔爾奇一帶及伊犁河渡口設有卡倫七處均爲貿易哈薩克遊稽查逃入而設係惠幫城領隊大臣專轄此伊犁及塔爾巴哈台所屬大小卡倫方向皆於統轄也自伊犁南越穆蘇爾達巴罕至回疆局什城西北一帶設卡倫大處外通布魯特係烏什辦事大臣專轄自烏什而西經五地布魯特游牧地名樹窩子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山城東北而西轉南設卡倫十七處外通布魯特西達巴罕安集延係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自



喀什噶爾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英吉沙爾城由城西北而南設卡倫十二處外通布魯特西南千數百里以外至巴達克山係英吉沙爾領隊大臣專轄自英吉沙爾東行二百餘里至葉爾羌城由城西南轉而東北設卡倫七處西南一帶外通布魯特東北卡倫向爲哈密邊人係葉爾羌辦事大臣專轄自葉爾羌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和闐東西設卡倫十二處向爲稽察探玉又札瑪爾卡倫一處通阿克蘇爲稽察逃人而設係和闐領隊大臣專轄自葉爾羌東北行一千四百餘里至阿克蘇城其東北通著勒土斯設卡倫一處稽察喀喇沙爾所屬之土爾扈特游牧係阿克蘇辦事大臣專轄自庫車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東北而南設卡倫五處專爲稽察逃人係庫車辦事大臣專轄自庫車東北行八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東北而南設卡倫二處稽察逃人係喀喇沙爾領隊大臣專轄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城由城西南而東設卡倫大處稽察逃人係土魯番領隊大臣專轄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七百餘里至哈密城由城東北設卡倫四處稽察逃人係哈密辦事大臣專轄此回疆各城所屬卡倫之向也

### 與曾帥論東南戰守形勢書

撰澤南

竊嘗統觀天下之大局黃河北備之水也秦晉燕趙之險蓋之大江南條之水也巴蜀荆襄徐揚之險蓋之河水渾濁操舟維艱長江數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故東南爭戰必恃水陸之英濟大江之要害有四一曰荆州蜀江初出峽之水也荆州不守則西可以窺蜀南可以窺常陸一曰岳州沉湘瀟庭之水由之以臨大江若也岳州不守可因之以犯長沙窺衡楚而通海外之寇一曰武昌江漢之所由合者也荆岳鄂州皆之基鎮也而漢水而上卽能犯湖北之襄陽陝西之漢中度南陵可以爭岳陽北橋可以據陳倉秦蜀均區悉爲竄動一曰九江大江東流彭蠡入之南昌之門戶也西臨湖海東北闕浙在在可通此皆自古用武之國智謀之士所

必爭焉者也至於皖城江表重鎮爲都金陵所必重而非長江險要之地建業龍盤虎踞古稱天險而地居下流勢尤不足以控西北荆岳鄂潯非其所有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六朝偏安江左其安危恆繫於荆襄有宋南渡諸臣日以爭江夏荆襄爲事故得偷安於臨安元伯顏一入襄陽下武昌南宋不能復支以成建儲之勢故也粵以倡亂之始不過桂林一蜀耳無與於長江之險也程嗣軍防堵江水不能以兩湖之全方守嶺表之險要致賊踰嶺而北陷道州韶州桂陽劉長沙我師力守得保省城賊遂迂道而破岳州破武昌破九江破皖城僭稱金陵嘗其時賊勢初成羽毛未豐利金陵之宮修廢一己之貪求自岳而鄂而潯皆得之而不守使收武漢之保據據上游以日固居高臨下亦無難制賊之命當時封疆大臣亦無有計及此者賊得金陵之後遂日以上犯潯鄂爲事咸豐三年夏奪九江而潯江少江中丞魏接江西賊不得志鄂門因而上窺武漢假而據漢濱之德安矣浸假而上據岳州矣浸假而趨長沙迂道以據湘潭矣由是而湖南之常德澧州相繼得湖南北之荊州亦爲賊所據長江之險盡爲賊有東南大局幾有不可支者賴麾下提督湘南提水軍以肅清江面爲要著湘潭一戰賊鋒折因而復常德復澧州進攻岳州賊勢大挫武昌之久爲賊踞者亦得以一鼓下之嗣是而大冶而興國而蕪湖而黃梅轉戰千里所向無敵長江之險我復盡爲我有賊之所保者僅九江一孤柱耳勝負無常變生不測水師攻破九江賊船下泊湖口以阻江西內湖之賊艦曾爲賊虜者使之不得出大江湖口賊卡既破小舟駛入彭蠡舉賊舟而焚焚之我軍巨艦之在江西者反兩爲賊所夾陸師由蕪湖而南者亦頓於潯城與之相持不下楊制軍不乘我門克復武漢力圖善後以備不虞不自揣量率請以攻鄂北路是任致賊復襲廣甯陷黃梅武昌漢陽又爲賊所淪陷東南大局於是爲之一變今官軍所能力持者獨有潯江一險耳九江雖爲賊踞陸師之圍之者賊不敢據其歸湖口雖爲賊守水師之在南康者賊



自江陰之蝦蟆山則鸚鵡背一帶在通舟爲內戶而於長江營制實爲一第關維南岸大小石碛與北岸對面沙相距不過三里許蝦蟆山堤可離數十里兩兩相屬此易所稱地險大場資我守禦者也

汴河而上則關山爲鎮江門戶屹立南岸江中順江洲亘數十里與北岸三江營互相犄角舟行其間東折而南危峰峭壁重重險隘此所謂表裏山河者也京口列漢互通南北東南漕運之所經轉讓之所出咫尺之地半壁咽喉顯不重與

又上則划子口其南岸對出者爲石埠橋前扼長江後控滁口爲龍山與沙洲圩墩堤對出爲金陵之門戶古稱宣化鎮在六合縣南兩岸對建康之靖安鎮最爲衝要當卽此矣

墩堤之設居陸地以制江面與水師有督幽之依勝於隘須夾水設場矣究非躡居不守且無以專責成水師以船爲家新章水兵住岸疊有厲禁禁不得越俎以代則肝膽越越矣關戶綢繆宜遠未雨

又上則牛渚采石中樞之津要東西梁山安徽之屏翰小孤澎浪湖口九江豫章之喉吭田家鎮西塞山一帶全楚之鎖鑰陽邏堡沙武口荆揚險三列之關塞岳州爲楚南閉關而全楚之腰脊蠡山鴨湖楊林臨淮白蠟道人諸磯兩兩相對又荆州岳州之扁嶺也

又上則峽峽爲沮漳之口春秋時與江漢一漚同爲楚望虎渡河別而爲沱營在周秦以後求之禹蹟實爲長江之幹水荆河虎渡二江雙流互爲木支控鄧郢之勝遊半楚之樞上游有故則操之有安矣

岳州一鎮勢如高屋建瓴瓜水州一鎮形若丸泥封函其間湖漢各營絡繹不絕呼吸相通姑蘇山川阻險扼要津津中取馭勢若率然觸處爲首尾是故無事散之五標而不見多有事聚之一隅而不見少

瓜州區務戡守則淮南有蔽九江固則利漕而海漕穩固則鄂襄而枕岳州固則漢蜀安據長江天斷限南北

而扼東西長江之防專防長江云乎哉

漳氏山堂爲案曰江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一都會豫章江與鄱陽之浸匯於潯口則九江爲一都會今按皖南皖北衆水合於牛渚則姑孰爲一都會南連吳越北接揚揚則鎮江爲一都會疆域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郡猶人八尺之軀筋骸之會亦數處爾宋吳淞臣云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即今荆江口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一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長家因敵制變猶水因地制形未可刻舟膠柱以求錄此以當舉燭

自昔江流壯闊在在緣以爲險近代漸就淤填一葉可矜飛越江阻非復昔日天險也然分南北者利於寬扼東西者爲於狹則今日之用長江與昔日之用長江移宮換羽矣

地扼東西則鐵鎖皆斷風利不泊天限南北則浮梁不差甚且掃塵飛渡此亦一憂江徭亦一長江豈伊地利抑亦人謀也是故得其道則洪流爲於一葉遂其意則江河潰於蟻穴

或謂長江之師不爲寡矣將以彌巨寇在示形何以提其樞若夫江潮數千里分地設守散之若無會哨遮防羸禦小偷不知會哨掩偷所以勢勤勞卒舟楫擾風濤也預防以聚之會操以聚之所以操縱自如也木石之轉羣羊之驅風帆之利非若陸營之居首據扼其都會寓台於分不亦可乎又波楚有七譚吳淞五湖沮洳空曠以爲寇符萌芽不虞蟻蔓難圖戒小偷亦以弭內患又可忍諸

狼山五皇舊隔江水不相連屬讀史方輿紀要云軍山與刀刀山隔江數里塔山有兩石門相對卽元張瓊朱翰海運故道今五山斷續相連皆在險垣江陰澤山一名巫山舊在江中所謂巫門之隘也今則壽興沙壅爲

梅嶺浮山附屬南岸靖江東北之孤山舊在北岸屬秦興縣其後卑圯山入江中去岸五六里與江陰浮山相  
對成化八年潮沙漲積化爲膏腴而山復居不陸靖江縣舊爲江陰之東西馬駝沙在大江中天啓後沙漲連  
屬北岸因開界河與秦興緣河爲境揚子江舊屬四十里瓜洲本江中一洲後乃北與揚子橋在揚州府城相  
隔十五里  
連而江面僅寬七八里瓜洲狀如瓜字唐開元以後漸爲南北襟喉宋乾道四年始築城置守近年以來江濤  
震撼五門已淤其口今和州治爲秦縣屬縣與緣云懸壘未縣以前江水泛濫舊圍譚池鄭渡爲伍員入吳  
濟渡處是昔時江流由今城中而後乃徙而東也安慶屬縣之小孤山舊時江北岸與南岸羣山對立爲控扼  
處成化一十年江水忽分流於山北而小孤遂有砥柱中流之勢黃州赤壁舊側江濱今其下爲湖湖外爲洲  
去江數里江夏縣湖舊在江中洪武時連屬北岸又云崇禎間鶴洪無存今之稱名非復故址枝江百里洲  
嘉靖時衝決爲二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可勝道哉

#### 鄱州論

嗚呼以予觀於天下之變而知兩粵之門戶都寧其衝湖湘之藩籬鄱湖其險云黃巢之陷廣州也高駢請  
遣兵馬使張瑄將兵五千於鄱州守險信宗不許後果騎橫泛湘陷潭州渡江進而長安遂陷國朝之制吳  
三桂也將軍移占以陝西荆州之兵拔柔陵故縣安仁榔桂所屬十二城遂屯榔州遣前鋒統領碩岱等守水  
興賊悉銳不能攻而衡州以平且定鼎後宜軍桂陽各設參府一名維營額兵五百 朝議深矣哉昔以無事  
之日而策及有事今以有事之日而置若無事此天下之所以多事也咸豐二年夏四月州守孫公甫恣榔而  
西匪踰道州維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凡所爲戢守具皆未備逾月賊陷桂榔統領提督軍門向榮和春尾其  
後所遺諸營陸續棄之弗敢守賊遺其銳銳出永興安仁徑攻長沙不克沿江而下此所以有金陵之師也五

年春土匪楊老四發會守備謝環林督水勇五百至敗之於荷葉坪人心懼之雖其時大寇以粵寇未靖  
撤回知趙啓玉督勇一千防都啓玉年少氣銳不識方略營於九峯賊突至環攻之皆崇山峻嶺不能出死之  
而軍遂覆當是時統領王同知周金城副將李輔朝率南勇二千楚勇一千相繼至倉皇不知所爲據城爲營  
賊本局合鮮火器藥我軍屢勝五月二十九日賊賊於大路之十字嶺敗之追奔十餘里賊分股抄小路出烟  
竹坪由七里洞龍都司無以禦而城陷周李諸軍皆潰無一返者賊收其散亡蟻至縣縣乳源樂昌連州嘉禾  
藍山諸賊悉附之而勢遂振前股出永興茶陵所至披靡而井一空此所以有江右之師也已未春二月江右  
賊由南安樂義犯桂陽參府彭定泰副將劉培元率勇二千不能軍城遂陷賊分股一由黃草坪陷興甯出東  
江一由九峯出良田司會於郴州先後紫嘉禾道州甯遠永州郴州陽東安鳴呼此所以有今日之師也夫郴之  
爲州在五嶺以南山高水駛樹陰林立崇巒可據險間道可出奇設守可爲攻逆可待勞主可制客此其大  
勢也而其最要者南路則莫如耒陽五里衝楓樹刺東路則莫如黃草坪水阻灘東江西北則與桂郡相接壤  
之黑山行昭里渡藍王橋及賊之由郴水而下也東路則莫如桃花廟黑石灘西路則莫如牛角井石磯塘矣  
知地利者其於邊境隘塞孰爲通行孰爲踞徑孰宜屯據然後擇突圍敢死之士扼要而守之萬夫不能前也  
爲先事之謀者莫若以郴爲重鎮高懸諸以五千守都于仍前非五千不可計郴州見在闕稅年款可得三十  
餘萬以郴州之利數五千之勇饒何其不足也而况其利之不可以計數者不惟在郴州也孫子曰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聽導者不能得地利于郴人也知郴而已矣作郴州論條列其事於左  
一防維宜先也有險而不守與無險同守險而不善其始與不守同郴城小如斗無可守者也五年之役師不  
出來輜糧一步其已事矣郡列崇巒深湖盤回糾互而與原縣毗連之處尙多是故必周知五嶺之形勢而後

知一州之形勢尤必周知全省之形勢而後制郡之爲州其居於上游者至重大也愚謂宜於軍事之日凡地之可以守與其所以守之具預爲安定戍竹在胸而後猝然臨之而不亂若待事至而始設備則必無把握手不及矣夫自古無不險之國而亦無不可守之險及其敢也死亦無不可失之險嗚呼自撒藩離千古一律未有穢賊於門庭之內而得免於操入室之戈者方今之勢不及早圖之一誤再誤前車其未嘗乎

一查勘宜詳也郡之屬縣宜率兩桂與粵境相接壤與甯永興與下游爲通衢其間崇岡峻嶺扼塞險要固有輿圖所不及載傳聞所不盡悉者而我之所以用多用少用合用實用虛用奇用正之處必先了然於心目之闡神明而變化之而後可與從事使不一致其精詳將有前陷沮憊而不知深入窮谷而不悟者屬在其能行軍也是故善言地利者謀之於平日用之於臨時而馬跡所至雨雪不能阻其程酷暑不能緩其行窮嶽絕險不能疲其力身親懸焉則在山陰道上也不然譬如阿彌尙悔恨於陽平明如武候猶遲疑於子午而況其他乎唐賈耽云地利之學百聞不如一見旨哉言乎其斯爲實守之準則歟

一証訪宜殷也嘗休明之時崇文者望重倉卒之際濟變者功多郡僻近嶺南賦奇忠信材德之士固未易易見也而自飲和食德以來豈無一才一能足資捍衛者乎雖見開校藍衣冠近古與之談神海之廣九州之大聲名文物之盛茫如也而試問風土審利害稽里道於山川驗民情之向背路窳則修繕可通貨財則信義易感如指掌如響應焉且其智者能者樸實而英明者從而引導之則可得其實刀矣是當於未事之先鎮家思廣業益或招要以資其參帳或親臨以廣其顧問在我補耳目之察而於人收指臂之效事不勞而功易成也古者開募府置上舍招致天下豪傑往往結交而下趨夷門好士而心創獲下卒能濟艱難而建奇勳歷觀往史不可勝數夫亂世多才英俊豈是在專闔者留心而已矣



一簡選宜精也守險之師與塵賊異富饒之士與對壘異夫都之所以可恃者要隘也利用守而即以守爲攻其地率斗峭而難進其勢極偏仄而易傾此非常堂堂正正之陣十圍五攻六花入門所能奏功也愚竊宜以五千人中擇其短小便捷驍勇有力尤必勝氣過人者編成一軍口糧亦較他營倍優百長隊長更於精中取精除隨時練習外令赴各營以試其能否其未及神熟者汰之庶扼守有虎據之師而我軍無可動之勢 國朝陸世儀曰若遇此等地勢奪險爭險必於軍中另選突關敢死之士聚爲一軍以應卒然之用知兵哉

一修築宜備也守禦之資固恃天險而修補之助亦藉人爲夫山林川澤天地自然之形勝而據高扼要者審焉因天地之不足而益以人事之有餘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誠以險成於人而不徒恃在地也愚以爲都屬各隘口宜先相其地勢察其夷險據其重輻或塹山築城斷道起障或礮石播木或廣置戍邊或挑挖濠溝用工摺而費不資舉事勤而功易獲且士卒習熟道途賊以遠來深入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將有收功於意外之數者晉城虎牢蜀桑魏樂古人當兵力強盛之時不聞廢險於此而況紛紜有事之日乎

一民兵宜募也天下多故綠營額兵不足以禦敵而召募繁矣召募之兵湘兵其最著者也隊伍有法進退有節旗鼓兵伐軍令森嚴而試嘗嘯嘯之路處險要之衝恐人地生疎所習非所用非所習將有變生不測者矣愚竊不如添募民兵之可用者兩桂與興甯南路之民較爲樸實今試就五千人之中汰其老者弱者技藝不熟者卽以其糧募民兵之聽者捷者耐勞而智險者并一體訓練使之知法以爲可用庶臨事有熟習之兵而於我軍有先路之導古名將往往就近調用民兵義兵以成大事至明王守仁之剿湖廣桶岡及擒宸濠皆專用民兵此非其成效乎今之專問者尙其慎之

一訓練宜勤也將無事則逸兵無事則靡故久戍之師不可與力戰古之人或聚米以爲山川或誅筆以繪道

路雖在閒暇不忘憂勞也今建簡府於那部以防粵賊之衝宜於常操外令營官按記日月分撥各營兵數若干隨時赴宜章興甯兩桂裝桂部之臨藍山嘉禾所有扼塞要害之處肥山門羅以驗其足力之健捷技能之工拙又必分番輪戍挨次不紊此勞則彼逸則彼勞勞逸既均號令亦平此亦整防軍務之一法也

一調卡宜設也宜章之三層營矣楚粵交界之區類多崇山峻嶺紆盤百數十里塘汛之所不及兩面斗嶺人馬難越不獨桂東之入面山也而宜章桂陽實爲粵賊出入之路其捍衛尤急愚謂宜仿行苗疆調卡之法凡有往來要路嵌奇陡狹則掘設二三欄樓或加品字或如連珠射擊火藥米糧薪水盡貯其中查獲製高三四丈每面寬一丈許洞門一層向外三四面凸出內空一面凡三層上兩層作樓層礮礮眼下層以衝堡樓每欄相隔五六丈令槍礮接續相及若地勢寬者或作五六欄窄者或作一二欄地方官勸諭獎勵富者出資貧者出力令就近紳士贖其事以次繕完每欄設調長一名副卒十名開營則各堡有備可以堵截并挖濠栽棘可以防隄誠爲禦賊之至計今楚粵之邊患將未有已也萬山叢雜易於伏莽且賊蹤出沒亦無定所雖一時戰伐之功掃除烽煙兵燹而事變旋生故不如建立欄樓爲禦賊久遠之計也

一約東宜也王者之師如時雨人之兵若春風不肅其騷擾也大丈夫提三尺劍戮賊立功莫安桑梓亦已壯矣而顧此無辜小民糜爛之餘生未獲迫脅之殘喘何堪馬牛牲畜樹種蔬菜之屬何一非燼餘也且用兵之道安民爲先喪亂之餘撫恤宜急主兵營并雖無司牧之職而政已捍蔽一方屹然重鎮則亦民父母也兵勇恃衆騷擾小民憑寬莫伸地方官以其爲客勇而置之主兵者以其能戰陣而怨之擾怒積忿爲害益深愚謂約兵宜嚴待民宜寬深兵民一體之意而凡有便於民者三令五申以禁之違者懲之昔高帝入關告誡而關中感泣卽以魏武之奸而侵犯稍用機平毀禮禮爲投憎之故智而要其號令嚴明有犯必懲此亦主兵

者所當為法也夫

永州論

黃仲獻

黃子曰以今日之形勢足以捍湖湘而制粵西者非永州乎永州東距常甯西距廣西全州南距廣西富川北距邵陽倚山為城前有長江之險地多峻嶒巖隙以為阻隘柳子厚所謂環以羣山延以林麓者也唐鎮梅節度使高駢請分兵守四州之險水其一也舊沉豆盧瑑阻之厥後編筏泛湘而潭州遂陷周保權遣兵代永州成道出衡陽湖南將張文表懼遂驅之以襲潭州夫古之潭州即今之長沙也是永州之與長沙實有相為唇齒之勢矣咸豐二年春西匪陷全州由東安趨永州會大木河盜賊不能飛渡詭陷道州當是時使建重鎮於永州南路以銳師屯東安以扼其險新山黃華山熊虎關皆其地也西匪則遣兵巡江華永明以遏潯陽之衝賊必不敢輕進而吾得以阻塞險要因利乘便以制其死命賊將抱旗息鼓逃遁之不暇矣金陵之變何緣而至此乎夫事每成於有所警而禍恆中於有所倖方西賊之攻長沙也當事者悉心調度幾經辛苦而固守之以無虞亦已幸矣事已過而不加察禍一至而不思懲西賊既長踞於前東賊復猖獗於後門戶一開股心雖有人咸知其為病而不知其受病之由可慨也已今年春一月賊習其故智由崇義陷祁桂不直達永興安仁以窺衡湘而趨甯遠出永州之祁陽東安以攻資慶所創議戎軒急援而數警之賊固多所失我亦未為得也然而賊之志尚未一日忘湖湘也然而賊之勢將不知其所終也亂天下者自粵西始今之君子支持於東南之際今日失一城明日復一城而防之不勝防克之不勝克賊口愈果而勢日愈危曾亦思賊之所可以濟賊之流何以止也譬諸水焉知下游之為害而不疏濬其上流導其性分其勢使之就故道而匯焉一壩為壩無怪乎汗漫橫決汪洋恣肆而不可為也夫警之啓也愈遲則其勢也愈熾賊若以大股據永州而分銳以窺

衡湘則可以扼我之首而藩籬之徽危矣將長沙亦不能以自固兵法曰地有所必爭此之謂也今夫地利之設至無定矣有千古不易之形勢有一時制敵之形勢謀國者所當急講也今置永州於開敵之郡一任其闖入而不豫爲之備及至有警方俾檄遠調賊之遷徙無常而我之征調屢易豈不驟故愚以爲永州當粵西之衝其勢與郴並重且相距僅三百餘里銅鎮既屹屹然如太華並峙強兵悍將聲勢聯絡互相爲援於此收指臂之效勝於十萬師矣尙何粵賊之足云或曰衡州亦上游之勢也當亦策時者所必爭方今不守衡而守永可乎余曰永州瑣山曠水崇層間道可出奇可設伏利用守亦利用攻也若衡者莽蕪平衍難近固阜而旁無險塞故吳逆僭號不旋踵而敗若無永是無衡也吾願今之置重鎮者不曰衡而曰永

答客難

黃仲驥

客有難予者曰子之以郴永爲重鎮也先事之圖而後事之論也子何不言之於十年以前庶或有知之而行之者今時已滿而喋喋焉母乃非智歟予曰否否不然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權當事者行之議事者言之行之者不得其人而言之者無罪史冊所載往往頽然可慨也夫雖然莫謂言之者無其人也記與友人談此事時有自京師來者語及給事中陳壇濬稱郴永爲黃巢入中原之路急須先爲設守而朝暮不吝事遽疑夫陳壇一輪軒使耳郴永亦兩次下車焉衛文之餘猶能編審其形勢自抒所見入告於

天子雖其言之不見用而費其言之可用者自在也且子不見夫醫家乎和者之於病也求其生而已得其方而生矣其方而死醫者之事也乃得其方而生亦得其方而死則非醫者之事也而況於失其方乎此醫案之所以作也客曰審如子言子之論郴永誠善矣然則東南之大疆域之廣豈無可守者乎予曰奚爲不可守也難易不同也而況不得其人乎今天疆域一定者也形勢無定者也得其人則溝塗可以限戎馬之足林樹可

以隱奇兵之用雖平岡壘坂神明而變化之可也是故有子房之謀而後該下可以困項籍有武穆之策而後洞庭可以擒楊么不得其人而曰舍山川險阻之固將欲收功於都會之偏長江之界夫豈然哉嗚呼賈誼李綱不世出吾不知今之所謂賈誼李綱者將何以處焉悲夫

浙江輿地扼要說

鍾文杰

今之浙江省領府十有一本吳越王之舊境而又加小焉初漢因秦制設會稽郡共屬圍萬一千里至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浙水以東爲會稽郡地而西則爲吳郡唐乾元初置浙江西節度使領昇潤宜歙饒江蘇常杭州十州浙江東節度使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入州後又以湖州爲鎮海軍節度州及蘇常杭州總共六州浙東爲鎮東軍領越州及台明溫處婺衢共七州吳越王錢鏐兼領鎮海鎮東兩軍不能有常潤而移鎮海於杭州此爲今之建瓺所本然吳越時之蘇州實兼今蘇州松江嘉興之地以江爲境今之浙江省則不能及江矣夫長江天塹也由江可以達淮由江淮而之焉則可以雄視天下今長江既在境外浙西之壤無以自固浙東之險又不足恃錢鏐江之水波濤浩渺似可以扼其要矣然誠爲境內自守之地不足爲邊陲之要也浙州之常山水陸交衝溫州之泰順平陽處州之龍泉慶元山巒深阻似亦可以扼其要矣然亦不過控馭江西福建之資無與於中原之形勢也夫遂得不置則門庭不固筋脈失理則血肉無權善弈者先籌全局善屠者必中厥會將欲爲浙江衛其塗徑洽其歸脈謝其全局察其廢會其必北守太湖東防大海而後可賊鷲窟湖州之太湖毗連蘇州常州以說於宜興春秋以來勝負所繫者也錢塘之大海直指海門淮口以達於登萊元朝以來帆檣不絕者也昔之浙東西其地及於江則守江以通於淮可也今之浙東西其地不及江則專致力於湖海宜也湖海之險得斯江淮之路通江淮既通則浙江之大要可得而言矣明初分十三布政使司嘉湖

一、事屬湖南直隸旋即改屬浙江當時蓋亦以太湖之險兩省所共轄商相倚莫此爲重職至於錢塘之大海由錢子門而北者專就其關繫江淮者言之耳嘉善溫台諸郡皆濱海更戎出沒盜往來日久而防務瑣處處而設防焉事勢功少殊非要關此則必合天下之濱海郡縣而統籌之不專繫浙江一省之得失矣

### 復張制軍書

劉蓉

旌麾至欽正值髮逆犯川仰賴德威於楚軍未到之先指揮扼擊是旌師尚未入滇而已大有造於蜀也此來滇東道阻自宜暨駐蜀邊徐籌前進稽查滇南大勢杜逆負隅進西乘國家多事之秋據山海各山之險觀其復楊振驤一書欲循南詔故轍料事體諸多中竅要關頗招徠窮民給與籽種馬牛懇請土地細人感其私惠欣相擁戴遠近服從勝其悖逆之狀不容稽誅而察其根柢之深殊難驟拔彼有人焉殆未可以輕視也十若屬某盤踞昆明外託受撫之名陰蓄不臣之志徐既黨附醜奴潛但輕人虎穴勢暫俯首帖可受其指揮一動一言爲所脅制甯復能宣示威信稍立異同以承 朝廷姑于羶孽之量意哉不能認人而徒爲人所誣蓋有其圖昧赴漢之初而已知其無戡定之望略矣前讀 詔書有不可深入之 旨是 廟謨神算早已洞見萬里之外然不履滇境終無以整肅人心驟以兵塵演境而兵刃不強餉運不繼則匪惟不足以致亂而適足以速變均非計之得也欲爲一時權宜之計莫如擇滇屬之近蜀稍可憑藉者權時布置練兵整糧徐規進取之略庶措施有方而變召亦易過西南所謂崇山巨川足資保障者旣爲花門所占僅進東昭連一畝介滇黔之間分川貴之際地勢尙可憑依其間銅鉛之產亦可略資接濟近漁帆觀察有就昭連置行省一議誠爲顯時務之大者誠據昭通東川數昭義 漸推漸廣因以號召至滇其勢尙足自振日今滇中州縣之聽命於花門者非必人人帖服也將以省城根本之地故爲花門所據州縣力難抗禦且一有差差不以爲伸大義而以

爲樓櫓焉誰復敢起而異謀者一經改置則人人耳目一新轉環自易不獨臨安之拒回者可以招徠馴服使  
爲我用卽各州縣募忠效義之儒亦必有起而響應者然後購我兵威徐規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寬之以  
日月妻之以誠信全滇疆宇可整次第肅清蓋處四方多難民力凋耗之餘不能不略忍以圖功從容以靖亂  
此尤大臣謀國之苦心親時制宜獨握機要有非邀功躁進取快一時者所能測其謀略伏惟元老壯猷自  
已早有先見滇路現方梗阻敘郡省城相距殊遙伏乞星軺暫臨與大府面商措置進取機宜謀定後動

致駱蘇門宮保書

劉蓉

此開所籌調兵設防之事往往與尊意不謀而合足徵碩畫周詳遠慮安遠寶所欽佩某自九月十四五日以  
來卽患左偏頭痛之症迄今兩旬脈藥罔效醫者言係肝氣鬱拂風火上炎所致須得安心靜養旬餘乃可全  
獲然事勢方艱仔肩特重其何能稍自暇逸頃所以奏調黃牧亦冀可爲綜理營務稍節勞起而迄今兩旬未  
及臨函郵師鈞座皆因患此證後不能伏案握筆之故也蒙催調果後九營現聞到蜀中者已有三營餘亦不  
過日內可鎮某亦擬卽披營前進惟進剿之法從前原有三路之議一由西驛一由南邊一由甯西乃鄂接不  
至我軍獨出甯石關地利既失挫敗旋聞現在軍聲未振賊勢驕張議則必先籌防固川乃能圖陝月餘以來  
懸勸紳耆循道偵探會謂甯石關地勢倡促可資控扼難駐大營關內天池子至回軍壩地頗高闊西河口入  
戶稍穠然地近鐵廠林木砍伐已空不獨山徑窄狹米運維艱前柴薪等項亦難覓以前議師出甯石不過取  
道經過今既謀餉重兵卽須通籌全局此地險形勢則誠可扼守論儲運則必至困窮於是有所宜取道沙河  
子出營黃瓜嶺者有所宜取道通太滾龍坡出營西驛者有所宜取道廣元出營帶羌者查黃瓜嶺卽漢官嶺  
地不甚險而東通紅廟塘李家壩南通塘子口西通廣元北通新集村寨較甯石稍大曩辦三省教匪嘗有電

兵駐防但其地距青石關僅五十里而越山阻水幾於無路可通孤軍駐此時防鈔襲關附近村寨存米無多而出徑崎嶇運道尤屬不易至於進駐西鄉即須先開洋縣藍澗之險不及髮逆先攻其瑕則堅者亦不自固雖堰口既失西鄉被踞而我軍出嶺龍坡地利可憑又與李京堂分道犄角足以制勝但川省轉運道路既南通更覺迂遠且賊匪上下分布而我師從下游進擊勢必旁竄四溢不入陝西腹地定須川北多驅爲兩省計均不宜出此途惟有暫駐甯光或出鐵鎗關趨黃官嶺或出五丁關趨大安驛形勢在我軍道較寬由是節節掃蕩雖見功稍遲而逼賊東下既取建瓴之勢亦可以立於不敗之地蜀陝固川策無逾此通覽賊勢西自襄河東至西鄉踞三四城延數百里川羅密邇隘口紛歧若祇在在設防即使更增萬人亦難免百密一疏之慮今由甯光進兵而城太甯通節節布置賊既線併力以拒上游而又慮南通城太之兵橫截而出則彼方備我自不能爲閉道旁竄之謀查城太一守將有振武軍副助今執事復撤唐澤坡總鎮增募一千台三千人足資控禦甯通一帶除桂守營導兩軍現擬酌量裁減外湘果兩軍擬仍留住甯石關某只抽調劉參將之六百人合果後九營駐紮甯光徐規進剿川疆足可無虞惟通江所屬澗池壩地方爲西鄉之百雄關定遠之瓦石坪兩道會竄之路踰崎嶇險阻又藥經札訪姜令督團嚴防而是否真能扼守究未可知如能嚴許陸榮之千人前往自可無虞回逆雖有由秦州犯徽縣之程度亦未必遽蓄窺川之志似無庸過於防範某技營時擬先撥營導營第一軍前往防守計朱鎮所聚之梅子壩一路極爲險隘軍騎獨屬尙難前進豈有將二千人不能駐守之理如張道可往卽亦無庸許參將改道而前矣賊之踞漢郡洋縣城固西鄉者方日拆民房磚石增修城垣又置農民犁田種麥自保意圖久踞分設團寨現所以尙未狂逼者亦圖多糧廣爲儲蓄之計若不趁早進兵則根甚日增牢固漢郡各城殆無克復之望與安縣觀察一軍已經調回鄜陽防堵苗逆李副者



一軍探聞已抵白沙並聞張逆某才已由公安回鄂暫歇之河歐田地界現已言明而倉移營就急駐紮與安並分軍進扼茶嶺將來某由雷州城並而前趨果醋軍由雷石關橫截而出李軍由興安石泉進擊而進仍符三路進剿之規賊匪之勢一分我軍之氣百倍即不能盡殲醜類亦可舉入南山新加剿使賊逆無可托足之處考之輿圖參之策論反覆千慮決策如斯未知執事以爲然否

大清一統輿圖跋附凡例

羅樹森

靈陽胡文忠公兼資文武深嗜輿地之學嘗病李中書與瀛嶺志郡邑無它地有且疑狹不復寄情注乃取本朝康熙乾隆中內府所頒圖冊新化鄧子翼世誥上舍晏圭齋所撰處士鉤稽考覈以成一篇學學恭嚴甫成定本而文忠已薨余奉恩命白隴撫移節是邦追維瞻昔知己之雅大懼部也以失規隨之遠簡之祖國官公以垂成公志又經黃安李小軒廷簫農部江甯汪梅軒士鐸孝廉傅檢志乘之精核咨戶府縣之改易大河之移徙驛站之遠邇修明審定上准禹貢昆崙析支氣搜之言增載屬國以昭我國家開闢之廣列聖聖教之詔為文忠經緯天地嘉與後學之惠亦於是遂矣圖既成故復紀其體例之指曰凡爲隴北之而下尊京師也京師爲長極萬國所會歸也準之皇極而奠焉中由是而分偏東西出是而判南北參經度紀以廣緯度者群兩極而勻分三百六十度也中南北者爲赤道則經度之近極者微而遠亦適者侈是赤道而南北各勻分百八十爲緯度其距緯之闊皆平等測以地平二百里一度則緯度而經度有極細之殊不能計道里故復計里畫方方皆百里以求其密雖屬虛空萬道而人跡通行之數亦不亂徑度矣其南北里差以測北極出地高度而得中國在赤道也其東西以測月食加時而得交過之移先後也凡境中自外興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四十四度東至貴州喀喇所居大洲與東

一度西至喀什噶爾所屬什克南都偏西四十六度東西相距七十八度則南北入千八百里東西有七百里斜曲則難算計矣域外華蒙昧任傳聞踏駭概從前略亦區畫中外之理也今定南北四百里爲一卷一經度白北而南上下相共三十一卷東南北皆際海西際地中海大一統也其稱名斷自同治一年爲省十八省作回朝鮮謂之道爲府百八十三府作回朝鮮謂之府中外各和屯亦如之爲直隸廳十八作回散廳八十一作回直隸州六十七作回散州百四十六作回縣千二百八十六作回朝鮮之州縣同焉七十一作回土縣三作回將軍都統參贊領隊辦事大臣所駐之城作回朝鮮之郡同焉驛作回城守尉以下所駐堡鎮作回卡倫作回鄂博營屯作回西線大寺捐之私也卡倫行省外曰盛京吉林黑龍江爲東三省自外蒙古四衛拉特哈薩克土司喇嘛雜納貢賦屬主客而記載從略又外若日本蘭國疆里不能翔實者亦闕其梗概其四裔自漢語外雜用國語蒙古語托忒語唐古特語俄羅斯語春秋公羊家所習名從主人也而其大略則必拉河也色禽河源也鄂謨大泊水湖也阿林山也達巴漢嶺也噶爾丹尙盤也和屯城也聯聯也哈喇省城也察克特亨廟也城也多罕橋也戈壁大漠也林木高鎮也曰補與曰斯科名中國之各郡邑也

附凡例

- 一 聖賢之學首在致知輿地之益不外考古欲惟經筵侍讀嬾尙書之禹貢春秋之三傳以及通鑑史傳之倫但有注以今地之書如方輿紀要之類即可按圖考索講帷啓沃或有土壤細流之神
- 一 儒者立朝必期實用如會通一河資漕挽之至要輿時三楚吳越饋餉之所必由自江派淮自淮入河以抵通州設關疏濬節節啓閉其詳見方輿輿山東運河備考今記梗概以貽後賢
- 一 自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四方多故未遑修纂謹防然濁流遷變無常嘗考雙節

以東爲明昌以來故道今仍存之以備考覈

一史起幽國往騰留考歐公唐志備載鑿然西北土厚水深岸易傾地故水利徒託空談至冀晉一州則沙土疏惡隨漕隨澗水反有害而無利然乾隆中方概承督憲鄂客安胡寶瑛撫豫疏洩橫傳以除水害皆先講求各河支幹原委以爲施工次第今凡小港細流樓析輸入以爲盡力溝洫之助

一口外軍臺驛站郵政之所先也今自西北兩路延袤萬里以及腹內行省驛選麟改遠舉書函蓋驛者必有取焉

一王源有言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故戰守之規必明形勢顧險要之設隨事有宜非今古之殊形乃前後之異勢昔李絳李德裕規畫河北四川有如指掌非胸羅宙合烏能控制得宜哉

一內外蒙古皆元後裔開國之初首先歸附錫土疏爵位冠通侯共球之會恭順惟謹此爾秦漢唐所未有也其游牧各旗以見懷柔之遠而四衛拉特之在西域青海者亦悉載焉

一新疆衛藏爲 純皇帝審定綏輯之邦土沃泉甘比於內地載 德百年風俗龐厚今列其城郭條其山川俾御得人必能改鎮爲州可富可教永沐 昇平之化也

一土司始於元明叛服不常者在前史雍正乾隆以來諸 德詠 仁改土歸流者悉爲郡邑其餘苗播鬱疇因鼎鑿燬今取歷即燬三省邊防苗防苗書詔其方域比於微屬彭澤

一自 列聖休養置百戶口繁藥物產所生履教民食前哲屢言與中開平可以屯田 本朝如富俊之於雙城堡林則徐之於新疆皆開荒屯耆有成效可知北地雖苦沙流而川流所鍾皆資灌溉按圖推闡富庶

可臻

一 圓爲島道徑之數行依地經緯曲直盤旋道里則然準以方筭之算則所較不多試取堅木以寸五分爲矩短作十分則一分卽爲十里呈華星使任指津途縱橫星之足得大略

一 輿地之學先重準望唐宋之圖傳世絕少明人朱思本圖說爲致密然世亦罕觀則圖緯要總說世云藍本於彼頗畫方既狹位置四易乖方今依布帛尺以一寸五分爲一方方爲百里庶幾準望不誤

一 自康熙乾隆兩朝 內府輿圖外推近人李兆洛之圖爲最雖然僅記府廳州縣之名而影塞要害顯小名皆在所略闕者不免茫然今自山川城邑以及險要堡鎮巨細畢登以便討論

一 李氏圖履北至外喀爾喀東至朝鮮西至新疆後藏阿里而止今此圖北抵俄羅斯北海東至日本琉球西至泰西人所云地中海南至越南環覽所萃盡日出戎案方名靡不具列所以見 聲教之覃漸被之廣也

一 地球渾圓仰同天體亦分三百六十度中國自赤道北十入里始每二百里爲一度度今以北極出地度數旁記於圖之右方而赤道經度北極南寬卽以經緯記於圖之上方以便稽考蓋敬邇 內府輿圖定式也一 顧祖禹白論其書曰按之圖畫案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爾又言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憤憤焉則見聞與傳聞異詞者之不可勝數也夫顧氏之書考鏡精密而其自言顧乃若是則是蓋之漏略以疎舛其不免更可知矣惟是希賢有方終磨始球經世之業先知後行要以斯爲權輿而非以斯爲究竟而已

察看福州海口船塢大概情形疏 同治六年八月 福建巡撫大臣沈葆楨

竊臣於六月十七日馳赴馬尾蒞事奉經奏明在案隨接見在事員紳耆詢一切並駕輪船周覽上、形勢知馬尾一區上抵省垣南臺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門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門而上黃埔壘江雙壘金

牌館亭頭岡安皆形勢之區而金牌爲最要自閩安而上洋嶼羅星塔爲龍江林浦皆形勢之區而羅星塔爲最要屬尾地隸閩縣羅星塔之上流三江交匯中閩港汊旁通長樂福清連江等縣重山環抱層巒疊嶂候潮漲海門以上島嶼皆浮潮歸而後州清瀟沙築壘畢露所以數十年來外國輪船夾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達者城道光末年地方大吏籌備海防但載石鑿舟以塞林浦上流竟制重天險而棄之臣詢之海濱土人至今猶共以爲非策也船塢在場尾山盤地曰中岐但就其一方地勢而言大江在兩邊而而下章峯西拱狀若匡林中間坦處舊木村田去年購買歸官始劃爲船塢計地周圍四百五十丈有奇客冬以來招集民夫傭者平之低者壘之應田土乏積弱難勝也沿塢密釘木椿以固之慮海潮溪汛之不時驟至也沿塢各增五尺以防之塢外三面環以深濠既藉通運載之船亦可瀾津淤之水塢內濱江者爲船塢若鐵廠輪廠機器之廠斷木之廠築木之棧房皆參列其後餘尚有從前未經商定之事宜俟洋將到閩續行分別籌商措置塢外之東連北麓及辦事各員紳公所外外國匠房三十間周以甃垣加釀之次外國匠房之左爲法國學堂後緩生徒下處三十間其制略如匠房之式又左爲英國學堂其生徒下處同之下近江濤則煤廠在焉上倚山麓則中國匠房在焉循麓而上山之左肋可以眺遠望海而駐蹕軍五百人因地築壘不特可挖船廠全局沿江上下數十里風帆沙鳥如在几前稍下則監督自意格屏營也在臣公所之右者有外國醫生寓樓匠首寓樓其即日意格山樓對峙者則副監督德克碑之屋下爲官道將抵江岸劃爲官街以便民間貿易一切土木或已竣工或已有三四分至八九分不等版下泰編兩條斤斧雲從計日課功屈指可數此船塢內外之火機情形也官又催船政根本在於學堂因於六月十九日就尾尾既別法學童童及英學童童因其幼幼分別升降復定章程每日常課外令讀 聖諭廣訓孝經詩書論語

以明義理其精格入局者先屬門考校擇其文理明通尤擇其資質純厚者以待教誨蓋欲習技藝不能不藉聰明之士為天下往往愚者尚循規矩聰明之士非範以中必易入奇數今日之事以中國之心思遇外國之技乃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處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淺頹廢之子必無持久之功也日於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益家密諺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講也採辦一節似易實難不患美材之難求而患人心之苟且向來官場氣習以浮習嫻嫻為能船政之興尤視為利藪去年以來承辦鋼鐵木料煤炭者非無其人然用商賈有時操票之弊甚於官司用官司有時候源之端甚於商賈馴至劣事奸符交通市僧鬼蜮叢生是以民間訛言尚有精良一屬公家便多屢鼎明知 國帑之當重莫敢於糜 以幣明知費工之不可諛竟敢於諛費工言之實堪痛恨且邇又聞向來外國船材煤炭多運自緬甸暹羅現雖遣員先於近處探驗擬嚴他日恐仍不免取村姦姦重洋遠迢更防不勝防任非其人糜費雖多仍歸無用縱乘北轅令之初明罰勅法以警其餘人心畏法而後弊竇可除良材畢至也至船廠之鞏固須收羅工匠輪船下水則舵工水勇缺一不可非徒習慣風流尤須熟精檢校蓋 國家之創設輪船譬諸千金寶駿前銜鋒鏖陣不持寸鐵雖有千里之馬安足成功現在洋匠尚未至開船成尙需時日擬先調開中技撤撤船工步添練水勇二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緝近洋成船以後即可撥甲登舟駕駕就熟此 近近日考校學堂分所探辦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至製造工程候日意格等分職工匠輪機到廠後再行具奏除繪圖咨呈軍機處總理衙門外理合先將大概情形謹會同一等恪靖伯陳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英桂開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恭摺由驛具奏以 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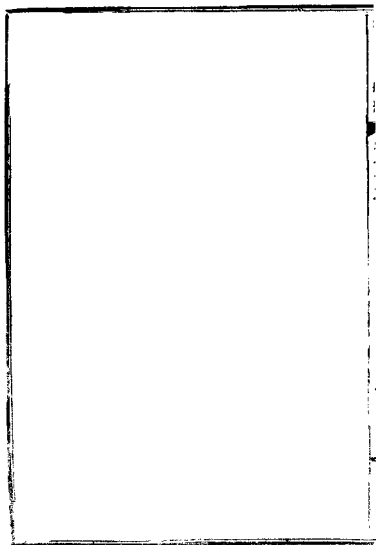
設險守國論

吳曾英

嘗謂恃險失險二者均過昔者蘇竹不守西蜀云亡成寧大輓不守前趙與南燕覆滅此有明者所深戒也九  
鑿險要無過長城大道曰關小道曰口皆偏關若甯武若居庸爲外三關若居庸若紫荆若倒馬爲內三關此  
外喜峯古北獨石以迄张家口殺虎口尤稱形勝王公設險於斯爲大况今南北一家內蒙古五十一旗外蒙  
古八十大旗悉隸其屬於烏里雅蘇臺有將軍於科布多有參贊於庫倫有辦事大臣均守在俄夷之交界或  
設鄂博或設卡倫或設棚柵邊與西之蘇領瓦爾東之白山黑水邊遼東時嚴密防非前代以燕秦秦晉爲  
邊塞者可比然今天下大勢又在不在陸自嶺南至遼左一片汪洋無復藩籬之限西國又用輪船電報呼  
吸相通幾似無險可扼而陰沙暗礁布滿大洋其霧濛濛泥尾萬里長沙千里石塘等舟楫向不敢近所可橫  
行直駛者止長沙門沙嘴碼頭門及天堂門五島門而已此亦海國形勢天設之險以限中外者也竊謂海疆  
防守大局當分三路粵閩爲一路吳越爲一路燕齊爲一路粵閩最居險要四處之船由地中海駛登百士而  
浮紅海印度海便是自亞丁錫蘭新嘉坡以抵香港廈門粵閩首當其衝三山五羊之衝時虞侵戲所幸虎門  
廈門南澳海壇等島嶼環拱將弁星羅互相策應於南洋或可無慮耳燕齊外障朝鮮最要莫如登郡北與旅  
順對峙天然門戶北洋重鎮無過於此倘得大臣統轄三路復於廟島皮島之眾島等處添設砲臺層層控扼  
天津牛莊滄州營口也吳越財賦繫屬上海一隅尤四大洲總匯在通商十四口中最爲繁劇非但西國探香  
港來者趨之若鶩近且由大東洋取道日本從橫濱神戶長崎以徑入吳淞已別開生面防禦之難云何得已  
伏思大江入海之口斜向東南而東南兩島嶼以陳錢爲要害由夔錢而洋山殿前屬諸大衝恍如驛傳昔人有  
首之者矣前明胡宗憲設總鎮於陳錢分消洋山馬蹟大衝諸島而守以重江浙門戶洵遠慮也今欲試用  
其策創設東洋水師統轄江浙洋面將募漁勇以聯舟令增令登勢上接察陽下連鎮嶼未始非中道扼要思

患預防之長策也至南北海疆之島嶼地屬險如南隴大奚山各三四百里海壇玉環山周圍各七百餘里其他卽不甚相類而二百里數十里者更不可勝數揆其形勢正天造地設之郡邑也乃沿海之沙洲島嶼極多而縣海之府廳州縣極少長此聽其荒廢棄而不守或未爲捕逃淵藪或如澳門香港城外夷垂涎占據可慮亦可惜如就幅員廣狹悉設郡邑大者分治數縣小者合治一縣俾小民開墾升科立子孫長久之業嗣經保障亦足兵足食良圖也古人云治險以狹又云一寸山河一寸金誠不可忽况今大海諸山皆饒魚鹽財用足以供賦稅裕度支卽使建置之初不無耗費終極斷不至如西域新疆民需協濟且彼無海人多強悍強而用之悉洋防勤乎也沿海地皆回抱環以扼之卽海國長城也此其爲利於國家豈淺鮮哉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三目錄

兵政十二地制下

十三道噶牙河記略

西行日記一則

富良江源流考

金沙江源流考

鴉龍江源流考

翻滄江源流考

橫佛江考

路江源流考

禹貢黑水考

倭河考上

倭河考下

印度河

西域圖說

日文島形勢

約律

馮煥光

范本禮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黃棟材

關名



吳政十二種釋下

十三道噶牙河紀略

胡傳

噶古塔之南二里有嶺曰老楓嶺長白山北出之東幹也其嶺西接嵩嶺東分二支一支東北行山西之水曰斗溝曰馬連河曰爾楞河皆北流入瑚爾哈河山東之水曰穆魯河東北流入興凱湖一支東南行斜曲蟻繞以達瑯春山東之水北流者入嫩芬河東南流者入瑯春河西流者入牙河而流入圖門江則俗所謂十三道噶牙河水也噶古塔嶺瑯春以噶牙河為界過老松嶺而南五十里曰哈施羅子水又三十里曰哈密達水二水皆東流其相會入噶牙河處相去不遠俗謂之三岔口順而南二十里曰小荒溝口四十里曰大荒溝口又四十里曰汪子口皆在東岸為山西諸水出山之口山中皆深霜老秋以其在噶牙河之東故俗又謂之東大山延袤四五百里種糧刈牲者百數十戶散處其間地廣林密而人稀盜賊因之為穴猶光緒八年三月子奉欽差督辦大臣吳燾入山查察戶口地勢俗所謂十三道噶牙河者遍歷其境乃得知其道里之大略焉一由三岔口過河而東十五里曰魚梁子又十五里曰青溝又南過嶺十里曰二家子傳其東北過嶺二十里曰百層溝又東二十里曰柳皮甸一由小荒溝口而東二十里曰小荒溝營又東北三十里曰託盤溝又北二十里曰魚梁子由小荒溝營而西南二十里即大荒溝一由大荒溝口而東五十里曰影壁羅子其東北二十里曰礪石河其西北二十里曰西大坡由坡而北五里曰梓木台又五里曰繩子道溝其東曰小東溝其北五里曰套大米溝再北過嶺四十里即一家子溝由影壁羅子而東四十里曰大荒溝上嶺其北過嶺

十里曰小青溝折而西南過嶺二十里曰夾皮溝小青溝之南過嶺二十里曰小汪溝一山汪清口而南十二里曰五人班折而東入里即大小二汪溝合流處曰小汪溝口入山三十五里溪尾溝水入焉又二十城城嶺子又十里曰高家窩棚其北有道通大荒溝其東十五里分兩源東源約深三十里西源約深五十里由大江清溝口入山四十里曰六人班又東四十里曰大蔭子又東二十里曰託盤溝其南有間道達彈春之密站計七十里其北有間道至小荒溝之北源五十里由此至小汪溝北入大荒溝過影壁子經柞木台北至一家子溝其北洩有間道達古塔不過一百八十里各溝發源之處俗謂之七十二個頂子其東臨緩芬河源皆窩棚窩棚者國語密林也再東二百里俗謂之老嶺水之北流者為瑚布圖河水之南流者為彈春河中國與俄羅斯分界處也各口入山二三十里間有一二耕者再入則皆種麥打牲者之所居山中曠徑遊難路路可通十數里之間忽緣山忽澗水忽蹙嶺忽穿林變幻無定乾終日不見人跡其山水迫狹山石嶮巖之處往往僅曲磴一縷其林之密者香梨陰巖罕晴天日幽僻隱奧為自古人跡罕到之區故盜賊出沒其間而難於掩捕然細察窩棚中凡隱隱有蹊徑可辨於其兩旁林木必有斧斤所斫之痕或一或二或三四以為標記數十里連接不斷是以山中人行道在樹上之覓循此深入窮追必可得其巢穴之所在故并記之以為後之捕盜者稽事之一助云

西行日記二編

馮鏡光

按汝水古木一潰今蘆為一兩北與源不復通往今北汝河自會沙河東還郟城縣西東會者續諸水下入淮其郟城以上古汝水也郟城以下乃古大灋水經流東入嶺者也今南汝水發源於郟城北山曰遂平西平上蔡汝陽新蔡縣東南入淮其上蔡以下南汝水汝水以上寶古灋水也漢志定陵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

新蔡入淮水經注汝水出魯陽縣大孟山東南逕淩城北右則澠水入焉東南逕奇嶺城城北澠水出焉世亦謂之方澠水又東南逕鄖縣北露城西縣城城北至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淮以今地攷之則鄖城南境西平東上蔡西皆故汝水所經矣自故道中涇於是以鄖城以上自沙河者爲北汝至下流則遂襲沙河之名以上蔡以下會攔水者爲南汝其上源則并澠水之目史考古者辨說不可理而九之鄖城以上之北汝爲古汝水上源上蔡以下之南汝爲古汝水下流則澠然可見也向曾考案其說因途次所經故附及之

鐘關古桃林塞杜氏曰桃林在安農華陰縣東澠關是矣王氏曰自靈寶以西澠關以東皆有桃林自嶺山以西澠津以東通稱兩谷是桃林兩谷又不以一地當之矣考秦漢二國及今澠關相距各數百里秦關在安農班志安農有秦函谷關今靈寶縣南函谷故關是也漢武霍元鼎一年三橋使言移置新安今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新關是也至後漢建安十六年始移函谷關於華陰故名澠關今關城是也蓋自洛而陝而華山谷阻深隔絕行路歷代置關地望不同而據險控扼則一矣

富良江源流考 甲申閏五月作

范本禮

自秦言富良江者皆以瀾滄江爲上源而不知非也瀾滄之下流入越兩者乃東埔寨河即海國圖志所謂歐南若河而今西人名之爲西貢河者也若富良江則今西人所謂紅河其上源乃禮社江而非瀾滄江也謹按皇清通考四裔門由廣西雲南入交州之道皆必渡富良江蓋富良江自交州之北爲越南東京之湯池故宋郭遵次富良江而李乾德標明張輔循富良江而下遂據東都而四朝乾隆時征安南許世亨夜渡富良江黎人明達其都前事歷歷可證考近江西黃氏西徵水道言瀾滄江經車里孟備孟崙諸土司南流出渡微入南掌國自發源至此歷五千餘里急湍奔瀾如銀河倒瀉舟楫阻迫下游經歷南掌連羅五千餘里亦復如

是夫急溜奔繞舟楫均通則利治不可渡則矣黃氏西華日記又言西貢古曰南郡即安南嘉定富瀾滄江分  
嶺多派從此入海是瀾滄江即西貢可知與海國圖志東南洋沿海各國圖之狀南者河正相吻合則瀾滄  
不在越南東京之北又明矣而以富良江爲瀾滄江可乎至魏氏錄以眉公河即富良江則又不然考日本引  
田利章安南史言眉公河安南東埔渠呼之爲大河發源於關他特之奧區高山激流洶雲南老撾入東埔渠  
至南旺府分爲一臂入德領交趾境德領交趾即由境東埔渠地屬於法人者合而爲一又分數流爲七大流入海則所謂眉公河  
者仍即西貢河也蓋眉即默南之合音居公有一臂之轉今粵人讀君若委平聲海國圖志之默南者河即公  
河實一河而二名乃瀾滄江非富良江也者澎湖蔡氏海南雜著言河內省城即古東京而前者法人流不探  
道乃由紅河直抵河內者法越構兵法人亦道紅河以攻河內後又言欽與中國以紅河爲界割紅河以北  
屬中國以南屬法則紅河當東京之北可知而安南史言紅河在東京雖一巨流其上游發源於中國又云在  
東京北部皆紅河下流之砂洲也又云連山發於雲南巨紅河與眉公河之中間至海而止證諸海國圖志東  
南洋屬富良江在東默南者河在西中界大地正合則富良江非紅河而阿漢境大川之入越河境者瀾  
滄江之東爲禮社江禮社江之下流至湖化府界曰魯都河法人流丕於同治四年由漢人越循紅河以探道  
正由魯都河順流而下紅河至河內見光緒九年五月日報則富良江之上源非禮社江而何蓋禮社江即水經之婁檢  
河也水經曰禮社江有三源東源曰白尾江出雲南縣北梁王山西南流至縣北分爲二支一支東經城北  
又東南流爲一泡江入金沙江即水經所謂屈從縣東北流者也當有缺文 一支南流經縣西至蒙化臨東  
而西源臨江出蒙化廳西北者東南流來會曰禮社江東南流經嘉慶縣北爲大厥河南經新平縣斗門嶺  
南左納麻哈江東南至元江州北曰元江又東南經元江州東爲漢西隨蒙地即水經所謂東南出益州界入

群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者也又東南經元江州東南爲漢洮縣地卽水經所謂又東出遂桑關者也又東南納龜溪河爲阿底江又東南至蒙自縣東南爲黎花江又東南入開化府界爲魯河又東南入越南界經河內省北東南分數支與湄梅者頗等河會按漢地理志西隨縣水北至臨俗入尚龍縣西臨在今元江州東部界在今望寶縣南屬水當即湄梅河與水當即者頗河向臨縣即富良江也與正支皆東南流入海卽水經所謂迤及趾亮冷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主南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者也自鄺氏不知經有脫文注乃多誤而後人乃不知禮社江之卽萃檢水矣安南列爲藩服中國人之至其境者未嘗詳究其水道乃不知富良江之卽禮社江下流惟魏氏源始言富良江之上源爲黎花江而又以眉公河爲富良江則亦誤耳噫越山雖最嶺國遠則天朝之藩屬也勢則南徼之屏藩也乃於其川流水脈傳錄於我中國者尙茫然不知由是各以臆度言人人殊靡所折衷不知窺伺者固已探地繪圖廠印指掌也

金沙江源流考四徵水道

黃檉材

金沙爲長江之遠源滙屬青海經流西南徼外南至滇中折而東北至四川敘州與岷江合凡五千餘里余別著江源考茲不復贅云惟是漢番譯語節簡異名隨經志乘今古參差不得不參考互證衷於一是又支流別派匯納良多原委分合不可不辨明一統志金沙江卽古麗水源出吐番巴薩過拉木山譯言乳牛石也謂之犛牛河說犛爲麗一名神川唐書南蠻傳貞元五年南詔異牟尋大破吐番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又西域傳多彌木西羌屬吐番號雞鷹演犛牛河土多黃金又地理志漢西月河一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犛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辟舊志指此爲古若水不知若水卽今鴨龍江也或謂此卽緇水按水經注若水經越蜀大作縣入緇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亦爲一水其一水枝流東出經廣柔



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流經旄牛道至大祥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明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云  
 河源出自扶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如扶必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灌入  
 犁牛河其北所出之水是為河源今自黃河源至金沙江源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巴顏喀喇山宗泐言與  
 今顯合必力處即布疊楚至巴塘則稱巴顏楚入雲南麗江府境則稱麗水夫犁也魯也繩也賴也皆  
 木魯為蘇至吐番境則稱布疊楚至巴塘則稱巴顏楚入雲南麗江府境則稱麗水夫犁也魯也繩也賴也皆  
 皆麗之轉音非有異也沿江產金之區亦在維西中甸境內此又金沙江之所由得名也舊說皆言源出吐番  
 蓋唐末以上青海氏羌諸部落悉併於吐番耳據今之疆域則此江首尾未嘗涉唐古特界其上流凡五源俱  
 在青海正線木魯為蘇出巴談通拉木山即犁牛石也東南流折而東北百餘里與西北源喀齊為蘭木倫河  
 合源出西源河又東南流二百里入木魯為蘇又東北三十里與西源拜都河合源出雙中北流二又東北  
 百里左受一小水又東六十里與西源阿克達木河合源出阿克達木山從小海子東北流又東北  
 與北源托克托乃為蘭木倫河合源出阿克達木山從小海子東北流又北流一千里  
 自入木魯為蘇又北流時東一百里石受玉樹土司二支流又東南二十里有那木齊圖為蘭木倫河西北  
 來會源出那木齊圖山谷東流又南流百里左受庫庫為斯及圖哈爾圖二支流又南流折東三百里右受齊  
 齊爾納河源出那木齊圖山谷東流又南流百里左受庫庫為斯及圖哈爾圖二支流又南流折東三百里右受齊  
 上皆齊爾納河也又南流經札武土司折東南至納魯土司入四川邊徼乃名布疊楚又東南經德爾格忒宜撫  
 司有支流發源春科土司南流二百里來會又東南至上瞻對左受一小水折而南流至瞻納土司有多克  
 楚河發源桑昂巴野番山寨西北來會又南流經瓦迷爾麻麻畢諾土司又南流至上臨卡石入巴塘境名巴

額楚河自納蘇至此約七百餘里又臨南境上下蘇河三百里至牛古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聖世之奇聞

兵部十一

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巴營河東北來入之巴河二源一出小



拉木拍相連如貫珠西北流入瑪楚河又南流百里經春科土司入四川邊徼乃名鴉龍江又東南流左右各受一小水經曠葛結土司又東南一百里右納雜楚河又流南百里有一枝河發源青海阜作克呼通拉山東北來會折南流百五十里謝楚河東來源出東土司鄂衣楚河西來源出林土司南流百里東南流百里會又南流少西百二十里至納林沖左受一枝流有二源一出東一由南布新甲西南轉經又南流五十里右受楚楚河源出土司對東流又南上上渡爲喀木番也運茶之道轉東南納浪土司而西南南流三百里至中渡汎爲進藏驛道設外委一員管理渡船江之東爲正宣密司所轄江之西爲裏塘宣密司所轄左納入角樓之水右納麻蓋宗之水又南流百二十里至卜渡入南遠村界屈曲二百里至輝到麻與打沖河會源出湖沽湖東南流經左所合渠渠源自鹽井三自此以下遂名打沖河又東經懷遠於折南流五百里至遂易土司與安甯河會源出北來會東流入於鴉龍江自此以下遂名打沖河又東經懷遠於折南流五百里府志指鴉龍江爲古總水引元史云水源極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婦避脈踏葛武侯五月渡諫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取縣實字記以爲在瀘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蜀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縣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曰渡瀘縣緜緜加入益州此名渡瀘焉有驗余按鴉龍江上中下三渡在唐末之世爲吐番入寇之道至於武侯南由蜀人益先逾大度河後渡金沙江不必經由鴉龍漢時瀘州即今暫遷永昌即今會理雖置郡日久尙取道於馬湖其北路隔絕於旄牛國不能通也

瀘滄江源流考

黃梯材

後漢顯宗時通博南山道渡關津行者苦之歌曰漢廣橋開不實度博南越國津渡關滄爲他人蘭滄之名始於此水經注華陽國志皆不能考其源漢志瀘滄江源出吐蕃囉和歌甸之鹿石山一名鹿滄江一曰浪滄江

南入大理府雲龍州界接暖頰和歌句即今察本多之轉音也明人李元陽著潞水辨史來信尋聞春潞水辨俱以此為禹貢之黑水元陽云瀾滄江皆出吐蕃北來蓋與龍州知連水勢並洶洶皆入南海然路江西兩趨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山西北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間至交野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皆為緬夷則禹之所瘞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勸農日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益彰彰明矣後人駁之謂瀾滄源近雜界雜州又絕無黑水之名不如瀾江源遠而本有喀喇烏蘇之名為可據也天瀾滄浙江一水館發源於越地東南流入雲南維西龍巖相距長近中隔一山南流至水昌以下乃復分開瀾滄江折向西南由緬甸以注南海瀾滄折向東南經順甯潯洱由南寧邊羅以注南海論其首則潞較遠於瀾滄論其尾則瀾滄又倍於潞其遠近宜大小無所區別彼此各執一辭迄無定論一者皆可指為黑水其實二者皆非禹貢之黑水也禹貢之黑水惟雅雅藏布江足以當之余別著論今不復述姑就瀾滄之原委與所納之支流詳考之技術絃韻志瀾滄江二源一源發於距坐里岡城西北一千餘里格爾吉匪噶那山名匪楚河匪楚河源出青海格爾吉土司東南流二百餘里又東南三百餘里至泗巴土司左右各納二小水折而流少西入喀木一源發於距坐里岡城西北八百餘里又西兩流二百里至喀木多寺左右曰昌河有四川橋為通地之大道一源發於距坐里岡城西北八百餘里巴喇克拉丹蘇克山名鄂樓楚河鄂樓楚河有兩源一化拉爾占東直山一出東克布宗克山東南流二百餘里四十里至喀木多寺右名曰俱東南流折而南至距坐里岡城東北二百餘里察木多廟前水台流名鄂河有兩源為通河之大道

以今之地望及西甯鐵路站所謂藏文川大月河者即昌河二水之上流也拉克楚河南流百四十里至包敦入于界又南流二百里至兄衣折而西南二百餘里至散金拉復折而東南一百餘里至察其寺有早倉

河東北來會 甲倉海峽出官角西附能經草風工又西南至格日宗合格是河又西流至了才蘭與盤龍運  
合區盤運山打仔西南流經哈甲峽口又西南至噶瑪折南流經昂山而融與甲有河合而西南  
至察瓦同入 又東南百餘里左受色爾恭河 石般濤拉爾與西四合下卷即之水又西南入於拉克楚河  
色爾恭河源出昂山西南流至阿區合上春勝之水又南流經  
折南流入江卡境百餘里至角占有左貢河西北 左貢河源出昂山西南流至阿區合上春勝之水又西南入於拉克楚河  
河東南流至拉爾與西四合下卷即之水又西南入於拉克楚河  
番商運茶之道由此過皮船渡或有緊急之事則用溜筒渡之故土人皆呼曰溜筒江云又東南流三百餘  
里平鹽井土人取水傾注稠樓之上少頃風乾成鹽河東之鹽色白河西之鹽色紅或謂鹽性熱食之多瘳  
病是以番民男婦往往項負糞此者十居六七蓋未經熬煉之生鹽且糞雖不淨也拉楚河又東南流三百里  
經茶利大雪山入雲南界始名瀾滄江又東南經阿波子為滇人進藏之大道設有稅卡又東南流三百餘里  
經塔城關折南流二百餘里經維西廳西境又南至蘭州土司東別為沱曰漾濞江東南流至上江嘴土司左  
受劍川河又南流約浪穹縣西境至漾濞巡檢司左右各納一水有鐵索橋廣入丈又東南至合江舖受大理  
洱海之水轉西而流經蒙化廳境受永平勝備河之水南台於瀾滄江瀾滄江碎由蘭州西南流五百餘里至  
雲龍州治西納泚江之水又南流少東一百餘里至發紅橋兩山壁立聳拔千仞因石基以建於鐵經十六上  
那平板廣十有五尋摩崖多摩窠大字皆明以後款識有殘碑云 國初平西親王進剿金薩李定即拆斷此  
橋我軍編袋以濟事定之後親王乃捐貲重建後又改名永濟橋端設有稅局設卡按水昌為漢傳南道疑此  
即古之蘭津也按馭歸最扼形勝又東南流二百餘里受永平銀江之水經順甯府北境台漾濞江折南  
流經營州東境順寧之水自西來會又南流轉西南經孟夏孟班諸土司境右和狀馬河左受威遠江又東南  
流左右收一小水至孟養土司名曰九龍江又東流折南經軍里孟龍孟崙諸土司界接江自東北來會從此  
南流出滇徼外人南掌國自發源至此懸五千餘里兩岸皆崇岡疊嶂無一隙之坦途急溜奔瀾如銀河倒瀉

舟楫因適下游經懸雨掌途羅又五千餘里亦復如是

### 澗江源流考

黃棟材

舊說西番之西大澗沙之南湧出一澤名曰嘉湖南流爲澗江明一統志澗江一名怒江源出雜寧經澗江安撫司之北蒙氏僭封爲因潰之一衝截圖志云澗江發源於衛地之布喀大澤淵澄如黑又多伏流蒙古呼黑爲喀喇水爲烏斯故名喀喇烏斯以此爲禹貢之黑水則名稱猶舊製之指瀾流湫檢爲黑水者猶略有依據也今考圖經前藏拉薩北二百八十里有池名曰布喀橢圓形廣六十里袤一百五十里從此池西北流出百餘里入額爾吉根池對東北流入十里入袋蓬池又折東南流入十里入喀喇池三池俱縱廣五六十里中有二山四池環抱其外不合如缺復從喀喇池東南流出四十里納布倫河一統志布倫河在喀喇池南一百五里之東水池亦合又東北流五十餘里入喀喇烏斯又東流五十里受北來之二小水折南轉東流二百里至喀喇烏斯爲西番進藏大道皮船爲渡轉東北流經蒙古三十九族地境三百餘里至伊庫山有沙克河西北來會一統志布克沙克河源出拉薩北七百餘里喀喇烏斯占古察漢南流三百餘里西合那圖山之水名沙克河又流東流二百四十里西受庫爾河北受布喀河又東南流百餘里入喀喇烏斯且漢河源出伊克爾其而爲巴流未知孰是又東北流二百里經蘇普克土司有索克河自北來會什山於水合而東南流二百餘里西南有巴流是也

巴什旗布喀山極其峯流出之四水與此相折南流二百里左石谷受一小水轉西南自餘里會衛楚河源出伊庫山三溪合而南流二百餘里入喀喇烏斯折而東流左受一溪右受一溪入十里受楚楚河源出達蘭宗楚河源出伊庫山三溪合而南流二百餘里入喀喇烏斯折而東流左受一溪右受一溪入十里受楚楚河源出達蘭宗

相聯如貫楚東北流二百餘里抵拉子山左又東流二十里左受一小水右納碩布楚河源出中義北流經右南一帶轉東流二百餘里入喀喇烏斯又東流六十里納沙隆錫河源出洛隆察四南海子北流轉東南流三十里有額什齊河自里入喀喇烏斯

北來會又東南經必蚌山至竊玉橋爲渡蜀入藏之大道又東南流七百餘里江之陽爲巴克碩游牧江之陰

爲波密野番又東南會鄂宜楚河一統志源出西康里國城北三百里納爾又東南流經桑曲岳宗入江卡塊

江之外悉爲怒夷故名怒江又東南三百餘里入雲南維西臨界折而南下經雲龍州西徵右納狄江滇出

江之外皆狹怒諸夷及黔翁野番人迹不到歷六百餘里入保山縣界乃名潞江南流經潞江安撫司兩岸

稻田平衍二十餘里俱糴夷耕種柯寬二十數丈建威索橋往往怪風陡起鐵船皆斷橋塌五日一饑即

胡撫子大半漢人四月以後頗有瘴癘漢人皆歎去凡過此者必策胸前誰不敢停留也蠻夷多居於山頂勇

嚮勳力耕作遠勝蕃矣潞江又南流少東百二十里左納沙河源出保山縣東北新寧海南流經甸甸

南百餘里至遮放土司從此出滇境流入緬甸國名曰撒路音江南流百餘里與南江會源出西康入緬江轉西

西南流三百餘里經狀馬孟定土司緬甸又西南入於緬江又南流入百里闕入南寧邊羅一國邊隅轉西南三百餘里入麻撒班首屬

緬甸今爲某人佔踞又南流四百餘里至摸兒補注於南海其地舟車輻揆爲通商局頭潞江自入緬境以來

左右所受支流大小凡十有數水其名不可得而悉考也

橫標江之源自來無考或云出後藏阿里門底斯山蓋以雅魯藏布江爲橫標江也中西地圖皆從藏地

微輪起而略其上源蓋隔絕於野番山塞人迹罕到無從揣度然准以地望考其蓬星尋其山川之脈絡知雅

魯藏布江之爲大金沙江則界限分明微外雖水自有條而不紊矣今考雅魯藏布江之東其間源遠而流大

者惟薄藏布河一統志誤以薄藏布河爲龍川江之上源於是不得不以雅魯藏布爲橫標江西人地圖則誤

以雅魯藏布江連於亞山之蒲蘭蒲達江故以薄藏布河爲大金沙江之上源或一水而誤分爲一或二水而

混合爲一原委錯亂彼此歧異迄無定論皆以意爲之不能考其實也一統志薄藏布河在薄宗城南一里有

橫標江考

於橫標



一源一源發於薄宗城東北三百餘里春多嶺名鴨龍河合六水西南流一源發於薄宗城西北五百餘里東  
 拉嶺名厄趙河合十餘水東兩流至薄宗城前二水合流名薄載布河西兩流經喇克卜都葛及羅克卜札所  
 屬之門布都落入雲南騰越縣界衝羅羅志前寬拉里之桑楚河左右二源合而南流百餘里有阿喇山喇喇  
 多爾多四水合而自西來會又南流轉東南百餘里衝楚河東北來會源出鄂吉宗西滿洲南多甲買又東  
 南流二百餘里左右各受一小水至薄宗城前與鴨龍布河會即鴨龍河源出鄂多嶺南流經波密野乃名薄  
 載布河南流經喇宗城折東南經嶺野番及茶山麻里至古永隘入險越羅羅界沿江設有七十二練卡折西  
 南經腰西猛豹營至千崖宜撫司與騰越之大盈江會源出騰越北境之清海北流西流折南至羅治西  
 經南甸宜撫司以西至此地勢開曠水流平緩寬至數百丈不等土人呼為海珀沿江沿江兩岸皆平曠沃衍  
 頗有富庶之象西流六十里至蓬蓬宜撫司蓬蓬河自北來會又西流經弄璋街六十里至雙允又二十餘里  
 戶宋河自北來戶獸獵撒水自東來入之又西流經鐵壁關兩岸皆野人山寨出沒無常劫掠商旅有紅奔  
 河自東北來入之自此以西為緬甸國境地勢平洋豁然開朗另是一番景象矣至蒙羅有漢人街臨於河干  
 三千餘家為奇賴貨物之所天氣炎熱暮春之初無異內地盛夏兼之蠅蚋叢集煩擾可厭緬之剝木為舟聯  
 二舟為一覆以草蓬載運棉花西行百數十里至新街合於大金沙江騰人商於此地者三百餘家建有關神  
 廟極地皆板屋獨此為瓦頂為軒殿極闊設有慈凡一員其吉利設有亞葉板一員火船至此而止每月往  
 來兩次檣標之北有曰札頓江一名麻里江自東而西經流巨石萬勿銅壁諸關之外首尾六七百里亦至新  
 街合於大金沙江

禹貢黑水考

黃嶺村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辨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遐邇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也唐樊綽以麗水爲禹貢之黑水云與漢澆江合程諫國東入南海程大昌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雍梁二州虛境然今麗水自與岷江合程流中國注於東瀛不入南海也明人李元陽著黑水辨史兼信著聞奉黑水辨俱以瀾滄江爲禹貢之黑水元陽云瀾滄江皆由吐番北來蓋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然瀾江西南趨緬甸中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稍屬惟瀾滄由西北向東南得須臾南郡之阻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皆爲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勳農官張立道使交趾館黑水於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益彰彰明矣至若以瀾江爲黑水者則因上流有喀喇烏斯之名蒙古館稱黑爲喀喇水爲烏斯近人多宗之一統志衛藏圖志皆主是說惟張機黃貞元獨指大金沙江爲禹貢之黑水張機曰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番地即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其下流亦十倍於三江之水雲南志載大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黃貞元曰大金沙江瀾滄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滄僅四分之一大金沙江十倍於瀾滄瀾滄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羅惹俱可窮源上源亦狹大金沙江上源相傳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崎嶇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土人情慮見川外隱隱有人橋形殆似西羌之域也或較之云此水雖大但遠在西南荒徼外與雍梁一州之境杳不相屬余按徵外諸水瀾滄一者其源流遠近大小彼此均同無所軒輊俱發源於前藏東南流經江卡一水相阻甚近南流至永昌以下乃分開一向西南趨緬甸一向東南入暹羅論其源則發於前藏論其委則瀾滄又

大於潯安得舉其一而遺其一乎禹貢三言黑水當以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為正文夫禹治海外之水  
 必擇其最大者而施功康熙五十八年 上諭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既  
 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達續喇嘛所屬為衛地班禪  
 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夫瀾滄一江僅涉喀木之境惟雅魯藏布江發源阿里暹羅後中前  
 三藏之地五千餘里折而南下經緬甸又五六千里注於南海首尾萬餘里大小支流匯納數百水勢浩濶  
 無與為匹實西南海外第一鉅流然則禹貢黑水舍此更無足以當之者後儒拘於疆域以去雍梁一州太遠  
 為疑不知西北諸胡迄於流沙皆統於雍州西南諸夷盡於南海皆統於梁州是以天文井鬼為梁州分野而  
 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諸國皆占焉即如今時西藏統於四川駐藏文武關防悉冠以四川二字豈得  
 謂川省疆域無此荒遠哉唐書吐蕃贊普居跋布川或通流川地理志跋布川在暹迦川西南廣藏河乃至其  
 地即今之雅魯藏布江是也源出藏之西界卓青特都落西北三百四十餘里打木朱克喀巴瑯山東流百餘  
 里左納嘉克嘉河有四源合而南流又東流受一小水又東流四十里馬克藏布河東北來會一統志在卓青  
 源出東北嶺里流四流二百五十餘里北受尙里嗎巴木流克龍山流出之二水南受拉土安山一統志在卓青  
 里山流出之三水由羊巴木流四轉而流八十餘里又受西北牙拉流達克龍山流出之二水又南流六十餘  
 里入雅魯一統志在卓青轉東南流五十里鄂水河西南來會一統志在卓青特都落南源有四一出昂比強北名鄂水河  
 源布江一統志在卓青轉東南流五十里鄂水河西南來會一統志在卓青特都落南源有四一出昂比強北名鄂水河  
 同前山名拉出河俱東北流二三百里合為一統志在卓青又東流十餘里右納蘇穆朱池流出之水又東流八十里右受作  
 一水又東北流六十餘里入雅魯藏布江一統志在卓青又東流十餘里右納蘇穆朱池流出之水又東流八十里右受作  
 噶爾河左受蘇楚藏布河一統志在卓青加巴爾河東南流五十里其餘源出番圖岡拜山流出六水俱南流百餘里會為  
 色昂勒蒙山流出之二河俱灌入加巴爾河東南流五十里其餘源出番圖岡拜山流出六水俱南流百餘里會為  
 水西南流木出六色立羊古山流出之二水會為蘇楚藏布河又西南流七十餘里入雅魯藏布江一統志在卓青  
 二十里會為楚河一統志在卓青正南那水馬山之北一出東南南流百餘里合為蘇楚藏布河又北流二十餘里

入雅魯 又東流十餘里滿楚蘇布河自北來一統志在使南西北有幹爾充山故俄山或出二水南流二百  
 水六亦合流為滿楚蘇布河又東六十餘里南來一統志在使南西北有幹爾充山故俄山或出二水南流二百  
 式爾河又北流九龍會又東四十里有受薩布楚河一統志在使南西北有幹爾充山故俄山或出二水南流二百  
 十里又東流百餘里旁有二水一自西南來名榮河一自東南來名羅河又東流經宗喀折而北流三十里在受薩爾格  
 者皆山可合流為河也北流一百二十餘里入雅魯布江又東流經宗喀折而北流三十里在受薩爾格  
 河一統志在使南西北有幹爾充山故俄山或出二水南流二百  
 西布拉克山出八水分流於北水名薩爾格河又南流三十餘里東有斡布爾山出二水一水出有拉申思必普達  
 百二十里入雅魯布江又北流折而東一百四十里至列克隆受一小水一統志在使南西北有幹爾充山故俄山或出二水南流二百  
 至札布桑堆左右各受一水折而東北八十里至章拉改為四達之孔道又北流轉東科爾拉日東巴受二  
 小水二百里至蘇漫有達克楚河西北來會一統志源出罕阿布林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札木楚克滿流百  
 八十餘里至達克布查克木馬下北受七來一統志源出罕阿布林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札木楚克滿流百  
 鄂安聖河又東南流六十餘里入雅魯布江折而東北經彭錯湖入十里花寨子左受結特楚河又東  
 北流轉東六十里經得爾敦湖北受歸案克布山之水南受富楚河有二源出於九山九流北流百餘里至  
 至鄂爾福東西各受一水又北流經又東流經後藏札什倫布之北八十里至拉古會年楚河一統志源出朱  
 四聖寺東二十餘里入雅魯布江又東流經後藏札什倫布之北八十里至拉古會年楚河一統志源出朱  
 拉湖北流二百餘里合流為一水東流河又北流八十餘里至巴旗城東有八小水從東北來合流入此河及  
 經江收水南折西北流六十里入雅魯布江又北流七十餘里至巴旗城東有八小水從東北來合流入此河及  
 聖河北流過日喀則城東折東北而東南流百五十里至年木哈達商河自北來會一統志在喇那木林城南  
 西二十餘里入雅魯布江折東北而東南流百五十里至年木哈達商河自北來會一統志在喇那木林城南  
 克布二山流山之水南流五十餘里入雅魯布江又東流百六十里從喇木巴拉嶺北入衛理左納宗水湯之水  
 東北伯山之水南流五十餘里入雅魯布江又東流百六十里從喇木巴拉嶺北入衛理左納宗水湯之水  
 又東流入十里至甲馬卡左右各受一水又東流八十里經為悉克林哈城南受一小水又東流七十里至曲  
 水喀爾招木倫江北來今本志源出喇嘛寺布江經楚舒府城南又東南至日喀爾公略爾城北有喀爾  
 木倫江源有二曰米底克祿紅河自東北合流之水南流三百里至西南米底克祿紅河自東北合流之水南流  
 龜來會曰達多城東北二百里之在達多城東北二百里之在達多城東北二百里之在達多城東北二百里之



絕不相讓山勢經孟奈布爾部落至俺來刊

即古板林  
盤盤等國

蜿蜒南下直達散海口今山外皆吳育河屬都山內

皆緬甸地又大金沙江者乃滇人之所名對麗江之小金沙江而言也滇人經商皆在緬甸境內無一至印度者

此乃西國之誤中土從來無有言大金沙江會恆河者也顯西人地圖未敢遽指爲實但用點綫連之亦鈇疑

之疑云爾去歲在大理府城有法國教士出示地圖則以雅齊藏布江連於太金沙江蓋其人久居滇中往來

變方補地多次確知非雅齊藏布不足當大金沙江之上源也此江既定而後徵外補水有條不紊矣雅齊藏

布江南流入緬甸東北界緬人稱爲伊拉瓦底江轉西南流千餘里孟拱孟養一水合而西北來會又南流百

餘里麻里河東北來會又南至蒙慕新街合檳榔江自此以下地勢平曠水流漫衍寬七八里或十餘里不等

按新街即趙宏榜所敗績處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法爲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邦登自貢章順流

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轉西流而西北百數十里至磨太折而西南經老官屯百餘里至格沙龍川江自

東來會又南流而西南至誠

慶打河又南流至阿瓦城東北有能河抹自東來會

里日安拉營那城濱人居此者三千有餘多娶緬婦爲室東北十里曰孟得倒城乃緬王所居環以木柵自新

街至瓦城約計千有餘里伊拉瓦底江環過三城折向西流少北百餘里有磨河北來入之轉西南流百餘里

有更的宛河西北來會

河左納二小水右納一小水西百餘里入伊拉瓦底江

而西南而南而東南左右受十數小水至門納爲緬南界設有蘆几一員從此南流入英境至別牟

爲大馬頭商賈繁集有火車鐵路一日可達暹真輪船水程則須三日也自此以後江愈寬流愈鉅輪船往來

爲大馬頭商賈繁集有火車鐵路一日可達暹真輪船水程則須三日也自此以後江愈寬流愈鉅輪船往來

爲大馬頭商賈繁集有火車鐵路一日可達暹真輪船水程則須三日也自此以後江愈寬流愈鉅輪船往來

爲大馬頭商賈繁集有火車鐵路一日可達暹真輪船水程則須三日也自此以後江愈寬流愈鉅輪船往來

絡繹兩岸多建樓曲由兩流分爲數派其正幹則折向西南由跋散以入海故又稱曰跋散江云東南分一枝至漢宜屬海濱一大都會其吉利有巨會誠此閩人尚於其地者不下萬人粵人亦有數千滇人則僅十數家而已自瓦城至漢宜陸船水程凡八月約計一千四五百里按英人所佔緬地廣袤千數百里即昔之緬古國也田土膏腴物產豐盛其民多文萊族唐人所謂茫來由是已道光初年英緬構兵兩破其軍水土不服往往挫衄本欲退師反聲言水陸並進直搗阿瓦緬王大懼乃割地前和伊償兵費九百萬夫元明以來中國屢次用兵於緬俱不能得志而其人取之願易如反掌何也中國由雲南出軍山路崎嶇轉餉甚勞兼之時值暑雨瘴疫多病軍器新街一帶今時猶然每至四月以後則商旅絕迹必待秋涼而後可行英人印度之地與之毘連輪船航海溯流而上勞逸迥殊緬人水師戰船非英之敵所居皆板屋環木櫛以爲城尤不足以當西洋巨砲是以日侵月削沿海精華盛之區羣食殆盡元代征緬亦以舟師制勝然必至新街臨時造舟亦非倉猝可辦也觀默深嘗言這舟該地從雅魯駛布江順流而下可以直攻印度此因誤以蒲蘭蒲達江爲藏江之下流故也然藏地河道怪石林立奔騰倒瀉豈能通行舟楫故滇省全境如金沙瀾路諸水皆經流數千里不聞一葦之可航非若三江兩湖地勢三百里水源即可鼓棹而占利涉也坐一室而缺九州不知天時地利之懸殊時勢情形之各別遂有此臆慮之論何異扣盤磨爛之貽譏乎或謂馬賈之言黑水實有三流非一江也出居慶海者爲羅州之黑水羅州之黑水比大金沙江則三危之黑水也必欲合三者而一之求其貫穿一州遍歷三危則微外實無此水且羅州在中幹之外隔於南山放水皆北注無緣南流夫考古證今未可拘文奪義分之則適合之則空要性實事求是而已

印度凡三大水西爲印度河東爲滿爾滿達江而恆河橫貫其中自西北而東南地勢中衝夾在許多番名安治士河一作安額或作雅伽印度人稱爲聖水浴之可以消洗惡生罪過佛經凡言恆河者皆指安治士河也中土之人稱印度河爲西恆河安治士河爲東恆河實則恆河安之譯也印度河或譯作新頭河一作信地河初無恆河之名也水經注及康泰扶南傳於一水之源流往往混亂不能區別蓋皆得之諸經求法之僧傳聞異詞展播謬莫追其詳海國圖志恆河考一篇誤以安治士河只印度河同出一源至中印度以下乃分爲一流不知印度河有五大源皆西南流匯而入海安治士河有三大源皆東南流匯而入海宗派各異趨向殊途中間隔於千餘里之砂磧尙有數小水曰北而南至砂磧而伏流兩無所歸者曰砂磧地高水易淺洩安治士河之水河緣飛越而過與印度河同源乎此上流之牽台兩源爲一源共誤一也又謂安治士河之下流與大金沙江會而入海則竟以亞山之滿爾滿達江爲輔甸大金沙江豈知大金沙江之上源卽西藏之雅魯藏布江東南流入純境經岡瓦奇城再而流數千里分爲數派平濶真散等處而入海也孟加拉五六千里中間隔於孟登阿拉干一帶之崇岡疊嶺大金沙江之水曰緣飛越而過與安治士河會流乎此沿西人地圖之謬指鹿爲馬不知大金沙江與滿爾滿達江原委各別形勢阻隔混合二水一水其誤二也又言懸版在巴達達山西域愛烏罕東境恆河委以一部而南經克什彌爾之東印廣河經流克什彌爾西境非東也豈知懸版乃由于闕往北印度之道在慈嶺之東南等法無從于闕無向于合國在道二十五日又南行一日入慈嶺山到於慶福安島行一十五日到錫又國屬宮慈嶺之中從此北北陸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慈嶺冬夏有雪又有春隘陸之隘及隘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順西南行十五日足岸險絕才懸千仞下有水曰新頭河昔人鑿石通路及度七百傍梯已隕懸巖沙河兩岸相去八十步渡河便到焉長國是北天竺北魏書惠生



從于闐悉牙駒波西又南行入渴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慈嶺山復西行三日到鉢孟城二日到澤龍池自發  
慈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宜天半夫渴盤陀國正在山頂自慈嶺已西水宜西流入西海  
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十月初旬入撒達國十一月中旬入餘彌國漸出慈嶺嶺嶺峻  
屬憐運鐵索懸渡不見底十二月初旬入烏錫國北接慈嶺南連天竺云云按法顯惠生同出一途由于闐  
而南論慈嶺以達於北印度是以千里遠近及所經國名大略相同錫又曰渴盤陀於慈嶺未駒波又屬其屬  
場一也准以地望蓋在克什彌爾之東境古今譯音各別耳傍梯四偏橋道懸渡即渴盤陀鐵索三藏之地及  
漢書徵外所在多有至晉唐元焚之使西域與元邱長春之語雪山行在則皆由伊犁西行適出慈嶺之外經  
渴門過錫河扣南陔大雪山以達於北印度故宋經慈嶺為舊程途有東西道之別津度有上下游之分魏  
晉以前往罽賓者多由東道出干闥必經懸渡傍梯之險唐末而後至天竺者多由西道出疏勒亦有渴門石  
峽之奇邱長春西遊記云初從鐵門過阿母河至印度北雪山行在及歸從他道過石峽有石梁橫其上下流  
其急賦詩有水北過門猶自可水南石峽更堪驚之句此水即印度河在懸渡之下游者也石峽乃巴達克山  
入過錫河非即此河也長條僅至雪山行宮尚未入北印  
然堪無礙得渡印度河余初亦誤未及北正午時許於此海國關志東西易道上下乖舛形懸於巴達克山  
之西反以石梁為其上流共誤三也又法顯經順位水東下十八由蘇南岸自達波大國從此東行近五十由  
延到多摩梨埒即即其說甚明自屬氏水經注引引大秦一名梨軒之又致令後人昧或魏氏遷移梨  
軒於印度河口附會於條支與西海之地尤謬之遠矣且謂錫河與印河同源於慈嶺脊土之大龍池  
西行六七百里始分爲二總錫河北流經羅斯泊印河西流經伊西河泊直至包社始轉而南印度河豈有  
如比之迂謬哉其誤四也且夫印度幅員遼闊東至亞山阿拉干西至阿富汗北至芝罘大海北極大雪

山爲界其中列國數十大小不等元類即敘述最詳疆域以狹道里雖非井井有條其途印度河至犍揭羅國則曰自此西北至波斯科標西女等國皆非印度之境也乃魏默深則併波斯大方安息條支諸國迄於地中海概曰爲西印度其迤北一帶則巴達克山布哈爾塔吉克及哈薩克游牧諸部皆指爲北印度故其大之詞頗張揚是誠何心豈知西域前部自古皆回教語言文字風俗種族與五印度各不相侔西國實月氏境壤毗連造爲強弱互用兼併或彼此原無一定之界限然不得因據其地併其名方今五印度爲異人所踞將英倫三島亦可曰爲西印度有是理乎余憐西人地固凡繪印度全境者西至阿富汗俾路芝北至大雪山而止且梁書所云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以至盤越列國數十皆身毒也漢唐諸史及釋氏西域記凡言西海者多指印度洋非地中海故印度河與西海接河非東海水經注所謂二水所注則海所納自爲東西是已

地中月氏即今之阿富汗高附與甲都即相並也印度河而下西南至於特穆羅河以西海也若以東西是已

地中西海則當云從月氏安星以四至西海不當云以四南然則月氏安星之季印度明矣

黃棟材

恆河者安治士河也恆之與安華梵譯音之異也源流廣大支派紛繁經行中東一印度平衍膏腴物產殷阜列國數十自古名城勝蹟琳宮梵刹號稱西天樂土禪佛菩薩亦多托生其間是以釋典說法動喻恆河西北希核象雅大山綿亘數十里蔥嶺疊嶂大小溪澗數百道傍沱南下匯注於恆至犍都司丹以下地勢寬平聚併愈多澗流浩濶極至數里或十餘里不等迄於東印度孟加拉會合腕爾喀布丹亞山諸國之水以入於海首尾五千餘里云和恆河初無正幹來既衆派去復歧汝就其源之最大者而論之凡有五水爲北源者三曰安治士曰延那曰拉伽爲南源者一曰幹普曰申河其餘旁支別派更僕難終矣安治士亦有二源正中曰薩罕發源後豐阿星大雪山之陽西南流入北印度爲威期

一作古

天勃

德列二國之分界至好兒它折南流入中印

度轉東南至勿鹿亞巴約千餘里與左右二源相合左源曰薩利出於米鹿南流少東經五波利又東南流來

會右源曰冷庚伽出於德列國北境南流經慕那得巴又東南與務魯爾巴勒里巴勒里城結過投或百八十

人被勒摩即東女國大山中界連西語城之水合而南來會三水既合乃名安治工河唐元樊利以稅伽為飯

河之通稱而於上流之安治土概以稅伽之名為恆水又東南流經康普爾古曲女城也元樊記云此河上

時將至曲女城數五里無大水會從數十萬乘在河南岸唐書作茶罽和羅城其城二十三里遠右

王從教萬乘在河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九十里曲女城新唐書作茶罽和羅城其城二十三里遠右

其王與吳阻之元豐庚午吐蕃既變今河左為烏得國與那斯喀其都城曰盧於路降附於英英道巨費

羅舖國之兵逼攻茶罽和羅城破之今河左為烏得國與那斯喀其都城曰盧於路降附於英英道巨費

地號稱聖城四方真婆拜佛焚香其城乃蒙古所建焉為堅固此外尚有亞加拉城抹得拉城及德希城所謂

中印度四聖城是已延那河一曰遠奴西風記阿轉連山法顯記曰捕那法顯記云又經捕那河與元樊記曰

闍牟那皆一音之轉也發源布士沙山谷中而流二百餘里有新拉河自西北來印心羅師置行於此

合而西南流經德列國西境折南流入厄納特國界至德希城左右各受一水前明建文年間有警黑爾罕

王諦母曰木元駟馬塞因帖木耳之後併兼西域回部遂南征方印度據之翹國號曰大蒙古建都於德希城

歷一百四十年莫之敢抗其後國勢浸衰四分五裂乾隆二十五年蒙古王納款於英今其後裔猶居此城食

租衣稅徒城空名而已延那河又南經抹得拉元樊記作亞加拉明正德四年蒙古王所二城折而東下右受

兵達河又屈曲東南流與西南一源幹擊河相會幹擊河發源麻爾哇依馬北流經新的亞實兒加等部至

和塔城轉而北流石受半者河巴得河左受半刺士河又東北經吉勞里至東南與延那河會延那河折

南受新地河又東南至候末魯爾右尼散河與北哇河合而西入之又東南流有勸河自西北來度河自西

兩支匯入之又東南受大小水至亞拉哈巴城與恆河相會後水又右轉敘沙河曲東流至渴思普爾折而

北至不拉勒士古波羅城也 東北 里有鹿野苑精舍佛轉法輪處恆水又東北流與幹得河相會

名高者 山脈出焉 北境向海 東 而東 而北 進 普 則 又 東北 與 恆 河 相 會 恆 河 一 名 四 那 河

又名阿喇江發源於阿星那池東曰屈伯家喀口瑣譯言孔窄口也為阿薩達四水之一南流經孟克

拉城土著麻楚河西有流與那楚河相合始名阿喇江 一經孟克河 一經阿山 一經阿山 一經阿山 一經阿山

附流經畢麻城之西折東流于錫嘉拉斯木多北經與所 可會三水以合於老阿塔羅木多之東 一經阿河 一經

木耶部 一經尼那特克尼入 一經今拉楚楚一水乃西流流入阿塔羅河不入阿塔羅河也 一經阿塔羅河 一經

底城 南流入烏葛 據又東南至 得城古揚摩國舍衛那城即波斯國王所治也城內人民稱賈門外有

祇但精舍池流清淨 木扇然佛 此是久許法度人修行坐定有塔表之西南五十里有非薩巴 元 魏 紀

後漢 人民富庶 國鳴 有 都 舍 衛 摩 方 為 雙 流 吧 而 下 有 法 列 河 及 列 低 河 自 西 北 來 入 之 略 西 境 東 南 流 經

新 城 轉 進 入 子 出 家 陰 行 沙 無 其 交 處 故 時 具 有 塔 表 之 限 內 空 荒 人 民 稀 少 又 東 南 納 小 康 托 河 而

後 同 會 於 恆 水 又 東 主 力 河 台 曰 五 河 者 何 中 一 恆 水 本 為 申 河 左 則 大 康 托 河 所 分 出 之 三 支 大 康 托 河 而

北 境 為 山 大 一 後 而 十 餘 道 會 合 為 一 流 五 水 並 匯 於 此 其 余 未 法 類 記 所 稱 希 連 河 當 即 今 之 康 托 河 也

從 迦 羅 城 東 行 十 七 山 到 於 恆 那 城 城 北 雙 樹 開 辟 五 河 至 及 世 尊 般 漫 處 漢 此 東 元 奘 記 所 稱

支 南 山 北 流 經 托 恰 有 留 底 河 自 西 來 入 之 折 而 東 流 下 餘 里 會 台 古 必 河 列 限 河 孤 伊 河 諸 水 皆 向 境

支 流 之 大 者 轉 東 北 經 社 哈 巴 的 那 內 又 東 台 於 恆 水 自 五 河 台 口 東 行 一 由 經 至 帕 日 那 城 古 巴 逆 弗 色 是

阿 育 王 所 治 也 印 度 人 言 為 地 之 中 心 從 古 著 名 之 區 水 陸 輻 輳 商 賈 所 萃 東 南 百 餘 里 拜 拜 哈 城 所 稱 王 舍

新城是也阿爾世王從上詣宮通都於此如來御世五十載此國最久活蹟如夥五指山巖足峯香窟窟

皆在其南正覺山金剛座迦耶城皆在其西晉法顯居巴達弗邑三年學梵書梵語諳經寫律十有八部自是

以下為東印度境法顯云自此東行五十唐末以前東印度諸國未通中土故不見於史至明初孟加臘

乃由海道入貢其後亦為蒙古所併乾隆年間英吉利之公班仙假佔其地建立埠頭於是卡呢格達一作

遂為南洋一大都會焉稱曰孟加拉省所轄十有八郡元裝記中所述東印度諸國名今無可考蓋其人於此

部多所變語言文字風俗教化一變而為泰西矣恆水自帕日那東流左右受十數枝河經龍教兒城折東

北會廟以喀之哥薩河哥薩河發源喀薩河發源喀薩河發源喀薩河發源喀薩河發源

河東北入之折南流而東南沙兒塔那咤利磨耳士利等郡至達有火輪渡船為通大吉嶺之鐵路

又南江河中有大洲廣四十里又南經姑蘇替亦大市埠明史古里墳里國也又東南流滿蘭滿達江自東

北來會昔人指此為大金沙江非也又東行經達喀與未吉刺河會自此以下江海之水混而為一從微地缸

以西沿海十餘里港口數十皆恆水所洩是謂孟加拉海灣其水甚濁深巨湖必遍置浮泡以志水遊而後

浮舟者不迷所向其卡呢格達之港曰日固支黎一曰賀給黎從磨耳士利郡分出一支西南流經法國所屬

市埠曰高得耳那譯又南經丹國所屬市埠曰色林坡皆在河之西岸其東岸有麻利坡城為英國屯軍之所

又有吸水機器引至卡呢格達四十餘里足供滿城數十萬家用之不竭跨河建造鐵橋長六十丈以通火車

往來河濱有霍威廉殿蓋闊周三里形若半圓四面皆人字屋頂屋頂內有鑄鐵之局河水折西南三百里

至固支黎海口處奉扶南傳從迦那洲西南入大海可七八百里乃到枝冠黎六江口枝冠黎即恆水也余

按枝冠黎乃冠枝黎之訛與固支黎賀給黎譯音相近耳

印度河

乾錫牙

安治土河經流東中二印度印度河經流西北二印度中土所稱東西兩恆河是也自耶氏水經注康黎扶南  
傳於一水漂流多所混佛經凡言恆河者皆指安治土而不及印度河梁書云天竺以臨大汪名新陶源出  
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恆水實則五水合一非一源分五又東並河亦有五河合口尤易相混尙藏志及各家  
輿地圖移阿里之拉楚河合於圖噶江皆傳聞之說也中土諸經求法之僧多沿恆河至中印度而西北地境  
釋摩者少惟唐元奘自北而中而東而南而西再度此河上流則稱新頭河下流則稱信地河頗得其實與恆  
河絕不相蒙蓋新頭爲上流之一源五源既合之後從信地嶺以入海始名信地河統稱則曰印度河也所謂  
五大源者何一曰新頭河源出後藏阿里僧格略巴珅譯言獅口也流泉二十餘道匯合爲一西北流至札爾  
岡納心克賀河又西北千餘里至辣達克古噶達國也西爲罽賓南爲葛北爲罽盤陀今皆併於克什米耳  
考懸渡在噶達東南爲葛西北漢書彭賓傳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卷三池盤石阪陔者尺六七寸長  
者徑三千里臨嶺峻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渡晉法顯記云由干闥進向子合  
嶺南上懸嶺有毒龍池昔盤陀王以婆羅門咒咒之龍乃徙云毒龍池在阿里魯多克城西北嶺嶺西南行十  
五日崖岸險絕石壁千仞下爲新頭河昔人鑿石通路及度七百榜梯已懸懸經過沙河兩岸相去入十步渡  
河便到焉其國北魏惠生所述亦同是爲和闐人印度之東道也至若唐僧元奘乃由大宛西道繞出蔥嶺之  
外險微門渡縛錫河過興都斯士大雪山至迦畢試今曰喀非利切丹又東至烏羅迦漢茶城南渡新頭河  
入迦濕彌羅國即克什米耳蓋程途有東西道之分津渡有上下游之別相距三千餘里他如元耶長春之謂雪山  
行宮位至巴達克山尙未入印度境無緣得新頭史無緣得至懸渡乃魏默深移懸渡於巴達克山之西

反以長春所石琴在其上流流門獨自可水布石映更堪驚之何此當是巴達克山另一小水 東西易位

上下乖舛尤譎之遠矣新順河自隸遠東西北流有善既兒林格威一河相合之水自南來會又西北至札來

士有德威河自東來會西流河行源遠故中豐之北南流至隸遠 又西北至夕卡院北納畢兒底河丹之水

又西北至本楚折而西兩流有基節河自西北來會基節河有二源右源出於李沙左源出於 又西南流經達

錫哥亞更境亞士多爾西境左右受數小水自此以上為克什米耳所屬之境兩岸皆崇山峻嶺急溜奔瀾自

此以下為英吉利所佔之本若部地勢沃衍居民繁盛又西南至亞明克乃一大市萃英人建造火車鐵路西

抵俾石哇與達孟加拉有甲布河自西來會甲布者古高附國也屬於大月氏今為阿富汗國都其水從西南

山谷中流出達甲布城南東流至折刺那巴有阿那河自北來會庫那河二源俱出喀非 又東流至俾石哇為

英國所轄有達達河自東北來會達達河二源出於喀非利東境 又東至亞明克入於新順河自發

源至此約千餘里兩岸多高山水流湍急舟楫難進新順河至亞明克以下則水勢深廣可駛輪船又西南流

右受生水北河發源好新順河 左受幹不河幹不河發源四特山中東南流經本路從 索不河發源

既五百餘里與北河之幹不葛葛妙慶阿山峽之間流出入於新順河 索不河發源東

河相合東流入於新順河 暨斯來曼山麓諸小溪順傍次港歧出不一而足忽分忽合不出十里之外東境

有勒亞沙積廣袤三百餘里復西南流與四源相會流入信地國境是為印度河最遠之一源也二曰薩拉楚

河亦發源後藏阿里境內有山曰耶干喀巴謂言象口也山之上有一池一曰馬品木達頓淖爾一曰耶喀

淖爾一池之水從西北流出左右山泉數十道同注之西北流千餘里至桑納出阿里境折西南入印度界懸

幹那它布士沙費社華爾等部落至好利加有不士河東北來會又西南至占督爾合於新順河遙南有大沙

磧廣闊數千里然沿河兩岸皆平衍膏腴人戶稠密三曰拉維河發源辣普爾北境山谷中西南流至葛爾城

一曰哈爾昔蘇爾王林日昇建都於此後與英國戰爭不勝乃將本若一部割讓於英幅員二千里跨印度河五大源而以薩拉楚河爲界其人從勞爾城沿拉維河南岸新修一鐵路以達於信地四曰占勞河發源好那爾部中北流經克什米耳東南境折西南至慕兒丹合於拉維河五曰志林河發源克什米耳東南山麓北流經色冷那格城西合東北一水流入一拍口口復從拍西南流出南受四里河北受吉善更格河至麻嶺花那斯南流沿西南台於占勞河五源既合流入信地國境稱曰信地河西南流至路得分一支南流經忽勿格爾至占麻加入於明蘭摩中其正源西流折南經海地拉巴爲信地國都城又西南至塔塔復分爲數流入若曼海灣而印度洋取稱小西洋梁暫所云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於西海蓋指此也

### 西域圖說

黃棟材

泰西諸家地圖詳於歐羅巴洲及濱海諸國至於西域回部一帶商舶不遑遊歷罕到其山川道里部落種族多所闕略昨歲在孟加拉博物院內見有中亞細亞一圖最爲精核因悉心隨摹譯出華文歸入卷校中土圖志歷代史傳及近世諸家著述闕者補之繁者刪之所有通都大邑名山巨川與夫疆域界限電綫鐵路之類加用顏色區別庶幾一目了然按圖東起金山一名阿爾泰山又名按台山西至黑海南起波斯灣北至烏拉嶺經緯四十四度緯綫三十度廣袤萬里居亞細亞洲之中央而蔥嶺一山又居此圖之正中磅礴蜿蜒橫亘南北至高至大爲天下衆山水之祖蔥嶺以東爲中國所屬之新疆三級蔥嶺以南爲英吉利所屬之五印度蔥嶺以西以北皆爲俄羅斯之居都是爲三大國之界限亦天下萬國之關鍵也兩漢之世開通西域於都護者本三十六國後稍增至五十餘後寔甘莫率輜車而遠邁風節定這振軍威於遐陬北聯烏孫西擊大宛斷匈奴之右臂空漠南之王庭可謂威矣出玉門關玉門在敦煌之東出伊吾之道通西域有兩道從都護傍山北波



河西行至沙車今地為南道南道西輪慈順則出大月氏自厥門以兩說或謂已達宛而安息今或所車師

今吐前王定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什為北道北道西輪慈順則出大宛唐居居居大宛有妻

關夾左奄蔡今樓又自千闐南行經皮山西北夜上蔥嶺懸絕而至闐賓以達於天竺為晉法顯北魏慧生所

右德都今味行之程此三道皆在天山南路也都設治局最攻即今之烏魯木齊居西域適中之地四達之衝古城以東則

為匈奴境榆官以西則為烏孫境蓋南路為城郭居屬北路為游牧行國自古然也唐置北庭都護又移安西

都護於龜茲今庫領龜茲十六州於是建立四鎮始通山北之路由姑蘇今阿端乏驢領今樓紀熱池今輪

千泉今吹昭武九姓諸國然後逾鐵門而南渡縛芻河而入北印度為元奘法師所行之程也蓋亡耶律大石

假道回鹘率眾西徙別號曰西契丹有一都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與郭述思干同音同中土之人往往

假道回鹘率眾西徙別號曰西契丹有一都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與郭述思干同音同中土之人往往

城後漢書乃知西塞一曰虎志窩魯朵在伊羅河西南大清池傳國百年怕天元太祖驅起朔漢混一

之郡氏在今之塔什罕也東北國哈爾克右節西抵富浪地中澎之島一北併厄非斯飲亞亞遠三國

同真誠數十國強汗開拓數萬里疆域南及中河中河西抵富浪地中澎之島一北併厄非斯飲亞亞遠三國

俄羅新境亞述等國奄有亞細亞洲全境及歐羅巴洲之半幅員之廣自古無倫於是封建諸家樹屏藩最

阿母河行中書省駐領蔥嶺以西諸國別失入里元帥府駐領天山南路阿力麻里元帥府駐領天

山北路火州曲先元帥府領吐魯番哈密至玉門關陽以東厥後總長尾大諸王跋扈久自擅命迄今土爾其

波斯及五印度各部酋長尚多元裔也我朝不定新疆武烈文謨遠超前古民繁物阜等於腹中出嘉峪關

至安西州折北至哈密分為南北二路建築城堡設立臺站滿漢軍營星羅棋佈其天山南路自吐魯番始所

轄五回城自回國曰魯古說曰色更雍正時降附最早伊敏和卓之子孫世襲土司西南行曰哈喇沙爾曰庫

車曰阿克蘇曰烏什謂之東四城曰喀什哈爾曰英吉沙爾曰葉爾羌曰和闐謂之西四城所稱回疆南入城

是也其天山北路本額魯特四衛拉之地及剿滅準噶爾之後數千里空虛無人乃移駐滿漢官兵徒罪犯以實之又土山圍得十數萬衆投誠安置其間分給游牧之地焉自巴里坤西行經古城奇臺一千四百餘里至烏魯木齊漢爲山北六國元疆因關五城水草肥饒足資耕牧設迪化州阜康昌吉裕來三縣隸之居民富庶商賈輻湊建學興文彬彬乎化既爲冠蓋矣又西行之千里爲伊犁準噶爾路爲果穴乾隆時勢入版圖奕惠遠城駐劄將軍都統暨索倫錫吉察哈爾領隊大臣屹然爲西陲重鎮外番數十國皆明貿易悉效於此繁華殷富爲口小第一都會也三垂陰山中貫巨川西北流入<sub>一曰播海</sub> 即巴勒哈什泊 南岸多沙磧北岸流泉映帶原澤沃衍方屯耕收建桑入城 仁禮 德 智 道 塔 勒 勒 勒 西北界連哈薩克西南界連布魯特沿邊設卡倫三十餘處其制極爲周密東界庫爾喀喇烏斯大小珠勒都 一名 德 羅 德 正 北 逾 果 子 溝 經 賽 里 木 泊 通 塔 爾 巴 哈 台 之 綏 靖 城 正 南 經 鎔 礦 諸 山 險 穆 素 爾 嶺 一名 德 羅 德 正 北 逾 果 子 溝 經 賽 里 木 泊 通 塔 爾 巴 哈 台 之 綏 靖 城 正 南 經 鎔 礦 諸 山 險 穆 素 爾 嶺 皆山路崎嶇穿過布魯特之境伊犁換防官兵往來取道於此此新疆中北兩路之大樞形也自版圖以後俄羅尚併兼裏海鹹海一帶游牧部落及蔥嶺遠西俄羅布哈爾等什字散汗等國其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昔本中國藩屬今皆爲俄人所占譯又乘回疆之亂納爾伊犁將附近城堡全行墮廢圖取其磚石木料移於大城東南九十里之金頂寺構造洋樓樓二十里圍墻稠密賦稅煩苛得寸進尺後焉思遷西北各處與俄境交涉者自伊犁大城西行經霍爾果斯至塔勒根渡河折西南<sub>一曰圖思</sub> 爲 魯 朵 吹 河 千 泉 塔 刺 遠 河 歐 梨 分路一西通阿爾奇司丹一南通賽惠爾罕其伊犁西北卡倫以外至巴勒哈什泊爲色密爾志蓋司科地多砂礫小徑甚多塔爾巴哈察西南有烏拉湖勒泊向設卡倫八處每遇冬李雪大則准哈薩克暫入卡倫以內收放牲畜自綏靖城西行經沙吉阿波來折北至色密爾志蓋司科商賈往來之孔道塔爾巴哈察之東北有

額爾齊斯河與科布多交界其水發源阿爾泰山足貢屯田西流匯於寧桑泊又從泊西北曲曲流出俄境加孟羅各司科左右納數小水至巴那丁司科水勢漸大可通舟楫西北流二千餘里經阿木司科托波兒司科下流會合阿比河而注於北海俄人於港口建築礮臺以控東方諸島自科布多西北逾阿爾泰山與多木司科接壤古之堅昆丁零骨利幹等國元爲海種厥時昔里吉賚王封地後置謙州益蘭州隸於嶺北行省海都之叛其入寇之路往往逾金山而窺和林蓋其地土沃兵強別開境界非他部之戈壁曠野可比俄羅斯鎮以巨酋成以重兵東滿四大司科以此爲首按蔥嶺北幹發爲陰山該嶺有翠塔爾巴哈臺與阿爾泰山相連屬其間天然險要足資戰守而阿爾泰山尤爲雄偉曲抱科布多之三面實外蒙古喀爾喀西北之屏障也

巨文島形勢

關名

高麗口外之巨文島卽西人所謂哈密墩也查該島在濟州之東俗名三山島爲全羅道羣島之首距濟州海程三十三英里東北距日對州八十英里風利半日可達是處分內外兩島形狹而長旁有小島一如鼎足之勢山高七十九丈山脈連絡如斷而續相離處約一百五十弓闊中間天然巨港從右邊南島進港泮水縱橫約三英里深足容大船舟楫均灣泊於此外島一村合民百五十戶內島民村各百五十戶中尙有零星小村莊數處島民皆以稻麥捕魚爲業不產禾稻絲麻以麥爲飯魚爲羹時有遭風難船漂至長州身雖被英國人佔據而土民捕魚則仍其舊計共漁舟十數艘所獲鮫魚鱈魚最夥鯉魚大者重有三四斤云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七十四目錄

英政十三 邊防上

黑龍江外紀 節錄

康熙中俄定界始末攷述 附偶論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三條通商口岸類纂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六條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七條

俄羅對事補輯

馬賽鐵記 節錄

俄籍赴進呈書略記 附目錄

長 清

張 穆  
張 穆  
何秋濤

多  
少  
の  
事  
を  
考  
へ  
て  
一  
一  
四

兵政十三畫動上

黑龍江外紀

長

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咸以五月間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協領一員佐領一員騎騎校一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爾穆爾古訥墨里勒克楚爾海圖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齊河穆爾古訥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河墨爾根卓帳處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齊齊名月日於木簡裨皮包而一擲之擲一擲之山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國木簡以備後來考驗而事竣例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仍於年終將邊界甯謐之處專摺奏聞至將軍於邊界新任者一察餘不爾

黑龍江在京師東北三千二百餘里南至吉林西至蒙古喀爾喀部北至俄羅斯廣輪數千里鎮以重臣屯以勁旅以齊齊哈爾為省會而墨爾根黑龍江呼倫貝爾布特哈呼蘭五城隸焉

齊齊哈爾長名在今城西南十餘里城所在號卜奎相傳始築城在齊齊哈爾故以隔江不便改今地故齊齊哈爾雖以名城而卜奎通稱之卜奎方言也其境南至混同江五百里餘里以內興安嶺為界

墨爾根以河名城在齊齊哈爾東北區百三十餘里南至訥墨爾河一百六十里餘里以內興安嶺為界

黑龍江國語曰薩哈達烏喇初為都會因以名省今通稱其地為愛呼以附近有愛輝古城呼為呼也城在齊齊哈爾東北入百里東至外興安嶺一千六百里西至內興安嶺二百五十里南至喀木尼峯七百里北至

俄羅斯二千里

呼倫貝爾一作呼倫布爾通稱海蘭兒查其地有池一曰呼倫一曰貝爾官兵屯駐一池因以名地而謂之海蘭兒則指鄂爾洞一河亦轉音也地在齊齊哈爾西北四百八十里東至吉爾起克山三百五十里西南皆接蒙古喀爾喀都西四百七十里南四百九十里西北二百二十里爲額爾古納河則與俄羅斯接壤

布特哈譯百慮故有打牲處之稱起齊齊哈爾北境直至黑龍江一帶皆其地總管駐處在齊齊哈爾北三百四十里地名伊倭齊

呼蘭以河得名又號霍倫在齊齊哈爾東南入百四十里毗連吉林萬山建陵人盡之所出初接齊齊哈爾爾根黑龍江兵賊更巡嚴既以宵小盜采祭或不嚴乃置專官駐守與諸城有犄角之勢而土沃匪豐則諸城不及黑龍江香山爲外障山之大者內外與安嶺內嶺環衛諸城外嶺限制俄羅斯闖越起伏聯綿山諸水多出其下考分界碑文循與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皆屬中國又侍郎圖觀探異域鯨言奉使土爾扈特出張家口六日度與安嶺則嶺之東西綿亙概可知矣

格爾畢齊河源出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河口東岸有石勒濟漢蒙古及俄羅斯喇第諾五體字康熙二十八年所立分界碑也余嘗從土人得分界盟約清文輟世傳界碑漢文微有異同 代掌故所關譯出以備參考

其文云 中國大皇帝 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男勇佟圖綱都統耶斌都統坡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會同俄羅斯察罕汗使臣俄昆尼等在尼布楚地方公議得一自北流入黑龍江之赫爾納即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魯

河以南與安嶺以北中間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邊國察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兩岸邊界勒克河口現在俄界附近舍若德北岸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通行拆毀居民財物搬回察罕汗處一分定疆界兩國疆戶不得越過如有二一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竊者擊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殺人劫物者務必盡圖即行正法其二二人誤犯者兩端照常和好不得擅動征伐一除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現有之俄羅斯人及俄羅斯現有中俄之人免其互相索還若即存留一兩國既永遠和好嗣後往來行旅各有路票聽其交易一自會盟日起通逃者不得收納擊獲者送還一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三城中八旗按法勒哈稽察法勒哈國語地面也黃旗北白旗東紅旗西藍旗南創如京師取五行相剋意黑龍江省至京師有一路由吉林奉天入山海關者俗稱大站此進木路由蒙古郭爾羅斯札賽特都爾伯特烏珠穆沁等部入喜峯口俗稱蒙古站亦曰草地此遞糧將又由蒙古境入法庫邊門至威京有一路俗稱虎路法庫轉音此商販往來之路也三路道里遠近入關出塞者多不能悉

由大站至京道里自茂興站起至都城凡三千三百餘里由齊齊哈爾城中卜奎站起至茂興凡站共三百四十七里

由蒙古站至京道里自卜奎站起至都城凡二千三百餘里由入虎道至威京道里自茂興站起至威京城凡一千餘里

社稷孔子備天下皆得祀黑龍江一省獨無

黑龍江索倫地今所居不設索倫滿洲漢軍從自吉林巴爾呼鄂勒特歸自蒙古達呼爾俄倫春畢喇爾則其



同轉而別爲部旅者世於黑龍江人概稱索倫黑龍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倫自號說者謂索倫驍勇聞天下假其名足以自壯

嘉慶十三年編審戶口齊齊哈爾旗營屯站九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名口墨爾根入旗營屯一千八百五十五戶七千九百六十名口黑龍江入旗營屯四千一百九十九戶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名口呼倫貝爾入旗四千七百六十九戶二萬九千七百十三名口布魯哈入旗四千三千三戶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名口呼圖入旗營屯一千六百五十九戶一萬一千九百十四名口通計全省共一萬六千二百一十七戶十三萬六千二百一十八名口生齒可謂繁矣

黑龍江置將軍鎮守自康熙二十二年始

黑龍江入旗士卒品類有五曰前鋒曰領催曰馬甲曰匠役曰養育兵計全省額設前鋒七百五十二名馬甲八千四百一十三名養育兵八百名共一萬三百餘名平時自應其役軍興皆聽調撥往往以勇猛敢戰取擊翎翹頂及巴圖魯之號印寄此海口所以稱勁旅也

康熙中俄定界始末考邊防偶錄

中俄立約定界籌略康熙二十八年嗣是而雍正五年乾隆三十三年咸豐元年光緒八年十年同治元年八年及光緒七年凡共九次或增訂條約或更立界牌懷遠招撫靡有弗盡而能使俄人知罪惡地數十年終決不動者惟康熙中之定盟則然業於是知 國朝之於俄慮之深而防之固也謹按 聖祖以俄察罕汗克賓贊康熙十有五年以黑龍江北之雅克薩等地屢被俄東部之羅剎侵蝕而令其約束不爲寇耳乃答書未至寇掠轉深致我邊阻我索倫窮賈而將盡食黑省東北數千里地陷於是二十一年遣都統彭春偵形於

墨爾根及齊齊哈爾各築城成之。司羅刺侵地則數年開旋復旋失迄死守弗靈。聖祖乃附書荷蘭轉達俄

主海道往贖半載得報遂謝邊人構釁之罪爲遣使定界之謀而於二十七年使出北方陸路至喀爾喀土疆

圖汗境文移往有明年十二月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於尼布楚地方歸我雅克薩城旋於雍正五年我

親王策凌等赴楚庫河與俄使薩瓦立石分界而定市於喀爾喀東部之庫倫也禁暴息爭迄數十年無改易

網非戰守兼資不苟讓和之所致乎當時分界定約厥有七條摩崖勒碑文備五體而世傳界碑漢文與清文

又有詳略異同據咸豐八年之約有所讓條款俱照清文辦理云云則康熙中之與俄定界碑文亦必以清文

爲主無疑已今考黑龍江外紀曰格爾畢齊河源出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河口東岸有石勒清漢蒙古及俄羅

斯喇第語 皇朝通志金石略摩崖碑漢語俄語 五體字康熙二十八年所立分界碑也嘗從土人得分界盟約

清文云中國 大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勇男佟國綱都

統厥談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副都統布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溥儀會同俄羅斯察罕汗

使臣俄昆尼等 俄文記與俄國定界之碑書 在尼布楚地方公議得一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郎烏

魯木河 俄文作烏魯木河 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

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 俄文作凡嶺南一帶流入烏魯木河之河道屬 惟烏第河以南興安嶺以北

中間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國察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 定界碑文無此條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

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星加勒克河口 俄文作星加勒克河口 現存俄羅斯屬舍著徒北

岸 俄文作星加勒克河口 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搬回察罕汗處一分定疆界兩國疆戶不

得越過加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竊者奉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

人劫物者務必奏聞卽行正法其二一人謀犯者兩國照常和好不得擅動征伐一除從前舊事不議外

按此條文即一兩國既未達和好嗣後往

來行旅如有路票驗其交易一自會盟日起進退者不得收納孳獲送還

按此條漢文即一兩國大臣議定

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按此條世傳界碑漢文僅列

六條蓋清文第七條云漢文實附第五條爲一若末一條本清漢文所同特世傳漢文闕此不載故僅得其

六而不合魏碑石勒會議七條也又烏第河與安嶺中間之存放河道未知後議若何要非得清文以補漢之

遺人且莫知當時界碑之有此文矣再考黑龍江與俄分界處自康熙時安置界碑以五六月間齊齊哈爾

墨爾根黑龍江各屬領一員佐領二員驍騎校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訥墨爾

克楚爾海爾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額爾古訥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爾根協領卓帳處也

爾海爾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

日於木簡擇皮包而一掛之樹一遼之山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及各留木簡以備後來考驗事

歧例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仍於年終將邊界情議之處專摺奏聞至將軍於邊界惟新到任者一察餘不

爾察餘而觀之知當時之分界界邊實有三善而皆非淺見所及焉夫使臣與俄會議必使於中俄所管盡界

處議之庶可熟察兩國界限險易遠近之形而憑此核斷不至貿然前往以受彼欺據矣若地界山河南北相

錯而一時未易分屬者俟後察明再議則糾紛息而彼此亦難強爭也至威分三路巡邊且憑木簡以資考驗

而必以時呈報奏者則慮廣漠之區俄人隱相侵越或至私移界石而我罔聞知耳使後常率此三者行之

而勿中欺罔情偷之習雖千載無俄慮可也乃自咸豐末讓地與俄幾盡失黑省要地

自黑龍江以東雅克

而自此次會議以來凡懸次與議分界非議於京師師往議俄之都城且界詞任其遷移通商亦惟俄所便此款俄之不爲患東北難已觀康熙朝之帖耳受盟不敢逞其兵威挾我故地以肆備鳴要求者其級取有方不誠超越尋常萬萬哉

按雍正五年與俄定市恰克圖之約但准貿易往來不許租地立埠慮志亦至爲深遠故論者謂西域全境既定從俄人倘求通市新議宜仿照此約凡各省市行埠由我 國官商經理彼來貿易毋得設埠爲客居之商以此力爭不俾往復要使必從而後開市不當照道光二十二年以來與各西國通商海口之約也至湘陰鄂特爾前上合肥伯香云俄既乘亂購據伊犁必不肯輕易退還按此時俄厚約未往俄國約莫如明與定約收回黑龍江以西地與之互易處置亦最得宜蓋以名而論則伊犁地方饒沃形勢扼要不可不責俄人交還而

以實而言則即如曾星使附續議修約凡伊犁膏腴要害之區亦已多歸俄國管轄而我所得僅一空虛無用之城而已是易若以伊犁讓俄令俄交還黑省以東雅克薩尼布楚諸城按郭百里距江以而爲國家維

持根本地耶又錫仙特爾言洋務應付之方不越理勢一者勢者人與我共之有彼所必爭之勢有所必爭

爭之勢彼所必爭不能不應彼所必爭而亦我之所必爭又所萬不能應宜應者許之更無過疑不宜應者拒之亦更無屈撓云云更深得時勢要領并識於此以爲今奉使諸臣往議中越邊界及吉林界者皆焉

又按咸豐十年俄親英法內犯乘間請黑龍江地尤以大礮相易與番國面定條約始遣大臣成齊等往勘分界遂議自烏蘇里口而南七至興凱湖以烏蘇里江及松阿察河作爲中俄交界其一河迤東之地屬俄羅斯迤西之地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原輪興凱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再由瑚布圖河口順輝春河及海中開之嶺至圖門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其西皆屬中國蓋實讓與地二千七百

里而俄界已漸逼吉林矣當日所立界碑處有入曰烏蘇里口曰松阿察河曰土爾必拉曰興寧湖曰瑚圖河曰輝春曰圖門江口曰河源山嶺漫岡也白棧河則本無其地乃俄人混指一處欲由松阿察掘通墨棧河以通舟楫而窺甯古塔琿春三姓等處耳俄使稱九年立約時寫在約中有云土爾必拉亦須割與後經勘出所稱土爾必拉係在興寧湖東北岸奎屯必拉之右距墨棧河尚有四百餘里蓋經成齊等據此力辯俄始強指必拉之分支小河即爲白棧之詭而不得借此白棧河三字爲日後侵佔墨棧河地矣

###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三條

一中國大臣會同俄國所遣使臣所定兩國邊界在恰克圖河溪之俄國卡倫房屋在鄂爾懷圖山頂之中國卡倫驛博此卡倫房屋鄂博適中平分設立鄂博作爲兩國貿易疆界地方後兩邊疆界立定清塔密薩爾等前往自此地起東順至布爾古特依山至奇蘭卡倫由奇蘭卡倫齊克太阿魯奇柯喀阿魯哈當蘇此四卡倫即博以一段楚庫河爲界由阿魯哈當蘇至額波爾哈當蘇卡倫鄂博由額波爾哈當蘇至察罕鄂博拉蒙古卡倫鄂博俄國所屬之人所占之地中國蒙古卡倫鄂博將在此兩邊中間空地照分恰克圖地方劃開平分俄羅斯所屬之人所占地方附近如有山臺幹河以山臺幹河爲界蒙古卡倫鄂博附近如有山臺幹河以山臺幹河爲界無山河交曠之地從中平分設立鄂博爲界察罕拉之卡倫鄂博至額爾古納河岸蒙古卡倫鄂博以外就近前往兩國之人妥商設立鄂博爲界恰克圖鄂爾懷圖兩中間立爲疆界自鄂博向西鄂爾懷圖山特爾庫朱澤畢齊克圖胡什古卑勒蘇圖山庫克齊老圖黃果圖鄂博永靈兩山博斯口貢贊山胡塔海圖山圖栗布爾圖圖嶺額古德恩昭梁多什圖額克色訥克圖嶺固爾畢滿努克圖嶺額爾奇克塔爾瑪克裏幹托羅額爾柯勒滿達霍尼音額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畢納依嶺以此界從中平分爲界其間如俄有山河即

橫斷山河不分爲界由沙畢納依嶺至額爾古納河岸陽面作爲中國陰面作爲俄國將所分地方寫明繪圖兩國所差之人互換文書各給大臣等此界已定兩國如有屬下不肖之人偷入游牧佔踞地方蓋房居住查明各自遷回本處兩國之人如有互相出入雜居者查明各自收回居住以界兩邊各取五額之烏梁海各本主仍舊存留彼此越取一額之烏梁海自定疆界之日起以後永禁各取一額照此議定完結互換證據

####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六條

一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圖一路行走如果實有緊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倘有意外因恰克圖道路驚遠特將抄道行走者邊界之汗王等俄國之頭人等彼此查明各自拾歸

####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七條

一烏帶河等處前經內大臣松會議將此地暫置爲兩間之地嗣後或遣使或行文定議等語在案今定讓你們退回時務將你們人嚴禁倘越境前來被我們人拿獲必加懲處倘我們人有越境前去者你們亦加懲處此烏帶河等處地方既不能仍讓照前暫置爲兩間之地你們人亦不可佔據此等地方

#### 俄羅斯事補輯

張穆

彭翁君正學著俄羅斯事輯編末緣詳穆讀而嘉之既得文清公松筠接服紀略圖詩注載西北兩邊情形頗悉其述俄羅斯事有足補翁君之闕者因條列而文綴之著于薰蓋文清駐劄庫倫經紀通市事聞八年間見既真記錄自備矣題曰補綴凡翁君所已詳者不復錄也

俄羅斯地湖北逾千古無述蓋有內外旗蒙古限之無由與中國通內旗者科爾沁等四十九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旗者喀爾喀七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旗居內旗之外俄羅斯又居外旗之外其地東西北三面距

東西廣漠北狹自東而西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四屬八十二卡倫又科布多屬極西卡倫曰和尼  
連拉呼由此度爾額齊斯河至羅連拉呼一帶卡倫均與俄羅斯邊界其國法夫死傳妻母死傳子嗣主及都  
長皆然女曰哈屯汗男曰察罕汗哈屯聖言夫人也察罕華言白也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特喇國王遣使  
朝貢學尚書松筠奉命送至海上其正質使曰瑪噶爾呢駐牧俄羅斯久松筠訪之曰現在之哈屯汗本西  
洋女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妻兄薩位娶爲妻生一子汗死子幼遂代立所生子今已三十餘後嗣傳之如  
子又死即傳子婦舊俗如此食者曰高慶十年今汗連德來至其國都曰莫斯科克瓦有理學公麻曰薩那次如  
直哈屯汗在位遇事卽由薩那次申文邊理藩院轉奏其辦事太顯自曰包費窩特守邊大頭自曰固畢納托  
爾管兵頭自曰哈那喇爾其薩那次公麻辦事大顯自曰薩那托爾曰雅因畢哈那喇爾曰瑪約爾曰哩哈斯  
塔喇托爾頭自多西洋人其服食房舍亦與西洋不異其俗不甚事種植近國都地氣饒順和而水多田少惟  
魚是食魚有毒大黃能解之時派頭目專司收買散給屬下官賣濟衆善與西洋及青海等處通市其與中國  
通市之所曰恰克圖距莫斯科克瓦西北數千里爲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省藩頭四都卡倫適中之  
區遼東二十八卡倫土謝圖車臣兩部設商民于此建立木城俄羅斯亦于對面建設市面萬貨雲屯焉然一都  
會矣據遼東四十九卡倫札克三省設

欽差大臣駐劄庫倫以控師之治土謝圖汗部庫倫者蒙古疆城也地有喇嘛木柵如城故名距恰克圖八  
百里有奇庫倫南十餘里有山曰汗山餘曰高聳草樹如叢山北有河曰圖拉源出庫倫東北背特衣山曲折  
流二千餘里北入色楞格河由恰克圖西徂入俄羅斯拜喇勒淖爾復東南流至黑龍江入東海恰克圖遠東  
車臣汗部屬十四卡倫沙甸平坦通西多山林木藪鬱往來以色楞格河爲津梁連圖而東通南至表圖達瀋

字其間侯藩邊陲陸天成足資防禦其附屬回部四曰布哩雅特曰哈哩雅特曰哈木尼罕曰素瑪爾特  
黃教俄羅斯其內附每卡設本國數人編緯之其北鄰曰喀喇爾音譯曰乃其西南屬國亦回種也俄博交喀爾國最  
大以錫爲城東西門距若干程非也空喀爾居海島中恃水爲險自以爲有錫城之固猶華言金城云爾其體  
節以紮縮去裘爲至敬頭目人謁其汗則用之輪極極服則以指扣眉如中國之投拜矣其性機弱知信睦初  
見中國人恐爲笑故示偌大廳谷模梭及我駐劄大臣開布誠意而夷情熾帖矣

康熙一十七年喀爾喀全部內附一十九年黑龍江忽稱有羅文犯界音譯曰羅文非英名也詳見前集聖祖仁皇

帝命副都統薩布素率兵進剿奪其雅克薩城羅文遁詞乃堪肆懸擬守邊大臣移檄詰之皆不從會有附近  
俄羅斯之西洋荷蘭國朝貢入京兵部欽奉 諭旨以俄羅斯哈屯汗係婦人巢穴距邊地遠其如何構釁必

不知情疊被徵諭必共守邊頭目畏罪阻隔緣故書交荷蘭使臣帶回轉達俄羅斯得書回奏羅文犯界事哈  
屯汗絕不知奉到 敕書嚴防邊界亦不滋事復申請遣人進京學習 國書俟通曉文理換回邊事以濟文

兼俄編勛及西洋字總奏可免外議 聖祖允其請爲特開俄羅斯教習館其後在京學習之人迭次更換在  
京在途照料官員理藩院均派家道殷碩者隨時酌需實費周其困乏此俄羅斯所以感恩知義永違向化也

世宗憲皇帝登極因其地毗連喀爾喀應與定界以杜爭端而在于邊貿易者約束亦便雍正五年 欽派大  
臣尚書察畢雅特古忒圖理二人前往勘定所設卡倫五十九座極東十二卡倫就近屬黑龍江將軍統轄

輪派索倫兵戍守迤西卡倫四十七所以喀爾喀四部屬下各蒙古按其游牧遠近每卡設章京一員率兵攜  
眷戍守俄羅斯干對面一體安設兩界逾中隙地蒙古語曰薩布薩布處所皆立界博鄂博者華言石堆也間

遇叢林鄂博雖立即削大樹刊識時庫倫尙未派駐防大臣凡此卡倫總令喀爾喀王丹津多爾濟統轄并議



定條規互相傾盜者事主呈報烟緝審明酌賠治罪不獲卽令不能嚴緝之卡倫追賠彼此貿易兩無權稅自此沿邊人衆咸知約束矣先是民夷交易無定所界既正相度得恰克圖地設立市鎮派理藩院司員三年一換駐劄總理此開關通市之始也喀爾喀丹王葬其孫索桑多爾濟嗣先職整頓卡倫益完善擬以夷務繁乾隆二十七年 欽派大臣同桑王審辦此處倫駐劄之始也二十九年因附近卡倫互有遺失馬匹數逾千而俄羅斯又輒捏報幸 旨飭恰克圖俄羅斯備三十二年懇請開關 欽差庫倫大臣慶桂同喀喇沁貝子瑚圖靈阿會議章程合詞以恭順緣由入奏 恩準通市如舊四十四年恰克圖有噶令審夷犯延宕逾期庫倫大臣索林立命開關奏請罷市得 嚴旨申飭改派尙書博濟濟同馳傳同土爾圖汗徵登多爾濟悉心察辦俄羅斯悔罪重懲夷犯四十五年奉 旨准其仍前市易四十九年有庫倫商民赴烏梁海游牧貿易路經布哩雅特被劫駐劄大臣勒保偵得盜首撒行額爾口城固畢納托爾拉木巴捕盜執著拉木巴既得獲首犯遺其時那喇爾送赴恰克圖并例罰貨物加倍呈繳勒保等方擬明法示衆時那喇爾妄意案已完結獲取犯贖資銷耳鼻發遺勒保繳詢拉木巴仍以結案爲辭奉 旨行文薩那忒案之并治固畢納托爾等罪薩那忒觀事邊 蒙師如前 高宗純皇帝震怒切責之旋撤恰克圖市俄羅斯益懼將償事之拉木巴調回別派駐目駐防蘇州遺犯說不獲甲文額那遜 旨斥駁五十四年有衛勒干巡兵齊巴克等出卡羅賊與哈哩雅特打牲教人我兵盤詰哈哩雅特恐被捕送銜齊巴克傷斃駐劄大臣松筠飛報案賊至五十五年奉其新派固畢納托爾色勒襲特搜獲正犯一從犯一先後縛送聲請前犯已無蹤跡恐收現獲之犯示衆辦理并結替案於時又有薩麻林喇嘛許壽事 詳見薩麻那忒其質栗羅薩麻林伏法五十六年奉 旨訂期會議仍前通市時閉關久夷民恟怵閱繳令會議色勒襲特出額爾口以馬駕飛車馳來聽命松筠等宣敷威德攝護誠色

勅發特額以指叩眉曰 大皇帝是天大皇帝是天議定開關通市如初俄羅斯水邊條款邊境和是皆我  
列聖深仁厚澤漸被無疆大臣仰奉 廟謨寬嚴並用故雖洪荒未實之變夷莫不輸誠愛戴也

阿齊敏記 節錄

張穆

會典理藩院俄羅斯互市設庫倫辦事大臣一人一由在京滿洲蒙古大臣內 簡放一由喀爾喀札薩克內  
特派所屬庫倫本院司官一人筆帖式二人恰克圖本院司官一人糖卡倫會哨之各札薩克以理邊務凡行  
文俄羅斯薩那特衙門皆用庫倫辦事大臣印文其東黑龍江境內由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副都統經理其  
西至近吉里克以西由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經理皆與庫倫辦事大臣會同酌辦康熙二千八年  
議准俄羅斯邊境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羅那阿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自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山之陽  
爲內地山之陰爲俄羅斯地雍正五年議准俄羅斯人所居近山河者以山河爲界無山河之空地設立鄂博  
爲界自東邊之額爾古納河岸至哈魯哈魯鄂博齊奇都勒齊克察奇蘭等處以相對之楚庫河爲界自此以  
西沿布爾古特山以博木沙畢爾領爲界各立定界石

親王策凌傳雍正五年偕內大臣四格等赴楚庫河與俄羅斯使議立石定界徐氏松曰楚庫河在庫倫所  
屬之恰克圖北

關之鋪復出塞錄自黑龍江西行三千五百餘里至圖拉必喇已在歸化城之正北再逾一嶺往北數十里即  
若另山山其峻上有番僧奉大佛寺及薩商買賣俱集於此皆與鄂羅斯國貿易者下若另山千里即鄂羅斯國  
望之皆坦途且有池塘溪港大小舟航絡繹其間芳草長堤桃柳掩映宛然中韓風致非復黃沙白草之地也  
穆案若另山庫倫也

按恰克圖互市處距庫倫八百餘里  
與此所云若另山風到方使會合

土謝圖汗中左翼末旗札薩克一等台吉車凌札布游牧康熙二十七年避囑爾丹掠率所屬徙牧俄羅斯境三十二年率屬六百來歸圖其從叔錫布推哈坦巴圖魯駐牧巴顏烏蘭之附牧 允之三十四年移牧俄俄界牧地當鄂爾坤河色楞格河合流處異域錄云又行十日至喀爾喀之北界車凌札布都長之邊界博拉地界鄂爾坤河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過俄羅斯之楚庫柏與又向北流入柏海兒湖

自庫倫有驛經右翼右末旗右翼左末旗至是達於恰克圖爲通俄羅斯互市之通異域錄云博拉地方皆神塚甚泥濘淥水成澤其東南林木森密望之鬱然多蚊蚋蝨蠹導指引而行又行一日至兩國接壤之蘇布克圖地方兩傍皆山林谷中有溪河北山之上有泉其水甘而涼谷內之草暢茂蚊蚋甚多揮之不去又越一宿於二十三日至楚庫柏與相近色楞格河之南岸駐紮又曰楚庫柏與係俄羅斯國界相隔我國喀爾喀都長台吉車凌札布之邊界博拉地方二百餘里其間皆山不甚大沿途皆林藪惟有杉松樟樹而已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湍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楚庫河水自東南流至柏與之南十里外歸入色楞格河沿岸皆

靈柳樹極

呈書籍記 卷目

何秋濤

大綱受天命有九有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西北有俄羅斯國地荒遠資北冰海南鄰蒙古及諸回部羣我朝德化歲時使其國秀穎子弟來 郡城學滿漢文字誦習經史諸書 國家厚給廩博精選文學之官以教習之至滿則歸其本國復使其他子弟來代謂之換班童我 聖朝聲教遠訖訖仁厚義舉凡遐荒遠莫不仰 仇之習道德而敦詩書斯誠自古以來未有之盛舉也二百年來其國漸被風化文事益盛國人以本國文字

彙集成書不下數十百種然限於疆域傳至中國者絕少其國民各分種族曰薩刺瓦族曰力丁族曰芬族曰  
 日耳曼人曰猶太散民皆重希臘教門亦天主教別派也曰韃靼皇族游牧於西南歸奉回教即西域回部種  
 類曰甲才族亦游牧於國東南部奉佛教即中國蒙古之別部也初蒙古土爾扈特都與渾噶爾齊盛北依俄  
 羅斯俄羅斯以額濟勒河地處之乃明季時事也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薩巴錫罕其河東戶口十餘  
 萬人至伊犁歸附其河西戶口尚居俄羅斯皆習佛教道光二十五年俄羅斯國王彭音丹珠爾遜乃佛教所  
 重而本國無之奏求頒賜 上命發雍和宮藏本八百餘冊賜之越數月其國王因肄業漢班學生進京乃盡  
 納俄羅斯所有書籍來獻凡三百五十七號每號為一秩裝飾甚華有書有圖惟通體皆俄羅斯字人不盡識  
 當事者議發還之或曰斯乃所以為報也卻之轉達達人之情則奏請收存於理藩院以俟暇日將繙譯焉於  
 是軍機處存注檔冊例須先註書名適得其三百五十七號之書目好事者爭相借錄余亦得而遂焉考其中  
 言彼國史事地理武備算法之書十之五醫藥種樹之書十之二字學訓解之書十之二其天主教書與夫詩  
 文等類僅十之一而已此其中足備掌故考核者多矣置之典屬掌之樞廷將來取次譯之於邊防軍政大有  
 裨益其所聚豈淺鮮哉昔大西洋利瑪竇等以明萬曆時入中國獻所著各書當時稱為盛事不知西洋距中  
 國絕遠利瑪竇等自進所為書與其國王無與也至如艾儒略之職方外紀南懷仁之坤輿圖說皆入中國後  
 所編纂類多張大彼教誇詡謾護之詞不足為據今俄羅斯漸被 文德淪浹已久其國王自獻書籍至三百  
 餘卷之多皆確實而有徵既遠勝艾南諸書之荒陋又其慕德慕順之懷迥逾尋常尤為自古所未有夫豈明  
 代利瑪竇等進書之事所可比擬於萬一哉余謂此千古稀逢之盛會也不可以不記因次其書目於左以告  
 來者

俄羅斯國通呈齊籍總目

第一號俄羅斯國汗製總例十五本

第二號俄羅斯國汗製續纂新例二本

第三號俄羅斯國各省州邑齊學治理畫一條例詔一本

第四號治國齊民誌一本

第五號俄羅斯國性理齊治誌一本

第六號俄羅斯國條例彙纂一本

第七號俄羅斯國防守叢林隘口推廣條例一本

第八號發明天地物理指南全書一本

第九號天地物理彙說一本

第十號釋明凡物性理指南第五本

第十一號教習靈魄自知文一本

第十二號論性文一本

第十三號靈魄不限釋文一本

第十四號魂化自持釋文一本

第十五號俄羅斯國行效外國事務論二本

第十六號各國彙史二本

- 第十七號實學古今寰海史三本  
 第十八號實學寰海世系史三本  
 第十九號寰海古今史流纂十二本  
 第二十號實學寰海各國史一本  
 第二十一號外國史彙纂一本  
 第二十二號寰海史通纂三本  
 第二十三號發明西洋各國通例三本  
 第二十四號天下各國表文一本  
 第二十五號因時攷訂各國歷代疆域地理圖一本  
 第二十六號俄羅斯國音不喇托爾在位時發明西洋政事險二本  
 第二十七號喇佔俄羅斯汗位記六本  
 第二十八號開闢阿爾葉里喀新州地理誌一本 補按俄印亞  
 圖利加州也  
 第二十九號名媛彙史二本  
 第三十號名士圖像一本  
 第三十一號名士表傳一本  
 第三十二號俄羅斯國史十三本  
 第三十三號又六本

第三十四號又五本

第三十五號初學必讀俄羅斯史一本

第三十六號初製黃學國史一本

第三十七號俄羅斯史一本

第三十八號俄羅斯史彙一本

第三十九號又一本

第四十號南方居民史三本

第四十一號南方都汪河駐史三本

第四十二號俄羅斯國軒史一本

第四十三號又一本

第四十四號又一本

第四十五號俄羅斯國犯通論三本

第四十六號俄羅斯國犯史一本

第四十七號俄羅斯國妃自製訪六本

第四十八號俄羅斯國地理圖一本

第四十九號俄羅斯國武備誌三本

第五十號廣兵出戰書五本

第五十一號行師各國書二本

第五十二號平定黃湯梁地紀略一本

第五十三號武備誌四本

第五十四號又二本

第五十五號征法噶錫戰策一本

法噶錫  
戰法圖

第五十六號武備誌一本

第五十七號又一本

第五十八號紀年誌一本

第五十九號博羅抵關戰策一本

第六十號那普哩勇犯界戰策誌一本

第六十一號平定空谷兩國方略一本

第六十二號又二本

第六十三號又二本

第六十四號又二本

第六十五號番舟師信函二本

第六十六號舟師記四本

第六十七號名士傳五本



- 第六十八號 統兵元帥傳四本  
第六十九號 宰相元帥傳二本  
第七十號 征法哪錫名帥傳四本  
第七十一號 水師名帥傳四本  
第七十二號 俄羅斯國史十五本  
第七十三號 又三本  
第七十四號 又一本  
第七十五號 又一本  
第七十六號 又四本  
第七十七號 俄羅斯國歷史六本  
第七十八號 又一本  
第七十九號 俄羅斯國大元帥傳一本  
第八十號 又一本  
第八十一號 又二本  
第八十二號 又三本  
第八十三號 武臣傳三本  
第八十四號 俄羅斯國言行記三本

第八十五號俄羅斯國在法哪編百行記二本

第八十六號百行記四本

第八十七號俄羅斯國大帥百行記一本

第八十八號俄羅斯國汗賤詐典體一本

第八十九號各國地理誌一本

第九十號各國實學鑄按地理彙書二本

第九十一號地理總誌必讀一本

第九十二號地理總誌彙纂一本

第九十三號古地理總誌彙纂一本

第九十四號經行沿海記一本

第九十五號經行南洋記二本

第九十六號經行四方記四本

第九十七號週行沿海四方記二本

第九十八號又一本

第九十九號經行地理圖一本

第一百號入海經行記一本

第一百一號北海經行記二本

第一百二號四次至北海記一本

第一百三號阿彌葉喇略州記一本 譯按當即亞利加州

第一百四號阿細亞州記七本 即亞細亞州

第一百五號發蒙遠行天下四方記二本

第一百六號巡查南洋記三本

第一百七號經行沿海記一本

第一百八號天下奇物誌四本

第一百九號又一本

第一百十號天下地理人物圖像記一本

第一百十一號殊方景物圖覽一本

第一百十二號圖集三本

第一百十三號空谷爾國誌一本

第一百十四號奇物名人記傳彙書八本

第一百十五號奇物誌五本

第一百十六號天下山水古蹟圖一本

第一百十七號格呀齊雅國景物圖一本

第一百十八號什魏擦爾齊雅國景物圖一本

- 第一百十九號民生財產記一本  
第一百二十號天下地理圖三本  
第一百二十一號俄羅斯國地理誌二本  
第一百二十二號又一本  
第一百二十三號童蒙必讀俄羅斯地理誌一本  
第一百二十四號俄羅斯國誌二本  
第一百二十五號俄羅斯國政治總記一本  
第一百二十六號俄羅斯國各處方物誌一本  
第一百二十七號俄羅斯國各處民生誌一本  
第一百二十八號俄羅斯國辨明誌六本  
第一百二十九號喀法喀斯所屬各處誌四本  
第一百三十號俄羅斯都城誌二本  
第一百三十一號又一本  
第一百三十二號又二本  
第一百三十三號莫斯科瓦南都誌一本 編按即莫斯科  
第一百三十四號莫斯科瓦都城誌二本  
第一百三十五號據爾色庫葉都城記一本

- 第一百三十六號驛站指程一本  
第一百三十七號俄羅斯國誌一本  
第一百三十八號俄羅斯國時憲書一本  
第一百三十九號古今錢法三本  
第一百四十號各國錢法異同一本  
第一百四十一號葉瓦魯巴州錢法一本  
第一百四十二號俄羅斯國事功績錢集成一  
本  
第一百四十三號地丁全費一本  
第一百四十四號耕耘成法論一本  
第一百四十五號地丁工作新編三本  
第一百四十六號地丁工作成法一本  
第一百四十七號地丁究源六本  
第一百四十八號耕牧論一本  
第一百四十九號鄉民耕種實學一本  
第一百五十號又一本  
第一百五十一號又一本  
第一百五十二號耕種總論一本

- 第一百五十三號月令集要一本  
第一百五十四號地丁書四本  
第一百五十五號粉耘論一本  
第一百五十六號種樹論一本  
第一百五十七號種花草論一本  
第一百五十八號種菜論一本  
第一百五十九號防守種木論一本  
第一百六十號山野養植樹木發明一本  
第一百六十一號花木園亭圖一本  
第一百六十二號建造樓臺書一本  
第一百六十三號材器器具造法一本  
第一百六十四號居家事務須知四本  
第一百六十五號織染發明一本  
第一百六十六號淘金新法發明一本  
第一百六十七號各項工作發明一本  
第一百六十八號俄羅斯國工作器具圖四本  
第一百六十九號本草綱目二本

經世文續編 卷七十四 兵部十三

- 第一百七十號初學必讀本草綱目一本  
第一百七十一號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二號禽獸集圖一本  
第一百七十三號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四號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五號本草損益二本  
第一百七十六號俄羅斯國樞木記一本  
第一百七十七號草木記二本  
第一百七十八號又六本  
第一百七十九號金石記一本  
第一百八十號發明土產金寶記二本  
第一百八十一號石金總錄二本  
第一百八十二號土產辨明一本  
第一百八十三號醫法論一本  
第一百八十四號形體全錄一本  
第一百八十五號形體全錄理解一本  
第一百八十六號希喀爾吉醫書一本

- 第一百八十七號阿法新編四本  
第一百八十八號千金一方一本  
第一百八十九號療病用藥記一本  
第一百九十七號又一木  
第一百九十一號本草備要一本  
第一百九十二號貼藥兩嫩醫書十本  
第一百九十三號內症記一本  
第一百九十四號形體記一本  
第一百九十五號對症用藥記五本  
第一百九十六號又三本  
第一百九十七號又一本  
第一百九十八號痘疹病形書一本  
第一百九十九號小兒疾病辨明論一本  
第二百號發明源水治病論一本  
第二百一號醫獸用藥治明一本  
第二百二號痼疾發解一本  
第二百三號發明痔瘡論一本



第二百四號種牛痘法一本

第二百五號眼科二本

第二百六號魂病論一本

第二百七號延壽法一本 以上醫書  
三十九號

第二百八號算法全書二本

第二百九號次學算法全書一本

第二百十號算法本源一本

第二百十一號次學算法本源一本

第二百十二號算法數目一本

第二百十三號算法歸除共一本

第二百十四號 雜入前號

第二百十五號阿勒喀布拉數書一本

第二百十六號貼葉葉務齊數書一本

第二百十七號貼葉葉務齊數書發明一本

第二百十八號又二本

第二百十九號又一本

第二百十號又一本

- 第一百二十一號又一本  
第一百二十二號地勢高低圖一本  
第一百二十三號離散分界圖一本  
第一百二十四號日月星辰論一本  
第一百二十五號阿斯托羅密彗星一本  
第一百二十六號初學天地日月星辰論一本  
第一百二十七號宿輪三千篇一本  
第一百二十八號氣運靈機一本  
第一百二十九號天地定理一本  
第一百三十號五行晰解一本  
第一百三十一號天地性理習解二本  
第一百三十二號費依什略書一本  
第一百三十三號又一本  
第一百三十四號風水工作器用晰解一本  
第一百三十五號擇地列陣建築圖說一本  
第一百三十六號定準日出日入書一本  
第一百三十七號用兵技藝謀略論一本

- 第二百三十八號軍營修造略解二本  
第二百三十九號用兵技藝略論二本  
第二百四十號兵技論一本  
第二百四十一號又一本  
第二百四十二號戰策一本  
第二百四十三號堅壘論二本  
第二百四十四號敵兵法解二本  
第二百四十五號阿爾塔列勒書一本  
第二百四十六號行兵進退論一本  
第二百四十七號行兵戰守論一本  
第二百四十八號管船官員事宜論一本  
第二百四十九號慎守造用軍器發明一本  
第二百五十號戰陣總論一本  
第二百五十一號俄羅斯國各項衣服器械記二本  
第二百五十二號藥記一本  
第二百五十三號藥理所解一本  
第二百五十四號傳兵古法全書一本

- 第二百五十五號俄羅斯字書一本  
第二百五十六號俄羅斯實學字書一本  
第二百五十七號俄羅斯字式新書一本  
第二百五十八號俄羅斯習字書一本  
第二百五十九號初學俄羅斯字式一本  
二百六十號俄羅斯字式發明一本  
第二百六十一號又一本  
第二百六十二號俄羅斯各種字式發明一本  
第二百六十三號俄羅斯字式理解一本  
第二百六十四號俄羅斯各種字式發明一本  
第二百六十五號戶學須用俄羅斯字式一本  
第二百六十六號俄羅斯字式新書一本  
第二百六十七號俄羅斯國方言易學發明一本  
第二百六十八號俄羅斯國方言易學發明約編一本  
第二百六十九號又一本  
第二百七十號又一本  
第二百七十一號又一本

- 第一百七十二號俄羅斯國方言資學一本  
第一百七十三號俄羅斯文理解一本  
第一百七十四號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五號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六號又三本  
第一百七十七號又四本  
第一百七十八號又一本  
第一百七十九號詩一本  
第一百八十號西洋各國文風記二本  
第一百八十一號文理新解一本  
第一百八十二號俄羅斯國文風記一本  
第一百八十三號古文風記一本  
第一百八十四號又一本  
第一百八十五號斯拉攪揚各部落風俗書一本  
第一百八十六號俄羅斯方言漸解一本  
第一百八十七號俄羅斯國文風記二本  
第一百八十八號俄羅斯國方言叢書六本

第二百八十九號德爾日費英氏文人編五本

第二百九十號底米忒里氏詩集一本

第二百九十一號柯恩爾福氏詩集一本

第二百九十二號喀拉崩星氏各家文人編九本

第二百九十三號又九本

第二百九十四號又一本

第二百九十五號又十二本

第二百九十六號又二本

第二百九十七號又十二本

第二百九十八號又四本

第二百九十九號又二本

第三百號又一本

第三百一號又一本

第三百二號又四本

第三百三號寄休致瓦奔傳一本

第三百四號俄羅斯名家論文十六本

第三百五號俄羅斯論一本

第三百六號俄羅斯文八百家傳二本

第三百七號各樣文編五本

第三百八號俄羅斯文編法選一本

第三百九號俄羅斯文編摘譯一本

第三百十號依里瓦達詩集二本

第三百十一號養幼編一本

第三百十二號養幼發聲一本

第三百十三號幼學四本

第三百十四號又一本

第三百十五號幼學各種文風俱六本

第三百十六號又一本

第三百十七號幼學十本

第三百十八號幼學故事四本

第三百十九號益幼全書七本

第三百二十號編入前號

第三百二十一號幼藝必讀一本

第三百二十二號幼學各國名士傳十二本

第三百二十三號初學次序七本

第三百二十四號 歸入前號

第三百二十五號發蒙各種圖冊一本

第三百二十六號幼學故事二本

第三百二十七號類鑑十七本

第三百二十八號又七本

第三百二十九號天下地理全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號又一本

第三百三十一號古地理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二號俄羅斯國地理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三號天下東西地理圖二本

第三百三十四號五洲地理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五號額俄羅斯州地理圖一本

滿按即歐羅巴州

第三百三十六號鄰國地理全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七號俄羅斯水陸地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八號天下土產圖一本

第三百三十九號額俄羅斯州地理圖一本

滿按即歐羅巴州

聖土之良島

卷二十一 天政十三



第三百四十號不葉忒爾布爾噶城等處圖說

一幅 按本略云彼得羅夫又作勃比斯  
黨不爾提當即此不葉忒爾布爾噶也

第三百四十一號又一幅

第三百四十二號又一幅

第三百四十三號又一幅

第三百四十四號又一幅

第三百四十五號又一幅

第三百四十六號又一幅

第三百四十七號不葉忒爾布爾噶宮室圖一幅

第三百四十八號戰圖一幅

第三百四十九號又一幅

第三百五十號又一幅

第三百五十一號又一幅

第三百五十二號又一幅

第三百五十三號舟師海戰圖一幅

第三百五十四號法哪錫兵丁渡河圖一幅

第三百五十五號祝謝天主圖一幅

第三百五十六號天地儀器一具

第三百五十七號天地儀錄釋文一本

臣士之履誦 卷之十四 兵政十三

九

第 一 三 冊 第 一 卷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七十五目錄

兵政十四 邊防下

從軍風記

進西春改協營添派汛兵疏

臺地後山嶺開舊營疏

南北路開山嶺撤布署環嶺後各情形疏

請移駐巡撫疏

故相遺言

論伊犁

論邊防

論新疆改省

善後方略

奏為酌撤旗兵疏

擬添設茂興地方分防陸軍疏

奏為兩旗爭地查辦未公懇實陳明疏

題 旨 德 運 臺灣改設行名事宜疏

吉林防務

管同

林則徐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崇實

文緒

奎斌

胡傳

胡傳

胡傳

答沈韻松大使

上吳清卿星使書

對張幼樵學士問東應道里形勢

重修甯古塔牙城記

代作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兵政十四 節下

從軍履說

贊同

四川之西番夷以百數其大而悍者曰果羅克其地踰黃河爲塞西接崑崙北通青海喜遊牧而嫺弓馬韓斯申諸番皆魯而畏之西藏之僧實名曰喇嘛其尊者號能知來世事自番夷歸大邦古所稱三十六國者其君長率精首襲拜聽命惟邊陲中國亦禮之稱以驕摩異域云而果羅克獨不之畏嘉慶十三年堪布喇嘛者使其往達賴入貢 上嘉之賜黃段珊瑚珠玉等物歸出關道果羅克中爲所奪於是 天子赫然震怒特命四川提督豐紳率師政討而巖山瀘浦陳君實以鹽場官從參軍事於十月程虞風嚴大凍之關行千里無一人騎衆皆跣異域苦寒深入非善計公不聽君謂兵法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苦寒彼無備時也力勸諸人從公令參將沈宗文以阻軍且就錢君謂宗文賤階宿將宜且貸以收後效軍旣行君說豐公曰韓莊甲三韓谷諸番世與果夷讐而能知其道重德而收之彼將致死助我成功易矣豐公用其謀卒以土兵五千入果羅克城嚴擒其衆番酋大怖如首謝罪率獻所奪喇嘛諸物諸能去焉師還君乃自述從軍始末屬善繪者爲之圖是役也豐公排衆議成大功卓然爲今之名將矣君書生也年少始仕入戎馬之場乃能識事變隨戎情取助於所贊有功於有罪卒以殲服豪強揚 天威於萬里之外世皆謂書生不足用不足用者則有矣母亦非所以是如君輩者乎同稔幸觀君之圖而樂爲海內服官者道君事也於是乎書

遷西移改協營添設汛兵誠

林則徐

緬照滇省之永昌順甯大理三府暨蒙化一廳並楚雄府所轄之姚州皆處邊西邊界山深谷密道阻且長雖處邊同易賊奸宄本年自春至夏先在彌渡用兵繼由保山永平遞及蒙化之大小圍壘終而辦至姚州皆藉所謂大兵分投緝匪除剿殺不計外先後獲犯一千餘名均已分別訊明實之於法經此一番懲創固屬始能安枕商旅乃得通行惟地段綿延各營汛相距既遠卽有練長莫及之勢這聞焚搶劫殺兵至而賊已遠計是以今夏軍務竣時雖將全師凱撤而猶酌留兵弁分段駐防入秋以來仍陸續報獲逸犯多名地方益臻靜謐惟各處情形不一有須互相鈐制者有宜以客兵換防有須永固離離者又宜以土兵駐守爲久遠計不得不相度要隘移汛添兵以期巡察周詳互相犄角臣林則徐前在迤西駐劄時卽與臣榮玉材奉同迤西道王發越隨處查勘公同酌議迨回省後復與臣程采鑾在會同道節次稟商如永昌地方最稱扼要在國初原設九喇鎮總兵統轄中左右三營迨後改鎮爲協滿留左右二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員右營守備一員均駐永昌府城內自城外至大理府五百餘里路途險阻而警爲來往通衢乃儘有把總外委汛地並未駐有千總以上之武職殊屬非宜今擬將永昌存城之右營守備一員移駐聚聚之永平縣城其自瀾滄江北岸之杉木和汛直至東北大路之探溝沙皆應歸於右營督稽查永平原駐把總一弁帶兵二十四名未免單薄今擬添募兵八十六名連原駐之兵合共一百一十名駐紮永平以爲永昌門戶又永平轄之永定站亦係大路距城約及百里爲盜賊出沒之所向未駐兵今擬添募兵五十名撥一外委督巡作爲永定汛又龍街距城一百二十里居民多而且悍向來亦未駐兵今擬添募兵四十名撥一外委督帶作爲龍街汛又浪傳雖在蒙化廳界內而距臨城約一百里其汛地本係永昌右營所轄但向來備以額外外委帶兵三十二名駐紮相近之柏木鋪而於浪傳上下兩街煙戶極多之處雖有巡檢分駐並無武弁專防殊不足以資巡緝今擬移撥永昌千總

一弁添募兵八十名令其管帶駐守其柏木鋪原駐兵弁卽作爲濠溝汛協防統轄右營守備管轄又永昌左營之姚關汛壤接夷地距城一百六十里原設把總一弁駐兵六十名今擬添募兵四十名共成一百名駐守要隘又舊乃汛距城四百五十里本係右營汛地今應改歸左營其原設代防外委一弁駐兵三十名在昔足敷防守今將保山回民安插於官乃山已有二百餘戶而尙有回民懇求赴彼居住者該山係成乃汛所轄防範稽查更屬緊要擬改擬把總一弁添募兵五十名以資彈壓又永昌坡距城一百八十里地形險要尙只駐兵十二名今擬添募兵六十二名移把總一弁赴彼管帶以資防守至永昌協左右營汛地前因都守均在本地故分汛頗有錯雜今既將守備移駐永平應按各汛地勢分別改隸兩營如姚關營乃永昌坡礮水枯河潞江猛喇殿子鋪猛喇寨茨堤觀音山十一汛應歸左營都司管轄杉木和竹魯凹燕子河北沖河灣永平城永定龍街柏木鋪濠溝十汛應歸右營守備管轄此永昌一帶添改備弁兵丁之情形也但永郡最爲險要尤莫過於關滄江橋往年回匪之燒橋上冬哨匪之折板皆謂此橋一斷官兵卽不能渡江以致匪類恃爲資糧之固查向來該橋一帶只派兵丁八名輪巡固屬無益今卽添募移汛若僅守以不處兵丁仍恐其與哨匪勾通變爲兇難盡恃臣林則徐前於永昌閱兵得內鑾經先陣大板茲復及同商議似此咽喉之地宜以客兵換防擬由提標派出千總一弁帶兵一百名駐紮濠溝南岸之平坡該處距險盡高四面皆堪瞭望以之守禦折衝自當倍形得力每屆半年調換一次俟換防者到彼准原駐者回營均以均勞逸但客兵於地形未盡熟悉仍須主兵協同守禦不任置若罔聞此後擬將江橋地方作爲永昌左右兩營公汛如該處失事將永昌都守與派防之提標千總一體懲處以期各顧責成此又酌擬主客互防之原委也至順甯府地方南北相去七百餘里從前營伍原隸水順鎮標迨後改爲順甯營以參將一員管轄駐紮緬甯廳城內離順甯府城三百餘里



而所轄之錫羅等處接連夷地回匪每與夷衆勾結爲奸且匪營既遠恐差將難於遠覈查龍陵協副將一缺雖處邊隅而地方現甚安靜且龍陵距騰越鎮不遠該鎮總兵以隨時策應今擬將順雲營參將與龍陵協副將兩缺互相調換作爲順雲協副將龍陵營參將並龍陵營中軍都司亦改爲順雲協中軍都司均移駐補實廳城將該協總督都司經管其順雲營左軍守備仍駐順甯府城右軍守備則須移駐騰越查錫羅原只外委一弁帶兵十八名駐劄今情形大非昔比夷回均須防範兵力不可太單數年以來皆有留防弁兵三百名現擬以守備兵久駐其地所需兵額酌定二百四十名除原駐兵十八名外尙應添兵二百二十二名又右甸一城介在永順兩府之間是以永昌協與順雲營皆有右甸名目然該處距順甯府城祇一百四十里而距永昌府城二百一十里今既於永順城添兵駐守則永昌協不必再立右甸之名自應歸於順雲專轄查右甸城毗連猛庭寨漢回雜處屢啓糾端原駐把總一弁帶兵四十三名爲數本少近年多事之際添駐防兵每及數百名今匪類多已就擒仍須時加防範擬酌添守兵二十七名連原駐之四十三名共成八十名並添撥額外外委一名隨同把總管帶又阿魯史塘亦係犬牙錯處所原設塘兵五名不敷稽察今擬改塘爲汛添兵二十五名撥順雲營存城外委一弁管帶以上三汛共應添兵二百九十四名查順雲之兵分汛多而存城少龍陵之兵分汛少而存城多除右甸阿魯史一處所添兵數仍於順雲存城兵內改將外所有錫羅騰越兵數卽於龍陵存城兵內改撥作爲新設順雲協額兵不必另行招募千總以下各弁均不更動惟將中軍都司改歸順雲協應將龍陵右營守備改爲中軍守備並將左右兩營改爲左右哨由該備督率兩哨千總經理營務此順甯一帶酌改營制之情形也至大理府爲提督駐劄之所復有城守一營似兵力已屬充足但城守營汛地錄且三縣四州而額兵僅七百餘名逐日解犯送餉等差裕綽不絕勢難再行裁撥其提撥中左右

三營之兵皆爲得調而設若將標兵改汛殊與營制不符現查太和趙州交界之下關商旅輻輳向派員弁駐劄亦屬非宜今擬添募兵一百名撥大理劍守營存城之右哨千總一弁移赴下關駐防作爲該千總汛地其原設巡防上下兩關汛之右哨外委千總前往上關駐劄以專責成又彌渡把總卽令專駐太和縣城毋庸兼管並另派左哨外委千總前往上關駐劄以專責成又彌渡地方甫經戡定原駐外委一弁帶兵四十名尙覺單薄今擬添募兵四十名又紅巖一處亦匪苗聚集之區尙無駐劄弁兵今擬添募兵四十名撥城守左哨二司外委在紅巖駐劄巡防與趙州彌渡上下聯絡統歸大理城守都司管轄其餘各汛悉仍其舊此大理一帶移汛添兵之情形也又蒙化一廳最多回戶而其汛地係蒙蒙營遊擊管轄該遊擊向駐景東廳城距蒙化廳城已有四百七十里而自蒙化廳至扼要之三勝站又七十餘里中間未設塘汛實恐疏虞今擬將景蒙營存城之右哨二司把總移駐三勝站由該營撥兵八十名隨同駐劄並巡查大小圍垣及茅草哨等處以免空虛至楚楚原有冤姚鎮標自裁鎮改協之役其分駐州者惟千總一弁帶兵六十七名除分布二十二塘計兵四十五名外李城者僅兵一十二名如上年該處漢回焚殺之事在城兵丁卽不敷彈壓今擬添募兵五十三名連各塘共成一百二十名俾共防守城池巡緝附近匪類此又蒙化姚州一處改汛添兵之情形也以上所改協營汛城凡駐防各員均於存城內的壘移撥毋庸增添惟兵丁除撥抵外計應添募守兵六百四十一名無閩之年需餉銀七千六百九十二兩有閩加增銀六百四十一兩兵米每名每月例支三斗今擬擬以折色散放每月折銀三錢無閩之年需米折銀二千三百七兩六錢有閩加增銀一百九十二兩三錢但思國家經費有常焉敢以添餉增兵復由部中於正餉之外另籌撥款惟當於本省自行籌撥庶足以資久遠而節度支查滇省鹽務課款中因銷數暢旺於正溢課外尙有溢餘銀數萬兩道光入年前督臣阮元奏請按年

實造報以一半歸部撥一半留存本省以備邊費各項例不准銷之款就此支銷奉旨允准在案今因滇西漢回甫定邊地綿長移伍添兵實善後中必不可緩之務合無仰懇聖恩准於本省鹽課溢餘項下每年儘先動撥銀一萬兩遇閏加增八百三十二兩九錢作為新添兵餉米折之用此款開除之外尚應存溢餘若干再照奏定章程以一半歸部充公一半留存本省撥發每年估撥兵餉之時即先將增添餉銀米折數目聲明扣除毋庸另撥以清款目至彭都子應蓋衛署及千總外委兵弁均須建蓋汛房經費頗繁亦未便開銷款項現據大府府州府府州府增捐銀一千兩准升變化同知汪之旭捐銀一萬兩請賜同知彭崧嶽捐銀三千兩共銀一萬五千兩堪以分撥估造即向不敷再由臣等另行籌給此項工程既係捐辦應奏明請免造冊報銷至永昌江邊換防弁兵鹽菜口糧每年約需銀一千五百兩並往返軍裝運費即由本省撥發內支放毋庸另籌如此一摺注開於 奏項或可不糜而營任堪資用總期久安長治以仰副 聖主整飭營伍嚴緝邊陲之至意所有添募兵丁現向換防各營汛先行認真挑募務擇其年力強壯技藝可觀者方准應募由該管將領逐屆考驗查不許以老弱一名充數俟奉 俞允後即於二十九年正月一日起一體到汛備防以免拖前搭後其餘未盡事宜另咨隨時確核分別 奏者辦理

臺地復山請開舊禁疏

沈葆楨

竊臣等於十二月初一日籌將南北路開通及擬將瓊瑤旗後等處布置各情形奏明在案是日奉到本年十月二十三日 上諭海防亟須認真講求以期有備無患准軍應如何分紮要隘著沈葆楨等酌度布置南北兩路以及郡城修築墩臺並著該大臣等悉心經理毋得稍形鬆懈瓊瑤前社亟須次第清查北路生番撲犯頒發傷斃兵丁亟應妥辦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賢派員設法招徠隨時撫恤招撫事宜仍商辦同

大春認其盜匪都城工安平機蓋一切工程沈葆楨務當悉心經營毋得畏難思阻各等因欽此十二月初四日復奉到本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諭瑛璣一帶善後機宜亟須悉心籌畫妥善所有招撫生番及修城開路各事宜著沈葆楨文煜等隨時籌辦等因欽此十一月二十八日 諭旨安爲布置母稍因循沈葆楨等惟當於此時力圖自強之機以期未雨綢繆庶幾有備無患業經現理開放津海關道著沈葆楨得得知病痊後迅速赴任以重職守各等因欽此等因伏見 聖謨遠大欽感莫名因思全臺後山除番社外無非曠土邇者南北各路雖漸開通而深谷茂壩人蹤罕到有可耕之地而無入耕之民草木叢生瘴霧下垂兇番得以潛伏狙殺緝捕踴躍其爲畏途久而不用茅糞之日來招撫墾戶應者寥寥臺灣地廣人稀山前一帶雖經善息百有餘年戶口尙未充徇內地人民向來不准偷渡近雖文法稍弛而開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愚設法招徠每恐與例不合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欲招墾不先開禁則民裹足而不敢等查舊例稱臺灣不准內地民人偷渡孳孽偷渡船隻刑船戶等分別治罪文武官講處兵役治罪又稱如有充作客頭在沿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爲首者充軍爲從者杖一百徒三年互保之船戶及歇寓知情容隱者杖一百枷一個月偷渡之人杖八十遞回原籍文武失察者分別詳處又內地商人買賣通臺由原籍給照如不及回籍則由廈防廳查明取保給照該廳派給降三級調用又沿海村鎮有引誘客民通臺聚至三十人以上者壯者新疆爲奴老者煙瘴充軍又內地民人往臺者地方官給照驗出口糧給者分別破次罰俸降調又無照民人通臺失察之口岸官照人數分別降調該區者革職以上六條皆嚴禁內地民人渡臺之舊例也又稱凡民人私人番度者杖一百如在近番處所抽餉釣鹿伐木採樵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臺灣向來北勢一帶山口勒石分爲番界如有偷越運貨者失察之專管官降調該管上司罰俸一年又臺地民人不與番民結

親違者離異治罪地方官參處從前已娶者毋許往來書社違者治罪以上三條皆禁盡民私入界之舊例也際此開山伊始招墾方興等按度時勢合無仰懇 天恩將一切舊禁盡與開書以廣招徠俾無躊躇嗣又據稟稱道夏獻綸詳稱舊例李灣鼓鑼區農具之人向須地方官舉充由藩司給發通票貳二十七家名曰鐮戶其職由內地涇州采買私販者治罪邇來海口通商咸勸載在進口稅則昔在內地所出今自西洋而來情形迥異而不肯兵殺人等往內民間藉端說乘該鐮戶本恃官舉任意把持民甚苦之又臺灣竹竿向因洋民不靖恐大竹徑幾有關濟匪因禁出口以致民間竹竿經過口岸均須稽查不知海船薄布皆可為帆無須用竹立之風禁徒為兵役留一索詐之端民間多一受害之事應請毋庸查禁等因 臣等思當茲開闢後山百凡以便民為急不得不因時變通合無再懇 天恩飭地方官將鐵竹兩項悉隨舊禁以斷胥役勒索之路以濟閭閻日用之需

南北路開山並置布置瓊瑤旗後各情形疏

沈葆楨

竊等於十一月十五日將臺地善後事宜及請移駐巡撫緣由奏明在案而於南北兩路撫番開路情形未詳詳述茲據報稱南路一帶自九月間真箇榜率綏靖一軍越崑崙而東張其光副將李光領前隊繼之十月初一日李營至勳東食棚榜乃得拔營前進初七日至諸也蘭社自崑崙榜一諸也葛計程不過數十里而營險異常上屋懸升下窺管隘山皆北向日光不到古木慘碧陰風怒號勇丁相顧失色不能中途暫駐以待後隊之來常表觀榜駐營諸也葛之日正覺其光在內地辦理兜番之時內地社地有老鴉石者崑崙榜之西境也初八日張其光左營有勇丁五人募經該處草間突起以番藏殺何禮一名槍傷譚大一名旋經都司張欣一備周恩培等派隊追趕該番逃散無蹤隨偵內社頭人陳汝王符係七家蛋社凶番正在勸限緝

辦二十四日參將周善初出哨雙溪路見無首勇丁橫臥血垣方深駭旋見兇番多人執械向山披狂竄揮勇追之適馬恩培出哨橫殺坡前槍斃其一兇擒其三餘悉散走訊供被殺者曰拉立被擒者曰亞利且曰蘇捷曰白牛俱爲阿條計番割路勇丁之首者譚大何禮之死亦該番糾同七家蛋社所爲不諱張其光既將三人就地正法以快人心二十日都司張明光率兩哨營於大石巖都司張天德亦率隊至該處萬其閱柝乃得捷報前赴卑南路也竊以下地略平坦但榛蕪未翦焚葉俊木頭賊人功而該丞累夜驚宿空山感受瘴癘染病甚重司等附信即委候補通判鮑其康馳往暫領其軍俾歸都督治未至而該丞已與疾卒旅徑抵卑南張天德一軍亦已趨聚大貓裡與之犄角長下卑南一路擊已開通其崑崙左近雖有凶番出沒已分別懲辦諒無敢生心惟山道險遠糧運艱難而卑南一帶海口當此東北風司令被濤拍岸倒塌如壘船隻不能繼泊現聞閩拆病體漸輕鮑復康亦已到軍自內埔至卑南均已派營分布聲勢尚能聯絡此南路近日關山之情形也臺北一帶疊准提臣羅大春函稱自九月十八日派都司陳光華爲首隊守備李英千總干轉爲次隊遊擊李得升爲三隊前赴新城別派軍功陳輝煌率兩哨前赴大清水溪再派總兵戴德祥分三哨據聚大南澳分二哨前赴大濁水溪時正風雨連山諸軍阻不能進二十五日天晴陳輝煌先至大濁水溪旋有兇番抗拒經兵勇擊斃二人隨即散李得升李英陳光華等隨至會勘形勢近溪窪壤周圍約寬數十里惟地皆沙石不及大雨澳之膏腴溪岸南北約距三千餘丈溪流陡急剛將周維先等連日趕運正河支河水機各一條工程既竣各軍乃得越溪而前自大濁水溪以往前者曰小清水溪後者曰大清水溪十月初八日陳光華一營聚小清水陳輝煌等進聚大清水水隨有新城通事李阿隆等帶大魚圍番百十二人來迎知爲獲陳輝煌李英王得凱等各以遂於十三日抵新城十四日李得升所部亦至均營於新城河東時又有符喇豆

噶等社番日來迎均各分別包備我軍遂趨其茂花連港之北此地蓋後山橫走。姑婦之頭也自蘇澳更  
新城計山路一萬七千餘丈自新城至花連港計平路九千餘丈材斷一百里有奇而沿途備除餘匪僅至大  
南澳已設者不計外應添建十有二處均已興工惟大南澳一帶兜番充斥殺行人因於大雨  
澳山腰再開一路旁通新城一以避濤演懸崖之險一以窺兜番攻出之途經派千總馮安國帶勇往辦涉  
五重方開地十餘里十一月十一十三等日勇丁正在開路突。兜番千餘分段埋伏槍我軍竭力抵敵經  
守備黃明厚等擊斃四人始退是日我兵陣亡者四人受傷者十八人十五日行至一崇山之麓我兵正在峽  
中開鑿忽聞槍聲四起抵禦兩時之久兜番愈多茲明厚馮安國料該番傾社而至社中必空分隊繞繞米  
有草寮數百間其間人皆兄新傷殘或聚或數十顆首餘顆不等穢臭難聞旋乘風縱火焚寮十數間陣  
番始散是日計亡兵勇四名重傷者二十名而哨長祝榮三胸受槍傷重其駐澳水溪之勇數十人由小南  
澳運糧而歸亦於十三日路過石壁突遇兜番蜂擁包抄陣亡者二名被迫落海者四人重傷者一名輕守備  
朱榮彪馳隊赴救始各駭散而十五日五里亭地則復報稱兜番殺斃民人二名羅大春以番族肆擾難疏隄  
防惟山場遊蕩營勇不敷分布飛函商購添兵前來。等即某社彰化之宜義左右兩軍赴之想日內可到新  
城及萊一埠應如何設立營汛建運糧寮依羅大春親至相度再籌布置此北路近日開山之情形也至瓊  
一帶民等復派淮軍兩營紮紱領埔王開俊一營某風港據十月三十日有日本輪船一隻泊龜山下隨有  
五人登岸周覽舊營時許始歸十一月十一日復有輪船一隻泊清溪口隨有西洋人五名登岸經前臺灣鎮  
曾元福軍功汪兆榮阻詰據稱係替文商人查西洋向以此國商諸日忌格云殆日耳曼轉音之說也該洋人  
求至新營一觀淮軍管帶官李富學。山國使等整隊而出洋人旋即下船開伴而去。等思急於尋蹤建城置

吏以爲永久之計本月初五日臺灣道夏獻綸候補道劉徵先赴瓊瓊區孫榘擬初四日回臺灣府周繼琦等親赴該處察勘形勢應如何舉辦之處再行請旨定奪至臺南旗後海口崎壁洪汝甸柳天險前經夏獻綸履勘會商滬軍統領唐定奎擊山嶺土建砲臺六座以固海防唐定奎委候補府田勛生等挑選勇丁於十一月初三日興工理合聲明

請移駐滬巡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沈葆楨

竊臣等於十月二十七日將收回草房營地各情形奏明在案因思洋務稍鬆即善後不容稍緩惟此次之善後與往時不同查地之所謂善後即臺地之所謂鬆始也善後難以鬆始爲善後則尤難臣等竊爲海防孔亟一面撫番一面開路以絕後患觀餽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固不遑爲經久之謀數月以來南北諸路雖幽鑿險嶺棘披荆蕪各步成竹粵南枝葉各處雖分列軍屯誠有端倪尙無綱紀若不從此悉心籌畫詳定規模路非不已開也謂一開之不復塞則不敢知番非不已撫也謂一撫之不復疑則不敢必何則臺地延袤千有餘里官吏所治祇濱海平原三分之一餘皆番社耳國家並育番黎但令薄輸土貢永禁侵陵意至厚也而奸民積逋久已越界濫蹤佔地而成窟穴則有官未開而民先開者入山既深人跡罕到野番穴處編育孽生則有番已開而民未開者疊城外包平埔中擴鹿豕遊蕩草木莽茸地廣番稀棄而弗慮則有民未開而番亦未開者是但言開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種類較十大概有三牡丹帶社替其悍暴劫殺以生醫不具死若是者曰凶番卑南埔裝一帶居近漢民略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臺北斗史等社雖趨勇面而不外通屯聚無常種裔熟悉人如默離社番亦懼之若是者曰王字兜否是但言撫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務開山而不先撫番則開山無從下手欲撫番而不先開山則撫番仍屬空談今欲開山則欲屯兵衛曰刊林木曰



焚草萊七通水道曰平壤則曰招羅戶曰給牛種曰立村堡曰設墾曠曰致工商口設官吏曰建城廓曰設郵驛曰置廨署此數者孰非開山之後必須週辦者今欲撫番則曰置土官曰查番戶曰設番業曰通語言曰禁仇殺曰教耕稼曰修道塗曰給茶鹽曰易冠服曰設番學曰變風俗此數者又孰非撫番之時必須並行者雖然此第言後山耳其繁重已若此山前之入版圖也百有餘年一切規制何嘗具備就目前的積弊而論班兵之惰驢也晝夜之盤踞也土匪之橫恣也民俗之惰淫也海防陸守之俱廢也械鬥鬻屠之迭見也學術之不明庠序以容棄捐鈔令之不守禮賄以爲嬰煖官斯土也非無振作有爲正己率屬之責始苦於事竣之萃制繼苦於費罄之混淆救過不遑計功何自使不力加整頓一洗浮饒且以目下山前之規模推而爲他日山後之風氣雖多一新闢之區適多一載好之藪區等類以爲未可也嘗綜前後山之幅員計之可建郡者三可建縣者有十數固非一府所能轄然別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閩省向需臺米接濟臺餉向由省城轉輸彼此相依不能離而爲二瓊海口岸處處宜防洋戩教堂漸漸分布居民向有漳籍泉籍粵籍之等番族又有生番熟番屯番之異氣類既殊撫馭比易况以勸諭之事爲善後之謀徒靜鎮之非宜欲循例而無自使臣持節可暫而不可常欲資效於榮朝兵民有五曰京兆之見倘逾時而久駐文武有兩貼焉婦之難也等再四思擇宜仿江蘇巡撫分駐蘇州之例移福建巡撫駐臺而後一舉而數善備何以言之鎮道雖有專責事必裏承督撫而行重洋遠隔又報發遲率意徑行又嫌粵匪駐巡撫則有事可以立斷其便一鎮治兵道治民本兩相輔也輕兩相妨職分不相統攝意見不免參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不賢者以爲推卸地步其賢者亦時時存形迹於其間駐巡撫則統屬文武權歸一尊鎮道不敢不各修所職其便一鎮道有節制文武之責而無違還文武之權文官之貪廉武弁之勇怯督撫所聞鎮道所見時或互異駐臺則不待采訪而耳目自能周馳

可以立定其便三城社之巨姦民間之冤抑聽斷親切法令易行公道速伸人心帖服其便四臺民煙瘴本多  
憲兵爲甚海疆營衛久壞臺兵爲尤甚以弁勇自營操練而取而來各有恃其本師之見鎮將設法權度只  
求其不生意外之事是以比戶驚駭即置之於市農之於田有巡撫則考察無所瞻徇訓練乃有實際其便五  
福建地瘠民貧州縣率多虧累稅視產地爲膏劑之區不肯者徵法取盈往往不免有巡撫以臨之責噴之風  
得以漸戢其便六向來憲員不得志於鎮道及內渡時時藉語中傷之鎮道或時爲所挾有巡撫則此技悉  
窮其便七臺民遊惰可惡而械鬥聚賭之禍起好究得志而豐積聚之勢成有巡撫則能預拔一本而塞諸源  
以官爲仇讐詞訟不消而械鬥聚賭之禍起好究得志而豐積聚之勢成有巡撫則能預拔一本而塞諸源  
其便八況開地伊始地殊勢異成法難拘可以因心裁的其便九新建邑雖立營盤無地不需人才亦俸將  
領可以隨時札調其便十設官分職有宜遠久者有屬權宜者隨時增革不不虞食之虛糜其便十有一開煤  
鑛鐵有軍資民力者有宜兼用洋機者就近察勘可以擇地而興利其便十有二夫以臺地向稱饒沃久爲他  
族所垂涎今雖外患暫平旁人仍耽耽相視未雨綢繆一計正在斯時而山前山後其當變革者其心懸運者  
非十數年不能成功而化番爲民尤非漸漬優柔不能渾然無間與其苟且倉皇徒繼而弊不如先得一主持  
大局者事事得以綱舉目張爲我國家億萬年之計況年來洋務日密儲試在於東南臺灣河外孤懸七省  
以爲門戶其關係非輕欲固其險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營政而整頓吏治營政之味操於督撫總督  
兼轄浙江移駐不如巡撫之便且申明地處封疆事關吏治非部民慮吏所慮越陳而夙夜深思爲盡民計  
爲閩省計爲沿海等防計有不徂不出於此者敢不據實上聞以爲鑒鏡之舉

故相遺言四種述略

李雲麟

光緒紀元之始海防邊防並急冬十一月雲騎奉命仍赴西陲軍營進謁故相國王文忠公文忠曰方今建議諸臣多因海防喫重請暫停西陲用兵費關而守廷論疑之余曾因會議時排眾議之不決者力主速剿幸蒙 命允因有 命今左節相督師西陲之命前此所以力爭者我朝 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開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僕西寇數年不剿養戍強大無論壞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即駛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頃被時海防益急關山受敵何以禦之此次以陝甘百戰之師簡銳出關破未經大敵之寇烏魯木齊精銳不難指日肅清但海內蓄藏空虛元氣未復陝甘地方馮敵降衆未安根本不固烏垣既克之後宜趕緊北東乘得勝之威封南入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兼建而少其力以烏垣爲重鎮居中接制南鈴關都北撫臺古借以備禦英俄實爲邊疆久遠之計故其以此意代達左相慎勿因好大喜功鋪張過當致隨前功失此次用兵之本意也

### 論伊犁

李鴻章

近年來俄人日以交收伊犁爲要挾之具今之論者或慮其重索鉅費或慮其要挾通商各款籌辦難行誠不爲無見然卒以不得伊犁爲不收回伊犁爲喜此大不然其故何歟俄人賦性惟利是圖居心似信實詐然其遇事也善籌大局於地理尤精詳盡麟其近日舉動復以往事證之竊有以知其心矣伊犁九城縱橫相連東西不逾二百里大城居其中今該國將大城巴彥岱賓兩果斯三城房屋俱平毀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三城俱付滿回居住蓋滿城盤子俱棄置而專於大城東南九十里之金頂寺及固爾札庫虛拆各城材木營蓋亦盡運回觀二十里用費以數百萬計不知者疑其不營西北轉營東南爲失計殊不知俄人得七八年之久歲入數十萬豈肯輕棄日日獲盡豈無定見蓋欲外假交收之名以示惠而使我終不能居也伊犁兩城卡倫

形勢前已敘明矣。故事無論一時難辦，幸而得之，毒丸之地雷面受敵，何以守禦而論之。今日朝廷不憚數約以兵力攻取伊犁，在所不言。若重開邊釁，得伊犁於俄人之手，則其患有五。各城所遺精銳，漢回二千餘人，抵死不降，日後猶須地分歸俄國爲之爪牙。一也。纏頭哈薩克等，乘均經助逆，天受創分處內外，其多反覆。二也。膏腴之地，僅存東北一隅，各族人業無以自容。三也。城池平毀，急難修復。四也。俄人既環其西，又直其東，五也。有此五慮，軍兵一撤，傾覆立見，而讓通商償兵費分疆定界等事，有無稽礙，尙不與焉。

### 設邊防

李鴻章

中國西北諸城與俄國相鄰，歷有年所，自咸同以來，邊事日棘，其故何也。我朝之治西陲，務在寬大，俄國務在苛覈，何以見之。駐防旗綠營兵，以至各項蒙古屬中國者，輕重俱有額餉，而彼則徵丁稅，纏頭哈薩克布魯特中國俱無所徵，亦征丁稅是矣。乃中國近日邊事，度不如彼，豈果寬大不如苛覈歟。實則營務，彼我交界地方，詳求原委，我雖寬大，其弊施於纏頭纏頭既久，網羅頗敗，百廢不舉，故諸亂生，彼雖苛覈，而法度謹嚴，又其長在見可而進，知難即退，故能乘我之閒，蹈我之虛。印如近來中國用兵，楚軍屢耗，八九百萬，而金軍黨武軍伊塔巴哈四城，餉尙不在內，約計歲需千一百餘萬，用兵三年，已耗餉三千數百萬，關門以外，現屯兵六七萬人，詳查彼國邊界防兵，不過數千，既無如此多兵，亦未耗如此巨餉，何其勢轉勝於我。蓋中國現在舉辦西陲兵事，務在外強中乾，爲今之計，宜收斂不宜外馳，何謂外馳，如馬廐不能守而務取伊犁，山北不能固而從事南疆是也。何謂收斂，則前所言掎節歸併之說是也。蓋款閱日後之自強，當先固目前之自立，若再不培根柢而徒爲荒蕩之謀，不但無成，患且立致，譬如久病之人，元氣未復，宜調其飲食，培其榮衛，若令升高逾遠，開弓躍馬，儼致顛路，將有不堪復救者矣。

新疆改省蓋擬難行其說已略俱於前請復條頗其事而申曹之郡縣之制以民爲本今關外山南一路由玉門安西燉煌直抵哈密縱橫二千里內共有商民二千六百餘戶從此而西迤邐吐番番直抵內城皆纏頭漢民其北路自巴里坤之鎮西北經奇古濟木薩早康迪化昌吉至紗來止東西一千餘里實有商民不及三千戶迤邐則皆蒙古各旗地界兩路合計五千餘戶漢回商戶在內欲設郡縣實無根本不可一也此五千餘戶流離失所並非完善不足抵內地一縣而舊設有兩州六縣三廳亂後已苦官多民少無可爲治况更添設乎不可二也欲養民實邊則中隔安西至哈密哈密至蘭州巴里坤至木壘三大戈壁皆橫百千餘里水草缺乏難以舉辦不可三也南路纏頭回非郡縣所能治不可四也北路旗蒙各部落亦非郡縣所能治不可五也曠日持久致北路善後事宜延擱不能舉辦不可六也南路入城留兵少則備多力分不足彈壓留兵多則耗餉難支不可七也回疆雖多饑沃皆戈壁團繞零星細碎無堪建爲重鎮者兵行其地軍儲就近採買則可行至左相原奏內稱餉項就地取資之說則斷難舉行各城纏頭種類紛歧我朝舊制每以寬厚緩懷未嘗有所科斂尚致日久生亂驟加租賦變亂更熾不可入也且即橫征暴斂能得幾何茲觀西北之地有兵無餉是爲禍根卽甘省論額征地丁歲入僅一千八萬有奇而滿綠兩營特給於包省之餉餉歲額三百二十餘萬利弊顯然試問甘肅之與回疆孰重孰輕其利害得失孰大孰小整飭內地居民與辦理荒遐回衆孰難孰易若曰回疆膏腴甘肅瘠薄則甘境如秦州之富饒甯夏甘涼肅州渠水之利甲於西北饒沃雖不如回疆而應帶則過之左相以封折督軍務近復身兼將相者十有餘年矣不能與利除弊以甘省之地養境內編兵爲國家計久遠但見挾威佈勢搜剿各省儲備供給楚軍餉餉坐致海內渴飲日甚一日而欲行其說於萬里遐荒

外將誰欺乎然則西陲建省之說亦可廢然思返不待再計而決矣

善後方略

李鴻章

前述各條其種種情形已如彼然則將奈何曰今日西陲之事外強中乾貧弱在內欲圖日後之自強當先圖目前之自立自立之術何在速修局魯木齊根柢是矣蓋魯木齊之克復也是西陲治亂安危之一大轉關其時伊犁情形難得難守附屬情形易得難守主其計者宜知伊犁難得難守之實情緩南疆不宜爲欲收伊犁之故肆力南疆也然則善後方略何如對曰以烏魯木齊爲腹地安插各項眷兵則有根改伊犁爲深防處所不置眷兵則可久善南路於要隘築建少力不設防兵則無侵時之慮各項征兵則餉項不致虛耗稍留餘地外以舉辦西陲善後而以整頓陝甘營伍則元氣漸固後患不生凡此四端惟在知之明行之決猶餘觀望其機坐失矣行之之法維何在去名務實今關外加迪化地寬無漢兵而猶簡放提督古城烏魯木齊等處並無滿兵而仍設領隊哈密無事可辦而猶設正副員缺等而上之至於將軍都統領缺皆與現在事件不符照章簡派名實俱損爲當時計朝廷宜盡罷各項官特簡重臣經略西陲便宜行事改絃而更張之規模既定再設額缺則名實相符矣或曰改絃更張將無與建省之說同日不然關外各部種類紛歧皆不可以郡縣治宜郡縣者惟內地遷居之民今大亂後關外數千里內所餘戶民不及五千戶合計不抵內地一縣郡縣根株已絕而猶侈言建省情格勢阻何能有成查烏垣舊制係郡縣與軍府參用今即欲改舊規亦非數十年生聚不可茲所言歸併之法擬去郡縣而專立軍府略仿前代衛所邊軍之制其事至易其效至捷不至期年規模可定前條類其事而申言之烏垣大亂之後城市爲墟蕭條無人欲移內地駐防實其地路途費重卒難舉辦查伊犁及塔城寄居現存人口滿營綠營各八百名上下案倫不及萬人錫伯一萬八千餘名厄魯特三旗人

口在俄境未回下五旗在伊犁者其餘人等哈爾爾兩共一萬餘人合計丁口六萬零去老弱婦女亦可得精壯二萬人若將此項人家全數移入烏魯木齊境內則烏魯木齊既不致有地無人各項人家亦不致流離失所受俄國鈐制至安插之法則宜以滿漢營及索倫錫伯各屬置於烏垣附近其外則爲察哈爾又其外則爲厄魯特再查土爾扈特各旗人丁最衆當年爲衆建少力之法分隸各城今該部衆世篤忠貞大亂後流亡散失合計丁口不過數萬宜將該部舊各旗人家調集一處安其游牧於伊犁迤東塔城迤南烏垣西北一帶地方使之聯絡一氣外則哈薩克布魯特等衆爲北路一大藩籬至烏垣迤東抵木壘一帶土田饒沃旗蒙人衆尙不能盡其地利卽內地徙民亦屬緩不濟急互關外現有客兵六七萬人兵多餉少勞費不支宜撤其四分之二酌留精銳一萬五千人分屯烏垣境內以備緩急餘者均遣撤使歸關內其中有眷口者約可萬餘寺編爲軍糧分隸衛所使爲屯丁合山北現有居民一三千戶如再不足酌移山南安汶玉三原居民補之再移關內甘涼肅之民補三處裁省效邊實計可得萬五千戶如是布置烏垣境內州屯衛所棋布星羅三年之內軍食有資既無仰給內地勞費轉輸之苦又無朝夕匱乏借措俄人之費實邊塞久遠之謀屈指計之其利有六烏垣重地不致久虛一也各旗人家免受俄人鈐制一也眷兵移出後接收伊犁之事可邁可速速退毒却免生枝節二也土爾扈特都衆散而復聚四也客勇卽時遣散免致坐耗糧餉五也南疆諸部落隨之以威之以恩使彼傾心歸化堪垂久遠六也或疑如此收束未免示弱於俄恐是大不韙天中國與俄國之強弱在修內以不在務外觀試問今日能將常住卡倫爲界一節翻來否若所翻案前說可慮否則重鑿必不可隨權邊况四面被圍乎原照中疆則江騎軍設於愛輝乾隆中因其臨邊移住齊齊哈爾其時愛輝城距俄城約千里尙須跋涉往事可驗伊犁之不可倚爲重鎮早決於庚申定約之時更何疑焉

奏爲酌撤旗兵疏 光緒二年

崇實

竊查前據大孤山海口素爲繁盛之區屢有盜賊竄擾曾經前任將軍部興阿奏請派出營員備防一城步兵二百名委員督帶鮑岐城守尉杜鎮擬定春融前往駐防冬令撤回每年支領飯食車價束草入萬千懸有年所數才抵奉以來細心查察大孤山海口東連大東窪西與金州接壤沿河之行堆子大莊河馬店等處所避糧糧關係甚重查旗兵年年換防春秋冬回不特徒費車價且日久弊生竊以飯食不敷至則各鋪飲取津貼錢文兼因城守尉有地方之責時須回城料理公事統領無人更一散漫名爲駐防虛糜故事盜賊無所畏忌往往乘間竊發非改募練兵經年駐紮不足以資鎮攝當經札飭候補道陳本權履勘情形將餉銀二城兵丁遺撤歸伍改募精壯步隊二百名分紮要隘並由臣據派古北口將軍內久雁戎行熟悉戰陣副參一員前往督帶訓練巡緝以靖地方去後茲據該道稟報大孤山青堆子等處糧關緊要改募練兵二百名業已如數招齊因餉項支絀力求節省仿照直隸練軍章程略爲核減每月需餉銀八百餘兩酌撥營規造具花名清冊暨請派委員弁督帶前來臣才伏思此項募練兵丁既經年駐紮認真操防並免鋪戶津貼之需亦無往返車輛之費所需飯銀即以餉餉防兵常年支銷東錢入萬千抵放外核計稍有加增爲數無多實於海口巡緝大有裨益惟查哈爾一城駐防旗兵所需飯食車價向由捐輸項下支發錢文今既改放銀兩自應隨時照依市價提錢易銀發放以昭核實每年動支錢文若干仍遵向章一年奏報一次除酌派副將劉福全前往督帶認真操練巡防並請撥奏明添設大孤山巡檢一員飭令專司彈壓外所有撤兵歸伍改募練兵仍支銷捐輸項下錢文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擬添設茂興地方分防路記疏 光緒八年

崇實 江將軍文 緒



竊查省南茂興站與吉林伯都訥中隔松花一江爲道省出入門戶近來人煙漸密保兩路集一大鎮鎮處  
備有管站筆帖式專司驛務向無經管地方之員近年肅賊出沒無常爲害行旅曾經前任將軍定安在該處  
建修營盤一所傳令各站丁二百名又撥去西丹五十名由省委員督帶以練爲防自保慎重地方起見但練  
軍備邊必須認真督操乃克精強該處距省四百餘里之遙又無地方官親督嚴練未免有名無實今練軍業  
經奏奉 諭旨允准改爲常川演武驛站練軍原在五千人數內城門酌撤統由省城挑選西丹就近督練以  
期精強惟該處既係津澆明喉益好詰究在在均關緊要無兵鎮攝尤慮虛虛虛虛虛虛虛虛虛虛虛虛虛虛  
同自應因時制宜以籌緩久查由省南茂興共設七站山茂興至呼蘭共設五台統計各台站設有兵二兩餉  
銀甲兵五十二名專爲防人犯今案犯向委長差該兵無所司事未便虛糜誠請照依盛京撫順鎮章程  
添設掌路記防禦一員將此項甲兵五十二名外再添入名共六十名均調歸該路記管理足敷巡查地面之  
用按每兵丁名添設副備一名月支餉銀各三兩再行添設委署驍騎校一員月支餉銀各四兩分隸於東其  
新添路記請由省南實任所樂內應選按三年任滿一換毋庸另添額缺以現修營盤作爲公所毋庸另建衙  
署添支俸銀以節餉項嗣後如出兵缺按七站九台西丹內山該路記公挑額儘之缺仍由將軍衙門挑取至  
新添委署驍騎校先由各站知州內挑選得舉註冊再選缺出由該營領內挑補以重升轉之途惟茂興係商  
販牛馬過江必經之地每有偷漏稅課今既添設旗地方官應即責成該路記實力稽查驗募旗行不准格外  
勒索如有照票者令其照例補稅三分以一分爲稽查官兵飯食以二分解省歸於正稅糧都充餉自留酌  
至茂興站爲該路記所屬巡查不力照例議處一年無過者部議敘用示勸懲所有該官兵應領餉銀請由  
呼蘭徵收地租以下照章折錢支給以歸簡便如此類爲變通則添餉銀無漫實於操防巡緝裨地方大有

裨益如蒙 俞允 奴才等卽行遵照辦理並請 飭下體部彙備管理茂興等處歸配鈐記一願以昭信守

奏爲兩旗爭地查辦未公據實陳明疏光緒十一年

奎斌

竊臣 恭閱卽抄綏遠城將軍克蒙額等會奏邊防牧界請將貝子台吉等屬一摺雖未知原奏如何立論第兩旗界址及互爭原委臣 准有所聞誠恐查辦不公蒙部失鑿致肇爭端邊政所關不得不據實陳奏查土默特達拉特兩旗向以黃河爲界河之東北岸爲土默特地界河之西南岸爲伊克昭盟鄂爾多斯七旗牧界達拉特卽七旗之一也兩旗各守界址日久相安近年以來黃河南徙致將河南達拉特牧地一段圍入河北土默特特蒙員垂涎沃壤致起貪心遂以兩旗依河爲界現在圍入河北之地卽應歸該旗並舉乾隆年間土默特地畝編入河內之案當時查辦曾聲明嗣後如果場地涸復仍歸土默特爲業等語以爲佐證不知乾隆年間土默特地畝編入黃河經前接遠城將軍奏明照數另籌地畝據還該旗該土默特卽不得謂之失鑿且當日場地幅六十餘頃此次黃河改道圍出之地東西廣百餘里南北袤數十里計地在數千頃數目懸絕蒙部以遊牧爲生達拉特舊屬一旗境地本不狹廣以數千頃之膏腴無端被人侵奪養牛無計失牧堪憂不惟情有所不甘亦且勢有所難已同盟各都見此情形均有抱忿不平之意勢必羣起相爭難以禁遏況此事於未經勸辦之先兩旗相爭已駭命案土默特旗將達拉特蒙古毆斃扎不交兇至今案懸莫結此次兩都統查其會同將軍前往查辦卽以土默特參領等官爲隨員聽一面之詞不加詳察任令越界強占回能折服人心我朝 恩被蒙古藩封主優極渥而內外札薩克輸忠效款各守邊疆牧養安居從無爭競今一旦在其地面復誦加之以罪雖在愚弱亦難甘心大非 聖明綏綏蒙古臣僕之深意溯查歷來關涉蒙部界址要案皆蒙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今兩旗爭界綏遠城將軍克蒙額到任未久未能深悉情形歸化城副都統奎其保專管

士獸特之員勝涉保祖可否 特簡大臣前往兼公查辦以清界限之處出自 聖裁

憲 旨籌議臺灣改設行省事宜疏

楊昌濬  
劉錦藻

稿照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籌海防善後事宜摺內奏稱台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等語臺灣為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著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常川駐紮福建巡撫事即著閩浙總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撫詳細籌議奏明辦理欽此又於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臺灣南北地輿袤延甚遠以形勢而論臺北各海口尤為緊要原設臺灣道一員遠在臺南深慮難以兼顧且巡撫常川駐劄一切錢穀刑名事宜必須分員管理各專責成應否於臺灣道之外添設臺北道一員著楊昌濬劉銘傳悉心會商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欽遵經臣等各將籌度情形先後覆奏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楊昌濬奏添設臺北道不如添設藩司係為因地制宜起見自可准行臺灣擬設行省必須與福建連成一氣如甘肅新疆之制庶可內外相維著詳細會商奏明辦理復於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劉銘傳奏澎湖為閩臺門戶非特設重鎮不足以資控制楊昌濬與該撫意見相同擬將澎湖副將與糧銀對調仍歸總督管轄等語即著楊昌濬劉銘傳會同籌議具奏閩臺防務關係緊要該督等商辦一切務當利害共濟不分畛域方顯大局上年諭令該督等會議臺灣改設各事宜並著一併妥議毋得遲延等因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垂念海疆諄諄訓誡之至意可 等語廣重寄目擊時艱何敢不竭力籌維和衷商榷以期事歸盡善仰紓 宸廑除往返函牘不計外臣昌濬於二月間渡臺臣銘傳於四月間到內既詳細面商查臺灣為南洋門戶七省藩籬奉 旨改設巡撫以資控制而實為保固海疆遠大之謀惟沿海數縣之地其餘番地尚係化外氣局未成區區海外與新疆情形不同閩臺本係一省今分

爲二尤須唇齒相依以收指臂之助誠應亟 旨內外相維不分畛域乃可於事有成茲就各局司道及署臺  
辦道陳鳴志總理糧臺前貴州藩司沈應奎籌議各條覆加酌核前緒清單恭呈 御覽現在整頓海防百廢  
待舉加以改設行省經費浩繁如澎湖一島辦防需銀十萬兩紫燈等先後 奏請 勅部指撥此外辦  
防禦轉設艦隊官分治招舉撫番往往均關緊要至建立省城衙署 壇 廟各項工程雖不妨稍緩訊已分  
省亦不能不次第舉辦蓋地防營隊裁撤外尙存三十五營分部沿海二千餘里勢難再減且等悉心籌畫擬  
由閩海關不年照舊協銀二十萬兩經 旨 諭傳各請署福州將軍古尼音布嗣後由廈關徑撥解臺其閩省各  
庫局無論如何爲難每年按限協銀二十四萬兩陸續籌解並請 旨飭下粵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漢五關每  
年協銀三十六萬兩共成八十萬兩以五年爲度統計閩省及閩海關所協四十四萬合之臺地歲入百萬兩  
專爲防軍月餉之需其五關每歲各協銀七萬餘兩尙屬輕而易舉而臺事稍得藉手庶不致盡託空言仍求  
朝廷寬以時日容 旨 諭傳分別緩急輕重大第舉辦現已 奏明清理田賦並隨地隨事力求整飭變私爲  
公如三五年後能照部議以臺地自有之財供臺地之用卽當 奏請停止協款一切改設事宜清單內有未  
核載者容 旨 等續行 奏者辦理

### 吉林防務

胡傳

東三省爲 國家根本重地而吉林中處其間南臨長白北帶混同東襟大海延袤數千里而長白以西兼以  
奉天爲重蔽混同以北又以黑龍江爲外藩疆地處極邊其情形同腹蓋自咸豐十年俄羅斯竊據我黑龍江  
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各地於是吉林東邊在在與俄接界今我設防於三姓甯古塔琿春依駐兵於伯力巖杵  
河海參崴彼處感通海使於轉輸我陸運道遠易致罷敵似彼常處其邊而我常處其勞然以天時地勢揆之

冬春一時江海冰堅船不能駛彼若人寇接濟維艱夏秋一時彼逐逐利而我惟恐春一處地與彼邊外無障敵最宜留黑龍古塔則東有無人之地五六百里山川糾紛溪澗洶洶為之扼塞三姓至黑河口入白里江路多瀾陸路多渾天然險阻足以限彼長驅彼此相犄勢遂正復相等所患者黑龍江之江防未設也奉天之海防未固也黑龍防則吉有肩背之患奉省防則吉有咽喉之憂以兵言之吉省有駐防之兵無遊擊之兵能禦其東不能兼顧西南北也以餉言之吉林練防各餉皆仰給於京師一旦遼水東西稍有梗塞轉運道絕三姓甯古塔彈春之兵不能枵腹以禦敵也且俄夷營營專事蹈瑕前據我吉黑東北各地後彈佔我伊犁各城皆乘我中原多故不能兼顧邊陲而於然以遠近日和議得成雖幸彼內有變亦恃我海宇昇平無有聲譁耳自是以往如我內地有事後之故智必將復萌當此之時中邊交警軍需浩繁戶部之帑賦銷數不時吉林之防正萬分危急縱奉黑一省江海防均極嚴密而吉軍亦岌岌可虞吉軍用或疎防奉黑一省勢形中斷亦難自立從此東北之事不可為矣以爲吉林計既須與奉黑一省通力合作又須於無事之日早求自給之方能就地籌餉以足軍食上策也不能就地籌餉而能多方預備廣積籌備中策也今但設一面之兵而又無半年之蓄夫豈萬全之道哉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書曰有備無患深維邊防久遠之計以使國家根本重地固如金湯亦惟統籌全局熟察夷情先事而謹其備耳

答沈韻松大使

胡傳

罕奇一口論者皆謂此當屬我可據條約與俄夷力爭得細細條約詳察地隱乃邊界地勢參訪昔年舊事交老得聞竊以爲不然李秋亭太守以海中間之嶺爲綽達哈達爲庫龍島而謂罕奇摩闐威一帶皆爲我地與條約所言及分界地圖所劃之紅綫多不相符按條約言順理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門江口其東皆屬俄

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又言兩國交界與圖門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如李太守之說由琿春河上游向東南劃一界綫繞達庫龍島或至綽達哈達則地已至海且在圖門江之東數十里矣有及海中間之嶺六字地界已詳盡無遺既與圖門江毫無干涉何必復費至圖門江口五字又何以復增相距不過二十里一言此與條約不符之顯而易知者也按兩國分界地圖所劃之紅綫自北向南距離約二十里許折而向西以達於圖門江紅綫并未劃至江口安得至海中間紅綫之東既繪有罕奇海口之形又標有罕奇二字綽達哈達與庫龍島尚在其東地圖中俄各執一紙斷難輕改界綫以達於嶺北與地圖不符之顯而易見者也李太守說在未見分界原圖遽以己意立說閱者不察遂謂條約與地圖本不相符而不知亦非也某商之依堯山都護與訪治壽協領及土人之年老者皆言分界時本以琿春河圖門江為界我大臣咸將軍景以河東皆俄人所居不能錄彼相持不決者二十餘日俄乃退二十里以長嶺為界復取地圖查閱所劃之紅綫自烏蘇里河口以至瑚布圖河源界牌所立之處俄人卡倫所設之處皆最近紅綫與條約無甚出入至琿春河乃稍劃而東南向直下琿春河圖門江東距紅綫接之圖約二十里證以土人所指兩國分界之地亦約在琿春河之東二十里回去年秋爾李太守尋得海濱原立界牌之遺跡在圖門江之東距江亦不甚遠乃悟條約順琿春河及其東其西云云訂約時初議之界也下文兩國交界與圖門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云云圖綫時分定之界也會處二字指琿春河會圖門江處自此處以至江口故又用一及字蓋言自琿春河入圖門江處以至江口其東二十里之地皆屬我也如此以解條約則與地圖所劃之紅綫一一相符與土人所指分界之地亦一一相符而惟及海中間之嶺六字無著我執條約及海中間之嶺六字而兼顧會處二字與一及字并以相距不過二十里七字儘屬之圖門江入海處以爭罕奇綽達哈達及庫龍島自以

爲得聞。彼若不顧及海中間之「六」字亦執條約其東其西云云以爭長嶺以西二十里之地將何以應之。彼此相持不決則又必參考地圖與界牌。尋春界上薩士高三字界牌皆早無存惟地圖有兩國大臣之押印。可以爲據以決疑獄。則紅綫西之黑頂子必時我紅綫東之罕奇必歸彼。不待言矣。現在我置罕奇案黑頂與條約一一相符。仗義執言。理氣壯。只恐彼不來會勘。若僅以海中間之嶺六字爲據。以索罕奇則展開兩嶺有界。有印之地。固早已自塞其口。尙能與彼力爭耶。某以懸見解。條約雖未知與當日分界之情形。是否符合。而於現在邊界情形。則確實無疑。長嶺緯達罕奇等處。閣下去年曾身歷其境。形勢了然於胸中。試以某之臆說。按之條約。地圖。而詳思之。然耶。不然耶。彼現以長嶺爲界。我現索黑頂子地。而以相距不過二十里。七字。極屬之。黑頂子入海處。可耶。不可耶。閣下屢次垂詢邊情。兼以李太守之說。爲不謬。未知除條約及海中間之嶺六字之外。別有證據否。如有證據。以自伸其說。能索回罕奇海口。不特便於轉運。并可消戰艦。練水師。與北洋夾輔朝鮮。而禦俄海參摩灣二處之兵形勢。要害之地。在所必爭也。萬望閣下詳悉教之。

### 上吳濟卿星使書

胡傳

鮑查三岔口與俄羅斯接界之處。以瑚布圖河爲界。該河北流入綏芬河之口。在芬河北岸山上。那字界牌之東南。里許。是以俄夷年年六月來。對此里許地所生之野草。嘗此一段。當屬彼管轄。我按河北岸民人。類聚貴所居之處。所墾之地。距南岸瑚布圖河口稍寬。李元輔所居之處。所墾之地。距南岸瑚布圖河口稍西。皆在那字界牌之東南。是以今春俄官來丈。該民等所種之地。逼令交租。比經瑚布圖卡官德慶。隨會與辦俄麻米。饒爾照。還有他們所種地。處實在瑚布圖岸西者。本嶺人不能侵佔。亦不能收租之語。雖仍以瑚布圖岸西爲言。實已指出。讓李所種地。處五月二十七八九等日。俄民復來。那字界牌東南。蕭李等種地。處刈草。當令運車。運逐。

更請瑪布爾卡官永成詣俄卡詰實嗣後遂不復來所列之章亦未令持去六月初三日忽有俄官至朔布圖卡倫與永卡官爭論那字界牌東南里許之地某詞彼以何爲據彼畫圖自那字牌直對南岸小園山上之俄字牌劃一界綫言二牌以東當爲俄境某官自那字牌順山嶺而東至山嶺盡處循級芬河而西至朔布圖河口皆爲我境彼據兩國分界圖之直綫某據和約順山嶺之明文再三爭論兼示以春間那米薩申之照覆於圖上畫兩字二人所種地處彼乃言是上司新差來查邊界之官實不知早已論明此事遂不復爭那字牌東南里許地而諸客彼遍視各處疆界及上街市物統言告退稽查和約與地圖均載有阿巴瓦噶達耶鄂皆伊亦喀拉瑪那倭怕拉薩土局二十字界牌現查詢此二十字界牌除那字倭字一牌外據邊民之年老者言十餘年前三岔口之南百餘里老嶺青林內有一牌今不知存否餘不知其處理春界內自去年李秋亭太守於阿門江東岸傳得一土坑似是當年設立界牌之所亦不知何字其餘各牌所在亦存以否遍詢邊人無有知者我之疆界久矣無人經理商察恐防邊防查出黑頂子地實爲我疆久被俄佔志在索還以杜侵越之漸俄夷稽遲不來會勘早有將來必遍查各界之說今已有來查邊界之官可見該夷於疆界極其留意現在黑頂子地彼來會勘與否尚不可知各處交界之地地勘與否亦不可知而邊境情形界牌存否似我亦宜預先查明又查界牌兩面一爲漢文一爲俄文當日設立界牌之人未嘗爲久遠計漢文以薄紙書之糊於木牌之上久已脫落同設字碑俄文墨書於木尚有遺跡可認吉省現無能識俄文者似宜咨請總理衙門繕譯阿巴瓦噶等二十字俄文以便核對某處是否某字界牌某字界牌尚存與否如能將邊境情形界牌存否一一查明將來兩國會勘便可明白抗論照數補立某因俄官來查邊界偶見及此冒昧漫陳

對張幼樵學士問東疆道里形勢

胡傳



俄羅斯經營烏拉嶺以東西伯利都冀出東海爲日已久自成豐十年得我黑龍江以北吉林以東數千里之地而退我之勢益張吉林以東地尤形時東襟大海南襟大海西阻與凱湖及烏蘇里江北帶混同江其輪船可由黑河口入黑龍江而西南岸經艾輝北岸經雅克薩尼布楚以達宜爾古德斯科直接烏拉以東之火車鐵路混同海之口有烏島庫頁今名唐太與日本北海道北見州之宗谷港隔海相對不過百里程同治間日本以庫頁易俄之千島至今猶悔其失計其南濱海之地本與朝鮮接界而分界後倭佔我黑頂子地尤爲險通朝鮮之要津山川完固形勢便利陸足以包我吉黑兩省而海足以震撼日本與朝鮮現在俄夷駐兵於伯力雙城海參威及并河摩爾殿黑頂子等處我駐兵於三姓甯古塔琿春以防之伯力西距黑河口千三百里又西距三姓入百里海參威西北距雙城三百入十里雙城西距三岔口百三十里又西距甯古塔六百里巖杆河東距海參威五百四十里西距琿春九十里摩爾殿西距琿春黑頂子西北距琿春各七十里由黑河口至三姓才路多艱險路多淖殊不易行由三姓而西南至吉林省城千二百里陸平而水亦險由甯古塔而西至吉甯入百里由琿春而西北至吉甯千一百里皆多險阻亦不易行由黑龍江之艾輝而西至墨爾根折而南至齊齊哈爾不滿千里中無險阻由齊齊哈爾而南至吉林省城平原曠野之路亦不過千里艾輝等處未設防俄若以輪船載兵由艾輝登岸環抵庫爾齊齊齊哈爾冀出我三姓甯古塔琿春東防各軍之背則吉省震動東防各軍慮後路絕不得不回顧則全局皆震動此北路之可憂者也俄兵若由黑頂子偷渡圖門江南可掎朝鮮之背北可抄琿春之後琿春失則彼攻朝鮮無復顧忌朝鮮失則不特東三省皆爲所包而直隸山東江浙沿海諸省亦不能高枕而臥此南路之可慮者也俄夷伯力等處之兵合計不過四千而民則已有萬餘戶俄兵各手一後門槍背負一囊盛十日糧糧外裹一摺掛一氈日出操諫亦負之以電音調發頃刻

可就迫民必三年爲兵而後復爲民每戶各給一槍母廠各給子鎗二次是民皆兵也近年我理春三岔口等處招民開墾舊地華民之居俄界者咸思內徙俄恐其地遂空嚴行禁阻甚且要而殺請途自光緒八年秋間俄官巴爾巴西馬弗尼入我吉省窺見我民衆兵多知勢不敵又恐華民之居其地者或爲內應遂變計思逐華人而自其國大徙其民以實之往年俄夷徙民而東歲不過數十戶百數十戶光緒九年五月以輪船拖帶大船自黑龍江入混同江出海由海參崴登岸者千戶七月又徙到八百戶皆有眷屬皆安置於與我理春接界沿海一帶其經營水陸交攻朝鮮奸謀已露馬弗尼者俄廓米薩爾也官不過五品而陰鷲多智略不顧信義在東部已數年俄主以爲能今已令司陸路兵柄據形勢之地通商練兵鑿荒開礦十年以後生齒日蕃卒成強大都塔橫東海九天之下大患也

重修甯古塔牙城記

胡傳

甯古塔爲 國家發祥之地俄寇周后復始封之邵山川深阻形勢先向北遠三姓可控赫哲鄂倫春諸部南達瑯春直抵朝鮮之背東襟大海視日本諸島若在咫尺東北各邊居中扼製重鎮也俄羅斯侵佔我沿海數千里之地奪我鄂倫春等都誘結日本謀吞朝鮮自咸豐十年始 朝廷慮留守各旗兵力單薄不足以禦俄增餉練兵遣大臣駐甯古塔督辦防務自光緒七年始於是東陲日益多故光緒八年秋容山奉 命來統甯古塔各旗儘無以稱職汲汲以修武備九年秋俄各旗將領詳大修城垣以資守禦或以經費無所出各旗生計窘不勝大役對其時吳清卿通政爲督辦大臣聞之恐其事中止遂遣防兵六百來助修牙城以爲之倡閱十日而牙城成工速而費省僅用白金一千六百有奇又閱二十日而通政奉 旨抽兵協防北洋以去通政嘗言滿洲俗尙武勇我 列祖強興於此率一旅之衆拓地而南轉戰無敵遂一六合今各旗生齒十倍於

昔荷蘭英丁壯授以利器明賞罰勤訓練使觀刀製俄以自保其德里必遠勝於用客兵操防之暇卽令修城  
既可習勞又可節費勵利之道也客山越其言觀其在邊多購西洋後門靈巧各種槍礮挑選各旗西丹入營  
朝自教以旌放之法口講指畫詳諄不備而知其用意深矣功未竟而遽去故客山記之於石以爲各旗勗且  
爲風日重修大城取法焉非備爲牙城記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十六目錄

兵敗十五山助

增刻三省邊防備邊序

保山縣城內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疏

致返沉永靖道

招誘流亡示

擬設法保護屯民夾片

請移駐巡檢分防疏

查明角子山地方險阻請撥練軍駐紮疏

移設縣丞都司及建置事宜疏

張福飛

林則徐

胡林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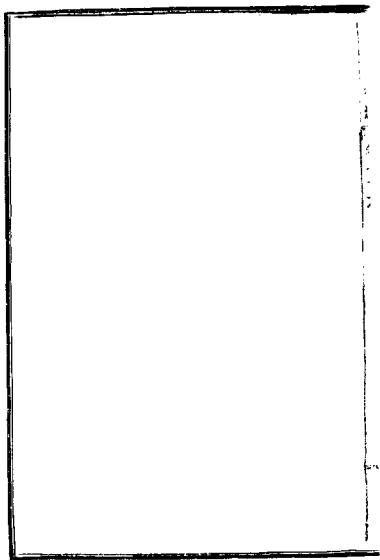
瑞 珍

吳大澂

衛榮光

邊寶泉

衛榮光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十六

兵政十五

管刻三省海防備擇序

上海葛士濬子澗

張騷

嘗讀晉書沙籠傳其卓或名論思愚險防竟阻於絳灌不之用至武帝時其策果行終漢世果無復藩國之患設使當文帝時早用之七國不至以從逆終後之人必且讀書生過激之酒徒說於廟矣豈知仁人君子之心策求國計民生陰受其福誰忍幸事變而沽己名哉今讀嚴樂圖万伯三省邊防慨深嘆其功武籌邊用心有合於長沙惜乎行之未遑肅志以歿不能不重錄之以廣其傳也三省者何陝西四川湖北也其邊境毗連大牙相錯皆爲坤輿之奧區高山長林綿亘千數百里彌望蔚鬱竟日不見人煙附近省民利其地廣賦輕徭負而至佃山結屋墾土開荒土著自之曰新民其地產米食物較他省實減十之五六游民與避一朝民往往以此爲避逃藪游民有資則私販糧利折本則呈懇爲非賭餉拐騙無所不至其爲禍民者扶老攜幼盈千累百撻肥酌食一餐石米伊白號曰吃大戶大戶曰伊曰換兵供之則壓力有不能拂之則恐禍且立至其地距縣治動輒二三百里民不堪二者之擾稟官捕而陝追則避之歸動追則避之楚路歧如麻人竄似梭咫尺隔省彼此守令均有墜長莫及之嘆此得捕之所以不能立獲也然以稱其小者也其尤駭者有紅錢黑錢大五頓頂額名色其結黨數十人或數百人羽翼既多各習拳棍刀槍以資捍護或夜劫富民或晝搶場鎮先約遇兵後追捕不許散竄如事急聚議散去始各逃竄如未議一二人先散者衆共截之以此其藝既精其黨亦固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擄竿誦逆甚或出布要言公然爲犄角之勢官更銳志撲該多用兵則艱於轉餉少

用兵則莫制，張致煩士，愚戡定經年累歲，然後以次削平之。積之五代，唐末不勝枚舉，姑以起滅於勝國者約舉之，以概其前可也。明成化時，劉通蠢動於房縣，其黨李原、王彪、後及川、陝籍，非項嘉興、忠討之原陽、城、傑、撫之，賊變直不知底止。正德時，保甯賊藍廷瑞自稱順天土瑯，本想自稱割地，王十萬餘衆，經、冀、川、陝、湖、廣、籍，非洪、饒、塘、鍾、彭、世、麟、設計誘擒，其罪剛更不堪言矣。自時厥後，在陝西則有何冤、噶、聚、西、寧、星、子、山、淡、文、省、盤、踞、金、州、王、莽、山、李、三、頁、固、崇、陽、高、峰、寨、在、四、川、則、有、劉、烈、爲、盜、於、保、甯、曹、甫、焚、掠、於、尊、蓮、噶、思、順、竄、擾、於、通、巴、在、湖、廣、則、有、茶、毒、郎、西、之、楊、文、政、匪、窟、房、謀、之、王、斌、盜、聚、巴、東、之、黃、中、所、在、據、地、劫、民、大、肆、屠、戮、哀、我、子、遭、此、無、牛、種、自、廢、耕、耘、千、里、炊、絕、斗、米、十、金、無、論、被、搶、之、地、无、氣、盡、耗、卽、附、近、州、縣、亦、幾、於、奔、命、固、圍、弗、遑、矣、其、最、勞、捷、伐、者、則、崇、禎、時、之、李、自、戍、興、獻、忠、宣、一、版、運、亂、擁、據、於、三、省、也、其、時、殺、戮、之、慘、古、未、聞、幸、賴、大、兵、弔、伐、元、惡、伏、誅、而、流、毒、餘、處、劫、掠、陝、有、劉、二、虎、小、紅、狼、分、踞、與、少、甯、羌、一、帶、川、有、楊、黃、十、三、家、盜、弄、於、保、順、葦、鏡、一、帶、湖、廣、有、赫、赫、旗、馬、黨、塔、楊、明、啓、竄、屯、於、房、竹、大、甯、一、帶、千、數、百、里、之、提、封、莫、非、鴟、鵂、縱、橫、之、所、直、至、康、熙、二、三、十、年、漸、取、其、頽、而、殲、旃、凡、此、皆、明、之、餘、毒、也、於、史、志、可、考、者、也、此、外、旋、起、旋、撲、爲、害、不、烈、者、尙、不、能、縷、指、述、矣、我、朝、混、一、函、夏、以、德、綏、民、薄、海、內、外、來、享、來、王、開、有、一、二、梗、化、天、兵、所、指、無、不、如、摧、枯、拉、朽、獨、此、三、省、邊、疆、在、嘉、慶、初、則、有、白、蓮、教、匪、之、變、最、難、天、討、嘗、時、合、滿、漢、軍、數、十、萬、剿、撫、五、六、年、之、久、不、克、奏、功、卒、幸、魏、太、守、景、瀚、堅、壁、清、野、遂、始、能、誦、奔、豕、之、命、未、及、一、年、非、逃、卽、擒、而、大、夥、生、縛、於、闕、下、屈、指、底、定、以、來、迄、今、愈、有、餘、年、矣、痛、定、思、痛、不、能、不、爲、歎、嗟、吹、逆、之、謀、凡、以、談、虎、色、變、身、受、其、害、最、深、也、聞、嘗、求、此、三、省、邊、境、所、以、治、少、亂、多、之、故、說、者、謂、狐、兔、易、於、踰、伏、攻、之、難、而、守、之、易、其、實、揆、厥、所、由、總、因、防、禦、日、弛、據、字、不、勤、之、所、致、然、則、曲、突、徙、薪、尙、可、不、早、爲、計、耶、今、雖、邊、烽、久、熄、民、氣、恬、熙、而、山、深、箐、密、尙、爲、匪、人、久、踞、之、區、保、無、有、漏、

網遺擊冷灰復然乎保無有隨木由尋旁生爾發乎是以 今上御極之年大吏奏請仿前明專設節節例以  
總其成以資彈壓時三省督撫條奏改陝西甄坪縣承爲海民通判四川湖北各要隘均更定有差未雨綢繆  
試有鑿前此黨聚難發難離百戰尙未能正本塞源也余時山居聞之喜甚卽欲輯教匪諸事始末彙成一書  
以爲股孽徒以冗務縶縛卒至未果不意方伯時作行人竟先爲之請竄披覽見其自與圖以至藝文織畢  
具直如家留侯之借箸而謀屢伏波之聚米爲山大旨總在因地設防用垂久遠所謂布置在乎審勢權實  
乎因時詢焉安邊大猷也第其中有三三錯處與搜采未備者不辭固納彌就見開所及爲之分訂分增於其  
後誠使益乎此者果能酌古準今遵其防應或如卽遂之治勸海或如張綱之治嚴陵不過賢能數十員分佈  
其間可以安坐而治矣昔人云亂之既成數名將制之而不足亂之未成一循吏撫之而有餘安見古今人不  
相及耶

#### 保山縣城內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疏

林則徐

竊臣等於上年會奏永昌善後案內議請添移營汛弁兵聲明保山縣轄之官乃山因安插回民二百餘戶尙  
有陸續前來者擬添兵五十名連原駐之三十名派一把總帶領以資彈壓等情已蒙 勅部嚴議覆准在案  
彼時回民移居未久尙須細察情形未敢以款辦之章程遽作當行之定準節經詳飭永昌府知府張亮基就  
近督轄加意撫綏認真彈壓計上年四月安置之後至今已越一年恭稟稟報該回民二百餘戶在官乃山靈  
種爲生均極守分安樂堪以永遠居住等情臣等查此案移置之由因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開保山城內回民  
被該處七哨匪徒挾仇殘殺一次逾一十七年甫經招復又於十二月初一日因哨匪打奪鄉舍人證復恃衆  
入城投殺一次雖被殺由於報復死者亦非概屬無辜而受害情形實堪憫惻除變經盡燬之戶無可挽回外



其有他出始歸以及藏匿逃亡遺孀丁口悉經由官訪明捐贖撫卹以軫餘生至二十八年春間孟林則徐親往進西督兵查辦於痛剿彌縫之後貞壽七哨地方哨匪紛聚軍威俯伏歸命當時擊獲逆罪至四百餘名之多七哨經此痛懲不敢復逞兇頑之習本擬招復逃亡回寨仍返故居惟查房屋被焚早成灰燼若令自行建築已屈力所未能且與漢民界址混淆清釐匪易一時既慮其為終日久更難以相安故於軍務將竣之時即另籌安置保回之地副據地方文武暨各委員覓得保山所轄距城二百餘里之官乃山一座周圍約十餘里外狹中寬前隔潞江後依雪山雲山之巔石崖陡險雖有禦稜火人爲居其上而不與民人相通其白牛山中脈下至臨江間有平曠地土壤以聚種因而外來無業客民單身赴彼或種包穀雜糧或植大小果樹先搭棚寮棲止新蓋土屋草房究因中隔潞江往來未能甚便該客民等仍不樂久居隨訪得有楊育春白奉禮等均願將自墾成熟之地暨果樹寮房悉行折價讓與或以城鄉產案與之掉換亦所樂從當查該處山場既有田畝樹株按年可收花息并已種將熟之雜糧果實均願折價賣給回民到彼即無枵腹之虞若新墾地多更可長資養贖凶詢保回頭人童俊劉繼宗等以保山之清真寺舊有星客公產其各鄰亦有故絕回戶絕產如願公同估價與官乃山產案房產互相掉換便可官爲經理伊等當即允從其價值除互抵外尚有數由官撥捐給付遂將官乃山一座全作保回聚居之所除有他處親戚可依不願前往者聽其自便外凡願移之回戶皆按大小人口官給盤費經署保山縣知縣韓捧日署水昌協副將桂林等將該回民二百餘戶分起押送前往到後仍的給三個月口糧俾得從容治產此上年安置保山回戶之情形也聞又添撥把總一員先後帶兵八十名歸於原設之舊乃汛駐劄就近巡防該回民等益知官爲保衛得以久安生業陸續去者復有數起自係知爲樂土彼此相招查該處去秋包穀等糧均稱豐熟果樹亦皆獲利今年墾種之地比較去年更多將來

戶口繁密該山亦足資其力食與山嶺之狹深夷人及江外之上著漢民均無轉輾而保山城哨相距甚遠更無處其生僻是回民安置在此似可決爲久遠之圖雖不思者本不強其前來而已來者定可安於無事矣惟其祖先墳墓向來本在保山營一十五年五關之時回匪之燒溝屠者極多而漢匪之掘回墳者尤甚屍骸堆積令人不忍視聞等語該府張齊其督屬妥爲修掩張齊其到任後卽與署保山縣陸保捐發廉銀選擇公正紳耆分赴各山將被挖回墳逐一修築悉遷其墓不獨屍骨全無遺棄并棺槨每與更新統計自夏至冬共修回墳九千餘家該處事定之後有回民赴保山祭掃者府縣派差照料卽以暗杜糾端回民見其墳冢比前册時亦皆同聲感激并可消掃前嫌矣又據張齊其稱保山回戶中未葬故祀之人遇有田產上年軍務竣初曾經委員分路清查核與該回頭人查報大數相符當卽由官派佃代種收取租銀尋覓外出各回民寄交該處地方官給與執照回戶聽候他從若將零星田產留在保山內有後點之徒未忘舊僻卽難保不藉此爲由以清租爲尋衅之地不如齊起原契官爲覓傳其無原契者亦由官估價價分別變賣節經頭人傳諭業已允從者多惟聞有方之回本在他處經營貿易有不務急於變產而尙窺望遷延者若不備令一體辦理轉恐遷延有後百是以現仍傳覓本戶回民詳切曉諭令其出售零產以斷葛藤總期保邑洵回各遂其生永無可開之衅以仰副 聖主綏安邊圉一視同仁至意

致嚴沅永靖道

胡林翼

楚粵匪徒寄居黔地勾煽頑苗聚積於烏沙雷公山老林深處經地方官密訪稟開疊次圍剿陣斬外實已捕獲一百五十餘名刻下殘匪逃竄不過數人查烏沙爲清江合供入黎丹江都江古州交界之地萬山叢錯八面竄匿雷公山爲丹江合供交界之地懸亘數百里林箐幽深係都鎮二府疆內均與楚地相隔甚遠未堪

事之先林翼先將嚴粵楚之路四面設防層層布置然後身領精練突入其阻復經地方官四面協助所獲極多實係地方官吏及紳民之功并非私翼之力尙裝垂詢故敢直陳

### 招撫流亡示

璠 璣

照得衡山一島爲海中棄地居民悉在化外光緒二年間蒙前撫憲楊翁念島民不忍化外棄之奏奉升糧編戶使爾等共爲 熙朝赤子本年又蒙撫憲梅札催歸農更恐安遠辦竣亦係期望島民早日歸化由官保護大羶之恩可謂至西至厚該島共計十島爾等九島之人始無不爲金匪所惑各能仰體憲意耕田地一律報丈殊堪欣許至培蔭暴命配關一匪通盜有年魚肉鄉民亦非一日地方文武限於重洋僻遠不及周知又未錄島民赴各衙門控訴昨據該匪逐一供明始悉平日惡跡不一而足已堪擬指查該匪有田二十餘畝按則升糧每年應完糧銀不過數錢爲數甚少定欲乘機抗拒文其意何居七月初九日定標員兵會同差役前往該島搜捕該匪父子等阻敵率黨抗拒定兵中伏被控經提督軍門及本道委員赴定查驗被殺之營弁一員兵丁數名遊擊守備千把受重傷者八員兵丁受傷至九十九名之多軍械洋槍並衣械被奪去可謂窮凶極惡猶不知自斂以悔禍矣擬兵應員酌定之復復勾結黃阿四等盜黨糾合夏大金等悍匪具備大砲洋槍鐵炮赴各埠搶劫劫詐愈無忌憚敢爾等流竄失所九縣地徒一空尤堪以齒七月二十二日奉大憲調派水陸兩軍爲爾等除害該匪竟先開金山之險率黨來撲兵勇受槍子傷多名幸將士極力擊散生擒六十餘名奪獲大砲兩尊洋槍數十桿旗幟三十餘面二十二日始將該匪金配四搜獲二十四日獲到匪子金阿送二十五日始將悍黨夏大金縛到該首要各員重傷經文武訊明將盜首黃阿四等四名及彈擒之劉大燦等七名正法金配爾一犯解山本道訊辦其餘五十餘名飭保派匪將從取保開釋合島一律肅清惟查訪九島居民

當金匪猖獗之時茶樓不堪粉飾甯波鎮海及岱山東沙角等處實堪開闢防印委各員悉心督緝外為此示仰甯山流亡人等知悉現在該島巨禍已除地方安謐衛等各自攜家回島收地利以長子孫至升科之舉爾等雖已欣然報丈尚未辦理妥貼本道業已專委廉明之員會同廳員迅速妥辦完竣如費役兵丁及各色人等敢有向爾等需索分文即赴印委各員并本道衙門指控立予重懲決不少貸爾等如前被金配贖勒詐出有洋票作在該匪身邊搜獲數紙已經銷燬難保該匪不另有遺失敗已用出嗣後如確係被詐之票不須再付分文敢有持票索討准爾等指控察辦

附設法保護屯民夾片光緒八年

吳大澂

再據統領綏字軍奏調直隸候補直隸州知州戴宗憲稟稱迭次出歷江北諸山周覽形勢博訪輿情知食力窮民奔走山中者不外捕貂砍木揀菜三宗未抵湯汪河北逾西北河數百里間山徑錯雜每歲不下千人所居有榮營木營鑽房等名目多於正月間裹帶糧糈馬馱負約數一年之食節逾小零始將皮張收齊陸續出山各起伐木之人則於冬令結伴前往砍足木料柴薪趁春夏水長時始行下放揀菜生計亦在夏秋三者皆流寓之民躡蹙荒岩絕壁與鹿豕木石爲羣既不便攜絕其生路又無從究詰其由來雖非有窩匪而近年馬賊倚險蔓蔓暗恃此三項人之爲接濟輾轉買辦衣食物甚至子藥軍器亦能以虛僞爲餌轉致之賊中在各項流民生業在山力不能與之抵抗稍有拂意卽爲所殺所得各種獸皮搜索過半欲易他業又無所資其謀生窘蹙情狀亦可矜矣姓界既面面皆山易於藏賊官兵所駐勢不能於嶺阻林荒之地處處分布若不設法於入口要隘處所酌量哨隊分段填紮以資巡助而使稽察日下卽獲肅清難保異日兵燹不再萌孽茲擬於江北之永聚屯四塊石紅石礮大小胡同西北河石頭嘴等處江南之大小羅拉密花公蓮等處各

駐勇隊十餘人不占民屯專擇山內距口數十里必由之路暫借窩棚棲止俾設各山溝捕獸欲樹採菜人等谷技所住山溝分起編號寫明年歲籍貫及所置雜房木營築營地段十人爲一連環保如有外來游匪即按號傳報不准窩留匪人跡罕到之深山窮谷亦各條分繞斷若網在網即內地保甲之備俾異種不能藏人另籍名冊一分送三姓副都統衙門備案由營中遴派妥細員弁春秋兩季酌帶隊伍挨號清查一次自携口糧鹽菜不需各戶供給分空麻山中食力之民既得所保護復互相糾察藩盜藏奸之弊可不復滋等因稟計辦前來臣查各山匪股甫經殄盡慮應籌辦善後事宜該統領所稟均係實情自應飭令派隊入山分布各口與三姓練軍駐紮之地互相聯絡保護屯民於邊要地方不無裨益

請移駐巡檢分防疏 光緒八年

衛英光

竊太湖所轄之東山下楊灣村爲江浙通衢地方散漫並無一官駐守前據署太湖廳同知傅懷祖稟請派員駐紮藉以控制經臣飭司確查核議詳辦去後茲據蘇州布政使譚鈞培會同江蘇按察使許應霖蘇松太道邵友濂詳稱太湖廳洞庭東西兩山分設東山角頭兩巡檢專司緝捕而東山周圍五十餘里四面皆湖又有前山後山之分繞論與東山司巡檢及太湖協副將守備均駐紮前山其後山相離廳治近者十里遠者三十里中間頗多高山復嶺居民散而不聚或數十家或數百家巢湊山谷寄泊湖濱內下楊灣一村又係江浙往來水道通衢近成村市匪徒最易潛蹤民情亦屬強悍該處既無巡檢分防又無武備彈壓而離廳較遠一切巡緝稽查實有顧長莫及之勢誠須派員擇要駐紮查向在南山之東山司巡檢因衙門自置兵戕被燬實屬民房搬移較易擬請移駐該村以資巡防防禦蘇州府查明並無窒礙由司詳請具奏前來臣伏查太湖廳所轄之洞庭東山孤峙湖中地方本極散漫該處後山之下楊灣村爲江浙水道通衢匪徒最易潛蹤民情亦

編強悍自非駐紮一官不足以保衛閭閻今既據該司道等訪查匪徒所有東山司巡檢堪以移駐應該即將該巡檢分其下楊灣村俾資巡緝而里地方議會同大學士兩江總督臣左宗棠恭摺具奏

查明角子山地方險阻擬酌撥練軍駐紮毋庸改設通判疏光緒十三年 河南巡撫張之洞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有人奏豫省南汝之交積匪出沒請移營設局以資鎮撫一摺等因欽此當飭藩臬兩司轉行查議嗣據南陽汝甯兩府督同各州縣確查妥議稟司詳覆前來臣遵赴南汝一帶查閱營伍復沿途親加密訪查角子山係泌陽轄境泌陽居其南舞陽居其北堵州居其西皆南陽府屬山之東北為西平正東為遂平東南為確山皆汝甯府屬山界六邑之間為衆山門戶輒擬二百餘里峰多徑雜民俗梗頑道光咸豐之際盜匪竄擾公然不逞乘間肆掠聚散無定迨同治年間乘兵勦洗餽類編平嗣迭經前撫臣紡地方官福查保甲會定章程令附近州縣分班入山會哨從此官民相習閭閻安堵迄今雖民俗驟難不變而匪徒斂戢耕鑿相安非復曩時之不靖矣惟該處地險山深藏奸最易自宜妥籌鎮撫防慮未萌今議者以移營設官請自是正論第設官則須相度地勢並建衛者無論費繁工鉅籌款維艱且通判乃文職習設晝夜不過數十人置之羣山萬壑中坐鎮則無功緝捕則不足不若責成營汛認真巡緝較有實濟查角子山四圍向設沙河春水王店尹集平節小史等汛第相距較遠兵勇亦單臣在南陽時已囑鎮臣楊芳桂就近酌派練軍數哨在該山左近擇要駐紮無事則往來巡查有匪則協力兜拿營汛聯絡畧域不分務期匪徒潛匿以仰副 聖主綏靖地方之至意至新息通判原屬新蔡息縣交界之黃湖店地方前因著燬於匪間或借差備寓省城現若重建衙署委辦無款可籌惟此職為捕盜廳員該處為東南門戶巡防黃軍未便任聽曠官擬飭在黃湖店舊居民屋所需租值在釐稅外銷項下撥備開支以重職守而節糜費

移設縣丞都司及建置事宜疏 光緒十四年

浙江巡撫 衛榮光

竊准吏部會議浙江巡撫劉東璋等奏請將水虞縣縣丞改爲永仙分防縣丞金華協中軍都司改爲巡防都司移設入保山等因一摺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點抄等奏內開將原駐改駐地方情形詳細繪圖貼說並具改駐分別管轄節制各員弁營制銜名清冊一併隨摺送部以憑查核覆奉到日再行核辦所有分防建置一切事宜應令該撫等另行籌辦等因行到浙當經轉飭遵辦去後茲據布政使許應鑾核使蕭韶會詳據金華府知府陳文獻稟稱現至入保山相度山川采風尚俗其地爲水虞縣管轄距縣治二百二十餘里民貧而瘠又值舊居殘壞地錯雜以致匪蹤驟爲消戢良民被害難以呼訴現在分定地面會同台州府知府成邦祥確查妥議應以永康四十六七都仙居二十三四都地方歸縣丞專管遇有疏防盜案承緝不力處分即將縣丞開參其都司改駐營制又與金華協副將蕭尹農會議請將金華協中軍都司改駐入保山爲巡防都司並將右營永康汛千總袁漢汛千總東慶縣城守汛把總夾溪白峯兩外委歸該都司管理該都司仍歸金華協節制毋庸更易營名並照撫標參將之例金華協不再另設中軍左右兩營公積悉由兩營守備徑達副將核辦至左營守備原爲都司中軍守備今相去較遠即刪去中軍字樣其振都都司節制之五汛本係右營汛地遇有大股台匪由都司就近調遣平時操防巡緝公文上下等事仍歸右營管理承緝參之案亦仍照原額毋庸另議都司所駐入保山之桂川莊其山委延永康縣四十六七都應卽定爲都司專管理由其他仙居二十三四都仍以仙居守備汛外委爲專汛各營各地不必更設都司所帶兵丁四十名遇有缺補均由都司自主仍申報副將查核核撥兵米概由副將札發無須再由守備管理以歸節易並請縣丞衙門額設門子一名皂隸四名馬夫一名今改駐入保山實重事煩不敷差遺擬就水

溪仙居兩縣各撥壯役一名去壯役四名每年給工食銀六兩各移各縣給領都司衙門應給糧書一名  
請書一名亦在該營額設數內撥給建遺孫亦都司訂著經費由外籌辦不動正款所建基地由縣查明畝分  
另籍籍糧額等情由該營具詳前來臣查永康縣入保山地方界於金台一郡之間山深林密最易藏奸  
起置事宜方定地面扼要設第一關隄既經金華府知府陳文獻親詣履勘並與台州府金華協一再會  
議應請即以永康縣四十六七都仙居縣二十三四都接境移設之縣丞管理並以永康縣四十六七都爲都  
司專管地面以專責成遇有疎防盜案分別照例開參金華協本無中軍而治入年始將左營一司改爲中軍  
都司現因該都司移設入保山陣都較遠議請裁去中軍名目左營守備亦照去都司中軍字樣擬請都司衙  
前之永康等五汛操防開參各仍舊制事歸簡便免涉紛更均應照辦其添撥壯役書圖既不另請開銷建署  
所需經費亦不動支正項將來撤除糧額應由縣查明則畝數另行專案詳辦以昭核實



衆 世 子 弟 等  
ノ イ ト ナ

皇朝親世文續編卷七十七目錄

兵敗十六 洛陽上

請改大廠營制疏

尖沙嘴官橋添建燈臺疏

羅泰察看虎門排練礮臺疏

會辦銷化煙土已將及半情形疏附片

開奏東西各洋遠置及船廠行船辦片

擬論嘆時喇圖王撤

覆奏會黨鎮條陳封門海軍事宜疏

密陳定海夷情片

密陳夷船不能歇手片

會同關防夷船疏

在夷船進口碩破稅銀疏

松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胡興仁

胡興仁



兵政十六 海防上

請改大鵬營制疏

林則徐

竊照廣東虎門海口爲中路扼要之區於嘉慶十五年設立水師提督駐紮其地西則香山東則大鵬形成兩翼查香山協向駐副將管轄兩營額設弁兵一千七百零九員名兵力較厚大鵬原止一營額設參將一員管轄洋面四百餘里其中有孤懸之大嶼山廣袤一百六十餘里是以道光十年已將大鵬分爲兩營而所設弁兵只九百九十八員名較之香山營制已有軒輊且所轄尖沙嘴洋面近年更爲夷船聚泊之區該處山高水深風浪恬靜夷船倚爲負隅之固上年調集官兵痛加勦擊始行全數退出恐兵撤之後仍復馴擾而來估爲巢穴當又相度形勢在於尖沙嘴及官涌兩處添建礮臺一座現在工程將竣已於另摺繕折奏報在案臣等復查尖沙嘴官涌兩處既經建設礮臺必須調兵防守但大鵬左營額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外委五員總三員外委五員額外委二員步守兵四百九十七名右營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外委五員額外委二員守兵四百七十五名除分班出洋外尙不足以敷巡守據該營縣會議請添經臣等與水師提督臣關天培再四籌商應將大鵬改營爲協撥駐副將大員統帶督率與香山協聲勢相埒控制方爲得力但官兵俸餉歲需支應國家經費有常未敢遽議增添惟有就通省各營設法抽撥并於水師名缺酌量改抵以歸簡易酌議司道核議會詳併者准陸路提督臣鄂核覆前來臣等查外海水師副將共有四缺內除香山協應與大鵬分張兩親毋庸更議外其餘尚一協地處邊陲與越南夷地緊連崖州一協係煙臺之區且

外臨大海內控黎人均爲邊疆要地未便改抵惟澄海一協雖與閩省接壤而上接南澳下連潮州有水陸兩  
 鎮爲鄰向屬易登聲援應將澄海協副改將爲大鵬協副將移駐大鵬所轄扼要之九龍山地方居中調度其  
 澄海協之都司改爲大鵬協副將中軍都司兼管左營事務駐劄大鵬所城並於大鵬左營添設把總一員外  
 委一員額外二員步戰守兵連新添外委額外名糧共二百九十一名大鵬右營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外  
 委一員額外二員步戰守兵連新添外委額外名糧共二百零九名以把總一員兵七十五名專防右營官涌  
 墩寨以把總一員駐防九龍墩寨將原駐九龍墩寨之千總一員移防左營尖沙嘴墩寨併帶新設額外外委  
 一員兵丁一百三十名又以外委一員兵丁十五名防守前經設撤今應設回與尖沙嘴對峙之左營紅管煙  
 汛又大鵬額設大小米艇六隻撥撥船三隻分撥配巡不致派遺應設大中米艇四隻左右營各半以千總一  
 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兵丁二百零四名配駕又添快船二隻以額外一員兵丁五十六名配駕其餘外委一  
 員額外一員兵丁十二名隨防九龍墩寨副將差遣所添員弁船隻先儘水師各營移撥應請在陽江鎮右營  
 抽撥千總一員海門營抽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龍門協左營抽撥外委一員龍門協右營抽撥外委一員陽  
 江鎮右營抽撥大米艇一隻海安營抽撥大米艇一隻龍門協左營抽撥中米艇一隻海門營抽撥中米艇一  
 隻又在龍門協右營抽撥撥船一隻歸入海安營配辦所需配船弁兵舵工口糧隨船移撥支給至護抽兵  
 丁五百名水陸勻撥水師應抽兵丁二百五十名現在外海內河防堵巡緝在在需人若概於額設步守兵內  
 抽撥未免顧此失彼應在水師提鎮協營酌量抽撥步兵三十七名守兵九十四名酌裁馬兵改抽步兵二十  
 名連撥外委本身步糧三名共得步兵五千名守兵九千四名尚需添補步兵二十五名守兵八十一名在水  
 師各營屬糧較多營分將馬糧三十三名改爲守兵步糧較多營分將步糧一百六十四名改爲守兵均各歸

選原營兵額四馬兵所改步兵一十名遞年節省應步糧料等項銀兩撥補增添步兵一百零六名歲需經費之用此外仍舊把總一員外委一員步兵連外委木身名糧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應於營標五營及水師營內抽把總一員陸軍提標五營內抽外委一員其原食糧糧一分毋庸撥併於陸路各營勻撥步兵七十五名守兵一百七十五名共兵二百五十名均歸大驛入額其外委仍食木身步糧並在火驛步兵數內添設額外外委四員仍支木身名糧以資差遣至澄海地方原將澄海協改爲澄海營即將大驛參將移駐作爲澄海營參將澄海原有守備一員分爲左右二營左營守備駐劄縣州所城右營守備駐劄林所城均未便移改將大驛左營守備改爲澄海左營中軍守備駐劄縣城經營兩營發糧其澄海左營守備改爲左營左軍分防守備仍駐澄州有營仍循其舊以資防守所以現改大驛協副將都司乃澄海營參將左營中軍守備左營左軍分防守備俱照舊定爲外海水師起補之缺其水陸各營抽撥兵丁所需糧餉公費紅白等項以及一切軍裝器械俱由各營撥出隨帶毋須另添澄海協改駐參將守備有原設副將都司衙署可以棲息辦公大驛所城改設都司亦有守備原署可住其防守嚴密弁兵即住嚴寨均毋須另建衙署惟大驛添設大快船一隻各營無可抽撥應另行製造計每隻需用裝造工料銀四百三十二兩二船共銀八百六十四兩歲需弁兵口糧彈洗以及修費等項約需銀一千四百餘兩又九龍地方改駐副將紅香燻添設汛防衙署兵房以及大驛新兵應製流衣服械等項所需經費均須預籌查有前山營生息一項從前係由洋商捐出本銀十萬兩撥交富商生息以作添設前山營兵餉之用除每年支用外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止實存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除另撥奏請勸支添建尖沙嘴官船兩廠塞工料共銀三萬一千九百餘兩外所有此次添造快船及建造衙署製給新兵流衣服械等項用費均請於此項息銀內勸支毋庸請勸 督項如此改調

添設內地制宜似於海疆巡防大有裨益如蒙 睿允所有添造快船應建衛署兵房製給新添步守兵丁軍械等項區等即飭令地方文武會同確估辦理其改設副將等官應行鑄換關防並一切營制抽撥細數及未盡事宜統咨另行咨部核辦再前山營生息本銀係由洋商捐出與正雜錢糧不同每年止將收支實存數目報部查核今請動支此項息銀以作添造快船衛署製給軍械經費應俟動用後將支用總數於冊內開除造報懇免備造工料冊報銷合併聲明

### 尖沙嘴官涌添建砲臺疏

林則徐

竊照廣東水師大營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為夷船經由寄泊之區其尖沙嘴一帶東北背負岡陵內則有急水門灣躡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環山巖風聚氣波浪澎湃水勢寬深噴噴船隻久欲倚為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為患匪輕上年因噴噴哨艇不馴抗違禁台經 等與內督臣鄧廷楨調集官兵在尖沙嘴進北之官涌等處山梁營安礮分為三路增加刺擊該兵船一隻貨船數十隻始皆連夜遁去但恐兵撤之後仍復聯檣聚泊勢若真蟻必須扼要設防方足以資控制隨防候補知府余保純著大領營將樹恩廣東安縣知縣梁星源會同是處履勘旋據該員等稟稱尖沙嘴山嶺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長直對夷船向來聚泊之所又官涌偏南一山前右石排一段天生磐石對峙然兩洋來路若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而控制亦稱得宜等語當經飭令將兩臺高寬丈尺及開築地平並建造橋墩礮洞并著兵房神廟整頓藥局馬路一切工料價值覈實估據該員等呈送圖說清冊等逐一核算並委員詳細稽查凡有可以撙節之處復經酌量核減計尖沙嘴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

四十六兩零其係省之又省必不能少構思此項工程係屬防夷要務斷不可緩第 國家經費有常仍不敢請動 撥項等 等當與籌某運司公同籌畫查有前山營生息一項係山洋商捐銀數交當商生息前於嘉慶十四年奉明作為添設前山營一餉之用按年撥買支銷已歷三十餘年之久因而存有積併盈餘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該部冊籍寄存銀五萬三千八百兩除大關營現議更改營制所需添造快船建立衙署及製備新兵器械另摺請在此款動支外核其成數尚足以敷動撥前項礮臺工料之需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礮臺工費為防夷所需而捐款息銀與庫項有閒 准於商捐前山營生息一項銀兩動支兩座礮臺經費並請循照舊章將動用銀兩總數於冊內開除造報免特工料冊報銷感荷 鴻慈倍無既極至此項工程因夷務喫緊之際先已購料興工程緊建築粉於夏令南風盛發以前一律全完以資防制計兩座礮臺工費五十餘兩亦已於腹地各營酌其緩急前先行起撥濟用一面籌資購補別於暫律森嚴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覆奏查察虎門排練礮臺疏

林則徐

竊臣於三月初七日在虎門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一月十六日奉 上諭據部廷楨等奏籌議虎門海口製造木排鐵練添設礮臺一摺已降旨允准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現當籌議海口章程自宜妥為布置以密巡防護等語所請於海面安設木排鐵練以鎮紿火船頭添設礮臺添設礮臺之處是否有益著林則徐詳細查察情形據實具奏原摺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伏查粵東中營海口以虎門為咽喉 此次親至該處督收夷人鴉片即住在水師米艇密樁海中四面形勢皆可隨從當經留心相度竊見重門戶賢屬險要天成自恰行大洋通潮穴而北兩山對峙東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以入內洋是第一重門戶也



進口七里有一山屹立中央石曰橫檔其前有一巨石俗名飯鑪排又其前小山一座曰下橫檔海道至此分爲二支其右一支多有暗沙左一支以武山爲岸武山亦謂之南山山前水深洋船出入皆由於此此第一重門戶也由橫檔再進五里則爲大虎山其西爲小虎山再西則獅子洋山由黃埔以進省之路是大小虎山乃第三重門戶也此外如燕門蘆灣山三門口新澗口等處港汊旁出島嶼周迴尙非夷船出入要津姑不具論以礮臺言之先有橫檔前山四處均係康熙五十六年所建形勢稍狹嘉慶五年於沙角添建礮臺一座二十一年復就橫檔礮臺加築月臺一座又於南山礮臺之西北添建遠礮臺一座各安礮四十位二十三年又於大虎山建礮臺一座安礮三十二位道光十年大角山又添礮臺一座安礮十六位道光十四年冬間提臣關天培到粵適在驅逐夷人噶嘑啤出口之後與前督臣盧坤商議以大角沙角兩礮臺中隔海面一千數百丈之遠兩礮臺火均不能得力只宜作爲望臺遇有應行助堵之時放礮報信其南山礮臺與橫檔三度礮臺形如品字中隔水面三百餘丈礮火可期得力惟南山礮臺地勢過高礮子易於冒過船頂其餘原建礮臺亦俱單薄於道光十五年會摺 奏准將南山礮臺前圍環築月臺名爲威遠並將鎮遠橫檔大虎各礮臺加築堅厚添鑄七八千斤大礮分別安配並於橫檔背面山麓及對岸蘆灣山脚添添永安鞏固礮臺一座安礮四十位二十位不等此十五年以前陸續添建礮臺之原委也維時提臣關天培即欲於橫檔山前海面較狹之處製造粗大礮練安根兩岸礮臺之下承以木排木排兩端繫以鐵纜有事則橫絕中流無事則分放海岸如門開國防堵益嚴以經費未充前督臣盧坤任內未及辦理鄧廷楨到後正與關天培商議籌辦旋於十八年夏間有暎咕喇國夷日嗎噠輪巡船二隻窺探虎門見海口布置森嚴畏懼竄去復經鄧廷楨與關天培欽邊諭旨督諸防以鐵練木排實爲阻礙夷船心具察看威遠鎮遠橫檔各礮臺之開海面較狹安設排練兩道

足竒塔截惟威遠鎮這兩砲臺雖同在武山腳下面相距尚有里餘排練既截中流砲臺尤宜聯絡故又於威遠鎮遠中間添建大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十位以護排練而壯聲威此鄧廷楨等現擬奏辦之情形也茲錄奉諭旨令臣詳細查察當又移舟至武山橫橋一帶流覽登眺此處木係於二重門戶最見緊隘其海面自西北量至東南橫寬二百七十餘丈至三百三十餘丈不等所有排練兩道西北皆安根於武山腳下其東南則第一道安根於飯籬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於橫橋山脚俱各鑿深石槽以入千斤原礮橫安槽底外加鐵箍四道之扣鐵練四條由四而併爲二由二而併爲一中開紐合兩頭貫以大鐵練一條用大鐵鎖接扣兩邊以便開闔其木排則以大木截齊各長四丈五尺合四根爲一小排穿以橫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聯成一大排量寬一丈六尺餘寸面底又各夾以橫木六道銷用大小鐵箍三十口第一道安大排三十六排大練三百九丈零第二道安大排四十四排大練三百七十二丈兩道排練相去約九十丈共配鐵鎖棕纜二百四十副並設划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皆以把總一員無事則中間常開以通出入如須防堵則關閉甚速察看木排撞擊堅固鐵練燬淨精融開閉亦俱得法其新建礮臺俯臨兩道排練正成扼吭之勢平寬六十三丈高一丈四尺五寸表牆釘樁砌石垛砌礮洞則用三合土築成安礮六十位後圍石牆九十丈高出山巔除兵房望樓官廳軍裝火藥兩庫尙未竣工外其餘均屬完整試制礮大礮礮子均能遠及對岸山根設有不應進口之夷船妄闖入雖遇順風潮湧駕駛如飛一到排練之前勢雖繞越即謂夷船堅厚竟能將鐵練衝開而越過一層尙有一層阻攔就令都能隨斷亦已纏絆多時各礮臺火連轟豈有不成灰燼之理似此重軍布置均極森嚴閱黃埔及十三行出入夷人行舟過此皆惴然生嚴禪心於海防實屬有益惟排練日被鹹水泡浸加以潮汐蕩搖即木大鐵堅亦自不能無損若有寸鐵脫扣一木離解立刻即須修復總使專成盤片百整不在

一煉或選就愈延則寸節偶乖即全局爲之變動查提臣關天培於排練一事久已殫精竭慮廢食以之而礮臺工程亦時時躬親督造現在文武員弁皆極認真此後屢簡事宜均須由關天培立定章程使將備弁兵皆體成法加以時常操演精熟海防長臻鞏固邊費亦可體消堪以仰慰 聖主原念遠矜之至意

會奏銷化煙土已將及半正形疏附片

林則徐

竊臣等前奏收繳夷船煙土請將原箱解京先於四月十一日奉到 硃批已蒙 諭旨允准隨即欽遵辦理業經收拾裝載正在奏報起運間復於十八日奉准軍機處咨開內閣奉 上諭前據林則徐等馳奏藥船鴉片盡數呈繳請解京驗明燒燬當降旨允行本日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甯遠所繳煙土爲數較多恭委員稽察難周易啓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將朕委任此次查辦粵洋煙土甚爲認真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無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覈自燒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警該大臣等唯當仰體朕意嚴實稽查斷不准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欽此仰見我 皇上於嚴實除害之中再體恤民力之意且等公同跪誦欽感難名伏思銷燬煙土弊竇最多必須在在嚴防庶可免於偷漏緣此物流行已久利之所在眾庶爭趨查道光十七年間臣鄧廷楨等曾經 奏明奸民向夷船購買鴉片從前每個價值洋銀三千餘圓近來止須十六八圓不等今即以價值覈算每箱亦須六百餘圓合計一萬餘箱不下一千數百萬圓之值在守正嫉邪之人不惟蕩土棄之且以爲寶視之而致貧者則竟寔而垂涎與販者更欲居爲奇貨若防範稍不嚴密即百弊爲之叢生臣等自收繳以來因虎門越在海濱須防奸民覬覦即先相度堆貯之地計每箱長約三尺高寬半之大房一間穩能堆至四百箱之數該處民房廟宇均無寬敞可容不得已合併數所圍築外牆

添蓋高棚勻掛封貯內派文職正佐十二員分期看守外派武職十員帶領弁兵一百名晝夜巡邏幸尚不至  
驟虞至銷燬之方亦復熟籌屢試向來用火銷化特以桐油其法未嘗不善第訪聞焚過之後必有殘膏餘燼  
滲入地中積憤熬煎之人竟能掘地取土十得二三其流毒仍難盡絕等語請傳探知鴉片最忌者一物一  
曰鹽瀝一曰石灰凡以煙土煎膏者投以灰鹽而成渣沫必不能收合成膏是其相剋之性正可資之以除其  
害也然使逐箱煙土皆用灰鹽變化則銷燬之設必須累百盈千誠恐照管不周轉竅偷瀝如其少設又非數  
月不能銷完茲再酌商莫若於海灘高處挑挖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四旁欄  
楮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樹柵欄中設棚廠數座爲文武員弁查視  
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數層成池所有箱內煙土逐個切成四瓣投入池中泡浸半日再將整  
塊燒透石灰紛紛拋下傾刻便如湯沸不覺自燃復歷人夫多名各執鐵鋤木爬立於跳板之上往來翻攪務  
使顆粒悉化候至退潮時候啓放涵洞隨浪送出大洋並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若甲日第一池尚  
未刷清乙日使用第二池其池浸翻載悉如前法及此輪流替換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牽混竊  
生弊端至晝時停工即將池岸四面圍欄全行封鎖派令文武員弁周歷巡緝粵東天氣炎熱所用夫傭穿  
短袴上身上下脚向俱赤露又於停工放出時與執事工役一同投檢不許稍有夾帶試行之初每日糞化三四  
百箱迨數日後手法漸熟現在日可入九百箱至千箱不等當其銷鑄之際濃油上浮渣滓下沈臭穢熏騰不  
可嚮邇乃悟此物之能蠱人心志促人年壽傷人形骸者蓋製造時用物取精別有奇方非僅如內地栽  
種黨粟利票熬製已也臣林則徐駐劄虎門與提臣關天培率同委員候補知府南雄直隸州知州余保純等  
逐加佈置隨即函商臣鄧廷楨臣怡良以欽奉 諭旨公同目擊銷燬是在省各員理宜輪流到虎查覈看視

臣怡良因前次銷燬時商民留省此次輪應先到虎門臣鄧廷楨於臣怡良回省後亦即乘舟來虎並令總司  
熊常鈔臬司喬用選運司陳嘉樹糧道江篤四員分班輪往接替查視又咨會廣州將軍臣德克金布左翼副  
都統臣奕湘右翼副都統臣其鏗亦各輪流到虎稽查彈壓粵海關監督臣豫斌則以虎門本有稅口更應常  
川動撥照料稽查在事員弁人等均各派定執司互相查覈該處沿海居民觀者如堵只准在欄欄之外不許  
混入廠中以杜偷漏其上省下澳夷人經過口門者皆遠觀而不敢窺窺察其情狀似有羞惡之良齊頌 聖  
主德威俾中外咸知震懾從此洗心革面庶幾咸與維新矣至煙土名色亦有不同其黑者曰公班土關係上  
等之煙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此次劈箱銷化當將各色煙土分別編號登記大抵公土白土居多金花土  
不及百分之一業已逐箱過秤並口袋所裝者亦皆扣除箱袋數實淨煙斤兩計自四月二十二日起截至五  
月初三日已銷過八千三百一十箱又一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共合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九斤以  
全數覈之所化已將及半現仍趕緊銷化不敢草率亦不敢遷延恐 聖懷謹將現辦情形合詞恭摺具奏

附奏東西各洋越竄夷船嚴行懲辦片

林則徐

再臣等察訪夷情因知外國商船來粵貿易者必先在此國領領牌照經過夷埠俱須驗明並於開船之時領  
給執約條款諄諭不許在於中華滋生事端酌限往返程期如未領牌照擅自行船查出即治其罪船亦充公  
是外夷莫不森然並非縱其所如漫不加察而商船載來貨物動值數十萬金彼既愛惜重貨自必慎選法度  
故貨船到粵必皆報關候驗納稅投行雖近年以來每有夷商夾帶鴉片情弊要亦先向臺船等類始敢駛進  
私埔斷無駕駛車船東奔西竄之理惟因獲利太厚販運愈多各國聞有之而以港脚一處為尤甚港脚地  
名曰嗶嘰喇曰嗶嘰喇嗶嘰喇皆為喫嗜所癖之港口聞華言所謂馬頭也距啖啖喇木園尚有兩片路

理而其來至內地則比嘆夷爲近好夷利慾薰心罔顧厲禁往往由外洋乘風竄駛越過廣東中路直趨東路之兩澳以達江浙各洋來去頻仍使成熟游之地在 天朝制輪廣大無不循示懷柔即其所不應至之處豈禁類來不惟自護修防其究至於驅逐而此奸夷習知其故相率效尤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處於嘆咭喇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遇有夷船駛至不遵循例催行如其任催問應亦即莫敢誰何共有桀驁夷船游敢以槍炮相恐嚇而官船因失奉有明文轉不便擅用火器如道光十四年間浙總督臣程祖洛所奏情節曾奉諭旨飭令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情形以靖洋面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以 皇等近日訪聞乃知此等奸夷並未領照經商而散倫遊是爲若被該國查出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況 天朝禁令森嚴豈有轉以內地各洋爲其通商之理且如內地奸民出海潛赴夷洋游事揆諸 國法正宜孩例治罪倘在外已被夷人戕害適足敵辜豈尚聽其鳴冤許爲報復乎以此對觀互證度勢揆情愈知越竄之夷船不必空言驅逐自有嚴行懲辦乃可震懾其心總之有牌照而行中路者則爲經商之船無牌照而竄東西各路者卽爲偷渡之船經商之船尙須區分良莠偷渡之船則俱有莠無良槍擊敵艦皆其自取似不爲過且此等越竄船隻小者爲三板夷划特者亦不過雙桅夾板迥非巨船其船高大堅厚之比卽船內藏械亦極有限甚至妄假藏於船旁費職眼於槍板紙以虛張聲勢飾詞誣飾船果能奮勇剿除何患不能相敵卽云夷人乃亡命之徒巨兵不值與之對仗亦尙有便利之法可操勝算或須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駕拖船兩艘車薪備帶火器分爲數隊占住上風漏夜乘流縱放卽或前隊未能得手後隊隨時復來夷船中間處皆引火之物未有不可以焦爛者此令一行不大齊有其事而好夷先已驚落似亦僥倖之一法也

擬論嘆咭喇國王檄

林則徐

謹擬頒發諭旨 欽定 洪惟我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則與天下公之害則

爲天下之善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 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願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 天恩是以 天朝柔遠接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賴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衆夷良莠不齊遂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

以致善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 大皇帝聞而震怒 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與本 總督部堂 巡撫部院 會同查辦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皆應處死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則

其貽害深而獲利重本爲法所當誅惟念衆夷尙知悔罪乞該將臺船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由領事官議律稟請繳收全行燬化疊經本大臣等據實具奏幸蒙 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尙可原姑寬免罪再

犯者法難廢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嚮化傾心定能諭令衆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 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懷遠也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爲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外夷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華民分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爲害而貪利 極不顧害人試

問天良安在聞該國禁食鴉片否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爲害也既不使爲害於該國則他國尙不可移害況中國乎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爲害外國否

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新其利而不懷其害則夷人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囉嘜非

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新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蜜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

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要需何難閉關絕市乃 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公之也該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用且得以





覆奏會盛顏條陳封關禁海事宜疏

林則徐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會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郭□□并傳諭豫被仰之欽此臣林則徐怡良謹將鈔發原摺細加閱看並傳知臣豫整一體領閱因關各國夷人事務咸宜慎重商辦未便遽事宜揚復經函約臣關天培臣郭□□於查閱營伍之便遇省面商茲已詢謀僉同謹將察看籌議情形爲我 皇上敬陳之查原奏以制夷策首在封關無論何國夷船禁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伏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剿捕盡絕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泅之人使駕火船乘風縱放而以舟師之能搜夷船即將貨物全數給賞該夷未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 天恩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母許逾額多運以爲箱制之法所論世切所籌亦甚周至等查粵東一百年來准令請夷互市原係 推恩外服誓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開權利其抽分之稅況自上交斷絕嘆夷貿易以來疊奉 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論大哉 謨訓中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辦理絕無所用其體顧門將各外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亦並不難惟是細察情形有尚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粵斷一國貿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按理度勢還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皆在暎咭喇國所轄地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暎夷販煙來粵前別國夷船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繳清蓋船煙土以後業經奏奉 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辦惟暎咭喇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暎咭喇一同拒絕是

抗道者類之英順者亦接之未免不分其秀事出無名設問何辜等語即礙難批示且查嘆哈喇在外  
國最稱強悍諸國中惟味喇噶及信蘭西向足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者尙屬大小呂宋雖屬國單  
鷹鸞嘯嘯立乎國對粵貿易者多仰映夷風息自嘆其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總而  
此顧懷忿者謂其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圖相蹙以彼此之離心各踰忱而內向若  
駭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左傳有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圖也哉 天朝之馭諸  
夷固非其比要亦不及累仍宣示以大公且封鎖云者爲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鎖而斷亦何憚而不爲  
惟是大海茫茫匹運入鴉片斷與不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即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夷貿易而等  
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煙土運至粵洋並囤好爽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  
以外汪洋無際通由則受管東而不能遽禁不通商則不受管東而正好賣煙此種食披之心實堪令人髮指  
是以日等近日更不得不於各海口倍加嚴禁有一日而煙船並獲數起者可見嘆夷貪去煙來之言轉非虛  
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嘆夷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謂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疑不准其出海則又  
不能緣感東民人以海面爲生者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料三之說又有三山大海之語若一概不准其出洋  
其勢即不可以終日至捕漁者只許在附近海內此說雖亦近情然既許出洋則風信靡常遠近難辨自定又  
孰能於洋面而阻之即便責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則夜動東擊則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區林則徐上年刊立  
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聖居  
牌保准船駛至於無算至今尚未編完續又通行沿海縣營州有夷船倉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  
船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驗查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

銀兩洋錢尤不許隨便帶出口庶可少除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一物固屬外夷要需惟巨等應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練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存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額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卽爲濫銷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岸等處若中路封關操之過嚴而東西各路得以偷販出洋則正稅徒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取之道惟貴平尤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爾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夷此卽內地行舖互售向難家至日見而況其在域外乎要知嘆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以牟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卽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忍垢蒙恥多啜暗虧譬如大買股商一旦離間子店寄人麾下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懈則原案所謂該夷富貴懼而求我者將於是在矣至於備火船發難勇募善泗之人等事則自上年至今皆經籌商辦理惟特相繼而動卽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向水獲於不能藉藉繼而竟諸山麓隨處設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母應應之取夷宜爾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混淆不分轉致無所忌憚萬若兼備有別俾留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以併拒諸夷則有卸路處若因嘆夷而絕諸國則不啻驅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卽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若果查出夾帶應卽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自不在噸担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羅廷楨暨臣等疏節次而議及之嗣經核定章程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進箱准給五十萬斤仍以三年週融併計以示的中之道其他分條條款該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內容消嘆夷卽暫停西洋貿易

易迫其將噴夷騙出仍即准令開到亦與原奏請。章程不違而合至所請暫令澳夷代噴夷保結一節現既不准噴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密陳定海夷情片

林則徐

再臣等因粵洋現有噴夷自必當通浙信是以擬設法密探定海情形倘有覓得夷信譯出漢文知此次領兵攻定海賊者名曰嘩嘩其統兵之夷且一人名曰咖哩嘩嘩係東印度水師提督所坐夷船故大名曰麥爾威擊有載七十四門該船進定海港口時碰於大礁之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遂於沈沒又有帶兵夷官職分頗大之呵喇叻被我師打死現在噴逆甚戾定海居民回至該處與之同住而民人疑懼不至所出章程亦無人肯信沿海漁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係隨帶鴉片俾作資糧今已火食無多轉瞬風色將均甚懸急等情是其伎倆之窮已可概見。幸思粵省民人愚其與英相習而此時浙省之民轉欽其習於夷而復便於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無多又恐風色將轉是正有可乘之機與其交歸於海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誘擒於陸地逆夷更無能為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散將鄉民檢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獍狗行兇異種悉遭戕滅不可洩野現聞該逆中有嗜吐吐一名偽為定海縣官其人能為華言更須防其詭計。等已具密函飛致浙江撫臣烏口斟酌辦理第係遙揣情形未知當否謹再附片密陳

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

林則徐

再臣摺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勞請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做為 聖主陳之查此次噴逆所據在粵省而延緩乃在浙省雖變動著出於意外其窮蹙止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

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與博藥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以賣洋錢一圓是即在該國嗚嗚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急於覓銷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唯聞其在夷洋各埠貨船屢空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即穀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向來過冬以麕爲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然舍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爲啖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誠逆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郁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備嗚甚且別生秘計冀得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此以經體諒顯悉其情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便之坐困也夫自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狂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驅除 聖人執法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存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 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內地者總道之流毒於人心也總道生則以漸而成臙鴉片來粵以漸而致遠原屬越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者尙少禁令易行始末未幾成臙之應內毒或可解散今則毒流已久督銷烟疽作痛不得不亟爲拔釵而銷夷並銷浙即與消煙無異然惟臙道而後痰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至積毒之時自然禁烟收口若因臙道而銷消散一毒邪內伏誠恐患在義難矣湖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睿斷發明 天威震懾惡習一蕩餘積之頑僕夷與領事義律自行覈票求收現有滿漢字原票可查並有黃紙印封可驗而在廣商棧化煙土究

期出示準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人有懼爲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 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中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印正法船貨沒官亦以漢夷字合爲一紙自結之後奇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噴逆不遵法度且肆騙張是以特奉 諭旨嚴其貿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仰體 恩施今既攻占械池騰言文武違情顯著中外咸聞非惟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廠非外夷之敵與其曷日持久何如設法蠲摩抑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則恐慮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區區之愚昧務思上榮 國體下保夷情實不敢稍存轉移之見也即以船廠而言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敵造船則制夷已可若如何至尙形棘手 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登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可有無該足則乘奕議但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庫爲防夷之用從此製敵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豈非淺鮮矣且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 奏請治罪何敢更獻對焉然苟有神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 天恩寬其一綫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自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自粵省各處口隘防堵加嚴察看現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隙藉堪仰慰 宸懷

#### 會同驅逐夷船稟

胡興仁

竊聞渾兩郡海口緊運必需盡一辦理庶可防奸杜弊某奉聞督訪赴詔安就近與某會商兩省如何一律防堵妥議章程是飛馳稟等因某即於二十日行抵黃岡會同南澳鎮暨某悉心妥議本月初三四等日先後駛

至布於澳夷船入澳均於十三四等日編出西南洋面而去現在並無停泊惟是夷船既現雖深知長懸恐盤桓有所希冀不可不先事預防布置防堵某等熟思籌議竊以夷船之往來恃有奸民之勾結故杜銷傳接濟之源宜籌取整清野之法果令沿海居民知禁物之買銷則懷利之心必輕加以哨船之巡堵地方營縣之稽查有犯必懲無奸不擒敢夷無所貪圖庶幾鴉片可絕某等同赴粵轄之柘林樟林南澳及開曠之銅山懸鐘布袋澳等處周詳審視除柘林各海口向有巡船惟布袋澳等處因銅山營配緝兵少難以兼顧擬添設巡船卡房水陸兼堵商船一項現奉粵督督星使札於帆面寫明姓名牌甲加以海關之盤驗自易稽查而沿海漁船接濟是其儔技尤應行保甲之法使之互相牽制謹酌擬四條兩省一律辦理是否有當理合會銜稟請立案批示飭遵實爲公便

一 粵郡漳郡各海口應隨時隨地雇覓漁船由地方官搜派丁役探查一聞巡船傳報有夷船駛來即告知澳甲速報該管地方官丁役前往一面知會鹽營在岸防守以杜接濟銷傳等弊俟夷船駛去即將丁役撤回以免靡糜且杜他弊

一 商船出入口雖由地方官給照向不派役稽查惟海關收稅向於各隘口派有委員家丁卽於稽查漏稅之人順查窺覷之弊勢甚便而不擾如閩省漳浦之鐵嶼雲霄之石蛇尾詔安之銅山縣鐘以及海澄南陽均有海關委員守查應責成出具查過商船若干並無夾帶禁物甘結按月申報

一 夷船駛出內港難保無通夷奸民借捕魚爲名銷傳接濟應編查水保甲責令澳甲船行造冊送縣給牌張挂如有通夷私販等弊總甲知而不舉除將本船查封拿究外仍料總甲互甲之罪

一 閩省銅山懸鐘緊接南澳直通澳門與粵省及饒平澄海水陸連界雖水急不能停泊而寄錠亦宜防維南

曠有兵防守布袋灣保嶺山兼轄嶺山出洋兵一百六十名洋面太寬難以兼顧應請於布袋灣正面添設小巡船四隻每隻撥兵十一名每月給口糧九錢每月應給銀四十三兩一錢查水師提標額設隨行出洋兵四百名內可否撥撥四十八名所營口糧或在各營標煩洗裁項下支銷該片添造卡房一間候有夷船停泊由隨營派撥兵二十名住卡稽查夷船去後即令隨伍毋庸常川住卡即不必另設口糧

征夷船進口硝磺稅銀議

胡興仁

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初七日邸報 欽差兩江總督耆英等在廣東附片具奏征收夷船進口硝磺稅銀一摺據稱各國洋船運載之鹹沙可以煎煉成硝因例無免稅明文各國夷商均在外洋私售無賴匪徒即指為違禁貨物查拿生事藉詞索餉一摺征收三錢其出口硝磺仍應嚴禁等語查鹹沙難覓回爐以之壓成似非煖沙石塊之比難保不指煖船板即可煎煉成硝在夷船進口之時尙是鹹沙並非硝磺亦未便以未成硝之沙責其納稅且鹹沙煎硝向在何處地面若係由該國煎成在外洋私售則直謂之硝磺不得謂之鹹沙若到內地始煎則何以又在外洋私售如鹹沙可以成硝則是濱海之地無處非硝又何需乎內地之硝磺不需內地之硝磺則向來硝磺出洋之禁何以立法兼嚴今既明立章程在進口之硝磺則硝在船中是出是入兼難分辨竊恐以進口一字朦混影射名爲征鹹沙進口之稅實以弛硝磺出洋之禁其弊不可勝言自來內地奸商私販硝磺非賣與伴盜即賣與外夷從不聞外洋有硝磺入內地是以例無完稅明文如果海岸之鹹沙皆可成硝則奸商難爲漁利起見亦有身家既無重利可圖何必冒險私販此議一行是向負私販之名今遽公販之例以未成硝之沙科稅有硝之名無硝之實殊非體恤外夷之道洋船與息于里守口員弁果能一一稽查保無有出洋之船夾帶硝磺者乎既明收進口之稅則難禁出洋之硝所得不償所失流弊正自無窮若



有憲備就外夷則是授人以柄醜禍無涯向止粵東一省今則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一律照辦從此外夷之覬  
覷不可勝用矣彼有所顧則此有所繼 國家收稅無幾受患實深厝火積薪當防其漸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七十八目錄

兵政十七海防下

道光洋艘征撫記上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

籌餉上

籌餉下

魏源  
魏源  
魏源  
魏源



兵政十七 海防下

道光洋艘征撫記上 卷之四

魏源

道光十八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燾奏言敬籌國計宜防漏卮近年各省漕賦之搜剔官吏之虧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銀價昂貴價賤向時紋銀每兩兌錢千今則每兩兌至千有六百其洋銀價亦因之遞長而銀少傾地之由由於粵東洋船鴉片煙盛行以致滲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無返此煙來自英吉利洋人嚴禁其國人勿食有犯者以破擊沈海中而專誘他國以耗其財弱其人既以此取焉留巴又欲以此誘安南安兩賊令誅絕始不入境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橋人形骸盡人心志喪人一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積重難返非雷厲風行不足振發發議請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詔各省將軍督撫會議速奏時中外要奏皆主嚴禁惟湖廣總督林則徐所奏尤剴切首倡不禁絕國日貧民日窮十餘年後豈復無可鑄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 上謂為深慮遠識之言 詔林則徐來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書佩 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東查辦海口節制水師初鴉片煙在康熙初以藥材納稅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不過一百箱及嘉慶元年因嗜者日眾始禁其入口嘉慶末每年私窩至三四千箱始被鴻門密移黃浦道光初嚴禁復移于粵丁伴之躉船等丁伴者在老萬山內水路四達為中外商船出入所必由伴艘至皆先以鴉片寄躉船而後以貨入口凡關浙江蘇商船口從外伴駛運其粵商則皆在口內議價而從口外運入始躉船向不過五艘其煙至多不過四五千箱可禦火攻而總督阮元密奏請旨事竊慮徐爾嗣遂於是因循日甚其喫增至二十五艘

煙一萬箱者則在道光六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設運船之後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入口前此定例互市以貨易貨不准紋銀出洋而展補內地貨價銀四五百萬圓遠後則但有外補洋煙之例絕無內補貨價于是授例影射漏解濟決及道光十二年總督岑坤始設巡船而水師積習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總督鄧廷楨復設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洋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餉船代運進口於是韓肇慶反以護煙功保擢巡兵 實隸孔番翎水師兵人人夫乘而銷煙遂至四五十萬箱矣京師中有奏請將鴉片煙照藥材收稅者不報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馳驛抵粵傳律而伍怡和乘懸年販煙之律而查館離地時查頓已開先竄北關地隨英吉利公司領事義律由澳門至省城洋館林則徐派兵役監守之並於省河之徽德殿蓋符勳來往發令將零丁洋二十五艘之煙土勒限呈繳免其治罪否則斷薪水停貿易又以禁煙事宜策問書院士子皆以水師包庇販私對於是奏革水師總兵韓肇慶之職終以鄧廷楨所保不能盡正其罪公司領事者英吉利國王所派洋官司貿易者也他國皆洋商各自貿易僅英吉利別有公司皆通商商合貨銀三千萬員而國王派領事一員總管之凡與中國官吏抗衡禁禁皆領事所為故他國如中國商務之散商散輪而公司則得煙務之總商整輪也初議三十年為一局權限六十年道光十三年及司局散粵中已無領事此洋務第一轉機而總督盧坤初至廣東未悉利害總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國令仍派領事來粵初至者曰勞律卑即以兵船闖入虎門橫毀勒令歸國再至者則義律在粵三載至是既被粵省餉不能回澳始於二月十二日具印稟遵繳并將駛往東洋之煙船盡駛回粵共繳鴉片煙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三箱計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數百箱每箱百有一十斤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餘斤林則徐會兩廣總督鄧廷楨親駐虎門驗收以四月六日收事每箱約實茶葉三兩其煙土請解京師 詔即在海口銷燬毋庸

廣東沿海居民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警林則徐會同督撫於虎門監視銷燬就海濱高處周圍樹柵開池浸漚  
投以石灰傾刻湯沸不盡自然夕啓極而隨潮出海其鴉片共四種最上曰公瓊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  
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瓊土尤貴皆產於東印度之孟阿爾南印度之孟邁之曼達刺蘇其印度律準發票有  
每月發至萬有二千餘箱者雖價售南洋各國而中國居其大半歲不下五六萬箱其煙在印度本地每箱值  
價銀一百五十元至東則價銀五六百員為一倍共燒燬資本銀五六百萬員並利銀共千餘萬員時有  
各國洋商聞風來觀作文紀事類中國之政林則徐下令盡逐外洋之躉船與澳門之奸商不許逗留內地其  
緝至商船有鴉片者儼自揣不敢報險即日回國亦免窮追其進口之船均應具結有夾帶鴉片者船員設官  
人即正法其令過嚴已非律載蒙古化外人犯殺罪准其罰牛抵償之例時西洋強利堅固皆應具結於是  
義律由省下澳稟言躉船收煙之弊極須設法早除如委員來澳會議章程可冀常遠除絕并稟請准本國貨  
船泊卸藥門此洋事第二轉機林則徐以澳門向例惟准設西洋額船二十有五艘若英人援此例不入黃浦  
則海關虛設而私煙夾帶何從稽察嚴駁不許義律言不准泊澳便無章程可議因不受所賞茶葉不肯具結  
首惡俟奉國王命定章程方許貨船入口時義律已寄信附貨船回國往返不過半年原可少需毋迫也而五  
月內復有尖沙嘴洋船水手毆斃村民林維喜之事諭義律交出人犯抵罪義律拘執黑夷五人未獲正犯懸  
賞購告犯之人亦非故意抗違也七月林則徐與鄧廷楨通例禁絕薪蔬食物入澳並以澳門寓居洋人原為  
經理貿易今既不進口貿易門不應逗留澳門義律率其眷屬及在澳英人五十七家同遷出澳寄居尖沙嘴  
貨船於是義律始恐貽招洋軍兵船一艘來粵又擇三大貨船配以砲械赴九龍山假索食為名突開砲攻我  
水師船我參將謝恩爵揮兵發砲擊翻雙桅洋船一杉板船一及英人所雇呂宋菓船一八月義律遂託澳門

西人代爲轉圜將獲船奸商盡遣回國其貨船亦願具結如有夾私者船貨充公惟不肯具人即正法因守此專事第三轉機而林則徐以與各國結不盡一必令粵人即正法之語且責敵凶犯旋有英國一貨船運式具結於九月晦入口而義律遣一兵船阻之且稟請毋攻燬尖沙嘴之船以俟國王之信水師提督關天培以凶犯未撤擄還其乘時我師船五艘在洋彈壓後見前票不收且我師船紅旗即發砲來攻蓋西人號令紅旗遊擊白旗止戰也關天培開砲應之擊斷洋船頭鼻西兵多落海死十月初又回攻我尖沙嘴砲臺北之官涌山砲臺不克洋船怒我乘夜火攻又水泉皆下毒無可吸飲遂背道外洋前此九龍山之戰奏奉一批准有不忠鄉等五浪但恐過于畏葸之語十一月初八日 詔曰英吉利自禁煙之後反屢無常若仍准通商殊非事體至區區購說何足計論我 朝優撫外人恩澤極厚其人不知感戴反肆譁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即將英吉利貿易停止且于原奏中洋船運法者保護之禁驚者懸拒之語 批諭云同一國之人辦理兩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煙而並斷英人貿易之本末也 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顏之奏欲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交兩廣大吏講奏林則徐力陳不可且言各國不犯禁之人無故被禁必且協力謀我始擬前議自封港以後英商貨船先後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忿怨於是義律於十一月復遣人稟言在粵留事多年實欲承平今請事擾亂心多憂慮自後請遵照 大清律辦理而無違國王之法乞仍許其人同居澳門俟國王諭至即開貿易此專事第四轉機而林則徐以新奉 諭旨不便驟更復嚴斥堅絕其國貨船先後起旋揚帆駛出老萬山者十餘艘並續至之艘多觀望流連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粵洋漁船蛋艇亡命之徒貪薪蔬之厚值並以鴉片與之交易焉者相驚時林則徐已奉 命總督兩廣與水師提督關天培密籌師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雷攻奪遂以募漁艇蛋戶以授火船訓以弁兵於二十年正月先赴各島

潛伏約俟月晦夜乘退潮行乘長龍遊海賊船長等因分認其不意突攻之於長沙灣燒燬煙燭燭與匪船共一十二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餘焚斃死者無數伴船帶火倉皇圍避我兵勇乘潮遠遁一傷者足時吸煙罪殺取煙罪斬之律已滿一年有六月之限期已半各省查辦日趨紛紛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國中聞廣東能市之信各埠茶葉皆囤積不肯出售市價賤賤我關粵販茶之商船則赴洋者皆借利而返其倫敦國都銀肆無銀轉輸至借鄰埠之銀肆萬以候支發義律已回國請兵時女王命國人會議其文武官皆主戰其貿易商民皆不欲戰連日議不決最後括關於羅占士紳勵三得匪關始決計國王命其外庶伯麥爲統帥率兵船十餘加以印度駐防兵艦一三十艘二十年四月林則徐奏聞尙有以爲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爲之 兼五月初九夜林則徐又遣兵船於磨刀外洋以火船燒燬杉板洋船一艘白洋人四又有大洋船一艘載火藥旋駕逃先後延燒大小匪艇十有一禽獲漢奸十有三五月英國法小兵船十二並車輪火船二先後至粵泊金星門其餘盡泊老萬山外林則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一艘植以鐵索乘風灌攻之洋船皆受擊避離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人自是不敢駛近海口林則徐自去歲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情翻譯西書又購兵新聞紙具知西人輪戰水師而長沿海賊徒及漁船蛋戶於是招募了壯五千每人給月銀六員囑家俱大員其費洋商鹽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於虎門之橫橋設鐵練木筏樓百中流購西洋各國洋礮二百餘位增排兩岸又雇同安米艇紅單輪拖風船共備戰船六十又備火舟二十小舟百餘以備攻剿并購荷蘭船爲式使兵士演習攻首尾躍中船之法使務乘晦潮漲上風爲萬全必勝計林則徐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號令嚴明聲勢壯甚至是又下令每殺白洋人者賞銀二百圓黑洋人半之斬白洋義律者銀一萬圓其下領兵頭目以次遞降獲兵艘者除火藥礮械官外餘盡充實於是洋船之漢奸皆爲英人所疑忌不敢留盡遣去



其近珠江之內河在澳門西界門東者悉以重兵嚴守其餘海口多淺濶非洋船所能入俾船至粵旬月思贖可乘驟乘風竄赴各省是月洋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廈門司水師提督陳璘不先言報總督楊廷楨督金廈兵備迫劉燾春敵中其大兵船火藥船沈一又募水勇數百偽裝商舟出洋攻之於南澳港是夜無風洋艘不便駛避一校尾無敵我舟低又外敵皮葛銃彈不能中途壞其校尾探火鐘噴筒轟其夷兵數十會風起夷艇始竄遁六月至船赴浙江攻定海陷之總兵張朝發中敵折股旋死其分出之船遊奔閩粵時時窺伺七月洋船突攻澳門後之關圍我守兵戰沈其數小舟傷其洋自洋兵數十人林胡徐伯洋帥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遭副將陳連升遊擊馬長等率五兵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楊辰先遇洋帥之船即乘上艦攻之敵破其頭鼻船欲兵勇圍攻良久洋船彈已盡僅放空敵於是也船以小舟十餘來擱馬辰之船向洋帥之船乘我兵與他舟相持即乘用竄遁擄獲死屍十餘及軍器師旗入奏遂奉賞功啓慶殺人滅口之 嚴旨蓋自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馬爾恭阿提督祝廷彪束手無策 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洋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警語上聞言上年廣東總督先許價買而後買約以致激變者又言部廷頓廈門軍報不實者七月 命兩江總督何星布為欽差大臣赴浙江甯波說師且 勅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又命侍郎黃爵鑑那嚮藥赴福建查勘遺七月洋酋伯麥及義律以五艘駛赴天津投書書乃其國巴薩派衙門寄 大清國宰相之詞多所要索一案貨價 其初次來 謂書價但以其價高者及見內地復 一處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市埠三欲共敵禮不存因索備軍費 實不及藥煙之事後送藥索煙價矣 五不得以外洋取煙之船貽累岸商大欲盡裁洋商浮費直總督琦善收書奏聞是時洋兵艘並北上志在求款通商尚未決裂使臣盟約立託天津巡撫建輝言洋人 求前三事大後三事小請以免稅

代煙借以應門爲市埠以海防督與之平行但必保持煙爲名以鴉片煙之不至決數事之許不許其  
通商幾費事宜則令仍同廣東與林則徐定議既可服外人之心亦不失中國之體此西事第五轉機而任事  
者以爲在津還結則功小不如鄂之使大遂一切不決許且於復書中即言上年烏東繳煙其中必有多少曲  
折將來欲派大臣前往查實不難重治林則徐之罪謂以琦善爲欽差大臣赴粵查辦革林則徐罪廷以之  
職留粵勸勸勸勸沿海各省不得開入月洋船自天津起旋以中國無決允之語不肯歸我定河惟撤兵船  
之手赴廣東先是林則徐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洋船貿易爲英人所阻厥言其人若久不歸亦必回國各  
國兵船亦與講理正可以敵攻敵中國造船船廠至多不遜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此時但固守藩  
籬即足使之自困若許臣戴罪赴浙効力必能殲滅虜寇復定海以繼聖風不報九月義律回浙入見伊  
里布於鎮海城窺伺安突德及七月間除姚知縣汪仲律留款沙之洋舟及黑白夷數十人至是案之不果  
而去伊里布遺其奴張喜赴洋船饋牛酒首賀以林鄂革職之事律會伯泰搖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  
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貿易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  
商豈執林總督而來耶是時直隸山東爭以敵情恭順入告山東巡撫託布通人饋洋船路至有各人向岸  
禮拜之賽而廣東裁撤水師之船已半途被擄矣署總督怡良奏聞而十月琦善至廣東查上年義律先後繳  
煙印文欲吹求林則徐罪不可得則首詰劫船之役何人先開砲欲斬爾請以讓之而兵心解體矣撤散壯丁  
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變爲漢奸英人撫而用之翻爲戎首矣撤橫槍水中暗結良會義律于虎門左右洋船轉  
以探水賊察復路而情形屬實盡洩矣絲鹽運使士薦之言盡屏廣東文武專用漢奸飽關往來傳言其人故  
奸人頗理之嬰值我律所奴視益輕中國無人矣義律與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來敵即不准和於是已撤之

兵不敢再調凡有報緝漢奸者則誦曰汝門漢奸有探報洋情者曰拒曰我不似林督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剿  
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爲謂可得外洋懼心而敵人則日夜增遣三板小船以集販運之蟻蜂趨聚  
數百此外火筒噴筒竹梯攻具均造不可數計水師提督關天培密請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議固拒不許  
洋炮煙信銀七百萬圓而其心必欲索地琦善前以廈門及香港二地商之鄭廷廷廷橫言廈門全門門戶  
不可許香港粵海邊中之地環以尖沙嘴碼頭二嶼蔽風少浪若令英人築家設廠久必窮倚廣東  
琦善以據以奏聞至是不能自背前者又無以拒義律之求策古往反終無成義律遂乘其無備於十一月  
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砲臺乃虎門外之第一重門戶也副將陳連升守之連升久歷川楚戎行之老將兵止六  
百洋船砲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後攻其背陳連升於後山埋地雷機礮轟死百餘賊而不能再發賊後  
隊復據上寨五倍于我我兵以扛礮前得賊三三百而火藥已竭賊火輪三板船又趨三門口焚我礮艘水  
師兵咸潰或死其橫檔礮遠感遠各砲臺僅能自保且俱隔于洋船不能相救陳連升父子戰死賊遂據沙角  
大角兩砲臺時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钰游擊馬辰等尙分守嶺遠威遠靖遠各砲臺兵各僅數百相向而拉  
天培遣廷钰回至省城哭求增兵國者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不問惟連夜作書令鮑照持送義律再申和議  
於煙價外復以香港許之并歸浙江俘人以及定海城琦善與立契約遂於正月赴虎門宴義律於節子律既  
前正月杪 批摺回不允於是事復中變初琦善之陸師也奉 面諭以英人但求通商已如要挾無厭可  
一面驅艦一而防守一面奏請調兵原未令其撤防專款也及逆氣攻陷砲臺大肆猖獗 上震怒於是石煙  
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 旨并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兵赴剿 命林則徐鄧廷楨同辦理僅物然  
琦善不與林則徐商一事上洋人和議已絕尙不許關天培增兵爲帥而彼則鑿石日多器械日備凶險百

倍于前矣二十一年正月七日下午暴逆人罪惡特命宗室莽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戶部尚書陸文爲參贊大臣皆罪致討命刑部尚書祁璋赴江西總理兵餉楊芳方入覲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二月十三日馳至廣東而華人已於二月五日樂風潮連破橫城砲臺虎門砲臺提督關天培死之矣虎門各隘所列大礮三百餘門并林則徐上年所購西洋礮二百餘門皆爲敵有湖南兵千餘到琦善李即遣擊之烏浦甫交接粵兵先走湖兵且戰且走後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矣廣東省河廣闊惟東路一十里之遠得一沙尾西門十五里之大黃濬河面稍狹可以扼守楊芳相度形勢使總兵段永福率千兵扼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爲陸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賊水路又使以兵長春以千兵扼入黃濬後五里之鳳凰岡惟築築橫木從末沈石下水梯洋船可過而通也其嶺得及一沙尾沈船塞石而無兵敵守藥敵船主可拔而除之也英初舉楊芳宿將威名又未悉內河虛實使白洋人持書至鳳凰岡請款從以漢奸沿途探水知兵長春收書送城中待報任漢奸導白洋人徧營營壘盡得虛實歸報無備於是分路深入破鳳凰岡營進攻東西砲臺海珠砲臺盡掘獲得大黃濬兩咽喉矣時琦善已革去大學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復以奕人香港僞示奏呈有爾等既以大英國子民自應順之於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產籍逮京英人見朝廷赫赫局勢大變恐和議永絕且洋船兵費浩大急欲通商以解餉各國商船罷市久亦皆咎之乃于二十六日託彌利堅國頭目與洋商伍怡和請停遞書言如欲承平不討別情但求照舊通商如有私夾鴉片者船貨人官益并琦善所許之煙價香權皆不敢求矣楊芳諭令退出虎門義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楊芳怡良奏聞是時門戶已失賊入堂兵潰民散敵械俱乏舍暫款無一過敵緩兵之策而煙價地皆不索亦足申朝廷折衝樽俎之威與琦善未建以前情形迥異是粵事第六轉機而楊芳正月朔行至江西

時與粵中和議將定先爲給界堆貨之奏以遙口琦善固已不取信於上及是再奏又不陳明粵中開門擬盜自憤藩籬非惟宜不能退賊收險以爲爲仰之故與目前洋人震盪天威國體已振勢機大轉不可再失之故及與將來守備已固如再購張立可剿辦之故但影嚮吞吐其詞上以其毫無方略未戰先撫非命將出師本意不許是時定海之洋船不至廣東共五十大艘半泊香櫓牛入虎門軸縱相接獨樹出寶鴉片之價將軍奕山行至江西以各名兵廠攻具未提暫駐韶州以俟二月二十三日夜奕山隆文及新任總督祁煇並抵廣州奕山開計於楊芳稱則僅一人曾言寇勢已深而新城卑薄無險可守宜遣人計誘洋船退出獵得大黃辦之外遂夜下檣沈船岸上迅臺沙城守以重兵大廠於省城外障俾西人不能制我之命而後調集船廠兵勇以守爲戰俟風潮稍順葦葑備再謀乘勢火攻庶出萬全至是月林則徐復奉馳赴浙江軍營之命蓋去冬浙閩總督額伯經浙江巡撫劉琦署兩江總督咨請先後密疏陳林則徐琦善守粵功罪至是請謹奉命赴浙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以上命林則徐以四品京堂馳往會辦以防英人敗竄赴浙而是時英人方據省河咽喉我兵實無勝算且攻具未齊所募健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東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楊芳不欲浪戰奕山初至亦然之既而賊于翼長隨員等之言以不戰則軍餉無可開銷功實無由保奏急欲僥倖一試遂不聽於楊芳即以四月初夜半三路突攻洋船一屯西礮臺外由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東礮臺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語楊芳下休咎楊芳大恐披劍督師而兵已不可挽時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餘丁充水勇者四百廣州水勇三百乘小舟攜火箭火礮噴筒分路伏聞礮聲起以長鉤鉤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風礮破其一桅大船一杉板小船五其被小舟圍焚適免之大船一火輪船一兩洋人數百義律自率館登舟竄免其洋館中貨爲四川湖南兵虜掠一空并誤傷關利區數人甫黎明而洋兵大集反乘順風我兵奔走

廣州城三面臨河街市頗稠警備甲窮極至是火光燭天以及泥城港內所備攻敵之木筏材料數百油薪船三千餘艘皆爲敵人火輪船及漢奸所燒其筏材皆運至該西費以數十萬計越三日表律投書約請朝大戰至期敵船環攻城東西南三面佛山運手新鐫入千動火礮本洋人所畏懼而位置不得地勢依山者高出水而飲水者四面受敵礮聲不能運轉取准梁山用文吏李瀟芳西拉本爲翼長將各省之兵互調分配各離營伍兵將皆不相習浪走趨互相推搡所發糧菜口糧厚薄不均祁濟又吝費令十五兵共一帳房所辦無紀律各鄉便利尙取貨物突山又遷派軍兵于東面一島而西北泥城後路無守備於是天字礮臺及泥城及四方礮臺一日皆失守天字礮臺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兩將份昌與參將劉大忠守四方礮臺者總兵長春天字礮臺上入千動大礮夫及一放即爲洋兵轟以鐵釘四方礮臺者在城北後山之頂俯視全城固守王師攻圍廣州半敵不能破及奪後山礮礮聲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害也早當拆毀而阻上山之徑乃官兵反設礮其上已爲失顛且其地距水次十餘里房屋峭徑一夫扼險可拒敵自破泥城後繞東而北沿途官兵無一區藏至山下僅百餘人而守臺兵窺風爭窟墮崖壓死無數洋兵唾手而得險要連夜於臺下築土城運火礮於是圍城軍民如坐穿甲而難奔上之下石矣將軍參贊不斬一逃將逃兵反開城納之連日城外之火礮聲與四方臺上之礮聲相雜如雷晝夜不寧幸大雨益注其礮彈非懸池塘即墮空一無一延燬內城貯火礮一萬餘萬以火箭火彈射之亦爲雨所滅惟內城向高厚而外城低薄女牆卑於藝奇人無固志第七日洋兵遂并力專攻城東南隅若知將軍參贊皆居東南者箭彈入貢院樞密皆破諸帥變入巡撫署面無人色繼使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議款義律立案軍餉銀六百萬圓燭價在外香港再議限五日內交銀且約將軍及外省兵先出省城洋船始退出虎門將軍等一切允之城上改樹白旗先令倭商出二百萬圓贖於藩庫運

庫海關庫發給會奏請罪而煙價及香燭亦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礮臺洋兵下山回船義律即促將軍給贊  
輝城十六日奕山降文退兵屯金山離省河數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楊芳仍留廣州彈壓陸文於講和時即  
憤患成疾及抵金山不數日即卒初將軍參贊之至粵也屢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欲募水勇於編建  
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有不問是非而殺之者粵民久不平而其人初不殺粵民所獲漢勇皆揮擲或聞  
攻士難禁劫掠以要結民心故疑有擒斬敵人之賞格無一應命富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會南海義勇  
爲湖南譚毅義勇大譚數百人擁入貢院搜兵報復兵皆退竄將軍參贊擄長永福舖頂壓解之始散而洋兵  
亦已肆淫掠與粵民結怨及講和次日洋兵千餘自四方礮臺回至泥城淫掠於是三元里民憤起倡義報復  
四面圍伏截其歸路洋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帥曰伯奉靈華首大如斗奪獲其關兵令符黃金  
寶勳及雙頭手礮而三山村亦擊殺百餘人奪其二礮及槍械千義律馳赴三元里救應復被軍圍鄉民愈聚  
愈衆至數萬義律告急於知府余保純是時講和線尙止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圍擊洋  
兵生獲洋人挾以爲質令其退出虎門而後徐與講款可一切惟我所欲此粵事第七轉機而諸帥不計及此  
也反遺余保純馳往解勸竟日始親義律出圍回船十七日洋船漸次退出其大船有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  
發而火之耶城諭始解散而新安縣武舉人庚體羣亦於初四夜半以火舟三隊自穿鼻洋乘潮攻洋船于虎  
門轟其後炮雙桅飛起空中全船俱燬餘船皆棄旋窟遁又佛山義勇亦截擊于離岡礮臺據上風縱電煙以  
誑敵自獲殺數十又破其應援之杉板洋舟大帥先後棄閱 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反不如區區義勇其  
一切交都誤處義律亦極憤強出僞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憲寬宥後毋再犯粵民憤甚復回勸諭之  
曰爾自謂船廠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時何不能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次由

奸相受爵龍船主款撤防故爾得乘隙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枕沙石整槍礮  
截斷首尾火爾艘艦殘口餽頤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是時南海番禺二縣團勇三萬六千晝夜演練  
義律似知內河已有備竟不敢報復然自是知粵市之不可復開翻然思變計不逾月遂得有廈門之事

道光洋艘征撫記下 卷貳記

魏源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某人之受款於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敵亦急欲得銀以濟兵餉實通商章  
程彼此皆未暇議及洋兵大困於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敢復入內河貿易勢倖而赴  
香港而香港隔海風浪洋商無肯往者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向夫賽允何況二  
地約其仍來黃埔敵遂不許我修復虎門製臺悉拆各峽臺之石移築香港且欲我拔去內河沙石橋筏彼此  
相持以有通商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義律議先送軍餉六百萬因其煙館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  
商欠奏聞其餘情未上達也及洋船退出後內河填塞要害增修墩臺守備日固不能期向日之衝突敵衆皆  
等義律議款時不別索理華遂揚言英吉利國王請義律無能改命環鼎查兵即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  
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香港有風颶之事而城恰甚或量入奏謂撞碎洋船無數漂沒洋兵漢好無數所  
有帳房蓬寮新修石路掃蕩無存浮尸蔽海朝廷方發帑香謝海神布告中外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  
百員而洋船數十艘已全赴福甯攻陷廈門矣初上年洋艘之攻廈門也水師提督陳璘平先告稱廷廷檄督  
同兵備道劉廖春止守舊礮臺疊沙垣埽形勢故賊攻不破及顏伯謙調任首勅陳璘平之規避與琦善楊芳  
之主款意氣甚銳然敢執礮虛憍自大且輕鄙廷檄之懼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朕省我費  
大敵止可施賭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行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二百萬造戰艦五十餘艘



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出洋馳逐又於口外之煙嶼背嶼大小橋增建三礮臺備多刀分新購千礮又多未賦空船空臺徒等廢物運回廣東欲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不備安置水師提督寶振彪亦出巡外洋內餉單弱七月初九日洋船數十艘突至投書令讓出廈門爲外埠候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速再行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返忽東忽西哨探形勢匪徒試我礮礮礮路者官礮皆陷於石牆孔內惟能直轟一線不能左右轉運擊進故勇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則避之也既而諸舟盡擁齊進我守營嶼仔尾礮鼓浪嶼之兵三面環擊沈其火輪舟一大兵船一又傷其一礮礮遂以二三艘併刀攻一礮臺一臺破再攻一臺礮士死傷相繼洋船遂往攻大礮礮礮從密濟岸上散遺之水勇皆爲漢奸從中呼譟應之顏伯燾劉耀春同安廈門春同時退避賊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上大礮回轟廈門一晝夜官署街市皆燬顏伯燾劉耀春退偕同安廈門嵩軍賊據然洋人得廈門本不守不數日全蹙駛赴浙江惟留數艘拍據鼓浪嶼入月初四日顏伯燾即以收復廈門奏聞然同知潛處四鄉未敢回署視事 詔降顏伯燾三品頂帶留任遺侍郎端華赴福建勸督以颯時鼓浪嶼洋人日招工匠增造小舟爲賊窺內河計是乃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駛入廈門之木橋港口礮沈我兵船五副將林大椿遊擊王定國中丞死提督署院保緝兵那丹珠督六票之砲沈大洋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外之五虎門廟至迎舟廟退閩淺故洋船未敢駛入云初禧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爲欽差大臣時洋船已去定海地兵士錫朋鄭國鴻爲雲飛以兵五千駐定海構流移修城壘礮臺爲善後計禧謙任事剛銳而不細武備與顏伯燾間前此似心於林則徐而林則徐又旋有遣戍新嶼改赴河工之命薨廣東鹽運使王薰入京於 召見時力黨琦而排林林則徐去浙浙事益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雲履而稽索爲裕謙所鄙一時無人可代姑令其招寶山不令渡海調度三鎮又皆武夫無

岑禧謙所任領臺知府黃冕著定海知縣舒恭壽皆吏才而非邊才及是築定海外城萬雲飛欲包瀕海市卑於城內右有扼山其三面則以山爲城禧謙未渡海幾勦但據臨指揮從之有諍者曰守舟山已爲下策況所築才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無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內矣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勢斷但環內城爲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衛兵兵足守城猶得下策既而搆於羣咻謙遂不行至若捐舟山專守海岸之策更無暇籌及也是夏廣東講款奉 旨各省撤兵省費時繕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鎮海備故備兵四千分布各口入月初倭船先犯石浦以礮隊不利而退東四澗猝十二日進攻定海我軍礮破其火輪舟一卽竄遁十四日連橋進攻前舉前開礮數百我兵皆墮側崖未傷其小舟登岸者爲鄭國鴻督兵打礮擊退次兩日又營五壘島又繞攻東港浦又繞攻竹山門皆爲我礮卻十七日賊乘我守兵力疲遂分由五壘山東港浦繞擊嶺三路進攻以牽我師其攻曉峯嶺之賊登岸後卽撤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進我守山兵逆風下擊銃不得力日午銃皆熱透賊遂冒死登山入城三德兵相繼戰死舒恭壽服毒死邑民救蘇之定海復陷其鎮海防兵四千禧謙以千餘兵守城內外余步雲率千餘守招寶山總兵劉朝恩率千餘守隔江之金雞嶺禧謙先期見招寶山建白旂知余步雲志乃盟神誓衆余步雲託足疾不聽禧謙妻言伴給黑髮及漢奸不下萬人賊可并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我必晝夜防備後果我軍彼賊我散彼逸我勞又海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則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進無退我兵未應礮各存一砲火雖喪之見是賊九船一心上家船一心而我兵則一人一心是以自粵至閩莫之敢擾 何敢輕視惟有殲血誠厲士卒斷不敢以兵車退守爲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爲詞受逆人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倭船攻瀕海分犯金雞山及招寶山旬路數千而余步雲不許士卒開砲且兩次上城請退守甯被禧謙不

許賊甫由招寶山麓攀援登岸余步騫即率兵西走賊踰招寶山備攻鎮海其隔江之金雞山兵亦潰將諒知事不可爲分副將望仲新欽差大臣副防送浙江巡撫自沈忱池死之一十九日洋兵船四火輪舟一小舟數十艘至甯波余步騫復棄城走上甯甯台道鹿鹿長知府鄧廷彰從之時甯波以西江漸淺狹敵小船駛至慈谿餘賊於是一城亦遂似一空土匪四起謠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騫先後兩奏尙以肅清先走爲詞及殉難事聞 朝廷賜賜賜賜無可再議則又流言曰此次洋兵至浙皆爲報復肅清夏間斬白夷噓哩之仇衆駐曹娥江以此語徧諭江蘇民浙江巡撫劉韻珂至疑以入告而無如敵之在廣東先已散盟案尖沙嘴案九龍山不許修虎門砲臺也且龍精圖王覆義律改命他帥未至定海先破廈門也又無如在浙先後投敵書懸贖不皆以欲索各省軍地爲詞無一言及肅清也明年伊里和在乍浦移書英費指其何恐謀有獲寇之志而無制寇之才同於頓沒議者不於其喪師失地而謂以英之在粵在閩散盟誓於浙帥不據英書莫示爲詞而錄余步騫逃罪之語爲詞則是實而沒之不知汪芾而汪夢遂堪退敵也九月賊以火輪小舟犯餘姚犯慈谿二城先潰遣英裝掠而去是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特賜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以河南巡撫牛燾總督兩江授怡良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奕經用宿遷舉人臧紆青言浙兵屢戰不可用除奕經調川陝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甯波鎮海鎮好通賊宜令浙江京官各保舉紳耆使分伏鄉勇爲內應而委員招集山東河南江淮之士勇萬人及沿海漁鹽梟賊江湖盜賊二萬餘分伏三城水陸並攻以南勇爲北勇之目以北勇爲南勇之膽刊給賞符俾用敢攻不動大謀不刻期日陸路伺敵出入水路各乘風潮逢敵即殺遇船即燒人自爲戰使彼出沒難防而後以大兵殲之得 旨允行又 詔舉奇材異能之士且欲奕經毋遽往杭先駐蘇城使敵無驚候各省勇齊集再赴浙江十月奕經至蘇幕下侍衛容照司員編賊

聯芳阿達達皆執將少年所至索供應徵歌舞縱橫播說或福跡城流言四起遂播京師於是奕經移營嘉興十二月十五日奕經文尉同參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諸朝各述所夢不約而符又遣張寶波來稟有洋人運械上船之信於是將軍參贊越意違兵夜不能寐明年元且赴杭留參贊特依順守杭州而奕經又敗黃江十六日抵紹興先是去冬大雪平地五六尺入春又淫雨晝夜兼旬所備火舟薪草皆淋漚不堪用且三城水陸縱橫數百里兵更布置未周非二月中旬不能集事各路委員皆請緩師期半月而奕經堅不肯待定計二十入日進兵核復三城而原議分伏散擊之法一變爲掛牌對敵之舉時敵聞大將軍至亦先自爲備寶波其目擊上船情實數百人守城上大砲以待我西門之兵渡海則其兵盡上招寶山核我兵入城則開砲擊擊爲一衆聽我之計此舉兆所由也而諸將方嚴飭我軍不許攜火礮火管懸懸燒民舍但約城中漢奸內應高綽其酋英兵以擊三城唾手可得待城後即執所獲其酋與之議款爲萬全無失於是奕經以兵勇三千營紹興之東讓使文尉以兵勇四千牛中慈壽二十里之長興嶺牛馬副將朱桂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以應鎮海提督段水福以兵勇四千牛伏甯波城外屯大隱山以圍甯波而副將羅天寶率兵千餘屯駱駝橋以扼鎮海甯波城中之路其領隊勇者陸路則泗洲知州張應麟主之令沈船梅墟以隔甯甯鎮其餘伏勇上戍策應水鳥副將周知州王用賓主之專駐乍浦而故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專司定海水勇以火攻洋船及朔陸路官兵皆督隨夜進至城則兩營其從甯波西門入者城內伏勇先懸守門之賊釘城上之砲洞開城門以待與兵長驅至府署敵始驚覺巷戰相持俄北門洋兵又馳至攻其後前後受敵洋兵踰街樓屋臺之上火箭火砲兩面而下巷狹地高仰攻不利中兵五百且戰且退死傷表半段永福督後隊至甯風反走既不登城掘門力戰又不遠假大隱山而直走東關余步雲率兵二千駐甯波之奉化中途聞敗折還蘇夜嗚呼振野此寶波

之師也其慈谿大寶山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劉天保率河南勁勇五百先發衝城亦門門以待內應寥寥不能轉賊愈使人出城取火器至則天已黎明城外招寶山敵銃齊發我軍踉蹌遁出而朱桂軍因颯迷路未至此鎮海之師也至是始知倉卒布置之誤然所死不過二三百兵於大局尚無害於是朱桂率陝甘兵千二百回屯大寶山之右劉天保收河南兵五百回軍大寶山之左張應雲兵勇亦回守慈谿城奕經既不斷棄營遂將以誦令又不進營上虞以壯士氣文蔚復調張應雲赴奕經營商軍事於是慈谿城中鄉勇無主亦潰散二月四日敵遣火輪舟焚我火舟數十於姚江而以兵三千自慈谿登岸陸行十餘里進攻大寶山并自撤原舟以絕反顧朱桂以打砲兵四百禦之自長至末擊死洋兵四百餘殲其頭目巴賽尊我兵隱匿石樹木間無一傷者時洋兵離其船數十里深入死地使得一隊伏兵截其後可獲全勝不然即有兵數百防守後山我兵亦不致敗此夷事第一轉機而謝天寶軍不至張應雲城中伏勇已斃劉天保火器已半喪於鎮海據左山不能下山截賊後其地即在長溪嶺之麓距參贊營僅十餘里朱桂賄接兵數百文蔚堅不許發薄暮始發兵三百而敵已分兵四百潛越勞港繞出我軍山後朱桂前後受敵父子死之劉天保左軍亦驚潰時長溪嶺阻險而陣洋兵斷離黑夜進攻而容照及聯芳等力請文蔚棄軍暫遁沿途資與夫實舟子惟恐其兵追及參贊既遁全軍遂潰棄輜重器械撤山積反妾奏營被漢奸燒燬其實次日溽毒英兵尚未至嶺也長溪嶺既潰軍氣大阻喪即有獻策請移營上虞別選新到之兵再誘敵深入與之再戰三戰一以奉其北擾江蘇之計一以阻其驕索無畏之氣而後徐與請款者奕經文蔚心已亂言不入耳惟容照之言是聽鎮海之役劉天保軍僅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沒僅悅回七人大寶山之戰我軍死百餘而奏言死者千餘慈谿英兵登岸僅一千餘而奏言萬有七千無非張應雲而追已罪初七日即與文蔚棄輜輿走西興奔縱旋渡

江回杭州而陸路不可爲矣水路本議由乍浦應流丹潛渡岱山以圖復定海已渡水勇萬餘分伏各港至是亦用客照自敵之并戰船火船盡撤回其水勇無歸者遂竄入英船爲滿好而水路亦不可爲矣惟鄭鼎臣一路不孝命客照群芳等憾之力誅誅以軍法奔趕唯唯不決賊紆背憤首左目力辭去奔趕固用之始復思用原議伏勇散戰之法於二月十六日再渡江徽師各路兵勇相繼自效一月中何殺黑白英人一百餘級生擒英官四人白黑夷五十餘人縛獻甯波逆奸主謀二人餘盡解散鄭鼎臣水路則二月朔戰火舟數十圍攻大洋燈塔等港又分攻三洋船於他港共焚沈洋兵船四及小洋船十餘焚溺死洋兵五六百鎮撫知縣葉蘇亦報大攻洋船於海口先後奏聞 詔賞奔趕雙眼孔雀翎文蔚一品頂戴鄭鼎臣葉蘇蘇勳有差於是閩粵沸然前此主黨鄭鼎臣者今又銳思邀功而主和議之人則又諱然以爲虛報不實巡撫劉瑞珂據以劾奏既而鄭鼎臣送所獲賊首賊衣及燬破船板共載四大艘呈驗 詔瑞珂始語塞而瑞珂前月已奏請伊里布來浙主款 上復命宗室向書看英爲款差大臣著杭州將軍與參贊齊慎赴浙 降旨不許進兵并不許擅斬英兵有兵勇殺一黑白夷即行正法并治官弁之罪皆劉瑞珂奏請也是月河南開封黃河決曰堵台 詔林則徐由工入赴新疆大學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復命後五日發憤具遺疏暴斃英人是月遂棄浙北窺松江窺長江登抱氏天一關取去一統志又購長江圖及黃河圖得我軍所裁撤水勇爲勦擊製造小蛋船數十爲入滾河之用勒索甯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員許退出城池遂以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奔趕等以大軍偪退英兵敗復甯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甯波後即遣火輪舟與希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諭至令復往天津求地通商於是月退出甯波於官兵無預也四月朔緝海洋船亦棄城而北惟留四舟及洋兵千餘守定海鎮江口龜豬一山近年漲漲於淺潮至通舟商船斷流故洋船不窺杭

而初九日犯乍浦先以三船列成陣開砲與官兵相持而小舟分路登岸攻門我隊甘兵以扛礮傷敵甚衆敵轉攻南門駐防旗兵平日凌辱漢人至是又劫斥爲酒射由是親建水勇積憤縱火內應賊遂陷南城入盡焚高塔都統長喜著乍浦同知韋逢中死之兵備道宋國經逃走嘉興杭州嘉興俱被賊原任大學士伊里布至乍浦洋船數款英邀挾甚侈不能成議劉韻珂又奏請釋還所擒黑白夷奴丁送乍浦則洋船已去又改裝鎮海謂可解仇逆好英道不問詔將軍參贊分一人前赴嘉興防堵於是奔程自紹興渡江而北欽差大臣耆英方馳至嘉興忽奉命前赴廣東其杭州將軍關防命特依順署理堂據御史蘇廷魁之言風聞旗師略已攻吳其人駐防印度之兵洋船將回矢救援因有退出甯波入事故命耆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攻香港及江左告急復命申道折回防堵時香港洋船十四杉板小船數十洋兵千餘漢奸馮盜藪聚其間奔山等以招同漢奸三十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亦十之六各願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礮臺並請乘冬令開辦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應接火攻洋船一舉殲之而奔山聽邪墳首惟恐其怒不許六月詔責奕山視師廣東十載毫無方略屢命收復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船造未就爲詞惟以填塞河道爲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顏伯廉亦久未剿除屢停泊之洋船革職以怡良代之十八日洋船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洋船至吳淞口初五日牛靈接奏經欽令權宜驅逐牛靈遲至初七日始填弁齊札赴洋船則已無及寶山城在吳淞口外洋面緊關本不如內東溝江灣一阻之易於設伏寶山知縣嚴嵩壽欲伏兵口內誘賊毋守海口砲臺牛靈不從總兵王志元守小沙背之徐州兵五百即在浙從余步雲乘船復山之潰兵也牛靈不懲創之反令守要害日騷掠居民洵洵毒毒力請撤換他兵亦不聽初八日黎明四砲提督陳化成敵沈其二艘又擊折其一艘之桅洋兵溺死二百餘遂以小舟繞攻小沙背總兵

王志元率徐州兵果望風西走提督陳化成亦中砲死賊遂由小沙竹登岸僅入九人而塘上數千兵皆望風潰矣牛繼書請定其東礮臺之兵皆同時潰賊遂陷寶山喪大礮軍仗無算上海大震益將繼倫率兵突擊城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懷上海知縣劉光斗從之所募福建水勇變爲土匪縱火焚掠十一日洋船七八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無人十三日洋人乘火輪船一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我兵先察港口距城入里礮臺鎮總兵尤瀚以陝甘兵一千守之敵開礮數十我兵皆伏避之敵透而起我礮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恙賊又將窺蘇州使火輪舟溯水至湖州漁舟引之入淺輪膠水草乃返於是二十日洋艘退出吳淞口圍入長江矣初諸護奏江海情形有長江無遮障備來甚洶甚難防守之語牛繼則駁斥常鎮道請守熱鼻嘴之要且須諭居民以長江沙線曲折洋船斷不能入賊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報諸險要皆無備次報請改濬淤洲皆無伏始連檣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瓜洲城已空遂窺江鎮江依北固山爲城以運河爲濠形勢險固非寶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庸人也牛繼既失吳淞口自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黃煥提督劉允孝之兵且節制副裨統嬰城固守洋船必不越鎮江而徑犯江甯上之可以徐籌火攻次之卽與敵講款亦不致操我死命無求不遂乃牛繼從丹陽伺容直走江甯海齡又抱齊憤到允孝地觀城外惟以駐防兵守城內泗江營萬十萬戶海齡爲難民遷徙出城出者皆刃夾而殺括之日唯諱城中漢好合以鼎沸凡木石油炭火爲守城之具一切不備又不圖練居民練勇助守城中雖駐防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寥寥如星始則城外軍擊西北登岸之賊相持二三日莫作攻北門而潛師梯西南入城土兵斫其一二入敵已竊附上守兵皆潰莫先焚礮礮船兵所殺鎮江陷虜掠焚殺甚甯波寶山與甯瓊鼎立卽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馬禮遜阻之謂此中國漕運咽喉扼以要挾必可知志遂不果是時洋船八十餘艘環擊寶江岸自瓜



洲至橋墩之鹽船估舶焚燬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許銀五十萬免罰六月二十八日遂催江甯東南大  
雲 朝廷應念漕運重地 勅着莫使宜從事是時敵人已奉國王諭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餉煙價  
其鴉片煙亦不再至故洋師三月出甯波及在乍浦僞示持有前往天津求和邊國王所諭辦理之旨至是伊  
里布遺張喜等至洋船洋會言一索洋銀一千一百萬員三年交付一索香燐爲市埠並往廣州福州廈門甯  
波上海貿易一洋官欲與中國官員敵體談與上年同張喜言煙價兵餉廣東已給六百萬今索價更奢案準  
太多若之何周禮遜言馬禮遜譯言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即中國所選之價且此次通商爲主志不在銀錢但  
得十二港口貿易其兵餉煙價中國的裁可也而諸大吏不這歷遺張喜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奴聽漢  
奸言聞增調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定議者詰明交議其意蓋欲款局速成非並所求盡尤而  
飾飾已勝裂即夜覆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一語不及英喜出望外語帥會奏言敵設礮鑪山之頂全  
城命在呼吸查仿襲粵省失四方敵盡之說其實絕無其事且奏稱昔 純皇帝征補蕪功棄關外地五千里  
尤以鑿空無稽之說誣 福德駭聽聞廣東兩廣關上有額曰天朝中原地重于此故廣西 敵人又言講款  
文書中國需用 得寶彼國亦遣火輪舟歸請國王用印兵船惟退出海口其舟山及鼓浪嶼香港之洋兵必  
俟三年銀數交竣方可撤歸七月初九日款議成看其伊里布牛繼赴敵入環罪五之舟朝二日環船查屬  
險遇等亦入城會於正覺寺連日分提江甯蘇州安徽總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餉之八月杪洋船將出  
江甯帥復饒於正覺寺九月初旬洋船盡回定海 詔以不守江口總督牛繼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  
以 欽差大臣由浙至廣東議互市章程擬遣回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步雲於是冬  
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縣及領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錢糧而是冬又有

案臺灣俘人之事上年及次年又有鄭爾喀佛蘭西國違旨之事又有廣東義兵焚洋館之劫臺灣  
俘人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洋船兩窺臺灣一在淡水港遭風颶離一在大安港為漁舟誘引擄獲皆  
為沿海義勇團攻擒獲三桅大舟一杉板舟一白夷二十四黑夷白有六十五艘一門刀執器械并寶波鐵  
海營中官物盡攻浙之賊聞窺閩洋者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先後奏聞三月敵遂以十九艘赴臺報復  
結梅盜艇數十艘之入港我兵先破其盜舟敵人不敵入遁轟大礮而遁又屢遣奸細入臺煽亂皆被擒斬一  
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屢 詔傳獎姚瑩加布政使銜達洪阿加提督銜各世襲輕車都尉是秋江甯議款約  
所獲兵民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有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 旨斬決惟以白夷盜之敵目瑛鼎查遂訂臺  
灣竊盜妄殺其遺風難民時江蘇主政官吏方忌臺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文武亦相形見絀流言因此番某  
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玉及提督李廷鈺二人家信劾臺灣竊盜冒功 勅福建新督查奏新督平臺灣查案  
卷則所奏皆據臆營及紳士稟報無功可冒因強鎮道引証以圖洋人遂劾建主京臺灣兵洩洩鼓譟達洪阿  
姚瑩說解之新督亦旋告病以劉鴻翱代之劉鴻翱盡以臺灣靡營紳士稟報原案者送軍機處 上徧閱之  
鑒一人枉不深罪達洪阿姚瑩旋即起用云廓爾喀者在西藏西南與英國所屬東印度孟阿疆接壤世仇二  
十年秋間英人入寇即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披揚部和鄰母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庫備兵京  
屬履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 天討使廷臣明理勢洋情詐其符角則英屬印度之兵懷內顧  
憂不能全赴中華此件事第一外助而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即英吉利所謂披揚者即孟阿疆所謂京屬  
者即中國之喀東顧答以發獨相爭天朝從不過問於是廓夷能攻印度而英人入寇之兵無復內顧及是秋  
次議成英人歸印度者以此大願廓爾喀則反督於駐藏大臣 嗣此碎機註藏大臣准編摩之而一佛

俄西彌利堅者皆大西洋強國與英人同市廣東且世仇英人而恭順中國上年英人入犯并阻過諸國貨船不許貿易諸國皆憤之曰英人若不早回國亦必各派兵船來粵與之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則徐能琦善一駐主和的請遂中止及去年琦善獲達兩數日彌利堅舉目即出關停故有但野通商不棄一切及私帶鴉片船貨充公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洋館反設殺彌利堅數人於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洋官於英人再次敗盟之後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一有機密事顯面見將軍請勿用通使從有能漢語之一僧可以傳言將軍奔山及總督那境與再會城外屏左右密育其人阻隔諸國貿易國王遣兵船前來保護并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人不致無厭之求倘英人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一外助乃奔山始則拒不肯奏佛蘭西請先赴香港購環器查議之數日證稱英人以香煙及煙價三百萬爲請奔山亦屏不奏良久始 奏聞又言敵愾叵測難保其非陰助英人代探我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待命半載及六月駛赴吳淞口則英人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上海官吏反難之往返申請時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款議已成數日燕飽器稅佛蘭西原議相去天淵佛蘭西價目頗足而返是夕聞至廣東讓互市英人欲各國洋商就彼轉號稅餉稅佛蘭西彌利堅皆言表非英國屬國且從未帶夏馮曉何厚彼而此我於是彌利堅來兵船不數月佛蘭西亦來兵船入皆上書求入直而陳謝款并請留兵船于閩粵惟英使數人由陸入京密密密擬宜效則乾助唐之語此洋事第三外助而廷臣再三御之時伊里布已卒於英東一十三年者英奉 命馳往瑛辦先後許各國皆如英人之例不用洋商往住各海口與官吏平行其一反以此德色於諸人矣廣東義民者初英人自去夏困於三元里不敢入市以州及諸款後奉旨督廣州貿易是冬白夷橫行於市粵民怒起誅之聚眾萬餘焚洋館掠其貨又殺其伴官伴兵於澳門海

中時邊會兵松正在廣東竟不敢復督撫懲治焚館之民以謝而番禺紳士潘仕成捐貲延佛蘭西洋官冊壬士於家造洋船洋礮又造水雷能水中轟破船底所捐造一桅戰艦四艘材堅工巧悉即西洋式每水雷造價僅四十金每艘僅價一萬金 謂廣東新造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母令官吏經手以杜侵蝕大吏尼之處亦中止故敵寇之怨中國非無外授也非無內助也無人譴度之則敵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勸民爲奸民且誣義民爲頑民趨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甚於前并用廣東巡撫蔣恩形言開各省天主教之禁其據正海及鼓浪嶼之人皆背官吏數遁逃而福州局石山之人直據省會腹心俯敵全城總督劉韻珂巡撫徐澤醇束手惟命而奕疏譴之但言給與城外破廟閩省士民憤恚時林則徐家居尤爲閩大吏所忌道光二十四年 召劉著英譯巡撫黃恩形爲同知回籍二十五年英人欲毀香其所許三年入城設洋師之約總督徐廣縉內聯義民外聯蘇利堅以拒之敵受約束退 詔封徐廣縉子爵巡撫葉名琛男爵專事始稍定咸豐元年又特 詔獎嘗林則徐及姚瑩注洪阿之蓋心竭力於邊而斥者莫長蘆驕敵之罪中外翕然欽頌

籌海篇上海國志

魏源

自夷變以來帷幄所舉書圖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爲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爲款而後外夷善我馳驅是謂以夷款夷自守之策 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 二曰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攻夷之策 一曰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款夷之策 二曰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今請先言守

爭議防堵者莫不曰禦暗內河不若禦諸海口禦諸海口不若禦諸外洋不知此途得其反也御敵者必使敵

失其所長與敵所長者外洋乎內河乎吾之所製厥者不過一端一曰敵擊一曰火攻夷之兵船大者長十丈  
編數丈群以堅木櫓以厚鎗旁列大礮一層我敵若值中其舷旁則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逾退卻搖蕩不破  
不沈必中其櫓與頭鼻方不能行駛即有火輪舟牽往別港避夜修治惟中其火藥始始轟發翻沈絕無漏底  
鑿沉之說其難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則底質堅厚焚不能燃必以火箭噴筒焚其帆索油新火藥鑄其舵凡  
頭鼻而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鏡遠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棄棹駛避其難一夷船起碇必預一時之久夷船  
一我遇急則新機突擊即避  
三五為幫分泊深洋四面棋布並非連橋排列我火船攻其一船則各船之礮皆可環擊并分清杉船小舟救  
援縱使晝夜乘潮能破傷其一二艘終不能使之大創而我海岸籌長處處防其闖突賊逸我勞敵合我分其  
難三海戰在乘上風如使風潮皆順則即屈關廣之大梭船大木艇外裏糖也亦可得勝勝成功之破荷蘭明  
汪之破佛郎機皆偶乘風潮出其不意若久與交戰則海洋極寥闊夷船尋駕駛各往轉下風為上風我舟  
即不能敵即水勇水雷亦止能涸攻內河淡水不能涸伏鹹洋其難四觀于安南兩次創夷片帆不返皆誘其  
深入內河而後大創之則知欲奏奇功斷無舍內河而襲大洋之理賊入內河則止能魚貫不能棋錯四布我  
止襲上游一而先擇淺狹要隘沈舟設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礮以守其側再備下游梯筏以斷其後而後乘風  
潮擊水明或駕火舟首尾而攻之沈舟塞港之處必  
留港路以出火舟或仿粵中所造西洋水雷晝夜涸透船底出其不意一舉  
而轟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隨意駛避互相救應乎倘夷分兵登陸繞我後路則預掘暗溝以截其前層伏  
地雷以奪其魄夷船尚能縱橫進退自如乎兩岸兵礮水陸夾攻夷礮不能透垣我礮可以及船船轟四起草  
木皆兵夷船自數不暇尚能回擊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沈筏之垣豕突衝竄而稽留片時之問我火箭噴筒已  
燄其帆火礮火斗已傷其人水勇已登其船岸上步兵又打礮以攻其後來上風縱毒煙播沙灰以眯其目有

不聚而殲者乎是口門以內守急而戰緩守正而戰奇口門以外則戰守俱難爲力一要既操四難俱殲或曰門戶失守則民心驚惶縱賊入庭則必千罪俱備賊方入口卽分夾兵登岸夾攻我後或進攻我城則如之何曰所謂誘賊入內河者謂兵敵地深水陸埋伏如設阱以待虎設罾以待魚必能制其死命而後縱其入險非開門延盜之罪也奏明兵機以縱爲擒何失守之有賊雖入口尙未至我所扼守之地何驚惶之有然海口全無一兵尙恐賊疑未敢長驅深入必兼以煙囪轟師伴與相持而後棄走引入死地卽如粵之三元里非內地乎若非夾兵登岸肆擾安能成圍會說敵之舉松江府城非內河乎尤提軍于上海失守之後整兵一千以待夷船駛入放敵相持一日而退使先備火攻塞去路安在不可奏安兩珍燕之功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者非徒障口拒守敵不能入之謂謂其口內四路可以設伏口門要害可截其走寇能人所不能出也自用兵以來寇入粵東珠江者一入甯波甬江者一入黃浦松江者一皆惟全刀拒口外而堂奧門庭蕩然無備及門庭一失而腹地皆潰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內河守口外兵六七千者守口內兵不過三千得以其餘爲犄角奇伏之用指賊知兵必不肯入如果深入送死一處受創處處戒心斷不敢東趨西突而長江高枕矣何至鯨駭石頭之磯懸賞金焦之下哉故曰守遠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約守正不若守奇守闕不若守狹守深不若守淺

籌海篇下

魏源

或曰專守內河誠可制夷艘之橫突而不能制夷戰之猛烈則我兵猶攝虜虜擊擊銳氣其若之何曰大敵者水戰之用非陸戰之用也白水戰亦我師擊沈敵舟之用非敵舟擊傷我兵之用也且沈舟亦攻海面遠舟之用非內河近岸舟之用也西北平原大曠陸戰用敵必先立戰車以制敵騎而後駕敵于車以破敵陣東南江

濱海遼夷若以輪船推礮上岸則有濶濶沮洳之險有嶺陡岸陡之險有港汊橫結之險大船不能近岸小船不能放火礮故自用兵以來夷兵之傷我者皆以鳥槍火箭從無搗礮岸戰之事惟我兵之打礮打銃則放奔馳所至可用且較彼鳥槍火箭更烈其可無懼者一若夷從船上開礮則無論數千斤之礮數十斤之礮彈沙即止而我兵得于沙垣中礮擊其舟故廈門定海寶山屢爲我礮擊夷船而廈門定海之土城寶山之十塘皆未嘗爲礮破即鎮海鎮江之城牆亦未嘗爲礮破松江夷船開礮兩日我兵列陣城外伏而避之礮過後起事竟未傷一人其破城者皆小舟渡賊登岸攻我背後我兵望風輒潰及夷至則城中已無一人何嘗與礮事哉但使近塘近城之地兼伏地雷則我礮可傷夷夷礮不能傷我其可無懼者一夷船往大洋去岸數里槍箭所不能及故非數千斤大礮不能透擊闖入內河則舟岸相去不過半里敵丈而我之打礮必可及半里火箭噴筒可及十數丈但沿岸先築土垣則我之火箭可及夷夷礮不能及我其可無懼者三或謂內河上游要隘我可預沈舟筏築礮城備兵勇其下游縱敵入隘之處預設之則敵疑不前不備之則倉卒無及不知惟七礮笨重難運至椿木筏材可伏近村叢沙塗泥散亂堆野敵一望無可疑俟敵舟已過之後分遣兵勇一面運筏不轉一面壘沙成垣頃刻可就而我江礮之兵亦頃刻可集不持大礮而用打礮出奇設伏其利無窮可無懼者四然有一宜防者則曰飛礮非謂懸橋上之礮礮而謂仰空隨風之炸礮也我之礮雖堅而彼以飛礮注攻炸裂四出遊射數丈我將士往往擾亂難攻粵城時所放飛礮火箭非隨空地則懸炮炮以隔城而不能有準見事而廈門則以飛礮而聚演寶山則又以飛礮而聚演惟時內河水勢深淺不能一律即使夷船冒險駛入必須時時測量以防淺闊斷不能數十艘一齊擁進其飛礮能及垣內者不過逼近塘岸之數艘忽用大礮打礮注攻其火礮之船拉鐘索扶頭鼻之人是爲急策更有預備之策先於土垣內橫挖淺田鋪磚貯

水我兵可以往來飛礮火箭隨水卽炮轟高斜坡前高後低使飛礮轉落深坑此須預先屢試不可臨時銳碎  
由此觀之夷之長技曰飛礮我之長技曰扛礮扛礮又不如扛鏡若能講求益精於輕礮中藏用炸彈則日兼  
有飛礮之長誠能出奇說伏則多造大礮不如多造扛礮輕礮鑄製易演練易運買易挾攻追剿易置放夷透  
可傷數十人可及百餘丈視笨重不靈之大礮得刀十倍乃張夷者說曰夷礮之利製夷者亦曰鑄大礮之利  
曾不問所施何地試問用兵以來定海總兵以扛礮連戰數日殲夷千計而大礮則擊破一舟之外無他效也  
大寶山以扛銃三千擊死夷兵四百而招寶山所列大礮不會一用至去冬以來浙江鑄礮益工益巧光華靈  
動不下四律而效安在也其後沙角大角之戰陣連升以地雷扛銃擊死夷兵三四百而鹿門左右皆購列西  
洋夷礮二百餘未聞足以拒敵而適以資敵也不講求用礮之人施礮之地與攻礮守礮之別礮水礮之宜  
紛紛惟以長礮爲詞鑄礮爲事不過紙藉兵而資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委而去  
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十九目錄

兵政十八 雜錄

請旨募賑戶防堵番賊疏

剿辦騰越廳邊外野夷疏

奏爲勦平蠻對善後事竣漢兵級兵一律凱撤疏

奏爲田州改土歸流通籌全局疏

謹移設綠營疏

懇明南路勦番情形疏

北路中路剿山情形疏

番犯乾旗布遺情形疏

奏爲岷州林口土民自請改土歸流疏

條陳粵西上田州土目丙丑

上專督平治黎匪條陳

防寨示

會奏雲南勦匪事宜疏

奏爲雲南各路土番歸化并開山招撫情形疏

易棠

林則徐

路秉章

劉長佑

岑毓英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譚鍾麟

謝元綺

關名

王之春

張之洞  
吳大澂

劉銘傳



兵政十八

易案

請招募獵戶防堵番賊疏

竊臣前因甘肅沿邊一帶連年番賊竊擾其檢局便捷善於伺伏官兵追捕往往失利惟獵戶一項較為得力經臣移行提鎮等飭各屬多建獵戶教練兵丁勸習鳥槍一有番賊窺伺即探明乘隙設伏攻擊曾將辦理情形於上年三月內附片奏明在案嗣準甘肅提督臣索文來函以提屬察漢俄博營所管之赤斯們沁為番賊往來扼要之衝擬招募獵戶一千名責成營員管轄令其遠探近防以固甘涼後路並令獵戶試采金砂以資口食臣當以招募獵戶堵禦番賊令其試采金砂自食山谷之利無須另籌經費尙屬可行惟事屬創始必須籌畫萬全方免別滋流弊兩覆提臣囑令責成營員認真辦理不準聞雜人等混行闖入並囑妥議章程移覆酌辦旋準提臣酌議咨覆惟請由臣出示嚴禁商販運糧出卡經臣照議繕給告示咨覆試辦嗣復準提臣案又咨稱亦斯們沁安設獵戶一千名邊圍驛路悉臻安靜擬再於附近之野牛溝沙金城二處各招募獵戶一千名連前共三千名一半淘挖金砂一半防堵番賊以采獲之金砂濟獵戶之口食俟試采一年後如果金苗旺盛再由文員議請升科等情臣查野牛溝一帶道光初年曾為漢奸盤踞挖金砂為名勾引野番乘隙搶掠經前督臣那彥成奏明封禁原不應輕議開采惟利之所在小民趨之若鶩節年雖經查禁而奸民之偷挖與兵役之包庇仍在所不免且十餘年來番匪猖獗日引月深皆由武備廢弛自贖藩籬初非盡由私挖金砂之人勾結指引現值軍需浩繁庫支竭蹶獵戶部奏準令各省開闢以盡地利並欽奉 諭旨令各督撫力

籌受通濟急之策自不應拘泥原案以天地自然之利置諸無用之地今議請招募獵戶堵禦番賊試采金砂以資口食係爲因時變通起見惟利弊每相倚伏全在機其輕重設爲制防庶操縱在我不致有末流難制之虞所有亦斯們沁前募獵戶千名是否實止此數有無閒雜游民混迹現派野牛溝沙金城添設獵戶各千名是否尙可裁減如何設立頭目稽查鈐東遊民混迹如何防範金苗衰歇如何散遣及現需口食如何購買積糴均宜先事預籌以免臨時當即籌委西甯鎮總兵雙鏡升任兩廣鹽運使甘涼道李恩慶西甯道韓科會同提臣詳細履勘妥議具覆以便核辦去後茲據提臣索文會同該鎮道等覆稱於本年二月初五日會誌亦斯們沁等處逐一勘明緣察漢俄博營地處卡外南山與甘涼邊界中隔一山形如扇面山南自涼州屬之平番縣至甘肅嘉峪關止備長六七百里較之山北大路由平番抵嘉峪關計程一千三百餘里頗爲便捷亦斯們沁及遼西之野牛溝遼東之沙金城均係山南要隘相距三百餘里前於亦斯們沁安設獵戶儘可防堵甘涼二州之屬諸口等口隘二十七處其餘各口墾墾難兼顧今議沙金城安設獵戶儘以堵禦涼州屬之一類樹等口隘三千處野牛溝安設獵戶儘以堵禦甘涼肅州所屬之大磁窑等口隘十八處與亦斯們沁聲勢聯絡須每處安設一千以一半專司堵禦一半淘挖金砂作爲口食所需獵戶山南即招西甯大通河州三處戶民舊成大通縣軍功藍翎從九品文生孔廷祖總管山北即招張掖山丹東樂撫彝高臺五處戶民資成山丹縣文生李凌霄總管均擇其素習射獵務農業者分爲兩翼按名給予腰牌註明姓名年貌籍貫其外來遊民及無家室者概不準准取仍遣該家道販賣老成服衆之獵戶作爲練總每人管轄獵戶一百名每一練總名下才設小頭人十名各分管獵戶十名官爲製給旗號槍斃刀矛器械由該總管及練總人等督率團練備有弊竇惟該總管是問至亦斯們沁一帶地氣嚴寒不產五穀獵戶所需米鈔計口授食此準由扁都口運出其

除各口概行封禁山北黃成永固協副將山南黃成永安營遊擊互相稽查借口糧不得私販入山遊民無從  
得食自可禁絕儲金礦日久衰歇該獵戶俱有身家可以不道自散並據聲明前在不斯門沁安設獵戶一千  
名均經孩子號牌賣成頭人督東山察漢城博營都司按月結報提督衙門查覈委無閒人跡之舉等情復  
經臣檄訪歸泉兩司確數委該去後茲據歸司段大章臬司常積數明所議均與邊防有裨詳請具奏前來臣  
查防番之道全在該提鎮等督率沿邊將弁實力偵探先事提防一有番賊窺伺立即督兵自不致深入  
滋擾至獵戶生長山谷素以打牲爲業高槍擊且路徑熟悉危險如素爲番賊所慮竊一觸之力不逮  
上年西甯一帶番賊屢有窺伺均經兵獵人等隨時擊退奪獲贓物判取首級未能得何而去較從前之勤  
較深人者頗覺有聞甘涼一帶亦俱靜謐提臣奏文上年於亦斯們沁地方安設獵戶並無番賊滋擾似已屬  
有成效今籌請於野牛溝沙金塚一處各安設獵戶一千名連亦斯們沁獵戶共三千名以一半淘挖金砂以  
一半防禦番賊既可慎固邊防亦免另籌經費似屬一舉兩裨所議設立總管綠管人以資約束分給腰牌以  
免混冒稽查口糧以杜閒雜亦俱妥協惟採獲金砂必須官爲稽覈應令該總管按日登記確數除給獵戶  
人等口糧外餘俱按月繳官以杜隱混所有總管及練總人等儘有昏混及經理不善即行隨時更換分別懲  
處至升科一節該提督原議試采一年升科嗣經該鎮道等會議以一年爲期太促請照開鑿地畝之例以三  
年後升科且查甘肅安西兩州牧場開采金砂均係按定課每年解京備用現在試采伊始所有採獲金砂應  
由該提督按季冊報臣衙門於一年限滿造冊報部仍俟試采二三年後察看情形應如何酌定課額另行覈  
辦再據該提督聲稱所募獵戶均各有身家如確苗衰歇可以不遣自散等語臣查確苗衰旺皆由積漸而然  
應令該提督隨時察看知日久疏懈門將所募獵戶陸續減撤毋致聚匪滋事相應奏懇 聖恩俯念邊防緊

要准其招募墾戶試行開采所有未盡事宜仍由提臣案文詳晰籌議由臣督同兩司悉心酌定責成該提督督率營員認真辦理毋致稍懈流弊

剿辦騰越邊外野夷情形疏

林則徐

竊照雲南騰越臨地方三面通夷爲迤西極邊之區界連緬甸所屬沿邊卡外別有各種野夷既非外域均民又不歸土司管轄雜居山谷分寨自立頭人其性貪暴兇頑每乘虛突至溝屯搶擄人畜財物因營汛不敷分布曾於道光初年請項建置彌疊層練駐防要隘而山徑叢雜詭匪輒於無練之處窺途潛出肆沒節堵緝驅逐尙不致大爲邊患乃自上年秋冬以來有古勇邊四邊外之老草坡虛家山等處野匪疊糾多人至古勇河西粟子園加麻各屯寨先後擄去男女二十六丁口并牛馬牲畜財物輾經古勇土弁協同屯練追捕無獲稟由鎮道府廳會議以該處距各營較遠山徑流僻險易難知若調官兵剿捕既多延時日且不諳習路途不如就近抽撥屯練札調能事備弁官督帶進剿可期事半功倍查有附近之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勇敢有爲憂次出師者積堪以率領各土弁督帶勦擒出卡相機剿辦庶需鹽糧由騰越廳彙捐供支先使具稟請示臣等核其所請實爲請清邊疆要務當即批令督同妥籌辦理去後旋據該鎮道府廳等節次稟報本年正月十九日調內勦一千五百名交左大雄督帶進剿二月初四日行抵老草坡野匪已有準備早經挖深壕溝出而抗拒殺土弁親督各隊合勇攻擊敵寨內施各匪敗竄入掃欲斃二十餘人帶傷甚多隨乘勢圍棚放火焚燬匪寨各區分竄至大竹箐等八寨并西山九寨該土備又以次進攻各寨野夷始知畏懼懇請安分稟請該督撥試查該處夷風惡有齊心禁戒之事須抱大石發誓方見真誠其各寨中惟六頂之大野實其習重之大頭目平日尚信義當防該野實等如能擔保各寨不敢滋事誓石投派方可允準該夷等似願遵照即歡

所擄男女入丁口牲畜六件查明原主給領其餘財物據稱係熊家山等野匪擄去旋即移營往攻於二月初  
八日進至熊家山探知該野匪所居懸崖陡壁已將出入要口深濬固壘且持有怕洒等五藥爲羽翼真屬不  
出該土衛帶練分攻各匪亦分股抵禦鹿馬鎮總兵孫住接據稟報恐在大雄深人險寨練力不敷又復商令  
該廳加調屯練五百名往助左大雄得添新練遂逼近要口分爲五路進攻二十二日該匪出果拒敵各練丁  
迎頭擊斃斃頭裏紅巾首匪一名及匪衆數十名各匪退回口內迨夜潛出劫營練丁先已防備極力轟拒  
野匪撲營危急經六品軍功頂帶練總董大文警見指揮放槍迎擊并自行抱石打中爲首一匪斃後倒地匪  
匪夥從旁放鎗致董大文額角受傷被害衆練開棚齊出抄截環攻始將各匪打退平明查看山背內有匪屍  
二十餘具仍復連日進攻野匪無黔土練亦間有傷亡是月二十九日始將熊家山匪巢焚燬即在該處營  
以堵怕洒等寨往來要路其中安分野夷恐被玉石俱焚紛紛詣營求請投誠歸化該土備慮其挾詐令通事  
逐名究詰據供熊家山賊寨匪首一名茶山老五一名阿五其怕洒等寨匪首名爲總頭老五與各小頭目等  
均先後被斃身死餘皆逃散伊等恐被剿滅趕將寨匪所擄之男女十八丁口并牛十七頭獻出求免懲戮又  
查出寨匪所留之漢好馬六張小老一人細送請辦該土備允其所請營將人畜交收散歸漢好馬六張小老  
供認均係沿途民人向走夷方貿易因虧本負欠難歸帶入野山交結夷匪指引搶擄實屬得贖分肥其送還  
被擄民人楊啓元楊官文余小老余小二蔡大劉九榮邵小二劉五斤劉鳳英劉小三張邵有張富尹益李國  
棟此際榜發營料金洪等十七名并婦女何劉氏等九名逐一訊據供稱先後遭匪擄去扣留殺使并欲勒贖  
諸婦女等均未被匪姦污餘供大略相同其代老草坡等處擔保求贖之六頂野真實實四目十人亦爲熊家  
山等寨懇求免剿情願出具永不滋事刀標木刻誓石投誠如再爲匪惟伊十人是問察其情詞不至反覆隨



飭齊各野山頭自與邊民同至漢夷交界之三百嚴宜示恩威嚴加傳諭責成六頂官帶各領目分察管束  
永不準其入邊搶劫雖有各野夷咸皆畏服叩頭謝誓所具刀標木刺均於邊陲立石亦聚沿邊地方已極安  
靖遂於四月初六日撤練回至廳據查明此次陣亡除總領董大文外尚有練丁六名又受傷練丁十八名分  
別卹賞所有一切經費據署騰越同知詳據稟請悉由該廳籌應等情臣等查此次該土備左大維自正月  
旬帶練出勦至四月初間竣事各野夷除焚燒機斃外均已畏威悔罪立誓輸誠能遵軍威又安邊地  
此後仍須益嚴約束倍加巡防所有各卡隘練丁暨應責成騰越鎮將會廳逐一點驗凡從前疏縱夷匪及現  
在年力就衰者均從重責革究辦其撫夷備委中據查有孟學鄧吳正傅楊鎮邦及練頭孟效鄧洪德恩五名  
此次俱甚出力但從前夷匪投害邊民何以不能有犯即應令根究明白分別功罪以示勸懲漢好馬六  
小老勾結外匪滋事已據自行供認自應歸於洩西匪犯案內所道審明就地懲辦傷亡練丁者都請卹其六  
品軍功頂帶總領董大文親手擊斃首匪旋因中槍陣亡可否仰懇 天恩照土千總例賜卹至明光隘土守  
備左大維前在永昌等處軍營屢經出力屢蒙 賞戴花翎并加宜撫使銜該土備深知感奮茲又收服各寨  
夷匪可否再蒙 恩施賞給巴圖魯名號以示激勵其騰越鎮總兵桂化運西道王毅感永昌府知府張齊基  
翼騰越同知雷益州知州鄧錫壽兩軍將督率均尚有方可否請 旨交部均予從優議敘之處出自 聖  
主恩慈

奏為剿平騰對善後事竣漢兵一律凱旋

略東章

竊臣等前將剿滅騰對大板情形附片陳明在案茲將委辦夷務總運使銜候補道史世虛稟稱所派文武委  
員督同番官暨各卡哨會合藏兵攻克騰對新舊兩寨將騰對會工布副結及其一子焚該擒獲頭人六谷瑪羅

布札喜立即正法並河生擒之東登工布及其親屬押解回藏分別辦理各處土司均已安插所有藏兵酌時  
備實現已陸續起程回藏等因查中瞻對自乾隆十年剿辦以後至咸豐一十年又與土司構釁事該內羅  
布七力與其子工布期結先後構釁數十年來層層邊衅自羅布七力既伏冥誅而工布期結貪婪性成勢復  
熾兵仗佔各土司地界搶奪印信號紙憑梁自逞道光一十八年前任督臣琦善督兵剿辦陝川省之全力未  
能得手不數年間工布期結蠶食蝨吞竟將蘇耳等五家土司與德格土司並西甯迭木齊二十五族地方全  
行侵奪上年並擾及藏界別攻安塘煇煇台站意在窺伺藏界經藏中派番官帶兵堵剿未挫凶鋒道麻審土  
司四朗汪結親至打箭爐城面詢委辦夷務候補道史致康兩兵助勦當經史致康密示機宜多方激勵該土  
司願效前盟約會被害各土司同時反正合謀協力並接引藏兵節節進攻屢獲大勝明正土司甲木參船慶  
亦派頭人帶領土官出境會動經文武委員督率統土官兵遂將瞻對新舊兩寨圍困維時臣等已接稟攻藏  
密票知該將得手機會大有可乘因派防由嘉塘夷務辦結後阿馳補瞻對並調派弁兵運送大藥分路進攻  
乃得揭穴蠶巢此巨惡實足大快人心被害各土司及雜夷等流離失所一旦得復舊地無不歡欣鼓舞各  
安住牧惟卓巴塞爾堪土司守備汪慶住牧地方自被瞻對佔後現在土守備汪慶既故已無正支可以承  
襲各土司中惟麻考土司四朗汪結尤為出力應將卓巴塞爾堪地方賞給該土司兼管番民亦皆悅服其瞻  
對上中下三處地方經達刺喇嘛派番官帶兵藏兵會同漢土官兵剿滅瞻對未便沒其德勞仰懇 天恩將  
瞻對三處地方 賞給達刺喇嘛派布管理建廟裝修殿宇 敕下駐藏大臣查明請 旨遵照辦理其奏  
辦案內在逃之崇喜土司拉旺任曾聞拿自行投出已交番官解赴藏中辦理該兵現已起程回藏所調漢兵  
暨各土兵均於下月三十日撤撤等查此次勦平瞻對焚賊首逆收復侵占各土司地方縱橫三千餘里一

百餘年邊患未絕核並未勞師糜餉此皆仰賴 天威節臣等亦不料收功如此之速前此藏路屢撤台站  
雖由瞻對代害而各土司借詞要挾亦所不免經此次剿滅悉淨之後均皆震懾各土司恪遵斷離遂履自此  
可期儲謬史以康督飭文武委員及漢土藏兵在邊徽出力兩載有餘均屬著有微勞督臣等查明擇尤酌保  
仰懇 鴻施以資鼓勵至藏中番官喇嘛等應請 飭下駐藏大臣查明奏獎

奏爲田州改土歸流通籌全局故光緒元年

廣西巡撫劉長佑

竊臣於光緒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請將土田州知州革去世職其地改土歸流一案五月十一日奉 旨該  
部議奏欽此八月接准 部咨查思恩府屬之土田州一缺原係土人岑氏後裔承襲今據該撫等奏土知州  
岑乃青病故無子族衆支分爭鬪分黨仇殺土民流離轉徙日不聊生來營泣訴苦狀均屬踴躍流官督轄不敷  
復爲岑氏土民應請將土田州知州革去世職其地改歸苗疆知縣一員其思恩府屬百色同知與鎮安府屬  
奉議州判二缺酌量升爲苗疆直隸廳簡缺知州以資治理等語自應准如該撫等所請添設苗疆知縣一員  
百色同知改爲苗疆直隸州奉議土州州判改爲簡缺知州並令該撫體察情形通籌全局及一切未盡事宜  
詳細奏明辦理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粵臣欽遵督同結臬兩司詳飭委員梧州府知府徐延旭  
暨該管道府等將一切事宜細心體察妥籌酌議去後旋據陸續稟呈前來臣與兩司等通籌全局查土田州  
地方內外共分十里每里分三都每都分四團每團之廣袤十里二十里不等多與百色應奉議州緊相毗連  
今請改流應於燕响緊要之地設立知縣一員作爲苗疆衝要缺管轄上陸下陸上思下思上田里及穀里  
之一二三都等處擬請名縣曰恩隆其餘各里附近百色者擬請百色管理將百色同知升爲苗疆直隸州即  
以恩隆新縣屬之附近奉議者擬請奉議管轄即將奉議州判升爲簡缺知州以資控轄新設之恩縣縣治查

田畝丈餘升科得生應徵地糧銀一千九百九十三兩零應徵兵米一千四百三十二石零添設副導一員文武學額各四名廩生增生二名四年一貢並添設縣丞一員駐防上田星平馬埔又分防下陸聖巡檢一員上恩里巡檢一員穀里巡檢一員典史一員其營詞添設恩陸營守備千總各一員縣縣城把總一員分防臨田外委把總馬漢兵二名分防下陸穀里續設馬戰兵五名步戰兵三十七名守兵八十八名備黃守禦防緝又新升苗疆百色直隸同知總管恩陸下田里穀里之四都應徵地糧銀一千五百二兩零本色米一千七十二石零督徵陽萬土州判劉應轉運地糧銀二百三十八兩添設學正一員文武學額各四名廩生增生各二名四年一貢並設照磨一員該廳既已升為直隸州毋庸再屬恩府以符體制又新升奉議簡缺知州該州原設有閩省徵地糧銀四百八十四兩零無閩省徵地糧銀四百六十三兩零新編中田里地糧銀一千三十二兩零本色兵糧米八百二石零並添設吏目一員該州原定學額三名廩增生各一名四年一貢擬請增設文武學額各一名其廩增生均循原設該州仍屬鎮安府以符舊制據藩司縣樹森著臬司周星譽分晰造冊會詳請奏前來臣覆加體察無異相應請旨勅部分別覆覆如蒙恩允臣當按照新設文武各缺分照例選員請補募兵加額督同司道協營嚴防各該文武員弁講求治理勤慎操防一洗從前土規陋習以奠民生仰副聖朝軫念邊氓綏綏靖疆之至意其修建城垣衛署各事宜另行由司詳考核辦應頒文武各員弁印信鈐記並歲需俸薪養廉兵節銀米各數目現已分晰造冊隨案送部以備核覆至岑氏一族構禍逃亡者迭訪嚴密偵緝獲日另行懲辦餘皆疏遠之族年來疊遭禍亂窮析離居情形均屬可憫核與附逆贖罪者有間擬請准其各安耕鑿懇 遷徙出自 皇仁如有於改流之後另滋事端門訪各該文武隨時拿辦合

併陳明

請移設綠營疏

岑城英

竊維政有常經兵無常勢守經貴於達變因勢在乎轉移 國家定鼎以來於入旗之外設立綠營棋布星羅  
法良意美乃承平日久營位廢弛倉猝軍興不得已而募勇助剿事竣之後有請創立水師者有請添設營制  
者有請量移汛地者皆策 朝廷探擇施行蓋以時異勢殊不能不量為變通也滇省寇亂多年仰賴 聖主  
如天之福以次削平凡在臣民同深慶幸惟治不忘亂斯能長治安不忘危始可久安所有善後事宜必須妥  
為區畫謹將管見所及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 迤西麗江府城處極邊界連西藏惟以鶴麗鎮左營右哨  
千總分防殊不足以資控制又麗江劍川交界之喇蓮鳴地係江邊要隘江外卽是野人詭麗江府城五百一  
十里編慶州城四百二十里劍川州城三百二十里於處附近轉井近頗豐旺從未設以駐防尚民每被搶劫  
查鶴麗鎮總兵及中營遊擊左右二營都司均駐守鶴麗州城擬請以鶴麗鎮右營都司移駐麗江府城劍川  
營都司移駐喇蓮鳴以固邊圉該處既設都司劍川已為腹地卽以麗江汛千總移駐劍川州城亦屬相宜又  
蒙化廳地方縱橫數百里只有景蒙營千總外委各一員帶兵一百數十名不敷分布該處距景蒙營三四百  
里有瞻長莫及之勢而景東屬鶴朝嶺諸營兵不能再分查提標中左右三營大理城守營同駐大理府城擬  
請將提標右營游擊移駐蒙化該處距大理僅一百八十里遇有征調可以一呼而至其原駐蒙化之汛弁兵  
丁撥歸景東以備添撥分防又定州府屬八哨地方界連景東迤邐三四百里山深林密親夷聚居不下百餘  
寨奸宄潛跡比攀彼處探訪恐難協同將分派千把一員帶兵數十名設汛防守並商景蒙營遊擊於交界之  
處再設一汛派把總外委一員帶兵數十名梭巡會哨以期道途安靖倘買暢行 一 迤東瀘江府城距省一  
百二十里為名城藩籬所屬有新興路南一州河瀘江川一縣向由臨元鎮以把總一人分駐徵江千總一人

分駐江川新興路南各有把總一人每并不過帶兵數十名分設各汛塘壩卡緝捕巡防有名無實且與臨安相距三百八十里該總兵亦兼顧不遑故成豐年間賊起而徽江先失屢次圍省朝發夕至大爲心腹之慮在演省條設額兵四萬八千數百名詞經裁減僅有三萬七千數百名時督撫兩標城守一營共設兵七千數百名裁減之後僅存三千數百名今大德初平情形迥異應酌量添設擬請仿照雲南陝西營設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左右哨千把外委共十六弁馬步守兵共七百七十五名作爲徽江新興路南江川四屬以捍衛省城將四屬原設各汛弁兵撤歸臨元鎮標擇要安置 一邁南臨安府屬之曲江沔府城一百餘里地當衝要村寨稠密田土肥饒由館驛五山直至甯州遠今綿亘三百里山河險阻異常回火難處屢爲盜藪上年蕩平節慶賊巢暫留勇營駐防該處向時臨元鎮中營分防只派外委把總一員兵數十名地廣兵單難期得力查臨元鎮總兵及中營遊擊左營都司同駐臨安府城擬請將臨元鎮左營都司移駐曲江汛弁移駐婆兮更以徽江汛弁移駐甯州屬之青龍街墟汛和群隨時巡緝庶不致有疏防之虞以上各條均爲通省善後起見臣賦性庸愚知識淺陋曷敢以絃章妄有損益而節年用兵轉戰各屬既身經以目觀爰思患而預籌採諸輿論詢謀僉同不揣冒昧據實奏 聞可否仰懇 天恩訪部臣核議奏請 飭下遵行其員弁兵丁如何調補兵米俸餉如何酌量撥發欵奉 諭旨當與督臣悉心妥籌分別辦理現在演省軍務初竣安置兵丁最關緊要安置之法又莫善於易勇爲兵而俸餉虛懸殊難措置臣等前已請 旨飭飭各省欠餉若寬籌撥迅速解贖亦不難乘時整頓以復 聖祖 列宗之成法此又臣有志未逮而不敢稍存推諉者也

報明南路剿番情形疏

竊臣等於本年二月十七日差將商辦翻頭社番情形奏明在案茲迭據總統准軍機處定案票稱翻頭等

沈葆楨

社兇番前雖經各軍連營進紮將海邊樹木斫清而近山仍可藏匿狙擊無已二月十二日前營之勇差往枋寮者九人途遇生番數十被殺者七受傷五一連日福增左營之勇被殺者五南勢湖之勇被殺者一含沙射影防不勝防唐定奎招十勇千餘人爲鄉導督飭各軍將山腰汗萊墾行剪雜自南勢湖起至刺桐脚止開路計寬三千餘丈直三千餘丈該番無莽可伏沿途一清野獲獅頭社奸謀林進吞一名汎明鼻示當唐定奎之初至也先於十入社中訪出同惡之番社曰內雅故曰外雅故曰內獅頭曰外獅頭曰竹坑曰阿義米魯曰中心寄曰嗎梨吧曰草山曰千仔曰阿發益曰中汝凡十有一社地皆毗連因定進剿之路一出刺桐脚一出南勢湖十四日該番等竟敢先由刺桐脚過北要劫出時准勇格關移時始斃兇番一人奪獲器械數件方各散散二十日中軍提督周志本副營提督章高元親自入山探路見山窪茅屋數間料有藏伏施火箭射之果有生番百餘突出喊抗我軍繞山而歸其地蓋外獅頭社之卡也二十二日周志本督隊由南勢湖探路魚貫而入約行數里左巖右溪爲道一線側足乃遇正營備開生番約有五百餘人突起迎擊槍子雨驟周志本執蓋先登士卒攀緣而上頂踵相摩凶黨死拒益力鏖戰兩時始駭而奔我軍乘勝急攻連破其五卡直搗草山社克之弱息轉重早已遷匿焚其草薺百區敗番等分兩路奔竄憑高下瞰數十武外猶虎視眈眈也擬卽築壘其地以山無汲道整隊而還是役計陣斬悍番十餘名槍斃百餘名奪獲器械百餘件我軍亦陣亡鎗中副營左哨官遊擊東維清一員正勇三名槍傷鎗中前營左哨官副將楊春泰一員正勇二十餘名鄉導千總郭占龍亦有手受傷唐定奎於山麓廓清之後旋親督都伍由刺桐脚循溪右偏而進三里許至竹坑山口察勘形勢可以安營惟荆棘滿目急須芟薙三月初三日派銳右軍右營管帶朱先聘屯之調集親正左三等營駐紮壘布置就緒唐定奎仍循溪右而進數日之中又清山三里奇遠至竹坑山下地勢迴旋爲竹坑獅頭

往來必由之途初入日復調集親正等營助築營壘派武毅左軍右營督帶何迪華駐之唐定奎仍督將士前  
行伐木繞至竹坑山之後其地曰竹坑埔該處距刺桐關十里溪廣山高竹坑社在其東南阿巷寨息中心皆  
在其正東內外獅頭社皆在溪北實爲形勝之區仍飭親正等營協築壘壘分左軍左營督帶陳有元扼之現  
入山雖深運餉船清運環繞紮紮攻克險隘四分兵久占建瓴之勢既成破竹之功可得南勢一陷山溪更  
險亦已開通三里奇該處係往獅頭社要隘可以安營其地石少土鬆築土成之乃得結實已派管帶銘  
字中軍左營梁其明駐之除仍步步剽除相機前進批克擇虛以取全勝之效現在執遠者知技無可恃漸生  
其傷息之心附和者知法在必懲潛消其勾結之術雖披荆棘深將士勞苦迥異尋常較諸冒險驅功糜血肉  
之軀以倖倖於一勝者又不當以彼易此攻心爲上多殺何爲此巨寇與庸定奎往逃熟商不敢以稍延時  
日爲憚也至援春建治事宜俟剿務稍鬆即行舉海其衝著一切藥料繪圖貼說由內地購材編餉候工竣轉  
運至臺以節運費而免曠工茲先將進軍近日開路入山進迫番社情形合詞恭摺由輪船到滬交上海縣發  
驛六百里馳奏

北路中路開山情形疏

沈葆楨

竊臣等於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稟報北路開山情形奏明在案茲迭准提臣羅大春咨開北路大商  
德生番自經黃朋厚馮安國等懲辦之後上年十二月初九十三等日斗史武達斗史麻達簡斗史百紀律斗  
史歷哥老詳等五社番目各帶番丁百餘人叩營乞撫經馮安國等分別誠訪賞給道歸番情遂願安謐本年  
正月初五日羅大春由隸澳率隊起程初九日始抵新城初十一等日履勘三層城允仔丹溪馬騰溪鯉浪  
港旁繞加禮宛番南黎番口抵花港港之北而止據陳形勢白彝漢起于花港港之北計止逾一百里中界得



其聚其黎以北百四十里山峒崎嶇湖則之大湧水大小清水一帶崎嶇插雲陡峻邊海怒濤上擊眩目  
驚心軍行東出鵬頭臨海而過尤稱險絕行其黎以南六十里則皆平地背山面海如悉懸樞無非良田奈地  
曠人稀新填漢戶僅三十餘戶耳外番番社也自大湧水起至三層城止依山之番統名曰大魯閣其口社曰  
九窠曰寶仔眼曰波收曰收沙曰荷吻曰峇頂曰寶空曰寶仔入眼凡入社憑高恃險野性靡常歧莖平埔之  
番居僻遠濼之北者曰加禮宛曰竹仔林曰武腰曰七結仔曰該什素曰堆歌凡六社統名曰加禮宛社其性  
畏強欺弱居僻濼之南者曰根老爺曰飽干曰薄薄曰斗難曰七脚川曰理制曰貽庭屠等七社統名曰南  
勢番男女其七千七百有四人誠恐其結就撫而薄薄理制二社行既順復貳者除薄薄一社知製鹽加禮宛  
一社願耕種餘悉如毛似血之偷叛服不常時常防範論他日建城之地宜在歧莖若新城三層馬陸鯉浪不  
過營汛之區尤必載大清水以南綠枝萊飯大清水以北隸大魯閣方足資控制也自該提督勇率大隊入新  
城添設棚壘該番戰生疑慮來營要求子藥未經允給遂呼爾伊黨索則伏莽仗則技倆節經各營奮擊時有  
斬獲相慰窩伺丁勇等因之傷亡數十人最殺老正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月初五初六初七初八每日  
大會圍番竟取糾衆數百撲我新壘并勇一面力拒一面與營談提督親督隊馳援番族傷亡頗多始行散  
竄我勇陣亡者才二十五人遂釋怨劍番情稍定擬自蘇澳五里亭起迄秀姑巒之鴿子埔止計地三百四五  
十里區分五段沿途建二十二棚各營營屯屯之傳一氣聯絡而以新到之宣義營駐三層城鎮鎮鴿子埔  
以北宣義營駐加禮宛與應鴿子埔而此花邊港以北籌辦之情形也花邊港以南爲馬六姑巒之道固  
本風番遊獵之場也登高一望平沙無垠茅蕪盈天人跡不到蓋以該番凶惡不亞斗史詭社故沃壤曠如南  
北權通隘及三千餘丈欲造正河木橋左近苦營巨村因先支河水橋一帶軍功陣輝煌業平所部結筏以

橫直趨吳全城該處離秀姑巒數十里當時即有成廣漢之一番官秀姑巒之通事來營乞撫其中別有大吧  
龍社嗎囉囉社皆附近強番節經設法招撫番目等各率耆老丁壯由通事引至新城歸化各賞酒食而歸平  
埔之番聞已盡此平埔既附以之專圍高山似事勢較易此花蓮港以南籌辦之情形也中路原派前南澳鎮  
總兵吳光亮帶兩營駐集築鋪一帶隨經臣等奏派臺灣道夏獻綸督理開山撫番諸事嗣以道探山路未回  
未即動手本年正月臺南剿務方竣劉瓖丁憂回籍可獻綸暫兼營務處遂緩前行茲迭據吳光亮稟稱自年  
底探路歸報後本年正月初九日起即率勇由林圯埔社寮兩路分開至大坪頂合爲一路進而大水窟進至  
頂城計共開路七千八百三十五丈有奇二月初七日復由頂城開工直抵鳳凰山麓繞半山越平溪經大坵  
田跨扒不坑等處而入茅埔計又開路三千七百七十五丈有奇兩處統計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丈凡建塘坊  
入所沿途松道溝壑木圍宿站俱漸興修分派兵勇自集集街起至社寮大水窟大坵田茅埔南仔腳雙東埔  
各要隘已逐節配紮又送到查撫水裏番鹿等三十九社名冊計歸化番丁番口凡七千二百九十二人辰  
方循途漸入斬棘披荆以出秀姑巒之背側能因勢開通將與北路諸軍聯爲一氣此又中路一帶開山之情  
形也至卑南等處自內埔以至大鵬盤據其尤諸營分布其間袁開橋病痊後乘舟馳往經理番情向稱安帖  
臺郡城工靡竣而安平礮臺以甌石巨材轉運維艱一時尙未覓役俟後礮臺早已興工因准軍挑滿入山暫  
行緩辦理合陳明

番社就撫布置情形疏

沈葆楨

竊臣等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將先後攻破竹坑木武並內外獮頭等社情形奏明在案茲迭准總統准軍提  
督唐定奎稟稱各軍攻克獮頭等社後仍分哨扼險拔木通途徐圖進取附近各社如頂嘴不足恃天討不

可逃五月初九日率芒社番目一名晉笏一名姑蘇翼一名沙貝一名處雷一名姑蝦靈的社番日名烏力烈  
南片社番目名姑令草山社番目一名七結一名符朋等率散番五十餘人到營乞降經該提督傳譚曉諭利  
害愈共賞優議求收恤當日均給衣服諸物該番等各跪藏而歸十二日枋山民人有程古六者帶至內稿紋  
社番目野艾外舉紋社番目布阿里煙又有射不力社番目郎阿郎者帶至中紋社番目龜吹仔周武聲社番  
目文阿蛋及敵番等百餘人款營乞降該提督示約七條曰邊離疑曰編戶口曰交囚犯曰禁仇殺曰立穩目  
曰遷番地曰設番塾以編紋社首野艾向爲諸社頭人拔充總社目統之著照約遵行所統番社如有殺人即  
著總目交兇卅三年之內各社並無擅殺一人卽將總目從優給賞其獅頭社餘孽探悉竄伏何社卽由何社  
限交不許藏匿野艾及各番等均願遵約隨將竹坑社更名曰永平社本武社更名曰永福社草山社更名曰  
永安社內外獅頭社更名曰內外永化社發從各社均許自新惟獅頭社罪大惡極海網者不許復業所有內  
外永化社卽著總社目另招屯墾以昭炯戒於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區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數人學語言文  
字以通其情習拜跪禮願以柔其氣各番聞之無不俯首帖服等因遵 旨凱奉本月十一日由省東渡十七日  
抵臺與巨塚積公同參酌伏思彝率撫番之 命以獅頭社之變曷撫爲剿實出於萬不得已幸 天威所震  
頑族踴敵敢不仰體 至成使之同託 輯陳之下惟狂悖之性初就範圍不能不堅明約束俾先受我疆勸  
後乃可徐與漸摩擬卽如該提督所請接條實力奉行 聖慈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候 聖裁

岷州林口土民自請改土歸流疏 光緒十一年

禮部

據登昌府知府顏士璋詳稱岷州林口土民后哈哇等聯名具達土司后振興科源刺瘡民不能堪情願改歸  
岷州爲民館結呈后振興劣蹟多款具詳請示前來臣當卽飭司委員前往確查確據委員領補知縣賈汝謨

粟捐遵即改裝易服親赴林口盤嚴密訪查該處土民來口一詞不驗歸土司管轄情願改隸岷州以免苛虐  
並查后振興無端科派需索土民挾勢欺凌屢行查罰各情與土民原呈所控無異比卽傳鎮該土民等重蒙  
昌府知府顏七璋會訊據后哈哇等四十餘戶土民同供土司暴虐受害甚深情願歸州爲民取具甘結存案  
以復防司將后振興提省發蘭州府覆訊呼后振興供爰后裔威原隸林口土百戶同治十年病故應由振興  
承襲因兵亂未經請襲仍督土司戶事務林口民八十餘戶現祇存四十餘戶后哈哇等所控各節皆係相沿  
陋規按戶攤派並無拆毀房屋犁平墳地之事今蒙土民既不服管束土司亦願改土歸流等情由蘭州府訊  
明詳司核轉前來臣查林口土百戶后希魁於順治十二年授外委土司其孫后榮昌於乾隆七年實授土百  
戶沿襲至后裔威已閱十世其子后振興於后裔威病故後未請承襲職自稱土司橫徵暴斂致所屬土民不  
服情願改土歸流自應俯順輿情准該土民后哈哇等四十餘戶改歸岷州編入民籍由地方官約束再查例  
載凡改土歸流土司傾心向化率屬內附由督撫疏請改隸民籍授以守備千總把總之職准其世襲其年富  
才優者隨營効力等語今后振興以應襲之人未經請襲職率意妄爲致衆情不服情願改土歸流既非率  
屬內附者比應不准其承襲第其親支別無可襲之人而其世職又不便遽革可否俟后裔威親支有人改授  
百戶相當之職令其承襲以廣 聖朝寬大之仁並可懲土司驕悍之習是否可行相應請 旨飭部覆核示  
遵

條陳粵西土田州土百事宜

謝光緒

竊廣西各土州土縣土司所隸土百一遇不平往往勾結外匪伏匿深山伺隙尋釁出沒靡定大爲邊隅患害  
宜求取遠之方乃遂久安之計查廣西土田州知州自宋以來入百餘年惟在我 朝奉職最謹雍正年間土

知州岑應祿大計卓異累次從征苗匪有功其後土知州岑宜棟亦助剿出力臨陣捐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  
奉 上諭據福康安奏查明土田州知州岑宜棟於本年正月初五日被賊圍繞實係受傷陣亡請 旨飭部  
議卹並將土田州世職以伊子岑煜係屬庶出與承襲之例不符請暫行協理俟伊孫岑裕置已及歲再行請  
襲等語岑宜棟以邊土世職深明大義於官兵迭討安南即帶兵助剿又復策馬陷敵臨陣捐軀請察可憫該  
土州前因出力親前任督臣李侍堯奏明賞給四品頂戴著交部卽照四品之例從優 卹至土田州世職既  
據福康安查明其第四子岑煜質性醇良不必復拘嫡庶之例著卽令岑煜承襲管理州務但知州係屬五品  
今岑宜棟承襲出力又復陣亡岑煜亦著加恩賞給四品頂戴岑煜承襲後若果克繼家聲始終勤奮出力將  
來其子承襲時亦准其襲用期不過循分供職卽行照舊職知州頂戴以示朕優卹勤勞一視同仁至意欽此  
旋經吏部議給雲騎尉候襲次完時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此後子孫相繼代有  
賢能雖土族益趨或磨而大吏審理持平能洽夷情不貽邊患至咸豐五年土知州岑乃青病故無子其妻魯  
氏連舉族人管理並嗣諸族爲後由是控爭更互劫奪紛紜任事者末由區處久之徑請用兵大加誅戮至同  
治十三年改流之議遂定而鑿鑿之族人岑鏞率眾在逃各土百紛紛相隨入山迄今尚未緝獲各土官屢車  
共鑿同爲歎歎其岑氏本支哀怨之聲猶復相聞道路光緒致廣西通志土田州舊爲府治前明岑猛滋事被  
戮倡議改流土目盧蘇王受因而爲亂明嘉靖七年提督尙書王守仁督師戡定疏曰岑氏世有田州其鑿念  
之私恩久結於人岑猛雖誅各夷無警焉老少莫不悲槍懷思故盧蘇王受之變翕然響應不約而同自官府  
之則皆以爲首領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以爲嬰白存孤之義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頌岑氏之子孫而  
後可等語守仁將四省兵勦撫兼施恩威並用拓土請設流官知府析地仍立土官知州運謀最潔用心良苦

曾不欲據恃所部之強兵不留他人之餘地且查土田州岑氏在明太祖時有五百年忠孝之稱遇事我朝以來納土效忠超逾僑輩恪慎守法累受 國恩 高宗純皇帝優以深明大義加以頂戴殊榮原視尋常土官特示優異又查從前廣西泗城府改流之後仍予入品承庇官一人令其本支承襲罔替今土田州自改流以來土民土百飲恨含悲不無將會星圖將螺爪輪之慮擬稟奏請 飭下廣西撫臣推 優柔過土之愚慮防患未然之戒查明改流善後未盡事宜其應如何量爲妥安爲處置或采守仁之謀酌授蠲摩之地或援酒城之例予以承祀之官總期慮密思周心安理得俾知悖離前官已獲己身之藉忠貞後裔仍邀世及之恩各土官感勳益加震悚必能鼓東土百安撫土民爲 國家永捍邊陲於行省端簡實有神助

上粵督平治黎匪條陳

圖名

竊平黎匪之法難以力爭必以智取必俟黎出而後戰彼若不出案戰無從即使深入而山徑奇險難以驟越水惡瘴重觸則生病萬一遇有埋伏更爲可慮愚竊以爲以兵勇攻黎不如以熟黎攻生黎而熟黎攻生黎尤不若以客匪攻黎匪查客匪之所從來本係外省良民因流離窮折散之四方流寓既久生息遂繁欲去無家可歸如留又不見安於土著既不見客勢必見誣誣之太甚勢必爭鬪爭鬪之甚復誰助客民而屈土著無論理之是非總以土著爲良民概指客民而斥之曰匪既名之匪罪自難逭於是與而動衆聲音剿辦該客民等遂不得不輟轉逃竄以入黎穴而苟延其性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原其本心誰肯舍名都大邑不居而甘伏處懸山窮水之中以與禽獸爲伍哉其所以至此者實以無家可歸不得已而爲此也論以後頑梗不法之行其事可誅念從前流離失所之苦其情可憫民何以爲客矧曾子所謂久散之民也似當在哀矜之列現在大埃壓境客民自計無可逃竄不得不毋敢黎人而使之悉力堅拒黎人自計無所短長又不得不羣奉客民而

聽其賊策盡欲併客寨台辦則水無分之之時欲割客寨分辦則愈堅其台之志夫善用兵者必知敵情能知敵情然後批郤導窾以無厚入有則恢恢乎其有餘現在黎匪之情聽客匪爲播弄客匪之情恃黎匪爲屏蔽爲今之計欲剿撫黎匪必先離開客匪欲離開客匪必須安插客匪查從前客匪之在各處不見容於土著以其爲客也若居此處卽入此處之籍貫則化客爲主早相安無事矣現聞客匪不下萬餘人其中必有頭目精明大義者未必不爲子孫長久之計而知棄安就危棄順從逆之非計卽以前猖獗如髮逆其心未嘗一日不思歸降以圖富貴惟拒之太甚斯不能不拚命置之死地以冀萬一之生況今之客匪本非黎類徒以當日官民交攻逼而走險以至於是大抵此輩亡命之徒從逆則爲悍賊歸順可爲功臣可否懇恩密札馮軍使派心腹能幹者訪其確訪客匪精明大義切實可靠之頭目前往對陳利害約以反戈相向許功成日破格獎勵無論多少一槩編入各州縣民籍任其置田產聯婚媾云云彼之竭力助黎者無非爲性命計既准入籍而有家歸之可歸又爲保獎而有富貴之可享其體不踴躍立功而猶甘自穴居野處爲秦黎操戈以徒喪其性命者無是理也且諒客匪等與黎人狎處既久情僞尤知手足久習輕捷凡黎人所能行而我兵所不能者客匪能之也傷胃既服水土凡黎人所飲食而我兵所不能者客匪能之也長驅直入不須向導而路徑皆熟不憂藏匿而巢穴皆知只須一大將押後權作接應便可收斬草除根掃穴擒渠之功不惟可省餉糧並可保全兵勇且可使千萬流離之蒼生皆得其所開疆闢土之功偉悉大人豈不屑居在大人民胞物與不使一夫失所之憂或可綉慰萬一乎說者謂招安本非易事難保必不終變然此只在主兵者之駕馭運用未可概作刻舟論也某總見得該客匪樂而走險並非本心今日之勢其助黎人者非客匪不行而其所以平黎人者亦非客匪不行某前與瓊州開礦之張主事論客匪情形據稱無論客匪不願生事該主事在彼處日久言之最

詳加以客匪由來某亦知之甚悉管見所及不敢不陳

### 防禦示

王之春

竊得黎匪擾民爲害已久兼有客奸煽誘聚眾猖獗當經防軍協同團練隨時堵剿而兵出賊跡兵歸匪出爲患未有已時欲求保衛之方惟有築寨之法竊之有寨堡猶色之有城池查嘉道年間川省教匪縱橫四出咸同年匪捻匪馬賊蔓延西北雖經大軍剿滅撥厥成功實因南北一律廣築寨堡行人堅壁清野之法故能制衆流寇誠爲意美法良築寨之法就各州縣擇其最大村莊或險要處所仿照官軍營壘以挖濠之土築牆留東西兩門出入牆外以竹編籬或栽刺竹寨中煤水軍火均備墻壕堆放亂石門樓安置槍礮一遇有警附近小畝莊婦女牛馬糧物均運入寨中固守其壯丁伺隙而出兼可聯絡附近寨堡追擊賊匪該匪進無所掠退亦受創自然計沮勢洩環屬近黎州縣亟應仿辦築寨以資保衛札飭各州縣督率鄉團紳民實力勸築并由本道防各防營如遇軍務有暇可以就近助工外台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屬鄉團紳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禦寇方能保家一勞乃可永逸爲島爲巢尚防陰雨蝨蟲塚戶木製風寒如念剝牀之災同爲墟戶之計衆舉易舉合力興工其首先報竣築工堅固者分別給獎倘有偷安阻撓或敷衍塞責作不如程者定行提懲責令改作本道擇可勞而勞如父兄之衛子弟爾等因所利而利合鄉團共保身家庶無負慰前慈後之苦心

### 會 查 黎 匪 剿 撫 事 宜 疏

張之洞  
吳大澂

竊查貴州黎匪自攻克陳鍾明什密老巢平燬馬嶺壓一弓十八村匪寨後軍威已振西峒逆首陳汝中腸潰逆首黃清慶一弓逆首那肥即胡那肥那閃陳水逆首丁發生藍紅衫胡明時樂會逆首顧文成等負隅抗拒



死黨尚多又有偽大將軍鄭顯昌保光緒七年閏七月奉旨防拿未獲之逆首瓊氏多福其書均應亟為剿辦以伸國法而快人心當經提督馮子材派直隸州知州劉保林督率部勇剿辦那起一股道員楊玉書知府馮相榮率軍追勦陳汝中黃清各匪分防紳團搜捕餘孽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探知那肥踞慶二弓老寨深溪巖壁上列礮石為死守計劉保林派隊進攻先燬堅木棚十餘層該逆猶抵死不逞二十八日我軍直趨老寨以火箭飛射寨中知縣石佩瓊主簿楊士丞巡檢楊桂振等繞出山後圍攻自辰至午賊勢不支棄寨向後山越巖石佩瓊督勇猛追那肥中槍倒地將楊桂振割取首級逆黨回援楊士丞奔為飛礮所中登時陣亡各軍四面兜擊珍瓔悍賊百餘名奪獲槍械三百餘件陣亡勇丁九名受傷三十餘石生擒匪供那肥槍斃屬實餘匪逃遁無幾維時陳汝中竄入陵水首弓之打鐵村十一月初一日楊玉書馮相榮暨團紳劉番紳分帶兵練馳往圍捕該逆專門狂竄練長林明志奮勇持門槍斃逆首陳汝中練長吳金章生擒偽先鋒胡那耀並斃匪夥多名初七日楊玉書馮相榮劉保林移營慶二嶺尾逆首那因率黨出柵拒戰猛驚異常我軍合力圍攻礮傷該逆左腳始經擒解交馮子材大營訊明梟示連日各軍剿捕搜山丁曠生靈紅衫胡明時三逆以次就擒總兵林長福率右軍搜勦烏坡一帶餘匪初一至初五等日將橫山圍賊黨一併攻燬生擒總兵呂王打任等匪幾斃逆黨數十名我軍亦右傷亡知府馮相華率軍中軍分搜定安望天嶺天嶺嶺一帶擒斬逆匪賴文才夥黨黃亞二等八十餘名率右軍連獲逆首賴文成暨匪黨胡鳳屏等八十餘名劉保林所部萃左軍擒獲黃昌明等一百餘名萃前軍擒獲林成珍等一百八十餘名均係積年黨匪供認迭次殺掠不諱經馮子材先後飭令正法東中兩路匪勢已經渙散惟鄭顯昌黃清未獲十二月二十一日偵知鄭顯昌率其死黨盤踞萬州黎洞馮子材所率萬州營遊擊方敬選派弁兵會合萃軍馳往圍捕千總張德星五品軍功朱廷光

首先奮勇深入黎寨將該逆生擒解營正法本年正月十二日馮子材自赴寶傳司督剿令馮相榮劉雲林分率勇團搜山是夜羅及黃清於廖一弓湖洲地方都司陳榮坤守備劉步高連槍擊斃之令羅黎劉明屬實並將平日濟匪致富被控多案之士棍李榮壽擊獲正法合縣稍快當軍漸移瓊南之時中路定樂吡連之嶺門烏城一帶尚有餘匪當經軍之調由省另派福軍團營益以土勇兩營前往搜剿撫定其西路黎匪黃羅保溫河清伙黨前次避經投誠渡海安插仍復舊圖故地伺便糾眾劫掠情惡不悛法羅寬宥經道員方長華派軍擒斬匪首陳贊桂匪日張秀生羅亞生賴官生等四十三名稍輕者分別發交別縣懲禁保釋仍回該處耕團勸學餘匪以期安插又有儋州匪首陳鎮銘持報復為名糾眾擾感恩地方焚殺洋校黎漢各村均被其害上年八月 奏明在案方長華承府憲毓廉等設法擒獲交馮子材大營訊辦以上情形抄報馮子材暨方長華楊玉書總司環道護費等官次等報稟報前來計定樂陵萬澄感各匪俱已漸次廓清惟崖州一屬處瓊郡之極南距府城將及千里山谷最深瘴毒最重從古人跡未到之處該處生岐最悍自道光九年至十一年戕官為亂程前督臣李鴻賓督軍劉平卒以官兵未能深入草林嶺以北黎匪自此叛為生黎不納丁糧袍塞炮丑打鴉等事黎匪四出焚殺甚慘紳民屢經稟請剿辦又陵崖交界之下馬嶺在五指七指之間地勢深險素為匪窟此兩處尤應乘機勘定此時將士久勞饑餉不易然不就此兵威一律底定則瓊地如根未除聲數終復以後難期再舉臣之洞熟加籌度亟宜督遣一勞永逸之 諭馮清遠境以竟全功當經與馮子材電函定議激勸諸軍多備醫藥移師南路秋者撤出善地調養壯者鼓勵勇深入令馮相榮馮相華劉保林等三軍由東路進方長華之軍由西路進會合紳團分別剿撫務令直抵生岐巢穴應候辦有端倪再行 奏報此萬陵各匪肅清後現又移璋崖匪之實在情形也現在飭黎密稱則撫定良黎有可措手足之謂酌擬黎黎章程

十二條刊發傳布一官軍此舉專為勦除亂黎招撫良黎開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漢永遠相安其良黎秋毫無擾毋庸畏懼一從前為匪黎人投誠者免抗拒者誅捕斬來獻者重賞一投誠各黎無論生熟一律糧髮改裝一投誠黎首開送戶口冊細數匪徒繳呈槍械一投誠黎果隨大軍伐木開山前驅勸導仍按計里數的給賞棉一將來開通生黎大路後選擇要地設官撫治安營彈壓各鄉黎兵助剿開路有功者授為土百就中酌設局總土百數人散目給頂戴總目授土職自為約束仍聽地方官選調略仿黔滇各省土司之例不令更得乘擾一開通後黎人仍安生理有主之田斷不能強奪惟抗拒者籍產人官充軍屯田之用一開通田業三年內不收賦稅三年之外務從輕則起徵斷不料斂一開通後黎境有礦各山由官商開採者給賃租實地不強行佔爾黎漢均享其利一開通後民人鹽布百貨與黎地牛木糧藥等物在各峒口設場互市來往暢通公平交易嚴禁漢民詭詞盤駁總令於黎人有益一設立土百之後應各具永遠不敢殺掠抗官賊匪匪徒之切結存案所屬有犯責成該土百奉送至官按律懲辦一每數鄉仿內地設一義學延請塾師習學漢語漢文宜講聖諭廣訓所需經費就地籌辦令在籍紳士補兵秣宜華副將符鴻升等分道週曉黎語團練各峒剴切宜諭其靈黎苗黎等黎說脚收各種類多裸處酌給衣袴令其漸被冠裳之化訓其頑悍之俗現據各路稟報已經燒髮改裝就撫遣甯者東路丁口三萬餘北路一萬餘西路四萬餘查撫黎以開路為先開鑿險隘莧艾林莽令其因通入連陽光照臨人氣自甚則風熾自消水毒自除前代雖有開通十字路之議迄未舉行康熙二十年瓊州鎮總兵吳啓爵勸兩勞峒黎後亦曾議及中作而輟錄考黎峒形勢北以十萬嶓之牛欄坪為要東以太平嶓之什密為要東南以寶停司為要南以羅活嶓之安司為要西南以古振州嶓為要西以江手嶓之凡國為要皆出入衝要可以屯兵足食之所茲擬開大路十一道一由峴會之嘉濱市西行經石巖船埠

嶺中平河濶出五指山之北西抵牛欄坪此爲東北路一由萬州之興隆五甲西北行經長沙魁什繁禁會南  
嶠七郎出五指山之東亦抵牛欄坪一由定安之鐘甲口西北行過毛祥口出五指山之南西抵五指山下水  
溝嶠一由陵水之馬牙關至寶停司又由崖州之藤橋亦開至寶停司再由寶停司西行橫開一路越七指山  
抵崖州屬樂司此爲東三路均責成道員楊玉書辦理一由崖州東之三亞口西北行越華林大嶺出五指山  
之西折片陽此爲東南路責成道員楊玉書暨知府馮相榮馮相華辦理一由儋州南豐市東行經大水番營  
元門紅毛台練嶺嶠東南抵五指山下水溝嶠一由紅毛嶠南行經番營毛厝諸嶠出五指山之西北經凡陽  
南抵樂安司一由儋州之調南市東南行經七坊刀釘嶠嶠南抵恩古振州嶠北爲西三路一由昌化東行  
經古振州嶠東亦抵樂安司此爲西南路均責成道員方長華辦理一由崖州西之九所市北行經樂平汛東  
北抵樂安司此爲南路責成崖州知州劉保林署崖州協副保方敬會合方長華辦理一由定安之橫門南  
行經蜈蚣嶠十萬嶠牛欄坪南勢嶠抵五指山迤山南至水溝嶠此爲北路一由嶺門西南行經三坎溪豬母  
灣湖敘嶠出黎母山之南抵紅毛嶠此爲西北路責成督帶福軍同知孫武勳辦理經由馮子材考核督備並  
飭瓊州道府激勵各屬紳團協力協助大率參考前明海瑞俞大猷諸人之說加以變通推廣所開之路如井  
字形其餘各州縣團夫分開小路以合於大路縱橫以通同時並舉分地定限會合聯接勇團土業併力作工  
以一丈六尺爲度極險處以入尺爲度人力所不能施者以礮礮轟裂之所到之處伐木焚葦搭橋鑿井經  
過寨歧隨宜撫定分遣員生測繪地圖並令沿途察看各河道是否可行船筏以備運出老山材木百貨調看  
各山礦首種類以備開採山內地形土宜於種植何物以阜物產而贖環民路通地闢之後應於內山要隘  
廣設處所建城寨設官安營以資化導控制舉辦一切俾此奧區永爲樂土竊惟慶和唐代建州置縣以來

峒寨叛服不時屢煩兵力良由山深林密恃險爲患外匪附和茶毒益深勞勩助守直無安臥與臺灣生番情形無異乃蒙 聖主明見萬里采兵部侍郎曾紀澤之 奏特頒 諭旨令經久之計 且等仰東 宸議策勵諸將殫惡亂黎誅擒殆盡開荒墾隙漸化榛莽目前路工已得十分之四統計五月間路工可一律告成駭黎亦可撫定一切善後事宜 等當妥議 奏陳所有屢次攻克萬陵等處匪巢殲除首要以及深入老山嶺黎開路各員弁履險勞瘁迥異尋常應懇 恩施由 等存記俟全復爾清後彙案 奏請獎敘出自 鴻慈 逾格謹會同前廣西提督臣福子材恭摺奏陳

臺灣各路人番歸化并開山招撫情形疏 光緒十三年

臺灣通判劉銘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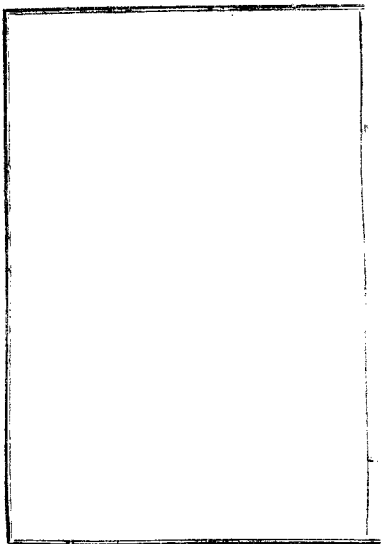
竊臣於光緒十二年四月並九月剿撫南北各路番社情形先後奏明在案上年十月據署臺灣通判鳴志詳帶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先後稟稱後山番社未撫尚多番在深山之內北抵蘇澳枝寮南至灣南恆春皆由水尾適中之地與前山彰化遙遙相對開通道路聲氣聯絡先撫後山中路其餘開風向化招撫較易否則一撫之後聲氣仍然隔絕徒糜經費難求實效等因臣當嚴著臺灣鎮總兵章高元統帶叢隊進撫海中軍前經定字左營及練兵七百人並雇石工民夫由彰化購之鎮築街開山而東張兆連由水尾開山而西兩面刻期會辦章高元率勇由拔埔社開至丹社續計修路一百一十二里張兆連自水尾開至丹社續計程六十里均係崇山峻嶺嶺巒等鑿石伐木自冬至至一律修竣張兆連當乘開山軍勢部派管帶黃定勳畢寶印先均水尾南北川仔老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餘人招撫歸化一律雜髮擇立社長頒給憲書原欵使奉二期次由疏道港毛枝蘇沿山一帶招撫他長等十二社番丁二千餘人官有毗連枝蘇之大魯爾等社丁衆勢強意圖抗拒張兆連因大魯爾社爲北路最強之番首招撫歸化則枝蘇一帶即可一同就撫擬帶三營隊伍紮駐

山口警備隊攻勦該番目盧益海等畏威乞撫並願同大馬鞍大吧廳等五十三社一同歸化先後雜髮一萬五千餘丁此水尾至花蓮港後山北路番社一律歸化之情形也張兆連於北路生番歸化之後節會同埤南同知歐陽駿移軍向埤南平埔一帶內山招撫南路生番平埔以南各社以呂家莊在右為最強該社地大丁衆雄其情獨不獨不遵雜髮之令且統衆強阻附近各社不准就撫各番因而觀望張兆連歐陽駿等通事米清吉到營告以該社素行恃衆藐法此次是降是抗立即回報一面滾營進剿兵山露呂家莊番目卡海盈齊骨勳康大韻等見巨軍逼近勢在攻剿聚謀數日各社通事到營乞撫並約附近巴六凡等二十六社一律歸化復有八佬等十三社亦聞風歸化統共雜髮番丁一萬三千餘人其毗連恆春鳳山兩縣屬境層層疊疊內有番社在鳳山轄境者以三條崙為大枝在恆春轄境者以高山牡丹灣為大枝張兆連督同鳳山營都司藍鳳春督帶林維楨分道進山招撫三條六儀等十五社高山牡丹灣等二十一社中心崙等四十二社又飭督帶黃定隨舉寶璋招撫大蘭大打臘打南等十二社地極幽深各番皆伏處山頂寒苦異常自呂家莊至大蘭等處共撫一百二十九社計番丁三萬五千餘人此埤南恆鳳所屬後山南路番社一律歸化之情形也鳳山所屬前山尚有未撫各番區上年撤防統帶鎮海前軍副將陶茂森率隊由牛欄棍內口半路店招撫沙摩溪等六社由山豬門招撫柏葉等十八社由萬全店招撫糞箕等四社統計二十八社番丁一萬二千餘人均皆雜髮歸化其毗連臺灣嘉義兩縣所屬內山未降番社經著臺灣道陳鳴志撤防鎮標中軍易傑俊招撫大喃等二十四社番丁四千三百餘人又派遊擊劉智坤續撫大武龍內故等四社番丁四百餘人章萬元由彰化水底寮開路至瑤裏社沿山招撫北港萬巒等五大社眉毛納吻等四十四小社番丁九千餘人又由拔埔社開路至丹社沿路撫卓大意東等六十一社番丁八千餘人中路嘉彰之交經斗六門縣

丞陳世烈於雲林坪故局招撫沿山郡番十六社獲番月番等三十七社番丁四千餘人揀脚桶子腳等七社番丁四百餘人均在後雜髮歸化新竹前山番社上年已一律歸化惟內山石加碌京孩兒等口餘社素行兇悍降番蠻民歷受其害仇殺不休迭蒙民番懇請勸辦臣於上年十二月撥飭道員林朝棟督同營官鄭有勤兩營隊伍前往相機撫林朝棟率帶正營由十八孩兒社進攻石加碌南路派令營官鄭有勤率領副營由西然進剿石加碌北路各帶化番數十名爲之嚮導深入內山七十餘里節節開路築卡石加碌五社並哇西落梅素雪中明都郝等十七社番衆見官兵分道深入畏威乞降並願勸導京孩兒南界密拿棧社一同歸化林朝棟營派鄭有勤率帶化番親往京孩兒邊界將密拿棧碧牙關布南口等社土目哇素老哇油老瓦丹打勞拜副等生番二十四社一律招撫歸化此前山各路自冬至春續行開山撫番之情形也查臺灣生番種類繁多處處與民仇殺自上年九月<sub>臣</sub>親督大隊勦撫中北兩路生番歸化後現在數月之間所有後山各路人水尾花邊海雲林東勢角等處可製水旱田畝數十萬畝不獨開闢闢地且可免民番仇殺之禍此皆朝廷威福遠播遐覽便深山幽谷野居穴處之類咸知向化歸仁化棧環而登祿席賢非微<sub>臣</sub>意料所及惟招撫番社應多經費軍大現在捐輸截止經費支絀異常<sub>臣</sub>已檄飭各軍仍回防所籌設官分治俟有經費再行續撫以期全臺生番一律歸化查前後山將士自開山撫番以來披荆斬棘奔走於深山窮谷之內從事艱險燧烽雨之中兩年以來備嘗艱苦不無微勞足錄所有尤爲出力之總兵銜閩浙鎮先補用副將吳兆連留閩補用副將協勇巴圖魯陶茂森均擬請以總兵<sub>臣</sub>記名簡放留閩補用守備鄭有勤擬請以都司儘先補用<sub>臣</sub>賞加遊擊銜其餘在事出力官弁可否由<sub>臣</sub>彙案請獎以示鼓勵之處出自<sub>臣</sub>逾格鴻慈除將已撫番境

審商設官又治另行會察外所有各該生番歸化並尤爲出力將領懇  
請  
淨  
潔  
增  
具  
諒  
恩  
給  
獎  
以  
示  
激  
勸  
等  
因  
奉  
旨  
依  
議  
該  
部  
知道  
欽  
此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八目錄

兵政十九 苗防

道光湖粵平獠記

八排兵事考

平獠議

治獠

斷疆

覆陳漢苗土司各情形疏

總陳湖南苗疆情形疏

邊議汀華縣撫獠新章疏

奏陳苗疆善後事宜片

招撫標目節 于土職各緣由疏

魏 源

湯 壽

陳起詩

陳起壽

譚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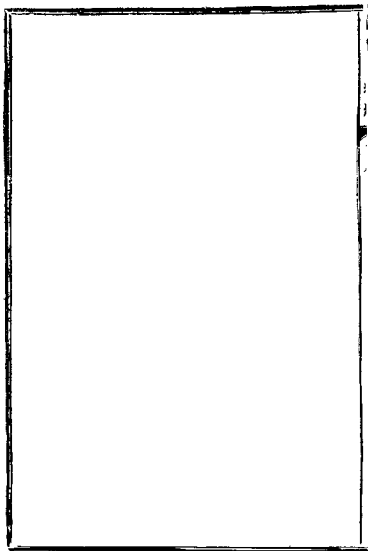
賀長齡

賀熙齡

李 燾

林 燾

岑毓英



吳政十九箇助

道光湖粵平糶記

魏源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廣東連州廣西全州騶五嶺之資民搖撼錯深谷重嶺風氣靈鷲與謫不通華民欺其愚斂饋侵侮官吏輒右奸民以股搖激怒則變昔今一轍有趙金龍者湖南永州輪田猺與常甯猺劫福才以巫鬼神其衆時楚粵奸民結天地會厲強劫搖擧牛穀黨聯官役猺無所懼於是金龍妖煽其囑倡言復仇使趙福才糾廣東猺三百餘合湖南九沖猺共六七百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焚掠兩河口殺會匪二十餘明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標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以兵役往捕賊二千餘據長塘夾沖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及永州知府李銘紳恒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進剿令遊擊李方玉山沂村繞襲其後游擊王俊等由東路直搗夾沖遂燬其巢窟賊三百餘掘毀墳墓二十三日賊竄藍山之五水搖山所至虞會衆一千三百圍據九疑山巢穴乃令參將成喜以百兵扼要路寨寡不敵退賊遂旁掠甯遠上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時鮑友智俟續調寶慶各兵至即分扼合攻而巡撫吳榮光提督海凌同劾鮑友智輕進疏防會藍山告急榮光又檄復慶兵悉赴藍山而徵提督由甯遠赴援二月十四日海凌同率寶慶協副將唐翰以兵五百餘由甯遠之下澗進剿藍山路險且逼賊巢海凌河不偵探地勢遂由小路冒雨深入又不爲備賊僞充夫役爲官兵舁槍械行至池塘墟山溝陡狹伏賊四起乘高下突槍械反爲賊用海凌同等皆戰死上已命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勦至是又移費州楊督余步雲於湖南而飭吳榮光回長沙賊

廣福將萬鎰金剛率入排散播及江華錦田各寨播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備桂關猶爲一路又趙文鳳率新田常備藍山谷播爲一路每路各二三千騎向出沒而官兵不設糧臺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庫坤至永州始奏罷之而改調鎮鎮苗緝之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備屏蔽衡州當賊衝衛郡陽又入衡水捷徑且糧運後路皆派兵勇防禦桂陽新田嘉禾三州縣各團練鄉勇土獍自守以防變協是月桂陽知州王元鳳及飽友智擊斬趙福才職播五百再戰殲播六百其趙文鳳一團官更招撫散過半惟新田以官兵繞道未至知縣王鼎銘戰沒賊入城肆掠去劫不赴援之遊擊李方玉守備王儆治罪 詔以播皆山賊踴躍真險惡蔓延兩粵或盤踞山峒竄擾搜捕勸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讎之三月十日羅思舉至永州以附路之藍山暫還江華俱入粵門戶隘口不一乃議大兵由新田後路躡賊逼其南竄與桂陽北路兵夾攻并扼其西通道州零陵祁陽小路於是三路竊四五千人及婦女二三千爲官兵驅逼出山皆東竄常備之洋泉鎮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片市長數里垣墻厚民去賊守羅思舉以賊偏踞一路且失其巔山長技乃密撤北路兵齊赴又漸移各守隘兵進佔台崗時運糧未至賊穴墻出大銜官兵反隔牆外先持盾擲火盡攻遂攻以耗其火藥鎮守兵數十日墻而上前者楊歷後羅繼登先後斃賊一千餘四月七日賊詐降以緩我攻欲乘隙竄入山羅思舉以賊不撤器械縛首逆攻奮刀奪門巷戰賊大呼乞降仍縛且懸內外夾剿連日殲播六千惟散播乃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思舉在內攻仍不用大礮二十二日盡毀墻舍詎知趙金龍已於初九日突圍中斷先禽羅子弟去女及死黨數十奏回 詔以盧坤羅思舉平播迅速各予一等輕 都尉卹職實雙眼孔雀翎余子貴州至備十日亦加太子少保在事文武雜秩有差時 欽差戶部尚書宗室麟恩 盛京將軍瑚松額已抵衡州未至軍先三百奏捷報恩詔趙金龍死狀虛實羅思舉旋獲其尸及所佩印劍木偶

乃止而五月四日復有金龍餘黨趙子青自連州入洪江華藍山漢韓二千搖尾思舉余步雲馳堵之賊賊於錦田之濠江沖禽斬首逆黨搖少百餘黨瓦解 詔切責廣東將校不知湖南出力而廣西賀縣復有逆黨盤均擊之粵婦聚二千餘六月爲廣西之將滿承結擊敗於芳林渡逃于江華界爲湖南守卡兵所獲於是詔賜恩期松嶺率余步雲赴廣東剿逆州入排獲初入排獲有黃瓜菜者正月中被奸民官役虞掠感苦變總督李鴻州回知蔡天培賊之斷民後徵搖千二百金民役不惜搖出掠復蔡天培遂以譚勇將感苦變總督李鴻寶令提督劉榮慶著按察使履林以兵二千堵禦榮慶以搖和逆狀且蔡响險難攻主撫廖林力主剿誅不合會四月關楚師告捷則士皆邀懸賞新任廣東按察使楊瑞麟亦主剿李鴻寶遂以五月十三日同提督率兵六千三路進入排搖首八人出山跪迎請補黃瓜菜強搖以獻李鴻寶收斬之奏稱計賊七百於及搖皆已噤死拒搖山周圍四百餘里崎嶇等密軍無偵探搖列夜路伏隊狼突官兵驚潰自相擠壓三路皆敗遊擊都司以下死者數十士卒死者千計以行營哨藥失火誤焚傷亡奏而勅提督劉榮慶老病 上譴鴻寶職因有譴恩期松嶺之命又以余步雲代劉榮慶率總兵曾勝等調湖南貴州兵進剿麟恩等主粵初銳意用兵及探知搖响天險難深入乃於二十五日奏大木根大橋頭之捷二十七日復奏六對冲搖之捷所奏殺賊數百計然必需有首逆始能成事於是振麟自遣人赴搖招撫搖賊入人前事不肯出官兵又數擊劉前賊不敢入旬口不得見一搖之四面而處坤又有移督廣東之信計程稍主讓恩急責楊振麟刻期招降否則撤劾振麟仍復懸官購募并令熟搖爲質始偶有出者果得洋銀布以贖於是猶貪利踵至旬日得數百人及縛黃瓜菜附近搖三人請將得以藏事乃馳赴受降酌留兩廣兵三千令會勝防守連山撤止湖南調之兵時麟恩暫署兩廣總督俟廣坤至以善後事委之交印即行 謂維麟恩不入入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瑞松嶺余步

雲均世襲一等輕車尉賞雙眼孔雀翎曾前加提督銜張雲騎尉平擒寶劉榮慶均連成新編初楚惠邊郡好民爲天地會締黨歛約橫行鄉曲小劉掠大糧殺各有名號兵後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諾更不敢問趙金龍起事卽殺會匪故會匪不附而郡桂兩粵奸民已所在蠢動州縣藉軍興餉隨時尙治鎮壓又稱平迅速故幸未生變然黨與蔓三省通逃竄叛論者謂邊防禦要在苗播之右

### 八排兵事考

論

播之居八排自南宋紹興間始入排之用兵自明嘉靖開始初述有仕於粵西者擄播僕十餘人歸使藥州南黃地源山中山高六十里縱橫百餘里峰巒疊嶂刻阻深翠播瑣山麓每一聚落曰一排初分八排曰軍寮屈箭里入响大窩嶺火燒坪爲內五排曰行祥油演橫坑爲外三排久益繁息延及今復有小排一百三十有一地險物衆出爲民患嘉靖二十五年因擾邊征之旋議撫歐心未革未幾復亂天啓二年連山知縣楊繼忠請剿之發將趙文督兵入有老播數十人跪馬前垂涕乞撫文信之不殺備夜半賊以虎皮蒙牛額騙入營官兵大亂播衆之一營盡覆監軍道某伴撫之以緩其累密請總督歐都司蔡一申率銳備衛枚夜入踞平播嶺之險馬箭各排不能敵一申用火箭射入立寢焚其巢分兵屯白石嶺賊掠城爲特碼示必回軍寇賊潛奔油嶺一申率勦茶寨糧持鋤取開道夜薄油嶺擊明成三大營於材時嗣賊大賊乞命一申勦賊首賊斬之始予撫崇禎五年復劫民郵過州城三匪許更目吳中選會守備梁棟輔追捕之及於邊井塘爲賊所殺總督熊文燦議剿之而未果自是益披猖數播酋李大面者稱雄各都自以爲禁氣後遂號藍古徵民郵徵租稅曰播糧某排轄某郵各盡封界索花紅酒米民大苦之十二年廣西賊犯連山排播應之復帶結臨藍高寮柴寮兩賊由是楚粵之交郡邑騷然一月十三變遂攻州城州牧王立準率千總黎樹植與之通書告急總督沈猶龍令

命事道魏章監都司蔡坤守備周文潛軍往援歷於金相塘賊大至圍坤營兩晝夜勺水不得入坤無藥餉賊解圍退兵衣甲火藥盡于之僅以身免而以兵單賊衆聞上寨猶龍乃奏徵江楚閩粵六鎮兵分道并進統十萬西自大拱橋東迄大盆嶺營壘星羅而六鎮兵以客故不盡兼猶龍節制各乘便利賊衆高蹙之盡悉其進退整懈軍寮屬節賊併力攻圍鎮驍營大戰於藤岡頭日已暮矣俄里入大寨讀賊從山南橫擊圍賊死各軍皆潰猶龍乃城及古峒以蹙其衝招義兵命監紀董梅鼎守之名威甯嶺前立城而民賴以無恙值明季天下大亂猶龍沿及 國初未幾向化順治八年流賊羅貴人連州誘誘搗出山相倚爲髮拆賊甯遠掠民無慮日九年劫下水池千總唐某率兵追捕伏殺之康熙元年連陽游擊武君仕率三百人偵賊石圭駿賊數千乘夜出劫君仕令堅壁勿與戰且夏番飽食天明大呼突出殺賊賊披靡退入山嶺自此不敢出亂稱賊惟令兵役巡陞逼窺其動靜賊惡之欲得而甘心焉一日數猪羣牛負衣被作劫掠歸山狀誘兵殺追捕既深入則起而殲之其兇狡多類此各排惟軍寮最強油嶺里入嶺次之有黃村民苦軍寮僥倖壯丁伏山外候其出狙擊之擒十人獻於縣時縣令朱三才具盜案盡釋之飲其犒已而不爲暴也猶如房一心易之率其黨益淫殺無忌控訴皆置不問猶龍復起四十年士民奔行舍所討賊楊督殿化行入里入嶺駐兵山麓退則將松芳入排諭以縛獻首賊羣猶龍伏山谷芳縱火燒猪房光四照各排見其果成怒於是軍寮馬箭之猪從排之下路仰攻大掌火坪之猪從排之上路俯擊嶺猪特外援遂從中路突出把總師博及兵百人均鵬芳走入帝蘆田頗謂其僕曰此地地必死汝盍去其僕拉不行賊來益衆僕以身蔽芳擊弓四射當者皆貫脇胸矢盡頭穿而死股化行率總兵劉虎入賊焚林謀險以拒化行度兵寡未能勝留虎於軍而自問廣州與督撫會疏以 罪 命都統松桂率湖廣兩粵兵討之四十一年二月師次三河口連營數十里圍山



通遠三路進軍之數月賊大懼乞降乃撫之賊三江寨駐兵一千以副將領之環人排建三千六汛彈壓控  
制百餘年來三運之民慶安枕焉光十一年鎮田搖動潛結排搖者數百人擄去者爲守隘兵救同羣  
搖行時以山土贖傳民戶既歸無以資生又失其農具遂劫奪仇殺由西路延及東路而中路軍資復阻  
患五月李開部鴻賓至定議剿之分三路進攻一窺賊誘之深入夜火其營二路兵皆極失遊擊史麟謝榮  
王珍并殺於陣 命副將軍等至連徵勸楚粵西兵將集隊搖情服紳獻降獲之命師旌隊 調補之入排復  
定

排搖生深山遠谷僻遠如鳥獸恃險設伏是其所長故不利遠出而官軍亦不利深入然恭一申之專險神  
速武君仕之堅壁操銳皆以偏師奏捷而五省大綱十萬之兵或無統帥而潰或應取輸款而尋求其出奇  
制勝以險絕爲功則不易觀兵法曰兩軍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是知深谷行軍以精練不貴兵多亦地形然  
耳目賊風軍兵至必絕徑道塞騎險聚穴貫網罟有良將勁兵無所用其武從來皆以安撫了局者豈不欲  
老師糜餉也夫亂之所起不起於起之日其由來者漸也竊謂於平日宜備之不必備之於既亂於既亂  
宜防之不必防之於平日徒防之適足以擾之將召亂况撫之即所以防之可亂也而其要則曰防搖如  
防狂獸應搖如撫嬰兒飽之勿飢信之勿欺馴伏之勿使其奔暴安戢之勿使其仇讎庶乎社民暴寇邊患  
簡餉而不勞師也

平搖論

陳起詩

平搖之法搜捕之功多戰陣之用少而搜捕之兵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論之五  
嶺繩互數索自廣西廣東湖南以至江西福建寧願所在多招人村徙去住驚忽名過山搖而廣西廣東湖南



十宜爲山谷深徑途遠近形勢險易人人易知則彼之所乘與所必獲我知趨避我所可及與不易及又知  
 總急識機利一也久雨烈日寒熱溼淫春疫秋瘡省而不苦飢飽勞逸不生酷熱順天時二也彼之言語十知  
 九彼之性情十知八爲攻爲守爲伏爲逃三降爲詐十知六七臨陣之際人人有應變之機得彼情三也人自  
 自戰鬪家自爲捍禦號呼擊刺之聲同不諱於風雨父母室家之念真放棄而散亡兵心固四也近播十數州  
 縣村莊累萬旣苦禦備又震兵差守則固無可恃逃則必有所歸團練鄉勇則併小鄉爲大鄉移低堡就高堡  
 寨長漸多糧薪漸聚民志定五也會匪居民十之五鹽販居民十之二礦丁廠徒居民十之三盜賊逃人居民  
 十之一約此數糧不少勇雖此有所收不廢入彼側賊黨六也邊地民人畏官最甚文武皆可統帥易於節制  
 臨陣并救官長必不致分彼此一操縱七也官兵飲件衣裝不比鄉民耐苦查官兵日給銀二錢五分貼補糜  
 費似尙不止此數若匪逆起誠無常則大軍駐紮兩縣團練鄉勇則可以久駐易於供給門掃事平靜亦可倚  
 爲善後之圖門供億入也此有鄉團則邊野無所掠而後米鹽布絮銅鐵之來路窮滿好無所通而我聲擊擄  
 伏慮宵之機密堅壁壘九也臨武藍山江華永明道州全州灌陽恭城富川連山連州臨山乳源十數州縣皆  
 有鄉團則彼勢割而難聚防多而難備力散而難久心分而易疑變化由我勝算先人勢割而難聚則大兵所  
 入賊不能併力以禦防多而難備則擊重擊西誘此伏彼賊必自散不遠力散而難久則各爲其巢穴各逃其  
 生命而膽撫可兼施心分而易疑則賊黨必有互相排護互相疑忌者逆而不日擒獻創死命十也具此十  
 善而談痛事者不出此其難亦有因謂曠日持久無速效也謂糾保練約必廢也謂募兵非善善類易成奸  
 細不諱步伍難約束也謂素儲儲爲器械器械所費不資地方官吏借練勇之名以爲開銷或借以索民間習  
 一補仍無實際經費以是四者試然然而天下事有見爲緩而急莫甚見爲緩而安莫甚見爲難而易莫甚見

爲費而節莫甚諸破其難而仍申香說自兵興以至今日已二月矣調貴州兵湖北綠營兵駐防兵六帶時日  
由今以後所謂遠戍又何必邪使自今日始三省督撫通商沿邊州縣近播山者固以村堡約每縣五六處以  
爲守隘招練鄉勇約每縣六七百人變縣至千人爲止以備勦殺奉行得人一時頗不不出三四月可以成事  
團練既成分道進剿不出一月必能剿滅將出師可必之於四五之內乎是所謂無遠效者蓋見爲緩而  
遠莫甚者也邊州縣所轄之鄉民其聚擾有甚於客兵者乎州縣自辦之兵其聚擾有甚於滿漢兵者乎外  
來之兵一則騷擾官府二則騷擾市集三則騷擾田產節節制得人而風聲所到不且騷擾人心賊來之民心  
已實兵來之民膽又寒當事頗能知之未必能言之耳其實客兵騷擾之弊更足以搖動邊境之人心而使之  
勾連煽惑不可不防不可不畏也果得有精智得民心之州縣勸諭鄉民使自爲團練招徠壯丁使鄉勇  
所屬者皆比閭族黨之家所練者皆交友認識之羣州縣既可藉大兵駐紮之威以馴導勇大兵又可藉鄉勇  
搜捕之力以壯軍聲兩相爲用既不擾官又不擾民又不擾兵若團練之治勘海張綱之定廣陵於謂之平朝  
狀只在良有司十餘人耳是所謂惡騷擾者蓋見爲擾而安莫甚者也好細之伏藏於鄉兵可畏已好細之伏  
藏於大兵所臨之地尤可畏也然伏藏於大營之左右而客兵不能該認之伏藏於鄉兵之左右而鄉兵無不  
該認之見生面而必詰問者異而起疑外來奸細固不患入吾圍殺第鄉民非盡善類朝集營通稱縱橫刻  
綽易變其可慮亦與兵同要在良有司慎簡而取之善撫而教之耳教之善則善民可轉其力心奮不顧身之  
士數不善則官民可憎其衆而有咆哮挾制之時得失之數亦略相等況約束以官又須各鄉紳耆董之各鄉  
殷實明白者分理游民以有所事而日勦異雄以有所希而亦奮賊匪奸細有爲吾近邊鄉人所知讎者伊多  
方招之爲我用多方疑之使之不敢自用其奸細如李遷之平淮蔡是也所謂難約束者亦見爲難而易莫甚

者也今日經費之艱難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矣大營所在供應不少吾謂撤州駐防千兵酌省千兵之費半撤湖北督標湖南標廣西標俸兵約不下二千人以見在余提督領費州兵駐軍東廣西界標提督領湖北湖南兵駐湖南界進贖之事全以任之不使文官製其制者駐永州廣督駐連州廣西撫駐平樂營防十餘州縣團練募兵不使武將統其論三四方內各縣即可分道併攻大軍亦於兩省分進吾知不待戰而降者降逃者逃擒者擒伏者伏矣以五六月而告功費之省也然何卽以撤兵之費爲各州縣倡首賞勞之費亦已省經費多多矣至於各州縣經費之出其說有四一則勸諭富民輸粟出財修葺建園二則勸諭貧民自出財相爲移併以保身家三則運餉鹽之禁於寶茶攸歸辦衙一帶官以稅以濟軍需考照宋李忠定明王陽明辦湖南兵事舊法勿以安常處順之原混之兵請復舊四則懲猶牧產卽近邊民田錯雜各縣皆有仍須編者勸報清理入官糧收堡寨以爲屯牧又各州縣常平社倉義倉育嬰橋亭等項公用公費縣紳鄉老自爲經理亦復不少兵興動用兵籍備遺無傷於官無害於民乙丙征苗之役調兩廣兵初永柳桂四府民間均給過兵口糧甚爲踴躍況地近切膚豈帶慳吝則此四條經費已足而於國家經綏固省之又省也是所謂籌經費者又見爲報而省其焉者也夫團練勇之說古人言之詳矣而不定教匪平定紅苗亦已著有成效而今日不能早決此策者事既於所習而疑始爲甚難人憚於改更而慮勞怨之難任大抵然也調查教匪紅苗兩舉初皆調兵征勦西賊東起此窟彼伏積年累歲然後歸於整頓清野之策以收歲平夫弱者先見於未然勇者定計於必行前之策不效而後變計斯所失已多是宜力求循良補破資當官兵與紳士并資來訪與稽查互用以人爲人以邊治邊其究也并可以攝政焉夫今日南方之民卽痛匪平靜豈遽不思所以善後哉

五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數省邊境崇山長林苗匪竄聚所居外緣丁廠徒木客販鹽盜賊所匿罪人坑

破嶺嶺之蘇不乏焉。羊腸羊腸沿嶺百里咫尺呼喚疑疑民無所恃則動易靜難官無所恃則賞窮罰竭  
權科擾僻捕捉之案練夫手養育教誡判斷之事梗其行此何如之策哉故曰圍隸勇向猛事平靜亦可倚  
爲善後之圖焉乎又豈徒平播之策已哉

治播

陳起書

播者曰子之言泛而難繼也吾郡之播治之若何曰勿投制之若何曰去謀曰有事若何曰散黨天播甚畏官  
故易處其氣合故易聚有謀擊焉則必動播之不與漢通也種類也其一呼眾應也亦種類也擾之生怨導之  
復仇則漢奸爲之謀矣夫儲大文原勢所謂郡隸湖南則粵之險失也知宜章之水歸粵而不知險之所在居  
中乃可制外今乃欲以外制中不特郡不可屬粵宜亦不可屬粵宜章所以據嶺南上游此湖南極粵形勝也  
使宜屬粵不特上游之形勝失而湖南之門戶亦失且橫絕南北者嶺嶺屬之粵乎則楚之水何以爲粵之地  
恩之楚乎宜又何必屬粵中分之乎則形勢共必立一關於嶺嶺之嶺是一國三公也其他建制皆如此失而  
於制播尤不便窮五嶺之騎田也騎田南北半播嶺嶺高踞其峽大路橫斷其巽而黃毛鑿塘大隈等處亦同  
播嶺立兵以斷嶺使其類不得相通則救援少而逃遁難近大路村莊復嚴守之使不得由平地過然後節節  
攻之一山不過二三百家易爲方矣若非斷龍則數百里之內山旣相通種類復一山間往來兵何從知有日  
添日多耳散者散之攻者攻之恩威並用矣吾聞之疆界之處奸所藏易避故也山林之中盜所伏難稽故也  
播嶺東西皆大山又當疆界之處不特制播宜也邊疆宜禦外侮亦無不宜

斷龍

陳起書

播者謂步兵曰余惟五嶺之嶺山徑余所知也嶺嶺爲嶺南宜章其衝也禦嶺南先守宜章宜之路若何步兵

曰郡所以救宜險要在摺嶺余所司也然我之所守卽爲賊之所攻明由摺嶺救宜彼必盡力以禦陰由摺嶺之西黃毛摺嶺之東大隈以出其背焉蓋橫絕南北者嶺嶺自臨武入郴爲高堂山西有小徑黃毛是也東爲摺嶺起五蓋山其東之小徑則大隈焉過此則桂陽矣夫中原險要在水或在路所會蹕之處邊險要在山實在兩山斷而復連之處山龍也斷處峽也山防之法在斷龍征猛尤善猛善行山其伍散而不聚我聚而攻其一則徑小難容衆敵而攻其數道則彼盡力以圍我一道我仰攻則彼乘高以禦我登峰則彼圍其下擊東西奔擊西東奔擊首尾則上下四旁奔而我不能追斷其路則彼無奔路龍之起也萬仞其伏也一線所伏之處其水分流是之網峽山路會蹕之處也大龍之下小龍生焉其脈亦一線龍斷則彼奔馳於此中而不能越山而遣入山先看水大水大峽之所出小水小峽之所出溯水則峽見斷而圍攻之箇節斷箇節攻如破竹然節破則竹日解夫猶可由貴州至常德洞庭可由貴州廣西至衡山寶慶至湘陰洞庭皆數百里不經州縣若五嶺則可由廣西永州郴州大隈至閩浙數千里不經州縣橫絕南北者嶺嶺上泉分南北流故中無大水以界之州縣在平地斷龍如新蛇斬其中則分爲兩險要大路大峽也間道小路小峽也摺嶺大峽也黃毛大隈小峽也不獨此也陰平峽也散關峽也武關峽也凡出奇之路無不出於峽者看水知峽則嚮導出奇可以意會焉曰子嘗從軍於播當其由江華而至常甯何不言其法而斷之何至出沒數百里入排廣千里何至聚萬人於中而不能戰步兵曰池塘墟水峽也海軍門不知而中伏焉斷東西之水而南北皆山故不得出當今之世言者不行行者不言善夫所以守夜也而制之曰爾其嚙以禦賊無吠而驚子夢也賊在垣而噴犬於門不得則罪犬子欲我爲寤夢之犬而孰知我將爲當門之犬乎

覆陳漢苗土司各情疏道光十九年正月

賀長齡

竊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有人奏滇黔兩省外來客民流民盤剝苗人土  
司田產請飭查禁等語川楚粵各省窮苦之民前赴滇黔租種苗人田地與之貿易誘以酒食衣飾俾入不敷  
出乃實利倍與銀兩將田典質繼而加價作抵而苗人所與佃種之地悉歸客民流民至上司豈有互爭案件  
客民爲之包庇詞訟借貸銀兩皆以田土抵債種種情弊如果屬實不得不嚴行查禁著伊里布顏伯勳翼長  
齡即將摺內所指各情節悉心體訪嚴飭各地方官隨時查察認真禁止除客民流民已經贖買田產不計外  
儘有狡黠客民人等浸占苗人土地及擅買土司田產即將田地斷還本人管業違例入官仍照例治罪至田  
主案件如有漢人霸占苗業及夷苗誣誣平民務當公平聽斷治以應得之罪毋得任聽狡詐索客民唆訟  
以杜侵越而靖邊陲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臣等細釋原奏之意蓋以前  
撫臣嵩溥籌辦苗疆保甲轄客民一體編查外來流民漸少又以苗俗本儉因佃種苗地之客民誘以紛華漸  
致入不敷出盤剝宰折苗產半歸客民其尤甚者土司與漢民每有田土互爭之案輒破胥役勒索客民從而  
伺攬欺唆借貸銀兩動以田土抵債虛示限制方可保全苗業預弭爭端臣等伏查前撫臣嵩溥查辦苗疆保  
甲之後所有新增流民額置苗產以及棚戶占墾盤剝宰折等弊均經 奏明飭禁至今遵辦但須實力奉行  
不必更設科條徒繁案牘准查原奏流民漸少之說自今觀之蓋未嘗少其勢本難強行禁止即所謂苗民習  
染紛華生計漸盛亦不盡由客民之誘煽實以因其自然也人情莫不重去其邪計無復之乃相率而轉徙方宜  
導以生路豈可轉行遷絕黔省固多客民與義府尤其淵藪自嘉慶年間平定苗匪之後地廣人稀每有黔省  
下游及四川湖廣客民携眷而來租墾荒山俱係極貧之戶終歲竭蹶僅足餬口其力不能盤剝苗人且山土  
瘠鹵墾種一三年後雨水沖刷情形確確仍復遷徙他往又他省客民往來滇粵兩省每由興義經過中途資



斧墮乏留帶鄂陽城市者亦復不少前撫臣萬博摺內已詳陳之自臣到黔以來興義各屬已無不蠲之由而  
 四川客民及本省邊義思南等處之人仍多搬住終歲絡繹不絕亦嘗出示勸諭嚴禁而不能止竊求其故則  
 以四川邊義人稠地貴而興義地賤也思南地利太薄興義雖瘠猶勝思南也然而地多煙瘴新徙之民不服  
 水土輒多死亡故雖地不加賦來者日多甘無人滿之患此種情形堪憫而原奏乃謂客民獲利甚豐半  
 皆廣田畝而峻墾字毋乃偶見一一遂以概之千百若使自擊流民之苦必不忍為是言也黔不產鹽而正又  
 貴類皆担往於他省官民錯居嚴兩所饒者雜糧材木耳非得客民與之交易則鹽布無所資即雜糧材木亦  
 無由銷售分餘利以供日用是客民未嘗不有益於苗且苗民耕種作而不知貿易客民耐勞而儉用多就發  
 賤之地以為家是亦未嘗不兩有益若謂紛華靡麗皆由客民導之以至窮乏則漢人中昔稱富戶今為貧民  
 者正復不少又將誰咎盈虛消息物理之常即無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常也訪聞黎平之苗產多富貴固  
 資山水之利亦由苗戶經營豈能無客民往來何以不能盤剝然則苗民貧富之無常猶之漢人耳臣等更即  
 原奏所未及細察苗民之情形尙有數條敢陳 聖鑒一則苗民實為漢民害也黔本荒服昔稱獠獠之所  
 居自元置宣慰使置元帥府始有貴州之名官職既建乃有漢人經今五百餘年仍是苗多於漢查黔省上游  
 銀苗為多下遊紳苗苗為多官民固近遠流轉而紳苗則兜兜悍難馴係五代時馬殷日以言說來其種有三一  
 曰補羅一曰卡尤一曰青神青陽定善廣順皆青神安順鎮寧則補龍卡尤也其俗以偷盜劫掠為事不但客  
 民不能察鄉間土著漢民亦畏之他如台拱背江黃平等處之苗亦多沿路行劫雖受客民控制彈壓均非易  
 易一則苗民自為害也漢苗固多爭控即苗與苗或因口角或因爭佃亦復互控不休甚至苗殺苗以控苗且  
 句串流匪以控苗頗為弄從中分肥刁詐殆難言狀一則土百土司之為苗民害也黔省上游多土百下遊

多土司土司多係江西湖廣山陝江南等處之人土百里係從前土著及由滇蜀搬入之人苗民佃種土百土司之田賦上牛羊豬雞以爲年例年租其土百土司之墾而暴殄虐使其苗又於年例年租之外多方科派之苦累殊甚一則苗民之爲土司土百害也緣苗民亦多狡獪或將佃種之田當與漢人土百土司所管地面甚寬無由察知久且轉相盜營輒至迷失又歷來苗民應上條銀皆由土司交地方官轉解歸所斯則以土司浮收紛紛控省求改歸地方官徵收及準理飭辦苗民又相率抗糧地方官傳案不到仍責成土司土司不得不爲之代墊若欲催科歸款則又以事歸地方土司需索不遂藉端重徵其請張爲幻不必盡由漢奸亦有苗民無異於漢人而不相害者 國家發教因託權紅條備漸移舊俗其中殷實之戶亦多勤事書混苗學屢經添設振科出仕正不乏人衣冠之族駢門而重婚姻此等間不啻仍以苗民視之更有苗民絕異於漢人而不能相害者熟苗之外另有生苗多在深山窮谷之中性情嗜好飲食居處皆與人殊漢民既不能入生苗亦不復稀出雖有狡黠客民無所施其伎倆以上各情皆原奏所未及臣等惟恪遵 諭旨遵飭各屬悉心訪查懲罰之習警包攬之風杜佔之漸加以嚴勸告誠使之歸與返樸不務奢華冀以鋤漢奸而蘇苗困而又轉苗民之凶悍劫掠者嚴行究辦其誣控平民之案照例治罪則苗民之爲漢人害者亦去苗民互控句串唆使詐白煽若能迅速疑斷不令胥役害民得售其奸則苗民之自爲害者亦去土司無違例科派之事苗民無借端挾制之心則土司與苗民互相爲害者亦去至於詩禮之家苗民亦同於漢生苗一種原不與漢人爲緣固無庸議及者也又原案內所稱胥役詐索刁徒唆認各情形此一弊實生民之大蠹不獨有害苗民且到黔之後查辦衙查一百一十四名案經具奏在案又查辦教唆認匪徒二十八名凶惡棍徒一百六十二名銷毀鐵桿五百五十九名均經連部有案誠以黔省在在苗疆若非隨時隨事嚴示懲罰何以除暴安良

年來察情形暫小尙爲敘述漢苗亦各相安復以各屬控案細加比對較之從前已減十之四五惟是黔省山多田少民苗耕作已形不足又有過年尋常軍流人犯現已積至一千七百三十餘名新疆改發人犯又積至一千二百四十餘名此等人犯或挈眷偕來或遇一赦願留生齒日繁皆與客民無異雖向例各犯止準居住城內不許私住各鄉而生計維艱亦未便嚴行禁約稽查防範耳目益苦難周耳等仍按照前撫臣馮導奏定章程不敢稍涉鬆懈亦不敢過事拘泥惟有諄飭各屬實心實力設法查辦以仰副 聖主綏靖苗疆預弭爭端之至意

續陳湖南苗疆情形疏

賀熙齡

竊查湖南苗疆自嘉慶初年既定之後苗情極爲安貼良由撫綏得宜控緝有力閭閻近年來該處情形漸就廢弛殊非慎重邊防之道臣謹就所聞緣陳於左一沿邊礮卡宜及時修葺以資捍禦也查湖南苗疆鳳凰乾州永綏古丈坪保靖等五縣縣沿邊一帶於嘉慶二年以後次第建修屯堡礮卡兩項則以守以戰所以捍禦邊疆至爲詳備原簿有歲修經費二千九百餘兩由辰沅永靖道經管支銷遇有坍塌隨時補築乃聞近來報銷不實各縣礮卡等項坍塌者多偶值督撫巡閱之時亦僅於所經過之處略加修補此外聽其頽壞似此年復一年將來必致傾廢無存殊非設險以守之道是宜亟加修葺以固藩籬其經費無需另籌僅令暫或修款項實用實銷務須一律整齊完固庶可長資保障而永衛民生矣一撥給丁田宜附近礮卡以便駐守也查苗與各廳縣共設屯丁七千名內散丁每名給田四畝五分小旗每名給田五畝五分總旗每名給田六畝五分百總每名給田七畝五分皆以附近礮卡之田撥令耕種俾之且耕且守共備干城聞近來屯房書吏因田有肥

辦受屯丁等隨處任意撥田往往有所守在此而所耕之田在數十里外者致礙卡空虛無人駐守而據區因之亦易竊據是宜於撥給丁田之時確實查核務令與額卡切近如書吏受賄舞弊即嚴行懲辦以收屯防實效且各額卡修葺之後有了駐守各自照管亦可經久不敝是又兩全之道也一屯防田土宜隨修治以符定額也查鳳凰乾州永核古文坪等四屬保靖瀘溪麻陽等三縣共屯防田土十三萬一千餘畝除分撥屯丁額耕外餘俱召佃收租以充經費惟各屬縣田土附近山溪居多水衝沙壓之患原難有修理田土工本費三千餘石遇有衝壓即勸報動項修復乃近聞數目難存與修不實凡土田衝壓俱令佃戶自行修理該佃戶等無力興修即聽其荒廢及額租逾限則追呼四出甚至以牛隻作抵致誤來歲春耕或則另換新佃資令頂繳租銀尤不勝惡勸之苦種種難累皆緣侵蝕工本不肯給資修治之故是宜將公項盡歸公用春夏之時山溪水漲田土遇有衝壓一經丁佃奉報立飭屯弁勘明分別給以工本趕緊修葺原款項有濟而額租常盈一備政練勇宜隨額訓練以復精銳也查苗疆各屬縣內風風一氣尤關緊要原設練勇一千名分列槍斃弓箭牌各隊併練習跳高跋坡等技名曰道標於每季大操每月常操之外又將各隊分日赴道署校閱在當時最稱精銳道光元年 奏准於練勇內撥出一百七十八名作為各屯弁之字號跟丁現在惟存練勇八百餘名而此八百餘名中又多以廚役匠作雜項人等充數計能操演者不過五六百名其跳高跋坡等技均皆停止亦併不赴道署校閱遇督撫巡閱之時亦止虛作架式人數不足則請取屯丁冒稱練勇使之隨同支帳站門以掩飾上司之耳目坐便有用之勁旅徒屬虛名是不可不照舊認真訓練仍按期操演分隊校閱併練省跳高跋坡等技以昭嚴實而鎮邊疆一丁弁補缺宜嚴禁需索以示體恤也查苗疆屯丁內之百總總旗及辦屯管倉之總散屯長遇有缺出向由廳縣遴選詳道頂補神念保貧免其跋涉故不選道署驗看近聞無論遠近

皆須親赴道署未驗之先守候需時既驗之後書吏等勒令送繳規費然後給與委牌執照其名爲八百入資需繳制錢三四千至七八千文不等又屯丁受田遇有缺田向例卽以該丁之子弟親族頂補近則書吏舞弊往往使應補者失業而不應補者得以賄求每一缺取數千至十餘千文不等其田之肥美者或取錢一二千不等又苗疆內原設有苗守備苗千總苗把總苗外委等員例由辰沅永靖道於儲苗中擇其誠實者委公拔補若拔補不得其人則肆其強悍凌虐卒苗仇殺之風卽由此起近聞亦有書吏受賄情求拔補之弊是不可不嚴行剔除以恤丁弁以順苗情一差役人等宜禁入苗地以防騷擾也查苗人有詞訟案件向令苗弁俾送不准擅差兵役入寨苗民不准與苗人往來婚姻卽在寨場交易亦令屯汛員弁前往彈壓不准市儈侵欺原所以區別民苗使之兩無嫌隙近聞此禁復弛漢民仍不時與苗人往來不無齟齬之弊遇有干涉苗人案件地方官輒差役傳提該差役等一入苗境肆行無忌往往乘坐轎馬過冷苗人沿途護送及到事主之寨任意需索甚至擅行鞭責督苗弁向來苗人儲事多因於此必應一律嚴行申禁以弭事端一苗人祭鬼宜申嚴禁以正風俗也查苗人向有椎牛祭鬼之習每聚眾持刀將牛打斃視牛首所向以占吉凶不惟每族殘殺耕牛無算而且聚集多人時時滋事竊屢初年鑿禁禁止近聞此風復起宜責成苗弁勿察查禁如有不遵送官究治若苗弁徇隱不報一經查出從重責革一黔楚交界宜遇事商辦以息爭端也查鳳凰永綏一區與黔省接壤苗地處處可通兼之苗人或爲僮時趨短或因集場交易勢不能禁其不相往來其間偶有齟齬因時互相訐控者有之又或因錢債細故彼此煽牽牛隻或擊人勒贖抗不退還官問提亦不到案應隨時會同黔省松桃廳妥爲查辦秉公斷結不許滋生事端一書院義館宜實心迪勵以廣教化也查苗疆各廳縣皆設有書院一所又設有屯館十五所苗館五十所其束修膏火俱取給於官贖田租項下原欲使該廳縣生童及

屯諸子弟一體讀書故知義理乃近調各處書院有以官親監官師席者有坐支東移該年不到館者其屯苗  
義館教讀之人向由辰光水靖道考充督近則或由屯苗保送與之坐分東修而義館亦爲虛設是宜選擇  
端人實心教讀剔除前項情弊以收化民成俗之效以上數條應請 旨敕下湖恩總督湖南撫臣督令辰光  
水靖道實力整頓無任望池以期保衛民生永被邊圉

邊溪撫新授總督加恩額疏光緒七年

湖南巡撫李明燾

竊照江華縣七橋鄉事一案經臣奉 諭旨訪將原定章程詳加酌度妥議具奏務令民猶永弭弊端以靖  
地方幸因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接靖邊圉一視同仁之至意欽深佩勝 維法以稽久而至弊則貴因  
時處變爲查乾隆二十四年撫程章程所載七橋產產原價贖回後再贖買許將人首告將產斷還不退原價  
等語際度情事自係彼時客民不多而所買田山年分又淺故准其照贖回之後復持爲此議禁傳民不敢  
貪近利而貽後災然不能永遠恪遵彼此仍舊習共竊緣鄉客以通有無客時猶以貧蓄積兩相需即兩相  
贖故雖有出賣之愚禁輒復私易名目改爲永當永此縱論地方無從週知即知之而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亦  
有不能概令強從之勢故道光十三年續定條約即多有變通今詎既經定章之時孝經一百餘年忽欲舍新  
章而復舊例向收田產悉逐客民無論酌地准情均覺不順就令刑臨勢迫亦屬難行然不趁此定之初釐  
前患後規舊欠長又慮數十年後舊產悉成客產而鄉人之貧苦益深客信多於鄉信至客民之根蒂益固馴  
至爲猶含忍受欺點猶憤忿生事懸嚴經時決裂更不可收拾且於上年冬札飭署永州府知府周彝候補知  
府麻維緒長沙府同知李必昌將乾隆二十四年與道光十三年兩次應種章程斟酌今昔情形悉心妥議其  
有積久流弊而不便於民者去其太甚存其大妨並令俾集明理客總猶目積誠懇誠告以必應如何酌改

方能日久相安即所改或有未宜併許當時直隸復商更定務使家喻戶曉彼此信服變從方脫水杜爭端與民更始嗣據會擬撫彙新章六條稟請前來 旨詳加察核尚屬平允惟事關永遠遵守不厭再四推求 旨復批飭周幹會同留防楊山之統帶毅新營提督蘇元春再將所議章程按戶傳諭就察民情情形是否情願遵議再行聚商核定並經附片奏明在案茲據周幹等稟稱此次新議撫彙章程六條先與該客籍總口開誠布公反覆推論經懇懇九冲沿途傳喚散戶明白宣示均各翕然誠服情願具結遵辦並以推廣學額一條幸得顯身士林同沐 聖朝文教羣情尤為鼓舞深悔從前誤信客籍播煽自為化外頑氓竟有可之泣下者惟查九冲皆山間或新築成田半皆墾瘠致未丈量升科僅有大半洞編田畝照則納糧與按賦立額之例稍有未符等情前來 旨伏思田賦關係 國家正供以多寡而定學額以獎食毛踐土之氓而自咸豐以來軍興籌餉各直省督撫迭奏請加版學額均荷 諭旨允准立准 恩施並未以田賦為準則因查江華縣九冲楊山田賦不敷請立學額之例而現在籌辦撫輯真以強誦之風化其獷野之性且該縣編文數二百餘年實亦不乏讀書之習同股上進之忱苦於地利有限致令向隅情殊可憫向無仰懇 天恩特降 諭旨賞給江華縣九冲楊山新編版科試學額一名以廣 教化而示鼓舞出自 格外鴻施至此外所議各條 旨悉心詳加酌度循情準理因時制宜並無絲毫偏重可虞永遠遵行既據稱民瘠均已情願遵依自應備如所請詳請繕進呈 御覽 宸定飭下勒碑欽遵即將兩次撫輯章程傳碑一律劃除一以此次新章為定所有遵議江華縣擬編新章並加九冲新編學額各緣由謹會同湖廣總督臣李瀚章湖南學政臣陸方琦恭摺具陳

奏陳苗疆善後事宜片 光緒八年

貴州巡撫 林葆元

黔省下游苗匪應辦苗井義學屯新等項事宜業經前撫臣岑毓英奏明撥委道員備緒立會同署貴東道吳

自稽查辦內有應行營爲變通者亦經奉飭令體察情形妥爲辦理在案茲據該道備稱立吳自營會黨帶通查銅仁府縣原設苗弁十五員據該縣原設苗弁一百一十三員今照章將銅仁府縣苗弁撥出十缺應留五缺苗兵撥出七十名松桃廳苗弁撥出入十缺應留三十三缺苗兵撥出入十名現於古州縣供清江丹江入寨鄉江下江七屬酌量分設苗弁五十六員苗兵一百零四名克資約束當經責令難經裝裝已有成效倘該苗弁等或有苛虐情事應由該地方官詳革另補所遺苗弁二十四缺苗兵四十六缺擬暫行截留由該地方官隨時察看如有應行添設之處再行稟請酌補以昭慎重至義學一項除寨拱丹江都江入寨下江五屬原設六十九館銅仁府縣新設四館均由公款開辦等項另籌經費此外如古州松桃清江三廳新舊共設六十六館就地籌款足敷應用通計府廳縣十處共一百三十九館分別布置以資訓迪又查屯軍十衛原額九千三百三十九員現已招復入千九百四十九戶督同委員驗驗尙屬槍世並無短少其未足額者或因田賦虧蕪尙須招墾或係水冲沙淹等處布種業已勸明冊冊呈請會辦所有各衛堡城共一百二十七處亦經該衛弁等分防屯軍修築完固每年應徵屯糧就近由廳員派人監收以歸簡易並督飭各衛弁於農隙時認真操演由貴東道親臨巡察其勤惰分別勸懲等情案據前來臣查貴州軍興多年苗疆相定應辦善後各事如苗弁養學屯衛三項爲風俗學校防禦攸關均屬當時急務前據臣等該英派令該道等會同查辦現已一律辦竣措置尙稱周妥實於地方有裨臣仍當飭令貴東道督同各府廳縣實力稽查盡心整頓以期風同弊絕究底綏和仰慰 朝廷軫念邊陲之至意

招撫陳目請 于土職各緣由疏

岑毓英

竊查雲南處西南界連西藏緬甸越南南寧諸國近邊亞服歷代均以土司世守其地表藹夷之限制爲中



國之屏藩雖數百年來相沿不改而弱肉強食互相侵奪之勢幾於無時無之邊患多由於此前因探黑山頭  
目張秉權侵佔猛猛土巡檢所屬圍塔地方三千餘寨彼時正值臣帶兵出關經略歸臣張凱當會奏派員馳  
往查辦臣隨即訪知探黑山地方延袤一千數百里外連延甸北境葫蘆山等處內與綏威甯諸思茅各屬屬  
大牙相錯林深溝密壘障尤甚張秉權所踞探黑山上段六山之地縱橫七百餘里其探黑山下段之地現爲  
石朝鳳石朝龍李芝隆等分路互相雄長因擬用夷制彝之法將下段各段目先行招撫以免殺戮漸煽結爲  
舉上年八月二十一日曾將派委府王德誥參將尉遲東曉前往探山招撫下段各寨口情形奏明在案並聲  
明俟招撫就緒可否給予土職再行請 旨辦理茲據該委員等招撫就緒回省請差並將探黑山下段探目  
李芝龍石朝鳳石朝龍之孫石光玉誠心歸順具結認撫各情稟由署雲南布政使史念祖會同該後局司道  
詳請具奏前來臣查探黑山詳處邊陲向踞猛猛皆轄自軍與後該探目等仇殺相尋版羅繩以法律今  
李芝龍等首先向化一經委員招撫遂即相率歸誠與張秉權之始終怙惡者迥殊現查張秉權已於上年八  
月間被雷擊死其次子張登發相繼爲惡仍屢次攻占猛猛土巡檢地方邊境受害者不下數千家若不圖真  
剿辦難免不日漸蔓蔓延勾結輔地強敵爲患現值庚辰掃蕩正籌難於用兵擬先行派兵防剿以守爲戰一  
俟秋高邊境即選派得力鎮將酌帶兵勇分路進剿並諭令李芝隆石朝鳳及石光玉等各率土兵聽營効力  
所有已經就撫之探目李芝隆等請 旨賞給土都司職銜石朝鳳石光玉均請 賞給土守備職銜李登芳  
賞給土千總職銜張文科石廷子 賞給土把總職銜李大昌爲修感 賞給土外委職銜俱照貴州銅仁  
松桃之例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

皇朝經世文緯編卷八十一目錄

兵政一十卷上

羅覆葉相本條陳捕盜事宜疏

論粵西賊情無事始末

弭盜策

致讓騎侯

與大府論會匪書

督道勸修愛爾堡啓

上呂方伯啓

致督修爾堡各員紳書

論全楚邊防

論關練示

上中丞切要事宜

復周鹽道四條議

代劉侍郎與賈東道書

檄鳳翔淮徐徐泗宿海八府屬文代書

林則徐

嚴正基

周 傑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胡林翼

魁 群

魁 群

魁 群

魁 群

郭崑龍

魯一同



上海葛士澄子源輯

兵政二十 勸業上

議覆葉紹本條陳捕盜事宜疏

林則徐

竊准部咨欽奉 上諭鴻臚寺少卿葉紹本奏捕盜事宜一摺著各直省督撫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原奏  
列四條如移會鄰封遍捕嚴懲牌保客留守墾宜責同村審案不累事主此皆申明定例自宜實力奉行况粵  
省盜賊視他省爲尤熾是以例上另立專條以廣東內河劫案夥聚四十人以上或行劫三次或逃脫二三年  
後就獲應斬決者均加梟示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誠以海濱蠻野不得不加倍從嚴也 臣等竊見廣東強盜  
之難別有數端而尋常之弊不與焉一則良盜難分也他省之民良自良而盜自盜慮或不然平時耕種之民  
遇有黃夜糾劫者但以發財去三字隨路招呼鮮不欣然同往故一聞爲盜之人彼此每不相識即人數亦無  
可稽甚至田舍索封衣冠巨族亦皆樂於一試若愚潮地方則竟有以盜起家轉因黨與太多不能破案人不  
敢指官不得擊者更有迎疾皆盜通鄉皆盜一擊即恐滋事不得不略審機宜設法誘獲者此盜風所以未易  
戢也一則互助難防也他省之盜只圖得財廣東之盜匪因仇起此村往劫彼村此縣往劫彼縣爲盜者並非  
貧苦竟以挾獄行強被盜者不即呈官報復追事逼則彼此互控各匿直情惟指局外爲主謀振富  
家爲富主案情變幻歧之又此盜情所以未易詰也一則原贖難起也盜案以贖爲憑賊莫然後確盜故別  
省緝盜之法以查贖爲先廣東則盜離移赴墟場無不立時賣盡及至核轉售賣大都不能姓名是以懸辨盜  
案獲贖者少無獲者多部臣查核案情亦皆謂准此保懸久相沿辦法今若必令逐案起贖又思差保籍贖向

警備衣莊案詐而犯之狡展案之懸宕將因是而愈紛此辦法之未易輕改也一則夥黨難究也訪聞粵東巨盜每先密結親信匪黨發誓拜盟如遇破案到官彼此各自潔刑不相供指即獲正賊嚴訊往往供出同夥非官即仇讎傳到審廳立時名釋其人業已受累而真夥未經供出聞風轉已遠颺地方官即設法訪查驟難得手至各縣紳紳中多有攻匪保良之公約不知起自何時其始所保所攻未嘗不當逾久之而漸成袒庇難免黑白混淆臣等惟當諭令禁止以祛流弊此查緝之未易得實也一則花紅難緝也廣東積習官欲獲盜必預先出花紅從前原爲急公追復竟成常例盜愈著名則花紅愈重若稍吝吝即無從贖覺緣人其有關於官員處分者家屬親屬以居爲奇貨即臣等亦有欲禁而不能驟禁之勢況花紅而外解犯辦罪所費尚多地方官年遇數起盜案賠累多端恐開虧挪之漸此經費之未易措籌也以上各情形臣等惟有隨地隨時力加整頓總必求臻實效不使徒託空言即如保甲爲弭盜之源而奉行非循故事巡警爲詰奸之要而委用務在得人凡水路之巡船陸路之更練沿郡之巡檢保寨均不許有名無實除本年春夏二季獲犯一千三百八十八名已於另摺核奏外仍請飭水陸文武各員勤益加勸懲更求密永嚴謹符做職副井安康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除莠安良之至意

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 咸豐四年五月

嚴正基

粵西幅員遼闊縱橫三四千里嶺巖叢雜林菁幽邃所在最易竄竄通計土著十之三四郡處桂平四郡地南粵流貿易者多粵東聞有民人亦略相等閩省差少梧潯南鎮粵等府州半與東境毗連粵流貿易占籍者多係東人聞人聞亦有之工著則婦女耕作男子游手好閒因而各省流寓奸民遇事益剽取利相率嘵嘵賭引誘爲非劫掠莽伏之風匪伊朝夕東匪賊禍廣屬土著則統名土周土屬易於制假廣屬奸黠異嘗事敗則

竄越東城難於阻攔。楚閩二省游團亦不能及。土匪中雖有三廣馬門難搗擊撲滅。此四省平日大凡自喫  
夷器事以來。粵東水陸撤勇。逃盜或潛入梧潯江面行劫。或逃出南太邊境。擄掠旬結。本省土匪及各游匪  
水陸橫行。勢漸騷張。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楚匪之雷冉浩。李元發。兩次闖入粵境。土匪亞清等相繼滋事。  
小之開角。打單。大之攻城劫獄。寔成燎原之勢。此一變也。迨三十年十月。洪秀全以東人起。金田竄擾。潯柳  
二府陷。永安攻桂。桂林長驅而北。蹂躪半天下。又林十八一股起事。粵東信宜率賊眾圍攻西省。鬱林被西省兵  
練擊退。回東旋經東省殲滅。此一股均崇奉耶穌。遇烟禁行焚燬。淫掠尙其餘事。黨壓及秘觀。非常其衆。聚  
而不散。其用兵詭譎多端。非土匪伎倆可比。皆所謂會匪也。土匪則僅拜盜結會。旗幟各編。堂名每堂少者數  
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數堂便已踰萬。或分或合。專以淫掠勒贖爲事。通省無慮數十起。飢則逐起。飽則  
遠颺。起時起馬。散時散馬。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擊敗而散。兵勇撤而復起者。有此股甫經撲滅。彼股又  
另起事者。搜於無地。無之無時。無之此變之大者也。又三十年九月。後粵西因通省羣盜如毛。廖夢麟始調  
楚南粵東兵協剿。李石翁視師。周敬翁相繼應粵。又續調漢黔兵丁。並募商勇。東西時屆咸豐元年。春仲。遭洪  
逆凶氛。益熾。向帥被控。遂專注洪逆。一股既而賽相視師。添調外省兵勇。雲集仍以至力專辦。洪逆其兩大最  
鉅之賊。則派勞辛翁率壯勇。攻擊柳潯梧鬱之賊。則派本省弁兵協同。有司督帶兵練。剿辦。雖不及洪逆凶狡  
而賊眾實數倍。洪逆加以波山。新田。又自粵東闖入梧潯江面。及各府縣。小股賊匪均資成地方。守令督衝壯  
練。自辦。辛翁用計擒斬賊魁。高瑤。以盈萬方張之衆。漸行解散。分派壯練。跟蹤追剿。潰入東境者。復者。會東  
省道將合攻大局。甫定。越一年二月。洪逆自永安潰出。賽相檄催赴省。接剿。致餘孽猶未盡除。嗣洪逆全廢。竄  
楚。前後來西各省兵勇。亦全數追剿出省。境內未平之賊。并逸盜伏匪。生心依然。肆行擄殺。此又一變也。波山

賊匪自元... 其初止賊船入隻以洪漢尚隔永安大軍環攻未敢乘間引十匪敢勇附從日聚衆  
至三四千人... 隻之多橫行左右江面上下攻陷寶縣團圍壽都至一年七月本省兵壯緝約東省  
兵壯合勢驅逐至梧州城外大江為神師... 賊復將著名之降盜張劉攜斬江面為之一清會紳帥視師  
赴江沿江兵勇全撤張劉餘黨以復仇... 公和生事南太柳慶伏而未盡之賊鬱境內未平之匪  
敢於與省人助亂或於本省糾眾肆劫漸及桂平邊境州縣二年冬季派兵練團出攻擊至三年三月旋滅  
旋起加以楚鄂九江撤回之勇腰開金盡所至陸續入夥通省數千里上下又無處不時有警報會城亦警戒  
限與安之煙通縣舉貢生監拜臺結台為逆於五月攻陷興安分眾襲攻會城幸有畏罪悔禍者暗遞被困未  
死之蔡令俱家反正不斬首逆寢事不然桂林幾不能保此一奇變也粵西被賊州縣均有團練若鬱林州及  
所屬博白并南郡之橫州潯郡之貴縣尤為勦勇著聲次則北流桂平平南賓州河池賀縣等十數州縣亦稱  
敢賊匪大深不敢入境而其風氣之量不足恃者則莫若南甯之宣化一縣地大人繁內有守正急公者即  
有豪賊營利及出境行劫者嘯託團練之名陰行鬼賊之私為本邑正莊團練紳民所不齒有司利其在境無  
事兼以人家且悍不敢輕動因即以團練虛相羈縻辛翁駐軍有郡此輩窺我壯練強盛稍為傲逸聽命及帶  
壯赴援桂林總匪出劫掠又復為之囊橐收納近知經費支絀有不能僱壯公然修怨鄰村與本境團練為  
仇因而向不為非村寨懼無官府之助其惡少遂漸拜臺結會殿室之被劫匪搶掠者亦即聽從出村報復自  
思太以及柳慶均已漸染此風又柳慶上年早蝗總重一一不逞之徒倡亂飢民隨從搶奪比比而然此又一  
奇變也粵西額征錢糧通計四十萬有零本省綠營兵餉需需四十二萬餘兩既屬不敷其闕料難現不及十  
萬餘兩支給文武員弁俸俸及祭祀需役工食等項亦多短絀常年徵收足額尚須外撥接濟近年盜賊充斥

人民雖除餘孽外完納不過十之五大愈形不足前此鄭夢齡撫粵因國帑日趨憊於養兵事初興爲因循敷衍之計李石翁亦不敢多有調撥周敏翁入向提帥之言多調外省兵丁大帥餉項思爲一舉蕩平之計襄相來西視師復添調外省兵丁廣東粵東壯勇專注洪逆一股諒諒備兵餉急圖賊除此起鄭撤回京所用烏向一帥向屬可倚立功但惑於左右之言駕馭乖宜使烏向遇事不能盡其用以致洪逆潰圍而出難以收拾維時洪逆雖已離粵羣盜尙多嘯聚已擾未到之餉皆爲楚省截留備支丁楚大營洪逆屯聚道州數月聞道距桂林不三日程會城仍未解嚴省內外防剿兵壯鄉隊均不敢撤需資浩繁司道庫貯爲之一空嗣後以楚吳賊威用餉又不取昌言請撥聞有撥餉到省隨到隨撥劇至今日聞本省兵餉并不能按季敵放而通省賊繁備多挹注無術顧此失彼洋成不可設藥之勢此又一大變也粵西地瘠缺緊州縣不能贖給者十常三四而省會大吏尙有顧料盈餘津貼不至督責州縣供應是以鹽竄不紡之習在於上游尙少因是州縣亦敢明目張膽婪索較之楚省稍優而吏治之不紡則由於十數年前院司以文清徵逐爲豪舉於地方懲辦盜案之員自爲俗吏或加之預斥有司謹匿不報遂至盜勢益張涓涓不塞終成江河厥有由來近年左右江面不靖關稅短缺大吏亦不能自給州縣疲憊日甚軍興時藉公濟尙可支持今饋領無款支發盜多民困徵糧則民多抗欠失事則官卽遠贛州縣不顧到任視事每下撤嚴催始行登程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可爲太息安得耐苦耐勞視民如子若干清端公治縣城者參布州縣賣刀買櫃賣劍買牛庶民有身此又一變也西省辦理團練各府廳州縣城內均設總局其四鄉亦有分局省會則又另設總局均遴選紳士以司其事省局則又受通省總局之成而加重籌大約得去正原者專司局務於請求結團獎賞之事必周於趨舉出力請獎之人必允議事而舉樂從實一人而舉者省內外局紳中殊不乏人而亦有私其親屬戚友



不必盡以勞績得官既爲人所督誣且有持吏長短以愛憎爲是非尤爲公論不與者此又一變也

弭盜策

周璉

盜有愚民有奸民有習於兇穢之民有迫於飢寒之民養強盜者未事而先爲之防已事而驟爲之處分類而用法懲一以戒百其條有人可約舉之一防防汎州縣能緝已形之盜不能緝方形之盜捕殺能捕已發之盜不能捕未發之盜營兵防汎計里分置備器械勦巡遍修墩臺明斥堠盜發於疎略密則息盜來於弛防保則銷止劫之法莫先於此一開糾告以兵攻盜勢順而易漢張敞拜膠東相令寢盜相捕斬者除罪而盜遂息其明驗也一弭窩藏盜之來去無常窩之盤踞有定盜之蹤跡多移窩之屯聚易明治盜必先清窩無窩豈復有盜明募忠義備兵嘉湖搜刷窩主浙西數十年所以無患也一分疎散盜跡則不可勝窮解散又恐其復聚郭偃守漁陽發其奸師張詠治蜀郡散其脅從恩威並用剽竄旋施而後盜可弭一聯守望兵出則盜逃兵去則盜出兵能攻百燭之盜兵不能止行蹤無定之盜徵緝以禦之勞師而無功召募以禦之糜餉而無濟官軍不如鄉團練勇不如練志一方之中合一方爲一團一團之中合衆團爲一團愚雖相顧生死相恤內盜不能容外盜不能入魏李崇爲兖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則擊以次相傳頃刻百里無不赴應盜無匿者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一實稽查欲治外盜先擒內奸懸下家牌於門首名曰稽查齊具文也屬其責於吏役挨戶稽查又擾民也實查不如民查專查不如互查合查不如分查得王又成保甲糾察之法行之則內奸可屏一庶婦穠醜飽饒之民爲盜民不應也強餽饒之民使不爲盜民不從也王式討襄甫而先開屯倉倉所以敢有形之盜朱子令各鄉置社倉所以弭無形之盜數年有備盜風自息一擇守令邱瓊山先生曰遠方之民所以易勸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蓋

得守令則能安民能安民則民自不爲盜此尤正本清源之論也凡此數者行之以實意而不粉飾於虛文善之以治人而不專求夫治法無驅民爲盜之政有化盜爲民之忱菴芥之舉不足平也我朝治馭前古兵康物阜之休不啻爲三代而上之哉

致魏將侯庚成

胡秋翼

三月十六日將曙時清江兩倅鈔客鎮遠朱甲翁及閣下所言天柱黎平開泰清江匪徒情形通稟稿稱內所言匪徒結拜弟兄聚匪百十餘人踰劫村寨持有火槍又稱在黎平開泰之皮所在瓊羅尾溪又稱須再查何屬之地卽此可見閣下於此情形尙未深悉如粟稯業經發則禍患方始若猶未也尙可從密謹逐條開陳以備甲翁及閣下之採擇焉一查匪入黎境弟於二十日到黎平其時賊擾於外兵諱於內言利則勇赴敵則怯欲安內乎欲攘外乎禍患之萌不覺禦侮之難也幸賊於二十三日竄出而兵亦漸定卽此可見不教之兵將有不戢自焚之勢邊聞殺敵致果耶此時賊去漸遠而兵不能撤聚否帑而誤農功卽楚匪一事而言民已焦爛不堪矣若再言用兵則兵連禍結將無了時其弊一也一凡辦事不外孟子天時地利人和三端言天時則農功方始蒲杏初開用兵則饑饉民食既虧本實先擾已亂者未知何日爲平而未亂者方且竊起生變此則天時之不可也言地利則閣下及鎮遠宋甲三黎平湊海珊均到任未久恐要隘形勢尙未周知此掣彼竄朝東夕西賊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兵少則必拒兵多則必逃勢師糜餉終無了時昔馬新思聚米爲山虜在目中故能得瞻望蜀其征五溪蠻則地利不得其要故功效遲而讒譖因之而起伏波尙如此況我輩乎弟於苗夷山丙之事上年閏四月著事至八月交到畫圖將及百幅放邊察訪將盈百人故於要隘之處險僻之區土人所不悉者弟已盡知之正月初六日約期而會分布周匝實已得其要領然猶不免竄逸

也猶不免曠日持久也此地之東西南北弟且不悉即朱漢兩郡守亦恐未悉矣奈何輕言大舉此地利之不可也籌商合辦即使人人有必獲之勝算尙恐臨事有謬況未必能如我意其調兵以助聲威則將官以下必須選擇而後行意中可用之官并有獲人耶此人和之難其弊一也一執事所言之匪徒即黎平之郭繼明姜大五等數人糾約羣盜正月間曾投寇匪疑而不收每人給錢二百又旋聞散去此時黎平大兵雲集該匪亦驚疑奔竄所以禮至清江天柱邊界固非清江之匪也鄙意此等匪徒本是盜賊非真能叛逆也緩之固難圖急之則生變其理易明此時楚匪若剿滅無遺則該匪亦因風落膽若以不教之兵不習之練不熟悉地形之官吏猝而乘之萬一賊匪得志則膽氣必張請慮方始諱見軍務之後若輩必故蹈原巢留備賞需銀兩密囑地方官設法擒拾即每名賞及千金猶較大舉爲得計爲省費況不需千金耶且驍賊巨魁則餘匪不足平也若罕辦而不得手竄踰窺粵是將投人以話柄其弊三也一辦事必先自度必勝而後舉聞諸示更須量同辦事者之均可必勝而後會合大舉此次若徑舉大憲在中丞在本省鎮靜安詳必有先機指示之處設非中丞之鎮靜安詳或據情入告或親自督辦彼時問原稟者要賊何以聽之勢必強殺數人冒功虛報以爲了案地步其貽害於民生國計何窮其弊四也一辦事不用外兵用民服役之三邊兵不可恃無智愚皆知之新任之官恩信未孚兵不可恃黎平府無幹差天柱尤甚且與其與盜通情則差亦不可恃姑再遲回物色練日久之必可得手又於暇時選擇武弁聯絡鄉民挑選差役則三者又均可化無用爲有用若急切用之徒然僨事其弊五也一此次藩庫已形支絀而營弁仍多缺窳若補此軍需以辦盜案其費不少不如留此經費以充地方官臨時贖募費半而功倍矣竊捕盜則支應可省而軍需則應接不暇且應募當其弊六也一凡辦事首在得人尤須持重權之李廣射虎度不中不贊通能除盜乃能用兵此舉盜匪其老名盜無多皆地方官有心

力必可設法擒之但恐不誠心耳誠則金石可叩鬼神可通不比草莽山丙之百險不暇兵卒不敢入其窠穴也若輕舉妄動洩使傷官傷兵則賊勢必然頓起此地處處與楚粵交界一時不能了辦楚粵受其損害則必讓慮多楚粵中又入奏責備歸於黔省是又楚匪之續耳其弊七也一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爲之而有餘的如湖南會匪始事其巨魁不過三五人若得一二循良之吏了此賊人何至貽害若此又如永昌之事其始不過筆盜耳因地方文武不得其要圖不別其良莠新則輕躁而以賊爲戲繼則退縮而懼寇如虎其無事之時見罪因則涕泣不食一昧寬縱若至仁者其有事之時則以兵教民以當賊若至勇者宜其愈過愈多永昌爲十年之害新甯爲三省之害我當當以此爲戒若不設法用計老成持重一舉不勝害及十年嗣連三省其弊入也總之此賊因未卜楚匪成敗如何故觀望遷延相聚爲盜耳若楚賊此滅此盜必散散則設法擒之每巨盜一名以一千金購之亦屬有益緣巨盜有限而餘匪又不值一購也若大舉則未見其益過粟尤萬萬不可行愚見如此以執事胸有千秋愛國愛民望度力而審行必獲感而持重節使剿來騰檢未獲而處處留心則人心既孚地形亦熟候機隙之際尙可審定會辦也

吳大府論會匪書咸豐元年辛亥

胡林翼

黎平會匪最多古州永從丙妹尤甚有言會匪總頭收盜匪爲爪牙者有言會匪從湖南寶慶衡州來者有言古州多粵人會從廣東來者且言寶繁有徒兵差一氣者其盜匪有老冒老三哥大五六六大九爲之渠魁其編號從大一至大十小十至小一以湖南紙幣之字爲號香拜會之號此則確有可據者也愚以爲楚粵兩地皆是然有會匪而不爲盜者無大盜而不拜把者有會而不盡爲匪者無匪而不拜會者刻下湖南四川奉密旨訪察然而不可輕動者何也武備之弛兵氣之弱國帑之支絀人心之浮僞性懦實非且夕所能挽回

設使辦理不善禍端一發不可收拾轉不如暗為轉移之爲得計暗為轉移之計莫先於盜盜愈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白來西域臺灣連州起事均因官吏貪污會匪得以藉口川省之惡賊如燒而警劉青天近年新甯因貪吏李四平鞫勒價一千元一石次年差役說詐雷再浩之妻黨以致李元發又復倡亂桂平章正因謬懸登任那區嶺疊次說詐因而倡亂僞稱爲王前此閩蔡登任那而不可得者也提而走險誰爲厲階是會匪極多之地如得廉吏主持必不致釀成事端即無會匪之地而以貪吏混跡則平民亦可釀亂明季張李之亂豈盡拜會者乎其次莫如除盜盜匪多強悍敢死之人會匪必借其力會匪多深險不測之人盜匪必資其計然使竊其爪牙則會匪亦弱愚以爲不必計其爲匪爲會惟有盜案者必殺無赦則盜平而會亦消即明知爲盜匪中之會匪亦止究其爲盜爲匪而不必問其爲會則可安反側之心而消無窮之禍若處莽訪擊務良需就擒而驅寇免脫兵差竊擾而閩閩騷然勢必贊鼓其餘黨以倡亂萌國計民生兩有所損惟實在辦事者不可居辦事之名不可惜辦事之費尤不可無了事之心則大局均有裨益

肅通防修築礮臺啓

胡林翼

粵西兵勇六七萬人皆選募於各省其隨行餘丁夫役各色人工計又不下二三萬人費帑已逾千二百萬兩兵力餉項不爲不厚然而圍守永安之行終日挑戰闖六七月之久而賊終不出所損斬獲豈盡皆耶永安竄逸之後無戰不欺將星動搖倭族名號勢更猖獗兵將之勇敢者多已傷亡餘人雖將怯不任戰告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寇餓殍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之人安濟之略相顧不較一領專待 廟算而後行又不實力遵奉以慰 宵旰是粵事危不可問城守半月條理當寄明李馨公起田極言桂林形勢可守或竟無庸而大勢終不能濟然則粵事之失其非不足於兵緩弱矣誠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興三年無一人深

入賊營探其虛實賊變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賊入穀我太宗文皇帝天縱神武無事不設伏無戰不用間其於阿山葉赫薩木哈頭攻城奮刀不令再攻今粵西乃棄民以養賊以此求功豈所未喻其夫一也久洽之說兵民晏安成習心志不苦慮難未嘗則習慧鈍而勢力怯一盜夜呼千人皆廢彼小事且然况大寇耶粵軍兵弱似鴛鴦則無疾病亦不委靡選將不精東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難多奚爲其失二也感南堪選兵不用城市而用鄉農用意最精愚見以爲召遠方之惰民以充卒不如卽本境之農民以自守今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遊蘇游手惰民盡入籍中坐糜歲月漫無統制一旦徭徭賦爲亂階近聞索賞而後言戰交綏卽退祖有輸情通賊者其失三也田疇許遠尙保鄉里廳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重用惟官不先用則傑者思亂惰者風靡耳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之久陽朝荔蒲如能沒溝築堡何能直犯桂林古東之敗如得土人指引協助何致全軍敗歟惟官不用民而民乃爲賊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其失四也黔中與桂林最近者惟黎平爲甚近日各屬傳聞不一稟饋頻來粵府日夜籌思設調調兵三千勢已極弱然黔省核實每月卽需銀萬二千兩每年須銀十五萬兩以黔餉粵兵力尙不及十分之一粵不能戰何望於黔招練邊多恐亦非策粵防奏疏不知何時理費之計就目下而論粵爲充盈黔爲支絀彼費至一千二三百萬兩而終成虛僞黔中豈能辦此是爲黔計者又不必從調兵設想可知矣愚以爲天下之勢必隨其所短然後能用其所長兵民之怯戰久矣官戰不如官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抽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公輸之善攻不敵壘壘之善守擊之於棋具者誤於進取勝者以慎守爲算其切喻矣熊公襄愷經略邊藩惟扼形勢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身之去就係盜存亡然窮其方略不過築堡插柵以防衝突虛公忠烈督兵火名聞關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

至飢疲川楚教匪肆虐二年德侯奏請監壁清野合州開牧所陣調兵之害邊兵之害鄉勇之害及四維十利各領其時以糜費撥民之說阻隔不行而糜餉撥兵尤甚至額侯經略川楚於六年丙寅奏奉行立見功效乾隆之季楚苗不靖福和兩帥以重兵剿辦不勝而傅公重庵創立彌堡以制之鎮羣總兵富公志那憤司事者之糜費金錢妄爲招撫遂以黎苗之資數十餘萬畀之傅公以成設調之功楚人至今頌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又王莽傳載田況所陳平盜之策言盜賊清賊將歸不能破賊擾害州郡妄殺良民各情無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積穀殺食并力固守賊攻不能下所過無食則之易滅謂之易降又深似嘉慶六年以後歷歷野情形蓋其所謂徒老弱於大城者卽後世之堡也李牧備邊收民入堡募不亡失是卽築堡沒沒之始事合觀古今之勢大抵開創之始此策可不必行蓋亂極思治之日人心物力爲之一變其堅定純樸能耐勞苦壯體智少嗜慾則不備在朝之將帥官吏爲然卽在野亦然李牧爲周季之人熊飛百盧建斗爲明季之人惟魯侯額侯傅公之策獨收之議處乾隆極盛之後日觀人心日安於便利未嘗艱難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據魏令王署令韓委員超劉委員毅詢粟南路最要之八堡靠頭四堡大勢已成民苗亦知自衛身家同聲踴躍成當不日而卑府查閱地圖凡與粵界之處約二百餘里以河流三大支爲界由遠及近山外及內均當一律次第辦理日役土木竹石鐵工千數百人其章程款目則取法於前而稍變週其益中防守之具大槩與城守相類其堡外靜僻之處或劃削以杜人跡或旌旆以示警戒或巡徼以絕窺探守禦果定則扼要爭奇當可於守中言戰也

上呂方伯啓

胡林翼

再者細揣盜賊之情狀兵練少而弱浮靡不蓄者賊見之必抗非取兵官之過此挑練不精之過也似尙有法

可施請勿慮惟捕盜以剿逆瓦有難易逆則畏其抗而盜則忠其竄并患其匿耳官無久駐之勢盜有暫伏之技此剿辦之所以不能得手也前官保甲團練者所以防竄匪卽所以輔剿辦之不及保團可禦時奪奔潰之賊已散已散之賊而不能營大股方張之賊專請離判又所以救保團之所不及一者缺一不可細思賊勢如此林翼何能坐待保團之成而始議動手卽使地方官保團不力又何能推過於地方官且聚平保團盡心一年有餘無日不討賊人而謂之成效尚不過四分五分六分能自謂已精已善乎然總勝於不辦者總勝於徒恃文告者非府受命委辦荷國士之知恨不卽時捕蓋匪符所以再四乞辦保團者實以保團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兼又且非其官長則令不行而禁不止滾請再四豈欲以口說侈陳於上竄散實見賊狀必歸於竄匪耳昔趙壯侯金城平羌主臣辯論往返不已專府才識至庸何能妄爲援引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二可備採擇之處尙祈明察詎乞節取迭次稟詞東陳兩院則於地方實有神益

致督修砌堡各員紳書

胡林翼

潛山近舒近霍之山險邊隘已專懇樹人兄向朱君蘆溇柳君錫章督率潛山各局員趕緊興修凡霍山之山險邊隘應專選會亭幹臣桐封督率各堡各局趕緊興修乃英山邊隘已請秩九同選鋒營哨趕緊興修其法以邊牆爲要以砌樓爲主不築敵臺砌樓卽空心小敵臺也其砌樓圖式卽照從前抄寄之件妥速遵辦其上一層則以灰包火礮包石塊砌成梯爲用中一層下一層則以棗榆爲梯爲用並會亭營中新造三叉架短式槍亦儘合用如可多造卽由會亭開鑄造一百桿以便發給各砌由會亭酌稟請發價可也守法平日十人隨營三十人積五日水米於砌中由局紳管理此萬全之策也其程限均以接信十日爲限稟報地勢及興修起手日期看定一處卽趕辦一處餘均陸續稟報其作砌作邊牆之物料如石塊石灰樹木工役等項均由土民



自捐其成功速而堅實者由樹人兄會亭弟秩九兄三君子稟獎先賢以銀繼則奏獎也守備之修所以濟兵力之窮而士民之身家又足自衛務乞諸君子妥速辦理唯諄諭士民使曉然於有備無患之義倡率捐辦實爲至要

論全楚邊防

寶慶府知府 題

竊逆匪攻撲全州竄窺永州疊經稟探馳報惟恐該匪乘東擊西飄忽不測移催都司豪務新平營守備方開榜選赴新甯協防并移屬張署副將嚴堵由全州入新甯要隘一都城一切由專府督率練勇巡防并抽調白毛坪練勇派趙縣丞督帶馳駐武岡四路策應一面由專府飛諭預募待調之武岡渡頭河口老潭三團壯丁六十名協同邊防均經次第稟報在案茲據初十日丁白全州回探帶賊前鋒已抵黃沙河後隊尚在九州攻城又分一股在東安柳鋪藥膳百竄燒燬焚其猖獗又有一股分撲漣陽等處查該賊雖有萬餘其精壯者不過三四千人即分數股則每股二三千精壯者不過數百果能各守各隘屹立不動賊到處不利其勢自難爲今之計似宜先將全楚邊防逐一萬全大局查賊匪由粵入楚之路最要者東安零陵永明江華新甯城步六縣零陵永明江華則以祁陽爲咽喉東安則以祁陽仰陽爲咽喉新甯城步則以武岡爲咽喉賊在九州則零陵東安新甯三縣相隔僅數十里爲尤要似宜撥檄各將弁堵截要隘不許退縮一面整頓精兵千人於祁陽以壯聲援商資策應邵陽南路緊連東安益都司今日到邵專府現已檄令該都司酌帶弁兵計額五營鋪花橋接壤地方爲東安聲援武岡現由專府飭派趙縣丞帶勇駐紮策應由東安城步新甯犯寶慶者督練勇賴應會營堵截由零陵等處者祁陽駐兵策應堵截楚邊層層向外堵截勇兵步步跟蹤追剿關隘不致竄賊勢立可蕩滅但須示諭兵勇專擊賊匪堵於其老弱婦女姑縱勿殺連夜始自受命制一面多

每費便口糧應期給發兵勇得以飽騰并不惜重賞以鼓舞其敢死之氣

論團練示

寶慶府知府 題

照得團練章程久經本府刊示曉諭粵西逆後曉諭皆民間先未聞練之故賊藪之除衛士民皆已聞知計案  
與海疆不日即當剿滅而團練導導沿途一帶均經本府嚴密布置所有營急本府即當帶練勇會帶營  
縣迎頭截剿斷不使為民交困徒留匪惟本府保護地方尚且不遑餘力而士民各有身家豈可不居安思危  
力行團練為有備無患之計特將前示章程按切今日情事酌定簡明條規切申設各士民務各乘茲開股  
急早團練已行者務當加精密未行者速實力奉行慎勿視為老生常談自貽伊戚所有章程列後

一團規因地制宜 或都或村或甲或團或族小團數里大團數十里各視其地所宜總以聲勢聯絡為主每  
團設立團長各一人不拘紳耆士庶公舉明白事體素敦信義者為之視村甲戶口多寡每家出一人或  
一三家輪出一人以為團丁悉聽團長管束其姓名登冊交團長收掌聽本府隨時調查不願身為團  
丁者准其雇募強壯妥實之人自代不准以孱弱及外來遊民充數推避阻撓者派公同稟官究治

一預先扼要守險 依山傍水狹隘崎嶇者為險通衢徑路往來必經者為要扼要之處皆可以人力設險或  
築礮堡或築墩臺或深挖坑塹上設活橋以渡行人一旦有警去橋而守鋪市則多設木欄事無定法總在  
平時留意體察則臨事自不致困章

一壯丁練習技勇 藝高則膽大有眾而無勇與無眾同凡各團丁務練習技藝無論拳棒各項器械以及跑  
坡越湖飛石各就所長均可預習備習有成效許團長稟請本府親臨校閱定將督率督教之人及技勇超  
羣者從優獎賞其器械亦須預先備用安置停當方可倉猝應用號令亦須預先議定家置編編或木梆有

警則鳴以促團丁趨製標團有警則擊率勇接值多疊旗幟以壯聲勢惟鳥槍一項須報官驗將編號給發不准私製

一經費量力公捐 此項團丁各保鄉村具有天良豈有饋餽與隣里窮富利惟置備器械以及操演獎勵貧者出力富者自應出財第沿習之法或一日一次或三日一次如何章程如何獎勵是在團士民公同斟酌妥善量力自捐各保身家木府亦不為科定其有公同妥議一人作梗者許據實稟明以憑察究

一齊心齊誥游匪禁絕浮言 將民易謂匪蹤浮言易風人意現當籌款不靖亟應認真查痛加禁絕凡有流民乞丐散魚打蓮花落寶藥賣藝以及一切游手好閒之人均不准團內容留當資送者的屢資送卸覺形跡可疑即當留心盤詰倘敢恃強不服即稟官擊究惟不得藉端擾害行旅至於粵西逆蹤離郡甚遠木府先事預防久已周備且沿途逐節督密派偵探自有的信各士民但須遵行團練以期安益求安治益求治還有妄談粵西匪逆舞人聽聞者即係造謠惑眾爾士民慎勿妄生驚恐即將造謠之人擊解木府定重賞爾等並治造謠者以通匪之罪倘扶同傳說即係夥同惑惑人心定一併重治不貸 以上五條皆目前學務為爾百姓保護身家捍禦鄉里至計全在爾士民各就本鄉木鄉情形實心實力辦理果能同心合力則存勳員來皆屬猛將強兵木棚竹籬盡是銅牆鐵壁不惟可無外患抑且永絕內訌爾士民中不乏有鐵有志之士自必能深體木府之意信舉奉行木用即日成委員抽查取錄自應認真勸督倡行定于優獎倘惰臨玩違亦有顯節令出惟行其各履之

上中亦切要事宜

廣東府知府 魁 聯

一新實食鹽章程擬請等變通也皆照例食准鹽然洋淺灘高水墩每難運到即化各島遇缺鹽之時往往赴

下游買食新甯過近粵西瀟湘以峻澗河尤險官鹽萬難到地小民不能不買食粵私痞棍徒藉私爲名私設關卡據爲利藪無賴之徒趨之若鶩此弊不除輒恐魚積愈衆日久難免不繼生事禍陰妨地方員弁隨時禁戢查拏外謹據實稟函將來可否於善後案內 奏改粵鹽之處伏候憲裁

一 武岡阻米惡習亟應掃加剔除也資山多田少戶鮮蓋藏一遇旱癘傷災富戶措價居奇小民聚衆逼糶凡有米穀出境設卡阻攔始紛紛日每境自全糶即乘間拾奪各處皆然而武岡爲尤甚緣武岡田土較沃穀米稍多痞徒藉他處上游發米有出無入爲詞糾煽鄉愚私行卡阻始而阻於款區繼而阻於豐年始而專在勒索米船繼即肆擾一切行旅黨日聚而日多勢日積而日甚既成則劫奪之案層見疊出豐年則貨塞於地賈朽粟紅商賈因而蕭條農民日形窮蹙到任又經節次示諭督同該州縣拏辦現在甯陽各處均已嚴戢而武岡黃橋鋪排上渡一帶尙敢恃衆負隅除遴選幹員飭帶練勇會營前往督同查拏外第遇糶之痞匪固罪不容誅而義穀之勸捐尤刻不容緩雖有力之家好義者固不乏人而鄙吝者亦時有現擬出示曉諭地方紳耆士民果有勸捐出力及捐穀較多之戶將來踰於善後案內由地方官核實詳請從優題獎俾各士民咸知既免登歉無備之虞復有章服榮身之樂庶鼓舞激勸之中可收踴躍樂輸之效是 否有當伏乞憲裁

一 緝捕擬添募練勇議請酌籌經費也竊慮痞匪盜賊多而且悍且狡壞之處時有匪徒結會群聚並有紅黑等會名目緝捕最關緊要惟邇來兵役大半檢疲難期得力到署後蒙督憲甄旋過郡賞發銀一千兩以爲整頓地方費用卽當召募補充鄉年力強壯者取具連環保結送委試用從九高凌漢管帶備置槍械逐日訓練兩次挑選共八十名每名每日給口糧銀五分出鄉捕匪者酌加行糧每十日考驗一次擇其技藝

嫻熟者酌予獎勵捕獲痞匪盜賊量功分別給賞兩月有餘較兵役尙爲得手惟地方剽悍強盜已成積習即武化城各處高巖深响多爲匪徒出沒淵藪而武岡城步一帶痞匪尤敢明目張膽新化本年六月間曾有新甯逃匪竄入經張令會營擊解可見此等在逃匪匪事定後難保不潛回滋擾若不乘此將各匪痛加搜拏懲創誠恐患等養癰養後終屬有名無實卑府悉心籌商現募練勇八十名雖附近鄉匪屢有成效然令其遠出乘機匪穴竊其力尙單未可深恃若輕易添撥兵役不特易於走漏風聲并恐民間難免騷擾至於村莊團練僅能各保里閭而匪窩附近之區公正紳士尤少辦理稍有失宜流弊不一而足莫如再添練勇八十名給以兵械選習勤畝之員分帶訓練督捕以本地壯健之良民爲本地除悍惡之痞匪兼以未染習氣易以約束即如苗防練勇迄今尙較勝標兵是其明證惟寶都雖屬苗疆若遽仿苗防常用添設練勇當此經費支絀之際誠恐鑿難推行然整頓地方非此不可現擬添募八十人并現在練熟之人合計一百六十名分員督帶巡緝遇有匪徒蹤跡立即馳督地方員弁緝拏務獲一面跟蹤將各匪出沒淵藪痛行洗除俟一二年之內各匪絕跡四境肅清即可裁撤惟此項經費可否於善後案內俯賜酌籌給發之處伏乞憲裁

復屬鹽道四條議

寶慶府知府 魁 聯

竊寶屬不運驛站以致卑府會同夏守中秋前在新甯所發各稟鋪遞經旬未到省垣流言頗或重勞各憲慮念入月二十八日接奉憲諭本擬即將稟覆因思會稟各件並由新甯回郡稟覆均可次第達覽夏守日內亦可到省面陳一切憲屬自可稍紓是以稟覆稍稽惟商諭所相機督率妥辦如有難以徑稟各憲者許即稟陳以便憲臺核爲面稟等因仰見垂念地方優加體察使上下無隔閡之情庶整頓收寶獲之效五中銘感

曷可勝言。粵府自前歲材認膺委任，誓不敢苟且粉飾貽誤。地方隨事激切，上陳罔諱，隨願息然於各屬。曩中實有不能遠慮者，今蒙垂問，敢不一陳之。

一會匪之猝難盡除也。南省會匪遍地皆有，而寶屬類年用兵匪徒之多，尤難憶計。不特大兵剿隊固有死屍，即各員弁疊次授拳獲解之外，步履投繯自盡者亦復不一。而足跡詭言靜息，聞閩又安。若謂會匪遂已淨盡，地方永無遺孽，則掩耳盜鈴之語，斷不敢自欺不遏。從逆各匪，窮除殆盡，而各匪逃竄，竄方者目前未敢遽返，然積至半年不拿，則此輩難保不復團聚。譬如雷李，自逆初非久蓄異謀，亦非生有異質，誠以局台緣起，遂致承夷，狼奔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卑府愚見，似當將會匪萬難淨盡之實在情形，密陳於上憲，將各匪作為常川緝拿，隔一兩月即發一雷厲風行之札，使地方文武員弁刻刻以查拿會匪為念。各會匪不遑休息，不敢與士民為仇，稍一出頭，密函地方即時捆送到官處，以重刑無委員之驛驛無詳解之繁累。期於員弁士民人皆樂於捕匪而不畏匪，則匪自畏法而不敢藐法，然後輸以保甲團練，積數請督政期年之內，會匪之技自窮，雖不能盡除而地方自可收長治久安之效。

一痞匪之亟應懲創也。痞匪雖有不入會之人，而會匪中若無痞匪為之主腦，斷不敢擾害閭閻。寶屬痞匪無惡不作，而其最為民害者有五大端：一藉緝私為名，設卡攔奪鹽勸，一藉保境為詞，勒碑阻遏米穀，一強牽耕牛去勒令良民代賠，一窩藏盜賊，主使竊鄰村財物，一糾約會彘私立大五三六九老入老十五等名目。此等惡習各處聞或有之，而武岡新甯為尤甚。若不痛除積習，將來必成鉅案。治任以來，節次劄牒壯勇督率查拿現計先後拿獲五十餘人，除其中情節較輕者隨時枷責保釋外，其情節較重者現經飭委邵陽縣劉令研審詳計委審之員詳解一切受累已屬不貲，而地方情形雖較前兩年大為戢戢肅清二字尚未

敢言總緣監止樽曾如柱等節次繼事當時辦理不免以姑息爲心而事後因循又多以敷衍從事十餘年來誅之不可勝誅惟幸此間士習民情時時窺伺上憲之趨覆每見大吏告示輒扶老攜幼傳誦此正是風俗可轉移處疊次示諭寤過尙相戒勸色若各憲再疊加嚴示則各匪自必革心所以屢次稟求告示並運辦緝捕與內力求應意將重捕格殺勿論一層嚴切示諭原欲使此輩舍徒知今日大小官吏齊以治瘡治匪爲心不稍姑息不畏抗拒庶幾聞風股慄或悔過遷善或遁跡遐方其有怙惡不悛者府縣再痛懲三三十人則十數年錮習可以漸破錮習一破會匪雖有不能爲患也

一牧令之最難得人也各牧令或以才見長或以守見潔雖尙無疲軟貪酷之員均堪器使然武備地方非如趙廣漢虞翔之治積習漸難破除至於新甯兵燹之後整頓撫綏尤關緊要亟令人極明白辦事亦極實心然以瘠苦之缺當凋殘之餘書差均不敷役使緝匪解犯均須雇募鄉丁卽此一端其竭蹶已可窺見該令前請添設民壯能否遞准未蒙核示然無米之炊巧婦難爲力新甯歲入合廉俸一切計之不逾千二三百金爲知縣者能冰凍自甘不受苞苴已屬難爲好官甘受賠累若資以興利除弊從何措手是以前在新甯當面諭威令放贖整頓地方先由布憲撥緩解之項借動銀五百兩發交該令以應辦公急需一面由該令轉各要工急須興修緣由據實通稟院司各憲請先發銀數千兩將來於該縣應領軍需銀兩扣除除專府愚見似宜於新甯瘠苦情形稟陳上憲將署事補缺人員如何設法調劑著爲定章庶將來新甯任者知一二年賠累有可補苴得以安心整理地方此舉似全爲調劑缺分起見其實乃整頓地方要著地方之安危視乎官之賢否使無賠累之慮而仍不甘心爲好官則其重典亦復何辭若不將新甯之缺設法調劑貪酷者固足以供事即廉潔者亦難以整頓得力府城離新甯二百餘里卽有才十倍於專府者時時事

提督提心亦料免贖長京及之慮也

一營伍之應警防也兵不能散賊而但能擾民此近時通弊然留防新甯之桂陽營守備武昌顯其人尙能約束兵丁庶有歸略今題升寶慶都司尙未到任昨奉檄兼設桂陽營參將該守備藥已來郡擬遵委即赴桂陽因新甯現雖安靜然留防二百兵前經稟撤一百名留該守備及兵百名俟新設之營句以各兵到後再行歸伍今句撥各兵尙未到營而粵西一帶又有滋事之信寶慶琦協現奉議革職鄂都司又解首逆赴京城中儘一鄧千總人雖糧練設有事故恐何措置現擬將武守備裁留半月密探粵西是否全平一面稟請督撫速飭句按各兵來新甯請繳值沉州協副將先赴兩署寶慶協之任以資彈壓而備不虞如能密陳上高院而提鎮或徑檄協將嚴飭營伍隨時緝獲匪會匪立即隨同又武實力捕擊毋許私得搶贖銀兩各卡地規雖不敢謂此一撤即可兵皆動旅然文武同心痞匪自無託足之處於地方裨益不淺

代劉侍郎與督軍道書

郭崑燦

接獲家牘謂掙黔之所遠則功易而費省因推論及於曠日持久恐黔禍未終楚亂方始偉哉考成深識之言然以述其計似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凡剽外來之匪則全恃兵力剿本地之匪則兼資吏治辦匪於初起之時則宜先示兵力而以吏治輔之辦匪於積亂之後則宜先清吏治而以兵力輔之黔中民苗非盡無良十數年來叛服相尋以至於不可收拾固宜官紳之無以自強亦由官紳之惟知自利今且人煙蕭索田土荒蕪良民逃而之窮勞民習稔亂愚民之無識無力者則又依違於兵與賊之間以為苟且自全之計即使合楚蜀粵三省之力分途鉅贖孰不能其贖之人而誅之臨以兵威誅其首惡毀其巢穴散其脅從楚蜀粵之責盡矣功既見而費不濫則楚蜀粵之師之不能久留黔固亦必然之勢也此遠則功易而費省之說也授師既罷善



後之務主之地方官子弟之民持歲未起流亡之戶雖散未歸反側之徒根株未淨地方官欲赴任則必募勇必籌餉欲籌餉則仍不能不取之於民取之不以其道於是弱者飲憾強者揭竿亂平而亂已旋生斯往事之可致亦將來所必至未見速之果能有功而節費也大抵經營幹事不宜多用兵尤不宜圖速效以安民爲要而不專言勦賊以保全未被賊蹂之地爲急而不遺食攻破而塞之功以撫卹招徠開墾地畝乃自立之道而無庸擁兵糜餉累已擾民以終歸於無煩得該樸耐苦廉潔有膽之官吏分治各郡縣寬以時日假以便宜三五年後氣象庶有異乎至於總要隘口之必不可不防者仍須酌駐兵勇一二營或三四營賊來迎擊賊去勿追漸推漸廣漸逼漸進人皆畏藥則地利可徐興兵不求多則軍餉易爲繼這乎人心完固守備詳嚴不必掘穴掘巢而賊勢已當瓦解然後分別御撫可以久遠相安故遲則無浮費而有全功速則有近功而仍留後患特該樸耐苦廉潔有膽者之未易得其人耳勉以求之慮以受之不限資格以取之其亦必有合矣

徽風頗淮徐泗宿海入府屬文代作

魯一同

狂寇羣 天討之日久矣自正月以來兩省不戒延江北維揚士庶怵於邪說開門揖盜坐受殘辱 皇上

赫然震怒大軍徂征毀其土壘燒其船隻從而來歸者日以千計賊勢窮蹙嬰城自守簡顯大臣方爲百全之謀取攻而待其蹙乃三月中旬有賊數千乘突江浦峰擁六合六合義民操白梃而踏之殺賊千餘燬船數百賊負殘創披險徐走鳳宿此皆驚變之餘孽近敵之醜徒非有器械之利利旗隊之整肅也然而清流之險不守臨淮之關不閉傳假游魂假息鴻濛中上天徐方古多英傑鳳宿風氣勁快豈今昔之勢殊而勇法之情異與備預不素而久安之民易搖群衆不堅而自孤之心多危也棠泗產也官於淮楚兩當廣陵之衝西承洪澤之委地散民靡案宿岌及待罪三月幸不辱命每當簡爽誓師聽江介之悲風望淮西之烽火何嘗不按劍

斬冠博流涕嗟夫狗犬狂鳴久而日蹙夫厚其陸於斯猶矣誰有吾桑梓緣可盡股肱驅地千里一渡如帶形勢都要遠敵中原齊乃心力何寬不妙守乃險隘何鋒不滯至於賊情可得而言夫賊無常計之繁無文法之密行無紀律而無都次千生不備糧糈搗虜掠去則委棄走則飄風聚如蠅蟻此其所長也且於兩軍相敵擊火病弱則賊之旛牌布障不可當也平原善地又才進退則賊之短刀竹竿不成支也馬步並進更番休息賊之苦履赤足不能敵也村堡自守野無所掠賊之飢困不能給也連城倚負遠近相救賊之徒黨不能應也尚是言之賊之長在對疾遇堅則退賊之短在悔鳴能忍則守豈有八屬義舉不及六台一隅之民千里維城竟無六合一戰之效竊以士大夫蓋之敬誦約各勉忠義

一約心有惟恐見賊之心賊斯至矣有惟恐不見賊之心賊斯去矣譬如十人同居寤室忽疑鬼至則左右皆鬼矣使十人操戈而逐鬼則無鬼矣奉約入屬官紳軍民各自磨礪時存恐不見賊之心膽氣百倍賊有不來則幾解

一約耳聞急報而不驚然以驚我眾也聞捷音而不喜恐以懈吾志也其言自賊中來者安知非妄語其言不自賊中來者安知非妄傳奉約入屬官紳軍民塞耳不聞以止婦惑

一約足用之立奈何乎徒者足用之進奈何乎徒退能自而不能立終無立足之地矣能退而不能進終無可退之地矣奉約入屬官紳軍民思進有不死而退無丁全日必粉初盜徒自陷危亡焉

一約力人各用其力剛勇生一人而眾人從剛勇生知衆進之不能以勇生奉約入屬官紳軍民齊心同奮如左右手則前無強寇矣

一約財寄金藏蓄為盜守也護其真藏為盜竊也盜不有之人得而有之天下智守財以十之一中智守財散

三之一上智守財至散之十之一者可以守三之一者可以戰全散者百戰而百勝不約八屬殷富之家散財養士以衛厚資

一約官民官非民何衛民非官何與衛棄其民而思苟免者是匹夫也出城一步童子制其命矣棄其官而思逃亡者是烏散也出城一步豺狼食其肉矣不約八屬官民相愛相結如父子弟姪有難死不敵正視

一約城鎮城鎮之民主客各牛其情必誠試者蓋之乘也客財多浮思得而趨主人弗恤與客離離雖有秦越之人不列於盜賊乎雖有仇隲之家不思於盜賊乎不約八屬城鎮之人破險彼此之懷思得同舟之擠

一約鄉野小村雖山林野而守之小鎮雖大堡壘而守之五里一小城十里一大聚眾少百家多及千戶晝夜於野暮藏於室丁壯處外婦子居內管吹鳴鼓運糧集不集者謂聚必有長苦樂必皆俱身必僅出入必

察慮分相得賊之散而之鄉必非大眾也四面而攻之無噍類矣以上八約備矣尤有諸者國家休養二百年朝廷肝食近三載自粵陞路桂督破湖湘走九江下皖桐陷金陵虜軍揚前後與師十萬幾創艾而

其燔主燔者皆鎮有追鞠之師郡縣無堵截之力遠西則走東攻則竄北犄角之勢未備而守令之機散也計賊大衆不過數千惟其選將不過數萬總其數不能如一大縣江甯分其一鎮江分其一揚州分其一

臨淮又分其一其勢已散力已孤今向大臣關金陵戰江南琦大臣圍廣陵戰江北漸而出者僅數千人誠使郡縣各守其疆連城相應則立時散賊遷延日久鼓鼓可棄棄不自撥敵與守土人相殺友道甲敵直之

約共指天日之誓賊至一呼四縣應之賊至一府府應諸縣應之其敢不忠舉謀神廟以上不以受貽君父而下以安其民業流福子孫不亦美乎夢然急列矣未熟之利未幾賊所獲悉取誰非我者生背我者死

案議約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二目錄

兵政二十一 劫匪中

上琦中堂書

定海兵亂記

會匪紀略

會匪紀略書後

又書會匪記略後

陳河南擒匪情形疏

現籌剿辦川北巨股調集各軍分途前進情形疏

奏爲生擒逆首並剿滅逆巨股疏

徐 廩

李尙暉

孫衣言

孫衣言

孫衣言

胡林翼

駱秉章

駱秉章



兵政二十一 防匪中

上琦中牧芬癸丑冬賊匪猖獗

徐 函

前因餉銀阻滯諸營之餉與本縣溫令熟計籌出漕米一款接濟兵食另籌他款靈買麥粉鹽菜及馬草等件疊次出溫令稟報在案嗣因儀徵失守賊氛逼近又復添調土團鄉勇駐紮要口晝夜巡防一切火藥器械燧燭之費需用不貲均由肅與溫令竭力籌辦職分應為復何渣告惟是儀六兩邑為江揚兩郡咽喉右臂之區賊窺伺半年而未能逞欲者以兩城倚角儲營星羅棋布能扼其吭而製其肘也賊若於儀邑要隘為壘屯守分衆出沒非特六邑為行亡齒寒之懼卽揚州大營有腹背受敵之虞且恐六合不支則以泗州饋屬勢將瓦解於大局關係匪淺竊以為備城塹毀賊蹤得之而不能守也冬寒土凍氣逆亦必不墜若能於大營選銳師進討肅與溫令督帶土勇堵截西竄之路賊勢不支必將棄位而走如此則克復不難儀徵復則揚州大營既不慮其襲擊後路且可斷賊江揚往來之路而為我風泗一帶屏蔽之資此舉於目下情形似為切要惟中堂恕其狂瞽列請鑄鑄之采肅雖屏弱書生獨願縛袴先關稍效尺寸

定海兵亂記

李尚謙

定海屹立東海中為四明屏蔽明季倭屢犯境民無孑遺實為征戰屯聚之地康熙二十七年建縣道光二十一年英圭乘兩陷城焚燬殆盡旋即脩治升直隸廳地當海會之衝國防特重故設水陸領兵三千六百名移鎮海糧兵於此及中左右三營統之巡洋緝盜或久寄甌城中兵多於民安插無游無黨漫照照醉醉有

太古風兵則游手亡命，能擊不馴，挾持官長爲常。四所轄營弁亦莫敢問。凡工商皆無不隸名營籍，以爲榮者。邇年軍事勞午，餉糈竭蹶，漸憔悴。奏請凡生糧皆給以半兵，不滿意又以給發不時，日思爲亂。時聞知蔣斯彥宰斯土，聞之募勇數十名自衛。已未八月初四日，衆兵聚集城中之祖印寺，鳴鐘數百，得千餘人。知府紳新米牛羊，就寺飽食，能入廳署，借館蔣杖其鳴金者一人。兵迫營軍裝局，盡奪刀才槍砲，復入署，藉曰於文員無杖兵例，又謂解勇之設，特隸我也。上堂矛刺蔣腰際，又擬擊傷蔣，量仆救護得免。勇已紛散，惟一人堪敵，被殺割腹出腸，血肉狼藉，又欲得其主，許僕而甘心焉。不可得，總兵袁君榮論不敢左右袒，而亂解救亦受傷於是。紳番公捐錢數百，悉分給事，乃寢蔣以是撤回。省委同知陳繩武，據敵八月陣至，亦缺平允士紳感悅。時奉催科嚴令，稅課已爲前令徵，其七不得已，追比苛述而抗欠者，兵居入九鈞之祖印寺。大鐘非農，不擊，蓋必兵火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後，聞鐘兵六七百人，復嘯聚一呼百應，婦女富室，如前罷市，喧嚷內外數十兵，晝夜環守，又恐軍資奇缺，出著者，會授查卒亦無所得。二十八日申刻，蜂擁至署，曰聞敵救有萬，爾始無解司而，以之給餉，速以所徵所解冊，示之實數二千餘兩，解省無存，乃無言而離。嗚不已，將掖印詣祖印寺，會議至儀門，紳數十人入止之，就署中議。兵守於外，至中夜仍議，以公指散給兵，乃退。約初二日，領錢米矣，而三千人中，良莠不齊，亂者不過數百，其計分者，聚謀曰：是役也，吾嘗不與，若輩釀成大事，上臺率師剿討，玉石俱焚矣。盡禽以自白，於是請保安太平局，聚債盟會，凡數百人，乘夜持械，擄獲數十名，首惡野豬大王，瀾風山水，瀾瀾水逃，徧緝不得，復兵妾及將次日，又獲數名，解署。陣謂此輩驕悍，性成日無以紀矣，不治以法，後不可問。且諸紳公捐息事，力亦難繼，非殺以儆之，不可。同僚紳士，愈曰：然訊得爲首三人，兵一一聽吏而歸也。陳曰：吏則吾爲政兵，非前命，頗戎不可備文，移營營不得已，亦當初五日，將三人正法，及西市，曉吏賄役而逃，竄日獲。

於鎮海樓亦殺之。巢示於祖印寺前。餘薄責釋放。保安太平局兵苦十人。先是亂兵聚市。飯有血腥。賊者挾其必敗。余客阿暮日擊其事。十二月朔日將歸。以此留阻。至初六日乃啓行。

### 會匪紀略

孫衣言

金錢會匪起於咸豐八年。有賈軍者。金華周兆榮。流寓青田。粗識字。能卜卦。娶妻於青田小漢。以妖術教人。喫菜入其教者。出錢二百五十。投沸湯中。煮焚。以符咒取湯飲之。刀棒不能傷。謂之銅錢壯。聚於永嘉青田之山中。是時粵賊已陷處州。村民懼引寇。一夕糾衆掩之。燬其巢。而青田令亦名捕兆榮。甚急。兆榮遂走温州。流轉至平陽。倉詞易名曰周榮。趙起者。錢倉單役。設店以寓客。嘗以結盟拜會。聚諸惡少年。既而周榮至。復謀聚衆。錢錄自云。得金錢七於山中。後當貴。於是與奸民矢秀三。謝公。趙元。張元。孔廣。珍。劉汝鳳等。八人合謀。爲金錢會。而先誘錢倉。汛外委朱鳴。那使入會。依託錢倉。山廟神。以說衆人。會者納錢五百。於會首。則詣廟神。誓無負約。人給大銅錢一枚。紅帖條約一紙。無少長老。幼皆相呼曰兄弟。其錢文曰金錢義記。其帖文入卦卦以三千人起。數至五六千人。以張聲勢。又自言賊渠白老三。者平陽人。陰授以符令。入會者無不願。於是從者日衆。平陽商賈富民。至以賄購偽錢。平陽縣知縣。習惟本不能制。亦不敢言。賊狀其明年。黨新衆。瑞安金谷山。小篋竹等處。奸民皆附之。金谷山小篋竹者。瑞安江上流。去城六十里。民多藥。惟埋趙起。謀結爲己。用令其黨。謝秀球。持大錢數千。以來生員潘英林。景輝。鄭日芳。奸民黃孔。標林。福瑞。黃梅宇等。皆入會。益四出誘。資漸蔓延。瑞安西北。鄉於是子弟。鐫鳴方以翰林侍讀。奉命在籍。聞賊。暗亂萌。乃言之。署巡道志勳。著知府黃准。詰問。專賊在括。而奸民。嘯聚。啓寇心。且內亂。起益無以。扞賊。官及初起。痛懲之。可無煩。兵力而道府。以爲地方官。無言賊者。殊不爲意。劉匠王秀。鐫者。故會黨。爲趙起。散偽錢。頗獲利。乃益自鐫錢。散之。平陽東鄉。趙起。惡其獲利。



也倡言解之而不陽貢生程殿英亦與秀鶴合謀散錢其子方繫平陽獄殿英謀篡取之習惟本權朱鳴邦以  
語趙起趙起方與秀鶴殿英陳且欲假官以立威遂糾黨數千人入平陽城捕殿英燒其屋秀鶴乃自首於官  
願出會趙起之入平陽城也旗幟甚盛起與其黨朱秀三謝公遠提劍指揮入則踞坐試士院平陽人大駭而  
惟本甚德之重轎以去於是勢益張民犯法即殺人會益盛民財盡器械自平陽城著江以南至南北港循河  
以東至瑞安多通賊時咸豐十年也趙起之入平陽城平陽人有言之道府者道府願以為疑其明年二月起  
黨有馮阿三者滯入郡被獲搜得各城門鑰道府懼以詰惟本惟本自以首先召賊益譁賊遂謂馮阿二三秀鶴  
黨也無與趙起事會奸人某者謀調停為兩利議假賊以圖練名言之惟本謂賊願改會為練惟本喜言之道  
府道府以為然使縣給牒為團練於是趙起暨旗平陽城南退平陽知縣翟惟本平陽副將王顯龍共祭旗民  
以為官皆從賊也爭受賊偽錢而道府謂賊真為練不復言辦賊賊益不可制鳴鳴復力爭之道府曰趙起周  
榮等人人知其為賊正其為賊乃可辦今妄謂之團練使賊有所藉以脅民而民反無辭以抗賊是官殿民從  
賊也禍且不救且團練者各團其鄉今賊方遺黨四出播偽錢結營并衛投及郡邑羣小人其意果何為而官  
謂之團練此淮南北覆轍也不可不深思而道府先入惟本言謂以當漸解是時王壯愍公有歸來應浙鱗鳴  
復高書陳之王公王公以詰道府而道府果言賊已改團練王公知其偽責悉獻偽錢乃聽焉練道府嘆不敢  
復言而賊之散偽錢益甚購鳴謝官不可恃乃謀益治團練運籌以為團凡入團者無入會黨披披賊黨均安  
民稍稍出會求入團以生陳安潮者林洋富民也方受縣懸圍江南岸而林洋好民金子登郭巷奸民陳丙式  
等皆會黨不利林洋剛毅遂仇陳安潮糾其黨披團練旗樹賊像安潮訴之郡郡遣縣丞郭敦穆往偵獲匪黨  
鄭步高以歸趙起聞之怒糾其黨一千餘人聚錢倉平陽民告瘼於翟惟本王顯龍請詰以所為惟本願領皆

不省安瀾亦詣於郡縣求得官兵助民團郡縣亦不省賊遂以六月廿六日劫林洋焚陳氏及謝氏賊數千人  
建旗鼓往來平陽城恃不難龍不敢問亦不實言狀陳安瀾既被焚誘其事於郡縣嗚呼力言之道府於是總  
兵葉炳忠議據溫州營兵四百瑞安營兵一百往剿賊而瑞安奸人口口者故通賊受賊指洩之副將趙振  
昌謂趙起眾甚盛且已悉圍練矣胡用兵復爲賊黨遺私書痛詆圍練因幕客某以達惟趙又因唐昌以達炳  
忠益爲賊游說巡道志勵與惟趙炳忠本良賊得此書益謂趙起真不反反以各團練遂不復言據兵七月四  
日郡檄前永嘉令高樸材赴平陽察林洋事樸材先詣縣鳴問計縣鳴告以無他計但幸以寶開樸材至平陽  
惟本招趙起等來置酒樸材惟本與賊飲甚歡及返瑞安遂爲樸議謂趙起願出金子等以易步高而與官  
約俾得深罪子蓉子蓉等延不出而趙起須焚雷潰溫氏溫氏平陽大姓丁壯數千人所居漁塘雷潰雷潰倉  
而督不入會生員溫和鈞和鑄亦皆受賺爲團長賊恨甚至是與焚溫氏屋和鈞和鑄來告急鑄鳴乃挈以赴  
郡與俱見道府具言賊焚劫不洽物益肆然賊局台初起無槍砲但得官兵數百助民團可一擊散而道府  
皆以兵力不及辭刑部主事黃體立復力請之惟趙惟趙亦辭且曰殺人放火報復之常禍皆由團練無與郡  
縣事而賊黨蔡惟屏者在郡偵具以告賊賊益憤八月九日高樸材復自郡至瑞安因口口口以善撫而趙  
起已約潮大舉樹帥字旗於倉口上陳安瀾等益懼乃謀自以團練擊賊領寶募台州船三十艘令武舉游飛  
麟督以行而與溫氏團約水陸夾攻賊十六日台州船航海薄錢倉時賊方晝夜鳴鼓謀舉事見台船至倉猝  
四散船上勇爭上岸焚賊屋趙起與其黨奔錢倉山靡旗以集眾眾不應起懼謀自盡其黨有止之者而溫氏  
團詭期賊稍退去先是游飛麟既以台船行又密募閩勇二百由陸攻錢倉高樸材及永嘉令陳寶善以  
道府意險阻之故水師無援爲賊方副官兵至懼甚其黨或納僞錢以求免旣而知台船非自意乃復聚台船

既退賊知雷滾來攻之蘇遂以十九日攻雷滾溫和鈞與其父雷榮妻陳氏皆死之而先一日平陽民獲賊  
搜得賊書一函其一約江西各縣賊攻平陽其一約金谷山小篳竹各縣賊攻瑞安而官未之知也瑞安學人  
葉衡術等復奔郡告警言之至痛哭而知府惟恐怒謂瑞安人好事仍不令府吏有連賊者復以請賊賊喜焉  
樑材往來議撫久無成憤甚遂與瑞安令孫杰謀以激變坐陳氏言之道府且謂瑞安團董甘鴻昌朱聯等妄  
言剿賊擾攘瑞安人怒相率詣縣署請樑林與賊飲酒求和狀樑材匿不敢出而賊已有所聞反益急二十  
日金谷山賊首潘某等率其黨千餘人焚于安善舊屋先是瑞安人聞賊約攻城知必先及于官於孫杰趙振  
岳謂賊禍及孫氏則郡縣皆不能無事而賊無火器圍練亦無火器宜速接槍斃手趙孫氏及是余復告急於  
縣令請速撥兵助民圍而趙振岳復不省及于家被焚賊果乘勝攻瑞安以雨甚散去瑞安始戒嚴而高樑  
材猶在瑞言撫猶言趙起事止劫村莊非聚眾謀逆且自辨無納趙起路揭示於縣門瑞安人大譁樑材即日  
去又三日賊首朱秀三率黨薄平陽焚城外游氏余氏屋連劫諸富民懼惟本猶不報瑞安人復告急道府道  
府亦不省於是縣丞趙榮與副導戴威弼復赴郡乞援師而瑞安城守者獲賊謀五人於百總楊世勳家蓋世  
勳久通賊而五人者謀焚藥局爲內應遂拜世勳繫之獄其明日賊首蔡華率黨據嶼頭盡統隔江之賊逼瑞  
城而知府黃惟祥猶持撫諭以二十七日抵瑞安爲好語出示以招賊不知賊已約期攻郡也二十八日平陽  
賊首趙起瑞安賊首潘某蔡華等率其黨二千餘人分道犯郡城由三角門入入則先犯試院殺捐輸委員時  
副水典史許象賢署水嘉場大使王恩溥走以免失永嘉場印入道署殺一人巡道三勳與其妻子走以免失  
道印入府署殺數人惟誥叔父某死焉失府印入縣署知縣陳寶善先出免殺數人寶善叔父某亦死焉賊遂  
分黨焚門民居大掠城中總兵葉炳中聞變召其鄉人台勇入賊賊高樑材亦召其鄉人賊勇入賊賊迫

賊數人而賊皆揭竿持挺聞聲即驚潰李小南門出賊之約攻郡城也瑞安人先知之以告惟語惟恐告孫杰孫杰飛告於郡郡城人知賊期者亦言之志勳志勳笑曰此自與吾練關何與我事且賊豈敢攻我城者念六日夜半瑞安告舉書至志勳稍挾數奴縱飲飲已醉不勝封總兵得書則已寢矣念七日城門甫開而賊擁以入至道署志勳猶未起問殺人聲始驚駭以出見賊即返走踰墻以逃出東門呼小舟渡江匿江心寺復逃至某清匿樂請城中而是日賊已飽掠去賊之攻郡城也分遣一千人以窺瑞安至橫山關城上砲聲乃亦同走趨郡比至郡南門而先至者已敗去城外圍練槍斃賊二人遂亦潰去而瑞安守城者聞橫山有賊蹤相率請於惟語求擊賊惟語笑不應瑞民怒擁惟語至明倫堂責玩賊欲何爲惟語厲聲曰趙起等好百姓也無妄言方中食復就孫杰飲酒而都城警報至且聞家中人被賊失印信乃大驚自拊其膺以哭瑞安人恨甚爭詣者求見知府知府匿不出賊既破郡城而道府自以先諱賊益不敢言賊狀盡誣其特於圍練謂賊因報復搶入城印信被劫被殺者皆不報典史許象賢死亦不報也念九日瑞安復獲賊一二人鞠之則曰自郡來其黨數人先匿楊世勳家世勳守北門朔賊至則閉門事成以代趙振昌出前獲五人并鞠之語皆同遂與世勳皆殺死而是夜賊果犯瑞安以內塵絕不敵近明日把總杜之才踰城遁與世勳同城守者也賊破郡城一日去永嘉令陳寶善知賊易與即返郡而志勳匿樂清三日不出乃遣人求得之逆以歸然猶不敢言剿賊趙民輸財治城守瑞安令孫杰副將趙振昌亦閉門圍自固而賊以破郡城頗懼懼日夜相誓以官兵既偵官無出兵意於是瑞安賊復以九月初三日出桐嶺焚莫橋居民居明日復犯郡城勇自徐文久千總陳國泰逆擊之乃退是日復惟本復遣平陽人來議撫而趙起已遣其黨取平陽營敵以去瑞安城東並河諸鄉亦遭賊初六初七日惟本連書來議撫又約瑞安人至江南岸議而是日賊分黨據南岸瑞平道梗瑞安人以賊之日

過也乃復請於道府願自備船隻爲假賊計會總督亦責温州官玩賊於是勇自於濟清陳繼圖假登營士  
拱等十餘人至十八日千總孫純良率兵勇及城中義團攻南岸賊純良不敢上岸義團遂亦敗十九日千總  
沈作霖復率兵勇攻南岸賊擊敗賊黨杜之才念三日兵勇義團復攻南岸賊於濟清鄉八十老人與一童子  
歸孫令遣僮僕持諭解散賊殺之念六日瑞人所僱假艇至瑞安江巡道志勳與前永嘉令高樞材前瑞安令  
孫源皆來於是知府黃惟皓在瑞安一十餘日矣惟皓在瑞名聲賊然猶冀以撫爲諱飾言則者輒爲所沮瑞  
民知之貼欄之域中不復與計謀又時編以著中被賊事惟皓嘗畏思脫去而無計會廣縱有先至者民說言  
巡道官兵來惟皓乃說官往迎且計事瑞民亦謂巡道來則惟皓不足爲也縱之去惟皓去六日志勳始至而  
志勳亦惡言對賊以總督嚴懲得罪又聞賊所掠海盜船已入江不得已來瑞督戰永嘉令陳寶善猶移營  
休孫令率卒撫而不歸賊已分黨破福鼎矣志勳雖以廣勇來督戰而恒性畏賊廣勇亦素輕志勳無關志日  
索餉志勳屢渡江擊賊輒敗賊有乘大船船至礁石者城西圍擊走之而志勳以不知志勳以屢戰不利辭  
廣勇督重傷令知縣孫杰乘城中富民財杰以怒罵長會鴻昌責數倍城中人皆謂鴻昌寬於是益惡  
志勳而懼惟本復遣平陽十人來讓撫瑞人以爲志勳蓋召之益怒既而管士拱調保登等以臺船渡江擊賊  
志勳行營既疑又不至臺船亦怨而生員張家珍倡義於湖石以湖石圍練數擊破賊張家珍者家貧無藉然  
負氣好義有膽略賊初起誘過其黨招之家珍大罵不從賊謀殺家珍珍乃與所親林有森謝學本等謀討  
賊倡圍於湖石營前屢生高王鳳等應之於是大樹孫山各村義民數千人皆從家珍以十月十六日發賊營  
旗連戰皆勝乃遣其弟榮新與有森學本開走青田遠永嘉請於知府黃惟皓知縣孫杰求撥槍手夾攻賊以  
分賊勢守令皆不報家珍遂獨往來自擊賊殺賊數千人賊謀西犯泰順家珍過之不得於過是賊始不能傾



往往鎗彈飛出從人在右穿而過或裂彈頭而不傷一人賊既退城中民歸城出盡燒城外殘屋於是賊始無所藏明日尚節統領記名道張啓煊前軍至魏家園瑞安三十里是日賊攻城益急賊撲城東洞橋城上砲擊走之賊又撲洞橋過石牌樓下以接砲仰擊城其砲插忽自火起城上譁笑聲如雷賊又潛伏西門外夜半昇梯以撲城梯重昇者自相呼守城兵覺鳴鼓發寨則一梯已倚城急以爲槍擊之斃數人梯下復以大小砲三面擊之賊皆棄梯遁兵丁陳鎮藩躍而下斬一酋復上城逼明守城人出城取所棄梯梯高於城二尺寬八尺可五人並登乘爲之愕然東門外亦委數梯於道寨取而燬之於是賊攻城九晝夜輒敗去是日悉銳攻城期必破又大敗去賊知城不可得奏賊之南焚福鼎也閩督歷亦懼乃徵福建記名道張啓煊自金華回救永嘉前陝安鎮總兵秦如虎出福鼎閩安協副將吳鴻源以水師航海接瑞安水師甫出洋風壞其船不能來而如虎以十月某日抵福鼎啓煊以十月十九日抵温州新巡道亦由樂清抵郡皆奉督檄令剿滅賊子弟鑄鳴刺事始可爲乃復就啓煊啓煊乃令益遣砲船至是軍械始完而郡中僱募處勇約剿賊參將池惟屏以樂清兵假歸四千緡以資啓煊啓煊乃令益遣砲船至是軍械始完而郡中僱募處勇約剿賊參將池惟屏以樂清兵五百勇自孫贊清及于子諒設以募勇二百先抵德寧爲前鋒前永嘉令高樺材亦督兵行初六日廣艇駛入飛臨江賊首趙起在龍山望見廣艇檣帆即率賊黨由城西竄去募難遂走城外諸賊黨聞風皆潰去城東北諸鄉聞官兵于城外賊走則皆起殺賊皆粉其眉以爲號沿河數十里殺賊無算賊首朱秀三千死於黃田生輝賊五百人送德寧殺之賊東小敵場皆破其腹而斬之小敵場賊屍如山血流入河水皆赤賊或從東山走渡江廣艇復擊沈其二船賊自攻城被擊斃及是日被殺死溺水死者約五千人而其死黨所遺父子皆皆平陽江西悍賊被殺尤衆於是賊精銳盡矣明日池惟屏等兵勇皆入城十六日張啓煊以閩軍駐軍於

龍山新璦安令黃宗實亦入城十九日賊復竄城西嶼頭賊有蘇打來者長勇驍走之斬一首財帛也捕復獲一秀者鞠之則賊以槍起令皆藉髻起敗而獲其黨故故詐而免之自是賊益無以自脫矣二十一日北岸賊由念四都嶼嶺一都三都圍練擊走之是日南岸賊亦得渡江圍練賊之不敢渡平陽令習情太復運糧承黃和奎訓導欽陞良來璦安為趙起求撫而賊首穆元以十二月一日盡取平陽營槍礮送錢倉并執副將王顯龍都司方某以去益遺其黨守平陽十二日海盜據前還道志勳於三盤海口志勳投水死經陳璣元從之亦死志勳既死賊老居城外民家都人頗譁議之不自安乃謀航海去而海盜知其囊中裝故及於魏德元者志勳門生嘗與好人為游說者也聞師礮聲於十五日張啓煊謀逆剿金谷山遂令關練守龍山而別調廖生吳一勤以一都團練于子論技以念五都團練先行會剿賊於山賊十六日一勤論殺賊於山賊皆西走啓煊進軍次澄頭而總兵秦如虎兵克水北溪十八日啓煊破賊於桐乾二十日啓煊破賊於碧山念三日啓煊水軍焚沙洲賊巢於是金谷山賊勢益孤而蔡華謀移歸仙釋以通金谷山沙嶺仙釋民阻之遂以念四日焚仙降啓煊遺水軍追擊賊賊西走而城中兵亦乘虛襲嶼頭蔡華遂遁去二十九日秦如虎兵至賴家渡焚涇江一帶諸賊巢生擒賊首謝外達如虎兵連戰破平陽賊乃嚴檄詰平陽文武責獻趙起等平陽文武惶遽不知所為於是習惟本因口口口重啓啓煊以求解王顯龍亦遣人為趙起乞反正啓煊都惟本賂而偽許趙起降責令遠來營同治元年正月一日顯龍復遣人約送趙起明日顯龍以槍起出平陽城行十里而關秦如虎兵至趙起竟逸去或曰惟本願龍潛通賊狀陰縱之也瑞安賊首蔡華亦由山路逃將走青田投粵賊至永嘉界村民獲以送郡縣之并獲其弟廖生蔡華初三日秦如虎兵攻復平陽初四日張啓煊兵破金谷山生擒賊首潘英送縣磔之會匪平於是啓煊回軍澄頭如虎駐軍平陽各搜捕餘匪責各鄉捕送賊巢復殺風



數百人其脅從者莫不問自會匪起以咸豐十一年八月韶郡城同治元年正月盡滅凡六閱月平陽賊首朱秀三謝公遠劉汝鳳孔廣珍皆先被獲誅趙起逸出從粵賊復逃至玉環被獲謀死瑞安賊首潘英潘顯聚黃孔樺林景蘭林福瑞黃梅字皆被獲誅蔡華逸出未被獲謀死其未獲者平陽關榮強元穆元蔡煥瑞安謝勇球總日芳等十餘人而獲惟木李鳴邦孫杰趙振昌以總督左宗棠疏請治罪孫杰趙振昌已前死蓋惟木李鳴邦皆從重發往新羅元管苦著黃惟辭竟得免會匪既平越一月粵賊始犯温州吳鴻傑水師抵瑞黃連廣啓爐如虎共平粵賊云

會匪紀略書後

孫衣言

會匪亂後予嘗欲識其始末久未遠暇既而楊黃激潮沈思所爲饒慶憂者自咸豐十年賊初起至明年春閩師平賊逐日記事言之詳直不諱因綜其大要參以所聞爲紀略一篇使愚民可以爲戒而後之仕我郡者亦有所取鑑焉因系之以論曰嗚呼監司守令豈可不慎辨其人識苟非其人因循贖罪可以詭譎天下而禍起旋滅僅僅塗炭一方猶其幸焉者矣我温州民氣雖曰樸野然實異法而政官平時見州縣畏懼下鄉節輒觀私語所至求其食飲如款尊客婦女俯仰藏匿有所要索唯唯如命雖名在庠校或低首受吏苛呵斥一狀入則官與吏擇肥食之必饜飽而後止閭民之極可憐者豈即閩之陳泉鏡之鳳順鏡法好亂者哉咸豐七八年間粵賊既縱潰浙東西而州縣挾羣小人困之以相輸民聞始怨然亦未嘗敢與官抗也會匪之亂實由客民周榮者倡之周榮之聚首田永嘉山中瑞安前莊鄉民有入其黨者口語藉藉勢頗復瑞令傅斯修甫有所聞即以兵掩之焚首匪居其黨遂散及其在鎮倉以下封留命或民復與總辦等倡粵賊聲勢割人會得免禍而平陽鄉民爲身家計者遂爲所勝然非懼惟木之厲則一紙懸明告示可以餉而散之其極至於遺數十

健彘以往皆坐而就縛矣平陽人雖闖入會而實深懼其繫其類之令長而欲得官之一怒者無日無之自翠  
惟木一切不問而民始折而從賊然非道府之庸惟惟木言是聽其禍亦未能遂成也蓋自會匪之起其始入  
平陽燒民居匪黨非不自危惟本重權之以幸其去而賊始知官之可玩矣其後馮阿三之被獲匪黨益懼惟  
本爲之諱飾復假以團練名道府亦不復問而城始知道府之亦可欺矣至於焚林洋陳氏則顯與團練爲難  
以謂守令必怒其懼尤遠瑞平兩令不敢一詣視府委員往復與賊飲酒議和而賊益知官之不肯用兵矣其  
後陳氏自募塞船攻緝有賊黨詔言官兵且至紛紛獻錢求免官誠以兵權之其勢猶可散也至於閩勇之援  
爲官所沮而雷浪漁塘之被焚官復置之不問而賊乃真知官兵之不能一戰而反計決矣當其始端人正士  
有地方之憂者非不苦口言之至於痛哭流涕而一時官府隱與數會非衰老昏眊少年巧滑昏眊者畏事  
巧滑者揣摩昏眊之意指而成之而郡邑一二奸人樂爲賊用者陰結官之左右虛聲恐喝使民之情不得一  
達於官而官之情無不盡輸於賊於是郡城首被其災平陽遂爲所據福鼎瑞安兒圍使非局合無志之  
徒飽掠遽去則括賊可以順流而下矣非張家珍團練撲獲賊中則泰順不可守而閩之東境危矣非瑞安民  
誓死固守則瑞城破而郡城且聞風瓦解矣非閩師水陸來援使此賊更延兩月以俟粵賊之至則温州之事  
不可問矣嗚呼洪秀全之禍前後十年蹂躪半天下廣西一二大吏諱賊者驕成之也然則會匪之儲備爲禍  
於温州一隅豈非所謂大幸也哉夫温州之民非不可治之民也秀者小黠而野者大愚耳豈真喜犯上而扭  
作亂者哉會匪之初起周榮趙啓賢七人耳其說煽滿英蔡華等數十人耳使非此昏眊巧滑之官但得如  
傅斯燾者及萌積而折之不殺一人可也卽稍熾而謀之殺十餘人亦可也深諱固護顛倒錯戾至於破郡城  
突圍擄用兵半年殺人幾萬僅乃無事而夷傷殘破一府元氣爲之蕪然矣然則豈獨良民之死爲官所陷卽

會匪黨與其死於戰死於被獲誅者豈非官實誘之哉嗚呼四民之罪官蓋十倍於亂民矣我願督撫大吏愀  
溫辭違爲之慎擇循良而官我郡者永永以此爲戒清心而寡欲東吏而親民無恣睢自快使善良之氣不得  
伸無姑息偷安使繁黠之徒有所恃敢邪正之辨盜治亂之機溫雖百年無事可也豈非善民之福也哉

又書會匪記略後

孫衣官

同治二年衣官備兵淮上駐壽州六月有官前刑部主事孫家泰拘壽州事者衣官囁然太息曰嗚呼危哉幸  
矣子兄弟之不爲家泰之類也始苗沛雲自號團練據鳳臺之下蔡陰懷逆志欽差大臣勝保欲假以拒捻  
而沛雲意殊不可測孫家泰治壽州團練獨認言爲賊與之抗及沛雲率黨圍壽州家泰與官兵閉城拒守沛  
雲遣數巨捻入城約官不得殺家泰因衆怨殺之而先是官誤用降捻徐李壯守城沛雲遂以攻李壯爲名破  
壽州入城則積首於帥前自言爲官破捻案軍備案家泰父子殺之又案家泰所用藥時中官卽以時中舅沛  
雲亦兄殺嗚呼子兄弟之欲急剿會匪卽家泰之志也而于兄弟得免於禍非所謂幸者哉嘻亦危矣雖然沛  
雲之初起未嘗一日自居於賊也雖據來自重而亦時爲官用當時督師大臣嘗屢言其功而朝廷且命爲川  
北道加布政使銜矣則固傑然官也而其果整以強皖之兵力實亦未有以制則繩摩而用之猶有說也家泰  
軍沛雲之必反豈欲治之團練以抗以除地方之患不復自顯其身家可謂義士而沛雲旣破壽州則力足以  
傾覆皖北官之禍方在且夕其勢不能復庇家泰其案時中勢亦不能復與之爭故猶忍目前以求解於倉卒  
之際其情猶可原也然沛雲卒反反不數月卽誅死使其初起之時勝保等門能正其罪而討之禍何至  
於此然則賊固不可以玩而不正其爲賊賊亦不可以治也及沛雲既滅朝廷乃知家泰父子之冤與時中之  
爲官所誤下詔昭雪贈卹有加而死者不可復生矣嗚呼自古豪傑之士爲國家深思遠慮不得稍行其志

而反以身徇之者往往如此豈不可悲也哉夫苗沛霖統北之悍賊也至如周榮超起則其無賴奸民耳其始起卽以立會通賊爲名焚劫平陽潛伏郡城反迹亦昭昭矣及蔡子居入日卽襲郡城殺官吏劫印信官且身極其醜矣而道府上狀猶謂之團練猶謂之報復夫蔡子居之報復可也破郡城劫所報復者雖耶道府縣令於賊前計有恩矣殺其父兄劫其印信則所報復者誰耶至於羸鼎之焚軼及鄰省則所報復者又誰耶諱飾以亂亂既成則容諱飾以求自脫此不肯道府之故智也使賊勢遠熾不可撲滅如苗沛霖之備張一方則孫家泰蒙時中之故事又不肯道府之所優爲也聞督撫水陸之援賊之不久卽滅子兄弟亦幸而免耳然可不謂危甚乎哉嗚呼人臣受國厚恩爲地方生靈之計固不能有所瞻顧依違以求自便而顧者時之所常有也吾願爲長吏者不幸而當其變則惟及早圖之無以因循遷就貽誤斯民爲不肯道府之所爲也衣言初至安慶湘鄉相國詢及溫州之亂衣言爲備述之相國喟然曰京朝官在籍治事雖微末如典史亦與爲難故團練不可爲也湘鄉始亦奉命團練其後倡義旅自爲一軍以辦賊而復成功嗚呼此則衣言兄弟之所不及者矣

陳河南搶匪情形疏

胡林翼

竊自蘇常失陷大局瓦解東海財賦之區倉儲樞本所繫督臣撫臣駐守之地不能爲一日之守凡有血氣莫不憂傷我皇上簡命督臣會國藩視師江表人望所歸軍威自振倘能假以便宜期以歲月厚築兵餉當可成功惟是會國藩僅止勇丁萬餘人近年江南北皖兩皖北之賊數不下數十萬人金陵之兵數七萬一且潰決前車可望會國藩渡江須兵四路一出廣信顧浙江一出邵門趨徽州一循江岸出池州每路須一二萬人乃能戰守兼資又須另備一路留鎮祁門等處作後防而通餉道駐北軍少一萬餘人兵勢已弱且賊首賊

勢定於七月西趨既已破吳卽將犯楚應請 皇上諭飭兩江督臣會同藩臣江西湖南各撫臣通力合作共籌兵餉若專意指調湖北之兵則吳已失而楚必隨之武漢爲上游之形勢荆襄爲南北之樞紐必保楚乃能謀吳此固不易之局也尤可憂者荊州荊州蒙城一帶拾匪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擄掠河南之壽封陳留杞縣蘭儀尉氏洧川新鄭密縣禹州淮府商水襄城臨潁項城鹿邑柘城睢州汝陽正陽上蔡西平遂平確山汝州魯山寶豐南召裕州葉縣舞陽三十州縣焚掠村莊不取城地至萬二月杪飽颺而歸所過之處無一兵一卒與賊接戰任其縱橫不知去向勝保奏報堵塞之詞欺護之狀可覆按也夫 國以民爲元氣民以財爲元氣民財既空 國計自損河南之生聚不完賊將轉顧而焚掠他省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季冬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據入陝西山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浸淫而及於附屬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爲最大 臣聞賊騎近萬往來飄忽不惟秦甲三淮南之軍不能回顧北路卽勝保關保傅振邦等北路之兵當之輒靡斷難破滅此賊應請 皇上特簡知兵重臣於直隸山東地方擇地駐紮簡練馬兵萬人步兵一二萬人不爲近防而布遠勢不期速效而勳遠謀必期於一二年間將羣羣一羣賊軍一律蕩平然後江淮之後路無虞而中原之木實先固 臣非備爲襄陽漢陽等府作自保之計爲憂危之詞也 臣極知所言爲越分特以 臣今日言之已無救於河南 臣再默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 臣言而不中則固北路五省之福也

現籌剿辦川北巨股調集各軍分途前進情形疏

賚來章

竊查李逆巨股現陷齊神而分股竄擾眉州嘉定雅邛敘瀘各屬藍逆巨股現圍綿州而分股竄擾江油彰明綿竹安縣梓潼等縣此兩股中以李黨爲最多而藍黨爲最悍又皆分布北路難保不懷竊伺漢中之意 臣自

前抵順慶酌情形即以先剿此股爲宜既者尚者督臣崇實請以若提臣蔣玉龍督率所部兵勇牽制南路之賊俾臣得以專辦藍逆一股竄先將此股殲除然後鼓行而前以取破竹之勢則李逆黨羽當有望風瓦解之日臣在湖南籌軍十年雖未嘗躬歷行陣然於川兵先後緩急之序亦頗習聞其說大率賊中渠魁既踴嬰地則分遣黨徒到處裹脅所在博掠而害虐奸民亦爭相趨附以圖快其意慾設股易分而衆亦易聚巨兵即能分剿則除一股蕩斃息千然所殺者大都新附之衆於賊勢初無所損隨時噉聚不旬日又復累萬盈千故賊中有殺我一百祇須一刻殺我一千祇要一天之露剿之之要惟先攻其首逆搗其老巢苟巨艇被剿以難支則餘黨不攻而自破故臣近於各處營報皆有所不暇費顧而惟以還搗綿州爲事匪惟兵力太單不敷分剿亦先後緩急之勢所宜然也現據探報及署綿州唐州總兵九將稟稱藍逆領銳悉萃於綿州南門外之東緣剛子山榜山等處營壘密布而西門外之西山觀北門外之龜山桑林場東門外之雲屏山賊壘參差周遭環繞臣與署督臣崇實往返商會調湖果營總兵山中和何勝必謝度高登所部六千餘人與臣部果毅營護軍營分三路攻其西而環遊擊唐友耕州劉孫佐才等擊其西共東路則將總隊遊道張由庚率新募之勇九百餘人糾合團勇力扼橋樓場以防緩逆分路保衛之路並飛咨福濟請防備又熊所部三千人力扼魏城驛以遏分竄梓潼劍州之區其北路機會微候臣知府宜維禮都司桂懷玉及團紳溫崇貴姜德臣張坦等督率團練軍扼守壩場安縣略坪各路陣險設伏狙擊賊將臣亦即日進駐涪川就近調度實收合圍聚殲之功雖賊勢數倍於我衆寡懸殊尙仗 皇上天威百路如算則網羅密布逆宜無倖脫之理至山川入陝之路一由藍元以趨甯光劍閣棧道夙聞天險現有福濟率師扼截萬無可虞一由岷安以趨甘肅之際支亦可旁竄漢中藍帥鄧艾入蜀所稱陰平小道路尤奇險數百里寂無人煙一夫當關卽難竄越臣已檄飭龍安府知

府徐清防團嚴防並令移知文縣階州一律警備但能稍加防範自可不致疏虞而臣現督師直搗老巢即使  
鋌而走險度亦易於追躡竄陝一節暫可無勞 聖慮崇實屢訓備 臣赴省商辦裁汰冗兵寬籌軍餉之法實  
屬蜀中要務而臣以果毅登新失統將湘果營亦無統領之人該處諸將心力不齊致失事機之會不得不躬  
自調度冀其稍有遵循容俟布置既定然後趨赴省城共籌長策

奏爲生擒逆首並剿滅髮逆巨股疏

請秉章

伏查僞翼王石達開在粵逆起事首惡中最爲狡悍善戰其蓄謀窺蜀匪伊朝夕自上年正月間由湖北利川  
突入川境卽徑渡大江肆其紛擾經 臣調兵節節扼剿該逆沿江上下迄不得逞乃自長甯敗走效永兼江  
遁入黔境復由敘南來犯繼而於橫江雙龍捧印等場綿百數百里銳意渡金沙江以圖侵軼度地經 臣分撥  
諸軍面面兜控其兜鋒逆兩次犯蜀皆爲重兵堵截不能展其馳騁旋復退入滇境而覬覦未息以中旗  
總路新一股先自甯遠冒險內竄以僞宰輔李福猷一股仍由黔境下趨以圖牽綴大兵而自率大隊由滇之  
米糧壩竄境渡金江 臣撫湖十年屢因石逆用兵稔其不憚險遠最善伺隙乘虛此次中旗敗匪足不停趾費  
夜狂奔預料石逆在後必謂我軍皆已跟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顧乘勢急進使我驟不及防 臣揣度既審自當  
以嚴扼險關毋使闖入查大渡河爲西南巨壑勢源天全土司境內流經魚通之瓦斯溝與漢水匯流冷邊沈  
邊至清溪以下復入夷地不惟自趨趨窺甯大小兩路必經之安慶壩以至萬工汛沿岸二百餘里渡口十三  
處皆應嚴防而上游之溫定橋以至化林坪下之樽東皆可越松林小河由此徑渡以旁入天全石逆兇狡多  
謀一處疏漏卽不足以制其死命 臣當卽一面飛飭署雅州府知府蔡步鐘就近選募熟悉地利勦勇並調阜  
和營及木坪松林漢土各兵一面由溫郭抽調瓦漢鎮唐友耕一軍先行馳防安慶壩以至萬工汛大小兩路

渡口扎防松林。王千戶王應元督帶頭目土兵以扼松林小河防其旁竄。化林坪遠定橋一帶仍屬土司兵。單領調索南提督胡中和所部湘果左軍分布化林坪。以至瓦斯溝以爲聲援。並撤護阜和協調兩營督本樓兵馳赴。歷西面。孫虎崗以防竄打箭爐之路。比時中旗殘匪遠遁。陝隴已急調總兵蕭慶高何勝必湘果中右兩軍兼程馳赴雅和榮。經以爲後勁。而防奔逸。並札防邛部土司嶺。承恩帶領夷兵將越巂大略各隘紮斷。還賊使入夷地。小徑回從後包抄以絕回竄。酌官嶺承恩王應元土夷各兵銀物以昭激勸。而資得力。面面張羅。層層設守。巧三月二十五日。唐友耕募步鎗等馳至河邊。布置甫定。而石逆果羅聚三四萬人。繞越冕甯。知越翻大路。有漢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於二十七日。逕奔土千戶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即是夜。埃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漲。數丈。勢難徒涉。賊乘搭蓋。覆棚屯。賊一面趕造船筏。三十日申刻。賊千餘人至河邊。窺我兵施放槍砲轟擊。數十人賊遂退。日隔河游奔。意存我我兵。力四月初四日。賊出隊四五千。擁至河邊。拖有木船竹筏數十隻。每隻皆有悍賊數十人。用鐵牌護身。排台搶渡。棚內衆賊皆出助。奈隔岸呼聲震雲。山谷我軍排列河岸。屹立不動。以槍砲連環轟擊。立斃執旗紅衣賊目數名。並將賊筏火藥引燃。同時炸裂。賊衆紛紛落水。聞有數筏飄至下游。亦被我兵沿流擊沈。搶渡之賊無一生還。隔岸之賊遂皆竄退。是夜亥刻。逆匪數百人執持火把。沿河探路。復被我兵隔岸轟擊者不少。賊知大河難渡。遂銳意重撲松林小河。以冀由瀘定橋直趨天全。迭經土千戶王應元扼河力戰。前後共斃賊數千人。備越營都司廉吉委員王梅等及土司嶺承恩復帶夷兵於初七日。由後路抄至新場一帶。節節攻逼。十一日乘夜劫取馬鞍山。賊營逆匪猝不及防。夷兵從上壓下。殺斃賊匪數百名。遂將馬鞍山佔踞。絕賊糧道。逐日鷓鴣嶺擊斃賊無算。十三日逆匪數百人在下坝子窺探。經募步鎗派撥弁兵與上游擊包良潤由蘇村過河殺斃百餘名。餘匪四散。我兵收隊過河。從此逆勢日蹙。屢



以漸攻石逆乃以箭縛書隔河射投于戶王應元喑之以利欲使讓路王應元誓以死拒賊讓復以利誘土司嶽承恩欲使緩攻而嶽承恩攻之益急石逆自知陷入絕地憤極思退於十七日三更時之薪薪燔二百餘人聚於嶽巢而出分股一撲大河一撲松林小河皆被唐友耕蔡步鐘及王應元隔岸槍礮轟擊兼以水勢湍急登筏者悉皆沈溺對岸之賊亦紛紛倒地該逆智窮力竭困伏賊巢殺周而食繼以桑葉充饑嚼嚼殆盡一千二百日長鬚覓賊二百餘人徑至河岸自棄器械口稱投誠唐友耕蔡步鐘察其形跡可疑督令開槍礮石逆親擁大衆由水陸分撲船筏二十餘隻被水飄沒五隻其餘悉被擊沈對岸之賊攀援崖壁魚貫蹂躪我軍用火彈火箭擲射並以槍礮轟擊維時都司謝國泰已至松林地遂與千總陳太平土千戶王應元督率土兵渡過松林小河越過營將楊應剛都司慶吉委員王樽顏汝標姜由範把總史國棟練目雷顯發等亦同土司嶽承恩從馬鞍山壓下兩路齊進直撲紫打地將賊巢一律焚燬斃賊數千名山徑險仄逃竄之賊自相擁擠漢夷兵練兩向夾擊槍砲如雨夷兵復登山巔用木石滾擊賊衆墜巖落水浮屍蔽流而下者以萬餘計石逆僅率餘黨七千人奔至老鴉灘復為夷兵所阻轉重蕪失進退無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攜手投河其會受僞職老賊自溺者亦復不少巨前以石逆敢傳其死倘能設法生擒務認真確俾就顯戮庶可以釋羣疑管標楊應剛等以該逆無路逃生於洗馬姑壩立投誠免死大旗石逆果攜其一子及僞宰輔會仕和僞中丞黃再忠僞丞相章普成等並餘黨爭洗馬姑壩乞降楊應剛嶽承恩等於二十七日將石達開等五人囑留在營訊明新被誘脅及老弱者發給路票遣散四千餘人尚有一千餘名半係誘進五樓桿賊臨陣用以衝鋒遂派文武弁兵及土司嶽承恩之弟嶽承高押至大樹堡復經唐友耕派都司唐大有等帶隊過河約會副將張福勝都司慶吉等四面駐紮彈壓於五月初一日先將石達開父子及會仕和黃再忠章普成押令過河

唐友耕派游擊熊定國帶隊並募少餉所派之知縣阮恩濟等護解起程來省臣前於四月二十八日得報後  
慮其餘黨難除不盡將貽後患札飭藩司劉蓉馳往大渡河會同唐友耕等妥辦善後事宜乃石達開等於初  
三日解寨步鐘等即密派各營於初四日過河是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將偽官一百餘名悍賊二千餘  
名同時圍殺其偶有逸出者亦被夷兵沿途截殺遺散老弱者數百人此股巨匪實已剿洗淨盡石達開交  
子及會仕和黃再忠章贊成等五犯於初十日押解到省臣以石達開自寶慶敗竄粵西後傳聞異詞前會奉  
旨飭查臣亦不敢確指該逆是否尙在賊中而察其行兵詭計實與前次竄擾江西湖南湖北無異仰賴

天威現既督飭在省司道親提該犯石達開自供與洪秀全等自嚴西金田村起事即封偽王及竄擾各省  
臣崇實督飭在省司道親提該犯石達開自供與洪秀全等自嚴西金田村起事即封偽王及竄擾各省  
情形懸懸如繪皆臣所素悉語皆符合且其泉禁之氣見諸眉宇絕非尋常賊目等倫實爲石達開正身無疑  
本應儘送京師以彰國威惟因道途遙遠著名巨寇未便久稽顯戮謹援陳玉成之例當即恭請王命

將石達開極刑處死偶幸輔曾仕和黃再忠章贊成據供從賊多年受有偽職亦皆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其子  
石定忠現年五歲例應監禁俟及歲時照例辦理並將石達開原供抄錄恭呈御覽伏維石達開與洪秀全  
等首倡逆謀自粵西擾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竄踞金陵其間攻下名城戕害大吏不可勝計迨賊中憚其狡  
悍欲相屠害乃復擁衆自雄由金陵屢犯安徽江西繞竄浙江福建廣東粵境衆至數十萬圍攻湖南寶慶府  
城經大兵合剿敗遁廣西黨羽逃散陸伏山中繼而復起突由兩湖直趨川境賊衆復至十餘萬乃敢入黔滇  
仍敢由甯遠境道內窺其注意川羅志在魁過臣度其狡謀處處隨方布置不使少留空隙仰託皇太后  
皇上威福將弁兵勇暨土夷各兵用命過使該逆陷入絕地糧盡衛窮不惟全股剿滅無遺且將十餘年著名

逆首生縛到省明正典刑廉卽傳首被害裝重各省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惟李福祚一股前由黔境下竄臣已飛調臬司劉嶽昭由敘兩馳赴江津以備截剿乃此股賊匪由黔省遵義竄至綏陽正安地界適值勞崇光由川省彭水取道入黔行抵黔境之賈家寨突與賊遇出與怒拳旨來川帶有勇丁二千名行抵綏陽閱勞崇光在賈家寨與賊相持卽星馳往接剿賊擊退由正安敗遁黔川臣已知照田興德約會劉嶽昭兩面合剿至黔省苗賊各匪尤難數計在在皆與川界毗連而滇省回衆情既巨竊且土匪此聚彼散飄忽靡常竄南自滇粵各匪蹂躪以來遍地瘡痍臣萬不敢因石進巨股殄滅稍涉大意雖於餉項萬分支絀之際仍須分布兵勇以防滇黔各匪現已移調胡中和仍駐敘前並俟唐友耕所都凱旋卽令馳赴江津綦江以固邊隅俾川南各屬之民得資休息以仰副朝廷眷顧西南黎元之至意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八十三目錄

兵政二十二 勦匪下

前赴山東剿賊疏

奉 旨覆陳疏

平定擒匪策

通籌滇黔大局疏

進駐涇州籌辦軍務疏

分道進剿布置聯絡情形疏

復李制軍書

設法嚴拿哥老會匪片

操練西丹備調片

請 准匪首投誠疏

稟辦匪黨事宜

通乘緝獲緝捕海盜

辦理學堂鄉情形第二稟

擬分任文武大員查辦匪鄉疏

曾國華

曾國藩

程祖植

曾國藩

左宗棠

左宗棠

劉 蓉

沈葆楨

豐 紳

劉秉璋

徐慶陸

徐慶陸

徐慶陸

張之洞



兵政二十一勅諭下

前赴山東剿賊疏 同治四年五月

曾國燾

竊臣欽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銘傳暫行護理欽此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一日疊次 上諭防 臣趕緊赴援保衛畿疆各等因 臣部著一切擬于月內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為老營派一良將駐紮濟甯 臣亦當親赴濟甯一帶察看形勢惟僧格林沁以督師 臣臣粹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讎 朝廷責 臣討賊至切且速卽山東官民亦望 臣星速北上 臣躊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為我 皇上縷晰陳之 臣自江甯起程不能不酌帶楚勇數營以資護衛查 臣部現有之勇除劉連捷寺新調江西易開俊等分防皖南皖北外金陵未撤之兵僅存十六營人人思歸三月間因御史朱嶺參奏 諭旨飭令裁撤 臣部宣示各營防將秦淮河淤土挑竣一律撤遣此次聞有山東之行各營紛紛求歸不願北征勸諭三日始定議裁撤者十二營北征者僅四營又新募兩營合三千人作為隨 臣左右之親兵此外惟劉松山曾國之軍相距較近現已飛檄往調等候劉松山前來如其部卒不願北征 臣亦不復相強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做 臣處之營制而約束之存楚師之規模開徐兗之風氣李鴻章所部之淮勇已稱著于北方矣然尚專食稻米不慣麥麩若徐兗間能另出勁旅則北路數省到處相宜 臣鑒于金口兵勇之禍不敢強楚勇以遂征現擬劉銘傳周盛波兩軍歸 臣調遣淮勇雖稱勁旅人數尚少不敷分撥不得已

爲此迂緩之謀添募徐方之士約須三四個月乃能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捻匪積年據掠伏屬極多此次蒙古馬隊頑散恐亦爲賊所得現聞賊馬多至萬餘匹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慮昔亦有一千餘撥交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餘皆撥交會剿是鮑超兩處數月以來其結會國呈李榕部下者業已全數遣散其餘鮑超部下者卽係上杭餉議之案尙未妥議就請劉銘傳一軍添募馬隊甫經李鴻章于三月間奏請出口買馬臣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員前赴古北口一帶採買戰馬千匹約計往返程途至速亦須三月加以訓練非再得兩月斷難集事若竟不佐以馬隊而強驅步兵以當騎賊雖賣育之勇亦將不仗自難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賊北竄惟黃河天險最爲可恃防河之責自爲目前第一要義臣上次摺內即擬由河南山東豫臣另造船板仗船現在事機尤緊直隸齊魯三省均須迅速造船分列河十以壯聲勢據吳棠所奏江南之船與黃河水性不合與臣前奏相符所有斟酌船式採辦木料招募水勇應由該三省督撫悉心籌畫因地制宜惟砲位一宗北省較少金陵存留尙多臣擬撥砲三百尊分濟三省派船解至濟甯州由該三省派船前來迎接黃河水師辦成總幅可亦無拾匪之患其事雖緩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功夫難期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至于劉銘傳一軍不宜遽入直隸宜剿賊于黃河以南臣于上次摺內陳明在案茲奉節次寄諭嚴催劉銘傳濟河徑赴劉長佑軍營果使于事有所自庶設法北渡惟目前濮州范縣鄆城等處黃河南岸一片賊氛若非節節掃蕩焉能衝抵北岸若必遠避賊蹤繞路行走則上游須繞至河南蘭儀等處下游須繞至山東歷城長清等處非迂繞五六百里不能運渡河北且該軍現在兩岸尙可爲賊一擊若賊未北渡而該軍先至北岸反置動輒十無用之地似于軍情地勢均未相宜臣昨接劉銘傳來文批令在魚臺縣附近運河之處駐紮俟糧運稍裕再令進駐濟甯正籌聞接奉五月初三日寄諭仍劉銘傳由金嶺嘉祥一

平黃河南岸向內兜剿又接國瑞來者亦欲劉銘傳在黃河南岸協剿與臣暫不北渡之說相合以理勢揆之黃河夏秋咸漲劉長佑親統大軍防堵河北該逆匪驅飛渡不特劉銘傳目下不宜渡黃河也卽將來事勢稍定亦不宜令黃河之兵兼顧河北查河北備有直隸一省近年捻患尙少河南有齊豫蘇皖四省近年捻患尙多據臣愚見直隸宜另籌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岸齊豫蘇皖四省宜另籌防禦之師不便馳援河北蓋楚勇向例每日僅行四十里黃河船少萬人渡河動逾旬日若令時而北渡時而南渡我則疲于奔命賊則相去已遠殊爲非策此因行軍不能迅速不能兼顧直隸者又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于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二日到者行走太遠不能自帶米糧埋餉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約飯身更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然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軍之例每日紮營支糧埋餉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似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剿辦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若他人長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之特不能至湖北也西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卽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蘇皖辦免浙魯濟四郡而濟東泰臨以北方不遠矣河南祇能辦歸二郡而開許南汝以西方不遠矣江蘇祇能辦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泗四郡餘屬皆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二府州者縱橫千里從古四顧之場歷年捻匪出沒最劇之區若以此責成督辦之臣而以餘屬責成四省巡撫則汎地各有專屬庶務漸有歸宿計賊已於流竄驟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此因行軍不能迅速不能



須顧各省又其一端也方今暨細新隕刺寇方張山東之莩接急于星火而臣策仗事乃在半年以後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輔而臣策直刺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于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臣籌思累日非專力于擒匪最熱之十二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禍理合直陳芻蕘備 聖上之採擇

奉 旨 覆 陳 疏 回 旨 四 年

會 國 藩

竊臣於七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髮捻股匪屢滋該省兵力不敷剿辦著會國藩喬松年迅飭張得勝史念祖等軍馳赴豫省會合李世玉等將賴汝洗等股匪剿除淨盡并著會國藩添派官兵并飭副都統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游軍營聽候調遣其春壽及馬爾圖納遜兩起屬隊亦著會國藩喬松年迅飭赴豫助剿勿稍遲緩倘北是各尚有隨圍官軍現在剿辦情形若何及如何布置一切情形著迅馳奏此後晚鄂防剿事宜官文等當隨時具奏毋得仍前滯緩致朝廷久深股盼會國藩并著遵奉前旨酌量情形擇要前進駐紮以伊就近調度等因欽此查雋河集解圍以後髮捻西竄分竄兩路其向北路者為張總應任柱等曾由柘城太康扶溝洧川徑趨而內現聞將至汝洛尚無確耗其向南路者為賴汝洗李尤等曾由太和竄至沈邱鄧州周家口一帶臣於半月以前已檄調直隸提督劉銘傳全軍馳赴周家口後據陳州知府告急之奏又添調烏爾圖那遜等馬隊同援陳州積糧汝遂行走極艱然屬指計之該兩軍且內當已抵汝州賊援仗矣北竄汝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南竄陳州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萬一兵力尙單再派周成被托倫布等軍前往助之則汝洛之步隊臣批令進駐亳州以伊就近接應托倫布之馬隊前來調兵時臣已回覽其整頓一切預備赴豫矣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控剿河南之情形也 諭旨又飭富森保前赴吳昌游軍營聽候調遣之馬隊即係色爾圖義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新蔡

因大水阻隔未敢來營與臣一見色爾固善曾來臨淮臣接見欽次據稱馬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  
新種人馬俱疲檢械不齊馬匹多缺必須大加整頓乃可剿賊臣囑其即在徐州認真整頓不特色爾固善一  
此然也又有達爾濟一起係奏明由山東提歸臣處者現據閩浙督銘者稱達爾濟在兗州患病察哈爾官兵病  
者幾及一半派請穆爾齊吉林官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亦人困馬疲急須整理又有帕克巴札著一起係新  
由察哈爾調來者官兵不嫺戰事慮之病斃者尤多是數軍者若非大加整理斷難馴之向敵臣本欲急赴徐  
州料簡一切無如片候以來淮河成漲沿河民居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堤擇要時虞潰決百物缺乏臨淮  
屯紮重兵應儲之軍糧器械應修之米倉藥庫均未就緒大小道路處處被淹應俟晴久水涸乃可起程赴徐  
此區隊必須整理臣尚未至徐州之情形也 諭旨又令臣酌量前進擇要駐紮以便就近調度臣雖至愚豈  
不思步步追逼愈圍殄滅之方惟臣細細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  
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更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終底奔波終無  
大損於賊臣之愚見常欲堅持勸議於擒匪必經之途駐紮重兵如劉銘傳駐周家口賊若回竄扶淮膠陵即  
自周口迎頭擊之賊竄曹州則潘鼎新自濟甯迎頭擊之變尾追之局爲闕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匪  
臨淮迎頭擊之賊竄曹州則潘鼎新自濟甯迎頭擊之變尾追之局爲闕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匪  
幾漸有歸宿 皇上加以臣議爲可操則於臣駐兵四處之外請 旨敕下湖北河南督撫於豫之登洛宛鄆  
楚之隨襄黃府各駐勁兵一枝與諸將堅約重在攔頭迎剿不寬在賊退尾追似亦制勝之策近人多謂捻匪  
並無大志且夕可平微臣獨慮捻匪取成流寇禍患方長此賊有甚似流寇者一編凡  
流寇所以日聚日衆非良民皆樂於從賊也誠因賊騎剽劫掠居民不得耕種日里應耕則百里之民從賊

偷活千里廩耕則千里之民從賊偷活今鳳嶺徐泗諸郡幾于千里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現有賊過如鼯兵過如洗之慘民吁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想謂即從賊亦無愧色此甚似流寇之象證之可危者也凡流寇如無源之水聽其所之而此賊尚眷戀蒙亳老粟旁縣皆田之屋級而蒙亳尚有田廬之樂斯又不甚似流寇證之善善者也臣既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牙以清其源先查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屬之圩分別良莠大加懲治其餘有徐州縣次第查辦近日出有告示一件抄稿附呈御覽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爲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爲行營庶於稽查民圩督飭諸將兩有裨益

平定擒匪策

程祖植

自來流寇之起也或因於飢寒或激於殘暴不過赤子之弄兵潢池而盜匪不然也膠於習俗之凶頑成於嫗賊之挑動始猶聚之則爲盜賊散之則爲農商今則分隊立節顯官軍爲敵於是時也無論賊不可撫即撫亦不受撫得不撫所以撲滅之方哉竊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是故平擒匪之法與平殺賊不同何則觀賊之長技在據其窳計亦即在據其得勢在分其失策亦即在分蓋據則我雖驟於收復而實便於聚殲分則我雖困於備多而彼亦因而力弱若擒匪則糶而不據合而不分也流則奔突無常使我疲於奔命合則人衆勢盛我時有兵單之患又况髮賊長於攻擒則不攻而斃豈疑賊所持者步擒則所恃者固其勢又各有不同者哉然而賊匪之形不同而我之尾追而未嘗逆擊徒追而未多殺者其失則同此其所以寇愈撲而愈熾也今就擒匪情形略等方畧則曰厚兵力曰擇地利曰選輕兵曰籌餉糧曰分賊勢曰刺賊眼而已矣昔王翦伐楚請兵六十萬人灌而祖國項羽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非王翦之恃漢高之不能戰也蓋多寡之數強弱之可以分而勝負之算所恃由擒匪匪非楚項之比然楚大寇則必大舉漢其形勢也某地

建鎮某地設防何處 出奇何處 伏分其責任也 誰攻誰守 禦誰誰授 誰倚角誰迎 其頭誰披 其腹誰扼 其尾務使我軍入方齊築四面兜圍 風塵處處嚴密 攻急不得潰 入齊齊攻急不得潰 入險險攻急不得潰 於是使如釜底之魚 無路逃脫 庶有可恃之機 若不急聚大兵 爲一勞永逸之計 恐官軍驚於東而匪馳於西 匪馳於前而官軍蹙於後 師老財殫 民窮變起 明季張李之禍 可爲前鑒 所謂厚兵力者 此也 今夫陷虎者必以阱置 兔者必以罟置 兵者必置賊於死地 何以異此 昔隋奇瑜困李自成於漢中 車箱峽口可塞而殲 橋乃以困之地是猶欲遏洪水之流而不築隄也 況兵法步利於險 騎利於易 匪之狂奔以騎而任其處於利地 何以制之 昔楊武陵計陷蔡賊入川 委劉爲擊 今似宜倣其意 於險騎楚四省 擇一可設阱張羅之地 成誘或縱或驅 使彼投吾計中 設堅圍坐制之用 奇兵離剿之務 使既入不得復出 或可剋期盡平 所謂擇地利者 此也 擒匪行走趨捷 若飛官軍縛弱力追之 每苦勢不能及 迨官軍至 匪已飽颺去矣 善用兵者 固已所短 而奪彼所長 今似宜另置選鋒挑選營 中急足善行之卒 別爲一軍 又或匪係何種人 卽募其相類者 以相制 凡衝鋒破敵 迫奔逐北 以此軍當之 若壯健有餘 輕捷不足 者置爲後隊 以爲正兵之用 如此則奪其所長 非惟使匪不得得游休息 以養積蓄 銳且有迎頭者 以截其前 更可收前後夾攻之效 而逼脅打聚茶毒圍圍之患 亦有所不敢逞矣 所謂選輕兵者 此也 匪因糧於民 無地無民 卽無地無糧 官軍之糧 必須轉運 是以每多滯澀 今似宜於將用兵之地 預擇便利險要 陸通水通舟者 置廠倉其地 就附近郡邑 給公平市 價採買 儲積其中 官軍之至 隨地支給 予若所置選鋒與匪追逐之便 宜仿古法 如牛蹄炒新油 麪之類 先期製造 行軍之際 以此給之 雖奔馳千里 無得腹之虞 所謂籌餉者 此也 制賊之法 賊利在分 我必誘之 使合 賊利在合 我必誘

之使分昔人滅寇之法或招撫賊將使爲吾用或誑惑賊黨使自相攻此分其黨也或乘賊行之際以奇兵動  
旅衝其中間截爲數股賊探賊散掠之時伺其紛出急以輕兵掩襲使分者不得復合匪彼力以分而弱不至  
如橫流之不可禦天治寇猶之治水昔禹之治水分爲九河蓋以水勢太盛不得不分其流以殺其勢耳所謂  
分賊勢者此也匪馬肥遯一日可行一百里官軍當其前則不能遏其衝逐其後則不能追其跡匪當以此制  
勝此其眼也從而制之則彼廢矣夫屬可陷之使斃可擊之使遠可誘之使來可駭之使奔可餌之使不能用  
可拒之使不得違古法具在擇其便於行者師而用之則敵騎庶或可制所謂刺賊眼者此也第趙充國曰百  
聞不如一見兵難運度生未親履行則又未讀諸路文報兵情賊勢詎能得乎要領但痛盜賊之侵侮我  
家塗炭我人民草茅發憤私心計畫如此謹陳之以俟裁擇

通等游黔大局疏同治四年

曾國藩

竊臣查滇省於天下爲最遠黔省於天下爲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 聖主紹承大  
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尚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  
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資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爲本言西域者必以  
關內爲本理首商燕古今不易臣愚計謀演當以蜀爲本即以籌餉資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爲本即以籌  
餉資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滇刺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不辭惟既  
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言之近年西剿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爲數不少而又東征  
一乃以巨款解濟皖吳此外又有演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  
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爲上年俾世臨派周洪印文鑑等進剿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

蘇之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剽鎮遠府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逼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從採擇世臨不敢募勇添募大舉深入致貽黔人之望今 皇上慨然慈惠思出黔民於水火飭 皇與李鴻章妥爲籌畫新止區臣李瀚章本在臣六年之久又保李鴻章之胞兄金體回湘之冊蘇軍得力之員李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建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恐酌添不省之費以贗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暫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西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敵賦行劫久空成劫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少則 運糧銀少少則回匪難制師竭蜀力以關雲南尙恐無濟又況川北之保甯龍安須以兵防甘肅之賑川南之西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匪警兩省惟四川和善稍許即通東川一府康綏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 皇上不忍棄漢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儼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費演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兼兼東原良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改月之役果能於昭東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濟民感 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和卓生歸共酬贈回之法然後開辦以興鼓舞道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 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進剿則守黔者將因接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儲運則進剿者將因糧絕而退此慮 措手矣 臣等基擬徵兵於蘇皖林鴻年兼分餉於長沙其用心甚苦而其成效難 儻蒙 皇上俯察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經費以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

進駐涇州籌辦軍餉 同治八年六月

左宗棠

魏甘肅之患爲同。蓋爲十國。皆由陝回構禍而起。回民入居中國。由來已久。竹稱羸戎。則陝西之回也。陸渾之戎。則河南之回也。吐戎。則直隸之回也。徐戎。則江南之回也。商曰氏羌。周之域外。周兼戎索。蓋之域中。然皆臣服其人。未能變易其俗。其人雜處。夏商木齊。民其經典。則專習天方。別爲氣類。雖新教老教。有自相殘殺之時。東疆西疆。有互相猜忌之際。然至理漢民爭鬪。則攘臂紛起。彼此聯結。一氣視若公仇。其聲息潛通。迅如郵傳。卽如陝回。肇始之初。崇南回族。卽逆謀有稱。誓再阿洪者。尙在賊中。見爲戎首。各省遇有調被本地回民。必先通消息。俾陝回預爲之備。至甘肅回民。久相勾結。則業經就撫之靈州。金積堡。同屬的。清回。馬化澂。水縣。長家川。回李德。或以馬械糧食。與市易。吸其擾陝。或以官軍聲勢。浩大。勸其暫就安撫。相時而動。皆以同教一家。隱相親附。外階貌爲恭順。無異王民。內則暗肆狼狽。仍鐵他族。如甯之屬。榮之等。稍就撫。挾持官吏。而西甯。滿回。兵民各務。陰謀其掌握名爲官。回實則同。制官與准回之包。殺講心。卽出一轍。其黨堅交。固如此。陰謀詭計。卽此若。賊加夥。辦不將。誅不將。誅亦。未變。種人反側。不安。致劫大局。若。廣示。包。隨宜。招納。則賊心未死。轉瞬。矣。撤。匪。起。實。在。新。中。甘。肅。所。辦。撫。局。卽。前。軍。之。聲。也。陝。回。敗。竄。甘。肅。之。後。散。布。黑。城。子。預。籌。同心。各。回。堡。地。與。金。積。堡。相。近。有。遞。呈。求。撫。者。有。附。河。州。回。巢。者。有。由。中。衛。渡。河。東。窺。復。甘。回。者。互。和。猜。疑。不。復。如。前。此。之。因。結。甘。回。恐。官。軍。進。剿。勢。將。波及。有。預。先。自。陳。爲。良。回。者。有。因。陝。回。被。擄。推。不。納。者。屬。化。澂。亦。上。稟。代。陝。回。求。撫。臣。仍。以。前。年。分。別。剿。撫。之。諭。示。之。生。死。禍。福。必。自。擇。蓋。欲。申。明。神。武。不。殺。之。德。與。怙。惡。必。誅。之。威。以。期。久。遠。也。對。松。山。一。軍。山。清。湖。口。指。邊。化。馬。池。臣。飭。其。先。辦。三。月。軍。糧。節。節。運。送。然。後。前。進。到。花。馬。池。後。小。作。停。頓。察。看。化。澂。撫。局。及。陝。回。結。台。蹤。跡。再。定。止。其。金。順。張。隨。之。軍。則。已。回。壘。口。運。發。矣。道。員。魏。光。燾。進。屯。安。化。縣。板。橋。及。邵。陽。府。城。提。督。劉。燾。免。分。車。水。縣。總。兵。郭。福。齊。進。屯。甯。州。以。西。提。督。

丁賢發進正甯周蘭亭駐蕭金嶺互相聯絡就近屯舉以利秦甯關隴撫災黎而裕軍食臣駐軍涇州瓦雲驛  
地居慶陽折衝之中足資控御策應極速正緒黃鼎兩軍漸進平涼固原以剿北路敵隨逆回與南路之師遙  
相映帶時餉糧勤屯禦禁嚴戢戎安教仍懷 諭旨祇分良匪不分漢回爲久遠之規制賊之本盡萍蘊之不  
敢玩寇以謀戎機亦不敢求遠而忘近計也自回氛逆官軍不能制賊民間堡寨有破回逆攻破無家可歸流  
而爲匪者有因官軍誅求無厭無所控訴故而爲匪者如已撫之黃福祥惠彰等見求撫之歸芻豢張貴即剛  
入鐵原之孫百萬等指不勝屈官軍因急難回遇有成股土匪每以翎頂傷之示寵裕而安反側若輩則糾聚  
黨夥妄立營名自刻木印私製旗幟居然以統領營官自命徵糧民間藉肆剽掠無藥之民趨之若鶩似兵非  
兵似勇非勇似匪非匪似團非團泯泯琴瑟徒爲民害現聞臣軍度肅有赴各軍投效者有請助職者亦擬執  
其桀驁者東以營制均勒令歸農給以賑糧籽種收其馬械令各安生業毋相侵暴否則誅之此擬治逆回  
治土匪之大略也至甘肅兵事之壞由於餉太絀而營太多不擇將而廣募勇將領又勢力相傾各不相下任  
意進止無所秉承其勇數有一營僅止二三百名仍領五百名之糧每營每日派糧入百斤而以一半折取糧  
費而數多至一倍兩倍者如范銘所帶之勇十二營而人數實多至一萬數千則一人充勇一家隨之坐食與  
客軍之虛額相反而虛糜財同也故不能殺而不能守臣與穆圖善未嘗謀面而以所聞所見言之似愛克  
敷威在所不免賭賭非惟不知感激方且狎之穆圖善非惟不加裁抑方且柔之體事所以難於整理也臣謹  
懇明 恩命謫領戎行而未接督篆以前事權不一臣於賭賭苟令有不行卽於穆圖善愛莫能助在乾州時  
會恭錄 諭旨咨會穆圖善行抵涇州接受督篆尙未接准穆圖善咨覆所有兵事餉事一切自未便輕率置



黨羅一併撲實聲明

分道進剿布置聯絡情形疏 同治八年八月

左宗棠

竊兵事有一定之規模有自然之次第其先後緩急之節則必審賊勢軍情應之且自進駐涇州以來熟察甘肅全局北自花馬池而南少西爲鞏州遶南少東爲邈縣又東南爲慶陽爲甯州正甯折而西南爲涇州爲鞏臺遶而西包陝西所屬隴州北境隴山而西爲清水又西爲秦州清水之南爲兩當與徽縣成縣東連陝境南界蜀境而甘肅東路自北而南之路始盡以地理家稱鳥之數計之不過一千三百餘里以人行之數計之則探二千餘里此甘肅自北而南之地勢也由花馬池而西少北爲甯夏又北爲平羅由甯夏而西南爲中衛又西爲古浪古浪西北爲涼州涼州北爲鎮番西北爲永昌山丹又西北爲甘州高臺肅州遶西而南則嘉峪關矣此爲甘肅之北路由慶陽而西爲鎮原爲固原州由涇州而西爲崇信西北爲平涼府又西爲隴德爲鞏州又西爲會賢爲安定又西北至蘭州蘭州之西北爲鞏伯縣爲西甯府此爲甘肅之中路由秦州而西爲伏光甯西北爲鞏昌府又西北爲渭源又西北爲狄道州二百三十里達蘭州秦州南爲徽成東爲清水東南爲兩當西爲西和禮縣又南爲階州鞏昌之西南爲岷州洮州及各土司地此爲甘肅之南路以現在賊勢言之陝甘並回基於甘夏所屬平羅鞏州中衛一帶其東竄羅金之賊經張驪擊之沙金托海磧口進解阿拉善定遠重圍窮追至嚴宗寺復進賀蘭山距甯夏不遠未幾又擊退甯甯多斯及五勝札薩等旗之賊據張驪親金順等馬步各營又已行近磧口似邊外漸可肅清劉松山全軍七月十二日已由清瀾馳抵鎮番益將糧運後路箭筈布置備十二日之糧向花馬池前築計此時已抵花馬池進剿甯鞏之賊北路兵力已厚似邊西亦漸可肅清南路秦州一帶河州窺回自李輝武吳士邁兩軍擊敗後六月十九日又經甘軍記名提督梅開

秦幣之伏光縣北六十里馬家觀橋新縣多餘匪全遺歸某蘭州運道漸已疏通穆爾善前此停運之餉均已悉數提去昨接藩司懷保來緘每月官商搭引往來歐羅巴五六百或七八百甚有轉機河州臨道近無大販出竄穆爾善所派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總統喻正祥數天印彭忠國之二十四營已防其分駐穆爾善檄樹嶺高橋李予慶張娘壩旱角鋪以設完善之區通餉運之途俾吳士邁李耀南楊聘珍得隨時往來雖以遠戎機似南踰亦漸有肅清之望其中路平涼府屬固原以北陝回之疇零小戶多有赴營求撫者臣飭各地方官指荒絕地畝隨時安插馬朝清續稟陝回有急於就撫者有頑梗如故者臣仍以分別剿撫之章示之一面調道員魏光燾進駐慶陽提督劉端冕迎合水以防環縣竄出之賊總兵張福壽進駐董志厚之積金鎮分駐屯子鎮西學鎮提督丁賢發由正甯進駐鎮原之驛驛關以遏宿孽橫溢之賊一面調陝西提督雷正綰由平涼進駐固原之古浪川提督周蘭亭由蕭金鎮進駐瓦亭以扼南北之衝惟中路平涼一府古稱雄鎮自同逆肇畔以來府城三次失墜官軍一年未遑剿辦守令多寄居村堡刀不能制十匪甚且藉土匪自固假以義旅之名任其蠶食村堡茹柔吐剛不辨良莠有澤茶廳民張貴前剛入者因怒其兄剛五枉殺之事糾眾黨夥迫脅良民竊踞靜甯州莊浪縣水程境威我鎮水洛城等堡攻破靜莊兩屬民堡五十餘處其黨候得應攻破會甯通渭縣黃家堡各堡十七處又攻破會甯縣東北界民堡四處泰安縣民堡被攻破者未知其數聚眾至一千八百餘官軍營制廢弛器械居然齊整與鎮原匪首孫百萬遙相勾結擄掠之慘甚於逆回爲平涼秦州一大患臣前以驛馬關有賊騎突至據黃莊激隊剿之路沿鎮原縣賊出不意搶孫百萬營代理鎮原知縣廖鴻明亦獲其弟孫百智解審臣提孫百萬孫百和訊以攻破寨堡百餘寨人不計數當即斬決傳首犯事地方示衆以伸國法而快人心臣貴聞知回其黨謀變危急臣前次欽奉 寄諭都察院奏工部員外部

王夢熊遣抱以賊圍緊急等詞赴該衙門呈訴左宗棠度師入臨著卽查明該處如有賊匪窺擾卽行激兵剿  
洗以靖地方原呈着抄給閱看欽此臣欽奉之下詳察張賈罪狀尙有王夢熊所未及者此賊不除各屬殘黎  
繼罹毒害且所擾之醫莊會賢各境本蘭州中大道泰安又蘭州東南孔道均未容稍有梗阻其地居甘肅南  
北之中甯靈之間與河狄之回往來勾結不由靜莊卽出泰安騎欲南北分馳掃除餘孽而土匪從中作梗倘  
道堪虞若待駐軍防剿徒分兵力臣現調黃鼎率所部入成隊伍由煙囪化平以徑搗莊浪所轄威戎鎮岷  
緬臣且營務處前衢州鎮總兵簡傲臨由靈臺出崇信經馬頰口以壽水洛城賊巢調駐秦州之員外郎銜中書  
吳十邁道員李臨南湯勝珍等據所都進泰安清水會剿防賊南竄並搜剿臨秦安神略河另股回逆卽能迅  
速蕩平則蘭州東西一律肅清省垣僅防河州之賊無須重兵其黃鼎仍回軍平涼進固原會同雷正綰進剿  
甯靈一帶回逆秦州之軍進剿河狄逆回而甘肅大局可期復振此微臣度臨規畫調度由東而西之大略也  
穆爾善前催臣進涇州接篆奉有 諭旨昨復欽奉 諭旨飭臣進紮秦州接篆比准穆爾善緘咨又已具摺  
請 旨撥維臣由蘭度限必由中路本一定之局以形勢言之北可聯絡甯靈慶固南可聯絡鞏秦東可屏蔽  
秦川西可直趨皋蘭也以兵事言之北路劉松山定邊花馬池之軍距涇州雖僅數百里然兵燹之後餉餉不  
通文報往來必須從延安繞遠已非兼旬不能達臣接劉松山械贖又須酌量調度行知北路中路諸軍展轉  
迂回已虞貽誤若再移駐秦州則山谷間隔往返更多千有餘里尤覺聲息難通况常剿撫兼施之際隨宜因  
應事變未可預知臣駐軍道中之地尙可就近料量相機應之若移駐秦州偏於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卽中路  
亦運掉不靈似於大局所關非小且隴中頻年軍事之誤由於置平慶涇一遺不顧專就秦安一綫循道爲苟  
安之計致匪回縱橫生民荼毒如此夫豈不曰餉補時艱宜緩匪而急回也又豈不曰宜先固根本通運道暫

支危局也而其效已可觀。臣若舍涇州而進秦州局勢何以異此人之議。臣者必且謂知有穆爾善而不知有國事。知有蘭州而不知有陝甘。臣雖百喙何能辭咎。此臣所爲反覆籌維。罔知攸措者也。且以地理遠近言之。涇州至蘭州一千零二十里。由涇州繞秦州至蘭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無庸舍近而道遠。而以賊勢言之。秦州無賊。靜寧莊浪有賊。臣未可避勞而就逸。如果北路事機順利。臣嘗由涇州大道進平涼。以赴蘭州。縱或蘭州有急。臣徵南路秦州各營爲迎驅之師。撤中路平涼各營爲橫擊之師。似亦易有把握。至督餉交卸。速之宜一聽穆爾善酌量陳奏。要之甘肅兵事。臣斷不敢居功。如有疏失。亦斷不敢以未接督餉。詎過穆爾善合併聲明。

### 復李制軍書

劉蓉

頃接京口賜函。欣審台候多福。旌節將蒞會垣。閱別幾年。鴻思一見。而驟塵之性。久安山林。不欲遠涉塵市。欽企之至。悵想而已。所詢數端。實切利病。義維誠懇。輒據近所見聞。逐條覆以備采擇。兩會匪其源蓋發於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廣。胥運教之餘孽。所謂紅錢會者。其頭目曰帽頂。總目曰大帽頂。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戲有管事人員。各列名目。不可勝紀。入其會者。給予牌符。轉相煽誘。其能招聚百人者。爲百人頭領。招聚千人者。爲千人頭領。招有萬人者。卽爲萬人頭領。各立某山某堂字號。以區別之。如曰龍虎山忠義堂之類。自分支派。不相調濟。閱今且徧於天下。妄分五旗。籍兩湖江西者。其白旗籍。兩粵閩浙者。其黑旗籍。皖與河南者。爲藍旗籍。雲貴陝甘者。爲紅旗籍。獨四川者。爲黃旗籍。其教之所自出也。聞惟直隸山西兩省無之。山東兗沂曹濟一帶。亦已有傳染者。湖南行軍日久。傳衍尤多。其目或當散勇。而營官百長之資格。有轉出其下者。盡則拜跪拱立。營官百長之前。及其會中有事。則此爲散勇者。傳集其黨於山寨。開夜升高座。營官百長反從而跪拜。

之子杖則杖子罰則罰無敢諱者邇歲各軍遺撤乃史傳其教於鄉閭之造臺放竊各處堆埧惡少游蕩無業之民往往投入其中而罔規稍憐之風幾於比戶皆然甚至富家巨室亦被迫脅以從其教以官司未嘗禁革勢成孤立不得不爲暫保身家之計也比年數次竊發幸其首領多在黔營鄉團擊集所以旋起旋滅然所誅究不獲何無損毫末以故鄉村時有縱火焚屋之案了無忌畏當事者苟幸目前無事和與漠然置之屬吏承風益懷叢藎或更粉飾其詞以聞曰民間自失火耳鄉團或縛匪自送官更爲好言慰之曰吾知爾故良民後勿復然也解而縱之不肯者又更藉以詭索保結之費而所謂紀綱法度茫然無存亡賴不逞之徒益得縱恣橫行糾結徒黨以與鄉團爲患湖南之必亂莫不出三數年之間不待智者而知矣茲幸是朝尋浚詢及芻蕘或者天心默佑吾楚不欲令同歸浩劫則轉危爲安之樞機固湖湘士民所賴手同慶者也竊謂欲爲消慮未萌之計莫如舉行王陽明十家牌法令各州縣鄉村編氓挨戶聯名互相保結如有入會爲匪之人各家不肯聯保卽交團族查明分別輕重處治重者立正典刑輕者暫聽親族保結如敢扶同徇隱日後發覺九家聯坐至於聯名保結之後仍令互相稽察或有一家從新人會泄其首告免罪不卽治以徇庇之坐之法每縣選派廉明公正紳士數人會同地方官督率查辦每三年終責令州縣出具境內匪會匪切結歸入考成以杜事後誘諷日久愈玩之弊而州縣亦取具各鄉紳士切結以相統繫而專責成但得大府體精圖治實力督率嚴加勸懲計不過兩三年根株可以盡絕吏治亦當改觀或謂此類實繁思致激而生變不知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此古事之已然如神庸人悠謬之談拱手熟視以釀成大亂非公忠體國之大臣所宜出也閣下澤醜遠略迴過時流安危之機幸熟審而急圖之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李瀚章匪徒設立會名全在大吏督飭地方官設法嚴拿毋庸另立章程防正體察情形悉心妥議等因欽此臣查調紳一吹標之說意在銷患而形顯小特巨款難籌且恐聲氣滲通外匪恃內奸為護符流弊益不可問至瀚章前宜設法嚴拿自是正說弟哥老會安清逆友由來已久比而誅之則不可勝誅只得懲首惡散餘從而各處所訪頭目各人殊為惡逆密訪等正惡惡惡相對傳聞不實渠魁謝和波及和泰若畏難苟安則為惡弗推為斂奈何疑檢根株則鑿不遂而反覆再四竊以前督臣曾國藩不問其會不會只問其匪不匪一語可謂要言不煩蓋此輩不能枵腹相從其勢必出於盜竊得其所欲而後即散走據實案有從偷有犯必懲則彼無以為生何由聚而不散此用兵者斷其糧道不擊白蠟之衝也惟是緝捕為地方官母貴而近日地方官反以緝捕為畏途且以蘇省情形而論伏莽以江北為最多而地方官之缺亦以江北為最苦有極力檢密而始免虧累者有極力檢密而尚不免虧累者一盜案出捕役有費眼線有費其大者非指行眼線所能為力也會營有費廳勇有費案之破不破未可知收令之力均矣幸而破案上司拘拿又法必令招解去省或數百里或千餘里犯到省必翻供翻供必暫還舟車之費不費收令益無以為計矣故始而諱盜而後盜相習成風諱盜者以為權宜誠盜者以為陰謀况自有累事一年期滿之例官者如傳金彼以五日京兆非自待人亦以五日京兆待之誰願以緝捕自累且兼以為後任累者盜如入無人之境而會匪之根株不可動搖矣臣愚以為宜慎選收令而久任之勿狃於調劑之習使人心無助定向州縣去者稍遠者遇有劫案定供後督撫批飭本管道府覆訊相符即予就地正法俾人必知警收令不致重刑營弁長於緝捕者重賞之優擢之庶幾吏治振而盜風戢盜風戢而會匪自消矣

換練西丹餉調片

蘇省江蘇軍營 紳

才等上年五月間奏請江省七城添練西丹四千名春秋傳操各六十日每名日給口糧銀一錢餘日回屯  
農隙演武按月分旌調考選而復始能不再給口糧現在松花江南賊勢猖獗且時值封凍偷渡尤易非厚集  
兵力難資防剿查新練西丹漸有起色可供驅策請於省城原練西丹一千二百名內練出一百於呼蘭河  
原練西丹六百名內練出三百於巴彥蘇蘇原練西丹四百名內練出三百分留各該處派員朝夕訓習馬步  
槍箭刀矛等技藝就近備調擊賊除該西丹編有屬乾毋庸另籌外擬請自本年十月初一日起來年正月底  
止每名日給口糧京錢二百文三處共留演西丹七百名四個月應發京錢一萬六千八百吊不請正餉亦不  
酌懸年額徵地租查有本年巴彥蘇蘇呼蘭新升科租錢足供支發此項除動用外尚有贏餘目下各段丈地  
委員因舊案尚未查清統俟清釐竣事者都查奏合併聲明

請准首匪投誠疏 光緒九年

浙江巡撫 劉秉璋

竊臣秉璋於五月二十九日欽奉 上諭有人奏合匪金滿乞撫經台州紳民公具保狀該撫已准令投誠等  
語所奏各節有無其事著卽行奏聞等因欽此當將辦理情形附片奏明在案旋於六月十二日接據著台州  
府知府郭式昌稟稱據管帶越軍中營舉人王右人稟金滿守龍悔過自新情願投効立功願罪該舉人於六  
月初二日前往點名察其悔罪情切當經逐一點驗冊造百名作為越軍新中哨以金滿爲正哨弁金守龍爲  
副哨弁以資督率該首民等感泣圖報立功自贖等情經臣秉璋批飭該府會同統領溫台各軍 記名提督  
楊岐珍親往點驗後編成一哨歸入越軍中營交舉人王右人約束訓練守營規立功自効以贖前愆惟據  
舉人王右人稟稱前日六月十二日該署府郭式昌前往點名金滿率同諸人沿途跪接感激涕零自願刀斷  
頭効察其所留百名皆牛力強壯堪以錄用並據提督楊岐珍轉據王右人稟稱是月十七日金滿派人率獲

接匪程老二一名送官究辦是其立功自贖具有天良等語又經批向台州府將該犯程老一訊供懲辦在案以上原辦理收據分別安置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爲治之道總以安輯地方俯順輿情爲最要金滿一犯稔惡多年罪無可逭而人係土著民慮相廣該郡紳民情關桑梓以其悔罪有心因勢利導挽出屢生謝夢爾來省先赴兵部尙書彭玉麟行館叩謁直陳允其轉向臣秉璋商酌辦理以彭玉麟之威信家著聞其一言許可不但謝夢爾深以爲榮即台郡士民莫不歡忻鼓舞而金滿投誠之說運省皆知且以上達宸聰臣秉璋亦以彭玉麟老於軍事成竹在胸此舉無非爲緩靖地方起見洵行函中雖有未可失信之語是以不揣冒昧仰體皇仁好生之德開其一線用示法外之仁經舉人王右人前山東臨邑縣知縣賀瑞武生戴榮哨官陶錦華江西候補知縣徐榮榮往返開導察其情真始准率衆來營及時自剄所帶之人僅止一百名業已點驗入冊歸入越軍中營加以訓練傳就範圍亦無他慮以後附近地方再有搶劫之案即責成金滿隨時緝捕以期得力現在事已就緒合無仰懇天恩網開一面俯准金滿留營効力以順輿情而安地方實爲幸甚臣等蒙恩深重斷不敢苟且目前自當隨時留心察看以弭後患

稟辦匪竊事宜

徐廣陸

竊查阜縣陳村田赤塘尾地方距城二十五里爲赤坎埠上蓬高州雷州及入縣城必經之路其地均係王姓族居丁衆萬餘自道光季年以來鴉片禁嚴販四出該村出而稅劫劫事主莫敢鳴官後遂習劫奪爲故常疊犯搶劫重案從前地方文武屢經督飭兵役拿辦而奪犯傷官及毆差毆兵之案不一而足嗣至兵役不敢入縣懸經卑各前縣附稟有案自同治十一年經憲臺以黃昭麻草械鬥一案親駐阜縣查辦會將該村匪徒一併懲拿戮治此風稍加斂戢惟當時係因辦別案就便查拿未經專辦是以匪類異罪違礙即亦不復窮究本



年六月間卑縣赤坎軍事主朱朝棟家出有劫盜一案卑職於訪聞詳稟後分飭兵役四路嚴緝隨據該人報  
係陳村田黃匪王亞馬王那佑等糾率匪肆劫現在海壇墟分贓當即密移城守千總李大有酌帶精兵數  
名前往密捕登獲匪犯王亞馬王那勇王那佑王九血等四名押回城行抵中途突被該村匪徒王無頭與  
王木匠等數十人蜂擁出村將人犯奪去唯致傷兵目陳廷興左太陽右脇等處該弁回城馳報專職登即  
親詣該鄉家匪聞聲回散當將該族老王老福王汝佳等帶縣交差管押勒限責令緝送匪犯一面密與匪黨  
就近移撥督帶督帶輪船巡捕司督帶輪船巡捕司往港口杜該匪外竄洋之路仍密稟憲臺  
近移撥雷州有營官兵一百五十名到縣會辦隨於十一月初一日會同鄉村連日搜捕當將首犯王無頭與  
一名從犯王亞成王老福發王木匠等四名拿獲並據該族紳耆增生王兆嗣附生王際榮監生王  
汝鏡鄭正王那等呈以該族族大人多匪類不少幸幸十兵臨鄉憲請設法徹究務盡根株俾良莠有分從  
此得安生業情願設立鄉局自僱壯丁協同捕送等情據此專職竊思該鄉抗官拒捕垂三十年播劫其由實  
因丁族人多讀書人少今既該族紳耆人等自知悔前非力求安良攻匪應令蕩滌舊習量予自新但治亂  
必清其源易俗實探其本不清其致匪之本源而徒從事於捕匪則一匪復生安能與之更始爰就  
管見所及酌擬章程其目因條一曰設公局以捕匪類二曰搜軍械以遏兇萌三曰編保甲以資鈴束四曰設  
義學以興教化其設公局也於通村適中之地設公局一所酌選其族內誠實紳士十餘名為局首一面懸賞  
花紅購線捕匪一面分造戶口冊籍編立門牌所有該局之費即於該族祠堂蒸費項下支用官為稽其數目  
分毫不得置支其搜軍械也該鄉自製礮火軍械甚多不日出而劫掠械鬥若不嚴勒裁教則貽害匪淺甲已  
資成各所房長查明件數印以火烙勒令繳官寄庫其編保甲也該族大小四五十家若不設法清釐不特良

業不分即族老亦無從覺察茲已飭令先將戶口人籍造列清冊仍按十家爲一甲立甲長一人五甲立黨副一人十甲立黨正一人百甲立黨董一人以次遞加鈐東村民一經犯法以次責成編送衙底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戶知而不舉獲者按以連坐之科其設義學也該鄉家祠最多各有祭產存積其平日無非用以作械鬥及贖買頂兇之資現經飭令該房族悉數開出田產數目每年出息若干除提給春秋祭掃外餘資悉令撥作義學膏火建立義學四所每年將每學出入用款報官一次其祭產最多者爲王禮士祠乃該村各爨所共之支祖現今將該祠改爲書院其原有公費撥爲膏火花紅延請鄰紳經明行修之士爲山長聚其子弟俊秀者肄業其中俾以詩書化其鴛凌之氣以上四條或已開辦未竣或現甫議舉行容俟辦有端倪再行稟陳憲鑒至所請雷州營兵現在搜捕彈壓在在需人未便遽議裁撤其所請活波輪船因雷河瓊州差務緊要未便久曠且現在首犯已獲而近海各港口復經專設巡船移撥東山水師營兵丁隨時協緝自應移請馮都司督帶輪拖船隻先行回省銷差以免延曠除再會督營兵鄉勇勦限嚴緝遺匪務獲並將現獲各犯查照所犯原案分別按辦外所有專縣陳封田赤塘尾王姓匪鄉奪犯傷兵藥費卑職稟奉移派兵勇到縣會辦拿獲首犯各犯現仍嚴搜餘匪布留善後各緣由理合通稟察核俯賜批示祇遵幸甚

通稟請議得捕海盜

徐慶隆

廉陸瀝查下游濱海各郡沿海居民在洋伺劫所在多有其漁船編發執照印以火烙久奉通飭舉行廉陸所知半未弛懈第駕艘行劫者雖係漁船然其中固有本船漁戶商元同行者亦有帶主並不甘心被脅駕駛者且有舖去船隻遂主登岸強盜自駕行劫者大率下游盜案其來源有三一曰澳門洋盜也二曰離越交界洋盜也三曰土著匪盜也其土著匪盜不難於捕而難於治竊在州縣之因循何則土著之盜三五成羣偶乘漁

船停泊掠以行劫得贖而聽其勢即散若責成族鄰細送多防勇役訪擊亦屬易制無如擊獲到官有設言尋仇與事主互訟以掩其盜情者有願屬生監聯名公保以灌惑耳目者有營求陽役播報謠言以飾其枉抑者州縣執不辜甯釋之文又不能當機立法往往承審一二堂不能得實則則問省繫不旋踵而保釋迨逾數者甫經報官經親族調處賠賠相率私和事主選具悔狀州縣幸其無事亦姑置之是以殺越之風習爲恆事也然此猶其弊之淺者耳大抵粵東州縣雖盜居多盜案十起報官未必及半而官之遇報者又十不及一一案既出武營汛弁所轄捕員恐干四參首先力求誰匿倘遇州縣持正又必禁朽事主使其牽延不報脅之以威誘之以利無能獲有州縣見盜案之多屢干申飭懸賞者恐以去官固寵者恐以失意又見習相諱盜不至立陷賊參是以尤而效之曰趨苟簡名曰服水土同官寮友習以爲能其至別縣破獲移送歸案或奉上司札發該州縣不特全無愧勵之萌必且展轉遷延多方開脫務使縱之而後已然後懸拾供贖不確等詞稟覆了事掩其諱盜之跡此七竇匪盜應責成州縣破除積習實心懲辦者也其洋盜自澳門來者係由澳門洋人招集無賴給發本錢令其于放夏之交下赴高廉雷瓊一帶游弋伺劫大抵皆船堅砲利盜悍而多沿海水島不兼帶輪船者勢不能敵即輪船所駐之地途徑得宜往擊該匪船駛赴淺沙港口潛行避匿輪船遠在水深地方可望而不可即無如之何卽用隨帶之小舢板載兵往捕則又船小兵單反受其制其伴盜自華越交界來者可望而不可即無如之何卽用隨帶之小舢板載兵往捕則又船小兵單反受其制其伴盜自華越交界來者係在中華越兩交界地方曰狗頭山曰阿婆高等處其地卑巖未經親歷不能周知但迭經獲盜訊供稱該處在羣山之中島嶼林峙海道相通綿長約數十里盜船或百餘艘或數十艘艦集于此其中頭目非一有一目而統數船者有一目而統一船者最雄黠者爲陳大卽陽江大爲鄧大仔爲朱槐爲高老青皆每人統七八船每遇出劫之期均由賊日招集外來流亡之人發給工賃收爲黨羽彼處近欽州越南交界之腰街兩區游

民飄流無歸無不蠅聚蟻附依山亦有居戶數百家半係以盜爲生或除與賊匪伴煙薪米以取其利爲餬口計前于同治年間曾經前督憲瑞訪派輪船大舉前往搜捕當時雖有擒斬但水程紆迴徑路險固該匪等聞風竄匿更不能淨絕根株這官兵既回賊跡旋聚現在春秋之交勳皆揭帆內來行劫擄括既飽旋又颶去此儻門洋盜及華越交界洋盜應責成督帶輪船及水師洋巡各員變通盡善設法整頓者也廣慶縣以爲責成州縣者當布便宜之令而嚴謹飾之科當計獲盜之功而寬諒防之例蓋粵東搶劫成風在近省各郡縣幾于無日無案卽下四府各縣亦幾每月有案從未有一縣之丙一年之間並無盜案者然而通報到省者十不及一二何也皆州縣諱盜不報耳今若推廣宜諭酌定外辦條規不以案多案少爲州縣殿最之方而以已破未破爲州縣功過之地倘一案而僅獲一人卽准邀免調參以寬其文網倘十案而已破五案卽准功過相抵而略其科條其有事主未經報案者經州縣訪聞許其按月列摺彙報一次若有破獲亦准其與未獲別案互抵功過如一月出有十案能全破而獲盜數多者准酌加保獎獲十之八九者亦從優外獎六七成者酌給記功倘有諱匿一經發覺卽予特參府州揭報在先准其免議若待上司行查而始補揭者並嚴議之州縣獲鄰境之案其犯數足請內夢者仍予奏獎若僅獲一二者者一起准抵未獲本屬編起之鴻能獲盜而審出別縣據匿之案一起准抵本屬未獲四起之過比于理通成例之中隱窩核實辦公之通州縣無諱飾則台當盜風之熾鴦上憲可以周知州縣不遵難則台邑盜賊之來源牧令可以漸熟由是則胥壬知懼冤濫亦稀窮是審盜之難倍于尋常詞訟事非經親目觀必不能洞中隱微案無證據尤難以信請方寸偏干刑輦者既慮冤抑之多狃于哀矜者又啓縱容之禍然冤抑之弊有據而易察縱容之弊無形而難知竊見粵東巨盜屢獲屢釋釋愈多則賊賊愈肆皆由閩刑者託名矜慎率信狹供不事研求之所致不知此賊一縱爲害尤大以此求

禍必無是情甚至妄棄營兵坐以謀良之罪反究事主科以擅殺之條近來營兵不敢邀功鄉民不敢捕盜皆不肯州縣作而致之耳誠使州縣復習全除虛心推鞠有盜必究有功必揚正本清源一二年後境內必靖廣陸所謂實成州縣者此也至水師無船已非一日即近來聞有二二補設者要皆因陋就簡以民商船隻改造而成非復從前拖督紅單可比矣丁苟失教艘不特風濤沙線非所夙諳即遇巨浪長風動欲眩吐以此捕賊何以勝之應請酌令各營重設師船以資得力縱因經費支絀不能全復舊規亦宜稍具規模俾得藉資巡緝船械疏備乃可責令洋巡如再徒托虛名應請立予參究兵丁酌定教限如在限外仍不銷練船務者即將因循之備弁從重懲罰倘有獲盜弁兵應請不惜焚拔倘獲到真賊州縣不能審出實情准其緝實稟請飭發附近審斷明允之員覆訊究辦以免沈抑至國獲贖物為研訊要據並請通飭各營務須約束兵丁逐件解驗不准隱匿私分轉成疑案如贖物悉數解請准於案結時由縣稟請優給獎敘輪船利臨大敵而不利逐小寇利戰大將而不利入小港觸見外洋兵船隨帶必有大輪板一二隻其制可容三三十人船頭可安小銅墩一二尊應請使利應請分飭管帶之員酌度情形量為添置其分段處所幅額太闊照料難周應於所在添設偵探一團賊船入境即行飛速報知應請復獲盜保獎之章以作其氣寬嚴防詰問之責以達其情仍於每月將見閱轄內失事之案彙報一次但有隱諱即予嚴懲倘有捕獲即免究詰亦可察見州縣緝盜之情廣陸所請實成亦飭洋巡及管帶輪船之員者此也總之捕盜之責文武並司強盜之方州縣尤重如果所在收令彈心所事受任既專有犯必懲有功必錄不諱飾以文過不姑息以養奸不壞人之功以沒其勞動不徇人之請而任其因循威信既行感孚自遠是又在州縣之得其人耳

辦理學堂情形第一稟

徐廣陸

據照蘇南大樹橋一帶機工糾聚滋事乘機搶掠一案先經卑職遵奉憲諭會同黃署廣州協營帶兵勇前往查辦業將該地情形會銜馳稟總督督稟後當查局台之眾譟已勸歸而震驚之心恐仍未服經出而曉諭其罪狀明示以是日形勢非兵力不足以制情理不足以勝德以兵氣一揚愛傷始不可計為民父母不忍立于誅戮如果再事兇頑則亂民在所必殛仍勒令各鄉紳耆父老誠約子弟不許出村是夜復示各鄉人心漸知懼伏次日即眾情漸斃各不敢持械出鄉旋奉批撤下鄉訓商周至並添派余參將率帶統領勇一營會辦以壯聲威仰見大人慎重周詳思慮預防至意下懷不勝感佩當查該處附近鄉鎮以華夏華滿兩鄉最為攢聚平日劇盜尤多此次聚眾斂鋒皆兩鄉匪徒為倡而十八日攻撲學堂鄉亦兩鄉之人充作頭謀若不 加搜捕無以振肅紀綱當即會督前赴圍擊登獲匪馮亞敬馮兆炳馮亞章馮通茂四名餘皆量釋又得獲潘潘匪徒陸大牛真一名又拘到師傅廟廟祝潘福沈一名先後審明斷事情由並送犯劫案其供開首犯馮亞津馮亞善因畏罪先逃當獲其親屬管押勒令引拿並將逃犯房屋一律暫封如果逾限不交即行拆毀何本犯趙日獲案仍許給還此卑職等查辦獲犯之大略也隨查沿海各省製辦機器均係由官設局委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置置即如長江輪船往來除招商局及伴商買器外並無內地商人置用買賣又如本省定章除捕盜私外不得以輪船取運貨物運搭人客即官用之船亦須稟明立案原以杜富商大賈牟利病民立法極為詳密今蘇厚昌等店擅製機器縱經並未稟明立案以致失業備流藉端嗾在機工藉端鬧事固應嚴懲而所用機器俗名曳渡又名糕偶者卑職詳加考察每偶約用女工四百餘人男工一百餘人無論男女混雜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統計江浦一帶共有機器一十一座應用四千四百餘工以一敵十較之寶華四萬四千餘人之生棄夫以十一家股商之獲利而失數萬家貧戶之資生我

國家民爲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應永寧勸導以安民樂隨取到各店永不復開結狀勸將前項機器依限自行變價以示持平惟從前之牟利情尚可原日後之效尤弊當永杜應請批示立案以塞覬覦第是西樵一帶機工至三四萬人私自設立捐輪堂名目恃衆橫行凌辱鄉里其間抗官拒捕犯有舊案前稟業已陳明此外聚賭成羣散賭窟積小則酗酒打架大則強劫行搶所犯不一約束最難倘非嚴定章程忠似難癒後更難制隨經專職諭飭各局嗣後機工人等須令十人設立工頭一人一鄉設立團首一人非機店結保不准承充團首非團首保結不准蓋此機織每季首月造冊送交公局由局紳加結送縣以便稽查平時則層層管束一遇滋事卽責成繩受現已移行九江守備江浦巡檢督同查造約計一月可望呈冊到官此專職佈置善後之大略也至本案首犯雖在緝未獲而現獲各犯除陸大牛其及胡祝涌囑洗情罪尚未訊明應俟研訊擬辦外所有馮亞敬等門名均已訊明在場械搶並另犯劫案應卽解赴贛局覆訊明確按例分別稟請擬以斬決梟示另錄供摺恭呈 聖鑒

擬分任文武大員查辦匪劫疏 光緒十二年

兩廣總督張之洞

竊維廣東善民爲害地方者匪有三類一曰盜劫一曰拜會一曰械鬥盜以搶擄會以糾黨械以焚殺三者互相出入統名曰約會多則爲盜盜強則助鬥鬥久則招募會盜各匪皆入其中習俗相沿羶牙日盛擾害農商擾亂法紀茲以廣州府屬沿海各縣肇慶韶州兩府沿江各縣及廉州瓊州兩府洋面爲最多會以惠州府及毗連香港之九龍司等處爲最多高廉所屬亦漸變衍匪以惠南廣三府爲最多廉瓊次之廣東南門連則以香港澳門爲窟穴廉瓊匪徒則以越南爲逃藪溯查同治以前潮州府屬最號難治焚殺相尋田埔荒蕪商旅斃足錢糧抗完民不畏官幾同化外經前督臣瑞麟於同治七年 奏派署潮州鎮總兵方耀帶兵勦游屬懸

匪鄉清釐積案先後拿獲首要匪犯一千一百餘名盡法懲治民情大懼近十餘年來標屬遂爲安土嗣後同治十年有查辦韶州翁源等處上匪廣州東莞劫歲械鬪之案同治十一年有剿捕東西兩省交界高廉等處伏莽之案光緒三年有查辦惠州匪竊之案無不備以兵威勸交匪犯砲械一時稍爲斂跡終以未經大加懲創撤營之後其結盟拜會劫鬪復如故比年以來沿海辦防未及清釐內地高州之雷白惠州之徐山於光緒八年十年先後滋事雖經創辦未絕根株兼以游勇海盜踴集會匪暴鄉悍族互相勾煽助勢黨類衆仇殺益多數次攻擊勦連一二十鄉村鎮劫掠月至三十起其大姓恃強凌虐豪匪抗官視爲常事非文告所能禁非縣汛所能理若不趁此軍事稍暇之時由統兵大員酌帶營勇前往懸來該事地方督同該管文武剖分良莠詳查聲由示以軍威勸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圍捕痛懲積惡重治窩家申嚴條約鈐東化導則將來禍患誠恐未已臣等維安良除莠古有明箴是爲杜遏亂萌之藎必先行辟以止辟之政迭經督辦欽廉防務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署水師提督方耀著陸路提督鄭紹忠電函往覆屢次面商均以爲此時應辦之事未可養權遺慮以致燎原難滅現擬將粵省各州縣著名匪鄉澈底查辦會匪盜匪門匪一體清釐以惠潮爲一路廣州爲一路廉州爲一路惠州海豐陸豐兩縣悍鄉最多匪徒最衆從前整族倡亂已非一次近日情形兇橫日甚此處應先行舉辦擬以方耀專辦該處劉近水師所轄者附焉其餘惠境所屬各縣屬陸路提督轄者以鄭紹忠會同辦理以鄭紹忠專辦廣州番禺東莞香山新會新甯清遠花縣佛岡等處督同署廣州協副將鄧安邦辦理韶州肇慶兩府界連廣屬者亦附焉其近海匪鄉則以方耀會同辦理以馮子材專辦欽廉等處其佛面盜匪及九頭山匪巢則飭陽江鎮總兵黃廷彪統帶兵輪暨該管水師巡艇協同馮子材之軍剿捕至於飭供定罪究以前之案情立以後之約法必須道府大員會同妥辦惠州即委署惠潮嘉道益勳廣州即委



署督糧道李蔭廉州帥委署廉州府李璣會同辦理責令該道府等督率委員將捕獲捆送各匪調核案卷研究是非其情節較重者行不法有據殺糾匪實據者即予正法餘則分別懲治保釋剪除積年巨魁以生其儆畏之心扶持一鄉端人並予以鈐束之柄略仿潮州章程設立約正約副族正族副房正房副實成稽查勸導給以札諭榮以頂戴匾額以後該鄉如有各項匪徒即令舉首捆送令俾徒皆歸於就紀獷俗以漸而轉移

國法彰明穢瓊溝邊匪可保全良善杜絕亂階馮子材勳感夙著性慈愛民以辦本地土匪自可藉如方耀鄭紹忠歷年辦匪久著成效均能明達事理不致冤誣案所信服臣等又諄囑馮子材等轉飭各將弁辦案與賊魁有別捕匪與嬰敵不同仍當酌量重輕猛相濟毋得過爲操切至於劣紳豪棍保匪認良於此舉甚爲不便其造作謠言蜚辭誣構惡所不免臣等惟有勸商辦法考究實情不以浮言而撼大局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子惠通氓之至意

刑政一 刑論

與王威齊太守論自新所書

罪疑惟輕說

體法外之仁

戒淫刑

慎疑獄

皋陶論

書爰鞠獄

書張文和公執事

審明逸西積獲匪犯就地正法片

慎重刑章疏

酌擬搶劫重案就地正法各條疏

覆照籌議軍犯情形疏

命盜案件請暫行變通辦理疏

人命重案擬推返復舊制疏

張誠

裕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李元度

周樹槐

李元度

林則徐

胡慶源

慶發泉

丁寶楨

劉錦棠

劉錦棠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四

刑政一 刑論

上海葛士澄子諱

與王成實太守論自新所書

張誠

邑中自新所前明公奉 上諭拆毀士民額手稱慶今聞劉明府謬憲讓復業已興工固邑人俯皇皇在劉明府祇因賊匪滋多起見不暇深謀遠慮不知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昔年李明府創建之時原以小竊賊匪不忍使之自外 王化故每人給錢百文令其執業習勤自餬其口不加桎梏一年無過復起良民此自新所以命名原與圍圍不同立意固甚善也其後日甚一日先之以鎖鏈鎖鑼之不已繼之以鏡靠鐵靠之不已繼之以木籠於是收自新所者始無異入獄矣然始而入其中者但有竊賊耳久之而爭訟者亦入其中生員監生皆有時不免衣冠士族獲與盜賊爲伍鄉黨自好者屏之不齒從此永絕自新之路在創始者亦不料其流弊之至於斯也然而迭經賢有司茲茲土而終不能革者則皆胥吏爲之蔽也蓋小民一收自新所自刑房書役獄卒以至捕役皆有例錢其有財者尙可支持若赤貧無資則榜掠拘禁百般惡毒更甚於獄故民間有甯入監毋收所之謠而胥吏等視爲利藪委曲隱蔽無不借盜賊爲詞譯其官長之聽不知責成捕快有案嚴懲竊匪自少不在自新所之設與不設也不然何自新所未設以前與既毀以後未見盜賊之充斥也無如地方鄉紳以其不甚切於己不肯直言而自新所爲害之大無由達於有司之聽矣誠前爲明公獻覈一得而今不爲劉明府言者子夏曰信而後諫如明公之不鄙迂謙始能言聽計從耳劉明府甫獲斷刑何敢未同而言然此事所關於閭閻甚大白維熱腸不忍默默幸明公尙未出臺敢藉大力挽回德澤何窮如蒙劉明府允從當屬

其即日拆成白地永斷根株母使日後茲熟土者重鑿胥吏之惑而輒思復興也前日明公曰舊命尹之政怒以告新令尹此其最要者矣

罪疑惟輕說

容謙

余惡夫曲法者之長惡也乃作救生不救死之論以正之又爲寬縱辨以申之既而有疑獄余爲從輕縱之客有笑於座者曰是寬乎是嚴乎抑何以異於救生不救死余曰是非所謂寬尤非所謂縱蓋疑也其情疑而難明其跡似而未真以爲不殺人歟則其情與跡皆疑於殺人疑於殺入而出之吾無以質生者故轉之然而不得謂爲寬何也夫宥過無大蓋其情與跡皆疑於不殺人疑於不殺人而入之吾無以質生者故轉之然而不得謂爲寬何也夫宥過無大蓋必有以信其過之大而無疑雖大而有之則刑不濫故爲寬夫刑故無小蓋必有以信其故之小而無疑即小而刑之則刑亦不濫故亦爲寬若夫情真罪當而曲脫之則是明知其殺人而故縱之也故寬與縱皆非疑之謂也經曰罪疑惟輕而釋之曰與其殺不辜不如失不經蓋聖人之慎也慎而名之曰失蓋不敢託於寬正恐其流於縱也曰然則何以異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曰吾惟救生者故不敢重其罪抑惟救死者故未嘗脫其罪是於生與死兩平也曰若是則凡犯法者皆將請張爲幻以圖有司之矚明而天下之疑獄滋繁而皆從而輕之則姦宄將無所不至母乃非惟明克允之旨乎余曰不然夫爾張爲幻者特設爲可疑而非真有可疑者也吾準之以情懲之以跡曲爲盡之旁爲證之則其疑必破故曰明明則出入無所遺然而聖人不敢矜其明以天下謂自有不可明之事也有殺人之情無殺人之跡則疑有殺人之跡無殺人之情則疑有所仇而殺之有所懼而殺之有所猜嫌忌妒而殺之皆情也而未嘗實見其殺之則疑或備毆殺之或金刃殺之或藥毒水火殺之或昏夜殺之或山僻野外殺之或謀主使人殺之皆跡也而圖毆之傷或輕不足以致死金刃之傷最久

論事而死者藥物水火之傷或未見其所用藥物水火之情狀昏夜山野指爲盜殺而或未嘗失財指爲仇殺而其仇或不指於所指之人或所指之人容貌辭氣皆非能殺人之人指爲謀主而其人或愚拙不足以爲謀主則疑至於遠年之案證據盡亡論省之安形禁意則無所不疑疑者不可得而明者也於此而欲於其明正恐死者不待昭雪之天而生者且入黑暗之地故聖人特著之於經曰罪疑惟輕疑非明也而有以適明之輕非寬也而有以妙寬之用其說救生不致死之故緩人罪豈同擊敵客無以對因書以識之

體法外之仁

宋邦彥

有定者法也無定者情也以有定之法準無定之情法無可宥而情實可矜可原於是有法外之仁焉如老幼廢疾婦女流罪以下並准收贖親屬除謀反叛得相容隱犯罪自首童子寬貸死罪非常赦不原者並犯徒流者俱准留養此細始不可殫陳其有就地隨時宜加矜恕者全在閭閻官留意體察庶不愧仁人之用心也

經訓

會葬典金作贖刑曹災肆赦

會葬過失  
災江不幸

周禮一宥曰不讎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羸三赦曰蠢愚

戒淫刑

宋邦彥

非刑拷訊本干例禁卽尋常扑責亦宜慎重蓋無論罪犯之重輕衡情引律法自難逃若欲取供辭全在虛妄詳詢真偽自分曲直自見萬不容率以刑求自來冤獄未有不以鍛鍊誣服者昔明遠先生作令常於左右嘗親民如傷四字士大夫苟時存此心則惻隱之念生自不忍以喜怒加人矣

經訓

書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爾無忿疾于頑 呂刑哀敬折獄

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慎疑獄

宋邦彥

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情尚且哀矜豈有疑似揣摩可爲定論者乎如遇疑似難明之案或姑緩核以期熟察或從末減以示矜全切勿鹵莽鍛鍊致成冤獄戒之戒之

經讀

書大禹謨罪疑惟輕 又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禮王制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皋陶論

李元度

孟子論道統首堯舜而以禹皋陶爲見而矜之子夏亦曰舜有天下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言皋陶則賤桀契矣能知堯舜者莫皋陶若也然觀皋陶擢舜不過曰帝德罔愆罔愆者無過失云爾夫以舜之濬哲文明宜若智屬萬物者而其命皋陶作士又誠以惟明克允是必當當其功刑當其罪不失入亦不失出乃可謂明且允也然而舜不自信皋陶亦不自信也故不頌舜之大智而第以寬簡爲罔愆之本至指其寬簡之實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夫失不經豈可爲誦而對殺不辜而言則甯出乎此也且功罪皆曰疑是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猶不能使實罰悉當也但可疑者必從寬耳不能使罪人必得也但無辜者不至受戮耳尚厚此舜與皋陶深體好生之德惟恐殺一不辜之苦心也所謂罔愆但求不失好生之本心而已其所以爲得其所爲 罔之知舜獄且夫世之治亂民之死生休戚繫乎君相之一心閱者無論已正恐天質其明恃其

觀察而以擊斷行之自謂無疑而其失也多矣夫聰明睿智豈有過於舜者乃獨不能保其無疑以失後之人自視聰明孰與舜多而必謂功罪無疑刑罰悉中是欲求勝於舜也舜必不可勝而民之被其毒已不可勝道矣是皋陶所大懼也皋陶刑官也而其言若此然後知申韓商鞅之術武健酷悍好生之德真千古罪人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未歐陽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知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之一說者庶幾與皋陶之論相發明哉自申韓之毒中於人心後世酷吏史不絕賢即號稱儒者亦往往持論傷激鄙好生者爲婦人之仁自皋陶觀之皆兇舜之罪人也舜之稱皋陶也曰明五刑弼五教民陷于中時乃功所謂協中者未嘗自信爲協也與其遜也竊不及時時恐失中乃猶得乎中耳烏庸舜皋陶明良一德若此宜其獨任見知之統而仁覆天下哉

書梁陽獄

周樹槐

梁陽民姚啞生而啞復瞶一目瞽餘一目亦眇啞父曰連印娶陳氏生啞及毛姚七者連印從父弟也梁陽民次山而居曰審連印與姚七審比連印故以謎人游大康遂列肆居之以陳及二子僑爲陳俾殿連印眇其一目連印怒而去乃以二子歸從七母居連印歸爲妻俾故與七謀共報之不肯連印忿遂以毛去毛怒天不歸陳與啞留久之七審敵與七移居連印審啞日出乞或數日不歸歸則棖七敵審中遭鄰婦孫那氏逼奪聞呻入視陳臥地血被憤駭問曰啞啞再問之不容村人集說已不能語遂死於是鍾連啞及七等械之者會鞠啞聽使吏大聲呼之不聞使連印前詰之初若不識者審視良久置其臂連印領之手衣而縫又領之窺窺其窺而號已伸七指又爲挽髻插髻及兩人臥狀官意之曰是其母有所私耶念七指曰同居閻七也呼七試使近之啞怒腕引連印拳欲擊之曰是矣問連印曰不知問鄰人曰有之七不能隱具伏遂及啞殺母狀初



陳從七母屠七通姦及同居連印磨而七母死連印久不相聞噎又時出不歸亦別宿七與陳繼然居室矣一日噎見之忿吼持刀欲刺七七奪刀轉而痛捶之至是噎長喞門七結釋出適其帶陳所復入案之噎出取鑲奔七七跌噎固眇七乃出其後擁之噎奪而脫七隱身暗隙陳復自後擁之噎反刺之仆審視母也釋鑲吳七走出噎追七弗及獄具巡撫程公祖洛疑之曰噎汝母獨鄰婦述其母生前片語方其呻吟悵亂之時語容有不盡他未有見者見者獨七七淫者其言未可信庸知非七殺之妾罪噎乎而噎不能言語之又不得乃緣囚於庭出二風一爲婦人備臥一爲男子持鑲授噎詭祝乃剪紙爲鑲與之噎手鑲七復指七爲七擁已狀囚反制已乃取婦人鬋哭之公又令以婦人置紙鑲昇七促割之噎奪鑲頓首伏公乃謂連印曰何如曰是矣獄奏刑部嘗噎殺姦殺母非所期援故事以請奏上噎得末減喪七市

書張文和公逸事

李元度

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嗣其父文端公宅百接 封勳宜伯身後配妻 太廟其嘉謨偉績既詳 國史矣而有二事世不盡知其遺禍於士民尤甚謹據公所著澄懷園語特書之以爲司法者勸焉康熙五十九年公官刑部侍郎山東驟集聚劫村落渠魁六七八人各率黨數百橫行南北道幾梗又青州賭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巡撫總兵官捕獲百五十餘人事 昭 謂公督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驟赴山東會同巡撫總兵官按治 聖祖面諭曰奸民聚眾妄稱僞將並名號謀爲不軌說明後康大辟者即在濟南正法應成者分別發遣公銜 命往細察獄辭廉得其概昌言曰此案非叛案也果曰如何公曰據供有仁義王義勇王及無敵將軍飛殿將軍之稱觀飛殿一字不過市井練號耳無足深究也果皆曰然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人成三十五人用肉刑斬脚筋者十八人殘廢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者省釋者一十五人初盜魁供某名下

有粟四百某名下有粟五百合計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止說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外不逮一人卽各囚所供或充某姓佃戶某姓家人在某鄉紳富家傭工或賃居某姓房屋亦概不問是殺也守土官自巡撫總兵至典史千把總均有失察及疏縱罪公仍錄其捕盜功聲請免議獄具地方吏進曰寬則寬矣第好民黨羽衆未拔治者尚有數千人公等還朝萬一再懇勸各將誰執公笑曰吾知仰體 聖主罪惡相酬之意而已若爲有司游說以多殺爲防戡計誓不爲也且以用法寬而獲咎亦無此天理既而匪黨悉解散數十年山東卒無警迨雍正十年公以大學士總吏部刑部事山東巡撫奏紳士欠糧者千餘人法並應緩部臣引例奏 世宗以問部臣都臣曰法如此不獲無以警衆須以問公公頓首曰紳士抗糧固當緩第山東兩年荒歉情可原與頑抗者有間可否乞 恩寬限一年俟來歲不完繩以法未晚 上愀然曰爾言是遂降寬限三年之 旨先是康熙初江蘇巡撫宋國治彙劾欠糧紳士萬餘人並予降黜貶徐元文坐族人欠糧亦左遷屢依衝繩甚至公一言而東人免譴奪者進士舉貢生監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彼此相形仁言之利溥矣 兩朝聖人好生如天地從善如流談度越千古而公之宅心行政若是 明良一德其保世而歸大也宜哉世之司法者勸以深刻爲能奉行律例爲生不可破觀此可爽然失矣

審明通西續獲匪犯就地正法片

林則徐

此次通西一帶查拿漢回各匪呼應較靈一則藉兵練之多地方嚴營不慮勢孤力弱再則因臣林則徐親駐其地獲到之犯一經提審明確立時懲辦其罪重大者即恭 王命就地正法毋庸遠解到省聽候逐層審轉各文武皆以此次辦賊可免累官倍見踴躍從事而漢回百姓官警犯法之被刑亦皆誤當警悚慈回至省城與臣程喬采備述道西民情并公同講求久安之策訪查滇省向來解犯種種受累凡重犯一名到省沿

途口竊擄夫及倉派差役兵丁飯食無非地方官賠墊距省愈遠則需費愈多緣滇中幅輿遼闊一縣所轄有至七八百里之遙者而又跬步皆山夫價較他處數倍地方官自起解重犯到省以迄審明辦決已不勝賠累之多設有在省翻供往還駁審或調原審官到省隨同覆訊則州縣因辦理一犯而累月經年奔馳驅滯不得回任者有之且此種匪犯不特於解省後恃無旁證最易狡翻即其起解在途先已難於馴伏緣有過人臂力扭斷鐵靠擊折木籠皆爲若輩慣技甚至路僻徑歧之處其匪黨暗聚多人潛謀劫奪若兵役力不相敵致被殺傷遂將要犯劫去長解短解之官均遭參劾留緝而要犯終致漏網者有之大抵地方官實心整頓者少畏難苟安者多以爲因擊犯而受累無窮不如陽奉陰違轉爲得計即使上司嚴行督飭亦祇擊獲零星塞責其於大幫巨股結夥多人者轉不敢輕易下手盜賊之所以熾熾病根多由於此其被賊戕殺之家非不誣嗚官擊辦而擊不到案或到而復逃則被其復復之害更甚故有被賊而並不敢呈告者訪聞迤西一帶向有賊不畏官官畏賊民雖被賊莫嗚官之謠因是各鄉莊以防賊爲名設牛叢以聚衆始而獲賊擅殺並不報官迨後彼此仇仇所殺多非真賊而大夥奸盜轉得勾結橫行莫敢過問頹風已久不得不竭力挽回此次幸乘全勝兵威得以大加懲創而將來各屬緝捕要務竟無一刻可任放鬆然欲責其不鬆先須使之免累因思大夥巨匪被擊之時當場格殺者不係例許勿論其擊到匪犯內如有患病受傷易致倖逃類織抑或黨與甚衆氣力過強沿途實難防範者擬即准其就近批解道府審已明確由道移明臬司具詳督核核明情罪果否允當卽由臬等咨行該處註銷之提鎮恭請 王命就地正法非獨所獲兇盜可免長途被劫被逃而行刑於犯事地方俾被害者願伸其冤抑梗頑者共鑒於刑且地方官不至畏累苟安得捕可刈奮地以亦賊安良之一法除尋常命盜各案仍按例逐名批解不准掣照辦理外臣等爲掃清匪類起見一時擬請嚴法辦理以期

匪徒盜竊圍劫安靖

慎五刑章疏

御史胡震源

竊惟京師入夏以來雨澤稀少迭奉 諭旨飭部清蠶庶幾屢詔 皇上親詣行禮虔誠申禱久應霽祐甘霖乃雨澤時有而未能源透農民望澤仍殷城市疫氣間發早象將成勢甚可慮 臣竊以爲天心下應人心民命上運帝眷此必有默相感召者查刑部近年屢定新章其切中時要者固多而未能持平者亦所不免仍宜斟酌盡善以期寬嚴得中謹就 臣管見所及因條數爲 皇上陳之

一盜案從嚴盜源宜清也前因盜風日熾將搶劫各犯照強盜本律不分首從皆擬斬決法已重矣乃新章又將強盜自首一條定以五日限期外卽不准首 愚以爲塞其流不如清其源也查例載傷人首盜自首及圍擊殺首者擬斬候未傷人之首盜自首及殺首者分別擬軍至未傷人之夥盜自首者照律免罪圍擊殺首者擬徒又盜首傷人逃逸若能捕獲他盜解首者擬徒等語例意周密所以解脅從而予以自新也如五日外卽不准首勢將從惡不悛竊時盜數而不知返矣且其中亦有被脅同行分贓塞口尚非甘心爲盜者可比如能不拘期限隨時准首以符舊例則糾約不至過多緣緝可期得刀而盜風自息矣古人告密之法當不外乎此也

一洋酒之禁開犯案罪宜革也查洋藥現在收稅除官與兵不准吸食仍治罪外其餘應聽其買賣自便可也如係漏稅私貨自當治以漏稅之罪今創爲三十六家之限除三十六家之外雖非私貨亦不得賣是朝廷立法特爲奸商留壟斷之計甚不可解又煙館照賭例犯則滿徒房屋人官若謂恐其高價賤殊不知窩匪自有窩匪之重罪今販賣數百斤者既流其公然列肆矣而販賣此零星數文者乃有流徒之罪揆諸情理何

以喻民且因此獲罪者甚多而爲之者仍復不少徒使官吏欲說詳包庇無所不至臣以爲急宜革者此也

一款太寬互益爲區別也故與同朝廷寬大之恩然亦有不可濫施者查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恩詔婦女犯罪無八十總其一切死罪圖謀故亦予援免實愚以爲刑罰不可失之嚴亦不宜失之寬謀故重情慘酷殆無人理今一概免之是活一窮凶極惡之人致抱屈幽魂含冤莫伸其戾氣不散亦足釀爲水旱瘟疫之災夫圖殺翁謂其無心欲殺人之心可以寬其一線若謀故而亦免似覺輕視矣宜制定章程以示區別

一圖罰未清而革職宜定也漢臣曾參有言慎無投吾獄而獄以獄者民命之所繫也京師五方雜處獄訟繁多刑部南北監獄極其積滯處以死以及阻扣因權使饑而死是故於民命也然其弊必不可革者蓋提牢之權太輕而處分又太重稍一詞風禁奉則舞弊以逐其官使之牽屬而去易於反掌官之黜陟總命於禁卒之手故禁卒有所談而提非而官不敢問臣愚以爲宜寬提牢之處分而嚴定禁卒之罪名則囹圄之積弊可消而民命可保以此感召群和當捷於影響矣 以上四條臣爲慎重刑章起見如蒙飭部妥議施行庶幾寬嚴得中仰副我 皇上期於無刑之意特見診屬全消而和甘立至矣

酌擬搶劫重案就地正法各條疏 光緒十年

馮寶霖

竊查光緒八年准刑部咨議奏各省盜案如寶保土匪黑賊會匪等勇案情重大並情同叛逆之犯暫准就地正法尋當盜案限一年規復舊制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伏思拳獲遠匪審判就地懲辦原係一時權宜之計誠不可視為常例第竊賊固宜詳慎而立法尤在因時陝境界連五省爲西南要衝四川之盜匪焚擄之客民西馳之散勇絡繹往來到處聞跡咸查則先之爲匪寶賊竊則隨地勾結爲匪臣才到於數月

以來據各屬具報搶劫重案共至十餘起之多其抱傷事主及登時斃命者不一而足洵經飭屬本辦保甲整頓團練諭以鄰佑閭警互救之義事主各勿論之條便通飭各防營添設巡卡扼要分布會同有司緝獲將疏防之文武地方官分別摘頂撤任近日各路巡察雖嚴前匪密而報劫之案仍復時有推究其故實因陝省糧價平減謀食本易匪徒輾轉招引踵接而來或假作小賢營生或託充認藥荒地行蹤詭秘聚散無常以數省失竊之游民出沒於境內乘虛蹈隙投寄閭閻若非備用重典俾宵小知所戒懼則時屆冬令誠恐結黨肆行醜惡巨案貽害實非淺鮮奴才詳詳部章酌留土匪馬賊六項均准就地嚴辦實於慎刑之中仍示懲奸之意立法本極平允惟就陝省情形而論有不得不因時因地量為變通者竊維寬大之政以博善長讓懷之條以懲邪惡陝省盜風日熾劫擄三五成羣執持兵械白晝擄路劫掠黃夜入室行強公然逞兇扼捕致傷事主鄰佑謂之馬賊則係徒行謂之游勇則無號衣謂之會匪則不肯信認入會首匪姓名謂之土匪又非本籍核其凶暴之狀較之游勇匪賊僅止三三人行強搶劫者情罪更重重大若概照例滿以審轉不特該匪等發展倖延時虞疏脫自隔時已久前正刑該又非在犯事地方屬示殊不足以昭刑戒而遏亂萌且才細心籌畫惟有將兇暴聚著與部議土匪馬賊諸條情罪相同者仿照近年各省奏定章程訓示區別擬請嗣後陝省盜案於土匪馬賊會匪游勇等項之外如有執持刀械火槍強劫並聚眾五人以上者夥眾搶劫至三次者料初劫捕傷人及致傷事主者人城行劫及連劫數家者匪黨十空搶奪婦女已成殺傷事主者有一於此該州縣錄供稟報即由督臣與奴才查核案情此飭該管道府提訊或派委道府大員前往督審果係供證確鑿罪惡昭著准就地正法案案報候數年後盜風稍息再復舊制其餘尋常盜案概遵部議照例解勘似此分別重輕明列條目辦理既有限制與部章防盜救民命之意正屬相符

刑部議軍犯情形疏

丁寶楨

竊臣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准刑部咨以各省軍流徒犯脫逃日衆亟應整頓請旨飭下各省體察地方情形妥議安置以維法紀一摺光緒九年十月三十日奉本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當經飭司核議去後茲據該察使如山具詳前來臣竊以考核供職主法貴探其本意王道不外乎人情五刑之中設有徒流而徒流加以軍遣所以權衡於出死入生之際以廣其悔罪遷善之途法至善慈至度也迄今奉行日久本意浸失軍流徒犯既無差役以拘其身又無月糧以糊其口安能未有言法王守徒存虛名此種罪犯大率素不安分竊盜之徒尤多處此源假交加則其循循安好勢有不能誠知刑部所云有不能不逃之勢更有可以脫逃之機洵為探原的論今求變通之法加逃人之罪名務使迫於難已嚴主守之條律犯本散而難稽若云糧長搜食其守法者固然自謀生理而愉愉者勢難強以相從且事甚繁瑣安得人人而察至囑築以濟夫工則修城挑河負糧運炭及一切力作不能時時皆有況工役未有定所編管尤慮難周夫防川者必濬其源療疾者宜固其本今配所逃亡人犯既為生計之窮迫復峻以法令之森嚴何異以臨壑防川以攻伐療疾其不至瀆敗種希矣揆諸 聖祖 列宗矜恤罪人之本意本失其平茲經悉心籌畫成法具在未敢妄議更張欲摩其身莫若不令散處獄東其志莫若給以口糧就川省各屬安置人犯計之大處不過二十名中處十五者小處十名每名日給口糧銀三分計大處每日銀六錢中處每日銀四錢五分小處每日銀三錢為數無多籌款尚易茲擬通省各廳州縣每處於城內設立徒流所一處每犯五名選派妥實看役一名在所常川看管各犯朝出夕歸不准在外散處並令各犯或編草鞋或織篾席准其傳賣仍照例由該典史更目等專管其事十日後查一次稟報該管廳州縣每月點卯一次當堂散給口糧不經看役之手免其剋扣禁止勒派紳

糧以杜擾累不准動用正費以節公項仍造具月冊徑報院司按季彙報刑部查考如有能執生變之犯聽其自便應給口糧卽由各該廳州縣按月捐廉散發其創設徒流所一款應飭現任各廳州縣整款延宕以墊款之多寡定記功之上下總期事不煩而民不擾方可垂諸永久如此一漏卮則在畏法者固可從容執業卽懶惰者亦不荀且偷安倘復在配脫逃是朝廷布寬大之恩該犯冥然罔知懣懣之不爲過主守之人亦屬咎無可辭應將脫犯及主守看役與專管兼管各官照例分別加等治罪議處庶情法兩盡別無毫髮查五軍罪犯自邊塞撤徙存其名刑部所議與現在流犯無異輕重倒置酌留極邊四千里及煙瘴充軍二項其餘附近邊塞遠三層量加刪減之處誠爲核實惟事關數百年舊法可否變通應由刑部詳核辦理非臣與該司一隅之見所敢妄議至新疆能否發遣作爲安插亦應由該省酌量核辦以昭周妥

命盜案件請暫行變通辦理疏光緒七年

劉秉棠

竊查安撫蘇逆會同古柏佔據新疆十有餘載弱肉強食民氣益尊向來總圖殺死人命均由兇犯出買命銀數兩至數十兩不等給與屍親從無抵償之說阿古柏惟利是圖變本加厲以致殷實土豪親殺人爲完戲而搶劫之風亦因之日甚詳於光緒三年由托克遜進規南路每克一城卽傳集該地民人宣布朝廷德威飭令蕩滌汚俗共保身家並責成各頭目挨戶勸導如仍前不法罔知悔改立即扭送懲辦頭目客隱不報一經查出併行究治賴經大學士前陝甘督臣左宗棠調刊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卷刷印多本分發各城義塾及大小伯克頭目誦讀講解並令傳告鄉民共知觀感察看近日情形從前貪忍驚悍習氣似已稍戢間有慙不畏死殺斃一二命與夥案持械搶劫明供證贓物確鑿無疑法難曲宥者以地方甫經收復民志未定卽依軍法就地鑊法懲辦其情節稍輕之犯分別擬以管押繫釋枷號各杖並酌量時日又督督材多寡取保



釋放案結後均備放案由及辦理各節詳前明通俗告示張貼市鎮週備並犯事地方俾頑梗兇徒見之互相傳述竊可收革心洗心之效惟南路各城相距近者數百里遠者至一二千里郊關之外大都火燄險灘往往行數日程渺無人煙解犯就道時有戒心非節次派勇防護不可自吐魯番以西僅有善後總分各局廳無州縣及例設監禁書役即略知例案之幕友亦因離家遠望視為畏途無從延請是以平日辦事既乏人襄助遇有過往人犯收管局內又不免疏失之虞北路雖設有印委各官而舉日荒涼民氣未復亦與南路情形大略相同且查新疆戶民種類繁多風氣不一語言文字制度儀文衣冠嗜欲各自為俗南路以纏頭布魯特族類為最重蒙古次之漢回又次之北路以哈薩克族類為最重蒙古漢回次之纏頭又次之而滿漢子適之民則兩路均寥寥無幾該民人等久違 聖教初就範圍以較羣之馬一時雖聽受羈勒其奔軼之性究難猝除臣再四思維惟有於犯案到關後嚴審勸結擇其尤不法者立予痛懲庶各種蕃民咸生長憚若擬於文法不遠數千里輾轉解關不獨愈解收管事事為難而遷延日久縱將重犯處以重刑蓋民事過即忘亦將熟視無覩不足以震動其心者漢初定關中除秦苛政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既後此遂平定西域亦誠受代之任向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務使簡易莫小過繩大綱任尚不從卒至變叛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誠以軍旅之後荒蕪之區尤當蠲除煩苛與民休息不可以常例拘也伏查乾隆元年平定黔省苗疆開設郡縣欽奉 睿旨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後苗民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純以官法等因欽此仰見我 高宗純皇帝慎重疆疆 聖意深無微不至恐新編久入版圖似非初開苗疆可比然道里綿長聚散滋繁刑罰難施應隨時設法一日用夏變夷彭珍上治實未易言臣上年在喀什噶爾行營曾將命盜案書法書商左案彙集准者覆歷代撫奴邊保立法最宜簡易現凡所屬各節

因地制宜本無不合惟草創伊始應俟改設行省後由新督撫體察情形奏者辦理刻下如有前項案情酌訪各善後局員酌量擬辦覆核遵行等因咨行到臣左宗棠旋即交卸北上臣自維資質庸愚不諳更事職庸披擯擲地欽符唯奉特旨暫幹哈密鎮遠道所屬文武地方官職任愈重兢惕益深而改設行省又非一時所能就緒區區愚昧之見不敢披默不言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萬里窮邊與內地省分情形不同飭將新疆南北兩路命盜案件暫行變通辦理俾得就地迅速審訊完解由臣按季摘山彙奏一面咨部立案似於撫治邊防大有裨益臣仍當會同辦軍務伊犁將軍臣金順設理陝甘督臣楊昌濬馬魯木齊都統臣恭綽著辦軍務廣東鹽務提督臣張曜督訪各善後局員各仰有於一切重案悉心研鞫勿任刑求務期無枉無縱定讞具詳再行逐冊覆核飭行以仰副朝廷明罰救法刑期無刑之至意

人命重案擬擬遞追舊制疏 光緒十二年

竊臣准刑部咨詳覆新辦辦理命盜案件一摺新報搶劫盜案暫准就地正法命案罪應凌遲斬絞立決及監候各犯均由該撫等詳細核擬照例擬定罪名專摺奏明請旨俟奉到部覆後將應凌遲斬絞立決及例實入勾之犯再行處決等因奉旨依議欽此仰見朝廷欽恤民命慎重用刑之至意臣自應恪遵辦理第新疆地處極邊迥異內地其空礙難行之處略有二端敬為皇太后皇上繕晰陳之查例載州縣承審事件定擬招解上司按律改正該管確均於題者內詳實聲明候刑部核覆後係州縣官原擬錯誤者即照部駁改正例核其罪名出入分別譴處等情新設州縣事屬草創庖俚乏人略知例案者多不願游幕萬里之外卽由關內招募刑內大半濫年充數驗傷風俗時多未諳臣於各屬案件以期供情確實並不責其妄書概由臣督同鎮道通判臬司銜詳度案情參酌律例酌量完結若即部議辦理必由州縣定擬律則新設州縣幾

無一員可以自全此不能遵照舊制者 也凡罪至凌遲立決皆係決不待時例斬絞例入勾人犯亦屬法無可貸比等亡命死囚久稽罔圖設使展牒憲典倖逃倘有疎失逃人鄰境爲害極深自宜早伸 國法然不能不稍寬遷延者屬同等言語不通真供真情頗不易得加以照例承審期限勢必不行各屬距省爲遠詳批在遞約二三月設有駁詰申覆往返亦需時日情罪既重該轉上司或應乘提鞫問長途解犯勒緝千數百里迨供情審定轉詳到省每結一案遞到大半年遲到年餘已屬遲之又久若照部議隨時具奏 京師距新疆警入千六百餘里奉准加遞去來程限亦須三月有奇再由 臣行文犯事地方又需月餘通盤合算處一決不待繫之犯總須一年以外此不能遵照舊制者又其一也查續嘉慶十二年四月十六日 上諭盛宣懷等奏擊獲贖財害命之回犯審明定擬一摺此案胡特魯克著卽處斬回疆非內地可比嗣後遇有此等案件情節較重者於認明正犯後卽著立時懲辦毋致久稽顯戮等因欽此如是回疆情形不比內地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現雖改設行省而風氣所趨究非且夕所能更變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新省地處極邊州縣凡創始暫准命案罪應凌遲斬絞立法及斬絞監候例寬入勾各犯仍照變通章程就地正法按季按由彙報俟之數年後察看情形再行奏請規復舊制至斬絞監候入勾人犯卽遵部詳辦理專案具奏聽候部議施行或軍流卽同尋常通軍流徒等犯一體南北二路互相調發勻撥地畝以助屯墾據藩司魏光燾鎮道項兼按察使銜恩倫會詳請奏前來 臣覆查無異所有新疆人命重案擬擬復舊制仍請 旨飭部暫准變通辦理各緣由謹會同陝甘總督臣譚鍾麟著伊犁將軍臣楊岳泰摺具 奏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八十五目錄

刑政二 刑例上

籌議嚴禁鴉片章程疏 附建儲庫成煙方

重禁吸煙以杜弊源片

對用刑說

修例宜慎

不反冤獄

請 飭刑部增改條例疏

服制命案例無明文請 飭議專條疏

剝船盜米案的擬鑿違犯法疏

情輕盜犯請 飭部申明舊例疏

請另立專條嚴辦竊匪疏

請嚴辦兩山匪徒疏

上真著徵邑候書

林則徐

林則徐

管 同

宋邦德

宋邦德

于憲成

錢寶廉

鄭 承

鄭 承

耶之洞

葉伯英

秦榮光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刑政二 律例上

總議嚴禁鴉片章程疏

林則徐

本年五月初一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刑部咨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十日 上諭黃爵鑑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著成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摺併發欽此臣查原奏內稱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自鴉片煙流入中國其初不輒執鴉子弟習爲浮靡嗣後自上官府將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師在吸食廣東每年減銀漸至三千餘萬兩台之各省又數千萬兩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諸 疊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限期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孝法之亂民罪以死論等語臣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救銀滲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是以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庭而獨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一則 大清律例早有明條近復將不供與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屬從重若徑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區別卽於五刑恐未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釐刑過重則弄法掘奸恐許告誣攀贖竊索詐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頽波非嚴法濟茲蒙 諭旨飭議謹以臣之愚昧敢不竭慮籌維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持其平而體 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如病人經絡之闕久爲外邪纏擾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峻劑亦有時不能不用也夫

鴉片非難於革禁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其繫誰此書所謂舊染汙俗成與維新傳所謂火烈民畏故鮮死焉者似皆有合於 大聖人辟以止辟之義斷不至與苛法同日而語也惟是吸煙之聖陷禍已深志氣無不惰昏今日安知來日當夫嚴刑初設雖亦魄悚魂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俟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則罹法者仍多故臣謂轉移之機卽在此一年中必責省大小官員共矢一心極力挽回不容髮期於必收成效永絕流風而此法乃不爲費設茲謹就臣暫見所及擬具章程六條爲我 皇上備陳之 一煙具先宜收繳淨盡以絕鑽根也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稱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難辨過必其素所習用之具有煙油清乎其中者愈久而愈變之雖骨肉不輒以相讓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尙可以他具代之惟槍斗均難替代而斗比槍尤不可離過無不時以習用之斗配別樣煙桿或鑿就一吸若無斗則煙無裝處尙自不待不顯矣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視其距海疆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衝僻戶口之繁約民俗之華樸由各大使酌期定數責以收獲示以勸懲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碎不必覈計外凡漬油之槍斗皆須包封粘印花彙冊送省該省大使當堂公同封毀碎無論此具或由搜獲或由首繳或由收覓皆許嚴作州縣功過之數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宜予核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獎勵 一此議定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限遞加罪名以免因循觀望也查重典之設原爲斷戒起見果能人人斷取亦又何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使發給告示遍行訓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爲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煙具變副餘煙燬于公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甘結加具

族鄰保結立案稽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  
 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蓋四時成嚴三月成時氣候不為不久果知畏  
 法儘可已臥若仍悠悠逕道再三自誤探以誅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內擊獲者乃照原例辦  
 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擊獲者實似應按月遞加一等至軍為止其中詳細條款並先後投首  
 如何滿等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 勅部擬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  
 懼置諸死地誠不足惜矣 一開館與販以及製造煙具各罪名均應一體加重並分別勸限數具自首以盡  
 其流也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屬違戾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者轉少今煙煙既嚴重若輩  
 豈宜天減應請一體加重方昭平允但覺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諒自奉文之日起開館者勸限一月將  
 煙具煙土全數到官准將原罪革減如係擊獲照原例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無論或繳或擊均免從  
 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擊獲犯照新例加重自獲之員減半議處其與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尚未聞知不  
 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個月內不拘行至何處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煙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  
 其應到之煙土煙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匯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煙具之人近日愈  
 夥如煙櫛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為之大抵皆煙袋鋪所製其櫛頭則裹以金銀銅錫鎊口亦飾以金玉象牙  
 閃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樹漆而飾之尤為奢靡所重其煙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磁為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為  
 高愚其質極易裂也則亦包以銀錫而飾蓋鑿各樣其工悉其質較易裂也則又通以鐵漆而牙者雖刀不  
 一其狀手藝之人喜其易傳技淫巧競相傳習殊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  
 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並准煙袋作坊瓦器等戶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



及首後再製仙照新例重辦其裝成槍斗可用吸食者則須論死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 一失察處分宜  
先嚴於所近也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嚴處其  
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個月查明若不能早革除又不肯遵實舉發即是有心  
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罰庇匿之員卽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  
降調 一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著令查起也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  
其必無但能起過嚴證卽已有據且起一件卽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  
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正不爲無裨也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  
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屋人官 一審斷之法宜預講也此議定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卽有一  
二無賴隨時審問外若海疆商賈馬頭及通衢繁會之區吸食者不可勝數告發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給卽  
終日承審而厚刻放鬆則極已過矣委人代看則弊已作矣是非問罪之難而定讞之難也要知吸煙之虛實  
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耳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無可欺譬如省  
會地方擇一公所彙提被控被舉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不必多員也隨審時恐其帶藥過  
總則必先將身上按名搜搜門餘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只  
准帶一丁兩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已以至子丑戒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纏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其  
審係虛誣者何員所審卽令何員出具切結倘日後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 以上大條就區區愚昧之見附  
酌德遠未知當否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目擊鴉片煙流毒無窮心焉如搗久  
經採訪各屬醫方配製藥料於禁戒吸煙之時卽施藥以救之就中歷試歷險者計有九方兩極飲方兩種謹

辨另取甚星 湖鑿可否額行各省以資療治之處伏候 聖裁

附戒煙斷癮前後兩方總論

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飲食下達二腸氣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臟氣管本屬清虛不受一粒半濁之物若物誤入其中即時咳逆惡出之而後快而煙乃有氣無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來於五臟其氣已去而其味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胃藉胃間所納穀氣衝環於經絡以培養其精神今食煙之人其臟腑慣得煙氣以烈殺氣故常人一日不食五穀則斃而煙食鴉片煙者視五穀猶可緩但對時不吸煙則癮而煙無他正氣爲邪氣所制也本草所載生煙即今之旱煙其氣辛故止於人肺若鴉片則其性毒而淫其味濟而滯其色黑而入肝腎故一吸而能透於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達於肢節皮毛之秒徧身內外上下無處不到是以吸提下咽自頂至踵均覺舒暢遂消其中始則由漸而常繼則由常而熱至於熟矣內而臟腑經絡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煙氣而後即安一旦無之腎先告乏故呵欠頻作肝因而困故涕淚交流肺病則痰涎並生心病則迷頓自汗必至是時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中者至是而適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過困於一時溺而不戒則直徇以身命以煙氣烈殺氣引邪毒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並非難事癮之輕者與體之壯者即無藥方亦可斷絕茲以爲受癮深而氣體弱者立前後兩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補正丸忌酸丸即以煙灰和醋爲之緣初戒時不能遽絕故以灰代煙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經也佐之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瀉香之直達下焦四者相合則徹乎上下表裏頃刻而能徧於一身矣烟吸煙之人中氣無不傷者中氣傷則氣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參芪以補肺氣白朮以補脾氣陳皮木香以利諸氣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氣既固再有當歸連柏以涼血而生血且連柏能殺附子之毒以生

一源之水且制一相之火也氣血兩虛之人保無昏聩去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補中兼可益血並和諸藥也此方氣血兩補而藥味不雜寒熱惟用而於理不悖煉以爲丸吞入於胃行氣於五臟輪精於經絡不俄頃亦即徹頂踵徧內外無處不到是以煙癮不起諸病不作且有沉香一管氣息芬芳藉附子以行之藥著於五臟之中吞至數日後若再取過火之煙吸之不獨臟氣與之扞格即鼻孔聞之已熾其臭矣補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減去黃芪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煙灰其餘藥味分兩均與忌酸丸方同凡戒煙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後每日減忌酸一丸則以補正兩丸替之減兩丸則以四丸替之照此遞推互相加減至忌酸丸減盡再專服補正九十日或半月後即連補正丸亦不用服而癮自斷矣此方懸試懸識具有神效錄有補中益氣之藥日減有煙之一丸以去邪癮日增補正之一丸以助正氣正氣日足邪無所容即使至重之癮果能加自改悔照法行之不過略多數日未至不能斷絕者幸身命以保餘生便 隔法而免刑罰凡有血氣心知之人有不覺悟自新迷途早返者哉所有方藥製法詳開於左

### 忌酸丸方

不日戒煙丸而曰忌酸丸者蓋以既用煙灰吞服之後若與味酸之物同食則令人腸斷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顯名知忌耳

生洋參五錢 白朮三錢 當歸二錢 黃柏四錢 川連四錢 炙甘草三錢 厚朴二錢 牛黃二錢 沉香二錢 天麻二錢 升麻一錢 牛

錢 牛沉香 二錢 木香 二錢 厚朴 二錢 升麻 一錢 牛

共爲細末入生薑子七錢米泔浸透不白中搗爛再入煙灰一兩搗勻入新搗同藥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後共稱重若干約計平時有煙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須有煙灰一錢一毫爲度必於飯前吞下否則不



皆可立刻自醫更何畏難之有嗟夫人孰不欲生若不於此求生則殞於煙與死於法均之幾由自作耳可  
不懼哉所有便便一方附錄於後 此二方各自爲劑不相連用

### 四物飲

赤沙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貝母

八錢去積去鴉片灰三錢應重  
心脾類鴉片灰者四錢

右四物以清水十餘大碗入銅鍋煎兩三時約存三四碗滾滾將渣濾出取汁貯瓷碗內置靜室無人  
行處每日早起及夜臥之前各取汁一盃以開水溫服應即可斷如癮極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盃  
煎成一盃服前再服必效

### 瓜汁飲

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水漚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當服不數日風癮盡去甫  
經結瓜者連瓜搗之亦可

謹按本草載南瓜甘溫無毒補中益氣穢其陰有汁極清如蒜吞生鴉片者以此治之卽不死是其解毒  
如神故除癮亦堪著效此物最易蔓生雖荒僻野蕪處無之惟至冬則藤葉皆枯無汁可取其在夏秋  
則取之不窮亦可不費錢而得凡勸人戒煙者宜多取此汁廣貯罈罈留以濟人可謂不費之惠

凡向所採皆煙癮癮藥方共十餘種而歷試有效者以此數種爲最忌酸補正兩丸其法最正四物瓜汁  
兩飲其用尤便

或禁吸煙以杜弊源片

林則徐

竊思人生日用飲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乏其貧者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錢四五分即

可過一日若一日有銀一錢則鴉片者每行除衣食外至少亦須另設一錢是每人每年則另費銀三十六兩以戶部歷年所奏各直省民數計之總不止於四萬萬人若一百分之中僅有一分之人吸食鴉片則一年之漏卮卽不止於萬萬兩此可概數而見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之一分乎鴉片寺廟黃賭煙藥所云歲漏銀數千萬兩尚係舉其極少之數而言耳內地膏脂年年如此剝喪豈堪設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類以誘人上應爲能陷溺愈深愈無忌憚玩心而迴顧俗是不得不嚴其法於吸食之人也或謂重罰開館與販之徒鴉片自絕不妨於吸食者稍從末減似亦持平之論而目前籌備款需開館與販一體加重仍不敢寬吸食之條者蓋以衙門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親長隨書辦差役嗜鴉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販賣之人若不從此嚴起彼正欲賣煙者爲之源源接續安肯破獲以斷來路是以開館應設禁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被過一人辦過一案幾使例同虛設其爲包庇可知卽此時衆議之難齊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論死則開館與與販卽加至斬決梟示亦不爲過若徒重於彼而輕於此仍無益醫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蕩靡惡不爲徒治引誘之人而不錮其子弟彼有恃無恐何在不敢復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嚴治吸食爲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 旨飭議雖現在止科徒杖尙恐將來忽罹重刑若既議而終不行或略有加增無國生死故吸食者皆知從此永無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後吸食愈多則賣販之利愈厚卽冒死犯法亦必有人爲之是專辦開館與販之議意在持平而藥不中病依然未效之傳方已耳諺云則足之市無業廢僧寮之旁不竊橘果無吸食更何開館與販之有哉或謂罪名重則說詐多此論亦似殊不知罪亦可說詐惟無罪乃無可說詐與其用常法而有名無實說詐正無了期何如執重法而雷厲風行吸食可以立斷吸食既斷說詐者又安所處乎若愚斷不易斷則目前之於具已是明徵若愚誅不勝誅豈一年之眼

期猶難盡改特觀奉行者之果肯認真否耳諫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於姑息不祇爲具文將見人人澄慮洗心懷刑畏罪先時雖有論死之法屈身無慮死之人即使刑勢竟不能無慮死之人而此後所保全之人且不可勝計以視養癰貽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辨典有恬養賊刑之令周書有羣盜拘殺之條古聖王王惟不樂於用法乃不能不嚴於立法法之輕重以弊之輕重爲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爲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濫濫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與思及此能無股慄夫財者德之養命之源自當爲憊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捐上益下藏富於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藉寇資盜不亟爲計惟才讓送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備職封圻觀此利害切要願爾惡念遠謀一縱卽不可復挽不揣冒昧謹再懇忱附片密陳

### 對用刑說

管 國

世皆謂今之用刑輕於古言故民不畏而犯法者多其說曰漢高之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之律例有故殺有誤殺有下手加功之殺故殺者死而誤殺者未有斃死者也下手加功者仍以致命不致命爲分致命者或幸不死而不致命者未有斃死者也其法如此用法者大抵遵重而就輕故殺人者往往不死民殺人者之殆可以不死也彼何憚而不殺人故不畏而犯法者多今當一效漢法直曰殺人者死可也奚用多律爲是論初處諸折之今士大夫之家有器匪焉一奴故壞之一奴誤壞之一奴謀壞焉而一奴助之是數奴者主人將以一例處之乎故壞與謀壞者答而逐之可也助而壞之其輕謀罵足矣彼誤壞者遇劉寬則且已輔女手遇韓琦則蒸爨無言而傳執燭如故何罪之有視人命之重固非若器皿之輕也然其中實有故殺誤殺之

分實有下手加功之異情事懸殊用法者安得以一例處之漢高之興庶事草創約法三章然未幾法不足用故必命蕭何造律說施初法可行漢有人下後奉行三體足矣流律何爲若是者豈徒漢爲然尚書呂刑孔子錄以垂影者也其言五刑之屬至於三千古之明王豈其不樂於簡哉世故日降人情日紛不多爲科條不足以盡天下之情而窮天下之變今不問其情事爲何如第曰殺人者死是蓋陋之說不應經典者也天下之事名實而已矣今之制法殺既死之罪重久入之罪仁厚適乎前世要之殺人者死必有主名抵罪者是名實在也名實在則民已知懼矣何慮乎不長之多即使幸而不死人命標及亦必適審刑人牢獄拘禁如犬豕少者一年多者二三年然後復爲徒流或竟逢赦宥雖不死而懲之者極矣如此而仍犯法非人情也謂此可以饒得不死而樂效其犯法者尤非人情也世固有桀驚凶悍不畏死者然如此人雖峻法豈能使其變更哉蓋經有之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是自古賢聖皆言省刑末有或言峻法者也漢以文景爲威漸網吞舟之魚末以仁宗爲成所用者或止於釋獲惟商鞅治秦王猛佐符堅督數之峻法以殺人致二秦之詐不長 國法慎重人命曷古未聞蓋古者宣快酷吏者操生殺之權今雖宰相不能妄殺一人古者人命繫於刑官而已今自州縣府司管撫以內達刑部而奏請勾決均殺一人而文書至於尺牘民之感戴也深天之唾佑也至社稷延長端賴於此有識之士不當於此時而議嚴刑也

### 條例宜慎

宋邦傳

議按律文四百五十七條歷代相因至雍正五年刑改增併定爲四百三十六門律無一定之法例則因時制宜定限五年增修一次凡歷年欽奉 上諭及議准內外臣工條奏應纂爲例者並舊例內應修應刪者刑部悉心參酌分爲修改修併修改續纂刪除各目開列本例之首並逐條加具按語繕冊進 呈恭錄 欽定



聖世刑之典莫慎於條例蓋一經修定永遠遵行關繫最大一字一言必參酌盡善寬嚴得中庶有合於欽恤之意乎

經訓

易先王以明罰勅法

審呂刑輕重酌罰有權權一人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法之有倫有要又明啓刑書得占庶咸

中正齊占典來

平反冤獄

宋邦彥

謹按律載若犯人自行反異原招或家屬代訴稱冤審級官即便再與推鞠若囚犯稱冤抑不爲申理者以入人罪故失論見有例決又例載法官如遇一應謂冤曲及各衙門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可矜疑

者即與辨理具詳發落又法官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難難辨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堂上官辯

理又凡處法人犯有臨刑時呼冤者交附覆編又犯人果有冤濫許管獄官據實申明見獄囚聖

代欽恤之仁惟恐或有冤枉立法至爲周密誠慎之世竊謂人之含冤待雪無異鬪者之待接凡遇案情重大

或罪囚反招必須反覆詳究不可輕定讞若已確得其冤情萬不可委之上官之主持同寮之審定傍登聽

顯不爲辨理誠以前此之冤誤於他人之失入今日之冤則成於我之故入也忍心害理莫此爲甚

經訓

書康時不愆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要囚獄刑之要者也服念服罪即念之

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初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

禮月令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斷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周禮肺石遠窮民凡遠近悔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  
其長

請 仿刑部增改條例疏

給事中 王德成

竊惟明刑所以弼教立法貴乎持平查刑部每屬纂修條例之年增刪出入必逐條嚴正務期寬嚴協中輕重  
得所茲當修例之時有應行參酌者謹以臣愚見所及臚陳四條伏候 聖裁

一 辦理盜犯新章宜稍加區別也查舊章尋常盜劫之案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將法無可貸者止法情有  
可原者發遣此是雍正五年九卿議 旨定議入成例歷久奉行欽惟 世宗憲皇帝剛健神武政寬嚴  
肅豈不念稍存以宥近於姑息蓋奸蓋於法外施曲貸之仁而於法中嚴必誅之律意至深也近來 疊載  
重地屢有明火搶劫之案 朝廷因時制宜不得不繩以重典惟比年以來京外擊盜盜犯不分首從悉予  
嚴誅其中豈無迫於饑寒被人誘脇者原其情節實可哀矜伏讀歷次 諭旨用兵省分被脇從逆之犯許  
以自新仰見 皇太后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所以逆眾投誠渠魁授首蓋德化若是之速也伏查劫  
盜夥犯迫於饑寒被人誘脇並無凶惡情狀者較之被脅從逆之犯情事尤為可憫若不足以差等概從斬  
決似不足以昭一視同仁之意況情有可原者例應發遣亦非縱釋有罪也竊思辦理盜案其為首者固應  
以得財不得財為重輕為從者則應以傷人不傷人為區別除例賊殺人放火等各項強盜及鬻贖江律大  
盜老瓜賊俱限定例辦理外其餘劫盜之案如得財又傷人自應照新章從重不論首從一併斬決如得財  
而未傷人為首者依律斬決其為從之犯審係迫於饑寒被人誘脇在外毆盜接賊者仍照舊例分晰聲明

辦理並嚴定承審官將正犯曲爲開脫處分如此稱爲變通則法無可貸者不得倖逃顯戮口實有原者亦不至概罹車誅用刑益昭明慎矣

一辦理綽號人犯尚未允協也查著名棍徒擾害懸經嚴拿重辦在案近來步軍統領衙門將素綽號之人俱目爲棍徒拿送刑部其中有情罪尚輕者刑部以其素有綽號從重判該犯依棍徒擬軍例或並無不法重情亦比照棍徒擬減徒罪臣伏思綽號係屬空言擾害必求實據如該犯爲害閭閻卽無綽號亦安得不謂之棍徒如無擾害實跡又豈可憑一綽號遽作重罪且綽號每出於他人之口設使刁徒與人有所故爲取一綽號卽不難從而傾陷之甚乎狀貌醜陋性情齷齪皆可因此得名又何足爲棍徒之據查例載凡凶惡棍徒屢次生事行凶無故擾害良民確有實據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如並無凶惡實跡偶然挾詐逞凶者仍照所犯之罪本律本例定擬不得濫引此例等語是例又剖析甚明應請嗣後遇有綽號人犯但當問其罪犯輕重各依本律本例判斷不得因有綽號率行從重問擬庶不致稍有冤抑矣

一親老留養之條宜准例推也查例載軍犯徒犯未經發配以前告稱祖父母老病應侍及其母係屬孀婦守節二十年家無以次成丁者俱准存留養親或到案時非例應留養之人迫成招時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兄弟子姪死亡者亦准留養等語詳請例意非以正犯之罪有可寬貸不忍其親之獨得無依特加矜恤此蓋 盛朝之曠典也且思外遣軍流各犯非禁途 恩例例不查辦其有發配時非例應留養之人到配後數年或十餘年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其母係屬孀婦守節逾二十年家無以次成丁侍養者在該犯永遠放流原屬罪所應得獨念其親同一勞獨無依其子到配有年不得與未經發配隨案繫請之犯一體邀 恩留養未免向隅擬請嗣後外遣軍流各犯犯案時非例應留養之人到配後數年或十餘

年該犯之祖父父母已成老疾其母係屬孀婦守節已一十年家無以次成了侍養者亦服未發配時親已老疾之例准該犯之祖父父母在本籍呈報由地方官查明核其情節准留養者取結報部行知該犯配所如無爲匿不法情事准其釋回留養似此舉爲推廣則我國家錫類推仁之意益覺無微不至矣

一軍流入犯到配後其年老篤疾者宜隨時查辦出查例律載年七十以上及篤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又犯罪時天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各等語未詳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尙得以老疾收贖則發配時未老疾到配後老疾者辦理似宜畫一且徒犯在徒年限內老疾例准收贖流犯自可類推若謂徒犯罪輕流犯罪重然流罪以下律俱准收贖矣老疾未在被配以前准其收贖老疾在既發配以後即不得收贖似未足以持平可查 飭下各直省督撫將軍每屆年終查辦一次除常赦所不原及在配復行爲匪等犯不准收贖外如有到配年已七十或已成篤疾者一體援以老疾收贖之例准其收贖或徑行釋回則所以矜全老疾者仍不背乎律意也以上四錄 爲慎重刑章起見可否 飭下刑部核議並於此次該部纂修條例內酌爲增改

服制命案例無明文請 旨俯議專條疏

錢寶廉

竊維刑律嚴明最重服制尊卑名分雖例平人卽如同強盜在平人則首從皆斬在尊長則按服制科斷無死罪也同一謀殺在平人則首犯斬候加功絞候在尊長則首犯絞候爲從卽應遞減非死罪也同一圖財害命在平人則造意加功均予斬決不加功者斬候不行而分贖者擬軍在尊長則惟圖奪贖謀殺卑幼者擬斬監候爲從亦應量減並未定爲死罪也誠以親屬重姦不重盜因尋常相盜殺傷仍依服制科斷例有專條不得與平人牽混本年河南秋審李金木一案該省原擬緩決刑部以罪疑惟恐濫入緩懲太僕寺少卿

鍾佩璣稱與例不符奉 旨飭部覆核刑部將其改入情實跡其忍心殘理誠屬法所難寬但於例意不明刑章有礙不能不詳悉具陳以免將來歧誤查李金木爲李淦小功尊屬竊從李泳杜誘捕伊姪項戴銀圍因其哭喊事敗暨復聽從李泳杜致死滅口係係臨時致死與預謀害命者不同該省原擬照謀殺幼孩本例科罪實爲此案正條查例載如將十歲以下幼孩過意謀殺者首犯擬斬立決若係圖財加以藥示從而加功之犯俱擬絞立決與圖財害命罪名首從均不相同未可相提併論除起意爲首同族無服之李泳杜罪應斬梟業已監故戮屍無庸議外其加功從犯李金木則係死者小功尊屬若照平人加功擬以絞決則與尊長謀殺之例不符若照尊長加功之例減等擬流又與謀殺幼孩之例不合例無尊長屬財謀殺十歲以下卑幼明文惟查有功服以下尊長若挾有卑幼之父兄伯叔風嫌將其十歲以下子女弟姪過意殺害者照凡人例擬斬監候又功服以下尊長殺死卑幼如係圖財產強盜放火殺人圖姦謀殺照凡人例擬斬監候一罪相等從一科斷是以比照尊長圖謀財產例定擬實因死本幼穉比擬各例從其重者所謂斷罪無正條比照他例也又因例無爲從之文既不似照尊長加功滿等擬流又未敢照平人加功擅擬絞候不得不照原例科斷以待秋審之時量爲區別也但詳釋例文既有云圖謀財產則是專言產業有非致死不能入己者並非可竊可攘尋常財物也故下文有云其餘尋常親屬相盜及調詐圖賴他人財物謀殺卑幼者仍依服制科斷所謂尋常相盜則指贖贖財物而言苟非圖產圖奸強盜放火殺人皆屬以尋常論又恐因盜殺傷誤作圖財害命特加謀殺字樣以明之言尋常相盜強盜故殺者亦依服制科斷例意本爲屬密但未顯言耳此案李金木所犯各節當在尋常相盜謀殺卑幼之列核其爲從加功應從末減原題因死係幼孩不能不比擬各條從重定擬秋審因犯非遺棄不能不參稽各例酌量服縱若至應秋審又將入實不特與爲首尊長無分且

較加功平人轉重矣設將來遇有似此案情而遠意加功均係尊長固不能將爲首之犯外加重又不能斷加功之犯再行輕減此外如有同行不加功與夫同謀不行者又將如何利疑倘或殺一人而有三四尊長加功勢必至以尊長數命抵卑幼一命從來無此辦法况圖財謀殺幼孩平人加功止於該法以尊長加以實斬亦覺輕重失宜總懸格礙殊鮮遠循且原例既無不分首從之義則爲從之必有區別與爲從而保平人亦必不能移尊長轉輕自非明定章程不足以昭法守相應請 旨飭部核議另立專條務期情法兩平以飭紀綱而資引斷

刺船盜米案酌擬變通辦法疏 光緒九年

謹 奏

竊准刑部文稱光緒九年七月十三日議覆 臣等前奏刺船盜米情重法輕請議定罪名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竊抄錄原奏各行應以前來臣等詳加參核部 臣之意以爲再經算定條例礙難朝夕改移將所在難嚴刑峻法未能悉除但使有犯必懲自可無虞輕縱嗣後設有全船盜賣情罪重大者由 臣等遵例成習十年旨奏請正法其情節稍輕之犯或於本罪上酌加枷號或酌予監禁或親老丁單不准留養等語是於恪守成法之中仍寓變通示儆之意既蒙 俞允應即遵行伏查 臣等前奏原因該船戶等積習已深黨惡漸熾厥例懲而毫無後改 臣等職司倉儲若坐視其明目張膽虧短正供而不思禁止之法捫心自問清夜何安故不得不已爲此案非敢故從嚴刻且正爲有分限追贖之例即斬絞之重完欠之復立漏軍流無妨初議從嚴以冀閱風 懼並未嘗廢置追贖舊例復請遵照咸豐十年 諭旨即于抄產入官也今部臣既酌示權宜 臣等亦未便固執已見謹將本屆盜米人犯查照部議所指輕重各條酌擬辦法繕晰覆奏恭候 命下施行查本屆各犯情節最重者爲盜米七十餘石棄船逃走之尹占升蓋身竊多夥飄然遠遁無論弋獲無期追贖之例並同

應股且既棄船不顧其在船餘米及一切官物均不可保此端一開壞法虧漕揭係殊非淺鮮臣等各同勸諭此犯雖非全船盜贖亦應如部議權宜加重以儆將來擬請將盜米六十石以上例刑煙瘴軍罪之尹占升加等照一百石以上絞監候之例問擬絞監候仍自獲案之日起按照例限追贖全完減罪如兩限完不及半入於情實完贖過半改歸緩決再限四個月不完永遠監禁全完實發極邊煙瘴充軍嗣後遇有船戶盜米逃走之案均由臣等奏請仿照辦理其盜米三四十石之楊興榮等九犯仍照例科罪分限追贖惟兩限不完例應發配者遵照部議酌予監禁勒追必須全數完贖再行減等發落所有軍流以下人犯均不准查辦留養至取贖有全船盜贖情罪重大及拒捕逞兇如從前賀九一案情事應由臣等隨時酌度奏請正法以上所陳係臣等詳議部議酌加變通雖稽弊難挽挽回而較上屆辦法稍為嚴密向後能否船戶漸少運務較有起色之處統俟來年驗收新漕再當體察情形據實具奏

情輕盜犯請 飭部申明舊例疏 光緒十年

澤潤承

竊臣恭讀五月二十日 上諭今年秋審朝審照例辦理其情實人犯著停止勾決以此例見 堯仁廣被澤網宏開竊為重囚雖為法所難容者猶且矜恤寬緩嚴時而因 恩特之類行規 聖心之廣厚謹獻獨旨以備探擇伏查雍正五年九卿題 旨定詳尋常盜劫之案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項算入則例歷久奉行欽惟 世宗憲皇帝剛健神武政實嚴肅豈不念稍存寬宥近於姑息養奸蓋於法外施曲貸之仁即於法中嚴必戮之律賊亡之至義之盡也 列聖相承守而勿失嗣因咸豐年間粵匪亂都臣改定新章引用律文強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舊例遂置不用迭經 臣工條奏請復舊例仍格不行良以盜風未息伏望虞虞不得已而姑用重典非謂舊例之必不可復也 臣查舊例情有可原三項為把風接應贖贖上盜行

劫備止一次皆改爲發遣其中最可矜憐者爲訪督上盜兇徒糾夥搶劫因恐知情之人告發妻妾同行其人迫於威勢勉強尤從追經破案一律詳請是案惡爲首之盜犯與匪夥良勢惟非甘爲從之盜犯衝情過異而科罪從同以前官刑部每遇此等案犯必細情罪可矜而爲新例所拘不能稍寬一核未嘗不惻然傷懷撫心丙次今幸逢每旬之年 皇恩浩蕩臣庶同 旨飭下刑部將現案盜犯及各直省奏明盜犯詳核其中情節與舊例三稟相符者聲明請 旨定奪或可稍從末減出自 皇上 特恩是都臣謹 成憲之常仍於法中守森嚴之律而 聖主擁好生之德特於法外 施寬宥之仁秋肅春溫並行不悖而 聖德如天益廣被於四海矣

請另立專條嚴辦門匪疏 光緒十二年

張之洞

竊據廣東按察使于蔭霖詳稱查粵省民情強悍每因睚眦小怨出山細故輒即不候官斷招匪外匪約期械鬪主鬪之人大率係其族首族紳詞卡之不肯有名爲兩族兩鄉互鬪蓋則臨時雇募土匪團聚海盜及一種專習械槍游手亡命之徒號召者或數百人或千餘人附和者或數村或數十村外伴利器隨處可購是以洋砲洋槍器械刀械無一不有又復高築寨壘建造砲室有攻擊三五年而互鬪不已者有已經和息而挾恨復鬪者連鬪之時高豎大旗到放巨砲若攻入彼村即恣意焚殺搜搶所燒房屋舖以數百間計所殺人口動以數十命計甚至掘毀墳墓擄掠男女拒殺兵差兇殘不法無異化外鬪勝之村動輒殘毀田禾蕪蕪數百畝砍伐樹林果園數千株故此賊計經一次械鬪即喪失一二年或數十年之資產其隱害民生者尤非細微此等惡習惟廣州府之番禺東莞增城新會潮陽之歸善陸豐博羅長甯河源博州府之潮陽揭陽爲最他郡縣亦多有之其惠州府屬近日甚至得聞有設卡斷路殘食人口之事竊思稅法各省罕有互鬪之村



關敵即止得不據實具報而地方文武規避處分亦不免代爲隱飾習以爲常卽或馳往彈壓捕拿該匪等悍然不理兇嗣如故或迎拒官長不令入村或兵役無多不敢近前必俟其闖敵然後邀致鄰近紳耆從中排解責令交匪繳械於是賄買頂兇任意措塞所敵者皆破壞無用之械所交者皆羸弱老疾之人不特必非爲首仰且並非爲從彼主謀聲歛錄料累贅闖行兇者轉得逍遙法外縱使懸賞辜獲而人多闖難論絕如雨之際究竟何人下手傷人何物何擊之傷最重亦屬無從實照例懲辦止軍流毫無徵具推原其故由於粵民聚族而處嗣產業豐事無大小皆聽族首族紳調長號召族首等賢否不齊主闖者既藉勢豪兼恃財力取公帑以恣揮霍敵衆費以供侵漁而所雇兇之匪徒又足以爲之羽翼但有得財之樂從無償命之苦地方官因無兵力傳首讎則不到勸囚匪則不交官法既窮私忿益熾以故江河日下羣相效尤歷年大吏及地方官明知其弊特恐操之過急激成事端得辦理不善之咎不得不將就了結民強官弱法令不行實情不敢上聞嚴辦諸多處礙所以積弊至於此極也查從前疑逆匪徒以養癰成患馴至不可收拾今外邊甫平內紅宜靖現奉檄行文武大員分往各縣匪鄉查明新舊各案推究致闖之由判以曲直勒交積匪審明案據立予嚴懲各就該處情形從民所便責成鄉長族長房長層層鈐制約束化導以後遇有匪徒生聚責令東報緝送以期永靖地方惟查例載廣東省糾衆歛費約期械鬥仇殺人數雖多致斃彼造一命者主謀糾鬪之首犯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一命者實發案費兩廣極邊煙瘴充軍三命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四命以上級立決十命以上斬立決二十命以上斬決梟示其隨從下手傷重致死應行擬抵者各依本律例擬抵傷人及未傷人者亦按本律例分別治罪又廣東械鬪案內如有踴宗祠田畝賄買頂凶構疊械鬪者於審明後除主謀買兇之犯嚴究定擬外查明該族祠產酌留祀田數十畝以供祭費其餘田畝及所存銀錢按族支分散若總長鄉

約不能指出敵時兇兇之人者族長發遣鄉約杖徒各等語是下手傷重方議抵償主謀糾圖不皆軍典而爲從傷人及並未傷人之犯照爲從減等罪止滿流卽照軍律傷人亦止擬軍詳調例文自以鄉里尋仇尙非鉅患儘宜關則無焚燒之流毒僅言械則無槍礮之利器僅言糾衆則無梟匪海盜之叢集僅言仇殺則無抗官拒捕之重情是以下手者仍照共毆主謀者尙多差等竊惟今昔情形實多不同變通之道因時而宜重典之刑因地而用近年廣東械鬪群村聚衆設害無辜焚燬搶擄抗官拒敵傷及兵差形同叛逆罪坐所由主糾者似無寬貸之理而爲從之犯各項匪盜舉萃其中專以幫鬪爲生不過教人漁利並非木族木村與彼造風有不解之仇切膚之患槍礮轟擊之際殺傷之多少亦不能自爲限制下手之輕重更無從推究主名按其兇悍情形實係真正土匪匪所逃回必更復滋害然非當互鬪之時派兵圍捕則真犯決不能擊獲主謀亦無從追究且使此鄉鄰殘害彼鄉未經報復之時若早發官兵將肇衅之鄉認真圍捕能將首禍幫兇勒交數名立置重典則彼鄉習情既平自不致尋仇蔓禍保全實多伏查同治六年刑部奏定章程天津鎬匪數十人以上持械鬪殺傷搶掠就地正法拒捕者格殺勿論等語其所以特從重典者爲除暴方可安良況以廣東鎬匪數累千百械必槍礮較之天津鎬匪僅數數十械持刀械者僅節尤爲重大相應詳請 奏明另立專條從嚴辦理寬免州縣處分責令實業實辦以懲兇匪而遏亂萌等情前來臣等查粵省械鬪實爲醜匪之首惡格不革內應堪虞該司所陳係屬實在情形惟有據實懇請仰懇 聖明 俯念廣東械鬪日多情形兇悍孽數滋養匪實爲地方治亂所關 勅部特立專條准將粵東械鬪匪犯凡糾衆數十人以上招雇匪徒施放火器殺傷人命擄掠男婦焚燒房屋搶奪資財之案其主顧者斂錢糾鬪者受雇持械幫鬪者明察行不法兇暴顯著者無論殺傷殘命是否係該匪所傷均照土匪例不分首從一律就地正法情節重者酌加梟豕向來管事之

該族首族純嗣長於聚關之前數日不行出首既關之後十日內不行交犯即以主審向論至關鄉劉產德其赴他鄉尋關及定地互關者除酌留番火費三十畝外盡數入官以爲義倉社學之用應寬無資則亂源可止其因強鄉生靈尋關窮鄉俱來應敵因而殺傷焚燬者但科罰罪嗣產免其入官若此鄉雖經受害不領官兵擊辦自行糾匪前赴他村報復殘害者不論致關先後一律辦理其未傷人放火擄生劫財及人數較少者盡他村尋關僅在本鄉自衛推關致有殺傷並無殘暴情形者仍照舊例辦理各屬再有關案准其請兵圍捕務將主謀糾敵及各幫關與犯擊獲究辦抗拒者立于格殺並懲 格外天恩將從前凡有關案處所之地方官無論已報未報概免其應得處分俾免瞻顧以後州縣遇有關案據實稟報懲辦免其議處如再有謬濫粉飾致主謀關匪遠颺者一舉肇慶尋關地方官不早隨兵獲匪嚴辦以致釀成互關巨禍者均予從重處處庶足以抑強安弱漸變澆風

續懲辦南山匪徒疏

葉怡英

竊查陝省南山興漢兩府及商州所屬界連川隘楚豫山深林密路徑紛歧向爲匪徒出沒之區歷年時警頓團練保甲飭令地方官會營擊辦乃此擊彼竄迄未盡絕根株其平原及北山各屬又因連年艱荒各省客民紛至沓來日新調軍務肅清各營告假遺勇往來不絕難免匪徒潛匿而南山五方雜處民情浮動尤易誘惑故誘民之多更復甲於通省在紅黑髮匪名目由來已久其始不過飄帶刀鏢三五成羣協擒斃獲爲紅發夜爲黑髮尙不至大爲民害自軍興以來散勇游民隨處竄聚往往私立山營口號結拜訂盟會匪之風甚熾而發匪遂有與會匪勾結者亦有既爲發匪復爲會匪者彼此效尤無惡不作其害瀟瀟血傳授口訣神統排行竟與會匪無一其公然懸等報仇殺人倡亂謀逆亦與會匪行徑相似現查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縣從平

日結黨連羣游行無定小則搶劫去包大則劫財備人詐說財物姦佔婦女習以爲常差役往拏紛紛歌謔雖有渾彈拒捕之時如同類相仇則糾衆稱戈僅同區敵如乘匪管意則割筋斷掌斃以亂刀每遇會集場期糾結動以百計鄉民恐其黨與衆多尋仇報復受害太鉅即隱忍不言約保人等希圖無事不與爲難甚至送給錢米令其他去種種兇橫毫無忌憚當茲各省安謐陝省年穀屢豐地方無事該匪等竊匿山溝勾誘貧民隨處滋擾向不過意在得財爲苟延旦夕之計誠恐勾誘愈久黨與日多難保不造謀倡亂枝蔓難圖昔年粵省黔省之亂往事可徵且近年川省大竹大邑一縣攻掠焚掠起事皆由發匪開湘粵等省會匪又履謀逆幸皆先事破獲陝省居天下上游南北一山又爲關中屏蔽豈容此等醜類貽害地方從前辦理匪案拏獲諷實不過誅其首要數人其餘銷繫囹圄押限滿釋放故態復萌迫拏獲覆訊供詞無不從展是否著名積匪前在他處曾否犯案往往無從究詰姑從寬貸檢查光緒七年刑部奏定章程各省盜案如實係土匪由賊會匪游勇案情重大惟情同叛逆之犯暫准就地正法至會匪盜匪起意糾夥結拜爲害地方陝省歷年拏獲雖均按照前章懲辦第部章語係渾括若非明定專條辦理終鮮依據且非懸以厲禁嚴懲怙惡不足以勸頑梗而儆衆至爲從罪不至死情節較輕被誘被脅從之犯應亦因無定章或照例擬以軍流或酌量鎖繫鐵桿石墩或枷杖處管束辦理殊不畫一其罪礙軍流之犯均須解往他處安置不特非就地懲辦不能使衆目共覩咸知儆懼且近來該匪等蔓延各省彼此消息暗通多相聯絡其解審發配長途轉解劫奪免脫在在堪虞卽使到配安置地方官防範稍疏仍不免在匪誘惑到處滋擾殊無以消其桀驁之氣轉其玩法之心定例關粵各省不法匪徒潛謀糾結復興天地會名目搶劫拒捕者首犯與會糾人及帶頭入夥希圖搶劫之犯俱擬斬立決又咸豐五年陝省奏定章程嗣後拏獲刀匪其罪犯軍流均於應得本罪上加一等定擬至罪名擬

徒之犯毋庸解配在籍以大練鎖繫巨石五年罪應杖者鎖繫巨石三年限滿果能悔罪自新或有親族保  
領地方官查實隨時開釋倘釋放後仍犯即鎖繫巨石不拘限期各等語今陝省會匪竄匪極種兇暴情形核  
與從前閩粵等省天地會匪糾約勾結為害地方情形正復相類前奉部章會匪等項情同叛逆原許就地正  
法茲悉心的該擬請嗣後陝省竄匪會匪起意為首糾劫入夥至數百人之多情同叛逆及搶劫拒捕互相  
仇殺搶奪姦拐婦女暨令夥黨在外丟詭詐時坐地分贓並為從曾經糾約數百人情願加入夥希圖搶劫之  
犯以州縣擊獲訊明錄供稟報查核案情批飭該管道府提訊或派委道府前往審明果係供証確鑿罪惡昭  
著即行就地正法傳首犯事地方懸牌示眾仍照章按季彙奏一次其甫經起意糾結人數無多又僅止搶劫  
並無搶劫等項重情首從各犯及被擄被脅各犯俱按其所犯情罪分別以大練鎖繫巨石罪應軍流者鎖繫  
不拘年限如原犯軍罪鎖繫已滿十年以外流罪已過八年以外查其果能悔罪自新並未滋事又有地方公  
正紳耆親族入等保領者出具切結准其釋放如不能改悔又無紳耆人等保領即永遠鎖繫其罪應擬徒者  
鎖繫巨石五年罪應枷杖者鎖繫巨石三年限滿有親族保領亦准釋放以上鎖繫各犯均於案結時於右面  
分別深刺簽匪會匪字樣其實保游蕩未久尚可冀其自新者著於右小背刺字若釋放後復敢結黨滋事或  
於鎖繫限內潛逃是其甘心為匪怙惡不悛原犯軍流者即行正法原犯徒罪以下罪名較輕亦未便遽置重  
典擊獲遞加鎖繫一年唯刺明再犯字樣如再不知改悔仍復勾結為害之犯擊獲即行正法地方官每辦一  
案仍復報明查核按季彙報如此嚴定刑條庶幾徒知所忌憚消慮未萌良善亦獲安全等情據臬司黃彭年  
具詳前來臣查陝省南山匪徒充斥紅黑簽匪及哥老會匪名目不一黨與極多勾誘日久誠恐貽為巨患該  
司現擬於舊例之外稍示變通分別首從酌量重辦鎖繫刺字實為嚴懲匪類預防過亂萌起見所有酌擬南山

匪徒分別從嚴懲辦緣由謹會同陝甘肅總督臣譚鍾麟合詞恭摺具陳

上京恭摺臣侯雲

奏疑光

日前光以鑄棉吳某等結黨拐賣各情據實稟閱蒙飭揭在案現據蠟黨某某等供認一切伏查例載夥匪贖贖取婦女裁囚勒賣木律爲首斬立決卽於犯事地方正法爲從立絞後經嘉慶道光開修改導然爲首猶照光棍例擬斬立決爲從發賣等處燻燻充軍又嘉慶間部行案曰誘拐贖賣夥匪在十人以上或被誘在五人以上者亦照夥衆與頭例按處立法本極森嚴避避綠香邑城廂內外及租界地方犯拐者多蘇不勝蘇歷任廉憲遂從輕比然光緒謂事有未可概論者夫城廂租界等處客籍居多其名爲夫燻者半由拐騙合不以此正昨日拐人今日遂被人拐今日被拐明日便又拐人支離膠葛究其實拐者被拐者相去僅一間耳固不足深究至若鄉間愚婦鮮有不明謀正娶者當其婚時茶禮服飾有費親族酒食有費結親諸色人等各有攬在中上戶猶必罄其數年儲蓄下戶人家多有起會典借債累半生者惟由養媳長成兩費較省然以養以教亦必賠以十年心力蓋娶婦若是之難也而蠟黨拐賣必擇極貧民婦一利其哄誘易行一料其力不能尋尋必不獲事無端結控官莫我如何耳幸有熱心有力之親族肯代尋覓而不買得真銀錢則被人局騙反貽蠟黨以笑柄幸而買得真銀錢則我已不贊又必人在隔處遠難徒手領歸此時將與蠟下理論解勸者謂處者皆其黨與終歸吞納欲待鳴官請究則得受多受若輩賄賂往往故勒索之隱延擱之官長之面目未見鄉愚之骨髓先媽故被拐而克尋尋獲者特十中一二尋獲而救鳴究者更百中一二鳴究而準按律科罪者則十中無一二也作蠟遂爲第一生涯被拐更爲第一冤苦嗚呼此窮民向隅抱泣覆盆負屈者多矣况婦一被拐莫莫肯字以陶女計惟有續娶再醮婦耳而近來婦價動至二三百金孤單絕貧豈能算解即勉力成

就然仍由蟻黨媒合則小而放鴿捲過大而涉益波累至有薄產全傾反負重債而妻仍他屬者矣懲此請者  
遂甘塊然獨處長作鰥夫而有翁姑而無媳以義即有子女而無母可依是一捫寶而餘人之夫獨人之父孤  
人之子而且壞人名節也破人家室也絕人宗祀也直殺人而不持刃不見血也酌理準情斬絞之罪豈不爲過  
今惟城廂租界等處五方雜處雖用軍與未必踵革面耳若鄉民究係畏法者多遇有此等案犯固不秒以斬  
絞本律但能發遣監禁其一二則蟻視之羽翼立散即厲尸之手足俱寬懲一警百效可立觀已光顧見仁憲  
舉動實有遠出俗吏上者故不敢以尋常真誅之辭讀應聽而待代四鄰無告窮民大聲疾呼一鳴抑響度  
仁憲必有副然哀矜矜信察愆庶思歸善安良者光顧自微蟻視始矣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入十六目錄

刑政二 條例：

香港交解華人逃犯例章 總辦約章類纂

奏定外國交出中國逃犯辦理章程 同治五年 總辦王大鳳

奸民誘拐人口賣與洋船變通懲辦章程

上海洋運設官會審章程 總辦王大鳳 香港南洋

外國流氓無論搶劫中外民人貨物由地方官捕拿送辦 總辦王大鳳 香港南洋

其人槍斃華民擬絞決案

伴行買辦華人涉訟由華官訊辦 總辦王大鳳 香港南洋

濟案擬結緣由疏

通商口岸關係英人命盜及審斷交涉案件委員觀審章程 總辦王大鳳 香港南洋

致陳嘉秋呈便

論招工

案逃犯竊

禁鴉仔議

李鴻章

朱鳳梯

李鴻章

徐廣臨

李東沅

李鍾珩

李鍾珩



東  
北  
三  
州  
志  
卷  
之  
一  
ノ  
一

刑政三 律例下

香港交解華人逃犯例章

中其兩國既立和約內有載明凡華人在中國犯罪逃往香港一經查悉知照即當查解交省憲訊辦故  
 此例之設以便申行和約云云按此例係香港關稅司所定港中官員自宜遵守水與中國無涉但港中官員亦  
 三年中才約內所載查解逃犯第九款按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中英之約已將此例不通申行道光二十  
 中之第二十款則此例定於道光三十年因亦可與英法美各國宣學逃犯向軍大憲報問不出此範圍結  
 備案也

一凡有控告或華官照會巡理府請將華人逃犯拿獲交領事官審辦巡理府當即察明犯罪之人委保華人

所犯亦是中國之例應出票拿獲研訊如其犯已被獲或在獄可即提訊 按領事官向洋商辦事之權似  
 商務云所犯是中國之  
 例然亦非英例方可 宜交領事官轉送華官審辦其字

一所發之票應註明該犯姓名如查尋別犯焉 均此條意所發票應註明所犯  
 等罪名日期尋常各票一律

一既研訊後視該犯確有令人信其果有作此奸利者可將其犯監押候總督發落或釋放或交解均聽總督

查辦如定奪將該犯交解巡理府即將該犯送宗呈繳總督以便接和約交解 按既研訊後則該犯確有令人  
 犯監押候總督發落等語其意指逃犯既獲之後先由巡理府研訊確有令人信其  
 之監押候中國之例亦當與英例聯合力行監押如證據不確則巡理府即可釋放

一推督可有權飭飭巡捕官查尋逃犯或飭飭監獄官羈押該犯或將該犯交解中國官憲審辦

一凡官員按此例奉委查辦在該犯不准控其錯拿如有錯拿亦不准該犯討控賠償如該犯控告經官訊得

惟是奉票擊犯應即斷被擊之犯由擊犯官得直其命我須該犯槍繳  
按此條之意凡香港官員按地例宜  
其奉公辦事也如該捕房經已放後即敢上控官員於按察司前計案解辦按察司無如該捕房以上香港交解  
究辦等情惟該捕房可說明有無奉票如若有奉票即立斷銷案其衙門各費均由該捕房繳以上香港交解  
逃犯之例如此邇來雖行此例業已變通辦理亦於此例無悖凡省憲請解逃犯多是由省憲飭行領事轉移  
港督由票緝拿其案由巡捕官發給然有時省憲派員至港驗犯每報知巡捕官飭差緝拿即交巡理府審訊  
然後由巡理府詳請港督督署察核該犯例應交解刑罰監獄官巡捕官亦派差護押交領或華人犯別  
等罪名非由省憲請解者而巡理府訊得該犯確犯中國例應由中國官憲審訊者巡理府則上詳港督港督  
移知駐廣領事照會省憲請派員到港交解以省憲亦可撤犯如不撤犯巡理府必將該犯釋放

奏定外國交出中國逃犯辦理章程

同治五年  
欽差王大臣

竊查浙閩等省洋面向多盜踪粵省香港等處地方亦不免有逃人潛跡比來洋盜迭劫商船外國弁兵往往  
協同捕獲是以濱海各省近有買雇外國輪船緝捕洋面之議所有外國協獲及逃匿洋境一切罪犯凡係華  
人按照條約應交中國辦理惟各項罪犯或係華人犯案牽涉洋人或係洋人犯案牽涉華人勢不能不令外  
國與聞其事臣等公同商酌應請 旨飭下沿江沿海各省督撫凡係外國交出中國人犯即由該督撫察其  
情罪輕重者商臣衙門嚴覆奏明辦理其非外國交出之犯均不在此例

財民誘騙入口賣與洋船變通懲辦章程

同治十一年

北洋大臣李鴻章

竊本年六月二十號二十六等日迭據津海關道陳欽代理天津縣知縣任爾會稟誘劫幼童賣與洋船之民  
人江桂登二語戲游等情臣查定例內地奸民誘騙愚民與洋人承工其受雇之人並非僱甘出口因被拐  
賣或遺致父兄離散者不論所賣係男婦子女已賣未賣皆上船出洋但誘拐已成應擬為首贖決由督撫

提勘先行正法今該犯江桂誘拐幼童王狗旺至一草棚一誘拐幼童戴一郭城寶與洋船江桂已將王狗旺送上輪船嗣經查出由洋行交回魯一亦誘拐已成且將戴一強行灌藥尤屬凶惡尚祈於訊明後立即正法在案仍查大津通商要口切近京師華洋雜處自九年五月教案以後民間時有浮言節節嚴示禁仍竟有奸民誘拐幼童賣與洋船水手之事若審辦遲傳而稍流遠近易滋惶惑實於交涉大局關係匪淺且聞廣各口雖有販賣哈哩出洋迭經總理衙門與各口駐京使臣設法商禁海口到處可適更恐奸民勾串誘拐駛赴閩廣轉賣漁利該奸民等或以年長者未易誘賣遂及幼孩其年歲大操雖未能即時承工而既被拐賣出洋實已不堪設想若不將定例嚴為變通不足以安中外而儆效尤謹該關道會同天津道丁壽昌具詳前來臣覆加的核嗣後遇有誘拐幼童案件無論是否賣與洋人並所拐幼童能否即時承工但賣與外來洋船隻藉口做工果係誘拐已成審官照前例分別斬殺先行正法如中司之水手人等勾串販賣亦分別首從嚴辦其情甘出口承工者仍照約毫無禁阻等語拐賣人口非賣與海洋船隻仍照常例剷除誘拐關道照會各國領事官嚴禁洋船水手人等不准在津買人一面示禁沙衙門各海船及地方諸色人等一體遵守並著總理衙門刑部查照外理合恭摺具陳

上海洋滙源設官會審章程十條

同治七年  
總署正大臣咨列詳

一遊委同知一員專司洋滙源管理各國租地界內錢債銀錢盜竊訟各等案件立一公館置備橫杖以下刑具並設飯款凡有華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唯照中國常例審訊並准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杖以下罪名

一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案者必須由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官會審若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

人在內門中。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毋庸干預

一凡為外國服役及洋人延請之華民如經涉訟先由該委員將該人所犯案情移知領事官立將應訊之人交案不得匿匿至訊案時或由該領事官或由其所派之員准其來堂聽訟如案中並不牽涉洋人者不得干預凡不作商人之領事官及其服役雇用人如未得該領事官允准不得擊毆

一華人犯案重大或至死罪或至軍流徒罪以上中國例由地方正印官詳請臬司審轉由督撫酌定奏咨應仍由上海縣審斷詳辦倘有命案亦歸上海縣相驗委員不得擅專

一中國人犯逃避外邊租界者即由該委員選差提不用縣票亦不必再用洋局巡捕

一華洋互控案件審斷必須兩得其平按約辦理不得各懷意見如係有領事管束之洋人仍須按約辦理倘係無領事管束之洋人則由委員自行審斷仍邀一外國官員陪審一面詳報上海道查核倘兩造有不服委員所斷者准赴上海道及領事官處控告復審

一有領事之洋人犯罪按約由領事懲辦其無領事之洋人犯罪即由委員酌擬罪名詳報上海道核定總與

一有約之領事公商酌辦至華民犯罪即由該委員核明重輕照例辦理

一委員應用遇事翻譯書差人等由該委員自行招募並雇洋人二三名看管一切其無領事管束之洋人犯罪即由該委員派令所雇之洋人隨時傳提督押所需經費按月赴道具領備書差人等有訛詐乘機情弊從嚴究辦

一委員審斷案件及訪察人犯須設立一印簿籍為何舉人如何定讞緣由逐日記明以便上司查考倘辦理不善或聲名平常由道隨時參撤另行委員接辦

一委員審辦案件倘有原告控詞訪訊控本木者無論華洋一經訊明即由該委員將原告之人領送歸行  
罰辦其罰辦章程即先由該委員會同領事官酌定一面送道核准總期華洋一律不得稍有偏袒以昭公允

外國流氓無論搶劫中外民人貨物由地方官捕拏送辦

同治八年  
總署王大臣存三詳

同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准咨煙臺芝罘島地方有洋人行劫之事當由本衙門照會英法俄美布日各  
館嗣後如有外國無賴流氓或在內地或在海洋無論搶劫中外民人客商銀錢貨物即由所在地方官派兵  
役捕拏由歸道就近邀各國領事官會同審明語音如係有約之國洋人即送交本國領事官懲辦如係無約  
之國洋人即由中國究辦照例治罪等因照會各國公使去後茲於正月二十八日等日據美法英俄各國公  
使前後照復會辦嗣後遇有此等案件應由地方官緝拿照約送交領事官懲辦至華俄無約各國洋人辦法  
各國所議尚不甚相左自應查照只可拘禁不可凌虐條約辦理除再照會各國訪知領事官隨到隨辦不可  
隨時推諉並俟布日兩國照復到日再行咨照外相應抄錄英法俄美各國往來照會咨行查照

英人槍斃華民被殺決案 同治八年

上海縣知縣朱鳳梯

竊英屬洋人卓爾哲放槍轟斃匠人王阿然轟落陳唔呀手指一案前經卑職驗明屍傷訊取屍親人證供詞  
飭醫將陳唔呀傷痕妥為調治獲犯卓爾哲交由英領事收禁照會訂期會審旋即傳陳唔呀傷漸平復帶  
同屍親人等馳往會同英領事並英屬刑官將洋人卓爾哲提訊據屍親王孝慶兒證供陳唔呀係東來李阿  
春受傷之陳唔呀供五月十四日早王阿然陳唔呀與張學軒等均在引翔港外國人耶叔船廠工作守更  
伴人卓爾哲在廠作餅王阿然偶撒一屁卓爾哲嫌吳指罵理論互扭經人勸散中午時各近停工出門食飯  
卓爾哲挾懷在路旁開放洋槍將王阿然轟傷身死復放洋槍轟傷陳唔呀左腿並將右手中指無名小指轟

卷等語。惟據洋人見證，勒波挖特思亦供指確鑿。之卓爾哲亦將因王阿然轟死匪屍吳斥罵互扭，據開  
槍將王阿然轟死，並將陳哈明轟傷各情。應請不諱英領事初欲將犯解回外國禁辦，當以人命至重，殺人者  
抵中國殺人之案，分別是故。是擬以斬絞綁赴市曹處決，使衆目共觀，以戒人之不可輕犯。卓爾哲與王阿  
然起衅甚微，輒敢頓起殺機，放槍立斃王阿然之命，而又傷及陳哈明，折其手指，係屬故殺。與尋常鬪殺不同，  
若不擬抵，不足以儆兇頑而伸死者之冤。且同治三年有美國人麥加利殺傷船主身死，擬絞立決。中國官員  
同往看視，有案再三辯論。英領事與刑官隨將卓爾哲擬以絞決，必須詳明駐京大臣批示。辦理訂期於七月二  
十四日行刑。等因。經如期傳帶屍親前往會同英領事將卓爾哲監提到案，驗明綁赴國關，即行處絞。又經具  
文通報在案。伏查近時辦理洋人臨命之案，如審係無心致死，或誤殺及過失殺人均斷追趕歸案。銀兩親  
死者歸葬路途之遠，近屍親之是否孤貧，無依以定斷銀數之多寡。即有同國殺人之案，往往以外國例之不  
同，徒飾爭執。此案洋人卓爾哲放槍轟斃王阿然身死，查為槍殺人，照故殺論例，應擬斬今特卓爾哲審明會  
議擬以絞抵，即行處決。查絞雖輕於斬罪，而外域無謝首之文，銜情論法足昭平允。且陳哈明被卓爾哲放槍  
轟傷，折其右手三指，成廢。已會商英領事議明將卓爾哲更夫工食以陳哈明抵贖，更足以示體恤。凡有洋人  
通商各碼頭，遇有此等案件，即可按照辦理。應否仰求俯賜咨行查照之處，伏候憲裁。

洋行買辦華人涉訟由華官訊辦 據署王大臣咨南洋

光緒元年七月初八日准閩浙總督咨據福建通商局司道詳稱：閩省各口自開辦通商以來，凡華民與洋人  
交涉事件，因而致訟者，應由領事官照會地方官秉公善理。歷辦在案。近來有華人在洋行充作行夥買辦者

遇有訟事該行行主亦代爲稟請領事官照會地方官追理遂致洋案愈多本司須悉心的議詞後凡係真正洋人與華民涉訟者仍由領事官照會地方官秉公審理其有華人在洋行作爲買辦夥伴與華民華商因案互訟應令自赴地方官呈明聽候訊斷該洋行主不得干預領事官亦毋庸代爲照會等因咨請查照飭遵前來查英國條約第十六款內載有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等語係指華洋各商民互訟案件應會同領事官訊斷而言如華人在洋行充作行夥買辦者遇有華民涉訟情事自當歸中國官員訊辦領事官不得過問應准照議辦理除由本衙門咨復閩浙總督外相應咨行

滇案擬結緣由疏

光緒大臣李瀚章

竊查同治十三年六月間經英國駐京大臣以印度派來官員由緬入滇並派緬譯官馬嘉理前往迎接商議總理衙門照案發給護照惟者沿途各省及雲南督撫一體知照旋經英國大臣聲明緬譯官馬嘉理已於是年十二月由滇安抵緬甸新街地方迎接印度派來副將柏恩等折回滇境迨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馬嘉理行至騰越廳屬之景允地回遠遭戕害十八日柏副將等獲人持械擊阻等因五月間 欽派湖廣總督臣李瀚章前往查辦並派前侍郎臣薛煥會同辦理一面由英國駐京大臣選派參贊巧維納等往滇觀審二一年三月李瀚章等查明覆報據稱英國緬譯官被戕係因野匪乘隙通山禮不遂致被殺害其同行各員被阻係由已革南甸都司李珍國主謀案關中外交涉未便遽擬罪名請 勅下總理衙門會同刑部議覆奉 旨允准由總理衙門恭錄照會英國大臣並將李瀚章等原摺及供招信函等件一併抄送知照查該革員李珍國及各犯等各有供證可憑自應酌照中國定例分別科罪惟據英國大臣開送節略內稱將參贊格維納等所報情形逐層核對查湖廣督臣李瀚章等原摺供證指出李珍國寺爲案內要犯雖按中國律例可作爲定



罪之據若按英國例法罪孽仍似難釋信即將前項人犯治罪其國未能視為允協轉恐更甚是處此案被  
戕被阻皆係英員因忠西國理教所重備備古其既往莫若保其將來切請將現在帶案候辦之人毋致阻辦  
等語臣欽奉 諭旨馳赴煙台與英國大臣會商中西律例既殊辦法亦異似應據情權宜擬結附署職或願  
總兵將軍漢廣越隨同知吳齊乘經革職毋庸議外其已革都司李珍國及匪犯而逸四羅都等十一名可  
否仰懇 天恩特施法外之仁俯如英國大臣酌予寬免罪名伏候 聖裁第念精練官屬嘉理係我和好之  
國所派職員復經發有護照遭此戕害其同行之員並被擊阻未免有傷兩國睦誼 朝廷篤念邦交自必深  
加惋惜擬請 旨宣示中外俾釋疑況中國與各國早經立有條約彼此均當恪守上年九月間總理衙門  
具奏申明條約將各國人民護照游歷保護之條通行各省務須細核條約本意分別辦理應請 旨飭下各  
省督撫臣懷遵上年九月十一日 諭旨再行嚴飭所屬仰體 國家敦睦友邦之意嗣後遇各國執有護照  
之人往來內地於條約應得事宜務必照約相待妥為保護若不認真設法致有侵凌傷害重情即惟該省官  
吏是問並於各府廳州縣張貼告示使之家喻戶曉洞悉中外交際情形以後崢嶸自可不作如蒙 俞允即  
由總理衙門擬定告示者行各省照辦

通商口岸關係英人命盜及審斷交涉案件委員觀審章程

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  
總理王大臣咨南光洋

演案議結條款曾經本衙門照式刷印於本年八月間咨行查照在案查條款內開凡遇內地各省地方或通  
商口岸有關係英人命盜案件由英國大臣派員前往該處觀審此事應先聲敘明白庶免日後彼此另有  
一辭威大臣即將前情備文照會請由總理衙門照復以將來照辦緣由聲明備案至中國各口審斷交涉案  
件兩國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視被告者為何國之人即為何國官員處控告原告為何國之人其本國官員只

可赴承審官以處觀審倘觀審之員以爲辦理未妥可以逐細辯論庶保各無向隅各按本國法律審斷即條約第十六款所載會同兩字本意以上各情兩國官員均當遵守等語本衙門於八月間接准英國威公使照會以遇有命盜案件派員觀審按照條款備文照會請由本衙門照復存案等因除由本衙門照覆以派員觀審一節自當通行各省照辦外相應咨行查照

致陳嘉秋星使

徐廣陞

俄爾辱教示喧見寄海外諸什國情觀俗風尙畢陳固可遠紹職軒不備錮張景物也重次千字文行氣明詞如無縫天衣不見綴補痕跡其精思大力直不可思議欽選無似謹珍重藏之竊獨爲外船國逐末覓利用度無節外鬻富強之筭內無窮大之謀島客之入我中國者其職見亦淺即如招工一事愚以爲與其禁之而防不勝防不如弛之而因以爲利吾粵多盜每年合會梟賊無慮二千人而都縣諸捕者尙不在內問擬爲從而發魯噉禁保東尤累實則皆堅不認供之黠盜耳今使立一法令招工之事由官經理即此項人犯贖其一死官爲刺子販與外洋以所得價值給該犯爲出洋贖本既不失 國家好生之心又可仿屏禦魘之意於中朝政體無損也而此等操悍之徒則爲凌虐至斃本罪有應得倘能本桀桀之性破恐抑之氣在彼中窺臂作難亦足耗損其國萬一我 朝欲勦遠略並可引以爲援以作嚮導內應苟有島人崛起克自樹立得其土地人民財因而封之如秦漢趙陀漢周錢鏐故事彼挾中國以爲重亦死生不敢背負從此勝算在吾彼勞我逸因時君之便乘機登之利不及百年固不難元昊稱臣樓煩繫頸矣聞邸抄知公新破 恩給幫用方篤他日持蘇子之節乘宗怒之風飄飄遠猷洋屬伊始故敢陳其固陋惟 公明教焉

論招工洋務快書

李東沅

嘗曰民爲邦本本固邦衛故先王行仁政以濟貧乏嚴法令以禁惰游所以保我黎民不致流離異域者意良厚也頻年粵東澳門有拐誘華人販出外洋爲人奴僕名其館曰招工聚其實爲圖利粵人稱之爲買豬仔夫曰豬則等人於畜類仔者微賤之稱棄其身而貨之惟利是視于取千搗復開豬仔一名載至西洋稅銀一圓澳門議事李番官收費銀一圓而又恐華官燭發其奸於是上下賄蒙誘計百出且粵省拐匪先與洋人串通該諸國方役人所好或炫以貨財或誘以賭博一吞其餌卽入牢籠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於濱海埔頭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爲負欠牽扯落船官既置若罔聞紳亦不敢申訴每年被拐累萬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尋短見者不知凡幾卽使抵埠悉充極勞極苦之工少情則鞭撻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許置諸死地難望生還或謂豬仔落船皆經番官訊問不期者立遣回籍其飄然長往絕無顧慮者皆顯情甘似非刑騙勢迫不知拐匪奸計百出賄通上下卽使番官審訊悉屬拐黨替官並非木人一一過堂釋遣回籍之文敵以欺世心狠手辣蹤跡術工且其中不乏富貴之家車侍之子謀權陷罪望斷家聲一絲宗祧於焉中絕言之酸鼻聞者傷心夫歐人出洋本千例禁亦爲西律所不容昔年有販阿滿黑人爲奴者經英國上下議院俱商禁止出賃數十萬悉照之通濫行遺釋而嚴申禁約勢絕風清隨國無不稱頌其德政美國南北之戰其始以禁止販奴而起後卒設法禁絕一視同仁今汕頭等處說秘難知而澳門一隅彰明較著夫澳門本香山縣屬卽歸洋人管轄我 朝宜申明條約通一介往賣西人曰販人出洋爲奴實千例禁各國共知各法具有在歷年遠往外洋之人皆我赤子不少富家宦族舉客寒儒隸生罔之華備述其苦况後同地獄然現幕所由半皆受騙於匪人非真立有合同甘心遠適試爲平心而論易地以觀倘以此待貴國之人其果能樂受否乎貴國嗣後仍地方官留心查察並禁船主不得私行運往如敢放違一經訪察或被告發船立充公人卽定罪如此則理直

氣壯洋人自當折服矣

案逃犯議

李維正

泰西公法最重贖他邦逃人之罰而待中國不然中國界犯逃至他國地界者務爲微護官廚百案不得如去年粵東一犯逃在香港又犯西律監禁獄中委員往索多方阻勒猶曰於彼亦有案件也其他之罪本屬極惡不可恕者一至其地若無事之人毫無忌憚如昔年奉旨嚴擊之某犯逃在新加坡公然藏已革之頂插身官場干預公事此尤無忌憚之至者矣所以然者當中英前屬換約之日未將此條切實更定至本得以藉口夫中西文法不同往往同一語言輕重互異立約之時苟不悉心細繹一字含渾他日即受牽制即如中英和約第二十一條載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商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飭差嚴拿查明實係罪犯交出等語細繹和約原文曰逃在香港則出港一步如南洋各埠皆不在此約矣曰潛住英商船中其洋文亦專指在港之英船而言則出港一步其他英船亦不在此約矣當立約之日以交涉祇有香港一地故如此立言今也租界日闢南洋各島尤爲連連潮蘆亟宜重定約章務照泰西公法一例辦理現屆下次換約之期不遑竊以爲此事實爲換約時第一要務蓋邦有常刑斯有綱紀使罪犯皆可巧避則綱紀不振而天下從此亂矣余常詢諸西士之達時務者曰公法既重逃人之例何以獨收中國犯人豈非顯悖公法耶抑真外中國於公法耶曰非也泰西重公法尤重教誨以仁慈爲主彼犯人者求生而來若捕而送之是瀆其死矣爲教主所不忍曰然則西國犯人何以互交乎曰中西律例輕重不同刑法各異西國人命重案祇有監禁而牢獄亦潔淨中國一入獄中備受苦楚無論絞斬極刑即審案時每至血肉交飛哀慘難狀皆爲吾教不忍昔年香港曾交一犯至粵後有教士某在法場親視凌遲之慘上告教王教王惻然愛登新聞紙引爲深戒不然

西國何愛於罪犯而甘受道迷之惡名哉觀教士所言未始無啟我中國斷不能任法以就彼教然他日換約時亦當揭明此意稍示變通矣

禁賭仔議

李鍾珪

南方以物之穢者曰仔賭仔者猶言小賭也閩廣兩省生齒繁盛當海禁未開南洋羣島如蘇門答臘加拉巴小呂宋等處中國人民商販出洋家於其地者不可勝數海外獲利數倍內地愚民聽之曰趨日來然皆因其感友安然無害未嘗有拐騙販賣騙良民而置之死地者也同治初年泰西英荷諸國開闢荒島乏人繼治以重賞誘往作工遂有販賣賭仔之事當時閩之廈門越之香港澳門公然設館被拐者驅入舟中繫其手足如被羈豕其苦難言及至外洋更遭慘酷十必死五而奸民則坐獲重利後經地方紳士稟情稟報上達總署通行沿海各省嚴密查禁又照會英國定以三十餘款可謂詳備而英國不允其法未行特賭仔之館不復公然開設比年以來較之同治間風亦少息然廈門香港汕頭每一輪船開行凡下輪搭客往往數百人多至千餘人其中自願出洋者固多而被拐之賭仔何船無之中國雖不設館新加坡仍有客館專收賭仔前年中國駐坡領事官設法嚴禁真員不允從經移請潮惠嘉道出示查禁以爲清源之策而未驟旬日卒爲駐粵其領事衝斷於入府徵令收回於是拐販之徒知中國禁令不行益復肆行無忌上年粵東火船查出被拐良民至六十人之多則其他之未經破案者可知矣爲今之計欲與西官商禁則總署之照會且不行矣地方之告示且不准照矣即執法與論亦必強詞奪理徒費口舌惟有責成就地紳士嚴密查緝其法在閩粵沿海各州府選擇公正紳士諭以緝匪之事每一輪船開行於埠頭密查下船之客必一一過目如遇形跡可疑詳細盤究平日又訪查拐匪不使人境紳士不同委風氣諷靡而耳目近訪查獲易而確此猶古者守望相助之法彼

外人不能阻我者也。況閩粵人好仗義，凡有益地方之舉，皆肯爲。官府將伯之助，近年粵東擒理匪類一事，亦經紳士戮力以之助，禁賭行爲有不樂從哉。此誠簡便易行之策也。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八十七目錄

刑政因治類

審明丁癩庭等兩次京控疏

定讞必平恕

案宜早結以免拖累

至誠開導至愚民悔悟

決獄實有斷制

苦訴不可執成見

耐煩聽察務得確情

戒株連

請臬憲區別齊匪稟

請 飭永革陋習以重命案疏

據供先結以清庶獄疏

清理積案以避民困疏

設法清理監押人犯并勸限查辦疏

奏爲刑實失中謹披撥直函疏

爲杜認棍株連苦累小民疏

林則徐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何紹祺

鄧慶麟

張道澍

丁日昌

文日昌

王 昕

卞寶第



奏爲重案未結有關於本民心疏

遊 旨查覆東鄉一案疏

條陳辦築積弊疏

請清蘆刑獄疏

建設待質公所擬請按提經費疏

張之洞

李宗羲

陳彝

徐守剛

畢道滋

周家相

刑政四 治政

審明、慎庭等兩次京控疏

林則徐

竊匪等上年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都察院奏雲南回民丁燦庭等控告鄉匪串謀誣殺無辜一摺已明降諭旨交林則徐等審辦矣此案盜匪奸匪挾仇尋衅串謀倡亂被害至一萬餘命之多如果屬實必須徹底根究水落石出庶足以服難民之心而除地方之害林則徐程壽采甫經到任無所用其回護著即平心研鞠毋枉毋縱務將棍徒會匪嚴行查禁首惡各犯從重懲辦以紓積忿而快人心等因欽此當經 臣等將判演以來訪查該回構畔互相焚殺各實情於七月內先行附片具奏奉 硃批認真秉公辦理欽此等因欽此旋於十月內 臣到部又奉 旨此案著交林則徐程壽采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嚴訊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告回民丁燦庭木文科該部照例解往備質欽此十一月內又准部文奉 旨此次復據雲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劉書等挾嫌誣端控從逆以被殺殺搶掠迫招撫回籍後又被殺害多名等情著仍交林則徐等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嚴訊按律定擬具奏原告杜文秀劉義該部照例解往備質等因欽此并准將各原告連鈔錄呈詞者解到滇 臣等遵即會同核明兩呈所控之人除相同者不重計外合指控二百七名有保山距省十九站人數太多勢難盡解當經札飭該道府分別首次要酌量行提 面繳司委員往解該處七哨漢民頑梗成風始則欲將解解人違抗匪不解繼則竟將起解之人聚衆劫回噫入城搜殺招復回民劫放獄囚焚燒縣署且折毀江橋板片截換來往各文種種不法必頌大加懲創

經臣等奏調滇黔兩省官兵分布滇黔臣林則徐於本年正月親赴滇西駐劄甘肅調該哨民等籌賑軍威自行縛獻匪犯并經委員弁兵分投查拿共計前後獲犯四百三十餘名均已陸續審明分別凌遲斬絞道軍流徒等罪名兩次會審案聞在案查上年該事抗官之犯本即應照例拏獲紳之入茲將京控各單與已辦人犯姓名互和校對內已凌遲者張時印張時重張汝儒一名斬梟者許汝華張炳張重五高滄陳科宋湖瀆宋發春李汝玉即李如玉李觸王均即王君程文芝編得黃保即黃德根十二名斬決者張昇張汝健張汝佑楊小泗李奎王遇春馮海啟七蠻向尚志初三林向春即林抄羅十一名絞決白劉春周曰序李名楊三名絞監候者趙亞果師美一名其逃犯已報之張傑馮惠外現所發者沈景成董俊段之有三名說單者周都說寬張贊張小滿張友義楊能楊成楊培生李沛李連甲范克趙德趙全萬益三郭贊田作真段羅三宋俊齡士李四說寬士信陳東野東中和大即衍平安謝誠二十六名說單者王奎董玉淋口上材二名說徒者楊春富馬陸時吳肇二名統可京控單內已報辦罪者六十六名除凌遲斬梟決各犯不便稽誅已於未審京控之先業經處決外其殺決之劉善周曰序二犯前摺內聲明候提回原省質訊再行處決其餘定擬監候及遺單以下人犯經臣林則徐折回大理提到京告丁燮庭等為盜斷甘結四人共印手摹送呈備案惟查核原呈情節有實有虛或架絳其詞或掩飾其罪均所不免竊適由軍務已竣臣林則徐應返省垣督將原告四犯犯案被控之黃炳等均帶回省遊奉諭旨會同臣程晉采復提人證卷宗督同在省司道逐加研訊詳丁燮庭木文科杜文秀劉義均係永昌府保山縣城內凶民黃漢等係保山縣民人向為前署縣事詞代理府事之候補知州飯文服役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間有已經職斃之陝省回匪馬大等在保山板橋地方唱曲誑突漢民被逐起雲漢回互相糾集仇殺焚掠經永昌文武帶兵往擊回匪平宗敵拒戰害大小營員及兵

多人各處鄉村回寨彼此百燒其燒斃殺斃之人事隔數年難以追查確數維時該管西甯縣天地署鄧川州知州復文先後奉札前往查辦回衆愈聚愈多屢有攻撲營盤之事漢民喧傳回匪此意進城要將漢人盡盡約城內回民作爲內應俾將送番之人盤獲以故九月初二日金雞板橋各哨機國籍有官給防匪之紛紛帶巡城聲稱援救遂將城內回民無分老幼男婦混行殺戮以致同時殲斃約有四千餘命之多因事起倉猝在城文武彈壓不住而返文之家丁黃漢與回民本有仇隙乘機執刀至杜文秀未婚妻房小有姑之家欲殺其父斃命將馬小有姑帶回寓處窩藏旋經便文押令送保山縣轉官謀看養該犯又與已正法之王均福茂亞炳日占淋樊香得等各帶練丁名爲防禦實則縱其搶殺有外出之回民白廷賢及其兄白廷鳳家被殺殺害多命并搶奪衣箱四隻旋經前督臣賀長齡訪令保山縣追出併作三獲轉解太和縣轉主顧領同日丁燦庭木文科杜文秀劉義等家均被慘殺多命因人衆勢亂不能指出兇手何人嗣經各屬官兵殲匪剿辦擊獲漢犯萬林柱等分別審擬正法消回被燒村寨及傷斃丁口一律撫恤經前督臣奏結在案丁燦庭等痛念家口死亡財物焚燬心懷不甘於回匪屢次報復之後復商同木文科杜文秀劉義等先往赴京控訴冀圖伸理此該原告等起意京控之緣由也其呈控不實之處如所稱城內被殺入千餘人填之節次案及府縣稟報均無如許之多然先而尙不敢定準此次巨林則檢親到永昌縣署被燬之後案卷已成灰燼惟府卷均屬齊全查有道光二十四年前任知府金濂任內據保山縣造報編查戶口底冊當即吊起與該道暨委員同查閱內五城城共有回民四百一十七戶通計大小男丁一千八百八丁女口一千二百四十三口統共核算其丁口總及三千有零即延至二十五年一歲之間不能驟添一大半又城外各村雖有臨時遷入城內居住者亦斷不能滿至入千餘人之多原呈被殺人數顯見不實且呈中既云掩殺入千餘人而後

萬又云被害一萬餘命是一罰之內亦自相矛盾詰問丁無庭等又皆囑傳聞不能證實至於城外漢回各村彼此互讎互殺在回民控詞但首萬民燒燬回村而訪之續審紳則皆云被殺之漢民實比回民多蓋數情現在事過已久原難燭照數計而總之爲挾仇互讎之案除九月初二日城內慘殺之外概不能專罪一疊也又原呈將回匪燒搶枯柯河并戕傷兵弁之專移在九月初二以後則因被漢民慘殺不得已而復仇又謂鄉紳以號衣營首假以頂戴官私莫分以致該戕兵弁等語查彼時回匪自二十五年七月聞警聚於猛臘寨進攻思毋車樹枯柯河及陶家寨大田街又攻丙麻其戕殺營員總寨守皆係九月初二以前之事而呈內擲前作後尤見瞞情掩飾又所控聚寨燒營一節除指名爲首之劉書周曰摩一名均保得實已於實對後卽行被決外餘則有實有虛且當堂將所控之人提與各原告質對多不相識並有其人早已亡故及出外多年者亦皆漏列在內詰其憑何列控則稱係轉遞拾成單實非有心誣指又控稱文武官員視同如仇故能掩殺羅丁槍擄等情查前數年回匪猖獗抗官不得已調兵剿辦其地方文武不能彈壓之咎原所難辭若因秀民互相殘殺而遂加各官以袒助之名甚且指爲串謀誣殺則前後數年中水順編縣等處漢村被回匪殺殺擄劫者何可勝計亦皆實官員以助回殺漢之偏袒斷難辭者又轉何所遺從至被擄之家性命且不能自保何論財物然事後如果可以善道亦未嘗不爲查起所有白廷贊及伊兄白廷國家衣初除已向黃漢道商籍三隻外卽使尚有餘贖或焚或搶亦早已化爲烏有無從追回並非地方官有縱回匪情事又據控稱招擄離回百餘名解往大理半途被殺三十六名一節卷查二十六年五月安撫回民行至甸途遇回匪擄劫被追殺三人其漢回亦被回民殺斃一人嗣訪附近地方官招徠仍送至大理安置所控固有其事向無殺死三千餘人之多又據控稱二十六年十二月開永昌收租回民被殺七人茲查案據實立六人內哀南富木二

一 名係被王其嘯挾嫌向楊椿富等在花樓謀殺犯已全獲將王其嘯楊椿富問擬斬絞犯楊二  
錢銀老七張沉流流又楊根大扁遺 一名係被張汝健糾同樊晉得即樊名大白占淋即白滿大等欲死擲  
取銀物已獲張汝健樊晉得白占淋均擬斬決白才撤流張汝申撤徒續獲張汝卓現飭審辦又木汝華袁  
漢一名因下鄉收租被趙潤與不識姓名數人搶奪銀物戮傷身死 一 參犯未弋獲擬開差在案又房呈華  
控猛庭回民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被右甸團匪殺害一節雖非該原告等切己之事而大致尚非虛捏查此案  
上年擊獲首犯范小黑及張小沈經 日 寺會審 奏明斬梟在案近日續獲嚴容孫福沉屬中驢輝潰登四  
犯各供認在猛庭殺死屬應瑞等各一命又獲李九舟李廷玉 一 犯供認各殺死練勇回民二命均經據核辦  
理比又臣等研訊原告情節分別虛實不敢稍有偏仰之實情也總之數年來永昌之案滿回各有曲直漢人  
之逞忿於回者莫甚於二十五年九月朔一日之事而回人之逞忿於漢者前後併計實亦厥罪惟均此次將  
哨匪辦至四百餘名回民皆已心服而回匪之流毒各處先前拒敵官兵近時劫殺商旅擄婦女者亦經擊  
獲懲辦不但漢民心服而各處回教中之良民亦謂匪類既除伊等免累咸知感激是此番但分良莠不論漢  
回之辦法似有明效大驗至保山哨民匪徒 匪 等仍隨時飭擊又經續解馮得勝陳登萬及京控有名之已革  
文生石維沂三名內馮得勝供認竊糾進城乘機搶奪石維沂陳登萬均認燒香為從亦應一併按例擬結查  
黃漢一犯身充長隨膽敢附和哨匪刃斃人命復將婦女擄劫又縱練四出搶殺應比照謀叛斬立決律擬斬  
立決加重梟示 匪 等於審明後即恭請 王命會委臬司營將等將該犯綁赴市曹處斬傳首犯事地方以示  
炯戒案係比照問擬家屬免其緣坐李九舟李廷玉 一 犯在猛庭各夥練勇回民 一 命亦應斬梟嚴容孫福  
沉屬中驢輝潰登四犯各殺回民一命均應斬決確潰登解至途次病已沈重適 日 林則徐審決另案重犯即

將其先行正法以竟倖逃顧賊屬中贖於解省後病故應毋庸議李力舟李廷玉嚴萃容孫福沉四犯經西  
道王駿越審明定擬具詳均因患病尙未起解官印咨明提臣會同該道恭請 王命即將各犯在大理就地  
正法免致稽遲馮得勝宋機進城搶奪財物應照謀殺爲從斬罪上減一等改發新編給官兵爲奴石維沂陳  
登萬二犯聽從燒香結盟應照例實發極邊煙瘴充軍原告丁熾庭木文科杜文秀劉義京控半詞均有失實  
之處本應照申訴不實律定擬姑念伊家均已被害情殊可憫應請從寬免責釋放再革潰 犯係勸休知州  
恆文之家人該犯挾仇妄殺並縱令隸丁滋事即使恆文並未縱容亦屬昏聩不職且該員係與已革道員羅  
天池同辦此案羅天池獲罪奉 旨革職永不敘用該員事同一律儘予勒令休致尙覺不足藏辜相應請  
旨將勸休知州恆文一併革職永不敘用以示懲儆黃漢所舖之隔小有姑訊明未被姦污已離杜文秀具結  
恩領完娶應毋庸議此案京控車開香匪姓名除查明鑿已物故及早釋外出并不在籍者均毋庸傳提以寬  
拖累外其提到被控人犯供認燒香爲匪者均已分別定罪即漢訊堅供並無燒香者亦經提問該原告丁熾  
庭等再三質審據供素不謬誤并不能指出爲匪確據不敢誣執自應分別釋回本籍管束至其控呈之外有  
實曾殺殺回民而該原告轉未控者亦先後併獲多人俱訊明正法統歸入哨匪案內錄供報部已咨者毋庸  
重錄外再有現在緝辦新統遺章之黃漢等十二名犯供認原告丁熾庭等供結一併鈔錄者都備核經此番  
持平審辦之後漢回人等尤當隨時化導約束令其盡消仇畔永作良民以期仰副 聖主教誨邊圉之至意

定讞必平記

宋邦傑

謹按官司出入人罪及斷罪不當刑律最嚴所以責成承審官求情法之平也惟無枉然縱而尤必以慈詳愷  
側之意乎其間孔子曰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而益暴則樹怨至哉言乎

經訓

書舜典惟明克允 立政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川中罰

上謂刑能以輕重未刑用 其中罰無過差之意矣

禮王制刑君或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蓋心焉 大傳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

周禮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刑則用法 附刑罪與法相 者罪為論用其 情以訊之既訊又至十日乃斷之

之不可宥此所以死者與我皆無憾也

案宜早結以免拖累

宋邦德

議按內外衙門承審事件例有定限期部現審事件杖笞等罪限十日完結遺 流徒等罪限二十日命盜等

案限一個月其屬傷發傷之犯到案後以傷經不復及因傷身死之日為始內外移者行竄及提質並案犯是

病以查復及提到病之日為始接審者以接審之日為始 見刑例 四特 又承審官於絕斷時如供證已確

有一二人不到者非係醫醫犯證即據現在人犯成招不得借端稽延違者議處 凡 蓋兩造認服官為斷結

脫然歸去便可各治其生倘宕延時日認者多食用之費家人增懸望之憂甚至有情罪未判禁繫逾時不免

瘦死者皆因循怠緩階之厲也戒之慎之

經訓

易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周禮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臧聽

于朝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加之罪而要之二旬



而職隸於朝

漢道于朝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詳請其獄訟異其死刑之

罪而要之三旬而職隸于朝

野去王城九遠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

上獄訟于國

外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請大夫之采地去王城愈遠故以三月為期

至誠開導令愚民悔悟

宋邦彥

小民狃於習俗不知禮讓往往激於一時之忿遂成不解之讐此險彼健評訟不已一口之氣未伸全盛之家幾破爲官長者過有此等詞訟必須多方開導使兩造及早和息則所以保全愚民者不少又有迫於飢寒偶罹法網懲處之餘尤宜深其誨誠人苟悔罪雖惡人許其自新所貴者至誠惻怛有以感動之耳凡人具有天良鮮有不可以教化者勿概以若輩爲不脛教誨也

經訓

書大禹謨刑罰于無刑又協于中

康誥民罔迪不遺

遺從也言民無遺之而不從者也

詩巷頌匪怨伊教

決獄實有斷制

宋邦彥

斷制之義甚廣而大旨不外準情的理得而處之權衡而已審囑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明則能照慈則不刻斷則能決矧謂惟公與明與慈然後可以善我斷否則吾不知所斷者何如也

經訓

書呂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不在中

禮王制有旨無慳不聽附從輕教從重

有強羅之言意而無證據之實跡可謂於經斷矣於是有所謂

又慮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

所犯與刑有輕重深淺之殊者不可概歸也故別之所關備也

受訴不可執成見

宋邦德

拘受賄託棺存直道者不為惟先入之言最易惑人兇徒挾仇器擊認師刀筆漁利往往憑空捏造落鳳白偶爾訪察則袒原告者說原告之詞袒被告者說被告之詞又或別衙門案已有供亦難據為信據一為偏向遂至冤抑莫伸

經訓

查君陳殿民在辟于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宥惟厥中 呂刑罔不中難獄之詞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耐煩聽察務得確情

宋邦德

心曠氣浮草率定讞最足誤事夫治獄之道百無一枉不足言功萬有一冤終將莫贖故情偽難辨務實虛為研鞠不憚再三勿持兩可之說必歸五聽之平情罪哉真自無冤濫

經訓

查呂刑惟觀有稽

即也

又察辭于差

查刑重得

又明濟于鞫辭

鞫之辭

體士耐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其情也

屬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以鞫鞫非又曾因察其真偽也以其情而故者謂之鞫

戒株連

宋邦德

議按律惟反叛

又糾眾殺官反叛邪教惑眾見例

殺一家三人支解人探生折割造畜蟲毒等犯緣坐其親屬而女許嫁已定

子孫通房與人聘妻未成者俱不坐 見疑反 又一家入共犯止坐尊長 惟損於人者方以凡 又例載凡詞狀止

許一告一訴皆為犯實證不許波及無辜及陸續投詞牽連原告內無名之人如有牽連婦女另具呈詞倘波

及無辜者一概不準仍從重治罪 見疑 仰見 威朝欽惟惟中懲惡雖嚴而所以示矜全防株累實無微不至

百司承流宜化自當以矜憫為心非案內確有罪名之實犯不得牽連非案內必須對簿之妻證不得拘喚自

來亦性殘忍者往往羅織無辜不旋踵而自極慘報藉請前史歷有明證可不戒哉

經訓

孟子罪人不弔

費允征讎歐氣魁脅從罔治 呂刑何度非及 及遠也當其所當 而後可誅之也

請泉意區別竄匪案

何紹祺

近日大府查辦青蓮教一案業經入奏仰見防嚴未然至厝至審免將來贖成巨案真瀆省官民之福惟大人

督識勤勞思不遠和聽耳但賦思此等匪徒其倡首者妄稱九十六億生靈將遭大劫傳教收徒設壇斂費處

太平之日為不祥之說妖言左道罪不容誅所請誦教自者幫同傳播斂錢亦實自無法紀但地處易惑難曉

附和者多將來漸成叛逆凶未可知而目前只冀消災似宜稍想體恤各犯到時有情願改悔者大府門準施

皇照天主教誦十字架之例令其破齋而去鞠屬法外施仁功德不可思議誤聞知不勝欽佩所可慮者各州

縣差役更易藉端生事其有教要犯未必上緊舞拳而轉曲之閒有持齋誦經者悉可藉訪察之名遂食鹽之

實賦屬既迤西一帶聞有無知男婦一聞緝拏持齋之人即行自盡不一而足持齋者未必皆曾教習教者未

必皆斂錢斂費者未必皆謀逆有官職帶號者為一等有賊匪軍器者為一等有盜匪兇者為一等雖持齋

念佛者爲一等獎令一伊執事非所以仰體憲懷恤民命也該地長街途山徑園蓬小恐犯逗逼在境倖  
逃法網是以懲實撲克盡查隱口然亦恐差役下鄉說詐誣曉諭至再至三尚無濳浪自疑之事而鄰封有  
書相告心甚惻然不揣冒昧誠請此後持齋之人實係省中各犯拔出者指名按拳勒明有經卷而詳及家  
中供奉無生老母神牌者卽行解省歸案辦理此外只有尋常禮卷並未奉神者只各州各府訊明其是否  
改悔予以自新之路至並無經卷只係喫眼光齋以音齋禮齋者各州縣自行保釋毋庸詳解并嚴防營汛兵  
役不準下鄉說詐再行出示開導愚民其真正要犯仍遵大府之意準其首出免罪領賞庶幾玉石攸分民  
樂業

此稟到省兩司憲立下通訪並將押省各犯開釋百餘人未到省者陸續放歸此後無自盡事

請 飭永革陋習以重命案疏

臣等謹

且風聞吉林地方遼闊村落星散四鄉每出一命案或距城數十里數百里地方官以路遙驚避不肯卽驗必  
候續有報案湊成三五起七八起時方帶備刑司案役百餘人挨次隨驗竟有伺候至三五月之久不獲相驗  
者一日官到上下厥規每一命案必得數千吊其公館供給看守呈報及鄉保額外酒派侵蝕尙皆不在此數  
實爲地方之大害且死屍日久暴露或爲犬狼殘食或值暑熱爛屍屍不全每致屍親兇犯藉以狡執故相  
驗不實認端不息易啓開檢之殊殊非矜恤民命之道應請 旨諭令吉林將軍嚴飭各該廳嗣後若有命案  
無論多寡遠近隨報隨驗不准任意遲延厥規名目永遠革除隨帶人役酌立額數不得逾定額之外違者揭  
參庶死屍無暴露檢之慘吏役鄉保亦無從藉事勒索矣

據供先請以清庶獄疏

臣等謹

竊查命盜重案向分首從定罪輕重不等如首犯在逃未獲從犯監候待質必首犯到案然後訊供辦結立法本極詳慎巨惡以爲首從罪名輕重所屬該犯當獲案之初大都避重就輕執肯自認爲首誣扳妄指眞僞已不可悉第有一犯在逃便可以爲首推之是案犯人多已獲者未必肯爲從在逃者未必肯爲首也至於難案之中干証牽連人犯更多或私押或收禁情弊百端無非受待質之累易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鑒於此今以犯未全獲遂令該犯等監候雖長年拘之如此在逃者早獲自可於質對後辦結倘竟無獲必至重案終懸而有罪者稽誅無辜者受累無枉無縱之謂何不第此也蓋候至於數年搜覓則情罪無當逃越則罪擊更難卸不斃不逃而案犯日多恐獄中亦無地可容近年各省中時有缺獄之案未必非人犯太多之故伏思 朝廷慎重刑章屢經更定各衙門按章辦理原無所枉縱於其間惟查監候之案既係待質必擊犯全獲乃能訊結而現在此等案件聞各省中竟有淹滯數年者若非變通辦理不第案多積壓日久弊生且輕重緩急之關民命實有妨礙况現值荒旱成災 皇上虔祈雪澤尤應清理庶獄用以恤民隱而感 天心擬請飭下內外刑各衙門除現辦現審案犯務須按限請結外其餘一切監候待質者無論新案舊案首犯從犯並宜酌量情節按照現供應得罪名卽於擬定後先爲辦結不必以一犯在逃再延時日並請 飭下刑部分別案件逐一議定章程頒發各省凡係首犯在逃從犯先獲之案但訊明確供以二三年爲限令其監候待質如限滿首犯未獲卽將現獲之犯擬定罪名或輕或重按例先結將來在逃者獲案無論首從均加重辦以昭炯戒如此變通辦理則罪輕者不至久礙圍圉而庶獄清情實者不能倖免科條而刑罰中庶幾天時人事兩和感召而休徵可驗矣

清理積案以避氏困疏

丁日昌

閩閩苦累莫甚於詞訟地方官延不結差役藉端誣詐經年累月動至過產傾家因而強者變爲盜賊聽者  
流入異端人心風俗之壞皆由乎此是以臣任蘇撫時創立章程通飭各屬將詞訟按月清冊通詳予以功過  
以示勸懲並令將押犯姓名懸掛粉牌按月另冊造報必體者彰之使顯然後官吏不敢任意欺朦仍隨時嚴  
員密查報冊實數是否相符遂漸無延案私押之弊而民困亦藉以稍蘇前直隸督臣曾國濬前福建撫臣卞  
寶第知行之有俾於民先後同臣屢抄錄章程通飭直隸福建各屬一體仿辦茲蒙 恩簡授福建巡撫接  
任後即遵嚴飭各屬實事求是勿得仍蹈從前積習月餘以來披閱各屬稟報懇皆有名無實積壓之案仍多  
善結之案實少且聞偽造匿報之弊不一而足卽押犯亦多不列冊不掛牌者深堪詫異當經 臣查出種種弊  
端計閩縣共匿報詞訟一百餘起候官莆田二縣共匿報詞訟二百餘起福清縣共匿報詞訟八十餘起雖內  
有前任未報之案而各該縣到任後不知據實補報且蹈其覆轍均難辭咎又派員查點閩縣押犯匿報二名  
候官縣押犯匿報十五名福清縣押犯匿報二十八名南平縣押犯匿報二十五名此外晉江建安甌甯邵武  
長汀漳平等縣詞訟冊報亦多匿漏以清訟安民之舉而視爲故事其文粉飾糜爛殊堪痛恨訪查各州縣陋  
習緣因詞訟據實稟報倘結案不及成數必干處分是以每月必捏造審結若干起作爲開除既可避免處分  
又可以結案之多希冀上司優獎故統一省月報冊計之結案已不下數萬起宜若訟獄可清民困可蘇矣而  
各州縣年復一年案牘仍不少減者何哉蓋造入月報者皆口角細故之案大半僞捏其真案之不結者依然  
如故是多一番防範更多一番取贖若非於立法之初盡發其覆轍尤參慮熟以祛弊習而儆玩延除福清縣  
知縣某已另案革職再查明各縣有無匿報詞訟以及押犯懸牌不實另行辦理外相應請 旨將調署閩  
縣知縣某著候官縣知縣某調署莆田縣知縣某晉江縣知縣某著南平縣知縣某調署建安縣知縣某著甌

甯縣知縣某邵武縣知縣某黃漳平縣知縣某甯省漳平縣知縣某十員一併摘頂勒限半年內將積壓各案次第結清再行奏請開復其有認真核作一律清結者屆時仰乞 聖恩分別獎勵倘再不知愧奮另行嚴參以示懲勸

設法清理監押人犯并勒限查辦疏

文  
丁日昌

竊照閩省吏治因循成習積案疊蒙未定罪犯及牽連人証禁押既久動致拖累是蘇蘇民困當以清理庶獄爲先必澈底根求悉心體察揭明其所以然之故俾和盤說出而激法方可盡除必力破拘學訓示懲勸稍原其不獲己之由俾改轍弗迷而倒懸方可速解 臣等前經查明報請各州縣兩次彙參摘頂勒限清結並擇其尤爲泄玩者如甯甯縣知縣鄭啓明福清縣知縣魏瑞文等分別奏參革職查辦一面嚴催各屬認真經理隨時告誡以於年終半年以來統計辦結新舊監犯五百三十二名各屬縣所報冊內名數與密查實有人數尚相符合惟押犯往往有冊中僅報數名實押至數十名者即如廈防廳押犯八十餘名而冊報僅止數名石碼廳押犯二十餘名而冊報僅無押犯以此類推各州縣之匿報漏報者實指不勝屈而且有書差私押而門丁不知門丁私押而本官不知百姓或農工度日或不木營生一人被押即一家不得安枕必賣田宅鬻妻子經營詭託而後始得釋放回家當官吏博奕飲酒之時正小民呼籲無門之時此中嘆息愁憤之聲豈不足以石水旱而干天怒自經 臣等嚴加查究各州縣於冊報百名之押犯已結釋一千二百四十六名其未登列冊報以及書差私押許釋放者蓋又不止數千人矣尤可詫異者如壽甯縣監犯李誼淦遇 赦年餘尚未釋放屢札申斥該縣尙稟復以犯人戀監無心求釋將樂縣押犯楊長吉飭查因何事久押不放而該縣則稟復以保歷任流交之犯並無案卷可查甯化縣監犯曾福以入會被禁多年現據訊明實係誣誤請即此類

殊堪憤激均皆批飭立即保釋現計遇者未定案犯尚有一百九十餘名押犯尚有六百二十餘名其監犯最  
久者如福清縣之翁彝標已禁至二十年政和縣之湯子岡已十二年古田縣之雷興甫田縣之潘柯皆十一  
年晉江縣之葉漢順甯縣之章文建陽縣之呂富老皆十年其押犯最久者如閩縣之邱成福清縣之王三妹  
伍相叶皆十年前靖縣之王芋薯土酒皆八年此外或六七年或四五年者又書不勝書此等罪犯命盜居多  
或賊刑所逼供詞先後翻異或書差所指供詞始終游移或備認爲從而正凶未獲或竟訴爲冤而原告堅執  
干証毫無幾犯難緝問官拘以成例不敢斷結細閱各該贖贖管時如果據供定案轉在可接 欽免之列  
因其供詞前後不符反至長繫待質不得仰沐 皇仁於情亦復可憫至各該廳縣豈盡無良實於歷年排替  
先後參差或因尋緝正凶有購獲之費研鞠定案有招解之費一經隔任罕肯代爲擔當雖承緝例有處分亦  
已無可加重該犯既狡屢不承本官亦躊躇候代任復一任年復一年欲辦不能欲釋不可遂致積重難返疎  
陳相因目下可辦者均已辦釋未辦者皆窒礙難行無從措手如照例悉以推究處勿直想官舍爲空且等目  
擊情形殊深焦灼倘再不設法整頓坐使羈囚對泣不至瘦斃不止既失天地好生之德亦辜 朝廷欽恤之  
仁合無仰懇 天恩寬其既往准予暫行變通辦理以期圖罪一清擬請轉光緒元年以前積壓各件如係遲  
延有因邀免扣罰限期應招解者卽行招解並由司酌量籌給解費以免瘠困藉口貽累其事在 赦前罪應  
接免者由該管道府就近勘明詳細釋放至搶竊等案人犯無職無証訊係誤拿者卽立于省釋取先有証佐  
後復發贖以及開設花會書差詐擾教唆認贖人勒贖一切爲害閭閻情節可惡而供証未明此等案結之  
徒若一律准予釋放非變爲盜賊卽流入異端誠銷照搶竊鎖城之例分別酌定年卽銷繫石墩以示懲創而  
免竊甚至牽涉命案及一切雜案人犯或供情狡展或証佐未齊因而延宕不結者比比皆是誠請按照正犯



在逃餘犯監候待質之例如各犯禁押年月已逾例限即照現供定擬發落倘未滿限則扣計何時屆滿如逃犯無獲再行擬結其餘詞訟細故一切干連人証立節訊斷釋放並由司遵委明幹之員攜帶先期調到各案卷與之講求明晰如臨審情節互異准其稟明候示辦理不致墨守成規分投馳赴各屬會同廳縣統限年內一併查辦清結以仰副 聖主痲痺在抱刑罰無刑之至意倘印委各員敢再泄玩從申逾限不結即行以參其能勘斷明悉情法持平一洗積習者並仰懇 天恩准由 臣等酌量保獎以昭激勸是前此既寬其因循之咎以後復予以披擯之榮當無不愧而思自效者矣至此後新收之案仍各照定例辦理不得再有積壓仍蹈前愆倘尚有私押匿報等弊即當從嚴參處 臣等爲慎重民命清理庶獄起見所不敢拘泥向章轉沿苟且之習尤不敢任情輕縱徒博寬厚之名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 臣日昌主稿擬請于十一月間拜發因渡海巡臺途中延擱數旬故遲至現在繕發合併聲明

奏爲刑賞失中謹披海直陳疏

刑部奏事 王 野

竊維刑賞者敷天下之大柄毫釐之差聖王謹之唐虞豈有過舉必以備中垂訓者蓋至當不移乃爲得中不必是非顛倒而後爲失中也近如山東委員高文保被殺一案經尙書廣壽侍郎錢寶廉查辦定擬奉 旨照准夫刑者刑卹者卹 朝廷賞罰豈不謂然第事關紀綱風教微毫忽之差別不免爲 聖朝之累此 臣所以深憂過計而不能已於言者也查刑律謀殺逆意者斬加功者絞乃爲謀殺凡人言之者夫奉命出使爲所在官吏謀殺不論逆意加功首從皆斬此案爲縣令者朱永康藉事貪贓者朱永康抗不彈提解交人証者朱永康朱寶森雖係經手過問之人於分爲卑幼於事爲聽從若非朱永康從中主使焉敢背其尊長而致人於死即謂高文保之死實由朱寶森下手致命不過順朱永康之意指倚朱永康之勢勢爲朱永康之爪牙即使

科案自首供認不諱正與刑律謀殺使命首從皆斬之條適相脂合况宋永康既知高反保被殺身死何故捏  
要自戕既知朱寶森爲殺人正因何難立時拿獲由此以推殺有使之殺者逃有使之逃者造意首犯非宋永  
康而誰天以造意謀殺之犯被殺者又係因奉使之入並不科以尋常謀殺之罪元惡輕橫情狀顯然  
廷以刑賞御臣下凡有嗣法戒之大端必不容絲毫之未盡臣查嘉慶十三年山陽賑案我 仁宗睿皇帝  
重惜李毓昌之死赫然震怒將主謀之知縣王仲漢斬決處死刑知府之知府王毅絞決處死刑下手之家丁  
二人填前正法而總督嚴保僅止失察亦發往烏魯木齊矣布政使楊鍾接察使胡克家僅未能指駁亦均照  
部議革職矣至李毓昌則 褒其忠 旌其節崇銜以卹之加卹以榮之 賞其子李希佐以舉人 賞其叔  
李泰濟以武舉而 聖心惻然未已又 親製憫忠詩三十約爲之闡揚勸諭貞瑗用垂不朽夫李毓昌  
一死耳抵其命者至四人之多蒙 優卹之典有加無已仰見 大聖人扶掖綱常慮及萬世冠蓋深遠也今  
曝曝一案無異山陽而宋永康金刃殺人不同蔡琴其兇悍甚於王仲漢高文保佐雜未吏不同進士出身其  
守正尤難於李毓昌而案情顯明昭著罪有攸歸更不同山陽之案陰謀詭秘非悉心研鞫不能得實今以造  
意首犯僅與失察之總督同科而所指謀殺正凶乃在遠颺無蹤之人所擬加功之千總並未照知情之知府  
治以絞決之罪高文保雖蒙守正不阿之 諒會不及李毓昌卹典萬分之一 臣所以爲當此吏治敗壞人心  
頹靡之時以窮究極惡之宋永康謀人至死尚不欲實之於死天下無復有畏法之吏以慘遭奇禍之高文保  
因公致命並未立決一命以抵其命更何以厲萬世忠貞之節近年州縣犯贓委員受賄扶同徇隱之案多矣  
此端一開愈無忌憚誰敢爲高文保而不爲宋永康伏願我 皇上深維 祖宗用 之意 宸衷獨斷將朱  
永康立正刑刑將高文保破格 賜卹而承審此案中外各員亦當治以應得之咎以爲大臣敷衍了事者

庶 國法伸人心快而紀綱嚴教爲之一振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爲杜訟棍株連苦累小民疏

卜寶第

臣查閱刑部通行章程內開京控交審案件無論奏咨均應親提審辦等語原以小民冤抑莫伸必當爲之昭雪聞官意存通設必當予以親提立法何嫌周密至於田土錢債細故本無冤屈重情未在本省控造遞行赴京呈訴亦無虛問官遲延似宜分別辦理今查京控案件如上項細故混爭或未在本省控告此類實多一經審交卽應將被告及証佐人等紛紛提省遠或千餘里近亦數百里川資旅費需用浩繁曠業廢時生機坐困故凡牽連拖累莫不受害無窮臣誠仰體 皇仁將者案之事涉細微及未經本省控告者飭發該管道就近親提審明議擬者司酌定由 臣覆核咨銷其奉 旨交審事件並者案之情節較重者仍由 臣督同臬司親提審訊以期輕重得宜惟小民苦累之可杜訟棍株連之計奉 上諭刑部收京控呈詞酌擬分別辦理一摺前據兩湖巡撫卜寶第奏京控咨交案件事涉微細本無冤屈重情未在本省控告亦無虛問官遲延卽發該管道就近親提審擬該部查議卜寶第所奏各情係爲矜恤無辜免受拖累起見卽照卜寶第所擬辦理並行各省一體照辦至各省京控案件實因州縣官聽斷不爲案情重大冤苦莫伸情急來京呈訴自應照例在理其有以口角微嫌及一切細故備舉稟捏情妄控者一經發交本省專場人證轉轉滋累是之狡者得逞其傾陷之計良民受害不可勝言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嗣後遇有京控案件務將原告原呈詳細審察如控詞瑣屑情節支離並未在本省督撫衙門控過卽予駁斥不准接收並着各省督撫於京控交審之案督同臬司巡道廉衷研鞫務得確情實則立予平反虛亦照例坐罪不准以事出有因及懷疑誣控等詞曲爲濫就擬結以儆刁健而安善良欽此

奏爲重案未協有關治本民心疏

國子監司業張之洞

竊四川東鄉縣一案昨經 欽差恩承憲舉行辦審擬奏 勅下刑部議奏在恩承等研鞠數月自當詳慎  
 部臣公同核議自當平允惟是此案之真正本源緊要關健似尙有未盡縷晰上 閱者道路傳聞人言藉藉  
 不敢不爲我 呈上陳之伏思此案之查辦由於濫殺濫殺由於誣叛誣叛誣叛由於聚眾鬧糧聚眾鬧  
 糧由於違例苛斂各粟各疏中所謂著東鄉縣知縣孫定揚議派捐輸每正銀一兩多加錢五百文是也查四  
 川之捐輸與他省異咸豐中葉軍餉無出計臣議於四川儲糧之外加收津貼津貼者按糧擬派正賦一兩則  
 津貼亦一兩矣咸豐末年更議於津貼之外加收捐輸捐輸者亦按糧擬派川省一百六十州縣除是辦數十  
 州縣外餘皆派及咸豐一年一派咸豐兩年三派由藩司臨時擬酌大約每縣增丁五六千金者捐輸派至萬金上  
 下而錢糧最少之戶不派正賦一兩則捐輸并不止一兩矣此皆報章所載之正款也而耗羨解費不與焉不  
 特此也川省雜派最多若夫厘局若三費局有者什之八九此外地方各事各局名目不一皆取之於民皆派  
 之於糧局紳議之官吏斂之大率每地丁一兩合之津捐雜派大縣完多將近十兩中縣完少亦須五六兩糧  
 民交納者先完雜費繼完津捐然後許完正賦雜費不完串票不可得無串票則官得治以抗糧之罪其衝亦  
 巧而避矣非若他省捐輸偶一爲之卽有勒派止累富室而已川省捐輸之數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徵收無可  
 加減故東鄉之多收五百文非勒捐富戶也乃加賦也非爲 國聚斂也乃肥己也此等情節度 朝廷未必  
 盡知也考川省舊章自雍正間招民墾荒始 國初以來糶地少定賦輕故司農屢次加派而百姓墮地輸納  
 甚屬民瀕沐 聖澤亦知急公紓難之義不忍吝也官吏於是謂蜀人富而且愚因之苛斂不已然而百姓亦  
 能曲諒官吏辦公之無私私用之不貲民力已竭仍不敢怨也何至舊章之外復又增加且東鄉自同治八年

以後局中有鉅萬之徵收無一紙之清帳鄉民憤激清算遂發兵以剿之且舉無效無干之老弱燔燬而屠戮之此不得不爲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訴之於天地父母者也且 皇太后 皇上亦思髮捻所以削平之故乎咸豐以來賊氛蔓延天下師老餉匱岌岌可危然而以次捕獲重調 昇平誠有如未曉時歐陽修所云臣等五大書生輔佐太后而天下歸從者此豈盡師武臣力之所致哉良由 列祖 列宗深仁厚澤積累浹洽故 皇天眷佑我 聖清而使然也我 朝深仁厚澤固屬美不勝書然大要則有兩事一曰賦輕一曰刑罰平賦輕則不苦竭民財刑平則不肯殘民命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諭曰官吏濫混倍徵者殺無赦十三年嚴徵收加派之禁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永不加賦之諭爲古今數千年所無之善政至於好生惡殺慎重刑辟乃 列聖相傳之心法順治十年六月 聖諭有云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此悔此愆將誰歸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十一月 勅刑部將逆案干連人等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宥釋康熙元年三月定錄供不全引律不確之禁二十二年十二月 諭大學士等曰人命重大無辜枉死上下天和二十四年四月定有司認真盜照故入平人例從重治罪之禁九月定貪寃不入緩決之例四十七年二月 遺侍取穆升審浙江大嵐山賊案 親書諭旨令察審時毋得恐嚇良民詎 諭除賊犯正身外株連人等用刑尤宜謹慎乾隆五十年七月河南王金等糾眾拒備兵役一案李一等六十七犯持械助勢奉旨從寬免死至 大清律一書原本唐律斟酌最善最爲精詳平允二百年來 君臣上下準此斷獄無敢意爲重輕所以培元氣而篤 丕基者在此兩端而已嘗考從古帝王所以享國久長者財刀兵力權謀術數皆不足恃惟民心爲可恃誠使君仁民悅則雖積貧積弱而不至於危離有凶裔強鄰見其國之民氣固結天心眷注則雖然有不可動搖之勢而不敢生其陵侮覬覦之心卽如近年北省奇災饑卒徧野以尋常事勢

論之足以生事然人情帖然饒而不害者此乃天鑒我 皇太后 皇上有愛民之心故也今孫定揚恢復  
敵妾召外兵殘民以逞民不叛而譖爲叛叛不圍而逞爲圍兵已臨而不乘機孫定將欲割而無一語阻編流  
毒半年殺人如草假使非該員逞粟於先則督臣勦洗之批何從而下非該員逞粟於後則各藩宴饗之念何  
自而萌原稟明有形同叛逆縣城危在旦夕之語謂之蓄意譏議爲逆百喙何辭查例載誣告叛逆已決者斬  
律載故入人罪至死者坐今聞恩承等不引確切之本律而牽合告重事不實之條况例載告重事不實并全  
聽十人以上發邊遠充軍如有干係重大事情臨時的暨辦理何又將後一語刪去乎此非孟子所謂刺人而  
殺獲罪於兵者誠巨惡以爲不誅孫定揚不惟無以謝東鄉千百之冤魂無以服袁廷蛟並無以服李有恆使  
皇太后 皇上早聞四川官吏貪殘剝削之狀親見東鄉百姓焚殺棄國呼號宛轉之形不知若何憫惻若  
何震怒乃案顯四年兩被京控三經糾參兩易督臣一奉查辦而卒之會首惡而不誅事無異是非刑無異罪  
名此且之所大懼也夫臣亦何惡於孫定揚而必欲誅之所惜者 國家之法紀 祖宗之德澤許數屠戮不  
忍背叛 朝廷之民心近年承軍務之後封疆收令心相手滑動輒用兵卽如去年浙江金妃廟私舉升科一  
案山東陵縣抗漕一案殺戮亦爲過重然且姑置勿論蓋事未上 聞則咎在督撫案已到案則權在 朝廷  
若再不遏其流以後日肆貪虐必致歐氏爲盜而後已 目前奉 命視學蜀中光緒二年夏間考試川北卽聞  
物議沸騰據候問省詳考本末如實有顛倒卽當上陳乃秋間到省已經臺臣參劾得 旨查辦自不便再行  
瀆 奏今日獄成罪定而是非未明 且來自蜀中實有見聞若不一言上無以對 朝廷下無以對四川通省  
之士民此案卷牘太多如蒙 勅將孫定揚誣叛諸兵原稟原供擄出上呈一經 御覽與密立見或謂屢經  
查辦關係大員太多豈能再爲平反不知失出一案處分頗輕果爲 國家所倚任之大臣用會操編 朝廷

自有權衡何必顧忌奉制致紊大法哉臣願 皇太后 皇上深維 肅訓聖賢人命至重民官可畏 天監難欺關係至大不獨一蜀應如何核議之處恭候 聖裁

謹 旨查覆東都一案疏

李宗翰

光緒四年四月十七日准四川總督丁寶楨咨開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講張佩倫所稱四川東鄉縣一案李有恆罪名輕縱請飭復核等語著丁寶楨再將前案悉心覆核務求平允無稍寬貸前兩江總督李宗翰籍隸四川見聞較確著該前督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又於五月十二日准刑部咨開前因臣查東鄉一案平日早有所聞迭次派親信家屬馳赴尖峯寨千金廟等處查訪屢復力疾親至該縣調查細查稍有端倪竊思袁廷蛟聚眾算糧始則因官紳通同浮收繼則因知縣冒昧請兵而其後李有恆以搜琴爲名遂致被案被刑無辜受戮頭緒紛繁願爲我 皇上據陳之查東鄉縣地丁向來以錢完納向治年間每兩加至五百文又復隨糧徵收律貼一兩派錢一千二百文捐輸一兩派錢五千二百五十文案據一兩派錢入十文四項共完錢十三串三十文不但比也各鄉局士預爲墊銀交官批解僅加大利算糧民至斗黨結黨尙不在內民不堪命怨聲沸騰故曰官紳通同浮收者此也先是袁廷蛟之屬李金良爲糧京控以袁廷蛟作抱投回本省提審被革員張裕康羅雲漢和袁廷蛟受賈李金和並不敢復控袁廷蛟不服乃約數百人清算糧帳駐紮城外隔河之觀音橋旗營糧清民安四字經前任核定所屬薩芝泰縣諭令赴府核算定章鄉民解散及袁廷蛟赴府局士計誘回縣先尋四鄉局士算糧欲令還限不到算糧之事即可中止袁廷蛟回縣始悉其情徑往局士各家不依會地將李開邦吳芳體東請至官渡場與局士聚賭算帳夜宿該處文武官李開邦吳芳體暗串流痞放火聲言袁廷蛟搶劫殺傷九人袁廷蛟逃至廟裏會匪吳

奉山帶敗十人聞風而至名爲幫其廷蛟得復李開邦等欲乘機搶奪袁廷蛟得不官此因門前夜太林孝花行出手幫拳乃將花行門壁打破又將太林孝藏在號店復至號店滋鬧嗣袁廷蛟見吳奉山肆行無忌屢遣不散始至豐城向局土王宗恩稟取使餽錢數百串過令吳奉山回家竟主互鬪而去後在開縣家內擊獲處斬前署東陽縣孫定揚聞官慶揚縣事卽令張禧康帶勇數百前往探聽鄉民深恨張禧康前次奪和男女齊站高山回縣獲馬張禧康帶勇倉皇乘輿袁廷蛟已叛與局土等逃竄諸兵遣汛弁許安國千總楊開泰世職慕啓祥先後馳至鄉民疑爲局土私勇遂將局土等器械奪去迨詢知爲官兵知數散還乃孫定揚遂以吳丁不知下落縣城危在且夕稟請援剿并不效以事由故曰知縣曾誦請兵者此也官渡撲營一事實因勇丁漫無紀律在鄉估奪食物且有趙尙達之地在山牧羊被勇逼殺民間忿激遂圍又因李開邦吳芳體估油糧食爭斗一升與王其祥有隙兵至指其黨均擊營中其兄王盛祥乘人衆索回吳祥遂帶團練百餘人在官渡場後大聚吹筒喧嘩山聲震營官劉道宗疑爲撲營出隊接仗團衆始稍指石相拒後勇上築卽爲歐散追殺王石匠一人并將王成祥擊獲同王其祥先後斬首於是鄉民駭極君皇上案查新築紅岫寨局嘴寨相踞不遠而險以尖峯寨爲最遠獲三寨并守一處李有恆親提兵勇前往寨民畏死殉石抵禦擊傷卅亨清一名後李開邦吳芳體引誘由寨後小路扒進殺斃及墜崖死者三百人半係老弱婦孺最可慘者張尙和顧張氏等均已七十餘歲王長生趙富元等均卅三四歲悉被殺戮寨內年幼婦女被去甚多如趙向翠趙尙懷之女趙尙卯趙向芝之媳帶至官渡碾溪其家始用鐵及洋燧取回至趙尙友趙尙功之妻被勇掠去至今查無消息燒毀房屋一百餘間李有恆謂趙向芝之媳被寨之後並無蹤跡乃猶不悔惜確查袁廷蛟所在輕離李開邦吳芳體指使又同營官雷士春往收相隔四十里之千金洞洞民閉固守李有恆令末家坪寨有



善人之名羅心仁至設嗣說合處搜真廷蛟並不姓檢嗣門賊開之後無分老幼共殺四五十人李有位口供與當日稟報前後互異有丁寶積奏案可查後在小尖嶺聚殺六人班鳩刑發一人衣包兩巴歷兩各殺一人此數嗣大半贖兩者並未攻打該處兩向崎壁寨嗣林立及見千金碾破後俱棄寨而逃故勇丁遂藉搜案為名遍山搶掠如老鷹回籠各寨廂子彪水各砲其中穀米衣物牲畜一燬而空當千金碾之初破也李有位令將婦女數十人關在袁家壩宋登道家或係天良難昧不欲凌辱乃紀律儻然無存如艾李氏艾玉娣程宗氏程鄭氏程成娣程菊香程于氏程閔氏仍被勇丁擄去至今未回有艾英芝程文滿呈詞為環燒毀瓦屋一百餘間茅屋不計其數初袁廷蛟來城算糧土豪馬洪寄率領百人聲言保城實因上年與冉正儒為盟與訟將伊同夥杜姓監禁欲乘人家向官索取後將杜姓領出即行散回袁廷蛟與局士結開馬洪寄未與其事迨李有位一次復來被貢生向若璠職員冉正江挾平日私仇遂稱馬洪寄陰助袁廷蛟且藏匿伊妻請兵勸辦各營乃以雷公鳳頭一寨攻破殺斃百餘人馬洪寄夫婦先服毒死李有位破寨後斬馬洪寄首馳送東鄉又殃及袁與回若璠有隙之唐崇籍一家殺斃十三命衣服財物擄掠一空並有向若璠團丁輪姦者向氏唐郭氏唐王氏之事現據唐崇籍之孫唐占元指名控告故曰破寨破嗣無辜受戮者此也厥後分派哨官名為捕拏要犯獲匪附近各縣輕則傾家重則致死如東鄉十五甲李廷鸞開縣道林寺僧普集皆死於滾打有案可稽直至午有恆奉調同名而人心乃定已巨竊核全懲袁廷蛟特幽葬愚夫耳心雖為公路則難恕料渠民廣有懸罵官兵打毀房屋等事悔罪有應得東鄉縣局士向有侵蝕每年要定糧價必將多名以塞案口若悉予究治株連過多祇合擇尤懲治以儆其餘如貢生向若璠職員冉正江副貢冉正本貢生覃俊士文生廖吉萬平日吞吞已致贖事端臨時激官請兵以洩私忿案口如一民怨最深團首李開秀吳芳禮與局士向若

端皆係著名痞棍無惡不作爲兵備導政挾謀妄言尖峯募千金砲鳳頭寨民人親見伊等在陣前指誓罪無可遁屢赴山鄉時沿路收呈罰十餘紙多係控此三人當即著丁寶楨查核李有恆身爲統領並不稽查枉較片在妄攻案嗣 傷數百餘人而袁廷蛟仍未拿獲所部勇丁又不能治以軍律袁捕殺無算不爲人言督統亦非無因查浙江楊乃一一案定罪未決 皇上軫念民命猶令平反況此無辜生靈乎想應請 旨交刑部提審以成信讞抑或 敕下大部九卿會議擬情定擬之處伏候 聖裁

條陳辦案積弊疏 光緒元年

監獄御史陳 彝

臣惟我 國家欽恤庶獄罪疑惟輕但有一錢可原必予以生全之路仁至義盡無以復加矣但法講至善仍須慎防法外之弊然後實惠可以及民 臣謹就見聞所及條陳如右 一京控不宜含糊也案至京控 禾有不並承審之州縣而控之者而所控情形又皆涉於差役舞弊者居多 且觀近來奏結京控之案大抵於差役則云並無其事於原告則云懷疑妄控夫並無其事則可免處分懷疑妄控則不至坐罪如此而謂非濶停難獲得乎應請 飭下大吏破除情面存順民心果係健訟之徒不妨嚴辦倘實有冤抑當深念一家一路之義即予平反庶吏治可以肅清而許訟亦可漸息矣 一株連累也罪囚入獄例有衣糧而因案羈縻之人向無如何贖養明又實則一入班房生死即在胥吏之手富者猶有賄託之資貧者更甚困圍之苦夏則穢惡薰蒸冬則飢凍交迫至於提省待質則生理全無親友盡絕案既不齊永無開釋之日往往一案中正犯殺決減等轉得生全而牽涉之人輒得死亡無可稽考此誠仁人之所不忍聞也 臣愚請易戒留獄果能盡心研詰何須牽涉多人其不得已而提省待訊者應仿照囚獄之例酌撥公款以資養贖仍專派候補官一員專司稽查造具每月四柱清冊解送上司查核每年計其人數存亡多少以爲功過似亦仰體 國家好生之德之一端也

一非刑宜禁也查嘉慶十六年 上諭嚴禁非刑已有鸚鵡架天平架之名本年直隸奏結慶豐胡文振京控案有用木棒毆傷腳蹠之事足見此風稍熾 臣閱北省辦案有手提兩耳令其值立逾時氣脫者摩其腹使氣上湧一撲而亡者此非刑之尤虐者也南省則有老虎鬚之名其法起於常熟縣知縣汪地厚其平日督人以一千度有汪一千之號夫酷刑本干例禁在擾攘之際或有不得已而示威者今則何所藉口大抵以酷濟貪而已應如何禁止查辦之處伏候 聖裁、一發審局員宜慎擇也各省會例設發審局局員既與上刑幾近審結案多便得儘先補署以故分發人員無不營謀此事 臣愚以爲人命至重以驟求律例言之則入仕日淺者非所宜也以哀矜庶獄之則天責難薄者非所宜也以慈練民情言之則少年喜事者非所宜也應令各省每年將派入發審局員各該員經手斷結者何案並各員履歷一併造冊送吏部一部及都察院查核如有冤濫發覺照承審例處分以副 朝廷慎重人命之至意

體濟重刑獄疏 光緒七年

監禁御史徐克剛

本年六月十六日奉 上諭嚴禁爲民命所關屢經諭令內外問刑衙門清理庶獄免致小民冤抑乃各省積習相沿於民間控訴案件日久積壓甚且任意刑求等因欽此 跪讀之下仰見 皇太后 皇上矜恤庶民之至意欽佩實深乃臣風聞步軍統領衙門司官差署地在申酉之間傳案無論輕重書史先生小營教供然後上呈設立班房有第四間第五間名色四間房內有木桶睡床其五間房則設尿桶盛坑人犯一到其中溼熱污穢上下薰蒸真有朝不保夕之苦竊役立此班館藉以需索錢文聞前署步軍統領臣廣壽暨現任步軍統領臣忠承雖極力嚴飭而此弊總不能除司官訊案概用麻辦繩頭鐵鍊墊膝者曰羈供一靠此刑約三四時之久而該問官等一似忘其酷虐說若尋常夫款恤惟刑之謂何而顧無少哀矜耶現有便選副指揮將

本文名諸寶樹曾在口外開墾地土訛詐兵人孫誌山銀兩追孫誌山物故其子德慶年甫十數歲將寶樹以其年幼可欺起意與已革太監冢性勾串遣入岳頂戴薛毓銘在步軍統領衙門控告孫德慶經手銀一萬餘兩並捏寫文約一紙私託人情以欺狡賴該衙門承審官日所嚴刑將孫德慶責打三千餘次加以鴉片藥大鐵鍊等刑該民人昏暈數次命在旦夕查向例三伏減刑而該衙門遲夜熬毒又例載每案不得過四十天而此錢債和故何延至八個月之久又問日以酷刑脅初至之性命耶 臣聞該衙門用刑違命之案不減此件就此件險之若不嚴參立究民冤何伸感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衙門將此案人証先送刑部秉公訊結以期水落石出嗣後該衙門逐日所收案件不得擅用非刑愚獲消酷烈而遂休和

據該保質公所擬請按提控到疏光緒八年

奉 旨 准  
照 案 辦

竊念詞訟之累民最甚而各案之原告奉送之人証及戶婚田土無關罪各之訴訟其無辜受累更爲可憫京畿地居首善廣土衆民易致訟獄加以旅民有交涉二十四局有上控兼之戶部刑部都察院內務府步軍統領及五城察院各衙門常有移交案件除應押外凡一應保質說話人有時令取保而保人難得結案而案証未齊難候遞解鄂昂恐由此輩生計日用亦何能給至於大興宛平兩縣於不應看押不能保釋之人不得已而派差看守罰之差帶資易避房京師之諺有曰不怕宛平縣只怕到後店以棲止並非囹圄之地而有此語必非無因是以 臣屬家擢於前任府尹時往往就案提查訪察於宛平縣左右地方跡疑近是者遂加搜捕經前任宛平縣知縣王啓俊禁錮於署東另租民房以棲案証照黏旨諭何有差役爲虐即令大聲呼喊該縣即提而覈究其弊將革此次到任復加體察於接見僚屬時舉以相警仍恐耳目未及之處或於僻靜地方民舍僧寺竟作此惡釀無從得爲搜訪大興縣知縣趙文梓自設保質所凡順天府及兩縣案証等入悉棲於

此詳查章程專員管理與治中及兩縣彼此稽查核對可除此弊臣等公同商酌所見皆然即令遵履范思本  
楊廣地基逐一布置於府署大門內運東適有隙地可就營建遂各捐款興辦於本年三月二十二日開工六  
月竣工竣工共建房屋二十二間並備活板木榻及應用桌凳器具安定章程遊派明慎正印委員兩員刊給木  
票鈐記住所專司其事自七月初一日開辦所有順天府衙門及兩縣無關罪名應候質訊各人証均於此樓  
息家屬編於每日進出署門齊經其地即可就近查察每案交收提證各悉刊印驗票編號標明時刻一有  
不符及中滿號次遞延時刻立即嚴究按律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十日一報臣順天府衙門查核治中兩縣  
與委員彼此往返逐案逐人稽核有無遺漏弊混所內稍有弊端准其就近喊訪庶幾私押之弊從此可除仍  
飭府署庫局及治中大宛兩縣於所訊各案速為清釐勿因案証人幸居處可安稍涉延宕至於在押在獄案  
犯並飭各屬一體加意矜恤以廣 仁施而重民命伏查光緒二年二月賞州巡撫黎培敬奏設軍民待質公  
所請推廣各省一體照奉准予提款籌辦所需經費從滿庫撥款事可經久每名口食錢糧若干文按季支銷  
各節奉 旨該部議奏旋經戶部議覆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府尹各就地方察看情形可否做照籌辦詳  
細查明具奏是年閏五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今臣等察看地方情形亟應做照辦理況在京畿親依  
榮穀尤應仰體 皇仁憫愷民隱惟因順天府衙門鮮可提之款業經酌籌捐辦除順天各員捐款並據鹽運  
使銜花翎候補知府王海捐銀一千兩該員尚有另案捐款應候核辦另行陳奏謹將順天府各員捐款開單  
恭呈 御覽至於各名口應領食米按季咨部由京倉預領報銷所需常年經費核計每年需銀才百兩照案  
由直隸總庫撥解以期經久所有順天府衙門照案建設候費公所緣由謹會同著直隸總督臣張樹聲合詞  
具陳

工政一 土木

籌辦戰船情形疏

造船開工日期併船廠情形疏

江岸碼頭碼頭等項情形疏

機器到工已竣并船廠現在情形疏

運木到工船身告竣並船廠製造起限情形疏

船工將竣謹陳善後事宜疏

查悉工程積弊請飭部妥議章程疏

派營興修城工告竣疏

捐建鐵橋奏片

會籌修築要工片

修理直督各工完竣疏

羅秉章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工政一 土木

籌辦戰船情形疏

湖南等處 陸軍

竊維於九月朔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自逆匪竄踞金陵分擾揚鎮  
復攻陷安慶蕪州等處蹂躪舟及武漢長江之險半為賊佔皆由我軍僅能扼截陸路水師戰船不敷堵剿以  
致賊匪橫行江面恣其奔突近來紅單艇各船漸趨瓜洲等處即應勝仗向榮所派之兵亦收復太平進剿  
至采石磯以下湖南會國藩統帶兵船現擬沿江東下直抵金口距武昌僅六十里是剿賊兼顧水軍已有明  
效惟近日逆賊竄近江西並恐另股由池州甯國進犯徽州窺伺浙境武漢以下金陵以上如安慶九江等處  
居口抗棹之地尚多賊艦阻當亟應廣籌製造上年曾諭四川湖廣等處優匠造船嗣因張亮基請求章奏  
已估買江船鈎等船是以權令張瑞等助經費現在江面更為喫緊四川地方完善多添材木購料興工較  
為便易著瑞瑞督飭湖北藩司夏廷楹辦理戰船以資攻剿或在川購造或在購材不無撥銀兩帶赴湖南製  
造以路乘運迅商辦前據張亮基奏該員已由辰沅赴川此項戰船即由川之涪江取運長沅勢在會同  
之後若由夔巫上游徑赴荆江直逼漢水當可與會國藩會合俟江漢道通即可節節攻剿截斷九江安慶兩  
路賊船若攻功與夏廷楹悉心籌議將如何辦理之處迅速具奏至湖南應備船廠前經紳士丁善慶等設局  
捐辦著門程緊添造多多益善務乘章務飭該紳士等分發勸捐庶可多修戰艦肅清江面以慰朕念將此由  
六百里加緊諭知瑞瑞張亮基等並傳諭夏廷楹知之欽此臣跪請之下仰見我 皇上聖鑒廣運寶機



之機當即恭錄 寄諭而在籍紳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丁善慶等迅速督工製造旋陳設紳等呈稱已趕造大板艇五十隻計日可竣其長而快堅等船材木業經開齊亦可接續監造現在分途勸捐務期多為籌辦以資接濟 臣復訪該紳等乘此時天氣晴暖務須監督工匠妥速造辦復札委 沙府知府倉景恬副補知府褚麟常川督督以期周妥編維水師船艦以堅固便捷為要而二者不可得兼求其堅固則木料取其厚油艙取其類釘鈹取其密可矣然船式不合往往笨滯而不靈求其靈便則頭尾取其銳而船身取其長而削船底取其狹而尖可矣然船質太輕往往震動而不穩曾國藩自上年冬間奉 旨籌備舟師于造船一事實嘗專心研究且亦嘗往復參求得其梗概論造船之精妙雖為師船戶之說亦人人殊然總其大要則購材宜審船式宜精監造實任在得人工料不可太省數語盡之現在紳局所造即依會國藩所定之式該紳等駐工監造每船用費增至兩倍材木均採自乾州廳一帶似尚堅實合用且當隨時再行驗視查江南水師取勝者以紅單拖帶兩艘湖南水師取勝者以三板長龍快船三種各有所長而亦各有所短紅單拖帶船勢壯闊安礮最多屹立江中儼若鐵臺賊用所備民船百不營一此其所長也然能乘順風而不能逆風能馳騁江面而不能窮搜港汊此又其所短三板長龍利在輕捷能往來兼繞于千艘萬船之中分途抄擊拋擲火器延燒賊艦又能窮搜港汊使賊舟無所藏匿逆風不大遲往速歸尤為所便惟風急水溜船一下不能復上賊或聚船環攻三板長龍船力單每易致挫長沙岳州靖港諸處蓋兩敗均以風色太利反致失機此又其所短也大約紅單拖帶船質堅固氣勢完壯礮多兵果每易立功三板長龍則全仗士卒勇猛操駕迅速乃可制勝現在江南師船已近采石若湖南師船能何 天威得遠振九江安慶將各處賊船全行掃蕩與江南師船會合彼此各有所宜賊船實可焚擊淨盡賊船既盡則接濟斷絕必將由陸路衝突而江南得國非賊所宜慮而應防以

非難事此誠不可再失之機會也惟水戰制勝之具在船而亦在砲臣前與曾國藩 奏備廣東砲現在廣東建遠充斥道遠運籌艱難續解赴楚前此 奏調浙江知縣龔振麟及其子之棠備帶戰旗來楚請准浙江撫臣來省備遺委員甯增帶龔振麟家人前來此時尚未見到臣又者備該撫臣林 翼之棠多留艦機亦南試鑄臣可以速補遲誤 勅下浙江撫臣迅催甯增及龔之棠星夜趨程前來以資鑄造配用俟無貽誤至四川多產材木就近購料修造船木爲甚便查湖南辰沅一帶無水路可通四川戰船總須沿江而下此時節交霜降水涸灘泥節節阻滯不但澧瀘難通古稱奇險將來戰船造成未知能否安穩運達木筏笨重亦恐滯礙不前此王澤棟船必須乘夏水始能從益州直下也伏讀 聖諭防堵瑞督飭湖北藩司夏廷楨辦理戰船或在川釀造取但購材木籌撥銀兩帶赴湖南與臣迅商而辦 聖明實已早慮及此頃夏廷楨於未奉 諭旨留川之先已由西場折回湖南未便仍赴四川督辦致多周折昨與該司面商在酉陽時曾稟四川督臣裕瑞請寬籌能熟習戰船程式購料來南製造亦未免曠日持久現在湖南木料尙可採辦似不若即在湖南購料興修駕赴大營較爲徑捷但須四川籌款速解以便趕緊辦理並據該司面稟在酉陽時曾稟四川督臣裕瑞請寬籌銀二三十萬兩解南以資大營接濟如此項先到即可暫行挪動數萬兩購料興工上查該司嚴官湖南最久於地方情形極爲熟悉辦理戰船與紳局互相請求自可期其妥善但戰船船備器具款目繁瑣不但軍械旗幟帳棚應爲籌辦即水勇在營一應需用之物一事不全即不應手所有戰船各項器具自應隨時該司夏廷楨一手經理川省亦應寬爲籌款以資預備此以嚴謹已遠設省防江之兵想已裁撤程製節省籌畫或尙非難惟有仰懇 天恩迅飭四川督臣趕緊籌辦以濟全

造船開工日期併船廠情形請回治七年正月

沈葆楨

竊思於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晚制洋師購置房工到開詳悉情形奏明在案十月十二日總監工達士博  
鐵山煤山監工都達英文教習慕樂爾督官尉達樂等到日臨時編勞安置該洋員等頗不感戴 皇仁已一  
面與日意格熟籌應辦事宜並飭各員繕鳩工宅材務期妥造以便開工日意格先令木匠將從前所蓋棧房  
被段編門平鋪地板令畫匠繪一百五十匹監力船式於地板之上分行布線細如繭絲凡船身所有窗櫺釘  
接處莫不有圖各不相混而直尺寸計以洋字令中國木匠一一辨識俾按圖仿造可以不煩言而解又於  
塢之右臨江口岸創造船臺其造之法先用木椿長三丈餘者以雲梯懸七百斤鐵推數十人挽繩擊下  
之與地平而止星羅密布以固其基復將大木縱橫鑿於木椿之上以取其平乃鑿鑿巨材鈔以長四尺方闊  
四寸之鐵釘使黏合無間其底寬一丈五尺以次遞銳及其餘僅五尺厚一尺三四寸不等正視之若堵牆旁  
視之則累塔是為一疊自外而內以次漸高為疊五十有五前疊高一尺六寸五分後至末疊則一丈六尺  
五寸將來船成入水順推而下勢若建瓴可不謂人力奇疊也去三尺有奇統計全臺長一十有四丈自江  
中遙望之若岡嵒迤邐而來中間貫以巨梁及支側無私使互相撐拄深固不搖然後可鋪板其舖以鐵釘計  
自去年九月中旬而後既作百餘人斧斤無間至十二月初五日第一座船臺始竣其餘三座今年秋冬陸續  
續告成然而船之所可費者在機櫓之所從出者在廠廠關係既重工以益繁方日意格之未來也其監工  
俄羅斯人員補達士於塢之中央形如半月能以船臺縱廠參列其中嗣達士博以火患預防宜難不宜台  
於是復招工填土期於一律坦平對前者方百餘丈之地為船臺四座後左方百餘丈之地為機廠五身一曰  
鐵廠其二曰水釘廠其三曰打鑿廠其四曰鑄鐵廠其五曰合機廠器廠界既定乃於疊體之地各開溝徑  
二十丈廣六尺深五尺恐其積水難消也每溝之旁各開一井以洩之溝底編釘巨椿留徑尺出地面橫以碎

石塊之成層使與機齊其上築以石灰再磨疊方石交互鈐東以爲基址然後司施輻輳梁柱天際諸廟案枋  
學鳴邪許之聲聞於數里此未造船以前籌立始造量度鐵廠基址之情形也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即起來  
觀德憑火船鐵機橋橫橋南洋梓等物並大小鐵一鐵條一百五十餘噸到船高器數百人運二十餘  
日始畢有一器以五十餘人昇之而揮汗如雨者所購木料除運糧以急於運米無船可步外餘則花旗木及  
香港所購之暹羅木先從兩船而來雖輪機未齊而船蓋已成船材漸集可造船身遂擇於十二月二十日  
舉事在事員紳董日意格達士博等祭告 天后出赴船塢督提調官周開錫夏獻翰與諸員匠共拜龍骨安  
上船蓋又到處慶親自携繩下石均奠以牲體以昭慎重禮畢召中外員匠徹宣 皇上德意勸以驅馳國功  
我 國家賞發獄獄官有逾常格閱者皆默聲雷動手舞足蹈出自至情 旨督提調官舉爵擊胸勞之以酒而退  
此當日船身開工並鐵廠經始之情形也日意格以造船之樞紐不在運鑿神惟而在審圖定式非心通其理  
所學仍屬皮毛中國匠人多目不知書且各事其專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要故特開書館二處擇  
聰穎少年週給事者教之一學船圖一學機器圖歷久久貫述不至遺末又以船蓋船身所需鐵葉釘環  
甚夥萬難待僱廠之成不得不先蓋兩區俾隨時打造於是有小廠之設春閒多雨恐停工廢且不得不先  
事以蓋房是有附近船蓋搭蓋板棚之舉塢和石灰鑿擊石版恐其散漫無稽致礙偷惰於是附近外圍棧  
房搭蓋板棚之舉此隨時相權酌量辦理之術形也 且維輪船之制雖屬奇器尚詳察洋匠所造其葉皆依準  
繩苟竭中國之聰明諒不難於取法惟是工煩費重厥有數維海濱土狹水寬列數千萬斤之機器於一隅已  
不勝爲患若機器一動輒馳運擊尤虞內中外傾必周圍累巨石爲隄方臻鞏固而各廠急需之石招匠匠探  
方日不暇給石隄所需更難計數不得不俟臨春末夏初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風怒潮激衝斷根致崩

坊十數丈華倒墟房五分之一一聲震如雷現搶護之以巨椿大局尙無妨礙然一勞永逸則石隱巖非可緩之  
圍而石匠往往居奇冀微高價繼之則玩忽之則逃不得不略示驅逐爲計稼地步此需石之難也鐵廠初基  
取材最鉅尙有挖廠模廠鐵廠等十餘處梁棟大必數圍近水之區萬難中選深巖避谷聲致一枝獨成不質  
動淹旬月取之立竭而待之甚艱此需木之難也廠地木屬村田飯糜水淹每有營造必增土五尺方樹屋基  
而所填之土稍薄則尺寸頓減須添填兩三次乃得其平以鑿購土竟至千數里內無可取者此需土之難也  
中外工匠言語未通目擊手畫事多隔閡稍習其言語者又染於狡習輒思因緣爲奸且藉以陵其儕伍外國  
匠人以精勤自喜彼則以偷減爲能巡察稍疏作任意督責少過懲謗叢生此需匠之難也要工所係臣不  
敢浪費以糜帑金亦不敢惜費以誤大局不敢作威以失衆望亦何敢姑息以媚俗情所幸我 皇上至嚴格  
天自去年九月以來雨少晴多既無損於農田而趨事赴功得以日新月異日意格達士博實心實力事  
務求精詳又執法嚴明絕不徇庇其下如監工員備邊辦事遲緩匠首有愛德負氣陵人皆立于驅斥所以律  
風律匠咸恪遵約束盡心敦導不致滋生事端在事員紳仰體 宵旰之勤沐雨栴風昕宵匪閒 天心若此  
人心若此庶幾可望有成謹將造船興工日期並一切情形會同一等恪情伯陳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  
寶圖浙總督臣吳桂馥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奏台詞由驛四百里具奏

江岸坍塌濶濶情形疏 同治七年閏四月

沈葆楨

誠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乘西德克碑到工及船廠現在情形奏現在終入夏以來雨水漸晴方督中外匠  
作趕造船身以待機器一面建鋼鐵各廠前月十九日海潮初落西南風驟來逆浪旁衝深闊岸址一更以  
板船蓋前右橫四十丈直十丈之江岸塌入水中臣等在事員紳夫役人等馳赴搶護茶水勢迅急上實下虛

遂者已臥波心近者土紋冰裂離沿江一帶前已逼釘巨樁而根概受傷樁亦隨流而靡百端設法補救無從  
只得暫準於堆積草材拖運中間以防漂溺船臺本近水濱岸址愈低潮痕漸及因於船臺而添釘巨樁三層  
以禦目前之急大局尙無妨礙然土性既爲水所剋土日剋則水日驕欲固土必先敵水也前此卽思沿江盡  
砌石岸以敵沙濤因工繁費鉅需石甚夥非曠日持久不能成功且恐岸址未堅驟加石勝不免下輕上重是  
以姑候緩圖今受病既深則病源不可不塞蓋船塢地木洲山港汊糾紛強處皆爛泥積去歲塌平浦版又  
於平地增高五尺整之坦然而客土與原土雜管不相能非多歷歲時未能黏合無閒邇來每有營造患土力  
之不勝則索釘巨樁以實之釘樁之地實而旁土爲橋所遮雖日溢一黍無迹可見而外既無所鈐束內遇則  
外傾前者全場藉以深濬可通漕沙爲便於運致材木然土性必乾而始凝置土水中水愈逼土則愈弱此病  
源之在內者也塢之上流五里地名下洲角十數年前水心漲一沙洲下接中岐江分爲兩江水爲洲頭所激  
橫出東西然後折而南下東出者遂以塢口爲衝途兼以今者洲尾之在中岐者沙痕漸長彼處則此細塢前  
湓底愈深衝流愈迅且與日愈格及隨員紳乘小舟從上流詳察水勢試以木屑數十石傾入水中木屑逐水  
斜行恰抵塢岸而止當是時也潮遇風定波浪無聲衝激之狀猶灼然可見倘夏秋之閒海艇一作驚濤怒剛  
傾江倒海而來撮壤懸流愈不相敵此病源之在外者也夫內外之病源如此非石岸必不爲功然非先導水  
勢使之旁流石與水已相搏其間岸亦不能遽就且愧憤之下博訪周諮成謂上流當衝之處宜以數巨艦滿  
載大石擊沈水中以殺其怒再廣伐竹箭斜插淺處所順迴瀾之勢引之西行塢不當衝江流自緩然後依  
勢築捍水短壩於外更緊靠江岸樹樁以貯壘石石壩以垂水逆斯外患可平依山另開數小溝以洩隘於內  
積之水將環塢長築一律填塞不致往來潮汐漸積四旁避之又久土性乾燥而後內患可息且曩者亦慮水

勢西趨則塢前淤塞不傾舟在長濠底填則盤運以遠既而思之塢外之水併力而西對岸之沙洲必日侵日削輪船仍可暢行不過船臺去水稍遠成船之時下水多費人力塢內之長濠淤塞不塞小舟不能出入多用人工天然地基鞏固較之日情備濤以橫決其憂者相去懸絕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此區籌填內外之大槪也惟是日卵隨鉅任不能先事預防咎無可駁合無仰懇 天恩將 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爲不慎所事者戒

機器到工已齊并船廠現在情形疏 同治七年六月

沈葆楨

竊臣於本年正月初五日稟請洋務日意格等所購第一起機器到工奏明在案四月十六日復由外國屬梨阿勒各三丁船運到第一起機器其中巨鉅者爲鐵廠水筒三口每口各廣數十圍高近一尋輪船之水缸次之餘爲鐵廠一半器具殊形詭狀非如法蘭振成張無從稱名指類當時分派員紳督率人夫移頓二十餘日之久始覆竣事五月十九日第三起機器復由外國夾板船運到船名曰法彼爾士較第一二起之船大倍之據日意格稱中所載除鐵條七千四百二十九條鐵片鐵釘大礮洋灰等項數百件不計外凡爲機器者五百六十有三最重者一萬餘餘噸或萬餘餘噸七千餘噸三四千餘噸不等自五月初旬之初勇丁數百人揮汗炎風烈日之中併刀搬運及今一月尙未竣事六月十七日第四起機器復到船名曰汪德乃木所載皆輪船機器計重百有一萬四千八百餘件三萬五千有奇當令拋泊江中先將稍輕者用兵船載入廠其餘重大者俟第三起搬竣再行部署而當時群列以旁分頭起運者則有曰安達喇伊蓮花旗木板之船有曰悅諾花思得係運噸叻長短雜木之船有曰西海係運船精木料之船外尙有臺灣運木運煤之船廈門運甌之船附近運沙運石運土之民船分載竹梢插設江岸之小艇搬移木桶蓋各廠之排船而木牌小艇不與焉沿江埠頭星羅棋布無隙可容故日役千夫難以剋期告畢 臣聞查夏秋之間驗碼常作機器軍船皆涉數萬里

而來倘因風浪疏虞停工待器勢必遷延時日今各起盤結到齊但費安置之力大廠一成便可專心製辦故中外員匠咸鼓舞赴功以爲鑄工之成感有把握也船塢地基均坊之築且恐其復有橫決自閉月來旬之初卽派弁入山採伐竹箭數萬分插沿江淺流處所從前潮汐及西風所激洶湧場前者現十減其四五上流街口前被巨壑起石流之水中和如旋渦風狂萬馬奔馳千石之舟無從下旋現於水中樹木爲欄礮石爲壩力邊怒流因江底向多爛泥礮石礙須漸實漸加一時未能達就環場長流富一律盡填惟左近一帶工作繁興需土甚多而小溝未開倘遇陰雨無從疏洩因於左側築壩當衝之處先封塞以杜近患再行施工現在急流漸緩果移秋驗安堵如故潮頭空折而西以後水落霜寒石塘方可興役此船塢地基之情形也船廠以內已成者曰轉鑄廠安十五匹馬力左釘於中中爲寬輪者三一曰大直鑄一曰小直鑄一曰圓鑄外爲礮輪者一爲鐵機者一爲車林者一爲鑄計者三十有五釘中湯氣既升大小鐵輪互相牽引各機一時並發雷動飄颻除零星雜鑄爐不計外尙有平槓未嘗排比妥帖者難以枚舉四起機器既齊從前房屋不足容之復搭瓦房三十餘間曰大機器之所輪船水釘回西累河高者車樓固廠相通盈千累百其已成者曰外洋轉運皆拆解而來入廠後必對月釘鈔組合之工方可適用因於製作之處建瓦亭一區名曰水缸之廠外國鑄器皆先有鐵模始必製木爲範不溢易棄後乃搗炭和沙與土即其容隱填之脫胎而出再灌鐵汁其印鐵模乃就刻模者以避而成功鑄模者以逆而早效遞遞既添不得淆雜於是分建一區一曰木模之廠一曰鑄鐵之廠風雨針寒暑表皆輪船必需其製法則鉤心鑄角其器具或牛毛繭絲當其游思無閒炫於日光則自神故有所隔廠則自力窮其造作之所塞而前隔廠則向背講度必有洋人辰下藥已完工可以董率匠徒排列鑄測因名之曰鐘表之廠西人鑄鐵小者需人力大者稍懸機懸機之器或隆隆而高或呼然而深重皆數千



勸森板棧坊日前大厥未成已須工作非寬屋不能容於是復有督搭之鑄鐵廠其與鐵廠隣者曰鑄廠地稍狹制亦如之鐵鍋水缸等廠鑄鍊火爐其夥鑄轉爐西法取風地中不勞人刀先周各廠移輒為陸斜引旁通礮石蓋之鑄土與地平而翁張之鐵橫架於鑄廠之方響氣輪一動彈指開數百步外爐火併熾力倍風箱若是者名曰風洞鑄鐵重器自彼移此皆需百十人因移機車以便挪動然恐湮土埋輪因處虛創木為道凸其兩旁中如平處俱易推行若是者名曰木轍從前寶館之設寄於棧房現在堆積充物不能不另蓋一區於是復有輪車之廠宋每鑄鐵煤炭木料石灰繩纜等件分道而來連編累柯壘砂上岸非分儲之不可而收積材木之地非高水可通不但出運為難亦慮久而枯朽於是場外兩側既建一區曰放儲之廠又於場北里許濱江淺港圍取白灰以噴壘巨材上接山物駐兵守之曰儲材之廠廠內除轉移執事外絕同洋人學習者若鑄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鐵之匠鑄鐵之匠刻模之匠鑄銅之匠水缸之匠反沙之匠車牀之匠錫牀之匠其因營造各廠而居者若斲木之匠版築之匠錫石之匠攻皮之匠共二三千人五方雜處漫無統紀易滋事端瞬息無從亦難禁召於是場外復建一所居之在左者曰東考工所在右者曰西考工所皆以其紳統之早出暮歸乃無紊亂矚目意格前稱華匠異洋匠器用不同言語不連半事隔閡況素諳繩墨者類皆中年以往心氣耗散往往不能履躡適徵請各廠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臂力悟性者或十餘人或數十人傳易教導名曰魯徒現所招已及百餘又不能無以鈔束之於是復有藝圃之設各廠事務張頗委派員紳近增至百餘號鑄出場則率工作指揮奔走見是始歸儲備在道每遇暴風驟雨時蓋必從不能不小築數間以資憩息於是復有場內官廳之設傭工雜作各有健丁十每入九百人非以兵法部勒則散而雜稽呼而不應於是每十人以什長一人束之每五什長以隊長一人束之特派勤能之武弁統焉然必疑息有所竄竊有所稽查有所因

傍山結壘略如營房是爲健丁營之設凡此者數月以來已於趨辦可先後告竣其餘若鑄鐵板片之鑄  
燒煤骨之鑄鐵板灰之鑄以及浸木帆槽等處或擬興工或擬擇地經營之後當更陸續奏聞此船塢內外之  
情形也鑄廠地基去冬以來開土釘槽以及嵌填石屑石灰皆已就緒應行補直者亦屬無幾惟所需堅軋方  
石軋數甚鉅合計五廠需軋數百萬方需石則自長一丈三尺六寸至一尺二寸五分者計十萬有奇堅軋以  
海船運於下游數目既多非數百起不能盡之石質粗重運載更難即源源到工但移一石非數人不可況別  
方逐平墊難用驟際此盛夏酷暑石上如沃熱湯凡推鑿者下蒸上曝敵火生光膚焦肉泡故雖監工日覲迄  
今軋基未就廠內橫梁需堅木一百五六十根每根長須七丈二尺有奇圍圍八尺以上近地搜採無此巨材  
現飭員往暹羅三馬丹叻勞呷等處覓購窮海帆樁往來第恐風汛更非測日可期所幸機器已齊并有現成  
輪軸倘船材該備年底船身可就尙易圖成惟添輪之方總俟營構齊全方有眉目此大鐵廠之情形也律將  
德克碑自到工以來觀塢內運載之艱難往南洋訪購載貨夾板船已附搭輪船前往安南各國兩月以後方  
得回關理合附陳

暹木到工船身告成並鐵廠敷造起限情形疏同治七年十二月

沈葆楨

竊且於同治七年九月初五日藥將第一起暹木到廠召匠趨工情形奏明在案當時所到之木僅有五百餘  
節匠作欲鑄斤斧繁興直至十月中旬而續到木船尚無確耗且不勝焦灼只得一面派員赴廈門洋人船塢  
購致曲木四十一節直木一百二十九根以添船身一面派員赴香港洋人船塢購致檣板七十片以爲船旁  
雖俱陸續到工而操壞消流隨到隨盡十月二十一日第一起船麻勒阿立三丁到據日意格報稱內載曲木  
二百七十餘節方木一百九十餘根檣板三百六十餘片二十七日第三起船安密喇到據報內載曲木一千

二百二十餘節方木二百二十餘根檣板一百九十餘片船材既足添募省外各匠加緊課功所有船骨底骨  
衣線縫節均一律完竣內骨既成旋封外板分段嵌鑲鱗次而上逐日增高惟尾骨之際骨節陸相去數尺  
封釘固易於是該洋匠等擬設木氣筒一座長約三丈有奇承以風架筒之首尾各載鐵笠旁結板棚安置湯  
鍋一具湯鍋之側綴以銅管通於氣筒入巨板於筒中鋪因鐵笠閉氣而蒸之歷兩時許便柔韌如牛皮然後  
以釘尾稍曲折隨心不煩補削展下外板既封內板亦齊船身木工計已集事此後分鈐鐵葉安頓鐵骨橫梁  
須加一月之功布置輪機包裹銅片以及油漆裝飾等事須加兩三月之功再得一月試演駕駛便可展輪出  
洋十二月初九日第四起船悅諸花思得到據報內載曲直木一千七百五十大節十三日第五起船巴奴格  
到據報內載松木入百零四根編思前此因木料費手致船工稽遲者必俟第一號船工盡完始將第二號開  
造未免曠日糜費因先於塢中預疊第二號船蓋可造入十匹馬力者現在四船接續而到木料既不止供一  
船之需因一面防趕第一號未竟之工一面防將第二號船骨逐節排擇於本月二十七日與工該洋匠等  
檣板已成中國匠人即其分注尺寸施之斧鋸駕輕就熟尤易就緒船廠不年以來疊石累甍船基已就惟梁  
柱殘材皆難覓購前日意格擬用鐵柱已試鑄一墩費重工運告齊不易現擬仍參用外洋大木而運道險遠  
總須來年方可節次到工查合同內載五年限期以鐵廠開廠之日為始今趕費如此其速成較又如此其難  
為日愈多則需費愈鉅所幸前者暫搭各廠可以次第興工現在暫搭打鐵之廠則船上鐵軸鐵骨俱能打造  
暫搭鑄鐵之廠則大而鈔柱小而齒輪俱可成功地窖煙爐亦尚適用茲據日意格稟稱所有五年之限期以  
明年正月為始察看省外各匠日與洋人共事口講手畫頗能心通其意惟輪機之分度水氣之升合非日久  
融會貫通莫能悉探底蘊耳台將溫木陸續到工第一號船身告成第二號船身經始併鐵廠起限製造情形

會同一等恪靖伯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閩浙總督臣莫桂福建巡撫臣卞寶第合詞恭摺由  
驛四百甲具奏

船工將竣籌善後事宜疏

沈葆楨

竊惟船政之設原約造百五十匹馬力輪船十一隻八十匹馬力輪船五隻嗣督臣莫桂講改第七號爲二百  
五十匹馬力據該監督估計工料繁鉅較百五十匹馬力增一倍有零請以一號抵作兩號經臣文煜等奏明  
在案共應大小成船一十五隻除第十號以上業經迭次奏明出洋外本年八月初六日第十一號之廣安試  
洋八月二十八日第十二號之永保試洋均一時以七十里爲率輪機之靈捷船身之堅固與安瀾等船大略  
相同九月十九日第十三號之海規下水計年內可以出洋第十四號輪船年內亦可下水惟第十五號須待  
明年春然中國匠徒能放手自造與遺散洋匠兩無妨礙此船工將竣之實在情形也此後如爲節省經費起見  
則停止造船除修船鑿船而外一切皆可節省惟既絕維續不免盡棄前功而鴿巢鳩居異族之垂涎尤爲可  
慮若歲仍造船兩號則已成之緒不致中乖而洋人辛工儘可省十餘萬然中國匠徒能就已成之緒而熟之  
斷不能拓未竟之緒而縉之雖則嚴告成船究竟毫無進境與我 皇上力圖自強之 旨迥不侔矣臣竊以  
爲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漸進將窺其精微之奧宜置之莊嚴之間前學堂習法蘭語言文字者也當選其  
學生之天資穎異學有根柢者仍赴法國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新之理後學堂習英國語言文字者  
也當選其學生之天資穎異學有根柢者仍赴英國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練兵制船之理連則三年選則五  
年必事半而功倍蓋以升堂者求其入室異於不得其門者矣其學生中有學問優長而身體在弱不勝入廠  
上船之任者應令在學堂充教習俾指授後進天文地輿算學等書三年五年後有由外國學成而歸者則

以學堂後進之可造者補之斯人才源源而來 朝廷不乏於用惟合之選年於船一隻所費甚鉅本年所加月款一萬可省而原定月款五萬必不能省也限期屆應如何辦理之處啟懇 皇上飭下各衙門速議具奏備以前赴外國學習為可行則數萬里長途驛試者不無疑慮臣奉 旨後尚須與日意格及生童人等整明約束詳議章程必事得理之所安而後人人於心有所恃臣不揣冒昧謹會同一等恪靖伯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湖浙總督臣李瀚年福建巡撫臣王凱奏恭摺附驛馳陳

查悉工程積弊請 飭部妥議章程疏 光緒八年

賈 許 謹 啟

竊從前久閱工程弊端最多傳有幾成到工之說此次奉 命承修 西陵工程公同查核得悉工程積弊不敢徇隱謹據實奏 聞姑就此工論之此工原估實銀入千五百十六兩八錢三分三釐分爲十成每成入百五十一兩六錢八分三釐三毫積習相沿入成到工所餘一成承修大臣各分其一所派監督官員共分其一稱為節省錢其實到工尚不能入成至多不過四成傳說不一雖詳究大概自勘估修工官員吏役以至戶工一類與修工之所官員吏役人等大半多有規費臣等奉 命之後督率司員嚴防商人核實增節先取具商人呈交堅固結呈復呈交歷來所謂節省銀一成另外又節省出一成一併呈交外間歷來傳言固難盡信而觀於商人既具堅固結呈復呈交節省銀則原估不無浮冒不問可知承修堂司官既有規費則他處之得有規費亦不問可知開歷來承修大臣有收用者有不收者亦有收而不用者收用固非而亦未必有心貪汙蓋深知此中積弊不收則徒飽商人亦不能實添入工不如收之預備他年賠修地步其不收者亦未必有益於工程勘估原數本有浮冒早將各規費算在其中果能四成到工已敷修造將此添入不過工費外視少加修齊斷不能儘數添入工中有利於商無補於 國但求自潔而已其收而不用者亦深知此中

積弊不敢收用又恐舉發有礙原估故隨畧收下或施粥或助善堂亦但求自潔而已更有陽給人以博廉名而陰使起第宅暗收其利故凡曾經承修大工之家鮮不棟宇連雲煥然一新者積弊流傳蓋不啻數十年矣然此弊不能專責承修也總因勘估本多浮冒縱使承修不分用亦難禁他人分用而亦不能專責勘估大臣豈無欲求核實者然大員自解總算能有幾人司員吏役種種糜混明知積弊坐受其欺勘估豫留浮費待承修請人分用承修思擬原估明知不肯舉發扶同作弊以糜國帑成何政體雖有賢者無如之何故一二謹慎者遇有工程多不開列銜名以自居於無過之地亦但求自潔而已且等處見以為防弊不可不嚴而施恩不妨少寬官員吏役監視奔走不無勤勞車馬飲食亦有費用不為籌備濫禁侵吞與其暗蝕而恣虐廉何如明給以求核實開數年前東陵大工程辦理甚善堂司規費皆未敢用留備辦各監督監修等皆有薪水公費工程亦較堅固惜未從此訂定章程伏乞 飭部妥議按工程大小分成的給勘估修工官員吏役公費修工之所官員吏役亦有陪同照料之責亦可配給公費嗣後勘估務按工程實核不准少有浮冒如再犯前弊定當從重治罪以前積習相承已久非出一人伏乞 天恩概寬弗究此次商人既呈具呈圖估呈請所交節省銀當呈繳餘之款應應添入工中俾供中飽所有呈支歷來所謂節省銀一成並另交節省銀一成應交何處收存伏候 命下司員等前隨往開工費用皆由自備至此次收工往來監視奔走車馬飲食之費皆無所出可否仰懇 天恩酌量加賞以資辦公出自逾格 鴻施 且等未敢擅便此次款項較小尚節無多 且等不願顯惡據實上陳者非僅為節此區區之費實欲為 國家除此多年積弊也果能釐定章程此後可節無限糜費若仍虛應故事瞻徇情面弊終難除是在部 臣矣

派營興修城工告竣疏 光緒七年

護理陝甘總督楊昌濬

竊查同治十一、十三兩年，前督臣左宗棠奏請於安化縣所轄霍志鎮地方添設縣丞，固原州屬之下屬臨添設平遠縣治，經部議准。委員於各該地方勘明地界，創建城垣，衙署以資分駐。因估費甚鉅，經費難籌。飭統領武威軍弁任平遠、涇陽、通渭、光化、博浪營與修去後，綠營甘肅善後局司道詳准。護理關內防軍營務處按察使魏光燾咨稱：伏查直隸丞本係新設之區域，垣廟宇衙門無一不須創建。鳩工庀材，估費不下鉅萬之多。當經派令鎮固駐防副將慶承修葺勇丁工作，以省經費。計自光緒二年興工起至五年工竣止，修成城垣周圍七百九十二尺二尺，高一丈五尺。大小墩臺十座，垛口四百八座，城門四座，南北月城各一道，磚礮城包如式，又修文廟、武廟、城隍廟三處。縣丞衙署訓導衙署各一所，倉廩一所，共用經費銀七千五百四十餘兩。又該營承修前項各工完竣後，所赴合水縣修城垣自光緒五年二月興工起至是年八月工竣止，計修補城身四百餘丈，壕口一百八十餘畝，城角亭煥然一新。共用經費銀三百八十餘兩。委驗均屬堅實。他無浮冒。又新設平遠縣治，係就下屬關故城，殘缺過半，亦以需款太煩，派宜威中營承修。自光緒三年八月興工起至四年九月工竣止，計城身原長周圍五里七分高三丈五尺，壕口六百六十二畝，墩臺角樓城壕城門月城等項修補甚相稱。共用經費銀七百餘兩。錢五百餘串。委驗亦堅實無浮冒。營軍務初定之後，各屬差後事件次第舉行，而所以鞏捍衛保於業者，則莫如城工。為要務。以餉項非藉時細舉，曠往與播手莫及之嘆。惟營勇習於勞苦，力可值於常人。工程費之營員，設可期於核實。故以上工程不數年規模大備。使瓦礫荒涼之地，變而為城市。輻輳之區，生聚日繁。保障固該在事文武員弁，或相度邊境，或躬親督率，無間寒暑不避辛勞，洵屬實力趨公不無微勞。足錄查前次請咨修理城工，由前督均經照允。據此案事同一律，可否援案分別獎敘，以示鼓勵，相應咨請查照核轉。等情。由局詳請具奏前來。臣查直隸丞本係新設

治均係新設之區合水縣城災後劫場甚核計創建城垣廟宇等工以及修葺一切工料需費約數萬有奇該兩營將士不憚寒暑踴躍從事不數年成此鉅工洵屬費省工倍裨益地方匪淺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此事出力員弁分別獎敘以示鼓勵出自逾格 謹摺

捐建鐵橋夾片 光緒七年

岑毓英

遵義縣地方爲川黔來往大路該縣所屬有大河一道俗名曰扁江河水深流急時旅文報絡繹不絕渡船經過往往覆沒民皆病之上年奉 命巡閱營伍經過該處探紳民懇請設法建橋以免病涉 臣查扁江河渡口河寬水深其流太急若建石橋則河中基址難礪即勉強建立亦有沖決之虞因念前在滇辦理軍務經歷各山川如金沙江瀾滄江等處皆有鐵鍊橋均極穩固似可做造但必須兩岸有山腳石橋可依方能堅久 臣遂乘小舟泝流而上沿河查看至距渡口約四里許之安甯口看得河面稍窄約有一丈兩岸均有生成石窠露出水面丈餘由此礪立基址設鐵鍊橋可免過渡之險文報來往亦免繞道稽延實屬兩有裨益當卽札調會同監修金沙江橋之外委劉汝勳到扁江河勘勘已探承認修造復飭將工料銀兩核實估計約需銀一萬六七千兩之數至多不過一萬伏念古人徒征輿梁按時而成無非爲濟民起見 臣忝任封圻凡有益於民者皆宜盡力爲之惟現餉需缺乏不敢請支正款擬與同寅捐廉募辦又恐不敷不得已函商署四川督臣丁寶楨建昌道唐炯勳爲捐助嗣准丁寶楨咨函與唐炯勳慨共捐廉銀一萬五千兩爲造橋經費 臣與司道商籌此係黔省地方應辦之事未便僑累於川宜退還一半其餘 臣與司道府縣等如數接捐者覆去後遂准丁寶楨咨函仍將所捐之項全數解黔 臣等以扁江河橋工分應協同捐辦而丁寶楨等急公好義出於至誠又未便重拂其意惟有本其利濟之懷擴而充之查施秉縣城外驛路上有河一道原建石橋



早年爲水沖塌浮兩岸石墩猶存若改建鐵鍊橋所費不過數千金即以丁寶楨等捐項出數千兩儘可敷用該處係川黔驛站如修復此橋文報更爲妥速而行旅之便益則又與烏江河易地皆然也至烏江河橋工約七八月間可竣種資熟手統俟完工後另由護撫臣林壁元查勘具奏

會籌修築要工片 光緒七年

山西巡撫 張榮光

晉省負山帶河本無舟楫之利而且風高土溼物產不豐其恃以輾轉運交易有無者偏東北平定一隅爲商賈通行大道仍須經懸四天門之壑而後出者方能達於直境入者方能達於晉境此向來出入物貨車運歇歇之情形也查四天門皆屬太行之脊卽古所謂井陘大險上而登道盤曲下而河灘紆迴行李往來無不動色相戒近因年久失修尤多覆車壓馬之患商民交困莫可誰何伏思晉省屢飢之後民氣凋殘培補之方自以通商惠工爲要若再令此道日久閉塞實於民間生計不宜亟應一律興修特資開拓比擬閩商直隸督臣李鴻章副准國覆亦以興修天門爲目前要務並許竭力傾助俾免偏廢臣以李鴻章素顧大局凡有益於民生之事無不勇爲但此項工程係屬專爲利益晉省起見應由臣獨力籌辦方爲允洽惟費煩工鉅既須兼顧通籌猶爲方求撙節將自晉屬榆次縣之什貼鎮起至直隸涇縣所屬之土門口止應修工程飭委平定州知州王彬分作石工土工兩項查辦蓋青石一項可就山開鑿不須僱買祇須工錢土工一項擬仿直隸治河之法卽令留晉湘毅軍與撫標練軍兩營分段籌辦所費概可從省而藉令各軍習勞供役亦屬一舉兩得查候補道吳其復取兵營熟悉地方情形於工程一事亦尙諳練應卽派委該道督飭吳勇依法修理並咨會李鴻章札飭該地方官照料彈壓抑或委大員一同駐工監修俾就平治此後道路無復險阻貨物皆可流通於災後疲黎不無裨益至此項工費擬於善後款內籌辦將來應歸入善後案內 併造銷冊覓專案報

部以查察積據善後局司道詳請具奏前來理合會同直隸督臣李鴻章會詞附片陳明

修理直督各工完竣疏光緒十年

山西巡撫張之洞

竊惟平治道路通商惠工經傳昭垂以爲利民富國之要政前於光緒七年七月經前撫臣衛榮光奏明興修四天門工程自晉省檢次縣什貼鎮起至直隸獲鹿縣土門口止由晉獨力認辦即令湘毅軍與撫標練軍兩營分段認修委派候補道員專案造冊奉旨允准在案臣到任後節次加派總兵何嘯高副將呼延霖參將申萬祿副將吳元禮都司吳良儒督率諸軍添雇夫匠分段修治常川駐工並飭新授蒲州府知府薛著平定州知州沈晉祥會同履勘籌度因地立法稽核軍匠查此項路工跨直晉兩省之境東起土門西訖什貼首尾綿亘三百八十餘里以中間有山嶺四處最爲險峻故以四天門爲統名以括之其實除四天門之外巖岩峻坂隨岸長灘僻地皆是連屬不絕無處無險無村無工而河灘雖越岸曲易刷其危害與我工較之山嶺爲尤甚其險要工段之在直境者曰土門口曰東天門曰白王莊曰微水鎮曰井陘縣南關曰三里橋曰長崗曰橫口曰東寨嶺曰板橋曰龍窩寺其險要工段之在晉省者曰北天門曰甘桃驛曰固曰槐樹鋪曰柏木井曰西天門曰青玉峽曰翠蛟潭曰橋頭曰四郊曰前天門曰義井曰羊潭曰石壩嘴曰敬合山曰測石驛張淨村曰芥泉驛曰紅泥坡曰口強鋪曰靈羅山以上各工除修築道路填平抗坎均係土工尙易修治外其難者大率土石出則或專用石工或鑿以石砌或築以荆馬山峻者壘石割壁以資其寬岸狹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迨於開工以機橫流隨處作橋以通車馬而用力最爲艱苦者則爲井陘南關東天門青玉峽測石驛四處井陘南關石橋斷壞以來涉水四次行遠官道今自南關外至東城底止創築石堤六段計長五里有奇屹若長城永免厲揭之苦與天門既將舊路石工重修完密因增勢過於斗峻行旅畏沮勇於東南山麓創開新道七

里有餘高下地民所由胥玉峽一段兩山夾峙以河爲隘山雨暴漲深沒人畜無所逃避現於兩岸砌石砌壩中實碎石沙泥融以油灰鉤攔牢固義井至湖石驛一段灘路絆連泔水者十二處夏秋亦苦山水之患令於平潭石壩嘴墩台山三處創築石壩一里內則因山開道外則築壩護堤四樹桑堤外樹柵可以方軌行車所有各工於去年三九十一等月本年三四等月陸續呈報完竣經臣飭委署平定州知州蔣拱辰逐段勘驗據稟工程堅實均能合法可期經久等情又省南路路中至霍山最險者爲韓侯嶺該處爲七省通衢千年巨險北道既通南路宜理臣復檄委署霍州知州方龍光築河縣知縣于希謙將胡有才於上年九月勘估候工自靈石縣城底正歷竹杆坡山神廟韓侯嶺郭家海天險松仁義嶺道通嶺老張灣溝窰窰以至霍州北關止計程九十里分爲十一段其開石岡土坡間以河灘處處施工兼用土石高者鑿之使平陷者填之使實其窟石壩開水道設欄牆一如四天門之法現已據稟委勘一律修治完善此外潞安府西至淇縣曲亭鎮一路計程三百五十里東北自府城至襄城縣東陽關計程一百四十里平遙縣東關至沁源縣赤石橋一路計程八十里偏關縣至朔州神溝一路計程一百二十里均係商旅必經不運車之路節經分別批飭各路地方官相地鳩工一律開通車路於光緒八年九年十年先後復具報工竣前來臣查晉地遼山而處道阻民勞四天門韓侯嶺之壅於天下今已一律坦蕩冠蓋往來任觀絡繹車駝無傾陷之虞人畜免漂溺之慮從此商悅工來百貨蕃息省民生計當必有所裨益各軍工役辛苦兩年有餘寒暑不替夏則雨汗冬則霜吹於行旅居民秋毫無擾各該員弁於兩省邊界奏辦要工兩年來督率經營始終勤奮不無微勞且將嘉慶年紳民捐修路工碑碣計東天門一段即費數十萬兩今該員等於兩省界連要工廟率軍士搭用工役所費不遠三萬數千金於經費尤能核實節省除將四天門韓侯嶺其次出力各員弁兵勇暨辦安平運備關等工施治較易均

由臣等隨時獎外謹擇其尤爲出力者繕成清單仰懇 天恩俯准給予褒敘以昭激勸其貳弁千把以下  
 員名部議與所稱經致旨於善後款內酌支應請免其尋案報部即由 臣飭令清源局道核明確數歸入善  
 案內謹錄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九目錄

工政一 河防上

查驗豫東各廳堤完竣疏

吳若愚公傳

送陳伯淵赴官東河序

改河道議

河防芻議

治黃運兩河議

黃淮分合管議

黃水復由渠梯關入海說略

一 邊出土節略

林則徐

梅曾亮

王 拯

馮桂芬

劉成忠

柳慶輝

丁 頤

丁 頤

丁 頤



工政二 河防上

上海葛士范子錄

查驗豫東各廳採完埽

林則徐

竊思於本年正月開險過運河挑工之後卽於二十二日由漕起程稽查黃河兩岸料物當經恭摺一奏蒙  
聖鑒在案旋由北岸之曹考廳上堤查至上游黃沁關渡而南循順東行復從歸河渡過北岸查驗下河之  
曹河糧河一廳計時一月有餘業經竣事竊思糧料爲防第一要件前爲河工第一弊端前次荷蒙 特派  
欽差查出虛弊發朽等弊經革示懲俾在工大小官員咸知儆惕 仰膺 簡任且疊蒙 訓示籌辦工請  
尙未詳查料必先數管到任以來講求詰問因知堆料存弊更係難察蓋料物應貯於石工處所而河堤地勢  
本不甚寬兵夫盈房既經林立糧土雜料又復紛紜林樁每塚長至五六丈寬至一丈五尺占址已多故堤頂未  
能盡堆惟頭一層在堤上者謂之門塚其餘則爲灘塚爲底廠大抵門塚近在目前多屬完整灘塚底廠卽爲  
掩蔽之最最易隱混其巖然架井虛空朽黑希爛者固無難一察而知更有埋蓄翻新名曰併塚以新蓋舊名  
曰藏糧中填碎料雜草以觀而覓旁插短節楷棍以掩空洞若非抽披視察難悉其底藪 臣周履履勸諭於  
每塚夾輪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寬才尺相其新舊虛實有懸門抽有疑的折按塚以計東按東以稱斤無一  
塚不量亦無一廳不拆兵夫居民數者如堵工員難以蔽掩向上年自奉 旨嚴飭之後各廳辦料皆向認真  
此次所驗料塚除上年舊料剔留抵辦不領欽糧外其新購之料丈尺多有出額間有三五處長欠數寸 臣先  
亦疑其偷取及至拆東稱斤仍無短少細查其故始知塚夫堆塚每高半尺餘必用木板四面打緊乃可加



堆而糝料尾細把粗一枋之敵不若重醜兩尾相打有緊有寬故有前固不足而後固有餘上截不足而下截有餘者均之無關於雜質惟一塚之中成色竟不能一律謹民開種亦稟種類木不齊一有黃色而鮮明者亦有似黢似紅而質白亦甚堅硬者是以前次審議章程總以銷用爲斷以區所查南北兩岸十五廳之塚上南間知羅殿所辦最爲高大結實煥煥生新費考雖貴商處三廳次之餘亦大都如式惟蘭儀同知于卿保所辦斜內拆至委塚堆一處塚底有隙窪之料雖稟稱係上冬雨雪之中趕買趕堆不及暇暇目下並未霉爛但此料雖乾之後則恐斤重有差辦理殊爲未善若違照不遺工斤之例革去頂帶又與在署爛短斤才無所區別則儘責令翻曬補足該員在任復恐易於掩飾據開張垣具稟前來相應請 旨 旨 蘭儀同知于卿保撤任免其去項帶即實成拆印之員逐塚拆瞭如瞭乾有所折耗仍著落于卿保賠補俟完之後另行定章酌量減用至曹河柳河二廳料塚以尾細層爲基排相開整之似乎架井而尺寸加大斤重仍復不差至新堆手粗則尚非偷減弊費但究屬未盡合式應令拆改另堆該管齊沂道務受呈先經查驗已據稟請添堆酌飭其定章酌量減用另行詳查核辦又商戶稟有糝料被燒一案已於另摺 奏明辦理所有各廳麻片糝土亦已驗驗如前上丁次第稟委尚皆踴躍應候大汛前完竣一律核收大河水勢先於正月杪因積淤初化長水二三尺不等近已逐漸消落各工一律完固所有春廂堤埝均各道撥餉估計比丁年有漲無增且經定額已令照估照修務使加緊督實以防挑汛長水至遲河挑工竣亦將次完竣臣查知事後應先回京實辦等因奉 聖 旨 欽此各宜勿懈欽此工次督防挑河另行次第 奏 奉 聖 旨 欽此

要事於外傳

梅曾亮

公梓粟氏純毓美字梅蘭山西池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發以資賑民不以

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徒開封慈河南運儲道開歸陳許道運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東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屬營壩黃沁堤工皆親其事及任河督益勸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固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至溝串溝者在河堤間其始但斷溝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前遠堤十餘里之河堤爲近堤之河而堤河相連之處皆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堤爲大患公乘小舟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口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縣澤灘水畢至堤下兩汛深險工故無積石堤南北皆水取土築壩公即以收買民輒於受衝處拋輒成壩四十餘晝夜成輒壩六十餘所端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潰數百丈而堤不傷公由是知輒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堤及劉黃堰及南岸之黑塌皆效遂奏請千輒爲一方方價六兩減採買積石銀兼備輒價是後每有工役或輒加碎石及積壩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靡上聞公前從陳奏曰護堤之法率用積壩然壩能驟激水勢俯壩堤根備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恐蘇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成決口輒則沿河民竊竊旋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輒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巖空輒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輒重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輒兩方而拋輒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積壩故久水不腐又工不能築堤水中輒則能水中拋壩即遠或坦城亦能緩急衝化爲易或謂輒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即別無已生之工肯衛工之決因難陷壩不能施局營壩之決因補壩不能得碎石彼知用壩不如拋輒收

願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體覆周密 皆 允之屢 謂其實訖工在五年河不爲虛二十年載於位 上爲之震悼 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煊已官刑部郎中乃 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百屢斷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河曲折而下載背皆在其隱慮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狂且勞費公曰能免憂之害乃能真當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隴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入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民等思公以爲訓且立廟也

送陳伯謨赴官東河序

王 拯

原 名

自元都燕京仰東南漕粟食京師開會通河以懷運治河者必兼治運而治河益難於是河患遠元明兩代詳治日矣 本朝東南兩河置置運及丞泝官數十百員專理之糜費金錢數百萬使盡其力於疏與濬雖謂百無一可也而有司者卒歲無事三汛不災則陶山造海得補博塞歌舞淫佚相慶崇以官中有用之財員擇之不毫毛顧惟平時疏築之事不設於心一日風雨掣等有事計費復數百萬中朝大官屢出相度有司苟且抵塞卒以卒事當國家豐厚時虛耗虛糜不之病及物刀偏勸大工大役不能不撙節以爲出而有司者復於撙節之數始流餘款如成例乘成之功往往以費謝而濫事一不集又悉舉前費之數百萬而付之洪濤蓋吾所觀此人心世變之大可憂而豈徒一河之爲患於今日也雖書論以天下之所有財治天下之所有事固不集者幾以一寸之用而百端練濶蓋出其中則財易窮而事必僨而世乃謂河防之官必當疏濬計不可以斤斤然情虛竄而致敗事吾以爲此或爲督道大吏司出納之總者言之耳惡有丞倅數十百人變色深養饋遺之糜散可厭而不計情激道光二十一年河決開封次年決中牟今歲工未集也而君友陳作淵適以大挑

知縣分發東河伯澗居京師獨嘗自憂其職微以不獲行所志爲慮以其所言伯澗必能於其官也伯澗之行亦盡其所能爲者而已天下之事盡吾所能爲而他莫如何者又豈獨一河耶

### 改河道議

馮桂芬

曷言乎論隨以改河道也漢賈誼治河下集云繕完故堤培庫培澤勞費無已數違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數語以爲金利玉行於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國病而民亦病爲萬世計者奚忍安此嗚呼以保科聽訟爲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壞以培庫培池爲治河之道而河壞庸人諛說一而已矣近者十年三決前所未聞蓋由雲梯關淤淺入海不暢自近一二十年來爲甚吾聞王司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少時侍香交關儀同知署署濶河堤高於檻一二尺鬻亂之事如目前耳後三十年而予擢是職署門外東西來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纒峨蹶轉輒上準此逆推極初豈水由地中行乎怒不然矣詢之老吏去三十年中初年歲高三寸遞加至今歲高一尺內外此近年加淤之倍而有徵者蓋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繕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萬不可用謂必出於改道既欲改道惟求一勞永逸之道而改之決矣矣升以來決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奪濟也大清橋畔有坊康熙年間刊群中有岳色河聲字蓋借用章莊詩岳色如雲而以泰山爲激濟爲河而不知濟之不可稱河也在今日則土人以爲濶謂河流自此定不必別求改道然亦宜審其高下而始能稱其宜因與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由西人刷沙之法法用千匹馬大大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於漲退時湖之地當宜之黃河水性滯魚更無出不至也下其輪使附於沙而之沙則飛沙隨去凡遇此不特黃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也湖各海口如法津之使下流迅駛則湖星不滯亦可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集積月不運宜於濶自有一落千丈強之勢可奉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書如行水金鑑之類汗牛充棟罕多紙上空談難資實用夫爲下必因川澤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審高下始者誌書聞及測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從未有審偏測

之說亦出不知其法爾歷諸下的議論圖法於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徧測各州縣高下較爲一圖乃擲其經  
下邊城郭之地專爲一線以達於海誠數百年之利也近世論治河者靳氏輔夏氏繩諸人痛詆顧夏氏不  
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爲此說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會修太原爲修堤九澤既成爲堤然則禹又  
一縣也考說文阪阪也一曰沱也詩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澤障卽沱蓋水旁淺灘故蒨荷生之豈關之關  
郭至高平曰原與治水尤無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經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漢趙君  
卿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漫溺乃句  
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不傳元郭守敬算學家家史稱其習水利巧思絕人深  
水利大事又十有一事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  
百里開各爲海畝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滋漑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又不傳然  
亦可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 河防鈞法

劉成忠

治河於平成之歲惟防險而已矣自來防險之法有四一曰堵二曰壩三曰引河四曰重堤四者之中重堤最  
費而效最大引河之效亞於重堤然有不能成之時又有甫成旋廢之慮故古人慎言之壩之費比重堤引河  
爲省而其用則以之挑溜則與引河同以之護岸則與重堤同一事而二美具焉者也壩能禦變而倉卒而  
費又省故防險以壩爲首然不能經久又有引溜生工之大害就一時言則費似省合數歲言則費極奢矣今  
重堤引河既不可以猝辦禦變動公之碎石壩禦變動公之磚壩又皆毀壞殆盡河營之所傳習惟壩一事  
固已不足以應變而又悉舉前人之壩制而陰壞之務爲苟簡使之易於易走易廢以爲儲帑加修之理積習

相沿不知始於何時雖有賢員莫能自異猶幸咸豐三年以後河由山東入海下游寬廣因而豫省河面低於道光年間者四五六尺不等雖當伏秋之盛漲出槽之時頗少是以二十年來歲修之費不及從前十之二三而全河得以無事近年山東之河自北而南淤墊已遍漸不如前此之河之通暢而豫省伏秋之漲水亦遂難於消洩霜清已過險報頻聞而歲始歲修逐一再請增而不能已矣今之久於河者曰治河無他惟多備槽料云爾夫誠能多備槽料亦豈非先事預防之上策然河工之變百出不窮有耳目心思所不及者無料不可以治河而治河之難固非曰吾有料焉遂可畢乃事也若一切變宜審之未嘗而但恃槽料以爲緩堵之備堵豈則加堵走則補無堵之地而溜至則又添堵以禦之覆而久焉處處皆堵舍舊謀新閱數年必易一次雖有不測之餉源安能知漏卮之何所底止耶成忠管窺之見竊以爲河工之守險管於兵家之守城善守城者不恃敵已傳城而始設豫以擊之也或驅之境外而使其轉而之他或禦之近郊而使其止而不前迨至萬不得已然後嬰城而守焉誠以守近固不如守遠也堵者嬰城之守也引河則驅敵於境外者也禦則禦之於郊以內堵以外者也重隄之建是棄外城而守內城也若既有重隄又先之以放淤則是不能守內城重隄不地而守高山也夫吾既驅之於境外又禦之於郊內而又由外城而及內城步步爲營層層設險敵雖強未有不燕而思退者矣意外之慮何自生哉此堵壩引河及重隄四者所以缺一不可也然引河用帑動以巨萬計非其地上有吸川之形下有建瓴之勢則雖引而不能成非開放之後有數日不消之盛漲則雖成而亦旋廢屢例多而收效少自非合龍之大工未易輕舉成忠徧查成案見乾隆嘉慶時有包灘下壩之法凡大溜塌灘壩壩塌而隄向遠者卽於隄外下壩包灘雖不如引河之能改河溜其爲禦之於境外則一也開河難而守難易如今日下南十六堡中河頭堡一堡皆有灘可守之地雖苟不去隨復何慮哉其或隄外無灘則當多築挑壩或石

或磚或柴或土凡臨黃之陔皆營及早爲之如今日上南入堡至十一堡中河二堡至四堡下南一十堡是也  
難不可守壩不及築則其計必出於堵堵者治河之常法凡南河皆用之而獨不宜於險者新文襄公所稱河  
南土性虛懸下堵難以存立者是也今南岸三廳碭河之地無往非堵而其堵又遠遜於古苟非變而通之一  
遇頂沖大溜其壘將有立觀者雍正以前河南各工用堵絕少惟榮澤北門外豐城隍上有堵了一二處其餘  
留逢溜近皆頂壘裏避月濶以待之今雖殘缺猶有存者如上游之裴島廟中河之頭堡至四堡下南之十七  
堡至二十六堡是也古人之防險於建壘鑿堵加隄之外先之以引河今引河不用而易以守隄其餘三事悉  
如其舊亦皆是由遠而近之義也謹陳其說如左

一曰外隄宜守也黃河之性喜曲而向北則南岸生壘而北險曲而向南則北岸生壘而南險是以防  
河之法但防險工具有難以外裁者毋庸防也然河流善徙數年中必一變伏秋之時則一日中且數變其  
變而生險也必自壘壘始難避而薄礙薄礙而險必出矣河工之例有守壘而無守壘每當大溜之過注一日  
或壘難數丈甚且至於數十丈司河事者相與望目束手而無如之何惟坐待其迫隄然後鑿堵而已至於未  
雨之綢繆固有所不暇及也夫難者難之藩籬也難存則隄固難去則難危幸而難去則難危一再易壘不至  
有窟隄之慮則誠可以不論耳若頂衝溜溜之溜已屬至難處百丈之地則不出旬日隄則盡安可不爲之  
所耶咸豐以前河由徐州南下地狹而水易壅河水出壘者十年中常七八見每逢水漲之時難固低於水面  
水從灘上攻隄雖有難難之備難但能使運之不續難不能使隄之不受攻故守壘常急而守隄似緩然壘力  
之重輕因乎水勢之深淺愈深則力愈重漸淺則力漸輕如中流之水深有一丈難比灘低一丈河水險灘  
而上壘一丈之水之力耳若外無此難則隄前水深三丈而攻隄之溜挾三丈之力矣以三丈之溜力視一丈

之濶力其守之難易爲何如也濶遠者不必守濶低者不足守濶本不塌則毋論高低遠近亦皆可以不守若塌形已現地漸近而難尚高則難守故豐以前水易上濶之年古人亦未嘗不設守治河方略云披取頂衝之法於外灘地面離隔三四十丈飛壘丈許深溝捲下釘埽是守濶之一證也乾隆十一年高文定公奏云近有包灘下埽者水未近灘於河灘近水作壘蓋下埽是守濶之又一證也嘉慶十九年黎襄勳奏疏云王平莊河勢坐灣旬日塌灘一百七十丈應卽就隔外老灘趕鑲包灘大埽挑溜開行是守濶之又一證也成案之班班可考者如此況今日之河與古尤異上灘之時少塌灘之時多往往難高於水五六七尺大溜一至塌卸不已蓋水之上灘視水面之高低濶之塌灘則視溜頭之向背不能上灘者未嘗不能留濶也於濶留敵武之地卽可爲濶濶數丈之水則其上灘亦不足患況乎其不能也此今日之河所以必以守濶爲要務也守之之法用埽不如用壘或石或磚皆是強遠皆溜勢不大則挂掛防堤亦自可用救變於始生趨寇於境外較之坐視其塌必至隄而始議守者非惟多費抑且不測於危矣

一曰蓋壘宜建也挑溜固隄之方莫善於壘壘者水中之斷隄耳而其爲用則有倍蓰於隄者壘能禦水不能挑水且所築者爲平漫之水緩之以埽設之以磚石然後能禦有溜之水然止於壘之而已終不能移其溜而使之遠去也壘之爲制斜插大溜之中溜爲壘阻礙而向外流能使壘前之溜無溜又能使壘下之溜無溜十丈之壘能蓋一十丈之隄因而重之以次而長一場長於頭壘二壘長於二壘壘至三壘之多則大溜爲其所挑變直下爲斜射已成熟徑終不能半途而自返非獨六七十丈之內無溜卽二三百丈之內亦無溜矣十丈之壘僅能敵十丈之地一十丈之壘僅能敵二十丈之地而壘之爲用獨能以三十丈之斷隄而護三百丈壘河之地事一而功十治河之法未有巧於此者且隄者外水而內田者也萬頃之溝僅此一重之障一經撞陷



則隄內更無可據之險禦寒暑月費既大而時亦迂倉卒之間往往不及壩則擇於隄外即或坊壩尙可退守大隄多一畝外壩即多一層遮隔而又可多數日之延緩以爲補壩之期斯又其善之善者也若夫飲水之歸槽則乘長壩以逼之飲河之中深則作對壩以激之一切作用皆出於壩壩之功效大矣哉今之道屬非不知用壩勝於用壩歷任河帥屢念宜防深雖一勞永逸之計尤孜孜注意於此然而承河之營員動輒估至萬金或入九千金度支不足添款爲艱是以屢欲建壩而不果也成患以理度之一補之長由七入丈以至十丈寬約二丈高約出水四五尺其初鑿也三面皆水惟背倚大隄之一面爲實地今用掘鑿之法以建築土之壩自隄前起亦三面臨水一面以隄爲實地掘至第一占則以背倚之第一占爲實地由是而三占四占五占皆然至第五占則長已十丈而壩成矣核其丈尺特五段之壩耳壩出水五尺壩出水亦不過五尺壩寬十丈上下皆尚壩則面寬六丈底寬十六丈比之於壩特寬八丈耳新壩一段其費約五百金以五段之壩爲一壩則其價特二千五百金也加以鑿鑿之值僱船之費外鑿壩中燒土壩於四五千金足矣安有萬金之理耶然工員承辦必需五千金不敷所用今姑不與之辨唯以磚壩代之柴土壩易塌故面寬估而八丈若磚壩則四丈已足其底約寬十丈高約二丈計長十丈之磚壩應用磚一千四百方下方南磚價每方七千五百文計每壩用錢一萬零五百爲銀六千兩此實壩之磚之方數也磚拋水中欲斜堆壩多有嵌空之處斷不能用至一千四百方則有五千金之幣在下南可成一壩矣上南則不用磚亦不蓋磚之可市開鑿則造每壩約需十文十一文比下南每方約加銀一兩五錢共約加銀二千兩計一壩用銀七十兩以每年需料計之費節省二萬便可成磚壩三座三年之後壩多而壩自告斷不再有加償之慮矣此亦壩道之一法也抑猶有造壩者凡卵石及柴土之壩惟水中始有之若灘上築壩則用土足矣然灘上老灘幼灘之分老灘之面比

伏秋水面高三三尺至五六尺不等若於其上築壩則壩在灘上水在灘下壩與水兩不相值惟壩頭出水可以鑿埭拋石而上首下首不能也大壩一至灘腹洶濤動輒塌灘四五丈灘塌而壩陷之顛極穹極亦無益惟新灘之壩三年者冬春水不上灘可築土壩伏秋有溜鑿埭拋石無溜則壩之比之老灘較爲有用或謂既長新灘是溜勢已去安用此土壩者爲不知黃河上段無定之中原亦有定如下險工由十七堡以至一十一堡爲歷年險之地其中或提或坐小有變遷紅同治十年一十一堡至一十二堡而一十一堡而一十八堡以上無事迨十一三年則在十七入堡霜清後直至十六堡而一十二堡至一十一堡無事迨計此一應河勢不出此範圍上下六堡之中已去者未感不來方來者未感不去至於十五堡以上一十二堡以下如魁星樓同回塔未始非著名之古險而此數十年中淤閉已久雖置之不問可也今一十二堡下之新灘高於水面三尺入伏以後水感上灘有工無工難以預定乘此尙可築壩之時成壩三座以爲水去復來之備斯未雨綢繆之上策也此外各處有相同者亦以此法行之每歲可成數壩一朝溜至其守易矣比之磚石柴土豈不效簡而費省哉

一曰壩制宜更也河工之用壩自漢已然明潘印川官保我朝靳文襄公之治河凡險要之地皆恃壩以守禦未嘗以壩爲引溜生工也亦未嘗築壩而拋磚石也自用柳改而用槽而古法於是一變自橫壩盡爲直壩而古法於是又一變自是以來愈變愈下直至今日而壩遂爲利少害多之物矣成忠復查成案繪以爲古壩之變爲今壩者其弊有六請得詳而言之治河方略云壩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入底然無草則又疏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又曰柳遇水則生五入水而腐爲土性既宜之且又省費而易辦乾隆十九年江督尹文綽公奏言河工料物柴柳爲上階次之柴柳人水耐濕而經久柳質尤重壓壩沉著有刀入水經

一二十年不虞積至一二年後朽壞無存柴不加柳然猶勝於積此皆官鑲堵之物莫甚於柳而草則所以補柳之疏漏也有明一代堵皆用柳每高五尺之堵用草六百斤柳三百六十斤柳少則以葦代之無用積者康熙二十年民柳漸少始勸各官植柳一十六年以後河工用柳大半取之官柳時或不足亦以葦代之無用積者河工之用積見於章奏者自雍正二年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始其時每堵一斤銷銀一釐是年雲南布政使李衛奏言前三十餘載河不爲患者實河臣斫柳之力彼時沿河種柳今河官取兩岸產柳之地成田納租分肥而積料則仍派於民寡入乃復申官地種柳之令愚死隆嘉慶終不能復然如乾隆十八年張家馬路漲工將草柳並用也由道光至今竟不知堵有用柳之說矣柳質既重歷年又多不用柳而用積於是遂無三年不換之堵比堵之易柳爲積者其弊一也堵者河工所常用治河書但謂之堵而已不言爲橫爲直也以捲堵及捆纜之堵推之則其體宜必橫不橫則堵蓋不能接不橫則船不能捆此理之易見者今河工之堵皆以秫穉之頭向外自頂至踵有直無橫祠之年老之兵弁皆言自古如此成忠詳加考驗始知河口險凡鑲堵築壩皆有了順之分直者爲了棧者爲順乾隆四十七年阿文成奏堵青龍岡漫口兩邊進占地勢不順渠言應於上水兩首自南釘堵向北進占進至七八占仍向西進占如此了順做去似爲較穩是則了順云者一直一橫之謂通工之所習聞者不獨領堵然即築壩亦然也治河書無直堵橫堵之說而有丁堵順堵之名治河方略云築冰凌之堵必丁頭而無橫何也冰堅鋒利橫下堵則小擦而礙大礙必折也然堵壩之處則一頭堵又兜溜而易衝必田頂堵魚鱗橫比而下之然後可以攔溜而固擬文云搶救頂斷之法於外灘地內離隄三四十丈稍掘丈許深槽播做高丈許釘堵先期埋入或百丈或七八十丈下至稍可舒展處爲止若離隄甚近則卽於大溜內先用順堵保護一面仍於順堵外捲下釘堵均有大溜長短以定堵個多少以方略所言台之

阿含之奏則丁順卽爲橫直而九日之直順卽古之丁壩無異矣頂衝大壩不一見今所謂險工大都皆壩  
灣及較壩之順溜耳壩灣之溜其力亦能逼逐然其深則不過二丈惟用丁壩以兜之然後始至三四丈若順  
壩則仍止二丈斷無太深之理何以言之凡順下之壩非捲卽捲捲做之壩其上必加做料兼壩大土壩爲料  
土所壓固者變而爲塌上寬一二丈者其底必至三四丈遠避而下狀如堤坡此壩之有收分者也壩之  
其初級之第一級雖亦平鋪然其上有船以調之而其下則任其所之一經加料加土兼之東夫之齊難愈就  
愈開愈下愈遠其收分較薄做之壩尤大放壩灣之溜至此斜漫而上亦斜捲而下其前之勢方驟故橫縛  
之攔能固其在下之力不羣故近壩之土無備有捲溜之功而無兜溜之苦壩灣如此較遠可知此頂衝而外  
河工所用所以率皆順壩也或有詰之者曰溜莫大於頂衝釘頭壩既能兜溜則釘衝之溜其爲兜也宜益大  
曷爲不可用於壩灣者反可用於頂衝也且順壩既無兜溜之患曷爲可用於壩灣者又不可用於頂衝也不  
知頂衝者險工之尤險者也向來失事多由於此必加倍於尋常險之法乃可禦之惟頂衝之所由來或  
因對岸激灘兜住溜勢不得遂其就下之性變而橫走直衝本岸或因灘心灘外傳有大河原亦順溜去級  
灘回於水漲之時衝開一道有如峽口噴愈長則力愈大從難之對面捲兜而來波翻擊若排空攻擊實已透  
底橫安之順壩以千百莖之柴柳排比而成所持者裹正之各攔入腹之長橋爲之鈔束一經頂衝大溜之奔  
注但揭去迎面一二排之柴柳則鬆鬆而依附不固亦捲孤而破釘皆虛逐浪隨流勢將盡散卽或未散而水  
力太猛必將壩底之土淘空巨浪一擁翻身入水其溜勢長而壩身短雖有收分固不足以相抗也釘頭壩則  
綽然排列左壩與右壩兩兩相依頂衝之所不能折惟推挽淘底之是懼故前人於頂衝之丁壩必排至丈許  
之高蓋高既丈許則其長必至十丈次則必七丈以七八丈之長壩接入河心大壩能淘深何患三四丈

然後能入塘底三四丈前雖壓空後自貼實又有順塘以承其後重關疊鎖此其所以雖兜澗而終能禦衝者爲其直而且長也今之丁塘本從省覆省工起見散亂拋擲或距離一丈或距離二三丈既無入河七八丈之長徒效其指棧向外變橫爲直屹然如峭壁之立凡順陡絞纏以及增濬之濶一爲此立之塘所逼迴澗而入徹底抵禦水深至三四丈則入於塘底者亦三四丈以二三丈長之塘備寄於三四丈空濶之上其後又無順塘安得不隨澗而走耶聚恭勤公云塘能壓激水勢俯齧隨恐意正謂此且不獨俯齧隨根也塘根之水深則塘上之數丈與塘下之數丈亦因之而俱深水深則又添塘濬濬則又加深轉轉相尋其費無已此自乾隆中葉以後興高築諸河館所以皆有塘能引漕生工之奏以爲非不得已不可以用塘也而不知非塘之本如此也惟丁塘則然此塘之變橫爲直者其弊一也有此一弊本原之地已壞仍欲踵證其弊益多治河方略云初下塘備仗墩頭滾肚諸繩以拉之月餘卽腐朽矣全賴長椿釘塘於下而督東鑲鑲於上也乾隆三年制軍白廷格奏言捲下大塘非密釘長椿深入老土無以固束而實穩固江南河工杉標椿椿並用豫東兩省全用椿椿每年約千百餘株在洛陽偃師登縣孟津濟源溫孟等縣購買是由康熙以至乾隆之初未有不用椿者其後以借椿買銷者多於是合龍大工不准用椿而展修則猶用之今自丁塘之法行塘前之外動深三四丈雖有長椿不能到底而鐵椿之法遂廢夫塘之所以經繫撞而不走者椿固之也今以塘個浮置於澗外河內之地在中間者猶有左右兩塘之夾輔工頭工尾則澗至而卽走耳此塘之不釘長椿者其弊二也明潘印川稱訪一雲云塘以土勝爲主謬云鐵塘無法全憑土壓此河工不易之通論歐陽之例由數寸花土以次遞加至面土三尺而止今秋槽所鑿之丁塘實木易朽水又易深澗到之後往往繫至兩三次假如塘面土高三尺屢繫之後土皆入水澗波波洗頃刻盡矣必又加三尺之料以補之是枉費也河員之不壓大土原亦未嘗

無說然而堵無土壓則輕輕墮不能入土而易危輕則不能繫溜而動動輒走堵理固宜然此堵之不壓大土者其弊四也河工之堵舊皆用推有明一代無摺船兜攔之舉惟靳文襄治河方略於堵塞支河嘗用此法其見於章奏者自乾隆十八年大學士舒公赫德督辦鑄山縣漫工始然至將台龍時猶用推堵也嘉慶道光間始全用歇鑣以爲勝於推堵蓋以其料皆著底無虛懸偏重之弊也其法設善而其費則視推堵爲尤重工員惟省費之是慮於是歲搶修之掃又變爲推枕鑣用了而不用順無妻肚之繩無提駟墩梢之繩惟恃兩旁之掃以夾之掃之草率偷減未有甚於此者矣掘鑣行而推掃尾推枕行而推掃益廢今入九寸之老兵不知推掃爲何狀設遇頂衝大浪船不能捆其將何以應之此推掃之失傳其弊五也騎馬之設所以禦迎面加鑣之料使之不散實於順掃爲宜惟捆鑣之掃每占札承迎面無安騎馬之理故於上下水用之非謂必當在兩頭也東新者不東其腰而以十字架加於首尾能毋散乎今自丁掃之行騎馬皆用於迎回每年所費與順掃略同而得力則迥遜於順掃此騎馬之無用其弊六也凡此諸弊非一朝一夕之故乾隆五十五年有江南老民潘乾學伏闕上言近年河工多故皆由不遵古法所致並條陳堵掃種柳諸事則其時之掃已非康熙已前之掃可知矣今欲漸除諸弊必自變丁爲順始然柳枝不用則掃雖順而懸時不能久亦終無以善其後種種之事非三五年不能成順掃則隨時可易然變推枕爲捆鑣其費不止加倍在聽其既無此力且已成之掃亦未可一朝遂廢也成忠悉心籌議如舊掃之前溜勢甚重莫善於多拋磚石以衛其足以深一丈厚三尺計之每一丈之掃當用磚石六方拋至四五十丈溜勢必可稍減然用磚石已三百方矣今磚石之堆大抵多處少實其在岸有三百方之積者入水之後不知用至如干而後有三百方之用也此其難一也其本無掃段之地一朝溜至莫善於改鑣順堵然順堵之繩樞人工皆數倍於了堵其費固已不貲又推堵之法無一人能任之

者摺轅則非船不可新生之險急於星火雖機亦苦不能應手又安得船耶是又一難也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其惟留壘乎其法於新生之壘本擬面寬一丈者而極加寬至四丈其後每加一尺餘即收進一尺約計壘高一丈可收進一丈五尺壘面之寬但存一丈層層收縮有如蟻然乾陸時營行之節省壘之費以爲培壘臨岸之用行之未久或有謂其無益者其事遂罷以今思之實對敵亦無多然逐層留壘則雖在丁壘亦有收分不至有兜溜洶深之慮是無易丁爲順之名而有易丁爲順之實壘前之水斷不能深至三天也成忠嘗詢之營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姑試行之數之變推枕爲摺緩者其費究可大減也若誠無益則惟抽鑿及礮石而已百年之弊非一日所能勝亦非一言所可盡爲之以漸庶幾尚有復古之日歟

一曰唐隴宜築也自明滿宮保之治河卽有隴陽遙隴之制河防一覽所載河隴自崇澤武陟以至真秘隴末有不兩隴者又兼桑月隴宿隴於中略如今之圖隴我朝新文襄公因之隴徐州已下地勢太狹固有不築遙隴以省費者然遙隴並兒者固十之七八也嘗明季及我朝治年間黃河之患惟河南爲甚說見順治十八年十月糖河宮保朱公梅麓奏中追新文襄公總督南河其時崇禎十六年距宋公具疏時僅十六七年耳而其兒於文襄公之書者一則曰徐州以上提固河深絕無河患再則曰治河之事莫難於保險開隴以下堤多者至四五重無甚險前後情形其不同也如此成忠查河南通志自順治八年總河楊公茂勳始築堤之役無慮無之朱官保在任十年或因地遠近以次調夫之法民服其公所築尤多自是歲以爲常起順治八年終康熙二十九年計四十年中築堤凡一百八十三處此新文襄公所以養牛州黃河南岸遂提格提月堤之多而自堤成之後所以直至康熙之六十年備決廢家店之一處也重堤之大效如此今河南南北兩岸舊堤猶有存者然殘缺已甚稍完整者不及十處欲一一修而補之誠非容易然每年磚石糜費之外例有土工

修三四萬兩濬汎者其賴此自效此本有之數不待加增者現在有工之處堤面寬廿八丈十丈雖有約十丈者此近年整頓河工之成效非四五年前之比既已高厚堅整矣嚴支土工之銀尙有贏者正可加築重堤先自有工之處始次及雖無工而不可恃者然後再於最要之處修其重堤後之重堤如下附十七堡圍埝之外又有十七堡至二十六堡之大圍埝是已期以十年齊堤盡復然後再議其能如是者有大利一曰水能凡大堤危急之時搶築堤裏謂之暫築載水能云者不餓以上而餓以水也非大堤不能編埝既編埝矣多築二三丈之長城是否有濟殊不可知惟於重堤之處預築格堤以成圍埝一旦事急又從堤之下游開口放水使內堵先爲水據則外堤有所憑以爲固所圍也河防一覽圖內說之甚詳以爲治河之法莫妙於此今人不加深考往往疑長不知南河總督王爾康此保全者多矣且非獨南河也河隸範圍云江南遇大水魏堤崩時每開閘放水入內據者沙壅多不無反然如蘇五廟古稱極險加築片堤得最增始更乾際乙卯大抽曲注危險異常開閘引水入內據登時壅水仍外出壅溜開行此其險也黃河之溜短則力猛長則氣衰凡頂衝壅溜之最險者其對面究溜之難及出峽之口大壩皆一壩可見其近也若放入內埝則趕行之期又多百十餘丈水已仰腰其險自平況倒餉引入在不甚避溜之處俄頃之間水已滿壩以水衝水外堤未必再塌口或塌開亦無跌塘之勢濕泥一片仍從所放之缺口入河耳何險之不可保哉一曰放淤其法與水餓相同惟水餓當溜注之時開下口看層多不敢於迎溜之處又開上口若放淤則多於無溜處行之從上口灌入從下口放出每歲可淤高三四尺積三五層內塘之地高與河平可以永無河患康熙三十一年靳文襄公再任總河上河工守成疏云臣職前任內曾將鄆州董家支桃源縣開淤一處除工埋地蓋上下建設涵洞引乾滋注復於月堤亦建涵洞使清水流出月堤之外堤裏窪地不久夷成平陸不但堤根牢固而每年取土亦易



又云臣輔復任以來見邳州舊城濶周固約有百里地勢卑窪四面皆高以致所淹之水永無去路臣以爲此亦可借黃以淤之者也臣輔在任時徐州長樂縣險工現裏驛地甚多涵洞不足淤灘遂於壩下首掘開丈許之引引溝內灣伏秋一過自然挂口仍將掘口之處填高數月間已淤高二三尺矣今邳州亦宜仿此行其清水亦可引之運河而去或慮壩場可虞不防建設小閘更爲萬全云自公上此疏後歷數十年放淤之法大行乾隆二十一年行之於石林二十九年行之於夏家厓路三十年行之於孫家壩三十一年行之於蔡家壩二十三年行之於徐家莊嘉慶二十一年行之於李家莊更有賈家莊七壩濬朱家壩曹工大壩等處見於大學士吳外松圖說者其歲月今不可考矣伏查黃河之患在兩堤中者莫大於積水傷堤而無寸土之可取在兩堤外距河數十里百里者莫大於田爲沙壓無地可耕今若行此放淤之法如上南之鄭州十堡十一堡中河之中牟上汛四五堡下南之二十堡至二十六堡或開倒鉤之渠掘堤放入或砌涵洞或建小閘從大壩所背之地施工斷不致有奪溜之患一二年後兩堤之關水去淤留卽不能高與堤平亦可覓無土可取之患若夫利之尤大者如今日鄭州中牟祥符凡在賈魯河之北者歷年爲河工漫口所經飛沙極目杳無居人昔日膏腴皆成棄地小民疾首蹙額而無如之何若相度形勢於有閘埝之地內外皆設閘開俾堤前平漫之水從閘洞放至平地其水歸入賈魯河所挾之淤淤留於經過之處諺云緊沙漫淤凡漫水未有挾沙而行者沙壓之地皆昔年之急溜也如是行之數年之後斥鹵變爲膏腴歲增民食官租以巨萬計真無窮之大利也

以上四事守灘必照磚石蓋壩則磚石柴土皆可爲之因時因地惟費之省者是宜耳壩之弊最多最久朝易之夫豈易言近時名臣如黎襄勤公果恭勛公其於埝之利弊知之深矣其所以變而用磚石者誠以多年積弊非旦夕可除也壩變爲壩又變爲埝之弊爲內土外磚石之壩此則賢救急之良法欲求速效惟此爲

宜其次則以磚石衛堤根又其次則試有留泄之法爲之以暴或者其石壩子重接之保險放淤不獨免河之害兼然收河之利治河無上策此則原救上策驟然而知之者以爲大利不智者或且以爲有害姑存此後以待事權之會耳保險之法之可言者大略不外此四事至於治河之本尙有其達且大者則非淺見之所能知也

### 治黃運兩河議

柳應場

天下之不善趨于東南者其勢也而弱水獨西喜浮而柔順者其性也而河水獨沈凝之者惟大河大河勢趨北而性獨剛也剛不可以防故縣壘之而弗成北不可以前故元明治之而益弊古人因河以爲運不特禹之實道也即考漢唐轉運之成途可知後人治河以濟運非謂之陵岡之役也即會通河之開鑿亦爲大鑿雖曰都於幽燕之漕運使然然亦不知順其性與勢之故故治河則無運保運則妨河非有曠然卓識之才不狃於故常亦惡知黃運不相悖之理哉蓋曰治黃而不必治運上也治黃而兼顧運者八也治黃而專顧運者且顧運不顧黃者下也河之漕運於漢甚於今武帝時瓠子河口決性鉅野通淮泗及宣房元成時又屢徙當時若運用黃運之上策亦何至運處至今王莽時河從由濟南千乘以入海東漢明帝命王景治之自是無河害者八百餘年五代嘗時河決滑州濶漫數百里逮有宋而河北決者三嘗時好臣勸移河之東至南渡而大半由淮入海然北流尙未絕也元會通河成雖爲漕計仍以洶運爲主奈何明又疏之爲東南取布時長運計而不慮河之日南也其始借黃以濟運其終借淮以敵黃黃其可敵乎於是淮南抱魚鼈之憂運航有淤淤之阻則河失其利而運不可保也明矣然河究不肯南也往往北決張秋以濟運雖者已知有爲則思返之意而果也 國朝咸豐開銅瓦廂之決徑由大清河以入海矣大清河至利津口爲古深水道即漢之千乘也河既潰

運自安山至入里廟決口限於漕可於鹽河一百里以遠張秋張秋以上至開州境有古大金堤可恃以下  
抵利津應加築長堤其南岸自安山以下多傍泰山麓以上至開州境爲古鉅野澤當寬立堤防俾河身不寬  
不狹河傍築石堤借水刷沙距河數里稍度形勢建遙堤以防漲以機器隨時疏濬此水河患可息而運河之  
治爲功亦易故曰治黃而不必治遠者也或曰子以壅水爲戒而累言堤防得毋矛盾非也時使然耳昔禹  
時無入地之室礙故河得寬然而北今則河之北有臨濟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運之通隨在一時河勢即  
伸深以謂非河不容人人不容河耳是非順其勢以曲爲之防惡乎可曰然則河而專治河何如亦非也  
國家雖改行海運河運亦不可廢况江北之仍歲漕乎無已則惟治河而兼顧運河經山東千八里歲時修  
堤司閘開閉之費不使之缺而又多開泉河廳所轄兩泉以濟運若慮其獨防黃以爲之則慎決之憂必深  
蓋運河半資於東臨水半資於黃河母恃河而河之性又拂故曰治黃而兼顧運者次也河爲綱而運爲紀綱  
則紀整若使治河而專顧黃日顧運而忘河是綱紀倒置也元人排河入東北之道微存者明徐有貞尙疏  
分水之渠於濮汜自黃陵岡築堤其北流濬賈魯諸河以分之開新河七十餘里又築長堤三百餘里役  
夫十萬有奇而張秋之決始塞名爲治河實則治運然而通河南徙到大夏之所爲固知其不易也乃又慮河  
之壅運而謂李剛於是創著淮敵苦東水攻沙之策未幾而清口淤矣則河性之剛而不可敵也可知矣夫顧  
運可也顧運而致之拂怒不可也假令崇減黃濬清之說洪澤湖全受黃水微特迤北運道日闕而河且狹  
推入江台爲一潰矣然而前人深慮之而幸免者非天也亦河勢使然也故大清河之行而河之剛與性彰彰  
也後之人若屬有衝決之憂慎毋師劉潘之故習使綱紀倒置斯河不潰運運不拂河矣故曰治黃專顧運甚  
且顧運而不顧黃者下也抑又聞之引漕濟鄭史起之蠹也開渠濬田賈讓之策也今河南一布政河經者逾

半土而流濁不可以渠惟曹縱濟河閘不妨多開支渠如江河之漕澤支港可歲護漕粟可預制橫流至扶口歲修之弊顧炎武有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之說可考鑿而知也然則治河之大較可知矣昔之河有保州屯氏津以分之有鉅野梁山澤以濟之故河勢順今之河欲南而東於堰欲北而阻於隄又挽之以入於海以入於海故其性逆孟子言禹功曰疏濬排決誠取議之上者而變通之揆圖之歲時疏達之則則嗣禹迹之復可也雖謂黃運並行而不悖可也

#### 黃淮分合管流

丁顯

江淮河漢爲四瀆潰者獨也謂其獨流西入於海也神禹治水河會濟潁入海在古燕趙則淮由雲梯關入海在今淮徐地桑氏之水經劬氏之岳真錐指傅氏之行水念燈固可考而知也其時一潰分流各不相犯由漢迄天淮水安行如故河則歷有變遷然大半均由武定府利津縣大清河入海蓋即今日黃河經行之地行之千年未嘗有水患緣其時河自爲河治自爲淮且大清河即古之濟水其水清而駛力足刷黃乃天然歸壑之正道以故經行日久不致爲害宋明以來河始奪淮始則河淮猶分爲二渠孰則河淮並台爲一潰始則濶強莒弱海口尙能油刷孰則淮口黃強海口洋漸高仰不獨遇淮兼且遇黃沙愈積河愈高濶以緩漲愈急嘉慶道光年間黃河爲害曾無數載之安而堰肝之險運堤之漫開壩之潰迄無甯歲雨淮似十州縣蓋災及乎不可一日居成豐初年河南蘭陽汎決口故水經行之處復會大清河入海自此黃河漸復漢唐故道去春淮揚徐海紳民粟復淮水故道稟紆兩淮之災蓋以黃淮台而數省危黃淮分而數省安也何則河自銅瓦廂決口關儀以東廢黃河逐段高仰淤如平陸皆單徐邳之交淤墊尤甚固不獨海口之壅遏也且地勢綿長照濶估算約有二千里邇欲挽黃南行排濬之費非億萬金不能有濟應募之夫非百萬名不能興辦以二千里之遙

有億萬之工募百萬之夫此豈可猝辦者哉不如  
南趨閘使強弱瓦爾決口開塞遠水南行而下游在淤墊水勢轉致難遏一經漲漲上游更易潰決此處  
至而彼復決今歲塞而切復決直隸山東兩省仍復不能安枕河之決也由上游上河之決亦由下游  
上河之決也由上游上河之決亦由下游  
順以江蘇之淮揚悉為澤國而沂泗之水不能會淮入海又將以徐邳海沐安桃底懸然此尤其顯焉者也二  
千里長堤風雨耕種大半剝蝕而自賊氣窺處居民又多切改遷溝修補稍不如式黃水乘隙揚威快上海  
則膏登登之下游則滔發發之夏可慮也甚矣黃淮之合其貽害固非一州一邑之故矣今如黃淮分行則異  
是然或者謂河自銅瓦廂決口直隸山東兩省濱河數十州縣每際夏秋水勢散漫民不安居而江淮揚揚亦  
有清水之決誰謂黃淮之分便處善策不知東省之害在未接築長堤雨淮之害在惟水未復故道查銅瓦  
廂這社壩口約長一千二百里張秋以東水已成槽兩岸甚高開有卑窪民營可以自保稍加培築足禦橫流  
其須須築堤者自蘭陽迄張秋五百餘里約略估算經費需銀三四百萬兩僅能撥款修則直隸山東之害  
除蘆將楊莊以東之廣黃河大加疏濬使進水不得由故道入海則江蘇安徽之害除故曰黃淮合而散告危黃  
淮分而散者安也匪獨此也黃與淮分經費省而功且易成黃與淮合經費多而功終難冀查接築東省長堤  
暨疏濬以莊東之廣黃河兩項經費僅需銀五六百萬兩耳今如挽黃入淮則一千里之中堤身之專矮亟須  
修補河身之淤墊亟須排濬壘水之淤積亟須開濬減水之石壩亟須修築閘閘閘工之兩決口亟須堵合其  
費料有十倍於此者今日支細之餉固難籌撥而國家全盛之時亦難於措畫由此觀之黃與淮合民危而  
費鉅功難黃與淮分民安而費省功易彰彰明矣讀者又謂黃水由大清河入海有妨運道查臨清抵分水輻

王廟約三百里曩時均資汶水及安山湖之水濟運今則黃河橫截兩岸猶能藉資汶水北岸自張秋迄臨清  
二百里地勢高低懸殊漕船皆全仗黃水啓關之時沙淤湖入開闢兗東逐漸淤塞則空糧船遂致無水浮  
送且每歲均須濬治 國豈堪運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河道兩邊亦大不便也不知臨黃以南可資濟水而  
張秋東自之交似可接引衛水查衛水係在張秋西南其地勢西高東卑可在朝城莘縣之交細川黃度價買  
民田開寬一十丈還河一道由朝城抵荆門間約長一百餘里秋冬之際蓄而衛水一俟糧艘渡黃即以衛水  
節節灌塘庶清流瀉注沙泥不復壅遏且漕艘入東省每歲均在五月間其時雨水盛行汎漲舉發藉濟濟運  
斷不如冬時水弱仍須于漕塘時緊閉荆門關板不使黃水消滴入運庶東昌運道不復再受壅塞矣其張秋  
黃河須建築兩堤設法捺高汶水及南旺湖水全力刷沙以防南漲之勢惟運船由分水龍王廟入黃近年多  
在盛漲時汶弱勢強水勢漲漫數十里緣道難容逆流撐挽萬分踴躍意須用連環大鐵貓互爲牽引較有  
把握制置創開法不古授而且今日楊莊之地即黃水復來設法灌塘亦甚難矣往年湖水六七尺即能會黃  
濟運今則黃河盛身視道光元年約高一丈二三尺以致湖水雖蓄一丈外猶不能敵黃且自七堡之決清口  
全淤湖水萬難暢出黃仍於湖懸年門口道光中年漕船擬塘藥經萬分拮据今昔形勢更自不同設再灌塘  
殊堪慮慮此以知黃淮分而運道不難黃淮合而運道轉難也胡黃河濼徙勢難豫定逆水之性徒勞不成今  
日黃河之不能挽也雲梯關猶昔日黃河之不能挽入大清河爲今之策與其虛糜帑項而微倖於功之難成  
曷如力挽狂瀾而商定於功之有濟應觀乾隆嘉慶之時名臣輩出均以移河讓淮爲請而續行水金鑑載孫  
漢孫疏稱魏氏古微堂等河篇均謂河由利津入海爲買讓之上策咸豐初年安徽巡撫福 奏稱河由利津  
入海有二利有四便均即今日黃水經行之地之數名者自聖黃淮並漲之積害而欲分黃讓淮豈聽說黃

未北徙而且望河由利津入海以并東南之災黃已北徙而轉欽河由雲梯關入海以增東南之患苟如此行卽使東省水患從此永免亦非萬全之策而汎河淮復合青兗之慮仍危耶

黃河復由雲梯關入海說略

丁 綱

同治七年十月兵部侍郎胡以河漕相因奏請疏濬關備以東之廢黃河俾黃水仍由雲梯關入海以可直隸山東水患以行江西湖廣漕船比茲擬亂爲治之機一勞永逸之策也奉 上諭著各督撫悉心體察會商興辦以重河道而利漕運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關心民瘼慮綏禍由己之衷 軫念河防切胞與同人之願風在版圖咸股履怍然而非常之原黎民咸懼成雷二千里河身地段綿長淤墊太甚一時疏濬不易卽疏濬亦未能暢徹下游壅遏而遽將銅瓦廂決口閉合上游長堤屢漲潰決處處可虞或謂鑿瓦廂決口經行日久漸成大川勢難閉塞卽能閉塞亦非七八百萬鉅帑不能合龍或謂黃復佔濬淮水卽少尾閘一經汎漲肝飛運堤萬分危險勢必至颶風淮揚數十州縣水爲澤國魯山東直隸之害而轉顧安徽江蘇之害亦非萬全策也竊爲循序漸進則極難之功亦可告成相機以行則久遠之災亦能補救與其散夫於二千里之遙刀以分而詳據不如集夫於數百里之近勢以專而有功今欲黃水復由雲梯關入海勢非分年分段逐漸圖功不可諸言其略斬文襄公入疏有曰治水必始自下流楊莊以東自明以來黃河之下流也藉清刷沙自明潘映川創其法歷任河帥踵行均有明驗擬以全股之夫首將楊莊東之廢黃河大加疏濬俾能暢行沂泗之水藉以機器油刷不數年中河身自能寬展海口亦易深暢稍清刷濁事半功倍不獨成漲之時淮水可以分洩且卽爲曩日專黃之地此第一段疏濬尾閘以水攻沙之大略也自鹿河迄楊莊約一百數十里此段地勢高仰視楊莊東爲甚僅恃埽浚徒勞不成康熙初年清淤由宿遷十字河入黃行抵皂河復挽入運東省之水盡

與黃接擬次年即將此段河身疏濬開黃運兩堤仍引東省泗水徑由皂河入黃藉清挽刷行之數年五百  
數十里之河可望深廣視徒恃掘濬者費省而功易此第二段疏濬皂河河身以水攻沙之大略也洪湖濬口  
久經淤墊迨惟張福口引河行水咽喉梗塞湖水勢難暢出不獨淮水阻遏為害淮湖且特米漕儲備運清水  
不出糧艘安能浮送況今自皂河刷濬引清刷黃地距海口入百里水性始強終弱尾閘勢難設刷將來導黃  
海口仍要高仰擬再次年即將清口各引河一例疏濬修補堰圩石牆閉塞體字河著操湖水會合沂泗相助  
刷黃則海口益寬深將來黃水復行仍可復黃淮及匯之舊此三段疏濬清口著淮刷黃之大略也銅瓦廂迄  
皂河又約千里惟將黃水壅刷擬第四年即將銅瓦廂以東河身仿新又襄公川字河式大加掘濬一面幫補  
各段柴埝追趕功竣即引黃水建發濬注不獨至黃河身可一例刷寬且下游藥經深廣在清口則黃淮交匯  
清足刷沙淮並黃行減壩即可不開頰鳳淮揚數十州縣藉可安枕而自銅瓦廂以東黃水暢行不復滯遏則  
潰決之害可弭從此胥竟各州縣不致再罹慘劫此第四段疏濬銅瓦廂以東引黃由雲梯關入海之大略也  
此數年中權將東省長隄就勢共築以弭沿河水患一面於東昌臨濟之交設法清濬或暫行接運或權行海  
運或相機製造地洞接引汶水行漕道廢黃河一律寬廣其時黃河分為兩支入海即洶宋一股河運制備於  
漕運東省各州縣不礙則一川二派水行尤暢豫省上游更可永弭漫決否則再將銅瓦廂決口議塞大溜分  
則水勢緩下游暢則簞糧省此第五段閉塞銅瓦廂以東由淮水故道入海之大略也總之欲導黃必先導  
淮淮為黃之尾閘淮暢而黃乃能會也欲導淮必先導沂泗沂泗能過海之內戶沂泗暢而淮乃能敵也沂泗  
導則徐郡海沐之患弭淮導則颶風淮揚之患弭淮與沂泗並導而後導黃淮可刷黃黃不遏淮則有交黃豫  
之患強而徐海淮揚之患亦不至入甚也導淮而導導黃毋論水不歸壑而使黃能南趨而在得肆處於安



徽江蘇矣不導沂泗而導淮毋論沂泗過淮則使淮能出清口而沂泗轉滯於徐邳海決矣循序以圖財  
二千里之遙亦能暢徹下游深暢則銅瓦廂之決口亦易閉合黃淮並行入海則直隸山東之患亦不至於  
安徽江蘇似緩而實捷功以難而實易一勞永逸且一舉必成從此數省之中安瀾警慶而東南漕米河運  
暢行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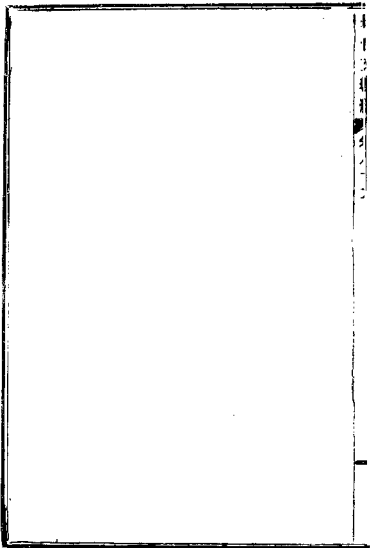
黃水復由雲梯關入海分年分段與辦洶足以重河道而利漕運然關關以東之齊黃河地勢高仰排刷有  
需時日兼之銅瓦廂決口已成大川堵合匪易雖欲挽黃南趨效難豫定究不若黃淮分治之工程捷也地  
段縣長濬築堵備以難其阻究不若黃淮分辦之經費省也以黃合淮河口極易一經淤墊湖水仍肆虐淮  
掘究不若黃淮分流之利益達也清口高仰淮水勢難暢出黃水再來海塘濟運萬分拮据究不若黃淮分  
導接引斷水之漕運易行也

一邊出土節略

丁顯

淮水故道與別河異別河僅分洩一邑之水故道兼宣洩沂泗之水非有寬廣之河決不能暢出東注也疏濬  
滄黃復身與濬他河亦異他河兩涯咸漲從未漫堤疏濬者僅防其淤滯黃兩灘咸漲大能洩水疏濬者兼防  
其逼出土太近舊日洩水之灘汎漲轉為窪地故為慮於裏下河也昔新文襄公方略有白駒場東堤引淮一  
節寬以一百五十丈為準豈不以淮為大濬非寬不能暢洩哉是以淮揚公稟擬定出土章程限以六十丈蓋  
計算中估寬可一百四十丈仿新文襄公之遺制以防淤塞漕運之患酌古準今未之或易也 兩庫支絀  
帑項未充出土太濬方價或昂經費浩繁恐慮維力而或以經費之故遂致出土逼近不以減害而轉以  
增患又非為民除害之心因而博採輿論細察河形而後一邊出土之法省費而防害策無有善於此者何則

黃河舊漲時南時北河淤在兩者北灘仍自寬廣河淤在兩者南灘定可寬宏出在一邊淤在兩者泥即就近堆積海岸北灘尚可宣洩吳漲淤在兩者泥即就近堆積北岸南灘仍可通行決水淤在中者相度地勢泥即堆積灘之一邊稍高者宜洩仍錫黃灘自不爲壅遏一利也六十丈出土方價必昂今一邊出土積在二十丈外與始諸垣四十丈方價自減節省經費一利也河淤在兩者其險灣定在南河淤在兩者其險灣定在北相度形勢即以所出之土幫補兩堤俾險工可以高厚倍半功倍三利也出土太近水勢極高淤起沙泥浮沈水底勢易復淤今如一邊出土則所出之土有在堤外者有貼補幫提者有在高灘者感漲之時不爲衝塌即以防淤塞四利也兩邊出土不能遙遠再欲開寬必致又挑所出之土糜費良多否則河淤永遠不能展拓今如一邊出土河灘仍寬將來任意開闢毫無阻礙五利也昔新文襄公開川字灣出土均在一邊仿而行之似無塞礙



工政三河防中

奏請以工代賑疏

請築河隄疏

復郭雨三書

覆奏黃運兩河情形疏

陳黃水情形疏

黃水下注並片豫籌防範疏

查勘應修黃河南岸長堤及設官修守疏

奏爲飭員測繪現在河隄疏

請 飭籌撥河工需用銀兩疏

屬煩河不宜開挖分洩緣由疏

河工重要亟要籌長策疏

請 飭籌濟民墊片

遵旨籌辦河防摺實直陳疏

辦理趙莊舊隄兩口情形疏

上游決口一律堵塞及籌辦下游情形疏

劉長佑

胡家玉

曾國藩

李鴻章

李宗羲

李宗羲

曾國基

梅啓照

游百川

游百川

李鴻章

李鴻章

陳士杰

陳士杰

陳士杰



工政三河助中

上海葛士藩子源編

奏請以工代賑疏

劉長佑

竊臣承准議政王軍器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上諭設廷襄奏統籌黃河下游現行地勢擬  
請濬支渠以減淤水培土壘以衛農田等因欽此遵 旨寄信到 臣當經移山東撫臣暨署河東督臣籌辦一  
面行司飭委候補同知李鼎等馳往大名會同該管道府查勘在案計已次第勘估惟定於何時動工興修尚  
未稟覆查開州東明長垣三州縣被淹黃水浸灌總因上有來源下無去路各處舊有隄埝迭被衝刷殘缺  
以致田廬連年水淹據目下情形而論自以培修堤埝爲要策春長無事水小源微正宜及時興築查河道北  
徙開州情形最重長垣次之東明又次之就上程約估之計須銀三萬餘兩原儲支絀勢難籌此巨款不得不  
斟酌權宜扼彼注茲先其所急因思開東長三州縣上年被水案內業經奏准撥給銀三萬兩改賑爲撫潮查  
從前遇有災歉每於胥吏不接之時籌辦城工墾工俾災民得以力作餬口原有以工代賑之例此次工程正  
爲軫念災黎保衛田廬起見更非別項工程可比目前田工未興民尙無事若命隨工力作按日給予備值數  
口之家藉得以資接贖所有前經奏准實給賑卹銀三萬兩擬請改作以工代賑庶幾慎重經費無須另籌刻  
下節逾清開工已不爲早亟宜先期經費發往以便興辦惟地壘不敷支發先在司庫旗租項下借撥實銀  
三萬兩飭委候補知府沈燮同徑行解往開州護河道情形開州與長垣東明不同但原案係屬賑卹今改以  
工代賑少壯者固可備趁度日其老弱鰥寡無依者轉不得均霽以惠未免向隅且與原案不符擬將前項銀

三萬兩按開州東明長垣三州縣各先酌撥入成銀入千兩共銀二萬四千兩以作工用其餘一成共銀六千兩暫存開州仍令該三州縣查明老弱鯨寡無依不能工作者准其於一成銀內酌量支領散給作爲撫卹備有餘贖仍查明該三州縣內工費如尙不敷量加添補如此一轉移間既於要工有裨而災黎亦無虞失所

請築河隄疏

胡家玉

竊維黃河故道北流入海經史所載歷歷可稽自宋熙寧十年河決懷州分而爲二一入淮一入濟南北分流迨兩渡後河遂南徙論者謂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其說非謬元則時決時塞或北或南自金離口再決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濬貫魯舊河以設水勢開新河七十餘里築長堤三百餘里蓋費帑金億萬始能逼河使南行也我朝因之二百餘年河決不一大約在北岸者居多殆地勢然歟今自蘭陽汎潰決汎溢於直隸境內已十年矣昔之河身今成平地至於咸豐七年由清江浦進京經故黃河擺渡處見廬舍儼然變成村落計上下六七百里節節勢高層層淤塞此而欲循舊道開新河挽狂瀾而東之誠萬難之勢自不若因勢利導由次滙河入海之爲便也河臣譚廷襄請疏下游徒駭馬煩兩河以洩水誠古人洄支渠減盛漲之良法第自張秋以下民埝率皆頽潰張秋以上如濮范壽張等處河流散漫一片汪洋即衛農田必須築堤東水而工費浩繁地方官勸民興辦無論積年災區力有未逮即使剋期集事而雙隄夾峙築東河流急溜堤溝倍加動疾時而南趨時而北刷一遇大汛險工百出或加鑿或加埽或加截日不暇給民力幾何安能辦此勢必令嚴修明廠決加濬程襄所奏自利津湖流至肥城一帶民埝決口不下三四十處可爲明證臣聞懷遠讓者世念近功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况黃水漫淹兩省災及數十州縣國計害民生甚至土匪搗竿流民助虐用兵剿洗糜餉尤多若不力圖修治恐水套之伏莽難清直東之後患未已再四思維擬請飭下各該督撫會同籌議履勘

自蘭陽以至利津海口通盤籌畫可因者因之新墾可受者染之下游之水應疏者疏之橫流穿運運河開座營建者建之核實估計逐段繪圖酌設進呈 御覽 旨施行或謂當此庫儲支絀鳩工花材安能籌此巨款 臣詢查直隸督臣劉長佑籌撥固本京餉每年三十萬金由各省解儲部庫以爲練兵之用 臣請移緩就急於秋末冬初即將此項動用興工仍照舊章暫開河工事例以稀經費但得一二廉明公正之大臣躬親督辦視國事如家事裁一切浮費消濶悉歸實用深濬河身寬留河面土工則夯碾堅實柴掃則鐵壓整齊一二年間必著成效好數十州縣汎濫之憂拯億萬蒼生之命古稱民爲邦本是固固本之要圖也若謂黃河北從有礙兩漕 臣擬於向來漕船渡黃處所開挖橫河一道今南岸清江關之水與北岸運中河之水互相貫注血脈流通漕船由北經行較爲順利並請 飭下漕運總督就近察看情形妥籌辦理

## 復郭兩三書

會疏稿

兩季手示閱而不報非至解好能無督責寸心之私固無且不依從待從之旁想亦荷曲原也幼章方伯奏備述先侯警款且旨從串河開鑄求宜房上考成案近擬全局實能不固於一時一隅之計前賜函中已略見一斑矣頃者兵三窟之災猝不及防邊此閔凶何謂原摺以爲河水經滎湖一過出而漸河運道仍屬通行無滯前思黃河初決經滎湖之渙漑自當稍清若灘湖既久則湖淤不足資刷濬悉全黃入運運道不免終受其淤且原摺稱黃水入微湖而後挾運道而下東趨駱馬湖由六塘河入海而於駱馬湖以下之運道若何則未嘗分晰言之但云必不讓回漕而已前思水不兩行漕不兩盛假使全黃大河注駱馬湖則運河之小瀆亦恐將製勒而從其大者自漕口以下中河以上恐運道不免有斷流之患蓋自微湖以至清口運道五六百里上游爲黃溜所經則順其淤塞下游爲黃溜所不經則復其斷流一者前之私愛過計望兄將目下形勢詳悉



示我專雖未靖而河事愈棘 天子蒿目焦慮而費生束手無策虛糜厚祿以是悚愧不可名狀前者老兄來書所謂至河雖難在先修山盱之六坝次濬清口之引河此與前夙昔聲見若合符契自嘉慶年間有淤黃據清之說往往啓上游豫山祥有五壩等閘壅入洪湖於是乎全湖之底北高而南當窪至前年啓放淤壩而湖底之北邊愈高惟北底苦高故水小則運道有淤塞之慮惟南底苦窪故風大則石隄有掣損之慮有議之士多謂修六坝以洩全湖之異漲挑引河并挖濬湖之北底以疏引湖入運之路復王營減壩以製低黃河之面此三者皆不可緩之工也要使洪澤巨浸仍復七分入荻三分入運之舊然後可以少安不然以至淮而狂道下江以濟艘而漕斯出茲此皆逆天而任巧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淺見懸空老兄明懸屬勸無惜隨時一示我

覆奏黃運兩河情形疏

李鴻章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前因肅松年奏籌辦黃運兩河情形文彬丁寶楨奏請仍挽復惟徐故道並御史游百川奏河運並治宜詳籌妥辦等情當經降旨交軍機大臣六部九卿妥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實事求是欽悚莫名臣自少壯南北奔走調督師道賊往來河上迭就黃運兩河築閘闔賊踞於河務非所素習而閱歷歷歷討論掌故採擇案議略有見聞奉 命後復遴派幹練耐勞之員分投前哨生訪察測量茲雖悉心妥議爲我 皇上詳細陳之伏查治河之策原不外葺堤王等所奏審地勢識水性酌工程權利害四語而四語之中尤以水勢順逆爲要現在獨瓦礫洪口寬約十里跌踏過深水溜時深逾三丈舊河身高洪口以下水面二丈內外及三丈以外不等如其挽河與故必挑深引河三丈餘方能吸船東趨查乾隆年間蘭陽青龍岡之役費帑至一千餘萬大學士公阿桂奏言引河挑深一丈六尺人力

無可再施今豈能挑深至三天餘平十里口門進占合龍亦屬創見 國初以來黃河決口寬不過三四百丈  
尙且屢堵屢潰常閱數年而不成今豈竟能合龍而保固乎且由蘭儀下抵淮徐之舊河身高於平地約三四  
丈因沙成堆老淤堅結年來避水之民移住其中村務漸多禾苗無際若挽地中三天之水跨行干地上三天  
之河其停淤待潰危險莫保情狀有目者無不知之而屢久乾闕即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見之處萬一上海  
放溜下游旋決收拾更難議者或以河北走則穿運道計終不能不挽之南行以會清口 臣查嘉慶以後  
清口淤墊至今黃高于清已不能啓壩送運道光以後淤黃竟至終風不啓遂改用澗壩之法自袁浦沙黃入  
湖嗣身頓高運河水少澗壩又不便遙送次奉行海運彼時河務運務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蓋自明末迄  
國初借清刷黃頗蒙其利厥後河漕不能台流天時地利人事三者皆窮今即能復故道亦不能驟復河運  
非河一兩行即可俾無事也恭讀道光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上諭江境禦黃壩上下一帶黃河積年淤墊  
以昔證今已成不可救藥之勢等因欽此 聖慮周詳早已洞悉無遺此淮徐故道勢難挽復且於漕運無甚  
裨益之實在情形也河臣喬松年所擬就東境東黃濟運一節 臣查當年清口淤墊卽是借黃濟運之病乾隆  
二十三年八月 諭河臣白鍾山曰引黃入運黃水多挾泥沙一入運河易至淤墊非故不得已不可輕爲此  
運漕之計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諭河臣陳鳳翔曰因利潛先已病河權其輕重甯便暫時剝運渡黃  
必不可復用借黃濟運之計各等因欽此道光五年洪湖潰洩兩江督臣孫玉庭等復議引黃濟運較渡之後  
卽見攔淤起剝屢浚卒至未終其事是 慈禧聖訓昭垂至明至確往事覆車可爲永鑒今張秋運河寬窄數  
丈兩岸廢土如山若引車濁之黃以開濬節宜用之水勢抬高其淤倍速人力錢何安能挑此日進之沙且所  
挑之沙仍堆於橋年度土之上兩淋風飈河底日高開亦難遷久之黃必糾引明臣萬表劉天和等會以此事

害多於利非濬而決譬之以穉爲樂以狼兵止寇語殊痛切安治初年荆隆口鋪五鎮等處屢次大決皆先因引黃濟張秋之運遂致導讓灌臨臨地勢低於張秋數丈而必謂後無製海奪河之害亦不敢信也至董家橋堵口築堤工程尤不易辦該處本非決口乃大溜經行之地兩頭無礙無岸一望浮沙並無真土可取若興作於茫茫沙水之中目前無從起手無從立脚即如強沙堆築備備下做竊恐浮沙易塌是運河之怒而所耗資多日後防守難資終爲廢壞一遭潰陷水仍別穿運道而不專務張秋豈非全功盡棄至同知蔣作棟所擬導衛濟運原因張秋以北無清水灌運故爲此舉惟查元村集迤南有黃河故道地多積沙施工不易且以全淮之強不能敵黃向致倒灌份淤豈漕淺之衝遂能禦黃灌運耶彼其意在襲取山東諸水濟運之法不知泰山之鬪水皆西流因勢利導十六州縣一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漲多自足濟運衛水來源甚弱北流最順今必屈曲注之南行一水何能兩分其勢既多不便况平時淺可膠舟漲時流甚湍濁若攔河作閘逼水一遇伏秋或強弱必沖決新導必溢則幸不決不漲而使上駛之慮鹽下運之慮糧及來往商船皆停阻於河而聽命於閘勢不能行若令鹽鹽改由臨清運河入豫則三省鹽綱紊亂窒礙尤多若欲分沁入衛以助其深而沁水狂瀉一特難收昔人已有明戒豫民必多驚惶若必多方更變另謀引水灌運必致如南河清口故事徒增漏卮無可持久此借黃濟運及築旋東水工程均無把握與導衛濟運無行之實在情形也惟河既不能挽復故道則東境財賦有礙城池難於移置鹽場間被漫淹如樞臣丁寶楨所奏各節均屬可慮查大清河原寬不過十餘丈今自東阿魚山下手利津河道已闊寬半里餘冬吞水潤向深二三丈岸高水回又二三丈是大汛時河僅能容水五六丈矣舟騰逸疾水行地中此人力莫可挽回之事亦難祀以求而不易得之事白下北岸自齊河至利津南岸齊東流臺民團皆接築護堤通不斷雖高值文許詢之士人每有淤濇

出槽不過數尺尚可抵禦並無開口奪高之事岱陰之水如滄江等河亦選擇要築隄汛至則漲汛退則消受災不重至如齊河濟陽齊東諸縣各縣城近臨河岸十九年來幸官民防守無恙以後可守則守不可守則遷似應隨時相勢設施若於此時驟議遷徙經費無籌民情難喻無比辦法惟某城一縣地木墜下現已淪沒水中須籌移置東省鹽場在海口者雖受黃淤產鹽不旺經撫臣竭力經營前運膠萊之鹽時時接濟引地無虞淡食惟盛約多費價值稍昂耳夫河在東省固不能云無害但得地方官補偏救弊設法維持向不至爲大患昔乾隆十入年銅山決口不能收功尚書孫家淦曾有分河入大清之疏乾隆四十六年蘭陽大工屢敗成大學士稻璜又有改河行大清之疏此外袁曰修錢大昕胡家緒孫星衍魏源諸臣議者更多其時河未能北流尚欲挽使北流今河自北流乃轉欲挽使南流豈非拂逆水性甚謬嘉慶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上諭河南近年以來年年漫口前此已糜費三千餘萬均經竭力措支辦理毫無成效今復經工臣出數將千萬國家豈能以有制之帑金注無常之漏卮等因欽此大抵河南堵築一次通牽約費七八百萬統計工需已在官廳之糧民欠之上實爲無底之罈蓋因河身日高水行不順漸窮天下之力而不能必保安瀾今河北徙近二千年未有不變亦未多費修欵比之往代已屬幸事且瓊琪 神京尤得形勝自咸豐五年銅瓦礮東決後導捨儲逆竄屢費濟幾無虛日未能過河一步而直東北岸防堵有此憑依稍省兵力更爲 畿輔百世之利而兩相比較河在東雖不亟治而後患稍輕河向南即能大治而後患甚重之實在情形也近世治河兼言利運遂致兩難卒無長策元明大河南行始能開會通以運漕至河北徙則無如運河斷難一治而兩全事窮則變變則通爲今之計似不得不出於河自河漕自漕現在議漕政者鮮不以規復舊章爲望然此兩言可以決耳運河有水可漕無水則不可漕水能分其自然之有餘者以利濟漕船則可漕反是則不可漕同治初年大溜全趨

張秋尚能漕運勢南漢運節節穿斷漕船繞城河至八里廟而黃水不能入運不得已引汶澗兩水逐段倒轉釋放險險已虞豈可一再嘗試因運河黃淤成堆亦難久行若以至漕阻礙于倖此無常之水其所害又非徒勞費已也若如前人所議漕船順河而東由利津渡海入天津取道固捷但江船不能涉河河船不能放洋勢難強爲若做前代舊制轉輸之法建倉設官一不得人便礙流弊而由張秋至臨清陸挽二百餘里車牛盤兌之煩費險阻費之折耗何可勝計且北路亦無許多剩船可備接運反覆籌維竟無別有利運之術且愚以爲 天庖正賦惟蘇浙爲大宗國家治安之運尤以海防爲重官令沿海數千里洋船駁集爲千古以來創局已不能閉關自治正不妨借海道轉輸之便逐漸推廣以擴商路而實軍儲蘇浙漕糧現既統由海運 臣前招我華商製造輪船搭運頗有成效江廣等省自軍興後奏改減價折漕民心大定若復徵解木色苦於運費無措加之於民則必滋事變取之於公又無此開款似應暫准照章折解仍由各督撫隨時體察情形如可酌提本色若干石即運匯由海船解津較爲便捷如京倉尚有不足更隨時捐撥漕折退兩由兩省採買運津或派員在天津招商採辦亦向合算應請 旨飭下戶部從長計議妥籌辦理至運道雖不能暢通河務亦未可全廢此時治河之法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隄防一語查北岸張秋以上至開州境二百餘里有古大金隄可恃爲固張秋以下抵利津河口入百餘里岸高水深應由山東撫臣隨時飭將原有民埝保護加培南岸自安山下抵利津多傍泰山之麓誠爲天然屏障惟安山以上至曹州府境二百餘里地形較窪爲古鎮野澤即宋時入百里之桑山泊也自宋元迄我 朝凡河決入大清之年無不由此旁注曹鉅野兗魯各邑甚至吞湖併遠漫溢數十州縣波及徐淮爲害甚烈其候家林決口現隨諸築固惟上下一百餘里之民埝高者丈餘低者數尺斷難久恃此處若有一失則西南之運道水漲黃流淤塞全民田更遭蕩折其患

不可勝言。黃河流分勢最北，原行通暢入海之道亦漸形淤淺，或生他變，相應請旨。敕下山東撫臣丁寶相於秋汛後悉心估酌籌款，項將侯家林上下民治做，照官堤辦法一律加高培厚，若能輕築至曹郡西南官成地方，即委法守護更爲久遠之計。沿河各州縣民人田疇，論入正河身十餘年，情殊可憫。應查明分別鑿築，修築海口，設場而過，各事並隨時酌量變通妥辦。又獨五鎮決口現已沖寬十里，水勢猶日向東塘。倘若不設法約，嗣久必泛漲南起，至於決口以下，屬屬東境內地勢平衍，現雖刷有溝槽而中洪不深，大汛漫灘仍由西塘漲不定，亦不可無遠慮。杜慮堤擬請敕下河東督臣喬松年就近察看形勢，應如何量築隄埝，與東省曹州之堤相接，俾資周防而期昭軌。統計自安山上至獨五鎮，口接果而堤距北金堤約六七十里，宜作爲遮瀾之勢，去水較淺，取土較省。此六七十里中大水所常漫者不過二三十里，所急流者不過三五里，任其淤波，弱深寬緩水勢以漸趨下，游寬半里深數丈之大清河則極急得以節宣不至過激。沖突別尋去路，斯爲穩妥。其堤內河內民田仍可隨時視溜勢之遠近地勢之高低搶麥禾不至全無收穫。似於民生亦無大礙。至淮河故道瀾出舊河身千數百里，水不復行，居民估種年年豐收。並請敕下江蘇河南山東各省督撫分委委員會同地方官查明酌議升科，以免私官壟斷之慮。所有遊旨，懇請黃運兩河情形謹據管見詳細據實覆陳。

### 陞陞黃水情形疏

兩江總督李宗義

竊自東明石莊戶等處漫口漫黃水逐漸南趨，奉旨豫籌防範。臣等於本年三月初一日將江省擬辦各節繕摺陳奏，并聲明東省決口木堵不特徐海無可經營，即淮揚亦無把握。等因在案。數月以來督飭派辦工程之道員程國鼎、顧際英、馮富年等將揚莊以下舊黃河三百餘丈一律挑濬，并於劫莊順清河兩處提集料物

酌做裏以備需堵閉統計用銀不過五萬餘兩蓋深知此項工費暫願緩卸無裨大局不能不格外掬節  
留濟要工也該道等一面辦工一面派員則赴東省察看黃河情形據稟開七月中旬以後黃水愈益南趨均  
由石莊戶王老戶等處分溜而來徵山縣屬等湖較去年水大三尺餘寸時逾寒露仍恐有長編等語又據  
徐州道府州縣疊次稟報民捨沖決田疇廢舍到處淹浸海州沈陽宿遷一路受害甚重呼籲之聲慘不忍聞  
臣等忝膺重任捍禦無方秋收既歉禾麥難種庶民困寢饋不安然目前之泛溢出漸而來明歲之情形何  
堪設想若不據實懇陳力圖補救則害更大貲刃更深用敢比較利害臚果願末為我 皇上縷晰陳之黃  
河本為北條之水自漢至唐由于乘故道入海本皆北流至宋以後河始南流甚且有南北分流之時則為患  
甚鉅其間屢決屢塞不可殫記而善治河者要惟順水性審地勢為上策自咸豐五年銅瓦鎮決口後河又改  
為北流議者僉謂環拱京師天然形勢實為河流順軌之權輿即上年直隸督臣李鴻章覆奏黃運兩河情形  
摺內亦稱專趁晴賊未能過河一步直東北岸防堵得所悉依實為 畿輔百世之利等語是河宜北流不獨  
順水性抑且得地勢本已鑿然無疑然在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目盼河之南徙獨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  
日冀河之北流小民各計身家亦屬天理人情之正至如 臣與山東撫臣等同受國恩同膺疆寄必當籌天下  
之全局權利害之輕重斷不敢區分轄地以鄰為壑則果淮徐之故道可復東省之水患永除此受其害彼得  
其利尚屬利害互見之事今則東省之決口不堵江省無措手之處徐海淮揚之害固無窮期就山東一省  
言之前之曹濟各屬久為澤國北之齊河利津一帶亦皆岌岌不可終日大損於江省而毫無益於東省此臣  
等所稟轉請踴躍而為難措且者也著山東撫臣文彬四月間覆奏摺內有修築運堤之議此亦補偏救敝之一  
策然東省黃流散漫接連南關請開河吳常其寬闊處竟有百里之遙極窄亦三四十里若都宿桃清之運

河究竟不過數十丈湖口壩距揚莊黃河達至四百餘里以數十丈平淺之運河受數十里奔騰之黃河其順行四百餘里絕無漫溢縱金城千里亦不足恃况一線單薄之運河乎至由蘭儀考城下抵淮寧之黃河身計程千有餘里積沙高出兩隄三四丈五六丈不等老淤堅結遙望如山即費千餘萬帑金能否開通然難逆料是故道既不可復而欲從而陽請湖使之由運入海專恃運隄以爲關截保護之計爲恐必無是理此尤等所再三兩度而不敢虛擲巨款者也更可慮者黃水之性急則至通我則淤墊東省決口不堵分流南趨下游愈緩則上游必有受病之處萬一蘭儀等處再有失事北岸河則且隄受其害南岸沿河兩南安徵營其所劇至無准入江其患更不可收拾此雖總歸運道而時勢所迫實有今日不言異日言之而已無及者一時之慮在兩省百年之慮在大局則治之宜早治也代查康熙乾隆年間河臣靳勳等殫心竭慮治河最爲有聲然皆粟承 聖謨指授方略同治十一年冬間東河督臣喬松年暨山東撫臣 官核各險河工事宜亦蒙 特降 諭旨命軍機大臣會同六部九卿會議具奏仰見 皇上虛衷采納實事求是之至意目前黃水情形較之前數年尤爲喫緊事關重大臣等不敢緘默不言亦不敢參贊已見惟有請 旨敕下在廷諸臣公同會議權衡至當博採中外之公論定一籌辦之良法不獨決口在所必堵即由大清河入海之路亦必相度地勢約東隄防庶幾水有歸宿一勞永逸於以救民生倒懸之困而定 國家久遠之謀不勝激切特 命之至於經費浩大各省固宜竭力通融各省亦應同心協濟俟有定議後再行會商辦理

黃水下注遊 旨豫籌防範疏

兩江總督李宗義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奉 上諭文彬奏覆查東甯石莊戶口門難施施工應請緩辦一摺黃水排洩下注江北下游亟應預籌防範著李宗義張樹聲會同恩錫詳悉勸明擇要修守等因欽



此應卽欽遵辦理查黃河工程關係南北各省全局我朝自康熙以後不惜重資屢興大工具宣防之方不特地形順水性而擇實禦患則以堵缺口爲最要之務從未毛上滑缺口不堵而下游能防範者咸豐五年薩儀之劉五原決口河向北行彼時軍營旁午無暇及河工淮徐之黃河遂成平隴東省之黃河並無關防此則天時地勢非人力所能挽回治十年侯家林決口旋即合龍上年侯家林以南之王老戶等處又復潰決黃水駁駁兩趨猶幸大溜仍向東北其分流入運者擠清下注曹州等屬首當其衝被災甚重江境則歸沛一帶湖田亦已被淹不少江北數十萬生靈引頸以待東省之堵口軍機可緩則虞之災乃自秋徂冬漏卮已定水勢漸潤尙未聞集料興工乃籌堵口等上深疑慮欽奉 上諭飭令豫豫防範始知東省已罷堵口之議在著德臣文彬審時度勢誠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江省防河之策更有萬分爲難之處等語考該臣博探衆議證以近日黃水情形敢爲 皇上繕晰陳之查江境運河與東境運河相連如果黃水下注由鉅野縣詳金寧魚臺境內遙遞而南自逢南陽昭陽微山等湖湖底久已淤塞一帶普漫仍以中運河爲消流運阻礙於五六十處隨處可以撲流無論修補甚難即使一律填補而欲以淺淤之運河容泛濫之黃水不特暫苦流知其立形潰決矣水之來也鋪地而行何處地形稍低卽向何處滯注千埽萬隨防不勝防加以蒙沂山水漲勢之時拍岸盈隴本已屢及可危若再有淤溜內趨勢驟力猛更屬無從措手此黃水一入江境危殆難圖之實在情形也然於無可如何之中籌數弊補偏之策查運河自邳州之唐末山起下至清河之雙金風其其中並無巨川大澤可以容納洪流再下至揚州其東則有舊黃河身可以加寬挑濬以引黃水之去路其南則有海河可以設法堵閉以爲淮揚之屏蔽至徐州境內祇有壑梁關家山嶺可以保護銅山境內之一湖其餘勸諭居民節乘民埕自衛田廬均屬斷梓萬一之舉此江北各屬略可解禦之大概情形也數句以率上等

心計的會謂時日已迫挑汛將至不得不趕緊定議東河督臣喬松年所派候補同知江綬麟來江履勘與臣宗義往返函商亦謂江北防範之法既有築壩清河等事現經臣等遵委江蘇候補道程國祿履勘雲張當年會同淮揚道劉成德海道吳世燾籌議開詳趁此三四兩月多集民夫先將舊黃河動工挑浚其前督臣曾國藩於候家林夾口之時本有挑河補隄之議前著督臣何璟任內會將李工以下舊黃河逐段疏濬奏明有案現擬將已淤之段加寬挑深未挑之段接續再挑以寬容納咸漲其舊河南岸狹隘如時日尚寬則擇要補以防水之旁溢至順清河堵閉之說查該處為南運河接濟之區土鬆溜急每年大汛水深四五丈合龍不易若險壘堪閉南運河必至斷流不特南北舟楫不通且恐於山寶民田灌漑有礙現擬多集物料先做裏頭險為取東增步非至萬不得已尙不敢輕議閉塞又查順清河以上之揚莊向有挑水托水二壩現擬接築宜長以備臨時堵合此又與堵順清河二而一者也至鹽家山壩尚在水中亦擬即日購料興築以上數事就目前情形而論明知工費未免糜糜而辦理不宜再緩就江北全局而論不特徐海無可經營且淮揚亦無把握惟求所以上慰 宸廑下顧民生者舍此別無辦法但冀盡一分之力或能稍收一分之效仰託 皇上福庇河流順軌或者大洄不涉尚趨實為東南之幸抑 臣等更有請者滿臣賈讓治河三策千古稱之論今日治河之法亦有三策順其北流之性築長隄以約束之設閘壩以節宣之不使南趨一步此上策也如因經費太鉅未能施辦則就現有之民埭埽者加厚缺者修堵上中策也倘莫不堵缺口而下游防範壘壘大門洞開則款於旁門別戶嚴為局鑿雖多方攔阻終歸無濟此下策也將來湖河之壅塞運道之梗阻良民之蕩析鹽場之漂沒皆在意計之中甚至鹹民鹽販四出剽掠不獨江北不能安枕即東省亦必先受其害自古河潰不塞曠成巨壑考諸史冊前車可鑒每一念及疑懼難安惟有籲懇 天恩訪下山東燕臣詳加籌度石在戶門

縱難施工應先將王老口等處民搶口竭力籌堵然後從容集議力圖遠大節無益之費以辦至要之工拯  
數省之災以弭無窮之患庶幾探本溯源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臣等回贛竊謂豈敢意存推諉惟力所能爲者  
自應設法補苴以盡人事力所不能爲者何敢稍涉瞻顧以誤大局區區愚誠尙求 聖慈垂察除將黃水穿  
運情形繪圖貼說咨送軍機處備查外所有遵 旨豫行籌議各緣由謹會同東河督臣喬松年恭摺由驛馳  
陳

查勘應修黃河南岸長堤及設官修守疏 光緒二年

河道總督曾國基

竊臣前准部咨欽奉 上諭丁寶楨奏現辦堤壩兩工情形請設立廳汛一摺着該部會同河東河道總督妥  
議具奏欽此部臣以黃河水勢何處險要廳汛應設何處未便懸臆令臣詳細履勘體察情形專摺覆奏再行  
核辦奉文之際時值大汛臣正在黃河上游督飭修防 奏明暫緩赴東測於霜清後赴濟甯閱伍查勘運道  
卽規履勘工委員逐段丈量自蘭陽汛十堡起至運口十里堡止計程三百餘里內惟荷澤縣新工下首隄工  
共一百九十餘里頂寬三天原寬十丈高一丈四尺係買工合龍後丁寶楨督率辦成者此時整齊堪資防守  
惟切近大河運溜坐灣之處尙宜酌量幫寬其餘民埝取高寬數尺至丈餘不等且土性沙鬆已難攔禦汛水  
而蘭陽口門以下至長垣縣境七十里則尙無堤岸如設官防守須先將該處興築堤工並將民埝卑窄毀落  
一律增高厚料行設官方免下防上溢之虞查上河黃河大堤頂寬六七丈至十餘丈不等今緣不即上溝  
堤工之寬厚而臨黃縣築工費亦必須稍爲加寬始能堆好壩堵需力防守以捍不虞非以實土核計銀數均  
非三十萬金不特值此經費支絀恐難籌此鉅款若欲借資民力則下民營營已久誰能踴躍從公然察看  
無畏之慮而勢若一隅注不約由東堤曹州金魚鉅竊等以漫淹入湖淤塞運道而江境維艱通海財賦之區

亦大可慮。再四思維擬於無款可籌之時作一變通辦理之計。河南蘭儀境內應築隄二十里。直隸長垣境內應築隄五十里。及該上下首。惟東明境內界寧隄工應行增培者亦復不少。擬請由東隸一臣。河南督臣於各本省派撥精備的帶練軍練勇前往。築築由河工派撥明白工程弁兵幫同力作。務令層層堅實。旁打一律鞏固。其東省單薄關隘仍由山東地臣派令現在駐隄勇丁擇要增培。凡於溜勢趨注。噴車段落。量爲加寬。然後分設應急汛弁兵夫。核段駐守。庶幾稱爲一氣。免致溜再旁趨。至於北岸地勢本高。且有薛日金隄。屹峙於二十里之後。實足借資衛護。北岸土地人民目下先其所急。理宜防守兩隄。以保全山東運道。及江北財富之區。一俟各工辦理完竣。便可設官照舊修守。惟念國家創用有常。設官則經費難籌。如將從前裁撤乾河廳營各缺。及已裁卡夫的積移。復以爲另行添設。爲力較易。而爲費亦較省。查銅瓦廂失事。下游河灘工。停南北兩岸。裁撤同知二缺。通判五缺。州判一缺。縣丞四缺。主簿六缺。巡檢二缺。經歷一缺。都司一缺。協備六缺。千總三缺。把總二缺。分防十一缺。共裁文武四十五缺。裁汰額兵一千零八十名。又裁堡夫七百二十四名。現擬先就南岸新隄劃分段落。設同知三員。通判一員。州判一員。縣丞三員。主簿四員。巡檢二員。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協備一員。千總三員。把總二員。分防五員。以上各缺均於已裁各缺內酌量復設。惟此裁缺內。並無守備。應於協備缺內。改爲守備一缺。共計移設二十八缺。額外委十一名。向於記名外委內。撥補並撥兵六百一十四名。堡夫四百九十五名。將隄岸劃分段落。酌定廳汛名目。其直隸河岸。隄段較少。應分隸於河南之蘭儀。與山東之荷明。廳就近兼管。以爲隔河呼應。不使以上四廳。惟蘭儀廳應隸於開歸陳許道管轄。其荷明廳。應隸於歸德府均慶廳。隸於兗沂曹濟道管轄。第隄岸既立。則每歲修守之資。以應預爲籌備。查從前河南蘭儀。臨山東。神河。糧河。曹考。廳另捨各案。雖無一定之數。而每歲修守約共需銀二十餘萬。兩隄城

用款懸由河南等處籌撥等語用款懸由山東籌撥今日新隴創始修守應於俸章無法每年實需銀兩若干原難預爲懸擬必須試辦一三年方知大概規模以後鮮麗等縣厥料若干流麻若干磚若干防險銀若干似應察看各廳情形就工之緊簡補鑿之多寡以定銀兩之數且三年之內由各道廳稟明河臣以履勘要未公酌中定議方可以垂永久之科則至於此項工需應請 聖訓部頒行議定指明由山東河南照度撥款以濟丙子年設廳之後遵照辦理惟念山東河南每年添此用款應請部臣於該撥協餉時曲爲體卹以資其力其餘一切未盡事宜俟詳臣正議具 奏後再由山東撫臣河南撫臣飭令覓折開辦二道隨時具稟咨部示覆遵行所有籌辦補隴設官緣由理合繕條陳訪並繕清單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飭員測繪現在河隴疏光緒八年

河隴總督梅啓照

竊黃河修守之法必先明乎河曲之廣狹河身之深淺河流之曲直而後知緩急之機宜臣均任後成甯甯河北道呈送東河總督黃河開闢道路於南岸三廳自上南至下南管汛一切土壩磚壩挑水壩順水壩風礮壩及各段掃了習歷歷可考河北道於北岸四廳自黃沁至下北詳細亦復相同惟其中南岸至北岸之遠近南三廳與北四廳遙遙相對之處尋直不一廣狹難稽最廣者或曰二三十里或曰一二十里最狹者或曰四五里或曰六七里不等這無實在準數推求其故則以黃流惡徙靡常沙灘漲落不定第能各就實在廟掃之地河道起止里數工程段落丈尺繪圖貼說以備稽核而於河面既狹河身淺深則月異而遷不同未敢據爲定數也臣從柳園口渡河詢明委員亦云黃河渡口但能搭蓋席篷以日觀遷徙一處夫守之法有用挑水等動者便大溜不近隄根也較舊廟掃更爲得力惟用之於河西國處則相宜若河面太狹而北岸各廳皆挑壩以爲大溜當其挑成之時非不立見速效化險爲平然而旱挑之則遲滯他北北岸挑之復遲滯使兩日積

月粟河急流而宜室濕愈激而愈怒本以求順軌之方而反增浩颶之患原豐五年創瓦廂之改道固由定數實以南北兩岸築壩太多河流逼窄之所致也稽諸成法河廣處所時外築壩以廣補河宜處所關與築鐵以護根柢非全河情形瞭如指掌不可且現札飭七局將該流現在情形另繪河圖一分趁凌汛以委挑汛以前水未成漲易於測繪並遴委熟悉河工之候補同知江毅麟前往周歷南北兩岸會同士廳詳細探測但就現在之流狹深淺曲直繪之以方一寸爲一里雖伏秋盛漲之時河勢隨灣行駛與此時所繪情形當有不同而緩急之機宜則固預籌之矣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已交立春節明春挑汛較早且擬派委員河圖繪成後即帶印出省周歷南北七廳查驗耨料土方等項飭道廳營汛認真修守總督未雨綢繆那意防護以仰副 朝廷慎重修防之至意

請 飭 三 壩 河 工 需 用 銀 兩 疏 光 緒 九 年

遊百川  
謝士杰

竊臣等接准戶部工部來咨會同核詳 等先後會奏察看黃河酌擬辦法各摺片於四月初七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摺咨行前來查部臣原奏以 臣等所議三條暫疏濬河道亟乘機擬議准照辦其分洩黃流一條應滿庫尾勢再行籌議並經戶部以該准一併定爲籌撥銀四十萬兩迅速解東俾備要工等因竊以山東河患年甚一年其故在河面本窄河身日淤日高黃水勢大萬不能容非止關入海之未能通暢也方今籌辦河防考之成法參以時宜誠有從長補救之方百無一勞永逸之計 臣等前陳疏摺分三策俾周悉上下游詳細定度就形勢之所宜竭思慮之所及務求穩慎厚不敢謂悉合機宜且深知籌款維艱所擬之條必力求用項較省以期節 費今竊擬各節復行會商有不得不再爲審度者請詳細等語以 閱查部議以疏濬河道用經費字樣原係成法自屬可行除添造船隻修製器具並水手口糧外將來所需修各項費

用亦須通盤籌等語查造船製器等項係百川前奏約估需銀二萬餘兩現在船隻甫竣排造器具正在製備總俟齊全後駕駛拖試計算工費及水手口糧雜費始能核准並將來歲修需費若干由臣士杰隨時核實的定再行奏報又部議添築隸隴車總均准照辦其丈尺做法亦必以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爲準津貼銀兩當以近案爲權衡將來歲修經費是否借資民力抑須仍動帑項並能否由官經理均應妥爲籌議並令魏期趕辦於伏汛前告竣等語臣百川前奏上自長清下抵利津先築隸隴一道兩岸約千餘里再土一方就辦過成築前給津貼需銀四五十萬兩擬兩岸本有民埝率計可得十之四五且就民埝修築無須給予地價是以減之又擬從少約計惟其時賊寇隸隴之議原與設壩減水相輔而行竊竄水勢既減就民埝加培或可藉資保護今分洩既防流弊則淤水仍歸一壩民埝逼近河壩與水爭埝自難深恃臣等細心商酌自以一堵替築壩爲宜民埝亦准稍爲津貼以保沿河村鎮而順輿情大築隴之法愈厚則愈堅照舊議高寬丈尺洵爲穩固可靠按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每丈計土六十方每里一萬八千方自長清起至利津止計六百七十餘里兩岸共計一千三百四十餘里總共需土一千四百五十六萬方其填平海回應需土方尚不能懸估在內津貼銀兩以近案爲權衡查最近之案莫如桃園新修官隴據報每土一方除成平外津貼銀一錢五分八釐七毫三絲零每里用土一萬八千方需銀一千七百十四兩二錢八分五釐零一千三百四十餘里除成平外約共需銀二百三十餘萬兩尚有委員紳董薪水及各項雜支不在此數其隄基隱佔地畝既非加修民埝自宜給予地價查光緒二年黃莊信案每畝係給銀五兩文今以底寬八丈計之每里應壓民田二十四畝一千三百四十餘里共計地三萬二千數百餘畝需制錢十六萬數千串文約扣銀十一萬餘兩查買莊所壓之地半屬瘠區今由長清至利津皆淤地多每畝似宜酌加銀數以示體恤又須加

銀一二萬兩除成平外統共約需銀一百四十五萬兩比照部定高寬丈尺核計之雜數也查桃園上年新築官廳係底寬六丈頂寬一丈高一丈著此時仿照丈尺興辦以後逐年增加計每里需土六千三百方扣銀一千兩一千三百四十餘里總計約需銀一百三十餘萬兩加肥基所壓民田照六丈寬折減一千三百四十餘里每里十八畝應壓民田一萬四千餘畝約計地價銀九萬餘兩除成平外統共約需銀一百四十五萬兩此現擬仿照挑工高寬丈尺核計之雜數也應否仍遵部定章程抑或如等所擬辦理伏候 命下遵行其將來歲修經費如悉勸 撥項未免糜糜鉅款既未設立廳汛難以責成亦無如許營勇可資分佈應仿照續范壽陽北陽成案即令各州縣民夫就近防守按里發給津貼其需用物料之處於春初官爲備辦督修大汛時遇有險工抽調附近營勇協同民夫搶護以免疏虞至如期辦竣等初議亦思如是惟現奉部文業已四月中旬距伏汛僅止月餘若必剋期舉辦每日需用民夫五十餘萬正屬應忙無從招徠徒使百姓驚擾投度情勢萬趕不及又部議謂分洩黃流恐難流弊令 臣等再爲籌議等語查分水一節亦是舊法挑挖引河量水淺洩前河臣新輔治河方略屢言之 臣等參用其說本於萬難之中尋求接拯之計固未敢意在試行亦實難確有把握况築隄之費所需已鉅挑河之費兼顧尤難應照部議暫從緩圖至築隄工需部 臣不待臣等請撥先撥銀四十萬兩具見部臣先事圖功顧全大局然 臣等尚有不能不瀆請者查屬工一千三百四十餘里照部議原定丈尺除成平外約需銀二百四十五萬兩即照 臣等所擬除成平外亦需銀一百四十五萬兩現奉指撥四十萬兩照部定款項僅六成之一服 臣等所擬亦僅得四成之一且各省雖奉指撥而解到尙屬無期即係秋後興工撥款亦恐難全到必須由本省先行設法籌墊東省近年庫款本已支絀加以上年秋冬至本年春間辦工辦賑共計用銀七十餘萬兩之多實已殫疲力盡今據本省河工自應責無旁貸縱於籌撥各處竭



力羅掘亦不過能鑿二四十萬兩即照 臣等現擬辦法計所短尚在七八十萬兩照部定丈尺所欠尤鉅鑿掘既極艱難解到更須時日若開辦後停工待款關係甚重孔費亦多 臣等再四籌思實未敢輕於一舉惟都議有工程應用確數應即詳核具奏如有不敷由部陸續籌撥用敢通盤籌畫詳細具陳仰懇 聖慈 飭部覆核預爲指撥有若之款與前撥之數一併勒限迅解來東以濟工需地方幸甚 臣等現以伏汛將至不敢不先事籌防藥料調到舳舻等船先行拖帶製成器具沿河上下檢刷 臣等至於藩糧兩庫各提銀八萬兩會同臣百川派飭印委各員督率勇夫先擇險要之處趕緊修築俾資捍禦以仰副 朝廷保衛民生之至意至前請疏通小清河係宜洩南岸之清水減入茲之支流與洽河相爲表裏現據派出委員稟覆查勘形勢兩岸各州縣非設法開通不足以消弭水患惟估計工費亦復不少且難兼營應俟查明能否稍給津貼借資民力再行疏濬

懇頰河不宜開挖分流緣由會同覆奏疏 光緒十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竊臣前准工部咨開會同戶部議覆侍郎游百川奏請開闢頰河分減黃流一摺又據覆御史吳毓泰不宜開河分減一摺應令直隸山東派員勘驗通盤籌議折衷一是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知照前來當經遵派熟悉河工之候補知府吳士湘隨帶素精機器員弁馳抵海豐縣沙土河海口溯流而上將馬頰全河星數寬深丈尺工程難易及直東地勢高下民情順逆逐細測量體察計歷山東海豐直隸臨實山東樂陵德平德州平原恩縣高唐禹城齊河長清十一州縣至長清縣屬黃河北岸至五龍潭原擬運壩處所迨勘畢後又以津海關道周馥前曾委勘東境黃河上下游諸悉情形與吳士湘悉心妥議茲據該道府繪圖帖說分晰稟覆並先准山東撫臣陳士杰派員往勘誠請會奏等因查該吳士湘稟稱五龍潭至平原縣之鎮塔口馬頰河

頭計長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八丈合一百九十里其間迂迴曲折須穿過荏駭等河九道惟灤兩河尚有河槽寬而不深若徒駭巴外范公趙王趙牛正窩等河寬祇二三丈深祇六七尺其無河處所須全開墾地六千二百一十丈又自銅坑口入馬頰河至海豐沙土河海口即馬頰尾闊計長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丈合四百三十三里其在德州平原境內者口寬七八十丈深丈許在德平樂陵慶雲海豐境內者口寬不過十丈又深僅數尺至河併計狹淺處約有十分之七總計自五龍潭迄沙土河海口共長十萬八千七百七十五丈合六百三十三里照百川原奏挑寬四十丈深一丈其兩岸堆土及留河灘至出土頭有六十丈合共佔地寬一百丈計長精縣境佔地一萬六千四百餘畝墳墓二千八百餘塚又四十七村合三千四百三十餘戶齊河縣境佔地六千七百餘畝墳墓一千二百餘塚又二十五村合一千餘戶禹城縣境佔地九千五百餘畝墳墓二千八百四十餘塚又五十九村合四千一百餘戶平原縣境佔地七千九百餘畝墳墓四千九百餘塚又七十村合五千一百餘戶濰州境佔地一萬餘畝墳墓五千一百七十餘塚又九十四村合七千七百餘戶德平縣境佔地一萬四千餘畝墳墓四千六百八十餘塚又九十八村合五千九百二十餘戶樂陵縣境佔地七千五百餘畝墳墓四千四十餘塚又八十四村合四千五百五十餘戶慶雲縣境佔地七千五百餘畝墳墓二千三百餘塚又五十村合三千四百五十戶海豐縣境佔地與蓋度斤嶺相間勢難細約計一萬畝墳墓二千八百餘塚又四十九村合四千四百三十餘戶統計佔地七萬九千餘畝除原舊河形外其佔現在民田六萬餘畝又五百七十六村共三萬九千六百餘戶又墳墓三萬一千七百餘塚此五龍潭在馬頰河尾閘若擬開引須佔用民業之實在數目也又查五龍潭本係百年不易之險自銅坑口黃流會入大清河東趨運澗兜灣其險更甚常有漫潰上年被汛額派三百餘丈測景該處黃河寬口一百一十丈南當鷓鴣老灘頂入河心龜流北衝

北岸水深一丈南岸水深六尺北岸地平又較低南岸地平七尺二寸土人云上年秋汛水漲高於平地二尺如游百川原素建漢水壩北岸低二三尺是汛漲過水當在一丈上下又測量平原縣鍋坊口地平較五里壩低一丈五尺五寸據製沙土河海口地平較鍋坊口又低十二丈八尺六寸可見北應低而大津三岔河口地平較慶雲之馬頰河北岸又低九丈五尺四寸又查馬頰河北距南運河遠者百餘里近者如恩縣德州兩處相去僅四五十里此五龍潭黃河大溜僅過北岸迤北地勢簡節低下而馬頰又有切近南運河處所之實在情形也且督飭周觀察吳士湘通盤籌議不可開引黃流入馬頰水約有七端黃流自古少開壩分水之案漢之瓠子酸棗宋之六塔二股明之沙橋皆因分水貽害後皆引以爲鑑我朝河臣靳輔建毛城鋪太谷山龍虎山天然減水閘壩皆就山骨堅土之處建立壩基下有湖灘可歸且挑倒筒引河以防奪溜乃不久仍多廢塞以後無敢踵而行之者今五龍潭爲極險之衝一片純沙壩基難立若欲改河北行貽害甚廣費之不暇奈何引之此不可者一減河所經橫穿徒駭巴公趙王等河九道紆折一百九十里勢必將此九河東去之路盡行堵塞現使北趨竊恐天生地脈非可以人力亂之汛漲湧主依於衝決此不可者二黃入濰濱以來兩岸客民久困沈溺者謂因城鎮太多未能早築遠隄之故今分黃入馬頰斜行六百三里即新增兩岸墾工一千二百餘里官守民守均苦無力是使六百三里回不破水之區皆無完土此不可者三黃流下游淤淺實因上游分溢過多正河水少之故若以徒駭馬頰一再分減而觀瀾水之遙隄爲緩隄則下游必更停淤下流上潰恐長清以上益多漫溢此不可者四六百三里之中除舊河壅種不計外新佔民田六萬餘畝小民已苦失業且有五百七十六村三萬九千餘戶又墳墓三萬一千七百餘塚從何遷徙此不可者五自來運河不能兩行東流以復溝壩紛紜辦法不一大抵合則偏治分則必壞往籍班班可考禹河雖暫分行但今昔時巽勢殊未

可泥古現勘齊北地勢節節低下土性鬆浮天津又低於慶雲縣北岸九丈數尺而上游德州恩縣之馬頰  
距南運河祇四五十里黃河善徒往往橫侵驢決設使開引之後就下勢順改道北趨加以直境永定滹沱兩  
白漳衛拒馬三易五大河之水將見 畿南全成澤國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京畿根本重地適宜慎重此不  
可者六五龍潭以下至入馬頰除原舊河形不挑外照原 奏丈尺核計土方應挑入八百八十五萬餘方又開  
馬頰各段並培補兩岸殘堤應挑土一千一百三十九萬餘方按山東原估每方銀一錢五分共需銀三百餘  
萬兩而建滾水壩之費尚不知凡幾遷徙村戶墳墓並給地價一切更無從預估其原估築堤項下焉能節出  
各許經費開辦此河當茲時勢艱難重耗巨款以此無益有害之工殊屬非計此不可者七自開引之議起直  
東沿河州縣紳民或在 旣處或於委員經過時紛紛遞呈籲懇免辦情詞迫切地勢既不宜民情又復不順  
工費無出後患難防實以不開爲佳至游百川原奏開杜家溝分水入徒駭一節已經山東撫臣 奏明秋後  
察看又御史吳燭條 奏亟築綠堤並築延堤創築圍隄任民看守核免缺濬兼籌 帑項勘定海口取直河  
身考該舊河歷練賢才各節似多可行惟節日甚繁非一時所能措辦亦非直隸所能適度如何次第舉行期  
於河防大局有裨應由山東撫臣隨時察酌妥籌分別奏辦除將吳士湘繪送圖說分寄軍機處工部查核外  
所有馬頰河不宜開挖分減黃流緣由理合會同山東撫臣陳士杰恭摺據實覆陳

河工重要亟應安籌長領疏 光緒九年

會同游百川

竊臣前奉 上諭察看黃河刷上下游形勢與東撫臣會商辦法會將疏遞河道分減黃流亟築綠堤並  
隨案擬難行各節恭疏仰奏嗣經部議謂綠堤不足深恃同河減水恐礙 畿輔向須斟酌自保爲慎重河務  
起見等因在案度閱而五月中旬時距伏秋尚遠黃流泛漲竟成巨災幸蒙 聖恩屢念災黎命臣查災辦

賑臣自賑災不得已與東撫臣設有築隄分水相輔而行之奏奉 旨訪直隸督臣李鴻章與臣等會議旋由直督臣主稱開河之舉作為緩圖東撫臣奏遵照部議修築長隄而臣亦遵 旨北上奏願臣愚陋自被命後熟思審計竊謂山東河患非開通支河分減感漲別無良法是以前月仰蒙 召見曾經據實上陳日前恭閱邸抄知黃水復漲數邑被淹則首邪邪益深側念不敢不就愚見所及再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蓋自黃河北徙銅瓦廂決口處所河面寬十里有餘及濰人東省大清河河面僅比里許兼之河身淤墊日高遂致萬難容納一遇汎漲則衝決漫溢此水患之所以日甚也當黃河南行之日無河可分專主築隄東水而開濬引河水減洩前河臣新輔尚復多方籌備以濟賜工之窳况今黃河北行明有九河故道總不能盡復而就武郡之徒駭屬類兩河由海豐帶化分流入海者宜洩盛漲究可免汎溢之虞若令專辦隄工隄後人治南河之陳言而遺書聖治北河之故跡似覺終非長策且慮其貽誤大局者有三查黃河南岸自東河十里堡以上至賈莊前東撫臣丁寶楨奏隄一百八十三里行底寬十丈頂寬三丈高一丈二尺北岸則濰范濰陽水均有長隄兩岸相去遠則六七十里近則三四十里水由中行隄距水面最近處亦十有餘里當水未泊隄之處隄固雖然對峙儼如長城及遇大溜踰隄則危險萬狀雖設有營汛預備搶護仍有及及不可保固之勢今所擬隄工之高厚遠邇上游之隄月長千有餘里節節防汛既恐難屬新築之土未經驗實一旦黃流漲發隄潰水溢誠難保其必無此可慮者一也議築長隄以去河三四百丈或五百丈為準斟酌情形不得不然然距河四五百丈其間城郭村鎮人民廬舍不可勝計舉而置之隄外閭閻愁苦各抱懸憂當水漲之時往往為雨騎膜不及逃避一經被水則身家性命悉付波臣總制之他徒曰夫老嫗幼情勢萬難且爾拋家舍業終將流為乞丐此次歷城各屬災民雖用船拯救多苦守不肯他離者此可慮者一也隄外之民身陷水中情急則思掘堤

澳水雖有守者堅防而掘者益力民情各顧其私甚至激成械鬪如章邱齊東青城惠民皆有戕傷重案又近  
事之顯然可指者此可慮者三也總之永不侵及隄邊則隄爲虛設水如侵隄則隄又未必果能抵禦以有用  
之金錢置之無用實覺可惜且長隄即可保固而隄外生靈擾不克陷溺亦非防患禦災之道此所以謂但  
築長堤不如兼辦開河減水之爲得計也然開通支河專游徒駭猶屬無濟蓋徒駭窄淺河身寬闊不過三四  
十丈分水無多現在黃水衝入水尚滿槽難以施工周頰河則寬百數十丈兩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殘補  
缺更就淤淺處挑深培高自可暢流入海曾臣委員查看四五次復親看二次備審定地勢從黃河北岸堅築  
滾水壩兩座分減黃水引入徒駭出頰兩河則水患可息直隸督臣劉若開屬頰恐小勢波及直隸似臣但願  
山東而忽 畿輔者臣雖至愚何敢出此查馬頰一河雖涉慶慶邊界仍由東境人海去直隸五河近者百餘  
里遠者數百里河單善徒管不至橫侵驟決若此且水既由河道暢流豈復無端旁溢似不必因循慮而忘至  
計也至於修濬引河 臣等前摺擬下游自白龍灣上游自黃陡崖開引及再三察度更擬下游自歷城之杜家  
溝引入徒駭上游自長清縣之五龍潭引入馬頰尤覺妥便所挑之支河河面名開寬四丈深一丈以量水  
之處計之每河可減黃流一尺許兩引河共減四尺則足備盛漲可保萬全夫開挑引河原不過備一時之汛  
濬非析黃河而爲之也計汛漲多祇旬月過比則水涸復出縱使水退沙淤農隙之時藉資民力加以津貼乾  
河之中挑工較易不難挑挖一律深通而錢少惠及貧民猶是以工代賑之意又建滾水二壩比本來河岸酌  
低二三尺不過盛漲仍由本河徑行比至水漲滿槽始分減數尺焉有奪溜之慮此所以謂開河減水之必  
可行也然而小民可與遷成難與經始開河非創舉而工難費鉅殊不易圖加以衆說紛紜人情疑惑未嘗  
平心察理動輒煽惑聽聞惟有願 聖慈軫念民生交廷臣會議以 臣言可用應請 飭下山東撫臣相

度機宜及時興辦勿憚煩雜勿耐勞怨勿爲浮言所搖奉勿爲勢豪所阻撓並請 明降諭旨令地方官出示  
剴切曉諭俾沿河百姓盡釋羣疑將大工可成水患可弭出民於昏墊之中而登衽席矣抑或 特簡大臣趁  
冬令禾稼盡收賑募可以及遠在直隸交界親歷查看與直隸督臣山東撫臣定議辦理出自 聖裁

請 飭籌辦民埵片 光緒十一年

廷 廟

臣等於履勘堤工時目覩被水災民流離失所情實可憫欲籌目前救護之法自以保守民命爲第一要義齊  
河濟陽齊東濰安利津等縣皆逼近黃河民埵大堤之中各該縣城暨各村莊農田均恃民埵爲保障民埵一  
開不惟莊田淹沒卽縣城亦不可保被淹之民斷不能自甘漂沒勢必偷掘大隄注洩水勢而大堤亦不足恃  
臣等細加體察爲河工籌久遠之計則大隄爲將來退步不可不修爲居民籌目前之計則民令爲第一層屏  
障不可不守守民埵卽所以守大堤也該撫奏修民埵多在大隄既失之後亡羊補牢不得謂非失計卽如齊  
河之李家岸民埵決至一百餘丈現在未能堵合大堤無法倚靠此民埵不修無益堵合以臣愚昧之明證  
也况民埵以內居民散處心力不齊設遇搶險不免互相觀望臨外居民恃大堤爲保障更不以保護民埵爲  
心爲今之計惟有於沿河民埵分段設汛並責成地方官平日於險要之處預積糶料搶險時官爲督責調集  
營勇協同民夫合力搶護民埵保全則大堤可無潰決之慮臣等亦明知河流浩濶將來勢必屢寬民埵逼近  
萬非久遠之計第以瘡痍滿地竊自惻然念及 聖主惠愛蒼元之心深愧無以仰紓 宸慮准有請 旨飭  
下山東撫臣妥善辦法乘此水退農閒之際工料民夫皆易調集趕緊興修能於來春大汛前一律穩固則民  
命所賴者良多總不可因大隄既成視民埵爲無足重輕也

遵 旨籌辦河防練實直隸疏 光緒十一年

陳士杰

額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據吳元炳奏查勘山東河工詳陳利病及小清河淤墊請飭添辦各摺片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感悚莫名當即恭錄行知潘駁文張桐錦欽遵查照去後茲據臬司潘駁文稟稱查河患之在東省至今已三十年大清河淺狹難容積淤日甚固爲案所共見無事資陳惟受病不同則施治亦異上河河身之病在狹隘治之宜展拓以容水使隄不常決則水能行溜而河身淤墊可漸清深下海海口又病在敵漫治之宜收束以故河使溜當歸於一則力足行淤而海口支河可冀徐解此理勢顯然在整理審勢精心專力以圖之數年後自見起色本年大隄甫成汎水驟至以致漫決改處近日修城齊東據委均已竣事齊河之李家岸已經臨工察看分派員弁指授機宜即可剋期堵合利津之留海亦奉行知奏明擬辦此外工程之估計增堵形勢之補偏救弊當此節逾小書正宜及早籌維然而一處之情形相度懸殊乎全局來年之利病區盡全在於今冬謹於上下游通盤酌核分擬辦法約有數端曰增堵大堤曰改築民埝曰勸修舊莊埝曰添築格隄曰增築利津兩岸大隄曰築海口兩岸長隄曰嚴查決大隄曰勿輕議改移海口請得而詳言之復查新築大隄規模既具所宜增培高厚特爲製水之資惟原定底寬八丈頂寬二丈八尺寬有餘而高不足應再加高一尺第加高節須幫寬酌量收分應加底寬四尺頂寬一丈以頂作底仍收新頂二丈其東阿平隄一隄原定底寬五丈頂寬一丈高八尺者應頂底均加寬一丈以頂作底加高二尺仍收新頂二丈又歷城北岸挑工接修隄段爲距水第一重門戶現底頂寬一丈高八尺亦應加寬一丈加高二尺仍收新頂一丈均將殘缺一律修整以資捍衛惟大隄加高以期可守而民埝仍須改築以鞏大隄查新培民埝底寬四丈頂寬一丈高八尺非但高與隄等而河崖殘於平地須變高過大隄應於上幫寬仍再加高接之地勢以高三四尺爲度澇勻加寬行磯堅築使水即漫埝不致建領非徒保堤正以恤民養埝高則漫水多入村莊



陡深三四尺勢必不及逃避卽幸未遇決而隨河受水必節次坍塌內外高下懸殊一決則其害甚烈若輪係易漫則淤水入兩岸相形遠均地得淤而高漲不上水更見受濟之利然而沿河村莊不可不設法防患應勸各護莊輪以衛屋宇資糧高以五六尺爲率則漫輪之水至莊外者不過一二尺既尼守禦亦得遷移在村大戶多者輪工自易集乃若小莊貧戶有力不贖者酌給津貼其需不成材勸令歸併不願者聽卽沿河縣治亦應於開墾外的留餘地四面築築護城大堤以爲保障而又慮漫水循堤而行一往莫禦須有格堤以約束之格堤之制上接大閘下接民輪宜教長不宜徑直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近者二三十里遠者六七十里以距離相近有窪處各令能洩積水歸河爲宜並不准民間臨時築輪攔截仍蹈與水爭地之弊蓋既築大堤當以兩岸大堤之間爲容水之地以資蕩漾不可復守民輪非輕棄沿河之民責以民輪斷不能守轉以併滾大堤數百里之田園同歸於盡自不若轉守大堤爲保完善夫以一州縣視全局則爲一隅以一州縣沿河村莊視全局則爲一隅中之隅匪所棄者少而所至者多所謂兩害取其輕也而猶爲之添設輪便自衛有所憑依添格堤使被淹不致過遠其一切鑿履民輪之弊該皆可節省以專力修守大堤乃能穩固惟現築大堤利津境內祇有北岸不足二十里此外皆係就民輪改爲大堤河面依然偏仄堤身丈尺亦單尤有可危之勢者謂該縣距海非遙何須多費製知地屬舊鹽又近場鹽尤是頻決第兩岸並增大堤則改築工費爲虛擲查北岸大堤係處已與民輪相接應卽將改輪之堤加底寬三丈頂寬二丈以頂作底加高一尺外收薪項二天庶幾稍石可恃其南岸舊蓋大堤離亦僅利津改輪之堤相連應另接高臺堤尾距河遠近仍照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增築南岸大堤一道俾河身得展一半容水之地沉漲不致遽改大堤修守則倍須盡力其臨河新堤及舊莊輪格障等亦均照辦又兩岸民工以下各有蠲薪工程丈尺亦夫費一應隨同民工而北岸分

別辦法高寬丈尺統歸一律此皆展拓以容水所以治萬身狹隘之病並酌護沿河村莊者也至兩岸阻礙之處距海頗不常到之土名草頭者尚有四十餘里離無民居大汛時一片漲漫行憫無力此實河淤受病之根尤須急治應從南岸新隄尾起北岸隨壩尾起各接築大隄至海口草頭爲止倘一年不可辦成則分爲兩年辦理務使海濶欄行直達不致行趨于尾閘始爲有益其隄身高寬丈尺與上游同所以治海口散漫之病並兼籌濱海場窳者也顧大隄宜防盜決之虞海口每有改移之議其利害均關繫非輕築水之專守大隄實因限於地勢無可如何小民惟知切己之利害輒思決故禁令不得不嚴舊例盜決之罪止於軍流道光十二年江甯桃源縣民陳瑞等因掘黃河大隄放淤致成決口將陳瑞等從重照光棍例分別首從詳辦東省連年盜決民槍皆未懲辦民間罔知忌憚馴至藐視官廳屢申明定例劊切示禁小民咸知罪干斷首悉覓覓刑章如不加嚴禁則千里堅隄無可全之勢寔同虛設而費悉空糜矣至下游遇有漫決輒議改移海口自昔爲然不思舊河雖淤而中洪尚深一三丈隄岸之形勢俱全猶慮不備若決口處之溜勢奔騰不過數里及十餘里略有溜溝以下則一片漫水既無隄身又無隄岸而謂其能暢於舊河乎今定濬決口擬任其分流藉殺水勢惟是全河之海口尚慮其淤分則水力愈弱而兩口之淤更速全河之病益深來年之患上游恐在於泗河上下游恐在於利津以上又係勢所必至是甯濬決口仍宜併堵以裨沿河全局此又所以保護大堤維持海口者也以上各端雖祇就現在情形設法補救然舍此亦別無良策且現在所急者連年凌汛每有漫溢本年河以迭決而愈高冰凌尤易囤積大堤俱屬新工其懸城齊東兩處新鑿工程更未竣實應責成原修各員加意防範勿致疏虞尤須分段派營寬儲物料力防三汛若有險阻而勇隊不敷嚴防與無隄同有人而新物不足應用與無人同人無嫌懈料無缺乏防務始臻完密但得一年浚決而備不備便可稍有把握俟經歷

三年隨宜酌辦河患當漸輕減雖者不獨在籌辦而猶在籌費就以上所擬辦法增培各屬兩岸大隄約需銀三十七萬八千改民埝津貼護莊埝並添格堤約需一十八萬九千增築接築利津兩岸大隄約需二十七萬八千總計需銀九十餘萬兩其齊河濟陽齊東濰縣利津五縣建築護城大隄尚須另行勸估本年所辦各項工需經大部截留指撥各省及本省銀爲數已鉅而本省司道各庫復經節次提撥籌撥一空當此海防需餉甚殷豈易籌此鉅款如變通辦理則將各屬增培埝工如式加高而酌減寬丈尺計可少用銀八九萬兩即但增築利津兩隄將接築海口堤工暫緩辦又可少用銀十萬兩其改民埝修護莊埝添格堤各工皆萬不可緩蓋非改築民埝則大埝必不能保非修護添格堤則沿海無以自存此數項工需均不能省總計仍需銀七十餘萬兩雖河身稍得展寬寬免穿決而海口依然散漫難望刷深未合上下游而並治難言周妥與其略求節省而患仍未除何如悉力經營而效乃可見惟是本年曲徇羣情增修民埝猶復不免人言今乃獨排衆說不守民埝自必更招物議然而實成所在既不得不先陳明大局伏願尤未敢稍涉遷就惟有詳晰陳仰祈奏請勅部運籌籌何策之從核覆遵辦等情前來相應請 旨飭下戶工二部分別核議遵照謹陳情恭摺具陳

辦理積莊插溝兩口情形疏 光緒十一年

山東巡撫 陳士杰

竊臣前奏籌辦濰濟積莊情形於九月二十一日奉 旨覽奏已悉著即督飭各員弁迅將濰濟積莊決口一律堵合等因欽此 臣更垂親詣兩口查看十月以來積莊口門水深過二丈餘尺一面挑水一面進占現已過三十丈水勢尙覺平穩惟濰溝一口大溜全歸口門正河通行淤墊形勢十分危險 臣再因思維非開挖引河稍爲分洩難期堵台當調回海防四營從口門進上開引河一道並雇覓土夫於口門以西亦開挖河一道現

在口壩進占北壩已進八十丈水深一丈以外再進則水深一丈而壩已進二十丈水深二丈再進則水深二丈五六尺不等所挑引河應俟一律深通約須十一月初旬前後方准開放水計時兩壩當可趕做金門占仰仗朝廷宏福如能水勢分入引河則合龍稍有望把捱秀山東自黃流改道以來所出險工未有此次極滿之險者惟恐有虞諭旨督飭在工員弁隨時審度水勢妥慎推築以冀仰副聖主軫念防之至意

上游決口一律堵塞及籌辦下游情形疏光緒十一年

山東巡撫陳士杰

竊臣前因伏秋大汛上游孫家碼頭漫決水衝長清縣趙王河大堤該縣大碼頭民埝同時漫溢兩岸玉符河山水暴漲民埝亦被衝開均經奏明在案臣查上游決口數處多係漫溢衝刷不深尚可及時堵築當飭壽張縣知縣文基都司閻德勝籌辦孫家碼頭楊家林等處長清縣知縣蘇杰代理肥城縣知縣彭登傳會同候補知縣王德本副將張福興遊擊戴守禮分堵大碼頭趙王河玉符河等處詞議前按察使黃駿及孫山先後稟稱玉符河民埝隨於八月十二日經張福興堵合大碼頭民埝及趙王河大堤於八月二十五日經蘇杰及彭登傳王德本戴守禮等堵合又據報孫家碼頭及楊家林一帶民埝均經文基及都司閻德勝於八月二十日九月初七日先後堵合該四處工程半費民力應計用款不滿萬金此項工需即在防汛經費內開銷此外北岸趙家莊決口寬約五十餘丈水深自一丈至二丈八九尺不等兩岸濬溝一口寬一百五十三丈水深自三四尺至一丈餘不等經臣出關後親行踏看兩口均已漸溜辦理頗費周章工大費繁庫藏支絀恐甚非易易而事關民瘼辦理又未敢稍遲現經臣與司道會商設法籌措在案運兩庫各湊需銀五萬兩採買料物飭令在工員弁開出土塘開通土道一俟霜清即行大舉自下而上先堵濬溝次辦趙家莊等項冬月合辦所需工費不敷尚鉅客再隨時籌措俟飭各員弁力核指節統俟兩口堵就核明實數再行詳細彙報等語分

必於上游利便留隴莊口門爲分洩徒駭之地此時查明地勢若改由趙王河建堰分水其地在趙莊之上約八十餘里將來保全地面較多其應如何辦理及需用款應從趙莊堵築後河身全行洩出派員復行查勘方能定奪至長清縣知縣蘇杰候補遊擊臧守聰前因趙王河大堤衝決 奏明奉 旨革職並分別留任留防現在該員弁等協力堵築業經竣事尙知愧奮可否將蘇杰臧守聰原參革職處分均予開復並免送部引見之處出自 天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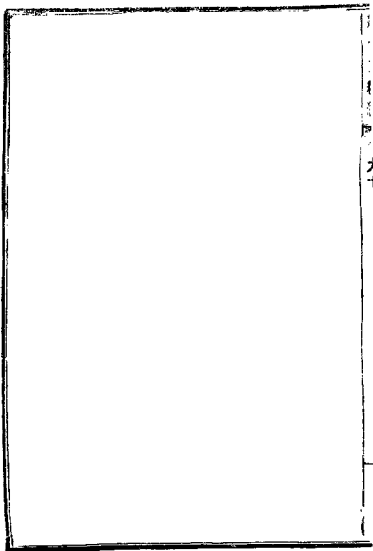
奏明徒駭河堤埝一律修築片光緒十二年

山東巡撫 陳士杰

再惠民縣姚家口隄決後水歸徒駭口與司道會商擬於口門迤上築挑水壩二道挑開溜勢並於堤埝間築橫堤一道以保下游村莊其徒駭河北岸先已派員督修民埝業經 奏明在案茲據下游防營統領帶忠義德粟稱姚家口迤上築成大壩一道寬五丈長一十八丈引河一道寬十丈長里許至二折挑壩後引河放水後察看情形再行辦理又據惠民縣在丞各員稟稱該處堤埝之開築成橫堤一道長四百餘丈底寬八丈頂寬一丈高八尺卽已告成前給津貼銀一千二百兩又據知府胡鳴泰稟稱徒駭河北岸民埝禹城縣地段南北兩岸共一百五十四里均築成長底寬五丈頂寬一丈高八尺齊河縣地段長一千零九里均築成底寬三丈頂寬一丈高五尺臨邑縣地方長二十二里築成底寬一丈頂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濟陽縣地方長四十五里築成底寬四丈頂寬一丈高一丈三尺不等而河縣地方長七十五里又增修濟陽三十二里築成埝埝高與濟陽相同以上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五縣均因地方官勸督百姓自行辦理以下利源惠民所管其地段長八十餘里對築底寬四丈頂寬一丈高七八尺不等險要之處加築埝埝一道該縣民情困苦諭令陽信保節築十二里並於賑款項下提銀一萬兩作爲以工代賑以資津貼亦已一律築成再下利源州

所轄北岸只十餘村莊河水入海之路無從修築該縣居民均在兩岸只好勸諭修築兩村其廢工段三十餘里地勢較高紳民稟請每屆修築下段四十餘里修成派寬一天頂寬五丈高五尺均由民自行修築  
 該縣臣查此次辦理從彰河民檢紳署武定府知府胡鳴泰率同 願補冠縣知縣何式箴往運督催並各該州縣對切勸諭百姓趨期告成辦理尙爲迅速惟高寬丈尺未能一律於來卑薄之處應否加增擬以日交卸應俟新任撫臣履查明分別飭令接修所有出力人員亦應由該撫臣事後擇尤保獎至黃水由姚家口入徒駭河至濰州之妻家口分爲兩道一由徒駭河一名寬河一由正河流經口於大年莊匯合入海可

併履陳



皇朝科技文獻編卷九十一目錄

工政開河節下

查勘山東黃河馳酌擬辦法疏

查勘黃河建議修築酌擬情形疏附片

與辦河工委派前道將弁各專責成疏

查勘江北傳黃河情形疏

遵 旨會勘乾河上游情形膠陳疏

遵 旨議議分流南河散荒情形疏

查明黃水經過各場地方疏

黃河南決請飭籌堵塞並設法補救疏

會奏邊 片體察開濬下河情形疏

遵 旨迅即修治河堤堵工程疏

遵 旨妥 議挑洪湖引河地情形疏

議購外洋鐵路土車等片

怡河議上

治河議下

張 謙

張 謙

張 謙

曾國英

成 孚

張 謙

倪文蔚

謝 燾

曾國英

盧士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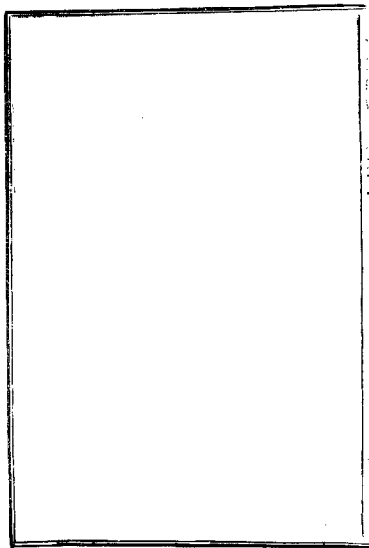
張 謙

曾國英

倪文蔚

董 寶善





工政四河助下

查勘山東黃河情形並酌擬辦法疏 光緒十二年

張 鑄

竊臣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計行抵山東武定府境先赴下游查勘黃河徒駭河兩入海之路當經具奏在案查行徒駭河北岸而行至雷化縣屬之流繩鎮即流繩口該處近三四年間黃河淤灘互相衝刷河寬五六丈水深二丈三即尺順河七十里至陳家廟又七十四里至海口自陳家廟以下河面愈寬河底愈深海口近處向無民居詢知陳家廟商民船戶會稱從前海船小者至陳家廟近年大船亦可通行此徒駭河海口之情形也田陳家廟查勘至鐵門關該處附近河寬二百三四十丈水深一丈七八尺自鐵門關以下二十五里北有大堤行四十里至屈神廟以下一河養壯蠟嘴以至海口正溜水深一丈二三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漫灘寬處一望無際鐵板沙白壯蠟嘴以下間斷有之尾闈宜洩不能通暢此現在黃河海口之情形也折利律循河而上節節查勘至張陽與河之間察看徒駭河中段形勢接連黃河北岸決口衝濬徒駭查徒駭河自歸邑境內以至流繩鎮以上河身迴窄水不能容以致漫漶東流南岸地方亦淹較寬村落蕭條人民半多遷徙又歷齊河長清東阿北岸行抵張秋鎮即從德范循河而西查勘上游自壽張縣境內起以至豫省滑縣境內皆有金堤一道計長二百六十餘里沿河改道以來大河曾過金堤從未漫溢上段為直隸開闢下段為東昌屏蔽嗣因大雨南漲又加臨苦堤一道現在沿河頭金堤雖遠浪濤無常金堤仍宜加意培修兩岸自運河通河以至上游東昌境內堤上修防均極周密惟孫家樓買莊兩處地勢低窪緊逼大河工程最為險要



勢惟有在齊河以下李家岸趙莊之間築壩挑河計地不過十里即可通入黃水連年入徒駭之路接挖河身以遠徒駭計長八十餘里徒駭河自臨邑田家口起至密化縣流越鎮止計長一百三十里一律挑挖寬一十四丈深一丈五尺間以挑挖之土培築兩旁堤岸至瀋水壩壩向北河水高水漲則水落則止但黃河長落無常壩高不能過水壩低又慮壩塌計再三議有建議壩開石壩一連十二孔每孔口門一丈八尺間以高出堤岸為及約計一丈六尺下鋪石腳寬六丈頂面寬一丈四尺石壩以內仍應鋪鑿石板以防跌塘之慮近壩兩面各築石堤一段與壩相接此與前河臣舒輔所造七洞瀉水壩辦法大略相同按壩門十二孔每孔寬一丈八尺共二十一丈六尺以過水高一丈二尺計之每丈放水十二方共可放水二百五十九方有零啓閉有時多寡有數其權在人其淺漲之功無窮溢之慮此因地制宜之法俟辦有成效咸知有益無害即於附近地方相度形勢逐漸增造雖以一項前河臣舒輔南河報造單孔石壩每座估銀二萬兩今以十二孔計之為數雖須加增山東各處石之區購辦較易當可減省將來再由承辦之員詳細估計至於疏濬河身培築堤埝東省工程固有定章所應遵應自應核計從來治河原無上策況且督辦疏濬惟有博訪周諮參以成法就人力所能行勉為籌計是否有當理合繪圖貼說恭摺具陳

查勘黃河舊道議擬的辦情形疏附片

張曜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張曜奏查山東黃河情形繪圖呈覽鑿修器船隻似法量為變通及查看黃河故道各摺片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臣查明何王莊漫口情形於二月二十五日拜摺後即行起程循東保乾以至江蘇揚州山陽縣入南河地面往來兩岸詳細履勘查自河南蘭儀縣乾河口起至江蘇清河縣北岸楊莊止計長九百八十二里又自楊莊下至安東縣雲梯關止計長一百一十六里

自委梯隊至平帽嶺小沙子海口止計長一百六十里所有關儀以至楊莊河深淤高之處計一百二十八段  
河身以內係正洪緊溜地勢低窪尚有積潦未能盡種此外淤灘多爲民間開墾兩岸河區從前有就陽袋  
塞它斷堤者一百八十餘處此查勘黃河舊道現在之情形也伏思開通黃河故道引河南行誠足救山東  
河堤之急惟辦理實有三難自關儀乾河及雲梯關以至海口開它全河善修大隄經費動需千萬當其庫廠  
支絀何由籌此巨款以興大工此一難也凡河灘墾種之人曹徐淮海四屬居多風氣素悍一旦聽其生業窮  
無所歸此一難也十餘年來洪澤湖水勢愈弱引入運河浮送糧船已覺大費人刀今如全河南行黃運交匯  
之處黃水勢猛湖水力弱一經倒懸則險阻輕此三難也惟山東河堤日深若不亟籌補救恐此後受患不盡  
山東一省連年東省黃河浸決多在下遊故受害悉在東境一旦上遊北岸漫決水必直趨運河害且中於直  
隸上年該省豫家馬頭稍有一漫溢黃流已達東昌若非橫決運臨其勢必逾臨清近悉濟陽北岸又復漫  
口水仍歸入徒駭倘假裂動大溜從駭一河斷難容納水性就下勢必漫入屬嶺至關儀乾河口從而高出木  
面計有兩丈近歲以來伏汛漲時僅有六尺再歷數年誠恐黃流自尋故道衝入南河河身未濬兩岸未修四  
出奔流猝不及備爲最何堪設想願以全河挽歸故道勢實難行減水分入南河事尚可辦自關儀以至清河  
縣屬之楊莊此九百八十二里四沙淤墊高計一百二十八段統長二百三十里零必須分別挑挖期與上下  
相連其餘七百五十餘里從前正洪緊溜至今尚有河槽兩河暨北廳境內舊日決口迄未堵築跌塘之處積  
水尚深略備舊日引河補淤新疏決口約計工料所費無多楊莊以下海口河身中間現有小河雖不甚寬如  
遇盈滿出槽仍在河身以內不足爲患無須另再挑挖統計南河上下游形勢若分黃流十分之三足以容納  
惟關儀乾河口必須橫築大隄緊接兩岸中間建造帶閘石壩分水多寡庶有限制三年之間如有積淤霜清

以後酌量挑修以上挑築工程各處情形不一應由沿河該管河務道員按地段力求節節估計酌量成該管員承辦呼應既靈集事較易至兩岸大堤既因淤塞挖斷自應仍由民間補修無須另給工食議者每謂黃河不宜分流漢時河入于乘王景治之德棧之河播而為入無河患者數百年比分流之明效也近聞兼濟中牟雙北以及銅瓦廂前後十六年間四次漫口此河不分流不能無慮之明證也河務關係重大必當慎之又慎且與沿河官紳耆老虛心諮詢會以為似此辦法工省費輕有益無害惟且智識涉淺思慮難周是否可行趕繪圖說並繕了程清單恭摺具奏

興辦河工委派司道將并各專責成疏光緒十二年

張 曜

竊臣遵辦東省河工估計經費繕單具陳一摺欽奉諭旨著戶部指撥的款以資工用等因欽遵經戶部奏准撥發各款著行到臣仰見聖慈慮念災黎不惜鉅帑災捍忠傳布民間白叟黃童同深懼忱且與司道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感激之餘倍增惶悚伏查辦事要在得人分任庶有專責東省沿河一帶分設防營勇力本單每至汛漲尚須酌添河夫以資防險至辦理堤埝各工向由地方州縣招集民夫通力合作給以工價津貼當此興辦河工工程既須認真經費尤當節節現派司道大員費分設落督飭營縣妥籌辦理以專責成而期核實所有章邱以至蒲臺南岸大堤並北岸濱惠民埝由統帶河成精健營營副將滿義德統帶派定左後等營副將黃金得率隊會縣修培即由總辦河防局頭品頂戴前按察使潘駿文總辦其事兼辦桃家口堵口工程濟陽縣境以及懸城北岸民埝工程由營官陳長發劉長松陳榮輝率隊會縣修培歸德府道李希杰總理其事兼辦王家灘堵口工程並派工部主事梁廷樞會同司道稽核工程物料長清縣境及懸城南岸至章邱縣境埝埝工程由統帶精健河疋等營副將景天榜營官江保泰趙得善等率隊會縣修培歸一品

孫戴領補道張相督同候補知府李清和總理其事河套圍堵口事宜歸候補道趙國善會同辦理齊河縣北橫堤工程歸候補道曹澤濬總理其事下游挑挖淤河兼辦海防疏濬事宜並刊堤埝埝三品銜候補道林介景新開撥界案內保升道員隨運使銜留甘補用知府施補華總理其事東河以至齊河北岸堤埝工程由愛官張永洪戴守禮鍾仕杰帶隊會縣修培歸代理濟東泰武臨道張上達總理其事運河以西為上游河防北岸歸張陽谷境內添派遊擊武林管帶河防士勇前往修防歸東昌府知府程麗武總理其事南岸修防由曹州府知府積慶會同統帶濟字新建等營遊擊張士忠辦理並派充沂魯濟道秦鍾簡時赴河干稽核工程所有河工收支經費統由總司督同河防局提調候補知府吉燾升等認真經理臣仍當往來各工督率辦理其餘應委正佐各官均經該司道等遵旨委派由臣核定咨部總期工程歸於核實經費不致虛糜仰副 朝廷慎重河工之至意

查勘江北黃河情形疏 光緒十二年

兩江總督曾國荃  
漕運總督譚士杰

竊于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游百川奏東省河工仍宜兼用張曜初議分流入故道之策一摺等因欽此詎聽之下感悚交深竊思恭錄分別咨行伏查前者兩次欽奉 上諭飭查分黃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區等營飭准 臣等督飭 兩道逐細查勘仍即循為諮詢體察情形委係督領工程郭維典辦營繕者遠東河總督臣山東河南各巡撫臣公商定議嗣准東河總督臣戚學河前過撫臣邊寶泉會咨亦摺控省憲難難行臣等若隨抄抄東省河道已經撫臣張煦核現在情形估計工程經費 奏請與辦白係因黃水分流艱難重大不得不別籌辦法以衛民生茲奉 上諭限一月內覆奏 旨待各省會商為要欽此謹將江北黃河情形為我 皇太后 皇上詳細陳之查江北淮徐海三

府河舊河共長九百里黃流北徙三十餘年楊莊以上沙積淤墊高低不一除屯田而外間有窮民耕種兼有稻稼之區舊設誌枋無存無以考證然淤墊已久無復河形衆論會同一望可見楊莊以下雖有疏浚小河既狹且彎係屬大汛分洩中運河沂泗來源冬春水漲卽成平陸雲梯關以下至海口之外沙淤以重且被淹湖頂衝出之淤積比舊河淤后之大概情形也兩岸舊堤共長十六萬六百餘丈北岸舊堤共長十四萬四千二百餘丈失修三十餘年沿堤塌殘無不堪間有外壁可觀而墮鼠窟穴根脚空虛加以軍興之時親王僧榕林沁躬親督募募山境內切去垣城以禦盜匪以及民團防搶提桑圩創堤身所在多有兵夫傭房偶存基址土牛幾種毀折殆盡各段有工虞層丈尺間可指認碎石均已酥朽其餘遺堤格堤堤月堤更形圯廢此舊堤塌廢之大概情形也山東撫臣張曜奏辦工程摺稱每人每日至多出土一方向係專指挑河而言若堤工更須層層塌壞一方之土折實即不足一方以數百里舊河挑濬築堤即土方一項已屬不資之費而不料築堤又皆事所必需且治河必兼顧水道農田清江以上之糧貯中運河口及兩岸順清河口本爲淮黃交匯之區倘成漲之際黃水衝入運口則運道必壞伊密漫溢則民田受災欲行黃水分流之新法宜復舊濬嚴黃之舊工則順清河必須堵閉禦黃壩濬清河及運口等處必須復修加修塘河必須挑挖以期操縱得宜濬賦無損不特此也洪澤湖昔由清江以上入運自陞河壩啓放以來遂致由高賢人江者多清口入運者少清江以下惟恃沂泗諸水爲來源今以黃水橫亘於中沂泗諸水必爲之揀以入海恐水小之時清江以下難免乾涸則當于陞河壩鑿石工並挑各引河使湖水仍由運河南行以通水利修復堰圩智信等壩以洩湖漲此外如楊莊之頭二三壩所以防黃強運弱倒灌中河也半路流滾壩所以防中河盈滿而黃宜洩也雙金關復改軍孔所以備春季水清收東濟漕也黃水南下隴止三分而修防之工從無一可缺日後之利病



未能說說實不致謂工省費輕有利無害至沿河壘程之戶大抵貧乏不能自存身資私壘之罪即加之驅逐而何耐然不盜不梟尚爲善類即以遷徙迫以禦寒其無乃非 朝廷德君乎游百川原摺所稱詢訪南省與情亦無不順誠非虛語從前兩河繁以甲於天下衣食其中者無慮千萬人故老猶能育之現在工項無多事平節省有例之時兵尙不宿飽忽聞黃水將涸固宜衆情盼望但大工之興用人必多工竣則用人亦少今之搶築趨工之人即他日離工失業之人輩輩之氓有何遠慮更不知今日卽辦大工亦斷不備辦變前之浮費使之各變所欲也凡此情形臣等體訪甚確萬不敢擅拾片貝卸責之詞欺罔 聖聽然使閩瓦甌果能分洩豫省查河果能順流南下江北屆在下游無論如何爲難自當預爲查估今豫省既已難行江北自無須議辦即臣等更有陳者黃河以十分之水注於東省漕船須僑萬以盡今以三分入南河竊恐伏秋爲災則有餘春令涸漕則不足此又臣等愚慮所及未敢輕定者也

遵 旨會勘乾河上游情形覆陳疏光緒十二年

河道總督成 孚

竊才等欽奉 上諭游百川奏東省河工仍宜兼用張曜初議分流入故道之策等因欽此山東撫臣張曜前經奉 命查勘山東黃河情形酌擬辦法案內建議全河挽歸故道勢實難行若減分黃袍十分之三歸入故道足以容納惟關礙乾河口必須橫築大堤緊接兩岸中間建造帶閘石壩分水多寡既有限制等語奏奉 諭旨飭令該撫會同督閩學等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才等遵卽分別委員分赴乾河南北兩岸勘得關礙乾河口起南至河南項城縣北至山東單縣各交界止會同沿河各州縣逐段詳細履勘去後旋與張曜勘得兩岸場工南岸處城商邱二縣境內殘缺不全者約計長四千一百一十餘丈北岸之旁城以至單縣約計二千六百七十里所有埽段或衝刷殘缺或築壩斷斷堤垣悉爲坍塌均應督律加築高厚餘雖存舊址亦

須隨時修補至河身淤積計睢州屬儀境內共有二十六段總長約共三千二百餘丈此外河身間有沙積寬長不等但多係飛沙隨風聚散遷徙靡定以上二項工程浩大款實匪輕倘河槽內淤積舍無多而切近老灘以上所有居民若僅引河利導東趨深恐河流變遷仍不免泛溢為害至于蘭儀縣乾河口建築閘石壩亦經會集詳勘挑挖試驗挖至七尺以下即係沙火相間無從得底而建梁開壩惟恐根基不立是建閘分流之能否有利利害實不敢輕擬擬定等情稟經 才等復飭司道等悉心籌議旋據會詳詳稱所有修復兩岸堤工挑壩上下河道遷徙河灘居民其辦理難易情形姑勿具論而以引水分流建築閘壩為第一緊要關要現經詳加體察其窒礙難行之處約有數端查黃河北徙已歷三十餘年今以數十丈之引河而欲導之分河南行愚黃水之性未必即受約束且查乾河口門之南有積年沙灘堤時現高水回二丈餘尺至三天餘尺于此挑挖引河作否有成殊難逆計其窒礙難行者一也黃河挾沙而行溜溜則淤淤急則壞假使引河挖成而竟能分漕無論其歸入故道以後溜行能否通暢河勢有無變遷即使導入引河之溜倘或溜行滯滯難禁其不旋踵而淤若果不致淤閉而順勢南趨以衝突無定之河萬一掣動全溜建領而下則下游之受害又何堪設想其窒礙難行者二也黃河兩岸淤堤壘壘橫嶺止挑溜而不避溜尚且潰塌加拋往往無所底止今擬河建立閘壩即使土性堅凝修築穩固而河溜奔騰無畏弗破一經撞擊難免塌陷水中既無從施工而石質橫梗於中河勢愈激愈怒又不知作何變態其窒礙難行者三也豫省沿河一帶本屬土性沙鬆而乾河口門舊日河溜經行之處成層層淤沙挑挖深至數丈仍難得底或挖之數尺以下門係沙水相衝人夫不能站立建築閘壩既無可憑之基則事難規始何以圖終縱令竭力經營恐亦毫無把握其窒礙難行者四也而況下游堤岸殘缺卑薄應修段落過多河道淤墊沙積應挑地段甚長灘內民田慮舍切近河身必須設法遷移尤

非易協司道等反覆推求事關全局不敢不據實直陳等情詳請核辦前來查乾河情形前經才成字先於五月間由濟旋豫順道沿河逐節核與該委員等會同無異現經詣京河口門添加計勘建閘處所河勢趨向無定疏導難開有定所而溜徒靡常終難得吸引之勢況泥沙成堆高下懸殊挑挖時引施工亦屬不易並將閘基挖槽試驗深未及丈即已見水該沙深厚之中而欲堅立根基恐難期有成效且分溜一層區分漫水則於事無濟倘分正溜又恐掣動全河建閘下注落槽或不能容納勢將衝突旁趨為患何可勝言當與才寶泉一再研商詳加覆核該司道等所議各節委係實在情形事關重大自應恪遵 諭旨再三詳籌以期有利無害前於七月間委將監擬情形會咨山東撫臣張曜會銜奏覆去後尚未接准者覆奉 諭旨勅議前因題 才寶泉處伍疏途復經馳赴京甯關奏各州縣乾河一帶雙關天廂口門親歷勘悉與 才成字所勘相同再三籌議意見亦復相合應將乾河上游情形先行覆奏以資稽遲核維 才等仰荷 殊恩膺茲鉅任當為 國家籌維久之圖豈敢貪一時遷就之計前項工程如果有利無害自應殫竭心力任其難何敢任聽臆員卸責之詞畏難推諉致誤大局第分流之策當先於上游建閘創其基再議于下游堤防東其勢桑壘則窳窳既多分溜更毫無把握黃河長險豈有倖其不奪溜而姑為嘗試之理更何敢聽其奪溜而致繼貽誤之虞萬一全河奔騰下注區區閘壩勢難抵禦往來未有不潰決而塌陷者是名為三分實不可不作十分準備工程既煩需款過鉅現就以上應辦各工約略估計已非千萬金不辦若防一切處處善其費更有難以數計者且各項築壩減水縱使勉力釀成溜備三分入故七分留東是東省之河患未必遽形輕減而江操之河防不免因而轉增運籌籌畫似亦非宜 才等統籌全局至再計議不敢不將窳窳情形據實懇陳除下新情形咨由兩江督臣曾國是等另行查勘該覆外合將會勘乾河上游情形彙擬臚陳緣由門築壩減水

分流入故辦法諸多窒礙緣由請合制恭摺由驛馳陳

謹 籌議分流南河故道情形疏

山東巡撫張 曜

竊臣於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欽奉 睿諭游百川奏東省河工仍宜兼用張羅初議分流入故道之策一摺據稱該撫前奏分黃河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工省費輕有利無害此次摺內所稱分流僅指導入徒駭終廣汜濶諸仍飭各該撫會商堅意舉行等語前經諭旨張羅會商國帑等語將減水分入故道一摺妥議具奏又於七月間 睿諭催問迄今尚未奏到黃河北徙三十餘年由大清河牽溜入海現在河身逐漸淤高以致頻年漫溢幾於不可收拾東省數十州縣民不聊生胥肝焦勞懇要倍切該督撫等皆國家倚任大臣當爲朝廷分憂爲斯民得惠不分畛域力任其艱斷不准因目前受害催在山東遂任聽屬員等釘黃之詞置之度外况故道河身深廣如挑築得宜不致淤澀爲患其分流之利較之徒駭等河不啻倍蓰仍著曾國帑等迅速會同限一月內覆奏毋得畏難推諉致誤大局原摺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該令知之欽此仰見 朝廷屢念東省河患救災拯溺之至意伏查前奉 諭旨飭將減水分入南河故道會商妥議等因欽遵奉會兩江督臣曾國帑濟臣盧士杰河臣成孚江蘇總臣崧駿河南總臣建毓泉商酌辦理旋准盧士杰者據徐州淮海兩道查勘南河故道情形又准成孚邊寶泉會者據河南河道委員查勘豫境河道情形先後咨覆到臣當以東省被水災黎賸賦急切惟有先期應辦工程極力籌計勉圖補救至分流一事誠如 聖諭故道河身深廣較之徒駭等河不啻倍蓰茲查該督撫臣原者內稱乾河老灘以上居民遷移非易是該河道委員未見山東沿河居民被災之情形也濱河地方連年被淹村莊計有十六萬餘家至今浸於水中者尚有三萬餘家遷徙無地賑撫爲難所稱老灘乃黃河南行一時偶有之灘其居民本可無須遷移惟官路通衢穿河而過爲行旅所

往來河灘中間有茅屋飯店如江南楊莊以及上游各段統計一千二百三十餘家兩岸空曠儘可移居較之東省被水村田廬甚輕重難易何止百倍原者稱江南楊莊以下小河淺狹難容駁船入海之處淤沙壅結是該司道委員未見山東近年海口之淺阻也東省黃河由利津縣之鐵門關入海今鐵門關以下一片淤灘連年籌計疏挖人力幾窮每至冬令海口先凍以致淤墊愈速海口之淤由黃水與海潮相擊黃水每爲海潮頂托是以日久必淤雲梯關三十年無黃水入海海潮逐漸內刷駁之往昔已刷進六十餘里是雲梯關與鐵門相接近論難易判然原者內稱堤身多已殘缺各處地是人非不能責民修補普律增培工程大費是該司道委員未見山東堤埝之卑薄也東省民俗卑薄姑弗具論卽大堤高僅一丈頂寬二丈底寬八丈兩岸被水衝刷在在殘缺現在修培堤埝加添補漸不復舊料轉運於數百里以外堤埝附近幾無乾土可取較之江甯數百里之舊堤頂寬四五丈底寬一二十丈亦倍之卽有剝蝕之處以及舊洞鼠穴取土既易培補不難較之山東堤埝工程難易判然原者內稱蘭儀乾河口沙灘高至二三丈挑挖引河甚難逆料等語查乾河被沙高處計有十里以下皆平窪河灘並非全河如此原者內稱蘭儀乾河口地方建造時測石壩七入尺以下水沙相衝恐難保固等語查長江地方多有傍岸水中排立椿木上造層樓者今乾河口建造蘭儀自應排釘椿木築立基址該處地近山東此項開濬工程卽歸於東省辦理原者內稱分流築則停淤急則取摺且恐不止三分等語查河口既有開濬五年以後卽可閉關挑挖一次較之水底淘淤難易迥別原者內稱河流挾沙而行斷無下淤之理既有開濬五年以後卽可閉關挑挖一次較之水底淘淤難易迥別原者內稱河流既分須順運道舊制所有開濬引河溝塘一切全行修復鉅款難籌等語查山東運河自黃流北徙受病日深繼船由海城儘以至臨濟此一百里間年淤年高屢防屢決而清江運河開濬俱在濬塘清運成法可備惟修

整之工勢所不免太僕寺卿延茂奏有泰山之陰南高北低愈淤有北愈下設一旦奪運河而趨天津台之直隸七十餘水同一尾閘傾溢之患不堪設想該少卿所慮極爲中肯臣恐東省河淤日高水勢就下非北趨直隸則南徙故道爲害何可勝首修理南河一事不但爲山東計兼爲江豫計尤爲 籌輔計也竊思人臣謀國當爲久遠之計未可懷目前之難臣愚見所及不敢不據實上陳其所以爲難者當此帑藏支絀籌計經費非且夕所能集事如江蘇河南山東各於所轄地段將應辦工程撙節估計經數次第分年籌辦於事可期有濟臣現又奉會各督撫臣再加詳籌等語具陳若待往返者尚誠恐覆奏過遲上駭 宸慮謹將遵 旨籌議黃河分流故道實在情形恭摺 奏

查明黃河經過各屬地方疏 光緒十三年

河南巡撫 倪文蔚

竊臣前將黃河漫口會同河臣親詣察看等情具奏奉到 硃批覽奏均悉即著懷遠前旨將漫水經行被淹處所迅查具奏一面妥籌賑撫以恤災黎等因又奉入月二十四日 諭旨著卽籌撥款項會同成孚將堵築事宜妥速辦理等因欽此欽遵仰見 宵旰憂廬痲痺在抱跪聆之下欽悚莫名伏查此次黃河漫溢由石橋口奔騰泛濫直注東南經過開封陳州兩府屬旁及歸德府屬鹿邑縣境時因驟降被水梗阻又報稱遲先後接據各府州縣稟報水由鄆州東北兩縣東繞等保流入中牟縣市王莊田境被水者一百二十村莊中牟縣城被水圍繞漫水所及三百餘村莊由中牟而入祥符縣境大溜趨向朱仙鎮南之關店及於西南之趙店正南之井腰鋪東前之西市等保水趨尉氏圍繞縣城由正北歐陽營折向正東直趨扶澤縣境計長一百餘里城垣四面皆水滿水及於鞏陵縣之鄆村等處共淹浸四十餘村莊其通許之吳臺孫開等處數十村莊亦有漫水深至七八尺不等而太康縣境水由淮橋至長營挾河出槽直趨東南入於鹿境其西華縣惟沙河以南

三千餘村莊不受水害西善與海甯商水兩縣接壤之周家口北寨爲淮甯地面亦被水淹淮甯縣水由柳林鎮會買魯河大沙河之水散漫靡常致淹一千五百數十村莊而流入於項城縣由李村奔神流赴沈邱縣紙店等處遂從魏店出流至西府屬鹿邑一縣亦經黃水漫及由西南出因渠鎮等處流入洛河黃河東流入於安徽太和縣境此各處現被水災之情形也臣詳加查核以中牟尉氏扶溝西華淮甯祥符鄭州七州縣爲最重太康項城沈邱鄭陵通許次之商水杞縣鹿邑又次之當黃水初圍中牟尉氏兩城也臣先經飭司派員攜帶銀兩分投前往會同該兩縣設法搶開堰埝掃務期穩固其餘各縣亦經加派委員會同官紳認真防範各河隄工督催修築完固免致黃流灌入並分派委員前往被水之區雇船運送筏渡度災黎散放舖餅搭蓋席棚俾資棲止其緊要處舍者尙核守高阜希冀水涸而經該印委等勸諭不肯遽離轉騰天氣漸寒亟應另籌撫輯或添設粥廠或施散粟米多設留養所以紓民困現在口門運東之陽橋及朱仙鎮店李口中牟之水月葦陳州府屬之周家口等處均已各設賑廠委員前往辦理其餘則由各州縣地方官自行酌定城鄉設廠收養所需米石有常平新倉存穀暫令應用其無存穀之處發帑採買應需經費一切由賑局發給武陟縣沁河漫口地方災民亦形困苦現亦飭令開賑查賑此後辦理先後之情形也臣思堵口一日不合民生卽一日不安惟有趕將堵築事宜會同河臣成孚趕辦一面督飭各員稽查災戶安集流亡慎選委員嚴剔弊端以副 朝廷軫念災區膏澤下民之至意豫省地方平衍隨處散漫地段寬廣是以水行不遺昨據漕臣盧士杰電傳八月二十八日清江一帶尙未聞有黃水有人自正陽關來云二十五日淮河水長一尺卽係黃流用探所聞上紓 宸廑

黃河南決補遺籌堵塞並設法補救疏 光緒十三年

戶部尚書 工部尚書 同謹

本年八月十三日鄭州上南廳黃河決口三百餘丈全河斷流 朝臣吁食 詔辭嚴切責令河臣督率工員  
趕集料物設法搶修迅速竣工薄海臣民同深感戴數日以來外間議論以謂乘此可復故道幾疑決口不必  
堵塞也等語見以為現在水勢斷不能入黃河故道也山東之患仍未解也顧海河淮徐揚一帶慮且不可  
測也讀為 皇太后 皇上 一陳之伏考黃河自大禹之後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南行者不過  
五百一十九年是黃河由雲梯入海本不可謂之故道也即使指為故道而現在鄭州決口由閩魯河入淮  
直注洪澤湖洪澤湖形如佩益北高南下斷不能導之使出清口其去故道尚不止百餘里安能挽既倒之狂  
瀾循久淤之舊線乎故曰現在水勢斷不能復入黃河故道也或者曰山東數被水害遂以黃河南流為幸不  
知河性利於北行自金章宗以後河雖分入大德中決沛口至山中決並堤有明一代決河北者十四次決而  
南者五次我 朝順治康熙以來決而北者十之九決而南者十之一況今之淮水至無經行之策黃水入淮  
安有歸宿之地下流不得宜視上游必將決決則仍入山東境內齊魯之間安能高枕哉故曰山東之患仍  
未能弭也至於黃水南注害不可更僕數約略言之有一大患有五可慮現在黃水決渠直注洪澤而清河以  
下淮口久形淤塞吳城十四堡久不通水僅張福口引河闊不過數丈其大溜由舊禮儀橋石三河之處隨而  
東注以資壘高郵邵伯諸湖為數澤以運河為尾閘並下河一帶數百萬生靈僅恃東岸一線之堤以防護藥  
已岌岌可危今忽加一黃河則運河東堤必不能保大患一洪澤湖淤墊以後湖出數千頃柴灘昔已設立湖  
灘局按畝升科吳城七堡一帶石工又已拆築清河城垣高家埝久不可恃黃河勢傳入湖以後難保淤灘不  
立時坍塌昔潘季馴河臣議曰高埝較寶應高丈八尺較高郵高一丈二尺高寶應較興化泰州高丈許或入  
九尺後來湖墊益高家埝且高於寶應高郵之水數倍挾欹倍險之勢以難千里之平原故俗有決高埝



淮揚二府不見之露明隆慶四年高瑜濬全淮東注決寶慶之入錢山鹽高寶與秦江東諸縣悉爲巨浸命  
滿季嗣治之久而後安然彼時尙只一淮水也若黃淮並合不東衝下河卽南灌揚州是江淮河漢併而爲  
一矣東南大局何堪設想大患一裹下河州縣爲產米之區各處起解資取於寶慶江北一帶萬一被水淹沒  
漕米何從措辦可慮一卽令漕米如故成因黃水挾河淤壅運河不能存送或因積水漫溢無存漕艘停  
滯日山東木係借黃河運黃既遠去沂汶微弱水從何出河運必廢可慮二兩省鹽場行在范公堤東運一濱  
范堤亦不能保鹽場淹沒淮鹽一困課何從征納可慮三頭濬徐海之地好勇鬪狠夙稱難治小民鴉祈離居  
無所得食難保不發生事端可慮四黃汎合淮勢不能局於湖濬必將別開一地自尋入海之路橫流猝至朝  
東暮西江鎮居民莫保旦夕之命可慮五比鄭州決口所以不得不速籌堵塞者也然上游雖塞而現在已經  
入湖之水亦須早籌宜洩譬如人身既患腹脹或肚上或肚下必居其一今雖未知水勢所向姑爲適度之詞  
假令黃淮合力竟至破高埭入高寶明湖不能容則運河東西二堤必不能保裹下河數百里一片汪洋如入  
囊中四無出路裹下河地勢西北俯東南仰導之之術似宜順其就下之勢由興化以北懸腰驢傳家塢等處  
入藕河身避過雲梯關以下淤河橫穿而北開浚大設法補救者也

命 奏選旨體察開濬下河情形疏 光緒十四年

兩江總督曾國荃  
漕運總督盛士杰

竊臣等欽奉光緒十三年九月初五日 寄諭翁同龢潘祖蔭奏黃河南決懇飭速籌堵塞並設法補救一摺  
覽奏均悉此次鄭州決口爲患甚鉅翁同龢等所稱黃水南注有二大患五可慮均係切中事理之言所稱順  
其就下之勢由興化以北懸腰驢傳家塢等處入藕黃河身經過雲梯關以下淤沙開濬大通四十餘里入藕  
河以達濬海口等語著曾國荃盛士杰體察情形卽行籌議覆奏如別有疏導善策並著多方規畫迅卽籌

辦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眷顧東南保全完善之至懲恭誦之下欽感莫名伏查江南自咸豐十年改設河員以後堰貯蓄水各壩無款可籌均未修復舊札備俗名三河之處當年宜洩衝決成潰洪湖之水由該處進入高寶湖每值夏秋盛漲備恃清堤爲屏障已屬岌岌可危今淮黃合而爲一併向南趨翁同龢潘祖蔭所陳一慮五慮不啻身歷其境將臣等所欲首者代達 宸聰考諸職籍前明潘季馴我 朝斬輪爲治河最著之員其治之之法不外順其性而利導之 寄諭訪籌疏導善策 廟謨深遠足示準繩惟本之性無古今之異而河之形有今昔之殊非確加履勘不可常經派委南河候補同知萬晉選查勘興化至黃河以又派候補知縣許佐廷查勘大通口至濼河口復經奏調江蘇臬司張當年赴興化一帶分投催勘查得傅家壩屬臬甯縣境相距險阻五十里都係民田慮舍墳墓節節阻難並於河槽自傅家壩入蕪黃河過壽橋至大通口測地勢北高一丈五七尺不等按諸說下之性殊未相宜不敢不悟 聖訓另於興化等處境內另籌疏淤查下河入海河道以新陽射陽兩河爲最門龍港次之昔人沿范堤分建十八閘以資分洩法良意美咸以支河阻塞未能運暢現經張當年查明興化所屬之大周關及丁溪場所屬之古河口小海三河均極淤淺一遇水大之年來漲多而迅速出路少而行遲屢罹均受其害疏濬以後各該處皆繫對壩堤如果高郵開壩可觀水皆順軌由新陽等宜暢歸海其閘門窄狹過水不暢者另於左右開挖越河俾得滔滔直注現已估工興辦約需錢十餘萬串此外幹支各河向多俟前工辦有端倪再接再續擇要興挑以期逐節通暢核與翁同龢潘祖蔭之 奏事異功同惟統計高郵三閘口門共寬減一百九十六丈若全河之水合黃併注而勢趨併所後之數不敵所受之數其勢不能容納人所共知雖經臣等於上游張福口等處興辦大工爲未放壩以前之總總復於下游入海要津分別疏導爲已開壩以後之補救而來年大汛惟獨能不引患實未敢信有把握惟冀

州早日合甯則裏下河百萬生靈仰託 聖天子洪福如天免昏墊而登維席則大局幸甚 臣等幸甚

遵 旨迅籌濬河培壩工程疏光緒十三年十一月

張 曜

竊臣於光緒十三年九月念八日具奏山東河淤愈高黃流實難容納擬請乘勢規復南河故道以維全局一摺十月十一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軍機大臣知會已奉 諭旨令李鴻藻等籌議矣又於十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太常寺卿徐致祥奏山東下游河身請飭趕緊疏濬一摺前因鄭州決口迭經諭令張曜將東省疏濬事宜及時趕辦茲據徐致祥稱鄭工竣事全河仍必北駛東省應辦各工刻不容緩自係為先事豫防起見著張曜遵遵迭次諭旨迅速籌辦不得以該省暫免河患存觀望致誤事機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 臣維鄭州決口黃河斷流以來東省河身逐段停淤官派總辦司道暨在工各員弁分段查勘淤墊情形並分派營勇疏導消水以期刷濬淤沙原為思慮豫防之計曾經具摺奏明 臣所以請規復南河故道者亦以事機所在不敢不從長籌計今南行北行尚待籌議鄭州決口剋期進占而南河修堤挑河各工尚未定議與辦鄭州口門堵合之後黃流下注水無所歸誠如 聖諭將來故道如不能復自必仍由山東經行 臣惟有懷遵迭次 諭旨迅速籌辦以期稍紓 宸廑伏查山東黃河未經斷流以前已形壅滯黃流時虞漫溢既經斷流以後河身逐段停淤河勢彎曲之處積淤尤高將來黃水復歸漫灘而行奔騰衝突處處可慮其患更甚欲去河身之壅遏自當致力於挑挖現據在工各員弁將勘量上下游河身淤墊丈尺逐段開報有積高四五尺者有積高八九尺者統計曹州只莊以至利津海口長河千里若一律挑挖舊日河槽不惟需費過鉅即人夫過多一時亦難雇募今擬仿前人挑河成法於河身淤墊之處逐段抽濬其尚存水槽者於水槽之旁相距五丈抽濬兩道作川字河形凡槽已淤成坐灣之處水槽凡在邊旁者俱於河身取直抽

溝三道每道寬五丈底寬三丈深或一丈或六七尺以併淤之多寡定挑挖之淺深將淤水行歸以期逐  
漸衝刷即此搶修估需亦不特估計挑河土方經費約需實銀八十九萬餘兩東境上海北岸尚有金  
堤一道實爲直隸地方之屏蔽今年秋汛盛漲黃流泛濫溜逼金堤多方搶護幾至漫溢邇邠州決口水勢陡  
落始保無虞是將來黃河復歸金堤不可不加培高厚計東境金堤長一百十四里擬加幫底寬八丈頂寬二  
丈加高六尺其隄尾至逆河底接築十八里擬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並擬接築漢隄一道攔水歸  
河計長五十里底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估計全隄橫隄土方經費約需實銀二十一萬餘兩東省下  
游大堤北岸自東師營城起至齊河縣境止又自利津縣境大關家莊起至通尾止兩岸自長清縣歸家莊起  
至利津縣縣莊止共計六百餘里上年曾經奏明分年增培今擬仍照本年修培丈尺方量起爲修培估計下  
游堤工土方經費約需實銀四十二萬餘兩河身或高民埝更形卑矮自應加高幫寬將來黃水復歸始足抵  
禦亦擬照本年修培丈尺方量擇要修培估計土方津貼約需實銀三十五萬餘兩以上各工擇其緊要  
必不可緩者核實估計其各工險要培埝風乾日燥多有淤塌將來黃水復歸或應補辦或應拆廟取應加埝  
均須完整庶可保護無虞所籌工一節值尙難豫爲估計以上籌辦工程約估經費除成本外共需實銀一百  
八十七萬餘兩惟有仰懇 天恩飭部核撥以應急需上管督率總辦司道暨在工各員弁一面勸工一面將  
土方丈尺繕具清單續行奏 旨尙有程可從緩各工容 臣詳細酌度陸續奏明舉辦

遵 旨妥籌應挑淤河地勢情形疏

閩江樓督曾國荃  
陳宜禧督盧玉杰

竊維等欽奉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寄諭不日據侍郎徐郵奏通籌黃河全局一摺等因欽此臣等查該  
侍郎原摺內稱准揚黃無位置黃河之處先宜籌宜洩之方再力求堵合之法洵屬核中肯綮臣等一聞鄭州

決口之信深知淮黃合溜向趨揚場噴擊爲害下河田廬民命所關即經奏請興挑成子碎石兩河實係急務如何能擇之勢開經委員履勘成子河在洪湖上游與蕩黃河不相連貫非生開新河不能引水入黃河該侍郎原摺是以有嗣開舊堤之說測量該處地勢高仰路遠費繁誠不易開因開之竊思未必有效未敢虛擬巨款已飭停止至原奏請挑天然引河張福口引河與碎石河毗連本係由淮入黃之要喉昔人建導淮之議皆從分引河入手祇以張福口河底淤墊太高挑不得法非徒無益且恐沂泗之水倒灌而人又願清河爲清江三關來涼曠時柔霜堵閉以者保衛自黃河北從此壘久廢今既引淮入黃仍須將順清河壘築堵如式庶三關可保無虞而跌塘甚深水溜甚急亦不易施工之慮經臣等飭派熟悉河工道員黃祖緒徐文達會同署淮揚海道劉鍾靈詳加審度河底雖北高南低加工深挑尚可配平順清河雖水深溜急多備料土亦可設法培築又經臣士杰另勘得陳家集壘頭地方可開引河上接張福口下達吳城七堡與碎石河功用相同而施工較易遂反復商決計興挑已於十月二十一日開工自張福口內密河起至順清河止分爲三千八百段據派員弁按段承挑向來挑河開深不過數尺挑至一丈內外工費已形頗重此次須開深至一丈四五尺及一丈有奇不等實爲從來所未有連分挑楊莊以下至雲梯關一帶舊蕩河工費核實估計共需銀四五十萬兩明知籌款維艱然關係生靈財賦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以冀上游多洩一分之水即下河少受一分之災至高郵五壩已損者二可開者三潮水滔滔下注截至十月三十日止按高郵汛誌橋已存水一丈二尺二寸較之本年伏秋盛漲時已多二寸據堤上局司道稟請酌量堵壩臣等查冬令西北風狂堤工喫重深堤即所以衛民且下河方在水涸之時車運澆水較緩開放無礙臣士杰雖奏明以訪橋一丈四尺爲準然事機緊急迫未敢拘泥已批令先啓車運漸餘仍察看水勢得守且守本年運河通江各壩重門洞開以節巨關入江其工

段中毀蕪黃河等處可以就近酌調營勇協助者亦間調哨勇幫同挑澆酌給津貼實費以補民夫之不足以上辦法據與該侍郎所奏江河數條均屬不關而合惟河工積習夙弊深大須一律掃除庶幾工歸實濟且等惟有嚴督承辦各員按照估定土方如式興挑剋期厥事工無草率偷減費則消流歸公以仰副 聖天子慎重要工之至意謹繪圖說恭呈 御覽

議購外洋鐵路土車等片

河道總督倪文蔚

再此次鄭州大工時日迫促工程浩大且自去年飭次欽奉 諭旨會籌堵台即深思所以速運料而便施工者近經沙灘取土嘉竈一難也日計不足必兼夜工燈燭之光不能及遠一難也水堤下游州縣藉料由周家口水路運工以輪陸運之不及逆流上段牽挽無路三難也於是議購西洋鐵路土車以速運土車購電燈以便夜工議試用小輪船湖江入淮拖帶料船以速運料當經先後電飭北洋大臣李鴻章飭由江海關道購照鑲等定購小鐵路五里連運土鐵車一百輛電燈一架淺水小輪船一隻現在鐵路電燈均已運至西蜀安設運土過溝較上夫推送難易不啻倍蓰電燈照耀不殊白日可以晝夜趕工惟淮河等河經黃流奔注溜勢無定深淺不常試行小輪時慮阻礙現令多募民船輪船料運所有定購淺水小輪船一隻擬仍交購辦委代為變價除購辦工總局將各項價值逐款分別查明開報再行咨部備核外謹會同督辦鄭工禮部尚書臣李鴻章著河東河道總督臣李鴻章附片奏陳

治河議上

童寶善

黃河決鄭州濬尉氏中牟歸陵西水項城各州縣一由沙河經潁州一由汝河經懷遠沿南下營入淮將以洪湖為壑此歲豐五年湖瓦湖決口以來又一大變向也議者必有勿治其決挽復南流之計又必有南北

分流用決口爲支河之計是。晉者在代皆有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南至壽州入淮。永樂九年河北人魚寮復附決。由清河經懷遠入淮。時兩河合流。經鳳泗以出清口。正統十三年河北衝張秋景泰中徐有貞塞之。復由清河入淮。河臣楊一魁之言曰。全河初出堯澗之郊。以不治治之。故嚴無治河之費。五十年來全河盡出徐鄆。泗入淮。而當事者方議客作。主曰築田而塞之。以致河流日蹙。淮不敵黃。退而內澗。遂貽斯澗之患。御史徐昇亦言。嚴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滄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洩。取河身狹。鹽灘容水勢無所歸。遂泛濫北決。然則今之決口在明安治以前。乃黃河之正流也。及宏治間。河又北決。白昂劉大夏塞之。復南流。一由中牟至顯澤。一由亳州至渦河入淮。一由宿遷小河口會泗全河大勢。雖在關儀考城流。遂徐州宿遷入運。會淮東注於海。而今之決口猶爲黃河之支流也。由正河之說。因其決而復南流。則勿塞使由支河之說。因其決而北流。亦勿塞。但且當山東黃河泛濫。其梯關黃河故道之時。則尤以勿塞爲便。而考證古今善塞地勢。輒以爲鄭州決口必不可不堵。安東舊河必不可復。大清河黃河海口必不可改。詎言其略鄭州之決。自維及臨。世遠。注省懸千有餘里。水之行也。常半於驛。而今當霜後水落之時。又半驛而不能再行。緩其流。散以淮揚。近地不見其濬。決之顯害。若明年桃汛一至。挾其全河。滴悍之性。并兼長淮七十二水之流。勢威力猛。合一瀆以攻高堆。則高麗危。下河七邑之民。將爲魚鼈矣。又或穿運入江。至通州入海。則以爲一掃天地之經。好南北之紀。而洪水橫流矣。其上泛則颶風皆哀。其旁溢則淮徐無甯。或謂可如明之初年。引入清口。由孫黃河入海。不知自河北徙以來。黃澗亦引河全塞。淮且不能自達於尾閘。而洪澤全湖之水。皆田三河口。以入寶應高郵邵伯等湖。與運河會於六湖。分注江都泰州。遂境出江。豈能合河淮兩瀆之水。順流北向。以入海乎。卽用人力開濬。不過得一錢深槽。疏消漫水勢。不能容

全河也或曰今決口數百丈倘如青龍岡之役不能壅堵則若何曰秋冬水落施一甃務用熟悉河工之真訣  
領入夫遠謀料物定立壩基明不重資兵民兼作論以冬底春初期必合龍則億萬生靈之命實賴以濟此鄭  
州決口必不可不堵之實在情形也近時延張兩公之奏皆主挽復故道王大臣會奏又謂故道數百里經行  
之路一切辦法俱有成規且河身寬廣編址豐隆因而加工亦易力然愚有同治十二年江蘇查勘黃運河  
圖說詳細實測至爲明確其圖中情形運河及山東黃河十餘年間皆有更變若江南黃河之故道淤廢已久  
固無改於舊也舊黃河兩岸堤工可止大魚尖北止龍王廟以下俱依難不堤自孟工東過海口瀾汛通流海  
船能達自個河北至大同口稍有河槽自周門鎮南至沈家營堤內稍有河槽自海口東北至海口兩堤計長  
三百餘里堤內積淤高出平地者約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自王家營西北至山東單縣界口止兩堤計長五  
百餘里堤內積淤高出平地者七八尺至又餘不等中間雖間有河槽亦不過一錢斷續雨時積潦旱則乾涸  
豐縣北境以下黃河積沙高壑山東黃河鋪木不能而侵關安寨關嶺口相距中間一帶積沙高出堤岸一二  
丈東西百二十里南北長五里然則此淤腐之河決一能以人力挽復矣則本年河臣孫撫之奏下游堤岸  
應修跌落過多河須淤墊應挑地段過長工大費巨不可數計皆經勘驗確實與圖說大略相同今雖上游決  
口可避出淤墊之河身而下游三百餘里應修之堤應挑之淤仍無術以修治冒昧興工又必虛費國帑貽害  
民生此安東薛河必不可復之實在情形也河自大清河入海以來三十餘年同治十年以前河流通暢無大  
決溢雖有修防比之從前大工十省七八十年以後河身日淤海口日高衝決日甚東流離困苦疾首蹙額  
而耳冀其他徒然委文達有言由張秋而東河禹城以至濱州蒲濰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乘故道明  
帝永平年間德棣之問河潘爲入王景因之以成功懸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是今之河道實爲永久



寬定之河道但管修治而不當遽改確有明證大清康熙年間刊聯中有岳色河聲字自黃河奪濟入海按泰山之麓土人以爲證詞謂河自此定矣其近年屢有河患者候家林僑窪之處宋元以來河屢決於此今一決而久不堵塞聽其鋪漫於郟城汶上鉅野各州縣水停而滯滯漚而下淤下淤而上決此皆必然之勢而又無東水攻沙之策民墮墮薄水至則聽其漫溢四出堤缺水分河安得而不壞哉現自光緒九年陳中丞士杰奏築下游南北兩堤自東河至利津共計十四州縣十二年夏功成十一年十二年皆照築培築一次而民墮亦皆津貼加修堤岸漸已完固惟海口淤淺挑挖淺窮最爲深害不知此河未治之故也從古無海海之法而有治河卽濟海之法河水下注海壩上益於口門一頂瀾水銳而中行河水曲而兩散黃潮交匯之處中聚停沙不必海口爲然凡江河皆有之安東海口之外有鐵板沙欄門沙在隋明已見章奏而我朝新設兩矣治河之後河流順軌洶湧而下何嘗以海口淤塞爲慮哉若及今決口製濶冬令水涸之時急於下游淤處抽挖川字濶道中間浸濶各段測準開挖相築挑壩以激溜頭舊決口敗處木合體者急爲合體用昔人繕隔遙隄滾水壩之制詳爲規畫既塞鄭州決口由引河跌入河身河水動蕩順流而下並挾泥沙以去則山東之河通從此可慶安瀾而於大江河員之中擇其積善河事通知水學者委任而久任之俾其隨時修防措置善後王景禧積何不可再見於今日此大清河黃河改道必不可改之實在情形也夫舉大事者必有深識遠算存治局於胸中而後不致道謀而無成浮言而惑聽河工關繫在乎民生國計豈可無一定之議哉而以愚所見大綱要不外此飭濬之切身儲生末吏皆與有責也其敢以出位戒

### 治河議下

童第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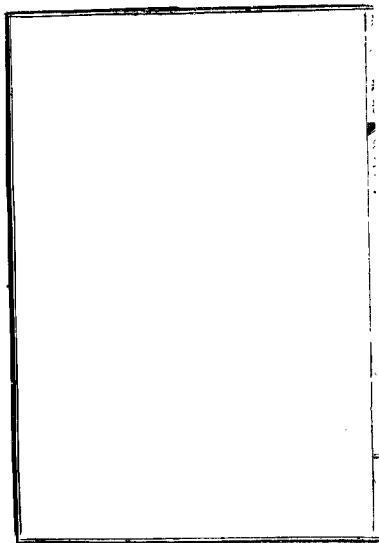
前議既定然後治河之要略可得而言其塞壩州決口也有三要一曰選人才一曰勸物料一曰嚴法令水土

之事與兵學皆爲專門非有真識真才不能機宜之悉當哉 朝如湯文正斬文景張清恪張文遠諸公其深  
明河防者皆一代名臣也故曰河臣能知全河淺深寬窄者爲上若爲奔走効用之才張鶴生河防述言已言  
其概大約須勤樸耐勞安詳持重而無躁進趨利苟榮執矜之習者此之謂選人才河工物料最難應手掃御  
濠鏡近河頭鏡至者樁木來自江浙礮石采於諸山灰磚釘鐵必有洩治一有因公履民與價肥私物不符式  
弊皆靡糜貽誤費工往事非一故必細觀裁精心董理選賢必週備備必寬給備必實物料齊而工員兵役  
皆有以措手此之謂購物料大工宜罰一以兵法爲部署合前則越級保升失事則斥革遣戍皆不可有情故  
之私輕重之意其才者雖微員未弁而可以拔取其不才者雖親傳貴勢而無所寬假信賞必罰一出於大公  
至正使在工之人皆如身使臂臂使指鼓舞以從事此之謂設法令若然則決口塞矣以言山東之河工亦不  
外此而已而又有三要焉一曰厚堤岸一曰精測算一曰試驗機近世治河名臣以潘斯爲稱首其所論者不  
過築堤東水用水刷沙使水必時槽沙隨水去而已山東堤岸取土爲難故奏稱僅高一丈底入丈頂一丈不  
知築壩回溜挖淤取土包氏世臣之記五全一於裏外皆水無土可取之中而能取用者如足見堤岸工程亦  
尙有運用之妙山東現築之堤必營增卑培薄以收攻沙之效此之謂厚堤岸周體算經曰故禹之所以治天  
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趙君勣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  
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郭守敬算學家嘗以海面較京師過汴梁定其高下地形是治  
水必用算學古人已有明證今宜於東省河流之處用明算術者謂量高下因勢利導成奠定之績此之謂精  
測算本年五月間土大臣會奏陶德國家因河等處機器濬治有效歷經加詢訪外洋濬法仿造試行又用小  
輪船拖帶混江龍等船終日飛行常有刷沙之效此爲濬治下流之計被前人所未有也愚見近人吳錫馮氏

文策即詳百西人制沙之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於漕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  
飛隨輪而去凡通漕之地皆宜之夫古無濬海之法亦無海戰之事今既有海戰之事亦當有濬海之法事變  
日新非常論所可拘可於船局創製一艘試行於黃河海口果效則利益大矣此之謂試輪機然今黃河既決  
挾淮而下目前之患江省爲急則防禦之疏消之宜何如曰是又有三要一曰通引河一曰修高堰一曰疏海  
口現在黃勢未定大約以洪湖爲歸由洪河而達於清口則有引河七道曰張福曰裴家場曰張家莊曰爛泥  
淺曰三灣河曰天然曰天賜東觀兩壩之間又有太平河自黃河改道率皆淤塞如欲挑濬齊河中阻疏消漫  
水則必於此引河及太平河擇要挑濬仍使上接洪湖下就黃河故道用黃率清順流而下然後足爲漫水歸  
宿之區而高堰不至噸重此之謂通引河嘉慶間御史徐寅亭奏稱高堰口見殘損遇西風急浪動輒坍塌一  
三百丈不等設有莊廣淮南民命恐付諸波濤道光四年黃河倒灌於淮及堰高堰遂決下河淺爲憐國是高  
堰雖土石堅工足資捍禦而濬勢既成安保無虞故必詳細查勘以及周橋壩壩智仁等五壩一并查勘務使  
修築堅固或用包氏泥草撲護之法或用吳氏碎石坦坡之議選佐速辦保護堤身目前既經抵禦漫水之計  
即決口趕堵不及明年汛發亦稍有待以無恐此之謂修高堰高堰之東爲下河與化東臺鹽城阜甯高郵寶  
應山陽七州縣是也山陽則有湖陽鹽城則有天妃石磯興化則有丁溪白駒寶應則有驢腰嶺自其他鹽場  
小翼不可勝紀皆通湖以入海而射陽湖爲其歸墟帶場河爲其脈絡尤不可不通爲疏治以備壩場漫溢之  
水使去路多而消水易萬一災及下河亦爲補救之一法此之謂疏海口雖然又有要之要焉用大柴興大工  
皆以愛人爲本元之賈費雖有治河之功而元末之亂由茲以起由其晝夜程督不恤民也縱省民風強悍遭  
逢傷折已爲可慮而哥老會匪伏莽聚以數萬衆之工役用之有恩而善之有法不生一事不累一民非公

忠體國之大臣尚乎能蔽身乎能致

聖上之耳目一工役四



2358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一目錄

工政五區河

淮安濟運議

汶濟濟運論

德勝通濟聚運疏

德勝河運事宜疏

道 旨查勘北運河工擬請疏築疏

請 飭疏濬山東運河疏 附片二

題 旨查明四女寺哨馬營兩處派河船口情形疏

照京估築欄河大壩疏

奏為覆陳濟各工擇要經辦疏

德勝通濟河要工疏

運河

運道

沈兆霖

范本禮

林則徐

曾國藩

康 勳

劉恩溥

陳士杰

覺羅成孚

曾國荃

李鴻章

薛 煥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韻卷九十一

上海葛士澐子獻編

工政五 開河

淮汝濟運議

沈兆霖

黃河從古為中國患然自來以前不過治河而已至宋則分為二曰河曰淮明復分為三曰河曰淮曰運河夫  
 上世專去其害因收其利猶且利不勝害今則去害與利并為一事欲去其害難乎為利欲留其利難乎為害  
 而究其弊則運河病在河河病在合淮而淮又病在合河以入海夫古之河道東北達於海其由淮入海者惟  
 汴泗之水耳然禹猶疏九河以分其勢而水患始定殷之世河圯矣猶未徙也周定王時河徙矣猶未決也漢  
 文帝武帝時始決酸棗瓠子河決矣然始趨東南繼仍歸東北入海也東漢終汴築隄從滎陽至千乘海口訂  
 千餘里河復由東北入海合為治河故道於是東漢至唐無河患至宋仁宗時河決大名神宗時河決澶州北  
 流斷絕河南徙至元明開而河全入於淮矣陸曰四瀆統諸侯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淮河濟皆名  
 以瀆焉若以一瀆而受諸河之水是合一瀆而為一也然今既資以利漕矣則往者賈讓諸人隨時制宜諸策  
 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非惟不敢導之使北抑且必然捍之使南捍之使南則漕安而河流愈不  
 可測若導之使北則與衛河合入於海而憂又在漕故古之河患小今之河患大古之治河易今之治河難  
 也然則治之之法當奈何曰治運河之法莫急於濬治河之法莫妙於分治淮之法莫善於導夫運河三百餘  
 里西受淮水水清無害也若北受黃水東洩於江則由天妃關而入水一石沙五斗洶洶急瀾其沙盡入運可  
 河狹水緩欲不淤塞而不可得積淤成板河身日高則必有泛溢之勢宜及時疏濬使河底不致積沙淤底



可受以清刷濁之利而輪輓得以不阻此治運河之法也若治河則前朝河臣因黃水暴漲阻滯清口致淮水不能入融濟運漕泛溢於高家堰勢告危高寶諸湖橫溢議於清河特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勢勢淮遂順流入閘不為高寶害具有成效故未難之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至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分為十則至頹矣由此論之輜謂治河莫如分然上流治而下流未治也必使淮趨清口會大河入雲梯海口然後無慮而海口為濼沙往來之地萬不可濬惟有善固堤防如平江伯築如起武家墩經大小湖以捍淮東倭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營浦以歸河南溢使河不得不入淮淮不得不會河入海而淮始治是治淮又以導淮為急夫水之所擊不能不潰潰則汎濫土之所淤不得不塞塞則運使此必然之勢也今以奔流之黃河而盡藉淮為注瀉之區淮與合泗沂諸水以同入於海欲運河不受其害得乎故治運河者唯在以時疏濬使不淤而已治之之法皆在河淮河淮治則運道自不致於見奪矣若夫前朝之制天妃閘本有潛行則開過則閉之之策用水之利而免沙淤計試深窺苟能參而用之不更善哉

#### 汶衛濟運論

范本禮

元都燕京仰給東南苦轉運之不便乃用韓仲輝首引汶絕癘自安民山開河至臨濟直接衛河名會運河此運河所由昉也夫古人因水為利意亦良美然失水性之自然而惟藉人力以制之後人又用之不得其道故利之所在善即隨之大抵運河淺狹不能容水患不在不足即在有餘不足則害在還有餘則害更不止在運然用汶兼用泗汶泗濟本無不足用衛不用濶濶衛分流又無有餘古人創制之初經營措置何嘗不盡善盡美哉夫汶之權運始於元之畢輔國而韓仲輝繼之明之宋禮成之考畢輔國之引汶入泗也建金口壩開金口閘引泗為府河至濟甯又築堤城壩開引汶由洸河至濟甯又以濟甯之地北高南下潞水之易

南而難北也於是乎建天井開以遏其南建開河關以放其北其於地形水勢籌之熟矣至宋禮用白其之言改築分水口於南旺而築壩於臧村自是專資汶水已失汶泗兼用之意然猶使汶水七分北行三分南行故自南旺至臨清尚不慮不足自南旺上下開建而水之北行者少安山袁家廟三關壩而水之北行者愈少故南旺以北水復若細其弊在損之又損也哉 朝張清恪公欲設府河改分水口於南旺北使南旺以南泗出全力南旺以北汶有專功擬改築分水口役繁費重勢所難成而挑深府河師畢輒廢汶泗兼用之法未始非補偏救弊之道也乃清恪未行以洩助汶之說而反開以漳合衛之道則又執一不通之故也夫古人濟運獨取汶衛者良以汶衛水清無滯淤淤塞之病耳泗清故亦可引漳濶則斷不可用其勢然也清恪不知水勢而好以多爲利是以引沁入衛議雖不行而引漳入衛卒啓大患原其引漳之意不過欲藉漳助衛豈知衛弱漳強衛不足以容漳漳適足以奪衛貪目前之利開無窮之害其弊又在益之又益也損所不嘗損與益所不嘗益均害也而益之害大故府河之後可從其緩而漳河故道之復當處其先所謂急則治標也顧說者謂漳河正流歸甯晉拍其支流則至胥縣南由運入海是漳終不能不入運也曰漳至胥縣南減水河卽在其東可以暢行入海非若臨清至四女寺經行四百餘里也漳歸故道獨行無勢相順非若與衛合之勢盛也且於入運之處建立插席冬春水少則啓插片潭以濟汶衛之需夏秋水大則緊閉插洞俾漳水自行入海而漳衛合流之處築壩堵塞如此奚慮有餘至於南旺上下開啓閉有法使水常蓄於北史以挖河機器挖通府河復引汶入泗之道挖深南旺便能多容水水漲盡蓄於南旺水竭放入北運如此又奚慮不足昔人耐治黃無一勞永逸之須吾謂治運亦然均調水勢損益得宜存治人無治法也今自黃河北徙運河情形又爲之一變汶既不能越黃以濟運衛又不能自臨清而流安山以北所以患涸者因欲東黃濟運是蹈徐有貞金龍口

之覆轍不可行也考龍灣姚家灣皆有浪水壩原所以洩運河漲水於嵒頗徒駭兩河今擬於壩下各開水  
寶門而於清平縣西博平縣南各開蓄水湖東西建插運河水漲開兩湖西插緊閉東插以蓄水運河水壩開  
兩湖西插及兩水寶門即以所蓄之水倒運是所以補不足也更於戴家湖南安山湖北建壑壩壩使黃不得  
稍混入運是又所以防有餘也夫河運之法至今已窮於萬無可爲之時籌一因時制宜之策既開湖  
築壩不免勞民傷財而欲舍此別求恐亦更無他法也

籌辦漕漕要道疏

林則徐

竊照運江爲漕運咽喉江浙兩省糧船皆所必由之路而每年重空往返挑設河道蓄水提船一切機宜則惟  
鎮江道府縣營責成爲重其挑河例價不敷並須江蘇各屬州縣捐資協貼一遇江漕低舊設法推挽勞費尤  
倍於平時揆其致病之由總因該處運河水係鑿山通道並無水遞疏恃引江入河以資浮送而江水不宜  
過大若運河灘輪盈滿於行舟固爲順利而沿江田地早已被淹如江水落低則利於洲田又不利于漕運兩  
者相被固保農田爲本而運道則須隨時盡力以圖補救之方臣陸謝於嘉慶二十一年巡視南漕間以修整  
閘庖浚治練湖等事繕陳 奏道光七年九月在巡撫任內復節次 奏明籌辦開渠埭壩以資收蓄誠以  
江湖長養靡常緩急仍難盡恃練湖關於晉代在運河之西爲長隴諸山衆水所注唐宋元明皆治之以濟運  
其上接丹徒境者謂之上練湖下接丹陽城者謂之下練湖上湖高於下湖下湖又高於運河以節節傳送有  
湖水放一寸運河增一尺之勢與山東運河之有兩旺兩陽微山諸湖情形相仿明季湖禁漸弛居民占墾遂  
致就埤我 朝康熙十九年始定以上程湖改田升科下練湖留資蓄水然壅塞已久所蓄究屬無多而漕湖  
築隄經費太鉅是以屢議屢變臣因謝在巡撫任內奏修閘座亦係先其所急黃將泥閘移在張官渡以當湖

之下游倘得挈托湖流使之河漾稍濟江潮之不逮每於重運間空經過閉板蓄水會蓄成於然全湖幾淤久已損壞水來則噴薄而易決水去又一洩而無餘臣林則徐於道光十二年秋間親履履勘因議擇要築壩以利節宣道十四年四月臣陝西陶兵總後亦經履勘意見相同遂即定議籌辦並經附片 奏明在案隨飭當道李彥寧相度機宜在於該湖頂沖之黃金壩及東岡一帶先築兩重蓄水壩加培圩堰一千八百八十丈零便水皆得入湖不令散漫又恐水勢暴猛或慮沖決因於湖之東隅添建減水石壩兩座如淤淤漲有所分洩可以保堤其通入蓮河之處勘得有念七家古涵較舊濬之范家溝機勢更順因修復古涵以作水門并就近建設齊運石閘一座於運軍船時放水接濟漕運之後用土填築留一涵洞以灌閘外民田是不特濟運有資即農民亦咸霽其利臣等當即飭道督縣勸諭得需水利之藥個或出力或出資令其舉實經理官爲督率興辦咸知利益踴躍急公自夏至冬工程陸續報竣逾值是冬丹徒水涸回空全運橫開 臣林則徐親駐鎮江督備提飭委該道李彥寧試放濟運新閘由念七家涵引水而出竟能倒漾上行至數十里之遠連放數次軍船得以銜尾南行其效頗爲顯著此道光十四年勸諭民間捐築練湖蓄水減水儲蓄暨修復古涵改建濟運閘之情形也復查下游張官渡一閘爲漕船經過要津前將淤泥隔移建該處原以引截練湖便資挈托時經七載固限早逾第年來溜勢時有變遷河形漸形彎曲每遇夏秋盛漲疏洩不及金門難免逼溜閘恐有礙舟行臣等復往返札商今昔情形既殊自須變通籌利欲其順溜取直莫若因地制宜隨勘得該閘邊上相距一百丈之處溜勢漸形平緩而其地段仍在練湖淤塞閘之下游經督臣相度會同宜將該閘移建於此但舊閘只有一座金門而舟楫經由絡繹不絕欲該改建尚須另籌行船之路始可截蓄興工因思移地建閘原欲以發水勢莫若改爲正閘越閘兩座尤靈遂於所勘改建之地先就南岸一邊開出越河將地勢加倍展

寬俾其可容礮心雙孔之開卽於越河懸築壩一道仍留露北一半河路俟得照常行船其在壩內者卽可施工先建越開俟越開工竣放水通舟然後拆去露南之壩隨於露北一壩以建正開如此倒換辦理往來船隻既無阻滯之虞而雙孔開成又免涌激之患將來設遇修理亦可不礙漕行但一開改爲正開中添礮心一道所需工料倍多而經費有常仍不敢遽請勸 帑查挑辦徒陽運河向由各屬捐資協貼本係懸有恭章若果開座鈴東得宜卽挑取亦可期節省是以改建該開仍歸官捐辦理各州縣中急公從中者尙不乏人自上年秋開鑿項購料興工至十二月內先將越開游竣工料均稱堅固雖時雨空南下又值枯水涸之時當卽放出湖漕將該開下板攔蓄愈得倒漾之力江浙回空約三十艘無不由該開而下更爲濟運之明效旋卽接手補辦正開不日亦可告成此自上年至今理改張官渡正越兩開官捐辦理之情形也惟思張官渡之下遊尙須重門收束遇水淺時上下撈板此層彼閉始能呼吸相通卽練湖好更需衝雖已擇要勸民修辦而殘缺之處尙多仍須設法籌維期湖水多蓄一分卽運河多得一分之益查張官渡運下六十里有呂城關經自宋元祐四年其地勢正當扼要我 朝雍正年間就舊基重建正越兩開嗣是越開壩淤塌疏濬由正開經行嘉慶二十二年曾經估修旋又議撥上年該開金剛地漸塌到底坊下之石塊至金門壩壩濶臨波爲所阻經丹陽縣督率呂城巡檢撫夫操撈始得通舟此時勘估興修實屬刻不容緩惟該開越河久爲瓦礫填壅越開石料剝損尤多今既議興修仍須兩開并辦不便偏廢現照張官渡章程先行挑挖越河趕修越開已於正月興工此時越船正在北行仍令經由正開俟越開修竣得以通舟再將正開接手開鑿所需經費亦歸本省官捐項下節節辦理懇不敢請勸款項至練湖堤身單薄之處西兩頭尤甚其蓄水蓄制木以湖心一尺入寸爲度因湖底淤澱開堰又缺遂致不能多蓄欲籌東水不外培堰但湖西正寬卽以下湖而言周圍已四十

里勢難全行圍築前於湖東一帶酌建蓄水減水各壩並築圩埝二千八百餘丈來源已有歸宿不至旁溢計分今再勸諭民間於湖之西南兩面就近挑挖淤淤即以挑出之土培築堤壩高一丈二尺面寬四尺兩邊一五收分更足以資攔蓄該處近湖居民有一百八十三鄉計田四萬六千八百八十餘畝查歷修水利本有按田出夫喫食佃力之章程茲復由該道李彥章督同鎮江府陳文煥分別出示屬加勸諭農民均各樂從等已飭陸續興挑即令印委各員當川駐工糧查督辦務使逐一核實迅速成事倘運河長官利益清事年勝一年以期仰副 聖主利運便民之至意

總辦河運事宜疏

曾國瑞

竊九年分江北冬漕遵照議仍辦河運臣於十一月十二日專摺陳奏在案伏查八年分江北漕米於九年河運赴通節節阻滯水陸兼通直至十月杪始能敷事一切經費雖由糧道王大程格外撙節不至過鉅而人事之艱時日之久較之梅運難易懸殊該糧道交米事竣赴部引見現已馳回江甯臣面詢情形證以巨出京時由運河南下所見者其言多屬相符不預為籌畫恐下次又蹈覆轍據稱本屆承辦河運在事六月之久中間處處阻滯歷歷可數如柳縣境內之大泛口該處為山水經由之所一遇暴漲則汎流急湍道水退乏後則沙淤停積今年漕船經過該處水深不及一尺河底碎石縱橫最礙舟行必須由山東認真挑挖深四五人並將近灘石堆剷除與河底配平方利行駛自大泛口而北則有滕縣境內之鄒山口該處為入湖要道淺而且窄又微山湖內之王家樓溝家口安家口獨山湖內之利建閘南陽湖北之新店閘華家淺石佛閘南旺閘分水龍王廟以北之劉老口袁口閘處處淤淺或數十丈或百餘丈亦須由山東逐段勸明一律挑深方可無阻此未渡黃以前阻滯之處宜預為籌辦者也謹將早日開兌早日過湖即使費力尚不敷期不知積弊

以南淺處已多淤塞以北運河尤爲乾涸濬總須守候伏威漲方足以資浮送至黃水穿運之處漸徙而南自安山至戴家廟三十里自戴家廟至入里廟一十里運河舊有之堤壩被黃水衝破缺口極多黃水滲悍而勢急漕船載重而質脆斷難破漲而行需用刻楦下楗以立之根然後由漕船激澗步步上移否則駭蕩急溜之中無復收泊之處而十里鋪姜家莊道人橋等處又極淤淺似須由山東設法一面於淤阻處極力疏濬一面於運擇各缺口排釘木橋以巨索俾漕船經過有所依傍棄挽不至爲洪溜所吸倉卒失事此黃黃時阻滯情形宜預爲籌辦者也及至渡黃以後若在伏汛未落以前或易爲力若伏汛已過等候秋汛即屬杳茫不可忽之數九年在八里廟守候兩月之久可爲前委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河身有高有下其疏導之法須量河身之高下高者開挖宜深下者開挖稍淺庶可高低相等一律深通再於黃流已長未蒸之時卽下閘板蓄水以資消耗或就平水南開進東築一挑水壩引黃入運皆多方設法力圖斡旋之策此渡黃以後運道易濶宜預爲籌辦者也山東水勢長落無定或先長而後忽落或先小而後復大漕船經由東填一千數百里向歸膠澳魚濰濟甯東平東阿各州縣封雇船隻以備起剝之用而地方官相距甚遠兼顧不遑九年所雇剝船不免隨時逃散擬請酌改章程責成東省督河廳員雇備剝船小者裝米三十石大者至百石爲止一遇漕船淺阻卽的起剝而由糧道按石給發飯錢以免捋騰至爾夫亦改由河員招領歸其約束一併由糧道給予工食庶不缺誤此又略改舊章宜預爲籌辦者也東平州運河之西有一鹽河倚山爲障爲東省鹽船所經要道漕船若由安山左近繞入鹽河至入里廟仍歸運道計程二百餘里較之徑渡黃流上有缺口大溜下有亂石橫堵者其難易懸殊是以商船率多避黃而趨此路上年因非運清正道未敢試行十年行抵安山時如遇黃流過猛宜變通改道惟自安山三里堡入鹽河之路亦須預先勘明何處平順先立標竿爲誌免致臨時周

章此又渡黃改道宜預爲籌辦者也以上五端皆河工應辦事宜又皆在山東境內從前糧艘運北沿途修開築堤挑河過刺均由南河東河兩督臣治黃治運注意專在漕務事事各有考成處處不惜重費故能駕輕就熟事無不舉今則黃流橫決運河失修河員之經費大減河運之米數極微欲以江北一隅數萬之漕而責山東以全力治河治運未免獨爲其難然都臣所以不肯寬廢河運者亦因成法不可輕改國事不可畏難具有遠慮丁賢楨見義勇爲力顧大局亦必不因米數太少之故而忽視河爲應辦之工糧道王大經躬肩重任既已經歷險艱茲令再試危途不得不預爲綢繆免其遲誤現在欽奉 諭旨飭派漕臣張兆棟前往山東會勘築堤東黃事宜必可與東河督臣蘇廷魁山東撫臣丁寶楨面商一切相應請 旨敕下該督撫等通籌運道全局建可久之宏議并將 臣此摺所指興工之處分途與辦利目前之漕務 臣當飭催該糧道等趕緊兌米及早開行仰懇 宸廑

遊 旨查勘北運河工擬請疏築疏光緒四年

吳部尚書 奏  
左部御史 寶善 摺

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桂清畢道並奏北運河上游水勢泛濫運道淤塞請派員查勘奏據東才一摺著派廣壽寶善蔡前往詳細查勘奏明辦理欽此欽遵 臣等於十一月初二日跪聆 聖訓後隨帶司員兵部員外郎賈成煥補員外郎李邦楨工部候補郎中吳重熹員外郎蔡同春於初四日啓程前赴通州並率同該管道應逐日按照原奏所指各處情形周歷履勘查勘白二河發源皆由邊外匯合於壘縣牛欄山南流至通州城東之小河口與溫榆河合是爲北運河經流其小河口以上當通州東北境爲東西往來大道向有東浮橋一座近年伏秋盛漲兩岸均被衝刷西岸缺口尤寬遂由大道向西橫流直與溫榆河相接至今仍未瀾出此廟白河泛濫之情形也溫榆河出居庸關由順義入通州北境白馬河由東直門東流來匯又南流至小河口



與隴白河合連年隴白河水勢咸漲橫溢下遊淤塞因致上遊一帶不能順軌沙窩村鉛鑄口一帶均有漫流加以白鵝河淤積日高水不敷漫無歸遂致北關一帶田廬均被淹沒且自西浮橋迤北改道西行直至小河口地方節節淤淺其王家垅之舊河已成平陸此濕檢泛濫淤塞之情形也等語悉心相度隴白河水勢洶狂易於漲溢上游平曠有家堤外其餘並無堤埝若全行修築工程浩繁恐一時無從籌此鉅款現擬浮橋東岸缺口九丈西岸缺口四十餘丈一律築築堵塞則水不致由缺口漫流而西灌溫檢之患可免矣其溫檢河上游泛濫之處利於堤防下遊淤塞之處利於疏濬現擬將沙窩村缺口二處共二十餘丈鉛鑄口缺口十丈修補堅實並於白鵝河南岸起至西浮橋西岸止斜築長堤一道計長二千一百六十丈以爲北關一帶保障至溫檢改道之處形勢彎曲逼近獨甯張裁灣取直挑挖舊河俾循故道再於新舊河相接之處築擋水壩二道各長十五丈河身挖出之土即置於西岸之上東岸通大道處另築一堤約長十二丈使河流不致東漲並將下游自下關口起至小河口止約計一千零九十餘丈挑挖深通其白鵝河下游淤淺之處約計九百丈亦擬一律疏通使漫流之水仍由溫檢而下如此分別疏築不特民生可無淹沒之虞且於漕運亦大有裨益等語懇耳目所及一時難周並恐有窒礙遺漏之處復札飭通永道坐轎轉飭通州知州漕運通判等據實稟覆亦與臣等籌畫之處大意相同現在核實計算錢糧大致不過二萬兩之數伏念隴白溫檢兩河漫溢有闕民生係地方官應辦之事且兩河中間爲東西通行之大道現在仍有積水不特有礙行旅且保路經由之處相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會同倉場侍郎自行籌款趕緊興修以衛民生而濟漕運仍遵例報銷以符定額

竊惟運河之設有激河因時啓閉所以勞毅水勢免致橫流法至善也山東兗縣境內之四女寺減河引入德州境內而德州境內又有哨圍營激河皆向東北流入直隸吳橋縣境內之五泉莊而合爲一滾心經齊神甫皮樂陵鹽山等縣界至山東海豐縣老黃河口入海往年此兩河得值運河漲發則提閘洩之以分其溜而運河不至漫溢若運河水落則仍下板閉塞之故數百年設南州縣從無水患乃自咸豐年間山東樂陵縣民惰農自安不挑河運轉以水至無歸與訟遂築壑上遊之四女寺減河而哨圍營減河亦即聽其淤漫高於平地時因築隄一縣之阻撓而並廢直隸山東之利潞兩省廢食畿南水患由此起矣減河河口既遠運河水不能仰入其下流雖可受水而皆乾涸涸涓滴之流以致運河不克分清自同治七年山東德州北境老虎倉決口淹灌直隸吳橋東光南皮鹽山諸縣九年又於德州北境之桑園南決口淹灌直隸吳橋東光諸縣十年又於德州北境馮羅屯南小楊莊決口淹灌直隸吳橋等縣如前迄今光緒九年復於德州小楊莊堤岸開決淹灌直隸吳橋東光南皮諸縣災害尤烈畿南州縣連年迭被德州水害而河堤開決之處係在德州極北邊界所淹德州地面不過數里故山東巡撫李督漫不加意任其北流泛濫橫橫以百里以各州縣民如房屋無算漂沒各州縣田地墳墓無算而小楊莊決口在德州又不重思修築九月間運河水以露積遊至十一月始與工堵塞畿南十餘州縣地盤迭被禍及自今以往不加修濬民生之疾苦國課之虧短何可勝言耶且聞此次小楊莊決口實係馮羅屯及小楊莊居民所私行掘開者前因同治十年該處決口凡鄰國之地一經河泥肥田悉皆膏壤而套堤之內尙有窪坑數處思欲填平又惜人力因見運河泛漲遂於堤脊引水入港初不意其決口主於此極也聞之河濱老農凡河決處五里之內皆灌水是時能掛淤水退即爲腴田至十里外水漸清而淤亦漸淺若一千里外盡清流矣如馮羅屯小楊莊河堤崩壞往年地也不過三千文一畝白同治十

年決口挂淤後每畝可值三五十千此沿河居民所共知者故此日之決口非但無損於德州且有不於德州其言乃至在畿南尋查同治十一年天津道丁壽昌因河決曾會委員挑浚宣惠河吳夫宜惠河故道白山東德州境內北流入直隸吳橋縣西境又東北入東光南皮一縣界至劉蛤莊分爲南北二支南支爲宣惠正河東入滄州鹽山山東海豐縣界會四女寺減河東流以歸海其北支則別名石牌河自南支劉蛤莊歧出東北流入滄州界與胥縣之興濟減河合而東北流與滄州之捷地減河合而東北流至河口入於海故宣惠河故道職在畿輔與陝昭然可考者彼時丁壽昌委員修濬謂自上游觀工故先於吳橋縣設手乃它至與山東德州交界地方之王指揮莊因係隔省呼應不靈遂即裁然而止下游觀工故先於吳橋縣設手乃它至山東德州阻工則上游無所承接將全河棄爲無用故督撥工木修而吳橋境內獨戮民間數十萬貫錢它此上無所承下無所注之乾河一道豈意本年德州小楊莊復決淹灌如前同治十年時由宣懷以道北去而南皮滄州一帶因昔年並未修濬遂皆曲防以禦之東光縣被水災民思掘其堰遂被南皮縣民轟擊立斃四五十人貽害乃至於此可爲浩歎督使於同治七年九年一年三次被水之後濬宣惠河由山東德州臨河辦理俾宜惠河頭上承喻馬營減河則東光南皮滄州等處必皆一氣呵成豈然吳橋一縣挑它而已哉即遇水發亦有減河以運河之尾閘更有宜惠河爲減河之支流又何至浸沒田禾斷壞民命爭圩劫掠釀成巨案耶考運河上游不受備濬清洪臨水至山東合汶沂而爲合運河北入直隸以利轉漕今自南棧皆由海運而運河遂無關緊要殊不知黃河係穿運而過前今日運河中且分有苦流不有減河奚以洩乎減河之在直隸者昔爲捷則與濬兩處光緒六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復於劉蛤莊南之新官屯添挖減河東下入天津縣界與興農鎮營田河渠同歸於海此誠相時度勢意美法良無如運河上游在山東者其因女寺哨橋營兩處減河已先濬

閉鑿之病在胸腹而僅於股趾多方補救亦無裨益也且此於木無滋河之處而加增之山東乃於木有滋河之兩處而並塞之亦殊非 朝廷弭患衛民之至意應請 飭令直隸總督會同山東巡撫將四女寺哨馬營兩處減河順口修濬仍以時開放並於兩減河下流妨各州縣挑挖疏通更令宜惠河頭上接德州哨馬營減河其下游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均實力修濬庶運河水有分消不至積決堤防爲民巨患矣倘敢前無著所妨核督撫於查明覆奏後暫借部帑十數萬金及早興修卽由該二省分成陸續歸償而畿南各州縣從此不受水患鑄糧卽勿庸蠲緩所得之數實倍於所借之數矣

再凡河工所稱爲民修者乃係沿河村莊出夫修築凡他衙役一應皆免令山東德州小楊莊民既私掘官堤於前復修理遲延於後情實可惡居常既不應差備臨時復任意延擱直至隆冬地凍船屠浮土於其上排薪而束之工既不堅料更不實無感乎一遇泛漲畿南各州縣卽受其害也又德州老君堂地方與直隸之景州吳橋交界最爲險工其堤岸屢被伏汛衝刷日就卑薄如此處決口則景州吳橋河西一帶村莊盡成澤國而於老君堂居民卻無干涉聞今年運河水溢景州紳民赴德州呈訴求爲修防該州傳訊老君堂居民到案者均老邁龍鍾以少壯出外謀生不能脩工爲詞其意欲藉此段險工俟運河水漲時令景吳二處居民代爲搶險備案自此以往作爲成例永遠推讓於景吳兩處而彼就置身於局外又得減免差徭其居心實屬險詐應請 飭令山東巡撫轉飭德州知州遇運河水漲時或照舊令該處居民實力修防或乘請撥給兵勇協同修理總期無害於直隸州縣方爲上策

再宜惠河道所佔之地其在直隸吳橋東光諸縣皆係升科納糧之復產並非官地荒廢可比同治十一年間天津道委員挑挖並無與訟者良以民知公事爲重敢不敢惜地自私也然其地亦不至至棄每年秋後水涸

向可糧寨至春秋後遇運河伏汛漲時始偶有水耳今臣請令直隸吳橋之官惠頭河以上接山東德州噶爾  
營減河被德州以侵奪民田恐民失業懇請詳請塞不令舉辦不知吳橋德州交界之王指揮世已近運  
河隄岸凡近運河之處兩邊皆餘有官地後爲奸民竊據由來已久祇煩於近河堤旁官地向南挑挖使寬惠  
河頭直上接噶爾營減河則一逢塌塌即如燕剪雙分一向東北會四女寺減河一向北會宣惠河其消水實  
爲至速夫以鄰爲怨仁政所懲原務玩時官常所戒直隸與山東雖分兩省實爲比鄰倘秦越視之特舉難相  
恤守望相助之謂何伏乞 飭令該督撫等通籌全局切勿因其間牆致貽畿南巨患民生幸甚

遵 旨查明四女寺噶爾營兩處減河隘口情形疏

山東巡撫陳士杰

竊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御史劉恩溥奏請兩州縣連年被水請飭將山  
東恩縣境內之四女寺及德州境內之噶爾營兩處減河隘口等因欽此遵經飭委候補知州許祺身前往查  
勘並咨直隸督臣李鴻章一併委員勘辦去後茲據許祺身稟稱四女寺減河東省備轄五十里河隘恩縣下  
接德州歷吳橋東光而至海豐縣八海其在東境者共長九十二百八十八丈面寬十餘丈至二十丈深一丈  
七八尺不等道光四年前撫臣琦善曾於大加疏濬並指撥款項作爲歲修積數年挑挖一次軍興以後庫款  
支絀難以蒞流改造浩蕩無多遂致暫行停辦而口門石閘留存河身雖有積淤堤岸均屬可辨間有淤高之  
處爲附近居民壘成田地並無墳墓村莊挑修尚易爲力噶爾營減河在德州城北十里乾隆初年卽已廢棄  
河身全行淤塞減水石閘亦均坍塌該處與四女寺減河均屬不遠同一分殺水勢故自乾隆以後凡購求水  
利者皆專注於四女寺一河今若開挑四女寺工段正不必再辦噶爾營故糜巨帑等情臣詳加察核參稽案  
牘均屬相符伏查運河水勢每年大小無定如值來源盛漲則須啓支河以便宣洩其噶爾營減河久成平陸

營軍驛以前南糧河運之時即僅藉四女寺一河爲分洩成漲之路現在籌議興挑自應照舊辦理不必一者  
值行至四女寺派河亦經年久失挑近來伏秋大汛異常漲激德州小楊莊等處每有溢堤之患不惟直境被  
淹東民亦苦水災誠如該御史原奏亟應大加修繕惟查此工從前有最修專款歸運河河道總督理自軍興停辦  
以後歷年如何收存且衙門無從知悉應請 旨飭下河東河道總督轉飭運河道詳細查明並再委員覆勘  
估計工需核實籌辦仍一面飭查督同設法興修以紓民困至德州小楊莊上年決口時經臣節次嚴催堵  
築祇以水勢未退辦理稍有遲延經奏明在案昨據該州稟報各工壓土未堅現在捐資填夫培築一律  
穩固且已飭令督率附近居民隨時認真防守並查勘其餘殘缺堤岸逐段修培不准再有疎虞除東光等處  
河道應如何挑挖說通由臣督臣李鴻章勘明具 奏外所有遵 旨查明山東境內四女寺哨楊莊兩處  
減河腫口情形謹恭摺覆奏

照章估築欄河大壩疏 光緒十一年

覺羅成孚

竊照湖河廳屬微山湖爲東境入關江省邵宿運河接運水櫃最關緊要定例收水以一丈五尺爲度應屆存  
水總未能悉符定誌而所短無多尚不至十分消耗本年春夏以來雨澤稀少來源缺乏本已短絀繼以四五  
月間新湖北上節次鋪水宣濟仍有積耗遂致益形枯涸該湖自豐工黃水漫注後湖底淤墊高窪不平現象  
至深處尚存水七八尺淺處僅存二三尺甚有湖底湖路之處實爲向來所未有若不及早籌計不惟來歲加  
運漕糧未易浮送即向年江北一隅亦恐攪挽棘手才焦思轉輕餉難安疊經檄飭運河道督率廳營汛  
副各員踴躍如何設法收水機宜妥籌趕辦去後茲據該道廳稟稱微湖湖高向以坡水爲大宗本年曹單一帶  
未得透雨無水可收漕汶泗諸河疊經淤積在淺窄四河則已拍岸盈堤難容納迫入寬大湖面則又散漫

分疏難以增益查浙光咸豐年間或值湖水漲弱不敷濟運卽於宋姬閣下估築攔河大壩一道使上海山泉各河之水悉數收納入湖以資濟蓄慈著成效擬請按案估辦查歷估丈尺共需工料土方銀一千三百兩從前運河另案歲准銷銀十萬兩自可通融挹注近年減折銀六萬兩而司庫尙多滯欠往歲僅發四萬兩本年則止撥到一萬兩以之辦理常年額准各工已屬左支右絀萬分爲難若再另出新工勢難兼顧除一面先由道庫儘力籌墊紡發湖河購料集夫剋日興工以期及早完竣庶免遲延外此案工需並乞奏請由司撥款歸還等情前來才伏查微湖水淺源微築壩收水最爲當務之急所估攔河大壩委係亟應辦理銀數亦與歷屆相仿尙無浮多已批飭先由道庫墊款發辦卽將兩岸壩基預爲築就一俟回空各船過壩立即堵合以資蓄蓄所有來往差船一經築壩悉應繞道行走才擬卽分咨各省並出示張貼工次一體遵行至該道所稱近年運河工需核減現估築壩經費未能備辦亦屬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現估攔河壩工銀一千三百餘兩在於山東藩庫照數撥還運河道庫以清墊款出自 聖裁

恐宿商濟各工擇要趕辦疏 光緒十二年

兩淮總督卞寶第  
漕運總督盛士杰

竊臣等欽奉 上諭河運增添米石亟宜實力規畫逐漸擴充若將裕河運米事宜妥爲商辦等因欽此臣等會同籌商來年辦松河運再增五萬石共十萬石酌量壩收水修濬河道各事宜提前趕辦恭摺會奏在案嗣於霜降水消後卽督同該管道廳分別勘辦伏查江北運河淤墊邵宿最甚高寶之處每當冬春之間來源幾斷阻滯尤多高寶淤淺二三十里併在一處或築壩挑濬或起剝交對猶可設法料理邵宿堅硬遊沙逐處皆是上年在宿遷五花橋以南擇挑六千餘丈復仍通暢惟五花橋以北至荷柳莊一帶久未挑修阻滯日甚若議一律疏濬其難有三工程太鉅經費無所從出一也兩岸皆田無支河湖瀆以洩水卽難措乾河底而施

工一也汎水未過米船未歸皆不能算備估挑造水退船時又已趕辦不及三也况地勢北高南下等於建奴  
來源只有宿山一湖淤離去而高下自若河雖深而來水無多一瀉無餘亦恐無益山水夾沙而下運濁如漿  
臭惡不通之後不數年而淤墊依然爲今之計惟有收蓄派水節東來源實爲切製之務上年徐州道段爾挑  
浚荆山河運中之處趕築欄壩以蓄上遊之水並築夫挑挖河身其下遊之潘家河尾劉家山竹龍河後河尾  
黃道入橋各水口水經派員分別查勘議擬增水一分則漕運受一分之益此收東底水之辦法也邳宿一  
帶舊設河清河之河成匯澤利運亨一洪流七關節節東具有深意光緒二年修補六座惟河定關未修設  
關上距河清下距河成各一十里昔年船僅十幫少此一關無從行走今則船數加倍行走之日亦必倍多河  
清河成二關相去四十里中無收東即發揚蓄無力浮送難改其光緒二年所修大關本係關段拆補至三年  
三月工竣啓用已逾年例之限除匯澤利運亨濟洪流四關現仍完整外其河清河成二關首先當衝因被汎  
水漫沒牆既等處皆有損壞就經逾限亦應發款修葺所有各關碼頭均應照案次第堵閉酌量加高此節東  
來源之辦法也據徐州道段請查勘具稟前來臣等覆查核該運之要無逾於此本年回空漕船因東省南  
北運工汛後淤淤稍有阻滯臣盧士杰張員理提刻已陸續南下河定關向走越河不待回空蓋竣先行興修  
河清河成二關向走正河俟客船悉過即可估辦惟濟漕以蓄水爲先蓄水以開閘爲要開工自治水以至開  
閘其間清淤掛位採石備樁製磚綵衣非可倉猝告成修成之後又須灰漿乾老方可啓放河清河成兩關非  
不耗資工堅特以旋竣旋開遂至限滿損壞前鑿不遠尤當預籌等語其奏一面撥款興辦以免貽誤查  
上年撥漕各工共用銀三萬三千餘兩係在江安糧道庫撥銀一萬兩江蘇糧道庫撥銀五千兩其餘則於南  
河常年工需內勸項均經奏明有案現在河定關及越河各壩即應興工且會同督臣查照成案勸撥江安糧道



庫存江興兩衛口糧銀二萬兩以濟急需其河清河成一閘及高寶淤淺一俟回空通竣卽行勘估酌辦應用之款俟核竣再於江蘇糧道庫的撥餉兩處協濟之外所短無多仍由臣盧士杰以常年工需濟用均另行奏明辦理至邳宿各關切灘淤准徐黃河淤淤淤淺悉照成案隨時妥爲辦理斷不敢稍涉虛糜

籌辦南運減河要工疏 光緒十三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山東巡撫張曜

竊查光緒九年御史劉恩溥奏請將山東恩縣四女寺及德州哨馬營南運減河修濬欽奉 諭旨體察勘度經臣派員往勘哨馬營減河淤墊既甚開挖不易四女寺減河尚可修濬惟以南運舊減河有閘在東境者四女寺哨馬營兩處在直隸者兗州之徒地青縣與濟甯兩處直隸減河早經淤塞力難開挖前於靜海縣之首新官屯新開減河一道就淮軍所開營田之河下達海口藉省工費惟分洩尤重上遊四女寺爲各減河之首誠能修濬實爲南運釜底抽薪之計聲明者商山東籌辦等因覆奏在案頻年未得定議而南運河來源遠旺近因借黃濟運黃水亦由開河分注每遇大汛盛漲異常沿河險工迭出非開東境減河分洩另途歸海實無以紓畿南之患上年臣履抵東後又經臣鴻章咨商商於冬間遴派熟悉水工之直隸候補道金福增前往督同兩名印委逐節察勘設減河自恩縣四女寺起至德州力龍廟入南洋河經由直隸之吳橋領津南皮鹽山慶雲東境之樂陵海雙橋子街直至大沽口入海據該道稟稱四女寺壩口運河水從西來抵而向北作一大灣該壩適當其衝平灣迎溜兩旁雁翅街刷殆盡壩身漸入河心運水石鼓築亦已破壞壩牆餘石層約高一丈三尺均淤入土中舊壩十孔約寬二千餘丈腐毀糜爛仍修辦舊壩一經放水大溜直衝勢必擊動壩基立生奇險酌度地勢應在壩基之東減河身內移進三十丈另築新基壩在原壩之北酌開引河一段引水南入新開門略存紆回之勢以避迎溜之虞該處原建減水閘嗣後改滾水壩寬入丈壩身高河底一丈七

尺雖壩上橋門寬至一丈餘乃年久停淤卒至壅塞由於壩高過水無多勢緩沙停以致減河受病壩口亦因之俱病今應規復舊制於河頭改建閘啓閉以時較爲靈動擬建閘口五孔每孔寬一丈六尺計共寬八丈閘內減河受水亦寬每遇盛漲水勢遠高直下不慮滙東開旁兩面新建壩增高一丈三尺較舊壩增高三尺閘底較新壩頂低一丈三尺較舊壩前運河水底約高一丈大汛時閘面過水已在一丈以外如水盛大則過水愈多減河水溜既速則止河水平去緩可減運河盛漲十分之三四嗣後水漲過閘底四尺方准開閘水落至閘底三尺即須閉閘庶免水緩沙停之病惟閘口曾經移運河坐灣出險仍須酌修埽段以資保護至閘下減河現有河形僅寬三三四丈深一三三尺不等兩岸廢土堆積約高一二丈寬十丈至一千餘丈今擬開口挑寬入丈挑深一丈凡廢土之礙河道者酌量移所出新土皆送於原堆以土之外藉以成堤自開口至楊州九龍廟計長一千八百餘丈歸入高津河其高津河兩岸均有隱形約高五六七尺河寬六七十丈至一二百丈愈下愈寬減河卽在高津之中洪開寬濬深將挖出之土兩面平攤水小時在減河卽順流直下水大時但及高津河兩岸而止不至漫淹岸外民地計九龍廟以下五萬一千八百餘丈至海豐之新集村前年開通寶惠河下口合流處爲止再下則距離已近漕沙相通無須挑凡減河原寬不及八丈者概行挑寬入丈其入丈以外至十一二丈者悉仍其舊原深不過二三四丈有舊時廢土堆高河身因而自深者仍應就地勢之高下定加挑之淺深從開口挑深一丈下至工尾三四丈而止總之減河未入開口高津河以前局勢未能寬展限於經費祇可循舊加挑既入高津河以後足可容納其間僅有一二小村逼近河灘須設法擴濶亦無填基阻礙尤爲天然河道統核全河工長五萬五千餘丈除原河空土外應挑土一百二十萬方節節估計共需銀十二萬四千七百餘兩內直境地面合銀六萬二千六百餘兩東境地面合銀六萬一千一百餘兩

至東境開工須用石料甚多查有晴嵐營瀉河石壩年久淤廢可將石塊移擬四女寺濬用此外灰料夫工一切需銀一萬九千三百餘兩地方連年災歉民力拮据難令助工均請籌款撥給應用將來歲修再酌派民工辦理此外尚有南皮樂陵應修兩津河舊堤東境內橋梁七座不在所估數內等情具稟前來臣等查該道所擬辦法尚屬合宜惟瀉河工段過長且須另建閘座據估計共需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內東省應籌銀八萬一千四百餘兩直省應籌銀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爲數頗巨兩省皆值災祲本擬撥劉恩博原奏另請部款但部庫亦非充裕工程關係緊要不得不由臣等合力籌辦勉爲其難現各就本境應需銀數督飭司道於工賑項下竭力通融勻撥以濟要需實成該道金福曾督同兩省印委各分段籌招集災民酌給力價實力興辦以工代賑魚窮黎可資餬口其有應行變通之處隨時核酌辦理期臻妥善事竣將用款照案開單彙奏免造冊冊至此工俾益畿南兩省水道農田非尋常一隅挑築可比在事各員胼手胝足力任艱苦不無微勞俟伏秋汛後如果瀉水暢消安瀾獲慶擬請援照河工獎章擇尤奏懇 恩施以示鼓勵所有籌辦四女寺兩運減河要工緣由臣等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具陳

運河水道紀略

陳重誠  
高本道

滄渠南盡杭州北至通州南北二千五百里總名運河實非一水自通州南至天津會漳衛者白河也其水流爲北運河自天津南至臨清會汶河者漳衛合流水也其水北流爲臨清運河自臨清南至濟甯棗林開會泗河者汶河也自棗林南至邳州會沂河者汶泗合流水也汶河歧南北流泗河南流爲開運河開運河臨清運河總稱山東運河自邳州南至清河縣清口會淮河者沂河也其水南流爲邳宿運河自清口南至臨州入江者淮河下流水也其水南流爲海揚運河自鎮江京口開南至大江會下塘河者大江洩出之水也其水南

流爲徒隴運河亦稱江蘇運河自吳江南至杭州府城北者東者漢支津下塘河也其水北流爲浙江運河南  
北源流錯雜不一總爲一篇則水勢順逆或滯分爲數段則文字斷續難觀今爲彙通其例依向時漕舟經行  
之道自杭迄通先爲一篇但紀水道不問水流次以濟運大川北自白河南至東者溪每水各自爲篇分列於  
後條分隸斷難歸源庶瞭然乎

運道水道紀略節錄

詳見前  
在本籍

運道南起浙江杭州府城北曰浙江運河折東北經石門縣西繞縣城而北折東經桐鄉縣西南又北經其北  
又東北經嘉興府城西折東爲德清北又北入江蘇境折東北又折西北爲江蘇運河又經吳江震澤縣城南屈  
北經其東折西北經城北又北經蘇州府城南環城經其北又折西北經無錫金匱縣西南繞縣城又西北經  
常州府治西南繞城西北出經丹陽縣西南又北經鎮江府城南又折北經其西又北爲京口關  
又北至大江口贛江而北爲淮揚運河又西北爲四關折東北爲頭關又北經揚州府城南又北經其東稍北爲  
三關又北爲穉家關露筋祠關火燒關又經高郵州西又經其西北爲頭關又北爲二關又北爲七里關水安  
關越河關狼兒關小九甸關朱馬灣關又經寶應縣西而北爲黃浦關又北爲溇河關又北經淮安府城西折  
西北爲板湖經清江浦爲龍王關折西南經清河縣北又經其西爲御示關折北爲清口穿淤黃河而北爲邳  
宿運河又西北爲鹽河關又經桃源縣東南又西北經其北又經宿遷縣東北折北經邳州西南又經州西而  
北爲關運河又西北折西入山東境爲濠莊關候遠關又西經嶧縣南又西爲賴莊丁廟萬年張莊得勝韓莊  
六關折西北經縣西爲夏鎮關又經滕縣南爲楊莊常家口珠梅三關又西北經縣西爲滕莊利建南陽三關  
折北爲棗林關又北爲師家關仲家淺關新店關石佛關趙村關在城關又北經濟甯州南折西爲天井

關復折西北爲廣濟關寺前無關又西北爲柳林關折北經汶上縣西爲十里關開河關袁家口關復折西北爲新水口關安山關又西北至清河口踰河西北出經壽張縣東爲戴家廟關又經其東北又北經陽穀縣東爲荆門關阿城關又北爲聊東關七級關又北爲周家店關李海務關又北爲龍潭濱水壩又經東昌府城東爲通濟關折西北爲永濫關又北經堂邑縣東北爲梁家淺關又經博平縣西北爲土橋關又北爲魏家灣濱水壩折西北經濟平縣西爲戴家關又西北爲板關磚關折北經臨清州城南穿城而北爲臨清運河稍北爲上下關折東北經武城縣西及北入直隸境經故城縣南又東北復入山東境經德州西南爲四女寺濱水壩又經州治西北爲嶺屬營漢水壩又東北復入直隸境經景州東又北經東光縣西又東北經南皮縣西又經滄州西而北折西北經青縣東又經靜海縣西折東北經天津府治西北復折西北爲北運河經武清縣東南又經管河縣南又西北至通州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九十三目錄

工政六水利論

南北兩路山水總敘

水利議

秀州水利納漕湖塘考

東南水患論

田制溝恤水澤和權附

畿輔水利推行各省議

興水利議

勸諭涇陽諸縣士民條約

平捻善後議

開濬長沙城北碧浪湖議

淮北水利說

松筠

吳騏

顧廣譽

李祖陶

林則徐

林則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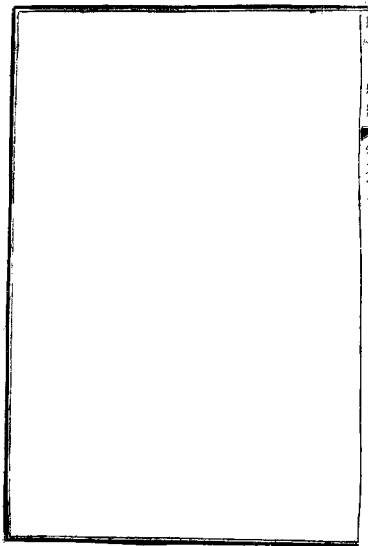
馮桂芬

劉蓉

葛士遠

李元度

丁顯



工政六水利通論

南北兩路山水總欽伊察總統事略

松筠

新疆境內之山發脈於葱嶺自西而東天山最大卽漢書所謂祁連山山之關爲土魯番哈密山之陔爲巴里坤然跨越數千里重巒疊嶂隨地異名最著者在北路若伊犁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巒若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迪和闐之桑谷尙雅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櫻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皆其分支盛夏積雪不消俗聚以雪山呼之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喀什玉龍喀什二河烏什之翔什奇阿克蘇之澤巴什庫車之槽千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滄淪停滯伏流地中卽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臺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葦湖或伏入沙漠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伊犁之山有格登山在城西南一百餘里有額琳哈畢爾罕山在城東北哈什河接連圖場山陰一帶約三百餘里有阿布喇勒山在城東二百餘里哈什河東一帶與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山一脈有阿勒坦額爾都薩山在城西北四百餘里有塔爾奇山在城東北一百餘里有煙郭羅郭博在城東北五十餘里水則有伊犁河附近城南綿亘千餘里流入哈薩克游牧有哈什河在城東北二百餘里有煙吉斯河在城東七百餘里

此二水即伊犁河上流 有特克斯河源在城南隔山三百餘里東流而北北而西亦爲伊犁河上流有奎



屯河有爾渠河有薩瑪爾河俱在城西北二百餘里有霍爾吳斯河在城西北二百餘里有察罕烏蘇山泉在城北二百餘里有阿里瑪納河在城北二百餘里此外東北而南尚有烏哈爾里克有喇里沁有濟爾哈朗有博羅布爾噶蘇有察布察爾各河汲水灌漑廣利屯山有賽里木澤爾在城東北隔山二百餘里係察哈爾游牧西南一帶又有特穆爾里克有格根有哈爾奇喇有察林諸水皆資游牧凡境內之水皆朝宗於伊犁河惟賽里木澤爾不與焉西南四百餘里鄂爾果珠勒及哈爾奇喇等卡倫以外行百餘里有善塔斯大湖山中多產野蔥疑漢書所謂蔥嶺者此其支脈自善塔斯西行三百餘里至特穆爾圖澤爾其水周廣數百里西北南三面皆山山麓皆布魯特游牧沿岸湖沙土人以之蒸織特穆爾者譯言織也圖者有也澤爾者海子也言此水產織故名並產大魚由澤爾南岸越巴爾運大山海塔爾該河溯流向東南越大山可達回疆烏什此水西流滿納林河入安集延由澤爾南岸至塔爾該河共行三百餘里西向過察奇爾圖大山經穆蘇爾達巴罕西麓由此而西仍經布魯特游牧又行五百餘里至鐵里治兒山嶺下二十餘里西而轉南由南而東共行四百餘里至喀什噶爾矣穆爾蘇達巴罕者冰山也在伊犁兩界自伊犁西南行一千五百餘里始至山趾云塔爾口喀塞之山則有塔爾巴哈臺又名楚呼楚在城北一百餘里有巴克圖山在城西北七十餘里有珠爾呼珠山在城東北二百餘里有霍博克薩里山在城東二百餘里有達爾查木圖山在城東南五百餘里有巴爾魯克山在城南二百餘里有格德蘇山在城西南五百餘里有絲勒庫圖勒山在格德蘇山蓬東水則有額彌勒河城西縣百二百餘里有過爾圖河在城東南一百餘里有額爾齊斯河在城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此河爲界有齊桑澤爾在城東北五百餘里爲額爾齊斯所匯又有瑪札勒巴什澤爾在城東四百餘里有額爾格桑澤爾有阿勒克圖勒澤爾在城西南卡倫以外有札魯蘇澤爾在城東北附近額爾齊斯河此外亦有泉

源諸水均流東流自伊犁南流爲舒勒河其水在城北一百餘里其水自伊犁南流收東後分爲三支前一支復分爲三又東流  
里有雅滿素山有城西北二十里水即其水也其水自伊犁南流收東後分爲三支前一支復分爲三又東流  
合而爲一其北一支餘而東流其水及阿紐田餘均食灌溉塔什噶爾之山則有土斯爾阿爾圖什山  
在城西北九十餘里有穆什山在城西北一百五十餘里其塔什噶爾山在城西一百五十餘里三山連  
岡疊嶺瑣繞三面直接英吉沙爾土多積石有沁回莊以灌溉水則有伊納馬士斯河有瑪舒克塔什河有  
烏蘭馬蘇河有霍也爾河不奈里有楚克河各流松隴烏蘭馬蘇爲大河則田亦和豐輪之登下流匯入葉爾  
羌和蘭諸水英吉沙爾之山連河有噶爾其水則有門木舒克大河東自布魯特流至城南圍四五丈至沙梁  
架木橋以渡行人同民開渠引以溉田葉爾羌之山則有密爾迪山在城西二百餘里其水自瑪爾斯克  
入呼爲塔爾塔什達巴察純阿所引之渠者甚也水則有玉河自密爾迪山流出南支分入和蘭和蘭渠內正  
南一帶之山與葉爾羌之密爾迪山連岡不斷皆積雪水則有哈喇哈什河本名桑谷嶺惟有玉龍哈什河  
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產玉石其山阿克蘇山則有程蘇爾達巴察在城北五百餘里門冰山伊犁阿克蘇  
南北兩路孔道也有渝水崖在城東門巴什地方察爾奇克西南六十里產錫有鹽池溝在鄂依斯四十里產  
銅水則有海巴什河在城西五十里車東連北一帶亦係雪山餘自有丁各山在城西北一百餘里又城北百  
餘里有山產礪砂水則有渭干河在城西百餘里源自北山出環城東南流回莊多引渠溉田喀喇沙爾山則  
有博爾圖達巴察在城東北一百三十里有若勒土斯山在城西北一帶接連雪山環繞千里其中水草暢茂  
土爾扈特和碩特兩部落游牧於此水則有著勒土斯河在著勒土斯山懷有開都河在城西門外五里源出

大雪山經喀喇沙爾城西水勢甚闊回人引渠灌注田畝有布古爾草湖在城西四百餘里湖上有土橋一乃西入回疆之咽喉卽漢書所謂土橋之險凡自葉爾光和陶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英吉沙爾烏什等處東北來者皆於此過渡舍此別無路徑也土魯番之山卽天山東北界巴里坤西至穆蘇爾達巴罕又西極穆蘇爾達巴罕巨數千里水則有羅卜諾爾在城東南五百餘里其澤周圍數百里爲西域東南一大藪澤中有回莊二處人戶各四五百每年貢水獭皮九張設六品伯克居之歸土魯番約束此諸爾等受西域回疆諸水及雪山冰山消融之水淳而不流潛行地中東南至西甯所屬番目那本錯多瑪游牧有山名噶達蘇赤老出而爲黃河經星宿海卽青海南岸東流至西甯一千餘里

詳見御製河源記

古所謂河出崑崙墟蓋因天山慈嶺而來特由羅卜諾爾伏流地

帶蒙古語呼爲崑崙峯急呼則爲崑崙其羅卜諾爾所匯之水無非自天山慈嶺而來特由羅卜諾爾伏流地中至噶達蘇赤老始見是爲黃河之源或以羅卜諾爾卽爲星宿海誤矣哈密之山卽天山最高處在城北一百二十里山之北爲巴里坤三百餘里水則有柳谷水在城東北原出天山藉資灌田焉

水利議 延慶處士舉

吳 麟

水利之廢興其係於國至大以天下之水利言之則漕河爲重以江甯一省之水利言之則震澤爲重以武岡一郡之水利言之則黃浦爲重此皆宜通而不宜阻者也然而黃浦之通塞非惟關乎一郡亦有關乎一省亦有關乎天下何以言之今夫黃浦爲松郡巨川吞納潮沙宜潮漲漲田疇賴以灌溉漕漕賴以通達關之人皆知之不待言矣顧震澤數萬頃居江浙七郡之中受七郡之水以歸於海自歷代以來皆聚澤江宜洩今吳淞壅塞專恃黃浦以爲尾閘使黃浦少塞則七郡皆沈瀆矣故曰有關乎一省也江浙七郡者財賦之區區朝廷之外府也一邑之所輸足當他方之數郡使黃浦不治而森潦爲災湖水震盪則國計無所仰而可虞爲肝

食故曰有關於天下也今七郡山溪之水悉歸黃浦黃浦之水悉匯黃浦水急而從深海湧騰湧不能棲塞在大勢固無所慮然松郡所慮不在黃浦而在支流之匯夫海潮自黃浦而入分漕百川泥沙滯滯黃浦之力足以盪滌泥沙而支流小弱沙土日積故自上海以西循吳淞之涯以至青浦起東蘆抵紫壘共港十有七自上海以南循黃浦之北岸以至郡城起龍華抵官船其港十有五循黃浦之南岸以至金山衛起馬家浜抵米市塘其港二十大抵漕運浸狹或視舊減什一二或減什三四或減十五六甚者同平陸矣曩者上海之田本多秬稻自都漕馬泥涇漸淺不足溉田於是上海之田皆種木棉豆菘每秋糧開徵糶糶米於華亭民力大困華亭東南十五十六保諸處亦陷田也自陶宅漸遷其民惟飽麥糜糜有飢色今自開港金隴橫於諸塘以南其間大窳收十村落以千計田畝以百萬計所恃以灌溉者經液凡四緯流凡十有二今爲潮泥淤填涓涓如繫帶旱之土莫不寒心以爲數年之後金山以東大抵皆同上海無復稻田矣夫上海失水利而藝花豆則一郡膏腴瀝其什三使金山以東復失水利則一郡膏腴減什之五將何以支賦稅而裕民生乎此不可不急爲講究也今日之計開浚固不可緩然竭力開浚暫得週利而海潮日以再至每潮浚泥少許一月則盈寸一年則盈尺數年而至又勞且復莫不陸稿謂開浚之後宜於昔人置閘處仍舊設閘以拒濁流潮落則開閘潮至則閉其水口太直者宜紆廻之殺其衝方塘長之殺戾歲季冬孰浚無爲虛文與其濫費於一時不若漸修於平日此草茅桑梓之計而史超召信臣之流神明爾夏所樂聞者也

秀州水利納洩淤澱攷

顧廣譽

水有上流有下流上流者其來源下流者其去委也以秀州水勢言之最上流則爲杭州府臨安縣西五十里於潛縣北四十里之東天目湖州府安吉州西南七十五里之西天目也最下流則爲江蘇松江府上海縣之

大樽也然西天目之在桐州者多合歸水以入太澤而由運河以入秀州境不過十之三惟杭州之東天目  
發武林諸山之水由上下塘河逕自西南而東北而秀州實全受之大海固爲萬水歸墟必由東湖入三湖  
由三湖入黃浦然後又由黃浦以入於海夫上流非人工所能施而三湖黃浦又在華亭界滬沙往來極爲洶  
湧可無慮其壅塞所當深考者東湖耳案志秀州之水東出會稽塘分二支一由遠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  
善由遠塘東流者合胥江迤瀕水匯爲當湖海鹽縣上谷黃運諸湖之水合流而北過柳莊獨山乍浦諸  
塘之水入之東北流由三湖入黃浦自魏塘東流者一爲華亭塘東爲張涇匯爲風涇之白牛塘台符符鹽  
蕪之水會於魏塘東入湖一爲冬瓜湖塘北流入夏墓匯又北入汾塘又北入陵山湖東至黃浦入海此其大  
槩也夫運湖既爲秀州下流則宜有洩而無納然而有納者何也以海之有壘也是乃天地開之美利人功之  
所營修而納水道者之所宜先者也昔之議秀州水利者但云相度地勢莫如疏濬各水灌漑水之來也有門  
去也有路以是爲第一義此其說誠然然在 國初至乾隆間人事所得盡者蓋此耳若今者早曠則恃漕湖  
以爲之納水潦則恃漕湖以爲之洩水利之要首在通漕漕運而天時之窮可以人力補救其功也秀州水所  
由以洩者嘉善爲張涇匯風涇平湖爲漕漕塘東湖共可由以洩者即可由以納點由張涇匯風涇各其勢好  
而接能及嘉善不能及嘉興秀水由漕漕塘山湖者其勢直而駛能及平湖亦能及嘉興秀水在嘉慶時漕漕  
塘張涇匯風涇皆汪洋大水也今則率因海潮滲入蘊爲沙淺每值潮退舟至膠滯不可行非運水旱求其納  
洩之一如人意得乎故論秀州水利莫要於疏濬東湖漕漕塘張涇匯風涇而東湖漕漕塘爲尤要此其視昔  
有不同者也蓋乾隆以前海潮雖至漕漕塘而止未及當湖也故乾隆五十年後道憲王侯僅於東湖濱有閘  
廟平之建道廟慶年而及當湖矣迨道光年而及嘉興秀水矣比年來又已漸被海潮之浸水勢之變遷如此

水勢異乎昔則言水利亦異於昔上流之有天目武林固秀州無窮之利所慮者水既過旺旱又日涸惟湖湖通則逢大水其去可速遇大旱其來有常然或不能於平時治其妻口若湖浦器積處輸之所漸益蓬其穢淤也必益甚誠恐早將無以資灌溉而水且爲患更遷有言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則所以禦其利而除其害者夫局可以不亟講與器爲弊其源委抵所見聞著於篇世司民命者擇焉

東南水患論 江西水患附

李鳳崗

天下之患石積之數百年之久已成痼疾及今治之尙可以救再遲數百年則病人膏肓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東南之水患是也蓋大江爲東南之紀凡四川兩湖江西江南六省之水皆流入於江以入海此關人身之有腸胃腸胃通利則上可納飲食下可以通大小便而人無病否則積之於中其人必腹死矣道光甲午于館吉安府鵬洲書院爲張南山司馬書黃梅禦災錄後謂兩紀之有大江猶北紀之有黃河黃河水挾泥沙性善怒惟有以隄東水以水攻沙庶可保全且夕南方則歐土塗泥又處處石山高聳沿江縣巨以禦其暴故水患時有民亦不敢蕩析離居乃數十年前水患未劇近歲則頻告災無異於河因由辛卯壬辰癸巳等年雨水過多然雨止而水不卽退有延至一三月而後田土潤出者其故何也則以大江兩岸處處圍地爲田與水爭地故致橫潰四出而不可止也且漸兩湖之水者南莫過於洞庭湖湖旁爲人墾佔湖不容而溢於江荆川河陽遂處處爲患迨湖北之流者北莫過於漢水漢水自襄陽南下折東至漢陽府下流水面狹於上流隨漢水乘水漲無可宣洩漢川天門等縣綿長在水中子丙戌丁亥戊子等年在湖北學幕隨使舟上下熟察情形嘗作七古一首以言其意大旨謂湖北不可棄颯無隄則水勢散緩雖大雨而不爲災譬之一杯之水固虞其溢若注於大盤則見盤而不見水矣主人與幕中客皆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也至黃梅以下則江漢與彭

蠡會禹貢所云三江也水勢洪大倍逾黃河而處處開田處處作室江面漸狹江水遂不能暢流且地勢雖  
沙土無草根爛住雨則滂入江中江亦漸淺夫江面不闊則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則洩水不快加以淫雨連綿  
蛟螭怪發水安得不橫溢爲患黃梅居其中間上湧下過區區土隴一觸卽破此韓子所云引繩而斷之具斷  
必有處者也司馬出其全力爲立梅製此大災固非尋常吏治可及然職守所拘亦不過眼痛宿眠足痛醫足  
至此沈痾肺腸流通血脈上令咽喉可以吞而不致哽噎下令尾閭可以洩而不致鼓脹者則未暇及也他日  
擢匠首路或持節坐鎮一方知必有道以處此矣其時子尚未與吳竹菴司馬相交文亦統論東南而非指江  
西後竹菴以所著此君圖稿付子勸校得見稿中之文有與子暗合者其記登新吳文昌閣也謂文昌閣居考  
棚之中西望遠山隱隱有異天際相與論勸民開墾之勸稻畦竹林與山俱上桑麻薙犬如在雲端然而地方  
雲開山皮亦破驟而衝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河路桑海變漆將有始學於數百年之後者乃生意既善無田  
可轉遂至斬山布裡跨嶺植松固緣人力之勤水迫謀生之亟也落舊數言禍之根已揭出矣其爲石鐘山新  
洲也謂石鐘山臨水爲高石皆峭骨玲瓏水則穿穴激盪風來湧之則呼吸有聲此石鐘之所以名也丙申  
冬舟過湖口望上下石鐘山皆屹立平地水竟不至其足緣近年傍山移出一洲與西岸土勸相植岸既狹則  
受水之地不能廓其有容將水流之地漸日濡而雜輒則此洲之繼長繼高所關非淺鮮也且夫江漢朝宗其  
東匯爲澤者彭蠡也彭蠡流江西十三郡之水聚而爲東西鄱陽湖東湖之水由徽饒感信而康而來西湖之  
水由南贛吉潯南昌而來其合流在吳城之鐘子口其出路則惟湖口湖口之水阻於洲則將流散漫而無  
所歸恐江西之水矣不可問矣子自丙戌以後未嘗北上不以此言爲然後甲辰往安慶過之則石鐘竟絕壑  
矣此斷斷習聞生一大事上之飲食不能容下之大小便亦不便利也其爲江西之害可將言哉其爲江西水

勢險也曰險海果可爲桑田也哉其說近於荒度其理由於積漸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予到江西三十年今昔情形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如水勢自漲河道日淺不知伊於胡底也自戊辰需次豫章郡無論公所民房未有以水爲宅者今辛卯以後水漲城內淹沒數次自東大街而東屋內水踏皆及牆腰沿河居民以隴爲命蕩析離居無不能膏腴以生矣然而河道轉由此日淺十年前棉線不開起刺今起刺不止一處卽出江以後開河亦處處淺阻夫顯章各郡之所以淺由山土開墾之日淤開河以北之所以淺由河工挑挖之不力而其源則因海口狹而江水壅江水高而湖水滯近河口又生洲數里矣湖水艱於出乃浸溢於江西各郡水漲時則憂其深而不安於居水漲時又憂其淺而不利於行雖有督者不暇路何以善其後也於是有爲疏江之說者將魯山制軍守武昌時見湖北年年水災提高則水與俱高良由江底淤淺不能容納卽欽知會各省同力疏江而未及行去歲甚逢 聖主下詔求言順天府丞臣陳寶禾卽以此言進謂近年東南所以屢受水害者非江水年盛一年也其弊在下流積河成灘者嚴騎數十區而所以成增之故半由湖廣等處無業遊民私鑿山田每將所鑿細碎沙石拋擲江干或爲雨水衝倒或爲潮汛飄轉新湧江心歷時既久高出水面阻河成灘下流蘇松居民又以河田易種麥蘆稅輕利重往往據爲己有藉以謀生小則數十里大則數百餘里與水爭地無任水之橫潰而爲害也 臣愚以爲及今江水未漲時 欽派一二臣工如明永樂朝夏原吉袁綬故事乘駕小舟順流上下體察通江情形訪聞沿江父老執爲舊有之沙灘孰爲新增之葦蕪灘形已成應如何開壩沙勢已聚應如何疏通究衆水匯江處所應如何引而聚之俾得蓄水力以去淤沙大江出海口門應如何濬而廣之俾得洩洪流以順水性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或竟交閱視之人辦理或分交各督撫細估工資量設丁力委統開導附近居民不得爭此些小之利以致屢受浸沒之災並嚴禁江廣游民不得於蕪江左右拋



乘沙石砥江流險航而水患可以永息此槽官所以致弊之由止以上游攬塞沙石下游壅積沙洲爲言而不  
言蠶山關土圍地爲田雖尙未盡而其奏請 命官體察訪聞云云則實在可行若果能行則江西尤大受其  
福蓋江西之近類患水者皆由於鄱陽湖口之不能消湖水之所以不能消者由於江水一與湖平即能阻遏  
湖水使不得速洩真所以言東匯澤爲彭蠡也江水或高於湖則且乘其漲以倒灌黃河所爲以濁流而淤  
運道也即能由海口以上節節疏通傍岸爲田者盡皆廢棄中流起淤者並四割除則江水皆滔滔東下鄱陽  
湖水與湖庭湖水即隨之而行則東南之水患除而江西之水患亦除矣然而此成舉也亦大役也須爲一勞  
永逸之計不可苟且以塞一時之費首在用人須得一智勇深沈辦事而兼能任事如元之賈魯明之潘季馴  
本朝之靳輔者駐紮九江運中之地以主之各省督撫相與應和從長計議按輕重緩急之勢以舉之不一  
可底於成費用浩大不必諸幣亦不必開捐各州縣皆依田科派不獨近江附湖者可派即遠不相及而有水  
流入於湖者亦可派以沙土隨流可下其受惠均也工則調取附近州縣之丁計口給爰附近居民身被其患  
必樂於從事可不勞督費矣大江既治以餘力并治鄱陽湖庭者並加疏濬俾泥沙皆得隨之以入海庭令州縣處委承  
港支流有水可入通川者及通川之歸於鄱陽湖庭者並加疏濬俾泥沙皆得隨之以入海庭令州縣處委承  
倅巡查一逼有不如法者隨督責之則地乎天成其功當與神禹比烈矣蓋禹之治水也禹自言之矣曰予決  
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言先決大川之水使歸於海後決田間之水使歸於川也孟子復代言之矣曰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當洪水橫行懷山襄陵何以能使之由地中行則疏濬決排孟子復懸懸吉之而非如  
今人於臨作壩以障之也夫東南之水無大於長江者江西之水無大於章江者長江以大海爲歸宿章江以  
鄱陽爲歸宿而鄱湖之水又流入長江以趨海故必江水深通由地中行而後湖水不致壅積湖水不致淤積

而獲章江得順軌安流章江得順軌安流而後各郡之通川小港及田間畝溝溝渠之水皆不致橫溢爲患此  
猶人身腸胃通達血脈周流而上之咽喉可以納而下之尾闈得以消也吳竹菴有見於此故言之重焉詞之  
獲焉雖未及疏江而意實重在疏江陳府丞本其意而申言之而後治病之方一旦爲之拈出但需善於用藥  
主攻伐而不主補劑耳予故牽連書之而爲此論世有大力者行之則東南數千里之福亦東南數千年之福  
也

田制溝洫水田種植附

林則徐

明袁黃寶坻勸農書井田診塗溝澮不必盡泥古法縱橫曲直各隨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中興有專雍特  
甚者量疏爲塋塋出濠澮之間旱則蓄水則洩固田地卑多水之處隨地勢四面各築大岸以障水中間又  
爲小岸岸下有溝以洩水或外水高而內水不得出則車而出之塗田與海之地壩水往來淤泥常積鹹草蓋  
生此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楛橫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十數丈爲小溝百畝丈爲中溝千數丈  
爲大溝以注雨澤謂之积水溝初種水稗斥鹵既盡乃種稻沙田沙淤之田也此田大率近水地常潤澤可保  
豐熟固宜種蘆葦以護隄岸內則種稻爲陸岸可種稻秫則爲墾者可種桑麻或中興湖溝旱則平澗取旁繞  
大溝澤則洩水無水旱之虞故勝他田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京畿地勢平衍不必費濬之又輒有害稼之苦莫若少做逐人之湖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  
又隨地勢各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  
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爲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爲之細溝則入各自爲  
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縱有霖雨不能爲害矣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潯澤洩而已支流既分至流既洩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有難漑之利此漕川之營謀也沿河地方惟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潯流潯委是不一水陂塘陽堰是不一用或故濬可尋或方便可設則疏濬之營謀也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漑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地與水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漕之營謀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不能平引其法攔河設壩以壅之或壩二三尺或壩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則設壩之營謀也蓄洩不時秋水時至壞禾獨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營謀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而山水暴漲沙石衝壓再行挑洗勞費不貲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攬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營謀也而必概種孰稻豈不曠習隨其高下聽其物宜穰之水源一開水田之利勝旱地一倍價值亦增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備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營謀也春夏急水秋冬無所用之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壩塘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種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為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適意惟原窪下之處不恣另設則池塘之營謀也

國朝湯世昌請修濬道疏江浙之田畝收數石以水利修而設力勤也西北則不然雖無潯洩全仗天時其大道兩旁儘可開溝深廣以資蓄洩伏祈 勅諭各該督撫酌屬於秋成之後督率農民照河工民墾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鑄口於大道經行之所輒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製寬四尺底寬二尺深一丈因其地勢節節開通如有積壅加重深廣以為潯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坡岸乘此農隙數月可竣行之有效卽村莊徑路亦可倣行

胡寶瑤開田溝路溝疏豫省地勢不平其特以宜洩者溝渠之功實與河道相表裏前洛河道工竣即將民田溝洫宜開並每年加挑路溝及小溝廢渠宜復各緣由陳奏奉旨如所議永遠實力行之且欽遵奉廟辦理皆係民間業佃各就地頭施功雖有錢巨數十里者而一人一戶承挑無幾是以民易爲力自是每歲或於春融或於農隙隨時查勘總緣民間連獲有收已享其利每歲加修更屬力少而事便是以遠處寬深鮮有水患卽上年被水皆由外河衝決並無內水湧漫之處且節節疏通就下甚利田地皆得灌溉不誤耕種尤爲明驗也

沈夢麟五省溝洫圖說溝洫之法先視通河以爲川次視支河小水及地形低窪便於疏濬省工力者每距一十里爲一澮川繼則濬橫除山澤城邑及沙礫不可耕外每距七百二十步爲一澮每橫距入十步爲一溝縱距一百四十步爲一溝皆經畫標識之合方二十里造一冊田若干戶若干畝逐一註明擇其耆成業素信服者董司其事不可假手胥吏限十月農事既登開濬濬深廣如法其上卽堆兩旁以風塗道人工按畝料計田率人研三十畝工率日挑二百尺人十日而澮濬畢次開溝遂又十日而皆畢矣如天寒凍旱溝遂明春開亦可其田非自種者卽著佃戶開濬照佃科工產主量給販資畝率費米一升工畢之後丈量地畝折四步均攤以歸還一每歲春冬各令撈取澮濬新淤以費田畝率三四十尺以爲常例○又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尤亟西北地勢平衍河流動而多濁漲一動流洶洶而衝決爲患退則濁泥滯留而淤塞爲患古人於是作溝洫以治之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爲濬輸河無迅流野無曠土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爲濬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淺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決也

畿輔安瀾志乾隆九年河道總督高斌請展唐縣盛利渠唐完之水東流一百二十里於渠身兩岸每渠五

里設一涵洞共二十有四聽民溝引渠分入均溉十一年又奏准洞引水大利農田晴實完滿三縣洞不  
拘五里聽民自爲增設○又禮河在兩和任縣一境爲利甚溥並無閘壩洞民開穴隄以空心大木橫貫  
其內兩岸沿隄爲溝水由木心達諸步踏謂之桶引水足則去桶塞穴隄岸依然○又唐縣井楊一桂導唐河  
東流至南壘水即有客水溝橫來溝下於渠三尺許因之制渠水跌落不能東行填之則壅阻客水淹害畝田  
乃建木騰橋使河水騰於上山水穿其下上下並行而不相害橋爲閘可啓閉啓則水洩注溝復入於河

王心敬井利說用水車之井必須用磚包砌浸者需七八金深者十金以上而一水車亦需十金淺井可鑿一  
十餘畝深井且可灌三四十畝但使並灌及時耘耔工勤則此一井歲穫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費二三十  
金而整年收百石所值孰多至用舊轆小井不須磚砌工匠不造數錢器具不過一金若地帶沙石須磚砌  
者工費亦只三五金一井可及五畝但得工勤庶可得十四五石更加精勤一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費三五金  
而於荒年收穀十四五石甚至二十餘石所值孰多

蔣炳燾民鑿井疏農民罔知盡力耕鑿也留心訪察凡有井之地悉爲上產每大井可灌田二十餘畝中井亦  
十餘畝兩擇優愈足資便設諭令州縣詳議曉諭農民有能鑿大井者給口糧工本中井半之地方官親爲相  
度計及久遠庶疏濬可變膏腴

劉於義慶雲鹽山事宜疏慶雲鹽山兩邑雖有鹹池及苦水之處而甜水可以澆灌之地甚多但百姓無力鑿  
井查每砌磚井一需物料銀八兩可灌地五畝之廣爲穿井小旱之年百姓竟可不餓詎於水利節省項下將  
慶雲縣賞給銀一萬兩可砌磚井一千二百五十鹽山縣賞給銀八千兩可砌磚井一千再令百姓每年多開  
十井以均饑澁

元王禎農學通議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車戽斗桔槔之類若而上之若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橋架連筒陰溝投粟設柵之類引而達之凡下澗及不饒之田爲最用車起水者次之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

王禎灌溉圖譜水機排水障水也若深田高水不能及於上流作欄堰水使之旁出下澗以及田所水開闢水門也間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跨據津要築壩前立斗門以備啓閉旱則激水灌田又可轉激轉壩實水利之總樞也水塘卽埕池因地形低下用之澗者水潦或修築圳堰以備澆灌大凡陸地不由別無深澗井泉以澆者救旱之法非塘不可○又翻車今輶骨車也牛轉翻車比人踏功將倍之水轉翻車視水勢隨宜用之其水日夜不止絕勝踏車筒車水激轉輪架筒兜水以灌田晝夜不息連筒以竹通水也架槽木架水壩戽斗提水器也葫車上水輪也桔槔挈水械也轆轤纏繞繩也

明西洋熊三拔泰西水法龍尾車者河溝挈水之器也物省而不煩用力少而得水多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總計人力可以半省天災可以半免庶人可以倍多王衡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一人用之可當數人高地植穀縱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

畿輔通志宛平縣產稻有糯粳二種香河縣產粳稻糯稻水稻旱稻昌平州產騰尖房山縣產稻紅白二種德化州產東方稻雙芒稻虎皮稻之類皆食米糯稻有旱糯白糯黃糯皆可釀酒滿城縣產稻有黃粟者有烏粟者有硬稻旱稻糯稻凍水縣產水稻那臺縣產稻有三種紅口稻芒稻糯稻

臣則徐謹案溝洫之利甚溥非獨水田宜設前人論之詳矣而經帶水田要在盡力溝洫險澗之澗蓋所以供溝洫之挹注也開堰沿河之啓閉所以均溝洫之節宣也溝洫修而田制備田制備而地中之水無一勺不涸

如血脈水旁之地無一畝不化爲膏腴大禹之粒黍民舉其要不外漳川涇滄濟魯川然則營田之政亦盡力溝洫而已直隸入郡地勢西北高東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異今擇其近水之處隨宜經營負山高仰之地可導泉引澗則爲陂爲塘以備區囿濱河平廣之地可疏渠引澗則爲閘爲堰以齊旱澇海近淀之地可築圍引澗則爲圩爲隄以防漫溢如是則水之爲田患者寡水之不爲田用者盡亦寡已經既定播種可施乃更按度地形作水器以省漕運之力辨別土性擇稻種以適氣候之宜使向之聽豐歉於天時者一視動恆於人事人事脩舉而天時不害地寶咸登矣

籌辦水利推行各省議

林則徐

史記列傳西門豹爲鄴令發民擊十二渠灌田民以給足

漢書溝洫志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鄭國鑿涇水爲渠溉烏之池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因名曰鄭國渠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又列傳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開通溝洫起水門提關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

後漢書列傳鄧晨爲汝南太守興濬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

唐書列傳姜師度徙同州刺史關河以漕運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土田○又韋武爲絳州刺史鑿汝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又溫造爲朗州刺史開復舊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大和中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漕濟源河內溫武陟田五千頃

元史列傳郭守敬陳水利六事其五懷孟沁河漏堰餘水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滎縣而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

明周用東省水利議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通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皆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一值旱曠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修溝洫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委之於海則治河裕民之計也

馮應京重農考中州濱河之區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實尺寸之利若乃鄆之漳水南陽之鉅盧陂昔人率用以灌溉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相國朝舉沅陝省農田水利疏陝西四塞進封畝田稱上漢中興安商州各屬延互南山水土饒益西安同州屬魏三府那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爲陝海吳區涇陽龍洞一渠爲關內膏腴之最大川如涇渭漸灤慶濟洛濬沂泗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引渠堰開渠變瘠土爲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爲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爲溝洫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

巨則徐謙案西北諸省古稱沃饒之地甚多河渠溝洫漢唐以來代有興舉成效著於史策自水利廢久失修膏腴之壤皆爲廢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者驟舉稻田之利嚮之人必不信然粵西民俗則又止知水田種稻不知旱地可種雜糧先臣李紱因地有餘利請多覓農師教導種植北方藥曷地以觀可知南北種植之殊端由民習不盡關土性也今請俟 勸諭倡行之後確有明效且共觀稻田之入倍於旱田自必開風興起乃以營種之法頒之山陝豫東諸省令各隨宜相度以漸興舉由是推行愈廣樂利愈安財用阜成家給人足風俗純厚經正民興東南可藉蘇積困而西北且普慶慶豐此德萬世無疆之福也



興水利議

高桂芬

曷言乎論繼以興水利也 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土不加闢於是乎有受其  
 假之人窮者溝壑強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賊倖大焉斬木揭竿矣客或謂余曰英吉利縱橫數百里國耳惟能  
 涉重洋不遠萬里鑿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國用愈足中華無是故貧其音雖矣雖然觀耕桑之笑論乎遠夫一  
 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粟若麥亦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餘萬頃計典乾隆四十三年數通典  
 關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為數轉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故法無確據田四萬平水土九州之壤宜  
 未可遽知比較至漢以下歷代開田數多少懸殊杜氏謂此失其善志之種稻之田半焉其餘豈盡不宜稻  
 哉職方氏宜稻之州七今僅存荆揚亦後世百度廢弛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  
 止粳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兩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粳麥夫宜稻而種粳麥已折十人之食為一  
 人之食亦并不能種粳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天闕也亦多矣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林文忠公  
 輯西北水利說篇采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彙書與編校之役又忠又自為疏稱大指言西北可種  
 稻即東南可減漕營田也 東境多水之區始將以述職上之 宣廟當國某尼之 召對亦未及海運不果  
 行惟稱有云苦待來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竊獨以為不然倘不能果水全治亦當擇要先治蓋未  
 聞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賢親王嘗試行有效矣何以一慮不復舉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別脈  
 絡之不分測量高下得此遺彼不能擇要而治耳水不治而為田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  
 至一不見功因時以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誠即前議繪圖則源流脈絡皆可數然後相其高下宜疏濬疏之  
 宜堰者堰之宜築者築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資灌溉即同原之水有所攙糲麥亦倍收矣湖政郭申登蓋  
 此必遊說三次始可成行 文不獨此也即以東南言之而一高區近水者為膏腴遠水者為瘠  
 此謂的人所未及宜也 先大夫盤左制有

田數十地地高而水亦甚深久蓄不泄時時行舟之於乙卯收成遲遲長有所謂底惡者雖下而不  
至則人亦深其憂大甲田中收成則大甲地此行之有收者則地底惡者雖下而不  
適外水一雨則汎濫一不雨則乾涸言其不便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濬疏濬之變爲音缺者多矣

此蓋西北水利未竣又推及東南故列水利通論類至秋交益疏其西北水利濬已歸入直隸水利矣

### 勸諭涇陽縣士民條約

劉蓉

照得農田爲民食所關而水利尤地方急務查龍洞渠以古鄉田渠以址原場涇陽三原各陵醴泉四縣農田  
灌溉之資比價值獨稱稠集墾墾決速致混泥源泉潰流入涇而四縣民生之仰資於此渠者頗失利相挹注  
頗微查高陵醴泉兩縣向不專恃此渠而民勤稼穡聚斂新多民食向足自給惟涇陽三原地既險僻人事復  
多曠廢比遭歉歲粒食尤艱若不急修水利何以贍給適黎前據本節院澈委涇陽三原各令勸捐經費  
鳩工修築冀合顏色勸力規復當日舊制嗣聞三原富紳長願出資襄事願以向來水程每日進少難壞較計  
之心而涇陽士民又無舊日規矩不爲通融之計本部察復徵西安官守稟請調聚和度工程俾各邑紳民  
會商酌議以涇陽之水每季月得二十一日七時而三原僅得二日一時兩相比量盈涸懸殊因擬於涇高醴  
三縣受水各斗日時中以勻高醴每時扣出一刻按照志載日時積算每月約共出三十六時以界三原仍  
令減水各斗水老農民候置者時水邊暫貯之際按時加倍灌漑則時刻雖減於前獲利且增於舊其處置甚  
費苦心實昭公允乃門紳士民等頗存意見多謂積壤迄今日久仍未興工而時迫殘曠時春及實有廢時  
失業之慮本節院念切民瘼深爲焦急既傳准涇陽紳士五品銜光祿寺署正十紳榮恩候選教諭吳紳乙東  
舉人徐舉能候選州吏目姚紳經亨候選州紳光祿寺署正十紳榮恩候選教諭吳紳乙東  
士氏未能周悉本部既反其詳切之爲因復請飭各令再行勸諭紳士民等存大公之

心勿存私小之見於以下字果志上逐天庥則仁以禮讓之風尙顯然太和融洽之意此則官斯土者之所樂聞而深相嘉許深相期望者也所有勸諭各說條列於左

一龍洞一渠既原涇陽三原高陵醴泉四縣公共之利若論一視同仁之道則應將四縣水田畝數多寡通同計算以渠水盈絀按數均勻分攤乃爲平均公溥之良法今既經昔人定有規額載在志書自未便驟議更張惟涇陽一邑受水較多三原一邑受水太少彼此相去懸殊不得不最爲斟酌查涇陽當日所以得水較多之由大率亦因當時修渠經費捐派較重之故積時累日遂成定規初亦非有弱肉強食兼取併吞之弊也今當稟提演決督工修葺之始惟有勸諭三原富紳多捐經費以團渠均經久鞏固之規勸諭涇陽士民的減水程俾復舊章每月六日之額庶期衷多益算稱物平施之甚至涇陽上限白公斗之東另有錢眼成村每月自初二日起至十九日寅時四刻止灌地二十一頃六百畝有奇此斗既不在各斗輪流分灌之列獨當川受水十八日之多查其地在高陵三原兩邑上游舊志未載起自何時又不載十九日寅時以後如何封閉萬一該處居民截渠上流暗施詭計則高厚有分灌之虛名無受水之實際尤非公允平恕之適似應將此處鐵眼酌量更蓄以飽轉寶而示大公天養莫大於同人利莫大於和衆所冀我士民共體此心偕之大道至於陰謀詭計利己損人之舉徒以啓爭端而肇禍機尤非存心積善之君子所忍出者本部院曠覽古今深察事物之變惟此種陰謀詭計實爲損心害理之尤其得禍最速獲報最重尤不願我士民之爲一或出於此此區區私衷所爲勸諭反復不能自己者也

一本部院忝陞秦中凡涇陽三原高陵醴泉百姓均係子民一體相待豈有畛域之分豈有厚於三原薄於涇陽諸邑之理而今古勸諭士民等將渠水分潤三原實因前日水程規額多寡太不均平之故譬如人家兄弟

四五人既經折者分鬻不數年而貧富攸殊又數年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爲父母者不忍見其如此祇得勸令富家分多潤寡仗助其兄弟之貧者此亦是父母公心使能深明大義垂念手足分助財產則既以兄弟之愛又以承父母之歡孝友兼全一門雍穆豈非大好然而世間每有一種不識大體之人出語爭論謂當日產業本係均分後來審情者自致破敗勤儉者自致興發皆由自家擇扎辛苦積累得來彼自不肯成家立業豈可派令兄弟出資代償無底溝壑此言之出居然有理爲父母者雖心傷情切亦遂無可如何然其兄弟自覺窮窘難堪或責以不念骨肉之情或責以不遵父母之命始而怨對終而忿疾於是而友於之愛衰而鬩牆之禍作矣此種情形無地不有該士民等亦所習見熟聞其中利害是非亦自判然易見本都院自愧爲民父母未能稍盡厥職今勸諭該士民等將水利分潤三原亦是一片公心並無厚薄誠爲設身處地使該士民等改隸三原水程過少豈能不整涇陽分潤以此比聚而論則人心便是己心三原之心便是涇陽之心祇要從此推出便自廓然大公共效仁厚之風遂成禮讓之俗此則本都院所日夕盼望於該士民者也

一福善禍淫乃天地間自然之理凡存心忠厚公平者必致福履居心刻薄私小者必罹禍殃此乃天道之常非同後世陰鷲果報之說今我涇陽三原高陵醴泉之民罹禍逆之禍者十居六七皆日設富富以各家所有資財衣物房屋諸產約值數萬金或數十萬金者今皆化爲灰燼鴛鴦無存其一家父母兄弟妻子亦或同歸劫運靡有子遺念此情形最堪傷憐獨該士民等兵燹之餘安然無恙此必向來存心克厚祖宗尙有餘澤故能保全身家保全性命此時痛定思痛急宜力敦古道共近天庥庶幾積善積福不負天地生成之德況此運水乃天地自然之利自應公諸同在此地之人豈可更懷自私自利之心尙執當日憑據規額爲說試思前日富厚殷實之家所有銀錢了口今在何處則其儲存之田地產業有幾幾者今皆屬之何人尙有誰爲

爭執誰爲較論可見一家獨有之產且有不能執據管業之時誠士庶等向欲執當日規額爭比較時數刻之水較短競長母乃未之思乎比類而觀亦見其無建議矣本部院所以勸諭該士民等放開眼界放開胸襟大家存點公心勿復堅執私見庶幾仰承上穹庇佑綏受厚福

平定善後議戊辰七月

葛士蓮

捻逆肆虐十數年蔓延數千里雖未據守城池而根柢漸甚於髮賊今大慈既殲黨與之散匿者猶衆必搜殺之盡而後已非特善不勝殺抑且大傷陰陽之和欲殺盡之而此輩頑悍成性其非法紀所能繩明矣況其中驚悍者豈遂無人其乘機竊殺之心正難逆料而東豫各省疊遭兵劫以來田畝荒蕪廬井寥落民之顛連而無告者所在皆是夫兵之後不幸而屢逢不稔能保其不復嘯聚而起乎則平捻而所以善其後者正不可不預籌及之昔孟子曰使民栽粟如水火而無有不仁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蓋食者民之天富者教之本自來論治未有不以民事爲首務以足民爲要圖者今北省之民好亂樂禍豈患無良處在貧耳不思所以救其貧而徒責之使無爲不善是猶耕者之忘其根而斲其苗之長也是猶漁者之竭其澤而冀其魚之亡也是猶醫者之以爲瘡而欲其疾之愈也可乎且夫天生民而樹之君爰立百官師長以爲民也至臨之使不得其所選兵力而授其顯而誅之已可痛矣區區子道復不思所以安俟而衣食之豈仁者之用心耶夫聖賢足民富國之經豈別有術本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利導之耳故禹之功彌天壤天子稱之曰盡力乎溝洫孟子言王道惟樹藝蓄養之事道誠無以易乎此也今試以直隸豫三省與江浙比較地非必窄也民非必少也江浙卽遇凶旱猶不至流亡北省歲例歉收已多饑卒且江浙之民耕田數十畝入口之家可以無飢北省耕田動以數十頃每不敷一年之用者則水利不修地多曠草人多餘力耳夫地曠而糧不能贖

則貧益加困人餘力而爲所事則遇豐歲而游惰廢業者卽遇歉歲而饑患非義所謂逸則思澤也夫土之所  
以生物茂美者以有水以養潤之彼一花一木猶必朝夕灌溉始能成實豈斯種而獨不然耶符攷之古曠  
臣良吏欲利民莫不葺壙導水水利西門豹引漳水灌鄴魏之河內以富鄭國說委鑿澤水自中山西抵鎮  
口而北注潞以溉田嗣中魏武野渡大司農鄭當時營渠起長安南山下至海澱用萬餘頃河東守番係穿  
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許備濬穿沿澗重泉以東趨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澗水起谷口入潞陽注潞中皆大利民  
歌驅迄今不絕嗣後如裴延儒陳州督凡渠何承矩引漳沈河澗榆關水輪引唐河至定州引保州趙彬堰  
徐河入鵝距泉以通汴利氏若是者雖更僕數無不盡效豈施之昔而不能施之今哉患在無人經略之耳患  
在牧民者無興利除害之苦心耳今能做古治池賦增之制相度土宜師其意勿拘其迹變通行之令民各就  
其所有之田掘溝引水有百畝者掘一溝濬廣四尺深四尺有千畝者掘三溝濬廣八尺深八尺中復掘一溝  
橫貫其中至萬畝則通力合作共掘一大溝廣一丈深一丈二尺方圓曲折隨田形勢以大小流通輾轉提  
注互相灌漑不得專利曲防爲主掘去之田丈量確實結免糧賦所掘之土卽以築田之四圍做四方圩田之  
法以備盈溢枯涸至十萬畝則求一大川引而注之或邑中並無川澤可注則覓故河道之淤墊者少疏濬而  
決水以灌之否則卽就車路之深者掘而註之以爲衆流之宗縣遠之府府遠之省省有水有水不致涸竭亢旱  
旣免赤地千里之災水有自源不致泛濫淫雨亦無萬頃汪洋之慮林麻雜種易爲榮穀就近運輸神倉可備  
緩急倉卒之用可省津貼水脚之費可無海道風波之憂可免折耗陳腐之弊而黃沙宿莽成膏朕民口其  
利各自奮力治田益勤治水益力民有欣頌自不至流入匪類種種之勤勤百倍於秣終年水竭火耕常  
恐不及非儲之心無由以生而河道從從水用從奢一旦卽有倉卒戎馬不得遷其馳突更可設平地之險而

京師門戶萬世之業情以爲貴是過也然議者必曰斯事體大強年累月不能殫積且兵燹之後民困未蘇創此大舉必至騷擾恐有難行者不知天下事奚有難易亦惟間有利於國有益於民否耳果其實有利於國實有益於民特以爲難而不爲將國與民誰顧以利益耶夫八年四載手胼足胝其難莫過於此然聖人不以其難而輟之蓋息見游移易者猶難精神所註難者亦易況今日之事本無有所謂難者水利調農本爲牧令專責亦保民生切己利害各邑各治其邑之水各家各治其田之水不必別派員役不必動用公帑各省長吏即各責成收令收令責成里正紳耆復躬自巡行勸導相度形勢順土之宜隨民之便勿爲豪右所惑勿使胥役擾累使農工畢後督率興工以三年爲限里正等能出力者破格獎敘收令亦以勤惰爲黜陟長吏即以收令之能否爲優劣一勞永逸爲北省計實爲天下社稷計也君夫散遣兵士安插降寨撫恤難民隨事想當事者固已鑒之熟矣敏生復何敢贊哉

強盜必先富民富民之術必先修水利而用之北數省尤爲切要之圖至哉言乎惟欲令北地易糞粟而種梗稻則土宜各異恐有不可強者究之裕民食實倉儲黍粟何異於稻穀正不必以復易此也

朔清長沙城北碧浪湖議

李元度

長沙郡城西瀕湘江地勢少灣水急不便泊舟每遇風濤暴作舟多漂擄撞碎商旅苦之多泊臨江水隴洲其在商船起貨載貨率用小舟剝運既多不便其在州縣漕船餉船進湖離船漢省鎮船外國貢船大府及軍有司來往官船皆須與城中交際亦藉小舟接渡其不便於官者尤多且水陸洲外保直流遺風往往失事甚有一年失事數次者言之寒心以舍此湖更無可拍處故仍勉強停泊官則無可如何耳此該地勢使然因此邦之大缺陷也明推官翟臺守道金學曾知府劉視知縣彭樹唐源均有湖河通商之議而唐源請開南嘴港

四利之說通志具錄之可見留心利濟者有同心也顧長沙在前明一府城耳 國朝康熙三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移偏沅撫治於此則西南一大都會也官商往來百倍繁庶而仍無地泊舟以省會之大反不遠湘糧一縣坐視城外數千艘棲泊險地如處堂之燕竊於心安乎昔人有憂之是以有新開河南湖濶之役志稱康熙初巡撫王公良於城北相度新開引河泊舟甚便後因河身偏窄久淤應巡撫趙公申喬重葺今復淤又稱乾隆十一年巡撫楊公錫級奏請開湖南湖濶旋淤二十一年巡撫陳公宏謀築分水壩以刷沙泥開月形擬以暢水勢商民便之通志所書如此今南湖港如故惜泊船無多新開河則成雙中應蕪路公乘章因寇警委員重修以石多中止可見從前大府莫不經營於此惜未得要領無成功耳讀者欲從北門轉小吳門進陸路而東繫通河西渡無論地勢不便應為尤難措置亦蘇未得要領也要領惟何孟子曰爲下必因川澤曰善創不如善因今明明有基可因而顧熟視之若無觀乎請得備舉其說長沙城北四里許有碧浪湖五代楚時王馬希範鑿處也俗稱黑羅塘一稱黑澆塘蓋方言轉註耳志載碧浪湖在城北開福寺後即黑羅塘有流杯池池上有亭應希範鑿其上已破壞之所又有春圃卽開福寺地五代史楚世家天福四年馬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張南軒文集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禪堂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下臨湖光舉目平遠爲此邦登覽勝處此湖之見諸載記者也湖廣表約一三十頃周四五里春夏成巨浸至冬漸涸上有九尾衝小樸來社之並可鑿通澗河水以殺揚塘河水之險湖與江止隔一隄隄門大路也長約二十餘丈廣二丈有奇水漲時船多泊湖內水乍退則闕於闕不易出故多未便今擬掘其隄改其路則湖與江通泊舟常以萬計此可因之基亦自然之利也惟江底較湖約低五六丈須乘冬涸時雇工挑挖使與江平庶湖水不慮外洩再於壩隄處砌石岸照運河式於水一立閘以時啓閉則湖雖略高水亦不至傾洩矣至挑挖之法土以方



計每方縱橫各一丈厚一尺估需工食錢四百七十八文以十萬方計之約需五萬緡若令駐防勇丁協力挑澇更可省其半透底核算每五十方可得五丈深縱橫各一丈寬若十萬方即可得一千丈寬一律五丈深而泊舟不可勝計矣就中仍可略分界段挖極深數十處藉以瀦水界段略高使江水縮而所瀦之水不隨以縮舟行則循洪路以進狹其口而廣其腹所容必多是在督工者之因地制宜而大略則具此矣興工須在十月至次年正月止春水一生即可泊船遲則因濟所費預為之備也是有因便有入利請更詳陳之凡開鑿河道多難填塞田廬須改葬田廬須償買所費不資人乃有願有不願茲嗣自五代至今九百年汪洋巨浸無寸椽片甍孤塚尺田之礙工便一新開河之難鑿以土堅而石尚也今湖底悉淤泥鬆土鋪鑿易施便一兩湖之易淤以水面窄而乏來源也今湖之上游有九尾衝小溪來註著膠湖河水開通分一支入湖計鑿港不過一百丈即有源頭活水可以流惡而刷沙便三凡開河慮無堆積新土處若購民田堆土亦殊費事今湖之兩岸為樵樵二營牧地堆土成邱草必愈茂彼此有益便匹老耄工成之後湖與江通千艘萬舶齊至卸歸無漂泊耗折之患而百貨日益流通行商坐賈取多用宏可以運掉如意其利於商一也客棧多集凡無業之戶挑運之夫可以小舟貿易負販營生益法貧民不少平日蓄之粟米為運者多則居奇者少日用亦毫無加而湖內魚蝦並可為資生之助其利於民二也赴任調任之員學家來去因事蠲泊江千艘掩旬日一遇風濤猝起心旌搖搖昏解糧餉餉解解軍火諸委員責任匪輕尤慮夫事今泊舟得所即在堂室風雨無驚其利於官三也湖工告成北門外百貨所屯行棧極比官館興建將次第興修觀昔日之南門必且蓬蓬郡城中曠地亦轉化為外肆高閣人煙或盛地比寸金其利於地主四也設望二年專造閘於沙澗兩門外其時儻有戰船環擊賊艦支道四年春會侍郎以舟師至又苦無以泊船分繫兩湖皆濟使說今湖中可容戰船數百

不特鎮北門四面皆可投擲老幼其困出入皆得自由其利於防守五也省款自平澗而朱至湘岳循江而下凡數十里墟與家謂之順水走竄歸宅隄基皆未盡善令開濬此湖停蓄隨龍諸水可以貯旺氣而挽迴瀾加以市賑澗次水口益有閘欄氣象迥異至新土堆積下岸植樹成林重關疊障皆以繪設省城其利於風水六也澗水在城北十里西流入湘謂之澗口亦名撈塘河其地有駭駭磯流迅急舟行常易失事今鑿澗澗河分一支由湖以入江肥遇風狂水漲時可緣內湖出進以避澗口之險其利於舟行七也湖水溉田數萬畝居民船之相仍不虛者近千年今加挑深廣則澗水益多大旱不竭其利於民田入也至治工作之費則請於鹽局釐局借支分三年歸款籌款之法有因湖成後設局另抽船釐貨釐底可得萬餘此一說也南省淮鹽咨明每斤加價一文由督銷局代收每得六七萬兩即請整加未便則派入省岸輪銷者每票抽捐四十兩歲可得千四百金此一說也城內十八省皆有會館公積均多此舉為客商所深願若傳集勸捐善導之可得萬金此又一說也各州縣船幫各分馬頭各有公積令船行傳諭各幫分別捐助可得巨款此一說也四說並行一年可以彌補即用其一二亦不過三年若當軸主裁復提公款不事補苴則尤快事也同治四年冬同人有建此議者言於中丞李公為奉春甚慰之命往勸者三次議且定有尼之者遂不果行尼之之說曰湖水溉田數萬畝居民慮絕其陸不知天下有填湖而陸絕者矣豈有澗湖而陸反絕者乎水且十倍於前何慮之有又曰省運方隆是年尚舉任外官者凡五督五撫五藩五臬可稱一時之盛若輕易動土慮有傷矣其說尤確查省城自南門天心閣入城壬子八月賊挖地道官軍掘濬以禦之寬深各數丈宜其傷矣乃自時厥後湘人士立功不賦庸封爵任錫圻及建牙專閩者不可數計而以一甲第二人 賜及弟者亦迭舉焉豈非地靈以罪鑿而愈顯乎咽喉之地尚爾城外可知此皆過慮之說也昔者史鄭開渠利在萬世白蘇一公先後澗



又逾百丈數十縣之山泉數百區之湖洩悉歸於六塘此洩水之受患者一也劉老澗舊爲濱塘平時僅一丈一尺舊洩均有節制今則湖底大半損壞塘深丈餘運河巨漲洩入六塘者其昔時再倍之此洩水安之受患者二也雨晴子堰均長四萬一千丈有奇歷年修辦開闢新堰石暴漲又由蘇汛物料時搶護今則廳汛被阻岸子堰悉爲子虛一經大汛洩浪滔天居民田禾悉被不獨內黃之奇失洩水數蘇籽草無收即以去歲夏秋兩岸之不被水災者亦十之四五此洩水安之受患者三也六塘河尾隨經貫鹽河由武障項街義穆等塘歸海民商因蓄水運鹽每歸於此災禍以致盛漲之時宜洩不迫乾隆十一年兩江總督尹文端公奏於前河之中各築石滾水壩底數十丈以高於河底五尺低於民田一尺爲度估銀約數萬兩水漲則滾水不則蓄成利民田亦不妨鹽運其備其善今則壞底損壞其深鹽商高築柴壩六塘之不能宜洩職此之由此洩水安之受患者四也今未盡損壞洩水壩六塘河以分洩酒巨漲開源備流之職其爲兩淮慮者極周極密惟中官河自王家灣分洩入六塘去來甚旺加以變沂巨漲洩水已屢被水災備再分洩海沐安邑轉石以臨其患怨其不備者一也高設山鹽阜五色自三河不堵近年裁插之時全借中運河之水以資帶漕今洪湖尚未盛高入運又將中運河之水全歸洩水五色農民轉多不顧其不便者一也近年洪湖不能暢入運河其資送軍裝商民來省並雙金關下之鹽河資送商鹽俱藉沂酒之水運備分洩太多壘壘兩河諸多窒礙其不備者二也況修一淮滾未能通行蓄搗洪湖其導淮善後章程全仗沂酒之水盪刷方能日起有功今再分沂酒以入六塘不獨洩水之患從此加增而全淮利故之功轉難冀望其不便者四也且沂酒之弱惟因沂酒之強而其實非沂酒之本強也官以積壩不開洪湖南趨淮始弱而沂酒亦強一經濬治即強分年漸則僅能寬餘數十丈使沂酒之水行由地中則沂酒自弱由此再閉壩壩行始

進之惡足敵沂泗也忠其謂淮可斷誠取進之功仍以濬開故道爲首務誠以故道一開不獨沂泗之水自有去路卽洪湖汎漲亦可稍爲分洩引至下河切近之愚以濬而山寶載插巽河漕運均可就近設法從此大關漕口或開成子河或另添天然引河設法油刷以期全淮復故則淮揚數百年之積患除矣其泲決數州縣首在修泲漕河變泲輸需銀約五六萬兩則大塘鹽汰之水即可源源竭如斯海汰下河掘揚之患可去而沂泗之分洩入壩老漕亦可稍暢其兩岸子堰若老漕濱壩客區隨時酌辦待其淮潰故道寬廣大駁沂泗之水盡入壩黃河以復舊道大關中漕河俾沂泗揚出編莊會漕入海則徐海數百年之積患亦除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四目錄

工政七 直隸水利

獎勵水利議總敘

開治水田有益國計民生議

直隸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議

歷代開治水田成效考

資成地方官與辦無庸另設專官議

勸課獎勵議

經科輕則議

禁濬累議

懲阻撓議

開築空壓田地計畝編續議

禁占濶礙水淤地議

鑄定天津水田章程疏

開北方水田自元虞集後屢興屢廢不可行與創行之未得其法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崇厚

范本澄



工政七 水利

畿輔水利議總敘

林則徐

竊惟 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 國遠就務益萬年至計贖贖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 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變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蹤稱道勿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廣鎮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應舉輩歷歷議行皆有成績 國朝儲臣李蔚文廉楷陳直隸靈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宋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瑛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矚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爲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額之六千餘頃倍而不廢其數卽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一萬頃田卽數廣運僅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水平澤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間頗有餘畝居極下而淪爲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爲葦蕩若行溝洫之法皆可成爲上腴諺考宋臣鄭戩鄭喬之議開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畝若俟果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復額畝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營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舉有功效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卽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繫九運之船便可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聽令糶其一半之數折漕南漕以爲歸還原額工本及贖穀個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鎮太杭嘉





數目尚不甚大而亦定河道有溢溢之患決口至四十餘處低窪之屯多被水淹因山水驟發然水性就下其經行之地自有定所所謂豫爲溝渠以洩之爲塘堰以澆之自可以分殺水勢不致匯爲洪流衝突漫衍如此之甚也昔平日不能豫先籌畫所致也各該督撫有司務體朕痼疾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賴爲先圖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講究應行修舉者即行修舉或勸導百姓自爲修理如工程重大應動用帑項者即行奏聞妥協辦理興利除害俾旱潦不侵倉箱有慰以副朕惠愛黎元至意

明史列傳徐貞明著潞水客談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除糧棧畝皆倉廩之積利一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輒去郭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棄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極重畜之苦田蠶民聚則畜可減利八沿邊驛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闢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

國朝沈夢蘭五省溝洫圖說潞洩之設旱潦有備利一淤泥肥田墾殖悉成膏腴利二溝塗縱橫戎馬不能踰越足資阻固利三習澤舟載通行車脚費省物價可平利四蝗蝻開作溝深易於捕治利五西北耕田人力無所施用俗語所謂望天收溝洫既開耨田悉作畦田利六西北地最人稀歲入無多家無蓋藏水利興則鑿澆無異東南利七東南民奢而勤西北民儉而惰以西北之儉師東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由多游民百姓皆從事於隴畝風俗自靖利九東南轉輸一石費至數石故昔人謂西北有一石之收則東南省數石之

費利十河流溢致時憂衝決五省備開溝洫計可容漲流二萬餘千丈利十一漲流既有所容河關搶築厥費漸可減省利十二軍政莫善於屯田溝洫通利苑土悉可墾植因此召募開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利十三經費一定邸段分明民間無爭占之端思得無飛騰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溝共井相救相助聯保甲與社會諸事便易利十五

徐越轉輸水利疏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糶數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饑凶淮黃梗阻已有慮慮不能足額抵運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輪輓難期賑貸莫能無論東南之湖澤無米以拯卽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旅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爲區畫亦已晚矣查漕糧原有常額每年尙可留餘祇緣最有一百六七十萬漕糧之始遂至空倉而出若得因地制宜使入旗不致荒漕漕糧得以議省則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積不三年卽可有四五百萬之積儲雖遇天時凶災河運阻塞而國家有備無患非萬年根本之重計乎竊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膏沃自給不盡似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地利廢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災歲無常獲若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大興水田庶幾人事修而地利登非但入旗屯丁車簿盈視無藉倉糧而各府民田由此盡墾卽東南之民力可避近畿之盜賊可息何也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廢修行月結數以至抵通盤剝合公私計之大約石米到倉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額出漕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徒困而國計何裨水利興則米穀多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木京收買足額朝廷之上廩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辦漕之民力不於此而甦乎至於西北米多價廉生理各足既無曠土自無遊民難復迫饑寒而甘爲盜賊此又不邪盜而盜自強者也臣故曰積漕利國富庶安民莫有過於大興

畿輔水利者也

陸耀其論直隸興除事宜嘗歷年以來 朝廷懼惟災荒州縣議蠲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  
竟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竟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  
何處宜隴防約長閘若干工費若干蠲成 畿輔水利一書進呈請以次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  
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駭鼓舞官吏矜矜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獎勵此亦一策也

李光地飭與水利廉北土地宜大約病瘵者十之一苦旱者十之八而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者由於水利  
不修今通訪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迎濬近河者引流釀渠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  
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種米一石十畝之人已能通直全屬之倉貯  
矣一溝之水又可營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營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較之積穀備荒其利不止於倍蓰而什  
伯也

柴潮生水利救荒極天災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危以工 賑亦掛一漏萬百何如  
擲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縱有堯水湯旱亦可措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運年米價屢騰 聖  
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乘務自然二隴有資且訪問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  
田較無水之田歲入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入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攷之富饒始可  
居重取輕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帑計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滲也土氣太盛則水  
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濟徐光啓皆以興水利為致雨之術直隸近年以來閏雨者屢矣請政事之缺失乃 聖  
人罪己之懷賑無救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變且水性分之  
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

論又陸福其爲霖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宜導厥竟有秋貧殖者早則資舟爲凶者備則無患是謂開萬之河防

臣則徐議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十二壤而知其種植之事繁矣而王畿之內惟稻人設專官其斥水作田之法亦較諸邦特詳蓋五穀所殖稻之入最豐又性宜水爲之薄防蓄洩之詞天時不齊可仗人力補救非如他種之一聽命於天故農爲天下本枋稻又爲農之本務而畿內稻又爲天下之本務我朝勸農重穀 列聖相承蒞耕織悉被 宸章海濶雨暘勸聞 聖慮稼穡惟寶艱難周知固已立萬世不拔之基矣而畿輔農田水利懸經年 旨興修藝稻迄猶未廣今 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願種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乃觀潞水客談所述及 本朝諸臣奏疏先後指陳稻田利益深切著明若此是其上神 國計者不獨爲倉儲之富而兼通於屯政何妨下谷民生者不獨在收穫之豐而并及於化瘠強盜洵程種之遠尤救時之切務也今誠逐條研核確信夫營田興墾實爲根本至計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則萬年美利既不難操以參觀成俟載經營乃可與屯墾而圖始而土宜之辨已事之微可遞詳矣

直隸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議

林則徐

元史列何處集通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邊海南瀕青徐菹葑之場也海濱日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

明史列徐貞明上水利議曰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誠於上流疏濬濬引之灌田

以愛水勢下流多歸支河以洩橫流其旋之最下者始以澇水稍高者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與水亦亦與矣

明史河渠志萬曆三十年保定巡撫汪應蛟言易水可溉金臺津水可溉恆山唐水可溉中山滋水可溉廣陽  
漳水可溉鄴下而瀛海營眾河下流故號河開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設  
壩建閘通壘築隄用南方水田法大郡之內得水田數萬頃畿民從此盈饒水無旱澇之患不幸漕河有梗亦  
可改折於南取鑿於北此國家無窮之利也

明汪應蛟海濱屯田疏天津可鑿荒田連壤接畛者盡爲之開渠以通蓄洩桑隴以備旱澇每千頃致穀三十  
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一百萬石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盜取以灌漑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官地原  
無糧差白塘以上爲民地贖買則給價不賤則給種於民情無拂就中總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國家萬世  
之利哉

國朝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區而畿輔土壤之膏腴甲於天下東南濱海西北負  
山有流泉潮汐之滌潤無秦晉巖阿之阻格豫徐黃淮之源豐言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  
又京東水利情形疏薊州運河東南至寶坻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望瀾合澗水達海河身深闊疎遠長歸  
於下倉以南建橋下隔澗水而升之注於兩岸多開溝濬遠近貫注用之不乏矣澗水又名灑河沿河一帶  
建閘開壩數十里內無非沃壤玉田本屬稻鄉夾河爲湖引流種稻足資澇溉豐潤員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  
導河隨取而足縣南接連大泊平疇萬頃土膏結潤陸河自館山東流繞縣而南傍河稻田數百頃歷多饒穡  
若植而盛之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薊州之別故河若疏通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澆潤之利龍溪沂河之開地

勢平而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西南則游製莊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共家領堂等處引河可田西北則自沙河驛東橋子鎮西流清而腴地平而甌沿岸一帶墾闢開溝無處非水新火燔之地蓋安之桃林河泉河三里河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清泉噴湧即運郭河所自出兩岸地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運郭河之勢盧龍北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盛東五泉漫溢四出皆可掘取為樹藝之利

又京西南水利情形疏胡良河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江南擴而廣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深水一溉石亭赤土樓鄉杭稻最盛而河流所經之定興新城等縣亦膏腴之利三具水曰滹曰武曰霍俱挾源泉分流疏渠其勢甚便一畝泉流為清苑河五雲石曰一泉流為放水河蒲水伏流復見涿五郎河九龍泉繞慶都而入方順河源咸水饒疏而引之不可勝用也澱水入唐縣為唐河橫水會之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寨町畦相整經曲陽而所溉尤多南入定州白和泉會之傍河諸鄉皆圩岸也推而廣之所得稻田難以頃數計矣派水經新樂定州沿流多資播溉蘇河理靈壽為懸水沿流皆可田伏而復見繞無極經深澤澤流成堰天然水利也從河至變城合北沙河而流始漸大澆溉可資但岸高難以引引驟作壩壩之俾水與岸平一海二三尺縱橫俱可通流涓滴皆為我用矣伏秋水漲則決壩洩之旱澇無虞萬全之利也聖女河源出任縣泉從地湧引流可田牛尾河百泉河源出邢臺作開節官沿流一帶皆水田也磁陽河源出磁州至邯鄲會滹沁二水貫大泊而與滹沱水合所經之處皆可疏渠灌稻南北二拍為二十餘河之委匯而水口河身均多淺隘今應展寬寬深導南拍之水堵穆家口北拍之水入磁陽河積澇日消齊岸漸復四圍潤出之地尚可以數計哉然後作小隄以觀之多開斗門疏渠植稻則沮洳之場無非樂土也

歸輔述志京東輔郡真山控海泉深而土澤漸淤而壤沃隄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真

可疏鑿成田墾域縣田引勸運河之水按明臣袁黃爲寶坻令開疏沽引引河漕流教民種植蓋水性溫  
發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暑刻雖少雨之慮灌漑自饒浙閩所關南田也京西諸河匯於西淀新安三面皆水  
水隴注底失耕稼賢于爲開河分洩築堤捍禦沮洳遂爲樂土稅稻徧野蒸蒸殷富安州居其上游積淀瓊繞  
地多圩萊開新民坐獲美利州人羨之相率舉袴褌引河流自行插鑿營山收穫是豐添水縣稻子溝蓋蘇稻  
得名涿州有督亢舊迹亦土墾膏腴之證文安爲七十二清河匯聚之區土人於濁河傍浚堽麥蔣稻多  
獲豐收大城爲子牙河所經土性膏腴最爲宜稻之區滿城一畝泉湧地噴珠雞距紅花等泉連綿相接灌漑  
優渥宛平盧溝橋西北營田引榮乾河水明臣徐貞明言榮乾水經保安境上有用土牛過水成田者今保安  
懷來稻田最盛皆於上流疎引隨高下以作濟洩淤泥停滯不蠶而肥苗發穎粟所收倍於他水是木桑乾可  
田之一證也京南西帶重樽源泉並注交流會於大泊形如聚扇元臣郭守敬言發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蘆  
陽郡鄆洛州永年下經羅澤合入滹河可溉田三千餘頃大陸澤爲上流之源滹河源於大陸源大  
流成夾岸汲引其利尤溼刑臺百泉時出不窮不惟利周本邑兼可瀉及鄆疆天津營田全資潮沙一面濱河  
三面開渠潮來渠滿則開而留之以供草屨中間溝隄地梗宛轉交通四面築圍以防旱澇皆前明汪應蛟遺  
制也○又永定河潮洩善肥苗蘇凡所淤地瘠瘠爲沃其收數倍河所經由兩岸窪鹹之地甚多若相高下開  
溝長渠如懷來保安石徑山引灌之法分道澆灌則斥鹵安爲肥饒而分水之道既多奔騰之勢自減從高而  
下由近而遠一河之潤可及十餘州此亦轉害爲利之一奇也

畿輔安瀾志溼水性肥所過變斥鹵爲膏壤昔年文憲所屬信安勝芳等鄉乃濱水苑囿自康熙庚寅開河以  
後溝流旁行地肥土潤今且畦陞相望宛如江南○又盧溝橋以上之修家莊地居山麓大半沙磧乃農人自



營稻田歷今數十餘年不廢蓋務此者皆晉人性習勤而無畏難故業成而卒享其利其春稻之法布列石渠  
卽於沙石之上引水留泥復於四五月河水涸細之時運水而上借以插秧水足則仍洩於木河正定平山引  
漳水補稻亦用此法上而宜大開處處可引惟在賢有司實心勸導示以有德之成效使各自營力斯善於  
興利者矣

柴溝生水利救荒疏且請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厥田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  
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鹹此間雖雖數頃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燥人怠亦不應驟臻至此漢張堪開狐奴稻田  
民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旻備督亢陂爲利十倍督亢今之涿州也東西二流爲宋何承矩  
塘堰之遺天津十字園乃明汪應蛟屯田之舊垂之竹冊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興河開水  
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畝需錢一百尙無售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灘田亦  
云查勘所至輿情欣悅又聞石徑山有莊頭修姓能自引渾河灘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澇不致爲災又聞靈  
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每遠早成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裴於二三月卽勸民開井二千  
餘口今顏輔之鹽之近事復確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

且則徐滌案陷水穀也高謨六府始水而終穀故天下有水之地無不宜稻之田近在內地者無論已通化在  
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禾 錫以嘉名 潯懸閩滬之中而有潮可通產米於諸郡此皆從古天荒開自  
本朝而一經耕治遂成樂土况 神京雄據上游負崇山而襟滄海來源之盛勢若建瓴階臺之流形如懸  
壺而又有浚治以大其瀆蓄有漕沙以資其潤澤水脈之播流於全省若氣血之周貫於一身與衍之資天造  
地設是有一水卽當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卽當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爲沃之方

恐後成見必將以水土異性爲疑今且不敢欲繼斷自元明建都以來數時皆謂曰已言之鑿鑿試之有效而我 勅怡賢親王周歷屢屢疊次臨陳參之諸臣奏議三輔志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逐段指出則 响响 畿甸實具天施自然之利尤爲萬無可疑今卽水道之通塞分合不無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不廣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興水利者可以考求適據實方舉行也

歷代開治水田成效考

林則徐

後漢書列傳張堪拜漁陽太守適於狐奴開稻田入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水經注魏將軍劉靖以寧平二年徙高梁河造辰陵溝開上箱堰灌田萬二千頃至景元三年遺謁者樊良買

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流瀋陽縣灌田萬有餘頃

魏書列傳裴征備轉幽州刺史修葺花陽郡督九渠流瀋陽郡辰陵溝灌田百萬餘頃獻

隋書食貨志齊皇建中開督九營陂發屯旅收稻粟數十萬石

冊府元龜隋開皇中幽州都督裴方行引盧溝水開稻田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唐書地理志瀋陽郡三河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頃

宋史列傳濱州節度副使何承矩疏請於順安營西開易河溝口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乃以承矩爲副

置屯田使傅質其役自順安以東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爲稻田

又食貨志成平六年和保州趙彬分徐河水兩注運渠置水陸屯田天顯末河北屯田歲收一萬九千四百餘

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唐縣志金泰和六年縣尹劉升開導引盧河灌田數千畝又導而東以溉完縣諸田○又明萬曆二十七年知

縣橋一桂澄渠引唐河漑田一千餘畝明年復大開濬引唐河東注縣唐縣二十五都完縣三都漑田二百餘  
頃名厥利渠

元史本紀脫脫言京畿近水地石寨兩人耕種歲可收百萬餘石於是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懷慶京  
至疆民曠凡保官地及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歲乃大驗

明史河渠志水渠入年濬定義故渠引海沱水漑田六百餘頃萬曆三十年真定知府郭鶴澤大小鳴渠四十  
餘丈漑田千頃邢憲遠治野狐一泉漑萬牛尾河百泉漑萬畝河漑二十一閘一隄漑田五百餘頃天啓二年  
命太僕卿董應舉督天津至山海屯田規畫改年開田十八萬畝數穀無算

明史列傳萬曆十三年九月徐貞明領畿田使先請永平蓟南人為倡至明年三月墾田二萬九千餘畝新安  
縣志萬曆間邑令張廷玉開王家橋下三渠用壘水漑田一千五百餘頃

懷安縣志明兵衛道胡思仲設惠民渠引洋河之水漑民田數萬頃皆成膏腴  
明來復懷安衛水田謂萬曆間兵備道胡思仲疏渝保安西二渠開田十萬餘畝稅糧兼利比於打喇

汪應燾論瀛屯田疏天津高沽一帶畝謂此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聞有近種豆者畝收不過一二斗且鹽以  
爲此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以閩浙治地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委隨一時並興計

熟沽白鹽一處耕種共五千畝內水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種藟豆早稻藟豆得水  
灌漑萬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早稻以耕立橋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法可行於北而且與各省錢信  
斥鹵可盡變膏腴矣

畿輔通志天津縣田康熙間鎮臣甄理所開也河渠圩岸周數十里墾田二百頃石浙閩農人數千家分墾耕

積每田一頃用水車四部秋收畝三四石

又京東局雍正四五六七十一等年玉田縣引小泉緩泉孟家吳藍泉等河之水營稻田三百八十四頃一十畝豐潤縣引陡河淀河黑龍潭楊家井等水營稻田四百十五頃十一畝灤安縣引徐流河三厘河黃山泉河之水營稻田十六頃二十七畝灤州引沂河緩泉福山泉館水營稻田二十九頃八十二畝平谷縣引泃河及山泉營稻田六頃十一畝薊州引大小海子等泉之水營稻田九十六頃五十六畝寶河一縣引鶴運河漸水營稻田二百十五頃八十六畝武清縣引鳳河營稻田十八頃二畝

又京西局雍正五六七十 十二等年新安縣引霍河依城河及淀河之水營稻田八百九十一頃五十五畝安州引依城河及淀河之水營稻田十六頃三十八畝安肅縣引管九陂及霍河之水營稻田一百七頃五十六畝唐縣引唐河水營稻田八十一頃六十九畝慶都縣引漣池北陸堅功湧魚等泉之水營稻田十二頃五十三畝涿水縣引涞河營稻田二十一頃二十八畝房山縣引拒馬河挾河之水營稻田二十六頃四十四畝涿州引拒馬河胡良河之水營稻田三十頃六畝霸州引中亭河營稻田一百一頃三十五畝任邱縣引白洋淀營稻田八十五頃八十畝文安縣引會同河子牙河之水營稻田四百五十九頃四十畝大城縣引子牙河營稻田三百三十二頃九十七畝定州引小清河屬跑泉之水營稻田六十二頃四十七畝行唐縣引蓮花池及龍泉之水營稻田十四頃十二畝新樂縣引海泉湧泉之水營稻田三頃三十六畝滿城縣引一畝鷄距等泉之水營稻田二頃二十一畝宛平縣引永定河水營稻田十六頃

及京南局雍正五六七八等年磁州水年平營引灤陽河水營稻田一千二百十頃七十三畝任縣引灤陽牛尾等河之水營稻田二百四畝正定縣引大小鳴泉方泉班泉之水營稻田三十二頃七十九畝平山縣

引泮河治河之水營稻田三百四十頃十八畝并經縣引泮河水營稻田四十七頃一千畝邢臺縣引百泉河及滎陽金等泉之水營稻田八十六頃九十大畝沙河縣引百泉河及小檀等泉之水營稻田五頃六畝南和縣引百泉河水營稻田八十五頃五十五畝

又天津局雍正五年六年天津州滑州歸德縣及興國實屬一屬引用海河漕水共營田四百八十七頃四十三畝

怡賢親王請改磁州歸德平疏明臣高汝行朱奉等於漕運所經處惠民入關以資灌溉沿河州縣民皆膏腴沃壤之盛甲於他郡

劉於義南府水利疏鉅鹿向有餘地四萬餘畝不能耕種乾隆九年知縣詳明建開引水隄住凡經水之地雖無頓除布種秋禾收成豐稔

一統志雲帶裏在懷柔縣城外縣人鑿其外鑿渠引水縣城鹹土百後遂成水田

畿輔安瀾志阜平縣農民沿沙河開渠引水營田自乾隆十年以來得稻田八十餘頃

且則論議農天事下制則難與慮始因則易與圖功故治理莫善於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時因地理之利因人之情明謀稻於北似創而實因也時雖其言水利大興鄭元標曰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竊謂今日用因之法莫如因古人之遺迹而修復之因現在之成效而推廣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謀一旦興舉事同創始利益雖宏土宜雖得而未經試可人騎不信宋何承矩規畫塘課人多謂其非便發言盈廷承矩授滿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之累始信服不二年穀種茂闢功效大著至今畿南稻稻納其遺澤承矩善於用因者矣今歷晉開渠成續著之於篇某州邑某

渠某水按圖可乘值而有權主讓者既決然於說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曉然於功之有可成或就廢舉古樂之  
述尋訪遺規或即舊魚版稽之鄉講求成法而一切修舉事宜可舉而措之矣

齊成地方官與辦無庸另設守官議

林則徐

明徐貞貞與水客謀得人固難是必有經略之功而無紛更之擾則善矣世有能任之者不必如宋人專以勤  
農之名亦不必如今勸責以水利之職盡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惟選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  
殿最靈運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致也

國朝怡賢親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且等疏渾水保營治稻田所有完過工程例應交地方官收管各處水田  
溝池必須每年經理令督河各道督率所屬州縣按時修濬但考成未有定例河道無憑率勸請嗣後計典將  
水利營田事實逐一開註由河道結送督撫以定優劣

要案淫濫濶濶除積水疏田開溝池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之處眾說紛歧日華不能親身圖厥即  
委員分勘以一人之身查數十州縣勢不能徧歷郵莊則詳細委折仍煩責之州縣

飽時紀京南極地種稻確伏查京南霸州文安大城固安寶坻天津靜海濱州青縣等處地勢低窪遇雨水積  
多或河流泛漲驟驟淹為巨浸若不設法疏治久之地敵恐皆廢棄請令直隸總督於所屬府屬州縣內遴選  
素日留心地方民瘼之員於此十數州縣地方詳細踏勘何處何鄉可以展挖溝渠疏濬支河添築隨地作為  
稻田一州一縣行之有效將該處承辦官從優議敘使他邑即效積漸而廣自可墾瘠為沃

工部謹覆御史湯世昌西北各省疏築溝道疏濬如所奏行令各該督撫嚴飭所屬於每年農隙時親往履勘  
督辦工竣後冊報道府前往查勘果係實心任事之員行之有驗即備詳督撫於考課殿最時擬為一優議叙

邊不經心甚至操殺蠶累亦卽糾參示儆

區財後議案周人重農故農官莫詳於周禮漢魏而降如魏梁都尉宜禾都尉典農中郎將司田等官皆於守令而外特設專官竊以養民裕國本是守令之事若設官專領於民情之苦樂地方之利病未嘗無知而既無司牧之權則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牽掣若仍須會同地方官又易啓推諉戕視之漸且多一衙門多一冗費卽都董勸之人如農師田長等名目亦不必設恐奉行日久實去名存徒煩閭閻浮費也守令爲農民之官情形熟呼應盡擇其勤慎民隱實心任事者屬之經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縮盡其慮莫不煩更讓而事可備故當創行之始相度水泉經畫地畝以及招募農民試種倡導章程自宜專簡大員核定辦理俟事有端緒效可廣推則專責之地方官爲便

勸課獎勵議

林則徐

雍正二年諭直隸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慮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求富庶甯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練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稷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道不時詣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勤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令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量度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鷄粟粟可以佐食稻稻可以資用門樓柵欄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好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擊殺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鹿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

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規尺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轉移爾督撫等官各體朝廷愛民之愷實心奉行儻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明徐貞明鑿水客談設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功峻之處募願就之民經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之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捷至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墾地屯田以餉軍其道有三倍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制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其道有三優復墾之民立力田之科開墾罪之條而已

袁黃皇都水利書開田賞功論元秦定中虞築進育京師之東聽富民欲得官者授以地官定其時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所備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至正開脫脫略仿鑿讓於江南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能募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營壘所募之人嘉靖中奏贖首畿輔之地水土沃饒乞遷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仍及仿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粟墾田萬畝者授其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果能勸誘有法不吝超遷則三數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

徐光啓農政全書墾田疏墾益足食萬世永利而且不煩官帑招徠之法計非武功世職如虞築所言不可惟鎮守世職如軍官之法所擬不督事不升轉不出征空名而已而在爵在去其田隨去其爵卽世職又空名也但恐空衝人未樂墾故必以空衝爲根著而又使得入籍登進以爲勸

大清會典康熙四十三年天津附近荒棄地畝開墾一萬畝以爲水田行令各省巡撫將閩粵江兩等處水耕



之人出示招徠計口授田給與牛種

許承宜西北水利議 國家開闢事例以佐軍需今次第擬定將停事例以澄敘官方矣何不即用見開之例於西北各省每縣增設農田官此日之品級與他時升轉皆得比縣令而以其捐納之數募耕夫俾歸買贖備種并價民之瘠熟田爲水道者

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小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請沿河濱海施功容易之地設營田專官經畫圖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其有力之家率先遷率者圩田一頃以上分別旌賞有能出資代人營治者民則優旌官則議敘仍歲收十分之一歸還原本至各屬官田約數萬頃請首先舉行爲農民倡率其濬流圩岸以及澆水節水引水蓄水之法一一酌量地勢次第興修一年成田二年小稔三年粒米狼戾小民觀水田收穫之豐饒自必鼓舞趨效將凡可通水之處無非多稼之鄉矣

戶部議覆大學士宋斌條奏一自營已田者照田畝多寡給與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以示優旌一効力營田者應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罪誤降革之員効力營田者准其開復一流徒以上人犯効力營田者准減等

且則徐種菜爲營高允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三萬七千畝若勸之則畝益三并不勸則畝損三千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一十三萬斛况以天下之區乎旨哉斯言其善勸農之利可節約而遠矣然此說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爲水田易雜糧爲稻米畝益至一石以外則勸課之功其益愈大而其效愈廣伏願 大清會典載 國朝鑿寬自助牛種寬徵賦而外有懇懇實以勸招徠之條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隱之勤故獎之至也今營成之後地方官既各績多寡以爲考成民間自營者驗明

成熟有效坊頭畝分別等差給予優獎又佐之以議敘之典贖罪之條如此則勸率既至野蕪自生數年後倍入之獲百餘而身習美利所在民自饒之不待勸而無不動矣

蠲科輕賦議

林則徐

康熙十二年 諭戶部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機莫不以足民爲首務必使田野開闢蓋賦有餘而又取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幸成豐亨豫大之休見行蠲免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蠲科期迫致失墾厥心深爲軫念以後各省開墾荒地俱著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其該管地方官員原有議敘定例如新任之官自應紀敘紛更擾民者著各該督撫嚴行稽察嗣後處分陞職其論直隸與除事宜書一蠲免之宜勸也 蠲輸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種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限之糧一定而不可動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雖其荒蕪而莫之顧也竊謂此等荒地原與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有額外新墾之地復墾者聽有司查他處熟墾地補之其荒蕪即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 旨始准蠲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

李紱廣西墾荒事宜疏 且思地不加闢之故墾荒者出產惟絀納賦需銀差備隨田而起恐貽後日之累所以墾足不前新奉 旨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科寬其弓丈薄其科則則差備可無累矣

楊永斌請輕科勸墾疏查得原報可墾外各屬尚有荒地體察民情恐礙地薄收償遲早勞瘁無出是以未肯墾方且竊思墾田雖產穀稀少若多墾數十萬畝年豐可得數十萬石米穀卽年歉亦必稍有收穫獲益多

人不致乏食爲匪於民生實有神益誠不可不爲多方勸導以盡地利且查糧額內有斥鹵地則每畝徵銀四釐六毫四絲米四合二勺六秒若令凡有雜藝之地准照輕則起科則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廣收

臣則徐謹案水田之興西北大利也然或計其廢入之饑而議及歲供之數則民情懼重賦必將贖額不計昔徐貞明領墾田使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事初舉而煩言頓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徵也未臣見公武有旨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鬻荒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是因循議賦適因賦廢屢卒至田不加闢賦無可增於國於民兩無裨益況我朝賦役之制東南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用一錢一實爲立法之精心今役既無可議減賦又何可議增緒自今新開水田若本係行墾地畝照原額徵收永不加增或保無曠荒地亦須酌寬年限緩其升科輕其賦則明定章程循行曉諭俾共知聖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間有借入之收不計國賦有絲毫之益庶民無絕願墾之慮矣拾息梗阻之虞而樂事勳功共隸皇仁矣

禁擾累議

林則徐

雍正元年諭戶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儘可贖給偶遇災歉民食惟艱勸來戶口日蹙何以爲繼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胥吏舞弊案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補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永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志

五年諭內閣臣奉水則種植樹木等事原爲利濟民生必須詳籌勸導令其鼓舞從事方有神益不得藉之

以法若地方官員因關繫考成督課嚴急則小民轉受其擾矣著直隸學臣轉飭教職各官切加體恤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若地方官員怠忽不加勸導或有過勸過嚴者著學臣體察奏報三略巡察御史亦著善於勸導悉心督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之處卽據實奏聞

六年 諭凡興修河渠等事朕意本欲惠養斯民爲地方永賴之利乃差往人員等奉行不善轉爲閼閼之擾前聞直隸工員內有因營田故去民間已種紅豆之事因諭令怡親王確查今據奏文中不行曉諭於事先乃將已成之禾稼逼令拋棄違理妄行顯欲阻撓政事非無心錯誤可比該巡察御史苗壽詞正中何以不行查參梁文中所犯既實不必交與該督再審著革職於工所枷號示衆其所費糧紅豆著卽於梁文中名下照數追賠

李光地劾與水利廢此事原爲百姓籌謀非如欲工上差請務期會徵發贖以督責也該府州縣屢歷民間務要減省徒從雙馬車旁問受老詢以農事不得騷擾閭閻貧民一草百費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

臣則徐議案爲國不虛無任事之人而慮有僨事之人任事者方與利以救弊使事者卽因利而弊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誠慎之也今興治水田爲西北百姓建無窮之利民間自營之產人自耕之人自事之賦稅不增租典由便有利無害者也特懇創行之始或急於見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擾甚或盡理妄行藉以阻撓政事如雍正六年 上諭處革之梁文中其人著將養民之政反爲優民之事此端一開浮靡乘隙而生必至徵發吹噓因噫廢食是在承辦各官毋急近功毋執偏見慮心勸助善言勸導毋令書役得以藉手庶杜所防微之慮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

宋史食貨志何承矩知雄州大作稻田以足食於雄冀州平戎順安等軍興糧六百萬置斗門引澆水灌漑初年種晚稻值糶不成取江東早稻種之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阻之者頗衆既晚稻不成糶糴愈甚事遂爲罷至是承矩毀稻種數車遣更送闕下議者乃息

國朝怡賢親王請設登田疏浮議之惑民其說有二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凡種植之宜因地操運未聞有南北之分卽今玉田豐潤滿城涿州以及廣平正定所屬不乏水田何嘗收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漲則溢旋退則涸能爲害不能爲利也夫山谷之觀察不竭滄海之潮沙日至長河大澤之流遷草未嘗盡涸也況數塘之儲有備無患乎

監惠元論北直水利書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無異議惟在銳意舉行不爲浮言播惑而已矣今所慮者或謂南北異宜水田必不宜於北方此甚不然永平薊州玉田豐潤灤漢春疇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謂北地無水兩渠則薄澮洪澇兩過則萬竅焦枯雖有河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開墾隴防蘊其勢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時啓閉使旱潦不能爲害者也或謂北方無實土水流沙潰隴岸不能堅固朝成河而暮淤陸比則費費經營耳然黃河兩岸一懸浮沙以葦承泥亦能捍禦並不惜工力疏濬加深以拾黃之法堆壩兩岸而壩水不顯黃強則分水逸未嘗不可恃也

柴潮生水利議疏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種稻也土性沙鹹水入卽涸也挖墾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後貞明行之而敗治資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營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明鑒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稱非冀州之產見今玉田豐潤蘆稻油油且今第爲之興水利耳可稻可禾聽從民便不疑者一也土性

沙灘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復地皆沙灘乎且即使沙灘而多一行水之通究比聽其衝溢者猶厚不疑者  
一也若以濬渠爲損地尤非知農事者今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賸薄收孰利  
況損者又于振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履行屢罷此亦有由除真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  
王之移參劾出於奄人勸成之意其疏亦第言津控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蘇南人開壩即以  
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  
續員在公論難詭當日効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所以賢王一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謀長算者之所出也况非  
常之原襄民所權所實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  
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收十石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續以終之則是  
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

宜兆麟劉師恕奏有唐縣劣生干超等捏造將來加糧名色恐嚇愚民將去歲已經具結清國營種之稻田不  
許加功以致羣相觀望經知縣賤珣再三開諭而于超等反赴縣衙門具辭執抗不遵當即革職究此等劣  
紳劣監造言阻撓理合奏聞容臣等酌量情罪嚴行究擬懲一警百庶知所畏懼而善政可收實效矣奉  
硃批所慮甚是案內人犯查明後當嚴懲之他處亦勸加緊訪如有此類不法之徒斷不可寬縱以長刁風  
又奏破州東西二關去年議定五日一次啓閉水利均平實屬至善茲當啓放之期有吏員沈國連刁民顧成  
林等率眾阻撓當訪該州將首惡等並宣布聖意水利務在均平豈容獨霸總據稱沈國連已奉監禁  
顧成林畏罪脫逃現在嚴緝而鄉民俱各帖然聽從啓放除防緝顧成法嚴究外其附和鄉愚分別宥宥以廣  
皇仁奉硃批直隸此等強橫之風豈可不力爲革除沈國連當嚴擬具題顧成法嚴緝務獲其附和鄉愚

概于徒寬發落等若能如此不事姑息大振委靡則歷年之頹風何難挽回惟須力行不僥毋偶爲此一二事以取信於朕隨復擇地也朕之或奠或貶亦只據一事論一事就一時論一時耳勉之

且則徐議案天下事當積重難返之後萬不得已而思變通幸而就理萬世之利也然北米充倉南漕改折國家歲省經費萬萬民間歲省之費萬萬此皆自蠶穴中刷出陋規中交除者則舉行之日浮議阻撓必且百出如前明宏治開濬大通河漕船已達大通信節省金錢無算而張鶴齡等因失車利造惡言之說以阻壞之夫成功尙可矧况未成乎徐貞明初上水利議格不行雖之十年重以蘇贖徐待王敬民申時行諸人之力僅得一試無何輩語潛入王之棟一疏敗之而有餘舉事者何其難擣事者又何其易也今 聖謨極贊一德一心詢謀既定無慮異議之滋而小人之浮言梗阻勢亦在所不免費之費數不足聽而刁弊不可長是在乎然不惑感之有道而已

### 開築地壓田地計畝議

林則徐

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曰等更有請者從來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之而不究者非局外之浮議爲阻實局中之規箴未周也曰等恭聆 聖旨凡民間之小屋有礙水道者加倍官價大議 王言順人情而薄羊利無過於是代念漕河築圩損數天之產利千緡之耕甚而富家百頃俱享平成貧人數畝偏值挖壓若概償官價不惟所費不貲亦非民情所願計畝均通融撥抵視木田畝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淤窪地已經成熟報升必須挖掘者將附近官地照數撥補如此則事無中撻人皆樂從矣  
柴南生水科救荒疏疎濶河開溝建閘掘塘其中有侵及民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民情自無不樂從

對於義高減水利事宜疏一奏提開河開有估用成熟地畝查係旗地就近撥補係民地照例給值仍於糧冊內查明題請開除

臣則徐議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畝畝折四步爲溝溝損四步以益一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塘埔渠道之用需地愈多爲利愈廣或利周一邑或利數郡而遇有估用民地之處輒生異議者虧一家私己之產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便情所樂從也我  皇帝洞鑒此情爰有加倍賞償之  諭嗣經怡賢親王奏請均攤撥抵部議准行立法最爲盡善至乾隆間旗地仍歸撥補而民地則改行給值竊惟民間田地時值不齊少給則輿情不洽多給則經費不貲並恐民心難變轉啓煩言觀徐貞明棟沱之奏以償價不敷致礙忌者口實功敗垂成知給償之正多格礙也且開築既資公利則地畝自應公派所有挖壓田理仍宜於攤派所及之地計畝均勻撥還庶  國帑不糜而民情大順矣

禁占墾灘水淤地議

林則徐

乾隆三十七年  諭從泊利在寬深其旁間有淤地不過水小時偶然滙出水至則當驅之於水方足以過漲漲而寬濶蓄非若江海沙洲東場西漲聽民循例墾殖者可比乃瀕水農民貪淤地之肥潤占墾致充所占之地日益增則蓄水之區日益減每遇潦漲水無所容甚至漫溢爲患在閩閩獲利有俾而於河務關係非輕其利害大小較然可見是以屢經勅諭冀有司實力辦理今地方官奉行不過具文塞責且不獨直隸爲然他省濱臨河湖地畝類此者諒亦不少此等占墾升科之地一望可知存其已往杜其將來無難力爲防遏何漫不經意若此通諭各督撫除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占耕違者治罪若仍不實心經理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



陳儀復朝官地讓玉田後被侵田賢王措置之妙尤在留湖心母鑿以爲懷水歸宿之所蓋湖圍築堤山漲因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留湖心以受之田功乃可萬全所棄者少而所全者大也自游民申有山借墨寇之名冒耕湖心之地違賢王措置之苦心遂遺營田之害

陳黃中京東水利議欲興水利於西北當即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調其常稅漸爲陂澗懷有所洩旱有所資第使每邑鑿去若干頃而其餘所鑿之地凶歲俱可無虞是一時所鑿之數甚少而久遠之利無涯如必種下之地利其肥澆寸寸耕之水既無所歸則漫溢旁流高原並受其害是得肥澆之利少而受泛濫之害多此勢之必不行者

沈聯芳邦議水利集說 畿輔地方平衍河道縱橫入海之處惟海河一門全賴大樑以容蓄衆流避者淤拍淤堆爲民開占糧甚或租墾升科地方有司受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害甚甚惟是積重難返固好耕種之地未能悉行除去豈不可不詳查如有實在阻塞水道之處宜急爲鏟挖水行禁止

則徐議案天以五行生萬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與水爭地而水違其性水利失水患繼矣明臣潘鳳梧曰若計開田先計備水荒政變賢曰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爲備用爲上流之區爲下流之源全繫乎擇澤處是無川也 畿輔之地百川輻輳旋流治以爲之容蓄而後澇不潰汎濫旱不至焦枯自規圖小利者於附近淤地日漸占墾以至阻礙水道旱澇皆病於通省水利大局關繫非小夫治地之法將有所取必有所棄彼第知澤內之地可爲田而不知澤外之田將得而爲水其弊視即鹿無虞豈尋訪者殆有甚焉乎慮勘所至凡有此等舉動務須查明界址分別剷除永無侵墾所顧舍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此正經營之始所當早爲悉絕以杜流弊者也

請定天津水田章程疏

臣等謹將章程

竊維水利爲農業之本田疇乃衣食之源直隸拱衛 神京濱河濱海湖自宋元明以來何承短虞集孫貞明汪應蛟左光斗諸人講求水利曾於京東京南及天津河開府等處先後試鑿水田畝 嗣雍正年間直隸大水怡賢總督三周歷 護備大興水利開鑿稻田六千餘頃闢今百數十年漸有荒廢而沿河州縣尚多種植稻水享其利士民慨其遺蹤至今稱頌咸豐年間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廢棄倡勸捐資在於鹹水沽營田三千五百四十畝葛沽營田七百五十畝挑溝建閘引用海河潮水以資灌溉就地招集農民發給資本認種其時 臣隨辦海防親見稻度規畫遂使斥鹵之區成爲沃壤今已四載歲獲有秋於是附近鄉民咸知水田之利卽有漫活等村自行開鑿稻田多頃聞風興起確有成效上年夏間僧格林沁將前開稻田奏請 諭旨交直隸督臣派員經理 臣防委天津海防同知姚廷隆就近經理在案 覆查水田藝稻其利甚溥自北直鮮田疇之利致運粟於南方果能不憚煩勞不計近功因地之宜順水之勢相機營治則開得一畝則得一畝之谷洵於 國計民生實有關係 臣往來海口嘗見沿河荒地一望無際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荒而不治深爲可惜查大沽協都司鄧登元前於僧格林沁創開稻田之時卽係該都司隨同勘辦情形熟悉 臣復派該都司前往將前開地畝現在情形詳細履勘茲據鄧登元具經詳開粟前開地三千五百四十畝近年有個認種者二千七百九十畝此外地畝因地勢高下不一距水遠近不同收成未能一律佃戶賠累難支因而佃逃地荒該委員等詳細查勘其中尚堪招佃承種者二百四十畝餘五百一十畝非滲漏不能蓄水卽鹽鹹不能儲蓄實由地勢而然尚非耕耨不力必得添開進水溝一道則前項荒地留有一二百畝可以招佃承種並於溝旁荒地可開闢七百五十畝一律引水種植共計收復墾新開地一

千餘畝俾已成之田尚不致仍復廢棄而水利可推廣至各該散佃除咸豐九年所募著紳價格林沁始與買  
本外其新墾之佃並現讓開墾之地佃戶均應發給資本春借秋還歲以爲常俾得及時播種並購屋十數  
間以資安穩園米之用統計建築橋閘挑開溝渠並佃戶資本蓋房價值共約需京錢一萬五千七百餘吊秋  
後仍可繳還永遠作爲籽種資本之用查天津道虛懸年收存租米變價儲該道李尚又聲稱除因公用外尚  
存銀一千五百餘兩又上年新收租米約可變價銀二千兩以之儘數動用現計不敷一千四百餘兩擬在於  
洋藥盈項下暫時借墊俟收有租米變價卽行還款至價格林沁原定開墾章程每地一畝初年交租米三  
升三合次年五升三年一斗八升俱按海口市斛交收此後永以爲例並無增減又每地一畝五分交稻草一  
束計重五十斤現在各地督征租數應卽照例辦理惟據各佃聲稱地土有肥磽卽收或有豐歉每年秋禾登  
場除交租米所餘無多不敷一分人工之用歸累難支與請量爲減租且詳加體察除舊清田係交營兵承  
種原定每畝交租一斗二升本不爲多且土曠肥饒收成豐盈毋庸議外其餘水沽地各個多係力作貧民  
若不稍事變通竊恐佃戶逃避使已熟之田荒而不治應照原定租數改爲每畝收原斛一斗八升則較之海  
口市斗已有減少至總佃副佃所種之地應交租原的免十分之三以示體恤而免藉口且爲力保已成水田  
並增廣水利起見如蒙 俞允卽飭天津道督飭該員等責成總佃招募誠實農民課種一面將應修各工  
趕緊照估妥辦嗣後稻田收成後進米除變價發給籽種並歸還借墊暨歲修溝隄外所餘稻米卽仿照養倉社  
倉之例由天津道妥爲經理存儲以答 皇仁而垂永久

問北方水利自元虞俱後屢興屢廢果不可行歟抑行之未得其道歟

范本禮

南方資水以灌溉故愛水如寶北方患水之衝決故避水若仇豈水獨善於北方哉愚爲北方之水利一日不

興則水害一日不去凡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今直隸一省除京東灤榆諸水外皆會於天津三岔口入海合一省大小七十餘泉總匯於區區一水口如是豫安得不溢而河底所在淤積高與岸等浚拍又率爲民侵佔水無所歸一洩無餘如是旱安得不乾迨水旱迭仍乃請發帑截漕以爲補苴吾恐國家之漕米程裕銀有限而北方之旱乾水溢終無已時夫根本重地不自謀足食而強口仰給於東南是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承平無事尙爲非計萬一海疆不靖運道梗塞且將何以支之考北方在禹貢爲冀州賦上土田中維時雖稻粟米皆賦於何服他州之貢僅獻土宜無他決大川濬陂澮而已然則北方之水利如此其可行行之如此其有效今舍三代培養本原之道而專取唐宋以來苟且目前之計自棄其食以仰食於人謀國者可謂偷矣乃又創爲浮議以自文其偷謂北方之水有害無利故自元虞集後若脫脫明邱濬徐貞明汪應蛟張國彥顧養請左光斗諸人或建議未行或旋行旋止我朝怡賢親王創立營田暨王沒而法亦隨廢皆此畏難苟安之輩攔阻多方未行則以勞民費大爲辭既行又吹毛求疵以爲口實然營田反覆推究所以不能久行之故亦不悉田此門虞集等諸人所議亦實有未盡其道者諸人知地勢之宜審矣而不知所以善處高下之宜知民情之宜順矣而不知所以力振凋敝之見知吏治宜得其人矣而不知所以維持經久之計今誠鑒此數者師其善而彌其闕何不可行之慮哉夫沙土存隄海濱鹵鹹不宜種稻天人知之審地形者在別其高下耳高原遠水即非甚旱引汲實難概分程稻鮮不枯槁下濕之地雖皆肥美而陂池黃拍悉占爲田水無所容仍必漲溢者且立至失因地之宜反隣各於地不可耕是因噎而廢食也惟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投之深處以爲陂澤而又多穿溝渠以殺水之勢投深澆泊爲蓄水之所旱就資於澤豐豫洩於溝水旱災患不均而高燥之地雖民仍種雜糧土俗又奚患不便然而水田耕作勞苦百倍於曠田北方民情久

安偷惰強使暫勤非其所甘且墮下肥澆之田令之捐棄奪其目前之利資以不素習之勞農民無遠慮必苦其不便夫利之所在民爭趨之而事非實效淺原者不信也故愚以爲與其以利與民而民苦之不若使民見利而自來今八旗生齒日繁率無恆業 國 家按丁給糧所費甚鉅而北方田地至有欲賤售而不得者今擬盡買民間近水之田令旗丁耕種凡墾渠開溝疏河浚治皆役旗丁而官給其值田遇亦官爲置備每畝官收一石餘則 特幣收糧旗丁不費一錢而獲厚利小民見之必生羨慕迨民情忻動然後爲之開溝渠浚陂池置器具賦不加征而收糧又優給其價見利忘苦有不踴躍從事者乎此因勢利導之術也 國家因視一版收入之數酌改南方漕米之半爲折色則非特利於北抑且利於南非特利於民抑且利於 國固是開溝墾教樹藝實賴良吏之經營更不得其人則弊且叢生夫營田之所以廢者雖由繼起無人亦實有未能盡善者營田之制分四局局各有長有副又有效力委員官多則心不一而權不專設有專局州縣乃反得推轂且保無有不肖委員藉端需索者乎縱有舉劾而民已受其累矣况設局費大雍正全盛之時故可施行今亦勢所難辦故勸耕不必另立農官即可責成於州縣舉劾不必 特簡大臣即可責成於總督府尹以百姓之勤惰考州縣以州縣之能否責督尹則官不增而事畢舉矣惟旗丁創耕之始不能以州縣董其事擬仿營田十夫立長百夫立長五百夫立總以六品滿員爲之千夫立總以五品滿員爲之分京東西南天津四路路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以課其耕耨農隙則練習武事農事興而武備修矣得地利荒土皆美田也順人心惰民皆良農也專責成能吏皆農師也治水教稼之功其庶幾乎盡善總而論之旗丁有恆業可以富足 國省月給之糧利一收折銀以蠲米費省米多裕 國便民利一水田興而水害除無事民得安居樂業有事亦糧餉有資利三旗丁以農爲兵既無游惰又免饑寒兵食交足利四一舉而得四利利孰有大於此哉乃因循坐誤

偷且夕之安忘遠大之慮可慨也已顧或曲爲之解曰北方鮮寶土水流沙潰岸塌而河灣民苦挑掾不便一也驟騎牛既價貴而又水草不便飼養不善易致倒斃不便二也水田農具多端北方鐵木難購匠作又不熟習不便三也具此三不便雖四利終未見其可行愚謂不然岸易塌可捍禦也河易淤可挑挖也且我見南方之民每珍河泥以糞田蓋泥最能肥稻以此曉民民知其利於田且將爭相挑掾豈反以爲苦至耕牛易斃農具難造雖係實情然雜無慮今西法種田機器一具可種數百畝或購之西人按畝派錢或製造局創造給發即此耕牛器具皆可無須烏鵲所謂不便者乎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誠能不惜大費不憚艱成不惑於浮言不尤其速效熟籌弊竇所生而去之力雖久遠之法以行之而猶利不與害不去者未之有也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五目錄

工政入直隸河工

核辦永定河工程款項疏

覆陳直隸河道地勢情形疏

挑聘直隸各河堤防工竣疏

奏陳永定河工村民交土流弊疏

查勘直隸河務並擬辦工程疏

請查直隸河工實在情形疏

奏爲籌款修辦堤工疏

曾國瑞

李鴻章

李鴻公

徐樹錚

徐樹錚

李鴻章

李鶴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工政八 疏濬河工

核辦永定河工程數項疏

曾國藩

竊惟永定河北下四汛隄岸於五十一日漫決接連伏秋二汛未克合龍八月間濬派候補道蔣春元前往署理蓋屢興工并紛周歷下濬詳加察勘下口是否疏通中洪是否無阻一一勘明免致此處甫經合龍彼處又報決口仍蹈近年之覆轍茲據蔣春元稟稱自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五等日督同文武員弁同歷查勘查永定河自南北七汛以下河道寬至數十里山道光二十三年至今所謂下口者或傍南岸而行或傍北岸而行或歸中道而行均下抵鳳河以達於海濶狹不常茲勘得傍北岸之河北七頭隄至二十一號均係河身寬深距隄亦遂形勢稱順無船三十一號以下河距隄身太近其形甚窄至四十八號以下無礙身水出則漫淹武濟東安是改歸北岸之議未可舉行其舊有中道之河若由北七工三四號向盈河權濬河頭仍引入中道距南北兩隄均遠一線順流無所依傍直達鳳河形勢亦頗無如開段淤墊太長漸成平陸有并無河形者所需經費過鉅是引歸中道之議亦未可行惟近年水傍南岸之河則係道光二十二年以前之故道目前水入下口不能不循此道而行人力稍覺易施惟下口既傍南岸而行則南七各號即係初近下口吃重之理查南七五號間治六年漫口秋後堵閉因限於經費未將關河大壩修復合龍之後凌汛益發即已毀裂各壩斷幸去年陷四決口該處未經過水今年向上合龍大壩雨洩該處水上壩面與隄相平岌岌可危現在隄身受病隄內坑塘水深頭分引河太窄是南七之大七號宜爲下游第一險工茲擬向前第五村之東南隅另挑引

河工長七百丈下與舊挑之河身相接并於南七工頭二號墩一截水大壩鑄埽發棹工長百丈繳水入新引  
河不入坑塘仍於壩根兩傍作一圍埝工長千丈以衛前辦之隔估計土壩各項需銀一萬六千兩有奇此兩  
七初近下口預防危險擬辦引河填拾之工也至臨王廟上下河身甚窄並未刷寬須加至十二丈寬實屬  
難以下五百丈亦宜挑寬加深估需實銀一萬八千兩有奇其餘河槽稍寬及離鳳河較近之處姑置後圖此  
該通下口之工也南六南五北五兩岸以上至張家墳四頭工段甚長紆曲過多水來則積積難下以致上游  
激高急應節節挑挖或裁灣取直或切坎順軌只存南五十七號北六十三號兩處次險之工其餘一切險工  
皆已撥去歲漲來時或可勢同建瓴徑行無滯估需實銀一萬一千兩有奇此處挑中洪之工也至北下四壩  
上均皆墊陷堅實惟秋汛以來金門口刷寬現尚有十二三丈應行准占金門口水深一丈一尺一丈三  
尺不等新估待後之土加寬加高又添修養水盆河頭則須向南展寬以順來流引河又須加挑以通去路併  
前此挑辦時用過之費共估需銀一萬四千兩有奇此堵合北四決口之工也此數者惟北下四汛堵口係屬  
正案其餘皆係另案然不辦中洪下口則台體後水勢不能下行不惟新工喫重即凡水經過之處隔身處處  
堪慮四項工程共估需銀一萬餘兩伏乞源源發款及時趕辦至向來方價料價皆有常例此次別除積習核  
實力減以求節省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永定河工近年多係由外捐辦去歲經署督臣官文奏請帑項十一萬  
仰荷 聖恩允准臣春間到工又於南七南四引河增挑銀一萬三千兩已屬非常之舉冬又籌專款八萬  
殊覺經費過鉅第既經議道暨各員勸明不辦中洪下口則水勢不能暢行仍恐合權之後旋即失事提身受  
病已久本屬在在堪虞臣不得已札飭核減銀九千兩准其一面興辦至由外勸捐歷年成案皆係由司庫借  
撥現銀再於歲修項下按年攤扣歸款歲修等銀久經裁減又加扣去捐款則河員之額項愈匱刻工之資

愈少河務所以可虞者在於此。臣等以爲欲盛頓河務必須停止攤捐發給現銀多致聽汎有所藉口即以作弁兵夫役之氣合無等。天恩坊部撥銀四萬兩下少三萬餘兩。臣等於江南協直項下撥發今年直隸水旱糧米近七十縣民力窮困落慮無可動撥伏乞 聖慈亮鑒如蒙 俞允 臣等分別辦理張家墳一帶挑挖中洪龍土廟以下疏通下白二者皆多年失修之工即用部撥之款其北下四汛挑塞決口南七六營添做壩檢保近日應辦之工即用外撥之款如此區別造報庶不失慎重帑項之義

覆陳直隸河道地勢情形疏 光緒七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竊臣欽奉光緒七年二月三十日 寄諭左宗棠奏擬籌馬步各營興備水利等語等因欽此。臣准順天府尹臣者請主稿會奏前來伏查近 畿水利關係 國計民生興修無待再計。臣查直以來迭經緊酌籌辦未敢稍涉濫視惟限於地勢財力河淀又受淤澇深有難避利無害者湖自宋元迄明代有與作實效鮮聞惟北末河承矩就窪窪處平曠之地築堰爲隄引水爲塘率軍屯墾以禦戎馬專爲預防起見今之東西淀皆其遺址維時河朔不多曠土壞外卽屬敵境聽其旱潦無關得失故可專利一隅厥後人民日聚田疇日闢野無棄地不能如前之佔地曲防故治之之法亦復不易我 朝康熙乾隆年間屢蒙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 巡行規畫 指授機宜迭 命賢王重臣董理其言先後歷時數十年官民用費千百萬漕粟兼施節宣備至鉅克奏功然旱潦仍不能免卽如雍正四年甫報工竣而五年夏秋水定等河漫決多口各屬被水者三千餘州縣其營成之水田又因缺雨難資澆灌未幾而多改旱田蓋河道本來狹隘既少餘地開寬土性又極鬆浮往往旋旋旋塌且渾流激湍挾沙運泥沙多則易淤土鬆則易潰其上游之山槽陡峻勢如高屋建瓴水發則萬派奔騰各河頓形壅漲汛過則來源微弱冬春淺可膠舟溯不如南方之河深土堅能容多水源遠流長四

時不絕也伏臘就隆二十七年十一月 高宗純皇帝曰從前近畿議備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營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等因欽此 聖設燭照洞見本原此往事之可考而知者也乾隆以後未與大役道咸以後軍需繁鉅更藉顧不遑卽例定原備之費亦屢屢折減於是河務廢弛日甚凡永定大清津沱北運南運五大河又附麗五大河之六十餘支河原有閘壩堤埝無一不壞減河引河無一不塞其正河身淤墊愈高水定河在羅乾時已漸高仰今觀河底竟高於河外民田數丈昔人營之於壘上築來埝行水非一日已而節宜西南路諸水之南泊北泊節宜西北路諸水之西淀東淀又早被濁流填淤或竟成民地其河淀下溝則僅恃天津三岔口一綫海河通瀕出口平時既不能暢消秋令海潮頂托倒灌自胸膈腸腹以至尾閘節節皆病是以每遇核潦盛漲橫衝四溢連成一片順保津河各屬水患特重此同於十年前後之情形也會國璋莅直時首以治河爲務而未克興辦大工 臣接任後適值連年大水迭經避員周懸勘驗並隨時親自察度詳稽往績博采羣言求所以修治五大河東西淀之法蓋五大河爲一省之網東西淀爲各河之要須先從此入手若房山正定一帶尙非急切者五大河中以永定之害爲最深然淤溝以上東于兩山之間尙無工程其病實在蘆溝以下須挑去一百餘里中淤一二次之積沙方能順軌否則以南堤爲北堤而改河使兩另築南隄以障之亦可安流弭節而去二策者勞費皆不可計若挑去全河極厚之積沙自來無此辦法亦無由沙堆積之處若故南堤爲北隄則固安永清兩縣城近靠南岸須議遷延尤於民情不順其大清莊運則須分別挑濬河身加築隄埝修復閘壩派河始保安瀾計工程極繁鉅萬萬無此財力渾沈趨向無定自來不設隄防同治七年由襄城北徙以文安大幹爲壑其故道之難復上游之難復下游之難復會國璋與 臣均詳陳有案東西淀寬廣百數十里淤積極厚極人力難施此設鉅工艱不能大辦之情形也考之往事既如彼揆之今

情又如此臣目擊時艱既不敢籲求巨帑於 君父又不忍坐視顛沛於民生只有逐泚設法盡力補救豈有畏難苟安任其自盈自涸之理頻年以來脩復永定河金門閘及南上北三衣壩以資分洩截灣切灘以紓滯勢加築隄段添備廩於土庫以助搶險大清河則於新建境內開濬濬減河於鄆州文安境內接開中亭河勝芳河以分洩上游盛漲於任邱開趙王瀛河以分洩西淀盛漲並將隄埝分別修築今年又於文安左各莊至蓋頭挑挖河身二十六里寬十餘丈深丈餘以暢下游去路漳沱河則於河間及文安窪酌開引河兩道今年又於獻縣朱家口另開減河三十餘里均歸子牙河達津以暢河獻任雄縣保文大積患北運河則於通州築壩挽復潮白河歸槽不使橫溢於香河王家務武清信兒港修復石壩以減漲水於天津營家嘴疏濬引河以通下口今年又於武清寶坻境內挑挖信兒港土家莊兩減河河身以資暢洩南運河則於青倉野海等處備復隄工二百餘里因東境四女寺哨馬營直隄捷地與海四處減河久廢遂於靜海之新官屯另開減河工六十餘里使別途入海不併注津河又於天津城東永定大清濬挖北運交會之團家溝開河百餘里以分洩四大河之水徑達北塘入海庶免海河過於淤滯其無深濬博高臨一帶則聚築龍龍河隄以防濬挖北趨任邸至天津一帶則加築千里隄格從隄使河自河而旋自旋西沽韓家樹上至東淀則用西洋機器船節節挖濬水路已通又於廣平開洛河順德挑漕河趙州濬淨槐子河及此外各屬水道隄壩受害較深者亦隨時酌量疏築並令地方官民於無礙運道官隄之處選擇開濬洩或蓄水灌池有泉源者察看疏濬距河遠者開鑿井眼若河間府屬井工則係專案辦理以上各年所需工費除勻撥賑款捐項以工代賑外他抽調淮練各軍分功挑辦准軍統領屬威傳更於津東之興農鎮手大沽創開新河九十里上接南運減河又於減河兩旁各開一渠以使與田引濬其與農鎮以下又開橫河六道節節挖濬引水營成稻田六萬畝且耕且防海疆有此濬

河亦可限戎屬之足此 臣頻年就賑捐帑力竭艱經營之情形皆有奏牘可稽者也自來河道必須上下游並治是以臣於各河上游或修復閘壩酌開減河以資分減下游或挑濬正河添開減河以暢去路近年順保韓河各屬水患較輕尙不致橫衝四溢連成一片但值廢弛已極之後官民交窘之時迺與康熙年間情事不同僅能量力補苴實無從更張大舉若欲使各河一律順軌則必籌定銀款先請水定河自蘆溝以下二百餘里改河築隄可保數十年無患又將大清河雄縣一帶之淤窄挑寬濬深北運南運河卑薄未補之隄埝淤廢未損之減河分別加修東西淀南北泊及津東之塌河等淀爲節宜諸水之區尤宜設法疏濬便可容受著濶並將淀西上游盡高境內之滹龍河游擊挑濬寬深再次酌修各屬支河及觀象之蘆運等河務使脈絡貫通經緯畢具悉去胸膈腸胃之病然後廣開溝渠相濟爲用庶水害既除而水利可興不致此旱彼潦此盈彼涸惟統計最要次要各工甚巨卽如永定一河若照議興辦土方不知凡幾其一切開濬物料工用器具借用旗民田地等項爲費亦復不貲實非數營兵勇所能辦則 臣部准練各營僅二萬餘人分札各營隨修築墩臺彈壓地面緝捕盜賊各有專司只能抽撥就近調助殺勢難全撤要防罷停操巡以致顧此失彼今年濬文安之大清河開歇縣之滹沱河挑濬武清之北運減河並於高陽修濬龍河隄任邱修千里隄全賴東南各省官紳樂捐協助始克緒然已竭忠盡慮此後斷難爲繼本省尙係缺額人不敷出更無餘款可籌倘能如康熙年間故事約計現在應辦工程先行由都按年措給銀百餘萬兩自可分役勸募招雇民夫助以兵勇及時擇要辦理次第興作惟庫帑拮据外省支絀懇懇一時難堪巨款似仍只能量力籌辦未便週期奏效左宗棠以所帶各營移治上游正可輔助力之不逮前已者請飭挑濬涿州北關外拒馬河淤沙以試其端並經左宗棠不辭勞瘁親履勸催本屆伏汛將臨盛漲卽至難再別施春備此後應修河處卽由左宗棠

家酌隨時會商當飭地方印委實力襄助相與有成徵臣忝司守土兼任河工責無旁貸昨已督飭司道詳陳  
勘議無論上游下游仍當統籌兼顧盡其力所能行以期逐漸補救惟賑捐既已停止本省又無款項可轉將  
來必不可少之工需只可奏懇由部酌撥以資接濟此現時統籌酌辦之情形也正在具摺開擬准部咨以左  
宗棠前奏水利事宜奏經醇親王遵奉 懿旨從奏蒙 派恭親王醇親王會同左宗棠及臣等妥議奏辦等  
因仰見 朝廷履念民生慎重水利至意除抄摺咨呈恭親王醇親王並左宗棠酌核仍隨時會籌籌辦外所  
有且等原奉寄諭統籌酌辦緣由合先會同兼管順天府府尹臣董華著順天府府尹臣聶凱嵩添摺由驛遞  
陳

挑開直境各河週期工竣疏 光緒七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竊臣前因大清河自文安縣左各莊至蘆頭係入淀尾高仰狹窄每屆汛漲停積不下上遊因之漲潰近河州  
縣頻受其害必須挖挖寬深使河水暢洩東旋達津入海又濶沱河自北徒後故道難於挽復其現行古羊河  
下遊本無出路沿河州縣受害甚深文安縣久成澤國迭經設法籌度須於獻縣朱家口古羊河東岸開闢  
河使其分歸子牙河邊津入海管於去冬派員前往詳細察看議定工程做法大清河下游委助辦直隸之浙  
江紳士候選道金福曾督辦濶沱河委候補道史克寬督辦所需工費商懇東南各省官紳僉捐資助不敷  
之數飭司道竭力挪湊仍擬附近災民以工代賑業於今年正月奏報在案又寶坻縣境內有王家務減河上  
自香河入境下達甯河七里泖武清河境內有儲兒淀減河入入天津場河旋該兩河皆分派北運河威靈寶  
坻一河年久失修節節阻塞堤亦坍塌兩岸數百村連年被水武清一河早為居民佔種前於同治十三年另  
開新河復被民間盜決堤防塌壞河道皆應擇要修濬當派候補道周金章候補通判袁遂分往勘議興辦費



抵約需漕米二萬三千餘石銀二千兩武清約需漕米二千九百石銀二百兩一併以工代賑均自二月中旬起次第開工五月初旬陸續報竣計大清河下游從左各莊至臺頭二十八里零挖口寬十二丈至十四丈底寬五丈五尺至八丈七尺挖深一丈二尺河形漸去漸低挖深亦漸去漸減至臺頭從邊挖深八九尺其挖出之土送至十丈以外分別培堤細水又因左各莊以上任莊河流過東側展河身一百丈又因北面中停河淤澱就便挑挖七百八十餘丈並裁去淤灘一百九十餘丈堵築決口七處此大清河下游工程里數丈尺辦法也碑沈滅河自獻縣之朱家口起至子牙河長二十三里零挖口寬十一丈至十五丈底寬五丈至十一丈高處挖深一丈九尺最窪處挖深七尺於兩旁五六七丈之外出土堆築向北新隄底寬五六丈頂寬二丈二三尺高一丈三四尺又於南堤修砌涵洞五道以洩隄裏滙水其當窪心之處空留三百餘丈另挑引河以收南窪漫流歸河李謝留鉢賢廠三軌共建木橋二道並將舊有城隍橋修葺完整以便行旅其附近子牙河古羊河隄決口一併堵築此碑沈滅河工程里數丈尺辦法也寶坻北運滅河自大白莊起至張口嘴長三十一里零挖口寬十三四丈底寬五六七丈因地勢低窪下游七里海高仰恐致倒灣誠能挖深二三尺至五六尺兩面出土各於一十丈外築成長隄底寬五丈頂寬一丈六尺高七尺中設若有遺礙不能東水亦移近改築又滅河之東有斜針河堤工自黃莊至楊岡莊兩岸各長三十三里零亦已反覆遂於河中取土加培底寬二丈頂寬一丈二尺高四尺至六尺裁去河邊蘆灘十餘里並修橋閘以外窩頭河東埝五百餘丈武清北運滅河自王老莊至楊家岡長十七里零挖口寬三丈至七丈底寬三丈至五丈因經費支絀先加深一尺至四尺即以挖出之土加培中隄另修沈莊等處南隄一千一百餘丈六小莊等處北隄一千六百餘丈於吳辛莊大廣莊各建木橋一座此寶坻武清北運滅河工程里數丈尺辦法也且於工竣後親往大清河下游並委清河

道葉伯英候補道萬國順候補知府吳中彥分往淳沔漢河北運漢河逐一驗收丈尺均過京估毫無草率偷減用費亦均核實應俟裁款仍歸賑案從開清單奏報北運漢河有此情由隨 汛漲水至可資約備分減尙有應行加深及上下游疏濬工程來年續籌辦理大清河下游自開壩後溜勢甚爲迅疾上游河水驟落尺餘新開河通刷深自左各莊至臺頭皆水深一丈以外有過流直下之勢現又將新河兩灘及臺下淀邊蘆葦分別刈除以免阻礙河流其入淀淤淺之處人力難施再飭西洋機舞船逐漸挖至淳沔新減河地形極順深得吸川之勢自開壩後大溜滔滔東去冲刷河灘不少已將原走古羊河之渾水全行奪入新減河其漫流南窪之渾水亦由引河瀉入新減河併注子牙河刻下古羊河上游河底吸深尺餘渾水驟落五尺古羊下游渾水底蘆已斷流據文安縣稟報該縣窪水日落在深者四尺餘淺者僅七入寸可種稻者一百二十餘村已成旱地者七十餘村不能種者一百十餘村等語若新減河再冲刷寬深伏秋盛漲必能奪古羊全溜則獻縣以下八州縣從此積患可除文安窪有固良之日獻縣以上州縣亦獲暢消之利殊於大局有裨除分飭德縣修守章程核定飭遵外至此次工程多於水中開挖且有老蘆叢密不堪駐足之處在事人員胼胝經營力任艱苦刻期長成其南省官紳不分畛域代集巨款遠來挑辦尤屬異常奮勉殊堪嘉尙容 臣遵照前奉 諭旨擇尤酌給獎敘以昭激勵

奏陳永定河工村民交土流弊疏 光緒十年

太常寺卿 徐樹錚

照得河兵積土以防險鋪夫守鋪以協防應查成案無異自近年餉項不充兵多缺額鋪夫之給地畝者或水衝沙壓或旱澇不收於是河員孫國培牽引協防大汛之條河道李朝儀試行村夫交土之令又以窮民無力令紳矜騙夫折錢於是汛員百總概於沿河出之以殘虐變木加厲十有一年水旱頻仍民情怨鬱前因狼堡

蘆城等村民呼訴前來經 臣於本年三月初四日以永定河村民窮困請將河工的用民力章程停止 奏明  
在案連旬以來復據涿州良鄉固安永清等處之丁各莊等四十五村梨村等十九村孝城等一十六村王居  
村等二十一村共一百一十六村莊二百數十人前後奔赴哭訴到廳呈稱民苦萬分難支交土之事一日不  
除村民一日不安籲求辦理等因 臣當經將該村民等加意拊循飭令回籍仍飭廳各司巡檢酌量耆老數人  
聽候傳訊 臣查前任河道李朝儀原派每里一鋪每鋪五人上隄交土五日更換九十日之後准其下隄長農  
忙之際每鋪九十八全河四百三十里役使耕農至三萬八千餘名之多宜共寬然不靖控案疊繁既而改令  
方卷一月上隄交土村民均派充當每鋪五人逐日更替於是全河需用之村民約一十八萬數千人老幼廢  
疾肩挑戶限無一獲免而良鄉之長新店永清之信安鎮等處十一村霸州之策城等處三村東安之豬河港  
均稟明奉文折銀折鋪律交道庫於今數年戈督臣李鴻章於同治九年十一月奏明倘有包折等弊該道查  
辦嚴參職在永定河志令良鄉等處折價如此顯與奏明章程不符河員及地方官既已奉行不力無怪河兵  
之極意橫暴虐使無辜至於此極 國朝愛育斯民無微不至而河員創行苛政地方官依違附和不加審量  
視為定例溥害民生有傷政體且每一念及不勝悲憤念宜改絃易轍以蘇民困而重要工查河身既高不能  
不去淤以洩水河槽日淺不能不加土以增礙就沿河設夫一千六百五十人計之不過需土七萬四千餘方  
而已若照嚴挑中洪例價計之不過需銀七百餘兩辦理誠恐不敷的中定價以民價每方銀七分計之不過  
五千一百餘兩而已亦足河成額修經費九萬四千餘兩已於同治十二年議復原額確有指款毫無折扣  
不得謂之經費不敷且所請修防者即謂去河中之積土因以爲防險之資也有此巨款自當實用實銷而必  
慮取之斯民以遂其貪黷之計亦何忍而爲此李朝儀試行之始謂可籌收小效不知流弊如此之甚是宜急

爲禁革者也。願欲正其失，必先塞其源。果能實餉資兵，毋令缺乏。實工資土，毋令無藉。則額兵應挑之土，既已有餘。光緒三年三月，河道李朝儀詳請於額領工需之外，再撥銀四千兩，多購寬成土，堆儲要工，以資抵禦。經督臣李鴻章批准，撥加銀四千兩，在釐金項下撥給。又河淤地畝五百九十餘頃，每畝徵銀三分，歲徵銀一千八百餘兩。及蘆課等項，解道庫儲候撥。用此皆河工自有之款也。合之加撥釐金之款，以之購土，已無不足。又向來河工領款減平六分，亦有請免扣平成案。今擬額九萬數千計，此扣平一款若何。特旨免其扣平，可得五千六百餘兩。亦屬河工應有之款。擬將加撥釐金地租蘆課扣平數款，定爲永遠屆夫增土之費。兼爲以工代賑之謀。即使時借借增亦屬有贏無絀。要工各場完固，民情咸民，怨咨而河道試行村民交土之分，可以永遠革除矣。上年雨水爲災，民力異常困瘁。仰蒙 聖明洞鑒，爰土之弊，巨前摺奏，明仰懇 恩旨，豁免而羣黎望 禱之殷，惟恐下情之未能上達，加以河員兵目，狂於積習，危言聒聽，詭計督催，方夏農時，既妨力作，饑饉之後，彌形悚惕。是以百數十里之外，連州跨縣，不惜扶老攜幼，悉控哀訴。查來紉至者，百數十村莊之多，察其危苦之情，大抵難安旦夕，可否請 旨，將上年沿河被水村莊交土之令，先行停止。明降 諭旨，宣示德意，定億萬衆危疑驚撼之情，稍洩。河員等跋扈猖狂之氣，不勝至幸。至購土所需取之河工，自有之款，似屬簡便易行如蒙 俞允，應請 飭令直隸總督臣遵照施行。毋庸另行籌費。輾轉需時，反礙撥累。畿輔根本所基民心，國脈所繫，一夫不得其所，禍隨 宵旰之憂。萬衆日瀕於危，乃田疇虐之政，雖總督事件繁多，未能專心河務，究其利病而事經百數十村莊，控訴其爲擾民害政，可知苛吏悍兵，亦當懲儆，以免效尤。而除毒害除窮涿州等處村民，指控折交鋪錢之汛官余昌壽，保國培等五名外委史方之張天泰等七名，把總李士元兵目王山等十三名，及過付天增布舖同盛號業吞直隸督臣李鴻章順天府尹臣周家相分別查辦外，事關

員弁兵日擄害閩閩刻無停息不致墮於上 閣理合恭摺具奏

查勘獻縣河務並擬辦工程疏 光緒十年

徐樹銘

竊臣前因獻縣城西四十八村自開新河堵塞古洋各村被水疏消保衛於本月初六日奉 上諭河務關係民生至重相度利害以強水患卽着徐樹銘往該縣詳細查勘應如何妥籌保衛之處奏明辦理等因欽此由臣衙門欽遵知照到廠當將起程日期並隨帶廠員具奏初十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卽於十三日自廬各莊起行於十八日行抵獻縣西之賊家橋行舍旋赴獻縣城西所開之新河及古洋河之水自西南深州安平肅甯縣境至獻縣末家口出河間縣之入里橋折而北行向由任邱之五官淀進縣之蒲淀出棹北口以東之柴火淀縣長二百餘里自乾隆二十八年開濬以後及今百有七年逐漸淤塞成豐年間白蠟淤之樓上村決口河流湮徙入十餘次旁磚於深州饒陽泛溢於邱縣分注於大城文安旁溢於霸州保定而爲民害今則一律流通北岸之民孤於因而堵塞古洋河之小效不顧南岸之受害而功程既多其下又迫於千里長闊大清河之盛漲亦必難以宣洩莫如就河間縣入里橋折而北行之處引而北行順水築壩由官莊窪出念祖橋出賊家橋凡以入子牙河之下游總計不過百十里水分則挾之使出而不爲傷勢順則導之使入而不爲拒現復故道深濬之使有容以緩其勢阻遏橫流壅東之使循軌以潯其災九州縣咸資保衛而下游治矣其在獻縣城西四十八村上年被新河倒灌者於村北築壩順至西岸加高培厚補兌缺口一律堅整其村西古洋河受滲沱汎溢之水遷徙無定者統流爲一河引使歸壩兼杜兩水泛溢之慮又於村南受武強饒陽堅澇應泄之害者就元昌樓以南開挖引河分流洩其水入古洋滋河而於村之東北隅萬家寨雙村地方各建一閘以資宣洩兼防倒灌之害而上游四十八村亦給又以子牙河受南北泊溢弱之水兼受四水武邑交河

等縣之案流灌分漲兩撥開溝舊有之支河自完固口以上至於靜海擇要修濬以分洩子牙之水而子牙河頂托之害亦治至四十八村上年開場房屋查計一萬五千餘間現存八千四百一十三戶共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口按章計口給資修葺計應一萬五千餘間開支河如有民地應准給價仍照例疏請豁免錢糧所在濠澤應飭法遵讓不得壓令遷徙其零星塚墓有自願遷移者官爲資助上年獻縣城西災民有被毀傷者應飭各親屬一律掩埋由地方官散給銀兩其南北兩戶紳民飭令永遠各具甘結嗣後不得再歸事端所有槍斃諭令實數呈繳入官認後如有賊匪照例懲治原防新河礮船概行裁撤不准留泊新河擬派駐文武派官分紮宋家口兩處兩岸原堵古洋河之橫壩應俟河身開通後再行改築石壩分三成之流水入子牙不得預行開通俟下游開工有所窒礙應用石料一面採辦以便及時修理署天津道劉樹勳委辦下游河工候補道金福曾署河間府知府盧應楷成至差次 臣與該道府等體察情形詳加商榷意見相同應否 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順天府尹臣學道達爾家相核實估計趕緊籌款辦理以資保衛之處恭候 聖裁

查辦獻縣河工實在情形疏 光緒十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竊臣欽奉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諭都察院奏直隸生員楊廷昕等呈訴毀壩改河關緊民生利害請飭覆勘一摺等因欽此並准都察院工部咨送楊廷昕等原呈顯說暨府尹臣著儲確查主政會辦前來 臣查獻縣河工自徐樹銘具奏後迭據獻縣北岸及河間諸甯任邱雄縣鄆州保定文安大城等九州縣紳民赴 臣及府尹臣並各該道府州縣衙門紛紛呈訴大致謂原開獻縣新河有益現擬開壩放水有害藥防天津道等勘議在案欽奉前因 臣復遴派天津道李邦 以署清河道劉樹勳天津海關道周馥候補道吳廷斌前往督同官紳逐細查勘測量體察地勢民情據實具覆茲據李邦 核等稟稱查楊廷昕等原呈顯說楊鈞鈞於獻縣宋家

口連石壩分漳沱河之水過八里橋官莊匯出念祖橋入子牙河地勢不安且謂八里橋低於朱家口一丈有餘官莊窪底與子牙河底相平地低則難於地中挑河必在壩上築堤一遇盛漲水勢建瓴而下必至崩潰南岸濟則河獻肅三百餘村齊付波臣北岸漢則獻縣以下九州縣盡成澤國等語是八里橋官莊窪兩處地勢高低爲此案減水一大關鍵該道等帶領熟悉工程委員由朱家口下至八里橋東五十二里七分俱從古伴河身測標實上高於下一丈二尺二寸八里橋平地至官莊窪四十一里實上高於下一丈二尺官莊窪至念祖橋十五里計窪地高於子牙河底一丈九尺三寸此一百八里之間總計上高於下四丈三尺有奇勢若高屋建瓴是以一聞開壩於水民情驚懼呈之楊廷昕等數十人均至該道行次並另有紳民曹炳邦等六百人哀懇免其開壩一疏呈一百一十二紙其河間府縣及該州縣亦各往見或具稟投遞該道等詳加詢問會謂泮沱不入子牙河自同治七年由鹽城北徙傍入古洋河該九州縣常遭昏墊幸於光緒七年經前清河道史克寬在朱家口築壩挽復子牙故道民慶更生今若開壩放水挑一百八里之減河增一百餘里之新隄無論官守民守俱屬不易且減河之南有河獻肅三百餘村夾裹在內總使不決而東迫於子牙河隄西迫於減河隄南北兩隄又復相交總水亦無從宣洩卽或酌建閘壩涵洞一遇盛漲水面高於平地斷難啓放若漫決則水勢更大民命莫保所謂兩岸潰則三百餘村盡付波臣也減河之北則爲古洋河舊道地本窪下水所必爭隄防偶一不支則北岸一帶復成巨浸前功盡棄泮沱猛悍異常人力挽何安能必其三分北而七分南乎前北岸潰塌九州縣盡成澤國也又有八里橋至念祖橋開河之地旁繞四十六村墳墓一千七百五十餘冢中原沃野小民恆產所託其誰顧失業古洋河水元時潭水所決迄今五六百年兩岸莊園變長耕種已久小渠斷港盛夏偶爲野潦所入東匯於五言淀而止絕無去路非經流之大河也若恢復深通潭水浩翰立瀉

古洋河兩岸必仍遭沒溢又大窪內之水至今尙未盡消而人人所共見者總求保全大局無所偏倚等語該道等見各紳民逐日環繞真懇實屬利害切近年曾請在獻縣提溝水入三牙石略與徐樹銘巨莊並之遙相仿皆因估用骨壤太多未敢與明史克寬所開之河由朱家口至賊水橋疏三十三里非徒以工短費省亦因留民地故也至建石壩減水三分之一之議曾經上游紳民請准擬辦嗣因下游九州縣民請不願遂即停止是徐樹銘壩減水一節皆當日權議難行因有所未便而可罷者參稽往贛博訪輿論謂其高下於地勢民情實有窒礙並以楊廷昕等藉詞阻撓該道等復至獻縣賊水橋以上原開新河兩岸週歷勘問新河係由西而東上年濇水異常盛漲不能容納分繞四十八村坍塌房屋不少並有損傷人口災餘情景尙覺淒涼在目據紳民馬應豐等面懇開壩以水圍築護堤開挖引河三事當諭以開壩減水有礙下游大局該紳民旋亦無詞至圍堤繞洩四十八村長九十餘里西南面緊接濇水來路防守不易古洋河北隄亦殊吃重似非萬全之策饒陽之民並以阻掘水路爲慮而鄰民因徐樹銘先有築隄之奏求之益力遂將金道福曾展開新河南隄放開下游水路之議曉諭紳民逐日督同官紳妥爲商酌始據饒民王之瓊等具呈請聽獻氏築隄惟礙身不可過高漫決之後水路難出其患不可勝言誠宜能禦澇伏秋可保雖無大利亦無大害史克寬當時籌新河南隄而復留缺口者正爲四十八村洩水計也其金道福曾原議展寬新河南隄之工即在圍隄工內應遂距新河北隄一二百丈以外並擬將原開新河尾略向北展另築北隄約長六里上起萬家壩下接賊水橋二里之河灣底尾闊益寬而且順至引河係原開新河以上大窪由獻縣上通饒陽之道卽濇水來源史克寬辦已及半因無費停罷現饒民合詞懇請接挖以竟前功亦卽徐樹銘原奏沅村西氾濫之水疏爲一河之議如遇水小可使引濇歸槽應仍照史克寬稟定原案執至小隄村爲止一律挑寬十丈至四十八村呈繳槍砲給



領場場房價擇銀兩俱經河開府督同印委辦結其補給新河展寬地價餉各節現仍飭查分別辦理刻下新河水面低於兩岸數尺堅冰一片四十八村地畝俱已涸復種奉民情安體恤賑貼覈稟覆前來臣查漳水不入子牙河自同治七年北徙漫歸古洋河該河並無出路沿河州縣迭被災民困已極臣與官紳摸經籌畫始於光緒七年奏開獻縣新河挽復子牙故道其上游四十八村本係漳水來路仍有漫淹之慮然與下游九州縣相較其利多害少實不可同日而語徐樹銘慨念四十八村水患因擬開朱家口北壩減水至念祖橋與直省官民初議略同惟前經屢次相度皆因不便而止今飭派該道等督同地方官紳詳細查勘實於地勢民情多所窒礙徐樹銘續奏亦謂下游之民既稱北壩足資保障從民之欲此工自應毋庸置議惟上游四十八村仍當設法補救迭經臣奏明飭辦有案現奉聖鑒該道引河一項連開工約需銀五萬兩上下應俟春融冰泮由臣派員覆加查勘妥細勘議有無通變之處分別籌款酌核辦理總期有裨民生無礙大局所有確查實在情形除繪具圖說咨送軍機處備查外理合會同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堯順天府府尹臣周家楠恭摺合詞據實覆陳

奏為籌款修辦要工疏 光緒十年

直隸總督李鴻章

竊 觀東之水以薊運河為大較河挾運安運化諸山泉之水至薊州會為大川南經寶坻玉田豐潤曹河出北塘口歸海薊寶之間又有洵河鮑邱河窩頰河古渠河大清河百淀窪匯入而玉田豐潤及附近之三河香河等縣有源無涸之水亦節節來時於是勢聚力猛毋得汎漲駭浪澎湃寶坻四門城以下河面較寬溜亦較緩豐潤豐台以下則安深闊大順軌安流惟上游薊州寶坻玉田境內尚借長隄保障今已多年失修隄既坍塌河水衝薄即洵河鮑邱窩頰古渠等河亦多淤塌太河青淀兩窪下口不通水至漫流鄰邑亦受其害上

年被災尤廣。臣等府尹臣周家相咨函籌商必須將經流支河分別挑築以通灌溉而固藩籬。臣派直隸候補道周金章池往察看計應修築薊州境內薊運河東隴自西河套起至婁莊止長二萬一千五百餘丈西隴自婁家莊起至嘴頭村止長一萬四千八百餘丈又應修築自西北來會之薊河北隴自李河莊起至嘴頭村止長一萬四百餘丈又應挑挖薊南河身並裁濶取直共長二千四百餘丈暨築草壩兩道堵塞舊日河灣又將會流之太河壩胥旋樞下口修建兩閘俾資宜洩資城境內應修築洶河兩隴自新渠起至嘴頭村即接薊運河西隴進入門城下張頭窩止長一萬八千八百餘丈其婁莊以下張頭窩以上薊運河東隴歸玉山縣另案辦理又應修鮑邱河自談家鋪起至王下莊止南北兩隴長一萬八千三百餘丈高頭河自郭場各莊起至入門城止南北隴長一萬六百餘丈古集自朱家鋪起至張莊止南北兩隴並護城塹長二千三百餘丈又挑挖薊南鮑邱高頭各河身一千八百餘丈又修鮑邱河石橋五座高頭河石橋一座此修辦薊南境內運河上游並附屬各支河之情形也北運兩派河一自香河王家務壩口起名曰青龍灣河穿寶坻全境至甯河屠各橋壩七里海下達薊運河出北塘口歸海一自武清饒兒港壩口起至津東場河淀分流入金鏡河七里海亦達薊運河出北塘口歸海該兩派河既受北運溢瀾之派水並收攝附近各境溢瀾之水亦因河淤隄塌泛溢爲災而下游場河淀七里海水道阻塞停滯不下尤爲全河之病並派周金章與分發補用道金福曾詳察勘計應修築王家務壩河東西兩隴自壩口起至屠各橋止長四萬三千三百餘丈又挑河四大段並屠各橋下挖淤一段共長三千五百餘丈又應修築饒兒港洶河東隴自壩口起至天津西隴頭村止長一萬一千七百餘丈即於河中挖土堵隴一舉兩得其西隴自壩口起至天津韓成莊或尚完善取有老隴包護無虞請修南成莊以下應修築八千七百餘丈現在水未全消俟濶復另行興辦又於兩派河之開自饒兒港河東岸韓成莊

至王家粉河西岸垂莊止就博有之路築成迭道五千六百餘丈就使行人亦免上游武賢自數十村受壩  
河淀倒漲之苦於迭道以上杜家莊潘莊各開河一道一長二千五百餘丈一長五千六百餘丈酌做濶潤使  
上游漲水分歸兩派河其迭道中間建設大小木橋三座平時分洩澇水盛漲堵閉以禦外水又下遊壩河淀  
通金鏡河之處有魏家河原寬僅一二丈深尺許今挑寬六丈深三四尺計長一千餘丈並建水橋一座又壩  
河淀至閘頭村下連七里海舊河寬五六丈深二三尺今挑寬至十二丈深四尺至六尺計長二百餘丈並修  
石橋一座七里海內木石河東西引河並趨勸運河由北塘歸海今東引河換成平地餘亦淤墊窄淺應  
挑東引河七千六百餘丈西引河三千一百餘丈舊引河五千餘丈修建石橋三座木橋一座並將阻水蘆葦  
芟除使暢通七里海隨受隨洩兩派河亦隨漲隨消此修辦香河武清寶坻天津甯河境內北運兩派河上下  
游之情形也統計挑濬大小各河十四道築堤千數百里合土至二百數十萬方又橋梁十六座壩閘各兩座  
涵洞四座迭防節節估計共須銀三十餘萬兩其玉田修築蘆溝河東臨天津修築筐兒港減河西臨均  
不在內直隸各屬極難應捐賑多災區又廣只能備賑銀一萬兩其餘由府尹臣商家捐輸撥部庫銀五萬兩  
並於順天賑需以下撥款接濟撥用事竣彙入賑案據實分晰奏報臣查勸運河及北運兩派河關係利便  
抵香河武清天津寶坻及附近州縣民生利害甚巨臣有怡賢親王經營陳述自嘉慶道光以後久失修治民  
苦水患者垂數十年歷任督臣以時賑帑修辦未果臣前次僅將兩派河擇要挑修未能大舉濟災之術負  
疚滋深今別家捐輸無分力主此議籌集三十萬石款便數十年官民欲辦未辦之業工成於一旦從此  
緩東州縣水患可紓裨益頗直大局非淺具見公忠體國維美賢士前於籌定辦法後已責成周金章金福  
曾各分段蒞督率印委招集災民分投實力興作以工代賑其有應行變通隨時核酌辦理期臻妥善此工裨

益 鑿東大局非尋常一隅可比藥防該道等督同印委加緊趕辦在事各員手足胼胝不無微勞擬候事竣  
接據河工總督摺九奉乞 恩施以示鼓勵

三十三卷 卷之三十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六目錄

工政九江蘇水利上

致江蘇中丞張蘭緒師試書

嘉寶水利論

劉河節省銀兩撥挑七浦等河疏

驗收劉河挑工疏

驗收松太等處水利疏

鹽城豐縣兩處借項修築河堤疏

上河督請復淮水故道書

黃河北徙感復淮水故道有利無害論

李林松

張崇德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林則徐

裴蔭森

丁顯



工政九江疏水利上

致江蘇中丞張開濟師戴壽昌函稿

李林松

吳淞一江為江浙通商要道二十三年雖經大濬而今已中梗淤澇滑駛不復可通浙水不能暢流者請言其略可乎此縣塗泥之土岸陡則妨卸較易故河底既固僅可三分之一度闊則岸陡易卸一也吳淞江舊設石閘以禦渾潮之日變今雖有閘而不木板則雖歲設吳淞亦終無益一也左右之支線八九淤塞今不開浚一一大者俾資蓄洩兩退潮直瀉駁田無淤澇之利二也松世居此土先達之所學益父老之所傳聞出入之所閱歷亦云熟矣今擬三議伏求採擇一曰議投江黃渡野雞墩等處凡為青浦嘉定上海接壤之地形如竹節門檻者法宜加倍挖深則土方之數宜遞增其東入上海境者素係過流今無淺攔但撈挖浮沙而已則土方之數宜遞減以減抵增約略相等則與所估土方之數無甚懸殊不致浪費 帑項上次工價稱浮然照例工之數宜似太損或宜參酌用中乾隆二十八年莊中丞大浚此江緣民捐民辦 奏准免其報銷合無仿照以期節省舊例藥食個刀今行之不能無弊舊慮藥手刻個今悉刁佃初藥一夫之起必索安家飯食棉衣絮被及盤纏搭搭其擔等件疾病死亡與怨謫焉竊思以錢募夫如入市買物河工歷年堵築並無有藥主起夫之例况借 帑征還已用民財何以又多此一費贖累耶一曰議開嘉慶二十三年浚江之後曾有議移建閘於曹家渡者不但新工浮岸不及舊工之堅密而閘宜在外不宜在內顧亭林先生已言之矣今勘得現存閘址已閱百年之久大半細微究閘間有淤裂泥浮無難修補較之別建省費為多惟昔年下板閘被戰戰有聲鄉



愚無謀舟子浮言遂致板不復下不知水撼板戰開之常也卽今東省會通河何嘗不戰並未開致壞開處此其明驗今議修築開址俾一體堅固而下板之後潭壩得以障蔽吳淞可冀悠久深通所謂一勞永逸者此也蔣額原有開夫合無 奏請專責本縣之主簿俾其移駐廟口司其啓閉一曰議築昔之重鑿者專爲設江今則兼資修刷法宜於北門外二壩地方俗呼老壩者先築大壩一座其內屏水乾涸則開底全露可以施工修補務俾一例完固唯湖河之境縣巨較長勢不能保無積水宜於曹家渡地方別築版壩以便在壩西挑濬比江經兩壩複壩無滲漏之虞而將來工竣開壩卽將老壩大壩之土石改築壩壩一壩兩岸大牙柏錯藉挑海潮急濤之勢而使之緩俾壩水不能撼開則開可永固又查得開西南出支河有名寺溪溪壩其故道可以尚達周運東通蘆冰浜壑以洪者城濠也計一溪共七里有奇若得併力開挑能回寬三丈深 丈則城市小船商旅之所往來可由城濠曲達吳淞已在今開之裏矣如此辦理則行旅既便而開亦可永不堵不但免關夫需索之弊亦免大浦風波之險民情踴躍夫何待言此議倡自康熙間鄒先聲張主事屢其後曹給事一士亦上書當事條析其事語載嘉慶上海縣志中惜其時未曾實見隨行事耳倘得俯采芻蕘委監司大員實力舉行條件不但三吳人士身家所繫卽小民農商之盈歉關稅地丁之絀贏漕運之利鈍皆係乎此一利害倍從和顯矣

嘉寶水利論

張崇憲

蘇松居江浙下流而嘉寶爲之尾閘故沿海上海奉種棉儲邑無編夫獨嘉定編夫每歲興役以爲常以百年來不敢告勞而甞有司及邑紳士從無出一言以爭之者誠以所關至鉅也積久弊蠹馴致大壞今亦不敢繁稱志乘博引前賢語以數十年來衆所共見而於今日至切者言之爲論六篇一曰修水利以防遏二曰疏

支河以利旁通三日通下流以消後患四曰馳請賑以蘇交際五曰求水而定以垂永久六曰深濬濬以福東南  
四九專言嘉寶利解其六兼言沿海事宜曷曷生長益土憂深而言切不覺其詞之盡也

一修水利以防邊疆今之請開濬者意在便舟楫通商旅耳而不知至急者資糧漕便多種稻米不至全仰給  
於西鄰爲吾邑曲突徙薪之計也沿海岸高沙瘠民便於種棉民食全資於糧自乾隆四十三年始禁糧然猶  
民間私禁也至五十年而禁亦禁之矣是屢夏旱當賴歉收而蘇松產米之縣皆恐有司懼缺於正供不許出  
糶嘉寶上兩奉告鄰邑者晝伏夜行如遁逃然所遇之處拋石饒水官紳士民惶懼謀請大憲賴道憲嚴防  
差孽始能流通而米價石五千矣五十二年又然幸海船洋米不至不致缺食民無事願思種稻而苦於  
無水今不乘此時廣修水利使民多種禾麥種稻必先種麥水種則利於不種 碎遇水旱若鄰境並歉無從得  
米則此百萬之嗷嗷者將奈何哉且其中米價常貴亦由沿海水利漸壞使然計沿海諸邑屬需糧二百萬石  
蘇松嘉三郡田粟僅足支東鄰之食故吳中無隔歲之儲霖雨稍淹價卽極長若分產棉之地多種稻米則價  
自平而民亦有備無患矣況今水棉路日狹有餘布之憂乎往時創憲高公訪令沿海諸民依業食佃力之  
例自行將各處水道疏通限民生棉半稻爾時觀爲具文並未奉行迨更閱既多始歎賢卿相愛國憂民之心  
計深慮遠非淺見所能識也○旱稻種子傳自占城穀白者爲粳黑者爲糯土人間有種門棉花薄中畝可收  
米數斗而棉不爲捐瀕海諸邑地不產米拖布入市易錢以求升合往往無宿春邇來一遇水旱鄰邑輒禁種  
一日不繼萬口嗷嗷可謂寒心害竟旱稻種數斗分給友人歡騰其傳於產棉諸邑使不全仰食於鄰域逾時  
間之皆茫然不復記憶矣近見太君張受先所撰州志亦曾譏及此惜亦未行其說耳使行其論卽沙瘠之十  
何患無餘糧乎

二疏支河以利旁通夫築塘以防海溢併以杜匪人之出入如至周也然盡塞支河入海之處則諸支流之入  
 澗江黃浦仔一錢以資宜洩者誠不可視為末務任其淤塞也吳淞狹小視未時祇存百一自議戰開以降濶  
 漕而水勢湍急不可以時啓閉於是開為虛設而宜洩益過勢不能盡受西南六郡匯注之水全賴支河深廣  
 以分其勢由練祁川沙吳港橋浦匯塘等分流入江以達於海今川沙釘橋浦匯塘自曾家橋以西五里練  
 自新涇橋以東七入里水底四寸皆旋旋旋旋而吳淞到河蒲匯塘黃浦兩岸支港三十年前舟楫通行者  
 一切壅阻所恃者黃浦之流尚駛然黃浦但馮嘉興松江兩境之水其分洩太湖已非徑直而上接三湖之處  
 陸洲彌望近皆化為膏腴他日豈能復去有如鬻雨連旬積潦千里乃欲以數丈閘口銷蘇杭六郡暴漲橫流  
 之水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故海忠介云與六郡同其利害者在今日築塘之復則一切支港之涸塞並同  
 六郡之民生國計然水潦時有而猶未情見勢極者千百年來諸先哲之所辛苦經營故猶猶存耳今數十年  
 閘月異歲不同則此更數十年故道幾廢民皆恣耕牧起廬舍其中後賢從何整頓哉海忠介公時吳江吳山  
 民皆耕田介欲濬去以通上流風  
 故老猶幼眼見其上以故不復議然不敢為無徵之論也乾隆四十九年寶山議塞吳港橋口五十一  
 年五月雷雨霖溢青境之水浮牀沒屋牛月不退備時特欄橫源人云欄不至數日矣緣吳港橋口塞莊變全境  
 之水皆折而南從橫浦入江江水驟長故也迨吳港橋橫毀而青浦之水即於是夜退矣蓋嘉定土高近海先  
 洩青浦低窪之水不能與之爭也嗚呼方議塞時顧者疏以濬以北之境洩水不便為疑為知陰受其害者乃  
 在濬以南之鱈邑哉吳港橋在吳淞江北青浦在吳淞江南吳港橋而濬以北受  
 其累人所知也吳港橋而濬以南受其累人所未知也

三通下流以銷復患寶山潮信大時比舊高丈餘行者沒腰西門之下病涉有年論者以為楊家嘴新漲沙帶  
 所致此濬也海中漲沙潮來應緩何反驟長蓋以裏河淤澱惟泗塘十餘里受之不得分流故驟長耳今不疏

通諸港而糜萬金以塞之宜置築而旋毀已邑志稱寶山老觀嘴湧入海三十里今幸石塘保護民賴以安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海颶大作轉東風後石塘以內平地候漲淹沒田廬人疑水從地起而不知皆  
西水不洩使然故爲魚之惴殆未已也夫以羣山萬壑之水聚於窪處而不得洩又加虐風淫雨應月積旬  
里洪流久淹不退土崩則潰土黏則沈其理然也今以地勢較之沿海諸邑卑高於江雲崑青四邑蓋自築  
塘以便漕運又寶山道圍湖占江以來小民日植麥蕪百斤壤以與水爭地而沿海潮沙淤沙日可一錢厚每  
歲當埽尺餘若長此因循外之淤沙日積內之積占日增所持者一黃浦而西歐以上蘆洲彌望既占豈能復  
矣後將有不忍言者相傳湖州府治下皆魚窟而吳江亦有沒塔之說此說安州什人安何如康熙九年庚戌之  
夏六郡洪流橫決三月吾恐土斷財流當在蘇湖四郡之間土斷則酒必在沿海七邑之境嗟乎操得爲之權  
而一轉移間卽後世陰受其福矣

因臚諸弊以請芟除嘉寶田萬二千頃百畝爲夫歲役萬夫力非不足也積久弊生一曰呈頭夫叔救決水史  
起濞潭視其流泉何難之有乃必籍民具呈請濬於是丈抽勘圍供億官吏一切取足於呈頭其費不支加以  
奔走移應萬苦千辛若非商旅湊集之慮力不能具呈者永無通理矣況或一二里或三四里勢不能請撥編  
夫者乎一曰壩某開壩留某謂水衝決自深然近口河不加深反增壩基沙隨潮入至潮落時壩基阻之沙愈  
易積今鄉民挑泥壘壩深二三尺者一平輒滿是其遺已一曰包夫濬家爲盜俾於自行得吏包攬百弊叢生  
挪東補西不可究詰一曰填河取淺填深刻草覆岸削西圍圍謂之做河十日可畢者必延接幾月計早竣無  
益或出力獨深及累兩旁必羣營之謂之河浪石此向來之弊也然呈縣泥夫工竣報憲事猶簡而易集自三  
十年前射利者重定濬河章程議諸刊行而水利之局爲之一大變復有四弊一曰詳請夫周知撥登邑令爲

節勞力彈財呈頭最苦豈有弊哉乃必申詳各憲批准而行上憲政務益繁豈能盡知通塞或駁或准其權不在官而在吏於是諸開工有費詰開端有費皆以百計民益親為畏途矣一日批期壞河車水須審天時豈容適定工程合式隨即放遣可矣乃築壩車水開工開壩皆須詳請示期守候勞而弊實繁矣一日失時用民之力當在冬間歲晚務閒晴多雨少即有水源所關無幾節交雨水雨乃時行二月初八日二十日二十八日皆風信必有大風雨之骨既動耕犁四出乃開工必遲至春間霖雨一宵停工重厚延挨既久乃以應忙詳請開壩鄉民受淹留之累包攬享偷漏之利矣一日披夫肥潯河章程一條云倘有餘工修葺廟宇橋梁當時蒙入此語以為侵吞之地議者已譏其非迨後民貪省便披者益多三分去一時或半之夫廟宇橋梁何關緊要至勸編夫且三十年來所拜何橋所修何廟後以橋梁難於掩飾不知何時又改於根銷時請免餘夫究竟所免何人嗟嗟地方之膏血猶小也若水利大壞至於妨國計害民生始作俑者謂之何哉然賢有司非久任不能知及知之又付於章程已定而不能更張大憲雖愛民之深紳士莫以告小民又不能自言其備雖飛黃再生周況復來豈能周知一切耶

劉河節省銀兩擬挑七浦等河疏

林則徐

竊照江蘇號為澤國而財賦甲乎東南賦出於田田資於水故水利為農田之本不可失修如吳淞黃浦劉河乃三江之舊疏白茆河又別為一大支近年以來或動項或捐挑均經奏奉 諭旨准辦以次深通小民感戴皇仁同歡樂利此外尚有太倉州境內七浦河道及太湖以下泖澱等處亦多淤塞亟宜擇其要道挑挖疏通俾上下一氣呵成清水暢流以刷潮淤而資澆灌查上年借項興挑劉河案內有節省銀三萬四千九百兩經臣等於收工時 奏蒙 恩准留作接挑各處河道之用當即行司飭委前署太倉州現署蘇州府知府

周岱齡青浦縣知縣蔡維新等會督各該州縣周應辰勸次第舉籌旋擬稟發勸明青浦縣境內破山河一道現尚深過母廉闊設外其次倉州境七浦河一道東為海口設有七浦關一堵淤塞已久量原設工長五千六百二十八丈二尺內有浮橋與市河六十丈雖向由該處居民自行開挑而自河淤以來居民居大半遷移餘戶亦多閉歇應一併給價承挑自需土方項工銀一萬五千二百兩零又元和縣境內南塘淤塞積一處共五百三十九孔係太湖出水咽喉年久失修因塌塌以致灌漑水道淤塞宣洩不靈夏秋盛漲之時深虞泛溢於水利全局大有關係亟須修整預估工料銀六千六百七十兩零由司議核無浮詳明勸支劉河節省銀兩撥給興辦已據具報於本年三四月先後興工如式挑修完竣經吳林則徐魚藩司陳鑾親往察驗並無草率偷減其餘承接太湖之支港合河即吳江縣境之瓜涇港王家匯姚家莊七里港都前嘴大港新港及太倉州境之楊林宋涇兩河竊定縣境之華亭涇蕩塘華塘並據該州縣等勘明皆係上承下注要道近亦處處淤淺俱應一律興挑以資宣洩除朱涇河漸存涇蕩塘華塘均由民捐民辦外其楊林河一道唯吳江縣境瓜涇港等處請勸劉河節省餘銀興設一湖兩一處踴躍元和婁縣青浦三縣上承太湖及浙西諸水下行黃浦入海蓄洩並用早務兼資惟淤土甚多須將新漲之灘切除挑浚方免鬱塞祇因劉河案內節省銀款分撥各河已不敷用據青浦縣蔡維新稟請情願捐辦現已集夫興工嚴內諒可告竣又松江府屬川沙廳並上海兩廳二縣共轄之白蓮涇長濱呂家濱小腰涇等河均係跨連數處不利亦已勸捐興辦等情由蘇州藩司陳鑾彙詳請 奏前來臣等伏查劉河節省銀二萬四千九百兩既經奏准留為接挑各河之用自應核實辦理惟存銀祇有此數而河道淤塞之慮恐難終惟有擇要量准勸款其餘可以籌捐者尚需捐辦可以略緩者即歸撥辦除七浦河寶帶橋塘工程已於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兩零業經挑完竣驗收如式外現僅存

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兩零以之挑竣太倉州楊州河及吳江縣瓜涇港等處核其工費尙有不敷祇可就款變爲分撥現經給發太倉楊州河銀八千兩吳江瓜涇港等河銀五千二百四兩零飭令乘此水漲集夫趕挑其有不敷悉由該州縣捐廉湊辦所有撥用銀兩統歸劉河案內依限籌撥還款其湖潮朱涇以及華亭涇黃姑塘蒲華塘白蓮涇長涇呂家濱小腰涇等河或先已挑竣或現在撥挑皆由官民分別捐輸不敢概動款項亦不許稍有草率偷減並不得假手胥吏地保致礙賢賢總之地方必資人力而土功皆屬農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區等惟當隨時率屬講求經理未雨綢繆以期仰副 聖主勸農勸民之至意

險收劉河挑工疏

林則徐

竊照太倉鎮洋境內之劉河爲古三江之一前因淤塞多年幾成平陸旱澇無備田畝類至歉收實爲目前最不可緩之工營經臣等會摺 奏蒙 恩旨俯准備項與撥分年籌撥還款凡在蘇松太三屬得需水利之處無不頂感 皇仁踴躍趨事 臣等轉飭司道府縣督率委員董事分段承挑勒限完竣並以工段綿長如其中有可格外節省之處亦宜隨時斟酌據實稟辦嗣據著太倉州知州周周信齡著鎮洋縣知縣曾承顯委員前上元縣知縣現著元和縣知縣黃冕等會稟原估各工土方丈尺均係覈實無浮惟河勢彎迴之處若相繼取直尙可加意撙節查老虎灣至紅橋灣沿河河南圍繞今由吳家墳捲取直挑至小劉河口匯歸原河計可省工一千八百餘丈又陶家嘴錢家嘴均有河形亦俱向南繞越若再取直開挑可省工五百餘丈又原議於閘外白家廠建滾水石壩一道以禦漲潮茲查石壩固足費潮但恐內河水大宣洩欠靈因於該壩添設涵洞五所俾潮大時將潮閉塞不使渾水漫入壩內河水大即可全行開放宣洩入海操縱較有把握等情復經批飭妥辦即據藩司先後報放銀兩於本年三月初八等日陸續開工奉天氣隨晴人夫雲集印委各員及董事人





濠澤口形勢較劉河爲小實則與爲表裏亦因年久淤塞愈趨一律疏通此等水利工程在江蘇原不勝枚舉然其最爲扼要之處所繫於利害者匪輕若不乘時興修厥緒仍多阻滯竊思前項節省餘銀本係原估應行動用之款今因濠澤取直極力省出卽留作挑浚支河之用實屬以公濟公合無仰懇聖恩准將節省餘銀於各處淤淺河道擇要興辦所有劉河借款仍照原估十六萬五千三百二十兩之數歸於太僕等十大州縣分年撥還款自足以資達利而饒興情

驗收蘇松太等處水利疏

林則徐

江蘇河賦出自水田水治則田資其利不治則田被其害仰荷聖明洞鑒疊蒙諭旨飭修近年以來水利農田頗收實效如十四年秋開之發蛟十五年夏開之亢旱幸賴吳淞劉河白茆等處挑浚寬深蓄洩得力故皆不致成災此尤效之顯著者是以官紳士庶倍加意請求且於上年驗收太倉之楊林河吳江之瓜涇港兩處將劉河案內節省餘銀量爲分撥仍令自行募辦外其餘概由官民籌捐辦理當經會同督臣陶澍奏蒙諭旨允行在案自上年至今各屬挑浚河道除零星改挑小計外其在蘇州府屬則吳江縣之瓜涇港王家匯姚家莊七里港耶前嘴大港劉港各河統共長一千五百六十七丈常熟昭文一縣之福山塘河下通海口工長四千九百八十八丈零其附近之竺厝涇景市橋河共長三千四百丈並添建攔壩石閘一座又吳縣之豐涇塘香山港王家橋河統共長二千二百三十六丈其在松江府屬則上海縣之蒲匯塘肇家浜兩河共長八千五百七十五丈又李從涇新涇許家浜三河共長四千八百六十一丈各河挑浚之後於接連黃浦之福華日壑一港各留大壩一座以截源潮又修復南門外石閘以時啓閉並將該縣城河一體疏通又川沙廳之白蓮涇長浜呂家浜小匯浜四河與上海南匯並界共長六千五百二十四丈零又華亭縣之亭林鎮壩

類匯大小窪港云長三千餘丈又婁縣之古浦塘官紹塘等河共長三千六百六十六丈又金山縣先挑涑涇  
鎮互迎港民家塘等河共長十五里續挑腰涇河千巷飲陸巷塘涇河老鴨涇朱泥涇各河共長四  
十五里又青浦縣湖塘等河與元和婁縣境界共長一千九百六十五丈等其在太倉州屬則太鎮兩境之楊  
林河工長四千九百四十七丈又州境之錢涇洋塘又鎮洋縣境之朱涇南北灣清石梁浦塘西南十八港六  
塘塘大澗門等河統共工長一萬四百九丈等又嘉定縣先挑之華亭涇蒲華塘黃姑塘共長六千七百四十  
九丈總挑之南北雙塘吉涇心涇川路涇橫塘錢新塘等河連內外城壕共長九千四百六十九丈以上各工  
界連十五廳州縣合計挑竣土方共一百六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方起已陸續報挑竣臣於驗收海塘工程  
之便凡可以經由處所俱經親歷該河數驗口底寬深並將現存水勢逐竿測量按段標記其未能經由之處  
遞委司府分往驗收均據稟覆寬深式其中尤以上海之滬匯塘等五河常關之福山塘河川沙之白雲涇  
等四河太鎮之楊林各河挑挖倍深通水勢極形暢順且舟輿所歷親見福地未挑皆已長發彌望曾慈優  
勸撥糶之民餉餉熙熙共戴嚴登大有較前此數年景象迥乎不侔河山 聖澤之深涵下普斯民之慶利臣  
職司疆土感深彌深除借款之瓜涇港楊林河應按例造冊報銷外其餘捐辦之工自應遵照 諭旨  
免其造報至楊林河工長幾及五千丈估至十七萬餘方前經的借銀入千兩不敷尚多擬係勸捐撥辦應與  
瓜涇港不敷之項均准其核實開明此外各工多由地方官著先捐廉爲之倡導紳庶人等取數力捐輸取樂  
食個力均賴業聚易集適觀厥成所有大小各捐戶已分飭查取確數由司核明按照定例分別詳請 奏者  
至倡捐勸募暨在工出力之紳委各自固係分所應盡惟工役長而經費鉅其中設法籌辦若非殫心竭力累  
月經營亦恐未易舉事如蒙 皇上天恩念其著有微勞 准予獎卹臣當與督臣副副擇其尤爲出力者另

行會摺奏懇 恩施

鹽城豐縣兩處借項修築河堤疏

枕則錄

竊照淮安府屬鹽城縣境內皮大河一道即皮營河上承高郵寶應興化泰州諸河之水天下注天妃開闢新洋港入海爲淮揚兩屬自西至東洩水貯滯要道因年久失浚河身淤高開成平陸遇水則不能驟漲遇旱則淤澇無資又徐州府屬豐縣順隄河一道上接山莊單縣交界起至沛縣交界止向係宣改條河兩岸上下數百里民民之水歸入昭陽湖濟運又該河迤北有太行堤一道係保障順隄河要工因嘉慶年間豐汛六堡黃水漫溢河身開段淤墊堤上漸形卑矮並多衝成缺口不能禦禦每逢夏秋大雨時行河水漲發由太行堤各缺口橫流北注漫淹堤北逼近民田以致連遭災歉歷年以來節節各該縣士民紛紛呈請借項挑築屢經批飭從緩迨來河淤堤缺較前更甚經藩司先後委員分詣該處逐一履勘復由藩府覈勘委係必不可緩之工查鹽城縣皮大河計長七千八百六十六丈按段之高下一律配平河底共估挑土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三十六方四分一釐每方連肩水工官需銀一錢九分厘上頭工尾及兩旁濠以分別酌估積糞土糞查照海防疏濬規例價統共確估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一錢三分八釐一毫鹽縣順隄河挑土六萬零三百一十一方較淤不一每方價銀三錢及二錢七分一釐一錢六分不等合銀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兩八錢八分又太行堤一道估七十萬一千二百七十分八釐每分價銀一錢一分五釐合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兩八錢七分二釐五毫一錢一分五釐一萬五千五十二兩七錢五分二釐五毫造冊具結詳由府道巡撫詳請兩縣均保賑款之區民力實在拮据不能自行捐辦徹照成案借項挑築分年攤繳賑款由江甯布政使楊寶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道光七年間御史錢儀吉條大河湖漕運情形案內欽奉 諭旨飭委委員將興化鹽城等

州縣說前細履勘應如何興築疏導及早興辦總期一律涿泮方有裨益等因欽此當經前督臣蔣□□遵行司委勘內據府縣印委各員以鹽城縣皮大河淤墊勘估應挑維時或因春水方生或因壩工下注是以延未興辦其鹽縣順堤河大行堤工程亦於道光九年經前督臣等議同徐屬河堤等丁的議勘支區河經費銀兩次第詳請奏奉 諭旨允准嗣因嗣河經費一款不敷動擬是以暫緩今據先後勘明保河淤墊堤缺頻年被災挑築各工刻不可緩經督臣陶澍批准辦理尙未具 奏現在水勢已落自應乘時趕辦挑辦以資蓄洩而衝田廬所有鹽城縣土方夫工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一錢三分入蘆一毫鹽縣土方夫工銀一萬五千五十二兩七錢五分二釐五毫均已撥實無浮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於司庫釐課雜稅漕價等款銀內照數借給黃令各該縣分別督董乘此農功事畢趕緊興夫挑築工竣委員核實驗收實於水利民生均有裨益至所借銀兩請從道光十七年起鹽城分作五年鹽縣分作六年各於受益民田攤徵還款除酌取攤徵估計各冊另行詳 題外謹會同江南河道總督臣麟慶合詞恭摺具奏

上海督請得准水故通考

裴蔭森

竊職等分隸淮揚海各屬親見連年淮水爲災而去年清水澗漫衍下流十數州縣俱成澤國頃歲以來河流漸北而江淮水患不衰則其過在淮而不在河也淮源久爲河奪不能自達于海因而汎淫爲災日增無已伏思川潰必有尾闕始無壅遏之舉今楊莊東之廢黃河至雲梯關以下入海即禹時故道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水入於海而夏以來未之或變自宋明黃河南徙淮水尾闕遂爲黃奪日久沙壅海口益高清口益塞淮不能入海瀕於洪湖始爲患於淮揚漚不能入海瀕於中河始爲患於徐海潰決之害或三四年或入九年或十數年小則漂屠舍沒用嚙大則澤城邑殺民人其慘視與劫爲甚不獨流離沈溺兵被其災即賑貸

限防繻租減稅亦大爲國家之累在當日河與淮合漕皆治難今則河水日北河淮之閘每成陸地頗易施工  
宜及此時濬鑿改道與淮入海庶沿淮州縣永無旱魃之災伏乞憲臺深憐入告借發帑金四十萬兩遣官濬  
修工竣後按畝分攤代徵歸款或謂當此軍興財匱之時安得開款供此不急之需不知朝廷養兵贍賊爲民  
也漕河僅水所以爲民也蘇軾曰國之有民猶魚之有水樹之有根民心一日不去則國一日不傾軍興  
至今百姓不惜舍身命輸錢幣以助餉師發賦者正以數百年來 列聖相承無日不以保民爲念偏災未告  
賑貸先施尺水方濬閘防已設厚德深恩必敷甚久故能快然收效於一時也今民遭洪災疾呼哀籲而官長  
不爲之計則草野之心必有愀然以悲者他日有事何以責其急公仰惟大君子爲國培元爲民捍患必不憚  
此經營款數合詞呈請併具圖說以聞

黃河北徙應復淮水故道有利無害論

丁顯

魯思不一勢者不水逸不暫費者不久省成規相屬而未領萬全不可以除積世之害機勢可乘而或惑浮言  
不可以竄萬世之利卽如今日之淮水是已淮水發源於河南平氏縣其在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  
東入於海淮卽今河南桐柏縣淮河懸安徽潁水入泗并徑江蘇桃源清河而東者是泗卽今山東泗水縣泗  
河懸山東濟甯鄆縣魚臺經流兩陽湖微山湖迄又開而東南行爲中河達清口入淮者是沂卽今山東  
沂水縣沂水懸關山郟城經臨湖迄後邳州會中河入淮者是入海之處卽今江蘇安東縣雲梯關地此神  
禹之故道也其時水分爲南北倏四瀆安流各不相併有利而無害自漢及宋遠有河懸衝決遷移頗有定地  
或決而復塞仍歸一道或決而分行開爲兩渠或決而山鉅野入泗而不日仍歸故河或決而奪汴水入淮而  
不久卽歸故道此數千年中慣濬城邑衍溢出疇勢悉由於黃河而淮水安流卽故然俱爲害於竟換未嘗爲

害於徐揚也及宋神宗時大決澶州曹村而黃淮遂合爲一潰彼其時淮水猶未遽被其害者蘇黃河猶分爲  
一漲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水有所分黃水亦未甚強淮水之清足以刷黃河之沙而行且黃河  
經行未久漣流淤墊猶未甚高海口深遠猶未遽壅是以二潰並流暢行入海尚不致爲害乃至明宏治中劉  
大夏築斷黃陵岡河之北流絕而全黃河遂奪淮以行今日清口以東之舊黃河卽禹以來淮水之尾閘也自  
是淮劫之害遂靡有已時有明一代黃河之決於北岸者十有四黃河之決於南岸因以入淮者五其最慘者  
隆慶四年高家堰大潰淮河之水潞州東注台白馬祀光諸湖決入入浸其時山鹽高寶興棄江東諸縣悉爲  
巨浸於是命侍郎潘季馴治之馴之治大抵以疏開海口東潘尉沙爲善策終馴之任其善稍爲還乎哉 朝  
黃水之屢決屢塞猶議補宜而淮水之愈塞愈決迄少樂庵卽如一湖陵也而一決於武家墩再決於高良瓦  
三決於高家堰四決於古溝壩五決於余家壩六決於十三壩卽如一運河隴也而一決於寶船壩再決於樂  
陶隴三決於清水潭四決於邵伯壩五決於狀元墩六決於馬棚灣七決於荷花壩八決於六安關卽如一清  
水潭也而一決於康熙九年再決於康熙十一年三決於康熙十二年四決於康熙十五年五決於康熙十九  
年後其師 勵算非不周也河臣非不明也 國帑非不足也民力非不富也疏源濬流非不毅且勤也防敵  
杜漸非不精且細也而卒未能強其堵者緣黃河日淤淤日高淮水試由故道而行則黃河已扼其吭是以  
夏秋之交一經盛漲消滅則支派無自而開宣洩則尾閘已於黃佔欲其不決而爲害也雖神禹治之亦不易  
爲力幸賴新文製外神明獨運設法補苴於湖陵則設仁義禮智等壩以減全湖之水勢於運陵則設車通昭  
關等壩以改運河之異漲伏秋盛汛啓閉以時終公之任未嘗有消決之害然而每歲啓壩之時農民號呼哭  
聲震地披瀝萬頃秋禾一空昔之人有言曰東去疏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均是害也臨之決也水性狂

猛則溢城邑而傷民人其害大矣之啓也水性緩緩門淺田噴而損禾稼其害小文與公不得已之苦心天下實共諒之乃自咸豐初年鑿工再決黃河北徙而河道又一變自此淮安之地水絕河患惟揚之民私相慶曰從此河自爲河淮自爲淮一瀆分流各不相妨出水火而神席易覺豈爲不成此其時矣該能於此疏濬引河大濬海口以復神禹之故道則積世之害於此去即萬世之利於此興其功當不在禹下亦何至清水澗再決於今日耶嗣因軍務倥傯計未及此顧至今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澗漫決多丈洪濤巨濤橫豎數百里輿奉城中水深數尺而禾稼之淹傷廬舍之漂沒其慘更不可忍言數月之中奇災迭告民戶之財產頓耗數千萬金 國賦之租糧頓損數十萬額賦之鹽課之不能照額徵收嚴金之不能加數清繳更可懸想而知今請大憲欵堵塞刻已告成兩郡居民歡聲道然相人之憂更有不能已者洪澤湖於一堰五壩爲建瓴之勢而高寶湖於運隄五壩又爲建瓴之勢蓋雨成汎無虞無之而自軍興以來庫帑支絀歲修經費小小補苴今歲塞而明歲復決其害不可勝言不決於此而或決於彼其害尤不可勝言不決於運隄而或決於肝堰其害更不可勝言就使不再決也而伏秋防險河廳汛地竭蹶河干在在總須經費萬一塘壩傾圮禾苗又踣罄盡秋冬堵築虛耗萬金開審私相議說與其費無已一懲湯止沸之謀曷如扼要以圖爲釜底抽薪之術術何在亦在關清口引水入黃以復舊淮河尾閘而已矣且清口不關之害又不獨淮揚而已也淮水發源於河南迄穎颯而始大合七十二道山河之水悉薄於洪澤湖每際桃汛秋防穎颯肝酒壽毫懷靈之交悉成巨浸決颯漭岸審亦相仍則肝堰開壩爲淮河漫溢之隄防卽爲皖水宣洩之門戶是故三河未啓則皖省濱淮州縣被其患運隄既決則肝陵泗海州縣被其害惟水性趨下裏下河之害常什九也況乎清口之不關害之在於淮揚者尙可防關而害之在於徐海者更難補救沂泗兩水俱會進入海近則黃河高仰橫截中流沂泗之不

能入清口於淮水之不能引河而南陽門陽山等壩水又從乾莊開奔騰澎湃灌入運河夏秋感沃已漲彌天豐沛都夥挑宿之區悉成澤國幸而高寶水勢不旺則穿貫帶借迫而運阻五霸祀區東流以蕪下河為愆不幸而高寶兩湖水勢飽漲則惟有常涓涓老澗由六塘河入海波流漫溢海濱沐多秋成絕望以是知海口才關徐海之害等於淮揚諸日民艱者尙其後手以救之敵且夫除非常之害者與其難不如其易也建無窮之利者與其創不如其因也開嘗遠致志書近探輿論治淮之法代有格言有治河以治淮者明朝之潘公季馴我朝之靳公文襄俱以嘗清刷新開濬海口為上策其時淮為黃龍黃淮行疏排堵築施工實難彼兩公者得復慘澹經營使全淮合流入海而今則黃河已徙復故較易難者猶移易者豈窮於經費有遷淮以讓河者河帥張曜願於盱眙濉泗魯委等處鑿山開道由六合縣南引淮入江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指示鑿其決不可行其議遂寢文襄公入奏欲由車過鎮築閘寬一百五十丈懸白駒場引淮東水注海以漸費紳民叩 闕呈其不便其議亦寢彼二策者不過以黃遷淮流欲由別道以為淮水尾闈其法近創是以其策終不可行而今則仍由清口入海實為禹王遺蹟其法甚因創者似不無竅礙因者豈難於遵循誠能不惜經費堵塞三河疏濬海口導淮水悉由故道暢行入海庶水有所歸潛隱以東水亟水趨則淮揚之害去矣清口既關饒倉七十二道山河之水奔騰東注悉以海為壑上游水亟漫溢之患則頓風之害去矣而海口既關淤澱以消東省下注之水自能暢出清口令灌入海劉老澗即可永閉則徐海之害去矣顧不獨導害而已也而利即由此興漕艘候淮得因黃河高仰設立開壩魚貫灌漕艱險萬狀有濟時日今淮河疏濬一律暢通來復與河運永免澇壅之險一利也淮安關稅舊額數十萬自三河不堵由胡統越者多淮河無水山下河繞越者更多今淮河復歸故道南達川楚間浙北達齊兗 帝畿西達皖豫俱一水可通由陸統越



者轉多煩費。故船日由淮而納稅。駛行不致紛紛繞道。稅額漸可恢復。一利也。淮海引鹽。向因引河未通。無法達淮。俱屯西壩。復行陸運。數十里。始入洪湖。整頓願。雖今清口既開。輪船可由雙金關入淮。轉引河。徑派長淮。赴各口岸。售賣。永免盤剝之費。三利也。淮南鹽戶。俱依范公隄捍禦。甜水保壽鹽場。每際運隄。決口汪洋。大河亦由丁溪草堰。入壩。等開泛濫。東行鹽場。漫溢。此之由。今淮水由清口暢行入海。則高寶湖。漸次消涸。下河無水。鹽壘產水。匪鹽課即可照額徵收。四利也。洪澤一湖。舊保民田。自黃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產。俱付洪流。今清口既開。水復歸槽。塘淤肥美。湖田萬頃。召佃耕種。即以秋收之租。錢廣雇修之經費。五利也。高寶兩湖。亦稱沃壤。自洪湖南洩。日久田疇。皆成澤國。今淮水徑由清口入海。則白馬豐社。汜光等湖。除舊有湖源外。淤出良田。可數萬頃。即廣爲開墾。六利也。山清兩岸。民田俱資湖水灌溉。一自引河淤塞。水無來源。栽插之時。往往惜水。東省今引河既開。清口既開。淮水暢入。運河足資灌溉。七利也。高寶江泰漕堤。以來周圍千里。約田三十萬頃。迫近海年。暴水爲災。野凹之區。多成荒廢。今洪湖由清口入海。則壩水水絕。該處田畝。即可成爲糧藝。八利也。安阜湖。河兩岸。舊因黃河濁浪。難開支河。以資灌溉。出畝俱種旱穀。今淮河既復。清流繼往。兩岸俱可多開支河。設立涵洞。改爲秧田。獲益良多。九利也。安阜兩隄。集鎮自苦河遠徙。舟楫不行。鹽運俱絕。諸多不便。今淮河既復。自清河土營懸安東城。邑迄阜寧。十泰十巨。以達海。其商賈之輻輳。豆粟之豐。運貨物之雲集。實有無窮之益。十利也。葦蕩營之柴。近因艱於運轉。產課不旺。今海口暢開。可由淮水故道。直達運河。十一利也。長淮天險。橫隔南北。猝有兵戎。扼險以守。賊不敢渡。十二利也。仍舊之害。如彼。復舊之利。如此。而卒未毅然行之者。直以非常之舉。國帑支絀。經費無所出耳。殊不知爲民除百世之害者。即役民力。而不爲勞。爲民建萬世之利者。即資民財。而不爲慮。堵三河。開清口。漕淮。河挑淤。棉關尾閘。經費非數百萬。不可。而淮揚額

鳳徐海從此獲益者有四十州縣能於四十州縣中設法勸捐兼籌鉅款相機試行勞者一時而安瀾可以  
永慶者一日而距工不復再興長治久安在此時矣然自來非常之舉浮言易興關海口灌淮粟餉者八九  
而梗者一二或謂有妨於河灘地者灘中陳地開墾有年一旦復爲河渠民多歛望不知兩灘之地寬者數里  
僅開十餘丈河渠兩灘仍可墾種非經吳漲收穫如初霖雨爲災到處漫溢卽如今歲雖未開復淮河關係以  
東下注之水俱歸海口南岸豆麥百無一二一經排灌入海兩灘積淤自可迎消無損於農民實有裨於  
計此浮言之可靖者一也或謂盱泗懷鳳近年因三河宣洩反爲利藪一經堵塞該處又年年被淤其益何在  
不知堵三河而不開海口則積水滲過皖省不願利上游而不堵三河則湖水淹沒高寶又不願與其仍舊而  
或有偏枯孰若復舊而兩有裨益且近年三河不閉始因專氛未除藉限戎備之足終因湖濱築墩臨爲支派  
之開是乃權宜之法終非久遠之圖策非出於萬全安能行之百世其在河南志曰夫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  
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譬之淮爲泗泗州患淮卽泗之賊也爲泗患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抄  
掠內地可乎不導之入海而導之入湖何以異此此浮言之可靖者二也或謂淮居四瀆本非細流春秋霖  
雨隄防懈不在高寶而在安阜又將若何不知河源萬里奔赴尾閘巨浪洪波易於潰決而淮流之清斷不如  
黃流之濁淮水之弱斷不如芑水之強自禹迄明淮水經流兩縣三千餘年並淮未合之時未聞有潰決之害  
其明證也黃河自明迄今歲費數十萬金修築壘而屹若金城防蓄水而有餘豈障淮流而不足且未幾  
挑濬水行地上卽浮水亦足爲災一經疏濬水行地中順流入海非若洪湖之未開尾閘四出衝決汎野五  
墟遺個猶存萬一安阜橫流漫溢危如累卵聞取一開由高寶湖源暢出六閘沿江宣洩則安阜水有分流自  
不難於立減而高寶湖源河引亦不難於橫行此浮言之可靖者三也或謂淮水故道久爲淤陷今淮流復舊

一旦黃水復來又將若何不知昔河尾閘舊在礪石自漢以來勢漸向南緣每決必淤得必高而則河流不能再歸故造其變遷最大者子乘一徙而自禹以來之故道廢權一徙而自漢以來之故道廢徙而台於淮極南之勢而自宋迄明清桃墅河流淤塞兩岸俱高自明迄今曹單儀廣河決沙停兩隄俱仰兩地淤塞北徙之勢已成豐工之役就使皆成河亦不能不含淮而去黃河復來必無之勢即或遷移日久黃淮再合而藉清刷沙浦新剛成規具在本無礙於河防實可資於水利此浮言之可增者四也或謂雲楊關外淤積漸遠未築隄防險無自不知登欄草蕩本淮水濟蓄之區秋冬水涸二十餘丈河渠足資宣洩假當伏汛橫流散漫潮沙濶潤之地海濱遠隔之區何妨任其游衍古人所謂不與水爭地是也此浮言之可增者五也或又謂民生日蹙猶議勸捐 國用不充猶籌籌款殊非當務之急不知利之在二三日者苟艱難即可緩圖利之在千萬世者雖竭蹶亦當補救即如今歲夏秋清水潭一決劉老淵常開而 國課之虧者數百萬民財之立耗者數千萬今為之興大利除大害而大憲籌一年之款小民費一歲之捐卒能千百世永享其安數千里版圖其漏卮省孰復孰急孰緩必有能辨之者況毀後則原修不少慮糜災區絃維徵稅復故則關稅即可增色湖濶亟可升科此其利鈍損益更有難悉數者矣此浮言之可增者六也總之堵三河關清口濬淮壩開雲梯關尾閘四項工程缺一不可而或難於經費小為補救堵堵二河而不大開引河則上游之水無由洩頰風之害不能除儘開引河而不大挑清口則洪湖之水不暢出肝酒之害不能除儘挑清口而不寬濬淤果六關雲梯關尾閘則水不注海揚莊王營一帶必憂浸溢安東阜甯水行地上設經汎漲易於淤決清桃安阜之害不能除抑又思之非常之舉非其人不能成也有其人不能成也今諸大憲經緯天地底定乾坤舉行萬功易於反掌且疏濬隄防未有易於此時者也向時淮為黃奪濁沙排空開關尾閘河恒東平是以淮揚各

駱先達高郵採獲絲繭石再勸利津海口分爲兩壩之 奏寶歷宋澤雲雖有開濬瀕溝大河護淮故道之節  
山陽徐越雖有請借黃家嘴支河分黃導淮之疏議終不行蓋時不可爲也今則天心厭亂黃河遠遷千載一  
時會逢其適乘此施功事逸功半而黃河沙徒值卅十年費黃河歸濬加修葺擇其險要處督做隄工並濬淮  
水即足相容乘此時而不爲之或再逾十年黃河兩壩全歸剝削雖欲再議復淮故道萬萬不能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慈不如乘勢雖爲鐵基不如待時今則治法治人民整如風而又處不可待之時誠能於今歲冬季  
設法挪款大開引河將黃河稍加挑濬庶來歲盛漲之時洪湖有所分洩即運關不致恐險新做堤工可期  
保護長河壩壩可冀緩固其堵二河濬清口挑淮河關雲梯關尾閘幫兩堤些堵大工定於來歲冬季舉行亦  
於來歲秋收徵費則千百世之害於此去卽數千里之利於此與豈不懿哉



皇朝經世文編卷九十七目錄

工政十江蘇水利下

擬復海水故道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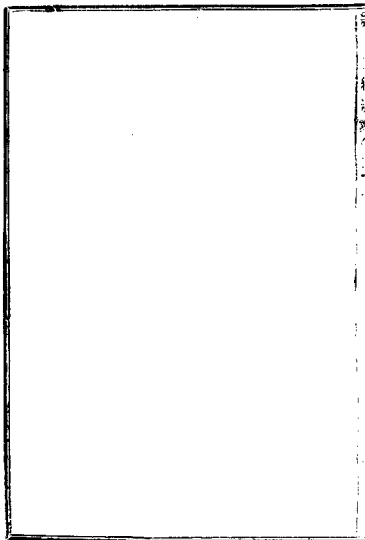
導淮捷議

導淮補議

導淮別議

查勘砲臺河湖情形的擬導淮辦法疏

丁 丁 丁 丁  
顯 顯 顯 顯  
劉坤一



工政十江水利下

擬復淮水故道章程

丁願

一 成子河東擬開段跌塘也欲使淮泗兩水盡從故道入海必先審明去路大體宜洩之方而自成子河以迄海口約四百餘里遠欲大加開闢不獨工程難就且亦經費不敷擬濬廢黃河時仿濬工濬之法其法每十里挖一跌塘每十里之中河頭濬寬十二丈以次遞減河尾以六丈爲濬底俱半之深以濬水四五尺爲度於此則挖一跌塘每跌塘長約十丈寬約七十丈深約一丈三天不濬蓋河槽板沙非有激浪勢難衝刷一往奔騰不十餘里其勢即緩能十里挖一跌塘則水勢將緩之時復由跌塘東入河槽自寬而仄其浪必激激則挾沙而行衝刷甚易不三四年廢黃河可刷寬七十丈深一丈三文以外河工所謂逆跌法也惟海口跌塘河身尤須寬深以人力補天工施功無多而收效甚捷近日黃河之中水塘極多開河之時或逢潮取直或以水塘爲跌塘或不及十里或稍過十里則又在督斯役者隨時相機而行耳

一 洪湖引河擬因勢開濬也洪湖南趨已久不設法開闢未易挽而之東查東清嘴外舊有引河五道今大半湮塞惟張福口引河尚有涓涓細流天然引河尚有河形擬因勢開闢其天然引河由七堡口入湖黃河其張福口引河由順清河楊莊入湖黃河兩引河俱仿黃河跌塘之法每五里挖一跌塘每跌塘長約十丈寬約二十四丈深約一丈六七尺爲準其引河河槽一例開寬八丈底半之深以過水四五尺爲度節節跌塘則衝刷甚速不三兩年兩引河俱可刷寬二十餘丈深一丈六七尺矣此外再由成子河順湖黃堤以爲



第一道引河入洪湖之水分道入黃全淮俱奔騰東注自不致肆慮於南以高寶湖爲壑而桃宿雖窄亦強

漫溢之患

此條除洪湖口加挑外擬即於成子河老堤開闢以爲第一道引河其天然引河俟冬季再開闢

一山旰石工擬大加修補也高寶湖灘已淤淤高其石工不難修補且濬張福口引河即以爲心之上全運東灘奔破堅實可爲湖濱越堤自足以資障禦惟山旰石工場卸大半亟宜設法修補並將坦坡一律培築堅厚河兵向例挖埝引隄新者未必堅固而舊者已即傾危其弊必須嚴禁擬寬給夫價責令離堤十五丈取土以弭後患

一成子河西擬培築蓋堤也顧依以東之水俱由於工歸海不將此處堵塞則盛漲之時上游之水仍然直灌似此處未便任其敞口擬相度地勢培築蓋隄西來之水藉以障禦

一頭場之地擬略加收束也裏河由來源所蓄之地分水濟運舊有壩制九道層層收束是以盛漲之時不受漫決今諸壩俱廢頭場之地口寬數十丈若不設法收束伏秋盛漲天祀開外不免危險擬於其地設立草壩數座每座照準舊制且蓋壩尤須接長庶濟灌可資保障

一遙場險工擬葺做柴埽也自黃河北徙以來兩岸堤工日漸坍塌安阜兩邑境臨黃之堤各處埽工皆爲貧民挖取淤成空穴其堤上水痕浪窩隨在皆是近年中河水由禦黃壩入黃黃河驟浪濤濤堤工岌岌可危緣條黃兩堤每年耕種一番則每年坍塌一次兼因各處牙寨皆刷堤以切深濠又因堤溝積水每有挖堤以放水者所以各處堤工毫無足恃惟水復故擬先將黃堤修築完固設有堤窄窄狹之處即以河心之土培築堅厚安阜庶資保障

一河渠出土礙病滯於築也兩洲出土堆積太近勢必易於塌卸况三河既堵引河全開則全湖之水皆由

黃河入海出土不遠其未遑刷寬之時一經盛漲水勢極高沿此泥沙浮沉水底勢必致大溜直逼堤山  
安海阜附近黃堤居民又不免危險擬將河心之土分植兩灘灘河渠各在六十丈外高準八尺層層夯碾  
以爲水勢出槽鐵堤接運河心扯算口面約寬一百三十餘丈秋冬水涸溜自歸槽即非常異漲大溜出槽  
緣堤口面一百餘丈自足浮送入海外有大堤以爲屏障中有總堤以爲管鑰即水勢奔騰大溜俱在總堤  
之中並不侵逼遠堤附黃居民斷無意外之憂

淮震濬寬擬堵塞三河也原黃河多係浮沙必須清流激湍方能愈刷愈深愈刷愈寬今引河雖分道開闢  
若不堵塞三河水勢不能搖高即不能以濟刷沙勢必致日久河身又淤擬徐將三河用土埽封塞障水北  
行庶引進入黃可以奔騰衝刷不<sub>三</sub>四年廢黃河自能漸次寬深此條快性水日涸東注並黃臨樂等  
野礮石工一律完好茲發再開堵築

一山旰以南擬酌留口門也淮水來謀不旺又合七十一道山溪之水近因三河常洩院省特以爲安今雖分  
道開濬引河一時未遑刷寬現臨盛漲宜洩不及又未免浸風洩危壞旰而啓放開場又復耽延時日有所  
限制擬於舊壩末假修者相度地勢酌留長滾滾水口門三千丈毋須封土水一丈則蓄於湖水一丈以外  
則由壩滾入高發湖源經六開沿江分洩北有數道引河南有滾水口門則宜洩必易淮水自不遜過湖風  
一帶水引漫溢旰壞亦不危險此因引河廢黃一時未遑刷寬慮院省被淹而設俟數年全黃東注此口門  
卽行永閉

一口門之外擬再修一壩也非常異漲亦須有備無患今引河雖開廢黃河雖濬而口面一時未易刷寬則二  
三年中挑伏秋汛水踰誌椿山旰舊壩又不能不從權啓放在五壩中尙有未報廢者擬修補如式以備異  
漲啓酌慎重河防者祇可設而不用不可恃而無備

一 淮泗入口擬均劑低昂也漕口之地係中河洪澤會合之處惟近來中河地高洪湖地低不設法均劑一經開闢洪湖之水不敵中河勢必至漲過淮水不能東注擬於其間將全河開寬四十丈長四里俾洪澤中河之水併力東注此地口西寬闊水勢即平自無漲過因漲之慮

一 引河滾滾擬借轉輪力也兩引河原擬滾滾活沙極難滾滾以鬮子開合爲之滾滾不多且費人力擬以長方船十數隻自船艙以至船頭分開兩又如凹又中橫插車盤一如水車式離水底數寸深淺仍可伸縮船面橫眠轉輪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車盤轉動再用活頭大鐵播箕一裝土數千觔箕底設車輪兩道箕口鑲鐵如耕田之犁再用鐵索長數丈一頭繫於車盤一頭縛於箕口車輪轉動則播箕拉近船邊鐵犁過則沙土播入箕口車起播箕活頭抽動將沙滾傾入小船斜往他處其引河南口之淤船運山圩堤邊以桶巾起拌入乾泥藉築山圩堤坡其引河北口之淤以擔運蘆藉築高堰湖灘堤俱一舉兩用若開關海口漕沙往來之地擬亦仿此法此呂宋疏濬海口法也載經世文編其船即永爲淘淺濬淤之用其地如易商漕船即可不造

錄之以  
爲採擇

一 淮河濬寬擬開劉老澗也向因黃河高仰中河之淤無由洩始開劉老澗半路劉由六塘河歸海今淮水尾開闢濬深通則中河之水俱會灌入河劉老澗半路劉即可永閉至永濟橋後淮渠刷寬時亦可相度情形酌量填閉清海安汰永弭水患其鹽河兩岸決口如北新官等處亦須估修如式以上十二條擬大節與

廢黃河時節  
可隨時施工

一 工程浩大擬分年舉辦也唐黃河數百里工程若併一年舉辦不獨經費未易籌畫且民夫亦屬難籌新又襄公入疏有曰治水必始自下流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此項工程擬分一年興辦擬即日將成子河

以東尾閘照以丈尺開闢寬暢冬季再將各項工程分段興辦俟伊澤中河隔水沿滄東注然後再議堵三  
河開劉老湖不獨經費照料人易屬功且接一二年分捐民更易於爲力如或經費不敷卽分三年舉辦此  
係一勞永逸之舉不妨稍寬時日惟事勢有順逆施功有次第先後未可倒置耳

一咸子引河擬因時堵閉也千里淮流固資各處口門宜洩而乾旱之年亦須防備卽如乾隆五十年冬洪湖  
之水僅存二尺入寸於漕運民田均有妨礙擬於大旱之年將咸子河口門築攔水壩稍爲堵閉儲留七堡  
順清河口門宜洩存蓄湖水以濟漕運以利民田

淮漕議

丁顯

漕淮局判開矣而議論紛紛或謂需數千萬緡或謂需數百萬金大加興挑一氣河廣自需千百萬緡今  
或謂功必不可成或謂害轉由此鉅本以減害斷無有害之理惟或謂洪湖北高南下斷難挽而東注方安軍中之堅固向屬不致一時安流  
底高於中運河底一丈六尺僅高於洪湖能一丈六尺黃運寺諸橋存水一丈二尺黃河卽能出淮水一尺則  
漕水入黃運易今水之不東注者蓋因漕運字河之未開水雖蓄高山沂泗又爲之壅遏臨沂黃河  
門前漕運河金門水深八丈官泲橋湖漕水自黃運寺橋行入黃河再開漕河等語東行漕運又  
亦有深一二丈者漕黃行漕一橋則開焉或謂移淮於東運壩築堤東水入海此擬江蘇新文廟公入與以  
或謂可之其詳詳於黃估之向不能或謂以黃河北堤爲南堤資省而功倍是謂而必從城池形集  
行今日故道可復再建其關必部或謂以黃河北堤爲南堤資省而功倍是謂而必從城池形集  
舍故道來由也或謂壩堵壩壩水刷沙堆水使能東注壩水刷沙亦是一法惟下  
受水不先清源或謂自高良湖進安東城地極高仰擇段興挑湖水自不壅遏其說不無可探然下  
之水刷沙較爲無弊或謂自高良湖進安東城地極高仰擇段興挑湖水自不壅遏其說不無可探然下  
一律疏濬俾能成板或謂壩堵壩壩清河全以中運河之水刷黃一俟中運寬暢再引湖水灌註然不加疏濬則  
漕運方能通利有力或謂壩堵壩壩清河全以中運河之水刷黃一俟中運寬暢再引湖水灌註然不加疏濬則  
水不閉於大於漕運沖刷才與在般不與具關可臨之於水亦未易寬深且近年高寶或謂洪湖水勢太  
此清湖水不出全仗沂泗以濟漕運通解漕漕河開塞又難以時啓閉於數州縣大有妨礙

匪體字河斷不可閉通河不可閉即斷河亦不可久斷通開則湖海有阻加之區於敵則故道難收量顧之力仍竹林之西平時時閉以助其堤其之思如築室道謀百人人異非挾其私意即昧於遠非圖常之原黎此則淮水可併力攻沙而各處亦免意外之虞

民懼焉母尼怪也歟爾勢可徐圖也成功自易機能巧運則經費不多處今日而言導淮以支漕之餉成浩大之國而功期其必就勢非藉清刷濁不爲功何則運泥於堤藉助於人力費鉅而功難歸沙於海藉資於水力費省而功倍而非因期勢藉機器募夫役緩時日以人力濟水力則又不能確有把握查自磚河不閉沂泗之水常高於淮遠欲引淮併沂泗入黃經費甚鉅不如首從揚莊掘濬先引沂泗之水冬夏不思排刷兼施俟其悍激再由清口分關引河數道引淮水外出合沂泗伊力攻沙因勢利導視徑從洪濤掘濬者較有把握此據徑一也由揚莊迄海口河身四百四十餘里其中灣勢太多宜濬似難津暢且自入灘以東潮水所經淺濬匪易查馬港口外有越港沖槽係嘉慶十三年漫口埭中水面低於黃河水面六尺九寸按之舊黃河底自原低窪行二十餘里即抵小黃河若由此刷開黃堤由越港經小黃河入大湖河經濬自可從省且里數較近更加建領之勢宜濬自必更暢即沖刷尤易有功此據徑一也廢黃河雖係鬆沙然徒聽水力刷之究難剋日告成擬製尖巧器具往來梭織衝激其沙激傷隨建領之水臨海則日起有功數丈之深不難立致視徒恃水力冲刷者功驗較速此據徑三也廢黃河濬開數十丈闊鮮此巨款即藉資水力亦易刷深而未易刷寬擬多添夫役漸次開寬俾將兩灘沙泥全藉水力浮送接白灘流東去日積月累數十丈之寬可以豫定視徒恃開刷者省費懸殊此據徑四也抑又思之排刷之功應以濬之則難爲功徐以施之則易爲力數十丈之寬二四丈之深遠欲期積且夕其勢萬萬不能然果能排刷兼施晝夜不息期以五年全准定能滿注凡若此者順序以施功則費輕改道以就近則功省運機以代濬則勢易逐漸以開寬則款約核其經費約銀百數十萬兩即足而

從此開河得准放永引水一成算可操以治人行治法較前功之必不可成乎顯因復議  
人參訂章程具稟請辦而念支絀之餉又慮難於籌議遂屬棄夫棄益故不憚於更端非惟  
之又者委母局捷章程四條以備擇擇

一首由楊莊開濬舊勢衝刷也查歷黃河河濬極高處須掘一丈一尺八寸照以十二丈口兩灘極高處須掘  
一丈一尺八寸力配中運河底而日莊以迄楊莊口達大湖河約二百五十里若一例便平中運河底疏  
濬經費未免太鉅者照配平洪湖底加深一尺存底三丈兩邊三五收約可展口寬八九丈泔水盛漲固可  
宜渡即以中運河受全副葛橋屋冬極小之時河漲亦可過水三四五尺  
法設因經費不足雖高致則古  
年仍多耗過欠年定可一律過水其  
辨別之法即於第一二年春再行試引

自楊莊以東俱屬建築之勢水勢定能衝刷不以人力濟水力則  
不能迅速奏功擬多製尖形機器日夜輪流往來梭織機器之制首曰載重鐵籠  
橫長五尺安設五寸長寬  
十數行魚須備極多用  
鐵木二種 次日轉輪疾旋 以恒水二根首尾供實橫中橫張五尺長注與盤一具旁設開關可運  
輪四面並設鐵籠 沙泥自能攪起運去日曬日深實操必得之機 又次  
製為三 法以尖頭開尾信其感既足以振水取教旁加鐵板 如尖形可削區之機如轉輪  
日布水沖沙船 兩道板帶水底一二尺 輪河底水從後手布沖自能滿激有諸見 皇朝經世文編 魚貫  
錯譬每具二十四架運轉之法以螺絲繩長夫區名運行一架日夜循環有一百二十餘里輪流更換不便  
開歇或一具獨運或兩具並行大約機器之功日可貯深三分以一年約計定可刷深一丈矣更屬長夫按  
段在兩岸日以鐵籠等具鋪泥三寸入水俾繩索籠運轉之時順溜到海一夫日派河二十丈一里派夫九  
名自楊莊抵馬港口約一百里派長夫一千八百名以每日開寬三寸約略料算一年定能開寬九丈矣合  
三年之久可有四丈之深三十六七丈之寬此所謂以人力濟水力毋刷兼施者也而核計經費照以原寬  
三天濬深一丈料算土方約需銀四十萬兩加以局費雜項及兩岸旁疏河區並製造機器共需銀五十萬

兩邊器七十二架日夜更換夫役須夫五百七十六名併兩岸長夫合二千三百七十六名每夫日給飯食銀入分日料銀一百九十兩八分一歲料銀六萬八千四百一十兩八錢加以段局經費並雜項每歲需銀七萬八千兩自己已十月起抵壬甲冬限期三年合需銀二十三萬四千兩再淮粟日寬每歲以次增添機器十二架合二年料算又需銀八千二百九十四兩四錢如此則下游轉徹洪湖即可東注入海矣共料銀七千九百四十二兩

一次展寬張福口引河因勢排刷也張福口引河口寬約入九丈十四疊外均深九尺一丈五寸不等足與湖底相配其十五六壑淤深五六尺十七八壑淤深三四尺咸借船塹挖或乘湖冰掘挖經費約需銀萬兩惟查洪湖水面寬闊而張福口僅入九丈之寬水勢自難湧出再欲展寬以暢湖源深以敵禮河又需銀數十萬兩今擬分爲兩局逐日以機器三十架運刷以極其深兩岸雇長夫五百四十名日以鐵筴等物鏟土入水以極其寬均如排刷廢黃河之式此項工程在湖濬廢黃河次冬與辦祥楊莊以東排刷一年河亦可深二丈沂泗暢注淮水即併而之東次第興工自能挾沙以行不致倒灌照辦一年二十七丈之寬一丈數尺之深似可豫期而核計經費疎濬張福口河頭經費需銀萬兩此外機器運夫日夜算二百四十名並加兩岸長夫七百六十名每名日給飯食銀八分一日料銀六十兩零八錢每歲料銀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兩加以局資雜項需銀三萬一千兩一年合費銀六萬四千兩加製造機器銀六千兩功驗加倍經費僅需銀七分之一從此淮水暢出清口即可抵沂泗不致倒灌共料銀八萬兩

一次掘開天然引河及官田窪以防盛漲也洪湖之水來源甚旺僅開張福口引河寬淺不及又恐漫溢且張福口僅靠湖邊來源已湧即宜淺亦宜濶須於湖心分道濬注乃能減全湖之漲擬於第三年冬由天然

引河及官田窪各溝深一丈底寬三丈兩邊一收展口七丈卽以機器六十架在兩引河排刷兩岸雇長夫一千零八名排沙入水俱如排刷廢黃河之式如此行之周年每河可寬十餘丈深一丈而核計經費疏濬兩引河約需銀八萬兩此外機器運夫日夜費四百八十名並兩岸長夫合一千五百六十名日各給飯食銀八分每日料銀一百二十四兩零入錢每歲料銀四萬四千九百二十兩加以局費雜項歲費銀約五萬八千兩加製造機器銀一萬二千兩如此則疏濬可防而五壩亦可永閉

共料銀十五萬兩

一越濬沖槽另設滾船以防壅滯也自楊莊至馬港口舊黃河日夜衝刷沙泥俱歸沖槽不勒加扒刷尾閘又受壅遏而潮沙往來疏濬極易擬製滾船四十隻每船載天役十人亦以機器按日拉運潮退則就岸開寬隨來則登船梭織自可免其停壅而核計經費每天日給銀入分夫役四百名日料銀三十二兩每歲料銀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兩約三年合銀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兩加製造機器銀入千兩如此則海口日刷日深而經費亦有定數

共料銀四萬二千五百六十員

以上各項工程五年之久共需銀一百零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四兩便可全淮復故加以修補石工約需銀二十萬兩修補惠濟閘暨林家西壩並各處掃淤約需銀十萬兩堵閉三河銀十五萬兩合需銀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四兩固此外貼補累工及每年修補器具隨時量爲增加擬疏濬黃河通溜先後製器具十二架由佃湖鎮抵馬港口約三十餘里款辦七八個月約費銀五十餘兩如果收有成效再行次第照辦萬一排刷之力試行迂緩次年卽於中流兩旁分年開寬或分濬一渠如新文襄公川字河式

導淮補議

丁願





淨動夾而需以時日深深丈尺實操必勝之勢  
此非徒指乘實發尾均令其服而小流江則  
 則意多者取更速俱由段而不時操乘如法而此器具  
 一衝刷狂立稍有不如式而比之人夫照土算方其節名笑實借從  
此器具係用  
 取十丈深二三丈照土料方非十萬兩不克令排刷用百數十萬兩則此丈尺料計  
 中之一病其能辨不知式刷機轉運和者美費什的日令刷機轉運和者美費什的日令  
 日久之雖金石亦銷如沙泥之夏於衝突者耶或謂機轉運刷深易刷寬難且兩河  
 難免顯舊稿思每舌流齒每一經過入泥五寸沙隨水去以十分之一料算每器約刷深五分三寸餘僅片一  
 局局役機器十一具照以器長五尺料以每器晝夜循環一處可有六丈之寬其河深中日夜俱循環四次約  
 以七具則寬以兩岸機場沙泥離入河心每日僅卸三寸離高二丈五尺變縱為橫料算以長五尺晝夜刷  
 五分計之七具運行自可拔日衝去即以五具刷深貼以十丈河底每器循環一處行四次料算寬處一例可刷  
 深五分一局如此他局皆然論機器運沙隨水去尚可不止五分即就五分則論料算亦不必限於三  
 止三分或過三分大半經刷則即卸可卸多者則刷少者則刷深即刷深即以刷寬料算官無關  
 與一二寸蓋不及三分次半經刷則即可卸多者則刷少者則刷深即刷深即以刷寬料算官無關  
 難惟長夫難細沙泥須兩人十次機場須左右相機運掉方免也回不齒耳或又謂難卸兩幫沙隨水去亦屬  
 開寬之機惟機身漸深兩幫之在水外者可以運鐵水熊水能倒卸勢必至外寬中窄且兩幫場卸沙泥堆積  
 兩旁機器亦難搖高衝刷細查河工器具圖設有十二條棍等物可仿造其製以五尺長橫木排鐵齒十二行  
 樹長三四寸安設木柄以二人握柄將兩灘根腳按力扒築根脚一處兩灘自能逐日攤場再以推把在兩岸  
 推挽推把之制寬一尺長四尺縱橫設鐵齒百行擊以繩索墜入水底對岸兩人牽岸一人下相推挽軒輕  
 緩急自將兩旁機壓沙泥攤入河心隨機器翻動入海日足限制牽挽推把在黃辰時合六十丈之夫為一團  
 運引推把在巳未時併四十丈之夫為一團其鐵齒則各器已段在甲酉制大約一丈之深每二十丈限一人

子文齊局 卷九十七 十

傷爲之計在二丈以外擬隨時添設夫役以免阻礙其清口引河均仿此例庶兩漕不致壅遏難消而數丈河渠均徹底寬成矣有謂近年山變裁插全借中河之水灌注今從中河口施功裁插之時洪湖之水尚未播高入運而中河之水又由廢黃河東趨勢將若一礙於四月水涸之年於楊莊東築攔河堰一道俾中河之水南注山實其廢黃河者令散夫乘騰空之際將兩幫收拾一例寬廣河心抽將數道濬外另製大鐵犁以二三牛耕之俾河添沙泥鬆散俟裁插畢將堰決開以中河之水至力衝刷沙隨水去深廣尤易尚可救淮揚之春旱而河底之寬深更收捷獲矣又有謂綿壘二百餘里雇夫拖刷督卒雜經營尤難擬於二十餘里設一局以體樂射御營數六字編爲六局局設委員一人段董一人紅夥一人雜項夫四人機器運夫分爲兩團日夜輪換以循壘一戩爲憑信費夫黎明由禮局牽挽三十餘里限午刻到樂局食飯換籤轉運仍回禮局夜夫日歸由禮局起行限丑刻到樂局俱如畫到此去彼來時斷不息倘有偷巧之夫由岐局不時稽察按五日驗其寬深定額不如式者有罰每局照此施行事半功倍以治人行治法煩也而以簡馭之矣再查河工向於溜勢平緩之處種築柴壩亦可避溜衝刷究之刷深有餘刷寬不足且收效迂緩萬難剋日計功願憲藉器具排刷再能開段建築壩嘴更有把握

### 導淮別讓議

### 丁顯

導淮別讓款由信甯引淮水領注一河修築東堤挖民田數十里經口袁運河由烏沙河入射陽湖河分爲二支一支經一林新溝抵羊寨刷開黃堤總費家審入大湖河達海一支經阜甯由射陽湖河入海舍上就下舍高就低其洩淮水也如飛瀑倒懸如傾瓶瀉注導淮之舉誠未有若此之靈且便者也願其中有不便者七不可慮者六爲淮揚除害轉貽淮揚以大害引狼入室引火焚身願淮揚人也莫敢不亟議之查湖堤以東瀛

濱射陽兩邊須 螺蚌村舊竊接不啻白處一旦流行淮水勢必至添令拆毀以作河身緩轉流離不知凡幾男啼女哭之聲豈可言狀歟貧民居而先使億萬人不安其居其不便一自周橋迄射陽湖兩岸城基景景約有億萬家或棺槨已朽或屋宇新子孫無人者固多而大族勢家亦復不少儻由此流行淮水勢必至悉令掘挖拋擲幾為子孫者宜何如力爭其中不盡土人以難斥以大局其不便二一河之寬不逾百丈流濱一林東溝等河寬者僅十數丈耳渠行淮水自須開寬勢不能不佔廢民田極少亦須去二千頃其中斥鹵甚多而膏腴亦復居半即便接敵給價照額免糧而百年恆產等於一旦強者或可另圖弱者坐以待斃死亡相藉慘豈可言其不便三射陽湖河濱臨阜甯兩郡屋宇相望民居稠密今議經行淮水自須循舊是開勢必至將阜邑兩郡全行拆店其不便四清河一邑夾居兩隄之間水高於城雨水淫注消滴俱不能出一經盛夏溝澮連串護城河以抵裏河南隄則清河一邑夾居兩隄之間水高於城雨水淫注消滴俱不能出一經盛夏溝澮連串護街衙署沈寢產蛙致使衝煩之地堪為沮腳之鄉其不便五山寶鹽阜清五邑開洞來源汎漲積潦俱歸區家務由射陽湖河寬洩以達於海今議經行淮水保衛下河欲從射陽南岸障以大隄致使五邑有餘之水全無消路歸庫中滿為舉勢必至圍積田疇浸灌蘆舍其不便六導淮之舉民望如風今議由信壇引淮自須將各關築成方能辟壩分洩湖漲而千餘萬之巨款數百里之長堤焉之未成或即成亦需十數年之久此即策出萬全小民亦迫不及待況其策更難流毒乎其不便七江湖結積冬春之際存水僅五六尺別開關戰備審平由減為一丈二二尺則新開河堰春秋之交全行乾涸運河絕無來源不特山清高寶鹽阜救插俱廢即商旅船隻亦從此斷絕其議勢屬勢行勢不能不將壩底舊低配合湖底細查山野十堤高峻木廟可寬再將金門急低設經成漲以數丈之洪波巨帆旋卷舉動提撥調禦輕沉野曠外坡淮水懸注頂衝之處極多

昔則一面受敵今則兩面夾攻湖堤百里處處可虞此不可慮者一也信壩之水建儀東瀾傾注高寶率湖勢自順也今謀挽之北行自須建築橫堤以爲防禦惟洪湖口面寬百二十重洪波東撞勢若山傾一線遙堤安能抵敵西風一擊在仍東行千萬金錢全歸靡擲隔孟一灘可爲前鑒此其可慮者二也經賈運河橫截遙堤小則尚船阻滯大則漕運整頓軍情則稅在在均形竭蹶然任其敞口湖水南趨傾瓶灑注淮河兩堤且濶濶溢縱或多設閘審收東層層而以高峻卑奇險百出行將清水灌之禍不在高郵而在山寶此其可慮者三也自周橋迄射陽河兩面新堤高於廬舍數百里之遙安能一例鞏固伏秋之時風雨交加其勢未有不洩者積而南則魚鱉淮揚潰而北則魚鱉河淤而安阜之董鶴與秦之鹽運盡歸淹沒此其可慮者四也沂泗之水來源甚旺今淤於清口大開水閉獨水不使南趨其爲憂下河者計亦重矣然如此則水必據高全入黃河下游則開黃河之處沂泗之水又復南趨併合淮水以入射陽塘河新開百丈之渠斷不能容勢必至蹈過衝決仍以憂下河爲憂祇於上游而或潰於下游此其可慮者五也淮揚兩郡間此別讓案論湧騰一經輿梁掘壘數田厥勢稍植人不能甘蠶蚩之塊突而走險或別釀成事端此其可慮者六也以不便之勢加以可慮之形不幸而成之淮揚之害靡有已時矣若設濬故道則異是不壞田廬不掘墳墓不移墳鎮不礙城池肝經大堤雖有殘缺而自張芥航河帥常修堤頂一併寬十五丈故此三四十年間湖堤未聞告潰卽黃河兩堤亦復預寬四丈歷年修防可資保障且河灘淤墊除中淤數百丈足行淮水兩邊灘盡俱高二二丈水東離中築壘漫決向稱險濬稍加修補豈有他虞以視漕空築堤礙多而害鉅者不同清口淤澱黃河間段高仰卽加疏濬斷不能遽如二河之依然細查廣黃河身寬數百丈其中淤高於湖底一丈一尺者僅五六十息此外或高七尺或高四五尺或高一二尺而雲霓關以東低於楊莊約一丈尤勢若建瓴其中淤極高之處恰與信壩平

由相配否非沂口以觀歷黃河不加濬洪湖存水一丈二尺亦能涸水一尺泮橋水逾二丈黃河即過水丈餘漫漶口面且有百餘丈距再以次濬深徹底奔流實屬易易清口高仰略與黃河等引灌入黃以復故道機捷而勢易計未有過於此者近因沂泗之強淮不能敵以故伏秋汛漲沂泗佔黃壅遏淮水不能東注且復併合淮水以趨高要遂致陳成五年清水濯之禍歷年開壩亦此之由今如疏濬黃河將沂泗之水至行刷黃不復阻滯則淮揚之害即減十之三四矣水力衝激人力濬刷日起有功一俟黃河清口寬深有容再開堯橫河俾沂泗之水還回黃河未去舊制歸入鹽河由堯橫河宣洩得以舊黃河暢行淮水將沂泗不致阻洩而淮水又能東注則淮揚之害即減十之五六矣而海沭之閘亦多一消路從此修補野堰繕閘體河俾淮水併力東趨該時開州宜信兩壩啓除水遠微且將淮水源深塘海其汛漲有餘之水仍由智信兩滾壩以注高寶等湖則淮揚之害即去十之七八矣彼別議欲由信壩分洩淮水仍存壩一丈三尺慮未必若是之暢也尤可喜者籌提數百里有需時日而即復故道則濬深一尺而壩漲多洩一尺之水開寬一丈則壩漲多洩一丈之水今冬試行明夏即辦官矣明冬如濬再夏向有功矣分歲與辦約期儲數年耳且經費亦不甚鉅也疏濬廢黃河首年需銀五十萬兩一年未易辦用銀即可通濬次第加濬寬深再需銀數十萬藉清刷沙排淤兼施確有把握其開濬引河修補野堰工程補築濬濬柴埧增修閘壩以擬開濬堯橫河堵閉廬字河經聚合需銀百萬備將進議試行有礙尤可事半功倍以五六十年之久辦一百數十萬之款軍務稍鬆年歲稍熟尚可購辦以應籌擬數百里經費太鉅者又不同由此觀之復故道其勢安從別語其勢危故通其勢順從別議其勢逆彰彰然矣今奉候中堂防將別議還恐履勘在處相集思廣益固不欲遽平嘉言即願等思慮豫防亦不敢認議成說特以別議一成善延百世且使諸大憲愛民之心枝而為殃民之政利害切身而籍口不

百則願將爲淮堤之害人矣狂言之言不知思慮孰可孰否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齊助德源河湖情形酌擬辦理辦法疏 光緒七年

兩江總督劉坤一

竊臣於前月二十日拜摺後隨於二十五日帶印出省初坐登瀛洲六輪於二十六日至蘆山關督同瓜洲鎮吳家榜及統帥合字勇之九江鎮章合才護防局領補道楊儒陳鳴志查看南岸頭破墳塢明砲等臺大座及礮上穿臺一座均經完工極爲堅密其橫塢明砲臺礮上所留缺口以便將來加蓋塢頂亦屬合宜惟北岸之東生洲與三江口因係浮土正在慎築臺基經臣詢備章合才期於年內竣事所需砲位亦已調撥齊全旋即轉至瓜洲以坐砲船防護運河一十七日由揚州督同辦理河工局之徐州道程國熙及陳鳴志逐節履勘運河堤了所有奏明白埔口以下由臣衙門承辦者東堤已一律告成其中如昭關驛車碾壩及上年所修新壩前關大壩等處工程甚爲結實西堤則現修至高郵之楊家壩身寬厚鞏固臨湖一面加甬甬致密細碎石楊家壩以上惟湯家灣一千六百丈堤身尙屬完全碎石多有脫落該處在高郵州境內與清水潭對岸內係運河之腹外當湖水之衝不可不及時補葺楊家壩以下間有已有之段其餘勢難較緩亦不可不接續興辦以竟全局竊經繪圖繪石九千餘方於西堤等處計足敷用此後每年霜降後巡察一次有缺即填有難即築似可以保無虞三十日在抵清江浦適現任漕運總督江蘇巡撫臣龔培燾候中風疾艱於官勳且因同淮揚道桂滿履現署徐州道之江安備道張當年及程國熙陳鳴志等於九月初一日由陸前赴揚莊調度中運河及上年新挑葺黃河地勢高於順清河七尺中運河舊黃河水深一丈三三尺順清河水深一丈內外由順清河沿舊黃河南岸至吳城七堡及碎石河地勢亦高清濤一線約深三三尺至四五尺不等由碎石河至張福河地勢漸低水深丈餘強羅口轉至蓮口以及三關則地勢益低洪流奔瀉水深一丈七八尺及三丈一三

尺此係淮河所轄各處柴堵石工尚應如法初二日由委河廳交界之堰圩聽循洪澤湖石堤至高家壩高梁橋於黃堤寺照刻定尺寸測量湖水約深入尺餘逾智信林蔣四壩至仁義禮三河爲洪澤湖尾閘仁義兩河已廢僅餘陵字一河係全湖關鍵上年新築壩堤入河心橋爲着力現於所留水勢替河測量深至一丈有奇壩外尚須雇鋪斜坡碎石以禦風濤而資捍禦沿湖石堤徐壩十六堡已經修竣堰壩十八堡甫修十七十八兩堡就 臣察看惟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四堡尚須大修其餘壩外已經淤高只須量行點補上下尚須多用礮石易於收功 臣此次屬履河湖而知淮揚堤工水利誠有關於國計民生前議導淮未可廢管中輟惟就現開引河分別疏濬深適似覺微有把握正不必棄舊圖新去易從難另開河道以致曠時糜費也 臣謹爲皇太后 皇上繕晰陳之淮揚地勢低窪以一隅受山東河南安徽三省之水誠爲澤國而清江係南北往來衝衝通奉九州縣戶口百萬田賦百萬兼以鹽場一十處每年出產頗豐所以制漫溢之舉收漕輸之利者全賴洪湖長堤障之俾無闕南運河東西兩堤束之使其順軌而又設壩開涵洞以時啓閉而資蓄洩實屬意美法良爲萬世所宜遵守我 朝盛饑民瘼屢次勸帑興修不惜鉅款其爲地方計者至深遠矣惟其隄築週吳要在酌盈劑虛自揚莊以下皆黃河淤平則山東昭陽微山等湖之水由中運河直趨南運河夏秋之間三關甚形壅重自洪澤湖淤淺淮水不能容留而後北高於南形如側盆水之分入張福引河者無多大溜由禮字河徑趨高寶等湖南運河東西兩堤及及可危於光緒四年近事可爲明鑒迨至冬春水落則中運河水之入順清河洪澤湖水之入張福河者均屬涓滴不獨鹽運維艱卽漕運亦虞滯滯上年挑漕黃河後山東較水屢次暴發由此分流入海南運河水得安瀾桑維河壩後湖水滲深淮北運船得以浮送商民稱便且由張福河水入運口者頗旺本年漕運亦得啟棹而行毫無梗阻此挑儲黃河築壩河壩之不無微效也惟是張



高引河淺隘洪湖之水仍屬越重禮河越壩終爲可慮蓋洪湖出路只此兩口此形其少則彼形其多固爲勢  
所必至倘遇湖水泛濫禮河即無越壩亦難分清必開智信兩壩由高寶湖入南運河則南運河亦必開車通  
走轉等壩由臺下河入海沿途淹沒田廬所損匪細固以爲導淮未可竟止然必另開引河無論糜費不資  
水覺難形格礙今擬就張福河開挖寬深以引洪澤湖之水復挑碎石河以分張福河之水由吳城七堡匯於  
順清河如小低於中運河則由順清河入運途紆而勢稍舒水大高於中運河則由舊黃河入海途直而勢  
自順洶爲兩全之策前計以一二年開張福引河一二年開碎石河及吳城七堡三四年間便可告竣每年工  
工必須冬春水涸爲時不過三四月之久所費尙不啻鉅耳議者或謂導淮入海常盡濶洪湖之水有妨官運  
民困且愚以爲導淮如果另開引河或不免有此慮今循張福河碎石河故道以歸順清河平日涓滴皆入運  
口自非淮水暴漲一天則順清河之水何能高過中運河溢出舊黃河如使淮水暴漲汪洋澎湃方有潰決  
之虞惟恐水無去路此正導淮之本意也議者或謂多引湖水以入運口恐三閘受其激劇不能支持不思洪  
湖未淤以前湖身因不蓄水深廣張福河以外有引河四道以廣漕運惟時黃河尚未北徙每遇漕船過關方  
且皆清鹹黃以五蓬引河全注運口而三閘屹然今特濬張福引河一道決無致損三閘之理且上年挑運舊  
黃河分減中運河水已六七成其入南運河者不過三四洪澤湖之水雖增與前此水之淺深大略相等將來  
卽遇大水有舊黃河可以分清亦不至專出三閘也議者又謂似此導淮無弊亦屬無利何必虛費帑錢其說  
亦不盡然夫治水之道必須通盤規畫因地設施並須預防變遷築壩方略洪湖南有禮字河北有張福河均  
爲分洩漕水而水勢就下禮字河常苦水大張福河常苦水小然禮河壩所以蓄張福之水張福口所以順  
禮河之壩彼此互相紐繫如使禮河受全湖之衝新壩恐不能保續修則所費彌鉅不修則爲害益深下者益

下高者益高張福河漸形壅閉矣且導淮之舉原防淮水盛漲之初肆應之際如引湖水由張福河出壘溝河以舊黃河爲入海之路卽使偶有泛溢該處土曠人稀趨避尙易若張福引河不暢全湖之水折而南趨則淮揚一帶繁盛之區億萬生靈將有其魚之歎然則導淮之利見於目前者猶小見於日後者乃大也至揚莊以下舊黃河目前分瀉中運河之水將來門可分瀉洪澤湖之水業經節節挑挖此復每年只須修理卽安東阜甯兩縣百姓亦得以舟楫謀生臣擬以導淮之事及隨需另加外費責成淮揚通桂嵩慶徐州道程國熙以資熟手惟該道等各有職守擬另派遣府大員駐工經督以便稽查勘估開河一切皆取裁於桂嵩慶桂嵩慶兩人其每年修理舊黃河則專責成桂嵩慶就近知料所需經費業經臣奏明撥准北鹽撥自提莊以下舊黃河向有四百餘里之遠應否酌設河員數人容臣會商漕臣督飭桂嵩慶等核議具詳另案奏辦且與桂嵩慶程國熙張當年等再三商酌意見相同新任漕臣屆恆祺到浦尙無定期臣又未便日久曠候當飭該鎮道等加意冬防嗣於初五日由清江起程至初七日回抵江甯省城所有臣查勘砲臺河湖的擬導淮辦法及回省日期疏會同漕運總督江蘇巡撫臣黎培敬護理江蘇巡撫布政使臣譚鈞培恭摺由驛具陳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九十八目錄

工政十一 各會水利誌

曹王芥子涇水志後

兩修都江堰工程紀略序

鑿合州鉅梁乳門一羅記

籌辦襄河隄工疏

查勘江漢隄工疏

疏分漢水支河說

請查瀾湖私坑永禁私築疏

樊城新隄記

遊 旨查明練賢隄陳疏

開濬兩湖疏

濬湖州濠溝疏

怡豫說

安清題

強望泰

強望泰

林則徐

林則徐

江 開

賀熙能

賀熙能

彭玉麟

劉汝夢

劉汝夢

葛士遠

新世文釋  
卷九

工政十一 各書水利上

書王芥子涇水志後

安濟題

芥子謂涇水污濁敗苗有害無利必拒之使一滴不入而後可護甚因生蓋才豈有無利之水哉關中入水涇利最著秦漢以來利或大或小未有言涇水無利且有害芥子一言抹殺大端有二曰功費大民力搜耳夫使功費出於朝廷當不計值即使無成亦不獨將金錢散諸小民有何大害如關中之金勝等等費十數萬之功作無益耳移以興涇水之利所用綽綽然有餘至於民力之疲苟心存利民則敵數十萬之功費民轉踴躍從事藉以得利又何疲之有不然彼車馬之征夫役之征渡民者多矣豈未之思耶有明項襄毅嘗言用涇水常不性費不求近效今因惜費又設級限前功效遂涇水受譴正是未盡涇之才不能用其才而謂人不可用韓信所以去項用兵威絕鋤而去之羅紹威所以致悔於九州之賊彼關士元蔣琬非百里才若非蔣葛知之則將以爲不勝百里之任也

近年涇水之不可用因河底太深難引入渠非其濁之謂也芥子不知甯夏用黃河濁水灌稻自漢至今開渠愈多食利愈溥豈黃河之濁可用而涇濁不可乎此則不虛心之過也寬夫先生從此悟到不盡人才如畢秋帆以有用之金擲無用之地且多用違其才致釀成白蓮教匪之變立言有益於國故亟登之以爲炯戒

兩修都江堰工程紀略序

張望泰

余聞之弗虛胡獲又聞盧而後能得此雖在一身一家之事猶宜居注周詳都江堰分千支萬派溉十四州縣之田活億萬生靈之命是局可不熟悉審處盡有司之職也哉余有先孝忠烈公庇廕甲戌歲 睿皇帝欽賜科第旋由翰林改授中書奉職十年深以析薪弗克負荷爲懼矢勤爲事幸而無營丁亥仲春遷授成都府水利同知孟冬莅任周歷各堰至案橋上內外江分水魚嘴處見河口寬四十餘丈河身自六年舊河口起至寶瓶口訖均僅寬四五丈至十二丈不等河岸一帶積沙石踰數丈河中爲沙石淤塞更甚各堰龍隄亦衝刷損壞者過半因延訪紳耆披閱志乘細釋深思求所以治之之法覺稍有會通於深淘灘低作堰之本義考宋郡志云秦太守李冰鑿離堆開一渠一向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按離堆在漢屬縣屬蜀郡都安未齊徙汶山郡始此唐置益州縣改名導江宋太平興國三年始改永康軍元改灌州明始廢州爲縣則宋之永康卽今灌治也其云深淘灘者所以防順流之沙石不使淤入內江也低作堰者所以使有餘之渠水便於洩入外江也推明其義因於是冬興工卽高加河防廣作壘龍深去河底之積沙低砌龍隄一層數丈子春夏察看水勢六字之法覺更有驗旋於各堰一律如前修治竊冀如此興修數年後計堰可復日新一勞永逸而不意兩堰後余卽有燬功之行因思天下事好奇者矜新法執逸者矜先型及事不成則皆歸之於造化蓋墩工不速六字備歷有年所矣余不敢諉之於天不得不師之於古爰將兩堰各工紀略於左以誌千慮之一得後之君子或能諱此愚誠焉

較上年約深三尺餘寸

一挖去古河內沙堆約深三尺寬十五丈長一百餘丈使水可引入古河新開河口可以漸次淤塞

一 續夷關脚下七年挖深五尺現一石與山連圍圍約一丈許詢之胥役僉云每年若見此石即不淘挖余歸審其言不確乃命石工鑿去一尺餘寸使與河底平八年河底較鑿去石又矮一尺又鑿去一尺五寸使與新河底平

一 鑿對臥鐵橋下河底七年掘深二尺現出木椿與河底平八年河底較木椿低一尺五寸余命將木椿鑿去一尺五寸使與河底平察省志此處有明時堅立鐵椿數根余洶寬數十日不見因亦鑿鐵椿一根於河中南去岸五丈二尺北去岸四丈六尺頗與洶深之河底平豎處亦與臥鐵橋相對

一 關壘臺下尚有淤沙一堆高計丈餘闊圍約六丈許余命挖與水面平但其旁係深潭七年掘挖時恐人夫將沙石裹潭內被水衝復起仍成淤渠因逐日親督工命擔棄遠岸役夫中有老而點者跪余而云伊在壘淘挖三千餘年此處沙石歷來盡棄潭中余知其請即昏夜微服訪未聞有云頻棄潭中者但察實時已傾潭中大半矣以致八年此沙復堆濼寬六丈高五尺余仍照七年督挖去盡不令棄片石於潭中是年此處河底較七年挖低二尺餘寸因於北築石上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旁添刻水則十盡初盡令與河底平俾農民便察此處深淺也

一 寶瓶口河形舊寬十二丈七年暴漲僅寬七丈餘余於是年展寬一丈長一十餘丈深約五尺八年又展寬三丈長四十二丈深五六尺不等仍復古制使水出口勢得舒暢並將時挖沙石置北案城脚下堆砌成坎上坎約高一丈餘寸寬三丈長三十餘丈下坎約高四尺寬一丈三尺

一 走馬河龍橋下本有河工閘堰長云數年來並未淘挖余於八年仍添挖河方七百餘數又上瀾瀾瀾水壩南岸向無挖工余見此處沙淤甚高亦添挖河方四百餘數又下瀾瀾瀾海處余見河身淤窄亦展寬一丈



許以上七則均漢海濱法也

一自蘇漢興起至人字隄止河身均展寬一丈五尺

一濠沙壩係歷來古河七年此處橫鋪籠裝至十數層又加裝以箔子籠因河底高籠亦作高夏間水漲余親

往窺見水不能洩入外江當即割籠一層使洩其餘水入年河底挖深因轉籠亦低作較上年較去數層此

遊低作堰法也

一人字隄邊濠坑向來用籠填填齊水面方用橫鋪填心籠二三層裝砌上又用搭包順籠蓋面七年窺見

此作甚不得法入年余令堰長夫頭用篾繩繫籠頭中尾三處籠入水時令人將繩擣緊使籠至坑內不致

倒風驟裁亦不致溜入潭內籠離面約三尺即令澗夫下水用竹篾將籠運取帶縫出水面時仍照水籠裝

鋪順籠大罈又裝鋪橫籠一層上始用搭包順籠蓋面觀督九日而工始畢較之上年似更堅固也

一內外江各魚嘴籠悉以竹篾穿繫夏水可免衝刷至內江大小各堰籠工相勢制宜俱略有更換處

一內外江各小堰察河身向來寬敞均與河口等今河口寬而河身窄盡係居民侵住所致漸擬恢復古制一時

勢有不能

一太平橋魚嘴上沙石積高數丈走馬河南岸沙石亦淤堆數丈鎖頭橋上下沙石亦俱積滿兩岸盡是居民

田舍察俱是向來河灘也

一伏龍觀南岸察係舊日考武筋道因乾隆間人字隄開口此處被水衝刷筋道遂移東郊余於其處植柳入

十二株欲為將來辦工界限也

一湖壩對岸有大沙堆余於八年工竣後捐廉將沙船夫挑置人字墻下與舊基平築約寬二千丈長十六丈深三五尺不等嗣將沙堆一去洩水易入外江墮後身高闊工可以永固也

一自鎮夷關對岸沙堆起手現挖之沙堆止共約長數百餘丈盡墮後壩雖係作恐仍無益余以有未逮而去所望繼余而來之賢執事將每年新淘沙石盡傾壩底處將舊堆沙石斫力漸挖使低壩仍係作方合古低作壩之法余固知難就在前殊玉在後母煩行者之權權而杞人之憂有異故已而不能已者凡以效顰殿之屬也若謂壩遠設長則吾自欺則吾豈欺

鑿台州鉅梁虹門一難記

張嘉壽

合陽爲三江總匯之區洛水發源於嶓巖來自州西宕渠發源於萬頃池來自州東嘉陵分派於陝之白水來自州北洛洛潯潯合流於城之會江門外風馳雨驟茫無際涯貫江沱迎洑漢接引衆川輪囷千里通志稱爲蜀口要津良有以也丙申秋予奉憲檄擢蒙斯土賁舟轉水東下渝城一葉輕帆隨波蕩漾數年來浮遊宦海可作如是觀也繼而潺湲至合經虹門涉鉅梁洪濤洶湧怪石嵯峨激蕩淋漓舟人大恐幸無風伯作劇孽以無虞抵合後訪疾苦於民間爰老卽述及一難之險久爲州患予爲扼腕久之取又謂予曰使君莫慮灘心險閱過人心比向平蓋言民情險而健訟推波助瀾較灘水爲害尤烈也予無撓鬱澄清才上愧不能廣教化美風俗以端化源下恐不能東吏投息訟獄以挽濁流朝夕徬徨惴惴焉惟不稱職是場乃禁其黨浸因勢利導莠孽數月安堵而居于歸善民俗之可化而受難險之未平也公餘之暇駕漁舟竊有二灘形勢鉅梁距城三十里江面約寬六十餘丈中有鉅石如梁橫亘滿江前牧張君兌和於江左鑿一溜口通上下舟江右猶留石梁三千四丈夏秋大汛水石相激濤浪排空擣石稍疏檣傾楫折兼以巖岬峻峭巘嶺道才予替涉既艱挽橈無

力行者傷之由鉅梁而下二十里許卽爲乳門江邊石筍長十餘丈高七八尺寬二丈八尺有奇江中有巨石  
五一丈至六尺至二三丈不等任漲怒奔奇聞數里輕捷迅帆出沒潑灑蕩瀉中塊佳屹立盡爲難矣自有一  
灘以來沉淪者不知凡幾于自擊心傷未敢憚勞爰乘水落石出鳩工西鑿於鉅梁之右別開漕口長二十五  
丈有奇進口寬六丈五尺深七尺出口寬八丈六尺深一丈一尺並將舊道地勢酌量開通坦如也乳門險  
亦一律鑿平始事於冬之仲月竣事於春之季月工徒康食胥稅私役輕騎從日勸旬勞統計費貲一千三  
百餘緡無絲毫累及我民時雲根掃盡水淨沙明方之舟之波濤不驚商旅游刺交口稱頌予曰此守土之責  
也區區者又何足云竊有不能已於言者予代庖之日無多此外險灘不少願後之牧斯土與居斯土者隨時  
隨鑿畢力修鑿平千百年崎嶇之石安億萬人往來之船不獨爲合人除患而并爲天下後世之人除患其保  
全更無涯涘也

謹防襄河隄工疏

林則徐

竊臣前因大汛期內各屬開防險工林立而於六月間附片 奏明由省督防在案 由漢陽派流而上經歷  
漢川沔陽天門潛江京山荊門鍾祥襄陽各州縣將南北兩岸隄工量明丈尺分爲最險次險平穩三項以便  
稽查防護其河灘寬遠隄壁高厚者列爲平穩一項若灘窄溜近而河形尙順隄壁單薄而土性尙堅者列爲  
次險至迎溜頂衝或對面沙嘴挺出隄前嫩灘塌盡以及土性沙鬆屢屢潰潰之處皆爲最險要江連年必須  
加培大汛尤宜守護且查襄河河底從前深皆數丈自陝省南山一帶及楚北之鄖陽上游深山老林盡行開  
鑿栽植包穀山土日掘日鬆如有積水沙泥隨下以致節年淤墊自漢陽至襄陽而上而河愈淺又漢水性最  
善曲一里之近竟有紆迴激折者此岸坐灣則彼岸受敵正海既猛卽迴溜亦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

無一年不報海濱唯所潰之處受患輕重各有不同濱在下游者輕上游則重濱在支隴者輕正隴則重如滿川以下爲濱濱尾則才不設關之厥嘆自此而上海陽高於濱川潯江天門高於海陽京山鍾祥又高於天門潯江設使上游失事即頂灘足即成異災故防守之道尤須於上游加意本年五月中旬漲水甚驟於漫臨幸上游均經保全其報潰之白魚垸長湖垸二處一係下游一係支隴情形較輕現在長湖垸業已補築完竣白魚垸亦已釘樁營防該縣嚴備業民填發搶築六月下旬水又加長七八尺不等現在甫經消落仍恐秋汛復漲禾稼在地守設不可稍疎而尤莫要於鍾祥京山二縣查從前鍾祥京山交界之王家灣工潰決衝開仰蒙一特命尚書陳若霖等臨工勘估前任湖廣總督翁孚駐工督修經黃州府週列周存義建辦石壩三道挑濬護堤至今十年掙紮極爲得力上年請副經理在總督任內恐此工一逾固限衆心或有懈弛仍甚可慮復將該石壩三道加培高寬現任登陸欽惟京山第五段之張壁口與鍾祥第三工之萬佛寺兩處隴隴目下俱被大溜衝刷隱身懸立極爲險要臣親勘之後節飭該府縣估辦護壩並相勢築做盤頭又於迎溜各段拋填堅大塊石斜入水迫壓到底以資禦護業已設法籌辦不致請勸 帑項至上年酌爾經額奏請修復鍾祥縣第十工之劉外巷何家潭兩處潰堤共七百一十八丈並砌辦石壩各工此次經 臣親往驗收不獨如式飽錄且較原估更加寬厚似此險要地段須得有此結實工程所有賠修之著 詳縣知縣謝慶選先因該工漫潰奏奉 諭旨革職留任今賠修工竣可否仰懇 天恩准予開復恭候 命下祇遵再襄陽府城之老龍石堤 亦親至查視長屬堅固足資保障

查勘江漢隄工疏

林則徐

竊臣前因秋汛屆期水勢正在長發當即親赴各屬查工督防籌理附片奏 閱在案 且乘舟溯流而上先抵

漢川沔陽二州縣境內卽見汎水驟至業已盈隄拍岸洶湧異常查嚴各處報單並請險沔陽之仙桃鎮誘誘  
七月初九初十一此三日內共長水二丈零一寸漢川北岸之姚兒坑隄長一千九百餘丈香花坑隄長四  
千二百餘丈均因被水激衝間段坍塌經該縣趙德轅督率完民在於隄外排豎木椿插柴圍護設工加高子  
堤隄內趕築麥幫槐力堵衝三晝夜水漸退落堤乃保全其沔陽州之隄北岸計七十五里南岸計八十五里  
險處不勝枚舉而周家橫隄尤爲衝要幸柴土料物皆已豫備充盈足資搶護又有西毛臺堤一隅形勢坐灣  
風衝浪激堤內忽有滲水情形甚危居民挈其家具紛紛遷避該州李兆元與前代理州折鍾元均駐該處督  
率汛委各員俟夫搶築且適至隄上察看形勢向可不至決裂當諭居民不必驚惶亦不可相率逃避致致人  
心正當隨同地方官捧土東薪盡力守護卽可保無失事時有署沔陽州州判饒正道赤足立於水中連夜收  
土督夫塞漏有隙卽填防汛之委員彭鳳池亦於上下隄段來往飛儻看攔紛鎮該隄發漏之處遂得逐漸堵  
閉並未退水且通隄內坑田一望無際皆免淪於巨浸之中實爲至幸且復由沔陽上至天門帶江荆門又上  
而至京山鍾祥則皆在汎漲已過之後隨身出水較高長情極爲安貼所有各縣本屆歲修暨捐修各工除大  
汛以前完竣 奏明先委道府驗收者此次復經親自行履險外又據署澧江縣知縣曹程帥事之何謂鴻瀛  
呈近日續修工程在係於嚴修之外復經勸捐興辦如方家灣陳家嶺卸甲埠白伏院等處月提新壩皮家  
壩之上下壩座及石盤頭壩各壩老圃加高壩幫之工且皆親往鑲檢均保確固堅實足資防禦此襄河一帶  
之情形也至大江水勢向以荊州府城外之楊林壩誌爲準自入七月以來續漲三日長水四尺七寸初  
五日長水一尺一寸初九日長水四尺一寸共在一日間長至數尺之水固不可觀不勝所幸旋長旋落洩  
較驟較之連日泛漲不消者卽爲有間且由荊門州水路至荆州府之萬福關周歷履勘本年秋汎水勢自交

白鶴後連日大暮已比去年此點小至一丈有零各段官役兵夫暮在是難防設亦皆聞家隨卽由荆江順流而下直取江陵公安石首等處利所修土石各工難易雖各不同辦理均尙如式現屆秋分節令水勢似已就平但兩縣修尙有一月之期防護斷不容稍懈臣勸過之處卽責成印委各員實力預防不得始勤終怠致貽貽誤再觀嘉魚蒲圻咸甯一帶將沿江隄段逐一履勘卽可回至武昌省城除俟降屆期另行照例奏報安鄂外所有閱視江漢隄工悉據平穩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

疏分漢水支河說

江關

楚北之水江爲大漢次之而漢之爲患較江爲尤甚豈神禹之調容無窮乎漢自嶺家發源至鄖縣入楚界又數百里至襄陽兩岸非崇岡卽峻嶺夾之而下故襄陽以上無泛溢繞襄陽城北匯河南之唐白二河地勢平衍始無所制漲盛則橫流四溢巨浪滔天暮則平沙浩浩水少難多自襄陽至安陸河極寬廣安陸而下入潯江界以次而狹然兩岸相距僅里許懸天門兩陽漢川漸行漸窄僅數十丈及至漢陽之大別山入江其寬不過數丈而已夫漢之來也三千餘里收秦之漢中與安楚之鄖陽襄陽匯豫之南陽諸水奔騰於萬山之中泛溢於三澗之口然後安陸德安漢陽三郡之水又盡入焉水愈下而愈多河愈行而愈隘約之使不能洩其不潰礙決防者未之有也且興安漢中鄖陽三郡據漢上游山民生齒日繁老林隨在開鑿山陡土鬆每遇大雨沙石俱流河身日見淤塞自襄陽而下直至潯江大門以上河心墊高殘與岸等水無所容而專恃隄防以遏之是激之使怒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濬之則忿分之則安漢水自襄陽而下其兩岸經宜城荊門潯江兩關至漢陽止其北岸經鍾祥京山天門漢川亦至漢陽止分疏之法不必廢田畝抉墳墓傷地脈毀民居也潯之兩岸舊有支河分洩水勢潯江之澤口逸西南流由田關懸高家塢過張公嘴了角廟匯入長湖桑湖出荆川

之黑穴開陸江又由監利之福田寺開出沔陽之新隄茅江龍王廟一開歸江又由官木舖懸監利之楊林開  
沔陽之戴家隄太陽開沙湖連沌口歸江澤口以下又有蘆伏河近名螺河南流由排河連縣監利之柳口沔  
陽之沈家河口入府湯河出沌口歸江又沔陽則有仙桃鎮之渡口河由小石村懸李云口太陽開出沌口歸  
江此五者皆在漢之南岸者也其北岸亦有一焉一爲天門牛蹄口懸田二河出漢川之秦旺嘴仍入漢歸江  
一爲漢川之張池口懸邵家嘴懸灣隔洋子推至柘樹口出沮口歸江以上支河共七道合漢口正河而入  
亦猶黃河之水疏之爲九以窮其勢則漢之支河未始非禹跡也禹豈遺害後世哉自被淤塞漲則舟楫僅通  
涸則涓滴不洩其甚者幾成平地略具河形而已冬春之間既不能項消項潦夏秋之際又安望分洩洪流近  
年以來愈講隄工愈多水患其故何哉尤可異者本年漢水一漲上下潰障十餘處因望築郊譚成苦海以爲  
隄工之不堅司事者固不足以逃其罪然合數千里之水放之於泥沙壅塞之上不求所以分其勢欲盡驅之  
使由漢口數丈之壘以入江恐難錄金鑄鐵以爲防亦斷不能安然無事也然而疏通之費亦未易言矣奈之  
何哉奈之何哉

請查濶湖私堵水禁私築疏道光五年

賀熙齡

竊惟政治之方與利必先除害治水之道宜洩重於隄防查湖南湖澗一詞爲川黔楚粵諸水匯蓄之區自應  
使湖面寬濶旁無壅滯則諸水易於消納上游不致泛溢自康熙年間湖湖居民各就湖邊築地築圍成田於  
是長沙沔陽益陽武陵龍陽沅江澧州安鄉巴陵華容等十州縣有曾被水衝發帑修復之官圍復有未經帑  
修圍圍之民圍嗣因居民州縣無已佔湖愈多湖圍愈狹是以乾隆年間經樞臣蔣溥楊斌陳宏謀先  
後奏准永遠新築圍毀私圍奉在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陳宏謀奏請嚴湖私築之禁一

摺所辦甚是洞庭一湖爲川黔粵楚衆流之總匯必使湖面廣闊方足以容納百川永無淤溢乃瀕湖居民擬於目前之利遷築圩田侵佔湖地而地方官又往往意存姑息不行禁止若湖地漸就濶闊則夏秋水發之時勢必漫衝衝決爲澤國田廬之患倘或跨州連邑所在淹沒卽所有私築圍田亦安能保無衝漫私小害大該灼然可見者著傳諭喬光烈每年親行查勘開一二歲卽將有無佔築情形詳悉具奏永以爲例等因欽此遵行既久地方官查禁稍疏民間復多私築嘉慶七年又經撫臣高慈壽懇勸長沙各州縣結報私圍墾共九十回處該撫准存留者九十一處創毀者僅三處雖其存留之九十一處當經該撫奏明卽遇水漲衝潰不准復修然小民趨利既不肯聽其坍塌不行補築而近來地方官復意存姑息凡有私築不肯究辦上司聞或委員查勘亦第受規費而去卽湘陰之運運運糶標賽傳家山上下塘等處俱係乾隆年間陳宏謀奏明創毀之私圍乃開運運糶標家賽二圍現今更易名色已將堤垸復修此外各州縣之違禁私築尚復不少似此累歲加增侵佔湖地阻塞水道每遇水發之時橫溢四出官圍俱受其害田廬壞而病在民官賦虧而病在國究之所築之私圍亦歸屬有利小害大貽患無窮而且附近居民或恐其貽害於己常其私築之日求求阻攔或以其事屬違禁聞遇收穫之時乘勢搶奪以致互相爭鬪別生事端總之私圍之禁不嚴故誘惑因而起相應請 旨勅下湖南巡撫嚴禁私築勿嚴責成地方水利各官詳悉查勘如有新築圍田阻礙水道之處卽行創毀若有受賄存留隱混結報者查出參處庶幾私築可絕水患可除民田永賴其利矣

樊城新隄記

賀熙齡

樊城臨漢水北岸控漢陽秦蜀豫數省之衝舟車四通商旅喧騰屹然爲楚北一巨鎮而其地與襄陽相倚角一城對峙漢水中東注漢口疾風佛之水復自白河南注橫截溪流故其波濤激射爲害尤烈數十年來隄岸



日地富庶漸減守土者憂之思建長堤以捍洪波而苦於費之無出也長沙鄭芝泉太守蒞襄之始即軫念疾苦爰者爰度日蒞工所殫心規畫集白金四萬兩有奇築土堤石堤各二百數十餘丈經始於戊子之冬告成於庚寅之夏堅密屹立瀟怒不驚民用和舞建亭紀績余竊惟漢水自宜城而上寬廣者可十餘里鍾祥而下寬者數里狹者數十步而止上游之患在沙土鬆浮而無以禦其衝溢之勢下游之患在於水爭地而無所容其游蕩之區故上游利用防下游利用洩今太守之護樊吉得矣而下游之深田園淹廢者無慮無之是惟宜洩其下游而後閘里得安全之樂即上游亦無衝擊之虞首尾相因疏塞並舉斯在大力者總全局而圖之庶幾水舉水除而水利可復也雖然始事者議不一惟私者志不固今茲隄之成也非士民之慷慨好義踴躍赴功則不足以僥費而其事而非芝泉太守持之以決勝之以誠社之以勇則又何以排羣議而輯衆志障狂瀾而奠民居也哉逾余以校試來襄那值其成功慶樊人之得永寧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靈 旨查明據實疏陳疏 光緒四年

湖南長江水師營 彭玉麟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上諭前據李鴻章奏湖北武昌等縣刁狡攔河礙通有礙水利等因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有人奏樊口堤開關係農田民命關係極加查勘等因欽此仰見 聖天子軫念民艱實事求是之至意跪請之下欽服莫名臣玉麟於八月初十日在瓜洲巡閱差次先奉八月初一日 寄諭當即奏轉起程日期並聲明先行查勘等因因拜摺後即改裝易服搭坐民船星夜上駛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湖北武昌黃岡兩縣所屬之樊口僅小對入樊口三十里餘即築堤毀隄與與之處該隄雖毀形跡猶存橫寬不過數十丈而寬亦十丈由此再進則名九十里長堤屬黃岡縣者六十里屬武昌縣者三十里此海九十里內港汊紛岐旁通各湖如葛陂瓜其右有洋湖魚湖片山

湖涇頭湖鴨兒湖江夏滌洲湖等湖共十二湖其左有淩洲湖夏新湖三山湖保安湖等湖共六湖每年江水未漲之時各湖十餘里數里不等若江水盛漲由樊口入港右則薛家溝東港沈家溝等處灌滿各湖左則由揚澤溝分即滿東港等處灌滿各湖九十里長港盡頭處曰磨刀磯過磯始入梁子湖湖心有山有市鎮此湖於江水未漲時周圍不過三百餘里而東西南北所通俗稱九十九汊東通武昌黃岡所屬之長港即樊口港也西通咸寧英國所屬各汊北通江夏所屬各汊南通大冶武昌等縣所屬各汊而繼匯出入之路則實在樊口搶此無路消瀉每年江水灌入各湖港汊不分一片汪洋演湖各田無不變爲澤國局環則七入百里小民離流轉徙慘不忍言此樊口以內之湖河港汊江水浸灌之實在情形也查梁子湖各港汊兩岸皆平曠沃野農民賴以安樂涇湖各州縣所屬田畝惟武昌縣十居其五各縣又分居其五以武昌縣犬牙相錯多毗連各縣故也而武昌縣之田畝又莫饒於三坂曰上西洋坂中西洋坂下西洋坂此三坂人種地寬俗稱九盤半若每年不被水災計蠶耕種可播穀種三千餘萬石每石穀種如遇豐收可得數千石有餘約計可收穀三百餘萬石又加各州縣所屬涇湖之田雖地有寬窄田有肥瘠綜計亦可收穀三百餘萬石而此六百餘萬石之收成全賴涇湖田地之不被水淹欲求涇湖田地之不被水淹全賴樊口地方之建築閘壩無閘則無堤壩而田淹田淹則弱者轉于溝壑強者流而爲盜賊有閘則水有關壩而田熟田熟則農得倍收之利 國多難正之供此事利害甚鉅是非至顯閱歷萬萬然該處居民各執一說不盡以建閘爲然者何也樊口乃魚米之鄉百姓謀生者有一二則有恆產者以耕田之業一則無恆產者以捕魚爲業耕田者惟恐江水內泄而禾稼被淹捕魚者惟恐江水不內泄而苦網失利利本相反勢不並存加以一築閘壩則商販貨物有觀竊起旱之費此亦稍有不便處然以入改計之則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魚者不過十之三以 國課計之收田課則利

借千百收魚稅不過千百之什一至於商販之糧場更屬害之至輕者況糞口入湖生意大半皆由鹽雜貨分銷於江夏所屬之鴉子灘山坡街賀聖橋等處武昌所屬之謝埠金牛鎮大冶興國所屬之保安街長嶺街碧石渡等處皆有陸路可通本不專走水惟梁子湖心之梁子街一處不通陸路然自有湖內小划可以往來轉運倘因小有損于客商漁戶而舉數百萬生靈待食之殺年年付諸洪波巨浸之中因小而謀大得少而失多可以不煩言而解矣然而農民恆弱漁戶恆窮農戶恆窮漁戶恆黠各湖濱棄漁之處曰三山湖月山湖橫山湖鎮山惟三山袁姓月山湖楊姓爲巨族該漁戶最稱豪強家有舉貢生監恃爲護符占尋大利袁姓楊姓一族所置田地皆在湖外不慮水淹每年江水愈大則網魚愈多一築閘壩雖不失獲而利則減矣漁戶楊辛萊楊鳴望邵士楊楊光明等所利已不願害人勾結大冶認楊袁申甫即增生袁兆麟互爲爪牙倡議徵錢包告包准包挖橫隄盜借各人名紛紛上控肆言惡嚇以警壓勸而所有呈詞皆出袁申甫一手致令被水地方全家追呼饑夫尚在縷線無怪各鄉農民恨袁申甫刺骨皆欲食其肉而履其皮也至胡炳虛汪福沉向來皆係滋事之徒近不自知節遊不預外事樊口內各屬百姓前因築成橫隄悉得豐收地方安堵自去冬挖開橫隄今春江水漸入衆百姓逃生無路急於重築橫隄公請胡炳虛爲首汪福沉胡炳虛願備招請再三不允衆姓泣求救命始允出而與築萬人歡助每日千百小划拆毀屋竹木載廢磚石奔赴工次以期不日告成不使江水漸灌以致禾苗此實愚民不諳法律情急勢迫非真玩官玩法也當聞派水陸隊伍前往彈壓之時內有不諳輕重之人譁稠虛不成不能活命隄成而毀仍不活命不如一鬥而散納籽憤氣胡炳虛涕泣勸阻而耆老解事者亦皆戒其子弟不准妄爲自取滅族故官兵一到即時散去否則禍變不堪設想矣以上各營皆臣玉麟草笠短衣親身查訪耳聞目覩異口同聲不敢妄參臆說輒聽訛言再四思維悉心酌度欽獎

口內各屬湖濱生命不能不修補老隄建築兩壩所謂老隄者濱江黃柏山起至樊口四十里向有大隄足捍大江前回之水隄身漸已坍塌而隄脚尙堅結急宜趕緊補並須於黃柏山以上添修里許方爲有濟以該山上面尙有塌口可以入水也樊口以內則宜修一石閘其橫直尺寸之寬廣可以度地布置惟必宜建石閘斷不可築土隄土隄易於衝決石閘活動而便於啓閉如今年水勢本非常有但使春夏播種之時偶有湧壘則江水與湖水消長隨時可以斟酌宜洩爲兩全無弊之策議者或謂樊口內自古並無橫隄何以從前並無歉收之患不知山峽且有壘壘何論江湖潮汐所激朝暮迭更情形迥異臣咸豐初年從戎江上目觀江形遷徙淺深通塞不知凡幾不使混昔日之成規諒目前之要務以須因時制宜方稱妥速槩子湖一帶現近冬令水勢依然浩翰居民多未歸業被水災區蓋糧必須核實蠲免哀鴻滿地觸目興嗟既有可救之策不能不爲民隨命上達宸廑至建築石壩後並應設立車頭搬運貨物均由民間自行經理官則嚴立規條重懲需索此則地方官稍能盡心民事既可令行禁止決無流弊惟湖北有湖連江之口尙多而情形與此不同好事者不得援此爲例臣受恩深重愧無稍徇隱之處此次奉諭探實緣陳除訟揭衷甲甫楊光明一名由臣咨明湖北督臣李瀚章撫臣潘蔚以密摺務獲遵法嚴辦外其修隄阻闕及被水災區免徵錢糧等事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伏候聖裁飭下湖北督撫臣臬遵原擬候前陝甘總督臣楊岳斌到此再行會同查勘一次頃接楊岳斌來文因其父病重業已奏明請假在案一時未能前來會勘臣未敢擅議謹將臣玉麟遵旨查明樊口地方江水入湖之處必應修補老隄建築新閘以衛民田緣由恭摺由驛

陳

開浚南湖議

劉汝璣

餘杭南湖受天目來源匯於一湖漲則洩之浙西可無水旱之虞宋時南贛益治水出立國備隄以給用而前此楊橋山先生尤著治績至今有祠於湖濱自明以來時經屢革豪強兼併國戚邵氏季佑湖歸田右柱地界移於鱸魚塘范忠貞撫浙民言之為議開浚好民大窘歸者為盡備以証當時事遂寢道光二十年浙西大水大吏始籌小利餘杭廉生李祿來刊呈南湖圖說上之方伯汪公言開湖之法先開小河一道俾小舟可行又開橫河一道界作十字挑出之土即可燒磚則杭磚瓦自多其價必廉人家易作磚窯驅火為易此以工代賑之法而亦浙西數百年民生利害之所關也方伯覽其策善親往相度方議興工旋以疾去即佔湖之家不利於己多方阻撓後東南兵興遂無有議及之者李君於辛酉冬殉節南湖圖說刊本亦遭劫火去年水發塘壩汝璽守杭州親往履勘關係一隄需費亦在十萬兩實無款可籌焦心棘手有一隄風雨萬家憂之句蔣總泉中丞閱而感歎適有守城湘勇六千人汝璽商請移駐該處勇有例餉不勞民力而隄可成中丞然之乃自率師躬往督修歷兩月之久隄成而下流不能為害亦可蔭住田畝卽仁和錢唐患區可水保無虞民困遂矣隄成而湖中之鹽運過半再加挑濬蓄水多即可灌溉田畝應需之費無幾卽就難處項下籌撥念東南財賦職經核減尙重於他省不獨民命攸關亦國計所係雖經費支絀而工程似不可緩古人舉非常之事皆從極艱難困乏中竭力任之豈非今日之急務耶

滑湖川灌港詳

劉汝夢

浙西三郡水源來自天目而竊湖為尾閘經襄河而東入于海地連江蘇松江蘇州二郡餘杭為上流竊湖為咽喉東至蘇松入海今餘杭壩既已修築是上流略治而去路不駛下游易致水災故浙西籌疏濬下流必賴台江蘇頭舉湖州七十二樓港為洩水之渠道光三年大水當事亦以為憂於是疏濬襄河其經費從漕糧出

每米一石派錢七文名曰糶河公費當時林文忠官江蘇官吏皆得人民不擾而事以集至道光三十年水災更甚論者以下流匯壑爲言當事正欲疏導適粵賊陷金陵浙中時時告警遂不復言今則大寇削平濬隄開復之急更有甚於曩時惟需費至五十萬兩之多固宜構其緩急以濟要工夫民窮財盡之後斷不可橫征苛斂再勞民力又不可因庫款支絀稍涉遷延傳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昔明韓太僕論東南水利謂無事之時每言費絀不爲民計及至倏寇猝發糜糜數百千萬亦能支持果能思慮預防則得此一舉而水旱無憂在國家舍重貨之費民間蒙樂利之休戚入甚多富庶可期是知爲國宜力尤宜籌其大者遠者毋狃於目前之煩瑣貽大患於後日也

#### 治漳說

葛士遠

漳之病楡也編巨邑境工繁費鉅事屬非常非能枝節圖功非能補苴奏效非能夙月厥事非能赤手經營地形有高下水勢有緩急土伴有堅浮相度未周不得要領胸無成竹無從舉手有其財而無其人徒費無成也水行地上橫漫無歸或宜濬渠或宜分導民田廬墓必有移毀豪右之族勝誇飛議非常之原黎民焚敗事未動手怨尤交至有其人而任之不堅信之不固與夫不獲於上不孚於民徒勞亦無成也且事體重大必由積累成功非可程限計度使必專恃官方而民不助勞專恃公帑而民不輸資拘牽文法必無實濟蓋專藉官方公帑務必設局委員驗估監視吏胥雜資夫屬閭庶既多無益之供需其中賢不肯難齊浮冒侵欺在所不免而意見不能盡符動作每多掣肘辦事既經官不得不剋期了事斷難盡度善徒勞徒費亦終無成也今夫治病必求其致病之由與受病之源而先治其本根其餘枝葉自可不勞而理于管細度楡境全漳之勢北由遼和諸山自高而下勢若建瓴其性湍急固人所共知而獨至社城以南一入平地不迅流而疾去一瀉澎湃

通運衝擊若有物以激之鼓之以爲害於吾榆以漳水之所經不獨榆若聚若澗若巖垣諸邑未嘗受病而獨  
病榆或有神其說者謂中有物爲祟或謂是榆民之劫此皆非探源之論也夫水之性無不就下其不節下而  
衝擊爲病者必其來去不能自如以致此耳予細測榆境南北洋地形西北之地高而東南自魏城以往東方  
山等處以遠關壑一帶地形亦高前後高而中央獨下形若釜底此其所以受病之源也來路既高其勢湍狂  
固莫可遏去路不暢必致迴還鼓舞於平壤之間而衝擊爲病害之人也伏而牛飲一吸千鍾而便溺不利無  
由消導其能不作惡於胸膈臟腑之間耶故議治漳必先疏濬以城以南之道使去路深暢不阻其流而全漳  
之害已去其過半然地方之有水資之以利人利物者無盡而治之竟如盜賊驅之出門逐之出境僅曰使無  
害於我而已水利之謂何且漳水之來源既處極高無有以殺其勢平其怒且下進往平壤之受害猶不能免  
鄙意宜就社城以南度其地形之高下順其水勢之曲折折之爲二爲三以紓其棉急之勢水勢既緩再於河  
之兩旁多開小渠縱橫互注仿古井田之法而變通之以收濶濶之利更擇窪下之處開鑿池塘隨地澆灌以  
備水旱不時之需予訪之土人云距城南北較平之處其下往往有泉眼深五六尺輒可及泉使果濬鑿深  
廣騎來麥藕魚蝦之利潤及一方水利且非一端也然斷非日月所能成功亦非一人手足之力事鉅費浩相  
度經營誠非易易必頻洞悉形勢據其要領勿辭勞瘁勿避怨讟勿問終始尤必官民相孚統籌合作乃可有  
成使非然者徒勞徒費終無濟也方今上下空如奇災而後戶口凋零地畝荒蕪無力開鑿奚暇籌議及此于  
爲此說亦儘空言無補然水利爲地方有司之責不能以一時力難舉行而遂漠不留意積數月之苦思訪衆  
人之一得後之覽者尙弗河漢斯言而迂腐視之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十九目錄

工政十二 各書水利下

環銷疏濬河道經費清單疏

奏開河種桑拓廉辦竣片

摺陳疏東水利議

挑挖賈魯河一律疏通疏

開濬河工苦身接修要工緣由疏

奏為修復舊工請照舊開支展修銀兩疏

辦理濬河疏濬並各工情形疏

大修原肇兩風圍堤工竣繪圖奏明立案疏

修築甯屬韓江圍隄片

何 鼎

林 瑩

徐廣陞

李 勳

李 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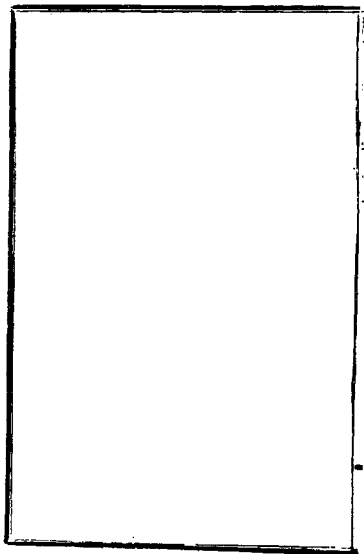
馮 勳

張 勳

張之洞

張之洞





工以十二卷書水記下

報銷疏濬河道經費清單疏光緒七年

閩浙總督何璟  
疏請濬甯甌渠

竊查福建省河道係分東西二港匯納上游廷建邵汀四府之水而達於海東港直趨沙山松其地舉受水少西播出洪厝由口港而入烏龍江其地寬受水多因年久淤淤自鎮安婦之高山洲衝齧一口沙西港之水半入東港而東港則自驛前道江中忽擁一沙洲湧水東行致東港益淤淤計上游溪水流入西港者僅十居其一入東港者竟居其入以致光緒二三年年上游各屬溪流驟漲奔向省河城郊內外泛濫成災繼而何璟會同前署撫臣葆亨與在事官紳熟籌法法窮源溯流將侯官縣轄之高山洲一帶缺口暨連排插竹竿障其東流令其西向使東流之水不逕達於洪山橋其緣前道江中之沙洲開挖疏濬使水流入西港來源既分水力自減其洪壩一帶地處下游其西港之支流名為中港均為沙灘亦宜疏治東流自閩縣轄之鼓山灘起至驛下湖新港口止西港自侯官縣轄之橋園洲起至斗米埭對岸溪尾止而港自螺洲九十分洲起至陽岐上轉灣角止中港自新灣口起至陂尾江口止逐段挑挖淤使水易於宣洩由東西二港折入中港會台南港由烏龍江港五虎口而入於海港既通則上游淤水可以順流而下省垣無橫決泛濫之虞矣至於各港沙淤處水淺者春鋪可及深者人力難施先係借用船政衙門機器繼由上海機器局代向外洋購運神珠斗挖土機船隻由廠添造土船以機船店中間挖土船左右隨之分裝沙土層工運岸堆卸土船不敷分裝則添雇漁船暫運其疏濬各處河洲沙地若不排插竹竿順勢保衛則水激沙搏非特河身仍多淤塞而溪流溢過河

洲勢必注省河城郭復受其害。以分設插竹導水露港一分其勢比開省河約及。沿之情形也。湖口開濬以後四五兩年均無水患。六年夏間大雨兼旬。上游漲漲與潮沙同時並至。水勢不減於二三兩年。而省垣無水各縣低窪處消退亦較曩時迅速。是濬河插竹已見成效。送經奏報在案。茲據善後局司道詳稱。開省設局開濬河道。自光緒三年九月開工起。至四年四月停工。共購買機器添造土船。雇用漁船土工。排插竹竿等項。共用經費銀四萬二千九百九十八兩二錢一分零。入彙內除撥用光緒二三兩年捐款銀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六錢八分一釐二毫三絲三忽。又撥入徵又參將黃洪彬續撥捐銀四百七十兩九錢九分五釐五毫。外計不敷銀七百三十五兩五錢四分四釐零六絲六忽二微。已由外先行籌墊。俟賑捐欠數各戶繳竣到日。再行歸補。此次開省濬河事係創舉。水災之後。以工代賑。藉活窮黎。且機船購自外洋。開挖參用西法。均無例案。可循所報工料等項。皆係實用。銷並無絲毫浮冒。在工官紳文武員弁均係自備資斧。亦未請銷。應准近年各省勸捐辦理均經奏准在案。冊開省濬河亦係撥用捐輸事同一律。應請一律免造細冊。以示體恤。

奏開河種桑捐 慶豐棧片 光緒七年

貴州巡撫林肇元

臣查都勻府河水實為沅水之源。由清江復沅水而入楚之洪江。舊屬苗疆。苗疆不受舟楫。雍正七年。前大學士張貴。督臣鄂爾泰。題請開濬。僅可容船日久。沙石淤塞。阻礙如故。中有龍王洞兩岸。崖壁立萬仞。山左巨石倒。飛橫臨江。心驚波駭。浪民苗。斃力夾舟爭流。每致覆沒。因而絕產。各貨無可運。邊民貧且困。於上年十一月。奉明諭。省禁種桑。都勻開治河道後。即捐廉銀二千五百兩。交署都勻府知府鄧元吉。率同都勻府經歷李輝。在籍紳士四川補用知縣莫啓嵩。於上年十一月。開濬挑河鑿石。役夫數百名。官督督修。至本年

三月工竣計自鄧勻城南起至龍王灣以下之可止共一百餘里一律平治現在民苗運貨行舟往來無礙鄧元官現卸事旋爲臣又面詢情形與報除相符至附省試報紅案亦於上年十月捐庫銀一千兩派員赴川採辦粳秧十二萬餘株於本年五月到黔以資資陽府以屬州縣及安慶府以清鎮絲百姓領種秋初派員查看生種索約有五六成擬今冬仍採秧種種以厚民生所有前經開河種桑現經捐資勸發絲田謹附片具陳

覆陳廣東水利議

徐慶陸

獨查治廣東之水與北省異北省之水患在無隴而廣東之水則患在多隴治廣東之水又與各省異各省之水患在害多而利少治廣東之水患在利多而害即因之乾隴以前廣東初無水患也迨其後海口日淤沙田日多嘉慶以來上游各縣乃硬決不已民受其害於是議之者有開新河以殺水勢之說有盡拆石壩割去沙田之說有最爲限制嚴禁新築之說卒聽博訪周諮竊以爲上一說皆決不可行而嚴禁新築亦有應行詳審之處請舉愚說惟裁察濠州新與河昔年估價在千萬以上今擬爲推勘開亦當入百萬則經費不足其不可一也勢太高水性湍急既開之後其崎嶇與否仍未可知且濠州體逆地勸之訓則成效難必其不可二也據區樹林馮志超請設開濠西山時有行潦坑壟爲舊時分流之迹然放之水經及歷代地志皆稱諸水皆由今日因會以下入海實無新築分流之迹則古邗無徵其不可三也此開新與河之說固不待再計而知其不可也若盡拆石壩割去沙田誠恐濠州所云既涉煩擾非人情且去下游膏腴之地以保上游磽确之田啓濠右之紛爭違民生之樂利此又不待計而知其不可也惟濠州所云以現在起鑿成田者定爲限制嗣後即永遠禁止添築石壩基固自是前中辦法不利無弊理固遠謀至爲欽佩然卑職再四揣量覺此中仍有難處

者何則唐以前西江之水自四會入海分則四會以下沃野千里無復故迹矣卽唐時南海神廟猶在大海之中故刺史往祭國府爲之諫止今則徽德以下河道淺窄士女游觀扁舟徑渡矣蓋滄海之變桑田天道固難逆觀而因利以順天下聖言已著經文旣不能禁海水之成田卽難棄沙田而不壘且海水之衝劇靡常此尉彼淤則此稅不能不減彼稅不得不增水挾沙行緣岸而止一年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門高一二丈厚之田地卽如嘉慶間先登嶺前陳軍涌之沙坦九十餘畝股以有礙水道不准承壘而其後因洛口沙衝決遂將新沙嶺抵陵以益坦旣生壘與不壘固無異也惟其立壘開水強築成田者則在所必禁宜令有司以時巡察遇有違犯卽毀拆之牧令玩愒不舉者並加糾治而議者多有以委員嚴巡武職偵伺紳士攻訐之說進者竊以爲整頓之於固必藉明幹委員會同州縣逐一履勘繪成圖冊永遠立案以杜將來至若分以審成若爲令與則日久生弊亦屬可慮夫親民之官莫如牧令日與民習則疾痛痾瘻自覺相關卽遇中材亦不過漫不經心類隱職守要不至於因循之外別生營私之端若稽考特設專員則賢否易難一致萬一視爲成例科取陋規則一如今日查禁禁錮查禁私鑄徒成文具無裨事機至營汛武職本轄者多其中假公濟私因緣射利弊難緣數豈易防閑士民攻訐之風本爲薄俗因而導之政體謂何且愚陋以訐人陰以利己豪強兼并貧弱流離粵東家室不可謂若再假之以權必至更張其勢莫此慘烈何以聊生昔明臣潘季雲云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功但當收補偏救弊之效亦無新奇可喜之說但當守安常處順之規此固治水之要言而在廣東尤爲恰合也向來廣東之水有白鵝潭以停蓄之有獅子伴以宣洩之千百年來絕無水患亦無永定河之有任縣甯晉一泊大江之石洞庭鄧陽兩湖也今則鵝潭之心漸成淤礙而獅子伴亦較舊爲窄故上有飛來壩羊兩壩以束之而下無極寬之海口以洩之潰決頻仍未必不由於此則疏濬尾閘最爲扼要第欲濬海口尤

度自決難懸天、災惡近世不讓開濬老成謀國別有學論卓識主持其間乎廣東情事雖強稱不同然今之  
海口猶足以限域矧大艦則膏腴或未可宜通新淤或轉成天塹天時人事殆有未可預知者焉常以爲禁新築  
之外固別無他法而禁新築之中亦惟責成州縣禁其人力之強爲者而已若夫政實有恆令勿轉反是尤在  
慎選牧令惠養黎元民無疾視其上之心斯下有捷於影響之效親賢人遠小人所以除穢蔽也福民善持大  
體所以培本原也此固專職等牧令徵員所當相爲自勉已愚陋之見無補高深明問下垂率臆以對是否有  
當恭候憲裁

挑挖買魯河一律深通光緒八年

河南巡撫李鶴年

查豫省買魯河發源蔡陽以西歷蒙澤鄭州匯京索須諸水經由朱仙鎮周家口下達於淮從前舟楫暢行  
朱仙鎮百貨雲集合省商民藉資周轉自道光年間兩次河決河淤泉塞船路不通以致商民交困迭經奉  
旨挑濬改挖用帑銀數十萬兩其時浮沙高積旋挑旋淤迄未得有成效及至西北軍興此項工程遂難整頓  
同治七年豫東肅清區帶兵回省疏消城內積水歸入城外惠濟河通流下注亦思試行吞鑪爲買魯河計願  
念工程浩大籌畫尙無把握區亦蒙 恩擢任閩浙總督去豫因此事屬之復任同治十二年區擬籌餉  
實力興修費銀亦數萬兩工竣之後仍漸淤淺區上年復任巡撫任於農隙之時親歷上下游履勘該河形勢  
自中牟李牧岡至祥符之徐寨三千餘里中沙淺層迭各一二三里不等自徐寨河勢南灣折穿朱寨直至張  
市亦逐段皆有淤塞舟行阻礙職是之故詢訪居民食稻遇河淤塞固由沙性亦因徐寨河身坐掘動多橫溢  
下游決則上辦愈泛非特行舟不能入鎮並致居民扶溝西華等縣時遭淹浸若於鎮西八里之王堂改挖新  
河繞鎮西門循舊河身入鎮令河南行北面均有沙岡藉作堤防保護尉扶等境尤臻利益等語並據紳

士等稟陳相同。臣回省後與司道等熟商深慮保夫費繁因思前任河督時黑堤搶險調用兵勇甚資得力當  
欽帶帶傑勇營提督蔣東才馳往勸辦暫由糧憲借撥款項製備修河器具勇丁賞犒該提督即能背心任  
事督飭弁勇晝夜力作本年二月間開工至七月工竣上下浙一律深通現在河水暢流舟行無礙樞帆絡繹  
鎮市糧貨漸復元初實於商賈農民皆有裨益深訪提督蔣東才具報完工並由藩司覺羅成孚臬司謙山總  
理糧憲候補道黃振河驗收稟報前來。查前此河道暢行之時水運便利米糧易致民間多有蓄儲雖亦會  
經旱災未若三四兩年流離之甚。臣目擊災荒立意勉圖修復顯當創議之始實未敢料其必成仰賴 朝廷  
洪福不數月間即著成效亦 臣初聞所不及倘自此再無變患不致漕塞地方氣象當日有起色甚足上慰  
聖主軫念民依之至意該提督蔣東才辦事勇往精細耐勞合無仰懇 天恩賞加獎敘以示鼓勵臣未敢擅  
擬至所借糧臺款項儘止數千兩應由 臣設法贖補不敢動用庫款應請免其造報除咨部查考並將本盡事  
宜暨章程悉心籌辦外所有挑挖實覺河現在一律通暢詳由理合繕摺具陳

開濬河工告竣接修要工緣由疏光緒八年

臣 李明燾

竊照洞庭一湖為東南巨浸周圍入百餘里水落之時尚有沙洲闊隔分為東西兩湖春夏水漲則合而為一  
萬頃汪洋茫無涯流行旅視為畏途東湖危險之處以九馬嘴為最每遇暴風波濤洶湧往來舟楫覆溺無算  
從前特設鹿角救生局專救九馬嘴一帶浮屍每歲多至三四百具其附近地段有所謂折船廠萬人堆救命  
樁等項名目具載志乘一切慘酷艱危之狀如在目中至東西兩湖面寬尤倍東湖為雲貴兩省及常澧等處  
水路要道舟行必須橫截湖心而過三百里內無停泊之場猝遇狂風東手持斃又其地水勢停蓄冬令嚴寒  
易致冰凍往往為船冰阻連兩難或食盡而冰未開竟有全船凍斃者故東湖危險在春杪以逮秋仲西極

則乾及冬盡春初伏資雍正九年仰蒙 世宗憲皇帝詳考圖志洞悉情形特降 諭旨發帑營田水利捐輸  
項內平銀二十萬兩交前湖廣督臣邁在湖南撫臣趙宏恩於西湖適中之地擇湖建築石臺並於四面建  
堤各數十丈悉用堅石砌成以爲行舟避風之所臺上立倉房以駐兵立店房以便貿易風起則趨避有地  
稍泊則防護有資冰凍則接濟有賴 天恩高厚至今感戴不忘惟查時湖中風波驚濤軍興以後不及大加  
修堵以致日就相圯僅存亂石冬令水涸尙可藉以泊舟而營房店房均經坍塌深夜多盜賊之虞冰膠無薪  
米之特若值湖面水高既難停泊而亂石隱伏水中舟行尤多擱碰之患蓋一歲之中失事者幾難以數計也  
查東湖九馬嘴光緒四年經紳商人等稟請於山後別開新河使上游船隻可以直趨鹿角由萬石湖入新河  
以達九馬嘴之北下游船隻一過扁山亦可稍依湖岸入新河繞出九馬嘴之南中間一段險地全行避去數  
行來河開之後九馬嘴以下竟未損壞一船鹿角救生局起獲浮屍比前不及十分之一此項工程半由紳商  
人等捐資辦理現已一律告竣極著成效嗣後遇有淤墊祇須設法籌款隨時疏濬以爲經久之圖其西湖航  
桿洲應修工程且於五年冬到任後即經派員前往履勘查明舊石僅有其半而湖身淤墊入土頗深勢須多  
購石料加高壩築方可有神以時方開濬九馬嘴新河力難兼營並舉且計工費甚鉅湖舍物力有限必須須九  
馬嘴竣事後合湖南北兩省之力設法通籌築成巨款方可接續興修茲新河幸已竣工微風適交卸在即深  
念此項工程攸關於民生利病甚大未敢以事非己責緘默不言應請 勅下湖廣督臣暨新任湖南撫臣會  
商籌款遴派委員估勘修築成此要工庶 先朝良法美意有畢莫之致廢而商旅往來益沾利賴於無窮矣

修復運工諸照舊開支修銀兩疏 光緒八年

陝西巡撫 馮譽瀛

竊查陝省水利以涇縣屬之龍洞渠爲最即古之鄭白渠遺址考之志乘舊說謂係引涇入渠其後因涇水力



大沙多轉運道衝塌淤塞遂改爲築堤控壩而事引龍山泉水入渠即係現在辦法向蘇漫陽高陵三原隴東四縣沿渠民田其利甚溥每年於司庫庫支存各銀兩以資歲修請自陝省軍興運道程程民田致失灌溉會經前署樞臣劉典於同治八年籌款修理迄今已十餘年未動庫款屢修屢塌上段淤淤入河下段全行淤塞下游三原高陵兩縣無由得水恆苦旱乾是水利之興復斯時尤亟上年經臣訪行藩司繼道會委西安清軍水利同知王謙馳往查勘確估督同理陽等四縣一律興修惟查此渠交莊數十里有石工土工之恆並有官脩民備之異穿山鑿道更有明渠暗渠之分嗣據委員王謙稟報此次興作首重疏濬隨據藩司因將官修石工阻滯處道者鑿令通暢幫補漏洩水者補砌嚴密壩上將時塌羊圈哨眼拆開始知因龍眼之泉水向兩流現因歸珠壩壅一大泉倒流北注以致泉水匯聚各水半經三龍眼漏去昔人治渠於三龍眼之前四龍眼之北橫壩石壩過水洩流在因壩壩不能運水諸泉倒流掛漏後人不知病在暗漏石壩以木板壩工順閉三龍眼暫時塞漏轉歸土壩板裂大漏如故今若補修石壩工費太鉅現於兩邊石列植下兩兩道中實以土壩出替日本壩數尺方地各泉雨流不容點滴北注並將幫補石壩漏水五處補補堅固淤塞泥沙挑挖盡淨官修土壩十餘里一律疏濬寬深督同該四縣催沿渠各戶將民渠分段挑修務使道下底不任高仰阻滯該同知王謙註工督催於光緒七年十月初八日興工至十一月初七日官工民工渠行完竣當即按期放水各段渠俱已費水計實用工料庫平銀一千一百三十七兩四錢開具清單由藩司備道查明詳請奏展修銀兩會辦前來臣查該渠工竣後本年已應九個月補運關等四縣歲月具報渠水已照舊日水程依期入境雖漲民田實已著有成效竊核所用工料銀兩亦尚核實無浮經臣率同在省司道如數捐廉隨時飭發王謙承領支用請免造冊報銷除所運高三龍四縣督飭沿渠水夫於每月水後隨時勸導有草土淤墊及有滲漏之

處即刻挑修補砌並飭潭陽三原二縣之水利縣丞各於所管境內當川查看儘修以專責成外查承平時官  
費可有成修經費銀二百九十六兩零成豐八年新章減半支給並扣六分減平外實支庫平銀一百三十兩  
零章典後未能籌撥致失修今已將製費復每年挑淤補漏及開板等項需費無措自應請復嚴修舊制以  
重要工相應請實陳明竊竊 天恩飭部立案准自光緒九年起將龍洞渠工程應支展修銀兩照例按年開  
支浩銷俾資津貼修理以垂久遠而免廢弛

辦理清河築壩前各工情形疏 光緒十年

辦理部議 格

竊查去歲熱河山水漲勢武列河石壩全行漫溢致將 避暑山莊宮牆泊岸各處堆場多被衝塌場傾地  
當日由前任署統恩福奏請由直隸派員勘修欽奉 諭旨著李鴻章遴派委員前往熱河詳細勘估奏明辦  
理經著直隸總督李鴻章派委候補知府陳慶銜來熱勘估等因欽此當因工鉅費繁撥先將武列河挑濬並  
於西岸加築備水石壩老水小之年不致泄溜具石壩大工另行籌辦奏蒙 恩准在案 臣才抵任後躬親履  
勘查得石壩稍可緩修 宮牆泊岸堆場勢難延緩奏奉 諭旨著李鴻章籌款辦理旋由該署督奏請由八  
項旗租及旗產錢糧項下勻撥銀三萬八千兩由長蘆統籌借墊銀三萬八千兩實成委員陳慶銜會同熱河  
道府核實辦理茲本年正月二十八日該委員陳慶銜到府陳慶銜來熱並由藩庫領到河工經費銀三萬兩奏  
請 臣才添派委員會同商辦當經 臣才遴派理刑司司員理藩院員外郎格爾德領刑部領補主事陳慶會  
同前往察勘據該委員等稟稱武列河上游一道河西岸淤出離州過水東行爲東山嘴所阻不得順流而  
下遂致順向西往直衝子溝將西岸刷成大灣該處近年地勢淤高與東岸山嘴相逼致水直衝西岸 流  
杯亭一帶亦刷成大灣下游迎水村等處河身逼窄河流全向西注加以去年雨水山水並漲 宮牆堆場兵

房郡街均被衝塌現擬用蒸灣取直之法河取中泓填去灘嘴將挖出之土石堆欄西岸成隔再于緊要處所加築欄水大壩二道河長灘裁短使水順軌獅子溝 流杯亭兩處大灣堵築上口港河中置去秋新挖中段河道稍窄加寬數丈迎水村左近東山根一帶均偏東挑挖仍取中泓以便順流直下如此辦理雖工費較前估少增庶幾稍有把握再下至 五火神廟地方河寬街盡不必再興作矣共計此河應挑長一千七百一十丈口寬十丈十四丈不等底寬六丈十丈不等深三尺八尺不等有河道處加寬一丈五尺至五丈不等出土在十五丈二千丈以外不等共計出土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五方每方土價約銀四錢約共需銀一萬七千餘兩 流杯亭一帶現在平地出泉尚有小溝必須填壅三尺疏消積水約用土數千方尚未計核查加築欄水壩必在去夏澇水之 流杯亭迤北力堆房以下方可彌東北則面漲漫之水不致逼近 圍廬之壩然誠可爲上游保障而迎水村地面窄而且低向經大壩阻遏今無大壩則水勢稍長必致漫溢泥濘村莊衝塌營房卽街皆不能免此處亦必加築欄水壩方資保護上游之壩可用魚鱗坦坡形勢做法上接圍壩之橫斜入河中再行收同貼岸岸約長三十八九丈原需用大料石二十層下用大礮爲根中用三合土爲心約需工料銀七千餘兩下游之壩可用常行立壩之勢上接五堆房之下拍岸兼做旱橋以便行人往來下接迎水村北之廢壩約長三十七八丈原擬用大料石八九層約需工料銀四千餘兩惟查武列河形勢以修築大壩爲萬全之策今因鉅款難籌暫爲之計卽將來修復大壩此項工程係屬重舉不如將上下游二壩改爲草壩每壩不過費用數百金水小之年亦可捍衝費既省而急不致慮拋其 宮壩拍岸堆撥情形核與上年所查無異惟本年工較前物料去處原勘時無不加增實因該河地方被水之後年景歉收以致銀價日昂物價昂貴兼有竭力撙節工錢實在項不虛糜而已至日外天氣較及清明以後地脈方融一切工作均宜早動應擇於

三月初九日開工要請才親詣查勘前來曾經才親同道府司等官親往河干逐一確查核與該委等所稟無異聞批該委員等按照所稟核實修濬務期工程堅實無稍草率倘除開工日期另摺會同縣河總管才瑞芳才文霖奏報並者明直隸總督查照外所有挑濬武列河加築水壩並修壘宮壩拍岸堆壩等工大要情形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大修廣澤兩湖圍堤工竣繪圖奏明立案疏

光緒十二年

竊照上年水災緊急之際賑餉堵決多方拯濟自入月後災象稍紓臣與前撫臣倪文蔚及司道等籌議愈窮備災之計與其補救於事後不如豫防於未然因擬籌集鉅款大修衝要圍堤曾於上年十月初九日將大概情形奏明在案查廣澤兩湖水害考諸省志從前每數年一見近二十年來幾於無歲無之其患當在西江若助以北江則為害烈上年通省潰決圍堤一百五十餘面高要高明四會清遠三水南海六縣所屬一百二十九圍高要高明受西江之水四會受松江及西江之水清遠受北江之水三水南海兼受西北兩江之水故此六縣為最衝餘縣或地勢較高或受水較淺或去逾已近旁溢倒溝為患稍輕當九月間派員攜帶算生勘繪圖式籌計辦法於此六縣中擇其圍大田多當衝受難者若干處分別首衝次衝又次衝酌加培築分爲三路南海圍多事繁自爲一路責成前署糧道蕭韶督同署南海縣知縣張琮辦理嗣蕭韶委署藩司卽令張琮經辦三水清遠河多滯途面衝衝工程最為喫重合爲一路責成署陸路提督廖紹忠辦理高要高明四會地處上游合爲一路責成肇陽羅道潘駿猷辦理湘軍統領提督陶定昇以隸岳州熟悉堤工撤調其部下弁勇赴肇慶幫同工作查圍基本屬民工然其時民困未蘇非由官先發鉅款以爲之倡不足以資鼓舞而司局各庫正當無款可籌且借備圍基仍須帶征隨運事亦轉轉查有誠信敬忠兩堂商人捐備會

館銀三萬兩。於上年九月間奏明發交紳董收儲。改作修築圍隄之用。又查辦肇慶府黃江府廠書巡洋收  
累商案內該廠書巡等罰銀入萬五千元七。免合銀五萬九千五百兩。以助廣肇災區修圍之費。本年三月  
奏明在案。又光緒九年間直隸總督張之洞以順直水災刊印捐資稟親前督臣。擬鑿行司分發勸辦。詞錄各  
屬陸續捐繳計收存銀四千三百兩零一錢一分。因為數無多。其時順直賑務已竣。尚未彙解。又上海馬關公  
所紳士嚴作霖等解來助修東省剛工西省路工規平銀二萬一百三十兩六錢九分四釐。除擬解西省外尚  
存銀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七兩六錢七分。又在上年試辦牙捐項下提銀十二萬兩。又奉同各官捐銀一萬  
六千五百二十一兩零四分四釐。計共籌撥捐銀二十五萬五千五百六十八兩九錢三分四釐。均充本案  
大修圍隄之用。于上年十月內興工。本年四五兩月先後告竣。查南海縣地居首要勢處下游。現將該縣西北  
兩鄉較爲吃重之五十二圍一律加高倍厚。並於衝要處所加作十圍。或添築石墩。建造石閘。就中以符其需。  
大攬官局茶場花岡南沙洲頭三水南岸蒲門大良官洲大塩下龍灣基羅格南北大富共十五圍。基爲最  
要。共支用銀一十萬零二千兩。由該署縣張琮督率紳董修理核實支發。至兼跨南海順德兩縣最大之下桑  
圍東西圍已於上年九月照案於籌備隄岸項下發銀一萬兩。交圍紳修築。此係該圍生息專款。並非正項。業  
經於本年二月專案奏明計南海境內衝較大之圍僅良鑿一圍。因原修堅固未經存本以備歲修。道光十  
三年廣肇兩府大水前督臣盧坤等籌集官捐銀三萬五千餘兩。坤富鋪租捐銀三十五萬餘兩。均充賑濟。至  
修圍之費。輸奏請借給分限五年免息。征還光緒四五等年清遠縣石角圍衝決該圍爲三水南海瀾縣保障  
前督臣劉坤一等勸集民捐銀入萬餘兩。修城石工。此次水災適當海防修繕。重勞民力之後。而當衝各圍不  
能不急修。以備春漲。若動捐恐涉遲緩。借款亦多葛藤。敢擬籌集巨款爲官民合辦之策。以資感發。而速成功。

計此次大修官憲銀數台之去年專秋堵水代銀銀八萬九千餘兩之數統計已及三十四萬餘兩今年水勢  
驟覺稍緩而五月咸濕時較之上年高與極差四尺九寸三水舖左一尺六寸而海舖左一尺二寸各國幸獲  
安全惟南海之射洲肚窩琴沙巾子等國高明之陳深水等一團衝決或數丈或十餘丈皆係低窪小團傷稼  
尚屬無多但使每年少決十餘團即爲民間保全銀數百餘萬所勸各款除會館藏書罰款本保奏明專備團  
工之用外借用粵憲賑捐存款目前順直正有水災應由粵另行籌捐歸還賑捐款出於樂施善舉粵官捐  
款尤係分所應爲均不敢邀請獎敘儲租奏留充公一款本係各官應領之項令其節省輪助扣發俾各其牙  
捐一項因掩防需餉軍經試辦並非向有庫款且防海修團同一保衛民生之事今以取之於商者用之於農  
似於情理尚順各國均經詳加查核發給實支實用此係官民核辦口並未動支正項錢糧應請免其造冊報  
銷仍飭各屬督令各團總董戶人等各就該團向章隨時妥爲保護自行培築日增月盛常保無虞其各國修  
過丈尺銀數官款數目一函刊刻徵信錄宣示周知由廣東布政使高崇基會同善後局司道詳請具奏前來  
臣伏查此項大修廣東兩屬衝要圍堤乃仰體 慈恩浩蕩軫念邊黎敬亟於懲前毖後之時勉爲曲突徙薪  
之計湖粵粵各圍味案既係重要者共三起前督臣阮元則借款提息粵充桑園圍堤修意在先其所急惠而  
不致虛坤則賑款放放國款征還意在分別常變傳致急之與循法並行不悖劉坤一專作最新大圍石工意  
在擇要併力求效較鍾三督臣辦法不同而用意精審實皆爲經久良規此次水患逾廣災民過衆必宜先保  
今年農政方免履踐之患勢不能專顧一兩大圍從容籌修又以民困之餘粵勸民捐必致畏難貽誤暫借帶  
征亦恐觀望不前今昔時勢不同故不得不官倡民和合力求之此後遇有修築圍基之事仍應按照定例借  
款征還或籌修成要一兩處方爲經久之法此次工程係屬官民合辦核實支發並未動用正款以滙坤集捐

粵省官捐均係附體 聖慈救災遠職出於至誠不敢仰勸議敘相應將修築各圖堤加培丈尺石填工段籌發官款分列清單並繪具西北兩江水道及此次修築各圖堤恭呈 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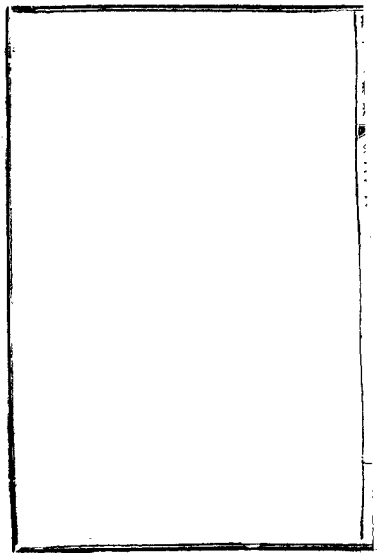
修築兩廣韓江圍隄片

張之洞

再上年七月潮州府屬韓江水漲衝決海陽饒平澄海三縣隄岸潰損田廬官經潮州道府籌捐銀三千兩及時賑撫臣覆訪司籌撥銀五千兩交員馳往勸辦工賑業經會同前撫臣奏明在案該處近河水消迅速田廬並未久淹尚無大礙惟三縣隄岸衝決甚廣經該屬紳董在籍福建補用知府郭廷模等籌議集款興修估計海陽縣屬秋溪莞星等鄉隄基修費銀五萬餘兩饒平縣屬隆都等鄉堤基修費銀一萬五千餘兩澄海縣屬洪橋等鄉隄基修費銀七萬二千七百餘兩而海陽內隄自郡南之安南廟起至龍都長橋止計長八千一百餘丈保障三縣捍衛麻城衝決計數十處若僅略事補苴終屬敷衍之計必須一律加高培厚庶可收一勞永逸之功估計全隄修費約需銀一十六萬餘兩此次紳民集議原擬自行籌捐前將發去官款銀五千兩分撥海陽澄海各二千兩饒平一千兩為之倡率小民自衛身家踴躍爭先已集資十萬八千餘兩尚短銀四萬餘兩乃難再籌請赴該道府呈懇撥款助工因查上年海陽縣紳富海防捐輸已捐未繳之銀尚有一萬餘兩經該道府稟請將此項如數催收即發作津貼此項屬工之用其餘不敷之數再勸股戶竭力題捐其澄海縣屬之洪橋雙隄岸民間籌捐不敷亦擬將該縣紳富欠繳海防捐項二千六百餘兩催收撥用當經 臣批飭照辦查署潮州中軍遊擊方隨情形熟悉能聯絡紳董因飭該遊擊及該州縣分派委員督工經辦統計三屬賑修築之費除民捐不計外上年由司所發之款在沙田海防捐輸項下撥銀五千兩撥賑收紳富海防捐款撥給銀一萬二千六百餘兩共銀一萬七千六百餘兩均隨時發交各該屬紳書領出彙同民捐自行經

理支用其紳富捐款催繳不齊應由民間自行籌捐足數現據該道府稟報饒平澄海各屬均已告成惟海陽南隄工程較鉅趁此秋晴伊力果乘亦即陸續峻工查潮郡泰捐股實疎處隄工向係民捐兵辦此次因上年水勢過猛衝決太多迫近郡城急須修築鞏固需費浩繁又適當廣發雨府被災之時 賜金募款工賑兼施該屬紳民同時呼籲未便驟從驟致致涉偏枯且所勸皆係捐款以之補助民隄尙屬在當應請併免造冊報銷節據署惠潮嘉道符齡潮州府知府宋丙壽會同署潮州鎮總兵戴朝佐稟報飭據廣東布政使齊某會同善後局司道核明具詳請 奏前來 臣覆核無異除咨明戶工二部外理合附片奏陳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一百目錄

工政十三海塘

勘估寶山塘工疏

林則徐

親勘塘工片

林則徐

驗收寶山縣海塘工程疏

林則徐

請將浙江西塘柴掃工程奏復一年固限

舒化民

修防

舒化民

修防酌寬固限

舒化民

修防

舒化民

修防核實

舒化民

修防籌費

舒化民

建復東中兩防石塘記

嚴 鑿

塘工及長安河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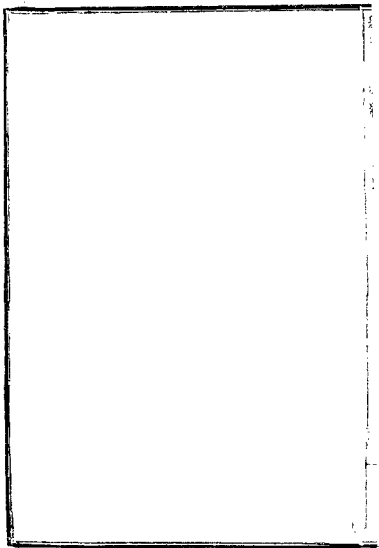
劉汝璣

續修海塘的擬變通辦理疏

梅啓顯

勘明海鹽縣坍塌石塘擇要估修疏

劉秉璋



工政十三

勸估袁山埭工疏

林則徐

竊照太倉州屬之寶山縣三面環海境內十塘一萬五千餘丈石塘一千三百丈石塘之內仍加土級其沿塘迎險處所外釘排椿填砌塊石自靠塘一層至三四五層不等歷年久遠潮沙淤漲椿石損缺之處風浪遂及塘身嘉慶四年十年兩次潰破區約經稟准勸 帑興修迄今又閱卅餘年每遇伏秋大汛土石各工被潮浪相責令該縣隨時擇險搶修權爲保護本年六月十四日陡遇異常風潮水勢飛騰高起數丈沿海塘堤率多衝塌經臣陶澍先將大槩情形奏奉 硃批查明據實核辦欽此臣林則徐拉探沿海各屬稟報當查風潮衝塌塘工以寶山爲最甚除飭先行擇要搶護外復委藩司陳鏜臣赴寶邑會同蘇松太道陽金城遂加查勘該縣江西各段土塘穿缺一千七十餘丈殘損一千一百八十餘丈江東各段土塘穿缺一千一百餘丈殘損四百四十餘丈石塘衝裂六丈其餘亦多發覺雖經該道陽金城督督拏辦趕做土級暫爲掩護而急須大加修築方足以資抵禦且等往返札商以此項工程浩大保障攸關斷不可遷延貽誤而 國家經費有常又值浙省大修海塘之際不敢復以江蘇塘工請勸 帑項因思該縣士民素尙好義急公上年賑案勸捐已各勉力輸助今若塘爲地方保障尤期聚力同舉當飭該司道體訪輿情妥爲勸諭一面由臣林則徐先行附片陳明欽奉 硃批所辦妥等因欽此臣等聞率同司道州縣捐廉爲倡曉諭城鄉紳庶陸續書捐至七月初間已得十萬有零之數正由臣等委員會同估辦開復據蘇松太道陽金城等稟報七月初一日未報又有題

風突起雨驟潮喧晝夜當截至初三日未刻始經漸息寶山江西各段塘面所築土堤均被風潮漫溢全行穿  
缺江東各段新築小圩衝缺五百餘丈舊閘亦慮處坍塌等情臣等仍飭該縣候期詳報先行設法堵禦一  
面飭據太倉州州李正鼎督同寶山縣知縣毛正坦暨委員候補知縣劉澗森續詳縣知縣孔昭顯呈補崇  
明縣知縣徐家槐等趕緊逐一履勘估計該縣築壩修塘木機陡直收分過少不足以柔壩勢今加築新塘擬  
用外面三政裏面一政底寬入丈頂寬二丈高至一丈二尺一律齊平所有舊塘業已毀損逾半若即以新土  
鑲築恐新舊不相膠粘應將舊土一律剷平將凸補凹練作塘底滾水行砥再以新土層層加築至碗飽鐘以  
期堅固塘外簽釘排椿埽砌塊石層級不等其小沙背該家濱一帶形勢尤為頂衝除外面多加埽石俾致保  
護外並於裏面加築新塘以為重門保險又該處舊有挑水壩一道久經殘廢今一並修復仍於壩外雙椿夾  
石以資挑溜至石塘衝裂殘損各段普律添購新石砌築完繕其石塘尾段與土塘交接之處加上裏設照加  
石壩三層台計江西江東應估贖銀七方約共三十五萬六千四百餘方石塘添辦青條石一百九十餘丈通  
工椿木約須六萬一百餘根碎石二萬一千三百餘方統計銀數須得二十萬兩有奇方能料足工堅永資  
固據據司道核要所估銀數浮捏等情臣等伏查寶山縣說江東西所轄十塘本年兩遇風潮穿缺殘損只  
有五千餘丈其石塘亦多衝裂脫卸既經該州縣等確加勘驗逐段修復並將石塘添砌石土塘加墊高寬  
且於頂衝處所裏面添築新塘外建挑水壩一道以復舊制添塘簽釘排椿埽砌塊石再於石塘工尾土石交  
接之處築土裏護外加石壩三層料工段多增費固實可為一勞永逸之計所估土方積石覆板尚無浮多惟  
統計銀數須得二十萬兩有奇方敷辦理而撥項甫絕及半若必俟全數捐足始行興工則今冬已恐無及明  
歲春開工長抵禦無資人心惶惶深為可慮臣等復經探訪衆論公同商酌事關生民保障不獨寶山一縣特

庶自衛身家稍裕已形踴躍而貼近之嘉定上海二邑亦皆督憲相依尚可互勸捐以期衆擎易舉因命先將已捐之項採購物料趕運赴工並於寶山神香中公舉地董數人散董數十人分司其事現在將屆立冬水勢消落應即擇吉開工派令印委各員分頭催辦並飭蘇松太道陽金城率同太倉州知州李正鼎時刻來往稽查不任稍有草率一面續勸區捐以資辦理察看該處民情因見各官捐廉倡辦係爲保衛民生起見無不心懷感奮雖需款繁鉅而妥爲勸導稍寬時日自有成統於竣工之後查明捐戶銀數照例奏者數勸如有格外多捐者各等酌量懇恩加獎仍饒州縣母許抑勒料派並飭杜絕虛糜不准有絲毫浮費如能格外推節即可稍減捐數總期認真核實以嚴鉅役而奠海疆一俟通工完竣等酌在議收另行具奏

### 勸辦海塘各工片

林則徐

再太倉州屬之寶山縣捐修海塘工程經臣會同督臣陶澍奏奉 上諭陶澍等奏籌議捐修海塘工程估需銀二十萬兩有零據稱業經率屬倡捐該縣紳士踴躍輸將捐項已經及半其附近之嘉定上海二縣皆督憲相依尚可互勸籌捐以期竣事著卽責成蘇松太道陽金城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督令各該縣隨時隨辦並往稽查無任草率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辦理旋據蘇松太道陽金城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等以該處塘工有迫近海濱外無護灘之處慮否繞越挽築等語臣隨工勸辦又嘉定上海二縣雖已分勸盡捐尚未集有成數亦須臣親往督勸臣隨於十月二十八日自甯起程前赴寶山工次親加履勘除蘇城迤西之小沙背迤北之談家浜一處雖皆臨水頂衝而迫近城垣市鎮未便過於縮進仍照原估於舊塘裏面加築新塘以資重門保障外其江西之衣周塘及江東之入房宅唐家宅長浜周家宅各處均保頂對大洋形勢挺出外灘已塌塘脚漸卸入海若仍於原處修築現在擬難施工且恐不能經久自應繞越另築庶幾鞏固又江西江東兩墩

臺堤時海口雖大之時不免漫及根脚而形勝所在未便改移惟於臨水之一面加築圍堰多設椿石以憑  
扞衛又施港通兩塘身留有石洞一座因係農民灌溉取需不便令其堵塞但恐大汛狂易被衝決亦須略  
爲挽越以避激蕩均經 臣逐加履勘與該道縣紳董人等的商定見卽飭該縣等妥爲照辦毋許稍有草率  
至嘉定上海二縣協捐一節並經 臣親督道府州縣傳令各該紳士詳加開導互勸輸將會稱各官尙且捐廉  
爲民保障該紳等住居可近自當勉力輸助以濟要工察其情詞尙屬踴躍可期源源捐濟無誤工需 臣仍請  
飭將節勸用務使料實工堅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又查今歲夏秋之間沿海屢被風潮木不止寶山一處如華  
亭縣之海塘亦據該縣稟報外塘積石多被衝損內塘脚土間被汕刷等情 臣疊入風潮案內附片奏蒙  
聖鑒在案茲 臣於寶山勘畢之後並到華亭海塘逐段查勘該塘內面砌石十五層外面包土其迎潮處所  
又加積木碎石層層攔禦潮至雖被激盪仍從空處退回故相沿謂之玲瓏堤實爲全都保障於道光十  
一年遭被風潮坍塌曾經請 帑承修計今已逾保固年限本年六月十四五及七月初二三等日颶風大作  
致將玲瓏壩上石椿木各工先後衝壞泥沙直到塘根刷去面土激動條石管經署松江府周岱齡督同該縣  
張辰璠趕緊搶堵一面按段查勘估計詳辦卽據該府縣以工段綿長一時無款可籌而該處民力拮据卽勸  
捐亦恐無濟祇得由松江府屬各員捐廉酌辦議請先行擇要將殊稱等號有土無石之原塘一百二十餘丈  
再加木椿一層塘內填石石後添土鋪築有礙務令堅實又將最險之金山嘴地方島官以下善號擇要修築  
四百四十餘丈均於石塘包土之外量予六丈地位排釘木椿內填碎石加築尾土並照玲瓏壩做法修成該  
塘牆坡俾險要之處捍衛有資再將全塘外壩等工修復等情 臣此次親詣履勘所估各段皆係刻不容緩之  
工應卽該府縣所議先行興辦已令卽興施工所需經費據該府正署各員督率該屬之華亭奉賢上海南匯

青浦等縣分別捐賑通力合作俟工竣驗收查明實用確數再行專摺具奏

### 驗收寶山縣海塘工程疏

林則徐

竊照太倉州屬之寶山縣海塘於七年六月開連遇風潮異常猛烈衝塌至五千餘丈經臣與督臣陶澍兩商以海濱保障攸關斷不可遷延貽誤而工程浩大國家經費有常又值浙省大修海塘之時不敢復以江蘇塘工請勸 督項當飭升任藩司陳鑾赴寶山會同蘇松太道陽金城輔訪與情妥為勸諭均輸辦理由臣附片具奏欽遵 硃批所辦妥等因欽此隨即奉司道州縣捐廉為倡勸諭城鄉紳庶陸續出捐十萬有零因估需工費在二十萬兩以外復於附近之嘉定上海二縣互勸築捐以資鉅役一面督飭印委各員選舉董事乘時興工會同督臣陶澍奏奉 諭旨責成蘇松太道陽金城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督同各該縣隨辦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欽遵辦理旋據該州縣等以該塘有逼近海濱外無深濶之志應否繞越挽築樂輸臣臨工勸辦又嘉定上海二縣協捐亦頗為親往督勸當於上年十月內赴工親勘定議並將勸捐踴躍情形繕摺附片陳明在案伏查該塘舊工因收分過少形勢近於陡直恐不足以柔潮勢是以現築新塘概係庶寬八丈頂寬二丈高一丈二尺外面臨水之處均用三墩做法裏面亦用二墩並修土以新土不相膠黏所有衝塌之處悉將舊土剝平鋪底重新砌築每懸土一尺行礮三遍打成實土六寸復令各段委員逐層面驗險實一層方許加築一層又石塘紅砌條石一百九十餘丈均令選擇緊結石以鑿鑿平置其土石交接之處加築石礮三層以資堅固並於小沙灣試築淤一處收得挑水壩兩道壩外雙橋夾石以資挑溜又沿塘築釘排檣柱砌塊石凡迎潮頂衝之處皆用雙層其次要之處酌用單層又施港進兩岸有石祠一座係舊民權概所不宜堵塞而大汛潮猛易被衝決原估挽逃砌築則察看形勢竟須改建石閘一座始足吐納潮沙良



田既登鵝湖而開身寬厚亦無激瀉之虞又塘後舊有隨塘河一道工長五千二百餘丈歲久湮塞幾成平陸  
該河本關水利且沿塘積石得由內河運送可免海運風濤之險自宜乘此興舉鉅工之時一律開濬以上各  
工有原估所未備及者節據太倉州知州李正鼎統辦委員候補知縣關潤森德備委員坐補崇山縣知縣徐  
家槐鎮洋縣知縣孔昭麟暨寶山縣知縣毛正坦等稟由司道核明詳請添辦當經批飭督率紳董嚴實經理  
計自上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工起截至本年五月內除石塘先經開砌完竣外所有新築七塘工長五千二百  
餘丈均已告竣其石塘而北兩頭與土塘相接之處三層盤頭石壩一律砌就挑濬隨塘河亦已完竣通工構  
石先將頂衝之處擇要釘砌其餘尚須集捐購料陸續接辦據各該員將已竣各工稟請先行驗收於五月  
十九日由蘇州前赴寶山周懸查驗所有江西江東各土塘並明高寬丈尺較原估格外數餘逐段錘試均屬  
十分飽滿礮窠以爲認與補砌石塘而面方整並用鐵錫鐵釘逐層勾貫新舊相合灰漿堅結盤頭石壩三層  
排椿緊密填砌塊石高與土石塘相平塘外單雙各石壩擇險釘砌之處椿密石厚足資護禦挑濬其隨塘河  
道挑深九尺至一丈不等正屬插秧之際塘內數萬畝田成香溝流施灌口石閘乘興砌至十三層工已及半  
砌法與石壩塘相同甚爲堅整且近日查看工段紳士耆民扶老攜幼香花載道無不歡忻鼓舞感頌 皇仁  
就中有年近巨辰及九十歲之者以王七大陞孔彰楊世奇等愈彌曾輕四見大修海塘未有如此次之層土  
層礮高寬堅固者且驗工之時適見伏汛潮沙正屬盛旺塘工大局告竣已覺捍禦堪資再得通工構石全完  
定足以垂久遠惟應行續購各料尙屬不少而江西海口礮窠故設險亦須拆修尙有 天后宮及 檢神  
廟年久坍塌並應改建所需經費本係奏奉 諭旨隨捐隨辦除官捐項下升任藩司陳鑾捐銀三千兩解任  
蘇松太道陽金城捐銀三千兩護理蘇松太道蘇州府知府汪忠增捐銀三千兩太倉州知州李正鼎捐銀三

千兩。濱山縣知縣毛正坦捐銀六千兩。著上海縣事元和縣知縣黃冕捐銀三千兩。著嘉定縣知縣王錫九捐銀一千五百兩。均已交齊。支用外。其餘各捐戶內有捐款在四千兩以上至萬餘兩者。似應先懇 恩獎。俾共聞風鼓舞。互相激勸。已捐者趕緊添繳。未捐者倍加勸將。庶大工寇期告成。以仰副我 皇上保衛海疆登民雍席至意。

諸將浙江西塘柴掃工程奏復一年國限

舒化民

浙江海塘之設。原以保衛民生。溯自秦漢以來。錢塘置縣。已有塘名。唐末元明。屢加修築。至 國朝。建築石塘。意美法良。遂超千古。復應石塘年久。雜恃復加築柴掃。坦水保護。塘基增十餘萬金。以爲柴坦及修之資。誠以海塘爲浙省枕嘉湖及蘇省蘇松常鎮七郡保障。前入度地勢者。以海甯長安鎮與吳江縣塔尖相等。稍有決裂。不特七郡爲魚而鹹水灌入田疇。則數年不能耕種。是以前此仰沐 皇仁。不惜帑金。大加修築。悉閱海塘各志伏讀 高宗純皇帝上諭。垂鑒諄諄。屢煩聖慮。又奉 聖諭。幸指示機宜。兩省臣民。至今沐浴恩膏。滄肌浹髓。自乾隆至嘉慶五六十年間。並無潰決。良由不惜小費。是以克成大功也。迨道光初年。海波恬靜。堤掃完整。章家巷廟神廟一帶。仍有淺沙。二三百丈之寬。而無職工員有心見好。不願將來變遷。遂建言請加一年保固綠詩。大府諒信其言。奏加固限。不數年間。東塘決口。西塘繼之。而建官之員。終以不勝任罷去。西塘自道光十一年至十五年。屢決屢修。糜費帑金。將二百萬。又派各州縣賠辦。一二百萬計。自改例以後。不及十年。所省不及百萬。而所費已四百餘萬。道光二十三年。又有七堡決口之事。則所得不償所失也。較然可觀矣。竊以情勢有今昔之殊。惟主其常。乃可以持久。利害有大小之異。惟圖其大。乃可以無虞。請一一陳之。蓋海潮起大。無小自古。無定從前。舊事無庸贅陳。如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海潮不過暗漲。並無潮頭。後柴掃各工無

論保固兩年即不修理亦無大礙道光二十三年七堡決口係由山水驟發不關海潮至二十六年夏秋間潮起以至二十七年潮頭更大至二十八年潮頭愈猛較二十六年不啻十倍又二十六年止是秋汛大潮二十八年則春夏冬三季亦如秋汛甚有更大於秋汛者良由東塘中沙愈高橫加梗阻西塘南沙愈漲愈寬潮勢愈擊北塘又加增水較前猛烈此時柴掃各工即使保固半年尚屬難支此今昔情形之大殊者也查從前初定柴掃保固不過三閱月厥後即傍河工三汛之例定以一年論潮水極小工無賠累例價有餘雖兩年固限不爲長潮水極大工多賠累例價不足雖三月固限不爲短 朝廷立法不能視潮水大小而專以明三所以前乎其中定爲一年以養補不足最得其平今加至兩年則專以無潮之年而繫諸潮大之歲立法偏枯非長久無弊之計也竊思固限加長原爲帑金有數起見某雖至愚極陋豈不知經費維艱應求樽節然而節費有大小之款而利害即與之相因從前加限之後反應帑金數百萬固已著有明驗因不揣冒昧謹將西塘情形臚述上陳伏祈俯察近日海塘實屬大限長工難久恃所有將來西塘柴掃盤頭工程詳請奏復一年固限永爲定例庶可懸之遠術免致險工疊出補救不及庶工員無賠累之苦則石塘少衝決之慮不惜小費正所以省大費也是否竊疑可探伏乞核議施行則陰功與海水俱長偉烈共勵防水固矣

修防

舒化民

竊惟立法期於悠久而舉政務在得人查東西兩防海塘築石各工自道光六年奏定章程詎加固限原以嚴立限期杜工員草率偷減之弊極爲周密而嗣據該工員等會詳轉請仍循舊章因甫經奏改未奉准行第恩海潮風勢更爲異常實非自前所能估計但令人力能爲如有坊損自屬難辭其咎若遇風汛激烈即難保無旋修旋壞之事此中洵無餘地實屬力有難支且恐立法過嚴工員畏累存倖倖苟免之思遇有險工不暇

開轉致貽誤大功竊以爲從前各工之草率固工員之辦理不善而亦監司之體察未周上以修防爲庸劑之方則下亦樂以辦工爲自便之計積習相沿遂至如此某由州縣出身在仕途二十餘年才具短細惟遇地方公事未敢稍蹈敷衍以海塘重大尤不容掉以輕心據愚昧之見擬請以後修防責令工員擇其最急必不可緩者據實開報親詣勘實方准會詳請奏是慎之於始既無浮冒之工而興修以後不時親往察看所辦如不合式即記過飭令加修甚者詳請參劾如此則工員有所警畏工心可期結實經費亦可期節省即不加固限而此中之節省已多歷一年或營稍有成效爾

#### 修防酌寬固限

舒化民

浙江仁和海塘工爲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民生保障最關緊要遇有坍塌共已逾保固例限者隨時詳奏動項修築未滿固限各工責成原辦之員賠修若遇異常潮沙非人力可施者查明工程原係堅固錢糧實用准作報銷其保固例限初辦僅保三月乾隆年間加至半年四十二年改爲經歷三汛迨道光六年奏改保限兩年伏查工程之平險全視沙水爲變遷從前貼塘漲有護沙潮勢較爲平緩是以隨時酌增固限俾免濫糜經費近年南岸漲沙日寬海道日窄而北岸之浪沙洗刷殆盡兼以兩年來風潮異常猛烈每遇山水驟發之時與潮湧勢撲面山水搜根底面受擊柴掃各工動多壅連坍塌固限既長正難緩待甚有一年賠修數次者此西塘險工林立之實情也茲據各工員等以兩年固限賠修實不能支稟請將西塘固限酌減一年仰懇憲台批發司道會同通盤酌核妥議詳覆察奪等因伏查海塘費工近以西塘爲最險而估修例價則西塘最輕該工員等領項承修事的既難苟簡事後又須賠貼卒至賠補不貲遷延貽誤致成鉅工堪製艱難益甚糜費矣第工段綿長而經費有限兩年保固似不得不量爲變通若逾減一年又恐工程草率之弊事關的更甚

例必須籌畫詳請於工竣驗收之日起經一年三大汛後再歷半年是較兩年爲稍減而工程四五汛亦非堅固不克完全如限內有一月之未滿工程有一分之稍短即查明勒令賠修如此量爲變通於慎重之中仍寓撙節之道則於修防核實有神益矣

### 修防

舒化民

竊查兩塘工程自南岸漲沙日增北岸海塘喫重道光五年南沙止千餘丈至十三年已漲至八千餘丈以致北岸險工林立石塘坊口者百數十丈先後奏請帑金二百餘萬始能一律鞏固完竣而存留二十餘萬之塘工生息屢歲修防以資善後每年用銀約在十五六萬兩上下潮沙平安兩塘無事嗣因經費不充不得不屢爲撙節備將險中尤險之工擇要興辦延至一千八百八十年次險者盡成尤險而又益以七八月非常之風潮塌損工段遂至修不勝修本年春夏兩次修工兩防共請銀九萬有奇原知經費不敷不力求節省所以請修之工皆間段之中擇其尤險惟間段故前後多不聯屬惟尤險則寬深不易施工譬如輔車唇齒之相依前傾則後覆唇亡則齒寒亦理勢所必然也况又適入月風潮比上年尤甚如省垣之秋濤宮自乾盛間建修以來從無潮溢今則石崖折撲碎殘實爲從來所未有不禁揣測去歲日漲及行路溝槽潮勢本極洶湧風又加之激蕩東裂西崩如湯沃雲其地寬而勢坦者尚可依土附牆若路槽逼窄之處場卸日近石塘此而不加孟修防一經塌至應石勢必攪塌場日今尚無策可籌何堪更添格外糜費此海塘之日危一日實在情形也至於修工則尤有礙焉者從前海塘平安險安工程尚少柴掃易以整齊工具樂於從事今則非尤險者不能舉辦查辦工例有丈尺即增派不甚懸殊今領二丈正工之例價兼修七入丈之溝槽工費已不能敷而又東西邊際少能聯絡新築之工沙土鬆浮石工未及半而被濶刷去者有兩經修竣旋遇衝損者每值工員

聞訴苦衷往往悽然淚下維時既不能不以厥色責其賠修仍不能不以婉言慰其累况此修工日難一日之情形也每巡查塘工自七八月後實月異而日不同既見工無完善尤覺心悽腕寒各處顯露石塘及埝至行路濘槽之處不能及早請修工經費繁實爲萬分焦急豈不知庫項支絀籌款維艱然不及時補救糞賭設法籌辦今冬微俸無事來春埝埝必多工愈多則工員之照管不及工愈難則工員之賠累不支甚添列分巡豈敢以危辭辭聽而值此任大責重斷非庸才薄力所能勝自到工以來食不知味睡不安枕時時心胃疼痛之疾昨日一發然不敢請假者以曩時從事繁劇州縣郡守垂三十年未嘗乞一日之假告一夕之勞今祿天恩高厚撫卹監司卽盡瘁匪躬豈敢顧惜第一饒危塘爲下游七郡生靈保障東南財賦故國設有貽誤廉登勝言歷情稟懇伏冀設法籌款指示濟宜濠塘幸甚官民幸甚

### 修防核實

舒化民

東西海塘險工林立修不勝修諸多修則知經費有常欲少修又恐要工貽誤查一千八百九兩年風潮猛烈固屬從來所未有然究由南沙漲寬北岸受擊所致本年三月間過江巡視南沙由蕭山之長山河莊至山陰之黨山埠一百數十里昔之海塘故道今則盡成沃壤登河莊黨山遙望東北海面寬闊不及十里舊沙之外接漲新沙又接漲陰沙數百丈有塘退向未顯露者南沙日漲日寬北岸愈擊愈狂柴掃既多衝刷並及行路溝槽此險工所以逼近石塘也近來工員承辦往往視爲長途戲以工險地例價不敷必修則賠累不起年復一年石塘遂形埝埝工員呈請改復一年固限明知國家經費支絀事速成例何敢遽議更張第念今日情形實有艱難之勢與其遷延潰決多費十倍百倍之金錢似不若急爲變通尙就七年三年之艾查查西塘新建補工估銀六十餘兩折建四十餘兩定例固限兩年今則透底者盡需捆掃而新修者仍辦折建以不敷之

例價兼固限之綿長賠累不支實恐貽誤似應分別辦理其尙存溝槽行路仍照柴塘給價其坊鄰近石塘者悉照新建補工例興修工分平險而建築仍守初章似較平允至兩年固限在當日隨時遞加亦因險塘章家庵一帶北岸微有漲沙體勢平緩自可因時制宜今則南漲北塌情形判若霄壤可否量爲變通似於修防核實之道兩有神益此西塘現在之情形也至東塘減鎮念尖四汛惟鎮念兩汛有掃工三千餘丈其餘俱係坦水迤西者尙屬完善而迤東坊卸掃工仍復不少且石塘潰決之處間段亦有數十丈現塘水頂衝撲塘基或漫蓋塘面履勘周遺尤爲危險若不及時修築其坊即可立而待此又東塘現在之情形也惟教修工必先籌費上年多辦險工數百丈幸保無虞而諸費至二十四萬有餘已爲破格之舉明知本款不敷方冀今年量爲籌節詎料兩塘情形尙復如此南沙有日促之勢風潮多意外之虞萬一秋汛猛烈真有不堪設想者應請鴻裁鑒核指示機宜俾工員不致畏難可以及時修理庶幾有備無患矣

修防籌費

舒化民

竊思海塘受病深而且久自道光五年以前南沙止千餘丈十年七月風潮案內以工段過多儘將險中尤險各工興修其次險及續損者未辦以致十一年應工大壞加以十二年又漲沙三千餘丈嗣於日趨而北自此工程修不勝修十四年奏請 欽差大辦海塘駐浙監修共用銀一百五十七萬有奇兩塘各工乃臻完善嗣後每年額設歲修東西柴掃工息銀十五萬餘兩東塘石工息銀一萬四千兩山水復五萬兩共歲修經費二十三萬餘兩誠爲不少然生息銀十三萬餘兩息按引輪年不敷用前運司詳明先於公息項下墊給迄今運庫想亦無多籌墊節省司費一萬餘兩亦由運庫按年移解近年引帶課緹未能按解且聞欠解尙多此十五萬歲修之支絀也石塘生息一萬四千兩向本銀已挪缺六萬有餘約收息少三分之一此石工之支絀也

坦水五萬保借撥餉自道光十九年撥過一次上年就是款存項提撥亦非款額各款支絀情形如此所以近十年來每歲修或用十五六萬兩或用十七八萬兩但可敷衍平安想無不力求撙節惟二十七年用過乎儉備用銀十二萬兩險要一舉停修從此塘工再壞二十八年用至二十二萬餘兩而停緩者尚多至二十九年風潮猛烈異常石塘次第坍塌仍擇尤險者搶修已用至二十四萬有奇三十年霜雨兼旬山潮匯擊石塘處處坍塌決至十四堡之塘身一百二十丈工員搶險奮不顧身勞不惜命實用銀十三萬有奇而築掃各工計修三千五百餘丈用銀二十入萬有奇而就東西兩塘築掃工合計一萬四千餘丈不及四分之一坦水工五千六百餘丈不及二十分之一上年西塘工程倍於東塘而沿塘險要者尚有五百餘丈東塘柴工坦水久已傾圮不堪自上年少減幾修今又險工林立若復遲延停緩將來決裂修補尤艱思念及此每至晝夜傍徨一籌莫展而又諗知藩運二厘支絀歲修定額尚不能敷其何堪此意外支發然使因費無所出遂竟置七郡生靈於不問爾時即身被重譴固無足惜其如公事何天下事有費少而功多有費屢而無補者有及早則細思於無形稍遲則禍變和尋悔不可追者事會之來固不容髮豈獨海塘即以海塘而論從前兩次敗壞之由亦前車之鑒也惟受病雖深尙當救治懲所溢運兩司設法另籌經費或每歲仍請酌留鹽餉若干稍能歲修充足海塘自可改觀而官民均受其福矣

擬復東中隄防石塘記

戴樂

海塘之築隄也始於唐開元九年前此已有築者無可稽考大抵所築皆土塘草塘以後造木櫃石圍塞其要處所謂石圍者皆以碎石爲之非疊石爲隄也梅甯之有石塘自我 朝始創始於康熙改建於雍正告成於乾隆而魚鱗塘之名遂爲一定不易之制前代修築必俟海濤衝溢漸瀆始行補救我 朝軫念民生鍾



工屢舉一切制度積久大備並定章程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考之志書海塘自仁和望江門外至海甯尖山前只東西兩防後添設中防移台州通判改爲閩知駐於翁汛遂有三防共建有石塘一萬九千餘丈海甯塘居濱海漣沙往來惟恃一帶石塘屬防捍禦誠百世之利也道光年間因修築工程浩大 特命廷臣駐工督辦閱兩載而工竣建修石塘一千七百餘丈自此以後隨損隨修遂得晏然無事迨咸豐三年軍興以來歲修銀移作軍需之用不遑兼顧塘工而海塘遂失修焉庚申遭兵燹至甲子收復而石塘之倒塌者多至數千百丈大府憂之慮海水之泛濫而勞溢也奏請興辦先築海甯之繞城石塘三百餘丈以衛城中居民疏入朝廷命督臣吳公來浙會同撫臣馬公勸助三防石塘缺口四千五百餘丈應行建復以外均裂石塘一千二百餘丈亦須拆修 皇上允繼吏之請遂於同治五年開工次第興辦始辦西防石塘繼辦中防石塘共一千六百六十丈有奇然此皆塘後之工而非臨水之工也塘後之工用力易而成功速臨水之工用力難而成功遲歷來辦工氣屬皆於塘身後開槽施工今因缺口處處均須聯絡不得不辦臨水之工開槽須先築子塘塘成厚水事半工倍此一難也沙隨湖至潮退沙淤挑淨方能動工此又一難也每年春夏秋有三大汛時逢潮水旺威難施工每月亦有兩汛小汛日工作向有三四時大汛日工作止有一兩時釘樁安碇具有定例匠役人夫因工價所得者少退縮不前此又一難也余督辦籌款念矣五汛工程皆東中防臨水之工翁說一汛爲尤難翁汛塘身低而蓄水不能禦底漣汛沙性堅而釘樁不能如式則又於三難之外有此 此人所共知其難畏其難而不踴躍事赴功者也余自十年秋七月來海甯駐工督辦籌款一汛石塘以爲必遲之久而後成遲之又久而後成乃時歷二載竟能告竣余之始願實不及此迨辦翁尖一汛並續辦念汛東西兩段石塘各夫役均能踴躍急公余奔馳塘閘無間始絃夏不得避暑寒冬不得避風寒皆幸在工各日臨窺度事

不敢告勞俾臨水石塘要工一千六百餘丈一律完竣計自興工以迄於成甫經五載不可謂不速矣此皆賴大梅之神靈大府之洪福故能相與有成余何敢居成功藉夫工程之遲速視乎天時地利人工非三者俱備不可天時宜多晴而少陰也地利宜落水而見底也人工宜克勤而無怠也化難爲易轉遲速天爲之地爲之亦人爲之余則因時制宜焉耳是爲記

### 塘工及長安河事宜

劉汝璣

今日海塘之壞以海甯紹興爲鉅工三江關不修則將有倒灌之患海甯石塘不修浙西將受其害蕭山等處亦然此亦不可不急籌也爲今計之惟有趕築石塘之外每年仍籌撥歲修銀一百萬兩三江關亦需銀萬兩既以壘石堅築成塘卽不當顧惜工料徒爲需目之憂也塘以內卽長安壩上登杭州下通海甯河道涉塞非備運鹽糧不便且兩岸桑田無水挹注况長安鎮爲浙西屯米之區富商大賈從繁運米而來遇災歉足以備全浙緩急關繫至重約需銀入九十萬兩卽能開復此等巨款宜籌之於捐贖項下則易爲力否則年復一年上河將成陸海下河亦勢如平地而海甯之水利不可言矣議者謂沙河泥濘日以洪湖蕩蕩恐爾而復塞故屢議中止不知地方胥厭數年塘工無人過問任其坍塌致成棄地熙甯中自蘇學士大爲開濬數百年民蒙其利至今嘉湖道督辦塘工並委道府州縣分段守護偶有衝塌立時搶築何後舉之足慮此等固爲鉅工而亦不能竟廢與其爲之數年之後爲費更多而貽後人之追咎不如及早施功之爲得也先賢論政所謂體國經野者亦惟盡力於溝洫河渠而已目前以盤金奉辦民事朝廷有賦稅之征民間無科派之累至今不免繁費亦其勢使然耳與其束手坐視何如力爲圖畫終受其利哉浙中歲入正項尙有鹽政論者皆謂宜復舊制出入乃有常經往時商人之虧由於上臺之供應今既革除陋規人自願充糧制一定歲入又得百萬

則蓋金可漸次裁抑也

續修海塘酌擬變通辦理疏 光緒三年

浙江巡撫梅啓鵬

竊浙省仁和海甯所屬海塘工程緊要前據臣奏估銀數入百餘萬兩十餘年來修築荷勦用計銀六百餘萬兩尚有未辦之工二限三限魚鱗石塘一千二百四十丈已在前數之內必須接續辦理以竟全功查該段東防所屬距尖山漸近海面更闊地形更低潮勢極猛向遇颶風大汛迭出險工每在該處臣於五月十四日六月初八日七月十七日三次赴工詳細查勘二限難於初限三限更難於二限做法工料必須堅實求堅始足抵禦稍涉大意必有衝決之虞海塘志載雍正十三年颶風壞塘數千丈惟老鹽塘五百丈完好如故係康熙五十四年原任浙江巡撫朱軾所築其法用長五尺厚二尺闊一尺大條石縱橫側立交接處上下鑿透箱槽厚二十層高三十尺近今工料昂貴異常欲覓厚二尺闊一尺長五尺大條石縱不惜重價亦不可多得現在海鹽縣修築講求大石時日甚長而該處估價每丈七百九十兩較之仁和海甯石塘每丈四百八十兩短加三百一十兩之多刻下經費支絀之時臣亦未敢輕議伏查江南松江海塘乾隆年間原任兩江總督尹繼善等所築俱用鐵鑄鐵節至今鞏固其築疏內稱海水吞吐力甚大一石移動全身動搖惟於兩石層累之處各鑿一孔用鐵釘穿合則上下連結於橫石排結之處各於頭尾鑿孔用鐵簞隔住則左右貫穿較之用鐵錠搭釘浮面易脫者相去懸殊等語誠為篤論臣再四思維與司道等悉心參酌所有未修石塘一千二百四十丈內二限六百二十丈即須接續修築擬仍照前建復魚鱗石以資鞏固惟該處地勢愈低頃聞更重若仍照從前十八層之數必有漫塘之慮聞繫匪輕議者或謂升高結構木以免加費然根柢不穩更恐難於經久臣復與督辦工員候補道懷祖貽相度形勢再四斟酌非量加層數不足以資抵禦必礙於原定十八層外

加高二層計二十層共得高一十尺每石寬一尺二寸厚一尺長至五尺至三四尺不等一切辦用均依舊式惟將牆身丁頭鋪砌之墻石外層仿照松江石塘添用鐵箍鐵帶聯爲一氣其鐵箍鐵帶尺寸一律用長四寸徑一寸圍圓三寸一分有奇重約一斤之外皆取平正勻圓熟鐵再石鑿孔太多恐致損傷省中磚有機器局修造槍礮等件應酌委員弁及熟習機器匠目參用鋼鐵車孔使石質毫不受傷又條石須加工鑿鑿六面見方表裏平正方可用近時磨熟石匠頭少工資亦昂約計每丈四百八十兩外須加石鐵工料銀五十四兩二限工程六百二十丈原估銀二十九萬七千六百兩共須增銀三萬三千四百兩即可敷用臣亦知經費艱難用款宜求粉飾無如地勢如此工關緊要不敢率意於目前致貽後來之大患除督飭在工各員實心經理不准稍有偷減以期實濟一面選購工料定期開辦外所有海塘工程酌擬稍爲變通辦理緣由理合專摺陳明

勸明海鹽縣坍塌石塘擇要估修疏

劉秉璋

臣蒙 恩簡授是缺在任之瀾防訪重要事件卽據紳士會言海塘等工年久失修勢甚岌岌必得趕緊修復以免後患維時卽擬設法辦理乃值海防喫緊費無可出不得不暫置緩圖兩年以來橫沙衝刷坍塌愈甚日前的海防事宜正在籌議間卽據該縣紳民呈請建復石塘以資捍衛情詞甚爲迫切當飭塘工總局行知會辦局務杭州府知府吳世榮提調候補知府章光澤等確切查勘去後茲據覆稱向繞城字號十八丈起至光字號十五丈止魚鱗大石塘六百十三丈及迤北之添字號一十丈起至孫字號五丈止中條石塘一千三百六十五丈現均完整其魚鱗塘之北堂字號一丈起至中條石塘之南鄰字號十五丈止原建大石塘三百七十七丈率多漲損完整者不過十分之一自繞城之南光字號五丈起至孫字號五丈止原建大石塘一千八百

七十丈間段添損完整者不過十分之二自空字號十五丈起至傳字號五丈止原建新條石塘四十丈亦多  
坊損完整者不及十分之一自傳字號十五丈起至習字號十五丈止原建高矮石塘七十丈均已坊卸至底  
又自習字號五丈起至泰駐山脚壁字號十五丈止原建低矮石塘一百八十丈均已坊卸無存其泰駐山脚  
南自青山脚非字號二十丈起至長龍山脚曰字號十八丈五尺止原建小塘石塘二百十八丈五尺亦皆坊  
卸至底總計應行修建石塘二千餘丈若一律興辦二千丈費鉅勢難舉行自應擇要估辦以紓財力悉心籌  
度審察情形內自短字號二十丈起至傳字號五丈止大石塘七百二十五丈新條石塘四十丈廣損數層或  
坊卸至底該處地勢灣環泰駐山當其右承受西北風頂衝外偏大海內靠白洋河僅倚一絨土塋爲固每屆  
暴潮咸漲風大浪高居民異常驚恐係屬刻不可緩亟應修復之工技驗勘估其僅添損散裂而牆脚未動者  
五百丈擬請仍用原石煙砌完整內有低矮段應請分別酌量加高一二層以資抵禦其坊卸至底牆朽不堪  
承受者二百六十五丈擬請一律補換添用新木拆底修砌完固惟有原建大石塘石寬一尺六寸厚一尺  
五寸今若照樣採買興辦工本既重需脚亦鉅擬請仿照三防魚鱗塘石塘寬一尺二寸厚一尺者採辦添用  
以節經費其傳字號十五丈起至習字號十五丈止坊卸高矮石塘七十丈現存舊石約有二成可以抵用又  
習字號五丈起至善字號二十丈止坊沒低矮石塘二百二十五丈舊石無存僅有基址請工人云嘗時建桑  
因節省工料堅固不如大石塘以致不能持久今若照舊做法需費未免過鉅擬請將前兩段石塘一百九十  
五丈仿照三防十八層魚鱗石塘辦法一律改建以期鞏固以上共請修葺石塘九百六十八丈並將塘復附工  
一律挑築培護統計估工料銀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並鑼聲明此次所估工段做法銀數均就現在情形  
勘估核實確估將來或有著時度勢酌量增減之處隨時另行核辦等情由總局司道核明轉詳請前來臣

查勘海鹽縣濱臨大海全仗石塘保衛原建四千六百餘丈節年坍塌過半經前撫臣陸續修建魚鱗大石塘二百餘丈中修石塘二百四十餘丈其餘應修各工奏明候續籌有款再行勘辦近年秋潮旺盛奇險迭生僅存一線土堦萬不足恃脫有不虞何堪設想下游嘉湖蘇松各郡皆虞財賦之區尤關緊要不惟海鹽一邑然也現雖財力不支而事不能已惟有擇要興辦以重要工此次估修之工埋砌者五百丈建復者四百六十六丈共計九百六十丈需銀十九萬九千九百餘兩尙屬核實且以經費艱難節益求節准以約略入折收銀十大萬餘兩丁冊定以程式不准偷減一面擇日開工剋期竣事以省浮費此次並無專款釐金收不敷支無可指撥惟有前因籌辦海防兩浙商人自願該行捐輸以備急需截至上年年底總數存銀入萬兩此係零星湊集並不詳數似可以公濟分移作此項工程之用其餘不敷銀十萬兩擬請撥庫提銀一萬五千兩還原提銀一萬五千兩糧道庫提銀三萬兩蓋捐局提銀一萬兩分作兩年陸續解塘工局支發應用庶幾舉事易舉以成厥事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一目錄

洋務一洋務論上

我直隸酌制軍營

天津新議續議中西紀事

密陳夷務疏

擬陳洋務疏

覆奏洋務事宜疏

海防條議

覆奏總理衙門六條疏

劉銘珂

殷光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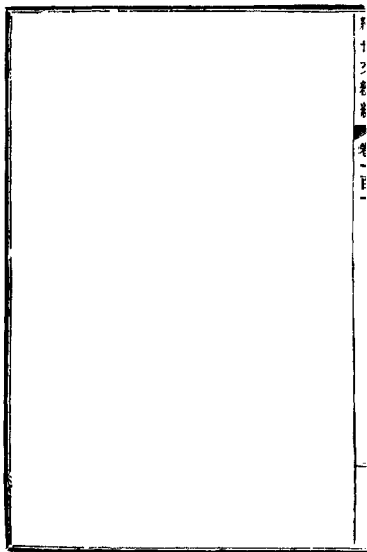
郭嵩燾

沈葆楨

丁日昌

李宗羲





洋粉一洋粉總論上

致直隸訪聞書 金甯派風節錄

浙江巡撫劉瑞琦

浙省軍興以來商民助餉爲數已多甯郡爲全省精華逆夷投捨一空上年秋歉民難事餉實艱實已竭蹶復以贖夷之餉勒令捐輸勢必不虞若如川省之議增織賦萬不能行必致忠義之心變爲怨惡之氣故剿夷之銀可勸捐而贖夷之銀不可勸捐也某惟據實陳奏不敢稍有欺蔽愚竊之言惟大君子念客而幸教之就近天下大勢而論文官愛錢而得死武官既情死而又愛錢以致幣藏空虛脂膏罄竭軍無圖志民有亂心職固敗守亦敗和更敗然戰守之敗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失策逆夷之反覆與否姑不具論即目前善後之計已有備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爲逆者漢奸也除尋常偵探放火各犯外其爲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夷雖戢兵若輩混跡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既以兵脅和夜郎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女出入蘇杭街市孰能禁止三也不軌之民干犯 國法一經詢問則竄身夷館卽屬干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緝民以恐夷夷犯民則又將捉民以媚夷地方有司知有夷而不狃有民五也水師將弁本多怯懦洋盜出沒搶劫商旅或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荷通商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爲英夷所降服此後貨船我設關而彼取稅七也黃巖一縣貧富吸煙果日出關其無人管野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煙禁大開鬼市將成入也年來干戈擾攘粵爲禁煙禁煙專爲漏銀鴉片仍行銀盡可待九也 國家素恃以通商裕課者銀也

今銀兩於夷法亂於夷財隱民窮且生他孽而職兵亦復何及十也撫按既定後舉頗多伏念計出萬全定必預防流弊而鄙人鯁鯁過慮者不得不即管窺之見更爲執事陳之英夷船隻散處閩粵浙蘇者甚多退出之後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夷託名後至別肆要求我未能深察夷情更安能悉股隨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道給與銀兩復肆擾擾此次議定復或稱國王之命謂郭僕等當辦理不善編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原有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編及今誘獲之郭僕猶子陳慶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案理市周頭卻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慮方免中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後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與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損讓一經追究必啓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門定制民人與英夷獄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涉英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喜之案何以戕夷暴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駐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添設兵伍營卡初非剿夷而猜嫌阻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插否則介乎夷漢之間恃夷犯法萬一夷人誘鹿官以難施必生蜂蟻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扁頭則扁頭之外不容上岸倘或任意闖入掠取牲畜婦女民人不平糾合抗拒夷必歸罪於官即起兵與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拆毀定海城垣建甌甌樓擊奪居住僑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馮敵之故由於濠鏡出伴夷於許多銀更甚適令會子交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貨易貨比前更須嚴禁濶銀分毫出洋殺幣無數而嚴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

古人經世之語嘗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往若合符節雖百世可知也嘗中所慮國海防

馬車撞入所至馬車大損之華員失色謂必索賠同坐一人急操西語辨論  
去觀者駭訝焉其人謂四律華車駛行本合法倘生西人故也可知律律以爭西  
諸各國公使均中西訂定法律所不賦不得援以為礙其於華民所至不少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款必須至通商定議因通  
議定後該會換約不遵照會其事遂寢然于九年在浙見西人將五十六條刊入通商中因據其大略謂之述  
十年京師換約英法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並通商中所定稅則刊刻  
通行閱其條款悉由洋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盡釋受成而已今次之即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款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  
查此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賽文內請授俄羅斯之例該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  
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住嗣因恰克圖  
既設館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住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  
天朝疆界嚴明不得越境據理所請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等因迨真使回國特將 諭旨一遵  
付粵東疆臣備入檔案迨道光庚子辛丑間連犯浙粵謀其月報謂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伴俄羅斯一  
自琦相奏給香港不復垂涎濠鏡現而寄住京師白門或中采之及也今大沽之役首以事請約內雖無京師  
設行貿易之語而其屬 受應若非有意通商門是觀該國事況 天朝舊制通商在粵本不許在城內設  
立棧房及設人等故粵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約首禁洋商入城致有七年十一月之事今查約內第一  
六十四日江甯所定和約仍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夏張既

經并入新約所有舊約作廢紙等語蓋因入城一款該處粵人持其前約而爭之也寄住禁城則各省之入城護商傳之可以知其用意之深遠矣

查天津約中議以納約不運而照故准設亦元明之令謂其國處居住一節在照會所定之議技中申明作為議論仍照以前約第三款進行等語即此款也然則寄住某國當日在議並未進行後來換英法美諸始照原約許之

一 漢沿海之區欲於舊約五口通商外增設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欲於長江一帶自湖北漢口鎮

沿流至鎮江入海之路俟粵匪平其通商不踰三口為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技長江自與浙蜀經

江皖安徽江西湖廣等省皆指運來往之通商外洋船隻巨三百噸以下者均可在江行駛該洋人沿途

停泊登岸偶有舛謫便以火輪數艘橫截江面運道為之梗塞又或與糧船水手鬥毆滋事或船隻被其轟

沈或重運其轉掠是國家正供之入適足為糜糧藉寇之資現雖試行海運而上游四省之漕豈能越江

而飛渡哉越之強也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謂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自

此議成而東南之患中於腹心矣

十年換約開辦暫在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辦為其至遲已久也

一 贛江甯舊約所載各貨稅則之多寡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征稅銀五兩近則各稱貨式多有價漸減而稅較重者請重修改定並議以此後十年一修改等語該洋商志在牟利析及鏹刀亦无足怪惟進口之貨自海口納稅後准由中國商人運運內地所過關口應聽中國按價估稅與該洋人無涉而自五口既開外洋商人有攜帶洋貨私入內地銷售者又有在內地買貨運至海口下較者經由各關口中國或知照貨納稅不問中外商賈於是該洋人有議免抽征之語謂不論關口之多少凡子口之稅以一次總納為準因定照進口稅例減半於首至之關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為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會重納又備外國商船應納鈔銀一百五十兩以上者

領典章同外洋以一千六百八十斤第一

每噸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為憑不復再

納凡此紛紛之議無非該洋人自占便宜並為舉底作偽備置洋人貨物之受受例不得越關口一步一自

通商輪行出入自便此後洋人入內地即藉華商爲導虎之儀華商至內地又藉洋人爲腐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偷漏影射之弊端在在不免何況逆勢日橫奸商弄民推其波而助之瀾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自馬江通商天下一家更從何處分別中西當十年換約之後馬頭未立矣船未到辦者持總理衙門執照酌赴安南之屯溪江西之河口能會州等處採辦茶葉大中華商標之也

一約內言其國民人有犯事者出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欺虐華民者由中國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關殿之事中國定制由州縣審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查辦倘時端自彼起即已入華洋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乃約內載明正領事與中國道員不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因之一遇交涉事件反越州縣而訴於道府遂轉道府以會辦州縣況各領事現住海口有事輒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紅毛供詞言其小埠頭設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士二字意即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國則與牙戶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行其褻甚矣

一議中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一經中國官費照會到該領事即行交出不得徇庇隱匿等語此已載入江甯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移取起衅甚至有嚴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凶犯者蓋英人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爲得計予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人有逃入英境者其皆容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至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雖有照會交取之約多成具文至其所定中西交易有欠債不償潛行逃避者彼此知會緝拿追繳一微辦理立法非不善而予閱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銀票票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取銀竟有不肖洋

商私自逃回建州發行閉歇者華商訴於領事謂其不地此見於西人自譏之月報中且云洋行欠銀私逃不獨華人受其累即各洋商皆以為不便等語蓋華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詭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仍欲改造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督陽奉陰違從此玩中國官民於股掌之上而已

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甯約中已有之然尙無華人跪拜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堂並華民之入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穌教天主教一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穌教於是禁行天主教見華西而不悟耶穌之即天主也法屬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並及之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矜其教法驅除異己各小國有不從者稱之以兵五印度及回疆之役屬於英名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向與西洋人天主教為仇者近年英人日強皆藉通商之約傳教於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強不敢詰今又欲以此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覆虜哉

一約內該用漢字英字一條查英人兩次入貢表文皆由中國翻譯呈曉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西字正副表一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等語公問尚驗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而文理外錯難以句讀隨令通曉西言之通事將西字副表以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語是該兩雖有自書之漢字詰詞難通仍由中國人通習西語者另行譯出並不實以漢文正本配送嘉慶中廣州知府楊健詳定英人商書許用漢字自後該洋人久居中土多以中國言語編譯彼國古書故歷利遜有華英字典與之輯悉仿照原字典

茲釋是時 純廟敕諭一暹由該使斯當東橫道嘉慶二十一年之 敕諭則馬利通編譯漢語亦

時爲副使詳致英人貢使皆以武臣爲正文位副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外邦故其強一國皆

建書院俾洋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內欲請中國籌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文書往來不用配譯漢字

是欲以外邦之官語文字強中國博習抑已決矣 自十年以來各國領事衙門奏定章程內稱臣等國定章

之人來京進奏送八旗子弟學習歐羅巴新學 由該館選 官酌量分其英法美德各國文字語言

水共勵國仿照歐羅巴新學之訂辦理又查俄國所請其條難以察看現直隸錢局改作新幣尙有處房

等因是王大臣等已詳奏之矣

一議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用之不覺失笑夷說東方之國

名又爲四裔之總稱說文夷從大從弓大人持弓也此於六書爲會意氏羌以獸名獨夷從人從大

以魏爲大名之例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夷夷有君子不死之國 說文廣采異聞其實不死之國 孔子

言仁者壽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多壽考而壽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

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

一暹中所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其十款法強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推廣言之其餘則雖

列出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而已惟其第五款內稱向來伴藥銷錢米穀查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

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雜商進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准進口議定每百鎊納稅銀三千兩惟該商止准

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運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其

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悉中國辦理嗣後遇

修改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章程爲例律例進口之貨祇准在海口銷售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其



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易不准洋商輸入內地自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之通例今天津新議第九條准聽英國人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通商得開阻又二十八條准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稅減半祇完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一百餘年之舊例一旦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籍以洋藥一款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價極重易於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款辦理於是該律人始有稅則第五款之議然自長江通商後商占立願頗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毫無顧忌他如錫米穀等項不准運往外國仍准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議不過掩耳盜鈴之計而已

十年換約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在此辦理衙門呈明內天津新議

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則十月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頒行是時英法挾兵索請續增英款九條法款十條惟強國之約仍係入年所定並無續款然已預為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職入約約中今更敘而論之如左

一 英人續約首在索賠據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價商酌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粵省撥措款後交出粵城等語今續約又索賠費四百萬合前所計共入百萬議於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於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國所收稅內扣繳一成以三個月為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議約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今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為定二也入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今續約內論天津都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均照各口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崇光給與該伴人作為在粵總局山莊屬在粵之領事巴夏里賃租位在案今續約第六款所將地界歸其管轄數節前

次祖批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爲割地設其心一爲牟利起見一因巴里里被執不甘作爲中國酬罰之款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其天津並大沽礮臺暨登州北塘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入百萬兩款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不必俟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地數處五也其餘重務及貿易瑣屑者不錄夫氏以羌羊獸而人者也狼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魯兼夷狄臨狂歐司馬相如之諫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羸車之清蹕是胡越起於轍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今以盤穀之下戎狄猛獸並城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衝櫛之虞則是遇軼材之獸而京師重覆者可存之地哉非族之惡將有侵陵以備之旁防其覬覦何況免竊潛公鳩居不返此誰不可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鴻章太續增之約則巴夏里所定以然在粵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已氏實始終之迫入年薪安之役粵人團軍實購其首逃回本國遂獲充額羅金參贊怡王人通譯撫則彼單騎赴宴偃臥邸中坦然無備迨其受擒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鴻章之在天津被擒復釋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解者也商虧之款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城外洋行案賠房屋貨物者也無論商民平等大亂之逐擊船之爭不足爲異則以報復言之設洋人連燒我兩次礮臺亦足取盈矣若夫誇我宮燬我竈是搶天之款退其心以厚其寄而得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權在彼瘕犬吠非其主曾不足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聞與借一之師稍挫其方張之釁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子取于求之不竭矣至於北塘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款遠及一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唇舌或因稅釐虧短稍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豈非藉寇兵而齎盜糧哉雖然賠銀割地彼之所求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車中之防通鑑殿門之排故楚羅王也而魯史貶之爲子執也

帝憚而武侯斥之爲賊至於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胡南爲島民南謂北爲蠻夷未嘗以敵體相視也後晉之尊契丹以石敬瑭爲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金元始大數傳而卒不振我太祖時興關外值明之季世天與人歸蒙古首上尊然尚不欲抗衡中國屢次議和皆出自太宗之意雖請來往文移低一格仍用前額龍虎將軍之印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以數萬里外不實之蒸服一旦瀋陵中夏竟使烽火爭明十日並出此豈但險之疑陽蒙之毒朱而已哉予見壬寅江甯之約其屬尚低一格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約內稱君主者乃外洋女主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一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殺該國傳教人馬神甫請將該縣革職永不敘用收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往來儀注及一切稅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略相同惟軍費賠款議定二百萬較英人前減半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附入天津新議後第四條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餘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都交銀五十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入百萬內撥出一百萬作爲法商住粵被燒賠補之用其餘皆作爲軍費等語又第七條內稱設關水陸一軍俟收銀五十萬前退出天津仍屯駐大沽礮臺待中國各地方全行退出境外又第八條內稱現駐天津之兵餉五十萬交清後退駐大沽礮臺惟統兵官仰請暫駐天津過冬餘與英人續約大略相同于按法人之索商虧索兵費以八年較英人減半計之即使讓增亦不過四百萬耳今效英之尤在被固多多益善在我乃默然無言停聞本年桂相赴津議撫曾許英人一千二百萬後英兵入京城法使囑囑居回作客客來往調停遂較前議減去四百萬然在英人則減之在彼則增之是藉以收漁人甲交之獲也各海口貿易其居其首花商次之若以法論則每年出口之船不幾百隻行銷裘呢羽輿細之物是英之稅多而法

之稅少也英之暮四尚易自朝三法之一裘乃集於家誠是英之所取者勞而法之所取者逸也雖然英直助於法而餉之以利法憑藉於英而坐享其成會不思壤地同而求其濟欲者正句踐索吳之計也然賄之是必不免於象齒之焚亦綫必亡而已矣

一 強人換約事在九年今其條約三十款仍是八年所定附於英法二國之後查該四向不立君長紳民公學有名望者一人住華盛頓都城總理二十七部之事是亦斯丹甲必丹之舊制也西人以一部之凡為斯丹之傳也其管理權日及船主曰甲必丹是英丹者即中國里長約兵之類乃居然以大伯理羅天德與大清皇帝平頭其八年所定條約照英法款式然九年大沽之役已停止英人換約強人卑詞請款正宜與之說明仍照粵東舊約款式即使該國主業已鈐印亦可令其回國更換遲至來年再行換約未為失信何以王大臣等不加究詰 律允准且就其約內所定各款效尤之漸實不可長如第五條言該國使臣遇有要事不論何時應准到北京暫住但每年不得踰一次到京後迅速定議不得耽延應由海口或陸路不得駛駕兵船進天津海口中國領地地方官照料若係小事不得輕請到京至上海必須先行照會禮部所帶隨人等不得踰一十人之數云云詞意尚為恭順乃又於第六款內載明嗣後無論何時但中華大皇帝願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以及在京師居住家久或暫應許該國來使一律照辦同沾此典等語核與第五條不准耽延及每年不得踰一次之語自相矛盾又十五條內載合眾國民人在各港口貿易者除中國例禁不准攜帶出口進口之貨外其餘各項均准販運往來至買賣應納稅餉惟照粘附在稟慶所立條約例辦倘別國有按此條約更改者即應一體均同至語又第三十條內以現經兩國議定之後倘大清國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國或關涉船隻海面通商往來等件為此條約所無者亦當准該國臣民一體均沾云語凡此重言絮語皆為後來悔約

張本且預知後不英法所請必有更進于此者即約內並無長江通商之款又各海口但有廣州潮州廈門福州臺灣甯波上海等處則是五口之外僅增潮州臺灣兩處與英法條約之兼有牛莊登州瓊州各口者不同自十年英法換約又增入天津淡水兩口凡此即強人約內所謂有恩政恩典施及他國爲此條約所無者亦一體均沾固已預爲道地包攝一切而此中坐收漁人之利已不少矣強人亦豈無哉

一俄羅斯之約其與英法異者彼爲地案賠款多占馬頭此則要求割地意在更張康威羅正兩次會議定界之前約也查八年天津原議第十二條除陸路所定邊界照舊通商外議增海口之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又載明此後若有別國在沿海增設口岸者亦准該國一律照行一也舊制俄人不入朝會之列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通商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今改議由該國總理事務大臣與中國軍機大臣或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由該國專遣使臣到京師其行走或取道恰克圖或由就近海口悉聽其便一也兩國邊界有從前未經定明者應各派大臣來委查勘清理疆界載入約內補闕立冊以昭信守三也其他貿易城村之條大略與英法強三國河至十年續定之約則意在申定邊界以防異日爭端其第一條講明此後兩國東界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得江爲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國其南邊至烏蘇里河口地方悉屬中國又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交界以爲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界限其二河以東之地係俄國二河以西之地屬中國又自松阿察河之源中外交界處臨興凱湖直至白稜河又自白稜河口順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界一西皆屬中國界以上凡遇中外交界之處皆爲地畧以朱線識別上寫該國標譯地名立定界線水無更改至

此等交界均係空曠地方遇有中國人住居漁獵者俄國不得占逐仍准華民自行照管此所定黑龍江一帶之東界也第二條載明西疆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見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在西直至齊桑淖爾湖又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淪淪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此所定西疆一帶之西界也第三總判云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即以上二條所定之界作爲解證東疆自興凱河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由兩國派出大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臺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即按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爲俄字一分中國或滿或漢字一分兩國交換書押用印以憑信守以上俄羅斯新定之邊界大略如此核以康熙二十八年及雍正五年所定之邊界更改僅占于取于求購焉將來必有無厭及我之舉查現在所定東邊交界皆在黑龍江之北岸而俄人在江中修製戰船設立砲位俱見于西人月報中文言咸豐五六年俄人以土耳其之役爲英法所攻悉遷其各埠貨物于黑龍江之南北兩岸南岸逼近內藩中國兵弁阻之不得是其得步進步之漸至西疆俱係同部叛服不常一遇蠢動中西相持俄人又將從中煽動以收漁人田父之利此不可不慮者也

密陳夷務疏 節錄

殷兆鏞

竊准今日國事之最切莫如洋務海防之一端議戰議守議撫議防至不一矣而二三十年以來卒無定論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正不必論我之制彼如何當先察彼之勝我安在近人之羨慕而悚息於西洋者一曰富二曰強所謂富者各處洋商占據碼頭歲入之款倍於中華而已所謂強者船堅砲利新式火器層出不窮而已至於其所以致富所以致強之道無有能操其本而探其源者縱有其船有其砲而駕駛開放之技藝

不即也。堅忍勇鬪之人，心不如也。如山不動之駝，命不如也。則與無敵。又河異哉。試以最近之事驗之。我大清兩龍興東土，以騎射爲絕技。當時與明人交戰，明人有鳥槍大礮，而我則無之。與今日我之槍礮，不敵西洋槍礮。和類然。明人有槍礮，往往不及施放，而我之勁弓怒馬，已至其前。明人棄槍礮以逃，其故無他。人心一齊，一不齊，士氣一勇，一不勇，之別耳。固不在有器無器也。前年督魯士與法蘭西相鬪，法國之軍隊槍礮冠於泰西，百年來爲雄無敵。魯士乃偏小之國，徒以君明臣良，蓄謀成久，彈精竭智，上一心遂使法蘭西火器請技失其所恃，而爲魯士所挫。敗是西人與西人交戰所用輪船槍礮，兩俱精良，惟以人心之齊，齊漢散分勝負。中土日習火器，即事事盡其巧妙，亦不過與法蘭西之礮船相等。極矣。使不先求鼓勵，兵心整飭，刑功設有如魯士之運銳無前者，我能不爲所挫乎。故以前明之火器與國初之無火器言之，則有者敗而無者勝，以整法一國言之，以火器著名者敗而火器未著名者勝。然則其所以必敗所以必勝者，當以兵心之勇怯爲優劣，而器之有無利鈍實爲第一義。灼然可觀矣。以中土十八省分南北，粵閩人人工於文詞，精於書寫，北人往往不及焉。北人祇效南人之筆，混精良紙墨，華美而不能於幼小之。耳。請目染如南人之勤學無筮也。北人習於弓馬，善於馳騁，南人亦不及焉。乃南人之效北人，但購其名馬高車，勁弓健矢，而不能如北人手足磨熟，習勞苦無益也。以同一中華之人，南北異宜，尚不能事事相師，反客爲主，乃一旦欲強開天闢地，以牙數百年之人心風俗，馳道之以效法西洋，雖以漢武秦始之威，其不能有尺寸之效，亦明矣。且是謂謂目下中華之於東西洋，情勢有無足慮者。三不易學步者，三大有可爲者。三致爲。聖明詳陳之技，泰西大小各國以數十計，而不能救於一尊。最大者爲俄爲英，爲法爲美，而魯士後出，亦請願其開與中土從前之戰，器械相似，互相猜忌，更互相防禦。故條約中必云，如後有施恩之處，各國一律均沾。其牽制

為案之證據大可懸見斷不能一匹得勝兵端使我駕勢得宜操縱有法則彼且為我用使為編蚌可也使為  
冰炭可也即或不然亦必有此辭而彼詞讓一遷而眾不合斷不致各國同時決裂與我為難此無足深慮者  
一也西人雖勇於戰事而與兵則甚慎其推必一因中君臣神商詢謀會同且籌有巨額方肯命將帥如道光  
二十年洋兵稱茶正林則徐為兩廣總督威名最著遂不敢違犯廣東特乘浙江之隙及占據定海大可接踵  
內犯乃仍向天津訴冤次年一月奕山在廣東議和給予六百萬已可罷兵苟非裕謙剝皮為纒于甯波則江  
甯二千一百萬斷不致如此之甚也咸豐六年葉名琛與之爭執入城一事輾轉年餘始將省城攻陷迨價格  
秋沁在天津擊沈洋船一艘法國急於報仇矣至下年春命上海道吳淞令商人與之講停只給兵費二百萬  
一切仍照戊午原議其各兵即可撤回乃端華請願拒之於內何桂清薛煥拒之於外洋人無可如何始大隊  
北上其時洋兵艦聚上海戰來戰馬一萬匹在洋涇濱游牧中國共見共聞正擬逆討足蘇當使洋人乘利逐  
便翻然改圖以攻天津之兵先發杭湖為賊前驅則固唾手可得耳而西人未奉君命不敢為也以洋人前後  
多年情節度之其善戰而不懼於決戰者已昭昭然矣蓋華軍雖不能與之海上交鋒若陸路陸兵則洋人自  
揣亦無必勝之勇且我之兵勇訓練可以不窮彼則來者只有此數全仗潮勇漢好為之前隊而已此無足深  
慮者二也洋商自十三口通商以來其中盛購房屋長子孫已二三十年戀土情深惟利是急一有變故其  
數千萬資財產棄置付蕩然故前數年屢次為中土剿賊非其向化之獨異乃其自謀之更切苟非萬分怨憤  
豈肯自害其羽毛上年東洋無故饒舌在京威公使尚出而排解其不願通商各口岸攬擾為池魚之憂亦確  
證可證英雖與洋人心險詭詭而與西洋人不同不可不為之備然通商各口岸有西洋人貿易在斷不令其  
因力盡張此無足深慮者三也西人兵法最嚴而養之最厚其兵餉多於中華數倍雖一隊千人十死八九其



一二成向且直前不退每船數百人終日寂然無聲所派在船分段巡邏者持槍往來足無停趾不但無故無一登岸者即在船亦無酣嬉高臥之人輪礮器械繩索什物不惜厚費必新必堅終日淬勵如待敵至而礮子之光滑亦如磁如鏡大小合腔加以規算測量故其砲能命中致遠無堅不摧雖王子貴人一經入伍與齊民等凡勞苦艱辛皆習焉之槌高數丈緣索以登必行走如飛避各兵之所能方為水師提督行伍之中從無一官一兵可以倖進此法律之精嚴中國不易學者一也西晉奉命出疆為全權大臣者行止皆可自決其督兵時臨陣作何開仗每於未定計之先廣諮博訪必集衆人所見擇善而從雖走卒末僚皆可預議及既定策之後即王公貴人不能搖撼一切無知浮議更屏而不顧故下情無不上達而善策不能中撓敵之山川形勢兵精強弱多寡城郭之遠近平險必先期偵探確實宣示各兵皆能胸中了了更各授以地圖隨時再三申誡合衆心為一心操有勝負力皆舉動從無怠慢從事之時此用兵之詳慎中國不易學者一也西洋齊割除臨陣死亡無論外凡所獲之囚傷者窮之死者殮之生者養之絕無摧辱陵虐之事兩兵相交使命往來不加鞭箠一豎白旗立即止使不得無故擄害逐日戰事准局外士人隨時紀載無所為諱飾為將之勝敗苟布靈寶非其疑為衆論所稱者各國皆可錄用如現在法國奉屬韓之類此待將之寬厚中國不易學者三也有此三長故其人心精力果敢少勝多兼之船堅礮利始克收其奇效否則孟子所謂兵革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而已兵船法律之精且嚴者其本也輪船火礮之利且速者其末也有本而無末雖強弩不能穿魯縞矣試律務者於西人之根本長技獨不一深長思之何哉夫中土之於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勝其間人情風俗各有所長而天理所存則無二致今人但知西人處處恃強處處恃勢而不知平時優卹其民信使其軍仍不能逃出中土聖賢之大道至理且舉措之間時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強也世人皆以西律為智而臣

獨以西律爲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專製器能利而中土之聰明十倍過之其不專不特處則皆聰明讓之也世人皆以西律爲謬而臣獨以西律爲駭惟其駭也故政令嚴肅軍律整齊而中土之圖融亦十倍過之其不整不肅則又圖融讓之也今欲與之角逐求其富強之效必先探其富強之源究其各國得力之實際乃由軍民一心法令嚴整乎抑僅在於然敵猛烈所向無前乎苟能執其兩端而詳辨之則朝廷之上防紀整綱發號施令執先執後孰緩孰急之次第自有主持而不眩於道譚築室矣又洋人之擅長在海戰爭在此謀利亦在此圖初鄭成功竊據臺灣 聖祖仁皇帝移沿海之民三十里以避之鄭氏遂爲我國此即不與爭海之效也此時誠棄海之利害與洋人而但恃陸路兵民之心以勝之彼必技無所施矣溯自道光庚子起至今三十年內地與洋人交鋒惟廣東三元里義民八十三村及臺灣各社兩次大創之皆不恃海戰之猛而但恃人心之堅前者已死後者再進洋人之利器竟亦不能致力從前論匪盛時各省各縣築圩共圩不過秀才廩生乃一發號施令數十圩中百萬人民皆能爲之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皆能如圩長之愚情及人則平日之民皆陸軍之兵雖一呼而數千萬皆集矣船殼乃呆物待人用之而警民心兵心乃活物激之可以必死其間疊劣天壤相判矣先選沿海之督撫再選沿海之州縣躬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上下聯絡萬衆一心中土有船有礮固足以取勝外洋即無船無礮亦必卓然有恃而無恐與其費二三千萬買非人不行之船礮何如只用一千萬收減撥捐或變寬產即可收沿海萬里之人心乎夫天下之大兵刑錢穀之類邊府海防之重一一綜核其名實振作而有爲使各直省中無一民不安其生無一官敢曠其職節無益之費以薄斂於民間求有用之才各專以要任船礮固不必廢而不講但不專恃船礮以自強兵將要在練之使精更當求其兵將之敢死騎見薄海內外同仇敵愾志成城圖勢蒸蒸日上外洋之人各有耳目自然既敬且畏不敢妄求其辦洋務之大臣恪

守條約以恩信結之斷不致有無端乘隙欺蔑之事再歷一二十年我 皇上春秋日富英明神武上荷天心  
眷佑機會方來亦如乾隆朝準夷故事定可復數世之仇洩數天之憤目前固不必急急遠求奇效徒亂人心  
製器則盡虎不成隨脚則羊羶不舞以舉棋不定累 廟算以狼狽相倚啓外疑端千百萬小民之脂膏隳東  
西洋唾餘之船楫有百損而無一益此天下士庶紳耆所異口同聲而無敢上訴者臣不勝愚懇急迫之至謹  
冒死上陳

擬陳洋務疏

郭寶璽

竊臣因疾兩次乞假回籍擬待 天恩優賞假期于時演察辦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痊分嘗求退五月一  
十四日英使威妥瑪質然出京派系未能議結 臣豈遽能置身事外自應勉強支持暫請銷假而現在辦理洋  
務機宜有可一言其略者伏思夷狄為患中國自古皆然所以控御之方戰守和三二者而已彼其狡宥有常所  
其感渡有定籌因時制宜應之有餘洋人以通商為義瑣列各海口深入長江數千里藉發生端以求便利卒  
為外憂備員編實在內地名為敵國而構禍不出邦交故 臣以為今日之洋務戰守和三三者俱無可言何以言  
之凡願有 曰攻剿之師曰應敵之師西洋各處遠隔數萬里中國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練兵製器之精  
其君臣相與講求日新月異未嘗稍息而獨不肯輕易用兵其視通商各口皆其利藪寬尤讓借之彼不言戰  
何為迫使戰乎凡和有 曰定處警之等差曰讓聘使之禮節曰辨稱號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餘年從未較  
論及此威警七年廣東用兵而上海甯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廣東通商亦復如故其甘棠兵費但以  
為因此用兵兵費即取償於此始發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徼倖要需所爭莫大於是更不得以和論  
至於守之為義由 臣古至於今日由天下至於一家莫能廢也中國沿海九千餘里大小百數十口虎門大沽

并稱天險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後商務管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門砲臺爲善後之計費至數百萬咸豐七年洋人直入一毀以爲咸豐九年天津防堵良將勳兵高慶巨擊之用終亦不能持久至於廣東展轉貽誤而有甯波之失金陵展轉貽誤而有鎮江之失延及咸豐七年廣東省城爲洋人圍入據及天津洋務遂至窮於辦理此其成蹟亦略可觀矣今且循及內地設立分使駐紮京師曾無藩籬之隔故臣以爲守者若國之常略而非目前防侮之勝算也竊謂辦理洋務一言以蔽之曰講求應付之方而已矣應付之方不處理勢一者勢者人與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爭之勢有我所必爭之勢權其輕重時其緩急先使事理了然於心彼之所必爭不能不應者也彼所必爭而亦我之所必爭又所萬不能應者也宜應者許之更無遲疑不宜應者拒之亦更無屈撓斯之謂勢理者所以自處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審曲直勢足而理固不能違勢不足而別無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見列朝平定準噶爾布魯特方略以至仁誅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誠招攜懷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烏什之叛辦事大臣某某已戮於賊追督肇慶之由疆及其子孫嘉慶二十五年回疆之變又費大臣某某回民叛謀邊問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肅誘殺撒拉番民亦詳控訴邊問督臣某某所屬回番各部掃徇處理務使持平惟恐一夫稱屈尤爲列聖控制中外之成規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應之宜斯之謂理也惟洋人之強與其處中國爲害之深遠過於前代而其僭踞陵辱衆費要求中國與之相處其情事亦絕異於前代處之得其法其於各口稅務及學館教習及練兵製器諸大端洋人相與經營營壘未嘗稍有猜忌處之不得其法則議論繁多擾故釀生往往小事釀成大事易事變成難事以致貽累無窮竊見辦理洋務三十年中外諸臣一鬪南宋以後之議論以和爲辱以戰爲高積成數百年習氣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緩邊禦敵深謀遠略載在史冊未嘗省覽洋人情勢尤所茫然無能推測其底蘊而觀

知其究竟 朝廷設立總理衙門專辦洋務亦不能不內情人言周章顧盼無敢直截辦理 區以庸愚爲衆論所誦 誠何敢再有陳奏然竊計今時關係天下利病無過於洋務區隸管臣李鴻章兩江督臣沈葆楨福建巡撫丁日昌練習洋務至精至博用能力籌富強之術而於交涉洋務亦皆深得體要維持保全如 區才識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一年辦理洋務始所見聞證以前代事蹟深有悟於中外交接之義沛然不疑於其心疾病昏愚無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言者謹將今日辦理洋務機宜略具四條可以見之施行伏願 聖明採擇

一 國家設立軍機處爲出政之所中外事機悉歸裁定咸豐十一年總理衙門之設一做軍機處章程遂與軍機處並立其時恭親王寶司總理可以專制兼因交涉洋務多持正議不顧與閱今已辦理十餘年矣察 區西洋大勢總理衙門當遂爲 國家定制頒發 上諭及一切處置事宜不能不歸軍機處軍機大臣未經奉派總理衙門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無從推求 區愚以爲軍機大臣皆應兼總理衙門銜名庶幾討論情勢通籌熟計以厚有所裨益

一 西洋通商向止廣東一口嗣是沿海開口以及奉天內達江西湖北法蘭西分踞安南與廣西接壤俄疆斯出入西北各口徧及陝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議雲南通商其四川貴州河南交涉教案層見疊出目前無悍務交涉瀾湖兩一省耳必能體悉洋情辦理始能裕如於此稍有惶惑一視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過持正論其後展轉顛異迷誤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務爲尤要自與洋人通商以來事變數出多因華洋交涉案件爭辨紛紜而辦理歸結處總在設案賠款席開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無知預防者動輒積釀生靈激成事端展轉以資其挾制而使遂其款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構釁爲能而多加之紛飾又

以了案爲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間訟案含忍受冤卽亦無辭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故臣

以爲苛求洋務亦無他義通事理而已矣漢謂出使絕國與將相並重當時所急者不過折衝樽俎一日之間實不遠西洋國緊要之萬一伏願 皇上考擇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諸臣勿存倚視遠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負重刻自砥礪以激厲士大夫之心而養成士民奮發有爲之氣外侮屢接之衝內立富強之基在 朝廷一念之幹旋而已

一駐紮西洋公使萬非今日急務其間惟美利堅之金山中國流寓數萬人左近駱噶及西班牙所屬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資辦理此外各國全無憑藉而特數萬里外之使臣因事與之辨爭事理稍有虛飾困辱立見卽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虛棄之無用之地將來海道開通中國商人能赴各國設立行棧有可經理之事漸次選派大員充當公使駐紮自不可少此時出使通好委無關係而既經奉派出使英國各國相援爲例正慮此後出使處必加多區以爲考求洋務中外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則盡人可以差遣竊計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類能醇悉體制講求應對 朝廷以息事安人爲心奉 命出使謹敢不盡力應請以後選派使臣依照常例出禮部開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歲不滿五十者聽候 欽派亦與尋常出使同等務使廷臣相習爲故常不至意存輕重而於洋情事勢亦不能不一加研考以求備 國家緩急之用其爲裨益必多矣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國悉依本國法度中國刑例有萬非西洋所能行者當時議定條約未能做照刑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會審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資聽斷中國一切無可據之勢惟當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辦事依律法辦理州縣地方獄事依中法辦理其視洋民猶中國之民視辦理洋案亦猶辦理中國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見以存中國一視同仁之體其間交涉洋務 上諭奏摺應發鈔者概行發鈔使天下曉然

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窺見 朝廷之用心以知事理之得失非獨以擲士民之疑亦足以折服洋人之氣矣 以上四條於辦理洋務要略未能詳及而先務通知古今之宜以求應變之術熟覽中外之勢以息人言之囂自可漸次講求控禦之方推行富強之計要求其歸理勢二者深籌遠攬無以逾焉者也 有宋大儒程頤論事必折衷一是其言當時朝廷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誠待敵國夫能以誠信待人人亦必以誠信應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應之此理無或爽者方今時勢艱難財力支絀洋案多一反覆即國家多傷一分元氣維持國體全在先事防維事端一出補救無從此後更難與處且久病衰弱委無材用足慮 國家之急斷不敢希圖以語言效用快人指摘善惡情事勢則實有確不可易者冒昧上陳言辭拙直不勝戰慄頽越之至

覆奏洋務事宜疏

沈葆楨

竊臣于本年十月十七日承軍機大臣密寄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急宜切籌一摺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著詳細籌議切實辦法此外別有要計一併奏陳不得以空言塞責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宵旰焦勞昭然若揭夫讀再四感激涕零區區嗚呼僑情非所請習年來待舉船政不過因循故事絕未窺見要領然不敢不以採訪所及參以管見盡副為我 皇上敬陳之原奏稱擬外患艱難籌款更難兵亦較難製拾宜更精誠確論也夫兵何以精練斯精耳以西洋船政之猛烈實有無所用其力養濟無所施其巧及觀其練兵也檢閱則步伐止齊之節縱橫徐疾之序儼隊則旋轉進退前卻修整之法測量炸彈遠近遲速之方斷斷講求若忘其利器之可恃也者豈不以一人之力為力而以千萬人之力為力不以一人之巧為巧而以千萬人之巧為巧也然而練義勇之兵易練經習之兵難要捨事起各省無

不舍兵而募勇明知兵之無用也而大舉甫不轉取制勝之勇而復用無知之兵民竊以為過矣敗年來封疆大吏惡端兵之積弱傳之餉情使與勇等東之營使與勇偕而海上軍興復紛紛募勇未聞以兵爲可恃者文法繁而設備疎故也標識一定餉款不支將又誰汰勇留兵用其所不養養其所不用明知之而故違之自強其何術乎且以西法練兵不得不先以國法練將將所不知而兵教之將所不層而兵效之今之名將皆剛柔兼立功者也習故蹈常則無從精進而中年以外百戰之餘使舍其所長折節於西學非其所願亦非其所長然不能盡勝其文不可不深明其義應隨時省選知兵大將能耐勞苦者一二人練勇二萬少則萬人分爲兩軍一駐省會一駐衝要屯札大營勿零星散布專練洋槍洋礮一時應敵奉調即可趨往選西洋運法者爲之教習我之大將待以賓友朝夕與之講明切究其中要法數年而後應發庶幾可恃矣水師則以熟習風濤者爲本檢閱按日操演尚可月實有成若夫水師與陸師異外練水師與內江水師異近日外練水師與向日之外海水師又異綠營原額不乏精壯然城市熟而風濤疏即有制勝之洋槍隊陸路用之猶慮不足豈能操入水師且遷地不夏若病叢叢雖至精之技無所用之沿海漁戶實繁有徒招募非難練習不易所難者督駕官耳且淺言之商船舵工各口之引水其天資穎異于西洋輪船中應練多年者能充駕馭然備百中之一二耳深言之則必選時華洋文理明于算學兵法者乃勝其任非馴馴所能爲功上論出洋局十五年限滿及閱廠學年再令出洋學習三年必有堪膺斯選者至選刺裁擊尾追隨法合致船操演則其法備寓于中應請將現有之兵輪船艇英國水師官一人教練以二人副之除奉差輪出外餘當按日合操數年之後水師亦庶幾可恃矣經費不足宜將水陸冗兵之無用者酌量裁汰固不啻立意紛更亦不啻意存遷就編之化無用爲有用是在督撫之因地制宜耳原奏稱各國輪礮日出日精明知效彼之長已居于後然使嗟無此器更何



所恃因而思購最精之品與自行鑄造之方夫槍砲非購之難而知之難用之尤難新舊既判優劣懸殊實然購之難得以較價與棄物耳非徒為量擊力之遠近彈子開花之遲速真能演試何能較其優劣演後膛槍一出費銀數分故螺絲大砲一出費銀數十兩磨擦有費修理有費得斯器者往往什製歲之日久鏽生一用不可再用其惜之也不實棄之前膛槍一出後膛槍可以四出故砲陣必用後膛槍法之薩司博得之白爾單布之莫司爾皆後膛槍也而以美之林明敦為最近則英之蘇抵尼享蓋為乎其上新出者又勝之矣各國洋槍外均有小砲隊而以美之格林為最其大砲先尚鋼線為線今則非鋼不珍前後膛互相短長而皆以螺絲為實前膛者下藥裝子之人須身出砲外所以避敵人之砲然開放炸裂之虛前膛者以美國為最聞有新製口徑四十二寸重八十噸開花彈千二百磅者其演放則用電線火然而人躲避之否則發震耳矣此恐非中國所宜後膛砲各國皆有之而布國練鋼之法非他國所能其彈子以開花為貴然攻鐵甲船則非實心之鋼彈不入也竊以為洋槍宜隨時訪其最精者購之大砲以十餘噸者為宜既購之後須逐日付操則兵練而器亦練磨擦洋油砂布棉紗之費修理工匠之費必不吝者其不至減費以肥私囊者是在制之得人鑄造得津運兩局已有端緒應稍加廣自營日起有功巨竊以為操衛宜專專而後精精而後可以益求精應請 飭總理衙門將沿海各局通盤打算孰宜子藥孰宜槍砲孰宜鋼鐵孰宜船隻各備其任以此所不易彼所無誠以洋人每造一器必開無數廠所若醫博不專則廠先不能容工焉得不苟須以此局之應演彼局之能如千人之成款以一窺明似費地中者實多若一人一窺彼必倍矣今年且在臺灣幸鴻章以津局所成洋藥金礦承成洋砲火船陸續見滿若由開廠購器自製致當如何且購洋槍獨取林明敦者亦以滬局亦在學製子藥可以提注整理不虛無人故也至鑄造砲似宜仿出津局之例選巧匠類兼赴有國學習取法於

上實得獨源取徑似迂以效爲速厚奏稱創立外海水師應如何添派兵船及鐵甲船並自行製造擴充之處均宜切實籌畫查中國海洋年來盜氛大熾倭番構峙邊疆文報裝運援兵未曾措手此則有船之利之明徵也然海軍分裝三次累月而後完合操備六船便無餘以供差遣此又船少之病之明徵也第購船原屬萬不得已之急需自通商以來從未見外國肯以全美之船售與中國者欲求其精非製造不可官廠所造未必其精然創始有基則進階有漸外國苦煤炭之費因爲西式省煤輪機苦船膠木之難因爲西式鐵脇應請購新式以機一幅仿之以製成船新式立機一幅仿之以製成船鐵脇全幅仿之以濟膠木之難勿惜目前之費廣收後日之功惟駕駛乏才則船多亦不足恃應募者向缺借凌凡官兵教各船官操練稱老輩督駕官多由商船出身熟駛駕而不精兵法其自學習出身者駕駛兵法皆有根城加以閱歷似成全才則出洋學習一端不容緩也欲獲鐵甲船之利當先知鐵甲船之難其製始於美法各國隨而行之而其最精然新製試洋全船覆沒者再一則務求保甲之厚忘其上重下輕一側而不能挽也一則務求水師避如忘其船不勝而沈也區前擬拓廠試造費既繁重成復需時且上等匠師未必肯以涉有地因以有赴西作定製兼資生重學習之議費雖多而效較捷而取大取小中無定日躊躇再四閱所折衷其爲因地制宜之說者謂造船須爲修船計噸水只宜丈七八尺使可進福州口駛運石塘底廠增添機器所費亦屬不貲然海口碼頭重疊去洋面尙有數十餘里狹窄外警得礙臺數座精勇數千守之廠中仍可製造修理以應急需且駕駛有信任之華人不敢製肘但行擊快捷如常亦僅能避敵而從無勝敵者其論入華之鐵甲船損壞香港船塢亦不能容轉向東洋修造夫東洋目前尙無大船塢以有此大塢共意可知況宜仿者更不止此既未雨而綢繆焉仍存因陋就簡之見如倘予何果此則必定製最大之鐵甲船又必擇沿海最深之地爲最大之船塢蓋最大之船廠所

有一切機器洋師匠徒咸備重兵設險以護之。蘇煌煌巨觀也。而備此一端已非千餘萬金不辦。且極深之水內江無之。必在外海表之全力所萃。敵人亦必以全力攻之外。警一來。本廠仍須停止。而待濟于他廠。況華人驟得大船。熟敢承領駕駛者。屢募洋匠。隨警必萬分周章。臣雖生長海濱。向未出洋。自任船政。始知福州海口奉命赴臺。始見臺灣海口。其何處宜此船塢。無從懸揣。而又深慮經費之難。船工之難。所以日夜勞瘁。屢食俱廢。者半月有餘。而無能隱斷也。隨將候選知州張思桂所議及洋將日意格所陳。函詳總理衙門。以仰採擇。原奏稱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銀源。不能持久。以因成洋稅存款。無多更求開源節流之計。查四成洋稅各關。歲入若干。何處借撥若干。戶部現存若干。非是所預知。惟念天下洋務。綱領在總理衙門。天下財賦。綱領在戶部。必總理衙門屬知戶部。實存之數。而後洋務可通盤籌畫。必戶部周知各關實存之數。而後隨時可應總理衙門之急需。計四成洋稅各關。必無敢侵挪者。或者指撥六成。浮于所入之款。因而暫挪四成。以待後日彌補。第必須將六成不敷指撥之處。立即切實奏者。而後戶部得以權衡調濟。若秘而不宣。則六成既不敷撥。安得彌補之期。各關以為出款戶部。尚以為存款戶部。日深始和。變託出胎。必多論開源者。曰借洋款。夫今日所借之數。即後日所償之數。非源也。且厚息輸于外洋。非甚然。眉雖甘挖肉。曰大開捐。民力竭矣。減成後。遷名器。未必踴躍輸將。即以抑勒所得。亦復無多。且可一不可再。曰增洋稅。無論外人以利用為命。勢必不行。即錫澤而滴。亦非招徠之術。現在洋稅。尚無弊竇。尤不啻使藉口。以啓偷漏之端。曰清田賦。夫髮捻之亂。相尋十數年。而元氣尚能漸復者。則以國家雖急。從來不肯加賦。農民稍得以自存。故也。按復投案。民不聊生。州縣抑勒之難堪。略加稅額。以應之。所得幾何。貽累匪淺。曰收鹽利。鹽歸官辦。如得劉晏之才。未嘗不可驟見。起也。然而接轉運。權宗益。讓而享其奇贏者。吾之商也。肩挑背負。逃竄而竊其微利者。吾之民也。得才如劉



和驟熟一路但通作略略洋又能調停交涉事件者便爲出類拔萃之才抑知片長末技以備顧問以供驅  
領未嘗不可習學非所知也行陣部伍中國以爲角力之士也而西件無不知書之武臣規矩準繩中國以爲  
食力之民也而西洋無不知書之匠者我以爲精彼以爲精則彼得其精我得其粗固其所也臣前者特請設  
算學一科誠以外國權輿萬事之方胥根乎算學而中國鼓勵人才之用莫捷于創舉科今同文館之設有年  
矣其中常有學業勤敏心術明粹者可否仿照滿之筆帖式漢之小京官撥入總理衙門使習外事檢察其所  
成就而進退之其尤異者升之于司官與正途出身等夫數之于同文館所以培養之也試之于總理衙門所  
以歷練之也非培養則才無自始非歷練則才無自伸其出洋有成效而歸者更當優予拔擢名之所在衆所  
爭趨日推日廣而才不可勝用矣臣既所見洋師威感中國聰明實勝於西洋循序求之不慮其不精進但風  
氣則治告於督率之無人則如船政一事加得通曉製造淵源者領袖其間所成就者必不止此今則督藝徒  
者匠首也而匠首之智不如藝徒督匠首者紳員也而紳員之智不如匠首督紳員者臣也紳員能知其大意  
則一無所知而已矣一切造船駛船不能躬審其是非只能訪問其優劣心方交瘁職曠何補此培養懸練  
後進之人才所以不得不亟亟也原奏議定開辦後應如何一心一力久要堅持尤宜同盡忠忠永維大局臣  
以爲欲收持久之效當究其所以不能持久之原而預杜之誠慮度支無缺日就月將誰則欲語不難之名以  
更垂成之緒所慮者正無益害有益其始也並非與自強之意有所齟齬迨釐事增舉需費貽累耗費之門日  
闢日廣府庫之積日淺日深水旱盜賊之憂相尋而地司農仰屋物議橫生斯時欲爲苟且之謀不可得矣人  
情慎則奢廢則頽但使朝野內外以庚申之恥常鑒於目前何能以自強之思皆置於度外至於辦理不善當  
咎其人之失當不容廢於半途時勢互殊苟與其人以便宜不容苛之以文法有以不變爲持久者自強之方

固善能徒所制則變則通運則久也然以練兵簡器造船爲自強之目導餉爲自強之綱而買乎綱目之中者則持久之精神與持久之作用士大夫知格以爲入聖之門徑即報國之經綸讀有用之書試諸有用之地以成其爲有用之才局中者受局外之政錯鑿思廣益不覩之爲浮言局外者諒局中之苦心籌畫披肝各資其所獨見人人咸有以自盡惟不苟同者然後能爲和同因循之弊庶乎免矣

### 海防條議

丁日昌

一練兵原奏稱鐵路之兵固宜益加訓練外海軍師尤當益事精求各口岸固須設防然非有海洋重兵可避則可截擊可尾追彼即可隨處登岸使我有防不勝防之苦等語是所注意者在于要口設防不效從前零星散漫即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意查十餘年來泰西凡三大戰一曰英法照土攻俄之戰開蚌之初英法即以重兵守黑海口使俄不能出入其後俄卒求成於英法一曰花旗南北之戰開蚌後北花旗即將所有兵船駛往南花旗各海口全行堵塞俾不能乞援鄰國購辦糧械南花旗卒致殲滅一曰布法之戰布人自備法國勳兵即將通商口岸先堵禮吳河口而法亦卒爲布所困即如中外用武以來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後族不過數千人今日擾粵而粵之全省疲於奔命矣明日擾閩而閩之全省疲於奔命矣我則備多力分彼則擇環而蹈是皆未練重兵屯紮徒蹈處處設防之弊故致此也外國之有戰事也力與力相敵則器精者勝器與器相等則先下辣手者勝故今日擇要練兵以備攻剿尾擊之用尤不可須臾緩矣今以天下大勢言之法國占據安南之得江及南天省既與我廣西雲南貴州之邊境毗連其國占據五印度既與我雲南四川之邊境毗連俄國染指新疆聯絡回部已與甘肅陝西之邊境毗連其占據黑龍江以北者又且與我威寧等處邊境毗連至東南七省之逼近海洋爲洋船所可朝發夕至者又無論已從古中外交涉急於陸者倥倥於水固

未有水陸交通處處何如今日之甚者也然以理與勢言之凡外國陸地之與我毗連者不過得步進步志在覓食而不在于餓若其水路之交通處此者則動輒制我要害志在餓若而不在于覓食故東北為最要東南與西北為次要西南又次之此四要者若分緩急則重兵水則首尾互應陸則各自為戰庶幾漸厚敵人觀餓之心或有可稍固吾圍之一日也中國旗幟各營數非不多口糧太薄器械太隘斷難恃以制敵年來雖有減兵增餉之議而餉仍薄兵未裁器械化敵為整澈底改觀且江蘇時曾將撫標數營番兵一律裁汰易以新勇撤去汎地改採洋槍洋砲當時輿論頗擬撤汎之難經臣密奏以和議不可長恃自強必須早計仰蒙聖恩特允照辦迄今並未開汎地撤後稍有流弊若使各省均以勇易兵派額優餉分別練為礮隊槍隊不增增地費而十萬勤兵固可星羅幕布而其要則在於熟汎併營養分汎則兵斷不能練不練則雖餉滿額而兵何自而精乎至於各省沿海水師但知安泊內港不能拒禦外洋積習之深非一日矣然使水師即精而所用乃艇船礮隊則仍以千敵也沿海漁人聚戶熟習風濤之險者其根柢較內地之兵為能耐勞次則挑選水師之得力者易其船械勸其操演教以測量規算漸熟使其常以水為家而且當令沿海全洋統籌兼顧不可稍分畛域何則風濤馳驟一息千里若分各名疆界則彼此推諉盜賊無珍滅之日故化敵為整之已不特陸師宜然而水師尤為切要日本彈丸小島不過夜郎麻莫之倫而年來積憤自難變更威冠博帶之舊習師法輪船礮隊之新製其陰而有礙固屬可慮其陽而無裨則更可憂以北境之塞希輪地與俄而日俄之交固用李太福開火車鐵路而多借英國之債其國主常見英使巴夏禮與之潛謀密計而日英之交固用黎展達密查臺灣情形實為排粵腹心而日美之交固彼其低首下心位位俛俛以求悅於各國者豈有他哉蓋其覬覦臺灣已癡食寤寐之不忘中國倘棄之如遺固既從心所欲萬一勢出於戰則又交聯各國為之

解鈴說合不致能發而不能收此其所以敢肆然無忌快志於一逞也。任蘇藩司時曾於議覆條約條內陳明日本陰柔而有遠志中國所買槍炮皆被國選餘之物宜陽與之好而陰爲之備其時李鴻章深以言爲然當卽代爲密陳今日本雖小有所償然彼之所費既不啻十倍此數況死於是役者復五六百人萬一他日復藉端發難以數船橫冒於黃海海水洋之開則津滬之氣不通軍事爲之棘手而臺灣之患猶其小而且緩者也故今日禦寇之法內則方圓整頓不可徒託空言外則虛與委蛇不必稍涉慮憤不惟與泰西各國開誠布公示之以信卽日本亦宜暫事羈縻使目前不致決裂俟我水陸各軍均既精練自可懾其窺伺之心萬一不能彼出於竊而我應之以正亦爲薄海之所共諒此練兵之當務速務實不可得過且過者也

一 閩器原奏稱凡礮臺及水礮臺所需巨礮應如何購辦水礮各軍所用洋槍應如何一律購用最精之器及以後應如何自行鑄造精益求精之處等因查外洋火器至今日如此之精非惟唐宋元明之所未有抑亦堯舜禹湯之所不及料總理衙門所稱知效彼之長已居於後然使並無此器更何所持誠爲洞見韋結之論惟火器一項不外槍礮火箭等物有宜於攻者有宜於守者有攻與守並宜者英國之大礮有曰阿勿斯耶有曰巴留西有曰安可脫漫有曰閱得活特法國大礮曰墨迭兒魯士布羅大礮曰克虜伯美國大礮有曰巴勒得斯爲最精大者噴子至六百磅固其鑄造時內用生鐵外套熟鐵釘以螺絲既成之後多用火藥轟放使內外一層漲力勻透生鏤與熟鐵相切已緊然後以之施用阿勿斯耶在其本國購買已須一萬九千圓實價既大卽運費亦當不輕精者二十四磅之彈能與百磅彈同其銳力從前礮後開門蓋用左右雙鑿近則用整塊圓劈又用砲演放千數百次腹內始加鋼網底彈則加以鉛殼比膛略大礮腹有螺絲三十二轉必使彈由腹



中相撞相擊宛轉而後出口此張力之所以加大速率之所以加快也但無論如何大礮其命中須在一里內外過遠則彈子本體之墜重力與空氣之阻攔力皆足以累之恐攻堅不能有功矣至美國之格林礮管多放速有同魚貫蟬聯布國之聯珠槍兩人肩負而行若中國之捷槍一分秒可放數十次亦為隨戰行營之所必不可少者或欲擊近則用開口鐵盒實以礮子以漆固之出口後亦能四散撲人如風雨之驟至但須圓滑合腔方能得力其欲越山越城而擊不能望見之物則用十五寸徑口以上之壓打礮路其首而用高弧之度自上而下可以炸物焚營而花箭礮蓋為北花箭所燬多受此種礮子之害至洋槍一件外國不三千年而已屢變其製初用火石引火槍繼用鋼夾引火槍最後以來福槍為第一等自南北花箭交戰北花箭始用林明敦槍用花箭始用果倫比槍自布法交戰法國始用師師接槍布國始用尼一根槍經一次之戰爭則必增一番之慘酷造物至此亦被無以供其雕鏤其槍膛背有來福皆從後門進子循環迭放無堅不摧然而機簧太緊用久則漸失挺力而不能盡如人意而且鋼捲子鹵騰竟現礮子射則槍為廢物故只能用於臨陣操演只可用舊槍其抵禦禽獸則用能炸之火箭備兩軍相接我占順風則用噴筒擊煙以迷敵目使其洋槍不能施取器械既利則又在平時心定與手熟總之機器及前敵之軍械必須精於腹地各省庶得以重取輕之法至於礮臺則宜建於地險水曲敵船必宛轉而後能駛行者之慮方能使敵船多受數擊又可在前面後面為通行之圍若蓋設於水路徑直之地則敵船瞬息即過豈能破敵中其要害北海惟大沽之水道最曲大江自鎮江以下惟金山前水勢迴環均可建築礮臺燕山四面受敵似不如也造臺之法極內一層須用灰牆外層則用磚石不加用三合土其厚總須在二十尺以外高低則視地勢之低昂及水路之中偏護牆必須成交角而不可成正角斜至五股之一句敵若來自可各掃而過不致顯與為堪其礮臺及火礮倉上必設太平蓋以

製自上而下之礮子下必設高陽堆以禦橫掃之礮子其最下層之堆陸必須加築堅固四面俱通溝外之小礮臺大沙堆亦必須進逼照應即使敵用陸兵闖入尚可側轟橫截然而北花旗之鐵甲船尚花旗之礮臺之礮所轟傷者僅三隻爲水雷所轟沈者十餘隻蓋專用礮臺而無水構水雷浮壩等物阻於前則礮臺斷不能得力而敵船之游駛可以自如而無忌若臺中大礮則自六百磅以至二千四磅之礮無不可用惟放礮地步愈寬則愈可轉移愈密則愈受阻礙此在位置者先事之細繆與臨時之變通耳外國寓兵於工工寓工於土故製造與行兵要可歸於一貫中國兩難之則兩缺此其所以不能以格致爲自強之本也若夫機器局之設必須在煤木極集五穀易採之處尤爲便易江西之鄱陽湖邊有數大島山阻水環敵船所不能入而南贛汀建之水亦可乘漲而至上達楚蜀而下達皖吳於此建一大機器廠氣易通而轉易集且上年會以此事商之曾國藩李鴻章皆以爲可以無費而止今機器之役事方起始有進境而無止境若精華全在海濱勢同孤注萬一彼族變生不測先下辣手豈不深費經營是則欲製器又必先覓製器之地爲尤切而且要者矣

一培船原委 獨創立外海水師應如何添購各兵船及鐵甲船水礮臺應用若干船只該船喫水最深各海口何處宜於駐泊如何抵禦如何攻破逐一詳議等因查外國前十餘年新開紙即有云中國自唐虞用水船造業至今數千年仍是用木船造業可謂永遠守執古法等語查所以闕之者故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應國社稷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千不易器蓋及今而能變則尚有可通之日及今而不變則再無可變之時外國之鐵甲船有數等其最上者中用樑木與黃松木外加極板而有大大凹凸力全無炭質之熱鐵板五層每層約厚四寸層層用螺絲釘嵌凡遇船中喫力之處則以板加厚層鐵甲數層相合者礮子難穿獨層厚鐵者礮子易穿也鐵板之下必用堅木以爲之墊有厚十二寸者有厚八寸者方可稍減敵彈震動之力而又擊

鐵彈於水墊之內使不穿透其大者機力重有一千五百疋馬力噴水太深中國口岸內恐無此深水之  
堪繼以購州今年英艦駛乘換仁才之鐵甲船約入一疋馬力者用之於中國洋面最為合式若如日本所購  
之鐵甲船不係木質不過上面蒙以三四寸之鐵僅有一百八十疋馬力船下噴水之處亦全無鐵若以兩枝  
半掩之結實頭板船乘風撞之自必滅滅斷絕非真鐵甲船也購買之價視船之結構大小厚薄新舊及馬力  
多寡機器鍋爐之靈便結實往往有賤於兵輪船者大約上與中之鐵甲船價在十萬磅以外一二十萬磅以  
內每百磅又須加船油雜費十二圓半若託洋人轉購請求必致誤買木質之鐵甲者不如購派英有船務結  
實可靠之委員分往外國船廠託其製造一面帶同中國製船駛船之人前往認真學習俟其造成中國工人  
亦可習鑿而化大約其美法丹各國船廠每廠各宜定造一船成後再行考較優劣實以爲委員之實罰方  
不致虛糜巨款現在其國有大小鐵甲船五十四號法國六十二號俄國一十四號美國四十六號其間以木  
船一號外蒙鐵甲船爲最要者亦不少中國洋面延袤最寬目前大小鐵甲船極少須十號將來自能創造  
極少須三千號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歷五大洲保護中國商人至停泊鐵甲船之處固須水深然海底必須  
硬泥之質庶能受錨若製泥質則此錨難離沙質則錨易走動石質及蛤殼質則不能受錨中國極好錨地以  
香港爲最蓋上有重山懸渡可以避風而下則水深二三十拏不致過淺過深今已歸之英人亦無庸議北海  
遼東之老鐵山前後以及搭雲島長子島等處海面全是沙質水深二三十拏不等直隸海區一海大風不絕  
十二時時無山勢增阻不屬堪航之區似可泊鐵甲船三三三距大沽西約三十里之南高墩約入里以外海峽泥  
質此間似可泊一甲船三三三較東北海有此數船尾尾相應則欲沽山海關轉綠江之門戶可固惟十月水淺  
以後須將各船移泊煙臺以資活動煙臺港外有崆峒列島可以避護風力海底亦具泥質似可泊中小鐵甲



電線引火之雷水淺者用磨而發火之雷下擊之船其重必須比雷七倍倘以木椿擊之尤爲定而有準若擊  
擊船底轟發雖極厚極堅之鐵甲船無不裂而沈者倘在船之前後左右轟發則有沈有不沈矣惟用于外海  
則煙水渺茫爲難檢慎敵船一定往來之道而且自領山以至沈家門廟信過大自七尺以至二十一尺不  
等水雷放低則潮漲時相匪一丈有餘雖船殼不能動若放高則潮落時適爲敵人所窺見更爲無濟應用  
活機以俯仰之而高下懸殊適甚其難得其定刀若能用干內港河這稍窄之處分插排如厲行慮慮實實以  
標識之則敵船勢不勝撈必疑自退其順風力水力飄動之水雷或用機器自行之水雷敵人用長竿一撥即  
開難以有準亦有船裝水雷以機器在水底行走者然難以對準敵船水船亦多先受危險似不可用若用須  
以小船以整裝裝使無聲響船首以長竿繫水雷黑夜用猛刀送至敵船之下自可轟破此外國在大洋相持  
時亦偶有用之者一日水雷臺有在水面浮洲用堅木排列成格而外以沙土爲垣者此爲定敵臺有下擊車  
鎗七個中用鎗懸堆于木橋者此爲活敵臺有用四千噸之鐵船配極重之大礮中額機器自行過鐵甲船過  
可以自往通行打之者此爲浮敵臺此三種敵臺有用大礮六門者有用四門一門者即使擊鐵甲船得力而  
勢回孤注故所用皆係尤腔大礮螺絲質重之礮無用之者恐一旦同歸于盡也近時法國比倫又以熟鐵皮  
爲極大之浮標其形爲扁圓體共重三萬噸比鐵甲船十倍其標留三孔鐵鏈節從三孔而出其分隔之機  
共有一萬八千個均無潮水之門故不潮氣與水雖使壓甲船用力衝之亦不易沈似較水雷更稱爲得力然  
與水雷雖不如多造水雷而有實濟也一日大筏中用鐵倉實以火藥外用燭火之物符見於水國者極小乘  
風乘水送至敵甲船邊機器一發藥倉炸裂北花旗之鐵甲船亦有爲此種大筏所衝燬者至於氣雷可稱普  
行軍必不可少之物自應分別購製方不致臨渴掘井以上各項船械購買之值賤於自裝者數倍然若不一

開闢一面製造則始於受人把持終無自強之日矣

一籌餉原委以上各層此時創立之需日復久遠之費非有大宗巨款不能開辦非有不竭的源無以持久等因各條辦法只體營改兵爲勇就原有之餉碼新練之兵俱費訓練工夫不必另籌口糧其軍火一切或酌用前廠所儲舊械酌給次等利槍似尙可無須大宗巨款其礮臺鐵甲船以及營口防兵新槍新礮水雷礮臺等物並製造一切經費將來持久固非數萬萬金不能即此時開辦亦恐非千餘萬不可從前總理衙門案提匹成洋稅原爲綢緞未雨而設未知現存尙有若干各省籌捐緩難堪稅若能結實整頓爲當一辦法庫入當可稍盈其兩淮之商捐廣東之沙田或亦可酌籌一二餘則惟不如原奏所稱盡人力因地利開財源窮財流而已絲茶二者中國大利之所歸也今儘浙閩數省種植得法若能於地氣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勸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貨即可多增一分之稅洋人呢布皆從中國買絲棉而成之者也往來越海洋十餘萬里而猶有餘息若中國自行仿造紡織機器則絲棉無自外求深辦可盡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飢寒而利權所入當益饒矣五金煤鐵各礦西班牙布魯士莫俄新發金山等處咸入何止千萬中國地大物博爲五大洲第一繁盛之區此等金寶之氣豈能罄極而不富西人之精於化學者凡見石回上有青黑花形及平地隱隱有一條凸起即山取有一條凹下如欄或其地草木獨異則其下掘至三四丈深必有五金之礦又其下小石之與大石相附麗而自成一色者西人謂之果唔若能分別其脈絡而引水銀灌之則果唔中皆有金可取聞做造自來水之草木質並石質者蒙南與印度接壤之處最多似可令諸化學之人分別前往采覓四川鹽井之有煤油者若用機器挖通亦可掘注不竭徽州平陸大同太原米脂等處皆煤多而佳傳聞蘇、秦、燕等處皆有煤而塊一大嶺江之東南山麓鐵五金俱皆可采浙江之金華福建之永定則有煤井至於鐵礦各省產者尤

多而且產煤之處皆多產鐵廣東之芝蔴嶺尤有筋力而炭質亦少臺灣北路一帶田地最饒自崇文山後與  
書島屬毗連之處高山曠野縱橫千里生番野性醒則如人而馴則如獸本萬難馴然趁此恩威並用隨時  
招撫以生化熟或亦是一機會臺灣每年出局龍茶千數萬箱皆此間附近所產而良材大木爲尤多五金煤  
炭之礦定亦不少若設一大機器廠及大船廠於此當可取不盡而用不竭閩粵人之備於彼路者無一生圖  
若招以屯田開礦利賈日開生意愈自可日盛數十年後意可另設一省於此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利且  
木料五金煤鐵等項非特利源所繫亦軍事助敗所關法國戰船十倍於布而平時未及多儲煤炭戰事開而  
始購用各國遵照外法之例不準售賣法國以此竟爲布人所敗故開礦一層尤爲目前軍事餉事之第一要  
務矣至中國人之商於外國者以新嘉金山新加坡爲最多生意亦最大若設領事官及派鐵甲船以保護之  
則抽其貨盤亦可爲供給該船之費若夫鴉片一項漏卮尤甚每年練茶所入之款不足抵鴉片煙所出之數  
卽不能禁彼之不來亦當設法維持使銷場之漸少查官與兵一項吸煙者本已有禁自當認真申明條例有  
犯必懲至紳衿及士農工商之吸煙者限五個月全戒不戒者不加以罪但別其籍入籍附於娼優雜卒之  
後爲五等合家不得贈封子孫不得應試爲官夫不加罪名則無書差需索之役列入賤籍則有家人父子極  
力勸戒自行嚴禁之益但禁有用之人吸煙而不禁無用之人吸煙又但禁吸食之人而不禁販賣之人則彼  
族亦不得實以違約向我糾纏除官與兵二者由大吏自行查禁外其紳民限期似可由督撫嚴舉公正紳士  
會同一縣設局辦理限滿之後臨時再酌予展限一次應入籍籍而不入者許旁人揭告分別妥辦仍多貼戒  
煙良方以戒挽救若應驟然行此一事或致藉口則各省百姓服鴉片自盡者無日無之疆吏藉此蠶華數輸  
幾萬鎊斷難應以重民命似亦不爲無因且其國爲鴉片禁禁之事捐銀千餘萬以成善舉今以鞏御始嘗中

種自問想亦不安似可一面遣公使與該國主及上下議院商榷論耐心堅持但求異日之有廣不望速效於一時並由商民常刻洋字新聞紙外布各國請以中國受鴉片煙之毒爲至深至酷其國內煙利心外亦好名或不至漠然無所動于中也抑或由公使攜帶茶種各若干贈其國主勸令刑印度種煙之地設種桑菜彼以器物來我以美物往或可使之內愧乎至禁未淨絕之前中國自出爲業以當稍減稅釐使內地之煙賤于外來之煙則彼煙銷漸本斷更可望其日來日少不禁吸者販者而徒禁內地之種者則內地少種一分即引外國多銷一分中國寶財亦即多耗入外國一分是慮狂虎之噬人而又惜其不能飛而傳之以羽翼也沿海舊有水師設後所有口糧船費即可津貼新創之水師其陸日水師大小官員衙署均設在內地人煙稠密可以收資之處若一律變賣充公似亦不無小補且可杜絕水師永遠不致居陸之弊陸地設電報其費減于海者十之七若擇陸地緊要處近海之處先設公司漢字電報一可通軍情二可收信資三可派驛費似亦不爲無益況洋人沿海已設英字電報我仍置而不設則是我之一舉一動外人諷息得而知之外人一舉一動我終久不得而知也陸路電報已通則海中電報銷路必漸然後由中國承充亦準外國附遞信息但須一律改爲漢字令運事藉以授之似亦杜漸防微之道此外復設公司銀行凡官民公司皆得入股以通天下之有無以報隨時之貼息將來開礦一局亦即從此公司生根銀行一體則銀紙可以通用如古者鈔票之類開源之端孰大於是至目前之輪船招商局則損外益內最爲有益大局之舉尚宜擴而充之便可由近而遠鐵路亦將來之所不能不設者否則恢復新疆運糧苦抽調兵勇行走豈不遲延但此則須設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後方不致爲他人所扼以上各層皆有關於人力地利開源節流之大者惟宜行之以漸持之以恆購造最廉巨鈔不可用同泥沙礦務最易擾民不可出以虛莽用財者苟臨事一秉至公絲毫不存意見行見



天下變通地不愛寶而國用無虞區之矣

一用人原奏稱以上各事一不得人均歸虛費其畧在于用非其人而不在法之未善不得謂事之不可爲等因查練兵備器造船籌餉皆可籌切實辦法惟用人難得切實辦法而洋務用人尤難得切實辦法何則用人而求切則泛者疑矣用人而求實則虛者怨矣欲求所以用人先求所以知人至于洋務則尤爲難行蓋術之所歸當波瀾驟起之時卽捕惡蛇如禦洪水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後不致決裂乃不責其平時之不能自強而詬其臨事之不能一擲以交母清白之遺絲日與異類往返酬答舌敝唇焦轉使千秋萬世蒙一不韙之名有志之士如之何而不去之若漢乎總理衙門原奏所謂同心少異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必周知蓋痛哭流涕其言之也南宋初趙子砥自金歸奏云金人以用兵我國敵兵以符和誓如畏虎以肉餽之肉盡蘇干噫人不如預設陷阱以待之此言可謂至明至切夫給香港給賠償以肉餽虎也陳兵備器造船設陷阱以待虎也彼深居室中自未見虎者輒謂虎形如羊狀如豕可持鎗以驅之風色以費及一旦獨行深山突遇龐然大物張牙舞爪撲地一嘯獵獵風生不覺鬚鬚長號始自悔陷阱之未設致一身親處其害也而已無及矣則何如及今事尙可爲而爲之乎爲之之術奈何惟用濟變之才以自強一曰水師將才二曰外國使才三曰製造運才何謂水師將才查水師脈絡雖與陸路不同而馭之之理不異十數年來本港各營將領豈無智勇兼優而略能耐習風濤之苦者宜調往輪船學習優厚其饋廉而深觀其造就計其中必有偉然特出之人又于機器各局及現有輪船督帶辦事員中采訪考驗試之以事常亦可間得一二其舊時水師以及沿海諸色人中或設榜以招入格之才或博訪以永出羣之選上以誠求下必石以寶應者何謂外國使才古來列國交際皆不廢聘問之禮豈今日而能獨異惟使臣必使能道彼此之情而又能消未然之咎則責任亦實不輕

以官爲人材此數向有進負經濟者而不慧會 俾務但稍加閱歷辦理自有分寸其次則索之于沿海士商及會親往外國之人但求能任時局之機而不必復計資格之有無英使阿而各本係醫生巴夏禮不係商人何嘗有資格而彼一僑之若股肱腹心中國竟大受其累可知何地無人何途無才特在當局者之能慧德以招耳使才既得或數國兼遣一使或一國專遣一使惟英俄法美布五大國及羅馬教主處則當擇其有風力而善言語之使臣方不辱命蓋英國交涉本繁而又有洋藥一害法及羅馬爲天主教之樞紐必須備使臣之辨論教士之入中國也引誘羣民欺凌良善掣肘官吏潛通消息凡有百姓之處卽有傳教之人目前受其荼毒固屬甚而又甚將來釀成大變更爲防不勝防羅馬本屬弱國全賴法人爲之袒護自法被布國所敗後護衛該教主之俄甲德意已撤回羅馬原境又爲意大利所奪教主亦無如之何故近來教士之在他國者氣焰稍衰而在中國之教士則驕張如故是宜急遣使臣將教士種種不法之處與該教主及法國辨論切陳熟商一面創辦教士之法一面嚴飭州縣不分民教一律處斷公平勿再爲濫敵在此遣使中第一義也喀什噶爾曾自牙古時者前年與其立約英議院中亦有論及該國不宜與中國之叛臣通好結盟因中國當時無公使在彼不能與之執約以爭也布則索說傳教俄則曰涉新疆而且爲最大最強之鄰美則地曠物博皆使臣之所必頻聯絡者日本在我臥榻之側近而且逼所使當精益求精至於離間一法只能行之于昔時不能行之于今日蓋泰西自其獨立涉數萬里以來和則樂利同沾戰則羣起爲難常布法交關時法領事被殺布領事向爲代抱不平莫免刑戮港理固然也故使臣惟有一兼至誠不欺一疑則之計特啓各國疑貳之心至安南暹羅等屬國亦當遣使順道撫慰堅其向化之忱不徒以厚往薄來爲能遠和之藪也何謂製造通才以中國之大人物之衆豈無精于化學算學留心機器之人化學算學者製造之所從出也將來平火鐵船耕



查私費未投雖千百人守候呼號而有所不恤征收完納之關絕不高權矜憐之意迨至商人利薄本虧于稅豈豈無所損則何如明定一抽收章程牌示果使各色均歸一律不得時輕畸重罰欵駭以充公司事人等不得私分庶免藉端酷罰復出其不意特派素有清望大員微行查訪奏參一二或可挽回風氣蓋課亦可日有起色去年沿江說傳彭玉麟設嚴查察嚴捕員役數月可見若輩並步毫小畏法但任非其人則流弊甚此又不可不防也然而農商之受害日甚則由於官吏不能通上下之情官吏納習之日深則由於員多缺少補署無期一旦驟得差使地方如餓狼之忽遇肥豕不趁此飽噉一口則將來永無果腹之時迨此獵去而彼狼復來民困如之何得甦元氣如之何得復也萬一誅求無厭人心或搖不知須臾幾千百萬之餉貽者幾千百萬之民而後始能定明收之款項暗耗無限之脂膏廣西前事是其殷鑒焉乃所入者過薄所償者過厚乎 朝廷倘一旦毅然決然爲停止寶職捐輸之計與吏認真淘汰考課無所能者一概奏請於本職上酌加虛級者送回籍聽候調取然後削去浮泛臆之虛文講求生聚教訓之實濟必大僚不貪餽送而後州縣之法可行必州縣不任吏得而後官民之情可實若上之於下呼吸易通則下之於上親愛自至卽一旦海疆有事奮赤抱回袍回澤之忱可一呼而成動旅雖有教士之浸淫不懷疑風豈有漢奸之買禍不能開離是 國家所失于捐輸者甚小所得于民心者甚大又何必飲鴆止渴爲一時苟且權宜蹈東漢末流之覆轍乎否則官民之氣日睽上下之情日散心腹痼疾既深雖日事籌餉籌兵亦終恐無補於萬分之一除船械一切自強之具必須效法於東西洋外其餘人心風俗察吏安民仍當循我規模加以實意庶可以我之正氣靖彼之戾氣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朝易衣冠爲有識者所竊笑也

一持久原奏稱方今大局攸繫莫如外患亟患之遠莫如自強非局中局外用心切實豈能有濟等

因查西人於格致一事往往冥心孤索交不能通其理者子若孫必通之而後已故事能有成然能製一有用之物者國家必矚其節子孫必世其業以故有志之士無不殫心并力堅忍耐苦而爲之我中國則窮理之學有餘格物之學不足誠以所懸以爲富貴功名之者在此不在彼故極身心性命以趨之者亦在此不在彼目前已難望其事之有濟況日後能期事之久持乎其所以不能持久之故撮而舉之約有二編一曰任事不專責重者羣務煩瑣每日何止數百事故只能了事之當然而不能深求事之所以然虛文繁則精力疲於應酬例案繁則權樞持於書吏不惟奉行者習而不察即倡議者亦且過而勿留極緊極要之事反爲不緊不要之事所累姑且以一省言之地方報盜上司但批會登嚴拏而營之有兵無兵不問也州縣報災上司但批籌款撫卹而款之有著無著不計也一事如此諸事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非常之舉業民所懼固非慘淡經營苦心孤詣不能底於有成乃關繫安危之事與循例奉行之事迥至而雜嘗則何能窮其所往使事無遺物無遺情乎故必先省事而擇其至重至要者盡瘁以圖之然後事能有濟比持久之一道也一曰求效太速泰西之謀國也繕造經營籌金錢於無用之地者不知幾何一旦關土開疆始收效於數千百年之後中土士人於事淺嘗輒棄予之甚吝而期之甚餘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無怪其樂止於半途功虧于一篑也況西人之船械本於創制則近於捉影捕風而耗費難計中國之製造出於因因則技既索驥而實效易求即使初次略不中肯而所費之省於西人者已不可以道里計也譬如前製之機未精而後製者必可漸精若因一械之未精而即謂此械之無用則雖日言自強而自強終不可得而至精術填海未必一石而濬卽成田愚公移山未必半鑿而山卽改道惟有不計其效之遲速但求其效之有無日積月累成效必有可觀此又持久之一道也西國事事必求遠勝古人故術日習而日精中國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辨論多而事業少虛文多

而真謂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實意已失矣夫鐵船飛礮古人所無之物亦古書所未載之條嗜古者固無怪其不欲棄我之技效彼之長然使彼僅以船板自固於東也則我亦何妨以戈矛自足於中土無如我弱一分則以強一分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安危禍福之間固有相維而逝者天下大變之來方如烈火燎原燄室家毀人畜在須臾之際而一二老弱宿儒反叱水刷各機器為奇技淫巧方且齷齪沐浴盤折俯伏執以至誠感格上蒼使之反風而自滅抑或擊里鼓召術徒禮井泉乃長幼持杯勺以灌之心非不誠法非不古而財物之燬於火人命之斃於火者已不可勝數矣嗟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異此沿海之機器船廠宮庭開辦旋請停止者屢矣吳越者豈真欲敵國之日強中國之自弱哉不過古人所載以矛刺盾之議橫百胸中而且目未觀鐵船炸礮之利身未嘗鐵船炸礮之害故飽歷虞夷之變夏欲挺然以一身當其衝擬此後凡有指陳練兵備器造船之失者即令親往沿海各廠各船考究閱歷外國之兵與器果否勝於中土之兵與器即將來購船製器當必有疑為耗費過大者亦可令指陳之員親往查核果真有弊自可愈加嚴剔若其無弊者當可釋然其購物價銀以及一切雜用尤必每月刊布月報以昭數百古今來無論大如邱山細如毫毛之事內愈秘則外愈疑則何必不洞開城府使局中局外皆可共見共聞天津一案且屢言和不可恃防必須固萬一決裂或由上海或由甯江以擄其後又自請嚴議為津郡官民贖券奏贖具在可覆按也而論者稱誦在津辦事諸臣隨嘗循吏貽誤大局若使當時局外得見且與會國藩等密陳各疏或可稍息遐跡此會國藩之所以歎息痛恨長逝而不瞑目者也故臣為欲局中局外一心為持久之計則莫如將應辦各事使之目擊心曉了然於中如慮涉洩密情亦何妨令異議各員親到局中詳閱原委妥籌熟計然後辦事者有立足之地而定見可堅持矣且今日人才不患持議之異同而患委靡之日甚末臣蘇軾所謂平居無

犯顏敢諫之士臨事安得有殉義死節之臣若局外而能堅持異議雖未必言能中肯然其氣自可用也倘令  
閱歷遂由顯而精由生而熟此時多一骨鯁之直士則他日多一幹濟之能且豈不大有神益乎然則今日  
而令人人之能自強則當先示以的而不可徒用虛言欲事事之能持久則當相見以誠而不可稍分門戶庶  
不致功敗垂成半途輒止矣

覆奏總理衙門六條疏

李宗義

竊臣於十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禮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  
亟宜切籌緊要應辦事宜擬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摺該王大臣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等項用人持久各條均  
係關要機宜著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覆奏此外別有要計亦即一併奏陳總期廣益集思  
務臻有濟不得以空言塞責原摺單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聖天子軫念海疆習屬慮遠之至意伏  
查總理衙門原奏六條以用人持久兩條為前四條之要領由末湖木用意至為深遠竊謂持久一條尤足挽  
救時弊懸觀史冊凡建一議創一法非事所習見者必有多方辯論阻撓之人蓋以局外而論局中之事往往  
各懷意見而不得其事實徒以變亂是非坐誤事機目前籌防之議惟在 宸衷獨斷行之以漸守之以復取  
天下大事當講求者書之 御座右省之月察之嚴考之庶內外諸臣各體 皇上之意實力奉行記曰下之  
事上也不得其令而從其好 皇上一意持久則陛下自不敢鬆懈矣惟持久之道在於得人若練兵簡器造  
船造船諸大政萬一不得其人無論章程如何美備倣自如何精詳一入急功營私之手勢必顛倒舞弊為壞  
立法之初意又安望其持久哉故用人一條尤為萬事之根本第就海防言之則以求將才為最要末臣竊思  
里有首相不厭舊將不厭新豈言用兵最忌暮氣宜用年壯氣銳素有遠志未建大功之人伏願 皇上加意

搜求破格獎擢臣下苟有所知亦當隨時錄實上聞至於宿弊勳臣老而益壯 帝心簡在任用自有權衡固無俟臣下之論列也原奏練兵一節臣伏查西人恃其船礮故得橫行海上然自古有海防無海戰今日練兵仍以水陸兼務爲主先就水師言之尋常戰艦不及輪船尋常輪船又不及鐵甲船夫人而知之矣然船之得力與否仍視乎人西洋各國駕駛輪船之人類皆童而習之以次遞升由水手而游至提督故其心專其藝精其統率之人無不號令嚴明指揮如意蓋其功效由漸而來非倉猝所能集事也今之戰艦固不能一時更換似應就弁兵中揀赴輪船學習增一輪船酌酌裁若干戰艦增一輪船弁兵即酌裁艦若干弁兵而仍歸水師提督節制則事權一而經費省更招集沿海一帶熟悉沙線能耐勞苦之人參用西法使之由漸遞升依船爲命庶可漸收實效然沿海之地狹及萬里處處可以登岸勢不能處處皆泊輪船一且有事若敵人乘海濱無備之隙地舍舟登陸則我之船礮皆無所用夫外人涉重洋而來志在登陸耳非志在海中也中國恐其來者認其登陸耳非恐其海中也則陸軍宜亟講矣前明時倭人內犯談兵者皆謂擊之海中爲上策拒之海上爲中策顧之內地爲下策於是唐順之講求水師曰海擊賊是時倭船甚陋非若今之輪船鐵甲也然猶登岸肆擾水師竟不能制卒之感繼光等精練陸兵血戰數年甫得盡殲其衆此往事之可證也近日法國水師其多且精十倍於吾人然卒爲吾所敗者以吾人從陸路進攻水師無從措手此近事之可證也是水師足恃尤宜亟練陸兵況水師未足恃乎練陸兵之法查同治十年曾國藩覆奏摺內稱沿海之未天重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共練陸兵九萬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共練陸兵三萬合成十二萬之數以陸兵爲邊防之資以輪船爲調兵之用海道雖極遼遠血脈皆可流通其意蓋以陸兵爲主誠至計也今誠慮其難而力行之各省分定數目各專責成賞精不賞多宜聚不宜散從前缺額之兵不必再補現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練練兵



尤須練選兵必先選將是在平時之實力講求矣原泰商器一節查西洋火器日新月異迭出不窮今日之所謂巧即後日之所謂拙論中國自強之策決非專恃火器所能制勝。西人所著防海新論備言南北花旗交戰之事雖有極善之砲亦極多之大砲亦能擊壞一二敵船唯不能禁其來去自如。是火器之不足深恃可爲明證然而風會所趨雖造化之奇亦若總命於智巧之數其不能不相隨轉移者時也勢也。近且各國之砲其後開門者爭推德國之克虜卜。及其國則首推馬理治洋槍則以美國林明敦爲最。本年夏間。臣已將各項槍砲圖說附覽。迄未運到夫欲自強而必倚西人以爲強亦必不可恃矣。臣愚以爲其始宜由外洋購運一面仿局仿製庶幾始因終創不至倚人爲強現在上海機器局仿造局理治砲槍明敦槍已能如式製造惟克虜卜砲尙未得其秘法然後膛之體似亦無須仿製水雷一項另有機器亦已設法購到製造惟是各項火器不難於用而難於不用有事之時日日試演尙可經久無事之時一經開蓋立形鈍壞以俾購造槍砲應發交該管員弁操演之後時時磨洗不許糊塗。違者罪之是亦珍惜巨帑之要義至於鑄造之法。鑄局機器工匠華洋兼用華匠協同洋匠學習有年亦漸知其奧竅但祇能就洋匠成法依樣仿造若欲神明變化推而廣之必須有上等工匠及習算之學生親赴外洋遍觀各廠參互考校方能自出心裁智創巧述現在出洋肄業之幼童業已三年其中聰穎之人既習言語即可兼通技藝擬飭管帶之員分別察看如有能通製造之法者由督撫覆給廩餼兼保官職令其竭慮殫心精求絕技他日藝成而歸廣爲傳授庶足闢途徑而勵人材。聞自古規國勢者在人材之盛衰而不在財用之盈絀在政事之得失而不在兵力之強弱未聞以器械爲軍輕也且西人之所以強者其心志和而齊其法領備而嚴其取人必謀實用其事者無欺謹倭漁之習其選兵甚精故其臨陣皆勇敢而不畏死然後加以精器所以強也若不察其所以強者而徒效其器械豈

足恃哉。曩者林則徐在粵，英人畏之如虎，猶格林沁敗英人於天津，皆未嘗有精器也。是火器不可不講求，而實未可尋恃以制約也。廣奏造船一節，自閩省創設機局，上海繼之，金陵、天津又繼之，皆由槍礮而推及輪船。當初成之時，已有橫絕四海之勢。及西洋各國鐵甲船出而輪船為之減色，近日英國復創蚊子小鐵船一名，水線長可十丈，載數百磅巨礮，擊鐵船於三里之外，而該船又為之減色。本年籌防堵人，人皆稱鐵甲船爭進購買之策，且取待未許，非以鐵甲船為無用也。蓋深知外國造成一船，皆以自備防守，其損壞不堪用者，乃以售之中國，而又歸其價值，需以厚月轉報。若徒資中飽，無裨實用，中國以百餘萬之巨款，購一外國不堪用之壞船，駕駛不善，則易損修理，不得其法，則易損後處。方長克船之損壞，其造極，利害誠不敢輕於一擲也。且鐵甲船喫水極深，英法之鐵船來上海者，停泊吳淞口，不能入黃浦江，日本之船，其至北洋者，停泊燕臺，不能入大沽口。是中國果有鐵甲船，必先酌定停泊處，所能否與各項輪船台為一，豈方可放手仿造。現防上海橫器局先辦小者，試造一號，約計明年春可以告成。如試驗適用，由此擴充，即可酌量添造。愚以為鐵船仍以兵輪為主，如大沽吳淞而東，閩廣等口，久駐鐵甲一二隻，蚊子船三四隻，佐以兵輪，安配重大擊砲之戰與礮臺，相輔便可屹成重鎮。以戒戎心，惟嗣後輪船日增，必須先籌養船之費。外國輪船以商為主，以兵為輔，所以財力厚而兵餉亦足。上年直隸督臣李鴻章試辦輪船，商即是此意。為今計造兵輪而添鐵甲，報商力以養兵船，誠宜兼籌並務者矣。且聞泰西各國其輪船以百數十計，其鐵甲船以數十計，其大礮以千計，小礮以數千計。使中國原籌巨款，多方製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而且精。且即使百萬挪括船礮皆可，想亦仍不能與其不登岸礮巨礮見礮不可不辦，亦宜早力籌圖，藉蓄財力以款陸防之兵，以備有事之用。而仍汲汲以備取事造人材為本，使身國精武，或外侮可以稍紓，原奏節前一節軍興以後，勸捐拍釐津貼

無法不備民力竭矣於此而欲開源竊恐無源可開 國家經費有常地丁曹米關稅三者雖較從前不能足額而各關之洋稅各省之鹽金京外之捐輸皆向來所無為數甚鉅綜計一年出入之數仍屬不敷然則非財不足也乃用不足耳今之言理財者或為煤山鐵山乃中國自然之大利若一一開採不獨造船造礮取之藉如且可以致富可以自強或謂一邊開礦則必招鎮無賴深恐易聚難散釀成巨患臣愚以為釀愚之說蓋由經理不善之咎不必總歸過慮因噎廢食現在磁州藥已奏明試辦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煤礦鐵廠擴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舍近求遠取給外國番所慮者中國開採煤鐵地氣不厚精華易竭所費甚多所得有限未敢遽信為大利耳為目前權宜之計惟有暫將各口洋稅通提六〇成專供海防之用以五年為限當可鎮事若夫節流之法非甚困難行其效亦非難致也自古以來能節用者國未必不富謀聚斂者國未有不貧蓋利端一開則上下交征人主之侈心必生貪吏之盜心愈熾而所入轉不敵謫所出昔漢文帝時輕賦薄斂屢免田租而國愈富者以其節用也武帝時橫征暴斂百利俱興而國愈貧者以其不節用也昭帝承武帝之後盡罷興利之役疑若不免於貧矣而又富者以其節用也然則富諒之才道從可知矣竊謂欲節用必自 朝廷始誠能罷土木之工者傳辦之費減 官中之用以節儉為天下先則一歲所省何啻百萬各省督撫悉心籌畫盡裁不急之費而於州縣之錢糧關局之釐稅皆實力稽察勿使乾沒固不可刻薄以傷政體亦不可復隱以悅人情則一歲所增又奚啻百萬仍求 敕下戶部純潔和善全局分別入款之界限京師旗營各營約用若干內務府約用若干各直省旗綠各營約用若干各路勇糧約用若干文武養廉俸銀約若干雜支約若干而於綜核各項之外指定籌防專款應用若干俾中外上下瞭然於經費之有阻財用之有制斷不準因繁費需用先行挪動自取支從此中外一心兢兢盡盡盡力求節節何必不與計一官利之策自可裕度

支而垂久遠矣以上四條皆就總理衙門原奏而證以外間一切情形推厥言之要必餉足而後可以造船可以商船可以練兵尤必得人而後可以言籌餉可以言持久六者相爲表裏施之有序操之有本 皇上慈懷大綱臣下各竭微長各抒忠悃不以爲安常承順之時而以爲存體國薪之日大局幸甚臣等固請博採羣論之可行者尙有三端查沿海各島大都土瘠產薄惟臺灣一島形勢雄勝與福州廣州相犄角東西備瞰羸羅巴呂宋西南遙制越南暹羅緬甸新加坡北邊日本之路東阻泰西之往來實爲中國第一門戶此倭人所垂涎也且其地物產甚富由山木可採以成舟航有煤鐵可開以資製造其客民多漳泉潮嘉剛猛耐苦之人足備水師之選乘此倭事初定番民感激 國恩之時如得幹略大員似以便宣傳之輯和民番兼用西人機器以取煤鐵山水之利選之數年彼感便可自用製造之局自練防洲之師爲沿海各省之聲援絕東西各國之窺伺此中國防海之要略也惟創設之始得人頗難需費亦鉅其中節目繁多應請飭下閩浙督臣李鶴年船政大臣沈葆楨妥籌議奏以期必成此事之可行者一也海外新加坡檳榔嶼荷金山新金山各埠領均有關顧等處之人在彼貿易每處不下數萬人道有會館舉有領人名譽首領類能知其姓名此皆世沐 聖恩榮懷故土每遇中國人主款其股凡爲首領之人必有幹略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從泰西原籍派領事出洋之漢物色人才不論官階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給以虛銜使其前往各埠結納首領統轉勸導發其同仇之念示以加秩之榮由各督撫咨請總理衙門奏給職官派爲練首令其團練壯丁隨時操演每年的實銀應寶星以示鼓勵約計經費有限而獲益無窮此事之可行者二也西洋各國考諸地球參酌天度皆距中國數萬里卽電報極捷而兵船之來究須六七十日現在通商各口岸洋人星羅棋布中國情事無一不偵察聞知而彼都情形中國皆未 深悉自斌倭寇志圖孫家毅出使後至今無嚮往之人竊謂通商各國宜選有才略而

明洋務之人隨時遣使遇有交涉之件可辯論者與之辯論可諒防者密爲諒防其於彼國有用之人才新洋之機器均可隨時採訪以爲招致購買之地目前各國通商碼頭其積習千古未有之創局較之張騫之行西域蘇武之使匈奴尤爲履險如夷海內至大人才輩出未必無英傑奇特之士願充是選此事之可行者三也以上三端探自衆議證以所聞如果試行似於洋務必有所益而於國體亦無所損臣智識庸陋閱歷尤淺不敢存好大之心亦不敢爲鑿空之論區區愚誠諫獻 聖慈垂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一目錄

洋務一舉務通論中

上合胞伯相書

條陳洋務事宜疏

籌海論上篇

籌海論中篇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一

上海葛士湯子深稿

洋務一洋務運輸中

上合閣伯相書

附譯

二月初八日啓上第三信想應酌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臣學政交相磨礱大  
 亂數十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自其君行之  
 蒸蒸日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強之要實始乾隆以後火輪船創始乾隆  
 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法創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  
 吸氣機器傳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一年與  
 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越至上海矣其開創機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  
 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  
 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試勸  
 且謂英國富強實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即以初抵倫敦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  
 處防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止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  
 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廳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  
 趨廣州一出楚維以北趨四川以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  
 又東出甯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佳昨對雲南甫通而即接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已出自



十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車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禮抵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禮抵河而達嶺尤大率與兩邊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必興者日本公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爲其難者爲其易豈更自坐廢中國土境之廣人民之衆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爲可惜當無類然無以爲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官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轉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邊長江其勢日逼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以致富之實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勸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勵士大夫之戒 朝廷所以屬望於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喻之以爲此義明即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曾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噫不得發續辦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其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模範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貽耗竭財力害害民生無一人引爲疚心儲蓄玩具家皆有之晚被洋布之屬徧及窮寇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罵其價浪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助剛以家體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廢香之禮而挾全力自塞其利諒衆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識而以挾持 朝廷曰身論 朝廷亦因而贊歸之曰身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疆邊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鴉片無賴之氣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鴉片無賴者爲之也當觀楚人也生長島頭之軀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爲

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敵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諛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爲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掩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壽所見一千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詰侯也自始一暨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尚書恩慶葉歌華至奉使講求徑制出入謀悉仿效行之所立禮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即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制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要構兵直可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領事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遺醫士相其血脈屬氣筋骨堅強而後散之既選次第盡檢砲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殲千金以學層削技成無所用之嵩壽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礦鑛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窺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固有所歸文燕者亦曾言各國鐵路多所創鑄尤助勸中國之急爲之謀將所獲節略上呈抑嵩壽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不可當先使中國之人通曉其法揆及國弱固非利加及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敢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鈞示以憑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強之基如此一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敵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以十日乃達聲氣常若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曠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奸民竊發擾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大甚又益相與

神敏 朝廷耳目以使其私是以民氣鬱結不得上達一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即獲獲歸  
 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掩則無慮有貪吏逼抑民氣為姦利者此又一利  
 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廉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  
 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平地而為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  
 中國開煤務勞通洋人開煤務深入而一開探淺深一也有何妨礙即以湖南地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  
 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一郡為獨盛湘澧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鄂煤產無處無之功名爵祿  
 尤稱極盛世人一聞之輒詢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實徵之中國百姓自為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  
 阻礙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激好豪辦事者役使之以為用則使權利一  
 歸於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 朝廷  
 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 朝廷斷行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屢今  
 之力有難以一二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為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  
 起以圖功亦終歸於無方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實自雍正時其始供贖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  
 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漸成燎原少時尚未聞此於時物利豐阜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  
 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即今日洋藥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海  
 防散勇囑聚山谷騷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實亦為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為大咎中  
 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為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為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  
 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用勸亦惟勸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

二十七年之期必可保其甚絕不至稍有貽誤。當此際前據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浙江荒土。初開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事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入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勳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者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公巡撫陝西河南粵農事與水利。漕田在湖南教民耕種。諸法悉備。可為知本計者。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姓懼於政亂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銷之累。而并沒其名。荒者聽其蕪。蕪者亦相為隱匿。亦宜戶部所應經營。督辦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曰喀什噶爾之宜宜計。回疆各刊氏先教叛。酒泉先武仍其君長。賜以印綬。吐谷渾徒浩靈河。元振請即其所置之邊要。遂取鐵摩所屬。帶至於漢。建校尉唐置。雜護遠或加里近。或數千降。胡雖處因叛。襲封以為故事。無足比。論惟喀什噶爾之地。逼近安集延。其勢不能棄。應願為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同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機。阻其印嶺。儲中國之威。而思託為附庸。去歲威妥瑪代為之請。當撥調官督。順其心。與為約。誓令撤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為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時日持久。耗費無已。卒而可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構兵縱掠。其威驅動。徒使俄人乘間坐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敵。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疆國者務難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術。或急輕車乘成。算以宣示機宜。而後將帥之感。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遠人之心。使之俯首而聽。而東故以為威妥瑪之代。請實機會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一曰伊犁一城宜與俄人定約。以塞久遠。英俄兩國勢足相敵。而英人務拓地以與利。俄人務聯土以開疆。無端乘亂襲據伊犁。此其志在

掠地而已。俄度新羅事，令俄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尚多煩。論西洋公法，無乘亂據人土地之例。勢且要求兵費，實以收贖，而非有巨款，是欺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責其減價而贖之，我而責其準所贖價交易，而罰之。彼如日本，買一荒島，尚欲全據之，必不肯輕易退還。伊犁明矣。與其含糊宕以生戒心，莫如明與定約，誓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龍江以西地，與之互易，亦尚有名可據。此又一事也。一曰停止各省釐捐。於釐捐籌餉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開辦釐捐，實一力贊成之。在粵東陳覆對捐，形援古證，今自謂能得其奧，然凡為釐捐以籌餉也，原非國家經制軍務。告竣十餘年，迄今不輟，停止則非體矣。且法久則弊生，各省本無急需，和與視為開款，不甚措意。是以辦理日久，收數日微，驟有軍務，帶餉稍難，事循軍習，為故常，將更無可施力。尤兩敵之道也。前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粵為洋人免釐，回異敵魚而致之淵。敵雀而納之釐，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傷國體，實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節，自應刪除，並與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鈕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茶稅，每箱入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一兩五錢。曾與赫德稅司言之，渠意亦謂此各省自有之利，尚可設法另議。無館土稅，不準完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之。朝廷發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當釐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使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蔽，口語劍牙，天地至無所容。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踐踏。又前出洋，屢見奏案，更不敢致有所陳。論自取，冠尤獨念中堂為國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置慮慮。區區所陳，雖時度勢，略舉其切要者，指之而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為高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談論者。昔上贊相論今時洋務中堂，能致其大丁雨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高論既

精且大驚駭答言豈惟不敢竄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寶之功其距幼丹尚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遠望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前末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國家必多矣

### 條陳洋務事宜疏

王先謙

臣聞人臣在上位者以盡職爲忠居下位者以盡言爲忠值當官之事而談漠於局外卽爲負恩有自效之路而緘默於當官亦爲癡職方今紀綱整肅寰宇相安切要之圖莫如洋務九重宵旰所經營中外大臣所籌度或青未至而先防之或機甫發而善應之上下同心內外一體審慎詳密維持歷年綜論彼族情形約有三變咸豐十年英法各國內犯要挾百端和約既訂互換成議俄美亦相繼立約就中其爲禍首庶局初定彼人狡詐通信內地糜爛朝野及其時深可慮者首在英同治初元辦理髮捻大有轉機西人知我兵力尚強心漸懾服雖文乃耳周川利等前後以案屢煩辨論旋就安帖俄國疆域毗連蓄惡侵占讓界之事屢催不辦且以代收伊犁爲詞堅執推延駁駁進步其時深可慮者又在俄同治末年法人犯我臺灣近復動輒稱兵不遵定約海防未固籌海尚無把握此時深可慮者又不在他國而先在倭敵情既不變史則區畫亦因之而異伏讀嘉慶十五年七月仁宗睿皇帝聖訓有曰國家經理大事總當握其要領毋心一意方克有濟卽如醫家治病遇有棘手之證若不究其受病根源率行下藥雖多方療治其病不除以此今洋務萬分棘手亦當認定病證以爲下藥次序自古敵國外患無代無之時理多方是非各別漢保單于之頸唐犁庭歟之庭力足以舉敵此最上也齊桓興召陵之役無損於華楚毫末而周以尊寇晉贊澗淵之師無損於契丹毫末而未

以振氣足以驕敵不戰而屈人抑其次也張投置軍於大金沐最敗績於交陸師行陸正任用非人無害己利敵之能而實然一試者也割地和親卑稱厚幣前代多有困敵地之陸足論矣是故選讓無效於邊疆在自強而菲薄以憑願危要在審敵壯我之氣以備敵然後可以立國充我之力以舉敵然後可以久安審慎赴勝關不容緩功或失時後將奚補且故揚其憂懼謹管見所及約於四條端呈 御覽

一審敵情 本朝奠鼎中原日旬屢而役曠古前代遼患一舉而空之獨準曠爾興聚西北旋就並夷俄羅斯併處邊境時苦詭謀 列聖撫御得宜故能帖耳受命及成豐末泰西諸國紛至沓來俄人起而交乘要約

互市邇來倭國狙伺日甚一日合十數國之從以搏擊中土實為千古未有每局敵則求贖無贖錢乃應接

不暇此亦智勇俱困之秋矣然而強弱異形緩急異勢以目前情形而論敵之謀我我各有其用意所在我

之應敵亦當審擇所處酌分次第最慮者專精籌辦以爲制勝自強之基礎方報之狡謀而遂可以杜無

形之大慮若渾同一視則此十數國方張之勢無在而非隱憂治練籌之庸有濟乎秦之兼併也攻韓魏而

交楚齊漢之籌邊也威匈奴而撫南夷卒遇六台混一胡越秦庭戰熱善先復遠近次序專力切己之圖氣

伸於一隅而威遂立於天下也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俄人呈獻阿睦爾撒納遺屍嶺 高宗純皇帝諭曰鴉

取外藩之道示之以諷則愈驕恣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版也

欽此至思今日情勢原不能遽希全盛之祝而勞心殫力以期有濟則 皇太后 皇上當與中外大臣

之稍一因循受病愈深恐無挽回之日然則揣敵情以求所從事非見在更不可緩者俄就各國前之奉西

諸大邦通商者據我主要傳教者愚我主要彼皆蓄意甚深宜很高狀爾其志不在土地誠非詞變之險但

西人越國數萬里戶饑饉難爲措虛實究未詳知各國互商權利之區又貪戀牽制而無能首禍故是船

西人越國數萬里戶饑饉難爲措虛實究未詳知各國互商權利之區又貪戀牽制而無能首禍故是船

藉以備時必不遽啓戰爭即彼國有聲可乘亦中華百年以內兵力所不及也但可慮而不可慮者也俄國地大兵強與我接壤實爲肘腋巨患若彼意存開釁地相持勝負未定海道來犯防不勝防此我終當警惕之而不能遽發者也倘倭兵數師小邪橫行海外勢殺於俄國而地偏於泰西顯譽與無名之師顯譽與我爲難之意縱其得志爲慮不後於俄國而取之不惟俄人有所警惕而不敢生心即泰西知我兵力竟能及遠亦將潛視其詭計此天子我以自強之責不可失也倭之氣起爲難也特聽巴夏禮陰謀德邁乘中斷之敵而起耳然其國據三島視中華一省之大地不爲廣新購鐵甲船械即發皆未質紫鐵海戰並不能用小兵船圍亦甚少兵不爲強洋債日增窮困彌甚國不爲富在歲短我臺灣且進退維谷之際而我尤給兵費得意以去近遂破滅琉球夷爲沖繩俾毀毀乎雄視海上矣然其實非有深固不拔之基業長駕遠馭之規爲也夫視國者不務視其地而知之觀其所行而足以察其民之從違與其國之興廢倭夷茲業皆人專任一來自外洋之巴夏禮而所謀又不協於衆志其臣離矣倭效西人制度改易衣冠焚毀典籍耗民財而墮士氣其人時矣薩司馬不暇竭其全力僅乃平之內屢變態夷貳流離年來倭人琉球佳兵犯舉皆敗律之先見舉國以爲 天朝且且夕加兵也而皆有怨毒其上之心其能安於無恙者特以強力價與之時未遭外侮雖疲敵而尚足自支耳或謂倭國兵精所向得志不知薩司馬本其屬地琉球弱小取之甚易非倭力果有餘也宋王儼敵益地國誠於齊郵支軍于乘勝驕矜首於漢倭夷雖橫不過楚宋郵吏之比即真結海國爭衡亦當覆敗況 天威益盛豈醜虜所能當耶然後果無挑釁之師我何妨示包荒之度今苟公法者倭也實和約者倭也聞兵端者倭也彼此我爲無能消審顧還回而不思一怒彼之得尺進尺豈有已時不今歲兵及於臺灣則明年禍發於朝鮮待其氣力壯盛而始圖之其難什伯於與比年



用兵行徑逆類小偷不于痛殺則放監恣行將成大盜而不能擒捕且琉球朝鮮均我東方屬國密測倭與琉球不復朝鮮能無寒心耶又東藩聽聽所繫非僅一家戎政收斂也備聞辨論琉球一事該夷藉口何如璋照會措詞過激越若枝梧今轉不必急責其退還琉球而彼若詭計調停割地兩屬亦不可允許蓋許之則彼得利而我無以爲問罪之名不許則該夷貪地不遂曲執在彼見在該夷壓指琉球本其屬國刊入律例傳布各邦我亦當明斥其捏旨使各邦知之否則各邦轉以彼爲有理之事矣竊謂辦理之法首在慎擇使臣明風更換之期此任較各國公使尤重非文士所能勝必得懸練營務樸實沈毅堅忍有爲之文員充之不用副使以免掣肘令其威殺耳目使彼中虛實纖悉咸知長崎橫濱各島均有中國理事官當由使臣選擇調派以期呼應靈通各島多中國商民由使臣飭各理事官不動聲色按戶派丁陰以兵法節勸使之彼此聯絡守望相助託爲保衛閭閻務在結以恩信俾肯暗爲我用該夷與中土同文同書彼中山川形勢向易兵力得其地固可發交南洋大臣派人講習加行軍需瑛琉球遺臣義士有來歸求救者儘爲收恤勿絕其望既以究知該國地形兼令該探倭夷制勝與賊以節所以振天威此實關繫我朝字小存亡體統不得視爲尋常之禍即天下臣民皆有以諱聖主之心並非因喜功而樂也一俟海防少寬兵船足用舉該夷有約構兵贖罪布告各國靈擊風捲出其不意收琉球子遺之衆出朝鮮犄角之兵戰艦直衝其夷巢華民響應於各島以堂堂正正之師取眾叛親離之地可一舉而集事也然後乘戰勝之威清俄人占韓薛通定泰西互市限制勝勢在我則進止輕重隨所施而成耳高宗取善之機規何不可再見於今日哉 朝廷不出師以威四夷 朝廷苟出師以威四夷或者其必由乎此矣

一 振士氣古今人才之用不竭在上培養之而已非培養則才不生非振興則才不成用在才而所以

可用在氣若居上者弗爲振作官與兵民皆有頽廢散之勢無不卑而才亦隨以消亡矣人固有不得馳  
策而竭盡個性者孟子所謂窮農之士雖無文王猶與此上知之資不能多得故供奔走者半中材小加磨  
鍊則蒸然歸於無用 本朝大臣如阿桂舒赫德皆命世勳佐然亦幾經挫折而後鬱爲樞棟之姿豈非是  
不足勵心忍性增益不能下此者更無論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 高宗純皇帝以裁定新疆諭曰此番選  
方綏靖我將軍等贊以及一介執戈之士無不得嫻行陣於國氣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爲振作信實必  
罰以渾厲之其誰不畏難苟安而坐希無事之福乎欽此 聖謨深遠有味乎其言之所謂國氣卽士氣也  
且每一恭讀輒爲低昂往復仰首企慕而不能自己也今論辦洋務者勸慮無人才可用臣以爲亦在 上  
之振作何如耳嘉慶時李長庚王得祿邱良功等皆以飄擄海盜著績重洋果辦洋務而爾無人才臣不信  
也夫物必待時而顯才必練事而成他端皆可書授師傅獨用兵非身親不悉 本朝不辦新疆則無平定  
金川之阿桂等不辦金川則無平定臺灣鹿爾喀之福康安瀚爾察等無廓爾喀苗疆之役額勒登保等何  
由見 知而不教匪無教匪之役長齡等何由 授械而定回疆道光以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旦寇符  
孽亂流毒極於四海然無此番兵事曾國藩李鴻章或不過以文學侍從終其身而左宗棠彭玉麟輩將老  
死荒山戶能爲 國家效命哉今天下甫定宿將尚多不及時驅策而渾厲之惑一將來遇不得不用兵之  
時恐真無可用之才矣人情本多怯而少勇雖禁止令行猶懼不幸若任其委蛇遷延至偵事而已真能追  
高宗純皇帝臨御臣工時有不測之賞罰 聖意所在大抵勇往者雖獲咎必有畏葸者雖善全必懲至  
籌辦邊防尤不假借故能羣材用命 武功十全漢通外域谷吉十數弘奉使駭驅命而不慎其時時都護  
者多能行便宜張國威亦見前代之法令嚴明也今禮國通好使事頻繁似宜嚴 辱命之罰俾人皆有所

顧忌而不放專爲身謀於國事庶有裨益此任將擇使一事臣以爲在官所宜急爲振作者此也古者不數之兵制本朝軍政盡善勤旅無前自變拾恣行湘淮義勇天下營兵或反爲世詭竊於是裁兵併餉之議有改勇爲兵之議臣謂此皆未觀其通而求其質也裁兵併餉以爲餉足則兵自精而汎地不敷巡防奸宄更多觸發利未收害先見矣改勇爲兵蓋以兵無用而勇有用均是人也優餉之民可使發厥行伍之士反謂不如舍本齊末殆非運籌夫兵之病在與將不習而平日之勢分勇之利在將士一體而平日之勢合但警急時有屯紮一處之勇承平時不能有屯紮一處之兵卽如長江水師其初攻剿爲要不能不合及改兵則汎防爲要不能不分然既改之後規制既異操練較難設有戰事卽難必盡如當日之精銳得力雖以彭玉麟自將而自改之亦無兩全善策推之總營何莫不然若分汎以詰好而別屯軍以備調庶乎其可然無此軍制亦無此巨餉也汎久屯之軍鏖銳消耗驟臨戰陣又豈能必其可恃乎然則如何而可亦惟勸練節制之師用其方新之氣而已矣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飭將軍富德等追索舊集占於巴達兒山

論曰我滿洲風尚素稱醇樸勇往而承平日久八旗子弟多耽安逸偶遇軍旅之事轉致不能嫻習朕於此舉正欲勸勵督率之傳習勤勞而諳韜略而隨臣中或稍有狃於小利近功不知事機之緩急者古者無事之時不廢訓練武令以法無可違之逆會當功有必成之事會且可藉以練我殺敵攻果之將材又何所顧慮而竟爲浮論所惑欽此恭錄 聖訓實以藉軍事練兵爲妙用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然非諱言而屏棄之也時會方乘有臨事之懼天討既收無贖武之心耳若不得已而不用則國威漸損其究必至孱弱不振虛言訓練無益也今綠軍行之有效可漸推廣中興後闔閭子弟皆有強悍勇烈之概急公赴難之心果其用之十萬雄師唯嗚立致選將帥署數月而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臣謂兵氣宜急思所以

振之者此也我 朝恩澤之厚曠隆往歲編氓浹流深固不披自天主教入中國迄今十餘載益民起而馳驚良備極爲憤常而忠憤亦稍衰矣民心之不定由於 國威之不立豈細故哉末太祖以神武開基後嗣失之積弱然其仍世仁厚積累頗深及中原淪於金源無一人提戈仗義民豈無見迫於勢之無可如何耳俄人占據伊犁索倫錫伯人衆流離困苦不獲自拔來歸我兵力所不及在彼中者亦無能發賊反正是固由鄉愚罔識此時禁令然彼自以爲尊孔孟則不容異教戴 朝廷則屏斥外夷此等忠義正直之氣實 列祖 列宗二百餘年涵濡漸漬而成非易致也夫以斯民之所同惡而爲上者諭之以可從又因而法令驅迫之奸民入教者較良善爲安樂有事則調停而袒護之官府不如此 朝廷又從而加勸誘始則愚民不知慍怒官府今知之而駭駭乎怨及 朝廷矣 亦知 國家辦理深心自下更無別法但再閱多年量置之耳目心志汙染愈深欲求如此時忠義正直之風以備干城腹心之選竊慮其倍難也 且謂民氣宜急思所以振之者此也夫欲振言與兵民之氣則又全在 聖主持之以一心有通籌之至計有堅忍之定見應舉之舉次第分實其成可取之材大小咸備其用奇謀坐定於 宮廷威聲已樹於瀚海外夷聞之行將自戢譬諸賈育有不仁之疾兒童待而易之一且奮然起立雖起之夫亦變色流汗於百步之外矣何有於強敵之相侮小醜之難平哉

一 籌經費洋人入中國爲時已久 朝廷深思密計求所爲制勝之方而尚未大收成效蓋以度支匱乏徂往無資則經費之難處已其要約有數端敬爲 聖主陳之一端 旣 旣前奏經宜禧摺中詳言之已蒙 勅部議奏查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御史盧浙奏直隸省官荒地畝並各項入官地畝積案久延 仁宗睿皇帝

論曰：礦經戶部奏准降旨飭令該督學委員勘丈召募開採乃因循已久有聞十餘年或數十年尚未勘報者實屬玩愒疲懈若係官吏本家私田敢肯聽其荒廢耶先公後私之良臣竟少深可浩歎欽此以承平無事之時查辦數十萬官荒地畝尙至展煩 聖慮今江浙等省荒田事體重大察鄂尤難所持總吏公正視國事如家事尤在 上專其責成而已一開礦此中外至工屢請舉行者泰西皆用開礦致富強中國產煤雖少則輪船所用必取給外洋是上添一漏卮外洋增一利藪故從前可以不辦今日勢難緩圖 國家無事之日動不知辦有事則當與時勢為變迎且地不愛寶秘久必宣亦自然之理也前李鴻章試辦於徽州等處不聞成績相何劉長佑亦請在滇 辦以費絀而止 且常求各省難於辦始之故特以機器費鉅事無把握竊意開辦不必先用機器外洋多精地質學者即中土亦不乏其人滇黔川邊老民尤為諳習測量表旺十不失一由各督撫應試探果得巨礦再以機器辦之則費不虛糜而事有實效滇黔遠運艱東北礦省可開之地頗多當以漸舉辦官啓其端招商繼之購買機器商力不及則官借資本分年扣還大抵興利之事官辦不如民辦官辦則糜費甚而中飽多不啓其端商民難與慮始亦必疑懼裹足但期推行漸廣不必利盡歸官而 國家受益甚大所辦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也或以前明流弊為疑 且又嘗深求明代之失為甚二十四年開礦徧天下命中官為礦使編富民為礦頭礦無所得勒民納報民不能支借庫銀代富家巨族竊以盜礦良田美宅指為礦脈征權之使急如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其時諫臣百陛下謂取贖山澤礦使實奪之閭閻切論危言神宗不悟流登甘敬國賊大傷嘉靖三十五年開礦一歲中費三萬餘金而得銀二萬入千五百不足以償失成化十年採金於湖廣寶慶等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而得金三十餘兩官吏欺誣遠笑柄此明事歷歷可指者大凡 國家舉事先問不意何在則能行與

不可以直缺。聚斂雖小且易事無不敗爲民興利與大且難事無不成明所探者金銀礦也以聚斂爲急見在工所諸開者煤鐵礦也以爲民興利爲重今天下所用煤鐵銅鉛無一非礦傳者。其所以計新者不可增似非情理各省山礦因禍老而奏封閉得錢而請開探者載在列朝實錄史不勝書從未聞別生異議今但渾言開礦不復別白而前代民間隱痛猶在人心亦無怪人之攷疑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諭事

中孟生憲奏請停止直隸總督劉嶽所奏昌平州開採礦礦。諭曰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帶開採煤礦及鑿取石塊自元明以來迄今數百餘年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從未聞以關繫風水設有例禁豈開採礦礦遂至於地脈有礙卽云開設礦廠恐聚集多人擾擾地方則每歲採取煤斤石料所用夫不知凡幾豈甚甚安分之徒何以并未見有滋生事端之處。聖諭詳明實足破世俗迂惑之見見在各省有留防兵勇多人足資彈壓可無他慮惟商辦之復必令該督撫選廉正之員專司其事不由州縣官經手以免賾削並弊至採取金銀我朝向無此事伊犁淘金和闐採玉皆於乾隆嘉慶年間定制雖民自流通官爲議禁約定稅則查以一節官辦流弊無窮將來寶藏之興倘有自然呈露者則負不棄地亦在疆臣之辦理得法耳一嚴汰冗員各省道府州縣佐貳少或數百員多則千數百員其中儘有奇特秀穎可成此之材設屬而內之仕途則專意圖謀差委爲衣食計材力銷於放逸心計困於饋餽此節義之士所以不興而捐輸減成之後不獨於國帑無益而人才亦因之日就燼燼也各省差委之事本可敷計候補人員既多疆吏不能無勉強加派情面酬應之舉聖經言生財大道首在生聚食寡今舉可自謀生之人羣袖手餉食於公家問天子富有四海亦自力不能給免受所以病博施也可否。飭令各督撫將委人員認真裁汰以節糜耗今外捐雖停此半年中報捐分發人數倍多宜令督撫嚴密局試文理不通者停其差委到省後補署差委庶期

者聽其呈請回籍靜候者取免致為餽補所累且常辦理洋務需人該員等有諳習外洋文字語言湖算輿圖機器化學電氣學者令其自行呈明由督撫試驗能否分列等差彙咨總理衙門存記以備將來者取當差或回籍數年後始學習精通者准呈明本省督撫試驗彙咨杜其僥倖之門而開其報效之路一轉移間化無用為有用庶辦理洋務之人才亦可藉此振興一蹶頓聳推展捐數日少一日固由洋船包攬辦理實亦未盡得法比較嚴整以杜侵隱而商民之受困愈甚分卡林立以防偷漏而胥役之說索蠶索此則應寬者不寬當併者不併也至委員侵吞鉅款上旬徇隱漏縱前此所無近日有之以 國家萬不得已之舉迺至肥劣員之囊窳民與 國內共所益深可痛惜欲改其弊仍宜參州士人官場習氣重衣食漸求華美應酬易致虧挪及得差委千密百孔膽大妄為者何敢公然侵蝕道發覺蠶委 帑項所失已多士人愛惜身家顧長名義雖欲不奢月得十千二十千即足養其廉而賣其力官又查察而鈐束之無處作孽劉晏所以奏績於唐時前廉臣胡林爽所以收效於鄂省也邇來候補人多濫捐全歸官辦然安插冗員與慎重國帑孰得孰失固較然易明矣一加抽洋藥稅釐巨向在鎮江滬悉洋藥局委員洋藥進口每年約七萬餘箱洋人每箱售銀五百兩總計三千五六百萬中國每箱收稅三十兩總計不逾二百一二十萬洋藥釐捐各省多寡不同總計祇二百數十萬中國所得皆兵輪官用並非獲自洋人而外洋以此毒物收中國之銀屢至三千數百萬之多中國如之何而不窮也 朝廷屢甲吸煙種煙明禁誠為根本至計但徒禁內地之種而不能禁洋人之售則吸者如故而益以壟斷于洋人除害不及半而利全失之矣查其國條約云洋藥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燕京條約亦議定釐稅並征當時惟此一款中國稍得便宜迺各款均由中國照辦此事延宕至今見在威妥瑞來華宮與堅持定議加稅一倍償滯銷而來者漸少既可以救民生若仍





敷出逾國用告匱而欲取資山澤非特臨渴掘井緩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輿薪亦何濟於事哉 聖謨洋洋  
且尤願 聖主俯懷而深思之實 國家無疆之福也夫中外臣工之於洋人咸欲誠此制食所以東十下  
氣徒坐無經費耳自同治以來 朝遠疆防惟是爲尤亟矣而經費未籌至今如故天下安有坐而收功之  
事乎

一備船械洋人所以悍然與我爲難者非不知中國民心之固結也羣匪僑平以後非不知我兵力尚強也而  
敢於如此特謂彼能來而我不能往耳故備輪船爲亟我不能空舟而被敵則槍礮機器不容不具故備械  
亦亟焉開通船廠設立有年商船頗多兵船太少 臣以爲目今要務全在戰守兵船爲重商船尙在其次夫  
招商輪船原藉以分洋人之利辦理具有苦心但從來營利之舉官辦必難持久船政總理大員屢行更換  
經管多人頭緒紛雜照察不及久則弊生且帑項有限擴充爲難今當成效漸著之時人人知有利可圖宜  
廣爲招徠使富商聞風踴躍添設台辦增一駕駛出洋之船則中國 獲一船之益外洋則減一分之利惟  
商民以股本重大兼與風濤溼利之心不敵避害之心又官以爵秩獎勵之令外捐已停名器實重數額之  
權端在於此可否明定章程將每船製造修理往來駕駛之費若干運載貨物之利若干由船局綜覈開載  
刊布各省俾人共曉然雖令作備仿商務招商之例廣諭天下以 朝廷修明船政之意凡鳩資造一船出  
洋者照軍功例酌予級紀駕到三年獲利富厚者酌賞頂帶席銜船多而年久賞亦遞加人知有利可謀有  
賞可勸又有船政大員爲之維持兵船爲之保衛公家初不利其緣坐孰不欣然樂從將來風氣大開於捐  
外益內之舉自有實效西人富強全在官商一體 因朝海禁森嚴商民不准出洋貿易今事非昔比則因  
敵之利而求所以制敵之方當先通商之情而後他日資商之力至兵船如何製辦竹艦中如李鴻章沈葆

換了日等皆講求有素自必擇結語詳非僅虛所設說然竊聞英法俄諸國皆以鐵甲船應勝各有數十號美國前右四十餘號近年以為可以不用大半分售各國專造一種鐵船其前鋒利如錐鐵甲船且前種之轟然洞孔破裂若日本木質鐵甲船所蒙之鐵厚僅三四寸許以此破之更易矣將來出洋河剿自應有鐵甲船十數號為攻敵之需目前經費不充似可做照美國先備鐵船數十號計鐵甲船一號費在百萬金以上鐵船約二十餘萬金省一鐵甲船可辦鐵船五六號以之防海制敵可期得力門防衛出洋商船保護海運漕米均足恃以無虞至各省製備小輪船太多增一船即多一船管帶之人支銷之費此等船隻既不能內河緝捕又不能出洋戰剿徒資糜差豈使無大利益宜俾此後增備以節虛糜大抵外夷軍事豈張特甚然利在上下同心猛鷲堅忍勢有必至中國事事鎮靜有餘然病在膏肓國體頹推讓終於無成嘉慶十一年正月粵省奏報粵國俄羅斯有商船來廣諭令嗣後申明定例杜其再至時俄人本有檢克關貿易舊章而意更趨利不憚深謀遠慮其能致富強亦即在此秦西諸邦美布最為後起美主華威賴於乾隆四十三年據英國亞美利加之地以立國四十九年即遣商船至中國購茶五十九年迭戰艦嘉慶十二年作輪船又十數年與利之事大備強盛時英法美佛得力於康熙四十年由日耳曼屬國自立為國其孫福魏利弗修武備再世積弱至嘉慶十一年為法人所毀由是重困而治以後威令婦女修船械一戰而路法王遂為強國由是百之國無大小惟視自立何如局有堂堂天朝而轉遜謝於海外文壓之理哉各省設立機器局原以學製輪船免臨事購買為入把持礙糜耗於目前必程功於異日了寶慎設局川省奏明准行迨恩承等查辦又復奏撤一主利用一主惜費朝廷兩議並從原屬慮衷博採但各省設局製獨川省因人言輟止帑項既已虛擲政令亦不畫一是講明西法之舉朝廷尚不能自信

何以使人共信巨額現當安內攘外之時不少變通盡利之舉動舉異論安有成謀況遇事出以游移羅  
吏之勇往者無所遵循苟安者遂其誣誣天下必多不與之利不除之弊斯則望 聖主持權於上權巨力  
贊於下也康陳中議開陶甯引河不決乾隆時開之而河漸北徙嘉慶中議行海運不決道光時行之而利  
顯至今非常之事始共驚疑行其成而後信且亦顯 朝廷於製備船械持定見而詳察戒也至於水雷礮  
臺電線鐵路防海所不可少皆當次第籌辦而船廠量移腹地免致有警時徒流爲難尤其當務之急者矣  
以上四條士氣宜振審敵情而後有致力之端船械宜備籌經費而後得開辦之具四者之中經費爲亟當於  
此專力圖維勇決於初基而後不隕於持久且自忠氣所伏置在極盛之時彈於未形人恆不覺一有差  
失卽成巨變不善其後彌覺可憂西人不忘情於中國非一日矣溯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夷入貢凡該國  
派人駐京浙江甯波珠山天津廣東等處泊船貿易貨物關稅則任聽該國傳教各節今日現行者彼時皆  
已具奏陳請當降 勅嚴加駁斥六十年入貢稍爲恭順嘉慶中德天賜以傳教倣案矣聞噶棟以圖畫中國  
山川上 闕矣疆臣泄吞從事蘊孽伏戎其尤甚者十三年夷人兵船徑入澳門占住帶臺兩廣督臣吳熊光  
任其留停遲遲入告 仁宗睿皇帝節次嚴飭該督始向理諭而辦理過軟夷人稽延數月揚帆徑去始窺見  
中國虛實二十一年七月入貢膽敢覬覦見之時正副使一同稱病則已立意生疑仰蒙 聖度包涵以六合  
之外存而不詢將夷使驅逐回國道光中葉疊次內犯論者胥咎彼時和議不知履霜堅冰由來者漸也俄夷  
夙號大國若非康熙乾隆時辦理得法其可慮亦不特今日故制候不下辣手今日之倭又異日之英俄也天  
當日所以讓和者特因戰備未修倉卒從事安一時之反側非以爲永奠之良謀也習久相忘幾以口舌爲可  
常恃一教案之出一換約之期必增立新條彼習會長我謀慮竊今威感妥瑪爲中國拍收洋貨釐稅一事乃

至糾合十餘國公使羣萃都門要挾其要挾之計俄國定約伊犁各城既未全歸白彥虎又不獻出而領事散  
至大理滇商直達陝甘東南之門戶洞開西北之藩籬何恃此忠臣義士聞之所爲靡廣而歎憤也我明知和  
議不可還信彼人貪心無已而一切未盡設施相賴束手見在河運漸廢漕粟全恃轉運萬一彼人合而謀我  
以數船數目洋面則全局關繫匪輕彼之要約恐更有出於情理之外者我亦將晏然而已乎。國朝 家法  
昭垂政由 乾斷震贊必資臣下主持全在 聖心況軍務夷情所繫重大 上有安民之怒詭臣敢不盡起  
赴功 上懷恤衆之仁請臣亦且相安無事全局權維來自 宸衷非尋常羣力所敢任也自來謀敵者固嘗  
審量彼此強弱尤在酌事理之當否民情之順逆今事理本無可疑民情實大可用 聖主固深知之矣至軍  
事利鈍非所逆規 本朝武功遠邁前古而軍夷籌兵於 三朝金川收功於再舉即同治初賊定粵捻何敢  
信曾國藩等必能奏績而堅定邁往終以有成可見委任得人不要問情 國家立賢無方文武具備爲守兼  
優之人千百中或祇一二至乘事會而赴功名者何時復有人臣之名成就亦思爲晚節保全之地智略可倚  
以集事而神驅牛非所能堪故汲引人才以備任使方得以人事 君之選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皆殫心  
務公忠體 國大臣彭玉麟榮椿長江血誠任事水軍戰士尤所深悉岑毓英志存殄瘁不畏艱難似可 飭  
令諸臣將其部下才堪將帥備裨之選者密疏存記專備海防指臂之用至沿海師船規模必得專員統轄南  
北洋分設總統彼此隔隔呼應不靈總統之上宜 特派大臣兼轄之守則巡閱操防戰則發縱指示顯陟調  
度一切由其主持沿海省分督撫轉饒設防助其不逮同德同力而氣象爲之一振矣夫目下籌經費備船械  
原以先固海防非遽輕言海戰然邁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在在籌防毫無滲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敵人  
來攻而竭力以禦之懸懸者亦知守之不遠可恃也故必能戰而後能防既能戰矣焉有值可乘之隙而不乘

轉坐待他人之我侮乎宋臣蘇軾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爲也能不失之而已且謂目前洋務情勢尚在可爲之時亦願 聖主能不失之而已策定於一時而基業於萬世疑懼於剝庶而機決於宮廷故曰上無臥薪嘗膽之謀而欲下有聞雞枕戈之志必不得之數也且備員曠繼目擊時艱懷憂忱不能自抑冒昧上陳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瀛海論上篇

張自牧

天生烝民各從其類無憾蓋天以前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謂中外也有聖人起作之君作之師教以人倫禮樂法制相維而人道以立就文物昭著者惟爲華夏三代以靈曆爲光景微塵彭濞淮夷徐戎赤狄白狄錯處九州之內禹貢監服職方蕃國漢唐宋史籍所載列於朝貢者大抵去中國不甚遠今泰西人所稱亞細亞也其國如昆崙丁零點支斯魯利聯大秦等國在今歐羅巴之域然重譯傳聞勞繁史臣約略言之以謬王會之盛耳有明中葉西班牙葡荷才荷蘭自歐羅巴氣海西來據據南海諸島而泰西之人遂接踵於中土此虞夏商周漢晉唐宋四千餘年來所未有也昔騶衍九州之說山海十州之書闕大不經荒杳無據自利瑪竇陽瑪諾滿若達南波仁穆尼閣奈端輩相率西來而後地球九萬里遠方計步運於掌上四大土之國嶠嶠稱風氣就地球全體言之在東半者中國爲最大泰西人舉俄羅斯東境及東方朝鮮日本琉球龍國南交越南暹羅南掌緬甸及南洋羣島西北布哈爾漢月波斯漢安愛烏罕漢俾路芝漢某教即諸回部西南五印度漢極西阿刺伯漢迤北土耳其之東中兩土附之其地北距冰海東距東洋南距印度海西距紅海地中海黑海統名之曰亞細亞夷語無義可譯姑就所稱者舉之爾亞細亞之西北爲歐羅巴西南爲阿非利加三土相連阿非利加視亞細亞之半歐羅巴視阿非利加之半亞墨利加別居地球之西分南北兩土





西伯利亞界中橋之北面西連高加索五部迤南鄰印度遠包中國之西而迤北則波羅的海東五城三十

七部東城五部國都在屬六十九部再西則被蘭十四部波蘭八部又跨海逾峯領嶽北亞美利加之

一隅曰加扎赫西伯利亞之利高加索二部在亞西亞域波加白城六部康熙中坡我案倫諸部再于 該書未載復

由荷蘭附書證之乃通好罷兵立確立界通商於軍臣汗部之恰克圖即西伯利亞所屬義爾古德斯科之申

他城庫倫大臣所司彼以皮來我以茶往者也其後日於南門道尤中自高加索新藩降降城區部布哈爾

諸族通波斯以噫印度漸與後鄰相近向未接壤區英吉利血斯於雲山南北亦未能得志咸豐中兩次請

地自黑龍江以東雅克薩尼在楚驛城烏魯木齊以西伊犁庫車阿克蘇等城皆割而有之而喀什噶爾葉爾

光諸城乘機據附庸於俄同治十三年以軍兵奪回部之基發運於巴克達山至北印度之克什米爾巴

達山有三清神印度之東城而達喀布爾計千六百餘里一徑達印而喀什噶爾葉爾之焚離追

矣近英吉利立約以愛烏罕即阿庫施為界城兵不得越此而南俄人未之許也又東得日本薩莫蝦夷之地以科

爾立十八島島之更跨東海繞山高麗之東開采煤鐵頗享其利駐兵黑龍江界將營造火輪車路通中國特

以通商日久歷二百年未嘗開釁康熙中鄰中國璦琿會至其地二十一年使臣義珍柏爾圖送義迭思一作

來朝 召見 賜坐賜食嗣後俄人遊學於京師則有入貢者同治十二年使臣保良曼里十三年使臣布

爾麥皆 召見光緒元年使臣索思諾福恩齊等來訪奏市見陝甘邊疆稱其志在永敦和好信乎吾乎英吉

利倫敦五十二部蘇格蘭三十三部阿爾蘭二十二部三島廣輪不過中國一不省其屬地西得北亞美利加

東得印度南得南洋諸島均海控馭皆在數千萬里外自明時初得北亞美利加廣土萬餘里額至富強後

以重稅暴斂民不堪命而叛乾隆四十年華盛頓一作瓦爾頓崛起對南境為獨利堅國血戰八年而滅定英



人備保北境荒寒之土五印度在極甸之西兩越之西南地方數千里明時葡為牙荷蘭經營其地立埔通市  
船擅印度海之利 國初其人較而奪之康熙七年東印度之孟加臘實地建甸築砲臺日臻富盛乾隆十

七年遂舉兵滅孟加臘來勝兼南中諸部有為其別滅者有聽其置吏備極空名者有受役屬為藩國者備靡

爾喀東印兒什米爾北印的亞中印信地西印等數國尚能自存餘皆歸英版矣英人建藩都四曰孟加臘

一作麻打拉薩曰孟買曰亞別拉亞加臘之東北極甸之西北有阿薩密部本土夷崇佛教英人據為別

部東距騰越猿夷黎夷隔之南距西藏教福靈布拉克巴隔之去中國咫尺南印度之南海中大島曰錫蘭古

狼牙修地嘉慶時英人滅之循海而東阿喀喇喇峇納埔取之緬甸在東海有新嘉坡即星加坡麻刺甲即暹羅

檳榔嶼三埔其地偏近暹羅又於南洋之極東稱大荒島曰澳大利亞又名南亞坤亞世所稱南金山也

地自為一土約二萬餘里荒曠無人近人以此土北亞細亞別島曰彌日倫

敦又名為自古人迹未到之地太平洋之飛棧島亦舉國稱焉山倫敦往澳大所必經也又有嶺山誌地

在阿非利加西界特曼拉拉轄地在南亞墨利加南界蓋蓋領之屬地也道九十七年國王威廉第四卒兄

女維多利亞年十八嗣位以今之女主也日耳曼列侯之子阿里英倫向通高於粵東乾隆二十七年特

允其爾伯特時購暹羅絲四十年有商船遇颶入粵洋厚酬而歸之五十八年國王若耳治第三遣使臣謁

暹尼一作來納 上御諭泊誠敬最受之貢天文地球儀器二十八種值 萬壽聖節 上御含膏膏受

賜費豐渥命侍郎松筠送至粵洋嘉慶元年入貢二十一年使臣司當冬一作來朝追光中以鴉片鴉殼

這版豐時須有違旨旋即通好同治十二年使臣威妥馬來賀 親政與美使德使法使各臨理特爾使裝

果及及日不俄使同 親見於紫光閣邦交益篤矣倫敦三島壤地稱小山澤之利開關殆盡邦即既矣

備印度爲外府兵餉皆賴焉俄人開地日偪又聞道希羅教俄國所入印度英人患之近年專務加惠於印地

道實成大臣鎮撫之光緒元年其太子往遊扮循其人英主稱徽號以印度總國號之下始將有東遷之志

法蘭西地方一千餘里電八十六郡近年爲督得士所敗割茂士城以西七城以講其人精於算術機巧凡火

輪車自來火槍礮大半皆某所創風俗勤悍負氣好勝尤長於用兵號令如山萬足一步前者已死後者驅避

火器之利冠於泰西嘉慶其王擊破命第一百戰無前威行西土後以弗戢自焚咸豐時與英吉利合兵來

津門議約未成遂至開釁旋立和約同治中其王擊破命第三與督得士揮疊血戰數年爲督所虜其時適天

津居民有攻殺教人豐大業之獄朝廷命諸大臣赴津議事法人方肆其要挾而國都已爲督人所覆乃草

草成約而去法主既禽同治十二年俄於英之督基畢德爾其大臣查亞等復與督和乃改用彌利堅之俗不立君以首領統治

國事同治十年踴矮土即任首領十二年奏屬韓代之妻馬韓者擊破命第三之大臣有惠政督與督戰兵

敗不能死君亡不能救又從而代之而國人皆以爲賢近日擊破命第三之子魯夷擊破命與法前士波勞之

庶子尙伴尙皆謀復立國紛紛未能正也七八年前據安南海口屢戰屢勝已得六半之地上年爲安南將劉

永福所敗禽其大帥安將軍旋復求成於法蓋越南又弱之國終非其敵也近日法人已駐兵順化越南慮富

良江復營埔於暹羅矣督得士東西二土共入都本日耳曼所分之國地小於法兵亦弱於法其君臣勤精自

強遂能破法蘭西割其愛勒塞勒格脫七城之地一萬土二地顯實錄三必與四強勒刺杯五士得刺士伯克六施來施爾特七新伯拉維克八人股施二城存九五

德意志三十六列國志爲主聲視四方俄基土聖督揮其強盛修好無間近聞荷蘭比利時遠國均波則日

本越南皆慕而納於焉歐羅巴自夏時有異人曰摩西創立十誡教人其後瑣羅門約翰遜有演述漢元壽一

年耶穌生於羅馬既長遂傳天主教歷數百年有保羅者別立希臘教石路易者別立耶穌教三教漸時互相

聖世文費局編第一卷一洋一十四

攻擊兩皆宗天主今俄羅斯額里士行希臘教其吉利瑞典挪威大尼荷蘭行耶穌教法蘭西奧斯瓊加意大利亞比利時西邊牙葡萄牙行天主教惟天主教有教王各國皆尊禮之法西尤甚教主橫奪劫制各國君扁莫敢誰何獨德國大臣畢士麻克惡之盡奪教主之權編以官法故教至德而弱萬國外國云教人狂叩虎貪如狼意智博而約之剪其爪牙彌尾帑耳不復能肆凶殘又云教人久持太阿福人奪其柄而擊之批其額而掘其喉矣德之強盛畢士之功為多語其相樂亦泰西之管夷吾也畢士亦人傑也哉問時意大里亞相蘭渣察勒亦以力奪教王之權致其君為合眾國之主有大勳乃以籍教堂七十二所入官為教人所齟齬竟引疾而去則畢士之得行其志不視德主蓋里特威廉之能仕賢弗貳耳意大里亞為歐羅巴古一統之國漢書謂之大秦其後衰微晉為土墨法所併履滅履復嘉慶時維也納之會定其國為九大國四曰羅馬教主國之曰多斯加納曰國爾的尼亞曰波布勒士小國五日巴爾道光二十八年薩爾的尼亞王威克妥耳斯周努嗣位能中與其曰摩維那曰薩加曰庫納哥曰勝馬里亞國咸豐十一年遂為合眾國復故擊取羅倫都之結好四鄰稱強國焉確正初教化王伯納弟多遣使來賀登極自稱伊達里亞國其時教化王之勢甚強力國皆為所屬也德都羅厲義主既合九國之眾與教王同都而居頗能收教王之權矣墨地利亞威時日耳曼意大里皆其藩屬今則倚為強國嘗為盟長疆域三千餘里亦大國也瑪加本其附庸近合為一國矣土耳其本同部突瑪哈特之教一傳摩哈沙六個城士丹東中西三土東十五都古巴庇倫西里亞即西女國一稍大諸名國故地與中土貫諸六部皆在亞細亞城內西土八都都城所在羅馬尼亞都彭城曰士里丁在亞細亞城曰奧里諾海峽口與亞細亞海峽相通俗無葬倫政無銅紀屢為俄人所陵墓法普諸國相與維持匡助之同治十三年國君以荒淫被廢其從子紐來嗣位光緒二年紐來有心疾大臣立其弟哈米國人不服又以教爭構兵屠殺慘酷歸國皆惡之勢及於大端歐亞病變之北

瑞典二十四部探耳瓦<sup>即</sup>十七部時分時合北貝休海食辨特甚丹屬國更小地形從日耳曼北出如人舒

臂與瑞國南境遙和<sup>他</sup>回<sup>也</sup>國分五部有加的牙海峽為彼羅的海與陸希臘本古名邦今為新造之國

地分十部既小而治文物為泰巴之冠諸大國亦尊禮之<sup>古希臘十二國今西土耳其全境皆古希臘國</sup>西班牙三土

四十九部國勢勇於法蘭西而地相若明時航海得南洋呂宋地遂成大國與各國稱長康熙十七年曾入

貢道光中女主<sup>即</sup>伯爾拉立屬地多叛回治中所屬古巴島復自立為國大臣度女主而迎立意大利大星亞世

子阿耳得牙在位二年其前王之從子登卡洛斯遠奉依撒伯爾拉之子阿耳分所既而自立戰伊慶威陶國

不安於位遷歸意國人遂仿瑞士之俗為民主之邦編為十七國呂宋古巴皆與焉依撒伯爾拉改嫁法王子

多勒多光緒元年國人迎立阿耳分所屬國復合而登卡則儼然敵國矣葡荷牙小國處西海之濱附於西班

牙地分六部明隆慶時航海至廣東乞租香山濠境地疆臣林實代請許之因立埔頭於澳門遂為泰西通

市之始其後當廣土於南亞利利建巴西藩部旋亦自立為國康熙五年國王若望遣使臣奧德樂入貢方

物四十餘種九年國王阿登<sup>即</sup>亞<sup>蘇</sup>入貢十七年表貢獅子五十九年使臣斐拉理入朝<sup>召見於暢春園</sup>

之九經三節殿<sup>賜坐賜茶補正</sup>五年貢方物乾隆十七年國王若琴表貢自來火器等物十八年使臣巴若

格來朝<sup>上御乾清宮見之</sup>瑞士分二十二部不立王侯推舉官理事近交權於德方顯教黨立為合眾之國

國勢方興未艾也荷蘭比利時本一國所分東為荷蘭十一部西為比利時九部亦時分時合順治十二年荷

蘭入貢通市康熙一年定貿易一年一次三年助克廈門金門有功六年使臣卑獨蒙阿閉入貢二十五年使

臣實先芝巴入貢乾隆五十九年<sup>特寬實使所帶出口貨稅同治十三年比利時使臣色而能仕入朝荷蘭</sup>

國好劫遠略明時嘗踏臺灣屢犯閩浙鄭芝韻嘗焚其舟後臺灣為鄭成功所得荷人受創甚鉅不敢報也

南洋島嶼荷蘭佔據最多近與亞齊屢戰不勝卒與群和諸島離然漸有曠長莫及之懼德國漢昌偏近尉敵

荷勢且入爲屬國比利時西面附庸尙無足重輕而南島夙爲荷埔者若隸於葡則東道關係皆在其握其法

所必爭也南洋諸島國呂宋在臺灣之南再南爲西里百島西里百之東北爲摩鹿加再東爲巴布亞大島西

里百之北爲蘇祿再西南爲婆羅洲

德婆婆登婆羅洲明沙由廈門趨七州洋過暹崙而南爲檳榔巴

元明瓜再西爲望門答臘大、亞齊在蘇巴蘇兩島相望海口之噴白巽他

港地爲歐羅巴、宋婆道蘇門答

臘之東北有長島爲新嘉坡麻喇中稍西別一小島爲檳榔嶼明以前諸島國屢通朝貢與澳粵邊徽安南暹

羅南掌緬甸諸國同列藩服迨歐羅巴人航海以來其始以重幣購片土爲埔頭泊舟立市俾布其教盤踞既

久徒黨日衆漸而攘其賦稅漸而劫其君長和而奪其土地馴而致之不勞而定或遇有機會可乘則以大兵

壓之驅馳電掣等於拉朽推枯百餘年間島夷翦滅略盡惟蘇祿以彈丸僅存於是葡葡牙與俄門

牙錫呂宋荷蘭屬西里百摩鹿加亞羅洲噶留巴大亞齊諸島而巴布亞克島亦繼而闢之同治中法蘭西侵

佔安南之嘉定省其吉利役佔緬甸之朗谷設分埠而中國南徼處處與泰西交涉矣昔漢人誦通大秦風爲

安息所邊桓帝時始得一通竟不能再至明時歐羅巴人航大西洋繞阿非利加之南越大狼山

東泛南洋諸島而趨澳門水程約三萬里須先由直布羅陀海口東駛入地中海至埃及之蘇爾士登陸易

火輪車至紅海復浮舟出亞丁入印度海泛南洋入巽他峽至新嘉坡經安南達香港程可取其半回治李

年法蘭西與英及鑿蘇爾士開新河至亞勒散得由是三萬里海面一葦可航光緒初華人購買此河遂悉歸

英幅由倫敦四月可達津門則火輪之神速也南洋地近開廣華人流寓日衆邇年呂宋亞齊之人逐西班

牙荷蘭所置吏自立爲國由是南洋島國屢有紛擾求六國後之勢而歐羅東道漸有戒心競請中國於新嘉

坡金山等處設立領事保護華人亦所以驅摩之防其搗竿而起也近聞英人謀開鐵路由印度以通雲口始  
有改趨西道之志光緒元年騰越外獲通有土番攻致英探路使者焉嘉理之事矣同時土耳其沙利華也  
以俄國為鄰其家其事遂解又聞支尼斯之歐英人為古巴人擊斃奧俄德法四國使臣土國  
者白人十萬人九四班牙即之白人入給銀五百萬磅人三百磅而已俄羅斯北鄰亞爾干日爾部人長三尺  
以犬為馬以鹿為牛古之僬僥氏也南亞墨利加南嚴有巴他俄擊部一曰智加人長丈餘古之野驢氏也以  
其不通中國故不具論

瀛洲論中篇

張自牧

今夫數千年未經見之事數萬里不相知之人一旦鑿隔於腹心之地往來於掌關之國此古今運會一大變  
局也今士大夫談洋務者大略數端曰 國體也異教也西學也語言文字也火輪車舟也水陸兵法也火器  
也海防也開管線而論之三代以後中國莫強於漢莫弱於宋漢馮單于為兄弟屬立盟約中即特王使和  
帝時所為約束漢書持節之使輅車四出當時不以為辱而漢能受單于之朝蓋文帝天地之厚武帝實  
是換約之見於漢書者持節之使輅車四出當時不以為辱而漢能受單于之朝蓋文帝天地之厚武帝實  
之威先後濟美至宣帝乃收其成功比固非賈生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所能知也宋人日日尊中國爭獻夢納  
斯斷不已而國勢日即於弱卒至宋為小朝廷而不可得就往事觀之而一切養生議論皆可思矣古者天子  
諸侯相見有拜首稽首之禮其辭曰伯父叔舅陪臣來聘王有燕享且以公卿往報之不聞有讓其損威者據  
內之列侯且然况絕國之人與我本無君臣之分者乎耶蘇天主之教傳入中國好事者指為巫蠱魔魅及宋  
生折剝竊妖術又苦無實據萬口誣誣而無知之何樂以為此不足辨也西洋三教同出一源耶穌為洋教也  
保類為洋教蓋墨氏之本旨而歸飾以桑門天方之說腹胎為仁子子為義兼天下而愛之慷慨萬物以利  
之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而一以朋友之道處之博施尚同而昧於本末親疏之道耶蘇以派水費直督

救世人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者也火器殺人如草窮極兇殘而獲囚未殊者從而療治之未與公之仁義也  
雖然晚近士大夫重利輕義骨肉親戚之間一粟一帛較算必精機動術色繁瑣詳詔而偶有顧餘則好為博  
施振窮之善舉往往釀成萬千白金之資以贖夙不相識之罪辜孤獨而其親族故舊有不免於飢寒者厚所  
薄而薄所厚願背聖親自始竟得猶病之請舉世方且嗟然稱之以為好善樂施是墨氏之教本自行於中國  
耶蘇其小焉者也彼不過屬鴟鵂張陵寇謙之之流能以其善為人瘼疾如古之良醫巫耳教王在歐羅巴  
有大權如兩載之有達賴班禪近其氣燄已漸殺既入中國其勢更熾教堂之建不遍如天方之有清真寺及  
釋老之寺觀而已今天下各行省流寓之人各立會館祀其鄉之賢者歲時羣集酬酢有事則懇謀之泰西人  
去家數萬里而來與其本國之人立一廟以祀其本國之神為歲時聚會之所此人情所宜有者西俗好以利  
治人海濱能民藉入教以誘其財者有之從不聞衣冠士族翹然從其教者此亦何關輕重而煩番黨之辨論  
哉近年翻譯中國書籍漸通華文詩易四子講經英法德士各國兒童多能誦習不及百年香教當演被於  
西土中庸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粘則時也今天下晚談西學矣蒙以為非西學也天文懸算本蓋天宜夜之  
術被國談幾何者亦譯借根方為專取法噫人子弟頗能知之大誠體會子曰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  
不損也注方員圓體員者必不能辨方之圓今地賦體經云地旁沓四隅形如履榮易乾坤鑿度云元氣積  
為正土攝圓密化音韻云地日行一辰風輪扶之審考靈韻云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春秋元命苞云地才轉  
以迎天河臨括地象云地右勁起於畢利鷓鴣南懷仁輩所論地球洋員及天體地動之說實根於此墨子云  
化易易若翫為鷓鴣之物化五合水火土離然鍊金腐水鍾木金石草木水之化水回重體台類器一饋不合不類此化學之靈

也。以百物體質之輕重相分則品類之同

均能均輕重而變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也。西人金銀一少

於一而多於五。載在重非半弗斯倍。一尺餘尺去其一。此重學之祖也。陸燿立景一光夾一光。是後下光故成

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家於下。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此光學之祖也。凡倉子云

鏡地之謂水。鏡水之謂氣。此汽學之祖也。經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風靈流。形百物。露生此。電氣之祖也。關尹

子言石擊石生光。雷電絲氣以生。可以爲之。淮南子言黃埃。青赤丹白。暑元。砥陰。原生。頰其泉之埃上。爲雲

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海。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

及夫頓牟。撥芥。磁石。引鐵之說。頓牟即頓牟。西人物。頓牟。頓牟之說。頓牟。中國之電氣者。詳矣。至於一。中

同。長方柱。隅四。徑。圓。規。爲。史。史。又。謂。地。球。乃。一。大。磁。石。有。自。然。之。氣。方。柱。見。股。水。作。文。古。文。通。用。重。其。前。說。其。結。法。寬。規。員。三。八。上。會

角之神。機。陰。開。刺。歸。無。述。城。守。舟。戰。之。具。曠。傳。羊。埜。之。篇。機。器。兵。法。皆。有。淵。源。學。理。氣。與。管。關。註。列。諸。子。互

相出入。韓非子。呂氏春秋。諸書。皆言。學。覆。之。技。削。能。飛。巧。輓。抽。處。班。班。可。考。西。智。士。從。而。推。衍。其。緒。其。精

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國。載。籍。之。外。備。生。於。百。家。之。書。歷。代。之。事。未。能。博。考。深。思。乍。見。異。物。詭。爲。新。奇

幾。欲。舍。所。學。而。從。之。亦。可。哂。已。西。人。言。理。莫。精。於。氣。土。水。火。之。說。卽。釋。氏。地。水。火。風。之。旨。而。其。源。實。出。於。周。易

四。象。畫。乾。坤。坎。離。先。天。四。正。之。位。以。巽。從。乾。以。艮。從。坤。以。震。從。離。在天爲雷。在地爲火。以兌從坎。氣入土而生萬物。草木

金石五蟲皆地所生。而稟氣於天。此萬物之體也。既生之後。則草木金石五蟲各含水火之質。此萬物之用也。

西人言異。其精於十字。乘。靈。奇。偶。相。交。之。形。周。之。成。規。折。之。成。矩。曲。之。成。角。剖。之。成。弧。割。器。之。用。備。矣。先。儒。相

承。河。圖。洛。書。中。宮。五。數。皆。作。十。字。線。特。未。闡。其。義。耳。惟。其。具。天。地。之。全。體。兼。水。火。之。大。用。故。能。効。治。諸。學。奇。委

之。有。害。於。世。者。周。官。籒。氏。掌。攻。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牝。午。賁。象。齒。而。沉。之。午。賁。者。十。字。也。漢。書。方。術。傳



謂之焚樂古之巫醫皆有是器耶蘇於得其遺法嘗操十字以行其術耳而湯若望龍華民肇乃說爲受刑之具或又疑爲窺天之器則西人之陋已凡醫巫有神術者往往不得其死而歸於地者皆由是耳氏教國子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大藝六經諸子論禮樂之德適於性命九章之奧窮極造化而樂與數尤相爲表裏漢人楚譯宋人性理皆由此生各就所見引而伸之遂成一代之學 仁廟欽定符應三書推闡律數至精至詳王氏儀禮梅氏文憲江氏水鏡氏賈誼諸儒皆能深陳鉤深發明理數學所謂西法者悉融會而發明之且有更精於西人者今欲制機器測量萬物運用水火鐵不能不取之於三角八輪及化器電火諸器術然名之爲西學則儒者動以非禮爲羞知其本出於中國之學則儒者當以不知爲恥是在乎正其名而已泰西文字本於佳處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皆有蓋華旁行之文墨子經上篇云讀此行旁書此尤文體之大可據者今其字各國不同俄羅斯波蘭國丁哀斯脫希白來德意智奧則瑪加義大利法蘭西各有文字而大略相近推其字爲宗以二十六字母分屬諸音合數音而成字惟法字只二十四母 國書蒙古書之體西語諸重有一音而累十餘字者其所稱名物與中國縣絕非通其語無由知其義也希圖爲文學之邦而其人罕至中國英法之書大抵實義居前而以虛字綴其後首之不推測非通其文亦無由讀其書也古書類之聲掌與鳥獸言蔽天壤之自然中國以字聲音器聲居大書之一外國以首錄字音聲則字從之而聲聲愈元史載所載人名官名至國朝而更易過半蓋年久音變以今音調古語勢不能吻合非必古碑而今書也泰西入中國不三百年而國音已屢變差今宜但識其名物實義之淺近可據者以中國字母爲主就四字二十六母聲合增證之以反切之法適合音之未備俾相適其字類語不至爲寄象狄疑所欺足矣原不必殫神竭慮以深適乎條備之文也火輪舟之類不過數十年乾隆六十年發明 火輪車更出其後光緒七年發明

德運轉輪坐致富強日本波斯皆慕而效之今俄人輪路自彼得羅堡東北過多木斯科齊本斯科至俄  
 克國復規對黑龍江伊犁等處英人輪路漸至印度遙甸遠雲南兩域之外法人經營安南暹羅亦有開輪路  
 遠粵西之謀近上海吳淞口亦設輪路中國固面皆將有全輪鐵軌馬路者多以爲憂蒙放古六指南車飛  
 車其制不薄火輪車本唐一行水波錫輪自轉之法加以火蒸氣運名曰汽車運載自物能縮步於千里絕  
 迹飛行自是運商利器法人咸時嘗片輪路以倡普及其衰也昔人即由輪路伐之適自斂而已且鐵路平蕩  
 稍偏頗立敗投空石彈貫土師不良於行數年爲之而不足一夫毀之而有餘非杞憂之所亟也輪船機軸與  
 汽車同引重致遠尤利多暇中國設局仿造兼購外國之船用財逾千萬度支苦之泰西以商爲國本一切大  
 政商賈皆得與左傳陳懷公朝國人謀從吳楚子產對韓起曰先君與商人世有讐讐蓋猶有春秋遺風其電  
 機火輪舟車不爲行買而設兵船火器皆以保衛商人故民樂爲之耕織煤鐵皆取資於機噐富商大賈競出  
 財營造實易銀而力易舉爲其有利於己也人情各謀其私其謀乃精險行經曰天之至私月之至吝蓋合百  
 姓之私以成王者之公也中國官與民勢分懸絕氣扞格而不相通仿造輪舟機噐皆官任之而民無與其事  
 勢而難成蓋未嘗與民間其利也昔歐人著器製造蒸汽機而未知其用明末法人高斯爾初英人奧斯德後  
 繼而火輪機噐器具乃全以汽機代始於英法美法利繼之其後中國民始以蒸汽機輪天機噐其未  
 代輪始於德克來今海關火機噐應百餘種行於泰西各國抑又聞之中級謀生之術如農夫紅女百工其爲  
 道也甚迂而收利也甚薄先王之治天下使民終歲勤動而僅能溫飽其身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  
 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所謂家給人足者誠欲其勤而得之非欲其佚而致之也今舉耕織煤鐵之事皆以機噐  
 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皆爲惰惰而坐享厚贖其有不日趨於淫侈者乎南畝之農夫北山之礦工及其挽車  
 操舟者流數千百萬之人畢生胼胝於其中一旦爲機噐所攘奪失其謀生之業其有不相聚爲亂者乎泰西

機器之行未及百年而大亂屢見始由此也大抵機器初能頓致其富行之既久物以多而價賤其利仍歸於薄近年泰西商賈日形消耗輪船電線之利皆遠不如通商初年之盛老於航海者皆能言之凡世間機巧便利之事斷未有能經久不敝者今如海濱各省商民嗜機器之利或糾資仿造或與洋人合辦凡舟車耕織煤鐵鑄務可一切聽民自便目前實能聽分洋人之利更歷百數十年仍當以利害而害民農工商賈之趨向有莫之爲而爲者至於腹地各省與洋人夙不相習則亦何必開此向來未有之風氣且一時弋獲之利而貽他日無窮之憂乎兵輪船水戰有方圓橫直諸國舍正開合變化不窮其撞被抽擊之法仍即握奇入陣而小環之無船專以攻堅鐵甲船能拒火攻最稱時尙然大水雷亦能燬之且笨重遇撞易沈順治時鄭芝龍焚荷蘭夾板船其時尙無火輪道光時李鴻章兵焚英吉利輪船其時尙無鐵甲近日英國鐵輪船兩次遇撞而沈一次爲海盜所毀德國船廠已於同治十三年停造鐵甲當更有新式鑄出矣泰西練兵極精步伐遠齊有山苞水流之勢儼然節制之師乍見殄絕爲不可敵然喜慶二十一年窩爾德德之戰法兵大潰英人追獲一萬級道光二十一年與都哥士之戰英兵大潰俄人逐北數十里同治九年師丹之戰法兵大奔德兵俘虜萬餘人是歐羅巴域中台戰何嘗無狼奔豕突輒亂旗靡之事其入中國獨能整齊致死其故有二一則去國以萬里言語不通遂里不識漲敗即無可逃以人人有必死之心故其氣血前不撓韓信背水而陣蓋亦迫之使然一則中國未與之擊口道成時一再失歡然或交旋而旋解或聞砲而引卻非其有六戶百萬流血千里之事也惟其人堅毅耐勞苦心志忠一王子賁人與士卒同甘苦英王之子丁保羅一曰原爲艦主之塔其貴戚可知乃利充湖陸地給水手繼攬蘇爾坦輪船主近始擢副提督蓋必能極水手之長乃得爲船主能盡水軍之技乃得爲兵頭三軍之中無倖進者故上下一心可同生死軍律之精嚴自非內地土寇及回苗諸番可

比苟非有百鍊之兵斷不可輕爲嘗試耳自古治兵首重嚴整審牧督時常以周禮大司馬及管子孫子所言

其詳泰西練兵適與古合但當自責以今人之不如古人正不必自慙於中國之不如外國也管子爲兵之說

國功存乎制器存乎選士存乎士教存乎服習存乎訓練天下存乎機數兵未出境而無敵存乎策財存乎

者八勝四用兵實能備此八者者以詳其策財則器器備數四端則未敵而兵之全也至於火器雖極愈

出愈奇後門新式靈捷異常似天下無可守之城矣然攻者魯士攻把的加雷城登卡洛斯攻比而誠亞城用

克鹿卜大砲一曰克鹿經年不下甚至西班牙攻登卡士堡亦不能克同治中粵匪據金陵安慶九江諸城官軍

用洋砲攻之亦迄無成功其後金陵之克仍用中國穴攻之法拔之惟時洋將戈登華爾資皆在軍中未嘗不

勦其地之戰武也從前失和役者陷我甯波廣州天津等城亦非關巨砲轟墮者接泰西人記載云火砲創於

中國元末日耳曼人蘇蘭的斯始仿爲之其後元騎馬駝木兒厥行西域歐羅巴人有攷應下者攜火器歸講

求機智盡得其妙又變法爲鳥槍明時佛狼機即注至粵東島槍遂傳入中國是火礮本由中而西也史稱元

以紅衣火礮攻金蘇州則蒙古亦先有火器彼師我法而能精之遂高出我之上亦我之恥也今各國著名之

亨利用牙塞礮用後耳打其美用林明教法用勃拉瑞士用按羅利又有水雷魚雷以電槍英用馬那呢

氣礮之於水中發火助海利器中國昔能仿造大砲礮用克羅伯用英島風治亦皆辦而精之沿流起廣東迄

東三省委廷萬里廣州廈門齊放上海鎮江燕臺天津牛莊及內地九江漢口洋人皆有埔頭租地構建屋稅

貨財罈子茶居已二十餘年輪重既多當不敢輕於發難各國在西土本多猜嫉之情其入中國互有牽制之

勢當不能聽一國獨有所逞上年日本攻臺灣生靈塗炭又彼粵海籌來志在牟利非有覬覦土地人民之

心緣此三者言之則海防非所重也然彼之圖南洋羣島屬印度隨其初皆租片土立埔市日積月累而卒

遂其囊括席捲之謀其人專有印度而法暹羅之埔自若也荷人專有萬留巴而其埔自若也西班牙專有馬

呢刺呂宋而法埔自若也印度即商德爾法荷葡埔不下二十餘處當英人大舉攻孟加臘

案十之卷之二十一  
時不聞法丹諸國起而救之也英人經營大里亞荷人經營巴布亞皆離海數萬里不憚蒞極而鑿治之會  
謂數千年文明富庶之中華獨不足以勵其黠表殆未必然矣惟彼國善於用兵而慎於言戰我無瓊臺可乘  
亦斷無輕舉妄動之理古人言戰勝於朝廷折衝於樽俎非謂遊疆邊防也惟我政事修明紀綱整飭橫流無  
盜弄之變遠邦自無窺伺之心若慮設防兵日修守備則胥士黨之無戎而城明大慮之消海置戍民體  
振而不安財用浩繁而難給得毋爲遠人所竊笑乎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三目錄

洋務三洋務通論下

南洋形勢

粵路點深等海篇後邊防與越

沿海練水師議邊防與越

備夷策

答倭問奧亞

日本地理兵要例言

巴黎客友人書

英人以三島制五洲論

• 鐵路中西情形種種不同火車鐵路勢不可行疏

中國創設鐵路利弊論

林致書院譯  
代作

黃德材

歐陽柏榮

姚文棟

姚文樞

李鳳菴

彭瑞庭

劉錫鴻

趙天祥



洋務三洋通論下

上海萬士濬子說稿

南洋形勢遊歷考

黃燾材

南洋羣島星羅棋布環繞中華其民皆巫來由種類最爲誠樸近世以來泰西諸國輪舶東駛爭踞其地但用一二兵船震以巨礮則鳥驚獸散割地請和蓋土民不習戰鬪部落散處不相統一是以不煩兵力取之甚易也葡荷亞探有西呂仙西班牙據有小呂宋荷蘭據有葛刺巴婆羅洲蘇門答拉惟英吉利據地最多澳大利亞一島幅員萬里所產金礦甚旺稱爲新金山華人應至繁集多至四十餘萬此外地間雪梨檳榔嶼麻六甲皆繁盛著名之區舊時泰西諸國之心船來中國者必過阿非利加之南經好望角出巽他噠在蘇門答拉島留巴二島之間以入七洲洋自後鑿開蘇彝士運河地中海與紅海相通輪舶往來皆舍彼而就此捷近一萬里而星加坡一埠遂爲海道咽喉四方電綫文報悉萃於此英法以巨酋成以重兵屹然爲南洋巨鎮蓋自英人侵佔印度國富兵強挾其詐力漸拓而東蠶食極遠鄰國謀計誘奪番小島繼奪諸國市埠經營牟利無孔不入數千年來雄長海上莫與爭敵他如法蘭西之覬覦安南匪伊朝夕俄羅斯新與暹羅立約通商其意尤爲叵測夫中華自古帝王務修文德不勤遠略未相殊厓則棄交阯臺灣一島至我朝乃隸版圖區區南洋未嘗措意然而古今異宜前後殊勢昔爲島夷雜番今爲歐洲雄視環起而伺狡搆思退昔時之南洋無足介意今日之南洋必當預謀也況夫南洋安開華人出洋營生者日繁有徒夫同類則相憐異類則相軋人情大抵皆然或受土民之欺侮或遭吏胥之虐政無所控訴其得訂約論其地則近在村墟中華之門戶論其人則百萬羈



旅盡中華之赤子亟宜添設領事以資保護特遣大臣一員駐紮星加坡統轄南洋一帶事務併添置兵輪散布各島輪流游弋以壯聲威如此則聲勢聯絡人心固結不必與諸國據地爭城而南洋數十島之形勝利權已歸我掌握更足以上崇 國體綱紀萬邦節制東西兩洋而無礙矣今論者於沿海港口修築砲臺蓋為自守之策顧海疆萬里汶滄紛繁節節設防備多力分何若扼之於外洋尤易出奇而制勝必能順而後能守必能制人而後不為人所制夫陸軍步卒華人擅長非他國所敵惟水師戰艦尚須購究若能練成精軍數萬分駐南洋抑強扶弱長駕馭馭不但鄰近諸屬島夷難番情首聽命彼歐洲建國自不敢妄生窺伺之謀矣方今東西洋各國既已分遣使臣設立領事梯航重譯修好睦鄰而咫尺南洋豈可視為緩疆諸將南洋事宜具陳四條如左一曰添設領事以收人心也查歐洲諸國華人寥寥無幾惟南洋羣島所在多有縱而計之不下數百萬眾泰西之商皆糾合股分萃為公司資本富厚多財善買華人則隻身空拳不數年而致鉅萬者有之經營貿易之事獨為擅長至於開墾耕種能耐勤勞尤非番人所及華人愈多市肆愈盛故諸國始而招致繼而妒忌既無官長保護難免虛設侵漁宜將戶口詳細稽核凡滿萬戶以上設立領事一員不及此數者或數埠共一領事領事之下分設客長令商民各舉夫其人佔據各島屬頭多係公司業商之謀今可仿其意為之客長之中有才能素著為眾所服者即給以頂戴昇以職事上下一體中外一氣物見生齒日繁商賈漸興南洋數十島之利權一旦盡歸於中華矣一曰考取洋學以羅人才也查各國互市辦理律務需帶人才中曠特遺幼年子弟分投外國學習為數有限經費甚鉅不若於南洋各島興立書院訓讀律學繕譯漢文其經費由商民自籌每隔三年考試一次擇其尤者作為生員給以頂戴再至三年復試之擇其尤者考選總理衙門學習儀節以備繙譯領事之用夫外國語言文字必須自幼學習始能精通內地學者不能兼擅而華人生長海外者

又多解釋文而不讀補語求其中外兼通足任翻譯之事者頗難其選況夫領事之職辦理交涉事件尤宜暢曉洋文熟悉土語而後情形無所隔膜施鮮有窒礙若專設一科予以登進之路彼旅居華人不敢自外生成必皆請願從事而朝廷豈欲遠被遐阻尤足以維繫人心鼓舞人才因時制宜獲收洋學之實效矣一日探測海道以資智練也夫海疆設防以輪船為要輪船駕駛以海道為先全船之命係於舵師西人於舵師一職頗為慎重必須深明算術兼通天文熟習潮信風期諳練水性地理所繪海圖淺深曲折一應一砂纖悉具備遇有危險之處必建塔燈浮標以識之按圖計程不差尺寸外洋各國常遣兵船探測海道藉藉口商船往來實為陰謀回測我華人聰明才智不讓於人但駕駛之事必須親身閱歷非可徒託空談宜設專門以資訓練又水師將士必能慣狎風濤熟習形勢須分派兵船時常出洋東至日本西至印度南至新金山其間島嶼岸國港口海道一一探試無訛繪成圖說無事則商船出入無所窒礙有事則兵船巡邏有所把握斯為備海之急務也一日聯絡鄰國以固藩籬也查緬甸暹羅越南三國皆瀕於海為我藩屬世修職貢華人旅居其地者多至數十萬眾諸國亦與華人相習不分畛域獨是緬甸見逼於英吉利越南見侵於法蘭西晚既日既其旁狹焉思逞逞羅介乎二國之間不便海道僅能自保惟檳榔嶼割隸於英美人陸路電綫必經暹地故陸志修好得以專力從事於緬肆其遠近攻之齊此外如真臘大年彭亨瓜哇亞齊及巫來由之種類久已降在臣僕等於江黃不祀良可慨已今宜於緬甸之阿瓦暹羅之實角越南之順化各設領事一員常川駐紮務信修睦聯絡聲氣彼三國者自知強弱不敵皆思仰仗天威得綿疆祀為幸至若鹿爾喀布魯克巴為三藏之屏蔽羅藏附彈丸然地形險固民性勇悍亦當撫以恩信堅其內附之忱非然者封豕長蛇島其有蕪蕪藩之謂何一任羔羊之鑿而不為之思患預防哉

魏氏海國圖志百卷首以籌海四篇曰講守戰戰讓款其議概爲云既款之後宜師夷長技以制夷又欲立譯館編夷書以求熟悉夷情茲數者近二十年執政諸臣皆欲藉此爲富強之圖偏聽取敵之長計也而卒未足爭強外洋何哉蓋古來善用兵者每以長擊短不圖學敵之長而以擊敵所長也方今敵之所長在器械之精堅行駛之靈捷而不徒恃其精堅靈捷也在節制之嚴整才力之猛鷲而不徒恃其嚴整猛鷲也其政治之原在君民一體而呼吸可以相通其自強之道在志慮專情而措施必求實濟乃我之學彼非特昧其政治自強之本并所謂器械行駛節制才力而皆遜之宜任敵之縱橫海上而無一可以應之也兵不素練與無兵同利器不得人而用與無器同今之患非患在師夷之船械而不復知養兵練兵哉近因關外防營偶爲敵挫仍藉口於戰守不足講撤北折軍以禦法和彼議和者固將以簡練各省師徒徐俟後圖而不妄舉耳嗚呼曾謂備戰二十年糜帑千億萬迄無一兵一卒之足用繼此而撤防株守并償法人通運雲南之審細尙能力圖整頓以善其後乎或謂我之備法不在陸而在水不在滇粵一隅而在沿海各口愚者自是以後西南之藩籬既潰則粵滇在在可虞水陸亦處處可入不獨如或所慮水道海口已也今豐潤學士請設濱海七營兵輪而以審形勢練將才治師船及工用四端爲水師政要該合大易窮變通久之言而蒙意有過於此者則數十年來諸臣身任海防之得失若何辦理船政機器若何當明實以資振勸也沿海水勇之分防藏及執帆及輪船皆爲之可用與否當精考數以杜虛糜也轉革而利乃可興調不肯而賢才始出否則非徒萬餘里海岸之區外患固不勝防節懸辦洋防與購洋輪軍火者之耗資百出積習相沿先禁之無從禁矣此 國家日求富強而日愈貧弱之所由來也今治北甯失律之罪則或聽賊誅令未嘗不肅不知而北洋之捐糜財力蒙此佞務

人員能保臨事有用而不潰退乎舍此責彼何以服人 朝廷不明示刑賞用舍之券而舉考以以防弊防難矣嗚呼半補半今日誠爲未晚乃半壞而莫之補而曰吾將張弓挾矢以待盜羊者而與之從學焉夫未及加並無盜攫之去而咄咄書空矣今日之防務何以異此而各海疆督撫大臣猶欲以此欺飾 聖明欽要勉而而購固吾國耶

沿海練水師議 謝勳述

蘇源有言禦海寇者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其說誠然使海上無可用之兵可恃之戰船礮械而欲專守內河則內河亦萬不能守蓋外海者內河之鄰而水師者陸營之衝藩衛撤而腹地能安古未之有況沿海要區及孤懸海中之地之無內非外乎我欽廉不守之地以退扼內堪而內地已惶惑不安敵更勾近地之奸以輸我軍情而誘敵之伏兵安用故今籌濱海防守則雖軍重而水師尤先水師之萬不足恃已見於近日馬尾一戰矣而平時之漫不訓練徒耗軍需則懸懸洋防船政諸臣實勞無可辭而不得譴罪於舍和主戰之人也以主戰爲不量己力則夙昔之備戰何爲嘗戰敗而始悔疎防則水軍之積習宜挽挽積習奈何一曰擇湖海疆吏以專責成也自來寇禦外夷者或器用陸師或主簡器械或擬濱沿海之督撫州縣以效臂指之聯然而海口疏虞則陸地必不能守也購造舞弊則船械必不可用也握要以圖惟海疆大吏慎選得人實爲海防第一義矣沿海督撫苟各得隸達忠誠熟諳洋務者以任之俾就本省所有兵輪考驗督駕所在探辦邊委督員并精擇各海則道及統帶水師各官而責令隨時督察稽查懲貪剔盜則一切善後事宜有不漸見堦作若乎其要口嚴臺則略仿近人用礮臺旨與新法礮臺議諸篇以憑建設施放其杆沿海城邑與平日之築城向異則用今人致時務言之實情查守隘而邊敵鋒皆責成各疆吏切實奉行不得虛故習以苟且粉飾斯

可耳。曰：練水師將才以資統率也。操將之要，或謂陸軍宿將，恐遷地弗良，募用洋員，則臨敵請退，欲求水師將才，惟出洋學徒。庶幾中選。斯言是也。邇來閩江中法之戰，我兵輪九艘，惟揚武船所用出洋學生施肇基，且準故能傷其統帥，而擊斃敵船引港之人。其技勇義憤，論者謂雖敗猶榮。倘各省師船每船簡擇此一二人以任教習，并時游弋，懸旗而誦，其器資無用未事先逃之將，并教人以明示獎勵，則奚患水師之濫乎？充數敵未至，而早見敗徵，故惜前曾潤學士多抑力戰，獲生之船上學生，而飾奏，隨登拒敵之功，以掩己先奔避之跡也。三曰：練敵兵以資轟擊也。南北各口兵船，既患器隘且小，又不諳輪船布陳之法，而不足應敵矣。但舍此而別購堅艦，無論利歸中飽，購者未必果堅，且當中外有事，必格於泰西局外之例，而斷不克購。自外洋今欲抵禦法船，與領我船之往來，應援惟每船選募敵勇四人，而日講求擊敵之法，最為要務。已其法維何？曰：先擊其船桅頂之人，蓋敵當交戰時，其主將必立桅頂，以便指揮。燈此則彼軍無主，而全船易以擾亂也。次擊其桅上之繩，蓋是繩為衆繩之綱，斷此則衆繩紊亂，而彼不能懸燈以攻。已再擊其氣管，而未復擊其煙筒，以氣管破而水煙立炸，煙筒壞而煙氣不能上升也。四人各司其事，設遇敵船，則如法攻擊，而不輕施放，庶可洞中一二，俾敵不得駛船橫行，我船發呆守各口，而無所用耳。四曰：練漁勇以助分防也。水師必以閩粵為主，而以江浙為輔。魏氏海國圖志嘗極言之矣。近出洋學徒，臨戰可用之人，非粵產即保閩產，其致求又匪伊朝夕已。今粵其戰有成效，及投効各生，洞悉敵情，而忠實無他者，任以督帶督駕之職，俾練習閩廣善鬪之兵，而備轟擊應援之用，當已不致疎虞矣。而沿海漁戶，梟徒狎習風濤，操故業而不盡應募為兵者，浙閩江廣間亦實繁。有徒特不可偏用之，以當大敵耳。試訪向辦漁團之著有成效，并遇晚西法者，以督率漁舟操練技藝，而為日復推廣南洋水師之輔，平時則於沒水藝擊乘夜攻諸法，必使講求純熟，並習洋槍洋砲及泰西陣法，以備

臨敵分防因應不窮之用豈不有當古人用間用奇之旨乎若備照海明燈以防敵夜犯多造蚊子船之便守  
寬大海口者近人已有所及而無庸贅已五日 特派知兵大臣以巡察海軍也茲當創設北洋水師 朝廷  
以事體重大 命醇邸總理海軍事務與授李傅相曾侍郎等會辦對辦之職矣 睿慮周詳下土復何敢  
議惟外海兵輪平時操演駕駛之宜與臨敵迎勦擊擊之法莫要於管駕得人而所難亦正在此 特命廉  
明公正之大員以時巡察而從嚴舉劾斷不能挽積習而杜欺隱愚謂宜仿巡閱長江之制門令幫辦海軍如  
會慶侯者每年以春秋兩次周歷兵輪察視各管駕及弁兵之勤惰得失而黜陟分別其一切操辦製造局員  
亦當隨時察核而奏定恩飾舞樂之誅庶不致虛糜巨款但資盜蝕而取笑外邦也夫防海要務其大者厥有  
五條使不於此實事求是則雖海軍漸次擴充籌款足敷建造恐外侮之來仍供一虛而靡足恃耳吁 聖力  
維矣又豈堪任各省巧猾人員重蹈覆轍而濟私誤公哉

備夷策

敗陽統榮

自海禁宏開而夷船輻湊實古今一大變局 魏源籌海三策因論止是道光間情事左侯相序謂其所設方略  
非盡可行而大端不能加洵篤論也 況今視版圖間又變視光緒初亦稍變矣爰就管見聊擷末議執志已及  
不詳述焉昔之備夷專在海口內河今則兼在邊境遠屬英人煙聚 約關人准其縱探路一條非僅注意敵  
地蓋欲開道濟商為陸路通商捷徑法之取越倚英志也乃英則番民亦能阻止法則兵力亦難揮縱雖其驅  
橫過英亦由中樞大臣為積威之所劫耳今法聲言欲據福州蓋即英人道光末年聲言直搗阿瓦故智倘亦  
如緬城其備焉非特難於督應社亦且有愧焉遂加斯加矣竊計法兵艦不過廿餘艘法兵士不滿五千人就  
令寶欲一戰無論不勝皆與英俄必乘其弊即使倭洋人固守局外漢奸亦絕勾通彼之軍火炭米淡水屬

匹亦難控濟我果奮然一鬪無論主客勞逸算其戰過大相懸絕可卜必勝或不勝法之疆不過節理今之政豈亞元嘉彼徒得一威質尚不使虜人飲江此有檀道濟數人何至牽動全局且法之不難敵亦明矣劉劭義旅數千卒能覆軍戮將今之萃土同憤十倍劉劭法之出於聲與形而不出於實正畏此也英俄各國習視此爲進退苟又不戰而和三年內外英必獨攬俄必過興安嶺高麗緬藏諸藩必難全矣中樞不允賄賂計賊是也而終不肯戰者非以賊之難保必勝乎不知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李密惟違柴榮和而駐東都故易勝爲敗莊宗惟聽郭崇韜而襲汴京故轉亡爲存自古英雄舉事以多顧慮而至敗亡不可勝數苟非備極無前若小太宗未有能行度外之事奏非常之功者也乘機會而息後患惟在斷與不斷耳爾夷近策有入遠策有四一曰辦團以壯聲援確保甲戌局著實行之雖不能捍外寇實可以靖內奸至於漁圍兵益尤大二曰築塙以設險蓋勿蹈道光開虎門廈門定海上海寶山覆轍三曰掘地高以避開花擊擊然即八洞以避敵止則出洞以禦夷敵雖多且利亦難驟進四曰結團團以復東北圻越敵所失地劉劭團能復即以予之并許竭力援應劉團不亡非徒兩圻難爲法有西貢海防商務必多妨礙捐虛名而收實效此類是也以視自爲守禦難易顯然五曰募善淵膽勇以便用奇師廷拔於市讓梁然募於粵東某委員於牛浦其明效也六曰製平原戰車以備陸戰天津地勢平坦陸路尤難堵禦夷人行軍慎用小舟渡軍登岸偵用林則徐剿粵海番時所製陸戰戰車教有車戰神防尤可無虞七曰習用礮測量法以期必中勿專用丁監生舊式軍裝仿歐洲人新製入日礮攻擊海船法以期必破鄧廷楨林則徐皆有成效今船強堅於昔苟聘西人講求未必遂無其法以上八條皆可立辦者也若夫難以立辦而究不得不辦者又有四焉一曰添設領事以保商民而據衝要也南洋羣島諸人有數百萬領官各島分設領事特遣重臣駐紮加坡總理一切事宜蓋星加坡一埠自蘇彝士河既開

遂為海通咽喉四方電線文報悉萃於此此處聲勢聯絡人心固結足以綱紀萬國節制兩洋一曰練習海軍以巡外洋而固內地也兵之為用飽餒殊守多亦見少變動周流少亦見多我師惟難出洋巡邏故為外夷所輕若欲海軍數萬分佈兩洋各處時出大洋慣御風濤熟習形勢俾成海外雄師尤易出奇制勝即遠繞遁入犯可使腹背受敵或又分軍攻其要害奪其餉需夷能攻我我亦能攻夷較之海疆萬里汶汶粉飾節節設防備多力分但為人制而不能制人者相去遠矣外可震疊諸夷內可屏障各省張星使幼樵一疏當今籌海第一要著也三曰考取博學以廣人材而供驅使也宜於兩洋各島興立審判課洋學編譯漢文考試一准內地生員定制予以預薦拔其尤者咨送總理衙門以備任用此後辦理中外交涉事件情形必能熟習措施必無乖違以及製造管駕諸事取之洋學有餘較之特遣幼年子弟分夜外洋學習費多人少其效何如四曰盛防邊防以聯藩屬而杜狡謀也越緬暹藏世修職貢越既屬法緬藏亦過於英暹介緬越之交不便海道稍易自保緬之阿瓦暹之賓角或仿駐藏大臣舊制各設領事一員聯絡聲氣堅其內附之忱越而覆轍庶可不繼復入關九隘招野人生番再將南甸潯都司移駐蠻允設塘汛於野人境疏濬於新街江聲勢既通餉需亦便此固緬之大略也修江改定日帕兒里等處邊備爾克布魯克巴二部雖彈丸地尤當撫以恩信無事可資保塞有事可效前驅此固越之大略也東三省 國家根本伊犁北路門戶蒙古諸部西北屏障鞏固伊犁非仿西人之法興修鐵路添設電報則奏效稽遲轉輸勞餉何足以長駕遠馭欲固東三省非行張洎之策沿邊建三大鎮各統數萬之衆鼎峙而守則形勢單弱所謂具城自固不能出戰者又何足以互相策應若夫昔則察其強而抑之今則憐其弱而扶之六國於土耳其甚矣不然也堂堂 中朝顯習反出歐洲下耶蒙古各盟固不可一任孤羊之觸也此固東北之大略也



吾欲亞洲各國之君一年一會於天津吾欲亞洲各國之海陸軍大將一年往來數會則情意聯絡珍域不生矣吾欲亞洲各國之才人學士開一大會共相論難以研求富強之術策遠能邇之方則智識日開人才奮起矣大抵亞洲局勢中國為主日本輔之如兄弟如手足一氣聯絡戮力同心則進可以經略歐美返亦屹然自立於不敗此爲統籌亞洲言之也如第爲中國計則地廣財豐一面瀕海戰守皆便原不必有資於日本而爲日本計則環海爲國如虎在平原無負隅之勢倘取強鄰開鑿兵船四集如兩長衛此時若得我之援兵則人心壯而國力不屈矣凡事不極其變則不見其真故吾推極言之也然則亞洲之聯絡在日本最爲切己之要而今之失皆日本任之何也環球一案不了則我與日本隱憂未釋而朝鮮亦不能無疑於日本安得真和睦乎夫琉球得之猶石田也南疆形勢亦不保乎此爲此區區而談大計吾未嘗不慨慨國者之失其方也

## 日本地理兵要例言

姚文棟

日本四島輪貫無幾而大瀉環之論其形勢不在陸而在海元代平章之役專攻其西彼得以全力守禦一方故能勝我德川氏末造米船入浦賀旋入下田俄船入大坂旋入唐太莫船入函館旋入長崎東西往來倏忽無定彼一尾不能相顧不攻而潰舉國雖然頗饒寶元幸自一面來耳若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饋應其講豈可勝言此誠破的之論兵家與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今中國與日本商船往來之道有二一自上海懸長崎神戶而達橫濱一自廣州香港運達橫濱自長崎至神戶者必經瀬戶內海其間島嶼棋布節節可伏且一入下關一峽彼若以兵扼吾後路則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時此道不復可行自香港橫濱則彼所謂南洋一水汪洋駛行無阻可以直插浦賀進逼

品川東京橫濱皆實關矣此正道也西攻下關牽製其勢此關通也如其東西出沒變化無方則不由長崎北  
溯下關而自朝鮮釜山浦南下先據對馬豐後此一道也不由下關西赴神戶而自南洋進入加太等海峽或  
橫濱路以逼之此又一道也自長崎南繞北奉佐賀開揚攻下關之腹此又一道也或自理番門江出關帶  
廣齊森實箱館此又一道也由箱館南下會於橫濱此又一道也或兵船抵新瀉而陸行四五百里出東京之  
背此又一道也或投山陰沿海西赴長門會於下關此又一道也或自福建臺灣進師先滅鹿兒島而分兵以  
助攻東京此又一道也自鹿兒島西上長崎此又一道也大抵日本之要害其瀕於東者為橫濱以其近東京  
也橫濱之要害在浦賀以其當海灣之口也其在中國者為大坂神戶以其近西京也而明石峽為其西戶加  
太由長崎門三峽為其南戶皆大坂神戶之要害也其瀕於西者為長崎以其當江浙之衝其瀕於南者為鹿  
兒島以其當閩粵之衝也然長崎屏立五島而山川港為鹿兒島灣之口則此一者又要害也下關乃南北之  
津梁東西之喉嚨我若扼據其地則彼餉援隔絕四不相通為全國最要害之地豈敢對屬二島總盡其外且  
當朝鮮衝途則亦要害也平戶北接二島南接五島海道甚狹此長崎與下關中間之要害也箱館係北海道  
門戶吾扼之亦可令彼餉援不相通故北之有箱館由西南之有下關亦一要害也若夫沿海海灣無處不可  
築拍海中島嶼無處不可屯駐是則兵無定形者耳

日人論吾中國二百年來錯失三天機會一康熙既定臺灣時宜遠經略南洋以據歐亞兩洲之樞紐此一可  
惜也一康熙時聲討羅刹之罪宜窮兵力略地北洋立界碑於烏拉嶺而後許俄請和此二可惜也一乾隆  
萬平準回之後宜移旌兩指全收五印度而還此三可惜也愚意亦不甚可惜者日本之北海道與吾庫頁連  
接向屬附屬於日而實未設官置戍若吾保守庫頁以迺此島則是據日本全國之上游警若以臨制蜀不能

出吾掌中矣考日人經營此道自明治二年始僅不過十餘年間也

日本建置凡經七變神武開創爲國造之治越千三百有五年至孝德時改爲國司之治國造世襲略如封建國司流官略如郡縣也又越五百三十年至後鳥羽時源賴朝爲天下總追捕使置守護於國郡置地頭於莊園是爲守護地頭之治又越二百三十年至後醍醐時足利尊氏大封諸將是爲世襲守護之治則耗朽久已下侈而尾大不掉之勢亦成矣越三百十四年至後土御門時境內鼎沸遂爲戰國割據之世越一百二十三年豐臣秀吉削平其亂錄郡國之石數以封諸侯德川氏代興復定諸侯之秩序是爲封建之治越二百八十年明治維新盡撤藩封於是爲郡縣之治初置三府六十縣其後併併六十縣爲三十六縣然政治措施之便雖府縣爲宜而山川形勢之分則舊制九道八十五國爲善故近時地志皆以道國爲綱不以府縣爲綱

日本近願留意地學立於官者內務省有地理局海軍省有水陸局士民私立者有東京地學協會雖人才奮起而著述未多茲編係以陸軍省軍人所講習之兵要地理小志照譯漢文旁搜近人航海記載以附益之又以沿海港灣島嶼礁岬等爲海運要端博考詳稽分條臚載意欲借彼先導爲吾指南然紙上空談究不如兵輪實測總望吾國輪船將奔東來測量庶幾考核得真講求漸熟可備異時緩急之用或請將此書印給外海水師各營令其明瞭梗概則亦不無小裨日本海陸軍人咸講習內務省所頒之清國兵要地理志一書吾地情形彼軍人固講之有素矣

日本地圖以文部省所刊日本全圖兩幅爲最佳分置佳者有三種一大日本府縣分轄圖一冊內務省地理局所刊以三府三十六縣爲綱一冊并彪三所撰之大日本一統輿地分國圖四十餘幅以八十五國爲綱又有海軍省水路局所刊海圖一百五十餘頁係沿海測繪分圖尤號精細皆可與此書參觀日本里數與吾中

國及泰西皆不同其法六尺爲一闊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計其一里當吾中國六里若西洋之一里零也尺度又微有別

巴黎答友人書

李鳳苞

竊嘗謂西國富強不盡由於製器治兵誠如來論讀就見聞所及爲知已陳之西國制治之要約有五大端一曰通民氣民居甚散分宜熟殊通之匪易乃由鄉舉里選以設上下其院遇事昌百無忌凡纖悉不使於民者必本至誠以設法妥貼之又設卿大夫里正等官以安閭閻以審獄訟用民治民自無紛擾而復實查戶版生死婚嫁靡弗詳記俾一夫無不得所則君公之分息尊而上下之情愈通矣一曰保民生人情莫不欲安富壽考使以獲逆待之謀求困之盜賊冤獄以折挫之惠未必吉逆未必凶人人無自立之權遠人人無自堅之志矣西國則上以誠心保民下亦咸知自保凡身家性命器用財賄絕無意外之虞且于官官員半俸贖之老病弁兵終身養之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使居官無吝職之慮則不至貪墨臨陣無內顧之憂則無所畏縮有不共戴天賦廉上下一心固結不解者乎三曰厲民表凡若慧材刀日濬則日鑿日枯則日窒西國孩提教以認識數字稍長教以口串文義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而月杪年終德其所習而賦之必令心領神會手舞足蹈不令讀未解之書不妄試未習之事及其成人或專一事而或名一藝終身無一日廢學者何也有新法之流傳有社會之宣講也新報自朝政至技藝何止千百皆通人識筆至理名言自君公以至婢媪皆隨興嬉嬉之在舟車無不入手一編其國得某地某人創某器成能洞悉其源委也社會亦每國數百處係老師宿儒分講拾遺律例製遺格致等學禮樂若男婦數百人口講指畫必使聽者領悟而後快故通國男婦無不各勤所學而智慧材力如萌芽之易生枝葉之易茂矣四曰養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惟故殺者罪止

遠成若工其餘不過監禁及罰鍰而已蓋禁之服用清潔與官家均又教以誦讀課以工藝濟以醫藥無拘繫亦無鞭撻而人猶畏刑自守視犯罪爲不齒即尋常偶爽一約若負重欲偶拾一遺若羅市朝是以牛革晝夜徧野貨物堆聚通衢衣物之遺忘於舟車者每出新報招認從未聞有背小之觀鏡者雖由民有生計亦民知廉恥故也父母不怒責其子家主不呵叱其僕雖犬馬亦不加鞭楚而雍然秩然自無恣肆乖張男女雜坐談笑而不及淫亂皆養祕之效也五曰阜民財古人言有國者宜藏富於民愚謂民之富有三要一盡地方調餉水利種植氣化之學而使尺寸無棄地也一盡人力酒工易事而可各擅專門由熟生巧也同力合作而可任用政遠衷多益寡也又濟之以機器可令時省而工倍也三盡財力有公司及銀號而儲錄之積均得入股生意匯成大工大買賣時財者不致浪費矣有鈔票及金銀錢而便於轉運一錢可抵百錢之用矣凡此五端之所以不相學永久不渝者尤本于四道則孔孟之忠恕官禮之精詳黃老之堅定佛氏之激悟也其治國齊家持躬接物動與盡己進己之旨相符直合土霸爲一而暇暇三代大同之治矣此孔孟之道也其政治規制咸合屬官入法入柄九兩九職以至邦交之合行人製器之合考工無不縷晰條分整齊畫一制法者既公而無私奉法者虛久而無弊此官禮之道也本百折不同之志以立堅強不拔之操無驚駭無浮躁遇事則以靜制動行權則款款故與資有大智者必大巧若拙之概選非補苴張皇之治所得希其萬一此黃老之道也至於驚事物之理則無論格致等學必挾其疑卽政治律例公法理財治獄之書莫不元著超超辯才無從絕無影響附會臆度懸揣等或有內典之精深而無內典之隱晦皆其深造自得貫通了悟之證此佛氏之道也夫然而可製船械可興工固邊防可納說略凡有所爲莫不綱舉目張而舉重若輕也此皆聖廟所得非致好事鋪張殿時當再逐條拾實以發明之所儲西國博雅之士論及創備每推中國如新報之仿耶

抄化學之本丹家信局則探字羅之記印番則爲馮道之法幾燈之本於四川火井考試之本於廣科取士至於南針火雷算學天文之關於中國更無論矣唯西商日求其精中國日失其傳耳窮則變變則通誠吾國今日急務矣滿殘燈燼筆筆直書尙求知己不吝垂教

英人以三島對五洲論

彭瑞麟

中國帝王自唐虞以至三代專務以德懷人又安華夏而已故九州五服之外非所措意也秦始皇既并六國方欲乘囊括席捲之勢遠吞四夷乃祖龍識應繼嗣不終仁義不施詐力何益漢武帝雄才大略北伐匈奴南收兩粵東滅朝鮮西開西域西南控制諸夷功烈咸矣然後財殫民怨悔抱輪臺故元帝棄殊崖光武絕西域羸者或短之而實則力不能有與其罷敵中國不如棄之爲便吾乃今獨不解於英吉利也英吉利以三島立國大西洋海中其始與法荷奧意諸國強弱勝負僅足相當溯自前明中葉以來二百餘年代有賢主內修政理外整軍戎旣樹本洲之威遂與域外之舉故首據北亞美利加繼開五印度我朝乾隆中美利堅華威囑囑起蓋失沃腴之區僅餘荒寒之地而五印度日益繁盛其富不貲失於西而獲於東抑何幸也此外如新加坡麻六甲檳榔嶼錫蘭島亞丁島等處皆東來孔道咸建軍設兵流通百貨其在阿非利加則舊有及哥洛尼加佛勒星阿特蘭斯法蘇勞那塔耳等處近又復屬埃及扼東道之咽喉其在南亞美利加則有亞阿那特尼答牙買加等處其逼近中國者則有香港一島而澳大利亞一洲初不過拾法蘭西之棄餘而數十年間巔巔經營招來生聚又開得金山諸礦而國益富矣亦益強於是五大洲之域迢迢十餘萬里莫不星羅棋布而皆指使之絕無尾大之虞是操何術哉或曰輪船迅速涉海如一葉之航火器精工臨陣有無敵之技加以軍備充裕電報靈通此英人所以能制五洲與曰是數者乃西洋各國所同有而非英人所獨有也綜其大勢必由

君臣一心賞罰明信而尤爲制勝者在善養鄰邦之勢而處之得當耳其於歐洲列國強者翼之弱者撫之初不食其土地故各國服從惟俄羅斯國大而強其人之忌之最甚故東則結好丹國以拒波羅的海之衝南則保疆土耳其以塞黑海之口又挾持阿富汗以絕其爭印度之線近年又據高麗之巨文島意將逼俄人東出之路非僅垂涎高麗也其於中國則信爲無虞無詐而又商務之大利所存故自庚申換約以來和好特固亦頗助備師借巨款以示誠心其於美利堅自華盛頓立約以後盟好亦堅至於荒地則營之不憚其勞費地則爭之以辭其勢視重洋迢遞即隔戶庭謂非善審其勢而處之得當乎我 聖朝懷柔遠人實邁前代然不可不知己而知彼夫俄羅斯與我毗連狡詐思逞法蘭西侵凌已見和約難堅固已在所當備至英人雖與我親相親厚然亦逼處堪虞去年又滅緬甸寧瀾演南思患預防知 聖君賢相必不肯一日忘也

總論中西情形種種不同火車鐵路勢不可行疏 光緒七年正月

劉錫鴻

竊聞近有建議製造火車鐵路者此等創舉 朝廷自必深思博訪確見妥善然後施行決無徒聽數人私言遽興大工之理然臣竊慮運而之者其事生事人心惶惑物議沸騰甚非 國家之福且嘗奉使西洋講求其事既有所見不敢不即陳明以期早日離險息此紛紜也夫火車之利於通行遠者一晝夜三千里緩亦一千里百里而且一機器居前能緩千數車於後每車上下兼坐可容百數十人行不至顛覆亦不憂眩雖崇山峻嶺巨壑深潭穴以通車則悉成平地而無牽騎跋涉之苦此實古今之奇觀絕世之巧術且雖狂獗亦樂其便竊以施諸中華是以駐英駐德使事餘暇以徧覽其縱橫之道親履其製造之局與其巨商老匠悉心推求而又博致諸各國委曾及波斯日本土耳其等國非西洋而效爲西洋火車者朝夕以思嗚呼者兩年乃歎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做行也且竊計勢之不可行者入無利者入有害者九敢請旨 皇太后 皇

上詳細言之西倭人於各貨總匯行店皆名曰公司火車鐵路特公司爲之無關國幣其人豪富既東國幣又多開帳無事則相聚其奇巧以炫奇能追既成而勢可行冀以圖利者遂盪然隨資傳之益大其中并不知有同戰吞蝕之慮者每國鐵路公司約數家每公司所集資本約金七八十兆至百餘兆每百兆金後計值中國銀三萬五千萬兩用能養盈萬工匠築成鐵軌數千萬丈火車三百餘具以應用而常不窮所謂聚斂易舉如此者中國則商民決無約夥爲此者倘以官領之而招民湊設則近年百姓受欺於官屢矣聞輪船招商局籌集股銀七千餘萬初時以三四分息許之嗣因滙票不敷儲給息五釐而止人皆怨悔深以爲懲豈復蹈覆轍況此時民力大困卽綢羅天下富室亦未易僥倖西洋一公司之巨資也其不可行者一也無已則勸公帑爲之夫帑藏不充久矣上而宿衛軍士且乏衣食而無以肅威嚴下而窮黎民且傾倉廩而無以養賑恤百廢不舉類皆以財力未裕而苟安之乃等急項以事此不急之務其於政體亦似略乖矣然姑勿論此洋人之論謂鐵路必多然後商貨周流而無滯計英國三島南北不及三千里東西僅及千里其爲鐵路共十七道所費金銀六百三十兆之多我中國地輿數十倍於英據西洋匠師言由廣州潮州長沙岳州漢口沿大江東折至南京北而淮揚取道臨濟天津以達京師爲鐵路一道需銀七千萬兩夫一道卽七千萬若仿英辦十七道之制則十二萬萬矣地輿遠過於英十七道必仍不足測也數十萬萬矣我國家經費有當何處籌此巨款抑此僅就初造言之耳以鐵輪軌鐵路兩端最易於遊揚機器棧屋亦易置壞每歲必須修而葺之每五年卽復易而新之修葺之費或可取償於度數人負之資更新之費將安所出其不可行者二也西洋專奉天主耶穌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鐵路而阻於山則火礮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闕或數里或十數里不以陵阜變遷鬼神呵護爲虞阻於江海則壑水底而鑿巨鐵其中卽磐石形以爲鐵橋基址亦不信有龍王之宮河伯之宅



者我中國名山大川懸古浴為祀典明證既久神斯憑焉倘驟加焚鑿恐耳駭目聾誠為不祥山川之靈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其不可行者三也西洋鐵路既由商民湊設為之則在事之人莫非自治其事之人修造車在在結實與中國之付諸委員吏役視為官事而徒存其狀貌者不同湖自軍興以來法令稍弛矣在下者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習以自肥其糞壤在上者知徇庇不足以獲重咎因相率而見好於屬僚凡百施舉類皆屬僞工料之給發十每不得五矣價值之浮銷一或竟報三矣矧火車機器購自外洋道遠而無從稽核其不以一報十者幾何苟一切物料派工更從以補葺刷新之機器則有形而亡其實勢不可以久支即監之以洋人亦豈能直發其覆耶福建船廠所造輪船舉不堪用美國暨日不人談及有責洋監督日忽格之無畏有為日重格厚諒其難者蓋方今所謂製造若此其不足恃也豈火車鐵路一事獨能有實際乎其不可行者四也火車飛行其勢最猛路稍不平則或激輪而全車皆碎或陷輪而人力難施故經由之處每十里設一亭舍為修造者所居以便隨時葺治凡火車之過或轉轍擬立何候道旁否則責治其人使終身無復可圖差使西樵之法人苟失職有據官紳親見聞者皆可逮究其罪不以非所屬而遠讎故耳目多而人不敢犯令若中國則官各有職界限劃然苟無管轄其人之責即不能斥治其人之非汎矣而濫汎獵夫而離獵來撲謁為固然惟何其本管官出巡一與之面即復他去況辦理火車委員初無刑責之柄自鮮巡行之時修造者或貽誤覆車必待送請地方官傳質紛紜然後施之薄責而仍無補於其事人所畏而謹守職役其不可行者五也西洋各國收養孤窮禁治匪類其事最實其法最周城市郊闕罕見有鼠竊狗偷者我則軍興以來初教養之政尙未暇舉懲竊之風盛行物值一錢即不可道上須臾置劫此鐵路之鐵柱長數千里勢難節節嚴守類失實在意中曩年吳淞買回洋人鐵路甫及一月即被人截去鐵段火車不復能馳此其明證其不可

行者大也西洋各國惟界口設有稅關火車至此停一刺查驗即便啓行故無礙其往來之期限我國各省各屬商卡不一而人心之貪詐亦不可勝數若照尋常開辦之法逐細釐查則每關停留時刻無定若慮其行期延誤而稍示寬大則走私漏稅之弊百出 關設若以不使其不可行者七也西洋各國客店最多每室或備衾褥事潔潔而其人終晨盥湯又復身無重衣故常萬里馳行而不攜一物我中國行李餘備皆負囊索以十洋人所坐之火車受五華人而或慮不足車價少索則我輩出多索則人莫能堪若以載兵言之悍兵水漲藥袋與其所持器械且既隨附於身雖家居履食而不廢此外無所謂軍裝即遠出戰攻亦爾處而無須帳帳是以一火車輒度百餘人華兵固不能知其簡便也其不可行者八也有此入不可行而利或高為猶曰彈心併力以務成之不可因咽廢食也然而利果安在哉或曰英國自造鐵路貨物流通各行貿易皆比前繁闊十數倍國之甚富職是之由得非利乎夫由西洋而迄地中海凡數十國壤地均可相接自鐵路成行火車互為運送英商之貨直達歐洲而外其所傳皆他國之利也若中國則雖造鐵路不過周於兩京十七省兩止以彼一省之貨易此一省之財是猶一家如男子以孟仲之財易叔季之貨耳孟仲得貨而失其財叔季失貨而得其財專以叔季言之誠加富矣統一家言之則泰末殊未有增是安可以為利或曰火車行則各鄉貨物皆可集於口岸不亦得他國之利乎不知中國食用之物類皆不宜於西洋所銷大宗惟絲茶耳近年各縣通商沿江沿海沿邊諸關頭度銷均各有定數多寡不甚相懸華商既恃為洋裝以待銷洋商亦預計華工以採買倘絲茶所築逾額太遠則有擠跌價之慮蓋專用中國茶者惟俄人專用中國茶與絲者惟英人法人與人其餘則轉運賤價雜收諸印度東洋等處英法俄德四國之人咸不加多故絲茶之市不不加旺至於他貨除瓷白毛糖毛羽藥材草藥而外西洋只視為珍玩異物以供陳設以新見聞均不能多售火車運赴口岸不

通從便洋人未足利中國也抑其越而買之當由其商會頭目隨時訪取各國器取合用之式歸不百工使照式製造以便行銷故其貨所及為最遠若德國則動工之法實不能然故火車鐵路雖與英同而無所得乎厚利今我各省各屬民多曠業童動無人製造更鮮知洋式車雖疾馳何所載以遠販買哉或曰火車行則千里若近鄰凡夫探望戚友尋賞幽勝者無跋涉之勞自必咸樂遠出往來人眾沿途之飲食住宿船馬劇載土物購帶生理自然增多其為利於民不少也不知此惟洋人好游為然耳洋俗婦女不喜家居每出則夫必隨行并挾子女故游人多而火車之價客店之費皆易取盈我中國民習勤儉安居樂業者多苟非仕宦兵役游幕經商饒終身不出里門至於女婦則尤以醜陋為戒安所得乎游人且西洋火車所經生理暢茂所利者亦在遠客耳若就國人而論雖商賈得利何異乎奪此民以予彼民警開英人之有識者言及其國習俗奢華宴游為樂今日曾得工賈明日即空購所有今年甫構廣金明年即搜括他人貧富無常比比皆是倘國勢稍減商務稍衰不三五年內恐場場不可撐拄等語我中國方當禁民惰游何為利此或曰西洋鐵路公司皆發贏餘苟中國官借洋債為之經理精密不務餉之一法也夫 聖朝之生財自有大道豈效商賈所為且亦思洋商利此果何故哉洋俗以銀行息皆只一二釐多者三釐而止惟鐵路股分可得四釐且查問數處公司皆是此數故其人謂此為補財善術今中國借銀外洋動經數年委員增取其一經耗增取其一洋人匯票行又增取其一於是三釐之息變而入釐矣且變而一分矣且駐德商時聞有借銀五百萬加息至一分一釐者夫洋人合眾夥以治鐵路之事所得息猶止四釐況我中國視為官事而苟且將之承充委辦之員難期殷實苟非彙商組織即是白手搥徒浮冒侵吞弊端百出豈能獲利在四釐之外者以一分重息籌借所辦之事獲利僅及四釐虧蝕且無以補安望其藉以諮詢或曰中國職員太腐俸有讓長其及之虞有火車則巡察易屬官

吏不敢隸法是則有神政治矣不知釐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形迹人之所始莫近於身心官之所止莫近於  
衙署此固不煩車馬而可到者然而身心且不自察故衙署以內取之衙署且不自察故同城屬吏欺之寡矜  
暗昧之身雖日駕火車以周巡其受欺被欺益不可解若其治身心以治左右則無私足以普照臨虛衷足以  
廣視聽有日坐幽齋而萬里無殊一室者廉維乾履之世凡夫趨方軍務邊徼民情各省官吏之賢否及其措  
置得失無大無小皆歸 聖人洞燭之中豈其時已有火車哉有火車而大吏遂不懷妄安不耽煎煉焚其偏  
懸所部如悍商之簡質而耐勞 惡未必能然也第借以快遊遊則有耳或曰中國置兵防各省餉糧所費太  
多有火車則車練數萬於京師察事變而馳以剿洗疾風掃葉禍亂立平省餉不甚鉅歟 其說近似有理然  
觀西洋諸國各部均設防兵未嘗以有火車而徑撤蓋身臂於其地然後山林溪谷形勢瞭然無迷途入坎  
之慮且君人者於其國百姓非欲俟其逆謀既成而盡誅之將鎮以兵威使之積畏而不萌異志就令臂小間  
作而兵就近則觀察易及於其初起擒治一二即可露釋冰消無與動大兵致百姓罹池魚之禍此其心固華  
夷如一也又況兵易增不易減自昔為然每閱裁兵則營員煽使費謀以挾制疆吏疆吏藉口鼓譟以恐嚇廷  
臣隨相沿視若秘訣口如同治則裁兵加餉後維新之議發自疆臣矣迨餉已加軍已練而各省殺制皆  
兵亦以少減其數以塞責無有肯任勞怨懼真為之裁汰者聞舊兵之餉湖北尚發入成他省則一成以至五  
成不等兵不歸餉大率空籍之由然員樂得此空籍以飽其身家疆吏亦樂得此空籍以彌縫其市惠冗員花  
銷濫竽之缺新軍既已加餉舊兵又減餉無多近年各省報銷較諸道光以前其數不啻逾倍 國計之萬難  
充裕蓋以此今若信其可以裁兵而開鐵路他時鐵路既造必爭起而官兵之不可裁者餉之說夫誰敢或曰  
中國業已開礦無火車則盤運艱阻以濟用盡謀所以便之不知中國開礦非自今始也周官非人掌金玉

石鑄之地而爲厲禁以時取之漢有鐵官者凡四十郡唐初銀治五十八家未初金治十有一銀治八十有四  
明代陝西浙江福建湖廣雲貴皆有鑄冶礦場我朝會典所載廣西雲南貴州產黃金白金赤金鑄鐵水  
銀丹砂雄黃山西四川廣東產赤金鑄鉛湖廣產赤金鑄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皆召商試採礦旺則開鑄則閉  
貨不棄地今古同然未嘗將火車以致之也使因礦而造火車則是耗無窮之寶財博有限之礦課其利安  
在巨竊以五金之產只宜謹遵會典載至行店即何運赴他方民既取之自知所以流之民既販之自知所  
以轉輸之不必官爲經營致礙他弊至於煤鐵爲輪船槍礮所需則運糧難亦斷不至如雲南鑛差之苦行  
運而計期先難可與行速者之利境同時備以贏夫價重爲嫌豈惜腳價之費獨不惜鐵路之費乎又況產此  
之山雖在皆是就近掘往何待火車則其利復曠之產業將一擲深冀中國采此以火車運送口岸便其取求  
其於煤尤爲切心煤易山口則彼國兵商各體來換久暫可以無憂是亦彼之利而已我利則非所知矣或曰  
漕河淤塞惟恃海運以濟京師他時或有海氛運道阻絕百官萬民何所取給今先事於漕江浦以北造鐵路  
以代漕國思愚豫防之至計也臣亦聞籌籌及之山東之漕樂由運河抵通矣事至不得已則移漕運總督於  
濟甯令南漕秋初皆集清江浦起岸由宿遷取道滕縣以達濟甯而下河道僅五六百里耳先期由地方大吏  
預飭沿途州縣會營督率汛兵儘夫分段平治道路各站次第造大邸舍多爲房屋庠廡以容糧車漕糧所過  
州縣官駁出站次派押解料轉相受給限定該州縣官酌量以升斗毋缺既下河乃由運糧委員接運至邇如  
此未嘗不可以達我朝征幣噶爾丹特擬定回朔沙漢運糧兵糧且陸運而無阻沈慶地數百里之近而  
謂必須火車乎火車辦不得人則偷短欠弊亦相尋京倉催足接濟而已不以一晝夜駛至爲益也夫不可  
行而無利如此則事官勿議矣然使無利而亦無害倘姑備其物以娛耳目也臣請及言其害因停各別之田

統歸近地豪富佃佃以耕無以食民而仰給于十畝者鐵路之造惟富者彼此而允讓地即不至紛擾而國我中國則官道而外莫非民田官道爲尋常輿馬所經不得不買取民田以開鐵路無論官中發價復領蓋雖即領價弗窮民之失地者究無從得可購之地銀一到手坐食尋空此後謀生傷政笑俾則凍餒者衆矣試謂官荒可撥補民田而官荒所在之處未必即民墾所在之處紛紛徒就或道流離情形不深可憫哉其害一鐵路之造填沙拌土可以華民爲之若其築路之法則非洋匠而莫得不適至於大車事件與鑿路之鐵條諸輪之油水中國皆無由製造一槩須請外洋無其鐵條則泥塗足以膠輪而車窒矣無其油水則鋼輪易于生火而車且焚矣故不爲則已爲則不能不付諸洋匠者勢也爲鐵路一道銀之出洋者數千萬爲鐵路數道銀之出洋者即數百萬煙土之來將多以貨相易與此工作則聲價無非實銀難望有珠璣之一日即爾借諸彼人實于司庫無與外質此鉅債果能脫然無累乎土爾其同阿大國也其地七千餘里撫有黑海地中海及阿非利加洲諸國都以爲其藩屬自做西洋造火車借英德等國金錢一千九百餘兆無由歸還請強鄰遂相凌逼幾至亡國借貸固自窮之道也其害一郵傳小民百畝之入以養十數口猶有餘財其居近城市者則所入倍而莫能如之通都大邑則所入數倍而亦莫能如之何者商賈所不到嗜慾無自生擴食粗衣此外更無他求也今行火車則貨物流通取攜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財產日以虛糜且嘗聞土耳其國使臣之駐德者言土國風尚向係慕效中華以僞爲寶自火車既行西洋各貨流入內地人雖知其無當日用而心好之遂以窮蹙是通商之弊得鐵路而益助以爲虐其害三英人每附搭載火車貨物不能增實且嘗疑之迨往德國因其國相之請至細根部游歷令該部查以調取各商總行冊卷查其目前貨價較諸火車未行時騰貴若干旋據查明報稱米麪牛羊肉等俱約四成增一餘物則有十成而增三四者西洋金銀流溢人易營生故米麪之價雖四

成增一而不以爲貴若中國廿鐵路興起至念五錢之多則貧民或有飢色矣火車鐵路承本如此其重工  
食煤火煤修日給各費又如此其浩繁而均以加諸貨價之內未有不分軍民度日倍艱者其害四守國之道  
人和而外兼重地形兵力苟不如人則據險憑高亦足自固王公所爲設險以守也若通鐵路則不惟不設險  
而且自平其險山川關塞悉成馳驅之坦途重門洞開屏障悉撤一夫奮臂可直入室矣西洋人嘗言中國之  
地略雖險固不足以聘砲車故攻取極難致力然我中國不能以險車往人亦不能以險車來則雖守得宜猶  
可補水戰之不足曩者英法構釁屢獲逞志于海隅然而未敢深入者則以道途阻修運糧運械兩皆艱難之  
故今奈何自失其險以避敵哉其害五 列聖之德澤深人心歷久而益固然生齒既衆良莠自不能齊閱  
咸豐十年大沽之役其險惟募閩粵沿海無賴以當前驅故其人常謂寇犯中國可即率中國人爲之今猶幸  
各屬各鄉地勢民情彼尙未能窺透耳民富則不生外心民窮則易萌他志西洋各國內地咸聽遠客往來不  
立界限我則勢不能然若火車既行他族難禁其附載則洋人滲躄自必徧及里閭以利啗人材愚尤易爲惑  
即不至交通外局內潰爲慮然使百姓之視洋人無異其親華人則他時和局或更民情已不可盡恃其害六  
鐵路之利於兵實視乎兵力之強弱兵力強則我可用以逐人兵力弱則人亦因以逐我光緒二年西印度  
之傳見芝國降於英人即許助以金錢使開鐵路四年英人佔據地中海之西奔島即派大管衛金錢一百  
二十萬以開鐵路蓋其借以取人久矣今若實洋人以爲此後必樂從既貸而無力連償必索鐵路以爲質負  
欠既重既堅拒之而無調則全局在其掌握矣或謂扣留火車攔斷鐵路即遏截其兵庸詎知槍礮所指找鐵  
掘斷彼固能填之乎洋人吞土博器最捷掘之者剽未及成填之者遠已如砥也火車鐵路皆其總公司壟斷  
多備千萬相同一式何慮乎我之扣留此舉若成後代人布置耳其害七然慮及外洋或以爲迂則且言土賊

西洋各國地狹而分治者累莽無伏戎故火車之行無他慮耳我則山林叢菁常有盤踞行旅被劫視為等閒火車所經勢不能偏布兵勇備其於空僻所在設法梗道奪車而脅司火者以馳之曷易致城隍其所指設頃卽至則不可守矣烽燧之管警列營之馳報無有能捷於火車者官及斷鐵路以遏之其害入由是有請充為鐵路之造以運兵馬變議者造一節則火車所到者十之一不能到者十之九各處商貨依然不能屬通直指兵威依然不能馳至爾時見為無益廢之則前功盡棄行之則浩費難供此七千萬借款又不知何所設措而可釋重累是無端作法以自困矣其害九夫無利而有此九害勢又不可行而猶有建為此議者蓋由火車洋匠之覓生理者立設相煽而洋匪之懷叵測心者布散之華人之好奇喜新不讀詩書而讀新聞紙者附和之洋權之走卒沿海之黠商捐巨謀利者見此可圖長差以損莫大之財也遂鼓其簧舌段上司所好而總憑之輾轉相惑以致上聞也不然西洋之政如教藝課工矜孤濟貧禁匪捕盜慎刑獄嚴軍令節官守達民情等類與我中國政治之道多有暗合者可以悉屏盜弗道而惟火車鐵路是務故臣嘗譬之西洋如秦商大賈金寶充盈揮霍恣肆凡其舉止應酬役使僕用器具皆為詩書世家所未經見當其勢熾熾發統彼呵叱而莫之敵仇然一時采烈與高乘不如此詩書禮樂之途便為世家者督課其子弟各自治其職業以肅其家政彼豪商亦不敢輕視若欣步華侈全己事而效其所為則一餐之費則足自蕩其產我朝乾隆之世非有火車然而屢盜屢充氏雙物阜轉捩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貢而稱臣今之大勢弗及者以刑政不修民事不勸耳稽列聖之所以明賞勸勸農工者飭令諸臣屏除阿私逸欲實力舉行之即可復臻極盛亦何事效中國所不能效哉臣以事同至局安危不詳所贊之罪逐細條析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中國創設鐵路利弊論

代作 格致書院 謹識



我 皇上御極之六年因與俄維斯等伊犁之約海內戒嚴 詔起宿將於田間 垂詢方略其時劉省三爵  
帥首上請開鐵路一疏海內誦之而北洋李傅相澤奏亦深言其利乃劉雲生參議方自出使日耳曼國朝抗  
疏力爭而鐵路之議遂罷聞其疏稿讀之作而歎曰古所謂辯言亂政者其謂此歟夫劉各久歷外洋其  
於鐵路利弊必深知確見孰知其言皆似是而非耶向答設爲問答以破其謬辱承明開議謹舉以對

或謂西洋鐵路皆創自公司無關國帑并無同夥侵吞之慮中國商民決無約夥爲之者倘以官領之而招民  
接股則近年百姓受欺於官屢矣雖有復蹈其覆轍卽網羅天下富室亦不足集西洋之巨貲此言似矣但考  
外洋鐵路其初無不創自公司其後始有買歸國家公用者若開辦之始卽歸官辦者或因軍務急迫或因商  
務本稀而事又爲不得不辦之舉國家始出帑金以營之然大半仍令公司包辦而許以格外之利權若中國  
於官辦一層非持力有未逮卽自百郵叢生無宜置喙商辦一層雖亦難得人人用命事核實然便如外  
洋公司之例總辦由董事保舉董事由各股東保舉復派股東監之層層錯辦事事無公何致如他局之不振  
至於債股之法第一則總辦由國家保舉若干歲則歸公虧則賠補此卽官爲保險也而又無論鐵路貿易之  
贏縮必按期付利不爽各股分由各海關招募而每年卽由海關官銀獎付息則人皆俯仰而俱貸自易矣再  
有不足始將鐵路作抵而借洋債則洋人無不踴躍輸金矣此蓋本洋債之章程歟萬股分之保險而實卽隱  
合西洋之國債後有作者當不易吾言

或又謂督費不充而以此不急之務非特政體有乖而每道鐵路需銀七千萬兩何處籌此鉅款且每歲必須  
修葺每五年必再更新計將安出此言則非也天下至急之務莫大於鐵路近則俄人逼於西北其法最於西  
南皆迫我以不得不應之勢若無鐵路控劫則糧長不及而邊疆日蹙矣自當先擇要路開辦其餘以次續開

而每造一路則廢修之費即高於開銷之中縱欲更新亦不遑換其鐵軌而地甚無庸重購也斯固無庸重築也房屋與機器亦有舊可因較原造之成本不過十中一二且必逐段逐年輪流修之當開辦之初無不早計及廢修重造之事儘有行之數年全路須敷歸國家者亦無非逐年將成本披攤此皆商賈所能謀何必驟臨過慮乎

或又謂中國名山大川歷古沿為祀典明證既久神實靈焉儻加焚鑿恐山川之靈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此真婦孺之言也西洋鑿山為洞視若尋常鑄鐵橫流無礙風水如果山川有神曷不降禍於西洋而獨召災於中國且 聖天子百靈效順如果 天心克膺大工斯興則鬼神亦為呵護何不禱之有

或又謂中國委員之侵蝕吏胥之竊盜司事兵丁之虛冒工料則刻減價值則浮開凡百益為類皆虛偽矧火車機器購自外洋道遠而無從稽核其不以一報十者幾何苟濫料派工或以舊充新則有形無實勢不可以久支慮之誠是也不知天下有治人斯有治法病有標本則當治其本原如西洋不得其人其弊亦當與中國人等若中國得人而理何遽不敵西洋奈何不思自強自甘暴棄視西國人人如夷清惠介而視中國均如生番苗黎乎吁過矣

或又謂外洋鐵路兩旁每千里置一亭舍為修道者所居以便隨時毒治苟失職有據官紳目擊者皆可懲究其罪不以非所屬而遠嫌故耳目多而人不致犯若中國則官各有職界限劃然苟無管轄其人之責固不能斥治其人之非況辦理火車之委員初無刑賞之柄自詳巡行之時苟貽誤覆車始送地方官施之薄責仍無補於事此言也抑何不明事理之甚也凡衣食之權更嚴於刑賞修道之人既仰食於公司如果曠工廢職不難查罰其人革其職役不必送有司官而人自不敢失其衣食之途且凡駕車之人即管轄一切之人倘輪舟

之有船主者進步留心稽察夜間燈燧費用伸伸以報平安每遇火車一次不啻委員巡查一次日凡數十往來人人皆身家性命所係豈肯違嫌而不問乎如謂此種積習中國必辦不到則并鐵路先不能辦到矣天下有此理哉

或又謂西洋各國收養孤窮禁治匪類其事最實其法最周罕見有鼠竊狗偷者中國則損積成風物值一錢即不可道上須臾置鐵路逾長數千里勢難節節看守竊失實在意中而引與激賊條被賊為盡我謂曷不即接近日電線證之電線設立之初誠有被竊者及應辦數次後實成地方保甲看守而又酌給工資至今數百里曠無人煙之地人皆習焉若忘罕有曉說其側者矧鐵條重笨非一人所能任釘置堅牢非片剝所可拆而道上過守亦逐段有人軌鐵所成又無銷賊歸化之地更非電線可掩可蔽之比亦何慮乎

或又謂西洋各國惟界口設關徵稅火車至此僅留一剎驗畢即行故無礙其往來之期限我則各省各屬關卡林立而人心之貪詐亦不勝窮若照尋常查驗則每關停留無定即有誤行期若稍不寬大則漏私之弊百出而課稅符以不供不知此皆易處之事也誠能將鐵路沿途關卡應納之稅總於裝貨上車地方併徵一次而後分貼於各卡各關途中只查驗一次惟路遠者則卸車時再稅一次以後任其所之既無漏稅走私亦不要稅數短越若快車則每客祇納一肩行李稽察易為若貨車則行程期限本寬整查更可周詳此皆西洋現行之例無所謂難者在也

或又謂西洋客店甚多悉稱設備而其人其旅旅稱又復身無重衣故常萬里遠行不攜一物若戰兵則水囊藥器器械既備而外無所置軍裝我中國則行李筒篋滿負象象十伴人所坐之車容五華人而或慮不足此言亦未盡然也西人行裝雖簡而遠游亦攜箱篋甚多特裝於別車人自不覺耳中國惟無鐵路故行百里

者即須攜行李若鐵路開千里一日往返自然輕身往來不攜一物矣至西兵則軍裝人各分攜有重至一二百磅者累應已極故西人營款華兵腰刀帕首之類特鑄帳幕另有長夫攬運耳其實軍中須帶糧重糧食中西皆同無庸軒輊也

俄又謂西洋與地相接自有鐵路則貨物流通各行貿易皆比前繁盛英商運貨遠處歐洲之外所得皆他國之利也若中國則距離鐵路不過周於兩京十七省而止以彼一省之貨易此一省之財是猶一家中以五仲之財易叔季之貨統一家觀之則毫無有增安所得利其言甚辨然亦知我中國商務編務非事不及西人者半由於工藝之不精半由於運脚之太賤有鐵路則運功易事物價自平雖貨暢銷一分即洋貨減銷一分保中國之利源門以杜洋人之侵蝕苟使十八省皆彼此以貨易貨而不使銀錢漏出外洋則為計已得原不必幸外洋之利也如彼所譬殆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譬如一家之中兄弟互通有無則外人無從染指斯即獲利於形者甚謂若兄弟不睦借貸不通始有告急於鄰輸以重息者統一家觀之所失不甚鉅乎

或又謂中國貨用之物頗皆不宜於西洋所銷大宗惟絲茶耳近年各路通商處銷均各有定數多寡不甚懸殊華商既恃為洋莊以待銷洋商亦預計華工以採買倘絲茶所獲額太遠則有擁擠跌價之虞英法俄奧四國之人歲不多加多故絲茶之市歲不加旺至於他國之利息鐵路既開華貨載其九而洋貨載其一二誰享其利不問可知苟中國起居服食事事便宜則廉買洋貨之錢漏卮自塞縱使中國無一物可傳銷洋莊而亦使洋貨無一物可售銷中國則與洋人爭貿易之策已獨得明珠矣若夫絲茶產於南省為多本無待鐵路以行銷原不足以藉口也惟轉運既易則內地亦必有栽種者所產既多而銷絲茶之互市不旺者吾

未之信也

或又謂西人好游婦女不喜家居則夫必誑行并挾子女故游人多而火車之價客店之費皆易取盈我中國民智勤儉安居樂業者多苟非仕宦兵役游幕經商終身不出里門若婦女則尤以踰關爲戒安得游人不知鐵路專重通商運貨原非爲行旅而設然以行旅論則鐵路必建於往來孔道如由江甯通至北京則入九省多往之人自必絡繹不絕入九省驛站之費可省所費不貲以中國人數配之當百倍於英何憂行旅不出於其途嘗見三家村有一蘭若則十里以內男婦畢集焉無他取其路近耳若有鐵路則千里綿如咫尺天涯石勝不啻戶庭隔省親朋不難覩面不齟宿糧一夕可以往返則游人自衆矣華人未嘗不好游特遊於近地耳王道不外人情必欲禁民之宴游則儂焉不可以終日非深明治道之言也

駁又謂洋俗以銀行息皆只一二釐惟鐵路之股分可收息四釐今中國若借洋債以開鐵路則委員增其一釐紀增其一洋人匯號又增其一於是本一釐之息可以變爲入釐甚且溢至一分夫洋人公衆力以謀生猶只取息四釐我中國視爲官事而苟且將之豈能獲利在四釐以外以一分重息借本而獲利僅只四釐其虧折伊於何底此言稱似近理然猶非推原之論也論其本原則惟國家富及所營之產業愈豐斯取利息愈輕乃中國未嘗無財特未開國家銀行置公款于無用之地又聽銀號典商之盤剝故開闢之私利最重而又不取信於己民反仰他人鼻息層層剝削轉侵吞其受病均在鐵路以外若能國家自開銀行自借國債則天下之官利漸輕借作鐵路資本而由國家爲保而其鐵路又十分可靠則人皆有置產業貽子孫之心而不稱股分之漲舊爲買賣空盤之舉斯鐵路之利息輕與買田畝造市廛相等其利亦祇數釐而已斥息既輕斯鐵路之股票與他鐵路之開銷戶者自能支持於不敝矣

或又謂中國幅員太廣有鐵路則巡察易屬官吏不敢踰法顧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形迹爲冷暗昧之身雖日駕火車以周巡其受蔽被惑終不可解若其治身心以治左右則私足以昏照臨虛衷足以成視聽有日坐幽齋而萬里無然一室者庶幾難乾之世無大無小皆歸 聖人洞鑒之中豈其時已有火車耶此言也不過襲入股之唾餘立說甚高而皆無當於實理夫爲治有本末備齊治平者本也禮樂兵刑者具也不得謂其本已立而其爲治之具舉可廢也有鐵路則察吏較精猶之有千里鏡而目力較遠使由盲人窺之自然熟視無睹若因噎廢食而遂謂千里鏡之無用我有離婁之明自若駕千里鏡之上不亦愚乎且使康熙羅乾之世早有鐵路則、列聖周諮博訪史可稱好 勤勞豈無補於野隆之世哉

或又謂中國各省置兵餉精其費有火車則惟練兵數萬屯於京師察事變而應之王師所加禍亂立平其說近似有理然觀西洋諸國各部均設防兵未嘗以有火車而得撤盡身習於其地然後山林溪谷形勢瞭然無迷途入坎之慮且君之於百姓非欲俟其逆謀既成而盡誅之將領以兵威使之積畏而不萌異志又況兵易增不易減每開裁兵則營員煽惑鼓譟以挾制疆吏其不諱者大率空帶之故今若信其可以裁兵而開鐵路吳時鐵路既開必有言兵之不可裁者省餉之說夫誰欺欺此皆不根之說也西洋各部屯兵姑不具論若山川形勢則不必久於其地而始知昔晉、斯之將撤法剛也替兵人人藏有法國地圖是以履法境如入釣游之鄉況有鐵路則兵威所及千里轟然馳刺吏速控馭更遠此正所以銷逆謀也若減兵之案成同以來書不勝書錄錄者有幾如有空額更宜裁之 本朝養兵百年未收其效誠不如裁額兵之半而俟臨時招募勇營之爲愈矣

或又謂中國久知開礦會與所職官召商試探礦旺則開礦竭則閉未嘗藉火車以攻之也使因而造火車則

是耗無窮之資財博有限之礦課其利安在至於煤鐵爲輪船樹礮所必需即駁運雜糧亦斷不致如蘇南餉  
糧之苦竭產此之山隨在皆有就近掘注何待火車開英約煤鐵勢將不措深冀中國開採以火車運出供其  
取求則彼兵輪商輪可以久泊而無憂是持彼之利而已爲此說者似於鐵路之源流尚未瞭然蓋鐵路雖因  
運礦而起而實不專恃運礦之用也即以礦論亦以煤鐵爲大宗然一省之礦產祇供一省之用運轉他方即  
不合算山陝之煤不能供江南之用川黔之鐵亦不能濟閩粵之需何也以就近有礦可採自不必求諸遠方  
但鄰近地方佈煤爲炊待鐵爲鑄者自以轉運迅速爲便有鐵路則成本可輕運臨可賤所利於礦務者如斯  
而已而銷路既暢即礦務愈興一礦獲利則人皆爭思開礦矣若謂英國煤鐵將窮此特礦學之士一家之言  
且尙在千百年之變不必爲此慮也即使有之彼時豈無設新法以代之者如美國創設火油機器已以火  
油代煤矣而中國欲自秘其千百生之礦產是無異粵人窺視其田產而遂荒棄不耕也不亦愚哉  
又謂清河淤塞惟恃海運以濟京師他時或有海氣運道必致阻絕非不知建鐵路以代漕亦思慮預防之  
計然當籌之如移漕督於齊甯而令南漕由清江浦起岸陸運以達濟甯沿途州縣平治道途各於站次多造  
邸舍房廡以容糧車所過州府轉相遞授嚴定賞罰使升斗無缺如此未嘗不可以達京倉我 西征新運  
西廠沙漲運道運糧不匱而謂腹地必須火車乎火車辦不得人則偷盜短欠弊亦相等京倉惟恃接濟而已  
不必以一晝夜輻至爲益也嗚呼養生之見抑何闕昧乃爾夫河運不及海運之廉海運不及鐵路轉運之速  
而乃反欲以陸運代之勞費與煩擾不知凡幾轉授受運十石之米率不能致一石況糧車所至需索夫馬  
徵求解草遠近騷然百姓且逃亡之不暇矣所願糧車沿途載糧以過噤能禁之此萬難行之策也豈若鐵路  
運漕事速而費省無漂失之虞無霉蒸之患并無敵國外患之礙阻哉若夫沙漠遠糧勞費百倍如有鐵路則

新疆早定兵氣早銷何至動延敗戰哉

或又謂西洋各國之田賦賤廉富所有鐵路之造惟富者彼此商允讓地即不致紛紛闖我中國若買民田以開鐵路無論官中費價後領爲難而領價弗虧民之失地者究無從避得可耕之地銀一到手坐食珍空此後謀生傷哉笑悼即謂官荒可據補民田而官荒所在之處未必即民屬所在之處紛紛徒就疏道流離斯深較者寒矣不知鐵路所經田價頓漲易司購地給價必優資民售出一畝之田即可於他處轉購數畝且電氣墳墓皆可繞道避之即欲遷移亦必給以遷費即藉以經營貿易亦何致坐食而空況在大道之旁謀生更易秋蔬春韭濕草枯薪皆足易錢以餬口若以官荒據補此尤拾紙上陳言 國家必無此厲民之政況爲公司辦理者乎

或又謂築路之法非洋匠莫得平適至於火車事件與整路之鐵條脂輪之油水中國皆無能製造一概須置自外洋爲鐵路一遺銀之出洋者數千萬爲鐵路數道銀之出洋者且數萬萬與此工作並出無非實銀安有珠還之一日即借諸彼人實於司庫無異然負此巨款果能脫然無累乎土耳其回回大國也自做西洋造火車借英銀等項金錢一千九百兆無由歸還強鄰遂相陵逼幾致亡國借貸固日空之運也然亦思鐵路每里約需萬金而購地築基去其一人工物料去其一汽車鐵條去其一惟汽車須買自洋人其餘皆華人所得而鐵條則可自行製造所消漸出外洋者不過十中之二耳若借洋債爲之不如華人自爲集股而國家保其利則即變爲我華之國債矣何致蹈土耳其之覆轍哉且土人雖借英人之貸而至今不聞其鐵路歸英人掌握者蓋商務與國政判若兩途不能以公司之員欠而強國家代償也

或又謂那僻小民自敵之人以養十餘口倘有餘財運都大邑則所入倍而莫能如之何則市買所不到嗜慾



無自生糧食粗衣此外更無他求也今行火車則貨物流通取攜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財產日以虛糜是通商之弊得鐵路而益助以趨此則黃老清淨之說也夫通商熱鬧之區百工技藝以販備大皆倚為謀生之路靡一隅則食用自必增貴然亦思彼食力之人在窮鄉僻壤生計無聊不過日趁數十錢或百文錢而止及至大埠則生計日有至三三百文者食用雖賤除去開銷外尚有盈餘以畜其妻子而所費之物如米鹽魚肉蔬菜柴薪仍不過近處購應所得昔在北省見婦女不習女紅奮勤之紡織則對以出力做活必食倍增向食一兩者食一兩猶嫌不足售出布疋除成本外實餘無幾誠不如每日減食半兩而半眠半起之為合算也及游越兩見越人商務工務農務事舉為洋人華人所奪遂束手以嬉遊者早決其國之必亡矣蓋為國之道首重在勤使民皆有生計若專以儉言是居今之世而欲升衣穴處效太古之風則其國為自自立於強大之國乎

或又謂西人每言洛載火車貨物不能增實心稱疑之這在德國取各商總行卷冊查其目前貨價較諸火車未行時騰貴若干乃知米麪牛羊肉等約增四分之一惟餘物有增至十成之三四者西洋金銀流溢人易於生故不嫌為貴若在中國則貧民咸有飢色矣火車之成本工食煤火及風修日用各費均加諸貨價之中未有不令軍民生計艱難者此言也殆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矣火車所經沿途輾成數十關市百工所聚自然物價稍昂然亦思貨價既昂越人人工土產與夫舟車負擔其儲值亦必增貴平日升米二十錢而謀生者甚苦日僅博得數十文迨米價加倍反可日趁數百文誰飲食甚費庸何傷乎

或又謂守國之道人和而外兼重地形兵力苟不如人則據險憑高亦足自固若造鐵路則不惟不設險而且自平其險山川關塞悉成馳驅之坦途重門洞開屏障悉撤一夫奮臂可直入內室矣洋人嘗言中國之地時

砲擊不足，以騎砲車攻戰，較爲費力。然我中國不能以砲車往人，亦不能以砲車來則，隨行得宜，猶可補水戰不足。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故不知此亦曲說也。王公設險，惟古爲然。自有槍砲而兵法一變，自有炸彈燭臺而兵法更大變。向所謂天險，隨以火砲而驅，雖有金城湯池，炸彈橫飛，當之懼，猶如果西人不計歲月，步步爲憂，天涯終有可到之日。若恃有險要而買禍，自固，倘敵人臨據海口，名城攻我，所必數舉之。乎抑授之乎，授則微，不齊聽則果，穴意固彼時必致陷。竊有鐵路則我可朝發夕至，彼未必能抵。尤捕獲何也。鐵路距離敵不知幾千尋丈，縱前敵失利，汽車早已疾馳，雖得空路何所用之。備彼乘以入犯，或然，雖以待或埋雷以轟，不難全車盡粉，況汽車車禍，極甚，繁一件不全，即難行。駛天津至京，並無火車，庚申之役，竟配官國又何說乎。

或又謂民富財不生，外心民窮則易誘，他志中國生齒日衆，良莠自不能齊。今猶幸未被窺透耳。若火車既行，則洋人縱跡自必遍及里闔，以利略之材，愚尤易爲惑，惑即不至交通勾結，內潰爲虞，然使百姓之觀洋人無異其視華人，則他時和局或更民情已不可盡恃。嗚呼！此惟粵民則然耳。粵地通番最早，沿海無賴甘作漢奸，若內地則尊君親上，恪守科條，縱有游覽洋人，豈能爲其惑，且即無鐵路而洋人之游歷，勢不能禁也。洋人之傳教，例不能阻也。所有內地形勢，風俗彼已窺之熟矣。縱使處處游覽，日日往來，水胡能爲且夫一國之津一津也。恰家者不能教訓其子女，惟恐匪人之引誘，必欲高其垣墉，以杜絕人之往來，不可笑乎。

或又謂鐵路之利於行兵，實視乎兵力之強弱。兵力強則我可運以挫人，兵力弱則人亦因而擊我。光緒二年，倭魯芝降，英人助以金錢，使開鐵路四年，英人佔據西奔島，即派大督爾金，以開鐵路，蓋其備以取人久矣。今若資洋債以爲之，彼必樂從，既資而無力，運費復必索，鐵路以爲買賣，欠既重則全局在其掌握矣。續

扣留火車據斷鐵路款既揭載其兵庸詎知洋人奪土機器最捷掘之者壘未及成填之者道已如砥火車鐵軌千真如同一式何感乎我之扣留此舉若成徒代人布置耳此言也相觀似乎有理細思確未盡然西洋各國強弱懸殊壤地相接而弱小之邦從未有盛器敵憑險而不開鐵路者蓋取人之意猶淺自取其國之窟淵也以鐵路借借資本西洋各國無不皆然縱其欠甚重後未有以鐵路歸諸債主者蓋民債與國債固有區別也若夫築鐵路之法全以人力爲之先須破土其堅方置鐵軌若一舞舞動即曠難填平西洋縱有奪土機器無非供挖河所用未聞有築鐵路之機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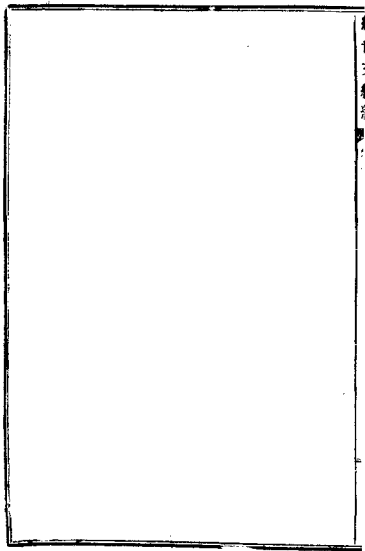
或又謂西洋各國地狹而分治者衆故莽無伏戎火車之行自無他虞我則山嶽疊峙時有曠野火車所經處不能備布兵勇倘於空僻所在設法梗道奪車以馳輪司車以供其指使變爲攻城備固即不守矣烽煙告警羽會分馳無有能及火車者豈能斷鐵路以遇之此言更爲矛盾矣夫鐵路所經即成大道盜賊無自而生縱有小醜跳梁而朝染荏苒夕膏斧頭撲滅最速何敢再留伏戎且火車數輛聯貫而行旅客執役動逾百數即有三匪竊何能襲奪即奪得矣而火車又非輪船有檢閱之比安能徒手而攻城奪邑乎

或又謂鐵路以運貨運兵爲要護若造一道則火車所到者十之一不能到者十之九各處商貨依然不能周通直指兵威依然不能驟至爾時見爲無益廢之則全功盡棄行之則浩以難供曷此借款何所散播而可稱重累是無端作法以自困矣不知西洋各國鐵路雖多皆以漸而成從未聞較道並舉者中國此刻財力不逮自然盈科而邁有財力若干即開鐵路若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原非限地限時較道並舉也若感欲一朝之間四塞入達則英屬十七道之例是直強以所難矣誠能先於天津至京首開一道苟理得人公私有利則

築實史易矣

綜而論之中國商務日疲利源日竭不出百年必致民窮財盡若開鐵路則以中國之財辦中國之事開華人之生計奪洋人之利權持誠在我何致反利於外人況有鐵路則十八省呵成一氣通國筋搖脈動而國勢爲之一振 本朝清議探樞劫持國是故大局拘繫東綫而漸難挽回有鐵路則風氣大開士習民風立見不墮不復如前之深或鄉或警如蔽日所照而陰翳潛消是鐵路直轉移國是之大關鍵也蓋劉公此疏一息以官辦爲主故愈說愈歧但其筆力橫恣推闡淋漓綽有騷壇策士之風在無識者觀之鮮不爲之眩惑其實均非實在情勢在歐洲公議院凡政事之利弊輿論之從違必分曹辯駁以求折衷至當此種議論誠不可偏廢且嘗索西鐵路初興阻之者何嘗不拘執成見道利弊大明始悟前日之浮議皆非確論載在西史班班可考倘使 天佑中國轉弱爲強俾百年後人再讀此疏當不知若何捧腹也已

將參議一疏逐款辨廣倍快絕倫維措詞客有過當處而其詞卓識固應許易子人風



2710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四目錄

洋務四 譯文一

重專對議

擬與英商使臣咸安瑤營

條陳出使外洋事宜疏 門外使事編

選旨議奏疏 附各片 總督王大臣

約章 御詳御議

鄰交

敵情

通使總論 足和指掌

論各國應有專差以理外事

論通使之例

論使臣等級

論使臣職守

論出使人員

馮桂芬

蔣敦復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四

上海萬士濬子淑編

洋務四庫史一

重專對議

馮桂芬

春秋時以善辭令為學問之一端若藏文仲子產之類代有其人夫子論士品以使其於四方不辱君命居於學弟信譽之上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見當時專對之重列國以後此學遂廢間有如富強曹利用諸人止一人一事豈為美談蓋不為專才久矣今海外諸夷一春秋時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即風氣亦相近焉勢力相近而言必稱理驕詐相尚而口必道信兩軍交戰不廢通使一旦捨平居然與國亦復大侵小強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問有不論理不論信如戰國時事者然則居今日而言經濟應對之才又焉可少哉如吉爾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官軍攻劉麗川於上海軍機處奏請李鴻章派兵二李亦傷二人一船歸來略費弁兵其等百餘人恐其界殺入軍今少歸以來不查銷燬且謂若十有一營百餘人者當我軍將助兵也公以示劉君存厚曰今日日本可見是不可戰若欲法汾陽也請字以理爭之彼平日相見論戰相理宜持當萬一不勝若能歸部散與善死不可戰若曰此大兵公從四路經理軍官阿風圖阿風圖與不見強之而後出使中語語為曰安有我大皇帝兵萬萬而無敵之者乎因設官某謂可吾願善願來矣延緩在就狀阿風圖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萬萬若界與在我者以一介之使未足與人戰不從命今與逆賊作而攻我此在若矣我固不惟曲處之基謀一實德之非官不所長也者戰而已勝更何常之有阿風圖無以對奉定約和好而歸 倉白是役也大軍獲全蘇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也通商二十年善取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門之議一有吉公必不至是是專對得人之效也昔漢武帝詔察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於古有徵於今尤亟亟請 特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有口辯膽氣機牙肆應之人時賜召對以驗之蓋于善道以試之用備他日通商大臣之選庶幾折衝樽俎毋致頽輪貽羞矣



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 古堂集

蔣敦復

頃有人自都門來感傳足下至總理衙門親遞新議論略總稅司赫君復遞局外旁觀論述篇累牘各數千言中外情形復復辨論語重心長動中竅髮有心人讀之無不毛髮聳然憤惋無地使乎愛我中國抑何厚乎然鄙人竊怪公等巧于代謀而自謀則拙也明於料人而料己則暗也又怪中外情好雖甚決洽探之干珏終有所隔閡而難通也足下在吾中國多歷年所近駐京師日閱邸抄四方奏報上下弊病無不周知越俎而謀欲使借法自強又恐他日不能守信倉卒有變緩不濟急與赫君所言內情外情大略相同第名為公論實挾私智慮憂伺嗚無所不至嗜亦太甚矣某也聞有冢者凡有舉動必準人情合天理不徒恃強取勝也公等云云似六合之外別有一理請設譬以明之今有世家鉅族大廈連雲修治乏人稍稍損壞有比屋居者節之曰爾有多屋臨于通衢吾將實焉不俟允否強納契券入而壞之他日又曰爾之家垣墉剝蕪盜賊充斥曷不壓茨曷不禽治爾力不任吾將助爾爾之家則爲吾有爾無與已敢問足下此何理也如足下輩所言不肯與不能一事一則強之使肯一則必有能者出而擔費何以異于是且足下亦知中外人情有同有不同乎一論通商中國帝王根本抑未實農桑而賤商賈關市之征所以懲其鴟負無厭而使之重去其鄉也邇海通番徠有例禁今之越數萬里重洋往來貿易外邦人樂至中國中國人不願至外邦此中外人情不同非可強而致也既爲商營什一權子母謀餘利以蓄妻子厚身家此中外人情所同非可歧而視也乃自西國與吾通商凡可以攘我之利源奪我之利權者悉載條約惟恐不盡西計得矣中國之人何聊賴乎至十年換約之說公等又云將來西國有所必請必得請必遂其所得而後已平心察之其所必欲乃我中國所必不能行之事信如斯言中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將有西人車撤馬跡焉中國五穀四潰天之所設地之所限遠西

人之欲則必有有力者一舉手而平五嶽填四海鴉鴉使任其所之無不快足肆志而後可則必委中國百千萬億人民供其役使百千萬億財貨金寶入其府藏百千萬億土田宮室。固納其賦稅百千萬億精鹽血肉飛潛動植服其聲威娛其視聽之數者必萬取萬勝萬萬無不可而後可如有萬分之一所不可者則我中國人民必將暴起而割刃于西人之財貨金寶西人知愛而不知惡必名曰腐儒之遊劍附骨之瘰癧土田宮室苑囿西人能入而不能出必盡驅而納之干戈獲陷阱之中結靈血肉飛潛動植西人彈而玩之勦而侮之必將覆而伺之跬步之間房園之地造次顛沛無一不相與爲難凡此者何也不準人情不台天理勢所必然無足深怪足下徒見西國目前有形之利不知他日無形之害如此其大也一論傳教中國之教免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此數聖人者未嘗執終人而語之曰爾必從吾教然從古至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從免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者出乎免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卽入乎禽獸之中人而馴爲禽與獸也則已不賴爲禽獸則必從免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免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仁之至義之盡天理人情之正無一毫虧強于其間夫是以不言而信不待勸而自成也天主一教西國教士奔走四方學智國語開設講堂千言萬語苦壞辱傷不遺勸人一信字故其教名曰信天主此惑其中有不可信之道也卽退之子己亦有不自信者矣夫不可信而求信己不自信而欲使人信非人情必不信無論不信卽千百人中或有一二人信者大抵傭工手民村子窮妻至愚下賤輩耳亦有黠狡弄民衣冠取類裏其行檢騙里不饒無所得食竄名彼教以圖生活然且教士耳目所不及則亦敬鬼神禮讚象拜先人邱隴顯犯其所罰十誠豈真不樂升天堂不畏入地獄兼兼錄做好之德出于至性特于自然天堂地獄之說不足以勝之也中國異端之害古有楊墨今有釋老釋近墨老近楊一氏之教世主固害率之漢唐以來能自立教者要亦有仿佛氏一大

聖人傳內典經中國文人士爲之潤色奧義微旨往往而有中材以上受其牢籠老氏籌謀中土官閣柱史其教慈儉清淨不貪爲寶世主用之天下亦治若夫天主教明季始入中國利瑪竇南懷仁諸人言通天算輿地之學材藝絕倫其所著七克等書切理鑿心願近備者故當時士夫樂與之遊今之教士來者聞有如利南懷其人者乎無有也所論教事荒謬淺陋又不曉中國文義不欲通人爲之潤色開世講論刺刺不休如夢中寶稱有知識者聞之無不捧腹而笑夫以一氏之教廣博精微尙無足引人出于古聖先王之遺之外況遽不及二氏之天主教欲使之行于中國局可得耶然而西人之必欲行其教于中國其用意豈有在矣中國之人未有信從也彼固知之是有術焉施小惠便其口腹行小善便其耳目從而誘之以美福厚報使迷惑其心志變易其肺肝滑焉不返不顧利害生死惟吾說之是從天下無事戎伏于莽一旦有事人吾教者皆雲合響應起而叛其長上嗚呼是禍中國也中國之人知其爲禍故愈不信從非上之人禁之使不從也仁教中正之通人人者深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序確乎不可易天堂地獄之說固不足以勝之也噫一言以蔽之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一日不絕西國之教一日不行彼行是教者豈不大愚乎哉通商傳教一者事之已然者也更有未然之事則僕之所尤可怪者矣赫君論中有云試問中國將來能常爲自主之國否斯言也他人不解僕則解之泰西各國政有三等一民爲主西語曰伯勒格斯今南北美利加等國是也一君民共爲主西語曰京今之英國是也惟西語曰恩伯臘者卽中國帝王之號政刑大事君自主之今俄羅斯法蘭西埃地利諸國是也西國有是三等故稱中國爲自主之國而認認瑪使自審其將來之能與不能將惡中國而利其不能耶抑愛我中國惟恐不能而冀其能也如惟恐不能而冀其能則我中國從未有不能自主者五帝官天下其傳賢也君主之三王家天下其傳子也亦君主之秦以前天下爲侯國侯國各有主天子

爲侯國之主秦以後天下爲郡縣郡縣皆有主皇帝爲郡縣之主仁如堯舜民之主也韓明榮村亦民之主君臣之際名分甚嚴恩禮至重名分嚴故莫敢爲主恩禮重故共戴一主惟其能也故名曰自主之國如使以西國民爲主君民共爲主之政行于中國此大亂之道也或謂奔鵝出典午東白雁來天水空割有夏宜與戎中國將來不能自主殆指此耶此大謬不然之說也中國所以能常爲自主之國者在德不在力以無道行之雖強必亡以有道守之雖弱必昌晉政不綱骨肉相戕非五胡所能滅也江左偏安可謂弱矣以苻氏之強一弱投鞭之志灑水奔潰隨以亡趙宋南渡唐王莽主虜虜臨江兵氣不揚元祖起自漠北定燕燕不及百年大命已傾不務修德以力經營天人之際豈可觀矣迨夫明祚之將終也皇天眷顧命我 聖清人主中夏世世相承靡有失德 今皇帝沖齡踐阼 兩宮母后慈訓有加親慈夾輔羣臣輯睦小德歡聚漸次擴滅海內嘔囁豪洽 劇家深仁厚澤固結人心者二百餘年矣豈與往昔既喪之君可同日語哉然則何謂不能赫君之意直謂將來西國協力以攻中國中國地方瓜分而瓦解如是則不能常爲自主之國矣嗚呼噫嘻言不可若是其易也是利吾中國之不能自主也蓋亦患中國不能自主之大不利于西國乎今日通商傳教一大事孰許之我 皇上許之海內人心固有所不欲也雖不欲而上有 天子又有 天子之命更與西國便且共立條約唯天幸土冥敢不遵此中國能自主之明效大驗也假令他日 天子下一詔曰今與西國條約所載有不便於爾民者余一人不能自主惟爾民任自爲之百姓固有所痛心疾首積怒深怨于西人聞是 詔下疑三尺童子亦將肉袒投疑荷戈執挺而前與西人併命于一日燎原之火不可撲也鄰爲之擊弗及避也其他非中國臣子所忍言及是時天下英雄承敵而起旣無所主爲忠更連西國奈何而欲吾中國將來不能自主也昔在有唐吐蕃回紇蘇颺人寇中自擄貳山受唐約抄掠轉車狼狽而返盜人各有心師難用衆勢如連

弱之兆西國之強舉事一不當而弱之者至矣僕所深怪日謀拙而料已暗者正謂此也竊意高明之見必不出此或者與邦之人紛紛憲論有此數說公等傳述所聞俾我中國君臣知所戒心有備無患愛吾中國可謂厚矣僕亦請爲西國計自今以往與我中國相待以誠相守以信毋爲妄舉毋生侈心天理人情斟酌盡善他時與約去所不便擇其便者務令彼我之間均獲利益誠如是則中外相安永保無疆之休若遇其私智乘機漸進欲變吾以必不能從之事從此外國生事中國多事一治一亂誰能誰弱天下事未可知也僕不佞在者自蘇返滬發共話音相知之雅欽飲弗諼起忠告之義不遑忌諱無所逃罪謹奉書以聞伏惟察察便使君知之何如

條陳出使外洋事宜疏 謹 王大臣

竊查前因儲才出使條議臣衙門先後奏請 簡派其美日秘等國使臣奉 上諭候補侍郎郭嵩澂領補道許鈞身著出使英國候補三四品京堂陳麟彬同知容闈著出使美國日國秘國等因欽此現在滇案已結議結直隸督臣李鴻章與英國使臣議定條款內有 簡派便臣齋奉 履書前往英國表明惋惜一條是前派出使英國使臣亟須速期出洋其美日秘等國既經派定亦應前往所有出使經費自應酌核定數以仰開支查同治四年 衙門奏派斌庫同文領學生等遊歷外洋暨同治六年奏派志剛孫家設及蒞安臣等出使各國均因事屬創始所需經費無由核定先由總稅務司赫德墊發俟出使事竣動用三成船鈔及輪船變價銀兩分別支銷同治九年 崇厚出使法國歷經查照前次出使費用動支津關八分經費亦係酌量給發並未議有定章此次使臣常駐各國事期經久與歷屆情形有異現經臣衙門奏准動用各海關六成洋稅尤

宜節勵支以昭核實查西各國派駐中國人員向係分別使臣及參贊總領事等官支給薪水現在出使外洋自應分別等差核給軍等公同商酌定撤除往來火輪車船租賃公館寄信費用公會公宴一切公費難以豫計應准隨時的核作正開銷外所有使臣並隨帶各員每月應需火食包車雇車賃跟役工價飯食等項分別月給俸薪自二百兩至一千四百兩不詳謹擬清單奏呈 御覽候奉 旨後即照奏 准日期開支仍於年終核實造報

謹擬給出使各員俸薪銀數清單

欽差大臣頭等一二品充月給俸薪一千四百兩二等三品充月給俸薪一千二百兩三等四品充三品月給俸薪一千兩四品入百兩著任月給俸薪六百兩總領事官月給俸薪六百兩正領事官月給俸薪五百兩副領事官月給俸薪四百兩著領事官月給俸薪四百兩頭等參贊官月給俸薪五百兩一等參贊官月給俸薪四百兩二等參贊官月給俸薪三百兩頭等翻譯官月給俸薪四百兩一等翻譯官月給俸薪三百兩二等翻譯官月給俸薪二百兩以上本員火食包車雇車賃跟役工價飯食在內此外一切公用作正開銷其餘武弁供事學生每月每人約須百兩以內由出使大臣酌時酌定總數作正開銷如有未盡事宜統由隨時核實辦理

再臣衙門前因出使各國每年俸薪等項約需銀五六十萬兩擬請於各國六成洋稅項下提撥等因於本年八月初九日會同戶部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十三日臣衙門又駁出使俸薪等項酌定銀數開單具奏並經寫明酌照奏 准日期開支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各在案臣等查此次 簡派使臣分駐各國統率參贊領事等官辦理一切交涉事件責任既甚重大經費尤覺繁多且事屬創始始能無成案可循 應明定章程以資

遵守而昭穆等各國商酌議擬出使章程並於前奏稍爲通變共十二條繕單恭呈 御覽

謹擬出使章程十二條

一 擬由禮部鑄造關防頒發出使各國大臣各一顆以昭信守其文曰 大清欽差出使大臣關防其未頒發以前先刊本實關防行用

一 出使各國大臣擬自到某國之日起約以三年爲期期滿之前由 兵部預請 簡派大臣接辦各國副使亦一律辦理

一 出使各國大臣分頭二三等名目此次辦理伊始所有現在票經 派出各國大臣礙請均暫作爲二等

一 出使各國大臣所帶差費領事標等應由該大臣酌定人數開列姓名等項知照 兵部查核各該員亦隨同出使大臣以三年爲期年滿差費如有堪留用者應由接辦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撤回

一 出使各國大臣到各國後除緊要事件隨時陳奏外其餘常事由 衙門轉爲入奏

一 出使各國大臣有兼攝數國事務者應如何分駐之處由該大臣酌定知照 兵部查核

一 出使各國大臣月給俸薪照現在官職官階支給惟原擬二三品充一等 欽差者月給俸薪一千二百兩三四品充三等 欽差者三品一千兩四品八百兩其四品充一等者未經議及今酌中定擬月給一千

兩至各屬副使俸薪擬月給銀七百兩

一 出使各國大臣有兼攝數國事務者月給俸薪毋庸另加各國副使亦一律辦理

一 出使各國大臣及副使以下各員月給俸薪自到某國之日起各按應得銀數支給扣足三年爲期期滿俸支俸薪如接辦大臣尙未能到期滿大臣尙未交卸應按照在任日期算給俸接辦大臣到後任支副使以

下各員亦一律辦理其參贊領事總辦等員如想接辦大臣衙門用者奉薪同從年滿日期接算支給

一出使各國大臣及副使以下各員由中國起程及由差次回國行裝均歸該員自理所有往返兩項裝費概由各按照三個月俸薪銀數支給均由該衙門前將各屬六成洋稅內撥支

一出使各國大臣等每年俸薪及往返盤費駐紮各國一切經費等項由該大臣按年分晰造報該衙門查核一出使各國大臣等俸薪及往返盤費駐紮各國一切經費等項由江海關稅務司按年匯寄應如何分別匯寄之處由該衙門札知總稅務司遵照辦理

奏 旨議奏誠如王大臣

欽差大臣等禮部左侍郎那桐等奏出使各國的帶隨員摺一件單一件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抄交該衙門據原奏內稱此次遣派員實為創行之典禮酌定參贊一員繙譯四員其餘文案武弁醫士均應分別調派謹開清單恭呈 御覽謹請 飭下江蘇湖南各撫臣分別知照各該員趕速料理隨同出洋英國三島並無華商貿易無從設立領事而所轄兩洋沿海地方如新加坡孟加拉檳榔嶼錫蘭等處華民流寓至數十萬人應否設立領事須俟察看情形所帶參贊文案各員皆可酌酌委派 旨其應用工役經由公使攜帶不別開支經費等語臣等伏查本年八月十二日該衙門開單具奏出使各國經費分別酌定數目摺內聲明參贊官月給俸薪五百兩二等月給俸薪四百兩三等月給三百兩頭等繙譯官月給俸薪四百兩二等月給三百兩三等月給二百兩其餘武弁供事學生每月每人約百兩以內由出使大臣屆時酌定俸數作正開銷又於九月十二日該衙門奏陳出使章程十一條內聲明出使各國大臣所帶參贊領事繙譯等員應酌定人數開列姓名等



項知照。衙門查核各該員亦隨同出使大臣以三年為期年滿奏獎倘不能得力亦即隨時撤回其月給俸薪自利某國之日起各按應得銀數支給扣足三年滿期滿俸支俸薪由中國起程及由差次回華行裝歸裝均按三個月俸薪銀數支給等因先後奏准行知各該大臣遵照在案今據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焘等奏請酌定參贊繙譯等員名數並聲明給發薪奉應否分別等第等因臣等公同酌議請將該大臣等派充參贊之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張自牧作為二等參贊官江蘇候補知縣黎庶昌作為三等參贊官派充繙譯之吏部候補員外郎德明戶部候補員外郎鳳儀均作為三等繙譯官此外如有應用外國繙譯應由該大臣等隨時酌正連中國繙譯在內不得過該大臣等所定四員之數以示限制至該大臣所請將刑部主事汪樹堂候選選判張斯補廣東候補知縣李刑門候選縣丞羅世瑤等四員派充文案等語臣等衙門前奏出使經費摺內載有隨員醫官並無文案名目應請將該大臣等請帶之文案四員作為隨員各按月給俸薪一百兩之數支於此外自無須另行咨調人員以節糜費至該大臣等奏稱英國三島無從設立領事而所轄南洋新加坡等處華民流寓數十萬人倘應設立領事所攜參贊等員內皆可酌酌委派奏明請旨等因應如所擬辦理屆時人數或有不敷再由該大臣等酌量分別奏咨調往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行知該大臣等遵照並咨令在京各衙門及該督撫等轉飭各該員即日東裝起程探明該大臣等行抵何處星速前赴隨同出使俾得稍延其各該員出洋時應帶行裝銀兩准其查照臣衙門奏定章程各該三個月俸薪銀數支約俸利給行如有不能得力及該事未能隨同前往者該員所得行裝銀兩應由該大臣訪令撤回以重款項奉 旨依議

再查前奉 派出使日本國大臣升用翰林院侍講何紹璋出使德國大臣光祿寺少卿劉勳均應遵照上年九月間奏定出使章程作為一等又查奏定章程內開出使各國大臣月給薪水請照現在實職官階支給

二三品充一等 欽差者月給俸薪一千二百兩四品充二等者月給一千兩各等因惟於五品充一等 欽差人員未釋議及今何如璋劉銘傳俱係五品官階其每月應支俸薪等公同商酌擬請均照四品充一等者月給銀一千兩以示體卹如蒙 俞允仍應遵照 衙門上年奏定章程自到某國之日起各該處得銀數支給嗣後遇有奉 派出使前項品級人員均按照此次奏案辦理所有 等酌擬支給五品出使大臣俸薪銀兩緣由理合附片陳明奉 旨依議

再出使各國隨帶人員繙譯官關係緊要 衙門上年奏定出使章程內載頭等繙譯官月給俸薪四百兩一等月給三百兩二等月給二百兩發給裝均各按三個月俸薪支給嗣於議復出使英國大臣郭嵩巖等奏帶隨員摺內奏明將該大臣派充繙譯之兵部候補員外郎德明戶部候補員外郎鳳儀均作為三等繙譯官本年八月出使德國臣劉錫鴻奏請派同文館學生首領參隨員外郎德明戶部候補員外郎鳳儀均作為三等繙譯官徑而於繙譯漢洋文字恐向未能精通添派學生慶常一同前往以備任便先後奏准行知該大臣等遵照並於學生慶常慶音泰隆昌等由京起程之時該照德明鳳儀等成案均作為三等繙譯官照章給予整裝銀各六百兩各在案查德明等五員均山同文館學生先後派充出使英德兩國繙譯官惟慶音泰隆昌二員查其在同文館充當學生年分較淺繙譯工夫視慶常德明鳳儀三員亦遜若一律照章支給俸薪似不足以示區別 等及同商酌擬將慶音泰隆昌二員作為四等繙譯官每月定給俸薪一百五十兩俟到國之日起支其以前三等繙譯官給發整裝銀兩暫免追繳以示體恤嗣後所有派充各國之四等繙譯官一切整裝附裝仍各按應得俸薪銀數核給如蒙 俞允 衙門應即分別咨行出使各國大臣並知總稅務司等一體遵照辦理為此附片陳明

再臣衙門奏定出使章程內載出使各國大臣及副使以下各員均自到某國之日起以三年為期由中國起程及由差次回華行裝歸裝各按照三個月俸薪銀數支給往返盤費駐紮各國一切經費等項由該大臣按年分晰造報臣衙門查核嗣於議復出使某國大臣郭嵩燾等奏帶隨員摺內聲明各該員出洋所得行裝銀兩如有不能得力及緣事未能隨同前往者由該大臣飭令繳回各等因奏准行知遵照在案臣等查出使各國大臣等自到某國以後照章應俟三年期滿始能回華給予歸裝銀兩惟其中倘因各項事故未能俟至三年者自應分別辦理臣等公同商酌除緣事撤回因病開缺人員未滿三年回華毋庸支給歸裝銀兩外如有丁憂身故之員歸裝一項照期滿者給領其回華盤費無論已未三年期滿均准一體開支以示體恤所有副使以下各員並准一律查照辦理至各國出使大臣等自到某國後除本員火食車價服役工食係由各該員月給俸薪項下自行支給此外一切公用作正開銷其餘隨帶出洋之武弁供事學生每月每人約須百兩以內由出使大臣屆時酌定准數作正開銷等因經臣衙門奏准在案此次遣使兩洋事屬創始一切作正開銷款項自難預定然亦須專事核實撥歸以免虛糜願請○飭下東西洋各國出使大臣等將出洋盤費及到某國後一切經費凡係作正開銷之款務須遵照奏章俟一年期滿後即行分晰逐款造報臣衙門查核毋得遲延臣衙門各按其每年應用款項若干再行酌中定額奏明辦理

再前因籌議海防事宜據李鴻章李宗韓王凱奏等先後條陳以各國宜選明白洋務之人隨時遣使以宣威信風情款各國如何情形隨時馳報庶幾耳目較靈不致中外隔閡等因各在案是出使一事凡有關係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宜詳細記載隨時咨報數年以後各國事機中國人員可以洞悉即辦理一切似不至漫無把握臣等查外洋各國虛實一切惟出使者親歷其地始能筆之於書況日記能無一定隨地游

理此等事件自當盡心竭力以期有益於國情一概照而不宜類悉中外情形永遠歸閱而以便之職亦同虛設可否 飭下東西洋出使各國大臣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彙成一冊寄送 衙門備案查核即繕譯外洋書信新聞紙等件內有關於交涉事宜者亦即一併隨時咨送以資考證等理合附片具奏

再臣衙門奏定出使章程內開出使各城大臣自到某國之日起以三年為期所帶參贊領事編譯等員亦隨同以三年為期年滿奏獎如有堪留用者由接辦大臣酌量等因此章係指三年任滿而言如有出使各國大臣未歷三年即行更換者所帶參贊等員除由臣衙門派往之員外學生充當編譯官者應令仍在各國隨同接辦大臣當差外其原帶之參贊領事洋編譯各員是否堪以留用仍由接辦大臣自行酌定其留用各員准其自原帶到某國之日起算扣至三年期滿由接辦大臣察看如果當差無誤分別奏獎毋庸候接辦大臣三年任滿後始行獎敘以示鼓勵倘或留用以後始勤致惰即由接辦大臣隨時撤回臣衙門派往之同文館學生充當編譯官者亦准其一律查照辦理至出使大臣奉 旨有特許事件而回華未滿三年者所帶參贊等員不必拘定三年奏獎期限又未滿三年回華之出使各國大臣任內一切事件統令候接辦大臣到後當面交代清楚如准東裝起程其支銷各項經費如屆一年期滿應行報銷之時接辦大臣未到仍令原經手大臣自行逐款分晰造報以免轉轉出使各國大臣及所帶參贊各員未滿三年回華者所有應得俸薪均自該大臣卸任之日任支仍令遵照奏章如非丁憂身故只准開支回華旅費不得給予加裝銀兩以嚴限制為此附片 奏

奏為查明請 旨疏補 王大臣

欽定 衙門前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酌定出使各國經費摺內聲明出使大臣頭等一二品充月給俸薪一千四百兩二等三品充月給一千二百兩三等三四品充三品月給一千兩四品月給八百兩是年九月擬定出使章程十二條內開出使各國大臣分頭二三等名目此次辦理伊始所有現在業經派出各國大臣均暫作爲一等出使各國大臣月給俸薪照現在寶壽官階支給其四品充二等者擬月給一千兩嗣因出使日本國大臣何如璋出使德薩大臣劉錫鴻俱係五品官階其應支俸薪擬照四品充一等者月給一千兩等因先後奏准行知遵照各在案本年五月臣衙門奏請簡派出使俄國大臣一十二日奉 上諭吏部左侍郎樂厚美充出使俄國欽差大臣欽此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樂厚著作爲全權大臣使宣行事等因欽此二十七日臣衙門奏請派員接辦出使英法德俄國大臣奉 上諭一等毅勇侯候補四五品京堂甘紀澤著派充出使英法德俄國欽差大臣等因欽此等奉 命出使俄英法各國按照奏定章程均應作爲一等惟樂厚欽奉 特旨昇以全權大臣之任查西洋各國凡充頭等使臣者有代君行權之責從不輕以除授擬請嗣後出使各國大臣知非實任一二品及有應辦事件者毋庸 賞加全權字樣以示區別至會紀澤以前大學士曾國澍之子承襲侯爵 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補爵秩較崇自應量予優異可否比照 三品充二等者辦理如蒙 俞允 臣衙門應即行知遵照所有應得俸薪仍令均自到任之日起照章支給等理合 恭摺具陳

約章 詳載

請編成

兩國議和不能無約約章行之既久恐有畸重畸輕之事以致兩國之有偏損也不得不訂期修改以劑其平此中外通行之例也然修約之舉期於兩國有益無損一國以益一國不行也一國允而一國不允不行也

伊古以來未聞有修約不遂而遂至決裂之舉惟其如是則存自利之見者不得恣睢以從事有自讓之權者不致復容以徐商議者演變案起英國威使以福加里之死多方挾制中國務持大體不得不量予變通以弭外釁於是始立煙臺之約今前案早結而英使於約內之事尚未盡行其理細則其氣衰所以威使亦甚疑若但嫉德國巴使借修約之事多所要求求不得旋肆恫喝恫喝不應而彼之技乃窮即令伴不決裂之形中國惟當靜以待之其萬不能允者始終堅執一辭而被固無如我何也如其可允而有損於中國者宜取大益以抵之有小損於中國者宜取小益以抵之損益適足相當彼商民猶未慳吝或將如英國新約之訂而不行否則相持不決而修約中止要之不失為中道固非中國所慮也雖然中國立約之初有視若尋常而始處於無窮者大要有二一則曰一國獲利各國均霑也西人始來不過一國中國不知其牽率而至者如是其衆也既因有此約一國所得諸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羣起而助之是不啻臨西洋諸國使之協以謀我也失計莫甚於此從前諸國以英國為主謀英國允而各國無不照行是尚有統宗之處今則德國變長歐洲每事與英競勝且煙臺條款德人藉英之力當利多矣今復以修約而誅求無已而英人亦乘間而導之合力以謀之此皆利益均霑一語階之厲也往者不可改來者猶可追今欲頓棄前約彼必不肯從也是真如存其名而去其實使彼相忘於不覺往見戊辰與英國所訂新約第一條及照會之文用意甚善惜乎其未行也又聞德稅務司赫德之議擬訂各國通行約本另設一漢文條約底式凡有外國訂約者即接通行之約以搜之此誠省事之良法也利益均霑之文不必去而其弊自去矣今威德國修約尚未定議英法亦應修約之期如竟能能固善不然則三國同時議約宣告之日約文有一體均霑之語若稍有參差則一事兩歧而開辦無期莫若乘立約之始而會歸於一英法德三國既允其餘諸國可無慮矣他日屆期修約彼即不能迭出以

相審萬一意見不合不過互相牽制不行新約而止耳各國無端之喧嘩其少紓乎一則曰洋人居中國不歸中國官管理也夫商民居何國何地即受治於此地之有司亦地球各國通行之法據中國初定約時洋人以中西律法迥殊始議華人治以華法歸華官管理洋人治以洋法歸洋官管理然居此地而不受治於有司則諸事爲之掣肘且中國之法重西洋之法輕有時華人洋人同犯一罪而華人受重法洋人受輕法已覺不均今即以人命論華人犯法必議抵償讓卹無有能倖免者洋人犯法從無抵償之事洋官又必多方庇護藉之回國是不特輕法所未施而直無法以治之矣此無他有司無權之故也爲今之計既不能強西人而就中法且莫如用洋法以治洋人按煙臺條款有照會各國議定審案章程之約赫德亦謂華洋訟事宜定一通行之訊法通行之罪名乃能經久無弊近聞美國與日本議立新約許歸復其內治之權外人皆歸地方官管轄中國亦宜於此時商之各國議定條約凡通商口岸設立理案衙門由各省大吏遴選幹員及聘外國律師各一人主其事凡有華洋訟件均歸此衙門審辦其通行之法宜參用中西律例詳細酌覈如猶不能行即專用洋法亦可何也治華洋交涉之事本與中國自治之注不同以洋法治華人所以使華人遵重就輕也以洋法治洋人所以使洋人難逃法外也補偏救弊舍是無他術矣夫條約之要義固不止此一端而以此一端爲最鉅驟與之商未必肯聽則於無形之中潛寓轉移可也即不然用以抵其所索之款可也若夫法國之約莫如約束教民俄國之約莫如清理邊界似皆宜於通行之約之外別立專條其間幾微之得失實爲中國安危之機似又當以全力注之者矣

雜文

靜福成

古之彙條論交涉之道不外兩端謂爲亮之以爲抗魏也知吳之可結爲援也故曰釋怨以聯和任質之爲吳

謀越也以其同壤而世為仇讐也故曰去疾莫如毒今與中國同處一洲之內而國勢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  
 雖外侮之交發不能不指授以自固也宜有吳蜀相親之勢然日本人性狡黠蔑視中國彼將以遠交近攻之  
 術施之鄰邦也實有吳越相圖之心其機甚迫而其情甚可見也蓋日本在唐宋以前未嘗不朝貢中國其後  
 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迭執兵柄備極東海之中國土虛糜神器者逾七百年元代  
 請用誓將突遇颶風棄師海外是天意欲存日本非其勝戰之功也明之中葉邊備日弛海濱奸民誘倭人為  
 寇掠而彼常有輕各國之心十數年前彼國中多故蹟侯輩起而力爭德川氏狼狽失據因以驕大將軍而列  
 藩亦應盡改郡縣駸駸乎有強幹弱枝之勢又大調互市索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鐵路電線機器  
 之屬不遺餘力國債至一萬萬以外近又購鐵甲船於英國西人嘖嘖稱許而彼之氣憤益張夫彼之所以不  
 惜重資經營耶此其勤者必曰有所取償也彼之所以儉事西人交際如此其密者必曰可以求助也然彼有  
 所吝則必有損者在矣彼既曰強則必有弱者在矣竊嘗為日本躊躇審度知其志必不僅在朝鮮琉球也何  
 也朝鮮琉球壤地之博民物之豐不遠中國之百一也且日本之在海濱亦多事矣數年之中一入臺灣再議  
 朝鮮三虜琉球今其兵船且游歷至福建歷有耀武之意彼蓋自謂富強之術遠勝中國故欲迫中國以所難  
 堪使我怒而啓釁而彼乃得一試其技幸而獲勝彼固可任其取求萬一不勝彼恃西人為排解決無虧損於  
 其國其為謀亦狡矣故此時琉球之廢非謂其地足食民足用也彼特以此警中國也中國而力與之較固藉  
 為開釁之端中國而不與之較亦愈知中國之弱漸且南犯臺灣北攻朝鮮倭孽遂於內地殆必至之勢矣今  
 試就日本近事與中國聚長較短而論之日本仿行西法頗能力拼衆謀凡火輪舟車電報及一切製造貿易  
 之法稍有規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謂勝於中國也然日本土產人民不及中國十分之一國債屢蒙嚴入



之款半輸惠銀則其餉不足恃也國庫空虛百用仰給紙幣紙幣不能用之國外也一旦有事於戰軍火皆無可購則其械不足恃也日本近更軍制寓兵於農通國陸軍常額不過三萬二千人則其衆不足恃也惟彼海軍有戰艦十五號大砲數十尊不悉新製毀之者曰朽敗難用譽之者曰操練頗精兵之精不精必經戰陣而始顯日本以西法練兵僅逾十年未經戰陣其當與中國相爭彼西人之稱之者莫不謂阿好之旨亦挾爲恐喝中國之具耳況日本自變法以後悍將驕兵之失職廢藩舊族之懷怨常思乘間起以篡執政請大臣彼又北畏俄人西防中國苟勢有不支西人且易袒護而爲竊伺彼之政府籌之審矣所以未敢徑與中國爲難而必以琉球試其端者職此之由然則日本雖能仍視中國之舉動以爲進止也明矣夫今之時勢與元明迥異自強之權在中國卽所以懾伏日本之權亦在中國彼可購而得者我亦可購而求彼可學而能者我亦可學而至而況中國之才力物力十倍於日本者哉琉球蕞爾國存亡絕續原不足爲中國輕重然日本相侵之志危矣迫矣僞爲不可終日矣中國於自強之術不宜備託空言不可阻於浮議誠能一日奮然有爲而決之以果讓之以實固旋至而立有效者也是故爲今日計御俄人之道利用柔非柔也化其爭競之氣也御日本之道利用剛非剛也示以振作之機也軍志有之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夫誠措置得宜則敵之狡詐可盡行且介西人以求成於我也而西人之交又何必不合於我也

敬情

薛福成

聯泰西各邦以謀中國其勢可虞分附近鄰邦以合西人其勢更可虞日本之依附西人妄有覬覦天下共知之矣然東西皆有約之國按之公法一國不協各國可以從中調停而今日之中斷斷不能得之於西人者何也被西人之始至中國也中國未嘗外交之道因應不盡合宜彼疑中國之精防之蔑視之也又知中國之可

以勢迫也於是動輒要求予以利而不知感而之以情而不卽應繼之以約而不盡遵今中國雖漸知情偶而彼尚狃於故智輒思伺中國有事以圖利也中國以琉球之故與日本稍於從言英德使臣雖未干預若使與聞此事彼必垂涎日本之聲勢以脅持中國彼必代日本發其鉅而故評中國焉非彼必稍損中國以爲日本因以市譽於日本彼必反謂損中國者爲助中國因以責讓於中國夫西人於條約公法研之甚熟豈真無是非者哉彼欲美自爲謀勢固必出於此也往者日本將廢琉球之時昌言不顧各國公使與調彼蒙恃西人爲黨倭尙且如此中國亦宜用此例或逆拒於無形或昌言而布告勿使西人參與其間則遏止自由可免掣肘之虞矣或曰然則中國有事各國調停之說終不可恃乎曰此其機仍在中國而已中國能自強而鄰邦辱衆各國出而調停未嘗無小益中國未能自強而狡寇爭雄各國因之玩侮必故有大損況今駐蹕各使惟利是視又值修約之際賄取何則詭謀百出不豫爲之防是僞持太阿以授之也至若美前總統位望較崇定心敦厚未染虛詐之習不妨倚爲排解法美荷蘭三國舊與琉球有約其駐俄公使不妨辭爲指臂但恐俄人性情區劃未必肯聽耳若幸而轉圜固有裨補卽終不見納亦無復患也或曰天下強邦皆有獨親獨厚之國然後親愈足倚中國孤立久矣今談於條約時稍讓以利其可使之親厚我乎曰相親厚之道在布置於平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中國讓之以利彼且謂悔鳴而得之也必有得步進步之心是讓之仍無益也若夫英法相親以拒俄俄德相親以制法德奧相親以主歐東之政彼其先未始非仇敵也一旦釋怨修好則一國順而全局爲之轉移中國與美有補助之約則美可親與俄爲最齷之交則俄可親其他若英若德若法苟可結納均宜因勢而導之迎機而赴之而此中得失則以識彼性情爲樞紐蓋管攷西人之俗矣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列爲兩途中國使臣之在外洋彼皆體貌隆洽及談公事則嚴然不稍通融中國之於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

讓以虛而不讓以實也西人於謀兵造船製器及一切技藝皆自矜其所長未嘗秘爲獨得中國誠能切實辦求欲濟我有自強之道先已徹盡悅服又知我不相讓薄不難釋中藏以相示或時以微利啗之是得其技而兼得其心也西人頭尚豪爽而又好爲不情之請以給中國中國宜擇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不妨直指利誘告以必不能行之故彼亦詞窮而氣沮是折其非乃能折其心也得此數者以與西人從事復由駐洋公使察其隱情隨宜措注但能於諸國中得其一國而諸國無不相助矣近聞日本與美國立新約美許歸復日本內治之權利日本許增兩口通商以酬答之夫此有所隱彼有所答是名爲相讓而實無所失也而有事時可得合從連橫之助又何憚而不爲哉且中國地理博物阜西人通商所獲之利十倍於日本彼於日本何所愛必厚彼而薄此哉亦在得其道而已夫誠得西人以爲外援彼日本區區之國將從風聽命之不暇尙何從驚之有

通使雜論

丁韞良

通使之例雖繁其理至簡要之不外準情度宜而主在辦理交涉事務推而首之爲外交之道實而按之爲通事之法然各國往來事宜時有變遷互易皆隨國之盛衰與之虛實勢之分合耳伊古以來大抵如斯凡廢使臣之職者皆宜詳考往事無如史記紛繁案卷其夥欲徧覽周知以求辦理交涉事務之法亦已難矣是以使臣每待閱歷之資深以補考證之不足蓋事理相同而時勢或異或時勢無異而人地有殊焉能泥於成格繩以一律況今昔情狀不同邦國風俗亦異常見事間而辦法迥異惟在當事者洞悉情形周詳智慮因時制宜耳然非禮因此而通使之學可廢

夫使學與選定則而歷來各國與外使往來支冊冊簿即可視其如何敷詞立意以資考證遇事又須熟悉國情

影搜程式互相較量然後視人地之宜酌核措罰至昔日之成案雖不盡宜於今日之需但不可不特爲程墨錄人之趨利避害古今同情往昔案件若悉心考查情由後能預料其完結之處可知凡事遇有阻礙如何疏通遇有損害如何預避視昔人之錯誤即可藉爲前車之鑒矣

通使之學關係甚鉅然精通者甚鮮雖偶有博學深求而於公法史記等書知崖略者居多竟領使命後而始習者有之夫使臣舌詞胸有邱壑而師心自用實爲謬妄蓋人無學問究俾供職者雖偶有之而聰明才幹總不足以應事物之紛紜則專恃閱歷亦已誤矣況公使一經到任難免被事糾纏此時無暇考證不及詳查若無積學則手足無所措矣處事固貴乎閱歷而欲泛應曲當須精熟通使之學然欲精熟通使之學須先涉獵諸學而博探之更當以此事爲專課而力求之其諸學之尤要者開列於左

一須知天然公法其理係通行萬國而彼此交際之通皆以此爲準

一須知各國通例有出於條約明文者有出於從舊通行者詳各國或以玉帛相見或以干戈相見皆以此爲準

一須知西洋諸大國律例

一須知各國歷史代史記其尤要者係所戰交戰和以及近代所定條約讀此則國之興替政之隆污皆可明瞭

一須知各國大勢何國志在併吞何國志在均勢守成何國志在合盟自固

一須知富國策內政貨物何以生產何以銷售何以散聚

一須知各國風土人情以及戶口水陸兵額地丁租稅等項

一須知各項公文程式英文格式尚未編定英文格式則便於通商門文件也此外亦宜列有應領之  
列而本會以列而本會以  
之冠於百家

除以上略學之外欲專辦交涉事件尤須通曉各國語言文字一則能讀原文可以沿流溯源一則因公會晤  
可以方言辦事以親借人傳聲實爲便易並可暢談積憤彼此開誠布公而免猜疑之憂

西洋辦理交涉事件以法文爲通行英德兩國語言文字次之自八十年來各國立條約往往專用法文即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比利時與荷蘭分而自立荷比兩國定條約亦皆用法  
文體之用法文精熟者居多不特能明用法文非必用法文者有之

### 論各國應有專署以理外事

丁建以

### 論外交緣由

查自歐洲分爲羣國其各大國有不得不互相往來之勢始而遇事偶有通使繼則遣使當川駐劄其所以結  
割之故一則通兩國之好一則察鄰國之政違之本國自二百年來此舉業已通行而各國之往來和好交涉  
事件皆賴以調處漸則事務益繁關係益重而各國京師又皆另立衙署專理交涉事務始而名曰外務部繼  
則名曰會議部後則定爲總理外國事務衙署

### 論總理大臣之職

查總理大臣之職有關係國家安危利害責任匪輕務選才識卓越者方可膺斯重任不致有傷國體否則辦事  
一有弊端則可陷本國於不測之害是以該大臣之職守有不可不詳爲申論者

夫國之內政多有定章可守律例可循號令可發雖有背謬貽害較淺易於補救緣內政在使本國民衆循例  
守法即有作奸犯科亦可挾之以威追之以力無須會議商酌至於各國交涉事務則不然既不可感慰又不

可諭令須以情理論之以婉詞達之蓋一言偶誤或一紙不善以及草率將事則國計民生即可因之覆也則交涉事務不但難於辦理且極其繁瑣時有變更可見總理大臣任重而責難也其應辦之事惟有緩情度理善爲處置以期上不負國君委任之重下不失民衆瞻望之忱

凡外國交涉事務皆賴總理大臣之才識而定則隨派撤調之際以爲國政固淺故各國每多加意遴選賢能適乘之大吏方授以此職既經國派朝廷賞將喪喪之詞通知各國以免遇事懷疑總理大臣一切措施既爲國計民生所繫在該大臣務須熟悉萬國公法近代政治天下權勢通商利弊以及富國強兵之策立約聯盟之法內治外交之道至各國總統強弱之際更不可不體查情形況各國情誼隨時變更應令外使領事等員將一切關係本國利害之事呈述呈報以便乘機與利除害故必須有幹練之才而後可以揀充便任

總理大臣選派公使須擇其閱歷較深才識兼優者望其重者方可信任仍當令各使同其心志頌其策謀不但遇事指授機宜更當查其如何辦法以俾本國不失利益

總理大臣須將各處緊要事件以及中外現在情形隨時通知在外各使俾伊等於本國政務不至茫然在該使接准此等文件亦可向駐劄之國隨時敘述窺其意見而使之備附噫使臣如此而令天下各國首領計從其功豈淺鮮哉本國既不遠將一切政務通知各使則使臣自倍加謹慎矣

與各國使臣會晤商談本係總理大臣分內之事至國君欲將和約聯盟通商交戰等事宣示各國此等文件均由總理大臣繕寫遞呈等事雖偶有國君自行函致鄰邦亦例應由總理大臣辦理

按常例本國領事駐劄外國者均歸總理大臣管轄外國領事駐劄本國者國君准行執照亦由該大臣頒發間有將本國領事歸船政大臣管轄者然總理大臣時亦指示策略

查本國文卷多歸吏刑兩部稽查收掌而總理大臣亦有兼理者至該大臣所辦案件以及與本國外國使臣往來公文並本國與外國交涉禮儀程式均歸總署自行收存

凡新任總理大臣一經任事即將擔任日所知照本國外國各等公使若係某部院尚書兼此任者亦當通知本國執政各部自知照後凡駐京公使皆應前來拜謁該大臣於二三等公使屬親往答拜於署任公使以及辦事大臣只投名刺而已惟答拜頭等公使應於當日以其有代君身而行之義

總理大臣尋常接見公使皆有定期除定期外公使若欲會晤必須專人面詢或備請時日方可以無礙該大臣政務為要遇有緊要事件以及重任公使亦可隨時前往不得限以常格

總理大臣卸任亦當仿照接任之時通知各使以盡同舟之誼法君路島十五在吏有總理大臣名阿丹與者擬議在於已切發給車備西員令其抄以五本國生臣來文該大臣批示大員主核書匯文等日除既與執事大臣會閱外遇有緊要文件仍自行審寫其勤勞有如此云

### 論總署辦事人員

總署之責重事繁自不必言其一切事務總理大臣不過提綱挈領而已且時有兼任執政大臣國會大臣之職者於本署尋常事件以及繕寫公文等事無暇及此且躬理細故則重大者未免或有疎虞是以無關緊要事件皆委諸屬員該大臣惟時加督率稽查

查總署除正堂外次即總辦幫辦該大臣遇有事故總辦即應代為會晤易便寄發公文稽查案件督飭僚屬是總辦須醇練有為通達政體熟悉情形之員方能勝任且該員有統轄本署人員事務之責非分司各員可比英法德更換總理大臣之時該衙門總辦亦必一同更換惟副總辦係久任其事永不更換以資熟手凡由國會委任之總辦皆如此

總署各項辦事人員關係匪輕須詳加遴選因在京辦事幹練之員可以補救在外使臣才力不及之處練隨

事可由京師授以方略之故耳

該大臣既有原員義辦公務其類幕友以理私事自不必論

### 論通使之例

#### 論公使之職

查各國執掌部院事務大臣律謂耆尼司德其授以文憑或全權字樣差往外國辦理交涉事務者按律文其職名與樞院大臣相同至該使寵受優遇之處載在萬國公法

昔有遣使他邑專通慶弔之禮者自通使常川駐京之例開則使臣專為保持兩國和好護庇本國商民通報關係本國事件是使臣職守不必專屬一事矣

#### 論通使之權

惟自主之國方可遣使接使半主之國凡邦國能自國內政而無外交之權者謂之中主之國如其拉羅拉

該使得類公法保護然土君雖其 如有交涉其能否通使當從上國之命至於商會民衆亦可遣使他邦但

所遺之人不拘何等職級概不得作為公使遇應辦事宜有仍由本國之駐京公使料理至於衆邦全一之國

或彼此互相通使或遣使外國皆視本邦情形並原定合一之盟為何如耳 按兵國既併後國則其國即不

明凡與各國會盟等事必由上國代通則通使亦必由上國揀派通使 大抵衆邦合一之國其通使

本邦之事本邦亦不能另遣使臣雖既立條件之風即不能復有自主之權也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

耳曼各邦皆採此權然衆邦之公會雖有遣使接使之權並未遣使在外常川駐劄惟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

通柏思為欽差大臣前往倫敦大會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公會舉議重修衆邦合一之例盟主遂棄遣使外

丁禮良



國之權

昔荷蘭立民政時其通使之權專歸東省公會惟荷蘭二省錄送遣使外國名單以備公會簡派

在瑞士數邦僅止聯盟而非合一各邦皆有通使之權上國並未遣使常川在外是以於一千六百一一年瑞士

差往法國公使共三十九員蓋因各邦皆遣一人或數人之故耳當時各國公使駐紮瑞士者在東邦之公會

呈遞國書於各邦亦各呈遞一本自一千八百十五年重修合一條約之後其通使之權歸之上國遂有上國

遣使駐紮法奧二國之事但議立新約之權各邦仍操之於己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復重訂合一之約而通

使之權專歸上國矣至亞美利加合眾國之例除經國會允准外嚴禁各邦彼此擅立盟約及與外國私立約

據等事

凡立約賴某國保護者於自主之權無礙若約內未經載明推遞通使之權不能因賴保護遂不認其有此權

也

通使之權遇有變執疑或於彼此政體有礙礙等處則遣使接使不加以公使銜者往往有之高亡之君時

使臣往往其國如十數年將美國南省叛亂遣使英法是時英法派水師其國亦未嘗不接該使之公文

通使惟國主能操其權但國主遣使之權有時為本國律例所限制西屬地距本國遙遠曾設區區守大臣往

行耳

兩國非有立定專條則各有可遣之例並無必遣之勢

通使之權國內不可一時或缺遇有君位未定或國君尚在沖齡或有疾病不能躬理朝政則通使之權必操

於攝政者如其國君主壽治第三布國君主教總理第四皆患癡顛之症當時遣使接使皆歸攝政又如昔之





既經面議若彼國仍欲遺不協之人本國即可聲明不能接待但非有重大情節不可拒絕如是之甚恐當界  
平無事之時忽絕使命而易於啓釁一千七百五十八年瑞典曾拒英國公使葛維利者一千七百九十二年  
者以該使臣之妻係法國試習者之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  
漢德爾國主曾拒布國公使威爾遜者以其舉率舊教故耳

### 論使臣等級

凡使臣之等級皆由本國派定雖由本國派定仍有限制之處因西洋各國往來之禮稍分畛域而所派使臣  
等級亦當因之而定其所遣使臣何等仍聽接使之國自主

至遺頭等公使之權惟皇帝君主及民政大國有之凡君主之國較之民政帶尊至教皇亦係君主之國故應  
等使臣按現在其政之國美為若附庸及民政小邦與半主之國無此例者雖遺頭等公使大國概不接焉  
最大從無遺頭等公使之亦若主路其與在使時凡諸國各國領事頭三  
西等使臣駐札巴黎若遺全權大臣應不接特蓋彼之頭等公使我既節之不受我之頭等公使亦不遺之前  
往因禮尚往來務使職銜相埒耳

其在外公使或有重大事件商辦或因慶弔大典暫加頭等職銜者有之署任及駐劄公使遇有此等事亦  
可加以特高職銜

### 論遣使之多寡

此國同遣數使前往彼國原無不可其使或各有專責或同辦一事但同遣數使之故必須有另外情節如前  
往大會議立和約以及會商重大事件該使臣或同等或分尊卑皆可○昔日耳曼大略使遣使議會公舉  
帶書者各遣使臣二三四員而陸續使遣使與國亦復如是○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大會以上各國皆遣全權  
大臣四員俄國各遣三員奧國各遣二員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大會以上各國皆遣全權大臣二員  
遇有諸國會議事件各大國皆特簡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為頭等公使其駐劄該國公使作為二等全權

大臣一人當選總理各屬事務大臣為首以其熟悉外國事務無有逾於彼者矣據魁克佛爾云昔荷蘭東省合一之國雖遺頭等公使八人前往孟思德之會內有一人曾經出使數次即欲換制其餘六人由此觀之使臣雖多未感於事即為有益云

昔時遇他國有登極大婚禮大典禮亦有特遣數使過他國帝王登極尼國民主之國以並遣二使致賀為常五遣使見教皇往往有遣三四員者而荷蘭亦曾並遣

國新君致賀 前往慶賀者但現在特遣一人率以為常其特遣數人同慶賀等公使一節有拒之不接者有

願其多遣者一千七百四十一年日耳曼皇帝登位時侯各邦皆遣使致賀其並遣數員者法國初不聽其使以故願即之慮至此使爾即向來常有之舉而其尤甚者一十六日八十五午丹瓦除此曠典外至常川駐劄

遣使法國謝罪又一千七百九十年英國遣使俄國因俄國公使在倫敦被人凌辱除此曠典外至常川駐劄公使一節遣數使者甚鮮有派將軍專辦軍政事件則另有使臣照常

辦公事無益而有損矣是以各國欲專為探訪事件於公使之外另遣隨員參贊該員等雖得與本國往來行

文亦皆歸公使管轄英法德俄使臣駐札布國於正使外復遣武弁一員為參贊亦

每有公使一人兼辦數國之事亦有數國合遣一使者者爾遣使日耳曼諸邦常有一員兼使數邦者美國于

○日耳曼諸小邦遣使布奧常有數邦共遣一使者

論遣選充使之入

查公使之職候各等職官尤須才能幹練足以勝任為首務然揀擇充使往往更察其人係紳君子弟家道殷

實與否以及所奉何教凡此雖無關緊要而於事之成敗時有所係

有時君奉天主教其臣須同教者方遣出使今教皇遣使仍不異是其威尼司民政國則不然向無遣教士出



論使臣分等緣由

中古以上其代君代國辦事使臣並無差等其常川駐劄公使與特簡公使亦本無區別蓋昔之稱屬國有虛掩天下之心以爲無庸遣使常川在外至日耳曼爾皇帝亦有是心而不遣使臣駐劄各國焉

自威司發里和約

二百餘年來

以後而遣使駐京之例乃通行其內設常兵以自固外遣公使以結好一事並行而

各國自強之適自此始其使臣之分等亦自此興矣

查頭等公使乃代君辦事者也全權大臣及駐劄等使乃代國辦事者也既定使臣等級則循國接待之禮不得相稱焉

按舊例頭等公使位居一等公使之先如威國遺頭等日耳曼皇帝遺一等其位之先後自易分曉但一使若

係同等則按兩國君位之尊卑定伊等之先後其爭執難定無逾於是矣史載一千七八百年間互爭禮節之

事不可勝數多有因此失和者如昔時日國

日斯巴尼亞

之使無論何事無不讓於法國之使又日耳曼諸侯之

使不甘居民政大國使臣之後此往事可徵也

自奧京大會訂定章程而大國又在法京立約互相遵照之後此等爭執方盡掃除無論何國使臣皆不得

作爭先之想蓋照新章不惟定以等級且於同等使臣之內按其呈遞又遞之期列其位之先後

惟教皇使臣仍居首位

仍居首位

查入國使臣於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在法京會議定立使臣次序章程以杜妨礙公務之弊並免生

彼此爭執之端均各畫押允准遵守復請他國照章辦理其餘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使臣分爲三等安巴薩多爾與教皇使臣一也特簡公使與全權大臣以及凡能將文憑呈遞總督等使一也將文憑呈遞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之辦州大臣三也

第二款

惟安巴薩多爾與教皇所遣使臣均係代君身行事因而特尊

第三款

特簡公使不得因有特簡之職遂位居在先

第四款

凡同等使臣按報明到任之日起算以定其位次先後至教皇使臣則不歸此例

第五款

各國應自定接待各等使臣之禮以期畫一

第六款

凡國君或向宗戚姻婭或同盟某使臣皆不得故作軒輊也

第七款

遇有數國議立和約以及各項文據若係平等之國皆須製籤以定位臣以下可與日法英葡葡俄瑞八國使臣之印押至一千八百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五大國復在艾克司會訂立專款以補前約所未議及之處其條款開列於左

前在奧京議定使臣次序章程內有尙未詳盡之處茲復議立一款以免日後復有爭執先後之弊今吾五國



議定嗣後彼此駐劄大臣位居一等公使之後署理公使及辦事大臣之先

此下有與法英相議五項使臣之印押

此次所定章程各國一律遵照故現在使臣分為四等安巴薩多爾與教皇使臣一也特爾公使與全權大臣

二也駐京大臣三也署理公使與辦事大臣四也則使臣分為四等各國敬明許或默許皆作為通行之例

一八百四十六年奧使在荷蘭京都曾與那復德侯之使臣位次前後及者與奧使進例與該侯之使臣

任在先例應位列在前也○土耳其則分公使為一等保安巴薩多爾密呢則論及及則事大臣是也

使臣到任無論何國之使臣以該使與他國之使臣遞又遞日期互相比較而定其前後次序遇有某使呈遞

文憑在先而他國在後其在後各國雖有未認其國者亦暫居伊之後

兩派美利加諸邦報日國自立日國久相遇往往仍讓該邦之使位列在前近來羅君蒙併義大利諸邦為一不認其為自主雖然彼使臣在他國

按羅君數國不肯認之而彼此使臣在他國相遇亦無與之爭位次者

或問舊駐劄之國君死他國有大變其舊使另行呈遞新憑似此使臣次序何以處置係仍按前次呈遞之日

起算抑按此次呈遞新憑之日定歟

曰此節向無成例當由眾公使自行計議查一千八百三十年法國民變逐舊君而立新君是時駐京公使會

議時各使仍按前朝所居次序又布國君主贊德理第四薨逝之後駐京公使會議時亦皆照此辦理至一千

八百四十八年二月法國大變而立民政旋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又變而立皇帝駐京公使皆按其呈遞新

憑之日以定次序

其特爾公使例無推尊之處其所屬於常使者誠所辦之事不同耳其次序常有同僚公使隨之在先者是禮

也非分也

論頭等公使

按例安巴薩多爾與教皇使臣皆係頭等公使凡頭等公使皆有遊行君事之權然各國未嘗以待國君之禮

也

也

也

也

款之在駐京之各國公使署內聚會等 該使於前往之國有徑行面君商辦事件之權因爲彼君親伯之臣故宜寵膺異數然亦有名無實因頭等公使遇有事件亦皆與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同辦與二等無異若有時與國君會晤總理大臣亦須公同商辦其君權有限制之國要皆如此若君權獨斷之國或異是

其頭等公使與要事欲面國君即可概不通知徑往宮門求見面爲陳述 設常例教皇惟在奧法日葡四國特款之大國故耳而特法國頭等公使尤爲從優如凡有公事教皇之 頭等公使的往羅馬以其係奉本

事其公使均照爲例姓名爲門必前一小時以候其使與頭等 至二三等公使當先行文知照總理大臣請示觀見日朔頭等公使其餘之權利祇在禮節而禮節有時關係公切良非淺鮮以奧京所定章程教皇頭等公使雖到世最後仍居各國頭等公使之先

### 論二等公使

在一千五六百年間各國漸事弱僇特爾君頭等公使其位至尊且重於是奢華相尙禮節極周以致經費浩繁遂有遣派公使職位稍遜之舉因既不代君身禮節亦可從減乃定其名來西當即駐劄也

後復於駐劄外立因事特簡之使此係與法刺之而各國效之雷雅云駐劄之名漸賤而凡庸此職者並以特簡公使爲名於是接待二等公使之禮漸增始而雜亂無章自一千七八百年間方有條理至維也納和約奧皇

程之內以特簡公使全權大臣及寄文憑於國君者皆歸爲二等公使惟在授印特簡全權大臣之凡公使無通行君事之權而寄文憑於國君者即爲二等於一千八百十八年復定以改駐劄之職爲二等

### 論三等公使

三等公使之數最夥使臣名安維長印于一千八百一十九年有此等使在荷京與英國使臣並列 次前發英使不願按維也納所定之約惟教皇頭等公使之真前方不派到任先後之例位恆列在後

駐京大臣原議二等公使之內後因特簡公使每處尊位於是將駐京大臣漸降一等列爲三等雖教皇威尼

司等國未經允行而詰國已遊行之

查維也納章程有特簡公使至極大臣以及凡能將文憑呈遞國君等使列為二等之語是則將駐京大臣列為一等也或曰于一千八百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設立條款殆因前章未曾慮及駐京大臣日候有筆執之處耶曰議立章程各員亦諱無不知也其艾克司所補條款將駐京大臣改為三等噶爾斯雅云駐京大臣一節不可因此即視為署理公使而不以公使視之也按此則駐劄位特特簡與署理之別且按條款駐劄職係公使不因改等而並改其職也其原款亦未廢棄惟增款以發明之耳

#### 論四等公使

四等公使其責任者名辦事大臣法英兩國除總領事官可兼公使外並無出使大臣名目文憑係呈遞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至者理者因頭一等公使或暫行離任或撤回本國由該公使等妥派代理聲明於駐劄之國

其實任者位列署理之先因維也納章程有將文憑呈遞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之語是指此實任耳署理頭等公使者位在署理一等公使之先

#### 論委員出差

凡派委員前往外國毫無公使之權但委員遇有查辦疆界或收發各項事宜常有加以公使之銜者蓋隨遣之之國定其職銜

更有不歸公使之列者或屬兩邦駐札土京之領事才及不與公使之列亦指公使之權利因其專理本國事務不干兩國交涉事件亦可加以駐劄參贊或本國委員之職但不得作為公使也亦不得邀各項禮節以及享受使臣各項權利所選係某國人仍歸某國管轄不授以文憑准賜以訓條或勳章而已

論使臣職守

論使臣文憑

丁禮良

凡出使者自領事以及各等公使皆奉有文憑以昭職守其文憑係本國之君特使臣以轉達彼國之君即謂之國書可作爲該公使全權之據實則書內祇載使臣所膺之職不詳其所辦之事

按國書無一定成格當按兩國之君或位屬平行或有尊卑之別以定體式

國書於未經呈遞之前按例先令抄錄一分送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查閱不是遞之時按照駐劄之國

常例與來使之職國主或應升殿收受或在宮內收受皆聽之各國公使駐札土京於呈遞國書外另遞公文

海書及前呈遞上呈單應大臣之文可委參贊或譯官代爲呈遞項文非因不御座亦無御印押惟由本國總辦大臣簽寫而已

國書應遞某君者某君原當親身收受若遇國君尚在沖齡不能親接而政體攝位者當視此攝位之人有代

君收受國書之權否此端於一千八百四十一年起日國威公攝位之事該國援引母后攝理成案欲代伊

君收受國書不知母后攝位與臣工攝位者事甚懸殊不能比擬於是法國將本國威公攝位之事函告之內

載歐公攝位因伊君路易第十五尚幼該國對於君側代受國書 即轉呈幼主云云威公當即照此辦理

當今女主其夫薨逝之後 即委大臣代 國也

公使之職責任甚重若本國遇有大變或君薨或國君退位以及駐劄之國君薨等事自當另行更換國書並

全碟字樣遇有公使升降時使臣領文憑即應註銷另換新題○以國君而百以皇與民取國者相若蓋

相讓國或本國或外國出故不久即可定局雖使臣曾受國書仍可以公使視之俟該使一經到國書即可照舊

供職並無他項典禮再行呈遞館照例附以陳詞一本而已

某國遣派數使若皆同等即合選國書一分不必分選若遣派公使一人奉有數分國書即由該公使前往各國次第呈遞可也

國書一節彼國非另有情時鮮有答者即答之亦不過以來便之才德出眾不勝歡欣等語覆之而已蓋國書原令其招待來使既往來使又何必覆以書哉本國之君尙有授使臣以國書者或與彼國宗親或與兼國大臣以及地方各大憲皆可

#### 論全權字據

凡公使會議和約立盟等事皆當備有全權字據其全權字據大抵爲便宜行事之證然必另授以副條以限制之

至常川駐京公使其文憑即作爲全權字據如另有會議事件方待授之

全權字據有限於某事者亦有便宜行事者惟便宜行事者爲不全權字據亦應說明其特簡大臣前往諸國大會者不另授以文憑祇以全權字據爲證而各使回將字據互相抄閱或呈遞掌筆大臣亦可

昔之備有全權字據大臣有與無論何國會議之權今則不然其所與會議者皆載明字據之上

昔者英國女  
文外授到本國公使派  
往西島與諸國會議

#### 論副條

上文載明副條原以限制全權其全權字據爲呈驗前往之國其副條爲使臣遵循辦事之具若勒令呈驗副條即屬有違身法查彼既有文憑或全權字據爲證即可以推誠相信矣

副條有公密之別或詳論一切或略述梗概有口授之者有筆書之者亦有至會議之國隨事酌核增減更易

之者總之密則非多有本國特設該公使不得擅自洩漏其為則若必須呈明方有裨於應辦之事則的核呈明者亦有之

#### 論用暗號傳遞密信

本國與在外使臣往來信函遇有利益攸關必須慎重機密以防洩洩故本國與各使調書以及各使與本國信函每用暗號傳遞之法其法有密字表以便書寫復有釋字表以便講解至如何用法另有專書論之然必須累腹速寫方能稍便無如所載之法多有費解似惟恐人知之者原書所載結法雖不妨代為描繪以愚觀之實為多事况各國以密字傳書亦非同一法凡出使者務須生悉其本國所用之法

此等密法尚有加減筆畫更改字式以及點綴字格而讀名但加減更改之法需時孔久賄多不便雖無釋字表亦能被干保之人窺破蓋設若悉心揣摩詳加猜度多方比較不難將書內機宜探索而得也倘將事一旦宣露則用此法者豈不枉費心機其用點綴字格而讀者亦不甚便捷即於素短札用之尚可較前法以為妥協

至用數以代字以上二法似為妥善因數目可以編配無窮盡為解釋亦甚簡便更有橫密信函專并寄送更為妥實而費用較繁然各大國寄送密信率皆專并

另有一法亦甚妥實並費用較省保將密信銷毀紙匣外包油布本國與在外使臣各執鑰匙以便往來開啓

#### 論執照護照之別

發給執照原為途中任便往來各處文或職官保護之用當昇平無事之時凡人領有執照安分守法者既准其各處任便遊歷則使臣前來更當毫無阻礙

至爭戰多事之秋於執照外由用兵各國另授以護照以便使臣過境免有障阻之虞查者法英各國有法使  
得爾越往布國路過俄國俄國外交英國法法未嘗以英國公使斯時統兵將帥各員按其地  
法者因該使未向俄國領俄國護照而獲過其境也其時法英兩國為英對俄國  
方墨近亦有發給護照之權因遇有重大事件緊急外交必須專員寄送者是以不得不授以此權耳

### 論出使人員

丁禮良

### 論隨使司員

按照使臣等級以定隨使人員之多寡其隨使分爲兩等一則使臣之參贊協理等官皆由國君簡派而得與  
公使之權利一則使臣之幕友以及隨侍人等皆歸私役法國公使駐札土京帶有參贊隨使人員間有曾在  
位則在領事公使參贊等員皆歸公使故現在各國於選派此等人員品學每多加意必擇其年力富強才學優  
長者方遣出使要皆先行考試方得遴選其効力附員各國隨使爲收用該員不歸考取亦不關支廉俸雖有  
辦事出力之處亦無領受花紅之理其附員固應相通萬國公法各國近代史記以及富國策並富熟悉外國  
語言文字或一種或數種其參贊協理等官須精通此等書籍方能錄用既經考取往往令在總理衙門司員  
上行行走方得從使外國至參贊協理之職銜與才學如何方能錄用各國多有不同現在其國遣使只附以參  
贊一員其食俸協理亦名參贊至法以參贊分爲三等在各國交涉事務較繁者亦遣參贊二員即三  
至該員等除隨照例應各按等級如以効力隨員隨使食俸協理由食俸協理陞授參贊由參贊大參陞授正  
使隨例應如此亦有破格簡用者如曾任水陸提督議事大臣以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職視其才質幹練  
多有授以使臣之任者

正使遇有事故委參贊暫攝使家若與本國律法無所不合即可作爲暫署者公使皆其以正使對事暫行離任

例將正使之職即授與大參贊充當但此例英國亦廢棄久矣

正使遇有事故本署參贊與各國會議呈遞正使經手案件等事各國率皆允准如係專責正使辦理事宜雖

該員已經派為暫署公使亦有稽駁不准代辦者昔有日耳曼里那各道公使在福耶特對會議事件彼時正使遇有阻礙不能同議者須將已呈告於友國正使代為轉

送不准參贊與隨

正使亦可特委本署參贊隨員與駐劄之國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他邦公使會商事件並責備查案卷機密公文代拆代行有時正使與同僚或與地方大吏往來信函亦令伊等書寫以及繕錄節略抄以稟呈發給本國人民存亡改籍字樣與鈐印執照等事若專有司庫掌印其執照蓋印一節自當歸伊經理總之以上各員無論等級既經隨使即有督辦正使一切事宜之責

### 論使臣眷屬

使臣之妻子與使臣同享利益雖伊等毫無職守非其分所應享然照各國默許常例此因使臣之利益推及妻孥耳其餘親族人等無論何人但該使不能管轄者皆不得沾此利益至使臣之妻所得寵榮如親見國君與大臣眷屬往來身臨慶賀大典等事詳載禮節章程內

### 論無職之隨使人等

使臣之幕友以及隨侍人等皆歸公使署內之人但非由國君遣派即不得同隨使之權利此等人既在公使署內自應稍為沾潤遇有涉訟盤詰等事地方官查擊務須從寬辦理以免妨礙使臣權利之處公使到任前請命隨員人等開列名單封送該署奉存日後若有更換調遣公使亦宜行文知照

論專并寄送公文

### 論專并寄送公文



凡邦國與其使臣往來各項公文按照公法到處不得擅動如邦國遇有緊要情節傳遞公文須轉時寄更爲妥速即差專弁寄送時亦有之公使款差專弁遞送公文而彼國不尤者有之如一千八百零年英國駐俄公使事亦本國國體固寬以本國國君之言覆之

當界平無事之時凡遞送公文員弁皆不得攔阻至查擊文件更干例禁故凡與使臣往來公文無論在駐劄之疆境內或在假道之國境內有阻撓寄送之人者即係違公法但其不得阻撓之例不免有時生弊如遇使臣不遵公法或有謬害某君之心或有侮辱人國之意其所往來公文地方官若行查擊以得同謀人證是乘其自強之補以退弱亂之萌在常人遇性命危險不得不產爲設法以資捍衛邦國亦然至吾人者終被入害亦自取之耳

欲使員弁寄送公文暢行無阻須於該員弁隨身什物另立記號或以腰牌爲證或有他項圖別以便各處辨認至所備寄送公文執照更爲要務

寄送公文員弁至各國疆界其行李等件多不查驗原恐其稍有違濫貽誤公事無如該員弁竟有藉此帶例禁貨物者實堪痛恨若被查出豈非自取其禍除蓋印包照例免其查驗外其餘行李等件無不查驗其不查驗者係姑行寬免非定例耳至用兵之時若與敵國以及助敵之國未經議定任便寄送公文彼此皆有查擊差弁扣留文件之權是以一經欲爲講和即先爲約定彼此皆不得攔阻寄信員弁也似此公文各處除由驛傳遞外多用密寄名目簡派文武職官如各使保文職大員則遣參贊協理若武職則遣標下將弁或遣熟識衝場信之人亦可於所給執照註明係遞送公文差務至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與本國公使寄送文件往往特道木衙門應差員弁面遞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五十四

洋務五 邦文二

論使臣之權利

論通使禮節

論御臣所仕之事

論使臣升降解任等節

論各國往來禮節

論水師禮節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丁建良

朱子子集卷之九十三

洋務五 邦交二

論使臣之權利

丁禮臣

論使臣不可嚴禁傳言等事

凡授以使臣權利原為其得稱職守無有阻滯其權利中之最要者係不得嚴禁耳古人云使臣之身尊而不可犯等語是以凡有犯其身即為辱其職夫使臣或藉以排難解紛或藉以維持和好得有華夷樂誦之聲誠以補地方保護之不足至使臣遇難亦非罕睹今則無矣昔者俄國女主斐里白得聖位多項法使一切公務必於其親度施也告假回國一年之久屢被女主信託其國任使回俄因俄法合女主類其舉動必於其親度施也告假回國一年之久屢被女主信託其國任使回俄因俄法合女主類被俄相聯去進使公文致有於內自既勝女主之句乃是女主欲使行文於用時未呈遞文憑本擬與相聯去進使公文致有於內自既勝女主之句乃是女主欲使行文於用時未呈遞文憑經女主此舉實知違背公法故女主行文於內自既勝女主之句乃是女主欲使行文於用時未呈遞文憑謂此事只關其人不干英法兩國和好如親

現在西洋各國於使臣之身家以及行李車輛等件皆照公法保護以防其弊蓋駐劄之國既不得嚴禁使臣亦不得管轄使臣此非循禮節之虛文乃勢所當如是耳故使臣皆保其自由之便稱其職守蓋使臣若歸姓割之國管轄何以供職

夫使臣雖享格外利益遇有過犯亦不得幸免懲治如使臣不知自愛敢凌人民任意橫行膽敢犯禁擾亂官民輒為不軌以及干犯眾怒等事自當懲治但辦該使本國辦理是其分所當然各國所默許之常例也其

駐劄之國亦可照情節輕重設法自護或請其往來信函或派人守其公署使內外不通或勒令回國倘該使尙敢違抗即將伊逐出境外以免意外之處事至此極使臣視駐劄之國直若仇敵故不免受此威脅之辱是使臣既昧其職分之當然即失其權利之本然矣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十一日法蘭西國主致俄國大科君主於吞併海此等事者  
駐劄使臣不獲平

昔有嚴禁使臣之事如駐劄法京公使名塞勒馬者與日國大臣通同謀害法國攝君位者又一千八百八十年俄國駐劄瑞京使臣名阿斐巴司者得奪瑞國芬蘭地方雖公法免其罪孽竟皆被執矣

使臣之職雖在呈遞文憑之後方能享受但現在西洋各國知某使一經入境而至出境莫不慎為保護其一切舉止皆不得稍有妨礙而其職內應行事宜更不可攔阻

當昇平無事之時若某國私拆公使往來信函即係顯違公法昔者私拆信函之事極習成風蓋至邦國派人欲逐件拆閱現在各國於遞發信函一事俱嚴為防範以免拆閱之弊事則其事即今無矣夫往來信函日漸加增雖

本國新報諷諭公使亦為公法所嚴禁因該使不得赴署申訴恐致宣洩機密事件彼國報稱稱諷諭公使大會與該使到切實之談事謂重大行文該使本國亦可至公使列為不可善矣某使果有不法

使臣無時不當保護雖兩國變經失和而兵端已開亦不得縱禁阻擄離有未認其國者然既充使臣入境即當保護使其利益不得與公使同昔土耳其有七塔寺收押俄國公使該國託俄保護以免公使受辱實則治俄報土俄因與土失和時俄使亦安靜回國土以並未阻止又一千八百二十年

七年法英俄與土起釁各使欲絕交旋因時上國大臣聲明七塔寺應照舊撤矣  
論使臣儲得自由

按公法使臣既不得縱禁則諸事均得自由亦為理所當然況彼國既屬自主其使臣即不可歸我國管轄矣



夫使臣既不歸地方管轄其公署小囚之寬免若任聽罪犯不論某國人民逃匿外署使臣地方官礙難查拿實

於本國自主之權有損現社遇有外使署內隱匿罪犯若經地方官知照仍不交出不但將公署圍守以防脫

逃並可立即進英領事一千七百二十九年日國有公署名理伯投者犯罪據英領事公署內是時法院

如此則度取捕由國法合大尋常罪犯如可視公使情而免其責事則罪大惡極更犯亦可釋之然此舉議者

謂由法網天下於理不合於公法相背之事其責於此不但罪過受其責且致有煩擾之憂矣

則向伊國君索取亦無不可此一說也取云巡捕官可徑向公署索取罪犯若仍匿不交出即可進署查拿但

於使臣與其隨從人員權體之上不得稍有傷礙此又一說也愚按若確有藏匿罪犯之據並有刺即脫逃之

虞似此兩項情節該巡捕官不妨進署搜捕但不得擾及使臣查公使既負推誠相信之義即不得藉外使之

權利以免搜查若有可疑之處而尚無確據祇可行文辨論並可將情節申訴彼國但不得闖入公署即有藏

匿確據而不至刻即脫逃者祇可圍守公署或請使臣出署或送使臣出境惟總不得闖入公署也

即公使往來行禮亦

再使臣車輛等項不得載匿罪犯以致違礙亦不得私帶一切違例物件

書曰駐札羅島公署守官應遵照

使所乘之車欲伊等過道行抵城外就官與拿獲持帶器具監禁該使及該法貴之教皇存以嚴此等

使法欲救之車欲伊等過道行抵城外就官與拿獲持帶器具監禁該使及該法貴之教皇存以嚴此等

亦不當以此之說無及即由會駐札羅島公使照例拘犯犯犯

情節原有免其拿之例低一千八百十五年此例即已廢棄

論使臣有罪案不歸地方審斷

使臣既不歸地方管轄不論所犯何罪其駐劄之國均不得拘審昔時此理間有或違今則莫不遵守

查一千七百六十三年荷蘭駐劄海斯魯使犯有不法情事國王乃命拘執旋即釋放而承認違背公法之過

至使臣有謀害人命重案而被地方官拘審者自古祇有葡荷牙公使之節在英京殺人旋被其誅一案而已  
查葡荷牙公使之節隨使駐札英國因故殺本地人民即送監獄內英國執政大臣亦以國法訊問交出刑例  
罰治者以不歸此地官轄也英皇以該葡荷公使之文據即當歸英皇治於英皇將該犯正法兵輪之日由英  
皇與之入刑與使臣同其刑也

或曰私罪如謀害人與公罪如妄用權有問其公罪可歸地方拘審昔蘇格蘭使臣羅斯者有謀害英皇君主  
愛里薩白之舉在英國執政論之使臣既於駐劄之國謀害君主即不得藉公使利益以免懲治而蘇格蘭使

臣則謂不然以駐劄之國無懲治公使之權為辭是時英國將伊監禁後乃定議派兵將該使送出境外而已

又一千七百十七年瑞國駐劄英京公使與他國同謀復舊朝因機事不密將所約信函被英查得遂將該

使立即拘禁其一切案卷全行入官以憑查辦並請荷蘭君主將瑞國駐劄使亦代為拘執以為伊係同謀

首犯瑞國遂拘執其國公使是時編法國從中調處各將使臣釋放

屬洪氏評論此事以為英國拘執其京使臣則可請荷蘭代拘駐彼使臣則不可蓋使臣既謀害本國本

國之安危攸關即不能泥於公法免其拘執至駐劄他國使臣亦僭代為拘執似未公允

案一英法兩國以伊未遵國書則無所道據

無不顧其職守居然拘執登治之理其懲治殊無他法惟逐出境外而已

昔其國查得日國公使有引敵入境謀逐君主愛里薩白之意是時有將此事問諸法師名阿白里古者彼答

以凡使臣於駐劄之國無論顯有如何謀害諸事皆不得治以死罪但可遣之回國交伊君主代為懲治等語

英國乃從此議於是將該使遣回派人前往日國以訴其罪後雅各詞位有某國使臣犯罪與此事相同是時



問諸法師名葛頓者彼答以凡使臣有代君身而行之意按公法不得拘審等語蓋使臣一言一動應視為代

君身而行起兵而攻其君則可違法而執其臣則不可其公法之重有如此也此理不獨英國遵守各國亦無

不違之使臣不但不得拘審即遇使臣涉訟雖欲自行投審亦勢所不能此節非為有益於其身實有益於國

政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國因妨礙國體莫逾於拘審使臣也至使臣離任卸此權利之後自不能如是寬免矣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法

論使臣有爭端地方不得拘審

凡因財產事故不得在駐劄之國將公使控告此例通行天下均無異議但必有限制且有勢不能從其例者  
然仍不能管轄其身即其任內應用之物亦不能管轄昔美國駐布公使租賃房屋限期滿交房租時房主欲以銀  
以為公使僱居之處不至於此而美國以公法所許使臣優待之處不可被地  
力條例限制若於使臣之物件託解押則其餘居住之處亦漸成其文矣

發氏云使臣署內日用一切物件皆不歸地方管轄無論何員欠斷無變賣署內物件償還以及留留公使

再使臣遇有詞訟亦不可傳之作證惟令其投遞供呈如伊不願並無勒令之法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美國重  
再使臣遇有詞訟亦不可傳之作證惟令其投遞供呈如伊不願並無勒令之法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美國重

不發護照之例一千七百七十二年海峽法使臣拖欠：目未能償還即欲請領護照起回國法使臣  
 白為理所當然而過欠債不還欲行國籍者其駐札之國以此法處之則於公使之例無所損也○一千七百九  
 八百十三年法使臣拖欠公使之例無所損也○一千七百九  
 英法兩國使臣被拘禁一案乃至今各衙門均有被告外國公使以及駐  
 日使臣等付不滿意事持禁禁由來拘禁公使各條例均者永遠奉命

若有使臣欠債不還者故主可呈請本國總理大臣或行文彼國代為訂取或在彼國衙門代行控管其駐紮  
 之國斷無查問討取之權與該使未在此土無異公使既免之處在公使與在伊本國無異其該使  
 欠債等項可藉伊本國法追討於例無所不合

使臣之物不歸地方管轄者惟應用以便供職之物方可寬免其餘私產無關職守者仍歸地方管轄使臣在  
 國者有應徵其不能  
 自如不地收派則官

使臣於駐紮之國貿易者其一切貨物錢財帳目等項皆歸地方管轄此事現亦罕睹  
 遇有因貿易爭執之案不能由地方官直行控告該使有司亦不能徑行傳訊查抄及署用物以備賠補但變  
 通將私產得抵而已公使購買物件以供自用物件太多而  
 方可疑之也公使須寬以示厚待之意

我國人民有受屈情事不可不理明而仍不得  
 有損於公使之權利如債主將欠單轉給他人向使臣討取而該使不照單發給伊祇能將情呈訴地方官即  
 請照上蓋印以為業經討取之證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比國駐英公使之參贊名亞受者錄案被告先遭訟師  
 案何以不允聲明乃已過人則案  
 而又托故不到本法庭難以寬免

除以上各節外使臣有歸地方官審斷者其情節開列於左

一某國遺棄之使係我國之人若非彼此言明免於管轄則使臣一切受端應按本國律例懲辦者即歸地方  
 官審斷

一某國之使遇有爭訟若願歸駐紮之國審斷而其本國允准則地方官即可審斷

一使臣控管他人若查得該使理曲所控不實則所有詞訟經費可向伊追交

洋務五

一使臣係屬原告若被告旋行上控者該使亦當聽審

總之使臣在駐劄之國准其控告地方人民但彼既控告不能不聽地方官審斷

論諸使人等歸地方管轄之處

凡隨使差贊協理等員皆制止使設庇其隨使人員之利益止使亦不能代為爭執至隨侍人等則不然遇有犯法情事不能按照隨使人員不歸地方管轄之例若犯法在署內地方官仍不得設管因公署例不歸地方管轄蓋使臣之署內即如使臣在本國之境內既在本國犯法仍歸本國懲治若在署外則歸地方官懲治蓋罪犯無論何國人民在某國犯法若無另邀寬免之例即歸某國審訊按例懲辦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布國英於途次差會自置布使請巴爾特死尸送官巴國未允辭以公使之權從人員與公使之三侍人等當有區別凡隨侍人等均應歸地方官管轄又一千八百十二年巴國公使駐札布京者其國兵在署外將僕役殺害遂被拿獲布使送該犯并本國人民不為審訊乃請巴國自行懲治巴國遂置亦解回國布使為之照例驗尸錄送證據而已以上兩案雖同而辦法迥異

使臣屬員遇有犯法情事地方官雖不能徑行審訊亦可將案內情節行知使臣查辦因公使人員無論享何

利益斷無令人隱忍受屈不向有司控訴之理一經控訴該地方官即可傳集人證據其口供以便向外國申

訴若情節於該國政務實有妨礙自不可強令其人民具供遇有財產爭執等事其辦法亦多相同如使臣隨

侍人等遇有欠債不還地方官即可查拿其人將伊署外寄存財物查抄備抵與本地人民無異惟不得牽連

公使也

凡事有干係公使以奉公使之命而行者是責歸公使地方官不得擅拘其人

法例多有論公使則且因不可拘執至於以物等項亦當有區

別不可設行查拿於公使不可檢有阻礙其公署當謹為保護一切無礙守之人均不得沾此利益

論正使管轄隨使人員之權

正使無審訊隨使人員以及本國人民之權而駐劄回國者皆由國君特授以此權焉守時使員與本國人民乘生機處權

者因城中之如法國公使羅尼歐札英京其團員因故殺本地人民一案該使

即請本國神會同審訊以大肆以此情節為現在各國所斷不能容者矣

現在東西兩洋奉教各國使臣若伊隨從人員無論在署內署外有犯法情事該正使之分所當懲者如左

一遇有隨從人員犯法在署內者即行拘執在署外者被地方查拿行知該國本署

一將案情事體全行立稿運用本地人證向地方各官索取

一查取本署人員所隱之證據

一將犯法之人解交本國以便審辦

一案內遇有未盡情節代本國法院函訪證據

使臣僅照以上各條辦法但不得將本署人員擅交地方官  
凡一切財產事宜若正使情甘經營亦無不可如屬員因遇有立約契字據等事正使可加以印信遇有病故者正使可執其遺書將伊一切財物查驗封存以免遺失不但屬員即本國人民僑居此地遇有事故正使亦當代為照料惟不得逾地方律法所定限制地方官因訟須取公署某以供詞者按現在新法應由總理大臣知照正使轉飭該員到案否則無庸正使參贊處理想行錄供送交亦無不可

#### 使臣遵守安民禁令

遇使臣一切爭端罪案尚不辭駐劄之國審訊至地方官約束更不能令其按照外國人民寄居其國即歸某國約束之例然使臣於一切安民定章自不可稍有違犯即如稽查署內不得存儲火藥等物恐有礙廣害及鄰近不可任聽本地人民在署署違例賭博等事更宜禁止隨使員役搬運違例貨物以及經營一切事業俱

本州人民有妨礙者使臣不但於年節賽會之日當恪遵安民定章即平時亦當遵守如某處禁止車輛行來等事駐札之國遇有慶事守公使等原應同其真摯以順人心而免彼此國稅之色至兩國接壤與此等事雖微敗當共慶孰長之時若均係友邦慶賀亦可以於局外因恐相和於此必致見其於彼矣  
遇隨使人員有違禁犯法情事被地方拘執者各國軍皆隨使公使不歸地方督轄之理送還正使

### 論使臣免稅

使臣公署不得據之屯兵亦不能令其損銀以資屯費如本地人民房產為公使租賃者自不能無故免稅若係彼國置買者視伊君主情面或可免其徵收此係格外情誼非其分當如是  
英法有三國使臣駐札地方  
札英京公署係該國君白置布京及土京各洲多有自置公署  
○法有兩國國定彼此概免徵收公署房產各項稅

各國定例居民皆當出納丁稅並隨帶貨物等稅以公使人員艱難一律徵收然自外國送來以供其日用如茶酒等物即不得援免蓋其稅非取之於公使乃取之於本物耳

自公使常川駐京之例隔各國雖任遣使之國供給費用而於此項稅課無不寬免無如奉行日久弊竇叢生故各國於寬稅之中不得不設法以防之查現在諸國多有定例將使臣到任自六個月至九個月之內所有運用一切物件概免繳稅以後每年限有定額若有應運之物合計稅銀已逾定額者公使宜將逾額應納之稅照數交納若查中無情弊亦鮮有徵收者至使臣駐劄英法諸國者其用物免稅每年並無定額而概行寬免但所運無論何物每次皆當知照總考訂取准單方許進關不如逾每年定額之例派需知照憑單而其貨物交實為較便至國稅惟正使豁免若參贊協理等員非署理公使之職不得援以為例

凡寄使臣各項物件有彼國印封者無論何人遞送稅關均不得拆驗至於查驗車輛於現在情形可無論因使臣或由鐵路往來然若使臣若有車輛而查驗實有礙其權利各國亦皆寬免天此知為某國公使若若檢驗

行蓋更爲不可惟城門稅與卡稅使臣當照數輸納不得援關稅豁免之例

經過提撥河渠等處有籌款修補以利往來而取資行旅者使臣亦當一律輸納使臣駐劄他國於同等公使所享利益之外不得另求優異者另有成約自當別論

### 論在使臣公署禮拜

使臣所奉之教異於駐劄之國者不能於同教使臣者內同行禮拜者即可在署自行建造教堂以便講經禮拜等事此事自三百年來西洋各國屢有成約然可否建造一雖彼國之君此國斷無卻之之理

普奧皇若蒙  
願第二九准

新教之人在京公行其教是時日耳曼聯邦各使駐劄奧京於署  
內設有私堂奧皇以既准公立公堂今特囑中私堂即行裁撤

除頭等使臣外另建教堂者實爲罕睹惟西洋奉教各國與土耳其巴巴里等國立約議定使臣領事等官皆得另建教堂毫無阻礙

普土京所設之天主堂內有二處領奧  
國使臣保護其餘與法蘭使臣保護

若所奉之教與所居之國不同而私行其體本屬自有之權故外國人民寄居此地亦可稍爲原諒不得因教之不同異視其人致妨其業至公行教禮須用教師辦理者則不得任便

公使署內設立私堂不可照大堂式  
備其風琴鐘磬等物概不應用更不  
遊街

或曰遣使他國禮拜誦經非職守之要務使臣所奉之教彼國尚未盛行地方亦無開教廟堂伊即心存誠敬不已足乎曰以常用駐劄之使不得講經禮拜祇存誠敬之心似未公允所幸者人心公正度量寬安足徵世風愈趨而愈上矣

公奉之教使臣有延請教師之權以及奉行教內一切禮儀然風行於署內不得行於署外若本國教禁止本地以及他國人民不得入署同禮拜亦無不可邇來人情益見寬安或因約准行或互相容諒有時任聽教

師在署外行其教禮甚至宮府亦有延請之者

正使卸任其准奉之教禮按例應行停止如係乞假暫離任所者其駐劄之國宮從寬准其屬員人等在署照常奉行今西洋各國遇正使任滿簡派屬員接替而駐劄之國仍准其在署行教禮者甚鮮

遇本國或駐劄之國君薨使臣例當卸任但未奉彼國撤任明文此國不可先行禁其教禮若民政之國則不

路此例民政國主薨近使臣暫行留任即不准其在署行教禮按現在情形殊欠允協

或問使臣眷屬所奉之教與使臣之教不同者該使可代伊眷屬在署另建教堂否愚按此事當視兩國和約本境民情與此國君意爲何如耳欲行建造諒無不准要之兩國若無另立章程則正使或爲己或爲隨從人等儘在該處與他國同等所享一切權利皆可

論使臣在路過之國所享各項權利

前言使臣在駐劄之國方享各項權利然行旌旌止道出他邦若竟視爲尋常客旅不顧使臣職守則亦謬矣

蓋既知爲某國使臣按照少法無論此國之君欲否例應照料其隨從人等以及車輛行李亦當力爲保護因

無論某國平民安然過境尚不可稍有阻撓况他國大臣奉君命而行辦君國大事者乎故侮慢某國過境使臣卽爲侮慢某國凌虐某國使臣卽爲妨礙天下通德之國

昔有法國使臣道出義大利

是時義大利

被殺旋查係該國職官主使法國請該國治罪未允於是興兵討之

可知使臣安然過境慎勿輕爲陷害也

發氏云使臣轉任便過境之利有礙爲不職情事或疑其前在某國謀

害我國或與我敵暗通密信或與我國更圖新敵誠可禁止過境不得有凌辱陷害之事倘無顯明當禁之故亦可加意防範以遏亂萌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美國特派公使各處領事前往日國或使往法國之入費此過法國時欲在法京休息數日而法國不允蓋曰公使如欲過水國之境前往日國水

國歲不重稅但居住與籍過不同視此人輩行不誠誠恐生事功本國既有管轄地方之責不能聽其居住  
再伊等係我國之人今入其國無妨於我國之命則我威權若平既可也恐按使臣並與各國商亦不招與如  
民平

使臣任便逃匿原在兩國和好之時有一經失和則不能仍聽其使故我國未便徵更照不但不准其入境

並可拘執其人一千七百四十四年英使來前住國西道出與境被俄國囚禁和英領事亦被囚

凡使臣之行行李等物若不隨身不得因借道他國運有貨稅之想其間有免稅者或兩國互有此約或彼國爲

我屬國則可免不得援爲定例

昔有彼國使臣或適境或僑居而此國即供其一切費用者今則西洋奉教各國盡除此例惟巴巴里里回回等

國使臣偶來歐洲仍照此例俟待近年以來日本暹羅通使皆往歐州各國係由駐札之國供其需用

### 論通使禮節

丁建良

### 論禮節分類

天下各關於衣冠禮節莫不立有定誦以辨尊卑在蠻夷尚有尊上極長之禮則文教盛行之邦其職分尊卑  
豈可無衣冠禮節以辨異乎夫禮節如雲妙機器機器有軸以運行不紊有輪以旋轉不停故免遊裂之虞在  
禮節不但見之於語言並形之於筆墨而號令之能行亦莫不賴乎禮進退之閒有禮以免受侮語言之際有  
禮以免招尤總之禮爲合宜之要鍵也今按照使臣之等級職守以及所享之利益與現定通行往來之處略  
載於左

一使臣與彼國君主及宗親往來禮節

一使臣按照等級互相往來禮節詳載下節因禮節之閒有關於使臣權利之處

聖主之寶 三 卷 一 五 洋務五



一使臣往來文件程式 詳載原書第二編第一章  
內此書亦有略述之處

一國君親王公使及領事等官或海口登舟或律面相遇禮節

### 論接級待使之禮

自使會日繁並有常川駐京者於是通使禮節陸續漸增後因強弱各國皆遣使於威司教里蘭立和約禮節始定

各國之君位不齊使臣之等級不一以及條約章程不能皆同是以通使禮節難以一律 兩國向無尊卑之序  
即當交以平行之禮

其互異之處此書不能細述惟於各國現在通行之禮擇其要者有一觀之以備查考

一國君接待使臣之禮不可有減於通行常禮因接待之禮有關君國體制其禮不足恐鄰於怠慢甚至因情節之輕重而疑有意侮辱者

一接待使臣厚薄之處或由君主本心或因按照條約或因遵守成規但不得於他國使臣權利有礙以致藉為口實 天下無偏國國禮者故接見使臣一切禮節必須合宜既不得其禮又不  
顧其情至於格外之優待亦宜一視同仁不可偏枯以死禮成禮之繁

至外國使臣因相持禮節彼此爭辯我國不必過問 昔各王國使臣來京使臣與使臣爭持禮節之事  
使臣與使臣爭持禮節之事

### 論推尊禮讓之國

德臣等級上文業已論及然遇兩國或教國有會商事件不能定議同請某國調處某國所遣之使雖卑彼國之使雖尊仍當讓調處使臣位列在前

論使臣會晤次序

各國使臣因公會晤其位之上下以中爲尊右次之左又次之遇有朝會大祭等禮皆以位尊者居中若氣質而行即按等級自中分左右以次而列仍以右爲上若不在行禮之列惟在位旁觀如看劇聽經等事亦復如此一人或行或坐以右爲上

左爲上  
右爲上

使臣因公會晤其次序之先後不可過於拘泥否則一有不合卽生爭競以予觀之莫如不拘次序之爲妙也各國使臣遇有會議筵宴等事如棹椅四面環坐無論廳堂如何方向以面向大門或窗牖位居中者爲首座屋門則不論在座之左右總以不背門爲正若限於地勢不能如是安放卽以右臨戶扁位居中者爲首座右爲兩座左爲三座一之次爲四座三之次爲五座餘可類推總之不論坐立以右爲尊

前後排列其次序不一有以前行者爲首位有以末行者爲首位因人數以定次序如一人以前行者爲首位三人以中爲首位前者次之後者又次之四人以前行者爲末位次爲二位三爲首位四爲三位五人以首行者爲四位次爲三位中爲首位四爲四位五爲末位

橫行排列有以右爲首位者有以左爲首位者並有次序互相間隔者如一人以右爲首位三人以中爲首位右次之左又次之四人以右爲首位餘皆以次而推五人以右之首位爲四位次爲一位三爲首位四爲三位五爲末位餘皆準此

兩國或均屬平行或尊卑未定遇使臣因公會晤其次序之先後恐致爭執則有調處排列之法或將該使臣等所居之位皆作爲首位或彼此輪流居首或按各國君主年齒或按在位所歷年數或將該使臣等簡派與到任之先後而定或製簽皆可

一千七百九十年丹波爾國君主在布京  
會晤是時備製簽以定其次序先後

使臣遇他國使臣同等之使前來本署拜謁不論兩國君位尊卑皆當按實主之理延之上座至三等公使拜謁一等者亦當按實主接待惟二三等公使拜謁頭等公使不得授以爲例一下八百十四年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一千八百九十年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千九百零一年一千九百零三年一千九百零五年一千九百零七年一千九百零九年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一千九百一十三年一千九百一十五年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一千九百四十七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一千九百五十三年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一千九百五十九年一千九百六十一年一千九百六十三年一千九百六十五年一千九百六十七年一千九百六十九年一千九百七十一年一千九百七十三年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一千九百八十一年一千九百八十三年一千九百八十五年一千九百八十七年一千九百八十九年一千九百九十年一千九百九十二年一千九百九十四年一千九百九十六年一千九百九十八年一千九百九十九年

### 論使臣與職爵宗親次序

因公會晤使臣與地方職爵位次或按彼此等級兩國情誼以及回來成案而定昔帝王之使前往隨侯之國國君禮居首位者有之因位次而爭執者亦有之今則絕無如此推讓者

按通行常例國君子弟位列公使之先其餘宗親尚無定制

本地各項職官前往公使署內與數國公使會晤除頭等公使外無論何等皆讓本地職官位列在先與辦公使遞位於總理大臣而已至公使前往本地職官住宅與本地大臣會晤除總理大臣外無論何等職官皆讓公使位列在先

### 論接待使臣並使臣朝覲之禮

因使臣之等級不一各國之條約不同風俗亦異於是接待公使之禮亦各懸殊今就現在通行之例論之

公使一經行抵任所即當聲明該國總理大臣若頭等公使可委本署參贊前往報到投遞副本國書請示朝覲時日至二等公使亦可委之參贊但正使行文知照總理大臣請示朝覲時日者居多使臣報到寺事官經辦章辦理而總理大臣委已照覆後國君即准其朝覲費頭等公使親見國君左右排列儀仗甚盛現在陸士

呈遞總理大臣其禮節以及指示呈遞文據時日等事均與二三等公使無異

至如何朝親或在公朝或在私朝當按照兩國意見並向來定章而行

使臣非必俟見國君之後力此指印任事者先行私見禮節數月始補行

員之禮者然遇與大體特遣頭等公使往往有特命

頭等公使到任卸任朝見國君之禮西洋大國雖不皆同今就其所同者略述之

朝見則期帶見大臣率領大馬官車前往使臣公署隨正使先升帶見大臣同坐該使自備之車空隨於後其

隨使人員皆自備車輛相隨迨至宮門有武弁人等執刀擊鼓列隊迎接進正門升王階御前大臣出迎帶見

大臣前引行至殿內國君或坐或立旁列王公大臣正使與隨使人員進行三鞠躬禮國君立命正使坐正使

坐誦陳詞國舉參贊捧進國書正使呈遞國君國君接而授之總理大臣國君復爾答詞使臣仍三鞠躬退出

自一千八百五十年間法國始特立帶領公使

觀見大臣之禮以前均係內大臣兼帶此事

有將正使隨送回者有隨往拜見小君儲貳以及懿親後方送該使回署者

在日新巴尼亞等三四國使臣親見君后或以吻親君后之手爲禮

國君無躬親答拜之例皆令總理大臣前往其餘或親往或遣人代往向無定章

朝親之後使臣方得任事而享一切權利

查土耳其定例凡二等使臣朝親先將國書呈遞家宰次遞國君至辦事大臣祇拜謝家宰呈遞文憑而已

待使臣妻室之禮按使臣等級而論惟頭等公使夫人面君君方賜座遇有慶賀之事頭等公使可隨國君主

后前來木署但非大典不可輕有此舉

### 論私朝接見使臣之例

頭二等公使國君可在私朝接見至接見二等在私朝之時居多其一切禮儀較上文所載更爲簡便國君不

禮正殿使臣燕隨從執事君或獨立或隨總理大臣伴駕使臣行常禮將所奉之國書呈上其副本例應隨求  
見信訖先爲呈遞

接見三等公使之禮 即駐紮 不但各國不同並視彼此之情誼而定

使臣於到任卸任除例應朝見外遇有緊要事件如伊君發給手書寶星以及慰問信函令其面呈彼國之主

亦可特爲謁見 國君有於公使謁見之外該  
初復行接見者如元旦等日

論使臣互拜之禮

使臣到任之後雖於未經朝見之先業已私拜各國使臣然既經朝見應當再爲官拜至如何拜錫須遵照常  
例彼此等級而行若未經有此拜謁則使臣不自以爲公然接任

頭等公使朝見之後卽將接見日期或外服或便服自行知照各國公使總理大臣亦將該使臣接見本地官  
紳日期或之邸抄屈期往拜者由掌禮大員帶見

頭等公使除彼此另有情誼不計外有不便拜 三等者祇投名刺而已 二三等公使則異是無論何等凡  
在本地各國使臣皆應親往拜謁

使臣之妻亦同此例頭等公使之妻准先拜他國頭等公使以及總理大臣之妻而已伊亦當選爲答拜禮 一  
三等公使之妻應先拜頭等

昔有大國 一等公使抵任不欲先拜四等者因而互相爭執不一而足今則除頭等外無論何等公使一經到  
任皆應先拜各等公使再本地大憲與各國公使因拜謁之先後亦間有爭執者此等情事應以遵照常例爲

要

各國禮節既多不同，臣抵任後可將如何朝拜拜謁之處詢諸前路，以便奉行。否則一有不展，愆尤難免。

### 論尊稱使臣之例

凡與頭等公使往來言語信函，除國君外皆以愛克塞耶司譯音頭等之意稱之。至二等使臣本不膺此尊稱，惟兼本國文職者，其總之銜方可查西洋各國御前大臣、部院水尚書、陸提督以及文武大憲等職皆同此尊。等公使亦以此稱之者，非視其本職乃視其銜而呼之耳。

### 論尊取使臣之禮

查使臣駐京之例未開，凡頭等公使到京以及沿途接待與友邦之君親臨無異。今則除土耳其、暹羅等公使外其餘若接待者甚鮮，至郊迎使臣護送進京之禮久已廢棄。惟航海而來守口衛所放礮以為示敬之儀

詳見水師禮節之內

頭等公使與教皇使臣專享禮節有二：乘坐六馬輕車一也，武弁列隊迎接二也。公署可設華蓋三也。頭等公使等事

若使臣向懸國君之像大小與本體相若，懸於殿前，殿前與殿後及使臣居住時，挂見官與懸立於華蓋之間，以免遮擋行像。

總之使臣駐劄他國不得於同等公使所享禮節之外另求優異，如兩國立有成約另當別論。

小國接待大國使臣往往格外從優者有之，甚至大國待二等公使不如小國待三等之禮，咸也。遇國家慶賀大典，其公使位次僅遜於親王王妃公主等，無論何等使臣皆當延請至各等參贊，按常例亦莫不折柬而約。

實以事大臣及參贊之夫人，原不帶見國君，爾來亦罕見矣。

### 論賞賜使臣職銜禮物

使臣既久駐該國，取委辦緊要事件，諸臻妥善，咸奉命來行慶弔，其返節旋國，君率有賞賜以示嘉獎，咸賞



任內一切事宜皆當盡心辦理不可稍涉怠忽亦不得顧全自己總以永敦和好爲念如兩國有懷疑之處須設法解之彼國以我國有違理之處當爲辨明之彼國有非理之處亦宜宛轉言之以昭名正內則外柔之義

茲事關繫變斷不可稍涉柔需以技本國失利交接之間當令人欲佩不可致人侮慢

使臣欲成其事必先取信於人雖交接各有心意必相讓相與不可善以欺詐若彼此猜疑實於公事大有妨礙即兩國遇有不甚浹洽亦當倍加謹慎毋失儀於彼國君王

彼國有塵帛大事宜情文兼至至彼地教規及各等禮節亦宜慎重以協輿情凡彼國良辰吉日有何禮節若

於公事無礙不妨隨俗同樂以辨兩國之情而免隔閡之弊

彼國情形宜隨時體察辦委之際若可變通亦當因時制宜不可拘守成例其中若有私於本國之事即取其

利歸於本國彼國國會於新銀成論政務須因文考義以便洞悉一切彼國執政大臣便有弊端亦須察其勝

負凡有權勢之人宜設法交接

訪問事情須加意謹慎以免招人之疑尤不可使人厭棄倘彼國別有一黨其議政與朝廷不合切不可與之

同謀如有人誘毀朝廷及抗拒上司等情亦不啻面從

昔者教皇公使使法國主教抗違國家一案法國總理大臣致書於駐法羅馬本國公使內稱教皇公使以此

任意妄爲肆

屬有難職守

探問事情不可令人觀感恐不吐實如彼國議政黨有機密要事是宜置若罔聞至遇事應召干預由使臣自

行定奪然遇有謀害本國之事以及違約等情即當查辦但遇事不可倉皇辦事尤不可分迫

或問使臣可用詭計否曰遇難辦事必須持守堅定如他人以計相欺亦宜以計應之譬如敵人掘壕道以攻

城我以隱道破之又如將帥出征必設埋伏則使臣以計破計何過之有然所練之臣鮮有用詭計者設有以

作勢五



計加害亦能防範但不肯用詭計以陷人耳況委使品器既高辦事必正豈肯用詭計以自貶耶董秉性忠直之人措施必有成效專用詭計之輩經營終屬徒勞

各國政務互有聯屬使臣雖處一方亦當悉國其政幸各國均有本國使臣駐劄應由本國總署將往來公文抄錄送閱若本國不及錄送則宜於本國各使互通音信以達各國政事

使臣雖不必博鴻儒之名亦當留心實學既廣見聞亦庶岑寂欲知彼國情形須讀其史記詩文訪查彼地土產機巧造作以及軍旅之事見聞既多而又不自炫耀則人自不敢輕視立日記簿每日見聞之事俱登入簿以備查閱每歲報留空白以備增補

### 論使臣處世之道

公使與人相處實乎無我一舉一動小心謹慎惟恐稍不合宜尤當純任自然穩固不至撼動遇事以和平沈靜處之不可任氣蓋任氣之人激之易動觸柔懦之人搖之易搖耳言語之間尤宜謹慎往往因一言之失一年之功盡棄可不慎歟與人會晤當不動聲色不可使喜怒達於面目如雨暘之現於陰晴表若一切事宜果能頹頹旁遊察真偽而悉情形庶不至臨事受人蒙蔽

使臣欲人欽佩本應自滿蓋君子尊而彌謙則人益敬之若小人滿而招損則人必鄙之遇事須量力而行不得恃才而往各國之人每因外國使臣探聽國政必多未便若知臣間秘密之事遂自辭詞恣情形而肆其夸張豈不益于忌諱辦理公務有得力之處亦當處己謙退不得喜人推尊豈雖有實績亦不得務聲名也所以學問極其宏通不宜盡情暴露才識極其卓越不可令人咸知則人之稱道者自不約而同矣

諺云兵無餉必散使然智必敗言智者宜通權達變相機而動也智為使臣之準的如指南針為行路之先導

或問智因何而主曰天姿穎悟加以敏達凡事用心研究終必志氣如神耳愚而自用者往往於此節之問自作聰明意更張智者則恪守成規而已教化隆盛之時人皆遵禮因賦性不同志趣亦異必齊之以禮始免相欺之弊况好禮厚非詐僞內有遠讓之心即外有莊敬之禮狂放之人每發一言聲若迅雷傳聞人未之聞也智者不然一啓齒間彼此即能會意此言者未畢其詞而聽者已達其旨矣

使臣恪守成禮固堪嘉尚然亦不必過於拘泥蓋中心既有遠徯外尚必形舒泰真才無俟粉飾如美妾無飾點染也清云爲儂不在衣鉢舊人無真才雖加意裝飾一望而知其底蘊矣

使臣衣冠必須整肅以免人之哂笑若衣式更換亦毋庸過趨時樣

秦西服制各國雖大同小異而時有少異使不必盡從俗也

使臣貴有辯才以及雜學無論所遇何人均能與之接談若所接之人肄業不同宜舉其所知之事而談之遇辦公之人不必逞其口技至於筵席之間言貴巧而不貴多說出語恰當應對如流而措詞必須慎慮不可聽人之過亦不得以利口傷人以免招人憤恨

英國有諺曰若一日同公使某處極望乃謂該使曰予聞有公使者被我國通使極權正在此耳公使極望曰若時之公使始

不佩

朝服

使臣當於同寅各官結納數人以爲親近之交蓋互相觀摩各有取益是宜推誠相與情意相投交友貴乎親近而擇友尤貴乎詳慎也況一署內之官吏諳練者爲數無幾一都中之使臣知機者亦屬寥寥擇其熟悉公事者而友之最爲緊要與他友相交亦當善爲接待不分畛域兩國利害相背非指駐札之國則使臣之交情斷難甚厚昔威爾與鄰邦相交會云近鄰不如遠鄰蓋言無所爭也他臣之交友大概類此交友若多則詢問事情自易遇人探聽機密事件固當秘而不宣儻友以事來訪者無妨礙亦宜據實直陳我既告之在先新報傳之於後則友中懷感激而以我未知之事酬之

使臣須善爲酬應不得一味儉嗇更不可欠情不還庶免人之輕視使臣雖實感交亦須量力而爲況皆酒嘉設不過令人稱讚其實友之親近不以微遂而加厚也

使臣宜以聲名廉恥爲重勿賭勿淫至於威爾之優女慎勿親近庶可自遠禍端

論使臣有管轄本國人民之

使臣駐劄外邦有保護本國人民之責其隨員人等亦歸使臣管轄至本國之人其能否歸使臣管轄須視駐劄之國律例而定然現在各國情形無論和約所定若何擬准駐劄公使之權可及本國人民遇有死生嫁娶等事向由使臣註冊存案如該人民欲立合同字樣遣人代辦事情或分產業抑或身故遺產指歸何人各等情亦由該人民呈報本國公使蓋印爲証

公使委派司庫監給此等文件往往有之

發給護照一事亦歸使臣指掌查護照之設原爲遣我帶照之人保何國之民如本國人請發護照使臣即當照例發給至地方人民欲到公使本國應由地方官給照由使臣查驗蓋印然使臣駐劄某國不應發給某國人民護照除使臣遣某國之人寄信及服役雇工向准給照外其餘地方人民一髮不准發給護照但現在情形與往昔稍異即如護照一節從前甚嚴今則漸就廢弛矣

遇有本國人民受人欺壓凌虐地方官不肯查辦抑或偏袒地方人民應由使臣設法保護代伸屈抑若因錢財細故彼此爭訟使臣即不必干預倘事關大局並牽連國公法之理使臣雖未奉命亦當料理如有違約等情更宜趕速查辦

本國之人因私事與人不和而求護庇其事與大局無干斷願否保護由使臣自行裁處蓋地方官既有管轄範圍之責使臣豈可任意多事若越俎干預公事則違理已甚而不足取信於人

地方官須辦之事無論大小應請總督轉飭辦理不得自行知照更不得阻撓地方官審辦案件如查其審斷不公宜請總理大臣飭令覆審如該國添設新例與條約不符或擅改條約本意使臣即當照會總理大臣將此條例暫停以候更訂使臣既有保護本國人民之責即宜不時稽查如該人民有冒犯國法者干國政事情或一切行宜有傷國體以及滋生事端使臣即當預為申斥蓋此等不守分之輩若經地方官查出必然懲辦使臣雖欲保護亦難保也

### 論使臣奏報本國事件

使臣駐劄外國不惟盡心公務且宜廣詢博訪據所見聞隨時奏報本國其所辦事件固當將緊要關鍵詳細具奏即事之有益於公務者亦宜聲明且近來各國友誼敦篤貿易繁盛彼此休戚相關使臣僅就見聞所及奏報節節無遺漏若聞有利國便民之事即當速為入奏以便本國舉行而整理內治推廣外交均獲裨益使臣尤當留意者如彼國兵勢強弱軍械是否精工軍威是否振作通商情形船隻數目工藝若何有何製造新法庫幣充裕否地丁錢糧若干江海市鎮若何險要堅固否信局辦法若何運河若干道鐵路若干條武庫所存軍械若何尚有多事不及備載

使臣應奏事件不但關係該國之事即該國議論別國之事是何意見使臣亦當入告本國以便揆度其事若所奏事件頭緒紛繁當將總節開列疏內其詳細情形另繕節略隨疏呈遞如國君無暇細覽看奏疏亦可知其梗概近來使臣奏事往往抄錄新報附入疏內若幹練之臣不屑為之然新報亦多可採如有關係最事不甚明悉之處使臣當於入奏時細為分晰以免本國遊疑與其將無稽之言入告莫若無所奏聞

使臣奏事當料風聞之事與條鑿之事分別註明遇有要事必須詳細奏報以便本國權其輕重倘所奏未能

確實一經查出開當自行檢舉並行更正

遇有新刊書籍所載之事於本國公事有礙或聞該地方眾望紳耆議論公事亦可採擇入奏所奏事件往往有難於明言者或恐觸國君之怒或恐兩國之好然使臣營謀實自陳其詞不涉於嫌疑方不負委任亦不可因事避耳遂又備之

總之使臣奏事實乎其實不得遺漏恐於公事有礙使臣既受委任即當矢慎矢勤以盡其職使臣奏事恆有兩難一則恐其不實不盡一則恐其揚厲張揚均當詳細研究再行入奏若遺次奏報則後來追悔無及使臣預料事情須留有餘地步不可言之太過庶免言之不驗耳

論使臣商談公事

使臣商談公事向無一定規模惟熟諳公務才學特出並博聞廣見之員方可勝任

頭等公使親見國君回談公事者有之各差使臣亦間有之然遇有商辦事件仍須會同總理大臣辦理不能與國君面議了結法雖選被而使臣可以有思維之暇而免倉卒之誤所謂聖恩乃與布俄三國之計於一千九百十五年在此例按國內所載雖非指國與國事務之通既多含混之詞亦才必守之在巴里會晤而議則立不約則照行與西均廷共使七使來石臣謹守與否亦詳實稱其與常約通商可知若與使臣暢談不便商議公事談恐一言既出不克挽回是以遇有公事必由總理大臣辦理而國君親其勳勞若有造次應允之處即可密諭如國君另有辦法臨時再行傳知故國君與使臣面談雖於公務有益而不能作為公議仍由總理大臣詳為商酌

議立條約之時雖經國君批准如未由總理大臣畫押則不足以昭信守此事不獨君權有限之國為然即君機無阻之國亦如是



過之允從是強也非議也夫商之事件於關鍵之大小輕重須先期詳爲籌畫了然於心則大節既得小者可毋庸探索或者意中有事貼伴議他事以探彼之意見如醫家診脈以探病勢即知其性情則所請之事是否有成不難預料即所議未成使臣亦不可懈志如彼國所議有忽出意外者使臣亦不必驚駭蓋靜心以待究有以鄙之也

事雖求利本國然亦不可固執不顧所請若未能辦得須通融辦理先以小節讓之而令彼視爲大惠則友誼漸篤

總理大臣與外國公使商議事件往往以未議以前開列條目以便逐款商議國君面議亦應如此使臣欲以所議要事奏閱本國可將疏稿向總理大臣簡讀以正其是否有訛至數國會議須將所議之事繕寫節略一紙各同書押存案遇此等事使臣當倍加慎重斟酌字酌以免遺次而顧考成如某公使懷疑則不可於節略畫押或用信函說帖日記等式開列其事則關係較輕

事如果品亦符其熟而後取之但不可遊疑不決坐失事機辦公之法貴乎謙退不可妄出大言亦不得以勢相逼致觸彼怒非惟於事無濟而亦易舉難端良將能設辭攻敵而不悖於義良使能議事圖成而不涉於妄輕云母謹此之謂也

#### 論從中調處之例

兩國有不協之處往往請友國從中調處其調處之法有三

一凡兩國或向無交際而欲通往來或曾經離讓而復欲令商賈請友國與助代爲我詞如兩國未嘗交國之情前來調處效勞亦無不可誠爲通其往來而已





開會首日須公舉掌會大臣如會所設於某國每舉該國正使爲掌會大臣若有調處之國則舉此國正使掌會復由掌會大臣保薦一員作爲掌書以司記載於是衆大臣各將所奉全權字據公同校閱查核均屬妥當卽由掌會大臣將會議緣由略陳梗概

昔者各國會議往往因酬應龐大及行坐次序互起爭端是以必須預爲言明以息爭競一千七百十三年各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會議於艾克司二次會議亦因事大序致起爭端略談公事乃開此次不分程序以杜端

近來各屬情形雖不以虛文爲重而於某大臣可以開議某大臣可以收議及致詞等情最爲慎重其開議之責或歸掌會大臣或授於調處大臣抑或由各大臣輪流致詞必須預爲商定然現在常例各國公使皆准將關係本國事件輪流陳述立法甚善於理亦公其可言而退縮不言者實屬咎無可辭

會議禮節既定卽當開議如會議之國較多事件紛繁應將各大臣所陳之事繕寫節略公同畫押以便存記各大臣並應逐件照錄呈遞本國

往往應議事件繁多而分屬不一非一人所能專司必須某國簡派大臣數員分理其事則當和衷共濟俾得迅速辦事至於奏報本國或果與會同會銜具奏或意見不合各抒己見皆可

各國舉行會議原因往返函商需時不如面商妥速一俟各大臣商議妥協卽行繕寫節略如意見不合未能議定亦應將彼此意見開載節略之內其節略須俟對讀後由各大臣查閱相符並無舛錯再照所擬次序公同畫押以昭憑信凡緊要語言須開列節略之內其無關緊要者毋庸開載務期簡而易明以免敷衍之弊

會議既經完竣該公使等宜將所定各節立定條約如事件不一難以畫併則立條約數本而另立專條以聯絡之諸國會議往往因事件繁多分爲數約一併附入總約並立專條聲明列入各條亦如條約一體遵守如左

會議之時有公使一二人私議事件不請各國使臣共議則此議不爲公議

公使若倚仗國勢辦事專權擅行議事不請各國使臣同議以及將私議之事混入公議之內各等情弊爲使臣者一經聞知當即斥駁並聲明日後如因此私議貽誤大局我國不任其咎若聽其舞弊不即斥駁是默許之矣

會議之時當有大國專權擅行主持若不力爲斥駁則該國之私議成爲公舉此等陋習殊堪痛恨

一千八百一十四年

小國議立條約大國必條件保探其意見係爲干預國政挾制弱小此等惡習不可不嚴爲防範

論使臣升降解任等情

丁禮良

論使臣解任事宜

使臣解任之故共有七端

一差期已滿即應交卸回國毋庸領本國諭旨其署任公使遇正使到任亦當如是

一出使若專爲應弔等典或專辦某事一俟其事成或敗應行回國奏明

一使臣奉命調回本國者當即交卸起程

一本國之君或駕崩或退位

因計因誤調補勢家至新正退位者應使臣例應解任如彼國之君或駕崩或退位亦宜一體辦理按本國之君駕崩使臣原應另遞文憑惟新君即位例應致書於彼國其國書如詳及仍留

該使則不必另遞文憑再彼國之君駕崩使臣理宜另授文憑如該使勢必留任則兩國交涉事件姑照常辦理遇有未完外議不必停止而仍候本國施行

一彼國若干犯公法侮慢使臣或有重大事故則當酌度情形解任回國

一使臣不知自愛擾亂國政干犯法禁或伊本國有違理之處則彼國可以發給護照令該使回國並勒限出境不准逗留如情節甚重即派兵押解出境惟無論何故均不得拘執鎖拿更不得戕害其身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法駐英公使德威爾公使爲官民所共憤或謂能官恐難成事端當即獲送其地出境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法駐英公使德威爾公使爲官民所共憤或謂能官恐難成事端當即獲送其地出境

一使臣遇有升降亦宜解任

以上諸條係使臣解任之故但使臣解任後尙未出境則於其便利寬假之處均不可缺少

### 論使臣奉調回國應行事宜

兩國遇有不協之處使臣因而解任者有之但應否親君陸辭或俟本國諭旨到日再行起程應由使臣酌度情形隨機辦理使臣應候諭旨之處有一

一使臣承辦某事或已經辦成或未能辦成應候諭旨再行起程

一本國欲讓使臣回國若非因兩國不協必當致書彼國國君

使臣原辭應行禮節當照上任禮節辦理但諸親國君應由總理大臣代爲奏請並將諭旨副本一併送閱其原文則由該使向遞國君並誦陳詞其親君告辭往往私宮接見不在公朝

如奉命講和時不在任所或因新及各等事故未能親君按例可專摺辭行附以本國諭旨其摺須由總理大

臣代遞國君有時密書於該使之國褒獎該使其書應由駐劄彼國之使臣呈遞  
使臣尚未離任而新使已到如係一三二等公使則舊使於親君辭行時便可帶領新使  
理則帶見總理大臣而已

### 論使臣升降補遺及著缺事宜

遇有關係重大事件原宜特派頭等大員前往辦理若本國有使臣駐劄彼國亦可賞加官銜派充此差給  
國書以昭憑信一俟差竣即當歸復原職如本國賞給督授亦應另遞國書

使臣加級之故共有兩端如馬彼  
國駐劄大員前往

君委使臣遞送國書  
國書由使臣作使事

有因頭二等外使需費浩繁降為三四等公使者或另給文憑呈遞彼國但近來此事罕見

使臣如賞給頭等公使尤宜獎差即應照頭等公使之禮接待但該使一經差竣即當歸復原職不准仍邀頭  
等優待

使臣若係專派暫著任滿時毋庸呈遞調回國書若以參贊暫著者則任滿仍復參贊之職無須文憑以供職不  
無須國書以解任

### 論使臣在任病故事宜

使臣死後必須妥為棺殮其殯葬事宜當照品位辦理如該故員曾有遺言不欲厚葬亦宜隨其志至教規前  
經等事可否奉行應視彼國法律風俗辦理如該故員家屬願扶柩回籍可聽其便不得禁阻

其著中所存公文書件應由參贊查點開單封鎖蓋印若無參贊請友國公使封鎖鈐蓋友國印信並開清單  
一三分及寫立字據以憑查核俟新使到任其公文由某員封鎖即由某員隨同開拆亦當寫立字據以昭憑

信通使臣在該國領事館或法領事館由總理大臣派員巡查有辦公文等件由來其駐封領至兩封  
信之期亦由來其國往來封若有公文等件該員家屬即當交來或查教以便存庫而立收條爲憑  
該處地方官原不准干預著中之事若署中無差費亦無友國公使駐劄彼國則地方官應將公文封緘以免  
遺失

該故員有無遺命其所遺一切物件應歸何人領受當照伊本國律例辦理如承繼之人欲將家屬等物帶回  
本國可聽其便不得扣留繳稅至該故員在彼國所遺地產房屋當照地方法律承領此各國通行之例也如  
該故員係彼國之人其遺產應如何辦理尚無定章在日耳曼諸國屢因此節互起爭端

按例使臣或因病出缺或因他故出缺其一切權利隨即停止然各國於使臣之眷屬及隨員人等暫給寬免  
之處與該使生前無異其他職官病故亦同此例

新任公使未到以前署中日行事件即責成參贊代辦

### 論各國往來禮節

論禮節緣由

丁禮良

按公法凡自主之國俱用平行之禮雖屬勢強弱不一其權利並無參差則均有自主之禮也故無論何國應  
以國體爲重而遇有屈抑藐視等情均應一儆伸意以昭平允但各國威勢不同嗣君稱號亦異而其所據之  
權與所行之禮亦各有益別

查古時教皇及日耳曼皇原有封王之權而令他國以下禮事之嗣因不洽輿情經各國改立新制則雖君不  
論稱號尊卑俱用平行之禮

如某國君增其稱號別號是不認之均聽其便

一千七百一十年前耶丁番侯收稱王國改國名曰布魯斯新日  
耳曼皇外無有誌之者至羅馬教皇逾八十年始認之○日

女主義禮節於一千八百三十年定議年三歲後日皇三歲初不認之逾十八年始  
認之及蘇聯王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改定意大利王與日耳曼諸邦久未認之

兩國本原平行而某國願將其平行之權推讓彼國亦無不可故此國與彼國親善友誼於禮節之間偶自推  
尊其尊卑典禮或載明文或係默許久遂成例而不可變

### 論國君典禮

俄國稱帝非自古也因國勢日強遂稱皇帝此外日沙利滿唐宗時稱帝王納波倫拿破崙稱帝千餘年來歐洲惟  
有日耳曼稱帝蓋能統諸侯而承羅馬古皇之業也夫泰西視帝之尊於王者因羅馬歷代稱帝威震天下各  
國欽服耳中古之君有時不稱皇帝仍稱其國稱皇帝以見挾制欺侮等弊即如俄國在沙利滿以前  
現在國君不論稱號俱用平行之禮其稱帝者亦無格外典禮况國君典禮非止王者有之凡諸侯之國與民  
政之邦亦應一體享受如海斯諸侯公及瑞士國民政是也注皇那波倫第三登極之初  
其享君禮之國利益有四

一較他國特尊

一可派頭等公使

一國君登極大婚典禮及朝賀之時可帶冕旒惟帝王能冠冕旒  
及民政國主不與焉

### 論國君尊卑次序

國君位若較尊其外派公使遇各國使臣會議使臣應居首位議立條約則該使首先畫押若國君相會其坐  
位次序亦應如此昔奧皇大會定交此畫押俱以字母為準如國名之  
首字在前畫押亦列在前如此辦理不致復起爭端



但平行之禮惟享君禮之例有之而儲侯之例則享君禮仍讓帝王之國居先

昔民政之邦如威尼司荷蘭瑞士丹瓦等國亦皆享君禮而讓於帝王但現在民政大國雖小讓位於帝王之國而無不認其為平行也

國君之次序原因國之尊卑而定故民政之國改為君主之國或君主之國改為民政之國其尊卑次序仍無變更

自主之國辦理交涉事件原以平行為本

此論起于瑪賓古司大編阿多羅編

間有數國立約畫押懸互列於首位於所存之本以照平行然惟享君禮之國能仿此例一千八百五十年法奧押互相居先○普土耳其自聯奧日耳曼島平行至一千七百十八年始蒙日耳曼島允准○一千七百七十年土奧公使之役○現在歐洲各國公使駐札土奧俄德

又有以法國字母次序為率者茲字母如某國國名之首字在前其畫押即在先

英法字樣皆同

歐洲各國之君彼此結親數百年來獨成一家且交涉事務日增派有公使常川駐劄遇國家大典每有遣使往行慶弔等禮者遂成常例

如遇新君即位大婚典禮皇子與公主誕生之受洗諸人作代交代母

國君之子女受洗不請某人而以某邦國作代交代母者往往有之

及駕崩成服國君宗親遊歷鄰邦如何接待均有成案可循

國：互山拜以禮節過多而費用極大故禮節而行以免積累實為兩便且該國請作代交代者必遵

大臣代

遇有前項事故或致書通問或由駐劄彼國使臣公達抑或特遣使臣前往呈遞國書均屬其便然遇有國君



即位典禮例遣大臣前往朝賀以盡禮儀

國君彼此饋送禮物贈佩寶星以敦友誼或由駐劄彼國使臣達之或特遣使臣皆可歐洲各國每派公使往  
札士國必帶有禮物以  
饋送土君及親其大臣然禮儀三國不遵此例○昔航海諸邦咸年送禮於巴巴里國  
者非進貢也乃其保衛商民之意一千八百三十年法國攻取阿耳耳以發此禮送禮

### 論水師禮節

丁禮良

論水師接待國君親王以及各等公使之禮

遇國君親王以及頭等公使乘船遊行其所過口岸衛所皆當放礮為禮屆時船主遣員會同鎮守礮臺將帥  
或地方大憲預為面議如何行禮

施放礮數皆以單數為率惟迎接國君親王為曠典礮聲向無定額且國君無答禮之例

親王以及各等公使所乘船隻當立即放礮以為答敬進口後互相施放以示尊敬旗號之意其礮聲之多寡

按照管船武弁等級而定至登岸復行放礮其多寡按照各國定章

各等公使航海赴任其所乘之船俟到彼國登岸時方為放礮送行若經過某口暫行停泊登岸者則無是禮

各國水師禮節此書難以細述謹就法國於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所定之例而論

公使登船無論赴任回國若係頭等公使其船即放十五礮船主在梯上迎接兵弁執械擊鼓

二三等公使放十一礮船主在梯上迎接兵弁執械擊鼓

辦由大臣署理公使放九礮副船主在梯上迎接兵弁執械擊鼓其餘隨使人員不得享受此禮一千八百三  
十二年法  
辦定公使頭等官坐次安巴羅多爾例應在船其全權大臣大區辦事大臣與署理大臣大區辦事大臣  
客中贊與領事官坐次二等官及隨使之頭等隨員與領事官及領事官之隨員等又次之以上各員隨與船主同  
席其餘隨員則以三等官與隨員及領事官中頭二等隨員等與隨員  
船主同席並事官隨員人員應與學習水師人員另為一席以示區別

至國君則於此禮之外船上張設帷幔水手升立帆槳三呼萬歲

公使於駐劄之國海口前往舟中拜謁本國水師將帥其接待之禮與上所載無異別時放砲送行若無風視使臣免冠立於軸板之上候放舉開行其初水師開行則無此禮若使臣登本國口岸船主人等禮與上同但不放砲除國君親王以及各等公使乘船避行之禮外尚有數端爲使臣所宜知如遇本國兵船進口停泊應照章程行禮或有資其失禮之處該使藉以代爲剖說故下文亟爲推論之

#### 論船隻洋面相遇與遠外國口岸之禮

現在各國於航海禮節不如昔之鄭重因市舶戰艘日見增多洋面口岸不時相遇故航海之禮不得不爲從簡

戰艘相遇向有捲旗下旗以示致敬之意今皆廢棄惟有放砲齊呼之禮而已

一千七百二十一年俄瑞二國議定條約凡兩國船隻洋面相遇首用平行之禮若經過彼此口岸衝所其船隻先行放砲

按此事在各國原可爲法而各國初未照辦因強者不欲先施禮於弱者君主之國不欲先施禮於民政之國嗣後兩不相下之意日久漸爲轉移各國議定彼此各有自主之權皆用平行之禮

惟英國仍令荷蘭遵守百餘年前舊約故英荷船隻洋面相遇荷國船隻先行放砲

復復有數國議定凡船隻於洋面口岸皆無先行放砲之事以免彼此爭執

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法俄兩國議立條約第二十款內開向者兩國船隻相遇因旗號尊卑武弁等級不同往往有爭禮之事現在議定我國無論何等船隻何人駕馭無論洋面口岸相遇皆無禮節以免

彼此爭執

一千七百九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法國諭令各等水師將帥凡外國戰船見法國船隻無論施放機噐皆當彼放一響本國隨答一響

當照例

一千七百九十九年那波倫議立定章凡法國戰船與外國戰船相遇互行之禮則本國兵船必當照例

一千八百一一年與一千八百九年俄瑞二國議立條約第十九第二十一款內開現在議定兩國戰船相遇互用平行之禮若彼此水師將帥等級不一則尊者應先放噐彼亦隨放隨答係同等彼此兩免如經過近來船隻相遇施禮邦國無分尊卑亦無挾制之意在各國現皆通行雖非甚關緊要亦不可稍有疏失蓋各國藉此以敬其自主之權而敦和好以別武弁尊卑之分而示禮沖也

凡戰船或駛進或經過某國口岸放噐該處衝所當隨即答之因兩國同保自主務須互示欽敬

一舉令過往船隻下處示敬以致刻刻心驚不不甚至因此乎執而交戰者有之○外國商海

深要謹今既無下處示敬至於一千八百二十九年與俄國立定章程施禮章程以究分爭

除上所載情節外客當先敬其主各國現皆如是倘偶有失禮皆當視為疏忽不可作為侮慢然亦視緣由何

如耳

船隻在洋面相遇或在俄國口岸相遇無必當施禮之勢如欲施禮當按照水師將帥等級則尊者先為施

禮亦有按照被帶船隻多寡則少者先為施禮凡水師武弁尊者施禮於尊者而尊者答禮時有派放噐噐之

事一千八百三十年在國水師編管某乘氣戰船在都港海口遇英國戰船該船當即放噐示敬而該國戰

管官則亦當放噐之回戰誠於兩戰如

管水師元帥之船則同戰誠於四戰

但此等分別須加謹慎恐致冒昧而昔日之爭執復生焉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英俄兩國立約山定和議在口內濱海數內載凡彼等戰艦駛入此區口岸皆不許入者或瑞爾則立約亦以四艘為限各國復議定入戰艦水手人等遇有過心等事一經提心事機即應解交總領事官

### 輪船懸旗之禮

戰艦停泊某國口岸遇某國有慶弔事宜體當懸旗以示同其哀樂其同泊鄰邦戰艦若因伊本國有此等事懸掛旗幟則各船亦宜同之

遇此等事務須酌量風俗或按照常例而行以免彼國視為寡情亦係往來友誼之義

有因懸旗次序兩國武弁互相紛爭者是以法國曾經諭令戰艦若他國有慶弔大典祇懸掛號旗或本國國旗而已此論不為無見

但號旗式樣甚多有與別國之國旗相似者務須加意懸掛合宜若能變通改製以免錯悞則尤妙矣

懸掛外國旗幟甚多尊卑位次當照定例如中桅右手為上左手次之後桅與前桅如之以桅而論惟中桅為尊後桅次之前桅又次之必懸於三大桅之上慎勿懸於鼻桅之上

法國戰艦在某國口岸停泊即將某國旗幟懸掛首位次部同在口內停泊之他國船隻旗幟其序按各船所帥等級遇同等者按進口之先後而定

或問凡有船停泊某國若某國以及問在口內停泊船隻遇有慶弔該船有不慶賀時否曰當視其情形而定若於本國定制教規或於友邦情誼有妨礙者該戰艦將帥即不宜慶弔或旁觀或遠避皆可

如此國戰勝彼國作為慶典奈兩國均係我之友邦若得賀於此必至傷情於彼至他國戰勝本國而本國復

往來賀者斷無是理

總之以各無妨礙爲要再慶賀不過爲往來友誼非勢所必行之事不可藉聲勢端雖無定制惟斟酌謹慎而已

### 論商船應行之禮

凡捲旗下旗以示相敬之禮在戰艦現已廢棄上文業經敘明至捲旗一節非有國服亦有行此禮者惟商船遇本國戰艦禮應下旗三次以示敬意該船亦當遵禮

此禮惟於本國戰艦行之因國旗最爲緊要本國自當極其尊重若遇他國船隻斷無下旗以示謙抑之理至捲帆之禮更爲合宜並有行近戰艦爲之對帆者若商船祇有徽位亦可放徽爲禮否則以槍代之齊放三次亦無不可

百餘年來因此等禮節議立條款者甚鮮自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比國與居尼司回國議立之後各國無不立此款者其一切禮節現亦習以爲常遇有不協皆援舊約爲率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六目錄

洋務六 邦交三

論領事官之責任

論領事官所任之事分額

論領事官駐劄回部

長法十一篇 邊事四

丁履長

丁履長

丁履長

李克敏

茶世三巻第 九十一

律務六邦史三

論領事官之責任 另有專章詳論領事職守而本案不過就其大略

論設立領事官緣由

丁遠辰

查領事官係在駐京公使之先而設也。八九百年前，同回地方有義法日等國，城鎮各設領事官。耳曼之沿海城鎮亦各派紳董以理通商。嗣後貿易漸盛，事務日繁，遺忘領事之權操之國主不踴，郡邑商會漸則沿海各屬市舶雲集，彼此互相簡派領事以任辦理，其責任權衡因事隨時屢有更易。

論領事官之職守

領事職守今昔不同，茲則毋庸細述。自應就現在設立之意而論。然欲論其職守，必先論其與地方官往來事宜。因其職守論者，每以領事與公使互相牽混。若計其設立之原意，及其應辦之事，則二者之職守判然分明。

領事職守係稽查航海通商事務，保護本國人民安居樂業。代辦約契字據，代向地方官伸訴冤抑，為本國人民調度爭訟等事。此專指領事駐札西洋各國而言。至駐札回國地方以及海外較遠諸國領事，其權較本國有減任，辦事大臣者，是以不能概而論之。

至商議政務辦理兩國交際事宜，領事不得越俎。況其所駐不過一隅之地，所與辦事又非執政大臣，遇有緊要事件，例應稟報駐京公使查辦。

領事官向無呈遞國書於彼國之例。在國主若無條約明文，亦可於各國遣來領事，毫不相問。是知領事與公



使雖然不同若以公使之權利歸之即與事倒置蓋領事既歸公使管轄若權利復彼此相等則是設立若干領事即有若干公使矣難免彼此爭功攪權之弊

領事官照例歸地方管轄若謂領事即係公使如我國遣使齎國書於彼國原免地方管轄而各口岸又有若干公使仍仍服地方管轄者以此成何體制況聞有遴選彼國人民充當領事其辦理兩國交涉事宜欲忠於本國恐負他國委任款讓虛他國又係本國人民在該員亦難以自處矣

謂領事不可  
作爲公使也

以上所載情節論者多未預料是以有論領事應授以公使之權利者有論領事雖不能公使不歸地方管轄不輸納各項租稅以及有朝見等禮然亦當格外授以權利特加保護者此論尤爲確鑿

查設立領事之意實係駐劄外國口岸專辦通商事務之員其責任匪輕毫無異議其人自當通達幹練方能勝任然人地相宜而辦事周至者卒辭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定立章程內載領事官係專理通商事務不得管轄遵守地方法律不得有管轄通商等事

### 論領事官分等

凡領事官皆歸總理大臣管轄百餘年來法國領事力能總理大臣第知以請皆由總理大臣管轄現在各國以領事階級者固亦有之無論何等領事若有事件皆稟知本國駐京公使

領事官分爲三等即總領事正領事副領事是也其正副領事又稱頭等二等更有學習領事掌文案庫

即司庫

文名曰副及委辦領事

總領事爲衆領事之長若本國未嘗另設此職其駐京公使即可兼任之

頭二等領事皆歸總領事管轄凡應行事件分應稟知總領事與駐京公使至本任內一切應辦事宜該員自

具定新之權總領事不過指授機宜隨時稽查令其整例照章免生弊端而已

設立委辦領事因地廣事繁領事等官力難兼顧因此委人代辦以便照料但此等委員不利於職官其經手事件惟正副領事是問若所辦諸務妥善或賜以副領事之銜以示獎勵該員若有外錯令其暫停差務保屬正領事之權然後總理大臣允准方可革除另補

學習領事隨領事等官學習當差與領事有事離任即委暫行護理印務

凡有裨於本國貿易船隻事宜總領事等官例應逐件呈報總理大臣其副領事遇此等事亦應行之權伊之領事官以便彙案按期呈報總理大臣

副領事與正領事管轄與正領事歸總領事管轄無異

凡遇派委辦領事須有本國總理大臣允准明文並此國該處職官允准接待方可遣委伊等不能代理民產代立冊冊因此等事皆實任領事之責其餘事件雖可代辦亦責成正副領事至委辦領事將責任擅委之他人為例所嚴禁

掌文案庫者由公使遣派若領事遣派其所辦事件即惟該領事是問若國君簡派即為職官

領事官之職有由本國特派有委該處商人充當者領事官無論食俸與否各通皆用本國人

由本國特派必選品學兼優之員在本國既素所親信在他國必令人敬服較之商人充當者辦事尤為妥

協法國領事皆由本國特派立有定章  
不派有自行應聘情事違者本國

商人不但志在謀利公私毋難兼顧況該員往往在彼國之民而歸地方管轄然此等領事仍復不少者因小國國課有限若特遣領事經費較鉅每難籌畫而各處通商又屬緊要故從權委派商人辦理

雖以本國商人充本國領事為當然彼國若無本國商人居住或委派彼國商人或委派別外國商人皆可  
有事實詳論領事職守亦以本國商人充當領事居多不便而以法國特遣之法為最善也

### 論簡派領事官及到任之例

惟兩國君權簡派接納領事之權是以或因領事人品不端或因某處不應駐紮領事御之不納各國皆有此權  
但既仰此國領事駐紮即不得復准他國故有偏枯

領事不兼辦事大臣之職者赴任之時本國不授以國書惟賜以文憑實事文憑非是以昭職守其簡派之事  
毋庸達知彼國國主惟知照總理大臣請發准行執照以使到任辦事而已

至領事所攜文憑呈遞彼國總理大臣並請發給執照皆應本國駐京公使代辦

凡駐紮之國以給領事准行執照國若應行書押總理大臣應行者合彼國地方大吏以便該員前往任事  
領事官准行執照各國辦法不一此國係由君主頒發並官而總理大臣將原文存案抄錄一分發寄至  
英國亦係君主頒發並官而總理大臣將原文發寄者有照會該領事本國之駐京公使以爲執行者

領事一經領有執照即將領到任事宜自行知照地方各官以及該員各屬並通知僑居此地之本國商民  
凡商人代辦領事其准行執照往往載有不得免於商民之分字樣

其案卷等項應由前任領事或本署屬員交代以領新任領事收立案

有時領事到任後將僑居此地之本國人民齊集署內面司庫將領事接任日期概請冊簿來者一律書押以  
為憑御之據

### 論領事官之權利

一千七百六十五年法日  
兩國條約給予領事權利

領事所享之利益寵榮自不能與公使相等然駐紮之國或因成約在先或因彼此情誼亦有格外優待者但

如何優待各國向無定制成約亦鮮有載明者蓋優待多因彼此情誼非各國通行之常例也  
各國條約多  
牛載載常特

領事按國接待友  
領事按國之例年

其優待之處固在各國自定今將領事按例應享之權利詳載於左  
法國接待領事按例各國條約多從一  
千八百十四年八月八日法國定例領  
事按例應享之權利亦不可不其自行

事實請領前來或一條約明或法常例或法當領事按例應享之權利亦不可不其自行  
事實請領前來或一條約明或法常例或法當領事按例應享之權利亦不可不其自行

一領事官非駐劄之國人民亦得另有經營即不輸納各項餉鈔如選軍事公署不得屯兵該領事免充郵關  
免捐餉項免輸丁稅至其採買物件應否輸稅又當別論

一領事官非駐劄之國人民若躬行貿易者其一切貨物財產皆應納各項稅餉與本國人民在本國充外  
國領事者無異該員並應充當勇惟呈請雇人頂替尙可允准  
此所謂國勇者係為防險而設  
故遊紳士亦不得辭其責也

一領事雖不能擬於公使不歸地方管轄若非駐劄之國人民亦無躬行貿易者不可因爭訟而遽行拘禁  
罪雖歸地方官審訊然非窮凶極惡亦不可拘禁若係駐劄之國人民則應先撤其准行執照然後聽案審訊

一領事違奉本國之命辦事若未越俎亦未越彼國默許之權地方官不得追究

一本國商船水手人等無論在口岸岸面遇有罪名領事例應查辦

一本國船隻駛進口岸領事有接收船主執單之責

洋務六

一 本國船隻受領領事例應立案交地方官蓋印爲證遇船隻有沉溺等患該員卽率人前往拯救

一 委辦領事以及祇有副領事之銜者無以上所載各項權利該員等不得擅辦作證之文件非經正領事蓋印亦不得擅發字據無管轄本國人民之權遇有爭端處可善勸其有與訟者祇可向地方官從中料理該員不得與本國駐京公使通商船政總理諸大臣等有文件往來亦不得擅發該紙惟可查驗蓋印而已遇本國船隻有沉溺等患若力所能辦須率人前往拯救然後立案

一 領事公署之各項文件地方官不得擅端搜查抄封 性英國則不然雖以領事之庫房爲辦事公所仍不免於英國經理稅務各員卽將其案卷物件等項在抄檢領入官○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有某國領事因乘輪船寄某國因載來滿美圖許伊物件查封行文英國公使請飭該員將船目運清力契回物件

凡西律各國領事之權利率皆如此而駐紮回界以及海外領國之泰西領事因有條約其權利較大其實任較重 此等情節詳載第十

### 論領事官拜謁之例

各國有將領事等級與水師武弁等級互相比擬以定其尊卑者均有衣冠以別之 在法國則總領事官與水師提督同品二等級

領事與地方各官往來之禮均應遵照成規是以領事初抵任所卽應先拜本處大憲其他國領事所行年節慶賀等禮亦應多方詢問按照常例而行

領事如何拜謁水師武弁向有定例卽水師將帥如何接見現任領事亦有定章

查向例本國船隻駛進口岸船主若非提鎮大員領事惟遣員先往致意卽候伊等前來拜謁係提鎮大員領事應先往拜謁若爲船保頭等船主則領事公署各員於水濱 水國兵船駛進口岸領事河應前往拜謁該船武弁若無事故應於當日拜謁

領事官之職務  
領事官之職務  
領事官之職務

水師提督領事照該員等級尊卑以定禮貌多寡兵丁列隊數目若商船應懸旗

總之凡往來拜謁各項禮節若非另有條約領事以遵照成規爲要不得另違相敬之禮

在西洋奉教各國領事無朝覲國君之禮國君亦無接見領事之例

### 論領事官之要務

領事職守原由條約而定然無明文必須遵照本國文憑及彼國准行執照況各國法律不同風俗互異是以領事之職守所限難以指定耳

領事首務應保護本國船商以免受屈本國人民有控訴地方官者如果屬實領事即當代爲料理倘本國人民有冤抑情事地方官不肯查辦即由領事稟知本國公使轉請該國執政大臣查辦

地方官所設之法若與本國船商致有損害以及阻礙通商等事領事當隨時向地方官商酌以去之地方官若有違犯條約及通商航海章程等情領事一經聞知即當力與辯詰

至關係本國人民財產與其應享利益之處以及地方官抽收遺產等事領事必須悉心稽查是否照章辦理況領事既有保護本國人民之責遇本國人民在外身故即當照料財產以免承領之人受屈若其人不在該處即由領事行知地方官查照

本國人民遺產如照兩國互行之例及彼國法律可由領事查封蓋印即由該員會同地方官查點開單蓋印封鎖倘地方法律不准領事蓋印該員自應請地方官鈐蓋印信

遇地方商民虧本歇業等情領事宜設法保護不國人民以免受其損害並代本國人民收存文件銀物等項

開單存記爲立收條交伊收執

本國人民身故所存之物由領事查照遺書分給承領若應領之人尙未成了該員尤宜悉心照料

本國商人在寄貨物等件運至一年不取回者領事即可委人拍賣

本國人民遇有文件字據願送不國法堂及本國銀行作證據者由領事鈐蓋印信本國人民護照亦由領事發給其別國人民願往本國由領事驗明蓋印

本國人民立案事件有委司庫代辦者如遇生死嫁娶與抱養子女及承領產繼承等事應由領事立案存記

本國船隻由領事不時稽查其船上書冊等件歸領事查驗蓋印水手人等遇有不協之處亦請該員審理其船隻出入牌照並無瘟疫執照由領事發給者往往有之然無疫癘執照多由地方官發給由領事查驗蓋印

本國船主遇有稟報事件應向領事呈遞船主欲借款修船購買物料必須領事允准方可借用遇有船隻變經勘驗不堪駕駛由領事代爲變價

本國兵商各船遇有遭風碰損等情領事即當設法撈救其撈獲物件由領事代爲變價如地方官願欲協助亦無不可

本國兵船停泊該口者須由領事襄助水師各官以資照料至地方於本國旗號應有不敬之處由領事稽查以免失體

水手人等有逃往內地者由領事請地方官查拿交還遇有遭風駛離其船上水手人等應由領事遞送回國

由此觀之治理之權與審斷之權領事兼操之盡此辦法不惟有裨於本國之人即彼國人民亦有益也若領

事所司地界較廣事件繁多不克分身亦可自行添派委員以資贊助

### 論領事官所任之事分額

#### 論領事官審斷之責

丁建良

歷來歐洲各國領事俱有審斷之責邇來其權稍殺原審斷之權出於管轄之權而管轄之權不出於國之自主故各國均領事審斷案件與地方官互相抵牾於國體有礙遂漸減領事之權以竟奪其操審斷之權雖由彼國允准仍由條約以限制之如約內未詳及則照常辦理兩國待領事務要彼此一律以免時或喧嘩幸教諸國所立條約內載本國人民遇有不協之處願請本國領事審斷者即由領事試辦如不欲請領事審斷或領事審斷不公俱准呈請地方官問有數國遇有前項情事祇准呈請本國有司

可特請領事或另約數人從中調處詳論

若若兩造不行上列內應遵照該法例斷

凡處於各國人民遇有爭端而不欲請領事者即

領事之權若無條約可循則照領事則例並兩國法律及國君諭旨辦理

祇查則例可條等句不足定其權領事遇有本國人民呈請利益之處應先行妥

利仍俟駐劄之國允准始可行其權也蓋查其則例不過用以證其本國之意見而已

為斟酌其本國能與彼國之人民一體款待方可舉行

本國水手人等如有不法情事其罪輕者各國間有准本國領事辦理其罪重者不准領事查辦即本國船主

與水手人等有不協之處多有准領事辦理倘不遵約束即請地方官協力襄助

遇界內之本國商民船主水手人等彼此爭執領事當設法調處使不成訟若伊等情願聽候領事審斷領事

傳信兩造乘公研訊確情照章迅速辦理不准需索使費如事關重大必須詳細載錄以備查核並將如何

斷定批示遵照如不願遵行者仍在其呈請本國有司懲訊此領事辦理以息訟之法也至已經官者無論



副認罪案俱歸地方官辦理

若本國人民與地方人民涉訟領事應將按例辦法曉諭本國之人聽聽舉認師藉資襄助以節糜費而免稽延

本國人民若有在洋面滋事戕傷人口以及各違不法情事皆由本國有司審斷而領事亦應錄取船主水手人等供詞查收取卷宗證據將該犯解交本國船隻載回本國照例懲辦船主既經接收該犯及卷宗等件必須寫立收單字據交與領事聲明一俟行抵本國即將該犯暨卷宗送交有司

遇本國人民因案被地方官緝拿成案情重大其監禁與擬重辟等情領事亦可親到公堂指示該犯但不  
得袒庇

遇事將本國人民不在領事界內而不克委人代辦者應由領事設法照料以免妨礙  
若本國人民與領事因事不協應由本國總理大臣查辦惟地方官不得與聞

領事官審斷之權若該國領事則所轄之領事官亦該國一  
一 本國船隻駛過口岸不得將本國土地而論以逃地方官緝捕等事則該國者仍歸彼國領事也  
一 船隻駛入該國口岸即當遵守地方官法度則本國水手人等或與他人立有約據或有不法情事干犯他人者均歸地方官查辦

一 若本國船隻駛過口岸不得將本國土地而論以逃地方官緝捕等事則該國者仍歸彼國領事也  
一 若本國船隻駛過口岸不得將本國土地而論以逃地方官緝捕等事則該國者仍歸彼國領事也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一 本國水手人等於船內所犯罪案概無關外人而但屬內政則地方官不得干預除船主稟請相助或大者

論領事官與地方官往來事宜

領事駐在彼國無論明許默許須由彼國發給證行執照方可抵任領事其執照應由本國使臣代為請發若無本國公使印由領事向彼國總理大臣自行請發俟到任時由領事行知地方官查照亦有由彼國傳知者本國人民與該國官民交易事領事不得干預免致受累

設立領事原為保護船商起見遇有違約及不合理情事領事即詣地方官查辦如本國人民有受凌虐苛派地方官不款辦理或辦理不公以致被屈之人無處伸冤領事當設法理明此等案件關係甚鉅領事必須倍加詳慎並當熟悉兩國條約以及律例成案庶無妄動而致往成宜矣倘遇事稍有疑誤即行請示本國

本國通商事務遇有阻礙如彼國違例徵稅等事領事即當設法變通其於本國商民實有神益而於彼國無

妨者雖條約未經載明領事亦可代請如彼國不允領事當稟明本國

領事與地方官交際須當和衷辦事謹言慎行以免嫌疑不可挾制儲以寬慰尤當及時謁見大臣以盡禮儀至旣到之國所奉教規以及地方風俗若於西守無妨即可隨俗以洽輿情

論領事官與本國往來文件之例

領事既歸本國總理大臣節制除尋常所辦事件俱應隨時稟報外遇有非常之事若未先行請示決不可擅自舉辦於一切關係本國船商事件必須留心密訪稟報總理大臣

及水師將弁封疆大臣即應隨時稟報

大原

領事身係職官責任非輕重不應干預彼國政事若彼國政事有礙本國利害者無論已行未行領事一經聞知卽當稟報如有緊要公務不克守候本國時文領事卽請示本國公使暫爲權宜之計仍稟報明本國若公使無有辦法領事亦可酌量辦理一面稟報總理大臣

凡由本國開船行抵彼國或由彼國駛往大國者領事隨時存記開單稟報彼國土產銀價若有增減當將增減錄由稟報並將貨物式樣寄送本國至本國何等貨物易於銷售及何法可傳廣傳令應隨時陳明如彼國船鈔貨稅遇有變更之處或添設條約新章關係船商以及燈塔有無增減亦宜一併稟報倘遇瘟疫流行彼國因恐傳染設法防範領事官將防範瘟疫章程錄送本國閱彼國洋面之各國戰艦往來停泊大小多寡以及有無海盜曾否擊獲並被兩廣集戰艘似有出師之意領事官速細稟報其旗號章程尤宜稽查不准違犯如有本國船主因違章偷漏被罰本國人民因違禁販賣人口經彼國稟辦以及地方官有厚於他國人民而薄於本國人民均當稟報總領事於所屬所見凡有礙本國之利害者皆當隨時稟報

論領事官稽查保護本國船隻

領事應隨時保護本國水手人等遇險當救有冤代伸有事而請示者卽應指示至本國人民之身家財產亦宜一體保護若有被屈情事領事或面請或函商地方官代爲昭雪

凡船主初到該口若不熟悉該處法律風俗以及稅則章程應由領事逐件示知

本國船隻出入該口領事應登簿存記有進口船隻令船主到署呈遞船牌與水手名冊以符定制如有通商章程領事面詢船主由何處何日開行路行若干日船中有無瘟疫裝載貨物價值以及經過地方有無危險險船主應據實報明例謹訓

船主所報事件由領事查明是否屬實其船上冊記船裝工銀帳簿應船字據以及客人所領護照由領事照

例查驗

領事核准船隻日期以爲商  
人開用船隻簿記之類亦同有之

如船主欲將船冊等件存於領事公署領事即開單存記查取船名及船主姓名水手數目進口日期所載噸數一併造冊存記

出口船隻船主當報明領事前往某口路經何處將海關所發執照等件呈交領事查驗蓋印方可起程船隻在洋面若有損傷進口修補等情船主先行報明領事方可索取賠款所報各節由領事造冊船主書押存案有欲抄錄者聽之倘船主遇險裝載過重船主酌量拋擲以免沈失之虞領事亦當查問

如船員在洋面或在口內有損傷情事或該處無代辦商人由領事前往勘驗或船主已經設法修補亦由領事前往勘驗以杜影射賒混之弊如查所用工料款目相符即行照單蓋印

再船隻在洋面或在口內有損傷情事其賠補章程載於領事則例或此款何時由地方官分派何時歸領事辦理之處則有未經載明惟按各國通例如本國商人與彼國人民夥運之貨其賠款由地方官分派或由領事代本國人致詞如係本國商人自運之貨應由船主同代辦商人呈請領事派員驗之入前往勘驗船貨

損傷情形將撈獲貨物估價既經勘估妥協即請領事照單蓋印該勘驗之人當對大矢誓以明其心

貨一併損壞其前經與船主各價酌量扣派其尋常稅  
傷當視其所損何物或船之船戶或之貨主誓不在此例

船隻遭風進口借款以保船貨應由船戶允准方可其所借之款當指船貨爲質雖照該國律例借約應由地方官查辦若無代辦商人仍由船主將必須借貸緣由報明領事並帶領水手人等報明地方官當發矢誓以明其心在領事面前矢誓亦可即由該員註冊存記

本國船隻因損傷過重在彼修補以致船式改易由領事將修改緣由註明船冊方准駕駛回國

本國船隻在外國變價者按常例應照該國法律辦理但領事必須稽查以免朦混並令該船主將水手工費及阿國川費一併交納間有數國責成領事遇有本國船隻在彼國變價者當令人勘驗其船委係不堪駕駛復令船主交出代賣字據查實價與船值無甚懸殊方准變價

貨船若係外國人民其船所領本國船照整冊記等件由領事查取塗銷封送本國總理大臣並寫收條交該船主收存

遇某船驗明不堪駕駛或為船主人等棄捨若該處無船戶代理之人其船貨應由領事設法保存以備該船戶及保險局回音再行措買船隻遇有不測之患致船主棄船逃避或被洋盜打劫應由船主呈報領事查辦如船因債被押由領事向船戶取保而轉請釋放

遇局外各國商船被戰國擄奪留不准出口或擊作廢送交有司斷其去取等情領事既經聞知即當一面稟報本國公使及總理大臣一面請地方官將船釋放並詳核案由請賠銀兩更當設法保全船員

遇用兵時領事仍可按照條約任其辦理本國通商船隻事務此即係運頭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法京大會所議公法新例想將來雖敵國民船亦必歸其任便往來毫無禁阻矣

局外之國

本國船隻欲開往某口該處遇有瘟疫或有軍務以及別項危險領事必須告戒船主並指示平靖口岸如某國口岸設有防疫公局而責令開行船隻領受無病執照應由領事令船主遵照辦理並於執照鈐蓋印信本國商船在外國地方更換船主者除因患病及勢不得已准其更換外其因他故更換者須有船戶字據呈遞領事方可准行

### 輪領事官與水師官辦事件

本國戰艦停泊某口由領事襄助水師官以成公務水師官與地方官往來事宜亦由領事致辭調停以敦睦誼領事與水師官有所見聞係調水師事務者務須相告彼此有約東商船之責凡事和衷共濟戰艦在口內損壞沈失者領事會同水師官設法拯救領事間有屬水師部院委辦之任者則戰艦一切需用之物由領事照料供給

#### 領事官保護本國水手

凡船隻遭風碰損其水手人等由領事妥為照料至水手患病亦應體恤如患病欲回本國者應寬籌帆便船送去

遭難水手向堪備工者搭船回國一路做工以抵船資仍由船主日給飯食各船按其大小添載若干原有定例若無本國便船由他船送回亦可其船債務期滿以完本國船戶賠累

遇水師患病或被傷者經船主呈報由領事轉請地方官收入養病院一切費用由領事公平的定飭令船主先行交納如欲取保展限亦無不可

本國船隻實於外國或遇有沈失損壞糟朽不堪駕駛等情致船戶將船拆毀變價其水手人等回國川資以及拖欠工銀由領事飭令船戶照例於變賣船價項下發給

本國船隻被他國戰艦擊獲拘留其被傷脫逃之水手欲回國而無資斧者由本國發給川資作正開銷先由領事墊給以供急需將所墊款目寫立字據以免浮冒即於水手護照內開明墊款數目以備查核如水手係別國之民由領事飭船戶完清工銀給與川資遞送伊國領事自行照料

本國水手人在原籍招雇者除遇不得已事故由船主具結准其遣撤外不准船主無故遣撤亦不准水手

棄船別往如水手情願回國由船主撥給工銀川資送回或彼此情願水手亦可改往別船服役但須呈報本國領事存記

本國船隻停泊某口如有水手逃往內地者領事請地方官設法緝捕其一切費用應於該犯工銀照數扣除其所以緝捕照送者或因條約明文或因兩國互行之例以免違礙通商如水手犯罪被地方官緝捕懲辦者領事即應稽查以免凌虐屈抑之弊

新雇之水手人等以及患病逃亡者由船主註於水手名冊呈送領事如有不符之處即當查辦

遇船上虐待水手濫用刑杖扣除工銀以及飲食不足各情由領事斥責設法補救

至水手人等不遵守約束或一二人或眾人發生事端由領事查明照例辦理

#### 論領事官照料本國難船

拯救難船以及撈救貨物事宜各國辦理章程多有不同是以領事應發兩國律法酌核辦理

領事責成雖有限制然遇本國船隻遭風擱淺損壞等情該船水手人等以及貨物應由領事設法保護並當搜取船冊查明船貨損壞情形遭風擱淺緣由淹斃人口所載貨物船戶貨主姓名及由某口起程前往某口各等情稟文存記與船主水手供詞合併抄錄呈遞本國總理大臣館當曉諭該船戶知悉

遇有船隻擱淺如有船戶或代辦商人或保險局人等願往撈救應由領事查明委無假冒情弊方可允准如船戶等不願自行辦理仍可請領事或另僱別人代辦皆可至撈救船貨一切費用水手人等工銀及回國川資應由船戶發給領事亦應隨時稽查嚴防弊端加船戶等有所請示領事即當妥為覆度

遇有別國船隻猝遭不測應如何拯救之處如無條約明文即由領事援引本國應辦成案請彼國按照辦理

若地方官向有照料難船之責領事當會同商辦如地方官不可前往即由領事傳喚本國商人一名或別國紳商隨同照料仍由領事查點撈獲物料開具清單封送本國總理大臣及事主等查閱如有將撈獲物不堪收存者應如何變價之處當照定例辦理然領事務須請幹練之人勘驗若果難以收存再行定日拍賣而領事應將勘驗情形出售貨物原估價值現實銀數以及買主姓名清冊帶回原驗人等憑押存案

此項損壞貨物未納稅者應由領事知照地方官減稅其已完稅者亦應請還納款至一切食料原保水手已用急需例應免稅如水手人等無回國川資由領事先行墊給於船貨變價項下歸還倘代辦商人欲將貨物領回應歸還墊款然領事所墊款項不可浮於船貨實價如墊款清完尚有盈餘銀兩即交該船戶等領回其撈獲之貨物若未損壞應由貨主自行管理倘船戶撈獲以後船戶等始到該處應向伊等追取一切花費以及領事規銀等款俟交清後再將船貨交伊收領如地方官向有照料難船之責領事原可不必預若船戶不在該處即由領事照料船貨若伊等有所請示亦應指教並可隨時地方官備具船貨清單以便存記倘地方官不遵條約與兩國互行之例以致本國人民受屈等情領事即當與之理論一面稟報本國總理大臣

### 論領事官保護本國人民

凡本國人民在領事境內者領事當隨時保護倘地方官不遵常例違犯條約或本國人民受屈而地方官不肯作主抑或枉理屈斷等情應由領事設法調處

領事應稽查本國人民其有品行不端言語錯失致被地方官猜疑而起釁端者此等情事應由領事嚴行斥

責



至商人小乎一切事，應由註冊或應代理或應公斷由領事專司其事。若伊等有所請，不領事亦應爲之設謀竭力襄助，以免受屈而保國體。

遇有本國人民干犯法紀，妄請領事袒庇者，即當嚴行斥駁。並領事身任職官，爲本國人民領袖所當加意謹慎。也遇有爭端，由領事善爲調停，以免控訴成訟。

按歐國常例，遇有本國人民居住彼國者，前往別處應赴領事公署驗照，並報明因何事故前往。遇有關係通商事件以及別項公事，領事可斟酌停集本國商民人等會議辦理。

按通商章程及各國常例，本國商船停泊某口，原歸領事約束。是以水手人等除遇有滋事擾亂等情，歸地方官查辦外，均歸領事管轄。然管轄之權仍被地方法律限制。按彼國法律即行力

若船式稍有改易，取增減水手等情，應由船主報明領事，以便存記。至外國人在本國船隻充當水手，亦歸領事約束。

### 論領事官承辦遺產之例

遇有本國人民在外身故，其所遺財產無論有無遺書，俱由領事設法保存。蓋承繼之人或年幼，或不在該處，領事應按原條約及地方法律代爲照料。庶免屈抑。若該處有承繼之人，則領事不必干預承繼之人，或委人料理。或請領事代辦，亦聽其便。然領事即不代辦，亦須將辦法指示，以免錯誤。

按歐國之例，承辦遺產間有專由地方官封存者，兼由領事加封蓋印者。有之專由領事封存者，亦有之。蓋待債主取償，故也有領事查點遺產開單存記者，亦有專由地方官開單者。領事經營遺產其故者，所欠之債應由該債單款補還。若由地方官代清帳目，一俟清完之後，再將遺產所餘交付承繼之人，或由領事轉交亦無

不可如按例專由領事商單封存領事印當設法照料以免承繼之人身受屈抑財產既據照例查封即由領事出示曉諭按限期已滿俾喚本國商人一名或別國紳商公同拆封並校對原單以便交代無誤一面呈請本國總理大臣一面傳知已故之人親屬並將財產清單一併封送至該商等費應於遺產內扣留領事經管遺產如承領之人以及代辦之人持憑前來領事即將遺產發給具結存案并將所具之結錄送本國總理大臣倘有數人前來俱稱承繼等取遺產應由領事遞送地方官查驗恐疎而斷其真偽

昔者將僑居外國人民遺產抄入官者然近世以來此例已廢非為報復總無行之者至將遺產扣留數分昔者亦為常例嗣後有條約明文或全行廢棄或詳定限制

若某國之例凡所遺之產若無承繼之人按地方法律例應查收則領事不必照料

本國船隻遇有死亡之人在口內或在洋面既經船主呈報領事印當查收財物清單一面傳訊水手人等身死有無別情一面錄取供詞登於船冊以備稽查

#### 論領事官辦理冊記發給文證之例

民間常事如生死嫁娶抱養子女或派人經營家產以及釋放奴僕等事向由領事註冊立案并發給執照交該民人收執此若法葡等國之例也惟生死嫁娶必須有保證二名列領事公署呈報以更正冊立案至民人婚娶等禮已成應有教堂字據呈於領事以便照錄存案年終彙為冊記共二部一部寄送本國一部存於署內

領事官境內本國商民遇有請文證者應由領事發給以便取信本國

其文證不一或指商人籍貫或指船中有無患病者或指裝運貨物至本國人民有要事存記或委人代辦事

件應船裝載貨物或船隻損壞停泊修補均由領事註冊立案如有款將財物文件等項存寄者中者由領事收藏若請抄錄字據亦由領事發給

船隻有無瘟疫向由防疫局發給執照由領事蓋印若無防疫局領事亦可發給執照然此事頗有關係不可造次若有瘟疫而隱瞞不報或無瘟疫而妄行呈報皆於本國通商有損該處實無瘟疫應由領事發給無瘟疫執照交與船主收執如領事疑有瘟疫當於照內聲明經地方官查明果有瘟疫由領事發給實有瘟疫執照如船主未領無瘟疫執照即以有瘟疫論者有之

本國人民若願立生存嫁娶遺產以及應允商定等字據或生前將財產分給或死後遺有財產以及遺人代辦各情若請註冊立案即由領事酌辦然遇有前項事件亦可委派司庫代為辦理地方官所發執照雖已蓋印蓋印仍由領事查驗蓋印

本國商民或因貿易或因家務欲立字據按數國之例必由領事蓋印方可在本國作為證據亦有未經領事蓋印而仍准作為證據者然照各國常例凡商民為立字據如願在本國作據概應呈請領事查押蓋印方可為憑

本國人民住領事境內應由領事照該地方章程發給護照如曾在本國領有護照應俟屆滿時由領事另行發給至本國以及在外使臣所發護照不論會否驗過概由領事查驗遇有彼國官員發給護照前赴本國者亦由領事查驗蓋印然外國人民領事例不給照驗發護照當隨時登簿以備考查令領照之人於護照內登押並照錄一分令其一併登押以便存案若有作保之人應由領事查明姓名註冊存記並將護照塗抹仍存而不棄

### 論領事官雜項事宜

領事官蒞任既久必能練達然仍當勤於實學以爲根本其尤要者如兩國航海通商律例與吏治章程應當感領百物表等事皆當實力講求並令學習方言交接紳民採訪輿論庶其聞見至彼國製錢各法土產貨物每年所產大槩數目以及得局工人若干名工價若干領事必須考查與本國土產通商事務互相比較則兩國情形不難洞悉如查兩國通商似應推廣方可隆盛即當稟明本國設法辦理蓋領事之職不但保護本國人民商務隆盛之策亦宜講求

領事既膺本國委任給與廉俸不准私行貿易亦不准令別人出名暗中取利蓋貿易則必趨利既趨利則不免徇私必至爲人輕視而難以取信殊屬有礙職守船貨破損據領事代賣者其賣價不應由該員定奪亦不可收買至領事辦事規費總有定例應照數完納

領事駐劄任所非奉有本國割文及憑不得已事故即不准擅離職守雖兩國失和而領事調條之內若未詳及應否回國而彼國亦應收回執照則不可擅行離任如彼國收回執照不准委人署理領事即行文辯駁並聲明若本國船商無人照料以致賠累應向彼國取償

遇有本國人民或別國人民干犯法紀者無論犯事大小及罪名輕重領事均不可容留隱匿至地方官查拿罪犯領事亦不可阻撓若本國人民身家財產被人擾害抑或地方官妄行掛捕領事既經聞知即當查辦

#### 論領事官駐劄回部

丁禮良

#### 論領事官駐劄土波各國

歷來泰西各國互派領事各官其職科俱有限制因各國法律皆以無論何國人民居住某國即歸某國管轄

故遇有不法情事無論何國人民應由犯事地方官審辦別國不得與聞惟回國法律風俗與泰西各國大相懸殊而領事之權利亦有別也況各國人民前往土耳其等處貿易遊歷者不可勝計若任憑土國督轄是交民於河吏之手耳以與回國立條約不可不設法杜弊

查西國領事駐劄土耳其等國按約享受權利異於尋常俾得保護本國人民在該人民既蒙領事保護亦必須恪遵約束

泰西各國與土耳其埃及波斯亞巴巴里等回國所立條約大同小異皆將本國商民水手人等尋常領事管轄遇有彼此不協之處由領事自行審理

駐札東土耳其各等領事皆由本國公使向土國代辦領事事務  
駐札巴巴里各國者皆兼任辦事大臣之職

本國人民與回民互起爭端及殺傷人口重案地方官不可自行查辦亦不可自行定案必須會同領事帶同領事官公同審訊以免屈抑等弊

此例未能一體遵行如土耳其國遇有謀害重案及鑄造私錢人犯該國自行查辦不准外國與聞

倘領事及本國商民與別外國領事人等有不協之處如兩造願呈訴本國駐京公使皆聽之

遇本國人民有殺害命案被害者若非彼國之民則領事未獲審辦地方官不得干預地方官查拿領事本國人民或別外國人民一經領事收留則回人不得闖入公署搜捕

領事公署例懸掛本國旗幟然回國地方間有不准挂旗者領事奉教禮拜例准於署內舉行毫無禁阻本國人民在外身故者其財物由領事轉交經理遺產之人地方官不得干預若該處無承領之人即由領事存寄署內一面稟請本國總理大臣傳知親屬詢其意見如何仍由領事暫行代理

駐劄土耳其等處之領事既歸本國駐京公使節制遇有關係本國公務及通商事件既經聞知即當稟報公

使遇有為難情事亦當請公使指示保護

論領事官駐紮巴巴里各國

茲將泰西各國與巴巴里各國所訂條約略陳數款於後

一 萬國公法所載權利領事均得享之

一 本國人民與有爭端專由領事審辦

一 本國人民與回民遇有不協之處應由領事會同地方官審辦

一 領事奉教禮拜任憑署內舉行毫無禁阻

一 兩國若有失和領事欲回本國不可禁阻

近年各國與巴巴里等國所立新約與土國條約大旨相同一併略陳於後

一 地方官與不准擅入領事公署追捕罪犯

一 領事既不准駐紮之國節制則地方官不可妄行察問倘領事有悖符妄為情弊應即行文請將該員調回

本國

一 地方官若有對質索領事毋庸親自到案可遺本署繕緝官代其前往

一 領事公署應由駐紮之國派兵護衛

一 地方官錢糧以及各項稅課領事與隨員人等概不輸納

一 領事應用物件所過關口不可扣留光公

一 本國船隻遭風碰撞應由領事前往拯救查驗存貯

一遇有船隻人民醫諸應救領事當請與保護

一木國人民及別國人民被地方官擊殺若領事願具保釋亦聽其便

以上各條係領事駐劄回國各國權利之梗概茲將其節目略為載述所論各節雖指法國領事而言然別國之領事亦多事同一律

#### 論法國領事官駐劄回國審斷之權

本國人民遇有事件呈請註冊立案者領事或親自辦理或委司庫代辦皆可至本國人民詞訟則不可委員代理蓋領事與司庫各有專責界限分明即如審理案件原係領事專責而辯口供收存文牒轉傳案內人證則司庫之職事也

駐劄土耳其及巴巴里等國之法國領事審理本國人民詞訟案件仍照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所定條例辦理

查例載本國商民船戶人等遇有詞訟案件應由領事審訊明確會同本國紳商一名公同擬議並飭令紳商當堂矢誓以符定讞嗣後如有別案仍令該紳商共議毋庸令其矢誓如該處無本國紳商領事亦可自行定案

本國人民投遞申呈狀詞等件或赴署面遞領事或到文案庫呈報司庫亦無不可將作書字據粘連呈尾一併送閱領事一經閱悉即宜定期提堂由司庫傳集兩造屆期到案倘有事故不克到案即當替為供詞呈遞領事查閱既經查明確情即會同紳商一名照例定擬如案關損傷貨物由領事委派譯通之人照同局內商人勘驗損傷物件估計價值以憑核辦若被告遲延不到該事不克守候暫依原控各節科斷者有之然仍須

展限三日被告若來投案則准其覆審至案關拖欠帳目匯聚等件既經領事官會同紳商斷定立行照辦倘不願遵照而補覆審或願上控聚確其便

遇未經算清帳目及無文憑等案既經斷定亦應立行照辦然勝者仍須以銀兩為質交領事收納以備覆審領事官定案尚宜審慎行上控必須具備呈報領事由該員傳集刑庭覆審保結如願交納銀兩為質亦照其便

遇有重犯例應收禁者當由領事照例定其監禁之罪

領事審辦罪案之責曾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經法國增定條約案分三等為禁一也輕罪一也重罪三也違禁之案由領事獨自聽斷由司庫掌管卷宗傳集人證

本國人民犯輕罪者由領事會同本國紳商照例定擬若無紳商則領事自行審理於會內討論委無紳商等語如照原控各節例應酌以監禁該犯理應親自到案罪不至監禁領事亦可隨意傳提定案之時當將一切情節照例開載倘該犯遲延不到則領事照原控定擬若該犯於定限之內趕緊投案則准其覆審如領事原擬與現擬不符仍准原控之人呈訴上憲法國京城設有法院凡上控案件要在該院投訴自以未開六個月為限不准上控定案之日起例限十日執行上控當於期內呈請領事討論

自定案之日起例限十日准於限內上控候限滿方加責罰如該犯願取保出監無論曾否上控由領事酌量辦理

本國人民犯重罪者遇有人呈控或有人到署稟報或眾人共指為兇犯領事既經聞報即宜查詢有無不法確據如查該犯果有罪名即應照例差緝

一俟拿解到案由領事傳集人證嚴行審訊並將原控各節會同紳商逐細查詢如果情真罪當即將該犯拘



禁俄船均回國之便將人犯及魯宗盡數解送本國上憲審辦  
字守筆機形起限一日之內遞送如有違礙  
附於魯宗之內至案內要證亦隨在字據上直押送  
有重要証據者須供實訊一次以顯刑重當堂實對  
總之遇本國人民偶有爭訟領事當先行勸解使不成訟遇有犯輕罪者領事與司庫當設法調停以便迅速  
結案至犯重罪之案領事審辦之權爲例所限制

#### 附論繙譯官

公使領事等官駐劄回國等國應有繙譯官隨從當差而繙譯員缺向由總理大臣奏保請旨簡放  
公使大臣及總領事官公署皆派繙譯官數員以資分布內選一人兼理庫務其餘領事等官公署隨派繙譯  
官一員兼理庫務

繙譯官未奉上司差遣不准私見地方官至民間交涉事件亦應俟該民人呈請代理或奉上司之命方可干  
預

凡奉委事件領事應辦詳細稟覆至會議公事該員須將彼此意見據實講解如繙譯公文應將底稿收  
存

#### 論領事官公署司庫

司庫爲領事屬員之領袖向由本國簡派然領事亦可保舉而仍由總理大臣批准  
領事准行動限內言及司庫之事領事遇有事故可委司庫暫行護理

遇有本國人民呈請立案或存記文約字據或請錄給原稿以作證據即由司庫代辦  
領事司庫等員遇請辦  
無此權至抄錄檔案  
務須存案以便查閱  
領事司庫等員遇請辦  
領事司庫等員遇請辦

遇有雜船司庫可撈救船貨寄存銀兩及一切字據開載貨單及發給收單等件

本國人民注身身故其財物應由司庫查點開單滿封鎖然司庫收發文件則由領事簽押蓋印以昭信守如領事任願向無司庫之缺即由領事兼司其事如有立案事件約請紳民數人到署以作證見至副領事等官兼司庫者亦照此例

本國特派之司庫遇有應辦事件當自行辦理至領事官所委者若未蒙總理大臣允准則遇有事件必須會同領事官辦理

其司庫既有收管冊檔之責收發文件必須隨發隨記以免遺漏

領事審理案件應由司庫繕寫以供收存案卷傳集人證至本國人民遇有事件請註冊立案或請領執照例應完納規銀是以文案庫內必須張貼規費條例以便查照辦理至文案庫一切費用即於規銀項下提撥支領若有盈餘銀兩則領事與司庫分收之以為酬勞之資

按此例應行改革若有商人充當領事事務領事之俸至該員辦事所收規銀除充公外若有盈餘盡行入官

司庫之事往往有實任副領事兼管者其駐劄回國之繕譯官亦有兼司庫者又數國定例司庫不准升補領事官

文案庫設有冊檔原為本國人民註冊而立蓋註冊之人領事得以保護則不失本國人民原有之權利與和約所許之利益一一皆得享受耳

本國人民則領事公署註冊之何以該人民向有本國之心故在外國年雖

者無取礙焉法國人銷除民冊並久仍存本國民籍該民人任其外國若未嘗入其民籍無論何時皆准回國

者概無其阻至妻從夫籍則無明文性按通行之例如其夫入外籍其妻願從入否亦聽其便

論領事官缺任止差等事

領事請假離任委員署理卽當行知該處大憲並傳知所屬查照辦理

領事不可擅離職守甚至兩國失和而起干戈亦宜俟本國調回或彼國撤銷執照方可離任

領事上在既無國書卸任亦無國書蓋本國各使請給新任執照則彼國便知更換領事

領事卸任應會司新任或署領事將公文書籍冊檔並署中器具逐一查點交該員接收並寫收單字樣以作

證據又應將已卸任及他人接任之事情行知該處大憲並傳知領事屬員

領事卸任後任內經手各項文件不可收留原稿亦不可抄錄刊印

領事在任病故所遺財物由屬員查點封鎖由護理人員稟明本國公使與本國總理大臣並行知該處大憲

#### 公法十一篇

西洋有萬國公法一書乃其地儒者所撰各國君長奉爲經典和戰交接之事據此以定曲直無欺違者今據錄之凡十一篇

#### 原始

萬國不相統誰能以一定之法使之必遵將諸國交接之事按之於情度之於理爲一定之法則萬國不能外矣公法之設創於荷蘭儒者虎哥即名平各國公師互相辨論其大旨有二曰性法本人心之同然以定是非卽所謂率性之道也一曰義法本人心之所是非以定各國交接和戰之準卽所謂修德之教也而推其所出仍本於天人心所同是卽天之所嘉卽萬國所當共守人心所同非卽天之所棄萬國所當共戒顧所謂天命之性也其書考求各國史冊詩篇以及民情風俗參酌成之以平諸國之爭又有萊本尼子與根不蘭雷畢奔布番多斯果德等諸人引伸其義辨析是非更加詳密又於是非之中推究利害又有霍畢寺布番多一人

著論義亦相同由是諸國之君莫不遵守當戰則戰當和則和無敢異同有不遵公法強執是非妄與兵革則萬國羣起攻之蓋西洋之有公法猶中國之有四書六經也事雖近理而公法所不載前此未行者諸國皆不敢妄行於中國之數典也各國禁令皆以生殺予奪爲實罰獨公法以榮辱爲實罰以天性爲權衡賢君良士自然從之所罰不實而勳不怒而感也

#### 明用

公法之行以彼此交接之通推之一國由一國推之萬國其利有三有公同約定而遵守者有未經約定而遵守者有未行而中心信服者蓋性法酌理準情不偏不倚人之好惡本於天性性無不善至善之法遵行者固皆信服即不行者其心未嘗不服也立國有一有君主之國則歸於一立法以制民有民主之國權寄於衆而假手一人以行法國各有法不能相同惟性法則本於天授發於人心無不相同可以合萬人爲一人合萬國爲一國雖因事制宜稍有損益而大端終不能離海外先儒海付遠之言曰公法出於士人其權導於國主國無大小傾此以自衛我持此以待彼彼即持此以待我各行其道久而相安大國不至於弱小國不至於亡苟或背此則上天怒下拂人心爲萬國所不容雖大必危矣公法既立凡有文字通譯教者莫不遵行惟皆視之國背不肯行茲詳小島與禽獸相似者昧不能行若歐羅巴亞美利加亞細亞等洲所屬及土耳其波斯埃及巴巴里諸國則無不遵行故其國強俗美不受侵陵

#### 立國

一立國必一國之人共會推戴有城郭土地歸其自主始得稱國爲君若民商自會及盜賊屯聚蠻夷流徙無定皆不得稱國其有小部蔭附大國得存者亦不得稱國

昔魯士土耳其向皆別  
英國今皆爲大國矣



國保護凡事不能自主然猶得與諸國盟會列於友邦也若一千八百十五年間英德俄公議取法國之國勒城別立爲國名曰以阿尼合邦許其自主而和約有云此國全賴大英君主永遠保護又云以阿尼合邦國內之事皆當聽命英德兩國亦當遣人監察主持又云此國既蒙英國保護當聽英國屯兵駐守本國將士皆歸英國節制其兵機餉皆須本國支應又云阿尼而船旗幟亦當改從英國款式等語又有友人保護爲半主之國者摩爾達維拉薩爾維三國爲俄國保護而就近聽命於土耳其又有摩納哥爲自主小國前憑法國保護後依巴勒盟約改聽薩丁尼保護後里讓爲民主之小國憑英國保護又如埃及一國本爲土耳其屬屬後凌強大遂不聽土國之命欲爲自主之國并欲攻取土國省都經英德俄四國公議始令自治其國仍貢土耳其租稅諸如此類強弱無定鄰國相待之體亦隨時勢變更

一貢賦必俟其自願土地必俟其或賣或贖鄰國不能強取國內政事非承受保護者不自聽其自治鄰國不得干預雖苗蠻小部苟其居處定所刑賞法度皆爲與國列於盟會不得輕視又有數國而奉一君者法制禁令各從其國之粹惟與鄰國交涉之事始由盟主酌定

蓋中國之有藩屬昔人及知部之自用正朔

又有一國之民而分屬諸國者政

教法令皆聽民間自擇而從俱定讓之後即不得擅自改易

一各國交涉之事必推強大有德者爲盟主凡事聽其處斷其因有事會盟立約者則專以主持此事之國爲盟主一切聽其處斷其各國境內之事仍由國君裁奪概不外而有最善之法同盟議定通行便爲公法則各

皆當遵守

士民設立會堂舉辦善事如征賦還債借債通好通商及外人入籍彌補公用虧空鑄錢定權釐建信

聯給著書製器制海盜及海上罪人與夫各國交涉之案

如此國設彼國之人彼國欠此國之債等項 評交戰之事賜強實之

牌井出境捕獲盜兵船機器裝水師修職查一切事件及各營軍民爭訟公同議定告之國君即便舉行國君不得牽制

一海船往來必有憑票其憑票必須自主之國方准發給其附屬小國及未列友邦者不得私自發給各國亦不以爲憑

一各國於境外開墾及攻奪權既經各國公許或歷年久遠即爲此國疆土鄰近之國不得擅爭

一各國濱海之地近岸數十里之洲港皆爲此國疆土以砲彈所及門國威所及也往有英兵在美國長江口外捕擊敵船以致與認經法師斷明遂定此例

一狹港連連兩海者則爲兩國之外地他國不能管轄兵船亦不得擅自進港

一黑海四圍之狹海向歸土耳其其管轄近日多歸俄國英法德俄諸國亦立公約作爲五國公地惟兵船仍不得擅入土耳其內港其丹國所管之狹海曾於該地設有兵船捕擊海盜又建立燈塔導引海船避險實於各國商船有益最近日將北岸讓於瑞威救而往來商稅仍歸丹國征收

一兩國相連之江河以中流爲界其有向歸比國專管者則以彼岸爲界不得越界

一江河流過數國即爲公地往來商船亦可停泊起卸貨物遇有危急之事亦可登岸行走但必於本國無礙方可通行

禁令

一國中公業時國君經理民間私產認民自管遇有爭訟仍聽國君裁斷也國民商在本國置產寄存貨物者有事概依本國法度其人犯事仍依原籍國法凡商度皆可隨時更改惟已與各國議明立約者不得私改

一各國法度此國之法不能強行於彼國然亦有利害國民之事可以推行彼國自願舉行者亦為法所不禁  
一民間田產貨物其人死後或付與子孫或付與友朋必所在地方官驗明遺囑方許承受或無遺囑者總本  
國官長處分

一歐羅巴各國舊法各國人民止許在外國購買貨物不准自買田產蓋恐民隨產徙易起叛心也其外國人  
死在本國一切財產概行入官蓋以地為珍域也今則大義漸明此例盡廢矣倡義更改則始於法國惟其美  
二國至今不許外人在其國內置產其外人遺留貨物則仍歸其本國本家

一凡外國民人犯罪皆依所在之國律例處斷其別有公約及事關公法者則以公約公法處斷  
一本國人民案件雖徙居他國仍有本國之法處斷者如子孫承襲西人子孫分二種故稱而生者老幼名  
分及虧欠娶嫁出妻離夫等事雖歸現住之國法院審斷亦可參用本國律例為其生永婚而生者為其生

一外國人民寄居國內已經入籍入會者即歸本國管轄一切賜予差番與本國人民無異其暫來通商者仍  
歸原籍管轄

一凡民人先將財物與人久後家貧負欠不能償還者無論在本國外國從前受財之人即當酌量代還

一凡孀婦半數足否父母許否支派過近與否概從其本國律法其婚禮則從結婚地方之俗

一凡財產在本國而其人在他國與訟者仍用本國律法處斷

一凡貨物有彼國所禁而非分約禁止者商人與販運有餘欠該國不能代追其在本國交易者本國即當代  
追

一凡民間買賣有在此立契而在彼交易者皆依交易地方律法



一各國君主游行列國者其欲差公使駐在他國皆用其本國律法或運帶貨物亦不得禁止其餘民商皆依所在地方律法

一各國陸兵或經過或屯駐他國必須先有公約或先期照會領取憑票方可准行

一兵船與陸兵不同凡經過地 出入口各國皆不得阻攔所在官司并須妥為保護以至危險或因有事須封海口或指名某國兵船不進入口必須先行布告或明立公約方能禁止

一船隻遇風進口修理各國皆依公法遵行雖有事故不得乘危禁止

一國君在他國置買私產遇有爭訟仍歸他國律例斷若政事兵事關係一國者仍由本國處斷不依他國之法即西班牙白荷蘭國領地方官捕擊其兵船是也美國海船亦有公私二種私船之事歸所在官司處置公船始歸本國處置

一凡海船經過他國地方船內之人遇有事故皆歸本船之官審辦該地方官不得干預或與彼國人民爭訟則歸所在官司審斷曾有美國兵船停泊法國海口水手相爭其國領事欲越職管理當經法院議駁

一海船或中途遇盜即告所在地方官擊辦此係干犯公法之事無論何國不得推諉

一往來船隻非先行約定准其盤查者所在官司概不得攔阻稽查往時英國不許其民進入他國之船充當水手遇有船隻必行查捕美國不聽爭戰五十餘年屢次議論尚不能決然各國法院及有德之士皆以為非亦不復行矣

一各國通和或有領事官府在彼國駐劄者本國商販及流寓人民遇有爭訟皆歸領事官審斷其有與彼國人民交涉者會同所在官司審訊各依本國律例斷案

一本國人民寄居他國而犯法者仍歸本國法院審辦以尙未入籍則非他國之民他國之君不得擅治近英  
美二國多有許寄居之國就近審辦者乃二國之酌宜變法非鄰國之侵權也

一各國人民有在本國犯罪而逃往他國者經本國領事官當交付不得袒庇其合盟之國先經立有公約者  
尤不得違約隱蔽至嗣提時所在官司必須查明所犯確據再行捕拿交還捕拿所費概由該國補出又英美  
一國立法凡民人干犯兇殺謀殺強姦私通假借吞國幣等重罪者許本國行文關提其尋常案件不得強  
碎討索其外國人民在國內謀反及干犯國內大政者即由犯事之國懲辦不得討索查防彼國私愛其民有  
此寬縱也

一海盜搶劫及海船未領本國憑照與交戰時兼領二國憑照險阻兩利乘機搶擄者此爲大千分法萬國之  
所同惡無論何國皆可捕拿懲辦其兵船領牌注明專攻某國而乘機搶擄他國者仍歸本國領事審辦

一兵船無論自戰助戰概不准兼領兩國牌照

一各國律令有他事而比照海盜辦理者止可自治其民與其境內之案不得行於海上

一船之航海行至空曠之處四無所轄遇有兇殺搶擄等事無論何國官民皆可捕拿懲辦與海盜同案應因  
空曠並無專管官司若不許衆人捕拿恐奸民因此更無忌憚也

一阿非利加洲非洲及諸國販賣黑人運至他國爲奴從前視爲常事近經英美德俄及歐羅巴各大國公約  
犯者與海盜同科船隻所過各國皆得搜查

一民人身死所留產業並無遺囑交與何人者應與所在官司管理如有欠債未償即將遺產還債不得入官  
有寄託之國有債而本國及他國復有債欠者即許酌量分償不得專歸寄託之國

一凡民間債權止許在本國控告追索或因事出境在他國相遇不得追討他國官司亦不得捕擊催通商公  
款所在皆准追討捕擊

一民間債權之案凡利息多寡物價貴賤在他國與認必以立契買物之國法律為憑

一民間訴訟無論在何國法院審斷有既定後更在他國及歸本國控告者皆當查照原案不得翻易惟西葡  
俄法瑞威敦等國間有不滿意者然必須確審前斷實係不公民人實有受屈確證方可解斷其有本國所禁  
他國所不禁之事本國民人有意避禁徒往他國妄為及取巧控告者所在之國查明仍依其本國法令處斷  
一國主所有官產皆歸國主動用其民間私產及公會之產必有公事關係民生國計者方准動用  
交接

一自主之國雖小弱皆得與諸國並列或大國無體侵凌諸國當共救之如土耳其向為大國所欺近歐羅巴  
諸國公議列為與國西洋諸國向不與中國通使近亦盟好同為與國

一各國所立盟約及通商章程或有不便必俟再會公同酌定平時不得擅改其有僅與一二國不便者不得  
以私廢為更輕議改

一公法各國領行併宣示司海法院一名戰及巡洋水師皆令誦習凡有爭論皆以公法處斷雖與本國有異  
一必屈從或其君與鄰國有爭必聽法院以公法處斷

一國內政令其君自主之國皆國君自主民主之國則公舉之執政議定他國不得干預或其事於我有益為  
彼所伎必欲令我更改我又勢不能抗則俟公議戰於盟約方能運行日後勢強如復舊制亦許改立盟約  
法在烏倫立約法國外股頓及耳塞爾  
俄國與玉國立約許俄虎股頓是也

一開拓疆土開設碼頭屯駐兵勇等事皆聽各國自為鄰國不得阻撓惟於彼國有礙者方可聚盟公議酌動  
停止

一國君增修德政國勢日強開財源練師旅收屬國等事皆所應為鄰國忌其強盛妄加阻撓者此則不能自  
強忌人之強有乖天性公法所必不許或其國無德恃力侵暴皆於小國有礙者則當公議阻撓扶弱抑強  
一千六百年間西班牙與日耳曼山會盟第五條有之更欲使各國於此諸出惡運 其國內臣民作亂或  
合力禦之戰久始立和約於軍假非時並日其法諸國力拒俄國以保土耳其其苦甚矣

君民相爭鄰國亦得往平其難與鄰國無礙者不得與聞亦有從權往平其難者隨時酌不在公法之內  
馬俄普三國平耶不勒斯之內亂英  
國曾有書嚴之以公法所及也

一同盟之國為別國所侵即當往救不往為失信或自失政權為民所叛者止許局外旁觀不得干預  
其所謂歐羅巴事數之聯合力助之約得自立也英法俄三國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開會於英之布城立  
約以平善議約內載其為例其約略云蓋歐羅巴各國受其害者皆由各國相攻血流不費亦屬不義  
願心欲制其爭戰之端境免其主權故協力共與之約以令彼者復和此為仁政之當然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一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二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三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四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五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六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七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八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九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十條云三國駐土耳其之公使聯名公備文書與土皇許代為折衷定議并令彼此立即應歐羅巴之大利也第

一保設小國無論內亂外患必其國主來請方可前往不得無故干預亦有於己有害及於大局有關又有平  
時立約議定邊事保護者則不待其請即當前往

一鄰國交接保護之事必當恪遵公法不可徇一己之私盡我徇私妄行則各國效尤近利甚小後患無窮也  
一自主之國本屬平行而禮節名號多有高下不齊者敢明立身約或彼此習慣遠成風俗皆由國勢強弱使

然非定法亦無定局也

一 歐羅巴爲自主之國得行王禮行王禮者得遣全權大臣駐劄他國民主大國亦有各國推願許行王禮者其禮節仍當稍次其他小國皆不得行王禮

一 行王禮諸國服天主教者即推首座爲羅馬教皇耶蘇教者仍屬平行

俄國新憲大聖若華專制

一 各國盟會首座往時多有紛爭至與兵革者近經各國賢士講明或彼此輪流或臨時製籤或按照字母所載國號定坐永息爭端

一 各國照會書信概用本國文字其有他國不能通曉者附以通行譯本往時歐羅巴洲內通行西班牙文字近日通行法蘭西文字是也

一 自主之國皆可自立尊號領行境內他國推尊與否仍聽其便惟皇號非教皇及明立公約推戴者不得擅稱教皇如羅馬國是也立約如俄羅斯是也

一 各國海船往來本國船埠見客船進口即當下旗下鑼放礮以示尊敬又有會議立約此國船隻至彼國境內如何接待者則照約而行不拘一格

### 使命

一 各國公使往來本無君臣之分當待以賓禮不得輕慢即有罪過亦不得擅加譴辱非特於心不安亦恐結怨生讐禍相報復致啓兵戎也

一 各國民商有爭公使會同聽斷皆憑公法不憑本國律例

一 自主之國皆可遣使至友邦駐劄其屬國及半主之國則僅行遣使至所倚之大國駐劄不得擅遣公使至

他友邦其合衆之國則所合之國本屬自主者皆可遣使亦有止准總會遣使者則係先立特約不爲常例如美國之合邦是也

一國有內亂或新君已立而舊君尚在或大邦屬國因強自立鄰國皆可遣使聘問但不加欵差名號以免爭端

一鄰國遣來之使或接或不接皆由本國酌定顧待者必以公法之禮款待或其人係保本國國民或庸謬奸邪無足輕重即明言不接并於友誼無傷蓋輕其人非輕其國也其國因此必反思其過另選賢能以免辱命矣

一各國遣使約有四等第一等名全構大臣乃代主行事者與其國君親來無異有事得與鄰君面議鄰國款待之禮亦與國君無異第二三等亦奉國君之命領有國書者但非欵命代主行權止可因事朝見鄰君凡事多與鄰國大臣面商第四等係國內大臣因公事故於鄰國大臣者止與大臣議事不得朝見鄰君接待之禮以次遞降其民主之國國中首領遣使鄰國亦僅與鄰國大臣往來蓋首領代民行權不能比於欵差也至領事及辦理通商之官不得稱公使

一各國遣使聚會議事者不用國書但繕寫欵賜全權文憑付與公使會時或彼此互換或統交盟主收掌

一使臣奉命本國給與牌票沿途照驗放行若經過敵國必須另請牌票方免疏虞其敵國亦不得因爭戰未息稍有留難

一第一等公使將入鄰國京城節令屬員行文照會鄰國部臣鄰國依禮接待擇日朝見進呈國書二三等者自行照會部臣請其稟命國君進呈國書其無國書者但照會部臣請其擇日面交文書

一國使朝見面呈國書善言稱頌鄰國君主亦善言慰答一二三等皆同惟一等係代主行權不行君臣之禮  
民主之國遣使謁見宰相都院加公使見君之禮

一各國駐京公使皆用其本國法律貨物子女皆屬本國惟田產及貿易債帳等事仍依所駐之國法律遇所  
駐之國有與鄰國交戰等事即給與護身牌票敵國見票即不得妄加拘殺

一公使所駐館內一切人役皆自行管束其有詞訟與欲國人民交涉者亦用彼國法律辦理其或使臣不良  
譯審所駐之國即照會其國主調回究辦或事關重大迫不能待者即收其卷冊文憑併使臣送出疆外一面  
行文照會或重大之案既經照會而其國君主徇私不問則自行拘拏懲辦蓋兩國和好互相敬重不許輕辱  
鄰使敬使即所以敬君也彼國徇庇即可自行究辦不許鄰使之有恃而為惡也若本國之人服官他國而充  
使者照公法本不接待若先時未經明言業已接待者一切禮法皆與公使無異不得先後兩歧

一公使本身不納丁稅關稅應用物件進口亦不納稅惟不得藏匿罪犯自干公法所住公館雖自行置買仍  
納官租

一公使遣人遞送公文經過各國無論水陸險有牌票即不得稍有阻難即遇有爭戰而所駐係局外之國亦  
當一律放行若兩國交戰而鄰國欲遣使聘問者則當公約給與白旗牌票以便往來

一公使經過他國先期行文照會如該國不准過境行文阻之即便改道倘任意私行遇有事故即與該國平  
民同科若許其過境則當照公使之例保護款待倘有不知禮義之國妄加輕視殺害者與害其國主無異被  
害之國即可與師問罪往時法國公使經過日耳曼地方被殺法國與師問罪各國多許幫助各國公使許談  
話以日耳曼為非蓋既有國即不能無使公使往來自當互相保護即或疑其勾通他國不利我邦儘可明白

阻止豈可妄加殺害人命至重鄰國平民過境尚須加意保護況貴重之公使乎凡誠禮殺使臣者爲萬國所共惡公法所不容其國必不久存戒哉

一公使駐劄他國遇禮拜日期仍依本國之禮照常禮拜所駐之國不得阻撓惟和約或明不許行教者止可於教堂內行禮不得鳴鐘賽會及舉行堂外一切事件

一領事官不在使臣之列駐劄他國必須和約許行方能前往如不遵理法即可將文憑收回或照律懲辦或送交其國均由地主酌量其尋常詞訟與本地民人交涉者概依所駐之國律例審斷與凡人無異一公使駐劄他國或遇其國有喪另立新君本國即當另付文憑若本國易君即於通告友邦文內聲明其國使交卸尚未回國一切禮禮與現任無異

一公使或任滿或因事召回即照會部臣請其代表面辭併將本國詔旨呈驗恭辭告諭所駐之國照禮禮職或受或否各依本國律例所定各國多派使臣受禮惟國內及美國不准使臣受禮其有因兩國不睦而歸者或面辭或不辭而去皆聽使臣酌定至各等使臣在任或有升降亦須知會彼國都院呈驗國書

一公使在任病故賓客丁役概不得擅預公事一切案冊文憑皆密封送回本國如無賓客即由所在官司封送寡婦家人均得暫用使臣禮節所遺公館財物均歸寡婦承受或照遺囑辦理地方官民不得擅行撓動

### 盟會

一各國盟會自主之國皆可與友邦聚會立約屬國及半主之國則必以所依之國爲主不得擅自立約台案之國或歸盟主立約或練各國自行立約各有不同惟以當日公約爲定美國不許所合之國私與外國立約但其他條約不得與其盟約君主之國時君收掌民主之國時首領大臣或理事部院收掌日耳曼國所合之國皆准與各國立盟主合約相作耳



一各國盟會議定之事皆載於盟約蓋用印信以後永共遵守不得渝違亦有不載於書而但憑口約者既經允許則當彼此遵守不得失信以犯公法

一各國盟約必由國主酌定併鈐蓋國璽亦有權宜行事者如帶兵發給獎券准人通商及議換俘虜和約停兵降城退兵等事皆可由本官酌定不必稟告其君更加羈書

一各國大臣無立約之權而擅自與人立約者名爲私約概不爲憑但他國既誤聽其言與之立約如覺事有難行即當急早知會將盟會費用補出毀棄前約否則仍須遵行不得失信

一盟會係派全權大臣前往者即與其君親往無異一切事件既經商定立約畫押其君必當遵行即小有不便亦不得輕議更改蓋君既付懽於臣即不可更奪其權也其有約內注明須俟國君酌定者則必俟其君允准方可施行其已經議定尙未立約畫押或事關重大於本國及隣國皆有不便或國君明有詔旨而使臣違旨擅許者均可隨時更改

一盟約內涉通商事件者必須公會主事之人允准方可施行否則雖經使臣議定仍須酌改

一各國盟約有爲勢所迫強依允者如兵敗民饑強敵入境凡所變換不得不從此等要盟本非中心所願但既經立約亦當遵守以息戰爭否則錫宴覆雨日尋干戈各國更無甯日生靈塗炭性法所不容即公法所不與也

一盟約有二一曰恆約一曰特約恆約者各國利害相同懸經公議永遠遵行如疆地換地改立疆界臣服他國及交戰預定日期准敵國人民攜帶財物出疆等事雖兩國失和至於用兵此約仍須遵守必須國勢大變另會立約方能更改特約者或因一事或因一君而立事有變遷君有死亡其約即廢惟分疆定疆一事本係

復約近似非利爲得喇法蘭西維也那諸邦併吞鄰國原有變更非分法之本意矣

一盟會有別立保護之約者或大國保護所依之國或鄰國互相保護立約之後遇有患難窮空等事皆當幫助其法有一助財曰保如年餉輸粟貿易借本是也助力曰護如借兵借船代守疆土是也然戰爭之事有應助之國理曲而敵國理直者亦可不必保護非背約也守公法之理也

一立約合兵名曰同盟或助守禦或助攻伐無論從前是否同盟但覺此國理直皆可往助亦有約內載明但助兵馬糧草船械而不與敵國爲仇者則交戰之時仍係局外瑞士台邦多有行之者

一立保護之約遇事互相救助者原指理直當助而言若其國恃勢貪利先啓邊端則不得助其橫行其曲直務須平心較論不得藉口理直畏難推諉即事涉疑似未能決定者仍當盡力往助不可失信友邦蓋彼橫行而助之是拂吾性也擄性違天也不敢違天正公法所許非失信也若事涉疑似並非顯然悖理者既有前盟自當往助若能居閒觀望不使用兵更爲上法

一兩國立約多有交質以堅信者如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英國許還法國屬地先遣諸侯數人爲質是也

一盟約遇有詞義未詳以致爭論者須延請名人考證古書細加解說

一兩國失和有他國居間調處者若非邀請及從前立有調處之約者或受或辭均聽兩國之便其有道之士熟習故典明晰是非者雖無調處之責亦無將相之權皆可主持公論所論允當各國皆當聽從蓋尊其道非尊其人也

#### 兵事第一

一兩國交爭或此國與我國通好而彼國向無盟會者即可助此擊彼如兩國皆係同盟即當局外旁觀不得

偏有所助蓋同盟之情不分厚薄則義不當偏助也

一兩國交戰鄰國必先聲明爲幫助爲局外幫助者封港捉住掠貨接濟軍械者皆得從事局外者一概不得與聞

一各國在海上交戰止准登敵國之船查捕奸細貨物不得妄登他國之船

一各國或有爭端必憑公法分割弱而有理者仗以自護強而有力者亦不得不爲理屈執法公議即可不至用兵其有因小事忿爭如邊討帳項捕捉人民強據田產等事或調處賠還或已經報復即不得擅自興兵

一本國人民有受鄰國人民侵暴屢次行文照會而彼國不爲伸理者本國君主即賜強價之牌准受屈之人隨時自行報復其強價所取人口貨物仍寬假歲月俟其必不賠還或至交戰方可沒入本國

一兩國將戰之時攔捕敵國貨物須暫行封存如不戰議和仍須交還必再交戰方可入官

一戰有三等遞進國之民隨時隨地皆許參戰謂之全戰指派某省某部之民公戰爲之限戰民間互相戰鬪謂之雜戰皆公法惟以曲直爲分

一交戰必先時宣示各國并有告知敵國若今則不告敵國但曉諭境內人民毋與敵國往來并宣示所以交戰之故以便事後講證曲直

一交戰時敵國貨物人民在境內者概不略取非受敵也存友道也今雖爲敵昔日之友誼固在也准將兵接仗之人其價值貨物皆可入公共國君自欠敵人之債仍照償還以昭信義其與他國交涉者無論國債私債

遇有戰爭暫停追討俟議和後再行討取

一交戰時敵人在境內所置房屋田產皆不入公惟將租稅封存聽候處置

一 將戰時敵國人民貨物在境內者皆先期宣示限日搬回逾期不搬始行入公盡其入疆本特公信而來既准其居住則當戰始本必准其出疆方爲守信

一 兩國交戰彼國先將我國民人貨物在其境內者遵法略取或將所欠我民之債入公者則彼先失信我亦從而效之公法所許也近日英國與敵國貨船在其海口者則略取而公有道之士多以爲非

一 兩國交戰本國民人概不得與敵往來違者貨物入官其有國君特詔戰時仍許通商及商人運貨在途未得交戰之信者不在此例

一 數國合兵攻敵鄰國民商有與敵往來者在事之人皆得查捕鄰國即行不義本國斷不可以效尤

一 敵國民人在彼境者無論流寓土著皆可略取其過境商船及往來使臣不得稍有所侵犯惟遣往敵國之使臣可以隨時截阻

一 西土人寓居中國及中國人在西土者遇有戰事亦當遵照公法辦理不得專用西法亦不得專用中國律例

一 本國及他國商貨未戰以前先在敵國者不得略取失和以後方行運寄者與敵貨無異又有身爲敵人按仗方爲敵人而貨在他國者亦可略取敵國所轄屬國一切事件與敵國同例

一 分別是否敵貨船各有不同船係國籍以各國牌票爲憑貨則多有商貨皆以商人籍貫爲憑

### 兵事第二

一 兩國既已失和交戰凡火器刀矛斬殺擄擄無不可爲然亦須存仁義之心陰謀殺害吾人不覺之事仍不可爲誘降殺服尤爲公法所忌

一兩國交戰本非美事必其人萬不可以理論或先來加害方可用兵兩陣相接勢無兩全方可斬殺或將戰而其人悔悟或臨戰棄鎗兵仗或帶兵仗而降戰敗被擒即不可妄加殺害以傷天地之和蓋戰者殊無道保己身也非以多殺爲功也苟可全其生命則必全之仁義之道也

一兩國停戰舉互相抵換或用金贖問或問明以後永不帶兵臨陣加恩釋放凡抵換釋放者以後仍可陣陣恩釋者以後斷不臨陣陣君斷不許其再來蓋恐失信於敵各國效尤也或被俘時自言受恩深重或心不甘服必當再來雪恥則將其人囚禁無論年久久暫必候戰罷議和方能釋放蓋被害我之心未已則不得不禁錮以防後學也

一交戰時惟將兵官及持械兵勇方可盡力攻殺其他如國君及其家屬文官士人婦女嬰孩農工面買諸人不調兵事者皆不可妄加殺害蓋殺人非天地之心非吾心所忍臨戰而殺者以彼將害我不得已而殺之也此輩皆非急切害我之人豈可輕加殺戮

一兵入敵境但保敵國財貨田產皆可入公惟神廟文職各廟會堂學館併奇異珍寶均不得肆行焚掠若水戰則岸上之物皆不可取

一攻滅之國其田產皆歸入公降而爲屬國者無論公私各歸原主

一兵入敵境民間房屋村莊田禾樹木斷不可妄加燒燬其實有欄阻要路妨礙攻取者萬不得已爲之亦當宣示其故免至後來報復效尤各國受害往時英美兩國交戰英國曾有此事其水師提督行文宣示謂美以攻我屬部加擊大時曾行不義故我以此報之美國答書云我攻加擊大時偶有燒燬實出萬不得已非敢背仁義而得罪於萬國也然非英國先殺紅苗攻我燒我海口市鎮破我京都我亦斷不出此夫燒燬城邑爲敵

羅巴諸國所不敢行美國向守仁義雖敵國以不義加我我不許我民以不義報復即如前次所燬英廠小村本非國主之意據總兵官稟稱此村導敵擊非燒燬則敵盡斷不能破國君仍不賞其功將該地長交刑官審究同時又有兵丁擅燒一村亦謂其帶兵官斥革不義之事我所深恥也

一水路交戰敵船貨物在水面者皆可掠取非行不義也蓋欲絕其餉源使之窮蹙而和也能勝地之戰敵國貨物交戰時可以掠取若已經攻取則土地人民皆爲我有斷不可妄加騷掠或支用不足派民間舉力助餉尙可權宜而行

一兩國交戰非充當兵勇者不得妄發及掠取貨物如亂民乘機殺掠即照海盜之例治罪惟敵兵不守公法加害我民方許盡力抵禦

一海船領有本國牌照攻討他國遇敵船貨物皆准掠取所得之物概行人及不得藏匿

一民船有明牌案巡洋要截敵人貨物者已成常例然捕擄之雖散寄於民啓愚民借端盜劫之心各國師備皆以爲非有道君相務當早爲禁革一千八百十五年美國與普國立約曾有禁止民人捕擄之條深可欽佩乃甫及卅年又復刪去良可惜也

一商船被敵國捕擄及被海盜劫劫而他國兵船代爲奪回者以三分之一充賞二分歸原主盜案奪回之貨限一年零一月內報官審斷逾期不問亦有將奪回全行充賞者又有奪回後經過一晝夜即全行充賞者終不及三分取一之法最爲允當

一兵船及領牌民船奪回同事友邦貨物者自當立時送還若所失係屬禁物及販往敵國者不必送還局外之國殺虜經我兵奪回者亦卽送還不得領賞

一 本國船貨被敵處去無論何人奪回皆還原主不得分賞惟魚船及遊戲之船不在此例

一 審理奪貨洩貨等案皆由用兵之國主政惟止許帶回本國或停船於合兵之國辦理不得在局外各國境內審辦其在局外地方搶得及奪回者即歸所在法院審斷

一 戰利法院審斷時奪貨還貨之案如有偏袒不公致本國兵民受屈者查問的確即給牌票准其自行報復或事關重大即興兵問罪查君民一體不得因民間稍存覬覦也

一 兩國交戰兵勇占踞民間房屋皆准原主討還不得入公惟國君自置之產必俟和議成後方能贖還又有交戰日久將占踞田產私行買賣者日後議和交還其產仍歸原主買者欲回原價

一 陸戰時要約如定期遣使換俘等事尤當堅守信義查戰本不得已之事故雖決命行間亦必彼此相約不為已甚正為他日議和之地也公法一書總以息戰為主

一 交戰時有兩國議明暫時停兵者既經許諾雖有大利不得失信行詐停兵之約止係一路者由統帥作主各路全停者請命於君停兵之後有擅擄敵貨者即將其人治罪原物登時送還

一 交戰變經解脫暫時停兵凡屬攻守地方概不得用兵滿兵收糧製造軍器修理城池變遷接受友國援兵以虧信義其非攻守之所仍聽照常辦理

一 兩國約定停兵若干日限期未滿斷不准違約用兵或所約日期太遠將戰時併須預行宣示蓋不欲斷己之信乘人之意也往時羅馬國與我國交戰約日停兵我國不待期滿與兵偷襲羅馬國仍待以禮遣使討取被虜人物不許而後復戰於是各國皆遵羅馬國而薄賀國各公師評論亦以我國為非

一 交戰力屈情願投降不致被戰即謂之降或離城池變遷者將帥及守土官可以自主若將土地人民全歸

與敵則必命國君不得擅許音羅國將軍與敵定款處地於敵國會恥之印搶一人付敵迫厚約與復戰取回舊地

一交戰時兩國之人不許往來若兩國先經約定非攻戰地方仍許民商互相往來者必須特賜牌票酌量施行其牌票必由國王及至極大臣發給方為憑信

一敵貨被擄仍在用銀贖回其有已立盟約尚未交價給貨中途失事者贖價仍當交納

### 兵事第三

一兩國交戰附近之國無所助者為之局外有自主之國自立於局外者有半主臣服之國兩國約定准其局外者但既居局外則無論借兵借糧斷不可行即是非曲直亦可置之不論其通商航海兵事者亦須先有成約方可酌行伊多格外謹慎以免連累

一局外之國有與用兵之國先立盟約遇有征戰協助兵糧若干者隨時仍得照數協濟立約在前不可失信且不知今日之戰於局外無妨也惟不得於定數之外累加資助又有先時立約許戰時兵船停泊其海口者屆期亦可准行惟不得招兵買船致生疑議

一交戰之國不得於局外地方招兵買糧修船製器及辦理一切軍旅之事亦不許兵船停泊海口妄行妄許者皆為干犯公法

一交戰之國經過局外地方必須先期假道或許或否懸懸局外斟酌戰者不得懷怨但不得偏許一國致生仇讐或有時地不同此國可以假道而彼國不可者果係實情戰者不得藉為口實

一戰時追捕敵兵敵貨不得擅入局外之境違者即為干犯公法所得之物概行交還獲之軍旅之時無論巨



細皆不得行於局外蓋恐倉卒之中誤有傷損既乖信約又啓兵端也

一戰者經過局外境內當盡力保護或敵人違法捕擄人財即由局外之國討取交還不得推諉

一兵船遭風擱淺至局外海口停泊修船買糧及發賣所得敵貨皆可准行但不得備准一國若此國先有盟約而彼國無約者亦可專許一國

一交戰之國有在局外招兵買船製器者准所在官司查取入公本國民人竊購招募從嚴治罪查戰者皆有不平之事局外與兩敵均屬和好而無故准人招兵豈是妄殺平人也故公法禁之特嚴

一局外之國有於海上裝運局中貨物者准敵國擄取其貨惟船隻仍歸原主若局外之貨先時附載敵船者緊不得妄取公法即此亦有以船為別者在敵船即為敵貨在局外之船即屬局外以平時立約為準

一交戰時局外之國與戰者仍可通商惟所運之貨有為軍中所必需者戰者即可查取仍將價值銀路費照數償還如裝載兵丁及代寄信函則為干犯公法船貨一併入公又有先時立約不准運貨至敵國者則無論何物皆不得違法運送

一局外之國原與戰者通和駐有使臣在其國都者遣使通信仍可照常蓋兩國失和局外之友誼自在故得遵公法以通好兩國不能異議也

一局外之國於戰者席國仍可通商其平時立約不許者仍不得行

一交戰之國業已臨城封港西洋文戰必先期用兵把守敵國海口斷其出入國之封港局外之國斷不准運貨至彼貿易違者將貨入公其海船運貨在先或未開封港之信或遭風入港停泊者不在此例

一交戰時局外商船往來海面戰者皆可登船稽查照驗牌票有不嚴稽查恃強爭拒者將船貨一併入公

一局外之貨物被戰者船內被繳擄取船主不認賠償亦不得藉口局外向該國討取

一局外商船有借賊者兵船保護者敵國皆可擄取入公此例始於丹國一千八百零四年丹英交戰丹國立法局外之船不得藉敵船保護美國商船借英船保護丹國擄取入公美國不服各國公館評議以此例未通行不爲公法惟丹國賠償前貸此後局外不得借敵船也該定爲公法

### 和約

一自主之國凡議戰議和其權皆操於國君而籌備強弱則儘在國會及議政大臣必上下會議方可舉行  
一國君與鄰國立約無論君主民主及合衆之國遇有割地讓城等事必國會士民公許方可施行倘國會不願雖已立約仍作廢紙在時法國君主被虜與日耳曼立約分讓國土國會不顧其事竟廢  
一兩國和好立約則以前仇怨一概捐除所有戰時受害受屈一切交角之事皆不得理論惟民間錢債詞訟交涉兩國者仍照常清理

一兩國議和既無讓地之約所有占據民間房屋行店退還各歸原主其被擄貨物過一晝夜即不得討還其在海上者非法院斷明入公之物無論久暫皆可討還守貨之人的結酬謝

一和約以塗埋之日爲定以後則不得再有爭論境內民人亦須宣示一節遵守其未經宣示以前兵民或有戰爭不爲犯法或擄有財物即查明交還

一和約議明交還原物自當遵行若物已毀壞一時不能復原如城池砲臺房屋等項許其隨後修理賠償不爲失信若未毀壞而本國私自拆毀索令敵國賠償及敵於於未理交還以前乘機拆毀焚焚拉地方皆爲失信干犯公法

一和約所載如有違犯卽爲背約受誓之國責其遵守或倘本條廢棄亦不遵行或竟棄全約絕其和好均不爲過

一和約所載之事小有紛擾及該有違犯當還使自行解說或請友邦評議不可輕棄前好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七目錄

洋務七 邦交四

驅海論下篇

論交涉

論俄羅斯條約疏

小國換約 中西紀事

中俄天津和約十二條 咸豐八年五月

中俄續增條約十五則 咸豐十年十月

中法通商新約十九條 光緒十二年三月

琉球小志跋

答馬相伯書



洋務七 邦交四

瀛海論下篇

上海葛士澹子源編

張自牧

客難曰人統也僥倖受意於明堂九禱雖野詎抗稜於華夏焉人既導以僭驚志士憤憤於何懸也中國以無喋喋乞估乎曰通商條約職外國使臣人親拜 大皇帝同治中三次遣使出洋見其國主進退三鞠躬而已蓋入境問俗禮從其宜我有拜跪之禮故彼來則從我之俗彼無拜跪之禮故我往則從彼之俗本無所謂禮也適望之曰藍服來服無常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班固曰接之以禮驅摩不絕使曲在彼蓋古帝王之待外國但論事理之曲直不責儀文之隆殺也

國初通書日本通使俄辨斯哲不列其國於朝貢之班殆深得讓而不臣之義釋稱利之俘受土夏之附始深得使曲在彼之義可爲萬世法已

客又難曰學輟久者金槍葉誤習勞粟精干闕出物啓驅僮無厭之求流澤蠲庭奪園國有恆之樂國市之運殆尾闈之瀉也曰前代邦交有所謂嚴禁者今無是也自通商以來海關之稅日增漸至千數百萬兩有裨於度支者非淺鮮矣夫豈漢宋所可擬乎至於市舶之來中國絲茶藥餌所貨懸壺之盛亦前代所罕聞但見其益未見其損惟印度以鴉片爲我即外國亦羣斥其非矣說者謂阿芙蓉之毒能使動者情強者弱厚者薄廉者貪馴而致之將使中國強毅果敢之氣日漸消磨而俯首帖耳聽命於人南洋印度之遭吞噬皆先以此餌之故不勞而得渾厄之說其小焉者也即以滿尼言之今鴉片歲滿千萬金出洋而商民未覺其困者以絲茶

所貨足以相償耳近年日本印度南洋羣島皆務檀茶及蠶桑之利西國本有蠶桑而不能如中國光緒元年之端近則東南南洋漸能蠶桑矣

意大利於昔昔里島植茶數十年後外洋採茶足以自給中國將有坐困之勢此漸危之所以不得不整也該

宜明著為令凡嗜煙者不得登仕願列士醫軍伍責成各部院督撫學政提鎮嚴察所屬誠使朝無嗜煙之

官學無嗜煙之士軍無嗜煙之兵其餘農工商賈則姑置之不動聲色而其風可自息此其權操之在我而不

必期之於人者也內地自植煙或謂姑種及南洋產也竟種或散代或種加之何其可也

客又難曰言語不通則情志難孚也嗜飲不同則趨向莫測也華夷交錯草野致誠於離國主客相猜爾爾何

悅乎彈指詞陵毒澁之可畏赫剝披山而恨情理有固然勢惡客已曰殺遠之道先求所以安之彼去國遠來

誠欲世世昌樂永保其利豈無愛我之心乃或者無端而猜恣之使日長其驕奢又或者無端而鄙夷之使日

即於疑忌則處之者未能得其平也漢文帝與單于書曰天不願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

民下及魚雁上及飛鳥跋行喙息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嗚呼此文帝之所以為文也與嘗讀 高宗諭刑部議其尚囑獄諭旨伏見 聖心公平毫髮必當而

獨徵見過若俾知百年後之有洋務者可不敬讀而深思乎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部奏駁李贊穎咨稱革監倪宏久賒欠英吉利國夷商囑等貨銀萬餘兩無還聞擬杖責未盡議將倪宏文改擬杖流監追一案已依議行並明降諭旨將李侍堯申飭李贊穎交部察議令將倪宏文查產變抵仍仍限一年監退再照部議致違如該犯限滿不完即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辦此案之府州縣官於養廉內照數撥出并傳該官賞給該夷商收領歸國以示體恤矣此等夷商估船買越重洋本因寬利而

俄乃李寶類儲物設北擬以海運而欠項則歸其自行清結所謂有斷無追竟令外洋旅客屈屈仲章到理  
 大臣懲意凌遲之罰而刑部奏駁朕始得知其詳爲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懷葫蘆照覆其錯謬尙可問乎中  
 國謙馭華人至在秉公持平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經若平時視之如草芥任聽地獄欺陵而有事鳴官又復  
 袒護比人不爲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訴徒令蓄怨於心歸而傳語島夷豈不輕視言撫鄙而笑之且成慮粵  
 商社惡至呼籲仍復成空將來皆蹙足不前洋船稀罕又復成何事體日朕此番處置非成爲此事豈有深慮  
 漢唐末明之末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  
 因循卒致釀成大費而不可救末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爲殷鑒也方今國家全盛儲蓄豐饒  
 威稜自不敢稍生異志然思慮預防不可不早杜其然英吉利夷商一事該督撫以爲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而  
 不知其關係甚大所謂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者也朕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如內札薩克諸藩恭順該服其整行  
 本小朕皆撫若兒孫每至必歡欣踴躍與舊滿洲蒙古之執役無異而新附之準夷回部年班來者朕亦必聯  
 之以看待之以禮厚其饋賚而遺之象亦莫不懷德歸恩與內札薩克相等皆內外臣工所共知者如伊  
 犁貝勒薩克烏圖一節辦理亦須妥善或哈薩克所屬至者本不皆善馬原不妨如法擇而取之若既是用  
 之馬則當按其所值與之市易始能持久無弊設或所給贖疋輕薄暗減其價致所得不償所借哈薩克貿易  
 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裏口即不言而心豈能允服則違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無所底止每以此壓  
 懷疑伊犁將軍不可不實力妥辦以裕永遠之規若聽其日趨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聞惟該將軍是問恐  
 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兩掌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分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  
 有各該將軍督撫等宜體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拘民人以抑外夷即前番番境隨



省亦當推厥此意安行若仍視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經發覺或經訪聞及為言官糾劾必將該將軍督撫重責其罪不能似此案之惟予議處也將軍督撫皆朕委任之人惟當善體朕意毋怠毋違自可久吉安長治之計門我世子孫敬體朕訓守而勿失億萬年無疆之慶詎不在是耶此旨著傳諭各將軍督撫一體遵緣並著入於交代令各任永遠遵行勿稍玩愒並另錄一分交上書房俾皆恪循罔懈欽此

客又難曰君攻異端孟詵都說一氏既與關者尤力傳韓程朱說就讀則彼教橫流匪辯惡乎愚曰摩西十誡本非犁野善政之倫而為耶穌為保羅為路得亦自成其為外國之教而已史記太公作入神將一曰天主謂天齊元符二年收休屠祭天金人相濟曰祭天為主是天主之名起於中國流入匈奴又轉轉而至西域殆耶穌所託始也季士大夫喜言西學好與海客遊而恥稱其教道國初乃有李祖白緣爾金之事楊光先憤激昌言遂抵祖曰於法厥功偉矣今之傳教者既無利瑪竇湯若望之謫才而從教者亦無庫爾陳玄安臣之富貴本無所庸其辨也夫楊墨也道訓中於儒佛老妨政權違乎君相數百年後猶有尼親並稱者有戎服說講者有捨身持齋者辭而歸之宜也今之教堂果能戒香柳柳師儒乎彼損壞者皆亡籍之游民耳若敬禮世宗佛日諭旨而知同嘆之辨矣雍正五年四月八日諭內閣九卿等曰今日為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兩事適然相值故於在廷諸臣奏事之際偶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向來僧道家極口誣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誣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誣誇指為異端此等讎見皆以同乎己者為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為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概斥之為異端乎凡中國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天主也自古以來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異

乎若云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處談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  
朕意西律立教之初其人爲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像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爲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  
穆氏原以清淨無爲爲本以明心見性爲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於此若云必昧君臣之義忘父子之親  
棄貴倫常同歸寂滅更有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遺蹟  
聖賢之警，厥庶民奉爲坊表儆戒以詩書爲弋取功名之具視科目爲廣通聲氣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說  
以動人之聽聞工爲醜詞淫曲以蕩人之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卽如巫醫二者雖聖人之所不棄然亦近  
於異端而巫以視神祇醫以療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謠人爲非庸醫傷人之命此卽巫醫中之異端也  
安可因其異端有害於人而不用藥乎不獨此也卽一器一物皆以備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損失其本體  
卽成異端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蓋子路之禱異端也夫子之禱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  
非邪說分焉是者正者卽爲正道非者邪者卽爲異端故所論只在是非邪正之間而不在人已異同之迹也  
凡天下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戒殺明己性端人品爲本務者其初創設之人自  
然非尋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也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悖謬之說遂成  
異端矣與其教有何涉乎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  
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教  
身之說尤爲誕幻天主既司命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卽爲天主復身則履堯  
之履誦堯之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於歷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葬葬梓誠  
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皆歸其善亦不可泯崇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東發古則喇嘛之教亦

不輕棄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詆乃淺近狹小之見也總之天下之人存心不公見理不明每以同乎己者爲是  
以異乎己者爲非遂致互相齟齬同管敵不知人之品類不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強之使異亦不能強之使  
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方得  
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

客又難曰派分玫瑰開彼國之殺機香過芙蓉盜吾民之生氣憤昇真於亭午滅水騰紅慘歎露於良辰魔煙  
閃碧狂氛回煽百物亡精而悲匹士一呼萬姓裂臂而烈怨毒之於人甚矣夫豈法制所能禁口舌所能解乎  
曰我朝自順治中許荷蘭通商海國源源而來洋船輻輳粵東垂二百年其時初無兵船領事之保護從不

聞有華民仇視洋人之事卽今日高麗安南等國來者士大夫相與款洽情好無閒惟其無相猜之跡故有相  
愛之情耳惟原中西失睦本不越燧敦一端康熙時講求天文算法仿鑄火器命尚書仁未嘗不師其所長洋

使來京召見賜坐賜食藝術之士得與燕居侍從之班且時從皇子諸王遊遇有監獄斷尤稱矜  
恤其於柔遠至矣獨煙教一事禁之甚嚴許洋人建天主堂惟禁華人入教願隨任如湯若望南懷仁輩不少

寬假蘇爾金之罪明降諭旨陳瑪祿之誅載在會典雍正以後禁鴉片尤重惟其處置得事理之平斯中外  
相安耳夫販煙傳教雖異法有之他國所無也英法徒恃其兵船火器挾持地方官思以壓制華民而不知民

氣之不可遏抑也激則愈烈矣使中國之人於洋人聞聲相惡兒童婦女皆有切齒之心在英法固有自取  
之道焉而華人不能辨別外國之種類遂舉西各國一例視之近年每遇英法兩國一有責言致港海各口

二千餘國之商民皆暴然怒變之不可測是不惟中國之股憂抑亦泰西友邦通商全局之大害也英國  
設立華仁會所以厚民之生也鴉片固美厥耳仁者忍爲之乎印度頻年大饑英人傾國以賑之料口計食常

慮不給正惟沃壤皆植爲粟耳儘能改樹九穀何至瘠五千里之地一百五十三部之衆而嗷嗷仰食於人乎是鴉片者又英國之大害也同治時普法戰事教人實鑿其竭擊破器爲教所誣國破身俘爲天下笑羣相安得拉國法人甘爲教奴西班牙論法人視與國如仇勢力庇天主教居天下之惡名受其實禍美國論法國三次大亂死亡數百萬人均由於教是洋教者又法國之毒賊也西洋自禁民嗜煙東洋南洋亦有禁者其人不相讓也基發大臣烏墨拉以鴉片殞年各國皆舉以爲戒其不能備行其煙於萬國而備加禁中國可乎奪西三教截然不同法之神甫不能行天主教於英俄猶之英之牧師俄之教長不能傳耶穌希臘之教於法也印度拒額力士教入境德國逐耶穌會男女三萬人葡萄牙籍教徒六千人財產人官西班牙以山外教人助登卡爲亂竊教黨五萬五千人之家義大利封天主教堂七十二所總共產羅國王遣教員駐瑞士國人賊而遠之法人無如何也法不能備行其教於萬國而獨施之中國可乎各口洋商供億教堂之費歲至數百萬金因行煙傳教之故中外相猜各國皆駐兵船自衛且千萬於外國庸有利乎且夫畢士麻克泰西之名相也功業震耀遠寰實創禁教之令而荷文羅式令非斯製之英相格爾斯頓亦著書力詆天主教理各雅泰西之名儒也嘗來中國謁孔林而歸主阿斯福書院講席度壽五經四子之書教授其國人尤醇諄以販煙傳教爲非義喪葬之越好中外有同情矣原其法之本意販煙以牟利也乃自煙稅列於條約而懲濫之局日衰傳教以和衆也乃自教堂徧於寰區而仇殺之案日棘官師雖強顧爲周旋士民益搏膺而憤嫉且波及於不行煙不傳教之各國是亦不可以已乎誠欲中西之長久相安惟有變萬國公議之勳莫不販煙法不傳教至於愛護洋商保固互市之責則中國自任之格盡我 祖宗成憲厚待遠人曲爲體貼多方保衛使有賓至如歸之樂其機器軍械輪舟及開采煤鐵凡可以致富強者皆中外合力爲之推至謹以相與示以廓然大公中國之士氣既平友邦之交

情自洽各口洋商立罷教堂之費固已不貲若能漸減駐華兵船更可節無窮之糜費從此萬國和同天下一家矣洋人於權稅練兵造船製器開礦鑛務皆傾心相與無所隱秘康熙初荷蘭助平廈門同治初英法助平粵逆即中外偶有違言輒有居間排解者斯巴爾克輪船被劫於珠江英商門地請索償於中國外部葡爾秘方斥之中西友誼非不篤也乃以煙教并格又時以兵力相恫喝遂至齟齬之隙日積而愈深亦可慨也我世宗敕教化王曰使臣遠來朕已加禮優待至於西洋寓居中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時教其謹防安警果能慎守法度行止無愆朕自推恩推郵茲以使臣歸國特頒斯款可以見聖人轡載之量駕馭之權焉蓋其時待遠人者至優極渥其凜然不可喻者取煙與傳教而已

按如是篇所言則泰西西教之於各西國亦多以圍於政教國俗而不克通行況中土為聖教涵濡之地乎今內地人民或深惡教堂而動遭毀壞於定制誠屬有違然必以少見多怪議之未免為泰西詰邪所騙矣已

### 論交涉

李東沅

中國自與外洋立約通商以來濱海之區悉開口岸上自官商教士下自兵役匠工紛至沓來履跡幾徧而傳教則許入內地游覽則給與護符無論徵員商賈與有司接見悉禮若嘉賓無或簡慢竊謂中國之待洋人已如是其忠厚敬矣雖有時變生意外憂起無端半由於教堂待勢欺人小民積忿既深遂思報復然一經惠諭查辦維繫則中國之於洋人誠無所負也若洋人能返己自思謙以持躬恕以接物中亦一體開誠布公不存欺詐之心悉泯彼此之見我華人有不休戚相關憂患與共哉乃近日目見耳聞凡洋人之到中華每以言語不遵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視藉端滋事恫喝要求以致交涉之案層見疊出而中國顧全大局戒開邊

登遇事則官長過於濫就士民不敢抗衡洋人習以爲常無謂忌即輪船於河道港口駛行無忌恆與華船相撞小則船具毀壞大則人貨俱沉被控到官仍復強詞申辨或幹華人不知趨避或誤華船船桅不明改重從輕苟且結案而兩人之身家性命盡付東流官屈含冤無可控訴又如往來孔道馬車馳驅行人偶不及防無論跌死傷竟無恤恤不顧而去倘旁人阻止與之理論反謂車來當讓大肆咆哮即使損身亦當不顧意即行毆逐甚至持槍恐嚇偶一失檢釀成命案及事經官府又復委曲調停備極憐傷之條予以薄罰而尤爲慘酷者則其如粵省奸匪與洋人串通散布四方拐誘鄉愚販賣外洋亦爲奴僕聞古巴秘魯亞細亞等處版中所陷華人以千萬計其殘忍刻薄既大傷大地之和其暗騙明欺復顯荷中西之約借路隔重洋無人查辦莫爲發其覆而斥其奸耳至於貿易一途華人欠洋人之帳則必須逐官追索家產封填甚且擾及鄰鄰押其回旗而洋人若有折閱雞饒私屬亦不過循例申窮將家具拍賣贖派而已且外國於中國進口之貨稅從其重而洋貨之進口稅款其輕又華人到其國貿易須照例納款按名報數或有常規而洋人在中國經商並無此費試將中外接待情形兩相比較自有雲天之隔豈徒厚薄之分是洋人先自薄待乎華人又何怪華人之歧視乎洋人也夫河港中禁輪船飛駛街道中禁馬車馳驟無事則禁攜軍器用人則禁扣工資而販人出洋尤于例禁泰西各有律法按籍可稽倘華人理直氣壯援萬國公法反覆辨爭堅持不撓彼雖狡詐亦當無可措詞准查中西立約之時以中國法重西國法輕判然各異故釀交涉之案如華人犯罪歸華官以華法治之洋人犯罪歸洋官以洋法治之顯有時華洋同犯命案華人則必認抵償並能贖罪無能免者至洋人則從無論抵償贖罪或若過待公論爭執俟約而洋官反陪中國該探遺回國究詰無從非特輕法未加抑且無

法以治此尤事之不平者故中國好言學者專事譏罵而於國計民生未暇兼顧雖不至於開釁然習於疲弱不知振作如患瘵疾妄用神劑而此身漸弱矣好言理者激於忠義專主覆瓿而於彼此情形未能統籌指畫失宜每至決裂如患瘵毒常施攻伐而元氣日衰矣方今辦理洋務雖不越理勢一端然當權其輕重度其緩急如勢足固不能以遽理即勢不及尤當折之以理彼有所請可許者則應之勿事因循不可許者則拒之更宜直捷回依違莫決必認紛紜致洋人引為口實多方恫喝反覆要求而結案或議罰貶或開商埠使後之辦理者更難所適從矣考西國構訟兩造俱延狀師赴質審或不公狀師可辨其是非較其枉直必須水落石出尋費毫無間官始克定讞竊謂中國此時亦須仿辦理倘有通西律嫻清例其人品學問素為中西所佩服者大吏得傑奏於朝始以崇尙優其俸祿往總理衙門及南北洋大臣處差遣其律法參用中西與洋官互商務妥善如倘以為不合即專用洋法以治之以洋法治洋人使之無可規避以洋法治華人罪亦同就於鞭笞一律持平無分畛域遇有交涉事務秉公審斷按律施行每年終將各案如何起釁如何訊問定讞刑罰就簡勸為成書以備各國公覽兼資華人致證則是非枉直開卷了然詭詐欺誑姍姍莫逞既不失釐信修睦之益亦可見準情酌理之施海隅蒼生并獲其福然而不祇此也古今來良臣謀國必深悉天下之全勢各國之人材敵情之險詐知己知彼乃能安內禦外連交近攻今中國時事日艱強鄰日逼倘則病國激則與戎而敵勢洋情向多未諳大小臣工意見又往往不同以致辦理交涉事宜勦多窒礙猶豫傍徨莫衷一是至於軍機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貴洞悉各國情形思深慮遠非先充出使大臣之任亦必須久辦總理衙門事務乃能勝任若如事無膠固否則高談氣節動洋務為不經理事官皇息兵端而無術歸人曾犯犯憂矣

版雙入年夏六月天津議成 上命欽差大臣大學士 吏部尚書花沙納等至滬仿照各口通商稅則  
事宜與英法德等來使商定八月桂相等至滬凡屬月始定於是四國以換約請相國令其將所定條約辭  
本國請給國書前赴天津呈遞約以明年之夏四國唯唯是時大西洋有向來在滬通商之各小國如西班牙  
葡萄牙之屬紛紛陳請謂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於我等大西洋各國皆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今英法等國乘  
經奉 大皇帝恩准換約我等各國爭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約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反及有約之國藉  
詞脅制相國拒之堅執不移復傳諭在滬洋商詢之三國豈謂大西洋各國尚無統屬未便遽行阻止相國乃  
行文照會三國 謂中定規則時俄國不與三國者英法美也 內稱無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等未悉  
外疆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台先奉商再為定章旋准法德兩國照會謂此言甚屬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  
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勅令本國官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盡辦等語又准美國照會謂此事直應速通  
須先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前大呂宋即西班牙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洋以葡萄牙 即亞字  
呂宋之  
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但此後設有美國人乘機無約領事藉此作護  
身符以圖己益考地方官可以直都不與送款抑或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贊助申理亦可將情理對彼說  
明等語詳美人又議詰屈難通然其措詞大意似謂中國欲定章程先須分別於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允  
大呂宋立約而葡萄牙今已求取又似欽使等已有所允意桂相當日或因葡人久居中國拒之稍緩美人因  
得以此窺其淺深尋從秘密窺能得其詳也惟其國照覆之文觀玩實甚其略言未立條約之各國作何辦理  
本大臣似難盡答何者因有不歸本國所屬之民人諸凡作為本國不任其責除將此款轉報本國求政大臣  
奏請外台為先奉一面果在各口海關派員妥辦徵餉皆從一律商民毫無偏袒諒來文所指情節定必大半



消除若因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問大邦大臣何以必據此詞敷衍博訪審察等語推其詞意始則  
謂譯末其通商中則以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蓋乎國之主也時桂相奏聞  
中稅則事宜附片謂各小國效尤陳請業已嚴行拒絕其事遂經遼京師換約復在滬中請申前議而後此內  
外諸臣辦理益形棘手矣十年冬江蘇巡撫薛煥奉 旨授爲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閩粵及內江各口通  
商事務時三國換約之人已回滬中於是大西洋各小國之在滬者請授英法等國仍一體換約通商時蘇撫  
方奉 密寄如俄人所請借款酌減代運南米之事發令覆奏因附片陳明滬中通商各小國見三國換約未  
免心存覬覦等因旋奉軍機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 此寄於本年正月奉到予在部門督師審中見  
薛煥另片奏三國換約各小國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嚴行拒絕薛煥首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並著該  
撫按照前年辦理情形預爲杜絕毋得輕聽天津又費唇舌並曉諭英法味三國以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  
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暫同阻止方爲妥善即各小國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並諭令知之欽此  
是役也厲階之梗實仍始於桂相當滬中定約時各小國先後陳請即應如 廷寄所云令三國暫同阻止並  
以後泰西各國無論大小邦都著落在英法味三國身上載入約中以杜其效尤之漸可免後此無限波瀾既  
不能令復於原會中依違遷就諱言不悉外國情形時向商請所謂當斷不斷後必有受其患者其後果有在  
滬在津並擅入京師紛紛演說之役是年夏有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在滬呈請通商換約  
薛大臣不可旋據布路斯使臣斐佛理阿里不艾等由海道駛赴天津向三國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議  
立通商條約奏聞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欽此布路斯者大甲洋近北之毛魯社國也其國  
向、粵港通商五口既開旋入滬中茲因英法等國換約呈請仿照辦理蓋法人主之也時法處有駐京公使

由總理衙門照會令其改案阻止而法使稱布路斯爲彼國之與國其德意志通商稅務各處者又布路斯之與國也當揭設國通商在粵在滬自來無異即今議立條約亦求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應令其在天津條約三訂另商大臣酌議章程並由法使代爲照料等語奏開奉 旨著在天津守候不准前赴京師即日欽派總理各國事務之大臣一員前赴天津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酌量裁款實據布路斯使臣在津呈遞通商條約計四十二款又稅則善後條約十款並據呈到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議名請據照該國條約一體辦理惟將來寄住京師應准布國派乘權大臣一員其德意志公會各國俱請布國駐京大臣代辦不得自派乘權大臣進京又因中國現值軍務繁興經欽使會同三國大臣與之商議另立專款內載自互換和約章程之日起扣滿五年方准布國派人來京居住其餘與法國所定大略相同於七月二十八日彼此暨押蓋印由總理衙門奏開奉 旨依議以又有比利時者亦大西洋之屬國赴滬呈請定約薛大臣以布人不遵理說徑赴天津此時適至之國若再嚴行拒絕恐至效尤前往又在比利時向在各口通商素習安靜此時來滬亦無從中指使之入當即飭令在滬酌擬條款由該大臣核議具奏報可

同治元年夏有大西洋國即葡荷亞住居澳門之洋人 ○洋人各國之通名以葡人爲由粵中海運徑赴天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遽赴京師經三口大臣飛咨總理衙門請飭城門關阻旋有法國駐京之公使哥士者稱爲彼國朋友請由該使保領暫住該洋館中恭邸請以外洋無約之國例不准禮至京師况該使此來又不天津呈遞照會將來此端一開從此外洋不論何國均可照行必至漫無稽攷哥不能辦乃請照各國領事代辦通商之例所有大西洋呈請立約一節概不提及一切由哥士著代辦作爲法國實客在京往來商議悉惟法使哥士若是聞議定之後仍回天津查釋前在天津互換等語恭邸不得已許之愛

由哥士書酌擬章程若干，仍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義定奏奉。旨欽派大臣前往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辦。即日哥士書帶領大西洋使臣至津，一切禮節並印均如布路斯換約之儀。惟大西洋使臣大將列入會議名皆法使主之儀也。

二年春有丹國使臣至拉喇喇海至天津，即由天津起程往京師。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福以該使未知照例通知總理衙門，即由恭王等照會英法各國駐京公使，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妨城門，難阻旋准。英使照覆以丹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勿阻其入城。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持有奧援，一經阻止必自。其人首起難端，遂置不問。相持數日，始據英人威妥瑪前赴公所代請立約。經恭王等告以丹使初到中難，並不備照中國正案，擅自越過天津來京，換約關係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因言丹與英為姻婭之國，並引會允法使為布路斯大西洋代請通商之案，再三商懇王等以其語近要挾，難力拒。又恐許之太易，勢將紛紛效尤，因請以丹使知欲中國允行，必須循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聲明來歷，懇請奏明。旨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行等語。威不能排去，僅准呈到照會，以此發外口使臣到津，聽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因。蓋照會為丹國議結也。復經威妥瑪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為稟報，始據該大臣奏聞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遵照辦理。欽此。轉據總理衙門議定丹國通商條約五十五款，並來往照會各件奏附。內稱丹國使臣來京由其使威妥瑪認為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書認為伊館朋友一切均由哥士書出為商議大略相同。因奏明仿照大西洋改案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副條威妥瑪攝帶該

明會館所擬條款章程稅則原本送來等核其條約大略以英法條約為藍本並於其初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因感妥瑪代為謀主意欲藉此蠶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位復顧因互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即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詳稱丹國既係英國屬國極拉使又託該使代辦自應仿照英法條約未便全照大西洋一律且日法次會晤逐層辯論始將條款必不能允者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刪修改改之英國原定款目尚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原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核辦臣等查該款原定後在京先行畫押交該使迅即赴津再與張厚荪押亦係仿照上年大西洋成案辦理等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

初長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議應俟東南一帶地方平靖始行開辦因京師換約英人亟欲於九江漢口等處察看試行遂有長江暫訂章程各款之議而大西洋各國之請立約者獨於長江一款尤深希冀如布約之第六款丹約之第十一款已將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載入約中然此所指通商江面乃地方平靖後實行之章程非現在試行暫定之章程也且約內載明自畫押之日起一年之後始行換約互換之後始將所定章程頒行各省按照辦理是海口通商原在條例長江通商實屬新例不可以三國之鑒證換約可以暫行者比例也丹使定約即有感妥瑪至彼告以長江暫定章程未經列入令其續行照會請與英國按長江暫定章程一體遵辦旋准總理衙門照覆內稱貴國商船欲於未換和約之先即入長江實屬本大臣亦無所不願惟在和約未換之先倘准貴國商船一送入江則別國之已定和約而未換者亦將援例來請豈有妨礙本大臣現定章程凡貴國商船入江除輪艇及原係華艦改裝外國式樣之船及甯波釣船中華式樣各船及各種一枝桅小

船以上各等船隻懸掛貴國旗號均暫時不准入江惟貴國旗號之二枝桅三枝桅夾被船及輪船始准照長江暫定章程一律辦理此係於條約之外逾格優待貴國之意等語然則長江暫定章程已允丹國破格先行則布路斯大西洋各國亦將效尤矣此前提所稱長江暫定章程另案核辦之原委也

嗚呼千兩四國通商前後條約及各小國續定之約中國之王大臣等抑何畏洋人如虎也英法二國之使墨爾京師窺我虛實持我短長凡彼已定之約中國欲變通辦理者則謂爲走私虧課之說以恐嚇之若彼之自悔其約而得步進步者則又巧爲代辦暫定之說以愚弄之至於美人所定天津條約本無長江通商之款然其約內載明中國嗣後有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無論何時彼國亦一律照辦均沾等語故自十年換約之後不候密請毅然竟入長江無復顧忌矣若丹人未經換約輒欲照長江暫定章程試行徒以英法之援威脅從而左右之豈丹人之智力所能辦哉予謂自十年換約之後外洋所請至於長江通商小國換約而中外情形遂至不可思議如海口通商合計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凡七省又增設長江三口經歷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凡十省而中國無不通商之港口矣通商自有一定馬頭乃又於天津第九款內闕入英商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悉聽其便之條於是自赴山鄂市鎮探辦貨物爲地方官所不能禁者加以許置內地船隻販運往來是則舟車所至皆足以資指注之取通貿易之窮而中國無不通商之省分矣換約之請及小國則將來效尤而踵至者應接不暇靡不自大其國自帝其主皆與中國抗衡至如布路斯條約兼及德意志公會各國其中所載部分數十多有四洲志之所不詳職方總略之所不載者情似迷離不可究詰而外洋無不通商之島岸矣洋藥之入中國猶曰我自取之若夫米穀豆石銅鉛向不准出口硝磺白鉛向不准出口今一舉而弛禁任其擇肥而噬甚至藉兵船護貨凡違禁之物通販橫行惟

利是視而中國無不出口之貨物外洋無不入口之貨物矣。西人之獲其利者曰：「天下一家也，極其害者曰：『戎狄豺狼也。』」謂其說者曰：「此地氣之自西而東，非人力所能爲之推挽者也。嗚呼！豈非天哉！長江運道，一歎外洋視爲利藪，以該商出口向以茶葉爲大宗，惟內江占立碼頭，可以任意采購，是以蒸糶之趨，絡繹相望。于檢閱通商檔案，當十一年春夏間，有意大里國領事霍格照會薛撫，內稱擬赴漢口，覈看通商情形，並申明該國向在上海設有領事官，准其通商，請照飭遵辦等因。由薛撫據情咨會總理衙門，准其稱上海係沿海地方，准令無約之國一體通商，漢口係新設口岸，兼係內江地方，未便准無約各國一律均沾。相應者請駁斥可也。查意大利係大西洋聲明文物之邦，亦思在海口長江諸行貿易，利之於人甚矣哉！」

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異音一名波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譯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龍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龍其都城曰比耳令即約內所稱比耳令京師者猶英之倫敦法之巴利也。丹國即大尼其來粵者稱黃雀國之舊名曰丹麻爾故自稱丹國。宋以前其人嘗爲大尼侵并其後自立爲國遂與大尼爲友。邦一二國南北比鄰相爲姻婭亦必有之。非威妥瑪之託詞至單龍黃旗等國在粵中通商已久亦不自今日始也。

#### 論俄羅斯條約疏

郭嵩燾

竊臣恭讀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上諭此次會議事件中外交工及在籍大臣如有所見均可據實直陳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防勵節博訪之至意因查前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國立定條約十八款不察山川阨塞之形勝不明中外交接之事宜種種貽誤無可追悔然西洋各國遣派使臣相與議定條約原應由各國嚴准施行是此案准駁之權仍制自 朝廷所有派遣駐紮各國使臣但係兩國交涉事件應責成料

理總理衙門但一說防駐俄公使轉達俄國外部伊犁條約暫緩簽字權過俄兵駐紮伊犁以俟續議俄人雖  
甚猖獗亦不能違越萬國公法以求逞逞此權應之一法可以稍戢俄人之志卽在我亦稍有以自處且請  
過前後情事爲我 皇上分別陳之一曰收還伊犁應由甘督核議乾隆年間議定準回各部設立各城駐紮  
兵弁外設屯卡與各屬部畫分疆界百餘年來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日以衰微其地多爲俄人侵占又西滅浩  
罕諸部與西域接壤地緊相毗連而自回疆事起二十餘年屯卡毀棄殆盡卽令俄人收還伊犁一城清理疆界  
經費推求陝甘督臣左宗棠平日講求地理之學經營西域已逾十年形勝險要爲能詳知並非數萬里外遣  
一使臣遠客定議之事 皇所謂收還伊犁應由甘督核議者此也二曰遣使議還伊犁當徑往伊犁會辦俄人  
占踞伊犁時但以保護疆界民商爲言厚約中國平定西域仍行退還其收還伊犁并無他慮惟慮俄人索取  
兵費太多此須至伊犁相度情形乃可置議左宗棠以贖功平定西域不肯居贖回伊犁之名據派大員會議  
著緊亦專在此無舍伊犁而徑赴俄會議之理卽令議辦已有端緒感遣使赴俄定約亦必須由肅州取道伊  
犁兼與左宗棠商定一切 皇在倫敦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議漢庫頁一島卽所謂蝦夷島也在該島爭持  
多年乃遣使赴俄計議其使臣卽由庫頁島徑達黑龍江取道伊犁繞烏拉嶺赴俄爲其水陸交通險隘形勝  
及其兵力所注非身親考覈無由知也俄酋高福滿駐紮伊犁兼統浩罕諸部其與崇厚議還伊犁一萬里關  
前滿洲回疆會辦此在中國疆界絕大而在俄人則進退皆利無關得失之數而其任勞費實如此 皇所謂遣  
使議還伊犁當徑往伊犁會辦者此也三曰直載議駁伊犁條約當暫聽從駐紮其勢萬不能急遽收還 皇查  
天山南北兩路所以號稱肥饒者正以河道縱橫輪輸之俄人所踞西伯利部一萬餘里并羅克寒之地近  
年使來塔什干浩罕諸部蓄意經營前見俄國新報言其提督斯哲威爾探尋巴米爾朋格拉湖一帶報稱

喀拉庫拉湖至阿克蘇有通長不絕河源深入俄國邊境之地歷歷來人蹟所未到舉國相為慶幸其說觀西域舊錄曰噶里審產金曰索果產鐵往時河南設有銅廠船廠近年近距阿克蘇河而辦理不甚如法山北煤鐵各廠則尚未開採西洋人羣視為上腴之地伊犁所設九城專駐兵弁其膏腴并在河南山山西平霍米斯木設有一城距伊犁不逾百里所設額爾格齊齊爾卡皆在五百里以外今盡分置於阿克蘇河屬之俄人則伊犁一河亦幾去四之三而五百餘里之屯卡皆棄置之矣盡分特克斯河屬之俄人則傳聞銅鉛各廠亦與俄人共之而特克斯河橫亘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庫車拜城聲氣皆至阻隔所設屯卡直達阿克蘇河源皆棄置之矣塔爾巴哈台距伊犁東北尚在千里以外關亦有盡歸俄人之地以一城孤懸浮寄盡割置其膏腴之地名爲收還伊犁而實棄之此時直議較之從前其難萬倍當據萬國公法由一國家履行議駁無可再行商榷之理以此時獨棄伊犁收還伊犁其勢并處於兩窮惟有申明權聽駐紮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以從緩計議稍留爲緩議庶自處於有餘之地而亦有餘地以處俄人臣所謂直議考駁伊犁條約暫聽俄人駐紮者此也四曰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西洋各國互相聯絡各視其國勢緩急輕重與此恩怨以爲之程數百年來攻伐兼并事變百出而目前大勢則英法兩國爲私交俄德兩國爲私交德與法仇俄方深英與俄尤爲累世積怨其心意所向背即其喜怒好惡亦皆隨之轉移臣嘗謂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當共一公使凡爲公使駐紮非但以虛名運兩國之好而已實有維持國體之責與商榷事件之權遣使會講當在伊犁而其難通之情與其兩不相下之勢由駐俄公使達之俄國朝廷以持其平而分其實此亦萬國公法所當準據雖難通論其節要者以此加派使臣改議已定條約恐徒資俄人口實以肆行其挾制之術俄人新報已言伊犁



條約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窺見其用心矣臣所謂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者此也五曰定議崇厚罪名于伊本無專條亦當稍准萬國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貽誤國家原情定罪無可寬宥然推其致誤之由一在不明地勢之險要如雅爾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兩路均詳在圖志平時略無考覈俄人口講指畫乃直資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輕重其心意所注專在伊犁一城則視其種種要求皆若無甚關係而惟懼激遷伊犁之稍有變更一在心憊俄人之強而喪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爾魯克調西洋各國情形但言船廠之精兵力之厚以為可畏崇厚名知洋務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勢而不知其理于處辦洋務終無所得於其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計而忘其貽害臣在巴黎與崇厚相見詢以使俄機宜備言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頭心怪其觀事之易而亦見其但以收回伊犁為名于國事之利病律情之舉易皆在所不計故常以謂與西洋交接亦當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勢而後可以應變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當定議條約之時崇厚不能知也攜帶參贊隨員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數萬里之遙一切情勢暗無知曉有聽俄人之恫喝欺誑拱手承諾而已朝廷以議駁條約加罪使臣是於定約之國明示決絕而益資俄人口實使之反有辭以行其要挾崇厚股實有餘宜責令報捐充餉贖罪而無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國公論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勢臣所謂定議崇厚罪名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者此也大曰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萬宜斟酌理勢之平求所以自處而無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構患以來凡三次用兵廣東因禁煙釀波天津因換約皆由強臣處置失宜以致貽患日深積久而益弱於為計然其時中外之勢本甚懸絕一切底蘊斷不相知徒激於廷臣之議論憤然求一戰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準情理處自有餘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萬非比其法各國得以通商為事幾端一開構患將至無窮國家用兵三十年財殫民窮情見勢絀岌

道光咸豐時氣象又當遠遜俄人蘇食詰肥部拓土開疆環中國萬餘里水陸均須設防力實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擾邊界猶當據理折之不足與交兵角勝何況以伊犁一城遺使與之定議準駁應由 朝廷縱彼以兵力要挾亦可準度事勢之宜沈容辨證何爲貿然耀兵力以構疊端取快廷臣之議論且所謂廷臣主戰誠是一隅之見者此也轉以爲 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靈構兵爲名名之所趨積重難返雖稍知其情狀亦爲一時氣憤所蔽而不敢有異同之愚昧直知爲今日之急務固不在此應懇 天恩防令駐俄使臣轉達俄國外部以伊犁一城爲天山南北兩路關鍵中國必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定條約萬難駁準所有俄兵駐紮伊犁應暫無庸撤退從前喀什噶爾曾違與俄通商應否照舊舉行之處由陝甘督臣左宗棠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擬辦以期妥善毋得輕易率請用兵致失兩國交誼開談布魯正辭明辨責成督臣妥爲經理或冀挽回萬一以後與俄人交涉亦可於此稍得其端倪關係大局實非淺鮮且以庸愚承使無狀萬口交謫無地自容積年以來心氣消耗疾病日增里居踰歲足跡未嘗一出門戶自分衰病餘生無復犬馬圖效之望而軫念時艱重以崇厚之昏庸貽誤多端換至無可補救且於洋務粗有所見誠知一時公論于此必多觸悟然求之事理徵之史策準之 國家之利病驗之各國之從違允宜及早斷行以免多生枝節爲時愈久議論愈繁則益難于處理是以不敢避詭譎而終甘誠懇謹獻其眉快上備 聖明採擇

中俄天津和約十二條咸豐八年五月

第一條

大清國 大皇帝大俄羅斯國自專主今將從前和好之道復立和約嗣後兩國臣民不相殘害不相侵奪永遠保護以固和好

第二條

議聘從前使臣進京之例酌要更正嗣後兩國不經由薩那特衙門及理藩院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巡行 大清之軍機大臣或 特派之大學士往來照會俱按平等設有緊要公文遣使臣親送到京交禮部轉達軍機處至俄國之全權大臣與 大清之大學士及沿海之督撫往來照會均按平等兩國封疆大臣及駐紮官員往來照會亦按平等俄國酌定駐紮中華海口之全權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及京師大臣往來照會均照從前各外國總例辦理遇有要事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進京放道或由就近海口預日行文以便進京商辦使臣及隨從人等迅速順路行走沿途及京師公館派人妥為預備以上費用均由俄國經理中國毋庸預備

第三條

此後除兩國旱路於從前所定邊疆通商外今議准由遼路之上海甯波福州府廈門廣州府臺灣瓊州府等七處海口通商若別國再有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

第四條

嗣後陸路前定通商處所商人數目及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寡不必示以限制海路通商章程將所帶貨物呈單備查均請寄從一律給價照定例上納稅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外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如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查抄入官

第五條

俄國在中國通商海口設立領事官為查各海口駐紮商船居住規矩再派兵船在彼停泊以資護持領事官

與地方官有事相會並行文之例蓋天主教住房並收存貨物房動俄國與中國會議買賣地畝及領事官責任應辦之事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條例辦理

#### 第六條

俄國兵商船隻如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損壞者地方官立將被難之人及載物船隻救護所救護之人及所有物件盡力設法送至附近俄國通商海口或與俄國素好國之領事官所駐設海口或順便者送到通其救護之公費均由俄國賠款俄國兵貨船隻在中國沿海地方遇有修理損壞及取甜水買食物者准近中國附近未開之港口按市價公平買取該地方官不可攔阻

#### 第七條

通商處所俄國與中國所屬之人若有事故中國官員須與俄國領事官員或與代辦俄國事務之人會同辦理

#### 第八條

天主教原為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於安分之人禁其傳習若俄國人有由通商處所進內地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查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押放行以便稽查

#### 第九條

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地冊繪成地圖立定憑據倘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第十條

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核准後隨辦事官員返回本國再派人來京接替所有駐京俄國之人一切費用統由俄國付給中國毋庸出此項費用駐京之人及恰克圖或各海口往來京城送遞公文各項人等路費亦由俄國付給中國地方官於伊等往來之時程途一切事務妥安速辦理

第十一條

為整理俄國與中國往來行文及京城駐居俄國人之事宜京城恰克圖一處遇有來往公文均由車站馬路行走以半月為限不得遲延就候信函一併附寄再遞送應用物件每屆三個月一次一年之期分為四次照摺明地方復遞勿致舛錯所有驛站費用由俄國同中國各出一半以免偏枯

第十二條

日後大清國若有東待外國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處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以上十一條自此次議定後將所定和約繕寫二分 大清國 大皇帝親定大俄羅斯國大皇帝親定之後將 諭旨定立和書限一年之內兩國互交永遠遵守兩無違背今將兩國和書用俄羅斯語清漢文抄寫奉以清文為主由兩國 欽差大臣手書花押鈐用印信換交可也

中俄續增條約十五則咸豐十年十月

第一條

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愛理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

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一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處與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連天津和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圖內以紅色分爲交界之地上海俄羅斯國阿巴五噶差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傑怕噠薩土烏等字頭以便易詳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欽差大臣畫押鈐印爲據

上所言之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佔附近及他處之地

### 第二條

西疆尙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未處起往西直至齊彙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爲界

### 第三條

嗣後交界若有含混相疑之處以上兩條所定之界作爲解證至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查勘

在烏蘇里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商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等遵此約第一條一條將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洲字或漢字一分共四分所作圖記該大員等畫押用印後將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共二分送俄羅斯收存將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送中國收存互換此記文地圖仍會同具文畫押用印當爲補續此約之條

#### 第四條

此約第一條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並不納稅各處邊界官員護助商人核理貿易其愛理和約第二條之事此次重復申明

#### 第五條

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酌帶數人自行蓋房一所在彼照料其地甚及房間若干並餵養牲畜之地應由庫倫辦事大臣酌核辦理

中國商人願往俄羅斯國內地行商亦可俄羅斯商人不拘年限往中國通商之區一處往來人數通共不得過二百人但須本國邊界官員給與路引內寫明商人頭目名字帶領人多少前往某處貿易並買賣所需及食物牲口等項所有路費由該商人自備

#### 第六條

試行貿易喀什噶爾與伊犁塔爾巴哈台一律辦理在喀什噶爾中國給與可蓋房屋建造堆房製窯等地以俾俄羅斯商人居住並給與設立墳墓之地並照伊犁塔爾巴哈台給與空曠之地一塊以俾收放牲畜

以上應於各地數目應行文喀什噶爾大臣酌核辦理其俄國商人在喀什噶爾貿易物如被卡外之人進卡搶奪中國一概不替

### 第七條

俄羅斯國商人及中國商人至通商之處准其隨便買賣該處官員不必攔阻兩國商人亦准其隨意往市肆鋪商零售買賣五種貨物或交現錢或因相信賒帳俱可

居住兩國通商日期亦酌量商人之便不必定限

### 第八條

俄羅斯國商人在中國中國商人在俄羅斯國俱仗兩國扶持

俄羅斯國可以在通商之處設立領事官等以管理商人並預防含混爭端除伊犁塔爾巴哈台一處外即在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中國若欲在俄羅斯京城或別處設立領事官亦聽中國之便兩國領事官各居本國所蓋房屋如納租典並商處居人之房亦任從其便不必攔阻

兩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相行文俱照天津和約第一條平行凡兩國商人遇有一切事件兩國官員商辦倘有犯罪之人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

兩國商人遇有發賣及除欠含混相爭大小事故聽其自行擇人調處俄國領事官與中國地方官止可幫同和解其餘欠帳目不能代賠

兩國商人在通商之處准其預定貨物代與鋪房等事寫立字據報知領事官處及該地方官署遇有不按字據辦理之人領事官及該地方官令其照依字據辦理其不關買賣若係爭訟之小事領事官及該地方官會



同查辦各該所屬之人之罪

俄俄斯國人私往中國人家或逃往中國內地中國官員照依領事官行文查找送回中國人在俄羅斯國內地或私往或逃往該地方官亦當照此辦理若有殺人搶奪重傷謀殺故燒房屋等重案查明係俄羅斯國人犯者將該犯送交本國按律治罪係中國人犯者或在犯事地方或在別處俱聽中國按律治罪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第九條

現在買賣比前較大且又新立交界所以早年在尼布楚恰克圖等處所立和約及歷年補續諸條情形多有不同兩國交界官員往來行文查辦所起爭端時勢亦不相合所以從前一切和約有應更改之處應另立新條如左

向來俄止原係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同塔爾托爾及西悉準同總督與伊犁將軍往來行文辦理邊界之事自今此外撥增阿穆爾省及東濱省同塔爾托爾並有邊界事與黑龍江及吉林將軍往來行文恰克圖之事則恰克圖邊界鄂米羅與恰克圖官員往來行文俱按此約第八條規條

沿將軍總督往來行文俱按天津第二條和約彼此平等且所行之文若非應辦者一概不覽  
遇有邊界緊要之事由東悉準副總督行文軍機處或理藩院辦理

第十條

查辦邊界大小事件俱照此約第八條由邊界官員會同查辦其審訊兩國所屬之人俱照天津和約第七條各按本國法律治罪

遇有牲畜或自逃越邊界或被誘取該處官員一經接得照會即行派人尋找並酌量示知卡倫官兵其係逃越越獲者或係被搶查出牲畜俱依照會之數行所失之物尋獲立即送還如無原物即照例計贖定罪不  
管賠償如有越邊逃人一經接得照會即設法查找找獲時送交近邊邊界官員並窮地人所有物件一併送  
回其尋何逃走之處由該國官員自行審辦解送時沿途給與飲食如無衣給衣不可任令其將其殘虐如  
尚未接得照會查獲越邊之人亦照此辦理

### 第十一條

兩國邊界大臣彼此行文交官員轉送必有回復更悉華爾總督恰克圖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恰克圖那  
米薩爾轉送部員所倫辦事大臣行文交部員轉送恰克圖那米薩爾阿穆爾省固畢爾那托爾行文送交  
愛理城副都統轉送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行文亦送交副都統轉送東海濱省固畢爾那托爾與吉林彼此  
行文俱托烏蘇里理春地方卡倫官員轉送西悉畢爾總督與伊犁將軍行文送交伊犁俄羅領事官轉送  
遇有重大緊要事件必須有人伴述東西悉畢爾總督固畢爾那托爾等庫倫辦事大臣黑龍江吉林伊犁等  
處將軍行文交俄羅馬國可靠之員亦可

### 第十二條

按照天津和約第十一條由恰克圖至北京因公事送書信因公事送物件往返限期開列於後書信每月一  
次物件箱子自恰克圖至北京每兩個月一次自北京往恰克圖三個月一次送書信限期二十日送箱子限  
四十日每次箱子數目至多不得過二十隻每隻分兩至重不得過中國一百二十斤之數所送之信必須當  
日傳送不得耽延如遇事故致有延誤

由恰克圖往北京或由北京往恰克圖送寄信物件之人必須由庫倫行走。到領事官公所如有送交該領事官等書信物件即便留下如該領事官等有書信物件亦即帶送該領事官時開寫清單自恰克圖及庫倫知照庫倫辦事大臣自北京送時報知理藩院單上註明何時起程箱數自分兩多少及每箱分兩於封皮上按俄羅斯字樣出蒙古字或漢字寫明分兩數碼若商人爲買賣之事送寄信物箱則自行雇人另立行規准其預先報明該處長官允行後照辦以免官出花費

### 第十三條

大俄羅斯國總理各外國事務大臣與大清國軍機處互相行文或東亞總督與軍機處及理藩院行文此項公文照例按站遞送並不拘前定時日亦可設有重要事件得有欵候即交俄國可靠之員遞送大俄羅斯國欵差大臣居住北京時遇有緊要書信亦由俄國自行派員解遞該差派送文之人行至何處不可使其耽延等候所派送文之員必係俄羅斯國之人派員之事在恰克圖由庫木薩爾前一日報明部員在北京由俄羅斯國前一日報明兵部

### 第十四條

日後期所定陸路通商之事內設有彼此不便之處由東亞總督與總督會同中國邊界大臣酌商仍遵此次議定章程辦理不得節外生枝至天津所定和約第十二條亦應照舊勿再更張

### 第十五條

會同商定後 大清國 欵派大臣將此約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大俄羅斯國欵差大臣一分大俄羅斯國欵差內大臣亦將此條規原文譯出漢字畫押用印交付 大清國 欵派大臣一分

中法通商新約十九條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

第一款

一兩國議定按照新約第五款現今指定兩處一在保勝以上某處一在諒山以北某處中國在此設關通商  
允許法國即在此兩處設立領事官該法國領事官應得權利即照中國待最優之國領事官無異現在條款  
畫押時兩國勘界大臣尙未定議其諒山以北應開通商處所本年內應由中國與法國駐華大臣互商擇定  
至保勝以上應開通商處所亦俟兩國勘界定後再行商訂

第二款

中國可在河內海防一處設立領事官隨後與法國商酌在北折他處各大城鎮派領事官駐紮至法國待此  
等領事官並該領事官應得權利即照法國待最優之國領事官無異其所辦公事應與法國所設保護之大  
員商辦

第三款

一兩國議定於彼此派領事官前來駐紮時所住公館由兩國地方官相幫照拂至法國商民前來中國邊界  
通商處所均照咸豐八年五月十七日中法條約第七第十十一十二等款辦理越南人到中國邊界通商處  
所中國亦一體優待

第四款

一越南各地方聽中國人置地建屋開設行棧其身家財產俱得保護安穩決不刻待拘束與最優待西國人  
一律不得有異中國官商所寄往來公文書信電報經過法國郵政電報各局一律送送並不阻止中國特法

國人亦照此一律優待

第五款

一待法國人及法國保護之人與別國居住北圻人等欲過界入中國者法國查保體面之人即請中國邊界官員發給護照准其執持前往同日將照數簿每邊領照之人如必應路過土司苗家地方應先在照上寫明該處無中國官不能保護至有中國內地人民欲從陸路由中國入越南者應由中國官查保體面之人請法國官發給護照一如法國人入中國邊界辦法至彼此所給護照皆只為游歷而用不准作買賣貨物免稅憑據凡有人民未領護照而過邊界者其在中國則聽中國地方官扣留其在北圻則聽法國官員扣留彼此即交各本國官員酌量情形審辦至僑居越南之中國人民由北圻回中國者只由中國官自發憑單准其過界若邊界通商處所法國人等有出外遊歷者地在五十里內毋庸請照

第六款

凡進口之貨由法國商民及法國保護之人運至邊界通商處所已納進口稅者即可照善後章程第七款及各海關通行運洋貨輸入內地稅單定章准入中國內地銷賣凡各項洋貨進雲南廣西某兩處邊關者於到關時即將貨色件數及運貨人姓名報明由關派人查驗應實按照中國通商海關稅則減五分之一收納正稅各稅則清單開按估價值百抽五徵收正稅完清後方准起程過關出關如該商願將貨運入內地須再報關照通商各海關稅則收納內地子口稅不得減五分之一之正稅折半徵收此項子口稅完清後由關發給稅單准其持往所捐之地方售賣凡遇關卡不取徵餉無稅單運入內地者應照土貨之例

邊關稅則下抽遊

### 第七款

凡法國商民及法國保護之人赴中法內地各處購買土貨運至邊界通商處所出口入北折者均可照後章程第七款運貨出口之例辦理凡各項土貨運出雲南廣西某兩處通商處所於到關時即將貨色件數及運貨人姓名報明由關派人查驗屬實前係該商先領三聯單自赴內地採買並未完過內地稅釐者應照中國通商各海關稅則先徵內地子口稅再照中國通商海關稅則減三分之一徵收出口正稅如稅則未載即按估價值百抽五徵收正稅方准起棧過關載運出關倘該商人內地購買土貨並未領有三聯單者所過內地關卡仍應照完稅釐由關卡發給單票為據其抵關時驗有內地稅釐單票始准免子口稅凡法商進出雲南廣西兩邊關運貨之車輛牲口中國商民進出北折運貨之車輛牲口彼此一體免收鈔銀其進關路通舟楫之處彼此可照各海關例收納船鈔以上第六第七二款兩國議明日後倘有他國在中國西南各陸路邊界通商另有互訂稅則法國亦可一體辦理

### 第八款

洋貨到此邊關已完進口正稅後復因不買轉往彼邊關者如在三十六個月限內驗明原貨並未拆動抽換則此邊關特已收之正稅發給免單准其持往彼邊關以抵應繳之稅或發給存銀票准於三年內留抵下次應繳本國之稅票不發還現銀若將此洋貨轉入中國通商各口應照各海關洋貨進口例另收正稅不准以此項邊關存票免單作抵亦不准以此項邊關已完之稅單作抵以免轉運至已完內地子口稅仍照各口向章票不准發給存票免單

### 第九款

聖主七... 洋務七

土貨已在此邊關完過子口稅出口正稅復轉往彼邊關售賣者到彼邊關後只照原納正稅之數收取進口半稅但須照各口定章不准洋商販入內地倘將此土貨轉入通商各海口應照各海關洋貨進口稅則一律辦理另征正稅倘入內地仍完子口稅如有土貨出中國海口進越南海口復在中國邊界入關應照洋貨一律徵收正稅倘入內地仍完子口稅

第十款

進出口之貨到中國邊關即隨查驗不得逾十八個時辰如逾期不報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此罰銀至多不得過二百兩凡過關報貨時若心存欺詐以多報少蠲減應納稅項查有確據即將貨物全罰入官若無該關監督准單私自過關起卸繞路拆賣及一切有心偷漏等弊亦將貨物全罰入官凡有商人報關請辦內地稅單心存欺詐或捏報貨物各色件數並所出所往之區不符者亦將貨物全罰入官至如何審辦應照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八日章程辦理其罰令入官之貨如商人願將原貨作價交官准其與中國官按照原貨估價交官亦可至中國沿邊一帶凡有預防偷漏之法皆由中國相度機宜隨時便宜設法辦理其中法以及越南船艇上下水道每過彼此邊關之時倘有單貨不符等弊可無庸卸貨登岸只由關道差上船查驗

第十一款

中國土貨油陸路入北圻者照法關稅則免納進口稅若係出口一概免稅日後法國在北圻另定稅則章程隨時知照中國倘北圻境內將來另定越南數種土貨製造及金銀口口等稅中國若有此等貨運入北圻亦應照徵

第十二款

凡運十貨由中國北邊關路者北折中國邊關者或由兩邊關運出越南海口仍同中國者其過北折時應照法國稅則完納過境稅均不得過貨值百抽二至此項貨物於出中國後經由法國邊關查驗給發貨單詳開貨物名色件數並所往之處等語該商人執此貨單每遇法官索驗即應沿途或抵海口後呈閱俾此項土貨運入北折後應先納進口正稅以防偷漏即由法國給發單照以便抵海口或至邊界時呈驗並由法國在原則進口正稅內扣去過境稅仍將餘銀給還則該商人即將前次已領收稅單呈繳註銷惟此項土貨運入北折既係新章倘該商報法關時心存欺詐呈報貨物各色件數與所出所往之處不符查有確據者即將貨罰入官其轉入官之貨如商人願將原貨作價交官准與法國官按照原貨估價交官亦可至中國十貨出各海關運入越南海口者北折進邊關者其在越南境內亦應照以上過境稅則一律辦理

#### 第十二款

凡有金銀及外國各等銀錢藥米粉餅穀米粉餅肉鹹菜牛奶酥牛油蜜蠟外國衣服金銀首飾攪銀香水礦炭柴薪外國蠟燭煙絲煙葉外國酒家用雜物船用雜物行李紙張筆墨錐錐刀利器外國自用藥料玻璃器皿以上各物進出口由中國邊關驗明確係外國所產洋人自用數目無多准給免稅單放行倘不報驗不請免稅單私自起運走私私例罰辦至若運往內地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三項仍無庸議外其餘各貨即係洋人自用數目無多皆按稅則每貨值百兩完納內地子口稅銀二兩五錢凡中國人出入北折邊關者隨身所帶銀錢行李衣服首飾紙張筆墨書籍及自用家食物法越關一槩免稅至中國領事官所運自用各貨亦一律免稅

#### 第十四款



兩國議明洋藥土藥均不准由北折與鄂南廣東廣西之陸路邊界販運買賣

### 第十五款

米穀等糧不准販運出中國邊關如係運關准其免稅至火藥彈子大小槍砲硝磺青白鉛一切軍器食鹽及各項有壞人心風俗之物均不准販運邊關違者即查拏全罰入官其軍火各項如由中國官自行採辦或由商人持奉准買明文須由關查驗明確方准運關日後可由中國大員先商法國領事官准將兵器軍火過北折運進邊界則法國關全行免稅至一切兵器軍火及各項有壞人心風俗之物亦不准販運進北折

### 第十六款

中國商民僑居越境所有命案賦稅詞訟等件均與法國相待最優之國之商民無異其在邊關通商處所華人與法人越人詞訟案件歸中法官員會審至法國人及法區保護之人在通商處所如有犯大小等罪應在照宣統八年條約第三十八九等款一律辦理

### 第十七款

中國邊界某通商處所倘有中國人民照中國律例無論犯何罪名逃入法國界或法國保護人民寓所或商船墮匿者地方官照會領事官查明罪由即設法拘送中國官審辦至中國人民因犯法逃往越南由中國照會法國領事官訪查嚴拏查明實係罪犯交出照法國與別國所訂互交逃犯之約最優章程辦理其法國人民及法國保護之人犯法被告逃往中國者法國官照會中國官查明實係罪犯設法拘送交出法國官審辦彼此不得稍有庇匿

### 第十八款

此次所訂陸路通商各款如有未詳備者應查照中國通商各海峽章程與現在通行條約相符者辦理倘再  
有未訂之事應由兩國官員請示各本國於以上各款將來如須續修即照新約第八款所載條約後十年之  
期再行商訂

### 第十九款

此次會議通商條款俟兩國批准後應在中國法國及越南領行通知一體遵守仍於費押之後多至一年為  
期在中國京師互換

琉球小志跋 壬午四月

姚文棟

琉球鄰近日本然自古不相往來唐時日本僧圓珍航海遇颶風飄至琉球舟人大號曰我等曾為琉球所噬  
若何又日本嘗呼琉球為倭人之國此皆見於源氏大日本史其後主尚巴志王時始與日本通聘問尚甯王  
時始服屬於日本蓋在明中葉以後矣近時日人好事者穿鑿附會以為兩島朝貢古初領策已有之又謂舜  
天王是其皇族源為禰之子甚多疑兩國祖天孫氏亦為其裔多方攀台與掩其滅琉之罪不知南島指薩兩  
嶼島而言非即琉球服天游重刊中山傳信錄序已自辨之源為潮流於鬼島因琉球有鬼界島而相瀾源氏  
史雖載其事而等諸存疑以其無確證故也若天孫氏之稱本於中山世鑑固已言姓氏不可考矣何由知是  
日本皇裔尤為鑿空無稽凡此諸說皆不見於日本古書即問之琉人亦茫然無知其不足取信於天下萬國  
也明矣夫寬文中作日本通鑑不審自稱為吳太伯後乎而善鄰國買記及通鑑提要等書皆云垂仁天皇時  
遣使大夫聘滿漢帝賜以印綬然則我以一旅之師滅日本而懸之告於萬國曰日本為我中華吳太伯之後  
且自漢以來聘貢於我今改建郡縣諸國不勞過問賦間日本臣庶之心服乎否乎今之琉球何以異是至於

又爲制度玩日開有相同乃皆是沿襲中華古制此尤不足置辨者矣予釋琉球小志既成附錄彼中人士論著而析其謬妄如右

答嵐報伯書癸未正月

魏文棟

承示朝鮮情形謂有陰圻日本攜貳 中國之意不可不防具見慮遠察微深中肯綮去年朝使在此外務部派有接待員若干名同住行館權要實人宴會招群竟無虛日其流聲揚揚各局所如輒有供張實至如歸樂換忘返朝人駭尊遽感其優待以爲陸鄰之體遠勝於吾不知日本之待他邦未嘗如此獨於朝鮮幣重言甘者殆有所爲也弟與朝使曾晤數回不過詩酒酬酢並未深譚其內員等多來請謁論文亦不及公務惟中有一人弟見其誠實肯綮底蘊甘叩以彼中情事則云日人陰謀其獨立而開化黨人亦時有騎牆之見其屹然主事大之議者惟閔泳亞一人而已蓋因閔氏愛國最烈故其感激 中朝優待之意獨爲深至不知其言可信否金玉均徐光弼兩人在此延一中國人教習華語又動看上海香港各報於吾事甚爲留心然於使署往來甚疏必無機密事洩洩於彼此閩同人因薪水減成宜況情淡大抵杜門屏絕酬應弟以爲孤陋則有之不要不慎重也

皇朝經世文獻編卷一百八目錄

洋務入 軍政上

論夷務疏 附錄

再論夷務疏

密陳夷務疏

軍 旨籌辦防務情形疏

輪船工竣並陳機器局情形疏

第一號輪船下水並續辦各情形疏

請創設外海兵輪水師疏

統籌閩粵浙三省防務片

請拓增船塢大廠疏

請撥款製船疏

購置快船疏

試造淺水兵輪工竣察看疏

議陳船政形勢及應行次第舉辦事宜疏

船政 附錄

沈兆源

沈兆霖

袁保復

李宗鏡

曾國藩

沈葆楨

張佩綸

曾國基

左宗棠

斐蔭森

斐蔭森

張之洞

斐蔭森

薛福成

新刊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沈務八 軍機上

論夷務疏 咸豐十年  
附片

沈兆雲

竊夷人自八年擄天津後迭次構釁年辦理未協夷情至本年七月間竟由天津內犯大旨恐嚇要求無已  
皇上明降諭旨歷數年來夷人罪狀大伸 天討中外人民同聲稱快惟夷衆雖不滿萬餘而火器勝於中國能及遠而有準然臨陣者果能奮勇直前毫無畏葸即有所傷而以我之衆乘彼之寡亦不難於殲滅惟現在火器難製之成見先入爲主則氣已稍挫倘毫無把握輕於一試設一撓敗必至不能復振故臣以爲當今之計宜以緩攻堅持爲主先 飭直隸總督饒福併督辦民團之旗祐瀛張之萬以督標之兵本地之勇時時擾其海口之船再 命天津府知府石贊清與旗祐瀛張之萬協辦團練石贊清辦團練久得民心團練必能奏效或殺其酋或焚其船使之兼顧海口不能驟進即進亦必留勁本守船比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借格林沁八里橋之兵及瑞麟勝保統帶各隊須相隔前後一二十里分作三處某開使緊相呼應以爲犄角之勢皆宜堅濶高壘勿輕與戰擊爲之備使敵至不能驟拔若奉調各路之兵陸續而來亦飭令分擇要地紮住俾由通至津處處能聯絡接應而深林險阻之處又多設旌旗鼓角使之聽生疑畏正兵厚鎮其勢持重養威而以耆兵乘其敵後以疑兵惑其心彼種種擊擊將徘徊而不敢進於是密擊奸細以防其回測嚴斷接濟以絕其餉源與之相持一月有餘而朔風大作海口將冰度其所帶之餉亦將罄盡自必急圖遁跡矣昔周亞夫堅壁不戰人以爲屬而卒破七國正此計也臣又聞夷人所倚爲謀主者惟巴雅里一人前此擄去葉名琛亦係

此人之計餘如額爾金噶喇等皆不能費策今巴雅里就擒敵已失其所恃必將設法索回總國法言之自應即于蘇聯何煩再計然敵之勢本利在速戰若即行誅戮恐憤兵深入其勢益銳莫若暫且牢固嚴禁有限會與彼即告以夷兵前進先斬此人使之驚疑生還而不敢銳舉輕進倘彼說言放還此人即便受應務祈 乾斷獨伸勿爲浮議所惑總須令其兵船全數退出海口悉照八年所定各款立定和約一款不增然後 允予加恩釋放仍不准原船帶回改由陸路押解上海交軍方爲懲委否則該夷素以和藹誘我一爲所誘此人釋回仇我必甚其設計必更毒於前矣

再臣思數年辦理夷務皆一味遷就希圖了事該夷不知 聖恩寬大以爲我實懼彼於是百計要求得步步進至不可收拾今既 聲罪致討便當專講守禦之法勿汲汲於言撫忽討忽撫持議兩端而將士之心不堅即讓撫者亦無從措手矣故持久以困之多方以誤之爲目前之至計而撫之一說勿再夾雜現在該匪暫留不進必又將以撫誘我實則俾我軍心而彼因得以肆其詭詐臣愚以爲此次辦法戰宜緩不可遽求倖勝撫更宜緩不必急圖息事而壁壘如何堅固聲援如何聯絡如何先占地勢使彼不能銳進如何豫防火器使彼不能撲擊全在統兵大臣熟籌而速計之輔之 詔旨既下該夷必且驚懼 天威而又覆其謀事之人誠宜督以制之殺以煥之當有轉機順其自然之勢而無懼無迫弗使辦法有一毫紊亂則夷豈不難大定矣

再論夷務疏 咸豐十年

沈兆霖

竊自古攻夷之道皆務懷柔不矜遠略誠以勝之不武不肯返中國而結怨國夷也然偶爾犯順擾及邊陲則縱使廢忿亦所不諱本年三月俄米英法四國夷船駛至天津要求多款 皇上聖度如天專以安民戢兵爲

務盛 命大臣前往議所請各條奉 恩允者已十之七八中曾與曾駐京內江通商兩事屢擊片駐京則入據腹心 朝政動多牽制內江則奪我將臨長江無可設防誠者欲撫局之遷延成習不妨依違應允再應日後熟商殊不知 國家所以威服遠人曾原誠信與其責言於後日不如慎諱於此時且所許已多當不至因此二三條遂至決裂併求明降聖書將此一條萬難應允之故反復曉諭 推至誠以宣示杜非分之干求彼等誦此 皇旨自然信誠必不再以蒙蔽見疑即使仍前狡詐竟起爭端則雖自彼開使營營方職喻得知畏懼雖勝員原難豫定而權主客之勢彼軍已入重地籌策寡之數彼兵不過數千且彼所長者祇有礮耳若絮屏藤牌及履伏屢進皆避敵之良法可使衆軍勤加演習八人有恃無恐膽氣日壯給後進而以其所短彼短於夜戰我門濶師以乘之於暗彼短於技擊我即疾趨而迫之於近高之以軍律激之以忠義勸之以重賞直前而義不反顧小挫而氣不少衰如此而勝算在我當亦無堅不摧矣且夫兵不厭詐取其克敵而已聞此時津人各懷義憤中有練勇二千人皆敢死之士屢請於官願效死力官以移機撫局頻加禁遏巨艦以爲蓋寬用兵則僧格林沁所統各軍自當進剿一面 密飭覆廷襄陰險諒練勇出其不意進薄夷船短長敵擊其船者全船充實事後勇首給予議敘各勇仍加賞費使該夷敢前重復兩面受敵敢久留不可持矣從而讓撫撫亦易矣若必過爲顧慮備啓兵戎併駐京內江二條暫時允許恐夷欲無厭日後 朝中之虛實盡知江路之往來益熱禍有不可勝言者彼時之用兵更難於今十倍矣

密陳夷務疏

臣等 袁保復

惠三省爲我 朝根本重地騎兵精勁天下所無以臣所見軍興以來調至各省者衝鋒陷陣所向無前各軍倚以爲重綠營馬兵中原馬勇百練所不能及二十年來蕩平粵捻立功甚鉅良將勦卒亦因此耗折殆盡聞



近來紀律甚嚴均已大退從前然其風氣剛勁人習勤苦敢於職職果能選其驍健申以軍法厚其餉精勤其訓練不數年間悉成勁旅自古兵屬所萃為控御天下之資中外爭衡每於此斤斤致慎宋人自失燕京軍事從此不振論者每為嘆惜即古今不得不深籌而過計也日來道路傳聞吉林邊界時有俄夷增兵往來或謂其備戒他國其事未能深悉然歷觀各國情形惟俄夷為最強亦惟俄夷為最狡往往不動聲色布局於十數年以前肆其於十數年以後其舉動尤為叵測在彼即為強國之爭在我亦不無虛驚之懼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願 特簡久經戰陣熟習韜鈴之知兵重臣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務除三省地方事宜仍歸各將軍府尹辦理外其凡屬兵屬餉糧邊防之事悉以屬之數千里群為一氣重以事權寬以歲月無事則可消觀感之萌有事則可為撻伐之助用以拱衛 神京儻服他族根本至計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統轄之武臣而可威疆輟而強外舉也至福建之臺灣地雖僻處海濱而物產豐富最為各國所垂涎倘為夷人盤踞則南峯洋沿海各處輪船均敢冒可遂出沒窺伺防不勝防我無安枕之日矣加以民番偏處區畫尤難非專駐大臣鎮以重兵舉其地民風更治於制國事事實方整頓洽以德意字以感信未易為功若以福建巡撫每歲駐臺半年恐閩中全省之政務道里懸隔而時就拋荒臺灣甫定之規模去住無常而終為具文甚非計之得也查直隸四川甘肅各省皆以總督兼辦巡撫事可否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當川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歸總督辦理庶事任各有攸司責成即各有專屬似於臺灣目前情形不無裨益以上兩處地方均關係極重 宜議廣運自有權衡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就管窺所及用備 聖明採擇

邊 旨籌辦防務情形疏

兩江總督李鴻章

竊臣於上年大月間遵奉 上諭辦理防務將總撥款項緣由會同前任江蘇撫臣張樹聲同片具奏奉 旨

敕部議准在案湖查道光年間原建礮臺節布置極爲周密惟今昔情形各不相同建置規模因時互異目前統河地勢論蘇松之門戶以吳淞爲最要論長江之關鍵以江陰爲最先臣上年原奏擬於吳淞江陰等處擇要興造嗣又詳加查勘鎮江府屬之焦山象山及象山對岸之都天廟江甯府屬之烏龍山均爲長江險要之區又江甯省城外下關地方爲內河門戶亦宜略此形勢以上各處擇地既定爰於江甯省城設立籌防總局以江甯市政使梅啓熙領餉道趙繼元孫振桂督慶洪汝奎總理其事趕備料物督催工程先派統帶局字營提督吳長應帶同總兵朱先民赴烏龍山造成式樣令各營仿辦並飭吳長應帶同提督黃仕林赴江陰又撥統帶台字營提督章合才分派營官與管帶星字營提督譚碧理赴象山統帶利用營總兵萬化秋赴都天廟又令章合才親赴下關分投差雇民夫實力興修吳淞口距此較遠經臣撥委糧局領選知府鄭彝如會同管帶淮軍之提督吳安洛專司其事並著隨江南提督李朝斌就近督辦大致礮臺之辦法類江沙土質鬆先以大杉木用機器密釘入土以實其基仍厚砌方石以固其址石巖峭峻之處則開山鑿石以爲基址裏之周圍用三和土極力捶搗餘積寸累務令極相穩固三和土者以石灰糯米汁蛤灰牛毛等物攪和入土每土四寸以搗至八分爲度礮門則擇以鐵柱護以鋼鐵板裏之下空其中以爲兵勇容身之地現已造成烏龍山十六座可安巨礮二十一尊礮台字營分統宋先民等三營駐紮江陰十五座可安巨礮二十九尊礮台字營分統黃仕林等三營駐紮都天廟六座象山十一座焦山八座共可安巨礮二十五尊礮台利用營總兵萬化林分別駐紮下關四座可安巨礮十一尊礮台開花礮營劉玉龍駐紮吳淞礮臺因勦工較速天寒地凍尚未就緒將來造成後即請提督吳安洛駐紮以上各礮臺無事則現駐之營略數分布有事則兵力尙單必須添營駐守至關山關向稱險要現在焦山等處鑿建築形勢相埒即可無須再造庶免備多力分

之慮惟江陰北岸之獨閱沙島能江北岸之沙洲圩隔處尚須一律添築以成犄角之勢臣已飭提督吳長慶於二月初旬即行舉辦此建築礮臺額勘辦理之實在情形也至應用槍礮軍火臣到任後即提銀兩交長江提臣李成謀購備洋裝鐵礮二十九尊配彈一千四百餘顆兵槍六千一百餘桿洋火藥十萬磅均已解到又飭機器局馮俊光處購如會同升任臬司沈秉成候補道劉瑞芬定購美太於士礮二十五尊配彈二十五萬顆萬理治鋼礮二十二尊勃休馮後膛礮二十八尊配炸彈六百顆林明敦槍五千桿燕非來福槍一萬六百餘桿士乃得胸礮二百桿礮藥一十四萬磅鋼礮四百萬粒現自外洋匯領運解數月內當可交齊其購置新造兵輪船之克鹿卜礮及江蘇臣所購皆不在內洋槍礮既多修整時須機器其炸彈亦可以機器自造兼之礮臺所用鋼鐵板鐵柱皆非機器不能裝釘因於上海購配機器數具在烏龍山設局募匠工作又炸彈面俾礮所必需而及寧攻堅尤宜實心鐵子臣委員在省設局採買生鐵備有成數又飭金陵機器局製造水雷礮十座洋式火礮一千枝又由廣東購製礮硬水甲六千副在各海口招募善於泗水勇丁時常操演又長江水師各營編練臣於每季額發火藥之外另行籌給測操軍火此購置內地外洋槍礮器具以廣儲備之實在情形也綜計這處購辦兩項所費甚鉅臣原擬應造礮臺五六處的購洋礮數十尊並額勘建築處所計已成未成共有吳淞口江陰獨閱沙都天廟焦山象山烏龍山沙洲圩下關九處之多所購軍火職位又不備為礮臺所需是原奏非入九十萬金斷不敷用戶部議准截留江海關一成洋稅俟收有成數方能陸續提取指撥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省協款除江西十五萬安徽十萬兩已全數解到外其餘撥湖南十萬兩備解到二萬兩湖北十五萬兩備解到三萬兩計兩省尚欠解銀二十萬兩臣因病奏請開缺荷蒙 聖恩允准將來未盡事宜應由署督臣劉坤一隨時酌辦其經應辦之事不敢因致缺而中止台無繇懇 天恩敕下臣補

魯湖南湖北巡撫迅將欠解之款儘數籌解以應急需至所辦各事動用經費區分仿經營之員各專責成將  
來分手造報由署督臣劉坤一核明奏著

輪船工竣後隨時局情形疏同治七年九月

曾國藩

中國試造輪船之始在於咸豐十一年七月奏籌購置船廠得內即有此說同治元年年間駐紮安慶設局  
試造機器全用漢人未慮洋匠難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表得法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各開出伴  
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伴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  
講求要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燧光沈保靖等開辦鐵廠適容園所購  
之器不於是時運到爾併一屆始以政勦方殷專造槍礮亦因經費支絀難與船工至六年閏月日奏請撥留  
洋稅一成以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仰蒙 聖慈允准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蘇松太道盛宣懷時及馮燧光  
沈葆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查製造輪船以滾爐機器爲船壳三項爲大宗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其滾爐  
機器均係購自外伴帶至內地裝配船壳從未有自構式機造成重大機器滾爐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攷究  
圖說自出機杼本在閏四月間日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命名曰恬吉輪船意取四  
海波情禮致安吉也其滾爐船壳兩項均係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者修整差用船身長十八丈五尺闊一  
丈七尺一寸先在吳淞口外試行由劉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復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  
舟試行至采石磯每一時上水行七十里下水行一百二十餘里尙屬堅穩便可以涉懸重洋原籌製造四  
號今第一號保應明輪此後即造商輪將漸推漸廣四十餘丈之大船可伸可縮之煙囪可高可低之  
輪軸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臣深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 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

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強之道取基於此各委員苦心經營其勞助亦不可沒也溯自上海初立鐵廠迄今已逾三年先後籌辦情形略爲 皇上陳其梗概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槍礮兩項以應急需惟製造槍礮必先有製造槍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購鐵廠修船之器居多造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攷圖說以點鍊函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鑄鋼旁遇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即用此器以鑄礮爐高三丈面逾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氣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削磨挖使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螺等礮配備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槍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機搖槍向車削外光鑽挖內膛鑄造料棧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槍成之後亦與自外洋者異此四五年間先造槍礮兼造製器之器之情形也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七十餘畝修造及所其已成者曰鍊鐵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槍樓曰木工廠曰鑄鋼鐵廠曰火箭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文案房工務處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頗多規矩亦盡其未成者尚須連開船塢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儲木料另立學館以習繙譯並繙譯一事併製造之根本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文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繙譯甚爲究心先後訂請英國領事亞力美國傳備雅瑪高溫三名專擇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編出已譯成漢機勢動儀機問答源規約批察匠探煤器圖四色擬繪學館建成即選題類子弟隨同學習安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機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書此又擇地擴廠及添建繙譯館之情形也茲因輪船初成之際理台一併附奏

第一號輪船下水並續辦各情形疏 同治八年五月

蘇州新設大臣沈葆楨

竊思於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委將船政一切工程奏明在案本年正月赴廣召驗各匠黏灰穿孔架埠運釘鐵匠打鑲鐵梁鐵骨鐵條等件兩月之久始行啟事三月初旬船匠始得別離梁埠獨攬機器車治於機鐵匠拆移輪機水缸等件上船配合備嵌泡釘螺餅兼製鋼管氣筒尾輪鐵繩等事如是者復一月有奇四月以後船內之匠則造輪機樞架旋車板板等件船外之匠則趕包龍骨鋼皮分造重欄四槽下水托欄等件內外完備乃加置洋油膠鈴銅板如是者復二十日有奇四月之杪日意格稟稱船上大小工程一切告竣請期下水工部監工員紳履驗無異因議五月初一日乘午潮漲滿縱船入江先期一日用巨緩煮牛膏豕脂膜皂油等物數十斛灌入船底四槽凝厚寸許將船蓋初疊之木節節撥下另墊木楔使船身低倚兩旁托架附蕪相銜留船旁撐柱數十根以支之屆期日朝率提調周潤錫及各員紳致祭天后江神土神船神向午潮平日意格督匠作人等盡致撐柱將船頭所銜木楔棄斧齊駛使船勢全力趨下再將船頭托架欄脚欄甫過半船若然自行一擲之開離岸數十丈船上人乘勢下旋拋泊江心萬斛燻煙自陸入水微波不瀾江岸無聲中外歡呼路為神助長下方升桅竿繫帆稅安旆舞漆旗幟製裝衣整礮械以備出港適提調道員胡光墉同督駕官副將銜遊擊員納泉緝獲通曉輪機之中國舵工水手八十餘人到工伏念新船始生屬非銜臂均調恐不相習且一律用中國人駕駛初試風濤尤當慎益加慎因防設督駕等就船上加緊練習由近漸遠七月間當可運出大津駛赴津門請旨簡派大臣勘驗此第一號下水之情形也第二號之船自開工以來匠作等駕輕就熟工程較速現邊板已封三分之一再有兩三月亦可下水第三號船底底樁俱如法釘齊全架一成便可興造木料一節日意格所購者年內已到五起業經臣等奏明在案本年二月初十日第六起報到二月二十八日第七起報到三月初十日第八起報到三月二十九日第九起報到四月十一日第十起報到凡

五起計統裝曲直木及檣板六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幅地去年委員劉國泰往南洋所辦者於二月十七日抵到船名曰法蘇甲里凡裝檣木鐵抄打扁麵糖冰結凍糖等木一千八百四十餘箱石來板一千七百八十餘片其中可供俄廠機梁之用者不少目下良材屬至船工自易開成惟機器之出專由鐵廠開省春夏陰雨連綿版梁不易監工員紳披裝荷笠號召泥濘之中數月以來頓垣石檻石墮一律完竣棧棧架枋亦皆裁量加式而鑄匠方趕造各種船上器具未遑兼備概柱是以棟宇未得觀成現首船下水鑄工稍鬆當防期期趕辦雖難告竣便可講求輪機閱驗輪機之巧能應手得心船事乃中邊俱徵也前派總監工道員葉文瀾赴暹羅採辦檣木續報於三月初一日安抵叻派遊擊吳世忠舉人蔣錫璠等先赴暹羅葉文瀾先將檣木所辦木料雇船起運亦於四月初六日前往暹羅矣第一號船擬名曰萬年清第一號船擬名曰潮盛暫黃號召應俟抵津勘驗再舉 恩旨寵錫嘉名以光海宇其萬年清謹委遊擊員鮑泉督駕潮盛號召遊擊吳世忠督駕員鮑泉督駕之華福寶委都司銜員璠泉督駕以專責成

請創設外海兵輪水師疏光緒十一年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佩綸

以維泰西各國所以縱橫海上雖與爭鋒者船艦戰利而已一十年來中外既通商定約矣而各國鋼船鋼鐵制作日新月異其騰時須食注目垂涎於亞洲之心固路人所共知也 國家即令大治水師猶懼不敵若復傍徨審顧不為自強根本之計誠恐海上之警殆無已時查中國海岸東暨奉錦南訖瓊崖延袤萬有餘里各省海口多者數十處本屬防不勝防而俄據海峽巖以既混同倭襲琉球以伺臺灣其取香港法取越南葡牙取澳門以逼粵三路此為大海之險與彼共之矣西洋各國復開紅海以趨捷徑設海綫以達軍書一旦有事彼航海三萬里而徵調應期徵輸不絕非重復之險可以直叩門扉我惟自扼海口填陸路以禦之進則有

利退亦無害客之勢轉逸王之勢轉勢此固論兵者所深忌而籌海者所宜知者也自粵拾既平中國稍稍治船廠購機器以立兵輪水師雖與餉力之不充人才之不出水旱災沴之不時內外議論之不一至今外海師船未改舊章者省輪船未盡定制無警則南北洋之經費歸屬欠解有警則南北洋之經費省省截留仍此不變而欲沿海水師足備攻援足資戰守亦已難矣同治年間丁日昌請設三洋水師提督左宗棠謂洋防一水可通輪船固警可赴北東南三洋各駐師船常川會哨自有常山擊蛇之勢若兼分三洋轉生險域李鴻章亦謂沿海口岸林立處處宿以重兵所費浩繁意在以全力扼要害而尤戒散漫分防其後沈葆楨乃有輪船聚操上海之奏臣考之西洋兵制水師均專設海都兵柄強重英人赫德曾在譯著獻議亦以請設總海防司為百深惟二三老成之德謀參以五六海國之新制水師之宜台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利弊亦略可觀矣然則款求制敵之法非創設外海兵輪水師不可欲收橫海之功非設立水師衙門不可水師政變約有四端曰審形勢曰練將才曰治師船曰攻工用海防之事督撫不能不問而各省既分疆域固不能盡化町畦若責成重臣舉沿海口岸分別要衝次衝何處可屯鐵船何處可建墩臺何處可修船塢何處可伏水雷將帥一家水陸一氣始能血脈貫注骨節靈通露海口之麥狹灣沙之往來泥質之輒驅礁沙之厚薄斷非一耳目所能周一手足所能舉而備多用分之弊除斯猶思廣益之效著則相地之任宜專也陸軍宿將強令巡海固恐通理勿良帥向帶內江長龍軸板之楚將不習風濤海運向帶紅翠艇船之專將不習機器測量法亦未敢輕於相委南北洋輪船近多募用洋員延以重資處處敵情退縮難收客卿蕃將之益欲求水師將材惟出洋學徒庶幾中選然非師船時時游弋時時巡探則枝藝日就荒墮心志亦執歸歸惰無能者或以奔競而恩遷多藝者或以機巧而掩滯國錦鼓舞百領帥臣則駭駭之任宜專也海上嚴守莫要於師船粵省之船河海兩端固屬之船



兵船兩艘即赫德訂購之巨艦機實噸重底平行過長於守港難於涉海亦非水師利用今定遠濟遠鎮遠等  
鐵艦既未來華惟北洋超勇兩艘尚存開辦五艘製新式耳然而中外公議或謂鐵艦仍不可裁或謂帆船  
亦不可去取謂中國安宜鐵艦之口岸甚多威爾兩洋水性迥熱海水艸足為鐵艦之害非有深諳軍事熟  
悉詳情者詳為致核開船既受其欺駐船未得其地皆足辱侮損威至於羅經海絲致查宜精魚尾鴉行陣法  
宜講尤非專心一志不能日起有功則治船之任宜專也購外洋軍火有年惟南洋北洋有克虜伯級及各種  
精繪而演專各軍求吃嗜士得士乃得之槍向為奇貨可居則各省之風氣未開也置外洋機器有年而因陋  
就簡與規矩不能與巧至今造船之材料造船之鋼鐵均須購自外洋則機器之大原未立也誠得專員經  
理南北采木之法別其性質以代洋木練鐵鋼之法且先探其本然後輪機配定何式槍砲擇定何種用不  
雜而兵精工不難而藝精其他水雷魚雷行軍需用之器擇地擇人通籌兼顧軍火既免於缺乏餉需亦免於  
虛糜則簡器之任宜專也惟是七省水師特派重臣經畫創辦之始必須持款千餘萬辦成之後必須有經費  
數百萬統籌需用亦知財力難勝然以水師一軍應七省之防即以七省籌水師一軍之用各督撫通力合作  
起彼注茲當不致束手坐視而水軍以漸擴充遠或七年近取五年費盡經營殫精竭慮或可有成夫以中國  
之大 聖詔之安 天悅民謫信修睦苟彼族新滿渾渾渾渾豈不宜詐慮悉泯懷我好音乃十年之中豐大難  
之案甫定而日本據兵屈嘉利之案甫弭而俄人要約東失中山而南又挫於交海何哉彼以水師火器為長  
技拔兵以衝商挾戰以妥和而我猶狂於舊船務砲不知改絃更張徒欲將士以血肉相薄文臣以口舌相窮  
亦常不及之勢矣反復思維自今遴選將帥理盡水師在法事為後學在海防為先著應請專派大臣躬沿海  
七省水師改為兵輪並為經制傳各省船廠撥局均歸調度以專責成內政作而外禦紆庶幾收懲前毖後之

船政之效乎應如何籌定餉項建立衙門請派大員之處伏懇 敕下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會同戶 部議具奏

統籌閩粵浙三省防務片 光緒十一年

兩江總督曾國基

海防區分南北洋而山東之煙臺歸北洋兼轄閩粵浙三口歸南洋兼轄煙臺祇有一口向易兼顧閩粵則有臺灣澎湖之散布浙江則有定海鎮海之要隘遠則設營區易隔省則呼應久懸今津浦吳淞粵粵處既擬增雷快鐵甲等船福建廣東浙江三省亦須添籌巨款及時製備且無事則各為操練有事則立調應援以期聲勢聯絡鞏固海疆各省督撫臣皆具深謀遠慮何省應增何項船隻若干或由廠自造或由外洋訂購亦宜趁此決計自強通力合作相應請 旨勅下各該省總督商外明辦理至近日戶人陸戰皆用礮隊爲先而以後膛律礮繼之即處有由演習臺北前敵影戰來者言之甚詳是陸兵從前專練洋槍以後更宜加練礮隊所需後膛礮尤爲最要之軍械一經海口封禁購辦無從似須先事購備臣添購機器推廣仿造庶免缺乏之虞除飭上海金陵兩機器局遵照妥辦外一併請 旨勅下閩粵等省預行籌備均於防務有裨

請添增船礮大廠疏 光緒十一年

大學士左宗棠

竊惟防海以船礮爲先船礮以自製爲便此一定不易之理且於同治五年奏設船政局於福建仿造外國兵船重蒙 命允即拜 西征之 命一切製造經總辦任船政大臣謝元勳辦理所製各船多仿半兵半商舊式近年擬造鐵甲快船被議式爲稍利然方之外洋鐵甲仍覺強弱懸殊船中槍礮概係購配較外洋兵船所用又有奇算利鈍之分所以夷數一開皆謂水戰不足恃也夫中國之地東南落海外有澎湖金廈瓊州定海崇明各島嶼之散布內有長江洋滬閩粵各港口之洪運敵船一來處處皆爲危地戰固爲守亦非易現今海口之

砲彈雖自外洋子彈火藥形式却出各廠各彈南北洋雖能配補而砲身槍管久必損缺各國既守公法一概  
停製將來由難而少由少而無誠有不堪設想者且去冬布置閩海防務魏長門金牌等處查察訪購屬江  
被擊擊沈之砲起出安配粗足自固然象位少而海口多誰師仍不能省兵多餉巨司庫難支不得已而有商  
借洋款之舉夫借款必遲且耗巨息幸而軍務順手尚不失為權宜倘夷使日使海防日棘而徒餉肉醫瘡  
豈支持何以抑強寇而靖海疆且為以爲預夷之策斷宜先戰後和修戰之備不可因陋就簡彼狹所長以凌  
我我必獲所以制之因於船政局發班出洋學生內詢考製砲大略練稱奉西廠不一嘗以法華士廠克廣  
伯廠安蒙士廠廠好兩廠廠四處為最法克兩廠身廠簡廠皆煉成全鋼安蒙士廠廠簡用精鋼身用熟  
鐵好兩廠廠簡用精鋼身用鑄鐵皆極長然半鋼半鐵製費雖廉惟有用久裂縫之虞不如純用全鋼價  
雖貴而無弊參較比較仍以德國克廣伯兵國法華士作法為妙故中外各國用該局廠之砲為最多中國欲  
興砲政必於此兩廠擇一取法僱其上等工匠定購製砲機器就船政造船廠開拓加增刻日與工鑄造雖  
經始之費需銀五六十萬兩而從此不向洋買砲即以買帶經費津貼廠廠管亦有慮無難惟製砲之鐵與  
常用鐵器煉法不同必須另開大礮添機煉冶始免向外洋購鐵查福州穆源福苗極佳閩中官民屢議開採  
以銷路不旺而止善用以製砲取之甚便如能得二三百萬金礮礮並舉不惟砲可自製推之鐵甲兵船與  
夫火車鐵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開辦致向外洋購買裝束以銀易鐵得失顯然泰西各強國於此等工程斷  
不食鹽質之便固自當煩勞良有以也各等語稟由船政局提調道員周懋琦轉稟前來且查西得各國二  
十年前尚無鐵艦所有兵船與中國船政局現製相符即砲位藥彈亦多前股笨重之物論其昔年兵力物力本  
非能與我為難孰料該夷逐漸講求日新月異兵船鐵甲厚至一尺有餘更以二尺厚之險丁俾拍如象皮

學士論其言以故剛柔摩盪堅實異常其後股巨礮全重能刀尖鎗從前上海製造局所產克虜伯礮車心法及兵船海岸礮位藥圖說言之甚詳申魯所載英國新造巨礮可受藥彈一千餘磅之重能洞穿五尺餘厚之鐵甲聞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國視之亦尋常工作耳該夷修明武備不惜財力至於如此此次法奧犯粵游奕重洋不遠恃其船堅礮利而我以船礮懸殊之故匪獨不能掩上交核即臺灣數百里水程亦皆懸於渡涉及待開廠製辦補年顧大已覺其遲若更長難措費不思振作何以謀自強而息外患耶綠線鐵礮區接見閩省官紳均願便於開採似應委員試辦並拆屬江船廠興工鑄礮臣又聞江南徐州鐵礮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籌款開辦即於楚奧交界之處得要設立船政礮廠專造鐵甲兵船後股巨礮實 國軍武備第一要義臣老矣無深謀至計了分 聖主憂勞自贖時艱不勝愧憤惟念開廠鑄製船礮各節事雖重大實保刻不容緩理合請 旨敷下內外臣工迅速妥議具奏仍乞 宸衷獨斷期於必行天下幸甚

請撥款製船疏 光緒十一年

署福建船政大臣 龔蔭森

竊查同治十三年倭兵擾臺前總理船政臣沈葆楨疊次商辦鐵甲兵船在事官紳有統辭阻止者有直言駁辯者而沈葆楨與洋將之言曰有鐵甲而兵輪乃得用其長無鐵甲而兵輪終恐失所持議者謂其慮慮之深不遽信其謀兵之益也迨上年法人犯順各處新報開列法國兵船總計不足三十號而差遣轉運各船亦充其數海上等敵船不過與福勝建勝等船爭區上等兵船不過與南琛南瑞等船爭快徒以二三鐵甲橫橫閩浙律阻屬江之役七船沉沈石浦之役五船俱退觀督船者不得其人而虛聲所播士厲先聲要皆無鐵甲而兵輪大所持之明證也然則察前倭後之計僅領海軍必須造辦鐵甲時勢所趨無庸再決者矣查有船政出洋學生同知銜馮瀚瀚將銜遊擊陳兆瑞都司鄭清濂等在洋肄業時逾七年曾經委令監造德國鐵甲兵船

閱懸頭深練稱法國於光緒十一年創造雙機鋼甲兵船名柯羅德士迪克士補禮則唐等三船計船身長中尺十七丈三尺九寸船艙闊四丈船旁鋼甲厚八寸艙面鋼厚二寸每時可行中國海道八十里配用新式底邦臥機計算實馬力一千七百匹較北洋德鐵訂造之定遠鐵甲船身較小與遠遠鐵甲馬力稍輕而駕駛較易致用較廣除噸位魚雷電燈另購外每船工料估銀須四十萬兩兩船並造須二十八月可成三船同造三十六月則竣聞省若得有此等鋼甲兵船三數號破船快船得所護衛勝壯則氣揚法船斷不敢輕率聲靈茲稟由提調道員周懋琦繪圖轉稟請示並陳試造雙機鋼甲以魏瀚鄭清源吳德章監造船身陳兆綱李壽田楊廉臣監造船機確有把握如果虛糜工費甘與該學生等一同科非等語自等復查羅臣讓辦鐵甲十有餘年以因喫水動逾一丈三四尺中國海口較淺出入不能自如所慮者一調粵等省船塢過小修理不能勝載所可慮者二船身需重特掉未靈管駕不能如法所可慮者三該道員周懋琦等所呈總分船圖深開全船噸載一千八百噸喫水止深一丈二尺一寸沿海各口均可駛行則出入不礙矣船政前爲南洋承辦開濟等項快船舊馬力二千四百匹本勘定附廠紅山山麓另造砌石大塢預備修埋南洋快船兵船鐵甲船之用核估工料需銀一十萬兩三四月可以工竣現約次第造辦則修理不難矣三屆出洋學生另飭案加展年限每年在外國兵船閱歷須扣足六個月爲期船政又另購夾板設設練船爲出洋訓練學生水手之用則管駕亦不難矣自來兵家有恃乃可無恐先聲足以奪人南北洋籌辦水師頗費財力接閱之師久而不出出則難同觀茲良意不前法人得窺其微遂乃截而阻滯以欺中國鐵甲未成兵船無幾不致輕於嘗試得以大肆要求幸而諒山復爲我克臺灣不能安踞孤拔又伏其誅餉細民諱暫時就斃然而法人豈能一日忘臺澎耶該道員久官閩臺該學生等籍地福省均無希圖名利之心祇以屬江死事諸人非其親故卽爲鄰鄰以報仇雪憤

之心著於監作及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觀至所需製船經費一百三十餘萬兩或在洋關酌撥抑或另籌留濟現雖經費異常支絀然必需之款臣等不敢稍有畏難應俟奉旨後臣等隨時妥籌辦理所有船政試造雙機飛甲兵船緣由理合會同馳奏仰 聖等更有請者歐洲大局已成連橫之勢中國若再拘於成見情形及可危論製船造船教習練兵別無自強之道然不開礮煉威購機造爐事購自外洋財源溢出軍火之費較之洋藥漏卮尤為鑿鉅臣等案日前托增船礮大礮一疏仍求 宸衷獨斷天下幸甚此摺併 臣蔭森主稿臣宗棠臣龔善臣昌濬臣兆棟會商意見相同謹恭摺附輪船到滬交上海縣由驛五百里馳陳

購置練船疏 光緒十一年

龔善森

竊查泰西水師章程凡習駕駛者先由學堂肆業數年於天文羅經測算算法粗具根柢大約年十八九歲以後派入練船周涉海洋閱歷風沙演試礮彈駁艇定年限按時考試按等升調蓋海上交接非稔席風濤者不能確有把握耳練船以夾板為多熟船用火帆船用風注洋大海之中偶遇機器損壞抑取煤炭缺乏非帆護無以繼輪機之窮故學師帆船較輪船為尤要亦較輪船為尤難也同治九年原任大學士英桂於閩浙總督任內曾以萬金購日耳曼鐵夾板一號從新修改名曰建威練船另延英國水師官遜順等為教習顯著成效嗣建威損壞經費支絀改派揚武為練船有名無實練務廢弛馬江石浦船役死用獲各學生內有疊經英國水師兵船總統書院教習甚為褒獎出具切考給憑題工者乃聽事倉惶不能出奇制勝固由船小力單形見勢絀亦各船士卒疎於訓練所致蓋練船不但練水手礮勇即管駕大副無不因練成熟臨機決勝此案西海軍尤必多設練船者也 臣等以為儲費可省練船之費必不能省制深痛鉅之餘款前茲後萬難再事因循前任船政臣何如璋奏請由慶新造夾板估費銀一萬餘兩又恐耽誤別船工程因未造辦適有英商美那二

枝半樁夾板一號去冬守風泊住羅星塔江次該船主遂先回滬其船託英商大禧洋行拍賣洋平番銀四千  
 元委員勘估該船身長英尺一百四十尺腰闊英尺三十一尺三寸船深英尺十七尺七寸商墩可載重四百  
 五十七噸船身係硬木杆面係金山松木均無腐爛船底甚佳鐵各半船底全覆銅片桅身係鐵木船上鐵  
 索鐵線軸板抽水機器起錨車件一切器具俱全查閱該船公司憑照係同治十年在法廠製成光緒八年至  
 十年保險公司照一等夾船保險即訪知該船購買定由英領事繕立契據惟去冬今春久泊江灘船板應  
 須修理帆纜亦須更換商船改練所有帆纜索炮火藥船彈子槍及砲門戰秤官廳住房等處又須添備核估  
 修費誠於慮感而船身較爲堅結查該船前屆出洋章程習駕駛者每年在船僅兩個月現該商北洋大臣  
 大學士臣李鴻章請改爲每年在船必扣足六個月冀增功課惟核計每人每屆二年均算需銀一萬元之多  
 勢難多派學生而學生根柢未深出洋亦屬無益盛頓海軍惟有多設帆船訓練庶有實效現在所購夾板  
 名曰平遠已飭廠員趕修於船政駕駛學堂各生取其年逾十八歲以上二十五六以下材貌魁梧氣壯定  
 者另選精壯水手多人赴船肄業擬定課程核日記由近及遠東則日本高麗各洋南則新加坡檳榔島各  
 埠北則旅順大連遼海各處西則印度廣洋紅海地中海每年春出秋歸冬出夏歸學堂所習天文海圖證之於  
 確沙實境是否測算合符所習槍砲陣法驗之於風水疑難是否施放定準三年爲期與學堂輪船更換學藥  
 愈熟人才愈練取多同是出洋同習駕駛出費較減收效較易果有膽略非常人才出衆再赴各國兵船涉歷  
 一年半載便能得其體用據該調道員周璠琦稟請前來臣查駕駛與製造不同外洋廠多器皆製造者非  
 親至廠中不能深窺厥數習駕駛者則無論何國水師不外擊砲二字嚴則一律整齊密則不留破綻而要在  
 乎熟而已至臨陣對敵運用在乎一心但須出洋久練不必定至外國兵船始識兵機也惟官駕駛船不同習

駕輪船管駕輪船固須熟悉船學管駕輪船即爲各輪船管駕執事水手之數管必須付歷各國洋面通曉水師章程爲洋員所委者始能勝任未便輕率委派船政向延西員又前領費現擬會商李鴻章於北洋兵船管駕內或於水師學堂教育內擇派管駕以資得力

### 試造淺水兵輪工藝察看疏

光緒十二年

竊臣等前因粵省現無水師兵輪六門海口內外扼守備具當於團姓捐款約提洋銀二十萬元交署水師提督臣方耀等督飭員弁就省河黃埔設廠籌辦工采取香港華洋船廠圖式試造淺水兵輪四艘以重防護海口接應粵省於光緒十一年五月具奏奉旨據奏試造淺水輪船免已先造四艘著於造成後詳加察看如果合用再行奏明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茲查該輪船四艘於上年冬間陸續造成淺水名之曰廣元廣亨廣利廣貞入春以來安配礮械選派弁勇工役練習駕駛漸次嫻熟經臣等於五月二十三日親往閱練操演船身計長英尺一百一十尺船面闊英尺一十八尺船深英尺八尺半噴水英尺七尺半台中尺六尺一寸有奇工料多自港來故皆以其尺估計廣元廣貞兩輪馬力七十八匹運率每四刻行英里九十九台華里三十三里廣亨廣利兩輪馬力六十五匹運率每四刻行英里九十里合華里三十三里船面頗低以便攻敵礮臺甚小以免驚駭船後皆雙車暗螺內用庫邦臥機內兩輪兼用若水氣機前後皆活梳兩持舵骨左右帶以鐵腸水機上下輔以鋼板船如安四頓半後膛礮一尊船尾安九生口徑克度伯鋼礮一尊拖盤船腰各配一鎗登飛連珠礮共三尊礮皆有鋼板礮房與前奏所擬式礮相符當即駛赴虎門內之蓮花山掩面樹立礮礮該四輪連環操演著看礮力與船力相稱礮準約得什之五六船身轉極靈捷行駛亦速機器一切磨擦光潔離保華工所造觀洋遠者尙堪彷彿計四輪本船工料修建船廠工料委員司事人等薪工載運起落各項



物料夫價廠局什物繪圖暨雜項統共用銀一十二萬五千一百餘兩廠檢各件係屬現存者酌量配用價值不在此內另購存鐵木各料銀一萬七千五百餘兩除原撥開姓捐款二十萬元台洋銀一十四萬兩外尙支銀二千六百餘兩准方耀者據陳造赤溪協副將吳迪文等造冊具報飭營務處司預點收具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粵廠試造淺水兵輪事屬創辦工匠募之華人機器造之本廠款項由勉強羅掘而來法式由鎮思考案而定以視津滬開廠局面較闊工用稍博遠不相侔今一年之內成船四艘總計船值廠械大約每艘不過五萬金遠而瓊山淺洋近而省河四海均堪行駛船頭之噸可擊水路入里中較五里以之防護內河暨近海各口頗爲合用現經選派員弁管帶分駐大門內外會合所在餉船一體巡緝內河外海盜賊比較各輪船丈尺馬力照支薪費章程每船月支薪工加餉疊費等項銀六百八十二兩零以符成案應俟經有款項再行添造多隻以固專防

續陳船政形勢及應行次第舉辦事宜疏光緒十二年

裴蔭森

竊臣自去年十二月蒞工理將察看福州海口情形及復設練船試造鑄甲並請 飭備釐火關款各緣由先後 奏明在案數月以來 臣復細加考察催趕工程時與在事員紳及鑿造工程學生各詳講求每至夜分必盡得其蘊而後已稍閒則獨乘小舟隨潮上下詳看工次一帶凡勢推迫艱難之設船政也原以爲天下海防至計非一切機器局製造局可比造成兵輪派往各省而巡防皆賴學生藝武亦派赴各處而務漸開二十年來實有成效形勢非不足恃防守密則無虞工程非不日具經費足則皆應將形勢及應辦事宜實在情形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船政廠地在馬尾山麓崇臺繞其背形若匡臥前瀕大江臨林浦下流始星塔之上前閩浙總督臣左宗棠議設船政疏稱星塔一帶開濬澄頓水清土實爲粵浙江等所製船政大

欽派候補察有海口及船塢內亦稱林浦以下爲重重天險巨自臬司任內奉檄填港及到工後巡勘詳  
圖江自芭亞五虎人口以來兩山環抱層折轉灣至唐尾入十里實爲自然天險論者徒以七月馬江之戰遂  
疑船塢之露處甚孤危可慮不知法船埤埤深入口內已犯兵家之忌不過行險徼幸闖入長門地方旨以中  
外尚未生和不早封口該隨其衝使能扼之於海門以外何至受其所欺法國官報孤復吐書其海都其言  
同激之所以不能緩者孫大兵船喫水過深能停泊羅星塔以外不能直逼船廠廠之左有馬限山爲之屏  
蔽彈砲者不能及廠屋兵小墩輕者又不足以燬之等語且則以爲該廠冒險深入終不敢佔而一日以索  
匪者以懼海口之險南北洋接軍之將台圍耳此間廠地勢最險要毋庸改設之明證也取謝吳楚望  
中之地如湖口地方可以建設船塢不知梅嶺有定江關則無定每當伏秋盛漲江水挾四川之峽水而下必  
將漫過船塢至交冬水落石出又必不能適槽此關口長江一帶祇能造軍火機器局不能造船甲船塢固不  
待智者而知也船政舊用鐵鑄船價客重三千餘墩比年製成之開濟號快船即不能修律之大沽蘇之  
上機粵之黃埔雖皆有塢亦以港道有淺不能收納此事實難再緩經前大臣黎兆棠何如璋奏明有案且  
自勘正船政左近紅山之麓可造船塢在羅星塔之下員山寨之上兩山中間生成小港實爲天然船塢諸船  
以舊水程八里工匠往來取攜甚便宜砌石造定大塢以備勘修南洋快船及臺灣所用快船即北洋之鐵  
艦如定遠鎮遠者亦可來開修理此間廠愈宜增造船塢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出洋回華藝成之學生如魏瀚  
鍾清陳兆麟吳德章李壽田楊瑞等於製造船身輪機工程測算工具有本領木年所成機海鐵質船  
舟開鑿鏡清兩快船實已臻臻美備南洋三號快船明秋亦可下水六號鐵質船亦已女上龍骨此次奉准試  
造鋼甲一號以待省局經費解到便可購料開工惟該學生等造詣所到境界機括廠則大鐵艦之鐵甲及

輪機大件亦可自製無庸購於外洋前督辦黎兆棠何加璋均經奏請以經費難籌而止臣擬擇其急者陸續添置屢經費可寬籌而工程亦能速成此關廠亟宜添募之實在情形也戰守之利器近今以水雷魚雷為要去秋之戰人皆以採購魚雷水雷緩不濟急為憾及何如臣所購伏雷百具到時福州海口方有藉口尙慮港道寬大不敷布置因商督臣楊昌濬招募廣東學生雖放成建甯增生楊仰曾各行所學分製各種沈雷三十具以填守口之助嗣購得補國魚雷十具在德製魚雷伏雷學生陳才瑞亦已籌成回華臣飭逐件修配以便試演一面出關仿造不使外人傲我所無惟建造廠屋購置各雷機器所費又已不貲至於開礦鑄鐵以製各項火藥槍彈船政皆有礙成回華之學生可以承辦廠屋機器動輒萬此皆海防必不可緩之舉即船政所不容已之舉惟是經費難籌深為焦灼年來關稅關月僅解四成項下二萬兩其六成項下三萬兩截至今年六月止積欠一百四十萬有奇經臣奉旨飭速擬以濟急需迄今未解製船經費尙且不敷何況別項此又必需外省協濟之實在情形也現值朝廷整頓海軍所需船廠必多巨員以為應拓船政以為表裏請旨勅下閩海關四成六成項下按月解清所有通年積欠速為設法陸續籌補并請勅下海關督撫酌籌撥款接濟所有事宜臣再隨時函商以期開拓工程不聞故步上副國家力圖自強之至意

船政籌辦新編

薛福成

今將乘時勢規畫修利器上之固我藩籬成軍於海嘯次之興我貿易厥富於商民與籌理船政其急務矣自開辦設廠仿造輪船以來迄於今日華匠能以機器造機器華人能通西法作船主功效不為不著然造船愈多則養船之費愈重關廠以經費支絀告者屢矣局外不察從而議之至謂工廠可撤輪船可廢不知西人每造一為成一藝其勞費倍蓰於中國先難後獲凡事皆然夫為之而旋廢不如其勿為籌千百萬之巨款

業已成之攻衣志士之心長敵人之氣失策莫甚於此矣雖然欲理解政必先變費船政日漸擴充而專待公家之督項其勢固有所不支往屢議定華商買輪船章程然自招商局外並無商人在廠製造輪船者何則中國商務以未甚興即有一二購船之商亦遠赴外洋各廠蓋以洋廠購船之價較廉於華廠造船之價也然則中國之船政欲廣招徠莫如研究廠務俾船價與外洋相等必無舍近圖遠之人或謀持久莫如經營世務俾用船與外洋相等必有日新月盛之象況商船既多則入廠修船者迭至而不窮而租船造船之價皆事勢所必有他日由一廠分爲數廠而公家之督項可毋甚費且商船成感而兵船不患無養之之資是謂今日之船政舍振興商務無他術矣若夫目前補救之策如直隸奉天山東浙江等省已各調輪船一二號爲巡洋捕盜之用而供其廠費所以稍紓船廠之力也然節於此仍費於彼亦非可久之道是宜緊沿海水師之可減者若紅單艇船若闊頭軸板各款去數十號或分防陸勇裁去數百人即可變兵輪船一號在各省大吏相其形勢而酌劑之而輪船之分隸各省者又當得精研洋學閱達沈毅知兵之大帥統轄節制以電號令每歲會操一二次察各統將之勤惰能否而進退之庶中國多造一船可多得一船之用矣雖然猶未也聞華民之寓居外洋也往往以勢孤氣餒爲他國之人所輕侮蓋西洋通例雖二三等之國莫不有兵船巡歷外埠名爲保護商人聽者揚武練船遊閱東南洋各島而呂宋旅居華民喜色相慶至於感泣以爲百年未有之光寵一埠如此他埠可知聞嘗取海外華人之數合備工商買賣計之呂宋一島約四五萬人新加坡及檳榔嶼諸島約十萬美國舊金山及其近埠約十四萬流寓越南及西貢等處約三十萬古巴秘魯各十餘萬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之檀香島厥數或逾萬或不及萬凡華人聚居之處莫不有會館有經費彼皆自願集資引領以望華官之至也久矣而兵船抑無論也蓋養一兵船歲費不過一萬兩以一埠六萬人計之每三人而錢費

一兩尚易爲力況其中必有殷實商人爲之倡者彼略有所費而精華船保護稍張聲勢便足與諸洋人齒偶有交涉隱受無窮之益此必華民所樂聞者也爲今之計宜告駐劄各國公使如各埠華民有願得中國兵船以壯聲威者宜自籌款數報明領事領事請公使咨船政船政酌度撥遣或一年調遣或半年調遣再選他船更番前往精資遊練如一埠不能養一船者或數埠共養一船使之往來於其間中國有事則悉數召歸以備調遣夫如是船廠無養船之費而獲捍禦之資兵船無坐食之名而有懸練之實商買備工調費不多頗爲利益公使領事權力雖弱亦備撥蓋一舉而數善備焉而中國商船之遠適他邦未始不以此爲之嚆矢是又振興商務之要端也夫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九目錄

性務九軍法甲

請開鐵路以醒自強疏 光緒六年

津滬電線辦有成效請招商接辦推廣疏

天津等處擬試辦鐵路以便調兵運糧疏

駕駛輪船說

德國陸軍槍隊操法序

操練洋槍淺言附錄

用敵要言

新法敵臺圖

劉銘傳

李鴻章

李鴻章

葛道嚴

馮國士

馮國士

葛道嚴

周錦剛

卷之二十一

務洋九軍政中

請開鐵路以開自強說光緒六年

劉銘傳

區以菲材鄙承 恩遇自解兵柄養痾田園每念中外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皆淚泣下良不能竭犬馬以圖報於萬一近者被 合力疾來京仰蒙 召見訓誨周詳莫名欽感誠念人臣事君之道知無不言況事變至迫利害甚鉅敢不竭其驢駘爲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中國自與外國通商以來門戶洞開藩籬盡撤自古敵國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強也被族遇羽風生欺凌挾制一國有事各國圍窺而俄地橫亘東北與我壤界交錯扼吭指背尤爲心腹之憂我以積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遂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難久恃財有恐劫守此不變何以自立今論者勸日用兵矣竊謂用兵之道貴審敵情俄自歐洲起議鐵路漸近造早又將山海參葢開鐵路以遠璋春此時之持滿不發者非畏我兵力以鐵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驕將不測日本一彈丸國耳其若臣師西洋之長技恃有鐵路動運燈燭之資竊慮中華亦遇事與我爲難 臣每私憂竊歎以爲失令不圖自強者雖欲圖恐無及矣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於急造鐵路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釐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中國幅員遼闊北邊綿亘萬里毗連俄界通商各海口又與各國共之費輿而守則防不勝防馳運往來則糧長遠及惟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敵所隔相機策應雖萬里之遙數日可至雖百萬之衆一呼而集無微不備倉皇之過無輪輻阻之虞且兵台則強兵分則弱以中國十八省計之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各省兵餉主於



各省督撫此種彼界各具一心恐有兵端自顧不暇微調制兵無力承應雖請書切責無濟緩急豈一國分爲十八疆界也若鐵路造成則聲勢自壯賦員通商兵餉併成勳旅十八省合爲一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將來兵權將權俱在朝廷內而外無不爲疆臣所牽制矣方今國計總於防邊民生困於釐卡各國通商爭奪利權財賦日竭後邊方殷如有鐵路收斂足以養兵則釐卡可以酌裁並無得票通行之病補國使民之道無礙於此且俄人所以挾我日本所以輕我者皆以中國守一隅之見畏難苟安不能奮興耳若一下潰鐵路之謂顯露自強之機財氣勢立振彼族圍之必先驚蹙不獨俄約易成即日本窺伺之心亦可從此潛消本年李鴻章奉詔沿海安設電線此亦軍務之急需但電線須與鐵路相輔而行省費既多看守亦易曠者以鐵路經費難籌無力舉辦爲疑純謂議集商股猶恐散漫難成今欲乘時立辦莫如讓借洋債洋債以廣國用斷斷不可若以之開利源則款路有著洋商樂於借貸國家有所取價息可從輕期可從緩且彼國慎修鐵路之匠亦自願効能於天朝此誠不可失之機會也查中國要道南路宜開二條一條由清江經山東一條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由京師東通咸京西通甘肅惟工費浩繁急切未能舉辦擬請先修清江至京一路與本年議修之電線相表裏此路經山東直隸地界最多或謂於民間墳墓多有礙必多阻撓不知官道寬廣鐵路所經只佔丈餘之埭於墳墓屬舍當不相妨即偶有牙錯亦不難軒折以避臣昔年剿捻中原屢經各該省其地勢民情固所稔知非敢爲臆斷也事關軍國安危大計如蒙俞允請旨飭下總理衙門迅速議復若輾轉遷延觀爲緩圖將來俄局定復變革道謀誠恐以薪嘗膽徒聽空言則永無自強之日矣

津滬電線辦有成效請招商接辦推廣疏 光緒九年

李鴻章

續於光緒六年八月奏請由天津陸路循運河至蘇江上海設立陸路電報籌款鑿辦俟辦成後每歲正商  
 實招股集資度辦並設電報學堂教習生徒自行經理是年八月十四日奉 上諭現在籌辦防務南北洋必  
 須消息靈通以期無誤事機該大臣請於陸路由天津至蘇江遼上海安設電線係為因時制宜起見即著妥  
 為籌辦江蘇山東各督撫飭令地方官一體照料保護勿任損壞餘著照所議辦理可也欽此仰見 朝廷  
 主持要政裨益軍謀之至意欽服頁各當經督飭前津海關道鄭藥如候補道成宜復到合等奉委議章程與  
 丹國大北電報公司商立合同代為購料雇人在勘設線道路以資熟手指導自七年五月初興工至十月庶  
 工竣中外消息瞬息可通仍照奏案招集商股自入年三月初商接辦由官督查 仍籌貼每正沿途并兵  
 運費一萬一千兩以示體卹五年後如電資有餘再行截止夏間朝鮮內變急調南北水陸各軍實賴電報靈  
 捷其赴機之速為從來所未有即總理衙門與 粵商出洋各使臣及南省要務莫不旋至立應成效已灼然  
 共見 且與總理衙門往返函商惟有勸集華商先行接辦由滬至粵沿海各口陸續以保中國自主之權京外  
 籌商軍國要事調兵備餉亦得一氣靈通於涉務防務實有神益而商民之轉輸貿易者亦藉電報為通利益  
 更廣因防津滬電報局委員咸宜懷等傳集衆商妥斷會議據咸宜懷會同各員稟請 聖鑒請旨蘇州  
 浙江福建通商各海口以遠廣東與現在粵商所辦陸續相接計將六千里照津滬陸線成本之數及算約須  
 銀四十餘萬兩而沿途分設局棧籌辦實屬不易惟欲收我中國自主之權利必當竭力籌維勸集巨資次第  
 開辦以圖報效之忱公議章程十條呈請察核並請撥案奏明請 旨勅下蘇浙閩粵各督撫轉行經過地方  
 官一體照料保護等情前來 臣查核所議章程尚屬妥籌照抄恭呈 聖覽當此中外交涉之際亟須激勵  
 輿商舉策盡力共圖其成蘇浙閩粵各省商情較遠民情不一而間洽十三年九月奏撥籌辦在閩民衆電報

速達軍報藥業 旨准因循未就暨兩督臣會同呈現飭粵商與造陸綫業有成局可知風氣漸開南中官  
民皆知電報為有益軍國商旅之事況自津通滬一千數百里陸綫成後沿途毫無擾累各省必有風聞擬請  
飭下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督撫日轉飭經過各地方官妥為勸諭隨事照料保護勿使稍有阻撓構壞以  
期事在必成有裨大局

天津等處試辦鐵路以便調兵軍械疏 奏 王大臣

竊查鐵路之關係有年所設籌紛紜莫衷一是臣奕駟向亦曾聞陳言嘗持偏論自經前歲戰事復親歷北洋  
海口始悉局外交談與局中實情然兩途皆與臣李鴻章臣善慶巡閱之際屢經講求臣奕駟督理各關軍  
務衙門見屬親切思補時艱臣曾紀澤出使八年親見西洋各國輪車鐵路於調兵運餉均商便民諸大端為  
益甚多而於邊疆之防務小民之生計實無危險窒礙之處近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於此事更加留意  
探聽所聞相同現在各國酌設華洋規制自古不同鐵路利益雖多若如外洋之徧地皆設縱橫如織不惟經  
費難修抑亦成何景象至關於運械實在便捷自當擇要而闢未可執一而論正商權開辦天津河道營員尉  
街乘輪直隸海岸五七百里雖多淺灘沙磧然小舟可處處登岸輪船可以泊岸之處除大沽北塘兩口外其  
由海關至洋河口一帶沿岸百數十里無不水深浪闊大沽口距山海關約五百餘里夏秋海濱水阻泥濘礙  
車日行不過二三十里且有旱道不遠之處猝然有警深慮緩不濟急且南北防營太遠勢難隨時援應不得  
不擇要各宿重兵先據所必爭之地以張 國家關外之威然近畿海岸自大沽北塘迤北五百餘里之間  
防營太少究難空虛如有鐵路相通遇警則朝發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數路之用而養兵之費亦因之節省  
今開平礦務局於光緒七年創造鐵路二十里復因兵船運煤不便復接造鐵路六十里南抵薊口邊關莊為

止此即北塘至山海關中段之路運兵必經之地若將此鐵路南接至大沽北岸北接至山海關則提督周波所部威軍萬人在此數十里間馳聘接應不啻數萬人之用若慮工程浩大集資不易請將閻莊至大沽北岸八十餘里鐵路先行接造再將由大沽至天津百餘里之鐵路逐漸興辦若能集款百餘萬兩自可分起告成津沽鐵路辦妥再將開平通北至山海關之路接續籌辦此事有歸海防要工即或商股一時不能多籌似應暫爲籌措並調兵勇幫同工作以期速成且北洋兵船用煤全恃開平礦產尤爲水師命脈所繫開平鐵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則出礦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將鐵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運貨最便可收取律商運貨之資藉充養鐵路之費如蒙 奏准擬開平鐵路公司一手經理以期價廉工省並請 奏派公正大員主持其事等情會票前來 臣等查該司道營員等所請由閻莊接修鐵路至大沽北岸八十餘里均在大沽北塘之後距海岸尚數十里實無危險之慮惟須籌出養鐵路經費庶可持久所請由大沽至天津百餘里之鐵路逐漸興造尚足爲提注良法於軍旅商賈兩有神益平日積資拱衛遇事便於接應即賴陣偶不得力誠須收回輪取拆斷鐵路埋伏火器自不虞其衝突 臣等會同商酌擬請照依該司道營局各員所請舉辦仍交開平鐵路公司一手經理並擬派委留北洋差委前福建布政使沈葆楨署長蘆鹽運使直隸津海關道周馥督率官商妥爲辦理計今夏英德兩國訂造戰艦可以來輔臣奏擬明年當再赴海口與臣李鴻章編立海軍第一枝即就便查看鐵路如果合用無弊擬將京外開礦各處均次第仿照興辦

### 駕駛輪船說略

萬道股

行船之事至粗行船之工則最密必合內外兩功而後能善駕駛何謂內功汽機鍋爐煤火等類是也何謂外功水道天文氣候等類是也內功汽機與鍋爐相觸煤火化水爲汽尤與鍋爐汽機相觸近日泰西汽機新式

船出老安坊所造兼大用抵力自漲力重熱器外冷凝水四法重加熱之法能將汽內水點悉化汽之體環增  
大而熱不加多自可得益若汽已乾則無益矣自漲力之法汽甯之容積必加大所燒之煤則可減少然當汽  
而增汽之功力亦必漲力過小於原抵力而少減汽機之能力也大抵力之法雖善而最易損壞備爐外冷凝  
水之法雖省煤然器具繁重功不掩費老安坊既兼此四法必須精益求精使鍋爐極堅能受大漲力而不險  
又使海水內之石膏於火切面而不結且於自添煤風燒煙之制制再能精思博考以詰其極斯為最變無遺  
恨耳但駛船者不能必遇上等之器宜以善用之法補救之其法首重鑄爐鑄爐之式有曲管煙管之別吹出  
鹹水曲管者一小時一次煙管者一小時三次每停輪再鑄一次漲力之限多視漲表為準而有所漲表不靈  
宜常留意危險放汽洋門則可以救險設見水隨汽出鍋內之水必淺而曲管或煙管甚熱司機者若不將火  
取出可速開火門攪漲冷水旋閉之火必滅小人宜避於門旁免致汽噴受傷若爐頂已紅切不可添水速  
鎖尤不可取出爐火宜將各處水塞門或各處出沙孔以放盡其汽與水使漲力頓減救險之法不過如此  
至於汽機為行船功力之本各節活動處之處可常常用油與水併合添入則油水自能磨成肥皂之性不  
但滑膩兼能散熱大軸之頸處尤宜注意汽機繁重各種不同治法亦異故無無法可言惟假設想某件偶壞  
當以何法治之胸中確有成見不至臨時忙亂斯為善於司機矣煤爐之法宜緩宜勻添煤之法不先不後不  
但燃料節省而且漲力均勻自少危險之虞添水惟斟酌多少以測水表為定別無他法此行船內功之大略  
也再言外身外功首考海道必熟某處水洪之淺深某處沙淺之長短某處沉礁之多少以知趨避也其次在  
測氣候法倫海寒暑表所以測熱度多寡風雨針所以驗空氣壓力以防颶風之特大霧之起也其次在觀天  
文紀限儀所以測七政恆星可藉天度認明地球之經緯知船現行何處也其次在別方向羅盤所以別三十

二方向也其次在驗測沙計水程度時表所以計一小時之水程驗各處之潮沙也其次在驗速率三角板沙  
滿所以量海面船行之速率也而行船尚有諸法海面非平圓取便於推算姑作平面論大略有四一曰行向  
一曰距離一曰緯較一曰偏較行向爲船路與開行處午綫所成之角或用向數或用度數以定名額如東北  
爲圓向亦曰四十五度距離爲依某向并若干小時所行里數緯較爲自開行處之緯度或向北或向南行若  
千度偏較爲自開行處之午綫取向東或向西行若干度又有行道行船之法凡若逆風或因他故行遠前行  
應合所行方向推算直距綫又有依距等圓行船之法平面行船各綫相交俱成直角但地體如球各經綫自  
緯度大圓至南北兩極經度漸合爲一點故距赤道最遠偏較里數愈小於經較分數又有用中緯度行船之  
法凡直向正南北行者經度不變則距離數與緯較等布算自易若向正東西而行準緯度以推經度較亦與依  
距等圓行船同法設稍有偏回則經緯度時變易不能以開行處緯度相對之偏較推得此數亦不能以所  
至緯度相對之偏較推得此數故用開行與所至之緯度中數仍依前法以推此經度較是合平面與距等一  
法爲一法也凡遇大逆風巨浪不能前進欲免爲風力推行甚復應酌留一帆令舵柄推定向下風則船首自  
向上風但無前行之速率則向上風者必轉而仍向下風耳及風帆飽受風力令船前行而舵柄恆迎上風則  
船首仍同向上風若天朗氣清日則沿路有浮標可避沙礁之礙夜則沿路認燈塔可爲方向之準又照章程  
吹號掛鐘分別來船左右更可免相碰之患倘遇大霧四塞則停輪自不容緩此行船外功之大略也必精熟  
內外兩功而後可暢行大洋以備外海水師之選矣

德國陸軍操隊法序

馮國士

歐洲德意志者其今日地球最雄之國故東鄰俄羅斯西接荷蘭法蘭西比利時南邊奧地利瑞士意大利土

其北連丹馬瑞典威諸國四鄰環視約縱連橫而德則屹然稱雄於其間設非君臣勵精圖治孜孜以求自強之道幾何不爲鄰國之所併吞耶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惟德人心焉知之觀其舉國定章自王子以至庶人無論士農工商貧富貴賤一體習兵講求武備防託賊更之期陰寓殺兵之術要使人人能戰而俾國中無暇憂之可乘用心亦良苦矣嗣爲強敵憑陵不得已至於用武朝野上下舉林忠厲兵爲王激憤一戰而勝丹國再戰而圍壽寧三戰而俘法王拿破崙三國皆割地請成推執牛耳遂霸歐洲夫乃知其平日之武備修明而功成一旦之非幸致也今者中外一家德意志與我國交誼益親彼此推誠布公無虞無詐誠以該國最精之軍械聽我購探其險曠戎機之員弁復任我聘用僕僕於南北兩洋相助爲理或築墩臺或教授法洵合中外一家之說矣隨有世儒武員畢第蘭氏者當德法之戰曾帶兵親歷行間近以承平辭職來歷上海製遠局教習相繼之聘爰將該國募定之槍隊操法原書爲晴生口讀指及其如何演練如何布陣剖析詳明不啻若教其本國之子弟焉惟是書雖圖說詳明而與中土營制究不無稍異舉君乃爲之斟酌變通期於適用俾成操法一書詳囑編譯華文恒爲學者之助國士雖嘗學習德國語言文字而才庸淺淺一知半解恐未能窮及精微第念此書譯成於我陸軍之操演槍法裨益非淺不得不就所知悉心從事並即舉君之書選擇陣圖二十一幅附譯操槍口令一則彙成是編雖鄙陋無文亦竊冀學者神而明之能遵其法而不爲法拘耳

操練洋槍淺言附錄

馮國士  
編述

泰西各國火器之精不留餘力備其器者不經講習亦難命中特將洋槍一種編淺言之以俾學者有所把握槍之能及遠者莫如德國之毛瑟其度至四十五粒物線之邊界乃盡若平錢打去不過四百餘碼而已西國名槍皆有表尺上碼數井然一經透破立刻通曉本無難也然其理最深微茲先而其深而要者淺言之

庶由此可悟其至理凡鎗子出膛口不能如軸線之徑直而去必成弧線名拋物線度低弧線直落角度不能  
展遠度高弧線曲落角度乃能展遠若過於高十五度強轉極曲落角反近矣此拋物線一定之理也不可  
不知用槍有三要 要眼力要手力尤要身力詳後槍有匹差 表尺數太高子差靶而差遠太低不及靶而  
差近名曰道近差又曰直差準偏側子或向右斜走或向左斜走名曰左右差又曰橫差 四差之外又有三  
差曰早晚差曰陰晴差曰風力差

觀日光之左右眼光與日光相射則有偏左偏右之不同如向東之靶午前光正向西之靶午後光正日初出  
光在南槍必走北日將入光在北槍必走南向南向北之靶早晚光多不正惟日中時可打中月若一律圖定  
中月打去槍機亦多出入矣是謂早晚差

晴天打靶指中月者陰天必指上邊晴天起碼五六百步者陰天必再起一機方與平日線路相合陰天陰  
亦微有不同忽陰忽晴則高下在心是謂陰晴差此二差非心靜細者不知也

又有風力差哈噴開斯槍子力大而勁足風小向不走綫風大亦可吹動若五六百步遠靶即風小亦有出入  
如此天氣可不打靶至寒氣之阻攔差甚小故不論及

若夫器之新舊美惡火藥之配合輕重器差又在所必計誠能明乎以上諸弊揚起一身氣力如操弓箭者之  
心細手和自然百發百中

練身有三法一氣上升槍則對正身則偏右右足新過中步腰膝平直臂力獨立為文法或有風一星則就者  
上身仍須挺直左手托槍置於左腿之上為流法又有臥臥放者臥放者兩槍有作仰臥勢放者有作  
仰臥勢放者雙動

練氣 舒胸氣順氣通則氣極暢成龍海風  
守心快則氣不怒四條是理機氣





		英							
兒	燕飛	達	司乃	亨利	馬梯呢	利士	普地惠	德兒	錢脫那
		—〇〇〇		—六〇〇					
		九五〇		一二七四					
		均用	荷蘭土耳其	採用	土耳其亦				

	美			法
意 黎	敦 林 明	開 哈 司 喫	寶 沙 賽	士 葛 喇
一三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	二〇〇〇
一四〇八	一四〇八	一四〇八	一三〇三	一四二八
	埃及 丹馬 瑞典 西班牙 均用			

士 瑞	俄			
利 屈得	丹 秘尔	飛兒	司百靈	司 意汾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六〇〇
一四二五	一二四八			
亦用 意大利國				

	澳 斯 溫 德	馬 加 尒	蘭 荷	比 利 時
地 祕 波	來 克 白	保 蒙		
—〇〇	—〇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四二五	—二四八	—三二六	—三二六	—三六六

右表橫推直看如首行毛瑟槍放遠碼數〇〇〇即一千碼也一秒始速率尺數即一千四百三十四尺也後逐行均以此英尺以三尺為碼以工部營造尺之尺之尺有二尺八寸八分一百碼為二十八丈八尺以步計之則五十七步三尺也如以步弓丈量立靶之接近一百步與一百碼僅少四十二步又二尺與二百碼則少八十四步四尺矣

用藥要旨

萬應靈

藥西各藥用藥器專用一處所造者稱靈藥手也今中國或做用烏理治或阿姆斯脫那或克滿伯或瓦瓦司不拘前覽後履各有用法若不熟諳必至有恙與無器等殊為可惜竊謂今時所用無論何種藥器忌鑄宜常常以梳紗浸油抹之令其光潔前服上藥彈裝有新法如做蓋厚土之內築成地道長巷巷內設有洗把裝藥彈先將藥身移向巷口破口下第十五度巷口外立有木柱破口架其上先播藥袋入破口以洗把送至匣底又設有櫃櫃通藥彈托等件管彈之勇將彈放托內將繩拉絞彈托而上至破口亦以洗把送入其洗把置於櫃櫃之上以分人力送藥彈入匣惟其櫃櫃之繩其把自進惟退則藉人力

附裝藥入袋法

裝藥入袋之法宜先製一木柱一鉛筒柱筒尺寸均與藥筒同柱之兩旁每距一寸鑽孔一道并製個釘數枚裝藥時先以木柱直立埋上外以鉛筒套之即將鉛筒升高三寸以鋼釘插入木柱兩旁孔內托住鉛筒然後將餅藥層層鋪疊至三層再將鉛筒升高三寸如是藥則愈疊愈高筒亦愈升愈上俟藥鋪疊成數取袋從頭套下然後拔去鋼釘鉛筒自落即就柱上將袋口束緊所裝各藥各作標識以免紊亂

又附裝藥入彈法

彈不卸藥之宜宜在彈殼正中筒底則連厚透彈重必不中區致命也

製成炸彈之腹中均須裝藥其法用木一塊鑿一圓槽以彈筒插入槽內彈底向上以一人扶之又一人胸腹內繫繩旋取出取一空藥袋套於木棍之上將袋棍一併插入彈腹惟留袋口於外將木棍取出用漏斗使藥漸漸灌入每灌二三磅再將漏斗取出用木棍杵一次使其堅實裝藥既足袋口即行束緊以細繩紮一團打一小結剪去餘繩將袋口納入彈內以原繩繞旋入

彈內如用燭燭兩種火藥裝配時宜以燭者先入硬殼彈既不裝藥故其紫銅底盤先經製造者鑄合完固  
每彈燭與重燭向側縱炸彈均從底口裝藥其紫銅底盤雖設而未經鑲配則台裝藥時先須取下燭燭如  
法安上再用燭燭重燭五六處使與彈之凹處吻合堅牢不致脫落

至於後置燭燭門時不可用猛力上機蓋裝子彈尤需慎重應以密合輪縫為妙

藥架因藥而異一種藥必有一種架式而其藥身俯仰進退左右總不外乎機括大約上仰自一度起至十五  
度止下俯自一度起至五度止施放時退力甚大消退後之力全在架上彈鎖鬆緊得宜太緊則架必震裂太  
鬆則藥必退出架外惟月五瓦司新法最善用油壓方筒即俗呼油架也一具又有鋼軸二條軸之一頭鑲入筒內一  
頭連及藥架彈子出口彈身與藥座向後退坐之際其軸直抵入筒筒內貯油甚滿軸為油阻不能橫行彈身  
退坐之勢因而不猛退力遂藉筒內之油又能將藥架推擠向前送歸原位至陸戰行營小敵車新式甚多可檢  
閱編譯館鄭師台先生名昌核者所譯之藥架新法於架式無法不備誠武備之要書也

#### 附藥油入筒法

藥將施放可藥者先將兩邊油壓方筒後之螺蓋取下灌以膩油約十二格每格約四升許額筒灌滿後再  
將筒前螺蓋旋開使油流出半升許遂將前後螺蓋一併旋緊

無論何種藥油以四十五度為最遠各界擊法有見擊越擊之別見擊有三法平仰俯用表尺最便惟越擊不  
見之覺是以用高強度取象限僅四十五度為越擊之方向軸線昔者南北花旗之戰多用田雞短砲即此法  
彈子飛空墜下四散撲人最為猛烈總之戰身長利於及遠一短僅利於越擊而已

若將稠密之營壘或大隊真鈔於十管小格林有子槍發滿彈子較上有武備之處稍遠密合徑其窮而迫其

之彈如風送雨點敵跡無所用之

凡用礮無論水陸總要揀演得純熟操演之法無他亦不外上藥發彈敏捷俯仰左右得法俯仰得宜則無直差左右得宜則無橫差兩差皆消即中矣

### 六要

一察敵體無論鋼料生鐵熟鐵銅質總以光滑為主若有痕跡須防炸裂後聲來復線若有纖微指污之處即宜去之發聲門體敵聲門眼表尺等準均宜詳察細看敵架子藥箱自來火隔針象限儀均不可忽一論口徑統核礮準費費徑愈大則左右差愈減而高下差不減其左右差減者大約因彈徑大送力亦大空氣阻力不能與之相抵故礮準之左右差大徑之礮少於小徑礮

一考礮彈彈有三種實心彈子母彈開花彈各適所用水戰攻鐵甲礮臺體戰攻城垣莫如實心平頭彈擊稠密之營壘或大隊莫如子母與開花彈各種彈凡外形有缺損之迹最能改換礮準且防炸裂礮管發放時須發回原廠藥分新舊又分散餅藥固不及新藥之良散藥得不及餅藥之力惟布國六角餅最堅實而不受濕氣可稱準藥

一辨地段凡所擊處之遠近高低平直立面或臨或狹或定或行均須著意應於五十彈表內比例之若極寬而短或極高而狹不合表中比例即難命中若擊不定之物如一隻船一隊兵則擊一彈即知逐漸改而遠漸改而近惟初擊之一彈尚難定其遠近若擊地面高低之物或山林房屋其差亦同惟叢林亂山不能見彈落之處更難定耳

一審氣候天氣之寒暑陰晴最與礮準相關定準高低當以空氣壓力表為憑壓力大轉表尺數略高小略低



惟中可用表尺其數若風時最易改變方向看順逆左右何如橫來則橫差大直來則直差大順則更遠風時可用順

一慣用法西歐礮式變換百出機器亦異機器巧甚有差彙可尋其究不外左右螺絲必須小心看出乃可動手切勿用力亂轉致壞螺機其餘雜件甚多亦須檢點考究乃能操縱自如得心應手新譯各種礮說礮表最宜研究

### 準說

礮準與槍準理同槍小惟用三準礮可兼用六準何謂三準高準平準低準何謂六準高準平準低準中準左準右準也高平低三限以下氣尤甚於晴爲節因空氣壓力最與礮準有關中左右三限以應擊之物大小爲分中準而礮膛中心一線發令到著應擊之物中心左右準界應擊之物兩邊以勻爲定所謂兼用六準者無非求其不走中準線也

### 引火說附

引火有二種一曰藥引火一曰電引火藥引火以黃銅爲殼中納以細藥首嵌銅帽針銅帽生火礮即轟發雷氣引外形與藥引火無甚別惟中女銅絲一小節外以棉花藥之更接樹膠電線一條以通雷氣雷氣利鉛絲自行棉花藥著而發火礮藥轟矣

### 新法礮蓋減江左校士稿

周郁函

礮位名號實繁礮蓋形式不一設礮蓋之法以形勢向背而異無定制也大約礮彈有一類曰平頭曰尖頭平頭礮橫衝力大欲其抵覆船隻也尖頭礮繞行勢銳欲其鑽通船甲也放礮有一法曰平擊曰懸擊平擊法

但望定對面一方面而發重擊其船旁也懸擊必必測遠近左右而向而發擊其船也今水師所設砲位砲臺皆用尖頭平擊法取其易而法比而已砲位不多砲臺無法以此守險如未可恃確以爲平頭砲未必勝於尖頭砲平擊法則遠遜於懸擊法何則直擊船旁敵人未必盡用來放船駁十磅彈未必擊穿即能擊穿彼又有補塞救急之法欲以禦敵實難爲功隨擊船回雖不能炸裂敵船亦必有損器傷人之事而沉彈如雨下無器不損無船不傷近口不能進口安得一軍船防千軍無能矣今各砲臺不用懸擊法亦非無故施放則難有損人測算則難得其軍勢一發則必燒滿房平擊槍新法何論懸擊營眼一轉則敵船已過不擊尚恐不及何暇懸擊然而事急者不整暇以備其急斯所謀者已失先機矣市艱者無深意以制其難斯所防者皆屬人下矣今從設新法亦用懸擊在能備其急制又難耳各要口已來有砲臺者無不設撤但擇其險要處於已設砲臺之後添設新法砲臺其砲位用田漢砲取其價廉而質輕彈法捷而用便無砲門則不爲敵人所窺擊無礙房則不致發炮之洩洩者不用田漢砲而用各式前擊炸彈亦可但求其多不求其大耳一險要海口敵約用五百尊少則二三百尊腹地要口敵約用百尊以外其餘砲臺臺操演施放等法格列如左并爲圖說

### 附焉

一測量水面號誌所以定準點也號誌以砲臺址界爲底線或以兩岸定物爲底線或即用南北經緯度線爲號誌皆視其地之形勢而定然後依底線求彈線各線而議之每一線相距一文或二三丈視砲臺去水遠近而別號誌止界以砲彈所能及處爲限其線之號數以砲臺近處起數或敵船來方起數均可言其理固築臺之先者論此中則臺成之末功而當審曲回勢時亦不可不預存定見也

一測量山境定點所以立臺址也臺可稍高不可太遠址宜廣平不宜逼窄如有小山作堡依山脊之險鑿平

其址安置砲位更善更妙惟鑿鑿遠界必以四十五度為率擊彈最遠點所能及而用鴉砲毫無敵門有礙儘其砲儘當前敵砲免窺見也然擊房有礙阻其擊彈平時蓋擊擊房也僅後為臺臺須空闊極平極準臺上清盡鐵線以示砲軸之定點砲軸心點之垂線直距離平水面幾何六寸垂線正角之平線橫距最近鐵線幾何尺寸須一一測算精確然後平基劃界分至列或十砲為一列或二十砲為一列各列高下曲折轉地而布斯砲臺之大局成矣

一推算各砲軸心距水面距離各交點之相距尺寸所以備施放也各砲軸心距水面距離橫線相交之各準點俱有不同須逐一推算精確既得各準點距離即依以定各準點所用砲高名度數砲偏各度數及彈藥之磅數然後編六四數成數磅數分五每準點下列表於后每一砲有一牌便於砲兵平時操演臨時審視準點之用數云云

一位置敵敵房所以統敵隊也其房鑿山為窟立石為壁房上作斜坡遇有砲彈來擊固城斜牆房不被傷房頂角有天窗安照物鏡可置亂劑索練中惟鏡前不可有物以礙遠照鏡所能照之地須稍逾水重鏡綫止界照物鏡後有折影鏡房中壁上取地上下收影鏡折影鏡照物鏡之距離角度視收影鏡之遠近平立而別又依前所測水面之經緯綫以定收影鏡上之經緯綫其綫亦依次編號須令鏡上經緯與水面號綫一一符合毫釐不差如有敵船入號綫內照物鏡照其影折影鏡折其影收影鏡收其影人在房內見收影鏡上第幾號綫有船影即知敵船已行至水面第幾號綫可以傳意各砲臺整齊擊窟室而能瞭遠方獨視而無殊衆見不必人人測量敵敵推算此一房所以為衆敵之目也

一安設統表發鏡所以指揮砲兵也統表設敵敵房外升號之機設敵敵房內號字明顯須令衆敵兵備目可

見若擊蓋首尾遙遠或分立兩所或分置兩房亦可表分上下行上行爲經綫號下行爲緯綫號如上行現一字下行三字則知第二經綫與第三緯綫交點有敵船矣號鐘敵臺邊角每敵一列設號鐘一具擊鐘之機設敵房內收影鏡左近擊鐘法用電氣或用拉綫隨地設放如敵船循第二經綫而來已入第二緯綫即先升第三緯綫號令敵兵即速照牌定度俟敵船行至第三緯綫即刻報鐘即刻拉响齊發斯發無不中矣此號鐘號鐘所以爲擊敵之令也

一預備照海明燈所以防夜犯也凡防守要口敵入亦必踴躍部顧不敢直趨至暮夜昏黑敵船息聲滅火乘機暗犯者防不及防守無可守斯千百礮臺俱爲虛設矣有明燈以遠照口岸明顯如晝斯敵入夜犯之計窮矣燈約有二石灰燈費大而形易電光燈價重而器精酌而用之可也置燈遠近隨地而定須令燈所及照之物賊廠房內收影鏡上亦能見之臺上號鐘敵牌各須置燈照明以備敵兵夜瞭斯照海明燈所以匡敵臺之不逮也

以上六者特設礮臺之大要也臺既成後則須事事慎密時時操演試礮位以驗其差否礮臺兵以察其能否礮之準點雖已推算無差而潮水之漲落天氣之陰晴臺址之毫末偏頗礮度之分秒盈縮皆能致準點微差之故但能使礮彈擊點去準點不出二丈以外斯亦可矣送藥拉藥各礮兵無一人不能惟定度安彈各礮目須詳知礮牌用法及號鐘用意則非聰明敏捷者不能辦也大抵礮臺不徒恃有善法而恃有善用之人礮兵一見敵船心膽如燙手足如麻有時礮彈尙難出口尙何論於發之能中耶有此新法礮兵祇知守礮不見敵船如掇如揮以盛以瀆不能百發百中十發當七八中如一大口有礮五百尊每礮發二彈共發一千彈有七八百彈命中雖有敵船數十艘同時進口亦將無船不損無船不傷欲入我之守口能乎不乎不待言而決

矣以此操防守之勝算不佞然歎

此辛已按試松江策士題幕中臨池閣叔質孝廉擬作也說非圖不明未及作而孝廉以展幕歸里明年之夏遂歸道山此非心通其際者不能補也孝廉博學多通於中西之利弊戰守之機宜嘗與余者嗟太息言之其亮特之才並時罕幾會 朝廷搜訪人才遂以應 命不料其遂成異物年僅三十三耳余既以金蘭其喪且謀刊其遺稿而附此篇於卷中爾才之世無才可慮有才而不盡其才尤可惜也 實錄方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十目錄

卷一百十 軍政下

上策生便濟

籌辦海防禦一

水陸制敵章程

操練章程

論練兵洋器換置

論民間洋器換置

救時鈞旨大則

廣軍會台住省主客各軍刀服破敵實情疏

款議雖定仍宜備戰以處倭患疏

樓陳選將練兵情形疏

請陳遼疆文武大臣得人疏

龔文棟

徐廣陞

張學醇

張之洞

李東沅

李東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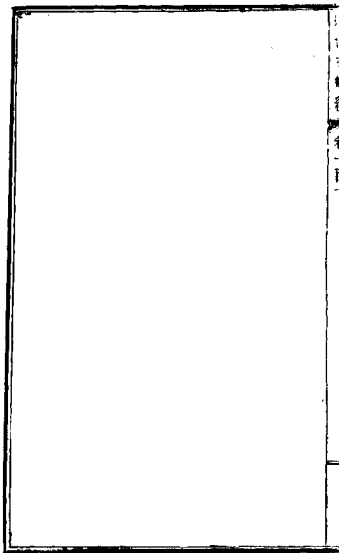
張煥綸

彭玉麟

彭玉麟

鮑超

彭玉麟



洋務十軍政下

上黎生使西壬午春時高麗來書

姚文傑

啟密陳者琉球一案欲日本全還中兩島必非玉帛所能了勢須出於一戰近來京師清談及天下輿論大抵皆重此案多主用兵之議以爲不如此則國體不尊當事巨公內念時艱而又外仰物望所以躊躇不能決也文棟雖統籌中國全局則嘗以規復琉球之兵力移爲保護朝鮮之用琉球之亡傷一足指而已今處不治則來歲治之亦不爲遲朝鮮爲國東藩安危所繫譬猶吳之彝陵陸抗所云如有警當傾國以爭之者今朝鮮危機已兆矣日人之心待之以琉球俄人之心待之以土耳其視者耽耽勢處岌岌及今尙有三策可以爲保全之計倘發生有形卽噫蹙無及上策如英之待阿富汗廣其自主之權一切聽其措置中策如英法之扶持土耳其爲之遣兵扼守要地下策令人萬國公會開單與太西通商

朝鮮與歐洲通商欲取英美之力未必能爭且既入公會卽虛其有自立之意然愈於亡也

以上三策如中國兵力不足便當募勇財力不足便當借洋債務使固如磐石而後息肩不可惜費畏難致有疏失今議者但知爭琉球而不聞及朝鮮不過因琉球已然而易知朝鮮未然而難覓文棟欲請閣下致書總辦暨北洋大臣極言朝鮮時事急於琉球日本在可用兵可不用兵之間但須高事定妥再以餘力運籌庶不顧爾遺軍文棟下愚之見在當軸巨公豈有不先見及此特恐牽掣於鑠金之粟口而瞻顧游移耳天下事急起直追猶區緩不及事能堪幾游移耶至於經久固板之策非南北洋創設兩大支水師不可北洋台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爲一支特設總督一員以專其責略分三道疏齊爲一道吳越



為一頃嗣廣為一道每道各設一提督建造總督行轅於天津上海廣州三處常年周歷採訪其兵弁即在經制外海水師內酌量去留雖體制變更而不必增餉仍仿長江水師之例兼聽本省督撫節制惟戰艦大形短少福州船廠亦備併一人經理可以呼吸通南洋特設欽差大臣一員駐紮新加坡其各島中有華人之處人數多者設立領事少者以董事兼領事皆為欽差大臣屬員又派兵艦停泊領事駐紮之地以資保護仍令各艦候班往來練習水道其餉項可令華商捐輸時仿當日即辦不足則佐以國帑當亦不煩巨費聞或輪派一二船游歷西洋亦可伺應出使各大臣差遣文檄島覓以為必北洋兵力足而後可以控禦倭日兩國保全朝鮮琉球必南洋兵力足而後可以控禦英日諸國保全暹羅安南果使辦理有效不必與外洋爭奪地而亞州形勢自全在掌握中可以綱紀東西洋而無礙矣

籌辦海防裏二

徐慶陸

案查光緒六年六月初六日奉旨後兼辦海防總局憲札開奉憲批據專縣具東海防險要酌籌籌度情形具稟密核訓示祇遵等由奉批云云批示繳各等因由局轉行下縣奉此遵經分別示諭紳民遵照去後茲據縣城總局紳士通員職銜陳為藩生員陳翼等具稟縣城為閩邑海防西路奉派籌備銀三千員現已督率股戶捐繳足數飭發陳仁利陳義成和利富等三典生息其銀留備海防緩急提用其忠遵諭仍給原捐之戶逐年領回現取具各該當領狀呈繳緊核又所捐穀一千石並已撥歸派定均皆遵辦一俟收穫即行交存倉其公倉現於新墟義學內撥房一間增置板廠派人看守又錄甲子局紳生員張兆枝陳生張兆燦生劉文炳等具稟縣城東路甲子海防前蒙親臨查察派令捐銀三千員捐穀一千石現已遵照捐資惟甲子素無典當現蒙垂念小民生計擬開公局開張之日即將此銀充作資本有事則提支費用無事則取息銀一分

有餘陸續拔還捐戶後八年之後捐戶本銀完清即將此項三千員充公所有官息分作甲秀書院會伙及甲子百變經費又查甲子向不產米特加捐六兌銀一千五百員計重九百兩請即搜派安紳前往河田採買運回儲倉夏購冬補以免尋變又據碭石局紳龐生王植三告休干懇劉佐邦廉生程興朝等具稟碭石爲縣屬中路防務最關緊要惟所屬各鄉地瘠民貧久蒙聖察茲查有方前提督交存罰款花紅銀二千六百餘兩撥請以銀一千兩買穀儲倉尙餘銀二千六百餘兩無事則存官生息警充百變經費有事則撥款提用各等情到縣卑職核所稟均係因地籌畫尙屬可行當經批令照辦現在縣屬中東西三路捐銀積穀既已稍具成模則防守之宜布置之要庶感次第講求竊以爲目今時局戰既難爲必勝和亦難以久要計唯有分地以守之堅忍以持之則勢逸兵形主客異勢比不覆而屈人之兵也故必自爲不可勝之勢而後可以求勝彼之機其大要尤在固結民心清除內匪民心固則萬衆一心效死勿去內匪除則無人勾引接濟路窮彼水米必運於地方則何能持久是以卑職於銀米相備之後親赴各海口召募漁丁蛋戶激以忠義優加指循並查有兵差隨規之裁革乘強驅爲之調除隨令遵章五船編勝十船編甲又於甲子港選得都司銜李開壽碭石港選得州同銜李應貴碭東港選得民人安添金廟港選得副導陳元龍均係衆望所歸人材樸勇且家有錫底拖船各三四隻砲械均全在洋貿易並選警便立可召回把守內港因節諭令充管各該處澳長飭某統轄本港大小商漁船隻平時聯絡警氣聞警各衛身家仍令嚴杜好回母任勾串接濟倘有臨時食利濶蕩異心者密訪查明拿送軍法此專職崗巡海口之大略情形也惟是內地之民有習天主耶穌等教者本年四五月初潮汕頭一帶小有浮言謂外國舟師不日壓境而該教民愚昧無知展轉煽惑欲謀爲內應幸揭陽風吹家案旋即驚散事亦漸平粵河田教民亦尙有一三千人當時雖無不法形跡而行蹤詭秘幸災樂

嗣之言不願流竄當經專職密設該教氏所居之附近村莊紳耆前派關繞四出巡察以杜窮伺而壯聲威現  
在事變未形固不可稍涉猜疑致觸疑獄為害外患憑陵之日則此等內變實亦不可不防是以商田一隅雖  
非近洩粵匪亦警飭該局紳耆酌定團練章程並令各該紳揀出心腹子弟陽習其教即飭何緊懸情倘有不  
虞則起而備之不致茫無所措此粵職清查內匪之大略情形也特是軍械一無儲備緩急束手堪虞況礮石  
亦水師軍械鑄三營火藥所存無幾而器械除大砲向有一半可用外即營存馬槍亦不通數十桿粵職雖  
係文職第海防緊要自應合營縣而一體會籌以維大局伏思省城司局款項萬分支細礮石銅器應領礮  
子擊一時必難驟顯若於礮石地方設一火藥總局由粵職會同營員自行熬探礮礮短期購造則費銀一千  
五百兩約可得火藥一萬餘觔既省守備之煩又免領解之費以之分存縣城礮石甲子三處報明立案非過  
海防喫緊不任營縣擅動又火槍一項營存馬槍俱不可用而近時洋製大吉快槍復經槍礮礮馬利用  
但子藥必須隨時購置大小稍不合式施放即覺不靈且一經著喇其銅礮子藥即不出火設有貽誤徒費重  
貨況安勇習練既不及伴人之精則礮鼓相當必不及敵人之準曾與營員紳士往復細商會請東莞錢槍與  
常用揀槍勢能及遠奕過洋礮土人習用多年教授尤易約購盜槍一百桿錢槍一百五十桿並配子礮亦須  
銀一千五百兩以之分給營長練勇趕緊演習可期得力以上三款共需銀約三千兩本地固無可籌措但  
粵職前因奉文辦理齊整曾經傳集紳商酌令舉辦年約可扣銀三千兩嗣因各屬多未辦成是以各商觀望  
均未完竣現在通省有警臨聞有人承充包辦但開辦必在明年而今年粵縣已認未繳之銀自不在內私合  
邑紳耆到縣面稟稱此項銀兩若能留為本色局辦軍火保衛縣固自當照數呈交不敢藉詞推緩等語早  
應察其忱何非飾言合無仰懇憲恩俯順民情准將本年粵縣紳商認捐未繳之膏肓銀約三千兩留作專

製製造火藥購辦軍械之資則既可護衛地方復可不動官款實於營務固殊有裨益如蒙俯允當於奉批後由專職督飭收齊分交營員紳士二面趕造火藥一面購辦棹楫以期有備無患不勝感切之至

水陸制敵章程 光緒十年

張學醇

一砲臺宜疎不宜密宜懸不宜分宜平地不宜山脚宜口內不宜口外宜謂宜疎不宜密宜懸下宜分敵船之來我軍對準放一後膛砲至滿為時四分砲能擊傷鐵甲至遠不過五百丈再遠則目力不及難以命中即中而砲力已弱不能透堅船行之速每時四分可行三百三十丈若裝藥距船五百丈開第一砲至三砲船已行過砲臺一百七十丈現在敵臺星羅棋布砲位無多焉能阻其長驅直進總將後路各砲悉運前敵守一砲口每十丈設一砲位不消洋砲土砲安宜百餘洋砲力足擊其船身土砲力弱擊其船頭就樓氣筒桅桿小船等物敵船雖堅豈敢過此千丈之險何謂宜平地不宜山脚敵火之往來上平擊一里者稍高可及三里稍擊則不及一里且準頭偏離山脚立敵臺居高臨下我之擊人也十發九中敵之攻我也自下向上百發百中即砲打花臺後石壁山石崩落悉成礮子更城立足況山上不能築營以護臺臺敵人一經登岸抄我之後砲臺即不能守宜在去山較遠之平地築五丈厚八尺高之長堤以避敵人礮子每十丈留一空坎安放砲位缺處左右需用三合土以防坍塌口門前寬入尺後寬一尺外掛棉絮以護砲口其高係以潮水不到之處為度再於敵臺之後數十步列營保護以免抄後營式宜因以避開花砲子何謂宜口內不宜在口外海防之設立砲臺祇拒敵船之不能進口非能禦敵之死命也似宜在口內扼要而守內港水窄不容多船我軍守其一面彼此開砲勝負各半今之砲臺多半築出口外敵人三面環攻鮮有不敗者即使能於自守敵人從附近登岸以致我後或開輪而去我亦無可如何同一不准其進口何必提

在口外使其轟擊乎

一敵船堅固宜擊其舵樓小船以去其耳目手足而制其死命近來外洋輪船皆有鐵甲不畏礮子有謂擊其機器者有謂擊其煙筒者機器在船內不可得而擊之煙筒則閱其在大洋尚可拆卸卸既可去打破亦屬無益然若者十處必有一失敵船雖堅似亦有疏可乘查該船通身堅固惟舵樓高出船面四面玻璃無鐵皮以包之船以舵爲主操船之舵樓爲合船之耳目行船時舵師上樓瞭望以司進退打仗時兵頭在上以手指揮是舵樓爲合船之性命所關而又爲合船最脆之物無法以包裹之舵師兵頭爲船中最要之人每船不過數人倘被擊死其船無主便難行動次則擊其小船以斷登岸之路鐵甲船身太重不能近岸每於兩軍對敵之際用小船渡人登岸以攻礮臺之後其船掛在大船之旁容易擊壞擊舵樓是去其耳目擊小船是去其手足古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者是也欲擊其船身則船在水面係活物之物且有數寸厚之鐵甲礮子打在船上不過退後數丈豈能有損據外國洋報謂法人攻馬達加斯加礮臺未及半日即被攻破法船並無損傷可見以呆礮擊活動之鐵甲雖外國亦不能制勝今擊其耳目手足是攻其最要之處彼若聞之必不敢輕舉兵也

一練兵須求實際中國額兵及各省所募練勇合計不下一百餘萬多於法國數倍法人在安南及臺灣者統計不過萬餘我國沿海省分之兵各有數萬亦多於法兵數倍自去年開釁以來各處紛紛添募而恐不敵者兵不精也非兵少也兵之不精由於愛惜鎗丸火藥不肯逐日訓練耳兵在精不在多兵多而不練與無兵同損不命中與無槍同若操大印打排槍乃徒壯觀瞻無濟於事欲求實用必須逐日打靶藝方能精藝精而無膽臨陣仍要手忙亂故練兵須先練膽然膽在人之腹內如何能練昔在軍中嘗觀臨陣奮勇

之人無不身輕疾厲其退縮不前者半屬身體胖重不能奔走之輩始知輕捷奔走者其歸皆大因此倍練兵必須練走查乾隆年間傅應在湖南平定苗疆所部之勇僅二千人其練法每日糞沙輕走以習步立上中下三酌以習俯擊仰攻之法槍則百發百中行則可及奔馬其進也可殺賊立功其退也可保命全師一皆精銳當時號為飛兵實奉 諭旨令各直省督撫操練以傳訓練勇之法練兵應請通飭各將領逐員依法數月之後便可養成勁旅惟此項經費甚大若吝吝不練練之不精雖添數百萬亦難以拒敵也

一陸軍宜講求也用兵之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觀外國兵費羅馬之兼吞各國全恃土壘近日後設前準頭可及一百二十丈每於未戰時急挖淺濠以避炮子新築之上遇來復彈於六十二丈處能透深九寸於三十一丈處能透深一尺三寸於七八丈處能透深一尺五寸其牆應高三尺四寸可避敵兵如敵來緊急能懸一尺高之牆兵即可跪而放槍不但前鋒應築土濠其後面策應之兵亦須築之如前鋒前進則策應者進守前鋒之濠如前鋒敗北則前鋒退守策應之濠策應者便為前鋒不肯空處而出以中敵人旁抄之計如兵寡敵多不能抵擋則四面築牆嚴兵固守以待援兵此外國臨陣之戰法也中國火器不如外國之精而欲以面內之糧營之宜乎其不敵而讓者每謂敵人船堅砲多利於水戰俟其登岸而擊之可以取勝試問中國火器能如彼之精乎槍能如彼之準乎布置能如彼之詳乎持此論者真所謂坐井觀天然敵既如此其難宜思所以破之為今之計惟有分兵勇各帶鎗銃炮敵允其老營如二千人出隊以一千人為前鋒一千人為後應分為廿隊前十隊每隊隔五丈遠第五又十隊以避彈子後十隊在前鋒後五十步空隊處每隊亦築五丈之濠冊出路置敵以便轟擊敵未動則策應回前誘以退歸參濠之地讓前鋒開砲轟擊前鋒得勝退擊則策應者進守前鋒之濠前鋒敗北則從空隊發敵以策應之而敵人衆多力不能支則退

諸老營以待救援敵少我衆則用旁抄側擊之法自以時敵人數萬里航海而來能精而不能多且此法以困之自難得志如不求甚解以爲合之衆一擁直前而能取勝者未之有也水戰不如人猶可設若陸戰再不如人其將何以爲國應請通防各將領如法預備以期萬全倘有別法可以取勝不妨各陳其說以見人才之優劣也

操練章程 光緒十一年

張之洞

統防各軍原爲洋務而設新募各軍自應專擇目前切要事宜酌情形圖真訓練方爲餉不虛糜擬定可屬查向來營操各陣式以及大刀花槍網叉等件在今日已無實用茲特酌定數條

一 練隊槍專演以放後脫槍演地前進以備習擊攻敵

一 練過山礮隊測表取準

一 練擲遠地雷

一 練安放地雷

一 練修築礮臺

一 練隨隊散隊不准沿用方圓舊陣更不准仿襲近日各省洋操陣式徒飾觀美應專方行務期進戰

於因對開台一營變爲無數小隊不嫌時零人自爲戰但須互相救應可分可合

一 練演放洋式火箭

一 練安設行軍電線

一 練健步疾行險濼越嶺

一線夜戰擾敵大半守地營則惟以堅靜深藏爲主出戰則以輕剽猛疾爲貴至於溝壕築壘一應工程平須督率勇丁聽令工作教習雖參用洋開口令俱專用華語每半月本部當親臨校閱一次如操演有效隨時獎賞如技藝不精工作不實惟該統領是問勉之

論練兵詳請核奏

李東沅

古人有言兵在精而不在多將在謀而不在勇是以甘甯百騎能劫曹營督鬼五百可搃金虜皆由勇勇於平日故能敵愾於臨時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處之危地而後安故項籍之破釜沈舟而強秦鎗挫淮陰之背水列陣而趙國鋒摧蓋必士卒有忘生敢死之心斯爲將者乃克操出奇制勝之策耳又讀魏豹所著心術有曰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夫將欲督而戰士欲愚習則不可測敵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安得不愚惟其愚而後可與之皆死昔孫子之教吳宮縛首之斬莊賈田單之卻燕軍勾踐之破夫差其術不外乎此今之戰事雖與古異戰之心法仍與古同所謂聚不義之人激不平之氣授之凶器使之殺敵也然欲令不義者轉而效忠非術以制之難以濟矣故爲將者窺天時察地理揆形勢審機宜運以精心貞以定刀然後可以將兵兵法曰殺士卒之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之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之一者令行境上夫豈真嗜殺爲敵不過能制其死命之意也故欲制敵人之死命先制我軍之死命能與我俱死而後可與之俱生邇來用兵全恃火器彼此開擊往往稍挫前鋒難資後勦善將兵者雖戰陣之頓瞬息千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敵營遠北人充之則騎射是其所長水軍擇南人充之則行船是其所習然後汰其怯弱選其精強再參以兵法陣圖奇正縱橫窮研燭智一經臨敵先列礮車環於二面前隊衝鋒密施火器繼以步隊伏於兩翼使之前後策應適合自如雖彈如雨驟礮若雷轟惟有進前



萬無退復能制我軍之死命故克制敵人之死命也且古者師行敵國導爲先誠以地理茫然兵法最忌故統兵大帥必先洞悉山川形勢由何處進剿何處安營何處設伏何處可斷其糧道何處可絕其援師地勢敵情瞭如指掌繪圖錄示便營中上下無不周知倘若觀火調若列眉其心先已有恃而不恐以故戰無不勝剿無不克將兵之本以此爲先而練器練陣練兵猶爲末着查當日著兵破法自統帥偏裨以迄隊長人人夾袋中皆有法國地理圖一冊以爲指南舉凡山川城市險要之所在兵糧之所聚戍守之所嚴若者難攻若者易取披圖具識先已了然於胸中上下一心卒成大捷此明驗也今之爲將者不思練兵專言募勇其實兵之與勇人同而名異耳夫兵者正也勇者奇也有奇必有正可暫亦可常相輔而行始克有濟而部卒之強弱視乎將領之賢愚訓練嚴明軍餉足備均入干城之選有何兵勇之分總之有治法尤實有治人務宜慎選材任以軍事將領水陸營兵嚴加挑選分爲三等其慣於駕駛能辨風雲沙線者爲一等精於略略能識山川形勢者爲二等臂力過人工於槍礮擊刺者爲一等不能入此三等者悉行裁汰就地另募壯丁補充無論鹽販漁戶以及好勇鬥狠之徒棄之悉爲秀民訓之可成勁旅復汰額兵之疲弱者以兩兵之餉併給一兵果得一兵之用較之委靡不振坐糜軍餉者其得失爲何如耶查陸營營制屬兵月餉一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非特無以贖家仰且不足自顧其入營者悉老弱無聊之輩無尅壯健之夫承平日久戰陣不經或舊額虛懸或餘兵頂冒營伍之廢弛非一朝夕故能勿亟加教養使行伍重整壘一新乎至各營所轄之糧餉軍裝槍礮火藥等項固不可缺更不可遲宜每名各立糧臺派員專管按月給足不令營中自行採辦庶免剋減挪移上下舞弊其一切操練似宜仿照前法安立章程隨時講習考其國弁兵之號令視十將軍十將軍之號令視大將軍以次遞傳嚴明齊一將軍又以時按行各部而策其勤惰焉英之將士平時多令學古兵法成立韜

略備國慶其極大者在英倫都城之和立次等處地方又有武書院師學之醫生工匠兵皆在其中凡武職官員皆從翰略能出其兵并技藝工夫皆從武書院出而軍裝一律鮮明軍器皆堅利而充中國未嘗計及也嘗見身充行伍者號衣垢敝袖械朽鏽平時循例操隊向不足以壯觀瞻一旦臨陣衝鋒更不足以昭神武軍容不整肅者憂之今夫定天下以武而治天下以文處治平之世而黷武適爲禍亂之陪當戰守之世而尙文亦屬危亡之漸夫儒以治天下農以養天下工商以給天下而無兵以衛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矧外邊內憂之際積薪厝火之時乎孜孜朝兵額滿洲披甲前鋒護軍驍騎校巡捕步軍等營十二萬綠營健銳火器等營三萬神機營則選鋒之軍兵數較兩漢唐宋元明不爲甚少入旗之制寓兵於民其法本善乃承平久而銳氣銷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今欲其強而有用宜設總理京營滿漢戎政以王頁子領之設參贊戎政一員以忠助威望漢大臣賞之軍事專以委任其統領統帶互用滿漢能員綠營則須足七萬人之額時加訓練滿營則復國初八萬之簿必經遴選然後入營此外則簡精銳以充軍實汰老弱以充屯田營制一視湘淮步伐各遵西法賞罰必倍敦養兼施我皇上復舉行大閱典禮以作士氣以肅軍容毋蔑視弁兵毋軒輕文武增兵餉以資其衣食選將才以專其責成立軍屯以持久開荒併塘汛以分防合守訓水師以籌備海防製輪船以練習海戰經理得人自收實效強兵之要當不外是矣

### 論民困

李東沅

古者寓兵於農天下皆因之迨春秋以後兵與農分漢失古意故制度不同而得失互見是在當軸者因時制宜參酌古今雖無一定之善政也南宋之括賦皆因不識機宜轉爲兵多所累坐致積弱不振識者病之我朝八旗兵制深合三代遺風綠營兵額五十餘萬謀使將領得人固足以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

威民而懼戎迨承平日久營規廢弛兵氣不揚故變逆之亂幾二十年陷廢十餘省而藉以次第蕩平者全賴  
勇丁之力將帥之謀乎綠營額兵則幾如虛設故言者有裁兵併餉之議有以勇改兵之謀意非不長似向未  
折衷於一是誠能不拘資格妄定新章如綠營官兵有出缺者即聽哨官勇丁充補凡緝捕彈壓等事釐定規  
制以專責成仍不失綠營之舊規而得收勇丁之實效更新去故反弱爲強特轉移間事耳況武科選不歸  
營制而所習之技勇刀石又不適於用途不如勇丁之合宜今可於武試中別立新章曰能熟知箱略機巧  
機也能明地理之險阻戰守也能製各艦槍礮機器也能造礮臺營壘橋梁也能演放礮礮命中及遠也如此  
庶 朝廷得收取士之功武科不致乏才之憂更仿五家爲伍古法使守望相助衆志成城如湖州之趙忠節  
紹興之包義士俱自捐軍餉訓習民團或力守孤城或捍衛一鄉賊雖四面環攻數年不潰卒之糧盡援絕守  
義捐軀以上報乎國家而溧陽金陵之間所練團勇在江以南頗有猛悍名誠使處處團防村村聯絡則變逆  
何至披猖若是考德國軍制民除殘疾即充伍籍先舉攻守之法數年然後入軍遇有出師責無旁貸年二十  
始籍於軍三年充戰兵四年充留後守兵又五年退入團練營每歲兩次演操萬一戰兵不敷仍爲調遣年至  
五十止守本國不列戰兵其傳教及文學富貴人不入兵籍如事值危急出而教練或充守兵一年餘則團練  
以保地方法國章程凡國民應效力者悉籍爲兵不准出資僱代自二十歲至四十歲均充行兵或守兵各兵  
分隸各營後當行兵五年當戰兵四年當留兵五年當戍兵六年戰兵者二十歲以上至三十四歲壯丁也留  
兵者已曾經歷行陣退老休息也行兵戍兵均隨時派駐各處者也除疲癯殘疾不入兵籍外更有充兵兵丁  
數條如無父母之長子例應留養幼弱者免之寡婦之子或其父出外而子須留養其母者免之父年七十以  
上子當留養或長子長孫長曾孫均免之兄弟兩人長者免充或其兄業已當兵其弟亦免之兄弟或有一當兵

受傷陣亡者俱免如已入水龍會及出外貿易者亦免之美國之民皆習武藝有警則人盡可將人盡爲兵蓋泰西各大國不獨寓兵於農且寓兵於士工商賈旅急徵調頃刻可集數十萬兵數不靡而兵自足昔嘗聞君臣臥薪嘗膽國人亦莫不知兵卒以勝法其俄各國近復效之精益求精爭雄海外今 朝廷誠能設法各直省督撫將軍督撫慎擇知兵任事之員認真教習沿海州縣邊疆等處次第舉行先選什長百人設局訓練教以刀矛槍礮圍種一俟學成各教其所轄之十人十人學成則各自教其家之人使人盡知兵同心用命蓋地方官督營時副委員校閱察其賢否予以勸懲如有才識過人防禦得力者因材器使或保官職或給頂戴以資鼓勵而民兵之未嘗學問者宜設塾師五百赴局訓練約一次並該兵法陣圖及古來名將事迹與敵立身等事使忠義之心油然而生感恩感奮倘有寇警隨時隨地有司可以徵調誠如是則士皆勤賊人盡知方轉弱爲強在此一舉矣

#### 敵時獨百六則

張煥論

自西人精究船礮以來舊時城壘無一可恃古城以石爲最固磚次之沙土又次之今則石不如磚磚不如沙土蓋礮彈之猛遇剛則裂遇軟則陷故近時西國城壘俱改用沙土若中國則未嘗異西人苦戰故不甚知舊城之不可恃然欲改弦更張亦豈易事生謂各城額設守兵宜及今無事督令挑挖城濠及城內市河即以泥土附於城根漸漸增高漸漸厚久之濠益深城益厚不待改更而居然成土高矣

古之爲城者每掘水以爲固今則又不然西人攻城每先以礮船攻城上守礮之兵使之不得放礮然後以炸彈擊破城上之礮使之不能還攻然後以陸兵乘平行壘漸漸進逼而礮船則以樹枝繫帆槍推於深林之中又不時移動其城上還放之礮不能得準放百礮機中二三守者以死礮擊活船攻者以活船擊死礮故

古之百戰者主勢常伊於客今之百戰者客勢常伊於主不欲如魏源之言棄沿海之地而守內港其勢固有所不能計惟多築隔堆以設之多埋水雷地雷阻船等物以拒之多設水礮臺小礮船練水師以驚擾奉製之使之不得安泊適近而已

近時火礮之猛蓋於無可抵禦昔曾文正公百試而不得其法則曰惟有以血肉相薄而已由今思之殆無以易其說生靈嘗百多選敢死之士率以前驅前者死後者繼奮創鋒血而進短兵相接西人失其所恃矣蓋即此意也然竊聞西人近來戰用火礮雖猛傷物多而傷人實鮮蓋固有保護之道焉西軍正兵之外有工兵交戰時線令工兵作矮土壘取卽令正兵爲之頃刻可成高不過一二尺并所掘地深計之則五六尺矣故爲工不多而足以蔽人生以爲近日練兵宜添入演習築壘一層以遲延爲實則臨時不致倉皇而兵將之死者必少卽所有時時磚石之城均可藉所築之土壘以蔽護矣

自火礮興而弧矢失其利矣宜以槍礮爲上藤牌次之長槍刀叉又次之今綠營操演有仍沿舊制者宜悉改換新式槍礮以打靶爲正操而佐以藤牌等技

昔宋臣治邊城以銀爲的射中者卽賞之技漸精的漸小人有犯罪輕者令射之中卽免罰故人人知奮不煩養兵而備自足今宜略師其意以演打靶

禮失求諸野中國軍禮失傳久矣聞西國軍禮頗有可觀宜參取而變通之嚴其尊卑之分所以作其敬而勸其忠孝之思也

廣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力戰破敵實情疏光緒十一年

欽差大臣彭玉麟

竊惟廣東派馮子材主孝祺兩軍入越圍剿當於上年十二月奏明在案至本年正月一開請軍保關復該

大樞凶鋒督經前廣西撫臣潘鼎新隨時電 奏臣等備於桂電所不及者聞有 奏陳惟來電與各路稟報頗多異同深恐或有差差挂漏即不足以服將士之心現在款議相成邊防猶亟謹將詳實戰狀上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上年十二月法歲大股自船頭來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壽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鎮南關軍將領楊玉科戰殺董履高受傷請軍多潰惟蘇元春所部及陳嘉六營尙完於是法路諒山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築臺安砲為堅守計贛州為全軍後路商民驚從游勇肆掠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自太平南甯以達潯梧皆電報所通水路所達紛紛告急帥兵桂林空虛倥傯籌備先是幫辦軍務前廣西提臣馮子材督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於臘月先後抵昭而募軍未足裝械未齊王孝祺率數營馳援出關而諒已潰馮子材原有之入營尙在東路拖帶中軍兩營駐龍州元日聞警乃留一營強屢根本勇率一營赴南關與王孝祺軍聯勢灌勇一面調入營來關隨商撫臣潘鼎新告以守關無須該軍令仍領東路遂以所部全案歸外派站親往督剿初九日兩關告警復撤西援十一日聞信折回時法已於十一日晨焚關自退馮子材素有威望為桂越人心所嚮還入關米心相定乃建議於關內十生之關前臨跨東西兩嶺間督所部築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塹為扼守計兩桂軍宜稍養銳自任以所部萃軍守之營於嶺半令王孝祺帥軍屯於其後半里許為犄角營是時幫辦軍務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發新軍陳嘉鎮兩軍俱屯幕府在關前隘之後五里蔣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屯悉詳在幕府後二十里潘鼎新率鼎軍屯海村右幕府後六十里魏綱鄂軍屯艾瓦防充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定邊軍屯油隘專備抄截兼防入關旁路在關外三十里獨廣軍兩枝當中路前敵時值北海封口西電皆謂法將由欽廉攻甯斷桂軍後路而廉州並無統將臣等因桂軍新募撥調馮軍回顧欽廉又恐難於移動當即電請明廉仍令馮子材酌度進退緩急一面詢尚該幫辦或全移

或只圖防禦全不移動聲言向日東援以定軍心諷其對面馮恩新展電不以馮軍爲得力必不肯首領  
故令該幫辦自酌其刀任大局必有態度旋接浦鼎新電謂諒元春自充封疆回部合軍回廉馮子材  
覆電則言該軍喫重兩營亦難移調當即電復令其專往駐防不必援廉此正月中旬以後廉軍布置扼守前  
敵之窟在情形也於時馮部全軍已成桂軍休息漸定越人等議法顯出扣波曉光封攻收馬繞出南關以北  
且斷廣景崧匪盛治兩軍歸路諒元春率軍暨統領軍統光封以待馮子材遣五營扼扣波以邀之二十七日  
法數十騎率教匪千先封官軍先在路去扼扣波之馮軍與以會擊敗適其賊軍火大衆一擒匪黨一二月  
初一日法人入爭扣波馮軍脫從衣洋帽枯林木而竄光封即長定府法以越官長定府也府給已殺其子  
遂無西犯意馮子材於浦鼎新調蘇軍中法劫言將以初九日犯閩馮子材料法必於初七日禮拜  
一出兵決計先制敵心謀多不欲戰潘鼎新以士氣未得止之馮子材力爭率王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隊  
敵山有賊壘三安巨砲我軍已入街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賊益盛王孝祺中砲斃易騎戰死士由  
山後攀崖而上破其壘賊賊甚多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未刻我軍餒疲乃還此二月初五初六兩日賊軍  
倡議出關力戰破壘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法果悉起諒山之眾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驅以廣軍於壘馮  
子材告馮軍曰法將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爲王孝祺以淮軍爲龍州人所詬病請軍多變之情甚皆  
督與長牆俱死法以開花砲隊循東西兩嶺方進向下轟擊以槍隊撲中路法謂越人皆馮內應自以兵法兵  
居尚熱兵次之西貢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後砲聲震天二日七入十里外山谷皆鳴槍彈積陳的厚者至  
寸許我軍死戰傷亡殊多更極新臺五壘未成爲法以謀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隊抄敵後仰攻敵將御敵至申  
刻蘇元春援軍至合力拒戰請軍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隊是日王德榜自抽隘出軍夾擊既文禮之對山與

敵將時互有傷亡遇賊運軍火乾糧之賊馬無敢逐之皆以走法糧械運不得入關初八日清晨復大賊  
賊來益眾砲發擊馮子材居蘇元春助之王孝誠當右陳嘉蔭宗漢當左右路中賊賊砲最猛馮子材與  
諸統領約有退者無論何將遇何軍皆誅之復於各路設卡以截殺賊者馮子材王孝誠各刃退軍數十人賊  
勢在停致死已薄長牆或已進入馮子材年將七旬短衣其履持矛大甲士長槍率其兩子馮相榮馮相華  
搏戰將士齊開關門湧出暗軍馮子材如此無不感奮關外游勇客民千餘聞馮子材親出陣首自來助戰  
何便隨虎狙擊賊波五波自關外西路來夾擊其背於是隨軍合力死鬥短兵火器雜進王孝誠部將潘  
萬率隊擊鋒祖贊親衝入敵陣故所部勦勇傷亡最多陳嘉蔭東嶺三壘蔭蔭宗漢繼之七上七下陳嘉四傷  
不退至酉末王孝誠已將西路賊擊敗親率軍由西嶺抄敵後與陳嘉等台擊而王德榜之軍亦自關外夾擊  
車嶺之背遂將三壘全數奪回是日王德榜自清晨出軍甫谷待敵援賊至率隊衝之賊截為二抄賊因回槍  
擊德榜軍我軍奮擊大勝都將張春發蕭德龍戰勇勇奮法曾法匪甚多餘眾敗走獲其驛馬五十餘匹所獻  
皆槍砲彈餅餅銀之屬德榜遂自外夾擊東嶺奪回三壘法慶戰兩日彈礮已盡而後收隊軍火被截惶懼  
無措頃刻間砲聲頓息遂大潰我軍任意斬殺賊屍越湖向竄救匪路熟先逸法兵多殲此戰所斃真兵法兵  
黑兵千餘法曾數十客匪數百逐出關十里而還是日馮子材王孝誠身畔屢有開花砲子墜落未炸我  
軍與法被殺之時率皆陰雨霧霧是日大開晴霹靂風日光明此初七入初二日賊軍會合桂省主客各軍  
血戰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初十日馮子材親率十營出關攻文淵州法匪等風潰道追擊斃紅衣法曾一遂復  
文淵法以越官文淵州知州馮瀾剖其腹殺之而去十二日諸軍三路攻諒法歸諒城固守扼扼對河北阜之  
關城城隘石王德榜督壘甚固黎明王德榜進攻之士卒多傷斃其六晝兵總一午後諸軍至王德榜與王孝



祺兩軍戰尤力傷亦多孝祺部將潘漢執旗先登諸軍並邁克之法涉水而逃併守該城十三日五鼓馮子材軍楊瑞山劉汝奇等潛渡河攻該辰刻克之獲其軍械糧米無算皆納之於官軍無私焉諸軍大至法悉聚遣分兵追剿桂軍楚軍追中路廣軍追西路十五日陳嘉攻谷松賊勢仍悍王德榜力授克之斬三盡法酋一馮子材軍追賊至觀音橋被其巢同日克復屯梅屯梅即長府生擒五盡法酋一斬三盡法酋一遂進軍克拉木邊攻取甲郎甲即諒江府王孝祺進軍實門關連日諸軍追殺獲法兵極多悉復去年官軍所駐邊界此初十日至十五日廣軍會合諸軍分兵追剿獲復界之實在情形也越人久苦法虐聞馮子材此次起家治兵欣若慈嵐越官越民多來入關通款官即密布開懷寬慰招徠及克諒後遂憤然盡掃邊北折之計越官北甯聽督黃廷經糾集各路義民立忠義五大團一萬餘人皆建馮軍旗號供糧米作郵導或分攻或助戰北甯城內逃漢大半李揚才之弟在北甯來報官軍破取甲後即率眾內應馮子材各許官賞分給旗榜河內海關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叛法西貢亦以軍金賄誘週款已令莫善喜一軍由欽州歸廣安時唐景崧一軍亦由收備進窺太原馮子材已定於二十五日親率全軍進窺北甯並率勦軍回連連奉停戰撤兵之旨乃止前軍馮紹琛率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向攻取甲是夜前軍聞旨乃還自三月十四五日起廣桂楚鄂諸軍連環捲至二十日皆撤入邊馮子材之軍分屯樟山平南兩關形機等處王孝祺軍屯彬機此二月十六日以後三月二十日以前廣軍進規北甯邊旨凱撤還界屯防關內之實在情形也竊惟法虜自去秋敗盟以來授圍圍益增兵臨越攻犯桂軍諒陷關失以後大局岌岌此戰若再不利則南太約危欽廉隔絕兩粵事體殆難措手幸賴國家威福宏遠詔令嚴明諸將同心士卒效命遂獲大捷克復越南一省一府一州擒斬法酋六獲至一費數十法提督尼尼理亞事傷法之精銳非藏客教歸敵全越法法人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

如此次之受鉅創者時漢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攝 天威舉國嗟恐將其外部花利龍麟革平乞款 聖  
上寬仁不欲體武備允其請休兵息民是此戰勝負之所關實非淺鮮在前敵親見戰事者愈言法二大犯關  
非有生力大軍難速言戰非馮子材則長緒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關軍無所依倚更無戰守之法當初大  
七廣軍苦戰兩日之後非蘇元春軍往投陳廉蔣宗滿力拒東瀛則馮軍亦不支非王學斌疊次肉薄陷陣  
橫衝敵堅則馮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則內外攻則亦不能如此大潰然非馮  
子材之獲得人心之勇奮發鎮遏安民賊掠收潰設險倡戰敵情散賊黨崩接應則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  
解惶駭遠遁故諸將皆有功而尤以馮軍苦心節節悉力供實以勳勇士強餉軍火不分主客國宜接濟則諸  
將亦不能成功該總撫臣之擢往挽回其功不細凡此皆參考各路電報與稟函采訪關內外軍民輿論並詢訪  
自前來粵人員各論確情俱出之一轍其廣軍屢次出力傷亡員弁勇丁已由臣之函咨照蘇元春等乘衝兼  
同各軍乘勝獎卹不致慮有後遺 聖主明見萬里傳獎戎行其應如何 特顯慰賞 朝廷自有權衡惟是  
敵前軍勢略略民心且等既考究詳實不敢不詳晰上陳不惟知以前之戰狀亦可以籌後日之邊防

欽此謹定仍宜備戰以遂後患 光緒十一年

欽此大臣 彭玉麟

關臣前接總署轉電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旨法人現來請和彙擬尤其所請約定越南宜先以東  
三月朔一日停戰下日聯兵拔隊回粵因欽此臣比前電致總署萬萬不可先撤兵中其後議乞為代  
奏二十七日復接總署轉電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彭玉麟電奏請飭統兵諸臣仍查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  
約斷無失信昨已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諒知張之洞著即給與發向查閱看自可了然且撤兵回界仍係整

軍嚴防彼曰挾詐待盟我亦有備無患諒尚書等惟當慎前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歟此伏願之儼仰見  
聖訓不遠傳策萬至於調和息兵之中仍寓思慮預防之意莫名欲服也微曰區區愚慮尙有不能已於上波  
宸慈者請史陳之我 聖朝政崇寬大待島族過於優容決無自我橫啓豐端之事彼族知其然也而以爲  
畏之遂日肆其欺侮而悍然罔顧如琉球之未復伊犁之疆界兵端未開猶可說也此次 朝廷赫然震怒  
命將出師迄今三載本年二月十三日諒山大捷 天討方戾乃津約忽以款局終事隨其衝中益見輕於彼  
矣彼族大半成性暴戾凶心如市井無賴小人惟利是趨安知信義換其趨利之心存一見輕之意見我之兵  
衛既無全趨悉爲彼有險要已失藩離洞開安有不乘機侵軼之理若待至此而始悔失計不亦晚乎且上年  
津方定約彼即犯越之觀音樓我兵方撤入關彼即肆擄臺灣前事固昭昭可鑒今復紐其故智以款欺我我  
復信之堂堂中華任其玩弄於股掌而毫不省覺且愚魯諸國聞之四晉鄙之易與也亦必從而生心竊思  
我以高利塗歸之過共有已時哉抑 且更有慮者西國鑾輿中十步歷年所被其用兵於我忽而新款者夫  
有愛於我而購信修睦誠其必有所圖也胡矣自海上會誓以來召將徵兵購船製械天下靡然靡餉已數千  
萬及布置粗定兵機漸利彼乃以一和字諛之而我所用經費盡成虛擲即此行之數四海內罷敵勢必不支  
不得已一惟和之是從由是當事者以和爲得計無復自強之謀領兵者以和爲固然帶銷致果之氣運籌要  
隘又以平和之故武備懈弛而不修一旦點虞挾其堅利利帶號召彼頓環起而與我爲難其時財用既匱兵  
氣不揚天下大局將有不以設想者此其用心至深設謀至毒而其勢殆可必然故 臣每一念及輒中夜以興  
機變防備不能一刻稍安也昔趙宋兩渡韓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秦檜主  
和金韓世忠遂終宋之世說不復接何則賊則氣以厲而我則氣以餒而益偷故日趨於弱

宋之已環固其明效大論矣方今款議已定自應中改然點塵無信事未可知伏乞 嚴飭沿海各疆臣及各  
將領嚴備陸師戰守外瀕海如天津及滬福州廣東臺灣等處應趕緊添造大小鐵甲戰船每日至少須十  
餘隻各另成一軍募各海島精壯漁戶熟習風濤沙水之性若編為各船之勇免便為敵人募用以成奸細精  
選久於水師身經百戰健將為之督帶勤加操練靜以待之庶幾立自強之基萬一敵復欲盟誓焉思退即水  
絕其好一意從事於贖內外臣工復有敢以議款之說進而損威納侮者應請照十年七月十五日 上諭交  
刑部治罪 嚴旨脫切自宜懷運斷不可一誤再誤仍蹈故轍區一時之苟安貽無窮之隱憂惟其聲罪致討  
大張糧伐必令俯首帖耳就我銜勒不敢復肆強張而後已如此則 國家之威靈遐暢後族之痼何隱第因  
據永清冀宇稟麻矣微 臣無竊不知避惡謹述惡血忱由驛馳陳

續陳選將練兵情形疏 光緒十一年

會辦廣東軍務  
前湖南巡撫 曾紀 起

竊奴才由廣西歸順進款收場途次准督臣岑毓英函商往河陽會剿當即折回行抵屬白關准兩廣督臣張  
之洞咨奉電 寄法人請和已允停戰撤兵若毋庸出關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柔懷息兵之至意惟將領忠  
勇性成聞之皆推胸跌足怒目豎眉恨未能戰終領徐進陸季金聲向世珍周麟舉並諸將俯伏帳前力請兼  
程一戰營務處何應鍾則求迅沅拜摺請戰奴才以 君命為重再三慰諭及聞我兵退而法兵不退諸將憤  
怒又環列帳外擦掌磨拳同聲請戰如不勝先立結狀甘從軍法奴才諭之不應揮之不退更叩頭不起言  
罰激烈至於涕泣奴才行止兩難心如錐刺不得已乃獨責營務處以違 命悖理更委統軍退請將然心中  
焦灼府履忘餐欲上言請戰不但干違 旨之愆而且恐勞 聖慮欲極言停戰不但阻將士之氣而且恐憐  
軍心以奴才蒙三朝之恩當五旬之後久積憤懣之懷幸奉主戰之 旨於此而不聞報 國後恐輿報無由

於此而不期法後恐欲疎不得故選精練兵益加嚴慎深期一戰而捷以彰 國威躡邊豎久開恐兵連禍  
緒然痛加懲創而許和則法人曠屢羣心驚寇息可除今 聖主懷柔愷允其請虛糜帑金億萬數千里徒  
勞士卒此以才中心之慢事亦即爲才畢生之慢事也且知諸路經初定復慮尙多隱憂才身列行關言  
之則迷乎機機不言又心實難安積日思維人臣當不避斧鉞何況嫌疑見所及不得不爲我 皇上縷陳  
之法人狡詐甫敗請和安知非避我銳氣憚我軍心耶安知非老我將帥糜我帑金耶我初勝而彼請和安知  
我稍懈而彼不棄陳發發耶海國迢遙謀爲草測輪船飄疾來去難知敵情也且防不勝防海岸闕而守不勝  
守和議成後防不暇防我而敵易於乘我我不能往攻該敵我不能不防該敵籌防日久糜費日多勢領  
日衰軍士日懈不數年而元帥宿將壯者老而老者歿一旦有要欲求如今日之能破能攻誠不易也卽不然  
而選將練兵另起爐灶勢必緩不逮急較 才去年之成軍爲尤難且訓練隊伍需用槍礮均非急切所能辦  
再兵糧一開各守邊防尤爲臨時所不慮辦況審時度勢仗既而視者又不備一法人也然既經許之大信難  
失但條約不可不慎後慮不可不周勿使其獨排利源勿使其得有地勢往處議所敵屢索賄兵費今無故擾  
我邊疆待我內地踴我兵輪毀我船廠彼豈不應賠償耶再按萬國公法據理力爭後仍何辭以對股從寬免  
賠則地海之疆土尺寸不可盡讓之法人一卒不可留越邊界演產五金華遜內犯後患何窮辜離海島  
物產富饒與開相侵全兩何恃得爾整蜀人情頹然而況詭譎之法人乎現在我正撤兵彼反派兵我已退演  
專使向紫電影不開臺灣海口反禁我接濟船隻何耶耶甲退卽又開以擊馮軍新軍和違詐情口難如  
此奸欺殊堪痛恨和約稍涉要求仍請一意主戰 才合演粵諸軍及所部將領誓拼大鼎餘生力滅豕狼  
小醜必顯出萬全功成一戰庶我 朝柔遠之恩威並屆而報 國之愚忱略盡使天下臣民甘餘年之積憤

亦得稱揮且法人所恃者槍礮耳才所恃者隊伍槍礮果物隊伍乃活人若專賴槍礮與決勝負雖勝而所傷亦多耳才雖不用槍礮決不專賴槍礮必率隊直入敵陣短兵相交四面兜剿盡戮之而絕其根株正月二十八日片請添募二十營者原期厚集兵力以獨任威敵復越之責添募雖必添餉減敵使各省之防餉可輕一勞永逸是添餉尤爲省餉計也若洪逆猖獗江南使諸逆各陷各省賊數無算帶隊攻剿無一不戰而破其全軍數年肅清數省滅全逆而致中興如 朝廷信耳才於昔委以重兵授以重權勢必復全越而滅法耳才成軍時已誓將不跌法復越必不生入關門況法兵無多則領國來犯亦斷不及洪逆十中之一分法據越地萬不及東南數省之一隅今昔相較多寡相衡則耳才破之滅之更如拉枯折朽成案可鑒非敢侈張欺罔於 君父之前也海內臣民無日不以誅法爲心而耳才舊部將士亦無日不以滅法爲念又不得不望我 皇上赫然一怒伸 天討而快人心耳才賦性愚直責任戎行戰事外不敢多言而一片血忱不得不披肝瀝膽詳細直陳伏乞 諭令總署深思妥議勿失事機致貽後患詎令沿海沿邊選將練兵謀求數事以壯軍心萬不可因和而贖敵殺也夫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無備用兵以得將爲先選將難而得將尤難募兵易而練兵不易選將實先選其心性氣力次之心性機敏者勳以忠義授以讓宜平時秉性不移臨敵自奮身不顧死兵實練其隊伍技藝次之隊伍嚴肅者步伐整齊進止如一操演呼應既靈對敵自指揮如意所謂持一人之力而力有限合衆人之力而力無窮誠難得實由選將得將募兵練兵合羣策羣力之所致耳前督撫臣甘國瀚胡林翼集軍進如棚棚立似山時又說軍軍自成一隊不一法門者此也如唐仁廉孫開華與慶豐志忠陳由立王衍慶麟占龍騰鐵牛唐得勝江自辰李定明等皆軍部格選募精練隊伍臨敵皆能力戰去夏耳才奉 旨出師八月十三日始奉 諭旨招募萬人因居家無現成之勇餉之

糧數千里調將一千里餉餉憂心棘手旋急如焚請將雖奮勇起來而器械勇糧動難數用全軍僅儲五成俾槍又皆前賸到未及半乃捐餉籌辦快槍十月二十二日倉猝起程沿途借銀除米費盡周張不有商賈借銀九萬鎊金全軍萬難速進且日行水天雲地仍飭半日行程半日操練跋涉已艱苦萬端將士仍勇氣百倍一路官兵固精壯而亦難容勝算塔操然數月來艱難憂急實已費盡苦衷非徒奔走馳驅先後魏九員將官百餘兵勇即江直之撥槍子亦未到齊而捐辦之快槍子火更艱趕到於此知成軍之難而採辦槍械軍火爲尤難苟非平時選將練兵而臨事招募無不貽誤事機以目前之時勢而論戰事尙可苟乎哉茲謹將所部久經戰陣之將領銜名籍貫另繕清單上呈 御覽以備選將之用現因馬白糧少兩軍共食糧草仍屬難辦故移師廣南就糧勤加訓練恭候 聖命

疏陳邊疆文武大臣得人疏 光緒十一年

廣東大員彭玉麟

馮子材三次出關討平越亂恩威並著此次統軍赴龍桂越軍民聞其至若得慈母稱爲馮青天其軍紀律最好凡關外他人懼法匪游勇之害者關內民人懼各軍嚴擾之害者咸來訴請馮子材亦視若子弟惻然矜憫爲之憐恤亦禁告戒諸軍越官越民爭爲耳目敵人舉動常來報知近自北甯遠至西貢皆通消息其軍出關後扶老攜幼軍食盡聚來相探問願欲辦軍米糶導先驅助官軍剿除法人長爲 天朝赤子馮子材毅然自任致書以等語若假以事權期以一年肅清全越由今視之至誠則未可知若乘勝進兵漢軍東下劉國橫出數月之內必可掃蕩北圻其撤兵之日越民提轡乞留者不捨隨之入粵者甚多願留以後尙有越官紳阮文原等數十人到龍具稟請馮軍往剿免遭法人報復是足編料各省義民以爲內應其凱旋龍州府民營燈炮竹理運者三十里不絕當聞 旨能兵之日馮子材以兵機方利敵患方長機會可惜力持不願電回並至

忠憤填膺請上奏阻止謂必煩責法人以越地還之越王方可班師嗣經傳示屢次續奉旨 旨知成約難改始肯還師在身為邊將者志誠唯願自是職分當然如該督辦之忠勇廉惠決機料敵戡軍愛民考之古來名將殆無過此巧 文宗顯皇帝以擢任用之人留難今日邊疆危急之用到防之日卽毒 轉昏庸軍務士氣爲之一振故得成功至李秉衡素有清望爲臬司時吏民久已翕然瞻頌及到朔州當後路門值大局將潰之時屹然不動收鎮吏民嚴禁捲潰前撫臣潘鼎新平日撫馭將吏軍民話多不洽屢次挫辱民怨軍離咸謂久已不行該撫臨臣惟以至誠至公激勸將士極玉科戰沒與尸還無一人過問乃逆迎其喪痛哭厚殮給軍威掘創醫局治軍士之陣傷者每日必過三次察視差後亦日往一次多利全活亦未嘗有軍將領苦心相和視同一家撤餉軍火不令東歸西歸但擇其急者便宜應之在軍自奉刻苦澁費支力持不予於戰即功賞則搜括騰挪力從其厚一無吝惜譚 命下之日敬帶帶掛省官更軍民若屢更生無貽桂軍向勝軍楚軍諸大將無不虛心感戴願爲盡力大抵滿子材李秉衡師臣其忠誠廉直皆而其得人心亦同一轍之功不足喜而邊疆文武大臣能得人心爲有足恃此後邊防不論有事無事當可措置得法該兩臣均膺重任克振大局臣等既確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 聞



第十七卷 第一頁

皇清經世文編卷一百一十一目錄

律考十一 卷目上

晉書之律 中 四 四 四

江楚歸政 中 四 四 四

教堂一案辦法辦理

院內人心稍定洋教士送館學冤獄擬現辦情形

沈葆楨

沈葆楨



律務十一、教書上

猜夏之漸中國紀事

亞西亞洲之西曰如德亞國西方天主誕生之地也天主何人耶穌也耶穌何以名華言救世主也其生以西漢哀帝元壽一年庚申凡在世三十三年宣揚教化五印度之人悉宗之及其教西行入大秦則歐羅巴洲之人悉宗之於是大西洋各國皆以天主誕生之年起數不自立年號也初西人奉釋氏之教自佛滅度後六百年而耶穌生以爲人生一大事首在敬天愛道尋初祖上溯鴻蒙判十字以定四方台氣水火土四行之精華生萬物天外無神故無偶像无所禱凡立廟設位陳性酒施鼓樂頌頌神名者皆外道也耶穌以天爲父自稱神子服世上仙代衆生受苦以救萬世故其死也西人以天主稱之然自唐以前不聞於中國迨太宗貞觀間有大秦上德阿羅木遣將經像來獻上京太宗詔立大秦寺度僧二十一人世閱七朝當代宗之建中二年有大秦寺僧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行中國碑後儒遂以是爲天主教入中土之濫觴唯其所貢經二十七部無可攷而所貢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奧主阿羅訶又有三一身景尊彌施阿則三一妙身之母碑中所云宰女聖聖於大秦者也一時中國又有三夷寺大秦一也祇神一也未尼三也解者曰大秦稱英國祇神著其所祀之神若末尼則西女之入中國者三教悉淵源於外洋而祇神之即天主遂爲西人假托以爲彼教之流衍中土蓋千年於茲矣嘗大秦經像之既東也時又有爲天方教者出於西印度之阿丹國主其教者曰穆罕賈德生於耶穌後六百年而辭世於隋煬皇之十四年至唐而其徒日盛遂以同紀朝貢之期挾摩尼即末尼俱

至京師私創邸第佛祠朝廷弗能禁其教專副大察故自回國教行而大察之教遂替宋元以來寂寂無聞直至明萬曆九年有大西洋之意大里國人利瑪竇泛海九萬里至粵東又二十年始至京師中官屬當以其方易進獻內有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又携有神仙骨諸物禮部奏言其自稱大西洋人而會典無大西洋之名其真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寶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禮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請簡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帝以利瑪竇慕義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卒不遣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之遂久留不去卒於京邸自利瑪竇來其徒先後至者日益衆時值歷官推行食多并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羅迪我熊三致等深明歷法其所携歷書有中國數簿所未及者請令仿洪武初設回回歷科之例許迪我等入局測驗於是西人之入中國者以推算爲名而陰行其天主教法遂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爲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部歷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遂於萬曆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姜文燾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逐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櫟等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鑿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追究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是年十二月始令王豐肅陽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選本國令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

里費光十明會大旨十有七。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念臣時裝修學道尊奉天主，豈不邪謀敗壞惡業，惟聖明垂鑒，使便還國若客居海嶼，自也。庚九年正月。此意大聖聖傳文。疑之并南都諸處部臣一語寬假不報，乃快快西去，豐竊尋變，姓名復入，耐京行教如故，士莫能察也。自也。庚九年正月。此意大聖聖傳文。當朝之季，天主教入中國，士大夫禽然從之者，徐光啓爲首，李之藻、李天譽、湯應昇、樊良楨等相與附和，且爲之潤色，其文詞故其行，曰益盛時，又有西士湯若望者，進天主書像圖說，明士相與提唱，援引於是，自畿輔開堂，蔓延各省，京師則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則濟南，江南則淮安，揚州，鎮江，蘇州，江甯，常熟，上海，浙江則杭州，金華，蘭溪，閩則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右則南昌，建昌，贛州，東粵則廣州，西粵則桂林，楚則武昌，秦則西安，蜀則重慶，保甯，晉則太原，綏州，豫則開封，凡十三省，三十處，皆有天主堂。以上諸處，光先不備已書。自明萬厯以後，國初康熙以前，其教不隱而走矣。大秦之名，始見於東漢，繼以艾儒略得見景教，譯遂授以證天主，乃作西學凡一卷，攷其時代源流，湯若望又述耶穌之神聖，異蹟及其受刑十字架，上代民贖罪之願，末歸寫流布於耶穌及天主之名，遂大傳於世。國初之主，持天主教者，湯若望甚其耶然，耐而賜之者，則楊光先也。湯若望者，大西洋人，從利瑪竇至中國，以推步之學與羅雅各並，以崇禎三年奉詔，供事歷局，徐光先奏請令其以西洋新法與中國大通，歷較其疏密，纂修新法算書一百卷，由光先進之於朝，僅干戈擾攘，久牽制於廷臣之門戶，不果行。十七年，詔李建泰、李三晉以湯若望隨行任火攻水利，遺甲申二月之變而止。值我朝定鼎，若望遂以順治二年至京，師上書言新法有驗，並進西洋儀器得旨，試行特命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人爲欽天監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時憲書，頒行直省。時有欲之新安衛人楊光先者，世習婦人之學，爰具呈禮科謂：憲書向上不應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報旋

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稱其推算本年十一月戊午朔日食交會之誤奏聞 旨交吏部審議嗣湯若望等授楊光先爲監國轉監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數凡五請解職不許六年以推閏失實方請更正則意漸棄已願行遂下光先於獄擬大辟秋審議決乃議遣戍湯故歸自是復用湯若望南懷仁爲欽天監正副官一時士大夫昏大學者無不右湯而在楊光先自慎其先之隱不自於天下後世愛等不得已嘗攻其教法其略曰自利瑪竇入中國以來其徒黨皆藉曆法以陰行其天主教於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盈數萬人盤踞其衝成一大都會以辟地送往迎來而橫布黨羽於太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志欲何爲乎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歷法其推驗康熙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之日食人人有目難盡掩也而世方以其不台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中國不可無之人而欲招來之援引之自貽伊戚無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則準矣而大清國臥榻之旁豈容若輩軒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界者不有人貢陪臣不問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不江統從戎論書甚燭於後先以爲毛羽此豈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者書顯育東西萬國及我伏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重受之而不辭異日者故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聽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刀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甯可使中國無好惡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惡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高四百年之例昨有幽誓善權其掉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禱之無日也其禱邪上篇曰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與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而傳會其說者曰二氏終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謂天即儒者或不惟無嘩噓走何口也一氏寺觀供奉節牌是尙識曰臣佛經言供養千許支佛不如孝堂

上一親是尙謙父子況吾情以天秩天敘主教乎惟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讎君臣耶穌之瑪利亞有夫名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依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讎父子夫楊樂之害猶也孟子拒之恐人至於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也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嗚呼妾矣徐光啓以懸法萬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擾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國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國人之政不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禁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于言之不得已者又其下篇曰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宰大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其狀曰天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致墮於五千年中或遺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欣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改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尙猶未及賦生於何代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一年庚申噫斯唐怪誕一至此故夫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物无一非天主之所宰割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且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物待以宰割今天主下生三十二年離代宰割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而人物萬類亦幾息矣天主下生聖世宜過化存神聖仁讓讓登一世於確恩乃僅以釋人之疾起人之死又安能錫一世之靈勸以遠造化之固有哉天堂地獄釋氏以善惡分乃後教則但崇事耶穌母子者卽升之天堂不孝者卽下地獄使未善者皆善人不善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善者皆惡人不善者皆善人不已顛倒實爾乎謂佛墮地獄中亦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則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行誘飾又援儒而誇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問其救世之功則以釋人之



病起人之死無論不足爲主宰萬物者之功卽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則更大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於王難湯若望語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十字架上斷髮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世咸以其術器之精奇而喜之咸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術器精者兵微亦精適足爲我隱慮也不婚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團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鑑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載又傳曰讎化爲鴟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議院當嚴禁諸關門後患宜豫備使今日習子爲妒口毋使異日馮子爲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光先既遇敵歸行至山東爲歐羅巴人毒死又以重價購其不得已書板毀之自欽天監復用西洋人遂爲定例而湯若望南懷仁等皆以臺職執卒於京邸於是西洋人之相繼入中國者浸浸乎以推步入臺爲開臺之捷徑矣

直省開臺之禁始於康熙八年是時參天監復用西洋人又因南懷仁推開得實奉 仁廟特旨許西洋人在京師者自行其教惟不准傳教於中國及直省開臺者禁之然明季至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恃爲護符互相容匿於是開臺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碭石鎮總兵官陳昇奏官天主一教各省開臺聚衆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匯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頒諭旨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蔓延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臺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恩詔赦時閩浙總督楊應瑞滿保疏言西洋於內地行教聞見漸廣請除送京效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奏入得旨 遣人住居各省年久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 一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逐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無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教有

年壯隨同者則洋館隨年老有疾不能歸者雖惟不許其自行走但新教設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改爲公廟  
內地人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號琦又疏請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  
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回國俱報可既降旨西洋人私赴各省傳教者日益衆經湖廣省查獲其出  
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請奉旨刑部著擬永遠監禁嗣於五十年十月奉  
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人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各省傳教之犯藥課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  
不滿意在傳教尚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禁固屬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鎮天主  
堂安分居住如情願回伴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以示優待至意欽此

以上係 皇清 初大西洋人之入  
國改回傳門

中國著意大里亞之人爲多以利瑪竇係其國人方以類聚出自新法之行其徒日廣遂以 關初許其覲覲  
京以自相傳教於是踵門受禮之輩皆以入京當差爲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羅巴洲之  
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於天下然其在官之人則 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  
集驗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留京效用自後即遵用 天朝服色安置京師天主堂內生於是  
命死於是猶不准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自便封圻大臣漫無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  
事端容隱不發因而此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密遞 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  
鎖鑰之漸萌於此矣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實乾隆五十八年  
英使入都奉其國王表文求商貿易各款並乞授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未及傳教之事意在藉差以示  
中外一體華洋相安

按表文無此語蓋 皇 朝初設教時國人在京官話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安置  
臣在此語是謂之詞 奉 純廟敕諭兩國商人在京官話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安置

若必似東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 體改易服色則天朝從不肯強以所難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

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關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刑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而在京嘗夢之

西洋人等居住教堂亦不准與中國人交結妄行傳教所請尤不可行其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禮之

尋將賜之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頒付粵東副使載入檔案 以上據廣東通志 聖人防微杜漸之

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於六十年由商船赴粵附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於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

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門爭謁見儀注入 觀之日又以彼國奉天主教法無阻禮 粵廟都其幣而違

之自此始有歛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蓄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傳教之徒希

冀獲網利誠益無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齊入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難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之於是

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白蓮教即末尼之支流唐人所稱三西寺之一與大秦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回教至瑛摩尼俱來故其教介

於天主教方二教之間明之徐鴻儒 山東已有白蓮教匪之目至我朝乾隆之末 純廟因股受禮成是

高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四川教匪繼起蔓延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為名大興且剽且熾

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成文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有是年九月

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月首徒以次受擒而是時愚民被惑持符籙咒者率以七七為

名遂有不勝十字架食豕肉之禁則教不食豕肉末尼禁之百不勝十字架則天主教之禁教與同然其禁豕肉

之禁下令從其教者每持十字架後手承向一城容之即可死而力榮升及一女尼未二姑服者包承地決

傳生西力辦土奉不肯吃食遂以結日正典刑方劫是時先名宜公在江甯實紀見之歸其本則是時天

入土與 皆出自中土無創之奸民拜會數錢以聚眾謀逆又以同財同色為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

西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略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各

自取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誘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奸民奉爲教主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也

道光二十一年白門撫議成粵內所列傳教一畝言耶穌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有傳教者未

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入年以之檔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礙其增設教堂聚徒傳教之明文而白門

欽定自英人佛羅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一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郎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

省之傳教者爲多頗不便於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一十五年佛羅西商船赴粵恭請總督衙門呈稱天

主教勸人爲善並非邪教請弛漢人有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者某方任兩廣總督據以奏聞奉 旨交部議准

海口設立天主教堂按房虛昂星題度之期以七日一宣教法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廟禮拜謂之安

日遂以爲當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釁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

佛羅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滬中由 欽派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

耶西意在傳教故其入款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或長住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

勸作毋庸領照 其上文百領執照本 專指通商之船隻言一如內地民人無異又十三款內開凡按第八款條約入內地傳教之人

地方官員務宜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崇信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

奉禁天主堂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之馬神父 神父者按人

其教法之稱

五

洋務十一

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並請於增條約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載入邸報自此傳教者之徒雖在華民亦張膽明目恃外洋領事為護符益弄吏矣

滙中議定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師西人敗歸憲議亦疑而外洋已將奏准天津新議刊入西人通書中十年算人由天津入寇 上狩深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於是年九月十一二十七等日與英法各國交換和約又於天津新議外續增若干款顯示各省督撫將軍遵照辦理於是法人又請續增條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即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台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禁天主教時毀為公廟之天主教堂填墜田土等件應即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執並請法國傳教之士在於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等因當入年漚議甫定法人即於其年之冬以傳教為名遊於江浙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奉到新議條款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毀之教堂地基等件於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遊歷各省一時華人之從教者特外洋為護符藉以凌虐軍民制官吏復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眾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為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為善彙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嗣後各省地方官務須查晰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奸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拆毀教堂之役

詳後

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

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瑟羅雅谷等已於明季供事歷局而 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曠擢西士入京遂為嗜人子爵所與矢先師汪衡齋先生素以嘉慶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

文時憲志其稱本藏於家于謹閱首卷門及楊九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略具見於王漁  
 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騎人傳中後在新安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  
 其日後交會之語即牽起而攻之不足以闢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教五語解嚴未嘗  
 以排步言許也言中國甯可無好惡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比於孟  
 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其西法非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於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  
 教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認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進步者遂謂其於天學全  
 無所解比之妾人乃至王尚書阮相國采錄其詞亦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  
 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發之讎開門無遠慮之人封疆大吏不務緝譯密窺國老諷視同鮮疥遂梗請階於  
 今日反推先覺於嗜人良可愾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蘭西在粵陳請遂并華  
 人之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聞執其口而聽聽焉懼誤撫局從權照登不知當 國初時  
 西人之在京師者 仁廟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乃我 朝不然而以中朝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實生所謂割裂之勢也然則光  
 先所論固已燭其幾於二百年之前矣當雍正元年年間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擬爲公廨時有湖北  
 黃岡吳德芝記其事云自西洋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斃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  
 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榜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鐮鉤製皆具載曰  
 其所奉神以謀死故門窗深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圍門誦經及香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  
 其教中人來地針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飲毒藥死者血脈無一人在前方扇門行飯飯畢

以膏塗一紙掩面目後護以紅布囊曰衣胞初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故事以刺死人睛作鍊錘生煎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教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父母而索之窮民感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獲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醫而其主知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饋遺有事則官長徇度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誦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雕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燦雲人物備極幻態而尊其理皆世俗橫陳也又能製物爲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追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世岡令劉泰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得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懲下反實以多事董綱可逆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泰名見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旨西洋人除領京辦事人員外其餘處處官紳各令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效用人員外餘俱遷至鹽商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衆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汗穢一旦洗濯因書其學如此按此書見采於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逾百年而其模復隱匿爲可恨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條下云查西洋之天主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其方入夢世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捕除祖先神主之罪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瘵有本師來取目睛之事凡入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資本虧折許復領銀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贖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嚴下懲見周中有物燒燬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

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屬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裹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傳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伴病數日不食糧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擊之乃踴躍遁去泰西中國鉛百斤可煎成銀入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事也拔賦深所論與黃國吳君大略相同而吞丸藥則作教者得手之初恃此以爲左券之握蓋藥性初發狀癩狂因有劈毀祖先神主之事迨藥性既下則心如醉不但禮拜喫齋樂於從命即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憑之者矣又聞傳教之士因隱行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則於其人黨譏勸之際暗使此藥於茶餉中不歸時而本性遷移皈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共宿一室何以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目其婦人之白哲若臨時投以藥餌受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卽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鴿以爲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誣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披其傳教之根株而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於一室而禁之爲媾媾屠人於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鈴者歟

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而致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一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操入室之戈而臥榻之旁已被西人解睡矣自某人而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智教之禁於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教名門非天主教者亦假托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謾讚美經謂天父憐愍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遺降凡間捐命代贖大都則稱耶穌書中說以誘發從之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羅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徵利徑乘舟



由海道至江甯與之群教通款遂贖是年八月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據甘中丞派顧奕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而該匪等毫無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至蔓延週省及於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四年有外匪來至巨嶺之香山在於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於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為羣行之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槍礮把守以防官兵圍擊凡人會者每人獻錢三百其黨引得一入會者則分錢一十文其已結拜後再有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上所供未知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刀門而入踞聽亞媽教授應諾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血而水一鍾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悼逆之語衆皆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此皆騙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鍾各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難以符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吞丸一枚則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憑之者以近年之所見知之富子寅謀定復驗年而發棺之獄起微爾一帶淡形家言久厝不葬俾傳其事相與戒嚴然其所發皆新製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腦髓遺髮墨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間以發富家貴人家贖其珠玉襪衣乃有款以程侍郎及涇縣潘河帥之先靈事發獲請勒限贖而殘屍之真盜無所得時大吏遍徵各州縣以爲實運匪黨然絕無左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數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尋視其小兒遂疑被人掘發於其腦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爲妖術也該家小兒棺於門外有逆者投以瓜果窺窺其中有頃小兒疑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怪藥也兒實不死奈何藥之遂得解方如其法急救而蘇者生活無算然一二月間流毒南北各省及於畿輔聲殺之下御史奏請

嚴禁而各州縣繫獄治者率多流備走丐賣方採卜之徒卽偶有刑過認供者亦卒不能得其情實于意邪教中符咒刀藥欲斫人身精氣之靈而腦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靈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爲厲鬼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擇則如探丸囊庶得珠獨下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斃者豈真鬼蜮之技能遁其形而胥吏因緣文網疏縱欲以圖猛虎於決躡之後創螭蛇於斷腕之時不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常內午陽丸之運又其事起於午未之月予以告里中父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變未幾而粵西告變矣西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蘭西之人尤多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宰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又於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脩鍊其下者流入采補比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於此

附西人教法異同考

佛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爲天主耶穌治世又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爲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消長升降於西土者也佛生於中天竺而天主天方皆生於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大乘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者值羅馬之衰遂並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有不服者輒以兵勢之故始行於亞細之東西遂及於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人與之爲仇故一教雖並踞西土已分水火之局而考其所自來則皆嬰羅門之支流說裔也佛經有嬰羅門天網斥爲外道而唐陳元學使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爲嬰羅門種是其教起於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於佛教既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至爲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創頂留鬚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綫此其拾天主教之糟粕且不必論而

合一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爲治世之初應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  
治水云云此至聖泰西創世記中語曰阿丹治世卽記所云天羅亞當下世學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卽  
記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爲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誡  
於西奈山則言阿刺伯亦本之西奈山在阿刺伯境內阿部之背也波斯本條支之地爲阿部之祖國而以爲大秦經傳之所  
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之至考其應錄之所自則一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  
爾撒至穆罕默德德其成故同人以爾撒大聖穆罕默德爲至聖而爾撒之生正與耶穌並世吾友愈理初  
正覽爾撒者卽耶穌之對音余爲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傳努海傳易卜刺欣欣傳司屬  
儀儀傳母撒撒傳遠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  
數問都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世起數梅宣戒據回回歷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甲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穌之非一人毫無疑義理初又  
引回人幹爾密經卷與聖書之傳言爾撒聖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取通其妻求異  
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環擒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云  
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死十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擒死於非命大略相同其時已稱爾  
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一之確證蓋自一教既分嗣至教典忘祖同室操戈於是西人主耶穌而回爾撒則人  
主爾撒而奴耶穌可不惜其爲一人卽有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年一語供證確鑿然後知天主  
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抗世懸壺教考既混天方於大秦竊大斯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皇之世  
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繡絲一教爭勝皆援所稱景教之文故考據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天主

本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辯但據其說來之實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唾餘而天方教又拾天主之唾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即天主本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亞同其語言曰克方斯頓教後漢書其派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即舊天主教今曰大聖亞佛蘭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曰額利教今俄羅斯所行者是也一曰亞羅特士頓教土額利斯丹一詞譯令英吉利荷蘭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曰亞羅特士頓者其人謂之耶穌教始於明時曰爾曼人路得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王將嗣位則大臣威德巴爾滿衙門會議必新主君加特力教而後娶羅特士頓教乃共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遂亦如水火相鑿之不相能此又何說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可也

江楚顯教中西紀事

西人之入中國也藉傳教遊歷各處則出自法蘭西者蓋十之九自壬寅歲通商而後三年而法人在粵請執華民傳教之禁部議允行其詳第一卷中己未天津議條載入法約第十三款內然與在粵所請大略相同迨十年換約續增第六款西商華人無論軍民有傳習天主教會築廟建堂禮拜者地方官不得妄行查拏違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議舊天主教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墳塋地方等件應歸還法國駐京公使轉給該處奉教之人館任法隨傳教之士在各省租買地土墾造自便等語查舊條康熙正間因西洋傳教之風日熾大吏請康熙八年直省開堂之禁奏請各省及粵東外府縣之天主教堂悉撤爲公廨應經查辦在案法人所索賠還之墳墓蓋即指此而中國傳教之奸民互相煽引結擾無休江西撫州門外有法人在義塚之旁租賃房屋一區常以惡夜傳教亦不敢自立教堂名目其他如撫建袁瑞臨吉等處亦多似此惟吳城東菜園地方設有教堂多歷年所道光間新建知縣某接蔡激毀祠又於望湖樓下改設一區咸豐五年水師統領今

兵部傳彭玉麟復率兵勇毀之以其地爲廟王廟時天津新議未行法人及傳教之士不敢阻也京師換約之釐年法人請赴各省傳教由總理衙門給與執照有法士羅安當者來至江右舟泊九江遣其副方安之赴省向南昌府衙門呈遞照會約期督省時江西巡撫赫科會商善後總局派委于及前署德化知縣張國經充接伴使前赴撫州門外晤方安之方固廣東南海縣人也據稱羅教士現已自粵起程帶有總理衙門咨文函見大府商議一切事件他據方安之稱省城內快子巷有法國新置一區以爲育嬰公會內養女嬰十餘人請入視之約以舊歸稟之大府詰焉時十一年十一月也諭月十八日羅安當至省由方安之先期照會請代通報妥暨張令會同南昌新建知縣約相見於公所羅行免冠履遂同入城自撫軍以下皆按平行禮招待坐間面呈恭邸咨文一角則陪還吳城教堂事也時已嚴審法士請在城內育嬰公會過年撫軍許之初羅安當將至江撫傳詢相見儀注于因檢天津新議法約第四款內稱兩國官員辦公人等因公往來各處名位高下准用平行之禮法國大憲與中國京內京外大憲公文往來俱用照會法國二等官員與中國省中大憲公文往來用申陳中國大憲用罰行其兩國平等官員照相並之禮等語詳其文義所稱欲顯大憲指全權公使而言中國京外大憲指京師之王大臣及外省督撫而言若所稱二等官員則彼國之總領事及正副領事以下也又檢英約內開該國正領事與中國道臺同品副領事總領事官與知府同品凡衙署相見會晤文移均用平行禮又其在滬照復桂相援法國二等官員類推領事官既與道臺同品總領事應與藩臬同品今統核一國之約必彼國有全權官銜者始得與京內之王大臣互外之督撫平行明矣查羅安當不過彼國一傳教之士本無官職可比例而據其前次來東稱爲國總理江西傳教事務則與現在九江領事自稱總理江西通商事務者同九江領事既與九江監督同品來往文移悉用平行儀注則其行文應悉須用申陳與道員行文撫應

之稱詳稱稟者同而其來往謁見亦當相司追見督撫之儀轄門外下裏山角門進督撫迎送如見司道儀今  
魏安當比照九江領事官例已屬優待詳據錄條條約將其請掛呈送核行等因無軍是之及籍至省一次東內  
忽增入代理全權大臣字樣于方命申承駁回而中丞已付諭升砲開中門如督撫相見之儀江省紳民聞而  
駭之程既出有識之者曰此二十餘年前曾國廟老中廟者即其舊天主堂地名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者也又有議  
方安之者以爲西江之標州人劉羅安當携其傳教告示飭防地方官張帖稟議洵湖嶺年而羅端作  
嘗法人之誌領執照也分遣傳教之士遊行各省將至楚楚南長沙湘潭一帶傳教之奸民相與奪羅其事以  
爲吐氣揚眉復見天日楚之紳士聞而惡之乃譏爲公撥譏黜天主教有昇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詭寄者執

之有習其教者宗族不齒子弟永遠不准應試大略謂其籍宜購爲名裸淫姑女設女嬰之會采取紅丸其他  
種種奸惡搗搗盡致流傳入江正羅安當持照赴省逗留不去時值試期將及江省巨紳大集於原草書院則  
有告端之翰林院檢討夏廷梁在籍之甘肅臬司劉于韓等將楚南公城鳩資付梓一日夜刷印數萬張遍揭  
省城內外通衢法人聞之詰詰主者會同治改元江應內召受代者爲沈幼丹中丞葆楨未至督撫道李毓堂  
觀察桓文董子也時方升任臬司談撫察力以五日京兆辭途中承至杜絕不面往往聞亡是教士益失聲  
而時值南昌郡試之期學使之來臨者亦及焉一月十七日子在郡署校閱日晡霞軒太守必達南昌孫尊  
筠大令家歸急走語于曰西見外間揭帖期以明日午刻拆毀天主教堂倘激而生變非但地方官未便回委  
員亦未便也子曰爲之奈何一人曰檢討主講豫章疏不預謀可以止之子曰檢討日飲無何村門謝客惟兒  
子謝其小阮數人前往謁之踴爲呼兒子策騎疾去甫出門而羅方之謀者至告曰聖堂已被劫去人幸無恙  
今疾趨出豫州門矣然女嬰已矢勢將及城外教堂不識能保全否也子乃偕張令亟趨都署則兩首疑皆在

諸處同語快子巷除育嬰會被毀外又拆從教之店屋民房數十間潮初下城門已屬歸告中丞中丞歎曰西人逼志於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覆也雖然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也爰據實入告自請嚴議而地方官及委員之接件者皆不及於勦與十八日再毀法國城外之替天主堂又毀教士坐船一隻皆夜毀之也羅安堂之逸而出也吳方安之分道而走方至瑞州羅至廉州中途憩息於從教陳姓之宅是日于探得城內及城外散失之女嬰共二十餘人皆在南昌之在港與進賢接壤蓋教士之謀者告之也予以語焉飾曰女嬰之在在惟有乳婦領之將送至廉州該洋人育嬰會中然省中事起沿途皆以逐天主教為名若女嬰被劫後固何罪尤恐教士之有以藉口也嘗筠乃選派妥役自在權截回逐名點驗連乳婦共一千七人以舟送入廉州果有南昌進賢兩界之居民以搜捕羅安堂不得連劫涉姓數家羅逃入海由海至瀘遂遠離理衙門旋據赤邱函致中丞意欲仍照前案完中丞議以五千兩贖其教堂嬰堂及的貼從教被毀之房屋派委于至轉函請而羅安堂聞委以將至避人上海由上海總領事接請該國駐京公使來文內稱連年各處被劫及現在省城進賢兩屬男屋器用經典等項共計估值七萬兩又款案廉州門外之丁家山及九江西門外之琵琶亭空地以備該國教士隨時建造房屋教堂墳墓之用交羅安堂承管由總理衙門咨照在案廉年羅安堂方安之復乘舟赴省理諭方拍難主閣下見河干暨一大旗禁止法人入城隨有拋擊磚石飛中其舟始解纜下嶼中丞派員前往諭以迅速赴粵由九江關督會商辦理其人始稍稍斂戢卒以一萬金請結完案又乘九江城外琵琶亭空地若干畝即美界外之餘址也法人在粵既無貿易亦無領事而以傳教與故占立屬領地故其美一國商人亦險甚之謂其為不商不買之游民皆約中遊歷二字啓之也

方安等事之積也江省紳士以岫由揭帖公撤轉相號召遂為拆毀者口實相與洵懼嗣閱江應辦理此案不

林連紳士不牽涉地方官乃由檢討夏廷渠呈送骨殖一包備管一具血膏一合向江撫面稱骨殖起自該洋人教堂院中備管係取贖所所血膏係嬰兒精體合成中承以其言多不經亦無根據發交南昌府縣查辦經南新一縣按蒸檢法檢驗該骨數具並無傷痕其備管血膏似係外洋之物亦不難其所用因詳稱奉發各件在該紳等雖非推有所見而地方官實已死有所聞除骨殖藥已驗明應毋庸議外其餘血膏究係外洋所用無從辨認一經傳播便駭聽聞亦似非無因而起應將原件數呈請帥咨照總理衙門轉向駐京法使查詰咨會來江以釋紳民疑懼以敦中外和好等情由江撫咨行在案繼以此案仍照賠款議結其事遂寢

楚中天主教之公權既行法人之傳教者與江西先後並至遂有湖南之長沙湘潭等縣起而攻之江西拆毀教堂在元年二月間而楚中湘澧之役亦以是時踰月有江西南豐縣修吳嘉善者自楚中跟蹤歸邊省中館於夏檢討之宅時檢討竹林方以江事爲憂聞編修自楚歸詢以楚事自言其僑寓在楚適教堂獄起波及從教數十家該編修因習西洋繪事傳其照鏡點水之術嬉戲以爲常一日突遇數百人僉然而入謂其爲天主教徒將執之某欲辨不及毀垣而逃則寓中已劫擄一空矣檢討之姪某大令走告于子曰今士大夫之從天主教者豈少哉蓋某編修之託詞也大令曰請試之乃情編修傳其繪法一日間傳寫數像鬚眉畢肖始信其言之不謬傳聞楚中事該地方官被劾革職勒限嚴緝然臨抄不具惟是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奏稱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爲本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爲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各省地方官於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該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於交涉教民事件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心存偏私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請各節均著依議行欽此按此乘正在江楚毀教之後疑即該教士控遞入都由該國公使照會云云也驗年總



理衙門照抄法國照會者行江省見中開所敘皆江楚兩省之案又並索楚中賠款三萬兩其湘潭等縣草職  
鞫緝亦同照會中蓋同一公文而分者江楚者其後楚中如何議結未見明文若江省查辦此案中亦不激  
不隨方伯亦以楚事之嫌陽謝之而陰持之庶幾持平辦理者也

按法教之害人具見於雜誌深悔國志所載及黃國吳德芝所記具詳第二卷中于聞楚南公繼謂其收  
養嬰兒爲養生拆割之用宰女自幼入堂必過天癸之期始行遺嫁而紅丸被其屢取鍊入丹中可以恣淫  
慾黃長生又言黑夜傳教所授婦女丸藥率皆毒方能令女反求男故其術久而不洩間有泄其術者令婦  
人帶歸家之立驗然皆無左證若江西紳士送到之銅管血骨尤涉曖昧而其揭帖中言毀堂之後放出女  
嬰皆目矇口呆不省人事皆欲加之罪而文致之實無稽之妄語耳吾友孫雲鶴載回會中二十七人逐名  
點驗其十歲內外者尙能述其里居姓氏且亦無一人訴稱教民害己不願入會者此可見矣惟于初在快  
子巷查得女嬰十三人皆自五六歲至十歲上下者詢以所養小兒及女嬰之在孩抱者則稱悉付乳婆帶  
回家中又詢此等女嬰從何而來則稱斷乳之後給送入堂詢以男嬰豈無斷乳而稍長者何以堂中不見  
一人該教士詞窮退稱門內取稱送入耶楚中視警皆支吾語也城外之廣天主堂于始查並無收養之嬰  
孩後聞自饒州帶來女嬰十餘人查驗與城內所收年紀大略相等則該教士所云斷乳之後送入堂中者  
語亦近似惟會中不收男嬰而收女嬰又男嬰之長成者不聞豈有義學而女嬰之長成者必欲收入會中  
且快子巷收養女嬰僅十三人而查其照管之婦人已有四名且老少各半此中形跡種種可疑時該教士  
又向于稱瑞州高安有女嬰藥已贖回後因擇配不遵教條遂致兩姓涉訟請代求大府迅飭瑞州府審結  
予不解其何意令其具呈代達內稱高安有育嬰會係交本地從教之胡姓掌管已歷多年十年前有高安

吳姓茂才將女送入會中迨其長成前來取贖當議付會中乳哺貳二十千文付過一半便將此女領回惟  
教會規矩凡女嬰被入贖回須在會立約聲明此女長成仍憑教士作主指配征教之家不得於教外自行  
擇配今吳姓領回之女胡姓係會中首事欲爲指配該族教內之人而吳姓堅執已贖回應聽自行擇配兩  
姓口角遂互控入縣由縣入府現尙未結等語予固知此中曲直不辨自明轉飭瑞州府持平斷結旋據  
府中傳項兩造供詞與該教士所呈略同惟吳姓堅執女已贖回應聽自行擇配且素不崇信天主教不願  
與教內人爲婚胡姓不能離遂由府中斷結飭令吳姓補出十千文交胡姓收領胡姓代擇之配應毋庸議  
取具兩造遵依由該府詳請第案詎教堂驟起方安之避入瑞州復曉胡姓翻控至今未結當該教士呈請  
之時予會詰以收養之女應指配教內人則江省安得有從教相當之男女又安能以從教之故逼令違  
異域該教士笑曰江省何縣何鄉無我國教中人君固不知耶旋據瑞郡兩稱胡姓呈送連年卷宗該族版  
依教法實始於明季然則該教之行由來已久一旦張膽明目恃有奧援宜其禍之相尋而無已也

教堂一案設法辦理疏 同治元年十二月

沈葆楨

竊臣承准鑾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教堂一  
案久懸未結請飭妥速辦理並將照會等件照錄呈覽一摺著沈葆楨悉心酌駁飛遞嚴奏等因欽此臣當即  
咨同司道邀集公正紳士酌抄執照會等件閱看屬其各自曉諭士民仰體 國家柔遠之心體小忿成  
大信務釋猜嫌未結和好所議條款定須一一照行各官紳深明事理並無異議乃傳語甯經數日遍觀處所  
遍貼檄諭端邪教公啓錄所懸一縣揭呈前來恐憤情詞幾有不共戴天之勢且一面飭縣嚴密查拏一面  
傳結紳士據報奉諭後即通告各親友曉諭以義理或懷以利害聽者無不帖然皆云國省自有公論設使只

知從家而已日來喧傳揭帖各紳具有見聞然莫能查出何人所揭臣又詰以夏子春徐士第何人據稱紳士中實無此兩個名字但江省此姓甚少既據照會中指為捏控使之人則各衙門自有案可稽不難著落研究乃逼查臣及司道府縣各衙門並無此一人控詞而教堂一案亦未曾有人具控臣只得令紳士再行逐加曉諭知士民人等別有實在冤抑許其聯名具呈意謂既得主名便有換縱把握乃數月並無一人呈訴惟聞名揭帖車站愈多此處揭去他處復帖理諭勢禁均無從下手臣訪聞街談巷議咸謂官藉外國威逼小民人情洶洶深恐復激成變故因書派素信親友假扮外路客商於茶坊酒肆中託為邂逅閑談乘其不意與之反覆辨論冀其漸開覺悟兼可訪出倡首之人乃察其所詭問答之詞則滿腹疑團始終不釋人言藉藉眾口雷回臣思此案必使民間毫無猜疑而後教士重到省城可以安心傳教若只由臣等含糊答覆將來必大起叢端即法國公使亦難料事勢所必然故照會第一條即有仍蹈前轍惟各該省督撫是問之語兩國既教和好臣等與該教士亦休戚相關若不早策萬全致後來有不忍言之事臣等從重懲處固分所應得要何補於教士之藥已喫虧即如本年二月間何嘗無委員防護兵符彈壓乘怒難犯勢如潮湧誰能禦之所以再四熟商數月真能定議竊思傳教與用兵不同用兵則以力屈人信教則以心服人人何以服官之斯服之矣人何以信示之以可信斯信之矣即如佛敎來自西歐當其初入中國夫誰信之今則士大夫以至農夫愚婦孺然信之矣即天主教行於上海等處民趨之若不及而江西湖南雖有此變非江西湖南好與法國為難也上海等處且時較久民實見其可信故不強之信而自信江西湖南為時甚暫民未知其可信故迫求其信而愈不信也實傳教士徐示以可信不強以難信久焉斷無不信之理古人有言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該教士既以傳教為己任必其學識深遠詞說人聽定以新言為不察查江西前案與湖南貴州頗不相侔當繼事之時

教士教民痛經他往並無受傷受辱之人該教士素以愛人如己釋教不報爲懷實恐不以此爲芥蒂教堂本  
編小民居所值無幾該教士且肯捨其家產而來教民又皆樂善好施亦斷不以此爲吝惟揣該教士之  
心第以勸人爲善反遭不白之冤若罪無所歸恐爲他國所輕視且擬由官籌措五千金俟該教士抵滬時解  
與九江通安交以爲賠修之資但凡百姓願留之地任憑該教士自擇建造以壯觀瞻至且防範嚴密又復調  
停之衝致中外大局幾起釁端仍請 旨將 臣交部嚴加議處似可以全該教士之體面而服其心該教士從  
此可曲順輿情因勢利道由近及遠自易及難其一時未能遠信者勿與較量教民倚勢結怨者曉諭禁止勿  
聽一偏之詞致開嫌隙俾百姓欣然相告曰彼教之愛人如己誠如是也彼教之釋教不報誠如是也有不從  
之愚後載故曰徐示以可信不強以違信久焉斷無不信者也若謂悟之以兵威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  
奪志萬家同心背城借一惟天所授勝負何常劫人爲善者當不出此可否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  
曉諭該教士遵照辦理

皖南人心稍定洋教士迭次函致地方官轉諭曉諭兩道上海道先後續寄前來無非求雪黃之紳之冤

沈葆楨

歸兩人心稍定後洋教士迭次函致地方官轉諭曉諭兩道上海道先後續寄前來無非求雪黃之紳之冤  
何措之橫咎文武虛張之不力所披拾者多半教民一面之詞欲訟自有定章非教士所應干預而所陳情節  
較重者固係屬實均不能不爲轉請查究其一曰大溪村教堂乃閏五月二十五日焚掠除河南吳老先生外  
又有白會清先生被難受殺查白會清與陳公昂避匿蕪湖教堂業已到案則前此傳聞之該教士自知之矣  
其二曰何清斬去童子四肢並石衣西以爲虛捏之實又曰所殺童子乃教外劉某之子年甫一歲黃司鏡託  
人陳若者據延平縣稟稱黃之婦收養之孩名曰福林向交劉吳氏撫養何清將教堂婦女送還時劉吳氏帶

福林來城嗣劉吳氏赴金陵僑番將福林交與土民周啓源卑職回建平時復令周啓源將福林抱來驗屍真妹劉三姐鄭玄姐親見之然則何清斬去童子四肢亦佛蘭之誤矣其二曰何渚住宣邑大孫村殺守堂吳老先生又曰宣城大孫村教堂司事吳全章殺死查吳全章既曰司事又保守堂則孫村鄭保必人人知之人人見之乃據宣城縣稟稱該縣孫村仿伴作於灰袋中查檢並無骨殖可驗提訊董保並在教民人會稱堂前之人已先逃避並無殺人燬屍情事且因人命至重洋教士既言之鑿鑿斷再嚴密查訪吳全章是否實有其人籍隸何省存亡下落據實稟覆不准一字含糊旋據稟稱訪有吃教之陳添和與其妻宋氏知悉孫村教堂情形隨親詣孫村查傳陳添和陳宋氏訊據供稱閏五月二十二日晚吳全章至村聲稱伊因歐村教堂被打逃來躲避住於堂內次早人來打堂吳全章住於樓上因年老定避不及見殺屍既被焚屍亦遭燬隨訪指定屍所搜掘零星屍骨驗封存儲等情且因其前後所稟大相懸絕飭提陳添和夫婦並該縣案卷屍骨前來旋經司道訊據陳添和供稱閏五月二十三日大早小的即去車水吳老頭子殺死是女人對小的說的據陳宋氏供本年閏五月二十二日傍晚有一老頭子身穿月白夏布大衫在門口閒坐問他姓甚歷他說姓吳從歐村教堂來是河南口音因外邊有打堂風聲留他在小婦人家住且說不要緊仍到堂內去了一十三早打堂人來堂內共有七八個人見婦人喊都從後門跑了婦人又到樓下喊吳老頭子逃走樓下樓梯即被人殺了過了一刻那些人放火燒堂屍身遂亦被燬打堂後小婦人在山西草房躲了一天往孫家舖過六七天纔回來隔兩天宣城縣到孫村小婦人引到樓梯左邊五樑內檢獲零碎骨頭件作取小瓦罐裝好宜縣縣親據日子交丈夫收藏十月十三日宣城縣到鄭小的夫婦將骨殖呈驗等因詰以素不相識之人何以一見留住既從歐村教堂避難而來何以於孫村教堂顯此大意客民雖悍於素無仇隙之老翁何敢不置一詞便加錄



片隨各供結總送法國駐京公使隨其勸諭各教士力充與人爲善之心凡從教者待其自來勿強人以所未  
曉並勸各教民不賴人正是利己庶幾中外敦睦上下蒙福矣且從前與法國公使來往國稱一併錄呈總理  
衙門備例酌議就近與法國公使商辦以杜後患合再附片陳明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一十二目錄

律務十一 教門下

政各國國大位書

明禮部教奉國八卷  
編王大臣

稟釋教民案件附題

稟督院疏

要法國領事文

伴教所言多不合西人格致新理論

各國教門說

論傳教非難教要

徐慶陸

徐慶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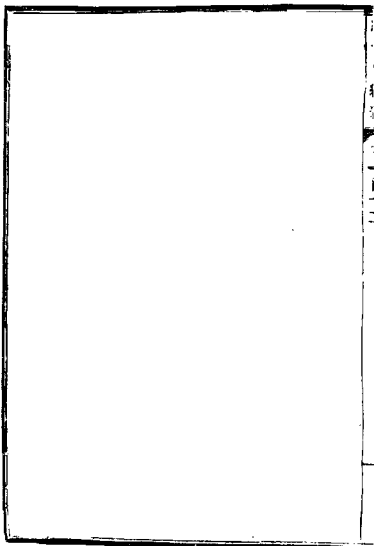
張之麟

楊承濟

王 翰

李東沅





3002

律考十一 續下

致各西國大臣書

刑部辦理教案章程及條約十年  
西曆王大臣

自中外互市以來所訂條約原期有利無弊彼此相安垂諸悠久而不變也乃查最近年雖有條約非但不能行之於將來即目前亦有難安之勢矣其通商一事尚稱平順可爭爭端惟傳教之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按傳教之本意原勸人為善而天主教之與中國民心大為納鑿何說殆辦法未能合宜有以致之耳所當亟求妥法挽回而補救之原於各國和好之大局與各國通商之大局無礙也傳天主教士所至地方往往與民不合改歷年來各種案件頗有不能相容之處實大臣當亦知之有素矣夫天主教之初來中國也名曰西儒其始入教者不無安分之人而自換約後大為不然遂將勸人為善之教華人皆輕視之而存不服之心加以入教者倚勢欺人於是不服之心固結而不可解迨民教相爭釀成案件地方官理當查辦而教士又出而庇護之教民藉此藐視官長民心更為不服且當中國有事之秋凡一切罪人認棍俱以教中為護藉藉從中生亂百姓始而抱怨繼將成恨終且為仇各處民人不問天主耶穌有無區別而皆指為天主教也不知西洋各國疆界有分而概視為外國人也禍端一啓凡駐居中國之西人所在皆為危境即安居無恐之輩百姓亦聞而生疑疑心甚而忌心生焉據此情形安有不激而生變者耶况其言教非一教國各一國縱使告者諄諄難必聽者不藐視也本王大臣任事十年且夕焦勞不料今年天津之案集變生倉猝不及防矣該處地方官查獲正兇駢首受戮以及賠償撫卹各件雖云辦理尚妥而中心總未釋然皆因民教不安必致釀成案以復釀

照此案爲成例恐漸法愈辯而愈棘亦禍端愈多而愈烈也豈得相安無事乎總之各各教案雖因百姓積怨而成實由教民相逼處此耳各名一切案件地方官辦理固未盡善未善不由中西各兩辦事大員明知民教意見未能融洽不早爲立法挽回一旦事出不測外國只求滿其所求而人心服與不服不聽顧問全屬以力爲強而中國地方官無法可施只顧敷衍了事暫顧目前不思久遠之計卽或與外國熟計深思謬商善後之策非不肯平心論事而皆以萬不可行者強爲勸勉反爲阻滯此豈代兩國誠心辦事之人哉今本王大臣統觀全局甚欲中外永遠和好先必妥籌善法因思泰西各國彼此均有教士互居其地其所以能久遠相安者非處置得宜易寬疎此故傳教與習教者行所無事也以本王大臣所聞不論何國教士住居某國卽以某國之法律風俗是爲從無自立門戶者若抗違國法官令帶械權柄以及損人名節有害人民使人疑而生怨種種不法之事皆有嚴禁以治之卽如在中國立堂傳教先必尋本地士民悅而不怨信而無疑方可辦理自然彼此久安何得拆堂毀教乎而習教人再將分內所行之事一一宣示於衆人之前實無有與教相反者更不爲習教人所指使擅預地方公事以勢壓人招紳民之怨到處教士皆能如此則百姓可與之久安官員亦易於保護矣這觀在中國傳教者所行所爲實與本王大臣所聞各節大不相同猶之一國之中有無數敵國而自專自主者似此而欲久安官民不同心怨恨豈易能乎本王大臣思慮預防惟恐津案已結各處教民聞之必以津案爲口實而反氣激凌人平民不怨更甚乎一旦發洩而成巨案地方官辦理不下脅撫亦無可如何卽總理衙門有刀難施尙將中國百姓同心變亂我 大皇帝遣將命師萬不能得中國之民而悉誅之汎衆怒已成誰肯束手待斃及至事變挽救再欲中外和好保全大局彼此均無能爲役得不歸咎於中外各國辦事之大員乎且無論中外何國必以得民心爲源民心未得以勢迫之定必生變國家政令雖嚴亦難望其

進行不怠也中外辦事大員身當其任補救無方忍置中國與各國商民同病患難之中不思以善法維持  
來一切公事均須措辦矣本王大臣欲圖全各國和好大局力求補救之法特擬章程八條一併繕致貴大臣  
查閱照致各國大臣外專此繕布惟 貴大臣諒之察之

一教中所立之學堂向未報官立案而收養幼孩其中事難共白因此釀疑起畔者有之何不將外國育嬰堂  
業行裁撤以節物議如必欲設堂只奉教者無人撫養之孩亦必報官立案註明何日收養何人准於  
何日領回并准無詞不具索取保摺以爲子似此方昭實至於教外幼孩當由中國督撫飭令各屬地方  
官遴派紳董自行收養中外各行其善自免疑阻查中國育嬰堂之例幼孩出入必將來歷報明地方官到  
堂後其家准來看視待長成後或無子者准其具保抱養爲嗣或仍准其來堂領回無論何數仍歸本教  
堂中亦善於撫育足爲善事之一端也聞各國在本國設立育嬰堂其辦理與中國略同惟於中國所立外  
國育嬰堂收養幼孩不問來歷不肯報官到堂後他人不得抱養其家不准領回且不准他人來看如此何  
能不便百姓生疑即如津案妄傳挖眼剖心曾經查明并無其事而民心至今疑懼莫釋故能給其口莫不  
能服其心而欲將來不再因疑生事耶果能將外國育嬰堂疑行撤回仍歸本國設立元中國幼孩無論在  
教與否皆歸收養中國各省辦此善事不可枚舉何必西人操越致以善舉而磨疑團以此事不如各行其  
兼實爲兩便

一各教堂內凡中國婦女概不准入堂即外國女修士亦不准在中國傳教所以應規矩而免人疑議也查中  
國素以名節廉恥爲重男女異居不相授受禮至肅也天主教開禁以來婦女入堂男女不分各處教堂相  
習成風無怪百姓疑視傳教且疑有穢亂之事



論中外辦案當就本案定罪不得於辦罪之外另議賠償且不得於本犯之外任意牽連無辜紳商受累而地方官遇有民教交涉之案或民人欺入教者照所犯之事擬罪或入教者欺民人亦照所犯之事擬罪均當平允如習教者行爲不法爲地方官訪聞或被人告發自當照例擊辦教士皆不得包庇隱匿如有庇匿不到案者先將犯法者照例究辦仍由庇匿抗傳之教士與犯人一律辦理或將教士撤回本國查同治六年四川嚴懲教士馮福樂一案業已拿獲再老五正法有梅教士硬指紳士主使逼勒賄銀入馮兩本係無知貧民難事及至激成巨變反惡守分紳富賄銀此等情形怨望最深又查同治八年四川嚴懲教士李國一案實由教民逼入退婚強逼終李中堂崇將軍會辦已將正兇何彰正法劉幅擬絞而教民殺死平民及歷年虧蝕焚殺首惡教八王學鼎張添偶等雖已議罪終不到案其司薛章補臣糾眾殺斃團民趙本林等二百餘名將教士空稱已赴外洋不能查辦川民愈加忿怒

一法國傳教士所往何省傳教於所領執照內必籍某省某府詳註照內指定在某省傳教不得暗赴他省并註明某人以執不准轉給他人該教士所通商卡一切應納稅貨不得私自攜帶希圖偷漏至抵某省某府應將所領執照即呈地方官衙門驗看如驗得人地不符或私授中國教民頂買除將原照註銷外如查出有私買私受與不法等事定將頂替教民嚴究仍將教士驅之回國凡照內教士姓名以華字爲憑各處易於圖別若教士或回國或因病故或改業理將執照繳銷至各省有叛逆之處領照之人不准前往將來有教士請照前往之省查保軍務之省即將執照一槩停給所以明保護之意也查貴州教案內趙教士一名所領執照並未註明於花名冊內嗣德編譯來函據稽查得伴又冊內有被傷身死之趙司鐸實係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領照之瑞勒思即其人也該爲趙姓云云又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三百二十五號之

瑞勒思乃往四川者而貴州護照簿內實無趙姓亦無瑞勒思似此傳教省分與教士姓名先後互異何堪取信而能保護又教士林輔臣殺死俄人案內林輔臣先充教士又服役於市館中而原照竟不繳還或私相轉給或遺落他人非但冒充之弊難免且恐藉於逆賊之手則國家受害甚大亦大失教中體面

一傳教士木保勤人為善富於收入教之先細訪其人無作惡犯罪之事當收者收之不可收者去之應限中國所有廟宇知會地方保甲登冊冊內便於查核之例如收一人必分別立限呈報地方官於何年月日進教者係何處人向來作何事業實無犯罪更名以便查考或其人出外或病故皆當報明其人進教時本無罪惡進教後所為不法旋即逐出教外一體呈報按月按季彙登冊呈送地方官備查地方官如查獲廟寺院之例按月按季前往稽查則教民無玷而民教俱各相安查同治五年貴州巡撫案報貴定縣有冉石保等先會從賊竊入教氏袁玉相夏正興團中藉教中聲勢糾眾殺害王江保左寅壽一人重傷三人將其家財什物牛馬擄搶一空又查同治八年貴州巡撫案報遵義縣各裏均有宋玉山唐神仙譚元帥案元帥等先會從賊受僱誘入教中擾害鄉城人民不可勝計又有楊希伯劉開文鄭小明霍開九賴文巷等皆係通匪素不安分之人同入教中在堂執事鄉愚被其詭案孤弱受其欺凌出入衙門干預訟事若教民涉訟審處楊希伯等率領教民多人闖入縣衙強逼縣官另斷教民被官管押即用外國教士名帖硬請釋放他如強佔人之妻女財產及人命重案不可枚舉

一傳教士在中國當照中國規矩不可干名犯義擅用關防印信於大小衙門送遞照會如有本身應訴之件而於他項詞訟無關者准照中國儒教士子之例繕稟呈明地方官核辦如欲管見中國大憲亦與中國士人兒大憲之例同其見地方各官亦同此例但必相見以禮毋許擾亂公堂有失體統查同治六年成都將

軍者報法國有洪主教者移行四川省局官員擅用關防同治七年本衙門收到貴州主教胡壽理照會一件據由提塘官驛遞送且保舉前任道員多文等請予優獎山東傳教士有擅稱巡撫之事四川貴州教士因教案而有請撤地方官之說是使官吏之德事已難想甚至使 國家之權情實難容似此無理已極安得不犯眾人之怒

一嗣後教士不得任意私意指請索還教堂以免啓衅所有教中買地建堂或租賃公所皆與公正原業主在該管地方官呈報查明於風水有無妨礙即使地方官核准尤必本地民人衆口同聲無怨無惡始可照同治四年定章註明契上係中國教民公共之產不可偽託他人買產成交更不得聽信奸民蒙蔽私自買賣成交查傳教士久居中國不欲彼此相合中國人無所忿恨自然較往咸宜邇來教中一切行爲多致中國民心不服即如查還教堂一節近年各省地方抵還教堂不問民情有無窒礙強令給還甚至紳民有高華巨室硬指爲當年教堂勒逼民間應還且於體制有關之地以及會館公所教堂爲國境紳民所最尊重者皆任情索抵作教堂况各省房屋即官屬當年教堂而多歷年所成被教民賣出民間轉轉互賣已歷多人其從新修理之項所費不貲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贖還此等情事如何不令百姓怒目眈眈同仇讐而激生事變以上所開各節不過舉其大略而言足見傳教士行爲非是民數不安之證據之有病歷醫毒病發藥急求有益無害不致因傳教一事而傷中外和好大局也推之各省案件尚多不及縷述總之人有善惡惡惡即以勸善猶之奸商舞弊不嚴辦奸商而公正商人必受其累教士傳教不問善惡招之使來一入勢中則不善者必藉教勢欺害良民甚而抗拒官長衆怒已成將合中國百姓如洋民之恨洋人當其時 國家政令雖嚴亦難挽救豈非危險之至乎茲擬各條中國自必竭力保護不失寬和之道而教士知



能實力奉行自可相安無事倘以此爲不便於教士不合於教規惟有請回本國傳教可耳中國教民中國定與不入教者一視同仁無所厚薄此非不准教士傳教於中國也實因教士未能自安本分爲不肯教民所感熱必激成衆怒而至決裂之地矣然與其臨時無可挽回不如及早籌防之爲愈也

### 稟請教民案件

徐廣陸

竊於五月二十七日奉憲札開光緒六年五月初十日接法國李領事官函稱云云等因奉此遵查卑縣民情懶惰械鬥成風從前大姓併吞小姓強房鬪食弱房事所常有雖時外迫海氛之不靖內逼紅匪之攻圍地方官議興濶防日不暇給而又習尙久疲紀綱不振是以政教陵替相率因循洋人以和議既成來縣傳教始至之日弱民無所控訴因即相從習教冀其保護身家教士偶見不平一爲伸雪地方官察其實在情理亦有聽其囑託卽爲查辦者於是民情趨驚實繁有徒迨同治七年奉派方鎮到縣時賊風漸止民氣稍安其時漏網之正兇著名之積匪遂復相將入教恃爲護符始而假教士之勢聚黨通緝繼而尋平昔之仇橫起爭訟終且合不逞之徒奪犯毆差橫行鄉里共誦一經入教官司不得拘責 朝廷竟征錢糧佔民田房賴人錄做民控教則拘傳不到教控民則挾制忿爭偶拂其心教士則飾詞上訴州縣畏糾纏也於是遇事含容多方遷就以致民庸積忿疾之如仇知控訴之徒勢則激爲鬥讎矣知官司之執度則釀爲擅殺矣是欲庇之而適以害之歟至之而適以殺之也是以廣陸歷任以來一面剴切曉諭謂天主耶穌等教不過與釋老相同釋老亦來自殊方習久則毫不爲怪情通融所服異教 盛世亦何所不容吾民但自修其本原不必驚驚其非關一面匪到各教士告以民間詞訟無論教與不教皆吾子民但問善惡不分民教蓋民教詞訟與中外交涉事件不同中外交涉事件是指兩國商民互有爭論我 國家懷柔遠服屈法原情特開會訊之曠典至民教詞訟

是中國民人由中國官員辦理固不可因習教而稍加凌辱亦不能因習教而稍廢刑章故條約之文載明教士不得干預訴訟誠以我國自有政體事無不容或提兩國亦重邦交攬越終嫌非分也且爾傳教者對民之師而我作令者乃民之父今子與子訟事在家自有既受之勸懲不煩明師之陳說況父子之誼較師弟爲尤親一父而生子一人必不因習教與否而稍存歧視人雖異域理本相同開管再三各教士亦無可辯難是以兩年承之民教訟案因以無多乃縣屬大溪處法國教士數恆禮者先以正因莊連喜被獲三函求情經廣陸駁斥緝以葉亞蘭抗糧不完因頭包庇經廣陸諭飭局紳按田查糧不得遷就復以莊兆駒欠完住房稅數先爲私囑託經廣陸明白批斥遂乃撒拾虛詞上煩憲聽語備錄原案爲憲臺一詳陳之一城豐七年據民人李潤葵李初招等具控莊連喜莊添喜莊月明等與葉姓械鬥強勒該族將承耕葉姓之田歸伊收租該族不允莊月明等赴村擁人搶牛經該姓尾追莊姓於范厝凹地方埋伏多人出而截殺當被莊添喜統斃李丙生莊連喜統斃李進興莊月明統斃李亞富等二命幸情報緝前縣訪差在此屍身詎弔放被擄之人均被莊連喜等聚眾持械逐回不遵查辦懸榜各前令設法拿緝而莊連喜等身居石鼓塘鄉設鄉在萬山之中山勢崎嶇層巒疊嶂多據兵役則竄入深山難以搜捉少撥兵役則聚眾拒捕不服拘拿又投入天主教中黨類繁多距縣約一百餘里之遙卽拿獲亦被截奪陸陸任察知形勢知非兵役所可捕拿遂探得石鼓塘之左爲五雲洞彭姓其右爲井村葉姓均係強宗大族若募其壯丁前後倚角其力自足制之而且憑習山險不難飭分窮搜遠處其勞彼更畏其報復能窮搜則絕其覓脫之路長報復則杜其抗拒之心固非同兵勇之後難爲繼也於是一函函告教士一面召募彭葉兩姓之人團集千丁聽候調撥又訪得教民之首有莊從祿者在丙主謀一面照實嚴拿使其自顧不遑無暇代爲施設於是莊連喜莊添喜等計無所出乃挽教士董若翰作

查陳曉俊等當提院親李初招賀訊供指莊連喜等下手殺斃傷人情節鑿鑿而莊連喜等供稱李丙生等三命係在逃之莊月明致斃情屬送莊月明到案質明經將莊連喜莊添喜分別發押姑令交究仍一面飭差段提髮剛移鄰縣一體查拿并月明務獲究辦乃傳教士蘇恆禮廣函求覓經以陸逐層指斥嗣又以紳士在外招搖阻攔金可擇等語來相備囑經廣陸詣紳士姓名以憑查究閱據函呈上砂保正兼情極屬書莊受海請帖一紙內開被控一案致時羅王堂范六和二翁調解等語當提莊受海查訊據供莊連喜等係其族叔因被拿在官意欲跪請壽范兩紳向李姓說台私和情懇許給李姓銀六百元詎發帖後兩紳不允調處卽作罷論等語則是莊受海聽從族叔莊連喜托向李姓私和口許慮難並非局紳在外擅騙當將莊受海懲責並革去保正局書取保管東西又稱莊連喜一入羈所卽費金一百二十兩張仲固說據一條當經拘到張仲固並提回莊連喜質訊據張仲固供向在縣城開設雜貨及飯店生理素與莊連喜熟識莊連喜被押後卽交有銀一百二十餘兩囑爲隨時屈送水飯打點房差小的備膳送水飯百餘天用去銀十餘兩書役囑差人等唯恐向其需索情事將將中帳呈閱廣陸營堂將餘銀飭令如數數出發還莊連喜等承領飭令嗣後莊連喜莊添喜兩犯口糧由署發給不准在外雇送並詳置該教士各在案則是莊連喜莊添喜等係被屍親李初招等捏控正究口糧所供係爲伊姪莊月明致斃而現在莊月明尚未獲案訊認自不能遽准開釋此原中處命案一定辦法與其傳教毫不相關也謹將廣陸與教士往復書函錄呈均鑒此辦理李初招具控莊連喜命案之原委也一尊縣錄民屯米石每年征收較定額不過五成固由民俗強梁視抗欠爲恆事然自近年地方漸安咸知國課所關均已踴躍首認惟民屯米額以河田一帶爲尤多習教之民於河田一帶爲尤盛從前一經入教而差軍甲不敢入其家而教民揚言入教後免完錢糧愚妄者卽信以爲實廣陸抵任後卽於

河田設立清糧總局派廉生羅煥森監生范鳴高總司其事一面明白曉諭告以爲糧乃國家正供無論民教均當一體完納其有教民買田而未經過劃者即行過劃立戶照例輸完倘再誣延即與平民一體拿究不得顧瞻歸該局稟撥教民葉茂蘭承買葉貽盛等木姓三千一戶楊振坤李榮特等外姓三千一戶共六十二戶田糧除奉恩辦外尚積欠折米六十七石零屯米六十二石零地丁屯丁在內計應銀六百餘兩既不過劃又不輸糧請示核辦前來曾經廣慶派撥勇役馳往拘拿旋探備繳銀六百兩赴局收存懇請一面查戶過劃一面掃數清完緝探葉茂蘭認劃過五十三戶共應完銀三百七十餘兩尚有承買葉昌興葉相與李子劑李廷岳李開先李成林李停盛李榮特李承發等九戶田糧未據葉茂蘭承認該局紳以就田查糧不容狡賴勸令一律認完如敢誣延應即拔取插田以昭核實若田多糧少欺隱即應創懲若田數與糧額相符原銀即發還承領所議原局持平乃教士蘇俊禮赴縣代求意在免其查插廣慶謂就田開賦事屬至公求免插田顯有情弊况紳士人役夫馬工食均由縣捐發更無勞擾之虞自不能徇情免究致國課爲之虛懸乃該教士拂意之餘遂隱其包庇之實情節爲迫借之虛語且指爲員紳等誘令反教其荒謬不經之說固早在洞鑒中矣此一事也一木年四月初十日孫民人莊紹徽呈稱伊父莊廣就於道光二十六年典受教民莊兆蘭之父莊應茂住屋一所讓明賃回居住原納小斗租穀十石零六斗契約兩據現莊兆蘭既不完租又不完錢呈乞拘究等情正差傳集審問即據教士蘇俊禮兩稱莊紹徽教誣捏誣密詳察等語越五日始據莊兆蘭赴案具訴廣慶以房屋錢債細故就令莊兆蘭被控枉抑儘可赴縣呈訴靜候訊斷且與同族互爭債務何得託官辨教由該教士出銀千預私兩囑託既已願違條約自應明示防閑隨將該教士不合之處當堂明白批示並將錢債請託之莊兆蘭杖責二十聊示懲儆一面仍傳訊斷詎該教士橫羞成怒積愧生嫉因架械教之

詞搖教領事之聽上治憲起此又一案也總之民教之案辦理端在持平俟教士有爭勝之心收令有偏徇之  
憲民之怨悔易辱厲階在官司上體 朝廷無不以懷柔爲務在愚民不知大體難禁積忿生端滋事變既成  
而始悔包荒之適以釀禍亦已晚矣故愚以爲絕非禮之干所以由爲愛護也執不同之節所以善爲保全也  
深願領事教士等各具深心善體此憲庶民教無不和之迹中外堅永好之心矣廣陸身廣司牧職重操循合  
民教而悉屬子民卽合民教而同此仁愛傳教無關輕重賦之何居政令實自修明缺之何益惟有平情應物  
真固不搖以仰副大人安遠人慎保小民之至意除查奉各案並札妥爲辦理外所有各案始末緣由理合  
先行稟覆大人察核修聘

附舉

札行  
廣陸法國李領事知照並嚴飭教士再將違約干預詞訟

竊查卑邑地方從前習天主教者約有三千餘人習耶穌教者約有五六百人勢已披猖黨尤固結閭閻有  
重足側目之情廣陸抵任以爲邪說害正由我禮義之不充民之附從由我治具之不立歐陽又忠之本論可  
深思也然非化於無形庶無迹亦藉以口舌爭是以廣陸於教民最多之處分廷士類宣講 聖諭廣訓十  
六條佐以先儒格言之淺顯者所以開其秉彝之好也教以經籍報本之義事親從兄之文所以動其天性之  
夏也 科雖不以教民相補助所以奪其利誘之媒解其脅從之勢也兩年以來耶穌一教現已無人禮  
拜教士徙徙其租住之教堂已由廣陸實作宣講 聖諭之館而天主教館踰多年雖不能一時感化而民情  
知其無益每月到堂禮拜者亦不過數百人矣然而廣陸接教士則特以優禮初無疾厲之相加論教事則出  
以和平亦無片詞之菲薄近來人心漸化出教者多該傳教士茲恆體情知無可如何乃於 教民詞訟急求尋  
助一二軍以便誇謗他人因廣陸仍以條約大義折之是以鉅爲腐爛之詞指廣陸爲煢教也廣 陸自揣願

本無辜而既不能公平認理報稱前時更何敢率意徑情上之藥慮用特略陳固陋懇懇附陳

稟督院張

徐慶庭

竊於十一月十一日伏奉十月二十七日所發密札猥以清除內匪一條仰荷訓示察其狂直而曲諛涵容慮其粗疎而誠以妥慎諄諄告語直如師弟誦勉於一堂在大大人謀國之忠處之之善蓋合武穆之謹慎壽國之精純以維持庶務曲照不遺者卑職幸承下風且慚且感所當益持兢業砥服洞洞修德忠上體盛意第士伸於知己曝獻於野人再上芻言伏求照察竊查粵東拆毀教堂之案其起衅或不一端然致民怨之深者必出有司御民而祖教益收令不精大體動輒違性嚴罰必遷就乃可了事民憤易制即抑阻向取無防不知違人不服意遷就而愈辱民氣不舒愈抑阻而愈生忿戾情莫仰於官府怨遂結於教堂故自來教堂之變端皆釀成於牧令之庸鄙憤使平日依如慈母畏若厲師亦何致猝起禍機敢於犯上作亂也至民教互訟之案雖不敢謂州縣之盡出持平但既屬教民即強直之官亦未有畏洋人之挾持以上煩憲府者惟教士飾非幾極用辭隱忍偷安馴至民怨沸騰一發不可止遏此其故在畏事而適以生事也現在中外大局聲教既不足以隨之兵威又不足以制之惟此民心忿怒為洋人

而無可如何故駕馭之權正可因民情向背之機為節制要求之地藉以為愚頑固宜約束用以戒邊陲蠢障之萌養憤未可推殘片以繫國家根本之重伏惟大人智周萬變學通三才淺陋之思願聞明飾緣係要覆密札事理輒陳固陋改用夾單密訂上呈未敢通稟各憲高門求免批行合併聲明

覆法國領事文光緒十二年

兩廣總督張之洞

案據貴領事官文稱日前廣東省各屬教堂被搶被燒之案當經飭令教士將各處情形逐一詳細列單共計

三十三張相應照送實部查照惟此次教士教民被害共失去銀三千八百三十三元三毫四仙皆光緒十年十一年的法國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八百八十五年之事亦因各地方官未能實力保護是以遭此慘辱雖經屢奉 大清皇上保護之旨無如各官不能實力奉行是以各處百姓將教士教民任意欺凌無可安生此次既被擾害又失鉅款深為可恨素仰實部堂高厚版大為懷定為本署領事用心速為酌案辦結仍希飭知各屬一體保護以敦睦誼或由實部堂派委明幹公正之員會同本署領事所派之員商量秉公妥辦亦可至應如何辦理之處希即照覆為此照會等情附送法文一張並中法失單三千三張本部堂均已閱悉查中法自去年定約敦睦如初所有前年七月實前領事官離粵以後至去年六月回粵以前一切事件本部堂實以為無可議辦去年七月初四日接師前領事來文業於七月十一日照覆又內覽七月三十日答覆國內明白指陳在案意謂師前領事必當恍然大悟深悔立言之失實領事官亦必不至再為沿襲師前領事之錯乃此次來文核與師前領事去年文件大意相同殊甚詫異實領事素來深明公平道理熟悉各國交涉章程不應又生波瀾為此不合情理之請本部堂不得不更與實署領事切實論之來文所稱教堂各案約分三編一曰教堂一曰教士二曰教民粵中各屬法國教堂有事時則官代為之封固看守事平後則點明交還保護之道不過如此此教堂之無可議辦者也教士出境則送之留粵則衛之保護之道不過如此此教士之無可議辦者也以上二節前此照覆文內均已詳切聲敘現在無庸覆說至於教民一項其人雖習法教仍係中國子民領事離粵期內粵省教民之事豈能復行追問是不啻干預中國保護子民之權矣此又教民之無可議辦者也總之前奉 諭旨保護法國官商教士乃係我 國家格外浩蕩之深仁秉捐小忿眷念舊盟之厚誼故雖當兵事紛紛而高天厚地徧覆而濬曾無小異粵中文武百司宜奉 恩命而之抵仇讎為之衝行

旅爲之保室慮其時人情洶洶數百里內外傳言聚眾欲得敵人而甘心見有敵國之人無論官商敵國之物無論錢貨皆不少留於境內實則領事暨教士人等何一不親見何一不深知經本部嘗再四通飭曉諭聲明法國官商教士不因爭戰而來本與法兵有別嚴飭諸將約束各營明示密防費盡心力始有今日之安夫以衆怒所萃之物業而居然幸獲瓦全卽小有遺存僅如蠶芥所存於法國者實大且多法國官商教士將去之時無備生之恐及去之日無失路之悲復回之後得棲止之所其所仰賴於天恩者至優極瀕而尙幸地方官體道之重禁令之嚴與中之民遵 旨守法格外厚道亦甚有可感激之處本部堂之意以爲卽前領事回粵之後必當轉達貴國國家與夫將相大總臣及教士之意善詞盡體道謝以答我國廣百姓以後格外謙和格外謹敬不爭不競以期民教永遠相安則實領事官斯爲善於奉行西教維持商務者也今來文不知感爾地方官不知慰答案寧民乃謂保護之 旨各官不實力奉行豈爲欺濫誠爲擾害孰思若果當時不實力奉行則當義民百姓咸怒沸騰之際恐於貴國師前領事官鑿已不利矣尙何論區區之教堂什物乎現在玉帛重教實歸於好以前之事自應置之不提來文所謂失銀三千八百餘元請爲將案結等語查此等皆開戰以後該地以前之事無可歸結如果各處教堂於去年七月教士回堂之後別有被搶被燒之案一經照知自必按約飭地方官持平妥辦亦不必另派商辦之員也再者去年撤兵立約以前之事本部堂本不欲言及政形見小今來文既屢經糾纏前事則本部堂亦未便默然不言查中國自光緒九年辦理海防以來以至十年六月避讓開戰而後耗費銀款各路用兵之費及稅釐短收之項爲數甚鉅然此係國家款項斷不層與隣國計較卽以商民虧損而論兵端既啓生理多難福州臺灣汕頭等處兵燹擾攘士農工商船戶漁戶損傷人口物票財貨船隻不知凡幾然此尙係別省姑勿論卽專以廣東一省而論據廣海之屢船封北海之



商口岸海運道路便阻貨物停銷商工船海俱受虧折統算廣東省各口領耗銀數約計三百八十餘萬兩按照萬國公法自應以舉兵至人之國生靈者該其負責領事官須先查明將此款銀三百八十萬兩若何查辦若何籌結總有妥善切實辦理本部堂謹明辦妥再爲查辦教堂損失零星物件可也至廣東省籌辦海防正需經費現擬籌備銀四百萬兩購買船殼尚未措齊實領事官友睦爲懷如能代爲用心籌助尤所欣悅者耳

洋教所言多不合西人格致新理論

楊象濟

往時爲豐順中丞譯西人七大洲地球圖說於每國政事之外各聚教會民編一條亦倚中國志乘之有風俗也其教之目雖多而要以天主耶穌二者爲大宗惟佛教無聞蓋五印度之地全盡鴉片鴉片鴉片西來之旨久已失傳教會名目如此之多而中國又有道教釋教與聖人之教幾乎並行趙氏翼曰孔孟之教佔地蓋少猶之於物其質粹至美之處本不甚廣其醇教則所佔之地甚多非聖人之教不耶律教之善而民皆信服之也然今前後藏皆崇佛而辦事大臣必與班禪會銜賽事民心之不可移易如此近西人復力攻天主而崇衛耶穌姑即以耶穌論之論耶穌必先論耶穌之所自出今其書云自取肉身於貞女羅利亞氏夫童女受孕千古第一怪事然則耶穌者有母而無父其本身之來歷已屬曖昧不明其餘更可知矣至其種種甚誕不經之說五又童子聞之而疑即以質諸洋人格致新理論亦多不合格致之學多徵實曰體曰質曰點曰光曰熱曰氣皆從目驗身試而得教會之言多憑虛曰理曰道曰神曰天曰上帝曰造物主通乎無形無象之表此大端之不合也創世記曰創造天地造一狀光大以理靈小以理夜亦造星辰之尊者照臨於地則是天空所有日月星辰造物者無非爲地球而設也若據格致家言太陽爲諸恆星之一地球爲諸行星之一行星不能自有

光得借日之光以爲光諸恆星外必有如地球者環繞之日屬諸行星上亦必有山川人物一如地球此不合者一也失樂園詩曰撒但見太陽行空乃化一小天使問司日之天使言欲往新造地球司日者指示之則是天空之表宛若有赤道黃道之經路乎其間任人之流行自在也若據格致家言行星恆星俱有攝力互相牽引凡空中氣質流質定質行近其軌道內必爲其所引當撒但問司日者之時其行近太陽可知不知當時用何力離開太陽而不爲太陽所引此不合者二也至其所謂乘雲升天之說尤屬無稽據格致家言地球有吸力故古今從未有離此地球而懸入別行星者況人非養氣不生離地一萬尺以上空氣中之養氣過於淡薄不足以資呼吸故輕氣球升至一萬六千尺而人已奄奄則乘雲升天尤格致家所必無之理也其他若空中有聲受光自天而下精神異質之天文聲學光學之理皆屬平淡而無奇凡若此說彼教士固之必曰是固非言思擬議之所能及也夫既非言思擬議之所能及及尙得謂之道尙得謂之教哉

創世記其章第廿四節全志  
失樂園詩見文約乙卯中

伴教以舊約新約西書爲根本彼中奉爲聖經謂言皆有徵淺者一字之成固於金湯顯書中所言天地萬物之理半屬故老傳聞實實測位外不合特西人亦狃於習俗莫敢竊議其非自格致日精重學光學電學化學之新理日密歐洲淵雅之士於此信之既專則於彼疑之必力嘗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亦伴教感其之大獲也諸卷多誤會題意惟此作獨得要領且精於西學足以關教士之口而奪其氣信備舉攝力一端未及其他耳

### 各國教門說

天下皆有一教以爲綱維蓋編世教民之所不廢也考自佛教行於印度回教成於天方天主耶穌教被於西

王 編

洋而諸其支派各有不同印度佛敎分而爲三一曰暹那敎即印度國傳教也一曰喇嘛敎即西藏之黃  
 也一曰墨魯赫敎即西藏之紅教也天方回教亦分爲三一曰由斯敎即婆羅門舊教也一曰穆罕默敎即穆  
 罕默德所創行於阿丹者也一曰北阿爾敎則其兄子所傳行於巴社者也天主耶穌敎亦分爲三一曰加特  
 力敎即天主舊教也一曰波得特士敦敎即耶穌新教也一曰額利敎即希臘古教也百乎各敎所行之地則  
 自中而東三印度而緬甸而暹羅而西越而青海而南北蒙古皆佛敎也自西印度之巴社阿丹而西之阿非  
 利加洲而東之慈嶺左右哈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歸墟界以及歐羅巴洲之土耳其國皆回教也  
 其大西傳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美利堅各國則皆天主耶穌敎也其與我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敎  
 屹然共立爲四此外又有火教神敎散處於各方亦有土蠻之流俗尙祀鬼無所謂教者當我中國未通於外  
 所行者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中庸言修造之謂教亦非別有所謂教也印度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  
 門敎以事天治人爲本即彼方之儒也自佛敎興而婆羅門敎衰佛敎衰而婆羅門敎復盛一盛爲耶穌之天  
 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方敎皆婆羅門之支派蓋歐洲之學其始皆根於印度由漸而西故天主天方有  
 時皆不出乎儒敎之宗旨即我中國自古至今造術分裂儒分入墨分三老莊之道亦分數支蓋與佛敎同教  
 天主教之異流同源無以殊也嗚呼自教術多端同中立異門諍堅固於一教中自相齟齬歎抵牾而會大  
 同蓋亦未易言矣故聖王在上因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國各敎皆備雖其敎旨各殊而奉天  
 治人則一也安知昔之以遠而障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前見申報言西國無佛敎夫西國固無佛敎然未嘗無  
 道敎其人盡散處各國孑身修練名曰巴柳士良敎歐羅巴阿非利加兩洲皆有之特不若各敎之紀年建朔  
 耳因論敎而并及之以見中西之敎之未嘗不可合也

竊謂外國傳教之士濟中國召瘳之由也洋人之到中華不遠數萬里統計十餘國不外通商傳教兩端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傳教則并欲奪華人之心臟託修和陰懷叵測而教民交涉之案遂迭起矣夫泰西木基督一教分而爲三二曰耶穌教一曰天主教一曰滑羅教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而教士則必周遊各地勸導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亦以行道爲旨中國既許洋人傳教自必按照條約爲之保護而各教士所到之處理亦應歸地方官約束不得干預公事無如中國舊民每倚進教爲護符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囂愚被其說詐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強佔人妻或橫侵人產或租項應交藥上延不清償或錢糧應繳公庭抗不完納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諉或因小忿而毆斃平民種種寃案爲錢難盡述傳教者又往往不知廉細受其誹謗存心袒護出面扛幫常有被控在官區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經譴罪竟公然縱之出洋致令無處緝凶案懸莫結而地方官恐辱疊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國律例辦理茫然濫訊定讞以至平民受屈伸理無從積怨日深羣思報復於是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鬥之案層見疊出難述經大臣查辦或以相距太遠未悉隱情或以律例不同各執一是訊斷殊形屈折定案每致稽延彼乃恃強多方要挾首犯既已抵罪毀物復索賠償有司既已聽官藉口添開口岸冀理悻情殊乖和約倘欲顧全大局必須善籌良法彼此遵守永遠相安夫華民各具天良稍明義理之人從不爲彼教所惑凡進教者或爲財利所誘不克自持或以疴病未癒失其本性或奸民倚爲聲勢或犯罪求爲聲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悖情之事夫教士雖屬西人而入教者固中國之黎民也以中國之黎民准彼傳教已爲曲全和誼大度涵容而又抑此伸彼豈真欲驅通國之人盡爲教民而後快耶其愚尙忍言哉自後宜令入教之人開列姓名報明地方官與該國領事注入冊內並另編門牌書教民二字

衣箱亦稍示區別遇有事故仍依華例辦理其與領事會審不許教士迴護倘係現在案犯及先未報明註冊者概不作教民論復由地方官自辦教士更不得過問焉至各教士有干預公事挾詐多端者應嚴重罰立即咨請該國公使飭遣回國以儆效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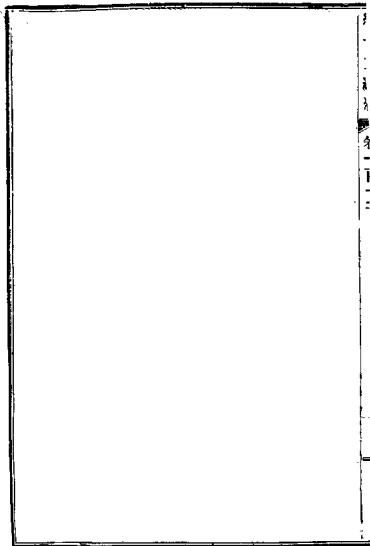
皇朝經世文讀編卷一百十三目錄

洋務十三續第一

互市權架中西紀事

漏卮本末前錄中國紀事

白門原約二則中國紀事



律考十三 關稅二

互市條條 中國紀事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寧比臺灣平越二年疆臣開海禁報可於是設權關因在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蕪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首請通市大西洋索稱饒沃又其人助於貿易多操海船爲生避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寧越之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朝以來拓地漸廣關通市埠及於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卽舊通商於澳門以海禁未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明臺灣其時來往於廈門臺灣等處凡數處鄉派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獲款鄭交兵藩臣內顧 朝廷顧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爲患者於是夏人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歸入 大清版圖其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間赴粵東又時來往於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爲紅毛之番庶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璘始奏稱粵東紅毛有其志索諸國最爲奸宄蓋其時通市於廣州澳門粵東屢以事關案費太重糾律商台詞爭之雍正之初又繼增收贖物銀兩乃於七年合同於大府得稍納籌議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於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利浙之海關設於甯波舟山尙未置關而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程確多往往回帆徑去遠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於定海都議從之乃於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舶來往之運載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其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三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運事洪任輝請



於濟之實額合道職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屬粵兩省間之以其利濟稅之輕而致關議之細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書浙副正稅務專則例的加增一倍都議從之奉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船窩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規專稱重俾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准赴浙貿易定制備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禁餉網緘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通制備赴甯波無所利仍運新制在粵通市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為壟斷之利殊求不已串通官吏規費益增於是英商謀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據斷其舟船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理市甯波並許粵商積年規弊奉旨詰責飭將洪任輝由旱道押赴廣東遂於二十四年七月奉命查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官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送制備赴天津押往澳門圍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請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絕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碼各洋商皆以為不便而懇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認言其國王羅洽乃與其臣下謀以純廟入甸萬壽人貢天津乘間者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其使臣馬甘尼一作馬尼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時上以華人嚮慕誠款可嘉特命理藩院導其入謁詞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並運市天津又欲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自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城地華洋參差斷不可行因特頒諭諭前後二道逐款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返也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懸五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伴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屬甘尼回國國王聞

救諭自知所賦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於舟山猶思退志於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蘭西構  
兵備其播聞於中國因 救諭中有詔其再來款貢之體乃於六十年復具書幣由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爲  
陳 奏詔延其昔年曾寄兵船者的密地方助 天朝大將軍蓋福康安從廓爾喀時事也粵撫譯其文以某  
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澳中既忌葡人又防佛蘭西展轉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荷牙實主之乾隆間定制並歸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  
轉向葡人買屋棧止限兩則驅之歸國又葡人但輸船鈔不以積番船貨並稅英人自通市於粵設四班公司  
經理貿易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爲遊旅其形使無遮澳門而爲葡荷牙所先已積不能  
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爲援尤愾忌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諸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葡  
人事例得以經商自立馬頭而未敢發言 上亦陰相制馭故 勅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  
其人竊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蘭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成實藉詞窺覷也葡荷牙  
人憂之乃告於大府飭洋商宜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人陳請仍以佛蘭西爲言時粵  
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秘之而其事已濫聞於 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附商船  
來粵譯其表文則以方與佛蘭西構兵恐其播謠於中國以聞我蓋自設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  
輒以兵船防護之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值商粵之則槍氣不熾乃託以協剿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  
其表文中有欲爲中國效力之語諭新任總督那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疆界毋使侵  
踰越三年而澳中費復其十三年英商有度路利者 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要稱佛蘭西取小呂  
宋將順道謁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爲澳夷所同挫擊而歸欲以此時兵力變

令度路利占澳門爲補半計大府聞之卽飭該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且告曰澳門非葡獨牙所有乃我大清土境也倘爲敵侵賊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毋勞成師致吾民驚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廟市樓澳門之民驚恐市時兩廣總督吳鼎光奏孫玉庭閱變乃按照違抗封鎖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率兵船三隻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杉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應度威下令兵船守總之乃有礮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省河飛礮擊斃西兵一傷者二始懼而還然其驅洋館如故也時大班乘運糧牛商久又以封鎖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值盧慶桐鳴勢鎮益張遂其言利本國有船主來問封鎖之事對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交卽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沸騰大班喇乃言於度路利責葡人納賂以番洋六十萬條師英之兵船而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勅辦之 諭旨各屬官兵嚴緝者一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讞遂許以兵退朝船於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旋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鼎光辦理題覆又不親詣澳門釐示兵威雖開船在西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嚴 旨切責旋訪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勅鼎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觀饒漢鏡自謂與 天朝無纖芥之憾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鎖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木寡大逆喇佛教唆其事聞於英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向粵粵中人以前事街之騙遂回國數年以亞

天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人事之惟謹然所以駁創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爲奸謀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資本皆自

國幣價值不堪虧折酌量裁減以利商人粵韓新設防布政司核議久之竟廢不行當初行用時每兩換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實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亦出其中遂分爲內用外用名目於是各洋利溥得生屢思藉實輸忱以希恩澤二十一年奧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甚至粵者曰加拉威履方至粵視學商見儀注以舊制實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是受之加拉威履不可時粵督將故銜方入前攝事者爲實教增許免拜伏禮備免冠致敬大府亦降席立受之是時其之正實使羅蘭入謁實使屬禮遜已乘寶舟達天津夏六月上遣大臣戶部尚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於天津有司諭以爾安時應行跪叩禮不可不入都又告以乾隆二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覲儀注不答時上在圓明園尙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晝夜馳至御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轉重皆係舊惡其不肯備跪叩儀注欲以訕尼之時使臣喪夫齋履版不備倉皇失措遂以病解而妻刷已語朝得殿呼呼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召見副使又不至上怒其無禮命都其貢不納即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瀕行仍令援威履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役也使臣失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上海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送接不如儀乃馳和世泰酌收買物數事仍頒敕諭賜英國王珍玩以答遠忱聯交粵督蔣攸銜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速快而去大抵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復循回禮住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於火民居多斥爲平地其商欲購其公局乃繕修葺爲名以次侵占并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民居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於大府時大學士李鴻賓任兩廣總督實不理粵人爾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於粵撫宋桂楨宋在粵素有威望洋商聞之聞控實恐立領事通事下獄洋行懼駭聞事跪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英商之聚賭者果以入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輪相持者半年仍以孟

加刺新到之船主屆開備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初洋商在粵通市定例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外司之散出入自便遂於八年秋有大班某學一洋婦寄寓高城而其時十二伴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爲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臥自大翻不許行人乘輿入館大府廉得之立擊謝某究治瘦死獄中大班聞其事輒架大礮於洋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進通事蔡國以理以諭令撤去兵礮並遣洋婦回國於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爲引候稍愈當卽遣之大府據稟完案不復根追洋婦卒逗留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單眷爲控例之黨而邊釁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英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於粵惟外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得擅自出入若之令甲以二百年爲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派代所有貿易資本悉領自國庫中嚴收其息嗣因外司乾沒庫督不能償才於十三年後復請展限限滿則折如故英國主見其黨日多駭駭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道光十年後恩指例限期屆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致西人紀載以解散公司爲十四年事則解散必在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後大商已逸來檢裁革削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牟利英之富商皆以爲便而中國素惡外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於制限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爲奸反以爲不便乃託言外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語十四年歲坤調任兩廣總督奏請 勅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其國主得信口遺領事一人名律勞學者以是年秋至澳由德來粵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虛非其國主所遣是時有御史魏稱律勞學領兵借道至澳捕督臣陳坤源水師都督周其時大班來粵實由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歲辛未律勞學領事到澳出口云云蓋但知其驅逐律勞學者之聞與中仍屬大督臣請寄信催大吏來粵之案是時之驅逐有因也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六年繼至者則領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粵中設立審判衙門專理各律行交涉訟事不特貿易益款仍聽散商自

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行實本首推英商而法律初主洋行尤諸事之遂以是年冬揭一妻一子來粵名爲約東商人水手不督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帝之在粵者咸仰其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疊船之役法律王之時許差大臣查來辦粵防令各洋行照舊船鴉片等數額銷首仍舊律不至嗣因各洋行稟稱情狀拘其奸商辦理粵義律適自澳門回則封船撤去沙文沙文即沙灣之令已下不得已始遵防撤銷而情狀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寄信回國仍住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行領來粵者皆遵諭停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羅端片英之貨船悉配以兵船戒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種其爲始駛出老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煙價以爲入粵配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稟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請停止英人貿易是時邊獄方起內外諸臣有欲閉關封船並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上發交粵督張之洞林則徐上言謂不及衆必須示以大公今以英人不遵法律輒將燕順之各國一例峻拒未免良莠不分設各國稟問可率臣等口擬難批示且自英人貿易斷絕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趨而此顧懷忿者謂此榮而被辱此中控取之法正可使其相問相駭輸忱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辭成一氣吾人所謂彼則聚而可以謀我吾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奉旨如議然是時如彌利堅港腳等國之貨船雖准開輪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岸不得入二十一年冬琦善以欽差赴粵方欲詭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逼謀先戰後商遂有大角沙角之傾身操券糊自用兵以來關謀短拙所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人攔阻泊在港外守修開船遲延無期時上已授員子奕山爲靖澳將軍文揚芳爲參贊大臣飭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人阻撓生計抑稍有缺望於天朝未能招徠庶幾以攻向隅矣樂以實陳等因蓋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羅臣體察外情如其怨恨有因即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若此近及義攻之謂也然其時各洋人以阻撓盛望羅思各

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始以甘言前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人亦欲開槍反爲英人作說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陶入虎門攻破馬濟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碼頭及海峽等國貨船共四十餘艘街尾而進於是彌利堅佛人苦請開槍復陳明義律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欣感參贊楊芳據以入奏奉 旨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陶入省河之役當義律之請撫也一案煙價一欲得香港加頭琦相以事關割地伴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漢鏡不待屢思於附近粵東省城乞一島一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港志矣迨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許撤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一角礮臺以易之相國方欲許 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己有未幾將軍參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盟而義律之狡端以逞遂於粵東始賴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公司之再設也粵東龍兵義律遂因英國不復來其稱兵於閩浙江蘇以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橫船至曰郭士利連兵二載擾及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甯波江蘇之上海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釐然其本意亦祇欲在舟山建立碼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遽希腹內地也二十年英利伯奪占踞定海即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龍珂方蒞任臚陳入奏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英人在定海通商然自粵東再犯已踞定海爲老巢遂將城垣拆毀建造洋樓巨數里擊營皆住門三師函中自謂足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旦逼志犯江挾兵要撫遂萌得步進步之念况楊芳被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淞爲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且入甯山之郭扼黃浦之口浸浸乎堂奧矣關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撥令給泉州而濱處等

馬即馬利 照見後 於持前約三師不敢與之爭遂定議

粵東初開輪時定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回至澳門住冬不得逗留在省挈眷寄居亦不得於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自入城迨白門之役橫馬等意在阻禁遂於約內載明五口通商准設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挈眷居住又海口貨屋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墓之類悉聽其便領事官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大府但以通商二字完案不復援挈眷入城之舊例禁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彌利堅人不與佛蘭西亦後至焉橫州通商事正相。昔英任兩廣總督杜尊陳請遂悉授英人例許之惟俄維斯者舊制在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 准由海道入粵迨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闖入粵東及江蘇之吳淞口雖疊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附英強海船出沒於五口間關吏不敢詰此白門讓撫通商之大略也

方英人之要操於粵也粵之紳民獨忌之適賠款事定英兵登岸出北門過蕭崗三元里鄉民聚眾刺之義舉幾不免。雖年白門讓款時粵民方與團練之局與英人爲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衙署相見以爲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洵洵不可止雖牛夏擴鼎吞至粵先期遇刺制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辭名阻之讓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省河挾兵入城粵人鎮團練爲制府聲援英之公使又論知眾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船通市如初咸豐六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款原議百中取五近年負債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並欲授白門前約得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和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 旨授爲欽差大臣粵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時英人在粵方以中國執其舟子起釁於是各伸水師提督及領事巴夏禮等挾兵以資我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克遂飄沿河礮臺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派兵船別遣重便至粵並約法蘭西爲助七年



英公使額羅金來粵

西八月報在城

首請更定貿易條款兩致齋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開至粵於

是英人以所不諳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二月英法進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擊舟中歸之於國八年

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沽之役

以上俱詳後卷

既罷兵俄獨一國復以撫事請奉旨訪大學

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奔辦久之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赴請澳約

奏聞上謂稅則之款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旨訪四國使臣商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驛回往是年

八月欽使及四便臣先後到滬於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爲稅則善後條約將

近年出口入口之貨仍照百中取五按時價值估計較明納稅定數十年一修改時直洋藥上稅定每百助納

海口稅三千兩欽便等復與三國議專條載入通約第五款與天津新議之第九款二十入款無涉

桂相奏請令該三國赴都約換遂有九年不遑原議闕入大沽之役英師既敗惟獨人以恭順准其換約而歸

然並天津新議亦中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准遂刊入西人通商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略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簽大沽水師之創歸蘇南勇將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進兵入寇天津

僧王格林沁帥兵禦於大沽口七月初五日西兵自北塘後路襲我大沽北岸之礮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

退守通州西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統英曾巴夏禮擊之京師八月初七日西兵自通州入寇

都紅牆堡率禁兵禦於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

上啓蹕狩於灤陽莊親王奕訢奉旨留守京師二十一日

日西兵襲海從蕪王退駐彰義門外四十里西兵直薄安定門聲音攻城駐京王大臣以請釋巴夏禮讓撫西

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西營於國子監天主堂等處釋奉

行在硃諒訪蕪王入城速定和議遂於

九月十一二十二二十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巴夏禮主之於天津新議五十六款外增入九

條法俄亦有續訂之款又於前案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專款定自通商中者曰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口出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款均奉 上諭頒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龍兵退駐天津此該國通商及天津前議得旨允行之張本也

撫事既成英人欲逞志各省以專通商之利尋據英領事士照會換約之王大臣內稱入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sup>即牛莊</sup>等處皆准通商欲派領事官前往駐紮並稱第十款所載長江一帶擬於九江漢口兩處先行開

商請者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查照遵辦各等因於是恭王奕訢等奏請通商善後章程並請設立總領各國商務衙門及欽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

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命禮部預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內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入員即作為定額輪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榮厚著作為

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並預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內江三口並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著

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牛莊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管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榮厚薛煥派員經理所有各國聚會及一切通商事務宜隨時奏報並將原照會一並呈覽一面各行體

部轉咨總理衙門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並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欽此按此皆據王大臣等奏定章程六條內開各事宜照議允准薛煥恭王等又酌定新設

衙門章程十條具奏奉 旨均著照所擬行欽此此京師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口設立通商大臣之檔案也

以上所輯前半據海國圖志所采粵中舊俗蓋以西人所撰華英通商事略自十九年邊釁以後則所得之聞見者蓋自康熙開海禁以來二百年互市之消長變遷令人不可思議於是論者皆謂中西之數自煙燭啓之今或考前後乃知盤端之原於互市而非起於鴉片也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稅牙儉必款專之外伴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貽中國而陰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貪尙翻市噴滿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此盛世柔遠之術知者知務之言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棉瓶萬里運涉風濤得利則欣失利則戚人情之常何足爲怪一自貪吏侵漁奸商掙兒後以求利而來於失利而返能無怨勝之挑釁邪明之倭禍始於中官繼以商儉終於豪貴於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國亦官民交困矣

國初海禁既開設關有閩江浙閩粵無不可通乃未幾而粵東海關專其利藪未幾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權稅有定則未幾而益以規費支銷名目未幾而益以歸公充餉名目始則取之在吏繼則取之在官如據澳門月報言洋行借用定例不得過三分今據嘉慶年間大班稟控之詞言棉花一石價值八兩向例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不過四錢此也初定規則每兩不過二分爲百中取二其後每石行用加至二錢幾十倍之矣又言茶葉稅餉一兩五錢之外洋行會館每石抽費六錢至九員不等計茶葉出口之價不過三四倍於入兩一石之棉花而稅用兩行已虧折其十之三則增設名目之漸也洋商不堪其恣索則控於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於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於本國於是帶兵船講論而干戈之衅以起書曰若顧木之有由斲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伴之終於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爲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若使稅用不增逾欠可得彼又何樂乎以違禁之煙土而予餉吏以把持嘆水師之賄賂哉竊謂當日欲與之申明煙禁必先取中西互

市之全屬通盤打算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更擇其得倫之尤者而懲之必使吾人儆然於生計之煩瑣不在鴉片之有無但使關稅行用之積蓄漸除則湖絲茶黃之轉輸自便此爲中外一體威靈並行制敵撫敵之策似無踰於此者不濟其源而圖塞其流一旦決堤潰防而莫之遏雖籌十七省商民廢著之貨不足以堪其無厭之窺有識者觀於鴉片之流毒中土未嘗不扼腕長歎以爲其戎首與於開市其原階便於封豕則甚矣漏卮之失輕而養癰之患大也問者曰中西之釐起於互市然則閉關之議可行乎曰此釐發吹噓因噎廢食之見也夫中國無所資於外洋而外洋實有資於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法障不可少之物故中國以此全其民命卽以此制其死生但使關市持平壘夷薈化則其趨之也如羶糠其甘之也如食蔗又何取乎閉關折符而絕之哉林文忠奏擬曾望顏一摺不欲停止外洋貿易而不知其請停英人貿易亦自失之何者當日英人與商我之聲罪致討固已師出有名不值詰及其瑣屑之貿易而明禁之況違抗封船歷有成案嘗其絮泊尖沙嘴不聽查驗計惟有驅其船隻不准入口而嚴兵以守虎門內外嚴塞絕其兵船竊之亟念似毋庸以請停貿易預形之章奏示諭中俾得有所藉口至於定海之陷及大角之役逆情顯著彼其貨船在外遞背深試於不測之淵此又藥之毋庸禁者唯事機之失實失於粵東之自撤緝衛耳若增兵戍守無懈可乘則彼之攻擊不遂固已自絕於天朝卽招之使來其貨船亦必不敢入然後大張晚諭許恭順之各洋先後進口開船期時若破英人攔阻在其系所役屬之港腳雙慶等國或不能不仰其鼻息而勤敵如法蘭西彌利堅者豈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帶兵船與之講論哉據花旗呈請通商詞內謂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西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機會惜其時虎門已失無可把握若便防衛依然祇須嚴守內洋大張通商之論則制西兵者卽在西人彼英人豈能梗阻以自逸其寇營邪英人求戰不想開船

無期仍必由法彌一國為之講解又豈敢索煙槍索香煙以肆吠聲邪子謂文忠燒煙之舉未免操之過蹙而海口之防禦亦以此懲費苦心洗其時守虎門則補天培守沙角則河連升父子皆一時之梟將若海口之溝壑不撤即種其鬼蜮之伎不滿棄疾於閩浙間而如粵東者固已極其坑而掙其背矣又豈能翻然翻釋以縱橫於海上邪然則琦相不來文忠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經理始終其事則大局未始不可挽也

粵中糜事之局賠款六百萬名為追交過欠實則按十九年燒煙之價如數以償仍令出具永不售賣甘結此外向無包藏禍心之事至於壬寅以後中西交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皆自白門之條約啓之如約內五口通商不將天津山東等處申之風禁載入約中議者已知其必有異日得應茲蜀之求至於番人不准入城及城內不得設立棧房約內既不提及中間突殺入領事官有相商申件得與地方官衙著相見一條遂為後來入粵入閩口實卒釀成咸豐七年攻陷粵城之變又聞粵東已給商虧六百萬江甯和不聞劃抵突又增入軍費一千二百萬遂啓後來天津新議案軍費二百萬續又於京師換約增索六百萬其投案五口通商定約者惟英人一國至一十五年耆相在粵始增給法彌一國通商條約一如英人之式遂啓四國連兵及十年以後大西洋各小國紛紛陳請之奴尤于頻斗奉差赴滬見西門外特樓綿亘一如海中而自粵城東南進滬滯滯該洋人則自長江駕一火輪船拖帶鹽艘在來任意甚至滬甘吳城饒州一帶前年會同首領駁同所過關卡不聽查驗而鹽法壞矣銀之漏卮耗於鴉片近則各通商口岸罕有以貨易貨者故洋商而買貨物亦復銀洋互用中外流通惟中國自行發行大錢之後私鑄錢幣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來購辦運進中國制錢亦抽取出洋而關法壞矣至於茶絲兩項之出口足與鴉片之入口相抵是則中國之地利盡於外洋而得其一坏之土馴至商民人等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閭室之一燬今

日銀發恐數百年後百貨俱盛恐入外洋壟斷之弊查利之所在不奪不讓故太史公讀孟子而曰利爲  
覆之始孫子謂知者之慮必難於利害誠有見於古今大勢以利始者未有不以害終嗚呼可不鑒哉

漏卮末末 中國紀略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中惟鴉片以新例初頒毀編遂啓因之三舖掩耳盜  
鈴既不申明前禁又未便釐定稅章遂置此款於不議於是各洋歷年進口之貨反以此不入稅者爲大宗  
而吸販之徒不禁張膽明目以趨慕瓊之市舊例洋商以貨易貨不准交易故銀自茶絲地產通行乃有番洋  
入中國者又自五口通商外洋燭專鴉片之利乃有易貨不敷補給外洋紋銀者近則洋商定議專收元寶帶  
同本國更易番洋漏卮之弊莫此爲甚其人自五口通商以來印度鴉片之稅屢增至八千餘萬見西人新則  
聞說中  
中國進口之銷數可想也噫販居奇鬻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乃於咸豐五六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  
以充軍餉始自江蘇之上諭定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作爲辦公經費其後江右粵  
匪由杉關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兩以扣稅賠款此見  
外洋  
月報旋又經興泉水道出示定以每箱四十員外加費入員浙之甯波有本地營戶與洋商往來議定  
箱價願赴官包繳每月釐金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爲釐金大宗藉以接濟軍餉然其侵漁  
備漏爲不少矣入年冬有人奏請定鴉片稅則歸入各關口一體征收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澤名曰洋藥  
以昔年本照釐村上稅也議內言洋藥一項除保官員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贖奸聚賭者照聚賭  
例治罪外其餘民人概准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關口貿易者均應酌定稅則上海一口議定每百  
兩稅銀三十兩據西人以箱計每箱一百二十斤每箱釐銀案內  
兩日久則乾亦約在百斤以外者其大略耳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

江河四凡船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照上海一律輪稅至漢文門及各省由旱路轉運者均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為腳費一切稅私章程照各稅關口定例辦理各府州縣不准再為影射私征其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款以歸簡易其各省關口於所征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處額報部自接到部文之日為始三個月將所征稅銀兩簿一面報部一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於九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

白門原約二則 中國記事

壬寅白門之議是時所議各條抄傳在外于答友人書論其事茲核以後來之事多憾中者因擬其大略於左一擬議內稱通商馬頭一廣東一福州一廈門一甯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粵東之香港已於上年奏結在先此時未宜與之說明作為粵東屬地不許牽及廣南省會乃該洋人竟以香港為已得之馬頭輒欲得隨地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稅固猶然中國之版圖主客之勢異焉若香港一島已與割地無異將來一切地租雜稅皆輸之於英人求如澳門之歲租五百無其實而猶存其名者且不可得子燭慮波瀾之田之不得返也既給香港又准在粵東通商是一口也既准名身以廈門又兼漳州省會奉 諭訪以泉漳於本不行是關中亦一口也浙之定海孤懸海外並無險要之可守乾隆年間洋人屢請在舟山建立馬頭奉 旨駁回迨伯麥攻陷定海遠欲在此通商浙撫劉超瑄陳入奏今因案甯波不復言定海而浙撫向定海今卻不甯甯波于甯波既得甯波則定海是其出入之隘何待於案江蘇此得上海則吳淞亦然是浙江名島一口實亦二口也通商馬頭東南四省一氣貫通向則關門堵盜今且入室操戈矣此王寅之議也而後來之議則已詳英法德法下與廣六甲新嘉坡無異又據其所定地租雜稅各款每國可得十餘萬於中國大國一稅之類矣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見第三條中後見案中至歸田亦記有稅則中至通商一事亦知該





使領送五日據實陳奏何至白門撫議又生六百萬葛藤即便譏罵等任忍浮關亦可援揚商三千萬之例照  
數電抵況請並以道商欠爲名商欠之數於官何預且亦何從得其確數是則六百萬之增款仍是義律在粵  
所索之價以不足又增商欠之百萬豈非多多而益善哉若夫軍費之一千二百萬當日何以不向該洋人結  
問中國與兵三歲所費餉需數千萬亦應責令該洋人撥出以開其口得聞當日義及此款張喜拂衣而起  
是在使領庸流向知心抱不平怒形於色乃以一品四品大員當日議款使領長舒聯受忍而甘一詞莫管  
所謂折衝於口舌之間者何在尤可異者受賂之款固非道欠可比按年分給偶有電報何足計較乃至並加  
息一層無敢與辯亦應載入約中與東學不粵東六百萬洋人白門番尼洋人狂吠之聲足令強者決背儒  
者掩耳已商欠名目始自粵東其後因粵民機其行律法於八年據天津時索餉銀二百萬至甲辰名目起於  
白門遂於八年據天津索價二百萬始十年據京師又增四百萬並法大亦效尤索之如數作備之  
於初也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十四目錄

律務十四 商律二

長江設關 中西紀事

伴弟土稅 中西紀事

牛莊設關 越南約章 販毒



洋務十四 商部二

長江設關 中四紀事

咸豐十年秋九月英法二國先後與約越月據在京英官卜魯士照會恭親王及同時換約之大臣等內稱現行天津新議第十款所開長江一帶各口英商船隻俱可通商等因本國現擬備於漢口九江兩處先行開商惟視江西尚未安靖所有兩口通商之處先照後開章程暫行辦理凡有英船上下大江內載貨物無論進口出口應納稅餉均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關監督皆遵妥為設法務使各船遵行再其船欲上大江當向海關先行報明所存保護船隻之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若干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註明給發餉出單之後查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軍器藥彈等物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以上各節應請查照並咨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遵辦等語旋准恭親王等奏請給照照覆允准奉 旨依議尋由軍機大臣密咨湖廣督臣湖北江蘇江西兩省巡撫江甯京口將軍福建陸路提督等內開十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著親王奕訢等奏英法兩國欲於長江通商業經給與照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年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拆流至海各口選擇不逾三口准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關以撫局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江各關按照新章交納並請該關照會內爾先向海關報明船隻火藥鉛彈等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註明給發餉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

寶者即於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各等語該官此次特定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匪徒售賣軍火等物有慮存見好之心藥經恭親王等允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議矣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進口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亦須明定章程免致稅課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等已據該官聲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辦理其經行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兵弁俱應訪令一體知悉毋得滋生疑慮以致別起峰端著旨文等悉心妥辦總期杜漸防微而又不致有傷和好方為妥善將此由六百里合密諭知之欽此是時江蘇巡撫薛煥方奉 旨署理欽差大臣督辦五口及長江三口通商事務會同湖廣江西督撫籌辦漢口九江開商事宜尋准著補轉據江南海關通關稅關詳報江海關征收西洋各國稅鈔藥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查照新章征辦忽慶新關李稅務司函陳英商寶順即願地行稟稱現將前往登源屯深河口一帶置貨運出海口請發憑照前來誠恐內地關口地方未經周知理合備錄條約

即照中  
所定稅  
則

前之舉 呈送飛咨浙江江西安徽巡撫查照辦理等情蓋自卜魯士既得照覆英商特為護符不俟各省督撫

七折 知照擅駕火輪該以兵船出鎮江駛赴九江漢口等處除年而長江開商之局成矣當其卜魯士之請通商於長江也恭邸照覆兩省軍務尚未肅清長江道路是否疏通本爵無從與揣應由貴大臣斟酌的辦理等因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奏稱九江通商事應創始開關甚鉅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所能辦理擬請委補司大員赴辦會同籌辦時江西藩司張堪詳稱徵池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湖口彭澤勢甚披猖現查鄂那一帶商賈屏跡此時遽往商辦不但交易無人尤恐逆氣肆擾有礙外國舟行應請展緩赴鄂等因經江撫

處以奏聞而是時寶順前來內地采辦茶葉已由蘇撫咨照在案續又准江海關道飛報探得英國水師兵頭

竈姓現帶小火輪失船五隻載兵八百餘名洋商數人於十一年

文情本年以  
紀事故與之

正月初一日徑泊吳淞口起

旋駛赴長江聲言前往漢口等處察看通商情形並稱向有夾板貨船擬開等語尋據薛大臣奏稱得悉親

王照復設官卜魯士公文官明九江漢口等處進出應納稅餉章程令其就近與上海兩公商酌定前經轉飭

蘇松太道照會英領事將該案知悉迄今未據照復卜魯士現在津沽尚未來滬商辦此次兵船駛赴長江又

不先期知照突爾起程開行殊屬任性自由莫從理論等因旋據署江甯將軍巴棟回奏稱大商船於正月

初十日業已行抵鎮江探看地勢設立界線以備通商由水師及鎮江府知府先後稟報當委佐領文祿前往

接見詢問來鎮通商情形據稱該國查費巴夏里一員水軍提督和督一員

和與督即官之異字  
一人也又稱又亦同

正副領事官

二員實係來鎮通商現該國亦無別情其餘未到貨船十餘隻陸續即可到鎮等語旋於十一日該國水師

提督和督駕輪船一隻前往金陵上游於十二日折回十三日駛回上海續於十二十三等日該國參贊巴

夏里副領事等前來才接見之下詢問情形據稱實係來鎮察看地勢設立界線以備通商昨開輪船前往

金陵上游查看江面並欲使專匪聞知不致開砲攔阻設船於十三日駛回上海現有商船一隻在鎮駐泊等

語才因即飭令鎮江府丹徒縣遵照條約妥籌商辦去後茲據該參贊等看定在於鎮江西門外雲臺山上

下建造各署商棧又擇於甘野寺地方暫為副領事費簽子委署以便會商一切十五日巴夏里業已開船駛

往上游察看江西九江漢口一帶情形等因於是江撫連接各處者照飛飭藩司張德馨酌籌委員經費赴滬

辦理遂有九江建立屬領之議

十一年二月江西藩司張德馨抵滬途中接據饒九道文恆署九江知府程元禮先後報稱正月二十二二十

七八日陸續到有火輪船七號經兩廣總督派委部司帶同英領事官許士一員進赴道署

據巴夏里面稱船內向有水師提督寶布

和寶布皆一員

意欲先在九江漢口兩處設立口岸徵餉事官許士

住在九江辦理通商事宜並欲先赴兩廣錢州一帶查覓地方情形探明水勢伊與寶布擬在漢口商定一切

後仍回九江商辦等語張藩司於是月初六日至潯則巴夏里已由潯起程前往漢口矣越數日巴夏里自漢口回

與藩司接見行覓冠禮

洋人覓冠之禮本屬平行之事

惟法會商租地立市事宜而巴夏里先赴上下游

察看地勢再行定議十三日巴夏里帶同藩司委員前往湖口該官會以湖境扼要鄱湖為江省咽喉上通吳

城下達江皖形勢較勝欲在該處立市經委員屬長康告以湖口城內地多亂石城外俱係沙土難以修造棧

棧且該處山通水深浪濤險惡商船停泊互市必不願來又地接建德東流時虞賊擾水陸防軍都慮易啓時

端不知仍在九江可符原議再三辯論巴意始轉與該官以千畝築堤觀四面復用盤底水銀測驗地底確係

沙石遂允折回九江十五日在九江府城西門外龍開河之東量地一百五十丈深五十丈議為租約巴因弓

步不準再按指南法用繩較準得深六十丈內有民房三百餘家巴讓給每畝五十千如不願者由地方官酌

提公費津貼遂定議營立永租地基券約以一百五十畝料算收明丁米正耗銀數按年由領事官清交德化

縣歸入編糧額下又議租約上意參贊與中國辦洋司衙查押各執一紙此英人在潯開商之大略也

漢口通商事在九江之先據巴夏里先往漢口已將一切處分明白方回至潯故潯中之約江撫奏稱仿照湖

北式擬今據湖撫督大學士官文原奏內稱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先有英國火輪船一隻駛抵漢鎮詢係上

海濱順行內順地行之行主李伯同其官威司利通事官曾學時備光顧並隨從人四五十名常訪漢陽府

漢陽知縣等妥為照料二十七日威司利等人城至著相見據稱由上海來漢查看地勢立行通商館在漢口

託人代覓棧房一所每年讓給房主租價銀四百兩留通事楊光耀住居照料行主章等伯即於二十九日駛

聞上海英二月初一日又有火輪船兵船四隻到漢約載英兵共三四百名即有英國參贊巴夏里帶同屬官渡江至署相見據稱由上海前來查辦九江事宜開港事宜至九江上岸諸事尚在未定先來漢口查看地勢建造棧房其領事係由福建調來風色不順尚未至是次日又有英國水師提督賀布率所屬武官二十人至署來拜惟賀布聲言駛往上游一帶探看水勢並無他意當防沿途經過地方妥為迎護時尚未回連日巴夏里於漢鎮下街尾楊林口上下看定民地某址會同府縣勘勘量寬一百五十丈深一百一十丈四至立石為界現已由巴夏里主藩司衙門請給丈量地某基對約鈐用藩司印信議定俟英國領事到漢俾集地戶房主會同地方官當面議價立券照給交地之後聽憑英商起造棧房應納丁漕由英商赴縣交納並議再有他國來楚願在英行以下擇地蓋棧不得上占正街事定水師提督亦自上游折回於初十二日回巴夏里船先後開行仍留英官夏娃及水輪船一隻停泊漢口等因此英人在漢開商之大略也

粵中立市事定巴夏里旋回京師據積法美

美即編也茲照積案作美

一商船亦將離至江撫仍飭藩司留辦擬據該司

詳稱本年三月三十日美國水師總領施羅烈倫駕火輪船一隻到粵於四月初一日卯刻駛往漢鎮是日午刻美國的人駕飛箭火輪船一隻由漢回滬停泊登岸美國金寶謙及琮記洋商在於九江府城西門外勘定地基擬要設營亭空地十五畝又旗昌行商人勘定種煙亭空地三十畝因地勢係窪地即興工用土填高探詢該商人等會稱美國領事官尚未定人法國領事亦無來粵確耗云該國通商事件均係該商等自行專主不必符領事官定局等語惟租地換約各事宜須俟領事抵粵方可會辦該二國領事官既無來江信息未便驟延守候等因江撫據情片奏請繳藩司回省俟一國領事抵粵再行前往商辦所有各國通商尋常事件即由九江鎮總督同該府縣妥為辦理以專責成於是藩司張集馨遵訪回省時值粵匪上竄黃梅粵中伴商



遂疑其間警備區區傳入都由總理衙門奏閱奉 旨革職留任旋被兩江制使奏飭罷歸旋獲九道  
九江府知府蔡繩青稱九月二十一日接湖北黃漢德道劉齊衡函稱美國球記律商已在九江勘定地基  
尙未承買逸手現委暫署領事官別列子馳赴九江辦理通商事務並將前勘地基一段傳集業戶公平定價  
出買以便球記承買管業等因當查美國勘買地基應行換約訂界與英國事同一律應遵前次 諭旨飭委  
藩司來滬會辦等因奉批美國領事官既已到滬而張藩司業已卸篆自應仍由該道妥籌辦理等因尋據  
以廣閣自此滬守通商事務悉由九江關監督一手經理而效尤稱制之漸紛紛陳請應核不暇先是美商因  
無領事來滬中國不肯與之立租換約因由該國駐京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謂該國商人在九江貿易生意不  
大意欲將來不設領事官即交與九江府代爲照應等語由恭邸咨明江蘇 撫旋准該國因有暫署領事官  
別列子來滬之事當查勘定地基一節前已與該國總領事議定該國商人在博貿易事與英國不同所有租  
買地基造屋諸事無須換約地價租錢應由商人自向業主公平買賣地方官不必與焉至民買民賣固不容  
業主逐價店賣亦不准洋商特強勒占是以該國旗昌洋行現有九江租賃民房設立行棧係向居民自行議  
價給租並未經官相安無事今該國球記律行於三月間所勘之西門外地地基經該國領事官別列子來滬並  
不前赴道署會商擬於十月初八日球記律商率領工匠在於西門外前勘地內砌牆築垣經本地民人阻之  
始罷別列子知事不成始於初十日前赴道署由通事傳言該行前勘之地只能照英國之價給發且急等起  
造房屋等語經監督反覆駁詰不歡而去發言此界前已租定必欲照英國章程短價承買復經監督詢之紳  
民則稱此係大街熱鬧之區與龍開河之偏僻有水者不同續准監督照會駐劄漢口之總領事始仍照民買  
民賣議結而前此所勘西門外琵琶亭空地增築至五十畝以其地在龍開河之西與英界事同一律監督查

明地係漢警院空基仍經地方官會同釘界其價亦較英商稍增此美人在尋開商之大略也

是年三四月間准湖廣總督大學士王文韶會總理衙門內稱英國領事官及俄國美商船隻抵漢貨物亦已陸續前來而俄美二國並無領事官任意裝載往來漫無稽攷者以妥議邊辦尋經總理衙門酌定章程所有各國商船前往各通商口岸必須設有領事官管理方准商船前往貿易如該國並無領事官准其託別國領事官代為管理亦必須別國領事官允為代管方許該商開船貿易否則任意前往不准貿易即該國人有被人凌奪事情地方官一經不管除咨行江蘇巡撫就近札飭俄國美商領事官遵照辦理而出示曉諭通商口岸百姓一體遵行等因當經薛大臣札飭上海道傳諭美商在滬之領事旋准稱漢口通商一節前已另派西地惠林士為漢口領事業已接印任事等情復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行諭俄國在津領事官孟第飭令查照辦理而據孟第官該國並未設立領事官亦無船隻前往漢口貿易之事恐係別國假冒俄國名號抑或該省關口官吏查報未實請由總理衙門行文該省備查等語尋准江蘇海關道詳稱漢口應設領事官業經照會俄美二國領事查照去後茲准俄國領事官夏德爾照會內稱七月二十七日以奉本國駐京欽差札委本領事兼理長江一帶鎮江九江漢口等處即經本領事轉請美國駐紮漢口領事魏連士代理本國通商事務嗣後凡有本國商人到彼生理即由美國領事代辦在案請即詳辦情查俄國若無船隻在漢何必情人代理領事明係孟第所官率恣隨度而該國之影影模模形跡詭秘亦可概見此俄美二國在漢開商及設立領事之大略也

初其官卜者士照會長江通商時擬有長江暫訂章程十款大都與巴夏里往返商定由恭屆者行江兩各省大吏查照辦理旋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其第七款第九款多有窒礙蓋原訂章程載明貨物出口

入口之稅課俱或在鎮江或在上海完納九江漢口概不征收故其第七款內有沿途任便起貨下貨不用請  
給准單不用隨納稅餉等語薛大臣謂如此辦法毫無稽放恐防令該洋商利運進長江貨物除在海關已完  
正稅不計外所有應完內地半稅即子口稅先在上海完納由上海給發憑單上駛出口貨物如在漢口出  
口者先在漢口完納九江出口者先在九江完納由各該關給發憑單下駛似此上下稽核自無偷漏之弊又  
第九款內稱遇人因事故將該船主稟告各口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留在口內俟查辦完結方准開行薛  
大臣謂此係英國商民與各國商民口舌之事與關務無涉至干涉關務之事仍應由督關慶督自行主政辦  
理領事官不得預聞於是分別准駁奉會總理衙門及各督撫在案續經巴夏里至滬以第七款實便兩關通  
商又面交譯出章程十條與前譯之十條字義又有參差因先將已定之入款該行餘請恭邸照會卜魯士會  
商定等不決者久之嗣經英國總稅務司赫德來京呈遞清單條陳稅務事宜與前定章程十款互有出入  
總理衙門以所擬章程頭緒紛繁實難向悉流弊請飭戶部會商辦理旋准 行在軍機處字寄咸豐十一年  
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此次各口設立新關與外洋交涉設一切章程未能妥協徒礙爭論且各口情形不同  
恐戶部不能懸定所有各口關稅章程仍著奕訢等悉心酌擬具奏並著令辦理各口通商大臣各就地方情  
形妥為籌議務各破除情面力洗積習以免外國商人有所藉口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蓋赫德單內言欲征收  
子口稅須擇緊要處所設立關卡並在九江漢口等處也嗣經恭邸於赫德來公所謁見時與之逐層辯論其  
最關緊要者除洋藥外內地出進之子口稅也查原訂章程出口入口之貨均在鎮江或上海征收稅 此  
次議定專歸上海征收其鎮江以上漢口以下准商人任便起貨下貨將鎮江以上即作為上海內口無庸設  
處立之關其立意在地處納稅之後即可沿途任便起卸貨物漫無限制是仍與原議依

也又據單內稱洋船載土貨出口完納出口稅銀便往外國則中國無從征第二次之稅若出口復經進口  
則亦須出上海口 議照新章加一復進口之出口稅不知華商出進貨物有一關便有一關之稅安能獨令  
改口之 洋商取巧且易啓華商影射之端因議內地貨復進口時完一正稅一子口減半之稅此後所進仍須逐關納  
稅復與該國公使往返駁詰始請給與該國照會以憑向洋商商辦至赫德所請緊要處所設立關卡彼保專  
指洋貨進口土貨出口而言則子口之稅僅有一次今土貨出口而復進口者尤宜在緊要處所設卡征收土  
貨出口以過卡准照爲憑洋貨進口以入卡准照爲準逾期該商進口出口貨物完一正稅即有一子稅辦法  
以期稅課充裕因更酌定長江通商章程及南北各口通共章程奏請頒發長江各口遵照辦理據原奏內稱  
各口關稅章程前經咨令各口通商大臣妥籌去後迄今數月之久未見該大臣等商定辦法分別奏者迭據  
湖廣總督江西巡撫等稱洋人入江以來進出口正稅均在上海交納其自入內地賣洋貨買土貨既未議征  
子稅而洋人復不任地方官抽釐漢口九江領事又均不服稽查請 等與英法駐京公使由該等語即法公  
使亦聲稱中外交涉事件不能與外省大吏紛紛商辦因與 臣等公平面議查本年春間薛煥與巴夏里會  
有長江通商章程十款於船隻往來頗有稽查惟尚有未盡嚴密之處而於收稅一節亦未議及因就原議章  
程重加增改定爲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凡洋商來往長江有關軍需之物令其呈具保單向各關領照起卸  
均有查驗庶不致再有濟匪情事再長江及南北各口現在尙未一律議征子稅及土貨復進口稅因另擬通  
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 等與其法公使面商數次於八月間照會英法去後茲據英法兩國威妥瑪到公所面稱  
章程一件均欲照辦該國已被英商告示二張令其遵照辦理送閱前來等因又附片奏稱土貨出口而復進  
口者若不議增復進口之稅將來洋商以販運土貨爲得計必至內地商人無可營生是以 等酌與英法公

使極力相爭凡土貨出口即欲運往他口雖已完過出口稅不能照洋貨發給免重征稅單其復進口時應交  
子口減半之稅不扣二成即扣歸軍費之款其交過半稅後只准在口售賣若運入內地銷售仍照內地  
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如此庶足保全華商生計而內地各關亦不至有虞缺額茲已列入通商各口通共章  
程之內應仿南北各口遵照辦理於是漢口九江先後奏請設關遂為長江別開生面矣

是年八月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奏請於漢口設關收納洋商進出口各貨稅課以嚴稽查而絕弊端其略言  
英國巴夏里總領長江通商十條內即卜魯原訂十款已其第七條所載凡進出口貨物均歸上據稽查

納稅實有心取巧預萌欺蔽偷漏之端查半載以來洋商往返貿易凡有洋貨進口售賣內地土貨出口販運  
外洋者因自今春一月以來擬逆上犯向在漢口巨商大賈遷移一空所到洋貨皆於漢口各行暗中以貨易

貨運載上船並不交進口貨單亦不報出口貨目以致毫無稽查其應完子口稅雖有上海來文而據該領事  
云先完正稅然後方完子口稅即條約內所載應辦應查之事一概置之不理且有內地奸商船插旗借以

影射偷漏甚至將禁運貨物如米糧木植銅鉛等物裝載下船不免私售販匪等弊必須嚴關收稅設立官行  
按單發貨到上海照單查驗出口洋貨亦恐上海發單到漢開船則長江自鎮江至九江漢口進出口之貨物

始免偷漏之弊若如英使所謂出口貨物仍至上海納稅則迢遠長江千餘里隨處皆可上貨下貨任其自便  
實存欺蔽之明驗也頃據司道傳詢英美等國領事會稱漢口無關亦無監督稅務司員憑何稽納若竟聽之

來往自便漫無稽查則長江上下中原之利盡歸外國兼以內地奸商倚托外洋私售私買不特稅課偷漏才  
必虧耗盡金於籌餉大局實有妨礙其律而執一稅不二稅之說未允收釐然不思納稅出自洋商收釐取之

華商尚不相涉現有內地商人赴湖南湖北產茶所在購買茶葉等貨動稱其商船夥多抗不完納釐金似此

情形則內地奸商人皆可稱洋貨。洋貨內地貨物種種皆可指為洋貨。而采辦漢口之外山鄉市鎮處處皆可作為通商口岸。則約內所稱不逾三口之文已成虛設。惟有於漢口設關收稅。明定章程。設立行棧收票。發票稽查。盤驗並禁止華洋應影往各埠。頭采辦悉由商啟。自行販運到漢。指入一售。實亦可杜絕弊端。亦與前議條約始相符合。應請於漢口設關。照海關章程。將內地各貨出口正稅及子口稅一併於漢口完納。其進口洋貨。運至漢口。備照單點驗。方許售銷。以符一稅不再稅之約。並禁止華洋各影。在山鄉鎮市自行采辦。以符不逾三口之條。現訪漢陽府勘擇地。基設立關卡。並請添設監督一員。督辦關稅事務。以專責成。等因。於八月二十六日具奏。奉旨交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議具奏。欽此。旋准總理衙門譯稱上海為入江放洋之總匯。稽查便應將長江出進之稅餉仍在上海征收。撥歸湖北江西一省。洋人自入內地買土貨一節。其約第九款。載明許持照入內地。游歷通商。勢不能禁之不入山鄉。而鎮采辦現與英國議定。凡洋商入內地買貨。先請該關給買貨報單。單內註明本商姓名及本行字號。與憑以杜奸商影射。又與英國議定。此項單照專係由領事官發給。與領事官所發各處游歷通商執照。有別。其並不買賣貨物。專入內地游歷者。仍由領事官發給地方官蓋印執照。內祇須註明詳歷字樣。不必再寫通商字樣。以免產混。如有借游歷執照。在內地影射買賣貨物者。經地方官查出。按照偷漏例懲辦。議定之。將湖北漢口。由督撫奏派道員專辦通商事宜。監督稅課。並奏請九江關一切應辦事務。明江西撫臣循照漢關辦理。於是湖北漢口江西之九江。均以是年驗年先後開關。委稽放檔案。序其本末。而加詳焉。蓋自通商議定以來。中外之一大變局也。

查官相國奏內。有裝載違禁貨物。接濟賊匪。皆內江通商以後之事。其見於奏報者。如江甯將軍奏。謂一月間。有洋船游奕於福鎮二山。開始與賊開砲。相持。繼則改豎白旗。煽動動手。彼時正值各國商船由鎮手轉口。

轉至漢之際又據兩江總督奏稱本年四月十六日晨有洋船一艘懸揚紅旗船內載銀約一千餘石停泊安慶城下次早始開赴下游重慶而來惟越而去旋離夜賊之賊一潮城內米糧將盡遇有洋船來此遂得接濟又據總理衙門給法人照會言近日乍浦失守亦有中外商人前往接濟又據都將軍奏稱官兵轟擊君山賊隊有外國人坐沙關快船一艘下駛見師船追擊棄船逃走搜獲鴉片大義隊坤書印憑一紙時因賊向正內開上海洋官瑞士哆等采辦洋貨由福山進口字樣凡此皆在洋艘停泊轉運間前後串查伴人運販已非一年然其志在貪利故其濟賊也非以助賊利餌之也即其請助中國剿賊也非以效順利中之也兩利相形則取其重今伴商不遠數萬里將以求大欲於中國區區米糧軍火欲據居奇之利而先自試於不測之淵吾知其必不為也此等接濟賊匪之船隻必係奸徒假冒一則恃伴艘為護符一則以伴人為僑偏意此中必有無賴洋商附伴游世而海上奸徒暗中勾結許以分潤遂有此事然長江一帶未開商以前伴船素不常見偶一遇之則水師巡船易為覺察如三年上游領事為巡賊寄書其證也今則通商暢行運糧上下輪艘蔽天無從查詰所破案者尙未必能得十中之一大都在停泊之際見其形迹可疑俾而獲之然則長江之禍豈有艾哉

西人游歷各省始於法國傳教之士乾隆間已有之經地方官訪拏拘禁 純廟念其無罪降旨釋放解回本國然其人皆習華言效漢裝與中國齊民雜處即五口通商以後除海口外無不隨處自而至者自長江通商議起予以十年冬在邵門督師幕中據軍營探報有洋人數名自河口來至景德鎮云將赴屯據整源一帶後據蘇撫咨會即英商領地等也驗年五月間據九江關監督詳稱本年四月十八日據英商怡和呈驗上海關監督發給憑照一張准該商前往內地江西義甯州置貨按照條約在於第一子口報驗即請該口驗明執照

粉粉何字號何貨以及何數或箱或包若干計動兩取丈尺若干詳細職明蓋印填給以便沿途名子口及抽  
關分卡查照驗放有不符者即照通商章程究辦等因當查該商運貨必以茶葉為大宗即如札飭義甯州就  
近查明該貨若干先行申報移南昌府轉飭遵辦在案茲聞其商怡和門知義甯近有販跡即在吳城鎮租  
棧收買茶葉又有英國之寶順以及美國之環球旗品等號既無海關蓋照亦未知會到關均有陸續前赴該  
鎮。茶之事並有洋商日在九江向內地商人買茶者又有商人采辦徽茶由饒州來至九江者伏查各國商  
人既在九江設立馬頭通商共前往內地采買貨物自不能禁之不去而稽查之法亦應查照通商條約隨時  
察看情形聽憑中國設法籌辦因未奉有明文理合稟請批示遵行抑或咨會五口通商大臣另議章程飭遵  
等因嗣准蘇燕來文謂英美一國商人有並無憑照買茶之事既經查明應請該商因何無照即按照條約將  
無照自入內地之人送交領事官懲辦并出關督照會各國領事論以嗣後必須領取中外蓋印執照方准前  
往至該商在內地買貨須照條約運完內地子口稅應由該商於大船之旁慎擇總匯地方設卡專收內地稅  
銀隨時呈辦等因在案查通商自有一定馬頭如當日五口通商除港口貿易外不得越赴各省郡縣今長江  
通商除兩處開口貿易外即不得自赴山鄱而鎮采辦貨物官相國所奏自是一定辦法而該洋人堅持其天  
津第九條之約反覆爭論甚駭以前約既行窮於鑿錯不得已第就此中分出通商游歷一層明不限制然彼  
既在內江占設馬頭水陸任其所之舟車總其自資勢必運送籌算以自難售為商不如購自當地民人獲利  
饒甚且又於吳城等處增設棧房轉輸無所不便何必運往外國舍近圖遠是其土貨之復進口者左右遇之  
既不能禁則除逐關納稅遇卡抽釐外亦別無辦法是亦法窮而不得不思者也總之限防一決便有不可收  
拾之勢補苴罅漏此失彼茲通商之條約愈多而紛更愈甚不但有傷政體抑亦無裨軍儲宜日桂花商臣



第廿一  
第廿二  
第廿三  
第廿四  
第廿五  
第廿六  
第廿七  
第廿八  
第廿九  
第三十  
如何重於遠敵而輕於鄰 國哉

予親奉委赴海見九江設關之後貿易益盛月異而不同嗣因查報美國自赴該郡西門外以步代弓屬  
應大街前復召請西門外洋界開結礙斷說由江撫者備總理衙門查核自西門出城內大街西行至大馬路  
約二里許其地為大江之汴港開闢河者是也又自龍開河沿大江東行至西門外大街之功效坊口即大  
街之後身亦即吳商所定一百五十丈之界今稱洋街者是也其地樓臺綿亘美商行棧之所萃東西有界東  
界直達功效坊之北大馬路與南齊有洋行費禮查新洋棧一所實之於隅以為辦各收稅之地即今所稱洋  
關者是也自功效坊入口即為大街大街坐北之地自功效坊口此東行至張公巷止為美商瑛記起止界前  
前勘地基自向民間承買者也又自張公巷起沿大街東行其南為美商旗昌行棧其北為旗昌下貨入江之  
碼頭亦稱旗昌洋行即旗昌自向民間贖租者也凡此皆在大街中與英界之在大街後者無涉而其實自居  
民不經地方官換約亦與英商無涉分別辦理固自無嫌而自功效坊口沿大街西行直至棧浦河之南甘棠  
湖之北棧浦河在街後中隔小河叢英商架以板橋直至大街中間皆係英商設有行棧不經地方官之手意  
亦步美商之後塵而隨行之然已出英界之外矣前據對河之大街其南有巷為英商沙遜洋行之進路內即  
沙遜洋行之之南為法國天主教堂正對甘棠湖此又法人所實與美商同一辦法凡此皆與民居市廛參錯  
不分者復查瑛記承買之界因起造未成又於西門最近之大街另租瑛記洋行貿易於此而其西則又有英  
商仁記棧房齊仁記行棧在二百五十丈界內此又其增設者在洋商占立民房多益善而待民貪利私  
售別家西門外大街房屋不至盡歸之於洋人不止而城內兵亦將效尤矣傳聞城內小南門地方有其  
人房屋一所去道署不遠該署在大門口後為粵商所予往視之則結構如中國式頗日扁館有傳為其人

政堂者或云屬麻查南爲樓場洋人放鷹在此語雖近似而兩屬本極兩道裝修整齊又絕不顯馬廐者久之有居民每於夜間窺探園內有婦女喧笑聲于詢之德化令則並不知城內有洋人房屋一事吁可嘆也美國官定之界在龍開河之西過渡南行即覽聖亭舊址當巴夏里至灣初欲在此立市以九江太守某一言遂止蓋謂其地之低窪也其後英人勘定東岸之界東岸居民疑爲太守指使定界之期相與鈔票某太守遂以此撤壯美商繼手無地可圖遂謀築土塔高議租換約後以開市在大街中貿易頗便故離在彼釘界實至今未立房棧然予因論洋界事向縣中索取此案卷宗則已定於十一年之後至覽聖亭舊址蓋及不足惜而東岸之樓浦河被英商築土加高僅有涓涓細流自其人行棧流入大江而城內水口亦因之淤塞矣

#### 洋藥土稅 第四紀事

洋藥按新定稅則征收始於咸豐之九年先是通中定約稅釐差桂和粵三國面議謂稅則約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取五以爲則式惟查洋藥係例禁非口之物現因定稅難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爲然乃於通中稅則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定稍寬其禁礙商並行納稅貿易今議洋藥准其進口每百餉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在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入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查洋藥以百餉征稅三十兩原係征之海口征之洋商者今約內載明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則此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征之華商與外國人無涉其征之華商者聽憑中國辦理則須照內地例逐關納稅過卡抽釐故自新定章後各省惟海口三千兩之稅一律辦理餘則收稅釐應酌量情形隨時增減

漢悉憑中國辦理外國人不得預干預乃上海方擬新章照行而據英國在滬之威安瑪者視上海設局抽釐在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征銀五十兩與條內明文相謬大為商民不便等情經總理衙門行查江蘇去後條准者覆洋藥進口每百觔征洋稅三十兩俾與內地商人征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征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征之華商與洋商無涉等因准總理衙門則會英使威安瑪始不能辯續據英國總稅務司赫德來京呈遞清單內有洋藥各口情形一款內稱洋藥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即啓保私偷漏之端現議有酌量征法一則進口時征一次重稅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復另征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征收洋稅三十兩再征華稅十五兩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小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悉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當經恭王等與之辯論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征稅爲是而赫德謂現在上海辦法並無起色如照單內辦法征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倘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祇以六萬箱估計若照內地辦法另征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顯慮有名無實走漏愈多恐所征尚不如每百觔僅征四十五兩之多復經恭王等反復駁詰赫德仍堅執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之語遂奏將呈單發給南北通商大臣妥議在案又據赫德另呈洋藥一款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在局納釐銀五十兩即無庸在海上完納正稅等語亦經總理衙門行查入粵在案經恭王等仍照原議洋商交稅試准在海口銷售不得運入內地其實與華商復如何征收稅銀之法皆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十貨復進口之貨應照憑中國通關納稅過卡抽釐則洋藥之入內地者即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征稅仍應悉與華商無別於是外洋無從取巧擊喉始息蓋感赫一人之請欲以便其洋藥運入內地之私心而所稱保私走漏等弊皆自作商作僑而華尚效尤即使納稅抽釐節節防範而應約所謂洋藥一經進口卽爲中國貨物之說

亦成具文矣長江通商自屬內地則由上海進口時洋藥已征過正稅三十兩此後所過管子口稅也又洋商在內地不得銷售洋藥則自上海入江之後皆華商也當得中議定開關照長江暫定章程辦理核其條款並無洋商售洋藥從稅之餘竊據九江道詳謂英商販運洋藥來滬銷售內地商人於承買洋藥後必照岸路藥稅章程每百兩征銀二十兩乃英商藉口收稅以致貨物阻滯為害所有九江關征收洋藥稅銀可否查明停止抑或離口另行設局征收請咨總理衙門核示飭遵等因由江撫咨照旋准覆稱洋藥一項由上海入長江其進口正稅已在上海納完到九江時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稅惟洋商止准在口銷售不能別將洋藥運入內地其實與華商後如何征收華商稅銀洋人不應過問所有應征華商洋藥稅銀自應照常辦理至應否離口設局征收之處該撫既已分咨戶部應由戶部核覆可也于謂洋商不准將洋藥運入內地焉有准其在滬銷售洋藥之理祇因長江一開內地漫無限制行棧既設囤積居奇決不肯身居內地而聽洋藥售於海口以驅華商之利者海關既不嚴禁則除開納稅過卡抽釐外別無辦法現在九江設關亦復稅釐兼收不分華洋是通中第五款之約實自長江一局破之也洋藥進口以香港為總匯之地屬英國單下彼處設有公會稽查上稅之後方准運往中國各口故赫德單內稱有每年七萬箱之數然但就六萬箱估計稅則則其餘皆各口之漏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為最大而福州廈門次之據稱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有海崖岸不遠而粵東水路多歧因此各船大小均可到港洋藥物不價賈偷洩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取私鹽船更有官假保私之漁船不難指明其名者此等船隻若有海關船前往查拏則開槍抵抗不遵查驗漏稅之多即以粵海一關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一萬餘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莊登州洋藥以每年一千箱算應納稅約入

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門以一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一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臺灣福州等處無從核算亦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

內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一也行戶二也煙館三也自咸豐九年三月許氏開買用之令下則與各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於是赫德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辦在何處開張洋藥店舖請領字號招牌並須准充執照方許開張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為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別條口經紀煙館三項照內註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等語又後開另款內稱在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而但驗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醫口或煙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輪船不論何外國人置買洋藥等語于前做洋藥生理須給准充執照即中國牙行領帖承充之例惟生意有大小而稅則之多寡因之既屬稽查不易而其單內所稱通商港與不必拘定限額及另款指明上海做洋藥生理者不論棧房輪船與外洋寄易洋藥者悉聽其便凡此皆為洋商自運自賣之人預占地步上海入口即係長江輪船既無所不測棧房亦隨處可設豈復有華商洋商之別耶竊之天津第九條之新議既行長江暫定之章程繼出從此中外疆界不可復理不特經犯醫口論洋藥充劑來游歷內地之洋人質本漸虧亦可開設煙館所謂錐刀之末將盡在之若使華商不驚比昔人沾其益豈復有營生萬足之地哉

查赫德所呈單內考核通商各口出進之貨無非為中國爭強稅額之增以見通商之有神於國計者如

此其鉅嗚呼是玩嬰兒於股掌之計也今日就洋藥一款論之海關之稅每箱不過三十兩耳以六萬箱計之應增稅額一百八十萬去其扣餉之二成則餘一百四十四萬又據單內約定各口征稅費用爲外洋稅務司以下各項開銷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有奇通核中國歲收各貨之稅額約在一千萬上下是洋藥一百八十萬當各貨五分之一也又以五十七萬有奇之費用攤扣一千萬中則自去其五有奇今得藥之稅一百四十四萬應攤扣費用七萬兩有奇加以中國之設關一切薪水雜費是又一成也如此則中國歲增洋藥之稅額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僅得中國關稅五分之一一說者各關稅額每年約五百餘萬而此六萬箱及偷漏之一萬餘箱咸易中國價銀三千數百萬皆商民之膏血賤削之以附益外洋者也若其他出口進口之貨有向來通商所不禁者自各口既開外洋搬運往來額有贏無絀故其單內估計除洋藥外得歲額入百餘萬然中國出口之貨以茶葉爲大宗而湖絲次之今自通商之口岸日增外洋碼頭而漁華民慕攬而附於是茶絲兩項日見翔踊而湖絲之昂加以錢價之長較之十年之前如買三倍而中國之戶力竭矣出口之例著者如錫米穀豆石之洋約所載悉寬其禁以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虧又如約內所載豆石豆餅在登州牛莊兩口不准裝載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在登州空載而出中途與遼東豆石議定買價駁運到船裝載南往經三口通商大臣咨照總理衙門給與照會往返駁辦卒議此等豆石准應內地商船運往天津上海等處但仍循原議不准裝載出口完案自此洋商出入無不自便而華商之生計蹙矣內稱河口所產豆石豆餅內地商入難以養命者不下數萬人等語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今取其至輕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豈但失算哉謂之無算可也

牛莊設關風潮的草履案

洋務十四

十一

北京將軍等 奏再查沒簿登准令通商上年開辦之初經前監督福瑞會督旗民地方官及委員等與英領事齊迪樂公同商酌因沒簿登下街尾之東弓灣地方河面寬闊離街稍遠當議令於該處設立碼頭作為洋船停泊之所其各國商署行棧亦即讓於東弓灣河口南岸相地建造期於內外商民兩無妨礙當經會同奏報並聲明添設卡房刷廢稅弊一切章程相機辦理茲查上年所建海關係於戶崗之西搭蓋洋船進口稽查偷漏固已周匝但今屆開河後各國洋船多在東弓灣停泊相距海關往返計程不下十餘里每於交員上船查驗以及洋商報稅赴關請領稅單來往奔馳均形不便且海關與洋行相隔既遠委員丁役耳目難周更難保無內地奸商勾串洋人藉端影射偷漏走私遠慮難為防範臣等悉心妥籌擬再於東弓灣洋行附近添設分卡一處即令海關委員當川駐卡於洋商報船完稅近在咫尺較前亦覺省便至其出口時仍令海關查驗放行如此互相稽察庶於稅務有裨

皇朝經世文緯編卷一百十五目錄

洋務十五 商部三

者行通商各口募用外國人幫辦稅務章程並約章原稿

擬開挖土機船鐵會新式輪機片

核減煤炭出口稅片

擬議出關餉需擬難借用洋款疏

開平煤出口稅擬請撥案減定片

請開兩廣鐵禁疏

中英煙基會議條款 第三條之一及三條之三三條之七  
並商約章程稿

照會法公使恭忠營商務專款十條 據署王大臣

覆陳維持招商局事宜疏 戶部

派員查明南洋華民商務情形擬設領事館籌計一切經費疏 陸部

洋關征收稅鈔分項總數表 光緒通商列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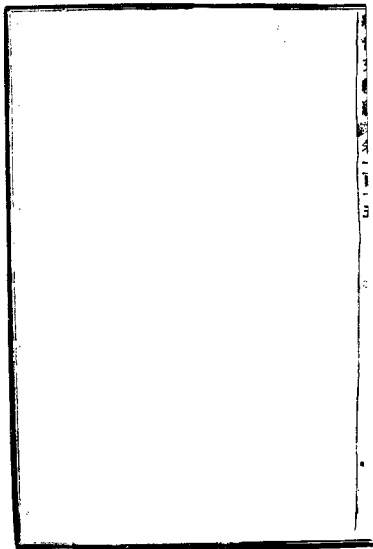
李瀚章

張之洞

張之洞

楊楷





洋務十五 商務三

客行通商各口募用外國人幫辦稅務章程 通商章程

總理衙門者同治三年七月十二日據總稅務司赫德呈報查通商各口除瓊州外現有口岸十四處均設有稅務司會同各關監督辦理稅務惟稅司之下有幫辦人等在公事房辦理事件又有扦子手在船驗貨及稽查偷漏等事目下統計各關幫辦者有八十餘人扦子手亦有三百名之多若不定立章程俾知遵守無以昭畫一而示勸懲茲擬章程二十六條呈請酌核等因前來本衙門查各關事務紛繁幫辦及扦子手等為數亦復不少必須定立章程庶各關稅務司辦理不致參差而該幫辦扦子手等亦得循循該稅務司所屬不為無見其所定章程二十六條經本衙門詳加酌核刪改增添共成一十七條劃知該總稅務司遵辦內第十九條內載若無總稅務司及本關監督文書不准僱用洋商船隻作為巡船一節查此條係為預防各關所用外國人任便為中國僱覓洋船起見總稅務司及該關監督行文稅務司僱備巡船其價價由稅司於該關議定經費項下支發如未經總稅務司及監督行文稅務司擅行僱備應不准其開辦至該關監督如有自用巡船之處船由該監督自行僱備即由監督調遣所需經費亦由該關自行籌辦不得動用各關稅務司經費之款除劃知赫德稅務司照辦外相應將本衙門改定章程一十七條鈔錄一紙咨行查照並將此項章程照錄通行各該關監督一體遵照辦理同治三年七月各省

一總稅務司凡有應申陳本衙門事件及更換各口稅務司務隨時申報本衙門查核仍一面分別申陳兩



保稅稅務司所派之人非原屬員可比然不得因非其所屬遇事招搖攪權有礙公事以致監督難專其責  
一各口稅務司於各國所派領事官常有交涉事若領事官非作買賣稅務司與之交好自於公事有益惟  
當論事辦事之間愈當以凡事均係隨實實或不可稍存侵權見好之心致極營諂

一各口稅務司人等逐日在關與商民交涉均應設法重稅課順商情查各口口岸分兩項一係禁止作弊以  
重稅課一係將稅務各事曉諭各商以順商情是以各口稅務司除嚴行防堵走私偷漏外應每日在關察看所  
用之人是否盡心辦事隨時體恤各商有無刁難之處且買賣為稅課之本若令人為難不順其情不免與稅  
有礙應由各該稅務司細心斟酌地方情形多便貿易以期多收稅餉但不可與章程條約相背

一各口稅務司手下之人內有日後可勝司稅之任應由現任稅務司為之表率令其妥悉稅務應留心學  
習漢文或語以期日後可用

一各口派稅務司係專為幫辦稅務起見其稅務外地方各事與之無涉本不應干預惟稅務司與地方官民  
相處熟悉遇有外國人與地方交涉之事從中調處倘受其益際不在禁止之例然須將所處之事及來往情  
件均須報知總稅務司若處置乖方以致別生事端總稅務司不能代任其咎亦必將其懲儆

一各口稅務司本口界外概不准管理別口稅務及干預別口地方公事茲將各口稅務司應管界址註明於  
後以便遵守 自香港至海南其中沿海粵海關稅務司稽查 自香港至潮州北之海島名拉碼礁湖  
潮州關稅務司稽查 自拉碼礁湖至泉州府之海關關稅務司稽查 自泉州府海關至北關湖  
歸德關稅務司稽查 自北關湖至李倫湖浙海關稅務司稽查 自李倫湖海關至黃河老口以及沿江

至狼山歸江海關稅務司稽查 自黃河老口至大清河歸東海關稅務司稽查 自大清河至山海關歸天

津關稅務司稽查 自山海關至大連灣牛莊關稅務司稽查 長江自狼山至江甯鎮鎮江關稅務司稽查 自江甯至武穴歸九江關稅務司稽查 自武穴至岳州歸江漢關稅務司稽查 臺灣西北沿海各處

歸淡水關稅務司稽查 臺灣西南各處歸臺灣關稅務司稽查

一各口稅務司內有代理人員與著理無異代理署理人員均與實任無異其來往文書均用平移不得自為高下

一各口稅務司若無總稅務司明文准行不得出駐紮之府界疆離職守如有緊要事件必須親往應一面具文申報總稅務司並先行知會該關監督其關上公事應交安人接手續料不得有誤其所管沿海各處有隨時稽查之事准其派本關人往查

一各關所有船隻暫通事托子手頭目四項人等應領薪水不得由該關稅務司增減亦不得任意撤退若內有不妥之人即准暫停薪水不令赴關辦事一面申報總稅務司示遵如此四項人內有自行辭退者亦隨時具報總稅務司以便另行籌派

一遇事之外各關所用之中國人以及外國托子手人等如有不妥即由該口稅務司立刻撤退如係實辦應仰照監督如係托子手應報明總稅務司

一各關所用如中國人月領銀在十兩以上外國人月領銀在六十兩以上者不得由該關稅務司自行增添薪水

一各關之外國人除托子手外若非總稅務司派來之人概不准在關上干預公事  
一若無簽稅務司及本關監督文書不准僱用洋商船隻作為巡船

一若有在場上阻撓公事生端擾害之人如係中國人即請由監督督辦如係外國人應請監督行文該國領事官查辦若領事不肯來公辦理即將情由申報總稅務司並請監督及總稅務司申詳總理衙門各口稅司均不得擅自究辦

一各口稅務司每逢結底將結內收支前三項各款照前式摺報及遇事隨時具報外每於月底須將該口買賣收稅各情形簡明報知均須端楷書寫文報摺不得挖補

一遇有別口發來單照內有錯誤或攔開別口界內有偷漏情弊應行文該口稅務司查照該口稅務司即行查辦並一面知照該國監督

一各口收稅除載在條約者無可更改外其日行詳細章程亦應永遠遵辦如其中實有因時制宜必須隨時更改者務當先期申酌酌核不得擅自更改

按所開日行詳細章程即後列之  
進出口上下貨稅司簡明章程

一稅務司總辦幫辦扞子手頭目候滿五年後准告一年之假領一半薪俸回國休息須先三個月請假以便擇人更換通事每三年准告假三個月領全薪俸均由議定各關稅務司經費項下支給

一各口稅務司總辦幫辦扞子手頭目四項若有不妥由總稅務司一人作主撤退或前期三個月諭知起身回國時即不另發銀兩若立時撤退者發給三個月俸銀助令起身若歷過五年自行因病回國並非因事撤退者給予半年薪俸歷過十年者實給一年二十年者實給一年亦均由議定各關稅務司經費項下支給其各關稅務司如有更動總稅務司隨時知照該國監督

一凡稅務司與該口監督來往日行事件除尋常事件毋庸鈔錄外如有緊要之事鈔錄總稅務司查核若與地方官有不得已行文者無論是否有關稅務均須鈔錄具報倘有應行申呈總理衙門事件必須鈔具節略

蓋印畫押呈送總稅務司轉呈

一總稅務司所請在各副公事房內辦事之外國人分爲六等一稅務司一總辦一頭等幫辦一二等幫辦一三等幫辦一四等幫辦內如有告假回國派以次之人接辦准支本身薪俸一半零缺薪俸一半亦均由議定各副稅務司經費項下支給

以上共章程二十七款各口稅務司務須一一遵守如有違背者立即撤退

擬購挖土機船織新式輪機片

沈葆楨

船工現已續辦巨等查應亟購備者尙有三福一曰大挖土機船一曰船上織機一曰新式輪機船原江濱年來泥沙淤積用挖土機船設法開濬無如地寬器小旋挖旋積倘江流日淺新船下水無由廢地使因而廢船外國有極大挖土機船計一點鐘可挖土五十方尺管人工一千餘擔之多果得此船則除淤濬取乃可無虞此挖土機船之購所以不容緩也船皆必需天然樁木內其無之真運購暹羅仰光等處聞該處近來此木亦少所以西洋船易鐵骨以濟其窮固廠前者皆用木骨迨來十大號開工木骨大形竭蹶難採擬向不敷一船之用後繼尤難辦亦改鐵骨不爲功惟此項工程本誠匠徒未曾素習不得不取式於外洋此鐵骨之購所以又不容緩也舊式輪機用煤運費外國新式新式臥機以爲兵船取其機器與水面平可以避敵也新式立機以爲商船取其機器所佔艙位無多可多裝客貨也煤較省而機較靈非各購一副而來使匠徒仿造則巧拙懸殊造船之功亦難於精進此新式輪機之購所以又不容緩也惟此三項之費自定購以及保險包裝護送合推計非三十萬金不可使借一時之勞弊誤後日之遠圖因小失大又非良策也

維似難中觀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乘此防務已鬆飭日章格先赴廈門打電線出洋探悉三項官價然後令

其歸國先辦大挖土機船一隻迅駛來工以保廠地一面在法國定造鐵船發全副帶匠一二人前來開合並  
教匠徒打造約限一年成功而歸一面往英國定造新式臥機立機各一副帶匠三三人前來合鑄並設匠徒  
鑄造約限一年成功而歸機務必取法國者以閱船皆法匠所造其尺寸乃符新機必取英國者以製船向  
稱堅緻其制度無弊也至議定製鐵甲船未知底細下手殊難亦擬令日意格順途細訪詳悉開單審議以便  
他日斟酌舉辦

核減臺煤出口稅片

光緒元年

沈葆楨

臣等伏思臺灣病於土曠土曠之病由於人稀重洋遠隔必利市三倍而後內地食力之衆不召而來繼田之  
利微不若煤礦之利鉅墾田之利緩不若煤礦之利速至臺之利以煤礦爲始基而煤礦之利又以暢銷爲出  
路南北各省按日以煤炊爨入冬以煤禦寒若出口暢旺煤價必昂於民間不無窒礙臺地則炊爨樂業均無  
藉於煤除出口外別無銷路其煤質脆鬆不敏西洋所產而與東洋之煤尚相去不遠然臺煤雖當年來開採  
仍不甚旺其所以不旺之故則由於滯銷西洋產煤金山最夥從前夾板船隻皆繞金山而來貨物而外以煤  
壓載煤佳而價平此固非臺煤所能敵自埃及紅梅開運以後洋船無須繞道金山金山之煤遂稀其價亦日  
昂而臺煤仍不暢銷必將臺煤減稅以廣招徠以後稅則雖減而總計稅入仍不驟減於民間生計當有起色  
至船局所用臺煤向係免稅不在定則之內今擬請將出口煤每噸減爲稅銀一錢即蒙 天恩允准伏懇  
飭下總理衙門劃行總稅務司明旨臺煤無關民間日用爲洋船所必需是以減稅惠商南北洋各口均不得  
援以爲例謹附片覆陳

籌議出關餉需擬借用洋款疏

兩江總督沈葆楨



臨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奉 上諭左宗棠因出關餉需緊迫擬借洋款一千萬兩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請誠恐該大臣無所措手於西陲大局殊有關係著沈葆楨卽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籌議奏明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軫念西陲民水火之至意查左宗棠原奏陳餉缺估萬不得已而讓借洋款在該督臣勞心焦思獨以危局撫士卒於饑疲剝削之餘籌餉運於雲海冰天之外界仔肩艱鉅冠絕一時且等委任封圻遠均休戚如果於事有濟曷敢稍存推諉况上海爲洋商情藎菁萃之地關道所屬多爾悉洋情之員以利招之一呼百諾江南自兵燹後宜修舉廢墜刻不容緩者殊多特以度支匱於轉輸馴致遷延歲月閩甯暫有巨款支注協濟稍鬆江南及是時爲自顧之謀計亦曠便而臣等夙夜不寐反覆再四竊慮此舉有病於 國關係甚大卽西陲軍事稍紓目前之急更貽日後之憂不敢不將實在情形爲 皇太后皇上繕附陳之伏惟 國傾之說復行於西洋而西洋各國受利受病相去懸絕則以舉債之故不同而所舉之債亦不同也夫開礦築路挖河巨費也而西洋各國不惜稱貸以應之者蓋刻期後事課稅出焉本息之外尙有奇贏所謂以和利博重利故算美等國有國債而不失爲富強若以國用難支姑爲騰挪之計後此息無所出且將借本銀以還息銀處額所入盡付漏卮自下如西班牙土耳其皆將以債傾國日本亦駁駁乎頽其覆轍矣此舉債之故之不同也莫美舉債於本國之商國雖病而富於民有急尙可同患若西班牙等國轉息於鄰封一去不能復返此所舉之債之不同也昔處臺灣之役本省羅掘一空外省無絲毫可以協濟急何能擇出此下策然以新編較之局面之廣狹事體之難易相懸奚啻壤地東西三三百里南北千有餘里日本習貿然深入絕地雖有必死之志而無可久之資盛與相持情見勢屈備照原議借款六百萬則請發之事以次備臺煤礦茶山所出漸足餉軍一借斷無須再借詞因借過二百萬倭事業已定局部議飭令停止臣等

故卽不敢再申前議新羅威數萬里戈壁參半回部本其土著根深蒂固既無盡剿之理又無乞撫之情似非一二年間所能就緒卽使事機至順逆同弭首體城盡復與俄爲鄰互而設防正重煩 朝廷屢遣而非放牛籍屬之時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關坐扣如取叩攜也洋人取之海關海關仍待濟於各省向日各省備儲餉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籌協餉之息能如期以應乎協餉愆期而海關痲痺無可彌補不得不虧解部之款而部原病雖日取各省督撫藩司而効之餉項既有此數此盈則彼絀朝取則暮涸坐待嚴飭而無可如何前屆左宗棠借洋款三百萬計息蓋七十萬若以此七十萬供西征之餉未必不少有裨補今以一千萬照臺灣成案入釐起息十年清還計之耗息約近六百萬不幾虛擲一年之餉乎若照數乘除則西征僅得四百餘萬實餉耳前屆之三百萬至光緒四年始清而續借之一千萬今年卽須起息明年卽須還本海關應接不暇而西陲之士飽馬騰不及兩年獨可立待連兵愈遠轉運愈難需餉亦愈鉅將半途而廢乎勢必不可將責各省於還債之外另籌解濟乎勢又不能將再借洋款乎海關更無坐扣之責呼亦不廉徒令中興元老困於絕域事豈忍盲者此 臣等所以反覆再四而不敢爲孤注之一擲者也夫以出關之畢之急左宗棠籌借洋款本有成案不遽委 臣徑向洋人定議而謀之於 臣孫毓汶 諭旨又飭 臣復核妥速籌議奏明辦理則萬難盡善之處已在 聖明洞鑒 三老成獨照數計之中如 臣等博不分珍域之名罔顧事後之無可收東於心竊有所未安然謂西征可停則 臣等又斷斷以爲不可何者我退則激潰鴻溝且因而不可靖徒棄 祖宗辛苦艱難締造之地而列戍防秋勞費亦復相等 臣等竊以爲左宗棠此行不當效霍去病之掃穴犁庭而當師趙充國之養威以重將帥無赫赫之功而 國家受萬全之福誠能扼其衝要堅壁清野則水利廣屯田膏牧闢外多一分之產關內卽省一分之運反客爲主脅從者稽首歸命渠魁亦束手就縛較之糜血肉於盤



以煤斤而論洋煤一噸稅銀五分土煤每担稅銀四分合之一噸實有六錢七分二釐若加復進口半稅已合每噸銀一兩有奇盈餘懸殊前兩江總督臣沈葆楨於臺灣基隆開煤時奏准土煤每噸徵稅一錢較洋煤藥已加重嗣湖北用機器開採亦奉諭旨准照臺灣稅則在案從前釐定土煤稅章之意或以煤稅減輕則土煤出口日多內地煤價必長故特重其稅以示限制惟是土法採煤只能售於近地若從陸路車運出口腳價太賤斷不合算况其所採浮面之煤質不足供輪船製造等用如直隸山西等處煤產專濟京城內外之需並無轉運來津者是其明證似多運出口一節本可無慮今開平煤礦全用西法每日出至五六百噸之多據洋師測量足供六十年採取除運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輪船之用並可兼顧內地民間日用刻下遠道運腳價既省若再將稅則減輕煤之售價必廉可以暢銷無滯而運售於各局者不致再用洋商昂貴之煤其有神於公款不少等情前來且復訪津海關近引歷年洋煤土煤進口數目開具清單自同治十年起至光緒六年止洋煤進口計入萬一千五百餘噸土煤進口僅五千五百餘噸而出口土煤則天津向所未有蓋由稅則厚薄不一土煤滯銷難銷若不變通設法更定章程殊非通籌理財之大計合無仰懇天恩俯准開平出口煤斤按照查辦湖北之例每噸徵收稅銀一錢以恤華商而敵洋煤庶風氣日開利源日旺而關稅亦必日有起色矣

請開兩廣鐵路疏 光緒十三年

兩廣總督張之洞

竊維兩廣鹽運使王毓麟會同廣東布政使高崇基詳稱各省鐵斤鐵器定例不准下海所以預防移鑄洋盜也海禁既開今昔情形迥異每歲外洋鑄鐵入口不下數千萬斤所售槍砲器具不下數百萬件銷銀不止數百萬兩有來無往理殊不近近年來各省講求礦務率以煤鐵為大宗粵鑛屬精良而銷路不廣即欲行銷

沿海各口健運腳費或海運又買法網徒使洋鐵到處流通大利為所奪廣東現在礦政局鼓舞商民應請將兩廣鐵斤鐵器免禁出洋至出口之處一體照例完納稅釐詳請具奏前來臣查粵鐵出產素饒行銷不廣雖其額帶一區不惟洋鐵徧行漏卮難塞即粵鐵盈積私販亦難盡絕徒令礦法多一窒礙工商少一營生伏查光緒九年十二月臣在山西巡撫任內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將山西鐵斤准由天津出口轉運各處奉旨著照所請欽此現在晉鐵由津出海轉運奉天省久已欽遵辦理廣東廣西事同一律且廣東現在開辦礦政該司道等所請援案免禁出洋係為利民通商起見相應據情奏懇天恩俯准兩廣鐵斤器器運出洋銷傳以興礦務而惠商民

中英煙草會議條款

第三條之一及三條之三三條之七  
通商約章第五

一所有現在通商各口岸按前定各條約有不應抽收洋貨釐金之界茲由威大臣請議本國准以各口租界作為免收洋貨釐金之處俾免漫無限制由中國議准在於湖北宜昌安徽蕪湖浙江温州廣東北海四處悉開通商口岸作為領事官駐紮處所又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後再行議辦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慶江西之湖口湖廣之武穴陸溪口沙市等處均係內地處所並非通商口岸按長江統共章程應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貨物今議通商辦法輪船准暫停泊上下客商貨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內地定章辦理除洋貨半稅單照章查驗免釐其有報單之土貨只准上船不准卸賣外其餘應完稅釐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辦外國商民不准在該處居住開設行棧

一洋藥一宗威大臣議請本國准為另定辦法與他項洋貨有別令英商於販運洋藥入口時由新關派人稽

查封存棧房或蓋船俟售賣時洋商照則完稅較令買客一並在新關輸納釐稅以免飽滿其應抽收釐稅若  
下由各省察勘情形酌辦

一以上議准添開通商各口岸及沿江六處准起卸貨物一節應由李大臣奏奉 旨准於半年期限開辦各  
口租界免洋貨釐金及洋藥在新關併納釐稅兩節俟英國會商各國再行定期開辦

照會法大使蕃思營商務專款十條

光緒十三年  
總理王大臣

### 第一條

除今約所改之款外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天津所定之和約換約後仍即逐款切實施行

### 第二條

按照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所定和約第一款兩國指定通商處所廣西則開龍州雲南則開蒙自緣因  
釐耗係保聘至蒙自水道必由之處所以中國允開該處通商與龍州蒙自無異又允法國任派在蒙自法國  
領事官屬下一員在釐耗駐紮

### 第三條

現因中國北圻來往商務必須設法作速接與所有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和約第六七款內所訂稅則  
今暫行改定凡由北圻入中法滇粵通商處所之洋貨即按照中國通商海關稅則減十分之三收納正稅其  
出口至北圻之中國土貨即按照中國通商海關稅則減十分之四收納正稅

### 第四條

中國土貨按照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和約第十一款第一節完納進口稅後過北圻到越海港口者除

中國之外如係前往他國者則出口之時應照法越稅則納出口之稅

### 第五條

中國允准中國土藥由陸路北界出口入北圻此土藥應完納出口正稅銀二十兩一擔即一法國人及法國保護之人只能在龍州蒙自暨耗三處可以購買此項土藥中國商人所應納內地釐金等費亦不過二十兩一擔之數中國商人由內地運土藥者將此土藥交與所買之人即與收釐憑單而所買土藥之人完納出口稅時將憑單到關呈驗繳清再此項土藥不許由陸路邊界通商海口再入中國作為復進口之貨物

### 第六條

除兵船及運載兵丁軍械之船外所有法國船隻從諒山至高平復由高平至諒山經過龍州至高平並高平至龍州之河此二河一名高平河一名高平河此次船隻每次路過即每噸納鈔銀五分惟船內所載貨物一概免稅運入中國貨物可運此一河其貨物并可由旱路諒山至龍州之官道俟中國在邊界設關之時此項經過陸路之貨物在龍州必完稅後方准銷售

### 第七條

日後若中國因中國南境西南境之事與最優待之友國立定通商交涉之和約條款章程等項無論何等益處及所有通商利益施於該友國此等約一施行則法國無庸再議無不一體遵辦

### 第八條

右各條經會同商定後 大清國 欽派王大臣及大法民主國欽派大臣將此約條款原文譯出漢字印

用印二分

第九條

此次續約並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通商和約經兩國 欽差王大臣互換後此續約與該通商和約一體施行

第十條

此約現由 大清國 皇帝批准及大法國大總理天德批准後即在中國京城互換

聖陳維持招商局事宜疏

光緒十二年

北洋通商大臣大學士李鴻章等奏遵議招商局事宜以保中國權利一摺光緒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由軍機處抄交到部據原奏內稱欽奉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旨諭順天府代遞道員葉廷魯條陳扶持商局一條等因欽此竊謂輪船招商局之設原因各口通商以來中國江海之利盡為外國商輪侵佔故設法招徠華股特創此局以與洋商爭衡惟船棧碼頭成本甚重分攤客貨所得水脚無多洋商屢次跌價傾擠上年又遭法兵之擾海船難行遂致局本層折不得不暫借洋債以應急需當此局勢岌岌之際必須官為維持乃可日就起色葉廷魯所陳各節裝運鄂鹽展緩運清期限兩條不無礙礙慮母庸議其運清局船回空照沙船免稅一條查運清沙船回空凡在北洋三口裝載豆貨雜糧等項向准全免出口稅嗣後商局輪船運清回空隨免北洋三口出口稅一或如原來裝菜一千石回空時免出口貨稅二百石較沙船船少免入成以示區別又湖北輪台茶一條向由鄂豫內地運赴張家口蒙古地方粗枝大葉價值甚輕嗣後華商由鄂附搭商局輪船出口請照磚茶之例每百斤減為出口稅銀六錢並免復出口半稅其由津北運張家口外仍照完沿途內地稅釐以上兩條應請自本年開辦起另將執照保單及稽核章程核定分



飭遵照惟總計所粘利益每年不減銀一萬兩左右局累既深實不足以資補救查該局奏定章程原謂運  
漕水脚以補撥載客貨之不足每石實銀五錢六分零上年美商英商承運漕糧減為三錢五分實則支用不  
敷現在沙甯船運漕每石應交銀四錢三分一釐零所有本屆商局輪船運漕應請照沙甯船現領之款支給  
不再區分扣減亦不扣海運局公費以資津貼又該局原存官本及光緒二十一年買件旗昌船棧案內奏撥官本  
未還銀一百七十八萬餘兩由運漕水脚項下分年扣還並湖北軍需扣款尙應還銀七十七萬餘兩應請暫  
緩撥還免扣水脚各項以示體恤俟商局洋債歸結後即責令籌繳官本不准短少該局商困藉可少紓至該  
局自去秋向旗昌收回後選派道員盛宣懷等認真整頓經理嚴定章程力除弊竇等語且等伏查該局招商  
局之設始於同治十一年當時如何招商與股有無借撥官款都中無案可稽光緒二十一年前兩江總督沈葆  
楨奏美國旗昌公司歸併招商局請撥浙江等省官款通力合作是為招商局報部之初案此後行之十年官  
本之盈虧商情之衰旺該局從未報部都中均無從查悉惟據沈葆楨原奏稱不可失者時也有可悉者理  
也論時則人謀務盡適赴借實定主之機論理則天道好還其轉弱為強之始等語是招商局一事實運商  
以來之要務今據李鴻章等奏稱當此局勢岌岌之際必須官為維持乃可有起死回生之望在情形查原奏  
同空免稅一條臣都查歷屆海運章程內開沙船領運官糧至津交濟後回而販運內地貨物並准循照與案  
全行免稅如往天津牛莊奉天山東各口販運仍由津局查明承運米石全清後方准備給免稅印照持赴各  
關呈驗放行倘有交米不清之船一概不准給照如在各口帶有洋藥應令查照新章酌稅等因今該督請開  
後商局輪船運漕同空請免北洋三口出口稅一成原奏裝米一千石回空時免收出口貨稅一百石係援照  
沙甯船成案辦理仍較沙甯船少免八成應請准行該船引帶有洋藥仍應照章納稅字樣以防包私偷漏又



北洋文的撥官幣以濟之語六年三月李鴻章摺內有存官本除平銀一百九十萬八千兩除撥還與歸四十二萬六千五百兩尚存一百七十八萬一千五百兩之語是招商局官本不止部中有案之一百一十萬兩撥還官本亦不止部中有案之一百萬兩又查光緒三年南北洋大臣李鴻章等會奏整頓招商局摺內稱歷年撥存該局官幣一百九十萬八千兩均與撥息三年後光緒六年起緩息按本均分五期每年撥還一期無論如何爲難不得再求展緩統計入年官本全清其緩收息款以後取作官股或陸續常撥屆期察看情形再議等因今據該督奏請該局官本計歷年扣還歸湖北軍需扣款業已過半外尚應還銀七十七萬餘兩等語前後奏案頗有參差且歷年所緩息銀作何結算亦未聲敘臣部賦司度支既爲官幣攸關卽無論正款開款均應詳細稽核以慎出入相應請 旨飭下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曾國是將招商局撥借官款某年由某省某項勸撥銀若干某年於某案內撥還抵還某省銀若干現在未還係欠某省銀若干併查明前後八年所緩息銀共計若干曾否陸續繳還抑係作爲官股生息應於某年起息每年息銀若干詳細開單奏報以備考核至所請應還官本七十七萬餘兩俟洋債歸結後分年籌撥未免漫無限制所有招商局未還官本除本年免與撥還應自光緒十三年起分作五年清繳每年只責令繳還十餘萬兩商力亦不至竭蹶所繳銀兩卽令提解部庫以備餉需抑臣等更有請者三代之治法實本而抑末重農而賤商從古商務未嘗讓於朝廷海上互市以來論者乃號言商政稱謂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積種子母爲事者也厚居積必月計之有餘種子母必求倍入之息若計成本則日虧問子母則無着甚且稱貸之假以補不足猶鏡於衆曰此吾致富之術也有是理乎嘗見富商大賈必擇忠信之人以主會計其入有疑其出有節守餘三餘一之法核實厚積乃能久遠若主計不得人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取之無度用之無節不旋踵而衰窳用人理財之過與政過矣前者李

鴻章沈葆楨創立此局謀深慮遠實經國宏議固為收江海之利以與洋商爭衡轉貧為富轉弱為強之機盡在此舉惟洋人之通商中國斷不為折閱而來乃招商局十餘年來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債欠員疊疊豈謀之不臧哉臣等稽之案牘證之人言知所謂利權上不在國下不在商盡歸於中飽之員紳如唐廷樞朱其昂之被參於前徐鴻張鴻祿之敗露於後皆其明證主計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經不能講求指節又安得以局本虧折撥之於海上用兵耶臣等公同商酌該局既設有官款又補貼以清運水脚減免其貨稅其歲入虧出之數則應官為稽察數計 旨飭下南北洋大臣欽遵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諭旨澈底清查認真經理並將該局現存行海輪船漁獲行江輪船獲獲碼頭棧處船隻名號碼頭處所及總局分局委員商董銜名詳造冊冊送部備考其每年承運官漕民貨所得運脚若干開支員董薪水輪船經費若干自本年起每屆年終核造四柱清冊報部存案該局總辦由該大臣會商遴派嗣後派辦之員再有如徐鴻張鴻祿之虧欠局款其原保及失察之大臣即應請 旨交部議處以昭慎重

派員查明南洋商務情形擬設領事館籌計一切經費疏

光緒十三年  
附片

張之洞

竊臣於光緒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遵 旨會同出使大臣張蔭桓具奏籌議外洋各埠捐船護商情形當經奏准總辦兩江儘先副將王榮和鹽運使銜候選知府余瑞先赴南洋有名諸島詳慎周歷訪將設官造船兩事一併密加商度以憑詳定切實辦法等因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當經總理衙門電致駐英荷日使臣轉告該國外部去後該委員王榮和等於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粵起程先後往查各島埠情形均經隨時稟報頗為詳悉本年七月各回粵東且復面加查詢大抵設立領事一節事甚切要勢亦可行籌撥其大要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該委員等所歷南洋計二千餘埠先至小呂宋為日斯巴尼亞屬屬次新嘉坡次

麻六甲次檳榔嶼次仰江皆英國屬次日嘉次日嘉各附單次加拉巴各附單次加拉巴次三寶壟次三寶壟各附單次泗里末皆荷蘭屬次新金山之蘇打禮次雪梨次美利濱次亞都律各附單次蘇司倫次蘇司倫各附單皆英國屬其抵小呂宋也華民分訴日人虐害情形懇請派官保護自籌經費該處華民五萬餘人貿易最盛受害亦最深該委員等詳查被害各案或挾嫌故殺或圍搶故燒甚至官兵徇私巡差詐勒索橫征顯違條約當經擇要照會日官查辦時值土人聯名擬逐內地華工該委員等到呂其議遂經核核情形非設總領事不可其分設正副各領事暨駐劄處所由總領事因地制宜擇員稟委以期妥洽其抵新嘉坡也與原設領事左乘隨往見坡督各官體意向洽該處華民十五萬人富甲各處除衙舍公產外所有實業華人居其入洋人僅得其一每年往來華工又甚多英設華民政務司專理其事立法尚稱公允惟不向中國領事衙門報名情既不聯絡而目擊招工客館作奸欺騙無從禁止亦失保護之旨似應並由中國領事官權宜以重事權而免流弊至麻六甲檳榔嶼兩處與新嘉坡相連華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屬石叻屬之吉蘭丹專力屬之坤甸均向知保護華工華人開採錫礦者十餘萬家富至百萬者數人服飾體儀一如故鄉無所改換檳榔嶼一埠人才輻輳為諸埠之冠宜添設副領事一員與駐坡領事相助為理益可以收復效其抵坤甸之仰江也該處華人三萬餘家設有甯陽會館及各公司該員復加勸察出產以米石為大宗寶石牛皮等物次之自其據其地收餉設皮密瀾屬越為中國屬應此處宜設副領事專辦商務必於邊事有益其抵日嘉也該處為原奏所未及華工亦萬餘家來自汕頭等處先由客頭帶至新嘉坡檳榔嶼經英官查過自願備工者訂立華文合同往日嘉為備所樂種煙薯煙勤耆者年中可餘番銀百元否則不足餬口工頭以賄傾其資繼以稱貸第一二年復須留工則返鄉無日查荷官律文章程內載工人有過准園主送官訊辦不得私自鞭撻

做工不得過三年之限限滿後無論有無虧欠地主皆應給予川資不得再留等語而地主關奉險違。華文合同內並不敘明任京處待經該委員等告知荷官始允為設法整頓此處宜設副領事以資保護其抵加拉巴也該處華民七萬餘眾荷人捐稅繁多賭風尤熾甚至迫令入彼國籍其附近之波得內埠及內埠皆有華人聚處又有三寶瓏與疏羅及麥里芬及泗里末及惹加等處皆荷國屬地華人二十餘萬眾荷官橫肆暴虐該委員等接見華商而謂其苦中國如籌保護小呂宋而外當以加拉巴為先該處宜設總領事兼辦三寶瓏等處事務於荷屬各埠華人加以恩義數十萬之眾皆可內附其分設副領事一切與小呂宋同其新金山之鉢打禮埠也華工二千餘眾雲集附近華人萬餘眾美利濱埠旺加拉打埠哈洽活埠吡拉辣埠紐加士埠市丹琪埠均屬新金山外埠惟庇里市濱埠係委司倫之省城又有湯市駁路埠波得恩利士埠及谷營埠每處華人自數百至千餘不等該委員皆勸加撫慰查新金山即英屬澳士地利為五大洲之一地方產礦物產繁多五金礦產華人至者頗多其欲阻之特立收人稅之法每人納其金十磅方准登岸聞有收至三十磅者似可接照美國總領事章程在雪梨大埠派設總領事一員總理雪梨及美利濱亞都律委司倫各埠領事討論島華人商務則華工得所庇倚謀生益覺有資其各埠副領事可即令商人兼辦無須發給薪資此該委員等先後稟報籌辦及回粵後面加詢考之大略情形也且查委員王榮和等于後南洋海疆五萬餘里各埠商民親漢官之威儀仰 堯天之覆澤莫不歡呼迎謁感頌 皇仁其懇求保護之情極為迫切查出律華民數逾百萬中國生齒日繁藉此消納不少近年各國爭知如忌奇慮驟迫接踵效尤若海上不安其居即歸內地沿海疆增此無數游民何以處之故保護之舉實所以強近憂而非以勤遠略也儼蒙 朝廷設立領事加以撫循則人心自然固結為南洋無形之保障所益匪淺該委員等所到之處各該國洋官款接照料

憲甚優其屬尤爲周至商及保護等事亦俱和平取允其能設領事一節其加最爲欣然力勸速辦俾資約束  
荷日限於公法亦皆無辭相拒查小呂宋距中國最近華民墾切倒懸必須先設總領事駐紮其地以收善近  
之惠以伸華商之氣經電商張蔭桓擬派總兵銜兩江儘先補用副將王榮和爲駐紮小呂宋總領事兼該  
處閩人最多王榮和籍隸福建禮稱詳究心洋務素爲閩人所信服此次出差南洋神歷小呂宋各埠熟習  
情形深得厥要以之充當總領事人地實屬相宜應由該大臣先向日國商定給執照事宜再行奏明辦理  
隨准該大臣咨稱業經照會外部概允照辦而藩部以土人駭駭爲謂僑設官之後喧賓奪主礙其盜征是以  
至今疑宕臣查各國通例凡立約通使之後即可派領事駐紮其地保護商人古巴等處中國早經設官小呂  
宋同爲日屬何獨不可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與日使會商催令該國速發護照不容推宕一面由臣咨會  
張蔭桓催促外部速辦此外商務較繁之埠應如何添設正副領事應俟小呂宋辦有規模再行推廣至英荷  
各屬或荷於華工或暴征身稅亦應次第設官申理俾資俟般各島一律訪查之後由臣分別咨商駐英荷法  
使臣酌度請明辦理所有總領事候補隨員等官薪俸前經奏請明由中朝轉給本年六月十二日承准總  
理衙門咨開此次小呂宋新設領事薪俸經費應由何項撥給應給若干由臣妥籌辦法等因臣體察所稟情  
形各該島甚願自籌力亦能辦將小呂宋總領事派定後應在出使經費項下將第一年經費先行核給較  
爲得體惟照總理衙門奏復新加坡成案飭令該領事將歲收冊照各費報明抵還第二一年後便可不費公帑  
餘者作爲造船公款彙候撥用其總領事等署中一切辦公雜用應准於所收冊照等費內酌支開報毋庸另  
請公款一年後彙報核定數目其設領事之處就其餘款酌撥若干彙設書院一所亦先從小呂宋辦起由臣  
捐資倡助並購置經費給存儲令各該領事紳董選擇流寓儒士以爲之師隨時爲華人子弟講授使其習

閱聖人之教 中國禮義繁倫之正則聰明志氣之用得以擴充而愈開水瀉木本之思益將深固而不解從

此輾轉傳播凡有阻氣未必無觀感之思查各埠入款以每年註冊及進出口船牌之費最爲名正言順誠使  
事機順利不致別有阻礙屆計該處此兩項所入不少除抵支領事公費外尚可逐漸積存一款以備邊致讓  
商兵船之用一切收據章程應俟設官之後再行仿令核擬如所收冊照船牌等費不敷開銷擬懇 恩准由  
粵省勸諭各該埠商軍力捐資獎以應銜 封典翎枝專充領事經費永不提用各埠莊談不鮮推彼往茲必  
可敷用所有查過南洋各埠華民商務情形並陳准設小呂宋總領事暨籌計經費各緣由除將該委員原稟  
分咨總理衙門暨北洋大臣外理合恭摺具奏

再上年奏派總兵銜副將王榮和隨運使銜知府余瑞麟應南洋有名諸島往返程期約須入閱月所有月薪  
各費每月統共需銀一千三百八十兩請由粵海關撥出使經費項下就近劃給均經聲明在案現據該委  
員等稟稱自上年七月起程至本年七月初四日由新金山折回粵省止已逾期四月有餘所至各埠如日表  
柔佛庇能市濱亞細律大金山叭拉辣旺加拉吉必洽活峇當等九處皆原案未及備載而華民衆多商務繁  
要不得不順道一往以資往返稽時未能如期成事先經稟准展期六個月綜核支用不敷已多重洋未克隨  
時請領當由新金山折回現擬續請經費再往般島西貢海防暹羅各處查看等情 臣查王榮和等祇以遠隔  
重洋跋涉不辭勞瘁所查各埠情形甚爲詳細般島一島地方廣闊距中華伴國不遠至暹羅西貢海防等處  
南洋近地華民極多尤應體訪明確自應將前奏未歷各埠仍由該委員等一律訪查以竟全局當經咨會粵  
海關監督該長有在於出使經費項下續撥六個月經費銀入千二百八十兩發給該委員等收領以便隨行  
理合附片陳明



洋關征收稅鈔分項總數表

光緒二十九年

楊 檉

國家財賦出入之數歲有常經自設關通商以後華洋稅額驟增一千數百餘萬迨至今日凡京餉協餉出使外國南北洋海防經費及稅關洋人辛俸一切支銷之款靡不取給於是自同治壬申平回之役及前歲中法之戰先後貸洋人銀二千餘萬皆從各關按年加息分還於是關稅不支日以告罄者 朝廷整練海軍首籌餉餉事始議加捐洋藥適莫以法取越兩恐法獨擅西南通商之利也急謀從事緬甸以通滇道又以俄進兵阿富汗並有窺伺印度之意也欲結中國之援俾國無東顧之憂而得以全力抗俄於是特允中國加抽洋藥釐金彼蓋知所抽之數仍加於中國吸食之人而其利不因而稍減且可以示德於中國計洋藥每箱稅釐並征銀一百十兩核與其常稅值百抽二十之數相等然洋藥有害民生法所當禁專恃此為餉源名既不順況從違之權操之洋人則情更難恃此蓋一時權宜之計而未可為根本之圖者也按西洋各國稅額大率值百取二十取四十為多有多至值百取百者更有兩國有釐故重釐稅至值百取二百者皆視其事之損益以時定稅之重輕所以自護其權利於條約本無關也中國以值百抽五定稅則載在條約然並無不准加稅之文是在人為之何如耳中國稅額若照其值百抽二十之數歲可溢銀三千餘萬如洋藥等項雖值百抽百亦可即永流無止亦無不可此事當今未可遽行當俟歐洲有釐而為之變通於條約之中而與公法絕不相背固非拘守約章者所能知也若夫滇桂陸路通商事係創始始稅則一切為條約所未載與海關事體迥別滇省礦產之富甲於天下若英法於緬甸越南各開鐵路以達於滇滇中百貨將盡趨於彼而內地由川入江之路益閉不通彼且居賤之貨由海運運入各關貿易重利此中國之大患也為吾計者必令彼由海運入之貨與吾內地由江運出之貨成本多算相等庶可保全權利而使滇省永受通商之益前歲中法立約第六條有

減輕稅則之文此事既誤於前矣當籌補救之法查中西稅額輕重攸殊今若於續約時申明兩國立一公平出入稅則務使輕重相同以昭平允如得不肯減輕其稅則必無辭以拒我之加稅而前約不廢而自廢矣稅則大致仍照西例值百抽二十為斷而時輕重之西人視我之辦事合彼西法雖始必迎迥而實未有不心服者在立約之始堅忍持之而已萬一事勢尚有難行或議停內地半稅單而於邊關第一子口重抽釐金抵彼稅額必相當乃止是亦救時之中策乎英取緬甸法取越南暹羅介兩大之間國勢日衰若其更取暹羅則自印度以東由緬甸暹羅屬於新加坡利盡南海根抵盤互日益強大亦法之所深忌也中國宜與英法立約公同保護暹羅仍不准妨其自主之權利緬甸怒江以東之地與中國邊界與暹羅相接英法欲緬甸喜於通商之利驟無大志或可就我範圍更仿朝鮮之例與暹羅立約通商厚結其意暹羅懼英法之信必親睦於我如吾海軍既治舟師入七洲洋當暹羅為東道主足以張示中國形勢亦籌邊利國之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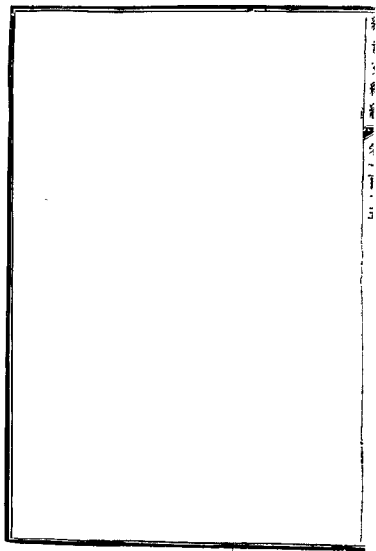
	進口	出口	復進	內地	
正稅			口半		
正稅			船鈔		
稅					
					半稅
					共計

三 年	二 年	元 年 緒
五千七四 兩七萬百 十五十	十五萬四 二百三百 兩八千六	兩三千十三 十四萬百 九百四九
三百三十六 兩六千四百 十七萬八	九百五十六 兩六千九百 十五萬九	四百一十六 兩八千三百 十九萬九
兩二萬五 十二十七 一百七	十四萬六 兩百一十 三千一	十九萬六 一百五十 兩六千四
兩三萬二 十四十 四千二	四三萬二 兩百四十 十千三	十六萬二 四百六十 兩九千三
十九萬二 五百三十 兩八千五	兩二萬二 十八十 六千四	兩三萬二 十九十 一千四
十七百一 八千六千 兩七萬二	十九萬百一 一百二十千 兩二千五二	九千六百一 兩一萬九千 百八十一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百七十四 兩七千一百 十七萬六	四百二十四 兩二千四百 十五萬八	二千八四 兩九萬百 十八十
二百八十 兩八千六百 十六萬二	十五十七 兩千八百 七萬三	兩六萬七 百九百 三千十
十一萬七 六百六十 兩九千八	十四萬七 七百三十 兩四千一	兩五萬六 十三十 九千五
十五萬二 一百九十 兩九千四	十八萬二 三百七十 兩三千四	兩三萬二 十一十 一百六
十三萬二 一百六十 兩四千三	十七萬三 六百二十 兩九千四	兩一萬二 百三十 三千七
兩八千五百一 十五萬二千 三百八十四	七千三百一 十六萬五千 兩百一十三	兩八千八百一 十九萬四千 八百三十二

九 年	八 年	七 年
十千十四 兩四萬百 百一四	兩四十四 千八百六 七萬六	一二五 兩千五百 十萬
百四十七 七千五百 兩三萬五	十四萬八 五百八百 兩三千六	八百九十 兩六千二 十六萬三
十四萬六 五百七十 兩八千九	八萬七 兩七十四 十四	一萬七 兩九十三 十三
兩四萬二 十四十 四千八	十七萬二 九百九十 兩九千七	十五萬二 四百三十 兩七千七
一五萬三 兩百九十 十千四	十三萬三 三百三十 兩五千一	八八萬三 兩百九十 十千四
兩五千八百 十七萬二千 七百六十三	二百五百一 兩七千八 十六萬四	兩六千八百 十一萬六 二百五十四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十六目錄

洋務十六則

利權一

利權二

利權三

利權四

上會侯條陳第四則

擴充商務十條

論天津宜設官牙茶行界務宜開六處之口

論稅務

論商務

論借款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薛福成

張煥綸

鍾天綽

姚文棟

李東沅

李東沅

李東沅





洋務十六 商 雜

利權一

薛福成

自來有天下者取諸民以制國用卽風所入以治民事此古今不易之通義也孟子論取民之法準乎什一以爲輕乎此與重乎此舉非堯舜之蓋蓋必如是而後用可足用足則事治事治則民裕也後世編戶日廣道路之轉輸有費官吏之徵調有費往往取之甚輕而民之所供已至數倍況地之肥瘠民之勤惰與有不齊於是取民之制不得不務從其儉以恤民艱我 朝承明代加賦之後悉除一切無名賦額厚澤深仁曠古未有通計一歲取諸民者惟江浙賦畝於什一爲近此外由內地推之邊省又推之疆陲荒遠之區有數十而取一者有數百而取一者并有蠲免勿絕一無所取者蓋地曠民貧不得不薄賦以示緩懷相承久矣然其當治之事營設之防或更倍於內地又不能以取之者尙而置之不理故合計天下地丁正賦約二千餘萬僅足供綠營兵餉之用而其餘出款向繁入款有限卽令無偏災無大役猶且汲汲不遑遑稍值事變不得已而議開捐例議減俸廉議令州縣攤捐各款所得甚隘而其弊不可勝窮也所節其微而其耗不可勝言也曩者粵孽楊難一時名臣謀士創爲權貸抽釐之法誠以有寇不能不募兵有兵不能不籌餉自然之勢也明之晚季軍餉皆出於加賦一縷一粟必取之力田之農屨之謀食也艱稍奪其事畜之資卽已流亡失業所以流寇愈熾劇全事不可爲若夫釐金悉取諸商商有餘資以營貿易莫不自願身家且所抽之釐仍加所售之貨之價則於商並無所損而其利實取之與人所以積少成多而民無大怨各省釐金最旺之時通計庫收不下二千萬今

亦有一千四百萬所以能剿除羣寇燦成 中興之業者職是故也夫明之貽誤與今之成功其得失瞭然明矣邇者軍事漸平而經理釐務之人或失其初意不無病民之事於是論時務者莫不扼腕抵掌欲去釐金而洋人亦遂執洋貨免釐之說以繼其後夫釐金果不便於民俟中國財用充足徐圖裁減可也外人而擅我自主之權不可也中國鑿紡釐金之弊設社中飽俾商民樂業可也乎洋人以豐饒之柄不可也何也洋貨既免釐必旋及於土貨洋商之運貨免釐必更攬庇華商之貨釐金之利豈不盡失耶且今軍事雖平而各路防營尚不可撤各省田賦尚未復額一切城廩倉獄皆後之工尚未盡修莫不恃釐金爲挹注苟或去之則拘學貧弱百務俱廢異日彼乘我無備求減洋稅將何以應之且華商因避釐金之故設買稅單而洋稅因之有旺釐金既去則洋稅必多僮滿是洋稅隨釐金而減者又自然之勢也萬國公法有之曰凡欲廣其貿易增其年稅或致他國難以自主他國同此利權者可扼之以自護也又曰若於他國之主權征稅人民內治有所妨害則不行今各國徇商人無厭之請欲有妨於中國其理之曲直不待辨而明矣

### 利權二

薛福成

凡兩國交涉之事條約所及者依約而行條約所不及者據理而斷中外各國所以致睦誼於不敵也按條約各貨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復運天下路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只可按估價則例每兩加稅不得過若干分此約立於道光二十二年維時海內無事田賦足額尚無釐金名目當事又不知中國稅額較之地球各國有輕至四五倍七入倍者故與洋人立約如此耳厥後天下多故餉無所出始創爲抽釐之法蓋各國通例是出爲入一歲中有額外用度輒加派於各項之中或有兵事亦由衆商捐募釐餉始與中國商民同而於例定之商稅則迥不相涉也夫中國不自主之權軍餉之需之中國非各國所能干預創辦釐捐之初洋商之



銀錢又稅之於每歲所贏之利其徵收之繁十倍中國設使中國欲減其稅項以便商貨之暢行彼能允之乎  
是以折之而彼當無詞也洋人之說動謂以釐金之故致洋貨不暢不行改近年進口洋貨每歲值銀至入  
千萬兩以外較之十數年前幾逾一倍可謂年盛一年矣而猶云貿易不暢其將誰歟是以折之而彼又當  
無詞也總之洋商於已得之利則智而忘之未得之利則變幻百出以圖之无其善窮之慾整雖盡去商稅猶  
未以爲足也業商日語之領事領事日曉之公使公使非不知事之難行姑肆其恫喝以嘗試中國幸而得請  
可以要譽市恩萬一中國必不能允彼亦有詞以謝眾商矣然則應之者在洞燭其情始終勿爲所搖而已

利權三

薛福成

聞嘗聞西人爲持平之論者曰洋商之求免釐金非敢干中國之政特以中國廢卡林立收數互有異同買貨  
者不能約定成本恐多折閱耳審如是則加洋稅免釐金之說也昔者日耳曼未一統之時小邦橫布關稅繁  
苛百貨不能流通自普人稱雄始集各邦議立統關入口貨但征稅一次稅亦視前加重以各邦幅員之大小  
按月均分近者德相畢士麻克又在其國加進口稅今裁撤釐金之議德使巴爾德願主之若知中國必不  
能允彼或以統關之說進然中國之形勢與德國異中國之地以開方道里積算廣於德國者幾及二十倍各  
名各口所設釐卡皆有必不可緩之用待以支銷今洋關稅少中國萬不敷用加稅多洋人又未必願也則  
惟有堅持舊章與之較難而已且中國所需之物祇有此數即去釐金貧民不必因之多用洋貨其販運在數  
百里內者抽課本微即或道路艱難納稅較多獲利亦較厚其數觀加之魯貨之內而華民亦不因此少洋  
貨是釐金并無損於洋商也中國之通商旅也非路則有防勇水路則有水師皆恃釐金以給巨餉去釐金必  
去水陸各處盜賊之起何以彈壓洋貨土貨皆將阻滯不行是釐金大有益於洋商也天無損如彼有益如此

然而巴使拾威使之緒餘起而相爭彼自謂天下各國德猶出其之上故凡其所不能行於中國者欲就而得之以示豪舉然竊以爲謬矣巴使於約章之原委釐務之祿要實未究心徒受威使之愚弄而不自知今以洋船貿易論英商居十之七美德法及東西洋各國共居十之三就令爭而獲利亦不過英取其十而德取其一成使自知無可置喙乃噤巴使於修約之時強中國以所難行事成則英尚坐享其利不成則德人且以不韙公法爲笑於天下威使爲其計則待矣何英之當而德之愚耶德之君相素以豪傑成名一閱此中曲折亦必不以巴使爲然也取曰中國加洋藥之稅能洋貨之釐以相抵可乎曰抽釐則利權在我加稅則利權在彼即令倍加洋藥之稅與釐金若足相抵然洋藥在中國例本當禁專恃此爲利源名已不顧實一異日有可禁之機必以礙於幣項而中止是使中國留終古之毒也且洋藥之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若加稅過重偷漏必多仍無補於國計而釐金之利則一去不可返矣威巴諸使每舉關卡一二小節以爲要挾能盡之詞不知此等乃通商常有之事就案清理則可藉爲要挾之資則不可而況彼之所曉讀者又各有一是非也然則洋貨加稅之說可行乎曰必不可得已如所加之數遠於釐金之數又於立約之時善防其弊則固未嘗不可行西洋各國稅額大較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爲衡又多則有值百取六十者有值百取百者又有通行免關稅者蓋於軒輊之中各寓自私之計不若中國之大公無我出入一體今酌中定論自洋藥而外均以值百取二十爲斷或於釐金所失之數稍足相償乎

#### 利權四

薛福成

自巨寇竊發以來軍餉告匱始立權釐之法古之人有行之者漢之算緡唐之陌子錢其實皆相間也救時之產創爲此策而軍餉賴以支持者逾二十年邇者羣寇削平洋人覬覦軍事起則抽釐以助餉軍

事定宜妥釐以恤商不知此說似是而實非者也蓋自各國通商而洋貨之販運洋人之遊歷日益繁多不能無水陸各營以資保護不能無船政機器諸廠以精製造不能無江海各隘墩臺以固防維凡若此類雖質之洋人必皆謂當爲之事而歲出之經費亦十倍於前日是故通商之事既不可廢即各項經費一日難減即各省釐課一日難停也夫中國於釐務苟持之甚堅洋人或出於加稅之一說萬一所加之數竟如中國所納之數則其中又有利有弊何也當子口稅章初定之時洋商以半稅而免內地釐金其利本優於華商華商之巧者不免與洋商俱徇相偷納釐爲幻於是有代華商領半稅單而其規費有用運頭底送無運照之士實有用洋船代華商攜帶洋藥各貨有憑運照免納釐金未到子口之先已將土貨銷售是洋稅與釐金均受其病也是使守分之華商不能獲利也是驅守分之華商不得不爲奸商也今定稅例華商洋商一律凡進口之洋貨納稅於海濱之通商正口凡出口之土貨納稅於內地之第一子口各釐卡量加裁併論其大勢宜密於近海而疏於內地用新定稅額一征之後任其所之不再重征是舉前此弊端一舉而清之也不必立防弊章程而弊自絕矣內地各省祇須於最要之口設立總卡既可將節省費而免取運較近者雖無所征則小民咸受其益此皆中國之利也然而猶有慮者釐金取之華民中國有自主之權今既憑洋之洋稅設洋人於下次修約復以稅重爲言勢必致固有之利權動爲洋人所奪爾是宜於立約時聲明加稅與得釐相抵如異日酌減稅額亦宜酌復釐金以昭不允永杜洋人之藉口此一端也中國既權釐金所入盡歸之洋稅其或華人自在地販運土貨者免其征稅既恐洋商隱附於華商以滋弊混若偶經一卡而亦用值百抽三十之例勢必有所不行是宜明訂章程核定道里之遠近如某處至海口須經幾卡則貨稅亦可作幾次分繳如是則華人不可以苛徵爲苦而所經各卡節節稽征洋稅不能偷漏此又一端也一端既立乃可祛其弊而收其利矣然則

中國既得其利洋商獨無利乎曰有洋商運貨入中國可豫定成本若干厥餘若干操券而來必如願而返利一也關稅交納之後運入內地無守備險費之煩無逐卡停留之苦行運既速成本較輕利二也洋商一次納稅雖若稍重然隱加之售價之內仍取償於華民華民但知洋貨之不復納稅也無不樂於購運或益從此暢銷利三也利之所在顯然易明洋人何憚而不為然竊料洋人昧於遠圖而溺於近利加稅一說勢固必不我從也則惟有堅持舊章與之駁辯而已

#### 上會候條陳第四則

張煥輪

機器利鈍價值實賤宜隨時採訪以免欺侮中國開采煤鐵鑄船廠等事在在需用機器往年購買或竊取不合用或價值浮濫及與理論往往恃強胡耗費不貲竊立合同視爲具文爲今之計宜於隨員中委派一人專司訪察再訪稅務司吏選一西人輔之機器之製成易月新隨事紀錄設欲購買即責令擔保工匠教習亦令選擇器有不合用匠有不稱職惟彼是問西人重利恤名既居其任必不欺負此事雖小益國甚大

#### 擴充商務十條 上兩皮張制軍

繆天紳

一曰設商會窺見中國經商之道心思未嘗不敏營運未嘗不動而獲利終不逮西商者良以彼則官爲護持此則官多抑勒耳查西洋政治事事必順人情惟商務則一切操以壟斷彼國家非特不禁反從而庇之俾其獲利此無他西國以商稅爲最大之大宗故視工商爲國家之命脈各埠均設商會京都且設總會而廷爵紳爲之領袖其權足與議院相抗每有思抑許程燈醋巴力門衙門故商人得恃無恐貿易盛而國勢日強中國則不然日商買爲市儉薄工藝爲細民平日抑勒百端有事視爲魚肉故其勢渙散而不能自立更何能與洋商頡頏即如關稅洋人權完釐半而華人則勒索數成盤查則洋船不敢離何華船則百般恫喝



以致華商人人短氣而有不能自保之勢矣。誠能仿外洋領事之法，許各業權埠紳董等以體制假以事權，遇有商務許其直達有司，凡有益於中國商業者，其設法保護而不以成法拂之，如粵中工礦聚商販肩摩地，華人稠生，計困苦苟為振興，內以裕小民衣食之源，外以杜洋人侵牟之害，大足開天下風氣之先，斯亦轉移之妙術也。竊慨粵東紳商巨族，每與長吏抗衡，若禮貌之加捨，彼就比其亦古人式怒蛙之見乎。

二曰：合公司者，西商全出於商稅，商人經商，萬里涉極重洋，牟境外之利，以養其本國之民，故國日富而兵亦日強，華商則僅覽販於本國，楚弓楚得，利害維均，此豈材力聰明有不逮哉。由於華商勢分，則力薄，本微不能經營遠略，西人勢合，則本大力厚而無往不前，所謂獨力難成，衆擎易舉，則公司是已。乃中國近年所礦爭訟，公司去歲，滬市傾倒，銀與多家，十室九空，均受其累。至今視為原階，再糾股債，貨慮無不掩耳而走，此其故由於華人不善效鑿，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不知西國每立公司，必稟請國家，由商部派員查勘事實，可憑利亦操券始，准開辦。每一公司由各股東公保董事十二人，由董事再推總辦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於中，總辦受成於各董，各董受成於各股東，上下箝制，耳目昭著，自然弊無由生，乃中國遠與之相反，科股者以須稟請大憲給示，招徠刊一章程，繪一圖說，海市蜃樓全憑臆造，各股東亦不究其礦在何處，礦質若何，本無置產，藥胎子孫之心，不過以股票低昂為居奇之計，賢賈空盤，宛爾賭博，宜其一敗塗地也。今若概廢其良法，美意則未免因咽廢食，而後來重大工程斷難開辦矣。爲今計宜查照西洋成法，凡立公司必經商會派人查考，酌定其章程，務使總辦不能獨操其權，而悉以各股東公論爲斷，則凡鐵路電報鑛製船務，皆可藉衆力以成矣。外國設公司律法，本有成書，苟斟酌折衷，垂爲令甲，庶中國公司足與洋人相埒，而能馳域外之觀矣。

三曰借國債之法創自歐戰前千古未有之舉不敢謂永無弊端而終覺其有大利而無大弊何則古來國用不足無非加派於民或算稅釐或權酒酷賦稅則架與會其弊無非取濟一時甚或搜括富民窮賣官爵極矣然仍感比不登內計外意則此苟且不終日之計亦終有時而窮窮則國未造加派餉餉民不聊生至斥宮中器用以抵餉而靡潰時聞賦社不屋此無他強括民之脂膏而不于民以感之利則小民安肯毀家纾難以濟國用哉乃西洋每有大工大役必告貸民財而復予以報券之息按券應付尋刻不爽倘有兵事不必言其招輸而百萬之餉咄嗟立辦而從未有延誤抵賴者若一經爽約則將來雖有急需民皆袖手而自蹈視山平燄之覆轍故不敢也今中國自與洋人交涉海防軍費百倍從前斷非內地賦稅所能供全特徵收洋稅為一綫來源一有兵爭海口全封洋稅告絕斷非枵腹所能久持勢必出重利以借洋債渴飲離酒所弗計矣倘適與其國構釁則并告貸無門此坐斃之道也則此一端其後患奚堪設想不若早開國債之例俾閱閱用深信不疑日後日告急之途亦未雨綢繆之說也今之洋債其息為百分之九與其本國稅為加倍而我中國未嘗無財何必受其剝削而取輸重息於外洋若自借本國之國債每年償利若干由各海關經理刊印餉票以抵現銀而節由海關付息庶商民取信盡出其城垣以牟什一之利則市面流通經而易於獲利萬一有閉關絕市之時而民皆骨槁難以獻不啻取之宮中當安危呼吸之際而始收其效故曰有大利而無大弊也

四曰鑄銀幣人情莫不喜簡而惡繁趨輕而避重順人情而行之則下令於流水之源而公私受受其益今之錢法亦應濫極矣京都行宮十大錢一出國門乃不能易一醉外省私鑄充斥康維朝大錢已千不獲一而人情乃相率而喜用外國銀錢利用西班牙老板編用給西哥新板且其法美德均鑄銀錢流入中國而

日本起而效尤嚴鑄小銀錢歸入市肆每年不下數十萬計價亦日昂論其銀質不值所準之錢而取信於其國家之官衙所謂銀幣也乃中國不自鑄鑄坐使外人得操圖法之輕重而利遂爲其所獨擅欲設法禁之而人情所趨卒亦無如何也論其行駛之便一曰成色定二曰分兩准三曰交易便四曰取携輕五曰價值不易低昂六曰花紋不易假造較之元寶紋銀領銷之耗蝕兌換之侵欺扣短秤而提僞銀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欲收其利權莫如中國奏明設局購用機器自行鼓鑄三品之錢每副機器小者不過五萬元吉林機局曾購一具凡鑄金銀之錢均須預備模質方能鑄結而擊之有聲核其贏餘足敷爐火人工鼓鑄之費即使無餘而商務已大受其益矣但須國家額定律法定各等之價并相準之數每數至若干即須用何種之錢如英鎊銀滿十二即須用小銀錢一元銀錢滿二十即須用金鎊一元而金銀銅既有搭用之例價權相準則凡錢糧關稅釐金之利財必依此而定使徵者解者攻者發者莫不皆准此數無平色之高低無兌換之扣勒自無浮收侵蝕之弊矣市肆之信不能因時爲軒輊捉搦刁難則買賣空盤之弊不禁而自絕矣

五曰廣輪船日本之與西洋立約也許其在海口通商而不准其駛入內地侵其本國自有之利故日人自造輪船駛行內海江河以與洋人爭利中國與各國立約乃許其輪船駛入長江又聽其沿海置船往來如天津上海甯波福州香港汕頭等埠向有怡和神戶旗昌三家按期輪船往來奪我華人分內之利是以李爵相創開招商局思與之並駕爭衡而其勢常苦不逮乃主持局務者復悞以重價買併旗昌一家仍不能獨收壟斷之利而財力反爲之疲欲謀挽救中國之商務宜如廣造小輪船通行內地彼洋船祇能抵通商口岸而不小輪船駛入內河據其上游爭攬貨物近日本市盛於漢口倘小輪船駛入湘漢二江直至襄陽長

沙一帶貿易攪截則茶商爭思捷足先售自無不樂載小輪倘我徑赴上海亦可舍換船過駛之繁即可由該輪船一手交卸則洋輪船之生意大減矣推而至於天津由運河以抵通州煙臺由黃河以抵濟南九江由鄱陽以抵南昌安慶由巢湖以抵廬州鎮江由運河則可抵蘇常北可抵濟甯上海則可由黃浦以抵蘇松杭嘉湖數府至於粵東西江水深濶緩上司駛至廣西之梧州如此力操上游爭其攪截則洋人體視而爲之奪氣而我商務必大有起色矣且輪船愈多則司機駕駛之人材愈出推而行駛大洋直一轉移間而不必借才異域英國兵船督駕例必由商船選拔而中國水師生徒乃欲一蹴而獲其說不可以道里計矣聞嘗私論以爲中國必先設商船學堂練習駕駛管機之舵工水手方可爲練習水師之基蓋末有不嫻駕駛而船而能駕駛於船者也

六曰設民廠國家設料取士若不勸民家莖戶誦而徒恃庠序學校以培養人才斷無文教如斯之盛觀此而知國家崇尚機器而但設官廠者其取徑迂而收效遠矣西洋製船廠槍械子藥皆取於民廠爲多即有一二官廠亦悉用包工之法與民廠無異所以無冗工無濫費計工授食而工作以精今中國各名設立船政機器子藥等局矣每年動用正款以數百萬計而所成之物若經由外洋購買或由洋匠承包費可減半然欲爲華人開風氣不計也但官廠之弊工匠浮濫且皆執業以嬉而賞罰不行動惰無別亦誰肯舍逸就勞以千累蟻每製成一器價比外洋尤昂而復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侮如此雖百年終無生色惟有仿照洋廠之法一切包工承辦責令匠目逐件分包或准其揭辦私製則匠工有一分之本領即食一分之薪資一分之工程即給一分之價值循名責實務使我國幣一錢即須造成一錢之物而器皆精實價不虛浮則工匠無不爭善矣今福州天津江甯杭州山東各廠局皆由官辦未免積習相沿

誠不敢矯舉其弊惟粵東軍火機器等局用包工之法能以泰西之工藝開民廠之規模且修理輪船機括無不估工包價如仿其法令民間多開私廠或即以官廠租給商人每年收取租息以抵製造之費如國家需用器具實成該廠儘先趕辦以其餘力聽其為民製造機器輪船及設火水龍井一切開闢挖河抽水磨麥紡紗織布各機器以收其利如此則風氣大開人才日出工藝日益精進不煩國家之提倡矣

七曰頒牙帖泰西工藝之精甲於天下而考其致此全由國家鼓舞而成得中國語之積學利祿之途也其道何由則在於頒給牙帖即西語所謂不登也不登者如士人考得新理新法工而創成一技一藝即獻諸國家由商部考驗上者錫以爵祿中者酬以寶星下次亦准其擅為專門之藝或傳為世業或專利數年國家給以文憑以杜通國工商勦仿造即國家欲仿其新法者亦與本人商購償以重貲如創造汽機輪車紡織機器諸人各國無不頒賜爵秩屢以終身至今榮名永世是以西人無論仕宦紳農工商買無不夢寐思得新法為取富貴賂子孫名利兩全之計寢食俱忘不惜傾家試驗西人因此享大名獲巨富者不勝枚指每年美國發給牙帖數萬張其通商工藝之精堪概全由於此彼其言曰所貴乎士者非徒高尚其志而已也必須創立新法有益於國有利於民斯不愧為四民之首故西國之儒者不徒抱詩夢談仁義而已也有商中之士有工中之士有農中之士皆著書立說自成一業日出其新法中國誠能採用其意不必驅天下僥倖而盡出於一途各聽其天資所近不論農工商買考求新理新法以利國利民每省由督撫考驗給以牙帖以能自出心裁者受上賞運通西國者受中賞步趨成法者受下賞惟其一家專擅其利以酬勞不准他人仿造以奪其利甚或破格奏獎榮以功名但得一省督撫倡之即他省推行自易矣重賞之下而無勇夫斯未之信也

入曰保海險外國經營商務不外兩端有公司而力舉始厚有保險而意外無虞而商務乃有恃而無恐保險之法非真能保危險也特遇險而失事則照數賠償耳其法維何則假如有海船出洋報明其船貨資本值銀百萬則保險行不必預其果值此價與否但即抽其百分之一以爲費而船以保單萬一遭風遇險意外失事即照百萬之本如數償之不居功無吝色也一歲之中所保千艘而船之沈溺貨之漂失者恆不過千中遇一愈賠償百萬外尚有九百萬悉飽已盡是保險家不費一錢徒手而得九百萬之贏餘也斯亦可謂天壤間第一貿易矣在船商重洋涉險僅費萬金即可高枕無憂永無折閱之慮何樂不爲若華商之爲海船生理者每遇風濤終夜徬徨雖獲資千萬一夕可以赤貧由於獨力爲之而無保險之法也自有此法而洋人放膽經營無恙勿固而華商則畏風畏浪備促一偶不能幸他國之利而中外商務遂天淵之判矣且外洋保險不但保海險已也凡房屋則保其火險輪車則保其碰撞甚至人身則保其病險如限內人死則家應得領賠款而寡孀孤兒藉有以養不致流離失所矣惟關稅服費之人例不賠償則人皆惜命而無自戕之妄作矣此蓋以白鴿票射標之法用之以濟困扶危與商便民之善術也誠能令華商糾股公司仿行保險一切變通其法則每年各海口保險之費不致流入外洋矣

九曰設信局西人頗能留心中國政務每謂中國度支有出入兩大款可省而不知者當取而不知取殊爲可圖計者一誠可省者卽各省每年開支驛站經費幾耗天下錢糧十分之一可取者卽設立各信局而徵收其稅以西法言之公私信函合爲一局國家特設信部官爲經理之舉路之遠近秤函之重輕徵收信費每封黏以印花隨處可投無違弗屆滿國復設支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遞洋境內之函一日而達若遞出境外就歐羅巴一洲從無滯滯至三日者每年除去車輪牲馬夫房屋薪工雜費尚有贏餘爲入款一大宗

即如英國於光緒九年信郵經費用銀三百四十萬磅而徵取信資至七百萬磅抵中國銀一千萬兩而日本仿行信局亦大獲其利現已刊出華字清單人盡知之既無中國驛站提塘局號鋪遞各項經費而凡出使述職計儲按部之員需索夫馬供應雜費行館之供張酒餽之饋遺舉地方州縣賠累不堪者一洗而空每年節省度支不知凡幾而并可為國家開一絕大利源今北省盛開鐵路將來附輪而行自可操券惟官為經理即緒太繁不如開設信局招商承辦大商包一省小商包一縣推之各口各埠皆設支局如身使臂一氣呵成水通輪舟陸通快馬偏僻處則用專差一切走卒脚夫皆受餉於官以自食其力凡摺奏及版仍派委員司之以專責成無論公私信函一律封封給值不必矚職驛站錢糧以恤其私催就私信一項言之已足出入相抵而遞送迅速商人莫不便之信質且大可減此亦有益於國裕商務一大政也今上海天津已設文報局矣若粵東援案仿設俾摺差航海赴京其亦公信局之嚆矢乎

十日賽工藝天下事有相類類游戲而實際寓富強之慮者其西人之賽珍會乎賽珍會者聚五州之物產羅各國之珍奇而品評其優劣高下以行其真賽或得金牌或得寶星於焉增識見廣見聞作商賈之南車為工藝之繩墨亦猶文士角藝於名場也一經品題聲價十倍而論者病其勞費不貲矣為過舉而自西人觀之則固用意深而取效遠為歐洲振興商務之一大關鍵也乃華商未明其益而每遇西國設會亦樂以珍物輩致其中西人笑為如盲人觀劇總旁觀撫掌而亦歎賞不置其妙處初未嘗領略也每賽一次中國亦必費數十萬金誰不如自行賽會以導華人之先路而開富國之基誠能就南方之賽會迎神北方之廟鎮趕墟變通其法令百工商賈各行各業自賽其物產下至家用什物亦羅列於會場兼行交易舉珍寶為之經理而不必託諸神道設教效僧尼之贊談以理之區庸一轉移間舉國聞所欲德皆供佛演劇放燈之

費悉用諸通商港工之實際仍不失厥職務開萬民行樂之意則游戲也而至理存焉或縣邑則彈其技年一賽州縣其三年一賽省會海口連其五年一賽每越十年則俱選國之菁莪物產古玩奇珍珍子壽萬輪入方警致而品騰其高下以分殿最焉如其處物產最高某處製造極細某物為洋人所喜而貿易可與某匠為本國之冠而工藝最妙一一登記於簿以金牌為之証譽彼工商得一獎帖鑒於瑰金期益留心於製造矣。

論天津官設官牙茶行弊害見六條之一

魏文燾

俄商來天津貿易攜帶皮貨等物皆中國所自有牟利甚微竊其意不在求售士資以購買茶葉為主彼國之嗜茶葉每日必需不可閉缺從前中國大黃茶葉出口稽查極為認真乾離時因俄國收納俄人兩次閉關并嚴禁私販出界俄館畏服乞恩是此兩物實有取俄之微權其時中俄交易只有恰克圖一處商面裝茶出口易於檢查今俄人自來天津購買搬載北運既入其手而欲於出口時分別放留必多支銷天津茶莊大小不一皆與俄人自相交易散漫無可稽察上年中俄幾致齟齬而俄商照常在天津買茶彼意無所顧慮故愈益竊恣竊則宜於天津購時開等通商地方分設牙行數家選立行首經理買茶令於年終各將一年備出數目報官存查無牙帖者不得私賣將來遇有俄人要挾碎疊之時一面戒嚴防運一面傳諭各牙行停止貿易如此則操縱在官而仍不病商似亦中債交涉一大綫緼或疑中國即無茶葉出口俄可向泰西轉買不知泰西路遠不如中國之近且價則中國廉而泰西昂貨則中國多而泰西少俄必大有不便也

論稅務弊害摘要

李東沅

昔夏禹有會計之紀周官著理財之條誠以有天下者準乎什一之法取諸民以供國用而待治百事也中國



自開海禁與各國通商由道光二十一年中西立約以洋人各貨進口納稅之後即準由華商販運各地通關  
祇按估價值每兩加稅不得過若干分維時當事不知中國稅額較之各國有輕至四五倍七入倍者故立約  
如此也迨後天下多事徵兵募勇始創權貨抽釐之制藉給軍資夫商賈以販運爲生若既匪未靖道路不通  
銷貨必遲故莫不情殷效且所抽之釐仍增價於所售之貨實則取之衆人積少成多是以民既怨者商無  
虧損最旺之時通計海內歲收不下二千萬今雖稍減亦有一千五百萬故得以削平羣寇共慶昇平得賴  
此耳無如釐卡委員或辦理不善或因兵燹時設卡過多洋人遂執洋貨免釐之說以爲要挾願違條約欲撓  
我中國自主之權即使釐捐果累商民亦須俟國用稍裕時自行酌裁漸次停免斷非局外人所得而干預也  
今軍務雖平而防營尙不可撤田賦猶未復原一切善後事宜尙須布置置製輪船槍砲悉藉釐金彌補去  
之則半軍其展百事俱弛且華商因運釐捐稅買稅單故洋稅因之而旺倘釐捐停止則洋稅必多偷漏有減  
無增此自然之勢也查初辦釐捐時洋人之貨亦在各子口征課尙無異說迨咸豐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訂條  
約始定洋貨土貨釐一次納稅可免各口征收者每百兩徵銀二兩五錢給半稅單爲憑無論運往何地他子  
口不得再徵其無半稅單者逢關過卡仍照例納稅抽釐斯乃體恤洋商恩施格外較之華商其獲利厚矣故  
華人之嗜者每每通洋人互相蒙蔽有代華商領半稅單而取費者有代洋商用洋船裝運洋藥各貨者有  
代用護照包送無運照之土貨者謊爲幻流弊雖多洋稅釐金受其困而華商之守分者不能獲利多依  
附洋人而變爲奸商反不如裁撤釐金倍增關稅其販運別口者仍領半稅則洋人無所藉口而華商不至向  
隅況查洋人所輸之香港澳門無徵釐稅之例商賈多抵其地以期貨平易售免出稅釐故香港澳門之貨  
物日多中國各埠之生涯日漸貽誤邦之稅規擴洋貨之財源又加粵東關姓其輸其款長鉅木腐病民備化

誰不能杜其味過其流而奸民實避行澳門仍行開廠收稅廿三年捐銀五十萬兩利歸洋人此所謂為誰  
 賦魚為弊賦商也會考泰西各國稅額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為制最多定有值百取百者又有全不  
 取稅者蓋以輕重之中各節自便之計即如煙酒外洋徵稅極重在中國開洋酒店者尚需納規領碼而每年  
 進口之呂宋外洋酒其數甚鉅竟充伏食而不納稅泰西俱無此例尤屬不公今宜重訂新章仿照各國稅則  
 加徵洋口之貨並重稅煙酒鴉片麻糖等物以昭平允又如珠玉錦繡珍玩非民生日用飲食所必需雖借稅  
 加釐無損於貧民無傷於富室且統計我國之所無者則輕稅以農來源有者則重稅以漏去路權其輕重  
 衡我商民備慮平爾更易艱難於期滿換約之時重定稅則據理力爭務使之實我範圍而後已耳

論商務洋法摘要

李東沅

原夫歐洲各邦以通商為大經以製造為本務蓋納稅於貨而寓兵於商也其未通商之始則雖自守不相往  
 來今則百貨流通各商雲集設此國之財竟任滔滔而去彼測之利不能源源而來莫塞漏卮久將坐困故泰  
 西各國舉凡利之所在趨之如狂而傳教者則非惟欲服中國之人心兼為洋商之偵探也查其國進口之貨  
 稅較出口倍重而本國之船沙比他國稍廉便商家而暢銷路惟歲核各商所盈之利約入十分取一略如中  
 國戶稅所開商賈寶星及他表銀湖之用品以為光榮其廉入有常三百磅以下不稅如有關於商務者必使  
 議政院官商議覆務期妥協而後施行並設商務大臣專理其事是以利權獨擅口珠宮強所有商埠要隘俱  
 設公使領事屯泊水師兵船以資護衛而止聲威遇有事端恃為挾制或請開口岸或勸資籌捐味求無厭必  
 遂其大欲而後已初莫國在印度等處租地開埠志在通商其後則變作吞併為外府而富強遂冠於歐洲無  
 如中國商民株守故習乏於遠志求如洋人之設公司銀鉅款涉洋貿易迄今尚鮮其人去數日多求源日

維爾盧他日民窮財竭補救殊難然既不能禁止通商維有自理而務核其出入與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兌而已中國出洋之貨以絲茶為最大宗今印度等處皆植桑桑所出與中國相仿洋人悉往購辦故年來中土之貨未能暢銷後或并此而失之中國之利源不幾竭乎宜令地方官廣勸農民於山谷閒地徂植桑桑勤加經理其繅絲製茶之法尤須刻意推求如有助於尋常者優加獎賞務使野無曠土農不失時則出數愈多其價可減酌為銷售用廣招徠將不特國課可增而民財亦可阜矣況中國東南各省多種棉花西北廣收牲畜若用機器以製造洋布羽毛呢絨等物則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又省往返運費其價較外洋倍賤而獲利倍豐或疑用機以代人工恐損小民之利不知洋布呢羽不出外洋無礙民棄仿而行之本以分彼之利趨耳今閩粵人之買於星加坡舊金山各處者不下八十萬人其中或住經二百餘年或隸入其美等籍然皆奉大清之正朔服本朝之冠裳足徵教澤敷敷則乎莫外矣倘中朝亦簡派領事人員顯示虛銜濫資控制則華人有恃無恐無慮工舉凡外洋之貨我華人自營運之中土之貨我華人自經理之擴其遠圖擅其利數則洋人進口日見其衰而華人出洋日微其成將富國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所慮者志無洋人之堅貞財遜洋人之豐厚偶有盈絀便思改圖惟賴在上者扼其利權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籌之中國自有之利思何以擴之西人獨擅之利思何以分之扼此三端則利權可復矣惟西人多財善賈利之所在必爭趨之若華人亦股公司通商船方與爭辯嫻商減價拚折資本勢必彼此虧絀無裨大局款款其弊須開其源按公法例載凡長江內河如歐羅巴之來因河多拿江盡人皆得開設船行以其分屬於各國也美國之米西昔比江帆船之利土著擅之以粵屬於一國也他如巴西之阿麻江雖發源於秘魯人巴西支分派別兼住依瓜奈耳兩委內瑞拉國以貫注巴西數千里之遙昔有客語立船行而執政拒之嗣因尚旅羅儀爰謀前禁以私

招練操縱之權仍自掌之不以假人也若夫中國之長江西導岷峨東注滄海源遠流長如美國之米西昔比江絕非巴西可比今長登二千數百里右存洋船往來實獲厚利喧黃奪主殊抱杞憂宜俟中西約滿之時更換舊約另議新章凡西人之長江輪船一槩給價收回所有載貨水脚因爭釀而遞減者酌復其舊則西人罔敢異詞更於長江上下遊間日開行輪船以報市價如是則長江商船之利悉歸中國獨利權常道其有意乎爲國爲民胥於是乎在矣

論借款洋務快報

李東沅

中土向無國債之名有之自泰西各國凡興建大役軍械軍情國用不敷可向民間告貸動輒千萬或每年備取子金或分數年連本交還既寓藏富於民之義如本國無款可借則轉貸於國封習以爲常殊不之與中國自同治六年閩左伯相以西征需餉於借洋款保滙上銀行經理由入盤至一分五釐行息將各海關洋稅撥抵分年本利清還該銀行分售中外商人每股計銀百磅歲納息銀入盤況其借也以彼國之磅被折我之兩數其還也又以我之兩數折彼之磅數暗中折其價虧甚多經手者大獲厚利實以軍餉緊急於無可如何之時爲萬不得已之舉耳故英法德美諸大國借貨行息多不過五六釐而土耳其波斯等國則因公債過重行息過多致利權爲他國所挾持國勢漸形貧弱我中國與屬之富礦產之饒嗣稅之盛遠勝泰西幣藏多而借貸少不勝出入盤重利即可借得鉅款聞中國之股分借券中外人爭購之十不得一每股九十五磅至凡十入磅漲至一百零四磅珍重收藏由是觀之中國雖少出子金仍能應手從前籌借洋款固由辦理不善利息過多嗣後即有委需應向英國勞士亞乃德博令等大銀行籌商自臻妥協此兩行專管各國挪借銀錢項業素有名華人皆信服常能以微息而借鉅資他處銀行萬不能及且爾洋人詳言此事如中國願借銀一百萬

兩不過到既豐如等銀行說明所借之數所給之息指明某數口圖稅價還本利分作若干結於若干年內付清云云銀行營元借銀收存又契門將銀如數交付此向來等借洋款之局面也該銀行如果確實有款可貸則此種辦法尚屬可行無如僅能擔承實非東主中國既以銀有議定銀有即添發元借之數出其百兩券票一萬張從一號起至萬號止買票者皆察看借銀事務虛實或買一張或買百張迨期結票到期何人之銀先收何人之銀後付不可預知其故何也蓋券票之軟強無定券票軟則本錢恐缺人思速還券票硬則利息依人思久借委創精圖之法定還債之期免銀行袒護之謗此等辦法雖極公平然而多股之人必受破碎本錢之累誠以是否收回全數或收回半數非到結圖之日無從預知斷不能料理於先收回本錢復入股分大為不便倘將來再籌借款須設法補以此失始易通融大凡借債於人必先將不便諸事通盤籌算稍有妨礙勢必增長利息倘受其虧欲領萬幸厥有二法一曰立法借銀限定不移之年月一次全還一曰按結歸款先於券內載明第一結歸還或第二第三結歸還俾東主得早為料理且放債者每樂聞某國借錢建鐵路電報開礦治河一切富強之政以其出息入而券票強甚不願出費以作耗財之事尤惡借銀以用兵將銀錢變作火藥彈丸散於敵之門不復能返則債主不但失利或本利虧其言可深長思也我國家素入為出本石常缺前時借債外洋不過刻內醫瘡病紓急水行停止因屬有傳即偶爾急需而別款可竭力彌縫仍以不借為上萬一羅掘俱窮尚當節用而嗷嗷臣束手無措不得不出此下策稍濟目前尤須全局統籌周詳審慎不慮託中國銀行經手轉圜利須乞病從前流弊一洗而空用昭大信 朝廷謹諭訪駐英公使還向學士袁乃德博令等大銀行英商則行息不過五六釐可達巨款況中國素來守信得人自必樂從倘更給予金非特耗財反令洋人疑中國難以清償而轉多棘手矣

昔商君之論富強也以耕戰爲務而西人之謀富強也以工商爲先耕戰權其基工商擴其用也然論西人致富之術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則工爲其基而商爲其用選者英人經營國事上下一心殫精竭慮工商之務蒸蒸日上其富強甲於地球諸國從而效之迭起爭雄泰西強盛之勢遂爲亘古所未有夫商務未興之時各處閉關而治享其地利而有餘及天下既以此爲務設或此衰彼旺則此國之利源源而往彼國之利不能源源而來無久而不貧之理所以地球各國居今日而競爭通商亦勢有不得已也今以各國而論其於中國似最進出口貨價銀在一萬萬兩上下統計洋商所贏之利當不下三千萬以十年計之則三萬萬此皆中國之利有往而無來者也無怪近日民窮財盡有岌岌不終日之勢矣然則爲中國計者既不能禁各國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務而已商務之興厥要有三一曰販運之利自各口通商而洋人以輪船運華貨不特擅中西交易之利抑且奪內地懋遷之利自中國設輪船招商局而洋商與我爭衡始則減價以求勝繼因折閱而改圖彼之占我利權者雖尚有十之四我之收回利權者已不啻五之三通計七八年間所得運費將一千萬雖局中尚息未見贏餘而利之少入於外洋者已二千萬矣所慮者一局之政主持不過數人控調二十七埠之遠精力已難徧及又自歸併放昌之後官本數多萬一稍有差跌其勢難圖再舉夫事之成於謀始者理也而人之駕於私計者情也今夫市國之內商旅非無折閱而挾實而往者雖相接何也以人人之欲濟其私也惟人人欲濟其私則無損公家之帑項而終爲公家之大利爲今之計雖難用衆寡少力之法驟分數局他日即恐有變遷之勢或即局中任事之商兼招股實明練慮者其才力資本俾各分任若干埠無論贏虧得失公家不過而問焉此外商人有能祖置輪船一二號或十餘號或數十號者均聽其報名於官自成一局

又恐商情之相軋也則督以大員而齊其政令恐商利之未饒也則酌得權而彌其闕之但使商船多然  
後由中國口岸推之東南洋各島又推之西洋諸國經商之術日益精始步西人後塵終必與一人抗矣其  
利豈不博哉一曰蠶植之利今華貨出洋者以絲茶兩款爲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國起而爭利種桑  
茶印度茶品幾勝於中國意大利絲之數亦幾埒於中國數年以來華貨滯而不流統計外洋所用絲茶出  
於各國者幾及三分之一若并此利源而盡爲西奪中國將奚以自立是不可不亟爲整理者也整理之道宜  
令郡縣有司勸民栽樹桑茶蓋種桑必在高亢之地而種茶恆在山谷之中非若黨業之有妨稼穡是在相其  
土宜善爲倡導而已其蠶絲之法製茶之法有能刻意講求者宜激勵而獎進之至於絲茶出口十數年前以  
加稅爲中國之利今則各國起而相軋一加稅則價格昂昂則運貨者必去中國而適他國而稅額必爲之  
大減夫西洋諸國往往重稅外來之貨而減免本國貨稅以暢其銷路今中國絲茶兩宗雖不必減稅亦不宜  
加稅但使地無閒曠則產之者日益豐而其價日益廉即出口之貨日益多不特於稅務有裨亦爲民與利之  
一大端也一曰製造之利英人用機器織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價廉雖棉花必購之他國而獲  
利固已不貲每展貨價之出中國者數千萬兩中國海隅多種棉花若購備機器紡花織布赴省往運運賣其  
獲利宜勝於洋人然中國雖有此議而尙無成效者何也創造一事人情每多疑沮其才足以辦此者苦於資  
本難聚而一殷商又以非所素習而不爲此大利所以盡歸洋人也竊謂經始之難有能招商股自設公司  
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權課其效而加之優獎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一示招徠商民知有利可獲則相率  
而競趨之迨其事漸熟利漸興再爲議定稅章則於國謀必有所裨推之織造織絨織呢羽莫不皆然夫用機  
器以代工作誠於奪小民之利若洋布以及氈絨呢羽木非出自中國中國多出一分之貨則外洋少獲一分

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專外利以潤吾民無險於此者矣是知中國之於商戰也彼此可共獲之利則從而分之中國所自有之利則從而讓之外洋所獨擅之利則從而奪之三要既得而中國之富可期中國富而後諸藩可次第修舉如是而猶受制於國敵者未之有也





皇朝經世文讀編卷一百十七目錄

詳務十七 國圖上

英薩約第三條 通商約章程篇

愛理城俄約第一條 通商約章程篇

俄約第九條

中俄黑龍江定界記文附文界通商記文及牌文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首段 通商約章程篇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一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二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三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四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五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六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七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八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九條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十條

俄續約第一條 通商約章類纂

俄續約第二條

俄續約第三條

塔爾巴哈臺界約首段 通商約章類纂

塔爾巴哈臺界約第一條

塔爾巴哈臺界約第二條

塔爾巴哈臺界約第三條

科布多界約首段 通商約章類纂

科布多界約第一條

科布多界約第二條

科布多界約第三條

烏里雅蘇臺首段 通商約章類纂

烏里雅蘇臺第一條

烏里雅蘇臺第二條 附烏里雅蘇臺界約記略

中俄改訂條約第一條 通商約章類纂

中俄改訂條約第五條

中俄改訂條約第七條

中俄改訂條約第八條

中俄改訂條約第九條附光緒七年中俄卡倫界

美續約第一條通商約章類纂

中法會訂越南新約第一款通商約章類纂

中法會訂越南新約第三款



洋務十七 圖圖上

英法約第三條 通商約章似焉

一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

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家任便立戶治理

愛璦城俄約第一條 通商約章類焉

一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國所屬之地右岸順江流至高蘇里河作為大清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之圖地方作為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為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密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舊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俄約第九條

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邊界既定之後登入地冊繪為地圖立定憑據俾兩國永無此疆彼界之爭

中俄黑龍江定界記文

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俄國全權大臣中國大臣會齊在俄文士爾必拉即白稜河口地方兩國之大臣

會同畫押用印在交界之圖上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一分其在京續定和約條內並四分  
圖與記文交界道路記文自烏蘇里河至圖們江口此圖分圖內書寫俄羅斯字一分書寫漢字一分其圖四  
分亦補入上年在京續定和約條內此六分圖彼此相對兩國大臣全行知悉相符俄國大臣持書寫俄羅斯  
字及滿洲字地圖一分中國大臣持書寫俄羅斯字及滿洲字地圖一分彼此互換用印畫押又互換漢字俄  
羅斯字交界地圖四分彼此換給之後兩國大臣將圖四分記文二分交界道路記文一分俱行鈐印畫押將  
此記文道路補入上年續定和約條內永遠遵行勿替

#### 附交界道路記文

中國與俄國詳細按著去年諾雅布爾月初二日所定和約第一條第三條內之記文和約之第一條內自烏  
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一河原係舊有之河作為交界其一河東之地屬俄羅  
斯國一河西之地屬中國自松阿察河源兩國交界處與興凱湖直至白稜河照圖上所畫紅色所寫俄字字頭  
定為交界即在烏蘇里河口西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耶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及松阿察河源西岸旱路  
上設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亦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照依和約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自白  
稜河源順小漫岡水向東流入興凱湖者係俄國界水向西流入穆楞河者係中國界至嶺山會處水向北分  
流入興凱湖及毛河源水向南分流入接芬河自嶺山會處直至接芬河與瑚布圖河口應立界牌白稜河口  
北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喀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小漫岡上向西北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拉字頭並  
寫上界牌漢文嶺山會處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那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穆楞河及  
嶺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圖內紅色處與圖們江會處及該江

口相距不過二十里自瑚布圖河口往至上至瑚布圖河之源即順山嶺照依和約在瑚布圖河西口邊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俄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對瑚布圖河源山頂上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怕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順們江左邊距海不過二十里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土字頭並寫上界牌漢文俱按照圖上紅色爲界因此兩國地界既經分清爲此特記

#### 附牌文

此次會同查勘分界原爲兩國和好今地界既經議定自應按照上年議定條約設立界牌以清界綫東界定爲由什勒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南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上所言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牌之後永無更改無侵佔附近及他處之地所有東邊界內原住之中國人民其向來謀生出入行走之路應聽其便俄國人不得攔阻爲此特立界牌永遠遵守兩國人民咸各知之勿違

####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首段 通商約章類纂

兩國大臣遵照京城議定和約在塔爾巴哈台會同將自沙濱達巴哈起至浩罕邊界之穆爾止兩國中間應分界址順山嶺大河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議定交界繪畫地圖圖內以紅色線道分爲兩國交界今將議定界址地名並擬議章程開列於後

####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一條

自沙濱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



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順大阿勒臺山嶺至齊桑達爾北面之梅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  
至齊桑達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轉往東南沿齊爾圖嶺喀爾喀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嶺即轉卡倫  
爲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爲憑向東南兩水流之處爲中國地向西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二條

自瑪呢圖嶺轉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盟鄂拉先往西南後往西行順塔爾巴哈臺山嶺至哈木爾達巴  
哈即轉往西南順庫木爾齊哈喇布拉克巴克圖爾達子瑪呢圖沙喇布拉克察汗托蓋依額爾格爾巴爾魯  
克莫多巴爾魯克等處卡倫之路至巴爾魯克阿拉套兩山嶺中間由平地行即在哈布塔查阿魯於達爾兩  
卡倫中間擇山坡定界自此至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爲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爲憑向東  
向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向西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三條

自阿勒坦特布什山嶺東邊末處起依阿拉套大嶺往西順阿勒坦特布什嶺邊巴哈庫克托木罕喀爾察臺  
等山頂行向北水流之處爲俄國地向南水流之處爲中國地至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爾河向西流水之庫  
克鄂羅木河向南流水之奎屯河源之匡果羅鄂博山即轉往南向西流水之庫克鄂羅木等河之處爲俄國  
地向東流水之薩爾巴克圖爾等河之處爲中國地自此由奎屯河西邊之奎塔斯山頂行至圖爾根河水從山  
內向南流出之處即順圖爾根河依博羅胡吉爾奎屯齊齊幹靈爾果斯等處卡倫至伊犁河之齊欽卡倫邊  
伊犁河往西南行至春濟卡倫轉往東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轉東由特穆爾里克山頂行圖爾根河  
布魯特游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轉往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處爲俄國地溫都布拉克等向東流水之處

爲中國地自此往西南由喀喇崑崙山頂行至畢爾巴什山即順向南流水之達喇蘇河至特克斯河過特克斯河順那林哈勒河露大山嶺爲界自此往西南分斷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住牧之處由特穆爾圖淖爾南邊之罕騰格爾薩瓦巴爾賈古魯克喀克善等山統曰天山之頂行至慈嶺靠浩罕界爲界

####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四條

現將邊界順山嶺大河及常住卡倫議定復其邊界以外分入俄國之地原有中國烏里括蘇察科布多所屬大河勒察等山嶺迤北居住之烏克克等卡倫塔爾巴哈臺所屬塔爾巴哈臺山嶺迤北居住之鄂倫布拉克等卡倫及阿拉套山迤北居住之胡蘇圖阿魯沁達爾卡倫伊犁所屬薩住之區果羅鄂博等十倫建立界牌鄂博以前仍聽中國在彼住守統俟明年兩國立界大臣會同建立界牌鄂博時何處將界牌鄂博立界即將何處應向內挪移卡倫限一月內挪移

####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五條

今將邊界議定未固兩國和好以免日後兩國爲現定邊界附近地方住牧人丁相爭之處卽以此次換約文到之日爲准該人丁向在何處住牧者仍應留於何處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土各守舊業所有地面分在何屬其人丁卽隨地歸爲何國管轄嗣後倘有由原住地方越往他處者卽行撥回免致混亂

####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六條

自現在議定邊界換約之日起過二百四十日卽爲兩國立界大臣訂准日期俄國兩起立界大臣均赴阿魯沙達圖喀布塔蓋兩卡中間會齊一起會同伊犁立界大臣往西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一起會同塔爾巴哈臺立界大臣往東北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瑪呢圖瑪圖勒幹卡倫會同科布多立界

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行至索果克卡倫會同烏里雅蘇臺立界大臣按照議定界址建立界牌鄂博至沙賓達巴哈止如遇大山以山梁劃界遇大河以河岸劃界如遇橫山橫河俱以新立界牌鄂博劃界至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各界址處所水流之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如有大嶺行人不能越往寶壘堆立之處即以水流及山嶺為界其平曠之區兩國堆立界牌鄂博時中間空出一二十丈作為公中之地所立界牌鄂博以左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中國所立界牌鄂博以右其山河所產一切物件均屬俄羅斯國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七條

明年兩國立界大臣建立界牌鄂博再將堆立界牌鄂博共若干處及均在何處堆立地名作記互換為憑今將兩國應分界址議定建立界牌鄂博後倘有河源係在中國而流注於俄國者中國不得改載其流注之

故道倘有河源係在俄國而流注於中國者俄國亦不得改載其流注之故道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九條

從前備止庫倫辦事大臣與恰克圖商馬爾托爾及伊犁將軍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與西悉畢爾圖督往來行文自今勘定邊界之後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一處遇有會同俄國查辦事件應擬增添由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與托木色米珀拉特一省因畢爾圖托爾往來行文辦理其所行文件或用清字或用蒙古字俱可

中俄塔城議定記約第十條

據爾巴哈素所屬巴克圖卡倫達西小水地方舊有種地納糧民莊五處該處地面按今定議界址雖已分在俄國惟該民人所種田地應難遽令遷移應於立界後限十年內令伊等陸續內遷今經兩國大臣會同議定將一切分定界址繪圖四分圖內分定界址地名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合璧註寫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並作此記約用俄羅斯字滿洲字各書寫四分兩國勘界大臣鈐印畫押一併互換兩國分界大臣各存圖誌一分記約各一分以便查辦外其餘圖誌二分合璧記約一分由兩國分界大臣自行呈送各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一分以備補續京城議定條約爲此互換記約可也

俄續約第一條 邊商約章類纂

議定詳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瑪乙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愛瑯城所立和約之第一條邊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約之第九條此後兩國東界定爲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江烏蘇里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里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里河口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阿察二河作爲交界其一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一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處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且遼天津和約第九條議定繪畫地圖內以紅色分爲交界之地上寫俄羅斯國阿巴瓦噶遠耶熱皆伊亦喀拉瑪那倭忙毗蘇土烏等字頭以便易詳閱其地圖上必須兩國欽差大臣畫押鈐印爲據

上所言之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流獵

從立界牌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占附近及他處之地

### 俄續約第二條

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一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桑津爾湖自此往西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 俄續約第三條

嗣後交界遇有含混相疑之處以上兩條所定之界作爲解證至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中間之地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來爲查勘東界查勘在烏蘇里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西界查勘在塔爾巴哈臺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所派大員等遵此約第一條將所指各交界作記繪圖各書寫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洲字或漢字一分共四分所作圖記該大員等畫押用印後將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共一分送俄羅斯收存將俄羅斯字一分或滿或漢字一分送中國收存互換此記文地圖仍會同具文畫押用印當爲補續此約之條

### 塔爾巴哈臺界約首段 通商約章程

塔爾巴哈臺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國建立牌博大臣穆禮木策博各遵照同治三年九月十六日兩國大臣在塔爾巴哈臺商定圖約分別紅線交界處所照各在塔爾巴哈臺所屬地方交界建立牌博今兩國大臣會同自瑪爾圖囑囑勒幹起至哈巴爾蘇地方建立牌博完竣爲此兩國彼此將已立交界牌博地名起止地方及已立牌博數目並議定條例開列於後

### 塔爾巴哈臺界約第一條

自塔爾巴哈臺瑪呢圖圖勒幹卡倫起往東南行至賽哩鄂拉先往西南後西行順塔爾巴哈臺山嶺至哈巴爾蘇地方止此一段共建立牌博十處第一處即在瑪呢圖圖勒幹卡倫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次在哈爾塔爾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沙爾布拉克地方建立牌博一處沙爾托羅蓋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察汗鄂博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克爾根達什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巴瑟木爾占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廣哲滾大壩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布凱阿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哈巴爾蘇地方建立牌博一處共建立牌博十處

### 塔爾巴哈臺界約第二條

同治九年七月十六日兩國大臣自瑪呢圖圖勒幹卡倫起至哈巴爾蘇地方止新立交界牌博十處其中間隔疏密不一凡人不能行走之地即爲交界處所共立定交界東南爲中國地方西北爲俄國地方兩國各以此次新定界址爲憑永遠遵守不可混淆其餘各項事宜均照同治三年九月間兩國大臣在塔爾巴哈臺議定圖約辦理今兩國大臣會同建立塔爾巴哈臺交界牌博各宜將交界起止地方牌博名數各書因分兩國交界大臣各將圖約鈐印畫押彼此更換爲憑並置埋置二紙兩國大臣會同畫押各鈐用印信俄國建立牌博大臣存收一紙中國建立塔爾巴哈臺牌博大臣存收一紙永昭信守

### 塔爾巴哈臺界約第三條

此次兩國建立牌博大臣各立塔爾巴哈臺交界牌博十處理應遵照舊章每年兩國派員會同往查一次惟塔爾巴哈臺尚未克復不能照章往查一俟塔爾巴哈臺克復後仍照舊章每年兩國派員會同往查一次

### 科布多界約首段 邊防約章 俄滿

同治八年科布多立界大臣奎昌會同俄國立界大臣巴布蘭福各遵照同治三年九月十六日兩國大臣議定圖約分劃跟道界址地名建立科布多所屬西北邊疆界牌鄂博今兩國立界大臣會同自賽留格木山適中之布果素克達巴哈起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止建立界牌鄂博完竣爲此將兩國互相建立界牌地名起止處所及牌博數目並擬章程開列於後

科布多界約第一條

自科布多東北邊疆賽留格木適中之布果素克達巴哈起向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沿大阿勒臺山至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轉望東南沿齊桑涼爾邊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止分爲兩國交界計此一段共已建立牌博二十處首起即於布果素克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次接於杜爾伯特達巴哈建立牌博一處於塔布圖達巴哈建立一處博勒奇爾建立一處察幹布爾噶蘇建立一處烏蘭達巴哈建立一處巴喀那斯達巴哈建立一處薩爾那爾建立一處巴爾哈斯達巴哈建立一處拜巴爾塔達巴哈建立一處薩爾楚木建立一處特勒克棉建立一處固洛木拜建立一處薩拉爾建立一處薩勒歐車庫建立一處特勒斯愛哩克建立一處鄂里雅布拉克建立一處奇音克里什建立一處察奇勒莫斯建立一處末至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建立一處共計建立牌博二十處

科布多界約第二條

自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扣足三百六十六日兩國各派能幹員弁查勘新建牌博一次烏里推蘇委員自賽留格木山東行至沙濱達巴哈科布多委員白瑪呢圖噶圖勒幹往東至賽留格木山適中之布果素

克達巴哈每年應照此查辦俄國派官一員一員至賽留格木山會同烏里雅蘇臺委員查勘新立界牌一戶起碼呢曉曉聯會同科布多委員查勘新建牌博永遠遵行其新立牌博倘有損壞之處仍應照舊各自修補

### 科布多界約第三條

同治八年七月初六日中國大臣奎昌與俄國立界大臣巴布圖福等自布果察克達巴哈至瑪呢圖曉聯辦卡倫新建界牌鄂博二十處其間疏密不一有行人不能越往之處即以山爲界限所建定界址東面南面爲中國科布多地西面北面爲俄國地兩國各以此次新定邊界爲憑永遠遵守不得混濫其餘一切悉照同治三年九月兩國分界大臣在塔爾巴哈臺議定原約辦理今經兩國大臣會同建定科布多邊界牌博各將界址起止原所繪博卡日寫約各四分兩國建界大臣各於圖約上鈐印畫押互換爲憑共畫地圖一張兩國立界大臣會同畫押鈐印俄國立界大臣分取一張中國科布多立界大臣分取一張永遠信守可也

### 烏里雅蘇臺界約首段 額爾古納界約

同治九年烏里雅蘇臺大臣榮全遵照同治三年九月塔城和約擬定烏里雅蘇臺西北俄國所屬各處總圖內紅色之界今自薩留格穆斯克山嶺之柏鄂蘇克山至沙濱達巴哈俱設有界牌立牌後兩嶺分界大臣門抄錄堪冊界牌數目及建立界牌處所名目一併開列於後

### 烏里雅蘇臺界約第一條

議定俄國交界以烏里雅蘇臺西北爲界自薩留格穆斯克山嶺之柏鄂蘇克山東北順嶺留格穆斯克山嶺至塔奴額拉山嶺西末處再順薩穆斯克山嶺往北往東直至沙濱達巴哈界牌俱經兩國分界大臣定立爲



界柁鄂蘇克界牌俄國分界大臣會商科布多分界大臣於柏鄂蘇克山嶺西設立爲界門名柏鄂蘇克中  
國界屬於烏里雅蘇臺布多中間之柏鄂蘇克山設立爲界烏里雅蘇臺界牌由科布多界牌往北經俄國  
分界大臣會同烏里雅蘇臺分界大臣往東至塔斯客哩山嶺上設爲第一界牌即名塔斯客哩自塔斯客哩  
往東非至珠府涼爾山珠穆朗瑪東南至哈爾喀山嶺設爲第二界牌即名哈爾喀自哈爾喀山嶺順珠穆  
爾北岸十塔奴額拉而察布達設爲第四界牌即名察布達從此順拉塔奴額山嶺西南逾莫多麗扎拉都倫  
烏爾圖齊寧扎克喀爾西河再向東他蘇爾亥山從沙克魯河往東北至庫色爾山設爲第五界牌即名庫色爾  
自庫色爾山往西北至塔奴額拉山末處逾哈拉畢拉河蘇該山角適西初哩查河口設爲第六界牌即名初  
哩查自初哩查河往東北順薩陽山逾瑪奴胡穆奴克霍額拉什三河由哈拉淖爾至索爾山設爲第七界牌  
即名索爾山自索爾山往東北至沙洛達巴哈附近烏里雅蘇臺設爲第八界牌即名沙洛達巴哈此處原因癸  
正六年恰克圖所定和約內業經建立界牌此次俄國毋庸再行建立其附近烏里雅蘇臺界上俄屬所屬各  
處界牌俄國已立有大中國設立有入今即以此定立爲界其餘難逾之峻嶺早經兩國分清邊界此嶺爲界  
即德羅紅嶺是也自沙洛達巴哈起至柏鄂蘇克山嶺按現定交界嶺山嶺一西一北即嶺之右爲俄國屬嶺  
山嶺一東一南至烏里雅蘇臺嶺之左歸中國屬嶺照現定地冊俄國與烏里雅蘇臺接壤之地界牌數目  
建五處所名曰並山名河名一併備載註明永遠勿替至其餘各界仍舊同治三年塔城和約辦理

烏里雅蘇臺界約第二條

爲取整查閱界牌學歷由兩國分界大臣另派員弁自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起卅至三百六十六日該員弁  
等應按照既定處所會齊前往查閱俄國所派員弁會同烏里雅蘇臺所派員弁查閱俄國與烏里雅蘇臺接

地之塊應按照定期於購留格穆斯克山嶺之柏郭蘇克界碑會齊自此前往東北查至現定沙濱達巴哈界  
界爲止烏里雅蘇臺分界大臣派員查勘界碑時亦應照此辦理此章既定應行水守勿更俾免界碑移損  
壞是以兩國分界大臣將地冊錄清書俄國字四分滿洲字四分共入分並照現定交界繪爲地圖二頁其  
內將界碑影印用俄滿文字註明該大臣等畫押印後各持四分地圖一頁於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  
昌吉斯臺互換永持爲憑

附烏里雅蘇臺界約記略

烏里雅蘇臺立界大臣伊犁將軍榮全籌議建立烏里雅蘇臺界碑照定約於同治八年四月十一日在烏  
克克卡倫會議各該所屬牌博以定兩國交界五月初四日中國科布多立界大臣奎昌俄國立界大臣巴  
布爾福穆爾木爾傅等公酌議往原圖所繪之賽留格木地方爲烏科交接之處會同建立牌博以便兩  
處分立議定後於五月二十七日順業留格木山嶺同至柏郭蘇克臺上適中之地爲城立第一牌博於北  
科城立牌博於南俄國立鄂博於西立畢科城大臣會同俄官向西而立界至瑪呢噶喇勒幹爲止爲城  
大臣同俄官穆爾木爾傅向東北立界至沙濱達巴哈爲止此端絕無樹木亦無大河水勢窪窪係科城之  
阿勒坦淖爾爲梁海東北邊末處即係烏里雅蘇臺西面邊境由此端向東北行約八十里至塔斯啓  
勒山於山頂同立第二座牌博此處並無樹木俄山泥淖山下有塔斯啓勒小河一道水向東南流山東南  
爲中原地山西北爲俄國地又向東北行約九十里至原圖所繪之珠虛淖爾東南岸約十數里噴噴小  
山上同立第三座牌博其東南爲中原地其西北接連珠虛淖爾爲俄國地又噴珠虛淖爾北岸約一十餘  
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齊雅壩上同立第四座牌博山北爲中原地山南接連珠虛淖爾爲俄國地此兩界間



大俄國大皇帝允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間商治十年俄兵代收伊犁地方交還 大清國管屬其伊犁西邊按照此約第七條所定界址應歸俄國管屬

#### 中俄改訂條約第五條

兩國特派大臣一面交還伊犁一面接收伊犁並遵照約內關繫交收各事宜在伊犁城會商辦理施行該大臣遵照督辦交收伊犁事宜之陝甘總督與土爾吉斯斯坦總督商定次序開辦陝甘總督奉到 大清國大皇帝批准條約將通行之軍派委委員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土爾吉斯斯坦總督自該員到塔什干城之日起於三個月內應將交收伊犁之事辦竣能於先期辦竣亦可

#### 中俄改訂條約第七條

伊犁西邊地方應歸俄國管屬以便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在彼安寓中國伊犁地方與俄國地方交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犁河匯流處再過伊犁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

#### 中俄改訂條約第八條

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齊桑湖西東之界查有不妥之處應由兩國特派大臣會同勘改以歸妥協并將兩湖所屬之哈薩克分別清楚至分界辦法應自至崑山至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湖暨一直線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線與舊界之間酌定新界

#### 中俄改訂條約第九條

以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交界地方及從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妥設界牌該大

員等會辦地方時日由兩國商議酌定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國特派大員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酌定妥設界牌

附光緒七年中俄卡倫單

中國卡倫

- 一 胡柏里志呼
- 二 則林圖
- 三 毛鴉子格
- 四 烏梁圖
- 五 多爾格克
- 六 霍林納拉蘇
- 七 呼拉查
- 八 巴楊達爾噶
- 九 阿深噶
- 十 鳴寧
- 十一 烏阿勒呼
- 十二 庫達拉
- 十三 恰克圖

俄國卡倫

- 一 斯他羅祖魯海圖斯基
- 二 查罕額爾樂甫斯基
- 三 克留東甫斯基
- 四 庫魯蘇他樂甫斯基
- 五 查蘇車樂甫斯基
- 六 杜魯勒古樂甫斯基
- 七 托克托爾斯基
- 八
- 九 阿深金斯基
- 十 們察斯基
- 十一 沙拉拜勒斯基
- 十二 庫達林斯基
- 十三 恰克圖

十四哈拉呼志爾

十五洛爾格臺

十六鄂爾托霍

十七伊勒克池拉穆

十八烏尤勒特

十九貝爾特斯

二十賽鄂鄂拉

二十一金吉里克

二十二攸斯提特

二十三蘇鄂克

二十四查罕鄂博

由烏卡翁以  
下附圖同名

二十五布爾瑪蘇臺

二十六哈巴爾烏蘇

二十七巴克圖

二十八喀贊德茲

二十九阿克蘇山口

三十霍爾果斯

十四博爾斯基

十五鄂勒穆林斯基

十六哈拉采斯基

十七哈木森斯基

十八克留車甫斯基

十九歐金斯基

二十額庚斯基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一 別疊里山口

三十二 帖列克第山口

三十三 魯噶爾特山口

三十四 蘇約克山口

三十五 伊爾克什唐

單內所開過界各卡可俟中國邊界官及俄國領事官會同察情形報明後由中國總理衙門會同俄國駐京大臣商議酌改將查明可裁之處分別劃滅或以便商之處酌量更易亦可

美續約第一條 通商口岸

大清國大皇帝按約准各國商民在指定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面貿易行走之處推原約內該款之意並無將管轄地方水面之權一併讓給嗣後加別國與美國或有失和或至爭戰該國官兵不得在中國轄境洋面及准外國人居住行走之處與美國人爭奪奪貨劫人美國或與別國失和亦不得在中國境內洋面及准外國人居住行走之處有爭奪之事有別國在中國轄境先與美國擅起爭端不得因此條款禁美國自有保護再凡中國已擬指准美國官民居住貿易之地及經有指准之地或別國人民在此地內有居住貿易等事除有約各國款內指明歸某國官管轄外皆仍歸中國地方官管轄

中法會訂越南新約第一款 通商口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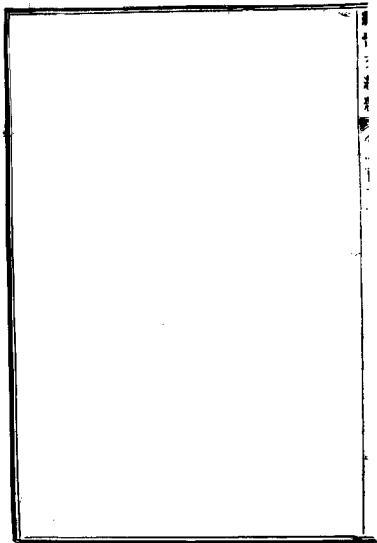
一越南諸省與中國邊界毗連者其境內法國約明自行弭亂安撫其擾害百姓之匪黨及無業流氓悉由法國妥為設法或應解散或當驅逐出境並禁其復聚為亂惟無論遇有何事法兵亦不得過北圻與中國邊界

法國唯約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不犯之其中國與北折交界各省境內凡遇匪黨逃匿即由中國設法或應解散或當驅逐出境倘有匪黨在中國境內會合意圖往擾法國所保護之民者亦由中國設法解散法國應擔保邊界無事中國約門亦不派兵前赴北折至於中國與越南如何互受逃犯之事中法兩國應另行議定專條凡中國僑居人民及散勇等在越南安分守業者無論農夫工匠商賈若無可責備之處其身家產業均得安穩與法國所保護之人無異

中法會訂越南新約第三款

一自此次訂約畫押之後起限六個月期內應由中法兩國各派官員親赴中國與北折交界處所會同勘定界限倘或於界限難於辨認之處即於其地設立標記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標處所或因北折現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兩國公同有益即彼此意見不合應各請示於本國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百十八目錄

律務十八 四國中

復總美論挖吳淞漲沙書

舞邊論三

贈朝鮮人李秉輝歸國序

保護朝鮮議 羅功儀 題

上吳清和師

恭報會同俄員勘界立牌繪圖補記邊

會勘倭那二牌盛照圖約更正疏

俄亞斯屬地西卑利亞新造鐵路圖說

旨 查拜各日期疏 光緒廿二年

李宗德

姚文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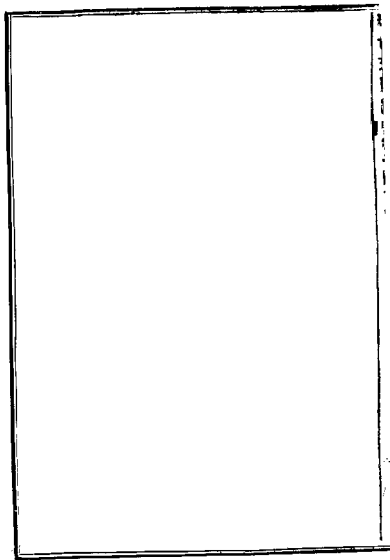
姚文棟

胡傳

吳大澂

吳大澂

姚文棟



## 皇朝經世文編編卷一百十八

上海葛士潛子源

## 律稿十八 國圖中

復總署論挖吳淞漲沙書

浙江總督李宗鏡

尋紳鈞函以吳淞漲沙之案伴人曉讀不已獲方萬難罷休之勢而擾慮所及仍以該處究竟是否挑挖經費如何籌撥並是否地居險要有無安設礮位等事分別下詢此數言中固已明示以輕重權衡之要而行之之機宜已不待躊躇而可決矣宗鏡於該處水道地勢商船進出情形未曾親身閱歷而考證圖志徧詢衆論森酌本案事理乃知此段漲沙實難開挖而其所以不可行者約有數端請為繕晰陳之卷查同治四五年間洋人請挖吳淞海口曾經上海道查復略云該處向無須挑濬若為不亞經意以結置之此亦辦理之一法迨上年輸送沙船並由沈道指稱沙船潮漲人力難施亦不過堵塞一時今觀餉未絕外則十四國領事合詞挾制內則英俄各使相繼要求而來函復詢及是否地居險要一層尤為慮深獨見其大現在此段漲沙坐落黃浦江與大橋相接口門之內西岸為寶山東岸為川沙實為由海入蘇松等處要道自北而南入此口門不數里許其西即有內河來通此江名吳淞口亦名胡巷口今人俱以黃浦口為吳淞口其實吳淞口即在黃浦口內該處沙自口門東偏隱伏水底南至江心沙始露出水面凡華洋大船初入口必沿西岸而行見此沙露出水面西岸水底又有淤沙各船必改依東岸行駛至此沙盡處方能轉行口門向有礮臺對設東西兩岸濱臨海口江心沙雖在礮臺之南數里其實礮臺相對之處水底已伏此沙各船行駛之處與西岸礮臺尤相近也黃浦口內淺處每逢冬令潮漲之時深一丈四五尺不等潮退之時尚深一丈五六尺不等重載伴輪壞水

二丈餘者到此偶有停泊候潮之事並非各船皆然亦非通年皆然洋人現欲挖長一千七百碼寬一百碼外國碼頭合中國一丈而弱則是長四百二十餘丈寬將二十五丈其意只欲爲重載洋船開一船道並不全挖殆謂此事尚無所損耳孰知其所損已多乎此沙在口內緣巨數里多伏水底自成險阻外國大輪船有時長淺不敢闖然而入彼之所是正我之利也黃浦口外水底積沙成以爲攔門之阻口內復有此沙明明寬平江面而大船到此只有屈曲一線可行之路亦可謂天險矣豈可曲徇一時之弊有短垣而自毀之哉夫居今日而言設險不足爲外人道然自通商以來外國初未嘗阻我之修武備設防汛也各局廠製造軍火輪船皆開津於西國查與和約本兩不相妨若仿天津辦法則上掩內外砲臺正不妨隨時修葺復我舊規此案儘可以該處淤沙形勢所關未便輕動正色與官推誠相告使彼心折而語塞似屬正辦若隱忍不露彼轉煩聒不休部略事與我必再求深濬而我已自失其險矣是不可行者一也查英約第二十款聲明英國船隻有在中國沿海地方擱淺地方官查知即設法妥爲料理等語並無將擱淺處之淤沙設法挑濬之說足見中外只能各就港口之深淺酌行船載之輕重在律尚不應儘貪重運以嘗試天生之挺沙在中國豈能特闢新途以招徠無限之伴載非但條約章程無此辦法即萬國公法亦無似此破格之故事若置約不問惟外國重載商船是利運強中國以驟興大役此端一啓則效尤者皆將於約外求開方便之門卽如長江之九江以上亦多淺阻冬則重載輪船難行駛必須用小輪船刺至漢口他如大沽海口之擱港沙臺灣鹿耳門之七鯤牙輪船到彼皆難暢行若准挖此沙萬一彼復援例而挖長江大沽及鹿耳門又將何以應之是不可行者二也沈葆楨令此項經費華船大者一略捐助其意查謂該處挑濬總於行船有益華洋均無一致此說亦未盡然黃浦爲東南第一繁盛之口內地帆船林立究之大船少而小船多畏洪不畏擱淺往往停泊淺處榜人

高以船頭徐待潮中鳴榔自在而行今若於海口驟添中洪之險則避之惟恐不及當速出口岸之時轉增一番戒心且中洪既寬洋船破浪進出較前更速而無算華民小船首承其厄夫豈救者中飽之海口也以中誠無算民船之不利爲外則數輪船之利不已噴噴奪主乎昔宋王觀奏開海口淤浦而圖避該行監開海口反有風波駕入之憂康熙年間邑人張登書云松江之船主均賴以拍泥沙與西北之賭著水以利舟楫者大異今乃以撈沙之具而爲舟楫之責是使海中之漕日來江中之沙日淤即此數以垂互觀之則開海口以致大弊不足爲我舟楫之利亦甚明矣是不可行者三也沈道前稟云淤口深通則宜洩無滯於水利亦爲有裨等語此說亦未盡然查核松江水利成案與前人論著詳論今昔情形與沈道所議不相符合即自明初松江淤塞後江入黃浦以歸海今之黃浦口所以亦稱吳淞口也黃浦所受之水則松江所受之太深分派赴海之水也浦之通塞誠有關於蘇松水利而其要則在於助江以敵灘出清以退渾未聞其撈沙以助灘也明嘉靖初蘇摩李孟副嘗用潯川飛鐵搭船以潯之潯水道並不阻滯海口之淤沙誠以江水清而海潮濤治於上流則衆方注江以出洵斯所以爲宜洩也治於海口則渾濁挾勢灌人以病江是求道反以致淤而何宜洩之有然則口內各岸之捍海壩禦潮堰柱之於潮後者人之所設也口內水底之淤沙載之於潮先者天之所生地之所成人力之所弗逮也查寶山地圖乃乾隆十五年所刊浦西已有此沙迄今又一百一十餘年矣並未聞黃浦口壅塞不通是此沙無大增長可知且過此江心沙以南水皆深迥具覓海沙之來實賴此撈沙過之無礙內水之出足防外沙之入於農田水利實有神益况華船可行外國船亦可行所稱有阻滯者僅裝貨太重之輪船耳未辦通商以前黃浦早已有此淤沙奈何愒爲近日洋船之例不使而遂欲挖去以亡己之水利乎是不可行者四也再查上海十四兩領事申陳振軒內稱此事有礙洋商貿易之據實無詳細聲明故有面見

振軒再述緊要關鑰之說若有十分即射之處究之迭次噴噴感爲極船遇此漲沙或延時刻或添對壘一事而已除此之外無所爲難也殊不知各船俱無阻礙獨此數船或爲此沙所滯則亦當自以而知其故矣惟其裝貨太多喫水太深遂有遇淺停滯之事抑期一日兩至耽延不過數時即或運值大汛已過而船載太重仍須再候大潮否則起卸貨物令船艙艙方得過淺此皆爲載船隻常有之事實實緣於自取不能蓋過於漲沙蓋該口久有此沙行船者雖不知之乃明知該口之水本有淺處而於船喫水之分數偶數過之又不敢變淺便汛之常規而更欲速之假令額後更有來船扁力愈大喫水愈深亦欲勉強進口則耽延必益久起卸必益多又將指爲該口之淺阻甚甚耶儻能豁然變計準照該口之淺深酌定來船裝貨之量輕自當運轉流行毫無停滯矣乃不思減裝以避淺偏欲挖沙以就船是專爲數隻輪船惜費而轉令中國動運帑與大工尤於情理有未協也是不可行者五也大抵洋人之爲是諱亦明知此沙消長以定即挖去亦必復生故有此種以復仍用機器常用掩挖之議是開挖之時費用既屬浩大既挖之後支銷仍無了期彼蓋以爲之而效其義益在洋商爲之而不效其耗費在中國樂得進此愚公移山之計該關通前棄人力難施經費難籌已足見此事之必不能成然洋人方恃其機器之足用又注意七成船鈔之可以開銷者疑置不理則辨論雖煩未必即能帖服今該委大員會同上海道督令熟悉挖沙之華人詳細勘度如工程艱鉅不以建功或經費無從籌措即據情知照當可知矣而退立作罷論則其仍從願預從事則當根據條約逐層駁斥有此數不可行諒彼亦窮頭首無辭此事願關海防形勢水利大局今承函諭轉飭確切查明以憑核辦尤不敢稍存闕率用是不避煩瑣具陳願末惟冀早臨俯賜察度或減其偏駁訂其疏失俾免完險庶足備臨時採擇於萬一耳

俄自咸豐十年釀大興安嶺而南與我劃黑龍江以界由是東路天步全失夫烏拉嶺者天所以限東西俄險  
烏拉嶺而長駕馭黑里直指東海搖足唾手而盡有其地大興安嶺者天所以限南北今俄踰興安必縮長駕南  
指其款又何以耶故古人論守江必守在江外守淮必守其淮外遼江者必不能守江劉淮者必不能守淮今  
與俄中劃黑龍江南北分守黑龍江之誤其不足恃也明矣夫吉林極盛時海有混同江松花江兩河關門江三  
海口縱路其間輪舟出海五百至蕪湖十日而至吳越二十日至閩粵萬里往返重呼吸能專快於子志海之雄  
風也庫頁島直瀉回江口此如崇明之鎖鑰長江盡河之屏蔽浙閩亦為要地 國初時此島原隸版圖不知  
何年為日本竊去三島主而障俄屏蔽一環更三省境地日蹙遂肇於此今吉林瀕海之泡及三海口亦且盡  
為俄屬矣夫以形勝之地與敵而巷牆退處於敵人藩籬之內此所謂憂六州之蹙蹙成大錯者俄既有混同  
江海口便要在松花江行船往來腹地吉林全省危機已萌矣於此俄既有關門江海口便駐重兵於琿春以  
關朝鮮明鮮危機又伏於此假如中俄有釁俄在沿海及黑龍江中輪舟往來千里若咫而我奔走於當嶺崎  
嶇之關文報遲延兵士困憊其勢迥不同無諒矣尤可以改者俄以兵船梭巡平日準行之混同江中則黑龍江  
省與吉林聲援隔絕而黑龍江必危又梭巡平日行船之松花江中 謂黑龍江吉林來信云此  
時松花江中尚無俄船則吉林省城與甯  
古塔聲援隔絕而甯古塔必危夫同治初年新編淪陷亦因回匪起事哈爾濱通化城兩處關內外警患中斷任  
其窳食而西束手不能教授今吉林情形頗與此相類前車之鑒未雨之謀宜在今日察以為混同江至松花  
江中宜練水師一支於沿江三姓呼蘭齊齊哈爾阿勒楚喀拉林伯都訥各城中的設重鎮數處又輔以陸地  
旗屯夫泰西諸國在長江中行船假無操防水師將有反客為主之勢今俄人在混同江松花江中行船事同  
一例即當仿照辦理查會典則例戰船治十九年設吉林水師營又康熙十三年自吉林移駐水師營於黑龍



江夫吉林黑龍江在 祖宗朝爲腹地尚有水師防禦今爲邊地又值多事之秋則水師營之不可緩亦明矣況善酌善領不必甚費更張而於邊務大有裨益至吉省拉林阿勒楚喀地方江省齊齊哈爾呼蘭地方皆有膏腴可耕之地核計不下二千餘里雍正十三年乾隆六年十年皆有屯墾成案其地在遼河江兩岸若辦理陸團不特與水師有輔以犄角之勢又可扼守嫩江松花江兩口兵食皆足節節有防東徽可以安枕無憂若黑龍江與俄劃中流爲界此與三國時吳蜀距江爲守情事相類所謂沿江上下所在據險而尤以額爾古納河通入黑龍江口一處爲最要俄若竊入額爾古納河進歸呼倫貝爾則江省與蒙古聲息中斷俄得以縱橫自如江省既無自主之策古亦大有危機矣

贈朝鮮人李秉謙歸國序

魏文棟

朝鮮聘賓我 朝以來 列祖 列宗屢之如一家國中太鎮則海濶濶梁以觀之國中討賊則顯有功將士萬金以賞之我 朝之待他國未有隆於朝鮮者也今年六月之變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遺師討平其亂亦猶繼 先聖之志爾爾其國東西南三面濱海近年海氛大騰爾仁川釜山元山三口與日本及泰西諸邦通商往來五洲之賈船兵艦梭織於海上而東北一隅與鄂羅斯隔江爲鄰聲息相聞今亂事雖靖然於內始外交之道尚不可以不講也夫日本之窺伺朝鮮數百年於茲矣中國人當無不知之而寧欲遏志亞細亞首發難於朝鮮則或未知也鄂之強於五洲歐亞諸國皆有戒心彼所懼者無形使之海口耳是以欲得土耳其於西不得則欲得波斯於南又不得則欲得朝鮮於東其回測之心豈復可量朝鮮自開海禁而後曠時之倭倭揣摩風尚無不諳謀海務以策自強然愚謂海與邊重海事近而爲禍淺邊事遠而爲禍深若邊海並重可也若顧海而略於邊是大不可夫朝鮮安平成鏡一還其民驚悍耐寒苦可用以防邊然地廣而荒未耨古人

寶塞下之意今宜移民於鎮城歸城以北一帶之地開荒土以資餉而治民爲邊久遠之計鄂之經營東  
悉畢爾日本之經營蝦夷皆是類也抑朝鮮於我 朝非獨情誼同一家也其土宇旣遠亦如一家之相依倚  
不破除其甚不足以保朝鮮以海邊言之燕臺固仁川之應援矣而我陸路瑯毒一軍與慶源慶興二鎮夾豆  
滿江以相峙角亦如當山蛇之第一鎖得地而力彰而我軍所駐距海太遠非用武之屯將來如有鄂營宜於  
豆滿江口添練水師我軍渡江而南協刀相守乃足以當雄敵此愚所云不分畛域者也李君悅罪有可贖與  
子諱論素契洽於其歸國故書予之所見者告之

保護朝鮮議

邊防偶述  
乙酉三月

朝鮮世列東藩久資屏蔽兩遭內亂悉與俄平字小之仁襄侮之力赴機應變之神若較處置法越一事差弱  
人意者然而厥臣雖戮黨惡尤多日使乍臨要挾甚衆內憂外患豈一日可忘而中國所代爲保護者雖善而  
猶恐未盡得焉夫馬山浦距高京纔百八十里是處防營扼要駐守原以通咽喉而杜寇餉乃不形勢緩急  
而輕於撤防僅使數十人虛張旗鼓營客嚴十月之變此要口之不爲洪英棟與日人襲取幸矣且洪逆心敢  
擅殺大臣逼脅君主者實藉日兵爲之外應而日亦得假護衛之名擯高厚以時掌握耳我防軍就近援剿  
以疎亂區而保藩王矣當亟 諭飭出使日本大臣詰日助逆發君及垣我援師之罪俾彼知理勢兩難而厚  
師我軍士傷亡不爲過也乃我不能往詰日廷而日反使伊藤來詰慢辭要索肆意欺凌不可謂非中邦有以  
啓之矣顧疎失於前則必思補救於後救失如何一曰救高之失一曰救我之失所謂救高之失者宜 特派  
明達忠實大臣一員往駐高都務與其王懇留繼後任賢去邪化俗宜民購武備睦使守舊開化二黨齊奮然  
畏服而不敢再啓狡謀庶可內安宮禁外靖洗百而永絕敵人窺伺之萌乎若我之失總在提師於平時而竭

歐於臨時中法事敗則移駐高之師以防法而不顧近登日高事起以備禦法之艦以攻高而高避不出積弱積玩之餘非特貽笑法人而倭奴之侮我抑又甚矣今講保護朝鮮惟堅拒伊蘇襄挾結恭而會張虛雷上箱兩軍門移師東渡分屯高國各要隘以示必戰如仁川爲日商所萃水源亦當敵之衝馬山尤我軍入高登陸之要地於此數處苟各駐重兵以制敵出入笑患彼不知難而退耶夫日之船艦砲械本不啻法國之精而欲以法之疆越者固高亦太不知自量今法已乃拙請和諒日斷不敢求退惟駐高師軍恐不免日久無生且無威信素孚如吳忠壯者以鎮撫其地慮日高齟齬之際不無各懷意見妄起猜疑致日復藉口以激讎變耳誠使我與高不務止戈息民之虛名而謀內脩外攘之實政勿事張皇勿妄更變但交展瓊璽以開侵陵庶前失之南藩者今猶得收之東隅乎然上策之莫如自治人頗能言之而能實力行之者鮮矣況近聞津口議和又有允撤駐高防兵俾高自設治安之說耶

上吳清卿師

胡傳

竊某以發生從戎蒙恩培植首尾未滿三載遽得之官臨民夙夜思維冀聞報稱而莫知所自竊念法夷構禍南越東南沿海各省處處備兵以防騷擾夫以中國之全力防一法夷大小強弱勢既懸殊主客勞逸情亦易見勝負所在固可預知然我設防萬餘里備多則力分師老則財竭似已犯兵家之忌慮慮欲保全必不能處處促全自兩意中之事東南財賦所出各省日事添兵則協濟東北之餉後必不能如額以資於戶部東陸各防乏餉勢必岌岌俄羅所虎視朝鮮逼處肘腋乘機蠢動以蹈我環亦屬意中之事我師先天下之憂而憂刀肩輿鉅屨請帥赴粵而廷旨仍令駐防深察撫其用意非特欲固饒東各口殆欲兼顧東陸各防東三省國家根本重地一旦有事朝廷念中外大臣憂邊河莫若我師必仍以東事相屬促令回防存卒之謂

兵單餉細均可深慮某在邊久待俄事頗悉恐念恩遇時相憂伏查俄之謀我莫大於乘隙劫之其計  
策要於搗虛其事有常預備者謹爲我師預陳之吉林以黑龍江爲肩背奉天以朝鮮爲蟻而兩翼之  
區尤在艾輝與琿春二處由艾輝而西至墨爾根折而南至齊齊哈爾不過千里路甚平曠由齊齊哈爾而南  
至吉林省城平原廣野之地亦不過千里俄夷若以輪船載兵從艾輝登岸直搗齊齊哈爾實指我。注備古  
塔彈春東防各軍之背則吉林震動更防各軍慮後路絕不得回顧則全局皆震動此北路之可慮者也俄  
兵若由黑頂子偷渡圖門江北可抄理春之後南可搗朝鮮之背彈春失則彼攻朝鮮無復顧忌朝鮮失則不  
特東三省皆爲所包而直隸山東江浙沿海各省亦不能高枕而臥此南路之可慮者也惟查俄夷經營東部  
現在尙未周密其用意專注朝鮮其設防偏重彈春而與我三省口黑河口接界等處均不甚留意以我吉林  
之防兵駐於甯古塔之七河三姓之巴彥通匪彼尙遠故也俄若入寇必南北並舉以牽制我吉林之兵使不  
得力援彈春以救朝鮮我之築彼在黑龍江宜於艾輝添設江防砲臺江岸堵截彼輪船之來路吉。於甯  
古塔添設砲隊砲車無事則隱其形便不知備有事則出三省口直搗彼雙城洮參墩以攻其所必救俄謀朝  
鮮海道以海參崴爲根本陸路以艮杵河爲根本而其接濟之兵必由黑龍江經艾輝出黑河口入混同江分  
路一入烏蘇里河踰興凱湖登岸以達雙城一出混同江入海繞經海參崴以達摩國最我黑龍江兵禦之於  
艾輝三姓之兵移駐黑河口不惟彼之後路絕兼可牽制彼。力之兵使不敢動彼雙城空虛路甚平曠我攻  
此則彼嚴杵河之陸兵必回竄海參崴之砲船亦不敢遠出而彈春之國自解卸我軍得利能奪取雙城海  
嶺則俄兵之在東者形勢中斷嚴杵河沿海一帶之地皆在我掌握之中南路肅清轉而向北與三姓之兵夾  
攻伯力則吉林以東二千餘里之地均可收復從此甯朝鮮東制日本北禦俄羅斯均易爲力不特東三省

固如金滿東海可永無俄患此地利之必爭者也黑龍江地寒每歲四月後江冰始開九月望後又復凍結彼輪船可駛每歲不過五閱月我之江防一設於艾細再設於黑河口府屬塔爾根亦不過五閱月此天時之可恃者也彼東部兵不過數千民皆新徙未有固志遠距故都數萬里聲援既斷人心惶駭大兵一蹶如鳥獸散自在意中我兵陸路則由吉林黑龍江出海道則由南北兩洋來源接濟可以持久而彼則不能此又人事之可恃者也我因失吉林以東數千里形勢之地使彼竄逼處此為肘腋患必驅之乃可無憂然必及早籌滿黑龍江江防甯古塔砲隊乃克有濟未雨綢繆備邊之要務爭先扼要制勝之良謀我不預籌彼爭先著一得一失關係大局豈淺鮮哉我師智燭機先統籌四表消患於未然天下之幸非獨東三省一隅幸也

商報會同俄員勘界立牌繪圖補記 旨覽拜各日別疏 光緒十二年

吳大澂

竊臣等奉 命會勘吉林邊界宜於四月十九日由理春起程前赴俄境嚴杆河會商界務前經具摺奏明在案四月二十二二十六日兩次會議會將大略情形電達李鴻章轉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五月十三日欽奉五月初五日 諭旨李鴻章轉電吳大澂所議展界暨牌補記繪圖各節均尚妥協前著照議畫押欽此臣等竊思理春與俄國交界地方有界限不清之處因咸豐十一年前戶部侍郎成琦會同俄員建立木界牌入處其末處土字界牌最關緊要不知何年毀失適詢土人無從查究查理春轄境處處與俄接壤臣依克唐阿到任後查開邊界自理春河源至闊門江口五百餘里竟無界牌一個關帽子山溯江一帶久被俄人侵佔俄與吳大澂照會俄員索還佔地並迭次面商據約辨論該俄員等一味支吾託宕竟於黑頂子地方添設卡兵接通電綫有久假不歸之意旋經吉林將軍臣希元奉派協領穆隆阿雙壽等同俄員會勘勘至沙草峯

爲俄人所阻未經勘畢而回臣等此次會同俄國所派勘界大臣巴噶諾夫等向該界務首重立土字牌交界之處次則歸還黑頂子要隘之地據俄員舒利經指出成琦所換地圖上界綫盡處即咸豐十一年原立土字牌牌之所江東有大泡子積水爲記江西與朝鮮備險城相對該員舒利經即係當時親自繪畫蓋立界牌之人言之確鑿呈出大小圖稿一牌有一牌之圖沙草峰所立土字界牌似非無憑等語查咸豐十一年所換地圖內其尺一寸係俄國里二十五里中國里五十里圖上界綫末處與海口相距幾及一寸係俄里一十餘里以中國里數計之實係四十五里惟咸豐十年條約內云兩國交界與樞門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咸豐十年交界道路記文內亦云圖門江左邊距海不過二十里立界牌一個上寫俄國土字頭現查十一年所立土字界牌之地確未照準條約記文二十里之說臣等與俄員巴噶諾夫反復辨論該員以爲海邊二十里俄人謂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方是江口等以爲江口以海口中風二十里以俄國十里沙草峯原立土字界牌既與條約記文不符此時即應照約更正巴噶諾夫仍以舊圖紅綫爲詞堅執不允此四月二十二日與俄員議立界牌力爭未決之情形也此外尙有應辦事宜數端舊圖內拉字那字兩牌之間有瑪字界牌記文則缺而未立條約內怕字土字兩牌之間有噶薩二字界牌地圖記文略而不詳現應補立者一也舊立木牌年久易於朽壞鄰民有燒荒之例野火所焚及腐木難免燬損改用石牌較爲堅固亟應換立者二也兩國交界地段太長牌博中間相去甚遠路徑紛歧山林叢雜本未立牌之地難免越界之人自宜酌擇要地多立封堆挖碑爲記愈密愈詳此應辦者三也俄人所佔黑頂子地方設有准卡現應補立土字界牌該處在紅綫界內臣依克唐阿當即派員前往接收添設卡倫以清界址此應辦者四也俄員舒利經現密分圖以英尺一寸爲俄國一里計中國里一里較舊圖尤爲細密臣等與該員詳加致核分注漢文文憑將

此處畫押鈐印中俄各存一分以補舊圖之不備此應辦者五也以上各條均於四月二十六復議界務時  
等與俄員巴噶諾伏詳細妥商各無異議惟補立土字界牌一節再三辨駁始允於沙草峰內越而下至平  
岡盡處豎立土字牌以江道計之兩端圍展拓十八里延直里數不過十四里且籌派員前往測量該處距離  
門江出海之口順水而下為中國里三十里計俄國里十五里陸路直岸為中國里二十七里俄國里十二里  
半等自奉 諭旨允准後即於五月十九日約向俄員巴噶諾伏及舒利經克拉多馬秋爾等前赴露門江  
議立界牌之地親自勘明年二十日將土字石牌公同豎立並用灰土石片深埋豎梁以別經久所設文應  
寫滿文漢文俄文各一牙另繪分圖於六月初七日繕寫完竣等即於是日在巖梓河與館會同勘界大員  
巴噶諾伏等畫押鈐印詔除將記文地圖各一分由吳大澂回京復 命特面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  
存案備查外所有臣等會同俄員勘界立牌繪圖補記各 片畫押各日期繕繕摺由驛馳陳

會勘後那二牌處將圖約更正疏

吳大澂

竊臣等前因甯古塔境內俄字那字二界境均與記文條約不甚相符擬赴三岔口一帶查勘明確再與巴噶  
諾伏等妥商辦理會經附片 奏明在案臣等約同俄使巴噶諾伏等於六月初十日同赴三岔口查勘俄字  
界牌現在小孤山頂距塌布圖河口尚有一里並非中俄交界地方查咸豐十一年前倉場侍郎成琦會同俄

國大臣議定交界道路記文內稱在湖布羅河口西邊立界牌一個牌上寫俄國俄字頭並宋載明在小孤山  
細詢緣由因當時河口水漲水牌易於衝失權設山頂懸河較遠若以立牌之地即爲交界之所則小孤山以  
東至瑚布圖河口一段又將割爲俄地現與俄使巴數諾伏議定將俄字石界牌改立瑚布圖河口山坡高處  
正在兩國交界之地該之地應條約均屬相符以後永無爭執再查成琦所定交界道路記文內橫山會處立  
界牌一個上寫俄國那孛斯該處與瑚布圖河口相距約有百數十里當日立牌之處本在崑山橋界中人途  
不到之處亦無路徑可尋年久無從蹤跡中俄邊界各官均以爲此牌失毀漫無稽攷光緒三年甯古塔副都  
統雙福與俄官別米薩爾能區備補立那字界牌在瑚布圖河口正北山上距綏芬河與瑚布圖河交會之處  
不及二里俄那二字牌相去太近又非橫山會處自應查明更正臣等商派熟悉邊界之員會同俄官前往查  
勘邊界古塔副都統容山添派佐領托倫特爾同臣等履勘邊界因委該佐領會同俄員舒利經獲權入山  
十餘日依水尋源披荆開路始於六月二十日訪得木牌一座上多朽爛僅存一尺餘下有碎石平礫蓋基雖  
字迹剝落無存按其地勢正在橫山會處遠西即係小綏芬河源水向南流其爲那孛斯界牌似無疑義惟山  
路崎嶇林木叢鬱新造石牌一時難以運往現與俄使巴數諾伏議明先於該處原立那孛斯界牌之地掘深數  
尺堅築石索候冬令冰雪凝厚再將那孛斯石牌由小綏芬河拉運到山屆時由臣依克唐阿派員前往會同俄  
官妥爲建立至那孛斯界牌中間百數十里自應添設封堆記號以清界址現由俄官舒利經督率繪圖各員詳  
細測量臣等協委佐領托倫特爾瑚布圖河卡官驍騎校永祥副觀察君峻慎辦理臣等於七月初八日回至  
庫春候各處應換石牌應繪界圖一律告竣按圖畫押鈐印畢臣吳大澂再行回京覆命所有等查明候  
字那孛斯界牌字照圖約妥爲更正緣由謹繕摺由驛馳陳



俄羅斯屬地西卑利亞新造鐵路

魏文棟

俄國新聞云西卑利亞大鐵路俄政府規畫已久因工程重大遷延數年至本年始定議開辦分爲三段自打穆斯克至額爾庫特斯克爲第一段自拜察爾湖至納爾噶斯爲第二段自烏蘇里至滿洲斯德爲第三段本年六月下旬米堪羅親王赴西卑利亞一爲耶喀特圖靈新開博覽會一爲打穆斯克新設大學校特往一處臨視其時自耶喀特圖靈至打穆斯克之閉正在鋪設鐵路自打穆斯克以東即現所規畫之三段也俄皇於六月二十日准內閣之奏特派羅龍江太守鮑羅夫伯東部西卑利亞太守依苛納奇夫將軍督辦事宜而陸軍大臣總其成限定五年竣功計自俄京聖彼得堡至提烏們五日自提烏們至打穆斯克三日自打穆斯克至額爾庫特斯克渡拜喀爾湖至納爾噶斯一日自納爾噶斯下黑龍江至烏蘇里四日自烏蘇里至滿洲斯德一日凡十五日可由俄京直抵滿洲斯德俄廷以此事委之鮑羅夫伯及依苛納奇夫二人者其意注重行軍不待言矣現須俟百哥拉鐵路告竣即由繪納夫將軍率領夫役行西卑利亞開辦此人熟悉鐵路事宜價廉而工速歐洲諸國所共知者也又英國新聞載波磨利之說云西卑利亞地方爲於鐵路是以俄造鐵路用費極省只雇用夫役一項每名每日六片斯一片斯即銀洋一角二分也照此計算每英里一里需用一千五百魯不令銀洋六百二十五圓此外木料更不值幾何從前美國建築鐵路依鐵路順序鋪設每日可成六里今俄國不風順序之法乃係敘處同時興工其厥事當倍速即以順序六里計之五百日亦可成三千里矣之鐵道況於此時與工則歐亞二洲東西往來必在指顧間矣聞西卑利亞之南方一片平原最宜畜牧亦有夫役取用者名食用可無慮不給此項大鐵道告成俄國貿易必極盛可占亞細亞全洲之半此事非今日始知十七年前和穆百利早已言之矣近年俄商農民爭赴西卑利亞西都開鑿居住絡繹不絕

蓋由其地便於耕作且有畜牧之利本年八月初俄國政府下令禁民移徙前往殆因人數已滿或有爭奪田畝之慮或是俄民在歐洲者西卑利亞開築鐵道爭往赴工故有是令歟

案俄屬烏拉嶺以東之地總名西卑西亞亦曰悉比利亞此鐵路蘇百新羅蒙古黑龍江之北吉林之東與  
說 中國大有關係亟譯之以告世之留心邊事者



皇朝傑出文績編卷一百十九目錄

律務十九回圖下

論今南洋各島國

五印度形勢

廣越邊徼

西域形勝

菲艮撤師日期並調度劉軍安置槍民情形疏

莫輔兵爭現擬籌布邊防疏

籌議廣西邊防請移駐提督添設鎮道各詳由疏

會奏移設裁改邊要各缺疏

照會法使恭摺管文

附理羅界務專條四款  
總理王大臣

俄門租界改歸補國永遠居住立約尚宜妥議擬定疏

吳曾英

黃楨材

黃楨材

黃楨材

岑毓英

岑毓英

岑毓英

岑毓英

岑毓英

張之洞



洋務十九 四圖下

論今南洋各島國

上海葛士澂子源編

吳會其

中西關係全在南洋今欲設中國門戶之防絕外夷覬覦之漸必自經理南洋始南洋之東西諸島環繞儼然海國長城殆天造地設之險。保我中夏者也。漢以後賈貢稱臣共球相摩南洋從無西夷舉書天竺得稱與安息大秦在海中交易不聞設埠也。唐書訶陵倭羅大食畏悉莫之威不敢加兵不聞據土也是時海南海間珍寶山積中國權其賦稅以充斥天府號爲南庫島嶼之利抑亦中國之利也。迨有明中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接踵西來葡萄牙據滿刺加地間漸及於內地之澳門西班牙取呂宋荷蘭則據噶哇三佛佛蘇門答臘等處文萊屬神吉。間諸國地又從而盡掉香港臺灣臺灣海峽投舟山普陀巖逾時揚帆西邁然後西夷巢穴已布滿南洋矣。邇來英吉利法蘭西內侮之始又以南洋爲逆旅其故何哉地不與中國毗連密邇而口岸斜對西國船用夾板火輪造柏核應近者一二日達者五六日徧懸諸島錫島之達中國外復如之方今南洋濱海之國印度全境爲所有即越南暹羅緬甸素祿與呂宋亦皆割地輸金大受挾制加以南洋中島如澳大利亞巴布亞西里百摩庇加大小無慮數十彼皆舉國徭徠日新富庶處心積慮可爲寒心履霜堅冰其來有自嘗嘆有明之假以澳門及置呂宋瓜哇諸國於版外者實與棄大甯東勝河奎哈密同一失策元代好尚武功史剽之征瓜哇亦不爲無功未立耳至今日而整頓有年欲如鄭氏之驅逐紅毛固萬不可得惟西夷迭相強弱頗有大國縱橫氣象近則稱雄西土盛及德奧俄與俄美龍駕齊驅英法間已稱遜至荷蘭葡

葡才於西夷中最爲弱小西班牙亦非甚大其橫壘南洋將來大有變遷實可預料即如亞墨利加本英實利屬部自華威建起而立國今至與諸大國抗衡我未見南洋諸島中國民人立業者億萬必無窮感頓其人也日美之開國以英人殘虐故今中國商於南洋亦多艱苦今若設官其地與之立約不准搶克敢虐我商民彼不幸約借各國公使執萬國公法與彼理論如商民中有雄傑出衆者授以領事等職俾審其山川之向背屬其幅員之廣狹測量其海道之淺深并偵探西夷動靜以開西夷如有勾引東洋潛謀爲害於中國中國得而預備此即漢家隔絕光胡之微意也況今器械精良仿模西法海疆有事命將出師參用夷夏漢處錯有言以整夷攻瓊夷中國之卡技也於前性乎何有

五印度形勢 游應初言

黃棉材

五印度爲古大竺一名身寄幅員遼闊地勢三角形每邊六千里其間大小數十國從古不相統一明初賽馬爾罕子歸母爾木元駝馬鐵木兒之後兼併西域咸歸臣部遂南侵印度歸入版圖號曰大蒙古建都於中印度之德希城其國幅袤二萬里歲收賦稅二萬一千四百萬各國皆景仰焉正德時有葡萄牙人初至西邊海隅貿易既而荷蘭英吉利法郎機西班牙等國之商接踵而來然大蒙古之王威權重大人皆畏之其後蒙古爭權內亂並起各部酋長乘間跋扈四分五裂國勢漸衰乾隆二十年孟加拉土酋與法人密約將境內之其人變行禁錮斃其大半英人欲雪此仇調傾國之師遣大將律記利夫統之駛入安頓河竟獲全勝於是東印度各酋長望風歸服乘勝席捲中兩諸部乾隆三十年復又背叛盡戮英人英逼薩伊姑底等復還嘉慶十年書馳法荷兩國駐印度之兵以據其地自是以後五印度之地歸英之囊括者十之七八蒙古王亦納欽迄今後商約存食租衣稅徒隴虛述而已其餘各部或設官置吏更爲郡縣或輸賦納貢降爲藩服英人於沿海

建立三屬頭一曰孟加拉所以控其東鄰二曰曼打拉薩所以扼其南疆三曰孟買所以鈐其西北又於亞加拉馬得本若信地諸部及錫蘭島俱以巨酋成以重兵特遣助威大臣爲之總統身以全權便宜行事每歲冬春二季駐於孟加拉夏秋二季駐於巴勒里額設英軍三萬土軍十八萬二千有奇或輪調駐防或派充工役其人半係釋教半係回教分門別戶彼此如仇互相牽制免其同心謀叛然前此兵變之事往往有之中東二印度地勢不衍物產殷阜火車鐵路六通四達孟加拉之會城曰卡里格達實西而洋第一繁盛之區樓閣雲連水陸輻湊居民八十萬戶有地稅房稅捐牌稅畜牲稅水火稅百工技藝皆有捐一屬一牛必納贖租種名目不勝枚舉夫賦稅如此繁重而民無怨言者何也蓋昔之土官番酋率多殘刻不知愛民誅求無藝以視英人今日之政不啻出水火而登衽席又所入之財仍爲本地之用除官俸兵餉之外一切修治道路橋梁輪船驅車電線煤煙學堂醫院之類民多便之是以人心亦頗相安南印度瀕海多山山內之民仍其舊俗英人不煩兵力悉俯首帖服惟西北一印度風氣剛勁好爲戰爭北印度爲古之屬黃西印度爲古之月氏一國境壤毗連迭爲興衰互相吞併今爲塞哥及阿富汗兩國疆尙強大嘉慶年間塞哥王名倫亞升者獨勝教門盡絕神佛蘇歐羅巴人操練兵法屢越境侵擾英之藩屬道光十九年倫祖宗孫嗣立亦復雄武道光二十一年塞大舉南侵乘英人不備一戰而勝英軍大挫他部繼起效尤者衆是時英人惶惶惟恐印度不保相持兩載英將高棉卒破塞哥之軍然後請盟派和將拉維河南岸本若一部割隸於英次第削平信地以下諸反側者於是上尊德於君主蓋前時佔印度皆公司之所爲至是始歸君主統轄焉阿富汗與英構難前後數十年或勝或負時戰時和大抵俄人從中煽惑也夫俄遺使臣駐紮甲布城而英國使臣至則相拒而不納從此失和復興兵殺始因天寒地險英軍不利既而大獲勝仗直搗甲布國王挾其宮眷輜重退避俄境留其子阿古



柏壁國不久阿王病歿古柏壁位不得已降志讓和割地酬餉委已立約罷兵奈民志不服忽於七月間倉猝變起戕害甚之大員阿古柏之弟復因民心起而爭位古柏速退羅谷內艱外寇一時交攻乃讓位於其弟夫其人之力非不足以滅阿富汗特留之以爲屏蔽耳蓋慈德邁西回部如霍罕布哈爾基法等盡爲俄羅斯所踞與印度僅隔興都哥士一山其山在巴達克那國境內即元太祖避暑行宮所在也俄人覬覦印度之富常懷攘奪之謀遣人學習印度官語煽惑民心聯絡波斯阿富汗諸國密約詭計其人力爲國防重兵駐守隘口不敢稍懈頃聞俄軍游獵縛錫河一帶印度大帥傳諭克什米耳土酋豫爲設備俄人甚怪其越祖代庖也兩雄並峙勢若秦楚龍爭虎鬥日尋干戈俄攻土魯基則英扼之英征阿富汗則俄尼之外雖結好和親而內實相猜忌也夫印度自漢始通中國武帝遣使從西南夷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乃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晉唐以後中土請經求律之僧履趾相接其間凡有三道焉一由和闐南行經罽羅地曠懸越過沙河入罽賓國是爲東道即晉法顯北魏慧生所行之程也一由伊犁西行歷霍罕至賽馬爾罕折而東南踰咸門渡縛錫河越興都哥士大雪山入克什米耳是爲西道的唐僧元奘及元師道人長春所行之程也一由葉爾羌西南行循徙多河而上陟蔥嶺至塞勒庫兒拍冉南逾印度河是爲中道即唐元奘歸途所經之程也考中國用兵印度惟唐太宗與元太祖俱獲全勝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軍府長史王元策使天竺以蔣師仁爲副天竺王發兵拒之則奪財物元策挺身走吐蕃西鄰徵召鄰國兵吐番以兵千人來罷婆羅<sub>即耶</sub>以七千騎來元策部分進戰茶鐸和羅城三日破之禽其王阿羅那順俘男女萬一千人降城邑五百八十所元太祖親征印度駐軍於雪山行宮遣將追可弗又算端至中印度窮及申河元史載有咸門邊見角端之事憲宗之世屢命師征取印度然終以大雪山之隔疆長莫及旋得而旋失之夫三藏之地與印度密邇爲鄰中

隔大山數重綿亘數千里峻嶺危峯道途險阻一至八月以後則大雪封山往來絕迹此殆天之所以界限中外也惟大吉嶺一路最爲扼要山江政府行三站至頓克星嶺嶺卽布魯克巴威又三程至塔內錄登轉西行三程至大吉嶺約計五百餘里爲往來孔道大吉嶺土酋降附於英吉利其方言語風俗與蒙古等相同地勢高寒印度富商多築別墅以避暑英國設領事官一員其統兵副帥亦駐於此修葺砲臺數座由大吉嶺乘馬車一日至夕力倫里卽登火車一夜可達孟加拉計鐵路三百餘約當華路一千里之程現在日九修治不久卽可通抵大吉嶺竊觀此間別無通都大邑商賈萃聚之所乃英人不惜重資開通道路此其注意於通商藏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蓋印度公司一經經營利之所在無孔不入非必盡出於英圖本意也然彼知藏地爲中朝所屬不敢輕開邊疆但請許百端川重幣以要結布魯克巴哲孟雄諸番入其牢籠彼皆寡弱不能相抗惟屬山喀一郡較強地形險要民志勁勇仰仗天威僅能自保實難以恩行藉固藩籬一旦有粵尼爲先驅後前濟贖遊拉木絨轄喀達四隘口皆所以防廓夷其他鄰部未嘗滋事故疏於設備今時異勢殊彼爲輕而此爲重何宜於江孜定日帕克星等處整頓邊防以防履霜之漸至若孟加拉之東英人新闢一地曰亞山一名阿賽密長一千餘里廣三四百里北界布魯克巴與界駱駝對人東南界緬甸西境多山惟蒲蘭布達江兩岸平壤皆朕近年墾地種茶漸致繁興特延閩粵茶師訓導土人毋歲出茶十萬箱然終不若華產之良也按西人地圍亞山東北境距江卡巴壩不過直徑一度約五六百里而近英人嘗言欲從亞山開路直抵滇蜀兩省較爲便捷此絲綉圖之誤將該地雅魯藏布江連於亞山之蒲蘭布達江其實藏江乃大金沙江之上源從緬甸入海也大小二金沙江之間尙有濱榔龍川瀾音翻滄諸巨流自亞山以東巴塘以西江卡之南騰越之北中間一段隔絕野番曠古以來人迹罕到其道里遠近無從稽考然審其山川之脈絡推其經緯之度

數原委不下二千餘里則車轡峭壁無可梯越水則急湍奔瀾不任舟筏雖有五丁力士亦所施其勇矣亞山之東南有數小部落曰格路時曰各士亞曰正得爾曰的北亞俱降附於英再南海濱有新埠曰微地缸曰吠克雅在阿拉干部內阿拉干之東曰微散曰濱賓曰摸兒面曰黑尼曰棉泥色領皆通商馬頭昔本編向屬地道光以後割隸於英曰微地缸至棉泥色領沿海七八千里英國置吏戍兵安設電報傳遞文報悉統於印度大帥故華人但知其之據有印度財賦所出皆爲外府而不知其所佔緬甸國海濱精華之區由印度直達星加坡蘇息相通略無阻礙尤爲緊要也若夫他國市埠之在印度者則有荷葡亞之科提在科曼海濱達蒙在古塞拉的部內的玉亦海旁小地大尼之西稜警崗在孟加拉部內達爾給巴爾在加爾那得部內法蘭西之本得支黎哥黎架爾一郡俱在加爾那的部內牙那安都在巴西爾加爾部內商街南那哥任孟加拉部內馬哈都在高拉巴爾部內不過一城一邑寄頓貨物而已孟買本葡萄牙所屬後讓於英麻刀督爾木大尼所屬距千里格達四十里亦美邑也今爲英人屯軍之所巴勒里界連後藏哥星十九年爲廓爾喀所據英人以數萬金贖還之其大帥行館所在曰新拉有鐵路相通各部遇有大事仍由電報請命焉距數千里而往返瞬息無異固談此五印度之大概情形也夫印度爲佛教所興漢唐以來布滿天下可謂盛矣無何回教起自天方漸染葱嶺左右迄今印度之民皆舍牟尼而拜派罕鷲嶺以峯河山依舊舍鹿苑蓮蓬焉然所謂慧光照於震且而淨土反歸他族良可嘆已其紅教黃教行於西藏及內外蒙古滿洲者爲釋氏之別派此外惟緬暹越南三國尙舊傳教余觀釋氏以慈悲爲主持齋戒殺漸致柔弱回教最堅忍其心孤往百折不回今復益之以天主耶穌教力攻一氏三教之勢遂若冰炭君子觀於教門之盛衰而世運之升降係焉國俗之強弱關焉或稱印度爲婆羅門教實則此乃種類之名非教之名也蓋印度人分爲四等上品爲婆羅門凡酋長

諸官皆此族爲之其下爲兵爲商爲工役各世其業無相奪倫一出其類則父母口人皆非之有途盡戶積額角及印堂等處者大抵離越之舊俗歟且夫五印度因方隅以命名孰東孰西非有一定之界限古今沿革分合靡常或易以瓊古語或參以回部語近世一變爲英吉利請求其一一吻合不可得也余繪印度全圖一從今名所於核實不敢有所穿鑿附會於其間於遼北部落與三藏交涉者特加詳審俾他日攷古者有足徵亦籌邊者有可據云爾

### 廣越邊徼

黃麻材

騰越當西南極邊爲滇省門戶路通緬甸界連野番向設八關九隘駐防土練以資巡馭承平日久邊徼廢弛昔時緬甸貢道由虎踞關而入經孟卯臘川以達於南甸近十數年因輪船直抵新街於是商賈往來皆趨於北道由騰城西南行經南甸于達達達三宜撫司四程至蠻允過此卽化外野人境非大家結伴不敢行其間有三路下爲河邊路中爲石梯路上爲火炎山路下路較爲近捷然不若上路柴草方便也約行三四日至蠻彝入緬國界又舟行一日至新街該處土民數百家漢人亦有三四百緬國設蘊几一員其國設領事一員伴兵三十名進口之貨以棉花爲大宗驛馬駝駝駝野棧最爲辛苦野番出沒無常往往攔路要索肆行劫掠竊賊野番散處山谷每寨十餘家或數十家不等較之藏地人煙猶爲稠密且多勤力耕作但未有會長不相統屬其人每以重賂娶結野番併遣教士深入山寨前數年會在新街招募野番挑戍多人安置海濱山島開墾荒地又印度東境之亞山本係籍隸野人之族英人新闢其地種茶栽桑日漸富庶其間有一棧之路可通孟養而達騰越徼外前明時置蠻井於孟養故設銅壁巨石萬仞臨關皆通蠻井之道也其迤北之茶山麻里從前本有土司後爲野人所逐接之輿圖大金沙江以東露江以西江卡以南騰越以北中間廣袤二千里重

阿曼蘇丹野番人逃罕到西人營欲開通其境不但琥珀象牙雲蠶翡翠玉石百寶產於其中且多五金礦藏焉方今緬國屏弱非昔比沿海精華繁盛之區被英人蠶食殆盡輪船上駛於新街按其利權公使駐紮於瓦城遇事即射新王嗣位以來彼此尤多齟齬不久必啓兵端我中華疆國攸關似宜先事籌備規復隴陝招撫野番不致爲他人所用亦免擾我旅行可否將南甸營都司移駐曠允其野人山二百餘里添設塘汛數處以資保護又海珀江源遠流長自千崖以下地勢平陽水寬至數十百丈不華至新街會合於大金沙江惟有一淺灘數處若稍加疏濬即可通行舟楫不惟平時商賈甚便一旦邊徼有變轉輸甚易元代征緬亦以舟師制勝蓋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往歲英人辦事甚惡中華約會緬人進攻印度之地也

西域形勝

黃檗材

出巖峭關外至哈密分爲南北二路中間曠格里山即天山也綿亘五千餘里直抵蔥嶺南路爲回部入城北路爲烏魯木齊伊犁及庫爾喀喇馬斯塔爾巴哈台統稱新疆其建置道里具詳官書姑不具論惟就蔥嶺外者言之自伊犁西南行經特穆爾圖泊千七百里入霍罕境古之大宛國也納林河中流西流折西北注於鹹海都城曰尋思干西契丹建牙於此元初置阿母河行省以控西域諸國所屬之城東曰馬爾噶朗曰霍什東北曰納木干曰安集延商賈所萃故獨擅名其西北之霍占科拉華塔什罕等城久已割隸於俄羅斯近年復爲俄人所誘舉國降附之查新疆南城通霍罕之路有二一由喀什哈爾西行陟蔥嶺經奈曼布魯特游牧過喀喇庫兒泊以達於霍罕計程一千四百里一由葉爾羌西南行循徒多河而上葱嶺經察勒庫兒泊折西北至克什爾又北過觀音羅境以達於霍罕約計二十日程雖皆山路崎嶇然沿途回莊煙戶稠密水草方便較之伊犁北路砂磧曠渺無堪者有間矣由霍占渡河西南行七百餘里至賽馬爾罕爲康居故城其地居四達

之衝從古著名康居盛時煙戶十萬或作窺未建一作悉萬斤又名那迷思干皆一音之轉也西與丹暹河中府元封駱馬密因帖木耳於此至明中葉遂屬西戎北併俄羅斯兩兼五印度幅員萬里號曰大蒙古王即四洲志所謂竊奴爾者是已真臘國即暹羅古稱之稱會華人於尋思干賽馬爾罕二城因譯音相近往往混合爲一不知相距千有餘里一爲大宛故都一爲唐居故郡明史謂賽馬爾罕爲萬騎實幽魏賦深力辨其謬蓋是時賽馬爾罕

跨有北印度克什米耳屬實隸其封內特明史沿王折續通考之誤未能區別耳由賽馬爾罕東至羅藏門

鐵縛河懸博羅爾巴達克山而入阿富汗國廣袤三四千里兼有月氏高附厭遜諸國之地東倚印度河北

貢大雪山即興都哥士山元太風征印度陸軍於烏達曼四境風俗勇悍樂爲戰爭所與鄰者又多強國兩界俾路芝西界波斯

北界布哈爾東北界塞哥東南與英吉利所屬之信地木若大牙交錯盡皆勁敵日尋干戈當月氏之盛也西

輪哥勳森以侵安息東跨印度河而對塞哥及其衰也或稱攝於波斯或降附於阿富汗此三國者接壤毗連迭

爲強弱互相兼併所謂疆場之色一彼一此初無一定之界限也波斯國名最古南枕海灣即波斯灣一名蘇生丁海又名東紅

北面大澤即真海一名加新比安海分十二都藩臣擅權各世其職昔時建都伊士伯與今遷於得希爾城勝兵一十萬長於擊刺多養刺客以伺敵人前於裏海設立水師戰艦以資防護西北一隅與俄國藩都高加索相接其耳

利它那格什它等城爲俄所佔東境哥蘭森部內有眉什奚城卽元史所謂木乃奚國眉什奚之東爲哈烈國一名黑圖又名亞加樂堪元朝屬密因帖木耳遺其子哈魯沙據此城境字曰忒斯成強國明時西域諸國真

俄併吞之志而法普奧諸國惡其相逼合從聯約相與併刀拒俄而保土以維歐洲均勢之局丙辰年六國公使會盟於巴黎城俄國兵船不得出地中海他國兵船不得入黑海乃近歲普奧與俄交戰法敗於普一蹶不振奧則自顧不顧於是從散約解而土耳其女主執政國多內亂俄人得以乘間抵隙肆其蠶食其人獨力雖支亦坐視而不能救矣希臘埃及一國本土之藩屬後皆背叛而自立英與俄屢助之蓋袒護同教之民不欲受制於回回也然而土國之存亡於歐洲大局攸關昔則惡其強而抑之今則憐其弱而扶之倘一旦無土俄人出黑海而與諸國爭南洋之利權欲求且夕之安其可得哉考土耳其波斯皆古安息地境其南之亞刺伯則條枝也一稱天方爲回教祖國自派罕默德創立教門湖染西域蔓延於五印度暨穆爾東西天山南北一入其教冥心堅守百折不回每七日禮拜其王爲臣民講論殺敵者授福死敵者生天退刃辱仇誓不顧身雖英與俄據有其地終不能奪其教而移其俗也至若西北一帶游牧部落逐水草無定居皆哈薩克種類分左右中三部散處於塞海鹹海騰格里海及額爾齊河兩岸匪帳幕轉徙無常其都會曰達奇司丹曰布哈爾曰捷羅頗稱繁盛今皆爲俄人所脅降且夫俄羅斯地跨三洲控茲百萬挾其詐力日以開疆闢壤爲事自局拉嶺以東曰西比利亞延袤萬里直抵黑龍江俄人不煩一兵一餉誘而降之邇來尤極力經營於中亞細亞西人稱西域爲中亞西亞建造火車鐵路由布哈爾東北經賽爾圖罕霍罕塔什罕等城至札木干分而爲一二東經伊犁西折北至波那丁司科順額爾齊河而下以達於阿木司科一西經達奇司丹沿納林河北岸至鹹海折北而西至阿林伯克復分爲二一西南沿烏拉江而至裏海一西北經察麻拉以達於烏司瓜都城此外如高加索都內新建鐵路不一而足統計俄國境內共有鐵路四萬餘里六通四達皆近二十年內所成者去歲復議增修一路由佛格什它沿裏海而南經波斯哈烈以達於阿富汗行遠大踏高驅漸統領

軍兵駐紮霍爾以窺伺印度東以禦俄新羅其陰謀詭計狡焉思逞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同治初年乘回部之亂精練伊犁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今欲索還此豈口舌所能爭者夫伊犁爲新疆精華北路門戶俄人實逼處此終爲邊患及早圖之興修鐵路添設電報乃足以長駕遠馭保固疆圉非然者迢迢萬里奏報稽遲轉餉勞勩雖有知者亦難爲謀或曰工程浩大難籌鉅款吾謂中華財力之富十倍他國人民之衆百倍他國綜五庫而計之以驛遞之費添設電報而有餘以轉輸之費建造鐵路而無不足南北一路地勢平坦易於施工想見之士必且聞而任之然而古今異宜世變日新舊循途守轍者所可與議天下大計乎因繪西域地圖不禁慨然言之以俟籌邊者之採擇焉

善報撤師日期並調度劉世安置越民情形疏光緒十一年

廣東提督岑毓英

竊臣於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有將照約停戰撤兵仍嚴密整備並將未竣停戰以前剿辦情形奏報在案十四日接奉二月二十二日電寄諭旨本日已將停戰日期諭知岑毓英矣現距撤兵期近劉永福一軍必須妥爲安插紳士或在邊界屯軍抑或別籌調度該督務須熟思審處先行奏聞候旨定奪又於二十日接奉初六日電寄諭旨張之洞電來擬令劉永福屯紮思欽一帶等語所籌尚未定奪著該督與岑毓英商辦等因欽此欽奉之下遵即派員前赴聖安州傳劉永福到營面詢該員始以重遷爲詞經臣再三開導示以國恩曉以利害該員當即遵從惟乞隨帶四五營由雲南前赴粵西南甯府暫紮或防恩州或防欽州便旨調遣並乞賞給給領糧餉已准其帶兩營到防後再行添募兩營計前後粵東解到劉營銀六萬兩節次發遣銀三萬兩尚存銀三萬兩以之發交該營經費尙可敷用該員旋即折回保勝料理而越民之仍聚山西興化河內之各府州縣地方者則法和議已成或散或留漫無歸東前經臣營發給之槍械旗幟呈繳十無二



三應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傳諭法人此項旗幟槍械係未經停戰以前致給目下無從追取將來  
法有事不得藉以為詞 臣前奏請宣興以西之地悉歸漢疆非特爭居險要亦以安置流離現在撤師早已屆  
期尚未奉到 批諭其未敵之越勇尙聚原處日久不撤誠恐別生弊端 臣念其散無所歸暫令且居館司安  
平一帶而興化巡撫阮光碧山西布政阮文甲率其鄉民到營求見自願入居三猛地方自安耕鑿現情形  
殊堪憫惻當經 臣宣布 天恩發給撫恤銀四千兩飭令各安生業 臣一面陸續撤師飭總兵丁魏督率定遠  
十三營靖邊五營入紮開化提督王永安督率平遠七營入紮馬白關提督何秀林總兵朱洪章督率夏字十  
營及綏遠十一營煥字十營磨字四營武字四營定字四營入紮蒙自道員岑毓英會同總兵雲登修綱督率懷  
遠新到入營揚字六營甲字五營保字六營分紮南溪河口及新街各地方仍擬協都司何元鳳督率元字十  
三營暫紮文盤州遊擊梁松生督率安邊六營暫紮安平陸安遊擊張世榮督率安邊入營暫紮河陸安陸以  
資鎮壓越中之難民一俟越民得所即行裁撤 臣擇於二十七日帶同營務處道員湯聘珍率懷遠正後四營  
賊字一營自館司關起程前赴文盤都置隨到保勝營看劉永福行止並加放候管即入關伏念 臣督師關外  
兩載有餘兩省之吏治營伍皆須商同撫臣整頓案牘之填委積壓亦待清釐擬將撤回各營整頓嚴守各隘  
後應否即回 臣衙門辦理一切恭候 聖訓飭遵至中外通商事件 臣賦性迂直素所未諳願 旨飭下北  
洋大臣李鴻章派與法國領事熟習人員來澳專辦再由 臣商同撫臣張凱高擇派司道一員隨同經理以重  
和好而專責成

英輔兵等現擬籌布邊防疏 光緒十一年

廣東督岑毓英

嗣臣於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曾札委副將袁壽李文秀前往緬地坐探緣由謹會同撫臣張凱高附片

陳明并飛札騰越兩廳就近密探情形相機防範隨時馳報去後隨於十一月十六七等日先後疊續騰越鎮總兵朱洪章騰越廳同知陳宗海稟報據住緬商號報稱英人索費緬甸寶石木場等廠並欲於阿瓦新街兩處各駐紮英兵千人緬人不從該國王礙於十月十六日前赴面議地方親督緬兵與英人開仗又據報十月十三日有英輪一隻由新街折回濠真行至模臣地面被緬員截住當將軍船之夏必日麻林古里等四人拿送阿瓦城收管該國王並派緬官赴造姑木殿印度商人孟孟德家搜獲所存槍斃緬兵原定十月初入初十等日進發忽於初七日晚連夜即發水陸各兵及列舍蓋溫亦於是夜前進初八日瑞藍溫厄格巴羅溫穆洗蓋溫知各帶兵萬餘由陸路分赴緬門洞為洞蓋各地扼守並聞有在青棒外開仗小勝之說緬兵等查門蠟洞馬洞臺二處皆洋緬交界之要地面緬人倘能固守英人必不能上佔新街惟英人前在新街設堂教學生徒從者不少難保不應聲而起該地毗連滇界自應嚴設防刻已密飭邊關卡庶夷印目人等難加防範現偵農團挑選精壯團丁齊集操練用備不虞并聲明入募即新街別名各等情前來臣查英緬既啓兵變滇緬交界誠恐奸宄乘虛竊發雖經設防沿邊地方文武齊集兵團相為守禦但無重兵鎮壓不足以固衆志而靖戎心查有新授貴州古州鎮總兵丁槐現在駐紮馬白關一帶防營該總兵籍隸西且在騰越辦理軍務多年於該地險隘人情向背以及土司野境甚為熟悉督營即飭高撫臣敬令總兵丁槐率帶關外撤回勝云二千餘員名前赴騰越與總兵朱洪章相機籌布禦要扼防並聯絡緬團暨各土司防守足資警備復查滇緬交界沿途一十餘里以騰越一面為衝途騰越入緬之路六條以蠻允一路為捷徑沿邊由西路而南而東皆野人山寨布列於九隘之外差錯於昧入七土司之閒由蠻允又分三路入緬或二百里或一百七十里皆係野人之地該野人言語不通衣服飲食異別殊嗜向不歸中地約東亦不受緬人管轄英人常以利餌

亦未深得其心若不乘時撫綏籠絡一旦為外人煽惑舉事不可勝言 臣查湖南鳳凰貴州松桃廳各苗苗向喜儲事自成立土目以後頗與相安現在邊界野人自設頭目雖長城外若使人前往撫諭授以土都司守備千把總之職令各部勸其聚就我範圍不至為外人驅使每歲俸薪糜費有限而裨益無窮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相應請 旨飭遵旨下補北多事野山毗近 臣查有永昌人遊擊銜都司杜惠陽感人監生劉開信素為野人深信因即會商撫臣密訪該一人前往招撫正在籌布間適接兩廣督臣張之洞電稱十月二十八日英京來電英兵已攻略緬都歸補王流至印度欲廢其君令歸英屬等語 臣等尚未接到邊報未審是否確實 臣營距省十三站省距贛越二十四站騰越距緬都又十餘站道路遼遠且緬北惶亂商信罕通前派副將袁善李文秀往探行期尚未能達 臣據電稱英已入踞緬都該副將等未便令其前往恐生疑竇當即飛報該副將袁善李文秀速即折回另派與緬地熟習之騰越舉人張成廉前往密探一面飭備丁備前赴騰越會同朱廣商酌布防沿途以遺散勇丁為名陸續分起就道不准稍涉張皇足以仰紓 宸慮除將籌辦各情懇由兩廣督臣張之洞電奏外所有英緬兵勇現擬籌布邊防以資徵備緣由謹會同騰南總臣張凱嵩恭摺由驛馳奏

籌議廣西邊防請設鐵路各緣由疏光緒十二年

張之洞  
張凱嵩

竊臣等於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八八月初二等日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越南屬白二關為桂滇入越邊要處所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鞏固邊防精核武備之至意 臣等無任欽服當即公同詳加籌議伏查廣西南邊綿亘二千餘里原設隘所一百零九處分卡六十六處至越南之越南高平宜光等省接壤山實紛歧路路可通而鎮南關至龍州一路較為寬平故曩為中越使命商賈往來之通

備東出太平南出西出歸順鎮安之總匯且自龍州以東河灘漸廣舟行下水直達歸格其視全桂腹地東省上游據有建瓴之勢實爲兩粵利害所關係當此款議既成外防游匪內靖伏戎鎮南一關尤爲中外鈐轄聖諭所詎挾要臨重兵者無以易此惟南關固居極衝而關之中後關之左右各路均須擇要設防而後氣力不行擊薄不致有腹背受敵肘腋乘虛之慮大要分爲三路鎮南關口及關以內之關前隘再近內之憑祥土州爲中路白關以東順江縣轄之山隘甯明州轄之羅隱思陵土州轄之愛店隘上思州轄之百峯隘制機隘爲東路白關以西龍州廳轄之平而水口所關下凍土州轄之布局隘花隘龍州轄之賴碾隘龍州轄小鎮安縣轄之平猛峒隘翁淦隘百懷大隘等爲西路以上各隘皆須屯兵中路最急東路隘口較少西路地段較長原有防軍三十二營當勢儘能聯絡現在餉需極絀須籌經久之計而屯境游勇蔓延全邊未靖又值勦昇未定之時未便示人以弱勢難多區裁減茲於本年三月起調兵汰留戍去入營併爲二十四營以十二營專防鎮南關中路以四營分防東路六營分防西路路寬者築臺安墩路窄者設卡安濠長僻者掘溝築阻戍所豫選地營營外多栽刺竹無事則各分守地督飭操練有事則酌量緩急抽調赴援倏冬間界務大定再當裁去四營中路酌減兩營西路酌減兩營以節餉需以後全桂大勢注重邊防必宜有大將親臨控而調度擬請將設西提督由柳州移駐龍州原有提標制兵五營撤撥中軍參將一營隨來龍州以資策遣而符體制將原屬新太協之龍標營都司改爲龍州城守營遊擊移於提標照例設該遊擊中軍守備新太協駐紮太平府距龍最近應併制新太協副將率其所轄左營都司遊擊營都司共兩營改爲專屬提督母備轄於左江鎮其新太協右營守備一營應酌裁汰柳江東屏桂省北控黔湘苗疆緊要擬請添設柳慶鎮總兵一員鎮守柳州要道義甯融懷等處地方駐紮柳州府以提標存留左右兩營遊擊改爲鎮標左右兩營左營卽爲鎮標中

軍提標左右兩營應候邊軍規模詳定後卽行裁汰所汰之兵發給一年餉銀兵米俾資改業官弁遇缺勇補並撤柳州城守營都司一營附近之應遠協副將義甯副將融懷營副將率其所屬各營俱統轄於柳州其沿邊常駐二十營提督爲總統其下酌設分統現在提臣蘇元春保奉 旨督辦邊防之員熟悉邊情諳乎衆望一切自應統歸調度以後若提臣不兼督辦者亦宜於防勇內指定十營屬於提督本標以厚兵力龍州開關通商車兵所萃宜有又職大員同任邊事擬請設太平歸順道一員總轄全邊駐紮龍州廳以左江道所屬太平府全境暨東邊南甯府屬之上思州西邊鎮安府屬之小鎮安通判歸順州隸之沿邊統屬一道以期聯絡一氣上思州卽擬歸太平府屬小鎮安歸順州太平較 應升歸順州爲直隸州小鎮安改爲鎮安縣加通判銜屬於歸順州該道兼轄太平一府歸順一直隸州所有漢土廳州縣土司管理整飭邊防監督關稅以及經理一切中外交涉事宜設道庫大使一員總管關稅瑣務應用翻譯委員由該道選擇調委惟查左江道駐南甯轄泗鎮南太四府鹽法道駐省轄桂平梧鬱四府州今左江道既擬出太平一府而鬱林州遠在全省東南一隅距南甯止五百餘里距省將及千里督察難及諸多不便該州屬之博白陸州等處毗連廣東高廉寮爲匪徒出沒之區擬擬鬱林直隸州改屬左江道以協形勢而資治理其需餉之數沿邊水土源劣瘠廣蕪蕪蒸百物品貴與腹地情形迥異與向年防剿土匪尤相懸殊若照內地桂勇餉章萬難得力應照從前 奏案正勇月餉三兩一錢以及營哨各費俱照現章合計邊軍二十營加以軍火軍裝轉運製造修葺營局雜支各費以及遺遺游勇撫恤邊氓所費不資而軍火尤爲鉅款每月至少亦需銀六萬兩現就不省儘力搜羅再能此後釐金不致短收地方安謐每年可得三十萬兩計每月仍短銀三萬五千兩無可再少日前一十四營所需尙不止此數若非分省接濟無從支持查現准戶部咨以後滇餉除四川原解餉抵捐兩項共銀一

十八萬五千兩照舊抵解外再由湖南月協銀二萬兩口月協銀一萬兩四川月協銀三萬兩是滇省一年外協的餉已有八十八萬五千兩之多廣西所請協餉僅四十二萬尚不及雲南之半實係刻苦節省免致都撥爲難惟有仰懇 天恩飭部指撥近省有著之款可否仿照從前西征協餉近日東北協防經費均成按月源源撥解以濟急需而免遲誤所慮者新約原有法稅較輕之議開稅開收以後三縣黑腸沿沿江畚金必然大減彼時稅監能否相敵尙不可知擬請 飭部於此項關稅留充協餉除該關費用外免留他川若稅多於數則減派協餉稅監並請加撥應俟屆時據實 奏明請 旨辦理至通省綠營馬步戰守兵丁原額六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名同治四年五年兩次裁減一萬零九百八十二名迨十二年與光緒元年三年三次復補新增六百五十二名較之原額裁將及半所存實不爲多茲擬將提標裁汰前後兩營新太協裁汰左營一營其內地勇丁疊次裁減尙有水陸二十餘營散布防邊常學不敷近日懷銀貴縣博白等縣疊出聚匪滋擾之事未敢過涉空虛現復將腹地防勇騰挪裁撤兩營各營長夫一律裁減以冀稍資節省此外兵勇一時實難再裁其沿邊之新太協鎮安協上思營都司各營將參加體察取就龍州現存勇營內改勇補兵或裁兵留勇藉此日分防之舉即爲調來併省之階此外派論兵勇如有可裁之處自當行之以漸力圖撙節以斯派一充食之軍卽省一艱難之餉至改辦軍以補新額誠爲經久妥善但綠營規制細密其開分汛地投挑拔章稍備詳等差推補缺項一成不易必須周詳與通方無窒礙目前猝難定議且綠營督管職難更改久在軍之中而兵餉自有通行例章邊關喫緊處所若照綠營辦法則恐難資飽騰若改稱練軍比照直隸練軍章程餉數並不能減其與勇名異實同而轉成常設之標營永久之經費竊擬俟兩三年後將整敵軍距邊遠近各營撥營餉線盈缺內地伏莽能否漸清邊腹通籌或尙能再加併省倘作爲額兵規制既詳定則不便展

改似只可就目前事務力量斟酌維持如有因事變通隨時議奏較為活便廣西海臬兩司會同後局司  
議核議會詳前來臣等疊次往返兩電然商並將圖說郵寄參考意見相同謹遵 旨先行繕晰覆陳並將若  
邊要隘分布重兵駐防處所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其添設鎮遠等官建置經費事及改撥標兵營汛詳細章  
若暨其餘未盡事宜仍俟續陳 奏

會奏移設改邊要各款疏 光緒十五年

李東函

竊臣等上年具 奏邊疆廣西邊隘分營扼紮請撥餉餉核督駐所添續道以資分任各節奉 旨該衙門  
議奏等因欽此旋經兵部會同吏部戶部議 奏欽奉 諭旨刷印原奏咨行到粵當經轉飭議覆去後茲據  
署廣西布政使凌彝銘著按察使馬福山會同善後局司道籌議詳覆並准廣西提督臣蘇元春咨轉據該營將  
守備等節次稟覆該提督逐加考核先後造具清冊呈送前來山 上末衛與臣元春商定具稿咨送 臣之洞核  
辦查原咨詳內稱柳州府提標額設制兵六營一千二百六十名除分防外存城八百餘名現在中營移駐龍  
州城戍去前後兩營所留左右城守三營編留五百十六名若照原撥汛防之永福縣容象州柳城臨平等州  
縣屬堡一千一處則存城兵額較少不敷募防擬將中城所管之水福縣城守添定蒼寧靈沙鹿寨五汛改歸  
桂林營就近防備後兩營所管之羅容縣城守中渡路坵高嶺象州城中大東馬平縣穿山等七汛左右兩營  
所管之屬平縣振柳白沙三縣屬公五縣流山柳城縣城守太平等八汛改歸柳慶鎮左右兩營并柳州城守  
營分別撤防其各汛在郡城之左者撥歸左營在郡城之右者撥歸右營其土博魚寨下吉三汛前因匪徒難  
事於光緒三年添設現在地方安靜應即裁撤歸入五郡汛以省繁冗又中路之福柳白沙三汛附近城隍  
邊疆城守營就近管理計各汛撤出兵一百七十五名存城尚有四百一十一名係於裁撤前後兩營內挑留

十四名合成六百名仍分六隊四守每百名內設馬兵六名以符舊制其額標左營管中軍差右營管撥擧  
一百五十名右營撥擧二百名其餘一百五十名歸入城守營所有存留各兵應在五營內一併挑選務期精  
壯足額母任裁冗充數餘名均作爲前後兩營悉予裁汰惟左營海擊所轄原有守備千把各員今既兼管中  
軍較之左營尙少千把一員自應一併添設又標城守營都司所轄原有千把外額六員向無防汛今既派  
有分防不敷差委應添設外委一員額外一員卽在後兩營員弁內酌撥其未甯州守備一營原備提標中  
營應改隸額標左營管轄至甯州城守營海擊所有原防甯州汛水口關兩處仍其舊應設守備一員千總  
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額外一員卽在原營員弁內挑補並添設下凍土州防汛以疎列密又甯大協右營  
應行裁撤所有該營守備原駐之明江驛及各弁分防之甯州海瀾思陵等汛應由應務營兵接替撥提標  
中營弁兵填防平西關嶺南關由隆三處以補額標遺缺而營所遺之額其餘該兩營及左營原防各汛悉仍  
其舊又上思營都司向駐左江鎮管轄亦係責任邊防原奏未經議及茲應將該營都司改爲專屬提標以節  
費一此外尙有平樂協副將全州營參將賓州營參將桂林營遊擊四營營向歸提標右營應照原制無庸更  
改除新設甯州城守營中軍守備原係內通邊境之缺今移駐龍州煙瘴地方亦應改爲標營 題調缺其缺  
改務各缺均應仍照舊制辦理其建遠移設提督道員以下文武各銜著應由兩省籌撥經費另行 奏次將  
理此遵照都議查明移改營制並繪設分撥之圖隨情形也至所擬新設太平歸順兵備道一員控制邊關經  
理中外交涉商務宜重軍裝非精明幹練熟悉兵事通曉之員弗克勝任擬請作爲銜繁差邊要差煙瘴 題  
調缺酌照廣東雷州道直隸津海關道商北漢黃德道之例由外酌給 奏請升調桂林歸順州知州缺原繁  
難兼等處 題調要缺今升爲直隸州管轄總一縣擬請仍作繁難煙瘴要缺由外揀員調補五年俸滿在



任領升小鎮安通判一缺原係煙瘴要缺今改爲鎮邊縣屬於歸順直隸州擬請作爲繁難煙瘴要缺由外  
員調補三年俸滿在任領升並添設道庫大使一員鎮邊縣典史一員擬均作爲煙瘴調缺三年俸滿在任領  
升其掌上恩鬱林等州備係僻遠別無更張其缺分自應照舊並擬案擬給該道及道員庫大使鎮邊縣知縣  
典史各員俸役食糧兩暨添移裁改各營之俸餉等項銀兩分別核明造冊備查其餘未經添改各營毋庸  
前造以省影響此遵照部議體察地方情形酌定逐項缺分之詳晰情形也至小鎮安通判改爲鎮邊縣缺處  
應試童生向入鎮安府學者今爲歸順直隸州屬縣自應另設學額擬請廣科擬試取進四名廩生二名增生  
二名四年一貢武童兼試取進四名該州縣均係科辰併行卽令就近附在鎮安府城考棚校閱並擬按照崇  
善凌雲天保等縣併歸太平州改歸太平府轄向之赴試南甯者自當改赴太平惟太平考棚狹窄未能容納  
該縣訓導以節糜費又上思州改歸太平府轄向之赴試南甯者自當改赴太平惟太平考棚狹窄未能容納  
多人應令上思生童仍赴南甯考試該處等款另建寬展考棚後再行飭赴太平考試此又改設縣治另定  
學額就近赴考兼管之詳晰情形也所有新設之柳慶鎮總兵一缺應請 旨迅賜 簡放其新設之太平歸  
順這一缺俟部議核定項後卽當由廣西撫臣會同督臣酌量揀員分別升調補缺以便舉辦一切事宜所  
有鎮邊暨此外添設各缺均請 勅部預發關防印記以資信守其餘未盡事宜應俟該鎮道等到任察看情  
形陸續詳請 奏辦至廣西協餉解木足額臣之洞已飭廣東汕司陸續竭力籌解其各省欠解數目業於上  
年十一月會同 奏明應請 勅部查照前奏指撥的餉以資要需所有籌議移設邊要文武各缺一切詳晰  
事宜暨續擬委任添設學額請 旨簡放炮兵讓擬提調道員各詳由除將題冊分別咨部外理合會同督辦  
邊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廣西學政臣 蔣林合詞恭摺具 奏

照會法使恭摺文

光緒十三年  
編譯王大臣

現本王大臣與貴大臣將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會議中越邊界通商章程十九款並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議立中法新約十款公同商酌所有約章內有未盡事宜及稍須修改之處業經彼此詳商意見相合續訂商務專條十款界務專條四款即將擇期畫押尚有彼此應聲明者二端特爲陳列

一按照前約中國可在北折各大城鎮設立領事官現經彼此商酌中國允許此等領事官目前暫從緩設俟後兩國查看該處地方情形再行設法

一俟中國在河內海防兩處設立領事之時法國始可於滇桂兩省城設立領事

一中國所允法國於龍州兼自兩處設立之領事官及營耗設立之領事官屬下一員保屬陸路通商處所不可仿照上海等處通商口岸設立租界以上三端彼此言明雖未列入前約專條與約文所載應行無異特備文照會應請貴大臣照覆存案可也

附續議界務專條四款

一將各國勘界大臣之節略並所繪界圖均親自畫押者現在互相校閱各無異議

一其間有兩國勘界大臣意見不合之處及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和約第三款末節所載改正之處照以下所開三條辦理

一廣東界務現經兩國勘界大臣勘定邊界之外芒街以東及東北一帶所有商論未定之處均歸中國管轄至於海中各島照兩國勘界大臣所畫紅線向南接畫此線止過茶古社東邊山頭即以該線爲界茶古社漢文名萬德在芒街以南竹山西南該線以東海中各島歸中國該線以西海中九頭山越名格多及各小島歸

越南若有中國人民犯法逃往九頭等山按照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和約第十七款由法國地方官勸查嚴拿交出

一滇越邊界第一段從小賭咒河南岸狗頭寨關上甲字起由狗頭寨自西直抵東計五十餘里北邊聚義社即聚美社姜肥社即義肥社歸中國南邊有朋社歸越南至關上乙字處從乙字至丙字亦由西抵東中越邊界路經二河其二河并歸一河入大賭咒河又名黑河從丙字往東南約十五里至丁字以北之南丹地方全歸中國從丁字往東北至猛喇下村即關上戊字處按關上所費從丁字至戊字界線其南之兩燈河漫美猛喇山猛喇中村猛喇下村全歸越南其北全歸中國從猛喇下村戊字起經清水河入大河之處即關上己字以河中爲界從己字至庚字以大河中爲界河西之船頭關中國河東之偏馬寨歸越自庚字往北至辛字經老隘坎至白石崖中間各有一半白石崖老隘坎以東歸越南以西歸中國由辛字往北順偏保卡北保中間入大河之北小河東岸直往北高馬白即關上壬字即接第三段勘界大臣所畫定之處

一滇越邊界第五段自龍騰寨南越南邊界經龍騰河到清水河入龍騰河之處爲止此處關上甲字由此界自東北往西南至綿水灣入養江河之處爲止即關上乙字按現畫界即清水河綿水灣河歸中國自乙字由東直抵西遇藤條江在大樹脚以南爲止北段界線以南歸越以北歸中國關上丙字自丙字處起到金子河入藤條江之處爲止以河中爲界關上丁字從丁字起經金子河計程三十餘里又由東至西抵關上戊字處北界遇在猛喇坡以東入黑江之小河關上己字從戊字至己字以河中爲界從己字往西以黑江之河中爲界照兩國勘界大臣畫定界限並照以上所畫線由大清國地方官長及大法官民主國欽派駐越大臣選派官員前往會同辦理安設界碑事宜現畫定界限一分每分三張乃兩國以差大臣畫押用印者關上新界

以紅線爲界其南界毗連註有法國阿等字中國甲等字以便易於識認

澳門租界改歸葡國永遠居住立約尙宜妥議擬定疏 光緒十三年

兩廣總督張之洞

竊以於光緒十三年三月廿四日承准總理衙門咨稱洋藥稅釐并徵新章香港與澳門會辦各節於光緒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奏奉 硃批依議欽此恭錄咨行到粵查原奏內稱稽查洋藥自印度販運來華駐於香港澳門分赴各口銷售必須預其葡兩國相酌稽查方可杜偷滲繞越之弊上年正月間奏請 飭派道員即友藩會同稅務司赫德前往香港與其官會商辦理查知港地雖爲提樂尙須澳門會辦始能得力澳門自前明嘉靖時卽經葡國佔居屢輸租課迨至 國初知該處設估已久難以收回遂改稅課爲地租總令輸銀五百兩按年完繳自道光廿九年以後并此項銀兩亦未交納近年該國謀求通商業已訂約通商因澳門之事爭論未定輒作罷論刻下因洋藥稅釐併徵一案非與葡國商辦則澳門之偷漏無從巡緝是以十二月間開辦併徵之後卽密飭赫德派稅務司金登幹就近前往葡國徐圖辦法茲據赫德申稱現已准葡國外部電信一派德來華相議通商條約一葡國水駐澳門管理一切三葡國不得讓其地於他國四所見香港如何辦法澳門亦願推辦理以上四款澳門卽由稅務司金登幹在彼畫押爲據一面照會英使臣持改葡國派使來華議約并飭駐澳門洋官卽照所議開辦各等語查澳門久爲彼國盤踞今歲不准其永遠居住亦屬龐大又徒於稅務多添礙礙并無收回澳門之實際倘能盡約有成則雖有專歸稅務司斯無關向之偷漏稅課者今可設歸向之收納釐亡者今可擬匪向之拐騙丁口者皆可安插稽查而且與新加坡等埠鄰近藉可通達消息尤爲得力再查葡國貧困日甚如法美俄德各國皆有財力無不垂涎澳門冀以巨款購得其地爲駐兵之所是不難其地於他國一層尤應於講約之先切實聲明杜絕覬覦和議各節似宜照行 旨飭下兩廣督

臣遵辦并札防總稅務司飭金登聯先行查押至同治年間原定未換條約各款今昔情形不同所有應增應  
刪各節應候該國使臣至華詳細核議隨時另行商辦 旨辦理等語 惟葡人僑居澳門歷有年所總署因其  
久假不歸且慮他國垂涎開竇其權稅緝奸之力陰整其併吞竊據之謀隙所以曲示蠲摩裨益國計所以  
初見推報尙覺將信將疑未幾接到總署來文方知成謀已定迫灼傍徨不知所喻數日以來通籌利害竊恐  
疆虞之意雖善疆長之學方多茲事重大有不得不懇陳於 聖主之前者查澳門爲香山縣管轄距省城三  
百餘里陸路可通實爲廣東海面門戶非如瓊州之孤懸海外亦非如香港之矗立海中葡人乃盤踞多年不  
交租銀不守界址然亦幸中國之不屑與較至竊據量力我之可以過葡葡之不足疾我事理至明今因事要  
求曲徇其請遷就立約在葡人姑願不及卽他國亦相顧驚疑夫因練軍而姑籌餉必先損權可慮一也葡人  
之住澳本以圍牆爲界牆外民田戶籍悉隸香山管轄葡人逐漸越佔又屢向界外村民勒收田房租鈔迭據  
旺廈村坤民聯稟赴總經 臣先後委員勘明照會葡官查禁在案各爲租界猶得加以詰問明立提防若竟界  
以管理一切之權將此後墮地人民盡歸葡屬以後水界附近島嶼皆視爲固有是其政令既行於澳中管轄得  
及於澳外界限混淆潛滋暗長可慮二也中國濱海各省租界林立一切管轄辦案儘列章程幸有公法可循  
條約可守雖暫無退讓之舉亦莫生覬覦之心今有澳門爲例則日後強國來機便接踵效尤指之則有  
厚薄之嫌應之則成憾憂之勢且此次英葡同一幫緝英人倡議之海德色尤深葡則成以未見已有先施爽  
約收利能無厚報可慮三也粵民僑寓澳門者何止數萬往往兩地置產兩地行商無從限數至於商民盜匪  
往來如織尤無紀綱西例凡生長於某國之地卽可隸籍爲某國之民領取票據特爲護身符遇有兇事地方  
官不能以華法治之卽如光緒十一年南海縣民何回生現隸民籍家有職官人所共知乃其領事來文久居

香港官入其籍公然曠為英國屬民前軍可鑒查其國籍法較前得不能無冒濫給與之虞葡國貪鄙劣若以澳門歸其管轄好民得以巧於冒籍四出作奸葡派必漁利和幫紛紛輸案違犯官法不行可慮四也澳門聚賭賭料由來已久自開到任後所有照會葡官提究要犯雖不無往返駁詰亦均陸續交出以視港官之杜留員弁勒認惡師摩賈贖日或交或否總憑洋官辦理往往始終不交出者難易較殊租界與內地而法不同確有明驗今若改歸管轄以後不獨拐騙人口難以相查彼之事權愈專我之隔越愈甚可慮五也葡據澳地未立條約利益不能與各國同沾葡人犯事可歸地方官審辦迨而以來未聞有葡人遊歷傳教之條彼族將藉長為營利之計將來凡涉教案必有歐洲之人所不屑為者葡人則緩為之可慮六也葡人貧困日甚各國垂涎澳門誠如德君所云冀以巨款購得為駐兵之所然名為租界租界共知猶未敢公然取求嗣千名義今改歸葡轄我縱能禁葡人之不得轉讓豈能保各國之不以力爭爭效併吞之故智不取之於我而取之於人葡為自主之國而無可求援中國為局外之觀而無從庇護澳門最近省垣此後水陸警防均難措手為肘腋之慮更獨骨齒之憂可慮七也有此數弊雖併微得效利害兼權仍亦不能無慮慮特是草約已立勢難中止故且急他機思今日補救之策約有五條一曰細訂詳約查冊雜稅金登冊費理而詳細條約應請應增仍須與葡使到請會同總署核議請 旨辦理其水駐澳門一案原因商酌徵稅格外讓租銀兩從寬歸葡者且約有不得轉讓他國之文可見澳門係中國讓與葡國居住仍係中國領土原聲明讓與葡國不遂居住免其租銀不得視為葡國屬地其不讓與於他國一案應聲明澳門仍中國領土葡國不律讓於他國如此則我有讓地之名而無損權之實仍與立許毫不相背既可謂葡人之口亦不至生他國之心一曰畫清界限有水界陸界何謂水界東枕山西南濱海並為澳其原立之三巴門水坑門新開門四址具在誌書可考彼所營

歐陽兵房局價格外優待處於立約時堅持地場為界不便尺寸有餘彼有所租界外之地本局可有可無我輩則彼取我爭則彼棄斷不至因此遂棄前途何謂水界公法賦地主有管轄水界之權以歐陽能及之處為止若兩國土地毗連中隔小河以中流為界此條指各國自有之地及征伐所得者而澳門本係中國之地不應准其永遠居住他人只能管轄所住之地宜明立規條約款所有水道准其船隻往來不得援引公法館管轄水界 曰界由外定准葡住澳免其租銀水界仍是中國所有自無水界之分驗界至舊有地場為止葡人於同治初年與葡國搗拆卸希圖滅跡然地可拆而舊址終不可毀將來約有成議似應由粵省督撫臣就近派員官同葡使親往履勘詳查舊址為同立界俾免影射踰越 曰核對洋文查赫德甲稱所訂草約四條與澳門新報所載者大異前報懸殊第一條派使來華相讓通商條約洋文內悉與葡國別處屬地無異字樣草約內澳門字樣凡三見洋文皆作澳門及澳門附地一字意極含糊不難將圍牆外千旺廈村陰吞在內口附近小島毗連村落皆可作附地觀至讀取葡國別處屬地無異一語措辭亦謬詳洋報所載未足為信要其有惡濠混濶圖侵佔傳說必非無因既與總署奏案不符亦非奉 旨准其駐澳本意庶請 飭下總署先將草約文詳細對防其後混而免侵越 曰暫緩批准凡對該 批准權在 朝廷各商之通例英國煙草條約光緒一年所立有批准之案且上年始行議定成案可據自應明與之約定約後須核稅釐款項大增拐騙逃亡捕提諸事均有明效可徵兩國始行 批准在彼得傳奏如以上五條皆就京約之中力籌萬全其間自必有總署所已經籌及者亦必有澳門情形總署所未能深悉者譯竭管議所及以備挽救之資竊葡人至貧至弱素為各國所輕食用則仰資商產貿易則專仗商商其於粵尚不能無所顧忌今既允其立約并准其永許澳門港澳所載又有利益均沾之條是葡人所獲已多即此次洋藥有所刪增亦足獎其願望況所陳各

論者在草約立論未定實有變更應隨 飭下總理衙門於趨便來雖之辭就 區所陳細爲辨論極力堅持彼  
能就我範圍自可照此立約若其不從是變約出自葡國草約自可任作能論香港徵稅章程仍照舉行而於  
拱北關多設巡船前山廣多派巡丁各險路嚴緝漏私富在無多而葡人必大有以不利害相形不數年則  
實難不能不就所議來立約章如此則所損於釐稅者少所全於大局者多矣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二十

洋務二十種考

采西學議

酌議同文館章程疏 禮部王大臣

浙彭應穎子弟出洋習藝疏

派員攜帶幼童出洋並應辦事宜疏 禮部王大臣

選派開廠生徒出洋習藝並酌議章程疏 禮部王大臣

續選開廠生徒出洋疏

條議一則

文法舉隅序

與葛子源書

上曾侯條陳 續編二則

救時鈔言四則 上用皮製制軍

論考試 附論洋學

覆覆謝祖源奏請練習洋務人才疏 禮部王大臣

會議算學取士疏 禮部王大臣

粵省創設水陸師學堂以儲人材疏

曾國藩

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

薛福成

曾紀澤

姚文棟

張煥綸

張煥綸

李東沅

張之洞  
吳大澂

新刊  
古今  
圖書集成  
卷之二

李鴻章

洋務二十堵才

采西學議

馮桂芬

傳稱左史倫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邱孔安國曰九州之志窮之九邱詩列十五國之風康成謂才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是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醇之所及則旁行以觀之孔子作春秋有取於百一十國賢書伊古倫者未有不博古而善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爲學者也顯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禮算經有四極四和與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等說後人不得其詳固禮職方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騶衍談天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疑爲荒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卽西洲彼時已習於人口識方外紀等書已入中國顧氏或夫見或見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馬性體疏駟衍所稱一一實其地錄西人輿圖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中經緯之書惟明末意大利大里亞及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未及嘗願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產能來晉國資沈嘉略之故列國猶有其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而無之乎亦學士之羞也今之習於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僥倖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爲之其質魯其體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開識文字儘如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惟彼亦不足於若輩特設義學招貧苦童穉練習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活潑穎悟者絕少

金寶

所運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兒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譯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諷以歷史  
 等學兼習算學一初四學皆從算學由西人十餘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 閱其華書院墨海書院藏書甚多  
 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造書數百種存於方略館宜發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歷算之術而格致之理  
 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燭如歷法從古無數十年不變之理今時竄以乾羅甲子  
 為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備改曆守西人舊法進退其數不足依據必求所以正之聞西人見用地  
 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又如河工前造百龍搜沙之器以無效而翻閱西人海濱刷沙其法甚捷  
 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於潮退時其輪便附於沙而轉之沙即飛旋而去凡通潮之地皆  
 宜之黃河水性湍急更無成不宜自下流運而上程日累月積而不合雖欲復由地中行之難不難此不特  
 黃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由運河生渠等渠亦可用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是可資以  
 通潮各海口如法津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不滯而自有一落千丈強之勢可救事半功倍之效是  
 行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 國計民生者皆  
 是奇技淫巧不與焉三年之復諸文童於諸國書廳口成誦者許補本學諸生如有神明變化能實見之行事  
 者由通商大臣請 賞給舉人如前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誠今日論學一要務矣夫學  
 問者經綸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 為其近己而俗變相類義卑而易行也愚以為為在今日又宜  
 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  
 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  
 經史於我 尊章吏治與地民情瀾能言之而我都諉以下之於彼國則豁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於  
 是乎不得不寄耳目於憲愚謬妄之通事詞氣輕重緩急轉傳述失其本指換何不以小續讀大紳夫啟矣

爲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權應付之若輩無怪彼己之不知情狀之不體議和謀戰迄不得其要點此 國家之隱憂也此議行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適遠治體者出其中然亦得其要領而取之地理全志在於安里外書中於日本國製其狀師等利知國石礦船時思此值於安自國極其國防之點極致之重於如何則亦有其重之點未盡日之安兩書有見地可見彼國書不可不觀若能知其未解之點則多 較精邊際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封故以而限起閱尋古博物君子必不爾也

酌議同文館章程疏 王大臣

竊臣等因製造機器火器必須講求天文算學議於同文館內添設一館招取滿漢人志拔即應得貢生前項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並聲明一切章程俟奉 旨允准後再行詳細酌定奏請施行等因於十一月初五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等伏查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並非矜奇好異實於西人術數之學也蓋以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苟不藉西士爲先導俾諸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徒費錢糧無裨於實際是以且等衡准再三而有此奏論者不察必有以且等爲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國去而從西人爲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之師法西人爲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之謬也夫中國之宜講自強至今已亟矣講時務者莫不以探西學製洋器爲自強之道嗣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堅持其說時於奏牘中詳陳之上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機器局由京營撥派兵弁前往學習近日左宗棠亦請在閩設立藝局選少年穎悟子弟延請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等法 爲將來製造輪船機器之本由此以觀是西學之不可不急爲講習也固非且等數人私見矣取諸應價輪船購買洋槍各口均曾詳通既便且省何必爲此勞績不知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礮一事即以輪船槍礮而論應買以經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

用將在我豈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孰得孰失不待辯而明矣至以余中法而從西人非非臆說也查西說之源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土自爲東來法持其人性情雖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亦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中國儼能駕而上之則在我既已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淺鮮且西人之術我 聖祖仁皇帝深曉之矣當時列在臺官庶爲時漸將客館包 督燭無外 本朝掌故亦不宜數典而忘況六藝之中數居其一古者農夫戍卒皆識天文禮世設爲儒禁知者始鮮我 朝康熙年間特除私習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學盛行治經之儒皆兼治以各 著述考證其精語曰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士子足不出戶舉目見天顧不知列宿爲何物亦足羞也卽今日不設此館繪星藥及之況乎懸的以招敵若夫以師法西人爲恥者其說尤謬夫天下恥莫恥於不若人在西洋各國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習其舉數爲仿造輪船以本不數年後亦必有成西洋各國雖長海邦各不相下無論矣若夫日本慕爾國耳尚知發憤爲雄 中國社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特因期至其人將來或可突過其人今不以不加人爲恥而獨以學其人爲恥孰大於不如此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爲之也等尤有說焉查周禮考工一記所載皆梓匠輪輿之事數千百年後序亦爲終術其故何也蓋匠人習其事備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濬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體者格物致知之事也非唯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又何疑乎總之學期適用事實因時外人之物讓與多當局之權衡宜定無等於此等之類矣惟是事屬創始立法宜詳大抵欲嚴課程必須優給庫餉款別設師必當量予升途議公同酌擬章程六條繕呈 御覽恭候 欽定再查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學問素優差使較諸若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又進士出身之

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與舉人五項貢生事同一律應請一併推闕招考以資博採

一請專取正途人員以資驥首也近天文算術叢精深非夙知勤學用心之人難以漸窺底蘊與專習外律  
詔旨文字之學生不同前議專取熟人愚故副舉優貢人及由此項出身人員今擬推廣凡翰林院庶吉士編  
修檢討並五品以下由進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選緣該員等研經有素著用心思致力果專程功自易  
服官者由京外各衙門保送未仕者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及本旗圖片徑赴臣衙門具呈由臣衙門定勘試以  
策論等項考取送館學習其各省保送人員程途遠近不齊難以久候應俟者送到時陸續考試以免耽延至  
京外各衙門者送此項人員務須擇其年在三十以內者方可咨送如有平日講求天文算學自歸來館學習  
籍貫印證以精其業者其年歲亦可不拘

一膳飭各員常川駐館以資講習也查成事終由居肆力學務在親師本館留學各員必須朝夕在館講習問  
難方可積漸見功若朝出暮歸往來驛棧則晨夕之荒功不少而心思亦因以不專今議在館學習人員無論  
京外均一概留館住宿飯食由臣衙門備給其出入由該館提調設立號簿隨時登記以便稽查至各本衙門  
如有應送差使以及考試等事仍准照舊辦理以期兩不相妨

一請按月考試以稽勤惰也查在館學習人員果能專心致志自可日起有功惟其功勤惰之分亦必隨時考  
察用查策勸今議俟該員等學習半年之交按月出題考試一次由臣等親如校閱分別甲乙優者記功劣者  
記過功過分而勤惰見相形之下當勉益生

一請即年考試以觀成效也查三載考績 朝廷讓吏之方誠以功力積至三年得綬無不立見今議每屆三  
年舉行大考一次分別等第高等者立予奏獎並酌量差遣試用下等者照常學習俟下屆考試再行察看



一請厚給薪水以期專致也查此次留學各員雖保無寒賤之士必須優加體恤乃可冀其用志不紛之責任館各員除飯食由臣衙門備給外每月仍各給薪水銀十兩俾資津貼庶內顧無憂而心益專一矣

一請優加獎敘以資鼓勵也查該員等學習三年試居高等足見其平日用心勤苦始終不懈自應格外優獎以爲後之留學者勸今議此項該員均准各按升階格外優保班次以示鼓舞而廣招徠

擬選應穎子弟出洋習藝疏

會國鑒

竊臣國藩上年在天津辦理洋務經前江蘇巡撫丁日昌奉 旨來津會辦屢與臣商權擬選應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書約計十餘年藥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隨委然後可以漸圖自強且謂攜帶幼童前赴外國者加四品銜刑部主事陳樹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闈皆可勝任等語臣國藩深韙其言曾於上年九月本年正月兩次附奏在案臣鴻章復往還函商竊謂自斌椿及志剛探家數兩次奉 命游歷各國於海外情形亦已窺其要領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造船製器等事無一不與用兵相表裏凡遊學他國得有長技者歸即墜入書院分科傳授精益求精其於軍政船政直視爲身心性命之學今中國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則當此風氣既開似宜亟選應穎子弟攜往外洋肄業實力講求以仰副我 皇上徐圖自強之至意查美國新立和約第七條內載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民一體優待又美國可以在中國指准外國人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亦可在美國一體照辦等語本年春間美國公使過天津時臣鴻章面與商及允俟知照到日即轉致太國妥爲照料三月間其國公使來津接見亦以此事有無相詢臣鴻章當以實告意頗欣許亦謂先赴美國學習英國大書院極多將來亦可隨便派往此固外國人所深似於願和好大局有益無損臣等伏思外國所長既肯聽人共習志剛探家

較又已廢之先路計由太平洋乘輪船運達美國月餘可至當非甚難之舉或謂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檢礮軍火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章雜學似中國已有基礎無須遠涉重洋不知設局製造船廠教習所以調振實之基也遠適肄業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西人學求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經籍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處相師授期於月異而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運器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奧窔苟非編定久習則本原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體學論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此物此志也況欲得其法歸而繩墨引伸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惟是試辦之難有二一曰擇材一曰籌費蓋聰穎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遠大名質樸而不羣於家累不入於紛華之方能遊異國安心學習則擇材難 國家籌項原有常額增此派人出洋肄習之款更須措辦則籌費又難凡此二者以等亦深知其難費以成山始於一簣蓄又期以三年及今以觀且他日增長增高稍易為力委訪陳蘭彬容闈等悉心酌議加以稽核派員在滬設局勸導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國肄習十五年後按年分其揀次回華計回華之日各幼童不過二十歲上下年力方強且可及時親攷聞前開粵甯波子弟亦時有赴洋學習者但止圖識粗淺洋文洋話以便與洋人交易為衣食計此則入選之初慎之又慎至帶赴外國悉歸委員督束分門別類務求學術精到又有編譯教習隨時課以中國文義俾識立身大節可說成有用之材雖未必皆為偉器而人材既聚私石瑰異者出乎其中此數十得五之說也至於通計費用首尾二十年需銀百二十萬兩誠屬巨款然此款不必一時湊撥分析計之每年接濟六萬尚不覺其過難除利年盤川發給委員攜帶外其餘指有定款按年預撥與銀錢陸運匯寄事亦易辦總之關事

之始固不能予之長否而違聖王之長除元遠遠呈國儲才備用更不可以經費備乏淺嘗中輟近年來設局製造開館教習凡西人擅長之技中國鮮知究心所須料費均蒙 諭旨准撥亦以志在必成雖艱不憚艱費不惜日積月累成效漸有可觀茲擬選帶電穎子弟赴外國肄業事雖稍異意實相同謹將章程十二條呈呈

御覽合無仰懇天恩飭下江海關干伴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為候 命下臣等即飭設局挑選聰穎子弟妥慎辦理如有章程中未盡事宜並請 敕下總理衙門酌核更改臣等亦可隨時奏請更正

派員攜帶幼童出洋並應辦事宜疏

北洋大臣李鴻章

竊臣等擬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以培人材業於十年七月初三日專摺會奏在案旋准總理衙門覆奏不分派漢子弟擇其質地端詳文理優長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於江滄關洋稅項下借撥等因知照前來伏查挑選幼童出洋肄業固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所有攜帶幼童委員辭絡中外事體重大故之古人出使極感難時地不尚而以數萬里之遙而二十年之久非堅忍耐勞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選查有奏函來江之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風抱偉志以用世自命抱其容貌則弱弱者無能絕不矜才使氣與之詞論時事皆稱燭理微蘊有筆略而其心者又運同銜江蘇候補同知客屬前在花旗等處最久而志趣深遠不為習俗所囿同治一年曾派令出洋購買機器該員稔習外洋風土人情美國尤熟遊之地足以聯外交而窺秘蘊以上二員上次摺內業經奏明均堪聘任相應請 旨飭派陳蘭彬為正委徐壽朋副委員常用駐紮美國經理一切事宜此時不敢違旨獎敘前來辦有成效再由臣等從優保至極選幼童應在上海先行設館頭批出洋後即挑選次年之第一批又挑選第三年第四年各批與出洋之風呼吸相通所有領運便衙候補知府劉翰清淵雅純篤熟悉洋務業經敕令總理滬局事宜所有駐洋

及在滬兩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陳蘭彬等互相商辦各專責成茲將以前奏所未及者酌擬應辦事宜開列清單奉 聖 御覽仰懇 天恩 飭下總理衙門核覆施行

附出洋經辦事宜六條

一 挑選幼童不分滿漢子弟年十二歲至二十歲爲準收錄入局由滬局委員查考中學西學分別教導將來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 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廡昂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 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一切童選定後取其年貌體質暨親屬甘結收局註冊在滬局肄習以六個月爲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資送出洋仍由滬局送冊報明通商大臣轉咨總理衙門查考至洋局課程以四個月考驗一次年終分別等第報查其成功則以十五年爲準中間藝成後遊歷兩年以驗所學然後回至內地聽候總理衙門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係選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廢亦不准入籍外洋學成後不准在華洋自謀別業

一出洋委員及駐滬辦事所有內外往來文冊應刊給關防洋局之文曰奏派籌辦幼童出洋肄業事宜關防滬局之文曰總理幼童出洋肄業通局事宜關防均刻 臣刊刻給發以資信守

一 每年八月額發時憲書由江蘇關稅司遞至洋局恭逢三天節以及朔望等日由駐洋之員率同在各各員以及諸幼童室 闕行禮俾嫻節節而昭誠敬

一出洋辦事除正副二委員外擬用繙譯一員教習一員查有五品銜監生曾恆忠究心算學兼曉沿海各名土音堪充繙譯事宜光祿寺典簿附監生葉深澤文筆暢達留心時務堪充出洋教習事宜案由 臣 檄飭 遵照隨時向正副委員一併前往

一每年需用經費查照奏定章程於江海兩洋稅項下指撥洋局用款下半年應用之項於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籌撥銀兩同稅務司匯寄外洋交駐洋之員驗收其過局用款即交滬局總辦支銷惟原奏係二十一年內共用一百二十萬金約計每年須六萬兩而細加推算分年應用之款參差不齊不能適符六萬之數如首數年滙上設局幼童齊往用款較鉅第四年竟至入萬九千六百餘兩末數年幼童已歸用款較減第十九年僅需一萬三千四百餘兩此外各年遞推亦皆多寡懸殊茲有陳蘭彬等核開清單某年應用銀若干交江海關道署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該道分析造報以昭核實

選派開廠生徒出洋習藝並酌議章程疏

北洋大臣李鴻章  
南洋大臣沈葆楨

竊臣葆楨前於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奏請船工善後事宜摺內請於開廠前後學堂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兩國學習製造駕駛之方及推廣出新練兵制勝之理遠則三年選期五年擬令船廠監督日意格詳議章程經總理衙門議請 敕下南北洋大臣會商熟籌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旋因臺灣有事倭使未及定議上年臣等籌議海防摺內於出洋學習一事斷斷為不謀同辭及臣日昌臣寶箴先後接辦船政察看前後堂學生內秀傑之士於西人講法多能悉心研究亟應遵令出洋學習以期精益求精臣等往返商榷謂西洋製造之精實源本於測算倍致之學奇才迭出月異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時輪機鐵務一變前模船身愈緊用煤愈省而行駛愈速若不前赴西廠觀摩考究孰難探製作之源至如駕駛之法近日諸員亦能自行習駕涉惡風濤惟測天文沙線遇風保險等事仍未得其深際其駕駛鐵甲兵船於大洋狂風巨浪中布陣

自製方爲成效修堂學生本習英國語言文字應卽令赴英國水師大學堂及鐵甲兵船學習駕駛務令精通該國水師兵法能自駕鐵船於大洋操戰方爲成效如此分途學習期以數年之久必可操捷成才以備海防之用至學生中有天資傑出能習礦學化學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隨宜肄業惟人數既多道里遼遠非遴選賢員派充監督不足以資統馭而重責成查有三品銜候補道李鳳苞學識闊通志慮遠大於西洋輿圖算術及各國輿表源流均能默討潛搜中外交涉要務尤爲練達實屬不可多得之才以之充派華監督必能勝任至訪詢各屬官廩官學安插學生延請洋師仍應有情形熟悉之員聯絡維持主客方無隔閡臣孫毓汶原奏所稱止一品銜副廠監督日意格前已回國經臣等催調來華商辦一切該員久履船政條理熟諳於船廠學生情愫亦能融洽以之派充洋監督必可勝任六月間李鳳苞日意格一員來津稟商臣鴻章適有煙臺之役卽攜該員等同往飭令籌議章程演案結後曾將該員等所議各節抄送總理衙門核奪茲經臣等再四討論復與李鳳苞日意格切實核減學生員數以三十名爲度肄習年限以三年爲度責以成效嚴定實罰出洋經費分年攤解約共需銀二十萬兩此項經費必應籌定有著之款臣鴻章前議由閩省額撥南北洋海防項下酌提動用先儘釐金撥解釐金不敷卽在閩海關四成洋稅項下就近撥接旋准福州將軍臣文煜咨稱閩關四成洋稅最無存款俟第六十五屆屆滿再行核數撥解等因新授閩浙督臣何璟過保定時臣與面商一切亦深以爲然茲由臣日昌函致臣鴻章議定由閩省釐金項下籌銀十萬兩閩海關四成洋稅項下籌銀五萬兩船政經費項下勻撥銀五萬兩是此項二十萬之數均已議有著落查照分年攤解章程第一一年七萬三千兩有奇第二一年六萬有奇第三年五萬八千兩有奇並遊歷及成支教育修金等費隨時核計撥撥開力雖甚拮据必能酌量緩急以符定議應請於海防額餉內作正開銷查西洋各國均以中國遣人赴彼學習爲和好證

驗前派幼童赴美國英使節有該國大書院極多將來亦可隨時派往之語秋間演案議結時臣鴻章面告咸  
妥囑以擬遣學生赴其學習該使允俟總理衙門知照到日轉致本國外部九月間咸妥囑回國過晤臣復與  
商明照辦惟該國兵船定例稍嚴問日本近時已有七人在兵船學習且在煙臺閱視操即見有日本武  
弁在英國鐵甲船隨同操演今該學生分班送往又有那黨黨等駐英商辦當無礙難之處至使白來尼度  
以日意格辦船有效爲言此舉亦該使所深願現擬令該監督等率同學生於明年正月啓行應請 敕下總  
理衙門迅速分別知照英法駐京公使令其轉達本國妥爲照料 臣鴻章於本年三月間因洋員李勳協回國  
之便派令武弁卞長勝等七人同赴德國軍營學習兵技當時未派監督心甚懸念此次李鳳苞出洋飭令該  
員按三月一次由輪車馳赴德國兼查卞長勝等功課並請總理衙門酌量照會德國駐京公使一體知照辦  
理近自同治十二年籌遣幼童赴美學習之後上年日意格回國 臣存核遣學生數名隨往游學本年 臣鴻章  
又遣卞長勝等赴德國學習此次又派李鳳苞等率領學生分赴英法兩國從此中國船艦漸引風氣漸開誠  
未易人人能成水可拔十得五實於海防自強之基不無裨益謹將 臣等籌議船政學生出洋章程及經費數  
目分繕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 飭下總理衙門核准施行

附議船政學生出洋肄業章程十條

一奏派華洋監督各一員不分正副會辦出洋肄業事務俟學生徒到英法兩國時兩監督公同察看大  
學堂大官厥應行學習之處會同安插訂請精明教習指授如應調赴別廠或更換教習仍須會商辦理其  
督課約束等事亦責成兩監督不分畛域如遇兩監督分駐英法之時則應分投照顧其華員及生徒經費  
除請監督支發洋員洋教習及華文案經費隨洋監督支發每年原由兩監督支發各數會銜造報凡調

度督率每事必會同認真探討和衷商榷期於有成萬一意見不合許即據實呈明通商大臣船政大臣奏  
粵

一選派製造學生十四名製造藝徒四名交兩監督帶赴法國學習製造此項學生既宜另延學堂教習課  
讀以培植根柢又宜赴廠習藝以明理法俾可兼程並進得收速效以備總監工之選其藝徒學成後可備分  
廠監工之選凡所習之藝均須極新極巧倘仍習老樣則惟兩監督是問如有他廠新式機器及砲臺兵船  
營壘砲廠應行考訂之處由兩監督隨時酌帶生徒量給其第一年除酌帶量給外其餘生徒可以無須游  
歷第二第三兩年約以每年游歷六十日為率均不必盡數同行亦不必拘定時日

一選派駕駛學生十二名交兩監督帶赴英國學習駕駛兵船此項學生應赴水師學堂先習英書並另延  
教習指授檢砲水雷等法俟由兩監督陸續送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院肄習其間並可帶赴各廠及砲  
臺兵船碼頭遊歷約共一年再上大兵船大鐵甲船學習水師各法約二年定可有成但上兵船額可接日  
本派送肄習之例陸續撥充分班派送五六人其未到班者仍留大學堂學習既上兵船須照英國水師規  
制除留辦費外可暫改其兵費裝束其費由兩監督歸經費項下支給內有劉步駟林奉會一名前經出洋  
學習此次赴英即可送入大兵船肄業

一製並生徒赴法國官學官廠學習駕駛學生赴英國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學堂並鐵甲大兵船學習應請  
總理衙門先行分別照會駐京之英法公使咨會本國外務院准照辦理其英國學習各事或再由中國駐  
英欽差大臣就近咨商辦理兩項學生每三個月由華洋監督會同甄別一次或公訂專門洋師甄別並  
由華洋監督酌量調考聽文論說其學生於閒暇時宜兼習史鑑等有用之書以期明體達用所有旁冊由兩



監督派送輪船大臣轉者通商大臣備核其駐洋之期以抵英法都城日起計滿三年爲限未及二年之前四個月兩監督考驗學成者送回供差其中若有數人將成未成須續學一年或半年者屆時會同稟報裁奪總以製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機及全船應需之物駕駛者能管駕鐵甲兵船回華調度布陣并有專門洋師考取給予確據者方爲成效如一切辦無成效將監督議處

一製造駕駛兩項學生之內或此外另有學生頗學礦務化學及交涉公法等事者由師監督會商挑選就其才質所近分別安插學習支給教育薪金仍由兩監督隨時抽查功課令將逐日所習詳記送核亦以三年爲期學成後各訂專門洋師考驗確實給有的候送回供差

一兩監督及各項生徒自出洋以迄回華凡一切肄習功課遊歷見聞以及日用管接之事均須詳註日記或用藥水印出副本或設循環簿遞次互換總以每半年彙送船政大臣查核將簿中所記由船政抄者兩北洋大臣覆核或別國有便益新樣之船身輪機及一切軍火水陸機器由監督隨時探明覓取圖說分別繪譯移令在洋生徒考究精確實能仿效一面將圖說彙送船政衙門察核所需各數作正開銷

一各項生徒如遇所訂教習不能認真指教或別有不便之處應隨時聲明請監督會同洋監督察看確實妥爲安置若該生徒無故荒廢不求進益有名無實及有他項嗜好者均由兩監督會同分別留還嚴究其曠生每月家信一次信資以及醫藥等費作正開銷或延洋醫或延駐洋欽使之官醫或感另請派醫學生均於到洋後酌定萬一因攻苦積勞致有不測之事則還回等費作正開銷館給薪費一年半仍酌量情節稟請附 奏以示優卹如有聞計丁憂者學生在洋守制二十七日另加卹賞酌該家屬具領

一此次派派生徒應由監督調查詳加驗看如有不應出洋者收帶往不能在官學官廠造就以致別

同者其回費由監督自給例生徒赴洋後有藉詞挾制情事因而別回者即將挾制實在情形稟請抵滬後查明懲究如咎不在監督者仍開報回費實係因病違回者不在此例

一兩監督和衷會辦當互相覺察萬一華監督有敷衍塞責等情弊而洋監督不行舉發或洋監督有敷衍塞責等情弊而華監督不行舉發者各相尊重如有扶同確據即分別照會咨行隨時撤換不必俟三年期滿如承事實原生徒多優異者將兩監督專摺奏請獎敘

一此次所議章程總以三年學有成效為限若三年後或從此停止或另開局面均由船政大臣通商大臣會商主裁外人不得干預

續選開廠生徒出洋疏

北洋大臣李鴻章

竊鴻章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會同前兩洋大臣沈葆楨等奏請選派開廠前後學堂製造學生十四名每徒四名駕駛學生十二名分赴法屬官廠及法國水師學堂鐵甲兵船學習製造駕駛之方及推陳出新機巧舖勝之理所需經費由閩省額撥南北洋海防經費內酌提動用旋議定閩省釐金項下籌銀四分之一開海關四成俸稅及船政經費項下各籌撥銀四分之一按照章程分年匯解該學生等出洋後均能悉心考究窺見門徑雖所造深淺不同尚不為故步所域多已學成期滿陸續回華其駕駛學生出色者則有劉步蟾林泰曾等製造學生出色者則有魏瀚陳兆輝等經一等華材器使或派管駕蚊船快船或在船政差遣及派往外洋為鐵甲船監工其餘亦分任要務各効所長惟現值整頓水師研精船械規模日擴事事需才尤覺不敷分佈臣鴻章於光緒五年九月會同沈葆楨奏明開局出洋生徒應于蟬聯就學以儲後起之秀而備不竭之需奉旨允行在案查船政前後學堂生徒初次選擇三千人出洋已拔其尤其續入學堂者年貢補遺選較

雖然育才之要宜使迭出而不窮日新之功不可一得而自盡且鴻章與臣兆棠往返者商擬定續選前學堂學生入名後學堂學生六名出洋肄業擬分撥經費銀十萬兩陸續匯解出使大臣兼辦藥監督李鳳苞收支並請由出使英法大臣會祀譯會同督率照料惟查後學堂學生內有許兆箕等四名先經臣鴻章調赴天津派充水師學堂教習及威遠練船教練水手皆有要差擬難遽令出洋現計後學堂學生僅有二名合之前學堂學生入名共有十名先行儘數派員送至香港登舟出洋餘俟選擇得人續派前往所需經費仍應由福州將軍及福建督撫臣與臣兆棠查照成案分年勻撥接辦

條議一則

薛福成

自中外交涉以來中國士大夫拘於成見往往高談氣節鄙棄洋務而不屑道一語事無所適從其說為熟習洋務者則又唯通事之流與市井之雄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此異才所以難得也今欲人才之奮起必使聰明才傑之士研求時務而後可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似宜略仿此意另設一科 飭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亦不必設有定額其新科進士大挑舉人傳拔員如有洞悉洋務者亦許大臣保薦仿學習河工之例別為選用其用之之道如膽識兼優辨論橫生者宜田使熟讀條約操守廉潔者宜稅務才敏練達風骨峻整者宜海關州縣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窮彼士大夫見聞既熟亦可轉移風氣不務空談矣

應設洋台變化之奇華員皆未親見自非目接身親斷難窺其秘鑰查製造各廠法為最盛而水師操練其為最精聞政府費學生本習法國語言文字應即令赴法國官廠學習製造務令通曉新式輪機器具無一不能

爲序亦既詳且博矣然而說字義者多試文法者少則醫藥編制言具輪轅不疎而無寸擊以制輻蓋終不可  
 行焉余嘗欲取英國文法譯以華言翻駁眩暈因循遂已汪君芝房所學蓋於余縱談既洽因以屬之閱月而  
 成毋雖觀獲證據本遠原書然名目總節大致已備亦愈就之奇軀啓蒙之要帙也丁君冠西手是編示余乞  
 弁以言士大夫方持不脛不潔之論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聞者曰事非先聖昔賢之所論述物非六經典籍  
 之所紀載學者不得過而問焉夫先聖昔賢之論述六經典籍之紀載足以窮盡宇宙萬物之理若道而不窮  
 賅備古今萬物之器與名學者於口耳之所未經述極然操汎汎悠悠茫無實緊之莊論以唐塞之不亦泥乎  
 上古之世不可知蓋泰西之輪梭旁午於中華五十年來未有之變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甚非損益輕  
 重本末之別聖人之所曾言學者得以比例而評臬之其飲食衣飾之異政事言語文學風俗之不同幾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  
 所未通則考求各國言語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覆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今之學者  
 不恥不習願且爲虛矯在大之辭以自文飾一旦有事 朝廷不得賢士大夫折衝樽俎之才而用之則將降  
 而求諸庸俗鄙僧之間詩書禮義無聞焉唯貨利是視其於交際之宜措施之方庸有當乎抑或專攻西學不  
 通華文雖其觀則華產也察其學式性情無以異於西域之人則其無益於國事亦相侷耳自闕文館設而英  
 才輩出之一患者庶幾其有趨芝房與左君子與皆館中通英文生之佼佼者年富而勸學兼堂而並駕亦  
 既能曲證旁通啓牖後進矣紀譯使於歐羅巴洲求才於館以匡助余子與忻然就道芝房方欲以詞章博科  
 第則姑辭不行一君者出處不同其爲志趣之士則一也異日考館中生徒斐然有成或以辭濟閣或以文騰  
 顯中國聲名文物藝倫道義先聖昔賢六經典籍之教未始有損也而復益以海國人士深思格物實事求是

之學則謂是編爲岷源之濫觴焉可也

與葛子源書

姚文棟

日昨奉覽翰并大著橫嶽海國圖志說一首均已拜讀我國在道光時洋商爭領以廣州爲第一其一切交涉事務亦基於兩廣總督衙門默深慕誦此邦得讀觀積年卷讀旁採見聞是以有海國圖志之作三四十年来局面又一變矣上海固昔日之廣州也而洋務中交涉事務又移於北洋衙門吾輩生長滬江間見不慮其隘更得縱觀北洋卷牘乃可續成此書然此猶是一家言也方今五州廣通絕譯畢出鄙意欲仿外洋斯例設立地學會聯合四方同志爲一局互相考求又與各國地學會中通信往來廣徵書籍此即西人所云交換智識之法移通商局頭運之於學問一途集五洲才人之心思爲吾一國之利益行之數十年歐美情形必洞若觀火矣豈不勝於鑽研漢文故紙一手一足爲烈者耶若思默深生於今日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策也日本地理兵要一書書意蓋爲規復琉球而作今將例言及目錄抄出寄閱倘椽筆製一序冠之大妙或代徵之同學諸子以張我軍想必有以報我也

上曾侯條陳 條二附

張煥綸

三曰暇時延見西儒以備諮詢彼中官吏固宜優接矣然交涉事多彼此畛域豈能悉泯若開暇時延見西士接以溫詞款以虛衷彼必樂於自獻優游奚厭漸可得彼國之窺要西人在中國廣設學堂自誇義舉而彼中亦有樂讀中國書籍者宜爲別設一院擇中士教之則彼將不得擅美事既愚而不費國土聞之且必感悅數年之後有能通華文者勸其繕譯彼國書籍以傳播中國當獲盛名諱亦樂從且泰西諸藩之權力與國威異時設有難事或可稍得其助如此費省而益多事近而效久又人已兩利者也

五曰宜選擇西國政教書籍以備採擇今之論西國者曰財貨之雄敵械之利而已豈知西國制勝之本不在富強其君民相親上下一體實有適合於儒者之言則其爲政教必有斐然可觀者今所謂僅有機噐格致各種書籍謂國家威靈乎風俗人才而風俗人才尤急於蒙養西國孩童皆有書院得得古者小學之意今雖設有出洋局然費鉅難繼所養僅百人豈能家喻戶曉不如取各國學校書院章程譯成書寄歸中國請先於通商各埠設蒙養書院取古人父子弟之法而略以西法給之靈活推廣其費較出洋爲省而其功效宏遠矣敦者臥之本教成則政立矣外即醫學及農家種植各書亦宜廣爲採購此古人驅軒采風之義也

歐時獨言四則上附皮圖四章

瓊煥繪

廣求遠才

今日所求遠才非專在講西字習西學而已要以洞悉各國政教大端強弱大致性情好尚所在今日所以撫馭懷接之道何者爲要何者爲緩何者宜親何者宜防何者在所必爭何者在所不必爭總之識大體規遠圖而不務急功上也其蓄悉西國律例軍械戰法器械利鈍城壘堅否助機應變才堪心應者次之其熟諳西語算學化學機器學及航海開礦各技者又次之今日所得願又次者耳宜進求之

洋務摺請發鈔

昔人言學者不可不觀京報以知時務今之學者多不知外情由於洋務摺子之不發鈔不發鈔之故蓋風機密重情爲外人刺知也然數年來所謂 密諭密摺往往中人及知外人早知之且故刊之報章之以擲揄我然則洋務之不發鈔不足礙外人之耳目適足顯我中上志士之學識而已即或事在當機未便遽洩何不於事平之後將首尾文牘刊列頒布或謂事有隱瑕合掩權宜一時者宜之不示於平不知今日洩成風正

坐上下多涉怡然以爲太平耳正須宣宗之傳知外人如此其強暴 家國如此其受侮我 皇上以愛惜民命之故如此其匡理舍垢而不忍輕於一試則天下之士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當抵掌而談攘臂而奮矣果志成城西人不足拒也

續編瀛寰志略或海國圖志

有志之士欲知時務京報既無可觀各種日報又多推測約略之談或兩報而彼此互爭或一報而前後歧異未可據爲典要願請自魏君作海國圖志徐中丞作瀛寰志略以後迄今又數十年矣其中如普法之戰俄七之戰俄人爭黑海之舉跨黑龍江之舉爭伊犁之舉法國之易君主爲民主普皇之統一日耳曼西班牙之驚平佛高鹿其美前同亞托巴厥之款英俄人撰北冰海之役紅海地中海之開通大西洋太平洋之開通南北亞美利駕之交戰印度之尊奉其主爲皇帝羅馬教皇之衰微金山之禁阻華人意法兩國之鑿山通道英法兩國之跨海爲僑英人之請黑奴稅務之禁豬仔俄皇美總統之被刺荷蘭之征亞齊英人之開新金山日本臺灣之得琉球之役日本薩長十三藩勸王之役將軍慶喜歸大政之事廢列藩封建改設縣郡之事西鄉隆盛之亂日本開探北海道之役高麗守舊黨之亂法越之戰馬達格斯卡之戰英法埃及之爭秘魯智利之戰咸豐末年天津之役同治初年天津英堂之役斷兩廣割地之變廣東烏石山之案各國新開出駐使臣領事之案凡此等類皆宜詳補以觀承平之士

續編西律以敦華官

近日華會會議每多阻礙其故由華官不諳西律故致有得上下其手以惑祖護之私中國律例既頗傾於部吏之手今又擬編修西律之口民有不困者乎生以爲會館之風宜先究內律試舉一瑣事證之有一華員乘

抗官法開鬼市縱奸民行交子及鬼人舊志天津多方挾制出後制之不  
得從容廢市別無蒙國良臣聚擊射其間夷雖豈豈至是詔要為舉國

天津新編續議 中門題署

論考試

李東沅

三代以來風俗放廢取士之途編舉墨選惟重實學至行寬其途以求士故野無遺賢嚴其制以用人故朝無  
僻邁降而唐宋踐於取而寬於用始當考試斤斤然拘於一格至今因之無論文武總以科甲為重謂之正途  
否則胸藏韜略學貫天人皆目為異路其取士也隘則差條每有沈淪其用士也寬則庸佞不無悉竊故舉世  
奮志功名者悉從事於此老而不悔竟有髻輪就學皓首無成尚何暇他顧哉聞西國設有數科舉材取士雖  
王子國戚欲當水師將帥者無不兼習天輿地球格致測算諸學初編行伍以資練習文筆則自理槍礮則自  
燃即至賤至粗之事皆不厭辛勤而學試之及功成名遂改仕閒居亦不廢立說著書以期於當時垂鑒後  
世至礦師醫士無不精於格物通於化學認師亦須深明律例考有文秀方為行世無論何學總期實事求是  
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中國之士專尚制藝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將一生有用之精神盡消磨於八股五言之  
中余是不遠涉緬泊登第入官而後上自國計民生下至人情風俗及兵刑錢穀等事非所素習猝膺民社措  
治無從皆因仗學兩歧以致言行不逮也然則文科可廢乎曰非也千古綱常名教經濟學問皆從經史而出  
悉由文義所生惟須分列國科拔尤表薦一曰考證經史以規實學一曰策論時事以觀卓識三曰策試詩賦  
以驗其才華四曰博詢政事以考其吏治拔真材以資實用不愈於空言無補之語括乎至武科設於武后之  
時專以騎射技勇為長與文科並重而世之習武者祇求入觀博取科名即默寫武經亦僅如小考文章之甚



妙 聖諭而已試以兵法開向尚尚然迨夫仕途既入舉凡訓練弁卒與大水陸攻守之策陰行壬更之審  
冥然罔覺即使射擊七札力舉百鈞要亦匹夫之勇耳一旦臨敵將何恃而不辱哉是不教而誦之較也邇來  
舊平小醜建立大功皆非武科中人則其所習非所用也明矣然則武科可廢乎曰否今戰守所資難以出奇  
制勝者不外乎水師火器今中國既已舉行惟機器尙製造未精輪船尙駕駛未熟槍礮尙施放未巧行陣尙  
步伐未齊尙有騎鸞之人亦苦不足於用誠能分門別類取精用宏當於武科中亦列三等以取將才一誇山  
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觀其縮略一開算學格致機器製造以窮其造詣三考測量槍礮高低命中及遠以盡其  
能事六能築寨長者不次超選以示獎勵專工一藝者量材授事以廣旁求不致於嫻嫻技勇騎射者乎然而  
欲作人才先規教養今之學校書院專事舉業而外邦之風俗政事一概不知且深以西學爲可鄙欲求一洞  
識時事兼習中西者實難其人況當今海禁大開藩籬盡撤歐洲各國無不肩摩轂擊互市通商各特富強相  
爲要挾更宜練兵修政選將邊疆非醉草可以嚇嚇爾我自堪破敵時也鄙見宜仿司馬光十科之法添設  
一科頒行天下省會除小學堂外各設書院教讀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輿格致農政輪船政化學理醫學及各  
國言語政事文字律例者數人或以出洋之官學生業已精選返國者爲之教習所選學生自十餘歲至二十  
歲爲限預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肄業四年升至京都大書院力學四五年如某湖滿清語有成考取  
上等者即獎以職銜派赴總理衙門海軍督撫或船政製造等局當差或充出使各國領事員如某學識詞之  
例凡入院隨生每年納束修百元如書院并火不敷由該地方官等款補足以冀漸開風氣實力研求倘有別  
出新裁請成一器於 國計民生有益者視其利之輕重准其獨造數年並給頂戴以資鼓勵如此則風興  
起人材衆多又何須朝廷遴選幼童往泰西政體巨擘乎夫幼童萬里從師學業卜其精進惟少染外

習氣情性或因而變遷亦似非益正之適也誠能變通舊制教育英才爲國家宣勞爲海國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豈待文章華 國威誇風顯之才武藝超羣卽列鷹揚之選也哉

#### 附論洋學

泰西各國學校規制大略相同而布國尤爲明備其學堂自郡而城而郡而各有層次初學鄉塾分設各處由地方官捐建經理國中男女高論實賤自七八歲起皆須入學至十五歲爲小成鄉學之費每人限七日出一本納城學之費每月出一喜林

本納喜林皆西國銀名喜林約中比銀一錢六七分

如或不敷由地方官捐補至大學院學堂

費其經費捐自房租每百抽十兩學以序分不容曠等女館則兼教組算女紅設有專條使之用心學習塾中分十餘班考其勤惰以爲升降其沈淪末班不能遷升首班者不得出院學藝鄉塾之上有郡學院因材授學專教格致重學更歷懸算法他國語言文字及藝術所必用之書再上有實學院院有上下分十三班考工計程以定進止院中師長上等者皆準士班考選者當之上實學院院考得首班入選大學院肄業下院考得首班入技藝等院再進有仕學院蓋欲其學優而仕也此院大抵十八歲以上方能就學每考備十餘人若入選則賜文憑入大學院次等入師道格物武學等院大學院之掌院必名望出衆才識兼優者方膺此任院中各種費器規儀器物無一不備一經學一法學三智學四醫學經學者係論其教中之事故不復贅法學者考論古今政事利弊異同如何損益又奉使外國如何脩辭或通商事宜有曉諭例者詳加討論然後入衙門考政聽候簡用智學者格物兼性文字言語諸事醫學者分六課首以格物統數全身及內外諸部位次論經絡表裏功用次論病源製配藥品次論胎產接生必須考及技藝院學習汽機電

報探礦開採製練織造等事格物院與技藝院同條共貫大抵多發源於算學算學所以幾何爲宗器料齊備使學者討論而窮究之其最要者爲力學化學考覈甚微又格金石植物胎卵運化各物如何而化如何而生觀天則有測步鏡儀而算學爲最要船政院爲行船航海之學先通外國語言文字並天文地理算學若涉大樁茫無津涯學此則德處可知船在懸緯幾度分各處潮汐之遲速大小各處海口水道之深淺礁石之有無風雨如何趨避器機之類讀者汽機也如何得宜考覈後爲副舵工閱歷有年再考爲正舵工果能操縱自如方充船主如有失誤有司同船政司勘驗若船主措置不善則視其職領產賠償如其人事已盡天實爲之則船主與舵工免議武學院課式與實學院同但多武藝兵法御馬賭務初經拔取准充弁員及其積燭機升千總果應才識出衆勇力超羣則調詣都城大院再習上等兵法如算量圖畫地利與各國水陸戰法至水師則測風防颶基星探石辨認各國兵船職別各處沙礁先授末職拾級而升通商院則以數學銀學文字三者爲宗更有農政院丹霄院律業院師道院宣道院女學院制警院制醫院制孤子院養廢疾院制罪童院餘有文命夜學印書會新聞館別有大書院九處書簿甚富聽人可以進觀但不能携書出院每歲發國帑經理生徒入院肄業三四年聽其去留歲出費銀十五磅至管理各大學院每省派有主院兩員諸院悉隸文徵部使國中人民無一棄材各有裨於公私以廣其用該法度之至善者也夫欲制勝於人者必盡知其成法而後能變通變通而後能克敵且彼萃數國之人材窮百年之智力擲億萬之貲財而後得之猶爲其書公諸人而不私諸己廣其學而不秘其傳今中國所設之同文院多方官館已歷有年而於格致諸學尙未深通其所製造全仗西人指授不過邯鄲學步而已何能別出心裁創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哉且又從不講求西國律例凡交涉案件莫能辦理如延西國認師代我辨論則又

恐從中祖恐不能力斥其非此數端皆中國所必需尤當過其漏卮啟其秘鑰將西國有用之書條分縷晰  
譯出華文頒行天下各設書院人人皆得而學之院師擇諸西儒或出洋首選之官生以充其任以中國幅  
員之廣人才之衆焉其聰明智力何難駕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於自域也

請覆謝祖源奏請練習洋務人才疏

光緒十二年  
總理王大臣

十二月初六日欽奉 諭旨謝祖源奏時局多艱請廣啟奇傑之士游歷外洋一摺著該衙門議奏欽此由軍  
機處恭錄行知到臣衙門欽遵竊議伏查該御史原奏內稱自同治年間遣使外洋原便臣由 朝廷特簡外  
其隨員或取在館供事及肄業官生學術既未淹通器局尤多褻瑣即所延幕友亦他司文牘並無瑰奇獨  
幕之材其中出色人員不過學習機器通譯語言久之習與性成甚至有樂效其飲食起居便其車馬衣服者  
其人殊未足膺異日干城之選臣愚謂 國家帖括取士經滿師寓乎文章今輪船部屬中不無抱負非常者  
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國酌帶一員給以護照俾資游歷一年後許其更替願留者聽其才識出衆者由出使大  
臣密保既備他日使臣之選亦可多數員熟悉洋務之人等語臣等維使絕域者必資異材習過情者存乎實  
歷今外務日繁誠宜廣為儲材以收羣策羣力之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自奏請 簡派出使以來其始原  
藉聘問隨國為名冀得游歷游方周知其國俗地形強弱夷險以及練兵制器權商開礦諸要務既而規模漸  
定分遣使臣駐紮由該使臣遴派委贊領事等官分駐通商津要勘險記載各情隨時稟報又有出洋學生以  
資練習北洋大臣復派武弁工匠陸續前赴各國船廠廠學習技藝用意不為不周歷年奉使及參佐人  
員亦多取材於曾任輪船部屬之人在出使隨員向由使臣自行奏帶陔涉萬里更換不易必須為地擇人以  
責責成而效指臂其不能拘定京外現任候補候選人員惟材是任勢不得不然也若夫供事學生由各該使

臣奏帶出律者取備繕寫文移繙譯書問而已其機宜重大事務何嘗取辦於末秩使盡去比曹則筆札之繁  
吾人之選豈能獎責之使臣一身且其中未嘗無可造之材卽或有沾染外洋習氣者亦可由該使臣隨時督  
察分別撤參以示懲儆至該御史請於輪船船中由出使大臣酌帶母國一員一僅賴維周轉九數時人命  
官考工五材庶士分職班固志前代藝文於經典外列敘兵書術數方技醫略此皆專門利用之學聖人不廢  
原夫古時造士器數之學本與義理之學並重故足以通經致用官效其能近世士大夫非無才識固通學問  
淹博之人而限於方域固於見聞語及環球各國交際之通例富強之本計或與夷而不屑道所謂少以多怪  
其然也夫外洋測算輿自中法制器相材源於考工營陣東伍乃古者司馬法步伐進退之遺開采五金仿  
於周禮亦人之官測繪地輿亦晉人裴秀成法體失求野豈彼密而我獨愚特中土習爲游談其平日留心講  
習者良少耳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勢必自遊歷始然各國事理與中國不同彼之藉遊歷以傳教者無論已  
其他或默計中裔相通道里或私繪山川形勢或考求物產產虛或陰測煤鐵礦苗非差勢跋涉者且彼土之  
人強力堅忍置之雪山冰嶺而不辭中土之人筋力柔脆偶涉瘴癘風濤而生畏况不習西國語言文字口身  
懸其地亦與暗壁何異今人於海疆才儲之形直省鹽鐵之數一切利病尙或未能瞭然心目而遽欲舍己其  
人忽宜憫遠安必其有實濟乎就目前而論我之所亟惟在察敵情通洋律諸製法測繪之要習水師陸戰之  
法講求稅務界務茶商牧種鮮事宜雖未能遽底於精深亦當先得其大要查出使各國大臣不乏選道之員  
外國每年中例有遊宴不辦事之月又多資祭燕閒之日相應申請飭下出使各國大臣隨時分訪屬員遊歷  
境內考察記帳分門講求並督出律武弁學生一學習各項技藝並行以收實效該員等本月支薪水母  
府另給經費至輪船部屬中如實有制器通算測地知兵之選堅樸耐勞志節超邁可備出洋遊歷者可否請

旨飭下翰林院大部嚴實保薦並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覈再行奏請發往各國遊歷由該部大臣就近照料應需出洋新裝屆時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定數目在出使經費項下發給所有臣等謹已緣由繕合詞恭摺具奏

會派算學取士疏

光緒十三年  
硃筆王大臣

竊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御史陳煜奏請將明習算學人員量予科甲出身並游歷人員准按原資參發等官缺出准令游歷人員兼充暨擬田購用機器各摺片著該衙門會同吏部禮部妥議呈奏醇親王奕譞著一併與議欽此欽遵會議仰見聖慮周詳慎重名器遠就人材之至意欽佩莫名查該御史原奏稱中外交涉以來西學漸興機器船政等局同文方言等館其淵藪也出洋學堂於測繪製造一切具有師法特述其議論不免快於先人為主之說以事為必效法外洋者詔各部院奏保出洋遊歷願效正途人員宜可藉此練習洋務而遷延三月保送未聞則留心西學者之難其選也臣愚以為西法雖名目繁多皆應與於算學洋務從算學入於泰西諸學雖不必有身兼數器之能而測算既明不難按圖以索國子監原設算學比年各名學臣亦加試算學可否仰懇 飭下各該學政於歲科試報看算學之卷寬予錄取原卷咨送總理衙門復勘作為算學生員屆鄉試時除頭場一場仍試四書五經文外其三場照繙譯鄉試例領問五題專試算學再照官卷例另編字號於定數外的中數名會試亦如之中式後請于京職遇有游歷員缺即令出洋赴泰西各書院學習學成差旋專充洋務及出使等項差使如此則進非他途不為詩論所輕既非若空言洋務者之或未周知復不至如左祖泰西者之易流弊等語臣等維造才取士之法貴與時為變通溯查同治五六年總理衙門奏為監生准其鄉試皆充補繙譯官均

經奏奉 諭旨允准原寬請按獎勵開以進身之途使之日起有功至鄉會試場取士向有成法難於率議更張故道光中兩廣督臣鄧瑛奏開奇才異能五科內有製器通算一門咸豐初年御史王茂蔭亦會言之同治九年閩浙督臣吳廷等奏開算學科先後都議皆以格於成例中止特是九數居六藝之一屬禮以之與賢能明算例六科之中唐制以之程選舉我朝 欽定數理精蘊儀象考成諸書尤爲萬世學算之準繩故定衡於國子監額設算學肆業生滿蒙漢各若干人分年教授是天文算法本學人所當重而習之者曠以 列聖開物成務 睿謀深遠旁採西洋之巧算融入中法之精微以制器而論則 御製天體赤道諸儀既已邁古繼今卽下至行軍火器之利亦書倚策西法康熙中每遇征討之役 命欽天監官南懷仁等若望遠砲陣軍比其明證而世人或目算學爲西學殆未之深察也且卽以西學而論其人材半出於格致書院以理法擴其聰明亦半出於水師練船以閱歷堅其膽識而不特考校文字一日之短長以進退之三角入綫幾何代數誠爲西學根本然西學以測算始實未嘗以測算止故近年南北洋船政各處設立製造管駕武備水師學堂擇其藝成者入練船學習又拔其尤者充補水師員弁以期造就人才有神實用良以西藝亦非算術一端可盡而從事於天算者未可遂謂之練習洋務也惟查製造各學未嘗不探源於算術誠有如該御史所稱名目雖繁權輿於此者欲盡取西學之所長殆必以算學爲先導但使選舉有法亦可資激勵而廣招徠 等就原奏所陳公同商酌試士之例未容輕議變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爲推廣擬請 旨飭下各省學臣於歲科試時生監中有報考算學者除正場仍試以四書經文詩策外其考試經古場內另出算學題目果能通曉算法卽將原卷者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復勘注冊俟郭試之年按冊查取赴總理衙門試以格物測算及機器製造水陸軍法船砲水雷或公法條約各國史事諸題擇其明通者錄送順天鄉試不分滿台員單等字號印人數在

二十名以上統於卷面加印算學字樣與通場試子一同款以詩文更間無庸另用算學題自其試卷由外館另爲一束封緘內籠比照大考官卷之例每二十名於額外取中一名但文理清通均爲合式如並無清通之卷任缺無濫卷數時多亦不得過三名以示限制其條科之卷地理各國事務衙門於揭曉以前者該禮部備查至今試同年另編字號之例凡由算學中式之舉人應仍歸大號與各該省士子合試憑文取中如此則搜求絕善之中仍不泯科舉得人之法似亦獎勵人才之一道至學堂練船中學已有成已得官職或不願投考者仍歸該管大臣核計年勞保獎與考試一途兩不相妨此項人員若於會試中式後得用京職恭候 點取數員作爲同文館纂修俾專講習嗣後或游歷外洋或充出使等均可隨時奏徵因材器使庶洋務非託空言而得力與藝成而下者自有聞矣

粵省創設水陸師學堂以備器材疏 光緒十三年

張之洞  
奏大憲

竊惟古今人材皆出於學學之爲事講習與歷練兼之近日海防要領首重水師兵輪次則陸軍火器外洋諸國於水陸兩軍皆立專學天文海道輪算學機砲械營器工作製造分類講求童而習之畢生不徒其學是以稱雄海上我 朝聖武恢闡中國人材所萃將才何一不備兵法何一不精特是時勢不同船砲機算諸端至今日而巧者益巧烈者益烈若欲因時制宜固非設學不可近年天津福州皆設水師學堂而天津兼設武備學堂以練師試以二者不可偏廢也廣南東洋首衝邊海兼籌應儲水陸師器使之材較向省爲尤急光緒三年前督臣劉坤一捐銀十五萬兩奏明生息爲儲養洋務人才之用光緒六年前督臣張樹聲撫臣裕寬於省城東南四十里長洲地方就前款內撥銀建遺學館分派教習考選學生肄習西洋語言算法用項取之前次息銀特以限於費給定額較少此外有關於軍事諸端未能殫及臣之洞到任後察看該館生徒學業尚堪造



就改名博學館於奏請籌辦閩粵兩省開設學堂各務摺內聲明在案。等語。度時勢公同商榷擬就其地改爲水陸師學堂並須添購地段增建校舍教習所以區功課而臻完備其水師陸師均各編設七十名先挑選博學館舊生通曉外國語文算法者三十名爲內學生再遴選曾在軍營歷練於氣象優之武弁二十名爲營學生再擬選業已讀粵史能文章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之文生二十名爲外學生無論生監俱准就學其水師則學英國語文分管輪船駕駛兩項管輪船法製造應用之源駕駁學天文海道駕駛攻戰之法其陸師則學德國語文分習步槍砲發三項內學生取其翻譯已曉算法已諳營學生取其兵事已歷營氣已壯外學生取其志向已定文理已通惟營學生外學生均逾年齒較長學習外國語文稍有不便應於洋教習之外添用華翻譯一名轉相教授以便領悟其房舍則分爲水師講堂水師操堂陸師講堂陸師操場陸師周步砲操場其規程略仿津閩成法復斟酌粵省情形稍有變通大抵兼採各國之所长而不染習氣講求武備之實用而不尚虛文堂中課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讀四書五經數刻以納其本每逢洋教習歇課之日卽令講習書史試以策論俾其通知中國史事兵事以適於用在堂者一律仍准應文武試以開其上進之程其發學生外學生均逾年歲不必甚幼庶可辨其志趣氣質不致虛養庸下之才語文但取粗通不必以此一端耗其心力自力聽期由粗入精必不使逐末遺本水師學成之後撥入練船另設練船正教習仍砲帆鏡教習測算教習四員皆用洋弁在船課讀而在中國沿海口岸游行認真練習一年之後再選其才藝尤長者分赴外國學堂以結學習其陸師則三年學成後擇尤出洋分赴各國學堂陸軍練習水陸均令每年九月在堂三月在船在營遇有外洋有事擬照西國通例前往觀覽以資考鏡實事現在購買地基添造學舍與操場廠約估需銀六萬餘兩每月員弁薪水雜洋教習薪費學生贖費了役工食約需銀五千兩按之律例章程已

屬節省堂中應用書籍機器隨時添置除博學館原有每年息銀六千餘兩外尚於海防經費項下開支粵省度支極細宜款更增用款然爲萬儲才要務不得不竭力成之惟學堂事處創始總辦者非有熟習大員未易勝任查有二品銜分省補用道吳仲翰才識沈毅思慮精詳前充福建船政提調十餘年船政始規皆其創辦嗣經北洋大臣李鴻章調赴天津委辦水師學堂亦著成效現在請假回籍經督等函邀來粵商一切相應請旨將吳仲翰發交督等差委擬即委令總辦水師學堂事務以資熟手至洋教習擬用三員水師駕駛洋教習一員查有福建船廠英員李家在閩期滿堪以調充總辦語文副身兼操練正洋教習一員粵省現有能弁歐拔次堪以充補其副教習一員應由督等咨商德國出使大臣向外務部選訂此外應設漢教習十一員水師則駕財操演洋文各一員華文三員鹽師則英文教習一員德文教習一員華文一員其稽查各堂及經費錢糧文案各委員酌用此舉現擬督等詳加籌度飭據廣東布政使高榮基會同海防善後局司道擬議章程詳請具奏前來除咨明海軍衙門總理衙門暨戶兵二部外謹合詞恭摺具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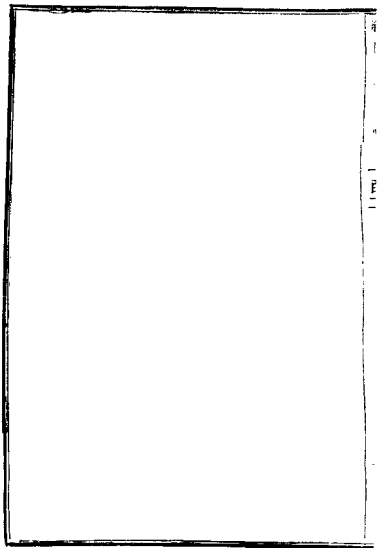
請設廣方言館疏

李鴻章

竊臣前准總理衙門來咨擬設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爲同文館等因伏維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款周知其虛實誠僞而後有稱物不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曾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慙慙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各國在滬均設立譯館官一二員署中外大臣會商之皆悉憑外國繙譯官傳述亦難保無和厚架情弊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歷覽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爲洋務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獲利最厚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甯波兩夥子弟流達遊閒別無轉轉執事之路

者輒以學習通事爲通譯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叟來感雖  
知無不染洋淫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皆資性靈敏心術專誠貨利羣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  
儲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二三所謂洋字亦不過貨石價自與俚淺文理不特於彼中兵刑食  
貨張弛治忽之大體均無知卽遇有交涉事宜詞氣輕重緩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  
遂其利欲蔑視官長欺壓平民無所忌憚卽明會時防堵一節聞與通習漢語之大旨暗談尚不違乎情理而  
瑣屑字句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遇事假手其間勾結洋人爲分肥之計詎求之無厭掘斥之無理支銷之無  
辜欺我聲暗逼其寶數或遂以小嫌釀大釁洋務爲 國家懷遠招撫之要政乃以褻紐付若輩之手遂至彼  
己之不知情僞之莫辨操縱進退訖不得其要領此非細故也京師同文館之設實爲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  
人君子存尤吳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後盡得西人之要領而思所以駕馭之較靖遠陸之原本實在於此惟是  
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爲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語言文字之粗者一教習已足其精者  
務在博索周咨思慮廣益非求之上海廣東不可故行之他處猶一齊人傳之說也行之上海廣東更置之莊  
嚴之間之說也 爲據請仿照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選取十四歲以下資稟穎  
悟根器端靜之又重聘西人以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謀以經史又專學成之後送本省督撫考  
驗請作爲該館附學生准其應試其候補佐貳佐理等官有年少聰慧願入館學習者呈明由同鄉官出具品  
行端方切結送局一體教習請查照料學成後亦酌給升途以示鼓勵均由海關監督轉請試辦隨時察覈具  
詳三五年後有此一種諳習明理之人精通番語凡通商督撫衙門及海關監督添設翻譯官承辦洋務者  
卽於學館中遴選承充庶綱程軍需可期核實而無稍通串亦稍敘迹矣夫通商綱領固在總理衙門而中外

交涉事件則兩口紛多勢不能以入處學生華商惟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人數  
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喜長者推升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誠有成實登權者十幾  
一二必能盡詢其未諳之習方可探厥密隱由粗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皆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  
文輿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取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神助



虞朝經世文續編跋

光緒丙戌長沙王益香先生視學江蘇勸學瑣言分送士子中及賀氏經世文編謂當世必有奇才龍續之者子淵是書因此而作方初作時粵湖以十年喪色張君且曰終身君必執三載當成今不及三年且成矣君少承先德恪庭先生之敦家學莊偉又克白奮勵與同志諸子日夕討究好談經濟不屑屑爲章句詰訓之學宜其撰述博大可觀如此顧其成之速有足奇者書中六政之外別立洋務一類則粵與君尙守者其他去取皆君自主聞出聽見君或然或不然世鄙等亦學人數篇粵執不可君曰必不願列亦不强顧不可無一言以贈且引姚春木魏默深故事以相解和與熊掌曰才是知己雖然君今之默深也若春木乎宋啟營之抑于於空書亦與春木於默深有閒也戊子五月南匯于粵香草

